目录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6](#_Toc33000717)

[魏紀二起昭陽單閼（癸卯），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五年。 6](#_Toc33000718)

[太和元年（丁未、二二七） 10](#_Toc33000719)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13](#_Toc33000720)

[魏紀三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三年。 13](#_Toc33000721)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19](#_Toc33000722)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19](#_Toc33000723)

[青龍元年（癸丑、二三三） 22](#_Toc33000724)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27](#_Toc33000725)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三年。 27](#_Toc33000726)

[景初元年（丁巳、二三七）以改曆，紀元景初。 30](#_Toc33000727)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34](#_Toc33000728)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戊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凡八年。 34](#_Toc33000729)

[正始元年（庚申、二四○） 37](#_Toc33000730)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42](#_Toc33000731)

[魏紀七起柔兆攝提格（丙寅），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七年。 42](#_Toc33000732)

[嘉平元年（己巳、二四九）是年四月方改元。 44](#_Toc33000733)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50](#_Toc33000734)

[魏紀八起昭陽作噩（癸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三年。 50](#_Toc33000735)

[正元元年（甲戌、二五四）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鄕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鄕公，因書正元元年。 52](#_Toc33000736)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57](#_Toc33000737)

[魏紀九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六年。 57](#_Toc33000738)

[甘露元年（丙子、二五六）是年六月，改元。 57](#_Toc33000739)

[景元元年（庚辰、二六○）是年六月，方改元。 61](#_Toc33000740)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64](#_Toc33000741)

[魏紀十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三年。涒，音暾。 64](#_Toc33000742)

[咸熙元年（甲申、二六四）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 67](#_Toc33000743)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71](#_Toc33000744)

[晉紀一起旃蒙作噩（乙酉），盡玄黓執徐（壬辰），凡八年。 71](#_Toc33000745)

[泰始元年（乙酉、二六五）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 71](#_Toc33000746)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80](#_Toc33000747)

[晉紀二起昭陽大荒落（癸巳），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七年。 80](#_Toc33000748)

[咸寧元年（乙未、二七五） 82](#_Toc33000749)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87](#_Toc33000750)

[晉紀三起上章困敦（庚子），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九年。 87](#_Toc33000751)

[太康元年（庚子、二八○）是年四月，改元。 87](#_Toc33000752)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94](#_Toc33000753)

[晉紀四起屠維作噩（己酉），盡著雍敦牂（戊午），凡十年。 94](#_Toc33000754)

[永熙元年（庚戌、二九○） 95](#_Toc33000755)

[元康元年（辛亥、二九一） 96](#_Toc33000756)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101](#_Toc33000757)

[晉紀五起屠維協洽（己未），盡上章涒灘（庚申），凡二年。 101](#_Toc33000758)

[永康元年（庚申、三○○） 103](#_Toc33000759)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107](#_Toc33000760)

[晉紀六起重光作噩（辛酉），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二年。 107](#_Toc33000761)

[永寧元年（辛酉、三○一）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 107](#_Toc33000762)

[太安元年（壬戌、三○二）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猶是永寧二年。 110](#_Toc33000763)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113](#_Toc33000764)

[晉紀七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二年。 113](#_Toc33000765)

[永興元年（甲子、三○四）長沙王乂之死，改元永安；西遷長安，方改元永興。 116](#_Toc33000766)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120](#_Toc33000767)

[晉紀八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著雍執徐（成辰），凡四年。 120](#_Toc33000768)

[光熙元年（丙寅、三○六）六月，帝還洛陽，始改元；此猶是永興三年。 122](#_Toc33000769)

[永嘉元年（丁卯、三○七） 123](#_Toc33000770)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128](#_Toc33000771)

[晉紀九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重光協洽（辛未），凡三年。 128](#_Toc33000772)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136](#_Toc33000773)

[晉紀十起玄黓涒灘（壬申），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二年。 136](#_Toc33000774)

[建興元年（癸酉、三一三）是年夏四月，方改元建興。 139](#_Toc33000775)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143](#_Toc33000776)

[晉紀十一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三年。 143](#_Toc33000777)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150](#_Toc33000778)

[晉紀十二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二年。 150](#_Toc33000779)

[建武元年（丁丑、三一七）是年三月，方改元。 150](#_Toc33000780)

[太興元年（戊寅、三一八）是年三月，方改元。 152](#_Toc33000781)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156](#_Toc33000782)

[晉紀十三起屠維單閼（己卯），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三年。 156](#_Toc33000783)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162](#_Toc33000784)

[晉紀十四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昭陽協洽（癸未），凡二年。 162](#_Toc33000785)

[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 162](#_Toc33000786)

[太寧元年（癸未、三二三） 165](#_Toc33000787)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168](#_Toc33000788)

[晉紀十五起閼逢涒灘（甲申），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四年 168](#_Toc33000789)

[咸和元年（丙戌、三二六） 172](#_Toc33000790)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175](#_Toc33000791)

[晉紀十六起著雍困敦（戊子），盡重光單閼（辛卯），凡四年。 175](#_Toc33000792)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182](#_Toc33000793)

[晉紀十七起玄黓執徐（壬辰），盡強圉作噩（丁酉），凡六年。 182](#_Toc33000794)

[咸康元年（乙未、三三五） 186](#_Toc33000795)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190](#_Toc33000796)

[晉紀十八起著雍閹茂（戊戌），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四年 190](#_Toc33000797)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198](#_Toc33000798)

[晉紀十九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彊圉協洽（丁未），凡六年。 198](#_Toc33000799)

[建元元年（癸卯、三四三） 199](#_Toc33000800)

[永和元年（乙巳、三四五） 201](#_Toc33000801)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206](#_Toc33000802)

[晉紀二十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三年。 206](#_Toc33000803)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213](#_Toc33000804)

[晉紀二十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213](#_Toc3300080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221](#_Toc33000806)

[晉紀二十二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五年。 221](#_Toc33000807)

[升平元年（丁巳、三五七） 224](#_Toc3300080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229](#_Toc33000809)

[晉紀二十三起上章涒灘（庚申），盡著雍執徐（戊辰），凡九年。 229](#_Toc33000810)

[隆和元年（壬戌、三六二） 231](#_Toc33000811)

[興寧元年（癸亥、三六三） 231](#_Toc33000812)

[太和元年（丙寅、三六六） 234](#_Toc3300081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237](#_Toc33000814)

[晉紀二十四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二年。 237](#_Toc3300081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243](#_Toc33000816)

[晉紀二十五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五年。 243](#_Toc33000817)

[咸安元年（辛未、三七一）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卽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 243](#_Toc33000818)

[寧康元年（癸酉、三七三） 247](#_Toc3300081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250](#_Toc33000820)

[晉紀二十六起柔兆困敦（丙子），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七年。 250](#_Toc33000821)

[太元元年（丙子、三七六） 250](#_Toc3300082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258](#_Toc33000823)

[晉紀二十七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二年。 258](#_Toc3300082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265](#_Toc33000825)

[晉紀二十八起旃蒙作噩（乙酉），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二年。 265](#_Toc3300082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272](#_Toc33000827)

[晉紀二十九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272](#_Toc3300082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279](#_Toc33000829)

[晉紀三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五年。 279](#_Toc3300083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287](#_Toc33000831)

[晉紀三十一強圉作噩（丁酉），一年。 287](#_Toc33000832)

[隆安元年（丁酉、三九七） 287](#_Toc3300083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293](#_Toc33000834)

[晉紀三十二著雍閹茂（戊戌），一年。 293](#_Toc3300083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299](#_Toc33000836)

[晉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二年。 299](#_Toc3300083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306](#_Toc33000838)

[晉紀三十四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二年。 306](#_Toc33000839)

[元興元年（壬寅、四○二） 309](#_Toc3300084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313](#_Toc33000841)

[晉紀三十五起昭陽單閼（癸卯），盡閼逢執徐（甲辰），凡二年。 313](#_Toc3300084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320](#_Toc33000843)

[晉紀三十六起旃蒙大荒落（乙巳），盡著雍涒灘（戊申），凡四年。 320](#_Toc33000844)

[義熙元年（乙巳、四○五） 320](#_Toc3300084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327](#_Toc33000846)

[晉紀三十七起屠維作噩（己酉），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二年。 327](#_Toc3300084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334](#_Toc33000848)

[晉紀三十八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334](#_Toc3300084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341](#_Toc33000850)

[晉紀三十九起旃蒙單閼（乙卯），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二年。 341](#_Toc3300085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347](#_Toc33000852)

[晉紀四十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三年。 347](#_Toc33000853)

[元熙元年（己未、四一九） 352](#_Toc3300085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355](#_Toc33000855)

[宋紀一起上章涒灘（庚申），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四年。 355](#_Toc33000856)

[永初元年（庚申、四二○）是年六月改元。 355](#_Toc33000857)

[景平元年（癸亥、四二三） 359](#_Toc3300085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362](#_Toc33000859)

[宋紀二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強圉單閼（丁卯），凡四年。 362](#_Toc33000860)

[元嘉元年（甲子、四二四）是年八月始改元。 362](#_Toc3300086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370](#_Toc33000862)

[宋紀三起著雍執徐（戊辰），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三年。 370](#_Toc3300086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377](#_Toc33000864)

[宋紀四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五年。 377](#_Toc3300086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384](#_Toc33000866)

[宋紀五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六年。 384](#_Toc33000867)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392](#_Toc33000868)

[宋紀六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五年。 392](#_Toc3300086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400](#_Toc33000870)

[宋紀七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上章攝提格（庚寅），凡四年。 400](#_Toc3300087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407](#_Toc33000872)

[宋紀八起重光單閼（辛卯），盡玄黓執徐（壬辰），凡二年。 407](#_Toc3300087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412](#_Toc33000874)

[宋紀九昭陽大荒落（癸巳），一年。 412](#_Toc3300087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418](#_Toc33000876)

[宋紀十起閼逢敦牂（甲午），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五年。 418](#_Toc33000877)

[孝建元年（甲午、四五四） 418](#_Toc33000878)

[大明元年（丁酉、四五七） 422](#_Toc3300087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425](#_Toc33000880)

[宋紀十一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閼逢執徐（甲辰），凡六年。 425](#_Toc3300088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432](#_Toc33000882)

[宋紀十二旃蒙大荒落（乙巳），一年。 432](#_Toc33000883)

[泰始元年（乙巳、四六五） 432](#_Toc3300088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437](#_Toc33000885)

[宋紀十三柔兆敦牂（丙午），一年。 437](#_Toc3300088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445](#_Toc33000887)

[宋紀十四起強圉協洽（丁未），盡上章閹茂（庚戌），凡四年。 445](#_Toc3300088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451](#_Toc33000889)

[宋紀十五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旃蒙單閼（乙卯），凡五年。 451](#_Toc33000890)

[泰豫元年（壬子、四七二） 453](#_Toc33000891)

[元徽元年（癸丑、四七三） 454](#_Toc33000892)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458](#_Toc33000893)

[宋紀十六起柔兆執徐（丙辰），盡著雍敦牂（戊午），凡三年。 458](#_Toc33000894)

[昇明元年（丁巳、四七七）是年七月，帝卽位，始改元昇明。 459](#_Toc3300089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466](#_Toc33000896)

[齊紀一起屠維協洽（己未），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五年。 466](#_Toc33000897)

[建元元年（己未、四七九）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元。 466](#_Toc33000898)

[永明元年（癸亥、四八三） 472](#_Toc33000899)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474](#_Toc33000900)

[齊紀二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屠維大荒落（己巳），凡六年。 474](#_Toc3300090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482](#_Toc33000902)

[齊紀三起上章敦牂（庚午），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三年。 482](#_Toc3300090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490](#_Toc33000904)

[齊紀四昭陽作噩（癸酉），一年。 490](#_Toc33000905)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494](#_Toc33000906)

[齊紀五閼逢閹茂（甲戌），一年。 494](#_Toc33000907)

[建武元年（甲戌、四九四）是年十月始改元建武。 494](#_Toc3300090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501](#_Toc33000909)

[齊紀六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二年。 501](#_Toc3300091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508](#_Toc33000911)

[齊紀七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二年。 508](#_Toc33000912)

[永泰元年（戊寅、四九八）是年四月始改元。 510](#_Toc33000913)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514](#_Toc33000914)

[齊紀八屠維單閼（己卯），一年。 514](#_Toc33000915)

[永元元年（己卯、四九九） 514](#_Toc3300091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520](#_Toc33000917)

[齊紀九上章執徐（庚辰），一年。 520](#_Toc3300091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525](#_Toc33000919)

[齊紀十重光大荒落（辛巳），一年。 525](#_Toc33000920)

[中興元年（辛巳、五○一）是年三月始改元。 525](#_Toc33000921)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532](#_Toc33000922)

[梁紀一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三年。 532](#_Toc33000923)

[天監元年（壬午、五○二）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 532](#_Toc33000924)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540](#_Toc33000925)

[梁紀二起旃蒙作噩（乙酉），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三年。 540](#_Toc33000926)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547](#_Toc33000927)

[梁紀三起著雍困敦（戊子），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七年。 547](#_Toc33000928)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555](#_Toc33000929)

[梁紀四起旃蒙協洽（乙未），盡著雍閹茂（戊戌），凡四年。 555](#_Toc33000930)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562](#_Toc33000931)

[梁紀五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五年。 562](#_Toc33000932)

[普通元年（庚子、五二○） 565](#_Toc33000933)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

## 魏紀二起昭陽單閼（癸卯），盡強圉協洽（丁未），凡五年。

世祖文皇帝下

**黃初四年**（癸卯、二二三）

**1**春，正月，曹眞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中洲。去年吳將孫盛據中洲。郃，古合翻，又曷閤翻。

**2**二月，諸葛亮至永安。水經註︰蜀先主為吳所敗，退屯白帝，改白帝為永安，巴東郡治也。

**3**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欲東攻羨溪，羨溪在濡須東，而蜀本註以為沙羨，誤矣。杜佑曰︰羨溪在濡須東三十里。朱桓分兵赴之；去年吳王以朱桓為濡須督。旣行，仁以大軍徑進，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孔安國曰︰業業，危懼意。桓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將，卽亮翻。不在衆寡。諸君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齊等故耳。今仁旣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罷，讀曰疲。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背山陵，背，蒲妹翻。以逸待勞，為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虛弱以誘致仁。誘，音酉。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油船，蓋以牛皮為之，外施油以扞水。中洲者，桓部曲妻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為自內地獄，內，與納同。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橐皋，橐皋，在廬江居巢縣，春秋會吳于橐皋，卽其地。今曰柘皋，在濡須北。余按班志，橐皋縣屬九江郡。孟康音拓姑。杜預曰︰橐皋在淮南逡遒縣東南。陸德明曰︰橐，章夜翻，又音託。為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雕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雕，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陳，讀曰陣。

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為可任。」朱然者，九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為子，時為昭武將軍。昭武將軍，吳所置也。蒙卒，吳王假然節，鎭江陵。及曹眞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瑾，渠吝翻。夏侯尚擊卻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呂蒙所謂膽守，於此見之。方厲吏士，伺間隙，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少，詩沼翻。穀食且盡，懼不濟，謀為內應，然覺而殺之。

時江水淺陿，陿，與狹同。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渚，洲也，卽江陵之中洲也。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言行兵不敢履危道。夫兵好進惡退，好，呼到翻。惡，烏路翻。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謂橋或為敵所斷也。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慼，憂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長，知兩翻。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柰何乘危，不以為懼！惟陛下察之。」帝卽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泄，去也。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

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

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蕞，徂外翻。治，直之翻。孫權識虛實，陸議見兵勢；陸議，卽陸遜。遜傳云︰遜本名議。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據險守要謂蜀，汎舟江湖謂吳。卒，讀曰猝。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量，音良。將，卽亮翻。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舜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4**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5**初，黃元為諸葛亮所不善，聞漢主疾病，懼有後患，故舉郡反，燒臨邛城。臨邛縣，漢屬蜀郡。蜀旣分置漢嘉郡，則此時當屬漢嘉。邛，渠容翻。時亮東行省疾，省，悉景翻。成都單虛，元益無所憚。益州治中從事楊洪，啓太子遣將軍陳曶、鄭綽討元。曶，呼骨翻。衆議以為元若不能圍成都，當由越巂據南中。南中，漢益州、永昌二郡之地。洪曰︰「元素性凶暴，無他恩信，何能辦此！不過乘水東下，冀主上平安，面縛歸死；如其有異，奔吳求活耳。但敕曶、綽於南安峽口邀遮，卽便得矣。」元軍敗，果順江東下，曶、綽生獲，斬之。此順蜀青衣水東下也。水經註︰青衣水出青衣縣西蒙山，東至蜀郡臨邛縣與沫水合，又東至犍為南安縣入于江，所謂南安峽口也。

**6**漢主病篤，命丞相亮輔太子，以尚書令李嚴為副。漢主謂亮曰︰「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國，終定大事。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自古託孤之主，無如昭烈之明白洞達者。亮涕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用晉荀息答獻公語意。漢主又為詔敕太子曰︰「人五十不稱夭，夭，於兆翻；短折曰夭。吾年已六十有餘，何所復恨，復，扶又翻。但以卿兄弟為念耳。勉之，勉之！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不為！惟賢惟德，可以服人。汝父德薄，不足效也。自漢以下，所以詔敕嗣君者，能有此言否？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夏，四月，癸巳，漢主殂於永安，年六十三。諡曰昭烈。諡法︰昭德有勞曰昭，有功安民曰烈。

丞相亮奉喪還成都，以李嚴為中都護，留鎭永安。

五月，太子禪卽位，時年十七。蜀後主諱禪，字公嗣。尊皇后曰皇太后，大赦，改元建興。封丞相亮為武鄕侯，領益州牧，政事無巨細，咸決於亮。亮乃約官職，脩法制，以先主、孔明君臣之相得，而約官職、脩法制乃行於輔後主之時，此易之戒浚恆也。發敎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參署，謂所行之事，參其同異，署而行之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異也；覆，審也。難於違異，難於覆審，則事有曠闕損矣。遠，于願翻。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蹻，訖約翻，屐也，草履也。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徐庶，字元直。董和，字幼宰。處，昌呂翻。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此所謂相違覆也。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勤渠，有忠於國，則亮可以少過矣。」少，詩沼翻。又曰︰「昔初交州平，亮躬耕隴畝，與崔州平、徐庶等友善。州平，崔烈子，均之弟也。屢聞得失；後交元直，勤見啓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數，所角翻。雖資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好，呼到翻。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偉度者，亮主簿義陽胡濟也。

亮嘗自校簿書，主簿楊顒直入，顒，魚容翻。諫曰︰「為治有體，治，直吏翻。上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為，于偽翻。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載，才再翻。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枕，職任翻。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復，扶又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周官·考工記之言。故丙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丙吉相漢宣帝，嘗出逢清道，羣鬭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謂丞相前後失問。吉曰︰「民鬭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有所傷害。三公調和陰陽，職當憂，是以問之。」掾史乃服，以吉知大體。陳平不肯知穀之數，云『自有主者』，事見十三卷漢文帝元年。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分，扶問翻。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終日，不亦勞乎！」亮謝之。及顒卒，亮垂泣三日。

**7**六月，甲戌，任城威王彰卒。諡法︰猛以強果曰威；服叛定功曰威。

**8**甲申，魏壽肅侯賈詡卒。魏壽，亭名。諡法︰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

**9**大水。

**10**吳賀齊襲蘄春，虜太守晉宗以歸。蘄春縣，漢屬江夏郡；吳分立蘄春郡，卽蘄陽也，東晉避諱改焉。水經︰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註云︰卽蘄山也，西南流逕蘄山，又南對蘄陽，會于大江，亦謂之蘄河口。據賀齊傳︰晉宗，吳將也，叛降魏，還為蘄春太守，齊襲而虜之。

**11**初，益州郡耆帥雍闓殺太守正昂，因士燮以求附於吳，耆，渠伊翻，長也，老也。今嵊、剡之間，猶謂閭里之長曰耆。帥，所類翻。雍，於用翻，姓也。闓，音開，又可亥翻。闓自交州道求附於吳。正，姓也。秦有正先。又執太守成都張裔以與吳，吳以闓為永昌太守。永昌功曹呂凱、府丞王伉伉，口浪翻。率吏士閉境拒守，闓不能進，使郡人孟獲誘扇諸夷，誘，音酉。諸夷皆從之；牂柯太守朱褒、越巂夷王高定皆叛應闓。牂柯，音臧哥。巂，音髓。諸葛亮以新遭大喪，皆撫而不討，務農殖穀，閉關息民，閉越巂之靈關也。民安食足而後用之。

**12**秋，八月，丁卯，以廷尉鍾繇為太尉，治書執法高柔代為廷尉。漢宣帝幸宣室，齋居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及魏又置治書執法，掌奏劾，而治書侍御史掌律令，二官俱置。及晉，唯置治書侍御史四人。治，直之翻。是時三公無事，又希與朝政，與，讀曰預。柔上疏曰︰「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古者謂三公為三事。詩曰︰三事大夫。謂三公也。遂各偃息養高，偃息，言偃臥以自安也。鮮有進納，鮮，息淺翻。誠非朝廷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左傳︰齊晏子曰︰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而去其否。古者刑政有疑，輒議於槐、棘之下。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面三槐，三公位焉；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鄭註云︰樹棘以為位者，取其赤心而外刺，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王制曰︰成獄辭，史以獄成告于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之于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以咨訪三公。朝，直遙翻；下同。數，所角翻。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補起天聽，光益大化。」帝嘉納焉。

**13**辛未，帝校獵于滎陽，遂東巡。九月，甲辰，如許昌。

**14**漢尚書義陽鄧芝言於諸葛亮曰︰「今主上幼弱，初卽尊位，宜遣大使重申吳好。」使，疏吏翻；下同。申，亦重也；所以申固盟約也。重，直用翻。好，呼到翻；下同。亮曰︰「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芝問︰「其人為誰？」亮曰︰「卽使君也。」乃遣芝以中郞將脩好於吳。冬，十月，芝至吳，時吳王猶未與魏絕，狐疑，不時見芝。芝乃自表請見曰︰「臣今來，亦欲為吳，非但為蜀也。」為，于偽翻。吳王見之，曰︰「孤誠願與蜀和親，然恐蜀主幼弱，國小勢偪，為魏所乘，不自保全耳。」芝對曰︰「吳、蜀二國，四州之地。四州，荊、揚、梁、益也。大王命世之英，諸葛亮亦一時之傑也。蜀有重險之固，重險，謂外有斜、駱、子午之險，內有劍閣之險也。重，直龍翻。吳有三江之阻。韋昭曰︰三江，吳松江、錢塘江、浦陽江也。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入海為東江，幷松江為三江。合此二長，共為脣齒，進可幷兼天下，退可鼎足而立，此理之自然也。大王今若委質於魏，質，如字。魏必上望大王之入朝，朝，直遙翻。下求太子之內侍，若不從命，則奉辭伐叛，蜀亦順流見可而進，如此，江南之地非復大王之有也。」吳王默然良久曰︰「君言是也。」遂絕魏，專與漢連和。

**15**是歲，漢主立妃張氏為皇后。后，張飛之女也。

**五年**（甲辰、二二四）

**1**春，二『章︰甲十六行本「二」作「三」；乙十一行本同。』月，帝自許昌還洛陽。

**2**初平以來，學道廢墜。夏，四月，初立太學；置博士，依漢制設五經課試之法。博士課試之法，始於漢武帝，事見十九卷元朔五年。平帝時，歲課甲科四十人為郞中，乙科二十八人為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東都五經立十四博士，皆以家法敎授。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郞，給事近署。順帝增甲乙之科，員各十人。

**3**吳王使輔義中郞將吳郡張溫聘于漢，自是吳、蜀信使不絕。使，疏吏翻。時事所宜，吳主常令陸遜語諸葛亮；語，牛倨翻。又刻印置遜所，王每與漢主及諸葛亮書，常過示遜，過，工禾翻。輕重、可否有所不安，每令改定，以印封之。釋名曰︰印，信也，所以封物以為驗也；亦曰因也，封物相因付也。

漢復遣鄧芝聘于吳，復，扶又翻。吳主謂之曰︰「若天下太平，二主分治，不亦樂乎？」樂，音洛。芝對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孟子載孔子之言。如幷魏之後，大王未深識天命，君各茂其德，臣各盡其忠，將提枹鼓，則戰爭方始耳。」枹，音膚。吳王大笑曰︰「君之誠款乃當爾邪！」

**4**秋，七月，帝東巡，如許昌。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脩之，謂脩怨也。左傳曰︰將脩先君之怨。復，扶又翻。易，以豉翻。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遺，于季翻；下同。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鎭許昌。八月，為水軍，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魏收地形志︰陳留扶溝縣有蔡河。水經︰蔡河自陳留浚儀東南流而入於潁。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山，東南流至新陽，與蔡河合，又東南至愼縣東南，入于淮。九月，至廣陵。

吳安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為疑城假樓，自石頭至于江乘，植木於內，以蘆䕠遮其外，為疑城假樓。今淮甸諸郡城敵樓，皆以蘆䕠遮護之。江乘縣屬丹陽郡，吳省為典農都尉治，其地在建業東北。衣，於旣翻。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艦於江。艦，戶黯翻。

時江水盛長，長，知兩翻。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騎，奇寄翻。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至覆沒。幾，居希翻。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怖，普布翻。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己，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乘，繩證翻。將，卽亮翻；下同。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降賊辭︰「孫權已在濡須口。」降，戶江翻；下同。中領軍衞臻曰︰晉·百官志曰︰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置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置長史、司馬；江左以後，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為中領軍。沈約志曰︰領軍掌內軍，漢武帝置中壘校尉，掌北軍營。光武省，置北軍中候，監五校營。魏武為丞相，相府自置領軍，非漢官也。文帝以領軍主五校、中壘、武衞三營。晉武帝初，省；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衞、前、後、左、右、驍騎七軍，卽領軍之任也。祜遷，復置北軍中候。懷帝永嘉中，又改曰中領軍。「權恃長江，未敢亢衡，亢，與抗同。此必畏怖偽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所作也。

**5**吳張溫少以俊才有盛名，少，詩照翻。顧雍以為當今無輩，諸葛亮亦重之。溫薦引同郡曁豔為選部尚書。曁，居乙翻，姓也。葉夢得石林燕語曰︰元豐五年，黃冕仲榜，唱名，有曁陶者，主司初以洎音呼之，三呼不應。蘇子容時為試官，神宗顧蘇，蘇曰︰「當以入聲呼之。」果出應。上曰︰「何以知為入聲？」蘇言︰「三國志，吳有曁豔。陶恐其後。」遂問陶鄕貫。曰︰「崇安人。」上喜曰︰「果吳人也。」漢置四曹尚書，其一曰常侍曹，主丞相、御史、公卿事。光武改常侍為吏部曹，主選舉祠祀。靈帝以梁鵠為選部尚書，魏復改選部為吏部。吳蓋循東都之制。豔好為清議，好，呼到翻。彈射百僚，覈奏三署，三署，謂五官、左、右三署郞也。射，食亦翻。率皆貶高就下，降損數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貪鄙，志節汙卑者，皆以為軍吏，置營府以處之；處，昌呂翻。多揚人闇昧之失以顯其謫。謫，罰也。同郡陸遜、遜弟瑁及侍御史朱據皆諫止之。瑁與豔書曰︰「夫聖人嘉善矜愚，論語，子游曰︰君子嘉善而矜不能。瑁，音冒。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謂棄其瑕玷而錄其材用。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漢末，汝南許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鄕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誠可以厲俗明敎，然恐未易行也。易，以豉翻。宜遠模仲尼之汎愛，論語載孔子之言曰︰汎愛衆，而親仁。近則郭泰之容濟，郭泰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獎拔士人，成名者甚衆，而不絕左原、賈淑之險惡，所謂容濟也。庶有益於大道也。」據謂豔曰︰「天下未定，舉清厲濁，足以沮勸；沮，在呂翻。若一時貶黜，懼有後咎。」豔皆不聽。於是怨憤盈路，爭言豔及選曹郞徐彪專用私情，憎愛不由公理；豔、彪皆坐自殺。坐自殺，謂賜死也。溫素與豔、彪同意，亦坐斥還本郡以給廝吏，廝，音斯，賤也。卒於家。始，溫方盛用事，餘姚虞俊歎曰︰「張惠恕才多智少，餘姚縣，屬會稽郡，在今越州上虞縣東。張溫，字惠恕。華而不實，怨之所聚，有覆家之禍；吾見其兆矣。」無幾何而敗。幾，居豈翻。

**6**冬，十月，帝還許昌。

**7**十一月，戊申晦，日有食之。

**8**鮮卑軻比能誘步度根兄扶羅韓殺之，誘，音酉。步度根由是怨軻比能，更相攻擊。更，工衡翻。步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是歲，詣闕貢獻。步度根，檀石槐之孫也。而軻比能衆遂強盛，出擊東部大人素利，護烏丸校尉田豫乘虛掎其後；掎，魚豈翻。軻比能使別帥瑣奴拒豫，帥，所類翻。豫擊破之。軻比能由是攜貳，數為邊寇，幽、幷苦之。數，所角翻。

**六年**（乙巳、二二五）

**1**春，二月，詔以陳羣為鎭軍大將軍，隨車駕董督衆軍，錄行尚書事；司馬懿為撫軍大將軍，留許昌，督後臺文書。魏、晉之制，大將軍不開府者，品秩第二，其祿與特進同，置長史、司馬、主簿、諸曹官屬。行尚書，謂尚書之隨駕者；後臺，謂尚書臺之留許昌者也。三月，帝行如召陵，通討虜渠；召陵縣，漢屬汝南郡；晉志屬潁川郡。賢曰︰召陵故城在今豫州郾城縣東，通討虜渠以伐吳也。召，讀曰邵。乙巳，還許昌。

**2**幷州刺史梁習討軻比能，大破之。

**3**漢諸葛亮率衆討雍闓，參軍馬謖送之數十里。謖，所六翻。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曰︰「南中恃其險遠，不服久矣；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復，扶又翻；下同。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強賊，彼知官勢內虛，漢俗謂天子為縣官，亦謂為國家。官勢，猶言國勢也。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旣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卒，讀曰猝。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此馬謖所以為善論軍計也。亮納其言。謖，良之弟也。

**4**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正鮑勛諫曰︰據勛傳，宮正，卽御史中丞也。「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勢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事見上。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幾，居希翻。為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今『章︰甲十六行本「今」作「令」；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黠虜玩威，國語，祭公謀父曰︰先王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黠，下八翻。臣竊以為不可。」帝怒，左遷勛為治書執法。勛，信之子也。鮑信從武帝戰死。夏，五月，戊申，帝如譙。

**5**吳丞相北海孫劭卒。初，吳當置丞相，衆議歸張昭，吳王曰︰「方今多事，職大者責重，非所以優之也。」及劭卒，百僚復舉昭，吳王曰︰「孤豈為子布有愛乎！為，于偽翻。領丞相事煩，而此公性剛，所言不從，怨咎將興，非所以益之也。」六月，以太常顧雍為丞相、平尚書事。雍為人寡言，舉動時當，當，丁浪翻。吳王嘗歎曰︰「顧君不言，言必有中。」至飲宴歡樂之際，中，竹仲翻。樂，音洛；下同。左右恐有酒失，而雍必見之，是以不敢肆情。吳王亦曰︰「顧公在坐，坐，沮臥翻。使人不樂。」其見憚如此。初領尚書令，封陽遂鄕侯；拜侯還寺，寺，官舍也。而家人不知，後聞，乃驚。及為相，其所選用文武將吏，各隨能所任，心無適莫。適，音的。心之所主為適，心之所否為莫。時訪逮民間及政職所宜，輒密以聞，若見納用，則歸之於上；不用，終不宣泄；宣，明也，布也。泄，漏也。吳王以此重之。然於公朝有所陳及，辭色雖順而所執者正；軍國得失，自非面見，口未嘗言。王常令中書郞中書郞，魏曰通事郞，晉為中書侍郞。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卽相與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為，于偽翻；下同。如不合意，雍卽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郞退告王，王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重，直用翻。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效，多陳便宜，有所掩襲。王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為其身，非為國也。為，于偽翻。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王從之。

**6**利成郡兵蔡方等反，利成縣，漢屬東海郡，魏武始分置利成郡。殺太守徐質，推郡人唐咨為主，詔屯騎校尉任福等討平之。任，音壬。咨自海道亡入吳，吳人以為將軍。

**7**秋，七月，立皇子鑒為東武陽王。

**8**漢諸葛亮至南中，所在戰捷。亮由越巂入，巂，音髓。斬雍闓及高定。使庲降督益州李恢由益州入，裴松之曰︰訊之蜀人云︰庲降，地名，去蜀三千餘里。時未有寧州，號為南中，立此職以總攝之；晉泰始中，始分為寧州平夷縣，屬牂柯郡。余據蜀志，庲降督住平夷，蓋僑治，非庲降之本地也。至馬忠為庲降督，乃自平夷移住建寧味縣，後遂為寧州治所。門下督巴西馬忠由牂柯入，擊破諸縣，復與亮合。牂柯，音臧哥。復，如字，又扶又翻。孟獲收闓餘衆以拒亮。獲素為夷、漢所服，亮募生致之，旣得，使觀於營陳之間，陳，讀曰陣；下同。問曰︰「此軍何如？」獲曰︰「向者不知虛實，故敗。今蒙賜觀營陳，若祇如此，卽定易勝耳。」易，以豉翻；下同。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復，扶又翻。亮遂至滇池，滇池縣屬益州郡。池周回二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末更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滇，音顚。

益州、永昌、牂柯、越巂四郡皆平，亮卽其渠率而用之。卽，就也。渠，大也。渠率，大率也。率，與帥同，音所類翻。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喪，息浪翻。易，以豉翻；下同。殺，讀曰弒；殺其郡將，是亦弒也。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粗，坐五翻。亮於是悉收其俊傑孟獲等以為官屬，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以給軍國之用。自是終亮之世，夷不復反。復，扶又翻。

**9**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水經︰陰溝水，出河南陽武縣蒗𦿆渠，東南至沛為渦水，渦水東逕譙郡，又東南至下邳淮陰縣入于淮。杜佑曰︰亳州治譙縣，有渦水，渦音戈。尚書蔣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冬，十月，如廣陵故城，廣陵故城謂之蕪城，今其處不可考。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時天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湧，洶，許拱翻。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逕路夜要帝，要，一遙翻。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蔣濟以為︰「東近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為寇，不可安屯。」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精湖，據蔣濟傳，精湖在山陽；山陽在下邳淮陰縣界，今楚州山陽縣。水稍盡，盡留船付濟。船連延在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道，蹴船令聚；豫作土豚目錄作「土塍」；廣韻作「土坉」，註云︰以草裹土築城及鎭水也。遏斷湖水，斷，丁管翻。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乃得還。

**10**十一月，東武陽王鑒薨。

**11**十二月，吳番陽賊彭綺攻沒郡縣，衆數萬人。番，蒲河翻。

**七年**（丙午、二二六）

**1**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謂蔣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湖中，謂到精湖，水盡，船不得過，欲分半船也。宋白曰︰楚州山陽縣本射陽縣地，晉義熙置山陽郡及山陽縣，以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為名。戴延之西征記︰山陽，津名。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

**2**漢丞相亮欲出軍漢中，前將軍李嚴當知後事，移屯江州，留護軍陳到駐永安，而統屬於嚴。

**3**吳陸遜以所在少穀，少，詩沼翻。表令諸將增廣農畝。吳王報曰︰「甚善！令孤父子親受田，車中八牛，以為四耦，耒廣五寸為伐，二伐為耦。漢制，后稷始甽田，以二耜為耦。註云︰幷兩耜而耕也。雖未及古人，亦欲令與衆均等其勞也。」

**4**帝之為太子也，郭夫人弟有罪，魏郡西部都尉鮑勛治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魏武分魏郡置東、西部都尉；後以東部都尉立陽平郡，西部都尉立廣平郡，謂之三魏，皆屬司州。治，直之翻；下同。太子請，不能得，由是恨勛。及卽位，勛數直諫，數，所角翻。帝益忿之。帝伐吳還，屯陳留界。勛為治書執法，太守孫邕見出，過勛；見，賢遍翻。過，古禾翻。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埓，標，表也。埓，說文曰，庳垣也；又封道曰埓。埓，龍輟翻。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塹，七豔翻。帝聞之，詔曰︰「勛指鹿作馬，用趙高事。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法議，引法而議也。正，結正也。五歲刑，髡鉗為城旦舂。三官駮，「依律，罰金二斤」，三官，廷尉正、監、平也。駮，北角翻。帝大怒曰︰「勛無活分，分，扶問翻。而汝等欲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鍾繇、華歆、陳羣、辛毗、高柔、衞臻等並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六十卷二年、三年。華，戶化翻。求請勛罪，帝不許。高柔固執不從詔命，帝怒甚，召柔詣臺，召詣尚書臺也。遣使者承指至廷尉誅勛。勛死，乃遣柔還寺。

票騎將軍都陽侯曹洪，家富而性吝嗇，票，匹妙翻。帝在東宮，嘗從洪貸絹百匹，不稱意，恨之；遂以舍客犯法，下獄當死，稱，尺證翻。下，遐稼翻。羣臣並救，莫能得。卞太后責怒帝曰︰「梁、沛之間，非子廉無有今日。」曹洪，字子廉。洪脫武帝事見五十九卷初平元年。又謂郭后曰︰「令曹洪今日死，吾明日敕帝廢后矣！」於是郭后泣涕屢請，乃得免官，削爵土。

**5**初，郭后無子，帝使母養平原王叡；以叡母甄夫人被誅，事見上卷元年。故未建為嗣。叡事后甚謹，后亦愛之。帝與叡獵，見子母鹿，帝親射殺其母，命叡射其子；射，而亦翻。叡泣曰︰「陛下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復，扶又翻。帝卽放弓矢，為之惻然。為，于偽翻。夏，五月，帝疾篤，乃立叡為太子。丙辰，召中軍大將軍曹眞、鎭軍大將軍陳羣、撫軍大將軍司馬懿，沈約志曰︰中軍將軍，漢武帝以公孫敖為之，時為雜號。鎭軍、撫軍，皆始於此。中、鎭、撫三號，比四鎭。晉志，諸大將軍開府位從公者，為武官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並受遺詔輔政。丁巳，帝殂。年四十。通鑑書法，天子奄有四海者書「崩」，分治者書「殂」。惟東晉諸帝，以先嘗混一，書「崩」。說文曰︰殂，往死也。

陳壽評曰︰文帝天資文藻，下筆成章，博聞強識，才藝兼該。若加之曠大之度，勵以公平之誠，邁志存道，克廣德心，則古之賢主，何遠之有哉！

**6**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初，明帝在東宮，不交朝臣，不問政事，惟潛思書籍；思，相吏翻。卽位之後，羣下想聞風采。居數日，獨見侍中劉曄，語盡日，衆人側聽，曄旣出，問︰「何如？」曰︰「秦始皇、漢孝武之儔，才具微不及耳。」

帝初蒞政，陳羣上疏曰︰「夫臣下雷同，是非相蔽，國之大患也。若不和睦則有讎黨，左傳︰晉郤芮曰︰有黨必有讎。有讎黨則毀譽無端，毀譽無端則眞偽失實，譽，音余。此皆不可不深察也。」

**7**癸未，追諡甄夫人曰文昭皇后。甄，之人翻。

**8**壬辰，立皇弟蕤為陽平王。蕤，如隹翻。

**9**六月，戊寅，葬文帝于首陽陵。葬於洛陽東北首陽山，因以名陵。

**10**吳王聞魏有大喪，秋，八月，自將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堅守。文聘時屯石陽。祝穆曰︰魏初定荊州，屯沔陽為重鎭。晉立沔陽縣，江夏郡自上昶移理焉。今臨嶂山在漢陽軍西六十里，晉沔陽縣治也，意石陽卽此地。夏，戶雅翻。朝議欲發兵救之。朝，直遙翻。帝曰︰「權習水戰，所以敢下船陸攻者，冀掩不備也。今已與聘相拒；夫攻守勢倍，終不敢久也。」先是，朝廷遣治書侍御史荀禹慰勞邊方，先，悉薦翻。治，直之翻。勞，力到翻。禹到江夏，發所經縣兵及所從步騎千人乘山舉火，乘，登也。吳王遁走。

**11**辛巳，立皇子冏為清河王。

**12**吳左將軍諸葛瑾等寇襄陽，司馬懿擊破之，斬其部將張霸；曹眞又破其別將於尋陽。此江北之尋陽，漢故縣地。

**13**吳丹陽、吳、會山民復為寇，吳、會，吳郡、會稽也。會，工外翻。復，扶又翻。攻沒屬縣。吳王分三郡險地為東安郡，三郡，豫章、丹陽、新都也。吳錄曰︰東安郡治富春。或曰︰三郡，丹陽、吳、會稽也。項安世家說曰︰丹楊，以多赤柳，在丹楊山。晉書、南史並用「楊」字。若丹陽則今江陵府枝江縣，楚之始封。余按二漢志，丹陽郡，本秦鄣郡，漢武帝更名丹陽郡。若丹陽縣，班志註誤，誠如項氏所云。晉、宋以後，以丹陽郡為丹陽尹，治秣陵。二漢之丹楊郡，治宛陵。宛陵，晉、宋屬宣城郡。治所旣異漢、魏之時，自當依二漢志為丹陽郡。以綏南將軍全琮領太守。綏南將軍，吳所創置。琮至，明賞罰，招誘降附，誘，音酉。降，戶江翻。數年，得萬餘人。吳王召琮還牛渚，罷東安郡。

**14**冬，十月，清河王冏卒。

**15**吳陸遜陳便宜，勸吳王以施德緩刑，寬賦息調。調，徒弔翻。又云︰「忠讜之言，讜，音黨，善言也。不能極陳；求容小臣，數以利聞。」求，猶乞也。數，所角翻。王報曰︰「書載『予違汝弼』，而云不敢極陳，何得為忠讜哉！」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讜，音黨。於是令有司盡寫科條，使郞中褚逢齎以就遜及諸葛瑾，意所不安，令損益之。

**16**十二月，以鍾繇為太傅，曹休為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晉志曰︰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曹眞為大將軍，華歆為太尉，王朗為司徒，陳羣為司空，司馬懿為票騎大將軍。華，戶化翻。票，匹妙翻。歆讓位於管寧，帝不許。徵寧為光祿大夫，敕青州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寧，北海朱虛人，青州所部。從，才用翻。寧復不至。復，扶又翻。

**17**是歲，吳交趾太守士燮卒，吳王以燮子徽為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交州刺史呂岱以交趾絕遠，表分海南三郡為交州，以將軍戴良為刺史；海東四郡為廣州，岱自為刺史；海南三郡，交趾、九眞、日南也。海東四郡，蒼梧、南海、鬱林、合浦也。遣良與時南入。而徽自署交趾太守，發宗兵拒良，自漢末之亂，南方之人率宗黨相聚為兵以自衞。良留合浦。交趾栢鄰，『章︰甲十六行本「栢」作「桓」；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下同。』燮舉吏也，叩頭諫徽，使迎良。徽怒，笞殺鄰，鄰兄治合宗兵擊，不克。呂岱上疏請討徽，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而往。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為一州所附，未易輕也。」易，以豉翻。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知吾之卒至；卒，讀曰猝。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過，工禾翻。與良俱進。岱以燮弟子輔為師友從事，師友從事者，署為從事，而待以師友之禮。遣往說徽。說，輸芮翻。徽率其兄弟六人出降，降，戶江翻。岱皆斬之。

孫盛論曰︰夫柔遠能邇，莫善於信。呂岱師友士輔，使通信誓；徽兄弟肉袒，推心委命，岱因滅之以要功利，要，讀曰邀。君子是以知呂氏之祚不延者也。呂岱子孫無聞。

**18**徽大將甘醴及栢治率吏民共攻岱，岱奮擊，破之。於是除廣州，復為交州如故。岱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威命，曁徼外扶南、林邑、堂明諸王，各遣使入貢於吳。扶南在海大灣中，北距日南七千里。林邑國本漢象林縣地，直交趾海行三千里。堂明卽道明國，在眞臘北。徼，吉弔翻。

烈祖明皇帝上之上諱叡，字元仲，文帝長子也。諡法︰照臨四方曰明。

## 太和元年（丁未、二二七）

**1**春，吳解煩督胡綜、據綜傳，劉備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督。督，督將也。番陽太守周魴擊彭綺，生獲之。番，蒲何翻。魴，音房。

初，綺自言舉義兵，為魏討吳，為，于偽翻。議者以為因此伐吳，必有所克。帝以問中書令太原孫資，沈約志︰魏武帝為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令，置監。資曰︰「番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數，所角翻。衆弱謀淺，旋輒乖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勢，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數，數日間，船人復會；事見上卷文帝黃初三年。江陵被圍歷月，被，皮義翻。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其法禁上下相維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至是，綺果敗亡。

**2**二月，立文昭皇后寢園於鄴。甄后賜死於鄴，因葬焉。王朗往視園陵，見百姓多貧困，而帝方營脩宮室，朗上疏諫曰︰「昔大禹欲拯天下之大患，故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論語︰孔子曰︰禹卑宮室，菲飲食，而盡力乎溝洫。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句，音鉤。國語︰句踐旣獲成於吳，其地北至于禦兒。非其身之所種則不食；非其夫人之所織則不衣。十年不收於國，卒以報吳。禦兒，吳、越分界之所，今嘉興府卽其地，今有語兒鄕。施，弋智翻。漢之文、景，欲恢弘祖業，故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綈之服；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狩四年。治，直之翻。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也。今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遊宴。建始、崇華二殿，皆在洛陽北宮。水經註︰穀水逕洛陽故城北，東歷大夏門下，枝分渠水，東入華林園，又東為天淵池。世語曰︰魏武自漢中還洛陽，起建始殿，近漢濯龍祠。朝，直遙翻。華，如字。若且先成象魏，象魏，觀闕也。象者，法象也；魏者，高巍也。脩城池，其餘一切須豐年，專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民充兵強而寇戎賓服矣。」

**3**三月，蜀丞相亮率諸軍北駐漢中，使長史張裔、參軍蔣琬統留府事。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衞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塞，悉則翻。

宮中、府中，俱為一體，蜀後主建興元年命亮開府治事。所謂府中，蓋丞相府也。陟罰臧否，不宜異同。否，皮鄙翻。若有作姦犯科，科，律條也。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觀孔明所謂兩不宜，則後主之為君可知矣。

侍中、侍郞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時攸之、禕為侍中，允為黃門侍郞。費，父沸翻。禕，吁韋翻。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遺，于季翻。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向，式亮翻，姓也。性行淑均，行，下孟翻。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劣得所。行，戶剛翻。陳，讀曰陣。

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遠，于願翻。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端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事見上卷文帝黃初四年。難，乃旦翻。爾來二十有一年矣。自建安十二年至是年，凡二十一年。先帝知臣謹愼，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

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水經註︰犍為朱提縣西八十里，有瀘津水，廣六七百步，深十數丈，多瘴氣，鮮有行者。益州記曰︰瀘水兩峯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侯以夏渡為難。賢曰︰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今巂州南。特有瘴氣，三月、四月經之必死，五月以後行者得無害。故諸葛亮表云「五月渡瀘」，言其艱苦也。深入不毛。地不生草木為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駑，音奴。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分，扶問翻。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治，直之翻。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章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諏，遵須翻。諮事為諏。察納雅言，雅，正也。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勝，音升。離，力智翻。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北陽平石馬。水經註︰沔水逕白馬戍南，謂之白馬城，一名陽平關。又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後魏分沔陽置嶓冢縣，屬華陽郡；隋罷郡，置白馬鎭於古諸葛城，縣治不改；大業二年，改嶓冢為西縣；縣，唐屬梁州。

亮辟廣漢太守姚伷為掾，伷，音冑。掾，丞相掾也，音于絹翻。伷並進文武之士，亮稱之曰︰「忠益者莫大於進人，進人者各務其所尚。今姚掾並存剛柔以廣文武之用，可謂博雅矣。願諸掾各希此事以屬其望。」希，慕也。鄭氏周禮註︰屬，合也。

帝聞諸葛亮在漢中，欲大發兵就攻之，以問散騎常侍孫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事見六十七卷建安二十年。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數言『南鄭直為天獄，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橈而避之，數，所角翻。斜，余遮翻。谷，音浴。橈，如敎翻，曲也，屈也。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旣險阻，計用精兵及轉運、鎭守南方四州，遏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四州，荊、徐、揚、豫也。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復，扶又翻。天下騷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以今日見兵見，賢遍翻。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強寇，鎭靜疆埸，埸，音亦。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敝。」罷，讀曰疲。帝乃止。

**4**初，文帝罷五銖錢，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使以穀帛為用，人間巧偽漸多，競濕穀以要利，薄絹以為市，雖處以嚴刑，不能禁也。要，一遙翻。處，昌呂翻。司馬芝等舉朝大議，朝，直遙翻。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不若更鑄五銖為便。」夏，四月，乙亥，復行五銖錢。

**5**甲申，初營宗廟於洛陽。

**6**六月，以司馬懿都督荊、豫州諸軍事，率所領鎭宛。宛，於元翻。

**7**冬，十二月，立貴嬪河內毛氏為皇后。后，典虞工卒毛嘉之女也。初，帝為平原王，納河內虞氏為妃；及卽位，虞氏不得立為后，太皇卞太后慰勉焉。虞氏曰︰「曹氏自好立賤，未有能以義舉者也。武帝立卞后，文帝立郭后，皆非正室。好，呼到翻。然后職內事，君聽外政，禮記·昏義︰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以聽天下之內治，以明章婦順，故天下內和而家理。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聽天下之外治，以明章天下之男敎，故外和而國治。其道相由而成；苟不能以善始，未有能令終者也，殆必由此亡國喪祀矣！」喪，息浪翻。虞氏遂絀還鄴宮。絀，敕律翻。

**8**初，太祖、世祖皆議復肉刑，以軍事不果。太祖議復肉刑事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其後文帝臨饗羣臣，詔謂大理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法，公卿當共善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及帝卽位，太傅鍾繇上言︰「宜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者，劓，魚器翻。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以歲生三千人。」詔公卿已下議，司徒朗以為︰「肉刑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讎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欲輕之死罪，使減死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魏制，髡刑居作五歲。內有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刖易釱駭耳之聲。」訾，津私翻。釱，大計翻。在頸曰鉗，在足曰釱。臣瓚曰︰漢文帝除肉刑，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議者百餘人，與朗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

**9**是歲，吳昭武將軍韓當卒，其子綜淫亂不軌，懼得罪，閏月，將其家屬、部曲來奔。為韓綜為吳所禽張本。

**10**初，孟達旣為文帝所寵，又與桓階、夏侯尚親善；及文帝殂，階、尚皆卒，卒，子恤翻。達心不自安。諸葛亮聞而誘之，誘，音酉。達數與通書，陰許歸蜀；數，所角翻。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魏興，蜀之西城郡也，文帝曰魏興。儀密表告之。達聞之，惶懼，欲舉兵叛；司馬懿以書慰解之，達猶豫未決，懿乃潛軍進討。諸將言︰「達與吳、漢交通，宜觀望而後動。」懿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促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漢各遣偏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水經註︰魏興安陽縣西北，有高橋溪口，文水入漢之口也。漢水又東逕西城縣故城南，又東逕木蘭塞南，右岸有城，名陵城，周回數里；左岸壘石數十行，重壘數十里，中謂之木蘭塞，蜀軍救孟達之所。懿分諸將以距之。初，達與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司馬懿時屯宛。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上，必寐翻。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吾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一

## 魏紀三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上之下

**太和二年**（戊申、二二八）

**1**春，正月，司馬懿攻新城，旬有六日，拔之，斬孟達。申儀久在魏興，擅承制刻印，多所假授；懿召而執之，歸于洛陽。歸儀于京師也。

**2**初，征西將軍夏侯淵之子楙尚太祖女清河公主，此女欲以妻丁儀，文帝止之，以妻楙。楙，音茂。帝少與之親善，少，詩照翻。及卽位，以為安西將軍，都督關中，鎭長安，使承淵處。淵鎭長安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六年。

諸葛亮將入寇，與羣下謀之。丞相司馬魏延曰︰漢丞相有長史而無司馬，是時用兵，故置司馬。「聞夏侯楙，主壻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負糧五千，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褒中縣，屬漢中郡。子午道，王莽所通，事見三十六卷平帝元始五年。安帝延光四年，順帝罷子午道，通褒斜路。三秦記曰︰子午，長安正南山名。秦嶺谷，一名樊川。余按今洋州東百六十里有子午谷。郡縣志曰︰舊子午道在金州安康縣界，梁將軍王神念以緣山避水，橋梁百數，多有毀壞，乃別開乾路，更名子午道，則今路是也。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棄城逃走。長安中惟御史、京兆太守耳。時遣督軍御史與京兆太守共守長安。晉志曰︰文帝受禪，改漢京兆尹為太守。守，式又翻。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魏置邸閣於橫門以積粟。民聞兵至必逃散，可收其穀以周食。橫，音光。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比，必寐翻。而公從斜谷來，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亦足以達。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為此危計，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由今觀之，皆以亮不用延計為怯。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亮之不用延計者，知魏主之明略，而司馬懿輩不可輕也。亮欲平取隴右，且不獲如志，況欲乘僥倖，盡定咸陽以西邪！

亮揚聲由斜谷道取郿，班志︰斜水出衙嶺山北，至郿入渭，脈水沿山，則斜谷之路可知矣。郿，師古音媚。郿故城，陳倉縣東北十五里故郿城是。使鎭東將軍趙雲、揚武將軍鄧芝為疑兵，據箕谷；今興元府褒縣北十五里有箕山，鄭子眞隱於此，趙雲、鄧芝所據，卽此谷也。又據後漢書·馮異傳︰箕谷當在陳倉之南，漢中之北。帝遣曹眞都督關右諸軍軍郿。亮身率大軍攻祁山，戎陳整齊，陳，讀曰陣。號令明肅。始，魏以漢昭烈旣死，數歲寂然無聞，是以略無備豫；謂不豫為之備也。而卒聞亮出，卒，讀曰猝。朝野恐懼，於是天水、南安、安定皆叛應亮，魏分隴右置秦州，天水、南安屬焉。漢靈帝中平四年，分漢陽之䝠道立南安郡。漢陽郡至晉方改為天水，史追書也。安定郡，屬雍州。杜佑曰︰南安，今隴西郡隴西縣。關中響震，朝臣未知計所出，帝曰︰「亮阻山為固，今者自來，正合兵書致人之術，兵法曰︰善戰者致人。帝姑以此言安朝野之心耳。破亮必也。」乃勒兵馬步騎五萬，遣右將軍張郃督之，西拒亮。郃，古合翻，又曷閤翻。丁未，帝行如長安。親帥師繼郃之後以張聲勢。如，往也。

初，越巂太守馬謖，才器過人，好論軍計，好，呼到翻。諸葛亮深加器異；漢昭烈臨終，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謂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以孔明之明略，所以待謖者如此，亦足以見其善論軍計矣。觀孔明南征之時，謖陳攻心之論，豈悠悠坐談者所能及哉！及出軍祁山，亮不用舊將魏延、吳懿等為先鋒，而以謖督諸軍在前，與張郃戰于街亭。續漢志︰漢陽略陽縣有街泉亭，前漢之街泉縣也，省入略陽。杜佑曰︰街泉亭在隴縣。又曰︰平涼郡界有街泉亭，馬謖為張郃所敗處。又考五代史志，漢川郡西縣有街亭山、幡冢山、漢水，則隋之西縣，蓋兼得隴西之䝠道、漢陽之西縣矣。又按郡國縣道記︰梁州之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口城，後魏正始中，立幡冢縣，隋始改曰西縣。此非續漢志漢陽之西縣也。

謖違亮節度，舉措煩擾，舍水上山，不下據城。郃傳言謖依阻南山。舍，讀曰捨。上，時掌翻。張郃絕其汲道，擊，大破之，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乃拔西縣千餘家還漢中。續漢志︰西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屬漢陽郡，有幡冢山、西漢水。收謖下獄，殺之。亮自臨祭，為之流涕，下，遐稼翻。為，于偽翻。撫其遺孤，恩若平生。殺之者，王法也；恩之者，故人之情不忘也。蔣琬謂亮曰︰「昔楚殺得臣，文公喜可知也。左傳︰晉文公及楚子玉得臣戰于城濮，楚師敗績。晉入楚軍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及楚殺得臣，然後喜可知也。杜預曰︰謂喜見於顏色。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觀此，則蔣琬亦重謖矣。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孫子·始計篇曰︰法令孰行。言法令行者必勝也，故其敎吳宮美人兵，必殺吳王寵姬二人以明其法。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左傳︰晉悼公合諸侯，其弟揚干亂行，魏絳戮其僕。悼公謂魏絳能以刑佐民，使佐新軍。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謖之未敗也，裨將軍巴西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及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守，張郃疑其有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迸，率將士而還。據王平傳︰平所識不過十字。觀其收馬謖敗散之兵，拒曹爽猝至之師，則用兵方略，固不在於多識字也。迸，北孟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亮旣誅馬謖及將軍李盛，奪將軍黃襲等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當營事，旣總統五部兵，時亮屯漢中，又使之兼當營屯之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後漢之制，列侯有縣侯、鄕侯、亭侯。亮上疏請自貶三等，漢主以亮為右將軍，行丞相事。

是時趙雲、鄧芝兵亦敗於箕谷，雲斂衆居守，故不大傷，雲亦坐貶為鎭軍將軍。據晉書·職官志︰鎭軍將軍在四征、四鎭將軍之上。今趙雲自鎭東將軍貶鎭軍將軍，蓋蜀漢之制，以鎭東為專鎭方面，而以鎭軍為散號，故為貶也。亮問鄧芝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錄，收拾也。將，卽亮翻；下同。復，扶又翻。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曰︰「趙雲身自斷後，斷，丁管翻。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雲有軍資餘絹，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為有賜，其物請悉入赤岸庫，水經註︰褒水西北出衙嶺山，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也。諸葛亮與兄瑾書曰︰「前趙子龍退軍，燒壞赤崖閣道緣谷一百餘里，其閣梁一頭入山腹，一頭立柱於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又云:「頃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橋閣悉壞。」時趙子龍與鄧伯苗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緣崖與伯苗相聞而已。後亮死于五丈原，魏延先退而焚之，卽是道也。赤崖卽赤岸，蜀置庫於此，以儲軍資。須十月為冬賜。」須，待也。亮大善之。

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破賊，乃為賊所破，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謂兵之勝敗在將也。少，詩沼翻。今欲減兵省將，將，卽亮翻。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於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功可蹻足而待矣。」蹻，巨嬌翻。於是考微勞，甄壯烈，甄，稽延翻，察也，別也。引咎責躬，布所失於境內，厲兵講武，以為後圖，戎士簡練，民忘其敗矣。善敗者不亡，此之謂也。姜維之敗，則不可復振矣。

亮之出祁山也，天水參軍姜維詣亮降。降，戶江翻。亮美維膽智，辟為倉曹掾，續漢志︰丞相倉曹掾，主倉穀事。使典軍事。考異曰︰孫盛雜語曰︰「維詣諸葛亮，與母相失。後得母書，令求當歸。維曰︰『良田百頃，不在一畝，但有遠志，不在當歸也。』」按維粗知學術，恐不至此。今不取。

曹眞討安定等三郡，皆平。眞以諸葛亮懲於祁山，後必出從陳倉，乃使將軍郝昭等守陳倉，治其城。杜佑曰︰漢陳倉故城，在今縣東二十里。治，直之翻。

**3**夏，四月，丁酉，帝還洛陽。

**4**帝以燕國徐邈為涼州刺史。晉志曰︰涼州，蓋以其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地勢西北邪出在南山之間，南隔西羌，西通西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酒泉、敦煌、西海等郡。邈務農積穀，立學明訓，進善黜惡，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都『章︰毋六行本「都」作「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徇。帥，所類翻。由是服其威信，州界肅清。

**5**五月，大旱。

**6**吳王使鄱陽太守周魴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為北方所聞知者，所謂山越宗帥也。魴，符方翻。帥，所類翻。令譎挑揚州牧曹休。魏揚州止得漢之九江、廬江二郡地，而江津要害之地，多為吳所據。譎，古穴翻。挑，徒了翻。魴曰︰「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以誘休，言被譴懼誅，欲以郡降北，誘，音酉。降，戶江翻。求兵應接。」吳王許之。時頻有郞官詣魴詰問諸事，郞官，尚書郞也。詰，去吉翻。魴因詣郡門下，鄱陽郡門下。下髮謝。吳王之詰，周魴之謝，皆所以譎曹休也。休聞之，率步騎十萬向皖以應魴；皖，戶板翻；下同。帝又使司馬懿向江陵，懿督諸軍屯宛，使向江陵。賈逵向東關，東關，卽濡須口，亦謂之栅江口，有東、西關；東關之南岸，吳築城，西關之北岸，魏置栅。後諸葛恪於東關作大堤以遏巢湖，謂之東興堤，卽其地也。三道俱進。

秋，八月，吳王至皖，以陸遜為大都督，假黃鉞，親執鞭以見之；此猶古之王者遣將跪而推轂之意也。以朱桓、全琮為左右督，琮，徂宗翻。各督三萬人以擊休。休知見欺，而恃其衆，欲遂與吳戰。朱桓言於吳王曰︰「休本以親戚見任，非智勇名將也。今戰必敗，敗必走，走當由夾石、挂車。元豐九域志︰舒州桐城縣北有挂車鎭，有挂車嶺，鎭因嶺而得名。此兩道皆險阨，若以萬兵柴路，柴路，謂以柴塞路也。則彼衆可盡，休可生虜。臣請將所部以斷之，斷，丁管翻。若蒙天威，得以休自效，便可乘勝長驅，進取壽春，割有淮南以規許、洛，漢末都許，有許昌宮；魏時都洛。魏略曰︰文帝改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為五都，立石表，西界宜陽，北循太行，東北界陽平，南循魯陽，東界郯，為中都之地。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言歷萬世，惟有此一時機會可乘耳。權以問陸遜，遜以為不可，乃止。

尚書蔣濟上疏曰︰「休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前將軍滿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背，蒲妹翻。旁，步浪翻。易，以豉翻。此兵之絓地也。絓，古賣翻，罥也。言其地險，師行由之，為所罥挂，進退不可也。孫子·地形篇曰︰地形有通者，有挂者。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可以往，難以返曰挂。若入無彊口，無彊口，在夾石東南。宜深為之備！」寵表未報，休與陸遜戰于石亭。時吳王在皖口，遣遜等與休戰于石亭，則其地當在今舒州懷寧、桐城二縣之間。遜自為中部，令朱桓、全琮為左右翼，三道並進，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蓋未嘗整陳交戰而敗也。兩，音亮。乘，繩證翻。

初，休表求深入以應周魴，帝命賈逵引兵東與休合。按逵傳，逵自豫州進兵，取西陽以向東關，休自壽春向皖。西陽在皖之西，而東關又在皖之東，今與休合，蓋使合兵向東關也。逵曰︰「賊無東關之備，必幷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獲吳人，言休戰敗，吳遣兵斷夾石，斷，丁管翻；下同。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左傳︰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先，悉薦翻。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為疑兵。吳人望見逵軍，驚走，驚走者，斷夾石之軍耳。休乃得還。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初，逵與休不善，逵與休不善。文帝黃初中，欲假逵節，休曰︰「逵性剛，易每諸將，不可為督。」遂止。及休敗，賴逵以免。

**7**九月，乙酉，立皇子穆為繁陽王。

**8**長平壯侯曹休上書謝罪，帝以宗室不問。敗軍者必誅，焉可以宗室而不問邪！休慙憤，疽發於背，庚子，卒。帝以滿寵都督揚州以代之。

**9**護烏桓校尉田豫擊鮮卑鬱築鞬，鬱築鞬妻父軻比能救之，以三萬騎圍豫於馬城。馬城縣，漢屬代郡，魏、晉省，蓋城邑殘破，已棄為荒外之地矣。鞬，居言翻。上谷太守閻志，柔之弟也，素為鮮卑所信，自漢建安時，閻柔已護烏桓，故其兄弟為二虜所信。往解諭之，乃解圍去。

**10**冬，十一月，蘭陵成侯王朗卒。

**11**漢諸葛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虛弱，欲出兵擊魏，羣臣多以為疑。因祁山之敗，疑魏不可伐。亮上言於漢主曰︰「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強；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瀘，魯都翻。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難，乃旦翻；下同。而議者以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疲於西，謂郿縣、祁山之師；務於東，謂江陵東關、石亭之師也。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解，讀曰懈，言未敢懈怠也；後皆同。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幷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難，乃旦翻。坐大，言坐致強大也。策破劉繇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破王朗事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以操之善用兵，亮謂之髣髴孫、吳，孫、吳固未易才也。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偪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困於南陽，謂攻穰為張繡所敗也。險於烏巢，謂攻袁紹將淳于瓊時也。偪於黎陽，謂攻袁譚兄弟時也。幾敗伯山，謂與烏桓戰於白狼山時也。殆死潼關，謂與馬超戰時也。危於祁連，當考；或曰圍袁尚於祁山時也。偽定者，言雖定一時之功，而有心於篡漢，故曰偽。幾，居希翻。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昌霸，昌豨也。操累攻不下，後命于禁擊斬之。四越巢湖不成，謂攻孫權也。李服，蓋王服也，與董承謀殺操被誅。夏侯，謂夏侯淵守漢中為先主所敗也。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駑下者，自謙以馬為喻，若駑駘下乘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期年耳，然喪趙雲、陽羣、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喪，息浪翻。郃，古合翻，又曷閤翻。曲長，一曲之長也。軍行有部，部下有曲，曲各有長。長，丁丈翻。屯將，將屯者也。將，卽亮翻。突將、無前、將，卽亮翻。賨叟、青羌、散騎、武騎一千餘人，蜀兵謂之叟，賨叟，巴賨之兵也。青羌，亦羌之一種。散騎、武騎，當時騎兵分部之名。賨，藏宗翻。騎，奇寄翻。皆數十年之內，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復，扶又翻。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言不戰而將士耗損已如此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亮意欲及魏與吳連兵未解，乘虛而圖之也。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支久，此臣之未解六也。支，持也；支久，猶言持久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拊手，乘快之意發見於外者也。西取巴、蜀，事見六十七卷建安十九年。舉兵北征，夏侯授首，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此兩然後之然，轉語之辭，與他文然後之義不同。秭歸蹉跌，曹丕稱帝。事見六十九卷黃初元年、三年。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自祁山之敗，亮益知魏人情偽，故其所言如此。

十二月，亮引兵出散關，圍陳倉，陳倉已有備，亮不能克。曹眞使郝昭先守，故亮不能克。此下申言昭守亮攻，客主相持之事，通鑑書法類如此。亮使郝昭鄕人靳詳於城外遙說昭，靳，居焮翻。說，輸芮翻；下同。昭於樓上應之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科，條也。練，習也。我之為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可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說昭，重，直用翻。言「人兵不敵，空『章︰甲十六行本「空」上有「無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魏兵救陳倉者自東來，故曰東救。度，徒洛翻。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梯，射，而亦翻；下同。梯然，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至其衝車，磨，莫臥翻，石磑也。衝車折。折，而設翻。亮乃更為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木交構若井闌狀。以土丸塡壍，壍，七豔翻。欲直攀城，昭又於內築重牆。重，直用翻。亮又為地突，地突，地道也。欲踊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內穿地橫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

曹眞遣將軍費耀等救之。帝召張郃于方城，時郃將兵伐吳，屯于方城。續漢志曰︰葉縣南有長山曰方城，屈完所謂「楚國方城以為城」者，卽此也。使擊亮。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河南城在洛陽城西。問郃曰︰「遲將軍到，遲，直利翻，待也。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深入無穀，屈指計曰︰「比臣到，亮已走矣。」比，必寐翻。郃晨夜進道未至，亮糧盡，引去；將軍王雙追之，亮擊斬雙。詔賜昭爵關內侯。攻者不足，守者有餘。尚論其才，則全城卻敵者，其才非優於攻者也，客主之勢異耳。故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

**12**初，公孫康卒，子晃、淵等皆幼，官屬立其弟恭。恭劣弱，不能治國，淵旣長，治，直之翻。長，知兩翻。脅奪恭位，上書言狀。侍中劉曄曰︰「公孫氏漢時所用，公孫度守遼東，見五十九卷獻帝初平元年。遂世官相承，古者世爵不世官；爵，謂公侯伯子男，官謂卿大夫也。今謂之世官者，以公孫氏所據之地，漢遼東太守之職守耳，子孫相襲，是世官也。水則由海，陸則阻山，外連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為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有黨故能奪恭位，與之為仇者，則恭之黨也。先其不意，以兵臨之，先，悉薦翻。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帝不從，拜淵揚烈將軍、遼東太守。為公孫淵叛魏張本。

**13**吳王以揚州牧呂範為大司馬，印綬未下而卒。下，遐稼翻。初，孫策使範典財計，時吳王年少，少，詩照翻。私從有求，範必關白，不敢專許，當時以此見望。望，責望也，怨望也。吳王守陽羨長，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賢曰︰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長，知兩翻。有所私用，策或料覆，料，音聊。覆，審救也。功曹周谷輒為傅著簿書，為，于偽翻。傅，讀曰附。著，直略翻。使無譴問，王臨時悅之。及後統事，以範忠誠，厚見信任，以谷能欺更簿書，不用也。周世宗之待周美，我朝太祖之重竇儀，事亦類此。更，工衡翻。

**三年**（己酉、二二九）

**1**春，漢諸葛亮遣其將陳戒攻武都、陰平二郡，陰平道，前漢屬廣漢郡，後漢屬廣漢屬國都尉，魏分置陰平郡，唐為文州。雍州刺史郭淮引兵救之。禹貢︰黑水西河為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雍閼。周都豐、鎬，雍州為王畿；平王東遷，雍州為秦地。漢武置十三州，以雍州之西偏為涼州，其餘並屬司隸。光武都洛，關中復置雍州，尋罷，復以司隸統三輔。獻帝興平元年，河西為河寇所隔，置雍州以統河西諸郡。至魏，以河西置涼州，以隴右為雍州。及晉，以隴右置秦州，而雍州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武都、陰平。雍，於用翻。亮自出至建威，水經註︰漢水西南逕祁山軍南，西流與建安川水合。建安水導源建威西北山，東逕建威城南，又東逕西縣、歷城南。祝穆曰︰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漾漢，其源出於今興元之西縣幡冢山，逕洋、金、房、均、襄、郢復至漢陽入江者是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輕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徑階沔川與嘉陵水會，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軍、利、劍、闐、果、合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淮退，亮遂拔二郡以歸；漢主復策拜亮為丞相。

**2**夏，四月，丙申，吳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時夏口、武昌並言黃龍見，權遂以改元。百官畢會，吳主歸功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綏遠第十四。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歸功周瑜，以能拒曹公而成三分之業也。乞食，謂張昭欲迎曹公也。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封長沙桓王子紹為吳侯。

以諸葛恪為太子左輔，張休為右弼，顧譚為輔正、陳表為翼正都尉，輔正及翼正都尉皆吳自創置之。而謝景、范愼、羊衜等皆為賓客，衜，古道字。於是東宮號為多士。太子使侍中胡綜作賓友目目者，因其人之才品為之品題也。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凝，堅定也。宏，闊遠也。達，明通也。好辯者每不能堅定其所守，故以能凝辯而證據宏遠。明通者可以釋難疑之糾結也。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究，窮竟也。甄，察別也。夏，戶雅翻。羊衜私駮綜曰︰「元遜才而疏，子嘿精而狠，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陿。」諸葛恪，字元遜；顧譚，字子嘿；謝景，字叔發；范愼，字孝敬。狠，戶墾翻。陿，與狹同。衜卒以此言為恪等所惡，卒，子恤翻。惡，烏路翻。其後四人皆敗，如衜所言。

吳主使以並尊二帝之議往告于漢。漢人以為交之無益而名體弗順，宜顯明正義，絕其盟好。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古今之正義也。好，呼到翻。丞相亮曰︰「權有僭逆之心久矣，國家所以略其釁情者，求掎角之援也。釁，隙也。情，欲也。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殽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掎之，與晉踣之。」杜預註曰︰掎其足也。今若加顯絕，讎我必深，當更移兵東戍，與之角力，須幷其土，乃議中原。彼賢才尚多，將相輯穆，未可一朝定也。頓兵相守，坐而須老，須，待也。使北賊得計，非算之上者。北賊，謂魏也。昔孝文卑辭匈奴，先帝優與吳盟，事並見前。優，饒也，今人猶謂寬假為優饒。皆應權通變，深思遠益，非若匹夫之忿者也。言所計者大也。今議者咸以權利在鼎足，不能幷力，且志望已滿，無上岸之情，謂孫權之志在保江，不能上岸而北向也。上，時掌翻。推此，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其智力不侔，故限江自保；權之不能越江，猶魏賊之不能渡漢，言魏不能渡漢而圖江陵也，此漢，班志所謂東漢水也。非力有餘，而利不取也。若大軍致討，彼高當分裂其地以為後規，下當略民廣境，示武於內，非端坐者也。言蜀若破魏，吳亦將分功。若就其不動而睦於我，我之北伐，無東顧憂，河南之衆不得盡西，此之為利，亦已深矣。言蜀與吳和，則雖傾國北伐，不須東顧以備吳，而魏河南之衆，欲留備吳，不得盡西以抗蜀兵也。權僭逆之罪，未宜明也。」乃遣衞尉陳震使於吳，賀稱尊號。吳主與漢人盟，約中分天下，以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幷、涼屬漢，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漢武帝置司隸校尉，所部三輔、三河諸郡，其界西得雍州之京兆、扶風、馮翊三郡，北得冀州之河東、河內二郡，東得豫州之河南、弘農二郡，位望隆乎牧伯，銀印青綬，在十三部刺史之上。後漢省朔方刺史以隸幷州，合司隸於十三部之數。魏以司隸所部河東、河南、河內、弘農並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以三輔還屬雍州。此言司州以函谷關為界，以漢司隸所部分之也。

張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上，時掌翻。更拜輔吳將軍，更，工衡翻。班亞三司，改封婁侯，婁，古縣也，前漢屬會稽郡，東漢分屬吳郡，今蘇州崑山縣地。吳以封昭，非眞國於婁而君國子民也。食邑萬戶。昭每朝見，見，賢遍翻；下同。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已直言逆旨，「已」，當作「以」，古已、以字通。中不進見。後漢使來，使，疏吏翻；不同。稱漢德美，而羣臣莫能屈，吳主歎曰︰「使張公在坐，坐，徂臥翻。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折，屈也。李奇曰︰廢，失氣也。晉灼曰︰廢，不收也。復，扶又翻；下同。明日，遣中使勞問，勞，力到翻。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吳主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太后，謂權母吳氏也。屬，之欲翻。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吳主辭謝焉。

**3**元城哀王禮卒。

**4**六月，癸卯，繁陽王穆卒。

**5**戊申，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帝，大長秋，漢宦者曹騰也。夫人吳氏曰高皇后。

**6**秋，七月，詔曰︰「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嫡子之出相承為宗子，庶子之出為支子。支，岐出也。則當纂正統而奉公義，何得復顧私親哉！漢宣繼昭帝後，加悼考以皇號；事見二十五卷元康元年。哀帝以外藩援立，而董宏等稱引亡秦，惑誤時朝，朝，直遙翻。旣尊恭皇，立廟京都，又寵藩妾，使比長信，敍昭穆於前殿，昭，讀曰佋，如遙翻。並四位於東宮，僭差無度，人神弗祐，而非罪師丹忠正之諫，用致丁、傅焚如之禍。序昭穆於前殿，謂定陶恭皇與元帝序昭穆也。東宮，謂太后宮。四位，謂丁、傅、趙后與元后並稱太后，事具見三十四卷、三十五卷。自是之後，相踵行之。謂漢安帝尊父清河孝王為孝德皇，桓帝尊祖河間孝王為孝穆皇，父蠡吾侯志為孝崇皇，靈帝尊祖河間王淑為孝元皇，父解瀆亭侯萇為孝仁皇，其妃皆尊為后也。昔魯文逆祀，罪由夏父；宋國非度，譏在華元。春秋︰文公二年，大事于太廟，躋僖公；逆祀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舊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君子以為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成公二年，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君子謂華元於是乎不臣。華，戶化翻。其令公卿有司，深以前世行事為戒，後嗣萬一有由諸侯入奉大統，則當明為人後之義；敢為佞邪導諛時君，妄建非正之號，以干正統，謂考為皇，稱妣為后，則股肱大臣，誅之無赦。其書之金策，藏之宗廟，著于令典！」帝無子，知必以支孽為後，故豫下此詔，以約飭為人子為人臣者。

**7**九月，吳主遷都建業，皆因故府，不復增改，復，扶又翻。留太子登及尚書九官於武昌，九官，九卿也。使上大將軍陸遜輔太子，幷掌荊州及豫章三郡事，董督軍國。吳於大將軍之上復置上大將軍。三郡，豫章、鄱陽、廬陵也。三郡本屬揚州，而地接荊州，又有山越，易相扇動，故使遜兼掌之。

南陽劉廙嘗著先刑後禮論，廙，羊職翻，又羊至翻。同郡謝景稱之於遜，遜呵之曰︰「禮之長於刑久矣；長，知兩翻。廙以細辯而詭先聖之敎，詭，異也，戾也。君今侍東宮，宜遵仁義以彰德音，若彼之談，不須講也！」

太子與西陵都督步騭書，吳保江南，凡道要之地皆置督，獨西陵置都督，以國之西門統攝要重也。杜佑曰︰西陵，今夷陵郡。騭，之日翻。求見啓誨，騭於是條于時事業在荊州界者及諸僚吏行能以報之，行，下孟翻。因上疏獎勸曰︰「臣聞人君不親小事，使百官有司各任其職，故舜命九賢，則無所用心，不下廟堂而天下治也。舜命九官︰禹作司空，宅百揆，契作司徒，棄后稷，皋陶作士，益作朕虞，垂共工，夷作秩宗，龍作納言，夔典樂。治，直吏翻。故賢人所在，折衝萬里，晏子春秋曰︰晉平公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願請君之棄爵。」景公曰︰「諾。」已飲，晏子命徹尊更之。范昭歸，以報晉平公曰︰「齊未可伐也，吾欲恥其君而晏子知之。」仲尼聞之曰︰「起於尊俎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漢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衞青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無形。」信國家之利器，崇替之所由也。願明太子重以經意，則天下幸甚！」

張紘還吳迎家，道病卒。臨困，授子『章︰毋十六行本「子」下有「靖」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留牋留牋，今遺表也。曰︰「自古有國有家者，咸欲脩德政以比隆盛世，至於其治，多不馨香，書·君陳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治，直吏翻；下同。非無忠臣賢佐也，由主不勝其情，弗能用耳。夫情憚難而趨易，好同而惡異，易，以豉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與治道相反。傳曰︰『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言善之難也。人君承奕世之基，據自然之勢，操八柄之威，周禮·天官︰太宰以八柄詔王馭羣臣︰一曰爵以馭其貴，二曰祿以馭其富，三曰予以馭其幸，四曰置以馭其行，五曰生以馭其福，六曰奪以馭其貧，七日曰廢以馭其罪，八曰誅以馭其過。操，千高翻。甘易同之歡，易，以豉翻。無假取於人，而忠臣挾難進之術，吐逆耳之言，其不合也，不亦宜乎！離則有釁，言納忠而不合於上，則上下之情離，釁隙由此而生也。巧辯緣間，間，古莧翻。眩於小忠，戀於恩愛，賢愚雜錯，黜陟失序，其所由來，情亂之也。故明君寤之，求賢如飢渴，受諫而不厭，抑情損欲，以義割恩，則上無偏謬之授，下無希冀之望矣！」吳主省書，為之流涕。省，悉景翻。為，于偽翻。

**8**冬，十月，改平望觀曰聽訟觀。水經註︰平望觀在華林園東南，天淵池水逕觀南。觀，古玩翻。帝常言︰「獄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斷大獄，常詣觀臨聽之。斷，丁亂翻。初，魏文侯師李悝著法經六篇，悝，苦回翻。漢·藝文志︰法家者流，李子三十二篇。註云︰李悝相魏，富國強兵。今言法經六篇，蓋其書有經有解，若韓非子也。商君受之以相秦。蕭何定漢律，益為九篇，後稍增至六十篇。又有令三百餘篇，決事比九百六卷，師古曰︰比，以例相比況也。程大昌曰︰古書皆卷，至唐始為葉子，今書冊也。世有增損，錯糅無常，糅，女救翻，雜也。後人各為章句，馬、鄭諸儒十有餘家，馬、鄭，馬融、鄭玄也。以至於魏，所當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餘言，覽者益難。帝乃詔但用鄭氏章句。尚書衞覬奏曰︰覬，音冀。「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縣，讀曰懸。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敝，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帝從之。晉·職官志︰律博士，屬廷尉。又詔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邵等删約漢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州郡令，用之刺史、太守；尚書令，用之於國；軍中令，用之於軍。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

**9**十一月，洛陽廟成，元年，初營宗廟，至是而成。迎高、太、武、文四神主于鄴。高帝，漢大長秋曹騰；太帝，漢太尉曹嵩。裴松之曰︰魏初唯立親廟，四祀四室而已，至景初元年，始定七廟之制。

**10**十二月，雍丘王植徙封東阿。

**11**漢丞相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城於沔陽，築樂城於成固。沔陽、成固二縣，皆屬漢中郡。水經註︰沔水逕白馬戍城南，城卽陽平關也。又東逕武侯壘南，諸葛武侯所居也。又東逕沔陽故城南，城南對定軍山。又東過南鄭縣，又東過成固縣南。如此，則漢城在南鄭西，樂城在南鄭東也。又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有梁州山，與孤雲兩角山相接，大山四圍，其中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杜佑曰︰樂城在梁州西縣西南。杜佑曰︰洋州興道縣，漢城固縣地，蜀之興勢。宋白曰︰興勢，山名，在興道縣西北二十里洋州管下。西鄕縣，本成固縣地。

**四年**（庚戌、二三○）

**1**春，吳主使將軍衞溫、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亶洲，後漢書·東夷傳曰︰會稽海外有夷洲及亶洲，傳言秦始皇使徐福將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仙不得，福懼誅，不敢還，遂止此洲，世世相承，有數萬家，人民時至會稽市。會稽東冶縣人有入海行，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絕遠，不可往來。沈瑩臨海水土志曰︰夷洲在臨海東，去郡二千里。土地無霜雪，草木不死，四面是山谿，地有銅鐵，唯用鹿骼為矛以戰鬭，摩厲青石以作弓矢，取生魚肉雜貯大瓦器中，以鹽鹵之，歷月餘日，仍啖食之，以為上肴也。今人相傳，倭人卽徐福止王之地，其國中至今廟祀徐福。欲俘其民以益衆，陸遜、全琮皆諫，以為︰「桓王創基，兵不一旅。今江東見衆，見，賢遍翻。自足圖事，不當遠涉不毛，萬里襲人，風波難測。又民易水土，必致疾疫，欲益更損，欲利反害。且其民猶禽獸，得之不足濟事，無之不足虧衆。」吳主不聽。

**2**尚書琅邪諸葛誕、中書郞南陽鄧颺等中書郞，卽通事郞。晉志曰︰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郞，次黃門郞。黃門郞已署事過，通事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及晉，改曰中書侍郞。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相與結為黨友，更相題表，更，工衡翻。以散騎常侍夏侯玄等四人為四聰，誕輩八人為八達。玄，尚之子也。中書監劉放子熙，中書令孫資子密，吏部尚書衞臻子烈三人咸不及比，以其父居勢位，容之為三豫。晉·職官志曰︰漢武帝遊宴後庭，始使宦者典事尚書，謂之中書謁者，置令、僕射。成帝改中書謁者令曰中謁者令，罷僕射。漢東京省中謁者令，而有中官謁者令，非其職也。魏武帝為魏王，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文帝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以祕書左丞劉放為中書監，右丞孫資為中書令，監、令自此始。魏又改漢選部尚書曰吏部尚書。比，等比也，音毗寐翻。三豫者，容三人得豫於題品之中也。

行司徒事董昭資望輕未可為公者為行事。上疏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眞之人者，以其毀敎亂治，敗俗傷化也。治，直吏翻。敗，補邁翻。近魏諷伏誅建安之末，曹偉斬戮黃初之始。魏諷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曹偉事見六十九卷黃初二年。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權勢，莫能糾擿，擿，他狄翻。毀壞風俗，壞，音怪。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少，詩照翻。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脩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趨，七喻翻。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訾，將此翻。用黨譽為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歎者，嗟歎而稱其美也。盈，溢也。歎美之過，溢於言辭，則為溢美之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玉之病曰瑕，器之隙曰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言廣布黨友，則互為羽翼，身安而無患，可以度世也。人何患其不己知，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謂毀譽所加，彼誠好譽而惡毀，則其心柔服調順，於我無忤，如吞之以藥也。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奧，交通書疏，有所探問。謂如職在尚書，出入禁省，則有令史，有主書，有蒼頭、廬兒為之給使。今使奴客冒其名，以出入往來為姦。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善其言。二月，壬午，詔曰︰「世之質文，隨敎而變。謂殷尚質，周尚文，名隨敎而變也。兵亂以來，經學廢絕，後生進趣，不由典謨。二典、三謨也。豈訓導未洽，將進用者不以德顯乎？其郞吏學通一經，才任牧民，博士課試，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華不務道本者，罷退之！」郞吏，謂尚書郞也。於是免誕、颺等官。

**3**夏，四月，定陵成侯鍾繇卒。

**4**六月，戊子，太皇太后卞氏殂。秋，七月，葬武宣皇后。

**5**大司馬曹眞以「漢人數入寇，數，所角翻。請由斜谷伐之；斜，余遮翻。谷，音浴。諸將數道並進，可以大克。」帝從之，詔大將軍司馬懿泝漢水由西城入，與眞會漢中，諸將或由子午谷、或由武威入。「武威」恐當作「武都」，否則「建威」也。司空陳羣諫曰︰「太祖昔到陽平攻張魯，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多收豆麥以益軍糧，魯未下而食猶乏。今旣無所因，且斜谷阻險，難以進退，轉運必見鈔截，鈔，楚交翻。多留兵守要，則損戰士，不可不熟慮也！」帝從羣議。眞復表從子午道；復，扶又翻。羣又陳其不便，幷言軍事用度之計。詔以羣議下眞，眞據之遂行。詔以議下眞，將與之商度可否也。眞銳於出師，遂以詔為據而行。下，遐稼翻。

**6**八月，辛巳，帝行東巡；乙未，如許昌。

**7**漢丞相亮聞魏兵至，次于成固赤坂以待之。赤坂在今洋州東二十里龍亭山，坂色正赤。魏兵泝漢水及從子午道入者，皆會于成固，故於此待之。召李嚴使將二萬人赴漢中，表嚴子豐為江州都督，督軍典嚴後事。李嚴本都督江州，今赴漢中，令其子為督軍以典後事。

會天大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絕，太尉華歆上疏曰︰華，戶化翻。上，時掌翻。「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願先留心於治道，治，直吏翻。以征伐為後事。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飢寒之患，百姓無離上之心，則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魏以吳、蜀為二賊。帝報曰︰「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二祖謂太祖武皇帝、世祖文皇帝也。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探，他含翻。無由自敝，是以觀兵以闚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

少府楊阜上疏曰︰「昔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史記︰周文王崩，武王奉文王木主東觀兵于孟津。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是時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天屢降變，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閡，與礙同。已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已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隨武子之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於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王兵之道也。」王兵，王者之兵也。

散騎常侍王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前書李左車說陳餘之言，蓋前乎左車，已有是言矣。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為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迫而不展，糧遠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眞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謂子午谷之路，行纔及半也。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治，直之翻。是賊偏得以逸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復，扶又翻。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事見漢獻帝紀及魏文帝紀。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上聖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易·兌卦·彖辭。難，乃旦翻。肅，朗之子也。王朗為公於黃初之初。

九月，詔曹眞等班師。班，還也。

**8**冬，十月，乙卯，帝還洛陽。時左僕射徐宣總統留事，漢成帝罷中書宦者，置尚書五人，一人為僕射，四人分為四曹，一曰常侍曹，二曰二千石曹，三曰民曹，四曰主客曹；後又置三公曹，是為五曹。光武改常侍曹為吏部曹，又置中都官曹，合為六曹，並令、僕二人，謂之八坐。後改吏部為選部，魏又改選部為吏部，又有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凡五曹尚書、左右二僕射、一令為八坐。帝還，主者奏呈文書。尚書諸曹，各有主者。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帝曰︰「吾省與僕射省何異！」省，悉景翻。竟不視。

**9**十二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辛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改葬文昭皇后于朝陽陵。帝以舊陵庳下改葬，朝陽陵亦在鄴。

**10**吳主揚聲欲至合肥，征東將軍滿寵表召兗、豫諸軍皆集，吳尋退還，詔罷其兵。寵以為︰「今賊大舉而還，非本意也；此必欲偽退以罷吾兵，而倒還乘虛，掩不備也。」表不罷兵。上表言敵情，請不罷兵也。後十餘日，吳果更到合肥城，不克而還。

**11**漢丞相亮以蔣琬為長史。亮數外出，數，所角翻。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蔣琬，字公琰。當與吾共贊王業者也。」

**12**青州人隱蕃姓譜︰隱，以諡為氏。逃奔入吳，上書於吳主曰︰「臣聞紂為無道，微子先出；商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奔周。高祖寬明，陳平先入。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臣年二十二，委棄封域，歸命有道，賴蒙天靈，得自全致。言蒙天之靈，得自全而致身於吳也。臣至止有日，而主者同之降人，未見精別，此主者，謂主客之官。降，戶江翻。別，彼列翻。使臣微言妙旨，不得上達，於邑三歎，於邑，短氣貌，讀如本字。或曰︰於，音烏。邑，烏合翻。曷惟其已！用詩人語。謹詣闕拜章，乞蒙引見。」見，賢遍翻。吳主卽召入，蕃進謝，答問及陳時務，甚有辭觀。言其敏於言辭，美於儀觀也。觀，古玩翻。侍中右領軍胡綜侍坐，吳置中領軍及左右領軍。坐，徂臥翻。吳主問何如？綜對曰︰「蕃上書大語有似東方朔，巧捷詭辯有似禰衡，禰，乃禮翻。而才皆不及。」吳主又問︰「可堪何官？」綜對曰︰「未可以治民，治，直之翻。且試都輦小職。」國郡在輦轂下，故曰都輦。吳主以蕃盛語刑獄，用為廷尉監。自漢以來，廷尉有正，有監，有平。左將軍朱據、廷尉郝普數稱蕃有王佐之才，數，所角翻。普尤與之親善，常怨歎其屈。於是蕃門車馬雲集，賓客盈堂，自衞將軍全琮等皆傾心接待；惟羊衜及宣詔郞豫章楊迪吳置宣詔郞，掌宣傳詔命。拒絕不與通。潘濬子翥，亦與蕃周旋，翥，章庶翻。杜預曰︰周旋，相追逐也。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言志在致命以報國恩。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降，戶江翻。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惆，丑鳩翻。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濬欲布其子之罪於國中以絕後禍也。使，疏吏翻。當時人咸怪之。頃之，蕃謀作亂於吳，事覺，亡走，捕得，伏誅。吳主切責郝普，普惶懼，自殺。朱據禁止，禁止者，雖未下之獄，使人守之，禁其不得出入，止不得與親黨交通也。鄭樵通志曰︰禁止，謂禁入殿省也，符所屬行之。盤洲洪氏曰︰魏、晉以來，三臺奏劾，則符光祿勳加禁止；解禁止亦如之。禁止者，身不得入殿省，光祿勳主殿門故也。歷時乃解。

**13**武陵五谿蠻夷叛吳，吳主以南土清定，召交州刺史呂岱還屯長沙漚口。呂岱討交州，見上卷文帝黃初七年。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二

## 魏紀四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上

**太和五年**（辛亥、二三一）

**1**春，二月，吳主假太常潘濬節，使與呂岱督軍五萬人討五溪蠻。濬姨兄蔣琬為諸葛亮長史，同出為姨，母之姊妹曰姨，妻之姊妹亦曰姨。若母之兄弟則當呼為舅，此蓋妻之兄弟也。長，知兩翻。武陵太守衞旍奏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旍，與旌同。使，疏吏翻。欲有自託之計。吳主曰︰「承明不為此也。」潘濬，字承明。卽封旍表以示濬，而召旍還，免官。

**2**衞溫、諸葛直軍行經歲，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亶洲絕遠，卒不可得至，卒，子恤翻。得夷洲數千人還。溫、直坐無功，誅。吳遣溫、直，見上卷上年。

**3**漢丞相亮命李嚴以中都護署府事。蜀置左、右、中三都護。署府事，署漢中留府事也。嚴更名平。更，工衡翻。亮帥諸軍入寇，圍祁山，以木牛運。亮集曰︰木牛者，方腹曲頭，一腳四足。頭入領中，舌著於腹，載多而行少，宜可大用，不可少使。特行者數十里，羣行者二十里也。曲者為牛頭，雙者為牛腳，橫者為牛領，轉者為牛足，覆者為牛背，方者為牛腹，垂者為牛舌，曲者為牛肋，刻者為牛齒，立者為牛角，細者為牛鞅，攝者為牛鞦䩜。牛仰雙轅，人行六尺，牛行四步，載一歲糧，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勞。帥，讀曰率。於是大司馬曹眞有疾，帝命司馬懿西屯長安，督將軍張郃、費曜、戴陵、郭淮等以禦之。郃，古合翻，又曷閣翻。費，父沸翻。

**4**三月，邵陵元侯曹眞卒。

**5**自十月不雨，至于是月。

**6**司馬懿使費曜、戴陵留精兵四千守上邽，上邽縣，前漢屬隴西郡，後漢以來屬漢陽郡。餘衆悉出，西救祁山。張郃欲分兵駐雍、郿，雍、郿二縣皆屬扶風郡。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眉。懿曰︰「料前軍能獨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為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為黥布禽也。」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觀懿此言，蓋自知其才不足以敵亮矣。遂進。亮分兵留攻祁山，自逆懿于上邽。郭淮、費曜等徼亮，徼，讀曰邀。亮破之，因大芟刈其麥，芟，所銜翻。與懿遇於上邽之東。懿斂軍依險，兵不得交，亮引還。

懿等尋亮後至于鹵城。張郃曰︰「彼遠來逆我，請戰不得，謂我利在不戰，欲以長計制之也。且祁山知大軍已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於此，分為奇兵，示出其後，不宜進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今亮孤軍食少，少，詩沼翻。亦行去矣。」懿不從，故尋亮。有意為之曰故。尋者，隨而躡其後。旣至，又登山掘營，不肯戰。賈栩、魏平數請戰，數，所角翻。因曰︰「公畏蜀如虎，柰天下笑何！」懿病之。懿實畏亮，又以張郃嘗再拒亮，名著關右，不欲從其計，及進而不敢戰，情見勢屈，為諸將所笑。栩，況羽翻。諸將咸請戰，夏，五月，辛巳，懿乃使張郃攻無當監何平於南圍，無當，蓋蜀軍部之號，言其軍精勇，敵人無能當者；使平監護之，故名官曰無當監。南圍，蜀兵圍祁山之南屯。監，古暫翻。自按中道向亮。按，據也。懿分道進兵，欲以解祁山之圍；自據中道，與亮旗鼓相向也。亮使魏延、高翔、吳班逆戰，魏兵大敗，漢人獲甲首三千，懿還保營。

六月，亮以糧盡退軍，司馬懿遣張郃追之。郃進至木門，木門去今天水軍天水縣十里。水經註︰籍水出上邽當亭西山，東歷當亭川，又東入上邽縣，左佩五水，右帶五水；木門谷之水其一也。導源南山，北流入籍水。與亮戰，蜀人乘高布伏，弓弩亂發，飛矢中郃右厀而卒。中，竹仲翻。厀，與膝同。卒，子恤翻。

**7**秋，七月，乙酉，皇子殷生，大赦。

**8**黃初以來，諸侯王法禁嚴切，『章︰甲十六行本「切」下有「吏察之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至于親姻皆不敢相通問。東阿王植上疏曰︰「堯之為敎，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堯親九族，九族旣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周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思齊之辭。毛氏註曰︰刑，法也，寡妻，嫡妻也。御，迎也。鄭氏曰︰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待其妻，至于宗族，以此又能為政治于家邦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休遞上，上，時掌翻。李周翰曰︰遞，迭也。言百寮宿衞以次休息，更遞上直。執政不廢於公朝，朝，直遙翻；下同。下情得展於私室，親姻之路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己治人，推惠施恩者矣。治，直之翻。至於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乃望交氣類，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此言志同道合者，謂疇昔文會之友也。脩人事，敍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問塞，塞，悉則翻。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閡之異，殊於胡、越。殊，絕也。閡，五慨翻。今臣以一切之制，一切，謂權宜也。一說︰一切，謂不問可否，一切整齊之也。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皇極，宅中之位，人君居之。結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為之，謂之何哉！詩·邶風·北門之詩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歸之於天。余謂植之意，蓋謂君者天也，天可違乎！退惟諸王常有戚戚具爾之心，詩曰︰戚戚兄弟，莫遠具爾。爾，義與邇同。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節得展，四節，謂四時之節。展，舒也。以敍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論語，孔子曰︰兄弟怡怡。妃妾之家，膏沐之遺，歲得再通，呂延濟曰︰膏，脂也。沐，甘漿之屬也。遺，于季翻。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貴宗，謂貴戚及公卿之族也。百司，謂百官也。如此，則古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錐刀之用；思，惟也。省，悉景翻。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為異姓，竊自料度，不後於朝士矣。度，徒洛翻。若得辭遠游，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諸王冠遠游冠，佩朱紱。三都尉、諸侍中、常侍皆戴武弁，佩青紱。駙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駙馬、奉車都尉及騎都尉為三都尉，皆漢武帝置，魏、晉以下多以宗至及外戚為之。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侍輦轂，承答聖問，拾遺左右，珥，仍吏翻。珥筆，插筆也。古者侍臣持橐簪筆。華蓋，乘輿車上施之。魏、晉之制，侍中與散騎常侍，或乘輿御殿及出游幸、祭祀、治兵，侍中居左，常侍居右，備切問近對，拾遺補闕。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離於夢想者也。離，力智翻。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誡，詩·鹿鳴，宴羣臣、嘉賓；常棣，燕兄弟也，其詩曰︰凡今之人，莫如兄弟，所謂匪他也；又頍弁詩︰豈伊異人，兄弟匪他。下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伐木，燕朋友故舊，其詩曰︰相彼鳥矣，猶求有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蓼莪之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知念其父母，必念其同氣矣。蓼，音六。每四節之會，塊然獨處，處，昌呂翻。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精義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齊大夫杞梁戰死於莒城，其妻向城而哭，城為之崩。鄒衍盡忠於君，燕惠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降霜。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況，譬也。若葵藿之傾太陽，雖不為回光，然向之者誠也。言葵藿草也，傾葉於日，日雖不為回光，終是誠心向日也。為，于偽翻。竊自比葵藿，若降天地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施，式智翻；下同。臣聞文子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文子九篇。班固曰︰文子，老子弟子。李周翰曰︰福始禍先，謂諸王皆不表，植獨先表也。今之否隔，友于同憂，否隔，不通也。友于，兄弟也。否，皮鄙翻。而臣獨倡言者，實不願於聖世有不蒙施之物，欲陛下崇光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也！」光被時雍，言帝堯睦族之效。詩·周頌曰︰維清緝熙，文王之典。鄭氏箋曰︰緝熙，光明也。故植以言文王之治。被，皮義翻。詔報曰︰「蓋敎化所由，各有隆敝，非皆善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隆，崇也，謂立敎之始，各有所崇，其流之敝，則事勢使之然也。惡，如字。今令諸國兄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本無禁錮諸國通問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如王所訴。」

植復上疏曰︰「昔漢文發代，疑朝有變，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臣伏惟陛下遠覽姬文二虢之援，虢仲虢叔，文王之母弟，文王咨于二虢，以成王業。中慮周成召、畢之輔，召公、畢公，周同姓也。二伯分治，輔成王以成太平之功。召，讀曰邵；下同。下存宋昌磐石之固。臣聞羊質虎皮，見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揚子之言。今置將不良，有似於此。將，卽亮翻。故語曰︰『患為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為也。』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成王幼，管叔、蔡叔以武庚畔。成王誅管叔，放蔡叔，以周公為師，召公為保，而相左右。叔魚陷刑，叔向贊國。左傳︰晉邢侯與雍子爭田，久而無成。韓宣子使叔魚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於邢侯。邢侯怒，殺叔魚及雍子於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不以叔向為私其親而從之決平也。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也，故謀能移主，威能懾下，懾，之涉翻。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晉者趙、魏，非姬姓也。齊太公姓呂；其後為田成子所取，非呂族也。晉唐叔，姬姓；其後為趙籍、魏斯、韓虔所分，此不言韓，以韓亦姬姓。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患者，異姓之臣也。離，力智翻；下得離同。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歿同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今臣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溫燥濕，高下共之，豈得離陛下哉！不勝憤懣，勝，音升。懣，音悶。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毫釐少挂聖意者，乞出之朝堂，朝，直遙翻；下同。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是則臣願足矣。」帝但以優文答報而已。植求自試，而但以優詔答之，終疑之也。

八月，詔曰︰「先帝著令，不欲使諸王在京都者，謂幼主在位，母后攝政，防微以漸，關諸盛衰也。朕惟不見諸王十有二載，自文帝黃初元年遣植等就國，至是十二年。惟，思也。載，子亥翻。悠悠之懷，能不興思！其令諸王及宗室公侯各將適子一人朝明年正月，適，讀曰嫡。後有少主、母后在宮者，自如先帝令。」

**9**漢丞相亮之攻祁山也，李平留後，主督運事。李平卽李嚴，改名曰平。會天霖雨，平恐運糧不繼，遣參軍狐忠、狐忠，卽馬忠也，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復姓馬，改名忠。此姓從先，名從後。姓譜︰狐，周王子狐之後；又晉有狐突。督軍成藩喻指，呼亮來還；喻以後主指言運糧不繼。亮承以退軍。平聞軍退，乃更陽驚，說「軍糧饒足，何以便歸！」又欲殺督運岑述以解己不辦之責。又表漢主，說「軍偽退，欲以誘賊。」『章︰甲十六行本「賊」下有「與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此又欲解以上指喻亮之罪也。誘，音酉。亮具出其前後手筆書疏，本末違錯。平辭窮情竭，首謝罪負。首，式救翻。於是亮表平前後過惡，免官，削爵土，徙梓潼郡。平蓋嘗封侯也。復以平子豐為中郞將、參軍事，出敎敕之曰︰敕，戒也。「吾與君父子勠力以奬漢室，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東關謂江州。謂至心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若都護思負一意，思負，謂思其罪負也。一意，謂一意於為國，無復詭變以自營也。君與公琰推心從事，否可復通，否，皮鄙翻。逝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

亮又與蔣琬、董允書曰︰「孝起前為吾說正方腹中有鱗甲，李嚴，字正方。為，于偽翻；下同。鄕黨以為不可近。近，其靳翻。吾以為鱗甲但不當犯之耳，不圖復有蘇、張之事出於不意，謂蘇秦、張儀捭闔其說，以反覆諸侯之間，今李平復為之。復，扶又翻。可使孝起知之。」孝起者，衞尉南陽陳震也。

**10**冬，十月，吳主使中郞將孫布詐降以誘揚州刺史王淩，吳主伏兵於阜陵以俟之。阜陵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為淮南郡。晉志曰︰阜陵縣，漢明帝時淪為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杜佑曰︰漢阜陵縣在滁州全椒縣南。布遣人告淩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淩騰布書，騰，傳也，上也。請兵馬迎之。征東將軍滿寵以為必詐，不與兵，而為淩作報書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聞，音問。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會寵被書入朝，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敕留府長史，「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淩於後索兵不得，索，山客翻。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往迎之，布夜掩擊，督將迸走，死傷過半。迸，北孟翻。孫權自量其國之力，不足以斃魏，不過時於疆埸之間，設詐用奇，以誘敵人之來而陷之耳，非如孔明眞有用蜀以爭天下之心也。淩，允之兄子也。王允，獻帝時誅董卓。

先是淩表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方任，方面之任也。先，悉薦翻。帝將召寵，給事中郭謀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漢建安中，武王操以寵為汝南太守，太和三年，刺豫州，是年都督揚州。二十餘年，有勳方岳；自魏以下，以督州為方岳之任，謂其職猶古之方伯、岳牧也。及鎭淮南，吳人憚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闚，可令還朝，朝，直遙翻。問以東方事以察之。」旣至，體氣康強，帝慰勞遣還。勞，力到翻。

**11**十一月，戊戌晦，日有食之。

**12**十二月，戊午，博平敬侯華歆卒。諡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華，戶化翻。

**13**丁卯，吳大赦，改明年元曰嘉禾。會稽南始平言嘉禾生，故以改元。

**六年**（壬子、二三二）

**1**春，正月，吳主少子建昌侯慮卒。太子登自武昌入省吳主，因自陳久離定省，子道有闕；記·曲禮曰︰凡為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離，力智翻。又陳陸遜忠勤，無所顧憂。乃留建業。

**2**二月，詔改封諸侯王，皆以郡為國。

**3**帝愛女淑卒，帝痛之甚，追諡平原懿公主，立廟洛陽，葬於南陵，取甄后從孫黃與之合葬，甄，之人翻。從，才用翻。追封黃為列侯，為之置後，襲爵。為，于偽翻；下同。帝欲自臨送葬，又欲幸許。司空陳羣諫曰︰「八歲下殤，禮所不備，記·檀弓曰︰周人以殷人之棺椁葬長殤，以夏后氏之堲周葬中殤、下殤，以有虞氏之瓦棺葬無服之殤。鄭玄註云︰略未成人。陸德明曰︰十六至十九為長殤，十二至十五為中殤，八歲至十一為下殤，七歲以下為無服之殤，生未三月不為殤。況未朞月，而以成人禮送之，加為制服，舉朝素衣，朝夕哭臨，自古以來，未有此比。朝，直遙翻；下同。臨，力鴆翻。比，毗寐翻。而乃復自往視陵，復，扶又翻。親臨祖載。願陛下抑割無益有損之事，此萬國之至望也。又聞車駕欲幸許昌，二宮上下，皆悉居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或言欲以便移殿舍，避衰，謂五行之氣，有王有衰，徙舍以避之也。今人謂之避災。便移殿舍，謂欲營繕宮室，故出幸許以便移殿舍也。或不知何故。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走求安，則亦無益。若必當移避，繕治金墉城西宮水經註︰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治，直之翻。及孟津別宮，皆可權時分止，何為舉宮暴露野次，公私煩費，不可計量。量，音良。且吉士賢人，猶不妄徙其家，以寧鄕邑，使無恐懼之心，子思居於衞，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況乃帝王萬國之主，行止動靜，豈可輕脫哉！」少府楊阜曰︰「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以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送葬也哉！」帝皆不聽。三月，癸酉，行東巡。

**4**吳主遣將軍周賀、校尉裴潛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

初，虞翻性疏直，數有酒失，又好抵忤人，抵，觸也。數，所角翻。好，呼到翻。多見謗毀。吳主嘗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吳主積怒非一，遂徙翻交州。及周賀等之遼東，翻聞之，以為五谿宜討；遼東絕遠，聽使來屬，尚不足取，今去人財以求馬，去，猶棄也。去，羌呂翻。旣非國利，又恐無獲。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呂岱，岱不報。為愛憎所白，讒佞之人，有愛有憎，而無公是非，故謂之愛憎。白，陳奏也。復徙蒼梧猛陵。猛陵縣屬蒼梧郡。劉昫曰︰唐梧州孟陵縣。藤州鐔津縣、龔州南平·武林·隋建三縣，皆漢猛陵縣地。復，扶又翻。

**5**夏，四月，壬寅，帝如許昌。

**6**五月，皇子殷卒。

**7**秋，七月，以衞尉董昭為司徒。

**8**九月，帝行如摩陂，治許昌宮，起景福、承光殿。治，直之翻。

**9**公孫淵陰懷貳心，數與吳通。數，所角翻。帝使汝南太守田豫督青州諸軍自海道，幽州刺史王雄自陸道討之，海道自東萊浮海，陸道自遼西渡遼水。散騎常侍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光武報竇融書曰︰吾與爾，非相吞之國。左傳︰戎子駒支對范宣子曰︰為不侵不叛之臣。不宜輕伐。伐之而不能制，是驅使為賊也。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治，直之翻。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質，如字。歲選計、孝，計、孝，謂每歲上計及舉孝廉也。不乏職貢，議者先之。先，悉薦翻。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失信也。」帝不聽。豫等往皆無功，詔令罷軍。

豫以吳使周賀等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道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遂輒以兵屯據成山。賀等還至成山，班志︰成山在東萊郡不夜縣；後漢省不夜縣。括地志︰成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遇風，豫勒兵擊賀等，斬之。吳主聞之，始思虞翻之言，乃召翻於交州。會翻已卒，以其喪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0**十一月，庚寅，陳思王植卒。諡法︰追悔前過曰思。

**11**十二月，帝還許昌宮。

**12**侍中劉曄為帝所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朝，直遙翻。曄入與帝議，則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則曰「不可」。曄有膽智，言之皆有形。謂言蜀之可伐與不可伐，皆有勝負之形，可以動人之聽。中領軍楊曁，中領軍，主中壘、五校、武衞等三營。漢建安四年，魏武丞相府，自置中領軍；文帝踐阼，始置領軍將軍。其後以資重者為領軍將軍，資輕者則為中領軍。帝之親臣，又重曄，執不可伐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曄，過，工禾翻。曄講不可之意。後曁與帝論伐蜀事，曁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焉，於虔翻；下同。曁謝曰︰「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曄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曄與吾言蜀可伐。」曁曰︰「曄可召質也。」質，證也，驗也，對問也。詔召曄至，帝問曄，終不言。後獨見，見，賢遍翻；下同。曄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與，讀曰預。常恐眯夢漏泄以益臣罪，眯，毋禮翻，一作「寐」。說文曰︰寐而眯，厭。厭，讀曰魘。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曄見，責曁曰︰「夫釣者中大魚，見，賢遍翻。中，竹仲翻。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曁亦謝之。

或謂帝曰︰「曄不盡忠，善伺上意所趨而合之，伺，相吏翻。趨，七喻翻。陛下試與曄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曄常與聖意合也。每問皆同者，曄之情必無所逃矣。」言者謂曄善迎合上意，上若有所問，試反上意而問之，曄之對必與上所問者反，而與上意所向者合，每問皆然，則可以見曄迎合之情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疏，與疎同。曄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侍中，在天子左右。大鴻臚，外朝官也。臚，陵如翻。

傅子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晉傅玄著書，號傅子。以曄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敦誠慤，敦，厚也，崇尚也。內失君心，外困於俗，卒以自危，卒，子恤翻。豈不惜哉！

**13**曄嘗譖尚書令陳矯專權，矯懼，以告其子騫。騫曰︰「主上明聖，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過不作公耳。」後數日，帝意果解。

尚書郞樂安廉昭以才能得幸，好抉擿羣臣細過以求媚於上。好，呼到翻。抉，一決翻，挑也。擿，他歷翻，發動也。黃門侍郞杜恕上疏曰︰「伏見廉昭奏左丞曹璠以罰當關不依詔，坐判問。續漢志︰尚書左右丞各一人，掌錄文書期會；左丞主吏民章報及騶伯史，右丞主假署印綬及紙筆墨諸財用庫藏。蔡質漢儀曰︰左丞總典臺中綱紀，無所不統。魏、晉之制，左丞主臺內禁令，宗廟祠祀，朝儀禮制，選用署吏急假；右丞掌臺內庫藏、廬舍，凡諸器用之物及廩振人租布、刑獄、兵器，督錄遠道文書章表奏事。罰，罪罰也。關，白也。言有罪罰當關白，而不依詔書，故坐以判問。判，剖也，析也；問，責問也；剖析其事而責問之也。璠，孚袁翻。又云︰『諸當坐者別奏。』廉昭又云諸當坐者，別奏，意欲幷奏令僕坐之。尚書令陳矯自奏不敢辭罰，亦不敢陳理，意懇惻。臣竊愍然為朝廷惜之！為，于偽翻。古之帝王所以能輔世長民者，長，知兩翻。莫不遠得百姓之懽心，近盡羣臣之智力。今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刑禁日弛。原其所由，非獨臣不盡忠，亦其主不能使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韓信之言，見十卷漢高帝三年。豫讓苟容中行而著節智伯，豫讓事范、中行氏，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後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漆身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讓，豫讓曰︰「范、中行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行，戶剛翻。斯則古人之明驗矣。若陛下以為今世無良才，朝廷乏賢佐，豈可追望稷、契之遐蹤，契，息列翻。坐待來世之俊乂乎！今之所謂賢者，盡有大官而享厚祿矣，然而奉上之節未立，向公之心不一者，委任之責不專，而俗多忌諱故也。臣以為忠臣不必親，親臣不必忠。今有疏者毀人而陛下疑其私報所憎，譽人而陛下疑其私愛所親，左右或因之以進憎愛之說，遂使疏者不敢毀譽，此言帝信其所親而疑其所疏，遂使在遠之臣不敢言，以至是非失其眞也。疏，與疎同。譽，音余。以至政事損益，亦皆有嫌。陛下當思所以闡廣朝臣之心，篤厲有道之節，有道，謂有道之士也。使之自同古人，垂名竹帛，反使如廉昭者擾亂其間，臣懼大臣將遂容身保位，坐觀得失，為來世戒也。昔周公戒魯侯曰︰『無使大臣怨乎不以。』以，用也；見論語。言不賢則不可為大臣，為大臣則不可不用也。書數舜之功，稱去四凶，共工、驩兜、鯀、三苗，世濟其惡，然後去之。數，所具翻。去，羌呂翻。不言有罪無問大小則去也。言小過當略而不問。今者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知，讀曰智。陛下何不遵周公之所以用，大舜之所以去，使侍中、尚書坐則侍帷幄，行則從華輦，親對詔問，各陳所有，則羣臣之行皆可得而知，行，下孟翻。忠能者進，闇劣者退，誰敢依違而不自盡。以陛下之聖明，親與羣臣論議政事，使羣臣人得自盡，賢愚能否，在陛下之所用。以此治事，何事不辦；治，直之翻；下同。以此建功，何功不成！每有軍事，謂二邊有警急之時也。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邪？吾當自憂耳。』近詔又曰︰『憂公忘私者必不然，但先公後私卽自辦也。』近詔，謂近日所下詔也。先，悉薦翻。後，戶遘翻。伏讀明詔，乃知聖思究盡下情，然亦怪陛下不治其本而憂其末也。為治之本在於任賢，事之治不治，乃其末也。人之能否，實有本性，雖臣亦以為朝臣不盡稱職也。稱，尺證翻。明主之用人也，使能者不敢遺其力，而不能者不得處非其任。處，昌呂翻。選舉非其人，未必為有罪也；舉朝共容非其人，乃為怪耳。朝，直遙翻。陛下知其不盡力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敎之治其事，豈徒主勞而臣逸哉，雖聖賢並世，終不能以此為治也。為治，直吏翻。陛下又患臺閣禁令之不密，人事請屬之不絕，屬，之欲翻；下同。作迎客出入之制，以惡吏守寺門，寺門，官寺之門也。斯實未得為禁之本也。昔漢安帝時，少府竇嘉辟廷尉郭躬無罪之兄子，猶見舉奏，章劾紛紛。按范書︰郭躬，章帝元和三年拜廷尉，和帝永元六年卒，不及安帝時。蓋躬死後，竇嘉方辟其兄子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近司隸校尉孔羨辟大將軍狂悖之弟，裴松之曰︰按大將軍，司馬宣王也；晉書云︰宣帝第五弟名通，為司隸從事，疑恕所云狂悖者。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而有司嘿爾，望風希指，甚於受屬，屬，之欲翻。選舉不以實者也。嘉有親戚之寵，躬非社稷重臣，猶尚如此；以今況古，陛下自不督必行之罰以絕阿黨之原耳。出入之制，與惡吏守門，非治世之具也。治，直之翻。使臣之言少蒙察納，少，詩沼翻。何患於姦不削滅，而養若廉昭等乎！夫糾擿姦宄，忠事也；擿，他狄翻。然而世憎小人行之者，以其不顧道理而苟求容進也。若陛下不復考其終始，復，扶又翻。必以違衆迕世為奉公，迕，五故翻。密行白人為盡節；謂潛伺人之過失以白上，及以為盡節也。焉有通人大才而更不能為此邪？焉，於虔翻。誠顧道理而弗為耳。使天下皆背道而趨利，則人主之所最病者也，陛下將何樂焉！」背，蒲妹翻。趨，七喻翻；下同。樂，音洛。恕，畿之子也。建安中，畿守河東，有能名。

帝嘗卒至尚書門，卒，讀曰猝。尚書門，尚書臺門也。陳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按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行，下孟翻。分，扶問翻。稱，尺證翻。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帝嘗問矯︰「司馬公忠貞，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也；社稷則未知也。」陳矯、賈逵皆忠於魏，而二人之子皆為晉初佐命；豈但利祿之移人哉？非故家喬木而敎忠不先也。

**14**吳陸遜引兵向廬江；論者以為宜速救之。滿寵曰︰「廬江雖小，將勁兵精，將，卽亮翻。守則經時。謂陸遜若以兵圍守，必經時而不能拔。又，賊舍船二百里來，句絕。舍，讀曰捨。後尾空絕，不來尚欲誘致，今宜聽其遂進，但恐走不可及耳。」乃整軍趨楊宜口，魏廬江郡治陽泉縣。續漢志︰陽泉縣有陽泉湖，故陽泉鄕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水經註︰陽泉水受決水，東北流，逕陽泉縣故城東，又西北入決水，謂之陽泉口。趨，七喻翻。吳人聞之，夜遁。

是時，吳人歲有來計。滿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魏揚州治壽春，距合肥二百餘里。遠，于願翻；下同。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易，以豉翻。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掎，居蟻翻。於計為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為︰「旣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煙火而壞城，壞，音怪。此為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略無限，必淮北為守。」濟言望風移戍，吳必劫掠無限，將限淮以自守也。帝未許。寵重表曰︰重，直用翻。「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懾，懼也。懾，之涉翻。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遠，于願翻。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尚書趙咨以寵策為長，趙咨蓋必黃初初自吳使于魏者也。文帝重其辯給，遂臣於魏。詔遂報聽。

## 青龍元年（癸丑、二三三）

**1**春，正月，甲申，青龍見摩陂井中。二月，帝如摩陂觀龍，改元。自是改摩陂曰龍陂。

**2**公孫淵遣校尉宿舒、姓譜︰宿本風姓，伏羲之後，封於宿。風俗通︰漢有鴈門太守宿詳。郞中令孫綜晉志︰王國置郞中令，淵未封王，僭置之也。奉表稱臣於吳；吳主大悅，為之大赦。為，于偽翻。三月，吳主遣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封淵為燕王。舉朝大臣自顧雍以下皆諫，以為「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護送舒、綜而已；」吳主不聽。張昭曰︰「淵背魏懼討，背，蒲妹翻。遠來求援，非本志也。若淵改圖，欲自明於魏，兩使不反，使，疏吏翻。不亦取笑於天下乎！」吳主反覆難昭，難，乃旦翻。昭意彌切。吳主不能堪，按劍『章︰甲十六行本「劍」作「刀」；乙十一行本同。』而怒曰︰「吳國士人入宮則拜孤，出宮則拜君，孤之敬君亦為至矣，而數於衆中折孤，數，所角翻。折，之舌翻。孤常恐失計。」失計，謂不能容昭而殺之也。昭孰視吳主古孰、熟字通。曰︰「臣雖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誠以太后臨崩，呼老臣於牀下，遺詔顧命之言故在耳。」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因涕泣橫流；吳主擲刀於地，與之對泣。然卒遣彌、晏往。卒，子恤翻。昭忿言之不用，稱疾示朝；朝，直遙翻。吳主恨之，土塞其門，塞，悉則翻。昭又於內以土封之。張昭事吳，有古大臣之節。

**3**夏，五月，戊寅，北海王蕤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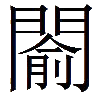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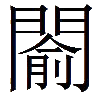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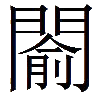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4**閏月，庚寅朔，日有食之。

**5**六月，洛陽宮鞠室災。鞠室者，畫地為域以蹴鞠，因以名室。

**6**鮮卑軻比能誘保塞鮮卑步度根與深結和親，步度根保塞，見七十卷文帝黃初五年。誘，音酉。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累，力瑞翻。重，直用翻。陘，音刑。陘北，陘嶺之北也，唐代州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州。荊『章︰甲十六行本「荊」作「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刺史畢軌表輒出軍，以外威比能，內鎭步度根。帝省表曰︰省，悉景翻。「步度根已為比能所誘，有自疑心。今軌出軍，愼勿越塞過句注也。」漢靈帝末，羌、胡大擾定襄、雲中、五原、朔方、上郡，並流徙分散。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自陘嶺以北並棄之，故以句注為塞。比詔書到，比，必寐翻。軌已進軍屯陰館，應劭曰︰句注，山名，在鴈門陰館縣。杜佑曰︰句注山，卽鴈門縣西陘嶺。句，伏儼音俱，包愷音鉤。遣將軍蘇尚、董弼追鮮卑。軻比能遣子將千餘騎迎步度根部落，與尚、弼相遇，戰於樓煩，陰館、樓煩二縣，漢皆屬鴈門郡，而晉志無之，蓋已棄之荒外矣。二將沒，步度根與泄歸泥部落皆叛出塞，泄歸泥，扶羅韓之子。與軻比能合寇邊。帝遣驍騎將軍秦朗將中軍討之，晉·職官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軻比能乃走幕北，泄歸泥將其部衆來降。步度根尋為軻比能所殺。

**7**公孫淵知吳遠難恃，乃斬張彌、許晏等首，傳送京師，悉沒其兵資珍寶。卒如張昭之言。傳，直戀翻。冬，十二月，詔拜淵大司馬，封樂浪公。樂浪，音洛琅。

吳主聞之，大怒曰︰「朕年六十，世事難易，靡所不嘗。嘗，試也。易，以豉翻。近為鼠子所前卻，謂稱臣以誘吳使使前，旣又斬其使以卻之也。令人氣踊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于海，無顏復臨萬國，復，扶又翻。就令顚沛，不以為恨！」知其不可，而欲興忿兵也。

陸遜上疏曰︰「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敗備西陵，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敗，補邁翻。禽羽荊州；事見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言如風行而草偃也。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猷，道也，謀也。夏，戶雅翻。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千金之子，坐不垂堂，以喻權不當自越海而加兵於遼東。輕萬乘之重，乘，繩證翻。此臣之所惑也。臣聞之，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不懷細而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桴，芳無翻。編竹木渡水，大者曰栰，小者曰桴。必致闚，『鄒︰，正韻︰雲俱切，音俞。集韻︰窺，私視也。』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謂權所以遠惜遼東而不忍棄絕之者，以其民衆與其地產馬也。柰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

尚書僕射薛綜上疏曰︰「昔漢元帝欲御樓船，薛廣德請刎頸以血染車。事見二十八卷永光元年。刎，武粉翻。何則？水火之險至危，非帝王所宜涉也。今遼東戎貊小國，貊，莫百翻。無城隍之固，備禦之術，器械銖鈍，銖者，十分黍之重，言其輕也。犬羊無政，往必禽克，誠如明詔。然其方土寒埆，埆，克角翻，墝瘠也。穀稼不殖，民習鞍馬，轉徙無常，卒聞大軍之至，自度不敵，卒，讀曰猝。度，徒洛翻。鳥驚獸駭，長驅奔竄，一人匹馬，不可得見，唯獲空地，守之無益，此不可一也。加又洪流滉瀁，滉瀁，水深廣貌。滉，戶廣翻。瀁，以兩翻，又余亮翻。有成山之難，海行無常，風波難免，倐忽之間，人船異勢，雖有堯、舜之德，智無所施，賁、育之勇，力不得設，此不可二也。賁，音奔。加以鬱霧冥其上，鹹水蒸其下，善生流腫，轉相洿染，洿，烏故翻。流腫者，謂毒氣下流，足為之腫，古人謂之重膇，今人謂之腳氣。凡行海者，稀無此患，此不可三也。天生神聖，當乘時平亂，康此民物。今逆虜將滅，海內垂定，乃違必然之圖，尋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旣非社稷之重計，又開闢以來所未嘗有，斯誠羣僚所以傾身側息，謂傾身而臥，側鼻而息，不得展布四體，安於偃仰也。食不甘味，寢不安席者也。」

選曹尚書陸瑁上疏曰︰吳選曹尚書，卽魏選部尚書。瑁，音冒。「北寇與國，壤地連接，苟有間隙，間，古莧翻；下同。應機而至。夫所以為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為赴目前之急，除腹心之疾也。為，于偽翻。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治，直之翻。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北寇、猾虜，皆謂魏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間，所覺輒多。兵法︰以逸待勞，又曰︰逸則能勞之。言敵人用智以疲我，苦不自覺，比我覺知，則得失之間相去多矣。且沓渚去淵，道里尚遠，遼東郡有沓氏縣，西南臨海渚。應劭曰︰沓，長答翻。又據陳壽志︰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渡海，居齊郡界為新沓縣，卽沓渚之民也。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強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此慮魏乘吳伐遼之間而南侵也。狙，千余翻。若實了然無所憑賴，了然，猶言曉然也。蜀本作「孑然」，文義尤長。孑，孤孑也。謂淵孤立孑然無援也。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怖，普布翻。迸，北孟翻。卒，讀曰猝。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乘間而起，山虜，謂丹陽、豫章、鄱陽、廬陵、新都等郡山越也。「乘」，蜀本作「承」。間，古莧翻。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主未許。

瑁重上疏曰︰重，直龍翻。「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從，千容翻。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盤互之時，盤互，謂各盤據而互為敵也。夏，戶雅翻。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舍，讀曰捨。治，直之翻。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康阜，然漢文猶以遠征不易，告喻而已。佗，徒河翻。事見十二卷漢文帝元年。易，以豉翻。今凶桀未殄，疆埸猶警，埸，音亦。未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寧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吳主乃止。

吳主數遣人慰謝張昭，數，所角翻。昭固不起。吳主因出，過其門呼昭，過，工禾翻。昭辭疾篤。吳主燒其門，欲以恐之，恐，丘共翻。昭亦不出。吳主使人滅火，住門良久，昭諸子共扶昭起，吳主載以還宮，深自克責，昭不得已，然後朝會。朝，直遙翻。

初，張彌、許晏等至襄平，襄平縣，遼東郡治所，淵所都也。公孫淵欲圖之，乃先分散其吏兵，中使秦旦、張羣、杜德、黃強等及吏兵六十人置玄菟。中使，中節人使也。使，疏吏翻。陳壽曰︰漢武帝開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為夷貊所侵，徙郡句驪西北。菟，同都翻。玄菟在遼東北二百里，此非玄菟郡舊治也。太守王贊，領戶二百，旦等皆舍於民家，仰其飲食，仰，牛向翻。積四十許日。旦與羣等議曰︰「吾人遠辱國命，自棄於此，與死無異。今觀此郡，形勢甚弱，若一旦同心，焚燒城郭，殺其長吏，為國報恥，長，知兩翻。為，于偽翻。然後伏死，足以無恨。孰與偷生苟活，長為囚虜乎！」羣等然之。於是陰相結約，當用八月十九日夜發，其日中時，為郡中張松所告，贊便會士衆，閉城門，旦、羣、德、強皆踰城得走。時羣病疽瘡著厀，疽，千余翻。著，直略翻。厀，與膝同。不及輩旅，德常扶接與俱，崎嶇山谷，崎，丘宜翻。嶇，音區。行六七百里，創益困，不復能前，創，初良翻；下同。臥草中，相守悲泣。羣曰︰「吾不幸創甚，死亡無日，卿諸人宜速進道，冀有所達，空相守俱死於窮谷之中，何益也！」德曰︰「萬里流離，死生共之，不忍相委。」委，棄也。於是推旦、強使前，推，吐雷翻。德獨留守羣，採菜果食之。食，讀曰飤。旦、強別數日，得達句麗，因宣吳主詔於句麗王位宮及其主簿，高句麗國，在遼東之東千里。位宮，漢高句麗王宮之曾孫也。宮生而開目能視，及長，勇壯，數犯漢邊。位宮生墮地，亦能開目視人。句麗呼相似為「位」，以似其祖，故名曰位宮。句麗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鄒大加、主簿、優台、使者、帛衣、先人。「帛衣」，三國志作「皁衣」。句，音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紿言有賜，為遼東所劫奪。紿，徒亥翻。位宮等大喜，卽受詔，命使人隨旦還迎羣，『章︰甲十六行本「羣」下有「德」字；乙十一行本同。』遣皁衣二十五人，送旦等還吳，奉表稱臣，貢貂皮千枚，鶡雞皮十具。郭璞註山海經曰︰鶡雞似雉而大，青色，有毛，鬭敵死乃止。鶡，何葛翻。旦等見吳主，悲喜不能自勝。勝，音升。吳主壯之，皆拜校尉。

**8**是歲，吳主出兵欲圍新城，合肥新城也。以其遠水，積二十餘日，不敢下船。大船向岸，船高岸卑，故謂舍船就岸曰下船，以自船而下也。遠，于願翻。滿寵謂諸將曰︰「孫權得吾移城，必於其衆中有自大之言，今大舉來，欲要一切之功，要，一遙翻。雖不敢至，必當上岸耀兵以示有餘。」上，時掌翻。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水隱處以待之。吳主果上岸耀兵，寵伏兵卒起擊之，卒，讀曰猝。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吳主使全琮攻六安，亦不克。

**9**蜀庲降都督張翼水經註︰寧州建寧縣，故庲降都督屯，蜀後主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之。用法嚴峻，南夷豪帥劉胄叛。帥，所類翻。丞相亮以參軍巴西馬忠代翼，召翼令還。其人謂翼宜速歸卽罪。其人，謂召翼者也。卽，就也。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稱，尺證翻。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為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懈，古隘翻。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破胄，斬之。

**10**諸葛亮勸農講武，作木牛、流馬，亮集曰︰流馬尺寸之數，肋長三尺五寸，廣三寸，厚二寸二分，左右同。前軸孔分墨去頭四寸，徑中二寸。前腳孔分墨去前軸孔四寸五分，廣一寸。前杠孔分墨去前腳孔分墨三寸七分，孔長二寸，廣一寸。後軸孔去前杠孔分墨一尺五分，大小與前同。後腳孔分墨去後軸孔三寸五分，大小與前同。後杠孔去後腳孔分墨二寸七分，後載尅去後杠孔分墨四寸五分。前杠長一尺八寸，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後杠與等。板方，囊一板厚八分，長二尺七寸，高一尺六寸五分，廣一尺六寸。每枚受米二斛三斗，從上杠孔去肋下七寸，前後同。上杠孔去下杠孔分墨一尺三寸，孔長一寸五分，廣七分，八孔同。前後四腳廣二寸，厚一寸五分。形制如象靬，長四寸，徑面四寸三分，孔徑中二腳杠長二尺一寸，廣二寸五分，厚一寸四分，同杠耳。運米集斜谷口，治斜谷邸閣；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按明年亮卽出料谷，所謂「息民休士，三年而後用之」，通自再攻祁山之後，至是凡三年也。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

**二年**（甲寅、二三四）考異曰︰唐太宗晉書·景懷夏侯后傳，后以此年死，云「宣帝居上將之重，諸子並有雄才大略，后知帝非魏之純臣，而后旣魏氏之甥，帝深忌之，遂以鴆崩。」按是時司馬懿方信任於明帝，未有不臣之迹，況其諸子乎！徒以魏甥之故，猥鴆其妻，都非事實，蓋甚之之辭。不然，師自以他故鴆之也。今不取。

**1**春，二月，亮悉大衆十萬由斜谷入寇，遣使約吳同時大舉。

**2**三月，庚寅，山陽公卒，獻帝自禪位至卒，十有四年，年五十四。帝素服發喪。

**3**己酉，大赦。

**4**夏，四月，大疫。

**5**崇華殿災。是歲，復修改崇華曰九龍殿，引穀水過九龍前，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

**6**諸葛亮至郿，郿，音媚，又音眉。軍於渭水之南。司馬懿引軍渡渭，背水為壘拒之，背，蒲妹翻。謂諸將曰︰「亮若出武功，依山而東，誠為可憂；若西上五丈原，水經註︰五丈原在郿縣西，渭水逕其北。又亮與步騭書曰︰原在武功西十里。上，時掌翻。諸將無事矣。」亮果屯五丈原。

雍州刺史郭淮言於懿曰︰雍，於用翻。「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盪民夷，盪，徒朗翻。此非國之利也。」懿乃使淮屯北原。塹壘未成，塹，七豔翻。漢兵大至，淮逆擊卻之。

亮以前者數出，數，所角翻。皆以運糧不繼，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7**五月，吳主入居巢湖口，巢湖口卽今栅江口也，在和州歷陽縣西南百五十里，水導源巢湖。裴松之曰︰巢，祖了翻。今巢湖與焦湖通，焦、勦音近，故有勦音，今讀如字。向合肥新城，卽太和六年滿寵所築新城也。華夷對境圖︰魏合肥新城，今為廬州謝步鎭。衆號十萬；又遣陸遜、諸葛瑾將萬餘人入江夏、沔口，向襄陽；瑾，渠吝翻。沔，彌兗翻。將軍孫韶、張承入淮，向廣陵、淮陰。六月，滿寵欲率諸軍救新城，殄夷將軍田豫曰︰殄夷將軍，蓋魏所置，然不在沈約志所謂四十號將軍之數。「賊悉衆大舉，非圖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質，音致。宜聽使攻城，挫其銳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罷，讀曰疲。若賊見計，言窺見吾所以待敵之計也。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矣。」

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寵表請召中軍兵，幷召所休將士，分休，猶番休也。須集擊之。散騎常侍廣平劉劭議以為︰「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少人自戰其地，少，詩沼翻。若便進擊，必不能制。寵請待兵，未有所失也，以為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先軍前發，先，悉薦翻。揚聲進道，震曜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疏，讀曰疎。行，戶剛翻。多其旌鼓，曜兵城下，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必震怖遁走，要，一遙翻。斷，丁管翻。怖，普布翻。不戰自破矣。」帝從之。

寵欲拔新城守，致賊壽春，帝不聽，曰︰「昔漢光武遣兵據略陽，終以破隗囂，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先帝東置合肥，南守襄陽，西固祁山，賊來輒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爭也。合肥、襄陽以備吳，祁山以備蜀也。縱權攻新城，必不能拔。敕諸將堅守，吾將自往征之，比至，恐權走也。」比，必寐翻。乃使征蜀護軍秦朗督步騎二萬助司馬懿禦諸葛亮，敕懿︰「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則必走；走而追之，全勝之道也。」秋，七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壬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帝御龍舟東征。

滿寵募壯士焚吳攻具，射殺吳主之弟子泰；射，而亦翻。又吳吏士多疾病。帝未至數百里，疑兵先至。吳主始謂帝不能出，聞大軍至，遂遁，孫韶亦退。

陸遜遣親人韓扁奉表詣吳主，邏者得之。扁，補典翻，又音篇。邏，郞佐翻。諸葛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還，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且水乾，宜當急去。」乾，音干。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葑，菜也；謂之蔓菁。豆，菽也。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陸遜，一名議，字伯言。其必當有以。」乃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還，無所復憂，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謂敵旣知權還，料遜兵當退，已分守要害之處，欲以遮截遜所部兵，旣無進取之氣，而有遮截之慮，則其意恐動，將至於或降或潰也。復，扶又翻。且當自定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耳。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怖，普布翻。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上，時掌翻。魏人素憚遜名，遽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趣船，趣，七喻翻。魏人不敢逼。行到白圍，蓋立圍屯於白河口，因以為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新市、安陸二縣，皆屬江夏郡。魏初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石陽，舟車湊焉，頗為繁富。沈約曰︰江夏曲陵縣本名石陽，晉武帝太康元年，改曰曲陵；宋明帝泰始六年，倂曲陵入安陸縣。斬獲千餘人而還。

羣臣以為司馬懿方與諸葛亮相守未解，車駕可西幸長安。帝曰︰「權走，亮膽破，大軍足以制之，吾無憂矣。」遂進軍至壽春，錄諸將功，封賞各有差。

**8**八月，壬申，葬漢孝獻皇帝于禪陵。帝王紀曰︰禪陵在濁鹿城西北十里。賢曰︰在今懷州脩武縣北二十五里。劉澄之地記曰︰以漢禪魏，因以名焉。

**9**辛巳，帝還許昌。

**10**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服；字書︰幗，古獲翻，婦人喪冠也；又古對翻。據劉昭註補輿服志，公卿、列侯夫人紺繪幗。蓋婦人首飾之稱，不特喪冠也。遺，于季翻。懿怒，上表請戰，帝使衞尉辛毗杖節為軍師以制之。護軍姜維謂亮曰︰「辛佐治杖節而到，賊不復出矣。」治，直吏翻。復，扶又翻。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孫武子及司馬穰苴之言也。將，卽亮翻。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邪！」

亮遣使者至懿軍，懿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不問戎事。懿所憚者亮也，問其寢食及事之煩簡，以覘壽命之久近耳，戎事何必問邪！使者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噉食不至數升。」懿告人曰︰「諸葛孔明食少事煩，其能久乎！」噉，徒濫翻。少，詩沼翻。

亮病篤，漢『章︰甲十六行本「漢」下有「主」字；乙十一行本同。』使尚書僕射李福省侍，省，悉景翻。因諮以國家大計。福至，與亮語已，別去，已，竟也，語竟而別也。數日復還。復，扶又翻；下同。亮曰︰「孤知君還意，近日言語雖彌日，有所不盡，更來求決耳。公所問者，公琰其宜也。」福謝︰「前實失不諮請，如公百年後，誰可任大事者，故輒還耳。乞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費禕，字文偉。亮不答繼禕之人，非高帝「此後亦非乃所知」之意，蓋亦見蜀之人士無足以繼禕者矣。嗚呼！

是月，亮卒于軍中。長史楊儀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司馬懿，懿追之。姜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懿斂軍退，不敢偪。猶恐亮未死也。於是儀結陳而去，陳，讀曰陣。入谷然後發喪。入斜谷也。百姓為之諺曰︰「死諸葛走生仲達。」司馬懿，字仲達。以當時百姓之諺觀之，時人之於孔明何如也！懿聞之，笑曰︰「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懿按行亮之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方亮之出也，懿以為若西上五丈原，諸將無事矣。及亮旣死退軍，懿按行其營壘處所，以為天下奇才。觀此，則知懿已料亮之必屯五丈原，而力不能制，姑為此言以安諸將之心耳。行，下孟翻。追至赤岸，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漢前軍師魏延，蜀置中軍師、前軍師、後軍師。勇猛過人，善養士卒。每隨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于潼關，如韓信故事，韓信請兵故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亮制而不許。延常謂亮為怯，歎恨己才用之不盡。楊儀為人幹敏，亮每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斯，此也，須待也；言卽此待之，便可辦事。分，扶問翻。度，徒洛翻。軍戎節度，取辦於儀。延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下，遐稼翻。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為至忿，有如水火。言不可同處也。亮深惜二人之才，不忍有所偏廢也。

費禕使吳，費，父沸翻。使，疏吏翻。吳主醉，問禕曰︰「楊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旣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憒憒，憒，古對翻；釋云︰心亂也。不知防慮於此，豈所謂貽厥孫謀乎！」禕對曰︰「儀、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黥布、韓信也。今方掃除強賊，混一函夏，夏，戶雅翻。功以才成，業由才廣，若捨此不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檝，非長計也。」檝，與楫同。

亮病困，與儀及司馬費禕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斷，讀曰短。姜維次之；若延不從命，軍便自發。亮固知延非儀所能令矣。亮卒，儀祕不發喪，令禕往揣延意指。揣，初委翻。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此魏延矜高之語也。見，賢遍翻。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府親官屬，謂長史以下也。吾當自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之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將，卽亮翻。自與禕共作行留部分，分，扶問翻。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時禕為亮司馬，延知儀必不己從，故因禕來，劫與共作行留處分。行，謂當從亮喪還者，留，謂當留拒敵者，延欲令禕手書處分之語，告其下諸將也。禕紿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紿，徒亥翻。為，于偽翻。更，工衡翻。必不違命也。」禕出，奔馬而去。延尋悔之，已不及矣。尋，繼也，言繼時而悔也。

延遣人覘儀等，欲按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覘，丑廉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延大怒，攙儀未發，攙，初銜翻。自後爭前曰攙，今人猶言攙先。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漢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而疑延。儀等令槎山通道，槎，仕下翻，邪斫木也。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南谷，卽褒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長四百七十里，同為一谷。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將軍何平於前禦延。何平，卽王平也，本養外家何氏，後復姓王，此從其初姓。平叱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為用命，為，于偽翻。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將馬岱追斬之，遂夷延三族。蔣琬率宿衞諸營北行赴難，難，乃旦翻。行數十里，延死問至，乃還。問，音訊也。始，延欲殺儀等，冀時論以己代諸葛輔政，故不降魏而南還擊儀，實無反意也。延雖無反意，使其輔政，是速蜀之亡也。降，戶江翻。

諸軍還成都，大赦，諡諸葛亮曰忠武侯。初，亮表於漢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臣不別治生以長尺寸。治，直之翻。長，知兩翻。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卒如其所言。卒，子恤翻。

丞相長史張裔常稱亮曰︰「公賞不遺遠，罰不阿近，爵不可以無功取，刑不可以貴勢免，此賢愚所以僉忘其身者也！」

陳壽評曰︰諸葛亮之為相國也，撫百姓，示儀軌，儀，度也。軌，法也。約官職，從權制，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賞，惡無纖而不貶；庶事精練，物理其本，言事事物物必從其本而治之。循名責實，虛偽不齒；終於邦域之內，咸畏而愛之，刑政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可謂識治之良才，管、蕭之亞匹矣。治，直吏翻。亞，次也。匹，偶也。

**11**初，長水校尉廖立，廖，力弔翻，姓也。裴松之音理救翻。姓譜︰廖姓，周文王子伯廖之後，後漢有廖湛。風俗通曰︰古有廖叔安，左傳作飂，蓋其後也。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副，常以職位游散，散，悉亶翻。怏怏怨謗無已，亮廢立為民，徙之汶山。據立傳，廢徙汶山，後主初立之時也。汶山，漢武帝開為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又分置汶山郡；唐為茂州汶山縣。汶，音㟭。及亮卒，立垂泣曰︰「吾終為左衽矣！」李平聞之，亦發病死。平廢徙，見上太和五年。平常冀亮復收己，得自補復，策後人不能故也。復，扶又翻。

習鑿齒論曰︰昔管仲奪伯氏騈邑三百，沒齒而無怨言，聖人以為難。見論語。鄭氏曰︰小國之下大夫，采地方一成，其定稅三百家，故三百戶也。其實大國下大夫亦三百戶，故論語云︰管仲奪伯氏騈邑三百。一成所以三百家者，一成九百夫，宮室、塗巷、山澤，三分去一，餘有六百夫，又不易再易，通率一家受二夫之田，是定稅三百家也。諸葛亮之使廖立垂泣，李嚴致死，豈徒無怨言而已哉！夫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鑑至明而醜者忘怒；水鑑之所以能窮物而無怨者，以其無私也。水鑑無私，猶以免謗；況大人君子懷樂生之心，樂，音洛。流矜恕之德，法行於不可不用，刑加乎自犯之罪，爵之而非私，誅之而不怒，天下有不服者乎！

**12**蜀人所在求為諸葛亮立廟，漢主不聽；為，于偽翻。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步兵校尉習隆等姓譜︰習，國名，後以為姓。風俗通︰漢有習響，為陳相。上言︰「請近其墓，立一廟於沔陽，近，其靳翻。斷其私祀。」斷，音短。漢主從之。

漢主以左將軍吳懿為車騎將軍，假節，督漢中，代魏延也。以丞相長史蔣琬為尚書令，總統國事，尋加琬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時新喪元帥，喪，息浪翻。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類，倫也。萃，聚也。處羣僚之右，處，昌呂翻。旣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吳人聞諸葛亮卒，恐魏承衰取蜀，增巴丘守兵萬人，此巴丘卽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有天岳山，臨大江，一名幕阜，前有培塿，謂之巴蛇冢，相傳以為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因謂之巴陵。一欲以為救援，二欲以事分割。漢人聞之，亦增永安之守以防非常。漢主使右中郞將宗預使吳，使，疏吏翻。吳主問曰︰「東之與西，譬猶一家，而聞西更增白帝之守，何也？」對曰︰「臣以為東益巴丘之戍，西增白帝之守，皆事勢宜然，俱不足以相問也。」吳主大笑，嘉其抗盡。謂抗言不為吳屈，又盡情無所隱也。禮之亞於鄧芝。蜀先主殂，諸葛亮當國，始遣鄧芝使吳。

**13**吳諸葛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陸遜先嘗部伍山越為兵，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其餘深遠，莫能禽盡，屢自求為官出之，為，于偽翻。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為︰「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番陽四郡鄰接，會，工外翻。番，蒲何翻。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重，直龍翻。其幽邃人民，未嘗入城邑，對長吏，長，知兩翻。皆仗兵野逸，白首於林莽；莽，莫補翻，又母黨翻；草深曰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好，呼到翻。高尚氣力；其升山越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猿狖之騰木也。走，音奏。狖，余救翻。說文曰︰狖，鼠屬，善旋。時觀間隙，間，古莧翻。出為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為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逮，及也；謂恪所出山民終不能及四萬之數也。歎曰︰「恪不大興吾家，將赤吾族也！」恪盛陳其必捷，吳主乃拜恪撫越將軍，以招撫山越為將軍號。領丹陽太守，使行其策。

**14**冬，十一月，洛陽地震。

**15**吳潘濬討武陵蠻，數年，斬獲數萬。自是羣蠻衰弱，一方寧靜。十一月，濬還武昌。太和五年，吳遣潘濬討武陵蠻。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三

## 魏紀五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強圉大荒落（丁巳），凡三年。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

**青龍三年**（乙卯、二三五）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將軍司馬懿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數問甄后死狀於太后，甄后死見六十九卷文帝之黃初二年。數，所角翻。甄，之人翻。由是太后以憂殂。

**3**漢楊儀旣殺魏延，事見上卷上年。自以為有大功，宜代諸葛亮秉政；而亮平生密指，以儀狷狹，密指，蓋亮密以語諸僚佐，特儀不知耳。狷，吉掾翻。意在蔣琬。儀至成都，拜中軍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從，千容翻。初，儀事昭烈帝為尚書，琬時為尚書郞。後雖俱為丞相參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謂年宦先琬，才能踰之，先，悉薦翻。於是怨憤形于聲色，歎咤之音發於五內，咤，叱稼翻，噴也，叱怒也。五內，五藏之內也。時人畏其言語不節，莫敢從也。惟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費，父沸翻。省，悉景翻。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云云，師古曰︰猶言如此如此也。又語禕曰︰「往者丞相亡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語，牛倨翻。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落度，失意也。令人追悔，不可復及！」復，扶又翻；下同。禕密表其言。漢主廢儀為民，徙漢嘉郡。漢嘉縣，故青衣也；漢順帝陽嘉二年，改為漢嘉，屬蜀郡屬國都尉。蜀郡屬國，安帝延光元年所置，蜀分為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郡收儀，上，時掌翻。下，遐稼翻。儀自殺。

**4**三月，庚寅，葬文德皇后。文德，郭后也。郭后諡曰德，甄后諡曰昭。

**5**夏，四月，漢主以蔣琬為大將軍、錄尚書事；費禕代琬為尚書令。

**6**帝好土功，好，呼到翻。旣作許昌宮，事見上卷太和六年。又治洛陽宮，諸葛亮死，帝乃大興宮室。晉士燮所謂「釋楚為外懼」者，此也。治，直之翻。起昭陽太極殿，水經註︰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卽漢崇德殿之故處。築總章觀，高十餘丈，舜有總章之訪，相傳以為總章卽明堂也。觀，闕也，總章觀蓋在太極殿前。觀，古玩翻。高，居傲翻。力役不已，農桑失業。司空陳羣上疏曰︰「昔禹承唐、虞之盛，猶卑宮室而惡衣服。況今喪亂之後，人民至少，喪，息浪翻。少，詩沼翻。比漢文、景之時，不過漢一大郡。漢自秦、項之爭，民死於兵者多矣，雖文、景與民休息，戶口蕃息，重以武帝窮奢極欲，又減其半。平帝元始之初，民戶一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以班志考之，汝南一郡，戶四十六萬一千五百八十七。光武興於南陽，至永和元年，戶五十餘萬。三國虎爭，人衆之損，萬有一存，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二百四十三耳。當此之時，謂不過漢文、景時一大郡，非虛語也。加以邊境有事，將士勞苦，將，卽亮翻。若有水旱之患，國家之深憂也。昔劉備自成都至白水，多作傳舍，典略曰︰備鎭成都，拔魏延督漢中，於是起館舍，築亭障，從成都至白水關四百餘區。傳，株戀翻。興費人役，太祖知其疲民也。今中國勞力，亦吳、蜀之所願；此安危之機也，惟陛下慮之！」帝答曰︰「王業、宮室，亦宜並立，滅賊之後，但當罷守禦耳，豈可復興役邪！復，扶又翻；下同。是固君之職，蕭何之大略也。」此指蕭何治未央宮事為言。羣曰︰「昔漢祖惟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太倉，皆是要急，然高祖猶非其壯麗。羣因帝蕭何之言以陳善閉邪。蕭何事見十一卷高帝七年。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也。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況乃天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此皆指帝拒諫實事。壞，音怪。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少，詩沼翻；下同。卓然回意，亦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卽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羣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人，蓋為百姓也。為，于偽翻；下同。今臣曾不能少凝聖聽，凝，定也，停也；言帝不為之留聽也。不及意遠矣。」帝乃為之少有減省。

帝耽于內寵，婦官秩石擬百官之數，西漢婦官十四等，秩石視內外百官之數。魏武建國，始命王后其下五等，曰夫人、昭儀、倢伃、容華、美人。文帝增貴嬪、淑媛、脩容、順成、良人。明帝增淑妃、昭華、脩儀，除順成官。太和中，始復命夫人，登其位於淑妃之上。自夫人以下，爵凡十二等，貴嬪、夫人位次皇后，爵無所視；淑妃位視相國，爵比諸侯王；淑媛位視御史大夫，爵比縣公；昭儀比縣侯；昭華比鄕侯；脩容比亭侯；脩儀比關內侯；倢伃視中二千石；容華視眞二千石；美人視比二千石；良人視千石。自貴人以下至掖庭灑掃，凡數千人，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選女子知書可付信者六人，以為女尚書，使典省外奏事，處當畫可。漢東都之末，宮中有女尚書。處當，奏事有不合上意，區處其當而下之也。畫可，畫從其所奏。省，悉景翻。處，昌呂翻。廷尉高柔上疏曰︰「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治，直之翻。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粗，坐五翻。見，賢遍翻。朝，直遙翻。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王立后，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是為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旣已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嬪，毗賓翻。嬙，慈良翻。復，扶又翻；下同。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為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官之數，媛，美女也。淑，善也。媛，于絹翻。其餘盡遣還家，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詩·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帝報曰︰「輒克昌言，他復以聞。」輒以昌言自克也。揚子曰︰勝己之私之謂克。

是時獵法嚴峻，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者，厚加賞賜。柔復上疏曰︰「中間以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旣減；親田，謂躬親田畝者。加頃復有獵禁，羣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訾，不訾，言不可計量也。民雖障防，力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卒，讀曰猝。將無以待之。惟陛下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帝又欲平北芒，令於其上作臺觀，望見孟津。黃圖曰︰登之可以遠觀，故曰觀。觀，古玩翻。衞尉辛毗諫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國語︰周太子晉曰︰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四岳佐禹，高高下下，封崇九山，決汨九川。今而反之，旣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為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帝乃止。

少府楊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元，始也；緒，絲端也。言文帝克終武帝之志，受禪易制，此絲端所從始也。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治，直吏翻。總觀季世放蕩之惡政。曩使桓、靈不廢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處，昌呂翻。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諸所繕治，惟陛下務從約節。」治，直之翻。帝優詔答之。

阜復上疏曰︰「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堯土階三尺，茅茨不翦。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樂，音洛。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周官·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桀作璇室象廊，史記·龜策傳曰︰桀為瓦室，紂為象廊，與此稍異。紂為傾宮鹿臺，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仞。臣瓚曰︰今在朝歌城中。以喪其社稷，喪，息浪翻。楚靈以築章華而身受禍，楚靈王為章華之臺，民不堪命，從亂如歸，王走而死于羋尹氏。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滅。事見七卷三十五年。夫不度萬民之力以從耳目之欲，度，徒洛翻。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以堯、舜、禹、湯、文、武為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為深誡，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飾，必有顚覆危亡之禍矣。君作元首，臣為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駑，音奴。爭，讀曰諍。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墜于地。使臣身死有補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奏御，叩，近也。御，進也。帝感其忠言，手筆詔答。

帝嘗著帽，被縹綾半袖。著，陟略翻。說文曰︰帽，小兒蠻夷頭衣。縹，普沼翻，青白色。綾，紋帛，或謂之綺，或謂之紋繒。半袖，半臂也。晉志曰︰帽名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或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被，皮義翻。阜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見阜。

阜又上疏欲省宮人諸不見幸者，乃召御府吏問後宮人數。少府屬官有御府令，典官婢，員吏七十人，吏從官二十人。吏守舊令，對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數之曰︰數，所具翻。「國家不與九卿為密，反與小吏為密乎！」帝愈嚴憚之。

散騎常侍蔣濟上疏曰︰「昔句踐養胎以待用，國語︰越王句踐困於會稽，旣反國，命壯者無取老婦，老者無取壯妻；女子十七不嫁，丈夫二十不娶，其父母有罪；將免乳者以告公，令醫守之；生丈夫，二壺酒、一犬；生女子，二壺酒、一豚；生三人，公與之母；生二人，公與之餼。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昭王恤病以雪仇，燕昭王於破燕之後，弔死問疾，欲以報齊，雪先王之恥。故能以弱燕服強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強盛，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謂當帝之身，不能滅吳、蜀，後世之責，必歸於帝。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舍，讀曰捨。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中書侍郞東萊王基上疏曰︰按此則魏已改通事郞為中書侍郞矣。「臣聞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家語載孔子之言。顏淵曰︰『東野子之御，馬力盡矣，而求進不已，殆將敗矣。』荀子︰魯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善御乎？」顏淵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曰︰「何以知之？」顏淵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御，上車執轡，御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進不已，是以知之也。」今事役勞苦，男女離曠，願陛下深察東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駟於未盡，節力役於未困。昔漢有天下，至孝文時唯有同姓諸侯，而賈誼憂之曰︰『置火積薪之下而寢其下，因謂之安。』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寇賊未殄，猛將擁兵，檢之則無以應敵，久之則難以遺後，謂五大在邊，尾大不掉，非善計以詒後人也。遺，于季翻。當盛明之世，不務以除患，若子孫不競，競，強也。社稷之憂也。使賈誼復起，必深切於曩時矣。」言不特痛哭流涕、長太息而已。復，扶又翻；下同。帝皆不聽。

殿中監督役，擅收蘭臺令史；此殿中監，以其時營造宮室，使監作殿中耳，非唐殿中監之官也；觀後所謂校事可知矣。又據晉書·輿服志，大駕鹵簿，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則魏時殿中監已有定官。蘭臺令史，屬御史臺。會要曰︰漢謂御史臺為蘭臺。右僕射衞臻奏按之。詔曰︰「殿舍不成，吾所留心，卿推之，何也？」推，考鞫也。臻曰︰「古制侵官之法，古者，百官不相踰越。左傳︰欒鍼曰︰侵官，冒也。非惡其勤事也，惡，烏路翻。誠以所益者小，所墮者大也。墮，讀曰隳。臣每察校事，類皆如此，魏武建國，置校事，使察羣下。若又縱之，懼羣司將遂越職，以至陵夷矣。」

尚書涿郡孫禮固請罷役，帝詔曰︰「欽納讜言。」讜，音黨。促遣民作；監作者復奏留一月，有所成訖。成訖，言欲成殿舍以訖事也。監，古銜翻。禮徑至作所，不復重奏，重，直龍翻。稱詔罷民，帝奇其意而不責。帝雖不能盡用羣臣直諫之言，然皆優容之。

秋，七月，洛陽崇華殿災。帝問侍中領太史令泰山高堂隆太史令，屬太常，隆以侍中領之。漢儒有高堂生，魯人；隆其後也。姓譜︰齊公族有高堂氏。風俗通︰齊卿高恭仲食采於高堂。曰︰「此何咎也？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臺，天火為災。』京房易傳之辭。傳，直戀翻。孽，魚列翻。此人君務飾宮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起也。」詔問隆︰「吾聞漢武之時柏梁災，而大起宮殿以厭之，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厭，益涉翻；下同。其義云何？」對曰︰「夷越之巫所為，非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柏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此有所立作，則萐莆、嘉禾必生此地，萐，山輒翻，又色洽翻。莆，音蒲。說文︰萐莆，瑞草也。堯時生於庖廚，扇暑而涼。若乃疲民之力，竭民之財，非所以致符瑞而懷遠人也。」

**7**八月，庚午，立皇子芳為齊王，詢為秦王。帝無子，養二王為子，宮省事祕，莫有知其所由來者。或云︰芳，任城王楷之子也。楷，任城王彰之子。任，音壬。

**8**丁巳，帝還洛陽。

**9**詔復立崇華殿，復，扶又翻。更名曰九龍。據高堂隆傳，時郡國有九龍見，因以名殿。更，工衡翻。通引穀水過九龍殿前，水經註︰穀渠東歷故金市南，直千秋門，枝流入石逗，伏流注靈芝九龍池。為玉井綺欄，蟾蜍含受，神龍吐出。使博士扶風馬鈞作司南車，司南車，卽指南車也。崔豹古今注曰︰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蚩尤作大霧，士皆迷路，乃作指南車以正四方。述征記曰︰指南車上有木仙人，持信旛，車轉而人常指南。水轉百戲。傅玄曰︰人有上百戲而不能動，帝問鈞︰「可動否？」對曰︰「可動。」「其巧可益否？」對曰︰「可益。」受詔作之，以大木彫構，使其形若輪，平地施之，潛以水發焉。設為女樂舞象，至令木人擊鼓吹簫。作山嶽，使木人跳絚擲劍，緣絚倒立，出入自在，百官行署，舂磨鬭雞，變巧百端。

陵霄闕始構，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高堂隆，對曰︰「詩曰︰『惟鵲有巢，惟鳩居之。』詩·召南·鵲巢之辭也。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未成身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太戊、武丁覩災悚懼，故天降之福。太戊桑穀生朝，武丁飛雉雊鼎，皆能戒懼，轉災為福。今若罷休百役，增崇德政，則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商宗轉禍為福而已哉！」帝為之動容。為，于偽翻；下同。

帝性嚴急，其督脩宮室有稽限者，立為期限，以必其成，及期而不成，為稽限。帝親召問，言猶在口，身首已分。散騎常侍領祕書監王肅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秩四百石。上疏曰︰「今宮室未就，見作者三四萬人。見，賢遍翻。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泰極，謂太極殿。願陛下取常食稟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期而更之。更，工衡翻。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易曰︰說以使民，民忘其勞。計一歲有三百六十萬夫，亦不為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窮之計也。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為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此營壘之營。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目前之利，此營求之營。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為自今已後，儻復使民，復，扶又翻。宜明其令，使必如期；以次有事，寧使更發，無或失信。謂始焉於甲處營造，發民就役，次焉於乙處營造，不可仍用甲處就役之民，寧使更發民以供乙處之役也。凡陛下臨時之所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為倉卒。故願陛下下之於吏，『章︰甲十六行本「吏」下有「而暴其罪」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卒，讀曰猝。下之之下，音戶稼翻；下同。鈞其死也，無使汙于宮掖鈞，與均同。汙，烏故翻。而為遠近所疑。且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易，以豉翻。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昔漢文帝欲殺犯蹕者，廷尉張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不可傾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下，遐稼翻。臣以為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論誠足以矯張釋之之失言。斯重於為己而輕於為君，為，于偽翻。不忠之甚者也，不可不察。」

**10**中山恭王袞疾病，令官屬曰︰「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喪大記之言。亟以時營東堂。」堂成，輿疾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幼為人君，知樂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為失者也。兄弟有不良之行，樂，音洛。行，下孟翻。當造厀諫之，造厀，詣䣛前也。造，七到翻。厀，與膝同。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白其母，猶不改，當以奏聞，幷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覆之。」覆，敷救翻。冬，十月，己酉，袞卒。

**11**十一月，丁酉，帝行如許昌。

**12**是歲，幽州刺史王雄使勇士韓龍刺殺鮮卑軻比能；自是種落離散，刺，七亦翻。種，章勇翻。互相侵伐，強者遠遁，弱者請服，邊陲遂安。

**13**張掖柳谷口水溢涌，魏氏春秋曰︰張掖删丹縣金山玄川溢。漢晉春秋曰︰氐池縣大柳谷口，夜，激波涌溢。删丹、氐池二縣，漢志皆屬張掖，晉志無之，當是倂省也。五代志︰甘州張掖縣有大柳谷。又後周廢金山縣入删丹縣。蓋歷代廢置無常，疆土有離合也。寶石負圖，狀象靈龜，立于川西，有石馬七及鳳凰、麒麟、白虎、犧牛、璜玦、八卦、列宿、孛彗之象，宿，音秀。孛，蒲內翻。彗，徐芮翻，又徐醉翻，又祥歲翻。又有文曰「大討曹」。石圖之文，天意蓋昭昭矣。詔書班天下，以為嘉瑞。任令于綽連齎以問鉅鹿張臶，任縣，前漢屬廣平國，後漢屬鉅鹿郡，魏復屬廣平郡。師古曰︰任，本晉邑也，鄭皇頡奔晉，為任大夫。劉昫曰︰唐邢州任縣，漢鉅鹿南䜌縣地，晉置任縣，治苑鄕城。連齎者，連詔書及班下石圖，齎以問張臶也。張臶兼內外學，故以問之。臶，徂悶翻，又在甸翻，祖悶翻。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旣往，兆先見而後廢興從之。見，賢遍翻。今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後人以此為晉繼魏之徵；牛繼馬，又以為元帝本牛氏繼司馬之徵。

**14**帝使人以馬易珠璣、翡翠、玳瑁於吳，珠不圓者為璣，又曰粗瑀為璣。玳，徒耐翻。瑁，蒲佩翻。吳主曰︰「此皆孤所不用，而可以得馬，孤何愛焉。」盡以與之。

**四年**（丙辰、二三六）

**1**春，吳人鑄大錢，一當五百。杜佑曰︰孫權嘉平五年，鑄大泉，一當五百，文曰「大泉五百」，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

**2**三月，吳張昭卒，年八十一。昭容貌矜嚴，有威風，吳主以下，舉邦憚之。

**3**夏，四月，漢主至湔，登觀阪，觀汶水之流，湔，卽漢之湔氐道，屬蜀郡。汶水，卽㟭江水也。㟭江出氐道西徼外㟭山，東流歷都安縣。沈約曰︰縣，蜀所立。水經註曰︰都安縣有桃關，蜀守李冰作大堰于此，謂之湔塴，亦曰湔堰；觀阪在其上。裴松之曰︰湔，音翦。晉書音義︰汶，讀與㟭同。諸葛亮旣沒，漢主游觀，莫之敢止。旬日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4**武都氐『章︰甲十六行本「氐」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苻健請降於漢；以此觀之，諸氐固先有苻姓矣，不待蒲堅以背文「草付」之祥乃姓苻也。杜佑曰︰氐者，西戎別種，漢武帝開武都郡，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或在河、隴左右。魏武令夏侯淵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曰楊氐。苻堅之先，是曰苻氐。楊氐、苻氐同出略陽，世為婚姻。降，戶江翻。其弟不從，將四百戶來降。

**5**五月，乙卯，樂平定侯董昭卒。諡法︰大慮靜民曰定；純行不爽曰定。

**6**冬，十月，己卯，帝還洛陽宮。

**7**甲申，有星孛于大辰，公羊傳曰︰大辰者何？大火也。何休註曰︰大火與伐，天之所以示民時早晚，天下之所以取正，故謂之大辰。蔡邕曰︰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陳卓曰︰自氐五度至尾九度曰大火之次，於辰在卯。孛，蒲內翻。又孛于東方。高堂隆上疏曰︰「凡帝王徙都立邑，皆先定天地、社稷之位，所謂圜丘、方澤、南北郊及社稷神位也。敬恭以奉之。將營宮室，則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記·曲禮之言。今圜丘、方澤、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未定，宗廟之制又未如禮，而崇飾居室，士民失業。外人咸云『宮人之用與軍國之費略齊』，民不堪命，皆有怨怒。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書·皋陶謨之言。孔安國註曰︰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為聰明，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天明可畏之效也。言天之賞罰，隨民言，順民心也。夫采椽、卑宮，唐、虞、大禹之所以垂皇風也；采椽，卽采來之木為椽，不加斲削也。玉臺、瓊室，夏癸、商辛之所以犯昊天也。張蘊古曰︰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文選·東都賦註曰︰紂為瓊室，以瓊瑤飾之。今宮室過盛，天彗章灼，彗，祥歲翻，音又見上。斯乃慈父懇切之訓。當崇孝子祗聳之禮，不宜有忽，以重天怒。」隆數切諫，數，所角翻；下同。帝頗不悅。侍中盧毓進曰︰「臣聞君明則臣直，古之聖王惟恐不聞其過，此乃臣等所以不及隆也。」帝乃解。毓，植之子也。

**8**十二月，癸巳，潁陰靖侯陳羣卒。諡法︰恭己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羣前後數陳得失，數，所角翻。每上封事，輒削其草，時人及其子弟莫能知也。論者或譏羣居位拱默；言拱手而已，默無一言。正始中，詔撰羣臣上書以為名臣奏議，撰，雛免翻。朝士乃見羣諫事，皆歎息焉。

袁子論曰︰或云︰「少府楊阜豈非忠臣哉？見人主之非則勃然觸之，與人言未嘗不道。」道者，言之也。答曰︰「夫仁者愛人，施之君謂之忠，施於親謂之孝。今為人臣，見人主失道，力詆其非而播揚其惡，可謂直士，未為忠臣也。故司空陳羣則不然，談論終日，未嘗言人主之非；書數十上，上，時掌翻。外人不知。君子謂羣於是乎長者矣。」

**9**乙未，帝行如許昌。

**10**詔公卿舉才德兼備者各一人，司馬懿以兗州刺史太原王昶應選。兗州統陳留、東郡、濟陰、任城、東平、濟北、泰山。昶，丑兩翻。昶為人謹厚，名其兄子曰默，曰沈，沈，時林翻。名其子曰渾，曰深，為書戒之曰︰「吾以四者為名，欲使汝曹顧名思義，不敢違越也。夫物速成則疾亡，晚就而善終，朝華之草，夕而零落，松柏之茂，隆寒不衰，是以君子戒於闕黨也。論語︰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歟？」孔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夫能屈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鮮，息淺翻。夫毀譽者，愛惡之原而禍福之機也。譽，音余。惡，烏路翻。孔子曰︰『吾之於人，誰毀誰譽。』見論語。以聖人之德猶尚如此，況庸庸之徒而輕毀譽哉！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若己有可毀之行，則彼言當矣；若己無可毀之行，則彼言妄矣。當則無怨於彼，當，丁浪翻。妄則無害於身，又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重，直龍翻。止謗莫如自脩』，斯言信矣。」昶之所以戒子姪如此。然高貴鄕公之難，王沈陷於不忠；平吳之役，王渾與王濬爭功。馬伏波萬里還書以戒兄子，固無益於兄子也。

## 景初元年（丁巳、二三七）以改曆，紀元景初。

**1**春，正月，壬辰，山茌縣言黃龍見。山茌，前漢曰茌縣，後漢及魏、晉曰山茌，屬泰山郡。師古曰︰茌，士疑翻；應劭音淄；裴松之音仕貍翻。見，賢遍翻。高堂隆以為︰「魏得土德，故其瑞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以神明其政，變民耳目。」帝從其議。三月，下詔改元，以是月為孟夏四月，服色尚黃，犧牲用白，從地正也。是月，春三月也。殷為地正，以建丑，十二月為歲首。服色尚黃，以土代火之次。犧牲用白，從殷也。更名太和曆曰景初曆。太和曆，註見目錄七卷太和元年。更，工衡翻。

**2**五月，己巳，帝還洛陽。

**3**己丑，大赦。

**4**六月，戊申，京都地震。

**5**己亥，以尚書令陳矯為司徒，左僕射衞臻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自晉迄于江左，省置無恆，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

**6**有司奏以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帝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沈約曰︰時羣公有司始奏更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建洪基，撥亂夷險，為魏太祖。文皇帝繼天革命，應期受禪，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清定華夏，興制禮樂，為魏烈祖。明帝在阼而其下先擬定廟號，非禮也。諡法︰有功安民曰烈；秉德尊業曰烈。

孫盛論曰︰夫諡以表行，行，下孟翻。廟以存容。未有當年而逆制祖宗，未終而豫自尊顯。魏之羣司於是乎失正矣。羣司，百執事之臣也。

**7**秋，七月，丁卯，東鄕貞公『章︰甲十六行本「公」作「侯」；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陳矯卒。諡法︰下隱無屈曰貞；清白守節曰貞。

**8**公孫淵數對國中賓客出惡言，數，所角翻。帝欲討之，以荊州刺史『章︰甲十六行本「史」下有「河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毌丘儉為幽州刺史。毌丘，複姓。毌，音無。儉上疏曰︰「陛下卽位以來，未有可書。吳、蜀恃險，未可卒平，卒，讀曰猝。聊可以此方無用之士克定遼東。」鄭玄曰︰聊，且略之辭。光祿大夫衞臻曰︰「儉所陳皆戰國細術，非王者之事也。吳頻歲稱兵，稱，舉也。寇亂邊境，而猶按甲養士，未果致討者，誠以百姓疲勞故也。淵生長海表，相承三世，度、康、淵，凡三世。長，知兩翻。外撫戎夷，內脩戰射，而儉欲以偏軍長驅，朝至夕卷，卷，讀曰捲。知其妄矣。」帝不聽，使儉帥諸軍及鮮卑、烏桓屯遼東南界，帥，讀曰率。璽書徵淵。淵遂發兵反，逆儉於遼隧。遼隧縣，二漢屬遼東郡；晉志無其地，蓋在遼水東岸。水經註︰玄菟郡高句麗縣有遼山，小遼水所出，西南至遼隧縣，入于大遼水。璽，斯氏翻。會天雨十餘日，遼水大漲，儉與戰不利，引軍還右北平。淵因自立為燕王，改元紹漢，置百官，遣使假鮮卑單于璽，封拜邊民，誘呼鮮卑以侵擾北方。誘，音酉。

**9**漢張后殂。

**10**九月，冀、兗、徐、豫大水。冀州統趙、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博陵、清河、中山、常山。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豫州統潁川、汝南、汝陰、梁、沛、譙、魯、弋陽、安豐。

**11**西平郭夫人有寵於帝，夫人河右大族，黃初中，以本郡反叛，沒入宮。毛后愛弛。帝游後園，曲宴極樂。曲宴，禁中之宴，猶言私宴也。樂，音洛；下同。郭夫人請延皇后，帝不許，因禁左右使不得宣。宣，布也，露其事也。后知之，明日，謂帝曰︰「昨日游宴北園，樂乎？」後園在洛城北隅。帝以左右泄之，所殺十餘人。庚辰，賜后死，然猶加諡曰悼。諡法︰中年早夭曰悼；肆行無禮曰悼。癸丑，葬愍陵。遷其弟曾為散騎常侍。

**12**冬，十月，帝用高堂隆之議，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魏氏春秋曰︰洛陽有委粟山，在陰鄕，魏時營為圜丘。孔穎達曰︰委粟山在洛陽南二十里。詔曰︰「昔漢氏之初，承秦滅學之後，採摭殘缺，以備郊祀，四百餘年，廢無禘禮。摭，之石翻。禮，五年一禘，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審諦昭穆而祭于太祖也。禘所以異於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太祖廟，與祫同，未毀廟之主，則各就其廟以祭，此其異也。春秋︰吉禘于莊公。左傳︰晉人曰︰寡君之未禘祀。杜預註曰︰禘祀，三年之吉祭也。僖八年，禘于太廟。杜預曰︰三年大祭之名。二者不同，禮有禘、有大禘。以下文觀之，則此乃禮記·祭法所謂郊禘之禘。鄭氏註曰︰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曹氏世系出自有虞，今祀皇皇帝天於圜丘，以始祖虞舜配；祭皇皇后地於方丘，以舜妃伊氏配；舜妃，堯女也。堯，伊祁氏。祀皇天之神於南郊，以武帝配；祭皇地之祗於北郊，以武宣皇后配。」

**13**廬江主簿呂習密使人請兵於吳，欲開門為內應；吳主使衞將軍全琮督前將軍朱桓等赴之，旣至，事露，吳軍還。琮，徂宗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4**諸葛恪至丹陽，移書四部屬城長吏，「四部」，當作「四郡」，謂吳郡、會稽、新都、鄱陽，皆與丹陽鄰接，山越依阻出沒，故令各保其疆界也。或曰︰四部，謂東、西、南、北四部都尉也。令各保其疆界，明立部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內諸將，羅兵幽阻，使諸將入扼幽阻之地，故謂之內。內，讀曰納。但繕藩籬，不與交鋒，俟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芟，所銜翻。種，章勇翻。舊穀旣盡，新穀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飢窮，漸出降首。降，戶江翻。首，式救翻。恪乃復敕下曰︰復，扶又翻。敕下者，出敎令約敕其下也。「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拘執！」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臼陽旣置長，必以為縣，其地當在丹陽郡而今無所考。遺舊惡民，困迫暫出，伉縛送言［諸］府。恪以伉違敎，遂斬以徇。民聞伉坐執人被戮，伉，胡朗翻，又去浪翻。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歲期人數見上卷青龍二年。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吳主嘉其功，拜恪威北將軍，威北將軍，亦孫氏所創置。封都鄕侯，徙屯廬江皖口。皖水自霍山縣東南流三百四十里入大江，謂之皖口。皖，戶版翻。

**15**是歲，徙長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於洛陽。盤折，簴，音巨。佗，徒河翻。折，而設翻。聲聞數十里。聞，音問。銅人重，不可致，留于霸城。霸城，卽漢京兆霸陵縣故城也。大發銅鑄銅人二，號曰翁仲，列坐於司馬門外。又鑄黃龍、鳳皇各一，龍高四丈，鳳高三丈餘，高，古號翻。置內殿前。起土山於芳林園西北陬，水經註︰大夏門內東側際城有景陽山，卽芳林園之西北陬也。裴松之曰︰芳林園卽今華林園，齊王芳卽位，改曰華林園。陬，將侯翻。使公卿羣僚皆負土，樹松、竹、雜木、善草於其上，捕山禽雜獸置其中。司徒軍議掾董尋上疏諫曰︰漢公府無軍議掾，此官魏置也。掾，俞絹翻。「臣聞古之直士，盡言於國，不避死亡。故周昌比高祖於桀、紂，劉輔譬趙后於人婢，周昌，註已見前。劉輔事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天生忠直，雖白刃沸湯，往而不顧者，誠為時主愛惜天下也。為，于偽翻。建安以來，野戰死亡，或門殫戶盡，雖有存者，遺孤老弱。若今宮室狹小，當廣大之，猶宜隨時，不妨農務，況乃作無益之物，黃龍、鳳皇，九龍、承露盤，此皆聖明之所不興也，其功三倍於殿舍。陛下旣尊羣臣，顯以冠冕，被以文繡，被，皮義翻。載以華輿，所以異於小人；而使穿方舉土，方，穴土為方也。漢書所謂方中，亦此義。面目垢黑，『章︰甲十六行本「黑」下有「沾體塗足」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衣冠了鳥，了鳥，衣冠摧敝之貌。毀國之光以崇無益，甚非謂也。孔子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見論語孔子對魯定公之辭。無忠無禮，國何以立！臣知言出必死，而臣自比於牛之一毛，生旣無益，死亦何損！司馬遷答任安書曰︰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異！秉筆流涕，心與世辭。臣有八子，臣死之後，累陛下矣！」累，力瑞翻。將奏，沐浴以待命。帝曰︰「董尋不畏死邪！」主者奏收尋，有詔勿問。

高堂隆上疏曰︰「今世之小人，好說秦、漢之奢靡以蕩聖心；好，呼到翻。求取亡國不度之器，不度之器，謂長安鍾簴、橐佗、銅人、承露盤也。勞役費損以傷德政︰非所以興禮樂之和，保神明之休也。」帝不聽。

隆又上疏曰︰「昔洪水滔天二十二載，隆之此言，蓋取鯀九載績用弗成，禹治兗州作十有三載，乃同合以為二十二載之數。載，子亥翻。堯、舜君臣南面而已。今無若時之急，而使公卿大夫並與廝徒共供事役，聞之四夷，非喜聲也，垂之竹帛，非令名也。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白地，謂大幕不生草木，多白沙也。小虜，謂烏桓、鮮卑也。聚邑之寇，謂盜賊竊發，屯據鄕邑聚落者。及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衡，所以稱輕重。爭衡者，言吳、蜀自謂國勢與中國鈞，無所輕重也。今若有人來告，『權、禪並脩德政，輕省租賦，動咨耆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惡，烏路翻。以為難卒討滅卒，讀曰猝。而為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為無道，崇侈無度，役其士民，重其賦斂，斂，力贍翻。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幸彼疲敝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度，徒洛翻。義，禮也，高堂隆之論諫，可謂深切著明矣。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亡，然後至於不亡。今天下彫敝，民無儋石之儲，儋，可濫翻。國無終年之蓄，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將，子亮翻。奉，扶用翻。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稟賜，稟，筆錦翻，給也。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為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參，三分也。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此蓋犒饗工徒，度支經用不足以給，故賦牛肉以供之。度，徒洛翻。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指言諸費皆在於營繕也。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為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旣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帝覽之，謂中書監、令曰︰「觀隆此奏，使朕懼哉！」中書監、令，典奏事，因觀隆奏，遂以語之。

尚書衞覬上疏曰︰「今議者多好悅耳︰覬，音冀。好，呼到翻。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治，直吏翻。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貍鼠。臣以為不然。四海之內，分而為三，羣士陳力，各為其主，為，于偽翻。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為異也。當今千里無煙，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敝，難可復振。復，扶又翻。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緣，俞絹翻。茵蓐之字從草，蓋古人用草為之，後世鞇字有旁從革者，用皮為之也。裀褥二字有旁從衣者，用帛為之也。古樸散而文飾盛，又從而加緣飾焉。觀書·顧命，敷席有黼純、綴純、畫純、玄粉純之別，則成周之時已然矣。純，之尹翻，緣也。器物無丹漆，古者朴素，舜造漆器而羣臣諫者不止，況加丹乎！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計校府庫，量入為出，猶恐不及；量，音良。而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帑，徒朗翻。藏，徂浪翻。昔漢武信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猶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

時有詔錄奪士女，錄，收也。前已嫁為吏民妻者，還以配士，聽以生口自贖，又簡選其有姿首者內之掖庭。姿，謂有色者；首，謂鬒髮者。太子舍人沛國張茂上書諫曰︰「陛下，天之子也，百姓吏民，亦陛下子也，今奪彼以與此，亦無以異於奪兄之妻妻弟也，妻妻，下七細翻。於父母之恩偏矣。又，詔書得以生口年紀、顏色與妻相當者自代，故富者則傾家盡產，貧者舉假貸貰，貴買生口以贖其妻；縣官以配士為名而實內之掖庭，其醜惡乃出與士。得婦者未必喜而失妻者必有憂，或窮或愁，皆不得志。夫君有天下而不得萬姓之懽心者，鮮不危殆。鮮，息淺翻。且軍師在外數十萬人，一日之費非徒千金，舉天下之賦以奉此役，猶將不給，況復有掖庭非員無錄之女，非員，謂出於員數之外者。無錄，謂宮中錄籍無其名者。復，扶又翻。椒房母后之家，賞賜橫與，橫，戶孟翻。內外交引，其費半軍。謂其費與給軍之費相半也。昔漢武帝掘地為海，封土為山，掘地為海，謂開昆明池；封土為山，謂作三神山漸臺也。賴是時天下為一，莫敢與爭者耳。自衰亂以來，四五十載，載，子亥翻；下同。馬不捨鞍，士不釋甲，強寇在疆，圖危魏室。陛下不戰戰業業，念崇節約，而乃奢靡是務，中尚方作玩弄之物，晉志︰少府統中、左、右三尚方。」後園建承露之盤，斯誠快耳目之觀，然亦足以騁寇讎之心矣！騁，丑郢翻。惜乎，舍堯舜之節儉而為漢武帝之侈事，臣竊為陛下不取也。」帝不聽。舍，讀曰捨。竊為，于偽翻。

高堂隆疾篤，口占上疏曰︰疾篤不能自書，故口占而使人書之。「曾子有言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見論語。臣寢疾有增無損，常恐奄忽，忠款不昭，臣之丹誠，願陛下少垂省覽！省，悉景翻。臣觀三代之有天下，聖賢相承，歷數百載，尺土莫非其有，一民莫非其臣。然癸、辛之徒，縱心極欲，皇天震怒，宗國為墟，紂梟白旗，武王斬紂首，懸之太白之旗。梟，堅堯翻。桀放鳴條，商湯破桀於鳴條，遂放之于南巢。孔安國曰︰鳴條地在安邑之西。天子之尊，湯、武有之；豈伊異人？皆明王之冑也。黃初之際，天兆其戒，異類之鳥，育長燕巢，口爪胸赤，此魏室之大異也。晉書·五行志︰黃初元年，未央宮中有燕生鷹，口爪俱赤。長，知兩翻。宜防鷹揚之臣於蕭牆之內；司馬氏之事，隆固逆知之矣。可選諸王，使君國典兵，往往棋跱，鎭撫皇畿，翼亮帝室。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書·蔡仲之命之辭。民詠德政，則延期過曆；下有怨歎，則輟錄授能。錄，圖錄也。由此觀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獨陛下之天下也！」帝手詔深慰勞之。未幾而卒。勞，力到翻。幾，居豈翻。

陳壽評曰︰高堂隆學業脩明，志存匡君，因變陳戒，發於懇誠，忠矣哉！及至必改正朔，俾魏祖虞，所謂意過其通者歟！謂是年黃龍見之議也。意過其通，謂意料之說，執之甚堅，反過其學之所習者也。

**16**帝深疾浮華之士，詔吏部尚書盧毓曰︰毓，余六翻。「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作餅，不可啖也。」啖，徒覽翻；噍也，食也，又徒濫翻。毓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敎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愚臣旣不足以識異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按常為職，但當有以驗其後耳。古者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言唐、虞之治也。今考績之法廢，而以毀譽相進退，故眞偽渾雜，虛實相蒙。」帝納其言。渾，胡本翻。詔散騎常侍劉卲作考課法。卲作都官考課法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說略者，說考課之大略也。詔下百官議。下，遐稼翻。

司隸校尉崔林曰︰「按周官考課，其文備矣。周冢宰總百官，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政事，而詔王廢置；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其詳見於周禮。自康王以下，遂以陵夷，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猥，積也；卒，倉猝也，讀曰猝。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以網為譬也。衆毛不整，振其領，以裘為譬也。皋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用論語子夏答樊遲之言。陶，音遙。若大臣能任其職，式是百辟，詩·烝民曰︰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註云︰汝施行法度於是百君。則孰敢不肅，烏在考課哉！」

黃門侍郞杜恕曰︰「明試以功，三載考績，誠帝王之盛制也。然歷六代而考績之法不著，關七聖而課試之文不垂，六代︰唐、虞、夏、商、周、漢。七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關，通也。臣誠以為其法可粗依，其詳難備舉故也。粗，坐五翻。語曰︰『世有亂人而無亂法』，若使法可專任，則唐、虞可不須稷、契之佐，殷、周無貴伊、呂之輔矣。契，息列翻。今奏考功者，陳周、漢之云為，綴京房之本旨，漢京房有考功課吏法。可謂明考課之要矣。於以崇揖讓之風，興濟濟之治，臣以為未盡善也。濟，子禮翻。治，直吏翻。其欲使州郡考士，必由四科，四科，卽漢左雄所上，黃瓊所增者也。見五十二卷順帝漢安二年。皆有事效，然後察舉，試辟公府，為親民長吏，長，知兩翻。轉以功次補郡守者，或就增秩賜爵，此最考課之急務也。臣以為便當顯其身，用其言，使具為課州郡之法，法具施行，立必信之賞，施必行之罰。至於公卿及內職大臣，亦當俱以其職考課之。古之三公，坐而論道；周官·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內職大臣，納言補闕，無善不紀，無過不舉。且天下至大，萬機至衆，誠非一明所能徧照；故君為元首，臣作股肱，明其一體相須而成也。是以古人稱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支，帝王之業，非一士之略。師古曰︰此語出於愼子，班固引以贊婁敬、叔孫通。由是言之，焉有大臣守職辦課可以致雍熙者哉！焉，於虔翻。誠使容身保位，無放退之辜，而盡節在公，抱見疑之勢，公義不脩而私議成俗，雖仲尼為課，猶不能盡一才，又況於世俗之人乎！」

司空掾北地傅嘏曰︰「夫建官均職，清理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責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治，直之翻。本綱未舉而造制末程，綱，維紘繩，網總也；舉綱則衆目張矣，言所繫者大也。十髮為程，一程為分，言其細也。又曰︰程，品式也。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國略，國經也。先，心薦翻。懼不足以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料，音聊。議久之不決，事竟不行。

臣光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治，直吏翻。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書皋陶曰︰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渾殽；譽，音余。渾，戶本翻。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而眞偽相冒。要之，其本在於至公至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焯，職略翻，明也。復，扶又翻。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為曲私欺罔之資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己之心不能治，治，直之翻；下同。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疏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好，呼到翻。惡，烏路翻。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博，廣也，大也，通也。洽，徧也。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寃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求於迹而察之在心，硏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溫公之論善矣，然必英明之君，然後能行之。自漢以下，循名責實，莫孝宣若也。宣帝之政，非由師傅之諭敎，公輔之啓沃也。公所謂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其萬世之名言也歟！

或者親貴雖不能而任職，疏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錄；喜，許記翻。好，呼到翻。敗，補邁翻。惡，烏路翻。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其迹，則文具實亡而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復，扶又翻。繁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眞哉！

或曰︰人君之治，治，直吏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內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百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章︰甲十六行本「卿」下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太守，奚煩勞之有哉！古人有言曰︰舉一綱，衆目張。又曰︰正其本，萬事理，此之謂也。而所謂本者，豈易言哉！

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卲述而修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立法也寬，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事見尚書。治其罪，謂殛鯀於羽山也。治，直之翻；下同。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旣宅，然後賞其功；隩，於六翻。事亦見尚書。賞其功，謂錫禹以玄珪也。非若京房、劉卲之法，校其米鹽之課，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卲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趨，七喻翻。

**17**初，右僕射衞臻典選舉，中護軍蔣濟遺臻書曰︰蔣濟已自中護軍遷護軍將軍，此復書中護軍，蓋先時事也。遺，于季翻。「漢主『章︰甲十六行本「主」作「祖」；乙十一行本同。』遇亡虜為上將，謂韓信。周武拔漁父為太師；謂呂望。布衣廝養，廝，音斯。養，羊尚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謂草創之規略，不可用於承平之時也。好不經之舉，好，呼到翻。經，常也。開拔奇之津，津，江河濟渡之要，故以為喻。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盧毓論人及選舉，皆先性行而後言才，先，悉薦翻。行，下孟翻。黃門郞馮翊李豐嘗以問毓，毓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服其言。中，竹仲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四

## 魏紀六起著雍敦牂（戊午），盡旃蒙赤奮若（乙丑），凡八年。

烈祖明皇帝下

**景初二年**（戊午、二三八）

**1**春，正月，帝召司馬懿於長安，使將兵四萬討遼東。討公孫淵也。留司馬懿於長安，以備蜀也。諸葛亮死，乃敢召之遠略。將，卽亮翻。議臣或以為四萬兵多，役費難供。議臣，當時謀議之臣也。帝曰︰「四千里征伐，續漢志︰遼東郡在洛陽東北三千六百里。雖云用奇，亦當任力，不當稍計役費也。」帝謂懿曰︰「公孫淵將何計以待君？」對曰︰「淵棄城豫走，上計也；據遼東拒大軍，其次也；「遼東」當作「遼水」。坐守襄平，此成禽耳。」襄平縣，漢遼東郡治所，公孫淵所都。帝曰︰「然則三者何出？」對曰︰「唯明智能審量彼我，量，音良。乃豫有所割棄，此旣非淵所及，又謂今往孤遠，言孤軍遠征也。不能支久；必先拒遼水，後守襄平也。」帝曰︰「還往幾日？」對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以六十日為休息，如此，一年足矣。」

公孫淵聞之，復遣使稱臣，求救於吳。吳人欲戮其使，欲報張彌、許晏之忿也。事見七十二卷青龍元年。復，扶又翻。羊衜曰︰衜，古道字。「不可，是肆匹夫之怒而捐霸王之計也，不如因而厚之，遣奇兵潛往以要其成。要，一遙翻。若魏伐不克，而我軍遠赴，是恩結遐夷，義形萬里；若兵連不解，首尾離隔，則我虜其傍郡，驅略而歸，亦足以致天之罰，報雪曩事矣。」吳主曰︰「善！」乃大勒兵謂淵使曰︰「請俟後問，當從簡書，左傳︰狄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必與弟同休戚。」淵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為兄弟之國，故權因而稱之為弟。又曰︰「司馬懿所向無前，深為弟憂之。」此晉史臣為此語耳，權必無此言。為，于偽翻。

帝問於護軍將軍蔣濟曰︰「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已固，魏、晉之間，謂國家為官。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及，淺入則勞而無獲；權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況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亦謂斬張彌、許晏也。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譎，古穴翻，詐也。疑之於我，我之不克，冀其折節事己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守，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得輕兵掩襲，未可測也。」淺規，謂規圖淺攻，不敢深入；吳君臣之為謀，已不逃蔣濟所料矣。

**2**帝問吏部尚書盧毓︰「誰可為司徒者？」毓薦處士管寧。處，昌呂翻。帝不能用，更問其次，對曰︰「敦篤至行，則太中大夫韓曁；行，下孟翻。亮直清方，則司隸校尉崔林；貞固純粹，則太常常林。」二月，癸卯，以韓曁為司徒。

**3**漢主立皇后張氏，前后之妹也。立王貴人子璿為皇太子，璿，旬緣翻。瑤為安定王。

大司農河南孟光問太子讀書及情性好尚於祕書郞郤正，東漢以馬融為祕書郞，詣東觀典校書；祕書郞蓋自融始。好，呼到翻；下同。郤，綺戟翻。正曰︰「奉親虔恭，夙夜匪懈，有古世子之風；懈，古隘翻。接待羣僚，舉動出於仁恕。」光曰︰「如君所道，皆家戶所有耳；謂其才行不逾中人也。吾今所問，欲知其權略智謀『章︰甲十六行本「謀」作「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下同。』何如也。」正曰︰「世子之道，在於承志竭歡，承志，謂承君父之志；竭歡，謂左右就養，承顏順色，以盡親之歡。旣不得妄有施為；智謀藏於胸懷，權略應時而發，此之有無，焉可豫知也！」焉，於虔翻。光知正愼宜，愼宜者，謹言語，擇其所宜言乃言也。不為放談，乃曰︰「吾好直，言無所回避。今天下未定，智意為先，智意自然，不可力強致也。強，其兩翻。儲君讀書，寧當傚吾等竭力博識以待訪問，如博士探策講試以求爵位邪！按漢書音義，作簡策難問例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卽探策也；若錄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探，吉南翻。當務其急者。」正深謂光言為然。正，儉之孫也。儉為益州刺史，漢靈帝中平五年，為盜賊所殺。

**4**吳人鑄當千大錢。杜佑曰︰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大錢，徑一寸四分，重十六銖。

**5**夏，四月，庚子，南鄕恭侯韓曁卒。

**6**庚戌，大赦。

**7**六月，司馬懿軍至遼東，公孫淵使大將軍卑衍、楊祚姓譜︰卑，卑耳國之後，或云鮮卑之後。蔡邕胡太傅碑有太傅掾鴈門卑登。將步騎數萬屯遼隧，圍塹二十餘里。考異曰︰晉·宣紀云「南北六七十里」，今從淵傳。諸將欲擊之，懿曰︰「賊所以堅壁，欲老吾兵也，今攻之，正墮其計。且賊大衆在此，其巢窟空虛；直指襄平，破之必矣。」乃多張旗幟，欲出其南，幟，昌志翻。衍等盡銳趣之。懿潛濟水，出其北，直趣襄平；趣，七喻翻。衍等恐，引兵夜走。諸軍進至首山，首山在襄平西南。淵復使衍等逆戰，復，扶又翻；下同。懿擊，大破之，遂進圍襄平。

秋，七月，大霖雨，遼水暴漲，運船自遼口徑至城下。遼口，遼水津渡之口也。雨月餘不止，平地水數尺；三軍恐，欲移營，懿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史張靜犯令，斬之，晉·職官志︰魏制，諸公加兵者置都督令史一人。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懿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俱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懿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淹，留也；言所留之糧不支一月也。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失半而克，猶當為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競，爭也。懿之語珪，猶有廋辭，蓋其急攻孟達，豈特與糧競哉？懼吳、蜀救兵至耳。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爾，如此也。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為！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采，抄，楚交翻。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言善兵者，能因事而變化也。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懿知淵可禽，欲以全取之。朝廷聞師遇雨，咸欲罷兵。帝曰︰「司馬懿臨危制變，禽淵可計日待也。」

雨霽，懿乃合圍，作土山地道，楯櫓鉤衝，楯，干也，攻城之士以扞蔽其身。櫓，樓車，登之以望城中。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衝，衝車也，以衝城。晝夜攻之，矢石如雨。淵窘急，窘，巨隕翻。糧盡，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將楊祚等降。八月，淵使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請解圍卻兵，當君臣面縛。懿命斬之，檄告淵曰︰「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迎之。左傳︰楚莊王圍鄭，克之，入自皇門，至于逵路，鄭伯肉袒牽羊以逆。孤天子上公，漢太傅，位上公。懿時為太尉而自謂上公，以太尉於三公為上也。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得禮邪！二人老耄，傳言失指，已相為斬之。為，于偽翻。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少，詩照翻。淵復遣侍中衞演乞克日送任，送任，謂送質子也。復，扶又翻。懿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但有降與死耳。降，戶江翻。汝不肯面縛，此為決就死也，不須送任！」壬午，襄平潰，淵與子脩將數百騎突圍東南走，大兵急擊之，斬淵父子於梁水之上。班志︰遼東郡遼陽縣，註云︰大梁水西南至遼陽，入遼水。水經註︰小遼水出玄菟高句麗縣遼山，西南流逕襄平縣，入大梁水；水出北塞外，西南流而入于遼水。懿旣入城，誅其公卿以下及兵民七千餘人，築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於其上，謂之京觀。觀，古玩翻。遼東、帶方、樂浪、玄菟四郡皆平。漢帶方縣，屬樂浪郡，公孫氏分立郡。陳壽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以南荒地為帶方郡，倭、韓諸國羈屬焉。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

淵之將反也，將軍綸直、賈範等苦諫，綸，姓；直，名；其先以邑為姓。淵皆殺之，懿乃封直等之墓，顯其遺嗣，釋淵叔父恭之囚。淵囚恭事見七十一卷太和二年。中國人欲還舊鄕者，恣聽之。遂班師。司馬懿與諸葛亮相守閉壁，若無能為者；及討公孫淵，智計橫出。鄙語有云︰「棋逢敵手難藏行，」其是之謂乎！

初，淵兄晃為恭任子在洛陽，先淵未反時，數陳其變，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欲令國家討淵；及淵謀逆，帝不忍市斬，欲就獄殺之。晃數陳淵之必反，非同逆者也；帝欲殺之以絕其類，刑之於市則無名，故欲就獄殺之。廷尉高柔上疏曰︰「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司馬牛，宋司馬桓魋之弟也。魋凶惡，牛憂之，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謂魋之積惡，將死亡無日。祁奚明叔向之過，左傳︰晉人逐欒盈，殺羊舌虎，囚虎兄叔向。祁奚見范宣子曰︰「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以虎也棄社稷！」宣子言諸公而免之。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著，直略翻。引分，卽引決也。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帝不聽，竟遣使齎金屑飲晃及其妻子，飲，於鴆翻。賜以棺衣，殯斂於宅。宅，晃所居者。斂，力贍翻。

**8**九月，吳改元赤烏。權以赤烏集於殿前改元。

**9**吳步夫人卒。

初，吳主為討虜將軍，在吳，娶吳郡徐氏；太子登所生庶賤，吳主令徐氏母養之。徐氏妬，故無寵。及吳主西徙，謂自吳而西徙都武昌也。徐氏留處吳；而臨淮步夫人寵冠後庭，步夫人，騭之族也。處，昌呂翻。冠，古玩翻。吳主欲立為皇后，而羣臣議在徐氏，吳主依違者十餘年。依違，不決也。會步氏卒，羣臣奏追贈皇后印綬，綬，音受。徐氏竟廢，卒於吳。

**10**吳主使中書郞呂壹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壹因此漸作威福，深文巧詆，排陷無辜，毀短大臣，纖介必聞。太子登數諫，數，所角翻；下同。吳主不聽，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皆畏之側目。

壹誣白故江夏太守刁嘉謗訕國政，訕，山諫翻。吳主怒，收嘉，繫獄驗問。時同坐人皆畏怖壹，其時與嘉同坐者。坐，徂臥翻。並言聞之。侍中北海是儀獨云無聞，是，姓；儀，名。儀本姓氏，孔融嘲儀以氏字為民上無頭，遂改姓是。遂見窮詰累日，詔旨轉厲，羣臣為之屛息。為，于偽翻。屛，必郢翻；屛息，不敢舒氣也。儀曰︰「今刀鋸已在臣頸，臣何敢為嘉隱諱，自取夷滅，為不忠之鬼！顧以聞知當有本末。」據實答問，辭不傾移，吳主遂舍之；舍，讀曰捨。嘉亦得免。

上大將軍陸遜、太常潘濬憂壹亂國，每言之，輒流涕。壹白丞相顧雍過失，吳主怒，詰責雍，詰，去吉翻。黃門侍郞謝厷語次問壹︰厷，與宏同；乎萌翻。「顧公事何如？」壹曰︰「不能佳。」厷又問︰「若此公免退，誰當代之？」壹未答。厷曰︰「得無潘太常得之乎？」壹『章︰甲十六行本「壹」下有「良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曰︰「君語近之也。」近，其靳翻。厷曰︰「潘太常常切齒於君，但道無因耳。謂欲奏舉其罪而非太常之職，故其道無因也。今日代顧公，恐明日便擊君矣！」漢制，丞相、御史舉奏百官有罪者。壹大懼，遂解散雍事。潘濬求朝，詣建業，濬本留武昌。朝，直遙翻。欲盡辭極諫，至，聞太子登已數言之至建業而知太子數言壹事。而不見從；濬乃大請百寮，欲因會手刃殺壹，以身當之，以身當擅殺之罪。為國除患。為，于偽翻；下同。壹密聞知，稱疾不行。

西陵督步騭上疏曰︰「顧雍、陸遜、潘濬，志在竭誠，寢食不寧，念欲安國利民，建久長之計，可謂心膂股肱社稷之臣矣。宜各委任，不使他官監其所司，課其殿最。監，古銜翻。殿，丁甸翻。賢曰︰殿，軍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先也；課居先也。此三臣思慮不到則已，豈敢欺負所天乎！」君，天也。

左將軍朱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主者，據吏也。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棺，古玩翻。斂，力驗翻。壹又表據吏為據隱，故厚其殯。吳主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日，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劉助覺其事而言之。吳主大感悟，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治，直之翻。賞助百萬。

丞相雍至廷尉斷獄，斷，丁亂翻。壹以囚見。雍和顏色問其辭狀，臨出，又謂壹曰︰「君意得無欲有所道乎？」道，言也。壹叩頭無言。時尚書郞懷敍懷，姓；敍，名。姓譜︰無懷氏之後。面詈辱壹，雍責敍曰︰「官有正法，何至於此！」有司奏壹大辟，辟，毗亦翻。或以為宜加焚裂，用彰元惡，殷紂用炮烙之刑，項羽燒殺紀信，漢武帝焚蘇文於橫橋，然未以為刑名也。王莽作焚如之刑，後世不復遵用。裂，謂車裂，古之轘刑。吳主以訪中書令會稽闞澤，會，古外翻。闞，姓也。左傳齊有大夫闞止。澤曰︰「盛明之世，不宜復有此刑。」復，扶又翻；下同。吳主從之。

壹旣伏誅，吳主使中書郞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子山、義封、定公相見，諸葛瑾，字子瑜。步騭，字子山。朱然，字義封。呂岱，字定公。瑾，渠吝翻。騭，職日翻。並咨以時事當有所先後，謂時事所當行何者為先，何者為後也。各自以不掌民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承明。推，吐雷翻。陸遜，字伯言。潘濬，字承明。伯言、承明見禮，泣涕懇側，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自安之心。』怖，普布翻。聞之悵然，深自刻怪！刻，怪也。何者？夫惟聖人能無過行，行，下孟翻。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厝，何能悉中！中，竹仲翻。獨當己有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乃至於此乎？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二色，謂班白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以謂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分，扶問翻。義雖君臣，恩猶骨肉，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計，事統是非，言行事是，則君臣同其是；非，則同其非也。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從，千容翻。同船濟水，將誰與易！易，如字。齊桓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之德，省，悉景翻。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下之於上，不從其令而從其意。孫權自謂優於齊桓，而責其臣以管子。使吳誠有管子，亦不敢盡言於權，觀諸陸遜可見矣。

**11**冬，十一月，壬午，以司空衞臻為司徒，司隸校尉崔林為司空。

**12**十二月，漢蔣琬出屯漢中。

**13**乙丑，帝不豫。

**14**辛巳，立郭夫人為皇后。

**15**初，太祖為魏公，以贊令劉放、酇縣，漢屬沛郡，王莽改曰贊治，魏分屬譙郡。或曰贊，相也，凡出令使之贊相，因以為官名。蓋魏武霸府所置也。參軍事孫資皆為祕書郞。文帝卽位，更名祕書曰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遂掌機密。漢桓帝延熹二年，置祕書監；魏武為魏王，置祕書令、丞，典尚書奏事，黃初初，改為中書，置監、令，中書有監、令自此始。自魏及晉，遂為要官，荀勗所謂鳳凰池也。更，工衡翻。帝卽位，尤見寵任，皆加侍中、光祿大夫，封本縣侯。放，涿郡方城人。資，太原中都人。是時，帝親覽萬機，數興軍旅，數，所角翻。腹心之任，皆二人管之；每有大事，朝臣會議，常令決其是非，擇而行之。中護軍蔣濟上疏曰︰此疏亦是濟為中護軍時所上，通鑑因敍放、資事而書之於此。「臣聞大臣太重者或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蓋謂文帝時也。或曰︰謂受遺大臣也。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祗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勢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之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便，毗連翻。辟，讀曰僻。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愼，不敢外交，但有此名，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謂因人主疲倦之時，有所剖割而制斷也。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私招朋援，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否，音鄙。譽，音余。功負賞罰，必有所易，負，罪也；易則賞罰不當乎功罪。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言放、資日在左右，狎而信之，不復覺其為姦；非若早聞忠言，自覽萬機，外以示經意國事，則放、資之形際必呈露而不可掩矣。復，扶又翻。見，賢遍翻。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適，丁歷翻。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調，徒釣翻。以琴瑟為喻也。遠與黃、唐角功，角者，兩兩相當也。黃、唐，黃帝、唐堯。近昭武、文之績，豈牽近習而已哉！然人君不可悉任天下之事，必當有所付；若委之一臣，自非周公旦之忠，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權『章︰甲十六行本「權」作「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敗官之敝。敗，補邁翻。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少，詩沼翻。行，戶孟翻。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專吏，謂專任放、資。帝不聽。自此以前皆非此年事。通鑑因放、資患失之心以誤帝託孤之事，遂書之於此以先事。

及寢疾，深念後事，乃以武帝子燕王宇為大將軍，與領軍將軍夏侯獻、武衞將軍曹爽、魏制︰領軍將軍主中壘、五校、武衞等三營。武衞將軍，蓋領武衞營也。太祖以許褚典宿衞，遷武衞中郞將，武衞之號自此始。後又遷武衞將軍，於是武衞始有將軍之號。晉泰始初，罷武衞將軍官。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等對輔政。爽，眞之子；肇，休之子也。帝少與燕王宇善，故以後事屬之。少，詩照翻。屬，之欲翻。

劉放、孫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曰︰「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殿中畜雞以司晨，棲於樹上，因謂之雞棲樹。獻、肇指以喻放、資。一言而發司馬氏篡魏之機，言之不可不謹也如是夫！以此觀獻、肇之輕脫，又何足以託孤哉！復，扶又翻。幾，居豈翻。放、資懼有後害，陰圖間之。間，古莧翻。燕王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言其性恭良，為事正如此也。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誰可任者？」時惟曹爽獨在側，放、資因薦爽，且言︰「宜召司馬懿與相參。」帝曰︰「爽堪其事不？」不，讀曰否。爽流汗不能對。放躡其足，耳之曰︰附耳語之也。「臣以死奉社稷。」帝從放、資言，欲用爽、懿，旣而中變，敕停前命；放、資復入見說帝，復，扶又翻。見，賢遍翻。說，輸芮翻。帝又從之。放曰︰「宜為手詔。」帝曰︰「我困篤，不能。」放卽上牀，執帝手強作之，強，其兩翻。遂齎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不得停省中。」皆流涕而出。考異曰︰放傳曰︰「宇性恭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否？』放、資因贊成之。又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帝納其言。放、資旣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按陳壽當晉世作魏志，若言放、資本情，則於時非美，故遷就而為之諱也。今依習鑿齒漢晉春秋、郭頒世語，似得其實。甲申，以曹爽為大將軍。帝嫌爽才弱，復拜尚書孫禮為大將軍長史以佐之。為下爽出孫禮張本。復，扶又翻。

是時，司馬懿在汲，時自遼東還師，次于汲也。汲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帝令給使辟邪辟邪，給使之名，猶漢丞相倉頭呼為宜祿也。齎手詔召之。先是，燕王為帝畫計，先，悉薦翻。為，于偽翻。以為關中事重，宜遣懿便道自軹關西還長安，關中事重，謂備蜀及撫安氐、羌也。軹縣，屬河內郡。賢曰︰軹故城在洛州濟源縣東南。五代志︰軹關，在河內郡王屋縣。杜佑曰︰軹關在河南府濟源縣界。事已施行。懿斯須得二詔，前後相違，疑京師有變，乃疾驅入朝。朝，直遙翻。

**三年**（己未、二三九）

**1**春，正月，懿至，入見，見，賢遍翻。帝執其手曰︰「吾以後事屬君，見，賢遍翻。屬，之欲翻。君與曹爽輔少子。少，詩照翻。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見，無所復恨矣！」復，扶又翻。及召齊、秦二王以示懿，別指齊王芳謂懿曰︰「此是也，君諦視之，勿誤也！」諦，可計翻，審也。又敎齊王令前抱懿頸。懿頓首流涕。是日，立齊王為皇太子。帝尋殂。陳壽曰︰年三十六。裴松之曰︰按魏武以建安九年八月定鄴，文帝始納甄后，明帝應以十年生，計至此年正月，整三十四年耳。時改正朔，以故年十二月為今年正月，可強名三十五年，不得三十六也。

帝沈毅明敏，沈，持林翻。任心而行，料簡功能，料，音聊。屛絕浮偽。屛，必郢翻。行師動衆，論決大事，謀臣將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強識，雖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跡所履，行，戶孟翻。及其父兄子弟，一經耳目，終不遺忘。忘，巫放翻。

孫盛論曰︰聞之長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髮垂地，口吃少言，吃，居乞翻；言蹇也。而沈毅好斷。沈，持林翻。好，呼到翻。斷，丁亂翻。初，諸公受遺輔導，帝皆以方任處之，謂使曹休鎭淮南、曹眞鎭關中、司馬懿屯宛也。處，昌呂翻。政自己出。優禮大臣，開容善直，雖犯顏極諫，無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其偉也。然不思建德垂風，不固維城之基，詩曰︰宗子維城。此言帝猜忌宗室，以亡魏。至使大權偏據，社稷無衞，悲夫！

**2**太子卽位，年八歲；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加曹爽、司馬懿侍中，假節鉞，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晉·職官志曰︰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為相，始遣大將軍督之。二十一年，征孫權還，遣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文帝黃初三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內外諸軍矣。錄尚書事，漢東都諸公之重任也，今爽、懿旣督中外諸軍，又錄尚書事，則文武大權，盡歸之矣。自此迄于六朝，凡權臣壹是專制國命。諸所興作宮室之役，皆以遺詔罷之。曰以者，非遺詔眞有此指也。

爽、懿各領兵三千人更宿殿內，更，工衡翻。爽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諮訪，不敢專行。或問使爽能守此而不變，可以免魏室之禍否？曰︰貓鼠不可以同穴，使爽能率此而行之，亦終為懿所啖食耳。

初，幷州刺史東平畢軌姓譜︰畢公高之後。及鄧颺、李勝、何晏、丁謐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皆有才名，而急於富貴，趨時附勢，明帝惡其浮華，趨，七喻翻。惡，烏路翻。皆抑而不用。曹爽素與親善，及輔政，驟加引擢，以為腹心。晏，進之孫；謐，斐之子也。何進見漢靈帝紀。丁斐事見六十六卷獻帝建安十六年。晏等咸共推戴爽，以為重權不可委之於人。丁謐為爽畫策，為，于偽翻。使爽白天子發詔，轉司馬懿為太傅，外以名號尊之，內欲令尚書奏事，先來由己，得制其輕重也。爽從之。為下懿族爽等張本。二月，丁丑，以司馬懿為太傅、以爽弟羲為中領軍、訓為武衞將軍、彥為散騎常侍、侍講，以在少帝左右，令侍講說。侍講之官，起乎此也。其餘諸弟皆以列侯侍從，從，才用翻。出入禁闥，貴寵莫盛焉。

爽事太傅，禮貌雖存，而諸所興造，希復由之。復，扶又翻；下同。爽徙吏部尚書盧毓為僕射，毓，余六翻。而以何晏代之，以鄧颺、丁謐為尚書，畢軌為司隸校尉。晏等依勢用事，附會者升進，違忤者罷退，內外望風，莫敢忤旨。忤，五故翻。黃門侍郞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躁，銛巧好利，不念務本，何晏，字平叔。銛，思廉翻，利也。好，呼到翻。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遠，于願翻。晏等遂與嘏不平，因微事免嘏官。又出盧毓為廷尉，尚書內朝官，九卿外朝官，故云出。畢軌又枉奏毓免官，衆論多訟之，乃復以為光祿勳。孫禮亮直不撓，爽心不便，出為揚州刺史。傅嘏、盧毓、孫禮所以不合於曹爽者，其心未背曹氏也；及其合於司馬懿，則事不可言矣。三子者，豈本心所欲哉？勢有必至，事有固然也。撓，奴敎翻。

**3**三月，以征東將軍滿寵為太尉。

**4**夏，四月，吳督軍使者羊衜擊遼東守將，俘人民而去。果如蔣濟所料。督軍使者，漢官也，魏黃初二年，罷督軍官，而吳猶仍漢制。

**5**漢蔣琬為大司馬，東曹掾犍為楊戲，素性簡略，琬與言論，時不應答。或謂琬曰︰「公與戲言而不應，其慢甚矣！」琬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左傳︰鄭子產謂子皮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面從後言，古人所誡。尚書︰舜、禹君臣之相告戒，其言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戲欲贊吾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嘗毀琬曰︰「作事憒憒，督農，猶魏、吳之典農也。憒，古悔翻，悶悶也。誠不及前人。」或以白琬，主者請推治敏，治，直之翻。琬曰︰「吾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乞問其憒憒之狀，琬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理，事不理，則憒憒矣。」後敏坐事繫獄，衆人猶懼其必死，琬心無適莫，論語，孔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謝顯道曰︰適，可也；莫，不可也。適，丁歷翻。敏得免重罪。此諸葛孔明所以屬琬也。

**6**秋，七月，帝始親臨朝。朝，直遙翻。

**7**八月，大赦。

**8**冬，十月，吳太常潘濬卒。吳主以鎭南將軍呂岱代濬，與陸遜共領荊州文書。岱時年已八十，體素精勤，躬親王事，與遜同心協規，有善相讓，南土稱之。

十二月，吳將廖式殺臨賀太守嚴綱等，臨賀縣，漢屬蒼梧郡，縣臨賀水，因以為名；吳分立為臨賀郡；唐為賀州。廖，力救翻；今力弔翻。自稱平南將軍，攻零陵、桂陽，搖動交州諸郡，衆數萬人。呂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吳主遣使追拜交州牧，及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其支黨，郡縣悉平。當方面者當如呂岱；委人以方面者當如孫權。岱復還武昌。

**9**吳都鄕侯周胤將兵千人屯公安，有罪，徙廬陵；諸葛瑾、步騭為之請。吳主曰︰「昔胤年少，初無功勞，橫受精兵，為，于偽翻。少，詩照翻。橫，戶孟翻。爵以侯將，謂旣受侯爵，又將兵也。將，卽亮翻。蓋念公瑾以及於胤也。而胤恃此，酗淫自恣，酗，吁句翻。前後告諭，曾無悛改。悛，丑緣翻。孤於公瑾，義猶二君，二君，謂諸葛瑾、步騭也。樂胤成就，豈有已哉！樂，音洛。迫胤罪惡，未宜便還，且欲苦之，使自知耳。以公瑾之子，而二君在中間，苟使能改，亦何患乎！」

瑜兄子偏將軍峻卒，全琮請使峻子護領其兵。吳主曰︰「昔走曹操，拓有荊州，皆是公瑾，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常不忘之。初聞峻亡，仍欲用護。聞護性行危險，用之適為作禍，行，下孟翻。為，于偽翻。故更止之。孤念公瑾，豈有已哉！」

**10**十二月，詔復以建寅之月為正。用地正事見上卷景初元年。是時仍用景初曆，但不以十一月為正耳。

邵陵厲公上諱芳，字蘭卿；明帝無子，養以為子。諡法︰殺戮無辜曰厲。帝後以失權，為司馬氏所廢，以其不終，加以惡諡。陳壽志·三少帝紀皆書本爵，此書見廢後之爵，自此以後，例如此，惟高貴鄕公書本爵，蓋見弒之後，不復有他號也。帝之廢也，歸藩于齊。魏世譜曰︰晉受禪，封齊王為邵陵縣公，泰始十年薨，諡日厲。扈蒙曰︰暴慢無親曰厲。

## 正始元年（庚申、二四○）

**1**春，旱。

**2**越巂蠻夷數叛漢，殺太守，自諸葛亮平高定之後，越巂夷數反，殺太守龔祿、焦璜。巂，音髓。數，所角翻。是後太守不敢之郡，寄治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安定縣不見于志，當是因越巂移治而暫立也。漢主以巴西張嶷為越巂太守，嶷招慰新附，誅討強猾，蠻夷畏服，郡界悉平，復還舊治。漢越巂郡治邛都縣。嶷，魚力翻。

**3**冬，吳饑。

**二年**（辛酉、二四一）

**1**春，吳人將伐魏。零陵太守殷札言於吳主曰︰「今天棄曹氏，喪誅累見，「殷札」，一作「殷禮」。喪誅，謂魏累有大喪，蓋天誅也。見，賢遍翻。虎爭之際而幼童涖事。陛下身自御戎，取亂侮亡，書·仲虺之誥之辭。宜滌荊、揚之地，滌，洗也，言舉國興師，後無留者，其地如洗也。舉強羸之數，使強者執戟，羸者轉運。羸，倫為翻。西命益州，軍于隴右，益州，謂蜀也。授諸葛瑾、朱然大衆，直指襄陽，陸遜、朱桓別征壽春，大駕入淮陽，歷青、徐。前漢之淮陽，後漢章帝改曰陳郡；此直謂淮水之陽耳。襄陽、壽春，困於受敵，長安以西，務禦蜀軍，許、洛之衆，勢必分離，掎角並進，民必內應。將帥對向，或失便宜，一軍敗績，則三軍離心；便當秣馬脂車，陵蹈城邑，乘勝逐北，以定華夏。若不悉軍動衆，循前輕舉，則不足大用，易於屢退，易，以豉翻。民疲威消，時往力竭，非上策也。」吳主不能用。傾國出師，決勝負於一戰，苻堅之所以亡也，吳主非不能用殷札之計，不肯用也。

夏，四月，吳全琮略淮南，決芍陂，賢曰︰芍陂今在壽州安豐縣東，陂徑百里，灌田萬頃。華夷對境圖︰芍陂周回三百二十四里，與陽泉、大業並孫叔敖所作，開溝引渒水為子午渠，開六門，灌田萬頃。芍，音鵲。諸葛恪攻六安，朱然圍樊，諸葛瑾攻柤中。襄陽記曰︰柤，讀如租稅之租。柤中在上黃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時夷正［王］權［梅］敷兄弟三人、部曲萬餘家屯此，分布在中廬、宜城西山𨻳、沔二谷中，土地平敞，宜桑麻，有水陸良田。沔南之膏腴沃壤，謂之柤中。杜佑曰︰柤中在襄州南漳縣界。楊正衡曰︰柤，側瓜翻。征東將軍王淩、揚州刺史孫禮與全琮戰於芍陂，琮敗走。荊州刺史胡質以輕兵救樊，魏荊州統江夏、襄陽、南陽、新城、魏興、上庸。或曰︰「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兵少，故當進軍為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乃安。

**2**五月，吳太子登卒。

**3**吳兵猶在荊州，太傅懿曰︰「柤中民夷十萬，隔在水南，流離無主，樊城被攻，歷月不解，此危事也，請自討之。」六月，太傅懿督諸軍救樊；吳軍聞之，夜遁，追至三州口，三州口，謂荊、豫、揚三州之口。魏荊州之地，東至江夏，豫州之地，南至弋陽，揚州之地，西至六安，三州口當在其間。又按王昶傳︰昶督荊、豫諸軍事，自宛徙屯新野，習水軍於三州，則三州蓋地名。口，水口。大獲而還。

**4**閏月，吳大將軍諸葛瑾卒。瑾太『章︰甲十六行本「太」作「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子恪先已封侯，恪以適當為世子；曰太子，誤也。恪以出山民功封侯，事見上卷景初元年。吳主以恪弟融襲爵，攝兵業，攝，領也，承也，領父之兵，承公之業也。駐公安。

**5**漢大司馬蔣琬以諸葛亮數出秦川，關中之地，沃野千里，秦之故國，謂之秦川。數，所角翻。道險、運糧難，卒無成功，卒，子恤翻。乃多作舟船，欲乘漢、沔東下，襲魏興、上庸。漢、沔之水，自漢中東歷魏興、上庸以達于襄陽。欲爭天下，則當出兵秦川，魏興、上庸，非其地也。會舊疾連動，未時得行。漢人咸以為事有不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漢主遣尚書令費禕、費，父沸翻。中監軍姜維等喻指。中監軍，卽中護軍之任也。蜀置前監軍、後監軍、中監軍，位三軍師之下。琬乃上言︰「今魏跨帶九州，根蔕滋蔓，平除未易。易，以豉翻。若東西幷力，首尾掎角，掎，居蟻翻。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克，能也；果，決也；言不能決然進兵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涼州之地，蜀惟得武都、陰平二郡而已。若維征行，御制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鎭繼。帥，讀曰率。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西『章︰甲十六行本「西」作「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有虞，赴之不難，請徙屯涪。」涪縣，漢屬廣漢郡，蜀屬梓潼郡。涪，音浮。漢主從之。

**6**朝廷欲廣田畜穀於揚、豫之間，使尚書郞汝南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陳縣，漢屬陳國。項縣，漢屬汝郡。晉志，二縣並屬梁國。行，下孟翻。艾以為︰「昔太祖破黃巾，因為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出征，運兵過半，功費巨億。陳、蔡之間，土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稻田，幷水東下，汝水、潁水、蒗蕩渠水、渦水皆經陳、蔡之間而東入淮。令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什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五萬人分一萬，番休迭戍，周而復始，是常有四萬人屯田。益開河渠以增漑灌，通漕運。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二『章︰甲十六行本「二」作「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食也。以此乘吳，無不克矣。」太傅懿善之。是歲，始開廣漕渠，每東南有事，大興軍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餘而無水害。史究言鄧艾興屯田之利。

**7**管寧卒。寧名行高潔，人望之者，邈然若不可及，卽之熙熙和易。行，下孟翻。易，以豉翻。能因事導人於善，人無不化服。及卒，天下知與不知，無『章︰甲十六行本「無」上有「聞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不嗟歎。

**三年**（壬戌、二四二）

**1**春，正月，漢姜維率偏軍自漢中還住涪。蜀諸軍時皆屬蔣琬，姜維所領偏軍耳。

**2**吳主立其子和為太子，大赦。

**3**三月，昌邑景侯滿寵卒。秋，七月，乙酉，以領軍將軍蔣濟為太尉。

**4**吳主遣將軍聶友、校尉陸凱將兵三萬擊儋耳、珠崖。儋耳、珠崖，漢武帝開以為郡，屬交趾州，元帝以後棄之。聶，尼輒翻。儋，都甘翻。

**5**八月，吳主封子霸為魯王。霸，和母弟也，寵愛崇特，與和無殊。為後吳廢和誅霸張本。尚書僕射是儀領魯王傅，上疏諫曰︰「臣竊以為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鎭四方，為國藩輔，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且二宮宜有降殺，殺，所戒翻。以正上下之序，明敎化之本。」書三、四上，吳主不聽。四上，時掌翻。

**四年**（癸亥、二四三）

**1**春，正月，帝加元服。

**2**吳諸葛恪襲六安，漢六安國都六縣；後漢為六安侯國，屬廬江郡；晉為六縣，屬廬江郡。掩其人民而去。

**3**夏，四月，立皇后甄氏，甄，之人翻。大赦。后，文昭皇后兄儼之孫也。

**4**五月，朔，日有食之，旣。

**5**冬，十月，漢蔣琬自漢中還住涪，疾益甚，以漢中太守王平為前監軍、鎭北大將軍，督漢中。監，古銜翻。

**6**十一月，漢主以尚書令費禕為大將軍、錄尚書事。

**7**吳丞相顧雍卒。

**8**吳諸葛恪遠遣諜人觀相徑要，諜，達協翻。相，息亮翻。欲圖壽春。太傅懿將兵入舒，舒縣，屬廬江郡，春秋之故國也，時在吳、魏境上，棄而不耕，去皖口甚近。欲以攻恪，吳主徙恪屯於柴桑。柴桑縣，漢屬豫章郡，吳屬武昌郡，有柴桑山；在今江州德化西九十里。杜佑曰︰江州尋陽縣南楚城驛，卽古之柴桑縣。宋白曰︰江州瑞昌縣，蓋柴桑之舊城。

**9**步騭、朱然各上疏於吳主曰︰「自蜀還者，咸言蜀欲背盟，騭，職日翻。上，時掌翻。背，蒲妹翻。與魏交通，多作舟船，繕治城郭；治，直之翻。又，蔣琬守漢中，聞司馬懿南向不出兵，乘虛以掎角之，掎，居蟻翻。反委漢中，還近成都。事已彰灼，無所復疑，近，其靳翻。復，扶又翻。宜為之備。」吳主答曰︰「吾待蜀不薄，聘享盟誓，無所負之，何以致此！司馬懿前來入舒，旬日便退。蜀在萬里，何知緩急而便出兵乎！昔魏欲入漢川，曹眞欲入漢中，事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四年。此間始嚴，亦未舉動，謂嚴兵而未發也。會聞魏還而止；還，從宣翻，又如字。蜀寧可復以此有疑邪！人言苦不可信，朕為諸君破家保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10**征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王昶據王昶傳，「揚」當作「荊」。上言︰「地有常險，守無常勢。今屯宛去襄陽三百餘里，有急不足相赴。」遂徙屯新野。新野縣，屬南陽郡。

**11**宗室曹冏裴松之曰︰冏，中常侍兄叔興之後，少帝之族祖也。上書曰︰「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賢。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之道偏任，則其敝也劫奪。謂威權陵偪，劫其君而奪之也。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疏而並用之，故能保其社稷，歷紀長久。紀，年紀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備，或任而不重，或釋而不任。臣竊惟此，惟，思也。寢不安席，謹撰合所聞，論其成敗撰，具也，音雛免翻。曰︰昔夏、商、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呂延濟曰︰與天下共其民，謂建立諸侯與之共理，同有其利也。故天下有難，則諸侯同憂。秦王獨制其民，故傾危而莫救也。秦觀周之敝，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官，呂向曰︰秦皇觀周所以敝者，乃以勢弱而諸侯奪其國也，遂廢五等之爵而立郡縣之吏。五等，公、侯、伯、子、男也。內無宗子以自毗輔，毗，亦輔也。外無諸侯以為藩衞；譬猶芟刈股肱，獨任胸腹，觀者為之寒心，芟，所銜翻。為，于偽翻。而始皇晏然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不悖哉！悖，蒲內翻。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合之衆，五年之中，遂成帝業。何則？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勢然也。用班固漢宗室諸侯王表文意。易，以豉翻。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而天下所以不傾動者，徒以諸侯強大，盤石膠固『章︰甲十行本「固」下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故賈誼以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賈誼治安策之言，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少，詩沼翻。治，直吏翻。文帝不從。至於孝景，猥用鼂錯之計，削黜諸侯，遂有七國之患。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蓋兆發高帝，釁鍾文、景，鍾，聚也。由寬之過制，急之不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左傳田無宇之言。折，而設翻。掉，徒弔翻。尾同於體，猶或不從，況乎非體之尾，其可掉哉！武帝從主父之策，下推恩之令，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自是之後，遂以陵夷，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至于哀、平，王氏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為田常之亂，宗室諸侯，或乃為之符命，頌莽恩德，事見三十六卷王莽初始元年。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有定耳。賴光武皇帝挺不世之姿，擒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旣絕，斯豈非宗子之力也！嗣，祥使翻。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至於桓、靈，閹宦用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由是天下鼎沸，姦宄並爭，宗廟焚為灰燼，宮室變為榛藪。謂董卓之亂也。

太祖皇帝龍飛鳳翔，掃除凶逆。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年矣；自黃初受禪至是二十四年。觀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五代︰夏、商、周、秦、漢。覩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空虛，謂有封國之名，實不能有其地也。君不使之民，謂抗藩王之尊於國民之上，不得而臣使也。王，于況翻。宗室竄於閭閻，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呂延濟曰︰盤石，大石也，以其堅重不可轉易也。宗盟，謂同姓諸侯盟會者也。非所以安社稷，為萬世之業也。且今之州牧、郡守，守，式又翻。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比，毗必翻，又毗至翻。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一人間廁其間，人間，古莧翻。與相維制，非所以強榦弱枝，備萬一之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為名都之主，或為偏師之帥；帥，所類翻。而宗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張銑曰︰言宗室位卑也。百人之上，百夫長也。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語曰︰『百足之蟲，至死不僵』，馬蚿百足。僵，居良翻。以其扶之者衆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是以聖王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故天下有變而無傾危之患矣。」冏冀以此論感悟曹爽，爽不能用。以明帝之明，且不能用陳思王之言，況曹爽之愚闇哉！

**五年**（甲子、二四四）

**1**春，正月，吳主以上大將軍陸遜為丞相，其州牧、都護、領武昌事如故。遜先為荊州牧、右都護，領武昌事。

**2**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夏侯玄，雍，於用翻。大將軍爽之姑子也。玄辟李勝為長史，勝及尚書鄧颺欲令爽立威名於天下，勸使伐蜀；太傅懿止之，不能得。三月，爽西至長安，發卒十餘萬人，與玄自駱口入漢中。駱口，駱谷口也。駱谷在漢中成固縣東北，北達扶風郿縣。

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自蔣琬屯涪，蜀之重兵在焉。平曰︰「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為深禍，垂，幾及也。關，關城也。杜佑曰︰關城，俗名張魯城，在西縣西四十里。嗚呼！王侯設險以守其國。其後關城失守，鍾會遂平行至漢中；王平謂賊若得關，遂為深禍，斯言驗矣。今宜先遣劉護軍據興勢，水經註︰小成固城北百二十二里有興勢坂。寰宇記︰興勢山在洋州興道縣北四十三里，今郡城所枕，形如一盆，外險而內有大谷，為盤道上數里，方及四門，因名興勢。東坡指掌圖以為在興元，恐非也。杜佑曰︰興勢卽洋州興道縣。寰宇記與通典合矣。宋白曰︰興勢山在今興道縣西北二十里。劉護軍，劉敏也。平為後拒；若賊分向黃金，黃金谷在興道縣，山有黃金峭。黃金谷有黃金戍，傍山依峭，險折七里。杜佑曰︰黃金戍在洋州黃金縣西北八十里，張魯所築，南接漢川，北枕古道，險固之極。平帥千人下自臨之，帥，讀曰率；下同。比爾間涪軍亦至，比，必寐翻。此計之上也。」諸將皆疑，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遂帥所領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亙百餘里。幟，昌志翻。

閏月，漢主遣大將軍費禕督諸軍救漢中，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共圍棋；于時羽檄交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擐，胡慣翻，貫甲也。禕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

**3**夏，四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4**大將軍爽兵距興勢不得進，關中及氐、羌轉輸不能供，牛馬騾驢多死，民夷號泣道路，騾，盧戈翻。號，戶高翻。涪軍及費禕兵繼至。參軍楊偉為爽陳形勢，為，于偽翻。宜急還，不然，將敗。鄧颺、李勝與偉爭於爽前。偉曰︰「颺、勝將敗國家事，可斬也！」後將敗，補邁翻。爽不悅。

太傅懿與夏侯玄書曰︰「春秋責大德重。責，責望也。德，恩德也。言責望之甚大者，其恩之為甚重也。昔武皇帝再入漢中，幾至大敗，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及六十八卷建安二十四年。幾，居希翻。君所知也。今興勢至險，蜀已先據，若進不獲戰，退見邀絕，覆軍必矣，將何以任其責！」任，音壬。玄懼，言於爽；五月，引軍還。費禕進據三嶺以截爽，自駱谷出扶風，隔以中南山，其間有三嶺︰一曰沈嶺，近芒水；一曰衙嶺；一曰分水嶺。爽爭險苦戰，僅乃得過，失亡甚衆，關中為之虛耗。為，于偽翻。

**5**秋，八月，秦王詢卒。

**6**冬，十二月，安陽孝侯崔林卒。諡法︰大慮行節曰孝；五宗安之曰孝；慈惠愛親曰孝。

**7**是歲，漢大司馬琬以病固讓州職於大將軍禕，漢主乃以禕為益州刺史，以侍中董允守尚書令，為禕之副。

時戰『嚴︰「戰」改「軍」。』國多事，戰國者，謂國日有戰爭也。公務煩猥；猥，雜也。禕為尚書令，識悟過人，每省讀文書，省，悉景翻。舉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忘。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弈，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及董允代禕，欲斅禕之所行，旬日之中，事多愆滯。愆，違也。允乃歎曰︰「人才力相遠若此，非吾之所及也！」及聽事終日而猶有不暇焉。

**六年**（乙丑、二四五）

**1**春，正月，以票騎將軍趙儼為司空。票，匹妙翻。

**2**吳太子和與魯王同宮，禮秩如一，羣臣多以為言，是儀之諫，見於是卷三年。蓋諫者不特是儀也。吳主乃命分宮別僚；二子由是有隙。史言和、霸之隙，亦兩宮僚屬交構以成之。別，彼列翻。

衞將軍全琮遣其子寄事魯王，以書告丞相陸遜，遜報曰︰「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私出，謂出私門也。要，一遙翻。若其不佳，終為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寄果阿附魯王，輕為交搆。遜書與琮曰︰「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日磾事，見二十三卷漢武帝後元二年。宿，音秀。留，音溜。阿，相傳從安入聲。終為足下家門致禍矣。」琮旣不答遜言，更以致隙。

魯王曲意交結當時名士。偏將軍朱績以膽力稱，王自至其廨，廨，居隘翻，公宇也。就之坐，欲與結好；好，呼到翻。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績，然之子也。

於是自侍御、賓客，造為二端，仇黨疑貳，滋延大臣，舉國中分。吳主聞之，假以精學，禁斷賓客往來。斷，讀曰短。督軍使者羊衜上疏曰︰「聞明詔省奪二宮備衞，抑絕賓客，使四方禮敬不復得通，復，扶又翻。遠近悚然，大小失望。或謂二宮不遵典式；就如所嫌，猶且補察，密加斟酌，不使遠近得容異言。臣懼積疑成謗，久將宣流，而西北二隅，蜀在西，魏在北。去國不遠，將謂二宮有不順之愆，不審陛下何以解之！」

吳主長女魯班適左護軍全琮，少女小虎適驃騎將軍朱據。二女，步夫人所生也。全公主與太子母王夫人有隙，吳主欲立王夫人為后，公主阻之；恐太子立怨己，心不自安，數譖毀太子。吳主寢疾，遣太子禱於長沙桓王廟，孫策追諡長沙桓王。杜佑曰︰孫權都建業，立兄長沙桓王廟於朱雀橋南。太子妃叔父張休居近廟，邀太子過所居。全公主使人覘視，近，其靳翻。過，工禾翻。覘，丑廉翻，窺也。因言「太子不在廟中，專就妃家計議」，又言「王夫人見上寢矣，有喜色」，吳主由是發怒；夫人以憂死，太子寵益衰。

魯王之黨楊竺、全寄、吳安、孫奇等共譖毀太子，吳主惑焉。陸遜上疏諫曰︰「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書三四上，四上，時掌翻。辭情危切；論語︰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程顥曰︰危，獨也，與衆異而不安之謂。余按此所謂危者，謂嫡庶無別，則亡國之禍隨之，人不敢言，而遜獨言之，所謂危也。又欲詣都，口陳嫡庶之義。吳主不悅。考異曰︰吳錄曰︰「權時見楊竺，辟左右而論霸之才，竺深述霸有文武英姿，宜為嫡嗣，於是權乃許立焉。旣而遜有表極諫，權疑竺泄之，乃斬竺。」按竺死在太子廢後，吳錄所述妄也。

太常顧譚，遜之甥也，亦上疏曰︰「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等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全，覬覦之望絕。覬，音冀。覦，音俞。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為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治，直吏翻。累，力瑞翻。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位，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義，陳人彘之戒，帝旣悅懌，夫人亦悟。事見十三卷漢文帝二年。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由是魯王與譚有隙。

芍陂之役，二年，全琮與魏戰于芍陂。譚弟承及張休皆有功；全琮子端、緒與之爭功，端、緒，琮之二子。譖承、休於吳主，吳主徙譚、承、休於交州，又追賜休死。

太子太傅吾粲請使魯王出鎭夏口，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夏，戶雅翻。出楊竺等不得令在京師，又數以消息語陸遜；數，所角翻；下同。語，牛倨翻。魯王與楊竺共譖之，吳主怒，收粲下獄，誅。下，遐稼翻。數遣中使責問陸遜，遜憤恚而卒。恚，於避翻。其子抗為建武校尉，代領遜衆，送葬東還，自荊州東還葬吳。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以楊竺所白遜二十事問抗，抗事事條答，吳主意乃稍解。

**3**夏，六月，都卿穆侯趙儼卒。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4**秋，七月，吳將軍馬茂謀殺吳主及大臣以應魏，事泄，幷黨與皆伏『章︰甲十六行本「伏」作「族」；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誅。吳曆曰︰茂本魏淮南鍾離長，叛降吳。

**5**八月，以太常高柔為司空。

**6**漢甘太后殂。甘太后，後主之母，據陳壽志，先已卒於南郡。此吳太后也，吳懿之妹，先主入蜀，始納焉。證以蜀志，其殂在是年。

**7**吳主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西城，通會市，作邸閣。沈約曰︰句容，漢舊縣，屬丹陽郡，今在建康府南九十里；有茅山，亦謂之句曲山。班固曰︰會稽曲阿縣本秦雲陽縣也，後漢屬吳郡。沈約曰︰曲阿，本曰雲陽，秦始皇改曰曲阿；吳嘉禾三年復曰雲陽。今相傳秦時或言其地有天子氣，始皇鑿坑以敗其勢，截直道使阿曲，故謂之曲阿。劉昫曰︰潤州金壇縣，本曲阿縣地。會市者，作市以會商旅。句，如字。

**8**冬，十一月，漢大司馬琬卒。

**9**十二月，漢費禕至漢中，行圍守。魏延鎭漢中，實兵諸圍以禦敵，所謂圍守也。行，下孟翻。

**10**漢尚書令董允卒；以尚書呂乂為尚書令。

董允秉心公亮，獻可替否，備盡忠益，漢主甚嚴憚之。宦人黃皓，便僻佞慧，便，毗連翻。漢主愛之。允上則正色規主，下則數責於皓；數，所具翻。皓畏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續漢志︰黃門令丞一人，以宦者為之。

費禕以選曹郞汝南陳祗代允為侍中，漢六曹尚書，一曹有郞六人。選曹郞，屬選部。選，須絹翻。祗矜厲有威容，多技藝，挾智數，故禕以為賢，越次而用之。祗與皓相表裏，皓始預政，累遷至中常侍，操弄威柄，終以覆國。自陳祗有寵，而漢主追怨董允日深，謂為自輕，謂允為輕己也。由祗阿意迎合而皓浸潤搆間故也。間，古莧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 魏紀七起柔兆攝提格（丙寅），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丙寅、二四六）

**1**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柤中，柤，讀如祖；楊正衡側瓜翻。殺略數千人而去。

**2**幽州刺史毌丘儉以高句驪王位宮數為侵叛，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數，所角翻；下同。督諸軍討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丸都，高句驪都於丸都之下，多大山深谷，毌丘儉傳謂懸車束馬以上丸都，可知矣。唐志︰自鴨淥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丸都城。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幾，居豈翻。位宮遂奔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之地，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句驪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紇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高麗名城也。建安中，其王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在沸流水西。魏正始中，毌丘儉屠丸都，銘不耐城而還。又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漊，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大山之東。漢武帝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帥為縣侯。其國小，迫於句驪，遂臣屬焉。菟，同都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至肅愼氏南界，魏東夷挹婁之國，卽古肅愼氏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及納降者，總八千餘口。還，從宣翻，又如字。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

**3**秋，九月，吳主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驃，匹妙翻。車騎將軍朱然為左大司馬，衞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鎭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蒲圻；水經註︰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山北對蒲洲，洲頭卽蒲圻縣治。武昌志曰︰蒲山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荊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以威北將軍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鎭武昌。

**4**漢大赦。大司農河南孟光光，河南洛陽人，漢末逃入蜀。於衆中責費禕曰︰「夫赦者，偏枯之物，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赦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宄之惡乎！」禕但顧謝，踧踖而已。踧，子六翻。踖，資息翻。

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為赦。匡衡疏見三十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帝亦言︰『吾周旋陳元方、鄭康成間，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啓告治亂之道悉矣，曾不語赦也。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劉琮，字季玊。歲歲赦宥，何益於治！』」治，直吏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及焉。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赦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數，所角翻；下同。下，遐稼翻。不亦卓乎！

**5**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青龍四年，吳鑄大錢，十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當千。

**6**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為衞將軍，與大將軍費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沸翻。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封二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為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汶山叛羌，卽此地也，今州城卽姜維故壘。汶，讀曰岷。

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昔王莽之敗，豪桀並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陿，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更，工衡翻。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為善。世祖初入河北，馮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為者。』遂務理冤獄，崇節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三十九卷更始元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慕德，邳肜、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齎棺，襁負而至，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肜，余中翻。勝，音升。故能以弱為強而成帝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卽時還車。銚期傳曰︰光武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誡，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為之回輿而還。銚，音姚。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卽行。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八年。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不為；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先之也。傳，直戀翻。先，悉薦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思望之時也，言思望賢主混一。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者以副人望！復，扶又翻。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樂，音洛；下同。先帝之志，堂構未成，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誠非盡樂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修先帝所施，施，式支翻，設也。下為子孫節儉之敎。」漢主不聽。

**八年**（丁卯、二四七）

**1**春，正月，吳全琮卒。

**2**二月，日有食之。

時尚書何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法度。太尉蔣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堲之，戒比周也。好，呼到翻。治，直吏翻；下同。比，毗至翻。周公輔政，愼於其朋。書·洛誥︰周公戒成王曰︰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孔安國註曰︰少子愼其朋黨，少子愼其朋黨，戒其自今已往。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3**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修建業宮。有司奏言︰「武昌宮已二十八歲，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恐不堪用，宜下所在，下，遐稼翻。通更伐致。」致，謂伐材木而致之。通者，凡吳境內悉然也。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斂，力贍翻。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令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

**4**大將軍爽用何晏、鄧颺、丁謐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卽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書·五行志曰︰爽遷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朝，直遙翻。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等張本。與，讀曰預。

**5**吳丞相步騭卒。

**6**帝好褻近羣小，近，其靳翻。遊宴後園。秋，七月，尚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為母，乾為父，言皇后為天下母，以乾為式，從夫之義也。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法。」冬，十二月，散騎常侍、諫議大夫孔乂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今天下已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寄翻。出必御輦乘車，天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

**7**吳主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策之。安豐縣，漢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則懼內釁卒起，卒，讀曰猝。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疽，千余翻。將，卽亮翻。此不過欲補䘺支黨，䘺，丈澗翻，縫也。還自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

**8**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註︰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卽白水源，山東卽洮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枹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洮，土刀翻。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眞討破叛胡治元多，蓋諸胡有治姓也。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戊辰、二四八）

**1**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午，司徒衞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鷄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食一槽矣。

**2**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也。遂固辭不受。

**3**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諮斷者，諮之使斷決也。然後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

**4**秋，九月，以車騎將軍王淩為司空。

**5**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郡，唐之涪州。宋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地；蜀先主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卽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鎭；隋開皇三年，移漢平縣於鎭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鎭為名。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敕隸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水，秦司馬錯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險水灘，人多獽、蜑，唯出丹漆蜜枳；縣卽涪州所理。漢建安中，涪陵謝本以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地志省丹興縣，郡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姓徐巨反，鄧芝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言︰漢葭在郡東百里，灃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酉陽縣地。按漢酉陽在今溪州犬鄕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酉陽城，乃劉蜀所置，非漢之酉陽。隋圖經及貞觀地志並言蜀所置酉陽為漢酉陽，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問隋州郡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互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治義陵，卽今辰州潊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卽今朗州所理是。今辰、錦、敍、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炳然自分矣。漢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6**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曰︰綺疏，謂鏤為綺文。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憂，數涕泣諫止之，爽不聽。爽兄弟數俱出遊，數，所角翻。司農沛國桓範謂曰︰「總萬機，典禁兵，不宜並出，若有閉城門，誰復內入『章︰甲十六行本「入」作「人」；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者？」復，扶又翻；下同。爽曰︰「誰敢爾邪！」

初，清河、平原爭界，八年不能決。冀州刺史孫禮請天府所藏烈祖封平原時圖以決之；烈祖，明帝也，封平原王。畫壤分國，有地圖在天府。周禮有天府，鄭玄註云︰掌祖廟之寶藏；又賢能之書及功書皆藏于天府。爽信清河之訴，云圖不可用，禮上疏自辨，辭頗剛切。爽大怒，劾禮怨望，結刑五歲。結刑五歲者，但結以徒作五歲之罪而不使之輸作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久而『章︰甲十六行本「而」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復為幷州刺史，往見太傅懿，有忿色而無言。懿曰︰「卿得幷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魏幷州統太原、上黨、西河、鴈門、新興。冀州大於諸州，幷州遠接荒外，故意其觖望。懿多權數，以此言擿發禮耳。少，詩沼翻。恚，於避翻。分，扶問翻。禮曰︰「何明公言之乖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為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匡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兇，許拱翻。此禮之所以不悅也！」因涕泣橫流。懿曰︰「且止，忍不可忍！」至此，禮入懿數中矣。

冬，河南尹李勝出為荊州刺史，過辭太傅懿。懿令兩婢侍。持衣，衣落；指口言渴，婢進粥，懿不持杯而飲，粥皆流出霑胸。勝曰︰「衆情謂明公舊風發動，魏武之辟懿也，懿辭以風痹，故勝以為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懿使聲氣纔屬，詐為羸惙之狀也。屬，之欲翻。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枕，之鴆翻。君當屈幷州，幷州近胡，近，其靳翻。好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李勝，南陽人，故謂荊州為本州。非幷州。」懿乃錯亂其辭曰︰「君方到幷州？」勝復曰︰「當忝荊州。」懿曰︰「年老意荒，不解君言。解，戶買翻，曉也。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勳！」勝退，告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言其形神已離，惟尸在而餘殘喘耳。他日，又向爽等垂泣曰︰無聲而出涕，曰垂泣。「太傅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等不復設備。

何晏聞平原管輅明於術數，請與相見。十二月，丙戌，輅往詣晏，晏與之論易。時鄧颺在坐，坐，徂臥翻。謂輅曰︰「君自謂善易，而語初不及易中辭義，何也？」輅曰︰「夫善易者不言易也。」晏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也！」因謂輅曰︰「試為作一卦，為，于偽翻。知位當至三公不？」不，讀曰否。又問︰「連夢見青蠅數十，來集鼻上，驅之不去，何也？」輅曰︰「昔元、凱輔舜，左傳︰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周公佐周，皆以和惠謙恭，享有多福，此非卜筮所能明也。今君侯位尊勢重，而懷德者鮮，鮮，息淺翻。畏威者衆，殆非小心求福之道也。又，鼻者天中之山，相書以鼻為天中，自脣以上為人中。裴松之曰︰相書謂鼻之所在為天中，鼻有山象，故曰天中之山。『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今青蠅臭惡，而集之，位峻者顚，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侯裒多益寡，裒，莆侯翻，與掊同，取也。爾雅︰裒、鳩、樓，聚也。徐云︰樓，斂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為多，當思自減損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言必見其死也。譚，與談同。輅還邑舍，邑舍，平原邑邸也。具以語其舅；語，牛倨翻。舅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輅為狂。

**7**吳交趾、九眞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為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

**8**太傅懿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置二子於要地矣。

## 嘉平元年（己巳、二四九）是年四月方改元。

**1**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明帝陵也。水經註︰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孫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爽弟中領軍羲、武衞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從，才用翻。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出屯洛水浮橋；水經註︰洛城南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閶闔，南直洛水浮桁。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昔從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後事為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事，屬，之欲翻。按晉紀，懿自為文帝所信重，太祖未嘗以後事屬之也，若文帝則以明帝屬懿。此自陛下所見，無所憂苦。萬一有不如意，臣當以死奉明詔。』今大將軍爽，背棄顧命，背，蒲妹翻。陸德明曰︰顧，音古。敗亂國典，內則僭擬，外則專權，破壞諸營，敗，補邁翻。壞，音怪。盡據禁兵，羣官要職，皆置所親，殿中宿衞，易以私人，根據盤互，縱恣日甚。又以黃門張當為都監，監，古銜翻。伺察至尊，離間二宮，伺，相吏翻。間，古莧翻。傷害骨肉，天下洶洶，人懷危懼。陛下便為寄坐，寄坐，謂雖處天子之位，猶寄寓也。豈得久安！此非先帝詔陛下及臣升御牀之本意也。臣雖朽邁，朽邁，謂年老衰朽，日月已過也。敢忘往言！太尉臣濟等皆以爽為有無君之心，兄弟不宜典兵宿衞，奏永寧宮，皇太后令敕臣如奏施行。臣輒敕主者及黃門令『罷爽、羲、訓吏兵，以侯就第，不得逗留，以稽車駕；敢有稽留，便以軍法從事！』臣輒力疾將兵屯洛水浮橋，伺察非常。」輒，專也。懿雖挾太后以臨爽，而其奏自言輒者至再，以天子在爽所也。爽得懿奏事，不通；迫窘不知所為，留車駕宿伊水南，水經註︰來儒之水，出于半石之山，西南流逕大石山，又西至高都城東，西入伊水。伊水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伐木為鹿角，發屯田兵數千人以為衞。魏武創業，令州郡例置田官，故洛陽亦有屯田兵。

懿使侍中高陽許允及尚書陳泰說爽，宜早自歸罪，說，輸芮翻。又使爽所信殿中校尉尹大目謂爽，唯免官而已，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郞、校尉、司馬。尹大目說爽，猶未疑司馬氏也，至其追語文欽乃覺耳。以洛水為誓。泰，羣之子也。

初，爽以桓範鄕里老宿，範，沛國人，譙、沛鄕里也。老，耆也。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註︰平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至晉時則有青紙詔矣。範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避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駑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駑，音奴。言爽顧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棧，士限翻。

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詣許昌，發四方兵以自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闕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郞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詣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命汝三宿，汝中宿至。陸德明曰︰中，丁仲翻。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陽有武庫，故曰別庫。被假，謂授兵也。被，皮義翻。所憂當在穀食，而大司農印章在我身。」羲兄弟默然不從，自甲夜至五鼓，甲夜，初夜也。夜有五更︰一更為甲夜，二更為乙夜，三更為丙夜，四更為丁夜，五更為戊夜。爽乃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範哭曰︰「曹子丹佳人，生汝兄弟，㹠犢耳！曹眞，字子丹。㹠，與豚同。小豕曰㹠，小牛曰犢。何圖今日坐汝等族滅也！」

爽乃通懿奏事，白帝下詔免己官，奉帝還宮。爽兄弟歸家，懿發洛陽吏卒圍守之；洛陽令所主吏卒也。四角作高樓，令人在樓上察視爽兄弟舉動。爽挾彈到後園中，彈，徒案翻。樓上便唱言︰「故大將軍東南行！」爽愁悶不知為計。

戊戌，有司奏「黃門張當私以所擇才人與爽，疑有姦。」收當付廷尉考實，辭云︰「爽與尚書何晏、鄧颺、丁謐、司隸校尉畢軌、荊州刺史李勝等陰謀反逆，須三月中發。」於是收爽、羲、訓、晏、颺、謐、軌、勝幷桓範皆下獄，劾以大逆不道，下，遐稼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與張當俱夷三族。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宣王使晏典治爽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凡有八族，』晏疏丁、鄧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按宣王方治爽黨，安肯使晏典其獄！就令有之，晏豈不自知與爽最親而冀獨免乎！此殆孫盛承說者之妄耳。

初，爽之出也，司馬魯芝留在府，聞有變，將營騎斫津門出赴爽。營騎，大將軍營騎士也。津門，洛城南出西頭第一門也，亦曰建城門。騎，奇寄翻。及爽解印綬，綬，音受。將出，主簿楊綜止之曰︰「公挾主握權，捨此以至東市乎？」言必將見誅於市也。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之翻。太傅懿曰︰「彼各為其主也，為，于偽翻。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書郞。

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如此也。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洛翻。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殆就！殆，近也。爽之才非太傅之偶也。」偶，匹也。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旦翻。猶或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人死，親昵之職也，昵，尼質翻。左傳︰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若為己死，非其私昵，誰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質任，愛昵者則可為之死。從衆而已。」敞遂出。事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希翻。

先是，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持林翻；下同。質，如字。復，扶又翻。易，以豉翻。沈遂行。及爽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不欲受知幾之名也。

爽從弟文叔妻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令女。夏，戶雅翻。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扶又翻；下同。令女竊入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管翻。其家驚惋，惋，烏貫翻，驚歎也。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于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章︰甲十六行本「之」作「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行，吾豈為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

何晏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況諸己也。夏侯玄，字泰初。司馬師，字子元。晏引易·大傳之辭以為品目。幾，居希翻。

選部郞劉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難，難，乃旦翻。但語之曰︰語，牛倨翻。「天下之無常也，今見卿窮。」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管輅之舅謂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骨，脈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候則魂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陳義近於古人；至答其舅論何、鄧之所以敗，則相者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

何晏性自喜，喜，許記翻。粉白不去手，以自塗澤也。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好，呼到翻。與夏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酒滓也。司馬云︰爛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愼曰︰粕，已漉粗糟也。音匹各翻，又普白翻。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復制焉。清談之禍始此。粲，彧之子也。

**2**丙午，大赦。

**3**丁未，以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

**4**初，右將軍夏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屬征西。屬征西將軍府所統。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外弟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父尚又娶於曹氏，故玄於爽為外弟。爽旣誅，司馬懿召玄詣京師，為後司馬師殺玄張本。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奔漢。漢主謂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行，戶剛翻。非我先人之手刃也。」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旣得彼政，當復有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不，讀曰否。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照翻。若管朝政，吳、蜀之憂也。」朝，直遙翻。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郞會也。為司馬昭用會以伐蜀張本。

**5**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行，下孟翻。終日欽欽，若『章︰甲十六行本「若」上有「常」字；乙十一行本同。』在戰場，毛萇曰︰欽欽，言使人樂進也。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鼓，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擂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覘者玩以為常，則不知所備豫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為減膳，夜為不寐，為，于偽翻；下同，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主為之哀慟。

**6**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改元嘉平。

**7**曹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諡法︰由義而濟曰景；耆意大慮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鄕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為己病也。遂發病，丙子，卒。

**8**秋，漢衞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城，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在翅上。翅，為翅也，為翅，要地也，魏屯兵守之。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句，音鉤，又古候翻；姓也。姓譜︰句芒氏之後。史記有句彊，今蜀中猶有句姓。聚羌、胡質任，侵偪諸郡；質，音致。征西將軍郭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圍麴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斷，丁管翻。挑，徒了翻。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窘，巨隕翻。維引兵救之，出自牛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收地形志︰後魏眞君四年，置仇池郡，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上祿縣界。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善之善者也。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敕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喻翻。淮從之，進軍洮水。洮，土刀翻。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

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復，扶又翻。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註︰白水出隴西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逕鄧至城南，卽艾所屯地，以鄧艾至此，故以名城。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廖，力救翻，今力弔翻。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曰猝。吾軍人少，少，詩照翻。法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卽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漢軍遂還。

**9**兗州刺史令狐愚，姓譜︰周文王之子高封於畢，其後有畢萬。萬子犨封於魏，為魏氏。犨子顆封於令狐，為令狐氏。令，力呈翻。司空王淩之甥也，屯於平阿，水經註︰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之，淮之西有平阿縣故城。晉志，平阿縣屬淮南郡，有塗山。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淩與愚陰謀，以帝闇弱，制於強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楚王彪，武帝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白馬縣屬東郡。淩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勞，姓也；精，名也。姓譜︰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後漢有琅邪勞丙。語其子廣，語，牛倨翻。廣曰︰「凡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治，何晏，字平叔。丁、畢、桓、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易朝典，朝，直遙翻；下同。政令數改，數，所角翻。所存雖高而事不下接，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切事情，與下不接也。民習於舊，衆莫之從，故雖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良。事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己，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脩先朝之政令，朝，直遙翻。副衆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彼莫不必改，「必」，當作「畢」。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懈，古隘翻。父子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易，以豉翻。淩不從。

冬，十一月，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復，扶又翻。未還，會愚病卒。

**10**十二月，辛卯，卽拜王淩為太尉。卽拜者就壽春拜為太尉。庚子，以司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11**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孟翻。才博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吉掾翻。潔而不介，博而守約，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豉翻。或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明帝太和初，邈為涼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毛玠，字孝先。崔琰，字季珪。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傚，比，毗寐翻，近也。比來，猶言近來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欽，毓之子也。毓，余六翻。

**二年**（庚午、二五○）

**1**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2**初，會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會，古外翻。生少子亮，少，詩照翻。吳主愛之。全公主旣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欲豫自結，數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為後孫綝殺尚廢亮遷全公主張本。數，所角翻。妻，七細翻。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之，惡，烏路翻。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部黨，若漢甘陵南北部。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今人猶有此語。沈，持林翻。峻，靜之曾孫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

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心。昔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註已見前。漢武信江充而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僕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敕據、晃等「無事怱怱！」怱怱，急遽不諦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書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兵，各置督領之。據、晃亦固諫不已；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敎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界。師古曰︰鄣，音章。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寄、吳安、孫奇，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黨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令與之別族。別，彼列翻，分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數，所角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

**3**冬，十月，廬江太守文『章︰甲十六行本「文」上有「譙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异，誘，音酉。欲使異自將兵迎己。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其有譎者，譎，古穴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幷力至北界，北界，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桓之子；據，範之子也。

**4**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5**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6**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塘以淹北道。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堂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已。「塗」，當作「涂」；讀曰滁。

**7**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卒。諡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8**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適庶分爭，適，讀曰嫡。可乘釁擊吳。」朝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州，姓也；泰，名也。晉有州綽。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荊州刺史王基向夷陵。魏荊州刺史與征南府並屯宛，時已徙屯新野。昶向江陵，引竹絚為橋，渡水擊之。絚，居登翻，大索也。吳引沮漳之水浸江陵以北之地，以限魏兵，故昶為橋以渡水。吳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昶欲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吳望見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鎧，可亥翻。環，音宦。設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茂、許旻。

**9**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復，扶又翻。

**三年**（辛未、二五一）

**1**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2**二『章︰乙十一行本「二」作「三」；張校同；退齋校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3**夏，四月，甲申，以王昶為征南大將軍。以破吳兵進位也。

**4**壬辰，大赦。

**5**太尉王淩聞吳人塞涂水，卽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音滁。據今滁河，自滁州至眞州。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淩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兗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淩，先下赦赦淩罪，又為書諭淩，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註︰沙水東南過陳縣，又東南流注于潁，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卽古百尺堰；司馬宣王討王淩，大軍掩至百尺，卽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至曰掩至；掩者，掩其不備也。我朝析汝陰之百尺鎭置萬壽縣。淩自知勢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掾，俞絹翻。懿軍到丘頭，水經︰潁水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丘頭南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淩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知曰︰卽今潁州沈丘縣。淩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解其縛。

淩旣蒙赦，加恃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復，扶又翻。徑乘小船欲趨懿。趨，逡遇翻。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註︰潁水自丘頭東南至愼縣，又東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相去十餘丈。淩知見外，淩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趨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之。漢制，簡長二尺，短者半之。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禮輕也。又按南史，孔闇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折簡寫之。淩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遣步騎六百送淩西詣京師，自潁河泝流而西，詣洛陽。淩試索棺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給棺釘者，示之以必死。索，山客翻。釘，音丁。五月，甲寅，淩行到項，遂飲藥死。

懿進至壽春，張式等皆自首。首，式救翻。懿窮治其事，治，直之翻。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淩、愚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近，其靳翻。燒其印綬、章服，親土埋之。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親膚。親土者，臝葬也。綬，音受。

初，令狐愚為白衣時，常有高志，衆人謂愚必興令狐氏。令，力呈翻。族父弘農太守卲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不修德而願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卲為虎賁中郞將，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更，工衡翻。所在有名稱。稱，昌孕翻。凡名號謂之稱。孟子題辭曰︰子者，男子之通稱。愚從容謂卲曰︰從，千容翻。「先時聞大人謂愚為不繼，先，悉薦翻。今竟云何邪？」卲熟視而不答，私謂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字公治。以吾觀之，終當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不，讀曰否。將逮汝曹耳。」卲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史所書云爾。

愚在兗州，辟山陽單固為別駕，單，音善。與治中楊康並為愚腹心。及愚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連，康所白愚陰事，事與固連也。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固，固執也。懿錄楊康，錄，收也。與固對相詰，詰，去吉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雇也。奴僕受雇者曰傭。老傭，猶言老奴也。旣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狐愚也。顧汝當活邪！」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言獄辭與單固參雜也。亦幷斬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問翻。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

詔以揚州刺史諸葛誕為鎭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淩死而用諸葛誕，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誕之乃心魏氏哉！大敵在境，帥難其才也。

**6**吳主立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

**7**六月，賜楚王彪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如楚王彪為變也。

**8**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甄，之人翻。

**9**辛未，以司馬孚為太尉。

**10**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史以懿死為王淩之祟，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勇之鬼也。通鑑不語怪，今著之，以示為人臣者。詔以其子衞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驃騎、車騎、衞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鎭軍、中軍、四征、四鎭、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制朝政矣。

**11**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氏。太祖留單于呼廚泉於鄴，分其衆為五部，居幷州境內。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強。帥，所類翻。城陽太守鄧艾前漢置城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武帝平青州，復置城陽郡。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單于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王豹居外，部族最強，其威日重也。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衞漢獻帝東還也，事見六十一卷興平元年。朝，直遙翻。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離國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處，昌呂翻。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居編民之外也。以崇廉恥之敎，塞姦宄之路。」塞，悉則翻。司馬師皆從之。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旣從之矣，然卒不能杜其亂華之漸，抑所謂「漸出之」者行之而不究邪？豈天將啓胡、羯、氐、羌，非人之所能為也！

**12**吳立節中郞將陸抗屯柴桑，詣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病瘳也。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之也。責問陸遜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立，為己患也。乃止。

吳主以太子亮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此時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旣竊權，授之弟綝以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嫌恪剛很自用，很，戶懇翻。峻曰︰「當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旦翻。子每事必十思。」恪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也。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咸謂之失言。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勝，音升。鮮，息淺翻。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為孫峻所殺也。世人奇其英辯，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哂呂侯無對為陋，哂，矢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繁華，樂，音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棋，意無厭倦。敏以為必能辦賊，事見上卷正始五年。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色也。況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蜀為蕞爾之國，蕞，祖外翻。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己有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人郭偱『章︰甲十六行本作「循」；乙十一行本同；下均同。』所害，「偱」，當作「脩」，註見後。卒，子恤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成於此哉！見，賢遍翻。往聞長寧之甄文偉，甄，別也。今覩元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13**恪至建業，見吳主於臥內，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旣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事也。為，于偽翻。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胤，吳主壻也。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

**14**十二月，以光祿勳滎陽鄭沖為司空。

**15**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沸翻。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

**16**是歲，漢尚書令呂乂卒，以侍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壬申、二五二）

**1**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

**2**吳主立故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遣朱异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

**3**二月，立皇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旣之孫，東莞太守緝之女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旣分而復合於琅邪，晉又分也。莞，音官。召緝拜光祿大夫。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

**4**吳改元神鳳，大赦。

**5**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問孫弘以呂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升。伺其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八翻。後事泄，坐死者六七人。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相與從臾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臥內，屬以後事。屬，之欲翻。夏，四月，吳主殂。年七十一。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治，直之翻。祕不發喪，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咨事，謀事曰咨。於坐中殺之。坐，徂臥翻。乃發喪，諡吳主曰大皇帝。沈約曰︰諡大，諡法所不載。太子亮卽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卽位時，年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衞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典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今息校官，卽所謂罷視聽也。原逋責，除關稅，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始征之，關之有稅，非古也，除之是也。崇恩澤，衆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其狀。

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處，昌呂翻。乃徙齊王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休，皆吳主亮之兄也。奮不肯徙，恪『章︰甲十六行本「恪」上有「又數越法度」五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此五字。』為牋以遺奮曰︰遺，于季翻。「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聲。蓋聖人立制，百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強，輒為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陵也。王，于況翻。幾，居希翻。下則骨肉相殘，謂如廣川王去之類。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內，不得臨民，干與政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干與，讀曰預。遂以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大行皇帝覽古戒今，防牙遏萌，牙，與芽同。慮於千載，載，于亥翻。是以寢疾之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章︰甲十六行本作「使百世相承」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作「永」。大王宜上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之荊蠻，讓國季歷以成父之志。惟，思也。中念河間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從督以領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中書楊融，親受詔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也。改易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棄忘先帝法敎，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懼之慮，驚，當作兢。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苦口，唯病者能甘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恪等慺慺，慺，盧侯翻。慺慺，恭謹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牙，為，于偽翻。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切也。願蒙三思！」王得牋，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

**6**初，吳大帝築東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所以利舟師，而反為湖內之船所敗，故廢而不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冬，十月，太傅恪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栅江口有兩山，濡須山在和州界，謂之東關；七寶山在無為軍界，謂之西關。兩山對峙，中為石梁，鑿石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王有俠轂隊，皆以夾為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留，姓也。漢功臣表有強園［圉］侯留肹。姓譜曰︰衞大夫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軍而還。

鎭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毌丘儉，字仲恭。以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也。」比，必寐翻。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鎭南將軍毌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漢置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鎭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鎭為征。毌丘儉方為鎭南，而曰三征，史槪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埸，佃，讀曰田。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治，直之翻。賊之為寇，幾六十年矣，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浪翻。上下憂危，設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布也。落，與絡同，聯絡也。莊子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用此落字。重，直龍翻。間諜不行，間，古莧翻；下同。諜，達協翻。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衆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徼功，徼，一遙翻。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故翻。及令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塉土，一也；塉，秦昔翻。兵出民表，寇鈔不犯，二也；鈔，楚交翻。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降，戶江翻。羅落遠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也；易，以豉翻。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將焉所逃！焉，於虔翻。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匱。斂，力贍翻。故曰︰『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孫武子兵法之言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毌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衆七萬攻東興。甲寅，吳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作浮橋以渡，陳於堤上，陳，讀曰陣。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不可卒拔。卒，讀曰猝。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翻；下同。奉謂諸將曰︰「今諸軍行緩，若賊據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喻翻。乃辟諸軍使下道，辟，讀如闢。辟諸軍使避路而己軍前進也。奉自率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卽至東關，遂據徐塘。徐塘，蓋近東關。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鎧，去矛戟，去，羌呂翻。但兜鍪刀楯，倮身緣堨。兜鍪，首鎧。鍪，莫侯翻。楯，食尹翻。倮，魯果翻。堨，阿葛翻。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卽嚴兵。吳兵得上，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蹈藉。更，工衡翻。前部督韓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沒，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叛吳事見七十卷明帝太和元年。數為吳害，數，所角翻。吳大帝常切齒恨之，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以千數，乘，繩證翻。騾，盧戈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

**7**初，漢姜維寇西平，見上卷嘉平二年。獲中郞將郭偱，偱，徧考字書無其字。又考三國志·三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嶷傳亦作「郭脩」，裴松之註亦云︰脩，字孝先。費禕傳作「郭循」，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偱」，字皆作「偱」卽「脩」字之誤也，後人以「偱」字無所出，又改「亻」為「彳」，遂為「循」字耳。盤洲洪氏曰︰自東漢以來，凡「盾」字皆作「偱」字。又曰漢隸「循」、「脩」頗相近，隸法「循」、「脩」只爭一畫。漢人以為左將軍。偱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刺，七亦翻。近，其靳翻。上，時掌翻。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為下偱殺費禕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 魏紀八起昭陽作噩（癸酉），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三年。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癸酉、二五三）

**1**春， 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漢壽，郭偱在坐；費，父沸翻。坐，徂臥翻。「偱」，當作「脩」；下同。蜀先主改葭萌為漢壽。禕歡飲沈醉，沈，持林翻。偱起刺禕，殺之。刺，七亦翻。禕資性汎愛，汎，孚梵翻；廣也，言無所不愛也。不疑於人。越巂太守張嶷巂，音髓。嶷，魚力翻。嘗以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沼翻。禕不從，故及禍。

**2**詔追封郭偱為長樂鄕侯，樂，音洛。使其子襲爵。

**3**王昶、毌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各燒屯走。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翻；下同。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諸葛誕，字公休。以至於此。此我過也，諸將何罪！」悉宥之。師弟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監，工銜翻。以諸葛誕為鎭南將軍，都督豫州；毌丘儉為鎭東將軍，都督揚州。

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敕幷州幷力討胡，雍，於用翻。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在幷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幷州北鄙，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為嵐州，漢為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況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己過，二敗，謂東關師敗及幷州胡反也。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過，推，吐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4**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亦卒為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己，況以緝而耀明於師乎！

**5**二月，吳軍還自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荊、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固爭，漢制，大夫、議郞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秩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所置，後漢因之。散，悉亶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衆曰︰「凡敵國欲相吞，卽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實而長寇讎。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幷吞六國。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興三十餘年，生聚敎訓，精兵良將，分鎭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遽謂魏人為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加司馬懿先誅王淩，續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旣以司馬師為幼弱，又謂其未能用人，茲可謂不善料敵者矣。聖人急於趨時，趨，七喻翻。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吳，適足以滅其身，滅其家而已。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閒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創痍，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介冑生蟣蝨，蟣，居豈翻。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鑒荊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六年。邯，下甘翻。說，輸芮翻。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二年。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章︰甲十一行本作「二三」；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有遏東關之計，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為大行皇帝。聶，尼輒翻。計未施行；『章︰甲十一行本「行」下有「今公輔贊大業成先帝之志」十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孔本同，「成」字作「承」。』寇遠自送，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旦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偲之義焉。宜且按兵養銳，按，抑也。觀釁而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卽前所著以喻衆之論也。「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省，悉景翻。

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遙翻。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師勞力屈，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按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衆濟，衆苟不悅，君獨安之！」胤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為然，復，扶又翻；下同。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談何容易！三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衆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為都下督，掌統留事。

**6**夏，四月，大赦。

**7**漢姜維自以練西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為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諸羌、胡以為羽翼，誘，音酉。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中夏，況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之翻。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徼倖，徼，堅堯翻。決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皆出維下，故不能裁制之。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

**8**吳諸葛恪入寇淮南，驅略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少；埸，音亦。少，詩沼翻。不如止圍新城，合肥新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卽諸葛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

詔太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強，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銳衆，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致師也。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衆疲，勢將自走，諸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縣，讀曰懸。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為食耳。非深根之寇也。且謂我幷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敕毌丘儉按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毌，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卽天水冀縣落門聚。姜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

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被，皮義翻。降，戶江翻。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善惡，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別，彼列翻。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栅，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吳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

會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太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恥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异以軍事迕恪，迕，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奔。諸將伺知吳兵已疲，乃進救兵。伺，相吏翻。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收也。曳者，羸困不能自扶，相牽引而行。顚仆，顚頓而僵仆也。壑，溝也。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洲也。圖起田於潯陽；漢尋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蘭城是也。詔召相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艫不絕為相銜，陸行以馬首尾相接為相銜。徐乃旋師。由是衆庶失望，怨讟興矣。痛怨而謗曰讟。讟，徒木翻。

汝南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沒，大臣未附，吳名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勢，足以違命。諸葛恪新秉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事，虛『章︰甲十一行本「虛」作「虐」，虐下空一洛；乙十一行本均同。』用其民，悉國之衆，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差不能用其言而殺之。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樂毅事見四卷赧王三十六年。況恪才非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恪必誅，緝死而艾存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搆間也。

八月，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用翻。歸入府館，府館，卽府舍也。卽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怒其數作詔召之也。數，所角翻。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

恪征行之後，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而更選也。長，知兩翻。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之翻。又改易宿衞，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恪所以速死。復敕兵嚴者，戒兵士使嚴裝也。復，扶又翻。

孫峻因民之多怨，衆之所嫌，構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曰魄，旣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杜預曰︰爽，明也。擾動，言不安也。通夕不寐；死期將至，故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角翻。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也。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知恪意，嘗，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正恐因酒食中人耳。」中，竹仲翻。考異曰︰恪傳曰︰「恪省張約等書而去，未出恪門，逢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曆。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齎酒，數行，吳主還內；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略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衞之士皆趨上殿，武衞之士，武衞將軍領之。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令內刃於鞘也。乃除地更飲。恪二子竦、建聞難，難，乃旦翻。載其母欲來奔，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篾束腰，投之石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卽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外。宋白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施績、孫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鄕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三族。

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卽協翻，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二日辰一周，曰浹辰。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盡也，音居乞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身之罪。以邀風雨之會。伏念故太傅諸葛恪，罪積惡盈，自致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堯翻。觀者數萬，詈聲成風；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兩翻。人情之於品物，品，衆也，庶也。樂極則哀生，樂，音洛。見恪貴盛，世莫與貳，身處台輔，處，昌呂翻。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觀訖情反，能不憯然！憯，七感翻，痛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扶又翻；下同。願聖朝稽則乾坤，稽，考也；法，則也。怒不極旬，使其鄕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之服，秦、漢之制，奪官爵者為士伍。惠以三寸之棺。禮記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鄭康成註云︰此庶人之制也。按禮，上大夫棺八寸，椁六寸，下大夫棺六寸，椁四寸，無三寸棺制也。孟子曰︰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墨子尚儉，桐棺三寸。左傳趙簡子曰︰桐棺三寸，不設屬辟，下卿之罰也。昔項籍受殯葬之施，韓信獲收斂之恩，斯則漢高發神明之譽也。葬項籍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斂韓信事，今史無所考，史云︰「帝聞信死，且喜且憐之」，是必收斂之也。施，式智翻。斂，力贍翻。惟陛下敦三皇之仁，上古送死，棄之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椁，此所謂三皇之仁也。垂哀矜之心，使國澤加於辜戮之骸，復受不已之恩，於以揚聲遐方，沮勸天下，豈不大哉！沮，在呂翻。昔欒布矯命彭越，事見十二卷漢高帝十一年。臣竊恨之，不先請主上而專名以肆情，其得不誅，實為幸耳。今臣不敢章宣愚情以露天恩，謹伏手書，冒昧陳聞，古之人臣進言於君，率曰冒死，曰昧死，謂人君之威難犯，冒昧其死罪而言也。乞聖明哀察。」於是吳主及孫峻聽恪故吏斂葬。斂，力贍翻。

初，恪少有盛名，少，詩照翻。大帝深器重之，而恪父瑾常以為戚，曰︰「非保家之主也。」戚，憂也。瑾，渠吝翻。父友奮威將軍張承亦以為恪必敗諸葛氏。敗，補邁翻。陸遜嘗謂恪曰︰「在我前者吾必奉之同升，在我下者則扶接之；今觀君氣陵其上，意蔑乎下，蔑者，視之若無。非安德之基也。」漢侍中諸葛瞻，亮之子也。恪再攻淮南，越巂太守張嶷與瞻書曰︰「東主初崩，吳在蜀東，故謂其君為東主。巂，音髓。嶷，魚力翻。帝實幼弱，帝謂吳主亮。太傅受寄託之重，諸葛恪為吳太傅，故稱之。亦何容易！易，以豉翻。親有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謂周公之才，而有叔父之親，且不能免於管、蔡之流言。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事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元鳳元年。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難，乃旦翻。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卒，讀曰猝。屬，之欲翻。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周亞夫曰︰吳、楚剽輕。太史公曰︰楚俗剽輕易發怒，自漢以來，皆有是言。剽，匹妙翻。而太傅離少主，離，力智翻。少，詩照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算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東家，亦謂吳立國於東也。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也。取古則今，今則古也，則，子德翻。則，刌剫也，樣也，言取古事以刌剫今之事，今猶古也。自非郞君進忠言於太傅，自漢以來，門生故吏，率稱恩門子弟為郞君。誰復有盡言者邪！復，扶又翻。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為不晚，願深探察！」恪果以此敗。

吳羣臣共議上奏，推孫峻為太尉，滕胤為司徒。上，時掌翻。有媚峻者言曰︰「萬機宜在公族，若承嗣為亞公，滕胤字承嗣。司徒位亞太尉，故曰亞公。聲名素重，衆心所附，不可量也。」量，音良。乃表峻為丞相、大將軍，督中外諸軍事，又不置御史大夫；由是士人失望。漢承秦制，置御史大夫以副丞相理衆事；令峻為丞相而不置御史大夫，則專吳國之政，故國人失望。滕胤女為恪子竦妻，胤以此辭位。孫峻曰︰「鯀、禹罪不相及，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滕侯何為！」峻與胤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浹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密侯，共事如前。

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建業觀變。傅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安。章安，前漢冶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鄕。余謂太康志所云，卽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鎭是也。奮徙章安，卽臨海之章安也。

南陽王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晧，諸姬子德、謙、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撫育晧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立晧張本。

高貴鄕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鄕公。高貴鄕，屬郯縣。

## 正元元年（甲戌、二五四）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鄕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鄕公，因書正元元年。

**1**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斷客。斷，讀曰短。曹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八年、九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子韜，以選尚齊長公主。帝之姊妹曰長公主；齊主蓋明帝女。長，知兩翻。司馬師秉政，以豐為中書令。是時，太常夏侯玄有天下重名，以曹爽親，『章︰甲十一行本「親」下有「故」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不得在勢任，居常怏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玄自關右召詣京師。勢任，權勢之任也。怏，於兩翻。張緝以后父去郡家居，緝自東莞召，見上卷嘉平四年。亦不得意︰豐皆與之親善。師雖擢用豐，豐私心常在玄。豐在中書二歲，帝數召豐與語，數，所角翻。不知所說。師知其議己，請豐相見以詰豐，詰，去吉翻。豐不以實告；師怒，以刀鐶築殺之，鐶，戶關翻。刀把上有鐶；築，擣也。送尸付廷尉，遂收豐子韜及夏侯玄、張緝等皆下廷尉，下，遐稼翻；下及下同。鍾毓按治，云︰「豐與黃門監蘇鑠、永寧署令樂敦、漢有黃門令，宦者為之。黃門監，蓋魏置也。永寧宮，魏太后宮名。永寧署令，太后宮官也，亦宦者為之。治，直之翻。宂從僕射劉賢等漢制，中宮宂從僕射，宦者為之，主黃門宂從，秩六百石。沈約志曰︰漢東京有中黃門宂從僕射，魏世因其名而置宂從僕射。宂，而隴翻，散也。謀曰︰『拜貴人日，諸營兵皆屯門，屯宮城門也。陛下臨軒，檐宇之末曰軒。促御坐前臨殿陛曰臨軒。因此同奉陛下，將羣僚人兵，就誅大將軍；下將，卽亮翻。陛下儻不從人，便當劫將去耳。』」又云︰「謀以玄為大將軍，緝為車『章︰甲十一行本「車」作「驃」；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孔本作「票」。』騎將軍；玄、輯『章︰甲十一行本「輯」作「緝」；乙十一行本同。』皆知其謀。」此上皆獄辭也。庚戌，誅韜、玄、緝、鑠、敦、賢，皆夷三族。

夏侯霸之入蜀也，見上卷嘉平四年。邀玄欲與之俱，玄不從。及司馬懿薨，中領軍高陽許允謂玄曰︰「無復憂矣！」復，扶又翻。玄歎曰︰「士宗，卿何不見事乎！許允字士宗。不見事，猶今人言不曉事也。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少，詩照翻。子元、子上不吾容也。」司馬師，字子元。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之翻。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是為公府令史而責人也。卿便為吾作！」為，于偽翻；下同。毓以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竟也。夜為作辭，令與事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按之事相附合也。流涕以示玄；玄視，頷之而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

李豐弟翼，為兗州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同生死，安肯相從，故以為言。翼思未答，妻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身，若奔吳不達，禍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

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國，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惠帝分東莞為東安郡；蓋魏旣分而又省倂，旣省倂而晉又分屬東莞，又自東莞分為郡也。智子沖，有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沖嘗與李豐俱見畿，旣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郭智，字君謀。時人皆以畿為誤，及豐死，沖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恤翻。

正始中，夏侯玄、何晏、鄧颺俱有盛名，欲交尚書郞傅嘏，嘏不受。嘏友人荀粲怪而問之，嘏曰︰「太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夏侯玄，字太初。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人也。論語︰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何晏，字平叔。好，呼到翻。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貴同惡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釁，妬前無親。鄧颺字玄茂。妬前者，忌前也。人忌勝己，則無親之者。要，一遙翻。惡，烏路翻。以吾觀此三人者，皆將敗家；遠之猶恐禍及，敗，補邁翻。遠，于願翻。況昵之乎！」昵，尼質翻，近也，比也。嘏又與李豐不善，謂同志曰︰「豐飾偽而多疑，矜小智而昧於權利，若任機事，其死必矣！」

**2**辛亥，大赦。

**3**三月，廢皇后張氏；曹操殺漢后伏氏，而司馬師殺魏后張氏；此不惟天道，亦操之有以敎之也。夏，四月，立皇后王氏，奉車都尉夔之之女也。

**4**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於漢。長，知兩翻。降，戶江翻。六月，姜維寇隴西。

**5**中領軍許允素與李豐、夏侯玄善。秋，允為鎭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晉有假節都督者，與四征鎭加大將軍不開府為都督者同。四征、鎭、安、平，加大將軍不開府持節都督者，品秩第二。帝以允當出，詔會羣臣，帝特引允以自近；近，其靳翻。允當與帝別，涕泣歔欷。君臣不密，遂並蹈失臣、失身之禍。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允未發，有司奏允前放散官物，收付廷尉，徙樂浪，樂浪，音洛琅。未至，道死。

**6**吳孫峻驕矜淫暴，國人側目。司馬桓慮謀殺峻，立太子登之子吳侯英；不克，皆死。

**7**帝以李豐之死，意殊不平。安東將軍司馬昭鎭許昌，詔召之使擊姜維。九月，昭領兵入見，帝幸平樂觀以臨軍過。見，賢遍翻。樂，音洛。觀，古玩翻。左右勸帝因昭辭，殺之，勒兵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帝懼，不敢發。

昭引兵入城，大將軍師乃謀廢帝。平樂觀在洛陽城西，昭已過軍，復引入城，帝事去矣。甲戌，師以皇太后令召羣臣會議，矯太后令以召羣臣。以帝荒淫無度，褻近倡優，倡，齒良翻。倡優，女樂也。近，其靳翻。不可以承天緒；羣臣皆莫敢違。乃奏收帝璽綬，歸藩于齊。璽，斯氏翻。綬，音受。使郭芝入白太后，太后方與帝對坐，芝謂帝曰︰「大將軍欲廢陛下，立彭城王據！」彭城王據，文帝子。此何等語！芝，太后之從父也，故使之入脅太后。帝乃起去。太后不悅。芝曰︰「太后有子不能敎，今大將軍意已成，又勒兵于外以備非常，但當順旨，將復何言！」復，扶又翻。太后曰︰「我欲見大將軍，口有所說。」芝曰︰「何可見邪！但當速取璽綬！」王莽篡漢，遣王舜求璽於元后，其辭氣何至如此！太后意折，折，屈也；音之列翻。乃遣傍侍御取璽綬著坐側。太后侍御非止一人，傍侍御，謂當時侍御之在傍側者。著，直略翻。坐，徂臥翻。芝出報師，師甚喜。王莽、司馬師、蕭鸞，同是心也。國之姦賊，必有羽翼，有天下者其戒之哉！又遣使者授帝齊王印綬，出就西宮。帝與太后垂涕而別，人『章︰甲十一行本「人」作「遂」；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乘王車，從太極殿南出，王車，諸王所乘青蓋車也。羣臣送者數十人，司馬孚悲不自勝，勝，音升。餘多流涕。廢帝時年二十一。

師又使使者請璽綬於太后。太后曰︰「彭城王，我之季叔也，今來立，我當何之！之，往也。且明皇帝當永絕嗣乎？高貴鄕公，文『章︰甲十一行本「文」下有「皇」字；乙十一行本同。』帝之長孫，明皇帝之弟子，太后謂明帝絕嗣，蓋謂以據為後，則兄死弟及；又禮兄弟不得相入廟也。文帝黃初三年，初制封王之庶子為鄕公，嗣王之庶子為侯，公、侯之庶子為亭伯。於禮，小宗有後大宗之義，其詳議之。」世嫡為大宗支子之子，各宗其父為小宗。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丁丑，師更召羣臣，以太后令示之，乃定迎高貴鄕公髦於元城。定迎者，議始定而迎之也。元城縣，漢屬魏郡，魏屬陽平郡；時魏王公皆錄置鄴，故出髦而就元城迎之。髦者，東海定王霖之子也，時年十四，使太常王肅持節迎之。師又使請璽綬，太后曰︰「我見高貴鄕公，小時識之，太后欲立高貴鄕公，必見其小時意氣異於諸王子，故欲立之，豈知祿去帝室，而終無益乎！我自欲以璽綬手授之。」冬，十月，癸『章︰甲十一行本「癸」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作「癸」，誤。』丑，高貴鄕公至玄武館，酈道元曰︰魏氏立玄武館於芒垂。蓋館在芒山之尾，其地直洛城北。羣臣奏請舍前殿，玄武館之前殿也。公以先帝舊處，避止西廂；羣臣又請以法駕迎，公不聽。庚寅，公入于洛陽，羣臣迎拜西掖門南，公下輿答拜，儐者請曰︰「儀不拜。」儐，必刃翻；贊導者也。儀不拜者，謂於儀不當答拜也。公曰︰「吾人臣也。」遂答拜。至止車門下輿，左右曰︰「舊乘輿入。」公曰︰「吾被太后徵，未知所為。」言唯天子可乘輿入止車門，吾方被徵，未知何如，不可以天子自居也。以余觀高貴鄕公，蓋小慧而知書，故能為此。若以為習於禮，則余以為猶魯昭公也。被，皮義翻。遂步至太極東堂，見太后。其日，卽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衞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郞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果何所見邪！大赦，改元。自此，方是正元元年。為齊王築宮于河內。為，于偽翻。

**8**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河關」。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里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以自廣耳。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沈約志︰四十號將軍，盪寇第二十二。嶷，魚力翻。漢兵乃還。

**9**初，揚州刺史文欽，驍果絕人，曹爽以其鄕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驍，堅堯翻。欽恃爽勢，多所陵傲。及爽誅，『章︰甲十一行本「誅」下有「欽已內懼」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爽誅見上卷嘉平元年。又好增虜級以邀功賞，好，呼到翻。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鎭東將軍毌丘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鎭、安、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乙亥、二五五）

**1**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勳於社稷，宜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孚之子也。儉又遣使邀鎭南將軍諸葛誕，誕斬其使。時誕都督豫州。儉、欽將五六萬衆渡淮，西至項；儉堅守，使欽在外為游兵。

司馬師問計於河南尹王肅，肅曰︰「昔關羽虜于禁於漢濱，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衆一旦瓦解。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魏制，諸將出征及鎭守方面，皆留質任。時淮南將士皆自內州出戍，故家屬皆留內。但急往禦衞，禦儉、欽之衆，使不得進；又衞其家屬。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勢矣。」時師新割目瘤，創甚，瘤，音留，肬也。肉起疾腫曰瘤。創，初良翻。或以為大將軍不宜自行，不如遣太尉孚拒之。唯王肅與尚書傅嘏、中書侍郞鍾會魏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郞，次黃門郞；黃門郞已署事過，通事郞乃署名；已署，奏以入，為帝省讀，書可。後改曰中書侍郞。勸師自行，師疑未決。嘏曰︰「淮、楚兵勁，壽春，故楚都，時為淮南重鎭以南備吳，勁兵聚焉。而儉等負力遠鬬，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若諸將戰有利鈍，大勢一失，則公事敗矣。」師蹶然起曰︰「我請輿疾而東。」蹶然，急遽而起之貌。蹶，音厥，又音姑衞翻。戊午，師率中外諸軍以討儉、欽，中，謂中軍；外，謂城外諸營兵。以弟昭兼中領軍，留鎭洛陽，召三方兵會于陳、許。三方，東、西、北也。

師問計於光祿動鄭袤，袤，莫候翻。袤曰︰「毌丘儉好謀而不達事情，好，呼到翻。文欽勇而無算。今大軍出其不意，江、淮之卒，銳而不能固，宜深溝高壘以挫其氣，此亞夫之長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

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上，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銜翻。基言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況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以基為前軍，旣而復敕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衆心疑沮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豫，卽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註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水經註︰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逕奇雒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㶏水。㶏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潁。師古曰︰㶏，於謹翻，又音殷。

閏月，甲申，師次于㶏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孫子之言。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吳寇乘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議者多言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還保項。

**2**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代之。雍，於用翻。

**3**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稽留贊襲壽春，驃，匹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兗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諸軍『張︰「軍」作「君」。』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芮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乖外叛，自知必敗。困獸思鬬，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鬬。速戰更合其志，雖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持久，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倂屬廬江郡；魏分安風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毌丘儉、文欽進不得鬬，退恐壽春見襲，計窮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

儉之初起，遣健步齎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也。兗州刺史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喜城，水經註︰潁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㶏水注之，又南逕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趨，七喻翻。作浮橋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知所為。欽子鴦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鴦帥壯士先至鼓譟，帥，讀曰率。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之，囓被皆破。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欽失期不應，會明，鴦見兵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劌之言。鴦鼓譟失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引而東，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曰陣。所向皆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鴦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六七，追騎莫敢逼。

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雛、雞冠距鳴將之將，音如字。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鄕里，文欽，譙人，故曰天子鄕里。素與大目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之也。為，于偽翻。語，牛倨翻。令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喜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為曹氏，為，于偽翻。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扶又翻。欲使欽解其旨。解，胡買翻；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傅，讀曰附。射，而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

是日，毌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衆遂大潰。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潰，遂奔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皋，春秋︰會吳于橐皋。杜預曰︰在九江逡遒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皋。橐，音託，又讀為柘。文欽父子詣軍降。降，戶江翻。毌丘儉走，北至愼縣，愼縣，漢屬汝南郡，魏分屬汝陰郡。賢曰︰愼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余按儉自項走至愼，愼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誤。比，必寐翻。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風津民張屬就殺儉，水經註︰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戍。杜佑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或散走入吳。迸，北孟翻。詔以誕為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揚州諸軍事。

夷毌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獄，侍御史杜友治之，治，直之翻。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程威議曰︰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女適人者，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防，謂禁防也。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嬰，當也。二門，謂父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哀矜女弱，女，陰類，稟氣柔弱，在室從父母，旣嫁從夫，故曰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分，扶問翻。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旣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毛晃曰︰醮，冠娶祭名，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昏冠皆有醮。鄭氏醮文三首具存。醮，子肖翻。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4**舞陽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郞將參軍事賈充監諸軍事。充，逵之子也。賈逵事武帝、文帝。監，古銜翻。衞將軍昭自洛陽往省師，魏制，衞將軍，班車騎將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師令昭總統諸軍。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恤翻。中書侍郞鍾會從師典知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衞將軍昭屯許昌為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掌翻。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愼哉！」為後鍾會作亂張本。

**5**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為都護、鎭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以為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公，晉制在撫軍下、鎭軍上。吳置左右都護，亦不以為將軍號；今以欽為都護，蓋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

**6**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

**7**秋，七月，吳將軍孫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適朱據者也。

峻使衞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不治。功費甚衆，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卒不成。卒，子恤翻。

**8**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翻；下同。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爭，讀曰諍。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喻翻。

征西將軍陳泰敕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西合勢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西，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死者萬計。張翼請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為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旣勝，復移師攻齊，是為蛇足者也。昭陽悟，乃還軍。維大怒，遂進圍狄道。

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幷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鎭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衆大盛，將軍以烏合之衆，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蠚手則斬手，蠚足則斬足。應劭曰︰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卽虺也，博三寸，首大如擘，而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綬文，文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蟼手則手斷，螫足則足斷，蛇之尤毒烈者也。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經旣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東據櫟陽！泰蓋言略陽耳。櫟，音藥，藥、略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放兵收降，降，戶江翻。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天水、略陽。略陽時為廣魏郡，及晉乃更名略陽。此我之所惡也。惡，烏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曰︰『脩櫓轒轀，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孫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註曰︰脩，治也；櫓，大楯也。轒轀者，轒牀也。轒牀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塡隍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轒轀車。註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杜佑曰︰土山，卽孫子所謂距闉也。應劭曰︰轒轀，匈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轒，扶云翻。轀，於云翻。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子亦有是言。自然之勢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註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城曰渭源城。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卒，讀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隴西、略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力到翻。差，初佳翻。幷治城壘，治，直之翻。還屯上邽。

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掌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千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裏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可翻。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

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

**9**初，吳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吳大帝諡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章︰甲十一行本「十」下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月，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曆︰「太平元年正月，立太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七

## 魏紀九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六年。

高貴鄕公下

## 甘露元年（丙子、二五六）是年六月，改元。

**1**春，正月，漢姜維進位大將軍。

**2**二月，丙辰，帝宴羣臣於太極東堂，與諸儒論夏少康、漢高祖優劣，以少康為優。帝謂少康生於滅亡之後，降為諸侯之隸，能布其德而兆其謀，卒滅過、戈，克復禹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非至德弘仁，豈濟斯勳！漢祖因土崩之勢，杖一時之權，專任智力以成功業，行事動靜多違聖檢。為人子則數危其親，為人君則囚繫賢相，為人父則不能衞子，身沒之後，社稷幾傾，若與少康易時而處，未必能復大禹之績。嗚呼！帝固有志於少康矣，然而不能殲澆、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也。余觀帝之所以論二君優劣，書生之譚耳，未能如石勒辭氣之雄爽也。夏，戶雅翻。少，詩照翻。

**3**夏，四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庚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賜大將軍昭袞冕之服，赤舄副焉。九錫之漸也。

**4**丙辰，帝幸太學，與諸儒論書、易及禮，諸儒莫能及。時帝與博士淳于俊論易，庾峻論書，馬照論禮記，考其難疑答問，不過擿抉經義及王、鄭之異同耳，非人君之學也。帝嘗與中護軍司馬望、侍中王沈、散騎常侍裴秀、黃門侍郞鍾會等講宴於東堂，幷屬文論，沈，持林翻。騎，奇寄翻。屬，之欲翻。特加禮異，謂秀為儒林丈人，沈為文籍先生。帝性急，請召欲速，以望職在外，特給追鋒車、虎賁五人，望為中護軍，其職在外。傅子曰︰追鋒車，施通幰，遽則乘之，令虎賁五人舁之也。晉志曰︰追鋒車去小平蓋，加通幰，如軺車，駕二馬。追鋒之名，取其迅速也。施於戎陳之間，是為傳乘。賁，音奔。每有集會，輒奔馳而至。秀，潛之子也。裴潛事武帝，守代郡著名。

**5**六月，丙午，改元。蓋以甘露降而改元也。

**6**姜維在鍾提，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安西將軍鄧艾曰︰「洮西之敗，見上卷上年。非小失也，士卒凋殘，倉廩空虛，百姓流離。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管子曰︰蚩尤受盧山之金而作五兵。孔穎達曰︰步卒之五兵，謂弓矢一，殳二，矛三，戈四，戟五也；鄭司農所謂戈、矛、戟、酉矛、夷矛，車之五兵也。犀，堅也，古以犀兕為甲，故謂堅為犀。我將易兵新，器仗未復，二也。將易，艾自謂初代王經也。兵新，謂遣還洮西敗卒，更差軍守也。將，卽亮翻。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言蜀船自涪戍白水，可以上沮水，由沮水入武都下辨，自此而西北，水路漸峻陿，小舟猶可入也，魏軍度隴而西，皆陸行。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趣，七喻翻；下同。熟麥千頃，為之外倉。『章︰甲十一行本「倉」下有「五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賊有黠計，其來必矣。」黠，下八翻，桀黠也。

秋，七月，姜維復率衆出祁山，復，扶又翻。聞鄧艾已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水經註︰董亭在南安郡西南，谷水歷其下，東北注于渭。艾據武城山以拒之。水經註︰渭水過獂道南。獂道，南安郡治也。又東，逕武城縣西，武城川水入焉。蓋以山名縣也。酈道元，後魏人，武城縣必後魏所立，而魏收地形志無之，蓋廢省也。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水經註︰上邽之南有段溪水，水出西南馬門溪，東北流，合籍水。杜佑曰︰秦州上邽縣有段谷水。趣，七喻翻。大破之。以艾為鎭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維與其鎭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期不至，故敗，士卒星散，死者甚衆，言士卒迸散如星，不能收拾成隊伍。蜀人由是怨維。維上書謝，求自貶黜，乃以衞將軍行大將軍事。

**7**八月，庚午，詔司馬昭加號大都督，奏事不名，假黃鉞。癸酉，以太尉司馬孚為太傅。九月，以司徒高柔為太尉。

**8**文欽說吳人以伐魏之利，說，輸芮翻。孫峻使欽與驃騎將軍呂據驃，匹妙翻。及車騎將軍劉纂、鎭南將軍朱异、前將軍唐咨自江都入淮、泗，江都縣屬廣陵郡。此自邗溝入淮，自淮入泗也。以圖青、徐。魏青州統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下邳、彭城、東海、琅邪、東莞、東安、廣陵、臨淮。晉志曰︰周禮曰︰正東曰青州，蓋取土居少陽，其色為青。徐州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立名。峻餞之於石頭，遇暴疾，以後事付從父弟偏將軍綝。從，才用翻。綝，丑林翻。丁亥，峻卒。吳人以綝為侍中、武衞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召呂據等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9**己丑，吳大司馬呂岱卒，年九十六。始，岱親近吳郡徐原，慷慨有才志，岱知其可成，賜巾褠，釋名︰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言當自謹脩於四敎。褠，單衣，漢、魏以來，士庶以為禮服。褠，古侯翻。與共言論，後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好，呼到翻。岱時有得失，原輒諫爭，爭，讀曰諍。又公論之；公然於衆中論其得失。人或以告岱，岱歎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徐原，字德淵。及原死，岱哭之甚哀，曰︰「徐德淵，呂岱之益友，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今不幸，論語曰︰不幸短命死矣。岱復於何聞過！」復，扶又翻。談者美之。

**10**呂據聞孫綝代孫峻輔政，大怒，與諸督將連名共表薦滕胤為丞相；將，卽亮翻。綝更以胤為大司馬，代呂岱駐武昌。據引兵還，使人報胤，欲共廢綝。冬，十月，綝『章︰甲十一行本「綝」上有「丁未」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遣從兄憲將兵逆據於江都，使中使敕文欽、劉纂、唐咨等共擊取據，又遣侍中左將軍華融、中書丞丁晏魏、晉之制，中書無丞，此吳所置。華，戶化翻。告喻胤宜速去意。言宜速往武昌，否則且有誅罰。胤自以禍及，因留融、晏勒兵自衞，召典軍楊崇、將軍孫咨楊崇，蓋胤帳下典軍。告以綝為亂，迫融等使有『章︰乙十一行本「有」作「作」。』書難綝，有者，對無之稱，於此則文義不為通。通鑑旣因三國志舊文，今亦不欲輕改。難，乃旦翻。綝不聽，表言胤反，許將軍劉丞以封爵，使率兵騎攻圍胤。胤又劫融等使詐為詔發兵，融等不從，皆殺之。或勸胤引兵至蒼龍門，蒼龍門，吳建業宮之東門也。將士見公出，必委綝就公。委，棄也。時夜已半，胤恃與據期，又難舉兵向宮，乃約令部曲，約，勒而號令之。說呂侯兵已在近道，故皆為胤盡死，無離散者。為，于偽翻。胤顏色不變，談笑如常。時大風，比曉，據不至，比，必寐翻。綝兵大會，遂殺胤及將士數十人，夷胤三族。己酉，大赦，改元太平。或勸呂據奔魏者，據曰︰「吾恥為叛臣。」遂自殺。據父範，佐孫策以造吳，故恥為叛臣，自殺以明節。

**11**以司空鄭沖為司徒，左僕射盧毓為司空。晉志曰︰尚書僕射，漢本置一人；至漢獻帝建安四年，以執金吾榮郃為尚書左僕射，僕射分置左右蓋自此始。經魏至晉，迄于江左，省置無常，置二則為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省事。毓，余六翻。毓固讓驃騎將軍王昶、光祿大夫王觀、司隸校尉琅邪王祥，詔不許。

祥性至孝，繼母朱氏遇之無道，祥愈恭謹。朱氏子覽，年數歲，每見祥被楚撻，楚，荊也；撻，擊也。被，皮義翻。輒涕泣抱持母；母以非理使祥，覽輒與祥俱往。及長，娶妻，長，知兩翻。母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母患之，為之少止。為，于偽翻。祥漸有時譽，母深疾之，密使酖祥。覽知之，徑起取酒，祥爭而不與，母遽奪反之。漢書·齊悼惠王傳︰奪反孝惠卮。師古曰︰反，音幡。自後，母賜祥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覽輒先嘗，母懼覽致斃，遂止。漢末遭亂，祥隱居三十餘年，不應州郡之命，母終，毀瘁，瘁，秦醉翻，病勞也。杖而後起。徐州刺史呂虔檄為別駕，委以州事，州界清靜，政化大行，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徐州之地，東際海，西北距泗、沂，故曰海沂。邦國一空，別駕之功！」

**12**十一月，吳孫綝遷大將軍。綝負貴倨傲，多行無禮。峻從弟憲嘗與誅諸葛恪，與，讀曰預。峻厚遇之，官至右將軍、無難督，平九官事。九官，卽九卿也。魏明帝太和二年，吳主還建業，留尚書九官於武昌。綝遇憲薄於峻時，憲怒，與將軍王惇謀殺綝，事泄，綝殺惇，憲服藥死。

**二年**（丁丑、二五七）

**1**春，三月，大梁成侯盧毓卒。

**2**夏，四月，吳主臨正殿，大赦，始親政事。孫綝表奏，多見難問，難，乃旦翻。又科兵子弟十八已下、十五以上三千餘人，科，程也；程其長短小大也。或曰︰「科」，當作「料」，音聊，量度也。選大將子弟年少有勇力者，使將之，少，詩照翻。將，卽亮翻。日於苑中敎習，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又數出中書視大帝時舊事，問左右侍臣曰︰「先帝數有特制，特制，謂特出上意，以手詔宣行也。數，所角翻。今大將軍問事，問事，猶言奏事；不言奏者，自卑挹之意。但令我書可邪？」書可，畫可也。嘗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中藏，中藏府也，掌幣帛金銀諸貨物。蜜，蜂餹也。藏，徂浪翻；下同。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吳主曰︰「黃門從爾求蜜邪？」吏曰︰「向求，謂向者嘗求蜜也。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吳主令破鼠矢，矢中燥，因笑謂左右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當俱濕；今外濕裏燥，此必黃門所為也。」詰之，果服；詰，去吉翻。左右莫不驚悚。

**3**征東大將軍諸葛誕素與夏侯玄、鄧颺等友善，玄等死，玄死見上卷正元元年。颺死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元年。颺，余章翻，又余亮翻。王淩、毌丘儉相繼誅滅，王淩死見七十五卷嘉平三年。毌丘儉死見上卷正元二年。誕內不自安，乃傾帑藏振施，帑，他朗翻。施，式智翻。曲赦有罪以收衆心，畜養揚州輕俠數千人以為死士。畜，許六翻。因吳人欲向徐堨，徐堨，卽徐塘，在東關之東。堨，烏葛翻。請十萬衆以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司馬昭初秉政，長史賈充請遣參佐慰勞四征，魏置征東將軍屯淮南，征南將軍屯襄、沔以備吳；征西將軍屯關、隴以備蜀；征北將軍屯幽、幷以備鮮卑；皆授以重兵。司馬昭初當國，故充請慰勞以觀其志趣。勞，力到翻。且觀其志。昭遣充至淮南，充見誕，論說時事，因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以為如何？」誕厲聲曰︰「卿非賈豫州子乎？充父逵，先為豫州而卒，故稱之。世受魏恩，豈可欲以社稷輸人乎！若洛中有難，難，乃旦翻。吾當死之。」充默然；還，言於昭曰︰「諸葛誕再在揚州，誕先督揚州，東關之敗，改督豫州，毌丘儉旣死，復督揚州。得士衆心。今召之，必不來，然反疾而禍小；不召，則反遲而禍大，不如召之。」昭從之。甲子，詔以誕為司空，召赴京師。誕得詔書，愈恐，疑揚州刺史樂綝間己，遂殺綝，征東將軍與揚州刺史同治壽春。魏四征之任，率以其州刺史為儲帥，故誕疑綝間己。間，古莧翻。斂淮南及淮北郡縣屯田口十餘萬官兵，魏郡縣皆置屯田，凡屯田口悉官兵也。揚州新附勝兵者四五萬人，勝，音升。聚穀足一年食，為閉門自守之計。遣長史吳綱將少子靚至吳，將，如字。少，詩照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稱臣請救，幷請以牙門子弟為質。牙門，諸將之子弟也。質，音致。

**4**吳滕胤、呂據之妻，皆夏口督孫壹之妹也。壹，孫奐庶子也。夏，戶雅翻。六月，孫綝使鎭南將軍朱异自虎林將兵襲壹。異至武昌，壹將部曲來奔。乙巳，詔拜壹車騎將軍、交州牧，封吳侯，開府辟召，儀同三司，袞冕赤舄，事從豐厚。崇異孫壹者，以招攜貳也。

**5**司馬昭奉帝及太后討諸葛誕。昭若自行，恐後有挾兩宮為變者，故奉之以討誕。

吳綱至吳，吳人大喜，使將軍全懌、全端、唐咨、王祚將三萬衆，與文欽同救誕；以誕為左都護，假節、大司徒、驃騎將軍、青州牧，封壽春侯。懌，琮之子；端，其從子也。

六月，甲子，車駕次項，司馬昭督諸軍二十六萬進屯丘頭，是役也，司馬昭改丘頭曰武丘，以旌武功。武丘，唐為沈丘縣。以鎭南將軍王基行鎭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與安東將軍陳騫等圍壽春。基始至，圍城未合，文欽、全懌等從城東北，因山乘險，得將其衆突入城。壽春城外他無山，唯城北有八公山耳。昭敕基斂軍堅壁。基累求進討，會吳朱异率三萬人進屯安豐，為文欽外勢，安豐縣，漢屬廬江郡，魏分屬安豐郡。今安豐縣在壽春南八十里。詔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報基聽行其策。時帝在軍，故諸軍節度皆稟詔指，而裁其可否者實司馬昭也。於是基等四面合圍，表裏再重，重，直龍翻。塹壘甚峻。文欽等數出犯圍，數，所角翻。逆擊，走之。司馬昭又使奮武將軍監青州諸軍事石苞監，古銜翻。督兗州刺史州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銳卒為游軍，以備外寇。泰擊破朱异於陽淵，水經註︰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北，過安豐縣東，又北，右會陽泉水。水西有陽泉縣故城，故陽泉鄕也，漢靈帝封黃琬為侯國。決水又北入于淮。異走，泰追之，殺傷二千人。

秋，七月，吳大將軍綝大發兵出屯鑊里，後吳王責孫綝以留湖中不上岸一步，則鑊里當在巢縣界。復遣朱异帥將軍丁奉、黎斐等五入前解壽春之圍。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異留輜重於都陸，水經註︰博鄕縣，王莽改曰楊陸，泄水出焉，北過芍陂，又西北入于淮。意者都陸卽楊陸歟？又據晉紀，都陸在黎漿南。重，直用翻。進屯黎漿，水經註︰芍陂瀆水東注黎漿水，水東逕黎漿亭南，又東注肥水，謂之黎漿水口也。石苞、州泰又擊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襲都陸，盡焚異資糧，異將餘兵食葛葉，走歸孫綝；綝使異更死戰，異以士卒乏食，不從綝命。綝怒，九月，己巳，綝斬異於鑊里。辛未，引兵還建業。壽春之圍已固，雖使周瑜、呂蒙、陸遜復生，不能解也。若孫綝能舉荊、揚之衆出襄陽以向宛、洛，壽春城下之兵必分歸以自救，諸葛誕、文欽等於此時決圍力戰，猶庶幾焉。綝旣不能拔出諸葛誕，而喪敗士衆，喪，息浪翻。敗，補邁翻。自戮名將，由是吳人莫不怨之。為後吳誅孫綝張本。

司馬昭曰︰「異不得至壽春，而吳人殺之，非其罪也，『章︰甲十一行本作「非其罪也，而吳人殺之」；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同，下「非其罪也」四字衍。』欲以謝壽春而堅誕意，使其猶望救耳。今當堅圍，備其越逸，而多方以誤之。」乃縱反間，間，古莧翻。揚言「吳救方至，大軍乏食，分遣羸疾就穀淮北，勢不能久。」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中乏糧，外救不至。將軍蔣班、焦彝，皆誕腹心謀主也，言於誕曰︰「朱异等以大衆來而不能進，孫綝殺異而歸江東，外以發兵為名，內實坐須成敗。須，待也。今宜及衆心尚固，士卒思用，幷力決死，攻其一面，雖不能盡克，猶有可全者，空坐守死，無為也。」言不若決死而求生，無為坐守而待斃。文欽曰︰「公今舉十餘萬之衆歸命於吳，而欽與全端等皆同居死地，公兄子弟盡在江表，就孫綝不欲來，主上及其親戚豈肯聽乎！且中國無歲無事，軍民並疲，今守我一年，內變將起，柰何舍此，舍，讀曰捨。欲乘危徼倖乎！」徼，堅堯翻。班、彝固勸之，欽怒。誕欲殺班、彝，二人懼，十一月，棄誕踰城來降。全懌兄子輝、儀在建業，輝、儀，懌兄全緒之二字；「輝」，一作「禕」。與其家內爭訟，攜其母將部曲數十家來奔。於是懌與兄子靖及全端弟翩、緝皆將兵在壽春城中，司馬昭用黃門侍郞鍾會策，密為輝、儀作書，為，于偽翻。使輝、儀所親信齎入城告懌等，說「吳中怒懌等不能拔壽春，言不能拔壽春之衆於重圍也。欲盡誅諸將家，故逃來歸命。」十二月，懌等帥其衆數千人開門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城中震懼，不知所為。詔拜懌平東將軍，封臨湘侯，端等封拜各有差。

**6**漢姜維聞魏分關中兵以赴淮南，欲乘虛向秦川，秦地四塞以為固，渭水貫其中。渭川左右，沃壤千里，世謂之秦川。率數萬人出駱谷，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少，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司馬望雍，於用翻。及安西將軍鄧艾進兵據之，以拒維。維壁於芒水，水經註︰駱谷水出郿塢東南山駱谷，北流逕長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渭水又東，芒水從南來注之；水出南山芒谷，北逕盩厔縣竹圃中，又北流注于渭。余按駱谷在今洋州眞符縣，屈回八十里，凡八十四盤。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望、艾不應。

是時，維數出兵，蜀人愁苦，中散大夫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續漢志曰︰中散大夫，秩六百石；漢官曰︰秩比二千石。胡廣曰︰光祿大夫，本為中大夫，武帝元狩五年，置諫大夫為光祿大夫，世祖中興，以為諫議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四等於古者為天子之下大夫，視列國之上卿。曰︰「或問往古能以弱勝強者，其術如何？曰︰吾聞之，處大無患者常多慢，處小有憂者常思善；處，昌呂翻。多慢則生亂，思善則生治，理之常也。故周文養民，以少取多，句踐卹衆，以弱斃強，此其術也。文王治岐，由方百里起，三分天下有其二，所謂以少取多也。句踐歸越，弔死問疾，十年生聚，十年敎訓，以弱越斃強吳。或曰︰曩者，項強漢弱，相與戰爭，項羽與漢約分鴻溝，各歸息民，張良以為民志已定，則難動也，率兵追羽，終斃項氏。事見十卷漢高帝四年。豈必由文王之事乎？曰︰當商、周之際，王侯世尊，言世世居尊位也。君臣久固，民習所專；民習見君臣之分明，故專於戴上。深根者難拔，據固者難遷。當此之時，雖漢祖安能杖劍鞭馬而取天下乎！及秦罷侯置守之後，謂罷列國諸侯分置三十六郡，郡置守也。民疲秦役，天下土崩，或歲易主，或月易公，鳥驚獸駭，莫知所從，於是豪強並爭，虎裂狼分，疾搏者獲多，遲後者見吞。今我與彼皆傳國易世矣，旣非秦末鼎沸之時，實有六國並據之勢，故可為文王，難為漢祖。夫民之疲勞，則騷擾之兆生，上慢下暴，則瓦解之形起。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跌，差也，射數差而不中，不如審而後發也。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是故智者不為小利移目，不為意似改步，孔穎達曰︰舉足謂之步。為，于偽翻。時可而後動，數合而後舉，故湯、武之師不再戰而克，湯伐桀，鳴條一戰而革夏命；武王伐紂，一戎衣而天下大定。誠重民勞而度時審也。度，徒洛翻。如遂極武黷征，征伐不欲數，數則黷。土崩勢生，不幸遇難，難，乃旦翻。雖有智者將不能謀之矣。」姜維以數戰亡蜀，卒如譙周之言。

**三年**（戊寅、二五八）

**1**春，正月，文欽謂諸葛誕曰︰「蔣班、焦彝謂我不能出而走，全端、全懌又率衆逆降，逆，迎也。降，戶江翻。此敵無備之時也，可以戰矣。」誕及唐咨等皆以為然，遂大為攻具，晝夜五六日攻南圍，欲決圍而出。圍上諸軍臨高發石車火箭，石車，卽砲車也。車，昌遮翻。逆燒破其攻具，矢石雨下，死傷蔽地，血流盈塹，塹，七豔翻。復還城。城內食轉竭，出降者數萬口。欽欲盡出北方人省食，與吳人堅守，誕不聽，由是爭恨。欽素與誕有隙，徒以計合，事急愈相疑。言誕、欽初以詭計苟合，事急愈相猜疑。欽見誕計事，誕遂殺欽。欽子鴦、虎將兵在小城中，鴦、虎，欽二子也；時壽春蓋別有小城。聞欽死，勒兵赴之，衆不為用，遂單走踰城出，自歸於司馬昭。軍吏請誅之，昭曰︰「欽之罪不容誅，其子固應就戮；然鴦、虎以窮歸命，且城未拔，殺之是堅其心也。」乃赦鴦、虎，使將數百騎巡城，呼曰︰呼，火故翻。「文欽之子猶不見殺，其餘何懼！」又表鴦、虎皆為將軍，賜爵關內侯。城內皆喜，且日益饑困。司馬昭身自臨圍，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曰︰「可攻矣！」知其衆無拒守之心也。乃四面進軍，同時鼓譟登城。二月，乙酉，克之。誕窘急，單馬將其麾下突小城欲出，司馬胡奮部兵擊斬之，夷其三族。誕麾下數百人，皆拱手為列，不降，每斬一人，輒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卒不變，以至於盡。史言諸葛誕得人心，人蒙其恩而為之死。卒，子恤翻。吳將于詮曰︰詮，且緣翻。「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克，又束手於敵，吾弗取也。」乃免冑冒陳而死。陳，讀曰陣。唐咨、王祚等皆降。唐咨本魏人降吳，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吳兵萬衆，器仗山積。

司馬昭初圍壽春，王基、石苞等皆欲急攻之，昭以為「壽春城固而衆多，攻之必力屈；若有外寇，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今三叛相聚於孤城之中，三叛，謂諸葛誕、文欽、唐咨也。天其或者使同就戮，吾當以全策縻之。但堅守三面，若吳賊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游兵輕騎絕其轉輸，可不戰而破也。吳賊破，欽等必成禽矣！」乃命諸軍按甲而守之，卒不煩攻而破。卒，子恤翻。議者又以為「淮南仍為叛逆，仍，相因也。吳兵室家在江南，不可縱，宜悉坑之。」昭曰︰「古之用兵，全國為上，戮其元惡而已。言全其國之人民，止戮其君；所謂誅其君而弔其民也。吳兵就得亡還，適可以示中國之大度耳。」一無所殺，分布三河近郡以安處之。河南，都也；河東、河內皆近京師。處，昌呂翻。拜唐咨安遠將軍，其餘裨將，咸假位號，衆皆悅服。其淮南將士吏民為誕所脅略者，皆赦之。聽文鴦兄弟收斂父喪，給其車牛，致葬舊墓。文欽，譙人也，舊墓在焉。斂，力贍翻。

昭遺王基書曰︰遺，于季翻。「初議者云云，求移者甚衆，謂前詔諸軍轉據北山。時未臨履，亦謂宜然。臨履，謂親臨其地而履行營壘處所也。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禽賊，雖古人所述，不是過也。」昭欲遣諸軍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有滅吳之勢。王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旣不拔，而死者大半。事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姜維因洮西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謂段谷之敗也。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輕敵則慮難不深。難，乃旦翻。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謂孫綝君臣相猜。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謂禽諸葛誕也。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復，扶又翻。懼挫威也。」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昭乃止。以基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

習鑿齒曰︰君子謂司馬大將軍於是役也，可謂能以德攻矣。左傳︰晉文公城濮之勝，君子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夫建業者異道，各有所尚而不能兼幷也。故窮武之雄，斃於不仁；如夫差、智伯是也。存義之國，喪於懦退。如宋襄公是也。喪，息浪翻。今一征而禽三叛，大虜吳衆，席卷淮浦，俘馘十萬，生虜為俘，截耳為馘。古者戰勝，馘所格之左耳而獻之。可謂壯矣。而未及安坐，賞王基之功；種惠吳人，結異類之情；書曰︰皋陶邁種德。孔安國註曰︰種，布也。夫種則有穫，種惠於吳人，使歸心中國，以成他日混一之功，如種藝之有秋也。寵鴦葬欽，忘疇昔之隙；不咎誕衆，使揚土懷愧。功高而人樂其成，業廣而敵懷其德。樂，音洛。武昭旣敷，文算又洽，推是道也，天下其孰能當之哉！鑿齒，晉人，其辭蓋有溢美者。

**2**司馬昭之克壽春，鍾會謀畫居多；昭親待日隆，委以腹心之任，時人比之子房。比之張良也。

**3**漢姜維聞諸葛誕死，復還成都，復拜大將軍。維以段谷之敗，貶行大將軍事。

**4**夏，五月，詔以司馬昭為相國，漢書·百官表曰︰相國、丞相，皆秦官。又按蕭何傳，何自丞相拜相國；則相國尊於丞相。封晉公，食邑八郡，晉書·帝紀曰︰以幷州之太原、上黨、西河、樂平、新興、鴈門，司州之河東、平陽，凡八郡，封為晉公。加九錫；昭前後九讓，乃止。

**5**秋，七月，吳主封故齊王奮為章安侯。奮徙章安，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6**八月，以驃騎將軍王昶為司空。昶，丑兩翻。

**7**詔以關內侯王祥為三老，鄭小同為五更，帝率羣臣詣太學，行養老乞言之禮。記曰︰凡養老，五帝憲，三王又乞言。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以為惇史。三王亦憲，旣養老而後乞言，亦微其禮，皆有惇史。鄭玄註曰︰憲，法也；養之為法其德行，三王又從之求善言可施行也。惇史，惇厚者也。微其禮者，依違言之。更，工衡翻。小同，玄之孫也。鄭玄別傳曰︰玄有子為孔融吏，舉孝廉，融之被圍，往赴，為賊所害；有遺腹子，以丁卯日生，而玄以丁卯歲生，故名曰小同。

**8**吳孫綝以吳主親覽政事，多所難問，難，乃旦翻。甚懼；返自鑊里，遂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使弟威遠將軍據入倉龍門宿衞，古倉、蒼字通用。武衞將軍恩、偏將軍幹、長水校尉闓闓，音開，又苦亥翻。分屯諸營，欲以自固。吳主惡之，惡，烏路翻。乃推朱公主死意，朱公主死見上卷正元二年。推，尋也，尋問公主所以見殺之意。全公主懼曰︰「我實不知，皆朱據二子熊、損所白。」是時熊為虎林督，損為外部督，吳外部督建業外營兵。吳主皆殺之。損妻，卽孫峻妹也。綝諫，不從，由是益懼。

吳主陰與全公主及將軍劉丞謀誅綝。全后父尚為太常、衞將軍，吳主謂尚子黃門侍郞紀曰︰「孫綝專勢，輕小於孤。謂輕視之以為幼小也。孤前敕之使速上岸，為唐咨等作援，而留湖中不上岸一步；上，時掌翻。又委罪於朱异，擅殺功臣，不先表聞；築第橋南，綝蓋築第於朱雀橋南。不復朝見。此為自在，無所復畏，自在，謂居處自如，不復知有君上。復，扶又翻。見，賢遍翻。不可久忍，今規取之。規，圖也。卿父作中軍都督，衞將軍督中軍。使密嚴整士馬，孤當自出臨橋，率宿衞虎騎、左右無難一時圍之，吳有左右無難督，督無難營兵。作版詔敕綝所領皆解散，不得舉手。正爾，自當得之；正爾，猶言如此也。卿去，但當使密耳！卿宣詔卿父，勿令卿母知之；女人旣不曉大事，且綝同堂姊，邂逅漏泄，誤孤非小也！」解，戶廨翻。逅，戶茂翻。紀承詔告尚。尚無遠慮，以語紀母，母使人密語綝。語，牛倨翻。

九月，戊午，綝夜以兵襲尚，執之，遣弟恩殺劉承於蒼龍門外，劉承，卽劉丞。比明，遂圍宮。比，必寐翻。吳主大怒，上馬帶鞬執弓欲出，鞬，居言翻，戢弓矢器。曰︰「孤大皇帝適子，適，讀曰嫡。在位已五年，誰敢不從者！」侍中近臣及乳母共牽攀止之，不得出，嘆咤不食，咤，陟駕翻。罵全后曰︰「爾父憒憒，憒，烏外翻。類篇曰︰悶也。敗我大事！」敗，補邁翻。又遣呼紀，紀曰︰「臣父奉詔不謹，負上，無面目復見。」復，扶又翻，下同。因自殺。綝使光祿勳孟宗告太廟，廢吳主為會稽王。吳主亮時年十六。會，工外翻。召羣臣議曰︰「少帝荒病昏亂，不可以處大位，承宗廟，少，詩沼翻。處，昌呂翻，下同。已告先帝廢之。諸君若有不同者，下異議。」皆震怖，怖，普布翻。曰︰「唯將軍令！」綝遣中書郞李崇奪吳主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以吳主罪班告遠近。尚書桓彝不肯署名，綝怒，殺之。典軍施正勸綝迎立琅邪王休，綝從之。吳制，中營置左右典軍。己未，綝使宗正楷與中書郞董朗楷以吳同姓為宗正。中書郞，卽晉中書侍郞之職。迎琅邪王於會稽。吳建興元年，休徙丹陽，旣又徙會稽。會，工外翻。遣將軍孫耽送會稽王亮之國，亮時年十六。徙全尚於零陵，尋追殺之；遷全公主於豫章。

冬，十月，戊午，琅邪王行至曲阿，杜佑曰︰曲阿，今丹陽郡丹陽縣。有老公遮王叩頭曰︰「事久變生，天下喁喁。」喁，魚容翻。師古曰︰喁喁，衆口向上也，又相應和聲。是日，進及布塞亭。孫綝以琅邪王未至，欲入居宮中，召百官會議，皆惶怖失色，徒唯唯而已。唯，以水翻，諾也。選曹郞虞汜曰︰「明公為國伊、周，處將相之任，汜，音祀。處，昌呂翻。擅廢立之威，將上安宗廟，下惠百姓，大小踴躍，自以伊、霍復見。今迎王未至而欲入宮，如是，羣下搖蕩，衆聽疑惑，非所以永終忠孝，揚名後世也。」綝不懌而止。汜，翻之子也。

綝命弟恩行丞相事，率百僚以乘輿法駕迎琅邪王於永昌亭。『章︰甲十一行本「亭」下有「築宮，以武帳為便殿，設御坐。己卯，王至便殿，止東廂」二十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孫恩奉上璽符，乘，繩證翻。上，時掌翻。王三讓，乃受。羣臣以次奉引，引，讀曰靷。王就乘輿，百官陪位。綝以兵千人迎於半野，拜于道側；王下車答拜。卽日，御正殿，大赦，改元永安。吳主休，字子烈，吳主權第六子。孫綝稱「草莽臣」，詣闕上書，上印綬、節鉞，求避賢路。謂他有賢者進用，恐妨其路，求引身避之。吳主引見慰諭，見，賢遍翻。下詔以綝為丞相、荊州牧，增邑五縣；綝遷大將軍，封永寧侯，今休以援立之功，增其封邑。以恩為御史大夫、衞將軍、中軍督，封縣侯。孫據、幹、闓皆拜將軍，封侯。又以長水校尉張布為輔義將軍，封永康侯。初，休為王時，布為左右督，素見信愛，及卽位，遂寵任之。為布擅吳立孫晧以亡國喪身張本。宋白曰︰吳赤烏八年，分烏傷之上浦，立永康縣，屬東陽郡。

先是，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琅邪王，休徙丹陽，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四年。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下同。其妻習氏諫之，習，姓。按風俗通︰漢有外黃令習一。衡不聽。琅邪王上書乞徙他郡，詔徙會稽。及琅邪王卽位，李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拔過重，旣數作無禮，而復逆自猜嫌，復，扶又翻。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面目見中國人乎！『章︰甲十一行本「乎」下有「衡曰︰『計何所出？』妻曰」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琅邪王素好善慕名，好，呼到翻。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逆，迎也，言將優加其官以饒益之。非但直活而已。」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敗。左傳︰楚箴尹克黃，自拘於司敗。司敗，卽司寇也。夫射鉤、斬袪，在君為君，齊桓公與公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鉤。子糾死，桓公以管仲為相，遂霸諸侯。晉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公子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及重耳反國，與披謀國事，發呂、郤之謀，薦趙衰守原。為，于偽翻。其遣衡還郡，勿令自疑。」又加威遠將軍，授以棨戟。果如習氏所料。

己丑，吳主封故南陽王和子晧為烏程侯。和死、晧全，見上卷邵陵厲公嘉平五年。

羣臣奏立皇后、太子，吳主曰︰「朕以寡德，奉承洪業，涖事日淺，恩澤未敷，后妃之號，嗣子之位，非所急也。」有司固請，吳主不許。

孫綝奉牛酒詣吳主，吳主不受，齎詣左將軍張布；酒酣，出怨言曰︰「初廢少主時，多勸吾自為之者；吾以陛下賢明，故迎之。帝非我不立，今上禮見拒，是與凡臣無異，當復改圖耳。」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布以告吳主，綝以布為吳主所信倚，故詣之，酒酣失言，遂以賈禍。綝之凶愚，其赤族宜矣。吳主銜之，恐其有變，數加賞賜。數，所角翻。戊戌，吳主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事統煩多，其加衞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分綝之權也。或有告綝懷怨侮上，欲圖反者，吳主執以付綝，綝殺之，由是益懼，因孟宗求出屯武昌，吳主許之。綝盡敕所督中營精兵萬餘人，皆令裝載；中營兵，卽中軍也。吳人謂裝船為裝載。綝欲以此兵自隨，上武昌。載，才再翻。車船裝物皆曰載，詩云︰載輸爾載。又取武庫兵器，吳主咸令給與。綝求中書兩郞典知荊州諸軍事，主者奏中書不應外出，吳主特聽之。其所請求，一無違者。

將軍魏邈說吳主曰︰「綝居外，必有變。」說，輸芮翻。武衞士施朔又告綝謀反。武衞士，武衞之士也。吳主將討綝，密問輔義將軍張布，布曰︰「左將軍丁奉，雖不能吏書，而計略過人，能斷大事。」斷，丁亂翻。吳主召奉告之，且問以計畫，奉曰︰「丞相兄弟支黨甚盛，恐人心不同，不可卒制；卒，讀曰猝。可因臘會有陛兵誅之。」陛兵，宿衞之兵夾殿陛者，所謂「階戟之士」。吳主從之。

十二月，丁卯，建業中謠言明會有變，明會，明日臘會也。吳以土德王，用辰臘。綝聞之，不悅。夜，大風，發屋揚沙，綝益懼。戊辰，臘會，綝稱疾不至；吳主強起之，強，其兩翻。使者十餘輩，綝不得已，將入，衆止焉。綝曰︰「國家屢有命，不可辭。可豫整兵，令府內起火，因是可得速還。」遂入，尋而火起，尋，繼時也。綝求出，吳主曰︰「外兵自多，不足煩丞相也。」綝起離席，離，力智翻。奉、布目左右縛之。綝叩頭曰︰「願徙交州。」吳主曰︰「卿何不徙滕胤、呂據於交州乎！」綝復曰︰復，扶又翻。「願沒為官奴。」吳主曰︰「卿何不以胤、據為奴乎！」胤、據死，見上甘露元年。遂斬之。以綝首令其衆曰︰「諸與綝同謀者，皆赦之。」放仗者五千人。孫闓乘船欲降北，追殺之。闓，音開，又可亥翻。綝之諸弟據、恩、幹蓋已就誅，獨闓走，欲投北。降，戶江翻。夷綝三族，發孫峻棺，取其印綬，斲其木而埋之。古者棺椁厚薄皆有度，斲而薄之以示貶。

己巳，吳主以張布為中軍督。改葬諸葛恪、滕胤、呂據等，其罹恪等事遠徒『章︰甲十一行本「徒」作「徙」；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者，一切召還。朝臣有乞為諸葛恪立碑者，為，于偽翻。吳主詔曰︰「盛夏出軍，士卒傷損，無尺寸之功，不可謂能；受託孤之任，死於豎子之手，不可謂智。」遂寢。恪死見上卷嘉平五年。

**9**初，漢昭烈留魏延鎭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五年。皆承此制。及姜維用事，建議以為「錯守諸圍，錯，倉故翻。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諸葛亮築漢、樂二城，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三年。聽敵入平，謂縱敵使入平地也。重關頭鎭守以捍之，令游軍旁出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運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游軍幷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漢主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樂城，在沔陽東山上，周三十里，甚嶮固，諸葛亮所築。沔水逕其北，又北逕西樂城東，而北流注于漢。護軍蔣斌守漢城。姜維自棄險要以開狡焉啓疆之心，書此為亡蜀張本。斌，音彬。

**四年**（己卯、二五九）

**1**春，正月，黃龍二見寧陵井中。見，賢遍翻，下同。先是，頓丘、冠軍、陽夏井中屢有龍見，陳壽志曰︰去年青龍仍見頓丘、冠軍、陽夏縣界井中。寧陵縣，前漢屬陳留郡，後漢、魏屬梁國。頓丘縣，漢屬東郡，魏屬魏郡。冠軍縣，屬南陽郡。陽夏縣，漢屬陳國，魏屬梁國。先，悉薦翻。夏，音賈。羣臣以為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數，所角翻。非嘉兆也。」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帝有誅昭之志，不務養晦，而憤鬱之氣見於辭而不能自揜，蓋亦淺矣，此其所以死以於權臣之手乎！惡，烏路翻。

**2**夏，六月，京陵穆侯王昶卒。

**3**漢主封其子諶為北地王，諶，時壬翻。詢為新興王，虔為上黨王。尚書令陳祗以巧佞有寵於漢主，姜維雖位在祗上，而多率衆在外，希親朝政，權任不及祗。秋，八月，丙子，祗卒；漢主以僕射義陽董厥為尚書令，尚書諸葛瞻為僕射。

**4**冬，十一月，車騎將軍孫壹為婢所殺。二年，孫壹來降。

**5**是歲，以王基為征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據晉書·文帝紀，時分荊州為二都督，基鎭新野，州泰鎭襄陽。

元皇帝上諱奐，字景明，武帝之孫，燕王宇之子也。甘露二年，封安次縣常道鄕公。諡法︰行義說民曰元。帝本名璜，卽位，改名奐。

**景元元年**（庚辰、二六○）

## 景元元年（庚辰、二六○）是年六月，方改元。

**1**春，正月，朔，日有食之。

**2**夏，四月，詔有司率遵前命，復進大將軍昭位相國，封晉公，加九錫。遵前年之命也。復，扶又翻。

**3**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勝，音升。五月，己丑，召侍中王沈、沈，持林翻，下同。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言路人亦知其將篡。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自出討之。」卿下當有等字。王經曰︰「昔魯昭公不忍季氏，敗走失國，為天下笑。魯季氏世執魯國之政。至昭公時，伐之，不勝，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死于乾侯。事見左傳。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為，于偽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衞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而一旦如此，無乃欲除疾而更深之邪！禍殆不測，宜見重詳。」重，直用翻。重，再也。詳，審也。帝乃出懷中黃素詔投地說文曰︰素，白緻繒也。此黃素詔者，蓋以白緻繒染為黃色以書詔。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昭，呼經欲與俱，經不從。帝禮遇王沈，呼為文籍先生，而臨變乃爾，吁！考異曰︰世語曰︰經因沈、業申意。今從晉諸公贊。帝遂拔劍升輦，率殿中宿衞蒼頭官僮鼓譟而出。昭弟屯騎校尉伷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衆奔走。伷，讀曰胄。中護軍賈充自外入，逆與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衆欲退，騎督成倅弟太子舍人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司馬公畜養汝等，畜，許六翻。騎督，督騎兵。晉志，太子舍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郞。時未立太子，不應置東宮官屬；濟本昭之私人，授以是官耳。騎，奇寄翻。倅，七內翻。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卽抽戈前刺帝，殞于車下。時年二十。刺，七亦翻。昭聞之，大驚，自投於地。太傅孚奔往，枕帝股而哭甚哀，枕帝於股也。左傳︰齊崔杼弒其君光，晏子枕尸股而哭之，三踊而出。枕，職任翻。曰︰「殺陛下者，臣之罪也！」

昭入殿中，召羣臣會議。尚書左僕射陳泰不至，昭使其舅尚書荀顗召之，泰曰︰「世之論者以泰方於舅，方，比也。今舅不如泰也。」言顗阿附司馬氏，而己忠於魏室。子弟內外咸共逼之，乃入，見昭，悲慟，昭亦對之泣曰︰「玄伯，陳泰，字玄伯。卿何以處我？」處，昌呂翻。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謝天下耳。」少，詩沼翻。考異曰︰魏氏春秋曰︰「帝之崩也，太傅司馬孚、尚書右僕射陳泰枕帝尸於股，號哭盡哀。大將軍入禁中，泰見之悲慟，大將軍亦對之泣，謂曰︰『玄伯其如我何？』泰曰︰『獨有斬賈充，少可以謝天下耳。』大將軍久之曰︰『卿更思其他。』泰曰︰「豈可使泰復發後言！』遂歐血薨。」裴松之以為違實。今從干寶晉紀。昭久之曰︰「卿更思其次。」泰曰︰「泰言惟有進於此，言當以弒君之罪罪昭。不知其次。」昭乃不復更言。復，扶又翻。顗，彧之子也。彧，於六翻。

太后下令，罪狀高貴鄕公，廢為庶人，葬以民禮。收王經及其家屬付廷尉。經謝其母，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正恐不得其所；以此幷命，何恨之有！」非此母不生此子。及就誅，故吏向雄哭之，哀動一市。向，姓也，音式亮翻。王沈以功封安平侯。庚寅，太傅孚等上言，請以王禮葬高貴鄕公，太后許之。

使中護軍司馬炎迎燕王宇之子常道鄕公璜於鄴，水經註曰︰白祀溝水出廣陽縣之婁城東，東南逕常道城西，故鄕亭也，西去良鄕城四十里，魏少帝璜所封也。廣陽，故燕國。以為明帝嗣。炎，昭之子也。

**4**辛卯，羣公奏太后自今令書皆稱詔制。羣公，自上公、三公至諸從公也。

**5**癸卯，司馬昭固讓相國、晉公、九錫之命，太后詔許之。

**6**戊申，昭上言︰「成濟兄弟大逆不道，夷其族。」

**7**六月，癸丑，太后詔常道鄕公更名奐。更，工衡翻。甲寅，常道鄕公入洛陽，是日，卽皇帝位，年十五，大赦，改元。

**8**丙辰，詔進司馬昭爵位九錫如前，昭固讓，乃止。

**9**癸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觀為司空。

**10**吳都尉嚴密建議作浦里塘，據范書·方術傳︰浦里塘在丹陽郡宛陵縣界。陳志·濮陽興傳亦云︰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里塘。羣臣皆以為難；唯衞將軍陳留濮陽興以為可成，濮陽，以邑為姓。陳留風俗傳，漢有長沙太守濮陽逸。吳主休居會稽時，興為太守，深與相結，及卽位，遂與張布並見信用。遂會諸軍民就作，功費不可勝數。勝，音升。士卒多死亡，民大愁怨。

**11**會稽郡謠言王亮當還為天子，而亮宮人告亮使巫禱祠，有惡言，有司以聞。吳主黜亮為候官侯，遣之國；晉志曰︰建安郡，故秦閩中郡，漢高祖以封閩越王。及武帝滅之，徙其人，名為東冶，後漢改為候官都尉。吳置建安郡，以候官為縣屬焉。宋白曰︰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南北一候也。亮自殺，衞送者皆伏罪。

**12**冬，十月，陽鄕肅侯王觀卒。諡法︰剛德克就曰肅。

**13**十一月，詔尊燕王，待以殊禮。

**14**十二月，甲午，以司隸校尉王祥為司空。

**15**尚書王沈為豫州刺史。初到，下敎敕屬城及士民曰︰「若有能陳長吏可否，長，知兩翻。說百姓所患者，給穀五百斛。若說刺史得失，朝政寬猛者，給穀千斛。」主簿陳廞、褚䂮廞，許今翻。䂮，力灼翻。入白曰︰「敎旨思聞苦言，示以勸賞。竊恐拘介之士或憚賞而不言，貪昧之人將慕利而妄舉。苟不合宜，賞不虛行，則遠聽者未知當否之所在，當，丁浪翻。徒見言之不用，因謂設而不行。愚以為告下之事，可少須後。」須，待也。沈又敎曰︰「夫興益於上，受分於下，興益，謂進言有益於上也。受分，謂受賞也。斯乃君子之操，何不言之有！」褚䂮復白曰︰復，扶又翻，下同。「堯、舜、周公所以能致忠諫者，以其款誠之心著也。冰炭不言而冷熱之質自明者，以其有實也。若好忠直，好，呼到翻。如冰炭之自然，則諤諤之言將不求而自至。若德不足以配唐、虞，配，合也。明不足以並周公，實不可以同冰炭，雖懸重賞，忠諫之言未可致也。」沈乃止。

**二年**（辛巳、二六一）

**1**春，三月，襄陽太守胡烈襄陽縣，漢屬南郡。沈約曰︰魏武平荊州，分南郡編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表言︰「吳將鄧由、李光等十八屯同謀歸化，遣使送質任，質，音致。欲令郡兵臨江迎拔。」詔王基部分諸軍徑造沮水以迎之。造，七到翻。應劭曰︰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入江。師古曰︰沮，千余翻。南郡臨沮縣以沮水得名。水經註曰︰自臨沮界東南過枝江縣，又東南入于江。「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馳驛遺司馬昭書，遺，于季翻，下同。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清澄，謂事之虛實未定，如水之混濁，莫測其淺深，且當清澄以俟之；蓋亦當時常語也。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西皆險陿，陿，與狹同。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蔚，音尉，又紆勿翻。卒，讀曰猝。謂猝然敵人於要害之地設伏邀擊，弩馬不得陳其力也。今者筋角濡弱，考工記︰弓人為弓，冬析幹，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春液角，夏治筋，以陽煦而筋角濡滑也。冬析幹，秋合三材，以陰凝而堅緻也。春夏之交，陽氣蒸潤，筋角濡弱，則弓弩之力不勁。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要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要，一邀翻。姜維之趣上邽，趣，七喻翻。文欽之據壽春，皆深入求利，以取覆沒，此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謂曹爽兄弟旣死，累有廢立之事，毌丘儉、諸葛誕相繼而舉兵也。難，乃旦翻。當今之宜，當務鎭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昭累得基書，意狐疑，敕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令各就其所至之地而住軍也。須候節度。須，待也。基復遺昭書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復，扶又翻；下同。趣，讀曰促。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食其，音異基。昭於是罷兵，報基書曰︰「凡處事者多曲相從順，鮮能確然共盡理實，處，昌呂翻。鮮，息淺翻。誠感忠愛，每見規示，輒依來旨，已罷軍嚴。」旣而由等果不降。降，戶江翻。烈，奮之弟也。

**2**秋，八月，甲寅，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不受。

**3**冬，十月，漢主以董厥為輔國大將軍，諸葛瞻為都護、衞將軍，共平尚書事，以侍中樊建為尚書令。時中常侍黃皓用事，厥、瞻皆不能矯正，揉曲使直曰矯。士大夫多附之，唯建不與皓往來。祕書令郤正久在內職，與皓比屋，比，毗至翻，近也，並也，聯也；又簿必翻，相次也。周旋三十餘年，澹然自守，以書自娛，旣不為皓所愛，亦不為皓所憎，故官不過六百石，祕書令，秩六百石。而亦不罹其禍。漢主弟甘陵王永憎皓，皓譖之，使十年不得朝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吳主使五官中郞將薛珝聘于漢，珝，況羽翻。及還，吳主問漢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直言，經其野民皆菜色。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以為至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將及，其是之謂乎！」魏相子順引先人之言也。嗚呼！蜀之亡形成矣，薛珝見而知之。濮陽興、張布用事，浦里塘之役，吳民愁怨，韋昭、盛沖以切直而不得居王所，珝亦知之否邪？知而不言，無亦容身而求免罪邪？處，昌呂翻。樂，音洛。珝，綜之子也。薛綜見七十二卷明帝青龍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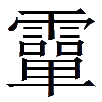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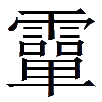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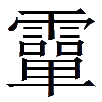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4**是歲，鮮卑索頭部大人拓跋力微始遣其子沙漠汗入貢，因留為質。索，昔各翻。汗，音寒。質，音致。力微之先，世居北荒，不交南夏。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少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黃帝以土德王，北人謂土為「托」，謂后為「拔」，故以為氏。或曰︰自謂托天而生，拔地而長，故為托拔氏。蕭子顯曰︰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為姓，故為李陵之後而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夏，戶雅翻。至可汗毛，始強大，可汗，北方之尊稱，猶漢時之單于也。宋白曰︰虜俗呼天為汗。可，讀如渴。汗，何干翻。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後五世至可汗推寅，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西三部，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曰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為大帥。推演，蓋卽推寅也。按魏收魏書·帝紀︰毛死，貸立；貸死，觀立；觀死，樓立；樓死，越立；越死，推寅立。推寅，蓋俗云鑽硏之義。南遷大澤；又七世至可汗鄰，推寅死，利立；利死，俟立；俟死，肆立；肆死，機立；機死，蓋立；蓋死，儈立；儈死，鄰立。使其兄弟七人及族人乙旃氏、車惃氏車，昌遮翻。惃，胡昆翻，又公渾翻，又古本翻。分統部衆為十族，按魏書·官氏志︰毛統國有九十九姓，至鄰，七分國人，使諸兄弟各攝領之。乃分其民，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次兄為拔拔氏，後改為長孫氏。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次弟為丘敦氏，後改為丘氏；次弟為侯氏，後改亥氏。七族之興，自此始也。又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為叔孫氏。又命疏族為車惃氏，後改為車氏。凡與托拔氏為十姓，百世不通婚。鄰老，以位授其子詰汾，使南遷，遂居匈奴故地。詰汾卒，力微立，復徙居定襄之盛樂，漢定襄郡有成樂縣，後漢屬雲中郡。建安二十年，倂雲中、定襄、五原、朔方為新興郡，郡止置一縣，以屬新興；而盛樂故縣棄之荒外，故力微得居之。後魏旣盛，南都平城，置盛樂宮於其地，永熙中，又置盛樂郡。復，扶又翻。部衆浸盛，諸部皆畏服之。拓跋氏始見于此。鮮卑軻比能與魏為敵者也。軻比能死，北邊差安，而拓跋氏盛矣，為後魏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八

## 魏紀十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三年。涒，音暾。

元皇帝下

**景元三年**（壬午、二六二）

**1**秋，八月，乙酉，吳主立皇后朱氏，朱公主之女也。戊子，立子為太子。，烏關翻。據吳志，吳主休為四子作名字，，音湖水灣澳之灣，非先有此音也。

**2**漢大將軍姜維將出軍，右車騎將軍廖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左傳，魯衆仲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姜維，字伯約。廖，力救翻，今力弔翻。智不出敵而力小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存！」謂較智則不出於敵人之上，而較力則又弱小也。厭，於鹽翻。冬，十月，維入寇洮陽，洮陽，洮水之陽也。洮水之陰，魏不置郡縣，維渡洮而攻之也。沙州記曰︰嵹城東北三百里有曾城，臨洮水，曰洮陽城。杜佑曰︰臨洮郡城本洮陽城，臨洮水。洮，土刀翻。鄧艾與戰於侯和，破之，維退住沓中。水經註︰洮水逕洮陽城，又東逕共和山南，城在四山中，又東逕迷和城北。意侯和卽此地也。沓中在諸羌中，卽沙漒之地。晉張駿據河西，因前趙之亂，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五屯護軍，與後趙分境。乞伏熾盤攻漒川，師次沓中。則侯和之地在塞內，沓中之地在羌中明矣。初，維以羈旅依漢，維降漢見七十一卷明帝太和元年。身受重任，興兵累年，功績不立。黃皓用事於中，與右大將軍閻宇親善，陰欲廢維樹宇。維知之，言於漢主曰︰「皓姦巧專恣，將敗國家，請殺之！」敗，補邁翻。漢主曰︰「皓趨走小臣耳，往董允每切齒，事見七十四卷邵陵厲公正始六年。吾常恨之，君何足介意！」維見皓枝附葉連，懼於失言，遜辭而出。漢主敕皓詣維陳謝。維由是自疑懼，此維未出洮陽以前事也。返自洮陽，因求種麥沓中，不敢歸成都。司馬昭因是決計絆維於沓中而伐蜀。

**3**吳主以濮陽興為丞相，廷尉丁密、光祿勳孟宗為左右御史大夫。漢成帝綏和元年，罷御史大夫，置大司空，世祖中興因之。獻帝建安十三年，罷司空，復置御史大夫，未嘗分左右也。蓋吳分之。初，興為會稽太守，會，工外翻。守，式又翻。吳主在會稽，興遇之厚；左將軍張布嘗為會稽王左右督將，吳主休先封琅邪王，徙居會稽，自會稽入立，未嘗封會稽王也。「會稽」，當作「琅邪」。將，卽亮翻。故吳主卽位，二人皆貴寵用事；布典宮省，興關軍國，以佞巧更相表裏，更，工衡翻。吳人失望。

吳主喜讀書，喜，許記翻。欲與博士祭酒韋昭、博士盛沖講論，前漢五經博士有僕射一人，東漢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古禮賓客得主人饌，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舊說以為示有先。沈約志曰︰吳王濞為劉氏祭酒。夫祭祀以酒為本，長者主之，故以祭酒為稱。漢侍中、魏散騎常侍高功者並為祭酒。公府祭酒，漢末有之。張布以昭、沖切直，恐其入侍，言己陰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略徧，但欲與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當恐昭等道臣下姦慝，故不欲令入耳。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懼妨政事，吳主曰︰「王務、學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王務，猶言王事也。此無所為非，而君以為不宜，是以孤有所及耳。不圖君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也，良甚不取！」布拜表叩頭。據陳壽志，自孤之涉學已下，皆詔答之語，布得詔惶恐，以表陳謝，重自序述，吳主又面答之。自王務學業以下，皆面答之語也。所謂今日在事更行此於孤，蓋比之孫綝，以綝擅權之時，不使吳主親近儒生也。於是布拜叩頭，未嘗再上表也。此「表」字衍。在事者，在官任事也。吳主曰︰「聊相開悟耳，何至叩頭乎！如君之忠誠，遠近所知，吾今日之巍巍，皆君之功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詩·大雅·蕩之辭。鮮，息淺翻。終之實難，君其終之。」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卒，子恤翻。廢其講業，不復使昭等入。復，扶又翻。

**4**譙郡嵇康，晉書曰︰康之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譙郡銍縣，銍有嵇山，家於其側，因以命氏。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奇任俠，俠，戶頰翻。與陳留阮籍、籍兄子咸、姓譜︰殷有阮國，在岐、渭之間。周詩有侵阮徂共之辭，子孫以國為姓。後漢有己吾令阮敦。河內山濤、河南向秀、向，式亮翻。琅邪王戎、沛國劉伶特相友善，號竹林七賢。皆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縱酒昏酣，遺落世事。

阮籍為步兵校尉，其母卒，籍方與人圍碁，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與決勝負也。旣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毀瘠骨立。骨立者，言其瘠甚，身肉俱消，唯骨立也。號，戶刀翻。吐，土故翻。居喪，飲酒無異平日。司隸校尉何曾惡之，惡，烏路翻。面質籍於司馬昭座質，正也，面以正義責之也。曰︰「卿，縱情、背禮、敗俗之人，今忠賢執政，綜核名實，若卿之曹，不可長也！」背，蒲妹翻。敗，補邁翻。長，知兩翻。因謂昭曰︰「公方以孝治天下，治，直之翻。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座，何以訓人！宜擯之四裔，無令汙染華夏。」汙，烏故翻。昭愛籍才，常擁護之。昭之讓九錫也，籍為公卿為勸進牋，辭甚清壯，故昭愛其才。曾，夔之子也。何夔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

阮咸素幸姑婢；姑將婢去，咸方對客，遽借客馬追之，累騎而還。累，重也，兩人共馬，謂之累騎。還，音旋，又如字。

劉伶嗜酒，常乘鹿車，賢曰︰鹿車，言其小僅可容鹿也。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荷，下可翻。鍤，側洽翻，鍬也。曰︰「死便埋我。」當時士大夫皆以為賢，爭慕效之，謂之放達。

鍾會方有寵於司馬昭，聞嵇康名而造之，造，七到翻。康箕踞而鍛，康性巧而好鍛。鍛，都玩翻，小冶也。不為之禮。會將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遂深銜之。

山濤為吏部郞，魏尚書郞有二十三員，吏部其一也。舉康自代；康與濤書，自說不堪流俗，而非薄湯、武。昭聞而怒之。湯、武革命，而康非薄之，故昭聞而怒。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兄巽誣安不孝，康為證其不然。為，于偽翻。會因譖「康嘗欲助毌丘儉，言毌丘儉反，而康欲助之。毌，音無。且安、康有盛名於世，而言論放蕩，害時亂敎，宜因此除之。」昭遂殺安及康。康嘗詣隱者汲郡孫登，晉泰始二年，始分河內為汲郡，史追書也。登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5**司馬昭患姜維數為寇，官騎路遺求為刺客入蜀，官騎，騶騎也。數，所角翻。騎，奇寄翻。從事中郞荀勗曰︰「明公為天下宰，宜杖正義以伐違貳，違，離也，背也。貳，攜貳也，兩屬也。而以刺客除賊，非所以刑于四海也。」毛萇曰︰刑，法也。韓嬰曰︰刑，正也。昭善之。勗，爽之曾孫也。荀爽，淑之子也，漢末為公。

昭欲大舉伐漢，朝臣多以為不可，獨司隸校尉鍾會勸之。昭諭衆曰︰「自定壽春以來，息役六年，治兵繕甲以擬二虜。治，直之翻。今吳地廣大而下濕，攻之用功差難，不如先定巴蜀，三年之後，因順流之勢，水陸並進，此滅虢取虞之勢也。春秋，晉獻公滅虢，因以滅虞，此言滅蜀乘勢可以滅吳也。計蜀戰士九萬，居守成都及備他境不下四萬，然則餘衆不過五萬。今絆姜維於沓中，絆，博漫翻。繫足曰絆。使不得東顧，直指駱谷，出其空虛之地以襲漢中，以劉禪之闇，而邊城外破，士女內震，其亡可知也。」乃以鍾會為鎭西將軍，都督關中。征西將軍鄧艾以為蜀未有釁，屢陳異議；善用兵者，觀釁而動，此艾所以陳異議也。昭使主簿師纂為艾司馬以諭之，姓譜︰師，古者掌樂之官，因以為氏。艾乃奉命。

姜維表漢主︰「聞鍾會治兵關中，欲規進取，宜並遣左右車騎張翼、廖化，時張翼為左車騎將軍，廖化為右車騎將軍。督諸軍分護陽安關口陽安關口，意卽陽平關也。及陰平之橋頭，杜佑曰︰陰平橋頭在文州界。以防未然。」黃皓信巫鬼，謂敵終不自致，致，至也，又詣也，送也。啓漢主寢其事，羣臣莫知。

**四年**（癸未、二六三）

**1**春，正『章︰甲十一行本「正」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月，復命司馬昭進爵位如前；如元年之詔也。復，扶又翻。又辭不受。

**2**吳交趾太守孫諝貪暴，諝，私呂翻。為百姓所患；會吳主遣察戰鄧荀至交趾，裴松之曰︰察戰，吳官號，今揚都有察戰巷。荀擅調孔爵三十頭送建業，調，徒弔翻。民憚遠役，因謀作亂。夏，五月，郡吏呂興等殺諝及荀，遣使來請太守及兵，九眞、日南皆應之。

**3**詔諸軍大舉伐漢，遣征西將軍鄧艾督三萬餘人自狄道趣甘松、沓中，甘松，本生羌之地，張駿置甘松護軍，乞伏國仁置甘松郡。後魏時，白水羌朝貢，置甘松縣，太和六年，改置扶州。隋改甘松為嘉誠縣，屬同昌郡。唐武德初，置松州，取甘松嶺為名，且其地產甘松也。杜佑曰︰甘松嶺，江水發源之地，甘松山在今交川郡境，今臨洮和政郡之南及合川郡之地。新唐書曰︰甘松山在洮水之西，吐谷渾居山之陽。以連綴姜維；雍州刺史諸葛緒督三萬餘人自祁山趣武街橋頭，絕維歸路。賢曰︰下辨縣屬武都郡，今城州同谷縣，舊名武街城。水經註︰濁水逕武街城南。又曰︰白水出臨洮縣西傾山東南，逕陰平故城南，又東北逕橋頭。雍，於用翻。鍾會統十餘萬衆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趣漢中。斜，余遮翻。谷，音浴。趣，七喻翻。以廷尉衞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鎭西軍司。鍾會時為鎭西將軍，瓘旣監艾、會軍，又行會軍司。監，古銜翻。瓘，覬之子也。衞覬歷事武帝、文帝、明帝。覬，音冀。

會過幽州刺史王雄之孫戎，王雄刺幽州，遣勇士刺殺軻比能。問︰「計將安出？」戎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老子·道經之言。非成功難，保之難也。」或以問參相國軍事平原劉寔曰︰「鍾、鄧其平蜀乎？」寔曰︰「破蜀必矣，而皆不還。」客問其故，寔笑而不答。鍾、鄧之禍，識者固知之矣。

秋，八月，軍發洛陽，大賚將士，賚，來代翻，賜也。陳師誓衆。將軍鄧敦謂蜀未可討，司馬昭斬以徇。

漢人聞魏兵且至，乃遣廖化將兵詣沓中為姜維繼援，張翼、董厥等詣陽安關口為諸圍外助。大赦，改元炎興。敕諸圍皆不得戰，退保漢、樂二城，用姜維之言也。城中各有兵五千人。翼、厥北至陰平，聞諸葛緒將向建威，留住月餘待之。鍾會率諸軍平行至漢中。九月，鍾會使前將軍李輔統萬人圍王含於樂城，謢軍荀愷圍蔣斌於漢城。斌，音彬。考異曰︰晉書·文紀作「部將易愷」，今從魏志。會徑過西趣陽安口，遣人祭諸葛亮墓。諸葛亮葬沔陽。

初，漢武興督蔣舒在事無稱，宋白曰︰武興，漢武都沮縣地。元和郡國志曰︰興州城卽古武興城也，蜀以處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無稱，言其庸庸無可稱者。漢朝令人代之，朝，直遙翻。使助將軍傅僉守關口，舒由是恨。鍾會使護軍胡烈為前鋒，攻關。舒詭謂僉曰︰「今賊至不擊而閉城自守，非良圖也。」僉曰︰「受命保城，惟全為功；今違命出戰，若喪師負國，喪，息浪翻。死無益矣。」舒曰︰「子以保城獲全為功，我以出戰克敵為功，請各行其志。」遂率其衆出；僉謂其戰也，不設備。使舒果迎戰，亦未可保其必勝，僉何為不設備邪？關城失守，僉亦有罪焉。舒率其衆迎降胡烈，降，戶江翻。烈乘虛襲城，僉格鬬而死。僉，肜之子也。傅肜死事見六十九卷文帝黃初三年。肜，余中翻。鍾會聞關口已下，長驅而前，大得庫藏積穀。藏，徂浪翻。

鄧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直攻姜維營，前漢天水郡，後漢改曰漢陽郡，魏復曰天水。頎，渠希翻。隴西太守牽弘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兵還，欣等追躡於強川口，大戰，強川口，在嵹臺山南。嵹臺山，卽臨洮之西傾山。闞駰曰︰強水出陰平西北強山，一曰強川。姜維之還也，鄧艾遣王頎追敗之於強口，卽是地也。維敗走。聞諸葛緒已塞道屯橋頭，塞，悉則翻。乃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緒後；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趣截維，較一日不及。言較遲一日，遂不及維也。維遂還至陰平，合集士衆，欲赴關城；『章︰甲十一行本「城」下有「未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聞其已破，退趣白水，遇廖化、張翼、董厥等，合兵守劍閣以拒會。水經註︰小劍戍西去大劍山三十里，連山絕險，飛閣通衢，故謂之劍閣。華陽國志曰︰廣漢郡德陽縣有劍閣道三十里，至險。祝穆曰︰劍門，漢屬廣漢郡，為葭萌縣地，蜀先主以霍峻為梓潼太守，有劍閣縣。苻秦使徐成寇蜀，攻二劍，克之，始有二劍之號。

**4**安國元侯高柔卒。

**5**冬，十月，漢人告急於吳。甲申，吳主使大將軍丁奉督諸軍向壽春；將軍留平就施績於南郡，議兵所向；將軍丁封、孫異如沔中以救漢。沔中，時為魏境，吳兵未能至也，擬其所向耳。吳之巫、秭歸等縣，皆在江北，與魏之新城接境，自北行兵，亦可以發沔中，然亦猶激西江之水以救涸轍之魚耳。

**6**詔以征蜀諸將獻捷交至，復命大將軍昭進位，爵賜一如前詔，復，扶又翻。昭乃受命。始受相國、晉公、九錫之命。

昭辟任城魏舒為相國參軍。任，音壬。初，舒少時遲鈍，『章︰甲十一行本「鈍」下有「質朴」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不為鄕親所重，鄕里、親戚也。少，詩照翻。從叔父吏部郞衡，有名當世，從，才用翻。亦不知之，使守水碓，為碓水側，置輪碓後，以橫木貫輪，橫木之兩頭，復以木長二尺許，交午貫之，正直碓尾。木激水灌輪，輪轉則交午木戛擊碓尾木而自舂，不煩人力，謂之水碓。碓，都內翻。每歎曰︰「舒堪數百戶長，謂小邑長也。長，知兩翻。我願畢矣！」舒亦不以介意，不為皎厲之事。皎者，求以暴白於世。厲，危行也。唯太原王乂謂舒曰︰「卿終當為台輔。」常振其匱乏，舒受而不辭。年四十餘，郡舉上計掾，上，時掌翻。掾，于絹翻。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為高。舒曰︰「若試而不中，中，竹仲翻。其負在我，安可虛竊不就之高以為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累遷後將軍鍾毓長史。毓每與參佐射，參佐，參軍及諸佐吏也。毓，余六翻。舒常為畫籌而已；射之畫籌，猶投壺之釋算也。為，于偽翻；下徐為同。後遇朋人不足，以舒滿數，射以兩人為朋。射之有朋，猶古射儀之有耦也。周禮︰王以六耦射三侯，諸侯以四耦射二侯，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士以三耦射豻侯。左傳︰魯襄公享范獻子，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杜預註云︰二人為耦。舒容範閒雅，發無不中；中，竹仲翻。舉坐愕然，莫有敵者。坐，徂臥翻。毓歎而謝曰︰「吾之不足以盡卿才，有如此射矣，豈一事哉！」及為相國參軍，府朝碎務，未嘗見是非；府朝，猶言府庭也。朝，直遙翻。見，賢遍翻。至於廢興大事，衆人莫能斷者，斷，丁亂翻。舒徐為籌之，多出衆議之表。昭深器重之。

**7**癸卯，立皇后卞氏，昭烈將軍秉之孫也。

**8**鄧艾進至陰平，簡選精銳，欲與諸葛緒自江油趣成都，水經註︰涪水出廣漢屬國剛氐道徼外，東南流，逕緜竹縣北，又東南逕江油戍北。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入蜀，逕江油、廣漢者也。宋白曰︰龍州江油郡北踰山至文州三百三十里。文州，漢陰平地也。鄧艾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至江油，卽此。九域志︰龍州北至文州四百三十里。元豐九域志︰龍州治江油縣，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緒以本受節度邀姜維，西行非本詔，遂引軍向白水，此白水關也。賢曰︰在今梁州金牛縣西，東北至關城百八十里。與鍾會合。會欲專軍勢，密白緒畏懦不進，檻車徵還，軍悉屬會。

姜維列營守險，會攻之不能克，糧道險遠，軍食乏，欲引還。鄧艾上言︰「賊已摧折，宜遂乘之，若從陰平由邪徑經漢德陽亭按前漢無德陽縣。後漢志︰廣漢郡始有德陽縣，蓋因漢故亭而置縣也。自蜀分廣漢置梓潼郡之後，劍閣縣屬梓潼，德陽縣屬廣漢。續漢志以為德陽縣有劍閣。今姜維守劍閣拒鍾會，而鄧艾欲從德陽亭趣涪，則此時分為兩縣明矣。然德陽亭亦非此時德陽縣治，蓋前漢德陽亭故處也。此道卽所謂陰平、景谷道。趣涪，趣，七喻翻。涪，音浮。出劍閣西百里，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出其不意，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趣，七喻翻。涪，音浮。遂自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今隆慶府陰平縣北六十里有馬閣山，峻峭崚嶒，極為艱險。鄧艾軍行至此，路不得通，乃懸車束馬，造作棧閣，始通江油，因名馬閣。又自文州青塘嶺至龍州百五十里，自北而南者，右肩不得易所負，謂之左擔路，亦艾伐蜀路也。據鍾會傳，艾自漢德陽亭入江油左擔道，則德陽亭蓋當馬閣山之路。山谷高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瀕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推，吐雷翻。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山崖險陿，單行相繼而進，如貫魚然。先登至江油，江油，今龍州江油縣地，南至綿州二百餘里。綿州，古涪城也。蜀守將馬邈降。降，戶江翻；下同。諸葛瞻督諸軍拒艾，至涪，停住不進。陳壽曰︰涪去成都三百六十里。尚書郞黃崇，權之子也，黃權，劉璋所用，先主伐吳而敗，權隔在江北，遂降魏。屢勸瞻宜速行據險，無令敵得平地，瞻猶豫未納；崇再三言之，至于流涕，瞻不能從。艾遂長驅而前，擊破瞻前鋒，瞻退住緜竹。緜竹縣，屬廣漢郡。今綿竹縣東北至綿州百餘里。艾以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為琅邪王。」諸葛氏，本琅邪人，故以此誘之。誘，音酉。瞻怒，斬艾使，列陳以待艾。使，疏吏翻。陳，讀曰陣；下同。艾遣子惠唐亭侯忠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並引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叱忠、纂等，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斬瞻及黃崇。瞻子尚歎曰︰「父子荷國重恩，荷，下可翻。不早斬黃皓，使敗國殄民，用生何為！」策馬冒陳而死。杜佑曰︰漢州德陽縣，鄧艾破諸葛瞻於此，因為京觀。敗，補邁翻。

漢人不意魏兵卒至，不為城守調度；卒，讀曰猝。調，徒弔翻。聞艾已入平土，百姓擾擾，皆迸山澤，不可禁制。迸，比孟翻。漢主使羣臣會議，或以蜀之與吳，本為與國，宜可奔吳；或以為南中七郡，南中七郡︰越巂、朱提、牂柯、雲南、興古、建寧、永昌也。阻險斗絕，易以自守，易，以豉翻。宜可奔南。光祿大夫譙周以為︰「自古以來，無寄他國為天子者，若入吳國，亦當臣服。且治政不殊，則大能吞小，此數之自然也。治，直吏翻。由此言之，則魏能幷吳，吳不能幷魏明矣。等為稱臣，為小孰與為大，為，于偽翻。再辱之恥何與一辱！謂今降魏，一辱而已。若奔吳稱臣，是一辱矣；與吳俱亡，又將臣服於魏，是為再辱。且若欲奔南，則當早為之計，然後可果；果，決也，克也。今大敵已近，禍敗將及，羣小之心，無一可保，恐發足之日，其變不測，何至南之有乎！」謂衆心已離，旣行之後，中道潰散，必不能至南中。或曰︰「今艾已不遠，恐不受降，如之何？」降，戶江翻；下同。周曰︰「方今東吳未賓，事勢不得不受，受之不得不禮。若陛下降魏，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者，周請身詣京都，京都，謂洛陽，魏都。晉景王諱師，晉人避之，率謂京師為京都。蜀方議降，譙周已為晉人諱矣，吁！以古『張︰「古」作「大」。』義爭之。」衆人皆從周議。漢主猶欲入南，狐疑未決。周上疏曰︰「南方遠夷之地，平常無所供為，言其民旣不出稅租以供上用，又不出力為上有所施為。猶數反叛，自丞相亮以兵威偪之，窮乃率從。事見七十卷文帝黃初六年。數，所角翻。今若至南，外當拒敵，內供服御，費用張廣，他無所取，耗損諸夷，其叛必矣！」漢主乃遣侍中張紹等奉璽綬以降於艾。璽，斯氏翻。綬，音受。北地王諶怒曰︰「若理窮力屈，禍敗將及，便當父子君臣背城一戰，同死社稷，以見先帝可也，諶，時壬翻。背，蒲妹翻。柰何降乎！」漢主不聽。是日，諶哭於昭烈之廟，先殺妻子而後自殺。曾謂庸禪有子如此乎！

張紹等見鄧艾於雒，雒縣屬廣漢郡，東南至成都八十餘里。艾大喜，報書褒納。漢主遣太僕蔣顯別敕姜維使降鍾會，又遣尚書郞李虎送士民簿於艾，戶二十八萬，口九十四萬，甲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艾至成都城北，漢主率太子、諸王及羣臣六十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杜預曰︰面縛，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也。櫬，棺也，示將受死。櫬，初覲翻。後主時年四十八。艾持節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檢御將士，無得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漢王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諸王駙馬都尉，漢羣司各隨高下拜為王官，或領艾官屬；依鄧禹承制授隗囂故事也，後艾由此得罪。驃，匹妙翻。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牽弘等領蜀中諸郡。艾聞黃皓姦險，收閉，將殺之，皓賂艾左右，卒以得免。卒，子恤翻。

姜維等聞諸葛瞻敗，未知漢主所嚮，乃引軍東入于巴。巴，卽巴中也。鍾會進軍至涪，遣胡烈等追維。維至郪，郪縣屬廣漢郡。劉昫曰︰梓州飛烏縣，漢郪縣地，隋取飛烏山以名縣。師古曰︰郪，音妻，又音千私翻。得漢主敕命，乃令兵悉放仗，送節傳於胡烈，傳，株戀翻。自從東道與廖化、張翼、董厥等同詣會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觀此，則蜀之將士豈肯下人哉，其主不能用之耳！於是諸郡縣圍守皆被漢主敕罷兵降。圍守，卽魏延所置漢中諸圍之守兵也。鍾會厚待姜維等，皆權還其印綬節蓋。漢先主以獻帝建安十九年得蜀，魏文帝黃初二年卽帝位，傳二世、四十三年而亡。

**9**吳人聞蜀已亡，乃罷丁奉等兵。吳中書丞吳郡華覈魏有中書監、令，無中書丞，此官蓋吳置也。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詣宮門上表曰︰「伏聞成都不守，臣主播越，社稷傾覆，失委附之土，棄貢獻之國。臣以草芥，竊懷不寧，陛下聖仁，因澤遠撫，卒聞如此，必垂哀悼。臣不勝忡悵之情，卒，讀曰猝。勝，音升。忡，丑中翻，憂也。謹拜表以聞！」左傳︰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曰︰「同盟滅，敢不矜乎！吾自懼也！」蜀，吳之與國；蜀亡，岌岌乎為吳矣。吳之君臣不知懼，故華覈拜表以儆之。

魏之伐蜀也，吳人或謂襄陽張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難，乃旦翻。謂王淩、毌丘儉、諸葛誕舉兵也。百姓未服，今又勞力遠征，敗於不暇，何以能克！」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夏，戶雅翻。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東西驅馳，無有寧歲。司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主而救其疾苦，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王淩叛；高貴鄕公正元元年，毌丘儉叛；甘露二年，諸葛誕叛。曹髦之死，四方不動。任賢使能，各盡其心，其本根固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朝，直遙翻。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敝，競於外利，不脩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無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憂也。」吳人笑其言，至是乃服。

**10**吳人以武陵五溪夷與蜀接界，蜀亡，懼其叛亂，乃以越騎校尉鍾離牧領武陵太守。魏已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率涪陵民入遷陵界，沈約曰︰漢獻帝建安六年，劉璋以涪陵縣分立丹興、漢葭二縣，立巴東屬國都尉，後為涪陵郡。遷陵縣，屬武陵郡，吳境也。長，知兩翻。屯于赤沙，誘動諸夷進攻酉陽，赤沙，蓋在遷陵、酉陽之間。酉陽縣屬武陵郡，縣在酉溪之陽。劉昫曰︰黔州彭水縣，漢酉陽縣地，吳分酉陽置黔陽郡，隋於郡置彭水縣，尋為黔州。九域志曰︰漢武陵郡酉陽縣古城，在今辰州界。杜佑曰︰思州治務川縣，亦漢酉陽地。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朝，郡朝也。朝，直遙翻。「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軍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敎慰勞。」勞，力到翻。牧曰︰『章︰甲十一行本「曰」下有「不然」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外境內侵，誑誘人民，誑，居況翻。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柢，典禮翻，又丁計翻。撲，普卜翻。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趣，讀曰促，嚴裝也。撫夷將軍高尚謂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討五溪夷。事見七十二卷明帝太和五年。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旣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欲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卽帥所領，晨夜進道，帥，讀曰率。緣山險行垂二千里，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帥，所類翻。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走，五谿皆平。

**11**十二月，庚戌，以司徒鄭沖為太保。

**12**壬子，分益州為梁州。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牂柯。梁州統漢中、梓潼、廣漢、涪陵、巴、巴西、巴東。梁，古州也。言西方金剛之氣強梁，故因名焉。

**13**癸丑，特赦益州士民，復除租稅之半五年。復，方目翻。

**14**乙卯，以鄧艾為太尉，增邑二萬戶；鍾會為司徒，增邑萬戶。賞平蜀之功也。

**15**皇太后郭氏殂。

**16**鄧艾在成都，頗自矜伐，謂蜀士大夫︰「諸君賴遭艾，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吳漢屠成都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二年。艾以書言於晉公昭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漢初，李左車以是說韓信，艾祖其說以言於晉公。司馬昭旣受封錫，遂書其爵。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煑鹽興冶，為軍農要用。蜀有鹽井，朱提出銀，嚴道、邛都出銅，武陽、南安、臨邛、沔陽皆出鐵，漢置鹽官、鐵官，艾欲復其利。並作舟船，豫為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使，疏吏翻。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封禪為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董卓築塢於扶風郿縣。為之宮舍，爵其子為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開廣陵、城陽為王國以待孫休也。廣陵屬徐州，城陽屬青州，蓋魏廣陵郡治淮陰故城，城陽郡治莒，二郡壤界實相接也。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昭使監軍衞瓘喻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重，直用翻。「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旣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南中之地，東南帶海，接于交趾。東接吳、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春秋公羊傳之言。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孫子曰︰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於主，國之寶也。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國家計也！」

鍾會內有異志，姜維知之，欲搆成擾亂，乃說會曰︰「聞君自淮南已來，算無遺策，謂平諸葛誕也。說，輸芮翻。晉道克昌，皆君之力。今復定蜀，復，扶又翻。威德振世，民高其功，主畏其謀，欲以此安歸乎！何不法陶朱公汎舟絕迹，全功保身邪！」越大夫范蠡旣與越王句踐滅吳以雪會稽之恥，乃扁舟五湖，汎海而止於陶，欲絕其跡，乃號曰陶朱公。會曰︰「君言遠矣，我不能行。且為今之道，或未盡於此也。」維曰︰「其他則君智力之所能，無煩於老夫矣。」言為亂也。維之智固足以玩弄鍾會於掌股之上，迫於時，制於命，柰之何哉！由是情好歡甚，好，呼到翻。出則同轝，坐則同席。會因鄧艾承制專事，乃與衞瓘密白艾有反狀。會善效人書，於劍閣要艾章表、白事，要，一遙翻。章表，上之魏朝；白事，白之晉公。皆易其言，令辭指悖傲，多自務伐；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又毀晉公昭報書，手作以疑之。旣以怒昭，又以疑艾。

## 咸熙元年（甲申、二六四）是年五月，始改元咸熙，此猶是景元五年。

**1**春，正月，壬辰，詔以檻車徵鄧艾。晉公昭恐艾不從命，敕鍾會進軍成都，又遣賈充將兵入斜谷。斜，昌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昭自將大軍從帝幸長安，將，卽亮翻。以諸王公皆在鄴，乃以山濤為行軍司馬，鎭鄴。楚王彪之死，盡錄諸王公置鄴，事見七十五卷邵陵厲公嘉平三年。行軍司馬之號始此。

初，鍾會以才能見任，昭夫人王氏言於昭曰︰昭夫人王氏，肅之女也，生晉武帝、齊王攸，後諡文明皇后。「會見利忘義，好為事端，好，呼到翻。寵過必亂，不可大任。」及會將伐漢，西曹屬邵悌言於晉公曰︰自漢以來，丞相有東、西曹掾屬。「今遣鍾會率十餘萬衆伐蜀，愚謂會單身無任，魏制，凡遣將帥，皆留其家以為質任。會單身無子弟，故曰單身無任。不若使餘人行也。」晉公笑曰︰「我寧不知此邪！蜀數為邊寇，師老民疲，我今伐之，如指掌耳，指掌，言易也。數，所角翻。而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則智勇並竭，智勇並竭而強使之，強，其兩翻。適所以為敵禽耳。惟鍾會與人意同，今遣會伐蜀，蜀必可滅。滅蜀之後，就如卿慮，何憂其不能辦邪！言會若為亂，自能辦之也。夫蜀已破亡，遺民震恐，不足與共圖事；中國將士各自思歸，不肯與同也。會若作惡，作，為也。惡，不善也。作惡，作亂也，所為不善也。祇自滅族耳。卿不須憂此，愼勿使人聞也！」及晉公將之長安，悌復曰︰「鍾會所統兵，五六倍於鄧艾，但可敕會取艾，不須自行。」晉公曰︰「卿忘前言邪，忘，巫放翻。而云不須行乎？雖然，所言不可宣也。我要自當以信意待人，但人不當負我耳，我豈可先人生心哉！先，悉薦翻。近日賈護軍問我『頗疑鍾會不？』賈護軍，賈充也，時為中護軍。不，讀曰否。我答言︰『如今遣卿行，寧可復疑卿邪？』復，扶又翻。賈亦無以易我語也。我到長安，則自了矣。」了，辦也，決也。

鍾會遣衞瓘先至成都收鄧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以為艾罪。瓘知其意，然不可得距，瓘監艾、會軍，遣之收艾，是以職分使之，故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奉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謂復加爵賞，如先平蜀時也。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雞鳴，比，必寐翻。悉來赴瓘，唯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續漢志有大使車、小使車、諸使車。大使車，立乘，駕駟，赤帷，持節者重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功曹車皆兩大車，伍伯，璅弩十二人，辟車四人，從車四乘，無節，單導，從者減半。小使車，不立乘，有騑，赤屛泥，油，重絳帷，導無斧車。近小使車，蘭輿、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此謂追捕考案，有所敕取者之所乘也。諸使車，皆朱班輪，四輻，赤衡軛。徑入至艾所；艾尚臥未起，遂執艾父子，置艾於檻車。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趣，七喻翻。瓘輕出迎之，偽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詭言將申明艾無反心。諸將信之而止。

丙子，會至成都，送艾赴京師。會所憚惟艾，艾父子旣禽，會獨統大衆，威震西土，遂決意謀反。會欲使姜維將五萬人出斜谷為前驅，會自將大衆隨其後。旣至長安，令騎士從陸道、步兵從水道，順流浮渭入河，以為五日可到孟津，與騎兵會洛陽，一旦天下可定也。談何容易！會得晉公書云︰「恐鄧艾或不就徵，今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徑入斜谷，屯樂城，諸葛亮所築成固之樂城也。吾自將十萬屯長安，相見在近。」會得書驚，呼所親語之曰︰「但取鄧艾，相國知我獨辦之；謂昭知會之足以辦取艾之事。語，牛倨翻。今來大重，大，讀曰太。必覺我異矣，異，變也。便當速發。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漢，不失作劉備也！」蜀、漢，謂漢蜀郡、漢中郡之地。丁丑，會悉請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此皆從會軍在成都者也。及蜀之故官，為太后發哀於蜀朝堂，明元郭太后去年殂。蜀都成都有朝堂。朝，直遙翻。矯太后遺詔，使會起兵廢司馬昭，皆班示坐上人，坐，徂臥翻。使下議訖，書版署置，更使所親信代領諸軍；所請羣官，悉閉著益州諸曹屋中，著，直略翻。城門宮門皆閉，嚴兵圍守。衞瓘詐稱疾篤，出就外廨。廨，古隘翻，舍也。會信之，無所復憚。

姜維欲使會盡殺北來諸將，己因殺會，盡坑魏兵，復立漢主，密書與劉禪曰︰「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姜維之心，始終為漢，千載之下，炳炳如丹。陳壽、孫盛、干寶之譏貶皆非也。會欲從維言誅諸將，猶豫未決。

會帳下督丘建風俗通︰丘，魯左丘明之後。又云︰齊太公封於營丘，支孫以地為氏。本屬胡烈，會愛信之。建愍烈獨坐，啓會，使聽內一親兵出取飲食，諸牙門隨例各內一人。烈紿語親兵及疏與子淵曰︰「丘建密說消息，會已作大坑，白棓數千，紿，徒亥翻。語，牛倨翻。棓，步項翻。欲悉呼外兵入，人賜白㡊，㡊，魏武帝所製，狀如弁，缺四角。㡊，苦洽翻。拜散將，將，卽亮翻。以次棓殺，內坑中。」諸牙門親兵亦咸說此語，一夜，轉相告，皆徧。己卯，日中，胡淵率其父兵雷鼓出門，雷，盧對翻。諸軍不期皆鼓譟而出，曾無督促之者，而爭先赴城。時會方給姜維鎧杖，杖，與仗同，直亮翻。白外有匈匈聲，似失火者，匈，許容翻，又許勇翻。毛晃曰︰匈匈，喧擾之聲。有頃，白兵走向城。會驚，謂維曰︰「兵來似欲作惡，當云何？」維曰︰「但當擊之耳！」會遣兵悉殺所閉諸牙門郡守，內人共舉机以拄門，內人，謂會所閉在屋內者。机，舉綺翻，机案也。兵斫門，不能破。斯須，城外倚梯登城，斯，此也；須，待也；言其間無多時，於此可待也。或燒城屋，蟻附亂進，矢下如雨，牙門郡守各緣屋出，與其軍士相得。姜維率會左右戰，手殺五六人，衆格斬維，爭前殺會。考異曰︰衞瓘傳曰︰「會留瓘謀議，乃書版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橫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旣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便下殿。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閣，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殺之。」常璩華陽國志曰︰「會命諸將發喪，因欲誅之；諸將半入，而南安太守胡烈等知其謀，燒成都東門以襲殺會及維。」今從魏志。又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如斗非身所能容，恐當作「升」。會將士死者數百人，殺漢太子璿及姜維妻子，軍衆鈔略，死喪狼籍。璿，從宣翻。鈔，楚交翻。衞瓘部分諸將，數日乃定。分，扶問翻。

鄧艾本營將士追出艾於檻車，迎還。衞瓘自以與會共陷艾，恐其為變，乃遣護軍田續等將兵襲艾，遇於緜竹西，斬艾父子。艾之入江油也，田續不進，艾欲斬續，旣而捨之。及瓘遣續，謂曰︰「可以報江油之辱矣。」鎭西長史杜預言於衆曰︰「伯玉其不免乎！衞瓘行鎭西軍司，而杜預為鎭西長史，則為同僚，而軍事則瓘任之也。瓘，字伯玉。身為名士，位望已高，旣無德音，又不御下以正，謂激田續使報鄧艾而行其私也。將何以堪其責乎！」瓘聞之，不候駕而謝預。預，恕之子也。杜恕見七十三卷明帝景初元年。鄧艾餘子在洛陽者悉伏誅，徙其妻及孫於西城。西城縣屬魏興郡。為晉武帝敍艾孫灼張本。

鍾會兄毓嘗密言於晉公曰︰「會挾術難保，不可專任。」及會反，毓已卒，卒，子恤翻。晉公思鍾繇之勳與毓之賢，鍾繇有定關中之功。特原毓子峻、辿，官爵如故。裴松之曰︰辿，敕連翻。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尸，晉公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問，事見上卷景元元年。鍾會躬為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當如王法何！」復，扶又翻。雄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記·月令︰孟春之月，掩骼埋胔。鄭玄註曰︰骨枯曰骼，肉腐曰胔。陸德明曰︰露骨曰骼，有肉曰胔。骼，江百翻。胔，才賜翻。周文王澤及朽骨。當時豈先卜其功罪而後收葬哉！今王誅旣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敎亦無闕。法立於上，敎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何必使雄背死違生，以立於世！背，蒲妹翻。明公讎對枯骨，言會已誅，晉公復以枯骨為讎對，不令收葬。捐之中野，豈仁賢之度哉！」晉公悅，與宴談而遣之。

**2**二月，丙辰，車駕還洛陽。

**3**庚申，葬明元皇后。

**4**初，劉禪使巴東太守襄陽羅憲將兵二千人守永安，姓譜︰羅本顓頊末胤，受封於羅國，今房州也，為楚所滅，子孫以為氏。譙周巴記曰︰漢獻帝初平六年，益州司馬趙韙建議分巴郡諸縣漢安以下為永寧郡。建安六年，劉璋改永寧為巴東郡，治魚復縣；蜀先主章武二年，改魚復曰永安。聞成都敗，吏民驚擾，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及得禪手敕，乃帥所統臨于都亭三日。帥，讀曰率。都亭，永安之都亭也。臨，力鴆翻。吳聞蜀敗，起兵西上，上，時掌翻。外託救援，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朝，直遙翻。吳為脣齒，不恤我難而背盟徼利，難，乃旦翻。徼，一遙翻。不義甚矣。且漢已亡，吳何得久，我寧能為吳降虜乎！」降，戶江翻。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厲以節義，莫不憤激。吳人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乃使撫軍步協率衆而西。協，步騭子，吳以為撫軍將軍。憲力弱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於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公。協攻永安，憲與戰，大破之。吳主怒，復遣鎭軍陸抗等帥衆三萬人增憲之圍。時吳以陸抗為鎭軍將軍，都督西陵。帥，讀曰率。

**5**三月，丁丑，以司空王祥為太尉，征北將軍何曾為司徒，左僕射荀顗為司空。顗，魚豈翻。

**6**己卯，進晉公爵為王，增封十郡。高貴鄕公甘露三年，晉公始封八郡；帝景元之三年，加封司州之弘農，雍州之馮翊，凡十郡；今又增封十郡，凡二十郡。王祥、何曾、荀顗共詣晉王，顗，魚豈翻。顗謂祥曰︰「相王尊重，何侯與一朝之臣何侯，謂何曾。一朝之臣，謂舉魏朝之臣也。朝，直遙翻；下同。皆已盡敬，今日便當相率而拜，無所疑也。」祥曰︰「相國雖尊，要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公；王、公相去一階而已，安有天子三公可輒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及入，顗遂拜，而祥獨長揖。王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

**7**劉禪舉家東遷洛陽，時擾攘倉猝，禪之大臣無從行者，姜維旣死，張翼、廖化、董厥必亦死於亂兵矣。惟祕書令郤正及殿中督汝南張通捨妻子單身隨禪，禪賴正相導宜適，舉動無闕，宜，當也；適，亦當也。禪初入洛，見魏君臣，其禮各有所當。嗚呼！使正束帶立於朝，上而擯贊漢主，下而與賓客言，事事合宜而無闕失，豈非人臣之至願哉！乃慨然歎息，恨知正之晚。

初，漢建寧太守霍弋都督南中，建寧，漢益州郡也，蜀後主建興元年，改建寧郡，治味縣。聞魏兵至，欲赴成都，劉禪以備敵旣定，不聽。成都不守，弋素服大臨三日。臨，力鴆翻。諸將咸勸弋宜速降，降，戶江翻；下同。弋曰︰「今道路隔塞，塞，悉則翻。未詳主之安危，去就大故，不可苟也。若魏以禮遇主上，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禪東遷之問，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南中七郡，而此言六郡者，蓋越巂已降魏也。將，卽亮翻。守，式又翻。「臣聞人生在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無父母烏生，無君烏以為生，所謂人生在三也。難，乃旦翻。今臣國敗主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貳。」質，如字。晉王善之，拜南中都尉，委以本任。

丁亥，封劉禪為安樂公，晉志︰安樂，屬燕國。樂，音洛；下間樂同。子孫及羣臣封侯者五十餘人。晉王與禪宴，為之作故蜀技，蜀技，蜀樂也，如巴渝舞之類也。為，于偽翻；下同。技，與伎同，渠綺翻。旁人皆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至於此；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久全，況姜維邪！」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岷、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西悲，用詩·東山語，此儒生之搜章摘句也。因閉其目。」會王復問，復，扶又翻。禪對如前，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

**8**夏，四月，新附督王稚浮海入吳句章，新附督，蓋以吳人新附者別為一部，置督以領之。句章縣屬會稽郡。賢曰︰句章故城在今鄮縣西。略其長吏及男女二百餘口而還。長，知兩翻。

**9**五月，庚申，晉王奏復五等爵，封騎督以上六百餘人。賞平蜀之功也。周制，列爵五等︰公、侯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秦廢五等爵。漢列侯以戶為差。獻帝建安二十年，魏王操置名號侯以賞軍功，虛封自此始矣。今雖復五等爵，亦虛封也。騎，奇寄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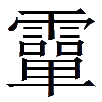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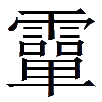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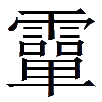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10**甲戌，改元。始改元咸熙。

**11**癸未，追命舞陽文宣侯懿為晉宣王，忠武侯師為景王。

**12**羅憲被攻凡六月，被，皮義翻。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太半。或說憲棄城走，說，輸芮翻；下布說同。憲曰︰「吾為城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為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荊州刺史胡烈將步騎二萬攻西陵以救憲，秋，七月，吳師退。晉王使憲因仍舊任，加陵江將軍，沈約志︰魏置陵江將軍，為四十號之首，言欲陵駕江流，以蕩平吳、會也。封萬年亭侯。

**13**晉王奏使司空荀顗定禮儀，中護軍賈充正法律，尚書僕射裴秀議官制，太保鄭沖總而裁焉。

**14**吳分交州置廣州。漢武帝元鼎六年，開百越，置交趾州刺史，治龍編。獻帝建安八年，改曰交州，治蒼梧廣信縣。十六年，徙治南海番禺縣。至是分為二州，廣州治番禺，交州還治龍編。

**15**吳主寢疾，口不能言，乃手書呼丞相濮陽興入，令子出拜之。，讀如彎。休把興臂，指以託之。癸未，吳主殂，諡曰景帝。年三十。羣臣尊朱皇后為皇太后。

吳人以蜀初亡，交趾攜叛，謂呂興反也。國內恐懼，欲得長君。長，知兩翻。左典軍萬彧嘗為烏程令，與烏程侯晧相善，稱「晧之才識明斷，長沙桓王之儔也；孫策諡長沙桓王。斷，丁亂翻。又加之好學，奉遵法度。」好，呼到翻。屢言之於丞相興、左將軍布，興、布說朱太后，欲以晧為嗣。朱后曰︰「我寡婦人，安知社稷之慮，苟吳國無隕，宗廟有賴，可矣。」賴，恃也，利也。於是遂迎立晧，改元元興，大赦。晧字元宗，孫和之子。

**16**八月，庚寅，命中撫軍司馬炎副貳相國事。依五官將故事也。

**17**初，鍾會之伐漢也，辛憲英謂其夫之從子羊祜曰︰「會在事縱恣，非持久處下之道，從，才用翻。處，昌呂翻。吾畏其有他志也。」會請其子郞中琇為參軍，琇，息救翻。憲英憂曰︰「他日吾為國憂，今日難至吾家矣。」為，于偽翻。難，乃旦翻。琇固請於晉王，王不聽。憲英謂琇曰︰「行矣，戒之，軍旅之間，可以濟者，其惟仁恕乎！」琇竟以全歸。詔『章︰甲十一行本「詔」上有「癸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琇嘗諫會反，賜爵關內侯。琇，司馬師夫人之從父弟，故以諫會為功而得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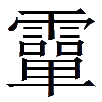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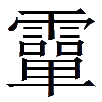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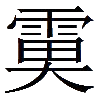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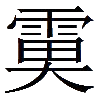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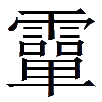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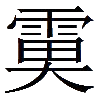
**18**九月，戊午，以司馬炎為撫軍大將軍。晉志︰撫軍大將軍位從公，班驃騎、車騎、衞、伏波等將軍下。

**19**辛未，詔以呂興為安南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以南中監軍霍弋遙領交州刺史，得以便宜選用長吏。弋表遣建寧爨谷為交趾太守，爨氏，建寧之大姓，世為耆帥，至隋、唐為東爨、西爨蠻。杜佑曰︰昆明在越巂西南，諸爨所居。率牙門董元、毛炅、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孟幹、孟通、爨能、李松、王素等將兵助興，未至，興為其功曹王『章︰甲十一行本「王」作「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統所殺。

**20**吳主貶朱太后為景皇后，貶其號從夫，而自父其父，母其母。追諡父和曰文皇帝，尊母何氏為太后。

**21**冬，十月，丁亥，詔以壽春所獲吳相國參軍事徐紹為散騎常侍，水曹掾孫彧為給事黃門侍郞，水曹掾，吳相府所置。吳未嘗置相國，魏人以晉王為相國，因亦稱吳丞相參軍為相國參軍。掾，于絹翻。以使於吳，使，疏吏翻。其家人在此者悉聽自隨，不必使還，以開廣大信。言吳不必使還，以廣中國之信，攜吳人之心，晉王因致書吳主，諭以禍福。

**22**初，晉王娶王肅之女，生炎及攸，以攸繼景王後。司馬師，諡景王。攸性孝友，多才藝，清和平允，名聞過於炎，聞，音問。晉王愛之，常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吾攝居相位，百年之後，大業宜歸攸。」炎立髮委地，手垂過厀，厀，與膝同。嘗從容問裴秀曰︰「人有相否？」因以異相示之。從，千容翻。相，息亮翻。秀由是歸心。羊琇與炎善，為炎畫策，察時政所宜損益，為，于偽翻。皆令炎豫記之，以備晉王訪問。晉王欲以攸為世子，山濤曰︰「廢長立少，違禮不祥。」長，知兩翻。少，詩照翻。賈充曰︰「中撫軍有君人之德，不可易也。」何曾、裴秀曰︰「中撫軍聰明神武，有超世之才，人望旣茂，天表如此，固非人臣之相也。」相，息亮翻。晉王由是意定，丙午，立炎為世子。為晉武帝不能容齊王攸張本。

**23**吳主封太子及其三弟皆為王，弟名，音如兕觥之觥。次名壾，壾音如草莽之莽。次名，音如褒衣下大寬大之褒。皆吳主休自作名字。『鄒︰，集韻︰烏關切，音彎。廣韻同。，集韻︰姑橫切，音觥。』立妃滕氏為皇后。

**24**初，吳主之立，發優詔，恤士民，開倉廩，振貧乏，科出宮女以配無妻者，科，條也。禽獸養於苑中者皆放之。當時翕然稱為明主。及旣得志，粗暴驕盈，多忌諱，好酒色，好，呼到翻。大小失望，濮陽興、張布竊悔之。或譖諸吳主，十一月，朔，興、布入朝，朝，直遙翻。吳主執之，徙於廣州，道殺之，夷三族。以后父滕牧為衞將軍，錄尚書事。牧，胤之族人也。滕胤為孫綝所殺。

**25**是歲，罷屯田官。置屯田官，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元年。

#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九

## 晉紀一起旃蒙作噩（乙酉），盡玄黓執徐（壬辰），凡八年。

司馬氏，河內溫縣人。宣王懿得魏政，傳景王師，至文王昭，始封晉公，以溫縣本晉地，故以為國號。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炎，字安世，姓司馬氏，宣王懿之孫，文王昭之長子。文王廟號太祖，故帝廟號世祖。諡法︰克定禍亂曰武。

## 泰始元年（乙酉、二六五）是年十二月，方受禪改元，此猶是魏咸熙二年。

**1**春，三月，吳主使光祿大夫紀陟、五官中郞將洪璆璆，渠尤翻。與徐紹、孫彧偕來報聘。紹、彧聘吳見上卷上年。紹行至濡須，有言紹譽中國之美者，譽，音余。吳主怒，追還，殺之。

**2**夏，四月，吳改元甘露。時因蔣陵言甘露降改元。

**3**五月，魏帝加文王殊禮，謂旌旗、車馬、樂舞、冕服，皆如帝者之儀。進王妃曰后；世子曰太子。

**4**癸未，大赦。

**5**秋，七月，吳主逼殺景皇后，遷景帝四子於吳；尋又殺其長者二人。吳主貶景后，封四弟，事見上卷上年。長，知兩翻。

**6**八月，辛卯，文王卒，太子嗣為相國、晉王。

**7**九月，乙未，大赦。

**8**戊子，以魏司徒何曾為晉丞相；癸亥，以票騎將軍司馬望為司徒。票，匹妙翻。騎，奇寄翻。

**9**乙亥，葬文王于崇陽陵。考異曰︰晉書·文紀作「癸酉」，今從魏志·陳留王紀。

**10**冬，吳西陵督步闡西陵，卽夷陵。吳主權黃武元年改夷陵曰西陵，宜都郡治焉。表請吳主徙都武昌；吳主從之，使御史大夫丁固、右將軍諸葛靚守建業。靚，疾正翻。闡，騭之子也。吳主權時，騭為西陵督。騭，之日翻。

**11**十二『張︰「十二」作「十一」。』月，壬戌，魏帝禪位于晉；魏元帝時年二十，困敦上章，魏文帝始受漢禪，傳五世，歷四十六年而亡。甲子，出舍于金墉城。金墉城在洛陽城西北角。太傅司馬孚拜辭，執帝手，流涕歔欷不自勝，歔，音虛。欷，音希，又許旣翻。勝，音升。曰︰「臣死之日，固大魏之純臣也。」丙寅，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是方改元泰始。丁卯，奉魏帝為陳留王，卽宮于鄴。卽，就也。優崇之禮，皆倣魏初故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魏氏諸王皆降為侯。追尊宣王為宣皇帝，景王為景皇帝，文王為文皇帝；尊王太后曰皇太后。封皇叔祖孚為安平王，叔父幹為平原王、亮為扶風王、伷為東莞王、駿為汝陰王、肜為梁王、倫為琅邪王，弟攸為齊王、鑒為樂安王、機為燕王；又封羣從司徒望等十七人皆為王。望，孚之子也。帝封諸王，以郡為國。邑二萬戶為大國，置上、中、下三軍，兵五千人；萬戶為次國，置上軍、下軍，兵三千人；五千戶為小國，置一軍，兵五百人。王不之國，官於京師。伷，音胄。從，才用翻。莞，音官。肜，余中翻。燕，於賢翻。以石苞為大司馬，鄭沖為太傅，王祥為太保，何曾為太尉，賈充為車騎將軍，王沈為驃騎將軍；騎，奇寄翻。沈，持林翻。驃，匹妙翻。其餘文武增位進爵有差。乙亥，以安平王孚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事。晉志曰︰太宰、太傅、太保，周之三公官也。晉初以景帝諱故，又採周官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之任，秩增三司，與太傅、太保皆為上公。大司馬，古官也，漢制以冠大將軍、驃騎將軍之上，以代太尉之職，故恆與太尉迭置，不並列。及魏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為官，位在三司上。晉因其制，以太宰、太傅、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左右光祿大夫、光祿大夫開府者，位從公，冠進賢、三梁，黑介幘。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官公，驃騎、車騎、衞將軍、伏波、撫軍、都護、鎭軍、中軍、四征、四鎭、龍驤、典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皆著武冠，平上黑幘。未幾，幾，居豈翻。又以車騎將軍陳騫為大將軍，與司徒義陽王望、司空荀顗，凡八公，同時並置。帝懲魏氏孤立之敝，故大封宗室，授以職任。又詔諸王皆得自選國中長吏；長，知兩翻。衞將軍齊王攸獨不敢，皆令上請。上，時掌翻。

**12**詔除魏宗室禁錮，罷部曲將及長吏納質任。魏防禁宗室甚峻，又錮不得仕進，今除之。又諸將征戍及長吏仕州郡者，皆留質任於京師，今亦罷之。將，卽亮翻。質，音致。

**13**帝承魏氏刻薄奢侈之後，矯以仁儉。太常丞許奇，允之子也。晉太常、光祿勳、衞尉、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后三卿、大長秋，皆為列卿，各置丞、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帝將有事於太廟，廟議以奇父受誅，奇父允誅，事見七十六卷高貴鄕公正元元年。朝，直遙翻。不宜接近左右，近，其靳翻。請出為外官；帝乃追述允之宿望，稱奇之才，擢為祠部郞。魏尚書曹有祠部郞，晉因之。有司言御牛青絲紖斷，紖，直忍翻，索也，牛系也。禮迎牲，君執紖。周禮封人，祭祀，飾其牛牲，置其絼。註曰︰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人謂之雉。疏曰︰自漢以前，皆謂之絼。按禮記·少儀︰牛則執紖。紖則絼之別名，今亦謂之為紖。陸德明曰︰絼，與紖同，又以忍翻；又周禮釋音羊晉翻。詔以青麻代之。

**14**初置諫官，以散騎常侍傅玄、皇甫陶為之。秦、漢以來有諫大夫，鄭昌所謂「官以諫為名」者也。東漢有諫議大夫。魏不復置。晉以散騎常侍拾遺補闕，卽諫官職也。玄，幹之子也。傅幹，漢傅燮之子。玄以魏末士風頹敝，上疏曰︰「臣聞先王之御天下，敎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好，呼到翻。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攝，整也。放誕盈朝，謂何晏、阮籍輩也。朝，直遙翻。遂使天下無復清議。陛下龍興受禪，弘堯、舜之化，惟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未退虛鄙之士以懲不恪，臣是以猶敢有言。」上嘉納其言，使玄草詔進之，然亦不能革也。

**15**初，漢征西將軍司馬鈞鈞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元初二年。生豫章太守量，量生潁川太守雋，雋生京兆尹防，防生宣帝。序司馬氏之世，為下立廟張本。

**二年**（丙戌、二六六）

**1**春，正月，丁亥，卽用魏廟祭征西府君以下，幷景帝凡七室。沈約志曰︰晉初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

**2**尊『章︰甲十一行本「尊」上有「辛丑」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景帝夫人羊氏曰景皇后，居弘訓宮。

**3**丙午，立皇后弘農楊氏；后，魏通事郞文宗之女也。魏黃初初，中書旣置監、令，又置通事郞。

**4**羣臣奏︰「五帝，卽天帝也，王氣時異，故名號有五。自今明堂、南郊宜除五帝座。」從之。帝，王肅外孫也，故郊祀之禮，有司多從肅議。周禮曰︰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鄭玄以為昊天上帝者，天皇大帝，北辰耀魄寶也。五帝者，五行精氣之神也，曰青帝靈威仰，曰赤帝赤熛怒，曰黃帝含樞紐，曰白帝白招矩，曰黑帝汁光紀。由是有六天之說。六天者，指其尊極清虛之體，其實是一；論其五時生育之功，其別有五，故為六天。據其在上之體，謂之天；天為體稱，故說文云，天，顚也。因其生育之功，謂之帝；帝為德稱，故毛詩傳云︰審諦如帝。王肅駮之，以為五帝非天，唯用家語之文，謂太皥、炎帝、黃帝、少皥、顓頊五帝，為五人帝。晉羣臣祖肅之說，以為五帝卽天帝，王氣時異，故殊其號雖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之座，五郊改五精之號，同稱昊天上帝，從之。王，于況翻。

**5**二月，除漢宗室禁錮。魏旣代漢，禁錮諸劉，今除之。

**6**三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戊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吳遣大鴻臚張儼、五官中郞將丁忠來弔祭。以文王之喪也。臚，陵如翻。

**7**吳散騎常侍王『章︰甲十一行本「王」上有「廬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蕃，體氣高亮，不能承顏順指，吳主不悅。散騎常侍萬彧、中書丞陳聲從而譖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丁忠使還，使，疏吏翻。還，從宣翻，又如字。吳主大會羣臣，蕃沈醉頓伏。沈，持林翻；下王沈同。吳主疑其詐，轝蕃出外。轝，羊茹翻。頃之，召還。蕃好治威儀，好，呼到翻。治，直之翻。行止自若。吳主大怒，呵左右於殿下斬之，出，登來山，水經註︰武昌城南有來山，卽樊山也。吳孫晧登之，使親近擲王蕃首而虎爭之。使親近擲蕃首，作虎跳狼爭咋齧之，跳，他弔翻。咋，側革翻，啖也。齧，魚結翻，噬也。首皆碎壞。

丁忠說吳主曰︰「北方無守戰之備，弋陽可襲而取。」弋陽縣，漢屬汝南郡，魏文帝分立弋陽郡。說，輸芮翻。吳主以問羣臣，鎭西大將軍陸凱曰︰「北方新幷巴、蜀，遣使求和，非求援於我也，欲蓄力以俟時耳。敵勢方強，而欲徼幸求勝，未見其利也。」徼，工堯翻。吳主雖不出兵，然遂與晉絕。凱，遜之族子也。

**8**夏，五月，壬子，博陵元公王沈卒。沈，持林翻。

**9**六月，丙午晦，日有食之。

**10**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旣葬，帝亦除之；然猶素冠疏食，食，祥吏翻。哀毀如居喪者。秋，八月，帝將謁崇陽陵，羣臣奏言，秋暑未平，恐帝悲感摧傷。帝曰︰「朕得奉瞻山陵，體氣自佳耳。」又詔曰︰「漢文不使天下盡哀，亦帝王至謙之志。漢文帝遺詔見十五卷後七年。眞德秀曰︰文帝此詔，乃短喪之始也。然本文蓋為吏民設耳，景帝嗣君也，可緣此而短其喪乎！當見山陵，何心無服！其議以衰絰從行。衰，七回翻。羣臣自依舊制。」尚書令裴秀奏曰︰「陛下旣除而復服，義無所依；若君服而臣不服，亦未之敢安也。」詔曰︰「患情不能跂及耳，衣服何在！言患哀慕之情不至耳，不在乎衣服也。跂，去智翻，舉踵也。諸君勤勤之至，豈苟相違。」遂止。

中軍將軍羊祜謂傅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言雖以天子之貴，亦得以遂其孝思為三年之服。今『章︰甲十一行本「今」上有「而漢文除之，毀傷禮義」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義」下有「常以歎息」四字。』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此復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以日易月，已數百年，以日易月，漢儒之謬說也；註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一旦復古，難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禮，且使主上遂服，不猶愈乎！」玄曰︰「主上不除而天下除之，此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乃止。

戊辰，羣臣奏請易服復膳，詔曰︰「每感念幽冥，而不得終苴絰之禮，左傳︰齊晏桓子卒，晏嬰粗縗苴絰帶。杜預註云︰苴，麻之有子者，取其粗也。苴，七余翻。以為沈痛。沈，持林翻，深也。況當食稻衣錦乎！衣，於旣翻。適足激切其心，非所以相解也。朕本諸生家，傳禮來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於所天！相從已多，可試省孔子答宰我之言，論語︰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旣沒，新穀旣升，期可已矣。」孔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孔子曰︰「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孔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儀禮曰︰父者，子之天。省，悉景翻。無事紛紜也！」遂以疏素終三年。

臣光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于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也。漢文師心不學，變古壞禮，壞，音怪。絕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釐，力之翻，理也。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而不能將順其美，惜哉！孝經曰︰君子之事上也，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註云︰將，奉也。

**11**吳改元寶鼎。以所在得大鼎改元。

**12**吳主以陸凱為左丞相，萬彧為右丞相。吳主惡人視己，羣臣侍見，莫敢舉目。惡，烏路翻。見，賢遍翻。陸凱曰︰「君臣無不相識之道，若猝有不虞，不知所赴。」吳主乃聽凱自視，而他人如故。唯凱得視之，他人仍舊不得視也。

吳主居武昌，揚州之民泝流供給，甚苦之，吳武昌屬荊州，而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都、臨海、建安、豫章、臨川、鄱陽、廬陵皆屬揚州，故苦於西上，泝流以供給。又奢侈無度，公私窮匱。凱上疏曰︰「今四邊無事，當務養民豐財，而更窮奢極欲；無災而民命盡，無為而國財空，臣竊憂之。昔漢室旣衰，三家鼎立；今曹、劉失道，皆為晉有，此目前之明驗也。臣愚但為陛下惜國家耳。武昌土地危險塉确，塉，秦昔翻，土薄也。确，克角翻，山多大石也。非王者之都；且童謠云︰『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此苦於泝流供給而為是謠也。以此觀之，足明人心與天意矣。今國無一年之蓄，禮記·王制︰國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況無一年之蓄乎！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以木為喻也。木之所以能生殖者，以有根本也，根漸露，則其本將撥。而官吏務為苛急，莫之或恤。大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景帝以來，乃有千數，此耗財之甚也。又左右之臣，率非其人，羣黨相扶，害忠隱賢，此皆蠹政病民者也。臣願陛下省息百役，罷去苛擾，料出宮女，去，羌呂翻。料，音聊。清選百官，則天悅民附，國家永安矣。」吳主雖不悅，以其宿望，特優容之。考異曰︰陳壽曰︰「予連從荊、揚來者，得凱所諫晧二十事，博問吳人，多云不聞凱有此表。又按其文殊甚切直，恐非晧之所能容忍也。或以為凱藏之篋笥，未敢宣行，病困，晧遣董朝省問欲言，因以付之。虛實難明，故不著于篇；然愛其指擿晧事，足為後戒，故鈔列于凱傳左。」今不取。

**13**九月，詔︰「自今雖詔有所欲，及已奏得可，而於事不便者，皆不可隱情。」旣不可希指迎合，又不可以遂事而不諫也。

**14**戊戌，有司奏︰「大晉受禪於魏，宜用前代正朔、服色，如虞遵唐故事。」從之。家語︰季康子問於孔子曰︰「唐、虞二帝其所尚何色？」孔子曰︰「堯以火德王，色尚黃；舜以土德王，色尚青。」董仲舒策引孔子曰︰「無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為哉！」如二說，則舜之承堯，固改正朔，易服色矣。然考之古文尚書︰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組。協時月正日而已，不言改正朔也。易·大傳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書·益稷，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而已，不言易服色也。漢興六曆，有黃帝曆、顓頊曆、夏曆、殷曆、周曆、魯曆，無堯舜曆，豈堯、舜時用顓頊曆邪？孔穎達以為古之眞曆，至戰國及秦而亡，漢初所存六曆，後人託而為之。此固無從考正也。

**15**冬，十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志無此食。今從晉書。

**16**永安山賊施但，吳錄曰︰永安，今武康縣也。沈約曰︰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宋白曰︰永安縣，本漢烏程縣之餘不鄕。因民勞怨，聚衆數千人，劫吳主庶弟永安侯謙作亂，北至建業，衆萬餘人，未至三十里住，擇吉日入城。遣使以謙命召丁固、諸葛靚，固、靚斬其使，發兵逆戰於牛屯。據吳曆，牛屯去建業城二十一里。靚，疾正翻。但兵皆無甲冑，卽時敗散。謙獨坐車中，生獲之。固不敢殺，以狀白吳主，吳主幷其母及弟俊皆殺之。初，望氣者云︰荊州有王氣，當破揚州。王，于況翻。故吳主徙都武昌。及但反，自以為得計，遣數百人鼓譟之建業，殺但妻子，云「天子使荊州兵來破揚州賊。」

**17**十一月，初幷圜丘、方丘之祀於南北郊。鄭氏註禮記︰為高必因丘陵，謂冬至祭天於圜丘之上；為下必因川澤，謂夏至祭地於方澤之中。而四郊之祭，又在圜丘、方澤之外。魏景初元年，始營洛陽南委粟山為圜丘，以冬至祭皇皇帝天於圜丘，夏至祭皇皇后地於方丘；而天郊所祭曰皇天之神，地郊所祭曰皇地之祇。今以二至之祀合於二郊，是後圜丘、方澤不別立。

**18**罷山陽國督軍，除其禁制。魏奉漢獻帝為山陽公，國於河內山陽縣之濁鹿城，置督軍以防衞之。至晉時，帝孫康嗣立，人心去漢久矣，故罷其衞兵，除其禁制。

**19**十二月，吳主還都建業，考異曰︰吳志·陸凱傳︰或曰︰「寶鼎元年十二月，凱與丁奉、丁固謀因晧謁廟，欲廢晧，立孫休子。時左將軍留平領兵先驅，故密語平，平拒而不許，誓以不泄，是以不果。」按凱盡忠執義，必不為此事。況晧殘酷猜忌，留平庸人，若聞凱謀，必不能不泄，殆虛語耳。今不取。使后父衞將軍、錄尚書事滕牧留鎭武昌。朝士以牧尊戚，頗推令諫爭，爭，讀曰諍。滕后之寵由是漸衰，更遣牧居蒼梧，雖爵位不奪，其實遷也，在道以憂死。何太后常保佑滕后，太史又言中宮不可易，吳主信巫覡，在女曰巫，在男曰覡。覡，刑狄翻。故得不廢，常供養升平宮，晧尊其母何太后宮曰升平宮。供，居用翻。養，羊尚翻。不復進見；見，賢遍翻。諸姬佩皇后璽紱者甚衆，滕后受朝賀表疏而已。璽，斯氏翻。紱，音弗。朝，直遙翻。吳主使黃門徧行州郡，料取將吏家女，行，戶孟翻。料，音聊。其二千石大臣子女，歲歲言名，年十五、六一簡閱，簡閱不中，乃得出嫁。中，竹仲翻。後宮以千數，而採擇無已。

**三年**（丁亥、二六七）

**1**春，正月，丁卯，立子衷為皇太子。為惠帝亡晉張本。詔以「近世每立太子必有赦。漢高帝為漢王，立太子，赦有罪。文、景、武立太子，賜民爵。至宣帝立太子，始大赦天下。元帝立太子，復賜民爵。光武立太子彊，赦天下；其後立太子陽及明、章立太子，皆不赦。魏文、明率病篤然後立太子，尋而踐阼有赦，故革之。今世運將平，當示之以好惡，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使百姓絕多幸之望。曲惠小人，『嚴︰「人」改「仁」。』朕無取焉！」遂不赦。

**2**司隸校尉上黨李憙憙，許記翻，又讀曰熹。劾故立進令劉友、前尚書山濤、中山王睦、尚書僕射武陔各占官稻田，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陔，柯開翻。占，之贍翻。請免濤、睦等官，陔已亡，請貶其諡。詔曰︰「友侵剝百姓以繆惑朝士，其考竟以懲邪佞。濤等不貳其過，皆勿有所問。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憙，與喜同，又音熹。亢，與抗同，口浪翻。可謂邦之司直矣。詩·鄭國風·羔裘之辭。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事見四十二卷建武十一年。其申敕羣僚，各愼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數，所角翻。睦，宣帝之弟子也。

臣光曰︰政之大本，在於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後世，不亦難乎！

**3**帝以李憙為太子太傅，徵犍為李密為太子洗馬。犍，居言翻。洗馬，自漢以來有之。晉·職官志︰太子洗馬，職為［如］謁者、祕書，掌圖書，釋奠講經則掌其事；出則直者前驅，導威儀。「洗」，漢書作「先」。如淳曰︰先，前驅也。國語，越王句踐親為夫差先馬。「先」，一作「洗」，音悉薦翻。密以祖母老，固辭，許之。密所以辭者，以旁無兼侍，祖母與孫相依為命故也。密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

**4**吳大赦，以右丞相萬彧鎭巴丘。

**5**夏，六月，吳主作昭明宮，晉太康地記曰︰昭明宮方五百丈。吳曆曰︰昭明宮在太初宮之東。二千石以下，皆自入山督伐木。大開苑囿，起土山、樓觀，窮極伎巧，觀，古玩翻。伎，渠綺翻。功役之費以億萬計。陸凱諫，不聽。中書丞華覈上疏曰︰華，戶化翻。覈，戶革翻。上，時掌翻。「漢文之世，九州晏然，賈誼獨以為如抱火厝於積薪之下而寢其上。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今大敵據九州之地，有太半之衆，欲與國家為相吞之計，非徒漢之淮南、濟北而已也，濟，子禮翻。比於賈誼之世，孰為緩急！今倉庫空匱，編戶失業，而北方積穀養民，專心東向。自洛進師而造江濱，自蜀下兵而臨荊、楚，皆東向也。又，交趾淪沒，嶺表動搖，事見上卷魏元帝咸熙元年。胸背有嫌，首尾多難，乃國朝之厄會也。若舍此急務，盡力功作，卒有風塵不虞之變，難，乃旦翻。舍，讀曰捨。卒，讀曰猝。當委版築而應烽燧，驅怨民而赴白刃，此及大敵所因以為資者也。」時吳俗奢侈，覈又上疏曰︰「今事多而役繁，民貧而俗奢，百工作無用之器，婦人為綺靡之飾，轉相倣效，恥獨無有。兵民之家，猶復逐俗，言下至兵民之家，亦隨俗好而事奢侈也。復，扶又翻。內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甕曰甔，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師古曰︰甔，音都濫翻。而出有綾綺之服，上無尊卑等級之差，下有耗財費力之損，求其富給，庸可得乎！」吳主皆不聽。

**6**秋，七月，王祥以睢陵公罷。睢，音雖。

**7**九月，甲申，詔增吏俸。俸，扶用翻。

**8**以何曾為太保，義陽王望為太尉，荀顗為司徒。顗，魚豈翻。

**9**禁星氣、讖緯之學。星，為星者。氣，望氣者。東漢以來有讖緯之學。

**10**吳主以孟仁守丞相，奉法駕東迎其父文帝神於明陵，明陵，在吳興烏程縣。沈約曰︰孫晧改葬其父於烏程西山，曰明陵。中使相繼，奉問起居。巫覡言見文帝被服顏色如平生。覡，刑狄翻。被，皮義翻。吳主悲喜，迎拜於東門之外。建業城東門也。旣入廟，比七日三祭，設諸倡伎，晝夜娛樂。比，毗寐翻。倡，音昌。樂，音洛。

**11**是歲，遣鮮卑拓跋沙漠汗歸其國。沙漠汗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汗，音寒。

**四年**（戊子、二六八）

**1**春，正月，丙戌，賈充等上所刊脩律令。充等所刊脩，就漢律九章增十一篇，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條。其不入律者，悉以為令施行。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上，時掌翻。帝親自臨講，使尚書郞裴楷執讀。考異曰︰刑法志云︰「泰始三年事畢，表上。」今從武紀。裴楷傳云︰「文帝時，詔楷於御前執讀。」今從刑法志。楷，秀之從弟也。從，才用翻。侍中盧珽、珽，他鼎翻。中書侍郞范陽張華請抄新律死罪條目，抄，楚交翻，謄寫也。懸之亭傳以示民；從之。傳，株戀翻。

又詔河南尹杜預為黜陟之課，預奏︰「古者黜陟，擬議於心，不泥於法；泥，乃計翻。末世不能紀遠而專求密微，疑心而信耳目，疑耳目而信簡書，簡書愈繁，官方愈偽。方，術也；言為官之方術也。魏氏考課，卽京房之遺意，劉劭考課法，其略見七十三卷魏明景初元年。其文可謂至密；然失於苛細以違本體，故歷代不能通也。豈若申唐堯之舊制，取大捨小，去密就簡，俾之易從也！易，以豉翻；下難易同。夫曲盡物理，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去人而任法，則以文傷理。莫若委任達官，各考所統，遠官，顯官也。居一官之長，其事得專達於上。歲第其人，言其優劣。如此六載，載，子亥翻，年也。主者總集，採按其言，六優者超擢，六劣者廢免，六優，謂六載俱優。六劣，謂六載俱劣。優多劣少者平敍，劣多優少者左遷。其間所對不鈞，品有難易，主者固當準量輕重，微加降殺，量，音良。殺，所戒翻。不足曲以法盡也。其有優劣徇情，不叶公論者，當委監司隨而彈之。監，古銜翻。監司，御史、司隸，又諸州刺史也。彈，唐干翻，劾也，抨也。若令上下公相容過，此為清議大頹，雖有考課之法，亦無益也。」事竟不行。

**2**丁亥，帝耕籍田於洛水之北。

**3**戊子，大赦。

**4**二月，吳主以左御史大夫丁固為司徒，右御史大夫孟仁為司空。吳錄曰︰孟仁本名宗，避晧字易焉。

**5**三月，戊子，皇太后王氏殂。帝居喪之制，一遵古禮。

**6**夏，四月，戊戌，睢陵元公王祥卒，門無雜弔之賓。其族孫戎歎曰︰「太保當正始之世，不在能言之流；及間與之言，理致清遠，豈非以德掩其言乎！」正始所謂能言者，何平叔數人也。魏轉而為晉，何益於世哉！王祥所以可尚者，孝於後母與不拜晉王耳，君子猶謂其任人柱石而傾人棟梁也。理致清遠，言乎，德乎？清談之禍，迄乎永嘉，流及江左，猶未已也。

**7**己亥，葬文明皇后。有司又奏︰「旣虞，除衰服。」葬日虞，遇柔日再虞，而三虞用剛日。三虞必反而行之。鄭氏曰︰虞，安神之祭也。骨肉歸于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故三祭以安之。詔曰︰「受終身之愛而無數年之報，情所不忍也。」有司固請，詔曰︰「患在不能篤孝，勿以毀傷為憂。前代禮典，質文不同，何必限以近制，使達喪闕然乎！」達喪，猶通喪也。羣臣請不已，乃許之；然猶素冠疏食以終三年，如文帝之喪。

**8**秋，七月，衆星西流如雨而隕。

**9**己卯，帝謁崇陽陵。

**10**九月，青、徐、兗、豫四州大水。青州統齊國、濟南、樂安、城陽、東萊，徐州統彭城、下邳、東海、琅邪、廣陵、臨淮，兗州統陳留、濮陽、濟陰、高平、任城、東平、濟北、泰山，豫州統潁川、汝南、襄城、汝陰、梁國、沛、譙、魯、弋陽、安豐。晉志曰︰青州取土居少陽其色青為名。徐州取舒緩之義。兗，端也，信也；又云︰取兗水以名州。豫者，舒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

**11**大司馬石苞久在淮南，威惠甚著。魏高貴鄕公甘露三年，平諸葛誕，苞代鎭淮南，至是凡十一年。淮北監軍王琛惡之，監，古銜翻。惡，烏路翻。密表苞與吳人交通。會吳人將入寇，苞築壘遏水以自固，帝疑之。羊祜深為帝言︰「苞必不然。」為，于偽翻。帝不信，乃下詔以苞不料賊勢，築壘遏水，勞擾百姓，策免其官，考異曰︰晉書·武紀及苞傳皆無苞免官年月，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杜延業晉春秋置在此，今從之。苞傳又云︰「敕琅邪王伷自下邳會壽春。」按武紀︰伷明年二月乃鎭下邳，恐傳誤。蕭方等，梁元帝子也。遣義陽王望帥大軍以徵之。帥，讀曰率。苞辟河內孫鑠為掾，掾，俞絹翻。鑠先與汝陰王駿善，駿時鎭許昌，鑠過見之。駿知臺已遣軍襲苞，私告之曰︰「無與於禍！」與，讀曰預。鑠旣出，馳詣壽春，勸苞放兵，步出都亭待罪；壽春都亭也。苞從之。帝聞之，意解，苞詣闕，以樂陵公還第。

**12**吳主出東關；冬，十月，使其將施績入江夏，萬彧寇襄陽。夏，戶雅翻。彧，於六翻。考異曰︰晉·帝紀作「郁」，今從吳志。詔義陽王望統中軍步騎二萬屯龍陂，龍陂，卽摩陂更名，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為二方聲援。會荊州刺史胡烈拒績，破之，望引兵還。

**13**吳交州刺史劉俊、大都督脩則、姓譜︰元冥之佐有脩氏。漢有屯騎校尉脩炳。將軍顧容前後三攻交趾，交趾太守楊稷皆拒破之；鬱林、九眞皆附於稷。稷遣將軍毛炅、董元攻合浦，戰於古城，古城，蓋合浦郡古城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大破吳兵，殺劉俊、脩則，餘兵散還合浦。稷表炅為鬱林太守，元為九眞太守。

**14**十一月，吳丁奉、諸葛靚出芍陂，攻合肥；靚，疾正翻。芍，音鵲。安東將軍汝陰王駿拒卻之。

**15**以義陽王望為大司馬，荀顗為太尉，顗，魚豈翻。石苞為司徒。

**五年**（己丑、二六九）

**1**春，正月，吳主立子瑾為皇太子。

**2**二月，分雍、涼、梁州置秦州。晉志曰︰雍州以其四山之地，故以雍名焉；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陽氣雍閼也，統京兆、馮翊、扶風、安定、北地、新平、始平。涼州以其地處西方，當寒涼也；統金城、西平、武威、張掖、西郡、燉煌、酒泉、西海。梁州以西方金剛之氣強梁也；統漢中、梓潼、廣漢、新都、涪陵、巴西、巴東。秦州統隴西、南安、天水、略陽、武都、陰平等郡。以胡烈為刺史。先是，鄧艾納鮮卑降者數萬，先，悉薦翻。降，戶江翻；下同。置於雍、涼之間，與民雜居，朝廷恐其久而為患，以烈素著名於西方，故使鎭撫之。此河西鮮卑也。

**3**青、徐、兗三州大水。

**4**帝有滅吳之志。壬寅，以尚書左僕射羊祜都督荊州諸軍事，鎭襄陽；征東大將軍衞瓘都督青州諸軍事，鎭臨菑；鎭東大將軍東莞王伷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

祜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降，戶江翻。減戍邏之卒，邏，郞佐翻。以墾田八百餘頃。其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其季年，乃有十年之積。祜在軍，常輕裘緩帶，身不被甲，被，皮義翻。鈴閤之下，侍衞不過十數人。鈴下卒及閤下威儀也。鈴下者，有使令則掣鈴以呼之，因以為名。閤下威儀，掌出入贊導及納謁受事。

**5**濟陰太守巴西文立濟，子禮翻。守，式又翻。上言︰「故蜀之名臣子孫流徙中國者，宜量才敍用，量，音良。以慰巴、蜀之心，以傾吳人之望。」帝從之。考異曰︰立傳載此表在遷太子中庶子後。按泰始七年，立舉郤詵時，猶為濟陰太守，於今未為庶子也。若諸葛京署吏，不因立表，則京先已署吏，立不當更云宜量材敍用也。己未，詔曰︰「諸葛亮在蜀，盡其心力，其子瞻臨難而死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其孫京宜隨才署吏。」又詔曰︰「蜀將傅僉父子，死於其主。傅肜死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三年。傅僉死與諸葛瞻同年。天下之善一也，豈由彼此以為異哉！僉息著、募沒入奚官，息，子也。著與募，二子之名也。少府有奚官令，凡男女沒入者屬焉。魏以來，鄴都又有奚官督。宜免為庶人。」

**6**帝以文立為散騎常侍。漢故尚書犍為程瓊，雅有德業，犍，居言翻。與立深交，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言其意望不求聞達於當時也。故不以上聞耳。」瓊聞之，曰︰「廣休可謂不黨矣，文立字廣休。論語曰︰君子不黨。此吾所以善夫人也。」

**7**秋，九月，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8**冬，十月，吳大赦，改元建衡。

**9**封皇子景度為城陽王。

**10**初，汝南何定嘗為吳大帝給使，及吳主卽位，自表先帝舊人，求還內侍。吳主以為樓下都尉，典知酤糴事，遂專為威福；吳主信任之，委以衆事。左丞相陸凱面責定曰︰「卿見前後事主不忠，傾亂國政，寧有得以壽終者邪！何以專為姦邪，塵穢天聽，宜自改厲。不然，方見卿有不測之禍。」定大恨之。凱竭心公家，忠懇內發，表疏皆指事不飾。皆指實事，不為文飾也。及疾病，吳主遣中書令董朝問所欲言，凱陳「何定不可信用，宜授以外任。奚熙小吏，建起浦里塘，『章︰甲十一行本「塘」作「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亦不可聽。吳主休之時，嚴密嘗建此議，熙蓋祖其說。姚信、樓玄、賀卲、張悌、郭逴、逴，敕角翻，又敕略翻。薛瑩、滕脩及族弟喜、抗，或清白忠勤，或資才卓茂，皆社稷之良輔，願陛下重留神思，思，相吏翻。訪以時務，使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卲，齊之孫；賀齊為吳主權將。瑩，綜之子；玄，沛人；脩，南陽人也。凱尋卒，吳主素銜其切直，有所恨怒，蓄而不發者為銜。且日聞何定之譖，久之，竟徙凱家於建安。

**11**吳主遣監軍虞汜、汜，音祀。威南將軍薛珝、珝，況羽翻。蒼梧太守丹陽陶璜從荊州道，監軍李勗、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從荊州道，踰嶺而入交、廣也。從建安海道，汎海而南也。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虛其地，後立為冶縣，屬會稽郡，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宋白曰︰孫策於建安十二年，分東候官之地立建安縣，卽以年號為名。皆會於合浦以擊交趾。

**12**十二月，有司奏東宮施敬二傅，其儀不同。晉制︰太子太傅中二千石，少傅二千石。太子先拜，諸傅然後答之。時未置詹事，宮事大小，皆由二傅。帝曰︰「夫崇敬師傅，所以尊道重敎也，何言臣不臣乎！臣不臣，蓋有司所奏之言。其令太子申拜禮。」

**六年**（庚寅、二七○）

**1**春，正月，吳丁奉入渦口，水經︰渦水首受河南陽武縣蒗蕩渠，東南至下邳淮陵縣入淮，謂之渦口。渦，音戈。考異曰︰吳志·丁奉傅︰「建衡元年，攻晉榖陽。」晉·帝紀不載，奉傳不言入渦口，疑是一事。揚州刺史牽弘擊走之。

**2**吳萬彧自巴丘還建業。

**3**夏，四月，吳左大司馬施績卒。以鎭軍大將軍陸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鄕、公安諸軍事，治樂鄕。水經註︰樂鄕城在南平郡之孱陵縣，江水逕其北，江水又東逕公安縣北。宋白曰︰樂鄕者，春秋鄀國之地，其城陸抗所築，在松滋縣界。晉·地理志︰信陵縣屬建平郡。沈約曰︰疑是吳立。水經註曰︰江水自夔城而東，逕信陵縣南，又東過夷陵縣南。夷陵，卽西陵也。樂鄕城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東，樂鄕城北，江中有沙磧，對岸踏淺可渡，江津要害之地也。

抗以吳主政事多闕，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此六國所以幷於秦，西楚所以屈於漢也。今敵之所據，非特關右之地，鴻溝以西，而國家外無連衡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議者所恃，徒以長江、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念及此，中夜撫枕，臨餐忘食。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謹陳時宜十七條以聞。」抗傳云︰十七條失本不載。吳主不納。

李勗以建安道不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將，卽亮翻。初，何定嘗為子求婚於勗，勗不許，乃白勗枉殺馮斐，擅徹軍還，誅勗及徐存幷其家屬，仍焚勗尸。定又使諸將各上御犬，上，時掌翻。一犬至直縑數十匹，纓紲直錢一萬，紲，私列翻，係也。以捕兔供廚；吳人皆歸罪於定，而吳主以為忠勤，賜爵列侯。陸抗上疏曰︰「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旣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吳主不從。

**4**六月，戊午，胡烈討鮮卑禿髮樹機能於萬斛堆，樹機能祖壽闐之在孕也，其母相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至南涼禿髮烏孤，則樹機能之五世孫也。萬斛堆在溫圍水東北安定郡高平縣界。兵敗，被殺。都督雍、涼州諸軍事扶風王亮遣將軍劉旂救之，旂觀望不進。亮坐貶為平西將軍，旂當斬。亮上言︰「節度之咎，由亮而出，乞丐其死。」丐，居太翻，貸其死命也。詔曰︰「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乃免亮官。

遣尚書樂陵石鑒行安西將軍，都督秦州諸軍事，樂陵縣，漢屬平原郡，後分屬樂陵國。討樹機能。樹機能兵盛，鑒使秦州刺史杜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縣乏，縣，讀曰懸。宜幷力大運芻糧，須春進討。鑒奏預稽乏軍興，檻車徵詣廷尉，以贖論。時預以尚主，在八議，以侯贖論。旣而鑒討樹機能，卒不能克。卒，子恤翻。

**5**秋，七月，乙巳，城陽王景度卒。

**6**丁未，以汝陰王駿為鎭西大將軍，都督雍、涼等州諸軍事，鎭關中。

**7**冬，十一月，立皇子東『章︰甲十一行本「柬」；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為汝南王。

**8**吳主從弟前將軍秀為夏口督，吳主惡之，民間皆言秀當見圖。秀，吳主權弟匡之孫。從，才用翻。惡，烏路翻。會吳主遣何定將兵五千人獵夏口，秀驚，夜將妻子親兵數百人來奔。十二月，拜秀票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會稽公。厚其封賞以攜吳人。票，匹妙翻。會，工外翻。

**9**是歲，吳大赦。

**10**初，魏人居南匈奴五部於幷州諸郡，與中國民雜居，南匈奴自東漢以來，分居幷州諸郡，魏但分其衆為五部耳。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時左部所統可萬餘落，居太原故茲氏縣；右部可六千餘落，居祁縣；南部可三千餘落，居蒲子縣；北部可四千餘落，居新興縣；中部可六千餘落，居大陵縣。自謂其先漢氏外孫，因改姓劉氏。初，漢高帝以女妻單于，故自謂漢氏外孫，冒姓劉氏。

**七年**（辛卯、二七一）

**1**春，正月，匈奴右賢王劉猛叛出塞。

**2**豫州刺史石鑒坐擊吳軍虛張首級，詔曰︰「鑒備大臣，吾所取信；而乃下同為詐，義得爾乎！爾，猶言如此也。今遣歸田里，終身不得復用。」復，扶又翻。

**3**吳人刁玄詐增讖文曰︰「黃旗紫蓋，見於東南，終有天下者，荊、揚之君。」姓譜︰刁姓，齊大夫豎刁之後。余按︰豎刁安得有後！漢書·貨殖傳有刁間。江表傳曰︰玄使蜀，得司馬徽論運命曆數事，因詐增其文以誑吳人。見，賢遍翻。吳主信之。是月晦，大舉兵出華里，華里在建業西。載太后、皇后及後宮數千人，從牛渚西上。水經註︰牛渚在姑孰、烏江兩縣界中，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牛渚山，山下有牛渚磯，與和州橫江渡相對。杜佑曰︰牛渚圻卽今當塗縣采石。東觀令華覈等固諫，不聽。東觀令，典校圖書及記述。觀，古玩翻。華，戶化翻。覈，戶革翻。行遇大雪，道塗陷壞，兵士被甲持仗，被，皮義翻。百人共引一車，寒凍殆死，皆曰︰「若遇敵，便當倒戈。」紂發兵與周武王會戰于牧野，前徒倒戈攻其後，以北。吳主聞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遣義陽王望統中軍二萬、騎三千屯壽春以備之。聞吳師退，乃罷。

**4**三月，丙戌，鉅鹿元公裴秀卒。

**5**夏，四月，吳交州刺史陶璜襲九眞太守董元，殺之；楊稷以其將王素代之。考異曰︰璜傳云︰「出其不意，徑至交趾。」按元乃九眞太守，非交趾也。華陽國志云︰「元病亡，楊稷更以王素代之。」按武帝紀，「四月，九眞太守董元為吳將虞汜所攻，軍敗，死之。」則元非病亡，蓋稷雖以素代元，未至郡而元死也。

**6**北地胡寇金城，涼州刺史牽弘討之。衆胡皆內叛，與樹機能共圍弘於青山，續漢志︰青山在北地郡參䜌縣界。賢曰︰青山在今慶州，有青山水。弘軍敗而死。考異曰︰崔鴻十六國春秋·禿髮烏孤傳云︰「其先樹機能本河西鮮卑，泰始中，殺秦州刺史胡烈，斬涼州刺史牽弘。」晉·帝紀︰「叛虜殺胡烈，北地胡殺牽弘，」皆不言鮮卑。蓋言羣虜內叛，則鮮卑亦在其中矣。或北地胡卽樹機能也。

初，大司馬陳騫言於帝曰︰「胡烈、牽弘皆勇而無謀，強於自用，非綏邊之材也，將為國恥。」時弘為揚州刺史，多不承順騫命，時騫以大司馬都督揚州諸軍，鎭壽春。帝以為騫與弘不協而毀之。於是徵弘，旣至，尋復以為涼州刺史。騫竊歎息，以為必敗。二人果失羌戎之和，兵敗身沒，征討連年，僅而能定，帝乃悔之。

**7**五月，立皇子憲為城陽王。

**8**辛丑，義陽成王望卒。

**9**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充，自文帝時寵任用事，帝之為太子，充頗有力，事見七十七卷、七十八卷魏紀。故益有寵於帝。充為人巧諂，與太尉、行太子太傅荀顗、晉志曰︰帝以儲副體尊，命諸公居二傅職，以本位尊，故或行或領。顗，魚豈翻。侍中、中書監荀勗、越騎校尉安平馮紞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紞，都感翻。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惡，烏路翻。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充之徒尚在朝耳。朝，直遙翻。宜引天下賢人，與弘政道，不宜示人以私。」侍中樂安任愷、河南尹潁川庾純皆與充不協，充欲解其近職，近職，謂侍中。任，音壬。乃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故。晉志曰︰侍中任愷，帝所親敬，使領少傅，蓋一時之制也。觀此，則充欲以計疎愷。會樹機能寇亂秦、雍，雍，於用翻。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有智略者以鎭撫之。」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充，純亦稱之。秋，七月，癸酉，以充為都督秦、涼二州諸軍事，侍中、車騎將軍如故；考異曰︰三十國春秋、晉春秋，充出並在八年二月。按武帝紀，充出在此月。蓋二春秋以太子納妃在八年二月，致此誤也。充患之。

**10**吳大都督薛珝珝，況羽翻。與陶璜等兵十萬，共攻交趾，城中糧盡援絕，為吳所陷，虜楊稷、毛炅等。璜愛炅勇健，欲活之；炅謀殺璜，璜乃殺之。脩則之子允，生剖其腹，割其肝，曰︰「復能作賊不？」不，讀曰否。炅猶駡曰︰「恨不殺汝孫晧，汝父何死狗也！」允父則為炅所殺，見上四年。考異曰︰漢晉春秋曰︰「初，霍弋遣楊稷、毛炅等戍交趾，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而城沒者，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於璜，不許，而給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而我取有義，內訓吾民，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華陽國志則云︰「稷等城破被囚，稷歐血死，炅駡賊死。」二者相戾，不可得合。而晉書·陶璜傳兼載之。按孫晧猜暴，恐璜不敢以糧資敵。今從華陽國志。王素欲逃歸南中，吳人獲之，九眞、日南皆降於吳。降，戶江翻。吳大赦，以陶璜為交州牧。璜討降夷獠，獠，魯皓翻。州境皆平。

**11**八月，丙申，城陽王憲卒。

**12**分益州南中四郡置寧州。寧州以建寧郡名州，統建寧、興古、雲南、永昌四郡。

**13**九月，吳司空孟仁卒。

**14**冬，十月，丁丑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書·五行志有五月庚辰食，無十月丁丑食。晉書·紀及天文志有十月丁丑食，無五月庚辰食。今從晉書。

**15**十一月，劉猛寇幷州，幷州刺史劉欽擊破之。晉志︰幷州不以衞水為號，又不以恆為稱，而云幷者，以其在兩谷之間也。統太原、上黨、西河、樂平、鴈門、新興。按晉志所云，以周禮幷州鎭曰恆山。春秋元命包曰︰營室流為幷州，分為衞國也。

**16**賈充將之鎭，公卿餞於夕陽亭。賢曰︰夕陽亭在河南城西。充私問計於荀勗，勗曰︰「公為宰相，乃為一夫所制，不亦鄙乎！然是行也，辭之實難，獨有結婚太子，可不辭而自留矣。」充曰︰「然則孰可寄懷？」勗曰︰「勗請言之。」因謂馮紞曰︰「賈公遠出，吾等失勢；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之女乎！」紞亦然之。初，帝將納衞瓘女為太子妃，充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帝曰︰「衞公女有五可，賈公女有五不可︰衞氏種賢而多子，美而長、白；五可︰種賢，一也；多子，二也；美，三也；長，四也；白，五也。五不可，可以類推。說，輸芮翻。種，章勇翻；下同。賈氏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固以為請，荀顗、荀勗、馮紞皆稱充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充復居舊任。為賈氏亂晉張本。

**17**十二月，以光祿大夫鄭袤為司空，袤固辭不受。袤，音茂。

**18**是歲，安樂思公劉禪卒。樂，音洛。考異曰︰晉春秋云︰「禪諡惠公」，今從王隱蜀記。

**19**吳以武昌都督廣陵范愼為太尉。右將軍司馬丁奉卒。據丁奉傳，以救壽春之功拜左將軍；誅孫綝，拜大將軍，加左右都護；共迎吳主晧，遷右大司馬、左軍師。當書右大司馬、左軍師。

**20**吳改明年元曰鳳凰。以西苑言鳳凰集改元。

**八年**（壬辰、二七二）

**1**春，正月，監軍何楨討劉猛，屢破之，潛以利誘其左部帥李恪，左部，五部之一也。帥，所類翻。恪殺猛以降。降，戶江翻。

**2**二月，辛卯，皇太子納賈妃。妃年十五，長於太子二歲，長，知兩翻。妬忌多權詐，太子嬖而畏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3**壬辰，安平獻王孚卒，年九十三。孚性忠愼，宣帝執政，孚常自退損。後逢廢立之際，未嘗預謀；景、文二帝以孚屬尊，亦不敢逼。孚於廢立之際，柔而能正。事見七十六卷正元元年、七十七卷景元元年。及帝卽位，恩禮尤重。元會，詔孚乘輿上殿，帝於阼階迎拜。阼階，東階，主階也。上，時掌翻；下同。旣坐，親奉觴上壽，如家人禮。帝每拜，孚跪而止之。孚雖見尊寵，不以為榮，常有憂色。臨終，遣令曰︰「有魏貞士河內司馬孚字叔達，不伊不周，不夷不惠，立身行道，終始若一。當衣以時服，斂以素棺。」衣，於旣翻。斂，力贍翻。詔賜東園溫明祕器，服虔曰︰東園溫明，形如方漆桶，開一面，漆畫之，以鏡置其中，以懸屍上，大斂幷蓋之。師古曰︰東園，署名也，屬少府，其署主作此器。祕器，梓棺，以凶器，故祕之。諸所施行，皆依漢東平獻王故事；見四十六卷漢章帝建初八年。其家遵孚遺旨，所給器物，一不施用。

**4**帝與右將軍皇甫陶論事，泰始五年，罷鎭軍將軍，復置左右將軍。姓譜︰左傳宋有皇父充石，公族也。漢初有皇父鸞，自魯徙居茂陵，改「父」為「甫」。陶與帝爭言，散騎常侍鄭徽表請罪之。帝曰︰「忠讜之言，讜，多曩翻，善言也。唯患不聞，徽越職妄奏，豈朕之意。」遂免徽官。

**5**夏，汶山白馬胡侵掠諸種，漢武帝誅冉駹，開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於蜀郡；蜀漢劉氏又立汶山郡。白馬胡卽白馬夷也。汶，讀與㟭同。種，章勇翻。益州刺史皇甫晏欲討之。益州，統蜀、犍為、汶山、漢嘉、江陽、朱提、越巂、䍧柯。晉志曰︰益之為言阨，言所在之地險阨也；亦曰，疆壤益大，故以名焉。典學從事蜀郡何旅等典學從事，典學校及部諸郡文學掾。漢諸州刺史有孝經師，主監試經；月令師，主時節祭祀；魏、晉合其職為典學從事。諫曰︰「胡夷相殘，固其常性，未為大患。今盛夏出軍，水潦將降，必有疾疫，宜須秋、冬圖之。」晏不聽。胡康木子燒香言軍出必敗；康木子燒香，胡人之名。晏以為沮衆，斬之。軍至觀阪，水經註︰觀阪，在都安縣。晉書·地理志︰都安縣屬汶山郡。沈約曰︰都安縣，蜀立。宋白曰︰永康軍導江縣，蜀都安縣地。沮，在呂翻。牙門張弘等以汶山道險，且畏胡衆，因夜作亂，殺晏，軍中驚擾，兵曹從事犍為楊倉勒兵力戰而死。自漢以來，諸州有軍事，則置兵曹從事。犍，居言翻。弘遂誣晏，云「率己共反」，故殺之，傳首京師。晏主簿蜀郡何攀，州主簿，錄閤下事，省文書；郡主簿，所職略同。方居母喪，聞之，詣洛證晏不反。弘等縱兵抄掠。抄，楚交翻。廣漢主簿李毅言於太守弘農王濬曰︰「皇甫侯起自諸生，何求而反！且廣漢與成都密邇，而統於梁州者，朝廷欲以制益州之衿領，漢廣漢郡治雒；泰始二年，分新都郡治雒，而廣漢郡治廣漢縣，與成都相近。衿，衣系。領，衣要襘著項頷處也。正防今日之變也。今益州有亂，乃此郡之憂也。張弘小豎，衆所不與，宜卽時赴討，不可失也。」濬欲先上請，上，時掌翻；下先上同。毅曰︰「殺主之賊，為惡尤大，當不拘常制，何請之有！」濬乃發兵討弘。詔以濬為益州刺史。濬擊弘，斬之，夷三族。考異曰︰華陽國志，弘殺晏在十年五月。武帝紀在今年六月。按王濬請伐吳表云︰「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濬再為益州刺史，方受詔作船。咸寧五年，下詔伐吳，借使濬以其年上表，則再為益州亦在泰始九年之前矣。今從晉紀為定。封濬關內侯。

初，濬為羊祜參軍，晉制，諸位從公為持節都督，參軍六人。祜深知之。祜兄子曁白︰「濬為人志大奢侈，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以濟其所欲，必可用也。」更轉為車騎從事中郞。祜為車騎將軍，其屬有從事中郞，秩比千石。濬在益州，明立威信，蠻夷多歸附之；俄遷大司農。時帝與羊祜陰謀伐吳，祜以為伐吳宜藉上流之勢，密表留濬復為益州刺史，使治水軍。治，直之翻。尋加龍驤將軍，監益、梁諸軍事。龍驤將軍之號始此。驤，思將翻。監，工銜翻。晉制，方面之任，資重者為都督諸軍事，資望輕者為監軍事。考異曰︰羊祜傳曰︰「表留濬監益州諸軍事，加龍驤將軍。」按濬傳，「祜密表留濬，重拜益州則史。」又曰，「尋以謠言拜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然則作刺史與監軍，自是二事也。華陽國志又云︰「咸寧四年，濬遷大司農，五年，拜龍驤，監梁、益二州。」按時羊祜已卒，尤不可據。

詔濬罷屯田軍，大作舟艦。艦，戶黯翻。別駕何攀以為「屯田兵不過五六百人，作船不能猝辦，後者未成，前者已腐。宜召諸郡兵合萬餘人造之，歲終可成。」濬欲先上須報，上，時掌翻。攀曰︰「朝廷猝聞召萬兵，必不聽；不如輒召，輒，專也。設當見卻，功夫已成，勢不得止。」濬從之，令攀典造舟艦器仗。於是作大艦，長百二十步，長，直亮翻。受二千餘人，以木為城，起樓櫓，開四出門，其上皆得馳馬往來。考異曰︰華陽國志云︰「咸寧二年三月，濬受詔作船。」按濬表云「作船七年」，則國志不可據也。

時作船木柹，蔽江而下，柹，芳廢翻。說文曰︰削木札樸也。字本作「柿」，詳見辨誤。吳建平太守吳郡吾彥建平郡，漢南郡之巫縣，吳主權分置宜都郡；吳主休永安三年，分宜都立建平郡，領信陵、興山、秭歸、沙渠四縣。杜佑曰︰建平今巴東郡，吳置建平郡於秭歸。姓譜︰吾，本己姓，夏昆吾氏之後。取流柹以白吳主曰︰「晉必有攻吳之計，宜增建平兵以塞其衝要。」塞，悉則翻。吳主不從。彥乃為鐵鎖橫斷江路。斷，丁管翻。為後王濬燒斷鐵鎖張本。

王濬雖受中制募兵，而無虎符；廣漢太守敦煌張斅收濬從事列上。敦，徒門翻。斅，胡敎翻。上，時掌翻。帝召斅還，責曰︰「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斅曰︰「蜀、漢絕遠，劉備嘗用之矣。輒收，臣猶以為輕。」帝善之。

**6**壬辰，大赦。

**7**秋，七月，以賈充為司空，侍中、尚書令、領兵如故。充自文帝時統城外諸軍。充與侍中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充欲專名勢而忌愷，於是朝士各有所附，朝，直遙翻。朋黨紛然。帝知之，召充、愷宴於式乾殿而謂之曰︰「朝廷宜壹，大臣當和。」充、愷等各拜謝。旣而充、愷以帝已知而不責，愈無所憚，外相崇重，內怨益深。充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覲轉希；旣不為侍中，則侍覲希矣。充因與荀勗、馮紞承間共譖之，間，古莧翻。愷由是得罪，廢於家。

**8**八月，吳主徵昭武將軍、西陵督步闡。闡世在西陵，自吳主權用步騭督西陵，騭卒，子協繼之。闡，協弟也。猝被徵，自以失職，且懼有讒，九月，據城來降，遣兄子璣、璿詣洛陽為任。璣、璿皆協子。降，戶江翻。璿，如緣翻。詔以闡為都督西陵諸軍事、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領交州牧，封宜都公。

**9**冬，十月，辛未朔，日有食之。

**10**敦煌太守尹璩卒。敦，徒門翻。璩，求於翻。涼州刺史楊欣表敦煌令梁澄領太守。功曹宋質輒廢澄，表議郞令狐豐為太守。考異曰︰晉春秋「璩」作「據」，今從武紀。武紀云︰「令狐豐廢澄，自領郡事。」今從晉春秋。楊欣遣兵擊之，為質所敗。敗，補邁翻。

**11**吳陸抗聞步闡叛，亟遣將軍左奕、吾彥等討之。帝遣荊州刺史楊肇迎闡於西陵，車騎將軍羊祜帥步軍出江陵，巴東監軍徐胤帥水軍擊建平以救闡。帥，讀曰率。陸抗敕西陵諸軍築嚴圍，自赤谿至于故市，水經註︰江水出西陵峽，東南流，逕故城洲。洲北附岸洲頭曰郭洲，長二里，廣一里，上有步闡故城，方圓稱洲，周迴略滿，故城洲上城周里，闡父騭所築也。又東逕陸抗故城。今峽州遠安縣在江北，有孤山，有陸抗故城，有舟山，時有赤氣，意赤溪當出於舟山，故市卽步騭故城，所居成市，而闡別築城，故曰故市。內以圍闡，外以禦晉兵，晝夜催切，切，迫也。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諫曰︰「今宜及三軍之銳，急攻闡，比晉救至，必可拔也，比，必寐翻。何事於圍，以敝士民之力！」抗曰︰「此城處勢旣固，處，昌呂翻。糧穀又足，且凡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抗先嘗督西陵。今反攻之，不可猝拔。北兵至而無備，表裏受難，難，乃旦翻。何以禦之！」諸將皆欲攻闡，抗欲服衆心，聽令一攻，果無利。圍備始合，而羊祜兵五萬至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自樂鄕而西赴西陵為上。上，時掌翻。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可憂者。假令敵得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小。若晉據西陵，則南山羣夷皆當擾動，其患不可量也！」乃自帥衆赴西陵。南山，謂江南諸山，羣夷所依阻。量，音良。帥，讀曰率。

初，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易，以豉翻。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土以絕寇叛。堰，於扇翻。今江陵有三海八櫃，引諸湖及沮、漳之水注之，瀰漫數百里，卽作堰之故智也。漸，將廉翻。羊祜欲因所遏水以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之，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糧，大費功力。

十一月，楊肇至西陵。陸抗令公安督孫遵循南岸拒羊祜，防托南岸，使祜軍不得渡而已。水軍督留慮拒徐胤，恐胤順流東下，故以水軍拒之。抗自將大軍憑圍對肇。憑長圍以對之，則彼為客，我為主。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姓譜︰俞，古善醫俞跗之後。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先，悉薦翻。卽夜易夷兵，皆以精兵守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擊之，矢石雨下，肇衆死『章︰甲十一行本「死」上有「傷」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者相屬。屬，之欲翻。十二月，肇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步闡畜力伺間，間，古莧翻。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兇懼，悉解甲挺走，兇，許拱翻，恐懼聲。挺，待鼎翻，拔也。挺走，拔身而走也。抗使輕兵躡之，肇兵大敗，躡，尼輒翻。祜等皆引軍還。抗遂拔西陵，誅闡及同謀將吏數十人，皆夷三族，自餘所請赦者數萬口。元非同謀而脅從者，請而赦之。東還樂鄕，貌無矜色，謙沖如常。吳主加抗都護。吳官有左右都護，今加都護，盡護諸將也。羊祜坐貶平南將軍，征、鎭、安、平，四平最下。車騎位次驃騎，自此而下，六等至四征。祜自車騎貶平南，凡降十四號。楊肇免為庶人。

吳主旣克西陵，自謂得天助，志益張大，使術士尚廣筮取天下，姓譜︰尚姓，師尚父之後，後漢有高士尚子平。對曰︰「吉。庚子歲，青蓋當入洛陽。」其後吳亡，皓入洛，歲在庚子。吳主喜，不修德政，專為兼幷之計。

**12**賈充與朝士宴飲，朝，直遙翻。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十一月，晉春秋在十月己巳，恐皆非實，故附于冬末。河南尹庾純醉，與充爭言。充曰︰「父老，不歸供養，供，居用翻。養，羊尚翻。卿為無天地！」純曰︰「高貴鄕公何在？」斥其弒君也。充慙怒，上表解職；純亦上表自劾。詔免純官，仍下五府正其臧否。當時除賈充之外，居公位者有五，故下五府。下，遐稼翻。否，音鄙。石苞以為純榮官忘親，當除名；齊王攸等以為純於禮律未有違；詔從攸議，復以純為國子祭酒。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敎十五人，以敎生徒。

**13**吳主之游華里也，事見上七年。右丞相萬彧與右大司馬丁奉、左將軍留平密謀曰︰「若至華里不歸，社稷事重，不得不自還。」吳主頗聞之，以彧等舊臣，隱忍不發。是歲，吳主因會，以毒酒飲彧，傳酒人私減之。又飲留平，飲，於鴆翻。平覺之，服他藥以解，得不死。彧自殺；考異曰︰吳志·孫晧傳云︰彧被譴憂死，今從江表傳。平憂懣，月餘亦死。懣，音悶，又音滿。徙彧子弟於廬陵。

初，彧請選忠清之士以補近職，吳主以大司農樓玄為宮下鎭，主殿中事。吳舊事，禁中主者自用親近人。晧以彧言，用玄主殿中事。玄正身帥衆，帥，讀曰率。奉法而行，應對切直，吳主浸不悅。

中書令領太子太傅賀卲上疏諫曰︰「自頃年以來，朝列紛錯，朝，直遙翻。眞偽相貿，貿，音茂。忠良排墜，信臣被害。被，皮義翻。是以正士摧方摧方，言刓稜角而為圓也。而庸臣苟媚，先意承指，各希時趣。先，悉薦翻。人執反理之評，士吐詭道之論，詭，違也，異也。遂使清流變濁，忠臣結舌。陛下處九天之上，隱百里之室，管子曰︰堂上遠於百里。處，昌呂翻。言出風靡，令行景從；親洽寵媚之臣，日聞順意之辭，將謂此輩實賢而天下已平也。臣聞興國之君樂聞其過，荒亂之主樂聞其譽；樂，音洛。譽，音余，或音如字。聞其過者過日消而福臻，聞其譽者譽日損而禍至。陛下嚴刑法以禁直辭，黜善士以逆諫口，杯酒造次，死生不保，造，七到翻。仕者以退為幸，居者以出為福，誠非所以保光洪緒，熙隆道化也。何定本僕隸小人，身無行能，行，下孟翻。而陛下愛其佞媚，假以威福。夫小人求入，必進姦利。定間者妄興事役，發江邊戍兵以驅麋鹿，老弱飢凍，大小怨歎。傳曰︰『國之興也，視民如赤子；其亡也，以民為草芥。』左傳曰︰陳逢滑曰︰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其亡也，以民為土芥。今法禁轉苛，賦調益繁，調，徒釣翻。中官、近臣所在興事，而長吏畏罪，苦民求辦。是以人力不堪，家戶離散，呼嗟之聲，感復和氣。今國無一年之儲，家無經月之蓄，而後宮之中坐食者萬有餘人。又，北敵注目，伺國盛衰，伺，相吏翻。長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能守，一葦可杭也。詩云︰誰謂河廣，一葦杭之。毛氏曰︰杭，渡也。鄭玄曰︰言一葦加之，則可以渡也。願陛下豐基強本，割情從道，則成、康之治興，聖祖之祚隆矣！」治，直吏翻。聖祖，謂孫權。吳主深恨之。

於是左右共誣樓玄、賀卲相逢，駐共耳語大笑，駐，駐車也。謗訕政事，俱被詰責；訕，山諫翻。詰，去吉翻。送玄付廣州，卲原復職；旣而復徙玄於交趾，竟殺之。久之，何定姦穢發聞，亦伏誅。聞，音問。

**14**羊祜歸自江陵，務脩德信以懷吳人。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譎，古穴翻。飲，於鴆翻。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送還之。於是吳邊人皆悅服。成伐吳之計者，祜也，凡其所為，皆豢吳也。正以陸抗對境，無間可乘，故為是耳。若曰務脩德信，則吾不知也。祜與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使，疏吏翻。遺，于季翻。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卽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羊祜，字叔子。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分，扶問翻。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鄕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於祜無傷也。」

吳主用諸將之謀，數侵盜晉邊。數，所角翻。陸抗上疏曰︰「昔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湯數夏之罪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武王數紂之罪曰︰淫酗肆虐，穢德彰聞，戎商必克。上，時掌翻。苟無其時，雖復大聖，亦宜養威自保，不可輕動也。今不務力農富國，審官任能，明黜陟，任『章︰甲十一行本「任」作「愼」；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刑賞，訓諸司以德，諸司，謂百執事之人有司存者。撫百姓以仁，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瘁，秦醉翻。寇不為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祖張儀說齊湣王之言而略變其文。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乎！」吳主不從。喪，息浪翻。

羊祜不附結中朝權貴，朝，直遙翻。荀勗、馮紞之徒皆惡之。從甥王衍嘗詣祜陳事，紞，都感翻。惡，烏路翻。從，才用翻；下同。辭甚清辯；祜不然之，衍拂衣去。祜顧謂賓客曰︰「王夷甫方當以盛名處大位，然敗俗傷化，必此人也。」史言羊祜知人之鑒，為懷帝時王衍誤國亡身張本。夷甫，衍字也。敗，補內翻。處，昌呂翻。及攻江陵，祜以軍法將斬王戎。衍，戎之從弟也，故二人皆憾之，言論多毀祜。時人為之言曰︰「二王當國，羊公無德。」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

## 晉紀二起昭陽大荒落（癸巳），盡屠維大淵獻（己亥），凡七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泰始九年**（癸巳、二七三）

**1**春，正月，辛酉，密陵元侯鄭袤卒。考異曰︰按本傳︰「袤為司空，固辭。久之，見許，以侯就第，拜儀同三司。」而帝紀云「司空鄭袤薨」，誤也。

**2**二月，癸巳，樂陵武公石苞卒。

**3**三月，立皇子祗為東海王。

**4**吳以陸抗為大司馬、荊州牧。

**5**夏，四月，戊辰朔，日有食之。

**6**初，鄧艾之死，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人皆冤之，而朝廷無為之辨者。為，于偽翻。及帝卽位，議郞敦煌段灼上疏曰︰敦，徒門翻。「鄧艾心懷至忠而荷反逆之名，荷，下可翻。平定巴、蜀而受三族之誅；艾性剛急，矜功伐善，不能協同朋類，故莫肯理之。臣竊以為艾本屯田掌犢人，鄧艾本義陽棘陽人，魏太祖破荊州，徙汝南，為農民養犢。寵位已極，功名已成，七十老公，復何所求。復，扶又翻。正以劉禪初降，降，戶江翻。遠郡未附，矯令承制，權安社稷。鍾會有悖逆之心，悖，蒲內翻，又蒲沒翻。畏艾威名，因其疑似，搆成其事。艾被詔書，卽遣強兵，束身就縛，不敢顧望，被，皮義翻。誠知奉見先帝，必無當死之理也。會受誅之後，艾官屬將吏，愚戇相聚，自共追艾，破壞檻車，解其囚執；戇，直降翻。壞，音怪。艾在困地，狼狽失據，狼前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後能行，離則顚蹶。故猝遽謂之狼狽。狽，博蓋翻。未嘗與腹心之人有平素之謀，獨受腹背之誅，腹在前，背在後，謂前後皆不免於誅。豈不哀哉！陛下龍興，闡弘大度，謂可聽艾歸葬舊墓，還其田宅，以平蜀之功繼封其後，使艾闔棺定諡，死無所恨，諡，神至翻。則天下徇名之士，思立功之臣，必投湯火，樂為陛下死矣！」樂，音洛。為，于偽翻。帝善其言而未能從。會帝問給事中樊建以諸葛亮之治蜀，樊建故蜀臣。治，直之翻。曰︰「吾獨不得如亮者而臣之乎？」建稽首曰︰「陛下知鄧艾之冤而不能直，稽，音啓。雖得亮，得無如馮唐之言乎！」言不能用也。馮唐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十四年。帝笑曰︰「卿言起我意。」乃以艾孫朗為郞中。

**7**吳人多言祥瑞者，吳主以問侍中韋昭，昭曰︰「此家人筐篋中物耳！」言祥瑞而謂之家人筐篋中物者，蓋稱引圖緯以言祥瑞之應，故謂其書為家人筐篋中物也。昭領左國史，吳有左、右國史，皆掌記述。吳主欲為其父作紀，為，于偽翻。昭曰︰「文皇不登極位，當為傳，不當為紀。」吳主諡其父和曰文皇帝。傳，直戀翻。吳主不悅，漸見責怒。昭憂懼，自陳衰老，求去侍、史二官，侍、史，侍中及左國史也。不聽。時有疾病，醫藥監護，持之益急。監，工銜翻。吳主飲羣臣酒，飲，於禁翻。不問能否，率以七升為限。至昭，獨以茶代之，後更見偪強。強，其兩翻。又酒後常使侍臣嘲弄公卿，發摘私短以為歡；摘，當作擿。時有愆失，輒見收縛，至於誅戮。昭以為外相毀傷，內長尤恨，長，丁丈翻，今知兩翻。使羣臣不睦，不為佳事，故但難問經義而已。難，乃旦翻。吳主以為不奉詔命，意不忠盡，積前後嫌忿，遂收昭付獄。昭因獄『章︰甲十一行本「獄」下有「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上辭，辭，獄辭也。上，時掌翻。獻所著書，冀以此求免。而吳主怪其書垢故，垢，塵也。故，舊也。更被詰責；被，皮義翻。詰，去吉翻。遂誅昭，徙其家於零陵。

**8**五月，以何曾領司徒。

**9**六月，乙未，東海王祗卒。

**10**秋，七月，丁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宋志無此食，今從晉書。

**11**詔選公卿以下女備六宮，有蔽匿者以不敬論；以律不敬論罪也。采擇未畢，權禁天下嫁娶。帝使楊后擇之，后惟取潔白長大而捨其美者。帝愛卞氏女，欲留之。后曰︰「卞氏三世后族，魏武帝卞后諡曰宣后，弟秉生蘭及琳，蘭孫女為高貴鄕公后，琳女又為陳留王后，凡三世。不可屈以卑位。」帝怒，乃自擇之，中選者以絳紗繫臂，中，竹仲翻。公卿之女為三夫人、孔穎達曰︰夫，扶也。言扶侍於王也。九嬪，句斷。二千石、將、校女補良人以下。漢制，後宮之號十有四等，良人視八百石，爵比庶長。師古曰︰良，善也。將，卽亮翻。校，戶敎翻。

**12**九月，吳主悉封其子弟為十一王，王給三千兵，大赦。十一王，史逸其名。

**13**是歲，鄭沖以壽光公罷。

**14**吳主愛姬遣人至市奪民物。司市中郞將陳聲素有寵於吳主，繩之以法。姬愬於吳主，愬，與訴同。吳主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投其身於四望之下。據晉書·溫嶠傳︰嶠討蘇峻於石頭，結壘於四望磯。又據南史，石頭有四望山，蓋山下有磯也。斷，丁管翻。

**十年**（甲午、二七四）

**1**春，正月，乙未，日有食之。

**2**閏月，癸酉，壽光成公鄭沖卒。

**3**丁亥，詔曰︰「近世以來，多由內寵以登后妃，謂魏三祖立卞、郭、毛為后。亂尊卑之序；自今不得以妾媵為正嫡。」媵，以證翻。

**4**分幽州置平州。幽州，言北方太陰幽冥也。杜佑曰︰因幽都山為名。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統范陽、燕、北平、上谷、代、遼西。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今分昌黎、遼東、樂浪、玄菟、帶方五郡，置平州。

**5**三月，癸亥，日有食之。

**6**詔又取良家及小將吏女五千人入宮選之，母子號哭於宮中，聲聞於外。將，卽亮翻。號，戶刀翻。聞，音問。

**7**夏，四月，己未，臨淮康公荀顗卒。諡法︰溫柔好樂曰康。顗，魚豈翻。

**8**吳左夫人王氏卒。吳主哀念，數月不出，葬送甚盛。時何氏以太后故，宗族驕橫。橫，戶孟翻。吳主舅子何都貌類吳主，民間訛言︰「吳主已死，立者何都也。」會稽又訛言︰「章安侯奮當為天子。」奮母仲姬墓在豫章，豫章太守張俊為之掃除。掃，糞掃也。除，芟除荊棘。會，古外翻。為，于偽翻。臨海太守奚熙吳主休永安三年，分會稽東部都尉為臨海郡。與會稽太守郭誕書，會，工外翻。非議國政；誕但白熙書，不白妖言。妖言，卽前訛言。妖，於驕翻。吳主怒，收誕繫獄，誕懼，功曹邵疇曰︰「疇在，明府何憂！」遂詣吏自列曰︰自列，猶自陳也。「疇廁身本郡，位極朝右，郡功曹，位居郡朝之右。朝，直遙翻。以噂𠴲之言，噂，祖本翻。𠴲，達合翻。噂𠴲，聚言語也。本非事實，疾其醜聲，不忍聞見，欲含垢藏疾，左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國君含垢。不彰之翰墨，鎭躁歸靜，使之自息。故誕屈其所是，默以見從。謂誕從疇之說，默而不白妖言也。此之為愆，實由於疇，不敢逃死，歸罪有司。」因自殺。吳主乃免誕死，送付建安作船。宋白曰︰吳分候官之地立建安縣。又立曲郍都尉，主謫徙之人作舟船。遣其舅三郡督何植收奚熙。江表傳作「備海督」，蓋督臨海、建安、會稽三郡也。熙發兵自守，其部曲殺熙，送首建業。又車裂張俊，皆夷三族；幷誅章安侯奮及其五子。考異曰︰江表傳曰︰「張布女有寵於晧而死，晧厚葬之。國人見葬太奢麗，皆謂晧已死，所葬者是也。晧舅子何都，顏狀似晧，故民間訛言都代立。臨海太守奚熙信訛言，舉兵欲還秣陵誅都。都叔父植時備海督，擊殺熙，夷三族，訛言乃息。」又云︰「奮本在章安，徙還吳城禁錮，使男女不得通婚，或年三十、四十，不得嫁娶。奮上表乞自比禽獸，使男女自相配偶。晧大怒，遣察戰齎藥賜奮父子，皆飲藥死。」裴松之按，「建衡二年至奮之死，孫晧卽位尚未久，若奮未被疑之前，兒女年二十左右，至奮死時，不得年三十、四十也。若先已長大，自失時未婚娶，不由晧之禁錮矣。此雖欲增晧之惡，然非實理。」又吳志·孫奮傳︰「鳳凰三年，會稽妖言奮為天子，遂誅奚熙。」不言誅奮。孫奮傳︰「建衡二年，左夫人王氏卒，民間訛言，遂誅奮及五子。」三十國、晉春秋，自晧納張布女至殺奮，皆在天冊元年。按奮若以建衡二年死，不容至鳳凰三年會稽方有訛言。不知奮死果在何年，今因奚熙之死終言之。

**9**秋，七月，丙寅，皇后楊氏殂。初，帝以太子不慧，恐不堪為嗣，常密以訪后；常，當作嘗。后曰︰「立子以長不以賢，春秋公羊傳之言。長，知兩翻。豈可動也！」鎭軍大將軍胡奮女為貴嬪，晉制︰貴人、夫人、貴嬪，是為三夫人，皆金章紫綬。嬪，毗賓翻。有寵於帝，后疾篤，恐帝立貴嬪為后，致太子不安，枕帝膝泣曰︰枕，職任翻。「叔父駿女芷有德色，言有德有色也。願陛下以備六宮。」帝流涕許之。

**10**以前太常山濤為吏部尚書。濤典選十餘年，帝受禪，濤自吏部郞遷尚書，居母喪，復奪情起典選。選，息絹翻。每一官缺，輒擇才資可為者啓擬數人，才，謂其才足以任；資，謂其資序當為者。得詔旨有所向，然後顯奏之。帝之所用，或非舉首，衆情不察，以濤輕重作意，言之於帝。帝益親愛之。濤甄拔人物，各為題目而奏之，時稱「山公啓事」。甄，稽延翻，明也，察也，別也。

濤薦嵇紹於帝，請以為祕書郞；晉制，祕書監屬官有丞、有郞。帝發詔徵之。紹以父康得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屛居私門，欲辭不就。屛，必郢翻。濤謂之曰︰「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為，于偽翻；下樹為、人為同，又密為同。紹乃應命，帝以為祕書丞。

初，東關之敗，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四年。文帝問僚屬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任，音壬。安東司馬王儀，脩之子也，王脩見六十四卷漢獻帝建安八年。對曰︰「責在元帥。」文帝時為安東將軍，監諸軍。文帝怒曰︰「司馬欲委罪孤邪！」引出斬之。儀子裒痛父非命，隱居敎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徵，詔召也。辟，公府及州郡辟也。裒，薄侯翻。未嘗西向而坐，裒居城陽，晉朝在洛陽，故未嘗西向。廬於墓側，旦夕攀柏悲號，涕淚著樹，號，戶刀翻。著，直略翻。樹為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詩·蓼莪之辭。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為之廢蓼莪。以裒悲慘，故廢蓼莪之篇不敢講習。三，息暫翻。復，扶又翻。蓼，力竹翻。家貧，計口而田，度身而蠶；度，徒洛翻。人或饋之，不受，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輒棄之，遂不仕而終。

臣光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蕩陰事見後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余謂蕩陰之難，君子以嵇紹為忠於所事可也，然未足以塞天性之傷也。蕩，音湯。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11**吳大司馬陸抗疾病，疾有加而無瘳，曰病。上疏曰︰「西陵、建平，國之蕃表，蕃，籬也；表，外也。謂二郡為藩籬於外也。旣處上流，受敵二境。謂二郡之境，西距巴、夔，北接魏興、上庸，二面皆受敵也。處，昌呂翻。若敵汎舟順流，星奔電邁，非何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縣，讀曰懸。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上言，『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易，弋豉翻。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荊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前乞屯精兵三萬，而主者循常，未肯差走。主者，謂居本兵之職者也。差，初皆翻。自步闡以後，步闡反見上卷八年。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外禦強對，強對，猶言強敵也。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見，賢遍翻。財，與纔同。羸敝日久，難以待變。羸，倫為翻。臣愚以為諸王幼沖，無用兵馬以妨要務，謂十一王各給三千兵也。又，黃門宦官開立占募，兵民避役，逋逃入占。占，章豔翻。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料，音聊。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幷力備禦，無幾無虞。幾，居希翻。若其不然，深可憂也！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為屬。」陸抗固知吳之將亡，特就職分上言之耳。屬，之欲翻；下屬文同。及卒，吳主使其子晏、景、玄、機、雲分將其兵。將，卽亮翻。機、雲皆善屬文，名重於世。

初，周魴之子處，膂力絕人，不修細行，鄕里患之。魴，符方翻。行，下孟翻。處嘗問父老曰︰「今時和歲豐而人不樂，何邪？」父老歎曰︰「三害不除，何樂之有！」樂，音洛。處曰︰「何謂也？」父老曰︰「南山白額虎，長橋蛟，南山，今湖、秀以南諸山也。長橋，在今常州宜興縣。幷子為三矣。」子，謂周處。處曰︰「若所患止此，吾能除之。」乃入山求虎，射殺之，因投水，搏殺蛟；遂從機、雲受學，篤志讀書，砥節礪行，比及期年，州府交辟。射，而亦翻。行，下孟翻。比，必寐翻。

**12**八月，戊申，葬元皇后于峻陽陵。帝及羣臣除喪卽吉，博士陳逵議，以為「今時所行，漢帝權制；太子無有國事，自宜終服。」尚書杜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謂齊衰、斬衰之服，其始自天子達於庶人，無以異也。齊，津夷翻。旣葬除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故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云諒闇，此服心喪之文也；周公作無逸曰︰其在高宗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杜預遂引此言以為不服喪之證。闇，與陰同。孔安國曰︰諒，信也；陰，默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宴樂已早，明旣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左傳︰晉荀躒如周葬穆后，旣葬，除喪，以文伯宴。叔向曰︰「王其不終乎！吾聞之，所樂必卒焉。今王樂憂，若卒以憂，不可謂終。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宴，樂憂甚矣。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早，亦非禮也。」樂，音洛。子『章︰甲十一行本「子」上有「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之於禮，存諸內而已；禮非玉帛之謂，論語︰孔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喪豈衰麻之謂乎！衰，七回翻；下同。太子出則撫軍，守則監國，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監，古銜翻。不為無事，宜卒哭除衰麻，卒，子恤翻。而以諒闇終三年。」帝從之。

臣光曰︰規矩主於方圓，然庸工無規矩則方圓不可得而制也；衰麻主於哀戚，然庸人無衰麻則哀戚不可得而勉也。素冠之詩，正為是矣。衰，倉回翻。詩·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為，于偽翻。杜預飾經、傳以附人情，辯則辯矣，傳，直戀翻。臣謂不若陳逵之言質略而敦實也。

**13**九月，癸亥，以大將軍陳騫為太尉。

**14**杜預以孟津渡險，請建河橋於富平津。水經註︰孟津又曰富平津。杜佑曰︰富平津在河陽縣南。議者以為「殷、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者，必不可立故也。」殷都河內，周都洛，二代夾河建都，不立河橋，故以為言。預固請為之。及橋成，帝從百寮臨會，舉觴屬預曰︰屬，之欲翻。「非君，此橋不立。」對曰︰「非陛下之明，臣亦無所施其巧。」

**15**是歲，邵陵厲公曹芳卒。初，芳之廢遷金墉也，芳之廢也，築宮于河內重門。今言遷金墉，蓋始廢之時，自禁中遷于金墉，後乃居于河內也。太宰中郞陳留范粲素服拜送，晉旣受禪，避景帝諱，採周官名置太宰以代太師。魏因漢制，上公惟有太傅。據粲傳，自太宰從事中郞遷太宰中郞。時未置太宰，「宰」，當作「傅」。哀動左右；遂稱疾不出，陽狂不言，陽發見於外，陰蔽伏於中。凡人之作事，外為是形而內無其實者，皆陽為之外；若無所營，而內潛經畫，皆陰為之。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輒密諮焉，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子喬等三人，並棄學業，絕人事，按晉書，喬年二歲，祖馨臨終撫其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李銓常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前後辟舉，皆不就。邑人臘日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嗚呼！觀喬之學行如此，則棄學業絕人事，殆庶幾乎夷、齊餓于首陽之下之意。侍疾家庭，足不出邑里。及帝卽位，詔以二千石祿養病，加賜帛百匹，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粲不言凡三十六年，年八十四，終於所寢之車。自邵陵厲公之廢，至是方二十一年，史因公卒而究言之。

**16**吳比三年大疫。比，毗至翻。

## 咸寧元年（乙未、二七五）

**1**春，正月，戊午朔，大赦，改元。

**2**吳掘地得銀尺，上有刻文；吳志曰︰銀長一尺，廣三分，刻上有年月字。吳主大赦，改元天冊。

**3**吳中書令賀卲中風不能言，中，竹仲翻。去職數月。吳主疑其詐，收付酒藏，掠考千數，藏，徂浪翻。掠，音亮。卒無一言，乃燒鋸斷其頭，卒，子恤翻。斷，丁管翻。徙其家屬於臨海。又誅樓玄子孫。殺樓玄見上卷泰始八年。

**4**夏，六月，鮮卑拓跋力微復遣其子沙漠汗入貢，沙漠汗初入貢，見七十八卷元帝景元年。汗，音寒。將還，幽州刺史衞瓘表請留之，又密以金賂其諸部大人離間之。為力微信譖殺沙漠汗張本。間，古莧翻。

**5**秋，七月，甲申晦，日有食之。

**6**冬，十二月，丁亥，追尊宣帝廟曰高祖，景帝曰世宗，文帝曰太祖。

**7**大疫，洛陽死者以萬數。

**二年**（丙申、二七六）

**1**春，令狐豐卒，弟宏繼立，楊欣討斬之。豐自為敦煌太守，見上卷泰始八年。

**2**帝得疾甚劇，及愈，羣臣上壽。詔曰︰「每念疫氣死亡者，為之愴然。豈以一身之休息，忘百姓之艱難邪！諸上禮者，皆絕之。」為，于偽翻。上，時掌翻。

初，齊王攸有寵於文帝，每見攸，輒撫牀呼其小字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幾，居依翻。數，所角翻。臨終，為帝敍漢淮南王、魏陳思王事而泣，漢文帝誅淮南厲王長，魏文帝不能容陳思王植，引此二事以戒切帝也。執攸手以授帝。太后臨終，亦流涕謂帝曰︰「桃符性急，而汝為兄不慈，我若不起，必恐汝不能相容，以是屬汝，勿忘我言！」及帝疾甚，朝野皆屬意於攸。屬，之欲翻。朝，直遙翻。攸妃，賈充之長女也。充先娶李氏，豐女也，生二女，長曰荃，為齊王攸妃。長，知兩翻。河南尹夏侯和謂充曰︰「卿二壻，親疏等耳。二壻，謂攸及太子也。立人當立德。」充不答。攸素惡荀勗及左衞將軍馮紞傾諂，勗乃使紞說帝曰︰惡，烏路翻。紞，都感翻。說，輸芮翻。「陛下前日疾若不愈，齊王為公卿百姓所歸，太子雖欲高讓，其得免乎！宜遣還藩，以安社稷。」帝陰納之，乃徙和為光祿勳，奪充兵權，充自文帝時領兵。而位遇無替。

**3**吳施但之亂，事見上卷泰始二年。或譖京下督孫楷於吳主曰︰「楷不時赴討，懷兩端。」吳主數詰讓之，徵為宮下鎭、驃騎將軍。京下督鎭京口。宮下鎭在建業。楷，孫韶之子。數，所角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楷自疑懼，夏，六月，將妻子來奔，拜車騎將軍，封丹陽侯。

**4**秋，七月，吳人或言於吳主曰︰「臨平湖自漢末薉塞，臨平湖，今在臨安府仁和縣界，有臨平鎭，在臨安府城西北四十八里。薉，荒蕪也，音烏廢翻。塞，悉則翻；下同。長老言︰『此湖塞，天下亂；此湖開，天下平。』近無故忽更開通，此天下當太平，青蓋入洛之祥也。」青蓋之占，見上卷泰始八年。吳主以問奉禁都尉歷陽陳訓，吳置奉禁都尉，蓋以侍奉宮禁為稱。對曰︰「臣止能望氣，不能達湖之開塞。」退而告其友曰︰「青蓋入洛者，將有銜璧之事，非吉祥也。」

或獻小石刻「皇帝」字，云得於湖邊；吳主大赦，改元天璽。璽，斯氏翻。

湘東太守張詠不出算緡，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吳主就在所斬之，徇首諸郡。會稽太守車浚公清有政績，會，工外翻。車姓，出於田千秋。車，昌遮翻。值郡旱饑，表求振貸，吳主以為收私恩，遣使梟首。梟，堅堯翻。尚書熊睦微有所諫，黃帝有熊氏，姓譜︰楚鬻熊之後。此以名為氏者也。吳主以刀鐶撞殺之，身無完肌。史詳言吳主之昏虐。撞，直江翻。

**4**八月，己亥，以何曾為太傅，陳騫為大司馬，賈充為太尉，齊王攸為司空。

**5**吳歷陽山有七穿騈羅，穿中黃赤，俗謂之石印，云︰「石印封發，天下當太平。」歷陽長上言石印發，據吳志︰鄱陽上言︰歷陽山石文理成字。又江表傳曰︰歷陽縣有石山，臨水高百丈，其三十丈所有七穿騈羅。今考晉志，鄱陽郡無歷陽縣，有歷陵縣。「陽」，當作「陵」。今饒州圖經亦載鄱陽歷陵縣有石印山。長，知兩翻。吳主遣使者以太牢祠之。使，疏吏翻。使者作高梯登其上，以朱書石曰︰「楚九州渚，吳九州都。揚州士，作天子，四世治，太平始。」還以聞。吳主大喜，封其山神為王，大赦，改明年元曰天紀。

**6**冬，十月，以汝陰王駿為征西大將軍，羊祜為征南大將軍，皆開府辟召，儀同三司。此位從公也。

祜上疏請伐吳陸抗沒，羊祜始抗疏請伐吳。上，時掌翻。曰︰「先帝西平巴、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南和吳、會，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庶幾海內得以休息；而吳復背信，事見上卷泰始元年。幾，居希翻。背，蒲妹翻。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因人而成，不一大舉掃滅，則兵役無時得息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幷亡，自是以來，十有三年矣。景元四年蜀亡，至是十三年。夫謀之雖多，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全者，謂其勢均力敵耳。若輕重不齊，強弱異勢，雖有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為國，非不險也，皆云一夫荷戟，千人莫當。荷，下可翻。及進兵之日，曾無藩籬之限，乘勝席卷，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栖而不敢出，謂漢、樂諸城也。非無戰心，誠力不足以相抗也。及劉禪請降，諸營堡索然俱散。索，昔各翻。今江、淮之險不如劍閣，孫晧之暴過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力盛於往時，不於此際平壹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於征戍，經歷盛衰，不可長久也。謂兵將以盛壯之年出戍，經歷營陳，至於衰者也。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王濬、唐彬統梁、益兵。荊、楚之衆進臨江陵，荊、楚，祜所統也。平南、豫州直指夏口，胡奮為平南將軍；王戎為豫州刺史。夏，戶雅翻。徐、揚、青、兗並會秣陵；徐、揚，王渾所統；青、兗，琅邪王伷所統。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漢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雖有智者不能為吳謀矣。其後平吳皆如祜所規。吳緣江為國，東西數千里，所敵者大，無有寧息。孫晧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將疑於朝，將，卽亮翻。朝，直遙翻。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唯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保，還趣城池，趣，七喻翻。去長入短，非吾敵也。官軍縣進，縣，讀曰懸。人有致死之志，吳人內顧，各有離散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克可必矣。」帝深納之。而朝議方以秦、涼為憂，謂樹機能未平也。朝，直遙翻。祜復表曰︰復，扶又翻。「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耳。」議者多有不同，賈充、荀勗、馮紞尤以伐吳為不可。祜歎曰︰「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居七、八。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言吳可取而不取，機會一失，經見其事者，豈不有後時之恨！更，工衡翻。唯度支尚書杜預、魏置度支尚書。度，徒洛翻。中書令張華與帝意合，贊成其計。

**7**丁卯，立皇后楊氏，大赦。后，元皇后之從妹也，從，才用翻。美而有婦德。帝初聘后，后叔父珧珧，余招翻。上表曰︰「自古一門二后，未有能全其宗者，乞藏此表於宗廟，異日如臣之言，得以免禍。」帝許之。珧雖有此表，終不能以免禍。

十二月，以后父鎭軍將軍駿為車騎將軍，封臨晉侯。國號晉而封后父為臨晉侯，不祥之徵也。尚書褚䂮、郭奕皆表駿小器，不可任社稷之重。䂮，離灼翻。任，音壬。帝不從。駿驕傲自得，胡奮謂駿曰︰「卿恃女更益豪邪！歷觀前世，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但早晚事耳。」駿曰︰「卿女不在天家乎？」天子尊無二上，故曰天家，言其尊如天也。奮曰︰「我女與卿女作婢耳，何能為損益乎！」

**三年**（丁酉、二七七）

**1**春，正月，丙子朔，日有食之。

**2**立皇子裕為始平王；庚寅，裕卒。

**3**三月，平虜護軍文鴦督涼、秦、雍州諸軍討樹機能，破之，諸胡二十萬口來降。雍，於用翻。降，戶江翻。

**4**夏，五月，吳將邵顗、顗，魚豈翻。考異曰︰武紀作邵凱，今從羊祜傳。夏祥帥衆七千餘人來降。夏，戶雅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5**秋，七月，中山王睦坐招誘逋亡，貶為丹水縣侯。誘，音酉。

**6**有星孛于紫宮。孛，蒲內翻。

**7**衞將軍楊珧等建議，以為「古者封建諸侯，所以藩衞王室；今諸王公皆在京師，非扞城之義。又，異姓諸將居邊，宜參以親戚。」考異曰︰職官志以為珧與荀勗以齊王攸有時望，懼太子有後難，故建此議，使諸王之國。帝初未之察，於是下詔議其制。按勗傳有異議，又，時齊王不之國，疑此說非實。今不取。帝乃詔諸王各以戶邑多少為三等，大國置三軍五千人，次國二軍三千人，小國一軍一千一百人；時以平原、汝南、琅邪、扶風、齊為大國，梁、趙、樂安、燕、安平、義陽為次國，餘國為小國。諸王為都督者，各徙其國使相近。八月，癸亥，徙扶風王亮為汝南王，出為鎭南大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琅邪王倫為趙王，督鄴城守事；勃海王輔為太原王，監幷州諸軍事；以東莞王伷在徐州，徙封琅邪王；莞，音官。伷，音胄。汝陰王駿在關中，徙封扶風王；又徙太原王顒為河間王；汝南王柬為南陽王。輔，孚之子；顒，孚之孫也。顒，魚容翻。其無官者，皆遣就國。諸王公戀京師，皆涕泣而去。又封皇子瑋為始平王，允為濮陽王，該為新都王，遐為清河王。

其異姓之臣有大功者，皆封郡公、郡侯。封賈充為魯郡公。追封王沈為博陵郡公。沈，持林翻。

徙封鉅平侯羊祜為南城郡侯，時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為南城郡。羊祜本泰山南城人也。帝制公侯邑萬戶以上為大國，五千戶以上為次國，不滿五千戶為小國。祜固辭不受。祜每拜官爵，常多讓，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見申，謂許之辭爵，其志獲申也。分列，謂分封列爵也。祜歷事二世，謂事文帝及帝也。職典樞要，凡謀議損益，皆焚其草，世莫得聞；所進達之皆不知所由。謂人由祜薦引而進達，不知其所由來也。常曰︰「拜官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敢也。」朝，直遙翻。

**8**兗、豫、青、徐、荊、益、梁七州大水。

**9**冬，十二月，吳夏口督孫愼入江夏、汝南，江夏郡屬荊州，汝南郡屬豫州，相去甚遠。沈約宋志︰江夏太守治汝南縣，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則此江夏郡未有汝南縣也，無亦史追書乎！夏，戶雅翻。略千餘家而去。詔遣侍臣詰羊祜不追討之意，詰，去吉翻。幷欲移荊州。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問，比，必寐翻。賊已去經日，步軍安能追之！勞師以免責，非臣志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如揚州刺史治壽春，都督揚州諸軍事亦治壽春之類。近，其靳翻。以兵勢好合惡離故也。好，呼到翻。惡，烏路翻。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左傳魯桓公曰︰「疆埸之間，愼守其一，而備其不虞。」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

**10**是歲，大司馬陳騫自揚州入朝，朝，直遙翻。以高平公罷。

**11**吳主以會稽張俶多所譖白，會，工外翻。俶，昌六翻。甚見寵任，累遷司直中郞將，封侯。其父為山陰縣卒，山陰縣屬會稽郡。知俶不良，上表曰︰「若用俶為司直，有罪乞不從坐。」吳主許之。俶表置彈曲二十人，專糾司不法，彈，徒干翻。於是吏民各以愛憎互相告訐，獄犴盈溢，訐，居謁翻。犴，音岸。犴，野犬也。野犬所以守，故為獄，又胡地謂犬為犴。上下囂然。俶大為姦利，驕奢暴橫，橫，戶孟翻。事發，父子皆車裂。

**12**衞瓘遣拓跋沙漠汗歸國。前年瓘表留沙漠汗，讒間旣行，乃遣歸。自沙漠汗入質，入質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二年。質，音致。力微可汗諸子在側者多有寵。及沙漠汗歸，諸部大人共譖而殺之。旣而力微疾篤，烏桓王庫賢親近用事，受衞瓘賂，欲擾動諸部，乃礪斧於庭，謂諸大人曰︰「可汗恨汝曹讒殺太子，此時鮮卑君長已有可汗之稱。可，今讀從刊入聲。汗，音寒。欲盡收汝曹長子殺之。」長，知兩翻。諸大人懼，皆散走。力微以憂卒，時年一百四。子悉祿立，「悉祿」，魏收魏書作「悉鹿」。其國遂衰。

初，幽、幷二州皆與鮮卑接，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多為邊患。衞瓘密以計間之，間，古莧翻。務桓降而力微死。考異曰︰魏收後魏書︰「鐵弗劉虎，匈奴去卑之孫，昭成四年死，子務桓立。」按昭成四年，晉成帝咸康七年也，務桓不應與瓘同時，蓋二人皆名務桓耳。朝廷嘉瓘功，封其弟為亭侯。

**四年**（戊戌、二七八）

**1**春，正月，庚午朔，日有食之。

**2**司馬督東平馬隆晉制︰二衞，前驅、由基、強弩為三部司馬，各置督。沈約曰︰殿中司馬督，晉武帝時殿內宿衞，號曰三部司馬，與殿中將軍分隸左右二衞。上言︰「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必敗。」隆言欣必敗，猶漢皇甫規之言馬賢，蓋懷才欲用，故以此自顯耳。夏，六月，欣與樹機能之黨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死。

**3**弘訓皇后羊氏殂。景皇后，居弘訓宮。

**4**羊祜以病求入朝，朝，直遙翻。旣至，帝命乘輦入殿，不拜而坐。祜面陳伐吳之計，帝善之。以祜病，不宜數入，數，所角翻。更遣張華就問籌策，祜曰︰「孫晧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晧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衆，長江未可窺也，將為後患矣！」華深然之。祜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臣行，但旣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也。」以東南壤界闊遠，當得人以鎭撫之。

**5**秋，七月，己丑，葬景獻皇后于峻平陵。卽弘訓后也。

**6**司、冀、兗、豫、荊、揚州大水，司州，卽漢司隸校尉所部也。漢司隸部察郡縣與州刺史同，晉遂定名司州，統河南、滎陽、弘農、上洛、平陽、河東、汲郡、河內、廣平、陽平、魏郡、頓丘。冀州者，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荒則冀豐，統趙國、鉅鹿、安平、平原、樂陵、勃海、河間、高陽、博陵、清河、中山、常山等郡國。螟傷稼。螟，食苗心之蟲。詔問主者︰「何以佐百姓？」主者，謂左民及度支二曹也。度支尚書杜預上疏，度，徒洛翻。上，時掌翻。以為︰「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諸州留漢氏舊陂，繕以蓄水，餘皆決瀝，令飢者盡得魚菜螺蜯之饒，螺，盧戈翻。蜯，步項翻。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滇淤之田，淤，依據翻。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晉志︰典牧令，屬太僕。種，章勇翻。不供耕駕，至有老不穿鼻者，可分以給民，使及春耕種，穀登之後，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考異曰︰食貨志云「咸寧三年」，杜預傳云「四年」。按五行志，三年大水，無蟲災，四年螟。今從預傳。預在尚書在七年，泰始六年，預自秦州刺史得罪歸，拜度支尚書，至是七年矣。損益庶政，不可勝數，勝，音升。時人謂之「杜武庫」，言其無所不有也。

**7**九月，以何曾為太宰；辛巳，以侍中、尚書令李胤為司徒。

**8**吳主忌勝己者，侍中、中書令張尚，紘之孫也，張紘事孫策、孫權，見漢獻帝紀。為人辯捷，談論每出其表，吳主積以致恨。後問︰「孤飲酒可以方誰？」方，比也。尚曰︰「陛下有百觚之量。」吳主曰︰「尚知孔丘不王，而以孤方之。」孔叢子曰︰趙平原君與孔子高飲，強子高酒，曰︰「諺云，堯飲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子何辭焉。」觚，飲器也，受二升。王，于況翻。因發怒，收尚。公卿已下百餘人，詣宮叩頭，請尚罪，得減死，送建安作船，尋就殺之。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岑昏等泥頭請代尚死，尚得免死，徙廣州。」今從尚傳，參取環氏吳紀。余觀尚之為人，蓋以辯給得親近於孫晧，而亦以辯給取怒，請其死者必岑昏之徒。三十國春秋所書，蓋得其實。

**9**冬，十月，徵征北大將軍衞瓘為尚書令。是時，朝野咸知太子昏愚，不堪為嗣，瓘每欲陳啓而未敢發；會侍宴陵雲臺，陵雲臺，魏文帝所築。瓘陽醉，跪帝牀前曰︰「臣欲有所啓。」帝曰︰「公所言何邪？」瓘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撫牀曰︰「此座可惜！」帝意悟，因謬曰︰「公眞大醉邪？」瓘於此不復有言。帝悉召東宮官屬，為設宴會，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便為同。而密封尚書疑事，令太子決之。賈妃大懼，倩外人代對，倩，七正翻。假手於人也。多引古義。給使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而答詔多引古義，必責作草主，言將責問作對草之主名也。更益譴負，不如直以意對。」妃大喜，謂泓曰︰「便為我好答，富貴與汝共之。」給使，給東宮使令。張泓蓋庸中之佼佼者，後為趙王倫拒齊王冏於陽翟者，必是人也。泓卽具草，令太子自寫，帝省之甚悅。省，悉景翻。先以示瓘，瓘大踧踖，踧，子六翻。踖，子昔翻。踧踖，不自安貌。衆人乃知瓘嘗有言也。賈充密遣人語妃云︰「衞瓘老奴，幾破汝家！」為賈妃怨衞瓘張本。語，牛倨翻。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在泰始八年。按瓘傳，「泰始初，為青州刺史，徙幽州，八年不得在京師。」瓘傳在遷司空後。按帝紀︰「太康三年，賈充卒，十二月，瓘為司空」，故移在入為尚書令下。

**10**吳人大佃皖城，佃，亭年翻，治田也。皖，戶板翻。欲謀入寇。都督揚州諸軍事王渾遣揚州刺史應綽攻破之，斬首五千級，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踐稻田四千餘頃，毀船六百餘艘。艘，蘇刀翻。

**11**十一月，辛巳，太醫司馬程據獻雉頭裘，晉志︰太醫，屬宗正。雉頭毛采炫燿，集以為裘。帝焚之於殿前。甲申，敕內外敢有獻奇技異服者，罪之。記·王制︰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技，渠綺翻。

**12**羊祜疾篤，舉杜預自代。辛卯，以預為鎭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祜卒，卒，子恤翻；下同。帝哭之甚哀。是日，大寒，涕淚霑須鬢皆為冰。祜遺令不得以南城侯印入柩。柩，音舊。帝曰︰「祜固讓歷年，身沒讓存，謂身沒而遺令讓侯印也。今聽復本封，以彰高美。」祜本封鉅平侯。南州民聞祜卒，為之罷市，巷哭聲相接。南州，謂荊州也。為，于偽翻；下同。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祜好遊峴山，好，呼到翻。峴，戶典翻。襄陽人建碑立廟於其地，歲時祭祀，望其碑者無不流涕，因謂之墮淚碑。

杜預至鎭，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恥以無備取敗，不以實告吳主。預欲間之，間，古莧翻。乃表還其所獲。吳主果召政還，遣武昌監留憲代之。吳之邊鎭有督、有監，督者，督諸軍事之職；監者，監諸軍事之職。

**13**十二月，丁未，朗陵公何曾卒。曾厚自奉養，過於人主。司隸校尉東萊劉毅數劾奏曾侈汰無度，數，所角翻。帝以其重臣，不問。及卒，博士新興秦秀議曰︰秀，新興雲中人，朗之子也。「曾驕奢過度，名被九域。九域，九州之域。被，皮義翻。宰相大臣，人之表儀，若生極其情，死又無貶，王公貴人復何畏哉！謹按諡法，諡法始於周公，以行為諡。復，扶又翻。『名與實爽曰繆，怙亂肆行曰醜，』宜諡醜繆公。」帝策諡曰孝。策諡者，不用博士議，以詔策賜諡。

**14**前司隸校尉傅玄卒。考異曰︰玄傳曰︰「五年，遷太僕，轉司隸，景獻皇后崩，坐爭位罵尚書免，尋卒。」按景獻后崩在四年，玄傳誤也。玄性峻急，每有奏劾，或值日暮，捧白簡，整簪帶，文選︰任昉彈曹景宗曰︰謹奉白簡以聞。呂向註云︰簡，略狀也。晉志曰︰古者執笏，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意。三臺、五省二品文官簪之。帶，革帶也，古之鞶帶。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竦踊不寐，坐而待旦；由是貴游震懾，周官師氏，凡國之貴游子弟學焉。註云︰貴游子弟，王公之子弟，游無官司者。懾，之涉翻。臺閣生風。玄與尚書左丞博陵崔洪善，漢安帝分安平，置博陵。洪亦清厲骨鯁，好面折人過，好，呼到翻。折，之舌翻。而退無後言，人以是重之。

**15**鮮卑樹機能久為邊患，泰始六年樹機能為寇，至是九年矣。僕射李憙請發兵討之，朝議皆以為出兵重事，虜不足憂。朝，直遙翻；下同。

**五年**（己亥、二七九）

**1**春，正月，樹機能攻陷涼州。涼州治武威。帝甚悔之，臨朝而歎曰︰「誰能為我討此虜者？」為，于偽翻。司馬督馬隆進曰︰「陛下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平賊，何為不任，顧方略何如耳！」隆曰︰「臣願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來，應募者，或出於農畝，或出於營伍，或出於逋逃，或出於奴隸，皆不問其所從來也。帥之以西，虜不足平也。」帥，讀曰率。帝許之。乙丑，以隆為討虜護軍、武威太守。公卿皆曰︰「見兵已多，不宜橫設賞募，見，賢遍翻。橫，戶孟翻。隆小將妄言，將，卽亮翻。不足信也。」帝不聽。隆募能引弓四鈞、挽弩九石者取之，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石百二十斤。立標簡試，標，表也。自旦至日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又請自至武庫選仗，武庫令與隆忿爭，晉志︰武庫令，屬衞尉。御史中丞劾奏隆。自東漢至魏、晉，以中丞為御史臺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隆曰︰「臣當畢命戰場，武庫令乃給以魏時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命惟隆所取，仍給三年軍資而遣之。

**2**初，南單于呼廚泉以兄於扶羅子豹為左賢王，及魏武帝分匈奴為五部，五部見上卷泰始六年。以豹為左部帥。帥，所類翻。豹子淵，幼而雋異，師事上黨崔游，博習經史。嘗謂同門生上黨朱紀、鴈門范隆曰︰「吾常恥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隨、陸遇高帝而不能建封侯之業，絳、灌遇文帝而不能興庠序之敎，豈不惜哉！」隨、陸，隨何、陸賈。絳、灌，絳侯周勃、灌將軍嬰。於是兼學武事。及長，長，知兩翻。猨臂善射，膂力過人，姿貌魁偉。為任子在洛陽，王渾及子濟皆重之，屢薦於帝，帝召與語，悅之。濟曰︰「淵有文武長才，陛下任以東南之事，吳不足平也。」孔恂、楊珧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左傳，魯季文子曰︰「史佚之志有之︰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珧，余招翻。淵才器誠少比，然不可重任也。」少，詩沼翻。及涼州覆沒，帝問將於李憙，對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衆，假劉淵一將軍之號，使將之而西，樹機能之首可指日而梟也。」使將，卽亮翻。梟，堅堯翻。孔恂曰︰「淵果梟樹機能，則涼州之患方更深耳。」帝乃止。

東萊王彌家世二千石，世語曰︰彌，魏玄菟太守王頎之孫。彌有學術勇略，善騎射，青州人謂之「飛豹」。『章︰甲十一行本「豹」下有「然喜任俠」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處士陳留董養見而謂之曰︰「君好亂樂禍，若天下有事，不作士大夫矣。」言將為賊也。處，昌呂翻。好，呼到翻。樂，音洛。淵與彌友善，謂彌曰︰「王、李以鄕曲見知，王渾，太原人，李憙，上黨人，與淵同州里。每相稱薦，適足為吾患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音希，又吁旣翻。齊王攸聞之，言於帝曰︰「陛下不除劉淵，臣恐幷州不得久安。」王渾曰︰「大晉方以信懷殊俗，柰何以無形之疑殺人侍子乎？何德度之不弘也！」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淵代為左部帥。劉淵事始此。史言晉將有亂。帥，所類翻。

**3**夏，四月，大赦。

**4**除部曲督以下質任。帝受禪之初，除部曲將質任，今又除部曲督質任。質，音致。

**5**吳桂林太守脩允卒，桂林，漢縣，屬鬱林郡。吳主晧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其部曲應分給諸將。督將郭馬、何典、王族等累世舊軍，不樂離別，會吳主料實廣州戶口，將，卽亮翻。樂，音洛。料，音聊。馬等因民心不安，聚衆攻殺廣州督虞授，馬自號都督交、廣二州諸軍事，使典攻蒼梧，族攻始興。吳主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秋，八月，吳以軍師張悌為丞相，牛渚都督何植為司徒，執金吾滕脩為司空；未拜，更以脩為廣州牧，帥萬人從東道討郭馬。帥，讀曰率。馬殺南海太守劉略，逐廣州刺史徐旗。吳主又遣徐陵督陶濬將七千人，徐陵與洞浦對岸。吳主權時，呂範洞浦之敗，魏臧霸渡江攻徐陵，全琮、徐盛擊卻之。又華覈封徐陵亭侯，則徐陵蓋亭名。吳以其臨江津，置督守之。南徐州記曰︰京口先為徐陵，其地蓋丹徒縣之西鄕京口里也。從西道與交州牧陶璜共擊馬。

**6**吳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耇家；有買菜，生工人吳平家。吳志曰︰鬼自菜，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買菜，高四尺，厚二分，如枇杷形，莖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案圖書，吳有東觀令。觀，古玩翻。名鬼目曰芝草，買菜曰平慮草。吳主以耇為侍芝郞，平為平慮郞，皆銀印青綬。以漢制言之，銀印青綬，中二千石服之。

吳主每宴羣臣，咸令沈醉。沈，持林翻。又置黃門郞十人為司過，宴罷之後，各奏其闕失，迕視謬言，罔有不舉，沈，持林翻。迕，五故翻，逆也。大者卽加刑戮，小者記錄為罪，或剝人面，或鑿人眼。由是上下離心，莫為盡力。為，于偽翻。

益州刺史王濬上疏曰︰「孫晧荒淫凶逆，宜速征伐。若一旦晧死，更立賢主，則強敵也。更，工衡翻。臣作船七年，泰始八年，濬始作船，至是蓋七朞年矣。日有朽敗；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帝於是決意伐吳。會安東將軍王渾表孫晧欲北上，上，時掌翻。邊戍皆戒嚴，朝廷乃更議明年出師。王濬參軍何攀奉使在洛，上疏稱︰「晧必不敢出，宜因戒嚴，掩取甚易。」易，以豉翻。

杜預上表曰︰「自閏月以來，是年閏七月。賊但敕嚴，下無兵上。吳自建業寇淮、襄，皆自下泝江而上。上，時掌翻。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保夏口以東以延視息，凡人目不能視，氣不能息，則赫然死人矣。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誠可惜也。嚮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今事為之制，務從完牢，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須，待也。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今有萬安之舉，無傾敗之慮，臣心實了，了，決也。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曖昧，不明也。累，力瑞翻。惟陛下察之。」旬月未報，預復上表曰︰復，扶又翻。「羊祜不先博謀於朝臣，朝，直遙翻。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朝臣多異同之議。凡事當以利害相校，今此舉之利十有八、九，而其害一、二，止於無功耳。必使朝臣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功不在身，各恥其前言之失而固守之也。此言指出賈充、荀勗、馮紞等肺肝。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患，故輕相同異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今若中止，孫晧或怖而生計，怖，普布翻。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民，城不可攻，野無所掠，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矣！」帝方與張華圍碁，博物志曰︰堯造圍碁，以敎子丹朱。或曰︰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碁以敎之，其法非智莫能也。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推，吐雷翻。枰，音平，棋局也。「陛下聖武，國富兵強，吳主淫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願勿以為疑！」帝乃許之。以華為度支尚書，量計運漕。度，徒洛翻。量，音良。賈充、荀勗、馮紞固爭之，紞，吐感翻。帝大怒，充免冠謝罪。僕射山濤退而告人曰︰「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左傳︰晉大夫范文子之言。今釋吳為外懼，豈非算乎！」山濤身為大臣，不昌言於朝而退以告人，蓋求合於賈充者也。

冬，十一月，大舉伐吳，遣鎭軍將軍琅邪王伷出涂中，伷，音胄。吳主權作堂邑涂塘卽其地。蓋從今滁州取眞州路。涂，讀曰滁。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今和州出橫江渡路。建威將軍王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鎭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彬下巴、蜀，監，古銜翻。東西凡二十餘萬。命賈充為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魏文帝以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明帝大和四年，司馬懿征蜀，加號大都督。此仍魏制也。武王伐紂，左杖黃鉞。黃鉞，天子之器，非人臣所得專用，故曰假。使，疏吏翻。以冠軍將軍楊濟副之；冠，古玩翻。充固陳伐吳不利，且自言衰老，不堪元帥之任，帥，讀從所類翻。詔曰︰「君若不行，吾便自出。」充不得已，乃受節鉞，將中軍南屯襄陽，為諸軍節度。

**7**馬隆西渡溫水，武威之東有溫圍水。樹機能等以衆數萬據險拒之。隆以山路陿隘，乃作扁箱車，陿，與狹同。車箱扁，則可行狹路。扁，補典翻。為木屋，施於車上，木屋，所以蔽風雨，捍矢石。轉戰而前，行千餘里，殺傷甚衆。考異曰︰隆傳曰︰「或夾道累磁石，賊被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按此說太誕，恐不可信。余謂磁石脅鐵鎧，誠有此理。自隆之西，音問斷絕，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使，疏吏翻。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羣臣謂曰︰「若從諸卿言，無涼州矣。」詰，去吉翻。朝，如字。乃詔假隆節，拜宣威將軍。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宣威第二。隆至武威，鮮卑大人猝跋韓且萬能帥萬餘落來降。且，子閭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十二月，隆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8**詔問朝臣以政之損益，司徒左長史傅咸上書，晉志︰司徒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朝，直遙翻。以為︰「公私不足，由設官太多。舊都督有四，今幷監軍乃盈於十；魏初置都督諸軍，東、南以備吳，西以備蜀，北以備胡，隨其資望輕重而加以征、鎭、安、平之號，有四而已。其後增置，有都督鄴城守諸軍，都督秦、雍、涼諸軍，都督梁、益諸軍，都督荊州諸軍，都督揚州諸軍，都督徐州諸軍，都督淮北諸軍，都督豫州諸軍，都督幽州諸軍，都督幷州諸軍，凡十。其資輕者，為監軍。禹分九州，今之刺史幾向一倍；時有司、豫、徐、兗、荊、揚、梁、益、寧、交、秦、雍、涼、冀、幽、幷、青十八州刺史。幾，居希翻。戶口比漢十分之一，漢元始之初，民戶千三百二十三萬三千六百一十二，口五千九百一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漢之極盛也。桓帝之初，戶二千六百七萬九百六，口五千六萬六千八百五十六。魏旣幷蜀，景元四年，與蜀通計，民戶九十四萬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萬二千八百九十一。蓋口猶及漢十分之一，而戶則未幾及也。而置郡縣更多；虛立軍府，動有百數，而無益宿衞；五等諸侯，坐置官屬；軍府，謂驃騎、車騎、衞、伏波、撫軍、都護、鎭軍、中軍、典軍、上軍、撫國、領軍、護軍、左·右衞、驍騎、游擊、左·右·前·後軍及雜號將軍也。五等諸侯官屬，王置傅、友、文學、郞中令、中尉、大農、左·右常侍、侍郞、典書·典祠·典衞·學官等令、典書丞、治書、中尉司馬、世子、庶子、陵廟牧長、謁者、中大夫、舍人、典府。公侯以下置官屬，隨國小大，無定制。諸所廩給，皆出百姓，此其所以困乏者也。當今之急，在於幷官息役，上下務農而已。」咸，玄之子也。時又議省州、郡、縣半吏以赴農功，中書監荀勗以為「省吏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壹，事見十二卷漢惠帝二年。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好，呼到翻。徼，一遙翻。以九寺倂尚書，蘭臺付三府，所謂省官也。九寺，謂九卿寺也。漢初九卿各有所掌，東都以後，尚書諸曹分掌衆事，九卿殆為具官，故欲倂之尚書。蘭臺，御史臺也。三府，三公府也。漢丞相有長史、司直，御史大夫有中丞、侍御史，掌察舉非法，故勗欲以蘭臺付之三府。若直作大例，凡天下之吏皆減其半，恐文武衆官，郡國職業，劇易不同，易，以豉翻。不可以一槪施之。若有曠闕，皆須更復，或激而滋繁，亦不可不重也。」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一

## 晉紀三起上章困敦（庚子），盡著雍涒灘（戊申），凡九年。

世祖武皇帝中

**太康元年**（庚子、二八○）

## 太康元年（庚子、二八○）是年四月，改元。

**1**春，正月，吳大赦。

**2**杜預向江陵，王渾出橫江，攻吳鎭、戍，所向皆克。二月，戊午，王濬、唐彬擊破丹陽監盛紀。丹陽城在秭歸縣東八里，昔周武王封熊繹於荊丹陽之地，卽此，今謂之屈沱楚王城。吳人於江磧要害之處，蹟，七逆翻。水渚有沙石曰磧。並以鐵鎖橫截之；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舟艦。長，直亮翻。艦，戶黯翻。濬作大筏數十，方百餘步，縛草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鐵錐，錐輒著筏而去。筏，音伐。被，皮義翻。著，陟略翻；後著手同。又作大炬，長十餘丈，長，直亮翻。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然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絕，於是船無所礙。以人力設險，而不以人力守之，無益也。庚申，濬克西陵，殺吳都督留憲等。壬戌，克荊門、夷道二城，荊門，在西陵之東，夷道之西。殺夷道監陸晏。杜預遣牙門周旨等帥奇兵八百汎舟夜渡江，襲樂鄕，帥，讀曰率。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巴山在今江陵府松滋縣，有巴復村。幟，昌志翻。吳都督孫歆懼，與江陵督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伏兵樂鄕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乙丑，王濬擊殺吳水軍都督陸景。考異曰︰武紀︰「壬戌，濬克夷道、樂鄕城，殺陸景。」陸抗傳︰「壬戌，殺晏；癸亥，殺景。」王濬傳︰「壬戌，克夷道，獲晏；乙丑，克樂鄕，獲景。」今從濬傳。杜預進攻江陵，甲戌，克之，斬伍延。於是沅、湘以南，接于交、廣，州郡皆望風送印綬。水經︰沅水出牂柯且蘭縣東北，過臨沅縣，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于江。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東北過洮陽、泉陵、重安、酃、陰山、澧陵、臨湘、羅、下雋等縣，又北至巴丘山，入于江。沅，音元。預杖節稱詔而綏撫之。凡所斬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胡奮克江安。江安，卽公安，吳南郡治焉。杜預旣定江南，改曰江安縣，為南平郡治所。

乙亥，詔︰「王濬、唐彬旣定巴丘，與胡奮、王戎共平夏口、武昌，順流長騖，直造秣陵。夏，戶雅翻。造，七到翻；下徑造同。杜預當鎭靜零、桂，懷輯衡陽。零陵、桂陽，漢古郡。衡陽，吳主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大兵旣過，荊州南境固當傳檄而定。謂重鎭旣破，其餘當望風而靡也。預等各分兵以益濬、彬，太尉充移屯項。」以荊州已定，不復使賈充南屯襄陽，移屯項為諸軍節度。

王戎遣參軍襄陽羅尚、南陽劉喬將兵與王濬合攻武昌，吳江夏太守劉朗、督武昌諸軍虞昺皆降。夏，戶雅翻。降，戶江翻。昺，翻之子也。

杜預與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克，方春水生，難於久駐，考異曰︰杜預傳曰︰「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按時未暑，今依三十國春秋。宜俟來冬，更為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強齊，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一年。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也。」復，扶又翻；下可復、所復同。著，陟略翻。遂指授羣帥方略，徑造建業。帥，所類翻。

吳主聞王渾南下，使丞相張悌督丹陽太守沈瑩、護軍孫震、副軍師諸葛靚帥衆二萬渡江逆戰。靚，疾正翻。帥，讀曰率；下同。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治，直之翻。上流諸軍，素無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謂陸晏、陸景、留憲、孫歆等。恐不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宜畜衆力以待其來，與之一戰，若幸而勝之，江西自清。大江北流，自建業言之，歷陽、皖城皆為江西。今渡江與晉大軍戰，不幸而敗，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衆心駭懼，不可復整。復，扶又翻；下同。及今渡江，猶可決戰。若其敗喪，喪，息浪翻。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捷，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勝南上，上，時掌翻。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士衆散盡，坐待敵到，君臣俱降，無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如悌之言，吳人至此，為計窮矣。然悌之志節，亦可憐也。難，乃旦翻。

三月，悌等濟江，圍渾部將城陽都尉張喬於楊荷；水經註︰淮水自江夏平春縣北，東北流逕汝南城陽縣故城南。漢高帝十二年，封定侯奚竟為侯國，王莽之新利也；魏置城陽郡。按干寶晉紀，楊荷，橋名。今按水經註之城陽郡，乃元魏所置，張喬蓋以渾部將領青州之城陽都尉也。喬衆纔七千，閉栅請降。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屬以救兵未至，力少不敵，故且偽降以緩我，非眞伏也。降，戶江翻。伏，屈伏也。或曰︰「伏」，當作「服」。若捨之而前，必為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悌與揚州刺史汝南周浚，結陳相對，陳，讀曰陣。沈瑩帥丹陽銳卒、刀楯五千，三衝晉兵，不動。楯，食尹翻。瑩引退，其衆亂，將軍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吳兵以次奔潰，將帥不能止，張喬自後擊之，大敗吳兵于版橋。敗，補邁翻。諸葛靚帥數百人遁去，使過迎張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柰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諸葛靚，字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為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丞相，謂諸葛亮也。或曰︰謂諸葛瑾。余謂張悌襄陽人，蓋亮在荊州，識之於童幼也。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道，言也。復，扶又翻。靚再三牽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幷斬孫震、沈瑩等七千八百級，吳人大震。

初，詔書使王濬下建平，受杜預節度，至建業，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曰︰「若濬得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旣摧其西藩，便當徑取建業，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言歷世所曠見之事。濬大悅，表陳預書。及張悌敗死，揚州別駕何惲惲，委粉翻。謂周浚曰︰「張悌舉全吳精兵殄滅於此，吳之朝野莫不震懾。朝，直遙翻。懾，之涉翻。今王龍驤旣破武昌，王濬為龍驤將軍。驤，思將翻。乘勝東下，所向輒克，土崩之勢見矣。見，賢遍翻。謂宜速引兵渡江，直指建業，大軍猝至，奪其膽氣，可不戰禽也！」浚善其謀，使白王渾。惲曰︰「渾闇於事機，而欲愼己免咎，必不我從。」浚固使白之，渾果曰︰「受詔但令屯江北以抗吳軍，不使輕進，貴州雖武，豈能獨平江東乎！今者違命，勝不『張︰「不」作「固」。』足多，若其不勝，為罪已重。且詔令龍驤受我節度，但當具君舟檝，一時俱濟耳。」惲曰︰「龍驤克萬里之寇，以旣成之功來受節度，未之聞也。且明公為上將，將，卽亮翻。見可而進，豈得一一須詔令乎！須，待也。今乘此渡江，十全必克，何疑何慮而淹留不進！此鄙州上下所以恨恨也。」此所謂恨恨，悵望不滿之意。渾不聽。

王濬自武昌順流徑趣建業；趣，七喻翻。吳主遣游擊將軍張象帥舟師萬人禦之，象衆望旗而降。濬兵甲滿江，旌旗燭天，威勢甚盛，吳人大懼。

吳主之嬖臣岑昏，以傾險諛佞，致位九列，九列，九卿也。好興功役，好，呼到翻。為衆患苦。及晉兵將至，殿中親近數百人叩頭請於吳主曰︰「北軍日近而兵不舉刃，陛下將如之何？」吳主曰︰「何故？」對曰︰「正坐岑昏耳。」吳主獨言︰「若爾，當以奴謝百姓！」獨言，謂其言止此耳。衆因曰︰「唯！」唯，于癸翻，諾也。遂並起收昏；吳主駱驛追止，駱驛，言相繼遣人不絕也。已屠之矣。

陶濬將討郭馬，至武昌，聞晉兵大入，引兵東還。至建業，吳主引見，問水軍消息，見，賢遍翻。對曰︰「蜀船皆小，陶濬蓋以尋常蜀船言之，諜候不明，亦可見矣。今得二萬兵，乘大船以戰，自足破之。」於是合衆，授濬節鉞。明日當發，其夜，衆悉逃潰。

時王渾、王濬及琅邪王伷皆臨近境，伷，音胄。吳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漢光武命耿弇為建威大將軍，建威之號自此始。悉送印節詣渾降。吳主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沖等計，分遣使者奉書於渾、濬、伷以請降。又遺其羣臣，遺，于季翻。深自咎責，且曰︰「今大晉平治四海，是英俊展節之秋，勿以移朝改朔，用損厥志。」治，直之翻。朝，直遙翻。使者先送璽綬於琅邪王伷。壬寅，王濬舟師過三山，三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南四十五里，又西卽江寧夾。陸游曰︰三山磯在烈洲下。凡山臨江皆曰磯，三山，距金陵財五十餘里。王渾遣信要濬蹔過論事，信，卽信使。要，讀曰邀。蹔，與暫同。濬舉帆直指建業，報曰︰「風利，不得泊也。」是日，濬戎卒八萬，方舟百里，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註︰方，泭也。舟，船也。爾雅︰方木置水曰泭，音夫。鼓譟入于石頭，吳主晧面縛輿櫬，詣軍門降。濬解縛焚櫬，延請相見。櫬，初覲翻。收其圖籍，克州四，郡四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兵二十三萬。吳有荊、揚、交、廣四州。漢獻帝興平二年，孫策始取江東，魏文帝黃初三年，吳王孫權始稱帝，傳四主，五十七年而亡。

朝廷聞吳已平，羣臣皆賀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異義︰韓詩，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羊祜，贈太傅。票騎將軍孫秀不賀，孫秀來奔，見七十九卷泰始六年。票，匹妙翻。南向流涕曰︰「昔討逆弱冠以一校尉創業，討逆，孫策也，起兵之初，袁術表為懷義校尉。冠，古玩翻。今後主舉江南而棄之，宗廟山陵，於此為墟，悠悠蒼天，此何人哉！」詩·黍離之辭。

吳之未下也，大臣皆以為未可輕進，獨張華堅執以為必克。賈充上表稱︰「吳地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召諸軍還，以為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帝曰︰「此是吾意，華但與吾同耳。」荀勗復奏，宜如充表。帝不從。復，扶又翻。杜預聞充奏乞罷兵，馳表固爭，使至轘轅而吳已降。使，疏吏翻。轘，音環。充慚懼，詣闕請罪，帝撫而不問。

夏，四月，甲申，詔賜孫晧爵歸命侯。

乙酉，大赦，改元。改元太康，自此以前，係咸寧六年事。大酺五日。酺，薄乎翻。遣使者分詣荊、揚撫慰，吳牧、守已下皆不更易；守，式又翻。更，工衡翻。除其苛政，悉從簡易。『章︰甲十一行本「易」下有「吳人大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易，以豉翻。

滕脩討郭馬未克，去年吳主晧遣滕脩討郭馬。聞晉伐吳，帥衆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至巴丘，聞吳亡，縞素流涕，還，與廣州刺史閭豐、閭，姓；豐，名。此與後魏閭大肥不同所自出，閭大肥出於柔然郁久閭氏；左傳，楚平王之子啓，字子閭，其後以為氏。蒼梧太守王毅各送印綬請降。孫晧遣陶璜之子融持手書諭璜，璜流涕數日，亦送印綬降。帝皆復其本職。綬，音受。

王濬之東下也，吳城戍皆望風款附，獨建平太守吾彥嬰城不下，聞吳亡，乃降。帝以彥為金城太守。

初，朝廷尊寵孫秀、孫楷，楷降見上卷咸寧二年。欲以招來吳人。及吳亡，降秀為伏波將軍，楷為度遼將軍。

琅邪王伷遣使送孫晧及其宗族詣洛陽。五月，丁亥朔，晧至，考異曰︰吳志·晧傳︰「天紀四年，三月，丙寅，殺岑昏。戊辰，陶濬從武昌還。壬申，王濬到，受晧降。五月，丁亥，集于京邑。四月，甲申，封歸命侯。」晉武紀︰「太康元年，二月，王濬等破武昌，王渾斬張悌。三月，壬申，濬下石頭，晧降。乙酉，大赦，改元。四月，遣朱震等慰撫。五月，辛亥，封歸命侯。丙寅，引晧升殿。庚午，詔士卒六十歸家。庚辰，以濬為輔國將軍。」王濬傳︰「二月，庚申，克西陵，」又云︰「壬寅，濬入石頭，」而無月。又上書曰︰「臣十四日至牛渚，十五日至秣陵。」亦無月。又曰︰「去二月武昌失守，晧左右皆得寶散走。」三十國春秋︰「四月，甲子，王渾斬張悌。丙寅，殺岑昏，與何楨書。庚午，送降書。壬申，濬入石頭。甲申，封歸命侯。五月，丁亥，至洛陽。」晉春秋略與之同。按長曆，去年閏七月，今年二月戊午朔，三月戊子朔，四月丁巳朔，五月丁亥朔，六月丙辰朔。然則三月無戊辰、丙寅、壬申，五月無庚午、庚辰，與吳志、晉書不合。若依三十國春秋，月日雖合，然二月武昌失守，晧左右離散，不容四月十六日王濬乃至秣陵而晧降。又，晧以四月十六日降，舉家西上，至五月一日未能至洛。今事之先後並依吳志、晉書，但削去其日之不與曆合者。與其太子瑾等泥頭面縛，詣東陽門。晉志︰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泥頭者，以泥塗其首也。瑾，渠吝翻。詔遣謁者解其縛，賜衣服、車乘、田三十頃，歲給錢穀、綿絹甚厚。武王伐紂，斬其首，懸於太白之旗。如孫晧之凶暴，斬之以謝吳人可也。乘，繩證翻。拜瑾為中郞，諸子為王者皆為郞中。吳之舊望，隨才擢敍。孫氏將吏渡江者復十年，百姓復二十年。將，卽亮翻。復，方目翻。

庚寅，帝臨軒，大會文武有位及四方使者，國子學生皆預焉。引見歸命侯晧及吳降人。晧登殿稽顙。見，賢遍翻。稽顙，周之喪拜。顙，額也。稽顙，額觸地無容。稽，音啓。帝謂晧曰︰「朕設此座以待卿久矣。」晧曰︰「臣於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賈充謂晧曰︰「聞君在南方鑿人目，剝人面皮，此何等刑也？」晧曰︰「人臣有弒其君及姦回不忠者，則加此刑耳。」斥充世受魏恩而姦回附晉，弒高貴鄕公也。充默然甚愧，而晧頻色無怍。怍，疾各翻，慙也。

帝從容問散騎常侍薛瑩，孫晧所以亡，對曰︰「晧昵近小人，從，千容翻。近，其靳翻。刑罰放濫，大臣諸將，人不自保，此其所以亡也。」他日，又問吾彥，對曰︰「吳主英俊，宰輔賢明。」帝笑曰︰「若是，何故亡？」彥曰︰「天祿永終，曆數有屬，故為陛下禽耳。」帝善之。有學而無識，此薛瑩所以不及吾彥也。屬，之欲翻。

王濬之入建業也，其明日，王渾乃濟江，以濬不待己至，先受孫晧降，意甚愧忿，將攻濬。何攀勸濬送晧與渾，由是事得解。何惲以渾與濬爭功，與周浚牋曰︰「書貴克讓，易大謙光。書曰︰允恭克讓。易曰︰謙尊而光。前破張悌，吳人失氣，龍驤因之，陷其區宇。論其前後，我實緩師，旣失機會，不及於事，而今方競其功；競，爭也。彼旣不吞聲，將虧雍穆之弘，興矜爭之鄙，雍穆，和也。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斯實愚情之所不取也。」浚得牋，卽諫止渾。渾不納，表濬違詔不受節度，誣以罪狀。渾子濟，尚常山公主，公主，帝女也。宗黨強盛。有司奏請檻車徵濬，帝弗許，但以詔書責讓濬以不從渾命，違制昧利。濬上書自理曰︰「前被詔書，令臣直造秣陵，被，皮義翻；下同。造，七到翻；下同。又令受太尉充節度。臣以十五日至三山，見渾軍在北岸，遣書邀臣；臣水軍風發，『章︰甲十一行本「發」下有「乘勢」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徑造賊城，無緣廻船過渾。過，工禾翻。臣以日中至秣陵，暮乃被渾所下當受節度之符，被，皮義翻。下，遐稼翻。欲令臣明十六日悉將所領還圍石頭，十六日者，十五之明日，故曰明十六日。將，卽亮翻。又索蜀兵及鎭南諸軍人名定見。鎭南諸軍，杜預所統，蓋分以隨濬東下者也。定見，謂軍人在行定數。索，山客縣。臣以為晧已來降，無緣空圍石頭；又，兵人定見，不可倉猝得就，皆非當今之急，不可承用，非敢忽棄明制也。晧衆叛親離，匹夫獨坐，雀鼠貪生，苟乞一活耳；而江北諸軍不知虛實，不早縛取，自為小誤。臣至便得，更見怨恚，恚，於避翻。並云守賊百日，而令他人得之。臣愚以為事君之道，苟利社稷，死生以之。若其顧嫌疑以避咎責，此是人臣不忠之利，實非明主社稷之福也！」渾又騰周浚書云︰「濬軍得吳寶物。」騰其書，使上聞。又云︰「濬牙門將李高放火燒晧偽宮。」濬復表曰︰復，扶又翻。「臣孤根獨立，結恨強宗。夫犯上干主，其罪可救；乖忤貴臣，禍在不測。忤，五故翻。偽中郞將孔攄說︰去二月武昌失守，水軍行至，二月已過，故云去二月。行至，猶言行將至也。攄，抽居翻。晧按行石頭還，行，下孟翻。左右人皆跳刀大呼楊正衡曰︰跳，大么翻。呼，火故翻。云︰『要當為陛下一死戰決之，』為，于偽翻。晧意大喜，意必能然，便盡出金寶以賜與之。小人無狀，得便馳走。晧懼，乃圖降首。首，式救翻。降使適去，降，戶江翻。使，疏吏翻。左右劫奪財物，略取妻妾，放火燒宮。晧逃身竄首，恐不脫死。臣至，遣參軍主者救斷其火耳。斷，丁管翻。周浚先入晧宮，渾又先登晧舟，臣之入觀，皆在其後。晧宮之中，乃無席可坐，若有遺寶，則浚與渾先得之矣。浚等云臣屯聚蜀人，不時送晧，欲有反狀。又恐動吳人，言臣皆當誅殺，取其妻子，冀其作亂，得騁私忿。騁，丑郢翻。謀反大逆，尚以見加，其餘謗𠴲，𠴲，語相惡也，音達合翻。故其宜耳。今年平吳，誠為大慶；於臣之身，更受咎累。」累，力瑞翻。濬至京師，有司奏「濬違詔，大不敬，請付廷尉科罪。」詔不許。科，斷也。又奏濬赦後燒賊船百三十五艘，輒敕付廷尉禁推。此皆王渾親黨使為之。艘，蘇刀翻。詔勿推。

渾、濬爭功不已，帝命守廷尉廣陵劉頌校其事，以渾為上功，濬為中功。帝以頌折法失理，折法，猶折獄之折。折，斷也。左遷京兆太守。魏文帝受禪，改京兆尹為太守，夷於列郡。

庚辰，增賈充邑八千戶；以王濬為輔國大將軍，封襄陽縣侯；杜預為當陽縣侯；王戎為安豐縣侯；封琅邪王伷二子為亭侯；增京陵侯王渾邑八千戶，進爵為公；尚書關內侯張華進封廣武縣侯，增邑萬戶；王渾除京陵舊食邑之外，增八千戶，張華則增廣武侯邑為萬戶。荀勗以專典詔命功，封一子為亭侯；勗為中書監，專典詔命。其餘諸將及公卿以下，賞賜各有差。帝以平吳功，策告羊祜廟，乃封其夫人夏侯氏為萬歲鄕君，食邑五千戶。夏，戶雅翻。

王濬自以功大，而為渾父子及黨與所挫抑，每進見，見，賢遍翻。陳其攻伐之勞及見枉之狀，或不勝忿憤，徑出不辭；帝每容恕之。晉武之量，弘於隋文。勝，音升。益州護軍范通謂濬曰︰「卿功則美矣，然恨所以居美者未盡善也。卿旋旆之日，角巾私第，晉志曰︰巾以葛為之，形如幍而橫著之，古者尊卑共服之。余謂幅巾以橫幅為之，角巾則巾之有角者。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墊，則角巾也。口不言平吳之事；若有問者，則曰︰『聖人『張︰「人」作「主」。』之德，羣帥之力，老夫何力之有！』此藺生所以屈廉頗也，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帥，所類翻。王渾能無愧乎！」濬曰︰「吾始懲鄧艾之事，鄧艾之死，以鍾會所蔽，艾情不得上通也。懼禍及身，不得無言；其終不能遣諸胸中，是吾褊也。」自知數陳其功及為渾所枉為褊。褊，補辨翻。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為之憤邑；為，于偽翻。博士秦秀等並上表訟濬之屈，帝乃遷濬鎭軍大將軍。考異曰︰濬傳云︰「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按職官志︰「屯騎、步兵、長水、越騎、射聲校尉，是為五校，並漢官也。」然則步兵之名，非自濬始。武帝紀︰「是年六月，丁丑，初置翊軍校尉官，」疑濬所領者翊軍也。王渾嘗詣濬，濬嚴設備衞，然後見之。周勃就國，絳及河東吏至，常令家人被甲持兵以見之，亦猶王濬之嚴設備衞以見王渾也。此二人者，力足以定天下之難，智足以取一國，而其所以包周身之防乃爾，可笑也哉！

杜預還襄陽，以為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乃勤於講武，申嚴戍守。又引滍、淯水以浸田萬餘頃，水經註︰滍水出南陽魯山縣西堯山，東逕犨縣，又東南逕昆陽縣，又東北逕潁川定陵縣，東入于汝。淯水出弘農盧氏縣攻離山，東南逕南陽西鄂縣、宛縣而屈，南過淯陽縣，又南過新野縣，西過鄧縣，南入于沔。滍，音丈几翻。淯，音育。開揚口通零、桂之漕，水經註︰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逕郢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水會。三湖者，合為一水，東通荒谷，東岸有冶父城。春秋傳曰︰「莫敖縊于荒谷，羣帥囚於冶父，」謂此處也。春夏水盛，則南通大江，否則南迄江隄。揚水又東入華容縣，又東北與柞溪水合；又北逕竟陵縣，又北注于沔，謂之揚口。預傳曰︰舊水道惟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預乃開揚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杜佑曰︰夏水、揚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公私賴之。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札，甲札也。左傳︰潘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而用兵制勝，諸將莫及。預在鎭，數餉遺洛中貴要，數，所角翻。遺，于季翻。或問其故，預曰︰「吾但恐為害，不求益也。」

王渾遷征東大將軍，復鎭壽陽。

諸葛靚逃竄不出。靚入吳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鄕公甘露二年。帝與靚有舊，靚姊為琅邪王妃，琅邪王伷。帝知靚在姊間，因就見焉。靚逃于廁，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靚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面，自謂不能如豫讓、聶政也。復覩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于鄕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諸葛氏之子皆有志節。

**3**六月，復封丹水侯睦為高陽王。睦貶爵見上卷咸寧三年。

**4**秋，八月，己未，封皇弟延祚為樂平王，尋薨。

**5**九月，庚寅，賈充等以天下一統，屢請封禪；帝不許。

**6**冬，十月，前將軍青州刺史淮南胡威卒。帝以左、右、前、後四將軍為四軍。威為尚書，嘗諫時政之寬。帝曰︰「尚書郞以下，吾無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陳，豈在丞、郞、令史，正謂如臣等輩，始可以肅化明法耳！」威，質之子也。

**7**是歲，以司隸所統郡置司州，凡州十九，考異曰︰宋書·州郡志云︰「太康元年，天下一統，凡十六州，後又分雍、梁為秦，分荊、揚為江，分益為寧，分幽為平，而為二十矣。」按杜佑通典︰「平吳，分十九州︰司、兗、豫、冀、幷、青、徐、荊、揚、涼、雍、秦、益、梁、寧、幽、平、交、廣。」今從之。杜佑曰︰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房子，今趙郡縣。幷治晉陽。青治臨菑。徐治彭城。荊初治襄陽，後治江陵。揚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治南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為平，治昌黎。交治龍編。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郡國一百七十三，戶二百四十五萬九千八百四十。

**8**詔曰︰「昔自漢末，四海分崩，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今天下為一，當韜戢干戈，刺史分職，皆如漢氏故事；察舉郡縣長吏而已。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廣東西數千里，交州統合浦、交趾、新昌、武平、九眞、九德、日南。廣州統南海、臨賀、始安、始興、蒼梧、鬱林、桂林、高興、寧浦郡。去，羌呂翻；下宜去同。不賓屬者六萬餘戶，至於服從官役，纔五千餘家。二州脣齒，唯兵是鎭。又，寧州諸夷，接據上流，水陸並通，僕水、葉榆水、勞水、橋水皆出寧州界，入交、廣界。又霍弋自寧州遣楊稷等經略交、廣，是水陸並通也。州兵未宜約損，以示單虛。」僕射山濤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備」；考異曰︰濤傳云「與盧欽論之」。按欽，咸寧四年三月已卒。帝不聽。及永寧以後，盜賊羣起，州郡無備，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亂，如濤所言。然其後刺史復兼兵民之政，州鎭愈重矣。

**9**漢、魏以來，羌、胡、鮮卑降者，降，戶江翻。多處之塞內諸郡。其後數因忿恨，殺害長吏，漸為民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處，昌呂翻。獷，古猛翻，粗惡貌。歷古為患。魏初民少，少，詩沼翻。西北諸郡，皆為戎居，內及京兆、魏郡、弘農，往往有之。今雖服從，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漸徙內郡雜胡於邊地，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禹貢︰五服相距方五千里，荒服內距甸服二千里。此萬世之長策也。」帝不聽。為後諸胡亂華張本。

**二年**（辛丑、二八一）

**1**春，三月，詔選孫晧宮人五千人入宮。帝旣平吳，頗事遊宴，怠於政事，掖庭殆將萬人。常乘羊車，晉志曰︰羊車，一名輦車，上如軺，伏兔箱，漆畫輪軛。恣其所之，至便宴寢；宮人競以竹葉插戶，鹽汁灑地，以引帝車。羊嗜竹葉而喜鹹，故以二者引帝車。而后父楊駿及弟珧、濟始用事，珧，余招翻。交通請謁，勢傾內外，時人謂之三楊，舊臣多被疏退。山濤數有規諷，數，所角翻；下同。帝雖知而不能改。

**2**初，鮮卑莫護跋始自塞外入居遼西棘城之北，棘城在昌黎縣界，是後慕容氏置棘城縣。拓跋魏太武眞君八年，倂棘城入昌黎郡龍城縣。載記曰︰莫護跋從宣帝伐公孫氏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于棘城之北。號曰慕容部。魏書曰︰漢桓帝時，鮮卑檀石槐分其地為東、中、西三部，中部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為大帥，是則慕容部之始也。載記曰︰莫護跋國于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余謂步搖之說誕；或云之說，慕容氏旣得中國，其臣子從而為之辭。莫護跋生木延，木延生涉歸，遷於遼東之北，世附中國，數從征討有功，拜大單于。單，音蟬。冬，十月，涉歸始寇昌黎。昌黎，漢之交黎縣，屬遼西郡，東漢屬遼東屬國都尉。魏正始五年，鮮卑內附，復置遼東屬國，立昌黎縣以居之，後立昌黎郡。慕容氏始此。考異曰︰帝紀云「慕容廆」，按范亨燕書·武宣紀︰「廆，泰始五年生，年十五，父單于涉歸卒，」太康四年也。此年入寇，當是涉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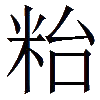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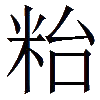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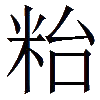
**3**十一月，壬寅，高平武公陳騫薨。考異曰︰帝紀云「大司馬」。按騫以咸寧三年辭位，以高平公還第。

**4**是歲，揚州刺史周浚移鎭秣陵。魏揚州治壽春，晉平吳，乃移治秣陵。揚者，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統丹楊、宣城、淮南、廬陵、廬江、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建安、晉安、豫章、臨川、鄱陽、南康，凡十八郡。吳民之未服者，屢為寇亂，浚皆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威惠並行，吳人悅服。

**三年**（壬寅、二八二）

**1**春，正月，丁丑朔，帝親祀南郊。禮畢，喟然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之何帝？」對曰︰「桓、靈。」帝曰︰「何至於此？」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殆不如也。」帝大笑曰︰「桓、靈之世，不聞此言，今朕有直臣，固為勝之。」考異曰︰地理志︰「太康元年，省司隸，置司州。」毅傳︰「毅為司隸校尉，帝嘗南郊，禮畢，問毅，」而無年月。晉春秋問毅在此月，而不言毅官。按毅傳，「六年，自司隸遷左僕射，」或者此年尚未改為司州也，今從毅傳。

毅為司隸，糾繩豪貴，無所顧忌。繩，彈正也。糾，督也。皇太子鼓吹入東掖門，臣子至宮掖門，屛儀導，下車而入。太子鼓吹入掖門為不敬。吹，昌瑞翻。毅劾奏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中護軍、散騎常侍羊琇，與帝有舊恩，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琇，音秀。典禁兵，豫機密十餘年，恃寵驕侈，數犯法。數，所角翻。毅劾奏琇罪當死；帝遣齊王攸私請琇於毅，毅許之。都官從事廣平程衞徑馳入護軍營，收琇屬吏，屬，之欲翻。考問陰私，先奏琇所犯狼籍，然後言於毅。帝不得已，免琇官。未幾，復使以白衣領職。幾，居豈翻。

琇，景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後將軍王愷，文明皇后之弟也；景帝羊后諡景獻。文帝王后諡文明。從，才用翻。散騎常侍石『章︰甲十一行本「石」上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孔本同；張校同。』崇，苞之子也。三人皆富於財，競以奢侈相高︰愷以澳釜，，盈之翻，餳也；說文曰︰米糵煎也；一曰︰濡弱者為。澳，於到翻；今台、明謂以水沃釜為澳鑊；又乙六翻。崇以蠟代薪；蠟，蜜滓也。愷作紫絲步障四十里，崇作錦步障五十里；步障，夾道設之以障蔽，若今之罣罳。崇塗屋以椒，椒性溫而芬馥。愷用赤石脂。本草圖經曰︰赤石脂，出濟南射陽及太山之陰。蘇恭云︰濟南、太山不聞出者；惟虢州盧氏縣、澤州陵川縣、慈州昌鄕縣並有，及宜州諸山亦出，今出潞州，以色理鮮膩者為勝。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本草︰珊瑚，生海底，柯枝明潤如紅玉。高二尺許。愷以示石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鐵如意，手撾也，以鐵為之，若今之骨朶子。愷怒，以為疾己之寶。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其家珊瑚樹，高三、四尺者六、七株，如愷比者甚衆，愷怳然自失。怳，虎晃翻。自失，不得意貌。

車騎司馬傅咸上書曰︰晉志曰︰驃騎以下及諸大將軍不開府、非持節都督者，置長史、司馬各一人。「先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食肉衣帛，皆有其制，古者黎民五十而後食肉，六十而後衣帛。衣，於旣翻。竊謂奢侈之費，甚於天災。古者人稠地狹，而有儲蓄，由於節也。今者土廣人稀，而患不足，由於奢也。欲人崇儉，當詰其奢，奢不見詰，轉相高尚，無有窮極矣！」詰，去吉翻。

**2**尚書張華，以文學才識，名重一時，論者皆謂華宜為三公；中書監荀勗、侍中馮紞以伐吳之謀深疾之。紞，都感翻。會帝問華︰「誰可託後事者？」華對以「明德至親，莫如齊王。」由是忤旨，忤，五故翻。勗因而譖之。甲午，以華都督幽州諸軍事。華至鎭，撫循夷夏，夏，戶雅翻。譽望益振，帝復欲徵之。馮紞侍帝，從容語及鍾會，從，千容翻。紞曰︰「會之反，頗由太祖。」會反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文帝，廟號太祖。帝變色曰︰「卿是何言邪！」紞免冠謝曰︰「臣聞善御者必知六轡緩急之宜，故孔子以仲由兼人而退之，冉求退弱而進之。事見論語。漢高祖尊寵五王而夷滅，事並見漢高帝紀。五王，兩韓信、彭越、英布、盧綰。光武抑損諸將而克終。光武不使功臣預政事，故皆保其福祿，無誅譴者。非上有仁暴之殊，下有愚智之異也，蓋抑揚與奪，使之然耳。鍾會才智有限，而太祖誇獎無極，居以重勢，委以大兵，使會自謂算無遺策，功在不賞，遂搆凶逆耳。向令太祖錄其小能，節以大禮，抑之以威權，納之以軌則，則亂心無由生矣。」帝曰︰「然。」紞稽首曰︰「陛下旣然臣之言，宜思堅冰之漸，稽，音啓。易·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勿使如會之徒復致傾覆。」復，扶又翻。帝曰︰「當今豈復有如會者邪？」紞因屛左右而言曰︰屛，必郢翻。「陛下謀畫之臣，著大功於天下，據方鎭，總戎馬者，皆在陛下聖慮矣。」帝默然，由是止不徵華。

**3**三月，安北將軍嚴詢敗慕容涉歸於昌黎，斬獲萬計。敗，補邁翻。

**4**魯公賈充老病，上遣皇太子省視起居，省，悉景翻。充自憂諡傳，充自知姦回弒逆，後當加惡諡，且不能逃良史之筆誅。傳，柱戀翻。從子模曰︰「是非久自見，不可掩也！」從，才用翻。見，賢遍翻。夏，四月，庚午，充薨，世子黎民早卒，無嗣，妻郭槐欲以充外孫韓謐為世孫，韓謐，充壻韓壽之子。世孫，謂嫡孫承祖父之世者。郞中令韓咸、中尉曹軫諫曰︰晉制，諸王及諸郡公國有郞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禮無異姓為後之文，今而行之，是使先公受譏於後世而懷愧於地下也。」槐不聽。咸等上書，求改立嗣，事寢不報。槐遂表陳之，云充遺意。帝許之，仍詔「自非功如太宰，始封、無後者，皆不得以為比。」及太常議諡，博士秦秀曰︰「充悖禮溺情，以亂大倫。悖，蒲內翻。昔鄫養外孫莒公子為後，春秋書『莒人滅鄫』。春秋︰襄六年，莒人滅鄫。公羊傳曰︰取後於莒也。莒女有為鄫夫人者，立其出也。榖梁傳曰︰莒人滅鄫，非滅也，立異姓以涖祭祀，滅亡之道也。絕父祖之血食，開朝廷之亂原。按諡法︰『昏亂紀度曰荒』，請諡荒公。」帝不從，更諡曰武。

**5**閏月，丙子，廣陸成侯李胤薨。

**6**齊王攸德望日隆，荀勗、馮紞、楊珧皆惡之。惡，烏路翻。紞言於帝曰︰「陛下詔諸侯之國，宜從親者始。親者莫如齊王，今獨留京師，可乎？」勗曰︰「百僚內外皆歸心齊王，陛下萬歲後，太子不得立矣。陛下試詔齊王之國，必舉朝以為不可，則臣言驗矣。」帝以為然。冬，十二月，甲申，詔曰︰「古者九命作伯，或入毗朝政，或出御方嶽，朝，直遙翻。周禮九命作伯。鄭玄曰︰上公有功德者，加命為二伯，得征五侯、九伯者也。鄭司農云︰長諸侯為方伯。其揆一也。侍中、司空齊王攸，佐命立勳，劬勞王室，其以為大司馬、都督青州諸軍事，侍中如故，仍加崇典禮，主者詳按舊制施行。」以汝南王亮為太尉、錄尚書事、領太子太傅，光祿大夫山濤為司徒，尚書令衞瓘為司空。

征東大將軍王渾上書，以為︰「攸至親盛德，侔於周公，宜贊皇朝，與聞政事。與，讀曰預。今出攸之國，假以都督虛號，而無典戎幹方之實，典戎，典兵也。詩·韓奕曰︰榦不庭方。言為楨榦也。虧友于款篤之義，懼非陛下追述先帝、文明太后待攸之宿意也。待攸事見上卷咸寧二年。若以同姓寵之太厚，則有吳、楚逆亂之謀，漢之呂、霍、王氏，皆何人也！渾之意，蓋謂齊王不當疑，三楊不當信也。歷觀古今，苟事之輕重所在，無不為害，唯當任正道而求忠良耳。若以智計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者，庸可保乎！愚以為太子太保缺，宜留攸居之，與汝南王亮、楊珧共幹朝事。三人齊位，足相持正，旣無偏重相傾之勢，又不失親親仁覆之恩，計之盡善者也。」覆，敷又翻。於是抹風王駿、光祿大夫李憙、中護軍羊琇、侍中王濟、甄德皆切諫；憙，許記翻，又音熹。甄，之人翻。帝並不從。濟使其妻常山公主及德妻長廣公主俱入，稽顙涕泣，請帝留攸。稽，音啓。帝怒，謂侍中王戎曰︰「兄弟至親，今出齊王，自是朕家事，而甄德、王濟連遣婦來生哭人邪！」乃出濟為國子祭酒，德為大鴻臚。自侍中出為外朝官。羊琇與北軍中候成粲謀見楊珧，手刃殺之；北軍中候，漢官，掌北軍五營；魏省。泰始四年，罷中軍將軍，置北軍中候；七年，又罷中領軍倂焉。珧知之，辭疾不出，諷有司奏琇，左遷太僕，琇憤怨，發病卒。李憙亦以年老遜位，卒於家。憙在朝，朝，直遙翻；下同。姻親故人，與之分衣共食，而未嘗私以王官，人以此稱之。

**7**是歲，散騎常侍薛瑩卒。或謂吳郡陸喜曰︰「瑩於吳士當為第一乎？」喜曰︰「瑩在四五之間，安得為第一！夫以孫晧無道，吳國之士，沈默其體，潛而勿用者，第一也；沈，持林翻。避尊居卑，祿以代耕者，第二也；侃然體國，執正不懼者，第三也；斟酌時宜，時獻微益者，第四也；溫恭脩愼，不為諂首者，第五也；過此以往，不足復數。復，扶又翻。故彼上士多淪沒而遠悔吝，中士有聲位而近禍殃。觀瑩之處身本末，又安得為第一乎！」遠，于願翻。近，其靳翻。處，昌呂翻。

**四年**（癸卯、二八三）

**1**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右僕射魏舒為左僕射，下邳王晃為右僕射。晃，孚之子也。

**2**戊午，新沓康伯山濤薨。魏明帝景初三年，以遼東東沓縣吏民過海居齊郡界者，立為新沓縣。

**3**帝命太常議崇錫齊王之物。博士庾旉、太叔廣、劉暾、旉，讀曰敷。太叔，複姓。鄭莊公之弟段封於京，謂之京城太叔，其後以為氏。又衞有太叔儀。暾，他昆翻。繆蔚、郭頤、秦秀、傅珍上表曰︰繆，靡幼翻，又莫六翻，姓也。蔚，紆勿翻。「昔周選建明德以左右王室，周公、康叔、耼季，皆入為三公，左傳︰衞太祝子魚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太宰，康叔為司寇，耼季為司空。左右，讀如佐佑。耼，乃甘翻。明股肱之任重，守地之位輕也。漢諸侯王，位在丞相、三公上，其入讚朝政者，乃有兼官，其出之國，亦不復假台司虛名為隆寵也。漢諸侯王讚朝政者，惟東平王蒼耳。今使齊王賢邪，則不宜以母弟之親尊居魯、衞之常職；不賢邪，不宜大啓土宇，表建東海也。古禮，三公無職，坐而論道，不聞以方任嬰之。嬰，縈也。惟宣王救急朝夕，然後命召穆公征淮夷，故其詩曰︰『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見詩·江漢、常武篇。宰相不得久在外也。今天下已定，六合為家，將數延三事，與論太平之基，數，色角翻。而更出之，去王城二千里，違舊章矣。」司馬彪郡國志︰齊國在洛陽東千八百里。旉，純之子；暾，毅之子也。旉旣具草，先以呈純，純不禁。

事過太常鄭默、傅士祭酒曹志，續漢志︰博士祭酒一人；本僕射，中興轉為祭酒。胡廣曰︰官名祭酒，皆一位之元長也。志愴然歎曰︰「安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晉室之隆，其殆矣乎！」乃奏議曰︰「古之夾輔王室，同姓則周公，異姓則太公，皆身居朝廷，五世反葬。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古人曰︰「狐死正丘首，仁也。」及其衰也，雖有五霸代興，豈與周、召之治同日而論哉！言五霸代興以尊周室，不可與周、召夾輔之治同日而論也。治，直吏翻。自羲皇以來，豈一姓所能獨有！當推至公之心，與天下共其利害，乃能享國久長。是以秦、魏欲獨擅其權而纔得沒身，周、漢能分其利而親疏為用，此前事之明驗也。志以為當如博士等議。」帝覽之，大怒曰︰「曹志尚不明吾心，況四海乎！」謂曹志本魏陳思王植之子，植於魏文帝，兄弟也。文帝之禁制植者為何如，今尚不能明吾之心乎！且謂︰「博士不答所問而答所不問，所問者，崇錫齊王禮物而已，不問齊王當出與不當出也。橫造異論。」下有司策免鄭默。橫，下孟翻。下，戶嫁翻。於是尚書朱整、褚䂮奏︰「志等侵官離局，䂮，離灼翻。離，力智翻。迷罔朝廷，崇飾惡言，假託無諱，請收志等付廷尉科罪。」詔免志官，以公還第；志在魏嗣爵陳王，晉受禪，降為鄄城縣公。其餘皆付廷尉科罪。

庾純詣廷尉自首︰「旉以議草見示，愚淺聽之。」詔免純罪。首，式又翻。廷尉劉頌奏旉等大不敬，當棄市。尚書奏請報聽廷尉行刑。尚書夏侯駿曰︰「官立八座，正為此時。」六曹尚書幷令、僕為八座。為，于偽翻。乃獨為駮議。駮，北角翻。左僕射下邳王晃亦從駿議。奏留中七日，乃詔曰︰「旉是議主，應為戮首；但旉家人自首，宜幷廣等七人皆丐其死命，丐，貸也。並除名。」

二月，詔以濟南郡益齊國。濟，子禮翻。己丑，立齊王攸子長樂亭侯寔為北海王，樂，音洛。命攸備物典策，設軒縣之樂，樂，天子宮縣，諸侯軒縣。軒縣者，缺其一面。縣，讀曰懸。六佾之舞，黃鉞朝車，乘輿之副從焉。朝，直遙翻。乘，繩證翻。

**4**三月，辛丑朔，日有食之。

**5**齊獻王攸憤怨發病，乞守先后陵。先后，謂文明皇后也。帝不許，遣御醫診視，診，止忍翻，候脈也。諸醫希旨，皆言無疾。河南尹向雄諫曰︰「陛下子弟雖多，然有德望者少；齊王臥居京邑，所益實深，不可不思也。」帝不納，雄憤恚而卒。恚，於避翻。攸疾轉篤，帝猶催上道。上，時掌翻。攸自強入辭，素持容儀，疾雖困，尚自整厲，舉止如常，帝益疑其無疾；辭出數日，歐血而薨。帝往臨喪，攸子冏號踊，號，戶刀翻。訴父病為醫所誣。詔卽誅醫，以冏為嗣。冏，俱永翻。

初，帝愛攸甚篤，為荀勗、馮紞等所構，欲為身後之慮，故出之。及薨，帝哀慟不已。馮紞侍側，曰︰「齊王名過其實，天下歸之，今自薨殞，社稷之福也，陛下何哀之過！」帝收淚而止。詔攸喪禮依安平獻王故事。事見七十九卷泰始八年。

攸舉動以禮，鮮有過事，雖帝亦敬憚之。每引之同處，必擇言而後發。鮮，息善翻。處，昌呂翻。

**6**夏，五月，己亥，琅邪武王伷薨。

**7**冬，十一月，以尚書左僕射魏舒為司徒。

**8**河南及荊、揚等六州大水。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曰警也，言南蠻數為寇逆，其人有道後服，無道先強，常警備也；又云，取荊山以名州。統江夏、南郡、襄陽、南陽、順陽、義陽、新城、魏興、上庸、建平、宜都、南平、武陵、天門、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武昌、安成。

**9**歸命侯孫晧卒。

**10**是歲，鮮卑慕容涉歸卒。弟删篡立，考異曰︰載記「删」作「耐」。今從燕書。將殺涉歸子廆，廆亡匿於遼東徐郁家。廆，戶賄翻，又五罪翻。載記曰︰廆，字弈洛瓌。杜佑曰︰本名若洛廆。

**五年**（乙巳、二八四）

**1**春，正月，己亥，有青龍二見武庫井中。見，賢遍翻。考異曰︰五行志作「癸卯」。今從帝紀。帝觀之，有喜色。百官將賀，尚書僕射劉毅表曰︰「昔龍降夏庭，卒為周禍。國語曰︰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以同于夏庭。夏后卜殺之與去之與止之，莫吉；卜請其漦而藏之，吉。乃布幣而策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及殷、周，莫之發也。及厲王之末，發而觀之，漦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不幃而譟之，化為玄蚖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旣齓而遭之，旣筓而孕，當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懼而棄之，鬻弧服者取之，以逃于褒。褒人有獄，以入于幽王，王遂嬖之，使為后，生伯服。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太子奔申。申侯與犬戎伐王，殺之驪山下。夏，戶雅翻。卒，子恤翻。易稱『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易·乾之初九爻辭。尋案舊典，無賀龍之禮。」帝從之。

**2**初，陳羣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置中正，州置大中正，皆取本土之人任朝廷官、德充才盛者為之，使銓次等級以為九品，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有言行脩著則升之，行，下孟翻。道義虧缺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授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人，姦敝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操，千高翻。朝，直遙翻。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訐之忌，謂銓次高下或有不當，而在公不以考校失實為罪負，發人隱慝，無所不至，而在私不以告訐為避忌。用心百態，營求萬端，廉讓之風滅，爭訟之俗成，臣竊為聖朝恥之！為，于偽翻。蓋中正之設，於損政之道有八︰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也。置州都者，州都，謂中正。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鎭異同，一言議也。今重其任而輕其人，使駁違之論橫於州里，駁，北角翻。橫，戶孟翻。嫌讎之隙結於大臣，二也。本立格之體，為九品者，謂才德有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乃使優劣易地，首尾倒錯，三也。錯，千故翻。陛下賞善罰惡，無不裁之以法，獨置中正，委以一國之重，曾無賞罰之防，又禁人不得訴訟，使之縱橫任意，縱，子容翻。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直，不獲上聞，四也。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取給殊方，謂衣食有不給者，客於殊方以取給也。面猶不識，況盡其才！而中正知與不知，皆當品狀，采譽於臺府，譽，音余。納毀於流言，任己則有不識之蔽，聽受則有彼此之偏，五也。凡求人才，欲以治民也，治，直之翻。今當官著效者或附卑品，在官無績者更獲高敍，是為抑功實而隆空名，長浮華而廢考績，六也。長，知兩翻。凡官不同人，事不同能。今不狀其才之所宜而但第為九品，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徒結白論白，素也。釋素餐者以為空餐，白論，猶空言也。而品狀相妨，七也。九品所下不彰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各任愛憎，以植其私，天下之人焉得不懈德行而銳人事，八也。焉，於虔翻。懈，古隘翻。由此論之，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古今之失，莫大於此！愚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敝法，更立一代之美制。」太尉·汝南王亮、司空衞瓘亦上疏曰︰「魏氏承喪亂之後，喪，息浪翻。人士流移，考詳無地，故立九品之制，粗且為一時選用之本耳。粗，坐五翻。今九域同規，大化方始，臣等以為宜皆蕩除末法，咸用土斷，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自公卿以下，以所居為正，無復縣客，縣，讀曰懸。遠屬異土，盡除中正九品之制，使舉善進才，各由鄕論，則華競自息，各求於己矣。」始平王文學江夏李重上疏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夏，戶雅翻。上，時掌翻。以為︰「九品旣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幷就，則土斷之實行矣。」帝雖善其言而終不能改也。

**3**冬，十二月，庚午，大赦。

**4**閏月，當陽成侯杜預卒。

**5**是歲，塞外匈奴胡太阿厚帥部落二萬九千三百人來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帝處之塞內西河。處，昌呂翻。

**6**罷寧州入益州，置南夷校尉以護之。置寧州，見七十九卷泰始七年。考異曰︰地理志︰「太康三年，廢寧州，置南夷校尉。」今從華陽國志。

**六年**（乙巳、二八五）

**1**春，正月，尚書左僕射劉毅致仕，尋卒。考異曰︰晉春秋在七年十月，今從本傳。

**2**戊辰，以王渾為尚書左僕射，渾子濟為侍中。渾主者處事不當，尚書主者也。處，昌呂翻。當，丁浪翻。濟明法繩之。侍中管門下諸事，故得繩以法。濟從兄佑，素與濟不協，從，才用翻。因毀濟不能容其父，帝由是疏濟，後坐事免官。濟性豪侈，帝謂侍中和嶠曰︰「我將罵濟而後官之，如何？」嶠曰︰「濟俊爽，恐不可屈。」帝召濟，切讓之，旣而曰︰「頗知愧不？」不，讀曰否。濟曰︰「尺布、斗粟之謠，常為陛下愧之。謂帝不能容齊王攸也。為，于偽翻。他人能令親者疏，臣不能令親者親，謂諫而不聽也。以此愧陛下耳。」帝默然。嶠，洽之孫也。和洽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3**青、梁、幽、冀州旱。

**4**秋，八月，丙戌朔，日有食之。

**5**冬，十二月，庚子，襄陽武侯王濬卒。

**6**是歲，慕容删為其下所殺，部衆復迎涉歸子廆而立之。涉歸與宇文部素有隙，宇文部亦鮮卑種，其先有大人曰普回，因狩得玉璽三紐，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倂以為氏。何氏姓苑曰︰宇文氏出自炎帝，其後以嘗草之功，鮮卑呼草為俟汾，遂號為俟汾氏，後世通稱俟汾，蓋音訛也。代為鮮卑單于。廆請討之，朝廷弗許。廆怒，入寇遼西，殺略甚衆。帝遣幽州軍討廆，戰于肥如，肥如縣屬遼西郡。應劭曰︰肥子奔燕、燕封於此，賢曰︰肥如，今平州。廆衆大敗。自是每歲犯邊，又東擊扶餘，扶餘王依慮自殺，慮，音閭。子弟走保沃沮。沮，千余翻。廆夷其國城，驅萬餘人而歸。

**七年**（丙午、二八六）

**1**春，正月，甲寅朔，日有食之。魏舒稱疾，固請遜位，以劇陽子罷。舒所為，必先行而後言，遜位之際，莫有知者。考異曰︰舒遜位，紀、傳皆無年月。本傳曰︰「以災異遜位，帝不聽；後因正旦朝罷還第，表送章綬。」本傳又曰︰「遜位之際，人莫知者。」若今年正旦日食遜位，至他年正旦乃送章綬，不云「人無知者」。蓋止因今者正旦朝罷，遂以災遜位，不復起耳。衞瓘與舒書曰︰「每與足下共論此事，日日未果，瓘言亦欲遜位，與共論此事，日復一日，未果如言。可謂『瞻之在前，忽焉在後』矣。」用論語顏淵之言。

**2**夏，慕容廆寇遼東，故扶餘王依慮子依羅求帥見人還復舊國，請援於東夷校尉何龕，帥，讀曰率；下同。見，賢遍翻。見人，謂見存之人也。龕，口含翻。晉志曰︰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東夷校尉，蓋亦帝所置，治遼東。龕遣督護賈沈將兵送之。魏、晉之間，方鎭各置督護，領兵之官也。沈，持林翻。廆遣其將孫丁帥騎邀之於路，騎，奇寄翻。沈力戰，斬丁，遂復扶餘。

**3**秋，匈奴胡都大博及萎莎胡各帥種落十萬餘口詣雍州降。楊正衡曰︰莎，素和翻。帥，讀曰率。據晉書，萎莎胡，北狄種，蓋亦匈奴類也。杜佑曰︰晉史云︰北狄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萎莎、羌渠、賀賴等種。種，章勇翻。雍，於用翻。

**4**九月，戊寅，扶風武王駿薨。

**5**冬，十一月，壬子，以隴西王泰都督關中諸軍事。泰，宣帝弟馗之子也。馗，渠龜翻。

**6**是歲，鮮卑拓拔悉鹿卒，「鹿」，一作「祿」。弟綽立。自泰始以來，鮮卑慕容、拓拔二部日以強盛，故史著其世。

**八年**（丁未、二八七）

**1**春，正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2**太廟殿陷，九『章︰甲本十一行本「九」上有「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月，改營太廟，作者六萬人。

**3**是歲，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帥種落萬一千五百口來降。魏旣分塞內匈奴為五部矣，自去年來，匈奴帥種落來降者十有餘萬口，史不言所以處之之地，此必自塞外來，北匈奴之種落也。復，扶又翻。

**九年**（戊申、二八八）

**1**春，正月，壬申朔，日有食之。比三年正旦日食，帝尋晏駕，晉以大亂；天之示戒，蓋昭昭矣。

**2**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3**郡國三十三大旱。

**4**秋，八月，壬子，星隕如雨。

**5**地震。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 晉紀四起屠維作噩（己酉），盡著雍敦牂（戊午），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己酉、二八九）

**1**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祫祭；祫，大合祭也。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祫，胡夾翻。大赦。

**2**慕容廆遣使請降；降，戶江翻。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禮，巾衣到門；魏、晉間，士大夫謁見尊貴，以巾褠為禮。褠，單衣也。龕，口含翻。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敬異之。受降如受敵，居邊之帥，嚴兵以見四夷之客，未為過也，何必以為慙乎！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強，段氏，東部鮮卑也。杜佑曰︰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代為鮮卑東部大人。徒河段疾六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傉家奴。庫傉以其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余按晉書·王浚傳︰段疾六眷，務勿塵之世子。段氏自務勿塵以來，強盛久矣，疾六眷因亂被掠，容或有之；務勿塵旣能為部落之帥，恐不待其子招誘而後能強盛也。數侵掠廆，廆卑辭厚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慕容、段氏遂為婚姻之國。數，所角翻。單，音蟬。妻，七細翻。廆以遼東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徒河縣，前漢屬遼西，後漢屬遼東屬國，魏、晉省，倂入昌黎郡界。後慕容氏復置徒河縣，拓跋魏太武眞君八年，倂徒河入昌黎郡廣興縣。杜佑曰︰徒河青山，在營州郡城東百九十里。

**3**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明堂、南郊除五帝座，見七十九卷泰始二年。

**4**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勗卒。濟，子禮翻。勗有才思，思，相吏翻。善伺人主意，伺，相吏翻。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尚書，甚罔悵。罔，與惘同。惘𢠵失志之貌。悵，亦恨望失志之貌。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邪！」

**5**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事，治『章︰甲十一行本「治」作「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許昌；徙南陽王柬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督揚、江二州諸軍事；按惠帝元康元年，有司奏荊、揚二州，疆土曠遠，統理尤難，於是割揚州之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南康、建安、晉安，荊州之桂陽、安成、武昌，合十郡，置江州。則此時未有江州也。疑「江二」二字衍，更俟博考。濮，博木翻。並假節之國。晉制︰都督諸軍事有使持節，有持節，有假節；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與使持節同；假節惟軍事得殺犯軍令者。立皇子乂為長沙王，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遹為廣陵王。熾，昌志翻。遹，以律翻。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王，徙扶風王暢為順陽王，暢弟歆為新野公。暢，駿之子也。暢嗣駿爵，而不居關中之任，故徙封。琅邪王覲弟澹為東武公，繇為東安公。覲，伷之子也。晉制︰宗室封郡公者，制度如小國王。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伷，音胄。

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才人，位次美人。李延壽曰︰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三夫人、九嬪之下，有美人、才人、中才人，爵視千石以下。玖，舉有翻。生皇孫遹。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遹年五歲，牽帝裾入闇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遹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遹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佑，王濟從兄也，與羊祜等並事文帝，帝寵信之。復，扶又翻；下復以同。以太子母弟柬、瑋、允分鎭要害。要害，謂雍、荊、揚之地。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為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為皇孫遹高選僚佐，為，于偽翻。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為廣陵王傅。自魏以來，王國置師、友，晉避景帝諱，改師為傅。行，下孟翻。

寔以時俗喜進趣，喜，許記翻。趣，讀曰趨。少廉讓，少，詩沼翻。欲『章︰甲十一行本「欲」上有「嘗著崇讓論」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為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為︰「人情爭則欲毀己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己。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己，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可得也。馳騖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卻行而求前也。」

淮南相劉頌王國置相，漢制也；晉後改為內史。上疏曰︰「陛下以法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以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然後得濟也。此引濟川為譬也。濟大川者，雖曰橫絕大川，亂流而渡，然必因水勢漸靡，而行舟向其所趨，以登陸之路，然後汔濟，否則為水勢所使，不能制舟以向所趨，不得登岸矣。

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帝受禪，改元泰始，至是二十五年。凡諸事業，不茂旣往。言立事造業，不加茂於往時也。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陛下也。

臣聞為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量，音良。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其勢不足獨以有為。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帝之使諸王分鎭而內不足以齊之，此劉頌所為深慮也。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如周烹齊哀公而立其弟靜，宣王誅魯侯伯御而立孝公之類。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見前、後漢紀。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余謂晉之所以待藩王者，其宜不在此也。

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少，始紹翻。同於天日，是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惡勞而好逸，好，呼到翻。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別，彼列翻。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易，以豉翻；下居易同。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

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為師；周禮︰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是為六卿，而冢宰總之。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此西都以前制也。今尚書制斷，諸卿奉成，自漢光武以來，以吏事責尚書，事歸臺閣，諸卿奉成而已。斷，丁亂翻。於古制為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外寺，謂諸卿寺。使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為，歲終課功，校簿賞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以罪下，復，扶又翻。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

夫細過謬妄，人情之所必有，而悉糾以法，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為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御史臺官及諸州刺史，皆監司也。朝，直遙翻。監，工銜翻。蓋由畏避豪強而又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劾相接，狀似盡公，而撓法在其中矣。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撓，奴敎翻。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勳，在於立敎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言法制脩明，雖後嗣昏愚，有所據依，則其治猶若明智之為也。此言蓋指太子不能克隆堂構，而帝又無典則以貽子孫也。然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以劉禪之庸而輔之以諸葛亮，則昭烈雖死，猶不死也。孔明死，則孔明治蜀之法制雖存，禪不能守之矣。

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恆傷太過，恆，戶登翻。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為過矣。」帝皆不能用。

**6**詔以劉淵為匈奴北部都尉。時改匈奴五部帥為五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好，呼到翻。施，式智翻。傾心接物，五部豪桀，幽、冀名儒，多往歸之。為劉淵得衆以移晉祚張本。

**7**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奚軻，亦夷種也。

孝惠皇帝上之上諱衷，字正度，武帝第二子也。諡法︰柔質慈民曰惠。

## 永熙元年（庚戌、二九○）

**1**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太熙，武帝所改。至四月己酉，太子卽位，改元永熙。未踰年改元，猶為非禮，安有先帝初棄羣臣，太子卽位，而遽以是日改元乎！

**2**己巳，以王渾為司徒。

**3**司空、侍中、尚書令衞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惡，烏路翻。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以公就第。瓘封菑陽公。

**4**劇陽康子魏舒薨。

**5**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及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者，品秩第二。

**6**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間，如字。間者，病小差也。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去年，遣亮出督豫州。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朝，直遙翻。聞，音問。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華，戶化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索，山客翻。復，扶又翻。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頷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為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華歆仕漢、魏之間，何曾仕魏、晉之間，位皆至公，二人身名相似也。遂趣汝南王亮赴鎭。趣，讀曰促。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章殿。年五十五。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坤以含弘為德，后道也。含章殿在皇后宮中。春秋書「公薨于小寢」，卽安也。帝宇量弘厚，明達好謀，好，呼到翻。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

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改太熙為永熙。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為皇后。

楊駿入居太極殿，前殿也。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時梓宮蓋自含章殿徙殯太極殿。以虎賁百人自衞。賁，音奔。

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監，工銜翻。

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亮自大司馬出鎭，未行，尚居府中，不敢入宮臨喪，而哭於大司馬府門外。君父之喪，哭於門外，非禮也。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為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卽帥所領趣鑒速發；帥，讀曰率。趣，讀曰促。鑒以為不然，保持之。保亮不舉兵，而持討亮之兵不發也。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朝，直遙翻；下同。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及甥河南尹李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之，門戶庶幾可全。」幾，居希翻。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為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為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

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

楊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卽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晉志曰︰按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傅嘏仕魏，顯於嘉平、正元之間。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關中侯。據晉書·帝紀，關中侯又在關內侯之下。復租調一年。復，方目翻。調，徒弔翻。散騎常侍石崇、前書「侍中石崇」，此作「散騎常侍」，必有一誤，蓋因舊史成文也。散騎侍郞何攀共上奏，上，時掌翻。以為︰「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稱，尺證翻。且大晉卜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侯矣。」不從。

詔以太尉駿為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百官總己以聽。傅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自漢文短喪之詔，嗣君卽吉聽政，諒闇三年之制，不行久矣。闇，音陰。今聖上謙沖，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為善，懼明公未易當也。易，以豉翻；下同。周公大聖，猶致流言，周成王幼沖，周公攝政而四國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武帝泰始二年，帝為皇太子，時年九歲，至是三十二歲矣。竊謂山陵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為郡守。李斌曰︰「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數，所角翻。遺，于季翻。「諺云︰『生子癡，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慮咸以直言致禍也。咸復書曰︰「衞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為悔，而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為明哲耳。詩曰︰旣明且哲，以保其身。此言世人不能直言，特以苟且為保身之計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為聲，亢，口浪翻。故致忿耳，安有悾悾忠益而返見怨疾乎！」悾，苦紅翻。悾悾，信也；包咸曰︰慤也。

楊駿以賈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悍，下罕翻，又侯旰翻。故以其甥段廣為散騎常侍，管機密；張劭為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省，悉景翻。入呈太后，然後行之。

駿為政，嚴碎專愎，愎，弼力翻，很也。中外多惡之。惡，烏路翻。馮翊太守孫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處之。守，式又翻。處，昌呂翻。今宗室強盛，而公不與共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私昵，禍至無日矣！」昵，尼質翻。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孫資事魏三祖，掌機密。

弘訓少府蒯欽，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為之懼，景皇后居弘訓宮，置少府。數，所角翻。為，于偽翻。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楊駿，字文長。不過疏我，我得疏，乃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為司馬，匈奴東部卽匈奴左部也，居太原茲氏縣。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省雲中、定襄、五原、朔方郡，郡置一縣，領其民，合為新興郡，屬幷州。彰曰︰「自古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疏遠君子，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懼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惟，思也。嗣子旣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楊駿之敗，人皆知之，獨駿不知耳。凶人吉其凶，其謂是乎！復，扶又翻。

**7**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為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為太子太師，衞尉裴楷為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為太傅，前太常張華為少傅，衞將軍楊濟為太保，尚書和嶠為少保。晉東宮六傅，惟此時具官。拜太子母謝氏為淑媛。媛，于眷翻。晉志︰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銀印，青綬。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從，千容翻。「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偽，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朝，直遙翻。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粗，坐五翻，略也。旣還，勗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卽位，嶠從太子遹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

**8**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為太尉，隴西王泰為司空。

**9**以劉淵為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淵為五部大都督，則左國城大單于之權輿也。

## 元康元年（辛亥、二九一）

**1**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永平，楊駿執政所改元也。駿誅，改元元康。

**2**初，賈后之為太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刃墮；孕，以證翻。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紞、楊珧紞，丁感翻。珧，余招翻。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少，詩詔翻。長，知兩翻。差，楚懈翻。楊后曰︰「賈公閭有大勳於社稷，賈充，字公閭。晉之代魏，充力居多。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忘先德邪！」復，扶目翻。妃由是得不廢。

后數誡厲妃，數，所角翻。妃不知后之助己，返以后為搆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卽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為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郞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晉制︰二衞置殿中將軍、中郞、校尉、司馬。觀，如字。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為寺人監，寺人監，主東宮諸閹。陸德明曰︰寺，如字，又音侍。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朝，直遙翻。

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侯就第。駿封臨晉侯。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駿，帥，讀曰率。楚王瑋屯司馬門，以淮南相劉頌為三公尚書，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諸州郡事。屯衞殿中。段廣跪言於帝曰︰「楊駿孤公無子，豈有反理，願陛下審之！」廣，駿甥也，使為近侍，以防左右間己；然終無益也。帝不答。

時駿居曹爽故府，在武庫南，聞內有變，召衆官議之。太傅主簿朱振說駿曰︰「今內有變，其趣可知，必是閹豎為賈后設謀，不利於公，宜燒雲龍門以脅之，索造事者，首開萬春門，雲龍門，洛陽宮城正南門；萬春門，東門也。說，輸芮翻。為，于偽翻。索，山客翻。引東宮及外營兵擁皇太子入宮，取姦人，殿內震懼，必斬送之。不然，無以免難。」難，乃旦翻。駿素怯懦，不決，乃曰︰「雲龍門，魏明帝所造，功費甚大，柰何燒之！」侍中傅祗白駿，請與尚書武茂入宮觀察事勢，因謂羣僚曰︰「宮中不宜空。」遂揖而下階。衆皆走，茂猶坐。祗顧曰︰「君非天子臣邪？今內外隔絕，不知國家所在，國家，謂天子也。自東漢以來，皆然。何得安坐！」茂乃驚起。駿黨左軍將軍劉豫陳兵在門，遇右軍將軍裴頠，魏有左軍，武帝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頠，魚毀翻。問太傅所在，頠紿之曰︰紿，徒亥翻。「向於西掖門遇公乘素車，從二人西出矣。」豫曰︰「吾何之？」頠曰︰「宜至廷尉。」豫從頠言，遂委而去。委兵而去也。尋詔頠代豫領左軍將軍，屯萬春門。頠，秀之子也。裴秀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皇太后題帛為書，射之城外，射，而亦翻；下同。曰︰「救太傅者有賞。」賈后因宣言太后同反。尋而殿中兵出，燒駿府，又令弩手於閣上臨駿府而射之，駿兵皆不得出。駿逃于馬廐，就殺之。孟觀等遂收駿弟珧、濟，張劭、李斌、段廣、劉豫、武茂及散騎常侍楊邈、中書令蔣俊、東夷校尉文鴦，皆夷三族，死者數千人。

珧臨刑，告東安公繇曰︰「表在石函，珧表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三年，作石函藏之宗廟。摯虞云︰廟主藏於戶之外，西墉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笥以盛主。可問張華。」衆謂宜依鍾毓例為之申理。鍾毓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為，于偽翻。繇不聽，而賈氏族黨趣使行刑。趣，讀曰促。珧號叫不已，號，戶刀翻。刑者以刀破其頭。繇，諸葛誕之外孫也，故忌文鴦，以為駿黨而誅之。諸葛誕、文鴦事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鄕公甘露三年。是夜，誅賞皆自繇出，威振內外。王戎謂繇曰︰「大事之後，宜深遠權勢。」繇不從。遠，于願翻。

壬辰，赦天下，改元。改元元康。

賈后矯詔，使後軍將軍荀悝送太后於永寧宮，魏建永寧宮，太后居之。悝，苦回翻。特全太后母高都君龐氏之命，聽就太后居。龐，皮江翻。尋復諷羣公有司奏曰︰「皇太后陰漸姦謀，履霜者，堅冰之漸，言陰始凝而至於堅冰也。此誣楊太后以為與駿為姦謀，非一日之積也。復，扶又翻；下可復、司復同。漸，如字。圖危社稷，飛箭繫書，要募將士，要，讀曰邀。將，卽亮翻。同惡相濟，自絕于天。魯侯絕文姜，春秋所許。文姜，魯桓公之夫人也。齊襄公殺桓公，文姜與焉。魯莊公旣立，夫人孫于齊。穀梁傳曰︰不言氏姓，貶之也。人之於天也，以道受命；於人也，以言受命。不若於道者，天絕之也；不若於人者，人絕之也。蓋奉祖宗，任至公於天下，陛下雖懷無已之情，臣下不敢奉詔。」詔曰︰「此大事，更詳之。」有司又奏︰「宜廢太后曰峻陽庶人。」武帝陵曰峻陽。中書監張華議︰「太后非得罪於先帝，今黨其所親，為不母於聖世，宜依漢廢趙太后為孝成后故事，事見三十五卷漢哀帝元壽元年。貶皇太后之號，還稱武皇后，居異宮，以全始終之恩。」左僕射荀愷與太子少師下邳王晃等議曰︰「皇太后謀危社稷，不可復配先帝，宜貶尊號，廢詣金墉城。」於是有司奏從晃等議，廢太后為庶人；詔可。又奏︰「楊駿造亂，家屬應誅，詔原其妻龐命，以尉太后之心。今太后廢為庶人，請以龐付廷尉行刑。」詔不許；有司復固請，乃從之。龐臨刑，太后抱持號叫，截髮稽顙，上表詣賈后稱妾，請全母命；不見省。號，戶刀翻。稽，音啓。省，悉景翻。董養遊太學，董養，浚儀隱者也。升堂歎曰︰「朝廷建斯堂，將以何為乎！言庠序所以申孝弟之義，今滅母子之大倫，則建學果何為也。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於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容故也。柰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乃至此乎！處，昌呂翻。天人之理旣滅，大亂將作矣。」養後與妻荷擔入蜀，不知所終。

有司收駿官屬，欲誅之。侍中傅祗啓曰︰「昔魯芝為曹爽司馬，斬關赴爽，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宣帝用為青州刺史。駿之僚佐，不可悉加罪。」詔赦之。

壬寅，徵汝南王亮為太宰，與太保衞瓘皆錄尚書事，輔政。以秦王柬為大將軍，東平王楙為撫軍大將軍，楚王瑋為衞將軍、領北軍中候，下邳王晃為尚書令，東安公繇為尚書左僕射，進爵為王。楙，望之子也。封董猛為武安侯，三兄皆為亭侯。

亮欲取悅衆心，論誅楊駿之功，督將侯者千八十一人。將，卽亮翻。御史中丞傅咸遺亮書曰︰「今封賞熏赫，震動天地，自古以來，未之有也。無功而獲賞，則人莫不樂國之有禍，是禍原無窮也。濫賞所以開覬幸之心，其禍誠如此。遺，于季翻。樂，音洛。凡作此者，由東安公。人謂殿下旣至，當有以正之，正之以道，衆亦何怒！衆之所怒者，在於不平耳；而今皆更倍論，言亮論功行賞，又倍於東安公之時也。莫不失望。」亮頗專權勢，咸復諫曰︰「楊駿有震主之威，委任親戚，此天下所以諠譁。今之處重，宜反此失，靜默頤神，有大得失，乃維持之，自非大事，一皆抑遣。比過尊門，冠蓋車馬，塡塞街衢，此之翕習，旣宜弭息。翕，衆也，合也。習，重也，因也，仍也。言衆人翕合，相因而至也。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比，毗至翻。塞，悉則翻，又夏侯長容無功而暴擢為少府，論者謂長容，公之姻家，夏侯駿，字長容。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鄭玄曰︰壻父曰姻。夏，戶雅翻。故至於此，流聞四方，非所以為益也。」亮皆不從。

賈后族兄車騎司馬模、從舅右衞將軍郭彰、晉文帝置中衞及衞將軍，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衞將軍。從，才用翻。女弟之子賈謐賈后女弟賈午適韓壽，生謐。賈充無後，以謐為後。與楚王瑋、東安王繇，並預國政。賈后暴戾日甚，繇密謀廢后，賈氏憚之。繇兄東武公澹，素惡繇，惡，烏路翻。屢譖之於太宰亮曰︰「繇專行誅賞，欲擅朝政。」庚戌，詔免繇官；又坐有悖言，廢徙帶方。帶方縣，漢屬樂浪郡，公孫度置帶方郡。杜佑曰︰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以南荒地，置帶方郡。

於是賈謐、郭彰權勢愈盛，賓客盈門。謐雖驕奢而好學，喜延士大夫，好，呼到翻。喜，許記翻。郭彰、石崇、陸機、機弟雲、和郁及滎陽潘岳、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清河崔基、齊大夫崔氏之後。勃海歐陽建、姓譜︰越王句踐之後封於烏程歐陽，子孫因以為氏。蘭陵繆徵、是年，分東海置蘭陵郡。京兆杜斌、摯虞、按毛詩傳，摯國出於任姓，子孫以國為氏。琅邪諸葛詮、詮，且緣翻。弘農王粹、襄城杜育、武帝泰始二年，分汝南置襄城郡。南陽鄒捷、齊國左思、沛國劉瓌、周恢、安平牽秀、潁川陳眕、高陽許猛、泰始元年，分河間涿郡置高陽國。瓌，姑回翻。眕，止忍翻。彭城劉訥、中山劉輿、輿弟琨皆附於謐，號曰二十四友。郁，嶠之弟也。崇與岳尤諂事謐，每候謐及廣城君郭槐出，皆降車路左，望塵而拜。

**3**太宰亮、太保瓘以楚王瑋剛愎好殺，惡之，愎，蒲逼翻。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下同。欲奪其兵權，以臨海侯裴楷代瑋為北軍中候，瑋怒；楷聞之，不敢拜。不敢拜受中候之職。亮復與瓘謀，復，扶又翻；下復矯同。遣瑋與諸王之國，瑋益忿怨。瑋長史公孫宏、舍人岐盛，姓譜︰古有岐伯為黃帝師。又周太王居岐山，文王遷豐，其支庶留岐者，為岐氏。皆有寵於瑋，勸瑋自昵於賈后；昵，尼質翻。后留瑋領太子少傅。盛素善於楊駿，衞瓘惡其反覆，將收之。盛乃與宏謀，因積弩將軍李肇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一說︰晉太康中，置積射、積弩營，營二千五百人，並以將軍領之。矯稱瑋命，譖亮、瓘於賈后，云將謀廢立。后素怨瓘，以瓘撫牀事也，見八十卷武帝咸康四年。且患二公執政，己不得專恣，夏，六月，后使帝作手詔賜瑋曰︰「太宰、太保欲為伊、霍之事，王宜宣詔，令淮南、長沙、成都王屯諸宮門，免亮及瓘官。」夜，使黃門齎以授瑋。瑋欲覆奏，黃門曰︰「事恐漏泄，非密詔本意也。」瑋亦欲因此復私怨，遂勒本軍，本軍，瑋所掌北軍也。復矯詔召三十六軍，晉洛城內外三十六軍。告以「二公潛圖不軌，吾今受詔都督中外諸軍，諸在直衞者，皆嚴加警備；其在外營，便相帥徑詣行府，助順討逆。」帥，讀曰率。又矯詔「亮、瓘官屬，一無所問，皆罷遣之；若不奉詔，便軍法從事。」遣公孫宏、李肇以兵圍亮府，侍中清河王遐收瓘。

亮帳下督李龍，白「外有變，請拒之」；晉制︰諸公及諸大將軍皆置帳下督及門下督。亮不聽。俄而兵登牆大呼，呼，火故翻。亮驚曰︰「吾無貳心，何故至此！詔書其可見乎？」宏等不許，趣兵攻之。趣，讀曰促。長史劉準謂亮曰︰「觀此必是姦謀。府中俊乂如林，猶可力戰。」又不聽，遂為肇所執，歎曰︰「我之赤心，可破示天下也。」與世子矩俱死。

衞瓘左右亦疑遐矯詔，請拒之，須自表得報，就戮未晚；瓘不聽。初，瓘為司空，武帝太康三年，瓘為司空，永熙元年免。帳下督榮晦有罪，姓譜︰榮姓，周榮公之後。莊子有榮啓期。斥遣之。至是，晦從遐收瓘，輒殺瓘及子孫共九人，遐不能禁。

岐盛說瑋︰說，輸芮翻；下同。「宜因兵勢，遂誅賈、郭以正王室，安天下。」瑋猶豫未決。會天明，太子少傅張華使董猛說賈后曰︰「楚王旣誅二公，則天下威權盡歸之矣，人主何以自安！宜以瑋專殺之罪誅之。」賈后亦欲因此除瑋，深然之。是時內外擾亂，朝廷忷懼，不知所出。忷，許勇翻。張華白帝，遣殿中將軍王宮齎騶虞幡出麾衆曰︰「楚王矯詔，勿聽也！」晉制，有白虎幡、騶虞幡。白虎威猛主殺，故以督戰；騶虞仁獸，故以解兵。衆皆釋仗而走。瑋左右無復一人，窘迫不知所為，遂執之，下廷尉；下，遐稼翻。乙丑，斬之。瑋出懷中青紙詔，流涕以示監刑尚書劉頌監，工銜翻。曰︰「幸託體先帝，而受枉乃如此乎！」公孫宏、岐盛並夷三族。

瑋之起兵也，隴西王泰嚴兵將助瑋，泰，宣帝弟子。祭酒丁綏諫曰︰「公為宰相，泰時為司空。晉公府有西東閣祭酒。不可輕動。且夜中倉猝，宜遣人參審定問。」問，音問也。定問，猶言實音問也。泰乃止。

衞瓘女與國臣書曰︰「先公名諡未顯，每怪一國蔑然無言，春秋之失，其咎安在？」春秋公羊傳曰︰春秋，君弒，賊不討，以為無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討賊，非臣也；子不復讎，非子也。諡，神至翻。於是太保主簿劉繇等執黃幡，撾登聞鼓，古者，設諫鼓、立謗木，所以通下情也。周禮，太僕建路鼓於大寢之門外，以待達窮者。鄭司農註云︰窮，謂窮寃失職者，來擊此鼓，以達於王，若今時上變事擊鼓矣。此則登聞鼓之始也。登聞鼓之名，蓋始於魏、晉之間。撾，陟加翻，擊也。上言曰︰「初，矯詔者至，公卽奉送章綬，單車從命。綬，音受。如矯詔之文唯免公官，而故給使榮晦，輒收公父子及孫，一時斬戮。乞驗盡情偽，加以明刑。」乃詔族誅榮晦，追復亮爵位，諡曰文成。封瓘為蘭陵郡公，諡曰成。

於是賈后專朝，朝，直遙翻；下同。委任親黨，以賈模為散騎常侍，加侍中。賈謐與后謀，以張華庶姓，無逼上之嫌，據杜預左傳註，庶姓，非同姓。而儒雅有籌略，為衆望所依，欲委以朝政。疑未決，以問裴頠，頠贊成之。廣城君郭槐，頠從母也，故賈氏親信頠。乃以華為侍中、中書監，頠為侍中，又以安南將軍裴楷為中書令，加侍中，與右僕射王戎並管機要。華盡忠帝室，彌縫遺闕，賈后雖凶險，猶知敬重華；賈模與華、頠同心輔政，故數年之間，雖闇主在上而朝野安靜，華等之功也。

**4**秋，七月，分荊、揚十郡為江州。是時，方因江水之名，置江州。

**5**八月，辛未，立隴西王泰世子越為東海王。

**6**九月，甲午，秦獻王柬薨。

**7**辛丑，徵征西大將軍梁王肜為衞將軍、錄尚書事。肜，余中翻。

**二年**（壬子、二九二）

**1**春，二月，己酉，故楊太后卒于金墉城。是時，太后尚有侍御十餘人，賈后悉奪之，絕膳八日而卒。卒，子恤翻。賈后恐太后有靈，或訴冤於先帝，乃覆而殯之，仍施諸厭劾符書、藥物等。厭，益涉翻，伏也。劾，胡得翻。治鬼曰劾。

**2**秋，八月，壬子，赦天下。

**三年**（癸丑、二九三）

**1**夏，六月，弘農雨雹，深三尺。雨，于具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

**2**鮮卑宇文莫槐為其下所殺，弟普撥立。

**3**拓拔『退︰「拔」作「跋」。』綽卒，子『章︰甲十一行本「子」上有「弟」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弗立。

**四年**（甲寅、二九四）

**1**春，正月，丁酉，安昌元公石鑒薨。考異曰︰本傳，「鑒封昌安縣侯」，今從帝紀。

**2**夏，五月，匈奴郝散反，攻上黨，殺長吏。秋，八月，郝散帥衆降，馮翊都尉殺之。郝，呼各翻。郝散若自上黨帥衆向洛陽歸降，當入河內界。今為馮翊都尉所殺，蓋自穀遠歷河東界，渡河至馮翊界而被殺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3**是歲，大饑。

**4**司隸校尉傅咸卒。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元康四年七月，傅咸為司隸，五年五月，始親職，十月卒。」二書附年月多差舛，故以本傳為定。咸性剛簡，風格峻整，初為司隸校尉，上言︰「貨賂流行，所宜深絕。」時朝政寬弛，權豪放恣，咸奏免河南尹澹等官，澹，河南尹之名，音徒濫翻，又徒覽翻。京師肅然。

**5**慕容廆徙居大棘城。廆自徒河之青山徙大棘城。杜佑曰︰棘城，卽帝顓頊之墟，在營州郡城東南一百七十里。

**6**拓跋弗卒，叔父祿官立。

**五年**（乙卯、二九五）

**1**夏，六月，東海雨雹，深五寸。雨，于具翻。深，式浸翻。

**2**荊、揚、兗、豫、青、徐六州大水。

**3**冬，十月，武庫火，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閏月」；宋、晉·五行志云「閏月庚寅」，今從晉書·帝紀。焚累代之寶華傳曰︰趙王倫、孫秀與華有隙，疾華如讎。武庫火，華懼因此變作，列兵固守，然後救之，故累代之寶及漢高祖斬白蛇劍、王莽頭、孔子屐等盡焚焉。據通鑑，則倫、秀之隙，開於明年。蓋數誅大臣，禍皆從中起，故華懼在變而列兵固守也。及二百萬人器械。十二月，丙戌，新作武庫，大調兵器。調，徒釣翻。

**4**拓跋祿官分其國為三部︰一居上谷之北，濡源之西，自統之；水經註︰濡水出禦夷鎭東南；鎭，拓跋魏太武時所置也。師古曰︰濡，音乃官翻。一居代郡參合陂之北，參合陂，在代郡參合縣。後漢、晉省參合縣，拓跋魏復置縣，屬梁城郡。使兄沙漠汗之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定襄之盛樂，二漢志曰「成樂」；後漢志屬雲中郡，魏、晉省，拓跋魏後置盛樂郡。汗，音寒。㐌，徒河翻。使猗㐌弟猗盧統之。猗盧善用兵，西擊匈奴、烏桓諸部，皆破之。代人衞操與從子雄及同郡箕澹姓譜︰箕商，箕子之後。又晉有大夫箕鄭父。從，才用翻。往依拓跋氏，說猗㐌、猗盧招納晉人。猗㐌悅之，任以國事，晉人附者稍衆。史言拓跋氏益強。當是時，晉朝大臣、宗室雖已自相屠，而四方未為變，衞操、箕澹輩何為去華就夷如是其早計也！中國之人可為凜凜矣。漢嚴邊關之禁，懼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威刑之迫乎其後，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見也。邊關不之詰，朝廷不之虞，晉之無政，亦可知矣。說，輸芮翻；下之說同。

**六年**（丙辰、二九六）

**1**春，正月，赦天下。

**2**下邳獻王晃薨。以中書監張華為司空。太尉隴西王泰行尚書令，徙封高密王。

**3**夏，郝散弟度元與馮翊、北地馬蘭羌、盧水胡俱反，北地有馬蘭山，羌居其中，因為種落之名。又按，馬蘭山，唐時屬同州界，時蓋屬馮翊、北地二郡界也。盧水胡居安定界。殺北地太守張損，敗馮翊太守歐陽建。敗，補邁翻。

征西大將軍趙王倫信用嬖人琅邪孫秀，與雍州刺史濟南解系爭軍事，更相表奏，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濟，子禮翻。解，戶買翻，姓也。春秋晉有大夫解揚。更，工衡翻。歐陽建亦表倫罪惡。朝廷以倫撓亂關右，撓，火高翻，攪也，擾也；又音擾，又女巧翻，又尼交翻，又女敎翻。徵倫為車騎將軍，以梁王肜為征西大將軍、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系與其弟御史中丞結，皆表請誅秀以謝氐、羌；張華以告梁王肜，使誅之，肜許諾。秀友人辛冉為之說肜曰︰為，于偽翻。「氐、羌自反，非秀之罪。」秀由是得免。倫至洛陽，用秀計，深交賈、郭，賈后大愛信之，張華使梁王肜殺秀而不遂，旣至洛陽，獨不能明正其罪而誅之邪！倫因求錄尚書事，又求尚書令；張華、裴頠固執以為不可，倫、秀由是怨之。為倫、秀殺華、頠、系張本。

秋，八月，解系為郝度元所敗，敗，補邁翻。秦、雍氐、羌悉反，立氐帥齊萬年為帝，圍涇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賢曰︰涇陽故城，在今原州平涼縣南。帥，所類翻。御史中丞周處，彈劾不避權戚，梁王肜嘗違法，處按劾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冬，十『章︰甲十一行本「十」下有「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月，詔以處為建威將軍，與振威將軍盧播沈約志︰振威將軍，始於東漢之時，宋登為之。俱隸安西將軍夏侯駿，以討齊萬年。中書令陳準言於朝曰︰「駿及梁王皆貴戚，非將帥之才，景懷皇后，夏侯氏也，故駿為外戚。夏，戶雅翻。朝，直遙翻。進不求名，退不畏罪。周處吳人，忠直勇果，有仇無援。宜詔積弩將軍孟觀，以精兵萬人為處前鋒，必能殄寇；不然，梁王當使處先驅，以不救而陷之，其敗必也。」朝廷不從。齊萬年聞處來，曰︰「周府君嘗為新平太守，袁山松曰︰漢獻帝興平元年，分安定之鶉觚、右扶風之漆置新平郡，唐為邠州。有文武才，若專斷而來，斷，丁亂翻。不可當也；或受制於人，此成禽耳！」

**4**關中饑、疫。

**5**初，略陽清水氐楊駒略陽縣，漢屬天水郡；後漢改天水郡為漢陽郡，獻帝初平四年，分漢陽、上郡置永陽郡，魏改為廣魏郡；武帝泰始中，更名略陽郡。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志省，晉志復見。始居仇池。仇池方百頃，其旁平地二十餘里，四面斗絕而高，為羊腸蟠道三十六回而上。仇池，漢書·地理志所謂天池大澤，在武都郡武都縣西，水經註所謂瞿塘者也。賢曰︰仇池山，在今成州上祿縣南。三秦記曰︰仇池山，在倉、洛二谷之間，常為水所衝激，故下石而上土，形似覆壺。仇池記曰︰仇池百頃，周回九千四十步。天形四方，壁立千仞，自然樓櫓卻敵，分置調均，竦起數丈，有踰人力。東西二門。盤道下至上凡有七里。上則岡阜低昂，泉流交灌，煮土成鹽。至其孫千萬附魏，封為百頃王。千萬孫飛龍浸強盛，徙居略陽。飛龍以其甥令狐茂搜為子，茂搜避齊萬年之亂，十二月，自略陽帥部落四千家還保仇池，自號輔國將軍、右賢王。關中人士避亂者多依之，茂搜迎接撫納；欲去者，衞護資送之。是後楊氏遂世據仇池。帥，讀曰率。

**6**是歲，以揚烈將軍巴西趙廞為益州刺史，發梁、益兵糧助雍州討氐、羌。廞，許今翻；為趙廞亂蜀殺耿滕、陳總以啓巴氐張本。

**七年**（丁巳、二九七）

**1**春，正月，齊萬年屯梁山，有衆七萬；前漢志︰扶風好畤縣有梁山。梁王肜、夏侯駿使周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敗，不徒亡身，為國取恥。」肜、駿不聽，逼遣之。癸丑，處與盧播、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六陌，在馬嵬山西。處軍士未食，肜促令速進，自旦戰至暮，斬獲甚衆，弦絕矢盡，救兵不至。左右勸處退，處按劍曰︰「是吾効節致命之日也！」遂力戰而死。朝廷雖以尤肜，而亦不能罪也。尤，過也。

**2**秋，七月，雍、秦二州大旱，疾疫，米斛萬錢。

**3**丁丑，京陵元公王渾薨。九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戎為司徒，太子太師何劭為尚書左僕射。

戎為三公，與時浮沈，無所匡救，委事僚寀，寀，此宰翻。說文曰︰同官為僚，同地為寀。爾雅曰︰寀，僚官。輕出遊放。性復貪吝，園田徧天下，每自執牙籌，晝夜會計，常若不足。復，扶又翻。會，古外翻。家有好李，賣之恐人得種，種，章勇翻。常鑽其核。凡所賞拔，專事虛名。阮咸之子瞻嘗見戎，戎問曰︰「聖人貴名敎，老、莊明自然，其旨同異？」瞻曰︰「將無同！」程大昌曰︰不直云「同」而云「將無同」者，晉人語度自爾也。庾亮辟孟嘉為從事，正旦大會，褚裒問嘉何在。亮曰︰「但自覓之。」裒歷觀，指嘉曰︰「將無是乎？」將無者，猶言殆是此人也，意以為是而未敢自主也。阮瞻指孔、老為同，亦此意。戎咨嗟良久，遂辟之。時人謂之「三語掾」。掾，于絹翻。

是時，王衍為尚書令，南陽樂廣為河南尹，皆善清談，宅心事外，宅，居也。名重當世，朝野之人，爭慕效之。衍與弟澄，好題品人物，舉世以為儀準。朝，直遙翻。好，呼到翻。衍神情明秀，少時，山濤見之，嗟歎良久，曰︰「何物老嫗，生寧馨兒！少，詩照翻。楊正衡晉書音義︰嫗，紆遇翻。馨，呼刑翻。嫗，老婦之稱。今人傳讀「寧」如甯武子之「甯」。洪邁隨筆曰︰今吳中人語，尚多用「寧馨」字為言，猶言若何也。劉夢得詩，「為問中華學道者，幾人雄猛得寧馨？」蓋得其義。以寧字作平聲讀。然誤天下蒼生者，未必非此人也！」樂廣性沖約，『章︰甲十一行本「約」下有「清遠」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與物無競。每談論，以約言析理，厭人之心，而其所不知，默如也。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自見。厭，於叶翻，伏也。見，賢遍翻。王澄及阮咸、咸從子脩、泰山胡毋輔之、毋，音無。姓譜︰齊宣王封母弟於毋鄕，其鄕本胡國，因曰胡毋氏。漢有太史胡毋恭。陳國謝鯤、城陽王、「」，晉書作「尼」。按，古仁字，又音夷。王，字孝孫，或者當讀為仁字乎？然永嘉三年，書河內王尼，卽此王也。晉書曰︰尼，城陽人，或云河內人。若作尼，則當音女夷翻。新蔡畢卓，皆以任放為達，帝分汝陰置新蔡郡。任者，任物之自然；放者，縱其心而不制。至於醉狂裸體，不以為非。胡毋輔之嘗酣飲，其子謙之闚而厲聲呼其父字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輔之歡笑，呼入共飲。畢卓嘗為吏部郞，比舍郞釀熟，比，毗寐翻，近也。卓因醉，夜至甕間盜飲之，為掌酒者所縛，明旦視之，乃畢吏部也。樂廣聞而笑之曰︰「名敎內自有樂地，樂，音洛。何必乃爾！」

初，何晏等祖述老、莊，立論以為︰「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無也者，開物成務，易·繫辭曰︰夫易開物成務。韓康伯註曰︰言易通萬物之志，成天下之務。張氏曰︰物，凡物也；務，事也。開，明之也；成，處之也。事無大小，不能明則何由處矣。楊萬里曰︰開達物理，成就世務。余謂何晏之旨，以為事事物物，自無而有。無者，物之未生，事之未形見者也。故曰無者開物成務，與諸儒說易之旨不同。無往而不存者也。陰陽恃以化生，賢者恃以成德。故無之為用，無爵而貴矣！」王衍之徒皆愛重之。由是朝廷士大夫皆以浮誕為美，弛廢職業。裴頠著崇有論以釋其蔽曰︰「夫利欲可損而未可絕有也，事務可節而未可全無也。蓋有飾為高談之具者，深列有形之累，盛陳空無之美。形器之累有徵，累，力瑞翻。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衆聽眩焉，溺其成說。雖頗有異此心者，辭不獲濟，屈於所習，濟，通也。謂虛無習以成俗，崇有者辭不能通其意，遂為所屈也。因謂虛無之理誠不可蓋。蓋，掩也。一唱百和，和，戶臥翻。往而不反，遂薄綜世之務，賤功利『嚴︰「利」改「烈」。』之用，高浮游之業，卑經實之賢。經實，謂有經世之實用者。人情所徇，名利從之，於是文者衍其辭，訥者贊其旨。立言藉於虛無，謂之玄妙；處官不親所職，謂之雅遠；處，昌呂翻。奉身散其廉操，謂之曠達；故砥礪之風，彌以陵遲。砥礪，謂砥節礪行也。放者因斯，或悖吉凶之禮，悖，蒲內翻。忽容止之表，瀆長幼之序，混貴賤之級，甚者至於裸裎褻慢，無所不至，裸裎，露體也。裸，郞果翻。裎，馳成翻。士行又虧矣。行，下孟翻。

夫萬物之有形者，雖生於無，然生以有為已分，物之未生，則有無未分，旣生而有，則與無為已分矣。則無是有之所遺者也。遺，棄也。故養旣化之有，非無用之所能全也；治旣有之衆，非無為之所能脩也。治，直之翻。心非事也，而制事必由於心，然不可謂心為無也；匠非器也，而制器必須於匠，然不可謂匠非有也。是以欲收重淵之鱗，非偃息之所能獲也；重，直龍翻。隕高墉之禽，非靜拱之所能捷也。由此而觀，濟有者皆有也，虛無奚益於已有之羣生哉！」然習俗已成，頠論亦不能救也。

**4**拓跋猗㐌度漠北巡，因西洛諸國，旣度漠北，遂西行略取諸國。積五歲，降附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

**八年**（戊午、二九八）

**1**春，三月，壬戌，赦天下。

**2**秋，九月，荊、豫、徐、揚、冀五州大水。

**3**初，張魯在漢中，賨人李氏自巴西宕渠往依之。宕渠縣，漢屬巴郡；蜀先主分置宕渠郡；晉屬巴西郡；唐為渠州。今渠州流江縣東北七十里有古賨國城。李氏之先，廩君之苗裔也，世居巴中。秦幷天下，以為黔中郡，薄賦斂之，口歲出錢四十。巴人呼賦為賨，因謂之賨人焉。又按晉志︰劉璋分巴郡墊江置巴西郡。劉備割巴郡之宕渠、宣漢、漢昌三縣，置宕渠郡，尋省，以縣並屬巴西郡。則宕渠之屬巴西，蓋晉時也。賨，徂宗翻。宕，徒浪翻。魏武帝克漢中，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李氏將五百餘家歸之，拜為將軍，遷于略陽北土，號曰巴氐。魏分臨渭、平襄、略陽、清水四縣，置廣魏郡；晉泰始中，更名略陽郡。其孫特、庠、流，皆有材武，善騎射，性任俠，州黨多附之。俠，戶頰翻。

及齊萬年反，關中荐饑，荐，才甸翻。爾雅︰仍饑為荐。略陽、天水六郡民流移就穀入漢川者數萬家，道路有疾病窮乏者，特兄弟常營護振救之，由是得衆心。流民至漢中，上書求寄食巴、蜀，朝議不許，遣侍御史李苾持節慰勞，朝，直遙翻。苾，蒲必翻，又蒲蔑翻。勞，力到翻。且監察之，監，古銜翻。不令入劍閣。苾至漢中，受流民賂，表言︰「流民十萬餘口，非漢中一郡所能振贍；蜀有倉儲，人復豐稔，復，扶又翻。宜令就食。」朝廷從之。由是散在梁、益，不可禁止。李特至劍閣，太息曰︰「劉禪有如此地，面縛於人，豈非庸才邪！」聞者異之。李特事始此。考異曰︰帝紀︰「元康七年，關中饑；八年，雍州有年。」而華陽國志、三十國、晉春秋，皆云「八手，特就穀入蜀。」今從之。

**4**張華、陳準以趙王、梁王，相繼在關中，皆雍容驕貴，師老無功，雍容，和緩自得之貌。驕貴，以貴而自驕也。師久不決，坐自困敝為老。言二王不任軍事。乃薦孟觀沈毅文武才用，沈，持林翻。使討齊萬年。觀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三

## 晉紀五起屠維協洽（己未），盡上章涒灘（庚申），凡二年。

孝惠皇帝上之下

**元康九年**（己未、二九九）

**1**春，正月，孟觀大破氐衆於中亭，水經註︰扶風美陽縣有中亭水，亦謂之中亭川，在美陽縣西。獲齊萬年。

**2**太子洗馬陳留江統洗，悉薦翻。以為戎、狄亂華，宜早絕其原，乃作徙戎論以警朝廷曰︰「夫夷、蠻、戎、狄，地在要荒，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謂東夷、南蠻、西戎、北狄也。國語曰︰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韋昭註曰︰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也。要，一遙翻。禹平九土而西戎卽敍。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皆就次敍。班固曰︰卽敍者，言就而敍之。其性氣貪婪，婪，盧含翻。凶悍不仁。悍，侯罕翻，又下罕翻。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當其強也，以漢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以元、成之微而單于入朝。此其已然之效也。單，音禪。朝，直遙翻。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周禮︰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稽，音啓。而邊城不弛固守，漢元帝時，匈奴單于請罷邊塞守備，侯應以為不可。所謂不弛固守也。強暴為寇而兵甲不加遠征，周宣王薄伐獫狁，至于太原，盡境而返，比於蟁蝱，驅之而已，所謂不加遠征也。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封疆不固，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如戎伐魯濟西，山戎病燕，狄伐衞、邢，長狄入三國之類。間，古莧翻。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如申、繒以西戎攻殺周幽王，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與之掎角，以敗秦師于殽，楚以蠻軍與晉戰于鄢陵。誘，音酉。自是四夷交侵，與中國錯居。如徐夷在齊、晉、魯、宋之間，鮮虞介燕、晉之境，赤狄居上黨之地，陸渾戎居伊、洛之間，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戎蠻子居梁、霍之地。及秦始皇幷天下，兵威旁達，攘胡，走越，當是時，中國無復四夷也。事見秦紀。

漢建武中，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種，章勇翻。居馮翊、河東空地。數歲之後，族類蕃息，蕃，扶元翻。旣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羣羌叛亂，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敗北，侵及河內，十年之中，夷、夏俱敝，任尚、馬賢，僅乃克之。事並見漢紀。按漢光武十一年，馬援討羌，降之。安帝永初元年，羌反。自建武十一年至永初元年，凡七十三年。「數歲之後」，當作「數十歲之後」。將，卽亮翻。守，式又翻。騭，之日翻。夏，戶雅翻。任，音壬。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復，扶又翻。中世之寇，惟此為大。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武帝徙武都氐於秦川，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廿三年。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敝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帝王所居，周都豐、鎬，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關中之地。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因其衰敝，遷之畿服，畿服，謂邦畿千里之內。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蕃，扶袁翻。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橫，戶孟翻。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積，子賜翻，聚也。故能為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幵、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先零、罕幵、析支之地，自湟中西至賜支河首。陰平、武都，舊白馬氐地也。著，直略翻。零，音憐。幵，苦堅翻。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廩」當作「稟」，給也；下廩糧同。各附本種，種，章勇翻。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屬國都尉及撫夷護軍也。戎、晉不雜，並得其所，縱有猾夏之心，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也。夏，戶雅翻。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遠，于願翻。閡，與礙同。雖有寇暴，所害不廣矣。

難者曰︰氐寇新平，關中饑疫，百姓愁苦，咸望寧息；而欲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難，乃旦翻。悴，秦醉翻。卒，子恤翻，終也。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復，扶又翻。答曰︰子以今者羣氐為尚挾餘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樂，音洛。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怖，普布翻。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鳩，逷，他歷翻。爾雅曰︰逷，遠也。鳩，集也。與關中之人，戶皆為讎，謂氐、羌之反，暴掠平民，關中之人怨毒之，戶皆為讎敵。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治，直之翻。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否，皮鄙翻。今子遭敝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更，工衡翻。愛易轍之勤而遵覆車之軌，何哉！車覆於前，不可遵其轍，當易路而行；若遵覆車之迹，則後車又將覆矣。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率，列恤翻，約數也。少，詩沼翻。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口實，謂糧食也。處，昌呂翻。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糝，桑頷翻。以米和羹也。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氐、羌窮乏，勢必聚而侵掠，晉朝欲弭其害，故當傾穀以給之。擠，子西翻，又子細翻。今我遷之，傳食而至，謂所過郡縣遞給其食也。傳，直戀翻。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穀，言關中居人，戎、狄居半，今遷使歸其舊地，則秦中百姓將食其所積之穀，以約率之，正得常居之半穀也。種，章勇翻；下餘種同。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遺，于季翻。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去，羌呂翻。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蹔舉之小勞蹔，與暫同。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創業垂統，謀及子孫者也。

幷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建安中，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謂幷州所統六郡也。晉書·匈奴傳曰︰匈奴與晉人雜居，平陽、西河、太原、新興、上黨、樂平，莫不有焉。質呼廚泉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質，音致。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率，讀曰帥，音所類翻。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穀遠縣，漢屬上黨郡，晉省，蓋其地猶存舊縣名也。劉昫曰︰穀遠，今沁源縣。宋白曰︰漢穀遠故縣，在沁源縣南百五十步，孤遠故城是也。晉地記云︰穀遠，今名孤遠，後代語訛耳。郝散事見上卷四年。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驍，堅堯翻。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幷州之域可為寒心。劉淵之禍，江統固逆知之矣。

正始中，毌丘儉討句驪，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七年。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徙其餘種於滎陽。種，章勇翻。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孳，津之翻，生也。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熾，昌志翻。百姓失職，民不得安於耕鑿，是失職也。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逮耳。顧，內顧也。

夫為邦者，憂不在寡而在不安，論語︰孔子曰︰丘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以四海之廣，士民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夏，戶雅翻。『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詩·大雅·民勞之辭。德施永世，於計為長也！」朝廷不能用。

**3**散騎常侍賈謐侍講東宮，對太子倨傲，成都王穎見而叱之；謐怒，言於賈后，出穎為平北將軍，鎭鄴。考異曰︰帝紀云︰「以穎為鎭北大將軍。」今從本傳。徵梁王肜為大將軍、錄尚書事；以河間王顒為鎭西將軍，鎭關中。肜，余中翻。顒，魚容翻。初，武帝作石函之制，非至親不得鎭關中，顒輕財愛士，朝廷以為賢，故用之。顒，安平獻王孚之孫，太原烈王瓌之子也，初襲父爵，咸寧三年，改封河間。為穎、顒各據方鎭以阻兵張本。

**4**夏，六月，『章︰甲十一行本「月」下有「戊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高密文獻王泰薨。考異曰︰帝紀云「隴西王」，本傳云︰「泰為尚書令，改封高密。」紀誤。

**5**賈后淫虐日甚，私於太醫令程據等；晉志︰太醫令，屬宗正。又以簏箱載道上年少入宮，簏，盧谷翻。說文︰竹高篋也。少，詩照翻。復恐其漏泄，往往殺之。復，扶又翻。賈模恐禍及己，甚憂之。裴頠與模及張華議廢后，更立謝淑妃。謝淑妃，太子之母也。頠，魚毀翻。更，工衡翻。考異曰︰賈后傳曰︰「模與裴頠、王衍謀廢之，衍後悔而止。」今從頠傳。模、華皆曰︰「主上自無廢黜之意，而吾等專行之，儻上心不以為然，將若之何！且諸王方強，朋黨各異，恐一旦禍起，身死國危，無益社稷。」頠曰︰「誠如公言。然宮中逞其昏虐，亂可立待也。」華曰︰「卿二人於中宮皆親戚，言或見信，宜數為陳禍福之戒，庶無大悖，則天下尚未至於亂，吾曹得以優游卒歲而已。」張華處昏亂之朝，位冠羣后，而持心如此，天殆假手於趙王倫而誅之也。數，所角翻。為，于偽翻。卒，子恤翻。悖，蒲內翻。頠旦夕說其從母廣城君，說，輸芮翻。從，才用翻。令戒諭賈后以親厚太子，賈模亦數為后言禍福；后不能用，反以模為毀己而疏之；模不得志，憂憤而卒。

秋，八月，以裴頠為尚書僕射。頠雖賈后親屬，然雅望素隆，四海惟恐其不居權位。尋詔頠專任門下事，晉制︰侍中與給事黃門侍郞同管門下事。頠為侍中，專任門下事，賈后之意也。頠上表固辭，以「賈模適亡，復以臣代之，復，扶又翻。崇外戚之望，彰偏私之舉，為聖朝累。」累，力瑞翻。不聽。或謂頠曰︰「君可以言，當盡言於中宮；言而不從，當遠引而去。儻二者不立，雖有十表，難以免矣。」頠慨然久之，竟不能從。史言華、頠顧戀祿位以殞首亡家。

帝為人戇騃，戇，陟降翻，愚也。騃，語駭翻，癡也。嘗在華林園聞蝦蟆，蝦，何加翻。蟆，謨加翻。謂左右曰︰「此鳴者，為官乎，為私乎？」為，于偽翻。時天下荒饉，百姓餓死，帝聞之曰︰「何不食肉糜！」糜，忙皮翻，粥也。由是權在羣下，政出多門，勢位之家，更相薦託，有如互市。更，工衡翻。賈、郭恣橫，橫，戶孟翻。貨賂公行。南陽魯褒作錢神論以譏之曰︰「錢之為體，有乾、坤之象，親之如兄，字曰孔方。錢圜函方，天圜而地方，故曰有乾、坤之象。孔方，亦以錢體言。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入紫闥，危可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讎非錢不解，令聞非錢不發。聞，音問。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晉制︰諸王朱衣、絳紗襮。當塗之士，謂當路柄用者。愛我家兄，皆無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凡今之人，惟錢而已！」

又，朝臣務以苛察相高，每有疑議，羣下各立私意，刑法不壹，獄訟繁滋。裴頠上表曰︰「先王刑賞相稱，稱，尺證翻。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羣吏安業。去元康四年大風，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常荀㝢；事輕責重，有違常典。五年二月有大風，蘭臺主者懲懼前事，求索阿棟之間，得瓦小邪十五處，蘭臺主者，御史臺主者也，卽令史之類。阿，屋之隈曲。棟，屋檼也。索，山客翻。遂禁止太常，復興刑獄。復，扶又翻；下頌復、史復同。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說文︰荊，楚木也。司徒，漢丞相之職。漢制︰丞相與太常掌圍陵。被，皮義翻。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搔擾驅馳，各競免負，負，罪負也。于今太常禁止未解。夫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言法有一定之文，而罪有故、誤，情有輕、重，故制令臨時隨事情議處其罪。處，昌呂翻。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等，皆為過當，當，丁浪翻。恐姦吏因緣，得為淺深也。」旣而曲議猶不止，曲議，謂曲法而議，自為淺深。三公尚書劉頌復上疏曰︰晉志︰漢成帝置三公尚書，主斷獄；光武以三公曹主歲盡考課州郡事。「自近世以來，法漸多門，令甚不一，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以售其情，居上者難以檢其下，檢校，檢束也。事同議異，獄犴不平。犴，魚旰翻。野獄曰犴。夫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窮塞，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塞，悉則翻。斷，丁亂翻；下弘斷同。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事見十四卷漢文帝三年。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事見十八卷漢武帝元朔二年。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事見十一卷漢高祖五年。天下萬事，自非此類，不得出意妄議，皆以律令從事。然後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姦，可以言政矣。」考異曰︰刑法志敍頌奏，續頠表之下，而云「侍中太宰汝南王亮」。按頠表引元康八年事，時亮死已久，蓋志誤也。乃下詔，「郞、令史復出法駁案者，隨事以聞，」然亦不能革也。郞、令史，尚書郞及尚書、蘭臺令史也。出法駁案者，謂出於法之外而為駁議也。駁，北角翻。

頌遷吏部尚書，建九班之制，欲令百官居職希遷，考課能否，明其賞罰。賈、郭用權，仕者欲速，事竟不行。

裴頠薦平陽韋忠於張華，魏邵陵厲公正始八年，分河東郡之汾北為平陽郡。華辟之，忠辭疾不起。人問其故，忠曰︰「張茂先華而不實，裴逸民慾而無厭，張華，字茂先；裴頠，字逸民。厭，於鹽翻。棄典禮而附賊后，此豈大丈夫之所為哉！逸民每有心託我，我常恐其溺於深淵而餘波及我，況可褰裳而就之哉！」溺，奴狄翻。

關內侯敦煌索靖，知天下將亂，敦，徒門翻。索，蘇各翻。指洛陽宮門銅駝歎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銅駝，魏明帝景初元年自長安徙之洛陽。

**6**冬，十一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7**初，廣城君郭槐，以賈后無子，常勸后使慈愛太子。賈謐驕縱，數無禮於太子，數，所角翻。廣城君恆切責之。恆，戶登翻。廣城君欲以韓壽女為太子妃，太子亦欲婚韓氏以自固；壽妻賈午及后皆不聽，而為太子聘王衍少女。太子聞衍長女美，而后為賈謐聘之，為，于偽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心不能平，頗以為言。及廣城君病，臨終，執后手，令盡心於太子，言甚切至。又曰︰「趙粲、賈午，必亂汝家事；我死後，勿復聽入。深記吾言！」郭槐妬狠，而垂沒之時，所以告戒其女者如此，蓋多權數，故其智慮能及此耳。復，扶又翻；下同。后不從，更與粲、午謀害太子。

太子幼有令名，事見上卷武帝太康十年。及長，不好學，長，知兩翻。好，呼報翻；下同。惟與左右嬉戲，賈后復使黃門輩誘之為奢靡威虐。誘，音酉。由是名譽浸減，驕慢益彰，或廢朝侍而縱遊逸，朝，直遙翻。於宮中為市，使人屠酤，手揣斤兩，揣，初委翻。輕重不差。其母，本屠家女也，故太子好之。古者擇女必求之名門，取其幽閒令淑者，良有以也。好，呼到翻。東宮月俸錢五十萬，俸，扶用翻。太子常探取二月，用之猶不足。探，吐南翻，又他紺翻。探取，預取也。又令西園賣葵菜、藍子、雞、麪等物而收其利。葵，亦菜也。魯相公儀休拔園葵，漆室氏女曰「晉客馬踐吾葵，使吾終歲不食葵」是也。藍，盧甘翻，草可以染青者也。本草圖經曰︰藍實，人家蔬圃中作畦種蒔，三月、四月生，苗高三四尺許，葉似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五月、六月採實。麪，屑麥為之。又好陰陽小數，多所拘忌。班固曰︰陰陽家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為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捨人事而任鬼神。洗馬江統上書陳五事︰「一曰雖有微苦，宜力疾朝侍。苦，亦疾也。朝，直遙翻。二曰宜勤見保傅，咨詢善道。三曰畫室之功，可宜『章︰甲十一行本「宜」作「且」；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減省，畫室，以五采繪畫。室，屋也。畫，與畵同。後園刻鏤雜作，一皆罷遣。鏤，郞豆翻。四曰西園賣葵、藍之屬，虧敗國體，貶損令聞。敗，補邁翻。聞，音問。五曰繕牆正瓦，不必拘攣小忌。」攣，閭緣翻。太子皆不從。中舍人杜錫，晉志︰太子中舍人四人，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郞，在中庶子下，洗馬上。恐太子不得安其位，每盡忠諫，勸太子修德業，保令名，言辭懇切。太子患之，置針著錫常所坐氈中，著，陟略翻。刺之流血。刺，七亦翻。錫，預之子也。杜預，武帝時建平吳之功。

太子性剛，知賈謐恃中宮驕貴，不能假借之。謐時為侍中，至東宮，或捨之，於後庭遊戲。詹事裴權諫曰︰詹事，秦官，掌太子家。晉初未置詹事，宮事無大小皆由二傅。咸寧元年，置詹事，掌宮事，二傅不復領官屬。「謐，后所親昵，昵，尼質翻。一旦交構，則事危矣。」不從。謐譖太子於后曰︰「太子多畜私財以結小人者，為賈氏故也。為，于偽翻。若宮車晏駕，彼居大位，依楊氏故事，誅臣等，廢后於金墉，如反手耳。賈后殺楊駿，廢太后，天地之所不容也。觀其姑姪之間所言若此，則其心固不能一息安也。不如早圖之，更立慈順者，可以自安。」更，工衡翻。后納其言，乃宣揚太子之短，布於遠近。又詐為有娠，娠，升人翻，孕也。內藁物、產具，取妹夫韓壽子慰祖養之，欲以代太子。

于時朝野咸知賈后有害太子之意，中護軍趙俊請太子廢后，太子不聽。左衞率東平劉卞，以賈后之謀問張華，帝在東宮置衞率，初曰中衞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愍懷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謂之四率。率，所律翻。華曰︰「不聞。」卞曰︰「卞自須昌小吏，受公成拔以至今日。須昌縣，屬東平國。卞自縣小吏從令入洛，歷官至左衞率。士感知己，是以盡言；而公更有疑於卞邪！」華曰︰「假令有此，君欲如何？」卞曰︰「東宮俊乂如林，時江統、潘滔、王敦等皆為東宮官屬。馬融曰︰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四率精兵萬人；公居阿衡之任，若得公命，皇太子因朝入錄尚書事，朝，直遙翻；下同。廢賈后於金墉城，兩黃門力耳。」華曰︰「今天子當陽，太子，人子也，吾又不受阿衡之命，華自言事任不可以伊尹自居。忽相與行此，是無君父而以不孝示天下也。『章︰甲十一行本「也」下有「雖能有成猶不免罪」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況權戚滿朝，威柄不一，成可必乎！」賈后常使親黨微服聽察於外，頗聞卞言，乃遷卞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卞知言泄，飲藥而死。賈后剛悍，使聞卞言而張華不以告，則華必死於賈后之手，意卞言實華泄之也。

十二月，太子長子虨病，長，知兩翻。虨，甫斤翻，又方閑翻。太子為虨求王爵，不許。虨疾篤，太子為之禱祀求福。為，于偽翻。賈后聞之，乃詐稱帝不豫，召太子入朝。旣至，后不見，置于別室，遣婢陳舞以帝命賜太子酒三升，使盡飲之。太子辭以不能飲三升，舞逼之曰︰「不孝邪！天賜汝酒而不飲，臣子以君父為天，故以君父之賜為天賜。酒中有惡物邪！」太子不得已，強飲至盡，強，其兩翻。遂大醉。后使黃門侍郞潘岳作書草，潘岳此事自當赤族，其後天假手於孫秀耳。令小婢承福，以紙筆及草，因太子醉，稱詔使書之，文曰︰「陛下宜自了，不自了，吾當入了之。中宮又宜速自了，不自了，吾當手了之。幷與謝妃共要，刻期兩發，勿疑猶豫，以致後患。茹毛飲血於三辰之下，皇天許當掃除患害，立道文為王，蔣氏為內主。願成，當以三牲祠北君。」太子醉迷不覺，遂依而寫之。謝妃，太子母也。要，約也，言幷以書與謝妃約，刻期內外俱發也。茹毛飲血，謂盟誓也。虨字道文。蔣氏，虨母蔣保林也。內主，言將立為后也。三牲，牛、羊、豕也。北君，北帝也。按此書不惟無徵左，使常人觀之，亦知其偽為而不可信。晉朝王、公、卿、尚書、黃、散視而不敢言。張華之諫，實亦不敢發賈氏之姦，姑引古義，依違而言之耳。裴頠請檢校傳書者，賈氏之姦無所逃矣，而亦不敢竟其說。上下相蒙，宜其大亂也。其字半不成，后補成之，以呈帝。

壬戌，帝幸式乾殿，召公卿入，使黃門令董猛以太子書及青紙詔示之曰︰「遹書如此，今賜死。」徧示諸公王，莫有言者。諸公王，宗室諸王之為公者。張華曰︰「此國之大禍，自古以來，常因廢黜正嫡以致喪亂。喪，息浪翻。且國家有天下日淺，願陛下詳之！」裴頠以為宜先檢校傳書者；又請比校太子手書，不然，恐有詐妄。賈后乃出太子啓事十餘紙，衆人比視，亦無敢言非者。賈后使董猛矯以長廣公主辭白帝曰︰長廣公主，武帝女，下嫁甄德。「事宜速決，而羣臣各不同，其不從詔者，宜以軍法從事。」欲以此言脅羣臣也。議至日西，不決。后見華等意堅，懼事變，乃表免太子為庶人，詔許之。於是使尚書和郁等持節詣東宮，廢太子為庶人。太子改服出，拜受詔，步出承華門，承華門，東宮門也。陸機詩所謂「振纓承華」是也。乘粗犢車，東武公澹以兵仗送太子及妃王氏、三子虨、臧、尚同幽于金墉城。王衍自表離婚，許之，妃慟哭而歸。清談之禍，起於何晏。何晏猶與曹爽同禍福，若王衍者，又不逮何晏矣。殺太子母謝淑媛及虨母保林蔣俊。保林、良娣，漢六宮十四等之數，魏、晉以下為東宮女官品秩。師古曰︰保林，言其可安衆如林也。

## 永康元年（庚申、三○○）

**1**春，正月，癸亥朔，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有「己卯日食」，宋志無之。按長曆，己卯，十七日，安得日食。赦天下，改元。

**2**西戎校尉司馬閻纘武帝置南蠻校尉於襄陽，西戎校尉於長安，南夷校尉於寧州，各有長史、司馬。輿棺詣闕上書，以為︰「漢戾太子稱兵拒命，言者猶曰罪當笞耳。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三年。今遹受罪之日，不敢失道，猶為輕於戾太子。宜重選師傅，重，再也。重，直龍翻。先加嚴誨，若不悛改，棄之未晚也。」悛，丑緣翻。書奏，不省。省，悉景翻。纘，圃之孫也。閻圃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年。

賈后使黃門自首首，式救翻；下同。欲與太子為逆。詔以黃門首辭班示公卿，遣東武公澹以千兵防衞太子，幽于許昌宮，令持『張︰「持」作「治」。』書御史劉振持節守之，持書御史，卽治書侍御史。詔宮臣不得辭送。洗馬江統、潘滔、舍人王敦、杜蕤、魯瑤等冒禁至伊水，拜辭涕泣。晉志︰太子舍人十六人，職比散騎、中書等侍郞。水經註︰伊水過伊闕中，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于洛。司隸校尉滿奮收縛統等送獄。其繫河南獄者，樂廣悉解遣之；樂廣時為河南尹。繫洛陽縣獄者，猶未釋。付郡者，河南尹得解遣之；繫洛陽獄者，尹不得與，故未釋。都官從事孫琰說賈謐曰︰「所以廢徙太子，以其為惡故耳。今宮臣冒罪拜辭，而加以重辟；流聞四方，乃更彰太子之德也，說，輸芮翻。辟，毗亦翻。聞，音問。不如釋之。」謐乃語洛湯令曹攄使釋之；攄，抽居翻。語，牛倨翻。廣亦不坐。敦，覽之孫；王覽見七十七卷魏高貴鄕公甘露元年。攄，肇之孫也。曹肇見十四卷魏明帝景初二年。太子至許，遺王妃書，遺，于季翻。自陳誣枉，妃父衍不敢以聞。

**3**丙子，皇孫虨卒。非疾也。考異曰︰帝紀「虨」作「霖」。按虨，字道文，不當作「霖」，今從傳。

**4**三月，尉氏雨血，尉氏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曰︰鄭大夫尉氏之邑，故以為邑名。師古曰︰鄭大夫尉氏亦以掌獄之官故為族耳，應說是也。雨，于具翻。妖星見南方，星見妖而不知其名，故但曰妖星。妖，於驕翻。見，賢遍翻；下同。太白晝見，晉·天文志曰︰太白晝見，與日爭明，強國弱，小國強，女主昌。中台星拆。史記·天官書曰︰魁下六星，兩兩而比者曰三台。三台色齊，君臣和；不齊，君臣乖戾。漢·天文志曰︰三台曰泰階︰上階，上星為天子，下星為女主；中階，上星為諸侯、三公，下星為卿、大夫；下階，上星為士，下星為庶人。拆者，兩星不相比也。張華少子韙勸華遜位，少，詩照翻。韙，羽委翻。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華所謂靜以待之者，欲何所待也！

**5**太子旣廢，衆情憤怒。右衞督司馬雅、常從督許超，皆嘗給事東宮，與殿中中郞士猗等右衞督、常從督、殿中中郞，皆屬二衞。武帝甚重兵官，殿中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司馬雅，宗室之疏屬也。從，才用翻。謀廢賈后，復太子。以張華、裴頠安常保位，難與行權，右軍將軍趙王倫執兵柄，性貪冒，冒，密北翻。可假以濟事。乃說孫秀曰︰說，輸芮翻。「中宮凶妬無道，與賈謐等共誣廢太子。今國無嫡嗣，社稷將危，大臣將起大事，而公名奉事中宮，與賈、郭親善，太子之廢，皆云豫知，言倫、秀豫知廢太子之謀。一朝事起，禍必相及，何不先謀之乎！」秀許諾，言於倫，倫納焉，遂告通事令史張林通事令史，中書令史也。中書侍郞本通事郞，官名雖改，令史猶以通事冠之。陸機惠帝起居注曰︰張林者，黑山賊張燕之曾孫。及省事張衡等，省事，亦吏職也。賈充為尚書令，以目疾表置省事吏四員，省事蓋自此始。省，悉景翻。使為內應。

事將起，孫秀言於倫曰︰「太子聰明剛猛，若還東宮，必不受制於人。明公素黨於賈后，道路皆知之，今雖建大功於太子，太子謂公特逼於百姓之望，翻覆以免罪耳，言百姓望太子復，倫等畏逼，故背賈氏復太子以求自免罪。雖含忍宿忿，必不能深德明公，若有瑕釁，猶不免誅。不若遷延緩期，遲其事而遷延未發也。賈后必害太子，然後廢賈后，為太子報讎，為，于偽翻。非徒免禍而已，乃更可以得志。」倫然之。

秀因使人行反間，間，古莧翻。言殿中人欲廢皇后，立太子，司馬雅、許超、士猗皆殿中人也。賈后數遣宮婢微服於民間聽察，數，所角翻。聞之甚懼。倫、秀因勸謐等早除太子以絕衆望。癸未，賈后使太醫令程據和毒藥，和，戶臥翻。矯詔使黃門孫慮至許昌毒太子。太子自廢黜，恐被毒，常自煑食於前；被，皮義翻。慮以告劉振，振乃徙太子於小坊中，絕其食，宮人猶竊於牆上過食與之。慮逼太子以藥，太子不肯服，慮以藥杵椎殺之。椎，傳追翻。有司請以庶人禮葬，賈后表請以廣陵王禮葬之。

**6**夏，四月，辛卯朔，日有食之。

**7**趙王倫、孫秀將討賈后，告右衞佽飛督閭和，晉制︰右衞有佽飛、虎賁二督。佽飛，荊人，赴江斬蛟，古勇士也；自漢以來以為衞士之號。佽，日四翻。和從之，期以癸巳丙夜一籌，以鼓聲為應。丙夜，夜三鼓；丙夜一籌，三更一點也。癸巳，秀使司馬雅告張華曰︰「趙王欲與公共匡社稷，為天下除害，為，于偽翻。使雅以告。」華拒之。雅怒曰︰「刃將在頸，猶為是言邪！」不顧而出。華素有籌略，雅辭氣之悖如此而無以處之，蓋亦知衆怒不可遏，而己為賈后用心，不敢背之，搏手無策，待死而已。

及期，倫矯詔敕三部司馬曰︰晉二衞有前驅、由基、強弩三部司馬。「中宮與賈謐等殺吾太子，今使車騎入廢中宮，時趙王倫以車騎將軍領右軍將軍。汝等皆當從命，事畢，賜爵關中侯，不從者誅三族。」衆皆從之。又矯詔開門，夜入，陳兵道南，御道之南也。遣翊軍校尉齊王冏武帝太康元年，置翊軍校尉。冏，居永翻。將百人排閤而入，華林令駱休為內應，華林令，華林園令也。魏起芳林園，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有天淵池，池中有魏文帝九花叢殿。晉志︰華林令屬鴻臚。姓譜︰齊太公之後，有公子駱，子孫以為氏。又秦之先有大駱。迎帝幸東堂，以詔召賈謐於殿前，將誅之。謐走入西鍾下，呼曰︰「阿后救我！」呼，火故翻。阿，今相傳從安入聲。就斬之。賈后見齊王冏，驚曰︰「卿何為來？」冏曰︰「有詔收后。」后曰︰「詔當從我出，何詔也！」后至上閤，遙呼帝曰︰「陛下有婦，使人廢之，亦行自廢矣。」是時，梁王肜亦預其謀，后問冏曰︰「起事者誰？」冏曰︰「梁、趙。」后曰︰「繫狗當繫頸，反繫其尾，何得不然！」恨不先誅梁、趙也。遂廢后為庶人，幽之於建始殿。收趙粲、賈午等付暴室考竟。晉志︰暴室令，屬光祿勳。詔尚書收捕賈氏親黨，召中書監、侍中、黃門侍郞、八座皆夜入殿。尚書始疑詔有詐，郞師景露版奏請手詔，郞，尚書郞也。師，姓；景，名。倫等斬之以徇。

倫陰與秀謀篡位，欲先除朝望，朝，直遙翻。且報宿怨，乃執張華、裴頠、解系、解結等於殿前。倫、秀怨華、頠、系，事見上卷元康六年。結，系弟也。秀亂關中，結議秀罪應誅，故亦怨之。華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邪？」林稱詔詰之曰︰詰，去吉翻。「卿為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臣諫事具存，可覆按也。」林曰︰「諫而不從，何不去位？」華無以對。遂皆斬之，仍夷三族。解結女適裴氏，明日當嫁而禍起，裴氏欲認活之，女曰︰「家旣如此，我何以活為！」亦坐死。朝廷由是議革舊制，女不從死。不從父母家坐死也。甲午，倫坐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遣尚書和郁持節送賈庶人于金墉；楊太后、太子遹之廢，史皆不書為庶人，此獨書賈庶人者，正其罪也。誅劉振、董猛、孫慮、程據等；司徒王戎及內外官坐張、裴親黨黜免者甚衆。閻纘撫張華尸慟哭曰︰「早語君遜位而不肯，今果不免，命也！」語，牛倨翻。

於是趙王倫稱詔赦天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相國、侍中，一依宣、文輔魏故事，晉志曰︰丞相、相國，秦官也，晉受魏禪，並不置。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恆，為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非復人臣之職也。今按宣王懿以丞相輔魏，文王昭以相國輔魏，皆非人臣之職。置府兵萬人，以其世子散騎常侍荂領宂從僕射，荂，枯花翻；楊正衡音孚。晉志︰宂從僕射，屬光祿動。從，才用翻。子馥為前將軍，封濟陽王；濟，子禮翻。虔為黃門郞，封汝陰王；詡為散騎侍郞，封霸城侯。黃門郞，卽黃門侍郞。散騎侍郞，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自魏至晉，散騎常侍、侍郞與侍中、黃門侍郞共平尚書奏事，皆要官也。孫秀等皆封大郡，並據兵權，文武官封侯者數千人，百官總己以聽於倫。朱氏曰︰總己，謂總攝己職。倫素庸愚，復受制於孫秀。復，扶又翻。秀為中書令，威權振朝廷，天下皆事秀而無求於倫。

詔追復故太子遹位號，使尚書和郁帥東宮官屬迎太子喪於許昌，帥，讀曰率。追封遹子虨為南陽王，封虨弟臧為臨淮王，尚為襄陽王。

有司奏︰「尚書令王衍備位大臣，太子被誣，志在苟免，謂太子遺王妃書，自陳誣枉，衍不敢以聞也。請禁錮終身。」從之。

相國倫欲收人望，選用海內名德之士，以前平陽太守李重、滎陽太守荀組為左、右長史，東平王堪、沛國劉謨為左、右司馬，尚書郞陽平束晳為記室，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記室，主文翰。束晳，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廣曾孫避難，因去疎字之「足」，改姓為束。續漢志曰︰記室，主上章表報書記。淮南王文學荀崧、殿中郞陸機為參軍。殿中郞，尚書郞也，主殿中曹。組，勗之子；勗為晉初佐命之臣。崧，彧之玄孫也。荀彧為魏初佐命之官。李重知倫有異志，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憂憤成疾，扶曳受拜，數日而卒。

**8**丁酉，以梁王肜為太宰，左光祿大夫何劭為司徒，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司空。晉志︰左、右光祿大夫，假金章紫綬，品秩第二，祿賜、班位、冠幘、車服、佩玉，置吏卒羽林。後之金紫光祿大夫，蓋魏、晉之左、右光祿大夫也。但魏、晉之大夫皆為專官，後世則為寄祿官耳。杜佑曰︰魏、晉以來，左右光祿三大夫皆銀印青綬，其重者，詔加金章紫綬者，則謂之金紫光祿大夫。重者旣有金紫之號，故謂本光祿為銀青光祿大夫。

**9**太子遹之廢也，將立淮南王允為太弟，議者不合。言有持異議者也。會趙王倫廢賈后，乃以允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中護軍。

**10**己亥，相國倫矯詔遣尚書劉弘齎金屑酒賜賈后死于金墉城。

**11**五月，己巳，詔立臨海『章︰甲十一行本「海」作「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臧為皇太孫，還妃王氏以母之；太子之廢也，歸王妃于父母家。太子官屬卽轉為太孫官屬，相國倫行太孫太傅。

**12**己卯，諡故太子曰愍懷；六月，壬寅，葬于顯平陵。

**13**清河康王遐薨。

**14**中護軍淮南王允，性沈毅，沈，持林翻。宿衞將士皆畏服之。允知相國倫及孫秀有異志，陰養死士，謀討之。倫、秀深憚之。秋，八月，轉允為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權。中護軍掌兵，轉太尉則兵權去矣。允稱疾不拜。秀遣御史劉機逼允，收其官屬以下，劾以拒詔，大逆不敬。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允視詔，乃秀手書也，大怒，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免，斬其令史二人。此蘭臺令史也。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帥國兵及帳下七百人直出，國兵，淮南國兵也。帳下，中護軍帳下也。帥，讀曰率。大呼曰︰呼，火故翻。「趙王反，我將討之，從我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輿閉掖門，宮門端門之左曰左掖門，右曰右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時倫以東宮為相府。允所將兵皆精銳，將，卽亮翻。倫與戰屢敗，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左率，卽左衞率。允結陳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陳，讀曰陣。射，而亦翻。主書司馬眭祕以身蔽倫，續漢志︰尚書三十六曹郞，曹有三主書。此主書司馬，蓋相國府官屬，倫所自署置。眭，息隨翻，姓也。箭中其背而死。中，竹仲翻；下同。倫官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中書令陳淮，前有中書令陳準，「淮」，蓋「準」字之誤也。徽之兄也，欲應允，言於帝曰︰「宜遣白虎幡以解鬬。」白虎幡以麾軍進戰，非以解鬬也。陳準蓋以帝庸愚，故請以白虎幡麾軍，欲倫兵見之，以為允之攻倫，出於帝命，將自潰也。否則何以應允。乃使司馬督護伏胤將騎四百持幡從宮中出，司馬督護，亦殿中將校，屬二衞。侍中汝陰王虔在門下省，陰與胤誓曰︰「富貴當與卿共之。」胤乃懷空版出，空版，不書詔之版，本無詔書，而別取空版懷之以出也。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不之覺，開陣內之，下車受詔，胤因殺之，幷殺允子秦王郁、漢王迪，坐允夷滅者數千人。曲赦洛陽。不普赦天下，而獨赦洛陽，故曰曲赦。

初，孫秀嘗為小吏，事黃門郞潘岳，岳屢撻之。孫秀，琅邪人。潘岳為琅邪內史，秀為小吏，給岳，狡黠自喜。岳惡其為人，數撻辱之。衞尉石崇之甥歐陽建素與相國倫有隙，建表倫罪惡，見上卷元康六年。崇有愛妾曰綠珠，綠珠善吹笛。太平廣記曰︰今白州雙角山下有綠珠井。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崇使交州，以眞珠三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汲飲者必誕美女。里閭以美女無益，遂以石塡之。孫秀使求之，崇不與。及淮南王允敗，秀因稱石崇、潘岳、歐陽建奉允為亂，收之。考異曰︰崇傳曰︰「崇、建潛知其計，陰勸淮南王允、齊王冏圖趙王倫。」若崇果與允同謀，允敗，崇應惶懼，不應被收時，方宴於樓上。蓋倫、秀以舊怨誣殺之耳。今按石崇傳︰「孫秀索綠珠，崇不許，秀怒，乃勸倫誅崇。崇正宴於樓上，介士到門，崇謂綠珠曰︰『我今為爾得罪。』綠珠泣曰︰『當效死於君前。』因自投於樓下而死。」崇歎曰︰「奴輩利吾財爾！」收者曰︰「知財為禍，何不早散之！」崇不能答。初，潘岳母常誚責岳曰︰「汝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蓋戒岳乘時射利，不知止也。服虔曰︰乾沒，射成敗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乾，音干。一說︰以水為喻也，言其視利而趨，雖乾而在陸，沒而滅頂，皆所不顧也。及敗，岳謝母曰︰「負阿母。」阿，從安入聲。遂與崇、建皆族誅，籍沒崇家。相國倫收淮南王母弟吳王晏，欲殺之。光祿大夫傅祗爭之於朝堂，朝，直遙翻。衆皆諫止，倫乃貶晏為賓徒縣王。賓徒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屬遼東屬國都尉，晉屬昌黎郡。

齊王冏以功遷游擊將軍，晉志︰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衞、驍騎、游擊為六軍。冏意不滿，有恨色，孫秀覺之，且憚其在內，乃出為平東將軍，鎭許昌。為冏自許昌起兵討倫張本。

**15**以光祿大夫陳準為太尉，錄尚書事；未幾，薨。

**16**孫秀議加相國倫九錫，百官莫敢異議。吏部尚書劉頌曰︰「昔漢之錫魏，魏之錫晉，皆一時之用，非可通行。謂禪代然後有九錫，非常典也。周勃、霍光，其功至大，皆不聞有九鍚之命也。」謂周勃、霍光定策以安漢室，且不聞有九錫之命，所以折倫、秀之姦謀也。張林積忿不已，以頌為張華之黨，將殺之。孫秀曰︰「殺張、裴已傷時望，不可復殺頌。」林乃止。復，扶又翻；下同。以頌為光祿大夫。晉志︰光祿大夫與卿同，秩中二千石，著進賢兩梁冠，黑介幘，五時朝服，佩水蒼玉。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黨大怒，謀害頌，頌懼，自殺。」頌傳云︰「頌為光祿，尋病卒。」今從傳。遂下詔加倫九錫，復加其子荂撫軍將軍，撫軍將軍，文帝以授武帝，遂以代魏。倫以加其世子，意趣為何？虔中軍將軍，武帝受禪，置中軍將軍，統宿衞七軍，尋罷，已而復置。詡為侍中。又加孫秀侍中、輔國將軍，相國司馬、右率如故。右率，右衞率也。不解此官者，欲握東宮兵。張林等並居顯要。增相府兵為二萬人，與宿衞同，幷所隱匿之兵，數踰三萬。

九月，改司徒為丞相，以梁王肜為之，肜固辭不受。

倫及諸子皆頑鄙無識，秀狡黠貪淫，黠，下八翻。所與共事者，皆邪佞之士，惟競榮利，無遠謀深略，志趣乖異，互相憎嫉。秀子會為射聲校尉，形貌短陋，如奴僕之下者，秀使尚帝女河東公主。史言倫、秀兵已在頸，乃圖非望。

**17**冬，十一月，甲子，立皇后羊氏，赦天下。后，尚書郞泰山羊玄之之女也。外祖平南將軍樂安孫旂，與孫秀善，故秀立之。拜玄之光祿大夫、特進、散騎常侍，封興晉侯。晉志︰光祿大夫，假銀章青綬者，品秩第三；加特進，則品秩與左右光祿大夫同矣。晉置興晉郡，在唐河州界。

**18**詔徵益州刺史趙廞為大長秋，廞，許今翻。以成都內史中山耿滕為益州刺史。晉諸王國置內史，猶漢王國相也。武帝太康九年，改諸王國相為內史。考異曰︰帝紀作「耿勝」，載記、華陽國志作「滕」。今從之。廞，賈后之姻親也。聞徵，甚懼，懼以賈后親黨連坐。且以晉室衰亂，陰有據蜀之志，乃傾倉廩，賑流民，以收衆心。以李特兄弟材武，其黨類皆巴西人，與廞同郡，李特黨類本巴氐，趙廞亦巴西人也。厚遇之以為爪牙。特等憑恃廞勢，專聚衆為盜，蜀人患之。特等入蜀事，始上卷元康八年。滕數密表︰「流民剛剽，蜀人愞弱，數，所角翻。剽，匹妙翻。愞，奴亂翻。主不能制客，必為亂階，宜使還本居。若留之險地，蜀地阻險。恐秦、雍之禍更移於梁、益矣。」流民本居秦、雍。雍，於用翻。廞聞而惡之。惡，烏路翻。

州被詔書，遣文武千餘人迎滕。是時，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二城皆秦張儀所築。儀旣築太城，後一年又築少城。太城今成都府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東卽太城之西墉也。少，詩照翻。廞猶在太城，未去。滕欲入州，功曹陳恂諫曰︰「今州、郡搆怨日深，州，謂益州；郡，謂成都。此言廞、滕搆怨也。入城必有大禍，不如留少城以觀其變，檄諸縣合村保以備秦氐，李特等本巴氐，蜀人以其徙居秦州界，因謂之秦氐。陳西夷行至，陳西夷，謂西夷校尉陳總也。行至，言總來領西夷校尉之職，行且至成都也。晉置西夷校尉於汶山，平越中郞將於廣州，南蠻校尉於襄陽，南夷校尉於寧州。且當待之。不然，退保犍為，西渡江源，以防非常。」江源縣，漢屬蜀郡，後李雄分立江源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為晉原縣。唐蜀州之晉原、青城、唐安三縣，皆漢江源縣地。犍，居言翻。滕不從。是日，帥衆入州，帥，讀曰率；下同。廞遣兵逆之，戰于西門，滕敗死，考異曰︰華陽國志曰︰「戰於廣漢宣化亭，殺傳詔。」按州郡俱治成都，不容戰於廣漢。又趙廞若已與滕戰，不應欲直入州。今從載記。郡吏皆竄走，惟陳恂面縛詣廞，請滕死；『章︰甲十一行本「死」作「喪」；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請其屍而葬之。死，讀曰屍。廞義而許之。

廞又遣兵逆西夷校尉陳總。總至江陽，江陽縣，漢屬犍為郡，劉璋分江陽郡；唐瀘州瀘川、綿水二縣，漢江陽之地也。聞廞有異志，主簿蜀郡趙模曰︰「今州郡不協，必生大變，當速行赴之。府是兵要，助順討逆，言西夷府總蜀兵之要，順，謂耿滕，逆，謂趙廞，使總助滕討廞也。誰敢動者！」總更緣道停留，比至南安魚涪津，南安縣，屬犍為郡，有魚涪津。唐眉州青神縣，漢南安縣地。宋白曰︰榮州應靈縣、資官縣、嘉州龍游，皆漢南安縣。比，必寐翻。涪，音浮。已遇廞軍，模白總︰「散財募士以拒戰，若克州軍，則州可得；言破廞軍則益州可取，罪人斯得矣。不克，順流而退，必無害也。」言順流而退，廞軍勢不能追，必無所害。總曰︰「趙益州忿耿侯，故殺之；與吾無嫌，何為如此！」兵臨其前，猶發是言，陳總特庸人耳。模曰︰「今州起事，必當殺君以立威，雖不戰，無益也。」言至垂涕，總不聽，衆遂自潰。總逃草中，模著總服格戰；著，陟略翻。廞兵殺模，見其非是，更搜求得總，殺之。搜，尋也。考異曰︰帝紀︰「廞又殺犍為太守李密、汶山太守霍固。」按華陽國志，犍為太守李苾、汶山太守楊邠，非密、固也。載記亦作「李苾」，蓋紀誤。

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考異曰︰晉春秋云「建號太平元年」，他書無之，今不取。署置僚屬，改易守令，王官被召，無敢不往。王官，謂晉朝所命者。被，皮義翻。李庠帥妹壻李含、天水任回、上官晶、扶風李攀、始平費他、帥，讀曰率。楊正衡曰︰晶，音精。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費，扶沸翻。他，徒河翻。氐苻成、隗伯等四千騎歸廞。廞以庠為威寇將軍，沈約志︰威寇將軍，四十號之第七。封陽泉亭侯，委以心膂，使招合六郡壯勇至萬餘人，以斷北道。六郡，卽天水、略陽等六郡。壯勇，流民之壯勇者。北道，自關中入蜀之道。斷，丁管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四

## 晉紀六起重光作噩（辛酉），盡玄黓閹茂（壬戌），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上

## 永寧元年（辛酉、三○一）此猶是永康二年；正月乙丑，趙王倫改元建始；四月，帝反正，始改元永寧。

**1**春，正月，以散騎常侍安定張軌為涼州刺史。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軌以時方多難，陰有保據河西之志，故求為涼州。時州境盜賊縱橫，難，乃旦翻。縱，子容翻。鮮卑為寇；軌至，以宋配、氾瑗為謀主，楊正衡曰︰氾，音凡，姓也。瑗，于眷翻。悉討破之，威著西土。張氏保據涼土始此。嗚呼！世亂則人思自全，然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亦多矣。竇融、張軌之求出河西，此求全而得全者也。謝晦、袁顗之求鎭荊、襄，此求全而不能自全者也。蓋竇融、張軌，始終一心以奉漢、晉，此固宜永終福祿、詒及子孫者也。謝晦、袁顗，志在據地險以全身，其用心非矣，天所不與也。然劉焉求牧益州，袁紹志圖冀部，石敬瑭心欲河東，皆以之潛規非望；至其成敗久速，則有非智慮所及者。

**2**相國倫與孫秀使牙門趙奉詐傳宣帝神語云︰「倫宜早入西宮。」司馬懿，追諡宣皇帝。時倫以東宮為相國府，謂禁中為西宮。散騎常侍義陽王威，望之孫也，素諂事倫，倫以威兼侍中，使威逼奪帝璽綬，作禪詔，又使尚書令滿奮持節、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禪位於倫。左衞將軍王輿、前軍將軍司馬雅等帥甲士入殿，帥，讀曰率。曉諭三部司馬，示以威賞，無敢違者。張林等屯守諸門。屯守宮城諸門也。乙丑，倫備法駕入宮，卽帝位。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倫將篡位，義陽王威執詔示嵇紹曰︰『聖上法堯、舜之舉，卿其然乎？』紹厲聲曰︰『有死而已，終不有二！』威怒，拔劍而出。及惠帝遷于金墉城，唯紹固志不從，直于金墉，絕不通倫，時人皆為之懼。」晉書·忠義傳云︰「倫篡位，紹為侍中，惠帝復祚，遂居其職。」二說不同，今皆不取。「復祚」之「祚」，當作「阼」。赦天下，改元建始。帝自華林西門出居金墉城，華林西門，華林園西門也。倫使張衡將兵守之。將，卽亮翻。

丙寅，尊帝為太上皇，改金墉曰永昌宮，廢皇太孫為濮陽王。濮，博木翻。立世子荂為皇太子，荂，枯花翻；楊正衡音孚。封子馥為京兆王，虔為廣平王，詡為霸城王，皆侍中將兵。以梁王肜為宰衡，肜，余中翻。何劭為太宰，孫秀為侍中、中書監、票騎將軍、儀同三司，票，匹妙翻。義陽王威為中書令，張林為衞將軍，其餘黨與，皆為卿、將，卿、將，列卿及諸中郞將也。將，卽亮翻。超階越次，不可勝紀；勝，音升。下至奴卒，亦加爵位。每朝會，貂蟬盈座，武冠，一曰武弁，諸武官冠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謂之「趙惠文冠」。胡廣說曰︰趙武靈王效胡服，以金璫飾首，前插貂尾，為貴職；秦滅趙，以其冠賜近臣。應劭漢官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居高飲潔，口在腋下；貂內勁捍而外溫潤，此因物生義也。徐廣曰︰趙武靈王胡服有此，秦、漢旣而用之。說者蟬取其清高飲露而不食，貂紫蔚采潤而毛采不彰，故於義亦取。胡廣又曰︰意謂北方寒涼，本以貂皮暖額，附施於冠，因遂變成首飾。沈約曰︰貂蟬之說，因物生義，非其實也。其實趙武靈王變胡服，秦滅趙，以其君冠賜侍臣，故秦、漢以來，侍臣有貂蟬也。朝，直遙翻。時人為之諺曰︰「貂不足，狗尾續。」史記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亦此意。是歲，天下所舉賢良、秀才、孝廉皆不試；舊制，賢良、秀、孝皆試而後補官。郡國計吏及太學生年十六以上皆署吏；守令赦日在職者皆封侯；守，式又翻。郡綱紀並為孝廉，縣綱紀並為廉吏。郡綱紀，功曹之屬；縣綱紀，主簿、錄事史之屬。廉吏，亦選舉之一科。史言倫、秀欲以濫恩收衆心。府庫之儲，不足以供賜與。應侯者多，鑄印不給，或以白板封之。

初，平南將軍孫旂之子弼、弟子髦、輔、琰皆附會孫秀，與之合族，旬月間致位通顯。及倫稱帝，四子皆為將軍，封郡侯，以旂為車騎將軍、開府。旂以弼等受倫官爵過差，必為家禍，遣幼子回責之，弼等不從，旂不能制，慟哭而已。據晉書，孫旂四子，並以吏才稱於當世。附麗非人，至於滅族，擇木之難也。然孫旂先與孫秀親善，故諸子從而附會之。擇交之不審，何以詔其子哉！雖慟哭，無益也。孫族之赤，旂實為之。

**3**癸酉，殺濮陽哀王臧。

孫秀專執朝政，倫所出詔令，秀輒改更與奪，朝，直遙翻。更，工衡翻。自書青紙為詔，或朝行夕改，百官轉易如流。張林素與秀不相能，且怨不得開府，潛與太子荂牋，言︰「秀專權不合衆心，而功臣皆小人，撓亂朝廷，撓，火高翻，又奴巧翻。可悉誅之。」荂以書白倫，倫以示秀。秀勸倫收林，殺之，夷其三族。秀以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各擁強兵，據方面，惡之，冏鎭許昌，穎鎭鄴，顒鎭關中。惡，烏路翻。顒，魚容翻。乃盡用其親黨為三王參佐，加冏鎭東大將軍、穎征北大將軍，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寵安之。

**4**李庠曉勇得衆心，趙廞浸忌之而未言。驍，堅堯翻。廞，許今翻。長史蜀郡杜淑、張粲說廞曰︰「將軍起兵始爾，而據遣李庠握強兵於外。謂廞使庠招合壯勇以斷北道也。說，輸芮翻。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此倒戈授人也，宜早圖之。」會庠勸廞稱尊號，淑、粲因白廞以庠大逆不道，引斬之，幷其子姪十餘人。考異曰︰載記曰︰「及其子姪宗族三十餘人。」今從華陽國志。又國志，庠死在去年冬，晉春秋在今年春。今從之。時李特、李流皆將兵在外，廞遣人慰撫之曰︰「庠非所宜言，罪應死。兄弟罪不相及。」復以特、流為督將。將，卽亮翻。特、流怨廞，引兵歸緜竹。

廞牙門將涪陵許弇求為巴東監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為涪陵郡。涪，音浮。監，音工銜翻。杜淑、張粲固執不許，弇怒，手殺淑、粲於廞閤下，淑、粲左右復殺弇。復，扶又翻。三人，皆廞之腹心也，廞由是遂衰。腹心旣死，廞無所倚，故其勢衰。

廞遣長史犍為費遠、犍，居言翻。費，扶沸翻。蜀郡太守李苾、督護常俊督萬餘人斷北道，屯緜竹之石亭。苾，毗必翻。緜竹縣，漢屬廣漢郡，晉屬新都郡，唐屬漢州。斷，丁管翻。李特密收兵得七千餘人，夜襲遠等軍，燒之，死者十八九，遂進攻成都。費遠、李苾及軍『張︰「軍」下脫「諮」字。』祭酒張微，夜斬關走，文武盡散。廞獨與妻『章︰甲十一行本「妻」下有「子」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乘小船走，至廣都，為從者所殺。從，才用翻。特入成都，縱兵大掠，遣使詣洛陽，陳廞罪狀。

初，梁州刺史羅尚，聞趙廞反，表︰「廞非雄才，蜀人不附，敗亡可計日而待。」詔拜尚平西將軍、益州刺史，督牙門將王敦、此別一王敦。蜀郡太守徐儉、廣漢太守辛冉等七千餘人入蜀。特等聞尚來，甚懼，使其弟驤於道奉迎，幷獻珍玩，尚悅，以驤為騎督。驤，斯將翻。騎，奇寄翻。騎督，督騎兵。特、流復以牛酒勞尚於緜竹，王敦、辛冉說尚曰︰復，扶又翻。勞，力到翻。說，輸芮翻。「特等專為盜賊，宜因會斬之；不然，必為後患。」尚不從。冉與特有舊，謂特曰︰「故人相逢，不吉當凶矣。」特深自猜懼。

三月，尚至成都。汶山羌反，尚遣王敦討之，為羌所殺。汶，音岷。考異曰︰帝紀在八月，疑是洛陽始知。今從華陽國志。

**5**齊王冏謀討趙王倫，未發，會離狐王盛、離狐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濟陰郡，唐天寶元年，改為南華縣，屬鄆州。潁川處穆晉書作「王處穆」。『章︰孔本「處」上正有「王」字；張校同。』聚衆於濁澤，濁澤在潁川長社縣。百姓從之，日以萬數。倫以其將管襲為齊王軍司，討盛、穆，斬之。冏因收襲，殺之，考異曰︰齊王冏傳曰︰「冏潛與盛、穆謀起兵誅倫，未發，恐事泄，乃與襲殺穆，送首於倫，以安其意。」今從三十國春秋。與豫州刺史何勗、龍驤將軍董艾等起兵，遣使告成都王穎、河間王顒、常山王乂及南中郞將新野公歆，晉志曰︰四中郞將，並後漢置；武帝以來，四中郞將或領刺史，或持節為之。歆，扶風王駿之子也。移檄征、鎭、州、郡、縣、國，征、鎭，四征、四鎭，居方面者。稱︰「逆臣孫秀，迷誤趙王，當共誅討。有不從命者，誅及三族。」

使者至鄴，成都王穎召鄴令盧志謀之。志曰︰「趙王篡逆，人神共憤，殿下收英俊以從人望，杖大順以討之，百姓必不召自至，攘臂爭進，蔑不克矣。」蔑，無也。穎從之，以志為諮議參軍，諮議參軍，晉公府皆置之，蓋取諮詢謀議軍事也，其位在諸參軍之上。仍補左長史。志，毓之孫也。盧毓見七十三卷魏明帝景初元年。穎以兗州刺史王彥、冀州刺史李毅、督護趙驤、石超等為前鋒，遠近響應；至朝歌，朝歌縣，前漢屬河內郡，晉分屬汲郡；隋大業二年，改朝歌縣為衞縣，屬衞州；有紂所都朝歌城，在縣西。衆二十餘萬。超，苞之孫也。石苞事文帝、武帝，功參佐命。

常山王乂在其國，與太原內史劉暾各帥衆為穎後繼。暾，他昆翻。帥，讀曰率。

新野公歆得冏檄，未知所從。嬖人王綏曰︰「趙親而強，齊疏而弱，歆父扶風王駿，與趙王倫皆宣帝子，歆於倫為叔姪，其屬親；冏於歆為從子，其屬視倫為疏。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公宜從趙。」參軍孫詢大言於衆曰︰「趙王凶逆，天下當共誅之，何親疏強弱之有！」歆乃從冏。

前安西參軍夏侯奭在始平，合衆數千人以應冏，遣使邀河間王顒。顒用長史李『章︰甲十一行本「李」上有「隴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含謀，遣振武將軍河間張方討擒奭及其黨，腰斬之。沈約志︰振武將軍，始於西漢之末，王莽以命王況。冏檄至，顒執冏使送於倫，使，疏吏翻。遣張方將兵助倫。方至華陰，華，戶化翻。顒聞二王兵盛，復召方還，更附二王。二王，謂齊王冏、成都王穎。

冏檄至揚州，州人皆欲應冏。刺史郗隆，慮之玄孫也，郗，丑之翻。郗慮，漢獻帝時為御史大夫。以兄子鑒及諸子悉在洛陽，疑未決，悉召僚吏謀之。主簿淮南趙誘、前秀才虞潭皆曰︰「趙王篡逆，海內所疾；今義兵四起，其敗必矣。為明使君計，莫若自將精兵，徑赴許昌，上策也；齊王冏時鎭許昌。遣將將兵會之，中策也；量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也。」將，息亮翻。量，音良。隆退，密與別駕顧彥謀之，彥曰︰「誘等下策，乃上計也。」治中留寶、主簿張褒、西曹留承聞之，請見，曰︰「不審明使君今當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二帝，謂宣帝、武帝。或曰︰二帝，謂惠帝及趙王倫，非也。無所偏助，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世祖之天下也；文帝廟號世祖。文帝平諸葛誕，滅蜀，始弘晉業。太上承代已久，太上，謂惠帝，時號太上皇。今上取之，不平，今上，謂趙王倫。齊王順時舉事，成敗可見。言齊王冏舉事必成，趙王倫必敗也。使君不早發兵應之，狐疑遷延，變難將生，難，乃旦翻。此州豈可保也！」隆不應。潭，翻之孫也。虞翻事吳主權，以直聞。隆停檄六日不下，停冏檄不下曹。下，遐嫁翻。將士憤怨。參軍王邃鎭石頭，將士爭往歸之，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能止。平吳之後，揚州移鎭秣陵。今於牛渚禁將士往石頭，疑此時揚州又還治淮南也。將士遂奉邃攻隆，隆父子及顧彥皆死，傳首於冏。

安南將軍、監沔北諸軍事孟觀，以為紫宮帝座無他變，晉志︰北極五星，鉤陳六星，皆在紫宮中。鉤陳中一星曰天皇大帝，大帝上九星曰華蓋，所以覆蔽大帝之座也。觀徒占天象而不察諸人事，此其所以死也。監，古銜翻。沔，迷兗翻。倫必不敗，乃為之固守。為，于偽翻。

倫、秀聞三王兵起，大懼，三王，謂齊王冏、成都王穎、河間王顒也。詐為冏表曰︰「不知何賊猝見攻圍，臣懦弱不能自固，乞中軍見救，魏、晉以禁兵為中軍。庶得歸死。」以其表宣示內外；遣上軍將軍孫輔、折衝將軍李嚴上軍將軍，蓋當時所置。沈約志︰折衝將軍，始於建安中，曹公以樂進為之。帥兵七千自延壽關出，晉志，河南緱氏縣有延壽城。帥，讀曰率；下同。征虜將軍張泓、左軍將軍蔡璜、前軍將軍閭和帥兵九千自崿阪關出，晉志，河南陽城縣有崿阪關。杜佑曰︰崿嶺在河南登封縣，登封，故嵩陽也。崿，五各翻。阪，音反。鎭軍將軍司馬雅、揚威將軍莫原沈約志︰揚威將軍，魏置。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帥兵八千自成皋關出，晉志，河南成皋縣有成皋關。以拒冏。三路出兵以拒冏。遣孫秀子會督將軍士猗、許超帥宿衞兵三萬以拒穎。召東平王楙為衞將軍，都督諸軍；又遣京兆王馥、廣平王虔帥兵八千為三軍繼援。孫會、士猗、許超三人所將之軍，為三軍。倫、秀日夜禱祈、厭勝以求福；厭，益葉翻。使巫覡選戰日；覡，他狄翻。又使人於嵩山著羽衣，詐稱仙人王喬，作書述倫祚長久，欲以惑衆。嵩山，中嶽，在潁川陽城縣；漢武帝分置崈高縣，以奉中嶽，東漢省，倂入陽城縣。晉陽城縣，屬河南郡。著，陟略翻。劉向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山，三十餘年。後來於山上告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於緱氏山頭。」果乘白鶴駐山巓，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而去。故倫、秀詐以惑衆。著，陟略翻。

**6**閏月，丙戌朔，日有食之。自正月至于是月，五星互經天，縱橫無常。志曰︰傳曰︰日陽，君道也；星陰，臣道也。日出則星亡，臣不得專也。晝而星見午上為經天，其占為不臣，為更王。今五星悉經天，天變所未有也。縱，子容翻。

**7**張泓等進據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與齊王冏戰，屢破之。冏軍潁陰，潁陰縣，在潁川郡，潁陰去陽翟四十里。夏，四月，泓乘勝逼之，冏遣兵逆戰。諸軍不動，而孫輔、徐建軍夜亂，徑歸洛自首曰︰首，式救翻。「齊王兵盛，不可當，泓等已沒矣！」趙王倫大恐，祕之，而召其子虔及許超還。欲召河北之軍還以自衞。會泓破冏露布至，倫乃復遣之。復，扶又翻。泓等悉帥諸軍濟潁攻冏營，潁水出潁川陽城縣少室，東南流，過陽翟縣之北。帥，讀曰率；下同。冏出兵擊其別將孫髦、司馬譚等，破之，泓等乃退。孫秀詐稱已破冏營，擒得冏，令百官皆賀。

成都王穎前鋒至黃橋，朝歌西有黃澤，澤水右入蕩水，謂之黃雀溝。橋當在溝上。為孫會、士猗、許超所敗，敗，補邁翻。殺傷萬餘人，士衆震駭。穎欲退保朝歌，盧志、王彥曰︰「今我軍失利，敵新得志，有輕我之心。我若退縮，士氣沮衂，不可復用。沮，在呂翻。衂，女六翻。復，扶又翻。且戰何能無勝負！不若更選精兵，星行倍道，出敵不意，此用兵之奇也。」星行者，夜行戴星而行也。穎從之。倫賞黃橋之功，士猗、許超與孫會皆持節。由是各不相從，軍政不一，且恃勝輕穎而不設備。穎帥諸軍擊之，大戰于湨水，湨水出河內軹縣東南，至溫入河。湨，古闃翻。考異曰︰趙王倫傳作「激水」。今從帝紀。會等大敗，棄軍南走。穎乘勝長驅濟河。

自冏等起兵，百官將士皆欲誅倫、秀，秀懼，不敢出中書省；及聞河北軍敗，憂懣不知所為。懣，母本翻，又莫困翻。孫會、許超、士猗等至，與秀謀，或欲收餘卒出戰；或欲焚宮室，誅不附己者，挾倫南就孫旂、孟觀；孫旂在荊州，孟觀在宛。或欲乘船東走入海；計未決。辛酉，左衞將軍王輿與尚書廣陵公漼漼，取猥翻。帥營兵七百餘人自南掖門入宮，三部司馬為應於內，攻孫秀、許超、士猗於中書省，皆斬之，遂殺孫奇、孫弼及前將軍謝惔等。惔，徒甘翻。漼，伷之子也。伷，音冑。王輿屯雲龍門，召八坐皆入殿中，坐，徂臥翻。使倫為詔曰︰「吾為孫秀所誤，以怒三王；今已誅秀。其迎太上皇復位，吾歸老于農畝。」傳詔以騶虞幡敕將士解兵。傳詔者，使之宣傳詔命，因以為官名。黃門將倫自華林東門出，及太子荂皆還汶陽里第，將，如字，引也。荂，枯花翻；楊正衡音孚。洛陽城中有汶陽里，倫私第在焉。楊正衡曰︰汶，音問。遣甲士數千迎帝于金墉城。百姓咸稱萬歲。帝自端門入，升殿；羣臣頓首謝罪。詔送倫、荂等赴金墉城。廣平王虔自河北還，至九曲，水經註︰九曲瀆，在河南鞏縣西。聞變，棄軍，將數十人歸里第。

癸亥，赦天下，改元，改元永寧。大酺五日。酺，薄乎翻。分遣使者慰勞三王。勞，力到翻。梁王肜等表︰「趙王倫父子凶逆，宜伏誅。」丁卯，遣尚書袁敞持節賜倫死，收其子荂、馥、虔、詡，皆誅之。凡百官為倫所用者皆斥免，臺、省、府、衞，僅有存者。尚書、御史、謁者，臺；門下、中書、祕書，省；府，諸公府也；衞，二衞及六軍也。是日，成都王穎至。己巳，河間王顒至。穎使趙驤、石超助齊王冏討張泓等於陽翟，泓等皆降。降，戶江翻。自兵興六十餘日，戰鬬死者近十萬人。近，其靳翻。斬張衡、閭和、孫髦于東市，蔡璜自殺。五月，誅義陽王威。襄陽太守宗岱承冏檄斬孫旂，沈約曰︰魏武帝分南郡編縣以北及南陽之山都立襄陽郡。魚豢曰︰魏文帝立。永饒冶令空桐機斬孟觀，永饒冶當在南陽宛縣。空桐，姓；機，名。姓譜曰︰漢覆姓有空桐、空相二氏。世本云︰空同，子姓，蓋因崆峒山也。皆傳首洛陽，夷三族。

**8**立襄陽王尚為皇太孫。

**9**六月，乙卯，齊王冏帥衆入洛陽，帥，讀曰率。頓軍通章署，甲士數十萬，威震京都。晉避景帝諱，謂京師曰京都。

**10**戊辰，赦天下。

**11**復封賓徒王晏為吳王。晏貶見上卷永康元年。考異曰︰晏傳︰「自賓徒徙封代王。倫誅，復本封。」今從帝紀。

**12**甲戌，詔以齊王冏為大司馬，加九錫，備物典策，如宣、景、文、武輔魏故事；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錄尚書事，加九錫，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考異曰︰穎傳曰︰「至鄴，詔王粹加九錫，進位大將軍，都督中外；穎拜受徽號，讓殊禮。」按穎在洛，盧志已謂穎曰︰「今當與齊王共輔朝政，」明已有錄尚書之命，但穎不受歸鄴，故朝廷使粹追命之耳。且穎功大於冏，不應獨賞冏而穎未賞也。今從帝紀。河間王顒為侍中、太尉，加三賜之禮；記·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賜圭瓚然後為鬯。常山王乂為撫軍大將軍，領左軍；左軍，卽左軍將軍所統。進廣陵公漼爵為王，領尚書，加侍中；進新野公歆爵為王，都督荊州諸軍事，加鎭南大將軍。歆自南中郞將加鎭南。齊、成都、河間三府，各置掾屬四十人，武號森列，自東漢以來，公府皆有掾、有屬，但不帶武號耳。掾，以絹翻。文官備員而已，識者知兵之未戢也。己卯，以梁王肜為太宰，領司徒。肜以太師領丞相之職。

光祿大夫劉蕃女為趙世子荂妻，故蕃及二子散騎侍郞輿、冠軍將軍琨皆為趙王倫所委任。冠，古玩翻。大司馬冏以琨父子有才望，特宥之，以輿為中書郞，中書郞，卽中書侍郞。琨為尚書左丞。又以前司徒王戎為尚書令，劉暾為御史中丞，暾，他昆翻。王衍為河南尹。

新野王歆將之鎭，將出鎭荊州也。與冏同乘謁陵，乘，繩正翻。因說冏曰︰「成都王至親，帝弟之親，故曰至親。說，輸芮翻。同建大勳，今宜留之與輔政；若不能爾，當奪其兵權。」常山王乂與成都王穎俱拜陵，乂謂穎曰︰「天下者，先帝之業，王宜維正之。」聞其言者莫不憂懼。憂懼者，以冏與乂、穎必阻兵相圖，將罹其禍也。盧志謂穎曰︰「齊王衆號百萬，與張泓等相持不能決；大王逕前濟河，功無與貳。今齊王欲與大王共輔朝政。志聞兩雄不俱立，宜因太妃微疾，求還定省，穎母程才人冊為成都太妃。記·曲禮︰凡為人子者，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省，悉景翻。委重齊王，以收四海之心，委朝政之重於齊王，則四海之人謂穎功大不居，將歸心於穎。此計之上也。」穎從之。帝見穎于東堂，慰勞之。勞，力到翻。穎拜謝曰︰「此大司馬冏之勳，臣無豫焉。」因表稱冏功德，宜委以萬機，自陳母疾，請歸藩。卽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洛陽城東面北頭第二門曰東陽門。遂歸鄴。遣信與冏別，冏大驚，馳出送穎，至七里澗，及之。水經註︰鴻臺陂在洛陽東北二十里，其水東流，左合七里澗。武帝泰始十年，立城東七里澗石橋。穎住車言別，流涕滂沱，滂沱，淚下如雨也。惟以太妃疾苦為憂，不及時事。由是士民之譽皆歸穎。

冏辟新興劉殷為軍諮祭酒，洛陽令曹攄為記室督，漢建安三年，曹公置軍謀祭酒。晉制︰文武官公及諸方面征鎭府，皆置軍諮祭酒。漢三公及大將軍府，皆有記室令史，主上章表奏報書記。曹公輔漢，以陳琳、阮瑀管記室。晉諸公府皆有記室督。攄，抽居翻。尚書郞江統、陽平太守河內苟晞參軍事，晉諸公、諸從公為持節都督，增參軍為六員。吳國張翰為東曹掾，孫惠為戶曹掾，前廷尉正顧榮及順陽王豹為主簿。晉制︰東曹在倉曹之上，戶曹在倉曹之下。廷尉屬官有正、監、平。魏分南陽立南鄕郡，武帝太康中，更名順陽郡。掾，俞絹翻。豹，補敎翻。惠，賁之曾孫；孫賁，吳主權從兄。榮，雍之孫也。顧雍，吳相也。殷幼孤貧，養曾祖母以孝聞，養，羊亮翻。人以穀帛遺之，遺，于季翻。殷受而不謝，直云︰「待後貴當相酧耳。」及長，博通經史，性倜儻有大志，長，知兩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劉殷後事劉聰貴顯，女充聰後宮，何足尚也！儉而不陋，清而不介，望之頹然而不可侵也。冏以何勗為中領軍，董艾典樞機，又封其將佐有功者葛旟、路秀、衞毅、劉眞、韓泰皆為縣公，委以心膂，號曰「五公」。葛旟，牟平公。路秀，小黃公。衞毅，陰平公。劉眞，安鄕公。韓泰，封丘公。旟，音輿。考異曰︰「路秀」，帝紀作「路季」，今從齊王冏傳。

成都王穎至鄴，詔遣使者就申前命；穎受大將軍，讓九錫殊禮。表論興義功臣，皆封公侯。穎亦表封盧志、和演、董洪、王彥、趙驤等。又表稱︰「大司馬前在陽翟，與賊相持旣久，百姓困敝，乞運河北邸閣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民。」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為衣服，斂祭黃橋戰士，斂，力贍翻。旌顯其家，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溫縣瘞趙王倫戰士萬四千餘人。此湨水之戰也。溫縣屬河內郡；周司寇蘇忿生之國也。瘞，於計翻。皆盧志之謀也。穎貌美而神昏，不知書，然氣性敦厚，委事於志，故得成其美焉。詔復遣使諭穎入輔，幷使受九錫。復，扶又翻。穎嬖人孟玖不欲還洛，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又，程太妃愛戀鄴都，故穎終辭不拜。

初，大司馬冏疑中書郞陸機為趙王倫撰禪詔，收，欲殺之；大將軍穎為之辯理，得免死，為，于偽翻。因表為平原內史，以其弟雲為清河內史。機友人顧榮及廣陵戴淵，以中國多難，難，乃旦翻。勸機還吳；機以受穎全濟之恩，且謂穎有時望，可與立功，遂留不去。為陸機、陸雲為穎所殺張本。

**13**秋，七月，復封常山王乂為長沙王，武帝太康十年，封乂為長沙王；楚王瑋之誅，乂以同母貶為常山王；今復舊封。遷開府、驃騎將軍。

**14**東萊王蕤，凶暴使酒，數陵侮大司馬冏，數，所角翻。又從冏求開府不得而怨之，密表冏專權，與左衞將軍王輿謀廢冏。事覺，八月，詔廢蕤為庶人，誅輿三族，徙蕤於上庸，上庸內史陳鍾承冏旨潛殺之。考異曰︰帝紀︰「六月，庚午，蕤與王輿謀廢冏，事覺得罪。甲戌，冏為大司馬。」按誅輿詔已稱冏為大司馬，則輿事覺不應在冏為大司馬前。今從三十國春秋在八月。

**15**赦天下。

**16**東武公澹坐不孝徙遼東。九月，徵其弟東安王繇復舊爵，繇廢徙，見八十二卷元康元年。拜尚書左僕射。繇舉東平王楙為『章︰甲十一行本「為」下有「平東將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都督徐州諸軍事，鎭下邳。考異曰︰帝紀︰「八月，楙為平東，督徐州；九月，繇復爵。」按楙傳，「繇為僕射，舉楙為平東」，故移在繇還後。

**17**初，朝廷符下秦、雍州，使召還流民入蜀者，下，遐嫁翻。雍，於用翻。又遣御史馮該、張昌督之。李特兄輔自略陽至蜀，言中國方亂，不足復還。特然之，累遣天水閻式詣羅尚求權停至秋，又納賂於尚及馮該；尚、該許之。朝廷論討趙廞功，拜特宣威將軍，弟流奮武將軍，皆封侯。璽書下益州，條列六郡流民與特同討廞者，將加封賞。廣漢太守辛冉欲以滅廞為己功，寢朝命，寢封拜特、流之命也。下，遐嫁翻。朝，直遙翻。不以實上；所條列者，不以實上。上，時掌翻；下同。衆咸怨之。六郡之衆也。

羅尚遣從事督遣流民，限七月上道。上，時掌翻。時流民布在梁、益，為人傭力，聞州郡逼遣，人人愁怨，不知所為；且水潦方盛，年穀未登，無以為行資。特復遣閻式詣尚，求停至冬；復，扶又翻；下日復、復值同。辛冉及犍為太守李苾以為不可。犍，居言翻。苾，毗必翻。尚舉別駕杜『章︰甲十一行本「杜」上有「蜀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弢秀才，式為弢說逼移利害，弢亦欲寬流民一年；弢，他刀翻。為，于偽翻；下數為同。尚用冉、苾之謀，不從；弢乃致秀才板，出還家。送至為致。冉性貪暴，欲殺流民首領，取其資貨，乃與苾白尚，言︰「流民前因趙廞之亂，多所剽掠，宜因移設關以奪取之。」剽，匹妙翻。移，卽移書也。流民安於蜀土，雖以朝命驅使還本，猶恐其不去，況欲設關以奪取其資財，是速之為亂也。尚移書梓潼太守張演，於諸要施關，搜索寶貨。蜀劉氏分廣漢立梓潼郡。諸要者，凡路所通，其地當往來之津要者。施關者，先未嘗立關，今特設之。

特數為流民請留，數，所角翻。流民皆感而恃之，多相帥歸特。特乃結大營於綿竹以處流民，帥，讀曰率。處，昌呂翻。移辛冉求自寬。冉大怒，遣人分牓通衢，購募特兄弟，許以重賞。特見之，悉取以歸，與弟驤改其購云︰「能送六郡酋『章︰甲十一行本「酋」作「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豪李、任、閻、趙、上『章︰甲十一行本「上」上有「楊」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官及氐、叟侯王一首，賞百匹。」蜀叟自是一種。酋，慈由翻。任，音壬。於是流民大懼，歸特者愈衆，旬月間過二萬人。流亦聚衆數千人。

特又遣閻式詣羅尚求申期，申，重也；求重為期限，使流民得自寬也。式見營栅衝要，謀揜流民，歎曰︰「民心方危，今而速之，亂將作矣。」又知辛冉、李苾意不可回，乃辭尚還緜竹。尚謂式曰︰「子且以吾意告諸流民，今聽寬矣。」式曰︰「明公惑於姦說，恐無寬理。弱而不可輕者民也，今趣之不以理，趣，讀曰促。衆怒難犯，左傳鄭子產之言。恐為禍不淺。」尚曰︰「然。吾不欺子，子其行矣！」式至緜竹，言於特曰︰「尚雖云爾，然未可信也。何者？尚威刑不立，冉等各擁強兵，一旦為變，亦非尚所能制，深宜為備。」特從之。閻式已覘知冉等之情。冬，十月，特分為二營，特居北營，流居東營，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

冉、苾相與謀曰︰「羅侯貪而無斷，斷，丁亂翻。日復一日，令流民得展姦計。李特兄弟並有雄才，吾屬將為所虜矣！宜為決計，欲一戰以決之也。羅侯不足復問也。」復，扶又翻。乃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劉並等潛帥步騎三萬襲特營；帥，讀曰率。羅尚聞之，亦遣督護田佐助元。元等至，特安臥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死者甚衆。殺田佐、曾元、張顯，傳首以示尚、冉。尚謂將佐曰︰「此虜成去矣，謂特雖求申行期，而去計已成也。而廣漢不用吾言以張賊勢，辛冉為廣漢太守，故稱之。尚言冉輕用兵，為特所敗，使其勢愈張也。張，知亮翻。今若之何！」

於是六郡流民『章︰甲十一行本「民」下有「李含等」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共推特行鎭北大將軍，承制封拜；以其弟流行鎭東大將軍，號東督護，以相鎭統；又以兄輔為驃騎將軍，弟驤為驍騎將軍，驃，匹妙翻。驍，堅堯翻。進兵攻冉於廣漢。廣漢郡治廣漢縣，後宋置遂寧郡，齊、梁加「東」字。後魏改廣漢縣為方義縣；後周改東遂寧為遂州，方義為遂州治所。尚遣李苾、費遠帥衆救冉，費，扶沸翻。畏特，不敢進。冉出戰屢敗，潰圍奔德陽。德陽縣，後漢置，屬廣漢郡；至唐，屬劍州。特入據廣漢，以李超為太守，進兵攻尚於成都。尚以書諭閻式，式復書曰︰「辛冉傾巧，曾元小豎，李叔平非將帥之才。李苾，字叔平。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式前為節下及杜景文論留、徙之宜。晉人稱方面專征之將率曰節下。杜弢，字景文。為，于偽翻。人懷桑梓，桑梓，祖父之所樹以遺子孫者；故謂懷故鄕者為懷桑梓。孰不願之！但往日初至，隨穀庸賃，謂往日流民初至蜀之時，無以自給，隨所往逐糧，出力為人傭作。賃，女禁翻，亦傭也。一室五分，復值秋潦，潦，魯皓翻，雨水大貌。復，扶又翻。乞須冬熟，而終不見聽。繩之太過，窮鹿抵虎，流民不肯延頸受刀，以致為變。卽聽式言，寬使治嚴，卽，就也。治嚴，猶云治裝也。治，直之翻。不過去九月盡集，日月已過者為去。十月進道，令達鄕里，何有如此也！」

特以兄輔、弟驤、子始、蕩、雄及李含、含子國、離、任回、李攀、攀弟恭、上官晶、任臧、楊褒、上官惇等為將帥，閻式、李遠等為僚佐。羅尚素貪殘，為百姓患。特與蜀民約法三章，施捨賑貸，杜預曰︰施恩惠，捨勞役。禮賢拔滯，軍政肅然，蜀民大悅。尚頻為特所敗，敗，補邁翻。乃阻長圍，緣郫水作營，連延七百里，水經註︰綿水西出綿竹縣，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載記曰︰尚緣水作營，自都安至犍為七百里。師古曰︰郫，音疲。與特相拒，求救於梁州及南夷校尉。南夷校尉統南中諸郡。

**18**十二月，潁昌康公何卲薨。

**19**封大司馬冏子冰為樂安王，英為濟陽王，超為淮南王。

## 太安元年（壬戌、三○二）是年十二月，齊王冏死，方改元太安；此猶是永寧二年。

**1**春，三月，沖太孫尚薨。沖，諡也。

**2**夏，五月，己『章︰甲十一行本「己」作「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酉，梁孝王肜薨。

**3**以右光祿大夫劉寔為太傅，尋以老病罷。

**4**河間王顒遣督護衙博討李特，姓譜︰秦穆公子食采於衙，因氏焉。衙縣，漢屬馮翊。軍于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廣漢置梓潼郡。唐劍州之梓潼、普安、黃安、永歸、武連、臨津、劍門皆漢梓潼縣地。潼，音同。朝廷復以張微為廣漢太守，軍于德陽；復，扶又翻；下同。羅尚遣督護張龜軍于繁城。繁縣，屬蜀郡。劉昫曰︰唐彭州九隴縣，漢繁縣地。宋白曰︰益州新繁縣，本漢繁縣。特使其子鎭軍將軍蕩等襲博，而自將擊龜，破之。蕩敗博兵於陽沔，敗，補邁翻；下所敗同。梓潼太守張演委城走，巴西丞毛植以郡降。蕩進攻博於葭萌，巴西郡，唐為閬、果二州之地。劉蜀改漢葭萌縣為漢壽縣，晉又改為晉壽。此本之漢舊縣名而書之。唐為利州之緜谷、葭萌二縣地。博走，其衆盡降。降，戶江翻。河間王顒更以許雄為梁州刺史。特自稱大將軍、益州牧、都督梁·益二州諸軍事。

**5**大司馬冏欲久專大政，以帝子孫俱盡，太子遹死，帝無子矣；虨、臧、尚死，帝無孫矣。大將軍穎有次立之勢；穎於帝諸弟之次當及。清河王覃，遐之子也，方八歲，乃上表請立之。癸卯，立覃為皇太子，以冏為太子太師，東海王越為司空，領中書監。

**6**秋，八月，李特攻張微，微擊破之，遂進攻特營。李蕩引兵救之，山道險陿，陿，與狹同。蕩力戰而前，遂破微兵。特欲還涪，蕩及司馬王幸諫曰︰「微軍已敗，智勇俱竭，宜乘銳氣遂禽之。」特復進攻微，殺之，生禽微子存，以微喪還之。

特以其將寋碩守德陽。寋，九件翻，姓也。李驤軍毗橋，今懷安軍西北有中江，源從漢州彌牟、雒水、毗橋水三水會為一江。懷安軍，漢廣漢新都縣之地。羅尚遣軍擊之，屢為驤所敗。驤遂進攻成都，燒其門。李流軍成都之北。尚遣精勇萬人攻驤，驤與流合擊，大破之，還者什一二。許雄數遣軍攻特，不勝，數，所角翻。特勢益盛。

建寧大姓李叡、毛詵逐太守許『章︰甲十一行本「許」作「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俊，建寧，古滇王國之地，漢開置益州郡，劉蜀更名建寧郡，唐為昆州之地。朱提大姓李猛逐太守雍約以應特，朱提縣，前漢屬犍為郡，後漢屬犍為屬國都尉，劉蜀分置朱提郡，唐為曲州之地。朱提，蘇林音銖時。雍，於用翻。衆各數萬。南夷校尉李毅討破之，斬詵；李猛奉牋降，而辭意不遜，毅誘而殺之。冬，十一月，丙戌，復置寧州，罷寧州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五年。以毅為刺史。

**7**齊武閔王冏旣得志，頗驕奢擅權，大起府第，壞公私廬舍以百數，壞，音怪。制與西宮等，中外失望。侍中嵇紹上疏曰︰「存不忘亡，易之善戒也。易·大傳︰子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亂者有其治者也。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然後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臣願陛下無忘金墉，大司馬無忘潁上，大將軍無忘黃橋，則禍亂之萌無由而兆矣。」齊桓公與鮑叔牙、管夷吾、甯戚飲酒酣，叔牙為壽曰︰「願君無忘在莒時，願管子無忘束縛於魯時，甯子無忘飯牛車下時。」嵇紹之言祖其意。又與冏書，以為︰「唐、虞茅茨，夏禹卑宮。唐、虞采椽不斲，茅茨不翦。禹卑宮室。今大興第舍及為三王立宅，為，于偽翻。豈今日之急邪！」冏遜辭謝之，然不能從。

冏耽於宴樂，不入朝見；樂，音洛。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坐拜百官，坐受百官之拜也。一說︰天子用三公、九卿、諸將軍，猶引而拜之；今冏安坐府第，拜授百官也。符敕三臺；選用不均，以私意選用，符敕三臺使奉行，不均之大者也。嬖寵用事。凡史書其人將敗，必先敍其致敗之由，此左氏傳例。殿中御史桓豹奏事，不先經冏府，卽加考竟。魏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及晉，置四人。史言冏但欲專權，考竟殿中御史，不知無君之迹愈著。南陽處士鄭方處，昌呂翻。上書諫冏曰︰「今大王安不慮危，宴樂過度，一失也。樂，音洛。宗室骨肉，當無纖介，今則不然，二失也。蠻夷不靜，大王謂功業已隆，不以為念，三失也。蠻夷不靜，謂李特等寇亂梁、益也。兵革之後，百姓窮困，不聞賑救，四失也。此一失蓋指成都王穎運米以收河南人心，而不敢察察言之耳。大王與義兵盟約，事定之後，賞不踰時，而今猶有『章︰甲十一行本「有」上重「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功未論者，五失也。」兵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此言潁上之功猶有未敍者。冏謝曰︰「非子，孤不聞過。」

孫惠上書曰︰「天下有五難、四不可，而明公皆居之︰冒犯鋒刃，一難也；冒，莫北翻。聚致英豪，二難也；與將士均勞苦，三難也；將，卽亮翻。以弱勝強，四難也；興復皇業，五難也。大名不可久荷，荷，下可翻。大功不可久任，大權不可久執，大威不可久居。大王行其難而不以為難，謂在潁上時也。處其不可而謂之可，惠之此言，婉而切。處，昌呂翻。惠竊所不安也。明公宜思功成身退之道，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崇親推近，委重長沙、成都二王，長揖歸藩，則太伯、子臧不專美於前矣。吳太伯以天下讓，曹子臧以國讓。今乃忘高亢之可危，亢，口浪翻；高極為亢。貪權勢以受疑，雖遨遊高臺之上，逍遙重墉之內，重，直龍翻。愚竊謂危亡之憂，過於在潁、翟之時也。」潁、翟，謂潁川、陽翟也。冏不能用，惠辭疾去。冏謂曹攄曰︰「或勸吾委權還國，何如？」攄曰︰「物禁太盛，大王誠能居高慮危，褰裳去之，斯善之善者也。」冏不聽。

張翰、顧榮皆慮及禍，翰因秋風起，思菰菜、蓴羹、鱸魚鱠，菰，一名蔣。本草曰︰菰，又謂之茭，歲久，中心生白臺，謂之菰米，其臺中有黑者，謂之茭，至後結實，乃雕胡黑米也。蓴生水中，葉似鳧茨，春夏細長肥滑，三月至八月為絲蓴，九月至十一月為猪蓴。鱸魚出吳松江者佳，吳人以為鱠，甚美。蓴，殊倫翻。歎曰︰「人生貴適志耳，富貴何為！」卽引去。榮故酣飲，不省府事，省，悉景翻。長史葛旟以其廢職，白冏徙榮為中書侍郞。潁川處士庾袞姓譜︰庾姓，堯時為掌庾大夫，因氏焉。處，昌呂翻；下處要同。聞冏朞年不朝，歎曰︰「晉室卑矣，禍亂將興！」帥妻子逃於林慮山中。帥，讀曰率。慮，音廬。

王豹致牋於冏曰︰「伏思元康以來，宰相在位，未有一人獲終者，元康元年，楊駿誅，繼而汝南王亮死。永康元年，張華、裴頠死。乃事勢使然，非皆為不善也。今公克平禍亂，安國定家，乃復尋覆車之軌，復，扶又翻。欲冀長存，不亦難乎！今河間樹根於關右，成都盤桓於舊魏，曹魏以鄴都基王業，故謂之舊魏。新野大封於江、漢，三王方以方剛強盛之年，並典戎馬，處要害之地，而明公以難賞之功，挾震主之威，獨據京都，專執大權，進則亢龍有悔，易·乾上九爻辭。象曰︰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退則據于蒺藜，易·困六三爻辭。陶弘景曰︰蒺藜多生道上，而葉布地，子有刺，狀若菱而小，有三角。長安最饒，人以故多著木屐。今軍家乃鑄鐵作之，以布敵路，亦呼為蒺藜。易云︰據于蒺藜，言其凶傷也。爾雅翼︰茨，蒺藜。詩曰︰牆有茨。蒺，昨失翻。藜，力脂翻，又力兮翻。冀此求安，未見其福也。」因請悉遣王侯之國，豹因此語掇長沙王乂之怒，以殺其身。依周、召之法，召，讀曰邵。以成都王為北州伯，治鄴；冏自為南州伯，治宛；分河為界，各統王侯，以夾輔天子。周之時，周、召分陝而治，為二伯，以夾輔王室，故王豹欲依以為法。宛，於元翻。冏優令答之。長沙王乂見豹牋，謂冏曰︰「小子離間骨肉，何不銅駞下打殺！」冏乃奏豹讒內間外，間，古莧翻。坐生猜嫌，不忠不義，鞭殺之。豹將死，曰︰「縣吾頭大司馬門，見兵之攻齊也！」縣，讀曰懸。昔伍子胥為吳王夫差所殺，將死，曰︰「縣吾目於吳東門，見越之入吳也。」豹倣此語。

冏以河間王顒本附趙王倫，心常恨之。梁州刺史安定皇甫商，與顒長史李含不平。含被徵為翊軍校尉，時商參冏軍事，夏侯奭兄亦在冏府。含心不自安，顒附趙王倫，奭為顒所殺，事並見上永寧元年。又與冏右司馬趙驤有隙，遂單馬奔顒，詐稱受密詔，使顒誅冏，因說顒曰︰說，輸芮翻。「成都王至親，有大功，推讓還藩，甚得衆心。推，吐雷翻。齊王越親而專政，朝廷側目。今檄長沙王使討齊，齊王必誅長沙，吾因以為齊罪而討之，必可禽也。去齊立成都，去，羌呂翻。除逼建親，以安社稷，大勳也。」顒從之。是時，武帝族弟范陽王虓都督豫州諸軍事。虓，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少子。虓，虛交翻。顒上表陳冏罪狀，且言︰「勒兵十萬，欲與成都王穎、新野王歆、范陽王虓共會洛陽，請長沙王乂廢冏還第，以穎代冏輔政。」顒遂舉兵，以李含為都督，帥張方等趨洛陽；復遣使邀穎，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復，扶又翻。穎將應之，慮志諫，不聽。

十二月，丁卯，顒表至；冏大懼，會百官議之，曰︰「孤首唱義兵，臣子之節，信著神明。今二王信讒作難，將若之何？」二王，謂河間王顒、成都王穎。難，乃旦翻。尚書令王戎曰︰「公勳業誠大；然賞不及勞，故人懷貳心。今二王兵盛，不可當也。若以王就第，委權崇讓，庶可求安。」冏從事中郞葛旟怒曰︰「三臺納言，不恤王事。謂尚書也。賞報稽緩，賞以報功，故曰賞報。稽，留也；緩，遲也。責不在府。自謂過不在齊府也。讒言逆亂，當共誅討，柰何虛承偽書，遽令公就第乎！漢、魏以來，王侯就第，寧有得保妻子者邪！議者可斬！」百官震悚失色，戎偽藥發墮廁，得免。

李含屯陰盤，魏收地形志︰陰盤縣，漢屬安定郡；晉屬京兆郡；鴻門、戲水皆在縣界。余按漢京兆與馮翊以渭水為界。安定在馮翊之北，晉安得割安定之陰盤以屬京兆邪！此魏收之誤也。水經註︰泠水逕陰盤、新豐兩原之間，北流注于渭。漢靈帝建寧三年，改新豐為都鄕，封段熲為侯國。後立陰槃城，其水際城北出，謂是水為陰槃水。又北絕漕槃溝，注于渭，是則李含所屯之陰盤也。五代史志︰隋廢後魏平涼郡，入陰盤縣。地形志，涇州有平涼郡，治陰縣。一志之間，兩陰盤並載而不覺其誤，以是見史學之難精也。劉昫曰︰唐涇州良原縣，隋陰盤縣，是卽漢安定之陰盤縣。宋白曰︰京兆昭應縣東十三里，有漢新豐縣故城，亦謂之陰盤城。後漢靈帝末，移安定陰盤縣寄理於此，是卽京兆之陰盤也。張方帥兵二萬軍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帥，讀曰率。檄長沙王乂使討冏。冏遣董艾襲乂，乂將左右百餘人馳入宮，閉諸門，奉天子攻大司馬府，董艾陳兵宮西，縱火燒千秋神武門。千秋神武門，宮西門也。東漢曰神虎，晉及南、北諸史，皆唐羣臣所定，唐太祖諱虎，避之，改為「武」。冏使人執騶虞幡唱云︰「長沙王乂『章︰甲十一行本無「乂」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矯詔。」乂又稱「大司馬謀反」。是夕，城內大戰，飛矢雨集，火光屬天。屬，之欲翻。帝幸上東門，此上東門非洛城之上東門，宮城之上東門也。矢集御前，羣臣死者相枕。枕，職鴆翻。連戰三日，冏衆大敗，大司馬長史趙淵殺何勗，因執冏以降。何勗與冏同起兵，時為中領軍。降，戶江翻。冏至殿前，帝惻然，欲活之。乂叱左右趣牽出，趣，讀曰促。斬於閶闔門外，水經註曰︰按禮，王有五門，謂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魏明帝上法太極，於洛陽南宮起太極殿于漢崇德殿之故處，改雉門曰閶闔門。余按天門曰閶闔，法以名門。又按晉志，洛陽城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未知孰是。此時怱怱，奚暇牽冏出都城西門乎！此必宮城之閶闔門也。徇首六軍，同黨皆夷三族，死者二千餘人。囚冏子超、冰、英於金墉城，廢冏弟北海王寔。赦天下，改元。改元太安。李含等聞冏死，引兵還長安。

長沙王乂雖在朝廷，事無巨細，皆就鄴諮大將軍穎。穎以孫惠為參軍，陸雲為右司馬。

**8**是歲，陳留王薨，諡曰魏元皇帝。晉受魏禪，奉魏帝為陳留王。

**9**鮮卑宇文單于莫圭部衆強盛，遣其弟屈雲攻慕容廆，廆擊其別帥素怒延，破之。單，音禪。帥，所類翻。素怒延恥之，復發兵十萬，圍廆於棘城。復，扶又翻。廆衆皆懼，廆曰︰「素怒延兵雖多而無法制，已在吾算中矣，諸君但為力戰，為，于偽翻。無所憂也！」遂出擊，大破之，追奔百里，俘斬萬計。考異曰︰載記作「素延」，下云「素延怒，率衆圍棘城」。按燕書·紀傳皆謂之「素怒延」，然則怒延是其名也。遼東孟暉，先沒於宇文部，帥其衆數千家降於廆，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廆以為建威將軍。廆以其臣慕輿句勤恪廉靖，使掌府庫；句心計默識，識，音志，記也。不按簿書，始終無漏。以慕輿河明敏精審，使典獄訟，覆訊清允。慕輿蓋亦鮮卑之種，別為一姓。史言慕容廆善用人。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五

## 晉紀七起昭陽大淵獻（癸亥），盡閼逢困敦（甲子），凡二年。

孝惠皇帝中之下

**大『章︰甲十一行本「大」作「太」；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安二年**（癸亥、三○三）

**1**春，正月，李特潛渡江擊羅尚，水上軍皆散走。郫水上軍也。蜀郡太守徐儉以少城降，少，詩照翻。降，戶江翻；下同。特入據之，惟取馬以供軍，餘無侵掠；赦其境內，改元建初。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五月，特自號大將軍。」載記︰「太安元年，特稱大將軍，改元。」後魏書·李雄傳云︰「昭帝七年，特稱大將軍，號年建初。」昭帝七年，太安元年也。祖孝徵修文殿御覽云︰「太安二年，特大赦，改年建初元年。特見殺。」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正月，特僭位改年。」今從御覽等書。羅尚保太城，遣使求和於特。蜀民相聚為塢者，皆送款於特，特遣使就撫之；使，疏吏翻。以軍中糧少，少，詩沼翻。乃分六郡流民於諸塢就食。李流言於特曰︰「諸塢新附，人心未固，宜質其大姓子弟，質，音致。聚兵自守，以備不虞。」又與特司馬上官惇書曰︰「納降如受敵，不可易也。」恐其詐降，當嚴為之備，如待敵然。易，以豉翻。前將軍雄亦以為言。特怒曰︰「大事已定，但當安民，何為更逆加疑忌，使之離叛乎！」

朝廷遣荊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孫阜帥水軍三萬以救羅尚。朝，直遙翻。守，式又翻。帥，讀曰率；下同。岱以阜為前鋒，進逼德陽；特遣李蕩及蜀郡太守李璜就德陽太守任臧共拒之。李特蓋又分廣漢立德陽郡。任，音壬；下同。岱、阜軍勢甚盛，諸塢皆有貳志。益州兵曹從事蜀郡任叡言於尚曰︰「李特散衆就食，驕怠無備，此天亡之時也。宜密約諸塢，刻期同發，內外擊之，破之必矣！」尚使叡夜縋出城，任，音壬。縋，馳偽翻。宣旨於諸塢，期以二月十日同擊特。叡因詣特詐降，特問城中虛實，叡曰︰「糧儲將盡，但餘貨帛耳。」叡求出省家，特許之，遂還報尚。考異曰︰載記作「任明」。羅尚傳作「任銳」。今從華陽國志。省，悉景翻。二月，尚遣兵掩襲特營，諸塢皆應之，特兵大敗，斬特及李輔、李遠，皆焚尸，傳首洛陽，流民大懼。李『章︰甲十一行本「李」上有「李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蕩、李雄收餘衆還保赤祖。赤祖，地名，當在緜竹東。祖，子邪翻。流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益州牧，保東營，蕩、雄保北營。孫阜破德陽，獲寋碩，寋，姓也；與蹇同。任臧退屯涪陵。此涪陵，乃漢廣漢郡之涪縣，晉梓潼郡之涪城縣，非涪陵郡之涪陵。廣漢梓潼之涪，今緜州，今人猶謂緜州為涪陵，涪陵郡之涪陵，則今涪州涪陵縣也。

三月，羅尚遣督護何沖、常深攻李流，涪陵民藥紳亦起兵攻流。流與李驤拒『章︰甲十一行本「拒」下有「深使李蕩李雄拒」七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此八字。按「八」當為「七」字之誤。』紳，何沖乘虛攻北營，氐苻成、隗伯在營中，叛應之。蕩母羅氏擐甲拒戰，擐，音宦。伯手刃傷其目，羅氏氣益壯；『章︰甲十一行本「壯」下有「營垂破」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會流等破深、紳，引兵還，與沖戰，大破之。成、伯率其黨突出詣尚。流等乘勝進抵成都，尚復閉城自守。復，扶又翻。蕩馳馬逐北，中矛而死。中，竹仲翻。

朝廷遣侍中劉『章︰甲十一行本「劉」上有「燕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沈假節統羅尚、許雄等軍，羅尚帥益州兵，許雄帥梁州兵。沈，持林翻。討李流。行至長安，河間王顒留沈為軍師，遣席代之。，羽委翻。

李流以李特、李蕩繼死，宗岱、孫阜將至，甚懼。李含勸流降，流從之；李驤、李雄迭諫，不納。夏，五月，流遣其子世及含子胡為質於阜軍；質，音致。胡兄離為梓潼太守，聞之，自郡馳還，欲諫不及。退，與雄謀襲阜軍，雄曰︰「為今計，當如是；而二翁不從，柰何？」二翁，謂李流、李含也。離曰︰「當劫之耳！」雄大喜，乃共說流民曰︰說，輸芮翻。「吾屬前已殘暴蜀民，今一旦束手，便為魚肉，惟有同心襲阜以取富貴耳！」衆皆從之。雄遂與離襲擊阜軍，大破之。會宗岱卒於墊江，墊，音疊。墊江縣自漢來屬巴郡，唐為合州之地。荊州軍遂退。流甚慙，由是奇雄才，軍事悉以任之。

**2**新野莊王歆，為政嚴急，失蠻夷心，義陽蠻張昌聚黨數千人，欲為亂。劉昫曰︰義陽本漢平氏縣之義陽鄕。魏文帝黃初中，分立義陽縣，蓋治石城；後分南陽郡立義陽郡，治安昌城，領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平春五縣，唐為﹝申州義陽縣﹞。荊州以壬午詔書發武勇赴益州討李流，號「壬午兵」。民憚遠征，皆不欲行。詔書督遣嚴急，所經之界停留五日者，二千石免官。由是郡縣官長皆親出驅逐；長，知兩翻。展轉不遠，輒復屯聚為羣盜。復，扶又翻；下同。時江夏大稔，民就食者數千口。張昌因之誑惑百姓，夏，戶雅翻。誑，居況翻。更姓名曰李辰，更，工衡翻。募衆於安陸石巖山，晉書·張昌傳云︰石巖山去安陸郡八十里。水經註︰溳水過江夏安陸縣西，又南逕石巖山北。今德安府南十里有石巖山。諸流民及避戍役者多從之。太守弓欽遣兵討之，不勝。姓譜︰弓姓，魯大夫叔弓之後。余按孔子弟子有仲弓，又有馯臂子弓，而獨以魯叔弓後，殊為未通。昌遂攻郡，欽兵敗，與部將朱伺奔武昌。伺，相吏翻。歆遣騎督靳滿討之，滿復敗走。騎，奇寄翻。靳，居焮翻。

昌遂據江夏，杜佑曰︰漢江夏郡故城，在安州雲夢縣東南。造妖言云︰「當有聖人出為民主。」得山都縣吏丘沈，山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襄陽郡，其地屬唐襄州穀城縣界。杜佑曰︰山都縣故城，在襄州義清縣東南。沈，持林翻。更其姓名曰劉尼，詐云漢後，奉以為天子，曰︰「此聖人也。」昌自為相國，詐作鳳皇、玉璽之瑞，璽，斯氏翻。建元神鳳；郊祀、服色，悉依漢故事。有不應募者，族誅之，士民莫敢不從。又流言︰「江、淮已南皆反，官軍大起，當悉誅之。」互相扇動，人情惶懼，江、沔間所在起兵以應昌，沔，彌兗翻。旬月間衆至三萬，皆著絳帽，著，陟略翻。以馬尾作髥。詔遣監軍華宏討之，敗于障山。今安陸縣東四十里有章山。監，工銜翻。華，戶化翻。

歆上言︰「妖賊犬羊萬計，絳頭毛面，挑刀走戟，其鋒不可當。挑，徒了翻。挑刀，舞刀也。今鄕落悍民，兩手運雙刀，坐作進退，為擊刺之勢，擲刀空中，高一二丈，以手接之。又善舞戟，左奔右赴，為刺敵之勢；又環身盤戟，回轉如縈，又以戟矜柱地，跳過矜上，特為儇捷，此所謂走戟也。妖，於嬌翻。請臺敕諸軍三道救助。」朝廷以屯騎校尉劉喬為豫州刺史，寧朔將軍沛國劉弘為荊州刺史。寧朔將軍始見於此。又詔河間王顒遣雍州刺史劉沈將州兵萬人幷征西府五千人出藍田關以討昌。藍田關在京兆藍田縣，卽秦之嶢關也。雍，於用翻。沈，持林翻。顒不奉詔；沈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於是劉喬屯汝南，劉弘及前將軍趙驤、平南將軍羊伊屯宛。宛，於元翻。昌遣其將黃林帥二萬人向豫州，劉喬擊卻之。帥，讀曰率。

初，歆與齊王冏善，事見上卷永寧元年。冏敗，歆懼，自結於大將軍穎。及張昌作亂，歆表請討之。時長沙王乂已與穎有隙，疑歆與穎連謀，不聽歆出兵，昌衆日盛。從事中郞孫洵謂歆曰︰「公為岳牧，古有四岳、十二牧，各統其方諸侯之國，故後人謂專方面者為岳牧。受閫外之託，拜表輒行，有何不可！而使姦凶滋蔓，禍釁不測，豈藩翰王室、鎭靜方夏之義乎！」毛萇曰︰藩，樊也，籬也。翰，榦也。夏，戶雅翻。歆將出兵，王綏曰︰「昌等小賊，偏裨自足制之，何必違詔命，親矢石也！」昌至樊城，歆乃出拒之，衆潰，為昌所殺。詔以劉弘代歆為鎭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六月，弘以南蠻長史陶『章︰甲十一行本「陶」上有「廬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侃為大都護，南蠻校尉有長史、司馬。參軍蒯恆為義軍督護，義軍，蓋民兵也。督護之官，蓋創置於此時。蒯，苦怪翻。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進據襄陽。杜佑曰︰襄陽，漢中廬縣也。張昌幷軍圍宛，敗趙驤軍，殺羊伊。劉弘退屯梁。梁縣屬汝南郡，唐為汝州治所。敗，補邁翻。昌進攻襄陽，不克。

**3**李雄攻殺汶山太守陳圖，汶，音民。考異曰︰華陽國志作「陳旹」，今從載記。遂取郫城。郫縣屬蜀郡。李膺益州記︰郫縣故城在今縣北。劉昫曰︰唐益州溫江縣，漢郫縣地。郫，音疲。

秋，七月，李流徙屯郫。蜀民皆保險結塢，或南入寧州，或東下荊州，城邑皆空，野無煙火，流虜掠無所得，士衆飢乏。唯涪陵千餘家，依青城山處士范長生；青城山，在汶山郡都安縣，今在永康軍青城縣北三十二里。杜光庭作青城山記曰︰岷山連峯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峯也。范長生，涪陵人，率衆保之。處，昌呂翻。考異曰︰華陽國志作「范賢」。今從載記。平西參軍涪陵徐轝說羅尚，求為汶山太守，邀結長生，與共討流。尚為平西將軍，以徐轝為參軍。考異曰︰華陽國志作「徐輿」。今從載記。尚不許，轝怒，出降於流，降，戶江翻。流以轝為安西將軍。轝說長生，使資給流軍糧，說，輸芮翻；下含說同。長生從之；流軍由是復振。

**4**初，李含以長沙王乂微弱，必為齊王冏所殺，因欲以為冏罪而討之，遂廢帝，立大將軍穎，以河間王顒為宰相，己得用事。旣而冏為乂所殺，事見上卷上年。穎、顒猶守藩，不如所謀。穎恃功驕奢，百度弛廢，甚於冏時；猶嫌乂在內，不得逞其欲，欲去之。去，羌呂翻。時皇甫商復為乂參軍，商兄重為秦州刺史。含說顒曰︰「商為乂所任，重終不為人用，宜早除之。商、含不平事見上卷元年。可表遷重為內職，因其過長安執之。」重知之，露檄上尚書，上，時掌翻。發隴上兵以討含。自隴以西六郡統於秦州。乂以兵方少息，遣使詔重罷兵，徵含為河南尹。考異曰︰含傳云︰「河間王顒表含為河南尹。」今從皇甫重傳。含就徵而重不奉詔，顒遣金城太守游楷、隴西太守韓稚等合四郡攻之。秦州刺史鎭冀城。顒密使含與侍中馮蓀、中書令卞粹謀殺乂；皇甫商以告乂，收含、蓀、粹，殺之。蓀，音孫。驃騎從事琅邪諸葛玫、前司徒長史武邑牽秀皆出奔鄴。驃，匹妙翻。從事，從事中郞也。玫，莫杯翻。武邑縣，前漢屬信都郡，後漢、晉屬安平國，武帝分立武邑郡，唐為縣，屬冀州。

**5**張昌黨石冰寇揚州，敗刺史陳徽，敗，補邁翻。諸郡盡沒；又攻破江州，別將陳貞攻武陵、零陵、豫章、武昌、長沙，皆陷之，臨淮人封雲起兵寇徐州以應冰。江州時治豫章。漢置臨淮郡，章帝以合下邳國，晉太康元年，復置臨淮郡。姓譜︰封姓，夏封父之後。將，卽亮翻。於是荊、江、徐、揚、豫五州之境，多為昌所據。昌更置牧守，更，工衡翻。守，式又翻。皆桀盜小人，專以劫掠為務。

劉弘遣陶侃等攻昌於竟陵，竟陵縣屬江夏郡。孫宗鑑曰︰自蔡州南至信陽軍，始有山路，迤邐至安陸；又兩驛至復州，皆平地，南至大江，並無丘陵之阻。渡江至石首，始有淺山。謂之竟陵者，陵至此而竟；謂之石首，石至此而首也。古竟陵，今復州。劉喬遣其將李楊等向江夏。侃等屢與昌戰，大破之，前後斬首數萬級，昌逃于下儁山，其衆悉降。長沙下儁縣之山也。師古曰︰儁，字兗翻，又辭兗翻。考異曰︰帝紀︰「八月庚申，劉弘及張昌戰于清水，斬之。」昌傳云︰「昌敗，竄于下儁山。明年秋，禽斬之。」按弘斬張奕表云︰「張昌姦黨初平，昌未梟首。」故從昌本傳。

初，陶侃少孤貧，少，詩照翻。為郡督郵，長沙太守萬嗣過廬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後察孝廉，至洛陽，豫章國郞中令楊晫薦之於顧榮，帝弟熾，封豫章王。晫，丁角翻。侃由是知名。旣克張昌，劉弘謂侃曰︰「吾昔為羊公參軍，羊公，謂羊祜也。謂吾後當居身處。晉人多自謂為身。今觀卿，必繼老夫矣。」

弘之退屯於梁也，征南將軍范陽王虓遣前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范陽王虓鎭豫州。弘至，奕不受代，舉兵拒弘；弘討奕，斬之。時荊部守宰多缺，守，式又翻；下同。弘請補選，詔許之。弘敍功銓德，銓，量也，選也。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當，丁浪翻。弘表皮初補襄陽太守，姓譜︰皮姓，樊仲皮之後。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壻前東平太守夏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下敎曰︰「夫治一國者，宜以一國為心，必若親姻然後可用，則荊州十郡，按晉志，荊州統二十二郡，時已分桂陽、武昌、安成三郡屬江州，尚統十九郡。又分新城、魏興、上庸三郡屬梁州，尚統十六郡。至懷帝，分長沙、衡陽、湘東、零陵、邵陵、桂陽六郡屬湘州，此時荊州猶統十一郡。此蓋言當時缺守者十郡也。治，直之翻。安得十女壻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監，古銜翻。皮初之勳，宜見酬報。」詔聽之。弘於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給足，百姓愛悅。

**6**河間王顒聞李含等死，卽起兵討長沙王乂。大將軍穎上表請討張昌，許之；聞昌已平，因欲與顒共攻乂。盧志諫曰︰「公前有大功而委權辭寵，時望美矣。事見上卷永寧元年。今若『章︰甲十一行本「若」作「宜」；乙十行本同。』頓軍關外，關外，謂郊關之外。文服入朝，此霸主之事也。」朝，直遙翻。參軍魏郡邵續曰︰「人之有兄弟，如左右手。明公欲當天下之敵而先去其一手，可乎！」去，羌呂翻。穎皆不從。八月，顒、穎共表︰「乂論功不平，與右僕射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專擅朝政，殺害忠良，謂殺李含等。朝，直遙翻。請誅玄之、商，遣乂還國。」詔曰︰「顒敢舉大兵，內向京輦，吾當親率六軍以誅姦逆。其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考異曰︰帝紀︰「太安元年十二月，乂誅齊王冏，卽以乂為太尉、都督中外。」晉春秋︰「二年七月，顒、穎起兵，乃以乂為太尉、都督以討之。」按齊王死後，穎懸執朝政，乂未應都督中外。又顒見為太尉，乂不應更為太尉。今從晉春秋。

顒以張方為都督，將精兵七萬，自函谷東趨洛陽。將，卽亮翻。趨，七喻翻。穎引兵屯朝歌，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將軍、前鋒都督，督北中郞將王粹、冠軍將軍牽秀、沈約曰︰楚懷王以宋義為卿子冠軍，冠軍之號自此始。魏以文欽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中護軍石超等軍二十餘萬，南向洛陽。機以羇旅事穎，一旦頓居諸將之右，王粹等心皆不服。白沙督孫惠白沙，在鄴城東南。與機親厚，勸機讓都督於粹。機曰︰「彼將謂吾首鼠兩端，首鼠兩端，漢田蚡語。服虔曰︰首鼠，一前一卻也。陸佃埤雅曰︰舊說，鼠性疑，出穴多不果，故持兩端謂之首鼠。適所以速禍也。」遂行。穎列軍自朝歌至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河橋，卽富平津河橋。聞，音問。

乙丑，帝如十三里橋。橋在洛城西，去城十三里，因以為名。太尉乂使皇甫商將萬餘人拒張方於宜陽。己巳，帝還宣武場。水經註︰大夏門東宣武觀，憑城結構，南望天淵池，北矚宣武場；場西故賈充宅。庚午，舍于石樓。九月，丁丑，屯于河橋。壬子，『嚴︰「子」改「午」。』張方襲皇甫商，敗之。敗，補邁翻；下敗牽同。甲申，帝軍于芒山。丁亥，帝幸偃師；偃師縣，漢屬河南郡，晉省，隋復置，在洛城東北。辛卯，舍于豆田。據晉書·五行志，洛陽城東有豆田壁。大將軍穎進屯河南，阻清水為壘。此河南，謂黃河之南，非河南縣也。清水，蓋清濟之水。癸巳，羊玄之憂懼而卒，帝旋軍城東；丙申，幸緱氏，擊牽秀，走之。緱，工侯翻。大赦。張方入京城，大掠，死者萬計。

**7**李流疾篤，謂諸將曰︰「驍騎仁明，固足以濟大事；然前軍英武，殆天所相，可共受事於前軍。」李特以弟驤為驍騎將軍，少子雄為前將軍。相，息亮翻。驍，堅堯翻。流卒，衆推李雄為大都督、大將軍、益州牧，治郫城。郫，音皮。雄使武都朴泰紿羅尚，朴，姓也，板楯七姓蠻之一也。孫盛曰︰朴，音浮。使襲郫城，云己為內應。尚使隗伯將兵攻郫，泰約舉火為應，李驤伏兵於道，泰出長梯於外。隗伯兵見火起，爭緣梯上，隗，五罪翻。上，時掌翻。驤縱兵擊，大破之。追奔夜至城下，詐稱萬歲，曰︰「已得郫城矣！」入少城，尚乃覺之，退保太城。隗伯創甚，雄生獲之，赦不殺。隗伯本亦流民之豪帥，叛歸羅尚。創，初良翻。李驤攻犍為，斷尚運道。犍，居言翻。斷，丁管翻。獲太守襲恢，殺之。

**8**石超進逼緱氏。緱，工侯翻。冬，十月，壬寅，帝還宮。丁未，敗牽秀於東陽門外。水經註曰︰東陽門，漢洛陽城之中東門也。敗，補邁翻。大將軍穎遣將軍馬咸助陸機。戊申，太尉乂奉帝與機戰于建春門。水經註︰建春門，漢雒城之上東門也。穀水逕其前，水上有石橋。考異曰︰陸機傳云「戰于鹿苑」，今從帝紀。乂司馬王瑚使數千騎繫戟於馬，以突咸陳，騎，奇寄翻。陳，讀曰陣。咸軍亂，執而斬之。機軍大敗，赴七里澗，死者如積，水為之不流。為，于偽翻。斬其大將賈崇等十六人，石超遁去。

初，宦人孟玖有寵於大將軍穎，玖欲用其父為邯鄲令，邯鄲縣，漢屬趙國，魏、晉屬廣平郡，隋、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左長史盧志等皆不敢違，右司馬陸雲固執不許，曰︰「此縣，公府掾資，言歷此縣者，其資級可得公府掾。掾，以絹翻。豈有黃門父居之邪！」玖深怨之。玖弟超，領萬人為小督，機為都督，與黃門之弟共事，可以辭去矣。未戰，縱兵大掠，陸機錄其主者；錄，收也。超將鐵騎百餘人直入機麾下，奪之，顧謂機曰︰「貉奴，能作督不！」楊正衡曰︰貉，音鶴，獸名，善睡，似狐。余謂超蓋詈機為貉奴。不，讀曰否。機司馬吳郡孫拯勸機殺之，機不能用。使機能用孫拯之言斬孟超，是穰苴之戮莊賈也，由此為穎所殺，豈不光明俊偉哉！超宣言於衆曰︰「陸機將反。」又還書與玖，言機持兩端，故軍不速決。及戰，超不受機節度，輕兵獨進，敗沒。玖疑機殺之，譖之於穎曰︰「機有二心於長沙。」牽秀素諂事玖，將軍王闡、郝昌、帳下督陽平公師藩諸王公領兵及任方面者，皆有帳下督，統帳下兵。魏文帝黃初二年，分魏郡置陽平郡。公師，複姓也。皆玖所引用，相與共證之。穎大怒，使秀將兵收機，參軍事王彰諫曰︰「今日之舉，強弱異勢，庸人猶知必克，況機之明達乎！但機吳人，殿下用之太過，北土舊將皆疾之耳。」穎不從。機聞秀至，釋戎服，著白帢，著，陟略翻。帢，苦洽翻，帽也。弁缺四隅謂之帢。晉志曰︰魏武以天下凶荒，資財乏匱，擬古皮弁，裁縑帛以為帢，以色辨其貴賤。本施軍飾，非為國容。徐爰曰︰俗說帢本未有岐，荀文若巾之行，觸樹枝成岐，謂之為善。今通為慶弔服。與秀相見，為牋辭穎，旣而歎曰︰「華亭鶴唳，可復聞乎！」機發此言，有咸陽市上歎黃犬之意。華亭時屬吳郡。嘉興縣界有華亭谷、華亭水，至唐始分嘉興縣為華亭縣。今縣東七十里，其地出鶴，土人謂之曰鶴窠。復，扶又翻。秀遂殺之。穎又收機弟清河內史雲、平東祭酒耽及孫拯，皆下獄。按晉書·陸雲傳︰雲自清河內史轉大將軍右司馬。此當書右司馬雲。下，戶嫁翻。考異曰︰「孫拯」，晉春秋作「孫承」。今從晉書·傳。

記室江統、陳留蔡克、潁川棗嵩等上疏，以為︰「陸機淺謀致敗，殺之可也。至於反逆，則衆共知其不然。宜先檢校機反狀，若有徵驗，誅雲等未晚也。」統等懇請不已，穎遲迴者三日。蔡克入，至穎前，叩頭流血曰︰「雲為孟玖所怨，遠近莫不聞；今果見殺，竊為明公惜之！」竊為，于偽翻；下為陳同。僚屬隨克入者數十人，流涕固請，穎惻然，有宥雲色。孟玖扶穎入，催令殺雲、耽，夷機三族。獄吏考掠孫拯數百，兩踝骨見，掠，音亮。踝，戶瓦翻。腿兩旁曰內外踝。見，賢遍翻。終言機冤。吏知拯義烈，謂拯曰︰「二陸之枉，誰不知之！君可不愛身乎？」拯仰天歎曰︰「陸君兄弟，世之奇士，吾蒙知愛。今旣不能救其死，忍復從而誣之乎！」復，扶又翻。玖等知拯不可屈，乃令獄吏詐為拯辭。穎旣殺機，意常悔之，及見拯辭，大喜，謂玖等曰︰「非卿之忠，不能窮此姦。」遂夷拯三族。拯門人費慈、宰意二人詣獄明拯冤，費，扶沸翻。宰，以官為氏，春秋周有宰咺，孔子弟子有宰予。拯譬遣之譬，喻也。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分，扶問翻。卿何為爾邪！」曰︰「君旣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固言拯冤，玖又殺之。

太尉乂奉帝攻張方，方兵望見乘輿，皆退走，乘，繩證翻。方遂大敗，死者五千餘人。方退屯十三里橋，考異曰︰河間王顒傳云「駃水橋」。今從帝紀。衆懼，欲夜遁，方曰︰「勝負兵家之常，善用兵者能因敗為成。今我更前作壘，出其不意，此奇策也。」乃夜潛逼洛城七里，築壘數重，重，直龍翻。外引廩穀以足軍食。乂旣戰勝，以為方不足憂。聞方壘成，十一月，引兵攻之，不利。朝議以為乂、穎兄弟，可辭說而釋，朝，直遙翻。乃使中書令王衍等往說穎，令與乂分陝而居，周公、召公分陝為二伯。陝在弘農。此言分陝，引周、召事，欲令穎、乂為二伯耳，非分陝地而居也。往說，輸芮翻。陝，式冉翻。穎不從。乂因致書於穎，為陳利害，欲與之和解。穎復書，「請斬皇甫商等首，則引兵還鄴，」乂不可。

穎進兵逼京師，張方決千金堨，水經註︰河南縣城東十五里有千金堨。洛陽記曰︰千金堨舊堰穀水，魏時更修此堰，謂之千金堨。堨，阿葛翻。水碓皆涸。碓，都內翻。乃發王公奴婢手舂給兵，一品已下不從征者，男子十三以上皆從役，又發奴助兵；公私窮踧，踧，與蹙同，子六翻。米石萬錢。詔命所行，一城而已。京師危蹙如此，乂雖戰勝，安得久邪！驃騎主簿范陽祖逖乂為驃騎將軍，以逖為主簿。驃，匹妙翻。言於乂曰︰「劉沈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雍，於用翻。宜啓上為詔與沈，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良策也。」窘，渠隕翻。乂從之。沈奉詔馳檄四境，諸郡多起兵應之。沈合七郡之衆凡萬餘人，趣長安。雍州統七郡，治安定；或曰︰時治新平。沈，持林翻。趣，七喻翻。

乂又使皇甫商間行，齎帝手詔，命游楷等罷兵，敕皇甫重進軍討顒。商間行至新平，遇其從甥；從甥素憎商，以告顒，間，古莧翻。從，才用翻。顒，魚容翻。顒捕商，殺之。

**9**十二月，議郞周玘、前南平內史長沙王矩吳置南郡於江南，晉平吳，改曰南平，以別江北之南郡。玘，口紀翻。起兵江東以討石冰，推前吳興太守吳郡顧祕都督揚州九郡諸軍事，揚州統郡十八；帝割豫章、鄱陽、廬陵、臨川、建安、南康、晉安屬江州，揚州統十一郡。今止推祕督丹陽、宣城、毗陵、吳、吳興、會稽、東陽、新安、臨海九郡；淮南、廬江在江北，不與也。傳檄州郡，殺冰所署將吏。將，卽亮翻。於是前侍御史賀循起兵於會稽，會，工外翻。廬江內史廣陵華譚及丹陽葛洪、甘卓皆起以應祕。華，戶化翻。玘，處之子；循，卲之子；卓，寧之曾孫也。周處見八十二卷元康六年、七年。賀卲事吳主晧，為晧所殺。甘寧事吳主權，為將以勇聞。三家皆吳之強宗也。

冰遣其將羌毒姓譜︰羌，姓也。帥兵數萬拒玘，玘擊斬之。冰自臨淮趨壽春。帥，讀曰率。趨，七喻翻。征東將軍劉準聞冰至，惶懼不知所為。廣陵度支廬江陳敏統衆在壽春，陳敏自尚書令史出為合肥度支，漕運南方米穀以濟中州，遷廣陵度支。度，徒洛翻。謂準曰︰「此等本不樂遠戍，逼迫成賊，烏合之衆，其勢易離，敏請督運兵為公破之。」樂，音洛。易，以豉翻。為，于偽翻；下為叡同。準乃益敏兵，使擊之。

**10**閏月，李雄急攻羅尚。尚軍無食，留牙門張羅守城，考異曰︰載記作「羅特」，今從華陽國志。夜，由牛鞞水東走，水經曰︰牛鞞水在犍為牛鞞縣。劉昫曰︰洛水，一名牛鞞水。杜佑曰︰簡州陽安縣，漢牛鞞縣地。孟康曰︰鞞，音髀。師古曰︰音必爾翻。羅開門降。降，戶江翻。雄入成都，軍士飢甚，乃帥衆就穀於郪，帥，讀曰率。郪縣，漢屬廣漢郡，晉省立。五代史志︰郪縣舊曰伍城，隋大業改曰郪縣，唐為梓州治所。宋白曰︰漢舊郪縣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臨江，郪王城基址見在，以郪江為縣名。郪，音妻，又千私翻。掘野芋而食之。芋，羊遇翻。所謂㟭山之下有蹲鴟也。許雄坐討賊不進，徵卽罪。許雄刺梁州，見上卷太安元年。卽，就也。

**11**安北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王浚，以天下方亂，欲結援夷狄，乃以一女妻鮮卑段務勿塵，一女妻素怒延，妻，七細翻。宇文國有別帥曰素怒延。又表以遼西郡封務勿塵為遼西公。為王浚用段氏以攻成都王穎及石勒張本。浚，沈之子也。王沈比晉以弒魏高貴鄕公。

**12**毛詵之死也，事見上卷太安元年。李叡奔五苓夷帥于陵丞，于陵丞詣李毅為叡請命，五苓夷，寧州附塞部落之名。帥，所類翻。為，于偽翻。毅許之。叡至，毅殺之。于陵丞怒，帥諸夷反攻毅。

**13**尚書令樂廣女為成都王妃，或譖諸太尉乂；乂問廣，廣神色不動，徐曰︰「廣豈以五男易一女哉！」謂附穎則五男被誅。乂猶疑之。

## 永興元年（甲子、三○四）長沙王乂之死，改元永安；西遷長安，方改元永興。

**1**春，正月，丙午，樂廣以憂卒。

**2**長沙厲王乂屢與大將軍穎戰，破之，長沙王乂不得其死，穎、顒之黨加以惡諡耳。前後斬獲六、七萬人。而乂未嘗虧奉上之禮；城中糧食日窘，而士卒無離心。窘，渠隕翻。張方以為洛陽未可克，欲還長安。而東海王越慮事不濟，癸亥，潛與殿中諸將夜收乂送別省。考異曰︰越傳云︰「殿中諸將及三部司馬，疲於戰守，密與左衞將軍朱默夜收乂別省，逼越為主。」今從乂傳。甲子，越啓帝，下詔免乂官，置金墉城。大赦，改元。改元永安。考異曰︰帝紀︰「太安二年十二月甲子，大赦。」「永興元年正月，大赦，改元。」疑是一事。城旣開，殿中將士見外兵不盛，悔之，更謀劫出乂以拒穎。越懼，欲殺乂以絕衆心。黃門侍郞潘滔曰︰「不可，將自有靜之者。」乃遣人密告張方。丙寅，方取乂於金墉城，至營，炙而殺之，方軍士亦為之流涕。為，于偽翻。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晉春秋云︰「太安二年十二月，殺乂。」乂傳曰︰「初，乂執權之始，洛下謠曰︰『草木萌芽，殺長沙。』乂以正月二十五日廢，二十七日死，如謠言焉。」樂廣傳云︰「成都王穎，廣之壻也，及與長沙王乂遘難，而廣旣處朝望，羣小讒謗之，廣以憂卒。」惠帝紀︰「永興元年，正月，丙午，樂廣卒。」若廣卒時乂未死，卽乂傳正月二十五日廢為是，合移在永興元年正月。而晉春秋︰「太安二年，八月，樂廣自裁。」按帝紀，今年正月，以穎為丞相，遣兵屯城門代宿衞者，疑此皆乂初死時事。又今年正月末，亦有甲子、丙寅。今從乂傳。

公卿皆詣鄴謝罪；大將軍穎入京師，復還鎭于鄴。詔以穎為丞相；加東海王越守尚書令。穎遣奮武將軍石超等率兵五萬屯十二城門，洛陽城東有建春、東陽、清明三門，南有開陽、津陽、平昌、宣陽四門，西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北有大夏、廣莫二門，凡十二門。帥，讀曰率。殿中宿所忌者，穎皆殺之；悉代去宿衞兵。去，羌呂翻。表盧志為中書監，留鄴，參署丞相府事。

河間王顒頓軍於鄭，鄭縣，屬京兆郡，周宣王弟鄭桓公封邑；唐屬華州。為東軍聲援，聞劉沈兵起，還鎭渭城，渭城縣，故秦咸陽也；前漢屬扶風，後漢省，而地名猶在；石勒置石安縣；唐復為咸陽縣，屬京兆。遣督護虞夔逆戰於好畤。好畤縣，前漢屬扶風，後漢、晉省；唐武德二年，復分醴泉置好畤縣，屬京兆。夔兵敗，顒懼，退入長安，急召張方。方掠洛中官私奴婢萬餘人而西。軍中乏食，殺人雜牛馬肉食之。

劉沈渡渭而軍，與顒戰，顒屢敗。沈使安定太守衙『張︰「衙」作「衞」。』博、功曹皇甫澹以精甲五千襲長安，入其門，力戰至顒帳下。沈兵來遲，馮翊太守張輔見其無繼，引兵橫擊之，殺博及澹，澹，徒覽翻，又徒濫翻。兵『章︰甲十一行本「兵」上有「沈」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遂敗，收餘卒而退。張方遣其將敦偉夜擊之，敦，徒渾翻，姓也。沈軍驚潰，沈與麾下南走，追獲之。沈謂顒曰︰「知己之惠輕，顒留沈為軍師，遂為雍州刺史。君臣之義重，沈不可以違天子之詔，量強弱以苟全。量，音良。投袂之日，期之必死，左傳︰宋殺楚使，楚子聞之，投袂而起。葅醢之戮，其甘如薺。」詩云︰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薺，在禮翻。顒怒，鞭之而後腰斬。新平太守江夏張光數為沈畫計，夏，戶雅翻。數，所角翻。為，于偽翻。顒執而詰之，光曰︰「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後有今日！」顒壯之，引與歡宴，表為右衞司馬。

**3**羅尚逃至江陽，華陽國志曰︰瀘州瀘川縣，本漢江陽縣。又江安縣，亦漢江陽縣也。遣使表狀；詔尚權統巴東、巴郡、涪陵以供軍賦。三郡，本屬梁州，尚權統之。涪，音浮。尚遣別駕李興詣鎭南將軍劉弘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綱紀，謂弘參佐操持一府之綱紀者。且荊州自空乏，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吾今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謂尚在巴、涪，則為荊州屛蔽，無西顧之憂。遂以三萬斛給之，尚賴以自存。李興願留為弘參軍，弘奪其手版而遣之。手版，卽古笏也。參佐施敬府公，故持手版。今奪興手版遣之，不許其去尚而事己也。又遣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荊州者十餘萬戶，羈旅貧乏，多為盜賊，弘大給其田及種糧，種，章勇翻。擢其賢才，隨資敍用，流民遂安。

**4**三『章︰甲十一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月，乙酉，丞相穎表廢皇后羊氏，幽于金墉城；廢皇太子覃為清河王。羊后立見八十三卷永康元年。覃立見上卷太安元年。

**5**陳敏與石冰戰數十合，冰衆十倍於敏，敏擊之，所向皆捷，遂與周玘合攻冰於建康。三月，冰北走，投封雲，封雲，徐州賊應冰者。雲司馬張統斬冰及雲以降，揚、徐二州平。周玘、賀循皆散衆還家，不言功賞。朝廷以陳敏為廣陵相。

**6**河間王顒表請立丞相穎為太弟。戊申，詔以穎為皇太弟，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如故。大赦。乘輿服御皆遷于鄴，天子在洛而建儲于鄴，則旣非矣；乘輿服御亦遷而就之，何居！乘，繩正翻。制度一如魏武帝故事。以顒為太宰、大都督、雍州牧；雍，於用翻。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讓不拜。

**7**太弟穎僭侈日甚，嬖倖用事，大失衆望。時人望穎以匡輔帝室，今乃若此，故大失衆望。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司空東海王越，與右衞將軍陳眕楊正衡曰︰眕，止忍翻，又音眞。及長沙故將上官巳等謀討之。秋，七月，丙申朔，陳眕勒兵入雲龍門，以詔召三公百僚及殿中，殿中者，三部諸將也。戒嚴討穎。石超奔鄴。戊戌，大赦，復皇后羊氏及太子覃。己亥，越奉帝北征。以越為大都督。徵前侍中嵇紹詣行在。長沙王乂當國，以紹為侍中；乂死，紹黜免為庶人。今討穎，故復徵詣行在。侍中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衞乘輿，死生以之，佳馬何為！」

越檄召四方兵，赴者雲集，比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土地記曰︰鄴城南四十里有安陽城。乘，繩證翻。比，必寐翻。衆十餘萬，鄴中震恐。穎會羣僚問計，東安王繇曰︰「天子親征，宜釋甲縞素出迎請罪。」穎不從，遣石超帥衆五萬拒戰。帥，讀曰率。折衝將軍喬智明勸穎奉迎乘輿，穎怒曰︰「卿名曉事，投身事孤；今主上為羣小所逼，卿柰何欲使孤束手就刑邪！」

陳眕二弟匡、規自鄴赴行在，云鄴中皆已離散，由是不甚設備。己未，石超軍奄至，乘輿敗績於蕩陰，蕩陰縣，漢屬河內郡，晉屬魏郡，唐為相州蕩陰縣。按水經註︰湯陰縣因湯水為名。宋白曰︰古湯陰縣在湯水南，漢初廢安陽縣入湯陰，隋又廢湯陰入安陽，則安陽、湯陰二縣接境也。師古曰︰蕩，音湯。帝傷頰，中三矢，中，竹仲翻。百官侍御皆散。嵇紹朝服，下馬登輦，以身衞帝，兵人引紹於轅中斫之。轅，輈也。方言曰︰楚、衞謂之輈。朝，直遙翻。帝曰︰「忠臣也，勿殺！」對曰︰「奉太弟令，惟不犯陛下一人耳。」遂殺紹，血濺帝衣。濺，子賤翻。帝墮於草中，亡六璽。石超奉帝幸其營，帝餒甚，超進水，左右奉秋桃。桃以夏熟者進御；秋桃非所以奉至尊，而奉之，恤所無也。穎遣盧志迎帝；庚申，入鄴。大赦，改元曰建武。左右欲浣帝衣，浣，戶管翻，濯也。帝曰︰「嵇侍中血，勿浣也！」孰謂帝為戇愚哉！

陳眕、上官巳等奉太子覃守洛陽。司空越奔下邳，徐州都督東平王楙不納，越徑還東海。太弟穎以越兄弟宗室之望，越、騰、略、模，皆有聲稱於諸宗室中。下令招之，越不應命。前奮威將軍孫惠上書勸越要結藩方，要，一遙翻。同獎王室，越以惠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北軍中候苟晞奔范陽王虓，虓承制以晞行兗州刺史。范陽王虓時鎭許昌。虓，許交翻。

**8**初，三王之起兵討趙王倫也，事見上卷永寧元年。王浚擁衆挾兩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穎欲討之而未能，使穎兄弟不自內相圖，聲浚之罪而討之，固有餘力矣，何未能邪！浚心亦欲圖穎。穎以右司馬和演為幽州刺史，和演與穎謀起兵討趙王倫，穎之腹心也。密使殺浚。演與烏桓單于審登謀與浚游薊城南清泉，因而圖之。單，音蟬。會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審登以為浚得天助，乃以演謀告浚。浚與審登密嚴兵，約幷州刺史東嬴公騰共圍演，殺之，自領幽州營兵。幽州刺史營兵也。騰，越之弟也。太弟穎稱詔徵浚，浚與鮮卑段務勿塵、烏桓羯朱及東嬴公騰同起討穎，羯，居謁翻。穎遣北中郞將王斌及石超擊之。斌，音彬。

**9**太弟穎怨東安王繇前議，怨其使己縞素迎天子請罪也。八月，戊辰，收繇，殺之。初，繇兄琅邪恭王覲薨，子睿嗣。睿沈敏有度量，沈，持林翻。為左將軍，與東海參軍王導善。導參東海王越軍事。導，敦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下從者之從同。識量清遠，以朝廷多故，每勸睿之國。及繇死，睿從帝在鄴，恐及禍，將逃歸。穎先敕關津，無得出貴人，關立於經塗要會處，以譏出入。津者，濟渡江河所必由之處。睿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典自後來，以鞭拂睿而笑曰︰「舍長，舍長，守舍之長也。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官禁貴人，汝亦被拘邪？」被，皮義翻。吏乃聽過。至洛陽，迎太妃夏侯氏俱歸國。元帝中興事始此。夏，戶雅翻。

**10**丞相從事中郞王澄發孟玖姦利事，勸太弟穎誅之，穎從之。

**11**上官巳在洛陽，殘暴縱橫。橫，戶孟翻。守河南尹周馥，浚之從父弟也，周浚從王渾伐吳有戰功。與司隸滿奮等謀誅之，事洩，奮等死，馥走，得免。司空越之討太弟穎也，太宰顒遣右將軍、馮翊太守張方將兵二萬救之，聞帝已入鄴，因命方鎭洛陽。巳與別將苗願拒之，大敗而還。太子覃夜襲巳、願，巳、願出走；方入洛陽。覃於廣陽門迎方而拜，洛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曰廣陽門。方下車扶止之，復廢覃及羊后。

**12**初，太弟穎表匈奴左賢王劉淵為冠軍將軍，監五部軍事，楊駿輔政，以劉淵為五部大都督；元康末，坐部人叛出塞，免官；穎鎭鄴，表監五部軍事。冠，古玩翻。監，工銜翻。使將兵在鄴。淵子聰，驍勇絕人，博涉經史，善屬文，驍，堅堯翻。屬，之欲翻。彎弓三百斤；弱冠游京師，記·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冠，古玩翻。名士莫不與交。穎以聰為積弩將軍。

淵從祖右賢王宣謂其族人曰︰「自漢亡以來，我單于徒有虛號，無復尺土；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從，才用翻。單，音蟬。自餘王侯，降同編戶。編，相聯次也。民謂之編民，亦謂之編戶者，言比屋聯次而居，編於民籍，無高下之差。今吾衆雖衰，猶不減二萬，柰何斂首就『章︰甲十一行本作「手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役，奄過百年！奄，忽也，遽也。左賢王英武超世，天苟不欲興匈奴，必不虛生此人也。今司馬氏骨肉相殘，四海鼎沸，復呼韓邪之業，此其時矣！」漢宣帝時，稽侯狦來朝，稱呼韓邪單于；光武時日逐王比內附，亦稱呼韓邪單于。乃相與謀，推淵為大單于，使其黨呼延攸詣鄴告之。師古曰︰漢書匈奴中貴種有呼銜氏，卽今之呼延氏。

淵白穎，請歸會葬，穎弗許。淵令攸先歸，告宣等使招集五部及雜胡，聲言助穎，實欲叛之。及王浚、東嬴公騰起兵，淵說穎曰︰「今二鎭跋扈，衆十餘萬，二鎭，謂幽、幷。說，輸芮翻；下同。恐非宿衞及近郡士衆所能禦也，請為殿下還說五部以赴國難。」為，于偽翻。說，輸芮翻。難，乃旦翻。穎曰︰「五部之衆，果可發否？就能發之，鮮卑、烏桓，未易當也。易，以豉翻。吾欲奉乘輿還洛陽以避其鋒，乘，繩證翻。徐傳檄天下，以逆順制之，言見力不足以制二鎭，欲檄徵天下兵，杖順制逆。君意何如？」淵曰︰「殿下武皇帝之子，有大勳於王室，威恩遠著，四海之內，孰不願為殿下盡死力者！為，于偽翻；下請為同。何難發之有！王浚豎子，東嬴疏屬，東嬴公騰，宣帝弟東武侯馗之孫，故云疏屬。豈能與殿下爭衡邪！殿下一發鄴宮，示弱於人，洛陽不可得而至；雖至洛陽，威權不復在殿下也。穎奔敗而失權，卒如淵之言。願殿下撫勉士衆，靖以鎭之，淵請為殿下以二部摧東嬴，三部梟王浚，梟，堅堯翻。二豎之首，可指日而懸也。」穎悅，拜淵為北單于、參丞相軍事。

淵至左國城，左國城，蓋匈奴左部所居城也。據晉書·載記，光武建武之初，南單于入居西河之美稷，今離石左國城，單于所徙庭也。水經註曰︰左國城在汾州之右，介休縣西南。杜佑曰︰左國城在石州離石縣。宋白曰︰離石縣東北有離石水，因以為名。劉宣等上大單于號，上，時掌翻。二旬之間，有衆五萬，都於離石，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以聰為鹿蠡王。師古曰︰蠡，音盧奚翻。鹿蠡王，卽仍漢時谷蠡王號也。谷、鹿字雖不同，而音則同耳。遣左於陸王宏帥精騎五千，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會穎將王粹拒東嬴公騰。粹已為騰所敗，敗，補邁翻；下敗石同。宏無及而歸。

王浚、東嬴公騰合兵擊王斌，大破之。浚以主簿祁弘為前鋒，姓譜︰祁姓，黃帝二十五子之一也；又晉獻侯四世孫奚食邑於祁，曰祁奚。敗石超于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劉昫曰︰漢平棘縣在今趙州平棘縣南。乘勝進軍。候騎至鄴，鄴中大震，百僚奔走，士卒分散。盧志勸穎奉帝還洛陽。時甲士尚有萬五千人。志夜部分，分，扶問翻。至曉將發，而程太妃戀鄴不欲去，穎狐疑未決。俄而衆潰，穎遂將帳下數十騎與志奉帝御犢車晉制︰皁輪犢車，諸公乘之。南奔洛陽。倉猝上下無齎，中黃門被囊中齎私錢三千，詔貸之，貸，惕德翻，又敵德翻，又他代翻，假借也。於道中買飯，夜則御中黃門布被，食以瓦盆。至溫，將謁陵，帝之先，河內溫縣孝敬里人，自京兆尹防以上，皆葬于溫。帝喪履，納從者之履，喪，息浪翻。從，才用翻。下拜流涕。及濟河，張方自洛陽遣其子羆帥騎三千，以所乘車奉迎帝。至芒山下，方自帥萬餘騎迎帝。帥，讀曰率。方將拜謁，帝下車自止之。甚於夷王下堂而見諸侯矣。帝還宮，奔散者稍還，百官粗備。粗，坐五翻。辛巳，大赦。

王浚入鄴，士衆暴掠，死者甚衆。使烏桓羯朱追太弟穎，至朝歌，不及。浚還薊，以鮮卑多掠人婦女，命︰「敢有挾藏者斬！」於是沈於易水者八千人。王浚進不成勤王，而縱鮮卑、烏桓猾夏亂華，其死於石勒之手，晚矣。沈，持林翻。

**13**東嬴公騰乞師於拓跋猗㐌以擊劉淵，猗㐌與弟猗盧合兵擊淵於西河，破之，與騰盟于汾東而還。自此拓跋氏屢以兵助幷州。㐌，徒河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劉淵聞太弟穎去鄴，歎曰︰「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眞奴才也！然吾與之有言矣，不可以不救。」將發兵擊鮮卑、烏桓，劉宣等諫曰︰「晉人奴隸御我，今其骨肉相殘，是天棄彼而使我復呼韓邪之業也。鮮卑、烏桓，我之氣類，鮮卑、烏桓，東胡之種，與匈奴同稟北方剛強之氣，又同類也。可以為援，柰何擊之！」淵曰︰「善！大丈夫當為漢高、魏武，呼韓邪何足效哉！」宣等稽首曰︰「非所及也！」稽，音啓。

**14**荊州兵擒斬張昌，同黨皆夷三族。去年昌逃于下儁山，至是方禽滅。

**15**李雄以范長生有名德，為蜀人所重，欲迎以為君而臣之，長生不可。諸將固請雄卽尊位，冬，十月，雄卽成都王位，大赦，改元建興。除晉法，約法七章。以其叔父驤為太傅，兄始為太保，李離為太尉，李雲為司徒，李璜為司空，李國為太宰，閻式為尚書令，楊褒為僕射。尊母羅氏為王太后，追尊父特為成都景王。雄以李國、李離有智謀，凡事必咨而後行，然國、離事雄彌謹。史言諸李守君臣之分以相保固，所謂盜亦有道也。

**16**劉淵遷都左國城。考異曰︰下云「離石大饑，遷于黎亭」，則是淵猶在離石也。按杜佑通典︰離石有南單于庭左國城。然則淵雖遷左國，猶在離石縣境內也。胡、晉歸之者愈衆。淵謂羣臣曰︰「昔漢有天下久長，恩結於民。吾，漢氏之甥，約為兄弟；兄亡弟紹，不亦可乎！」乃建國號曰漢。劉宣等請上尊號，上，時掌翻。淵曰︰「今四方未定，且可依高祖稱漢王。」於是卽漢王位，劉淵，字元海。考異曰︰帝紀，李雄、劉淵稱王，皆在十一月惠帝入長安後。華陽國志，李雄十月稱王，一本作十二月。三十國、晉春秋、十六國鈔皆在十月。今從之。大赦，改元曰元熙。追尊安樂公禪為孝懷皇帝，樂，音洛。作漢三祖、五宗神主而祭之。淵以漢高祖、世祖、昭烈為三祖，太宗、世宗、中宗、顯宗、肅宗為五宗。立其妻呼延氏為王后。以右賢王宣為丞相，崔游為御史大夫，左於陸王宏為太尉，范隆為大鴻臚，臚，陵如翻。朱紀為太常，上黨崔懿之、後部人陳元達皆為黃門郞，劉淵皆用漢官制。後部，卽匈奴北部也，居新興。族子曜為建武將軍；游固辭不就。崔游，淵之師也；范隆、朱紀，同門生。崔游旣能以師道不為淵屈，且又得不變於夷之義。沈約志，魏置建武將軍。

元達少有志操，少，詩照翻。淵嘗招之，元達不答。及淵為漢王，或謂元達曰︰「君其懼乎？」元達笑曰︰「吾知其人久矣，彼亦亮吾之心；但恐不過三、二日，驛書必至。」其暮，淵果徵元達。元達事淵，屢進忠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知也。草，奏藁也。

曜生而眉白，目有赤光，幼聰慧，有膽量，早孤，養於淵。及長，儀觀魁偉，性拓落高亮，拓，恢拓也。落，磊落也。長，知兩翻。觀，古玩翻。與衆不羣，好讀書，善屬文，好，呼報翻。屬，之欲翻。鐵厚一寸，射而洞之。厚，胡茂翻。射，而亦翻。洞，貫也。常自比樂毅及蕭、曹，時人莫之許也；惟劉聰重之，曰︰「永明，漢世祖、魏武之流，數公何足道哉！」劉曜，字永明。數公，謂樂毅、蕭、曹。

**17**帝旣還洛陽，張方擁兵專制朝政，朝，直遙翻；下同。太弟穎不得復豫事。復，扶又翻。豫州都督范陽王虓、徐州都督東平王楙等上言︰「穎弗克負荷，宜降封一邑，特全其命。荷，下可翻，又如字。考異曰︰虓傳云︰「與鎭東將軍周馥同上言。」按馥傳︰「帝自長安還，馥出為平東將軍，都督揚州，代劉準為鎭東。」據此表，張方猶存，蓋自鄴還洛陽時也。太宰宜委以關右之任，河間王顒時為太宰，故稱之。自州郡以下，選舉授任，一皆仰成；朝之大事，廢興損益，每輒疇咨。言關右州郡，聽顒選舉，朝政亦咨而後行。仰，牛向翻。孔安國曰︰疇，誰也。顏師古曰︰疇，誰也。咨，謀也。言謀於衆人，誰可為事也。余按此所謂疇咨，恐非孔、顏註義。蓋疇，類也。咨，問也。言朝之大事，類以問顒。朝，直遙翻。張方為國效節，而不達變通，未卽西還，宜遣還郡，方本為馮翊太守。為，于偽翻。所加方官，請悉如舊。司徒戎、司空越，並忠國小心，宜幹機事，委以朝政。幹，讀曰管，又如字。王浚有定社稷之勳，謂舉兵討穎也。宜特崇重，遂撫幽朔，長為北藩。臣等竭力扞城，藩屛皇家，屛，必郢翻。則陛下垂拱，四海自正矣。」

張方在洛旣久，兵士剽掠殆竭，衆情喧喧，無復留意，剽，匹妙翻。衆情，謂方之軍情也。議欲奉帝遷都長安；恐帝及公卿不從，欲須帝出而劫之。須，待也。乃請帝謁廟，帝不許。十一月，乙未，方引兵入殿，以所乘車迎帝，帝馳避後園竹中。軍人引帝出，逼使上車，上，時掌翻。帝垂泣從之。方於馬上稽首曰︰「今寇賊縱橫，宿衞單少，稽，音啓。縱，子容翻。少，詩沼翻。願陛下幸臣壘，臣盡死力以備不虞。」時羣臣皆逃匿，唯中書監盧志侍側，曰︰「陛下今日之事，當一從右將軍。」張方時為右將軍。帝遂幸方壘，令方具車載宮人、寶物。軍人因妻略後宮，分爭府藏，藏，徂浪翻。割流蘇、武帳為馬帴，毛晃曰︰流蘇，盤線繪繡之毬，五采錯為之，同心而下垂者是也。蘇，猶鬚也；又散貌，以其橤下垂，故曰蘇。今人謂絛頭橤為蘇。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帴，將先翻，馬藉也。魏、晉以來蓄積，掃地無遺。方將焚宗廟、宮室以絕人返顧之心，盧志曰︰「董卓無道，焚燒洛陽，事見五十九卷漢獻帝初平元年。怨毒之聲，百年猶存，何為襲之！」乃止。

帝停方壘三日，方擁帝及太弟穎、豫章王熾等趨長安，趨，七喻翻。王戎出奔郟。郟縣，前漢屬潁川郡，後漢省，晉屬襄城郡，隋、唐為汝州郟城縣。郟，音夾。太宰顒帥官屬步騎三萬迎于霸上，帥，讀曰率。顒前拜謁，帝下車止之。帝入長安，以征西府為宮。征西府，征西將軍府，顒所居也。唯尚書僕射荀藩、司隸劉暾、河南尹周馥在洛陽為留臺，承制行事，號東、西臺。洛陽為東臺，長安為西臺。暾，他昆翻。藩，勗之子也。荀勗朋比賈充，貴顯於晉初。丙午，留臺大赦，改元復為永安。辛丑，復皇后羊氏。

**18**羅尚移屯巴郡，遣兵掠蜀中，獲李驤妻昝氏及子壽。昝，子感翻，姓也。

**19**十二月，丁亥，詔太弟穎以成都王還第；更立豫章王熾為皇太弟。更，工衡翻。帝兄弟二十五人，時存者惟穎、熾及吳王晏。晏材資庸下，熾沖素好學，好，呼報翻。故太宰顒立之。詔以司空越為太傅，與顒夾輔帝室，王戎參錄朝政。朝，直遙翻。又以光祿大夫王衍為尚書左僕射。高密王略為鎭南將軍，領司隸校尉，權鎭洛陽。考異曰︰惠紀作「高密王簡」。按宗室傳，高密孝王略，字元簡，時都督青州，後遷都督荊州，未嘗鎭洛陽。蓋簡卽略也，時雖有朝命而略不至，或嘗鎭洛陽而本傳遺脫耳。以余觀之，時朝廷命令不行於方鎭，略蓋未嘗赴洛也。東中郞將模為寧北將軍，都督冀州諸軍事，鎭鄴。晉書·帝紀作「東中郞將」，模傳作「北中郞將」。又按晉制，方面之任，有四征、四鎭、四安、四平，無四寧也。「寧」，恐當作「安」。百官各還本職。令州郡蠲除苛政，愛民務本，清通之後，當還東京。謂阻兵者解兵，道路清通之後也。帝時在長安，故謂洛陽為東京。大赦，改元。改元永興。略、模，皆越之弟也。王浚旣去鄴，越使模鎭之。顒以四方乖離，禍難不已，故下此詔和解之，冀獲少安。顒欲和解兄弟，當在乂、穎搆隙之時，及事不可為，而顒亦不免矣。越辭太傅不受。又詔以太宰顒都督中外諸軍事。張方為中領軍、錄尚書事，領京兆太守。時帝在長安，京兆太守實掌輦轂下。張方握兵，顒所親倚，故使領京兆。

**20**東嬴公騰遣將軍聶玄擊漢王淵，戰於大陵，大陵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魏收地形志︰太原郡統內受陽縣有大陵城，其地蓋在唐遼、幷二州界。杜佑曰︰文水縣，漢大陵縣。聶，尼輒翻。玄兵大敗。

淵遣劉曜寇太原，取泫氏、屯留、長子、中都。泫氏、屯留、長子屬上黨郡；中都屬太原郡。賢曰︰泫氏，今澤州高平縣。劉昫曰︰澤州陵川縣，漢泫氏縣。高平，漢泫氏縣地。屯留、長子，唐皆屬潞州。師古曰︰泫，音工玄翻。屯，音純。長，讀如長短之長，陸德明讀如長幼之長。又遣冠軍將軍喬晞寇西河，取介休。介休令賈渾不降，晞殺之；介休縣，漢屬太原郡，晉屬西河郡，唐屬汾州。冠，古玩翻。降，戶江翻。將納其妻宗氏，宗氏罵晞而哭，晞又殺之。淵聞之，大怒曰︰「使天道有知，喬晞望有種乎！」種，章勇翻。追還，降秩四等，收渾屍，葬之。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六

## 晉紀八起旃蒙赤奮若（乙丑），盡著雍執徐（成辰），凡四年。

孝惠皇帝下

**永興二年**（乙丑、三○五）

**1**夏，四月，張方廢羊后。

**2**游楷等攻皇甫重，累年不能克，游楷等自太安二年攻皇甫重，至是，首尾三年。重遣其養子昌求救於外。昌詣司空越，越以太宰顒新與山東連和，事見上卷上年。不肯出兵。昌乃與故殿中人楊篇故殿中人，舊屬二衞部曲者。詐稱越命，迎羊后於金墉城。入宮，以后令發兵討張方，奉迎大駕。是年四月，張方廢羊后。其時方已奉帝入關，蓋以威令遙脅留臺百官，使廢羊后耳。今皇甫昌迎后入宮，欲發兵討方，特以是起兵，非因方在洛而討之也。事起倉猝，百官初皆從之；俄知其詐，相與誅昌。顒請遣御史宣詔喻重令降。降，戶江翻；下同。重不奉詔。先是城中不知長沙厲王及皇甫商已死，長沙厲王死，見上卷上年。皇甫商死，見上卷太安二年。先，悉薦翻。重獲御史騶人，因御史來宣詔，獲其騶人。騶，側鳩翻，廐御也。晉制，諸公給騶八人，下至御史，各有差。齊王融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則騶蓋辟車之卒。問曰︰「我弟將兵來，欲至未？」騶人曰︰「已為河間王所害。」重失色，立殺騶人。於是城中知無外救，共殺重以降。顒以馮翊太守張輔為秦州刺史。顒以破劉沈之功用張輔。

**3**六月，甲子，安豐元侯王戎薨于郟。王戎奔郟，見上卷上年。郟，音夾。

**4**張輔至秦州，殺天水太守封尚，欲以立威；又召隴西太守韓稚，守，式又翻。稚子朴勒兵擊輔，輔軍敗，死。涼州司馬楊胤言於張軌曰︰「韓稚擅殺刺史，明公杖鉞一方，不可不討。」軌從之，遣中督護氾瑗帥衆二萬討稚，稚詣軌降。中督護，中軍督護也。氾，音凡。瑗，于眷翻。帥，讀曰率；下同。未幾，幾，居豈翻。鮮卑若羅拔能寇涼州，軌遣司馬宋配擊之，斬拔能，俘十餘萬口，威名大振。史言張軌能尊主攘夷以致強盛。

**5**漢王淵攻東嬴公騰，騰復乞師於拓跋猗㐌，復，扶又翻。㐌，徒河翻。衞操勸猗㐌助之。猗㐌帥輕騎數千救騰，斬漢將綦毋豚。毋，音無。綦毋，複姓。北狄傳︰匈奴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勇健，好反叛。考異曰︰後魏書·桓帝紀及劉淵傳，皆云「淵南走蒲子」。按晉·載記，淵無走蒲子事，下云「自離石遷黎亭」，蓋後魏書夸誕妄言耳。詔假猗㐌大單于，單，音蟬。加操右將軍。甲申，猗㐌卒，子普根代立。

**6**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劫遷車駕，晉諸王國有郞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張方劫遷車駕事見上卷上年。勸司空越起兵討之。秋，七月，越傳檄山東征、鎭、州、郡云︰「欲糾帥義旅，奉迎天子，還復舊都。」舊都，謂洛陽。東平王楙聞之，懼；長史王脩說楙曰︰「東海，宗室重望；今興義兵，公宜舉徐州以授之，則免於難，說，輸芮翻。難，乃旦翻。且有克讓之美矣。」楙從之。越乃以司空領徐州都督，楙自為兗州刺史；詔卽遣使者劉虔授之。楙督徐州，始八十四卷永寧元年。去年，范陽王虓以苟晞行兗州，晞留許昌，未及至州，而楙自領之。是時，越兄弟並據方任，越弟略都督青州，模都督冀州。於是范陽王虓虓，虛交翻。及王浚等共推越為盟主，越輒選置刺史以下，輒，專也。朝士多赴之。朝士赴越者，不從帝在長安者也。朝，直遙翻。

**7**成都王穎旣廢，穎廢見上卷上年。河北人多憐之。穎鎭鄴，初有時譽；後雖以驕侈致禍，河北之人厭亂而思舊，故多憐之。穎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於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鄕羯人石勒，有膽力，善騎射。武鄕縣，晉置，屬上黨郡；後石勒分置武鄕郡。劉昫曰︰唐潞州武鄕縣，漢河東之垣縣也。唐遼州榆社縣，分晉武鄕縣置。載記曰︰勒，匈奴別部羌渠之冑。又匈奴傳曰︰北狄入居塞內者，有十九種，羯其一也。羯，居謁翻。幷州大饑，建威將軍閻粹說東嬴公騰說，輸芮翻。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為茌平人師懽奴，茌平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北國，晉屬平原國。應劭曰︰在茌山之平地者也。意其地當在唐齊州、博州界。劉昫曰︰茌平縣倂入唐博州聊城縣。被，皮義翻。師古曰︰茌，音仕疑翻。懽奇其狀貌而免之。懽家鄰於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為羣盜。帥，所類翻。及公師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帥，讀曰率。桑始命勒以石為姓，勒為名。石勒始此。藩攻陷郡縣，殺二千石、長吏，長，知兩翻。轉前，攻鄴。平昌公模甚懼；范陽王虓遣其將苟晞救鄴，與廣平太守譙國丁紹共擊藩，走之。漢武帝置平干國，宣帝改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屬鉅鹿郡；魏文帝黃初二年復置廣平郡；唐為洛州之地。

**8**八月，辛丑，大赦。

**9**司空越以琅邪王睿為平東將軍，監徐州諸軍事，留守下邳。監，工銜翻。睿請王導為司馬，委以軍事。考異曰︰導傳曰︰「元帝鎭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按元帝時為平東，及徙揚州，乃為安東耳。或者「平」字誤為「安」，或後為安東司馬，故但云司馬。越帥甲士三萬，西屯蕭縣；蕭縣，自漢以來屬沛郡，唐屬徐州。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許，卽許昌。越承制以豫州刺史劉喬為冀州刺史，以范陽王虓領豫州刺史；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劉琨為司馬，越以劉蕃為淮北護軍，劉輿為潁川太守。輿、琨，蕃之子也。喬上尚書，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許，豫州刺史時治項。上，時掌翻。遣長子祐將兵拒越於蕭縣之靈壁，長，知兩翻。越兵不能進。東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范陽王虓遣苟晞還兗州，虓用苟晞為兗州刺史，見上卷上年。徙楙都督青州。楙不受命，背山東諸侯，與劉喬合。背，蒲妹翻。

**10**太宰顒聞山東兵起，甚懼。以公師藩為成都王穎起兵，壬午，表穎鎭軍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給兵千人；以盧志為魏郡太守，隨穎鎭鄴，欲以撫安之。又遣建武將軍呂朗屯洛陽。

顒發詔，令東海王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會得劉喬上事，上事者，言東海王越等起兵及喬攻許拒越之事。上，時掌翻。冬，十月，丙子，下詔稱︰「劉輿迫脅范陽王虓，造搆凶逆。其令鎭南大將軍劉弘、劉弘都督荊州。平南將軍彭城王釋、彭城王釋蓋代羊伊屯宛。征東大將軍劉準，劉準都督揚州。各勒所統，與劉喬幷力；以張方為大都督，統精卒十萬，與呂朗共會許昌，誅輿兄弟。」釋，宣帝弟子穆王權之孫也。權，宣帝弟東武城侯馗之子。考異曰︰劉喬傳「釋」作「繹」。帝紀、宗室傳皆作「釋」，蓋喬傳誤。帝紀︰「八月，車騎大將軍劉弘逐平南將軍彭城王釋于宛。」弘、釋傳及衆書皆無之。弘傳但云彭城前東奔有不善之言。按弘，晉室純臣，劉喬與范陽搆難，弘猶以書和解之，以安天下，尊王室。釋受王命鎭宛，而弘肯更自逐之乎！據此詔，令弘、釋共討劉輿，疑無弘逐釋事。帝紀必誤。丁丑，顒使成都王穎領將軍劉『章︰甲十一行本「劉」作「樓」；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褒等，前車騎將軍石超領北中郞將王闡等據河穚，為劉喬繼援；進喬鎭東將軍，假節。

劉弘遺喬及司空越書，遺，于季翻。欲使之解怨釋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猜禍鋒生，疑隙搆於羣王，災難延于宗子。難，乃旦翻。今日為忠，明日為逆，翩其反而，言是非反覆之易，冏、乂、穎、顒之事誠如此。互為戎首。言迭為興戎之首也。載籍以來，骨肉之禍未有如今者也，臣竊悲之！今邊陲無備豫之儲，中華有杼軸之困，詩曰︰小東大東，杼軸其空。杼，持緯器。「軸」，亦作「柚」；皆織具也。而股肱之臣，不惟國體，職競尋常，惟，思也。職，主也。競，爭也。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所爭者尋丈之間，不足為長短也。左傳曰︰爭尋常以盡其民。自相楚剝。楚，痛也。萬一四夷乘虛為變，此亦猛虎交鬬自效於卞莊者矣。劉、石之禍，劉弘蓋知之矣。臣以為宜速發明詔詔越等，令兩釋猜嫌，各保分局。分，扶問翻。自今以後，其有不被詔書，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被，皮義翻；下同。時太宰顒方拒關東，倚喬為助，不納其言。

喬乘虛襲許，破之。劉琨將兵救許，不及，遂與兄輿及范陽王虓俱奔河北；琨父母為喬所執。劉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乃遣參軍劉盤為都護，盡護行營諸將為都護，督護則止督一軍耳。帥諸軍受司空越節度。帥，讀曰率。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南服，南方也；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謀事有成者，則曰「某人之功」，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興發，謂興師動衆，調發財賦。手書守相，守，手又翻。相，息亮翻。丁寧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州有部從事，部管內諸郡。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從橫之事，弘怒，斬之。益州之破，辛冉去羅尚從劉弘，冉以事尚者事弘，猶將不免於誅，況以從橫說之邪！史言劉弘忠純。說，輸芮翻。從，子容翻。

**11**有星孛于北斗。字，蒲內翻。

**12**平昌公模遣將軍宋冑趣河橋。模自鄴遣冑進兵。趣，七喻翻。

**13**十一月，立節將軍周權，詐被檄，詐，言被司空越檄也。自稱平西將軍，復立羊后。洛陽令何喬攻權，殺之，復廢羊后。復，扶又翻。太宰顒矯詔，以羊后屢為姦人所立，遣尚書田淑敕留臺賜后死。時荀藩、劉暾、周馥居留臺。詔書屢至，司隸校尉劉暾等上奏，暾，他昆翻。上，時掌翻。固執以為︰「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禁峻密，無緣得與姦人搆亂；衆無愚智，皆謂其冤。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何益於治！」治，直吏翻。顒怒，遣呂朗收暾；考異曰︰暾傳云︰「顒遣陳顏、呂朗帥騎五千收暾。」按暾匹夫，安用五千騎！蓋朗時在洛，顒敕使收暾耳。說者欲大其事，故云爾。暾奔青州，依高密王略。然羊后亦以是得免。

**14**十二月，呂朗等東屯滎陽，成都王穎進據洛陽。

**15**劉琨說冀州刺史太原溫羨，使讓位於范陽王虓。魏收曰︰袁紹、曹操為冀州，治鄴；魏、晉治信都。杜佑曰︰治房子。說，輸芮翻。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浚以突騎資之，突騎，天下精兵。燕人致梟騎，助漢高祖以破項羽。光武得漁陽、上谷突騎以平河北。考異曰︰琨傳曰︰「得突騎八百人。」按劉喬傳云︰「琨率突騎五千濟河攻喬。」疑八百太少，或因下文迎東海王之數，致有此誤。今闕疑。擊王闡於河上，殺之。琨遂與虓引兵濟河，斬石超於滎陽。劉喬自考城引退。考城縣屬陳留郡，前漢梁國之菑縣也，章帝更名；晉省。後魏置考陽縣及北梁郡；北齊郡縣並廢，為城安縣；隋改曰考城縣，屬梁郡；至唐，屬曹州。虓遣琨及督護田徽東擊東平王楙於廩丘，廩丘縣，前漢屬濟陰，晉屬濮陽郡，為兗州刺史治所。賢曰︰廩丘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楙走還國。琨、徽引兵東迎越，擊劉祐於譙；祐敗死，喬衆遂潰，喬奔平氏。考異曰︰帝紀云︰「喬奔南陽。」按地理地︰南陽無平氏縣。武帝分南陽置義陽郡，有西平氏縣。或者南陽有東平氏而非縣與！今按前漢書·地理志，平氏縣屬南陽郡。晉書·地理志，平氏縣屬義陽郡。平氏之上有厥西縣。沈約宋書·地理志︰南義陽太守領厥西、平氏二縣。且曰︰厥西令，二漢無；晉太康地志屬義陽。以此證之，蓋後人傳寫晉書者，誤以厥西之「西」字聯平氏而書之。其實晉義陽之平氏，卽漢南陽之平氏也。帝紀所謂「喬奔南陽」，以漢古郡大界書之也。劉昫曰︰唐申州義陽縣，漢南陽郡平氏縣之義陽鄕與唐州之桐柏、平氏二縣，皆漢南陽平氏縣地。司空越進屯陽武，陽武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唐屬鄭州。王浚遣其將祁弘帥突騎鮮卑、烏桓為越先驅。帥，讀曰率；下同。

**16**初，陳敏旣克石冰，事見上卷太安二年。自謂勇略無敵，有割據江東之志。其父怒曰︰「滅我門者，必此兒也！」遂以憂卒。敏以喪去職。司空越起敏為右將軍、前鋒都督。越為劉祐所敗，敗，補邁翻。敏請東歸收兵，遂據歷陽叛。歷陽縣，漢屬九江郡，魏改九江曰淮南，晉因之。今和州，卽歷陽縣之地。宋白曰︰縣南有歷水，故曰歷陽。吳王常侍甘卓，棄官東歸，晉諸王國，大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考異曰︰卓傳云︰「州舉秀才，為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東海王越引為參軍，出補離狐令。棄官東歸，遇陳敏。」敏傳云︰「吳王常侍甘卓自洛至。」按卓為常侍，不應討石冰；為離狐令，不應自洛至。今從敏傳。至歷陽，敏為子景娶卓女，為，于偽翻。使卓假稱皇太弟令，拜敏揚州刺史。敏使弟恢及別將錢端等南略江州，弟斌東略諸郡，斌，音彬。揚『章︰甲十一行本「揚」上有「江州刺史應邈」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州刺史劉機、丹楊太守王曠皆棄城走。時揚州刺史蓋與丹楊太守同治秣陵。

敏遂據有江東，以顧榮為右將軍，賀循為丹楊內史，周玘為安豐太守，安豐縣，後漢屬廬江郡。魏分廬江為安豐郡，其地為唐之壽州安豐、霍丘縣。玘，墟里翻。凡江東豪傑、名士，咸加收禮，為將軍、郡守者四十餘人；或有老疾，就加秩命。循詐為狂疾，得免；乃以榮領丹楊內史。玘亦稱疾，不之郡。敏疑諸名士終不為己用，欲盡誅之。榮說敏曰︰「中國喪亂，胡夷內侮，觀今日之勢，不能復振，百姓將無遺種。說，輸芮翻。喪，息浪翻。種，章勇翻。江南雖經石冰之亂，人物尚全，榮常憂無孫、劉之主孫、劉，謂孫權、劉備。有以存之。今將軍神武不世，勳效已著，帶甲數萬，舳艫山積，漢武帝紀︰舳艫千里。註云︰舳、船後持柂處。艫，船前刺櫂處。又漢律名船方長為舳艫。此言山積，蓋取漢律之義。若能委信君子，使各盡懷，散蔕芥之嫌，張晏曰︰蔕芥，刺鯁也。師古曰︰蔕，音丑介翻。塞讒諂之口，則上方數州，可傳檄而定；上方數州，謂揚州以西荊、江、豫、益等州也。塞，悉則翻。不然，終不濟也。」『章︰甲十一行本「也」下有「敏乃止」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敏命僚佐推己為都督江東諸軍事、大司馬、楚公，加九錫，列上尚書，上，時掌翻。稱被中詔，被，皮義翻。自江入沔、漢，奉迎鑾駕。

太宰顒以張光為順陽太守，順陽縣，前漢曰博山，後漢明帝更名順陽，屬南陽郡；至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鄕郡；晉太康中，立順陽郡，以南鄕為縣；唐鄧州之臨湍、菊潭縣，皆順陽郡地。帥步騎五千詣荊州討敏。劉弘遣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屯夏口，夏，戶雅翻。又遣南平太守汝南應詹督水軍以繼之。

侃與敏同郡，侃與敏皆廬江人。又同歲舉吏。同歲舉赴京師。隨郡內史扈懷隨縣，漢屬南陽郡，春秋之隨國也。晉武帝分南陽立義陽國，後又分義陽立隨郡，隋為漢東郡，唐為隋州。言於弘曰︰「侃居大郡，統強兵，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能，吾得之已久，必無是也。」侃聞之，遣子洪及兄子臻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資而遣之。旣引為參軍，又以貨物資送而遣其歸。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況大丈夫乎！」

敏以陳恢為荊州刺史，寇武昌，弘加侃前鋒督護以禦之。侃以運船為戰艦，艦，戶黯翻。或以為不可。侃曰︰「用官船擊官賊，何為不可！」侃與恢戰，屢破之；又與皮初、張光、苗光共破錢端於長岐。據張光傳，長岐之戰，光設伏於步路，苗光為水軍，藏舟船於沔水，則長岐當在江夏郡界。

南陽太守衞展說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旣與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背，蒲妹翻。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為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

**17**是歲，離石大饑，漢王淵徙屯黎亭，續漢志︰上黨郡壺關縣有黎亭，書西伯戡黎卽此。就邸閣穀；留太尉宏守離石，使大司農卜豫運糧以給之。

## 光熙元年（丙寅、三○六）六月，帝還洛陽，始改元；此猶是永興三年。

**1**春，正月，戊子朔，日有食之。

**2**初，太弟中庶子蘭陵繆播繆，靡幼翻，又莫六翻，姓也。有寵於司空越；播從弟右衞率胤，太宰顒前妃之弟也。越之起兵，遣播、胤詣長安說顒，令奉帝還洛，說，輸芮翻；下因說、復說、迎說同。約與顒分陝為伯。陝，失冉翻。顒素信重播兄弟，卽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以剽掠洛都，劫天子西遷也。謂顒曰︰「今據形勝之地，國富兵強，奉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柰何拱手受制於人！」顒乃止。及劉喬敗，顒懼，欲罷兵，與山東和解，恐張方不從，猶豫未決。

方素與長安富人郅輔親善，以為帳下督。方傳云︰初，方從山東來，甚微賤，郅輔厚相供給；及貴，甚親昵之。顒參軍河間畢垣，嘗為方所侮，因說顒曰︰「張方久屯霸上，聞山東兵盛，盤桓不進，顒遣方與呂朗會劉喬攻許，方屯霸上未進而劉喬敗。馬融曰︰盤桓，旋也。宜防其未萌。其親信郅輔具知其謀。」繆播、繆胤復說顒︰「宜急斬方以謝，山東可不勞而定。」復，扶又翻。顒使人召輔，垣迎說輔曰︰「張方欲反，人謂卿知之。王若問卿，何辭以對？」輔驚曰︰「實不聞方反，為之柰何？」垣曰︰「王若問卿，但言爾爾；爾爾，猶言如此如此也。不然，必不免禍。」輔入，顒問之曰︰「張方反，卿知之乎？」輔曰︰「爾。」顒曰︰「遣卿取之，可乎？」又曰︰「爾。」顒於是使輔送書於方，因殺之。輔旣昵於方，昵，尼質翻。持刀而入，守閣者不疑。方火下發函，輔斬其頭。還報，顒以輔為安定太守。送方頭於『章︰甲十一行本「於」下有「司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越以請和；越不許。

宋冑襲河橋，樓褒西走。平昌公模遣前鋒督護馮嵩會宋冑逼洛陽。成都王穎西奔長安，至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唐屬華州。華，戶化翻。聞顒已與山東和親，留不敢進。呂朗屯滎陽，劉琨以張方首示之，遂降。降，戶江翻。司『章︰甲十一行本「司」上有「甲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空越遣祁弘、宋冑、司馬纂帥鮮卑西迎車駕，帥，讀曰率。以周馥為司隸校尉、假節，都督諸軍，屯澠池。澠，彌兗翻。

**3**三月，惤令劉伯『章︰甲十一行本「伯」作「柏」；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根反，惤縣，自漢以來屬東萊郡，拓跋魏省。魏收地形志︰東牟郡黃縣有惤城。師古曰惤，音堅。衆以萬數，自稱惤公。王彌帥家僮從之，帥，讀曰率。柏根以彌為長史，彌從父弟桑為東中郞將。從，才用翻。柏根寇臨淄，青州都督治所。青州都督高密王略使劉暾將兵拒之；暾兵敗，奔洛陽，暾，他昆翻。略走保聊城。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唐為博州治所。王浚遣將討柏根，斬之。將，卽亮翻。王彌亡入長廣山為羣盜。長廣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武帝咸寧三年，置長廣郡，長廣縣屬焉。隋廢長廣郡及縣，更名膠水縣；唐屬萊州。

**4**寧州頻歲饑疫，死者以十萬計。五苓夷強盛，州兵屢敗。五苓夷反，事始上卷太安二年。苓，力丁翻。吏民流入交州者甚衆，夷遂圍州城。李毅疾病，救援路絕，乃上疏上，時掌翻。言︰「不能式遏寇虐，坐待殄斃。若不垂矜恤，乞降大使，及臣尚存，加臣重辟；使，疏吏翻。辟，毗亦翻。若臣已死，陳尸為戮。」朝廷不報。積數年，子釗自洛往省之，省，悉景翻。未至，毅卒。毅女秀，明達有父風，衆推秀領寧州事。秀獎厲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之。伺，相吏翻。考異曰︰懷帝紀︰「永嘉元年五月，建寧郡夷攻陷寧州，死者三千餘人。」李雄載記曰︰「南夷李毅固守不降，雄誘建寧夷使討之。毅病卒，城陷，殺壯士三千餘人，送婦女千口於成都。」王遜傳云︰「李毅卒，城中奉毅女固守經年。」華陽國志有毅卒年月及女秀守城事，今從之。

**5**范長生詣成都，自青城山詣成都也。成都王雄門迎，執版，拜為丞相，尊之曰范賢。

**6**夏，四月，己巳，司空越引兵屯溫。初，太宰顒以為張方死，東方兵必可解。旣而東方兵聞方死，爭入關，顒悔之，乃斬郅輔，遣弘農太守彭隨、北地太守刁默將兵拒祁弘等於湖。五月，壬辰，弘等擊隨、默，大破之，遂西入關，又敗顒將馬瞻、郭偉於霸水，敗，補邁翻。顒單馬逃入太白山。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新唐書·地理志︰太白山在鳳翔府郿縣。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殺二萬餘人，百官奔散，入山中，拾橡實食之。橡，似兩翻，栩實也。爾雅曰︰柞實謂之橡。賢曰︰橡，櫟實也。己亥，弘等奉帝乘牛車東還。晉志曰︰古之貴者不乘牛車。漢武帝推恩之後，諸侯寡弱，至乘牛車，其後稍見貴重，自靈帝以來，天子至士，遂以為常乘。夫天子出入有大駕、法駕、鹵簿，帝自鄴奔洛，則乘犢車，自長安還洛，則乘牛車，無復出警入蹕之制矣。以太弟太保梁柳為鎭西將軍，守關中。六月，丙辰朔，帝至洛陽，復羊后。考異曰︰后傳曰︰「張方首至洛陽，卽日復后位。」按方傳首已久，不至今日。今從帝紀。辛未，大赦，改元。改元光熙。

**7**馬瞻等入長安，殺梁柳，與始平太守梁邁共迎太宰顒於南山。武帝泰始二年，分扶風，置始平郡，領槐里、始平、武功、鄠、蒯城等縣。南山卽太白山。中南、太白，本一山也。弘農太守裴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秦國內史賈龕、安定太守賈疋等起兵擊顒，斬馬瞻、梁邁。疋，詡之曾孫也。帝卽位，改扶風為秦國，以封秦王柬。龕，苦含翻。疋，音雅。賈詡生於漢末，始從李傕、郭汜，中從張繡，後歸魏。司空越遣督護麋晃將兵擊顒，考異曰︰牽秀傳云︰「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麋晃等迎顒。」今從顒傳。至鄭，顒使平北將軍牽秀屯馮翊。顒長史楊騰，詐稱顒命，使秀罷兵，騰遂殺秀，關中皆服於越，顒保城而已。顒僅保長安城。

**8**成都王雄卽皇帝位，雄，字仲雋，特第三子。大赦，改元曰晏平，國號大成。考異曰︰晉·帝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永興二年六月，雄卽帝位。」華陽國志︰「光熙元年，雄卽帝位。」後魏書·序紀及李雄傳，皆云「昭帝十二年，雄稱帝，」卽光熙元年也。十六國春秋鈔︰「晏平元年六月，雄卽帝位。」十六國春秋目錄，雄年號，建興二，晏平五，與華陽國志同，今從之。諸書，雄改元晏平，無大武年號；惟晉·載記改元大武，無晏平年號。按雄國號大成。魏書·雄傳云︰「雄稱帝，號大成，改元晏平。」故三十國春秋誤云「改年大成」，載記轉寫，誤為「大武」。今從諸書去「大武」之號。追尊父特曰景皇帝，廟號始祖；尊王太后曰皇太后。雄母羅氏，尊為王太后，見上卷永興元年。以范長生為天地太師；太師乃有天地之號，侯景未足多怪也。羣盜私立名字以相署置，可勝言哉！考異曰︰華陽國志︰「尊長生曰四時八節天地太師。」今從晉·載記。復其部曲，皆不豫征稅。復，方目翻。諸將恃恩，互爭班位，將，卽亮翻。尚書令閻式上疏，請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9**秋，七月，乙酉朔，日有食之。

**10**八月，以司空越為太傅，錄尚書事；范陽王虓為司空，鎭鄴；考異曰︰虓傳「為司徒」，今從帝紀。平昌公模為鎭東大將軍，鎭許昌；王浚為驃騎大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浚恃鮮卑、烏桓以為羽翼，故使幷督東夷諸軍。驃，匹妙翻。越以吏部郞庾『章︰甲十一行本「庾」上有「潁川」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敳為軍諮祭酒，敳，魚開翻。漢、魏之間，兵興，始置軍諮祭酒。前太弟中庶子胡母輔之為從事中郞，黃門侍郞郭『章︰甲十一行本「郭」上有「河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象為主簿，鴻臚丞阮脩為行參軍，臚，陵如翻。晉列卿各置丞。行參軍，在參軍事之下。沈約志︰晉太傅司馬越府有行參軍、兼行參軍，後加「長兼」字。除拜則為參軍事，府版則為行參軍。行參軍始於蜀丞相諸葛亮府。謝鯤為掾。掾，以絹翻。輔之薦樂安光逸於越，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因以為氏。越亦辟之。敳等皆尚虛玄，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敳殖貨無厭，厭，於鹽翻。象薄行，好招權；越皆以其名重於世，故辟之。史言越所辟置，采虛名而無實用。行，下孟翻。好，呼到翻。

**11**祁弘之入關也，成都王穎自武關奔新野。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會新城元公劉弘卒，司馬郭勱作亂，欲迎穎為主；郭『章︰甲十一行本「郭」上有「治中順陽」四字；乙十一行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舒奉弘子璠以討勱，斬之。璠，孚袁翻。勱，莫敗翻。詔南中郞將劉陶收穎。穎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將士，得數百人，欲走公師藩，頓『章︰甲十一行本「頓」上有「九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丘太守馮嵩執之，送鄴；頓丘縣，漢屬東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郡。范陽王虓不忍殺而幽之。公師藩自白馬南渡河，白馬縣，漢屬東郡，晉屬濮陽國，唐為滑州治所。兗州刺史苟晞討斬之。

**12**進東嬴公騰爵為東燕王，燕，於賢翻。平昌公模為南陽王。

**13**冬，十月，范陽王虓薨。長史劉輿以『章︰甲十一行本「以」下有「成都王」三字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穎素為鄴人所附，祕不發喪，偽令人為臺使稱詔，夜，賜穎死，使，疏吏翻。幷殺其二子。穎官屬先皆逃散，惟盧志隨從，至死不怠，收而殯之。從，才用翻。太傅越召志為軍諮祭酒。

越將召劉輿，或曰︰「輿猶膩也，近則汚人。」膩，女利翻。皮膚之垢，其肥滑者為膩。汚，烏故翻。及至，越疏之。輿密視天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識，音志，記也。時軍國多事，每會議，自長史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輿應機辨畫，辨者，辨析事宜；畫者，為之區畫也。越傾膝酬接，卽以為左長史，軍國之務，悉以委之。輿說越遣其弟琨鎭幷州，以為北面之重；說，輸芮翻。越表琨為幷州刺史，以東燕王騰為車騎將軍、都督鄴城諸軍事，鎭鄴。

**14**十一月，己巳，夜，帝食䴵中毒，䴵，必郢翻，麪餈也。釋名︰䴵，幷也，溲麪使合幷也。蒸䴵、湯䴵之屬，隨形而名。食䴵中毒，或云越鴆之也。中，竹仲翻。庚午，崩于顯陽殿。年四十八。羊后自以於太弟熾為嫂，恐不得為太后，將立清河王覃。侍中華混諫曰︰「太弟在東宮已久，熾立為皇太弟，見上卷永興元年。華，戶化翻。民望素定，今日寧可易乎！」卽露版馳召太傅越，召太弟入宮。后已召覃至尚書閤，疑變，託疾而返。癸酉，太弟卽皇帝位，大赦，尊皇后曰惠皇后，居弘訓宮；追尊母王才人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

懷帝始遵舊制，於東堂聽政，東堂，太極殿東堂也。每至宴會，輒與羣官論衆務，考經籍。黃門侍郞傅宣歎曰︰「今日復見武帝之世矣！」復，扶又翻。

**15**十二月，壬午朔，日有食之。

**16**太傅越以詔書徵河間王顒為司徒，顒乃就徵。南陽王模遣其將梁臣邀之於新安，車上扼殺之，幷殺其三子。模，越之弟也。意謂殺顒父子則兄弟身安而無患矣，而不知石勒、趙染之禍已伏於冥冥之中矣。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云「東海王越殺顒」，今從顒傳。

**17**辛丑，以中書監溫羨為左光祿大夫，領司徒；尚書左僕射王衍為司空。

**18**乙酉，葬惠帝于太陽陵。

**19**劉琨至上黨，東燕王騰卽自井陘東下。時幷州饑饉，數為胡寇所掠，胡寇，謂劉淵之黨也。數，所角翻。郡縣莫能自保。州將田甄、甄弟蘭、任祉、祁濟、李惲、薄盛等州將，謂幷州諸將也。將，卽亮翻。甄，稽延翻。任，音壬。惲，於粉翻。及吏民萬餘人，悉隨騰就穀冀州，號為「乞活」，所餘之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縱，于容翻。塞，悉則翻。琨募兵上黨，得五百人，轉鬬而前。至晉陽，府寺焚毀，府寺，府舍也。邑野蕭條，聚居城市為邑。散居在外為野。琨撫循勞徠，流民稍集。勞，力到翻。徠，力代翻。

孝懷皇帝上諱熾，字豐度，武帝第二十五子也。諡法︰慈仁短折曰懷。

## 永嘉元年（丁卯、三○七）

**1**春，正月，癸丑，大赦，改元。

**2**吏部郞周穆，太傅越之姑子也，與其妹夫御史中丞諸葛玫玫，謨杯翻。說越曰︰「主上之為太弟，張方意也。成都王穎之廢，河間王顒立帝為皇太弟，故以為張方之意。清河王本太子，清河王，齊王冏立為太子，經廢者數矣。公宜立之。」越不許。重言之，重，直用翻。越怒，斬之。

**3**二月，『張︰「月」下脫「東萊」二字。』王彌寇青、徐二州，自稱征東大將軍，攻殺二千石。太傅越以公車令東萊鞠羨為本郡太守，晉志，公車令，屬衞尉。以討彌，彌擊殺之。

**4**陳敏刑政無章，不為英俊所附；子弟凶暴，所在為患；顧榮、周玘等憂之。廬江內史華譚遺榮等書曰︰「陳敏盜據吳、會，命危朝露。言若朝露之棲草上，見日卽晞，不得久也。華，戶化翻。遺，于季翻。諸君或剖符名郡，或列為近臣，而更辱身姦人之朝，朝，直遙翻；下同。降節叛逆之黨，不亦羞乎！吳武烈父子皆以英傑之才，繼承大業。吳諡孫堅曰武烈皇帝。今以陳敏凶狡，七弟頑宂，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孫策追諡長沙桓王，孫權諡大皇帝。宂，而隴翻。躡，尼輒翻。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度，徒洛翻。皇輿東返，謂自長安還洛陽也。俊彥盈朝，才過千人曰俊。彥，美士也。將舉六師以清建業，諸賢何顏復見中州之士邪！」復，扶又翻。榮等素有圖敏之心，及得書，甚慚，密遣使報征東大將軍劉準，使，疏吏翻。使發兵臨江，己為內應，剪髮為信。準遣揚州刺史劉機等出歷陽討敏。

敏使其弟廣武將軍昶將兵數萬屯烏江，沈約志︰廣武將軍，晉江左置。蓋始於此時。晉置烏江縣，屬淮南郡，卽烏江亭長檥船待項羽之地以名縣。宋白曰︰烏江縣，漢東城縣地，晉太康六年，始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昶，丑兩翻。歷陽太守宏屯牛渚。敏弟處知顧榮等有貳心，勸敏殺之，敏不從。考異曰︰敏傳云︰「弟昶勸殺榮。」按晉春秋︰「敏臨死謂處曰︰『我負卿！』」時昶已先死。今從晉春秋。

昶司馬錢廣，周玘同郡人也，玘密使廣殺昶，宣言州下已殺敏，揚州刺史治建業，故謂建業為州下。敢動者誅三族。廣勒兵朱雀橋南；朱雀橋在建業宮城之南，跨秦淮水。世傳晉孝武建朱雀門，上有兩銅雀，故橋亦以此得名。余謂朱雀橋自吳以來有之，蓋取前朱雀之義，非晉孝武之寺有此名也。朱雀橋，亦曰大桁。敏遣甘卓討廣，堅甲精兵悉委之。顧榮慮敏之疑，故往就敏。敏曰︰「卿當四出鎭衞，謂鎭安人心，乃所以衞敏也。豈得就我邪！」榮乃出，與周玘共說甘卓曰︰說，輸芮翻。「若江東之事可濟，當共成之。然卿觀茲事勢，當有濟理不？不，讀曰否。敏旣常才，政令反覆，計無所定，其子弟各已驕矜，其敗必矣。而吾等安然坐受其官祿，事敗之日，使江西諸軍函首送洛，江西諸軍謂劉準所遣臨江者也。題曰『逆賊顧榮、甘卓之首』，此萬世之辱也！」卓遂詐稱疾，迎女，斷橋，收船南岸，橋，卽朱雀橋也。建業城在秦淮水北，故卓收船傍南岸。斷，丁管翻。與玘、榮及前松滋侯相丹楊紀瞻共攻敏。松滋縣，屬廬江郡，後漢省；晉屬安豐郡。劉昫曰︰唐壽州霍山縣，漢松滋縣地。今江陵府松滋縣，乃是吳樂鄕之地，晉氏南渡後，以松滋流民僑立松滋縣，非古松滋也。

敏自帥萬餘人討卓，軍人隔水語敏衆曰︰「本所以戮力陳公者，正以顧丹楊、周安豐耳；敏以顧榮為丹楊太守，周玘為安豐太守，故以稱之。帥，讀曰率。語，牛倨翻。今皆異矣，汝等何為！」敏衆狐疑未決，榮以白羽扇揮之，白羽扇，編白羽為之。衆皆潰去。敏單騎北走，騎，奇寄翻。追獲之於江乘，歎曰︰「諸人誤我，以至今日！」謂弟處曰︰「我負卿，卿不負我！」謂不用處言殺顧榮等也。遂斬敏於建業，夷三族。於是會稽等郡盡殺敏諸弟。會，工外翻。

時平東將軍周馥代劉準鎭壽春。三月，己未朔，馥傳敏首至京師。詔徵顧榮為侍中，紀瞻為尚書郞。太傅越辟周玘為參軍，陸玩為掾。玩，機之從弟也。掾，以絹翻。從，才用翻。榮等至徐州，聞北方愈亂，疑不進，越與徐州刺史裴盾書曰︰「若榮等顧望，以軍禮發遣！」榮等懼，逃歸。盾，楷之兄子，越妃兄也。楊正衡曰︰盾，徒損翻。

**5**西陽夷寇江夏，西陽縣，春秋弦子之國，漢為縣，屬江夏郡，晉屬弋陽郡。漢和帝永元末，巫蠻反，討降之，徙置江夏西陽諸蠻是也。沈約曰︰晉惠帝分弋陽為西陽國。劉昫曰︰吳分江夏，置蘄春郡，晉改為西陽郡，唐蘄州卽其地。宋白曰︰光州光山縣，本漢西陽縣。夏，戶雅翻。太守楊珉請督將議之。諸將爭獻方略，騎督朱伺獨不言。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伺，相吏翻。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常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善之。凡戰非有智巧以出奇取勝，而以力角力者，莫過於朱伺之說矣。

**6**詔追復楊太后尊號；丁卯，改葬之，諡曰武悼。楊后遇禍，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元年。

**7**庚午，立清河王覃弟豫章王詮為皇太子。詮，且緣翻。辛未，大赦。

**8**帝觀『章︰甲十一行本「觀」作「親」；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覽大政，留心庶事；太傅越不悅，固求出藩。庚辰，越出鎭許昌。為越殺繆播等張本。

**9**以高密王略為征南大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鎭襄陽；南陽王模為征西大將軍，都督秦、雍、梁、益諸『章︰甲十一行本「諸」上有「四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軍事，鎭長安；東燕王騰為新蔡王，都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仍鎭鄴。去年騰自幷州徙鎭鄴。

**10**公師藩旣死，汲桑逃還苑中，茌平牧苑也，桑於此起兵赴公師藩，藩死，逃還。更聚衆劫掠郡縣，自稱大將軍，聲言為成都王報仇；為，于偽翻；下燕為同。以石勒為前驅，所向輒克，署勒討『章︰甲十一行本「討」作「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虜將軍，遂進攻鄴。時鄴中府庫空竭，而新蔡武哀王騰資用甚饒。騰性吝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為用。夏，五月，桑大破魏郡太守馮嵩，長驅入鄴，騰輕騎出奔，為桑將李豐所殺。桑出成都王穎棺，穎之死也，盧志收殯之，今桑出而載之。載之車中，每事啓而後行。遂燒鄴宮，火旬日不滅；袁紹據鄴，始營宮室，魏武帝又增而廣之，至是悉為灰燼矣。殺士民萬餘人，大掠而去。濟自延津，南擊兗州。太傅越大懼，使苟晞及將軍王讚討之。

**11**秦州流民鄧定、訇氐等據成固，楊正衡曰︰訇，呼宏翻；余謂訇姓，氐名。寇掠漢中，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鄧定等飢窘，詐降於燕，且賂之，燕為之緩師。窘，渠隕翻。降，戶江翻。為，于偽翻。定密遣訇氐求救於成，成主雄遣太尉離、司徒雲、司空璜將兵二萬救定，與燕戰，大破之，張殷及漢中太守杜孟治棄城走。稍十餘日，離等引還，盡徙漢中民於蜀。漢中人句方、白落帥吏民還守南鄭。句，古侯翻，姓也。梁州刺史、漢中太守俱治南鄭。杜佑曰︰漢漢中郡故城，在唐梁州南鄭縣東北。

**12**石勒與苟晞等相持於平原、陽平間數月，大小三十餘戰，互有勝負。秋，七月，己酉朔，太傅越屯官渡，為晞聲援。

**13**己未，以琅邪王睿為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假節，鎭建業。時周馥鎭壽春，督揚州之江北，故睿督揚州之江南。考異曰︰元帝紀曰︰「東海王越之收兵下邳，以帝都督揚州；越西迎大駕，留帝居守。永嘉初，用王導計，始鎭建業。」按旣都督揚州，不當猶鎭下邳。又懷帝紀，明言「七月己未，睿都督揚州，鎭建業」，今從之。

**14**八月，己卯朔，苟晞擊汲桑於東武陽，東武陽縣，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後魏去「東」字為武陽縣。唐貞觀初，廢武陽入魏州莘縣，開元七年，復置，改為朝城縣。杜佑曰︰魏郡莘縣南有東武陽城。大破之。桑退保清淵。清淵縣，漢屬魏郡。應劭曰︰清河在縣西北。晉屬陽平郡，後魏分置臨清縣；後齊廢臨清縣入清淵。唐避高祖諱，改清淵為臨清，屬貝州。

**15**分荊州、江州八郡為湘州。晉志︰帝分荊州之衡陽、長沙、湘東、零陵、邵陽、桂陽及廣州之始安、始興、臨賀九郡，置湘州。帝紀曰︰分荊、江八郡為湘州。紀、志自相抵牾。此從紀。沈約亦曰︰分荊州之長沙、衡陽、湘東、邵陵、零陵、營陽、建昌，江州之桂陽八郡，立湘州。

**16**九月，戊申，琅邪王睿至建業。睿以安東司馬王導為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大夫莫有至者，導患之。會睿出觀禊，導使睿乘肩輿，具威儀，禊，胡計翻，祓除不祥也。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於東流水上。應劭風俗通曰︰按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潔也，於水上盥潔之也。肩輿，平肩輿也，人以肩舉之而行。導與諸名勝皆騎從，騎，奇寄翻。從，才用翻。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於道左。帥，讀曰率。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旣至，則無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說，輸芮翻。造，七到翻。考異曰︰導傳曰︰「元帝鎭建康，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會從兄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觀禊，敦、導皆騎從。」王敦傳︰「東海王越誅繆播後，乃以敦為揚州刺史，其後徵拜尚書，不就。」周玘傳︰「錢璯聞劉聰逼洛陽，不敢進，乃謀反。時王敦遷尚書，與璯俱西，欲殺敦，敦奔告元帝。」懷帝紀︰「永嘉元年七月，琅邪王睿鎭建業。三年三月，殺繆播。四年二月，錢璯反。」是時睿在建業已三年矣，安得言月餘！又睿名論雖輕，安有為都督數年而士庶莫有至者！陳敏得江東，猶首用周、顧以收人望；導為睿佐，豈得待數年然後薦之乎！然則導傳所云，難以盡信，今删去導語及敦名而已。以循為吳國內史；榮為軍司，軍司，軍司馬也。加散騎常侍，職為軍司，此加官也。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議。又以紀瞻為軍『張︰「軍」下脫「諮」字。』祭酒，卞壼為從事中郞，壼，苦本翻。周玘為倉曹屬，琅邪劉超為舍人，晉諸王國有謁者四人，中大夫六人，舍人十人。張闓及魯國孔衍為參軍。闓，可亥翻，又音開。壼，粹之子；卞粹見上卷惠帝太安二年。闓，昭之曾孫也。張昭輔吳為元臣。王導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新，謂自中原來者；舊，謂江東人。說，輸芮翻。故江東歸心焉。睿初至，頗以酒廢事；導以為言。睿命酌，引觴覆之，於此遂絕。史言元帝能用王導所以興於江左。

**17**苟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者萬餘人。桑與石勒收餘衆，將奔漢，冀州刺史譙國丁紹邀之於赤橋，又破之。桑奔馬牧，茌平馬牧也。勒奔樂平。晉志，陽平郡有樂平縣，前漢東郡之清縣也，後漢章帝改曰樂平。但石勒欲奔漢，則非此樂平也。又幷州有樂平郡，武帝泰始中置，唐之遼州也；勒奔于此。太傅越還許昌，加苟晞撫軍將軍、都督青·兗諸軍事，丁紹寧北將軍、監冀州諸軍事，皆假節。

晞屢破強寇，威名甚盛，善治繁劇，治，直之翻。用法嚴峻。其從母依之，晞奉養甚厚。從母子求為將，晞不許，曰︰「吾不以王法貸人，從，才用翻。將，子亮翻。貸，他代翻。將無後悔邪！」固求之，晞乃以為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救之，不聽。旣而素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弟者，苟道將也。」苟晞，字道將。

**18**胡部大張㔨督、馮莫突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為部大。楊正衡曰︰㔨，音背。擁衆數千，壁于上黨，石勒往從之，因說㔨督等曰︰「劉單于舉兵擊晉，劉單于，謂劉淵也。說，輸芮翻。單，音蟬。部大拒而不從，自度終能獨立乎？」度，徒洛翻。曰︰「不能。」勒曰︰「然則安可不早有所屬！今部落皆已受單于賞募，往往聚議，欲叛部大而歸單于矣。」㔨督等以為然。冬，十月，㔨督等隨勒單騎歸漢，騎，奇寄翻。漢王淵署㔨督為親漢王，莫突為都督部大，以勒為輔漢將軍、平晉王，以統之。

烏桓張伏利度有衆二千，壁于樂平，淵屢招，不能致。勒偽獲罪於淵，往奔伏利度，伏利度喜，結為兄弟，使勒帥諸胡寇掠，帥，讀曰率；下同。所向無前，諸胡畏服。勒知衆心之附己，乃因會執伏利度，謂諸胡曰︰「今起大事，我與伏利度誰堪為主？」諸胡咸推勒。勒於是釋伏利度，帥其衆歸漢。淵加勒督山東征討諸軍事，以伏利度之衆配之。史言石勒之衆浸盛。

**19**十一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20**甲寅，以尚書右僕射和郁為征北將軍，鎭鄴。

**21**乙亥，以王衍為司徒。衍說太傅越曰︰說，輸芮翻；下同。「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任之。」乃以弟澄為荊州都督，族弟敦為青州刺史，考異曰︰晉春秋︰「王衍言於太傅越，以王澄為荊州，敦為揚州，據吳、楚以為形援，越從之。於是澄、敦同發，越餞之。」敦傳，自青州入為中書監，東海王越誅繆播後，始出為揚州。播死在永嘉三年三月，此年越在許昌，不在洛，故以晉書為定。語之曰︰「荊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為三窟矣。」戰國策︰馮煖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其後敦、澄自相魚肉，衍亦死於石勒，三窟安在哉！是以忠臣國爾忘家，蓋國安則家亦安也。陸佃埤雅曰︰俗云兔營窟，必背丘相通，所謂狡兔三窟。語，牛倨翻。澄至鎭，以郭舒為別駕，委以府事。澄日夜縱酒，不親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為懷。舒常切諫，以為宜愛民養兵，保全州境，澄不從。為王澄不能保荊州張本。

**22**十二月，戊寅，乞活田甄、田蘭、薄盛等起兵，為新蔡王騰報讎，斬汲桑于樂陵。樂陵縣，漢屬平原郡，晉分為樂陵國，唐為縣。宋白曰︰棣州陽信縣，魏屬樂陵國，晉斬汲桑於此，屬滄州。為，于偽翻。棄成都王穎棺於故井中，穎故臣收葬之。

**23**甲午，以前太傅劉寔為太尉，寔以老固辭；不許。庚子，以光祿大夫高光為尚書令。

**24**前北軍中候呂雍、度支校尉陳顏等度支校尉，蓋當時所置，以督漕運者也。度，徒洛翻。謀立清河王覃為太子；事覺，太傅越矯詔囚覃於金墉城。

**25**初，太傅越與苟晞親善，引升堂，結為兄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以之創業。事見六十卷、六十一卷。苟晞有大志，非純臣也，久令處之，則患生心腹矣。處，昌呂翻。若遷于青州，厚其名號，晞必悅。公自牧兗州，經緯諸夏，藩衞本朝，此所謂為之於未亂者也。」老子曰︰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緯，于貴翻。夏，戶雅翻。朝，直遙翻。越以為然。癸卯，越自為丞相，領兗州牧，都督兗、豫、司、冀、幽、幷諸軍事。杜佑曰︰晉司徒與丞相通職，更置迭廢，未嘗並立，至永嘉元年始兩置焉，王衍為司徒，東海王越為丞相。以晞為征東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封東平郡公。越、晞由是有隙。為後晞馳檄罪狀越張本。

晞至青州，以嚴刻立威，日行斬戮，州人謂之「屠伯」。鄧展曰︰言殺人若屠兒之殺六畜。伯，長也。頓丘太守魏植為流民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兗州，晞出屯無鹽以討之。無鹽縣，屬東平國，唐屬濟州界。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晞討植，破之。

初，陽平劉靈，少貧賤，少，詩照翻。力制奔牛，走及奔馬，時人雖異之，莫能舉也。靈撫膺歎曰︰膺，胸也。「天乎，何當亂也！」及公師藩起，靈自稱將軍，寇掠趙、魏。會王彌為苟純所敗，靈亦為王讚所敗，遂俱遣使降漢。敗，補邁翻。考異曰︰彌傳曰︰「彌逼洛陽，敗於七里澗，乃與其黨劉靈謀歸漢。」按十六國春秋︰靈為王讚所逐，彌為苟純所敗，乃謀降漢。今年春，靈已在淵所，五月，彌乃如平陽。然則二人先降漢已久矣，彌傳誤也。漢拜彌鎭東大將軍、青·徐二州牧、都督緣海諸軍事，封東萊公；以靈為平北將軍。

**26**李釗至寧州，光熙元年，李毅卒，釗今乃至寧州。釗，音昭。州人奉釗領州事。治中毛孟詣京師，求刺史，屢上奏，不見省。上，時掌翻。省，悉景翻。孟曰︰「君亡親喪，幽閉窮城，謂李毅已死，寧州受圍不解也。喪，息浪翻。萬里訴哀，精誠無感，生不如死！」欲自刎，刎，扶粉翻。朝廷憐之，以魏興太守王遜為寧州刺史，考異曰︰華陽國志以廣漢太守王遜為寧州。按時廣漢已為李雄所陷。今從遜傳。仍詔交州出兵救李釗。交州刺史吾彥遣其子咨將兵救之。將，卽亮翻。

**27**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廆，乎罪翻。

**28**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總攝三部，與廆通好。祿官分國為三部，事見上八十二卷惠帝元康五年。好，呼到翻。

**二年**（戊辰、三○八）

**1**春，正月，丙午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云「丙子朔」。誤。今從長曆。

**2**丁未，大赦。

**3**漢王淵遣撫軍將軍聰等十將南據太行，行，戶剛翻。輔漢將軍石勒等十將東下趙、魏。考異曰︰石勒載記曰︰「元海使劉聰攻壺關，命勒帥所統七千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秀等救壺關，勒敗秀於白田，殺之，遂陷壺關。」事在明年。今從十六國春秋。

**4**二月，辛卯，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5**庚子，石勒寇常山，王浚擊破之。

**6**涼州刺史張軌病風，口不能言，使其子茂攝州事。隴西內史晉昌張越，涼州大族，惠帝分敦煌、酒泉置晉昌郡。杜佑曰︰晉昌，漢冥安縣地。欲逐軌而代之，與其兄酒泉太守鎭及西平太守曹袪袪，丘於翻。考異曰︰晉春秋作「曹祗」。今從張軌傳。謀遣使詣長安使，疏吏翻。告南陽王模，稱軌廢疾，請以秦州刺史賈龕代之。龕將受之，其兄讓龕曰︰「張涼州一時名士，威著西州，汝何德以代之！」龕乃止。龕，口含翻。鎭、袪上疏，更請刺史，未報，遂移檄廢軌，以軍司杜耽攝州事，使耽表越為刺史。

軌下敎，欲避位，歸老宜陽。軌少隱宜陽女几山，故下敎欲歸老於宜陽。長史王融、參軍孟暢蹋折鎭檄，蹋，徒臘翻。折，而設翻。排閤入言曰︰「晉室多故，明公撫寧西夏，此西夏，謂河西之地。夏，戶雅翻。張鎭兄弟敢肆凶逆，當鳴皷誅之。」遂出，戒嚴。會軌長子寔自京師還，乃以寔為中督護，將兵討鎭。遣鎭甥太府主簿令狐亞按張軌傳，有太府司馬、主簿，又有少府主簿。蓋以都督府為太府，涼州府為少府也。先往說鎭，為陳利害，說，輸芮翻。為，于偽翻。鎭流涕曰︰「人誤我！」乃詣寔歸罪。寔南擊曹袪，走之。

朝廷得鎭、袪疏，以侍中袁瑜為涼州刺史。治中楊澹馳詣長安，考異曰︰晉春秋作「張澹」，今從張軌傳。澹，徒覽翻，又徒濫翻。割耳盤上，訴軌之被誣。被，皮義翻。南陽王模表請停瑜，武威太守張琠亦上表留軌；字林︰琠，他殄翻。詔依模所表，且命誅曹袪。軌於是命寔帥步騎三萬討袪，斬之。帥，讀曰率；下同。張越奔鄴，涼州乃定。

**7**三月，太傅越自許昌徙鎭鄄城。鄄，音絹。

**8**王彌收集亡散，兵復大振。復，扶又翻。分遣諸將攻掠青、徐、兗、豫四州，所過攻陷郡縣，多殺守令，有衆數萬；苟晞與之連戰，不能克。夏，四月，丁亥，彌入許昌。

太傅越遣司馬王斌帥甲士五千人入衞京師，張軌亦遣督護北宮純將兵衞京師。五月，彌入自轘轅，轘，音環。敗官軍于伊北，伊水之北也。敗，必邁翻；下同。京師大震，宮城門晝閉。壬戌，彌至洛陽，屯于津陽門。津陽門，洛陽城南面東頭第二門。詔以王衍都督征討諸軍事。北『章︰甲十一行本「北」上有「甲子，衍與王斌等出戰」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宮純募勇士百餘人突陳，陳，讀曰陣。彌兵大敗。乙丑，彌燒建春門而東，衍遣左衞將軍王秉追之，戰于七里澗，又敗之。

彌走渡河，與王桑自軹關如平陽。軹關在河內軹縣。軹，音只。漢王淵遣侍中兼御史大夫郊迎，令曰︰「孤親行將軍之館，行，下孟翻。拂席洗爵，敬待將軍。」及至，拜司隸校尉，加侍中、特進；以桑為散騎侍郞。

北宮純等與漢劉聰戰於河東，敗之。

**9**詔封張軌西平郡公，軌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遣使貢獻，歲時不絕。使，疏吏翻。

**10**秋，七月，甲辰，漢王淵寇平陽，太守宋抽棄郡走，河東太守路述戰死；淵徙都蒲子。蒲子縣，卽晉公子重耳所居蒲城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隰州治隰川縣，漢蒲子縣地。杜佑曰︰隰州隰川、蒲縣，漢蒲子縣地。考異曰︰劉琨答太傅府書曰︰「潛遣使驛離間其部落，淵遂怖懼，南奔蒲子，雜虜歸降，萬有餘落。」琨傳亦然。按時淵強琨弱，豈因畏琨而徙都！蓋琨為自大之辭，史因承以為實耳。上郡鮮卑陸逐延、氐酋單徵並降於漢。酋，慈由翻。單，上演翻。降，戶江翻。考異曰︰載記作「氐酋大單于徵」。按當時戎狄酋長，皆謂之「大」。徵，卽光文單后之父。「于」衍字也。

**11**八月，丁亥，太傅越自鄄徙屯濮陽；濮陽，衞墟，漢屬東郡，晉初分置濮陽國，唐鄄城、濮陽二縣，皆屬濮州。鄄，音絹。濮，音卜。未幾，又徙屯滎陽。幾，居豈翻。

**12**九月，漢王彌、石勒寇鄴，和郁棄城走。詔豫州刺史裴憲屯白馬以拒彌，車騎將軍王堪屯東燕以拒勒，漢東郡燕縣，古南燕國，晉省，而故城猶在，曰東燕城；後魏立東燕縣，屬陳留郡。劉昫曰︰唐滑州胙城縣，漢南燕縣。燕，於賢翻。平北將軍曹武屯大陽以備蒲子。大陽縣，屬河東郡。地理志曰︰北虢也。應劭曰︰在大河之陽，唐倂入陝州河北縣界。憲，楷之子也。裴楷仕武帝、惠帝時。

**13**冬，十月，甲戌，漢王淵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永鳳。十一月，以其子和為大將軍，聰為車騎大將軍，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

**14**壬寅，幷州刺史劉琨使上黨太守劉惇帥鮮卑攻壺關，杜佑曰︰唐潞州治上黨。漢壺關縣，後魏移壺關縣當羊腸阪羊頭之阨。帥，讀曰率；下同。漢鎭東將軍綦毋達戰敗亡歸。

**15**丙午，漢都督中外諸軍事、『章︰甲十一行本「事」下有「大司馬」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領丞相、右賢王宣卒。

**16**石勒、劉靈帥衆三萬寇魏郡、汲郡、頓丘，汲縣，漢屬河內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汲郡；唐之衞州卽其地。百姓望風降附者五十餘壘；降，戶江翻。皆假壘主將軍、都尉印綬，綬，音受。簡其強壯五萬為軍士，老弱安堵如故。己酉，勒執魏郡太守王粹于三臺，殺之。三臺註見後八十八卷永嘉六年。

**17**十二月，辛未朔，大赦。

**18**乙亥，漢主淵以將軍和為大司馬，封梁王；尚書令歡樂為司徒，封陳留王；樂，音洛。后父御史大夫呼延翼為大司空，封鴈門郡公；宗室以親疏悉封郡縣王，異姓以功伐悉封郡縣公侯。

**19**成尚書令楊褒卒。考異曰︰載記云「丞相楊褒」。今從晉春秋。褒好直言，好，呼到翻。成主雄初得蜀，用度不足，諸將有以獻金銀得官者，褒諫曰︰「陛下設官爵，當網羅天下英豪，何有以官買金邪！」雄謝之。雄嘗醉，推中書令杖太官令，褒進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禮記·曲禮言。安有天子而為酗也！」陸德明曰︰酗，況具翻。以酒為凶曰酗。雄慚而止。

**20**成平寇將軍李鳳屯晉壽，葭萌縣，漢屬廣漢郡，蜀改為漢壽縣，屬梓潼郡；晉又改漢壽曰晉壽。屢寇漢中，漢中民東走荊沔。沔自梁州入荊州界為荊沔。詔以張光為梁州刺史。荊州寇盜不禁，詔起劉璠為順陽內史，江、漢間翕然歸之。璠父弘之喪未終，起之於苫塊；荊州之民懷其父，故翕然歸其子。璠，扶元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 晉紀九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重光協洽（辛未），凡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己巳、三○九）

**1**春，正月，辛丑朔，熒惑犯紫微。紫微，卽紫宮也。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考異曰︰晉春秋作「鮮于脩之」。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余按姓氏諸書，有鮮于而無宣于。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崎，丘奇翻。嶇，丘于翻。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時汾水得玉璽，淵因改元河瑞。

**2**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為征南將軍、都督荊·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鎭襄陽。代略也。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為主」。詔徵璠為越騎校尉。璠，扶元翻。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史言劉弘父子得江、漢間民心。

**3**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越自去年徙屯滎陽。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

帝之為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卽位，以播為中書監，繆胤為太僕卿，太僕，九卿也；但晉官未有「卿」字，「卿」字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朝，直遙翻。劉輿、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為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越因繆播兄弟以克河間，今又殺之，權勢之爭可畏哉！帥，讀曰率。帝歎息流涕而已。

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見，賢遍翻。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嗣，祥吏翻。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難，乃旦翻。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著，遲據翻，梜也。子劭，日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居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已死矣！」何綏，字伯蔚。比，必寐翻，及也。蔚，紆勿翻。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種，章勇翻。

臣光曰︰何曾議『章︰甲十行本「議」作「護」；孔本同。』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與，讀曰預。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卒，子恤翻。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

**4**太傅越以王敦為楊州刺史。為敦亂東晉張本。

**5**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為憂，不事，謂不使任事也。不以吏之為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侯就第。以王衍為太尉。

太傅越解兗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謂誅楊駿，廢賈后，誅趙王倫、齊王冏及討成都王穎，及羊后、太子覃屢廢屢立，皆殿中人為之。乃奏宿衞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衞將軍何倫、左衞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衞。自是帝左右皆越私人。

**6**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具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為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為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三萬餘人於河。敗，補邁翻。沈，持林翻。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復，扶又翻。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為平虜將軍。劉淵之識略，非聰、曜所能及也。

**7**夏，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川竭，亡國之徵。

**8**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為君子營。石勒起於胡羯餓隸而能如此，此其所以能跨有中原也。以趙郡張賓為謀主，刁膺為股肱，夔安、孔萇、支雄、桃豹、逯明為爪牙。姓譜︰夔子之後，以國為姓。後趙支雄傳云，其先，月支胡人也。桃，春秋魯邑，以邑為姓；一曰︰古高士左伯桃之後。逯，盧谷翻。幷州諸胡羯多從之。羯，居謁翻。

初，張賓好讀書，好，呼到翻。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勒，本胡也，故謂之胡將軍。可與共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呼，火故翻。數，所角翻。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為軍功曹，動靜咨之。

**9**漢主淵以王彌為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為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西澗、封田，皆當在壺關東南。敗，補邁翻。考異曰︰石勒載記「肅」作「秀」，「封」作「白」。今從十六國春秋及劉琨集。

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王廣」，今從帝紀。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間出，間，古莧翻。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為固以量形勢，量，音良。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沮，在呂翻。融退曰︰「彼善用兵，曠闇於事勢，吾屬今必死矣！」曠等於『章︰甲十一行本「於」作「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太行行，戶剛翻。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間，曠兵大敗，融、超皆死。

聰遂破屯留、長子，屯，音純。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降，戶江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劉惇」，劉琨傳作「襲醇」。今從帝紀。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襄垣縣，屬上黨郡。宋白曰︰襄垣，趙襄子所築，因以為名。

初，匈奴劉猛死，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鐵弗氏之後為赫連勃勃。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考洪曰︰劉琨集作「百部」，今從後魏書、晉書。劉琨自將擊虎，將，卽亮翻。考異曰︰帝紀︰「七月，劉聰及王彌圍壺關，琨使兵救之，為聰所敗。王廣等及聰戰，又敗。龐淳以郡降賊。」十六國春秋︰「淵五月，遣聰攻壺關，敗韓述、黃肅。六月，晉遣王廣等來討。七月，戰於長平，晉師敗，劉惇以壺關降。」按劉琨集載六月癸巳，琨答太傅府書曰︰「聰、彌入上黨，龐惇不能禦。」又曰︰「安居失利，韓述授首，封田之敗，黃肅不還，浹辰之間，名將仍殄。」又曰︰「卽重遣江陶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疾據襄垣；續遣鷹揚將軍趙擬、梁余都尉李茂與倚倂力，輕行夜襲。賊捐棄輜車，宵遁而退，追尋討截，獲三分之二。當聰、彌之未走，烏丸、劉虎構為變逆，西招白部，遣使致任，稱臣於淵，殘州困弱，內外受敵，輒背聰而討虎，自四月八日攻圍。」然則琨討虎以上事，皆在四月以前也。蓋晉、漢二史，皆據奏報，事畢而言之；今依琨集為定。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10**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為齊王，隆為魯王。

**11**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為聰所敗。敗，補邁翻。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驟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垣，姓；延，名。降，戶江翻。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

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于飛龍山，隋·地理志，恆山郡石邑縣有飛龍山。括地志︰封龍山，一名飛龍山，在恆山鹿泉縣南四十五里。大破之，勒退屯黎陽。

**12**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北狄傳，匈奴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丙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西明門，洛城西面南頭第二門也。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顥。壬戌，聰南屯洛水。洛水，過洛城南。乙丑，呼延翼為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顥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嵩山，在河南陽城縣。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冠，古玩翻。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說，輸芮翻。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聰自宜陽而東，又南進，屯于洛水，旣為晉所敗，運車在陝，糧道隔絕。陝，失冉翻。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淵以族子曜為龍驤大將軍。驤，思將翻。裹糧發卒，更為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13**天水人訇琦等訇，呼宏翻。殺成太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降，戶江翻。成主雄遣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

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詣劉弘請兵以復讎。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上，時掌翻。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登進攻宕渠，宕渠縣，漢屬巴郡，自蜀以來，屬巴西郡。賢曰︰宕渠故城，在今渠州流江縣東北。宕，徒浪翻。斬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涪，音浮。雄自攻之，為登所敗。敗，補邁翻。

**14**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轘轅，轘，音環。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襄陽縣，漢屬潁川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立襄城郡。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長，知兩翻。

**15**石勒寇信都，信都縣，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晉同。殺冀州刺史王斌。斌，音彬。王浚自領冀州。詔車騎將軍王堪、北中郞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降，戶江翻。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倉垣城，在陳留浚儀縣。水經︰汴水出浚儀縣北，東逕倉垣城南，卽大梁縣之倉垣亭也，城臨汴水。

**16**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樂，音洛。楚王聰為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內黃縣，屬魏郡。應劭曰︰陳留有外黃，故加「內」云。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嶷，魚力翻。為曹嶷據青州張本。王彌家在東萊。

**17**初，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別駕昌黎王誕亡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考異曰︰燕書·王誕傳，「成」作「咸」，今從李洪傳。說，輸芮翻。遼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無慮。無慮縣，前漢屬遼東，後漢屬遼東屬國，晉省。應劭曰︰慮，音閭，周禮所謂「其山毉巫閭」是也。誕亡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為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廆，乎罪翻。復，扶又翻。釋子悛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悛，七倫翻，又且緣翻。

**四年**（庚午、三一○）

**1**春，正月，乙丑朔，大赦。

**2**漢主淵立單徵女為皇后，單徵，氐酋也，歸漢見上卷二年。單，音善。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义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為大司馬。樂，音洛。

**3**漢鎭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衆會之，共寇徐、豫、兗州。二月，勒襲鄄城，鄄，音絹。殺兗州刺史袁孚，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復，扶又翻。民從之者九萬餘口。

**4**成太尉李國鎭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降，戶江翻。

**5**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璯吳分吳郡、丹陽置吳興郡，以自烏程興故也。璯，黃外翻。及揚州刺史王敦。璯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璯遂反，進寇陽羨，陽羨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自吳以來，分屬吳興郡。賢曰︰陽羨故城，在今常州義興縣南。睿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鄕里，與逸等共討璯，斬之。玘三定江南，惠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敏，今又誅璯，是三定江南。睿以玘為吳興太守，於其鄕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時分吳興之陽羨及長城縣之西鄕、丹陽之永世為義興郡。

**6**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

**7**夏，四月，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殺之。將，卽亮翻，下同。廣宗縣，漢屬鉅鹿郡，晉屬安平國。敗，補邁翻。

**8**成主雄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亡奔梓潼，訇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使，疏吏翻。琦等出送『嚴︰「送」改「迎」。』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為太尉。

**9**幽、幷、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毛皆盡。雍，於用翻。

**10**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國『嚴︰「國」改「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勒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降，戶江翻。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衆，自為塢主，城之小者曰塢。天下兵爭，聚衆築塢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為塢主。將，卽亮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

**11**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姓譜︰皮姓，樊仲皮之後。

**12**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樂，音洛。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為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單，音蟬。以齊王裕為大司徒，魯王隆為尚書令，北海王义為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為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為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為左僕射，王育為右僕射，任顗為吏部尚書，任，音壬。顗，魚豈翻。朱紀為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衞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衞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衞將軍，分典禁兵。璿，旬緣翻。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熹見之，歎曰︰「望之如可易，易，弋豉翻，慢易也。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八月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受遺詔，己卯卒，辛未葬。」按長曆，七月壬戌朔，十六日丁丑，十八日己卯，八月辛卯朔，無丁丑、己卯及辛未。辛未乃九月十一日。蓋淵以七月卒，九月葬。十六國春秋誤也。太子和卽位。和，字玄泰，淵之嫡子。

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衞尉西昌王銳，恥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總強兵於內，惟，思也。三王，謂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也；或曰︰三王，謂齊王裕、魯王隆、北海王义。行，下孟翻。惡，烏路翻。說，輸芮翻。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謂聰屯平陽西也。陛下便為寄坐耳。言大權非己出，託位於臣民之上，勢同寄寓也。坐，徂臥翻。宜早為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聰，淵之第四子，故曰四王。或曰︰謂聰、裕、隆、义也。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旣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單，音蟬。攸帥永安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衞將軍劉璿攻北海王义。密、璿挾义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貫甲，擐甲也。帥，讀曰率。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劉淵都平陽，諸城門皆用洛陽諸城門名。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劉淵起光極殿於平陽。收銳、攸、乘，梟首通衢。梟，堅堯翻。

羣臣請聰卽帝位；聰以北海王义，單后之子也，以位讓之。考異曰︰載記作「乂」。按十六國春秋作「义」，今從之。义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义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义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卽位。聰，字玄明，淵第四子。大赦，改元光興。尊單氏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义為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為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從，才用翻。封其子粲為河內王，易為河間王，翼為彭城王，悝為高平王；悝，苦回翻。仍以粲為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為幷州刺史，封汲郡公。

**13**略陽臨渭氐酋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氐畏服之。晉志，略陽郡有臨渭縣，蓋魏所置也。載記曰︰氐之先，蓋有扈氏之苗裔，世為西戎酋長。洪家池中生蒲，長五丈五，節如竹形，時咸謂之「蒲家」，因以為氏。其後，洪以讖文有「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文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漢主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氐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蒲洪事始此。

**14**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諡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15**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鄕里。流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郞將杜蕤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二軍，山簡及杜蕤所遣之軍也。於是馮翊嚴嶷、嶷，魚力翻。京兆侯脫各聚衆攻城鎭，殺令長以應之，長，知兩翻。未幾，衆至四五萬，幾，居豈翻。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雍，於用翻。稱藩于漢。

**16**冬，十月，漢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及王彌帥衆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粲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帥，讀曰率。敗，補邁翻；下同。澠，彌兗翻。遂長驅入洛川。粲出轘轅，掠梁、陳、汝、潁間。轘，音還。勒出成皋關，晉志，河南成皋縣有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為讚所敗，退屯文石津。據帝紀，文石津在河北。又據永嘉六年，勒自葛陂北行，至東燕，使孔萇自文石津潛渡枋頭，取向水船，則文石津在東燕之東北，枋頭之東南。

**17**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白部，鮮卑也。琨以劉虎及白部皆附漢，故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拔猗盧以請兵。說，輸芮翻。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為兄弟，表猗盧為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為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琨有隙。

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陘北之地。陘北，石陘關之北也。陘，音刑。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為援，乃徙樓煩、馬邑、陰館、繁畤、崞五縣民於陘南，樓煩，匈奴之所居，其地在北河之南；今嵐州樓煩郡，非古樓煩也。漢馬邑縣，唐之大同軍是其地。漢陰館縣，在句注西北。繁畤縣，在武州川。崞縣，為北齊北顯州平寇縣。今五縣雖存，皆非古縣地矣。陘，謂陘嶺。陘，音刑。以其地與猗盧；考異曰︰懷帝紀︰「永嘉五年，十一月，猗盧寇太原，劉琨徙五縣居之。六年，八月，辛亥，劉琨乞師于猗盧，表盧為代公。」宋書·索虜傳在永嘉三年。晉春秋在永嘉四年，且云︰「猗盧率萬餘家避難，自雲中入鴈門。」後魏·序紀在穆帝三年，卽永嘉四年也。琨集，永嘉四年，六月，癸巳，上太傅府牋，云「盧感封代之恩」，故知在四年六月之前。又琨與丞相牋曰︰「昔車騎感猗㐌救州之勳，表以代郡封㐌為代公，見聽。時大駕在長安，會值戎事，道路不通，竟未施行。盧以封事見託，琨實為表上，追述車騎前意，卽蒙聽許，遣兼謁者僕射拜盧，賜印及符冊，浚以此見責。戎狄封華郡，誠為失禮；然蓋以救弊耳，亦猶浚先以遼西封務勿塵。此禮之失，浚實啓之。浚遂與盧爭代郡，舉兵擊盧，為所破，紛錯之由，始結於此。鴈門郡有五縣在陘北，盧新幷塵官，國甚強盛，從琨求陘北地，以並遣三萬餘家，散在五縣間，旣非所制；又於琨殘弱之計，得相聚集，未為失宜，卽徙陘北五縣著陘南。盧因移，頗侵逼浚西陲圍塞諸軍營，浚不復見恕危弱而見罪責。」以此觀之，盧非避難而來也。由是猗盧益盛。

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越、晞有隙，事見上卷二年。嵩蓋亦不心附越者。恐為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考異曰︰後魏·序紀曰︰「劉琨乞師救洛，穆帝遣步騎二萬助之，東海王越以洛陽饑荒，不許。」按琨與丞相牋曰︰「琨傾身竭辭，北和猗盧，遂引大衆，躬啓戎行。卽具白太傅，切陳愚見，取賊之計，聰宜時討，勒不可縱。而宰相意異，所慮不同；更憂苟晞、馮嵩之徒而稽二寇之誅，遣使節抑，挫臣銳氣。臣卽解甲，遣盧衆歸國。」若猗盧果遣衆赴洛，琨牋安得不言也！

劉虎收餘衆，西渡河，居朔方肆盧川，肆盧川，在朔方塞內，後拓跋氏於其地置肆盧郡，眞君七年，倂入秀容郡。魏收地形志，秀容郡秀容縣有肆盧城。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

**18**壬子，以劉琨為平北將軍，王浚為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為大單于。單，音蟬。

**19**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為我語諸征、鎭，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為，于偽翻。語，牛倨翻。卒，子恤翻。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涅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在涅水之陽。師古曰︰涅，音乃結翻。為王如所敗。敗，補邁翻。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澄時治江陵。自將，欲援京師，至沶口，水經註︰零水上通梁州沔陽縣，東逕新城郡之沶鄕縣，謂之沶水；又東歷宜城西山，謂之沶溪；東流合於夷水，謂之沶口。楊正衡曰︰沶，音怡。聞簡敗，衆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朝，直遙翻。難，乃旦翻。王衍以為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為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夏，戶雅翻。

**20**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趣，七喻翻。王如、侯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宛，於元翻。王如據穰。穰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為兄弟，說勒使攻脫。說，輸芮翻。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降。降，戶江翻。勒斬脫；囚嶷，送于平陽，盡幷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勒旣南寇襄陽，循漢而下，攻掠江西。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璃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復，扶又翻。江西，大江之西也。趣，七喻翻。

**21**太傅越旣殺王延等，見上永嘉三年。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見，賢遍翻。請討石勒，且鎭集兗、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世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惲、右衞將軍何倫守衞京師，帥，讀曰率。惲，於粉翻。防察宮省；以潘滔為河南尹，總留事。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為軍司，朝賢素望，悉為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朝，直遙翻。將，卽亮翻。於是宮省無復守衞，荒饉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塹自守。塹，七豔翻。越東屯項，以馮嵩為左司馬，自領豫州牧。

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楙逃竄，得免。楙，卽東平王楙；帝踐阼，改封竟陵王。

**22**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裴碩。馥不肯行，令碩帥兵先進。帥，讀曰率。碩詐稱受越密旨，襲馥，為馥所敗，敗，補邁翻。退保東城。東城縣，漢屬九江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淮南郡。宋白曰︰濠州定遠縣，漢東城縣地。

**23**詔加張軌鎭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考異曰︰帝紀云「安西」。按惠帝永興二年，已加軌安西將軍。今從本傳。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摯虞遺軌書，遺，于季翻。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毯布三萬匹。毯布，織毳為布也。毯，吐敢翻。

**24**成太傅驤攻譙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惡登，不給其糧。涪，音浮。惡，烏路翻。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治，直之翻。十二月，素至巴郡，羅宇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驤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熏鼠食之，餓死甚衆，無一人離叛者。驤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永興元年，羅尚掠得驤妻及其子壽，因在登所。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為益州刺史，三府，平西將軍府、益州刺史府、西戎校尉府，皆羅尚兼領者也。監，古銜翻。治巴東。

**25**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苟晞督帥州郡討之。帥，讀曰率。會曹嶷破琅邪，嶷，魚力翻。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苟純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永嘉元年，苟晞討魏植，留弟純守青州。

**26**是歲，寧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釗為朱提太守。朱提，音銖時。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來不倦，勞，力代翻。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法者十餘家；以五苓夷昔為亂首，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苓，力丁翻。擊滅之，內外震服。

**27**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刺，七亦翻。

**28**漢太后單氏卒；單，音善。漢主聰尊母張氏為皇太后。單氏年少美色，聰烝焉。下淫上曰烝，上淫下曰報。少，詩照翻。太弟义屢以為言，單氏慙恚而死。恚，於避翻。义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后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劉淵，廟號高祖。太弟何為者哉！陛下百年後，粲兄弟必無種矣。」種，章勇翻。聰曰︰「然，吾當徐思之。」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粲兄弟浸長，長，知兩翻；下齒長同。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言义將殺聰。聰心然之。為元帝建武元年聰殺义張本。义舅光祿大夫單沖泣謂义曰︰「疏不間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殿下何不避之！」义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間，古莧翻。分，扶問翻。惟，思也。以大位讓义。义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為不可！粲兄弟旣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疏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聰讓义事見上。义此言必不發於是年，通鑑因呼延氏之言，遂連書之。幾，居豈翻。

**五年**（辛未、三一一）

**1**春，正月，壬申，苟晞為曹嶷所敗，敗，補邁翻。棄城奔高平。高平縣，舊屬梁國，晉為高平國。泗水逕其西，有高平山。山東西十里，南北五里，高四里。其山最高，頂上方平，故謂之高平山，縣亦取名焉。

**2**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為不可。會軍中飢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夏，戶雅翻。癸酉，拔之。

**3**乙亥，成太傅驤拔涪城，涪，音浮。獲譙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譙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雄殺之。

**4**巴、蜀流民布在荊、湘間，數為土民所侵苦，數，所角翻。蜀人李驤聚衆據樂鄕反，此又一李驤也，非成太傅之李驤。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醴陵縣，屬長沙郡。弢，土刀翻。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驤，惠帝時蜀亂，割南郡之華谷、州陵、監利三縣，別立豐都一縣，置成都郡為成都王穎國。驤請降，降，戶江翻。澄偽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為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沈，持林翻。

蜀人杜疇等復反，復，扶又翻。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汝，姓也。商有汝鳩、汝方，晉有汝寬、汝齊。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眺，他弔翻。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弢，蜀郡人，以才學著稱於西州。弢，他刀翻。共推為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

**5**裴碩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考異曰︰帝紀︰「戊寅，睿使卓攻馥於壽春，馥衆潰。」未知其為命卓之日與攻日、潰日，故闕之。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也。

**6**揚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為揚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去年敦奔建業。

**7**庚辰，平原王幹薨。

**8**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9**氐苻成、隗文復叛，苻成等歸羅尚，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復，扶又翻。自宜都趣巴東；趣，七喻翻。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

**10**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苟晞有隙，事始上卷永嘉二年。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復，扶又翻。晞怒，表求滔等首，揚言︰「司馬元超為宰相不平，東海王越，字元超。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抄，楚交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惡，烏路翻。數，所角翻。越疑之，使遊騎於成皋間伺之，騎，奇寄翻；下同。伺，相吏翻。果獲晞使及詔書。使，疏吏翻。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郞楊瑁為兗州刺史，瑁，莫報翻。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盾，徒損翻。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考異曰︰帝紀︰「五年，正月，帝密詔苟晞討越。乙未，越遣楊瑁、裴盾共擊晞。三月，戊午，詔下越罪狀，告方鎭討之，以晞為大將軍。丙子，越薨。」晞傳︰「晞移告諸州，陳越罪狀。帝惡越專權，乃詔晞施檄六州，協同大舉。晞移諸征鎭，帝又密詔晞討越。晞復上表稱李初至，奉被手詔，卷甲長驅，次于倉垣。五年，帝復詔晞，陳越罪惡，詔至之日，宣告天下，率齊大舉。晞表稱，輒遣王讚將兵詣項。越使騎於成皋間獲晞使，遂大搆嫌隙。」晉春秋︰「五年，正月，上遣李初詔晞討越。」按越若已得晞使，則帝亦不能自安，潘滔、何倫等不容晏然在洛。且滔等未去，則帝亦不敢明言使晞討越。年月事迹，旣前後參差如此，今並置於越薨之時，庶為不失。祕不發喪。衆共推衍為元帥，帥，所類翻。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惲等聞越薨，奉裴妃及世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為縣王，以苟晞為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兗、豫、荊、揚六州諸軍事。

**11**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降，戶江翻。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益州殘兵自不足以進取，未及朞年而五易帥，適為秦氐兼幷州之資耳。領巴郡太守。

**12**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近，其靳翻。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事見上卷永嘉元年。今復沮衆，復，扶又翻。沮，在呂翻。呵出，斬之。治兵進戰，呵，虎何翻。治，直之翻。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光為梁州刺史，見上卷二年。

**13**夏，四月，石勒率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寧平城，苦縣，屬陳郡。水經註︰寧平城在沙水北，本前漢淮陽國之寧平縣也；後漢改淮陽為陳國。晉省寧平縣，而故城猶在。賢曰︰寧平故城，在今亳州谷陽縣西南。騎，奇寄翻；下同。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敗，補邁翻。射，而亦翻。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任，音壬。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西河王喜、梁懷王禧、齊王超、西河王喜，宣帝弟西河繆王斌之後。超，齊王冏之子。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敳，魚開翻。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少，詩照翻。壞，音怪。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復，扶又翻。勒謂孔萇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勒欲存之，以諸人儀觀之清楚耳。萇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為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景王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為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

何倫等至洧倉，水經︰洧水，東南過潁川長社縣，分一枝東流過許昌縣，又東入汶倉城內。俗以是水為汶水，故有汶倉之名，蓋洧水之邸閣耳。遇勒，戰敗，東海世子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考異曰︰東海王越傳云「三十六王」。今從帝紀。何倫奔下邳，李惲奔廣宗。惲，於粉翻。裴妃為人所掠賣，久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鎭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沖繼越後。

**14**漢趙固、王桑攻裴盾，殺之。盾時在彭城。盾，徒損翻。

**15**杜弢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弢追擒之。於是弢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弢，土刀翻。

**16**以太子太傅傅祗為司徒，尚書令荀藩為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為太尉、大都督，張軌為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為鎭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

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時關中饑荒疾癘，盜賊公行，模不能制。表徵為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說，輸芮翻。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為平西中郞將，鎭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疋，音雅。

**17**苟晞表請遷都倉垣，使從事中郞劉會將船數十艘、艘，蘇刀翻。宿衞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旣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衞從不備。從，才用翻；下導從同。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乃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河陰，本漢平陰縣，魏文帝改曰河陰，在洛陽東北，屬河南郡。治，直之翻。朝士數十人導從。從，才用翻。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水經註︰洛陽城中太尉、司徒兩坊間，謂之銅駝街，魏明帝置銅駝於閶闔南街，卽此。陸機洛陽記曰︰洛陽有銅駝街，漢鑄銅駝二枚，在宮南四會道相對。俗語曰︰「金馬門外集衆賢，銅駝陌上集少年。」為盜所掠，不得進而還。藉使帝得至倉垣，亦遭石勒禽矣。度支校尉東郡魏浚率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峽石，水經註︰河南新安縣東有千秋亭，亭東有雍谷溪，回岫縈紆，石路阻峽，故亦有峽石之稱。時劫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為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度，徒洛翻。

**18**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河南縣，屬河南尹，周東都王城郟鄏也。比，必寐翻。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張方故壘在洛陽西七里。重，直用翻。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平昌門，洛城南面東頭第一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轘，音環。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宣陽門，洛城南面東來第四門，亦謂之謻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屯武庫。戊戌，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馥、尚書閭丘沖、河南尹劉默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璽於平陽。璽，斯氏翻。石勒引兵出轘轅，屯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幷州。從劉琨也。蕃，琨之父也。

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為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考異曰︰帝紀︰「聰以帝為會稽公」。載記、三十國春秋云「平阿公」。晉春秋云「平河公」。「河」字蓋誤。十六國、三十國、晉春秋︰「明年二月，乃封帝會稽公。」蓋先封平陽，後進會稽。帝紀闕略，今從諸書。以侍中庾珉、王儁為光祿大夫。珉，敳之兄也。敳，魚開翻。

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說，輸芮翻，下暾說同。「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修營，宜白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晉書曰︰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內者，有屠各等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理諸種。屠，直於翻。杜佑曰︰頭曼、冒頓，卽屠各種也。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陳郡項縣有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暾說彌曰︰暾，他昆翻。「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彌，青州東萊人。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

**19**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陽城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河南尹華薈在成皋，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為之立屋，輸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華，戶化翻。汝陰縣，漢屬汝南郡，魏分置汝陰郡，後廢，武帝泰始二年復為郡。薈，烏外翻。為，于偽翻。

藩與弟組、族子中護軍崧，薈與弟中領軍恆建行臺於密，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藩承制以崧為襄城太守，矩為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翜為梁國內史。冠，古玩翻。翜，山立翻，又所甲翻。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遂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該，聚衆據一泉塢，水經註︰洛水過盧丘縣南，又東逕一合塢南。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東三箱，天險峭絕，惟築西面，卽為全固，一合之名，起於是矣。劉曜之攻河南也，晉將軍魏該奔於此。該傳曰，一泉塢在宜陽。藩以為武威將軍。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威武第十，無武威。

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詮，且緣翻。東奔倉垣，苟晞率羣官奉以為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蒙縣，屬梁國。

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考異曰︰晉書，愍帝諱鄴，又改建鄴為建康。按三十國、晉春秋，愍帝，名子業，或作「鄴」。又吳志，孫權改秣陵為建業，取興建基業為名，皆不為「鄴」字。今從之。藩等奉之，南趣許昌。趣，七喻翻。前豫州刺史天水閻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鄕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為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絚、絚，居登翻。考異曰︰閻鼎傳作「李恆。」今從王浚傳。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鎭軍長史周顗、東海王越子毗，為鎭軍將軍，以顗為長史。顗，魚豈翻。司馬李述等為之參佐。顗，浚之子也。

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鎭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收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自漢以來，公府有掾，有屬。職官分紀曰︰掾屬常敦明信義，肅清風俗，非禮不言，非法不行，以訓羣吏。說，輸芮翻。掾，以絹翻；下同。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為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卞壼為從事中郞，江寧令諸葛恢、壼，苦本翻。吳孫權改秣陵為建業，晉平吳，復曰秣陵。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江寧縣。歷陽參軍陳國陳頵為行參軍，頵，居筠翻。前太傅掾庾亮為西曹掾。承，渾之弟子；恢，靚之子；靚，疾正翻。亮，兗『章︰甲十一行本「兗」作「袞」；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之弟子也。

**20**江州刺史華軼，華，戶化翻。軼，音逸。歆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軼，永嘉中除江州。而為琅邪王睿所督，多不受其敎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長，知兩翻。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吳孫晧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宋白曰︰吉州安福縣，本漢安成縣，今縣西六十里有安成故城。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為湘州刺史，周訪為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為武昌太守。吳孫權改鄂曰武昌；晉武帝太康元年，復立鄂縣，而武昌如故；改吳之江夏曰武昌郡。漢尋陽縣，屬廬江郡，其地在江北。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豫章之柴桑，尋陽遂在江南。

**21**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告類，祭也，以事類告天及五帝也。立皇太子，考異曰︰晉書初無其名，劉琨與丞相牋曰︰「浚設壇場，有所建立，稱皇太子，」不知為誰。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鎭，以荀藩為太尉，琅邪王睿為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壻棗嵩為尚書，以田徽為兗州刺史，李惲為青州刺史。惲，於粉翻。

**22**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蒲坂，劉聰在平陽，欲窺關中；蒲坂，兵衝也。坂，音反。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漢主聰以染為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邽。敗，補邁翻。下邽縣，前漢屬京兆；後漢省，倂入鄭縣；桓帝復置；晉屬馮翊郡。應劭曰︰有上邽，故稱下，秦武公伐邽戎置。宋白曰︰四夷縣道記︰下邽縣東南二十五里有下邽故城，在渭水北。師古曰︰邽，音圭。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將，卽亮翻。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考異曰︰帝紀︰「八月，模遇害。」按劉琨上丞相牋曰︰「平昌以九月遇禍，世子時鎭隴右，故得無恙。」今以為據。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為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鎭長安。雍，於用翻。以王彌為大將軍，封齊公。

**23**苟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纘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數，所角翻。從事中郞明預有疾，姓譜︰明，秦大夫孟明之後，為平原望姓。自轝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罵我！」轝，羊茹翻。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遠近怒明公何！桀為天子，猶以驕暴而亡，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陽夏縣，屬陳郡。夏，音賈。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鎖晞頸，以為左司馬。漢主聰拜勒幽州牧。

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暾說彌使召曹嶷之兵以圖勒。說，輸芮翻。彌為書，使暾召嶷，且邀勒共向青州。暾至東阿，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國。勒游騎獲之，勒潛殺暾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將，卽亮翻。彌聞勒擒苟晞，心惡之，惡，烏路翻。以書賀勒曰︰「公獲苟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為公左，彌為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誘，音酉。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蓬關，在陳留浚儀縣。班志曰︰蓬澤在河南開封縣東北。臣瓚曰︰今浚儀有蓬陂是也。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己，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己吾縣，後漢屬陳留郡，魏、晉省。陳留風俗傳曰︰縣，故宋地，雜以陳、楚之地，故梁國寧陵縣之徙種龍鄕也。以成、哀之世，戶至八九千，冠帶之士求置縣。永元十一年，陳王削地，以大棘鄕、直陽鄕自隸之，命以嘉名曰己吾，猶有陳、楚之俗焉。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幷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鎭東大將軍、督幷·幽二州諸軍事、領幷州刺史，以慰其心。苟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幷晞弟純。

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屯于葛陂。續漢書·郡國志，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

初，勒之為人所掠賣也，事見上卷惠帝永興二年。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章︰甲十一行本「之」下有「遣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幷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從，才用翻。遺，于季翻；下同。「將軍用兵如神，所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為義兵，附逆則為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侍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郞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逞節本朝，吾自夷難為效。」勒書意度雄爽，此必張賓為之。難，乃旦翻。遺琨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

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為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應劭曰︰賴者，恃也。晉灼曰︰許愼曰︰賴，利也，無利入於家也。或曰︰江、淮之間，謂小兒多詐狡獪為無賴。師古曰︰晉說是也。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為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為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長，知兩翻。冠，古玩翻。鮮，息淺翻。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石虎始此。為虎誅夷勒諸子張本。勒攻滎陽太守李矩，矩擊卻之。

**24**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郞索綝為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頻陽令梁肅，俱奔安定。索，昔各翻，姓也。綝，丑林翻。頻陽縣，屬馮翊郡，秦厲公置。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杜佑曰︰京兆同官縣，漢祋祤縣，晉為頻陽縣。時綝等自京兆南山奔安定。安夷護軍蓋亦置司於長安。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氐、羌皆送任子於漢，綝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陰密縣，屬安定郡，商之密國，詩所謂「密人不恭，敢距大邦」者也。臨涇縣時為安定郡治所。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為平西將軍，率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竺恢皆不降於漢，特與恢同守新平。雍，於用翻。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帥，讀曰率。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黃丘，在馮翊雲陽縣黃嶔山下。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蕩仲，安定盧水胡也，據後蕩仲子天護，漢以為涼州刺史，此「梁」當作「涼」。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

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祗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顗、李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絚等。絚，居登翻。鼎與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上洛縣，漢屬弘農郡，漢元鼎四年置，居洛水上，因以為名；晉初，改為京兆南部；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杜佑曰︰上洛，漢長利縣。宛，於元翻。趣，七喻翻。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雍，於用翻。使梁綜將兵衞之。

周顗奔琅邪王睿，睿以顗為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旣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以王導比管仲也。

諸名士相與登新亭遊宴，金陵覽古曰︰新亭，在江寧縣十里，近臨江渚。按︰新亭蓋近勞勞亭。周顗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言洛都遊宴，多在河濱，而新亭臨江渚也。坐，徂臥翻。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愀，七小翻。「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戰國時，騶衍以為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所序九州是也。孔穎達曰︰按地統書·括地象云︰地中央曰崐崙。又云︰其東南方五千里曰神州。以此言之，崐崙在西北，別統四方九州，其神州者，是崐崙東南一州耳，於一州中更分九州，則禹貢之九州是也。又，隋祭北郊，有神州、迎州、冀州、戎州、拾州，柱州、宮州、咸州、揚州從祀，其崐崙所統之四方九州歟。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陳頵遺王導書曰︰頵，紆倫翻，又居筠翻。「中華所以傾弊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白望，猶虛名也。浮競驅馳，互相貢薦，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敍，遂相波扇，以水為譬也。波者，水之動也，風起則波生，相扇而動。乃至陵遲。加有莊、老之俗，傾惑朝廷，養望者為弘雅，政事者為俗人，王職不卹，法物墜喪。喪，息浪翻。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漢董仲舒論政曰︰譬猶琴瑟，必改而更張之，乃可鼓也。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事見四十卷漢光武建武元年。顯朱邑於桐鄕，朱邑為舒桐鄕嗇夫，廉平不苛，以愛利為行，漢宣帝舉而用之，官至大司農。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導不能從。

**25**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廣寧縣，漢屬上谷郡，晉武帝太康中，分立廣寧郡；唐屬嬀州界。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燕，於賢翻。相，息亮翻。與遼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陸眷，務勿塵之子也。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考異曰︰晉春秋作「利孫」。按利孫卽六脩也，胡語訛轉耳。余按孔穎達曰︰聲相近者，聲轉字異。

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復，扶又翻。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脩，六脩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幷州。

**26**李『張︰「李」上脫「初東夷校尉」五字。』臻之死也，事見上永嘉三年。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丸津託為臻報仇，素喜連、木丸津二部也。為，于偽翻。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敗，補邁翻。連年為寇。東夷校尉封釋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容廆者甚衆，廆稟給遣還，願留者卽撫存之。

廆少子鷹揚將軍翰廆，戶罪翻。據載記，翰於皝為庶兄；皝，廆第三子，則翰非少子也。少，詩照翻。言於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為名，內實幸災為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誅龐本見上永嘉三年。龐，皮江翻。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州師，謂平州之兵、東夷校尉所統者是也。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廆自稱鮮卑大單于。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幷吞二部，二部，謂素喜連及木丸津也。忠義彰於本朝，朝，直遙翻。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廆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帥，讀曰率。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倂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廆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復，扶又翻。

封釋疾病，屬其孫奕於廆。屬，之欲翻。釋卒，廆召奕與語，說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悛、幽州參軍抽來奔喪。說，與悅同。悛，丑緣翻，又七倫翻。廆見之曰︰「此家抎抎千斤犍也。」抎，羽敏翻；說文︰從高而下也。犍，居言翻，犗牛也。言千斥之犍，人間不可多得，若從天而下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廆，廆以抽為長史，悛為參軍。史言封氏諸子遂為慕容佐命之臣。

王浚以妻舅崔毖為東夷校尉。毖，琰之曾孫也。為毖與慕容氏搆怨張本。崔琰，事曹公。毖，音祕。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八

## 晉紀十起玄黓涒灘（壬申），盡昭陽作噩（癸酉），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壬申、三一二）

**1**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諡曰武元。

**2**漢鎭北將軍靳沖、平北將軍卜珝寇幷州；靳，居焮翻，姓也。珝，況羽翻。辛未，圍晉陽。

**3**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為左、右昭儀，任，音壬。顗，魚豈翻。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綬，音受。聰將納太保劉殷女，太弟义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劉康公，周之卿士，食采於劉，其後因以為氏。劉聰，匈奴之後，以漢之甥冒姓劉氏，故云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殷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嬪，毗賓翻。又納殷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復，扶又翻。事皆中黃門奏決。

**4**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衆於竟陵，亢，音剛。自號楚公，寇掠荊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為曾亂荊州張本。冠，古玩翻。被，皮義翻。

**5**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6**石勒築壘於葛陂，皇覽︰汝南郡鮦陽縣有葛陂。賢曰︰葛陂，在今豫州新蔡縣西北。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衆於壽春，以鎭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睿為鎭東大將軍，署瞻長史。

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太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刁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然長嘯。愀，于小翻。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中堅將軍，蓋石勒所置。姓譜︰夔姓，春秋夔子之後。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陽，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言其不逆計勝敗，但勇於赴敵耳。將，卽亮翻。各賜鎧馬一疋。鎧，可亥翻。疋，僻吉翻。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擢，拔也；拔其髮以數其罪猶不足，言其罪多也。數，所具翻。柰何復相臣奉乎！復，扶又翻。去年旣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水經註︰鄴城西北有三臺，皆因城為之基，漢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銅臺，高十丈，其後石虎更增二丈；南則金雀臺，高八丈；北則冰井臺，亦高八丈。西接平陽，謂近漢都，可以壯聲援。山河四塞，北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旣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處，昌呂翻。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自古國於東南，率多為自保之計，亦自量其力之不足以進也，賓料之審矣。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旣遠，重，直用翻。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髥曰︰「張君計是也！」責刁膺曰︰「君旣相輔佐，當共成大功，柰何遽勸孤降！降，戶江翻。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宥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

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敗，補邁翻。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陳，讀曰陣。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7**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會，工外翻。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從，千容翻。王濟，字武子。造，七到翻。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柘弓銀硏；硏，與硯同。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受命，故為陛下自相驅除，為，于偽翻。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妻，七細翻。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8**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卜珝之卒先奔，靳沖擅收珝，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使，疏吏翻。

**9**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徽光、麗光為貴人，此別一張寔，非河西張軌之子。太后張氏之意也。張氏，淵之側室，生聰，尊為太后。

**10**涼州主簿馬魴說張軌︰魴，符方翻。說，輸芮翻。「宜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帥，讀曰率。趨，七喻翻。西中郞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琠帥胡騎二萬，絡繹繼發。」琠，他典翻。絡繹，相繼不絕之意。

**11**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

**12**漢主聰封其子敷為渤海王，驥為濟南王，鸞為燕王，鴻為楚王，勱為齊王，勱，音邁。權為秦王，操為魏王，持為趙王。

**13**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觀後所謂亟斬王公，則攄亦劉氏也。攄，抽居翻。作溫明、徽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為，臣實痛心疾首。比，毗至翻。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謂平陽去晉陽不遠也。縱，子容翻。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王夫人，彰女也。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义、單于粲輿櫬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少，詩沼翻。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不供，亟斬王公；直言忤旨，遽囚大將。王公，謂劉攄、靳陵；大將，謂王彰。亟，欺冀翻。忤，五故翻。此臣等竊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勳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驃，匹妙翻。後有不逮，幸數匡之！」數，所角翻。

**14**王彌旣死，事見上卷上年。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為石勒所幷，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䂭磽津西渡。䂭，丘交翻。磽，牛交翻。劉『章︰甲十一行本「劉」上有「攻掠河北郡縣」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琨以兄子演為魏郡太守，鎭鄴，『章︰甲十一行本「鄴」下有「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桑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為質於琨。姓譜︰臨姓，大臨之後。質，音致。琨以固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下同。桑為豫州刺史。

**15**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王業自雍入于長安。雍，於用翻。五月，漢王聰貶曜為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驤，思將翻。聰使河內王粲攻傅祗於三渚，據祗傳，祗屯盟津小城。盟津河平侯祠有二渚，又有淘渚，故亦曰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幷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

**16**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為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徽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

**17**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宋白曰︰隰州隰川縣，漢蒲子縣；劉淵僭亂，置大昌郡。殷為相，不犯顏忤旨，忤，五故翻。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為聰敷暢條理，商榷事宜，商，度也；榷者，舉其略也。為，于偽翻。榷，古岳翻。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幾諫者，見微而諫也。侯希聖曰︰事君，有顯諫者，有幾諫者。然而溫柔忠厚者，其說多行，訐直強勁者，其說多忤，夫是以貴幾諫也。幾，居希翻。乘，繩證翻。官至侍中、太保、錄尚書，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處，昌呂翻。

**18**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為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為衞將軍，並典兵宿衞。高平王悝為征南將軍，鎭離石；悝，苦回翻。濟南王驥為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西平城，當築於平陽西。濟，子禮翻。魏王操為征東將軍，鎭蒲子。

**19**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鎭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疵，疾移翻。帥，讀曰率；下同。桑引其衆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曲梁縣，屬廣平郡；曹魏置廣平郡，治曲梁城。劉昫曰︰唐洺州永年縣，漢曲梁縣地也。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為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鎭洛陽。

**20**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據水經︰東燕城在酸棗縣東。河水自酸棗東北過延津，又逕東燕縣故城北。余考兩漢志，東郡有燕縣，無東燕縣，其卽是歟？魏收地形志，東燕縣，晉屬濮陽國。賢曰︰東燕故城，今滑州胙城縣。燕，於賢翻。聞汲郡向冰聚衆數千壁枋頭，水經︰淇水至黎陽入河，在遮害亭西十八里。漢建安九年，魏武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曰枋頭。杜佑曰︰枋頭在今汲郡衞縣界。宋白曰︰枋頭城，在今衞縣南，去河八里。向，式亮翻，姓也。枋，音方。勒將濟河，恐冰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未上者，未上岸。船不用，則推之登陸，使遠水而燥，他日輕，便於駕用。上，時掌翻。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間，古莧翻。大軍旣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水經︰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河水於是有棘津之名。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復，扶又翻；帥，讀曰率；並下同。降，戶江翻；下同。

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王浚，字彭祖；劉琨，字越石。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幽、幷，幽，王浚；幷，劉琨。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邯鄲縣，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襄國縣，秦為信都，項羽改曰襄國，漢屬趙國，晉屬廣平。而信都別為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安平國。邯鄲，音寒丹。宋白曰︰隋改襄國為龍岡縣，唐為邢州所治也。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

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居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塹，七豔翻。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鎭此之意。」使，疏吏翻；下同。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運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為都督冀·幽·幷·營四州諸軍事、營州不在晉太康地志十九州之數。晉·地理志︰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至慕容熙據和龍，始於宿軍置營州，以刺史鎭之；拓跋魏置營州於和龍。勒時未有營州也。郡國志︰營州地當營室分，故曰營州。冀州牧，進封上黨公。

**21**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喜，許記翻。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為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為言，令狐之令，力丁翻。數，所角翻。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數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

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幷州，以令狐泥為鄕導。鄕，讀曰嚮。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郝，呼各翻。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曜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幷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考異曰︰劉琨傳曰︰「屬龐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出禦之，粲乘虛襲取晉陽。」按︰琨上太子牋曰︰「聰以七月十六日復決計送死，臣卽自東下，率中山、常山之卒，並合樂平、上黨諸軍，未旋之間，而晉陽傾潰。」十六國春秋亦云「琨收兵常山」。本傳誤也。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

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衞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為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為幷州刺史，鎭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為太弟太師，崔瑋為太傅，許遐為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為武衞將軍。

**22**己卯，漢衞尉梁芬奔長安。

**23**辛巳，賈疋等奉秦王業為皇太子，考異曰︰懷帝紀云︰「賈疋討劉粲於三輔，走之，關中小定，奉秦王為太子。」按︰賈疋等以永嘉五年攻劉粲于新豐，粲敗，還平陽；奉秦王入雍城。六年三月，劉曜棄長安走，秦王入長安，漢兵皆已退矣。秦王為太子時，劉粲方在晉陽。懷紀誤。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告類，或攝，或卽位，祭天之禮。舜之攝也，肆類于上帝。孔安國註曰︰類，謂攝位事類，遂以攝告天及五帝，湯黜夏命，昭告于上天神后，皆其事也。建宗廟、社稷，大赦。以閻鼎為太子詹事，總攝百揆；天子詹事統攝宮僚。時太子建行臺，故以詹事總百揆，特位號未正，其實丞相之職也。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為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開封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

**24**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嚴︰「柔」改「桑」。』凶塢。

**25**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恆為代王，恆，戶登翻。逞為吳王，朗為潁川王，皋為零陵王，旭為丹陽王，京為蜀王，坦為九江王，晃為臨川王；以王育為太保，王彰為太尉，任顗為司徒，顗，魚豈翻。馬景為司空，朱紀為尚書令，范隆為左僕射，呼延晏為右僕射。

**26**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衞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為前鋒以攻晉陽，澹，徒覽翻，又徒濫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云「遣其子利孫、宥六須」，載記云「賓六須」。劉琨集云「左、右賢王」，又云「右賢王撲速根」。今從後魏書。考異又曰︰「箕澹」，十六國春秋、後魏書作「姬澹」。今從劉琨傳。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為之鄕導。鄕，讀曰嚮。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中，竹仲翻。創，初良翻；下同。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自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分，扶問翻。虎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效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粲、鎭北大將軍豐掠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五代志，太原郡石艾縣有蒙山。魏收曰︰石艾縣，卽漢、晉之上艾縣也。晉志，上艾縣，屬樂平郡。又據五代志，晉陽縣有蒙山。此蓋蒙山跨晉陽、石艾二縣界也。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藍谷，在蒙山西南。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邢延叛琨，見上卷五年。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壽陽山，在樂平壽陽縣，魏收地形志作「受陽縣」，此縣蓋晉置也。宋白曰︰壽陽縣，本漢榆次縣地，晉置壽陽縣。陳閱皮肉，山為之赤。劉琨自營門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遺，于季翻。乘，繩證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

琨徙居陽曲，陽曲縣，屬太原郡，在晉陽北。招集亡散。盧諶為劉粲參軍，亡歸琨，諶，時壬翻。漢人殺其父志考異曰︰劉聰載記，「志勸太弟义作亂，被誅。」按志勸成都王穎起義兵，諫穎攻長沙王乂，忠義敦篤，始終不虧，非勸人作亂者也。今從盧諶傳。及弟謐、詵；贈傅虎幽州刺史。

**27**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張氏，以其父寔為左光祿大夫。

**28**彭仲蕩之子天護帥羣胡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之。疋，音雅。疋殺彭蕩仲事見上卷五年。考異曰︰帝紀曰︰「疋討賊張連，遇害。」疋傳︰「天護攻之，疋敗走，墜澗死。」今從十六國春秋。漢以天護為涼『嚴︰「涼」改「梁」。』州刺史。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閻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綜。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合兵攻鼎，鼎出奔雍，為氐竇首所殺。胡、羯方強，賈、閻、麴、索降心相從，協力以輔晉室，猶懼不能全，況自相屠乎！長安之敗徵，見於此矣。雍，於用翻。

**29**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鄕，姓譜︰游，廣平望姓；鄭公子偃，字子游，其後以為氏。魏收志，廣平郡任縣有苑鄕城。宋白曰︰任縣，後漢南䜌縣地，後趙石氏於此置苑鄕縣，唐為任縣，屬邢州。受王浚假署；假署者，承制權宜而補署，假以職名。石勒遣夔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考異曰︰石勒載記及後魏書作「就陸眷」。今從王浚傳。疾陸眷弟匹磾、文鴦、從弟末柸磾，丁奚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後魏書作「末破」。今從王浚傳。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

疾陸眷屯于渚陽，班固地理志，禹貢絳水在信都入海。水經註︰絳瀆北逕信都城東，散入澤渚，西至信都城東，連于廣川縣張甲故瀆，同歸于海。疾陸眷蓋屯是渚之陽也。勒遣諸將出戰，皆為疾陸眷所敗。敗，補邁翻。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可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賓、孔萇曰︰「鮮卑之種，種，章勇翻。段氏最為勇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而末柸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柸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北城，其大衆遠來，戰鬬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懈，古隘翻。宜且勿出，示之以怯，鑿北城為突門二十餘道，墨子·備突篇曰︰城，百步一突門。突門，用車兩輪，以木束之，塗其上，維置突門內。度門廣狹之，令人入門四尺中，置窐突。門旁為橐，充竈狀；又置艾。寇卽入，下輪而塞之，鼓橐薰之也。杜佑曰︰突門，鑿城內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於中夜，於敵初來，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柸帳，彼必震駭，不暇為計，破之必矣。末柸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旣而疾陸眷攻北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見其釋仗而寢，知其懈也，乃命萇出戰，所謂見兵勢者也。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末柸帳，不能克而退。末柸逐之，入其壘門，為勒衆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枕，職任翻。獲鎧馬五千匹。鎧，可亥翻。疾陸眷收其餘衆，還屯渚陽。

勒質末柸，質，音致；下同。遣使求和於疾陸眷，使，疏吏翻。疾陵眷許之。文鴦諫曰︰「今以末柸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復，扶又翻；下同。且以末柸三弟為質而請末柸。諸將皆勸勒殺末柸，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不能獨留，亦引兵還薊。勒召末柸，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末柸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孫武所謂「親而離之」，此其近之矣。然段氏專心附勒者，末柸也，若匹磾、文鴦，則終身與勒抗。

游綸、張豺請降於勒。降，戶江翻。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

**30**是歲，大疫。

**31**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少，詩照翻。冠，古玩翻。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輕易動，又豪俠自喜也。以此處世，處，昌呂翻。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己亞，使之內綜心膂，綜，機縷也，所以持經而施緯，使不失其條理者也，故謂能統理衆事者為綜理。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弢，土刀翻。敗，補邁翻。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弈，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屢諫，不聽。

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作唐縣，後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五代志︰澧陽郡孱陵縣，舊曰作塘。故山簡參軍王沖擁衆迎應詹為刺史，詹以沖無賴，棄之，還南平，南平郡，治江安。沖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孱陵，孱陵縣，漢屬武陵郡，晉屬南平郡。應劭曰︰孱，音踐。師古音士連翻。劉昫曰︰澧州安鄕縣，漢孱陵地。尋又奔沓中。此沓中，非姜維種麥之沓中，蓋在孱陵之東。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華容縣，屬南郡。柰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舒為州別駕，故自謂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令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水經註︰沌水南通沔陽縣之太白湖，湖水東南通江，謂之沌口。沌，持兗翻。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

顗始至州，顗，魚豈翻。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眞襲沔陽，沔陽，梁武帝時方置郡。據沈約志，陶侃為荊州刺史，初治沔陽；則是時已有沔陽城矣，當屬竟陵郡界。宋白曰︰復州沔陽縣，漢縣也。郡國志曰︰沔陽縣，卽楚王城。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卓懷帝永嘉五年，睿加敦都督征討諸軍事。惠帝永興元年，分淮南之烏江、歷陽二縣，置歷陽郡。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考異曰︰王澄傳曰︰時王敦為江州，鎭豫章。」按︰敦時為揚州刺史，都督征討諸軍，非為江州也。

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搤，乙革翻。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卲等叛刺史郭訥，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考異曰︰王澄死，周顗敗，王敦鎭豫章，機入廣州，紀、傳皆無年月。按衞玠傳，玠依敦於豫章，以永嘉六年卒，故附於此。訥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王機父毅為廣州刺史，甚得南越之情。不戰迎降；降，戶江翻；下同。訥乃避位，以州授之。

**32**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考異曰︰如降亦無年月，明年有如餘黨入漢中，故附此。

**33**鎭東軍司顧榮、前太子洗馬衞玠皆卒。洗，悉薦翻。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慍之色。見，賢遍翻。

**34**江陽太守張啓江陽縣，漢屬犍為郡，劉蜀分置江陽郡，隋倂入陵州隆山縣，唐為眉州彭山縣。殺『章︰甲十一行本「殺」下有「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異行三府事見上卷五年。啓，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涪陵太守向沈行西夷校尉，南保涪陵。沈，持林翻。涪，音浮。

**35**南安赤亭羌姚弋仲東徙榆眉，水經註︰漢靈帝分獂道為南安郡。赤亭水出郡之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謂之赤亭川。榆眉，卽漢扶風隃麋縣，晉省。宋白曰︰隴州汧源縣東有隃麋澤，有古城。吳山縣，亦漢榆麋縣地。戎、夏襁負隨之者數萬，自稱護羌校尉、雍州刺史、扶風公。夏，戶雅翻。雍，於用翻。

孝愍皇帝上諱鄴，字彥旗；武帝孫，吳孝王晏之子也，出繼伯父秦王柬，後襲封秦王。諡法︰禍亂方作曰愍；在國遭憂曰愍。

## 建興元年（癸酉、三一三）是年夏四月，方改元建興。

**1**春，正月，丁丑朔，漢主聰宴羣臣於光極殿，使懷帝著青衣行酒。著，陟略翻。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勝，音升。號，戶刀翻。惡，烏路翻。有告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者，二月，丁未，聰殺珉、雋等故晉臣十餘人，永嘉三年，珉、雋與帝俱沒于虜。懷帝亦遇害。年三十。大赦，復以會稽劉夫人為貴人。永嘉六年，聰以夫人妻帝，聰封帝為會稽公，故曰會稽劉夫人。會，工外翻。

荀崧曰︰懷帝天姿清劭，劭，高也。少著英猷，少，詩照翻。若遇承平，足為守文佳主。而繼惠帝擾亂之後，東海專政，故無幽、厲之釁而有流亡之禍矣！

**2**乙亥，漢太后張氏卒，諡曰光獻。張后不勝哀，丁丑，亦卒，諡曰武孝。張后，張太后之姪女。勝，音升。

**3**己卯，漢定襄忠穆公王彰卒。

**4**三月，漢主聰立貴嬪劉娥為皇后，為之起䳨儀殿。雄曰鳳，雌曰䳨，書曰︰鳳凰來儀。為，于偽翻；下更為、下為同。廷尉陳元達切諫，以為「天生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非以兆民之命窮一人之欲也。晉氏失德，大漢受之，蒼生引領，庶幾息肩。是以光文皇帝劉淵，諡光文。幾，居希翻。身衣大布，居無重茵，衣，於旣翻；下同。重，直龍翻。后妃不衣錦綺，乘輿馬不食粟，愛民故也。乘，繩證翻。陛下踐阼以來，已作殿觀四十餘所，加之軍旅數興，觀，古玩翻。數，所角翻。餽運不息，饑饉、疾疫，死亡相繼，而益思營繕，豈為民父母之意乎！今有晉遺類，西據關中，南擅江表；李雄奄有巴、蜀；王浚、劉琨窺窬肘腋；石勒、曹嶷貢稟漸疏；嶷，魚力翻。貢，謂貢獻；稟，謂稟承詔命。陛下釋此不憂，乃更為中宮作殿，豈目前之所急乎！為，于偽翻。昔太宗居治安之世，粟帛流衍，猶愛百金之費，息露臺之役。事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治，直吏翻。陛下承荒亂之餘，所有之地，不過太宗之二郡，時聰所有之地，漢河東、西河二郡耳。戰守之備，非特匈奴、南越而已。漢文帝時，惟備匈奴、南越。而宮室之侈乃至於此，臣所以不敢不冒死而言也。」聰大怒曰︰「朕為天子，營一殿，何問汝鼠子乎，乃敢妄言沮衆！沮，在呂翻。不殺此鼠子，朕殿不成！」命左右︰「曳出斬之！幷其妻子同梟首東市，梟，堅堯翻。使羣鼠共穴！」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鎖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比干遊，足矣！』」朱雲事見三十二卷漢成帝元延元年。呼，火故翻。逢，蒲江翻。左右曳之不能動。

大司徒任顗、任，音壬。顗，魚豈翻。光祿大夫朱紀、范隆、驃騎大將軍河間王易等叩頭出血曰︰「元達為先帝所知，受命之初，卽引置門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盡忠竭慮，知無不言。臣等竊祿偷安，每見之未嘗不發愧。今所言雖狂直，願陛下容之。因諫諍而斬列卿，其如後世何！」聰默然。

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今宮室已備，無煩更營，四海未壹，宜愛民力。廷尉之言，社稷之福也，陛下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為妾營殿而殺諫臣，使忠良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者由妾，公私困弊者由妾，社稷阽危者由妾，為，于偽翻。阽，服虔音反坫之坫；孟康音屋檐之檐。如淳曰︰阽近邊，知墮意。天下之罪皆萃於妾，妾何以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敗，補邁翻。喪，息浪翻。未始不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為之，使後世視妾由妾之視昔人也！由，與猶通。洪氏隸釋曰︰古字多以由通為猶字，樊毅脩華嶽碑，「由復夕惕。」余謂︰樊碑之由，其義尚也；此由，如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櫛，側瑟翻；梳枇總名。復，扶又翻；下同。願賜死此堂，以塞陛下之過！」塞，悉則翻。聰覽之變色。

任顗等叩頭流涕不已。聰徐曰︰「朕比年已來，微得風疾，比，毗至翻。喜怒過差，不復自制。元達，忠臣也；朕未之察。諸公乃能破首明之，誠得輔弼之義也。朕愧戢于心，戢，側立翻，藏也。何敢忘之！」命顗等冠履就坐，坐，徂臥翻。引元達上，上，時掌翻，升堂也。以劉氏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如后，朕復何憂！」賜顗等穀帛各有差，更命逍遙園曰納賢園，李中堂曰愧賢堂。更，工衡翻。聰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反使朕畏卿邪！」

**5**西夷校尉向沈卒，衆推汶山太守蘭維為西夷校尉。向，式亮翻，姓也。沈，持林翻。汶，音㟭。姓譜︰鄭穆公名蘭，支庶以為氏；漢有武陵太守蘭廣。又匈奴傳亦有蘭氏，非此蘭也。維率吏民北出，欲向巴東；欲歸晉也。成將李恭、費黑邀擊，獲之。將，卽亮翻。費，扶沸翻。

**6**夏，四月，丙午，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子舉哀，因加元服；鄭樵通志略曰︰魏氏，天子冠一加。其說曰︰古之士禮，冠必三加彌尊，所以喻其志。至於天子、諸侯無加數之文者，將以踐阼臨人，尊極德成，不復與士以加喻勉為義。禮，冠於廟；自魏不復在廟矣。冠，太子再加，是時蓋仍魏禮。壬申，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始改元建興。以衞將軍梁芬為司徒，雍州刺史麴允為尚書左僕射、錄尚書事，雍，於用翻。京兆太守索綝為尚書左僕射、領吏部、京兆尹。索，昔各翻。綝，丑林翻。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棘成林；公私有車四乘，乘，繩證翻。百官無章服、印綬，唯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索綝為衞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7**漢中山王曜、司隸校尉喬智明寇長安，平西將軍趙染帥衆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詔麴允屯黃白城以拒之。

**8**石勒使石虎攻鄴，鄴潰，劉演奔廩丘，廩丘縣，前漢屬東郡，後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賢曰︰廩丘故城，在今濮州雷澤縣北。三臺流民皆降於勒。降，戶江翻。勒以桃豹為魏郡太守以撫之；久之，以石虎代豹鎭鄴。

初，劉琨用陳留太守焦求為兗州刺史，荀藩又用李述為兗州刺史；述欲攻求，琨召求還。及鄴城失守，琨復以劉演為兗州刺史，鎭廩丘。前中書侍郞郗鑒，少以清節著名，帥高平千餘家避亂保嶧山，水經註︰嶧山在鄒縣北，繹邑之所依以為名也。山東西二十里，高秀獨出，積石相臨，殆無土壤。石間多孔穴，洞達相通，往往有如數間屋處，其俗謂之「嶧孔」。遭亂，輒將家入嶧，外寇雖衆，無所施害。晉永嘉中，郗鑒保此山。今山南有大嶧，名曰鄒公嶧，詩所謂「保有鳧繹。」復，扶又翻。少，詩照翻。帥，讀曰率。嶧，音亦。琅邪王睿就用鑒為兗州刺史，鎭鄒山。鄒山，在魯郡鄒縣。考異曰︰劉琨集，建興二年十一月，壬寅朔，與丞相牋曰︰「焦求雖出寒鄕，有文武膽幹。苟晞用為陳留太守，獨在河南距當石勒，撫綏有方。琨以求行領兗州刺史。後聞荀公以李述為兗州，以素論門望，不可與求同日而論；至於膽幹可以處危，權一時之用，李述亦不能及求。而王玄年少，便欲共討求。琨以求已與玄構隙，便召還。而州界民物，甚不安服述；二千石及文武大姓，連遣信使求刺史，是以遣兄子演代求領兗州事。往年春正月，遣詣鄴，至是斬王桑、走趙固」云云。「今勒據襄國，逼近鄴城，故令演轉南。演今治在廩丘，而李述、郗鑒並欲爭兗州，或云為荀公所用，或云為明公所用。大寇未殄而自共尋干戈，此亦大潰也。輒敕演謹自守而已。」按︰王桑、趙固之敗及石勒攻鄴，皆在永嘉六年。琨牋又云︰「傳長安消息，主上是秦王。」又建興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元年十一月壬申朔，十二月壬寅朔，然則琨發牋之日，建興元年十二月壬寅朔也，傳寫襄耳。三人各屯郡，兗州吏民莫知所從。

**9**琅邪王睿以前廬江內史華譚為軍諮祭酒。華，戶化翻。譚嘗在壽春依周馥。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周馥，字祖宣。譚曰︰「周馥雖死，天下尚有直言之士。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難，乃旦翻。執政不悅，興兵討之，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事見上卷永嘉四年、五年。睿曰︰「馥位為征、鎭，握強兵，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

睿參佐多避事自逸，錄事參軍陳頵錄事參軍，掌總錄衆曹，管其文案，自上佐以下，違失者彈正以法，掌凡諸司察之事。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之職。余據睿以頵為錄事參軍，自別有主簿，詳見辨誤。言於睿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恪為凡俗，以偃蹇倨肆為優雅，流風相染，以至敗國。朝，直遙翻。敗，補邁翻。今僚屬皆承西臺餘弊，江東謂洛都為西臺。養望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尋之也。請自今，臨使稱疾者，皆免官。」睿不從。三王之誅趙王倫也，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制己亥格以賞功，自是循而用之。頵上言︰「昔趙王篡逆，惠皇失位，三王起兵討之，故厚賞以懷嚮義之心。今功無大小，皆以格斷，斷，丁亂翻，決也；言功之輕重、差次，皆以己亥格決之。乃至金紫佩士卒之身，符策委僕隸之門，非所以重名器，正紀綱也，請一切停之！」頵出於寒微，數為正論，府中多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出頵為譙郡太守。

**10**吳興太守周玘，宗族強盛，玘，墟里翻。琅邪王睿頗疑憚之。睿左右用事者，多中州亡官失守之士，駕御吳人，吳人頗怨。玘自以失職，又為刁協所輕，恥恚愈甚，恚，於避翻。乃陰與其黨謀誅執政，以諸南士代之。事泄，玘憂憤而卒。將死，謂其子勰曰︰「殺我者，諸傖子也；勰，音協。傖，助庚翻；吳人謂中州為傖。能復之，乃吾子也。」

**11**石勒攻李惲於上白，斬之。惲，於粉翻。王浚復以薄盛為青州刺史。上白城，在安平廣宗縣。李惲、薄盛皆乞活帥。復，扶又翻。

**12**王浚使棗嵩督諸軍屯易水，召段疾陸眷，欲與之共擊石勒，疾陸眷不至。以釋其弟末柸德石勒，故不肯會浚兵。浚怒，以重幣賂拓跋猗盧，幷檄慕容廆等共討疾陸眷。廆，戶罪翻。猗盧遣右賢王六脩將兵會之，為疾陸眷所敗。敗，補邁翻。廆遣慕容翰攻段氏，取徒河、新城，至陽樂，陽樂縣，屬遼西郡。賢曰︰陽樂，在今平州東。聞六脩敗而還，翰因留鎭徒河，壁青山。

初，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北依王浚，浚不能存撫，又政法不立，士民往往復去之。復，扶又翻。段氏兄弟專尚武勇，不禮士大夫。唯慕容廆政事脩明，愛重人物，故士民多歸之。廆舉其英俊，隨才授任，以河東裴嶷、嶷，魚力翻。北平陽躭、廬江黃泓、代郡魯昌為謀主，廣平游邃、北海逄羨、逄，皮江翻。北平西方虔、何氏姓苑︰少昊金天氏，位主西方，子孫以為姓。西河宋奭及封抽、裴開為股肱，平原宋該、安定皇甫岌、岌弟眞、蘭陵繆愷、繆，靡幼翻。昌黎劉斌及封奕、封裕典機要。裕，抽之子也。

裴嶷清方有幹略，為昌黎太守，兄武為玄菟太守。武卒，嶷與武子開以其喪歸，過廆，自玄菟西歸，道過棘城。菟，同都翻。廆敬禮之，及去，厚加資送。行及遼西，道不通，嶷欲還就廆。開曰︰「鄕里在南，柰何北行！且等為流寓，段氏強，慕容氏弱，何必去此而就彼也！」嶷曰︰「中國喪亂，喪，息浪翻。今往就之，是相帥而入虎口也。帥，讀曰率。且道遠，何由可達！言昌黎去河東旣遠，又路梗，無由得達。若俟其清通，又非歲月可冀。言天下方亂，道路未有清通之時。今欲求託足之地，豈可不愼擇其人。汝觀諸段，豈有遠略，且能待國士乎！慕容公修行仁義，有霸王之志，加以國豐民安，今往從之，高可以立功名，下可以庇宗族，汝何疑焉！」開乃從之。旣至，廆大喜。陽躭清直沈敏，為遼西太守，枕，持林翻。慕容翰破段氏於陽樂，獲之，廆禮而用之。游邃、逄羨、宋奭，皆嘗為昌黎太守，逄，皮江翻。與黃泓俱避地於薊，後歸廆。王浚屢以手書召邃兄暢，暢欲赴之，邃曰︰「彭祖刑政不修，華、戎離叛，以邃度之，必不能久，兄且磐桓以俟之。」易·屯卦初九爻辭曰︰磐桓，利居貞。王弼曰︰不可以進，故磐桓也。馬曰︰磐桓，旋也。度，徒洛翻。暢曰︰「彭祖忍而多疑，頃者流民北來，命所在追殺之。今手書殷勤，我稽留不往，將累及卿。累，力瑞翻。且亂世宗族宜分，以冀遺種。」邃從之，卒與浚俱沒。種，章勇翻。卒，子恤翻。宋該與平原杜羣、劉翔先依王浚，又依段氏，皆以為不足託，帥諸流寓同歸於廆。東夷校尉崔毖請皇甫岌為長史，卑辭說諭，終莫能致；廆招之，岌與弟眞卽時俱至。古語有之︰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帥，讀曰率。說，輸芮翻。遼東張統據樂浪、帶方二郡，與高句麗王乙弗利相攻，連年不解。樂浪王遵說統帥其民千餘家歸廆，廆為之置樂浪郡，為，于偽翻。樂浪，音洛琅。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以統為太守，遵參軍事。

**13**王如餘黨涪陵李運、巴西王建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涪，音浮。梁州刺史張光遣參軍晉邈將兵拒之。邈受運、建賂，勸光納其降，降，戶江翻；下同。光從之，使居成固。旣而邈見運、建及其徒多珍寶，欲盡取之，復說光曰︰復，扶又翻。說，輸芮翻。「運、建之徒，不修農事，專治器仗，其意難測，不如悉掩殺之，不然，必為亂。」光又從之。將貪於下，帥闇於上，梁州之禍，復自此始。治，直之翻。五月，邈將兵攻運、建，殺之。建壻楊虎收餘衆擊光，屯于厄水；光遣其子孟萇討之，不能克。

**14**壬辰，以琅邪王睿為左丞相、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南陽王保為右丞相、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所謂「分陝」也。陝，失冉翻。詔曰︰「今當掃除鯨鯢，鯨鯢，大魚，鈎網所不能制，以比敵人之魁桀者。鯨，巨京翻。鯢，五兮翻。奉迎梓宮。謂懷帝遇害於平陽，梓宮未返也。令幽、幷兩州勒卒三十萬直造平陽，造，七到翻；下同。右丞相宜帥秦、涼、梁、雍之師三十萬徑詣長安，左丞相帥所領精兵二十萬徑造洛陽，帥，讀曰率。雍，於用翻。同赴大期，克成元勳。」

**15**漢中山王曜屯蒲坂。

**16**石勒使孔萇擊定陵，殺田徽；定陵縣，漢屬潁川郡，晉屬襄城郡。田徽，王浚用為兗州刺史。薄盛率所部降勒，山東郡縣，相繼為勒所取。漢主聰以勒為侍中、征東大將軍。烏桓亦叛王浚，潛附於勒。史言王浚之勢浸以孤弱。

**17**六月，劉琨與代公猗盧會于陘北，謀擊漢。陘，音刑。秋，七月，琨進據藍谷，猗盧遣拓跋普根屯于北屈。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春秋晉公子夷吾所居邑也。宋白曰︰慈州夾城縣，本漢北屈縣地。師古曰︰屈，音居勿翻。琨遣監軍韓據自西河而南，將攻西平。西平城，在平陽西，漢主聰築以居其子濟南王驥。漢主聰遣大將軍粲等拒琨，驃騎將軍易等拒普根，蕩晉將軍蘭陽等助守西平。琨等聞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聰使諸軍仍屯所在，為進取之計。

**18**帝遣殿中都尉劉蜀詔左丞相睿以時進軍，殿中都尉，屬二衞。與乘輿會於中原。乘，繩證翻。八月，癸亥，蜀至建康，睿辭以方平定江東，未暇北伐。以鎭東長史刁協為丞相左長史，從事中郞彭城劉隗為司直，隗，五罪翻。邵陵內史廣陵戴邈為軍諮祭酒，吳孫晧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宋白曰︰邵陵，漢之昭陵縣，吳立邵陵郡，唐為邵州。參軍丹陽張闓為從事中郞，闓，音開，又可亥翻。尚書郞潁川鍾雅為記室參軍，譙國桓宣為舍人，豫章熊遠為主簿，會稽孔愉為掾。會，工外翻。掾，以絹翻。劉隗雅習文史，善伺候睿意，故睿特親愛之。為刁、劉間王敦兄弟張本。伺，相吏翻。

熊遠上書，以為︰「軍興以來，處事不用律令，處，昌呂翻。競作新意，臨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諮，關，白也。非為政之體也。愚謂凡為駁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駁，北角翻。傳，直戀翻。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準，以虧舊典。若開塞隨宜，塞，悉則翻。權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專用也。」睿以時方多事，不能從。

初，范陽祖逖，少有大志，漢涿郡，魏文帝更名曰范陽郡。少，詩照翻。與劉琨俱為司州主簿，同寢，中夜聞雞鳴，蹴琨覺曰︰蹴，子六翻，蹋也。覺，居效翻，寤也。「此非惡聲也！」因起舞。及渡江，左丞相睿以為軍諮祭酒。逖居京口，吳孫權自吳徙丹徒，謂之京城，有京峴山在其東，其城因山為壘，俯臨江津，故曰京口。糾合驍健，繩三合為糾；糾，言合三為一也。驍，堅堯翻；下同。言於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旣遭殘賊，人思自奮，大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望風響應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給千人糧廩及布三千疋而已。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復，扶又翻。遂屯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19**胡亢性猜忌，殺其驍將數人。杜曾懼，潛引王沖之兵使攻亢。王沖，荊州賊也。亢悉精兵出拒之，城中空虛，曾因殺亢而幷其衆。

**20**周顗屯潯水城，廬山記曰︰尋陽縣，在大江之北，尋水之陽。潯水城，無乃古之尋陽城乎！為杜弢所困；陶侃使明威將軍朱伺救之，弢退保泠口。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明威第三。弢，吐刀翻。水經註︰泠水南出九疑山，北流逕泠道縣西南，又北流注于都溪水，又西北入于營水，所謂泠口也。楊正衡曰︰泠，郞丁翻。余考此泠口去武昌甚遠，又水經註，江水自蘄春故城南，又東得銅零口，此無乃是乎！侃曰︰「弢必步向武昌。」乃自徑道還郡以待之，徑道，捷出之路。弢果來攻。侃使朱伺逆擊，大破之，弢遁歸長沙。周顗出潯水投王敦於豫章，敦留之。陶侃使參軍王貢告捷於敦，敦曰︰「若無陶侯，便失荊州矣！」乃表侃為荊州刺史，屯沔江。水經註︰沌水上承沔陽之白湖，東南流，逕沔陽縣南注于江，謂之沌口。陸游曰︰江陵之建寧鎭，蓋沌口也。王敦以陶侃為荊州，鎭此，明年徙林鄣。侃傳云︰初鎭沌口，移入沔江。水經註︰林障故城，在沔南。沔江，謂林障也。左丞相睿召周顗，復以為軍諮祭酒。

**21**初，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遣養子販易於梁州，私賣良人子一人，張光鞭殺之。難敵怨曰︰「使君初來，大荒之後，兵民之命仰我氐活，氐有小罪，不能貰也？」貰，始制翻；貸也，恕也；又神夜翻。及光與楊虎相攻，各求救於茂搜，茂搜遣難敵救光。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虎厚賂難敵，且曰︰「流民珍貨，悉在光所，謂晉邈所殺奪者。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光與虎戰，使張孟萇居前，難敵繼後。難敵與虎夾擊孟萇，大破之，孟萇及其弟援皆死。光嬰城自守。九月，光憤激成疾，僚屬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重任，不能討賊，今得死如登仙，何謂退也！」聲絕而卒。張光雖以信用晉邈致寇，其氣烈亦可尚也。州人推其少子邁領州事，少，詩照翻。又與氐戰沒，衆推始平太守胡子序領梁州。

**22**荀藩薨于開封。荀藩、傅祗相繼而沒，陝東二行臺，惟荀組在耳。考異曰︰帝紀曰「薨於滎陽。」今從藩傳。

**23**漢中山王曜、趙染攻麴允于黃白城，允累戰皆敗；詔以索綝為征東大將軍，將兵助允。

**24**王貢自王敦所還，至竟陵，矯陶侃之命，以杜曾為前鋒大都督，擊王沖，斬之，悉降其衆。降，戶江翻。侃召曾，曾不至。貢恐以矯命獲罪，遂與曾反擊侃。冬，十月，侃兵大敗，僅以身免。敦表侃以白衣領職。侃復帥周訪等進擊杜弢，大破之，復，扶又翻。敦乃奏復侃官。

**25**漢趙染謂中山王曜曰︰「麴允率大衆在外，長安空虛，可襲也。」曜使染帥精騎五千襲長安，帥，讀曰率；下同。庚寅夜，入外城。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及諸營，龍尾者，依城築道，陂陁漸高，登陴所由之路也。又水經曰︰秦時有黑龍，從南山出，飲渭水，其行道因山成跡，長六十餘里，頭臨渭水，尾達樊川。漢蕭何起未央宮，斬龍首山而營之，頭高二十丈，尾漸下，高五六丈。所謂龍尾者，此山之尾也。殺掠千餘人；辛卯旦，退屯逍遙園。水經註︰沈水，上承皇子陂於樊川，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沈水又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東入逍遙園。壬辰，將軍麴鑒自阿城帥衆五千救長安。阿城，卽秦阿房宮城也。癸巳，染引還，鑒追之，與曜遇於零武，鑒兵大敗。前漢北地郡有靈武縣，後漢、晉省；至後魏置咸陽郡，池陽、靈武二縣並屬焉。黃白城在池陽。則此零武為前漢北地郡、魏咸陽郡之靈武明矣。

**26**楊虎、楊難敵急攻梁州，胡子序棄城走，難敵自稱刺史。

**27**漢中山王曜恃勝而不設備，十一月，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殺其冠軍將軍喬智明；冠，古玩翻。曜引歸平陽。

**28**王浚以其父字處道，自謂應「當塗高」之讖，謀稱尊號。王浚，又一袁術也。前勃海太守劉亮、北海太守王摶、摶，徒官翻。司空掾高柔切諫，掾，于絹翻。此又一高柔，非魏之高柔。浚皆殺之。燕國霍原，志節清高，屢辭徵辟。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浚誣原與羣盜通，殺而梟其首。梟，堅堯翻。於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不親政事，所任皆苛刻小人，棗嵩、朱碩，貪橫尤甚。橫，戶孟翻。北州謠曰︰「府中赫赫，朱丘伯；十囊、五囊，入棗郞。」朱丘伯，朱碩字也。嵩，浚之壻，故曰棗郞。調發殷煩，下不堪命，多叛入鮮卑。調，徒弔翻。從事韓咸監護柳城，柳城縣，前漢屬遼西郡，後漢、晉省。監，工銜翻。盛稱慕容廆能接納士民，欲以諷浚；浚怒，殺之。

浚始者者唯恃鮮卑、烏桓以為強，旣而皆叛之。加以蝗旱連年，兵勢益弱。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將遣使覘之，使，疏吏翻。覘，癡廉翻，又丑豔翻。參佐請用羊祜、陸抗故事，致書於浚。欲用敵國交鄰之禮。勒以問張賓，賓曰︰「浚名為晉臣，實欲廢晉自立，但患四海英雄莫之從耳；其欲得將軍，猶項羽之欲得韓信也。將軍威振天下，今卑辭厚禮，折節事之，猶懼不信，況為羊、陸之亢敵乎！折，而設翻。亢，口浪翻。夫謀人而使人覺其情，難以得志矣。」勒曰︰「善！」十二月，勒遣舍人王子春、董肇多齎珍寶，奉表於浚曰︰「勒本小胡，遭世饑亂，流離屯厄，屯，殊倫翻，難也。竄命冀州，竊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晉祚淪夷，中原無主；殿下州鄕貴望，勒，上黨武鄕人，而浚太原人，故云州鄕。四海所宗，為帝王者，非公復誰！復，扶又翻。勒所以捐軀起兵，誅討暴亂者，正為殿下驅除爾。伏願陛［殿］下應天順人，為，于偽翻。早登皇祚。勒奉戴殿下如天地父母，殿下察勒微心，亦當視之如子也。」又遺棗嵩書，厚賂之。遺，于季翻。

浚以段疾陸眷新叛，士民多棄己去，聞勒欲附之，甚喜，謂子春曰︰「石公一時豪傑，據有趙、魏，乃欲稱藩於孤，其可信乎？」子春曰︰「石將軍才力強盛，誠如聖旨。但以殿下中州貴望，威行夷、夏，夏，戶雅翻。自古胡人為輔佐名臣則有矣，未有為帝王者也。石將軍非惡帝王不為而讓於殿下，惡，烏路翻。顧以帝王自有曆數，非智力之所取，雖強取之，強，其兩翻。必不為天人之所與故也。項羽雖強，終為漢有。石將軍之比殿下，猶陰精之與太陽，是以遠鑒前事，歸身殿下，此乃石將軍之明識所以遠過於人也，殿下又何怪乎！」浚大悅，封子春、肇皆為列侯，遣使報聘，以厚幣酬之。

游綸兄統，為浚司馬，鎭范陽，遣使私附於勒；游綸保據苑鄕，偽降於勒，勒已襲禽之。勒斬其使以送浚。浚雖不罪統，益信勒為忠誠，無復疑矣。

**29**是歲，左丞相睿遣世子紹鎭廣陵，以丞相掾蔡謨為參軍。謨，克之子也。

**30**漢中山王曜圍河南尹魏浚於石梁，石梁塢，在洛水北。兗州刺史劉演、河內太守郭默遣兵救之，曜分兵逆戰於河北，敗之；河平［北］，大河之北，卽富平津之北也。敗，補邁翻。浚夜走，獲而殺之。

**31**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治故平城為南都；又作新平城於灅水之陽，使右賢王六脩鎭之，統領南部。盛樂縣，前漢屬定襄郡，後漢屬雲中郡。平城，漢屬鴈門郡。括地志曰︰朔州定襄縣，本漢平城縣。拓拔魏之盛也，置朔州於盛樂，置恆州於平城；平城，謂之代都。自高祖遷洛，其後破六韓拔陵作亂，故都為墟，恆州寄治肆州秀容郡城，雲州寄治幷州界。魏收地形志，自陘嶺以北，所記略矣。隋之盛也，北逐突厥，復漢故塞，省倂後魏所置郡縣，盛樂蓋在定襄郡大利縣界，平城在馬邑郡雲內縣界。唐破突厥，北盡魏、隋之略︰朔州善陽縣，則漢定襄、魏桑乾之地；單于都護府金河縣，則後魏道武所都也；雲州雲中縣，則後魏所都平城也。然自單于都護府東北至朔州三百五十七里，則盛樂距平城，其道里可知矣。杜佑曰︰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卽今郡，隋雲內縣恆安鎭。魏書·帝紀︰猗盧脩故平城以為南都，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晉人謂之小平城。杜佑又曰︰朔州馬邑郡，魏都平城，於郡北置懷朔鎭；及遷洛後，置朔州。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移於馬邑，卽今郡城也。郡治善陽縣，亦漢定襄縣地，有秦馬邑城、武周塞，紫河發源於此。宋白曰︰唐振武軍，舊單于都護府，卽漢定襄郡之盛樂縣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唐平突厥，於此置雲中都督府，後改單于府。班固地理志︰右北平俊靡縣，灅水南至無終，東入庚。師古曰︰灅，力水翻；又音郞賄翻。酈道元水經註︰庚水與鮑丘水合，俊靡在東，與平城相去甚遠，新平城不在此灅水之陽也。據魏書，道武帝西如馬邑，觀灅源；則灅水蓋出於馬邑，而東北流逕平城之南也。酈道元，魏人也，其註水經，敍代都之事宜詳，初不言平城有灅水，但言濕水逕平城南耳。註曰︰濕水，出鴈門陰館縣濕頭山，一曰治水，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故樓煩鄕也。又有馬邑川水，會桑乾水而注于濕水。濕水東流過平城南，又東流逕廣甯下洛縣南，東至漁陽，入笥溝。又考班固地理志，鴈門陰館縣樓煩鄕累頭山，治水所出，東至泉州入海。師古曰︰累，音力追翻；治，音弋之翻。竊謂水出累頭山，疑當時亦有累水之名。師古音從平聲，音相近也。意道元所謂濕水，卽灅水也。又考丁度集韻，「漯」「灅」「㶟」三字，同註云「水出鴈門」，則亦有見於此矣。灅，類篇音魯水翻。

#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九

## 晉紀十一起閼逢閹茂（甲戌），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三年。

孝愍皇帝下

**建興二年**（甲戌、三一四）

**1**春，正月，辛未，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出西方而東行。天文占曰︰三、四、五、六日，俱出並爭，天下兵作；又曰︰三日並出，不過三旬，諸侯爭為帝。

**2**丁丑，大赦。

**3**有流星出牽牛，入紫微，晉·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光燭地，墜于平陽北，化為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長，直亮翻；廣，古曠翻；後放此。漢主聰惡之，惡，烏路翻。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為「女寵太盛，亡國之徵。」考異曰︰載記，「元達等曰︰『臣恐後庭有三后之事。』」按立三后，在明年，於時未也。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聰后劉氏賢明，聰所為不道，劉氏每規正之。己丑，劉氏卒，諡曰武宣。自是嬖寵競進，後宮無序矣。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4**聰置丞相等七公；七公見下，自晉王粲至中山王曜是也。又置輔漢等十六大將軍，輔漢、都護、中軍、上軍、撫軍、鎭、衞、京、前·後·左·右·上·下軍、輔國、龍驤、虎牙等大將軍。各配兵二千，以諸子為之；又置左右司隸，各領戶二十餘萬，萬戶置一內史；單于左、右輔，各主六夷十萬落，六夷，蓋胡、羯、鮮卑、氐、羌、巴蠻；或曰烏丸，非巴蠻也。單，音蟬。萬落置一都尉；左、右選曹尚書，並典選舉。自司隸以下六官，皆位亞僕射。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進封晉王。江都王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見於此。沈約志曰︰晉康帝世，何充讓錄表云︰「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六條事。」然則似有二十四條；若止有十二條，則荀、陸各錄六條，導又何所司乎？若導總錄，荀、陸分掌，則不得復云導錄其一也。其後每置二錄，輒云各錄六條事，又似止有十二條；十二條者，不知悉何條也。江右張華，江左庾亮，並經關尚書七條，則亦不知皆何事也。余按︰宋元嘉以後，江夏王義恭、始興王濬、南譙王義宣皆錄尚書六條事。沈氏世仕江左，歷位通顯，且不知為何事，後之人何所取徵！杜佑曰︰何充讓錄表曰︰「咸康中，分置三錄，王導錄其一，荀崧、陸曄各錄二條事。」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左民、五兵、度支五尚書，是五條也。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康有吏部、殿中、五兵、田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如杜佑之言，則六條蓋六曹也。沈約以何充表「各錄二條」為「各錄六條」，致有此誤。汝陰王景為太師，王育為太傅，任顗為太保，馬景為大司徒，朱紀為大司空，中山王曜為大司馬。

**5**壬辰，王子春等及王浚使者至襄國，石勒匿其勁卒、精甲，羸師虛府以示之，羸，倫為翻。北面拜使者而受書。浚遺勒麈尾，遺，于季翻。麈，腫庾翻，麋屬，尾能生風辟蠅蜹，晉王公貴人多執麈尾，以玉為柄。勒陽不敢執，懸之於壁，朝夕拜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賜，如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亦脩牋于棗嵩，求幷州牧、廣平公。

勒問浚之政事於王子春，子春曰︰「幽州去歲大水，人不粒食，五穀不登，故不粒食。浚積粟百萬，不能賑贍，刑政苛酷，賦役殷煩，忠賢內離，夷狄外叛。人皆知其將亡，而浚意氣自若，曾無懼心，方更置立臺閣，布列百官，自謂漢高、魏武不足比也。」勒撫几笑曰︰「王彭祖眞可擒也。」浚使者還薊，薊，音計。具言「石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大悅，益驕怠，不復設備。

**6**楊虎掠漢中吏民以奔成，梁州人張咸等起兵逐楊難敵。楊虎、楊難敵攻漢中，事始上卷上年。難敵去，咸以其地歸成，於是漢嘉、涪陵、漢中之地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改曰漢嘉，蜀分立漢嘉郡。皆為成有。成主雄以李鳳為梁州刺史，任回為寧州刺史，李恭為荊州刺史。

雄虛己好賢，隨才授任，好，呼到翻。命太傅驤養民於內，李鳳等招懷於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校，戶敎翻。其賦，民男丁歲穀三斛，女丁半之，疾病又半之；戶調絹不過數丈，綿數兩。調，徒釣翻，賦也。事少役希，少，詩沼翻。民多富實，新附者皆給復除。復，方目翻。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漢嘉夷王沖歸、朱提審炤、建寧爨畺皆歸之。朱提，音銖時。炤，與照同。爨，取亂翻，夷人姓也。畺，與疆同，居良翻。巴郡嘗告急，云有晉兵。雄曰︰「吾常憂琅邪微弱，遂為石勒所滅，以為耿耿，耿，古幸翻；耿耿，憂也。不圖乃能舉兵，使人欣然。」然雄朝無儀品，爵位濫溢；朝，直遙翻。吏無祿秩，取給於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7**二月，壬寅，以張軌為太尉、涼州牧，封西平郡公；王浚為大司馬、都督幽·冀諸軍事；荀組為司空、領尚書左僕射兼司隸校尉，行留臺事；劉琨為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朝廷以張軌老病，拜其子寔為副刺史。副刺史，前此未有也。

**8**石勒纂嚴，將襲王浚，而猶豫未發。張賓曰︰「夫襲人者，當出其不意。今軍嚴經日而不行，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為吾後患乎？」勒曰︰「然。為之柰何？」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雖有心，比其謀議出師，比，必寐翻。吾已還矣。且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為仇敵。若脩牋于琨，送質請和，質，音致；下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用兵貴神速，勿後時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了，決也。吾復何疑！」復，扶又翻；下敢復同。

遂以火宵行，至柏人，柏人縣，屬趙國，唐為邢州堯山縣。殺主簿游綸，以其兄統在范陽，恐泄軍謀故也。遣使奉牋送質于劉琨，自陳罪惡，請討浚以自效。琨大喜，移檄州郡，稱「己與猗盧方議討勒，勒走伏無地，求拔幽都以贖罪。今便當遣六脩南襲平陽，除僭偽之逆類，降知死之逋羯，逆類，謂劉聰；逋羯，謂石勒。降，戶江翻。羯，居謁翻。順天副民，翼奉皇家，斯乃曩年積誠靈祐之所致也！」浚、琨為勒所玩弄而不自覺，宜其相繼而覆亡也。考異曰︰琨集，檄首云，「三月庚午朔，五日甲戌。」按石勒以壬申克幽州，蓋時晉陽尚未知也。欲敍琨事畢，然後敍勒事，故置此。

三月，勒軍達易水，王浚督護孫緯馳遣白浚，緯，于貴翻。將勒兵拒之，游統禁之。浚將佐皆曰︰「胡貪而無信，必有詭計，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衆不敢復言。浚設饗以待之。壬申，勒晨至薊，薊，音計。考異曰︰三十國春秋，先言「癸酉，勒取幽州」，後言「壬午，勒晨至薊」。按劉琨表曰︰「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然則當言壬申是也。叱門者開門；猶疑有伏兵，先驅牛羊千頭，聲言上禮，言欲以牛羊上浚以為禮。上，時掌翻。實欲塞諸街巷。塞，悉則翻。浚始懼，或坐或起。勒旣入城，縱兵大掠，浚左右請禦之，浚猶不許。勒升其聽事，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來乃始加「广」作「廳」；並他經翻。浚乃走出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勒衆執之。勒召浚妻，與之並坐，執浚立於前。浚罵曰︰「胡奴調乃公，調，田聊翻，戲也。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冠，古玩翻。手握強兵，坐觀本朝傾覆，朝，直遙翻；下同。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為天子，非凶逆乎！又委任姦貪，殘虐百姓，賊害忠良，毒徧燕土，燕，於賢翻。此誰之罪也！」使其將王洛生以五百騎送浚于襄國。浚自投于水，束而出之，斬于襄國市。

勒殺浚麾下精兵萬人。浚將佐爭詣軍門謝罪，饋賂交錯；前尚書裴憲、從事中郞荀綽獨不至，勒召而讓之曰︰「王浚暴虐，孤討而誅之，諸人皆來慶謝，二君獨與之同惡，將何以逃其戮乎！」對曰︰「憲等世仕晉朝，荷其榮祿，荷，下可翻。浚雖凶粗，猶是晉之藩臣，故憲等從之，裴憲奔幽州，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不敢有貳。明公苟不脩德義，專事威刑，則憲等死自其分，分，扶問翻。又何逃乎！請就死。」不拜而出。勒召而謝之，待以客禮。綽，勗之孫也。勒數朱碩、棘嵩等以納賄亂政，為幽州患，事見上卷上年。數，所具翻。責游統以不忠所事，皆斬之。以統欲以范陽私附之也。籍浚將佐、親戚家貲皆至巨萬，惟裴憲、荀綽止有書百餘袟，鹽米各十餘斛而已。袟，與帙同，直質翻；書卷編次成帙。勒曰︰「吾不喜得幽州，喜得二子。」以憲為從事中郞，綽為參軍。分遣流民，各還鄕里。勒停薊二日，焚浚宮殿，以故尚書燕國劉翰行幽州刺史，戍薊，置守宰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孫緯遮擊之，勒僅而得免。

勒至襄國，遣使奉王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為大都督、督陝東諸軍事、此陝東，亦取分陝之義而授之耳。驃騎大將軍、東單于，驃，匹妙翻。單，音蟬。增封十二郡；勒固辭，受二郡而已。

劉琨請兵於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萬餘家謀應石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琨約。琨知石勒無降意，乃大懼，降，戶江翻。上表曰︰「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勒入鄴，殺都督東燕王騰；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襲鄄城，殺兗州刺史袁孚；攻新蔡，殺豫州刺史新蔡王確；襲蒙城，擒青州都督苟晞；克上白，斬青州刺史李惲；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攻定陵，殺兗州刺史田徽；襲幽州，擒王浚；除李惲、田徽，王浚承制所授，是滅其七也。先朝所授，存者惟臣。朝，直遙翻。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山，自太行、恆山至于幽、碣，連延不斷，襄國在山東，晉陽在山西。朝發夕至，城塢駭懼，雖懷忠憤，力不從願耳！」

劉翰不欲從石勒，乃歸段匹磾，匹磾遂據薊城。磾，丁奚翻。王浚從事中郞陽裕，躭之兄子也，逃奔令支，令支縣，漢屬遼西，故孤竹君之國，晉省，段氏據之為國都。應劭曰︰令，音鈴。裴松之曰︰支，其兒翻。師古曰︰令，又音郞定翻。杜佑曰︰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卽其地。依段疾陸眷。會稽朱左車、魯國孔纂、泰山胡母翼自薊逃奔昌黎，依慕容廆。會，工外翻。廆，戶罪翻。是時中國流民歸廆者數萬家，廆以冀州人為冀陽郡，據魏收地形志，冀陽郡當置於漢北平平剛縣界。豫州人為成周郡，成周屬豫州之地，故以為郡名。青州人為營丘郡，前漢志︰遼西臨渝縣，有渝水，首受白狼水，南流逕營丘城西，廆所置郡也。幷州人為唐國郡。幷州，古唐國也，廆因以名郡。成周、唐國二郡，所置地闕。

**9**初，王浚以邵續為樂陵太守，屯厭次。厭次，本前漢平原郡之富平縣，後漢明帝更名厭次，晉分屬樂陵，為治所。丁度集韻︰厭，於琰翻。九域志曰︰相傳秦始皇東遊，厭氣碣石，次舍於此，因以為名。魏收曰︰樂陵郡厭次縣有富城，邵續居之。浚敗，續附於石勒，勒以續子乂為督護。浚所署勃海太守東萊劉胤棄郡依續，謂續曰︰「凡立大功，必杖大義。君，晉之忠臣，柰何從賊以自汙乎！」汙，烏故翻。會段匹磾以書邀續同歸左丞相睿，續從之。其人皆曰︰「今棄勒歸匹磾，其如乂何？」續泣曰︰「我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殺異議者數人。勒聞之，殺乂。續遣劉胤使江東，使，疏吏翻。睿以胤為參軍，以續為平原太守。石勒遣兵圍續，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勒引去。

**10**襄國大饑，穀二升直銀一斤，肉一斤直銀一兩。

**11**杜弢將王眞襲陶侃於林障，水經註︰林障在江夏沌陽縣，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宋白曰︰晉江夏郡治林障，義熙元年方徙夏口。侃奔灄中。周訪救侃，擊弢兵，破之。灄，書涉翻。丁度曰︰灄，水名，在西陽。水經註︰溳水過江夏安陸縣而東南流，分為二水，東通灄水，西入于沔。

**12**夏，五月，西平武穆公張軌寢疾，遺令︰「文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寧家。」己丑，軌薨；考異曰︰帝紀作「壬辰」。今從前涼錄鈔。前涼錄鈔又曰「葬建陵」，蓋張祚僭號後，追尊其墓耳。長史張璽等表世子寔攝父位。璽，斯氏翻。

**13**漢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六月，曜屯渭汭，春秋左氏傳曰︰虢公敗戎于渭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王肅曰︰汭，入也。呂忱曰︰汭者，水相入也。卽渭水入河處。汭，儒稅翻。染屯新豐，索綝將兵出拒之。索，昔各翻。綝，丑林翻。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強弱不敵，將致死於我，不可輕也。」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拉，落合翻。索綝小豎，豈能汙吾馬蹄、刀刃邪！」晨，帥輕騎數百逆之，汙，烏故翻。帥，讀曰率；下同。曰︰「要當獲綝而後食。」綝與戰于城西，新豐城西也。染兵敗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愎以取敗，乃復忌前害勝，復，扶又翻；下同。愎，弼力翻。忌前，忌人在前；害勝，害勝己者。誅忠良以逞忿，猶有天地，將軍其得死於枕席乎！」詔加索綝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錄尚書，承制行事。驃，匹妙翻。

曜、染復與將軍殷凱帥衆數萬向長安，考異曰︰晉春秋作「段凱」。今從麴允傳。麴允逆戰於馮翊，允敗，收兵；夜，襲凱營，凱敗死。曜乃還攻河內太守郭默于懷，列三屯圍之。默食盡，送妻子為質，請糴於曜；糴畢，復嬰城固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質，音致。沈，持林翻。默欲投李矩於新鄭，新鄭縣，漢屬河南郡，晉省，其地當在滎陽郡界。周宣王弟鄭桓公本封京兆之鄭縣；其子武公邑于虢、鄶之間，遂為鄭國。左傳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後遂為新鄭縣，以別京兆之鄭。矩使其甥郭誦迎之，兵少，不敢進。少，詩照翻。會劉琨遣參軍張肇帥鮮卑五百餘騎詣長安，道阻不通，還，過矩營，矩說肇，使擊漢兵。說，輸芮翻。漢兵望見鮮卑，不戰而走，默遂率衆歸矩。漢主聰召曜還屯蒲坂。

**14**秋，趙染攻北地，麴允拒之，染中弩而死。中，竹仲翻。

**15**石勒始命州郡閱實戶口，戶出帛二匹，穀二斛。

**16**冬，十月，以張寔為都督涼州諸軍事、涼州刺史、西平公。

**17**十一月，漢主聰以晉王粲為相國、大單于，總百揆。粲少有俊才，自為宰相，驕奢專恣，遠賢親佞，嚴刻愎諫，國人始惡之。為後粲為靳準所弒張本。少，詩照翻。遠，于願翻。惡，烏路翻。

**18**周勰以其父遺言，見上卷建興元年。勰，音協。因吳人之怨，謀作亂；使吳興功曹徐馥矯稱叔父丞相從事中郞札之命，收合徒衆，以討王導、刁協，豪傑翕然附之，孫晧族人弼亦起兵於廣德以應之。沈約曰︰廣德縣，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按今廣德軍卽其地。宋白曰︰廣德縣，本秦障郡地，漢以為故障縣。

**三年**（己亥、三一五）

**1**春，正月，徐馥殺吳興太守袁琇，琇，音秀，又音酉。有衆數千，欲奉周札為主。札聞之，大驚，以告義興太守孔侃。勰知札意不同，不敢發。馥黨懼，攻馥，殺之；孫弼亦死。札子續亦聚衆應馥，左丞相睿議發兵討之。王導曰︰「今少發兵則不足以平寇，少，詩照翻。多發兵則根本空虛。續族弟黃門侍郞莚，莚，夷然翻。忠果有謀，請獨使莚往，足以誅續。」睿從之。莚晝夜兼行，至郡，將入，遇續於門，謂續曰︰「當與君共詣孔府君，有所論。」續不肯入，莚牽逼與俱。坐定，莚謂孔侃曰︰「府君何以置賊在坐？」坐，徂臥翻。續衣中常置刀，卽操刀逼莚，操，千高翻。莚叱郡傳敎吳曾格殺之。傳敎，郡吏也；宣傳敎令者也。莚因欲誅勰，札不聽，委罪於從兄卲而誅之。莚不歸家省母，從，才用翻。省，悉景翻。遂長驅而去，母狼狽追之。睿以札為吳興太守，莚為太子右衞率。以周氏吳之豪望，故不窮治，撫勰如舊。率，如字。治，直之翻。

**2**詔平東將軍宋哲屯華陰。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華，戶化翻。

**3**成主雄立后任氏。

**4**二月，丙子，以琅邪王睿為丞相、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為相國，荀組為太尉、領豫州牧，劉琨為司空、都督幷·冀·幽三州諸軍事。琨辭司空，不受。

**5**南陽王模之敗也，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都尉陳安往歸世子保於秦州，保命安將千餘人討叛羌，寵待甚厚。保將張春疾之，譖安，云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隴縣城也；前漢屬天水；後漢改天水為漢陽；晉省。以刺，七亦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遣使詣保，貢獻不絕。使，疏吏翻。

**6**詔進拓跋猗盧爵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常山已為石勒所有。拓跋氏建國曰代，始此。猗盧請幷州從事鴈門莫含於劉琨，姓譜︰莫姓，楚莫敖之後。琨遣之。含不欲行，琨曰︰「以幷州單弱，吾之不材而能自存於胡、羯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吾傾身竭貲，以長子為質而奉之者，庶幾為朝廷雪大恥也。琨以長子遵質於猗盧。長，知兩翻。幾，居希翻。卿欲為忠臣，柰何惜共事之小誠而忘徇國之大節乎！往事代王，為之腹心，乃一州之所賴也。」含遂行。猗盧甚重之，常與參大計。

猗盧用法嚴，國人犯法者，或舉部就誅，老幼相攜而行；人問︰「何之？」曰︰「往就死。」無一人敢逃匿者。

**7**王敦遣陶侃、甘卓等討杜弢，前後數十戰，弢將士多死，乃請降於丞相睿，弢，土刀翻。將，卽亮翻。降，戶江翻。睿不許。弢遺南平太守應詹書，遺，于季翻。自陳昔與詹「共討樂鄕，本同休戚。後在湘中，懼死求生，遂相結聚。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儻以舊交之情，為明枉直，為，于偽翻；下同。使得輸誠盟府，時琅邪王睿為東南方鎭盟主，故曰盟府。廁列義徒，或北清中原，或西取李雄，以贖前愆，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詹為啓呈其書，且言「弢，益州秀才，羅尚刺益州，舉弢秀才。為，于偽翻。素有清望，為鄕人所逼。今悔惡歸善，宜命使撫納，以息江、湘之民！」使，疏吏翻。睿乃使前南海太守王運受弢降，赦其反逆之罪，以弢為巴東監軍。監，工衡翻。弢旣受命，諸將猶攻之不已。弢不勝憤怒，遂殺運復反，勝，音升。復，扶又翻。遣其將杜弘、張彥殺臨川內史謝摛，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摛，丑之翻。遂陷豫章。三月，周訪擊彥，斬之，弘奔臨賀。臨賀縣，漢屬蒼梧郡，吳分立臨賀郡。

**8**漢大赦，改元建元。考異曰︰十六國春秋，建元元年在晉建興二年。同編脩劉恕言，今晉州臨汾縣嘉泉村有漢太宰劉雄碑，云「嘉平五年，歲在乙亥，二月六日立。」然則改建元在乙亥二月後也。

**9**雨血於漢東宮延明殿，太弟义惡之，以問太傅崔瑋、太保許遐。瑋、遐說义曰︰雨，于具翻。惡，烏路翻。說，輸芮翻。「主上往日以殿下為太弟者，欲以安衆心耳；其志在晉王久矣，聰子粲，封晉王。王公已下莫不希旨附之。今復以晉王為相國，羽儀威重，踰於東宮，萬機之事，無不由之，諸王皆置營兵以為羽翼，事見上年。事勢已去；殿下非徒不得立也，朝夕且有不測之危，不如早為之計。今四衞精兵不減五千，謂東宮、左、右、前、後四衞率所統兵也。相國輕佻，正煩一刺客耳。佻，他彫翻。大將軍無日不出，其營可襲而取；粲弟勃海王敷，時為大將軍。餘王並幼，固易奪也。易，以豉翻。苟殿下有意，二萬精兵指顧可得，鼓行入雲龍門，宿衞之士，孰不倒戈以迎殿下者！大司馬不慮其為異也。」大司馬，謂中山王曜。义弗從。東宮舍人荀裕告瑋、遐勸义謀反，東宮舍人，太子舍人之職。义以太弟居東宮。漢主聰收瑋、遐於詔獄，假以他事殺之。使冠威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冠，古玩翻。監，工銜翻。禁义不聽朝會。朝，直遙翻。义憂懼不知所為，上表乞為庶人，幷除諸子之封，褒美晉王，請以為嗣；抽抑而弗通。

**10**漢青州刺史曹嶷盡得齊、魯間郡縣，嶷，魚力翻。自鎭臨菑，有衆十餘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嶷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嶷，不可復制，復，扶又翻；下同。弗許。

聰納中護軍靳準二女月光、月華，靳，居惞翻。立月光為上皇后，劉貴妃為左皇后，月華為右皇后。左司隸陳元達極諫，聰置左右司隸。以為「並立三后，非禮也。」聰不悅，以元達為右光祿大夫，外示優崇，實奪其權。於是太尉范隆等皆請以位讓元達，聰乃復以元達為御史大夫，儀同三司。月光有穢行，行，下孟翻。元達奏之，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恚，於避翻。聰恨元達。

**11**夏，四月，大赦。

**12**六月，盜發漢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漢薄太后葬南陵，在霸陵之南。得金帛甚多，詔『章︰甲十一行本「詔」上有「朝廷以用度不足」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收其餘以實內府。

**13**辛巳，大赦。

**14**漢大司馬曜攻上黨，八月，癸亥，敗劉琨之衆於襄垣。曜欲進攻陽曲，襄垣縣，屬上黨郡。陽曲，琨所居也。敗，補邁翻。漢主聰遣使謂之曰︰使，疏吏翻。「長安未平，宜以為先。」曜乃還屯蒲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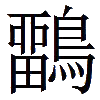
**15**陶侃與杜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挑，徒了翻。侃遙謂之曰︰「杜弢為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為隨之！天下寧有白頭賊邪？」言為賊者，不得至老。貢初橫腳馬上，聞侃言，斂容下腳。侃知可動，復遣使諭之，截髮為信，貢遂降於侃。貢叛侃見上卷元年。降，戶江翻；下同。弢衆潰，遁走，道死。考異曰︰弢傳云︰「弢逃遁，不知所在。」晉春秋云︰「城潰，弢投水死。」今從帝紀。侃與南平太守應詹進克長沙，長沙，杜弢之巢穴也。湘州悉平。丞相睿承制赦其所部，進王敦鎭東大將軍，加都督江·揚·荊·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州刺史。敦始自選置刺史以下，寖益驕橫。橫，戶孟翻。

初，王如之降也，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敦從弟稜愛如驍勇，從，才用翻。驍，堅堯翻。請敦配己麾下。敦曰︰「此輩險悍難畜，悍，下罕翻，又侯旰翻。畜，許六翻。汝性狷急，狷，吉掾翻。不能容養，更成禍端。」稜固請，乃與之。稜置左右，甚加寵遇。如數與敦諸將角射爭鬬，數，所角翻。稜杖之，如深以為恥。及敦潛畜異志，稜每諫之。敦怒其異己，密使人激如令殺稜。如因閒宴，請劍舞為歡，稜許之。如舞劍漸前，稜惡而呵之，惡，烏路翻。如直前殺稜。敦聞之，陽驚，亦捕如誅之。

**16**初，朝廷聞張光死，光死，見上卷元年。以侍中第五猗為安南將軍，考異曰︰周訪傳云「征南大將軍」，今從杜曾傳。監荊·梁·益·寧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監，工銜翻。自武關出。杜曾迎猗於襄陽，為兄子娶猗女，為，于偽翻。遂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

陶侃旣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司馬魯恬諫曰︰「凡戰，當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易可逼也。」易，以豉翻。侃不從，進圍曾於石城。水經註︰沔水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羊祜鎭荊州，立。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都尉置竟陵郡，治石城。今郢州長壽縣卽其地。曾軍多騎兵，騎，奇寄翻。密開門突侃陳，陳，讀曰陣。出其後，反擊之，侃兵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趨，七喻翻。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時荀崧都督荊州江北諸軍事，屯宛，「江」，當作「沔」。宛，於元翻。曾引兵圍之。崧兵少食盡，少，詩照翻。欲求救於故吏襄城太守石覽。崧小女灌，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帥，讀曰率，下同。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覽所；又為崧書，求救於南中郞將周訪。訪遣子撫帥兵三千，與覽共救崧，曾乃遁去。

曾復致牋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丹水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賢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鄕縣，西南臨丹水。復，扶又翻；下同。崧許之。陶侃遺崧書曰︰「杜曾凶狡，所謂『鴟梟食母之物。』梟，堅堯翻；一曰流離，爾雅作「鷅」，陸璣草木疏曰︰梟也，關西人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爾雅有茅鴟，今鴟鳩也。似鷹而白；怪鴟，卽鴟鵂也；梟鴟，土梟也。孔穎達曰︰鴞，惡聲之鳥，一名鵩，與梟一名鴟。詩·瞻卬云「為鴟為梟」，是也，俗說以為土梟，非也。陸璣疏云︰鴞大如班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謂服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為羹，又可為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遺，于季翻。『鄒︰，集韻︰黑各切。說文︰肉羹也。』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識，職吏翻，記也。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為外援，不從。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襄陽，數日，不克而還。

**17**王敦嬖人吳興錢鳳，疾陶侃之功，屢毀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侃將還江陵，欲詣敦自陳。朱伺及安定皇甫方回諫曰︰「公入必不出。」侃不從。旣至，敦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丞相軍諮祭酒廙為荊州刺史。從，才用翻。廙，逸職翻，又羊至翻。荊州將吏鄭攀、馬雋等詣敦，上書留侃，敦怒，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而更被黜，謂滅杜弢也。衆情憤惋；惋，烏貫翻。又以廙忌戾難事，遂帥其徒三千人屯溳口，水經註︰溳水出蔡陽縣東南，過隨縣，又南過江夏安陸縣，又東南分為二水，西入于沔者謂之溳口。溳，音云。西迎杜曾。廙為攀等所襲，奔于江安。江安縣，屬南平郡，武帝太康元年分孱陵置。杜曾與攀等北迎第五猗以拒廙。廙督諸軍討曾，復為曾所敗。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敗，補邁翻。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斷，丁亂翻。何此不決乎！」因起如廁。諮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於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訪與侃結友，以女妻侃子瞻。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斷，丁管翻。敦意解，乃設盛饌以餞之，饌，雛戀翻，又雛晥翻。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為參軍。

初，交州刺史顧祕卒，州人以祕子壽領州事。帳下督梁碩起兵攻壽，殺之，碩遂專制交州。王機自以盜據廣州，見上卷懷帝永嘉六年。恐王敦討之，更求交州。會杜弘詣機降，杜弘，杜弢將也，弢敗，弘走降機。降，戶江翻；下同。敦欲因機以討碩，乃以降杜弘為機功，轉交州刺史。機至鬱林，鬱林，秦桂林郡地，漢武帝平南越，更置鬱林郡；唐潯州桂平縣，古鬱林郡所治布山縣地也。碩迎前刺史脩則子湛行州事以拒之。機不得進，乃更與杜弘及廣州將溫卲、交州秀才劉沈謀復還據廣州。陶侃至始興，吳孫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治漢曲江縣，唐為韶州。沈，持林翻。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不可輕進；侃不聽，直至廣州，廣州，治南海郡番禺縣。諸郡縣皆已迎機矣。杜弘遣使偽降，侃知其謀，進擊弘，破之，遂執劉沈於小桂。秦置桂林郡，漢武帝改曰鬱林郡，治布山，桂林為縣，屬焉。吳孫晧鳳凰三年，分立桂林郡，因謂桂林為小桂。陶弘景曰︰始興桂陽縣，卽是小桂。遣督護許高討王機，走之。機病死于道，高掘其尸，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卲，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定耳。」乃下書諭之。卲懼而走，追獲於始興。杜弘詣王敦降，廣州遂平。

侃在廣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甓，蒲歷翻，瓴甋也。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故自勞耳。」

王敦以杜弘為將，寵任之。

**18**九月，漢主聰使大鴻臚賜石勒弓矢，策命勒為陝東伯，陝，失冉翻。得專征伐，拜刺史、將軍、守宰，封列侯，歲盡集上。上，時掌翻。集其所授官爵及其人之姓名而上之。

**19**漢大司馬曜寇北地，詔以麴允為大都督、驃騎將軍以禦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冬，十月，以索綝為尚書僕射、都督宮城諸軍事。曜進拔馮翊，太守梁肅奔萬年。秦櫟陽縣，漢高祖改曰萬年，屬馮翊，晉屬京兆。曜轉寇上郡。麴允去黃白城，軍于靈武，漢北地郡之靈武縣也。以兵弱，不敢進。

帝屢徵兵於丞相保，保左右皆曰︰「蝮虵螫手，壯士斷腕。漢書，齊王曰︰「蝮蠚手則斬手。」蓋以為不如此，則流毒於一身，至於死也。螫，音釋。斷，丁管翻；下同。腕，烏貫翻。今胡寇方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郞裴詵曰︰「今虵已螫頭，頭可斷乎！」保乃以鎭軍將軍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麴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於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朝廷，復，扶又翻。百官飢乏，採稆以自存。稆，音呂；禾自生曰稆。

**20**涼州軍士張冰得璽，文曰「皇帝行璽」，獻於張寔，僚屬皆賀。寔曰︰「是非人臣所得留。」遣使歸于長安。晉諸征、鎭能知君臣之分者，張氏父子而已。璽，斯氏翻。

**四年**（丙子、三一六）

**1**春，正月，司徒梁芬議追尊吳王晏，右僕射索綝等引魏明帝詔以為不可；魏明帝詔見七十一卷太和三年。乃贈太保，諡曰孝。考異曰︰本傳，「晏諡敬王。」今從愍帝紀。

**2**漢中常侍王沈、宣懷、中宮僕射郭猗等，沈，持林翻。皆寵幸用事。漢主聰游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不出；自去冬不視朝，政事一委相國粲，唯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之。沈等多不白，而自以其私意決之，故勳舊或不敍，而姦佞小人有數日至二千石者。軍旅歲起，將士無錢帛之賞，而後宮之家，賜及僮僕，動至數千萬。沈等車服、第舍踰於諸王，子弟中表為守令者三十餘人，皆貪殘為民害。謂他姓與沈等子弟有中表親者。沈，持林翻。守，式又翻。靳準闔宗諂事之。

郭猗與準皆有怨於太弟义，猗謂相國粲曰︰「殿下光文帝之世孫，主上之嫡子，四海莫不屬心，屬，之欲翻。柰何欲以天下與太弟乎！且臣聞太弟與大將軍謀因三月上巳大宴作亂，事成，許以主上為太上皇，大將軍為皇太子，又許衞軍為大單于。聰以子驥為大將軍，子勱為衞大將軍，皆粲弟也。又按時以子敷為大將軍，敷卒後，乃以驥為之。三王處不疑之地，處，昌呂翻。並握重兵，以此舉事，無不成者。然二王貪一時之利，不顧父兄，事成之後，主上豈有全理！殿下兄弟，固不待言；東宮、相國、單于，當在武陵兄弟，何肯與人也！武陵兄弟，當是义之諸子。相，息亮翻。單，音蟬。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臣屢言於主上，主上篤於友愛，以臣刀鋸之餘，終不之信，願殿下勿泄，密表其狀。殿下儻不信臣，可召將軍從事中郞王皮、衞軍司馬劉惇，假之恩意，許其歸首首，式救翻。以問之，必可知也。」粲許之。猗密謂皮、惇曰︰「二王逆狀，主上及相國具知之矣，卿同之乎？」二人驚曰︰「無之。」猗曰︰「茲事已決，吾憐卿親舊幷見族耳！」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二人大懼，叩頭求哀。猗曰︰「吾為卿計，卿能用之乎？相國問卿，卿但云『有之』；若責卿不先啓，卿卽云『臣誠負死罪。然仰惟主上寬仁，殿下敦睦，苟言不見信，則陷於誣譖不測之誅，故不敢言也。』」皮、惇許諾。粲召問之，二人至不同時，而其辭若一，粲以為信然。

靳準復說粲曰︰「殿下宜自居東宮時义居東宮。復，扶又翻。以領相國，使天下早有所繫。今道路之言，皆云大將軍、衞將軍欲奉太弟為變，期以季春；若使太弟得天下，殿下無容足之地矣。」粲曰︰「為之柰何？」準曰︰「人告太弟為變，主上必不信。宜緩東宮之禁，使賓客得往來；太弟雅好待士，好，呼到翻。必不以此為嫌，輕薄小人不能無迎合太弟之意為之謀者。然後下官為殿下露表其罪，為，于偽翻。殿下收其賓客與太弟交通者考問之，獄辭旣具，則主上無不信之理也。」粲乃令卜抽引兵去東宮。去年聰令卜抽將兵監守東宮。

少府陳休、左衞將軍卜崇，為人清直，素惡沈等，惡，烏路翻；下同。雖在公座，未嘗與語，沈等深疾之。侍中卜幹謂休、崇曰︰「王沈等勢力足以回天地，卿輩自料親賢孰與竇武、陳蕃？」言陳蕃之賢，竇武之親，且為宦官所困，況休、崇等乎。休、崇曰︰「吾輩年踰五十，職位已崇，唯欠一死耳！死於忠義，乃為得所；安能俛首仾眉以事閹豎乎！仾，與低同，音都黎翻。去矣卜公，勿復有言！」復，扶又翻；下同。

二月，漢主聰出臨上秋閤，殿之西閤也。命收陳休、卜崇及特進綦毋達、太中大夫公師彧、尚書王琰、田歆、大司農朱諧，『嚴︰「諧」改「誕」。』並誅之，皆宦官所惡也。卜幹泣諫曰︰「陛下方側席求賢，而一旦戮卿大夫七人，皆國之忠良，無乃不可乎！藉使休等有罪，陛下不下之有司，下，戶嫁翻。暴明其狀，天下何從知之！詔尚在臣所，未敢宣露，卜幹為侍中，詔經門下，因留之而諫。願陛下熟思之！」因叩頭流血。王沈叱幹曰︰「卜侍中欲拒詔乎！」聰拂衣而入，免幹為庶人。

太宰河間王易、考異曰︰晉春秋「易」作「士通」。今從載記。大將軍勃海王敷、御史大夫陳元達、金紫光祿大夫西河王延等皆詣闕表諫曰︰「王沈等矯弄詔旨，欺誣日月，內諂陛下，外佞相國，威權之重，侔於人主，多樹姦黨，毒流海內。知休等忠臣，為國盡節，為，于偽翻。恐發其姦狀，故巧為誣陷。陛下不察，遽加極刑，痛徹天地，徹，敕列翻，通也。賢愚傷懼。今遺晉未殄，巴、蜀不賓，石勒謀據趙、魏，曹嶷欲王全齊，嶷，魚力翻。王，于況翻。陛下心腹四支，何處無患！乃復以沈等助亂，誅巫咸，戮扁鵲，臣恐遂成膏肓之疾，馬融曰︰巫咸，殷巫也。扁鵲，古良醫也。秦醫緩視晉侯曰︰「疾不可為也，居膏之上，肓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杜預曰︰心下為膏；肓，鬲也。徐曰︰肓，音荒；說文曰︰心下鬲上也。扁，補典翻。後雖救之，不可及已。請免沈等官，付有司治罪。」治，直之翻。聰以表示沈等，笑曰︰「羣兒為元達所引，遂成癡也。」沈等頓首泣曰︰「臣等小人，過蒙陛下識拔，得灑掃閨閤；而王公、朝士疾臣等如讎，又深恨陛下。願以臣等膏鼎鑊，膏，居號翻，潤也。則朝廷自然雍穆矣。」聰曰︰「此等狂言常然，卿何足恨乎！」聰問沈等於相國粲，粲盛稱沈等忠清；聰悅，封沈等為列侯。

太宰易又詣闕上疏極諫，聰大怒，手壞其疏。壞，音怪。三月，易忿恚而卒。易素忠直，陳元達倚之為援，得盡諫諍。及卒，元達哭之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悴。』詩·大雅·瞻卬之辭。悴，秦醉翻。吾旣不復能言，安用默默苟生乎！」歸而自殺。

**3**初，代王猗盧愛其少子比延，欲以為嗣，使長子六脩出居新平城，而黜其母。建興元年，猗盧築新平城。新平城，唐謂之新城，在朔州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六脩有駿馬，日行五百里，猗盧奪之，以與比延。六脩來朝，朝，直遙翻。猗盧使拜比延，六脩不從。猗盧乃坐比延於其步輦，步輦，不駕馬，使人輓之。使人導從從，才用翻。出遊。六脩望見，以為猗盧，伏謁路左；至，乃比延，六脩慙怒而去。猗盧召之不至，大怒，帥衆討之，為六脩所敗。帥，讀曰率。敗，補邁翻。猗盧微服逃民間，有賤婦人識之，遂為六脩所弒。拓跋普根先守外境，聞難來赴，攻六脩，滅之。難，乃旦翻。

普根代立，國中大亂，新舊猜嫌，迭相誅滅。左將軍衞雄、信義將軍箕澹，澹，徒覽翻，又徒濫翻。久佐猗盧，為衆所附，謀歸劉琨，乃言於衆曰︰「聞舊人忌新人悍戰，舊人，索頭部人也；新人，晉人及烏桓人也。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欲盡殺之，將柰何？」晉人及烏桓皆驚懼，曰︰「死生隨二將軍！」乃與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質，音致。帥，讀曰率；下同。琨大喜，親詣平城撫納之，琨兵由是復振。

夏，四月，普根卒。其子始生，普根母惟氏立之。惟氏，猗㐌之妻。

**4**張寔下令︰「所部吏民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高昌隗瑾曰︰自漢以來，公府、方州、郡國諸曹，有掾，有屬，有佐史。前漢書·西域傳，車師國有高昌壁。唐書曰︰高昌國，漢車師前王庭也，後破高昌，置西州。觀此，則河西張氏固嘗於高昌之地置郡縣，至後魏時始為高昌國也。隗，五罪翻。「今明公為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或興師發令，府朝不知；府朝，謂僚佐所集之處。朝，直遙翻。萬一違失，謗無所分。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少，詩照翻。凡百政事，皆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增瑾位三等。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貢，土物也；計，計帳也。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陝，失冉翻。以寔弟茂為秦州刺史。

**5**石勒使石虎攻劉演于廩丘，幽州刺史段匹磾使其弟文鴦救之；磾，丁奚翻。虎拔廩丘，演奔文鴦軍，虎獲演弟啓以歸。

**6**寧州刺史王遜，嚴猛喜誅殺。喜，許記翻。五月，平夷太守雷炤、懷帝永嘉五年，遜表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平夷郡，卽漢平夷、鄨二縣之地。鄨，孟康音鱉。平樂太守董霸平樂郡，證以隋志，蓋置於越巂郡之邛部川，然不知誰所置也。樂，音洛。帥三千餘家叛，降於成。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7**六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8**秋，七月，漢大司馬曜圍北地太守麴昌，晉北地郡，領泥陽、富平二縣耳。大都督麴允將步騎三萬救之。曜遶城縱火，煙起蔽天，使反間紿允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於磻石谷，間，古莧翻。敗，補邁翻。磻，蒲官翻。魏收地形志，北地郡銅官縣有石槃山。允奔還靈武，曜遂取北地。

允性仁厚，無威斷，斷，丁亂翻。喜以爵位悅人。喜，許記翻。新平太守竺恢、始平太守楊像、扶風太守竺爽、安定太守焦嵩，皆領征、鎭，杖節，加侍中、常侍；村塢主帥，小者猶假銀青將軍之號；征、鎭，四征、四鎭將軍號也。銀青將軍，加將軍號而假以銀印、青綬。帥，音所類翻。然恩不及下，故諸將驕恣而士卒離怨。關中危亂，允告急於焦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班志曰︰幵頭山在縣西，禹貢涇水所出，東北至陽陵入渭，過郡三，行千六十里。此言曜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則其兵已在池陽、陽陵二縣間，言在涇水之陽，非安定之涇陽縣也。曜獲建威將軍魯充、散騎常侍梁緯、少府皇甫陽。曜素聞充賢，募生致之，旣見，賜之酒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為晉將，國家喪敗，不敢求生。緯，于貴翻。將，子亮翻。喪，息浪翻。若蒙公恩，速死為幸。」曜曰︰「義士也。」賜之劍，令自殺。梁緯妻辛氏，美色，曜召見，將妻之，妻，如字。辛氏大哭曰︰「妾夫已死，義不獨生，且一婦人而事二夫，明公又安用之！」曜曰︰「貞女也。」亦聽自殺，皆以禮葬之。

**9**漢主聰立故張后侍婢樊氏為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綬者復有七人。璽，斯氏翻。綬，音受。復，扶又翻；下同。據載記，三后，二靳氏及劉氏、樊氏為四。考異曰︰劉聰載記曰「四后之外」。按時靳上皇后已死，唯三后耳。云四，誤也。嬖寵用事，刑賞紊亂。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紊，音問。大將軍敷數涕泣切諫，數，所角翻。聰怒曰︰「汝欲乃公速死邪，何以朝夕生來哭人！」敷憂憤，發病卒。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其將石越帥騎二萬屯幷州，招納流民，殍，被表翻。餓死於中野者曰殍，散而之他方者曰流。時勒蓋遣越屯上黨，招納幷州統內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民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勒，勒不受命，潛與曹嶷相結。嶷，魚力翻。

**10**八月，漢大司馬曜逼長安。

**11**九月，漢主宴羣臣於光極殿，引見太弟义。見，賢遍翻。义容貌憔悴，鬢髮蒼然，涕泣陳謝，聰亦為之慟哭；悴，秦醉翻。為，于偽翻。乃縱酒極歡，待之如初。

**12**焦嵩、竺恢、宋哲皆引兵救長安，散騎常侍華輯監京兆、馮翊、弘農、上洛四郡兵，屯霸上，華，戶化翻。監，古銜翻。皆畏漢兵強，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將兵入援，擊漢大司馬曜於靈臺，破之。三輔黃圖︰周文王靈臺，在長安西四十里，高二丈，周回百二十步。崧恐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麴允、索綝也。索，昔各翻。乃帥城西諸郡兵屯渭北不進，遂還槐里。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

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保小城以自固。內外斷絕，城中飢甚，米斗直金二兩，人相食，死者太半，亡逃不可制，唯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涼州義衆，張軌父子所遣兵也。太倉有麴數十䴵，䴵，必郢翻。麴允屑之為粥以供帝，旣而亦盡。冬，十一月，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降，戶江翻；下同。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送降牋於曜。考異曰︰帝紀作「宋敞」，今從晉春秋。索綝潛留敞，使其子說曜曰︰「今城中食猶足支一年，未易克也，說，輸芮翻。易，以豉翻。若許綝以『章︰甲十一行本「以」下有「車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儀同、萬戶郡公者，請以城降。」曜斬而送之，曰︰「帝王之師，以義行也。孤將兵十五年，未嘗以詭計敗人，敗，補邁翻。必窮兵極勢，然後取之。今索綝所言如此，天下之惡一也，輒相為戮之。為，于偽翻。若兵食審未盡者，便可勉強固守；強，其兩翻。如其糧竭兵微，亦宜早寤天命。」

甲午，宗敞至曜營；乙未，帝乘羊車，肉袒、銜璧、輿櫬出東門降。櫬，初覲翻。羣臣號泣，攀車執帝手，帝亦悲不自勝。號，戶刀翻。勝，音升。御史中丞馮翊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乃自殺。曜焚櫬受璧，使宗敞奉帝還宮。丁酉，遷帝及公卿以下於其營；辛丑，送至平陽。壬寅，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於前。稽，音啓。麴允伏地慟哭，扶不能起，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為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大司馬曜為假黃鉞、大都督、督陝西諸軍事、太宰，封秦王。大赦，改元麟嘉。以麴允忠烈，贈車騎將軍，諡節愍侯。允則忠矣，然猶在吉朗之後乎！以索綝不忠，斬于都市。平陽都市也。尚書梁允、侍中梁濬等及諸郡守皆為曜所殺，華輯奔南山。

干寶論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時而起，性深阻有若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數術以御物，而知人善采拔。言胸中有城府者多不能寬容，任數用術者多不能用人，而宣帝能之也。於是百姓與能，謂天下皆推其能，莫與爭也。大象始構。劉良曰︰象，法也；言晉之興成，大法從此始立也。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威黜異圖，用融前烈。謂內誅李豐、夏侯玄，外平毌丘儉、文欽、諸葛誕。至于世祖，遂享皇極，呂延濟曰︰享，當也；皇極，天子位也。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斷，丁亂翻。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八荒，八荒，謂八方之外，戎荒之地。于時有「天下無窮人」之諺，呂向曰︰言百姓盡富。雖太平未洽，亦足以明民樂其生矣。樂，音洛。

武皇旣崩，山陵未乾而變難繼起。宗子無維城之助，乾，音干。宗子，謂八王搆難。詩曰︰宗子維城。師尹無具瞻之貴，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朝為伊、周，夕成桀、跖；謂楊駿、衞瓘、張華等。國政迭移於亂人，禁兵外散於四方，方岳無鈞石之鎭，關門無結草之固。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左傳︰秦伐晉，晉魏顆敗秦師，獲杜回。顆夢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顚，故獲之。戎、羯稱制，二帝失尊，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賈誼策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夫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膠結則不遷。李周翰曰︰理節，謂政敎有條理、節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根基深廣，又不失理節，則人心固結而不可遷也。昔之有天下者所以能長久，用此道也。周自后稷愛民，十六王而武始君之，后稷子不窋，不窋子鞠，鞠子公劉，公劉子慶節，慶節子皇僕，皇僕子差弗，差弗子毀隃，毀隃子公非，公非子高圉，高圉子亞圉，亞圉子公叔祖類，公叔祖類子古公亶父，古公亶父子季歷，季歷子文王，文王子武王，凡十六王。其積基樹本，如此其固。今晉之興也，其創基立本，固異於先代矣。加以朝寡純德之人，鄕乏不貳之老，周官有鄕老；不貳，謂不貳過者。朝，直遙翻。風俗淫僻，恥尚失所。言所恥者非所恥，所尚者非所尚也。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談者以虛蕩為辨而賤名檢，行身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進仕者以苟得為貴而鄙居正，當官者以望空為高而笑勤恪。呂延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名而已。是以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頌、咸事並見武紀、惠記。治，直吏翻。皆謂之俗吏；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海內。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懈者，蓋共嗤黜以為灰塵矣！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仲山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由是毀譽亂於善惡之實，情慝奔於貨欲之塗，選者為人擇官，官者為身擇利，呂延濟曰︰言選者不復為官擇賢，為官者但擇所利而趨。譽，音余。為，于偽翻。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悠悠風塵，皆奔競之士；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子眞著崇讓而莫之省，劉寔，字子眞；崇讓論見八十二卷武帝太康十年。省，悉景翻。子雅制九班而不得用。劉頌，字子雅。九班之制見同上。其婦女不知女工，任情而動，有逆干舅姑，有殺戮妾媵，二事皆賈后為之倡。父兄弗之罪也，天下莫之非也。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國之將亡，本必先顚，」其此之謂乎！左傳曰︰國將亡，本必先顚，而後枝葉從之。

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敎崩弛之所由，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行，下孟翻。察庾純、賈充之爭而見師尹之多僻，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七年、八年。考平吳之功而知將帥之不讓，思郭欽之謀而寤戎狄之有釁，平吳爭功及郭欽疏，並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元年。覽傅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傅玄、劉毅，武帝時為司隸，前後糾核，不避貴游，因其所言而得百官之邪也。核傅咸之奏、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傅咸奏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四年；錢神論見八十三卷元康九年。民風國勢，旣已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劉良曰︰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治世之主也。治，直之翻。猶懼致亂，況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臨之哉！懷帝承亂卽位，羈以強臣；愍帝奔播之後，徒守虛名。天下之勢旣去，非命世之雄材，不能復取之矣！

**13**石勒圍樂平太守韓據于坫城，楊正衡曰︰坫，丁念翻。余按武帝泰始中，分上黨、太原置樂平郡，治沾縣。沾縣，漢屬上黨郡。魏收地形志，樂平縣有沾城。師古曰︰沾，音他兼翻。載記誤作「坫」，當讀從顏音。據請救於劉琨。琨新得拓跋猗盧之衆，欲因其銳氣以討勒。箕澹、衞雄諫曰︰澹，徒覽翻，又徒濫翻。「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之恩信，恐其難用。不若且內收鮮卑之餘穀，拓跋，鮮卑也。外抄胡賊之牛羊，胡，謂劉、石也。抄，禁交翻。閉關守險，務農息兵，待其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無不濟矣。」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為前驅，琨屯廣牧，為之聲援。廣牧縣，漢屬朔方郡；漢末省朔方，置廣牧縣於陘南，屬新興郡，非廣牧縣故地也。帥，讀曰率。

石勒聞澹至，將逆擊之。或曰︰「澹士馬精強，其鋒不可當，不若且引兵避之，深溝高壘以挫其銳，必獲萬全。」勒曰︰「澹兵雖衆，遠來疲弊，號令不齊，何精強之有！今寇敵垂至，何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易，以豉翻。若澹乘我之退而逼之，顧逃潰不暇，焉得深溝高壘乎！焉，於虔翻。此自亡之道也。」立斬言者。以孔萇為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勒據險要，設疑兵於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為不勝而走。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澹軍，大破之，獲鎧馬萬計。澹、雄帥騎千餘奔代郡，帥，讀曰率；下同。韓據棄城走，幷土震駭。

**14**十二月，乙卯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誤作「甲申朔」。宋志「乙卯朔」，與長曆合。今從之。

**15**司空長史李弘以幷州降石勒。劉琨為司空，以弘為長史。幷州，時治陽曲。劉琨進退失據，不知所為，段匹磾遣信邀之，己未，琨帥衆從飛狐奔薊。恆山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有阪，號飛狐口。磾，丁奚翻。薊，音計。匹磾見琨，甚相親重，與之結婚，約為兄弟。勒分徙陽曲、樂平民于襄國，置守宰而還。

孔萇攻箕澹于代郡，殺之。據載記，萇攻澹於桑乾，則此代郡乃後魏之代郡，非漢、晉之代郡也。

萇等攻賊帥馬嚴、馮䐗，帥，所類翻。䐗，張如翻。嚴、䐗蓋為盜於幽、冀之間。久而不克。司、冀、幷、兗流民數萬戶在遼西，迭相招引，民不安業。勒問計於濮陽侯張賓，賓曰︰「嚴、䐗本非公之深仇，流民皆有戀本之志，今班師振旅，選良牧守使招懷之，則幽、冀之寇可不日而清，遼西流民將相帥而至矣。」勒乃召萇等歸，以武遂令李回為易北督護，兼高陽太守。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易北，易水以北也。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武帝泰始元年分置高陽國。應劭曰︰在高河之陽。馬嚴士卒素服回威德，多叛嚴歸之，嚴懼而出走，赴水死。馮䐗帥其衆降。帥，讀曰率。回徙居易京，易京，公孫瓚所築。流民歸之者相繼於道。勒喜，封回為弋陽子，增張賓邑千戶，進位前將軍；賓固辭不受。

**16**丞相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露次者，出宿于野，上無屋宇。躬擐甲冑，擐，音宦。移檄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章︰甲十一行本「期」下有「丙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斬督運令史淳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上，時掌翻；下同。觀者咸以為冤。丞相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請免從事中郞周莚等官。」於是右將軍王導等上疏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吾闇塞所致。」塞，悉則翻。一無所問。

隗性剛訐，當時名士多被彈劾，訐，居謁翻。被，皮義翻。彈，徒丹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睿率容貸，由是衆怨皆歸之。南中郞將王含，敦之兄也，以族強位顯，驕傲自恣，一請參佐及守長至二十許人，多非其才，守，式又翻。長，知兩翻。隗劾奏含，文致甚苦，深文以致其罪。事雖被寢，而王氏深忌疾之。為王敦請誅劉隗張本。

**17**丞相睿以邵續為冀州刺史。續女壻廣平劉遐聚衆河、濟之間，濟，子禮翻。睿以遐為平原內史。

**18**托跋普根之子又卒，托，與拓通，魏收魏書本作「托跋」。國人立其從父鬱律。從，才用翻。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

## 晉紀十二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上諱睿，字景文，宣帝曾孫，琅邪武王伷之孫，恭王覲之子。諡法︰始建國都曰元。

## 建武元年（丁丑、三一七）是年三月，方改元。

**1**春，正月，漢兵東略弘農，太守宋哲奔江東。哲屯華陰，漢兵自長安東略，故棄城來奔。守，式又翻。

**2**黃門郞史淑、侍御史王沖自長安奔涼州，稱愍帝出降前一日，降，戶江翻。使淑等齎詔賜張寔，拜寔大都督、涼州牧、侍中、司空，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琅邪，共濟多難。」淑等至姑臧，寔大臨三日，難，乃旦翻。臨，力鴆翻。辭官不受。

初，寔叔父肅為西海太守，王莽置西海郡，光武中興，棄之。至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分張掖之居延一縣以屬之，雖郡名同，而非王莽西海郡之地。聞長安危逼，請為先鋒入援；寔以其老，弗許。及聞長安不守，肅悲憤而卒。卒，子恤翻。

寔遣太府司馬韓璞、時張氏保據河西，有太府司馬、太府·少府主簿等官；蓋以都督府為太府，涼州府為少府也。璞，匹角翻。撫戎將軍張閬等帥步騎一萬東擊漢；撫戎將軍，蓋張氏創置。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命討虜將軍陳安、沈約志，魏置將軍四十號，討虜第十九。安故太守賈騫、晉志曰︰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四郡為定州。蓋張氏分金城、西平二郡地置安故郡也。按安故縣，二漢屬隴西郡。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流，又屈而北流，逕安故縣故城西，又北逕狄道縣故城西。狄道，時已置武始郡；安故郡，蓋卽漢之一縣置郡。隴西太守吳紹各統郡兵為前驅。又遺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命，敕騫還軍。符命，蓋保符下寔也。遺，于季翻。被，皮義翻。俄聞寇逼長安，胡崧不進，麴允持金五百，請救於崧，遂決遣騫等進軍度嶺。自涼州濟河度沃于嶺，至狄道。會聞朝廷傾覆，為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等，唯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至南安，南安郡，治䝠道縣。卒，子恤翻。還，從宣翻，又如字。諸羌斷路，斷，丁管翻。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車中牛以饗士，泣謂之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帥金城兵繼至，夾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帥，讀曰率；下同。

先是，長安謠曰︰「秦川中，血沒腕，唯有涼州倚柱觀。」腕，烏貫翻。及漢兵覆關中，氐、羌掠隴右，雍、秦之民，死者什八九，雍，於用翻。獨涼州安全。

**3**二月，漢主聰使從弟暢從，才用翻。帥步騎三萬攻滎陽，太守李矩屯韓王故壘，相去七里，李矩屯新鄭，則韓王故壘亦在新鄭也。戰國時，韓滅鄭，徙都之，故有故壘在焉。遣使招矩。使，疏吏翻。時暢兵猝至，矩未及為備，乃遣使詐降於暢。暢不復設備，大饗，渠帥皆醉。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帥，所類翻。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恇懼，恇，去王翻。矩乃遣其將郭誦禱於子產祠，子產相鄭，人懷其惠，為之立祠。使巫揚言曰︰「子產有敎，遣神兵相助。」衆皆踊躍爭進。矩選勇敢千人，使誦將之，將，卽亮翻。掩擊暢營，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4**辛巳，宋哲至建康，沈約曰︰建康，本秣陵縣，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置；孫權改秣陵為建業，武帝平吳，還為秣陵；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愍帝卽位，避帝諱，改為建康。稱受愍帝詔，令丞相琅邪王睿統攝萬機。三月，琅邪王素服出次，杜預曰︰出次，避正寢。舉哀三日。於是西陽王羕及官屬等共上尊號，西陽王羕，汝南王亮之子。羕，余亮翻。上，時掌翻。王不許。羕等固請不已，王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諸賢見逼不已，當歸琅邪耳！」呼私奴，命駕將歸國。私奴，謂私所畜養而給使令之奴，非以罪沒官者。羕等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辛卯，卽晉王位，大赦，改元；始備百官，立宗廟，建社稷。

有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裒，欲立之，裒，蒲侯翻。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長，知兩翻。王從之。丙辰，立世子紹為王太子；封裒為琅邪王，奉恭王後；帝後大宗，故以裒奉琅邪國祀。仍以裒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鎭廣陵。以西陽王羕為太保，封譙剛王遜之子承為譙王。一本作「譙王承［氶］，音拯。遜，宣帝之弟子也。又以征南大將軍王敦為大將軍、江州牧，揚州刺史王導為驃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書監、錄尚書事，驃，匹妙翻。丞相左長史刁協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周顗為吏部尚書，顗，魚豈翻。軍諮祭酒賀循為中書令，右司馬戴淵、王邃為尚書，司直劉隗為御史中丞，行參軍劉超為中書舍人，晉志曰︰中書，晉初置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參軍事孔愉長兼中書郞；長兼，蓋始於此。自餘參軍悉拜奉車都尉，掾屬拜駙馬都尉，行參軍舍人拜騎都尉。三都尉，皆漢武帝置。奉車都尉，掌御乘輿車；駙馬都尉，掌駙馬；騎都尉，掌監羽林騎。師古曰︰駙，副馬也；非正駕車，皆為副馬。一曰︰駙，近也，疾也。晉武帝以宗室、外戚為三都尉；江左後罷奉車、騎二都尉，唯留駙馬都尉，奉朝請，諸尚公主者為之。掾，俞絹翻。王敦辭州牧，王導以敦統六州，辭中外都督，賀循以老病辭中書令，王皆許之；以循為太常。是時承喪亂之後，江東草創，廣雅曰︰草，造也；創，始也。喪，息浪翻。刁協久宦中朝，諳練舊事，諳，烏含翻，悉也，記也。朝，直遙翻。賀循為世儒宗，明習禮學，凡有疑議，皆取決焉。

**5**劉琨、段匹磾相與歃血同盟，磾，丁奚翻。歃，色洽翻，歠也。期以翼戴晉室。辛丑，琨檄告華、夷，遣兼左長史、右司馬溫嶠，匹磾遣左長史榮卲，奉表及盟文詣建康勸進。漢之禪于魏也，文帝三讓，魏朝羣臣累表請順天人之望，此則勸進之造端也。晉受魏禪，何曾等亦然。是時愍帝蒙塵，四海無君，琨等勸進，為得其正。嶠，羨之弟子也，溫羨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嶠之從母為琨妻。母之姊妹為從母。從，才用翻。琨謂嶠曰︰「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當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行矣，勉之！」

王以鮮卑大都督慕容廆為都督遼左雜夷流民諸軍事、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不受。遼左，卽遼東。流民，謂中州之民流移入遼東者。廆，戶罪翻。驤，思將翻。征虜將軍魯昌說廆曰︰「今兩京覆沒，天子蒙塵，左傳，叔帶之難，襄王出居于鄭，使告難于魯。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說，輸芮翻。琅邪王承制江東，為四海所係屬。屬，之欲翻。明公雖雄據一方，而諸部猶阻兵未服者，蓋以官非王命故也。謂宜通使琅邪，使，疏吏翻；下同。勸承大統，然後奉詔令以伐有罪，誰敢不從！」處士遼東高詡曰︰處，昌呂翻。「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晉室雖微，人心猶附之，宜遣使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部，不患無辭矣。」晉室雖衰，慕容、苻、姚之興，其初皆借王命以自重。廆從之，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勸進。

**6**漢相國粲使其黨王平謂太弟义曰︰「適奉中詔，云京師將有變，宜衷甲以備非常。」义信之，命宮臣皆衷甲以居。粲固忌刻，而义亦愚甚矣。甲在衣中為衷甲。粲馳遣告靳準、王沈。靳，居惞翻。沈，持林翻。準以白漢主聰曰︰「太弟將為亂，已衷甲矣！」聰大驚曰︰「寧有是邪！」王沈等皆曰︰「臣等聞之久矣，屢言之，而陛下不之信也。」聰使粲以兵圍東宮。粲使準、沈收氐、羌酋長十餘人，窮問之，义為大單于，氐、羌酋長屬焉，故皆服事東宮。酋，慈由翻。長，知兩翻。皆懸首高格，格，以木為之。周禮·牛人︰祭祀，共其牛牲之互。鄭玄曰︰互，若今屠家之懸肉格。左思吳都賦曰︰峭格周施。呂向曰︰格，懸網木也。燒鐵灼目，酋長自誣與义謀反。聰謂沈等曰︰「吾今而後知卿等之忠也！當念知無不言，勿恨往日言而不用也！」於是誅東宮官屬及义素所親厚，準、沈等素所憎怨者大臣數十人，阬士卒萬五千餘人。所阬者，東宮四衞之兵也。夏，四月，廢义為北部王，北部，卽匈奴後部，居新興。粲尋使準賊殺之。义形神秀爽，寬仁有器度，故士心多附之。聰聞其死，哭之慟，曰︰「吾兄弟止餘二人而不相容，漢主淵諸子，此時惟聰、义二人在耳。安得使天下知吾心邪！」氐、羌叛者甚衆，以靳準行車騎大將軍，討平之。

**7**五月，壬午，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五月丙子，日食。」按︰長曆是月壬午朔，無丙子，今以曆為據。

**8**六月，丙寅，溫嶠等至建康，王導、周顗、庾亮等皆愛嶠才，爭與之交。是時，太尉豫州牧荀組、冀州刺史邵續、青州刺史曹嶷、寧州刺史王遜、東夷校尉崔毖等皆上表勸進，顗，魚豈翻。嶷，魚力翻。毖，音祕。王不許。

**9**初，流民張平、樊雅各聚衆數千人在譙，為塢主。王之為丞相也，遣行參軍譙國桓宣往說平、雅，平、雅皆請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及豫州刺史祖逖出屯蘆洲，遣參軍殷乂詣平、雅。乂意輕平，視其屋，曰︰「可作馬廐；」見大鑊，曰︰「可鑄鐵器。」平曰︰「此乃帝王鑊，天下清平方用之，柰何毀之！」乂曰︰「卿未能保其頭，而愛鑊邪！」鑊，胡郭翻。鼎而無足曰鑊。說文云︰鑊，江、淮人謂之鍋，浙人謂之鑊。平大怒，於坐斬乂，坐，徂臥翻。勒兵固守。逖攻之，歲餘不下，乃誘其部將謝浮，使殺之；誘，音酉。將，卽亮翻。逖進據太丘。太丘縣，後漢屬沛郡，晉省。賢曰︰太丘故城，在今亳州永城縣西北。樊雅猶據譙城，與逖相拒。逖攻之不克，請兵於南中郞將王含。桓宣時為含參軍，含遣宣將兵五百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於彼，今復為我說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宣乃單馬從兩人詣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為援；前殷乂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詣逖降。降，戶江翻。逖旣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王含復遣桓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為譙國內史。

己巳，晉王傳檄天下，稱「石虎敢帥犬羊，渡河縱毒，今遣琅邪王裒等九軍，帥，讀曰率。裒，蒲侯翻。銳卒三萬，水陸四道，徑造賊場，造，七到翻。受祖逖節度。」尋復召裒還建康。復，扶又翻。

**10**秋，七月，大旱；司、冀、幷、青、雍州大蝗；河、汾溢，漂千餘家。皆漢境也。雍，於用翻。

**11**漢主聰立晉王粲為皇太子，領相國、大單于，總攝朝政如故。朝，直遙翻。大赦。

**12**段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磾，丁奚翻。檄其兄遼西公疾陸眷及叔父涉復辰、弟末柸等會于固安，固安縣，漢屬涿郡；魏、晉改涿郡曰范陽，固安曰故安。劉昫曰︰唐易州易縣，古故安縣地。共討石勒。末柸說疾陸眷、涉復辰曰︰說，輸芮翻。「以父兄而從子弟，恥也；且幸而有功，匹磾獨收之，吾屬何有哉！」各引兵還。琨、匹磾不能獨留，亦還薊。薊，音計。

**13**以荀組為司徒。

**14**八月，漢趙固襲衞將軍華薈於臨潁，殺之。臨潁縣，屬潁州郡。華，戶化翻。薈，烏外翻。

初，趙固與長史周振有隙，振密譖固於漢主聰。李矩之破劉暢也，於帳中得聰詔，令暢旣克矩，還過洛陽，收固斬之，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斬振父子，帥騎一千來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矩復令固守洛陽。

**15**鄭攀等相與拒王廙，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衆心不壹，散還橫桑口，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又東逕左桑，周昭王溺死處也。村老云︰百姓佐昭王喪事於此，故曰佐桑；左桑，字失體耳。又東，謂之橫桑，言得昭王喪處也。欲入杜曾。王敦遣武昌太守趙誘、襄陽太守朱軌擊之，攀等懼，請降。杜曾亦請擊第五猗於襄陽以自贖。

廙將赴荊州，留長史劉浚鎭揚口壘。水經註︰龍陂水逕郢城，東北流，謂之揚水；水北逕竟陵縣西，又北注于沔，曰揚口，中夏口也。竟陵內史朱伺謂廙曰︰伺，相吏翻。「曾，猾賊也，外示屈服，欲誘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言當大為部分，以備曾掩襲。分，扶問翻。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以伺為老怯，遂西行。曾等果還趨揚口；趨，七喻翻。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卽為曾所圍。劉浚自守北門，使伺守南門。馬雋從曾來攻壘，雋妻子先在壘中，馬雋本與鄭攀同距王廙。或欲皮其面以示之。皮面者，剝其面皮。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曾攻陷北門，伺被傷，被，皮義翻。退入船，開船底以出，沈行五十步，乃得免。沈，持林翻；潛行水底曰沈行。曾遣人說伺曰︰說，輸芮翻。「馬雋德卿全其妻子，今盡以卿家內外百口付雋，雋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報曰︰「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復，扶又翻。吾死亦當南歸，妻子付汝裁之。」乃就王廙於甑山，病創而卒。甑山，在竟陵界。隋置甑山縣，屬沔陽郡。創，初良翻。

戊寅，趙誘、朱軌及陵江將軍黃峻與曾戰於女觀湖，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東注船官湖，湖水又東北入女觀湖，湖水又東入于揚水。誘等皆敗死。曾乘勝徑造沔口，造，七到翻。威震江、沔。

王使豫章太守周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沈約曰︰沌陽縣，江左立，屬江夏郡。水經︰沔水逕沌陽縣北，又東逕林障故城北。沌陽者，沌水之陽也。沈，持林翻。曾銳氣甚盛，訪使將軍李恆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曾先攻左、右甄，楊正衡曰︰甄，音堅。戰陳有左拒、右拒；拒，方陳也。有左甄、右甄；甄，左、右翼也。左、右拒見於周、鄭繻葛之戰；左、右甄之義見於楚穆王孟諸之田。孟諸之田，宋公為右盂，鄭伯為左盂。杜預註曰︰將獵，張兩甄。蓋晉人以左、右翼為左、右甄，杜預取當時之言以釋左、右盂也。訪於陳後射雉以安衆心。射，而亦翻。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誘子胤，將父餘兵屬左甄，將，卽亮翻。力戰，敗而復合，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號，戶刀翻。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飲，於鴆翻。敕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曾兵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訪曰︰「曾驍勇能戰，驍，堅堯翻。向者彼勞我逸，故克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也。」乃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走保武當。武當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縣以武當山得名；唐為均州武當郡。杜佑曰︰郡城，延岑所築。王廙始得至荊州。訪以功遷梁州刺史，屯襄陽。胡子序之敗，梁州陷沒，故令訪領梁州而屯襄陽。

**16**冬，十月，丁未，琅邪王裒薨。

**17**十一月，己酉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帝紀、天文志皆云「十一月丙子日食。」按長曆，十月、十二月皆己卯朔，是月己酉朔，二十八日丙子。晉書·元帝紀，十一月有甲子、丁卯。若丙子朔，則甲子、丁卯乃在十月。又劉琨集，是年三月癸未朔，八月庚辰朔，皆與長曆合，今以為據。

**18**丁卯，以劉琨為侍中、太尉。

**19**征南軍司戴邈上疏，以為︰「喪亂以來，喪，息浪翻；下久喪同。庠序隳廢。議者或謂平世尚文，遭亂尚武，此言似之，而實不然。夫儒道深奧，不可倉猝而成；比天下平泰，然後脩之，則廢墜已久矣。比，必寐翻。又，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將，卽亮翻。搴，拔取也。從軍征戍之役，不及盛年使之講肄道義，良可惜也。肄，羊至翻，習也。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之消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爾雅曰︰權輿，始也。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始立太學。

**20**漢主聰出畋，以愍帝行車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聚而觀之，故老有泣者。太子粲言於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樂，音洛。正恐同惡相求，為患故也。今興兵聚衆者，皆以子業為名，不如早除之！」聰曰︰「吾前殺庾珉輩，殺庾珉事見八十八卷建興元年。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復殺也，復，扶又翻。且小觀之。」十二月，聰饗羣臣于光極殿，使愍帝行酒洗爵；已而更衣，又使之執蓋。晉臣多涕泣，有失聲者。尚書郞隴西辛賓起，抱帝大哭，聰命引出，斬之。使之執戟前導，使之行酒洗爵，使之執蓋，所以屈辱之，至此極矣！戎狄狡計，正以此觀晉舊臣及遺黎之心也。更，工衡翻。

趙固與河內太守郭默侵漢河東，至絳，絳縣，故晉都也，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劉昫曰︰唐絳州曲沃縣，漢絳縣地。右司隸部民奔之者三萬餘人。聰分司隸為左右。騎兵將軍劉勳追擊之，騎，奇寄翻。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太子粲帥將軍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小平津，帥，讀曰率。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粲表於聰曰︰「子業若死，民無所望，則不為李矩、趙固之用，不攻而自滅矣。」戊戌，愍帝遇害於平陽。年十八。粲遣雅生攻洛陽，固奔陽城山。河南陽城縣，有陽城山。

**21**是歲，王命課督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長，知兩翻。少，詩沼翻。殿，丁練翻。諸軍各自佃作，卽以為稟。佃，音田；稟，給也。

**22**氐王楊茂搜卒，長子難敵立，與少子堅頭分領部曲；少，詩照翻。難敵號左賢王，屯下辨，堅頭號右賢王，屯河池。下辨、河池二縣，皆屬武都郡。師古曰︰辨，皮莧翻。劉昫曰︰辨，步莧翻。下辨，唐為成州同谷縣。河池，唐為武州盤隄縣。

**23**河南王吐谷渾卒。吐谷渾，史家傳讀，吐，從暾入聲；谷，音欲。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一千七百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鬬，廆遣使讓吐谷渾曰︰「先公分建有別，廆，戶罪翻。別，彼列翻。柰何不相遠異，遠異者，言遠去以相別異。而令馬有鬬傷！」吐谷渾怒曰︰「馬是六畜，六畜︰馬、牛、羊、犬、豕、雞。畜，許又翻。鬬乃其常，何至怒及於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為難耳！今當去汝萬里之外。」遂帥其衆西徙。易，以豉翻。帥，讀曰率。廆悔之，遣其長史乙郍婁馮追謝之。郍，與那同。乙郍婁，虜三字姓。吐谷渾曰︰「先公嘗稱卜筮之言云，『吾二子皆當強盛，祚流後世。』我，孽子也；孽，魚列翻；庶出為孽。理無並大。今因馬而別，殆天意乎！」遂不復還，西傅陰山而居。復，扶又翻。傅，讀曰附。屬永嘉之亂，屬，之欲翻，會也。因度隴而西，據洮水之西，極于白蘭，地方數千里。沙州記曰︰洮水出嵹臺山，東北流，逕吐谷渾中，又東北流入塞。此洮西，塞外洮水之西也，卽沙漒沓中之地。白蘭，山名，羌所居也；至唐時，丁零羌居之，左屬党項，右與多彌接。杜佑曰︰白蘭，羌之別種，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模徒，南界郡鄂，風俗物產與宕昌同。鮮卑謂兄為阿干，廆追思之，為之作阿干之歌。吐谷渾有子六十人，長子吐延嗣。為，于偽翻。長，知兩翻。吐延長大有勇力，羌、胡皆畏之。吐谷渾事始此。

## 太興元年（戊寅、三一八）是年三月，方改元。

**1**春，正月，遼西公疾陸眷卒，其子幼，叔父涉復辰自立。段匹磾自薊往奔喪；段末柸宣言︰「匹磾之來，欲為篡也。」匹磾至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漁陽縣，古右北平郡治所。磾，丁奚翻。涉復辰發兵拒之。末柸乘虛襲涉復辰，殺之，幷其子弟黨與，自稱單于。迎擊匹磾，敗之；單，音蟬。敗，補邁翻。匹磾走還薊。薊，音計。

**2**三月，癸丑，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縗居廬。縗，倉回翻。儀禮︰斬衰、倚廬。孟康曰︰倚廬，倚牆至地為之，無楣柱。喪服大記︰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襢之。旣葬，柱楣，塗廬，不於顯者，君、大夫、士皆宮之。正義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塗之也。宮之者，謂廬外以帷障之如宮牆。襢之言袒也，其廬袒露，不帷障也。旣葬柱楣者，旣葬情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不於顯者，塗廬不塗廬外顯處。君、大夫、士皆宮之者，旣葬，故得皆宮之。百官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王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於今二年，陛下當承大業；顧望宗室，誰復與讓！若光踐大位，則神、民有所憑依；苟為逆天時，違人事，大勢一去，不可復還。復，扶又翻。今兩都燔蕩，宗廟無主，劉聰竊號於西北，而陛下方高讓於東南，此所揖讓而救火也。」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績徹去御坐。殿中將軍，屬二衞，晉初置，朝會宴饗，則戎服直侍左右，夜開諸城門，則執白虎幡監之。坐，徂臥翻；下帝坐同。瞻叱績曰︰「帝坐上應列星，天文志，帝坐在紫宮中。敢動者斬！」王為之改容。為，于偽翻。

奉朝請周嵩上疏曰︰王為丞相，以嵩為參軍，及為晉王，拜奉朝請。晉志曰︰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古之王者，義全而後取，讓成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重光萬載也。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梓宮未返，舊京未清，義夫泣血，士女遑遑。宜開延嘉謀，訓卒厲兵，先雪社稷大恥，副四海之心，則神器將安適哉！」由是忤旨，出為新安太守，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改名新安郡。劉昫曰︰新安郡，唐之歙州。忤，五故翻。又坐怨望抵罪。嵩，顗之弟也。顗，魚豈翻。

丙辰，王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帝命王導升御床共坐，導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帝乃止。大赦，改元，文武增位二等。帝欲賜諸吏投刺勸進者加位一等，民投刺者皆除吏，凡二十餘萬人。毛晃曰︰書姓名於奏白曰刺。散騎常侍熊遠曰︰「陛下應天繼統，率土歸戴，豈獨近者情重，遠者情輕！不若依漢法徧賜天下爵，於恩為普，漢自惠帝嗣位，賜民爵一級，有官秩者以歲數為差；其後諸帝初卽位，率賜民爵一級。且可以息檢覈之煩，塞巧偽之端也。」塞，悉則翻。帝不從。

庚午，立王太子紹為皇太子。太子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喜，許記翻。好，呼到翻。容受規諫，與庾亮、溫嶠等為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亮妹為太子妃。帝以賀循行太子太傅，周顗為少傅，庾亮以中書郞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庾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3**帝復遣使授慕容廆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廆辭公爵不受。廆辭公爵不受，外為謙讓，其志不肯鬱鬱於昌黎也。復，扶又翻。使，疏吏翻。驤，思將翻。廆以游邃為龍驤長史，劉翔為主薄，命邃創定府朝儀法。朝，直遙翻。裴嶷言於廆曰︰「晉室衰微，介居江表，介，獨也。嶷，魚力翻。威德不能及遠，中原之亂，非明公不能拯也。拯，救也。今諸部雖各擁兵，然皆頑愚相聚，宜以漸幷取，以為西討之資。」西討，謂自遼東進兵，西入中州也。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敎誨之，是天以君賜孤而祐其國也。」乃以嶷為長史，委以軍國之謀，諸部弱小者，稍稍擊取之。

**4**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水經︰洛水東北過鞏縣東，又北入于河。夏五子傒太康于洛汭，卽其地。誦潛遣其將耿稚等夜濟河襲漢營，據李矩傳，時粲營于孟津北岸。漢具丘王翼光覘知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以告太子粲，請為之備。粲曰︰「彼聞趙固之敗，自保不暇，安敢來此邪！毋為驚動將士！」俄而稚等奄至，十道進攻，粲衆驚潰，死傷太半，粲走保陽鄕。陽鄕，蓋春秋陽樊之地，在汲郡脩武縣界。稚等據其營，獲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勝，音升。及旦，粲見稚等兵少，更與劉雅生收餘衆攻之，漢主聰使太尉范隆帥騎助之，少，詩照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與稚等相持，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李矩進兵救之，漢兵臨河拒守，矩兵不得濟。稚等殺其所獲牛馬，焚其軍資，突圍奔虎牢。河南成皋縣，鄭之虎牢也。穆天子傳曰︰七萃之士，生捕虎，卽獻天子，天子畜之東虢，號曰虎牢。其後劉裕復中原，置河南四鎭，虎牢其一也。詔以矩都督河南三郡諸軍事。三郡，河南、滎陽、弘農也。

**5**漢螽斯則百堂災，螽斯則百堂，取螽斯子孫衆多，思齊則百斯男之義。燒殺漢主聰之子會稽王康等二十一人。會，工外翻。

**6**聰以其子濟南王驥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齊王勱為大司徒。濟，子禮翻。勱，音邁。

**7**焦嵩、陳安舉兵逼上邽，相國保遣使告急於張寔，寔遣金城太守竇濤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晉志，新陽縣屬天水郡。何承天曰︰魏立。水經註︰渭水過冀縣，又東出岑峽，入新陽川。新陽縣蓋置于此。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張詵言於寔曰︰「南陽王，國之疏屬，忘其大恥而亟欲自尊，君父皆死於賊手，保之大恥也。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名德，當帥天下奉之。」保，宣帝之從曾孫，故曰疏屬；帝，宣帝之曾孫，故曰近親。帥，讀曰率。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位。比，必寐翻。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河西張氏用建興年號，歷九世四十九年，至孝宗升平五年，張天錫乃奉升平年號。

**8**夏，四月，丁丑朔，日有食之。

**9**加王敦江州牧，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八部從事行揚州郡國，揚州時統丹陽、會稽、吳、吳興、宣城、東陽、臨海、新安八郡，故分遣部從事八人。行，下孟翻。還，同時俱見。諸從事各言二千石官長得失，長，知兩翻。獨顧和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漢書·刑法志曰︰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吞舟，謂大魚也。何緣採聽風聞，以察察為政邪！」導咨嗟稱善。和，榮之族子也。

**10**成丞相范長生卒；成主雄以長生子侍中賁為丞相。長生博學，多藝能，年近百歲，蜀人奉之如神。近，其靳翻。

**11**漢中常侍王沈養女有美色，沈，持林翻。漢主聰立以為左皇后。尚書令王鑒、中書監崔懿之、中書令曹恂諫曰︰「臣聞王者立后，比德乾坤，乾，父道也，君比德焉；坤，母道也，后比德焉。生承宗廟，沒配后土，必擇世德名宗，幽閑令淑，詩·關雎︰窈窕淑女。毛註云︰窈窕，幽閑也，淑，善也。令，亦善也。乃副四海之望，稱神祇之心。稱，尺證翻。孝成帝以趙飛燕為后，使繼嗣絕滅，社稷為墟，此前鑑也。事見三十二卷漢哀帝建平元年。自麟嘉以來，愍帝建興之四年，漢麟嘉之元年。中宮之位，不以德舉。借使沈之弟女，刑餘小醜，猶不可塵汙椒房，汙，烏路翻。況其家婢邪！六宮妃嬪，皆公子公孫，柰何一旦以婢主之！臣恐非國家之福也。」聰大怒，使中常侍宣懷謂太子粲曰︰「鑒等小子，狂言侮慢，無復君臣上下之禮，其速考實！」於是收鑒等送市，皆斬之。金紫光祿大夫王延馳，將入諫，門者弗通。

鑒等臨刑，王沈以杖叩之曰︰「庸奴，復能為惡乎？乃公何與汝事！」與，讀曰豫。鑒瞋目叱之曰︰「豎子！滅大漢者，正坐汝鼠輩與靳準耳！瞋，七人翻。靳，居惞翻。要當訴汝於先帝，取汝於地下治之。」治，直之翻。準謂鑒曰︰「吾受詔收君，有何不善，君言漢滅由吾也？」鑒曰︰「汝殺皇太弟，使主上獲不友之名。國家畜養汝輩，何得不滅！」畜，許六翻。懿之謂準曰︰「汝心如梟鏡，梟，食母；破鏡，食父。破鏡，如貙而虎身。「身」，一作「眼」。必為國患，汝旣食人，人亦當食汝。」

聰又立宣懷養女為中皇后。

**12**司徒荀組在許昌，逼於石勒，帥其屬百人渡江；帥，讀曰率。詔組與太保西陽王羕並錄尚書事。

**13**段匹磾之奔疾陸眷喪也，劉琨使其世子羣送之。匹磾敗，羣為段末柸所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磾，密遣使齎羣書，請琨為內應，為匹磾邏騎所得。磾，丁奚翻。邏，郞佐翻。時琨別屯征北小城，不知也，征北小城，蓋征北將軍所治。來見匹磾。匹磾以羣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而忘義也。」匹磾雅重琨，雅，素也。初無害琨意，將聽還屯。其弟叔軍謂匹磾曰︰「我，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乖離，謂與末柸相攻也。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等閉門自守，長，知兩翻。匹磾攻拔之。代郡太守辟閭嵩、姓譜︰衞文公支孫居楚丘，營辟閭里，因為辟閭氏。後將軍韓據復潛謀襲匹磾，事泄，匹磾執嵩、據及其徒黨，悉誅之。五月，癸丑，匹磾稱詔收琨，縊殺之，幷殺其子姪四人。縊，於賜翻，又於計翻。琨從事中郞廬諶、崔悅等帥琨餘衆奔遼西，諶，氏壬翻。帥，讀曰率；下同。依段末柸，奉劉羣為主；將佐多奔石勒。悅，林之曾孫也。崔林仕魏，位至司空。朝廷以匹磾尚強，冀其能平河朔，乃不為琨舉哀。為，于偽翻；下同。溫嶠表「琨盡忠帝室，家破身亡，宜在褒恤；」廬諶、崔悅因末柸使者，亦上表為琨訟冤。後數歲，乃贈琨太尉、侍中，諡曰愍。於是夷、晉以琨死，皆不附匹磾。

末柸遣其弟攻匹磾，匹磾帥其衆數千將奔邵續，勒將石越邀之於鹽山，鹽山，在勃海高城縣；隋改高城曰鹽山縣，宋白曰︰鹽山在縣東南八十里。匹磾與琨結盟，同獎晉室；旣殺琨，而匹磾之勢亦衰，終為石勒禽矣。大敗之，敗，補邁翻。匹磾復還保薊。末柸自稱幽州刺史。

初，溫嶠為劉琨奉表詣建康，其母崔氏固止之，嶠絕裾而去。旣至，屢求返命，朝廷不許。會琨死，除散騎侍郞。嶠聞母亡，阻亂不得奔喪、臨葬，固讓不拜，苦請北歸。詔曰︰「凡行禮者，當使理可經通。經，常也。今桀逆未梟，梟，堅堯翻。諸軍奉迎梓宮猶未得進，嶠以一身，於何濟其私難難，乃旦翻。而不從王命邪！」嶠不得已受拜。

**14**初，曹嶷旣據青州，乃叛漢來降。謂遣使詣建康奉表勸進也。嶷，魚力翻。又以建康懸遠，勢援不接，復與石勒相結，勒授嶷東州大將軍、青州牧，封琅邪公。曹嶷反側二國之間，終為人禽而已矣。復，扶又翻。

**15**六月，甲申，以刁協為尚書令，荀崧為左僕射。協性剛悍，與物多忤，悍，侯旰翻，又下罕翻。忤，五故翻。與侍中劉隗俱為帝所寵任；隗，五罪翻。欲矯時弊，每崇上抑下，排沮豪強，沮，在呂翻。故為王氏所疾，諸刻碎之政，皆云隗、協所建。協又使酒放肆，侵毀公卿，見者皆側目憚之。為刁協見殺張本。

**16**戊戌，封皇子晞為武陵王。

**17**劉虎自朔方侵拓跋鬱律西部，虎徙朔方，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四年。秋，七月，鬱律擊虎，大破之。虎走出塞，從弟路孤帥其部落降于鬱律。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於是鬱律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勿吉以西，唐書·北狄列傳曰︰黑水靺鞨，居肅愼地，亦曰挹婁，元魏謂之勿吉。通鑑蓋因魏收魏書書之。鬱律所取者，勿吉以西之地，未能兼勿吉也；徒河慕容、令支段氏及宇文部、高句麗，亦非鬱律所能制伏。士馬精強，雄於北方。

**18**漢主聰寢疾，徵大司馬曜為丞相，石勒為大將軍，皆錄尚書事，受遺詔輔政。曜、勒固辭。乃以曜為丞相、領雍州牧，雍，於用翻。勒為大將軍、領幽·冀二州牧，勒辭不受。以上洛王景為太景為太宰，濟南王驥為大司馬，濟，子禮翻。昌國公顗為太師，顗，魚豈翻。朱紀為太傅，呼延晏為太保，並錄尚書事；范隆守尚書令、儀同三司，靳準為大司空、領司隸校尉，皆迭決尚書奏事。癸亥，聰卒。甲子，太子粲卽位。粲，字士光。尊皇后靳氏為皇太后，樊氏號弘道皇后，武氏號弘德皇后，王氏號弘孝皇后；立其妻靳氏為皇后，子元公為太子。大赦，改元漢昌。葬聰於宣光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烈宗。靳太后等皆年未盈二十，粲多行無禮，無復哀戚。

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曰︰「如聞諸公欲行伊、霍之事，先誅太保及臣，以大司馬統萬機，陛下宜早圖之！」粲不從。準懼，復使二靳氏言之，二靳氏，聰后與粲后。靳，居惞翻。復，扶又翻。粲乃從之。收其太宰景、大司馬驥、驥母弟車騎大將軍吳王逞、太師顗、大司徒齊王勱，皆殺之。顗，魚豈翻。勱，音邁。朱紀、范隆奔長安。奔劉曜也。八月，粲治兵於上林，謀討石勒。蓋起上林苑於平陽。治，直之翻。以丞相曜為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仍鎭長安。靳準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於準。準矯詔以從弟明為車騎將軍，康為衞將軍。從，才用翻。

準將作亂，謀於王延。延弗從，馳，將告之；將以準謀告粲。遇靳康，劫延以歸。準遂勒兵升光極殿，使甲士執粲，數而殺之，數，所具翻。諡曰隱帝。劉氏男女，無少長皆斬東市。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發永光、宣光二陵，淵墓號永光陵。斬聰屍，焚其宗廟。準自號大將軍、漢天王，稱制，置百官。謂安定胡嵩曰︰「自古無胡人為天子者，今以傳國璽付汝，還如晉家。」洛陽之陷，傳國璽遷于平陽。如，往也。璽，斯氏翻。嵩不敢受，準怒，殺之。遣使告司州刺史李矩曰︰「劉淵，屠各小醜，屠，直於翻。因晉之亂，矯稱天命，使二帝幽沒。輒率衆扶侍梓宮，請以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漢尚書北宮純等招集晉人，堡於東宮，靳康攻滅之。北宮純降漢，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準欲以王延為左光祿大夫，延罵曰︰「屠各逆奴，何不速殺我，以吾左目置西陽門，觀相國之入也；以劉曜將自西進兵也。右目置建春門，觀大將軍之入也！」以石勒將自東進兵也。準殺之。

相國曜聞亂，自長安赴之。石勒帥精銳五萬以討準，據襄陵北原。帥，讀曰率。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晉襄公之陵，因以名縣。據水經註，襄陵在平陽東南。準數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勒堅壁以挫之。

冬，十月，曜至赤壁。水經註︰河東皮氏縣西北，有赤石川。太保呼延晏等自平陽歸之，與太傅朱紀等共上尊號。上，時掌翻。曜卽皇帝位，曜，字永明，淵之族子。大赦，惟靳準一門不在赦例。改元光初。以朱紀領司徒，呼延晏領司空，太尉范隆以下悉復本位。以石勒為大司馬、大將軍，加九錫，增封十郡，進爵為趙公。

勒進攻準於平陽，巴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巴，巴氐也。魏武平漢中，遷巴氐于關中，其後種類滋蔓，河東、平陽皆有之。羯，居謁翻。勒皆徙之於所部郡縣。

漢主曜使征北將軍劉雅、鎭北將軍劉策屯汾陰，汾陰縣，漢屬河東郡，晉省。與勒共討準。

**19**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高，居奧翻。

**20**詔以王敦為荊州牧，加陶侃都督交州諸軍事；敦固辭州牧，乃聽為刺史。

**21**庚申，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以為︰「胡賊猾夏，孔安國曰︰猾，亂也。夏，華夏。夏，戶雅翻。梓宮未返，而不能遣軍進討，一失也。羣官不以讎賊未報為恥，務在調戲、酒食而已，二失也。諧謔以相調戲。選官用人，不料實德，惟在白望，不求才幹，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為俗吏，治，直之翻。奉法為苛刻，盡禮為諂諛，從容為高妙，從，千容翻。放蕩為達士，驕蹇為簡雅，三失也。世之所惡者，陸沈泥滓；惡，烏路翻。司馬彪曰︰陸沈，謂無水而沈之。沈，持林翻。時之所善者，翺翔雲霄；是以萬機未整，風俗偽薄。朝廷羣司，以從順為善，相違見貶，安得朝有辨爭之臣，士無祿仕之志乎！朝，直遙翻。古之取士，敷奏以言；舜典曰︰敷奏以言。孔安國註曰︰敷，陳；奏，進也；各使陳進治體之言。今光祿不試，甚違古義。此卽謂秀、孝不試而署吏。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務，姦無所懲。若此道不改，求以救亂，難矣！」

先是，帝以離亂之際，欲慰悅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普皆署吏。秀、孝，謂州郡所舉秀才及孝廉。先，悉薦翻。尚書陳頵亦上言︰「宜漸循舊制，試以經策。」晉初秀、孝以經策中第者，若華譚之類是也。頵，於倫翻，又居筠翻。帝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欲罪舉主也。中，竹仲翻。於是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亦皆託疾，比二年無就試者。比，毗寐翻。帝欲特除孝廉已到者官，尚書郞孔坦奏議，以為︰「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累，力瑞翻。君父，謂刺史、太守。遠郡冀於不試，冒昧來赴。今若徧加除署，是為謹身奉法者失分，僥倖投射者得官，分，扶問翻。投射，謂投機而射利也。頹風傷敎，恐從此始。不若一切罷歸，而為之延期，為，于偽翻。延，遠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信矣。」帝從之，聽孝廉申至七年乃試。申，寬展也。坦，愉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22**靳準使侍中卜泰送乘輿、服御請和於石勒；乘，繩證翻。勒囚泰，送於漢主曜。曜謂泰曰︰「先帝末年，實亂大倫。先帝，謂粲也；亂倫，謂烝其諸母。司空行伊、霍之權，使朕及此，其功大矣。若早迎大駕者，當悉以政事相委，況免死乎！卿為朕入城，具宣此意。」為，于偽翻。泰還平陽，準自以殺曜母兄，沈吟未從。曜母胡氏，為準所殺，兄則史失其名。沈吟，冘豫不決之意。沈，持林翻。十二月，左、右車騎將軍喬泰、王騰、衞將軍靳康等，相與殺準，推尚書令靳明為主，遣卜泰奉傳國六璽降漢。降，戶江翻。石勒大怒，進軍攻明，明出戰，大敗，乃嬰城固守。

**23**丁丑，封皇子煥為琅邪王。煥，鄭夫人之子，生二年矣，帝愛之，以其疾篤，故王之。己卯，薨。帝以成人之禮葬之，備吉凶儀服，營起園陵，功費甚廣。琅邪國右常侍會稽孫霄晉志︰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上疏諫曰︰「古者凶荒殺禮；殺，所戒翻，降也，減也。況今海內喪亂，喪，息浪翻。憲章舊制，猶宜節省，而禮典所無，顧崇飾如是乎！葬無服之殤以成人之禮，古典所無也。竭已罷之民，營無益之事，罷，讀曰疲。殫已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臣之所不安也。」帝不從。

**24**彭城內史周撫殺沛國內史周默，以其衆降石勒。詔下邳內史劉遐領彭城內史，與徐州刺史蔡豹、泰山太守徐龕共討之。豹，質之玄孫也。蔡質，漢人，蔡邕之叔父。龕，口含翻。

**25**石虎帥幽、冀之兵會石勒攻平陽，靳明屢敗，遣使求救於漢。漢主曜使劉雅、劉策迎之，明帥平陽士女萬五千人奔漢。帥，讀曰率。曜西屯粟邑，粟邑縣，屬馮翊郡。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曜迎其母胡氏之喪於平陽，葬于粟邑，號曰陽陵，諡曰宣明皇太后。石勒焚平陽宮室，使裴憲、石會脩永光、宣光二陵，收漢主粲已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26**成梁州刺史李鳳數有功，數，所角翻。成主雄兄子稚在晉壽，疾之。晉壽縣屬梓潼郡。何承天曰︰晉惠帝立晉壽縣。沈約曰︰按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梓潼之漢壽曰晉壽。漢壽之名，疑是蜀立；云惠帝立，非也。鳳以巴西叛。雄自至涪，使太傅驤討鳳，斬之；以李壽為前將軍，督巴西軍事。涪，音浮。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一

## 晉紀十三起屠維單閼（己卯），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三年。

中宗元皇帝中

**太興二年**（己卯、三一九）

**1**春，二月，劉遐、徐龕擊周撫於寒山，破斬之。魏收地形志，彭城郡彭城縣有寒山。龕，苦含翻。初，掖人蘇峻帥鄕里數千家結壘以自保，遠近多附之。掖縣，屬東萊郡。蘇峻傳云，長廣掖人。據志，長廣郡有挺縣，無掖縣。帥，讀曰率。曹嶷惡其強，將攻之，峻率衆浮海來奔。嶷，魚力翻。惡，烏路翻。帝以峻為鷹揚將軍，沈約志︰鷹揚將軍，建安中，曹公以命曹洪。助劉遐討周撫有功；詔以遐為臨淮太守，峻為淮陵內史。惠帝元康七年，分臨淮置淮陵郡，其地當在唐沂州臨沂縣界。宋白曰︰泗洲招信縣，本漢淮陵縣。

**2**石勒遣左長史王脩獻捷於漢，漢主曜遣兼司徒郭汜授勒太宰、領大將軍，進爵趙王，加殊禮，出警入蹕，如曹公輔漢故事；汜，音祀。拜王脩及其副劉茂皆為將軍，封列侯。脩舍人曹平樂從脩至粟邑，樂，音洛。因留仕漢，言於曜曰︰「大司馬遣脩等來，曜初卽位，以勒為大司馬，故稱之。外表至誠，內覘大駕強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覘，丑廉翻。乘，繩證翻。時漢兵實疲弊，曜信之。乃追汜還，斬脩於市。三月，勒還至襄國。劉茂逃歸，言脩死狀。勒大怒曰︰「孤事劉氏，於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為，今旣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為之，何待於彼邪！」乃誅曹平樂三族。為劉、石相攻張本。

**3**帝令羣臣議郊祀，尚書令刁協等以為宜須還洛乃脩之。司徒荀組等曰︰「漢獻帝都許，卽行郊祀，范書，漢獻帝建安元年，郊祀上帝於安邑；是年七月，至洛陽，復郊祀上帝；八月，遷許，無郊祀之事，或別見他書也。晉書·禮志載組議云︰獻帝遷許，卽便立郊。蓋郊祀不在遷許之年也。何必洛邑！」帝從之，立郊丘於建康城之巳地。辛卯，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按︰成帝咸和八年，始於覆舟山南立北郊。幷地祇合祭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不敢以己爵加於父，」此前漢師丹引禮以為言，事見三十三卷漢哀帝建平元年。乃止。

**4**初，蓬陂塢主陳川蓬陂，卽左傳之蓬澤，在浚儀縣。自稱陳留太守。守，式又翻。祖逖之攻樊雅也，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嘆曰︰「得此人為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頭黨馮寵帥其衆降逖，川益怒，大掠豫州諸郡，逖遣兵擊破之。夏，四月，川以浚儀叛，降石勒。浚儀縣，屬陳留郡，故大梁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5**周撫之敗走也，徐龕部將于藥追斬之；及朝廷論功，而劉遐先之。先，悉薦翻。龕怒，以泰山叛，降石勒，自稱兗州刺史。

**6**漢主曜還，都長安，自粟邑還長安，遂定都也。立妃羊氏為皇后，卽惠帝羊皇后。曜納羊后，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子熙為皇太子；封子襲為長樂王，樂，音洛。闡為太原王，沖為淮南王，敞為齊王，高為魯王，徽為楚王；諸宗室皆進封郡王。羊氏，卽故惠帝后也。曜嘗問之曰︰「吾何如司馬家兒？」羊氏曰︰「陛下，開基之聖主；彼，亡國之暗夫；何可並言！彼貴為帝王，有一婦、一子及身三耳，曾不能庇。妾於爾時，實不欲生，意謂世間男子皆然。自奉巾櫛已來，始知天下自有丈夫耳。」曜甚寵之，頗干預國事。

**7**南陽王保自稱晉王，改元建康，置百官，以張寔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陳安自稱秦州刺史，降于漢，又降于成。上邽大饑，士衆困迫，張春奉保之南安祁山。之，往也。寔遣韓璞帥步騎五千救之；陳安退保緜諸，緜諸道，前漢屬天水郡，後漢、晉省。水經註︰緜諸水，歷緜諸故道北，東南入清水，清水東南注渭。保歸上邽。未幾，保復為安所逼，幾，居豈翻。復，扶又翻。寔遣其將宋毅救之，安乃退。

**8**江東大饑，詔百官各上封事。益州刺史應詹上疏曰︰詹自益州刺史還建康。「元康以來，賤經尚道，以玄虛弘放為夷達，夷，曠也。以儒術清儉為鄙俗，宜崇獎儒官，以新俗化。」

**9**祖逖攻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將兵五萬救之，戰于浚儀，逖兵敗，退屯梁國。勒又遣桃豹將兵至蓬關，逖退屯淮南。此淮南郡，治壽春。虎徙川部衆五千戶于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10**石勒遣石虎擊鮮卑日六延於朔方，大破之，斬首二萬級，俘虜三萬餘人。孔萇攻幽州諸郡，悉取之。段匹磾士衆飢散，欲移保上谷，晉志︰上谷郡，治沮陽縣；秦置郡，在谷之上頭，故名焉。代王鬱律勒兵將擊之，匹磾棄妻子奔樂陵，依邵續。樂陵郡，治厭次，續保之以奉晉。

**11**曹嶷遣使賂石勒，請以河為境，勒許之。嶷已緣河置戍矣，今賂勒請以河為境者，懼勒之侵軼也。

**12**梁州刺史周訪擊杜曾，大破之。馬雋等執曾以降，訪斬之；幷獲荊州刺史第五猗，送於武昌。訪以猗本中朝所署，朝，直遙翻。加有時望，白王敦不宜殺，敦不聽而斬之。猗從杜曾事，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初，敦患杜曾難制，謂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為荊州。」及曾死而敦不用。王廙在荊州，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多殺陶侃將佐；將，卽亮翻。以皇甫方回為侃所敬，責其不詣己，收斬之。士民怨怒，上下不安。帝聞之，徵廙為散騎常侍，以周訪代廙為荊州刺史。王敦忌訪威名，意難之。從事中郞郭舒說敦曰︰「鄙州雖荒弊，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郭舒，先在荊州，歷事劉弘、王澄。說，輸芮翻。訪為梁州足矣。」敦從之。六月，丙子，詔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幷遺玉環、玉椀以申厚意。遺，于季翻。訪抵之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賈，音古。訪在襄陽，務農訓兵，陰有圖敦之志，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上，時掌翻。敦患之而不能制。

魏該為胡寇所逼，自宜陽率衆南遷新野，魏該自懷帝末屯宜陽界一泉塢。宜陽縣，屬弘農郡。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助周訪討杜曾有功，拜順陽太守。

趙固死，郭誦留屯陽翟，陽翟縣，漢屬潁川郡，晉屬河南郡。石生屢攻之，不能克。

**13**漢主曜立宗廟、社稷、南北郊於長安，詔曰︰「吾之先，興於北方。光文立漢宗廟以從民望。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今宜改國號，以單于為祖。亟議以聞！」羣臣奏︰「光文始封盧奴伯，晉成都王穎封劉淵為盧奴伯。陛下又王中山；中山，趙分也，王，于況翻。分，扶問翻。請改國號為趙。」從之。以冒頓配天，冒，莫北翻。光文配上帝。

**14**徐龕寇掠濟、岱，岱，泰山也。龕寇掠濟、岱之間。濟，子禮翻。破東莞。沈約志︰武帝太康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晉志︰東莞，故魯鄆邑。劉昫曰︰唐沂州沂水縣，漢東莞縣地。宋白曰︰春秋莒、魯爭鄆。杜預註云︰城陽姑幕縣南，有員亭，卽鄆也，俗變其字耳。十三州志云︰有東、西二鄆，魯昭公所居者為西鄆，兗州東平郡是也；莒、魯所爭者為東鄆，漢東莞縣是也。莞，音官。帝問將帥可以討龕者於王導，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導以為太子左衞率泰山羊鑒，龕之州里冠族，冠，古玩翻。必能制之。鑒深辭，才非將帥；郗鑒亦表鑒非才，不可使；導不從。秋，八月，以羊鑒為征虜將軍、征討都督，督徐州刺史蔡豹、臨淮太守劉遐、鮮卑段文鴦等討之。段文鴦時從其兄匹磾在厭次。

**15**冬，石勒左、右長史張敬、張賓，左、右司馬張屈六、程遐等勸勒稱尊號，勒不許。十一月，將佐等復請勒稱大將軍、大單于、領冀州牧、趙王，復，扶又翻。單，音蟬。依漢昭烈在蜀、魏武在鄴故事，以河內等二十四郡為趙國，太守皆為內史，準禹貢，復冀州之境，時以河內、魏、汲、頓丘、平原、清河、鉅鹿、常山、中山、長樂、樂平、趙國、廣平、陽平、章武、勃海、河間、上黨、定襄、范陽、漁陽、武邑、燕國、樂陵二十四郡為趙國。準禹貢，魏武復冀州之境，南至孟津，西達龍門，東至于河，北至塞垣。以大單于鎭撫百蠻，罷幷、朔、司三州，晉未嘗置朔州；此罷朔州，未知誰所置也。通置部司以監之；勒許之。戊寅，卽趙王位，石勒，字世龍。大赦；依春秋時列國稱元年。

初，勒以世亂，律令煩多，命法曹令史貫志，貫，姓也；志，其名。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餘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參軍上黨續咸為律學祭酒；姓譜︰帝舜七友有續牙。曰晉大夫狐鞫居食采於續，號續簡伯，後以為氏。咸用法詳平，國人稱之。以中壘將軍支雄、中壘將軍，後趙創置。游擊將軍王陽領門臣祭酒，勒置經學祭酒、律學祭酒、史學祭酒、門臣祭酒。專主胡人辭訟，重禁胡人，不得陵侮衣冠華族，華族，中華之族也。勒，胡人也，能禁其醜類，不使陵暴華人及衣冠之士，晉文公初欲俘陽樊之民，殆有愧焉。號胡為國人。遣使循行州郡，勸課農桑。朝會始用天子禮樂，衣冠、儀物，從容可觀矣。朝，直遙翻。從，千容翻。加張賓大執法，專總朝政；朝，直遙翻；下同。以石虎為單于、元輔、都督禁衞諸軍事，尋加驃騎將軍、侍中、開府，賜爵中山公；驃，匹妙翻。自餘羣臣，授位進爵各有差。

張賓任遇優顯，羣臣莫及；而謙虛敬愼，開懷下士，屛絕阿私，屛，必郢翻。以身帥物，帥，讀曰率。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勒甚重之，每朝，常為之正容貌，簡辭令，呼曰右侯而不敢名。史言張賓有大臣之節，所以膺石勒之體貌。為，于偽翻。

**16**十二月，乙亥，大赦。

**17**平州刺史崔毖，自以中州人望，鎭遼東，毖，崔琰之曾孫。琰在魏時，為冀州人士之首，子孫遂為冀州冠族。毖，音祕。而士民多歸慕容廆，廆，戶罪翻。心不平。數遣使招之，皆不至，數，所角翻。意廆拘留之，乃陰說高句麗、段氏、宇文氏，使共攻之，說，輸芮翻。句，音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約滅廆，分其地。毖所親勃海高瞻力諫，毖不從。

三國合兵伐廆，諸將請擊之，廆曰︰「彼為崔毖所誘，欲邀一切之利。軍勢初合，其鋒甚銳，不可與戰，當固守以挫之。彼烏合而來，飛烏見食，羣集而聚啄之，人或驚之，則四散飛去；故兵以利合無所統一者，謂之烏合。旣無統壹，莫相歸服，久必攜貳，一則疑吾與毖詐而覆之，二則三國自相猜忌。待其人情離貳，然後擊之，破之必矣。」

三國進攻棘城，廆閉門自守，遣使獨以牛酒犒宇文氏；使，疏吏翻。犒，苦告翻。二國疑宇文氏與廆有謀，各引兵歸。兵法所謂合則能離之，慕容廆有焉。宇文大人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取之。」

宇文氏士卒數十萬，連營四十里。廆使召其子翰於徒河。翰自愍帝建興元年鎭徒河。翰遣使白廆曰︰「悉獨官舉國為寇，彼衆我寡，易以計破，難以力勝。今城中之衆，足以禦寇，翰請為奇兵於外，伺其間而擊之，間，古莧翻；下同。內外俱奮，使彼震駭不知所備，破之必矣。今幷兵為一，彼得專意攻城，無復他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下同。非策之得者也；且示衆以怯，恐士氣不戰先沮矣。」沮，在莒翻。廆猶疑之。遼東韓壽言於廆曰︰「悉獨官有憑陵之志，將驕卒惰，軍不堅密，若奇兵卒起，卒，讀曰猝。掎其無備，必破之策也。」掎，舉綺翻。偏引曰掎，又從後牽曰掎。廆乃聽翰留徒河。

悉獨官聞之曰︰「翰素名驍果，驍，堅堯翻。今不入城，或能為患，當先取之，城不足憂。」乃分遣數千騎襲翰。翰知之，詐為段氏使者，逆於道曰︰「慕容翰久為吾患，聞當擊之，吾已嚴兵相待，宜速進也。」使者旣去，翰卽出城，設伏以待之。宇文氏之騎見使者，大喜馳行，不復設備，進入伏中。翰奮擊，盡獲之，乘勝徑進，遣間使語廆出兵大戰。投間隙而行，故謂之間使。間，古莧翻。廆使其子皝與長史裴嶷將精銳為前鋒，皝，呼廣翻。自將大兵繼之。悉獨官初不設備，聞廆至，驚，悉衆出戰。前鋒始交，翰將千騎從旁直入其營，縱火焚之，將，卽亮翻。衆皆惶擾，不知所為，遂大敗，悉獨官僅以身免。廆盡俘其衆，獲皇帝玉璽三紐。皇帝璽，卽宇文大人普回出獵所得者。璽，斯氏翻。

崔毖聞之，懼，使其兄子燾詣棘城偽賀。會三國使者亦至，請和，曰︰「非我本意，崔平州敎我耳。」廆以示燾，臨之以兵，燾懼，首服。首，式救翻。廆乃遣燾歸謂毖曰︰「降者上策，走者下策也。」引兵隨之。毖與數十騎棄家奔高句麗，其衆悉降於廆。降，戶江翻。廆以其子仁為征虜將軍，鎭遼東，為仁以遼東與皝爭國張本。官府、市里，按堵如故。

高句麗將如奴子據于河城，廆遣將軍張統掩擊，擒之，俘其衆千餘家；以崔燾、高瞻、韓恆、石琮歸于棘城，待以客禮。恆，安平人；琮，鑒之孫也。石鑒事武帝、惠帝，位通顯。廆以高瞻為將軍，瞻稱疾不就，廆數臨候之，數，所角翻。撫其心曰︰「君之疾在此，不在他也。今晉室喪亂，孤欲與諸君共清世難，喪，息浪翻。難，乃旦翻。翼戴帝室。君中州望族，宜同斯願，柰何以華、夷之異，介然疏之哉！介然，堅正不移之貌。夫立功立事，惟問志略何如耳，華、夷何足問乎！」以瞻薄廆起於東夷，不肯委身事之，故有是言。瞻猶不起，廆頗不平。龍驤主簿宋該，與瞻有隙，廆進號龍驤將軍，以該為府主簿。驤，思將翻。勸廆除之，廆不從。瞻以憂卒。

初，鞠羨旣死，鞠羨死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苟晞復以羨子彭為東萊太守。復，扶又翻。會曹嶷徇青州，事見八十七卷永嘉三年。嶷，魚力翻。與彭相攻；嶷兵雖強，郡人皆為彭死戰，為，于偽翻。嶷不能克。久之，彭歎曰︰「今天下大亂，強者為雄。曹亦鄕里，彭與嶷皆齊人。為天所相，相，悉亮翻。苟可依憑，卽為民主，何必與之力爭，使百姓肝腦塗地！吾去此，則禍自息矣。」郡人以為不可，爭獻拒嶷之策，彭一無所用，與鄕里千餘家浮海歸崔毖。北海鄭林客於東萊，彭、嶷之相攻，林情無彼此。嶷賢之，不敢侵掠，彭與之俱去。比至遼東，比，必寐翻。毖已敗，乃歸慕容廆。廆以彭參龍驤軍事。遺鄭林車牛粟帛；遺，于季翻。皆不受，躬耕於野。

宋該勸廆獻捷江東，廆使該為表，裴嶷奉之，幷所得三璽詣建康獻之。

高句麗數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數，所角翻。廆遣慕容翰、慕容仁伐之；高句麗王乙弗利逆來求盟，翰、仁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8**是歲，蒲洪降趙，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洪降劉曜在太興元年。按元年曜未都長安。晉書·洪載記無年，但云「曜僭號長安，洪歸曜」，故置是年。趙主曜以洪為率義侯。

**19**屠各路松多起兵於新平、扶風以附晉王保，屠，直於翻。保使其將楊曼、王連據陳倉，張顗、周庸據陰密，松多據草壁，水經註︰隴山西南，降隴城北，有松多州，蓋松多據此，因以為地名。草壁，在陰密之東。顗，魚豈翻。秦、隴氐、羌多應之。趙主曜遣諸將攻之，不克；曜自將擊之。將，卽亮翻。

**三年**（庚辰、三二○）

**1**春，正月，曜攻陳倉，王連戰死，楊曼奔南氐。氐種之居陳倉南者，卽仇池楊氏也。曜進拔草壁，路松多奔隴城；又拔陰密。晉王保懼，遷于桑城。水經註︰洮水自臨洮縣東北流，過索西城，又北出門峽，又東北逕桑城東，又北逕安故縣。保欲自桑城奔河西也。曜還長安，以劉雅為大司徒。

張春謀奉晉王保奔涼州，張寔遣其將陰監將兵迎之，聲言翼衞，其實拒之。

**2**段末柸攻段匹磾，破之。磾，丁奚翻。匹磾謂邵續曰︰「吾本夷狄，以慕義破家。君不忘久要，要，一遙翻；久要，舊約也。請相與共擊末柸。」續許之，遂相與追擊末柸，大破之。匹磾與弟文鴦攻薊。匹磾奔邵續，薊為石氏所取。薊，音計。後趙王勒知續勢孤，是時劉、石國號皆曰趙，史以石趙為後趙以別之。遣中山公虎將兵圍厭次，厭，於琰翻。孔萇攻續別營十一，皆下之。二月，續自出擊虎，虎伏騎斷其後，斷，丁管翻。遂執續，使降其城。欲使續降厭次城也。降，戶江翻；下同。續呼兄子竺等謂曰︰「吾志欲報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奉匹磾為主，勿有貳心。」匹磾自薊還，未至厭次，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虎所遮；復，扶又翻；下同。文鴦以親兵數百力戰，始得入城，與續子緝、兄子存、竺等嬰城固守。虎送續於襄國，勒以為忠，釋而禮之，以為從事中郞。因下令︰「自今克敵，獲士人，毋得擅殺，必生致之。」勒禮續而終於殺續，所以令生致士人者，不過欲使之從己耳。

吏部郞劉胤聞續被攻，被，皮義翻。言於帝曰︰「北方藩鎭盡矣，惟餘邵續而已；如使復為石虎所滅，孤義士之心，阻歸本之路，愚謂宜發兵救之。」胤，續所遣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帝不能從。續已沒，乃下詔以續位任授其子緝。

**3**趙將尹安、宋始、宋恕、趙愼四軍屯洛陽，叛，降後趙。漢主曜改國號曰趙，石勒稱趙王，同在上年，而勒倂曜始得中原，故以後趙別之。後趙將石生引兵赴之；安等復叛，降司州刺史李矩。復，扶又翻。矩使潁州太守郭默將兵入洛。石生虜宋始一軍，北渡河。於是河南之民皆相帥歸矩，帥，讀曰率。洛陽遂空。

**4**三月，裴嶷至建康，嶷，魚力翻。盛稱慕容廆之威德，賢雋皆為之用；朝廷始重之。朝廷始以裔夷待慕容，今以嶷言始重之。帝謂嶷曰︰「卿中朝名臣，朝，直遙翻。當留江東，朕別詔龍驤送卿家屬。」嶷曰︰「臣少蒙國恩，出入省闥，嶷仕西朝，歷中書侍郞、給事黃門郞，故云然。少，詩照翻。若得復奉輦轂，臣之至榮。但以舊京淪沒，山陵穿毀，雖名臣宿將，莫能雪恥，復，扶反翻。將，卽亮翻。獨慕容龍驤竭忠王室，志除凶逆，故使臣萬里歸誠。今臣來而不返，必謂朝廷以其僻陋而棄之，孤其嚮義之心，使懈體於討賊，體，當依載記作「怠」。懈，居隘翻。此臣之所甚惜，是以不敢徇私而忘公也。謂留江東乃是徇一身之私計，歸棘城則可輔廆以討賊，乃下之公義也。嶷之心，蓋以廆可與共功名，鄙晉之君臣宴安江沱，為不足與共事而已。帝曰︰「卿言是也。」乃遣使隨嶷拜廆安北將軍、平州刺史。使，疏吏翻。

**5**閏月，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顗，魚豈翻。

**6**晉王保將張春、楊次與別將楊韜不協，勸保誅之，且請擊陳安；保皆不從。夏，五月，春、次幽保，殺之。保體肥大，重八百斤；喜睡，好讀書，喜，許記翻。好，呼到翻。而暗弱無斷，故及於難。斷，丁亂翻。難，乃旦翻。保無子，張春立宗室子瞻為世子，稱大將軍。保衆散，奔涼州者萬餘人。陳安表於趙主曜，請討瞻等。曜以安為大將軍，擊瞻，殺之；張春奔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唐為河州。枹，音膚。安執楊次，於保柩前斬之，因以祭保。安以天子禮葬保於上邽，諡曰元王。

**7**羊鑒討徐龕，頓兵下邳，不敢前。蔡豹敗龕於檀丘，檀丘，在魯國卞縣東南。敗，補邁翻。龕求救於後趙。後趙王勒遣其將王伏都救之，又使張敬將兵為之後繼。勒多所邀求，而伏都淫暴，龕患之。張敬至東平，龕疑其襲己，乃斬伏都等三百餘人，復來請降。復，扶又翻。降，戶江翻；下同。勒大怒，命張敬據險以守之。據險守龕，欲持久以弊之也。帝亦惡龕反覆，不受其降，惡，烏路翻。敕鑒、豹以時進討。鑒猶疑憚不進，尚書令刁協奏鑒，免死除名，以蔡豹代領其兵。王導以所舉失人，乞自貶，帝不許。

**8**六月，後趙孔萇攻段匹磾，磾，丁奚翻。恃勝而不設備，段文鴦襲擊，大破之。

**9**京兆人劉弘客居涼州天梯山，武威姑臧城南，有天梯山。以妖術惑衆，從受道者千餘人，妖，於驕翻。西平元公張寔左右皆事之。帳下閻涉，牙門趙卬，皆弘鄕人，弘謂之曰︰「天與我神璽，應王涼州。」璽，斯氏翻。王，于況翻。涉、卬信之，密與寔左右十餘人謀殺寔，奉弘為主。寔弟茂知其謀，請誅弘。寔令牙門將史初收之，未至，涉等懷刃而入，殺寔於外寢。考異曰︰晉書作「閻沙、趙仰」；又云︰「寔知其謀，收劉弘殺之。」。據晉春秋，作「閻涉、趙卬」；又弘死在寔被殺後。今從之。弘見史初至，謂曰︰「使君已死，殺我何為！」初怒，截其舌而囚之，轘於姑臧市，轘，胡悍翻，車裂也。涼州及武威郡皆治姑臧縣。誅其黨與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張茂為涼州刺史、西平公，赦其境內，以駿為撫軍將軍。

**10**丙辰，趙將解虎及長水校尉尹車謀反，與巴酋句徐、厙彭等相結；解，戶買翻。酋，慈由翻；下同。句，古侯翻；厙，音舍；皆姓也。事覺，虎、車皆伏誅。趙主曜囚徐、彭等五十餘人于阿房，將殺之；阿房，卽秦阿房宮舊基，亦謂之阿城。光祿大夫游子遠諫曰︰「聖王用刑，惟誅元惡而已，不宜多殺。」爭之，叩頭流血。曜怒，以為助逆而囚之；盡殺徐、彭等，尸諸市十日，乃投於水。於是巴衆盡反，推巴酋句渠知為主，自稱大秦，改元曰平趙。四山氐、羌、巴、羯應之者三十餘萬，關中大亂，城門晝閉。子遠又從獄中上表諫爭，爭，讀曰諍。曜手毀其表曰︰「大荔奴，大荔，戎種落之名；子遠蓋戎出也。不憂命在須臾，猶敢如此，嫌死晚邪！」叱左右速殺之。中山王雅、郭汜、朱紀、呼延晏等諫曰︰「子遠幽囚，禍在不測，猶不忘諫爭，汜，音祀。爭，謂曰諍。忠之至也。陛下縱不能用，柰何殺之！若子遠朝誅，臣等亦當夕死，以彰陛下之過。天下將皆捨陛下而去，陛下誰與居乎！」曜意解，乃赦之。

曜敕內外戒嚴，將自討渠知。子遠又諫曰︰「陛下誠能用臣策，一月可定，大駕不必親征也。」曜曰︰「卿試言之。」子遠曰︰「彼非有大志，欲圖非望也，謂帝王之事，非常人所望。直畏陛下威刑，欲逃死耳。陛下莫若廓然大赦，與之更始；更，工衡翻。應前日坐虎、車等事，其家老弱沒入奚官者，皆縱遣之，使之自相招引，聽其復業。彼旣得生路，何為不降！降，戶江翻；下同。若其中自知罪重，屯結不散者，願假臣弱兵五千，必為陛下梟之。梟，不孝鳥。說文，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故今謂掛首為梟首。為，于偽翻。梟，堅堯翻。不然，今反者彌山被谷，彌，滿也。被，皮義翻。雖以天威臨之，恐非歲月可除也。」曜大悅，卽日大赦，以子遠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征討諸軍事。子遠屯于雍城，雍，于用翻。降者十餘萬；移軍安定，反者皆降。惟句氏宗黨五千餘家保于陰密，進攻，滅之，遂引兵巡隴右。先是氐、羌十餘萬落，據險不服，先，悉薦翻。其酋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造其壁，造，七到翻。權渠出兵拒之，五戰皆敗。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者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何謂降也！」帥勁卒五萬，晨壓子遠壘門。帥，讀曰率。諸將欲擊之，子遠曰︰「伊餘勇悍，當今無敵，所將之兵，復精於我，復，扶又翻。又其父新敗，怒氣方盛，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伺其無備，伺，相吏翻。夜，勒兵蓐食，旦，值大風塵昏，子遠悉衆出掩之，生擒伊餘，盡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請降。被，皮義翻。剺，力之翻，以刀劃面也。子遠啓曜，以權渠為征西將軍、西戎公，啓，開也；開陳其事以白於上謂之啓。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曜以子遠為大司徒、錄尚書事。

曜立太學，選民之神志可敎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敎之。作酆明觀觀，古玩翻；下同。及西宮，起陵霄臺於滈池，司馬彪曰︰鎬在上林苑中。孟康曰︰長安西南有鎬池。古史考曰︰武王遷鎬，長安豐亭鎬池也。滈，與鎬同，下老翻。又於霸陵西南營壽陵。侍中喬豫、和苞上疏諫，以為︰「衞文公承亂亡之後，節用愛民，營建宮室，得其時制，故能興康叔之業，延九百之祚。衞為狄人所滅，文公徙居楚丘，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悅之，國家殷富，衞以復興。自康叔始封於衞，至秦始滅，延祚九百餘年。前奉詔書營酆明觀，市道細民咸譏其奢曰︰『以一觀之功，足以平涼州矣！』言以起一觀之功力，足以平河西張氏。今又欲擬阿房而建西宮，法瓊臺而起陵霄，其為勞費，億萬酆明；若以資軍旅，乃可兼吳、蜀而壹齊、魏矣！吳，謂晉；蜀，謂李特；齊，謂曹嶷；魏，謂石勒。又聞營建壽陵，周圍四里，深三十五丈，深，式禁翻。以銅為椁，飾以黃金；功費若此，殆非國內所能辦也。秦始皇下錮三泉，土未乾而發毀。詳見三十一卷漢成帝永始元年劉向封事。乾，音干。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故聖王之儉葬，乃深遠之慮也。陛下柰何於中興之日，曜平靳氏之難而自立，故其臣謂之中興。而踵亡國之事乎！」曜下詔曰︰「二侍中懇懇有古人之風，可謂社稷之臣矣；其悉罷宮室諸役；壽陵制度，一遵霸陵之法。封豫安昌子，苞平輿子，輿，音豫。並領諫議大夫；仍布告天下，使知區區之朝，欲聞其過也。」朝，直遙翻。又省酆水囿以與貧民。豐水出京兆南山，東北流注于渭。曜立囿於豐水左右。

**11**祖逖將韓潛與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豹居西臺，潛居東臺，豹由南門，潛由東門，出入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盛，時征翻。使千餘人運上臺，上，時掌翻。又使數人擔米，息於道。豹兵逐之，擔，他甘翻。棄擔而走。擔，都濫翻。豹兵久飢，得米，以為逖士衆豐飽，益懼。先以囊盛土運之，潛所以疑之也；又使人擔米以餌豹兵，示之以實也。後趙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饋豹，逖使韓潛及別將馮鐵邀擊於汴水，水經註︰蒗𦿆渠水，自中牟東流，至浚儀縣，分為二水，南流者曰沙水，東注者曰汴水；汴水東流入梁郡。盡獲之。豹宵遁，屯東燕城，卽漢東郡燕縣也，後魏置東燕縣，屬陳留郡，隋改為胙城縣，屬東郡，唐屬滑州。豹兵已有懼心，糧又為逖所獲，故宵遁也。逖使潛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鎭雍丘，封丘、雍丘二縣，皆屬陳留郡。春秋傳，敗狄于長丘，在封丘界。雍丘，故杞國也。數遣兵邀擊後趙兵，數，所角翻。後趙鎭戍歸逖者甚多，境土漸蹙。

先是，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互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先，悉薦翻。使，疏吏翻；下同。示以禍福，遂皆受逖節度。秋，七月，詔加逖鎭西將軍。逖在軍，與將士同甘苦，約己務施，施，式豉翻。勸課農桑，撫納新附，雖疏賤者皆結以恩禮。河上諸塢，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聽兩屬，居兩界之上者，聽其兩屬，因以為間。時遣游軍偽抄之，抄，楚交翻。明其未附。塢主皆感恩，後趙有異謀，輒密以告，由是多所克獲，自河以南，多叛後趙歸于晉。

逖練兵積穀，為取河北之計。後趙王勒患之，乃下幽州為逖脩祖、父墓，置守冢二家，逖，范陽人，其祖、父墓在焉。下，遐嫁翻。因與逖書，求通使及互市。逖不報書，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逖牙門童建殺新蔡內史周密，降于後趙，姓譜︰顓頊子老童之後，以為氏。勒斬之，送首於逖曰︰「叛臣逃吏，吾之深仇，將軍之惡，猶吾惡也。」惡，烏路翻。逖深德之，自是後趙人叛歸逖者，逖皆不納，禁諸將不使侵暴後趙之民，邊境之間，稍得休息。逖聽河上諸塢兩屬，此用間之智也。然石勒為逖脩祖、父墓，斬童建而送其首，亦所以懈逖推鋒越河之心。

**12**八月，辛未，梁州刺史周訪卒。訪善於撫『章︰甲十一行本「撫」下有「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士，衆皆為致死。為，于偽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切齒，上下齒相磨切也。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為逆。敦遣從事中郞郭舒監襄陽軍，監，工銜翻。帝以湘州刺史甘卓為梁州刺史，督沔北諸軍事，鎭襄陽。王敦憚周訪而不敢為逆，至其舉兵也，不以甘卓為虞，亦可謂姦雄矣！舒旣還，帝徵為右丞；敦留不遣。

**13**後趙王勒遣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徐龕，帥，讀曰率；下同。龕送妻子為質，乞降，勒許之。勒許龕降，力未能取龕耳；觀其後殺龕，足以知其心。質，音致。蔡豹屯卞城，卞縣，屬魯國。劉昫曰︰隋於卞縣古城置泗水縣，唐屬兗州。石虎將擊之，豹退守下邳，為徐龕所敗。敗，補邁翻。虎引兵城封丘而旋，徙士族三百家置襄國崇仁里，崇仁里，勒所命名，以處衣冠之族。置公族大夫以領之。

**14**後趙王勒用法甚嚴，諱「胡」尤峻，勒本胡人，故以為諱。宮殿旣成，初有門戶之禁。有醉胡乘馬，突入止車門。勒大怒，責宮門小執法馮翥。執法，御史之官也。紫宮南蕃中二星曰左、右執法。晉之故臣為勒定官制，取此置宮門執法，卽以張賓為大執法，總朝政，故宮門置小執法。翥，章庶翻。翥惶懼忘諱，對曰︰「向有醉胡，乘馬馳入，甚呵禦之，而不可與語。」勒笑曰︰「胡人正自難與言。」恕而不罪。

勒使張賓領選，初定五品，後更定九品。命公卿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選，須絹翻。石勒立國，粗有綱紀，石虎繼之，無復有是。

**15**西平公張茂立兄子駿為世子。

**16**蔡豹旣敗，將詣建康歸罪，北中郞將王舒止之。帝聞豹退，遣使收之。使，疏吏翻。舒夜以兵圍豹，豹以為他寇，帥麾下擊之，聞有詔，乃止。舒執豹送建康，冬，十月，丙辰，斬之。

**17**王敦殺武陵內史向碩。史書王敦專殺，以著其無君之罪。

帝之始鎭江東也，敦與從弟導同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敦總征討，懷帝永嘉五年，帝以敦刺揚州，加都督征討諸軍事，其討華軼、杜弢、王機、杜曾，皆其功也。從，才用翻。導專機政，尚書，萬機之本，導錄尚書事，是專機政也。羣從子弟布列顯要，從，才用翻。時人為之語曰︰「王與馬，共天下。」後敦自恃有功，且宗族強盛，稍益驕恣，帝畏而惡之，惡，烏路翻。乃引劉隗、刁協等以為腹心，稍抑損王氏之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郞孔愉陳導忠賢，有佐命之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為司徒左長史。導能任眞推分，澹如也，分，扶問翻。澹，杜覽翻。有識皆稱其善處興廢。而敦益懷不平，史言導所以福祚流子孫，敦所隕身喪元，禍及王含父子。處，昌呂翻。遂構嫌隙。

初，敦辟吳興沈充為參軍，充薦同郡錢鳳於敦，敦以為鎧曹參軍。二人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贊成之，為之畫策；敦寵信之，勢傾內外。敦上疏為導訟屈，辭語怨望。導封以還敦，導錄尚書，先見敦疏，故封還之。為，于偽翻；下隗為同。敦復遣奏之。復，扶又翻。左將軍譙王氶，氶，音拯。以此觀之，則前作「承」，誤也。忠厚有志行，行，下孟翻。帝親信之。夜，召氶，以敦疏示之，曰︰「王敦以頃年之功，位任足矣；而所求不已，言至於此，將若之何？」氶曰︰「陛下不早裁之，以至今日，敦必為患。」

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鎭方面。會敦表以宣城內史沈充代甘卓為湘州刺史，帝謂氶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惠皇，其勢不遠。言當如惠帝受制於強臣也。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三州，謂荊、交、廣。欲以叔父居之，何如？」古者同姓諸侯，天子謂之伯父、叔父。氶，宣帝之從孫；而帝，宣帝之曾孫，於屬亦叔父也。氶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蜀寇，謂杜弢之亂也。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卽戎；用論語冉有對孔子之言。卽，從也。朱熹曰︰卽，就也。戎，兵也。比，必寐翻。苟未及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復，扶又翻。十二月，詔曰︰「晉室開基，方鎭之任，親賢並用，其以譙王氶為湘州刺史。」長沙鄧騫聞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氶行至武昌，敦與之宴，謂氶曰︰「大王雅素佳士，雅素，猶言平常也。恐非將帥才也。」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氶曰︰「公未見知耳，鉛刀豈無一割之用！」後漢班超之言。敦謂錢鳳曰︰「彼不知懼而學壯語，足知其不武，無能為也。」乃聽之鎭。氶雖忠有餘而才不足，敦窺見而知其無能為。時湘土荒殘，公私困弊，氶躬自儉約，傾心綏撫，甚有能名。

**18**高句麗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慕容仁與戰，大破之，自是不犯仁境。

**四年**（辛巳、三二一）

**1**春，正月，徐龕復請降。復，扶又翻；下同。

**2**張茂築靈鈞臺，基高九仞。高，居傲翻。武陵閻曾夜叩府門「武陵」，疑當作「武威」。呼曰︰「武公遣我來，張軌，諡武公。呼，火故翻。言『何故勞民築臺！』」有司以為妖，請殺之。茂曰︰「吾信勞民。曾稱先君之命以規我，何謂妖乎！」乃為之罷役。妖，於驕翻。為，于偽翻；下同。

**3**三月，癸亥，日中有黑子。日中有黑子，陰侵陽而磨蕩之也。時王敦驕悖浸甚，故象見于天。著作佐郞河東郭璞以帝用刑過差，上疏，以為︰「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數，所角翻。然子產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左傳，鄭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國將亡，必多制。」復書曰︰「吾以救世也。」須，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4**後趙中山公虎攻幽州刺史段匹磾於厭次，磾，丁奚翻。厭，於琰翻。孔萇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段文鴦言於匹磾曰︰「我以勇聞，故為民所倚望；今視民被掠而不救，是怯也。被，皮義翻；下同。民失所望，誰復為我致死！」遂帥壯士數十騎出戰，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帥，讀曰率。殺後趙兵甚衆。馬乏，伏不能起。虎呼之曰︰「兄與我俱夷狄，久欲與兄同為一家。今天不違願，於此得相見，何為復戰！請釋仗。」文鴦罵曰︰「汝為寇賊，當死日久，吾兄不用吾策，事見八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故令汝得至此。我寧鬬死，不為汝屈！」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戰不已，槊，色角翻，矛長丈八者曰槊。折，而設翻。自辰至申。後趙兵四面解馬羅披自鄣，馬羅披，意卽障泥也。前執文鴦；文鴦力竭被執，城內奪氣。

匹磾欲單騎歸朝，騎，奇寄翻。朝，直遙翻。邵續之弟樂安內史洎勒兵不聽；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虎。臺使，晉朝所遣者也。使，疏吏翻。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夷狄，所未聞也！」洎與兄子緝、竺等輿櫬出降。櫬，初覲翻。降，戶江翻。匹磾見虎曰︰「我受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為汝敬也。」後趙王勒及虎素與匹磾結為兄弟，虎卽起拜之。勒以匹磾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文鴦為左中郞將，散諸流民三萬餘戶，復其本業，置守宰以撫之。於是幽、冀、幷三州皆入於後趙。匹磾不為勒禮，常著朝服，持晉節。著，陟略翻。久之，與文鴦、邵續皆為後趙所殺。厭次旣破，無復後患，匹磾兄弟與邵續皆被害，石勒志趣，從可知矣。

**5**五月，庚申，詔免中州良民遭難為揚州諸郡僮客者，以備征役。難，乃旦翻。尚書令刁協之謀也，由是衆益怨之。

**6**終南山崩。終南，長安南山也。時劉曜據關中，亡國之徵。晉書書於曜載記。

**7**秋，七月，甲戌，以尚書僕射戴淵為征西將軍、都督司·兗·豫·幷·雍·冀六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鎭合肥；合肥縣，屬淮南郡。雍，於用翻。丹楊尹劉隗為鎭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青州刺史，鎭淮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屬廣陵郡。皆假節領兵，名為討胡，實備王敦也。

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敦遺隗書曰︰遺，于季翻。「頃承聖上顧眄足下，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及周生之徒周生，謂周顗。敦素憚顗，見輒扇面不休，故舉以為言。戮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否，皮鄙翻。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引莊子·大宗師之言。『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晉大夫荀息之言。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壬午，以驃騎將軍王導為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驃，匹妙翻。帝以敦故，幷疏忌導。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為︰「導忠素竭誠，輔成大業，不宜聽孤臣之言，惑疑似之說，放逐舊德，以佞伍賢，用兵列陳，五人為伍。伍，同列也。以佞伍賢，言賢佞同列也。虧旣往之恩，招將來之患。」向者親倚導而今疏忌之，是虧旣往之恩也；導或自疑，外而與敦同，是招將來之患也。招，之遙翻。帝頗感寤，導由是得全。史言周顗兄弟保護王導。

**8**八月，常山崩。常山，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其地時屬石勒。

**9**豫州刺史祖逖，以戴淵吳士，淵，廣陵人；廣陵，故吳王濞都也。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荊棘、收河南地，而淵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怏，於兩翻。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難，乃旦翻。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九月，壬寅，卒於雍丘。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間皆為立祠。喪，息浪翻。為，于偽翻。王敦久懷異志，聞逖卒，益無所憚。王敦之所忌，周訪、祖逖，訪卒而逖繼之，宜其益無所憚也。然溫嶠、郗鑒諸人已在晉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應世，世變無窮而人才亦與之無窮，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

冬，十月，壬午，以逖弟約為平西將軍、豫州刺史，領逖之衆。約無綏御之才，不為士卒所附。

初，范陽李產避亂依逖，見約志趣異常，謂所親曰︰「吾以北方鼎沸，故遠來就此，冀全宗族。今觀約所為，有不可測之志。吾託名姻親，當早自為計，無事復陷身於不義也，爾曹不可以目前之利而忘長久之策。」乃帥子弟十餘人間行歸鄕里。李產父子後事慕容儁。復，扶又翻。帥，讀曰率。間，古莧翻。

**10**十一月，皇孫衍生。

**11**後趙王勒悉召武鄕耆舊詣襄國，與之共坐歡飲。初，勒微時，與李陽鄰居，數爭漚麻池相毆，數，所角翻。漚，於候翻，久漬也。詩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毛氏曰︰漚，柔也。考工記，㡛氏以涗水漚其絲。註云︰漚，漸也。楚人曰漚，齊人曰涹。涹，烏禾翻。然則漚是漸漬之名，云漚柔者，謂漸漬使之柔靱也。魏收地形志，武鄕郡三臺嶺上有李陽墓，有麻池，石勒與李陽爭漚麻處也。毆，於口翻，擊也。陽由是獨不敢來。勒曰︰「陽，壯士也；漚麻，布衣之恨；孤方兼容天下，豈讎匹夫乎！」遽召與飲，引陽臂曰︰「孤往日厭老拳，卿亦飽孤毒手。」因拜參軍都尉。以武鄕比豐、沛，復之三世。勒欲並驅漢光武，光武復南頓不敢遠期十歲，而勒復武鄕三世，多見其不知量也。復，方目翻。

勒以民始復業，資儲未豐，於是重制禁釀，郊祀宗廟，皆用醴酒，酒一宿而熟者曰醴。行之數年，無復釀者。

**12**十二月，以慕容廆為都督幽·平三州·東夷諸軍事、車騎將軍、平州牧，考異曰︰燕書云「車騎大將軍、平州刺史。」按晉書·載記，先拜平州刺史，尋加車騎、州牧。今從之。封遼東公，單于如故，遣謁者卽授印綬，聽承制置官司守宰。廆於是備置僚屬，以裴嶷、游邃為長史，嶷，魚力翻。裴開司馬，韓壽為別駕，陽耽為軍諮祭酒，崔燾為主簿，黃泓、鄭林參軍事。鄭林不受廆車牛粟帛而躬耕於野，廆蓋以是取之。廆立子皝為世子。作東橫，橫，與黌同，學舍也，載記作「東庠」。皝，呼廣翻。以平原劉讚為祭酒，使皝與諸生同受業，廆得暇，亦親臨聽之。得暇者，言廆惟於國事無暇，財得一息之暇，亦親臨東橫，聽其講說。史言廆之能崇儒。皝雄毅多權略，喜經術，國人稱之。喜，許記翻。廆徙慕容翰鎭遼東，慕容仁鎭平郭。平郭縣，漢屬遼東郡，晉省。唐新書曰︰高麗建安城，古平郭縣也。翰撫安民夷，甚有威惠；仁亦次之。

**13**拓跋猗㐌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強，恐不利於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其子賀傉，鬱律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傉，奴沃翻。大人死者數十人。鬱律之子什翼犍，犍，居言翻。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於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啼。」久之，不啼，乃得免。惟氏專制國政，遣使聘後趙，後趙人謂之「女國使」。以惟氏專政，故謂之女國。史言拓跋所以中衰。使，疏吏翻。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二

## 晉紀十四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昭陽協洽（癸未），凡二年。

中宗元皇帝下

## 永昌元年（壬午、三二二）

**1**春，正月，郭璞復上疏，請因皇孫生，下赦令，璞去年已疏請肆赦，皇孫去年十一月生。復，扶又翻。帝從之。乙卯，大赦，改元。

王敦以璞為記室參軍。璞善卜筮，知敦必為亂，己預其禍，甚憂之。大將軍掾潁川陳述卒，掾，于絹翻。璞哭之極哀，曰︰「嗣祖，焉知非福也！」陳述，字嗣祖，亦敦府僚也。焉，於虔翻。

敦旣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朝，直遙翻。以羊曼及陳國謝鯤為長史。曼，祜之兄孫也。曼、鯤終日酣醉，故敦不委以事。敦收時望，不過用西都諸王之故智耳。酣，戶甘翻。敦將作亂，謂鯤曰︰「劉隗姦邪，將危社稷，吾欲除君側之惡，何如？」鯤曰︰「隗誠始禍，然城狐社鼠。」後漢虞延曰︰城狐社鼠，不畏熏燒。謂有所憑託也。又，中山王勝曰︰社鼷不灌，屋鼠不熏，所託者然也。爾雅翼曰︰管仲稱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燻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之所以不可得而殺者，以社故也。以喻君之左右。敦怒曰︰「君庸才，豈達大體！」出為豫章太守，守，式又翻。又留不遣。

戊辰，敦舉兵於武昌，上疏罪狀劉隗，稱︰「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隗，五罪翻。妄興事役，勞擾士民，賦役煩重，怨聲盈路。臣備位宰輔，不可坐視成敗，輒進軍致討，隗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顚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昌。湯崩，太甲顚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伊尹以冕服奉太甲復歸于亳。賴伊尹之訓，以圖厥終。古固有是事，然非人臣所當為也。願陛下深垂三思，三，息暫翻，又如字。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於吳興以應敦，敦以充為大都督、督護東吳諸軍事。敦至蕪湖，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乙亥，詔曰︰「王敦憑恃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以誅大逆，帥，讀曰率。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敦兄光祿勳含乘輕舟逃歸于敦。

太子中庶子溫嶠謂僕射周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不然，顗，魚豈翻。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安可舉兵以脅之！舉動如此，豈得云非亂乎！處仲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王敦，字處仲。狼似犬，銳頭白頰，高前廣後，貪而敢抗人，故以為喻。處，昌呂翻。

敦初起兵，遣使告梁州刺史甘卓，約與之俱下，卓許之。及敦升舟，而卓不赴，使參軍孫雙詣武昌諫止敦。敦驚曰︰「甘侯前與吾語云何，而更有異，正當慮吾危朝廷耳！吾今但除姦凶，若事濟，當以甘侯作公。」許卓作公，啗之以利，欲使同逆。雙還報，卓意狐疑。或說卓︰「且偽許敦，待敦至都而討之。」說，輸芮翻。卓曰︰「昔陳敏之亂，吾先從而後圖之，事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懷帝永嘉元年。論者謂吾懼逼而思變，心常愧之；今若復爾，何以自明！」復，扶又翻；下同。

卓使人以敦旨告順陽太守魏該，守，式又翻。該曰︰「我所以起兵拒胡賊者，正欲忠於王室耳。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絕之。史言甘卓不如魏該之忠果。

敦遣參軍桓羆說譙王氶，請氶為軍司。說，輸芮翻。氶，音拯。氶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夫，音扶。復，扶又翻。氶檄長沙虞悝為長史，會悝遭母喪，悝，苦回翻。氶往弔之，曰︰「吾欲討王敦，而兵少糧乏；少，詩沼翻。且新到，恩信未洽。卿兄弟，湘中之豪俊，王室方危，金革之事，古人所不辭，禮記︰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避也者，禮歟？初有司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耼，昔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吾弗知也。」春秋公羊傳曰︰古者臣有大喪，則君三年不呼其門；已練，可以弁冕，服金革之事，君使之，非也；臣行之，禮也。閔子要絰而服事，孔子蓋善之也。將何以敎之？」悝曰︰「大王不以悝兄弟猥劣，親屈臨之，敢不致死！然鄙州荒弊，難以進討；宜且收衆固守，傳檄四方，敦勢必分，分而圖之，庶幾可捷也。」幾，居希翻。氶乃囚桓羆，以悝為長史，以其弟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沈約曰︰晉惠帝元康九年，分長沙東北下雋諸縣立建昌郡，至宋，為巴陵郡。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西部都尉立衡陽郡。淮陵縣，屬臨淮郡，時亦分為郡。舂陵令長沙易雄，舂陵縣，本前漢之舂陵侯國，後徙國南陽，省；吳復立舂陵縣，屬零陵郡。姓譜︰易姓，齊有大夫易牙。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一州之內皆應氶。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吳孫亮太平二年，分長沙東部都尉立湘東郡。澹，徒覽翻。氶使虞望討斬之，以徇四境。澹，敦姊夫也。

氶遣主簿鄧騫至襄陽，晉梁州刺史鎭襄陽，自周訪始。宋白曰︰襄陽，漢中廬縣地。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劉隗，字大連。說，輸芮翻；下同。非有害於天下。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公受任方伯，奉辭伐罪，乃桓、文之功也。」卓曰︰「桓、文則非吾所能；然志在徇國，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曰︰「昔隗囂跋扈，竇融保河西以奉光武，卒受其福。事見四十一卷漢光武建武五年至四十三卷十二年。卒，子恤翻。今將軍有重望於天下，但當按兵坐以待之，使大將軍事捷，當委將軍以方面，不捷，朝廷必以將軍代之，何憂不富貴；而釋此廟勝，孫子曰︰未戰而廟勝，得算多也；未戰而廟不勝，得算少也。決存亡於一戰邪？」騫謂梁曰︰「光武當創業之初，故隗、竇可以文服從容顧望。文服，謂非心服，特以虛文示相臣服而已。從，千容翻。今將軍之於本朝，非竇融之比也；朝，直遙翻。襄陽之於太府，襄陽以王敦府為太府。非河西之固也。使大將軍克劉隗，還武昌，增石城之戍，賢曰︰石城故城，在復州沔陽縣東南。絕荊、湘之粟，將軍將安歸乎！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且為人臣，國家有難，處，昌呂翻。難，乃旦翻。坐視不救，於義安乎！」卓尚疑之。騫曰︰「今旣不為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強而我弱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留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衆旣倍之矣。見，賢遍翻。以將軍之威名，帥此府之精銳，杖節鳴鼓，以順討逆，豈王含所能禦哉！帥，讀曰率。遡流之衆，勢不自救，謂敦兵以東下，若欲遡流西上以自救，勢不相及也。將軍之舉武昌，若摧枯拉朽，尚何顧慮邪！拉，盧合翻。武昌旣定，據其軍實，鎭撫二州，二州，謂荊、江也。以恩意招懷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關羽也。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今釋必勝之策，安坐以待危亡，不可以言智矣。」

敦恐卓於後為變，又遣參軍丹楊樂道融往邀之，必欲與之俱東。道融雖事敦，而忿其悖逆，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乃說卓曰︰「主上親臨萬機，自用譙王為湘州，非專任劉隗也。而王氏擅權日久，卒見分政，卒，讀曰猝；謂分任譙王氶等，政不專歸於王氏也。便謂失職，背恩肆逆，背，蒲妹翻。舉兵向闕。國家遇君至厚，今與之同，豈不違負大義，生為逆臣，死為愚鬼，永為宗黨之恥，不亦惜乎！為君之計，莫若偽許應命，而馳襲武昌，大將軍士衆聞之，必不戰自潰，大勳可就矣。」卓雅不欲從敦，聞道融之言，遂決曰︰「吾本意也。」乃與巴東監軍柳純、南平太守夏侯承、監，工銜翻。夏，戶雅翻。宜都太守譚該等姓譜︰齊滅譚，子孫以國為氏；漢有河南尹譚閎。又巴南大姓有譚氏，盤瓠之後。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數，所具翻。遣參軍司馬讚、孫雙奉表詣臺；羅英至廣州，約陶侃同進。戴淵在江西，戴淵出鎭合肥，於建康為江西。先得卓書，表上之，上，時掌翻。臺內皆稱萬歲。陶侃得卓信，卽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帥，讀曰率。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奔散。

敦遣從母弟南蠻校尉魏乂、敦從母魏氏，乂其弟也。從，才用翻。將軍李恆恆，戶登翻。帥甲卒二萬攻長沙。長沙城池不完，資儲又闕，人情震恐。或說譙王氶，南投陶侃或退據零、桂。氶曰︰「吾之起兵，志欲死於忠義，豈可貪生苟免，為奔敗之將乎！將，卽翻亮。事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未幾，幾，魚豈翻。虞望戰死，甘卓欲留鄧騫為參軍，騫不可，乃遣參軍虞沖與騫偕至長沙，遺譙王氶書，勸之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遺，于季翻。斷，丁管翻。則湘圍自解。氶復書稱︰「江左中興，草創始爾，豈圖惡逆萌自寵臣。吾以宗室受任，志在隕命；而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足下能卷甲電赴，猶有所及；卷，讀曰捲。若其狐疑，則求我於枯魚之肆矣。」莊子見車轍鮒，鮒曰︰「豈無斗升之水以活我乎？」莊子曰︰「待我決西江之水而迎汝。」鮒曰︰「如君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卓不能從。

**2**二月，甲午，封皇子昱為琅邪王。

**3**後趙王勒立子弘為世子。遣中山公虎將精卒四萬擊徐龕；將，卽亮翻。龕，苦含翻。龕堅守不戰，虎築長圍守之。

**4**趙主曜自將擊楊難敵，難敵逆戰不勝，退保仇池。仇池諸氐、羌及故晉王保將楊韜、隴西太守梁勛皆降於曜。降，戶江翻。遷隴西萬餘戶於長安，進攻仇池。會軍中大疫，曜亦得疾，將引兵還；恐難敵躡其後，乃遣光國中郞將王獷說難敵，光國中郞將，趙所置也。獷，古猛翻。說，輸芮翻。諭以禍福，難敵遣使稱藩。曜以難敵為假黃鉞、都督益·寧·南秦·涼·梁·巴六州·隴上·西域諸軍事、上大將軍、益·寧·南秦三州牧、武都王。吳孫氏始置上大將軍。南秦州及巴州，曜創其名。其後北國率授楊氏南秦州刺史，據有陰平、武都二郡之地。

秦州刺史陳安求朝於曜，曜辭以疾。安怒，以為曜已卒，朝，直遙翻。卒，子恤翻。大掠而歸。曜疾甚，乘馬輿而還。使其將呼延寔監輜重於後，監，工銜翻。重，直用翻。安邀擊，獲之，謂寔曰︰「劉曜已死，子尚誰佐！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寔叱之曰︰「汝受人寵祿而叛之，自視智能何如主上？吾見汝不日梟首於上邽市，梟，堅堯翻。何謂大業！宜速殺我！」安怒，殺之，以寔長史魯憑為參軍。安遣其弟集帥騎三萬追曜，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衞將軍呼延瑜逆擊，斬之。安乃還上邽，遣將襲汧城，拔之。汧縣，屬扶風郡。汧，苦堅翻。隴上氐、羌皆附於安，有衆十餘萬，自稱大都督、假黃鉞、大將軍、雍·涼·秦·梁四州牧、涼王，雍，於用翻。以趙募為相國。魯憑對安大哭曰︰「吾不忍見陳安之死也！」安怒，命斬之。憑曰︰「死自吾分，分，扶問翻。懸吾頭於上邽市，觀趙之斬陳安也！」遂殺之。曜聞之，慟哭曰︰「賢人，民之望也。陳安於求賢之秋而多殺賢者，吾知其無所為也。」

休屠王石武以桑城降趙，石武，蓋亦匈奴種。屠，直於翻。趙以武為秦州刺史，封酒泉王。

**5**帝徵戴淵、劉隗入衞建康。隗至，百官迎于道，隗岸幘大言，岸幘者，幘微脫額也。意氣自若。及入見，見，賢遍翻。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隗始有懼色。

司空導帥其弟中領軍邃、左衞將軍廙、侍中侃、彬及諸宗族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罪。帥，讀曰率。從，才用翻。廙，羊至翻，又逸職翻。周顗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累，力瑞翻。周顗，字伯仁，欲使顗保護導，以全其家也。顗直入不顧。旣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顗喜飲酒，喜，許記翻。至醉而出，導猶在門，又呼之。顗不與言，顧左右曰︰「今年殺諸賊奴，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旣出，又上表明導無罪，言甚切至。導不之知，甚恨之。

帝命還導朝服，召見之。導稽首曰︰朝，直遙翻。稽，音啓。「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王導，字茂弘。孔氏曰︰寄百里之命，謂攝君之政令。是何言邪！」

三月，以導為前鋒大都督，加戴淵驃騎將軍。驃，匹妙翻。詔曰︰「導以大義滅親，衞石碏之子厚，與公子州吁弒衞桓公，又與州吁如陳，碏使告于陳而殺之。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帝之初鎭揚州也，領安東將車。以周顗為尚書左僕射，王邃為右僕射。帝遣王廙往諭止敦；敦不從而留之，廙更為敦用。征虜將軍周札，素矜險好利，好，呼到翻。帝以為右將軍、都督石頭諸軍事。敦將至，帝使劉隗軍金城，金城，在丹楊江乘蒲洲上。札守石頭，帝親被甲徇師於郊外。被，皮義翻。以甘卓為鎭南大將軍、侍中、都督荊·梁二州諸軍事，陶侃領江州刺史；使各帥所統以躡敦後。帥，讀曰率；下同。

敦至石頭，欲攻劉隗。杜弘言於敦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易，以豉翻。不如攻石頭，周札少恩，少，詩沼翻。兵不為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自走矣。」敦從之，以弘為前鋒，攻石頭，札果開門納弘。敦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為盛德事矣！」敦無君之心，形於言也。復，扶又翻。謝鯤曰︰「何為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言日復一日，浸忘前事，則君臣猜嫌之迹亦日去耳。

帝命刁協、劉隗、戴淵帥衆攻石頭，王導、周顗、郭逸、虞潭等三道出戰，協等兵皆大敗。太子紹聞之，欲自帥將士決戰；升車將出，中庶子溫嶠執鞚諫曰︰鞚，苦貢翻。「殿下國之儲副，柰何以身輕天下！」抽劍斬鞅，乃止。

敦擁兵不朝，朝，直遙翻︰下同。放士卒劫掠，宮省奔散，惟安東將軍劉超按兵直衞，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脫戎衣，著朝服，著，陟略翻。顧而言曰︰「欲得我處，當早言！何至害民如此！」又遣使謂敦曰︰使，疏吏翻。「公若不忘本朝，於此息兵，則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以避賢路。」

刁協、劉隗旣敗，俱入宮，見帝於太極東除。除，殿陛也。帝執協、隗手，流涕嗚咽，勸令避禍。協曰︰「臣當守死，不敢有貳。」帝曰︰「今事逼矣，安可不行！」乃令給協、隗人馬，使自為計。協老，不堪騎乘，素無恩紀，募從者，皆委之，行至江乘，為人所殺，送首於敦。隗奔後趙，官至太子太傅而卒。成帝咸和八年，劉隗從石虎戰死於潼關，豈卽此劉隗邪！

帝令公卿百官詣石頭見敦，敦謂戴淵曰︰「前日之戰，有餘力乎？」淵曰︰「豈敢有餘，但力不足耳！」敦曰︰「吾今此舉，天下以為何如？」淵曰︰「見形者謂之逆，體誠者謂之忠。」敦笑曰︰「卿可謂能言。」又謂周顗曰︰「伯仁，卿負我！」愍帝建興元年，顗為杜弢所困，投敦於豫章，故敦以為德。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帥六軍，帥，讀曰率。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

辛未，大赦；以敦為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江州牧，封武昌郡公，並讓不受。

初，西都覆沒，四方皆勸進於帝。見九十卷建武元年。敦欲專國政，忌帝年長難制，長，知兩翻。欲更議所立，王導不從。及敦克建康，謂導曰︰「不用吾言，幾至覆族。」幾，居希翻。

敦以太子有勇略，為朝野所嚮，朝，直遙翻。欲誣以不孝而廢之，大會百官，問溫嶠曰︰「皇太子以何德稱？」聲色俱厲。嶠曰︰「鉤深致遠，蓋非淺局所量；量，音良。以禮觀之，可謂孝矣。」言太子旣有鉤深致遠之才，而又盡事親之禮，所以解敦不孝之誣也。衆皆以為信然，敦謀遂沮。沮，在呂翻。

帝召周顗於廣室，廣室，殿名。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固副所望邪？」恙，余亮翻。顗曰︰「二宮自如明詔，臣等尚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顗代戴淵為護軍將軍，以郝嘏為長史。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喪，息浪翻。復，扶又翻。敦參軍呂猗，嘗為臺郞，晉謂尚書郞為臺郞。性姦諂，戴淵為尚書，惡之。惡，烏路翻。猗說敦曰︰「周顗、戴淵，皆有高名，足以惑衆，近者之言，曾無怍色，謂二人答敦之言。怍，才各翻。公不除之，恐必有再舉之憂。」敦素忌二人之才，心頗然之，從容問王導曰︰「周、戴，南北之望，周顗，汝南人；戴淵，廣陵人。晉氏南渡，二人名冠當時。從，千容翻。當登三司無疑也。」導不答。又曰︰「若不三司，止應令僕邪？」三司，太尉、司徒、司空也；令僕，尚書令及左右僕射也。又不答。敦曰︰「若不爾，正當誅爾！」又不答。丙子，敦遣部將陳郡鄧岳收顗及淵。將，卽亮翻。先是，敦謂謝鯤曰︰先，悉薦翻。「吾當以周伯仁為尚書令，戴若思為僕射。」戴淵，字若思。是日，又問鯤︰「近來人情何如？」鯤曰︰「明公之舉，雖欲大存社稷，然悠悠之言實未達高義。言衆人議敦舉兵向闕，非義舉也。若果能舉用周、戴，則羣情帖然矣！」敦怒曰︰「君粗疏邪！二子不相當，吾已收之矣！」鯤愕然自失。參軍王嶠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詩·大雅·文王之詩。濟，子禮翻。柰何戮諸名士！」敦大怒，欲斬嶠，衆莫敢言。鯤曰︰「明公舉大事，不戮一人。嶠以獻替忤旨，便以釁鼓，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替其否。釁鼓，殺人以血塗鼓也。忤，五故翻。不亦過乎！」敦乃釋之，黜為領軍長史。大將軍府參軍黜為領軍長史，足知敦府重於諸府矣。嶠，渾之族孫也。

顗被收，路經太廟，大言曰︰「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神祇有靈，當速殺之！」被，皮義翻。祇，翹移翻。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容止自若，觀者皆為流涕。為，于偽翻；下同。幷戴淵殺之於石頭南門之外。

帝使侍中王彬勞敦，勞，力到翻。彬素與顗善，先往哭顗，然後見敦。敦怪其容慘，問之。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凡人遇汝，以王彬之為人，顗以凡人遇之，亦可以見其風裁矣。汝何哀而哭之？」彬曰︰「伯仁長者，兄之親友；在朝雖無謇愕，「愕」，當作「諤」。朝，直遙翻。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惋，烏貫翻。據元帝紀，四月，敦入石頭，辛未，大赦。因勃然數敦曰︰數，所具翻。「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圖為不軌，禍及門戶矣！」辭氣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爾狂悖乃至此，以吾為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坐，徂臥翻。為，于偽翻。勸彬起謝。彬曰︰「腳痛不能拜；且此復何謝！」復，扶又翻；下同。敦曰︰「腳痛孰若頸痛？」彬殊無懼容，竟不肯拜。

王導後料檢中書故事，料，音聊。乃見顗救己之表，執之流涕曰︰「吾雖不殺伯仁，伯仁由我而死，自愧於敦三問不答之時也。幽冥之中，負此良友！」

沈充拔吳國，殺內史張茂。

初，王敦聞甘卓起兵，大懼。卓兄子卬為敦參軍，敦使卬歸說卓曰︰說，輸芮翻；下同。「君此自是臣節，不相責也。吾家計急，不得不爾。想便旋軍襄陽，當更結好。」好，呼到翻。卓雖慕忠義，性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軍于豬口，水經︰沔水東南逕江夏雲杜縣東，夏水從西來注之。註云︰卽䐗口也。䐗，與豬同。欲待諸方同出軍，稽留累旬不前。敦旣得建康，乃遣臺使以騶虞幡駐卓軍。諸方，謂待諸方鎭同出軍也。騶虞，仁獸；故以騶虞幡駐軍。使，疏吏翻。卓聞周顗、戴淵死，流涕謂卬曰︰「吾之所憂，正為今日。為，于偽翻；下同。且使聖上元吉，太子無恙，恙，余亮翻。吾臨敦上流，亦未敢遽危社稷。適吾徑據武昌，敦勢逼，必劫天子以絕四海之望，不如還襄陽，更思後圖。」卽命旋軍。都尉秦康與樂道融說卓曰︰「今分兵斷彭澤，彭澤縣，屬豫章郡，彭蠡湖自此入于大江。分兵斷彭澤湖口，可使敦上下不得相通。斷，丁管翻。使敦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離散，可一戰擒也。將軍起義兵而中止，竊為將軍不取。且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欲西還，亦恐不可得也。」卓不從。道融晝夜泣諫，卓不聽；道融憂憤而卒。卓性本寬和，忽更強塞，此強，謂強暴也。塞，謂窒塞而不疏通。塞，悉則翻。徑還襄陽，意氣騷擾，舉動失常，識者知其將死矣。

王敦以西陽王羕為太宰，羕，余亮翻。加王導尚書令，王廙為荊州刺史；改易百官及諸軍鎭，轉徙黜免者以百數；或朝行暮改，惟意所欲。敦將還武昌，謝鯤言於敦曰︰「公至都以來，稱疾不朝，是以雖建勳而人心實有未達。今若朝天子，朝，直遙翻；下同。使君臣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曰︰「君能保無變乎？」對曰︰「鯤近日入覲，主上側席，遲得見公，王者側席待賢，鯤用此語也。遲，直二翻，待也。宮省穆然，必無虞也。穆然，和敬之意。公若入朝，鯤請侍從。」從，才用翻。敦勃然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人，亦復何損於時！」復，扶又翻。竟不朝而去。夏，四月，敦還武昌。

初，宜都內史天門周級吳孫晧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郡。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郡，隋罷郡為石門縣。聞譙王氶起兵，使其兄子該潛詣長沙，申款於氶。申，明也；款，誠也。魏乂等攻湘州急，氶遣該及從事邵陵周崎間出求救，此非潁川之邵陵。吳孫晧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郡。崎，丘奇翻。間，古莧翻。皆為邏者所得。乂使崎語城中，稱大將軍已克建康，甘卓還襄陽，外援理絕。言以事理觀之，外援巳絕也。邏，郞佐翻。語，牛倨翻。崎偽許之，旣至城下，大呼曰︰「援兵尋至，努力堅守！」乂殺之。乂考該至死，竟不言其故，周級由是獲免。

乂等攻戰日逼，敦又送所得臺中人書疏，令乂射以示氶。呼，火故翻。射，而亦翻。城中知朝廷不守，莫不悵惋。惋，烏貫翻。相持且百日，劉翼戰死，士卒死傷相枕。枕，職任翻。癸巳，乂拔長沙，氶等皆被執。乂將殺虞悝，子弟對之號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闔門為忠義之鬼，亦復何恨！」悝，苦回翻。號，戶刀翻。復，扶又翻。

乂以檻車載氶及易雄送武昌，佐吏皆奔散，惟主簿桓雄、西曹書佐韓階、府諸曹各有書佐。從事武延，毀服為僮從氶，不離左右。毀服者，毀其常服，為僮奴之服。離，力智翻。乂見桓雄姿貌舉止非凡人，憚而殺之。韓階、武延執志愈固。荊州刺史王廙承敦旨，殺氶於道中，廙，羊至翻，又逸職翻。階、延送氶喪至都，葬之而去。易雄至武昌，意氣忼慨，曾無懼容。忼，口黨翻。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難耳。難，乃旦翻。今日之死，固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遣就舍。衆人皆賀之，雄笑曰︰「吾安得生！」旣而敦遣人潛殺之。

魏乂求鄧騫甚急，鄕人皆為之懼，為，于偽翻。騫笑曰︰「此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故求我以厭人望也。」厭，益涉翻。乃往詣乂，乂喜曰︰「君，古之解揚也。」左傳︰楚子圍宋；晉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旣許不穀而反之，何故？速卽爾刑！」對曰︰「受命而出，有死無霣，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楚子舍之以歸。解，戶買翻。以為別駕。

詔以陶侃領湘州刺史；王敦上侃復還廣州，加散騎常侍。上，時掌翻。

**6**甲午，前趙羊后卒，諡曰獻文。

**7**甘卓家人皆勸卓備王敦，卓不從，悉散兵佃作，佃，停年翻。聞諫，輒怒。襄陽太守周慮密承敦意，詐湖中多魚，勸卓遣左右悉出捕魚。五月，乙亥，慮引兵襲卓於寢室，殺之，傳首於敦，幷殺其諸子。敦以從事中郞周撫督沔北諸軍事，代卓鎭沔中。自南鄭至襄陽，沔水所由也，故謂之沔中。撫，訪之子也。

敦旣得志，暴慢滋甚，四方貢獻多入其府，將相岳牧皆出其門。舜有四岳、十二牧，故後之居方面者，謂之岳牧。以沈充、錢鳳為謀主，唯二人之言是從，所譖無不死者。以諸葛瑤、鄧岳、周撫、李恆、謝雍為爪牙。恆，戶登翻。充等並凶險驕恣，大起營府，侵人田宅，剽掠市道，剽，匹妙翻。識者咸知其將敗焉。

**8**秋，七月，後趙中山公虎拔泰山，執徐龕送襄國；龕，苦含翻。後趙王勒盛之以囊，於百尺樓上撲殺之，盛，時征翻。楊正衡曰︰撲，弼角翻。命王伏都等妻子刳而食之，龕殺王伏都，見上卷大興三年。阬其降卒三千人。降，戶江翻。

**9**兗州刺史郗鑒在鄒山三年，有衆數萬。愍帝建興元年，帝以鑒鎭鄒山，今旣數年矣，所謂三年有衆數萬者，言鑒旣鎭鄒山之後，三年之間，民歸之者有此數也。郗，丑之翻。戰爭不息，百姓饑饉，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燕，經秋而蟄。為後趙所逼，退屯合肥。尚書右僕射紀瞻，以鑒雅望清德，宜從容臺閣，從，千容翻。上疏請徵之；乃徵拜尚書。徐、兗間諸塢多降於後趙，降，戶江翻。後趙置守宰以撫之。

**10**王敦自領寧、益二州都督。非君命，故史以自領書之。

冬，十月，己丑，荊州刺史武陵康侯王廙卒。

王敦以下邳內史王邃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諸軍事，鎭淮陰；衞將軍王含都督沔南諸軍事，領荊州刺史；武昌太守丹楊王諒為交州刺史。考異曰︰諒傳︰「永興三年，敦以諒為交州。」按︰永興三年，卽惠帝光熙元年也，諒傳誤。使諒收交州刺史脩湛、新昌太守梁碩殺之。吳孫晧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諒誘湛，斬之。誘，音酉。碩舉兵圍諒於龍編。龍編縣，屬交趾郡，州、郡皆治焉。

**11**祖逖旣卒，後趙屢寇河南，拔襄城、城父，城父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魏、晉屬譙國。此河南，槪言黃河之南，非專指河南郡也。父，音甫。圍譙。豫州刺史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梁、鄭之間復騷然矣。復，扶又翻。

**12**十一月，以臨潁元公荀組為太尉；辛酉，薨。

**13**罷司徒，幷丞相府。王敦以司徒官屬為留府。敦還武昌，遙制朝政，故有留府在建康。

**14**帝憂憤成疾，閏月，己丑，崩；年四十七。司空王導受遺詔輔政。帝恭儉有餘而明斷不足，斷，丁亂翻。故大業未復而禍亂內興。庚寅，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尊所生母荀氏為建安君。

**15**十二月，趙主曜葬其父母於粟邑，大赦。陵下周二里，上高百尺，高，居傲翻。計用六萬夫，作之百日乃成。役者夜作，繼以脂燭，民甚苦之。游子遠諫，不聽。

**16**後趙濮陽景侯張賓卒，濮，博木翻。後趙王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也！」程遐代為右長史。遐，世子弘之舅也，勒每與遐議，有所不合，輒歎曰︰「右侯捨我去，乃令我與此輩共事，豈非酷乎！」酷，慘也，虐也，言天奪張賓之年，何其虐我之慘也。因流涕彌日。

**17**張茂使將軍韓璞帥衆取隴西、南安之地，置秦州。南陽王保旣死，陳安不能有，茂遂取之。帥，讀曰率。

**18**慕容廆遣其世子皝襲段末柸，入令支，皝，戶廣翻。令支縣，漢屬遼西郡，晉省，段氏據其地。應劭曰︰令，音鈴。師古音郞定翻。支，裴松之音其兒翻。掠其居民千餘家而還。

肅宗明皇帝上諱紹，字道畿，元帝長子也。諡法︰思慮果遠曰明。

## 太寧元年（癸未、三二三）

**1**春，正月，成李驤、任回寇臺登，臺登縣，屬越巂郡。九州要記曰︰臺登縣有奴諾川，鸚鸝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黃帝子昌意降居若水，卽此。將軍司馬玖戰死，越巂太守李釗、漢嘉太守王載漢嘉本前漢青衣縣，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分為漢嘉郡。釗，音昭。皆以郡降于成。降，戶江翻。

**2**二月，庚戌，葬元帝于建平陵。

**3**三月，戊寅朔，改元。

**4**饒安、東光、安陵三縣災，三縣皆屬渤海郡，惟東光，漢舊縣；饒安縣，前漢之千童縣也，後漢靈帝改曰饒安；安陵縣，晉置。時皆為後趙之地。燒七千餘家，死者萬五千人。

**5**後趙寇彭城、下邳，徐州刺史卞敦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盱眙，音吁怡。敦，壼之從父兄也。壼，苦本翻。從，才用翻。

**6**王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夏，四月，加敦黃鉞、班劍，劉良文選註曰︰班劍，謂執劍而從行者也。呂向曰︰班，列也，言使勇士行列持劍以為儀仗也。李周翰曰︰班劍，木劍無刃，假作劍形，畫之以文，故曰班也。晉志，文武官公，給虎賁二十人，持班劍。奏事不名，入朝不趨，劍履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敦移鎭姑孰，屯于湖，姑孰，前漢丹楊春穀縣地，今太平州當塗縣，卽姑孰之地。縣南三里，有姑孰溪，西入大江。于湖縣，本吳督農校尉治，武帝太康二年，分丹楊縣立于湖縣。杜佑曰︰宣州當塗縣城，卽晉姑孰城。于湖故城在縣南。張舜民曰︰今太平州跨姑孰溪。陸游曰︰姑孰城在當塗北，今州城正據姑孰溪；溪東南數峯如黛，蓋青山也。自姑孰溪行夾中，三十里至大信口，出口，泝江過大、小褐山磯，又過蟂磯。蕪湖，卽于湖，並大江有王敦城，氣象宏敞。並，步浪翻。考異曰︰晉春秋及後魏書·僭晉傳云「屯蕪湖」；晉書·明帝紀云「下屯于湖」，今從之。以司空導為司徒，敦自領揚州牧。敦欲為逆，王彬諫之甚苦。敦變色，目左右，將收之。彬正色曰︰「君昔歲殺兄，今又殺弟邪！」晉書·王彬傳，以為彬從兄稜為敦所害，故云然。余據殺稜者王如，雖出於敦之意，猶假手於如也；且稜於敦為從弟。此言殺兄，蓋以敦殺王澄也，事見八十八卷懷帝永嘉六年。敦乃止，以彬為豫章太守。

**7**後趙王勒遣使結好於慕容廆，廆執送建康。好，呼到翻。

**8**成李驤等進攻寧州，刺史褒中壯公王遜使將軍姚嶽等拒之，戰於螗蜋，據水經註︰螗蜋，卽堂狼縣也，前漢屬犍為郡，後漢省。郡國志︰犍為屬國朱提縣有堂狼山，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置朱提郡，堂狼縣屬焉。成兵大敗。嶽追至瀘水，成兵爭濟，溺死者千餘人。嶽以道遠，不敢濟而還。溺，奴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遜以嶽不窮追，大怒，鞭之；怒甚，冠裂而卒。遜在州十四年，懷帝永嘉四年，遜至寧州，至是適十四年。威行殊俗。州人立其子堅行州府事，州，寧州；府，南夷校尉府也。詔除堅寧州刺史。

**9**廣州刺史陶侃遣兵救交州；未至，梁碩拔龍編，奪刺史王諒節，諒不與，碩斷其右臂。諒曰︰「死且不避，斷臂何為！」『嚴︰「為」改「有」。』斷，丁管翻。踰旬而卒。

**10**六月，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以后兄中領軍亮為中書監。

**11**梁碩據交州，凶暴失衆心。陶侃遣參軍高寶攻碩，斬之。詔以侃領交州刺史，進號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未幾，吏部郞阮放求為交州刺史，許之。幾，居豈翻。放行至寧浦，廣州記曰︰漢獻帝建安二十三年，吳分鬱林郡立寧浦郡。晉太康地志曰︰武帝太康七年，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唐為橫州寧浦縣。浦，滂五翻。遇高寶，為寶設饌，為，于偽翻。饌，雛睆翻，又雛戀翻。伏兵殺之。寶兵擊放，放走，得免，至州少時，病卒。少，詩沼翻。考異曰︰放傳云︰「成帝幼沖，庾氏執政，放求為交州，」下乃云「逢高寶平梁碩還，」非成帝時也，放傳誤。放，咸之族子也。阮咸有名於魏、晉之間。

**12**陳安圍趙征西將軍劉貢于南安，休屠王石武自桑城引兵趣上邽以救之，屠，直於翻。趣，七喻翻。與貢合擊安，大破之。安收餘騎八千，走保隴城。騎，奇寄翻。秋，七月，趙主曜自將圍隴城，別遣兵圍上邽。安頻出戰，輒敗。右軍將軍劉幹攻平襄，克之，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隴上諸縣悉降。降，戶江翻；下同。安留其將楊伯支、姜沖兒守隴城，自帥精騎突圍，出奔陜中。陜中，在隴城南。陜，與陿同，戶夾翻。曜遣將軍平先等追之。安左揮七尺大刀，右運丈八蛇矛，近則刀矛俱發，輒殪五六人，殪，壹計翻。遠則左右馳射而走。先亦勇捷如飛，與安搏戰，三交，遂奪其蛇矛。三交，戰三合也。會日暮雨甚，安棄馬與左右匿於山中；趙兵索之，不知所在。索，山客翻。明日，安遣其將石容覘趙兵，將，卽亮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趙輔威將軍呼延青人獲之，拷問安所在，拷，苦皓翻；掠也，擊也。容卒不肯言，卒，子恤翻。青人殺之。雨霽，青人尋其迹，獲安於澗曲，斬之。安善撫將士，與同甘苦，及死，隴上人思之，為作壯士之歌。歌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䯀驄交馬鐵瑕鞍。七尺大刀奮如湍，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前。戰始三交失蛇予，棄我䯀驄竄巖幽，為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柰子何！」為，于偽翻。楊伯支斬姜沖兒，以隴城降；別將宋亭斬趙募，以上邽降。曜徙秦州大姓楊、姜諸族二千餘戶于長安。氐、羌皆送任請降；任，質任也。以赤亭羌酋姚弋仲為平西將軍，封平襄公。酋，慈由翻。

**13**帝畏王敦之逼，欲以郗鑒為外援，郗，丑之翻。拜鑒兗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鎭合肥。王敦忌之，表鑒為尚書令。八月，詔徵鑒還，道經姑孰，敦與之論西朝人士，曰︰「樂彥輔，短才耳，考其實，豈勝滿武秋邪！」時江東謂洛都為西朝。樂廣，字彥輔。滿奮，字武秋。朝，直遙翻。鑒曰︰「彥輔道韻平淡，愍懷之廢，柔而能正；武秋失節之士，安得擬之！」事見八十三卷惠帝永康元年，滿奮旣收東宮官屬之辭太子者，趙王倫之篡，奮又奉璽綬，故謂之失節。敦曰︰「當是時，危機交急。」鑒曰︰「丈夫當死生以之。」敦惡其言，不復相見，惡，烏路翻。復，扶又翻。久留不遣。敦黨皆勸敦殺之，敦不從。鑒還臺，遂與帝謀討敦。

**14**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擊安東將軍曹嶷，帥，讀曰率。嶷，魚力翻。青州郡縣多降之，遂圍廣固。水經註︰廣固城，在漢齊郡廣縣西北四里，四周絕澗，阻水深隍，曹嶷所築也。九域志︰廣固城，古樂安城。今按青州益都縣西四十里有廣固城，杜佑曰︰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降，戶江翻。嶷出降，送襄國殺之，阬其衆三萬。虎欲盡殺嶷衆，青州刺史劉徵曰︰「今留徵，使牧民也；無民焉牧，焉，於虔翻。徵將歸耳！」虎乃留男女七百口配徵，使鎭廣固。

**15**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遣其將劉咸攻韓璞於冀城，呼延晏攻寧羌護軍陰鑒於壁，桑壁，當在南安界。曜自將戎卒二十八萬軍于河上，將，卽亮翻。列營百餘里，金鼓之聲動地，河水為沸，張茂臨河諸戍，皆望風奔潰。曜揚聲欲百道俱濟，直抵姑臧，涼州大震。參軍馬岌勸茂親出拒戰，長史氾禕怒，請斬之。岌曰︰「氾公糟粕書生，刺舉小才，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問桓公曰︰「敢問公所讀者何言也？」公曰︰「聖人之書也。」曰︰「聖人在乎？」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陸德明曰︰糟，音曹。李云︰酒滓也。粕，普各翻；糟爛為粕。刺者，以直傷人；舉者，招人之過。氾，音凡。不思家國大計。明公父子欲為朝廷誅劉曜有年矣，為，于偽翻；下為明同。今曜自至，遠近之情，共觀明公此舉，當立信勇之驗以副秦、隴之望，力雖不敵，勢不可以不出。」茂曰︰「善！」乃出屯石頭。石頭，在姑臧城東。茂謂參軍陳珍曰︰「劉曜舉三秦之衆，乘勝席卷而來，言新破陳安，乘勝而來也。卷，讀曰捲。將若之何？」珍曰︰「曜兵雖多，精卒至少，少，詩沼翻。大抵皆氐、羌烏合之衆，恩信未洽，且有山東之虞，謂方與石勒相圖也。安能捨其腹心之疾，曠日持久，與我爭河西之地邪！若二旬不退，珍請得弊卒數千，為明公擒之。」為，于偽翻。茂喜，使珍將兵救韓璞。趙諸將爭欲濟河，趙主曜曰︰「吾軍勢雖盛，然畏威而來者三分有二，中軍疲困，其實難用。果如陳珍所料。今但按甲勿動，以吾威聲震之，若出中旬張茂之表不至者，吾為負卿矣。」茂尋遣使稱藩，獻馬、牛、羊、珍寶不可勝紀。使，疏吏翻。勝，音升。曜拜茂侍中、都督涼·南·北秦·梁·益·巴·漢·隴右·西域雜夷·匈奴諸軍事、太師、涼州牧，封涼王，加九錫。

**16**楊難敵聞陳安死，大懼，與弟堅頭南奔漢中，趙鎭西將軍劉厚追擊之，大獲而還。趙主曜以大鴻臚田崧為鎭南大將軍、益州刺史，鎭仇池。難敵送任請降於成，降，戶江翻。成安北將軍李稚受難敵賂，不送難敵於成都。趙兵退，卽遣歸武都，難敵遂據險不服。稚自悔失計，亟請討之。亟，欺冀翻。亟請，數以為請也。雄遣稚兄侍中、中領軍琀與稚出白水，征東將軍李壽及琀弟玝出陰平，以擊難敵；楊正衡曰︰琀，胡紺翻。玝，音午。羣臣諫，不聽。難敵遣兵拒之，壽、玝不得進，而琀、稚長驅至下辨。辨，步莧翻。難敵遣兵斷其歸路，四面攻之。斷，丁管翻。琀、稚深入無繼，皆為難敵所殺，死者數千人。琀，蕩之長子，長，知兩翻；下同。有才望，雄欲以為嗣，聞其死，不食者數日。

**17**初，趙主曜長子儉，次子胤。胤年十歲，長七尺五寸，長子之長，知兩翻；下同。長七之長，直亮翻。漢主聰奇之，謂曜曰︰「此兒神氣，非義眞之比也，儉，字義眞。當以為嗣。」曜曰︰「藩國之嗣，能守祭祀足矣，不敢亂長幼之序。」聰曰︰「卿之勳德，當世受專征之任，言當世為方伯，得專征伐也。非他臣之比也，吾當更以一國封義眞。」乃封儉為臨海王，立胤為世子。旣長，多力善射，驍捷如風。驍，堅堯翻。靳準之亂，事見九十卷大興元年。沒於黑匿郁鞠部。黑匿郁鞠旣歸胤，曜嘉其忠款，封為左賢王，則亦匈奴之種也。陳安旣敗，胤自言於郁鞠，郁鞠大驚，禮而歸之。曜悲喜，謂羣臣曰︰「義光雖已為太子，然沖幼儒謹，恐不堪今之多難。義孫，故世子也，曜太子熙字義光；胤字義孫。難，乃旦翻。材器過人，且涉歷艱難。吾欲法周文王、漢光武，以固社稷而安義光，何如？」周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漢光武舍長子彊而立明帝。太傅呼延晏等皆曰︰「陛下為國家無窮之計，豈惟臣等賴之，實宗廟四海之慶。」左光祿大夫卜泰、太子太保韓廣進曰︰「陛下以廢立為是，不應更問羣臣；若以為疑，固樂聞異同之言。樂，音洛。臣竊以為廢太子，非也。昔文王定嗣於未立之前，則可也；光武以母失恩而廢其子，豈足為聖朝之法！朝，直遙翻。曏以東海為嗣，未必不如明帝也。胤文武才略，誠高絕於世；然太子孝友仁慈，亦足為承平賢主。況東宮者，民、神所繫，豈可輕動！陛下誠欲如是，臣等有死而已，不敢奉詔。」曜默然。胤進曰︰「父之於子，當愛之如一，今黜熙而立臣，臣何敢自安！陛下苟以臣為頗堪驅策，豈不能輔熙以承聖業乎！必若以臣代熙，臣請效死於此，不敢聞命。」因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曜亦以熙羊后所生，不忍廢也，乃追諡前妃卜氏為元悼皇后。泰，卽胤之舅也，曜嘉其公忠，以為上光祿大夫、儀同三司、領太子太傅；封胤為永安王，拜侍中、衞大將軍、都督二宮禁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二宮，曜宮及熙宮也。命熙於胤盡家人之禮。不以儲嗣使熙廢兄弟庸敬。

**18**張茂大城姑臧，修靈鈞臺。元帝大興四年，茂築靈鈞臺，以閻曾諫而止，今復修之。別駕吳紹諫曰︰「明公所以修城築臺者，蓋懲旣往之患耳。謂懲劉曜來攻也。愚以為苟恩未洽於人心，雖處層臺，處，昌呂翻。亦無所益，適足以疑羣下忠信之志，失士民繫託之望，示怯弱之形，啓鄰敵之謀，將何以佐天子，霸諸侯乎！願亟罷茲役，以息勞費。」茂曰︰「亡兄一旦失身於物，茂兄寔為其下所殺，事見上卷大興二年。豈無忠臣義士欲盡節者哉！顧禍生不意，雖有智勇無所施耳。王公設險，勇夫重閉，古之道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左傳曰︰勇夫重閉，而況國乎！重，直龍翻。今國家未靖，不可以太平之理責人於屯邅之世也。」屯，株倫翻，難也。邅，張連翻，行不進貌。卒為之。卒，子恤翻。

**19**王敦從子允之，方總角，毛萇曰︰總角，聚兩髦也。從，才用翻。敦愛其聰警，常以自隨。敦常夜飲，允之辭醉先臥。敦與錢鳳謀為逆，允之悉聞其言；卽於臥處大吐，吐，土故翻；下同。衣面並汚。汚，烏故翻。鳳出，敦果照視，見允之臥於吐中，不復疑之。會其父舒拜廷尉，允之求歸省父，復，扶又翻。省，悉景翻。悉以敦、鳳之謀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陰為之備。

敦欲強其宗族，陵弱帝室，冬，十一月，徙王含為征東將軍、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王舒為荊州刺史、監荊州沔南諸軍事，監，工銜翻。王彬為江州刺史。

**20**後趙王勒以參軍樊坦為章武內史，章武縣，漢屬勃海郡；武帝泰始元年，分置章武國；隋廢章武，幷入河間郡；唐為瀛州。勒見其衣冠弊壞，問之。坦率然對曰︰「頃為羯賊所掠，資財蕩盡。」勒笑曰︰「羯賊乃爾無道邪！羯，居謁翻。今當相償。」坦大懼，叩頭泣謝。勒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而遣之。

**21**是歲，越巂斯叟攻成將任回，前漢·西南夷傳云︰自巂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筰都最大。師古曰︰徙及筰都二國也。巂，音髓。徙，音斯。此斯，卽漢之斯種也；蜀謂之叟。將，卽亮翻。任，音壬。成主雄遣征南將軍費黑討之。費，扶沸翻。

**22**會稽內史周札，一門五侯，札封東遷縣侯；兄靖子懋，清流亭侯；懋弟贊，武康縣侯；贊弟縉，都鄕侯；兄玘子勰，烏程縣侯；凡五侯。會，工外翻。宗族強盛，吳士莫與為比；王敦忌之。敦有疾，錢鳳勸敦早除周氏，敦然之。周嵩以兄顗之死，事見元帝永昌元年。顗，魚豈翻。心常憤憤。敦無子，養王含子應為嗣，嵩嘗於衆中言應不宜統兵，敦惡之。惡，烏路翻。嵩與札兄子莚皆為敦從事中郞。會道士李脫以妖術惑衆，士民頗信事之。妖，於驕翻。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三

## 晉紀十五起閼逢涒灘（甲申），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四年

肅宗明皇帝下

**太寧二年**（甲申、三二四）

**1**春，正月，王敦誣周嵩、周莚與李脫謀為不軌，收嵩、莚，於軍中殺之；遣參軍賀鸞就沈充於吳，盡殺周札諸兄子；進兵襲會稽，會，工外翻。札拒戰而死。

**2**後趙將兵都尉石瞻寇下邳、彭城，取東莞、東海，東莞縣，漢屬琅邪郡；莞，音官。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將，卽亮翻。劉遐退保泗口。水經註︰泗水自淮陽城東流逕角城北，而東南流注于淮，謂之泗口。杜佑曰︰泗口，在今臨淮郡宿遷縣界。

司州刺史石生擊趙河南太守尹平於新安，斬之，新安縣，漢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守，式又翻；下同。掠五千餘戶而歸。自是二趙構隙，日相攻掠，河東、弘農之間，民不聊生矣。河東、弘農，二趙之界上也。

石生寇許、潁，許昌、潁川，同是一郡地。俘獲萬計。攻郭誦于陽翟，誦與戰，大破之，生退守康城。魏收地形志，陽翟縣有康城。後趙汲郡內史石聰聞生敗，馳救之，進攻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皆破之。

**3**成主雄，后任氏無子，任，音壬。有妾子十餘人，雄立其兄蕩之子班為太子，使任后母之。羣臣請立諸子，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材大功，事垂克而早世，朕常悼之。蕩死見八十五卷惠帝太安二年。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太傅驤、司徒王達諫曰︰「先王立嗣必子者，所以明定分而防篡奪也。好，呼到翻。荷，下可翻，又如字。驤，思將翻。分，扶問翻。宋宣公、吳餘祭，足以觀矣！」漢書曰︰立嗣必子，所從來遠矣。公羊傳曰︰宋宣公謂繆公曰︰「以吾愛與夷則不若愛汝；以為社稷宗廟主，則與夷不若汝，盍終為君矣。」宣公死，繆公立，逐其二子莊公馮與左師勃，而致國乎與夷。故君子大居正，宋之禍，宣公為之也。吳子謁、餘祭、夷昩與季子同母，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立之以為君。謁曰︰今若迮而與季子國，季子猶不受也，請無與子而與弟，弟兄迭為君而致國乎季子。夷昩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僚者，長庶也，卽之，季子使反而君之。闔閭曰︰「先君所以不與子國而與弟者，凡為季子故也。將從先君之命歟，則國宜之季子；如不從先君之命，則我宜立者也，僚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張守節曰︰祭，側界翻。昩，莫葛翻。雄不聽。驤退而流涕曰︰「亂自此始矣！」為下雄諸子殺張本。班為人謙恭下士，下，遐稼翻。動遵禮法，雄每有大議，輒令豫之。

**4**夏，五月，甲申，張茂疾病，執世子駿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忠順著稱，今雖天下大亂，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豈敢榮之！死之日，當以白帢入棺，勿以朝服斂。」是日，薨。帢，苦洽翻。朝，直遙翻。斂，力贍翻。愍帝使者史淑在姑臧，長安覆沒，淑無所歸，故留姑臧。使，疏吏翻。左長史氾禕、右長史馬謨等氾，音凡。禕，吁韋翻。使淑拜駿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赦境內。前趙主曜遣使贈茂太宰，諡曰成烈王；拜駿上大將軍、涼州牧、涼王。

**5**王敦疾甚，矯詔拜王應為武衞將軍以自副，以王含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錢鳳謂敦曰︰「脫有不諱，便當以後事付應邪？」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能為。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曰︰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且應年少，少，詩沼翻。豈堪大事！我死之後，莫若釋兵散衆，歸身朝廷，保全門戶，上計也；退還武昌，收兵自守，貢獻不廢，中計也；及吾尚存，悉衆而下，萬一僥倖，下計也。」鳳謂其黨曰︰「公之下計，乃上策也。」遂與沈充定謀，俟敦死，卽作亂。以王敦之很戾，而濟之以沈充、錢鳳，所謂「凶德參會」。又以宿衞尚多，奏令三番休二。

初，帝親任中書令溫嶠，敦惡之，惡，烏路翻。請嶠為左司馬。嶠乃繆為勤敬，繆，靡幼翻，詐也。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附其欲。深結錢鳳，為之聲譽，每曰︰「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錢鳳，字世儀。藻鑑，謂善於人倫藻鑑也。人有美質而加之褒飾，謂之黼藻，如衣裳之加藻火、黼黻也。鑑，所以別姸醜。故明於知人而能褒獎後進者，有藻鑑之名。鳳甚悅，深與嶠結好。好，呼到翻。會丹楊尹缺，晉都建康，以丹楊太守為尹，宋、齊、梁皆因之。洪适曰︰西漢丹陽郡，則治宛陵，丹陽縣，則今之建康也。東漢史皆作「丹陽」。西晉移郡於建業，元帝改太守為丹楊尹。地理志曰︰山多赤柳，故名。他書載漢、晉此郡，少有從「木」者。至唐天寶年，始以京口為丹陽郡，改曲阿為丹陽縣，皆非漢舊壤也。嶠言於敦曰︰「京尹咽喉之地，咽，音煙。公宜自選其才，恐朝廷用人，或不盡理。」敦然之，問嶠︰「誰可者？」嶠曰︰「愚謂無如錢鳳。」鳳亦推嶠，嶠偽辭之；敦不聽，六月，表嶠為丹楊尹，且使覘伺朝廷。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嶠恐旣去而錢鳳於後間止之，間，古莧翻。因敦餞別，嶠起行酒，至鳳，鳳未及飲；嶠偽醉，以手版擊鳳幘墜，作色曰︰「錢鳳何人，溫太眞行酒而敢不飲！」溫嶠，字太眞。敦以為醉，兩釋之。嶠臨去，與敦別，涕泗橫流，出閣復入者再三。復，扶又翻。行後，鳳謂敦曰︰「嶠於朝廷甚密，而與庾亮深交，未可信也。」敦曰︰「太眞昨醉，小加聲色，何得便爾相讒！」嶠至建康，盡以敦逆謀告帝，請先為之備，又與庾亮共畫討敦之謀。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為小物所欺！」與司徒導書曰︰「太眞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王敦遙制朝權，其所甚害者如郗鑒、溫嶠，終不得以肆其毒，以此知建康綱紀尚能自立也。

帝將討敦，以問光祿勳應詹，詹勸成之，帝意遂決。丁卯，加司徒導大都督、領揚州刺史，以溫嶠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以下文應詹都督橋南諸軍觀之，則東安北部謂秦淮水北諸軍也。與右將軍卞敦守石頭，考異曰︰敦傳云︰「王敦表為征虜將軍、都督石頭軍事；明帝討敦，以為鎭南將軍、假節。」今從明帝紀。應詹為護軍將軍、都督前鋒及朱雀橋南諸軍事，郗鑒行衞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郗，丑之翻。從，才用翻。庾亮領左衞將軍，以吏部尚書卞壼行中軍將軍。壼，苦本翻。郗鑒以為軍號無益事實，固辭不受；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兗州刺史劉遐同討敦。夫理順者難恃，勢弱則不支。以敦、鳳同惡相濟，率大衆以犯闕，雖諸公忠赤，若只以臺中見兵拒之，是復周、戴石頭之事，微郗鑒建請而召劉遐、蘇峻，殆矣！詔徵峻、遐及徐州刺史王邃、豫州刺史祖約、廣陵太守陶瞻等入衞京師。帝屯于中堂。按蕭子顯齊書·高帝紀︰桂陽王休範之反，諸貴會議，帝曰︰「中堂舊是置兵地，領軍宜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則中堂當在宣陽門外。

司徒導聞敦疾篤，帥子弟為敦發哀，帥，讀曰率。為，于偽翻。衆以為敦信死，咸有奮志。於是尚書騰詔下敦府，下，遐嫁翻。列敦罪曰︰「敦輒立兄息以自承代，未有宰相繼體而不由王命者也。息，子也；謂以兄含子應為嗣也。頑凶相獎，無所顧忌；志騁凶醜，以窺神器。天不長姦，騁，丑郢翻。長，丁丈翻。敦以隕斃；鳳承凶宄，彌復煽逆。復，扶又翻。今遣司徒導等虎旅三萬，十道並進；平西將軍邃等精銳三萬，水陸齊勢；朕親統諸軍，討鳳之罪。有能殺鳳送首，封五千戶侯。考異曰︰晉春秋此詔在王導為敦發喪前，故云「有能斬送敦首，封萬戶侯，賞布萬匹。」按此詔云「敦以隕斃」，是稱敦已死也，不應復購敦首。今從敦傳。諸文武為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無或猜嫌，以取誅滅。敦之將士，從敦彌年，違離家室，將，卽亮翻；下自將、親將同。離，力智翻。朕甚愍之。其單丁在軍，皆遣歸家，終身不調；單丁，謂家止有男丁一人，無兼次者。調，徒釣翻。其餘皆與假三年；假，居訝翻。休訖還臺，當與宿衞同例三番。」謂三番休二也。

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不能自將。將舉兵伐京師，使記室郭璞筮之，璞曰︰「無成。」敦素疑璞助溫嶠、庾亮，及聞卦凶，乃問璞曰︰「卿更筮吾壽幾何？」璞曰︰「思向卦，明公起事，必禍不久；若往武昌，壽不可測。」敦大怒曰︰「卿壽幾何？」曰︰「命盡今日日中。」敦乃收璞，斬之。

敦使錢鳳及冠軍將軍鄧岳、前將軍周撫等帥衆向京師。冠，古玩翻。帥，讀曰率。王含謂敦曰︰「此乃家事，吾當自行。」於是以含為元帥。帥，所類翻。鳳等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尚未南郊，何得稱天子！便盡卿兵勢，保護東海王及裴妃而已。」元帝以第三子沖奉東海王越後。裴妃，越妃也。乃上疏以誅姦臣溫嶠等為名。秋，七月，壬申朔，王含等水陸五萬奄至江寧南岸，武帝太康二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南岸，卽秦淮南岸也。考異曰︰敦傳及晉春秋皆云「三萬」，今從明帝紀。人情忷懼。溫嶠移屯水北，燒朱雀桁以挫其鋒，忷，許拱翻。桁，與航同。含等不得渡。帝欲親將兵擊之，聞橋已絕，大怒。嶠曰︰「今宿衞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宗廟且恐不保，何愛一橋乎！」

司徒導遺含書曰︰「近承大將軍困篤，參問起居，謂之參承；詗候安否，謂之詗承。遺，于季翻。或云已有不諱。尋知錢鳳大嚴，欲肆姦逆；謂兄當抑制不逞，言當抑制鳳等，使不得逞其凶逆也。還藩武昌，今乃與犬羊俱下。兄之此舉，謂可得如大將軍昔年之事乎？」謂如元帝永昌元年，敦克石頭時也。昔者佞臣亂朝，謂刁協、劉隗也。朝，直遙翻。人懷不寧，如導之徒，心思外濟。言思投外以自濟也。今則不然。大將軍來屯于湖，漸失人心，君子危怖，怖，普布翻。百姓勞弊。臨終之日，委重安期；安期斷乳幾日？又於時望，便可襲宰相之迹邪？王應，字安期。斷，讀曰短。自開闢以來，頗有宰相以孺子為之者乎？諸有耳者，皆知將為禪代，非人臣之事也。謂此事深駭衆聽，皆知敦、應謀篡。先帝中興，遺愛在民；聖主聰明，德洽朝野。兄乃欲妄萌逆節，凡在人臣，誰不憤歎！導門小大受國厚恩，今日之事，明目張膽，為六軍之首，寧為忠臣而死，不為無賴而生矣！」含不答。

或以為「王含、錢鳳衆力百倍，苑城小而不固，苑城，蓋孫氏都秣陵所築。晉置建康於秣陵水北，南渡建都，依苑城以為守。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曰︰「羣逆縱逸，勢不可當；可以謀屈，難以力競。且含等號令不一，抄盜相尋，抄，楚交翻。吏民懲往年暴掠，皆人自為守。乘逆順之勢，何憂不克！且賊無經略遠圖，惟恃豕突一戰；曠日持久，必啓義士之心，令智力得展。今以此弱力敵彼強寇，決勝負於一朝，定成敗於呼吸，萬一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雖有申胥之徒，義存投袂，左傳，吳人入郢，楚大夫申包胥赴秦求救，卒以存楚。投袂，言匆遽也；傳曰︰楚子聞之，投袂而起。何補於旣往哉！」帝乃止。

帝帥諸軍出屯南皇堂。癸酉夜，募壯士，遣將軍段秀、中軍司馬曹渾等帥甲卒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越城，在秦淮南。帥，讀曰率；下同。大破之，斬其前鋒將何康。秀，匹磾之弟也。磾，丁奚翻。

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世事去矣！」顧謂參軍呂寶曰︰「我當力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氣不能充體為困，力不能舉身為乏。乃謂其舅少府羊鑒及王應曰︰少，詩沼翻。「我死，應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後營葬事。」敦尋卒，應祕不發喪，裹尸以席，蠟塗其外，埋於廳事中，與諸葛瑤等日夜縱酒淫樂。樂，音洛。

帝使吳興沈楨說沈充，說，輸芮翻。許以為司空。充曰︰「三司具瞻之重，豈吾所任！任，音壬。幣厚言甘，古人所畏也。詩·節南山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左傳，晉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且丈夫共事，終始當同，豈可中道改易，人誰容我乎！」遂舉兵趣建康。趣，七喻翻。宗正卿虞潭以疾歸會稽，按漢、晉以來，宗正列於九卿，然未以「卿」字繫官；梁置十一寺，始繫「卿」字。此「卿」字衍。會，工外翻。聞之，起兵餘姚以討充。餘姚縣，屬會稽郡。帝以潭領會稽內史。前安東將軍劉超、宣城內史鍾雅皆起兵以討充。義興人周蹇殺王敦所署太守劉芳，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陽羨、丹楊之永世立義興郡。平西將軍祖約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約屯壽春，故得逐台。任，音壬。

沈充帥衆萬餘人與王含軍合，司馬顧颺說充曰︰「今舉大事，而天子已扼其咽喉，咽，音煙。鋒摧氣沮，相持日久，必致禍敗。沮，在呂翻。今若決破栅塘，因湖水以灌京邑，此卽玄武湖水也，在建康城北，今在上元縣北十里。乘水勢，縱舟師以攻之，此上策也；藉初至之銳，幷東、西軍之力，東軍，謂沈充軍；西軍，謂王含、錢鳳等軍也。十道俱進，衆寡過倍，理必摧陷，中策也；轉禍為福，召錢鳳計事，因斬之以降，降，戶江翻。下策也。」充皆不能用，颺逃歸于吳。

丁亥，劉遐、蘇峻等帥精卒萬人至，帝夜見，勞之，勞，力到翻。賜將士各有差。沈充、錢鳳欲因北軍初到疲困，擊之，乙未夜，充、鳳從竹格渚渡淮。秦淮在今建康上元縣南三里。秦始皇時，望氣者言金陵有天子氣，使鑿山為瀆以斷地脈，故曰秦淮。或云︰淮水發源屈曲，不類人工。護軍將軍應詹、建威將軍趙胤等拒戰不利，充、鳳至宣陽門，晉都建康，外城環之以籬，諸門皆用洛城門名；宣陽門在城南面。拔栅，將戰，劉遐、蘇峻自南塘橫擊，大破之，晉都建康，自江口沿淮築堤；南塘，秦淮之南塘岸也。赴水死者三千人。遐又破沈充于青溪。青溪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吳孫權鑿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尋陽太守周光聞敦舉兵，帥千餘人來赴。沈約曰︰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漢屬廬江郡；惠帝永興元年，分廬江、武昌立尋陽郡，治柴桑縣。旣至，求見敦。王應辭以疾。光退曰︰「今我遠來而不得見，公其死乎！」遽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兄何為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

丙申，王含等燒營夜遁。丁酉，帝還宮，大赦，惟敦黨不原。命庾亮督蘇峻等追沈充於吳興，溫嶠督劉遐等追王含、錢鳳於江寧，分命諸將追其黨與。劉遐軍人頗縱虜掠，嶠責之曰︰「天道助順，故王含勦絕，勦，子小翻。豈可因亂為亂也！」遐惶恐拜謝。

王含欲奔荊州，王應曰︰「不如江州。」荊州，王舒；江州，王彬。含曰︰「大將軍平素與江州云何，而欲歸之？」應曰︰「此乃所以宜歸也。江州當人強盛時，能立同異，此非常人所及；今覩困厄，必有愍惻之心。荊州守文，豈能意外行事邪！」王應之見，猶能出乎尋常，此敦所以以之為後歟！能立同異，謂哭周顗、數敦罪、及諫敦為逆也。含不從，遂奔荊州。王舒遣軍迎之，沈含父子於江。沈，持林翻。王彬聞應當來，密具舟以待之；不至，深以為恨。錢鳳走至闔廬洲，闔廬洲，在江中。賀循曰︰江中劇地，惟有闔廬一處，地勢險奧，亡逃所聚。周光斬之，詣闕自贖。考異曰︰晉春秋云「戴淵弟良斬鳳」，今從敦傳。沈充走失道，誤入故將吳儒家。儒誘充內重壁中，重壁，複壁也。重，直龍翻。因笑謂充曰︰「三千戶侯矣！」時臺格募斬錢鳳者封五千戶侯，斬沈充者封三千戶侯。充曰︰「爾以義存我，我家必厚報汝；若以利殺我，我死，汝族滅矣。」儒遂殺之，傳首建康。敦黨悉平。充子勁當坐誅，鄕人錢舉匿之，得免。其後，勁竟滅吳氏。

有司發王敦瘞，瘞，於計翻。出尸，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跽，巨几翻，跪也。與沈充首同懸於南桁。南桁，卽朱雀桁。郗鑒言於帝曰︰「前朝誅楊駿等，朝，直遙翻。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為王誅加於上，私義行於下，宜聽敦家收葬，於義為弘。」帝許之。司徒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

周撫與鄧岳俱亡，周光欲資給其兄而取岳。撫怒曰︰「我與伯山同亡，鄧岳，字伯山。何不先斬我！」會岳至，撫出門遙謂之曰︰「何不速去！今骨肉尚欲相危，況他人乎！」岳迴舟而走，與撫共入西陽蠻中。明年，詔原敦黨，撫、岳出首，首，式救翻。得免死禁錮。

故吳內史張茂妻陸氏，傾家產，帥茂部曲為先登以討沈充，報其夫仇。沈充殺張茂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帥，讀曰率。充敗，陸氏詣闕上書，為茂謝不克之責；詔贈茂太僕。克，能也；謝茂守郡不能式遏寇虐，為充所殺也。為，于偽翻。

有司奏︰「王彬等敦之親族，皆當除名。」詔曰︰「司徒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公之近親乎！」悉無所問。

有詔︰「王敦綱紀除名，參佐禁錮。」綱紀，綜理府事者也；參佐，諸僚屬也。溫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朝廷所不能制，骨肉所不能諫；處其朝者，恆懼危亡，朝，府朝也。愎，蒲逼翻。朝，直遙翻。處，昌呂翻；下晏處同。恆，戶登翻。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但以目相視，不敢發言。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周頌·酌之詩曰︰遵養時晦。毛氏註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氏箋云︰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原其私心，豈遑晏處！晏處，猶言安處。如陸玩、劉胤、郭璞之徒常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贊導凶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陷姦黨，謂宜施之寬貸。臣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苟默而不言，實負其心。惟陛下仁聖裁之！」郗鑒以為「先王立君臣之敎，貴於伏節死義。王敦佐吏，雖多逼迫，然進不能止其逆謀，退不能脫身遠遁，準之前訓，宜加義責。」謂以大義責之。帝卒從嶠議。卒，子恤翻。

**6**冬，十月，以司徒導為太保、領司徒，加殊禮，西陽王羕領太尉，羕，余亮翻。應詹為江州刺史，劉遐為徐州刺史，代王邃鎭淮陰，蘇峻為歷陽內史，為蘇峻以歷陽稱兵張本。加庾亮護軍將軍，溫嶠前將軍。導固辭不受。應詹至江州，吏民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悅服。

**7**十二月，涼州將辛晏據枹罕，不服，將，卽亮翻。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自張軌鎭河西，表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枹罕縣屬焉。枹，音膚。張駿將討之。從事劉慶諫曰︰「霸王之師，必須天時、人事相得，然後乃起。辛晏凶狂安忍，其亡可必，殺人而心不矜惻、顏不顰蹙者為忍，忍而安之，則其亡必矣。柰何以饑年大舉，盛寒攻城乎！」駿乃止。

駿遣參軍王騭聘於趙，騭，之日翻。趙主曜謂之曰︰「貴州款誠和好，卿能保之乎？」騭曰︰「不能。」侍中徐邈曰︰「君來結好，而云不能保，何也？」好，呼到翻。騭曰︰「齊桓貫澤之盟，憂心兢兢，諸侯不召自至；葵丘之會，振而矜之，叛者九國。公羊傳︰僖二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澤。江人、黃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小國言江、黃，則其餘為莫敢不至也。九年，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爾？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趙國之化，常如今日，何也；若政敎陵遲，尚未能察邇者之變，況鄙州乎！」曜曰︰「此涼州之君子也，擇使可謂得人矣！」使，疏吏翻。厚禮而遣之。

**8**是歲，代王賀傉始親國政，元帝大興四年，賀傉立，至是始能親政。傉，奴沃翻。以諸部多未服，乃築城於東木根山，河西有木根山，在五原郡東北。此木根山在河東，故曰東木根山。徙居之。

**三年**（乙酉、三二五）

**1**春，正月，張駿承元帝凶問，大臨三日。臨，力鳩翻。會黃龍見嘉泉，據駿傳，嘉泉在武威揖次縣。「揖次」，前漢作「揟次」。孟康曰︰揟，子如翻。次，音咨。氾禕等請改年以章休祥；駿不許。氾，音凡。禕，吁韋翻。辛晏以枹罕降，駿復收河南之地。涼州諸郡，獨金城在河南。

**2**贈故譙王承、甘卓、戴淵、周顗、虞望、郭璞、王澄等官。「承」，當作「氶」。王敦之難，諸人死之，故贈以官。周札故吏為札訟冤，為，于偽翻。尚書卞壼議以為︰「札守石頭，開門延寇，事見上卷元帝永昌元年。壼，苦本翻。不當贈諡。」司徒導以為︰「往年之事，敦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識以上，皆所未悟，與札無異；旣悟其姦，札便以身許國，尋取梟夷。事見上太寧二年。梟，堅堯翻。臣謂宜與周、戴同例。」郗鑒以為︰「周、戴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賞均，何以勸沮！沮，在呂翻。如司徒議，謂往年有識以上皆與札無異，則譙王、周、戴皆應受責，何贈諡之有！今三臣旣褒，則札宜受貶明矣。」導曰︰「札與譙王、周、戴，雖所見有異同，皆人臣之節也。」鑒曰︰「敦之逆謀，履霜日久，易曰︰履霜堅冰至。緣札開門，令王師不振。若敦前者之舉，義同桓、文，則先帝可為幽、厲邪！」然卒用導議，卒，子恤翻。贈札衞尉。

**3**後趙王勒加宇文乞得歸官爵，使之擊慕容廆。以元年廆執其使送建康也。廆，戶罪翻。廆遣世子皝、索頭、段國共擊之，皝，呼廣翻。索頭，卽拓跋氏。索，昔各翻。以遼東相裴嶷為右翼，慕容仁為左翼。乞得歸據澆水以拒皝，澆水，卽澆洛水也。嶷，魚力翻。澆，古堯翻。遣兄子悉拔雄拒仁。考異曰︰燕書·征虜仁傳作「悉拔堆」，後魏書·宇文莫槐傳作「乞得龜、悉拔堆」，載記亦作「龜」，燕書·武宣紀作「乞得歸、悉拔雄」，今從之。仁擊悉拔雄，斬之；乘勝與皝攻乞得歸，大破之。乞得歸棄軍走，皝、仁進入其國城，使輕兵追乞得歸，過其國三百餘里而還，盡獲其國重器，畜產以百萬計，民之降附者數萬。降，戶江翻。

**4**三月，段末柸卒，弟牙立。

**5**戊辰，立皇子衍為太子，大赦。

**6**趙主曜立皇后劉氏。

**7**北羌王盆句除附於趙，句，古侯翻，又權俱翻，又音駒。後趙將石佗自鴈門出上郡襲之，將，卽亮翻。俘三千餘落，獲牛、馬、羊百餘萬而歸。趙主曜遣中山王岳追之，曜屯于富平，為岳聲援，岳與石佗戰於河濱，斬之，富平縣，屬北地郡。河濱，大河之濱也。水經︰河水過富平縣西。佗，徒河翻。唐勝州河濱縣，隋榆林縣地。杜佑曰︰富平，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縣於今彭原郡界，富平故城是也。按︰靈州乃漢富平縣地，今京兆富平縣西南有漢懷德故城，此富平蓋漢懷德縣地。後趙兵死者六千餘人，岳悉收所虜而歸。

**8**楊難敵襲仇池，克之；執田崧，立之於前，左右令崧拜；崧瞋目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難敵字謂之曰︰「子岱，田崧，字子岱。趙使崧鎭仇池見上卷太寧元年。瞋，七人翻。吾當與子共定大業，子忠於劉氏，豈不能忠於我乎！」崧厲色大言曰︰「賊氐，汝本奴才，何謂大業！我寧為趙鬼，不為汝臣！」顧排一人，奪其劍，前刺難敵，不中。刺，七亦翻。中，竹仲翻。難敵殺之。

**9**都尉魯潛以許昌叛，降于後趙。降，戶江翻；下同。

**10**夏，四月，後趙將石瞻攻兗州刺史檀斌于鄒山，晉本紀，「斌」作「贇」，載記作「斌」。將，卽亮翻。斌，音彬。考異曰︰帝紀作「石良」，今從石勒載記。殺之。

**11**後趙西夷中郞將王騰殺幷州刺史崔琨、上黨內史王眘，據幷州降趙。劉琨鎭幷州，愍帝建興四年為石勒所破，置幷州刺史治上黨。王眘，章武人，初起兵，擾勒渤海、河間諸郡，後歸于勒，使守上黨。眘，古愼字。

**12**五月，以陶侃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攝，錄也，整也。未嘗少閒。少，詩沼翻。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牛倨翻。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但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蒱者，牧猪奴戲耳！晉人多好樗蒱，以五木擲之，其采有黑犢，有雉，有盧；得盧勝。扑，蒱卜翻。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有奉饋者，必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參倍；參，猶三也。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切，峻切；厲，嚴厲也。還其所饋。嘗出遊，見人持一把未熟稻，侃問︰「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旣不佃，而戲賊人稻！」佃，停年翻，治田也。執而鞭之。是以百姓勤於農作，家給人足。嘗造船，其木屑竹頭，侃皆令籍而掌之，皆令籍記而典掌之。人咸不解所以。解，胡買翻，曉也。以，猶用也。後正會，積雪始晴，聽事前餘雪猶濕，聽，他經翻。乃以木屑布地。乃桓溫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丁裝船。貯，丁呂翻。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

**13**後趙將石生屯洛陽，寇掠河南，司州刺史李矩、潁川太守郭默軍數敗，又乏食，乃遣使附於趙。趙主曜使中山王岳將兵萬五千人趣孟津，數，所角翻。趣，七喻翻。鎭東將軍呼延謨帥荊、司之衆自崤、澠而東，時荊州仍屬晉，司州之地多入後趙，劉曜得其民處之關中者，使謨帥而東耳。或曰︰劉聰以洛陽為荊州，此所謂荊、司，皆晉司州之衆也。帥，讀曰率；下同。欲會矩、默共攻石生。岳克孟津、石梁二戍，此孟津戍，蓋置於河陰；石梁戍在洛北。斬獲五千餘級，進圍石生於金墉。後趙中山公虎帥步騎四萬，入自成皋關，與岳戰于洛西。岳兵敗，中流矢，中，竹仲翻。退保石梁。虎作塹栅環之，環，音宦。遏絕內外。岳衆飢甚，殺馬食之。虎又擊呼延謨，斬之。曜自將兵救岳，虎帥騎三萬逆戰。趙前軍將軍劉黑擊虎將石聰於八特阪，水經註︰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東北流，逕函谷東阪東，謂之八特阪。大破之。曜屯于金谷，水經註︰金谷水出太白原，東南流，歷金谷，又東南流，逕晉石崇故居，在河南界。夜，軍中無故大驚，士卒奔潰，乃退屯澠池；澠，彌兗翻。夜，又驚潰，遂歸長安。六月，虎拔石梁，禽岳及其將佐八十餘人，氐、羌三千餘人，皆送襄國，阬其士卒九千人。遂攻王騰於幷州，執騰，殺之，阬其士卒七千餘人。曜還長安，素服郊次，哭，七日乃入城，因憤恚成疾。恚，於避翻。郭默復為石聰所敗，棄妻子南奔建康。李矩將士陰謀叛降後趙，矩不能討，亦帥衆南歸，復，扶又翻。敗，補邁翻。帥，讀曰率。衆皆道亡，惟郭誦等百餘人隨之，卒於魯陽。魯陽縣，屬南陽郡。矩長史崔宣帥其餘衆二千降于後趙。於是司、豫、徐、兗之地，率皆入於後趙，以淮為境矣。

**14**趙主曜以永安王胤為大司馬、大單于，徙封南陽王，置單于臺于渭城，單，音蟬。其左、右賢王以下，皆以胡、羯、鮮卑、氐、羌豪桀為之。羯，居謁翻。

**15**秋，七月，辛未，以尚書令郗鑒為車騎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兗州刺史，鎭廣陵。

**16**閏月，以尚書左僕射荀松『章︰甲十一行本「松」作「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為光祿大夫、錄尚書事，尚書鄧攸為左僕射。

**17**右衞將軍虞胤，元敬皇后之弟也，元帝為琅邪，虞為妃，卽位，追諡曰敬皇后，祔廟，從元帝諡曰元敬。與左衞將軍南頓王宗宗，汝南王亮之子也。俱為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為羽翼；王導、庾亮皆忌之，頗以為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以委之。管，鍵也；鑰，關牡也，今謂之鎖匙。帝寢疾，亮夜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為下亮殺宗張本。使，疏吏翻。及帝疾篤，不欲見人，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及宗兄西陽王羕有異謀，排闥入升御床，見帝流涕，言羕與宗等謀廢大臣，自求輔政，請黜之；帝不納。羕，余亮翻。壬午，帝引太宰羕、司徒導、尚書令卞壼、車騎將軍郗鑒、護軍將軍庾亮、領軍將軍陸曄、按晉制，領軍將軍在護軍將軍之上；今先書庾亮而後陸曄，亮以外戚受遺專權故也。丹楊尹溫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入殿將兵直宿；更，工衡翻，迭也。復拜壼右將軍，亮中書令，曄錄尚書事。復，扶又翻。丁亥，降遺詔；戊子，帝崩。年二十七。帝明敏有機斷，斷，丁亂翻。故能以弱制強，誅翦逆臣，克復大業。

己丑，太子卽皇帝位，生五年矣。羣臣進璽，進璽於嗣君也。璽，斯氏翻。司徒導以疾不至。卞壼正色於朝曰︰朝，直遙翻；下同。「王公豈社稷之臣邪！大行在殯，嗣皇未立，寧是人臣辭疾之時也！」導聞之，輿疾而至。大赦，增文武位二等，尊庾后為皇太后。

羣臣以帝幼沖，奏請太后依漢和熹皇后故事；言臨朝稱制也。太后辭讓數四，乃從之。秋，九月，癸卯，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尚書事，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鑒車騎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以南頓王宗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虞胤為大宗正。

尚書召樂廣之子謨為郡中正，樂廣，南陽人。蓋召謨為本郡中正。庾珉族人怡為廷尉評，漢置廷尉平，晉曰廷尉評。謨、怡各稱父命不就。卞壼奏曰︰「人非無父而生，職非無事而立；有父必有命，居職必有悔。易·繫辭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有家各私其子，則為王者無民，君臣之道廢矣。樂廣、庾珉受寵聖世，身非己有，況及後嗣而可專哉！所居之職，若順夫羣心，則戰戍者之父母皆當命子以不處也。」言人莫不惡死，若各順其心，則有戰戍之事，為父母者皆不欲使其子就死地也。處，昌呂翻。謨、怡不得已，各就職。

**18**辛丑，葬明帝于武平陵。

**19**冬，十一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20**慕容廆與段氏方睦，為段牙謀，使之徙都；牙從之，卽去令支，國人不樂。為，于偽翻。樂，音洛。令，音鈴，師古郞定翻。支，音祗。段疾陸眷之孫遼欲奪其位，以徙都為牙罪，十二月，帥國人攻牙，殺之，帥，讀曰率。自立。句斷。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強盛，其地西接漁陽，東界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

**21**荊州刺史陶侃以寧州刺史王堅不能禦寇，是歲，表零陵太守南陽尹奉為寧州刺史以代之。先是，王遜在寧州，先，悉薦翻。蠻酋梁水太守爨量、益州太守李逷，沈約曰︰梁水太守，晉成帝分興古郡立，蓋先以授蠻酋，殺爨量之後，始用王官也。益州郡，後漢置，蜀更名建寧郡。惠帝太安二年，分建寧以西七縣別立益州郡，懷帝永嘉二年更名晉寧郡。此復有益州太守，蓋亦以為位號，授蠻酋也。逷，他歷翻。皆叛附於成，遜討之不能克。奉至州，重募徼外夷刺爨量，殺之，諭降李逷，徼，吉弔翻。刺，七亦翻。降，戶江翻。州境遂安。

**22**代王賀傉卒，傉，奴沃翻。弟紇那立。

顯宗成皇帝上之上諱衍，字世根，明帝長子也。諡法︰安民立政曰成。

## 咸和元年（丙戌、三二六）

**1**春，二月，大赦，改元。

**2**趙以汝南王咸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大夫劉綏為大司徒，卜泰為大司空。劉后疾病，趙主曜問所欲言，劉氏泣曰︰「妾幼鞠於叔父昶，鞠，養也。昶，丑兩翻。願陛下貴之；叔父皚之女芳有德色，皚，魚開翻。願以備後宮。」言終而卒。曜以昶為侍中、大司徒、錄尚書事，立芳為皇后；尋又以昶為太保。

**3**三月，後趙主勒夜微行，檢察諸營衞，齎金帛以賂門者，求出。永昌門候王假欲收捕之，從者至，乃止。從，才用翻。旦，召假，以為振忠都尉，爵關內侯。振忠都尉，後趙所置也。勒召記室參軍徐光，光醉不至，黜為牙門。光侍直，有慍色，慍，於問翻。慍色者，含怒而見於色也。勒怒，幷其妻子囚之。

**4**夏，四月，後趙將石生寇汝南，執內史祖濟。

**5**六月，癸亥，泉陵公劉遐卒。泉陵縣，屬零陵郡。癸酉，以車騎大將軍郗鑒領徐州刺史；征虜將軍郭默為北中郞將、監淮北諸軍事，領遐部曲。遐子肇尚幼，遐妹夫田防及故將史迭等不樂他屬，樂，音洛。共以肇襲遐故位而叛。臨淮太守劉矯掩襲遐營，劉遐屯泗口，在臨淮、下邳之間，故矯得以掩襲其營。斬防等。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驍，古堯翻。遐嘗為後趙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田防等欲作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故防等卒敗。卒，子恤翻。詔以肇襲遐爵。襲爵泉陵公。

司徒導稱疾不朝，朝，直遙翻；下同。而私送郗鑒。卞壼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壼儉素廉絜，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弘裕，不肯苟同時好，斷，丁亂翻。好，呼到翻。故為諸名士所少。重之曰多，輕之曰之。少，始紹翻。阮孚謂之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壼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風流相尚，執鄙吝者，非壼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為放達，壼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敎，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推之，中朝，謂西晉。奏推，奏之於上，推按其罪也。王導、庾亮不聽，乃止。

**6**成人討越巂斯叟，破之。討斯叟事始上卷明帝太興元年。巂，音髓。

**7**秋，七月，癸丑，觀陽烈侯應詹卒。觀陽縣，屬零陵郡，吳立。

**8**初，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豫州刺史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名為一時所稱，輩以年齒為等。而不豫顧命，又望開府復不得，晉制︰四征、四鎭大將軍乃得開府。約平西將軍耳，烏得望開府邪！復，扶又翻。及諸表請多不見許，遂懷怨望。及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庾亮删之。删，削除也。歷陽內史蘇峻，有功於國，謂破沈充、錢鳳也。威望漸著，有銳卒萬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寄之；而峻頗懷驕溢，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力日多，皆仰食縣官，運漕相屬，仰，牛向翻。屬，之欲翻。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旣疑浚、約，又畏侃之得衆，八月，以丹楊尹溫嶠為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鎭武昌；尚書僕射王舒為會稽內史，會，工外翻。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亮修石頭，適以資蘇峻拒義師耳。

丹楊尹阮孚以太后臨朝，政出舅族，謂所親曰︰「今江東創業尚淺，主幼，時艱，庾亮年少，少，詩照翻。德信未孚，以吾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為廣州刺史。孚，咸之子也。

**9**冬，十月，立帝母弟岳為吳王。

**10**南頓王宗自以失職怨望，宗解兵衞，故自以為失職。又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御史中丞鍾雅劾宗謀反，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亮使右衞將軍趙胤收之。宗以兵拒戰，為胤所殺，貶其族為馬氏，三子綽、超、演皆廢為庶人。免太宰西陽王羕，降封弋陽縣王，大宗正虞胤左遷桂陽太守。宗，宗室近屬；羕，先帝保傅，羕、宗，兄弟也；宗言近屬，羕言保傅，宗敍族，羕敍官也。亮一旦翦黜，由是愈失遠近之心。宗黨卞闡亡奔蘇峻，亮符峻送闡，峻保匿不與。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帝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懼，變色。

**11**趙將黃秀等寇酇，酇縣，漢屬南陽郡，及晉，分為順陽郡治所。酇，音贊。順陽太守魏該帥衆奔襄陽。帥，讀曰率。

**12**後趙王勒用程遐之謀，營鄴宮，使世子弘鎭鄴，配禁兵萬人，車騎所統五十四營悉配之，以驍騎將軍領門臣祭酒王陽專統六夷以輔之。驍，堅堯翻。中山公虎自以功多，無去鄴之意，及修三臺，遷其家室，虎由是怨程遐。為後虎殺遐及弘張本。

**13**十一月，後趙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救，朝廷不為出兵。為，于偽翻。聰遂寇浚遒、阜陵，二縣皆屬淮南郡。師古曰︰逡，音峻；遒，音才由翻。春秋︰公會吳于橐皋；杜預云︰淮南逡遒縣。劉昫曰︰唐廬州愼縣，漢逡遒縣地。殺掠五千餘人。建康大震，詔加司徒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禦之，軍于江寧。蘇峻遣其將韓晃擊石聰，走之；導解大司馬。朝議又欲作涂塘以遏胡寇，祖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恚。作涂塘，則壽春在涂塘之外。朝，直遙翻。涂，讀曰滁。恚，於避翻。

**14**十二月，濟岷太守劉闓等晉志曰︰或云︰魏平蜀，徙其豪將家於濟河北，為濟岷郡。太康地志無此郡，未詳。濟，子禮翻。殺下邳內史夏侯嘉，以下邳叛，降于後趙。夏，戶雅翻。降，戶江翻。石瞻攻河南太守王瞻『嚴︰「瞻」改「羨」。』于邾，拔之。劉薈鄒山記曰︰邾城，在魯國鄒縣鄒山之南，去山二里。左傳文十三年，邾遷于繹，卽此城也。彭城內史劉續復據蘭陵石城，魏收地形志，蘭陵縣有石城山。復，扶又翻。石瞻攻拔之。

**15**後趙王勒以牙門將王波為記室參軍，典定九流，始立秀、孝試經之制。秀、孝試經，晉制也，後趙至此始行之。

**16**張駿畏趙人之逼，是歲，徙隴西、南安民二千餘家于姑臧，又遣使脩好於成，以書勸成主雄去尊號，稱藩於晉。使，疏吏翻；下同。好，呼到翻。去，羌呂翻；下乃去同。雄復書曰︰「吾過為士大夫所推，然本無心於帝王，思為晉室元功之臣，掃除氛埃；而晉室陵遲，德聲不振，引領東望，有年月矣。會獲來貺，情在闇至，言引領望晉，此情常在，而駿書適至，闇與之合也。有何已已。」自是聘使相繼。

**二年**（丁亥、三二七）

**1**春，正月，朱提太守楊術與成將羅恆戰于臺登，兵敗，術死。朱提，音銖時。

**2**夏，五月，甲申朔，日有食之。

**3**趙武衞將軍劉朗帥騎三萬襲楊難敵於仇池，弗克，帥，讀曰率；下同。掠三千餘戶而歸。

**4**張駿聞趙兵為後趙所敗，敗，補邁翻；下同。乃去趙官爵，去，羌呂翻。復稱晉大將軍、涼州牧，遣武威太守竇濤、金城太守張閬、武興太守辛巖、惠帝永寧中，張軌表請合秦、雍流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閬，音浪。揚烈將軍宋輯等帥衆數萬，會韓璞攻掠趙秦州諸郡。韓璞時在冀。帥，讀曰率。趙南陽王胤將兵擊之，將，卽亮翻。屯狄道。枹罕護軍辛晏告急，枹，音膚。秋，駿使韓璞、辛巖救之。璞進度沃干嶺。沃干嶺，在晉興郡大夏縣東南，洮水西北。巖欲速戰，璞曰︰「夏末以來，日星數有變，數，所角翻。不可輕動。且曜與石勒相攻，胤必不能久與我相守也。」與胤夾洮相持七十餘日。水經註︰洮水過狄道城西。洮，土刀翻。冬，十月，璞遣辛巖督運於金城，胤聞之，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吾糧不多，難以持久。今虜分兵運糧，天授我也。若敗辛巖，璞等自潰。」乃帥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嶺，敗之；敗，補邁翻。遂前逼璞營，璞衆大潰。胤乘勝追奔，濟河，攻拔令居，令居縣，漢屬金城郡；張寔置廣武郡，令居分屬焉。斬首二萬級，進據振武。振武，在姑臧東南，廣武西北。河西大駭。張閬、辛晏帥其衆數萬降趙，駿遂失河南之地。

**5**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為禍亂，欲下詔徵之；訪於司徒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不若且苞容之。」亮言於朝曰︰「峻狼子野心，終必為亂。左傳，楚令尹子文曰︰諺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朝，直遙翻。今日徵之，縱不順命，為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於漢也。」漢鼂錯議削吳、楚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疾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亮以為比。復，扶又翻。朝臣無敢難者，獨光祿大夫卞壼爭之曰︰「峻擁強兵，逼近京邑，路不終朝，歷陽之與建康，一江之隔耳。難，乃旦翻。近，其靳翻。一旦有變，易為蹉跌，易，以豉翻。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宜深思之！」亮不從。壼知必敗，與溫嶠書曰︰「元規召峻意定，庾亮，字元規。此國之大事。峻已出狂意，而召之，是更速其禍也，必縱毒蠚以向朝廷。朝廷威力雖盛，不知果可擒不；蠚，呼各翻，螫也。不，讀曰否。王公亦同此情。吾與之爭甚懇切，不能如之何。本出足下以為外援，謂以嶠鎭尋陽也。而今更恨足下在外，不得相與共諫止之，或當相從耳。」嶠亦累書止亮。舉朝以為不可，朝，直遙翻。亮皆不聽。

峻聞之，遣司馬何仍詣亮曰︰「討賊外任，遠近惟命，至於內輔，實非所堪。」亮不許，召北中郞將郭默為後將軍、領屯騎校尉，郭默時監淮北軍。騎，奇寄翻。司徒右長史庾冰為吳國內史，皆將兵以備峻。冰，亮之弟也。於是下優詔，徵峻為大司農，加散騎常侍，位特進，以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曰︰「昔明皇帝親執臣手，使臣北討胡寇。今中原未靖，臣何敢卽安！乞補青州界一荒郡，以展鷹犬之用。」復不許。復，扶又翻。峻嚴裝將赴召，猶豫未決。參軍任讓謂峻曰︰「將軍求處荒郡而不見許，任，音壬。處，昌呂翻。事勢如此，恐無生路，不如勒兵自守。」阜陵令匡術亦勸峻反，阜陵縣，屬淮南郡。晉志曰︰阜陵，漢明帝時淪為麻湖。麻湖在今和州歷陽縣西三十里。峻遂不應命。

溫嶠聞之，卽欲帥衆下衞建康，帥，讀曰率。三吳亦欲起義兵；亮並不聽，而報嶠書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西陲，謂陶侃也。足下無過雷池一步也。」雷池，卽在大雷之東，今池州界。水經註︰青林水西南歷尋陽，分為二水，一水東流，通大雷。（原缺十八字。）朝廷遣使諭峻，使，疏吏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邪！我寧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往者國家危如累卵，非我不濟；狡兔旣死，獵犬宜烹。越范蠡遺大夫種曰︰狡兔死，走狗烹。但當死報造謀者耳！」言欲報庾亮也。

峻知祖約怨朝廷，乃遣參軍徐會推崇約，請共討庾亮。約大喜，其從子智、衍並勸成之。從，才用翻。譙國內史桓宣謂智曰︰「本以強胡未滅，將勠力討之。使君若欲為雄霸，何不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峻俱反，此安得久乎！」智不從。宣詣約請見，約知其欲諫，拒而不內。內，讀曰納。宣遂絕約，不與之同。約於是赴歷陽，宣將其衆營於馬頭山。十一月，約遣兄子沛內史渙、女壻淮南太守許柳以兵會峻。逖妻，柳之姊也，固諫不從。詔復以卞壼為尚書令、領右衞將軍，以鄶稽內史王舒行揚州刺史事，鄶稽，卽會稽，音古外翻。王舒傳曰︰時徵蘇峻，王導欲出舒為外援，授會稽內史。舒以父名會，辭。朝議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復陳音雖異而字同，求改他郡，於是改「會」字為「鄶」。吳興太守虞潭督三吳等諸郡軍事。

尚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丹楊陶回言於王導，請「及峻未至，急斷阜陵，守江西當利諸口，阜陵有麻湖之阻，守當利諸口，則峻兵不得渡江。彼少我衆，一戰決矣。少，詩沼翻。若峻未來，可往逼其城。今不先往，峻必先至，峻至則人心危駭，難與戰矣。此時不可失也。」導然之，庾亮不從。十二月，辛亥，蘇峻使其將韓晃、張健等襲陷姑孰，取鹽米，姑孰臨江渚，舟船所湊，晉積鹽米於此。亮方悔之。

壬子，彭城王雄、章武王休叛奔峻。雄，釋之子也。彭城王釋，宣帝弟穆王權之子；章武王休，義陽王望之孫。

庚申，京師戒嚴，假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以左衞將軍趙胤為歷陽太守，使左將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以拒峻；慈湖，在姑孰，今在太平州當塗縣北六十五里。泝江而上，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過白土磯，入慈湖夾。以前射聲校尉劉超為左衞將軍，侍中褚翜典征討軍事。翜，色洽翻。亮使弟翼以白衣領數百人備石頭。

**6**丙寅，徙琅邪王昱為會稽王，吳王岳為琅邪王。

**7**宣城內史桓彝欲起兵以赴朝廷，其長史裨惠姓譜︰裨姓，鄭裨諶之後。以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宣城西南，山越居之，自吳以來屢為寇亂。易，以豉翻。謂宜且按甲以待之。彝厲色曰︰「『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左傳魯大夫臧文仲之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辛未，彝進屯蕪湖。韓晃擊破之，因進攻宣城，宣城郡治宛陵縣，宣城別為縣。賢曰︰宣城故城，在今宣州南陵縣東。彝退保廣德，何承天曰︰廣德，漢舊縣。沈約曰︰二漢志並無，疑是吳所立，屬宣城郡。桐川志︰後漢置廣德縣，晉幷入宣城，今廣德軍是也。晃大掠諸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徐州刺史郗鑒欲帥所領赴難，帥，讀曰率。難，乃旦翻。詔以北寇，不許。

**8**是歲，後趙中山公虎擊代王紇那，戰于句注陘北；張守節曰︰句注山在代州鴈門縣西北三十里。據唐志，鴈門縣有東陘關、西陘關，卽其地也。句，音鉤。紇那兵敗，徙都大甯以避之。據水經註，大甯卽廣甯也。廣甯，前漢曰廣寧，屬上谷郡；後漢曰廣甯；晉武帝太康中分置廣甯郡。

**9**代王鬱律之子翳槐居於其舅賀蘭部，紇那遣使求之，賀蘭大人藹頭擁護不遣。紇那與宇文部共擊藹頭，不克。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四

## 晉紀十六起著雍困敦（戊子），盡重光單閼（辛卯），凡四年。

顯宗皇帝上之下

**咸和三年**（戊子、三二八）

**1**春，正月，溫嶠入救建康，軍于尋陽。自武昌東下，軍于尋陽。

韓晃襲司馬流於慈湖；流素懦怯，將戰，食炙不知口處，兵敗而死。炙，之夜翻，燔肉也。

丁未，蘇峻帥祖渙、許柳等衆二萬人，濟自橫江，登牛渚，軍于陵口。牛渚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山下有磯，津渡之處，與和州橫江渡相對。陵口，當在牛渚山東北，卽東陵口也。帥，讀曰率。臺兵禦之，屢敗。二月，庚戌，峻至蔣陵覆舟山。陵，阜也；蔣陵，蔣山之阜也。覆舟山，形如覆舟，故名。陶回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楊南道步來；漢丹陽郡治宛陵縣；武帝太康二年，分丹陽置宣城郡，治宛陵，而丹陽移治建業。建業，本漢之秣陵也，吳改曰建業，晉復曰秣陵；至太康三年，分秣陵之水北為建業，後避愍帝諱，改曰建康。元帝南渡，建康置丹陽尹，治於臺城西，而丹楊太守舊治秣陵縣，俗謂之小丹楊。其路卽今太平州取建康之路也。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從。峻果自小丹楊來，迷失道，夜行，無復部分。分，扶問翻。亮聞，乃悔之。

朝士以京邑危逼，朝，直遙翻。多遣家人入東避難，建康以吳、會稽為東。難，乃旦翻。左衞將軍劉超獨遷妻孥入居宮內。孥，音奴，子也。

詔以卞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壼，苦本翻。桁，讀與航同。與侍中鍾雅帥郭默、趙胤等軍及峻戰于西陵。據壼傳，峻至東陵口，壼與戰於陵西，成帝紀作「西陵」。壼等大敗，死傷以千數。丙辰，峻攻青溪栅；卞壼率諸軍拒擊，不能禁。峻因風縱火，燒臺省及諸營寺署，一時蕩盡。杜佑曰︰宋、齊有三臺、五省之號。三臺，蓋兩漢舊名；五省，謂尚書、中書、門下、祕書、集書省也。壼背癰新愈，創猶未合，創，初良翻。力疾帥左右苦戰而死；二子眕、盱隨父後，亦赴散而死。其母撫尸哭曰︰「父為忠臣，子為孝子，夫何恨乎！」眕，之忍翻。盱，凶于翻。夫，音扶。

丹楊尹羊曼勒兵守雲龍門，與黃門侍郞周導、廬江太守陶瞻皆戰死。庾亮帥衆將陳于宣陽門內，帥，讀曰率。陳，讀曰陣。未及成列，士衆皆棄甲走，亮與弟懌、條、翼及郭默、趙胤俱奔尋陽。依溫嶠也。將行，顧謂鍾雅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棟折榱崩，誰之咎也！」折，而設翻。榱，所追翻。秦曰屋椽，齊魯曰桷，周曰榱。亮曰︰「今日之事，不容復言。」復，扶又翻。亮乘小船，亂兵相剝掠；亮左右射賊，誤中柁工，應弦而倒。柁，待可翻。柁以正船，柁工，一船之司命也。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船上咸失色欲散，亮不動，徐曰︰「此手何可使著賊！」言射不能殺賊而反射殺柁工，自恨之辭也。著，直略翻。衆乃安。

峻兵入臺城，司徒導謂侍中褚翜曰︰「至尊當御正殿，君可啓令速出。」翜卽入上閤，躬自抱帝登太極前殿；翜，所甲翻。導及光祿大夫陸曄、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床，擁衞帝。闓，苦亥翻，又音開。以劉超為右衞將軍，晉志︰文帝初置中衞及衞將軍，武帝受命，分為左、右衞，以羊琇為左，趙序為右。使與鍾雅、褚翜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朝，直遙翻。時百官奔散，殿省蕭然。峻兵旣入，叱褚翜令下。翜正立不動，呵之曰︰「蘇冠軍來覲至尊，峻先以討沈充功進冠軍將軍，故稱之。冠，古玩翻。軍人豈得侵逼！」由是峻兵不敢上殿，上，時掌翻。突入後宮，宮人及太后左右侍人皆見掠奪。峻兵驅役百官，光祿勳王彬等皆被捶撻，捶，止橤翻。令負擔登蔣山。擔，都藍翻，又徒濫翻。蔣山，卽鍾山，在今上元縣東北十八里。輿地志曰︰古曰金陵山，縣名因此；又名蔣山，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于此，吳大帝為立廟，子文祖諱鍾，因改曰蔣山。余謂孫權祖亦諱鍾，當因是改也。裸剝士女，裸，魯果翻。皆以壞席苫草自鄣，無草者坐地以土自覆；哀號之聲，震動內外。苫，詩廉翻。覆，敷救翻；下同。號，戶刀翻。

初，姑孰旣陷，尚書左丞孔坦謂人曰︰「觀峻之勢，必破臺城，自非戰士，不須戎服。」及臺城陷，戎服者多死，白衣者無他。

時官有布二十萬匹，金銀五千斤，錢億萬，絹數萬匹，他物稱是，言他物與布金銀錢絹相稱也。稱，尺證翻。峻盡費之；太官惟有燒餘米數石以供御膳。

或謂鍾雅曰︰「君性亮直，必不容於寇讎，盍早為之計！」雅曰︰「國亂不能匡，君危不能濟，各遁逃以求免，何以為臣！」

丁巳，峻稱詔大赦，惟庾亮兄弟不在原例。不在見赦之例。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祖約為侍中、太尉、尚書令，峻自為驃騎將軍、錄尚書事，驃，匹妙翻。許柳為丹楊尹，馬雄為左衞將軍，祖渙為驍騎將軍。驍，堅堯翻。弋陽王羕詣峻，稱述峻功，峻復以羕為西陽王、太宰、錄尚書事。羕降爵見上卷咸和元年。羕，余亮翻。

峻遣兵攻吳國內史庾冰，冰不能禦，棄郡奔會稽，時以吳郡為吳國，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至浙江，峻購之甚急。吳鈴下卒引冰入船，以蘧蒢覆之，吟嘯鼓枻，泝流而去。蘧，求於翻。蒢，陳如翻。說文曰︰蘧篨，竹席也。余謂從「艸」者，今蘆䕠也。枻，以制翻。楫謂之枻。泝，蘇故翻。逆流曰泝。每逢邏所，邏所，謂津要置邏卒之所。邏，郞佐翻。輒以杖叩船曰︰「何處覓庾冰，庾冰正在此。」人以為醉，不疑之，冰僅免。峻以侍中蔡謨為吳國內史。

溫嶠聞建康不守，號慟；號，戶刀翻。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庾亮至尋陽宣太后詔，以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加徐州刺史郗鑒司空。郗，丑之翻。嶠曰︰「今日當以滅賊為急，未有功而先拜官，將何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奔敗，嶠愈推奉之，分兵給亮。

**3**三月，丙子，庾太后以憂崩。

**4**蘇峻南屯于湖。

**5**夏，四月，後趙將石堪攻宛，南陽太守王國降之；宛，於元翻。降，戶江翻。遂進攻祖約軍于淮上。約將陳光起兵攻約，約左右閻禿，貌類約，禿，吐谷翻。光謂為約而擒之，約踰垣獲免。光奔後趙。

**6**壬申，葬明穆皇后于武平陵。

**7**庾亮、溫嶠將起兵討蘇峻，而道路斷絕，不知建康聲聞。聞，音問。會南陽范汪至尋陽，言「峻政令不壹，貪暴縱橫，橫，戶孟翻。滅亡已兆，雖強易弱，易，以豉翻。朝廷有倒懸之急，宜時進討。」嶠深納之。亮辟汪參護軍事。

亮、嶠互相推為盟主；嶠從弟充曰︰從，才用翻。考異曰︰晉春秋作「從兄」，今從晉書·嶠傳。「陶征西位重兵強，侃時為征西大將軍、都督荊·湘·雍·梁，專制上流。宜共推之。」嶠乃遣督護王愆期詣荊州，邀陶侃與之同赴國難。難，乃旦翻；下同。侃猶以不豫顧命為恨，事見上卷咸和元年。答曰︰「吾疆埸外將，不敢越局。」謂內輔外禦，各有局分，不敢踰越也。將，卽亮翻。嶠屢說，不能回；說，輸芮翻。乃順侃意，遣使謂之曰︰「仁公且守，漢、魏以來，率呼宰輔、岳牧為明公；今嶠呼侃為仁公，蓋取天下歸仁之義，言晉之征、鎭皆歸重於侃也。使，疏吏翻；下同。僕當先下。」使者去已二日，平南參軍滎陽毛寶嶠為平南將軍，以寶為參軍。別使還，聞之，還，從宣翻，又如字。說嶠曰︰「凡舉大事，當與天下共之。師克在和，不宜異同。左傳︰楚鬬廉曰︰師克在和，不在衆也。假令可疑，猶當外示不覺，況自為攜貳邪！宜急追信改書，信，卽使也。言必應俱進；若不及前信，當更遣使。」嶠意悟，卽追使者改書；侃果許之，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帥，讀曰率。嶠有衆七千，於是列上尚書，以侃為盟主，與亮、嶠列名上之尚書。上，時掌翻。陳祖約、蘇峻罪狀，移告征鎭，灑泣登舟。

陶侃復追龔登還。嶠遺侃書曰︰「夫軍有進而無退，可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盟府，謂侃府也；侃為盟主，故稱為盟府。復，扶又翻。遺，于季翻。刻後月半大舉，諸郡軍並在路次，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由，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行，戶剛翻。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如藐尾相衞，脣齒相依也。恐或者不達高旨，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並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旣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綢，除留翻；繆，莫彪翻；纏綿也。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況社稷之難乎！今日之憂，豈惟僕一州，文武莫不翹首企。言翹首企足以望侃兵之來。難，乃旦翻。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此，謂江州也。長，知兩翻。荊、楚西逼強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仁公進當為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功；退當以慈父之情，雪愛子之痛。謂侃子瞻為峻所殺。今約、峻凶逆無道，痛感天地，人心齊壹，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苟復召兵還，是為敗於幾成也。復，扶又翻。幾，居希翻。願深察所陳！」王愆期謂侃曰︰「蘇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四海雖廣，公寧有容足之地乎！」侃深感悟，卽戎服登舟。瞻喪至不臨，臨，力鴆翻。晝夜兼道而進。

郗鑒在廣陵，城孤糧少，逼近胡寇，近，其靳翻。人無固志。得詔書，卽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將士爭奮。難，乃旦翻。將，卽亮翻。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溫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旣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間，古莧翻。斷，丁管翻。然後清野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旣斷，糧運自絕，必自潰矣。」嶠深以為然。晉都建康，糧運皆仰三吳，故欲先斷東道。王敦、蘇峻之亂，匡復之謀，郗鑒為多。

五月，陶侃率衆至尋陽。議者咸謂侃欲誅庾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溫嶠計，詣侃拜謝。侃驚，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陶侃，字士行。亮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曰︰「君侯脩石頭以擬老子，見上卷咸和元年。今日反見求邪！」卽與之談宴終日，遂與亮、嶠同趣建康。趣，七喻翻。戎卒四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遠近。

蘇峻聞西方兵起，用參軍賈寧計，自姑孰還據石頭，分兵以拒侃等。

乙未，峻逼遷帝於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哀泣升車，宮中慟哭。時天大雨，道路泥濘，濘，乃定翻，淖也。劉超、鍾雅步侍左右，峻給馬，不肯乘，而悲哀慷慨。峻聞而惡之，然未敢殺也。惡，烏路翻。以其親信許方等補司馬督、殿中監，外託宿衞，內實防禦超等。峻以倉屋為帝宮，日來帝前肆醜言。劉超、鍾雅與右光祿大夫荀崧、金紫光祿大夫華恆、左、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光祿大夫，銀章青綬；加金章紫綬者，謂之金紫光祿大夫。華，戶化翻。恆，戶登翻。尚書荀邃、侍中丁潭侍從，不離帝側。從，才用翻。離，力智翻。時饑饉米貴，峻問遺，超一無所受。繾綣朝夕，遺，于季翻。繾，詰戰翻，又去演翻；綣，區願翻。繾綣，反覆不相離也。孔穎達曰︰繾綣，牢固相著之意。左傳曰︰繾綣從公，毋通內外。臣節愈恭；雖居幽厄之中，超猶啓帝，授孝經、論語。

峻使左光祿大夫陸曄守留臺，逼迫居民，盡聚之後苑；使匡術守苑城。

尚書左丞孔坦奔陶侃，侃以為長史。

初，蘇峻遣尚書張闓權督東軍，司徒導密令以太后詔諭三吳吏士，漢置吳郡；吳分吳郡置吳興郡；晉又分吳興、丹楊置義興郡，是為三吳。酈道元曰︰世謂吳郡、吳興、會稽為三吳。杜佑曰︰晉、宋之間，以吳郡、吳興、丹楊為三吳。使起義兵救天子。會稽內史王舒以庾冰行奮武將軍，使將兵一萬，西渡浙江；將，卽亮翻；下同。於是吳興太守虞潭、吳國內史蔡謨、前義興太守顧衆等皆舉兵應之。潭母孫氏謂潭曰︰「汝當捨生取義，勿以吾老為累！」累，力瑞翻。盡遣其家僮從軍，鬻其環珮以為軍資。謨以庾冰當還舊任，卽去郡以讓冰。

蘇峻聞東方兵起，遣其將管商、張健、弘徽等拒之；虞潭等與戰，互有勝負，未能得前。

陶侃、溫嶠軍于茄子浦；嶠以南兵習水，蘇峻兵便步，南兵，謂侃、嶠之兵。便步，謂便於步戰。令︰「將士有上岸者死！」上，時掌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毛寶帥千人為嶠前鋒，帥，讀曰率；下同。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視賊可擊，不上岸擊之邪！」乃擅往襲撫，悉獲其米，斬獲萬計，約由是飢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

陶侃表王舒監浙東軍事，虞潭監浙西軍事，監，工銜翻。郗鑒都督揚州八郡諸軍事；令舒、潭皆受鑒節度。鑒帥衆渡江，與侃等會于茄子浦，類篇︰茄，求加翻；菜名，子可食。茄葉似蒿蓼葉而青，子熟於夏秋之間，大如秤棰，有紫色者，有白色者，及其熟也，色正黃。蓋其地宜茄子，人多於此樹藝，因以名浦。雍州刺史魏該亦以兵會之。雍，於用翻。

丙辰，侃等舟師直指石頭，至于蔡洲；侃屯查浦，蔡洲，在石頭西岸；查浦，在大江南岸，直秦淮口。嶠屯沙門浦。峻登烽火樓，望見士衆之盛，有懼色，謂左右曰︰「吾本知溫嶠能得衆也。」

庾亮遣督護王彰擊峻黨張曜，反為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敗，補邁翻。傳，株戀翻。侃答曰︰「古人三敗，謂魯將曹沫也。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爾。」言不宜數數如此。數，所角翻。亮司馬陳郡殷融詣侃謝曰︰「將軍為此，非融等所裁。」王彰至曰︰「彰自為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為君子，王彰為小人；今王彰為君子，殷融為小人。」

宣城內史桓彝，聞京城不守，慷慨流涕，進屯涇縣。彝自廣德進屯涇縣。時州郡多遣使降蘇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裨惠復勸彝宜且與通使，以紓交至之禍。紓，緩也。交至之禍，言州郡多降，峻兵將四合而交至也。復，扶又翻。彝曰︰「吾受國厚恩，義在致死，焉能忍恥與逆臣通問！焉，於虔翻。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守蘭石，蘭石，在涇縣東北。峻遣其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當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進軍攻彝，六月，城陷，執彝，殺之。

諸軍初至石頭，卽欲決戰，陶侃曰︰「賊衆方盛，難與爭鋒，當以歲月，智計破之。」旣而屢戰無功，監軍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是時同盟諸將無監軍事者，竊意李根蓋郗鑒軍部將也。前史旣逸「郗」字，後人遂改「鑒」為「監」。白石壘，在石頭東北，峻極險固。杜佑曰︰白石里，在臺城西，宋武帝大明四年為蠶所，置大殿於此。侃從之。夜築壘，至曉而成。聞峻軍嚴聲，聞峻軍擊鼓嚴隊之聲。諸將咸懼其來攻。孔坦曰︰「不然。若峻攻壘，必須東北風急，令我水軍不得往救；今天清靜，賊必不來。所以嚴者，必遣軍出江乘，掠京口以東矣。」已而果然。侃使庾亮以二千人守白石，峻帥步騎萬餘四面攻之，不克。帥，讀曰率。

王舒、虞潭等數與峻兵戰，不利。數，所角翻。孔坦曰︰「本不須召郗公，遂使東門無限，今宜遣還，雖晚，猶勝不也。」言雖遣還之晚，猶勝不遣還也。侃乃令鑒與後將軍郭默還據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峻之兵勢，曲阿，秦雲陽縣也，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毗陵郡。大業，里名，在曲阿北。丁度曰︰庱亭，在吳興。庱，丑升翻。裴松之曰︰庱，攄陵翻。使郭默守大業。

壬辰，魏該卒。

祖約遣祖渙、桓撫襲湓口；湓口，在尋陽，今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有湓浦。陶侃聞之，將自擊之。毛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從之。渙、撫過皖，因攻譙國內史桓宣。宣時屯皖縣馬頭山。皖，戶版翻。寶往救之，為渙、撫所敗。敗，補邁翻。箭貫寶髀，徹鞍，徹，敕列翻。寶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鞾，許戈翻。還擊煥、撫，破走之，宣乃得出，歸于溫嶠。寶進攻祖約軍于東關，拔合肥戍；會嶠召之，復歸石頭。

祖約諸將陰與後趙通謀，許為內應。後趙將石聰、石堪引兵濟淮，攻壽春。秋，七月，約衆潰，奔歷陽，聰等虜壽春二萬餘戶而歸。

**8**後趙中山公虎帥衆四萬自軹關西入，擊趙河東，軹關，在河內軹縣。帥，讀曰率。應之者五十餘縣，遂進攻蒲阪。趙主曜遣河間王述發氐、羌之衆屯秦州以備張駿、楊難敵，自將中外精銳水陸諸軍以救蒲阪，自衞關北濟；晉書·地理志，汲郡汲縣有衞關。虎懼，引退。曜追之，八月，及於高候；杜佑曰︰今絳州聞喜縣北有高候原。與虎戰，大破之，斬石瞻，枕尸二百餘里，枕，職鴆翻。收其資仗億計。虎奔朝歌。杜佑曰︰衞州衞縣，漢朝歌縣。紂都朝歌，在今縣西。曜濟自大陽，大陽屬河東郡。應劭曰︰在大河之陽，故曰大陽。唐志，陝州陝縣有大陽故關，春秋之茅津也。攻石生于金墉，決千金堨以灌之。堨，烏葛翻。分遣諸將攻汲郡、河內，後趙滎陽太守尹矩、野王太守張進等皆降之。野王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後趙始置郡也。降，戶江翻。襄國大震。

**9**張駿治兵，欲乘虛襲長安。理曹郞中索詢諫曰︰理曹郞中，張氏所置，以掌刑獄。索，昔各翻。「劉曜雖東征，其子胤守長安，未易輕也。易，以豉翻；下同。借使小有所獲，彼若釋東方之圖，還與我校；禍難之期，未可量也。」難，乃旦翻。量，音良。駿乃止。

**10**蘇峻腹心路永、匡術、賈寧聞祖約敗，恐事不濟，勸峻盡誅司徒導等諸大臣，更樹腹心；更，工衡翻。峻雅敬導，不許。永等更貳於峻，貳者，其心攜而兩向。導使參軍袁耽潛誘永使歸順，誘，音酉。九月，戊申，導攜二子與永奔白石。耽，渙之曾孫也。袁渙事曹操。

陶侃、溫嶠等與蘇峻久相持不決，峻分遣諸將東西攻掠，所嚮多捷，人情忷懼。忷，許拱翻。朝士之奔西軍者皆曰︰「峻狡黠有膽決，其徒驍勇，所向無敵。朝，直遙翻。黠，下八翻。驍，堅堯翻。若天討有罪，則峻終滅亡；止以人事言之，未易除也。」溫嶠怒曰︰「諸君怯懦，乃更譽賊！」譽，羊諸翻，稱揚之也。及累戰不勝，嶠亦憚之。

嶠軍食盡，貸於陶侃。貸，他代翻，借也。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良將及兵食，惟欲得老僕為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荊州接胡、蜀二虜，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復，扶又翻。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徐來殄賊，不為晚也。」嶠曰︰「凡師克在和，古之善敎也。光武之濟昆陽，見三十九卷漢淮陽王更始元年。曹公之拔官渡，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以寡敵衆，杖義故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峻驟勝而驕，自謂無前，今挑之戰，挑，徒了翻。可一鼓而擒也。柰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乃四海臣子肝腦塗地之日。嶠等與公並受國恩，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當灰身以謝先帝耳。今之事勢，義無旋踵，譬如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溫嶠辭嚴義正，所以能留陶侃，共成大功。沮，在呂翻。敗，補邁翻。毛寶言於嶠曰︰「下官能留陶公。」乃往說侃曰︰說，輸芮翻。「公本鎭蕪湖，為南北勢援，前旣已下，勢不可還。且軍政有進無退，非直整齊三軍，示衆必死而已，亦謂退無所據，終至滅亡。往者杜弢非不強盛，公竟滅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弢，土刀翻。何至於峻，獨不可破邪！賊亦畏死，非皆勇健，公可試與寶兵，使上岸斷賊資糧；上，時掌翻。斷，丁管翻。若寶不立效，然後公去，人心不恨矣。」侃然之，加寶督護而遣之。竟陵太守李陽說侃曰︰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界立竟陵郡。「今大事若不濟，公雖有粟，安得而食諸！」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毛寶燒峻句容、湖孰積聚，句容、湖孰二縣，屬丹楊郡。峻軍乏食，侃遂留不去。

張健、韓晃等急攻大業；壘中乏水，人飲糞汁。郭默懼，潛突圍出外，留兵守之；郗鑒在京口，軍士聞之皆失色。參軍曹納曰︰「大業，京口之扞蔽也，一旦不守，則賊兵徑至，不可當也。請還廣陵，以俟後舉。」鑒大會僚佐，責納曰︰「吾受先帝顧託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報塞。復，扶又翻。塞，悉則翻。今強寇在近，衆心危逼，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當何以帥先義衆，鎭壹三軍邪！」帥，讀曰率；下同。將斬之，久乃得釋。

陶侃將救大業，長史殷羨曰︰「吾兵不習步戰，救大業而不捷，則大事去矣。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解。」謂急攻蘇峻，健、晃必還救之，大業之兵自解。侃從之。羨，融之兄也。庚午，侃督水軍向石頭。庾亮、溫嶠、趙胤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欲挑戰。峻將八千人逆戰，上，時掌翻。挑，徒了翻。將，卽亮翻；下同。遣其子碩及其將匡孝分兵先薄趙胤軍，敗之。薄，迫也。敗，補邁翻。峻方勞其將士，勞，力到翻。乘醉望見胤走，曰︰「孝能破賊，我更不如邪！」因舍其衆，舍，讀曰捨。與數騎北下突陳，不得入，陳，讀曰陣。將回趨白木陂；馬躓，躓，陟利翻，跲也。白木陂，在東陵東。趨，七喻翻；下兵趨同。侃部將彭世、李千等投之以矛，峻墜馬；斬首，臠割之，焚其骨，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一鼓禽峻，果如溫嶠之言。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為主，閉城自守。任，音壬。溫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韓晃聞峻死，引兵趣石頭。管商、弘徽攻庱亭壘，督護李閎、輕車長史滕含擊破之。輕車長史，輕車將軍長史也。含，脩之孫也。商走詣庾亮降，降，戶江翻。餘衆皆歸張健。

**11**冬，十一月，後趙王勒欲自將救洛陽，將，卽亮翻。僚佐程遐等固諫曰︰「劉曜懸軍千里，勢不支久。大王不宜親動，動無萬全。」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乃赦徐光，光被囚見上卷咸和元年。召而謂之曰︰「劉曜乘一戰之勝，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怠，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也。若洛陽不守，曜必送死冀州，後趙都襄國，冀州之地。自河已北，席卷而來，卷，讀曰捲；下同。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行，卿以為何如？」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不能進臨襄國，更守金墉，此其無能為可知也。以大王威略臨之，彼必望旗奔敗。平定天下，在今一舉，不可失也。」勒笑曰︰「光言是也。」乃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及豫州刺史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見，賢遍翻。中山公虎進據石門，水經註︰漢靈帝於敖城西北，壘石為門，以遏浚儀渠口，謂之石門，而滎瀆受河水，亦有石門。勒自統步騎四萬趣金墉，濟自大堨。水經註︰石勒襲劉曜，塗出延津，以河冰冸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騎，奇寄翻。趣，七喻翻。堨，烏葛翻。

勒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策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此成擒耳。」十二月，乙亥，後趙諸軍集于成皋，步卒六萬，騎二萬七千。勒見趙無守兵，大喜，舉手指天復加額曰︰「天也！」復，扶又翻。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訾之間。鞏縣，屬河南郡，有東訾城。左傳，單子取訾。杜預曰︰在鞏縣西南。晉·地道記曰︰在縣之東。訾，子斯翻。

趙主曜專與嬖臣飲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怒，以為妖言，斬之。嬖，卑義翻，又必計翻。妖，於驕翻。聞勒已濟河，始議增滎陽戍，杜黃馬關。據水經，黃馬坂在成皋縣，河水逕其北，謂之黃馬關。俄而洛水候者與後趙前鋒交戰，擒羯送之。曜問︰「大胡自來邪？其衆幾何？」羯曰︰「王自來，軍勢甚盛。」羯，居謁翻。曜色變，使攝金墉之湋，攝，收也。陳于洛西，陳，讀曰陣；下揮陳同。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益喜。謂左右曰︰「可以賀我矣！」勒帥步騎四萬入洛陽城。帥，讀曰率。

己卯，中山公虎引步卒三萬自城北而西，攻趙中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趙前鋒，大戰于西陽門。西陽門，卽洛城宣陽門也，城西面南頭第一門；或曰︰西陽門，卽第二門西明門也。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門，夾擊之。閶闔門，洛城西面北頭門。曜少而嗜酒，少，詩照翻。末年尤甚；將戰，飲酒數斗。常乘赤馬無故跼頓，跼，足踡曲不能伸也；頓，首低下不能舉也。跼，音局。乃乘小馬。比出，復飲酒斗餘。比，必寐翻。復，扶又翻；下同。至西陽門，揮陳就平。石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退走，馬陷石渠，墜于冰上，被瘡十餘，通中者三，中，竹仲翻。為堪所執。勒遂大破趙兵，斬首五萬餘級。下令曰︰「所欲擒者一人耳，今已獲之。其敕將士抑鋒止銳，縱其歸命之路。」

曜見勒曰︰「石王，頗憶重門之盟否？」據水經註，重門城，在河內共縣故城西北二十里。此盟當在懷帝永嘉四年同圍河內之時。重，直龍翻。勒使徐光謂之曰︰「今日之事，天使其然，復云何邪！」復，扶又翻。乙酉，勒班師。使征東將軍石邃將兵衞送曜。邃，虎之子也。曜瘡甚，載以馬輿，使醫李永與同載。己亥，至襄國，舍曜於永豐小城，給其妓妾，嚴兵圍守。妓，渠綺翻。遣劉岳、劉震等從男女盛服以見之，岳被禽見上卷明帝太寧三年。曜曰︰「吾謂卿等久為灰土，石王仁厚，乃全宥至今邪！我殺石佗，見上卷太寧三年。愧之多矣。今日之禍，自其分耳。」分，扶問翻。留宴終日而去。勒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降，戶江翻。曜但敕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也。」勒見而惡之，惡，烏路翻。久之，乃殺曜。

**12**是歲，成漢獻王驤卒，成封李驤為漢王。驤，思將翻。其子征東將軍壽以喪還成都。成主雄以李玝為征北將軍、梁州刺史，代壽屯晉壽。玝，阮古翻。

**四年**（己丑、三二九）

**1**春，正月，光祿大夫陸曄及弟尚書左僕射玩說匡術，以苑城附于西軍；說，輸芮翻。百官皆赴之，推曄督宮城軍事。陶侃命毛寶守南城，鄧岳守西城。苑城之南城、西城也。

右衞將軍劉超、侍中鍾雅與建康令管斾等謀奉帝出赴西軍；事泄，蘇逸使其將平原任讓將兵入宮收超、雅。將，卽亮翻。任，音壬。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衞！」讓奪而殺之。初，讓少無行，太常華恆為本州大中正，華恆，平原高唐人。少，詩照翻。行，下孟翻。華，戶化翻。恆，戶登翻。黜其品。及讓為蘇峻將，乘勢多所誅殺，見恆輒恭敬，不敢縱暴。及鍾、劉之死，蘇逸欲幷殺恆，讓盡心救衞，恆乃得免。

**2**冠軍將軍趙胤遣部將甘苗擊祖約于歷陽，戊辰，約夜帥左右數百人奔後趙，為後石勒殺祖約張本。冠，古玩翻。帥，讀曰率；下同。其將牽騰率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

**3**蘇逸、蘇碩、韓晃幷力攻臺城，焚太極東堂及祕閣，毛寶登城，射殺數十人。射，而亦翻。晃謂寶曰︰「君名勇果，何不出鬬？」寶曰︰「君名健將，將，卽亮翻。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4**趙太子熙聞趙主曜被擒，大懼，被，皮義翻。與南陽王胤謀西保秦州。尚書胡勳曰︰「今雖喪君，境土尚完，將士不叛，且當幷力拒之；力不能拒，走未晚也。」胤怒，以為沮衆，斬之，遂帥百官奔上邽，以劉胤之才武，不能守長安以抗石勒，劉曜旣禽，胤膽破矣。喪，息浪翻。沮，在呂翻。諸征鎭亦皆棄所守從之，關中大亂。將軍蔣英、辛恕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後趙遣石生帥洛陽之衆赴之。

**5**二月，丙戌，諸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擊蘇逸，大破之。滕含自輕車長史進建威將軍長史。蘇碩帥驍勇數百，渡淮而戰，淮，秦淮也。驍，堅堯翻。溫嶠擊斬之。韓晃等懼，以其衆就張健於曲阿，門隘不得出，更相蹈藉，更，工衡翻。藉，慈夜翻。死者萬數。西軍獲蘇逸，斬之。滕含部將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羕，幷其二子播、充、孫崧及彭城王雄。羕附蘇峻見上咸和三年，雄奔峻見上卷二年。陶侃與任讓有舊，為請其死。為，于偽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衞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入石頭，令取故節，導自討王敦時假節；其自石頭出奔也，棄之。陶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導為侃所譏，自愧其失節。丁亥，大赦。

張健疑弘徽等貳於己，皆殺之；帥舟師自延陵將入吳興，毗陵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分屬吳郡，晉分屬毗陵郡。師古曰︰毗陵，舊延陵，漢改之。晉分毗陵、延陵為兩縣，毗陵則今常州晉陵縣之地，延陵則今潤州丹徒、金壇之地。宋白曰︰延陵縣，本漢曲阿縣地，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鄕置。帥，讀曰率。乙未，揚烈將軍王允之與戰，大破之，獲男女萬餘口。健復與韓晃、馬雄等西趨故鄣，故鄣縣，漢屬丹陽郡；吳分吳郡丹楊置吳興郡，故鄣屬焉。其地本秦鄣郡所治，故曰故鄣。今湖州安吉縣，故鄣之南鄕也；今廣德軍，漢故鄣縣之地。杜佑曰︰湖州長城縣西八十里鄣郡故城，卽秦鄣郡縣城也。復，扶又翻。趨，七喻翻。郗鑒遣參軍李閎追之，及於平陵山，皆斬之。蘇峻傳作「巖山」。據帝紀，平陵山當在溧陽界。沈約曰︰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更名永世。董覽吳地志云︰晉分永世為平陵縣，宋文帝元嘉九年，倂入永世、溧陽二縣。

是時宮闕灰燼，以建平園為宮。溫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會，工外翻。二論紛紜未決。司徒導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農事不修，則樂土為墟矣。樂，音洛。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伺，相吏翻。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望者，見於外者也；實者，有諸中者也。今特宜鎭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以褚翜為丹楊尹。復，扶又翻。翜，所甲翻。時兵火之後，民物彫殘，翜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6**壬寅，以湘州幷荊州。分湘州見八十六卷懷帝永嘉元年。

**7**三月，壬子，論平蘇峻功，以陶侃為侍中、太尉，封長沙郡公，加都督交、廣、寧州諸軍事；侃先督荊、襄、雍、梁四州，今加都督三州。郗鑒為侍中、司空、南昌縣公；溫嶠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始安郡公；晉制，驃騎將軍位從公。驃，匹妙翻。陸曄進爵江陵公；自餘賜爵侯、伯、子、男者甚衆。卞壼及二子眕、盱、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路永、匡術、賈寧，皆蘇峻之黨也；峻未敗，永等去峻歸朝廷；王導欲賞以官爵。溫嶠曰︰「永等皆峻之腹心，首為亂階，罪莫大焉。晚雖改悟，未足以贖前罪；得全首領，為幸多矣，豈可復褒寵之哉！」復，扶又翻；下同。導乃止。

陶侃以江陵偏遠，移鎭巴陵。江陵偏在江北，又遠建康。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後置建昌郡。水經註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于江，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也。巴丘山，一名天岳山，一名幕阜；前有培塿，曰巴蛇冢。

朝議欲留溫嶠輔政，朝，直遙翻；下同。嶠以王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又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乃留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

帝之出石頭也，庾亮見帝，稽顙哽咽，稽，音啓。哽，古杏翻。詔亮與大臣俱升御座。明日，亮復泥首謝罪，復，扶又翻；下同。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難，乃旦翻。非舅之責也。」亮上疏自陳︰「祖約、蘇峻縱肆凶逆，罪由臣發，事見上卷元年。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塞四海之責。塞，悉則翻。朝廷復何理齒臣於人次，臣亦何顏自次於人理！願陛下雖垂寬宥，全其首領；猶宜棄之，任其自存自沒，則天下粗知勸戒之綱矣。」粗，坐五翻。優詔不許。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曁陽東出，武帝太康二年，分毗陵、無錫立曁陽縣，屬毗陵郡，其地在今平江府常熟縣界。杜佑曰︰江陰，晉曰曁陽。按︰曁陽，今江陰軍地，秦、漢為曁陽鄕，晉置曁陽縣城；更曁陽湖。詔有司錄奪舟船。錄，拘也，收也。亮乃求外鎭自效，出為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豫州、揚州之江西，淮南、廬江、弋陽、安豐、歷陽等郡也。宣城郡，屬揚州。豫州刺史，領宣城內史，鎭蕪湖。

陶侃、溫嶠之討蘇逡也，移檄征、鎭，使各引兵入援。湘州刺史益陽侯卞敦擁兵不赴，又不給軍糧，遣督護將數百人隨大軍而已，朝野莫不怪歎。不料其如此而乃如此，故怪之；又念其平昔為何如人而今乃為此，故歎之。及峻平，陶侃奏敦沮軍，顧望不赴國難，請檻車收付廷尉。勤王之師，侃為盟主；湘州又侃所督也，故侃奏收敦。沮，在呂翻。難，乃旦翻。王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轉敦安南將軍、廣州刺史；病不赴，徵為光祿大夫、領少府。敦憂愧而卒，少，詩照翻。卒，子恤翻。追贈本官，加散騎常侍，諡曰敬。諡法︰夙夜警戒曰敬；合善典法曰敬。卞敦何足以當之！

臣光曰︰庾亮以外戚輔政，首發禍機，國破君危，竄身苟免；卞敦位列方鎭，兵糧俱足，朝廷顚覆，坐觀勝負；人臣之罪，孰大於此！旣不能明正典刑，又以寵祿報之，晉室無政，亦可知矣。任是責者，豈非王導乎！

**8**徙高密王紘為彭城王。紘，雄之弟也。

**9**夏，四月，乙未，始安忠武公溫嶠卒，葬於豫章。朝廷欲為之造大墓於元、明二帝陵之北，為，于偽翻。太尉侃上表曰︰「嶠忠誠著於聖世，勳義感於人神，使亡而有知，豈樂今日勞費之事！樂，音洛。願陛下慈恩，停其移葬。」詔從之。

以平南軍司劉胤為江州刺史。胤本為溫嶠軍司。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司徒導不從。或謂導子悅曰︰「今大難之後，難，乃旦翻。紀綱弛頓，自江陵至于建康三千餘里，流民萬計，布在江州。江州，國之南藩，要害之地，而胤以忲侈之性，臥而對之，忲，奢也；忲，音太，又音大。不有外變，必有內患矣。」悅曰︰「此溫平南之意也。」溫嶠為平南將軍。

**10**秋，八月，趙南陽王胤帥衆數萬自上邽趣長安，帥，讀曰率。趣，七喻翻。隴東、武都、安定、新平、北地、扶風、始平諸郡戎、夏皆起兵應之。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蓋後趙分安定置也。應劭曰︰祖，音罝。師古曰︰厲，音賴。夏，戶雅翻。胤軍于仲橋；鄭國渠逕仲山，渠上有橋，謂之仲橋，在九嵕山之東。宋白曰︰雍州醴泉縣城，卽仲橋城。石生嬰城自守，後趙中山公虎帥騎二萬救之。九月，虎大破趙兵於義渠，義渠，戰國時義渠戎之地，前漢為義渠縣，後漢、晉省。胤奔還上邽。虎乘勝追擊，枕尸千里。枕，職鴆翻。上邽潰，虎執趙太子熙、南陽王胤及其將王公卿校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載記曰︰自劉淵至曜，三世二十七年而滅。將，卽亮翻。校，戶敎翻。徙其臺省文武、關東流民、秦·雍大族九千餘人于襄國；雍，於用翻。又阬五郡屠各五千餘人于洛陽。進攻集木且羌于河西，克之，屠各，匈奴種，前趙之族類也；五郡屠各，卽匈奴五部之衆。集木且，羌種落之名。屠，直於翻。且，子於翻。俘獲數萬，秦、隴悉平。氐王蒲洪、羌酋姚戈仲俱降于虎，虎表洪監六夷軍事，酋，慈由翻。降，戶江翻。監，工銜翻。弋仲為六夷左都督。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

**11**初，隴西鮮卑乞伏述延居于苑川，乞伏，鮮卑部落之名，後以為姓。苑川水，出天水勇士縣之子城南山，東流歷子城川，又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苑城，相去七里，西城卽乞伏所都也。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界。侵幷鄰部，士馬強盛。及趙亡，述延懼，遷于麥田。述延卒，子傉大寒立；傉大寒卒，子司繁立。水經註︰麥田山，在安定北界；山之東北，有麥田城，又北有麥田泉。傉，奴沃翻。乞伏始見于此。

**12**江州刺史劉胤矜豪日甚，專務商販，殖財百萬，縱酒耽樂，不恤政事。冬，十二月，詔徵後將軍郭默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衞，以情愬於胤。默蓋自平蘇峻，還至尋陽而被徵也。晉志，按魏明帝時有左軍，則左軍，魏官也；武帝時，又置前軍、右軍，泰始八年，又置後軍，是為四軍，皆宿衞兵也。樂，音洛。邊將，卽亮翻；下同。胤曰︰「此非小人之所及也。」晉以後，文武之士率稱小人，今西北之人猶然。默將赴召，求資於胤，胤不與，默由是怨胤。胤長史張滿等素輕默，或倮露見之，倮，郞果翻。默常切齒。臘日，胤餉默豚酒，默對信投之水中。信，使也。會有司奏︰「今朝廷空竭，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請免胤官。」書下，下，遐稼翻。胤不卽歸罪，方自申理。僑人蓋肫掠人女為妻，寄寓者為僑人。蓋，古盍翻。肫，徒昆翻。張滿使還其家，肫不從，而謂郭默曰︰「劉江州不受免，謂胤不受免官之命也。密有異圖，與張滿等日夜計議，惟忌郭侯一人，欲先除之。」默以為然，帥其徒候旦門開襲胤。帥，讀曰率。胤將吏欲拒默，默呵之曰︰「我被詔有所討，被，皮義翻。動者誅三族！」遂入至內寢，牽胤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等，誣以大逆，悉斬之。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示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孔穎達曰︰妾之言接也；聞彼有禮，走而往以得接見于君子也。幷金寶還船，袑云下都，旣而停胤故府。招引譙國內史桓宣，宣固守不從。桓宣自去年歸溫嶠，屯于武昌。

**13**是歲，賀蘭部及諸大人共立拓拔翳槐為代王，賀蘭部擁護翳槐，見上卷咸和二年。代王紇那奔宇文部。後周書言宇文之先出自炎帝，炎帝為黃帝所滅，其子孫遁居朔野。後有大人普回，因狩得玉璽，文曰「皇帝璽」，普回以為天授。其俗謂天子曰「宇文」，故國號宇文，因以為氏。余謂此蓋宇文氏旣興於關西，其臣子為之緣飾耳。李延壽曰︰宇文部出遼東塞外，其先南單于之遠屬也，世為東部大人。此言為得其實。翳槐遣其弟什翼犍質於趙以請和。犍，居言翻。質，音致。

**14**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羌酋姜聰刺之；酋，慈由翻。刺，七亦翻。吐延不抽劍，召其將紇扢埿，紇，胡骨翻，又恨竭翻。扢，古齕翻，又胡骨翻。埿，與泥同。使輔其子葉延，保于白蘭，白蘭，在吐谷渾西南，其地險遠，羌之別種居之；西北接利摸徒，南界郍鄂；風俗物產與宕昌略同。抽劍而死。葉延孝而好學，好，呼到翻。以為︰「禮，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為氏，」乃自號其國曰吐谷渾。左傳，魯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杜預註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為氏。

**五年**（庚寅、三三○）

**1**春，正月，劉胤首至建康。司徒導以郭默驍勇難制，己亥，大赦，梟胤首於大航，驍、梟，並音堅堯翻。以默為江州刺史。太尉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卽將兵討之。默遣使送妓妾及絹，幷寫中詔呈侃。妓，渠綺翻。參佐多諫曰︰「默不被詖，豈敢為此！被，皮義翻。若欲進軍，宜待詔報。」侃厲色曰︰「國家年幼，詔令不出胸懷。劉胤為朝廷所禮，雖方任非才，何緣猥加極刑！郭默恃勇，所在貪暴；以大難新除，謂蘇峻新平也。難，乃旦翻。禁網寬簡，欲因際會騁其從橫耳！」騁，丑郢翻。從，子容翻。發使上表言狀，使，疏吏翻。上，時掌翻。且與導書曰︰「郭默殺方州卽用為方州，害宰相便為宰相乎？」導乃收胤首，答侃書曰︰「默據上流之勢，加有船艦成資，艦，戶黯翻。故苞含隱忍，使有其地，朝廷得以潛嚴；潛，密也；潛嚴，密敕諸軍嚴裝也。俟足下軍到，風發相赴，風發，言其速也。豈非遵養時晦以定大事者邪！」侃笑曰︰「是乃遵養時賊也！」

豫州刺史庾亮亦請討默。詔加亮征討都督，帥步騎二萬往與侃會。帥，讀曰率。

西陽太守鄧岳、武昌太守劉詡皆疑桓宣與默同。豫州西曹王隨曰︰「宣尚不附祖約，事見上卷咸和二年。豈肯同郭默邪！」岳、詡遣隨詣宣觀之，隨說宣︰「明府心雖不爾，不爾，猶言如此也。說，輸芮翻。無以自明，惟有以賢子付隨耳！」宣乃遣其子戎與隨俱迎陶侃。侃辟戎為掾，掾，于眷翻。上宣為武昌太守。上，時掌翻；上言於天臺也。

**2**二月，後趙羣臣請後趙王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勒，字世龍，初名㔨，上黨武鄕羯人也。其先匈奴別部羌渠之冑，祖耶奕千，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並為部落小帥。立妃劉氏為王后，世子弘為太子。以其子宏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單于，封秦王；驃，匹妙翻。單，音蟬。斌為左衞將軍，封太原王；斌，音彬。恢為輔國將軍，封南陽王。以中山公虎為太尉、尚書令，進爵為王；虎子邃為冀州刺史，封齊王；宣為左將軍；挺為侍中、封梁王。又封石生為河東王，石堪為彭城王。以左長史郭敖為尚書左僕射，右長史程遐為右僕射、領吏部尚書，左司馬夔安、右司馬郭殷、從事中郞李鳳、前郞中令裴憲，皆為尚書，參軍事徐光為中書令、領祕書監。自餘文武，封拜各有差。

中山王虎怒，私謂齊王邃曰︰「主上自都襄國以來，懷帝永嘉六年，勒據襄國。端拱仰成，仰，牛向翻。以吾身當矢石，二十餘年，南擒劉岳，見上卷明帝大寧三年。北走索頭，見上卷咸和二年。索，昔各翻。東平齊、魯，西定秦、雍，平齊、魯，謂滅徐龕、曹嶷也，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明帝太寧元年。定秦、雍，謂滅劉氏，降苻、姚也。克十有三州。成大趙之業者，我也；大單于當以授我，今乃以與黃吻婢兒，吻，武粉翻。口邊曰吻。鳥雛始出巢者，口黃未褪，目之曰黃吻，言少艾也。念之令人氣塞，不能寢食！待主上晏駕之後，不足復留種也。」塞，悉則翻。復，扶又翻。種，章勇翻。

程遐言於勒曰︰「天下粗定，粗，坐五翻。當顯明逆順，故漢高祖赦季布，斬丁公。事見十一卷高祖五年。大王自起兵以來，見忠於其君者輒褒之，背叛不臣者輒誅之，背，蒲妹翻。此天下所以歸盛德也。今祖約猶存，臣竊惑之。」安西將軍姚弋仲亦以為言。勒乃收約，幷其親屬中外百餘人悉誅之，妻妾、兒女分賜諸胡。

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在雍丘，謂安曰︰「石勒是汝種類，種，章勇翻。吾亦無在爾一人。」厚資送而遣之。安以勇幹，仕趙為左衞將軍。及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稚無後乎？」祖逖，字士稚。乃往就市觀刑。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為沙門。及石氏亡，道重復歸江南。

**3**郭默欲南據豫章，欲自尋陽而南據也。會太尉侃兵至，默出利戰不利，入城固守，聚米為壘，以示有餘。侃築土山臨之。三月，庾亮兵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湓，蒲奔翻。諸軍大集。夏，五月，乙卯，默將宋侯縛默父子出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侃斬默于軍門，傳首建康，同黨死者四十人。詔以侃都督江州，領刺史；至是侃都督八州。以鄧岳督交、廣諸軍事，領廣州刺史。侃還巴陵，因移鎭武昌。庾亮還蕪湖，辭爵賞不受。

**4**趙將劉徵帥衆數千，浮海抄東南諸縣，殺南沙都尉許儒。沈約志，晉陵太守有南沙令，本吳縣司鹽都尉署；吳時名沙中，吳平後，立曁陽，割屬之；晉成帝咸康七年，罷鹽署，立以為南沙縣。今平江府常熟縣地。帥，讀曰率。抄，楚交翻。

**5**張駿因前趙之亡，復收河南地，至于狄道，置五屯護軍，與趙分境。駿失河南地見上卷咸和二年。五屯護軍，武街、石門、侯和、漒川、甘松也。六月，趙遣鴻臚孟毅拜駿征西大將軍、涼州牧，加九錫。臚，陵如翻。駿恥為之臣，不受，留毅不遣。

**6**初，丁零翟斌，世居康居，後徙中國，至是入朝於趙；趙以斌為句町王。朝，直遙翻。句，音朐。町，音挺。考異曰︰晉書春秋作「翟眞」。按︰秦亡後，慕容垂誅翟斌，斌兄子眞北走，故知此乃斌也。

**7**趙羣臣固請正尊號，秋，九月，趙王勒卽皇帝位。考異曰︰載記云︰「自襄國都臨漳。」卽鄴也。按建平二年四月，勒如鄴，議營新宮；三年，勒如鄴，臨石虎第；勒疾，虎詐召石宏還襄國，至虎建武元年九月，始遷鄴。是勒未嘗都鄴也。大赦，改元建平。文武封進各有差。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太子弘為皇太子。

弘好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親敬儒素。勒謂徐光曰︰「大雅愔愔，弘，字大雅。愔愔，安和貌，音揖淫翻。殊不似將家子。」將，卽亮翻。光曰︰「漢祖以馬上取天下，孝文以玄默守之。聖人之後，必有勝殘去殺者，天之道也。」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王氏註曰︰勝殘，能使殘暴之人不為惡也；去殺，去刑殺也。勝，音升。去，羌呂翻。勒甚悅。光因說曰︰說，輸芮翻。「皇太子仁孝溫恭，中山王雄暴多詐，陛下一旦不諱，臣恐社稷非太子所有也。宜漸奪中山王權，使太子早參朝政。」朝，直遙翻。勒心然之，而未能從。

**8**趙荊州監軍郭敬寇襄陽。南中郞將周撫監沔北軍事，屯襄陽。監，工銜翻。趙主勒以驛書敕敬退屯樊城，使之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幟，尺志翻。曰︰「彼若使人觀察，則告之曰︰『汝宜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騎，奇寄翻。相策，相策，謂相策應也，杜佑通典作「相禁」。一曰︰「相策」屬下句；策，計也，猶言計汝不復得而走也。不復得走矣。』」復，扶又翻；下同。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不絕。偵者還以告周撫，偵，丑鄭翻。撫以為趙兵大至，懼，奔武昌。敬入襄陽，中州流民悉降于趙；魏該弟遐帥其部衆自石城降敬。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敬毀襄陽城，遷其民于沔北，城樊城以戍之。趙以敬為荊州刺史。周撫坐免官。

**9**休屠王羌叛趙，休屠王羌，石武之部落也。屠，直於翻。趙河東王生擊破之，羌奔涼州。西平公駿懼，遣孟毅還，使其長史馬詵稱臣入貢於趙。

**10**更造新宮。蘇峻之亂，宮闕焚毀，故更造之。更，工衡翻。

**11**甲辰，徙樂成王欽為河間王，河間王顒之死也，詔以彭城王植子融為顒嗣，改封樂成縣王，薨，無子，元帝又以彭城王釋子欽為融嗣；今復其河間舊封。封彭城王紘子俊為高密王。初，元帝以紘繼高密王據後，及彭城王雄以附蘇峻誅，紘還繼本宗，以俊奉高密王後。考異曰︰宗室傳作「浚」。今從帝紀。

**12**冬，十月，成大將軍壽督征南將軍費黑等攻巴東建平，拔之。巴東太守楊謙、監軍毌丘奧退保宜都。費，扶沸翻。監，工銜翻。考異曰︰帝紀作「陽謙」，今從李雄載記。

**六年**（辛卯、三三一）

**1**春，正月，趙劉徵復寇婁縣，掠武進，婁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吳孫權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武太康三年，復曰丹徒，仍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毗陵郡；晉改毗陵曰晉陵。劉昫曰︰唐蘇州崑山縣，漢婁縣地。復，扶又翻；下同。郗鑒擊欲之。

**2**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3**夏，趙主勒如鄴，將營新宮；廷尉上黨續咸苦諫，勒怒，欲斬之。中書令徐光曰︰「咸言不可用，亦當容之，柰何一旦以直言斬列卿乎！」勒嘆曰︰「為人君，不得自專如是乎！匹夫家貲滿百匹，猶欲市宅，況富有四海乎！此宮終當營之，且敕停作，以成吾直臣之氣。」因賜咸絹百匹，稻百斛。又詔公卿以下歲舉賢良方正，仍令舉人得更相薦引，以廣求賢之路。起明堂、辟雍、靈臺于襄國城西。史言石勒能矯其獷悍之習而脩文。

**4**秋，七月，成大將軍壽攻陰平、武都，楊難敵降之。降，戶江翻。

**5**九月，趙主勒復營鄴宮；以洛陽為南都，置行臺。

**6**冬，蒸祭太廟，詔歸胙於司徒導，禮記，冬祭曰「烝」，史、漢亦作「蒸祭」。餘肉曰胙，今謂之祭福肉。且命無下拜；晉以周之禮齊桓公者禮王導。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卽位沖幼，每見導必拜；與導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有司議︰「元會日，帝應敬導不？」不，讀曰否。博士郭熙、杜援議，以為︰「禮無拜臣之文，謂宜除敬。」侍中馮懷議，以為︰「天子臨辟雍，拜三老，況先帝師傅；謂宜盡敬。」侍中荀奕議，以為︰「三朝之首，元旦為三朝，謂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朝，如字。宜明君臣之體，則不應敬；若他日小會，自可盡禮。」以君拜臣，謂之盡禮，可乎？詔從之。奕，組之子也。

**7**慕容廆遣使與太尉陶侃牋，勸以興兵北伐，共清中原。僚屬宋該等共議，以「廆立功一隅，位卑任重，等差無別，不足以鎭華、夷，宜表請進廆官爵。」參軍韓恆駁曰︰廆，戶罪翻。使，疏吏翻。恆，戶登翻。駁，北角翻。「夫立功者患信義不著，不患名位不高。桓、文有匡復之功，不先求禮命以令諸侯。宜繕甲兵，除羣凶，功成之後，九錫自至。比於邀君以求寵，不亦榮乎！」廆不悅，出恆為新昌令。新昌縣，屬遼東郡。於是東夷校尉封抽等疏上侃府，上，時掌翻。請封廆為燕王，行大將軍事。侃復書曰︰「夫功成進爵，古之成制也。車騎雖未能為官摧勒，廆加車騎將軍，故侃稱之。官，謂天子；勒，謂石勒也。騎，奇寄翻。然忠義竭誠；今騰牋上聽，騰牋以達上聽。可不、遲速，當在天臺也。」陶侃復書殊得體。天臺，尊晉室也。不，讀曰否。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五

## 晉紀十七起玄黓執徐（壬辰），盡強圉作噩（丁酉），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上

**咸和七年**（壬辰、三三二）

**1**春，正月，辛未，大赦。

**2**趙主勒大饗羣臣，考異曰︰晉春秋云︰「陶侃遣使聘後趙，趙王勒饗之。」按侃與勒必無通使之理，今不取。載記云︰「勒因饗高句麗、宇文屋孤使。」今但云饗羣臣。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方，比也。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後世無可比者。」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漢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戴溪曰︰勒豈眞知高帝者，特自視不如韓、彭故耳。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大丈夫行事，宜礌礌落落，如日月皎然，礌，落猥翻。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狐，妖獸也，能蠱媚人。石勒以此論曹、馬，使死者有知，孟德、仲達，其抱愧於地下矣！羣臣皆頓首稱萬歲。

勒雖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好，呼到翻。時以其意論古今得失，聞者莫不悅服。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後，事見十卷漢高帝三年。驚曰︰「此法當失，何以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

**3**郭敬之退戍樊城也，事見上卷五年。晉人復取襄陽，夏，四月，敬復攻拔之，敬復，扶又翻。留戍而歸。

**4**趙右僕射程遐言於趙主勒曰︰「中山王勇悍權略，羣臣莫及；觀其志，自陛下之外，視之蔑如；蔑，無也，言視之若無也。加以殘賊安忍，孟子曰︰賊人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左傳，衆仲曰︰安忍無親。久為將帥，威振內外，其諸子年長，皆典兵權；虎子邃、宣，勒皆使之典兵。將，卽亮翻。帥，所類翻。長，知兩翻。陛下在，自當無他，恐非少主之臣也。少，詩照翻。宜早除之，以便大計。」勒曰︰「今天下未安，大雅沖幼，宜得強輔。中山王骨肉至親，有佐命之功，方當委以伊、霍之任，何至如卿所言！卿正恐不得擅帝舅之權耳；吾亦當參卿顧命，勿過憂也。」遐泣曰︰「臣所慮者公家，陛下乃以私計拒之，忠言何自而入乎！中山王雖為皇太后所養，非陛下天屬，載記曰︰虎，勒之從子也，祖曰㔨邪，父曰寇覓。勒父朱幼而子虎，故或稱勒弟焉。雖有微功，陛下酬其父子恩榮亦足矣，而其志願無極，謂虎有窺覦天位之志。豈將來有益者乎！若不除之，臣見宗廟不血食矣。」勒不聽。

遐退，告徐光，光曰︰「中山王常切齒於吾二人，恐非但危國，亦將為家禍也。」他日，光承間言於勒曰︰間，古莧翻。「今國家無事，而陛下神色若有不怡，何也？」怡，悅也。勒曰︰「吳、蜀未平，吾恐後世不以吾為受命之王也。」光曰︰「魏承漢運，劉備雖興於蜀，漢豈得為不亡乎！以喻晉也。孫權在吳，猶今之李氏也。陛下苞括二都，平蕩八州，二都，長安、洛陽；八州，冀、幽、幷、青、兗、豫、司、雍也。帝王之統不在陛下，當復在誰！復，扶又翻；下同。且陛下不憂腹心之疾，而更憂四支乎！中山王藉陛下威略，所向輒克，而天下皆言其英武亞於陛下。且其資性不仁，見利忘義，父子並據權位，勢傾王室；而耿耿常有不滿之心；近於東宮侍宴，有輕皇太子之色。臣恐陛下萬年之後，不可復制也。」復，扶又翻。勒默然，始命太子省可尚書奏事，省，悉景翻。且以中常侍嚴震參綜可否，惟征伐斷斬大事乃呈之。斷，丁亂翻。於是嚴震之權過於主相，相，息亮翻。中山王虎之門可設雀羅矣。漢書曰︰翟公為廷尉，賓客塡門；及廢，門外可設雀羅。師古註云︰言其寂靜無人行也。虎愈怏怏不悅。為後虎殺徐光、程遐張本。怏，於兩翻。

**5**秋，趙郭敬南掠江西，江西，謂邾城以東至歷陽也。太尉侃遣其子平西參軍斌斌，音彬。及南中郞將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于涅水，破之，水經註︰涅水出涅陽縣西北岐棘山，東南逕涅陽縣，又東南逕安衆縣，又東南至新野縣，東入于淯。涅，奴結翻。皆得其所掠。侃兄子臻及竟陵太守李陽攻新野，拔之。敬懼，遁去；宣『章︰十二行本「宣」下有「陽」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遂拔襄陽。

侃使宣鎭襄陽。宣招懷初附，簡刑罰，略威儀，勸課農桑，或載鉏耒於軺軒，鉏，立薅所用農器也。耒，盧對翻，手耕曲木也。孔穎達曰︰耒以曲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底，謂耒下向前曲接耜者頭而著耜。耜，金鐵為之。鄭玄曰︰耜者，耒之金也，廣五寸，田器，鎡錤之屬。軺，音遙，使者小車駕馬者也。軒，曲輈也。闌板曰軒。親帥民芸穫。帥，讀曰率。在襄陽十餘年，趙人再攻之，宣以寡弱拒守，趙人不能勝；時人以為亞於祖逖、周訪。史終言宣守襄陽之功。

**6**成大將軍壽寇寧州，以其征東將軍費黑為前鋒，出廣漢，鎭南將軍任回出越巂，以分寧州之兵。費，扶沸翻。任，音壬。巂，音隨。

**7**冬，十月，壽、黑至朱提，朱提太守董炳城守，朱提，音銖時。寧州刺史尹奉遣建寧太守霍彪引兵助之。壽欲逆拒彪，黑曰︰「城中食少，少，詩沼翻。宜縱彪入城，共消其穀，何為拒之！」壽從之。城久不下，壽欲急攻之。黑曰︰「南中險阻難服，當以日月制之，待其智勇俱困，然後取之，溷牢之物，何足汲汲也。」溷，與圂同，胡困翻。圂，廁也，豕所居也。牢，亦犬豕所居也。言城已受圍，如犬豕在圂牢中，不患其逸出也。鄭氏曰︰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齧。疏曰︰養馬者謂之閑，養牛羊者謂之牢。言閑，見其閑衞；言牢，見其牢固；所從言之異，其實一物也。壽不從，攻果不利，乃悉以軍事任黑。

**8**十一月，壬子朔，進太尉侃為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侃固辭不受。

**9**十二月，庚戌，帝遷于新宮。五年作新宮，至是而成，乃遷居之。

**10**是歲，涼州僚屬勸張駿稱涼王，領秦、涼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晉文故事。魏武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晉文事見七十九卷魏元帝咸熙元年。駿曰︰「此非人臣所宜言也。敢言此者，罪不赦！」然境內皆稱之為王。駿立次子重華為世子。重，直龍翻。

**八年**（癸巳、三三三）

**1**春，正月，成大將軍李壽拔朱提，董炳、霍彪皆降，降，戶江翻；下同。壽威震南中。

**2**丙子，趙主勒遣使來脩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詔焚其幣。晉雖未能復君父之讎，而焚幣一事，猶足舒忠臣義士之氣。

**3**三月，寧州刺史尹奉降于成，成盡有南中之地；大赦，以大將軍壽領寧州。

**4**夏，五月，甲寅，遼東武宣公慕容廆卒。六月，世子皝以平北將軍行平州刺史，督攝部內；皝，字元眞，廆第三子。廆，戶罪翻。皝，呼廣翻。赦繫囚。以長史裴開為軍諮祭酒，郞中令高詡為玄菟太守。皝以帶方太守王誕為左長史，誕以遼東太守陽騖為才而讓之；皝從之，以誕為右長史。國之興也，其臣推賢讓能；國之衰也，其臣矜己忌前。騖，音務。

**5**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禁中，矯詔，羣臣親戚皆不得入；疾之增損，外無知者。又矯詔召秦王宏、彭城王堪還襄國。勒以宏都督中外諸軍事，蓋使之鎭鄴。堪蓋在河南。勒疾小瘳，見宏，驚曰︰「吾使王處藩鎭，處，昌呂翻。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將自來邪？有召者，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數日，復問之，復，扶又翻。虎曰︰「受詔卽遣，今已半道矣。」廣阿有蝗，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晉省；後魏復置廣阿縣，屬南趙郡；隋改為大陸縣；唐武德間，改為象城縣，天寶初改為昭慶縣，屬趙州。虎密使其子冀州刺史邃帥騎三千遊於蝗所。恐勒死有變，使邃遊于蝗所，若捕蝗者，以為外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秋，七月，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前車之覆，後車之戒；戒其兄弟自相殘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為將來口實。」謂當如周公、霍光之輔幼孤也。勒謂此言可以縶虎之手足邪！此數語亦徐光、程遐為之耳。戊辰，勒卒。年六十。中山王虎劫太子弘使臨軒，收右光祿大夫程遐、中書令徐光，下廷尉，下，遐稼翻。召邃使將兵入宿衞，將，卽亮翻。文武皆奔散。弘大懼，自陳劣弱，讓位於虎。虎曰︰「君終，太子立，禮之常也。」弘涕泣固讓，虎怒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豫論！」弘乃卽位。弘，字大雅，勒第二子。大赦。殺程遐、徐光。光、遐固知禍之及己，然亦不料如是之速。夜，以勒喪潛瘞山谷，莫知其處。己卯，備儀衞，虛葬于高平陵，勒卒十二日而葬，未有如是之速者也。虎旣潛葬勒，其所以為身後之計者，亦不過如此，卒為女子所告，果何益哉！瘞，於計翻。諡曰明帝，廟號高祖。

趙將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各遣使來降。聰時鎭譙城。守，式又翻。降，戶江翻。聰本晉人，冒姓石氏。朝廷遣督護喬球救之，未至，聰等為虎所誅。

**6**慕容皝遣長史勃海王濟等來告喪。皝，呼廣翻。

**7**八月，趙主弘以中山王虎為丞相、魏王、大單于，加九錫，單，音蟬。以魏郡等十三郡為國，總攝百揆。虎赦其境內，立妻鄭氏為魏王后；子邃為魏太子，加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錄尚書事；次子宣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冀州刺史，封河間王；使，疏吏翻。韜為前鋒將軍、司隸校尉，封樂安王；遵封齊王，鑒封代王，苞封樂平王；徙平原『嚴︰「平原」改「太原」。』王斌為章武王。斌，音彬。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府寮親屬，悉署臺省要職。虎居鄴，子邃都督中外諸軍，宜據信都，府寮親屬分領臺省；弘處尊位，特奇坐耳。散，悉亶翻。以顉軍將軍夔安領左僕射，尚書郭殷為右僕射。更命太子宮曰崇訓宮，更，工衡翻。太后劉氏以下皆徙居之。選勒宮人及車馬、服玩之美者，皆入丞相府。

**8**宇文乞得歸為其東部大人逸豆歸所逐，走死于外。慕容皝引兵討之，軍于廣安；廣安，在棘城之北。逸豆歸懼而請和，遂築榆陰、安晉二城而還。榆陰城，蓋在大榆河之陰；安晉城，在威德城東南。

**9**成建寧、牂柯二郡來降，李壽復擊取之。牂柯，音臧哥。降，戶江翻。復，扶又翻；下同。

**10**趙劉太后謂彭城王堪曰︰「先帝甫晏駕，丞相遽相陵藉如此。陵，駕也，轢也。藉，蹈也。藉，慈夜翻。帝祚之亡，殆不復久，王將若之何？」堪曰︰「先帝舊臣，皆被疏斥，軍旅不復由人，謂虎諸子皆握兵權也。被，皮義翻。宮省之內，無可為者，謂宿衞及臺省要職，皆虎之府寮、親屬，無與共謀匡正者。臣請奔兗州，挾南陽王恢為盟主，恢，勒少子也，時鎭廩丘。據廩丘，宣太后詔於牧、守、征、鎭，使各舉兵以誅暴逆，庶幾猶有濟也。」幾，居希翻。劉氏曰︰「事急矣！當速為之。」九月，堪微服、輕騎襲兗州，不克，南奔譙城。騎，奇寄翻。丞相虎遣其將郭太追之，獲堪于城父，父，音甫。送襄國，炙而殺之。徵南陽王恢還襄國。劉氏謀泄，虎廢而殺之，尊弘母程氏為皇太后。堪本田氏子，數有功，數，所角翻。趙主勒養以為子。劉氏有膽略，勒每與之參決軍事，佐勒建功業，有呂后之風，而不妬忌更過之。呂后能誅韓信、彭越，劉氏不能制虎，殆不及也。

趙河東王生鎭關中，石朗鎭洛陽。劉胤之西奔也，石生自洛陽鎭長安，朗代生鎭洛陽。冬，十月，生、朗皆舉兵以討丞相虎；生自稱秦州刺史，遣使來降。降，戶江翻。氐帥蒲洪自稱雍州刺史，西附張駿。咸和四年，洪降于虎，今以趙亂而叛。帥，所類翻。

虎留太子邃守襄國，將步騎七萬攻朗于金墉；金墉潰，獲朗，刖而斬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刖，音月。進向長安，以梁王挺為前鋒大都督。挺，虎之子也。生遣將軍郭權帥鮮卑涉璝衆二萬為前鋒以拒之，帥，讀曰率。璝，公回翻。生將大軍繼發，軍于蒲阪。權與挺戰於潼關，大破之，挺及丞相左長史劉隗皆死，此劉隗，意卽自晉奔趙者。虎還奔澠池，澠，彌兗翻。枕尸三百餘里。枕，職任翻。鮮卑潛與虎通謀，反擊生。生不知挺已死，懼，單騎奔長安。權收餘衆，退屯渭汭。孔安國曰︰水北曰汭。杜預曰︰水之隈曲曰汭，音如銳翻。生遂棄長安，匿於雞頭山。張守節曰︰括地志云︰雞頭山在成州上祿縣東北二十里，在長安西南九百六十里。酈道元云︰蓋大隴山異名也。後漢書，隗囂使王孟塞雞頭道，卽此也。按原州平高縣西百里亦有筓頭山，在長安西北八百里。將軍蔣英據長安拒守，虎進兵擊英，斬之。生麾下斬生以降；權奔隴右。

虎分命諸將屯汧、隴，汧，苦堅翻。遣將軍麻秋討蒲洪。風俗通，麻，齊大夫麻嬰之後。洪帥戶二萬降於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虎迎拜洪光烈將軍、前此未有光烈將軍號，石虎創置也。護氐校尉。漢有護羌校尉，虎以此官授洪，使之監護羣氐。洪至長安，說虎徙關中豪傑及氐、羌以實東方，說，輸芮翻。曰︰「諸氐皆洪家部曲，洪帥以從，誰敢違者！」虎從之，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雍，於用翻。以洪為龍驤將軍、流民都督，使居枋頭；為苻洪子健自枋頭入關中張本。驤，思將翻。枋，音方。以羌帥姚弋仲為奮武將軍、西羌大都督，使帥其衆數萬徙居清河之灄頭。羌帥，所類翻。灄，日涉翻。水經註︰清河過廣川縣東，水側有羌壘，姚氏之故居也。為姚弋仲父子自灄頭起兵張本。

虎還襄國，大赦。趙主弘命虎建魏臺，一如魏武王輔漢故事。

**11**慕容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多不自安，主簿皇甫眞切諫，不聽。

皝庶兄建威將軍翰、母弟征虜將軍仁，有勇略，屢立戰功，得士心；季弟昭，有才藝；皆有寵於廆。皝忌之，翰歎曰︰「吾受事於先公，不敢不盡力，幸賴先公之靈，所向有功，此乃天贊吾國，非人力也。而人謂吾之所辦，以為雄才難制，吾豈可坐而待禍邪！」乃與其子出奔段氏。段遼素聞其才，冀收其用，甚愛重之。

仁自平郭來奔喪，漢志，平郭縣屬遼東郡；晉省。晉東夷校尉治襄平，崔毖之敗，慕容廆以仁鎭遼東，治平郭。謂昭曰︰「吾等素驕，多無禮於嗣君，嗣君剛嚴，無罪猶可畏，況有罪乎！」昭曰︰「吾輩皆體正嫡，於國有分。昭自謂與仁皆正室之子，分可以得國也。分，扶問翻。兄素得士心，我在內未為所疑，伺其間隙，除之不難。兄趣舉兵以來，伺，相吏翻。間，古莧翻。趣，讀曰促。我為內應，事成之日，與我遼東。男子舉事，不克則死，不能效建威偷生異域也。」仁曰︰「善！」遂還平郭。閏月，仁舉兵而西。

或以仁、昭之謀告皝，皝未之信，遣使按驗。仁兵已至黃水，黃水，卽潢水，在棘城東北，距唐營州四百里。據載記，黃水當在漢遼東郡險瀆縣。知事露，殺使者，還據平郭。皝賜昭死。遣軍祭酒封奕慰撫遼東。以高詡為廣武將軍，將兵五千與庶弟建武將軍幼、稚、廣威將軍軍、寧遠將軍汗、司馬遼東佟壽共討仁。與仁戰於汶城北，佟，徒冬翻，姓也。汶，漢古縣，屬遼東郡；前書作「文」。皝兵大敗，幼、稚軍皆為仁所獲；壽嘗為仁司馬，遂降於仁。降，戶江翻；下同。前大農孫機等舉遼東城以應仁。孫機，蓋王官之避地遼東者。遼東城，卽襄平城。封奕不得入，與汗俱還。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平原乙逸、乙，姓也；逸，名也。姓譜︰商湯字天乙，支孫以為氏。遼東相太原韓矯皆棄城走，於是仁盡有遼東之地；段遼及鮮卑諸部皆與仁遙相應援。皝追思皇甫眞之言，以眞為平州別駕。皝領平州刺史，以眞為別駕。

**12**十二月，郭權據上邽，遣使來降；京兆、新平、扶風、馮翊、北地皆應之。

**13**初，張駿欲假道於成以通表建康，成主雄不許。駿乃遣治中從事張淳稱藩於成以假道；雄偽許之，將使盜覆諸東峽。三峽在成都之東，故云東峽。蜀人橋贊密以告淳。淳謂雄曰︰「寡君使小臣行無迹之地，蜀不許涼人假道，則蜀地前此無涼人之迹。萬里通誠於建康者，以陛下嘉尚忠義，能成人之美故也。若欲殺臣者，當斬之都市，宣示衆目曰︰『涼州不忘舊德，通使琅邪，江左自琅邪中興，故以稱之。使，疏吏翻。主聖臣明，發覺殺之。』如此，則義聲遠播，天下畏威。今使盜殺之江中，威刑不顯，何足以示天下乎！」雄大驚曰︰「安有此邪！」

司隸校尉景騫蜀置司隸校尉於成都。言於雄曰︰「張淳壯士，請留之。」雄曰︰「壯士安肯留！且試以卿意觀之。」騫謂淳曰︰「卿體豐大，天熱，可且遣下吏，小住須涼。」須，待也。淳曰︰「寡君以皇輿播越，梓宮未返，謂懷、愍蒙塵，卒之見害，梓宮未返也。生民塗炭，莫之振救，振，舉也。故遣淳通誠上都。上都，謂建康也。所論事重，非下吏所能傳；使下吏可了，則淳亦不來矣。雖火山湯海，猶將赴之，豈寒暑之足憚哉！」雄謂淳曰︰「貴主英名蓋世，土險兵強，何不亦稱帝自娛一方？」淳曰︰「寡君祖考以來，世篤忠貞，以讎恥未雪，枕戈待旦，枕，職任翻。何自娛之有！」雄甚慙，曰︰「我之祖考本亦晉臣，遭天下大亂，與六郡之民避難此州，事見八十二卷惠帝元康八年。難，乃旦翻。為衆所推，遂有今日。琅邪若能中興大晉於中國者，亦當帥衆輔之。」帥，讀曰率。厚為淳禮而遣之。淳卒致命於建康。卒，子恤翻。致命，致其君命也。

長安之失守也，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敦煌計吏耿訪自漢中入江東，耿訪，敦煌所遣上計吏，留長安未還，而長安陷，且河、隴路絕，因南入漢中，自漢東下至建康。敦，徒門翻。屢上書請遣大使慰撫涼州。使，疏吏翻；下同。朝廷以訪守侍『章︰十二行本「侍」作「持」；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嚴︰「侍」改「治」。』書御史，拜張駿鎭西大將軍，選隴西賈陵等十二人配之。配，侑也。訪至梁州，道不通，以詔書付賈陵，詐為賈客以達之。賈，音古。是歲，陵始至涼州，駿遣部曲督王豐等報謝。

**九年**（甲午、三三四）

**1**春，正月，趙改元延熙。

**2**詔以郭權為鎭西將軍、雍州刺史。雍，於用翻。

**3**仇池王楊難敵卒，子毅立，自稱龍驤將軍、左賢王、下辨公；以叔父堅頭之子盤為冠軍將軍、右賢王、河池公，驤，思將翻。辨，步莧翻。冠，古玩翻。遣使來稱藩。

**4**二月，丁卯，詔遣耿訪、王豐齎印綬授張駿大將軍、都督陝西·雍·秦·涼州諸軍事。陝，式冉翻。自是每歲使者不絕。仇池稱藩，梁、涼之路通也。

**5**慕容仁以司馬翟楷領東夷校尉，前平州別駕龐鑒領遼東相。龐，皮江翻。

**6**段遼遣兵襲徒河，不克；復遣其弟蘭與慕容翰共攻柳城，柳城縣，漢屬遼西郡，晉省；唐為營州治所。復，扶又翻。柳城都尉石琮、城大慕輿埿幷力拒守，城大，猶城主也；一城之長，故曰城大。埿，與泥同。蘭等不克而退。遼怒，切責蘭等，必令拔之。休息二旬，復益兵來攻。復，扶又翻。士皆重袍蒙楯，重，直龍翻。楯，食尹翻。作飛梯，飛梯，卽雲梯。四面俱進，晝夜不息。琮、埿拒守彌固，殺傷千餘人，卒不能拔。卒，子恤翻。慕容皝遣慕容汗及司馬封奕等共救之。皝戒汗曰︰「賊氣銳，勿與爭鋒。」汗性驍果，以千餘騎為前鋒，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直進。封奕止之，汗不從。與蘭遇於牛尾谷，牛尾谷，在柳城北。汗兵大敗，死者太半；奕整陳力戰，陳，讀曰陣。故得不沒。

蘭欲乘勝窮追，慕容翰恐遂滅其國，止之曰︰「夫為將當務愼重，審己量敵，量，音良。非萬全不可動。今雖挫其偏師，未能屈其大勢。皝多權詐，好為潛伏，好，呼到翻。若悉國中之衆自將以拒我，將，卽亮翻。我縣軍深入，縣，讀曰懸。衆寡不敵，此危道也。且受命之日，正求此捷；若違命貪進，萬一取敗，功名俱喪，喪，息浪翻。何以返面！」蘭曰︰「此已成擒，無有餘理，謂以事理策之，皝必成擒，無復遺餘也。卿正慮遂滅卿國耳！今千年在東，若進而得志，吾將迎之以為國嗣，終不負卿，使宗廟不祀也。」千年者，慕容仁小字也。翰曰︰「吾投身相依，無復還理；復，扶又翻。國之存亡，於我何有！但欲為大國之計，且相為惜功名耳。」為，于偽翻。乃命所部欲獨還，蘭不得已而從之。史言翰雖身在外，乃心宗國。

**7**三月，成主雄分寧州置交州，成分寧州之興古、永昌、牂柯、越巂、夜郞等郡為交州。以霍彪為寧州刺史，爨深為交州刺史。

**8**趙丞相虎遣其將郭敖及章武王斌帥步騎四萬西擊郭權，軍于華陰；夏，四月，上邽豪族殺權以降。斌，音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華，戶化翻。虎徙秦州三萬餘戶于青、幷二州。長安人陳良夫奔黑羌，羌之別種，有青羌、黑羌。與北羌王薄句大等侵擾北地、馮翊。句，音鉤。章武王斌、樂安王韜合擊，破之，句大奔馬蘭山。郭敖乘勝逐北，為羌所敗，敗，補邁翻。死者什七八。斌等收軍還三城。魏收地形志︰後魏太和初，分鴈門之廣武、朔方之沃野置徧城郡，治廣武縣，縣有三城、徧城。虎遣使誅郭敖。秦王宏有怨言，以其父疾而虎矯詔召之，至於失職也。虎幽之。

**9**慕容仁自稱平州刺史、遼東公。

**10**長沙桓公陶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朝，直遙翻。屢欲告老歸國，欲歸長沙國也。佐吏等苦留之。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麾，大將旌旗，臨敵之際，三軍視以為進退者也。幢，幡幢，方言曰︰幢，翳也，楚曰翿，關東、西皆曰幢。文選註︰幢，以羽葆為之。釋名曰︰幢，童也，其狀童童然。幢，傳江翻。曲蓋者，蓋為曲柄。世說︰謝靈運好戴曲柄笠，孔隱士曰︰「何不能遺曲蓋之貌！」晉制︰諸公任方面者，皆給節、麾、緹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章，印章也。荊·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棨戟；自此以上，皆朝廷所授，故奉送之。雍，於用翻。傳，株戀翻。棨，音啓。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史言陶侃綜理精密，雖病不亂。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娑，桑何翻；婆娑，肢體緩縱不收之貌。侃言不得早退，至於困乏如此，正坐參佐苦留之也。乙卯，薨於樊谿。樊谿，在武昌西三里，北注大江。觀陶侃在西藩顚末，豈有非望之圖哉！晉史所記決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傅致之耳。侃在軍四十一年，惠帝太安二年，侃擊張昌，至是年凡四十一年。明毅善斷，斷，丁亂翻。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南陵，在宣城郡界，梁置南陵郡。陳置北江州於其地，蓋臨江渚。江州東界盡於南陵，今宣州南陵縣，非古之南陵戍也。自南陵迄于白帝，總言侃所統大界。宋白曰︰南陵，本漢舂穀縣地，後倂于湖縣，尋又屬繁昌。梁武帝始置南陵縣屬南陵郡，臨江有城基見存，去今縣一百三十里。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薨，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親人，其所親者也。「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恆得法外意。」史言陶侃為名流所推重如此。恆，戶登翻。安，鯤之從子也。謝鯤見九十二卷元帝永昌元年。從，才用翻。

**11**成主雄生瘍於頭。瘍，余章翻，頭瘡曰瘍。身素多金創。矢刃所傷為金創。創，初良翻。及病，舊痕皆膿潰，諸子皆惡而遠之；惡，烏路翻。遠，于願翻。獨太子班晝夜侍側，不脫衣冠，親為吮膿。為，于偽翻。吮，徂兗翻。雄召大將軍建寧王壽受遺詔輔政。丁卯，雄卒，年六十一，載記雄卒在去年。太子班卽位。班，字世文，雄兄蕩之子也。以建寧王壽錄尚書，政事皆委於壽及司徒何點、尚書『章︰十二行本「書」下有「令」字；乙十一行同；孔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王瓌，瓌，古回翻。班居中行喪禮，一無所預。李班豈可不謂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於李越之手。末俗澆漓，固不可拘於古禮以啓姦非，至於殞身亂國也。

**12**辛未，加平西將軍庾亮征西將軍、假節、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軍事、領江·豫·荊三州刺史，鎭武昌。陶侃旣沒，庾亮始專制上流。雍，於用翻。亮辟殷浩為記室參軍。浩，羨之子也，與豫章太守褚裒、裒，蒲侯翻。丹陽丞杜乂，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老、易，老子及易也。擅名江東，而浩尤為風流所宗。裒，䂮之孫；褚䂮見七十七卷魏元帝景元元年。䂮，離灼翻。乂，錫之子也。杜錫見八十三卷惠帝元康九年。桓彝嘗謂裒曰︰「季野有皮裏春秋。」褚裒，字季野。言其外無臧否否，音鄙。而內有褒貶也。謝安曰︰「裒雖不言，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13**秋，八月，王濟還遼東，詔遣侍御史王齊祭遼東公廆，又遣謁者徐孟策拜慕容皝鎭軍大將軍、平州刺史、大單于、遼東公，持節、『章︰十二行本「節」下有「都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承制封拜，一如廆故事。船下馬石津，自建康出大江至于海，轉料角至登州大洋；東北行，過大謝島、龜歆島、淤島、烏湖島三百里，北渡烏湖海，至馬石山東之都里鎭；馬石津，卽此地也。皆為慕容仁所留。

**14**九月，戊寅，衞將軍江陵穆公陸曄卒。

**15**成主雄之子車騎將軍越屯江陽，奔喪至成都。以太子班非雄所生，意不服，與其弟安東將軍期謀作亂。班弟玝勸班遣越還江陽，以期為梁州刺史，鎭葭萌。葭萌，卽晉壽之地。玝，阮古翻。班以未葬，不忍遣，推心待之，無所疑間，間，古莧翻。遣玝出屯於涪。涪，音浮。冬，十月，癸亥朔，越因班夜哭，弒之於殯宮，卒如李驤之言。菆塗曰殯；將遷葬，以賓遇之也。幷殺班兄領軍將軍都；矯太后任氏令，罪狀班而廢之。任，音壬。

初，期母冉氏賤，任氏母養之。期多才藝，有令名；及班死，衆欲立越，越奉期而立之。甲子，期卽皇帝位。期，字世運，雄第四子也。諡班曰戾太子。以越為相國，封建寧王；加大將軍壽大都督，徙封漢王；皆錄尚書事。以兄霸為中領軍、鎭南大將軍；弟保鎭西大將軍、汶山太守；汶，讀曰岷。從兄始為征東大將軍，代越鎭江陽。據載記︰始，特之長子，於期為伯父，於壽為從兄。從，才用翻。丙寅，葬雄於安都陵，諡曰武皇帝，廟號太宗。

始欲與壽共攻期，壽不敢發。始怒，反譖壽於期，請殺之。期欲藉壽以討李玝，故不許，遣壽將兵向涪。壽先遣使告玝以去就利害，開其去路，玝遂來奔。詔以玝為巴郡太守。期以壽為梁州刺史，屯涪。為李壽自涪舉兵廢李期張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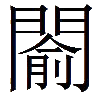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16**趙主弘自齎璽綬詣魏宮，石虎為魏王，其所居稱魏宮。璽，斯氏翻。綬，音受。請禪位於丞相虎。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為自論此邪！」弘流涕還宮，謂太后程氏曰︰「先帝種眞無復矣！」種，章勇翻。復，扶又翻。於是尚書奏︰「魏臺請依唐、虞禪讓故事，」此趙朝尚書奏也。虎曰︰「弘愚暗，居喪無禮，『章︰十二行本「禮」下有「不可以君萬國」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便當廢之，何禪讓也！」十一月，虎遣郭殷入『章︰十二行本「入」上有「持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宮，廢弘為海陽王。弘安步就車，容色自若，謂羣臣曰︰「庸昧不堪纂承大統，夫復何言！」復，扶又翻。羣臣莫不流涕，宮人慟哭。羣臣詣魏臺勸進，虎曰︰「皇帝者盛德之號，非所敢當，且可稱居攝趙天王。」考異曰︰三十國、晉春秋︰「虎卽位，改元永熙」；陳鴻大統曆云︰「石虎卽位，改建平五年為延興，明年改建武」。按︰三十國、晉春秋不記弘改元延熙，虎之立，實延熙元年也，故誤云永熙，弘旣號延熙，虎安肯稱永熙！陳鴻云︰「虎改建平五年為延興，卽是弘踰年不改元也。」恐鴻說誤。幽弘及太后程氏、秦王宏、南陽王恢于崇訓宮，尋皆殺之。虎更太子宮曰崇訓宮。弘時年二十一。

西羌大都督姚弋仲稱疾不賀，虎累召之，乃至，正色謂虎曰︰「弋仲常謂大王命世英雄，柰何把臂受託而返奪之邪？」虎曰︰「吾豈樂此哉！樂，音洛。顧海陽年少，少，詩照翻。恐不能了家事，故代之耳。」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虎以夔安為侍中、太尉、守尚書令，郭殷為司空，韓晞為尚書左僕射，魏郡申鐘為侍中，郞闓為光祿大夫，闓，苦亥翻，又音開。王波為中書令。文武封拜各有差。虎行如信都，復還襄國。載記曰︰虎以讖文「天子當從東北來」，於是備法駕，行自信都而還，以應之。「天子當從東北來，」蓋謂慕容氏將從遼、碣入中國也。秦始皇東游以厭天子氣，初不能遏止漢高之興。

**17**慕容皝討遼東，甲申，至襄平。遼東人王岌密信請降。師進，入城，翟楷、龐鑒單騎走，居就、新昌等縣皆降。居就、新昌，皆屬遼東郡。降，戶江翻；下同。皝欲悉阬遼東民，高詡諫曰︰「遼東之叛，實非本圖，直畏仁凶威，不得不從。今元惡猶存，元惡，謂仁也。始克此城，遽加夷滅，則未下之城，無歸善之路矣。」皝乃止。分徙遼東大姓於棘城。以杜羣為遼東相，安輯遺民。

**18**十二月，趙徐州從事蘭陵朱縱斬刺史郭祥，以彭城來降，趙將王朗攻之，縱奔淮南。

**19**慕容仁遣兵襲新昌，督護新興王㝢擊走，遂徙新昌入襄平。遼東治襄平。徙新昌吏民入襄平，所以杜仁闚掩襲之心。㝢，王矩翻。

## 咸康元年（乙未、三三五）

**1**春，正月，庚午朔，帝加元服。沈約禮志曰︰古者無天子冠禮，故筮日、筮賓、冠於阼，以著代醮於客位，三加彌尊，皆士禮耳。漢順帝冠，兼用曹褒新禮。褒新禮今不存。禮儀志又云︰乘輿初加緇布進賢，次爵弁、武弁，次通天；皆於高廟。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僚陪位，又豫於殿上鋪大牀，御府令奉冕幘、簪導、袞服以授侍中、常侍，太尉加幘，太保加冕。將加冕，太尉跪讀祝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皇帝穆穆，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遵祖考，永永無極。眉壽無期，介茲景福。」加冕訖，侍中繫玄紞，侍中脫絳紗服，加袞服。冠事畢，太保率羣臣奉觴上壽，王以下三稱萬歲乃退。鄭樵曰︰用魏儀一加，旣加元服，拜于太廟。大赦，改元。

**2**成、趙皆大赦，成改元玉恆，恆，戶登翻。趙改元建武。

**3**成主期立皇后閻氏，以衞將軍尹奉為右丞相，驃騎將軍、尚書令王瓌為司徒。驃，匹妙翻。瓌，古回翻。

**4**趙王虎命太子邃省可尚書奏事，省，悉景翻。惟祀郊廟、選牧守、征伐、刑殺乃親之。虎好治宮室，鸛雀臺崩，鸛雀臺，在鄴，卽魏武所起銅雀臺。好，呼到翻。殺典匠少府任汪；典匠少府，卽漢將作大匠之職也。少，詩照翻。任，音壬。復使脩之，倍於其舊。邃保母劉芝封宜城君，關預朝權，受納賄賂，求仕進者多出其門。朝，直遙翻。

**5**慕容皝置左、右司馬，以司馬韓矯、軍祭酒封奕為之。

**6**司徒導以羸疾，不堪朝會，羸，倫為翻。朝，直遙翻。三月，乙酉，帝幸其府，與羣臣宴于內室，拜導幷其妻曹氏。侍中孔坦密表切諫，以為帝初加元服，動宜顧禮，帝從之。坦又以帝委政於導，從容言曰︰「陛下春秋已長，聖敬日躋，從，千容翻。長，知兩翻。日躋，猶日進也。宜博納朝臣，諮諏善道。」諏，遵須翻。導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出坦為廷尉。坦不得意，以疾去職。

丹陽尹桓景，為人諂巧，導親愛之。會熒惑守南斗經旬，晉·天文志︰南斗六星，天廟也，丞相、太宰之位。導謂領軍將軍陶回曰︰「斗，揚州之分，天文志︰斗、牛、女，揚州；九江入斗一度，丹陽入斗十六度。分，扶問翻。吾當遜位以厭天譴。」厭，一葉翻。回曰︰「公以明德作輔，而與桓景造膝，造，七到翻。使熒惑何以退舍！」導深愧之。

導辟太原王濛為掾，濛，莫紅翻。掾，于絹翻。王述為中兵屬。晉公府諸曹，有參軍，有掾，有屬。述，昶之曾孫也。王昶，仕魏鎭荊州，以功名自見。昶，丑兩翻。濛不脩小廉，而以清約見稱。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徒甘翻。惔常稱濛性至通而自然有節。濛曰︰「劉君知我，勝我自知。」當時稱風流者，以惔、濛為首。述性沈靜，每坐客辯論蠭起，而述處之恬如也。沈，持林翻。坐，徂臥翻。處，昌呂翻。年三十，尚未知名，人謂之癡。導以門地辟之。昶之子湛，湛之子承，世有高名。述，承子也。旣見，唯問在東米價，述蓋自東吳至建康。述張目不答。導曰︰「王掾不癡，人何言癡也！」嘗見導每發言，一坐莫不贊美，坐，徂臥翻。述正色曰︰「人非堯、舜，何得每事盡善！」導改容謝之。

**7**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有遊騎十餘至歷陽，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上，時掌翻。不言騎多少。朝廷震懼，司徒導請出討之。夏，四月，加導大司馬、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癸丑，帝觀兵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分命諸將救歷陽及戍慈湖、牛渚、蕪湖；司空郗鑒使廣陵相陳光將兵入衞京師。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少，詩沼翻。戊午，解嚴，王導解大司馬。袁耽坐輕妄免官。

**8**趙征虜將軍石遇攻桓宣於襄陽，不克。

**9**大旱，會稽餘姚米斗五百。會，工外翻。

**10**秋，七月，慕容皝立子儁為世子。

**11**九月，趙王虎遷都于鄴，趙王勒定都襄國，虎遷于鄴。大赦。

**12**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驗，敬事之。及虎卽位，奉之尤謹，衣以綾錦，乘以彫輦。彫輦，彫鏤以為飾。數，所角翻。衣，於旣翻。朝會之日，太子、諸公扶翼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主者唱「大和尚」，主者，謂掌朝儀者也。衆坐皆起。使司空李農旦夕問起居，太子、諸公五日一朝。諸公，虎諸子也；虎稱天王，降諸子封王者爵為公。國人化之，率多事佛，澄之所在，無敢向其方面涕唾者。爭造寺廟，削髮出家。虎以其眞偽雜糅，糅，汝救翻。或避賦役為姦宄，宄，音軌。乃下詔問中書曰︰「佛，國家所奉，里閭小人無爵秩者，應事佛不？」不，讀曰否。著作郞王度等晉·職官志曰︰著作郞，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郞，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及晉受命，制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旣典文籍，今改中書省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省；自後別置省，而猶隸祕書。議曰︰「王者祭祀，典禮具存。佛，外國之神，非天子諸華所應祠奉。漢氏初傳其道，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八年。唯聽西域人立寺都邑以奉之，漢人初謂官府為寺。後漢自西域白馬駝經來，初止於鴻臚寺，遂取寺名，創置白馬寺。漢人皆不得出家；魏世亦然。今宜禁公卿以下毋得詣寺燒香、禮拜；其趙人為沙門者，皆返初服。」謂使還服華人之服。虎詔曰︰「朕生自邊鄙，忝君諸夏，夏，戶雅翻。至於饗祀，應從本俗。其夷、趙百姓樂事佛者，特聽之。」樂，音洛。

**13**趙章武王斌帥精騎二萬幷秦、雍二州兵以討薄句大，平之。去年斌等為薄句大所敗。斌，音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句，音鉤。

**14**成太子班之舅羅演，與漢王相天水上官澹李壽封漢王。相，息亮翻。澹，徒覽翻。謀殺成主期，立班子。事覺，期殺演、澹及班母羅氏。

期自以得志，輕諸舊臣，信任尚書令景騫、尚書姚華、田褒、中常侍許涪等，涪，音浮。刑賞大政，皆決於數人，希復關公卿。復，扶又翻。褒無他才，嘗勸成主雄立期為太子，故有寵。由是紀綱隳紊，紊，音問。雄業始衰。

**15**冬，十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6**慕容仁遣王齊等南還。去年齊等為慕容仁所留。齊等自海道趣棘城，趣，七喻翻。齊遇風不至。十二月，徐孟等至棘城，慕容皝始受朝命。朝，直遙翻。

段氏、宇文氏各遣使詣慕容仁，館于平郭城外。皝帳下督張英百餘騎間道潛行掩擊之，間，古莧翻。斬宇文氏使十餘人，生擒段氏使以歸。

**17**是歲，明帝母建安君荀氏卒。荀氏在禁中，尊重同於太后；詔贈豫章郡君。荀氏，元帝宮人也，生明帝。自以位卑，每懷怨望，為帝所譴，漸見疏薄。及明帝卽位，封建安君，別立第宅。太寧元年，迎還臺內，供奉隆厚。及帝立，尊重同於太后。

**18**代王翳槐以賀蘭藹頭不恭，藹頭，翳槐舅，有擁護之功，事見九十三卷咸和二年。至四年，逐紇那，立翳槐，又賀蘭部也。挾親恃功，所以不恭。將召而戮之，諸部皆叛。代王紇那自宇文部入，諸部復奉之。紇那出奔見上卷咸和四年。復，扶又翻。翳槐奔鄴，趙人厚遇之。

**19**初，張軌及二子寔、茂，雖保據河右，而軍旅之事無歲無之。及張駿嗣位，境內漸平。駿勤脩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強，遠近稱之，以為賢君。駿遣將楊宣伐龜茲、鄯善，於是西域諸國焉耆、于窴之屬，皆詣姑臧朝貢。龜茲，音丘慈。鄯，上扇翻。窴，徒賢翻，又徒見翻。駿於姑臧南作五殿，駿起謙光殿，四面各起一殿︰東曰宜陽青殿，以春三月居之；南曰朱陽赤殿，夏三月居之；西曰政刑白殿，秋三月居之；北曰玄武黑殿，冬三月居之。章服器物，皆依方色。官屬皆稱臣。

駿有兼秦、雍之志，雍，於用翻。遣參軍麴護上疏，以為︰「勒、雄旣死，虎、期繼逆，兆庶離主，離，力智翻。漸冉經世；先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鑒、征西亮等汎舟江、沔，首尾齊舉。」郗鑒時鎭京口，庾亮時鎭武昌。沔，彌兗翻。

三年『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丙申、三三六）

**1**春，正月，辛巳，彗星見于奎、婁。西方奎十六星，天之武庫也，主以兵禁暴，又主溝瀆。婁三星，為天獄，主苑牧犧牲，供給郊祀。奎、婁、冑，魯、徐州分。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見，賢遍翻。

**2**慕容皝將討慕容仁，司馬高詡曰︰「仁叛棄君親，民神共怒；前此海未嘗凍，自仁反以來，連年凍者三矣。且仁專備陸道，天其或者欲使吾乘海冰以襲之也。」皝從之。羣僚皆言涉冰危事，不若從陸道。皝曰︰「吾計已決，敢沮者斬！」沮，在呂翻。

壬午，皝帥其弟軍師將軍評等自昌黎東，踐冰而進，皝，呼廣翻。帥，讀曰率；下同。凡三百餘里。至歷林口，歷林口，海浦之口。捨輜重，輕兵趣平郭。重，直用翻。趣，七喻翻；下同。去城七里，候騎以告仁，騎，奇寄翻。仁狼狽出戰。張英之俘二使也，事見上年。使，疏吏翻。仁恨不窮追；及皝至，仁以為皝復遣偏師輕出寇抄，復，扶又翻。抄，楚交翻。不知皝自來，謂左右曰︰「今茲當不使其匹馬得返矣！」乙未，仁悉衆陳於城之西北。慕容軍帥所部降於皝，咸和八年，軍為仁所執。陳，讀曰陣。降，戶江翻。仁衆沮動；沮，在呂翻。皝從而縱擊，大破之。仁走，其帳下皆叛，遂擒之。皝先為斬其帳下之叛者，為，于偽翻。然後賜仁死。丁衡、游毅、孫機等，皆仁所信用也，皝執而斬之；王冰自殺。慕容幼、慕容稚、佟壽、郭充、翟楷、龐鑒，皆東走，幼中道而還；皝兵追及楷、鑒，斬之；壽、充奔高麗。麗，力知翻。自餘吏民為仁所詿誤者，詿，古賣翻。皝皆赦之。封高詡為汝陽侯。

**3**二月，尚書僕射王彬卒。

**4**辛亥，帝臨軒，遣使備六禮逆故當陽侯杜乂女陵陽為皇后，婚有六禮︰一曰納采者，將為婚，必先媒通其言，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用鴈為贄，取其陰陽往來之義也；二曰問名者，問名以卜其吉凶也；三曰納吉者，卜於廟得吉兆，復使往告婚姻之事也；四曰納徵，用玄纁，不用鴈；五曰請期，由夫家卜得吉日，使人往告之；六曰親迎，壻往女家，御輪三周，御者代之，壻自乘其車而先，以導婦歸。大赦；羣臣畢賀。

**5**夏，六月，段遼遣中軍將軍李詠襲慕容皝。詠趣武興，武興成，在令支東。都尉張萌擊擒之。遼別遣段蘭將步騎數萬屯柳城西回水，「回水」，載記作「曲水」。水經註︰陽樂水出上谷且居縣，東北流，逕女祁縣，世謂之橫水，又謂之陽曲水。又濡河從塞外來，西北逕禦夷鎭城，又東北逕孤山南，又東南，水流回曲，謂之曲河鎭。又據載記，曲水當在好城西北。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宇文逸豆歸攻安晉以為蘭聲援。皝帥步騎五萬向柳城，蘭不戰而遁。皝引兵北趣安晉，咸安八年，皝築安晉城。趣，七喻翻。逸豆歸棄輜重走；重，直用翻。皝遣司馬封奕帥輕騎追擊，大破之。皝謂諸將曰︰「二虜恥無功，必將復至，復，扶又翻。宜於柳城左右設伏以待之。」乃遣封奕帥騎數千伏於馬兜山。三月，『張︰「三月」作「七月」。』段遼果將數千騎來寇抄。抄，楚交翻。奕縱擊，大破之，斬其將榮伯保。

**6**前廷尉孔坦卒。坦先以疾解廷尉，故曰前。坦疾篤，庾冰省之，流涕。省，悉景翻。坦慨然曰︰「大丈夫將終，不問以濟國安民之術，乃為兒女子相泣邪！」冰深謝之。

**7**九月，慕容皝遣長史劉斌、兼郞中令遼東陽景送徐孟等還建康。晉制，王國乃有郞中令。皝未為王而僭置是官。斌，音彬。

**8**冬，十月，廣州刺史鄧岳遣督護王隨等擊夜郞、興古，皆克之。懷帝永嘉五年，王遜分牂柯、朱提、建寧立夜郞郡。太康地志曰︰蜀劉氏分建寧、牂柯立興古郡。加岳督寧州。

**9**成主期以從子尚書僕射武陵公載有雋才，忌之，從，才用翻。誣以謀反，殺之。

**10**十一月，詔建威將軍司馬勳將兵安集漢中；成漢王壽擊敗之。敗，補邁翻。壽遂置漢中守宰，戍南鄭而還。

**11**索頭郁鞠帥衆三萬降於趙，索頭，鮮卑種。言索頭，以別於黑匿郁鞠；以其辮髮，故謂之索頭。索，昔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趙拜郁鞠等十三人為親趙王，散其部衆於冀、青等六州。

**12**趙王虎作太武殿於襄國，作東、西宮於鄴，東宮，以居太子邃；西宮，虎自居之。十二月，皆成。太武殿基高二丈八尺，縱六十五步，廣七十五步，甃以文石。高，居號翻。縱，子容翻。廣，古曠翻。甃，側救翻。下穿伏室，伏室，卽窟室也。置衞士五百人。以漆灌瓦，金璫，銀楹，司馬相如羽獵賦︰華榱璧璫。註云︰璧璫，以玉為椽頭，當卽所謂璇題者也。三輔黃圖註云︰以璧飾瓦之當也。又琅璫，鐸也，杜甫詩「風動金琅璫」。此金璫，蓋以金飾瓦之當也。楹，柱也。璫，音當。珠簾，玉壁，窮極工巧。殿上施白玉牀、流蘇帳，為金蓮華以冠帳頂。華，讀曰花。冠，古玩翻。又作九殿于顯陽殿後，選士民之女以實之，服珠玉、被綺縠者萬餘人。被，皮義翻。敎宮人占星氣、馬步射。置女太史，雜伎工巧，皆與外同。與外同者，敎宮人使執作如男子也。伎，渠綺翻。以女騎千人為鹵簿，車駕法從次第曰鹵簿。騎，奇寄翻。皆著紫綸巾，著，陟略翻。陸德明︰綸，繩也，蓋合絲為綸，其狀如繩，染紫以織巾也。今鎭江、金壇人能織線番羅，亦合絲為線以織之。熟錦袴，金銀鏤帶，鏤，卽豆翻。五文織成鞾，五文，五色成文也。廣雅曰︰天竺國出細織成。魏略曰︰大秦國用水羊毛、木皮、野繭絲作織成，皆好。此以五采織成為鞾也。鞾，許戈翻。執羽儀，羽儀，氅毦之屬。鳴鼓吹，鼓吹，軍樂也。吹，尺瑞翻。遊宴以自隨。於是趙大旱，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使牙門張彌徙洛陽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於鄴，鍾虡、九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所鑄。虡，音巨。載以四輪纏車，轍廣四尺，深二尺。考之字書，無「」字，當作「輞」，音罔，車輮也。轍，車輪所碾跡也。廣，古曠翻。深，式禁翻。一鍾沒於河，募浮沒三百人浮沒，在水中能浮能沒者。入河，繫以竹絚，絚，居登翻，又居鄧翻，大索也。用牛百頭，鹿櫨引之，乃出，鹿櫨，形如汲水木，立兩柱，橫木貫柱，令圓滑可轉，繫絚於橫木，絞而引之。櫨，音盧。造萬斛之舟以濟之。旣至鄴，虎大悅，為之赦二歲刑，為，于偽翻。賚百官穀帛，賜民爵一級。又用尚方令解飛之言，解，姓也；飛，名也。解，戶買翻。於鄴南投石於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萬億，橋竟不成，役夫飢甚，乃止。使令長帥民入山澤采橡及魚以佐食，復為權豪所奪，令，力定翻。長，知兩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民無所得。

**13**初，日南夷帥范稚，有奴曰范文，帥，所類翻。常隨商賈往來中國；賈，音古。後至林邑，敎林邑王范逸作城郭、宮室、器械，逸愛信之，林邑國，本漢象林縣，馬援鑄銅柱之處也。漢末，縣功曹子區連，殺令，自立為王，子孫相承，其後無嗣，外孫范熊繼立。逸，熊子也。使為將。將，卽亮翻。文遂譖逸諸子，或徙或逃。是歲，逸卒，文詐迎逸子於他國，置毒於椰酒而殺之，椰木出交趾，高數十丈，葉背面相似。瓊臺志曰︰椰子無時而生，樹似檳榔，葉如鳳尾，實大如瓜，剖之，其中有酒，其皮可為飲器。交州記曰︰椰子生南海，狀如海椶；子大如椀，外有粗皮，如大腹子、豆寇之類，中有漿似酒，飲之得醉。爾雅翼︰椰木似檳榔，無枝條，高十餘尋；葉在其末，如束蒲。實大如瓠，繫在樹頭。實外有皮，如胡桃。核裏有膚，白如雪，厚半寸，如猪膏，味美如胡桃。膚裏有汁升餘，清如水，美如蜜，飲之可以愈渴。核作飲器。椰，以嗟翻。文自立為王。於是出兵攻大岐界、小岐界、式僕、徐狼、屈都、乾魯、扶單等國，皆滅之，有衆四五萬，遣使奉表入貢。使，疏吏翻。

**14**趙左校令成公段作庭燎於杠末，姓譜︰衞成公之後，為成公氏。余按春秋之時，魯、晉皆有成公，豈獨衞成公之後得專以為氏哉！杠，古雙翻。高十餘丈，上盤置燎，古之人君，昧旦視朝，故設庭燎。鄭氏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庭燎，皆是照衆為明。今成公段懸盤於杠以置燎，創意為之，非有古法也。燎，力照翻；徐又力燒翻。高，居傲翻。下盤置人，趙王虎試而悅之。

**三年**（丁酉、三三七）

**1**春，正月，庚辰，趙太保夔安等文武五百餘人入上尊號，上，時掌翻。庭燎油灌下盤，死者二十餘人；考異曰︰載記云「七人」，今從三十國春秋。趙王虎惡之，惡，烏路翻。腰斬成公段。辛巳，虎依殷、周之制，稱大趙天王。卽位於南郊，大赦。立其后鄭氏為天王皇后，古者稱王，后稱王后；稱皇帝，后稱皇后；未有天王皇后之稱也。太子邃為天王皇太子，古之王者，其嫡長曰世子；秦、漢稱皇帝，立皇太子；未有天王皇太子之稱也。諸子為王者皆降為郡公，宗室為王者降為縣侯。百官封署各有差。

**2**國子祭酒袁瓌、瓌，公回翻。太常馮懷，以江左寖安，請興學校，校，戶敎翻。帝從之。辛卯，立太學，徵集生徒。而士太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瓌，渙之曾孫也。漢末，劉備舉袁渙茂才，後仕魏，行御史大夫事。

**3**三月，慕容皝於乙連城東築好城以逼乙連，乙連城，段國之東境也，在曲水之西。留折衝將軍蘭勃守之。夏，四月，段遼以車數千兩輸乙連粟，兩，力讓翻，乘也。蘭勃擊而取之。六月，遼又遣其從弟揚威將軍屈雲將精騎夜襲皝子遵於興國城，興國城，蓋慕容氏所築。從，才用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遵擊破之。

初，北平陽裕事段疾陸眷及遼五世，疾陸眷、涉復辰、末柸、牙、遼，凡五世。皆見尊禮。遼數與皝相攻，數，所角翻。裕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左傳陳五父之言。況慕容氏與我世婚，迭為甥舅，廆、皝皆娶于段氏，蓋前此慕容氏亦女于段也。皝有才德，而我與之搆怨；戰無虛月，百姓彫弊，利不補害，臣恐社稷之憂將由此始。願兩追前失，通好如初，好，呼到翻；下好妝同。以安國息民。」遼不從，出裕為北平相。相，息亮翻。

**4**趙太子邃素驍勇，驍，堅堯翻。趙王虎愛之。常謂羣臣曰︰「司馬氏父子兄弟自相殘滅，故使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理否？」阿鐵，邃子小字也。阿，讀從安入聲。旣而邃驕淫殘忍，好妝飾美姬，斬其首，洗血置盤上，與賓客傳觀之，又烹其肉共食之。好，呼到翻。河間公宣、樂安公韜皆有寵於虎，邃疾之如讎。虎荒耽酒色，喜怒無常。使邃省可尚書事，省，悉景翻。每有所關白，虎恚曰︰「此小事，何足白也！」時或不聞，又恚曰︰「何以不白！」恚，於避翻，恨怒也。誚責笞棰，誚，才笑翻。棰，止橤翻。月至再三。邃私謂中庶子李顏等曰︰「官家難稱，稱天子為官家，始見於此。西漢謂天子為縣官，東漢謂天子為國家，故兼而稱之。或曰︰「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故兼稱之。難稱，尺證翻。吾欲行冒頓之事，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冒，莫北翻。卿從我乎？」顏等伏不敢對。秋，七月，邃稱疾不視事，潛帥宮臣文武五百餘騎飲於李顏別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因謂顏等曰︰「我欲至冀州冀州治信都。殺河間公，有不從者斬！」行數里，騎皆逃散。顏叩頭固諫，邃亦昏醉歸。其母鄭氏聞之，私遣中人誚讓邃；邃怒，殺之。誚，才笑翻。佛圖澄謂虎曰︰「陛下不宜數往東宮。」數，所角翻。虎將視邃疾，思澄言而還；旣而瞋目大言曰︰瞋，七人翻。「我為天下主，父子不相信乎！」乃命所親信女尚書往察之。邃呼前與語，因抽劍擊之。虎怒，收李顏等詰問，顏具言其狀，殺顏等三十餘人。幽邃于東宮，旣而赦之，引見太武東堂；水經註曰︰魏武居鄴為北宮，宮有文昌殿；石氏於故殿處起東、西太武二殿。見，賢遍翻。邃朝而不謝，俄頃卽出。虎使謂之曰︰「太子應朝中宮，豈可遽去！」朝，直遙翻。邃徑出，不顧。虎大怒，廢邃為庶人。其夜，殺邃考異曰︰燕書·文明紀云︰「咸康四年四月，石虎至燕城下，會鄴使至，太子邃在後恣酒，入宮殺害，石主大恐，狼狽引還。」又云︰「初，帳下吳冑使鄴還，說四月浴佛日，行像詣宮，石太子邃騎出迎像，往來馳騁，無有儲君體。王曰︰『古者觀威儀以定禍福，此子虎之副貳，而輕佻無禮，將不得其死然。』及石主東歸，留邃監國，荒敗內亂，以致誅戮。」按十六國、晉春秋，殺邃皆在咸康三年，燕書恐誤。今從十六國、晉春秋。及其妃張氏，幷男女二十六人同埋於一棺；誅其宮臣支黨二百餘人；廢鄭后為東海太妃。立其子宣為天王皇太子，宣母杜昭儀為天王皇后。

**5**安定侯子光，自稱佛太子，云從大秦國來，當王小秦國，聚衆數千人於杜南山，京兆杜陵縣之南山也。自稱大黃帝，改元龍興。石廣討斬之。

**6**九月，鎭軍左長史封奕等帝拜皝鎭軍大將軍，皝以奕為左長史。勸慕容皝稱燕王；皝從之。於是備置羣司，以封奕為國相，相，息亮翻。韓壽為司馬，裴開為奉常，陽騖為司隸，王㝢為太僕，李洪為大理，杜羣為納言令，宋該、劉睦、石琮為常伯，皇甫眞、陽協為宂騎常侍，納言令，晉之尚書令；常伯，晉之侍中；宂騎常侍，晉之散騎常侍。宂，而隴翻。騎，奇寄翻。宋晃、平熙、張泓為將軍，封裕為記室監。洪，臻之孫；李臻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三年。晃，奭之子也。宋奭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冬，十月，丁卯，皝卽燕王位，大赦。十一月，甲寅，追尊武宣公為武宣王，廆，諡武宣公。夫人段氏曰武宣后；立夫人段氏為王后，世子儁為王太子，如魏武、晉文輔政故事。

**7**段遼數侵趙邊，數，所角翻。燕王皝遣揚烈將軍宋回稱藩於趙，乞師以討遼，自請盡帥國中之衆以會之，帥，讀曰率。幷以其弟寧遠將軍汗為質。沈約志︰寧遠將軍，晉江左置。蓋始於此時。質，音致；下同。趙王虎大悅，厚加慰答，辭其質，遣還；密期以明年。為趙、燕攻段遼張本。

**8**是歲，趙將李穆納拓跋翳槐於大甯，其故部落多歸之。元年翳槐奔趙。代王紇那奔燕，國人復奉翳槐，『章︰十二行本「槐」下有「為代王翳槐」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城盛樂而居之。復，扶又翻。樂，音洛。

**9**仇池氐王楊毅族兄初襲殺毅，幷有其衆，自立為仇池公，稱臣於趙。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六

## 晉紀十八起著雍閹茂（戊戌），盡重光赤奮若（辛丑），凡四年

顯宗成皇帝中之下

**咸康四年**（戊戌、三三八）

**1**春，正月，燕王皝遣都尉趙槃如趙，聽師期。皝，呼廣翻。趙王虎將擊段遼，募驍勇者三萬人，驍，堅堯翻。悉拜龍騰中郞。據載記，咸康二年，虎改直盪為龍騰，冠以絳幘。會遼遣段屈雲襲趙幽州，幽州刺史李孟退保易京。虎乃以桃豹為橫海將軍，橫海將軍蓋石氏創置。王華為渡遼將軍，帥舟師十萬出漂渝津；水經曰︰清河東北過漂榆邑入于海。註云︰漂榆故城，俗謂之角飛城。趙記云︰石勒使王述煮鹽于角飛。魏土地記曰︰勃海郡高城縣東北一百里，北盡漂榆，東臨巨海，民咸煮鹽為業。帥，讀曰率。支雄為龍驤大將軍，姚弋仲為冠軍將軍，驤，思將翻。帥步騎七萬為前鋒以伐遼。冠，古玩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三月，趙槃還至棘城。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諸城。令，音鈴；師古郞定翻。支，音祁。段遼將追之，慕容翰曰︰「今趙兵在南，當幷力禦之；而更與燕鬬。燕王自將而來，將，卽亮翻；下悉將同。其士卒精銳，若萬一失利，將何以禦南敵乎！」段蘭怒曰︰「吾前為卿所誤，事見上卷咸和八年。以成今日之患；吾不復墮卿計中矣！」乃悉將見衆追之。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遍翻。皝設伏以待之，大破蘭兵，斬首數千級，掠五千戶及畜產萬計以歸。

趙王虎進屯金臺。按水經註︰金臺在涿郡故安縣，有金臺陂，臺在陂北十餘步，卽燕昭王築以事郭隗之臺。支雄長驅入薊，薊，音計。段遼所署漁陽、上谷、代郡守相皆降，取四十餘城。北平相陽裕帥其民數千家登燕山以自固。五代志，北平無終縣有燕山。守，手又翻。相，息亮翻。燕，於賢翻。諸將恐其為後患，欲攻之。虎曰︰「裕儒生，矜惜名節，恥於迎降耳，降，戶江翻；下同。無能為也。」遂過之，至徐無。徐無縣，屬北平郡，其地在唐薊州玉田縣界。段遼以其弟蘭旣敗，不敢復戰，帥妻子、宗族、豪大千餘家，豪大，猶言豪帥也。是時東北夷率謂主帥為大，部帥曰部大，城主曰城大是也。棄令支，奔密雲山。水經註︰密雲戍在禦夷鎭東南九十里，鮑丘水逕其西。唐檀州治密雲縣，西南去范陽二百里。又據晉紀云，遼奔于平崗。蓋密雲山在漢平岡縣界。宋白曰︰檀州密雲縣，本漢虒奚縣，西南至幽州百九十里，西至嬀川二百五十里，東北至長城障塞百一十里，東南至薊州百九十里。將行，執慕容翰手泣曰︰「不用卿言，自取敗亡；我固甘心，令卿失所，深以為愧。」翰北奔字文氏。

遼左右長史劉羣、盧諶、崔悅等封府庫請降。羣、諶、悅奔令支，見九十卷元帝大興元年。虎遣將軍郭太、麻秋帥輕騎二萬追遼，至密雲山，獲其母妻，斬首三千級。遼單騎走險，赴險以自保。走，音奏。遣其子乞特眞奉表及獻名馬於趙，虎受之。

虎入令支宮，段氏都令支，以其所居為宮。論功封賞各有差。徙段國民二萬餘戶於司、雍、兗、豫四州；雍，於用翻。士大夫之有才行，皆擢敍之。行，下孟翻。陽裕詣軍門降。虎讓之曰︰「卿昔為奴虜走，今為士人來，豈識知天命，將逃匿無地邪？」對曰︰「臣昔事王公，不能匡濟；王公，謂王浚也。裕奔令支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逃于段氏，復不能全。今陛下天網高張，籠絡四海，幽、冀豪傑莫不風從，如臣比肩，無所獨愧。生死之命，惟陛下制之！」虎悅，卽拜北平太守。

**2**夏，四月，癸丑，以慕容皝為征北大將軍、幽州牧，領平州刺史。

**3**成主期驕虐日甚，多所誅殺，而籍沒其資財、婦女，由是大臣多不自安。漢王壽素貴重，有威名，期及建寧王越等皆忌之。壽懼不免，每當入朝，常詐為邊書，辭以警急。壽時鎭涪城。朝，直遙翻。

初，巴西處士龔壯，父、叔皆為李特所殺。父及叔父也。處，昌呂翻。壯欲報仇，積年不除喪。壽數以禮辟之，數，所角翻；下同。壯不應；而往見壽，壽密問壯以自安之策。壯曰︰「巴、蜀之民本皆晉臣，節下若能發兵西取成都，稱藩於晉，誰不爭為節下奮臂前驅者！魏、晉以來，持節、假節出當方面者，人皆稱之為節下。為，于偽翻。如此則福流子孫，名垂不朽，豈徒脫今日之禍而已！」壽然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恆、巴西解思明謀攻成都。

期頗聞之，數遣許涪至壽所，伺其動靜；涪，音浮。伺，相吏翻。又鴆殺壽養弟安北將軍攸。壽乃詐為妹夫任調書，云期當取壽；詐言期欲取壽，以怒其衆。任，音壬；下同。其衆信之，遂帥步騎萬餘人自涪襲成都，帥，讀曰率。涪，音浮。許賞以城中財物；以其將李奕為前鋒。將，卽亮翻。期不意其至，初不設備。壽世子勢為翊軍校尉，開門納之，遂克成都，屯兵宮門。期遣侍中勞壽。勞，力到翻。壽奏建寧王越、景騫、田褒、姚華、許涪及征西將軍李遐、將軍李西等懷姦亂政，皆收殺之。縱兵大掠，數日乃定。壽矯以太后任氏令廢期為邛都縣公，幽之別宮。邛都縣，屬越巂郡。邛，渠容翻。追諡戾太子曰哀皇帝。咸和九年，期、越弒其主班，諡曰戾太子。

羅恆、解思明、李奕等勸壽稱鎭西將軍、益州牧、成都王，稱藩于晉，解，戶買翻。送邛都公於建康；任調及司馬蔡興、侍中李豔等勸壽自稱帝。壽命筮之，龜為卜，蓍為筮。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足，況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引論語孔子之言。遂卽皇帝位。壽，字武考，驤之子也。改國號曰漢，大赦，改元漢興。以安車束帛徵龔壯為太師；壯誓不仕，壽所贈遺，一無所受。遺，于季翻。

壽改立宗廟，追尊父驤曰獻皇帝。驤，思將翻。母昝氏曰皇太后，昝，子感翻，姓也。立妃閻氏為皇后，世子勢為皇太子。更以舊廟為大成廟，舊廟，祀李特、李雄者也；雄建國號曰成。壽改曰漢，故以特、雄廟曰大成廟。凡諸制度，多所更易。更，工衡翻。以董皎為相國，羅恆為尚書令，解思明為廣漢太守，任調為鎭北將軍、梁州刺史，李奕為西夷校尉，從子權為寧州刺史。從，才用翻。公、卿、州、郡，悉用其僚佐代之；成氏舊臣、近親及六郡士人，皆見疏斥。六郡士人，與李特兄弟同入蜀者。

邛都公期歎曰︰「天下主乃為小縣公，不如死！」五月，縊而卒。載記，期死於三年，年二十五。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壽諡曰幽公，葬以王禮。

**4**趙王虎以燕王皝不會趙兵攻段遼而自專其利，以皝掠段氏人民、畜產，不待趙師至而北歸也。欲伐之。太史令趙攬諫曰︰「歲星守燕分，師必無功。」天文志，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其所居久，其國有德厚，五穀豐昌，不可伐也。分，扶問翻。虎怒，鞭之。

皝聞之，嚴兵設備；罷六卿、納言、常伯、宂騎常侍官。去年皝置六卿等官。宂，而隴翻。趙戎卒數十萬，燕人震恐。皝謂內史高詡曰︰「將若之何？」內史，燕國內史也。對曰︰「趙兵雖強，然不足憂，但堅守以拒之，無能為也。」

虎遣使四出，招誘民夷，誘，音酉。燕成周內史崔燾、居就令游泓、武原令常霸、東夷校尉封抽、護軍宋晃等皆應之，凡得三十六城。泓，邃之兄子也。冀陽流寓之士共殺太守宋燭以降於趙。燭，晃之從兄也。營丘內史鮮于屈亦遣使降趙；武寧令廣平孫興曉諭吏民共收屈，數其罪而殺之，閉城拒守。成周、冀陽、營丘郡，皆慕容廆所置，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二年。居就縣，漢、晉屬遼東郡。武原，蓋亦慕容氏所置縣也。武寧縣，亦慕容氏所置，帶營丘郡。游邃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朝鮮令昌黎孫泳帥衆拒趙。帥，讀曰率。大姓王清等密謀應趙，泳收斬之；同謀數百人惶怖請罪，怖，普布翻。泳皆釋之，與同拒守。樂浪太守鞠彭以境內皆叛，選鄕里壯士二百餘人共還棘城。樂浪，非漢古郡地也，慕容廆所置，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以五代志考之，樂浪、冀陽、營丘郡、朝鮮、武寧等縣，當盡在隋遼西郡柳城縣界。鞠彭率鄕人歸燕，見九十卷元帝太興二年。樂浪，音洛琅。

戊子，趙兵進逼棘城。燕王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根諫曰︰將，卽亮翻。「趙強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使趙人收略國民，國民，謂燕國之民也。兵強穀足，不可復敵。復，扶又翻。竊意趙人正欲大王如此耳，柰何入其計中乎！今固守堅城，其勢百倍，縱其急攻，猶足枝持，觀形察變，間出求利；謂伺間出擊趙以求利也。間，古莧翻。如事之不濟，不失於走，柰何望風委去，為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於色。玄菟太守河間劉佩曰︰「今強寇在外，衆心忷懼，菟，同都翻。守，式又翻。忷，許拱翻。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此際無所推委，推，吐雷翻。言難推此責以委人也。當自強以厲將士，不宜示弱。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敢死數百騎出衝趙兵，所向披靡，披，普彼翻，開也，分也，散也。靡，偃也。斬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於是士氣自倍。皝問計於封奕，對曰︰「石虎凶虐已甚，民神共疾，禍敗之至，其何日之有！杜預曰︰言今至。今空國遠來，攻守勢異，戎馬雖強，無能為患；頓兵積日，釁隙自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皝意乃安。或說皝降，皝曰︰「孤方取天下，何謂降也！」說，輸芮翻。降，戶江翻。

趙兵四面蟻附緣城，言肉薄附城而上，若羣蟻然。慕輿根等晝夜力戰；凡十餘日，趙兵不能克，壬辰，引退。皝遣其子恪帥二千騎追擊之，帥，讀曰率。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趙諸軍皆棄甲逃潰，惟游擊將軍石閔一軍獨全。閔父瞻，內黃人，內黃縣，屬魏郡；以陳留有外黃，故加「內」。本姓冉，趙主勒破陳午，獲之，命虎養以為子。閔驍勇善戰，多策略，虎愛之，比於諸孫。冉閔始此。石勒養石虎以自滅其種，石虎養冉閔，倂其種類而夷之，蓋天道也。驍，堅堯翻。

虎還鄴，以劉羣為中書令，盧諶為中書侍郞。諶，是壬翻。蒲洪以功拜使持節、都督六夷諸軍事、冠軍大將軍，封西平郡公。使，疏吏翻。冠，古玩翻。石閔言於虎曰︰「蒲洪雄儁，得將士死力，諸子皆有非常之才，且握強兵五萬，屯據近畿，近畿，謂洪屯枋頭，距鄴為近。宜密除之，以安社稷。」虎曰︰「吾方倚其父子以取吳、蜀，柰何殺之！」待之愈厚。石虎之不能殺蒲洪，猶苻堅之不能殺慕容垂、姚萇也。

燕王皝分兵討諸叛城，皆下之。拓境至凡城，水經註︰自盧龍東越青陘至凡城二百里，自凡城東北出趣平剛故城可百八十里，向黃龍城則五百里。崔燾、常霸奔鄴，封抽、宋晃、游泓奔高句麗。皝賞鞠彭、慕輿根等而治諸叛者，誅滅甚衆；治，直之翻。功曹劉翔為之申理，多所全活。為，于偽翻。

趙之攻棘城也，燕右司馬李洪之弟普以為棘城必敗，勸洪出避禍。洪曰︰「天道幽遠，人事難知，且當委任，勿輕動取悔！」普固請不已。洪流涕而訣。訣，別也。普遂降趙，降，戶江翻。從趙軍南歸，死於喪亂。喪，息浪翻。洪由是以忠篤著名。

趙王虎遣渡遼將軍曹伏將青州之衆戍海島，據載記，虎遣伏渡海戍蹋頓城，無水而還，因戍于海島。運穀三百萬斛以給之；又以船三百艘運穀三十萬斛詣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使典農中郞將王典帥衆萬餘屯田海濱，又令青州造船千艘，以謀擊燕。石虎忿棘城之敗，再謀擊燕而卒不能也。艘，蘇遭翻。

**5**趙太子宣帥步騎二萬擊朔方鮮卑斛摩頭，破之，斬首四萬餘級。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6**冀州八郡大蝗，趙司隸請坐守宰。趙都鄴，以冀州為司部。趙王虎曰︰「此朕失政所致，而欲委咎守宰，豈罪己之意邪！司隸不進讜言，佐朕不逮，而欲妄陷無辜，可白衣領職！」黜其品秩，同於民庶，而仍領司隸之職。讜，音黨。

虎使襄城公涉歸、上庸公日歸帥衆戍長安。二歸，亦石氏之族。二歸告鎭西將軍石廣私樹恩澤，潛謀不軌；虎追廣至鄴，殺之。

**7**乙未，以司徒導為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為太尉，郗，丑之翻。庾亮為司空。六月，以導為丞相，罷司徒官以幷丞相府。東漢司徒，卽丞相之職也。沈約曰︰丞，奉也；相，助也。時以王導為丞相，罷司徒府幷丞相府。導薨，罷丞相復為司徒府。宋世祖初以南郡王義宣為丞相，而司徒府如故。

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胤、賈寧等，多不奉法，大臣患之。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入則在宮人之手，出則唯武官、小人，讀書無從受音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秦政欲愚其黔首，秦始皇名政，命民曰黔首，焚詩書以愚黔首。天下猶知不可，況欲愚其主哉！人主春秋旣盛，宜復子明辟。不稽首歸政，稽，音啓。甫居師傅之尊，甫，方也，始也。多養無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之重，言受遺先帝，付以幼孤而託之也。荷，下可翻。大姦不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欲共起兵廢導，鑒不聽。南蠻校尉陶稱，南蠻校尉，武帝初置於襄陽，後治江陵。侃之子也，以亮謀語導。語，牛倨翻。或勸導密為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言智者之口，不宜亦傳道悠悠之談。則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復，扶又翻。又與稱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此導之識量所以為弘遠也。征西參軍孫盛密諫亮曰︰「王公常有世外之懷，言導心常欲謝事，優游於人世之外。豈肯為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庾亮之謀，微郗鑒拒之於外，孫盛諫止於內，必再亂天下矣。間，古莧翻。盛，楚之孫也。孫楚，晉初名士。是時亮雖居外鎭，而遙執朝廷之權，旣據上流，擁強兵，趣勢者多歸之。趣，七喻翻。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常，當作嘗。舉扇自蔽，徐曰︰「元規塵汚人！」汚，烏故翻。史言導不平之心不能自禁於言語之間者，惟此而已。

導以江夏李充為丞相掾。夏，戶雅翻。掾，以絹翻。充以時俗崇尚浮虛，乃著學箴。以為老子云，「絕仁棄義，民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乎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將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累，力瑞翻。凡人見形者衆，及道者鮮，鮮，息淺翻。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離，力智翻。故作學箴以祛其蔽祛，丘於翻，攘卻也。曰︰「名之攸彰，道之攸廢；及損所隆，乃崇所替。非仁無以長物，長，丁丈翻，今知兩翻。非義無以齊恥，仁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遠，于願翻。去，羌呂翻。

**8**漢李奕從兄廣漢太守乾告大臣謀廢立。從，才用翻。秋，七月，漢主壽使其子廣與大臣盟于前殿，徙乾為漢嘉太守；以李閎為荊州刺史，鎭巴郡。閎，恭之子也。恭，李攀之弟，見八十四卷惠帝永寧元年。

八月，蜀中久雨，百姓饑疫。壽命羣臣極言得失。龔壯上封事稱︰「陛下起兵之初，上指星辰，昭告天地，歃血盟衆，舉國稱藩，謂將稱藩于晉也。歃，色洽翻。天應人悅，大功克集；而論者未諭，權宜稱制。謂壽卽皇帝位也。今淫雨百日，饑疫並臻，天其或者將以監示陛下故也。監，古陷翻。愚謂宜遵前盟，推奉建康，彼必不愛高爵重位以報大功；雖降階一等，王降皇帝一等。而子孫無窮，永保福祚，不亦休哉！論者或言二州附晉則榮，二州，謂梁、益也。六郡人事之不便。昔公孫述在蜀，羈客用事，荊邯、王元、田戎、延岑，皆羈客也。劉備在蜀，楚士多貴。龐統、黃忠、董和、劉巴、馬良兄弟、呂乂、廖立、李嚴、楊儀、魏延、蔣琬、費禕、董允等，皆楚士也。及吳、鄧西伐，吳、鄧，吳漢、鄧艾也。舉國屠滅，寧分客主！論者不達安固之基，苟惜名住，以為劉氏守令方仕州郡；曾不知彼乃國亡主易，豈同今日義舉，主榮臣顯哉！舉國奉晉為義舉，晉加以寵秩，則主榮臣顯。論者又謂臣當為法正。法正啓劉備以取成都，壯亦敎壽取李期，故論者以比之。臣蒙陛下大恩，恣臣所安；至於榮祿，無問漢、晉，臣皆不處，復何為效法正乎！」壽省書內慚，處，昌呂翻。復，扶又翻。省，悉景翻。祕而不宣。

**9**九月，漢僕射任顏謀反，誅。顏，任太后之弟也。漢主壽因盡誅成主雄諸子。任后，雄之正室也。壽以任顏之反，必以立諸甥為主，故盡誅雄諸子以絕人望。任，音壬。

**10**冬，十月，光祿勳顏含以老遜位。引年致事也。論者以「王導帝之師傅，名位隆重，百僚宜為降禮；」降禮，謂拜之。為，于偽翻；下同。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理無偏敬。臣子惟拜君父，施之於導則為偏敬。偏，不正也。降禮之言，或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旣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董仲舒曰︰昔者魯君問柳下惠︰「吾欲伐齊，何如？」柳下惠曰︰「不可。」歸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人，此言何為至於我哉！」向馮祖思問佞於我，馮懷，字祖思。我豈有邪德乎！」郭璞嘗遇含，欲為之筮。因含請老，倂及辭郭璞事，以見其有識有守。含曰︰「年在天，位在人。脩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蓍，升脂翻。致仕二十餘年，年九十三而卒。

**11**代王翳槐之弟什翼犍質於趙，為質見九十四卷咸和四年。犍，居言翻。質，音致。翳槐疾病，命諸大人立之。翳槐卒，諸大人梁蓋等以新有大故，有大喪謂之大故。滕文公曰︰今也不幸，至於大故。什翼犍在遠，來未可必；比其至，恐有變亂，謀更立君。比，必寐翻。更，古衡翻。而翳槐次弟屈，剛猛多詐，不如屈弟孤仁厚，乃相與殺屈而立孤。孤不可，自詣鄴迎什翼犍，請身留為質；質，音致。趙王虎義而俱遣之。十一月，什翼犍卽代王位於繁畤北，繁畤縣，屬鴈門郡。畤，音止。改元曰建國；分國之半以與孤。

初，代王猗盧旣卒，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事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四年。難，乃旦翻。拓跋氏寖衰。及什翼犍立，雄勇有智略，能脩祖業，國人附之；始置百官，分掌衆務。以代人燕鳳為長史，許謙為郞中令。始制反逆、殺人、姦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無繫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於是東自濊貊，濊，音穢。貊，莫白翻。西及破落那，新唐書·西域傳曰︰寧遠者，本拔汗那，或曰潑汗，元魏時謂之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鞬城，在眞珠河之北。南距陰山，北盡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史言代復強。

**12**十二月，段遼自密雲山遣使求迎於趙；使，疏吏翻；下同。旣而中悔，復遣使求迎於燕。復，扶又翻。

趙王虎遣征東將軍麻秋帥衆三萬迎之，帥，讀曰率；下同。敕秋曰︰「受降如受敵，不可輕也！」降，戶江翻。以尚書左丞陽裕，遼之故臣，使為秋司馬。

燕王皝自帥諸將迎遼，帥，讀曰率。遼密與燕謀覆趙軍。皝遣慕容恪伏精騎七千於密雲山，大敗麻秋於三藏口，水經註︰安州東有武列水，其水三川派合。西源曰西藏水，西南流，而東藏水注之。水出東溪，西南流出谷，與中藏水合；水導中溪，南流出谷，南注東藏水。東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川。魏收地形志曰︰皇興二年置安州，統密雲等郡。隋廢郡為密雲縣，唐為檀州治所。敗，補邁翻。死者什六七。秋步走得免，陽裕為燕所執。

趙將軍范陽鮮于亮失馬，步緣山不能進，因止，端坐；燕兵環之，環，音宦。叱令起。亮曰︰「身是貴人，義不為小人所屈；汝曹能殺亟殺，不能則去！」亮儀觀豐偉，觀，古玩翻。聲氣雄厲，燕兵憚之，不敢殺，以白皝。皝以馬迎之，與語，大悅，用為左常侍，晉制︰諸王國，大國置左、右常侍。以崔毖之女妻之。妻，七細翻。

皝盡得段遼之衆。待遼以上賓之禮，以陽裕為郞中令。

趙王虎聞麻秋敗，怒，削其官爵。

**五年**（己亥、三三九）

**1**春，正月，辛丑，大赦。

**2**三月，乙丑，廣州刺史鄧岳將兵擊漢寧州，漢建寧太守孟彥執其刺史霍彪以降。咸和八年，成取寧州，今復之。成以霍彪刺寧州，見上卷咸和九年。降，戶江翻。

**3**征西將軍庾亮欲開復中原，表桓宣為都督沔北前鋒諸軍事、司州刺史，鎭襄陽；沔，彌兗翻。又表其弟臨川太守懌為監梁·雍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鎭魏興；自李矩以司州刺史退屯卒于魯陽，司州已寄治荊州界；今始以司州治襄陽。周訪領梁州，治襄陽；今司州旣治襄陽，故梁州治魏興。監，工銜翻；下同。西陽太守翼為南蠻校尉，領南郡太守，鎭江陵；皆假節。又請解豫州，以授征虜將軍毛寶。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與西陽太守樊峻帥精兵萬人戍邾城。邾城在江北，漢江夏郡邾縣之故城也。楚宣王滅邾，徙其君於此，因以為名，今黃州城是也。杜佑曰︰黃州東南百二十里，臨江與武昌相對，有邾城，此言唐黃州治所也。西陽縣，漢屬江夏郡，魏分屬弋陽郡，晉惠帝分弋陽為西陽國，江左廢國為郡。帥，讀曰率；下同。以建威將軍陶稱為南中郞將、江夏相，入沔中。稱將二百人下見亮，亮鎭武昌，稱自上流下見之。相，息亮翻。將，卽亮翻。亮素惡稱輕狡，數稱前後罪惡，收而斬之。亮素怨陶侃，而稱又間亮於王導，蓋以私忿殺之。素惡，烏路翻。數，所具翻。後以魏興險遠，命庾懌徙屯半洲；半洲在江州界，康帝時，褚裒為江州刺史，鎭半洲。更以武昌太守陳囂為梁州刺史，趣漢中。趣，七喻翻。遣參軍李松攻漢巴郡、江陽。夏，四月，執漢荊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黃植送建康。漢置荊州於巴郡。漢主壽以李奕為鎭東將軍，代閎守巴郡。

庾亮上疏，言「蜀甚弱而胡尚強，欲帥大衆十萬移鎭石城，遣諸軍羅布江、沔為伐趙之規。」帝下其議。下，遐稼翻。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為「資用未備，不可大舉。」

太常蔡謨議，以為「時有否泰，否，部鄙翻。道有屈伸，苟不計強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為今之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時之可否繫胡之強弱，胡之強弱繫石虎之能否。自石勒舉事，虎常為爪牙，百戰百勝，遂定中原，所據之地，同於魏世。勒死之後，虎挾嗣君，誅將相；謂殺石堪、程遐、徐光諸將相也。內難旣平，難，乃旦翻。翦削外寇，一舉而拔金墉，再戰而禽石生，誅石聰如拾遣，取郭權如振槁，咸和八年，虎殺石聰，又拔金墉，進殺石生，九年，取郭權，事並見上卷。四境之內，不失尺土。以是觀之，虎為能乎，將不能也？論者以胡前攻襄陽不能拔，事見上卷咸康元年。謂之無能為。夫百戰百勝之強而以不拔一城為劣，譬如射者百發百中而一失，可以謂之拙乎？中，竹仲翻。

且石遇，偏師也，桓平北，邊將也，桓宣為平北將軍。將，卽亮翻；下同。所爭者疆埸之士，『章︰乙十一行本「士」作「土」；孔本同。』士，讀曰事。利則進，否則退，非所急也。今征西以重鎭名賢，自將大軍欲席卷河南，虎必自帥一國之衆來決勝負，卷，讀曰捲。帥，讀曰率。豈得以襄陽為比哉！今征西欲與之戰，何如石生？若欲城守，何如金墉？欲阻沔水，何如大江？欲拒石虎，何如蘇峻？凡此數者，宜詳校之。

石生猛將，關中精兵，征西之戰殆不能勝也！『章︰十二行本「也」下有「金墉險固，劉曜十萬衆不能拔，征西之守殆不能勝也」二十一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又當是時，洛陽、關中皆舉兵擊虎，今此三鎭反為其用；洛陽、關中而曰三鎭，倂郭權據上邽為三也。方之於前，倍半之勢也；石生不能敵其半，而征西欲當其倍，愚所疑也。蘇峻之強不及石虎，沔水之險不及大江；大江不能禦蘇峻而欲以沔水禦石虎，又所疑也。昔祖士稚在譙，佃於城北界，佃，亭年翻。胡『張︰「胡」上脫「慮」字。』來攻，豫置軍屯以禦其外。穀將熟，胡果至，丁夫戰於外，老弱穫於內，穫，戶郭翻。多持炬火，急則燒穀而走。如此數年，竟不得其利。當是時，胡唯據河北，方之於今，四分之一耳；言祖逖與石勒對境時，勒僅有河北之地，比之今來石虎據有之地，止四分之一也。士稚不能捍其一而征西欲以禦其四，又所疑也。

然此但論征西旣至之後耳，謂旣至中原之後也。尚未論道路之慮也。自沔以西，水急岸高，魚貫泝流，首尾百里。言水狹而急，舟不得駢為一列而進也。若胡無宋襄之義，左傳︰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旣成列，楚人未旣濟，司馬子魚請擊之，公曰︰「不可。」旣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旣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及我未陣而擊之，將若之何？今王土與胡，水陸異勢，便習不同；南便於用舟，北便於用馬。胡若送死，則敵之有餘，若棄江遠進，以我所短擊彼所長，懼非廟勝之算。」蔡謨之議，量彼量己，深切著明；後郗鑒薦之自代，蓋有見乎此也。

朝議多與謨同。朝，直遙翻。乃詔亮不聽移鎭。

**4**燕前軍師慕容評、廣威將軍慕容軍、沈約志︰廣威將軍，曹魏置。折衝將軍慕輿根、蕩寇將軍慕輿埿襲趙遼西，俘獲千餘家而去。趙鎭遠將軍石成、鎭遠將軍，蓋石氏所置。積弩將軍呼延晃、建威將軍張支等追之，評等與戰，斬晃、支首。

**5**段遼謀反於燕，燕人殺遼及其黨與數十人，送遼首於趙。

**6**五月，代王什翼犍會諸大人於參合陂，參合縣，前漢屬代郡，後漢、晉省。東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參合縣屬焉。水經註︰參合陘在縣西北，俗謂之倉鶴陘。犍，居言翻。議都灅源川。其母王氏曰︰「吾自先世以來，以遷徙為業；謂逐水草為行國，草盡水竭則徙而之他也。灅，力水翻；又作「㶟」。今國家多難，若城郭而居，一旦寇來，無所避之。」乃止。是後鍮勿崙之諫禿髮利鹿孤，其說不過如此。難，乃旦翻。

代人謂他國之民來附者皆為烏桓，什翼犍分之為二部，各置大人以監之。弟孤監其北，子寔君監其南。監，工銜翻。

什翼犍求昏於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妻，七細翻。

**7**秋，七月，趙王虎以太子宣為大單于，建天子旌旗。單，音蟬。

**8**庚申，始興文獻公王導薨，喪葬之禮視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霍光事見二十五卷漢宣帝地節二年。安平王孚事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參用天子之禮。

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輔相三世，莊子曰︰日計之不足，歲計之有餘。向秀註云︰日計之不足，無旦夕小利也；歲計之有餘，順時而大穰也。三世，元、明、成。相，息亮翻。倉無儲穀，衣不重帛。重，直龍翻。

初，導與庾亮共薦丹楊尹何充於帝，請以為己副，且曰︰「臣死之日，願引充內侍，則社稷無虞矣。」由是加吏部尚書。及導薨，徵庾亮為丞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亮固辭。辛酉，以充為護軍將軍；亮弟會稽內史冰為中書監、揚州刺史，參錄尚書事。會，工外翻。

冰旣當重任，經綸時務，不捨晝夜，賓禮朝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翕然稱之，以為賢相。朝，直遙翻。相，息亮翻；下同。初，王導輔政，每從寬恕；冰頗任威刑，丹楊尹殷融諫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堪其弘，堪，任也；言過於寬弘而不任也。況如吾者哉！」范汪謂冰曰︰「頃天文錯度，七曜失行為錯度。足下宜盡消禦之道。」冰曰︰「玄象豈吾所測，正當勤盡人事耳。」又隱實戶口，料出無名萬餘人，以充軍實。隱，度也。料，音聊。冰好為糾察，近於繁細，後益矯違，謂矯前之繁細而流於寬縱，愈違於正道也。好，呼到翻。復存寬縱，復，扶又翻；下同。疏密自由，律令無用矣。

**9**八月，壬午，復改丞相為司徒。去年省司徒，幷丞相府。復，扶又翻。

**10**南昌文成公郗鑒疾篤，以府事付長史劉遐，此又一劉遐也。上疏乞骸骨，且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謂中原之人有戀土不肯南渡者，以兵威逼遷之也。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好，呼到翻。惡，烏路翻。處，昌呂翻。少，詩沼翻。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蓋時議欲徙京口之鎭，渡江而北，故鑒云然。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為都督、徐州刺史。」詔以蔡謨為太尉軍司，加侍中。辛酉，鑒薨，卽以謨為征北將軍、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章︰十二行本「徐」上有「領」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刺史，假節。

時左衞將軍陳光請伐趙，詔遣光攻壽陽，壽陽，卽壽春，晉避簡文鄭太后諱，改曰壽陽；自祖約之敗，為趙所據。謨上疏曰︰「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琅邪，城壁相望，此琅邪，謂古琅邪郡。趙旣取譙郡、彭城、下邳，又得壽春，故自壽春至琅邪，城壁相望。南琅邪在江乘之蒲洲上，渡江而西，歷歷陽、合肥至壽春，皆晉境，趙未能置城壁也。一城見攻，衆城必救。又，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前驅未至，聲息久聞，聞，音問。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郵，音尤。騎，奇寄翻；下同。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發梁焚舟，背水而陣。戰國策︰白起曰︰楚王恃其國大，城池不脩，又無守備，故起得以引兵深入，多倍城邑，發梁焚舟以專民。當是之時，秦中士卒以軍中為家，將為父母，不約而親，不謀而信，一心同功，死不旋踵。楚人自戰其地，咸顧其家，各有散心，莫有鬬志，是以能有功也。項羽焚舟，卽湛船以救鉅鹿事也，見八卷秦二世三年。韓信背水事見九卷高帝三年。北，蒲昧翻。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造，七到翻。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誡。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卒，讀曰猝。懼桓子不知所為而舟中之指可掬也。左傳︰晉中行桓子帥師與楚戰于邲，楚人車馳卒奔，乘晉師。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與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今光所將皆殿中精兵，將，卽亮翻。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以國之爪士詩曰︰祈父，予王之爪士。毛萇註曰︰士，事也。今謨直謂殿中兵為爪牙之士。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也。」乃止。

**11**初，陶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邾，宜分兵戍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接西陽諸蠻也。將，卽亮翻。語，牛倨翻。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乃致禍之由，非以禦寇也。且吳時戍此城用三萬兵，吳都武昌，故屯重兵於邾城。今縱有兵守，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羯，居謁翻。

及庾亮鎭武昌，卒使毛寶、樊峻戍邾城。趙王虎惡之，卒，子恤翻。惡，烏路翻。以夔安為大都督，帥石鑒、石閔、李農、張貉、李菟等五將軍、帥，讀曰率。貉，音鶴。菟，同都翻。兵五萬人寇荊、揚北鄙，二萬騎攻邾城。毛寶求救於庾亮，亮以城固，不時遣兵。

九月，石閔敗晉兵於沔陰，水南為陰，卽沔南也。敗，補邁翻；下同。殺將軍蔡懷；夔安、李農陷沔南；晉人蓋置戍於沔南以備津要。朱保敗晉兵於白石，殺鄭豹等五將軍；水經註︰栅水導源巢湖，東逕南譙僑郡城南，又東左會清溪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源白石山西。張貉陷邾城，死者六千人，毛寶、樊峻突圍出走，赴江溺死。溺，奴狄翻。夔安進據胡亭，續漢志︰汝南汝陰縣西北有胡城，春秋胡子之國也。寇江夏；義陽將軍黃沖、義陽太守鄭進皆降於趙。夏，戶雅翻。降，戶江翻。安進圍石城，賢曰︰石城故城在今復州沔陽縣東南。水經註︰沔水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惠帝元康九年，分江夏西部置竟陵郡，治此。竟陵太守李陽拒戰，破之，斬首五千餘級，安乃退。遂掠漢東，擁七千餘戶遷于幽、冀。

是時庾亮猶上疏欲遷鎭石城，聞邾城陷，乃止。上表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晉方伯帶將軍，有征、鎭、安、平。亮本征西將軍，乞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上，時掌翻。有詔復位。以輔國將軍庾懌為豫州刺史，監宣城·廬江·歷陽·安豐四郡諸軍事、假節，鎭蕪湖。監，工銜翻；下同。

**12**趙王虎患貴戚豪恣，乃擢殿中御史李巨為御史中丞，曹魏之制，蘭臺遣二御史居殿中伺察非法，此殿中御史之始也。特加親任，中外肅然。虎曰︰「朕聞良臣如猛虎，高步曠野而豺狼避路，信哉！」

虎以撫軍將軍李農為使持節、監遼西·北平諸軍事、征東將軍、營州牧，鎭令支。趙置營州，統遼西、北平二郡。使，疏吏翻。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農帥衆三萬與征北大將軍張舉攻燕凡城。帥，讀曰率。燕王皝以榼盧城大悅綰為禦難將軍，榼，苦盍翻。水經註曰︰渝水南流東屈與一水會，世名之曰榼倫水。姓譜︰悅性，傅說之後。難，乃旦翻。授兵一千，使守凡城。及趙兵至，將吏皆恐，欲棄城走。綰曰︰「受命禦寇，死生以之。且憑城堅守，一可敵百，敢有妄言惑衆者斬！」衆然後定。綰身先士卒，先，息薦翻。親冒矢石；舉等攻之經旬，不能克，乃退。虎以遼西迫近燕境，數遭攻襲，近，其靳翻。數，所角翻。乃悉徙其民於冀州之南。

**13**漢主壽疾病，羅恆、解思明復議奉晉；壽不從。李演復上書言之；恆，戶登翻。解，戶買翻。復，扶又翻。壽怒，殺演。

壽常慕漢武、魏明之為人，恥聞父兄時事，上書者不得言先世政敎，自以勝之也。書·無逸曰︰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旣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其李壽之謂乎！舍人杜襲作詩十篇，託言應璩以諷諫。應璩，魏人，有文名。璩，求於翻。壽報曰︰「省詩知意。省，悉景翻，視也。若今人所作，乃賢哲之話言；話言，善言也。若古人所作，則死鬼之常辭耳。」

**14**燕王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冬，遣長史劉翔、參軍鞠運來獻捷論功，且言權假之意，獻捷，獻趙捷也。權假，謂自稱王也。皝，呼廣翻。幷請刻期大舉，共平中原。

皝擊高句麗，兵及新城，新城，高句麗之西鄙，西南傍山，東北接南蘇、木底等城。句，如字，又音駒。麗，力。高句麗王釗乞盟，乃還。又使其子恪、霸擊宇文別部。霸年十三，勇冠三軍。冠，古玩翻。

**15**張駿立辟雍、明堂以行禮。十一月，以世子重華行涼州事。重，直龍翻。

**16**十二月，丁丑，趙太保桃豹卒。

**17**丙戌，以驃騎將軍琅邪王岳為侍中、司徒。驃，匹妙翻。

**18**漢李奕寇巴東，守將勞楊敗死。將，卽亮翻。勞，姓；楊，名。

**六年**（庾子、三四○）

**1**春，正月，庚子朔，都亭文康侯庾亮薨。以護軍將軍、錄尚書何充為中書令。錄尚書，卽錄尚書事。庚戌，以南郡太守庾翼為都督江·荊·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假節，代亮鎭武昌。雍，於用翻。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少，詩照翻。翼悉心為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公私充實，人皆稱其才。治，直吏翻。

**2**辛亥，以左光祿大夫陸玩為侍中、司空。

**3**宇文逸豆歸忌慕容翰才名；翰乃陽狂酣飲，或臥自便利，便，毘連翻，溲也。利，下泄也。或被髮歌呼，拜跪乞食。被，皮義翻。宇文舉國賤之，不復省錄，省，察也，視也。錄，采也，收也，記也。省，悉景翻。以故得行來自遂，山川形便，皆默記之。行來，猶言往來也。燕王皝以翰初非叛亂，以猜嫌出奔，事見上卷咸和八年。雖在他國，常潛為燕計；如牛尾谷之戰是也。乃遣商人王車通市於宇文部以窺翰。翰見車，無言，撫膺頷之而已。撫，擊也。膺，胸也。皝曰︰「翰欲來也。」復使車迎之。復，扶又翻；下同。翰彎弓三石餘，矢尤長大，皝為之造可手弓矢，可手，便手也；言惟翰手可用耳。為，于偽翻。使車埋於道旁而密告之。二月，翰竊逸豆歸名馬，攜其二子過取弓矢，逃歸。逸豆歸使驍騎百餘追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翰曰︰「吾久客思歸，旣得上馬，無復還理。吾曏日陽愚以誑汝，上，時掌翻。誑，居況翻。吾之故藝猶在，無為相逼，自取死也！」追騎輕之，直突而前。翰曰︰「吾居汝國久悢悢，『章︰十二行本作「恨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李陵贈蘇武詩︰悢悢不能辭。呂向註曰︰悢悢，相戀之情。不欲殺汝；汝去我百步立汝刀，吾射之，一發中者汝可還，不中者可來前。」追騎解刀立之，一發，正中其環；孔穎達曰︰禮，進劍者左首。首，劍拊鐶也。少儀曰︰澤劍首。鄭云︰澤，弄也。推尋劍刃利，不容可弄，正是劍鐶也。又云︰刀卻刃授穎。鄭云︰穎，鐶也。鐶，與環同。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追騎散走。皝聞翰至，大喜，恩遇甚厚。

**4**庚辰，有星孛于太微。晉書·天文志曰︰太微，天子庭也，五帝坐也，十二諸侯府也。孛，蒲內翻。

**5**三月，丁卯，大赦。

**6**漢人攻拔丹川，守將孟彥、劉齊、李秋皆死。五年，孟彥以建寧降，丹川當在建寧界。

**7**代王什翼犍始都雲中之盛樂宮。水經註︰白渠水出雲中塞外，西北逕成樂固［城］北。魏土地記曰︰雲中城東八十里有成樂城，今雲中郡治，一名石盧城。白渠水又西逕魏雲中宮南。魏土地記曰︰雲中宮在雲中故城東四十里，魏之盛樂，卽漢成樂縣也。魏書曰︰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杜佑曰︰雲州雲中郡治雲中縣，後魏道武自雲中徙都平城，卽此。今馬邑郡北平城，卽今郡，隋為雲內郡恆安鎭。縣界有白登山、白登臺、高柳城、參合陂；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縣西北百餘里。

**8**趙王虎遺漢主壽書，遺，于季翻。欲與之連兵入寇，約中分江南。壽大喜，遣散騎常侍王嘏、中常侍王廣使于趙。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龔壯諫，不聽。壽大脩舟艦，繕兵聚糧。艦，戶黯翻。秋，九月，以尚書令馬當為六軍都督，徵集士卒七萬餘人為舟師，大閱於成都，鼓譟盈江；秦時，蜀守李冰穿二江成都中，皆可行舟。壽登城觀之，有吞噬江南之志。解思明諫曰︰「我國小兵弱，吳、會險遠，圖之未易。」易，以豉翻。壽乃命羣臣大議利害。龔壯曰︰「陛下與胡通，孰若與晉通？胡，豺狼也，旣滅晉，不得不北面事之；若與之爭天下，則強弱不敵，危亡之勢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左傳，晉獻公假道於虞以伐虢，旣滅虢，遂滅虞。願陛下熟慮之！」羣臣皆以壯言為然，『章︰十二行本「然」下有「叩頭泣諫」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壽乃止。士卒咸稱萬歲。士無樂戰之心，驅之而走死地，未有不敗者。使李壽不用龔壯之言，固不待李勢而蜀亡也。

龔壯以為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旣報父、叔之仇，謂假手於壽以夷李特之子孫也。行，下孟翻。又欲使壽事晉，壽不從。乃詐稱耳聾，手不制物，手不制物，若病風緩然也。辭歸，以文籍自娛，終身不復至成都。復，扶又翻。

**9**趙尚書令夔安卒。

**10**趙王虎命司、冀、青、徐、幽、幷、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雍，於用翻。合鄴城舊兵，滿五十萬，具船萬艘，艘，蘇遭翻。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水經註︰濡水東南過遼西海陽縣，又逕牧城南，分為二水；北水謂之小濡水，東逕樂安亭北，東南入海。濡水東南流逕樂安亭南，東與新河故瀆合，魏太祖征蹋頓所導也。濡，乃官翻。徙遼西、北平、漁陽萬餘戶於兗、豫、雍、洛四州之地。石虎置司州於鄴，以晉之司州為洛州。雍，於用翻。自幽州以東至白狼，白狼縣，漢屬北平郡，晉省。水經註︰白狼水出白狼縣東南，北逕白狼山，又東北逕昌黎縣故城西，又北逕黃龍城東，又東北出，東流為二水，右水卽渝水。地理志曰︰渝水自塞南入海。一水東北出塞，為白狼水，又東南流至房縣，注于遼。大興屯田。悉括取民馬，有敢私匿者腰斬，凡得四萬餘匹。大閱於宛陽，水經註︰漳水自西門豹祠北逕趙閱馬臺西。臺高五丈，列觀其上；石虎講武於其下，列觀以望之。欲以擊燕。

燕王皝謂諸將曰︰「石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重，直龍翻。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跪路出其不意，可盡破也。」冬，十月，『章︰十二行本無「十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皝帥諸軍入自蠮螉塞帥，讀曰率。自龍城取西道入蠮螉塞。蠮，一結翻。螉，烏公翻。襲趙，戍將當道者皆禽之，直抵薊城。將，卽亮翻。薊，音計。趙幽州刺史石光擁兵數萬，閉城不敢出。燕兵進破武遂津，武遂縣，前漢屬河間國，後漢、晉屬安平國，時屬武邑郡。易水過其南，曰武遂津。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積，子賜翻。聚，才喻翻。略三萬餘家而去。考異曰︰燕書云︰「略燕、范陽二郡男女數千口而還。」今從後趙、燕載記。石光坐懦弱徵還。懦，乃亂翻。

**11**趙王虎以秦公韜為太尉，與太子宣迭日省可尚書奏事，迭日，更日也。省，悉景翻。專決賞刑，不復啓白。復，扶又翻。司徒申鍾諫曰︰「賞刑者，人君之大柄，不可以假人，所以防微杜漸，消逆亂於未然也。太子職在視膳，不當豫政；庶人邃以豫政致敗，事見上卷咸康三年。覆車未遠也。且二政分權，鮮不階禍。左傳︰辛伯諗周桓公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兩政，卽二政，此指宣、韜迭日決事。鮮，息淺翻。愛之不以道，適所以害之也。」虎不聽。為宣殺韜張本。

中謁者令申扁中謁者令，宦官也。楊正衡曰︰扁，芳蓮翻。以慧悟辯給有寵於虎；宣亦昵之，昵，尼質翻。使典機密。虎旣不省事，而宣、韜皆好酣飲、畋獵；好，呼到翻；下同。由是除拜、生殺皆決於扁，自九卿已下率皆望塵而拜。

太子詹事孫珍病目，求方於侍中崔約，約戲之曰︰「溺中則愈。」戲言溺目中則病愈。溺，乃弔翻。珍曰︰「目何可溺？」約曰︰「卿目睕睕，正耐溺中。」楊正衡曰︰睕睕，目深也，音一丸翻。耐，乃代翻。珍恨之，以白宣。宣於兄弟中最胡狀目深，聞之怒，誅約父子。於是公卿以下畏珍側目。

燕公斌督邊州，斌與張賀度共事，蓋督北邊州也。斌，音彬。亦好畋獵，常懸管而入。管者，城門之管鑰也；欲便於出，故常懸管。征北將軍張賀度每裁諫之，斌怒，辱賀度。虎聞之，使主書禮儀持節監之。自東漢以來，尚書諸曹各有主書，蓋吏職也；至齊、梁之間，其權任甚重。禮，姓也；儀，名也。春秋時，衞有大夫禮至。監，古銜翻。斌殺儀，又欲殺賀度，賀度嚴衞馳白之。虎遣尚書張離帥騎追斌，帥，讀曰率。鞭之三百，免官歸第，誅其親信十餘人。史言虎無令子。

**12**張駿遣別駕馬詵入貢于趙，表辭蹇傲；虎『章︰十二行本「虎」上有「趙王」二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怒，欲斬詵。侍中石璞諫曰︰「今國家所當先除者，遺晉也；河西僻陋，不足為意。今斬馬詵，必征張駿，則兵力分而為二，建康復延數年之命矣。」復，扶又翻。乃止。璞，苞之曾孫也。石苞事晉文帝、武帝，功參佐命。

**13**初，漢將李閎為晉所獲，事見上年。逃奔于趙，漢主壽致書於趙王虎以請之，署曰「趙王石君」。虎不悅，付外議之。中書監王波曰︰「令李閎以死自誓曰︰『苟得歸骨於蜀，當糾帥宗族，混同王化。』帥，讀曰率。若其信也，則不煩一旅，古者行軍，五百人為一旅。坐定梁、益；若有前、却，一前一却，猶今人言心懷進退也。不過失一亡命之人，於趙何損！李壽旣僭大號，今以制詔與之，彼必酬返，酬，答也。返，還也。不若復為書與之。」會挹婁國獻楛矢石砮於趙，挹婁，古肅愼氏之國也。楛矢長尺有咫。其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取以為砮。杜佑曰︰挹婁國在不咸山北，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所謂石砮也。其取石也，必先祈神。楛，侯古翻，木名，似蓍。砮，音奴，矢鏃也。波因請以遺漢，遺，于季翻。曰︰「使其知我能服遠方也。」虎從之，遣李閎歸，厚為之禮。閎至成都，壽下詔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羯，居謁翻。使，疏吏翻。虎聞之，怒，黜王波，以白衣領職。

**七年**（辛丑、三四一）

**1**春，正月，燕王皝使唐國內史陽裕等慕容廆置唐國郡。築城於柳城之北，龍山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城。由此改柳城為龍城縣。

**2**二月，甲子朔，日有食之。

**3**劉翔至建康，帝引見，見，賢遍翻。問慕容鎭軍平安。對曰︰「臣受遣之日，朝服拜章。」言朝服南向拜發章表於庭。朝，直遙翻；下同。

翔為燕王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璽，斯氏翻。朝議以為︰「故事︰大將軍不處邊；處，昌呂翻。自漢、魏以來，不封異姓為王；所求不可許。」翔曰︰「自劉、石構亂，長江以北，翦為戎藪，藪，蘇口翻。周禮註曰︰澤無水曰藪。爾雅曰︰翦，齊也。未聞中華公卿之冑有一人能攘臂揮戈，摧破凶逆者也。獨慕容鎭軍父子竭力，心存本朝，以寡擊衆，屢殄強敵，使石虎畏懼，悉徙邊陲之民散居三魏，謂徙遼西之民也。魏郡、陽平、廣平為三魏。蹙國千里，以薊城為北境。功烈如此，而惜海北之地不以為封邑，何哉？昔漢高祖不愛王爵於韓、彭，故能成其帝業；項羽刓印不忍授，卒用危亡。事見漢高祖紀。卒，子恤翻。吾之至心，非苟欲尊其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耳。」

尚書諸葛恢，翔之姊夫也，獨主異議，以為︰「夷狄相攻，中國之利；惟器與名，不可輕許。」乃謂翔曰︰「借使慕容鎭軍能除石虎，乃是復得一石虎也。復，扶又翻。朝廷何賴焉！」翔曰︰「嫠婦猶知恤宗周之隕。左傳︰鄭子太叔見范獻子曰︰「嫠不恤緯而憂宗周之隕，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嫠，陵之翻。今晉室阽危，阽，余廉翻。君位侔元、凱，曾無憂國之心邪？嚮使靡、鬲之功不立，則少康何以祀夏！桓、文之戰不捷，則周人皆為左袵矣。左傳︰夏之方衰也，后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其臣寒浞殺羿而滅夏后相。后緡逃歸有仍，生少康焉。靡奔有鬲氏，自有鬲收衆以滅浞而立少康，祀夏配天，不失舊物。齊桓公北伐山戎，南伐楚，晉文公勝楚於城濮，皆率諸侯以尊周室。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袵矣。慕容鎭軍枕戈待旦，志殄凶逆，而君更唱邪惑之言，忌間忠臣。間，古莧翻。四海所以未壹，良由君輩耳！」翔留建康歲餘，衆議終不決。

翔乃說中常侍彧弘曰︰「彧」，通作「郁」，郁，姓也。姓譜有魯相郁貢。說，輸芮翻。「石虎苞八州之地，帶甲百萬，志吞江、漢，自索頭、字文曁諸小國，無不臣服；索，昔各翻。惟慕容鎭軍翼戴天子，精貫白日，而更不獲殊禮之命，竊恐天下移心解體，無復南向者矣。復，扶又翻。公孫淵無尺寸之益於吳，吳主封為燕王，加以九錫。事見七十二卷魏明帝青龍元年。今慕容鎭軍屢摧賊鋒，威震秦、隴，虎比遣重使，比，毘寐翻。甘言厚幣，欲授以曜威大將軍、遼西王；劉翔詭為是言耳，然當時將軍必有曜威之號。慕容鎭軍惡其非正，卻而不受。惡，烏路翻。今朝廷乃矜惜虛名，沮抑忠順，豈社稷之長計乎！沮，在呂翻。後雖悔之，恐無及已。」弘為之入言於帝，為，于偽翻；下同。帝意亦欲許之。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以庾亮召蘇峻、祖約之變，復據上流；庾亮死，弟翼握兵於外，弟冰專政於內也。上，時掌翻。宜加斥退，以安社稷；」又與庾冰書，責其當國秉權，不能為國雪恥。冰甚懼，以其絕遠，非所能制，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乙卯，以慕容皝為使持節、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幽州牧、大單于、燕王，單，音蟬。備物、典策，皆從殊禮。師古曰︰旣有備物而加之策書也。杜預云︰典策，春秋之制也。余謂車輅、旂章、弓矢、斧鉞，皆可以言備物。周成王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封父之繁弱、夏后氏之璜，備物典策。典者，典法也；策者，策書也。又以其世子儁為假節、安北將軍、東夷校尉、左賢王；賜軍資器械以千萬計。又封諸功臣百餘人，以劉翔為代郡太守，封臨泉卿侯，加員外散騎常侍；晉志曰︰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翔固辭不受。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酣縱相尚，嘗因朝貴宴集，酣，戶甘翻。朝，直遙翻。謂何充等曰︰「四海板蕩，奄踰三紀，板、蕩，刺周厲王之詩也。板板，反也；言厲王為政反先王與天之道，天下之民盡病也。蕩蕩，法度廢壞之貌；言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也。惠帝永興元年，劉淵肇亂，至是三十六年矣。宗社為墟，黎民塗炭，斯乃廟堂焦慮之時，忠臣畢命之秋也。而諸君宴安江沱，沱，徒河翻。江水別為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為榮，以傲誕為賢；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慚。

詔遣兼大鴻臚郭悕持節詣棘城冊命燕王，臚，陵如翻。悕，香衣翻。與翔等偕北。公卿餞于江上，翔謂諸公曰︰「昔少康資一旅以滅有窮，左傳︰少康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遂滅有窮。少，詩照翻。句踐憑會稽以報強吳；越王句踐棲于會稽，臥薪嘗膽，卒以滅吳。句，音鉤。蔓草猶宜早除，左傳鄭祭仲曰︰「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蔓，音萬。況寇讎乎！今石虎、李壽，志相吞噬，王師縱未能澄清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人舉事，先，悉薦翻。倂壽而有之，據形便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中護軍謝廣曰︰「是吾心也！」

**4**三月，戊戌，皇后杜氏崩。夏，四月，丁卯，葬恭皇后于興平陵。

**5**詔實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斷、白籍。時王公庶人多自北來，僑寓江左；今皆以土著為斷，著之白藉也。白藉者，戶口版藉也。宋、齊以下有黃籍。斷，丁亂翻。

**6**秋，七月，郭悕、劉翔等至燕，燕王皝以翔為東夷護軍、領大將軍長史，以唐國內史陽裕為左司馬，典書令李洪為右司馬，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典衞、學官令各一人。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中朝制︰典書令在常侍、侍郞上，及渡江則侍郞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軍下。中尉鄭林為軍諮祭酒。

**7**八月，辛酉，東海哀王沖薨。沖後東海王越，事見八十七卷懷帝永嘉五年。

**8**九月，代王什翼犍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犍，居言翻。樂，音洛。

**9**代王妃慕容氏卒。

**10**冬，十月，匈奴劉虎寇代西部，代王什翼犍遣軍逆擊，大破之。虎卒，子務桓立，遣使求和於代，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務桓又朝貢於趙，朝，直遙翻。趙以務桓為平北將軍、左賢王。

**11**趙橫海將軍王華帥舟師自海道襲燕安平，破之。此遼東郡之西安平也。四年，華以青州之衆戍海島，故得襲破之。帥，讀曰率。

**12**燕王皝以慕容恪為渡遼將軍，鎭平郭。自慕容翰、慕容仁之後，諸將無能繼者。及恪至平郭，撫舊懷新，屢破高句麗兵，高句麗畏之，不敢入境。

**13**十二月，興平康伯陸玩薨。

**14**漢主壽以其太子勢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初，成主雄以儉約寬惠得蜀人心。及李閎、王嘏還自鄴，王嘏去年聘趙，與李閎俱歸。盛稱鄴中繁庶，宮殿壯麗；且言趙王虎以刑殺御下，故能控制境內。壽慕之，徙旁郡民三丁以上者以實成都，大脩宮室，治器玩；人有小過，輒殺以立威。治，直之翻。左僕射蔡興、右僕射李嶷皆坐直諫死。嶷，魚力翻。民疲於賦役，吁嗟滿道，思亂者衆矣。史言漢將亡。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七

## 晉紀十九起玄黓攝提格（壬寅），盡彊圉協洽（丁未），凡六年。

顯宗成皇帝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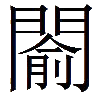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咸康八年**（壬寅、三四二）

**1**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考異曰︰天文志作「乙未」。今從帝紀及長曆。

**2**乙丑，大赦。

**3**豫州刺史庾懌以酒餉江州刺史王允之；允之覺其毒，飲犬，飲，於禁翻。犬斃，密奏之。帝曰︰「大舅已亂天下，謂庾亮也。小舅復欲爾邪！」復，扶又翻。二月，懌飲鴆而卒。卒，子恤翻。

**4**三月，初以武悼后配食武帝廟。楊皇后，惠帝永康元年幽廢而死，今乃得配食武帝。

**5**庾翼在武昌，數有妖怪，數，所角翻。妖，於驕翻。欲移鎭樂鄕。征虜長史王述與庾冰牋曰︰「樂鄕去武昌千有餘里；數萬之衆，一旦移徙，興立城壁，公私勞擾。又江州當泝流數千里供給軍府，力役增倍。且武昌實江東鎭戍之中，非但扞禦上流而已；緩急赴告，駿奔不難。書·武成曰︰駿奔走。駿，音峻；註云︰駿，大也，言皆奔走也。若移樂鄕，遠在西陲，一朝江渚有虞，不相接救。方嶽重將，將，卽亮翻。固當居要害之地，為內外形勢，使闚之心不知所向。昔秦忌亡胡之讖，卒為劉、項之資；秦盧生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於是始皇使蒙恬北伐胡，不知立子胡亥以兆亂。卒，子恤翻。周惡檿弧之謠，而成褒姒之亂。國語曰︰宣王之時，有童謠曰︰「檿弧萁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有夫婦鬻是器者，使執而戮之。府之小妾生子，而非王子也，懼而棄之，此人也收以奔褒。褒人有獄，而以為入於幽王，王嬖是女而生伯服，是為褒姒，欲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卒以成申侯、西戎之亂。惡，烏路翻。檿，於琰翻。是以達人君子，直道而行，禳避之道，皆所不取；正當擇人事之勝理，思社稷之長計耳。」朝議亦以為然。朝，直遙翻。翼乃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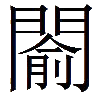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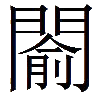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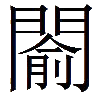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6**夏，五月，乙卯，帝不豫；豫，順也；不豫，言有疾而氣體不能順適也。六月，庚寅，疾篤。或詐為尚書符，敕宮門無得內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推，考也，究也。帝二子丕、奕，皆在襁褓。襁，居兩翻。褓，音保。庾冰自以兄弟秉權日久，恐易世之後，親屬愈疏，為他人所間，間，古莧翻。每說帝以國有強敵，強敵，謂漢、趙也。說，輪芮翻。宜立長君；長，知兩翻。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為嗣，帝許之。中書令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鮮，息淺翻。故武王不授聖弟，聖弟，謂周公。非不愛也。今琅邪踐阼，將如孺子何！」冰不聽。下詔，以岳為嗣，幷以奕繼琅邪哀王。元帝以子裒奉琅邪恭王後，薨，諡曰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元帝復以皇子煥嗣封，其日薨；復以皇子昱為琅邪王。咸和之初，昱徙封會稽，以岳為琅邪王。今岳入繼大宗，故以奕繼哀王後。壬辰，冰、充及武陵王晞、會稽王昱、尚書令諸葛恢並受顧命。會，工外翻。癸巳，帝崩。年二十二。帝幼沖嗣位，不親庶政；及長，頗有勤儉之德。長，知兩翻。

**7**甲午，琅邪王卽皇帝位，大赦。

**8**己亥，封成帝子丕為琅邪王，奕為東海王。

**9**康帝亮陰不言，委政於庾冰、何充。秋，七月，丙辰，葬成帝于興平陵。帝徒行送喪，至閶闔門，乃升素輿至陵所。旣葬，帝臨軒，庾冰、何充侍坐。坐，徂臥翻。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己未，以充為驃騎將軍、驃，匹妙翻。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鎭京口，晉永嘉大亂，徐州、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居晉陵郡界者。咸和四年，司徒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以司牧之。徐州實郡在江北者，實有廣陵、堂邑、鍾離三郡，而揚州之境以晉陵郡屬徐州，所謂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者此也。晉陵郡，吳之毗陵郡也。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避諸庾也。

**10**冬，十月，燕王皝遷都龍城，慕容廆先居徒河之青山，後徙棘城，今自棘城徙都龍城。杜佑曰︰營州柳城郡，古孤竹國也，春秋為山戎、肥子二國地。漢徒河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卽顓頊之虛，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慕容皝以柳城之北、龍山之南，福德之地，遂遷都龍城，號新宮為和龍宮。柳城縣有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漢扶犂縣故城在東南。其龍山，卽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漢徒河縣城。赦其境內。

建威將軍翰言於皝曰︰「宇文強盛日久，屢為國患。今逸豆歸篡竊得國，逸豆歸逐乙得歸，見九十五卷咸和八年。羣情不附；加之性識庸闇，將帥非才，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國無防衞，軍無部伍。臣久在其國，悉其地形；雖遠附強羯，強羯，謂趙也。羯，居謁翻。聲勢不接，無益救援；今若擊之，百舉百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常有闚之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闚，缺規翻，門中視也。，從門旁竇中視也，音俞。韻釋︰闚，私視也。彼知宇文旣亡，禍將及己，必乘虛深入，掩吾不備。若少留兵則不足以守，多留兵則不足以行。此心腹之患也，宜先除之；觀其勢力，一舉可克。宇文自守之虜，必不能遠來爭利。旣取高句麗，還取宇文，如返手耳。返，當作反；下同。二國旣平，利盡東海，國富兵強，無返顧之憂，然後中原可圖也。」皝曰︰「善！」

將擊高句麗。高句麗有二道，其北道平闊，南道險狹，北道從北置而進，南道從南陝入木底城。衆欲從北道。翰曰︰「虜以常情料之，必謂大軍從北道，當重北而輕南。王宜帥銳兵從南道擊之，出其不意，丸都不足取也。高句麗王居丸都。帥，讀曰率；下同。別遣偏師從北道；縱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蹉跌，失足而踣也。其腹心已潰，四支無能為也。」皝從之。

十一月，皝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將，卽亮翻；下同。以慕容翰、慕容霸為前鋒；別遣長史王㝢等將兵萬五千出北道以伐高句麗。高句麗王釗果遣弟武帥精兵五萬拒北道，自帥羸兵以備南道。羸，倫為翻。慕容翰等先至，與釗合戰，皝以大衆繼之。左常侍鮮于亮曰︰「臣以俘虜蒙王國士之恩，事見上卷咸康四年。不可以不報；今日，臣死日也。」獨與數騎先犯高句麗陳，所嚮摧陷。高句麗陳動，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大衆因而乘之，高句麗兵大敗。左長史韓壽斬高句麗將阿佛和度加，高句麗置官，有相加、大加、小加。諸軍乘勝追之，遂入丸都。釗單騎走，輕車將軍慕輿埿追獲其母周氏及妻而還。會王㝢等戰於北道，皆敗沒，由是皝不復窮追。復，扶又翻；下同。遣使招釗，釗不出。

皝將還，韓壽曰︰「高句麗之地，不可戍守。今其主亡民散，潛伏山谷；大軍旣去，必復鳩聚，鳩，亦聚也。收其餘燼，火餘曰燼，猶能復然。猶足為患。請載其父尸、囚其生母而歸，俟其束身自歸，然後返之，撫以恩信，策之上也。」皝從之。發釗父乙弗利墓，載其尸，收其府庫累世之寶，虜男女五萬餘口，燒其宮室，毁丸都城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1**十二月，壬子，立妃褚氏為皇后。徵豫章太守褚裒為侍中、尚書。裒自以后父，不願居中任事，裒，薄侯翻。苦求外出，乃除建威將軍、江州刺史，鎭半洲。

**12**趙王虎作臺觀四十餘所於鄴，觀，古玩翻。又營洛陽、長安二宮，作者四十餘萬人；又欲自鄴起閣道至襄國，敕河南四州治南伐之備，河南四州，洛、豫、徐、兗也。治，直之翻。幷、朔、秦、雍嚴西討之資，晉·地理志曰︰石勒平朔方，置朔州。西討，欲攻河西也。雍，於用翻。青、冀、幽州為東征之計，東征，欲伐燕也。皆三五發卒。三丁發二，五丁發三也。諸州軍造甲者五十餘萬人，船夫十七萬人，為水所沒、虎狼所食者三分居一。加之公侯、牧宰競營私利，百姓失業愁困。貝丘人李弘貝丘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北齊倂入清河縣。因衆心之怨，自言姓名應讖，連結黨與，署置百寮；事發，誅之，連坐者數千家。

虎畋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微行，躬察作役。侍中京兆韋謏諫曰︰謏，蘇了翻。「陛下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閒，猝有狂夫之變，雖有智勇，將安所施！又興役無時，廢民耘穫，穫，戶郭翻。吁嗟盈路，殆非仁聖之所忍為也。」虎賜謏穀帛，而興繕滋繁，游察自若。

秦公韜有寵於虎，太子宣惡之。惡，烏路翻。右僕射張離領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沈約志︰五兵尚書領中兵、外兵、騎兵、別兵、都兵，故謂之五兵。欲求媚於宣，說之曰︰說，輸芮翻。「今諸侯吏兵過限，宜漸裁省，以壯本根。」宣使離為奏︰「秦、燕、義陽、樂平四公，秦公韜、燕公斌、義陽公鑒、樂平公苞。聽置吏一百九十七人，帳下兵二百人；自是以下，三分置一，餘兵五萬，悉配東宮。」配，隸也。於是諸公咸怨，嫌釁益深矣。

青州上言︰「濟南平陵城北石虎一夕移於城東南，漢濟南郡有東平陵縣，晉省，後復置為平陵縣；唐為齊州全節縣。濟，子禮翻。有狼狐千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徙而東南者，天意欲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朕當親董六師，以奉天命。」羣臣皆賀，上皇德頌者一百七人。上，時掌翻。制︰「征士五人出車一乘，牛二頭，米十五斛，絹十匹，調不辦者斬。」乘，繩證翻。調，徒釣翻。民至鬻子以供軍須，行軍所須以為用，故曰軍須。猶不能給，自經於道樹者相望。人之自經，必於溝瀆隱蔽之地；死亡計迫，自經於道旁之樹，蓋甚不獲已也。相望，言其多也。目錄書「是年代王還雲中」。

康皇帝諱岳，字世同，成帝母弟也；咸和元年，封吳王，二年，徙封琅邪王。諡法︰溫柔好樂曰康。

## 建元元年（癸卯、三四三）

**1**春，二月，高句麗王釗遣其弟稱臣入朝於燕，朝，直遙翻。貢珍異以千數。燕王皝乃還其父尸，猶留其母為質。質，音致。

**2**宇文逸豆歸遣其相莫淺渾將兵擊燕；諸將爭欲擊之，相，息亮翻。將，卽亮翻。燕王皝不許。莫淺渾以為皝畏之，酣飲縱獵，不復設備。酣，戶甘翻。復，扶又翻。皝使慕容翰出擊之，莫淺渾大敗，僅以身免，盡俘其衆。

**3**庾翼為人忼慨，忼，慨同，音口黨翻。喜功名。『章︰十二行本「名」下有「不尚浮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喜，許記翻。琅邪內史桓溫，彝之子也，桓彝死於蘇峻之難。尚南康公主，公主，明帝女。豪爽有風槪，言其有風力、氣槪。翼與之友善，相期以寧濟海內。翼嘗薦溫於成帝曰︰「桓溫有英雄之才，願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壻畜之；畜，呼玉翻，又許竹翻。宜委以方、邵之任，方叔、邵虎，周宣王用之以中興。必有弘濟艱難之勳。」時杜乂、殷浩並才名冠世，冠，古玩翻。翼獨弗之重也，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任耳。」浩累辭徵辟，屛居墓所，屛，必郢翻。幾將十年，幾，居希翻。時人擬之管、葛。管仲、諸葛孔明也。江夏相謝尚、長山令王濛漢獻帝初平二年，分烏傷立長山縣，屬會稽郡，吳分屬東陽郡；隋改長山為金華縣；今屬婺州。常伺其出處，伺，相吏翻。處，昌呂翻；下同。以卜江左興亡。嘗相與省之，省，悉井翻。知浩有確然之志，確然者，守志堅固不移也。旣返，相謂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殷浩，字深源。尚，鯤之子也。翼請浩為司馬；詔除侍中、安西軍司，軍司，卽軍司馬。浩不應。翼遺浩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雖云談道，實長華競。遺，于季翻。長，知兩翻。明德君子，遇會處際，言遇風雲之會，處功名之際也。寧可然乎！」浩猶不起。

殷羨為長沙相，相，息亮翻。在郡貪殘，庾冰與翼書屬之。屬，之欲翻。翼報曰︰「殷君驕豪，亦似由有佳兒，佳兒，謂浩也。弟故小令物情容之。翼，冰弟也。大較江東之政，以嫗喣豪強，常為民蠹；嫗，於具翻。喣，許具翻。鄭玄曰︰體曰嫗，氣曰喣。時有行法，輒施之寒劣。寒者，衰冷無氣燄也。劣者，卑弱在人下也。如往年偷石頭倉米一百萬斛，皆是豪將輩，而直殺倉督監以塞責。倉督監，筦倉之官。將，卽亮翻。塞，悉則翻。山遐為餘姚長，為官出豪強所藏二千戶，餘姚縣，屬會稽郡。長，知兩翻。為，于偽翻。而衆共驅之，令遐不得安席。雖皆前宰之惛謬，前宰，指王導。惛，音昏。庾翼，察舉小才耳；當江東草創之時，非王導之弘致遠識，不能濟也；謂之惛謬，談何容易！江東事去，實此之由。兄弟不幸，橫陷此中，橫，戶孟翻。自不能拔足於風塵之外，當共明目而治之。治，直之翻。荊州所統二十餘郡，太康地志︰荊州統郡二十有二，惠帝至元帝又立隨、新野、竟陵、新興、南河等郡。唯長沙最惡；惡而不黜，與殺督監復何異邪！」復，扶又翻。遐，簡之子也。永嘉中，山簡鎭襄陽。

翼以滅胡取蜀為己任，遣使東約燕王皝，西約張駿，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為難，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唯庾冰意與之同，而桓溫、譙王無忌皆贊成之。無忌，承之子也。譙王承死於王敦之難。「承」，當作「氶」，音拯。

秋，七月，趙汝南太守戴開帥數千人詣翼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丁巳，下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所部之衆北伐，表桓宣為都督司·雍·梁三州·荊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刺史，荊州四郡，南陽、新野、襄陽、南鄕也。雍，於用翻。前趣丹水；丹水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賢曰︰丹水故城，在今鄧州內鄕縣西南，臨丹水。趣，七喻翻。桓溫為前鋒小『嚴︰「小」改「都」。』督、假節，帥衆入臨淮；考異曰︰帝紀，溫入臨淮，下云「庾翼為征討大都督，遷鎭襄陽」。按翼傳，翼先表移鎭安陸，至夏口上表云︰「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二十四日達夏口。」始請徙鎭襄陽，始詔加都督征討諸軍事，故知不在此月。並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六州，江、荊、司、雍、梁、益也。

**4**代王什翼犍復求婚於燕，犍，居言翻。復，扶又翻。燕王皝使納馬千匹為禮；什翼犍不與，又倨僈無子壻禮。八月，皝遣世子儁帥前軍師評等擊代。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後魏·序紀︰「八月，慕容元眞遣使請薦女。」無用兵事。今從燕書。什翼犍帥衆避去，燕人無所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5**漢主壽卒，年四十四。諡曰昭文，廟號中宗；太子勢卽位，大赦。勢，字子仁，壽之長子也。

**6**趙太子宣擊鮮卑斛穀提，大破之，斬首三萬級。

**7**宇文逸豆歸執段遼弟蘭，送於趙，段遼之敗，其弟蘭奔宇文部，逸豆歸今執以送趙。幷獻駿馬萬匹。趙王虎命蘭帥所從鮮卑五千人屯令支。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

**8**庾翼欲移鎭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云移鎭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唐為安州治所。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翼，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上表請鎭襄陽。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夏，戶雅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翼時有衆四萬，詔加翼都督征討諸軍事。先是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庾冰屢求出外，先，悉薦翻。辛巳，以冰都督荊·江·寧·益·梁·交·廣七州·豫州之四郡諸軍事、豫州四郡，宣城、歷陽、廬江、安豐也。領江州刺史、假節，鎭武昌，以為翼繼援。徵徐州刺史何充為都督揚·豫·徐州之琅邪諸軍事、永嘉之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是年桓溫為內史，鎭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所謂「徐州之琅邪」，此也。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輔政。以琅邪內史桓溫為都督青·徐·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褚『章︰十二行本「褚」上有「徵江州刺史」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裒為衞將軍，領中書令。

**9**冬，十一月，己巳，大赦。

**二年**（甲辰、三四四）

**1**春，正月，趙王虎享羣臣於太武殿，有白鴈百餘集馬道之南，馬道者，築道可以馳馬往來。虎命射之，皆不獲。射，而亦翻。時諸州兵集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密言於虎曰︰「白鴈集庭，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虎信之，乃臨宣武觀大閱而罷。石虎倣洛都之刺，築宣武觀於鄴。觀，古玩翻。

**2**漢主勢改元太和；尊母閻氏為皇太后，立妻李氏為皇后。

**3**燕王皝與左司馬高詡謀伐宇文逸豆歸，詡曰︰「宇文強盛，今不取，必為國患，伐之必克；然不利於將。」將，卽亮翻。出而告人曰︰「吾往必不返，然忠臣不避也。」於是皝自將伐逸豆歸。將，卽亮翻；下同。以慕容翰為前鋒將軍，劉佩副之；分命慕容軍、慕容恪、慕容霸及折衝將軍慕輿根將兵，三道並進。高詡將發，不見其妻，使人語以家事而行。語，牛倨翻。

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將精兵逆戰，南羅，城名。大，城大也。慕容旣克宇文，改南羅城為威德城。考異曰︰慕容皝載記作「涉弈干」。今從燕書。皝遣人馳謂慕容翰曰︰「涉夜干勇冠三軍，冠，古玩翻。宜小避之。」翰曰︰「逸豆歸掃其國內精兵以屬涉夜干，屬，之欲翻。涉夜干素有勇名，一國所賴也；今我克之，其國不攻自潰矣。且吾孰知涉夜干之為人，孰，與熟同。雖有虛名，實易與耳，不宜避之以挫吾兵氣。」遂進戰。翰自出衝陳，易，以豉翻。陳，讀曰陣。涉夜干出應之；慕容霸從傍邀擊，遂斬涉夜干。宇文士卒見涉夜干死，不戰而潰；燕軍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宇文國，都遼西紫蒙川。逸豆歸走死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悉收其畜產、資貨，徙其部衆五千餘落於昌黎，闢地千餘里。更命涉夜干所居城曰威德城，使弟彪戍之而還。高詡、劉佩皆中流矢卒。還，音旋。中，竹仲翻。卒，子恤翻。

詡善天文，皝嘗謂曰︰「卿有佳書而不見與，何以為忠盡！」詡曰︰「臣聞人君執要，人臣執職。執要者逸，執職者勞。是以后稷播種，堯不預焉。占候、天文，晨夜甚苦，非至尊之所宜親，殿下將焉用之！」焉，於虔翻。皝默然。

初，逸豆歸事趙甚謹，貢獻屬路。屬，之欲翻。及燕人伐逸豆歸，趙王虎使右將軍白勝、幷州刺史王霸自甘松出救之，甘松在濡源之東，突門嶺之西。比至，比，必寐翻。宇文氏已亡，因攻威德城，不克而還；慕容彪追擊，破之。

慕容翰之與宇文氏戰也，為流矢所中，臥病積時不出。後漸差，差，楚懈翻，疾瘳也。於其家試騁馬。或告翰稱病而私習騎乘，疑欲為變。燕王皝雖藉翰勇略，然中心終忌之，乃賜翰死。翰曰︰「吾負罪出奔，旣而復還，翰出奔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八年；還見上卷咸康六年。復，扶又翻。今日死已晚矣。然羯賊跨據中原，吾不自量，量，音良。欲為國家蕩壹區夏；為，于偽翻。夏，戶雅翻。此志不遂，沒有遺恨，命矣夫！」飲藥而卒。考異曰︰三十國春秋云︰「永和二年，九月，殺翰。」燕書·翰傳︰「翰嘗臨陳，為流矢所中，病臥，歲時不出入；後漸差，試馬。」按自討宇文後，翰未嘗預攻戰。自建元二年正月至永和二年九月，已踰年矣，三十國春秋恐誤。今從載記·翰傳。

**4**代王什翼犍遣其大人長孫秩迎婦於燕。拓跋鄰之統國也，以次兄為拔拔氏，厥後孝文帝用夏變夷，改為長孫氏。史以華言書其後所改姓。

**5**夏，四月，涼州將張瓘敗趙將王擢于三交城。三交城在朔方之西。宋白曰︰三交土堠在綏州東北七十五里。將，卽亮翻。敗，補邁翻。

**6**初，趙領軍王朗言於趙王虎曰︰「盛冬雪寒，而皇太子使人伐宮材，引於漳水，役者數萬，吁嗟滿道，陛下宜因出游罷之。」虎從之。太子宣怒。會熒惑守房，天文志︰房四星為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亦四輔也。下第一星，上將也；次，次將也；次，次相也；上星，上相也。熒惑守房、心，王者惡之。熒惑，天子理也；故曰︰雖有明天子，必謹視熒惑所在。宣使太史令趙攬言於虎曰︰「房為天王，今熒惑守之，其殃不細。宜以貴臣王姓者當之。」虎曰︰「誰可者？」攬曰︰「無貴於王領軍。」虎意惜朗，使攬更言其次。攬無以對，因曰︰「其次唯中書監王波耳。」虎乃下詔，追罪波前議楛矢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六年。腰斬之，及其四子，投尸漳水；旣而愍其無罪，追贈司空，封其孫為侯。

**7**趙平北將軍尹農攻燕凡城，不克而還。

**8**漢太史令韓皓上言︰「熒惑守心，乃宗廟不脩之譴。」以七曜所經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考之，房六度太，心三度太。五星入之，久而不去，謂之守。時趙太史以為熒惑守房，漢太史以為熒惑守心，是則躔度之難知也。漢主勢命羣臣議之。相國董皎、侍中王嘏以為︰「景、武創業，獻、文承基，至親不遠，無宜疏絕。」乃更命祀成始祖、太宗，皆謂之漢。李特諡景武皇帝，廟號始祖；雄諡武皇帝，廟號太宗；驤諡獻皇帝；壽諡文皇帝。特、驤，兄弟也；雄、壽，從兄弟也，故曰至親不遠。李壽改立宗廟，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

**9**征西將軍庾翼使梁州刺史桓宣擊趙將李羆於丹水，為羆所敗，敗，補邁翻。翼貶宣為建威將軍。宣慚憤成疾，秋，八月，庚辰，卒。翼以長子方之為義城太守，沈約曰︰義成郡，晉孝武立，治襄陽。五代志曰︰襄陽郡穀城縣，舊曰義城，置義城郡。又按晉書·桓宣傳，陶侃使宣鎭襄陽，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則此郡立於咸和中明矣。「城」，當作「成」。代領宣衆；又以司馬應誕為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為梁州刺史，戍西城。西城縣，時屬魏興郡。

**10**中書令褚裒固辭樞要；閏月，丁巳，以裒為左將軍、都督兗州·徐州之琅邪諸軍事、兗州刺史，鎭金城。金城在江乘之蒲洲，琅邪僑郡亦以為治所。

**11**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會，工外翻。中書監何充建議立皇子耼，耼，他含翻。帝從之。九月，丙申，立耼為皇太子。戊戌，帝崩于式乾殿。年二十三。建康宮殿皆用洛都舊名。己亥，何充以遺旨奉太子卽位，大赦。由是冰、翼深恨充。尊皇后褚氏為皇太后。時穆帝方二歲，太后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下同。何充加中書監，錄尚書事。充自陳旣錄尚書，不宜復監中書；中書監之「監」，古陷翻；監中書之「監」，古銜翻。復，扶又翻；下同。許之，復加侍中。

充以左將軍褚裒，太后之父，宜綜朝政，上疏薦裒參錄尚書；乃以裒為侍中、衞將軍、錄尚書事，持節、督、刺史如故。裒，蒲侯翻。裒以近戚，懼獲譏嫌，上疏固請居藩；改授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二郡諸軍事、衞將軍、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揚州之二郡，晉陵、義興也。尚書奏︰「裒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覿則嚴父；」朱熹曰︰私覿，以私禮見也；嚴，尊也。從之。

**12**冬，十月，乙丑，葬康帝于崇平陵。

**13**江州刺史庾冰有疾；太后徵冰輔政，冰辭，十一月，庚辰，卒。庾翼以家國情事，言以兄弟之情，則當赴冰之喪；以國事，則當治兵以圖收復。留子方之為建武將軍，戍襄陽；方之年少，少，詩照翻。以參軍毛穆之為建武司馬以輔之。穆之，寶之子也。毛寶豫有平薊峻之功，邾城之陷，寶死焉。翼還鎭夏口。夏，戶雅翻。詔翼復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翼辭豫州，復欲移鎭樂鄕，詔不許。翼仍繕脩軍器，大佃積穀，以圖後舉。佃，亭年翻。

**14**趙王虎作河橋於靈昌津，采石為中濟，滑臺故鄭之廩延也，城下有延津；又西為靈昌津；石勒攻劉曜，途出於此，以河冰冸為神靈之助，號是處為靈昌津。大河深廣，必下石為中濟，兩岸繫巨絚以維船，然後可以立橋，如河陽橋、蒲津橋之中潬是也。采石，採取石也。濟，如字。石下，輒隨流，河流漂急，故石下輒隨流而去。用功五百餘萬而橋不成，虎怒，斬匠而罷。

孝宗穆皇帝上之上諱耼，字彭子，康帝子也。諡法︰中情見貌曰穆。

## 永和元年（乙巳、三四五）

**1**春，正月，甲戌朔，皇太后設白紗帷於太極殿，抱帝臨軒。

**2**趙義陽公鑒鎭關中，役煩賦重；文武有長髮者，輒拔為冠纓，纓，冠系也。餘以給宮人。長史取髮白趙王虎，虎徵鑒還鄴，以樂平公苞代鎭長安。發雍、洛、秦、幷州十六萬人石虎分司州之河南、弘農、滎陽，兗州之陳留、東燕置洛州。雍，於用翻。治長安未央宮。治，直之翻。

虎好獵，晚歲，體重不能跨馬，乃造獵車千乘，好，呼到翻。乘，繩證翻。刻期校獵。自靈昌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為獵場，陽都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晉屬琅邪國。賢曰︰陽都故城在今沂州沂水縣南；又曰，在承縣南。使御史監察監，工銜翻。其中禽獸，有犯者罪至大辟。辟，毗亦翻。民有美女、佳牛馬，御史求之不得，皆誣以犯獸，論死者百餘人。發諸州二十六萬人脩洛陽宮。發百姓牛二萬頭配朔州牧官。趙置牧官於朔方。增置女官二十四等，東宮十二等，公侯七十餘國皆九等，大發民女三萬餘人，料為三等以配之；太子、諸公私令采發者又將萬人。郡縣務求美色，多強奪人妻，殺其夫及夫自殺者三千餘人。至鄴，虎臨軒簡第，以使者為能，封侯者十二人。荊楚、揚、徐之民流叛略盡；荊楚，以國言，揚、徐，以州言。趙之壤地，南陽、汝南則故荊楚之地也，壽陽則揚州之地也，彭城、下邳、東海、琅邪、東莞則徐州之地也。一曰︰荊楚、揚、徐之民先被掠及流入北界者，今流叛略盡。守令坐不能綏懷，下獄誅者五十餘人。下，遐稼翻。金紫光祿大夫逯明金紫光祿大夫，卽光祿大夫之加金章紫綬者，自此遂以為官稱。逯，盧谷翻。因侍切諫，因侍見而切諫也。虎大怒，使龍騰拉殺之。虎募驍勇，拜為龍騰中郞。拉，落合翻。

**3**燕王皝以牛假貧民，使佃苑中，佃，亭年翻。稅其什之八，自有牛者稅其七。記室參軍封裕上書諫，以為「古者什一而稅，天下之中正也。降及魏、晉，仁政衰薄，假官田官牛者不過稅其什六，自有牛者中分之，猶不取其七八也。自永嘉以來，海內蕩析，武宣王綏之以德，慕容廆諡武宣王。華夷之民，萬里輻湊，襁負而歸之者，若赤子之歸父母，是以戶口十倍於舊，無田者什有三四。及殿下繼統，南摧強趙，東兼高句麗，北取宇文，民歸慕容廆事見八十八卷愍帝建興元年；皝破趙事見上卷成帝咸康四年；破高麗見上卷咸康八年；取宇文見上康帝建元二年。拓地三千里，增民十萬戶；是宜悉罷苑囿以賦新民，無牛者官賜之牛，不當更收重稅也。且以殿下之民用殿下之牛，牛非殿下之有，將何在哉！如此，則戎旗南指之日，民誰不簞食壺漿以迎王師，用孟子語。食，祥吏翻。石虎誰與處矣！處，昌呂翻；下同。川瀆溝渠有廢塞者，塞，悉則翻；下同。皆應通利，旱則灌漑，潦則疏泄。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游食數萬，何以得家給人足乎！今官司猥多，虛費廩祿，苟才不周用，皆宜澄汰。以用水為諭，澄之使清而汰去其沙泥也。工商末利，宜立常員。學生三年無成，徒塞英儁之路，皆當歸之於農。塞，悉則翻。殿下聖德寬明，博察芻蕘，文王詢于芻蕘。刈草曰芻，采薪曰蕘。蕘，如招翻。參軍王憲、大夫劉明並以言事忤旨，主者處以大辟，主者，謂其時主斷憲、明之獄者。忤，五故翻。處，昌呂翻。辟，毗亦翻。殿下雖恕其死，猶免官禁錮。夫求諫諍而罪直言，是猶適越而北行，必不獲其所志矣。右長史宋該等阿媚苟容，輕劾諫士，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己無骨鯁，骨鯁，以喻剛強正直者。毛晃曰︰鯁，魚骨；又骨不下咽為鯁。以其謇諤難受，如魚骨之咈咽也。嫉人有之，掩蔽耳目，不忠之甚者也。」皝乃下令，稱︰「覽封記室之諫，孤實懼焉。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可悉罷苑囿以給民之無田者。實貧者，官與之牛；力有餘願得官牛者，並依魏、晉舊法。溝瀆各『章︰十二行本「各」作「果」；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有益者，令以時修治。治，直之翻。今戎事方興，勳伐旣多，王功曰勳；積功曰伐。官未可減，俟中原平壹，徐更議之。工商、學生皆當裁擇。夫人臣關言於人主，至難也，關，白也。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進退得關其忠。雖有狂妄，當擇其善者而從之。王憲、劉明，雖罪應廢黜，亦由孤之無大量也，可悉復本官，仍居諫司。封生蹇蹇，深得王臣之體，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其賜錢五萬。宣示內外，有欲陳孤過者，不拘貴賤，勿有所諱！」皝雅好文學，好，呼到翻。常親臨庠序講授，考校學徒至千餘人，頗有妄濫者，故封裕及之。

**4**詔徵衞將軍褚裒，欲以為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吏部尚書劉遐、長史王胡之說裒曰︰說，輸芮翻。「會稽王令德雅望，國之周公也，足下宜以大政授之。」裒乃固辭，歸藩。壬戌，以會稽王昱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六條事。劉聰以其子粲為丞相，領大將軍，錄尚書事；劉延年錄尚書六條事。錄六條事，在錄尚書事之下，是必魏、晉之間先有是官，聰承而置之也。註又見前。會，工外翻。

昱清虛寡欲，尤善玄言，常以劉惔、王濛及潁川韓伯為談客，惔，徒甘翻。又辟郗超為撫軍掾，謝萬為從事中郞。超，鑒之孫也，郗鑒，南渡初名臣。掾，以絹翻。少卓犖不羈。少，詩照翻。犖，呂角翻。卓犖不羈，卓，高也，犖，有力也；言其氣韻甚高，且有才力，譬之馬駒逸羣，不可得而羈縶也。父愔，簡默沖退而嗇於財，積錢至數千萬，愔，於今翻。嘗開庫任超所取；超散施親故，一日都盡。史言郗超才具足以用世，晉朝不能用，惜其為桓溫用也。施，式豉翻。萬，安之弟也，清曠秀邁，亦有時名。

**5**燕有黑龍、白龍見于龍山，龍山在龍城之東。見，賢遍翻。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王皝親祀以太牢，赦其境內，命所居新宮曰和龍。

**6**都亭肅侯庾翼疽發于背，諡法︰剛克為伐曰肅；執心決斷曰肅。疽，千余翻。表子爰之行輔國將軍、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司馬義陽朱燾為南蠻校尉，以千人守巴陵。秋，七月，庚午，卒。

翼部將干瓚等作亂，干，姓也。左傳，宋有干犨。瓚，藏旱翻。殺冠軍將軍曹據。冠，古玩翻。朱燾與安西長史江虨、虨，逋閑翻。建武司馬毛穆之、庾翼以子方之為建武將軍，守襄陽，以穆之為司馬。穆之卽虎生也。穆之，字憲祖，小字虎生，名犯王靖后諱，故改行字；後又以桓溫母諱憲，乃更稱小字。按晉書·后妃傳，哀靖王皇后，諱穆之。將軍袁眞共誅之。虨，統之子也。

**7**八月，豫州刺史路永叛奔趙，趙王虎使永屯壽春。路永，蘇峻降將也。

**8**庾翼旣卒，朝議皆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安，宜依翼所請，以庾爰之代其任。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強胡，西鄰勁蜀，地勢險阻，周旋萬里；得人則中原可定，失人則社稷可憂，陸抗所謂『存則吳存，亡則吳亡』者也，陸抗垂沒之疏，見八十卷武帝泰始十年。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少，詩照翻。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者。」夏，戶雅翻。議者又曰︰「庾爰之肯避溫乎？如令阻兵，恥懼不淺。」言不能制爰之，將為國恥，又有可懼者。蓋以王敦、蘇峻待爰之也。充曰︰「溫足以制之，諸君勿憂。」

丹楊尹劉惔每奇溫才，然知其有不臣之志，謂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號常宜抑之。」勸昱自鎭上流，以己為軍司，昱不聽；又請自行，亦不聽。劉惔，談客耳；其言桓溫無不中，蓋深知溫之才者。設使昱鎭上流，惔為司馬，未足以敵燕、秦。揚子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非知之難，行之為難也。惔，徒甘翻。

庚辰，以徐州刺史桓溫為安西將軍、持節、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為桓溫專制晉朝張本。雍，於用翻。爰之果不敢爭。又以劉惔監沔中諸軍事，領義成太守，監，工銜翻。代庾方之。徙方之、爰之于豫章。

桓溫嘗乘雪欲獵，先過劉惔，惔見其裝束甚嚴，謂之曰︰「老賊欲持此何為？」溫笑曰︰「我不為此，卿安得坐談乎！」溫以此語答惔，盡之矣；溫亦知惔之悉其才，故發是言。

**9**漢主勢之弟大將軍廣，以勢無子，求為太弟；勢不許。馬當、解思明諫曰︰「陛下兄弟不多，若復有所廢，復，扶又翻。將益孤危。」固請許之。勢疑其與廣有謀，收當、思明斬之，夷其三族。儲君不可求，使馬當、解思明為國計，固當從容言之，使其主自悟，安可固以為請也！相從而就死，宜矣。解，戶買翻。遣太保李奕襲廣於涪城，貶廣為臨邛侯，廣自殺。思明被收，歎曰︰「國之不亡，以我數人在也，涪，音浮。邛，渠容翻。被，皮義翻。今其殆矣！」言笑自若而死。思明有智略，敢諫諍；馬當素得人心；及其死，士民無不哀之。

**10**冬，十月，燕王皝使慕容恪攻高句麗，拔南蘇，南蘇城在南陝之東，唐平高麗，置南蘇州。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1**十二月，張駿伐焉耆，降之。降，戶江翻。是歲，駿分武威等十一郡為涼州，駿分武威、武興、西平、張掖、酒泉、建康、西郡、湟河、晉興、須武、安故合十一郡為涼州。以世子重華為刺史；分興晉等八郡為河州，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八郡為河州。以寧戎校尉張瓘為刺史；分敦煌等三郡及西域都護三營為沙州，晉志惟載敦煌、晉昌二郡，西域都護；張茂以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而一郡不見于史，蓋缺文也。敦，徒門翻。以西胡校尉楊宣為刺史。駿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三州；始置祭酒、郞中、大夫、舍人、謁者等官，官號皆倣天朝朝，直遙翻；下同。而微變其名；車服旌旗擬於王者。

**12**趙王虎以冠軍將軍姚弋仲為持節、十郡六夷大都督、冠軍大將軍。冠，古玩翻。弋仲清儉鯁直，不治威儀，言無畏避，虎之篡，弋仲正色責之，可以見其言無畏避矣。治，直之翻；下同。虎甚重之；朝之大議，每與參決，公卿皆憚而下之。朝，直遙翻。下，遐稼翻。武城左尉，虎寵姬之弟也，東武城縣屬清河郡，唐屬貝州。弋仲營於廣川清河之灄頭。嘗入弋仲營，侵擾其部衆。弋仲執而數之曰︰「爾為禁尉，禁尉者，言尉職所以禁止姦非也。數，所具翻。迫脅小民；我為大臣，目所親見，不可縱也。」命左右斬之；尉叩頭流血，左右固諫，乃止。

**13**燕王皝以為古者諸侯卽位，各稱元年，於是始不用晉年號，自稱十二年。燕自是不復稟命於晉矣。

**14**趙王虎使征東將軍鄧恆將兵數萬屯樂安，治攻具，為取燕之計。恆，戶登翻。燕王皝以慕容霸為平狄將軍，平狄將軍，始於漢光武以命龐萌。戍徒河；恆畏之，不敢犯。

**二年**（丙午、三四六）

**1**春，正月，丙寅，大赦。

**2**己卯，都鄕文穆公『章︰十二行本「公」作「侯」；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何充卒。充有器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為己任，所選用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3**初，夫餘居于鹿山，夫餘在玄菟北千餘里，鹿山蓋直其地。杜佑曰︰夫餘國有印，文曰「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為百濟所侵，東夷有三韓國︰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韓。馬韓有五十四國，百濟其一也，後漸強大，兼諸小國；其國本與句麗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隋書曰︰百濟出自東明，其後有仇台者，始立其國，漸以強盛，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杜佑曰︰百濟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部落衰散，西徙近燕，而不設備。近，其靳翻。燕王皝遣世子儁帥慕容軍、慕容恪、慕輿根三將軍、萬七千騎襲夫餘。帥，讀曰率。儁居中指授，軍事皆以任恪，遂拔夫餘，虜其王玄及部落五萬餘口而還。皝以玄為鎭軍將軍，妻以女。妻，千細翻。

**4**二月，癸丑，以左光祿大夫蔡謨領司徒，與會稽王昱同輔政。

**5**褚裒薦前光祿大夫顧和、前司徒左長史殷浩；三月，丙子，以和為尚書令，浩為建武將軍、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從王事者，衰，倉回翻。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識者美之。浩亦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屬，之欲翻。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沈，持林翻。足以經濟。若復深存挹退，復，扶又翻。苟遂本懷，吾恐天下之事於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則家國不異，言國興則家亦與之俱興，國廢則家亦與之俱廢也。足下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6**夏，四月，己酉朔，日有食之。

**7**五月，丙戌，西平忠成公張駿薨。官屬上世子重華為使持節、大都督、太尉、護羌校尉、涼州牧、西平公、假涼王；上，時掌翻。赦其境內；尊嫡母嚴氏為太王太后，母馬氏為王太后。

**8**趙中黃門嚴生惡尚書朱軌，惡，烏路翻。會久雨，生譖軌不脩道路，又謗訕朝政，朝，直遙翻；下同。趙王虎囚之。蒲洪諫曰︰「陛下旣有襄國、鄴宮，又脩長安、洛陽宮殿，將以何用！作獵車千乘，環數千里養禽獸，環，音宦。奪人妻女十餘萬口以實後宮，事並見上年。聖帝明王之所為，固若是乎！今又以道路不脩，欲殺尚書。陛下德政不脩，天降淫雨，七旬乃霽。霽方二日，雖有鬼兵百萬，亦未能去道路之塗潦，去，羌呂翻。而況人乎！政刑如此，其如四海何，其如後代何！言天下後世，世將貶議其失也。願止作徒，罷苑囿，出宮女，赦朱軌，以副衆望。」虎雖不悅，亦不之罪，為之罷長安、洛陽作役，為，于偽翻。而竟誅朱軌。又立私論朝政之法，聽吏告其君，奴告其主。公卿以下，朝覲以目相顧，不敢復相過從談語。復，扶又翻。過，古禾翻，經過也。石虎之法，雖周厲王之監謗，秦始皇之禁耦語，不如是之甚也。

**9**趙將軍王擢擊張重華，襲武街，執護軍曹權、胡宣，張駿置五屯護軍，武街其一也，在隴西。水經註曰︰狄道縣西南有武街城。晉志，惠帝分隴西立狄道郡，又立武街縣屬焉。徙七千餘戶于雍州。雍，於用翻。涼州刺史麻秋、趙使麻秋攻涼州，故授以刺史。將軍孫伏都攻金城，太守張沖請降，涼州震恐。

重華悉發境內兵，使征南將軍裴恆將之以禦趙；恆壁於廣武，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二縣，又立永登縣，合三縣立廣武郡。水經註，廣武城在枝陽縣西。五代志，武威郡允吾縣，後魏置，曰廣武。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地。恆，戶登翻。久而不戰。涼州司馬張耽言於垂華曰︰「國之存亡在兵，兵之勝敗在將。今議者舉將，多推宿舊。將，息亮翻。夫韓信之舉，非舊德也。舉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蓋明主之舉，舉無常人，才之所堪，則授以大事。今強寇在境，諸將不進，人情危懼。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可用以禦趙。」重華召艾，問以方略；艾願請兵七千人，必破趙以報。重華拜艾中堅將軍，給步騎五千，使擊秋。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六博得梟者勝；爾雅翼︰博之采有梟。博兼行惡道，故以梟為采。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也。」進與趙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重華封艾為福祿伯。福祿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宋白曰︰肅州福祿縣，周、隋為樂涫縣；武德改為福祿，取漢舊名也。

麻秋之克金城也，縣令敦煌車濟不降，伏劍而死。縣令，謂金城縣令也。敦，徒門翻。秋又攻大夏，大夏縣，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大夏郡。水經註，大夏縣故城，在枹罕縣西南，北臨洮水。劉昫曰︰河州大夏縣，漢古縣也，取縣西大夏水以名之。護軍梁式執太守宋晏，以城應秋，秋遣晏以書誘致宛戍都尉敦煌宋矩，誘，音酉。敦，徒門翻。矩曰︰「為人臣，功旣不成，唯有死節耳。」先殺妻子而後自刎。刎，扶粉翻。秋曰︰「皆義士也。」收而葬之。

**10**冬，漢太保李奕自晉壽舉兵反，蜀人多從之，衆至數萬。漢主勢登城拒戰，時奕兵進逼成都。奕單騎突門，門者射而殺之，騎，奇寄翻。射，而亦翻。其衆皆潰。勢大赦境內，改元嘉寧。

勢驕淫，不恤國事，多居禁中，罕接公卿，疏忌舊臣，信任左右，讒諂並進，刑罰苛濫，由是中外離心。蜀土先無獠，獠，魯皓翻，西南夷名。北史曰︰獠蓋南蠻之別種，邛、笮川洞之間，散居山谷，種類甚多。略無氏族之別，又無名字，所生男女，唯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暮」「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語之次第稱謂也。至是始從山出，自巴西至犍為、梓潼，犍，居言翻。布滿山谷十餘萬落，不可禁制，大為民患；加以饑饉，四境之內，遂至蕭條。

**11**安西將軍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為不可。江夏相袁喬勸之曰︰「夫經略大事，固非常情所及，智者了於胸中，不必待衆言皆合也。今為天下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為弱，將欲除之，宜先其易者。易，以豉翻。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脩戰備。宜以精卒萬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比，必寐翻。我已出其險要，已出其險要，謂已踰險而出平地也。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諸葛亮諡忠武侯。夏，戶雅翻。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論者恐大軍旣西，胡必闚覦，此似是而非。胡聞我萬里遠征，以為內有重備，必不敢動；縱有侵軼，軼，直結翻，又音逸。杜預曰︰軼，突也。緣江諸軍足以拒守，必無憂也。」溫從之。喬，瓌之子也。袁瓌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三年。瓌，工回翻。

十一月，辛未，溫帥益州刺史周撫、南郡太守譙王無忌伐漢，帥，讀曰率；下同。拜表卽行；委安西長史范汪以留事，加撫都督梁州之四郡諸軍事；梁州四郡，涪陵、巴東、巴西、巴郡也。使袁喬帥二千人為前鋒。

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少，詩沼翻。皆以為憂，惟劉惔以為必克。或問其故，惔曰︰「以博知之。溫，善博者也，不必得則不為。但恐克蜀之後，溫終專制朝廷耳。」

**三年**（丁未、三四七）

**1**春，二月，桓溫軍至青衣。青衣縣，漢屬蜀郡；後漢順帝陽嘉二年，更名漢嘉；蜀立為漢嘉郡。劉昫曰︰眉州青神縣臨青衣江，西魏置青衣縣。青衣水出盧山徼外，東北流至武陽而合于江。杜佑曰︰嘉州故夜郞國，漢武開置犍為郡，治龍游縣，漢之青衣道也，在大江、青衣二水之會。漢主勢大發兵，遣叔父右衞將軍福、從兄鎭南將軍權、前將軍昝堅等將之，自山陽趣合水。山陽之地，蓋在岷江之北，峨眉山之陽。水經註︰江水東南過犍為武陽縣，青衣水、沫水從西南來合注之。所謂合水，當是此地。從，才用翻。昝，子感翻。將，卽亮翻。趣，七喻翻。諸將欲設伏於江南以待晉兵，昝堅不從，引兵自江北鴛鴦碕渡向犍為。碕，渠宜翻，曲岸也。犍為，唐嘉州犍為縣卽其地，在州東南。

三月，溫至彭模；彭模，卽漢犍為郡武陽縣之彭亡聚也，岑彭死處。水經註︰江水自武陽東至彭亡聚，謂之平模水，亦曰外水。平模去成都二百里，在今眉州彭山縣。議者欲分為兩軍，異道俱進，以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懸軍深入萬里之外，勝則大功可立，不勝則噍類無遺，噍，才肖翻。當合勢齊力，以取一戰之捷。若分兩軍，則衆心不一，萬一偏敗，偏敗，謂兩道並進，或一軍為蜀所敗。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從之。留參軍孫盛、周楚將羸兵守輜重，將，卽亮翻；下同。重，直用翻。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楚，撫之子也。

李福進攻彭模，孫盛等奮擊，走之。溫進，遇李權，三戰三捷，漢兵散走歸成都，鎭軍『章︰十二行本「軍」作「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軍李位都迎詣溫降。降，戶江翻；下同。昝堅至犍為，犍，居言翻。乃知與溫異道，還，自沙頭津濟，比至，比，必寐翻。溫已軍於成都之十里陌，堅衆自潰。

勢悉衆出戰于成都之笮橋，水經註︰萬里橋西，上曰夷橋，亦曰笮橋。笮，疾各翻。溫前鋒不利，參軍龔護戰死，矢及溫馬首。衆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雷鼓以進衆曰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鬬志。復，扶又翻。勢夜開東門走，至葭萌，葭，音家。使散騎常侍王幼送降文於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自稱「略陽李勢叩頭死罪，」李氏，其先自巴西遷略陽。尋輿櫬面縛詣軍門。溫解縛焚櫬，送勢及宗室十餘人於建康；櫬，初覲翻。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為參佐，舉賢旌善，蜀人悅之。

**2**日南太守夏侯覽貪縱，侵刻胡商，又科調船材，夏，戶雅翻。調，徒弔翻。云欲有所討，由是諸國恚憤。恚，於避翻。林邑王文攻陷日南，將士死者五六千，將，卽亮翻。殺覽，以尸祭天；檄交州刺史朱蕃，請以郡北橫山為界。今邕州南界有橫山，其山橫截江河，我朝置橫山寨及買馬場。按劉昫舊唐志，漢武帝開百越，於交阯郡南三千里置日南郡，治於朱吾。林邑，卽漢日南郡之象林縣，在郡南界四百里。後漢時中原喪亂，象林縣人區連，殺縣令，自稱林邑王，遂為林邑國。邕州渡海乃至交趾，交趾三千里乃至日南。此橫山自在日南郡北界，非今邕州之橫山。文旣去，蕃使督護劉雄戍日南。

**3**漢故尚書僕射王誓、鎭東將軍鄧定、平南將軍王潤、將軍隗文等皆舉兵反，隗，五猥翻。衆各萬餘。桓溫自擊定，使袁喬擊文，皆破之。溫命益州刺史周撫鎭彭模，斬王誓、王潤。溫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傳曰︰入而振旅。杜預註︰振，整也；旅，衆也。李勢至建康，封歸義侯。夏，四月，丁巳，鄧定、隗文等入據成都，征虜將軍楊謙棄涪城，退保德陽。涪，音浮。

**4**趙涼州刺史麻秋攻枹罕。晉昌太守郞坦以城大難守，惠帝分敦煌、酒泉為晉昌郡。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張軌分屬晉興郡。水經註︰晉昌川在湟中浩亹縣西南。劉昫曰︰晉昌郡，漢寘安縣地；唐為晉昌縣，瓜州治所。枹，音膚。欲棄外城。武成太守張悛曰︰武成郡，亦張氏置。悛，丑緣翻，又七倫翻。「棄外城則動衆心，大事去矣。」寧戎校尉張璩從悛言，固守大城。寧戎校尉，亦張氏所置。郞坦、張悛蓋以各郡太守從張璩守枹罕。璩，求於翻。秋帥衆八萬圍塹數重，帥，讀曰率；下同。重，直龍翻。塹，七豔翻。雲梯地突，百道皆進；地突者，為地道突出於城中。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趙王虎復遣其將劉渾等帥步騎二萬會之。復，扶又翻。將，卽亮翻；下除將軍外並同。郞坦恨言不用，敎軍士李嘉潛引趙兵千餘人登城；璩督諸將力戰，殺二百餘人，趙兵乃退。璩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夏，戶雅翻。

虎以中書監石寧為征西將軍，帥幷、司州兵二萬餘人為秋等後繼。張重華將宋秦等帥戶二萬降于趙。降，戶江翻。重華以謝艾為使持節、軍師將軍，使，疏吏翻。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軺車，戴白幍，軺，音遙。幍，古洽翻。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矟，音朔。驤，思將翻。艾左右大擾。或勸艾宜乘馬，艾不從，下車，踞胡牀，胡牀蓋今交椅之類。孔穎達曰︰今之交牀，制本自虜來，隋以讖有胡，改名交牀。指麾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趙人以為有伏兵，懼不敢進。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瑁，莫報翻。間，古莧翻。趙軍退，艾乘勢進擊，大破之，斬其將杜勳、汲魚，獲首虜萬三千級，秋單馬奔大夏。

五月，秋與石寧復帥衆十二萬進屯河南，復，扶又翻。劉寧、王擢略地晉興、廣武、武街，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至于曲柳。曲柳，地名，在洪池嶺北。張重華使將軍牛旋拒之，退守枹罕，姑臧大震。重華欲親出拒之，謝艾固諫。索『章︰十二行本「索」上有「別駕從事」四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遐曰︰索，昔各翻。「君者，一國之鎭，不可輕動。」乃以艾為使持節、都督征討諸軍事、行衞將軍，遐為軍正將軍，古有軍正。黃帝法曰︰正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蓋軍中執法者也。張氏遂以為將軍之號。帥步騎二萬拒之。別將楊康敗劉寧于沙阜，敗，補邁翻。寧退屯金城。

**5**六月，辛酉，大赦。

**6**秋，七月，林邑復陷日南，復，扶又翻；下同。殺督護劉雄。

**7**隗文、鄧定等立故國師范長生之子賁為帝而奉之，李雄以范長生為國師。以妖異惑衆，蜀人多歸之。妖，於驕翻。

**8**趙王虎復遣征西將軍孫伏都、將軍劉渾帥步騎二萬會麻秋軍，長驅濟河，擊張重華，遂城長最。長最，地名，在金城河北。考異曰︰晉春秋作「上最」。今從重華傳。謝艾建牙誓衆，有風吹旌旗東南指，索遐曰︰「風為號令，今旌旗指敵，天所贊也。」風雲氣候雜占曰︰風不旁㪍，旌旗暈暈隨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艾軍于神鳥，王擢與艾前鋒戰，敗，走還河南。八月，戊午，艾進擊秋，大破之，秋遁歸金城。虎聞之，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枹罕，彼有人焉，未可圖也！」艾還，討叛虜斯骨眞等萬餘落，皆破平之。

**9**趙王虎據十州之地，幽、幷、冀、司、豫、兗、青、徐、雍、秦十州。聚斂金帛，斂，力贍翻。及外國所獻珍異，府庫財物，不可勝紀；勝，音升。猶自以為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袁宏漢記曰︰沙門，漢言息也，蓋息欲以歸於無為也。「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厭，一葉翻，厭勝也。虎使尚書張羣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苑及長牆于鄴北，廣袤數十里。乘，繩證翻。華，如字。袤，音茂。申鍾、石璞、趙攬等上疏陳天文錯亂，百姓彫弊。虎大怒曰︰「使苑牆朝成，吾夕沒，無恨矣。」促張羣使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郡國前後送蒼麟十六，白鹿七，虎命司虞張曷柱調之以駕芝蓋，晉·職官志，太僕之屬有典虞都尉，趙之司虞，卽是官也。張曷柱，人姓名。芝蓋者，蓋為瑞芝之形。大朝會列於殿庭。朝，直遙翻。

九月，命太子宣出祈福于山川，因行遊獵。宣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旌旗，十有六軍戎卒十八萬出自金明門，水經註，鄴城有七門︰南曰鳳陽門，中曰中陽門，次曰廣陽門，東曰建春門，北曰廣德門，次曰廐門，西曰西明門，蓋卽金明門也。虎從其後宮升陵霄觀望之，觀，古玩翻。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但抱子弄孫，日為樂耳。」復，扶又翻。樂，音洛。

宣所舍，輒列人為長圍，四面各百里，驅禽獸，至暮皆集其所，使文武皆跪立，重行圍守，重，直龍翻。行，戶剛翻。炬火如晝，命勁騎百餘馳射其中，宣與姬妾乘輦臨觀，獸盡而止。或獸有迸逸，迸，北孟翻。當圍守者，有爵則奪馬，步驅一日，無爵則鞭之一百。士卒飢凍死者萬有餘人，所過三州十五郡，資儲皆無孑遺。以下韜所出徵之，宣所過三州，蓋司、兗、豫也。

虎復命『章︰十二行本「命」下有「秦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韜繼出，自幷州至于秦、雍亦如之。復，扶又翻。雍，於用翻。宣怒其與己鈞敵，愈嫉之。宦者趙生得幸於宣，無寵於韜，微勸宣除之，於是始有殺韜之謀矣。

**10**趙麻秋又襲張重華將張瑁，敗之，據載記，瑁時屯河陜。敗，補邁翻。斬首三千餘級。枹罕護軍李逵帥衆七千降于趙，自河以南，氐、羌皆附於趙。趙強涼弱，涼戰雖數勝，人心隨強弱而為向背，況復有張瑁之敗乎！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1**冬，十月，乙丑，遣侍御史俞歸至涼州，授張重華侍中、大都督、督隴右·關中諸軍事、大將軍、涼州刺史、西平公。歸至姑臧，重華欲稱涼王，未肯受詔，使所親沈猛私謂歸曰︰「主公奕世為晉忠臣，奕世，累葉也。今曾不如鮮卑，何也？朝廷封慕容皝為燕王，而主公纔為大將軍，何以褒勸忠賢乎！明臺宜移河右，共勸州主為涼王。歸為侍御史，以將命故，謂之明臺。移，謂移文。人臣出使，苟利社稷，專之可也。」使，疏吏翻。歸曰︰「吾子失言！古者，列國之大夫率相謂曰吾子。儀禮註曰︰子者，男子之美稱。言吾子，相親之辭。昔三代之王也，爵之貴者莫若上公；三代封建，列爵五等，曰公、侯、伯、子、男；上公九命作伯。及周之衰，吳始僭號稱王，而諸侯不之非，蓋以蠻夷畜之也；借使齊、魯稱王，諸侯豈不四面攻之乎！漢高祖封韓、彭為王，尋皆誅滅，蓋權時之宜，非厚之也。聖上以貴公忠賢，故爵以上公，任以方伯，寵榮極矣，豈鮮卑夷狄所可比哉！且吾聞之，功有大小，賞有重輕。今貴公始繼世而為王，言重華始繼父位，未有功於晉而求為王也。若帥河右之衆，帥，讀曰率。東平胡、羯，脩復陵廟，迎天子返洛陽，將何以加之乎？」重華乃止。

**12**武都氐王楊初遣使來稱藩，詔以初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公。使，疏吏翻。雍，於用翻。

**13**十二月，振威護軍蕭敬文殺征虜將軍楊謙，攻涪城，陷之，自稱益州牧；遂取巴西，通于漢中。振威護軍，晉官也。蕭敬文以晉新幷蜀，又有范賁之亂，故亦乘之而反。涪，音浮。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八

## 晉紀二十起著雍涒灘（戊申），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三年。

孝宗穆皇帝上之下

**永和四年**（戊申、三四八）

**1**夏，四月，林邑寇九眞，旣再破日南，故進寇九眞。九眞郡，唐愛州。殺士民什八九。

**2**趙秦公韜有寵於趙王虎，欲立之，以太子宣長，長，知兩翻。猶豫未決。宣嘗忤旨，忤，五故翻。虎怒曰︰「悔不立韜也！」韜由是益驕，造堂於太尉府，號曰宣光殿，梁長九丈。長，直亮翻。宣見之，大怒，斬匠，截梁而去；以犯其名也。韜怒，增之至十丈。宣聞之，謂所幸楊杯、『章︰十二行本「杯」作「柸」；下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牟成、趙生曰︰「凶豎傲愎乃敢爾！愎，弼力翻。汝能殺之，吾入西宮，虎居西宮。當盡以韜之國邑分封汝等。韜死，主上必臨喪，吾因行大事，蔑不濟矣。」左傳︰潘崇謂楚商臣曰︰「能行大事乎？」杜預註曰︰大事，謂弒君。杯等許諾。

秋，八月，韜夜與僚屬宴於東明觀，水經註︰石氏立東明觀於鄴東城上。因宿於佛精舍。佛精舍，佛寺也。僧徒專精修行之地，故謂之精舍。事物紀原曰︰漢明帝於東都門外立精舍，以處攝摩騰、竺法蘭。宣使楊杯等緣獼猴梯而入，梯小而長，人如獼猴攀緣而上，故曰獼猴梯。殺韜，置其刀箭而去。旦日，宣奏之，虎哀驚氣絕，久之方蘇。將出臨其喪，司空李農諫曰︰「害秦公者未知何人，賊在京師，鑾輿不宜輕出。」虎乃止，嚴兵發哀於太武殿。宣往臨韜喪，不哭，直言「呵呵」，呵，虎何翻。呵呵，笑聲。使舉衾觀尸，大笑而去。大被曰衾。收大將軍記室參軍鄭靖、尹武等，將委之以罪。

虎疑宣殺韜，欲召之，恐其不入，乃詐言其母杜后哀過危惙；惙，陟劣翻；類篇丑例翻，困劣也；言其氣息惙然，僅相屬也。宣不謂見疑，入朝中宮，因留之。朝，直遙翻。建興人史科知其謀，告之；魏土地記曰︰建興郡治陽阿縣；陽阿縣，漢屬上黨郡。魏收志曰︰慕容永分上黨置建興郡。則其地非石趙所置建興郡也。水經註曰︰田融言趙立建興郡於廣州城內，斯其是矣。虎使收楊杯、牟成，皆亡去；獲趙生，詰之，具服。詰，去吉翻。虎悲怒彌甚，囚宣於席庫，席庫，藏席之所。以鐵環穿其頷而鏁之，取殺韜刀箭舐其血，哀號震動宮殿。鏁，蘇果翻。舐，直氏翻。號，戶高翻。佛圖澄曰︰「宣、韜皆陛下之子，今為韜殺宣，是重禍也。為，于偽翻。陛下若加慈恕，福祚猶長；若必誅之，宣當為彗星下掃鄴宮。」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虎不從。積柴於鄴北，樹標其上，標末置鹿盧，穿之以繩，鹿盧卽樚轤。倚梯柴積，送宣其下，使韜所幸宦者郝稚、劉霸拔其髮，抽其舌，牽之登梯；郝稚以繩貫其頷，鹿盧絞上。上，時掌翻。劉霸斷其手足，斷，丁管翻。斫眼潰腸，如韜之傷。四面縱火，煙炎際天。炎，讀曰燄。虎從昭儀已下數千人登中臺以觀之。中臺者，三臺之中臺，卽銅爵臺也。火滅，取灰分置諸門交道中。交道，午道也；一縱一橫為午道。殺其妻子九人。宣少子纔數歲，少，詩照翻。虎素愛之，抱之而泣，欲赦之，其大臣不聽，就抱中取而殺之；兒挽虎衣大叫，至於絕帶，虎因此發病。又廢其后為庶人。誅其四率已下三百人，宦者五十人，皆車裂節解，棄之漳水。東宮有左、右、前、後四率。率，所律翻。支解者，解其四支；節解者，凡骨節節節解之也。洿其東宮以養猪牛。洿，汪乎翻。東宮衞士十餘萬人皆謫戍涼州。趙未得涼州，置涼州於金城，謫使戍涼州之邊也。為下高力叛張本。先是『章︰十二行本「是」下有「散騎常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趙攬言於虎曰︰「宮中將有變，宜備之。」及宣殺韜，虎疑其知而不告，亦誅之。史言趙攬談天於猜暴之朝以自禍。先，悉薦翻。

**3**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章郡封桓溫。尚書左丞荀蕤曰︰「溫若復平河、洛，復，扶又翻。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公；加譙王無忌前將軍；袁喬龍驤將軍，封湘西伯。驤，思將翻。蕤，崧之子也。荀崧，荀藩之弟；永嘉之禍，相與建行臺於密；建興之初，又嘗鎭宛。

溫旣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揚州刺史殷浩有盛名，朝野推服，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以抗溫；由是與溫寖相疑貳。為溫廢浩、脅制朝廷張本。朝，直遙翻。會，工外翻。

浩以征北長史荀羨、前江州刺史王羲之，夙有令名，擢羨為吳國內史，江左郡國，以吳為甲。羲之為護軍將軍，以為羽翼。羨，蕤之弟；羲之，導之從子也。從，才用翻。羲之以為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勸浩『章︰十二行本「浩」下有「及羨」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不宜與溫搆隙；浩不從。

**4**燕王皝有疾，召世子儁屬之曰︰屬，之欲翻。「今中原未平，方資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以成吾志！」又曰︰「陽士秋士行高潔，忠幹貞固，陽騖，字士秋。行，下孟翻。可託大事，汝善待之！」九月，丙申，薨。年五十二。

**5**趙王虎議立太子；太尉張舉曰︰「燕公斌有武略，斌，音彬。彭城公遵有文德，惟陛下所擇。」虎曰︰「卿言正起吾意。」戎昭將軍張豺曰︰載記曰︰虎置左右戎昭、曜武將軍，位在左右衞上。「燕公母賤，又嘗有過；謂欲殺張賀度也，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六年。彭城公母前以太子事廢，遵與邃同母。鄭氏廢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四年。今立之，臣恐不能微恨，陛下宜審思之！」初，虎之拔上邽也，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張豺獲前趙主曜幼女安定公主，有殊色，納於虎，虎嬖之，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生齊公世。豺以虎老病，欲立世為嗣，冀劉氏為太后，己得輔政，乃說虎曰︰「陛下再立太子，其母皆出於倡賤，說，輸芮翻。倡，音昌。故禍亂相尋；今宜擇母貴子孝者立之。」虎曰︰「卿勿言，吾知太子處矣。」虎再與羣臣議於東堂，虎曰︰「吾欲以純灰三斛自滌其腸，何為專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疾。」比，必寐翻。乃與張舉、李農定議，令公卿上書請立世為太子。大司農曹莫不肯署名，虎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重器，不宜立少，少，詩照翻。故不敢署。」虎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朕意矣，可令諭之。」遂立世為太子，以劉昭儀為后。虎父子相殘，廢長立少，天將假手於冉閔以夷其種類也。

**6**冬，十一月，甲辰，葬燕文明王；皝諡曰文明。世子儁卽位，儁，字宣英，皝之第二子。赦境內；遣使詣建康告喪。使，疏吏翻。以弟交為左賢王，左長史陽騖為郞中令。

**7**十二月，以左光祿大夫、領司徒、錄尚書事蔡謨為侍中、司徒。謨上疏固讓，謂所親曰︰「我若為司徒，將為後代所哂，哂，式忍翻。義不敢拜也。」

**五年**（己酉、三四九）

**1**春，正月，辛未朔，大赦。

**2**趙王虎卽皇帝位，虎以成帝咸康三年卽天王位，今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太寧；諸子皆進爵為王。

故東宮高力等萬餘人謫戍涼州，石宣簡多力之士以衞東宮，號曰高力，署督將以領之。行達雍城，扶風雍縣城也。雍，於用翻；下同。旣不在赦例，又敕雍州刺史張茂送之，茂皆奪其馬，使之步推鹿車，致糧戍所。推，吐雷翻。風俗通曰︰鹿車窄小，裁容一鹿。高力督定陽梁犢定陽縣，漢屬上郡，晉省。後魏太安中置定陽郡；唐為延州臨眞縣。因衆心之怨，謀作亂東歸，衆聞之，皆踊抃大呼。踊，跳躍也。抃，拊手也。呼，火故翻。犢乃自稱晉征東大將軍，帥衆攻拔下辨；辨，步莧翻。安西將軍劉寧自安定擊之，為犢所敗。敗，補邁翻。高力皆多力善射，一當十餘人，雖無兵甲，掠民斧，施一丈柯，攻戰若神，柯，斧柄也。所向崩潰；戍卒皆隨之，攻陷郡縣，殺長吏、二千石，長，知兩翻。長驅而東，比至長安，比，必寐翻。衆已十萬。樂平王苞盡銳拒之，一戰而敗。犢遂東出潼關，進趣洛陽。趣，七喻翻。趙主虎以李農為大都督、行大將軍事，統衞軍將軍張賀度等步騎十萬討之，戰于新安，新安縣，漢屬弘農郡，自晉以後屬河南郡。騎，奇寄翻；下同。農等大敗；戰于洛陽，又敗，退壁成皋。

犢遂東掠滎陽、陳留諸郡，武帝泰始二年，分河南置滎陽郡。虎大懼，以燕王斌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統冠軍大將軍姚弋仲、車騎將軍蒲洪等討之。斌，音彬。冠，古玩翻。弋仲將其衆八千餘人至鄴，自灄頭至鄴。將，卽亮翻。求見虎。虎病，未之見，引入領軍省，領軍省，領軍將軍視事之所。賜以己所御食。弋仲怒，不食，曰︰「主上召我來擊賊，當面見授方略，我豈為食來邪！為，于偽翻；下羌為同。且主上不見我，我何以知其存亡邪？」虎力疾見之，弋仲讓虎曰︰「兒死，愁邪，何為而病？兒幼時不擇善人敎之，使至於為逆；旣為逆而誅之，又何愁焉！且汝久病，所立兒幼，謂太子世也。汝若不愈，天下必亂，當先憂此，勿憂賊也！犢等窮困思歸，相聚為盜，所過殘暴，何所能至！老羌為汝一舉了之！」了，決也。弋仲性狷直，人無貴賤皆汝之，虎亦不之責。狷，吉掾翻。以石虎之猜暴而能容姚弋仲之狷直者，以其當理而切於事情也；苟徒狷直而不切當，殆難以免矣。於坐授使持節、征『章︰十二行本「征」上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西大將軍，賜以鎧馬。坐，徂臥翻。使，疏吏翻。鎧，可亥翻。弋仲曰︰「汝看老羌堪破賊否？」乃被鎧跨馬于庭中，被，皮義翻。因策馬南馳，不辭而出。遂與斌等擊犢於滎陽，大破之，斬犢首而還，討其餘黨，盡滅之。虎命弋仲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時掌翻。進封西平郡公；蒲洪為車『章︰十二行本「車」上有「侍中」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雍·秦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進封略陽郡公。

**3**始平人馬勗聚兵，自稱將軍，杜佑曰︰漢平陵，晉改為始平，有馬嵬故城。趙樂平王苞討滅之，誅三千餘家。

**4**夏，四月，益州刺史周撫、龍驤將軍朱燾擊范賁，斬之，益州平。范賁亂始上卷三年。驤，始將翻。

**5**詔遣謁者陳沈如燕，沈，持林翻。拜慕容儁為使持節、侍中、大都督、督河北諸軍事、幽·平二州牧、使，疏吏翻。考異曰︰儁載記云，「幽、冀、幷、平四州牧。」今從帝紀。大將軍、大單于、燕王。單，音蟬。

**6**桓溫遣督護滕畯帥交、廣之兵擊林邑王文於盧容，畯，祖峻翻。盧容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有盧容浦，去郡二百里。帥，讀曰率。為文所敗，敗，補邁翻。退屯九眞。

**7**乙卯，趙王虎病甚，以彭城王遵為大將軍，鎭關右；燕王斌為丞相，錄尚書事；張豺為鎭衞大將軍、領軍將軍、吏部尚書；劉聰置十六大將軍，鎭衞其一也。石虎置鎭衞將軍，在車騎將軍上；今以張豺為鎭衞大將軍，崇其號也。領軍將軍則掌兵柄，吏部尚書則典選事，是文武二柄悉以付豺矣。並受遺詔輔政。

劉后惡斌輔政，恐不利於太子，與張豺謀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斌時在襄國，遣使詐謂斌曰︰「主上疾已漸愈，王須獵者，可少停也。」斌素好獵、嗜酒，少，詩沼翻。好，呼到翻。遂留獵，且縱酒。劉氏與豺因矯詔稱斌無忠孝之心，免官歸第，使豺弟雄帥龍騰五百人守之。此石虎幽石宏之故智也，張豺踵而用之，非虎敎之邪！石斌亦庸人耳，君父疾篤，徵之受遺輔政，就使虎疾少愈，亦當夜衣而行；乃酣酒縱獵，其無智識如此！就使得權，諸弟亦將紾其臂而奪之。張舉謂有武略，妄矣！

乙丑，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朝，直遙翻。配禁兵三萬遣之，遵涕泣而去。是日，虎疾小瘳，問︰「遵至未？」左右對曰︰「去已久矣。」虎曰︰「恨不見之！」

虎臨西閤，太武殿之西閤也。龍騰中郞二百餘人列拜於前，虎問︰「何求？」皆曰︰「聖體不安，宜令燕王入宿衞，典兵馬。」或言︰「乞以為皇太子。」虎曰︰「燕王不在內邪？召以來！」左右言︰「王酒病，不能入。」虎曰︰「促持輦迎之，當付璽綬。」亦竟無行者。左右皆為劉后母子，故竟無行者。璽，斯氏翻。綬，音受。尋惛眩而入。惛，迷忘也。眩，目視亂也。張豺使張雄矯詔殺斌。殺斌欲以一衆心，豈知已有從臾石遵入立者。

戊辰，劉氏復矯詔以豺為太保、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如霍光故事。復，扶又翻。侍中徐統歎曰︰「亂將作矣，吾無為預之。」仰藥而死。

己巳，虎卒，太子世卽位，尊劉氏為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朝，直遙翻。以張豺為丞相；豺辭不受，請以彭城王遵、義陽王鑒為左右丞相，以慰其心，劉氏從之。

豺與太尉張舉謀誅司空李農，舉素與農善，密告之；農奔廣宗，帥乞活數萬家保上白，乞活，李惲、田徽之餘衆也，自永嘉以來，屯聚於上白。帥，讀曰率；下同。劉氏使張舉統宿衞諸軍圍之。豺以張離為鎭軍大將軍，監中外諸軍事，以為己副。監，工銜翻。

彭城王遵至河內，聞喪；姚弋仲、蒲洪、劉寧及征虜將軍石閔、武衞將軍王鸞等討梁犢還，遇遵於李城，續漢志，河內平睪縣有李城。史記，邯鄲李同卻秦兵，趙封其父李侯，卽此城。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殿下為嗣；謂虎欲從張舉之言也。說，輸芮翻。長，知兩翻。正以末年惛惑，為張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上白相持未下，京師宿衞空虛，殿下若聲張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

遵『章︰十二行本「遵」上有「五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自李城舉兵，還趣鄴，趣，七喻翻。洛州刺史劉國帥洛陽之衆往會之。檄至鄴，張豺大懼，馳召上白之軍。丙戌，遵軍于蕩陰，蕩，音湯。戎卒九萬，石閔為前鋒。『章︰十二行本「鋒」下有「豺將出拒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耆舊、羯士皆曰︰「彭城王來奔喪，吾當出迎之，不能為張豺守城也！」方言曰︰耆，長也；說文曰︰老也；左傳註曰︰強也；禮記音義曰︰至也，言至老境也。羯士，石氏之種類也。為，于偽翻。踰城而出，豺斬之，不能止。張離亦帥龍騰二千，斬關迎遵。劉氏懼，召張豺入，對之悲哭曰︰「先帝梓宮未殯，而禍難至此！難，乃旦翻。今嗣子沖幼，託之將軍；將軍將若之何？欲加遵重位，能弭之乎？」豺惶怖不知所出，怖，普布翻。但云「唯唯」。唯，于癸翻。乃下詔，以遵為丞相，領大司馬、大都督、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加黃鉞、九錫。己丑，遵至安陽亭，安陽縣，屬魏郡。此蓋安陽縣都亭也。張豺懼而出迎，遵命執之。庚寅，遵擐甲曜兵，入自鳳陽門，升太武前殿，擗踊盡哀，擐，音宦。擗，毗亦翻，拊心也。踊，跳也。退如東閤。太武殿之東閤也。斬張豺于平樂市，鄴都有平樂市。樂，音洛。夷其三族。假劉氏令曰︰「嗣子幼沖，先帝私恩所授，皇業至重，非所克堪；其以遵嗣位。」於是遵卽位，大赦，罷上白之圍。辛卯，封世為譙王，載記曰︰世凡立三十三日。廢劉氏為太妃；考異曰︰晉春秋及十六國春秋鈔，皆云廢太后為昭儀。今從載記。十六國春秋及載記，又云世立三十三日。按四月己巳至五月庚寅，凡二十二日。尋皆殺之。

李農來歸罪，使復其位。尊母鄭氏為皇太后，鄭氏卽邃母。鄭后被廢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三年。立妃張氏為皇后，故燕王斌子衍為皇太子。以義陽王鑒為侍中、太傅，沛王沖為太保，樂平公『章︰十二行本「公」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公」。』苞為大司馬，汝陰王琨為大將軍，武興公閔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為石閔得兵柄以夷胡羯張本。

甲午，鄴中暴風拔樹，震電，雨雹大如盂升。如盂及升也。雨，于具翻。太武暉華殿災，及諸門觀閤蕩然無餘，乘輿服御，燒者太半，觀，古玩翻。乘，繩證翻。金石皆盡，火月餘乃滅。

時沛王沖鎭薊，沖蓋代遵鎭薊。薊，音計。聞遵殺世自立，謂其僚佐曰︰「世受先帝之命，遵輒廢而殺之，罪莫大焉！其敕內外戒嚴，孤將親討之。」於是留寧北將軍沭堅戍幽州，沭，食律翻，姓也。帥衆五萬自薊南下，傳檄燕、趙，所在雲集；比至常山，帥，讀曰率。比，必寐翻。衆十餘萬，軍于苑鄕；遇遵赦書，沖曰︰「皆吾弟也；死者不可復追，何為復相殘乎！復，扶又翻；下同。吾將歸矣。」欲歸薊也。其將陳暹曰︰「彭城篡弒自尊，為罪大矣！王雖北旆，臣將南轅，俟平京師，擒彭城，然後奉迎大駕。」沖乃復進。遵馳遣王擢以書喻沖，沖弗聽。遵使武興公閔及李農帥精卒十萬討之，戰于平棘，平棘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唐為趙州治所。沖兵大敗；獲沖于元氏，元氏縣，漢屬常山郡，晉屬趙國。闞駰曰︰趙公子元之封邑，故曰元氏。唐元氏縣屬趙州。劉昫曰︰元氏，漢常山郡所治，故城在今趙州元氏縣南。賜死；阬其士卒三萬餘人。

武興公閔言於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洪鎭關中，臣恐秦、雍之地非國家之有。雍，於用翻。此雖先帝臨終之命，然陛下踐阼，自宜改圖。」遵從之，罷洪都督，餘如前制。洪怒，歸枋頭，遣使來降。洪屯枋頭，見八十五卷成帝咸和八年。降，戶江翻。

燕平狄將軍慕容霸上書於燕王儁曰︰「石虎窮凶極暴，天之所棄，餘燼僅存，自相魚肉。今中國倒懸，企望仁恤，若大軍一振，勢必投戈。」北平太守孫興亦表言︰「石氏大亂，宜以時進取中原。」儁以新遭大喪，弗許。以去年皝薨也。霸馳詣龍城，言於儁曰︰「難得而易失者，時也。萬一石氏衰而復興，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下同。或有英雄據其成資，謂中原或有英雄乘亂而取趙，據有其已成之資也。豈惟失此大利，亦恐更為後患。」儁曰︰「鄴中雖亂，鄧恆據安樂，以前參考，「安樂」當作「樂安」。兵強糧足，今若伐趙，東道不可由也，當由盧龍；盧龍山徑險狹，水經註︰濡水東南逕盧龍塞。塞道自無終縣東出，渡濡水向林蘭陘，東至清陘。盧龍之險，峻阪縈折，故有九崢之名。虜乘高斷要，斷，丁管翻。首尾為患，將若之何？」霸曰︰「恆雖欲為石氏拒守，其將士顧家，人懷歸志，若大軍臨之，自然瓦解。臣請為殿下前驅，東出徒河，潛趣令支，出其不意，為，于偽翻。趣，七喻翻。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彼聞之，勢必震駭，上不過閉門自守，下不免棄城逃潰，何暇禦我哉！然則殿下可以安步而前，無復留難矣。」儁猶豫未決，以問五材將軍封奕，燕置五材將軍，蓋取宋子罕所謂「天生五材，誰能去兵」之義。對曰︰「用兵之道，敵強則用智，敵弱則用勢。是故以大吞小，猶狼之食豚也；以治易亂，猶日之消雪也。大王自上世以來，積德累仁，兵強士練。石虎極其殘暴，死未瞑目，瞑，莫定翻。子孫爭國，上下乖亂。中國之民，墜於塗炭，延頸企踵以待振拔。大王若揚兵南邁，先取薊城，次指鄴都，宣燿威德，懷撫遺民，彼孰不扶老提幼以迎大王；凶黨將望旗冰碎，安能為害乎！」從事中郞黃泓曰︰泓，烏宏翻。今太白經天，歲集畢北，陰『章︰十二行本「陰」上有「天下易主」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國受命，此必然之驗也，漢書·天文志︰太白經天，天下革民更王。孟康註曰︰謂出東入西，出西入東也。太白，陰星，出東當伏東，出西當伏西，過午為經天。晉灼曰︰日，陽也；日出則星亡。晝見午上為經天。歲星所在，國不可伐，可以伐人。昴、畢間為天街，其陰陰國。歲集畢北，明陰國當受命而王。宜速出師，以承天意。」折衝將軍慕輿根曰︰「中國之民困於石氏之亂，咸思易主以救湯火之急，此千載一時，不可失也。載，子亥翻。自武宣王以來，慕容廆諡武宣王。招賢養民，務農訓兵，正俟今日。今時至不取，更復顧慮，復，扶又翻。豈天意未欲使海內平定邪，將大王不欲取天下也？」儁笑而從之。以慕容恪為輔國將軍，慕容評為輔弼將軍，左長史陽騖為輔義將軍，謂之「三輔」。輔弼、輔義二將軍號，亦一時創置。慕容霸為前鋒都督、建鋒將軍，建鋒將軍，亦創置也。選精兵二十餘萬，講武戒嚴，為進取之計。考異曰︰燕景昭紀，集兵在四月。時石虎方死，諸子未爭；十六國春秋在五月，故從之。而燕書載封奕、慕輿根言，俱指再閔。按是時閔未篡趙，蓋撰史者附會耳，故削去。

**8**六月，葬趙王虎於顯原陵，廟『章︰十二行本「廟」上有「諡曰武帝」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號太祖。

**9**桓溫聞趙亂，出屯安陸，安陸縣自漢以來屬江夏郡，唐為安州治所。溫自江陵出屯安陸。遣諸將經營北方。將，卽亮翻。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浹，卽協翻。降，戶江翻；下同。西中郞將陳逵進據壽春。征北大軍褚裒上表請伐趙，褚裒時鎭京口。裒，蒲侯翻。卽日戒嚴，直指泗口。朝議以裒事任貴重，宜『章︰十二行本「宜」上有「不宜深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先遣偏師。裒，太后之父，又當方面，故云事任貴重。裒奏言︰「前已遣『章︰十二行本「遣」下有「前鋒」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督護王頤之等徑造彭城，造，七到翻。後遣督護麋嶷進據下邳，嶷，魚力翻。今宜速發，以成聲勢。」秋，七月，加裒征討大都督，督徐、兗、青、揚、豫五州諸軍事。裒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帥，讀曰率。北方士民降附者日以千計。

朝野皆以為中原指期可復，光祿大夫蔡謨獨謂所親曰︰「胡滅誠為大慶，然恐更貽朝廷之憂。」其人曰︰「何謂也？」謨曰︰「夫能順天乘時濟羣生於艱難者，非上聖與英雄不能為也，自餘則莫若度德量力。度，徒洛翻。量，音良。觀今日之事，殆非時賢所及，必將經營分表，疲民以逞；言必不能長驅以定中原，勢須隨所得之地分列屯戍，畫境而守，疲民以逞其志也。一說，分，音扶問翻，言人之才具各有分量，收復中原非當時人才所能辦也。經之營之過於其分量之外，則不能成功；丁壯苦征戰，老弱困轉輸，疲民以逞而不能濟也。旣而才略疏短，不能副心，財殫力竭，智勇俱困，安得不憂及朝廷乎！」其後殷浩之敗，卒如蔡謨所料。

魯郡民五百餘家相與起兵附晉，求援於褚裒，裒遣部將王龕、李邁將銳卒三千迎之。龕，苦含翻。將，卽亮翻。趙南討大都督李農帥騎二萬與龕等戰于代陂，騎，奇寄翻。龕等大敗，皆沒於趙。八月，裒退屯廣陵。陳逵聞之，焚壽春積聚，毀城遁還。積，子賜翻。聚，慈諭翻。裒上疏乞自貶，詔不許；命裒還鎭京口，解征討都督。時河北大亂，遺民二十餘萬口渡河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威勢不接，皆不能自拔，死亡略盡。考異曰︰裒傳云︰「為慕容皝及苻健所掠，死亡咸盡。」按是時慕容皝卒已踰年矣。永和六年，慕容儁始率衆南征；石鑒卽位後，蒲洪始有衆十萬。永和六年洪死，健始嗣位。皆與裒不相接，今不取。

**10**趙樂平王苞謀帥關右之衆攻鄴，帥，讀曰率，下同。左長史石光、司馬曹曜等固諫，苞怒，殺光等百餘人。苞性貪而無謀，雍州豪傑知其無成，並遣使告晉，梁州刺史司馬勳帥衆赴之。勳，宣帝弟子濟南王遂之曾孫。雍，於用翻。使，疏吏翻。

**11**楊初襲趙西城，破之。楊初，武都氐王也。此西城蓋卽漢隗囂奔處。

**12**九月，涼州官屬共上張重華為丞相、涼王、雍·秦·涼三州牧。上，時掌翻。重華屢以錢帛賜左右寵臣；又喜博弈，博，樗蒲；弈，弈棋。喜，許記翻。頗廢政事。徵事索振諫曰︰「先王夙夜勤儉以實府庫，正以讎恥未雪，志平海內故也。殿下嗣位之初，強寇侵逼，徵事，涼所置官。謂趙來攻也，事見上卷二年、三年。索，昔各翻。賴重餌之故，得戰士死力，謂以錢帛厚賞戰士，得其出力致死。僅保社稷。今蓄積已虛而寇讎尚在，豈可輕有耗散，以與無功之人乎！昔漢光武躬親萬機，章奏詣闕，報不終日，故能隆中興之業。今章奏停滯，動經時月，三月為一時，三旬為一月。下情不得上通，沈冤困於囹圄，沈，持林翻。囹，盧經翻，獄也。圄，偶許翻，守也。殆非明主之事也。」重華謝之。

**13**司馬勳出駱谷，破趙長城戍，長城戍卽魏司馬望、鄧艾據之以拒姜維之地。壁于懸鉤，去長安二百里，使治中劉煥攻長安，斬京兆太守劉秀離，劉秀離蓋迎戰而敗死，煥未能至長安城下也。又拔賀城；三輔豪傑多殺守令以應勳，凡三十餘壁，衆五萬人。趙樂平王苞乃輟攻鄴之謀，使其將麻秋、姚國等將兵拒勳。趙主遵遣車騎將軍王朗帥精騎二萬以討勳為名，因劫苞送鄴。勳兵少，畏朗不敢進；使桓溫於是時攻關中，關中可取也。少，詩沼翻。冬，十月，釋懸鉤，拔宛城，殺趙南陽太守袁景，復還梁州。宛，於元翻。復，扶又翻。

**14**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武興公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旣而立太子衍。閔恃功，欲專朝政，朝，直遙翻。遵不聽。閔素驍勇，屢立戰功，夷、夏宿將皆憚之。驍，堅堯翻。旣為都督，總內外兵權，乃撫循殿中將士，皆奏為殿中員外將軍，爵關外侯，殿中將軍，晉初置；殿中員外將軍，又後來所置也。關外侯，漢獻帝建安二十年魏武王置，所謂名號侯也。余按秦、漢列侯則有國邑；關內侯無國邑，列位於朝，無官位者，居京師，故謂之關內侯，列侯就國者，多出關外。後曹操置關外侯於關內侯之下，非秦、漢列爵意也。遵弗之疑，而更題名善惡以挫抑之，衆咸怨怒。中書令孟準、左衞將軍王鸞勸遵稍奪閔兵權，閔益恨望，恨望，猶怨望也。準等咸勸誅之。

十一月，遵召義陽王鑒、樂平王苞、汝陰王琨、淮南王昭等入議於鄭太后前，曰︰「閔不臣之迹漸著，今欲誅之，如何？」鑒等皆曰︰「宜然！」鄭氏曰︰「李城還兵，無棘奴，豈有今日；冉閔，小字棘奴。小驕縱之，謂閔恃功頗驕，宜寬縱之。何可遽殺！」鑒出，遣宦者楊環馳以告閔。閔遂劫李農及右衞將軍王基密謀廢遵，使將軍蘇彥、周成帥甲士三千人執遵於南臺。三臺之南臺也。水經註︰銅雀臺之南則金雀臺，高八丈，有屋百九十間。帥，讀曰率。遵方與婦人彈碁，藝經曰︰彈碁，兩人對局，白黑碁各六枚。先列碁相當，更先彈也。其局以石為之，局形四隤而中高。魏文帝善彈碁，能用手巾角。時一書生又能低頭以所冠葛巾撇碁。劉貢父詩云︰「漢皇初厭蹴鞠勞，待臣始作彈碁戲。」彈碁蓋始於漢也。世說曰︰彈碁始自魏，內宮妝匳之戲。此說誤也。按西京雜記，漢成帝好蹴鞠，言事者以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命擇似而不勞者，家君作彈碁奏之，帝大悅。問成曰︰「反者誰也？」成曰︰「義陽王鑒當立。」遵曰︰「我尚如是，鑒能幾時！」遂殺之於琨華殿，載記曰︰遵在位凡一百八十三日。幷殺鄭太后、張后、太子衍、孟準、王鸞及上光祿張斐。載記曰︰石虎置上、中光祿大夫，位在左、右光祿大夫上。

鑒卽位，大赦。以武興公閔為大將軍，封武德王；司空李農為大司馬；並錄尚書事。郞闓為司空，闓，苦亥翻，又音開。秦州刺史劉羣為尚書左僕射，侍中盧諶為中書監。諶，是壬翻。

**15**秦、雍流民相帥西歸，成帝咸和四年，石虎破殺劉胤，徙氐、羌十五萬落于司、冀州；八年，破石生，徙秦、雍民及氐、羌十餘萬戶于關東；今因趙亂，故相帥西歸。雍，於用翻。帥，讀曰率。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蒲洪勸石虎徙秦、雍民夷以實關東，而身委質於趙，及趙之亂，得因以為資；姦雄伺時而動也。洪子健在鄴，斬關出奔枋頭。鑒懼洪之逼，欲以計遣之，乃以洪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牧、領秦州刺史。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不，讀曰否。主簿程朴請且與趙連和，如列國分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而云列國乎！」引朴斬之。姚弋仲猶知盡忠於石氏，蒲洪則直欲奪取之而後已。

**16**都鄕元『章︰十二行本「元」下有「穆」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侯褚裒漢志，常山郡有都鄕侯國，晉志不見。此特以漢舊侯國名封褚裒耳，非必有實土也。還至京口，聞哭聲甚多，以問左右，對曰︰「皆代陂死者之家也。」裒慚憤發疾；十二月，己酉，卒。以吳國內史荀羨為使持節、監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刺史，時年二十八，中興方伯未有如羨之少者。少，詩照翻。

**17**趙主鑒使樂平王苞、中書令李松、殿中將軍張才夜攻石閔、李農於琨華殿，不克，禁中擾亂。鑒懼，偽若不知者，夜斬松、才於西中華門，幷殺苞。

新興王祗，虎之子也，時鎭襄國，與姚弋仲、蒲洪等連兵，祗北連姚弋仲，南連蒲洪，以討閔、農。移檄中外，欲共誅閔、農；閔、農以汝陰王琨為大都督，與張舉及侍中呼延盛帥步騎七萬分討祗等。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中領軍石成、侍中石啓、前河東太守石暉謀誅閔、農；閔、農皆殺之。龍驤將軍孫伏都、劉銖等帥羯士三千伏於胡天，胡天蓋石氏禁中署舍之名。驤，思將翻。亦欲誅閔、農。鑒在中臺，伏都帥三十餘人將升臺挾鑒以攻之。鑒見伏都毀閣道，臨問其故。伏都曰︰「李農等反，已在東掖門，臣欲帥衞士討之，謹先啓知。」鑒曰︰「卿是功臣，好為官陳力，魏、晉以下率謂天子為官，天子亦時自言之。陳，展也。為，于偽翻。朕從臺上觀，卿勿慮無報也。」言若能誅閔、農，將厚賞以報之。於是伏都、銖帥衆攻閔、農，不克，屯於鳳陽門。閔、農帥衆數千毀金明門而入。鑒懼閔之殺己，馳招閔、農，開門內之，謂曰︰「孫伏都反，卿宜速討之。」閔、農攻斬伏都等，自鳳陽至琨華，橫尸相枕，枕，職任翻。流血成渠。宣令內外，六夷敢稱兵仗者斬！稱，舉也。胡人或斬關、或踰城而出者，不可勝數。閔旣誅孫伏都等，又禁胡人稱兵仗，胡人知禍之將及，故去。勝，音升。

閔使尚書王簡，少府王鬱帥衆數千守鑒於御龍觀，觀，古玩翻。懸食以給之。下令城中曰︰「近日孫、劉搆逆，支黨伏誅，良善一無預也。今日已後，與官同心者留，不同者各任所之。敕城門不復相禁。」復，扶又翻。於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趙人，謂中國人也。胡、羯去者塡門。閔知胡之不為己用，班令內外︰「趙人斬一胡首送鳳陽門者，文官進位三等，武官乘拜牙門。」一日之中，斬首數萬。閔親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死者二十餘萬，尸諸城外，悉為野犬豺狼所食。其屯戍四方者，閔皆以書命趙人為將帥者誅之，或高鼻多須濫死者半。高鼻多鬚，其狀似羯、胡，故亦見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18**燕王儁遣使至涼州，使，疏吏翻。約張重華共擊趙。

**19**高句麗王釗送前東夷護軍宋晃于燕，燕王儁赦之，更名曰活，更，工銜翻；下同。拜為中尉。晃奔高麗，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

**六年**（庚戌、三五○）

**1**春，正月，趙大將軍閔欲滅去石氏之迹，去，羌呂翻。託以讖文有「繼趙李」，更國號曰衞，易姓李氏，大赦，改元青龍。太宰趙庶、太尉張舉、中軍將軍張春、光祿大夫石岳、撫軍石寧、「撫軍」之下當有「將軍」也。武衞將軍張季及公侯、卿、校、龍騰等萬餘人，出奔襄國，從石祗也。校，戶敎翻。汝陰王琨奔冀州。趙之冀州治信都。撫軍將軍張沈據滏口，滏口，滏水之口也。唐代宗永泰元年，薛嵩奏於滏口之右故臨水縣城置昭義縣，以屬磁州。沈，持林翻。滏，音釜。張賀度據石瀆，魏收地形志，鄴縣有石竇堰。建義將軍段勤據黎陽，建義將軍，蓋亦後趙所置。寧南將軍楊羣據桑壁，後趙蓋於征、鎭、安、平之外又置四寧。括地志︰易州遂城縣界有桑丘城。又水經註︰常山蒲吾縣東南有桑中縣故城，俗謂之石勒城。劉國據陽城，續漢志，中山蒲陰縣有陽城。據後劉國自繁陽引兵會石琨擊冉閔，則此陽城乃繁陽城也。段龕據陳留，姚弋仲據灄頭，龕，苦含翻。灄，書涉翻。蒲洪據枋頭，衆各數萬，皆不附於閔。勤，末柸之子；龕，蘭之子也。段末柸先據令支。段蘭自宇文入趙。

王朗、麻秋自長安赴洛陽。秋承閔書，誅朗部胡千餘人。朗所部有胡兵千餘人，閔命秋誅之。朗奔襄國。秋帥衆歸鄴，帥，讀曰率；下同。蒲洪使其子龍驤將軍雄迎擊，獲之，驤，思將翻。以為軍師將軍。

汝陰王琨及張舉、王朗帥衆七萬伐鄴，大將軍閔帥騎千餘與戰於城北；閔操兩刃矛，馳騎擊之，兩刃矛者，鋏之兩旁皆利其刃。騎，奇寄翻。操，千高翻。所向摧陷，斬首三千級，琨等大敗而去。閔與李農帥騎三萬討張賀度于石瀆。

閏月，考異曰︰帝紀後云閏月；三十國、晉春秋皆云閏正月。按長曆，閏二月。帝紀，閏月有丁丑、己丑。按是歲正月癸酉朔，若閏正月，卽無丁丑、己丑。今以長曆為據。衞主鑒密遣宦者齎書召張沈等，使乘虛襲鄴。宦者以告閔、農，閔、農馳還，廢鑒，殺之，載記曰︰鑒立一百三日。幷殺趙主虎二十八孫，盡滅石氏。載記曰︰始勒以成帝咸和三年僭立，二主四子，凡二十三年。姚弋仲子曜武將軍益、曜武、曜威，蓋皆石氏所置。武衞將軍若帥禁兵數千斬關奔灄頭。弋仲帥衆討閔，軍于混橋。

司徒申鍾等上尊號於閔，閔以讓李農，農固辭。閔曰︰「吾屬故晉人也，今晉室猶存，請與諸君分割州郡，各稱牧、守、公、侯，守，式又翻。奉表迎晉天子還都洛陽。」『章︰十二行本「陽」下有「何如」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尚書胡睦進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遠竄江表，豈能總馭英雄，混壹四海乎！」閔曰︰「胡尚書之言，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冉閔，字永曾，子字棘奴，石虎之養孫也。父瞻，本姓冉，名良，魏郡內黃人。勒破陳午，獲瞻，時年十二，命虎子之。大赦，改元永興，國號大魏。

**2**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復，扶又翻。己丑，以揚州刺史殷浩為中軍將軍、假節、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為殷浩喪師張本。以蒲洪為氐王、使持節、征北大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冀州刺史、廣川郡公；蒲健為假節、右將軍、監河北征討前鋒諸軍事、襄國公。去年蒲洪遣使來降，今經略中原，故授任以懷來之。使，疏吏翻。監，工銜翻。

**3**姚弋仲、蒲洪各有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帥衆五萬擊洪，洪迎擊，破之，斬獲三萬餘級。洪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改姓苻氏。洪以讖文「草付應王」，又其孫堅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苻，上從「竹」者非。單，音蟬。以南安雷弱兒為輔國將軍；安定梁楞為前將軍，領左長史；楞，盧登翻。馮翊魚遵為右『章︰十二行本「右」作「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軍，領右長史；風俗通，宋公子魚之後，以王父字為氏。京兆段陵為左將軍，領左司馬；『章︰十二行本「馬」下有「王墮為右將軍，領右司馬」十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天水趙俱、隴西牛夷、北地辛牢皆為從事中郞，互酋毛貴為單于輔相。「互」，卽「氐」字。

**4**二月，燕王儁使慕容霸將兵二萬自東道出徒河，慕輿于自西道出蠮螉塞，儁自中道出盧龍塞以伐趙。杜佑曰︰盧龍塞在今平州城西北二百里。以慕容恪、鮮于亮為前驅，命慕輿埿槎山通道。槎，仕下翻。邪斫木曰槎。留世子曄守龍城，以內史劉斌為大司農，斌，音彬。與典書令皇甫眞留統後事。

霸軍至三陘，樂安城在遼西遼陽縣東。魏收地形志︰海陽縣有橫山，蓋卽三陘之地。陘，音形。趙征東將軍鄧恆惶怖，焚倉庫，棄安樂遁去，「安樂」，當作「樂安」。果如慕容霸所料。怖，普布翻。與幽州刺史王午共保薊。薊，音計。徒河南部都尉孫泳急入安樂，撲滅餘火，籍其穀帛。霸收安樂、北平兵糧，「安樂」，並當作「樂安」。與儁會臨渠。臨渠城臨泃渠。泃水出右北平無終縣西山，東南至雍奴縣，入鮑丘水；魏武征蹋頓，從泃口鑿渠，逕雍奴、泉州以通河海者也。泃，古侯翻。

三月，燕兵至無終，王午留其將王佗以數千人守薊，佗，徒河翻。與鄧恆走保魯口。魏收地形志︰博陵郡饒陽縣有魯口城。博陵郡，唐為定州。乙巳，儁拔薊，執王佗，斬之。儁欲悉阬其士卒千餘人，慕容霸諫曰︰「趙為暴虐，王興師伐之，將以拯民於塗炭而撫有中州也；今始得薊而阬其士卒，恐不可以為王師之先聲也。」『章︰十二行本「也」下有「乃釋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儁入都于薊，中州士女降者相繼。降，戶江翻。

燕兵至范陽，范陽太守李產欲為石氏拒燕，為，于偽翻。衆莫為用，乃帥八城令長出降；范陽郡統涿、良鄕、方城、長鄕、遒、故安、范陽、容城八縣。帥，讀曰率。儁復以產為太守。

產子績為幽州別駕，棄其家從王午在魯口。鄧恆謂午曰︰「績鄕里在北，績，范陽入。范陽在魯口之北。父已降燕，今雖在此，恐終難相保，徒為人累，不如去之。」累，力瑞翻。去，羌呂翻，謂殺之也。午曰︰「此何言也！夫以當今喪亂，喪，息浪翻。而績乃能立義捐家，情節之重，雖古烈士無以過；乃欲以猜嫌害之，燕、趙之士聞之，謂我直相聚為賊，了無意識。衆情一散，不可復集，復，扶又翻。此為坐自屠潰也。」恆乃止。午猶慮諸將不與己同心，或致非意，謂諸將殺之，非午之意。乃遣績歸。績始辭午往見燕王儁，儁讓之曰︰「卿不識天命，棄父邀名，今日乃始來邪！」對曰︰「臣眷戀舊主，志存微節，官身所在，何事非君。績謂其身為官身，言委質事君，身非我有也。殿下方以義取天下，臣未謂得見之晚也。」儁悅，善待之。

儁以弟宜為代郡城郞，此秦、漢以來之代郡，非後魏之代都。此代郡治代；後魏代都，乃秦、漢之平城也。城郞、城大，皆鮮卑所置，付以城郭之任。郞，主也。孫泳為廣寧太守，悉置幽州郡縣守宰。

甲子，儁使中部俟釐慕輿句督薊中留事，俟釐，蓋亦鮮卑部帥之稱。俟，渠之翻。自將擊鄧恆於魯口。軍至清梁，魏收地形志︰高陽蠡吾縣有清涼城。水經註︰中山蒲陰縣東南有清梁亭。恆將鹿勃早將數千人夜襲燕營，鹿，姓也。風俗通，後漢有巴郡太守鹿旗。半已得入，先犯前鋒都督慕容霸，突入幕下，霸起奮擊，手殺十餘人，早不能進，由是燕軍得嚴。謂得以嚴備也。儁謂慕輿根曰︰「賊鋒甚銳，宜且避之。」根正色曰︰「我衆彼寡，力不相敵，故乘夜來戰，冀萬一獲利。今求賊得賊，正當擊之，復何所疑！復，扶又翻。王但安臥，臣等自為王破之！」為，于偽翻。儁不能自安，內史李洪從儁出營外，屯高冢上。根帥左右精勇數百人從中牙直前擊早，中牙，儁所居也。李洪徐整騎隊還助之，騎，奇寄翻。早乃退走。衆軍追擊四十餘里，早僅以身免，所從士卒死亡略盡。儁引兵還薊。儁之還薊，亦鹿勃早有以挫其銳，否則進攻魯口矣。

**5**魏主閔復姓冉氏，尊母王氏為皇太后，立妻董氏為皇后，子智為皇太子，胤、明、裕皆為王。胤、明、裕，閔之三子。以李農為太宰、領太尉、錄尚書事，封齊王，其子皆封縣公。遣使者持節赦諸軍屯；皆不從。諸軍屯，張沈及蒲洪等也。

**6**麻秋說苻洪曰︰說，輸芮翻。「冉閔、石祗方相持，中原之亂未可平也。不如先取關中，基業已固，然後東爭天下，誰敢敵之。」洪深然之。旣而秋因宴鴆洪，欲幷其衆；世子健收秋斬之。洪謂健曰︰「吾所以未入關者，以為中州可定；今不幸為豎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大都督、大將軍、三秦王之號，去，羌呂翻。稱晉官爵，遣其叔父安來告喪，且請朝命。朝，直遙翻。

**7**趙新興王祗卽皇帝位于襄國，考異曰︰晉帝紀，祗卽位在閏月；三十國、晉春秋皆在三月。按十六國春秋，祗稱帝，拜姚弋仲、苻健官，而不言苻洪。洪三月死，故疑祗以三月卽位。改元永寧。以汝陰王琨為相國，六夷據州郡『章︰十二行本「郡」下有「擁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者皆應之。六夷，胡、羯、氐、羌、段氏及巴蠻也。祗以姚弋仲為右丞相、親趙王，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士民多愛之，請弋仲以為嗣，弋仲以襄非長子，不許；襄，弋仲之第五子。長，知兩翻。請者日以千數，弋仲乃使之將兵。將，卽亮翻。祗以襄為驃騎將軍、豫州刺史、新昌公。又以苻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兗州牧、略陽郡公。

**8**夏，四月，趙主祗遣汝陰王琨將兵十萬伐魏。

**9**魏主閔殺李農及其三子，幷尚書令王謨、侍中王衍、中常侍嚴震、趙昇。閔遣使臨江告晉曰︰使，疏吏翻。「逆胡亂中原，今已誅之；能共討者，可遣軍來也。」朝廷不應。

**10**五月，廬江太守袁眞攻魏合肥，克之，虜其居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1**六月，趙汝陰王琨進據邯鄲，邯鄲，音寒丹。鎭南將軍劉國自繁陽會之。繁陽縣，漢屬魏郡，晉屬頓丘郡；隋廢繁陽入相州內黃縣。魏衞將軍王泰擊琨，大破之，死者萬餘人。劉國還繁陽。

**12**初，段蘭卒於令支，段蘭屯令支，見上卷康帝建元元年。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段龕代領其衆，因石氏之亂，擁部落南徙。秋，七月，龕引兵東據廣固，龕自陳留而東據廣固。自稱齊王。

**13**八月，代郡人趙榼帥三百餘家叛燕歸趙幷州刺史張平。榼，苦合翻。帥，讀曰率。燕王儁徙廣寧、上谷二郡民於徐無，徐無縣，漢、晉屬右北平郡，後周廢，入無終縣，唐改無終為玉田縣，屬薊州。代郡民於凡城。恐其復叛歸趙，故徙之。

**14**王朗之去長安也，朗司馬杜『章︰十二行本「杜」上有「京兆」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雍州刺史，以馮翊張琚為司馬；關西夷、夏皆應之。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苻健欲取之，恐洪知之，乃受趙官爵。趙主祗所授者也。以趙俱為河內太守，戍溫；牛夷為安集將軍，戍懷；安集將軍，苻氏置，以安集民夷為號。溫縣、懷縣並屬河內郡。溫縣，唐屬孟州。懷縣故城在懷州武陟縣西。治宮室於枋頭，治，直之翻。課民種麥，示無西意，有知而不種者，健殺之以徇。旣而自稱晉征西大將軍、都督關中諸軍事、雍州刺史；以武威賈玄碩為左長史，洛『章︰十二行本「洛」作「略」；乙十一行本同；熊校同。』陽梁安為右長史，段純為左司馬，辛牢為右司馬，京兆王魚、安定程肱、胡文等為軍諮祭酒，悉衆而西。以魚遵為前鋒，行至盟津，盟，讀曰孟。為浮梁以濟。遣弟輔國將軍雄帥衆五千自潼關入，兄子揚武將軍菁帥衆七千自軹關入。從河南入潼關至華陰，從河北入軹關，自蒲津西渡河至渭北，合兵以攻長安。帥，讀曰率；下同。臨別，執菁手曰︰「若事不捷，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復相見。」復，扶又翻。旣濟，焚橋，自帥大衆隨雄而進。

杜洪聞之，與健書，侮嫚之。以張琚弟先為征虜將軍，帥衆萬三千逆戰于潼關之北。先兵大敗，走還長安。洪悉召關中之衆以拒健。洪弟郁勸洪迎健，洪不從；郁帥所部降於健。降，戶江翻；下同。

健遣苻雄徇渭北。氐酋毛受屯高陵，高陵縣，漢屬馮翊；晉改曰高陸，屬京兆。徐磋屯好畤，磋，倉何翻。好畤縣，前漢屬右扶風，後漢、晉省。畤，音止。羌酋白犢屯黃白，卽黃白城。酋，慈由翻。衆各數萬，皆斬洪使，使，疏吏翻。遣子降於健。苻菁、魚遵所過城邑，無不降附。洪懼，固守長安。

**15**張賀度、段勤、劉國、靳豚會于昌城，魏收地形志︰魏郡昌樂縣有昌城。昌樂縣，後魏太和二十一年分魏縣置。靳，居焮翻。將攻鄴。魏主閔自將擊之，戰于蒼亭，蒼亭在河上，西南至東阿六十里。自將，卽亮翻。賀度等大敗，死者二萬八千人，追斬靳豚於陰安，陰安縣，漢屬魏郡，晉屬頓丘郡。劉昫曰︰陰安城在澶州頓丘縣北。盡俘其衆而歸。閔戎卒三十餘萬，旌旗、鉦鼓綿亙百餘里，雖石氏之盛，無以過也。

故晉散騎常侍隴西辛謐，有高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歷劉、石之世，徵辟皆不就；閔備禮徵為太常。謐遺閔書，遺，于季翻。以為「物極則反，致至則危。戰國策曰︰物至而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碁是也。高誘註曰︰冬至生，夏至殺，故曰反。致，極也。君王功已成矣，宜因茲大捷，歸身晉朝，朝，直遙翻。必有由、夷之廉，享松、喬之壽矣。」由、夷，許由、伯夷也。松、喬，赤松子、王子喬也。因不食而卒。

**16**九月，燕王儁南徇冀州，取章武、河間。晉武帝泰始元年，分勃海置章武國。五代志︰後魏以河間置瀛州，統內有平舒縣，舊置章武郡。初，勃海賈堅，少尚氣節，少，詩照翻；下同。仕趙為殿中督。趙亡，堅棄魏主閔還鄕里，擁部曲數千家。燕慕容評徇勃海，遣使招之，堅終不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評與戰，擒之。儁以評為章武太守，封裕為河間太守。儁與慕容恪皆愛賈堅之材，堅時年六十餘，恪聞其善射，置牛百步上以試之。堅曰︰「少之時能令不中，今老矣，往往中之。」乃射再發，少，詩照翻。中，竹仲翻。射，而亦翻。一矢拂脊，一矢磨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觀者咸服其妙。儁以堅為樂陵太守，治高城。高城縣，自漢以來屬勃海郡。賢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

**17**苻菁與張先戰于渭北，擒之，三輔郡縣堡壁皆降。冬，十月，苻健長驅至長安，杜洪、張琚奔司竹。扶風盩厔縣有司竹園。宋白曰︰竹在鄠、盩厔之間。漢官有竹丞，魏置司守之官，後魏有司竹都尉。

**18**燕王儁還薊，留諸將守之；儁還至龍城，謁陵廟。

**19**十一月，魏主閔帥步騎十萬攻襄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署其子太原王胤為大單于、騎騎大將軍，以降胡一千配之為麾下。單，音蟬。驃，匹妙翻。降，戶江翻。光祿大夫韋謏諫曰︰「胡、羯皆我之仇敵，謏，蘇鳥翻。閔先誅胡、羯，故謏云然。今來歸附，苟存性命耳；萬一為變，悔之何及。請誅屛降胡，去單于之號，屛，必郢翻。去，羌呂翻。以防微杜漸。」閔方欲撫納羣胡，大怒，誅謏及其子伯陽。為下降胡執胤降趙張本。

**20**甲午，苻健入長安，以民心思晉，乃遣參軍杜山伯詣建康獻捷，幷修好於桓溫。於是秦、雍夷夏皆附之，夷夏皆附健，以其歸晉也。好，呼到翻。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趙涼州刺史石寧獨據上邽不下，十二月，苻雄擊斬之。

**21**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四年，謨除司徒。詔書屢下，太后遣使諭意，使，疏吏翻。謨終不受。於是帝臨軒，遣侍中紀據、黃門郞丁纂徵謨；謨陳疾篤，使主簿謝攸陳讓。自旦至申，使者十餘返，而謨不至。時帝方八歲，甚倦，問左右曰︰「所召人何以至今不來？臨軒何時當竟？」太后以君臣俱疲，乃詔︰「必不來者，宜罷朝。」朝，直遙翻；下同。中軍將軍殷浩奏免吏部尚書江虨官。虨，逋閑翻。會稽王昱令曹曰︰下令於尚書曹也。昱時錄尚書六條事。會，工外翻。「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之禮。若人主卑屈於上，大義不行於下，亦不知所以為政矣。」公卿乃奏︰「謨悖慢傲上，罪同不臣，悖，蒲內翻。請送廷尉以正刑書。」謨懼，帥子弟詣『章︰十二行本「詣」上有「素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闕稽顙，自到廷尉待罪。帥，讀曰率。稽，音啓。殷浩欲加謨大辟；辟，毗亦翻。會徐州刺史荀羨入朝，羨自京口朝建康。浩以問羨，羨曰︰「蔡公今日事危，謂謨死也。明日必有桓、文之舉，」言將舉兵以問其罪。浩乃止。下詔免謨為庶人。

# 資治通鑑卷第九十九

## 晉紀二十一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上

**永和七年**（辛亥、三五一）

**1**春，正月，丁酉，日有食之。

**2**苻健左長史賈玄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事見六十八卷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表健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秦王。玄碩欲表言之於晉朝。單，音蟬。健怒曰︰「吾豈堪為秦王邪！且晉使未返，使，疏吏翻。我之官爵，非汝曹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玄碩等上尊號，上，時掌翻。健辭讓再三，然後許之。丙辰，健卽天王、大單于位，苻健，字建業，洪第三子。國號大秦，大赦，改元皇始。追尊父洪為武惠皇帝，廟號太祖；立妻強氏為天王后，強，其兩翻，氐姓也。子萇為太子，靚為平原公，萇，仲良翻。靚，疾正翻。生為淮南公，覿為長樂公，樂，音洛。方為高陽公，碩為北平公，騰為淮陽公，柳為晉公，桐為汝南公，廋為魏公，廋，所鳩翻。武為燕公，幼為趙公。以苻雄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領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東海公；雍，於用翻。苻菁為衞大將軍、平昌公，宿衞二宮；二宮，健所居及子萇所居也。雷弱兒為太尉，毛貴為司空，略陽姜伯周為尚書令，梁楞為左僕射，楞，盧登翻。王墮為右僕射，魚遵為太子太師，強平為太傅，段純為太保，呂婆樓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伯周，健之舅；平，王后之弟；婆樓，本略陽氐酋也。酋，慈由翻。

**3**段龕請以青州內附；二月，戊寅，以龕為鎭北將軍，封齊公。段龕據廣固，始上卷上年。龕，苦含翻。

**4**魏主閔攻圍襄國百餘日。去年十一月，閔攻襄國。趙主祗危急，乃去皇帝之號，稱趙王，去，羌呂翻。遣太尉張舉乞師於燕，許送傳國璽；璽，斯氏翻。中軍將軍張春乞師於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帥騎二萬八千救趙，帥，讀曰率。誡之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事見上卷五年、六年。背，蒲妹翻。我受人厚遇，謂石虎遇之厚也。當為復讎，老病不能自行；汝才十倍於閔，若不梟擒以來，不必復見我也！」為，于偽翻。梟，堅堯翻。復，扶又翻。弋仲亦遣使告於燕；使，疏吏翻；下同。燕主儁遣禦難將軍悅綰禦難將軍，蓋慕容氏創置。難，乃旦翻。將兵三萬往會之。

冉閔聞儁欲救趙，遣大司馬從事中郞廣寧常煒使於燕。儁使封裕詰之曰︰「冉閔，石氏養息，息，子也。詰，去吉翻。負恩作逆，何敢輒稱大號？」煒曰︰「湯放桀，武王伐紂，以興商、周之業；曹孟德養於宦官，莫知所出，卒立魏氏之基；操事見五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操，字孟德。卒，子恤翻。苟非天命，安能成功！推此而言，何必致問！」裕曰︰「人言冉閔初立，鑄金為己像以卜成敗，而像不成，信乎？」煒曰︰「不聞。」裕曰︰「南來者皆云如是，何故隱之？」煒曰︰「姦偽之人欲矯天命以惑人者，乃假符瑞、託蓍龜以自重。蓍，升脂翻。魏主握符璽，據中州，受命何疑；而更反眞為偽，取決於金像乎！」裕曰︰「傳國璽果安在？」煒曰︰「在鄴。」裕曰︰「張舉言在襄國。」煒曰︰「殺胡之日，在鄴者殆無孑遺；孑，吉列翻，孤也，單也；言無孤單得遺者。時有迸漏者，皆潛伏溝瀆中耳，爾雅︰水注谷曰溝，水注澮曰瀆。迸，比諍翻。彼安知璽之所在乎！彼求救者，為妄誕之辭，無所不可，況一璽乎！」

儁猶以張舉之言為信，乃積柴其旁，使裕以其私誘之，曰︰「君更熟思，無為徒取灰滅！」誘，音酉。煒正色曰︰「石氏貪暴，親帥大兵攻燕國都；雖不克而返，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帥，讀曰率。然志在必取。故運資糧、聚器械於東北者，非以相資，乃欲相滅也。事見九十六卷咸康四年、六年。魏主誅翦石氏，雖不為燕；臣子之心，聞仇讎之滅，義當如何？而更為彼責我，不亦異乎！異，猶言可怪也。為，于偽翻。吾聞死者骨肉下于土，下，戶嫁翻。精魂升于天。蒙君之惠，速益薪縱火，使僕得上訴於帝足矣！」左右請殺之。儁曰︰「彼不憚殺身以徇其主，忠臣也。且冉閔有罪，使臣何預焉！」使，疏吏翻。使出就館。夜，使其鄕人趙瞻往勞之，勞，力到翻。且曰︰「君何不以實言？王怒，欲處君於遼、碣之表，遼海及碣石為遼、碣。杜佑曰︰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趙瞻所謂遼、碣，蓋卽杜佑所言者也。處，昌呂翻。柰何？」煒曰︰「吾結髮以來，尚不欺布衣，況人主乎！曲意苟合，性所不能；直情盡言，雖沈東海，不敢避也！」沈，持林翻。遂臥向壁，不復與瞻言。復，扶又翻。瞻具以白儁，儁乃囚煒於龍城。

**5**趙幷州刺史張平遣使降秦，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秦王以平為大將軍、冀州牧。

**6**燕王儁還薊。自龍城還薊。薊，音計。

**7**三月，姚襄及趙汝陰王琨各引兵救襄國。琨自信都進兵救襄國。冉閔遣車騎將軍胡睦拒襄於長蘆，水經註︰漳水過堂陽縣西，分為二水，其右水東北注出石門，謂之長蘆水。長蘆水西逕堂陽縣故城南，又東逕九門陂，又東逕扶都縣。五代志︰隋置長蘆縣，屬河間郡。劉昫曰︰長蘆，漢參戶縣地。將軍孫威拒琨於黃丘，魏收地形志︰鉅鹿郡郻縣有黃丘。郻，苦幺翻。皆敗還，士卒略盡。

閔欲自出擊之，衞將軍王泰諫曰︰「今襄國未下，外救雲集，若我出戰，必覆背受敵，「覆」，當作「腹」。『章︰孔本正作「腹」；十二行本、乙十一行本仍作「覆」。』此危道也。不若固壘以挫其銳，徐觀其釁而擊之。釁，隙也。且陛下親臨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如失萬全，則大事去矣。」閔將止，道士法饒進曰︰「陛下圍襄國經年，無尺寸之功；今賊至，又避不擊，將何以使將士乎！將，卽亮翻。且太白入昴，當殺胡王，晉·天文志︰昴七星，為旄頭，胡星也。百戰百克，不可失也！」閔攘袂大言曰︰「吾戰決矣，敢沮衆者斬！」攘，如羊翻。沮，在呂翻。乃悉衆出，與襄、琨戰。悅綰適以燕兵至，去魏兵數里，疏布騎卒，曳柴揚塵，疏，讀與疎同。騎，奇寄翻；下同。魏人望之忷懼，自棘城之敗，趙人固畏燕兵，見其至而勢盛，故忷懼。忷，許拱翻。襄、琨、綰三面擊之，趙王祗自後衝之，魏兵大敗，果如王泰之言，腹背受敵而敗。閔與十餘騎走還鄴。降胡栗特康等執大單于胤及左僕射劉琦以降趙，趙王祗殺之。果如韋謏之言。史言冉閔不能用羣策以取敗。降，戶江翻。單，音蟬。胡睦及司空石璞、尚書令徐機、中書監盧諶等幷將士死者凡十餘萬人。劉隗、盧諶不能為晉死而卒死於兵。人誰不死，貴得其死所耳！諶，是壬翻。閔潛還，人無知者。鄴中震恐，訛言閔已沒。射聲校尉張艾請閔親郊以安衆心，親郊，親出郊祀也。閔從之，訛言乃息。閔支解法饒父子，解剝其支體而殺之。贈韋謏大司徒。謏死，見上卷上年。謏，蘇鳥翻。姚襄還灄頭，灄，書涉翻。姚弋仲怒其不擒閔，杖之一百。

初，閔之為趙相也，相，息亮翻。悉散倉庫以樹私恩，與羌、胡相攻，無月不戰。趙所徙青、雍、幽、荊四州之民石虎破曹嶷，徙青州之民；破劉胤、石生，再徙雍州之民；破段匹磾及為燕所敗，徙幽州之民；石勒南掠江、漢，徙荊州之民。雍，於用翻。及氐、羌、胡、蠻數百萬口，以趙法禁不行，各還本土；道路交錯，互相殺掠，其能達者什有二、三。中原大亂，因以饑疫，人相食，無復耕者。復，扶又翻。

趙王祗使其將劉顯帥衆七萬攻鄴，帥，讀曰率。軍于明光宮，此明光宮，石氏所建也。去鄴二十三里。魏主閔恐，召王泰，欲與之謀；泰恚前言之不從，辭以瘡甚。戰敗被傷，故因以瘡甚辭。恚，於避翻。閔親臨問之，泰固稱疾篤。閔怒，還宮，謂左右曰︰「巴奴，乃公豈假汝為命邪！王泰蓋巴蠻也。乃公，冉閔自謂也；自漢高祖已有是語。要將先滅羣胡，卻斬王泰。」乃悉衆出戰，大破顯軍，追奔至陽平，陽平縣，漢屬東郡，魏、晉分屬陽平郡，而陽平郡治在魏郡東北。宋白曰︰魏州莘縣，漢為陽平縣，後趙移陽平理館陶縣。斬首三萬餘級。顯懼，密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求殺祗以自效，閔乃引歸。有告王泰欲叛入秦者，閔殺之，夷其三族。

**8**秦王健分遣使者問民疾苦，搜羅雋異，寬重斂之稅，弛離宮之禁，趙修長安宮殿，亦有離宮之禁。斂，力贍翻。罷無用之器，去侈靡之服，去，羌呂翻。凡趙之苛政不便於民者，皆除之。史言苻健所以能據有關中。

**9**杜洪、張琚遣使召梁州刺史司馬勳；夏，四月，勳帥步騎三萬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秦王健禦之於五丈原。勳屢戰皆敗，退歸南鄭。健以中書令賈玄碩始者不上尊號，銜之，上，時掌翻。使人告玄碩與司馬勳通，幷其諸子皆殺之。

**10**渤海人逄約逄，皮江翻。因趙亂，擁衆數千家，附於魏，魏以約為渤海太守。故太守『嚴︰「守」改「尉」。』劉準，隗之兄子也；土豪封放，奕之從弟也；從，才用翻。別聚衆自守。閔以準為幽州刺史，與約中分渤海。燕王儁使封奕討約，使昌黎太守高開討準、放。開，瞻之子也。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

奕引兵直抵約壘，遣人謂約曰︰「相與鄕里，隔絕日久，封奕本渤海人，懷帝永嘉五年，託於慕容廆，見八十七卷。會遇甚難。時事利害，人皆有心，非所論也。願單出一相見，以寫佇結之情。」久立而待之曰佇；企望之情鬱積而不散曰結。約素信重奕，卽出，見奕於門外；各屛騎卒，屛，必郢翻。騎，奇寄翻。單馬交語。奕與論敍平生畢，因說之曰︰「與君累世同鄕，情相愛重，誠欲君享祚無窮；今旣獲展奉，展，省視也。奉，承也，事也。說，輸芮翻。不可不盡所懷。冉閔乘石氏之亂，奄有成資，是宜天下服其強矣，而禍亂方始，固知天命不可力爭也。燕王奕世載德，「奕世載德」，班彪王命論之言。師古曰︰載，乘也，言相因不絕。奉義討亂，所征無敵。今已都薊，南臨趙、魏，遠近之民，襁負歸之。民厭荼毒，孔安國曰︰荼毒，苦也。襁，居兩翻。咸思有道。冉閔之亡，匪朝伊夕，成敗之形，昭然易見。易，以豉翻。且燕王肇開王業，虛心賢雋；君能翻然改圖，則功參絳、灌，慶流苗裔，孰與為亡國將，守孤城以待必至之禍哉！」將，卽亮翻。約聞之，悵然不言。奕給使張安，有勇力；給使，在左右給使令者也。奕豫戒之，俟約氣下，安突前持其馬鞚，鞚，空貢翻。因挾之而馳。至營，奕與坐，謂曰︰「君計不能自決，故相為決之，為，于偽翻。非欲取君以邀功，乃欲全君以安民也。」

高開至渤海，準、放迎降。降，戶江翻。儁以放為渤海太守，準為左司馬，約參軍事。以約誘於人而遇獲，誘，音酉。更其名曰釣。更，工衡翻。

**11**劉顯弒趙王祗及其丞相樂安王炳、太宰趙庶等十餘人，傳首于鄴。驃騎將軍石寧奔柏人。柏人縣，自漢以來屬趙國。劉昫曰︰唐邢州堯山縣，古之柏人城。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魏主閔焚祗首于通衢，拜顯上大將軍、大單于、冀州牧。單，音蟬。

**12**五月，趙兗州刺史劉啓自鄄城來奔。鄄城縣，漢屬濟陰郡，晉屬濮陽國，唐為濮州治所。鄄，吉縣翻。

**13**秋，七月，劉顯復引兵攻鄴，復，扶又翻。魏主閔擊敗之。敗，蒲邁翻。顯還，稱帝於襄國。

**14**八月，魏徐州刺史周成、兗州刺史魏統、荊州刺史樂弘、豫州牧張遇以廩丘、許昌等諸城來降；時周成據廩丘，張遇據許昌。降，戶江翻；下同。平南將軍高崇、征虜將軍呂護執洛州刺史鄭系，以其地來降。時崇、護以三河之地來降。

**15**燕王儁遣慕容恪攻中山，慕容評攻王午于魯口，魏中山太守上谷侯龕閉城拒守。龕，苦含翻。恪南徇常山，軍于九門，九門縣，自漢以來屬常山郡。魏趙郡太守遼西李邽舉郡降，恪厚撫之，將邽還圍中山，侯龕乃降。恪入中山，遷其將帥、土豪數十家詣薊，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薊，音計。餘皆安堵，軍令嚴明，秋豪不犯。慕容評至南安，王午遣其將鄭生拒戰，評擊斬之。

悅綰還自襄國，儁乃知張舉之妄而殺之。常煒有四男二女在中山，儁釋煒之囚，使諸子就見之。煒上疏謝恩，儁手令答曰︰「卿本不為生計，孤以州里相存耳。儁居昌黎，煒居廣寧，二郡皆屬幽州。今大亂之中，諸子盡至，豈非天所念邪！天且念卿，況於孤乎！」賜妾一人，穀三百斛，使居凡城。以北平太守孫興為中山太守；興善於綏撫，中山遂安。

**16**庫傉官偉帥部衆自上黨降燕。傉，奴沃翻。庫傉官，漁陽烏桓大人庫傉之餘種。按溫公與劉道原書，以為「庫」當作「厙」。詳見前例。庫，音舍。

**17**姚弋仲遣使來請降。趙亡，弋仲乃降。晉史言其盡忠於石氏。使，疏吏翻；下同。冬，十『章︰十二行本「十」下有「一」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月，以弋仲為使持節、六夷大都督、督江『嚴︰「江」改「淮」。』北諸軍事、「江北」，恐當作「河北」。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單于、高陵郡公；騎，奇寄翻。單，音蟬。又以其子襄為持節、平忠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幷州刺史、平鄕縣公。

**18**逄釣亡歸渤海，招集舊衆以叛燕。樂陵太守賈堅考異曰︰燕書·賈堅傳︰「烈祖問堅年，對以受新命始及三載。烈祖悅其言，拜樂陵太守。」按堅以去年九月獲於燕，至明年始三年。若未為樂陵太守，豈能安集諸縣，告諭逄釣！故知堅先已為樂陵太守，非因問年而授。使人告諭鄕人，示以成敗，釣部衆稍散，遂來奔。

**19**吐谷渾葉延卒，子碎奚立。晉書作「辟奚」。按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鍾惡地殺三弟事，亦當作「辟奚」。

**20**初，桓溫聞石氏亂，上疏請出師經略中原；溫蓋上疏於五年出屯安陸之時。事久不報。溫知朝廷杖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為人，亦不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章︰十二行本「年」下有「雖有君臣之跡」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為國家用。永和元年，溫都督荊、司、雍、益、梁、寧六州；五年，遣滕畯帥交、廣之兵伐林邑，蓋是時已加督交、廣二州矣。資，財也。調，賦也。調，徒釣翻。屢求北伐，詔書不聽。十二月，辛未，溫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於武昌。帥，讀曰率。朝廷大懼。

殷浩欲去位以避溫，又欲以騶虞幡駐溫軍。吏部尚書王彪之言於會稽王昱曰︰「此屬皆自為計，非能保社稷，為殿下計也。會，工外翻。若殷浩去職，人情離駭，天子獨坐，當此之際，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問罪，卿為之首。事任如此，謂浩當朝政也。猜釁已成，謂浩與溫有隙也。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與手書，相，息亮翻。示以款誠，為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謂正溫舉兵向闕之罪。柰何無故怱怱，先自猖獗乎！」怱，倉紅翻。浩曰︰「決大事正自難，頃日來欲使人悶。聞卿此謀，意始得了。」了，決也。彪之，彬之子也。王敦之亂，彬能守正，彪之可謂克紹矣。

撫軍司馬高崧昱撫軍大將軍，以崧為司馬。言於昱曰︰「王宜致書，諭以禍福，自當返旆。如其不爾，便六軍整駕，逆順於茲判矣！」言溫若不還，則當整六師奉順討逆也。乃於坐為昱草書曰︰「寇難宜平，時會宜接。謂是時中原豪傑相繼來降，有恢復之會，宜應接之也。難，乃旦翻。坐，徂臥翻。為，于偽翻；下同。此實為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比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為本；比，毗寐翻。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易，以豉翻。頃所以深用為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𠴲，噂，祖本翻。𠴲，徒合翻。噂𠴲，聚語也。想足下亦少聞之。少，詩沼翻。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論語孔子之言。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喪，息浪翻。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弱，德信不著，不能鎭靜羣庶，保固維城，詩曰︰宗子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致，極也，言事理詣極之地則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寧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復，扶又翻。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鎭。

**21**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於王彪之曰︰「郊祀應有赦否？」彪之曰︰「自中興以來，郊祀往往有赦，愚意常謂非宜；凶愚之人，以為郊必有赦，將生心於徼幸矣！」徼，堅堯翻。昱從之。

**22**燕王儁如龍城。

**23**丁零翟鼠帥所部降燕，封為歸義王。丁零居中山，其後翟斌等皆其種類也。帥，讀曰率。

**八年**（壬子、三五二）

**1**春，正月，辛卯，日有食之。

**2**秦丞相雄等請秦王健正尊號，依漢、晉之舊，不必效石氏之初。謂石虎兄弟皆先稱天王，後卽皇帝位。健從之，卽皇帝位，大赦。諸公皆進爵為王。且言單于所以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此亦雄等之言也。單，音蟬。以授太子萇。

**3**司馬勳旣還漢中，杜洪、張琚屯宜秋。水經註︰鄭渠自中山西瓠口東流，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中山南，又東逕池陽縣故城北。洪自以右族輕琚，琚遂殺洪，自立為秦王，改元建昌。

**4**劉顯攻常山，魏主閔留大將軍蔣幹使輔太子智守鄴，自將八千騎救之。顯大司馬清河王寧以棗強降魏。棗強縣，前漢屬清河郡，後漢、晉省，尋復置，屬信都郡。閔擊顯，敗之，敗，補邁翻。追奔至襄國。顯大將軍曹伏駒開門納閔，閔殺顯及其公卿已下百餘人，考異曰︰閔殺顯，晉·帝紀在正月，十六國春秋鈔在二月，燕書在三月己酉，未知孰是。今從帝紀。焚襄國宮室，遷其民於鄴。趙汝陰王琨以其妻妾來奔，斬於建康市，石氏遂絕。自古無不亡之國，宗族誅夷，固亦有之，未有至於絕姓者。石氏窮凶極暴，而子孫無遺種，足以見天道之不爽矣。

**5**尚書左丞孔嚴言於殷浩曰︰「比來衆情，良可寒心，比，毗至翻。不知使君當何以鎭之。愚謂宜明受任之方，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事見漢高帝紀。曹參當高帝時，從韓信用兵，其後相齊，未嘗守管籥。嚴以蕭、曹相繼為相而言之。內外之任，各有攸司；深思廉、藺屈身之義，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平、勃交歡之謀，事見十三卷漢高后七年。令穆然無間，穆然，和而靜之貌。間，古莧翻。然後可以保大定功也。嚴欲浩與桓溫兩釋猜嫌，降心相從，以圖國事也。「保大定功」，左傳楚莊王所謂武有七德，此其二也。觀近日降附之徒，皆人面獸心，貪而無親，恐難以義感也。」段龕、張遇、姚襄之徒，孔嚴固見其肺肝矣。降，戶江翻。浩不從。嚴，愉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浩上疏請北出許、洛，詔許之，以安西將軍謝尚、北中郞將荀羨為督統，晉志曰︰四中郞將，並後漢置，歷魏及晉並有其職，江左彌重。時謝尚鎭壽春，荀羨鎭京口，浩欲兩道俱進，故使二人並為督統，各統其方之兵。進屯壽春。謝尚不能撫尉張遇，尉，與慰同。遇怒，據許昌叛，使其將上官恩據洛陽，樂弘攻督護戴施於倉垣，浩軍不能進。三月，命荀羨鎭淮陰，尋加監青州諸軍事，監，工銜翻。又領兗州刺史，鎭下邳。

**6**乙巳，燕王儁還薊，稍徙軍中文武兵民家屬於薊。自北徙其家屬而南，又恐其懷居而無樂遷之心，故稍徙之。

**7**姚弋仲有子四十二人，及病，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吾本欲為之盡力。為，于偽翻。今石氏已滅，中原無主；我死，汝亟自歸於晉，當固執臣節，無為不義也！」弋仲卒，子襄祕不發喪，帥戶六萬南攻陽平、元城、發干，破之，屯于碻磝津；帥，讀曰率；下同。襄自灄頭而南也。元城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發干縣，漢屬東郡，晉屬陽平郡。劉昫曰︰唐魏州莘縣，漢陽平縣地。碻磝城，卽漢東郡茌平縣故城，其西南卽河津，謂之碻磝津。後魏置濟州於碻磝城。杜佑曰︰碻磝，卽今濟陽郡城。碻，口交翻；磝，音敖。楊正衡曰︰碻，五勞翻；磝，口勞翻。毛晃曰︰碻，丘交翻；磝，牛交翻。或曰︰碻，音確；磝，音爻。以太原王亮為長史，天水尹赤為司馬，太原薛瓚、略陽權翼為參軍。姓譜︰權本顓頊之後。楚武王使鬬緡尹權，因以為氏。韓愈權德輿墓碑曰︰殷武丁之子降封於權；權，江、漢間國也，周衰，入楚，為權氏。瓚，藏旱翻。

襄與秦兵戰，敗，亡三萬餘戶，南至滎陽，始發喪。又與秦將高昌、李歷戰于麻田，高昌、李歷，本趙將也，時附於秦，故稱秦將。滎、洛之間，地名有豆田、麻田，各因人所種藝而名之。馬中流矢而斃。中，竹仲翻。弟萇以馬授襄，萇，仲良翻。襄曰︰「汝何以自免？」萇曰︰「但令兄濟，豎子必不敢害萇！」會救至，俱免。尹赤奔秦，秦以赤為幷州刺史，鎭蒲阪。

襄遂帥衆歸晉，送其五弟為質。質，音致。詔襄屯譙城。襄單騎渡淮，見謝尚于壽春。尚聞其名，命去仗衞，幅巾待之，騎，奇寄翻。去，丘呂翻。歡若平生。襄博學，善談論，江東人士皆重之。

**8**魏主閔旣克襄國，因遊食常山、中山諸郡。趙立義將軍段勤聚胡、羯萬餘人保據繹幕，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自稱趙帝。夏，四月，甲子，燕王儁遣慕容恪等擊魏，慕容霸等擊勤。

魏主閔將與燕戰，大將軍董閏、車騎將軍張溫諫曰︰騎，奇寄翻；下同。「鮮卑乘勝鋒銳，且彼衆我寡，宜且避之；俟其驕惰，然後益兵以擊之。」閔怒曰︰「吾欲以此衆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謂我何！」司徒劉茂、特進郞闓相謂曰︰「吾君此行，必不還矣，吾等何為坐待戮辱！」皆自殺。闓，苦亥翻，又音開。

閔軍于安喜，安喜縣，前漢曰安險，屬中山郡，後漢章帝更名；唐復為安險縣，屬安州。而定州所治之安喜縣，漢盧奴縣也。慕容恪引兵從之。閔趣常山，趣，七喻翻；下同。恪追之，及『章︰十二行本「及」上有「丙子」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于魏昌之廉臺。魏昌縣，屬中山郡，本苦陘，漢章帝改為漢昌，魏文帝改為魏昌，唐為定州唐昌縣。魏收地形志︰中山毋極縣有廉臺。蓋晉省無極縣，廉臺遂在魏昌界。閔與燕兵十戰，燕兵皆不勝。閔素有勇名，所將兵精銳，將，卽亮翻。燕人憚之。慕容恪巡陳，陳，讀曰陣。謂將士曰︰「冉閔勇而無謀，一夫敵耳！其士卒飢疲，甲兵雖精，其實難用，不足破也！」閔以所將多步卒，將，卽亮翻。而燕皆騎兵，引兵將趣林中。恪參軍高開曰︰「吾騎兵利平地，若閔得入林，不可復制。復，扶又翻。宜亟遣輕騎邀之，旣合而陽走，誘致平地，然後可擊也。」誘，音酉。恪從之。魏兵還就平地，恪分軍為三部，謂諸將曰︰「閔性輕銳，又自以衆少，必致死於我。我厚集中軍之陳以待之，少，詩沼翻。陳，讀曰陣；下同。俟其合戰，卿等從旁擊之，無不克矣。」乃擇鮮卑善射者五千人，以鐵鎖連其馬，為方陳而前。閔所乘駿馬曰朱龍，日行千里。閔左操兩刃矛，右執鉤戟，以擊燕兵，斬首三百餘級。望見大幢，知其為中軍，直衝之；燕兩軍從旁夾擊，大破之。恪以鐵鎖連馬，則閔兵雖致死而陳不可破，兩軍從旁夾擊，則閔兵三面受敵，不敗何待！操，千刀翻。幢，直江翻。圍閔數重，重，直龍翻。閔潰圍東走二十餘里，朱龍忽斃，為燕兵所執。燕人殺魏僕射劉羣，執董閔、張溫及閔，皆送於薊。「董閔」當作「董閏」。『章︰孔本正作「閏」。』冉閔自立事始上卷六年，至是而滅。閔子操奔魯口。高開被創而卒。創，初良翻。慕容恪進屯常山，儁命恪鎭中山。

己卯，冉閔至薊。儁大赦。立閔而責之曰︰「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閔曰︰「天下大亂，爾曹夷狄禽獸之類猶稱帝，況我中土英雄，何得不『章︰十二行本「何得不」作「何為不得」四字；乙十二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稱帝邪！」儁怒，鞭之三百，送於龍城。

慕容霸軍至繹幕，段勤與弟思聰舉城降。降，戶江翻；下同。

甲申，儁遣慕容評及中尉侯龕帥精騎萬人攻鄴。龕，苦含翻。癸巳，至鄴，魏蔣幹及太子智閉城拒守，城外皆降於燕，劉寧及弟崇帥胡騎三千奔晉陽。劉寧，劉顯將也，以棗強降閔。帥，讀曰率。

**9**秦以張遇為征東大將軍、豫州牧。

**10**五月，秦主健攻張琚於宜秋，斬之。

**11**鄴中大饑，人相食，故趙時宮人被食略盡。被，皮義翻。蔣幹使侍中繆嵩、詹事劉猗奉表請降，且求救於謝尚。繆，靡幼翻。庚寅，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容軍、殿中將軍慕輿根、右司馬皇甫眞等帥步騎二萬助慕容評攻鄴。

**12**辛卯，燕人斬冉閔於龍城。會大旱、蝗，燕王儁謂閔為祟，祟，雖遂翻。神禍曰祟。遣使祀之，諡曰悼武天王。

**13**初，謝尚使戴施據枋頭，遣施之時，指令據枋頭。施聞蔣幹求救，乃自倉垣徙屯棘津，棘津，卽石濟南津，有棘津亭。止幹使者求傳國璽。璽，斯氏翻。劉猗使繆嵩還鄴白幹，幹疑尚不能救，沈吟未決。沈，持林翻。六月，施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紿之曰︰「今燕寇在外，道路不通，璽未敢送也。卿且出以付我，我當馳白天子。天子聞璽在吾所，信卿至誠，必多發兵糧以相救餉。」幹以為然，出璽付之。施宣言使督護何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江南之未得璽也，中原謂之「白版天子」。傳國璽至此歸晉。藺相如全璧歸趙，趙王擢之，自繆賢舍人為上大夫。戴施能復致累代傳國之寶，未聞晉朝以顯賞甄之也，何居！甲子，蔣幹帥銳卒五千及晉兵出戰，慕容評大破之，斬首四千級，幹脫走入城。

**14**甲申，秦主健還長安。自宜秋還長安也。

**15**謝尚、姚襄共攻張遇于許昌。秦主健遣丞相東海王雄、衞大將軍平昌王菁略地關東，帥步騎二萬救之。丁亥，戰于潁水之誡橋，據晉紀，誡橋，在許昌。尚等大敗，死者萬五千人。尚奔還淮南，襄棄輜重，送尚于芍陂；重，直用翻。尚悉以後事付襄。謝尚旣敗，姚襄知晉之不足恃，固有去晉之心，矧殷浩又從而速之乎！殷浩聞尚敗，退屯壽春。秋，七月，秦丞相雄徙張遇及陳、潁、許、洛之民五萬餘戶於關中，張遇據有許、潁，豈肯斂手受羈制於人乎！苻雄乘勝以兵威徙之，自此遇之死命制於苻氏矣！以右衞將軍楊羣為豫州刺史，鎭許昌。謝尚降號建威將軍。

**16**趙故西中郞將王擢遣使請降，拜擢秦州刺史。王擢自石虎時當秦、隴之任。降，戶江翻；下同。

**17**丁酉，以武陵王晞為太宰。

**18**丙辰，燕王儁如中山。

**19**王午聞魏敗，時鄧恆已死，恆，戶登翻。午自稱安國王。八月，戊辰，燕王儁遣慕容恪、封奕、陽騖攻之，午閉城自守，送冉操詣燕軍，燕人掠其禾稼而還。慕容恪善用兵，知魯口之未可取，徒久攻以斃士卒，故掠其禾稼，全師而退。金城湯池，非粟不守，孤城之外，春取其麥而秋取其禾，彼將焉仰哉！還，方宣翻，又如字。

**20**庚午，魏長水校尉馬願等開鄴城納燕兵，戴施、蔣幹懸縋而下，縋，直偽翻。奔于倉垣。慕容評送魏后董氏、太子智、太尉申鍾、司空條枚『嚴︰「枚」改「攸」。』等條，姓也。周亞夫封條侯，其後以為氏。及乘輿服御于薊。乘，繩證翻。尚書令王簡、左僕射張乾、右僕射郞肅皆自殺。燕王儁詐云董氏得傳國璽獻之，賜號奉璽君，賜冉智爵海賓侯。以申鍾為大將軍右長史；命慕容評鎭鄴。

**21**桓溫使司馬勳助周撫討蕭敬文於涪城，斬之。蕭敬文據涪城，始九十七卷永和三年。涪，音浮。

**22**謝尚自枋頭迎傳國璽至建康，百僚畢賀。

**23**秦以雷弱兒為大司馬，毛貴為太尉，張遇為司空。

**24**殷浩之北伐也，中軍將軍王羲之以書止之，不聽。旣而無功，復謀再舉。復，扶又翻；下所復、故復同。羲之遺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固已久矣，寒心者，恐不能自保。遺，于季翻。力爭武功，非所當作。作，為也。自頃處內外之任者，處，昌呂翻；下而處同。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哉！言殷浩不得辭其責也。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所復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鎭；將，卽亮翻。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引咎責躬，更為善治，治，直吏翻。省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救倒懸之急也！保江之說，此王導佐元帝之規摹。世之議者，譏其忘讎忍恥，置中原於度外。若以量時度力、保固本根言之，此策未為非也。至於引咎責躬，省民賦役，所謂善敗不亡；諸葛孔明街亭喪師之後，正亦如是而已。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當董統之任，而敗喪至此，喪，息浪翻。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朝，直遙翻。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分外，分，扶問翻。宇宙雖廣，自容何所！此愚智所不解也。」解，胡買翻，曉也。其後殷浩廢黜，卒如羲之之言。

又與會稽王昱牋曰︰「為人臣誰不願尊其主，比隆前世；況遇難得之運哉！顧力有所不及，豈可不權輕重而處之也！處，昌呂翻。今雖有可喜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喜。功未可期，遺黎殲盡，勞役無時，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度，徒洛翻。量，音良。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者也。『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論語載楚狂接輿之言。願殿下更垂三思，先為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兵法曰︰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若不行，此處文意短蹙，恐有脫文。恐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吳伍子胥曰︰「臣恐麋鹿游於姑蘇。」此祖其意而微其言。澤無水曰藪。願殿下蹔廢虛遠之懷，羲之此言，蓋譏昱好談清虛玄遠也。蹔，與暫同。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為存，轉禍為福也。」不從。

九月，浩屯泗口，遣河南太守戴施據石門，滎陽太守劉遯據倉垣。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元帝建武元年，始立太學，今復以軍興廢。校，戶敎翻。

冬，十月，謝尚遣冠軍將軍王俠攻許昌，克之。冠，古玩翻。俠，戶頰翻。秦豫州刺史楊羣退屯弘農。徵尚為給事中，戍石頭。

**25**丁卯，燕王儁還薊。

**26**故趙將擁兵據州郡者，各遣使降燕；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王儁以王擢為益州刺史，夔逸為秦州刺史，張平為幷州刺史，李歷為兗州刺史，高昌為安西將軍，劉寧為車騎將軍。

**27**慕容恪屯安平，安平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唐屬深州。積糧，治攻具，將討王午。治，直之翻。丙戌，中山蘇林起兵於無極，無極縣，漢屬中山國，晉省。「無」，本作「毋」。唐武后萬歲通天二年，始改「毋」字為「無」；此當作「毋」。自稱天子；恪自魯口還討林。閏月，戊子，燕王儁遣廣威將軍慕輿根助恪攻林，斬之。王午為其將秦興所殺。呂護殺興，復自稱安國王。復，扶又翻。

燕羣僚共上尊號於燕王儁，儁許之。上，時掌翻。十一月，丁卯，始置百官，以國相封奕為太尉，左長史陽騖為尚書令，右司馬皇甫眞為尚書左僕射，典書令張悕為右僕射；悕，香衣翻。其餘文武，拜授有差。戊辰，儁卽皇帝位，大赦；自謂獲傳國璽，改元元璽。追尊武宣王為高祖武宣皇帝，文明王為太祖文明皇帝。廆諡武宣王，皝諡文明王。時晉使適至燕，使，疏吏翻。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為中國所推，已為帝矣！」謂中國無主，己為士民所推，遂承人乏而卽尊位也。改司州為中州；建留臺於龍都。趙置司州於鄴。燕初都龍城，時遷于薊，故建留臺於龍城，謂之龍都。以玄菟太守乙逸為尚書，專委留務。菟，同都翻。

**28**秦丞相雄攻王擢于隴西，擢奔涼州，雄還屯隴東。隴東，漢汧縣地。張重華以擢為征虜將軍、秦州刺史，特寵待之。重華寵待王擢以圖秦、隴，豈知擢非苻雄之敵也。

**九年**（癸丑、三五三）

**1**春，正月，乙卯朔，大赦。

**2**二月，庚子，燕主儁立其妃可足渾氏為皇后，為可足渾后亂燕張本。可足渾，北方三字姓。世子曄為皇太子，皆自龍城遷于薊宮。

**3**張重華遣將軍張弘、宋修會王擢帥步騎萬五千伐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秦丞相雄、衞將軍菁拒之，大敗涼兵於龍黎，新唐書·地理志︰隴州吳山縣有龍盤府、龍盤城。吳山，後魏之南由縣地。疑龍黎卽龍盤也。敗，補邁翻；下所敗同。斬首萬二千級，虜張弘、宋修；王擢棄秦州，奔姑臧。秦主健以領軍將軍苻願為秦州刺史，鎭上邽。

**4**三月，交州刺史阮敷討林邑，破五十餘壘。

**4**趙故衞尉常山李犢聚衆數千人叛燕。

**6**西域胡劉康詐稱劉曜子，聚衆於平陽，自稱晉王；夏，四月，秦左衞將軍苻飛討擒之。

**7**以安西將軍謝尚為尚書僕射。

**8**五月，張重華復使王擢帥衆二萬伐上邽，復，扶又翻。秦州郡縣多應之；苻願戰敗，奔長安。重華因上疏請伐秦，詔進重華涼州牧。

**9**燕主儁遣衞將軍恪討李犢，犢降，降，戶江翻；下同。遂東擊呂護於魯口。

**10**六月，秦苻飛攻氐王楊初於仇池，為初所敗。楊初據險以拒秦，秦兵雖強，故為初所敗。敗，補邁翻。丞相雄、平昌王菁帥步騎四萬屯于隴東。

秦主健納張遇繼母韓氏為昭儀，數於衆中謂遇曰︰數，所角翻。「卿，吾假子也。」遇恥之，因雄等精兵在外，陰結關中豪傑，欲滅苻氏，以其地來降。秋，七月，遇與黃門劉晃謀夜襲健，晃約開門以待之。會健使晃出外，晃固辭，不得已而行。遇不知，引兵至門，門不開；事覺，伏誅。於是孔持『嚴︰「持」改「特」。』起池陽，劉珍、夏侯顯起鄠，喬秉起雍，胡陽赤起司竹，呼延毒起灞城，池陽縣，漢屬馮翊，晉屬扶風，唐為雲陽縣，屬京兆。鄠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唐屬京兆。雍縣，漢屬扶風，唐改為天興縣，為鳳翔府治所。霸陵縣，漢屬京兆，晉改曰霸城。「喬秉」，載記作「喬景」，避唐諱也。「孔持」，作「孔特」。鄠，音戶。雍，於用翻。衆數萬人，各遣使來請兵。使，疏吏翻；下同。

**11**秦以左僕射魚遵為司空。

**12**九月，秦丞相雄帥衆二萬還長安，帥，讀曰率；下同。遣平昌王菁略定上洛，置荊州于豐陽川，上洛縣，漢西都屬弘農郡，東漢屬京兆，武帝泰始二年，分置上洛郡，豐陽川在郡界。續漢志，南陽郡析縣有豐陽城，後魏太安二年，置豐陽縣，左傳所謂「司馬起豐析」，卽其地。劉昫曰︰唐商州豐陽縣，漢商縣地，晉分商縣置豐陽縣，因豐陽川為名。以步兵校尉金城郭敬為刺史。雄與清河王法、苻飛分討孔持等。

**13**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強，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田，訓厲將士。將，卽亮翻。殷浩在壽春，惡其強盛，惡，烏路翻；下同。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之，刺之，七亦翻。刺客皆以情告襄。安北將軍魏統卒，魏統來降，見上七年。弟憬代領部曲。浩潛遣憬帥衆五千襲之，襄斬憬，幷其衆。憬，古迥翻。浩愈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驤，思將翻。遷襄于梁國蠡臺，司馬彪郡國志，睢陽縣有廬門亭，城內有高臺，甚秀廣，巍然介立，超焉獨上，謂之蠡臺。杜預曰︰盧門，宋城南門也。續述征記曰︰迴道似蠡，故謂之蠡臺。蠡，如字；若如述征記之說，音盧戈翻。表授梁國內史。

魏憬子弟數往來壽春，數，所角翻。襄益疑懼，遣參軍權翼使於浩，浩曰︰「身與姚平北共為王臣，休戚同之；平北每舉動自專，甚失輔車之理，豈所望也！」左傳曰︰輔車相依。杜預註曰︰輔，頰；輔車，牙車。車，尺奢翻。翼曰︰「平北英姿絕世，擁兵數萬遠歸晉室者，以朝廷有道，宰輔明哲故也。今將軍輕信讒慝之言，與平北有隙；愚謂猜嫌之端，在此不在彼也。」浩曰︰「平北姿性豪邁，生殺自由，又縱小人掠奪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平北歸命聖朝，朝，直遙翻。豈肯妄殺無辜！姦宄之人，亦王法所不容也，殺之何害！」浩曰︰「然則掠馬何也？」翼曰︰「將軍謂平北雄武難制，終將討之，故取馬欲以自衞耳。」浩笑曰︰「何至是也！」權翼之言，得浩之情，故笑。史言浩不能綏御新附。

初，浩陰遣人誘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偽許之，且請兵應接。浩聞張遇作亂，健兄子輔國將軍黃眉自洛陽西奔，以為安等事已成。冬，十月，浩自壽春帥衆七萬北伐，帥，讀曰率。欲進據洛陽，修復園陵。吏部尚書王彪之上會稽王昱牋，上，時掌翻。以為「弱兒等容有詐偽，浩未應輕進，」不從。藉使梁、雷果受浩間而殺健，浩亦未能越關、陝以取長安；其欲乘苻黃眉之去而據洛陽，不過欲以修復園陵為功耳。昱遂以為眞可立功，而不聽王彪之之言，宜桓溫得因以廢浩而制昱也。

浩以姚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度，徒洛翻。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聞而追襄至山桑；山桑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汝南郡，晉屬譙郡。按山桑，六朝兵爭，為渦陽之地，唐為亳州蒙城縣地。襄縱兵擊之，浩大敗，棄輜重，走保譙城。重，直龍翻。襄俘斬萬餘，悉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襄復如淮南。復，扶又翻。會稽王昱謂王彪之曰︰「君言無不中，中，竹仲翻。張、陳無以過也！」張、陳，謂張良、陳平。

**14**西平敬烈公張重華有疾，子曜靈纔十歲，立為世子，赦其境內。重華庶兄長寧侯祚，有勇力、吏幹，水經註︰金城西平西北四十里有長寧亭。晉室西平郡有長寧縣。而傾巧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尉緝等結異姓兄弟。尉，姓也。左傳有鄭大夫尉止。嬖，卑義翻，又博計翻。都尉常據請出之，重華曰︰「吾方以祚為周公，使輔幼子，君是何言也！」託孤之難尚矣，況張重華乎！

謝艾以枹罕之功事見九十七卷永和三年。枹，音膚。有寵於重華，左右疾之，譖艾，出為酒泉太守。艾上疏言︰「權倖用事，公室將危，乞聽臣入侍。」且言︰「長寧侯祚及趙長等將為亂，宜盡逐之。」十一月，己未，重華疾甚，手令徵艾為衞將軍，監中外諸軍事，輔政；監，工銜翻。祚、長等匿而不宣。

丁卯，重華卒，世子曜靈立，稱大司馬、涼州刺史、西平公。趙長等矯重華遺令，以長寧侯祚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撫軍大將軍，輔政。史言張氏之亂。

**15**殷浩使部將劉啓、王彬之攻姚益于山桑，姚襄自淮南擊之，啓、彬之皆敗死。啓，劉輿之孫也。襄進據芍陂。

**16**趙末，樂陵朱禿、平原杜能、清河丁嬈、嬈，乃了翻，又如紹翻。陽平孫元各擁兵分據城邑，至是皆請降於燕；降，戶江翻。燕主儁以禿為青州刺史，能為平原太守，嬈為立節將軍，元為兗州刺史，各留撫其營。

**17**秦丞相雄克池陽，斬孔持。十二月，清河王法、苻飛克鄠，斬劉珍、夏侯顯。

**18**姚襄濟淮，屯盱眙，盱眙，音吁怡。招掠流民，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姚襄所為僅如此，而晉人已為之震懼，蓋姦雄所竊笑也。遣使詣建康罪狀殷浩，幷自陳謝。使，疏吏翻。詔以謝尚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豫州刺史，鎭歷陽。以尚得襄之歡心，旣以招撫之，又以備之。

**19**涼右長史趙長等建議，以為「時難未夷，宜立長君，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曜靈沖幼，請立長寧侯祚。」張祚先得幸於重華之母馬氏，馬氏許之，乃廢張曜靈為涼寧侯，立祚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涼公。祚旣得志，恣為淫虐，殺重華妃裴氏及謝艾。淫者，烝其君母；虐者，殺裴妃、謝艾。卽此二端，他所淫虐又其餘毒也。

**20**燕衞將軍恪、撫軍將軍軍、左將軍彪『嚴︰「彪」改「彭」。』等屢薦給事黃門侍郞霸有命世之才，宜總大任。是歲，燕主儁以霸為使持節、安東將軍、北冀州刺史，鎭常山。冀州刺史鎭信都，今置北冀州於常山。

**十年**（甲寅、三五四）

**1**春，正月，張祚自稱涼王，改建興四十二年為和平元年；河西張氏，乃心晉室，奉建興年號至四十餘年，張祚凶淫，改元僭擬，祖父之所不相也。立妻辛氏為王后，子太和為太子；封弟天錫為長寧侯，子庭堅為建康侯，建康郡，蓋張氏所置，張茂分屬涼州。曜靈弟玄靚為涼武侯；靚，疾正翻。置百官，郊祀天地，用天子禮樂。尚書馬岌切諫，坐免官。岌，魚及翻。郞中丁琪復諫曰︰「我自武公以來，張軌諡武公。復，扶又翻。世守臣節，抱忠履謙五十餘年，履謙，謂未嘗建國自王也。惠帝永寧元年，張軌鎭涼土，至是五十四年。故能以一州之衆，抗舉世之虜，師徒歲起，民不告疲。殿下勳德未高於先公，而亟謀革命，臣未見其可也。彼士民所以用命，四遠所以歸嚮者，以吾能奉晉室故也。今而自尊，則中外離心，安能以一隅之地拒天下之強敵乎！」祚大怒，斬之於闕下。自古戮諫臣，未有不亡者也。

**2**故魏降將周成反，周成降見上七年。降，戶江翻。將，卽亮翻。自宛襲洛陽。宛，於兄翻。辛酉，河南太守戴施奔鮪渚。水經註︰河水過河南鞏縣，北有山臨河，謂之崟原丘；其下有穴，謂之鞏穴，言［？］潛通浦北，達于河；直穴有渚，謂之鮪渚。鮪，于軌翻。

**3**秦丞相雄克司竹；胡陽赤奔霸城，依呼延毒。

**4**中軍將軍、揚州刺史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糧械都盡；征西將軍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數浩之罪，請廢之。數，所具翻。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東陽之信安。東陽郡本會稽西部都尉，吳孫晧寶鼎元年立郡。信安縣，漢獻帝初平三年，分太末立新安縣，武帝太康元年，更名信安。東陽郡，唐為婺州。信安縣，唐為衢州治所。自此內外大權一歸於溫矣。史言晉氏失權，由用殷浩違其才。

浩少與溫齊名，少，詩照翻。而心競不相下，溫常輕之。浩旣廢黜，雖愁怨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咄咄怪事」字。咄，當沒翻。咄咄，嗟咨語也。久之，溫謂掾郗超曰︰掾，于絹翻。郗，丑之翻。「浩有德有言，嚮為令僕，足以儀刑百揆，朝廷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欣然許焉，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由是遂絕，卒於徙所。以前會稽內史王述為揚州刺史。卒，子恤翻。會，工外翻。

**5**二月，乙丑，桓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至南鄕；水經註︰順陽郡筑陽縣有涉都城，沔水逕東北；均水於縣入沔，謂之均口。筑陽與南鄕縣，漢皆屬南陽郡；漢建安中，分南陽右壤立南鄕郡，二縣屬焉；武帝更名順陽郡，成帝咸康四年，復曰南鄕郡。步兵自淅川趣武關；析縣，前漢屬弘農郡，後漢屬南陽郡，春秋之白羽也。武關在其西。文穎曰︰武關去析縣百七十里。賢曰︰析，卽今鄧州內鄕縣。後魏置淅川縣，有淅水；後周倂入內鄕縣。命司馬勳出子午道以伐秦。命勳從梁州出師。

**6**燕衞將軍恪圍魯口，三月，拔之。呂護奔野王，遣弟奉表謝罪於燕，燕以護為河內太守。

**7**姚襄遣使降燕。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8**燕王儁以慕容評為鎭南將軍，都督秦、雍、益、梁、江、揚、荊、徐、兗、豫十州諸軍事，權鎭洛水；雍，於用翻。以慕容強為前鋒都督，督荊、徐二州、緣淮諸軍事，進據河南。此河南，謂大河之南。

**9**桓溫別將攻上洛，獲秦荊州刺史郭敬；進擊青泥，破之。青泥城在藍田縣南。司馬勳掠秦西鄙，涼秦州刺史王擢攻陳倉以應溫。趙亡，王擢歸張氏，故以涼繫之。秦主健遣太子萇、萇，仲良翻。丞相雄、淮南王生、平昌王菁、北平王碩帥衆五萬軍于嶢柳以拒溫。土地記曰︰藍田縣南有嶢關，地名嶢柳，道通荊州。晉·地道記曰︰關當上洛縣西北。帥，讀曰率；下同。嶢，五聊翻。夏，四月，己亥，溫與秦兵戰于藍田。秦淮南王生單騎突陳，騎，奇寄翻；下同。陳，讀曰陣。出入以十數，殺傷晉將士甚衆。溫督衆力戰，秦兵大敗；將軍桓沖又敗秦丞相雄于白鹿原。水經註︰霸川之西有白鹿原。三秦記曰︰麗山西有白鹿原。魏收地形志，京兆藍田縣有白鹿原。又敗，補邁翻。沖，溫之弟也。溫轉戰而前，壬寅，進至灞上。秦太子萇等退屯城南，秦主健與老弱六千固守長安小城，悉發精兵三萬，遣大司馬雷弱兒等與萇合兵以拒溫。三輔郡縣皆來降。降，戶江翻。溫撫諭居民，使安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勞，力到翻。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復覩官軍！」復，扶又翻。

秦丞相雄帥騎七千襲司馬勳於子午谷，破之，勳退屯女媧堡。

**10**戊申，燕主儁封撫軍將軍軍為襄陽王，左將軍彭為武昌王；以衞將軍恪為大司馬、侍中、大都督、錄尚書事，封太原王；鎭南將軍評為司徒、驃騎將軍，封上庸王；驃，匹妙翻。封安東將軍霸為吳王；左賢王友為范陽王，散騎常侍厲為下邳王，散騎常侍宜為廬江王，散，悉亶翻。寧北將軍度為樂浪王；樂浪，音洛琅。又封弟桓為宜都王，逮為臨賀王，徽為河間王，龍為歷陽王，納為北海王，秀為蘭陵王，嶽為安豐王，德為梁公，默為始安公，僂為南康公；僂，隴主翻。子咸『嚴︰「咸」改「臧」。』參考後卷，「咸」，當作「臧」。為樂安王，亮為勃海王，溫為帶方王，涉為漁陽王，暐為中山王；以尚書令陽騖為司空，仍守尚書令。

命冀州刺史吳王霸徙治信都。去年霸治常山。初，燕王皝奇霸之才，故名之曰霸，將以為世子；羣臣諫而止，然寵遇猶踰於世子。由是儁惡之，惡，烏路翻；下同。以其嘗墬馬折齒，更名曰𡙇；更，工衡翻；下同。𡙇，傾雪翻。尋以其應讖文，更名曰垂；遷侍中，錄留臺事，徙鎭龍城。垂大得東北之和，儁愈惡之，復召還。儁雖忌垂，卒之復燕祚者垂也。天之所置，其可廢乎！

**11**五月，江西流民郭敞等『章︰十二行本「等」下有「千餘人」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執陳留內史劉仕，降于姚襄。晉南渡後，陳留郡寄治譙郡長垣縣界。按載記，劉仕時在堂邑。建康震駭，以吏部尚書周閔為中軍將軍，屯中堂；豫州刺史謝尚自歷陽還衞京師，固江備守。

**12**王擢拔陳倉，殺秦扶風內史毛難。

**13**北海王猛，少好學，少，詩照翻。好，呼到翻。倜儻有大志，不屑細務，人皆輕之。猛悠然自得，隱居華陰。王猛傳︰猛，北海劇人，家于魏郡，徐統召而不應，遂隱于華陰山。華陰縣，前漢屬京兆，後漢、晉屬弘農郡。倜，他狄翻。華，戶化翻。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蝨而京談當世之務，褐，毛布。蝨，色櫛翻。旁若無人。溫異之，問曰︰「吾奉天子之命，將銳兵十萬為百姓除殘賊，將，卽亮翻。為，于偽翻。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數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所以不至。」溫嘿然無以應，徐曰︰「江東無卿比也！」猛蓋指出溫之心事，以為溫之伐秦，但欲以功名鎭服江東，非眞有心於伐罪弔民，恢境境土；不然，何以不渡灞水，徑攻長安？此溫所以無以應也。然余觀桓溫用兵，伐秦至灞上，伐燕至枋頭，皆乘勝進兵，逼其國都，乃持重觀望，卒以取敗。蓋溫，姦雄也，乘勝進兵，逼其國都，冀其望風畏威，有內潰之變也。逼其國都而敵無內變，故持重以待之；情見勢屈，敵因而乘之，故至於敗。蘇子由所謂以智遇智，則其智不足恃者此也。乃署猛軍謀祭酒。

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為糧，旣而秦人悉芟麥，清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六月，丁丑，徙關中三千餘戶而歸。以王猛為高官督護，職為督護，而加之以高官也。魏、晉之間，凡居節鎭者，其部將有督護，其後又置高官督護。王敦鎭武昌，有高官督護繆坦。欲與俱還，猛辭不就。猛不肯從溫，溫豈不欲殺之邪！蓋溫軍已敗，怱怱退師，不暇殺之也。

呼延毒帥衆一萬從溫還。帥，讀曰率。秦太子萇等隨溫擊之，比至潼關，比，必寐翻。溫軍屢敗，失亡以萬數。

溫之屯灞上也，順陽太守薛珍勸溫徑進逼長安；成帝改順陽曰南鄕郡，旣而復舊。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衆，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14**秦丞相雄擊司馬勳、王擢於陳倉，勳自女媧堡會擢攻陳倉。勳奔漢中，擢奔略陽。

**15**秦以光祿大夫趙俱為洛陽『章︰十二行本「陽」作「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刺史，鎭宜陽。

**16**秦東海敬武王雄攻喬秉于雍；雍，於用翻。丙申，卒。秦主健哭之嘔血，曰︰「天不欲吾平四海邪！何奪吾元才之速也？」苻雄，字元才。贈魏王，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雄以佐命元勳，『章︰十二行本「勳」下有「位兼將相」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健重之，常曰︰「元才，吾之周公也。」

子堅襲爵。堅襲爵東海王。堅性至孝，幼有志度，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樓、強汪及略陽梁平老皆與之善。苻堅事始此。

**17**燕樂陵太守慕容鉤，翰之子也，慕容翰有破高句麗滅宇文之功。與青州刺史朱禿共治厭次。厭，於琰翻。鉤自恃宗室，每陵侮禿。禿不勝忿，勝，音升。秋，七月，襲鉤，殺之，南奔段龕。為後燕主誅禿張本。

**18**秦太子萇攻喬秉于雍，八月，斬之，關中悉平。秦主健賞拒桓溫之功，以雷弱兒為丞相，毛貴為太傅，魚遵為太尉，淮南王生為中軍大將軍，平昌王菁為司空。健勤於政事，數延公卿數，所角翻。咨講治道；治，直吏翻。承趙人苛虐奢侈之後，易以寬簡、節儉，崇禮儒士，由是秦人悅之。

**19**燕大調兵衆，調，徒釣翻，發也。因發詔之日，號曰「丙戌舉」。

**20**九月，桓溫還自伐秦，帝遣侍中、黃門勞溫于襄陽。侍中、黃門侍郞，自魏以來為要近之職。勞，力到翻。

**21**或告燕黃門侍郞宋斌等謀奉冉智為主而反，皆伏誅。斌，燭之子也。宋燭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斌，音彬。

**22**秦太子萇之拒桓溫也，為流矢所中，中，竹仲翻。冬，十月，卒，諡曰獻哀。

**23**燕主儁如龍城。

**24**桓溫之入關也，王擢遣使告涼王祚，使，疏吏翻。言溫善用兵，其志難測。祚懼，且畏擢之叛己，遣人刺之。刺，七亦翻。事泄，祚益懼，大發兵，聲言東伐，實欲西保敦煌，敦，徒門翻。會溫還而止。旣而遣秦州刺史牛霸等帥兵三千擊擢，破之。十一月，擢帥衆降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秦以擢為尚書，以上將軍啖鐵為秦州刺史。啖，氐姓也。毛晃曰︰音徒覽翻。

**25**秦王健叔父武都王安自晉還，健遣安來請朝命，見上卷六年。為姚襄所虜，以為洛州刺史。十二月，安亡歸秦，健以安為大司馬、驃騎大將軍、幷州刺史，鎭蒲阪。驃，匹妙翻。

**26**是歲，秦大饑，米一升值布一匹。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

## 晉紀二十二起旃蒙單閼（乙卯），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五年。

孝宗穆皇帝中之下

**永和十一年**（乙卯、三五五）

**1**春，正月，故仇池公楊毅弟宋奴使其姑子梁式王刺殺楊初；初子國誅式王及宋奴，自立為仇池公。桓溫表國為鎭北將軍、秦州刺史。

**2**二月，秦大蝗，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無草可食，故相噉毛。噉，徒濫翻，又徒覽翻。

**3**夏，四月，燕主儁自和龍還薊。燕主如龍城，見上卷上年。薊，音計。先是，幽、冀之人以儁為東遷，和龍直薊之東。先，悉薦翻。互相驚擾，所在屯結。羣臣請討之，儁曰︰「羣小以朕東巡，故相惑為亂耳；今朕旣至，尋當自定，不足討也。」

**4**蘭陵太守孫黑、濟北太守高柱、守，式又翻。濟，子禮翻。建興太守高瓫瓫，蒲奔翻。及秦河內太守王倉、黎陽太守韓高皆以郡降燕。史言燕強，諸反側子皆附之。降，戶江翻。

**5**秦淮南王生幼無一目，性麤暴。其祖父洪嘗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淚，信乎？」瞎，許轄翻，一目盲也。生怒，引佩刀自刺出血，曰︰「此亦一淚也。」洪大驚，鞭之。生曰︰「性耐刀槊，不堪鞭棰！」槊，色角翻。棰，止橤翻。洪謂其父健曰︰「此兒狂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宜早除之；不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健弟雄止之曰︰「兒長自應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千鈞，手格猛獸，格，擊也。長，知兩翻。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下同。獻哀太子卒，秦太子萇，諡曰獻哀。強后欲立少子晉王柳；強，其兩翻。少，詩照翻。秦主健以讖文有「三羊五眼」，乃立生為太子。為苻生以凶暴不克紹張本。以司空、平昌王菁為太尉，尚書令王墮為司空，司隸校尉梁楞為尚書令。楞，盧登翻。

**6**姚襄所部多勸襄北還，襄從之。五月，襄攻冠軍將軍高季於外黃，外黃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賢曰︰外黃故城在今汴州雍丘縣東。冠，古玩翻。會季卒，襄進據許昌。

**7**六月，丙子，秦主健寢疾。庚辰，平昌公『章︰十二行本「公」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菁勒兵入東宮，將殺太子生而自立。時生侍疾西宮，秦主所居為西宮。菁以為健已卒，卒，子恤翻。攻東掖門。健聞變，登端門，陳兵自衞。衆見健惶懼，皆捨仗逃散。健執菁，數而殺之，數，所具翻。餘無所問。

壬午，以大司馬、武都王安都督中外諸軍事。苻雄死，健以菁都督中外諸軍；菁以逆誅，以安代之。甲申，健引太師魚遵、丞相雷弱兒、太傅毛貴、司空王墮、尚書令梁楞、左僕射梁安、右僕射段純、吏部尚書辛牢等受遺詔輔政。健謂太子生曰︰「六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為苻生虐殺大臣張本。酋，慈由翻。帥，所類翻。

臣光曰︰顧命大臣，所以輔導嗣子，為之羽翼也。為之羽翼而敎使翦之，能無斃乎！知其不忠，則勿任而已矣；任以大柄，又從而猜之，鮮有不召亂者也。鮮，息淺翻。

**8**乙西，健卒；年三十九。諡曰景明皇帝，廟號高祖。丙戌，太子生卽位，苻生，字長生，健第三子也。大赦，改元壽光。羣臣奏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古禮，君薨，世子卽位，旣踰年而後稱元年。生怒，窮推議主，得右僕射段純，殺之。

**9**秋，七月，以吏部尚書周閔為左僕射。

**10**或告會稽王昱曰︰會，工外翻。「武陵王第中大脩器仗，將謀非常。」武陵王晞也。昱以告太常王彪之，彪之曰︰「武陵王之志，盡於馳騁畋獵而已耳，騁，丑郢翻。深願靜之，以安異同之論，勿復以為言！」昱善之。為武陵終以此得禍、彪之所不能救張本。復，扶又翻。

**11**秦主生尊母強氏曰皇太后，立妃梁氏為皇后。梁氏，安之女也。以其嬖臣太子門大夫南安趙韶為右僕射，續漢志︰太子門大夫二人，職比郞將。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太子舍人趙誨為中護軍，著作郞董榮為尚書。

**12**涼王祚淫虐無道，上下怨憤。祚惡河州刺史張瓘之強，張駿置河州，治枹罕。惡，烏路翻。遣張掖太守索孚代瓘守枹罕，索，昔各翻。枹，音膚。使瓘討叛胡，又遣其將易揣、張玲帥步騎萬三千以襲瓘。將，卽亮翻。易，讀如字，姓也。揣，初委翻。玲，盧經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張掖人王鸞知術數，言於祚曰︰「此軍出，必不還，涼國將危；」幷陳祚三不道。祚大怒，以鸞為訞言，訞，於驕翻。斬以徇。鸞臨刑曰︰「我死，軍敗於外，王死於內，必矣！」祚族滅之。瓘聞之，斬孚，起兵擊祚，傳檄州郡，廢祚，以侯還第，復立涼寧侯曜靈。曜靈廢見上卷上年。易揣、張玲軍始濟河，瓘擊破之。揣等單騎奔還，瓘軍躡之，姑臧振恐。驍騎將軍敦煌宋混兄脩，與祚有隙，懼禍。驍，堅堯翻。敦，徒門翻。八月，混與弟澄西走，合衆萬餘人以應瓘，還向姑臧。祚遣楊秋胡將曜靈於東苑，拉其腰而殺之，將，如字。拉，盧合翻。埋於沙阬，諡曰哀公。

**13**秦主生封衞大將軍黃眉為廣平王，前將軍飛為新興王，皆素所善也。徵大司馬武都王安領太尉。健臨沒，以安督中外諸軍，然尚在蒲阪，今生乃召之。以晉王柳為征東大將軍、幷州牧，鎭蒲阪；阪，音反。魏王廋為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陝城。廋，疏鳩翻。陝，失冉翻。

中書監胡文、中書令王魚言於生曰︰「比有星孛于大角，熒惑入東井。大角，帝坐；東井，秦分；天文志︰大角在攝提間。大角者，天王坐也。東井，八星。東井、輿鬼，秦、雍州分。比，毗至翻。孛，蒲內翻。坐，徂臥翻。分，扶問翻。於占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願陛下脩德以禳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傅、梁車騎、梁僕射受遺輔政，可以應大臣矣。」九月，生殺梁后及毛貴、梁楞、梁安。貴，后之舅也。

右僕射趙韶、中護軍趙誨，皆洛州刺史俱之從弟也，趙俱鎭宜陽，事見上卷上年。從，才用翻。有寵於生，乃以俱為尚書令。俱固辭以疾，謂韶、誨曰︰「汝等不復顧祖宗，復，扶又翻。欲為滅門之事！毛、梁何罪，而誅之？吾何功，而代之？汝等可自為，吾其死矣！」遂以憂卒。卒，子恤翻。

**14**涼宋混軍于武始大澤，張駿分狄道縣，立武始郡。宋混西走，起兵必不東向狄道。水經︰都野澤在武威縣東北。註云︰在姑臧城北三百里。都野卽禹貢之豬野，其水上承姑臧武始澤，澤在姑臧西。為曜靈發哀。為，于偽翻。閏月，混軍至姑臧，涼王祚收張瓘弟琚及子嵩，將殺之。琚、嵩聞之，募市人數百，揚言︰「張祚無道，我兄大軍已至城東，敢舉手者誅三族！」遂開西門納混兵。領軍將軍趙長等懼罪，趙長，請立祚者也，故懼罪。入閣呼張重華母馬氏出殿，立涼武侯玄靚為主。靚，疾郢翻，又疾正翻。易揣等引兵入殿，收長等，殺之。祚按劍殿上，大呼，叱左右力戰。呼，火故翻。祚素失衆心，莫肯為之鬬者，為，于偽翻。遂為兵人所殺。混等梟其首，梟，堅堯翻。宣示中外，暴尸道左，城內咸稱萬歲。以庶人禮葬之，幷殺其二子。混、琚上玄靚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上，時掌翻。赦境內，復稱建興四十三年。張祚改建興年號，見上卷上年。時玄靚始七歲。

張瓘至姑臧，推玄靚為涼王，自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令、涼州牧、張掖郡公，使，疏吏翻。以宋混為尚書僕射。隴西人李儼據郡，不受瓘命，用江東年號，用永和年號也。衆多歸之。為李儼歸秦張本。瓘遣其將牛霸討之，將，卽亮翻。未至，西平人衞綝亦據郡叛，綝，丑林翻。霸兵潰，奔還。瓘遣弟琚擊綝，敗之。敗，補邁翻。酒泉太守馬基起兵以應綝，瓘遣司馬張姚、王國擊斬之。

**15**冬，十月，以豫州刺史謝尚督幷、冀、幽三州，時江左僑立青、冀、幷、幽四州於江北。鎭壽春。南渡初，祖逖以豫州刺史治譙城。永昌元年，祖約退屯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庾亮以豫州刺史治蕪湖。咸康四年，毛寶以豫州刺史治邾城。六年，庾翼以豫州刺史治蕪湖。永和元年，趙胤以豫州刺史治牛渚。二年，尚以豫州刺史治蕪湖，今進壽春，皆建康西藩也。進取則屯壽春，守江則多在歷陽、蕪湖二處。

**16**鎭北將軍段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儀，儁，段氏出也，故龕與之抗中表之儀。龕，苦含翻；下同。非其稱帝。儁怒，十一月，以太原王恪為大都督、撫軍將軍，陽騖副之，以擊翕。騖，音務。

**17**秦以辛牢守尚書令，趙韶為左僕射，尚書董榮為右僕射，中護軍趙誨為司隸校尉。

**18**十二月，高句麗王釗遣使詣燕納質脩貢，以請其母。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囚釗母，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質，音致。燕主儁許之，遣殿中將軍刁翕送釗母周氏歸其國；以釗為征東大將軍、營州刺史，封樂浪公，樂浪，音洛琅。王如故。使為高句麗王如故。

**19**上黨人馮鴦逐燕太守段剛，據安民城，魏收地形志︰燕上黨太守治安民城。安民城在襄垣縣，蓋永嘉中，劉琨遣張倚所築，以安上黨之民，因以為名。自稱太守，遣使來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20**秦丞相雷弱兒性剛直，以趙韶、董榮亂政，每公言於朝，朝，直遙翻。見之常切齒。韶、榮譖之於秦主生，生殺弱兒及其九子、二十七孫。於是諸羌皆有離心。雷弱兒，南安羌酋也，以非罪而死，故諸羌皆有離心。

生雖諒陰，遊飲自若，彎弓露刃，以見朝臣，錘鉗鋸鑿，錘，傳追翻。鉗，其廉翻。鋸，居御翻。可以害人之具，備置左右。卽位未幾，幾，居豈翻。后妃、公卿已下至于僕隸，凡殺五百餘人，截脛、拉脅、鋸項、刳胎者，比比有之。脛，形定翻，膝下骨直而長者。拉，盧合翻。比，簿計翻。

**21**燕主儁以段龕方強，謂太原王恪曰︰「若龕遣軍拒河，不得渡者，可直取呂護而還。」呂護時據野王。恪分遣輕軍先至河上，具舟楫以觀龕志趣。龕弟羆，驍勇有智謀，驍，堅堯翻。言於龕曰︰「慕容恪善用兵，加之衆盛，若聽其濟河，進至城下，恐雖乞降，不可得也。降，戶江翻；下同。請兄固守，羆帥精銳拒之於河，幸而戰捷，兄帥大衆繼之，帥，讀曰率；下同。必有大功。若其不捷，不若早降，猶不失為千戶侯也。」龕不從。羆固請不已，龕怒，殺之。

**十二年**（丙辰、三五六）

**1**春，正月，燕太原王恪引兵濟河，未至廣固百餘里，段龕帥衆三萬逆戰。丙申，恪大破龕於淄水，據載記，恪破龕於濟水之南。今言未至廣固百餘里，蓋至淄水而會戰也。水經，濁水逕廣固城西，東流至廣饒，入巨淀，又北合于淄水。執其弟欽，斬右長史袁範等。齊王友辟閭蔚被創，段龕自稱齊王，故置王友之官。蔚，紆勿翻。創，初良翻。恪聞其賢，遣人求之，蔚已死，士卒降者數千人。龕脫走，還城固守，恪進軍圍之。

**2**秦司空王墮性剛峻，右僕射董榮、侍中強國皆以佞幸進，墮疾之如讎，每朝見，榮未嘗與之言。每朝句絕。朝，直遙翻。見，如字。或謂墮曰︰「董君貴幸無比，公宜小降意接之。」墮曰︰「董龍是何雞狗，龍，董榮小字。而令國士與之言乎！」會有天變，榮與強國言於秦主生曰︰強，其兩翻，姓也。「今天譴甚重，宜以貴臣應之。」生曰︰「貴臣惟有大司馬及司空耳。」榮『章︰十二行本「榮」下有「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曰︰「大司馬國之懿親，不可殺也。」大司馬謂武都王安，生叔父也。乃殺王墮。將刑，榮謂之曰︰「今日復敢比董龍於雞狗乎？」復，扶又翻。墮瞋目叱之。瞋，七人翻。洛州刺史杜郁，墮之甥也，左僕射趙韶惡之，惡，烏路翻。譖於生，以為貳於晉而殺之。

壬戌，生宴羣臣於太極殿，以尚書令辛牢為酒監，酒酣，生怒曰︰「何不強人酒而猶有坐者！」監，古暫翻。強，其兩翻。引弓射牢，殺之。射，而亦翻。羣臣懼，莫敢不醉，偃仆失冠，生乃悅。

**3**匈奴大人劉務桓卒，弟閼頭立，將貳於代。二月，代王什翼犍引兵西巡臨河，閼頭懼，請降。犍，居言翻。閼，於葛翻。降，戶江翻；下同。

**4**燕太原王恪招撫段龕諸城。恪圍廣固未下，故先招撫其統內諸城。己丑，龕所署徐州刺史陽都公王騰舉衆降，恪命騰以故職還屯陽都。段龕置徐州於琅邪陽都縣。杜佑曰︰漢陽都縣故城在沂州沂水縣南。

**5**秦征東大將軍晉王柳遣參軍閻負、梁殊使於涼，以書說涼王玄靚。使，疏吏翻；下同。說，輸芮翻。負、殊至姑臧，張瓘見之曰︰「我，晉臣也；臣無境外之交，二君何以來辱？」負、殊曰︰「晉王與君鄰藩，雖山河阻絕，風通道會，秦使苻柳鎭蒲阪，非與涼州鄰也，故以風通道會為言。故來脩好，好，呼到翻；下同。君何怪焉！」瓘曰︰「吾盡忠事晉，於今六世矣。軌、寔、茂、駿、重華、曜靈、祚為七世，今言六世，斥祚不以為世數。若與苻征東通使，是上違先君之志，下隳士民之節，其可乎！」負、殊曰︰「晉室衰微，墜失天命，固已久矣；是以涼之二王北面二趙，唯知機也。張茂稱藩於前趙，張駿稱藩於後趙。今大秦威德方盛，涼王若欲自帝河右，則非秦之敵；欲以小事大，則曷若捨晉事秦，長保福祿乎！」瓘曰︰「中州好食言，好，呼到翻。嚮者石氏使車適返，而戎騎已至，使，疏吏翻。永和二年，張重華嗣位，遣使奉章於石虎，虎繼遣王擢來寇。騎，奇寄翻。吾不敢信也。」負、殊曰︰「自古帝王居中州者，政化各殊，趙為姦詐，秦敦信義，豈得一槪待之乎！槪所以平斗斛，一槪待之，言無所高下也。張先、楊初皆阻兵不服，先帝討而擒之，擒張先見九十八卷六年，未嘗擒楊初也，負、殊姑為是言耳。赦其罪戾，寵以爵秩，固非石氏之比也。」瓘曰︰「必如君言，秦之威德無敵，何不先取江南，則天下盡為秦有，征東何辱命焉！」負、殊曰︰「江南文身之俗，古者荊蠻之俗，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負、殊以此斥言之耳。是時衣冠文物，皆在江南，且正朔所在也。負、殊吠堯刺由，知各為其主而已！道汚先叛，化隆後服。鄭玄曰︰汚，猶殺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世之說者以為荊、楚輕悍，道汚先叛，化隆後服，故負、殊亦以此斥言江南。主上以為江南必須兵服，河右可以義懷，故遣行人先申大好。好，呼到翻。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得延數年之命，而河右恐非君之土也。」瓘曰︰「我跨據三州，三州謂涼、河、沙，張茂及張駿所分置者也。帶甲十萬，西苞葱嶺，東距大河，伐人有餘，況於自守，何畏於秦！」負、殊曰︰「貴州山河之固，孰若殽、函？民物之饒，孰若秦、雍？雍，於用翻。杜洪、張琚，因趙氏成資，兵強財富，有囊括關中、席卷四海之志，先帝戎旗西指，冰消雲散，旬月之間，不覺易主。事見九十八卷六年。主上若以貴州不服，赫然奮怒，控弦百萬，鼓行而西，未知貴州將何以待之？」瓘笑曰︰「茲事當決之於王，非身所了。」了，決也。負、殊曰︰「涼王雖英睿夙成，然年在幼沖；君居伊、霍之任，國家安危，繫君一舉耳。」瓘懼，乃以玄靚之命遣使稱藩於秦，秦因玄靚所稱官爵而授之。

**6**將軍劉度攻秦青州刺史王朗於盧氏；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屬上洛郡，唐屬虢州。燕將軍慕輿長卿入軹關，攻秦幽州刺史強哲于裴氏堡。永嘉之亂，裴氏舉宗據險築堡以自守，後人因而置屯戍，故堡猶有裴氏之名，蓋在河東界。長，知兩翻。秦主生遣前將軍新興王飛拒度，建節將軍鄧羌拒長卿。飛未至而度退。羌與長卿戰，大破之，獲長卿及甲首二千餘級。

**7**桓溫請移都洛陽，脩復園陵，章十餘上；上，時掌翻。不許。拜溫征討大都督，督司、冀二州諸軍事，以討姚襄。

**8**三月，秦主生發三輔民治渭橋，治，直之翻。金紫光祿大夫程肱諫，以為妨農；生殺之。

**9**夏，四月，長安大風，發屋拔木。風捲屋瓦，抓簷桷為發屋。秦宮中驚擾，或稱賊至，宮門晝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刳出其心。左光祿大夫強平諫曰︰「天降災異，陛下當愛民事神，緩刑崇德以應之，乃可弭也。」弭，止也。生怒，鑿其頂而殺之。衞將軍廣平王黃眉、前將軍新興王飛、建節將軍鄧羌，以平，太后之弟，叩頭固諫；生弗聽，出黃眉為左馮翊、飛為右扶風、羌行咸陽太守，前漢扶風渭城縣，秦之咸陽也，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咸陽郡治石安縣，卽漢渭城也，石勒更名。是郡蓋永嘉之後羣胡所置也。猶惜其驍勇，故皆弗殺。驍，堅堯翻。五月，太后強氏以憂恨卒，諡曰明德。

**10**姚襄自許昌攻周成于洛陽。周成襲據洛陽，見上卷十年。

**11**六月，秦主生下詔曰︰「朕受皇天之命，君臨萬邦；嗣統以來，有何不善，而謗讟之音，扇滿天下！杜預曰︰讟，誹也。讟，徒木翻。殺不過千，而謂之殘虐！行者比肩，未足為希。希，少也。方當峻刑極罰，復如朕何！」復，扶又翻。

自去春以來，潼關之西，至于長安，虎狼為暴，晝則繼道，言虎狼相繼於路也。「繼」，蜀本作「斷」。夜則發屋，不食六畜，畜，許又翻。專務食人，凡殺七百餘人。民廢耕桑，相聚邑居，而為害不息。秋，七月，秦羣臣奏請禳災，禳，如羊翻，除殃祭也。生曰︰「野獸飢則食人，飽當自止，何禳之有！且天豈不愛民哉，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史言苻生之虐甚於桀、紂。

**12**丙子，燕獻懷太子曄卒。

**13**姚襄攻洛陽，踰月不克。長史王亮諫曰︰「明公英名蓋世，兵強民附。今頓兵堅城之下，力屈威挫，或為他寇所乘，此危亡之道也！」襄不從。

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帥，讀曰率；下同。與寮屬登平乘樓平乘樓，大船之樓。望中原，歎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以王衍等尚清談而不恤王事，以致夷狄亂華也。記室陳郡袁宏曰︰晉諸公、諸從公府皆有記室，掌表疏、牋記、書檄。「運有興廢，豈必諸人之過！」溫作色曰︰「昔劉景升有千斤大牛，噉芻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一羸牸，溫意以牛況宏，徒能糜俸祿而無經世之用。劉表字景升。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羸，倫為翻。牸，疾置翻，牝牛也。魏武入荊州，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入荊州。殺以享軍。」

八月，己亥，溫至伊水，伊水在洛陽城南。姚襄撤圍拒之，匿精銳於水北林中，遣使謂溫曰︰「承親帥王師以來，襄今奉身歸命，願敕三軍小卻，當拜伏道左。」溫曰︰「我自開復中原，展敬山陵，無豫君事。欲來者便前，相見在近，無煩使人。」使，疏吏翻。襄拒水而戰，溫結陳而前，陳，讀曰陣。親被甲督戰，被，皮義翻。襄衆大敗，死者數千人。襄帥麾下數千騎奔于洛陽北山，洛陽北山，北芒山也。騎，奇寄翻。其夜，民棄妻子隨襄者五千餘人。襄勇而愛人，雖戰屢敗，民知襄所在，輒扶老攜幼，奔馳而赴之。溫軍中傳言襄病創已死，創，初良翻。許、洛士女為溫所得者，無不北望而泣。史言姚襄得人心。襄西走，溫追之不及。弘農楊亮自襄所來奔，溫問襄之為人，亮曰︰「襄神明器宇，孫策之儔，而雄武過之。」儔，等也，類也。

周成帥衆出降，降，戶江翻；下同。溫屯故太極殿前，旣而徙屯金墉城。己丑，謁諸陵，有毀壞者修復之，各置陵令。漢起陵邑，邑各置令，後遂因之，諸陵各置陵令，屬太常。表鎭西將軍謝尚都督司州諸軍事，鎭洛陽。以尚未至，留潁川太守毛穆之、督護陳午、河南太守戴施以二千人戍洛陽，衞山陵，徙降民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周成以歸。

姚襄奔平陽，秦幷州刺史尹赤復以衆降襄，尹赤叛襄見上卷八年。襄遂據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後魏改襄陵為禽昌縣，隋、唐復曰襄陵。秦大將軍張平擊之，永和七年，張平降秦，已而貳於燕。通鑑以秦所授官繫之。襄為平所敗，敗，補邁翻。乃與平約為兄弟，各罷兵。

**14**段龕遣其屬段薀『嚴︰「薀」改「蘊」。』來求救，薀，紆粉翻。詔徐州刺史荀羨將兵隨薀救之。羨至琅邪，此古琅邪也。憚燕兵之強不敢進。王騰寇鄄城，鄄城縣，漢屬東郡，晉屬濮陽。此非古鄄城縣，蓋僑縣也。羨進攻陽都，會霖雨，城壞，獲騰，斬之。段龕署王騰為徐州刺史，屯陽都，時降于燕，為燕來寇。

**15**冬，十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16**秦主生夜食棗多，旦而有疾，召太醫令程延，使診之，診，止尹翻，候脈也。延曰︰「陛下無他疾，食棗多耳。」生怒曰︰「汝非聖人，安知吾食棗！」遂斬之。

**17**燕大司馬恪圍段龕於廣固，諸將請急攻之，恪曰︰「用兵之勢，有宜緩者，有宜急者，不可不察。若彼我勢敵，外有強援，恐有腹背之患，則攻之不可不急。若我強彼弱，無援於外，力足制之者，當羈縻守之，以待其斃；兵法，十圍五攻，正謂此也。孫子曰︰用兵之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龕兵尚衆，未有離心；濟南之戰，卽淄水之戰。曰濟南者，以濟水南北大界言之。非不銳也，但龕用之無術，以取敗耳。今憑阻堅城，上下戮力，我盡銳攻之，計數日『章︰十二行本「日」作「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可拔，然殺吾士卒必多矣。自有事中原，兵不蹔息，蹔，與暫同。吾每念之，夜而忘寐，柰何輕用其死乎！要在取之，不必求功之速也！」諸將皆曰︰「非所及也。」軍中聞之，人人感悅。於是為高牆深塹以守之。塹，七豔翻。齊人爭運糧以饋燕軍。

龕嬰城自守，樵采路絕，城中人相食。龕悉衆出戰，恪破之於圍裏，時外築長圍，故戰於圍裏。先分騎屯諸門，屯廣固城諸門也。騎，奇寄翻。龕身自衝盪，盪，徒朗翻，又他浪翻。僅而得入，餘兵皆沒。於是城中氣沮，莫有固志。沮，在呂翻。十一月，丙子，龕面縛出降，幷執朱禿送薊。降，戶江翻。薊，音計。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徙鮮卑、胡、羯三千餘戶于薊。燕主儁具朱禿五刑，朱禿殺慕容鉤而奔龕，見上卷十年。以段龕為伏順將軍。恪留慕容塵鎭廣固，以尚書左丞鞠殷為東萊太守，章武太守鮮于亮為齊郡太守，乃還。

殷，彭之子也。彭時為燕大長秋，以書戒殷曰︰「王彌、曹嶷，必有子孫，嶷，魚力翻。汝善招撫，勿長亂源！」長，知兩翻。殷推求，得彌從子立、嶷孫巖於山中，請與相見，深結意分，從，才用翻；下同。分，扶問翻。彭復遣使遺以車馬衣服，復，扶又翻。遺，于季翻。郡民由是大和。鞠彭自東萊歸燕，見九十一卷元帝大興二年。

荀羨聞龕已敗，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將三千人守琅邪，參軍譙國戴等二千人守泰山。楊正衡曰︰，音遁。燕將慕容蘭屯汴城，汴城，卽浚儀城。余謂「汴」當作「卞」。魯國卞縣城也。劉昫曰︰兗州泗水縣，卞縣古城也。羨擊斬之。

**18**詔遣兼司空、散騎常侍車灌等持節如洛陽，脩五陵。宣帝陵在河陰首陽山；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車，尺奢翻。十二月，庚戌，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殿三日。緦，十五升布，抽去其半。臨，力鴆翻。

**19**司州都督謝尚以疾不行，以丹陽尹王胡之代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未行而卒」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胡之，廙之子也。王廙，王敦之從弟，見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20**是歲，仇池公楊國從父俊殺國自立；以俊為仇池公。國子安奔秦。其後秦用楊安以取仇池，豈卽國之子邪？

## 升平元年（丁巳、三五七）

**1**春，正月，壬戌朔，帝加元服；太后詔歸政，大赦，改元，太后徙居崇德宮。

**2**燕主儁徵幽州刺史乙逸為左光祿大夫。逸夫婦共載鹿車；子璋從數十騎，服飾甚麗，奉迎於道。逸大怒，閉車不與言，到城，深責之，到城，謂到薊城也。永和八年，燕王都薊，於龍城置留臺，以乙逸領留務，蓋以幽州刺史鎭龍城也。騎，奇寄翻。璋猶不悛。悛，丑緣翻；下同。逸常憂其敗，而璋更被擢任，歷中書令、御史中丞。被，皮義翻。逸乃歎曰︰「吾少自脩立，少，詩照翻。克己守道，僅能免罪。璋不治節檢，專為奢縱，治，直之翻。而更居清顯，此豈惟璋之忝幸，實時世之陵夷也。」

**3**二月，癸丑，燕主儁立其子中山王暐為太子，大赦，改元光壽。

**4**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分，扶問翻。必有暴兵起京師。」秦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為渴耳，為，于偽翻。何所怪乎！」

**5**姚襄將圖關中，夏，四月，自北屈進屯杏城，北屈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師古曰︰屈，居勿翻。晉公子夷吾所居。班志，禹貢壺口山在北屈縣東南。水經註︰北屈西距河十里，孟門山在河上。襄蓋自北屈渡河而屯杏城。五代志︰汾州昌寧縣有壺口山。宋白曰︰慈州吉鄕縣，漢北屈縣；今縣北二十一里古城，卽漢理。魏收地形志，澄城縣有杏城。師古曰︰澄城，漢馮翊之徵縣也。徵，音懲。據載記，杏城在馬蘭山北。杜佑曰︰姚萇置杏城鎭，在今坊州西七里。遣輔國將軍姚蘭略地敷城，敷城，唐坊州鄜城縣是也；後魏置敷城縣，隋改曰鄜城。曜武將軍姚益生、曜武將軍，蓋趙石氏所署置。左將軍王欽盧各將兵招納諸羌、胡。蘭，襄之從兄；從，才用翻。益生，襄之兄也。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餘戶。秦將苻飛龍擊蘭，擒之。襄引兵進據黃落；秦主生遣衞大將軍廣平王黃眉、平北將軍苻道、龍驤將軍東海王堅、驤，思將翻。建節將軍鄧羌漢、魏之間置建節中郞將，後以為將軍號。將步騎萬五千以禦之。襄堅壁不戰。羌謂黃眉曰︰「襄為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敗，補邁翻。喪，息浪翻。然其為人強狠，狠，戶墾翻。若鼓譟揚旗，直壓其壘，彼必忿恚而出，恚，於避翻。可一戰擒也。」五月，羌帥騎三千壓其壘門而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襄怒，悉衆出戰。羌陽不勝而走，襄追之至于三原，三原在漢馮翊池陽縣界。宋白曰︰苻堅於巋嶭北置三原護軍，後周置三原縣。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襄所乘駿馬曰黧眉騧，黧，音黎，又音良脂翻。黑而黃色曰黧。騧，古瓜翻。黃馬黑喙曰騧。馬倒，秦兵擒而斬之，弟萇帥其衆降。萇，仲良翻。降，戶江翻。襄載其父弋仲之柩在軍中，柩，巨救翻。在牀曰尸，在棺曰柩。秦主生以王禮葬弋仲於孤磐，孤磐，在天水冀縣界。亦以公禮葬襄。『章︰十二行本「襄」下有「廣平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黃眉等還長安，生不之賞，數衆辱黃眉。數，所角翻。黃眉怒，謀弒生；發覺，伏誅；事連王公親戚，死者甚衆。

**6**戊寅，燕主儁遣撫軍將軍垂、中軍將軍虔、護軍將軍平熙帥步騎八萬攻敕勒於塞北，新唐書曰︰敕勒，其先匈奴也，元魏時號高車部，其後訛為「鐵勒」，唐之鐵勒十五種是也。載記作「丁零勑勤［勒］」。大破之，俘斬十餘萬，獲馬十三萬匹，牛羊億萬頭。

**7**匈奴單于賀賴頭帥部落三萬五千口降燕，自東漢以來，匈奴入居塞內者凡十九種，賀賴其一也。單，音蟬。燕人處之代郡平舒城。漢代郡有平舒縣，勃海有東平舒縣。東平舒，後漢屬河間國，晉屬章武國。代郡之平舒，未嘗改屬；書代郡以別章武之平舒。代郡之平舒，當在唐蔚之北界。處，昌呂翻。

**8**秦主生夢大魚食蒲，苻氏，本蒲家也，故以夢魚食蒲為異。又長安謠曰︰「東海大魚化為龍，男皆為王女為公。」生乃誅太師、錄尚書事、廣寧公魚遵幷其七子、十孫。金紫光祿大夫牛夷懼禍，求為荊州；秦荊州治豐陽川。生不許，以為中軍將軍，引見，調之曰︰調，徒彫翻。調，戲也。「牛性遲重，善持轅軛；轅，輈也。轅前曰軛，加之牛項。軛，音厄。雖無驥足，動負百石。」夷曰︰「雖服大車，未經峻壁；願試重載，乃知勳績。」載，才再翻。生笑曰︰「何其快也！公嫌所載輕乎？朕將以魚公爵位處公。」處，昌呂翻。夷懼，歸而自殺。

生飲酒無晝夜，或連月不出，奏事不省，往往寢落，省，悉景翻。「落」，當作「格」，音閣。留止不下曰格。或醉中決事；左右因以為姦，賞罰無準。或至申酉乃出視朝，朝，直遙翻。乘醉多所殺戮。自以眇目，諱言「殘、缺、偏、隻、少、無、不具」之類，誤犯而死者，不可勝數。勝，音升。數，所具翻。好生剝牛、羊、驢、馬，燖雞、豚、鵝、鴨，好，呼到翻。燖，徐廉翻。湯瀹去其毛曰燖。縱之殿前，數十為羣。或剝人面皮，使之歌舞，臨觀以為樂。樂，音洛。嘗問左右曰︰「自吾臨天下，汝外間何所聞！」或對曰︰「聖明宰世，賞罰明當，當，丁浪翻。天下唯歌太平。」怒曰︰「汝媚我也！」引而斬之。他日又問，或對曰︰「陛下刑罰微過。」又怒曰︰「汝謗我也！」亦斬之。勳舊親戚，誅之殆盡，羣臣得保一日，如度十年。

東海王堅，素有時譽，時譽者，為時人所稱美也。與故姚襄參軍薛讚、權翼善。讚、翼密說堅曰︰說，輸芮翻。「主上猜忍暴虐，中外離心，方今宜主秦祀者，非殿下而誰！願早為計，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尚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鐶上人耳，魏、晉之間，率以刀鐶築殺人；言將為生所殺也。或曰︰刀以鋒刃為用，刀鐶以上無所用之；婆樓以自喻。鐶，戶關翻。不足以辦大事。僕里舍有王猛，其人謀略不世出，不世出者，言世間不常生此人。殿下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如劉玄德之遇諸葛孔明也。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二年。

六月，太史令康權言於秦主生曰︰姓譜曰︰康，衞康叔之後，亦西胡姓。「昨夜三月並出，孛星入太微，連東井，孛，蒲內翻。自去月上旬，沈陰不雨，以至于今，將有下人謀上之禍」。此亦據洪範五行傳言之也。沈，持林翻。生怒，以為妖言，撲殺之。妖，於驕翻。撲，弼角翻。

特進、領御史中丞梁平老等謂堅曰︰「主上失德，上下嗷嗷，嗷嗷，衆口愁聲。人懷異志，燕、晉二方，伺隙而動，伺，相吏翻。恐禍發之日，家國俱亡。此殿下之事也，宜早圖之！」堅心然之，畏生趫勇，未敢發。趫，丘妖翻，捷也。

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阿，傳讀從安入聲。明當除之。」明，謂明旦，猶言明日也。婢以告堅及堅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及特進光祿大夫強汪帥壯士數百潛入雲龍門，魏明帝起洛陽宮，宮城正南門曰雲龍門。苻氏據長安，亦以宮城正南門為雲龍門。帥，讀曰率；下同。堅與呂婆樓帥麾下三百人鼓譟繼進，宿衞將士皆舍仗歸堅。舍，讀曰捨。生猶醉寐，堅兵至，生驚問左右曰︰「此輩何人？」左右曰︰「賊也！」生曰︰「何不拜之！」堅兵皆笑。生又大言︰「何不速拜，不拜者斬之！」堅兵引生置別室，廢為越王，尋殺之，諡曰厲王。年二十三。

堅以位讓法，法曰︰「汝嫡嗣，且賢，宜立。」堅母苟氏，雄之元妃，故謂堅為嫡嗣。堅曰︰「兄年長，宜立。」長，知兩翻。堅母苟氏泣謂羣臣曰︰「社稷事重，小兒自知不能，他日有悔，失在諸君。」羣臣皆頓首請立堅。堅乃去皇帝之號，去，羌呂翻。稱大秦天王，卽位於太極殿；苻堅，字永固，雄之子也。誅生倖臣中書監董榮、左僕射趙韶等二十餘人。大赦，改元永興。追尊父雄為文桓皇帝，母苟氏為皇太后，妃苟氏為皇后，世子宏為皇太子，以清河王法為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東海公，諸王皆降爵為公，以從祖右光祿大夫、永安公侯為太尉，晉公柳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從，才用翻。騎，奇寄翻。封弟融為陽平公，雙為河南公，子丕為長樂公，樂，音洛。暉為平原公，熙為廣平公，叡為鉅鹿公。以漢陽李威為左僕射，李威於堅母有辟陽之寵，故擢用之。梁平老為右僕射，強汪為領軍將軍，呂婆樓為司隸校尉，王猛為中書侍郞。

融好文學，好，呼到翻。明辨過人，耳聞則誦，過目不忘；力敵百夫，善騎射擊刺，少有令譽；少，詩照翻。堅愛重之，常與共議國事。融經綜內外，刑政修明，薦才揚滯，補益弘多。弘，大也。丕亦有文武才幹，治民斷獄，皆亞於融。史言堅有弟有子如此而無救於敗亡，明天之所棄，非人之所能支也。治，直之亂。斷，丁亂翻。

威，苟太后之姑子也，素與魏王雄友善，生屢欲殺堅，賴威營救得免。威得幸於苟太后，堅事之如父。威知王猛之賢，常勸堅以國事任之；堅謂猛曰︰「李公知君，猶鮑叔牙之知管仲也。」管仲少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善遇之。管仲曰︰「吾始困時，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猛以兄事之。

**9**燕主儁殺段龕，阬其徒三千餘人。龕，苦含翻。

**10**秋，七月，秦大將軍冀州牧張平遣使請降，降，戶江翻。拜幷州刺史。

**11**八月，丁未，立皇后何氏。后，故散騎侍郞廬江何準之女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禮如咸康而不賀。成帝咸康二年，立杜后。

**12**秦王堅以權翼為給事黃門侍郞，權翼仕秦，久當事任，而卒歸姚氏。料其受苻堅信用，雖不為莊舄之越吟，固隱之於心也。薛讚為中書侍郞，與王猛並掌機密。九月，追復太師魚遵等官，以禮改葬，子孫存者皆隨才擢敍。

**13**張平據新興、鴈門、西河、太原、上黨、上郡之地，壁壘三百餘，夷、夏十餘萬戶，壁壘，蓋時遭亂離，豪望自相保聚所築者。石氏用張平為幷州，故得有其地、有其民。夏，戶雅翻。拜置征、鎭，欲與燕、秦為敵國。石氏之敗，平兩附燕、秦，今恃其強，欲與燕、秦為敵國。冬，十月，平寇略秦境，平蓋間秦之有內難也，安知由是而敗亡乎！秦王堅以晉公柳都督幷、冀州諸軍事，加幷州牧，鎭蒲阪以禦之。

**14**十一月，癸酉，燕主儁自薊徙都鄴。薊，音計。

**15**秦太后苟氏遊宣明臺，見東海公法之第門車馬輻湊，恐終不利於秦王堅，乃與李威謀賜法死。堅與法訣於東堂，慟哭歐血；諡曰獻哀公，封其子陽為東海公，敷為清河公。為後陽謀復讎張本。

**16**十二月，乙巳，燕主儁入鄴宮，大赦。復作銅雀臺。魏武建國於鄴，作銅雀臺，石氏增修之，兵亂圮毀，慕容都鄴復作，使如舊。

**17**以太常王彪之為左僕射。

**18**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治，直之翻。免左丞程卓官，以王猛代之。堅舉異材，脩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絕世；秦民大悅。史言苻堅能用王猛以治秦。校，戶敎翻。

**二年**（戊午、三五八）

**1**春，正月，司徒昱稽首歸政；稽，音啓。帝不許。

**2**初，馮鴦旣以上黨來降，見上永和十一年。又附於張平，又自歸於燕，旣而復叛燕。復，扶又翻。二月，燕司徒上庸王評討之，不克。

**3**秦王堅自將討張平，將，卽亮翻。以鄧羌為前鋒督護，帥騎五千，軍于汾上；汾水之上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平使養子蚝禦之。蚝，七吏翻。蚝多力趫捷，趫，丘妖翻。能曳牛卻走；城無高下，皆可超越。與羌相持旬餘，莫能相勝。三月，堅至銅壁，河、汾之間有銅川，其民遇亂，築銅壁以自守，因曰銅壁。平盡衆出戰，蚝單馬大呼，出入秦陳者四、五。呼，火故翻。陳，讀曰陣。堅募人生致之，鷹揚將軍呂光刺蚝，中之，刺，七亦翻。中，竹仲翻。鄧羌擒蚝以獻，平衆大潰。平懼，請降。降，戶江翻；下同。堅拜平右將軍，以蚝為虎賁中郞將。賁，音奔。將，卽亮翻；下同。蚝，本姓弓，姓譜︰弓姓，魯叔弓之後。上黨人也；堅寵待甚厚，常置左右。秦人稱鄧羌、張蚝皆萬人敵。光，婆樓之子也。堅徙張平部民三千餘戶于長安。

**4**甲戌，燕主儁遣領軍將軍慕輿根將兵助司徒評攻馮鴦。根欲急攻之，評曰︰「鴦壁堅，不如緩之。」根曰︰「不然。公至城下經月，未嘗交鋒。賊謂國家力止於此，遂相固結，冀幸萬一。言鴦心僥倖於萬一可以保城也。今根兵初至，形勢方振，賊衆恐懼，皆有離心，計慮未定，從而攻之，無不克者。」遂急攻之。鴦與其黨果相猜忌，鴦奔野王依呂護，其衆盡降。

**5**夏，四月，秦王堅如雍，祠五畤；六月，如河東，祠后土。用漢禮也。雍，於用翻。畤，音止。

**6**秋，八月，豫州刺史謝奕卒。奕，安之兄也。司徒昱以建武將軍桓雲代之。雲，溫之弟也。訪於僕射王彪之，彪之曰︰「雲非不才，然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西藩；東晉豫州鎭江西，建康在江東，故以豫州為西藩。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下同。兵權萃於一門，非深根固蔕之宜。人才非可豫量，量，音良。但當令不與殿下成異者耳。」昱頷之曰︰「君言是也。」壬申，以吳興太守謝萬為西中郞將，監司·豫·冀·幷四州諸軍事、豫刺史。司、豫、冀、幷所統，皆僑郡也。監，工銜翻。

王羲之與桓溫牋曰︰「謝萬才流經通，言其才具可以經世，於時人流輩中為通達也。使之處廊廟，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之俯順荒餘，近是違才易務矣。」言邊郡兵民皆兵荒之餘，彫瘵未蘇而獷悍難調，當俯就而柔順之；今萬非其才而用之，則為違才。務，事也；以萬之才可以處廊廟，而使之處邊鄙，則為易事。處，昌呂翻。近，其靳翻。又遺萬書曰︰遺，于季翻。「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為意也。言其矜高不屑軍中之細務也。然所謂通識，正當隨事行藏耳。願君每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盡善矣。」萬不能用。

徐、兗二州刺史荀羨有疾，以御史中丞郗曇為軍『章︰十二行本「軍」上有「羨」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羨軍」二字並刊一格；張校同。』司。曇，徒含翻。為萬、曇皆不勝其任張本。考異曰︰帝紀︰「謝萬為豫州，」下云︰「郗曇為北中郞將，督五州軍事、徐·兗二州刺史。」曇傳云︰「荀羨有疾，以曇為軍司。頃之，羨徵還，除曇北中郞將、都督、刺史。」按帝紀，「十二月，北中郞將荀羨及慕容儁戰于山茌，王師敗績。」燕書︰「十二月，荀羨寇泰山，殺太守賈堅。」載記︰「荀羨殺賈堅，」下云︰「敗羨，復陷山茌。」故知八月曇未為徐、兗二州，恐始為軍司耳。曇，鑒之子也。

**7**九月，庚辰，秦王堅還長安，以太尉侯守尚書令。永安公苻侯。於是秦大旱；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師古曰︰紈素，今之絹也。去，羌呂翻。開山澤之利，公私共之，息兵養民；旱不為災。

王猛日親幸用事，宗親勳舊多疾之，特進、姑臧侯樊世，本氐豪，佐秦主健定關中，謂猛曰︰「吾輩耕之，君食之邪？」猛曰︰「非徒使君耕之，又將使君炊之！」世大怒曰︰「要當懸汝頭於長安城門；不然，吾不處世！」處，昌呂翻。猛以白堅，堅曰︰「必殺此老氐，然後百寮可肅。」會世入言事，與猛爭論於堅前，世欲起擊猛；堅怒，斬之。於是羣臣見猛皆屛息。屛氣，不敢息也。氣一出入為息。屛，必郢翻。

**8**趙之亡也，其將張平、李歷、高昌皆遣使降燕，已而降晉，又降秦，各受爵位，欲中立以自固。李歷、高昌初降晉，張平降秦，永和七年也。八年，歷、昌降秦，是年又與張平俱降燕。苻生死後，張平又降晉，各受爵位。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燕主儁使司徒評討張平於幷州，司空陽騖討高昌於東燕，樂安王臧討李歷於濮。陽騖攻昌別將於黎陽，不拔。歷奔滎陽，其衆皆降。幷州壁壘百餘降於燕，儁以右僕射悅綰為幷州刺史以撫之。平所署征西將軍諸葛驤等帥壁壘百三十八降於燕，驤，思將翻。帥，讀曰率；下同。儁皆復其官爵。平帥衆三千奔平陽，復請降於燕。復，扶又翻。

**9**冬，十月，泰山太守諸葛攸攻燕東郡，入武陽，後漢東郡治東武陽。武帝咸康二年，封子允，以「東」不可為國名，而東郡有濮陽縣，改曰濮陽國。允改封淮南，還曰東郡。趙王倫篡位，廢太孫臧為濮陽王，東郡遂名濮陽。此蓋燕復名東郡。晉志︰武陽縣分屬陽平郡。劉昫曰︰魏州朝城縣，隋武陽縣地，天寶七年更名。燕主儁遣大司馬恪統陽騖及樂安王臧之兵以擊之。攸敗走，還泰山，恪遂渡河，略地河南，分置守宰。

**10**燕主儁欲經營秦、晉，十二月，令州郡校實見丁，校實，檢校其實數也。見，賢遍翻。戶留一丁，餘悉發為兵，欲使步卒滿一百五十萬，期來春大集洛陽。武邑劉貴上書，極陳「百姓彫弊，發兵非法，法未有戶留一丁而悉發為兵者。必致土崩之變。」儁善之，乃更令三五發兵，寬其期日，以來冬集鄴。

時燕調發繁數，調，徒弔翻。數，所角翻。官司各遣使者，道路旁午，郡縣苦之。太尉、領中書監封奕請「自今非軍期嚴急，不得遣使，使，疏吏翻。自餘賦發皆責成州郡，其羣司所遣彈督在外者，一切攝還。」攝，收也，追也。儁從之。

**11**燕泰山太守賈堅屯山茌，山茌，卽前漢之茌縣，屬泰山郡，後漢改曰山茌。茌，仕疑翻。荀羨引兵擊之；堅所將纔七百餘人，將，卽亮翻。羨兵十倍於堅。堅將出戰，諸將皆曰︰「衆少，不如固守。」少，詩沼翻。堅曰︰「固守亦不能免，不如戰也。」遂出戰，身先士卒，先，悉薦翻。殺羨兵千餘人，復還入城。復，扶又翻；下同。羨進攻之，堅歎曰︰「吾自結髮，志立功名，而每值窮阨，豈非命乎！堅欲折其鋒，使羨懼而退耳。羨進攻之，堅計窮矣。與其屈辱而生，不若守節而死。」乃謂將士曰︰「今危困，計無所設，卿等可去，吾將止死。」將士皆泣曰︰「府君不出，衆亦俱死耳。」乃扶堅上馬，堅曰︰「我如欲逃，必不相遣。今當為卿曹決鬬，為，于偽翻。若勢不能支，卿等可趣去，趣，讀曰促。勿復顧我也！」乃開門直出。羨兵四集，堅立馬橋上，左右射之，射，而亦翻。皆應弦而倒。羨兵衆多，從塹下斫橋，堅人馬俱陷，生擒之，遂拔山茌。塹，七豔翻。羨謂堅曰︰「君父、祖世為晉臣，柰何背本不降？」背，蒲妹翻。降，戶江翻；下同。堅曰︰「晉自棄中華，非吾叛也。堅發此言，江東將相其愧多矣。民旣無主，強則託命。旣已事人，安可改節！吾束脩自立，謂從師就學，便有志於自立。朱子曰︰修，脯也。十脡為束。古者從師必以束脩為禮。涉趙歷燕，未嘗易志，堅不降燕，見九十八卷永和七年。君何怱怱相謂降乎！」羨復責之，復，扶又翻。堅怒曰︰「豎子，兒女御乃公！」自稱為乃公，慢羨而孩視之也。曰御者，言若駕御兒女然。羨怒，執置雨中；數日，堅憤惋而卒。惋，烏貫翻。

燕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敗，燕復取山茌。燕主儁以賈堅子活為任城太守。任，音壬。

荀羨疾篤，徵還，以郗曇為北中郞將、都督徐·兗·青·冀·幽五州諸軍事、五州，惟徐州有實土。郗，丑之翻。曇，徒含翻。徐·兗二州刺史，鎭下邳。

**12**燕吳王垂娶段末柸女，生子令、寶。段氏才高性烈，自以貴姓，段與慕容本抗衡之國，故自以為貴姓。不尊事可足渾后，可足渾氏銜之。燕主儁素不快於垂，事見上卷永和十年。中常侍涅皓涅，乃結翻，姓也。因為旨告段氏及吳國典書令遼東高弼為巫蠱，欲以連汙垂，晉制︰王國置典書、典祠、學官令。慕容氏因之。典書令，天朝吏部尚書之職。齊王攸傳，「國相上長吏缺典書令，請求差選」是也。西晉，典書令在常侍、侍郞上；及渡江，則侍郞次常侍，而典書令居三卿下。汙，烏姑翻。儁收段氏及弼下大長秋、廷尉考驗，下，遐稼翻。段氏及弼志氣確然，終無撓辭。掠治日急，撓，奴敎翻。掠，音亮。治，直之翻。垂愍之，私使人謂段氏曰︰「人生會當一死，何堪楚毒如此！不若引服。」引服，自引而誣服也。段氏歎曰︰「吾豈愛死者耶！若自誣以惡逆，上辱祖宗，下累於王，累，力瑞翻。固不為也！」辯答益明；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於獄中。出垂為平州刺史，鎭遼東。垂以段氏女弟為繼室；可足渾氏黜之，以其妹長安君妻垂；垂不悅，由是益惡之。為慕容垂出奔張本。妻，七細翻。惡，烏路翻。

**13**匈奴劉閼頭部落多叛，懼而東走，乘冰渡河，半渡而冰解，後衆悉歸劉悉勿祈，閼頭奔代。代在北河之東。閼，於焉翻，又於葛翻。悉勿祈，務桓之子也。務桓卒，見上卷永和十二年。

**三年**（己未、三五九）

**1**春，二月，燕主儁立子泓為濟北王，濟，子禮翻。沖為中山王。

**2**燕人殺段勤，勤弟思來奔。段勤降燕，見上卷永和八年。

**3**燕主儁宴羣臣于蒲池，蒲池在鄴。語及周太子晉，周靈王之太子曰晉，慧而早卒。國語諫壅穀、洛者，卽晉也。晉旣卒，弟貴立，是為景王。景王崩，而子朝、子丐爭立，周遂以亂。潸然流涕曰︰潸，所姦翻。「才子難得。自景先之亡，燕太子曄，字景先。吾鬢髮中白。毛晃曰︰中，直衆翻，半也。卿等謂景先何如？」司徒左長史李績對曰︰「獻懷太子之在東宮，曄諡曰獻懷。臣為中庶子，晉志曰︰太子中庶子職如侍中。太子志業，敢不知之！太子大德有八︰至孝，一也；聰敏，二也；沈毅，三也；疾諛喜直，四也；沈，持林翻。喜，許記翻。好學，五也；多藝，六也；謙恭，七也；好施，八也。」好，呼到翻。施，式豉翻。儁曰︰「卿譽之雖過，譽，音余。然此兒在，吾死無憂矣。景茂何如？」燕太子暐，字景茂。時太子暐侍側，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嶷，魚力翻。毛萇曰︰岐，智意也；嶷，識也。雖八德已聞，而二闕未補，好遊畋而樂絲竹，樂，五敎翻。此其所以損也。」儁顧謂暐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也，李績，字伯陽。汝宜誡之！」暐甚不平。為李績以憂卒張本。

儁夢趙王虎齧其臂，齧，魚結翻。乃發虎墓，求尸不獲，購以百金；鄴女子李菟知而告之，菟，同都翻。得尸於東明觀下，水經註︰洹水東北流逕鄴城南，又東分為二水，北逕東明觀下。觀，古玩翻。僵而不腐。儁蹋而罵之曰︰僵，居良翻。蹋，與踏同。「死胡，何敢怖生天子！」數其殘暴之罪而鞭之，投於漳水，尸倚橋柱不流。水經註︰漳水逕紫陌西。趙建武十一年，造紫陌浮橋，慕容儁投石虎尸處也。怖，普布翻。數，所具翻。及秦滅燕，王猛為之誅李菟，收而葬之。史終言之。為，于為翻。

**4**秦平羌護軍高離據略陽叛，永安威公侯討之，未克而卒。夏，四月，驍騎將軍鄧羌、驍，堅堯翻。秦州刺史啖鐵討平之。啖，徒覽翻，氐姓也。

**5**匈奴劉悉勿祈卒，弟衞辰殺其子而代之。

**6**五月，秦王堅如河東；六月，大赦，改元甘露。

**7**涼州牧張瓘，猜忌苛虐，專以愛憎為賞罰。郞中殷郇諫之，郇，須倫翻。瓘曰︰「虎生三日，自能食肉，不須人敎也。」由是人情不附。輔國將軍宋混，性忠鯁，瓘憚之，欲殺混及弟澄，因廢涼王玄靚而代之；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徵兵數萬，集姑臧。混知之，與澄帥壯士楊和等四十餘騎奄入南城，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有龍形，故曰臥龍城，南北七里，東西二里，本匈奴所築。後張氏世居之，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幷舊城為五。又據張駿傳︰駿於姑臧城南築作五殿，四面各依方色，四時遞居之。則南城張氏所居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宣告諸營曰︰「張瓘謀逆，被太后令誅之。」被，皮義翻。俄而衆至二千，瓘帥衆出戰，混擊破之。瓘麾下玄臚刺混，不能穿甲，玄，姓也。風俗通︰古諸侯有玄都國。臚，陵如翻。刺，七亦翻；下同。混擒之，瓘衆悉降。降，戶江翻。瓘與弟琚皆自殺，混夷其宗族。玄靚以混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酒泉郡侯，代瓘輔政。驃，匹妙翻。混乃請玄靚去涼王之號，張祚始稱涼王，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張瓘推玄靚為涼王，見上十一年。去，羌呂翻。復稱涼州牧。混謂玄臚曰︰「卿刺我，幸而不傷，今我輔政，卿其懼乎？」臚曰︰「臚受瓘恩，唯恨刺節下不深耳，竊無所懼！」混義之，任為心膂。

**8**高昌不能拒燕，秋，七月，自白馬奔滎陽。

**9**秦王堅自河東還，以驍騎將軍鄧羌為御史中丞。驍，堅堯翻。八月，以咸陽內史王猛為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特進、光祿大夫強德，太后之弟也，強太后，秦主健之后也。酗酒，豪橫，酗，于句翻。孔安國曰︰以酒為凶曰酗。賈公彥曰︰據字，酒旁為凶，是因酒為凶者也。橫，戶孟翻。掠人財貨、子女，為百姓患。猛下車收德，奏未及報，已陳尸於市；堅馳使赦之，不及。與鄧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屛氣，屛，必郢翻。路不拾遺。堅歎曰︰「吾始今知天下之有法也！」

**10**泰山太守諸葛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將，卽亮翻；下同。入自石門，屯于河渚。燕上庸王評、長樂太守傅顏帥步騎五萬與攸戰于東阿，攸兵大敗。樂，音洛。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冬，十月，詔謝萬軍下蔡、郗曇軍高平以擊燕。萬矜豪傲物，但以嘯詠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謂萬曰︰「汝為元帥，帥，所類翻；下同。宜數接對諸將以悅其心，數，所角翻。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言，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如意，鐵如意也。坐，徂臥翻。凡奮身行伍者，以兵與卒為諱；旣為將矣，而稱之為卒，所以益恨也。安慮萬不免，乃自隊帥以下，無不親造，厚相親託。造，七到翻。晉史言安性遲緩，而為其弟慮乃周密如此，宜其能為晉室內消桓溫之變，外破苻秦之師也。旣而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渦水至山桑入淮，潁水至下蔡入淮。謝尚之兵，自下蔡而入渦、潁之間。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為燕兵大盛，故曇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進師易，退師難。是以善將者欲退師，必廣為方略而後引退，不唯防敵人之追截，亦慮己衆之驚潰也。萬狼狽單歸，軍士欲因其敗而圖之，以安故而止。旣至，詔廢萬為庶人，降曇號建武將軍。於是許昌、潁川、沛諸城相次皆沒於燕。

**11**秦王堅以王猛為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十一月，為左僕射，餘官如故。

**12**十二月，封武陵王晞子㻱為梁王。㻱，與璡同，音津。

**13**大旱。

**14**辛酉，燕主儁寢疾，謂大司馬太原王恪曰︰「吾病必不濟。今二方未平，二方謂晉、秦也。景茂沖幼，國家多難，吾欲效宋宣公，以社稷屬汝，難，乃旦翻。宋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屬，之欲翻。何如？」恪曰︰「太子雖幼，勝殘致治之主也。勝，音升。治，直之翻。臣實何人，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荷，下可翻。少，詩照翻。儁喜曰︰「汝能為周公，吾復何憂！復，扶又翻。李績清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自遼東召還也。

**15**秦王堅以王猛為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衞，僕射、詹事、侍中、中書令、領選如故。選，須絹翻。猛上疏辭讓，因薦散騎常侍陽平公融、光祿·散騎西河任羣、光祿、散騎，以光祿大夫為散騎常侍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任，音壬。處士京兆朱彤自代。處，昌呂翻。堅不許，而以融為侍中、中書監、左僕射，任羣為光祿大夫、領太子家令，晉志曰︰太子家令，主刑獄、穀貨、飲食，職比司農、少府。朱彤為尚書侍郞、領太子庶子。漢制︰尚書有侍郞三十六人。尚書郞初從三署詣臺，試守尚書郞中，歲滿稱尚書郞，三年稱侍郞。晉志曰︰庶子職比散騎常侍、中書監令。「朱彤」，當作「朱肜」。猛時年三十六，歲中五遷，猛自尚書左丞遷咸陽內史；又遷侍中、中書令，領京兆尹；又遷吏部尚書；尋遷太子詹事，為左僕射；及今凡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於是羣臣莫敢復言。復，扶又翻。以左僕射李威領護軍；右僕射梁平老為使持節、都督北垂諸軍事、鎭北大將軍，戍朔方之西；使，疏吏翻。丞相司馬賈雍為雲中護軍，戍雲中之南。

**16**燕所徵郡國兵悉集鄴城。去年所徵，今乃悉集。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

## 晉紀二十三起上章涒灘（庚申），盡著雍執徐（戊辰），凡九年。

孝宗穆皇帝下

**升平四年**（庚申、三六○）

**1**春，正月，癸巳，燕主儁大閱于鄴，欲使大司馬恪、司空陽騖將之入寇；騖，音務。將，卽亮翻。會疾篤，乃召恪、騖及司徒評、領軍將軍慕輿根等受遺詔輔政。甲午，卒。年四十二。戊子，太子暐卽皇帝位。暐，字景茂，儁第三子。按長曆，是年正月，甲戌朔。今儁以甲午卒，則戊子在甲午前，卽位恐是戊戌。年十一；大赦，改元建熙。

**2**秦王堅分司隸置雍州，雍，於用翻。以河南公雙為都督雍·河·涼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雍州刺史，改封趙公，鎭安定。河、涼三州非秦土也。雙所督實土，惟安定五郡耳。為雙以安定叛張本。封弟忠為河南公。

**3**仇池公楊俊卒，子世立。

**4**二月，燕人尊可足渾后為皇太后。以太原王恪為太宰，專錄朝政；錄，總也。朝，直遙翻。上庸王評為太傅，陽騖為太保，慕輿根為太師，參輔朝政。朝，直遙翻；下同。

根性木強，師古曰︰木謂質直。強，音其兩翻。自恃先朝勳舊，自皝以來，根屢有戰功。心不服恪，舉動倨傲。時太后可足渾氏頗預外事，根欲為亂，乃言於恪曰︰「今主上幼沖，母后干政，殿下宜防意外之變，思有以自全。且定天下者，殿下之功也。兄亡弟及，古今成法，此殷法也，非周法也。俟畢山陵，宜廢主上為王，殿下自踐尊位，以為大燕無窮之福。」恪曰︰「公醉邪？何言之悖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吾與公受先帝遺詔，云何而遽有此議？」根愧謝而退。恪以告吳王垂，垂勸恪誅之。恪曰︰「今新遭大喪，二鄰觀釁，二鄰，謂晉、秦也。而宰輔自相誅夷，恐乖遠近之望，且可忍之。」祕書監皇甫眞言於恪曰︰「根本庸豎，過蒙先帝厚恩，引參顧命。而小人無識，自國哀已來，驕很日甚，將成禍亂。很，戶墾翻。明公今日居周公之地，當為社稷深謀，早為之所。」恪不聽。

根又言於可足渾氏及燕主暐曰︰「太宰、太傅將謀不軌，臣請帥禁兵以誅之。」帥，讀曰率。可足渾氏將從之，暐曰︰「二公，國之親賢，先帝選之，託以孤嫠，嫠，陵之翻。無夫曰嫠。必不肯爾；安知非太師欲為亂也！」乃止。根又思戀東土，龍城在鄴城東北，故曰東土。言於可足渾氏及暐曰︰「今天下蕭條，外寇非一，國大憂深，不如還東。」恪聞之，乃與太傅評謀，密奏根罪狀；使右衞將軍傅顏就內省誅根，幷其妻子、黨與。大赦。旣誅根及其妻子黨與，恐衆心反側，故肆赦以安之。是時新遭大喪，誅夷狼籍，內外忷懼，忷，許拱翻。太宰恪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出入，一人步從。從，才用翻。或說以宜自嚴備，說，輸芮翻。恪曰︰「人情方懼，當安重以鎭之，柰何復自驚擾，衆將何仰！」復，扶又翻。由是人心稍定。

恪雖綜大任，而朝廷之禮，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量，音良。人不踰位；官屬、朝臣或有過失，朝，直遙翻。不顯其狀，隨宜他敍，不令失倫，以敍遷為他官，不令失其倫等也。唯以此為貶；時人以為大愧，莫敢犯者。或有小過，自相責曰︰「爾復欲望宰公遷官邪！」恪為太宰，故稱之為宰公。復，扶又翻。朝廷初聞燕主儁卒，皆以為中原可圖。桓溫曰︰「慕容恪尚在，憂方大耳。」史言慕容恪能輔幼主，桓溫能料敵。

三月，己卯，葬燕主儁於龍陵，陵在龍城，因以為名。諡曰景昭皇帝，廟號烈祖。所徵郡國兵，以燕朝多難，難，乃旦翻。互相驚動，往往擅自散歸，自鄴以南，道路斷塞。塞，悉則翻。太宰恪以吳王垂為使持節、征南將軍、都督河南諸軍事、兗州牧、荊州刺史，鎭梁國之蠡臺，使，疏吏翻；下同。孫希為幷州刺史，傅顏為護軍將軍，帥騎二萬，觀兵河南，臨淮而還；境內乃安。史言恪當國有大憂、衆心危疑之際，處之有方。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觀，古玩翻，示之也。觀兵，曜兵以示之也。希，泳之弟也。孫泳拒趙，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史書孫泳、鞠彭、宋燭之子弟，皆貴顯於燕，所以勸委質者能守死而不貳，子孫必獲其福也。

**5**匈奴劉衞辰遣使降秦，降，戶江翻。請田內地，春來秋返；秦王堅許之。夏，四月，雲中護軍賈雍遣司馬徐贇帥騎襲之，贇，於倫翻。大獲而還。堅怒曰︰「朕方以恩信懷戎狄，而汝貪小利以敗之，何也！」敗，補邁翻。黜雍以白衣領職，遣使還其所獲，慰撫之。衞辰於是入居塞內，貢獻相尋。

夏，六月，代王什翼犍妃慕容氏卒。犍，居言翻。秋，七月，劉衞辰如代會葬，因求婚，什翼犍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6**八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旣。

**7**謝安少有重名，少，詩照翻。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會，工外翻。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為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石不出，當如蒼生何！」謝安，字安石。江東人士始焉所期望者殷浩，浩旣無以滿衆望矣，繼而所望者謝安，而安卒能匡輔晉室。世之論者，皆優安而劣浩。余謂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浩之所以敗，正以與桓溫齊名，其心易溫；又值石氏之亂，以為可以立功，敗於輕率也。謝安當桓溫擅政之時，又身嘗為之僚屬，而懲浩之所以失，戒溫而為之備；溫旣死而值秦之強，兢兢焉為自保之謀，常持懼心，此其所以濟也。史氏謂其能矯情鎭物，蓋因屐齒之折、白雞之夢而知之耳。安每遊東山，東山，在今紹興府上虞縣西南四十五里。安故居今為國慶禪寺。常以妓女自隨。妓，渠綺翻。司徒昱聞之，曰︰「安石旣與人同樂，樂，音洛。必不得不與人同憂，召之必至。」安妻，劉惔之妹也，見家門貴盛劉惔以清談貴顯；而謝尚、謝奕、謝萬皆為方伯，盛於一時。惔，徒甘翻。而安獨靜退，謂曰︰「丈夫不如此也！」安掩鼻曰︰「恐不免耳。」言恐亦不免如諸兄弟也。及弟萬廢黜，安始有仕進之志，時已年四十餘。征西大將軍桓溫請為司馬，安乃赴召，溫大喜，深禮重之。

**8**冬，十月，烏桓獨孤部、鮮卑沒奕干各帥衆數萬降秦，秦王堅處之塞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陽平公融諫曰︰「戎狄人面獸心，不知仁義。其稽顙內附，實貪地利，非懷德也；稽，音啓。不敢犯邊，實憚兵威，非感恩也。今處之塞內，與民雜居，彼窺郡縣虛實，必為邊患，不如徙之塞外以防未然。」堅從之。

**9**十一月，封桓溫為南郡公，溫弟沖為豐城縣公，子濟為臨賀縣公。

**10**燕太宰恪欲以李績為右僕射，燕主暐不許。恪屢以為請，暐曰︰「萬機之事，皆委之叔父；伯陽一人，暐請獨裁。」出為章武太守，以憂卒。暐不平李績事見上卷上年。

**五年**（辛酉、三六一）

**1**春，正月，戊戌，大赦。

**2**劉衞辰掠秦邊民五十餘口為奴婢以獻於秦；秦王堅責之，使歸所掠。衞辰由是叛秦，專附於代。史言夷狄反覆難保。

**3**東安簡伯郗曇卒。郗，丑之翻。曇，徒含翻。二月，以東陽太守范汪都督徐、兗、冀、青、幽五州諸軍事，兼徐、兗二州刺史。

**4**平陽人舉郡降燕；平陽時屬張平。燕以建威將軍段剛為太守，遣督護韓苞將兵共守平陽。

**5**方士丁進有寵於燕主暐，『章︰十二行本「暐」作「儁」；乙十一行本同。』欲求媚於太宰恪，說恪令殺太傅評；說，輸芮翻。恪大怒，奏收斬之。

**6**高昌卒，三年，高昌奔滎陽。燕河內太守呂護幷其衆，遣使來降；拜護冀州刺史。護欲引晉兵以襲鄴。三月，燕太守恪將兵五萬，冠軍將軍皇甫眞將兵萬人，共討之。將，卽亮翻。冠，古玩翻。燕兵至野王，護嬰城自守。護軍將軍傅顏請急攻之，以省大費。恪曰︰「老賊經變多矣，觀其守備，未易猝攻，易，以豉翻。而多殺士卒。頃攻黎陽，多殺精銳，卒不能拔，事見上卷二年。自取困辱。護內無蓄積，外無救援，我深溝高壘，坐而守之，休兵養士，離間其黨，間，古莧翻。於我不勞而賊勢日蹙，不過十旬，取之必矣，何為多殺士卒以求旦夕之功乎！」乃築長圍守之。

**7**夏，四月，桓溫以其弟黃門郞豁都『章︰十二行本無「都」字；乙十一行本同。』督沔中七郡諸軍事，魏置中書監、令，又置通事郞、黃門郞。沔中七郡，魏興、新城、上庸、襄陽、義成、竟陵、江夏也。兼新野、義城二郡太守，城，當作成。將兵取許昌，破燕將慕容塵。

**8**涼驃騎大將軍宋混疾甚，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張玄靚及其祖母馬氏往省之，靚，疾正翻，又疾郢翻。省，悉景翻。曰︰「將軍萬一不幸，寡婦孤兒將何所託！欲以林宗繼將軍，可乎？」混曰︰「臣子林宗幼弱，不堪大任。殿下儻未棄臣門，臣弟澄政事愈於臣，但恐其儒緩，機事不稱耳。凡儒者多務為舒緩，而不能應機以趨事赴功。稱，尺證翻。殿下策勵而使之，可也。」混戒澄及諸子曰︰「吾家受國大恩，當以死報，無恃勢位以驕人。」又見朝臣，皆戒之以忠貞。朝，直遙翻。及卒，行路為之揮涕。卒，子恤翻。為，于偽翻。玄靚以澄為領軍將軍，輔政。

**9**五月，丁巳，帝崩，年十九。無嗣。皇太后令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元帝、明帝、成帝皆正統相傳。琅邪王丕，成帝長子也，故曰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為比，其以王奉大統！」於是百官備法駕迎于琅邪第。庚申，卽皇帝位，大赦。壬戌，改封東海王弈為琅邪王。秋，七月，戊午，葬穆帝于永平陵，廟號孝宗。

**10**燕人圍野王數月，呂護遣其將張興出戰，傅顏擊斬之，城中日蹙。皇甫眞戒部將曰︰「護勢窮奔突，必擇虛隙而投之；吾所部士卒多羸，器甲不精，宜深為之備。」乃多課櫓楯，親察行夜者。將，卽亮翻。羸，倫為翻。楯，食尹翻。行，下孟翻。護食盡，果夜悉精銳趨眞所部，趨，七喻翻。突圍，不得出；太宰恪引兵擊之，護衆死傷殆盡，棄妻子奔滎陽。恪存撫降民，給其廩食；降，戶江翻。徙士人、將帥於鄴，自餘各隨所樂；帥，所類翻。樂，音洛。以護參軍廣平梁琛為中書著作郞。晉武帝以祕書幷中書省，故曰中書著作郞。琛，丑林翻。

**11**九月，戊申，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濛之女也。穆帝何皇后稱穆皇后，居永安宮。

**12**涼右司馬張邕惡宋澄專政，惡，烏路翻；下同。起兵攻澄，殺之，倂滅其族。宋澄豈特機事不稱哉，遂赤其族！以此知經世非儒緩者所能為也。張玄靚以邕為中護軍，叔父天錫為中領軍，同輔政。

**13**張平襲燕平陽，殺段剛、韓苞；又攻鴈門，殺太守單男。單，音善，姓也。旣而為秦所攻，平復謝罪於燕以求救。復，扶又翻。燕人以平反覆，弗救也，平遂為秦所滅。

**14**乙亥，秦大赦。

**15**徐、兗二州刺史范汪，素為桓溫所惡，桓溫初以安西鎭上流，汪為上佐；蓋惡其異己也。若汪於此時能立異，必知溫之心迹矣。惡，烏路翻。溫將北伐，命汪帥衆出梁國。帥，讀曰率。冬，十月，坐失期，免為庶人，遂廢，卒於家。卒，子恤翻。

子寧，好儒學，好，呼到翻。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桀、紂。或以為貶之太過，寧曰︰「王、何蔑棄典文，幽沈仁義，沈，持林翻。游辭浮說，波蕩後生，使搢紳之徒翻然改轍，以至禮壞樂崩，中原傾覆，遺風餘俗，至今為患。桀、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喪，息浪翻。為後世戒，豈能迴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為一世之禍輕，歷代之患重；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喪，息浪翻。

**16**呂護復叛，奔燕，燕人赦之，以為廣州刺史。燕無廣州，以刺史之名授護耳。『鄒︰此之廣州，治所當在今山西省呂梁市嵐縣境內。』

**17**涼張邕驕矜淫縱，樹黨專權，多所刑殺，國人患之。張天錫所親敦煌劉肅謂天錫曰︰敦，徒門翻。「國家事欲未靜！」天錫曰︰「何謂也？」肅曰︰「今護軍出入，有似長寧。」長寧侯張祚也。天錫驚曰︰「我固疑之，未敢出口。計將安出？」肅曰︰「正當速除之耳！」天錫曰︰「安得其人？」肅曰︰「肅卽其人也！」肅時年未二十。天錫曰︰「汝年少，少，詩照翻。更求其助。」肅曰︰「趙白駒與肅二人足矣。」十一月，天錫與邕俱入朝，朝，直遙翻。肅與白駒從天錫，『章︰十二行本「錫」下有「值邕於門下」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肅斫之不中，中，竹仲翻。白駒繼之，又不克，二人與天錫俱入宮中，邕得逸走，帥甲士三百餘人攻宮門。天錫登屋大呼曰︰帥，讀曰率。呼，火故翻。「張邕凶逆無道，旣滅宋氏，又欲傾覆我家。汝將士世為涼臣，何忍以兵相向邪！將，卽亮翻。今所取者，止張邕耳，他無所問！」於是邕兵悉散走，邕自刎死，盡滅其族黨。刎，扶粉翻。玄靚以天錫為使持節、冠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輔政。自張重華沒後，張祚、張瓘、宋混以及張邕、張天錫，遞相屠滅，涼浸衰矣。使，疏吏翻。冠，古玩翻。十二月，始改建興四十九年，奉升平年號。涼至是方奉建康年號。詔以玄靚為大都督、督隴右諸軍事、涼州刺史、護羌校尉、西平公。

**18**燕大赦。

**19**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人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而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當是之時，內外之官，率皆稱職；稱，尺證翻。田疇修闢，倉庫充實，盜賊屛息。屛，必郢翻。

**20**是歲，歸義侯李勢卒。永和三年，李勢降，至是而卒。

哀皇帝諱丕，成帝長子也，字千齡；咸康八年，封琅邪王。諡法︰恭仁短折曰哀。

## 隆和元年（壬戌、三六二）

**1**春，正月，壬子，大赦，改元。

**2**甲寅，減田租，畝收二升。成帝咸和五年，始度百姓田，畝取十分有一，率畝稅米三升；今減之，畝收二升。

**3**燕豫州刺史孫興請攻洛陽，曰︰「晉將陳祐弊卒千餘，介守孫城，不足取也！」將，卽亮翻。介，如字，獨也；又音戛。燕人從其言，遣寧南將軍呂護屯河陰。

**4**二月，辛未，以吳國內史庾希為北中郞將、徐·兗二州刺史，鎭下邳，龍驤將軍袁眞為西中郞將、監護豫·司·幷·冀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汝南；希、眞旣並假節，職任宜同；疑希亦當帶監護之職，史逸之也。驤，思將翻。監，工銜翻。並假節。希，冰之子也。庾冰秉政於咸康。

**5**丙子，拜帝母周貴人為皇太妃，儀服擬於太后。

**6**燕呂護攻洛陽。三月，乙酉，河南太守戴施奔宛，永和十二年，桓溫留戴施戍洛陽。宛，於元翻。陳祐告急。五月，丁巳，桓溫遣庾希及竟陵太守鄧遐帥舟師三千人助祐守洛陽。帥，讀曰率。遐，嶽之子也。鄧嶽，王敦將也。敦敗後自歸，著功交、廣。

溫上疏請遷都洛陽，自永嘉之亂播流江表者，一切北徙，以實河南。朝廷畏溫，不敢為異；而北土蕭條，人情疑懼，雖並知不可，莫敢先諫。散騎常侍領著作郞孫綽上疏曰︰晉志曰︰著作郞，周左史之任也。漢東京，圖籍在東觀，故使儒者著作東觀，有其名，尚未有官。魏明帝太和中，詔置著作郞，於此始有其官，隸中書省。晉惠帝置祕書監，倂統著作省。蓋著作雖別置省，而猶隸祕書也。余按班固西都賦曰︰承明、金馬，著作之廷。如是，則漢西都雖未置著作之官，而承明、金馬亦著作之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中宗龍飛，元帝，廟號中宗。非惟信順協於天人，易·大傳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實賴萬里長江畫而守之耳。今自喪亂已來，六十餘年，自賈后之廢，趙王倫之誅，繼而諸王交兵，胡、羯乘之而起，天下大亂，至是六十餘年矣。喪，息浪翻。河、洛丘墟，函夏蕭條。函，容也。夏，大也。言中原之地，所函容者大也。夏，戶雅翻。士民播流江表，已經數世，存者老子長孫，長，知兩翻。亡者丘隴成行，行，戶剛翻。雖北風之思感其素心，目前之哀實為交切。若遷都旋軫之日，賈公彥曰︰若，不定之辭。中興五陵，卽復緬成遐域。中興五陵，元帝建平陵、明帝武平陵、成帝興平陵、康帝崇平陵、穆帝永平陵，皆在江南。緬，遠也。遐，亦遠也。泰山之安，旣難以理保，言以理觀之，遷都于洛，難以保泰山之安也。烝烝之思，豈不纏於聖心哉！烝烝，進進也。言若遷洛，纏心於江南陵寢，孝思進進也。溫今此舉，誠欲大覽始終，為國遠圖；而百姓震駭，同懷危懼，豈不及反舊之樂賖，趨死之憂促哉！樂，音洛。趨，七喻翻。何者？植根江外，數十年矣，中原以江南為江外，亦曰江表。一朝頓欲拔之，驅踧於窮荒之地；踧，昌六翻。提挈萬里，踰險浮深，離墳墓，離，力智翻。棄生業，田宅不可復售，復，扶又翻。舟車無從而得，捨安樂之國，適習亂之鄕，將頓仆道塗，飄溺江川，僅有達者。溺，奴狄翻。此仁者所宜哀矜，國家所宜深慮也！臣之愚計，以為且宜遣將帥有威名、資實者，先鎭洛陽，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掃平梁、許，梁，謂梁國；許，謂許昌；皆當江南入洛之要路。清壹河南。運漕之路旣通，開墾之積已豐，豺狼遠竄，中夏小康，然後可徐議遷徙耳。夏，戶雅翻。柰何捨百勝之長理，舉天下而一擲哉！」綽，楚之孫也。孫楚仕武帝時，有才名。少慕高尚，少，詩照翻。嘗著遂初賦以見志。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興公，孫綽字興公。何不尋君遂初賦，而知人家國事邪！」

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揚州刺史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非事實也；但從之，自無所至。」乃詔溫曰︰「在昔喪亂，忽涉五紀，孔穎達曰︰言在昔者，自下本上之辭；言昔在者，從上自下為稱。喪，息浪翻。自惠帝永興元年劉淵始亂，距是歲五十九年；自懷帝永嘉五年洛陽陷，距是歲五十年。戎狄肆暴，繼襲凶迹，眷言西顧，慨歎盈懷。知欲躬帥三軍，蕩滌氛穢，廓清中畿，中畿，王畿也。周禮九畿，王畿方千里，其外侯、甸、男、采、衞、蠻、夷、鎭、蕃，皆以五百里言之。王畿在九畿之中，故此曰中畿。師，讀曰率。光復舊京；非夫外身徇國，孰能若此！諸所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之高算。但河、洛丘墟，所營者廣，經始之勤，致勞懷也。」事果不行。

溫又議移洛陽鍾虡，虡，音巨。述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虡！」溫乃止。

朝廷以交、廣遼遠，溫督荊、司、雍、益、梁、寧、交、廣八州。改授溫都督幷、司、冀三州；溫表辭不受。

**7**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月一至焉。

**8**六月，甲戌，燕征東參軍劉拔刺殺征東將軍、冀州刺史、范陽王友於信都。刺，七亦翻。

**9**秋，七月，呂護退守小平津，以晉援兵至也。中流矢而卒。中，竹仲翻。燕將段崇收軍北渡，屯于野王。鄧遐進屯新城；新城，春秋戎蠻子之國也；自漢以來，屬河南，隋改為伊闕縣。八月，西中郞將袁眞進屯汝南，運米五萬斛以饋洛陽。

**10**冬，十一月，代王什翼犍納女於燕，犍，居言翻。燕人亦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11**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12**庾希自下邳退屯山陽，袁眞自汝南退屯壽陽。以洛陽兵解退屯，而燕兵尋復至矣。

## 興寧元年（癸亥、三六三）

**1**春，二月，己亥，大赦，改元。

**2**三月，壬寅，皇太妃周氏薨于琅邪第。癸卯，帝就第治喪，治，直之翻。詔司徒會稽王昱總內外衆務。帝欲為太妃服三年，為，于偽翻。僕射江虨啓︰「於禮，應服緦麻。」虨，逋閑翻。又欲降服朞，虨曰︰「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乃服緦麻。周禮曰︰王為諸侯緦，縗弁而加環絰。又，禮，為人後者為之子，故為所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朞。虨以為應服緦者，蓋以帝入後大宗，則周氏者琅邪之母，當以服諸侯者服之也。厭，於葉翻。嚴，尊也。

**3**夏，四月，燕寧東將軍慕容忠攻滎陽太守劉遠，遠奔魯陽。

**4**五月，加征西大將軍桓溫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假黃鉞。溫以撫軍司馬王坦之為長史。坦之，述之子也。又以征西掾郗超為參軍，王珣為主簿，每事必與二人謀之。府中為之語曰︰「髥參軍，短主簿，以超多髥而珣短也。掾，于絹翻。郗，丑之翻。能令公喜，能令公怒。」令，力呈翻。溫氣槪高邁，罕有所推，與超言，常自謂不能測，傾身待之；超亦深自結納。珣，導之孫也，與謝玄皆為溫掾，溫俱重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頭公，皆未易才也。」易，以豉翻。玄，奕之子也。升平二年，謝奕卒。

**5**以西中郞將袁眞都督司、冀、幷三州諸軍事，北中郞將庾希都督青州諸軍事。

**6**癸卯，燕人拔密城，密縣，漢屬河南郡，晉屬滎陽郡。劉遠奔江陵。

**7**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角，二星；亢，四星。晉·天文志︰角、亢、氐，鄭、兗州分。孛，蒲內翻。亢，居郞翻。

**8**張玄靚祖母馬氏卒，靚，疾正翻，又疾郢翻。尊庶母郭氏為太妃。郭氏以張天錫專政，與大臣張欽等謀誅之；事泄，欽等皆死。玄靚懼，以位讓天錫；天錫不受。右將軍劉肅等勸天錫自立。閏月，天錫使肅等夜帥兵入宮，弒玄靚，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帝紀︰天錫殺玄靚自立在七月。今從晉春秋。宣言暴卒，諡曰沖公。天錫自稱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使，疏吏翻。時年十八。尊母劉美人曰太妃。遣司馬綸騫奉章詣建康請命，綸，姓也。姓譜曰︰魏志︰孫文端臣綸直。幷送御史俞歸東還。穆帝永和三年，歸使涼州，今乃還。

**9**癸亥，大赦。

**10**冬，十月，燕鎭南將軍慕容塵攻陳留太守袁披于長平；長平縣，前漢屬汝南郡，後漢、晉屬陳郡。賢曰︰長平故城，在今陳州宛丘縣西北。汝南太守朱斌乘虛襲許昌，克之。考異曰︰燕書作「朱黎」。今從晉·帝紀。

**11**代王什翼犍擊高車，大破之，高車，卽敕勒也，俗乘高輪車，故亦號高車部。李延壽曰︰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為「狄歷」，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犍，居言翻。俘獲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頭。

**12**以征虜將軍桓沖為江州刺史。十一月，姚襄故將張駿殺江州督護趙毗，帥其徒北叛；沖討斬之。桓溫之破姚襄，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于尋陽。

**二年**（甲子、三六四）

**1**春，正月，丙辰，燕大赦。

**2**二月，燕太傅評、龍驤將軍李洪略地河南。驤，思將翻。

**3**三月，庚戌朔，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令西北士民僑寓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為斷也。斷，丁亂翻。嚴其法制，『章︰十二行本「制」作「禁」；乙十一行本同。』謂之庚戌制。

**4**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斷，讀曰短。侍中高崧諫曰︰「此非萬乘所宜為；乘，繩證翻。陛下茲事，實日月之食。」論語︰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不聽。辛未，帝以藥發，不能親萬機，褚太后復臨朝攝政。穆帝以幼沖嗣位，褚太后臨朝稱制。升平元年，帝加元服，太后歸政。帝卽位年長矣，以疾不能親政，太后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5**夏，四月，甲辰，燕李洪攻許昌、汝南，敗晉兵於懸瓠，敗，補邁翻。水經註曰︰懸瓠城，汝南郡治也。城之西北，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如垂瓠，因以名城。瓠，音胡，又音互。潁川太守李福戰死，汝南太守朱斌奔壽春，陳郡太守朱輔退保彭城。大司馬溫遣西中郞將袁眞等禦之，去年五月，加桓溫督、錄、假黃鉞，至是書其官名而不姓，堅冰至矣。溫帥舟師屯合肥。帥，讀曰率。燕人遂拔許昌、汝南、陳郡，徙萬餘戶於幽、冀二州，遣鎭南將軍慕容塵屯許昌。

**6**五月，戊辰，以揚州刺史王述為尚書令。加大司馬溫揚州牧、錄尚書事。壬申，使侍中召溫入參朝政；溫辭不至。

王述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辭必於不受。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旣謂堪之，何為復讓！復，扶又翻。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7**六月，秦王堅遣大鴻臚拜張天錫為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8**秋，七月，丁卯，詔復徵大司馬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詔尚書車灌止之，溫遂城赭圻居之，赭圻在宣城界。南史，沈攸之自虎檻洲進攻赭圻，陶亮等自鵲頭引兵救之。劉昫曰︰宣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梁置南陵縣，舊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按溫表云︰春穀縣之赭圻城，在江東岸，臨當濡須口上二十里，距建康宮三百三十里，南有聲里，北有高安戍。車，昌遮翻。圻，渠希翻。固讓內錄，內錄，謂錄尚書事也。遙領揚州牧。

**9**秦汝南公騰謀反，伏誅。騰，秦主生之弟也。是時，生弟晉公柳等猶有五人，王猛言於堅曰︰「不去五公，終必為患。」堅不從。為後柳等反張本。去，羌呂翻。

**10**燕侍中慕輿龍詣龍城，徙宗廟及所留百官皆詣鄴。

**11**燕太宰恪將取洛陽，考異曰︰帝紀︰「慕容暐寇洛陽。」上云「苻堅別帥侵河南。」按明年，恪拔洛陽，堅親將以備潼關，是未敢與燕爭河南也。十六國春秋·堅傳亦無此舉；帝紀恐誤。先遣人招納土民，遠近諸塢皆歸之；乃使司馬悅希軍于盟津，盟，讀曰孟。豫州刺史孫興軍于成皋。

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於逆亂，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二年。志欲立功以雪舊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吳興太守王胡之為司州刺史，上疏稱勁才行，行，下孟翻。請解禁錮，參其府事；朝廷許之。會胡之以病，不行。及燕人逼洛陽，冠軍將軍陳祐守之，冠，古玩翻。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詔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行。勁屢以少擊燕衆，摧破之。少，詩沼翻。而洛陽糧盡援絕，祐自度不能守，度，徒洛翻。乃以救許昌為名，九月，留勁以五百人守洛陽，祐帥衆而東。帥，讀曰率。勁喜曰︰「吾志欲致命，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朱子曰︰謂委致其命，猶言授命也。今得之矣。」祐聞許昌已沒，遂奔新城。燕悅希引兵略河南諸城，盡取之。

**12**秦王堅命公國各置三卿，晉制︰王國置郞中令、中尉、大農為三卿；秦因其制。幷餘官皆聽自采辟，獨為置郞中令。為，于偽翻。富商趙掇等車服僭侈，諸公競引以為卿；掇，陟劣翻，又都活翻。黃門侍郞安定程憲『章︰十二行本「憲」下有「言於堅」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請治之。治，直之翻。堅乃下詔稱︰「本欲使諸公延選英儒，乃更猥濫如是！宜令有司推檢，辟召非其人者，悉降爵為侯，自今國官皆委之銓衡。銓衡，謂吏部尚書也。自非命士已上，不得乘車馬；去京師百里內，工商皁隸，不得服金銀、錦繡，犯者棄市。」於是平陽、平昌、九江、陳留、安樂五公皆降爵為侯。樂，音洛。

**三年**（乙丑、三六五）

**1**春，正月，庚申，皇后王氏崩。

**2**劉衞辰復叛代，劉衞辰附代，見上升平五年。復，扶又翻。代王什翼犍東渡河，擊走之。犍，居言翻。

什翼犍性寬厚，郞中令許謙盜絹二匹，什翼犍知而匿之，按北史，代國俗無繒帛，而謙盜之，其罪在不赦；而什翼犍能容之，故史以此言其寬厚之一端。謂左長史燕鳳曰︰「吾不忍視謙之面，『章︰十二行本「面」下有「卿愼勿泄」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若謙慙而自殺，是吾以財殺土也。」嘗討西部叛者，流矢中目；中，竹仲翻。旣而獲射者，羣臣欲臠割之，什翼犍曰︰「彼各為其主鬬耳，為，于偽翻。何罪！」遂釋之。

**3**大司馬溫移鎭姑孰。溫又自赭圻而東鎭姑孰。二月，乙未，以其弟右將軍豁監荊州、揚州之義城、雍州之京兆諸軍事，領荊州刺史；義城郡置於襄陽，襄陽郡屬荊州，而義城郡領揚州淮南之平阿、下蔡。蓋桓宣先從祖約退屯淮南，後鎭襄陽，陶侃以其淮南部曲置義成郡於穀城，蓋有揚州之民而又置揚州僑縣於穀城；穀城，荊州統內之地也，故曰荊州、揚州之義成；曰義成者，言以義成軍，因而名郡。後人又於「成」字旁添「土」，失其初立郡之旨矣。京兆郡屬雍州，時亦僑立於襄陽。雍，於用翻。加江州刺史桓沖監江州及荊、豫八郡諸軍事；初，沖刺江州，領西陽、譙二郡太守；今加監荊州之江夏·隨郡、豫州之汝南·西陽·新蔡·潁川，凡六郡，通所鎭尋陽為八郡。監，工銜翻。考異曰︰帝紀云︰「沖領南蠻校尉。」按江左唯荊州領南蠻。沖傳亦無，蓋紀因桓豁重出。今不取。並假節。

司徒昱聞陳祐棄洛陽，會大司馬溫于洌洲，今姑孰江中有洌山，卽其地。共議征討。丙申，帝崩于西堂，年二十五。西堂，太極殿西堂也。建康太極殿有東西堂，東堂以見羣臣，西堂為卽安之地。事遂寢。

帝為嗣；丁酉，皇太后詔以琅邪王奕承大統。奕，當作弈。百官奉迎于琅邪第，是日，卽皇帝位，大赦。

**4**秦大赦，改元建元。

**5**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洛陽。恪謂諸將曰︰「卿等常患吾不攻，今洛陽城高而兵弱，易克也，易，以豉翻。勿更畏懦而怠惰！」遂攻之。三月，克之，執揚武將軍沈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中軍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為人用，今赦之，必為後患。」遂殺之。

恪略地至崤，崤，崤谷也；澠，澠池也。澠，彌兗翻。關中大震，秦王堅自將屯陝城以備之。將，卽亮翻。陝，式冉翻。

燕人以左中郞將慕容筑為洛州刺史，鎭金墉；筑，張六翻。吳王垂為都督荊·揚·洛·徐·兗·豫·雍·益·涼·秦十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荊州牧，配兵一萬，鎭魯陽。雍，於用翻。

太宰恪還鄴，謂僚屬曰︰「吾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今定洛陽，使沈勁為戮；雖皆非本情，然身為元帥，實有愧於四海。」帥，讀曰率。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臣光曰︰沈勁可謂能子矣！恥父之惡，致死以滌之，變凶逆之族為忠義之門。易曰︰「幹父之蠱，用譽。」易·蠱卦六五爻辭，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蔡仲之命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見尚書。其是之謂乎！

**6**太宰恪為將，不事威嚴，專用恩信；撫士卒務綜大要，不為苛令，使人人得便安。平時營中寬縱，似若可犯；然警備嚴密，敵至莫能近者，近，其靳翻。故未嘗負敗。

**7**壬申，葬哀帝及靜皇后于安平陵。王皇后，諡曰靜。晉書作「靖」。

**8**夏，四月，壬午，燕太尉武平匡公封奕卒。諡法︰貞心大度曰匡。以司空陽騖為太尉，侍中、光祿大夫皇甫眞為司空，領中書監。騖歷事四朝，廆、皝、儁、暐四朝。朝，直遙翻。年耆望重，自太宰恪以下皆拜之。而騖謙恭謹厚，過於少時；戒束子孫，雖朱紫羅列，無敢違犯其法度者。封奕事燕，亦歷事四朝，其宣勞過於陽騖，子孫貴顯亦過於陽氏。豈奕之謙德有愧於騖邪？或者史家因陽氏家傳書之，而封氏闕然無述也。少，詩照翻。

**9**六月，戊子，益州刺史建城襄公周撫卒。諡法︰因事有功曰襄。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穆帝永和三年，桓溫平蜀，留撫鎭之，至是纔十九年。蓋晉未得蜀之前，置益州刺史於巴東，撫先已為刺史；溫旣克蜀，撫仍為益州刺史，鎭彭模。曰在益州三十餘年者，史通其鎭巴東、鎭彭模之年數之也。甚有威惠。詔以其子犍為太守楚代之。犍，居言翻。

**10**秋，七月，己酉，徙會稽王昱復為琅邪王。元帝以昱為琅邪王，奉恭王祀。成帝咸和元年，王生母鄭夫人薨，王號慕請服，重徙封會稽王。是後，康帝、哀帝及今帝，皆自琅邪入繼大統。會，工外翻。

**11**壬子，立妃庾氏為皇后。后，冰之女也。

**12**甲申，立琅邪王昱子昌明為會稽王；昱固讓，猶自稱會稽王。會，工外翻。

**13**匈奴右賢王曹轂、左賢王劉衞辰皆叛秦。轂帥衆二萬寇杏城，秦王堅自將討之，轂，古祿翻。帥，讀曰率。將，卽亮翻。使衞大將軍李威、左僕射王猛輔太子宏留守長安。八月，堅擊轂，破之，斬轂弟活，轂請降，降，戶江翻。徙其豪傑六千餘戶于長安。建節將軍鄧羌討衞辰，擒之於木根山。木根山在朔方。

九月，堅如朔方，巡撫諸胡。冬，十月，征北將軍、淮南公幼帥杏城之衆乘虛襲長安，李威擊斬之。幼，亦秦主生之弟也。

**14**鮮卑禿髮椎斤卒，年一百一十，子思復鞬代統其衆。鞬，居言翻。椎斤，樹機能從弟務丸之孫也。樹機能亂涼州，見晉武帝紀。從，才用翻。

**15**梁州刺史司馬勳，為政酷暴，治中、別駕及州之豪右，言語忤意，卽於坐梟斬之，忤，五故翻。坐，徂臥翻。梟，堅堯翻。或親射殺之。射，而亦翻。常有據蜀之志，憚周撫，不敢發。及撫卒，勳遂舉兵反；別駕雍端、西戎司馬隗粹切諫，西戎司馬，西戎校尉之屬官也。雍，於用翻。隗，五罪翻。勳皆殺之，自號梁·益二牧、成都王。十一月，勳引兵入劍閣，攻涪，西夷校尉毌丘暐棄城走。晉初置西夷校尉，治汶山，今蓋治涪城。涪，音浮。乙卯，圍益州刺史周楚于成都。大司馬溫表鷹揚將軍江夏相義陽朱序為征討都護以救之。夏，戶雅翻。相，息亮翻。

**16**秦王堅還長安，以李威守太尉，加侍中。以曹轂為鴈門公，劉衞辰為夏陽公，夏，戶雅翻。各使統其部落。

**17**十二月，戊戌，以尚書王彪之為僕射。

海西公上諱弈，字延齡，哀帝之母弟也；咸康八年，封為東海王；穆帝升平五年，改封琅邪王；卽位後，桓溫廢為海西公。

## 太和元年（丙寅、三六六）

**1**春，三月，荊州刺史桓豁使督護桓羆攻南鄭，討司馬勳。

**2**燕太宰、大司馬恪，太傅、司徒評，稽首歸政，上章綬，請歸第；稽，音啓。上，時掌翻。燕主暐不許。

**3**夏，五月，戊寅，皇后庾氏崩。

**4**朱序、周楚擊司馬勳，破之，擒勳及其黨，送大司馬溫；溫皆斬之，傳首建康。

**5**代王什翼犍遣左長史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

**6**秋，七月，癸酉，葬孝皇后于敬平陵。庾后，諡曰孝。

**7**秦輔國將軍王猛、前將軍楊安、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二萬寇荊州，攻南鄕郡；萇，仲良翻。帥，讀曰率。荊州刺史桓豁救之，八月，軍于新野。秦兵掠安陽民萬餘戶而還。安陽縣，漢屬漢中郡。魏置魏興郡，安陽屬焉；晉省。秦攻南鄕而退，安能深入山阻，掠安陽之民乎！載記作「漢陽」，謂漢水之北也。當從載記為是。

**8**九月，甲午，曲赦梁、益二州。司馬勳初平，赦其支黨及脅從者。

**9**冬，十月，加司徒昱丞相、錄尚書事，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劍履上殿。朝，直遙翻。上，時掌翻。

**10**張天錫遣使至秦境上，告絕於秦。涼與秦通，見上卷穆帝永和十二年。使，疏吏翻。

**11**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寇兗州，拔魯、高平數郡，置守宰而還。

**12**初，隴西李儼以郡降秦，旣而復通於張天錫。李儼據隴西，事始上卷永和十一年。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十二月，羌斂岐以略陽四千家叛秦，稱臣於儼；載記作「斂岐」。張天錫傳作「廉岐」。斂，羌姓也。儼於是拜置牧守，與秦、涼絕。

**13**南陽督護趙億據宛城降燕，太守桓澹走保新野；燕人遣南中郞將趙盤自魯陽戍宛。宛，於元翻。

**14**徐、兗二州刺史庾希，以后族故，兄弟貴顯，大司馬溫忌之。

**二年**（丁卯、三六七）

**1**春，正月，庾希坐不能救魯、高平，免官。考異曰︰帝紀，是月，希有罪，走入海。按本傳，海西廢後，希始逃于海陵，此時才坐免官耳。

**2**二月，燕撫軍將軍下邳王厲、鎭北將軍宜都王桓襲敕勒。

**3**秦輔國將軍王猛、隴西太守姜衡、南安太守南安邵羌、揚武將軍姚萇等帥衆萬七千討斂岐。三月，張天錫遣前將軍楊遹向金城，征東將軍常據向左南，張軌置左南縣，屬晉興郡。闞駰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河水逕其南，曰左南津。遹，音聿。游擊將軍張統向白土，晉志，白土縣屬金城郡。十三州志︰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城在大河之北，為緣河濟渡之地。天錫自將三萬人屯倉松，倉松縣，自漢以來屬武威郡，後涼呂光改曰昌松縣。將，卽亮翻。以討李儼。斂岐部落先屬姚弋仲，聞姚萇至，皆降；王猛遂克略陽，斂岐奔白馬。白馬，卽武都白馬氐之地。秦王堅以萇為隴東太守。

**4**夏，四月，燕慕容塵寇竟陵，太守羅崇擊破之。

**5**張天錫攻李儼大夏、武始二郡，下之。宋白曰︰張駿十八年，分武始、興晉、廣武置大夏郡；唐為大夏縣，屬河州。張駿以狄道縣置武始郡，今熙州卽其地。夏，戶雅翻。常據敗儼兵于葵谷，敗，補邁翻。天錫進屯左南。儼懼，退守枹罕，枹，音膚。遣其兄子純謝罪於秦，且請救。秦王堅使前將軍楊安、建威將軍王撫帥騎二萬，會王猛以救儼。

猛遣邵羌追斂岐，王撫守侯和，姜衡守白石，白石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賢曰︰白石山在今蘭州。宋白曰︰河州鳳林縣，本漢白石縣地，張駿八年，改為永固縣。猛與楊安救枹罕。天錫遣楊遹逆戰于枹罕東，猛大破之，俘斬萬七千級，與天錫相持於城下。枹罕城下也。邵羌禽斂岐於白馬，送之。猛遺天錫書曰︰遺，于季翻。「吾受詔救儼，不令與涼州戰，今當深壁高壘，以聽後詔。曠日持久，恐二家俱弊，非良算也。二家，謂秦、涼也。若將軍退舍，吾執儼而東，將軍徙民西旋，不亦可乎！」天錫謂諸將曰︰「猛書如此；吾本來伐叛，不來與秦戰。」遂引兵歸。

李儼猶未納秦師，王猛白服乘輿，從者數十人，從，才用翻。請與儼相見。儼開門延之，未及為備，將士繼入，遂執儼。以立忠將軍彭越為平西將軍、涼州刺史，鎭枹罕。立忠將軍，苻秦所創置。

張天錫之西歸也，李儼將賀肫說儼曰︰「以明公神武，將士驍悍，柰何束手於人！王猛孤軍遠來，士卒疲弊，且以我請救，必不設備，若乘其怠而擊之，可以得志。」儼曰︰「求救於人以免難，難旣免而擊之，天下其謂我何！不若固守以老之，彼將自退。」猛責儼以不卽出迎，儼以賀肫之謀告；猛斬肫，肫，株倫翻，又音豚。說，輸芮翻。難，乃旦翻。以儼歸。至長安，堅以儼為光祿勳，賜爵歸安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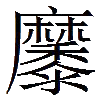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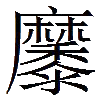
**6**燕太原桓王恪言於燕主暐曰︰諡法︰辟土服遠曰桓。「吳王垂，將相之才十倍於臣，先帝以長幼之次，長，知兩翻。故臣得先之。得先，悉薦翻。臣死之後，願陛下舉國以聽吳王。」五月，壬辰，恪疾篤，暐親視之，問以後事。恪曰︰「臣聞報恩莫大於薦賢，賢者雖在板築，猶可為相，謂殷王高宗起傅說於板築之間，命以為相。況至親乎！吳王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謂才亞於管仲、蕭何也。陛下若任以大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窺窬之計。」言終而卒。窬，音俞。卒，子恤翻。

秦王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計，欲覘其可否，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命匈奴曹轂發使如燕朝貢，曹轂，匈奴右賢王也，前年降於秦。朝，直遙翻。以西戎主簿『章︰十二行本「簿」下有「馮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郭辯為之副。晉武帝置西戎校尉於長安，秦蓋因之；主簿，其屬也。考異曰︰燕建熙八年，皇甫眞為太尉。燕書及載記、眞傳，郭辯至燕，皆在眞為太尉下。晉春秋在建熙十年八月。恐皆非是，故附曹轂降秦下。燕司空皇甫眞兄腆及從子奮、覆皆仕秦，腆為散騎常侍。皇甫眞，本安定人，仕於燕。從，才用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辯至燕，歷造公卿，造，七到翻。謂眞曰︰「僕本秦人，家為秦所誅，故寄命曹王，貴兄常侍及奮、覆兄弟並相知有素。」眞怒曰︰「臣無境外之交，此言何以及我！君似奸人，得無因緣假託乎！」白暐，請窮治之；治，直之翻。太傅評不許。辯還，為堅言︰「燕朝政無綱紀，實可圖也。為，于偽翻。朝，直遙翻。鑒機識變，唯皇甫眞耳。」堅曰︰「以六州之衆，六州︰幽、幷、冀、司、兗、豫也。豈得不使有智士一人哉！」

曹轂尋卒，秦分其部落為二，使其二子分統之，號東、西曹。堅分轂部落，貳城以西二萬餘落，使轂長子璽統之；貳城以東二萬餘落，使轂小子寅統之。

**7**荊州刺史桓豁、竟陵太守羅崇攻宛，拔之；趙億走，趙盤退歸魯陽。豁追擊盤於雉城，擒之，雉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其地當在唐鄧州向城縣界。新唐志曰︰向城縣北八十里有魯陽關。留兵戍宛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8**秋，七月，燕下邳王厲等破敕勒，獲馬牛數萬頭。

初，厲兵過代地，犯其穄田；穄，子例翻，也。今南人呼黍為穄。北方地寒，五穀不生，惟黍生之，故有穄出。項安世曰︰黍有二種︰正黍似粟而大，以五月熟，今荊人專謂之黍，又謂之黍穄是也。又一種尤高大，稈之狀至如蘆，實之狀至如薏苡，荊人謂之討黍，又謂之蘆穄，然以秋熟，非正黍也。『鄒︰，唐韻︰靡為切。音玫。說文︰穄也。』代王什翼犍怒。犍，居言翻。燕平北將軍武強公埿以幽州兵戍雲中。八月，什翼犍攻雲中，埿棄城走，埿，與泥同。振威將軍慕輿賀辛戰沒。

**9**九月，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京口。郗，丑之翻。愔，揖淫翻。沈約曰︰晉永嘉大亂，幽、冀、青、幷、兗州及徐州之淮北流民相率過淮，亦有過江在晉陵界者。成帝咸和四年，郗鑒又徙流民之在淮南者於晉陵諸縣。其徙過江南及留在江北者，並立僑郡縣以司牧之。徐、兗二州，或治江北，江北又僑立幽、冀、青、幷四州。

**10**秦淮南公幼之反也，征東大將軍、幷州牧、晉公柳，征西大將軍、秦州刺史趙公雙，皆與之通謀；秦王堅以雙，母弟至親，柳，健之愛子，隱而不問。柳、雙復與鎭東將軍、洛州刺史魏公廋，安西將軍、雍州刺史燕公武謀作亂，復，扶又翻。秦幷州刺史治蒲阪，秦州刺史治上邽，洛州刺史治陝，雍州刺史治安定。廋、武，皆健子也。廋，疏鳩翻。鎭東主簿南安姚眺眺，他弔翻。諫曰︰「明公以周、邵之親，受方面之任，國家有難，當竭力除之，況自為難乎！」難，乃旦翻。廋不聽。堅聞之，徵柳等詣長安。冬，十月，柳據蒲阪，雙據上邽，廋據陝城，武據安定，皆舉兵反。果如王猛之言。堅遣使諭之曰︰「吾待卿等，恩亦至矣，何苦而反！今止不徵，卿宜罷兵，各定其位，一切如故。」各齧棃以為信。皆不從。棃肉脆而齧之易入，以喻親戚離叛，則國力脆弱，將為敵人所乘，故齧棃付使者，賜柳等以為信也。使，疏吏翻。齧，魚結翻。

**11**代王什翼犍擊劉衞辰，河冰未合，什翼犍命以葦絚約流澌。俄而冰合，自代擊朔方，西渡大河，其津曰君子津。絚，居登翻。然猶未堅，乃散葦於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代兵乘之以渡。衞辰不意兵猝至，與宗族西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衞辰奔秦，秦王堅送衞辰還朔方，遣兵戍之。

**12**十二月，甲子，燕太尉建寧敬公陽騖卒。諡法︰合善典法曰敬；夙夜警戒曰敬。以司空皇甫眞為侍中、太尉，光祿大夫李洪為司空。

**三年**（戊辰、三六八）

**1**春，正月，秦王堅遣後將軍楊成世、左將軍毛嵩分討上邽、安定，輔國將軍王猛、建節將軍鄧羌攻蒲阪，前將軍楊安、廣武將軍張蚝攻陝城。堅命蒲、陝之軍皆距城三十里，堅壁勿戰，俟秦、雍已平，然後幷力取之。陝，式冉翻。雍，於用翻。

**2**初，燕太宰恪有疾，以燕主暐幼弱，政不在己，太傅評多猜忌，恐大司馬之任不當其人，謂暐兄樂安王臧曰︰「今南有遺晉，西有強秦，二國常蓄進取之志，顧我未有隙耳。夫國之興衰，繫於輔相。大司馬總統六軍，不可任非其人，我死之後，以親疏言之，當在汝及沖。汝曹雖才識明敏，然年少，未堪多難。少，詩照翻。難，乃旦翻。吳王天資英傑，智略超世，汝曹若能推大司馬以授之，必能混壹四海，況外寇，不足憚也；愼無冒利而忘害，不以國家為意也。」冒利而忘害者，謂利在於得兵權，而冒當大司馬之任，而忘亡國敗家之害也。又以語太傅評。語，牛倨翻。及恪卒，評不用其言。二月，以車騎將軍中山王沖為大司馬。沖，暐之弟也。以荊州刺史吳王垂為侍中、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為評、垂有隙張本。騎，奇寄翻。

**3**秦魏公廋以陝城降燕，請兵應接；秦人大懼，盛兵守華陰。華陰縣在陝城之西，有潼關之險。降，戶江翻。華，戶化翻。

燕魏尹范陽王德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魏尹。上疏，以為︰「先帝應天受命，志平六合；陛下纂統，當繼而成之。今苻氏骨肉乖離，國分為五，蒲阪、陝城、上邽、安定與長安為五。投誠請援，前後相尋，是天以秦賜燕也。天與不取，反受其殃，吳、越之事，足以觀矣。國語︰越范蠡曰︰昔天以越賜吳，吳不敢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逆天乎！宜命皇甫眞引幷、冀之衆徑趨蒲阪，趨，七喻翻。吳王垂引許、洛之兵馳解廋圍，太傅總京師虎旅為二軍後繼，傳檄三輔，示以禍福，明立購賞，彼必望風響應，渾壹之期，於此乎在矣！」時燕人多請救陝，因圖關中者，太傅評曰︰「秦，大國也，今雖有難，未易可圖。難，乃旦翻。易，以豉翻。朝廷雖明，未如先帝；燕人謂其主為朝廷。吾等智略，又非太宰之比。但能閉關保境足矣，平秦非吾事也。」

魏公廋遺吳王垂及皇甫眞牋曰︰遺，于季翻。「苻堅、王猛，皆人傑也，謀為燕患久矣；今不乘機取之，恐異日燕之君臣將有甬東之悔矣！」左傳︰吳入越，越子保于會稽，使行成於吳，吳子許之。伍子胥諫，不聽。其後越入吳，請使吳王居甬東。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縊。賈逵曰︰甬東，越鄙，甬江東也。索隱曰︰今鄮縣卽其處。甬，余隴翻。垂謂眞曰︰「方今為人患者必在於秦，主上富於春秋，觀太傅識度，豈能敵苻堅、王猛乎？」眞曰︰「然，吾雖知之，如言不用何！」

**4**三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5**癸亥，大赦。

**6**秦楊成世為趙公雙將苟興所敗，毛嵩亦為燕公武所敗，奔還。秦王堅復遣武衞將軍王鑒、寧朔將軍呂光、將軍馮翊郭將、翟傉等帥衆三萬討之。敗，補邁翻。復，扶又翻。傉，奴沃翻。夏，四月，雙、武乘勝至于榆眉，以苟興為前鋒。王鑒欲速戰，呂光曰︰「興新得志，氣勢方銳，宜持重以待之。彼糧盡必退，退而擊之，蔑不濟矣！」二旬而興退。光曰︰「興可擊矣。」遂追之；興敗，因擊雙、武，大破之，斬獲萬五千級，武棄安定，與雙皆奔上邽；鑒等進攻之。

晉公柳數出挑戰，數，所角翻。挑，徒了翻。王猛不應。柳以猛為畏之，五月，留其世子良守蒲阪，帥衆二萬西趨長安。去蒲阪百餘里，鄧羌帥精騎七千夜襲，敗之。帥，讀曰率。趨，七喻翻。敗，補邁翻。柳引軍還，猛邀擊之，盡俘其衆。柳與數百騎入城，猛、羌進攻之。

秋，七月，王鑒等拔上邽，斬雙、武，宥其妻子。以左衞將軍苻雅為秦州刺史。八月，以長樂公丕為雍州刺史。樂，音洛。雍，於用翻。

九月，王猛等拔蒲阪，斬晉公柳及其妻子。猛屯蒲阪，遣鄧羌與王鑒等會攻陝城。

**7**燕王公、貴戚多占民為蔭戶，占，之贍翻。晉制︰官品自第一至第九，各以貴賤占田有差，而又各以品之高卑蔭其親屬，多者及九族，少者二世；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亦如之；而又得蔭人以為衣食客及佃客。國之戶口，少於私家，少，所沼翻。倉庫空竭，用度不足。尚書左僕射廣信公悅綰曰︰「今三方鼎峙，三方，謂燕、晉、秦也。各有吞倂之心。而國家政法不立，豪貴恣橫，橫，戶孟翻。至使民戶彈盡，委輸無入，委，於偽翻。輸，書遇翻。吏斷常俸，戰士絕廩，官貸粟帛以自贍給；旣不可聞於鄰敵，且非所以為治，治，直吏翻。宜一切罷斷諸蔭戶，盡還郡縣。」罷斷，丁管翻。燕主暐從之，使綰專治其事，糾擿姦伏，擿，他歷翻。無敢蔽匿，出戶二十餘萬，舉朝怨怒。朝，直遙翻。綰先有疾，自力釐校戶籍，疾遂亟。冬，十一月，卒。

**8**十二月，秦王猛等拔陝城，獲魏公廋，送長安。秦王堅問其所以反，對曰︰「臣本無反心，但以弟兄屢謀逆亂，臣懼幷死，故謀反耳。」堅泣曰︰「汝素長者，固知非汝心也；且高祖不可以無後。」苻健廟號高祖。乃賜廋死，原其七子，以長子襲魏公，餘子皆封縣公，以嗣越厲王及諸弟之無後者。苻生廢為越王，諡曰厲。苟太后曰︰「廋與雙俱反，雙獨不得置後，何也？」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高祖之子不可以無後。至於仲羣，不顧太后，謀危宗廟，苻雙，字仲羣。天下之法，不可私也！」以范陽公抑為征東大將軍、幷州刺史，鎭蒲阪；鄧羌為建武將軍、洛州刺史，鎭陝城。擢姚眺為汲郡太守。

**9**加大司馬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10**是歲，以仇池公楊世為秦州刺史，世弟統為武都太守。世亦稱臣於秦，秦以世為南秦州刺史。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

## 晉紀二十四起屠維大荒落（己巳），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二年。

海西公下

**太和四年**（己巳、三六九）

**1**春，三月，大司馬溫請與徐·兗二州刺史郗愔、江州刺史桓沖、豫州刺史袁眞等伐燕。慕容恪死，溫乃伐燕，自謂相時而動，可以制勝，豈知為慕容垂所敗哉！郗，丑之翻。愔，挹淫翻。初，愔在北府，晉都建康，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姑孰為南州。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京口兵可用，蓋山川風氣然也，豈必至謝玄用之而後敵人知畏哉！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乃遺溫牋，遺，于季翻。欲共獎王室，請督所部出河上。愔子超為溫參軍，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愔牋，更，工衡翻。自陳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老病，乞閒地自養，勸溫幷領己所統。溫得牋大喜，卽轉愔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冠，古玩翻。會稽為王國，改太守為內史。會，工外翻。溫自領徐、兗二州刺史。夏，四月，庚戌，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2**甲子，燕主暐立皇后可足渾氏，太后從弟尚書令豫章公翼之女也。從，才用翻。

**3**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郗超曰︰「道遠，汴水又淺，兵亂之餘，汴水塡淤，未嘗有人浚治，故淺。汴，皮變翻。恐漕運難通。」溫不從。六月，辛丑，溫至金鄕，金鄕縣，後漢屬山陽郡，晉屬高平郡，隋屬濟陰郡，唐屬兗州，我宋屬濟州，縣在州東南九十里。天旱，水道絕，溫使冠軍將軍毛虎生鑿鉅野三百里，引汶水會于清水。班固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南，入濟。水經註︰濟水東北入鉅野，其故瀆又東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謂之桓公瀆，濟自是北注。杜佑曰︰濟水，因王莽末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濟河，蓋因舊名，非濟水也。汶，音問。虎生，寶之子也。毛寶預有平蘇峻之功。註又見前。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艫數百里。舳，音逐。艫，音盧。郗超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自清水入河，皆是泝流，又道里回遠，故言難以通運。若寇不戰，運道又絕，因敵為資，復無所得，復，扶又翻。此危道也。不若盡舉見衆直趨鄴城，見，賢遍翻。趨，七喻翻。彼畏公威名，必望風逃潰，北歸遼、碣。碣，音竭。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欲城鄴而守之，則當此盛夏，難為功力，百姓布野，盡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請命矣。但恐明公以此計輕銳，勝負難必，欲務持重，則若頓兵河、濟，濟，子禮翻。控引漕運，俟資儲充備，至來夏乃進兵；雖如賖遲，賖，遠也。然期於成功而已。捨此二策而連軍北上，上，時掌翻。進不速決，退必愆乏。愆，差爽也。乏，匱竭也。此言糧運。賊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澀滯。澀，色立翻。且北土早寒，三軍裘褐者少，少，詩沼翻。恐於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溫又不從。郗超之謀略，豈常人所及哉，宜桓溫重之也。重之而不從其計者，直趨鄴城，決勝負於一戰，溫所不敢；頓兵河、濟以待來年，使燕得為備，溫亦不為也。

溫遣建威將軍檀玄攻湖陸，拔之，湖陸縣，前漢曰湖陵，屬山陽郡，章帝更名湖陸；晉分屬高平郡。賢曰︰湖陸故城在今兗州方與縣東南。獲燕寧東將軍慕容忠。燕主暐以下邳王厲為征討大都督，帥步騎二萬逆戰于黃墟，水經註︰陳留小黃縣有黃鄕。杜預曰︰外黃縣東有黃城，兵亂之後，城邑丘墟，故曰黃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厲兵大敗，單馬奔還。高平太守徐翻舉郡來降。前鋒鄧遐、朱序敗燕將傅顏於林渚。水經註︰華水東逕棐城北，卽北林亭也。春秋諸侯會于棐林以救鄭，遇于北林。按林鄕故城在新鄭北；又有白鴈陂，在長社東北，林鄕西南。敗，補邁翻。暐復遣樂安王臧統諸軍拒溫，復，扶又翻。臧不能抗，乃遣散騎常侍李鳳求救于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秋，七月，溫屯武陽，此東武陽也，漢屬東郡，魏、晉屬陽平郡，唐改曰朝城縣、屬魏州。燕故兗州刺史孫元帥其族黨起兵應溫，溫至枋頭。帥，讀曰率。枋，音方。暐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暐乃以垂代樂安王臧為使持節、南討大都督，使，疏吏翻。帥征南將軍范陽王德等衆五萬以拒溫。垂表司徒左長史申胤、黃門侍郞封孚、尚書郞悉羅騰皆從軍。悉羅騰，蓋夷人，以部落為氏，如魏書·官氏志所載，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叱羅氏、如羅氏之類。胤，鍾之子；孚，放之子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和九年。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暐又遣散騎侍郞樂嵩請救于秦，許賂以虎牢以西之地。秦王堅引羣臣議于東堂，皆曰︰「昔桓溫伐我，至灞上，見九十九卷永和十年。燕不救我；今溫伐燕，我何救焉！且燕不稱藩於我，我何為救之！」王猛密言於堅曰︰「燕雖強大，慕容評非溫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幷、豫之粟，觀兵崤、澠，澠，彌兗翻。則陛下大事去矣。今不如與燕合兵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弊而取之，不亦善乎！」王猛之取李儼，其計亦出此。堅從之。八月，遣將軍苟池、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二萬以救燕，出自洛陽，軍至潁川；潁州郡，治許昌。又遣散騎侍郞姜撫報使于燕。使，疏吏翻。以王猛為尚書令。

太子太傅封孚問於申胤曰︰「溫衆強士整，乘流直進，今大軍徒逡巡高岸，兵不接刃，未見克殄之理，事將何如？」胤曰︰「以溫今日聲勢，似能有為，然在吾觀之，必無成功。何則？晉室衰弱，溫專制其國，晉之朝臣未必皆與之同心。朝，直遙翻。故溫之得志，衆所不願也，必將乖阻以敗其事。乖，異也。阻，隔也。敗，補邁翻。又，溫驕而恃衆，怯於應變。大衆深入，值可乘之會，反更逍遙中流，不出赴利，欲望持久，坐取全勝；溫之為計正如此，申胤料之審矣。若糧廩愆懸，情見勢屈，必不戰自敗，此自然之數。」溫攻秦而不渡霸水，攻燕而徘徊枋頭，人皆咎其不進；知彼知己，溫蓋臨敵而方有見乎此也。溫之智雖不足以禁暴定功，然其去衆人亦遠矣。愆，謂糧運失期不至。懸，絕也。見，賢遍翻。

溫以燕降人段思為鄕導，降，戶江翻。鄕，讀曰嚮。悉羅騰與溫戰，生擒思；溫使故趙將李述徇趙、魏，騰又與虎賁中郞將染干津擊斬之；染干，亦夷姓，如悉羅之類。溫軍奪氣。

初，溫使豫州刺史袁眞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運，眞克譙、梁而不能開石門，譙、梁，譙郡及梁國也。水運路塞。塞，悉則翻。

九月，燕范陽王德帥騎一萬、蘭臺『章︰十二行本「臺」下有「治書」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侍御史劉當帥騎五千屯石門，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燕豫州刺史治許昌。斷，丁管翻。當，佩之子也。劉佩為慕容皝將，卻石虎，攻宇文，皆有功。德使將軍慕容宙帥騎一千為前鋒，與晉兵遇，宙曰︰「晉人輕剽，剽，匹妙翻；急也。怯於陷敵，勇於乘退，宜設餌以釣之。」乃使二百騎挑戰，挑，徒了翻。分餘騎為三伏。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以擊之，晉兵死者甚衆。

溫戰數不利，糧儲復竭，數，所角翻。復，扶又翻；下同。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重，直用翻。自陸道奔還。以毛虎生督東燕等四郡諸軍事，領東燕太守。沈約曰︰東燕郡，江左分濮陽所立也。余按石虎分東燕郡屬洛州，則是郡蓋祖逖在豫州時所置也。燕，於賢翻。

溫自東燕出倉垣，鑿井而飲，汴水、濟瀆皆自北而南，恐追兵毒其上流，故鑿井而飲。行七百餘里。燕之諸將爭欲追之，吳王垂曰︰「不可，溫初退惶恐，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為後拒，擊之未必得志，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必晝夜疾趨，俟其士衆力盡氣衰，然後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徐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告諸將曰︰「溫可擊矣。」乃急追之，及溫於襄邑。襄邑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范陽王德先帥勁騎四千伏於襄邑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於譙，又破之，死者復以萬計。孫元遂據武陽以拒燕，燕左衞將軍孟高討擒之。

冬，十月，己巳，大司馬溫收散卒，屯于山陽。劉昫曰︰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置山陽郡，改為山陽縣，唐為楚州治所。溫深恥喪敗，喪，息浪翻。乃歸罪於袁眞，以石門不開、糧運不繼為眞罪。奏免眞為庶人；又免冠軍將軍鄧遐官。冠，古玩翻。眞以溫誣己，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眞遂據壽春叛降燕，且請救；亦遣使如秦。降，戶江翻。使，疏吏翻；下同。溫以毛虎生領淮南太守，守歷陽。淮南太守本治壽春，壽春旣叛，以虎生領淮南而守歷陽。歷陽本淮南屬縣，虎生守之，外以備壽春，內以衞江南。

**4**燕、秦旣結好，好，呼到翻。使者數往來。數，所角翻。燕散騎侍郞『章︰十二行本「郞」下有「太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郝晷、給事黃門侍郞梁琛相繼如秦。琛，丑林翻。晷與王猛有舊，猛接以平生，問以東方之事。晷見燕政不脩而秦大治，治，直吏翻。『章︰十二行本「治」下有「知燕將亡」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陰欲自託於猛，頗泄其實。

琛至長安，秦王堅方畋於萬年，萬年，秦之櫟陽，漢高帝更名，屬馮翊，晉屬京兆。欲引見琛，見，賢遍翻。琛曰︰「秦使至燕，燕之君臣朝服備禮，灑掃宮庭，朝，直遙翻。灑，所賣翻，又如字。掃，所報翻，又如字。然後敢見。今秦王欲野見之，使臣不敢聞命！」尚書郞辛勁謂琛曰︰「賓客入境，惟主人所以處之，君焉得專制其禮！且天子稱乘輿，處，昌呂翻。焉，於虔翻。乘，繩證翻。所至曰行在所，何常居之有！又，春秋亦有遇禮，春秋︰隱四年，公及宋公遇于清。公羊傳曰︰遇者何？不期也。杜預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何為不可乎！」琛曰︰「晉室不綱，靈祚歸德，靈祚，猶班彪王命論所謂神明之祚也。二方承運，俱受明命。而桓溫猖狂，闚我王略，左傳︰侵敗王略。杜預註曰︰略，經略法度。余謂此略，封略也，如左傳「王與之武公之略」之略。燕危秦孤，勢不獨立，是以秦主同恤時患，要結好援。要，一遙翻。好，呼到翻；下同。東朝君臣，引領西望，愧其不競，以為鄰憂，競，強也。朝，直遙翻；下同。西使之辱，敬待有加。今強寇旣退，交聘方始，謂宜崇禮篤義以固二國之歡；若忽慢使臣，是卑燕也，豈脩好之義乎！夫天子以四海為家，故行曰乘輿，止曰行在。今海縣分裂，騶衍曰︰中國有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有九州，禹所敍九州是也；其外有裨海環之。海縣之說，蓋本諸此。天光分曜，安得以乘輿、行在為言哉！禮，不期而見曰遇；蓋因事權行，其禮簡略，豈平居容與之所為哉！客使單行，誠勢屈於主人；然苟不以禮，亦不敢從也。」堅乃為之設行宮，為，于偽翻。百僚陪位，然後延客，如燕朝之儀。

事畢，堅與之私宴，倣古私覿之禮也。問︰「東朝名臣為誰？」琛曰︰「太傅上庸王評，明德茂親，光輔王室；車騎大將軍吳王垂，雄略冠世，冠，古玩翻。折衝禦侮；其餘或以文進，或以武用，官皆稱職，稱，尺證翻。野無遺賢。」

琛從兄奕為秦尚書郞，從，才用翻。堅使典客，館琛於奕舍。漢有典客之官，後改為大鴻臚。此特臨時使之典客耳。館，音貫；下果館同。琛曰︰「昔諸葛瑾為吳聘蜀，與諸葛亮惟公朝相見，退無私面，瑾，亮兄弟也。為，于偽翻。余竊慕之。今使之卽安私室，所不敢也。」乃不果館。奕數來就邸舍，與琛臥起，間問琛東國事。數，所角翻。間，古莧翻。琛曰︰「今二方分據，兄弟並蒙榮龐，論其本心，各有所在。琛欲言東國之美，恐非西國之所欲聞；燕在關東，秦在關西，二方分據，故謂燕為東國，秦為西國。欲言其惡，又非使臣之所得論也。使，疏吏翻。兄何用問為！」

堅使太子延琛相見。秦人欲使琛拜太子，先諷之曰︰「鄰國之君，猶其君也；鄰國之儲君，亦何以異乎！」琛曰︰「天子之子視元士，欲其由賤以登貴也。禮記·郊特牲曰︰天子之元子，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尚不敢臣其父之臣，況他國之臣乎！苟無純敬，則禮有往來，情豈忘恭，但恐降屈為煩耳。」言當答拜也。乃不果拜。

王猛勸堅留琛，堅不許。

**5**燕主暐遣大鴻臚溫統拜袁眞使持節、都督淮南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宣城公。臚，陵如翻。使，疏吏翻。統未踰淮而卒。

**6**吳王垂自襄邑還鄴，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所募將士忘身立効，將軍孫蓋等椎鋒陷陳，立効，句絕。椎，擣也，直擣其鋒也。應蒙殊賞。」評皆抑而不行。垂數以為言，與評廷爭，怨隙愈深。數，所角翻。爭，讀如字。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事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惡，烏路翻。毀其戰功，與評密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蘭建知之，以告垂曰︰「先發制人，兵法曰︰先發制人，後發者人制之。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為矣。」垂曰︰「骨肉相殘而首亂於國，吾有死而已，不忍為也。」頃之，二人又以告，曰︰「內意已決，內意，謂可足渾后之意也。不可不早發。」垂曰︰「必不可彌縫，吾寧避之於外，餘非所議。」

垂內以為憂，而未敢告諸子。世子令請曰︰「尊比者如有憂色，令呼其父曰尊。比，毗至翻。豈非以主上幼沖，太傅疾賢，功高望重，愈見猜邪？」垂曰︰「然。吾竭力致命以破強寇，本欲保全家國，豈知功成之後，返令身無所容。汝旣知吾心，何以為吾謀？」令曰︰「主上闇弱，委任太傅，一旦禍發，疾於駭機。機，弩牙也。譬之彀弩，不虞而機先發，使人震駭，故曰駭機。今欲保族全身，不失大義，莫若逃之龍城，遜辭謝罪，以待主上之察，若周公之居東，庶幾感寤而得還，此幸之大者也。書︰武王有疾，周公冊祝于太王、王季、文王，請以身代。武王旣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東征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乃為詩以詒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天大雷電以風，王啓金縢，得周公代武王之說，乃執書以泣，迎周公而歸。幾，居希翻。如其不然，則內撫燕、代，外懷羣夷，守肥如之險以自保，亦其次也。」肥如之險，卽盧龍之塞也。垂曰︰「善！」

十一月，辛亥朔，垂請畋于大陸，續漢志曰︰鉅鹿，故大鹿，有大陸澤，卽廣阿澤。因微服出鄴，將趨龍城；至邯鄲，趨，七喻翻。邯鄲縣，漢屬趙國，本趙都也；晉屬廣平郡，東魏廢，隋復置，唐屬磁州。邯鄲，音寒丹。少子麟，素不為垂所愛，逃還告狀，少，詩照翻。垂左右多亡叛。太傅評白燕主暐，遣西平公強帥精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及於范陽；世子令斷後，斷，丁管翻。強不敢逼。會日暮，令謂垂曰︰「本欲保東都以自全，燕旣都鄴，謂龍城為東都。今事已泄，謀不及設；秦主方招延英傑，不如往歸之。」垂曰︰「今日之計，舍此安之！」舍，讀曰捨。乃散騎滅迹，傍南山復還鄴，傍，步浪翻。自范陽傍南山，蓋由中山、常山山谷間南還也。隱于趙之顯原陵。顯原陵，趙主石虎虛葬處。俄有獵者數百騎四面而來，抗之則不能敵，逃之則無路，不知所為。會獵者鷹皆飛颺，衆騎散去，颺，戶章翻。垂乃殺白馬以祭天，且盟從者。從，才用翻。

世子令言於垂曰︰「太傅忌賢疾能，搆事以來，人尤忿恨。謂搆殺垂之謀也。今鄴城之中，莫知尊處，如嬰兒之思母，夷、夏同之，夏，戶雅翻。若順衆心，襲其無備，取之如指掌耳。事定之後，革弊簡能，大匡朝政，朝，直遙翻。以輔主上，安國存家，功之大者也。今日之便，誠不可失，願給騎數人，足以辦之。」垂曰︰「如汝之謀，事成誠為大福，不成悔之何及！不如西奔，可以萬全。」子馬奴潛謀逃歸，殺之而行。至河陽，為津吏所禁，斬之而濟。遂自洛陽與段夫人、世子令、令弟寶、農、隆、兄子楷、舅蘭建、郞中令高弼俱奔秦，留妃可足渾氏於鄴。段夫人，垂前妃之女弟。可足渾妃，可足渾太后之妹也，詳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高弼，垂之國卿。乙泉戍主吳歸追及於閺鄕，乙泉戍，卽魏該所保乙泉塢也，在宜陽縣西南，洛水之北原上。閺鄕在弘農湖縣。閺，音旻。世子令擊之而退。

初，秦王堅聞太宰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郊迎，執手曰︰「天生賢傑，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然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告成岱宗，然後還卿本邦，世封幽州，使卿去國不失為子之孝，歸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垂謝曰︰「羇旅之臣，免罪為幸；本邦之榮，非所敢望！」堅復愛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復，扶又翻。皆厚禮之，賞賜鉅萬，每進見，屬目觀之。見，賢遍翻。屬，之欲翻。關中士民素聞垂父子名，皆嚮慕之。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馴，擾也，從也，順也。豢養猛獸，使之擾狎順人之意曰馴。馴，詳遵翻。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以清四海，柰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萬乘乎！」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封賓徒侯，乘，繩證翻。冠，古玩翻。賓徒，漢縣名，屬遼西郡。楷為積弩將軍。

燕魏尹范陽王德素與垂善，及車騎從事中郞高泰，皆坐免官。垂在燕為車騎大將軍，以泰為從事中郞。尚書右丞申紹言於太傅評曰︰「今吳王出奔，外口籍籍，師古曰︰籍籍，猶紛紛也。宜徵王僚屬之賢者顯進之，粗可消謗。」粗，坐五翻。評曰︰「誰可者？」紹曰︰「高泰其領袖也。」乃以泰為尚書郞。泰，瞻之從子；高瞻見九十一卷元帝太興二年。從，才用翻。紹，胤之子『章︰十二行本「子」作「兄」；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也。

秦留梁琛月餘，乃遣歸。琛兼程而進，程，驛程也。謂行者以二驛為程，若一程而行四驛，是兼程也。比至鄴，比，必寐翻。吳王垂已奔秦。琛言於太傅評曰︰「秦人日閱軍旅，多聚糧於陝東；陝，失冉翻。以琛觀之，為和必不能久。今吳王又往歸之，秦必有窺燕之謀，宜早為之備。」評曰︰「秦豈肯受叛臣而敗和好哉！」敗，補遇翻。好，呼到翻；下同。琛曰︰「今二國分據中原，常有相吞之志；桓溫之入寇，彼以計相救，非愛燕也；若燕有釁，彼豈忘其本志哉！」苻堅、王猛之為謀，梁琛固已窺見之矣。評曰︰「秦主何如人？」琛曰︰「明而善斷。」斷，丁亂翻。問王猛，曰︰「名不虛得。」評皆不以為然。琛又以告燕主暐，暐亦不然之。以告皇甫眞，眞深憂之，上疏言︰「苻堅雖聘問相尋，然實有窺上國之心，非能慕樂德義，不忘久要也。樂，音洛。要，一遙翻。朱熹曰︰久要，舊約也。前出兵洛川，謂苟池、鄧羌救燕時也。及使者繼至，使，疏吏翻。國之險易虛實，易，以豉翻。彼皆得之矣。今吳王垂又往從之，為其謀主；伍員之禍，不可不備。伍員去楚奔吳，借吳兵以報楚入郢，事見左傳。員，音云。洛陽、太原、壺關，皆宜選將益兵，以防未然。」秦後伐燕之路，果如眞所料。杜佑曰︰潞州上黨縣，漢為壺關縣。暐召太傅評謀之，評曰︰「秦國小力弱，恃我為援；且苻堅庶幾善道，言苻堅雖未能純以善道交鄰，猶庶幾焉。幾，居希翻。終不肯納叛臣之言，絕二國之好；不宜輕自驚擾以啓寇心。」卒不為備。卒，子恤翻。

秦遣黃門郞石越聘於燕，太傅評示之以奢，欲以誇燕之富盛。高泰及太傅參軍河間劉靖言於評曰︰「越言誕而視遠，非求好也，乃觀釁也。宜耀兵以示之，用折其謀。今乃示之以奢，益為其所輕矣。」評不從。泰遂謝病歸。

是時太后可足渾氏侵橈國政，太傅評貪昧無厭，橈，奴敎翻，又奴巧翻。厭，於鹽翻。貪昧者，貪財昧利，不顧其害也。貨賂上流，流，水行也。水行就下，無逆而上流之理。貨賂上行，言其逆於常理也。上，時掌翻；下同。官非才舉，羣下怨憤。尚書左丞申紹上疏，以為︰「守宰者，致治之本。治，直吏翻。今之守宰，率非其人，或武臣出於行伍，或貴戚生長綺紈，旣非鄕曲之選，又不更朝廷之職。守，式又翻。行，戶剛翻。長，知兩翻。更，工衡翻。加之黜陟無法，貪惰者無刑罰之懼，清修者無旌賞之勸。是以百姓困弊，寇盜充斥，綱頹紀紊，莫相糾攝。糾，督也。攝，錄也。紊，音問。又官吏猥多，踰於前世，公私紛然，不勝煩擾。勝，音升。大燕戶口，數兼二寇，以晉、秦為二寇。弓馬之勁，四方莫及；而比者戰則屢北，皆由守宰賦調不平，比，毗至翻。調，徒釣翻。侵漁無已，行留俱窘，莫肯致命故也。後宮之女四千餘人，僮侍廝役尚在其外，廝，音斯。一日之費，厥直萬金；士民承風，競為奢靡。彼秦、吳僭僻，謂秦僭號而吳僻在一隅也。猶能條治所部，有兼幷之心，治，直之翻。而我上下因循，日失其序；我之不脩，彼之願也。謂宜精擇守宰，倂官省職，存恤兵家，使公私兩遂，節抑浮靡，愛惜用度，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如此則溫、猛可梟，謂桓溫、王猛。梟，堅堯翻。二方可取，豈特保境安民而已哉！又，索頭什翼犍疲病昏悖，蕭子顯曰︰鮮卑被髮左衽，故呼為索頭。索，昔各翻。犍，居言翻。悖，蒲內翻。雖乏貢御，御，進也。無能為患，而勞兵遠戍，有損無益。燕戍雲中以備代。不若移於幷土，控制西河，南堅壺關，北重晉陽，西寇來則拒守，過則斷後，斷，丁管翻。猶愈於戍孤城守無用之地也。」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6**辛丑，丞相昱與大司馬溫會涂中，楊正衡曰︰涂，音除。涂中，今滁州全椒縣、眞州六合縣地。以謀後舉；以溫世子熙為豫州刺史、假節。

**7**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旣退，燕人悔之，謂秦人曰︰「行人失辭。謂使者許割地為失辭也。有國有家者，分災救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遣輔國將軍王猛、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帥步騎三萬伐燕。十二月，進攻洛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考異曰︰燕少帝紀，此年十二月，王猛攻洛，明年正月，拔洛。十六國·秦春秋，十一月，王猛伐燕，遺慕容紀書，紀請降；十二月，猛受降而歸。今按獻莊紀云，慕容令之奔還鄴，建熙元年二月也，時王猛猶在洛。又猛遺紀書云︰「去年桓溫起師。」故從燕書。

**8**大司馬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鎭之。時征役旣頻，加之疫癘，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章︰十二行本「孫」上有「太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盛漢桓帝置祕書監；晉武帝以祕書倂中書省；惠帝復置祕書監，其屬有丞、有郞，幷統著作省。作晉春秋，直書時事。大司馬溫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為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晉人於人子之前稱其父為尊君、尊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戶事！」言欲滅其門也。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家居，性方嚴，有軌度，子孫雖斑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為百口切計。稽，音啓。盛大怒，不許；諸子遂私改之。盛先已寫別本，傳之外國。及孝武帝購求異書，得之於遼東人，與見本不同，見，賢遍翻。遂兩存之。史言桓溫雖以威逼改孫盛之書，終不能沒其實。

**五年**（庚午、三七○）

**1**春，正月，己亥，袁眞以梁國內史沛郡朱憲及弟汝南內史斌陰通大司馬溫，殺之。斌，音彬。

**2**秦王猛遺燕荊州刺史武威王筑書遺，于季翻。燕荊州治洛陽。筑，張六翻。曰︰「國家今已塞成皋之險，塞，悉則翻。杜盟津之路，盟，讀曰孟。大駕虎旅百萬，自軹關取鄴都，金墉窮戍，外無救援，城下之師，將軍所監，監，視也。猶言目所見也。豈三百弊卒所能支也！」筑懼，以洛陽降；降，戶江翻。猛陳師受之。燕衞大將軍樂安王臧城新樂，破秦兵于石門，石門在滎陽；新樂亦當在滎陽界。宋白曰︰衞州新鄕縣治古新樂城。新樂城，十六國時，燕將樂安王臧所築。執秦將楊猛。

王猛之發長安也，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為鄕導。將行，造慕容垂飲酒，從容謂垂曰︰鄕，讀曰嚮。造，七到翻。從，千容翻。「今當遠別，何以贈我？使我覩物思人。」垂脫佩刀贈之。猛至洛陽，賂垂所親金熙，使詐為垂使者，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讎，讒毀日深；秦王雖外相厚善，其心難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卒，子恤翻。將為天下笑。吾聞東朝比來始更悔悟，朝，直遙翻。比，毗至翻。主、后相尤。主、后，謂燕主暐及可足渾后也。相尤，言相責過。吾今還東，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躊，直留翻。躇，陳如翻。猶豫，住足之意。又不可審覆。乃將舊騎，舊騎，自燕奔秦所從者。騎，奇寄翻；下同。詐為出獵，遂奔樂安王臧於石門。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及藍田，為追騎所獲。秦王堅引見東堂，勞之曰︰勞，力到翻。「卿家國失和，委身投朕。賢子心不忘本，猶懷首丘，禮記·檀弓曰︰太公封於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首，式又翻。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將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晉臼季薦冀缺於晉文公，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罪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卿何為過懼而狼狽如是乎！」狼，進則跋其胡，退則疐其尾。狽，狼屬也。生子，欠一足。二者相附而後能行，故世謂進退不可而不能行者為狼狽。待之如舊。燕人以令叛而復還，其父為秦所厚，疑令為反間，復，扶又翻。間，古莧翻。徙之沙城，在龍都東北六百里。沙城，在沙野。龍都，卽龍城。

臣光曰︰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殷紂暴虐日甚，微子抱祭器而奔周。武王乃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伐紂，殺之，而革殷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史記︰戎使由余使於秦，繆公留由余而遺戎王女樂，戎王受而說之，繆公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降秦。繆公問以伐戎之形，幷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楚殺伍奢，其子員奔吳，吳王闔閭用其謀而伐楚，破楚入郢。漢得陳平而誅項籍，事見九卷漢高帝二年至四年。魏得許攸而破袁紹；事見六十三卷漢獻帝建安五年。彼敵國之材臣，來為己用，進取之良資也。王猛知慕容垂之心久而難信，獨不念燕尚未滅，垂以材高功盛，無罪見疑，窮困歸秦，未有異心，遽以猜忌殺之，是助燕為無道而塞來者之門也，塞，悉則翻。如何其可哉！故秦王堅禮之以收燕望，親之以盡燕情，寵之以傾燕衆，信之以結燕心，未為過矣。猛何汲汲於殺垂，乃為市井鬻賣之行，行，下孟翻。有如嫉其寵而讒之者，豈雅德君子所宜為哉！

**3**樂安王臧進屯滎陽，王猛遣建威將軍梁成、洛州刺史鄧羌擊走之；留羌鎭金墉，以輔國司馬桓寅為弘農太守，猛為輔國將軍，以寅為司馬。代羌戍陝城而還。秦初以洛州刺史鎭陝；今鄧羌旣進金屯金墉，故以桓寅代戍陝。陝，失冉翻。

秦王堅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封平陽郡侯。猛固辭曰︰「今燕、吳未平，戎車方駕，而始得一城，卽受三事之賞，三事，三公也。若克殄二寇，將何以加之！」堅曰︰「苟不蹔抑朕心，何以顯謙光之美！已詔有司權聽所守；封爵酬庸，庸，功也。其勉從朕命！」

**4**二月，癸酉，袁眞卒。陳郡太守朱輔立眞子瑾為建威將軍、豫州刺史，以保壽春，遣其子乾之及司馬爨亮如鄴請命。燕人以瑾為揚州刺史，輔為荊州刺史。瑾，渠吝翻。

**5**三月，秦王堅以吏部尚書權翼為尚書右僕射。夏，四月，復以王猛為司徒，錄尚書事；復，扶又翻；下同。猛固辭，乃止。

**6**燕、秦皆遣兵助袁瑾，大司馬溫遣督護竺瑤等禦之。燕兵先至，瑤等與戰于武丘，破之。武丘，卽丘頭，文王平諸葛誕，改曰武丘，以旌武功。杜佑曰︰丘頭卽潁州沈丘縣。南頓太守桓石虔克其南城。惠帝分汝南，立南頓郡。南城，壽春南城也。石虔，溫之弟子也。

**7**秦王堅復遣王猛督鎭南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燕。

**8**慕容令自度終不得免，度，徒洛翻。密謀起兵，沙城中讁戍士數千人，令皆厚撫之。讁，陟革翻。五月，庚午，令殺牙門孟嬀。城大涉圭懼，請自效。姓譜︰涉，姓也。左傳晉有大夫涉佗。嬀，居為翻。令信之，引置左右。遂帥讁戍士東襲威德城，威德城，卽宇文涉夜干所居城也，燕王皝改曰威德城。殺城郞慕容倉，據城部署，遣人招東西諸戍，翕然皆應之。鎭東將軍勃海王亮鎭龍城，令將襲之；其弟麟以告亮，亮閉城拒守。癸酉，涉圭因侍直擊令，令引涉圭置左右，故得因侍直而擊之。令單馬走，其黨皆潰。涉圭追令至薛黎澤，擒而殺之，詣龍城白亮。亮為誅涉圭，為，于偽翻。收令尸而葬之。

**9**六月，乙卯，秦王堅送王猛於灞上，曰︰「今委卿以關東之任，當先破壺關，平上黨，魏收曰︰秦置上黨郡，治壺關城，前漢治長子城，董卓治壺關城，慕容氏治安民城，後遷壺關城。長驅取鄴，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淮南子之言。吾當親督萬衆，繼卿星發，星發，謂戴星而發行也。舟車糧運，水陸俱進，卿勿以為後慮也。」猛曰︰「臣杖威靈，奉成算，盪平殘胡，盪，徒朗翻。如風掃葉，願不煩鑾輿親犯塵霧，但願速敕所司部置鮮卑之所。」言預為治舍，以待其至。堅大悅。

**10**秋，七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11**秦王猛攻壺關，楊安攻晉陽。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以拒秦。考異曰︰載記云「四十萬」，今從晉春秋。暐以秦寇為憂，召散騎侍郞李鳳、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黃門侍郞梁琛、中書侍郞樂嵩問曰︰「秦兵衆寡何如？今大軍旣出，秦能戰乎？」鳳曰︰「秦國小兵弱，非王師之敵；景略常才，又非太傅之比，不足憂也。」王猛，字景略。琛、嵩曰︰「勝敗在謀，不在衆寡。秦遠來為寇，安肯不戰！且吾當用謀以求勝，豈可冀其不戰而已乎！」暐不悅。王猛克壺關，執上黨太守南安王越，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降，戶江翻。燕人大震。

黃門侍郞封孚問司徒長史申胤曰︰「事將何如？」胤歎曰︰「鄴必亡矣，吾屬今茲將為秦虜。然越得歲而吳伐之，卒受其禍。左傳︰昭三十二年，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杜預註曰︰此年歲在星紀，星紀，吳、越之分也。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吳先用兵，故反受其殃。卒，子恤翻。今福德在燕，福德在燕，亦謂歲星在燕分也。後苻堅所謂「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是也。秦雖得志，而燕之復建，不過一紀耳。」為後燕復興張本。復，扶又翻，又如字。

**12**大司馬溫自廣陵帥衆二萬討袁瑾；以襄城太守劉波為淮南內史，將五千人鎭石頭。波，隗之孫也。元帝之末，劉隗避王敦之難，因北奔于後趙。帥，讀曰率。將，卽亮翻；下同。癸丑，溫敗瑾于壽春，敗，補邁翻。遂圍之。燕左衞將軍孟高將騎兵救瑾，至淮北，未渡，會秦伐燕，燕召高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3**廣漢妖賊李弘，詐稱漢歸義侯勢之子，聚衆萬餘人，自稱聖王，年號鳳凰。妖，於驕翻。隴西人李高，詐稱成主雄之子，攻破涪城，涪，音浮。逐梁州刺史楊亮。九月，益州刺史周楚遣子瓊討高，又使瓊子梓潼太守虓討弘，皆平之。虓，虛交翻。

**14**秦楊安攻晉陽，晉陽兵多糧足，久之未下。王猛留屯騎校尉苟長戍壺關，「苟長」，恐當作「苟萇」。引兵助安攻晉陽，為地道，使虎牙將軍張蚝帥壯士數百潛入城中，大呼斬關，納秦兵。呼，火故翻。辛巳，猛、安入晉陽，執燕幷州刺史東海王莊。太傅評畏猛不敢進，屯于潞川。據水經註︰潞川在上黨潞縣北。闞駰曰︰潞水，卽漳水也。為冀州浸。冬，十月，辛亥，猛留將軍武都毛當戍晉陽，進兵潞川，與慕容評相持。

壬戌，猛遣將軍徐成覘燕軍形要，形者，見於外；要者，有諸中。覘見其形，未足以決勝負；覘見其要，則勝負之機決矣。覘，丑廉翻，又丑豔翻。期以日中；及昏而返，猛怒，將斬之。鄧羌請之曰︰「今賊衆我寡，詰朝將戰；杜預曰︰詰朝，平旦也。詰，去吉翻。朝，如字。成，大將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殺成，軍法不立。」羌固請曰︰「成，羌之郡將也，成蓋為羌本郡太守。將，卽亮翻；下同。雖違期應斬，羌願與成効戰以贖之。」効戰，謂効力決戰也。猛弗許。羌怒，還營，嚴鼓勒兵，將攻猛。猛問其故，羌曰︰「受詔討遠賊；今有近賊，自相殺，欲先除之！」猛謂羌義而有勇，使語之曰︰「將軍止，吾今赦之。」成旣免，羌詣猛謝。猛執其手曰︰「吾試將軍耳，將軍於郡將尚爾，況國家乎，吾不復憂賊矣！」語，牛倨翻。復，扶又翻。

太傅評以猛懸軍深入，欲以持久制之。評為人貪鄙，鄣固山泉，鬻樵及水，山者，樵之所仰；泉者，汲之所仰。障固山泉，使軍士不得樵汲，而鬻薪水以牟利。積錢帛如丘陵；賈公彥曰︰高曰丘，大阜曰陵。士卒怨憤，莫有鬬志。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眞奴才，雖億兆之衆不足畏，況數十萬乎！吾今茲破之必矣。」乃遣游擊將軍郭慶帥騎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燒評輜重，火見鄴中。間，古莧翻。重，直用翻。見，賢遍翻。潞川地形高而近鄴，且火盛，故鄴中望而見之。燕主暐懼，遣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慕容廆廟號高祖。當以宗廟社稷為憂，柰何不撫戰士而榷賣樵水，專以貨殖為心乎！榷，古岳翻。府庫之積，朕與王共之，何憂於貧！若賊兵遂進，家國喪亡，喪，息浪翻。王持錢帛欲安所置之！」乃命悉以其錢帛散之軍士，酈道元曰︰評鬻水與軍人，絹匹，與水二石。且趨使戰。趨，讀曰趣，音趨玉翻。評大懼，遣使請戰於猛。使，疏吏翻。

甲子，猛陳於渭源而誓之按渭水不出潞縣。水經註有涅水出潞縣西覆甑山。或者「渭」字其「涅」字之誤乎？又按溫公稽古錄，書王猛破評于清原。杜預曰︰河東聞喜縣北有清原。其地又與潞川相遠，姑存疑以待知者。杜佑通典作「潞源」。陳，讀曰陣；下同。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當竭力致死，有進無退，共立大功，以報國家；受爵明君之朝，稱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受爵明君之朝，謂有功而受賞於朝也。稱觴父母之室，謂受賞而歸，舉酒為父母壽也。朝，直遙翻。衆皆踴躍，破釜棄糧，大呼競進。呼，火故翻。

猛望燕兵之衆，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不能破勍敵，勍，渠京翻。成敗之機，在茲一舉，將軍勉之！」羌曰︰「若能以司隸見與者，公勿以為憂。」猛曰︰「此非吾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秦雍州刺史治安定，安定在秦中為大郡。處，昌呂翻。羌不悅而退。俄而兵交，猛召羌，羌寢不應。猛馳就許之，羌乃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赴燕陳，出入數四，旁若無人，所殺傷數百。及日中，燕兵大敗，俘斬五萬餘人，乘勝追擊，所殺及降者又十萬餘人。降，戶江翻。評單騎走還鄴。

崔鴻曰︰鄧羌請郡將以撓法，徇私也；撓，奴敎翻，又女巧翻。勒兵欲攻王猛，無上也；臨戰豫求司隸，邀君也；有此三者，罪孰大焉！猛能容其所短，收其所長，若馴猛虎，馭悍馬，以成大功。詩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詩·谷風之辭。毛氏曰︰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陸璣草木疏曰︰葑，蕪菁也。菲，息菜。郭璞曰︰葑，菘菜也。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菲，芴，土瓜也。息菜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葍，大葉，白華，根如指，色白可食。葍，方六翻。猛之謂矣！

**15**秦兵長驅而東，自潞川而東攻鄴。丁卯，圍鄴。猛上疏稱︰「臣以甲子之日，大殲醜類。謂甲子之日克勝，事同周武王克紂。殲，息廉翻。順陛下仁愛之志，使六州士庶，不覺易主，自非守迷違命，一無所害。」秦王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三月為一時。而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言電赴。詩曰︰星言夙駕。謂早駕見星而行也。電赴，言其疾也。帥，讀曰率。將軍其休養將士，以待朕至，然後取之。」

猛之未至也，鄴旁剽劫公行，剽，匹妙翻。及猛至，遠近帖然；號令嚴明，軍無私犯，言軍士不敢私犯鄴民也。法簡政寬，燕民各安其業，更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更，工衡翻。復，扶又翻。王猛聞之，歎曰︰「慕容玄恭信奇士也，可謂古之遺愛矣！」慕容恪，字玄恭，封太原王。設太牢以祭之。

十一月，秦王堅留李威輔太子守長安，陽平公融鎭洛陽，自帥精銳十萬赴鄴，七日而至安陽，晉志︰安陽縣屬魏郡。魏收志曰︰天平初，倂蕩陰、安陽屬鄴。又汲郡北脩武縣有安陽城。宴祖父時故老。苻洪父子先屯枋頭，有故老尚存，聞堅之來，迎於安陽，故宴之。猛潛如安陽謁堅，堅曰︰「昔周亞夫不迎漢文帝，見十五卷漢文帝後六年。今將軍臨敵而棄軍，何也？」猛曰︰「亞夫前卻人主以求名，臣竊少之。少，詩沼翻。且臣奉陛下威靈，擊垂亡之虜，譬如釜中之魚，何足慮也！監國沖幼，太子守曰監國。監，工銜翻。鸞駕遠臨，脫有不虞，悔之何及！陛下忘臣灞上之言邪！」

初，燕宜都王桓帥衆萬餘屯沙亭，杜預曰︰陽平元城縣有沙亭。為太傅評後繼，聞評敗，引兵屯內黃。內黃縣自漢以來屬魏郡。堅使鄧羌攻信都。丁丑，桓帥鮮卑五千奔龍城。戊寅，燕散騎侍郞餘蔚帥扶餘、高句麗及上黨質子五百餘人，蔚，於勿翻。燕蓋遣兵戍上黨，取其子弟留於鄴以為質。餘蔚，扶餘王子，故陰率諸質子開門以納秦兵。質，音致。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夜，開鄴北門納秦兵，燕主暐與上庸王評、樂安王臧、定襄王淵、左衞將軍孟高、殿中將軍艾朗等奔龍城。姓譜︰艾姓，晏子春秋齊有大夫艾孔。風俗通有龐儉母艾氏。辛巳，秦王堅入鄴宮。

慕容垂見燕公卿大夫及故時僚吏，有慍色。慍，於問翻。高弼言於垂曰︰「大王憑祖宗積累之資，負英傑高世之略，遭值迍阨，迍，株倫類。棲集外邦。今雖家國傾覆，安知其不為興運之始邪！愚謂國之舊人，宜恢江海之量，有以慰結其心，以立覆簣之基，成九仞之功，言譬如為山，自覆一簣而進成九仞之功。簣，求位翻，土籠也。八尺曰仞。柰何以一怒捐之，愚竊為大王不取也！」高弼先從垂奔秦，故敢進言。為，于偽翻。垂悅，從之。

燕主暐之出鄴也，衞士猶千餘騎，旣出城，皆散，惟十餘騎從行；秦王堅使游擊將軍郭慶追之。時道路艱難，孟高扶侍暐，經護二王，二王，謂樂安王臧、定襄王淵也。極其勤瘁，瘁，秦醉翻。又所在遇盜，轉鬬而前。數日，行至福祿，依冢解息，解息，解鞍息馬也。冢，知隴翻。盜二十餘人猝至，皆挾弓矢，高持刀與戰，殺傷數人。高力極，力疲極也。自度必死，乃直前抱一賊，頓擊於地，大呼曰︰「男兒窮矣！」餘賊從旁射高，殺之。度，徒洛翻。射，而亦翻。艾朗見高獨戰，亦還趨賊，幷死。趨，七喻翻。暐失馬步走，郭慶追及於高陽，部將巨武將縛之，姓譜︰巨，姓也。暐曰︰「汝何小人，敢縛天子！」武曰︰「我受詔追賊，何謂天子！」執以詣秦王堅，堅詰其不降而走之狀，詰，去吉翻。降，戶江翻；下同。對曰︰「狐死首丘，欲歸死於先人墳墓耳。」慕容氏之先皆葬昌黎。堅哀而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晉穆帝永和八年，燕主儁改元稱帝，傳子暐，共十九年而亡。帥，讀曰率。暐稱孟高、艾朗之忠於堅，堅命厚加斂葬，斂，力贍翻。拜其子為郞中。

郭慶進至龍城，太傅評奔高句麗，高句麗執評，送於秦。宜都王桓殺鎭東將軍勃海王亮，幷其衆，奔遼東。遼東太守韓稠，先已降秦，桓至，不得入，攻之，不克。郭慶遣將軍朱嶷擊之，桓棄衆單走，嶷獲而殺之。嶷，魚力翻。

諸州牧守及六夷渠帥盡降於秦，帥，所類翻。凡得郡百五十七，戶二百四十六萬，口九百九十九萬。以燕宮人、珍寶分賜將士。將，卽亮翻。下詔大赦曰︰「朕以寡薄，猥承休命，不能懷遠以德，柔服四維，四維，東南維，西南維，東北維，西北維。至使戎車屢駕，有害斯民，雖百姓之過，然亦朕之罪也。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更，工衡翻。

初，梁琛之使秦也，使，疏吏翻。以侍輦苟純為副。侍輦之官，蓋燕所置近臣也。琛每應對，不先告純；純恨之，歸言於燕主暐曰︰「琛在長安，與王猛甚親善，疑有異謀。」琛又數稱秦王堅及王猛之美，數，所角翻。且言秦將興師，宜為之備。已而秦果伐燕，皆如琛言，暐乃疑琛知其情。及慕容評敗，遂收琛繫獄。秦王堅入鄴而釋之，除中書著作郞，秦蓋循晉初之制，倂祕書於中書省也。引見，見，賢遍翻。謂之曰︰「卿昔言上庸王、吳王皆將相奇材，將，卽亮翻。相，息亮翻。何為不能謀畫，自使亡國？」對曰︰「天命廢興，豈二人所能移也！」堅曰︰「卿不能見幾而作，虛稱燕美，忠不自防，反為身禍，可謂智乎？」對曰︰「臣聞『幾者動之微，吉『章︰十二行本「吉」下有「凶」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之先見者也。』易·大傳之辭。幾，居希翻。見，賢遍翻。如臣愚暗，實所不及。然為臣莫如忠，為子莫如孝，自非有一至之心者，莫能保忠孝之始終。是以古之烈士，臨危不改，見死不避，以徇君親。彼知幾者，心達安危，身擇去就，不顧家國，臣就使知之，尚不忍為，況非所及邪！」梁琛忠於所事，秦王堅不能顯而庸之，識者有以知秦祚之不長矣。

堅聞悅綰之忠，悅綰事見上卷三年。恨不及見，拜其子為郞中。

堅以王猛為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牧，鎭鄴，使，疏吏翻。騎，奇寄翻。進爵清河郡侯，悉以慕容評第中之物賜之。賜楊安爵博平縣侯；以鄧羌為使『章︰十二行本無「使」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持節、征虜將軍、安定太守，賜爵眞定郡侯；郭慶為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鎭薊，薊，音計。賜爵襄城侯。賜爵者，賜之侯爵，非有國有土也。一曰︰先未列爵，今始賜之。其餘將士封賞各有差。

堅以京兆韋鐘為魏郡太守，彭豹為陽平太守；燕都鄴，以魏郡太守為京尹。陽平，輔郡也，故堅皆以秦人守之。其餘州縣牧、守、令、長，皆因舊以授之。盡易州縣牧、守、令、長，旣駭觀聽，且人情新舊不相安，故皆因舊。以燕常山太守申紹為散騎侍郞，使與散騎侍郞京兆韋儒俱為繡衣使者，循行關東州郡，觀省風俗，行，下孟翻。省，悉景翻。勸課農桑，振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不便於民者，皆變除之。並用燕、秦之人為繡衣使者。用燕人者，以其習關東風俗；用秦人者，使宣堅之德意也。行，下孟翻。

十二月，秦王堅遷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幷鮮卑四萬餘戶于長安。為後鮮卑乘亂攻秦張本。

王猛表留梁琛為主簿，領記室督。晉制︰諸公府有主簿、記室督各一人。今猛以琛兼之。他日，猛與僚屬宴語及燕朝使者，猛曰︰「人心不同︰昔梁君至長安，專美本朝；樂君但言桓溫軍盛；郝君微說國弊。」梁琛、樂嵩、郝晷也。本朝、國弊，皆謂燕也。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參軍馮誕曰︰「今三子皆為國臣，此國謂秦也。敢問取臣之道何先？」猛曰︰「郝君知幾為先。」幾，居希翻。誕曰︰「然則明公賞丁公而誅季布也。」言取臣之道，與漢高帝異。猛大笑。

秦王堅自鄴如枋頭，宴父老，改枋頭曰永昌，復之終世。復，方目翻，除賦役也；復除賦役，終秦王之世也。甲寅，至長安，封慕容暐為新興侯；以燕故臣慕容評為給事中，皇甫眞為奉車都尉，李洪為駙馬都尉，皆奉朝請；三人者，燕之三公也。李邽為尚書，封衡為尚書郞，慕容德為張掖太守，為德兄子超留張掖而入姚氏張本。燕國平叡為宣威將軍，悉羅騰為三署郞；漢有五官署郞、左署郞、右署郞，故曰三署郞。舊制︰郞年五十以上，屬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秦遂以三署郞為官稱。其餘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慕容皝之興也，封裕以忠諫顯。

燕故太史黃泓歎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恨吾老，不及見耳！」慕容之初興，黃泓歸之。及儁之取中原，黃泓贊其決︰泓知數者也。汲郡趙秋曰︰「天道在燕，謂歲星在燕分也。不『章︰十二行本「不」上有「而秦滅之」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脫。』及十五年，秦必復為燕有。」

慕容桓之子鳳，年十一，陰有復讎之志，鮮卑、丁零有氣幹者皆傾身與之交結。為後慕容鳳與丁零起兵攻秦張本。權翼見而謂之曰︰「兒方以才望自顯，勿效爾父不識天命！」鳳厲色曰︰「先王欲建忠而不遂，此乃人臣之節；君侯之言，豈獎勸將來之義乎！」翼改容謝之，言於秦王堅曰︰「慕容鳳忼慨有才器；但狼子野心，恐終不為人用耳。」左傳︰楚令尹子文曰︰「狼子野心。」史言燕之臣子非久下人者。

**16**秦省雍州。秦置雍州於安定，今省雍州入司隸校尉。

**17**是歲，仇池公楊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叔父武都太守統與之爭國，起兵相攻。為秦攻仇池張本。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

## 晉紀二十五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五年。

太宗簡文皇帝諱昱，字道萬，元帝之少子也；封琅邪王，後徙封會稽王。海西卽位，琅邪絕嗣，復徙封琅邪，固讓；故雖封琅邪而不去會稽之號。諡法︰一德不懈曰簡；道德博聞曰文。

## 咸安元年（辛未、三七一）是年十一月，海西廢，帝卽位，始改元咸安。通鑑編年，因以新元繫之。

**1**春，正月，袁瑾、朱輔求救於秦，秦王堅以瑾為揚州刺史，瑾，渠吝翻。輔為交州刺史，遣武衞將軍武都王鑒、前將軍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蚝，七吏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司馬溫遣淮南太守桓伊、南頓太守桓石虔等擊鑒、蚝於石橋，據桓溫傳，石橋在肥水北。守，式又翻。大破之，秦兵退屯愼城。愼縣，漢屬汝南郡，晉分屬汝陰郡。唐廬州之愼縣，則梁、魏之間南梁郡之愼縣，漢九江逡遒縣之地，非此愼城。伊，宣之子也。桓宣佐祖逖，拒祖約，守襄陽，皆有功。丁亥，溫拔壽春，擒瑾及輔，幷其宗族送建康，斬之。

**2**秦王堅徙關東豪傑及雜夷十五萬戶于關中，處烏桓于馮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澠池。為翟斌乘秦亂起兵張本。處，昌呂翻。澠，彌兗翻。斌，音彬。諸因亂流移，欲還舊業者，悉聽之。

**3**二月，秦以魏郡太守韋鍾為青州刺史，青州刺史治廣固。中壘將軍梁成為兗州刺史，射聲校尉徐成為幷州刺史，武衞將軍王鑒為豫州刺史，左將軍彭越為徐州刺史，太尉司馬皇甫覆為荊州刺史，晉志曰︰秦旣滅燕，以兗州刺史鎭倉垣，幷州刺史鎭晉陽，豫州刺史鎭洛陽，徐州刺史鎭彭城。秦初以荊州刺史鎭豐陽，後移襄陽。余按此時秦未得襄陽，蓋仍燕之舊鎭魯陽也。屯騎校尉天水姜宇為涼州刺史，扶風內史王統為益州刺史，涼州屬張天錫。益州，晉土也。秦蓋置涼州於天水界，置益州於扶風界。校，戶敎翻。秦州刺史、西縣侯雅為使持節、都督秦·晉·涼·雍州諸軍事、秦州牧，雅，苻氏也。前此未有晉州；涼之張氏分西平界置晉興郡，秦蓋於此置晉州也。雍，於用翻。吏部尚書楊安為使持節、都督益·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堅欲進圖梁、益，故置梁、益二州刺史。楊安旣克仇池，始加督南秦州，鎭仇池。使，疏吏翻。復置雍州，治蒲阪；秦省雍州見上卷上年。復，扶又翻。雍，於用翻。阪，音反。以長樂公丕為使持節、征東大將軍、雍州刺史。樂，音洛。使，疏吏翻。成，平老之子；統，擢之子也。穆帝永和十年，王擢降秦。堅以關東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簡召英俊，補六州守令，授訖，言臺除正。奏上秦朝，除為正官也。嗚呼！荀卿子有言︰兼幷易也，堅凝之難。以苻堅之明，王猛之略，簡召六州英俊以補守令，然鮮卑乘亂一呼，翕然為燕，以此知天下之勢，但觀人心向背何如耳。

**4**三月，壬辰，益州刺史建成定公周楚卒。諡法︰大慮靜民曰定。

**5**秦後將軍金城俱難攻蘭陵太守張閔子于桃山，俱，姓；難，名。魏收地形志︰蘭陵昌慮縣有桃山。大司馬溫遣兵擊卻之。

**6**秦西縣侯雅、楊安、王統、徐成及羽林左監朱肜、揚武將軍姚萇帥步騎七萬伐仇池公楊纂。肜，余中翻。萇，仲良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7**代將長孫斤謀弒代王什翼犍，世子寔格之，傷脅，遂執斤，殺之。代之先拓跋鄰，以次兄為拔跋氏，後改為長孫氏。將，卽亮翻。犍，居言翻。

**8**夏，四月，戊午，大赦。

**9**秦兵至鷲峽；鷲峽在仇池北，亦謂之塞峽。鷲，音就。楊纂帥衆五萬拒之。梁州刺史弘農楊亮遣督護郭寶、卜靖帥千餘騎助纂，與秦兵戰于峽中；纂兵大敗，死者什三、四，寶等亦沒，纂收散兵遁還。西縣侯雅進攻仇池，楊統帥武都之衆降秦。統與纂爭國，見上卷上年。降，戶江翻；下同。纂懼，面縛出降，雅送于長安。以統為南秦州刺史；秦置秦州於上邽，仇池在其南，故置南秦州。加楊安都督南秦州諸軍事，鎭仇池。

王猛之破張天錫於枹罕也，事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元年。枹，音膚。獲其將敦煌陰據及甲士五千人。敦，徒門翻。秦王堅旣克楊纂，遣據帥其甲士還涼州，使著作郞梁殊、閻負送之，穆帝永和十二年，秦遣殊、負使涼，今復遣之。因命王猛為書諭天錫曰︰「昔貴先公稱藩劉、石者，惟審於強弱也。張茂稱藩於劉曜，事見九十二卷明帝太寧元年。張駿稱藩於石勒，事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今論涼土之力，則損於往時；語大秦之德，則非二趙之匹；而將軍翻然自絕，絕秦見一百卷太和元年。無乃非宗廟之福也歟！以秦之威，旁振無外，可以回弱水使東流，返江、河使西注，禹之治水，高高下下，因天地之性，弱水西流，江、河東注。今言能反之回之，喻秦威力之強也。關東旣平，將移兵河右，恐非六郡士民所能抗也。涼州六郡，以張軌初鎭河西之時，統治武威、張掖、酒泉、敦煌、西郡、西海六郡言之也。元康以後，張氏所分置，其為郡多矣。劉表謂漢南可保，事見漢獻帝紀。將軍謂西河可全，吉凶在身，元龜不遠，宜深算妙慮，自求多福，無使六世之業一旦而墜地也！」自張軌保據河西，至天錫凡九主。今言六世者，不以曜靈、祚、玄靚為世數。天錫大懼，遣使謝罪稱藩。堅拜天錫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西平公。使，疏吏翻；下同。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吐谷渾王辟奚聞楊纂敗，五月，遣使獻馬千匹、金銀五百斤于秦。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秦以辟奚為安遠將軍、漒川侯。辟奚，葉延之子也，葉延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漒，其良翻。好學，仁厚無威斷，好，呼到翻。斷，丁亂翻；下無斷同。三弟專恣，國人患之。長史鍾惡地，西漒羌豪也，漒，渠良翻。羌人據漒川之地，分為東西。謂司馬乞宿雲曰︰「三弟縱橫，勢出王右，橫，戶孟翻。右，上也。幾亡國矣。幾，居希翻。吾二人位為元輔，長史、司馬，府之元僚。豈得坐而視之！詰朝月望，日行遲，一年一周天；月行速，一月一周天而與日會。日月之會，謂之合朔。自合朔之後，月又先日而行，至十五日，日月相望，謂之月望。詰，去吉翻。文武並會，吾將討焉。王之左右皆吾羌子，轉目一顧，立可擒也。」宿雲請先白王，惡地曰︰「王仁而無斷，白之必不從；萬一事泄，吾屬無類矣。事已出口，何可中變！」遂於坐收三弟，殺之。坐，徂臥翻。辟奚驚怖，怖，普布翻。自投床下，惡地、宿雲趨而扶之曰︰「臣昨夢先王敕臣云︰『三弟將為逆，不可不討。』故誅之耳。」辟奚由是發病恍惚，人無精爽，謂之恍惚。命世子視連曰︰「吾禍及同生，何以見之於地下！國事大小，任汝治之，吾餘年殘命，寄食而已。」遂以憂卒。卒，子恤翻；下同。

視連立，不飲酒遊畋者七年，軍國之事，委之將佐。將，卽亮翻。鍾惡地諫，以為人主當自娛樂，樂，音洛。建威布德。視連泣曰︰「孤自先世以來，以仁孝忠恕相承。先王念友愛之不終，悲憤而亡。孤雖纂業，尸存而已，聲色遊娛，豈所安也！威德之建，當付之將來耳。」辟奚之死，視連之立，其事非皆在是年。通鑑因辟奚入貢于秦，遂連而書之，以見辟奚父子天性仁孝，不可以夷狄異類視之也。

**10**代世子寔病傷而卒。格長孫斤而被傷也。

**11**秋，七月，秦王堅如洛陽。

**12**代世子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之女，據北史，賀野干，卽賀蘭部酋長。魏書·官氏志，北方賀蘭，後改為賀氏。有遺腹子，甲戌，生男，代王什翼犍為之赦境內，為，于偽翻。名曰涉圭。拓跋珪造魏事始此。

**13**大司馬溫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名，周訪、周撫、周楚皆著威名於梁、益。八月，以寧州刺史周仲孫監益、梁二州諸軍事，領益州刺史。監，工銜翻。仲孫，光之子也。周光見九十三卷明帝太寧三年。

**14**秦以光祿勳李儼為河州刺史，鎭武始。河西張駿以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城、漢中為河州。武始郡，治狄道，亦張駿所置。

**15**王猛以潞川之功，見上卷上年。請以鄧羌為司隸。秦王堅下詔曰︰「司隸校尉，董牧皇畿，吏責甚重，非所以優禮名將。光武不以吏事處功臣，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處，昌呂翻。實貴之也。羌有廉、李之才，廉、李，謂廉頗、李牧。朕方委以征伐之事，北平匈奴，南蕩揚、越，羌之任也，司隸何足以嬰之！其進號鎭軍將軍，位特進。」

**16**九月，秦王堅還長安。歸安元侯李儼卒于上邽，諡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晉武受禪，當時之臣死，多有諡元者，固非以行定諡也。堅復以儼子辯為河州刺史。復，扶又翻。

**17**冬，十月，秦王堅如鄴，獵于西山，旬餘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鄭玄曰︰伶官，樂官也。伶氏世掌樂官而善焉，故後世多號樂官為伶官。「陛下羣生所繫，今久獵不歸，一旦患生不虞，柰太后、天下何！」堅為之罷獵還宮。為，于偽翻。王猛因進言曰︰「畋獵誠非急務，王洛之言，不可忘也。」堅賜洛帛百匹，拜官箴左右，左傳︰昔周辛甲之為太史，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以戒獵也。堅倣其意拜洛為官箴左右。自是不復獵。復，扶又翻。

**18**大司馬溫恃其材略位望，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桓溫心迹，固不畏人之知之也，然而不獲逞者，制於命也，孰謂天位可以智力奸邪！術士杜炅炅，古迥翻。能知人貴賤，溫問炅以祿位所至。炅曰︰「明公勳格宇宙，據孔安國尚書註，格，至也。位極人臣。」溫不悅。其志願不止於此，故不悅。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枋頭之敗，事見上卷太和四年。旣克壽春，謂參軍郗超曰︰郗，丑之翻。「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溫曰︰「明公都無所慮乎？」溫曰︰「卿欲有言邪？」超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鎭愜民望！」愜，苦叶翻。溫曰︰「然則柰何？」超曰︰「明公不為伊、霍之舉者，無以立大威權，鎭壓四海。」溫素有心，深以為然，遂與之定議。超知溫心而迎合之，溫遂與定議。以帝素謹無過，而床笫易誣，笫，側里翻，又壯士翻，床簀也。易，以豉翻。乃言「帝早有痿疾，楊正衡曰︰字林︰痿，痹也，人垂翻，又於隹翻。余謂此蓋言陰痿也。嬖人相龍、計好、朱靈寶等，相與計，皆姓也。何承天姓苑，相，悉良翻。范曄後漢書有計子勳。參侍內寢，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將建儲立王，傾移皇基。」密播此言於民間，時人莫能審其虛實。

十一月，癸卯，溫自廣陵將還姑孰，屯于白石。此白石蓋在牛渚西南桓玄破譙王尚之處，非陶侃令庾亮所守白石壘也。丁未，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立丞相會稽王昱，幷作令草呈之。先草定太后令而呈之於太后。會，工外翻。太后方在佛屋燒香，建屋於宮中以奉佛，故謂之佛屋。內侍啓云︰「外有急奏。」太后出，倚戶視奏數行，行，戶剛翻；下數十行同。乃曰︰「我本自疑此！」至半，便止，索筆益之曰︰索，山客翻。「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杜預曰︰婦人旣寡，自稱未亡人。

己酉，溫集百官於朝堂。朝，直遙翻；下同。廢立旣曠代所無，莫有識其故典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為。尚書左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乃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伊尹曰阿衡，放太甲于桐。喻溫廢立，行伊尹之事也。孔安國曰︰阿，倚；衡，平。當倚傍先代。」傍，蒲浪翻。乃命取漢書·霍光傳，禮度儀制，定於須臾。用霍光廢昌邑王故事。傳，直戀翻。彪之朝服當階，神彩毅然，曾無懼容，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晉朝以此服王彪之，余甚恨彪之得此名於晉朝也。彪之父彬，不畏死以折王敦，此為可服耳。於是宣太后令，廢帝為東海王，以丞相、錄尚書事、會稽王昱統承皇極。會，工外翻。百官入太極前殿，溫使督護竺瑤、散騎侍郞劉亨收帝璽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璽，斯氏翻。綬，音受。考異曰︰帝紀、三十國春秋，「亨」皆作「享」。後魏書·僭晉傳作「亨」，今從之。帝著白帢單衣，著，側略翻。帢，苦洽翻。步下西堂，乘犢車出神虎門，晉制，諸公給朝車、安車、皁輪犢車各一乘。東漢都雒陽，宮有廣義、神虎門。賢註曰︰廣義、神虎，洛陽宮西門也，在金商門外。然則神虎門亦建康宮西門乎？羣臣拜辭，莫不歔欷。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侍御史、殿中監將兵百人衞送東海第。殿中監，掌監天子服御之事。將，卽亮翻。溫帥百官具乘輿法駕，迎會稽王于會稽邸。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會，工外翻。王於朝堂變服，著平巾幘、單衣，東向流涕，拜受璽綬，平巾幘，蓋卽平上幘。單衣，江左諸人所以見尊者之服，所謂巾褠也。是日，卽皇帝位，改元。改元咸安。溫出次中堂，分兵屯衞。溫有足疾，詔乘輿入殿。乘，如字。溫撰辭，欲陳述廢立本意，撰，雛免翻。預撰辭，欲入見而陳之。帝引見，見，賢遍翻。便泣下數十行，行，戶剛翻。溫兢懼，竟不能一言而出。

太宰武陵王晞，好習武事，好，呼到翻。為溫所忌，欲廢之，以事示王彪之。彪之曰︰「武陵親尊，武陵王晞，亦元帝子，出繼武陵王喆後。未有顯罪，不可以猜嫌之間便相廢徙。公建立聖明，當崇獎王室，與伊、周同美；此大事，宜更深詳！」溫曰︰「此已成事，卿勿復言！」王彪之能全晞於會稽輔政之時，而不能全之於會稽纘服之日，會稽可以理喻，而習武者桓溫之所忌也。復，扶又翻。乙卯，溫表「晞聚納輕剽，剽，匹妙翻。息綜矜忍；息，子也。袁眞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溫以此誣晞。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從之。幷免其世子綜、梁王㻱等官。㻱，與璡同，音津。溫使魏郡太守毛安之帥所領宿衞殿中。沈約曰︰南徐州備有徐、兗、幽、冀、青、幷、揚七州郡邑。安之，虎生之弟也。

庚戌，尊褚太后曰崇德太后。

初，殷浩卒，大司馬溫使人齎書弔之。浩子涓不答，涓，圭淵翻。亦不詣溫，而與武陵王晞遊。廣州刺史庾蘊，希之弟也，素與溫有隙。溫惡殷、庾宗強，欲去之。惡，烏路翻。去，羌呂翻。辛亥，使其弟祕逼新蔡王晃晃父邈，本汝南王祐之子也，嗣新蔡王後。詣西堂叩頭自列，西堂，太極殿西堂也。自列，自陳列其事。稱與晞及子綜、著作郞殷涓、太宰長史庾倩、掾曹秀、舍人劉彊、散騎常侍庾柔等謀反；帝對之流涕，溫皆收付廷尉。倩、柔，皆蘊之弟也。倩，千甸翻。掾，于絹翻。癸丑，溫殺東海王三子及其母。卽田氏、孟氏及所生三男也。甲寅，御史中丞譙王恬承溫旨，請依律誅武陵王晞。詔曰︰「悲惋惶怛，惋，烏貫翻。非所忍聞，況言之哉！其更詳議！」恬，承之孫也。譙王氶死於王敦之難。「承」，當作「氶」，音註見前。乙卯，溫重表固請誅晞，詞甚酷切。帝乃賜溫手詔曰︰「若晉祚靈長，公便宜奉行前詔；如其大運去矣，請避賢路。」溫覽之，流汗變色，乃奏廢晞及其三子，家屬皆徙新安郡。吳孫權分丹楊立新都郡，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新安郡，唐為歙州，今之徽州。丙辰，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吳孫亮分長沙西部都尉置衡陽郡，今之衡州。殷涓、庾倩、曹秀、劉彊、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酖死。蘊兄東陽太守友子婦，桓豁之女也，故溫特赦之。庾希聞難，難，乃旦翻。與弟會稽『章︰十二行本「稽」下有「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參軍邈及子攸之逃于海陵陂澤中。海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晉屬廣陵郡，今泰州卽其地。

溫旣誅殷、庾，威勢翕赫，翕，盛也。赫，炎之極也。侍中謝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當是時，晉之君臣，蓋可知矣。春秋之義所謂微而顯者也。

戊午，大赦，增文武位二等。

己未，溫如白石，上書求歸姑孰。庚申，詔進溫丞相，大司馬如故，留京師輔政；溫固辭，乃請還鎭。辛酉，溫自白石還姑孰。

秦王堅聞溫廢立，謂羣臣曰︰「溫前敗灞上，見九十九卷穆帝太和十年。後敗枋頭，見上卷太和四年。不能思愆自貶以謝百姓，方更廢君以自說，「說」，載記作「悅」，讀當從悅。一曰︰說，讀如字，謂自解說也。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自容於四海乎！諺曰︰『怒其室而作色於父，』其桓溫之謂矣。」

**19**秦車騎大將軍王猛，以六州任重，言於秦王堅，請改授親賢；及府選便宜，輒已停寢，騎，奇寄翻。堅先是命猛以便宜選賢俊補六州郡縣守令。別乞一州自效。堅報曰︰「朕之於卿，義則君臣，親踰骨肉，雖復桓、昭之有管、樂，齊桓公有管仲，燕昭王有樂毅。玄德之有孔明，自謂踰之。夫人主勞於求才，逸於得士。王褒聖主得賢人頌曰︰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旣以六州相委，則朕無東顧之憂，非所以為優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難，易，以豉翻。苟任非其人，患生慮表，表，外也。孔穎達曰︰界外之畔為表。豈獨朕之憂，亦卿之責也，故虛位台鼎而以分陝為先。陝，式冉翻。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銓補；俟東方化洽，當袞衣西歸。」周公東征，周大夫為作九罭之詩，其辭曰︰「九罭之魚鱒魴，我覯之子，袞衣繡裳。」又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箋云︰王迎周公當以上公之服。仍遣侍中梁讜詣鄴諭旨，猛乃視事如故。史言苻堅、王猛君臣相與之至，所以猛得展其才。讜，多朗翻。

**20**十二月，大司馬溫奏︰「廢放之人，屛之以遠，屛，必政翻，又必郢翻。不可以臨黎元。東海王宜依昌邑故事，昌邑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築第吳郡。」太后詔曰︰「使為庶人，情有不忍，可特封王。」溫又奏︰「可封海西縣侯。」庚寅，封海西縣公。考異曰︰海西公紀云︰「咸安二年，正月，降封，」今從簡文帝紀。

溫威振內外，帝雖處尊位，處，昌呂翻。拱默而已，常懼廢黜。先是，熒惑守太微端門，天文志︰太微南蕃中二星間曰端門。先，悉薦翻。踰月而海西廢。辛卯，熒惑逆行入太微，帝甚惡之。惡，烏路翻。中書侍郞郗超在直，入直省中也。帝謂超曰︰「命之脩短，本所不計，故當無復近日事邪？」帝之為撫軍也，辟超為掾，故於今敢以情問之。復，扶又翻。超曰︰「大司馬臣溫，方內固社稷，外恢經略，非常之事，臣以百口保之。」及超請急省其父，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以六十日為限。史書所稱取急、請急，皆謂假也。省，悉景翻。帝曰︰「致意尊公，家國之事，遂至於此，由吾不能以道匡衞，愧歎之深，言何能諭！」因詠庾闡詩云︰「志士痛朝危，忠臣哀主辱。」遂泣下霑襟。此亦清談，但情溢於言外耳。朝，直遙翻；下同。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清談無益於國事；謝安當此之時，能立此論，可謂拔乎流俗者也。

郗超以溫故，朝中皆畏事之。謝安嘗與左衞將軍王坦之共詣超，日旰未得前，旰，古案翻。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邪？」史言謝安於風流之中，能處事應物。又郗超勢燄如此，桓溫旣死之後，超得終於牖下，蓋以智免也。為，于偽翻。

**21**秦以河州刺史李辯領興晉太守，還鎭枹罕。興晉、枹罕，河西張氏皆置為郡。興晉亦當近枹罕界。徙涼州治金城。自天水徙治金城。張天錫聞秦有兼幷之志，大懼，以秦徙鎭逼之，故懼。立壇於姑臧西，刑三牲，帥其官屬，遙與晉三公盟。帥，讀曰率；下同。遣從事中郞韓博奉表送盟文，幷獻書於大司馬溫，期以明年夏會『章︰十二行本「會」上有「同大舉」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于上邽。欲使晉起兵攻蜀而出會于上邽也。

**22**是歲，秦益州刺史王統攻隴西鮮卑乞伏司繁於度堅山，司繁帥騎三萬拒統于苑川。統潛襲度堅山，乞伏氏先自漠北南出、屯高平川，又自高平西南遷麥田山，司繁又自麥田遷于度堅山。水經註︰苑川在天水勇士縣界。杜佑曰︰在蘭州五泉縣界。以下文乞伏吐雷為勇士護軍觀之，則水經註為是。司繁部落五萬餘皆降於統；其衆聞妻子已降秦，不戰而潰。司繁無所歸，亦詣統降。降，戶江翻。秦王堅以司繁為南單于，留之長安；以司繁從叔吐雷為勇士護軍，勇士，漢縣，晉省。此因漢縣名而置護軍。撫其部衆。為後乞伏步頹以鮮卑叛秦張本。

**二年**（壬申、三七二）

**1**春，二月，秦以清河房曠為尚書左丞，徵曠兄默及清河崔逞、燕國韓胤為尚書郞，北平陽陟、田勰、陽瑤為著作佐郞，晉志︰著作郞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又置佐著作郞八人。勰，音協。郝略為清河相︰皆關東士望，王猛所薦也。瑤，騖之子也。陽騖仕燕，歷事三朝。騖，音務。

冠軍將軍慕容垂言於秦王堅曰︰「臣叔父評，燕之惡來輩也，惡來以多力事紂，紂嬖之以亡國。「惡來輩」，一作「惡來革」。史記曰︰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輩」，當作「革」。不宜復汚聖朝，復，扶又翻。汚，烏故翻。願陛下為燕戮之。」為，于偽翻；下為人同。堅乃出評為范陽太守，燕之諸王悉補邊郡。

臣光曰︰古之人，滅人之國而人悅，何哉？為人除害故也。此惟湯、武足以當之，下此則漢高帝猶庶幾焉。為，于偽翻。彼慕容評者，蔽君專政，忌賢疾功，愚闇貪虐以喪其國，喪，息浪翻。國亡不死，逃遁見禽。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五年。秦王堅不以為誅首，又從而寵秩之，秩，序也，官也。寵秩，謂寵而序其官，使不失次也。是愛一人而不愛一國之人也，其失人心多矣。是以施恩於人而人莫之恩，盡誠於人而人莫之誠，卒於功名不遂，容身無所，卒，子恤翻。由不得其道故也。

**2**三月，戊午，遣侍中王坦之徵大司馬溫入輔；溫復辭。復，扶又翻。

**3**秦王堅詔︰「關東之民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在所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郡縣」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苻堅之政如此而猶不能終，況不及苻堅者乎！

**4**夏，四月，徙海西公於吳縣西柴里，敕吳國內史刁彝防衞，又遣御史顧允監察之。監，工衡翻。彝，協之子也。刁協，元帝信用之。

**5**六月，癸酉，秦以王猛為丞相、中書監、尚書令、太子太傅、司隸校尉，特進、常侍、持節、將軍、侯如故；仍帶特進、散騎常侍、使持節、車騎大將軍、清河郡侯印綬也。陽平公融為使持節、都督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冀州牧。代王猛鎭鄴。使，疏吏翻。

**6**庾希、庾邈與故青州刺史武沈之子遵聚衆夜入京口城，沈，持林翻。晉陵太守卞眈踰城奔曲阿。眈，丁含翻。沈約曰︰吳時分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治丹徒，後復還毗陵。東海王越世子名毗。東海國故食毗陵，永嘉五年，改為晉陵；太興初，郡及丹徒縣悉治京口。希詐稱受海西公密旨誅大司馬溫。建康震擾，內外戒嚴。卞眈發諸縣兵二千人擊希，希敗，閉城自守。溫遣東海內史周少孫討之。元帝割吳郡海虞縣之北境為東海郡。秋，七月，壬辰，拔其城，擒希、邈及其親黨，皆斬之。庾亮之後滅矣。眈，壼之子也。卞壼事元、明二帝，死於蘇峻之難。

**7**甲寅，帝不豫，急召大司馬溫入輔，一日一夜發四詔；溫辭不至。初，帝為會稽王，娶王述從妹為妃，生世子道生及弟俞生。道生疏躁無行，從，才用翻。行，下孟翻。母子皆以幽廢死。餘三子，郁、朱生、天流，皆早夭。夭，於紹翻。諸姬絕孕將十年，王使善相者視之，孕，以證翻。相，息亮翻；下同。皆曰︰「非其人。」又使視諸婢媵，媵，以證翻。卑女為婢。婢，女之下者。送女從嫁曰媵。有李陵容者，在織坊中，黑而長，宮人謂之「崑崙」，謂其人如崑崙也。崑崙國，在南海外。崙，盧昆翻。相者驚曰︰「此其人也！」王召之侍寢，生子昌明及道子。晉書曰︰初，簡文帝見讖曰︰「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焉。帝後悟，乃流涕。及孝武帝崩，晉自此傾矣。己未，立昌明為皇太子，生十年矣。以道子為琅邪王，領會稽國，以奉帝母鄭太妃之祀。帝封琅邪王，所生母鄭夫人薨，固請服重，徙封會稽王，追號鄭夫人為會稽太妃。會，工外翻。遺詔︰「大司馬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用漢昭烈屬諸葛亮之言。少，詩照翻。侍中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宣帝肇基帝業，元帝中興，故云然。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王丞相，導也。是日，帝崩。年五十三。

羣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當須大司馬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尚書僕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若先面諮，必反為所責。」朝議乃定。朝，直遙翻。太子卽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康獻褚太后旣歸政于穆帝，居崇德宮，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復臨朝稱制。海西旣廢，簡文卽位，尊后為崇德太后。以帝沖幼，加在諒闇，闇，音陰。令溫依周公居攝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機停滯，稽廢山陵，未敢奉令，謹具封還。」事遂不行。此事卽封還詔書之始也。

溫望簡文臨終禪位於己，不爾便當居攝。旣不副所望，甚憤怨，與弟沖書曰︰「遺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耳。」溫疑王坦之、謝安所為，心銜之。詔謝安徵溫入輔；溫又辭。

**8**八月，秦丞相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扶又翻。猛辭曰︰「元相之重，儲傅之尊，端右事繁，京牧任大，總督戎機，出納帝命，元相，丞相也。儲傅，太子太傅也。端右，尚書令也。京牧，司隸校尉也。總督戎機，都督中外諸軍事也。出納帝命，中書監、常侍之職也。文武兩寄，巨細並關，以伊、呂、蕭、鄧之賢，尚不能兼，謂伊尹、呂望、蕭何、鄧禹也。況臣猛之無似！」無似，猶言不肖也。章三四上，上，時掌翻。秦王堅不許，曰︰「朕方混壹四海，非卿無可委者；卿之不得辭宰相，猶朕不得辭天下也。」

猛為相，堅端拱於上，百官總己於下，軍國內外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尸素，尸位素餐者也。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治，直吏翻。堅敕太子宏及長樂公丕等曰︰「汝事王公，如事我也。」樂，音洛。

陽平公融在冀州，高選綱紀，綱紀，謂官屬綱紀衆事者也。以尚書郞房默、河間相申紹為治中別駕，姓譜︰房姓本自丹朱，舜封為房邑侯，子陵以父封為氏。清河崔宏為州從事，管記室。融年少，為政好新奇，貴苛察；申紹數規正，少，詩照翻。好，呼到翻。數，所角翻；下同。導以寬和，融雖敬之，未能盡從。後紹出為濟北太守，濟，子禮翻。融屢以過失聞，數致譴讓，乃自恨不用紹言。

融嘗坐擅起學舍為有司所糾，遣主簿李纂詣長安自理；纂憂懼，道卒。卒，子恤翻。融問申紹︰「誰可使者？」紹曰︰「燕尚書郞高泰，清辯有膽智，可使也。」先是丞相猛及融屢辟，泰不起，先，悉薦翻。至是，融謂泰曰︰「君子救人之急，卿不得復辭！」復，扶又翻。泰乃從命。至長安，猛見之，笑曰︰「高子伯於今乃來，何其遲也！」高泰，字子伯。泰曰︰「罪人來就刑，何問遲速！」猛曰︰「何謂也？」泰曰︰「昔魯僖公以泮宮發頌，詩·魯頌·泮水，頌僖公能脩泮宮也。齊宣王以稷下垂聲，史記︰齊宣王喜文學遊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騈、愼到、接子、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稷下學士且數百千人。劉向別錄曰︰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虞喜曰︰齊有稷山，立館其下以待遊士。今陽平公開建學宮，追蹤齊、魯，未聞明詔褒美，乃更煩有司舉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明公阿衡聖朝，懲勸如此，下吏何所逃其罪乎！」猛曰︰「是吾過也。」事遂得釋。猛因歎曰︰「高子伯豈陽平所宜吏乎！」言於秦王堅。堅召見，悅之，問以為治之本。對曰︰「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審舉，審舉在核眞，未有官得其人而國家不治者也。」治，直吏翻。堅曰︰「可謂辭簡而理博矣。」以為尚書郞；泰固請還州，還冀州也。堅許之。

**9**九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追尊故會稽王妃王氏曰順皇后，卽王述從妹也。會，工外翻。尊帝母李氏為淑妃。

**10**冬，十月，丁卯，葬簡文帝于高平陵。

**11**彭城妖人盧悚晉氏南渡，僑置彭城郡於晉陵界。妖，於驕翻。自稱大道祭酒，事之者八百餘家。十一月，遣弟子許龍如吳，晨，到海西公門，稱太后密詔，奉迎興復；公初欲從之，納保母諫而止。龍曰︰「大事垂捷，焉用兒女子言乎！」焉，於虔翻。公曰︰「我得罪於此，幸蒙寬宥，豈敢妄動！且太后有詔，便應官屬來，何獨使汝也？汝必為亂！」因叱左右縛之，龍懼而走。甲午，悚帥衆三百人，晨攻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也。帥，讀曰率；下同。詐稱海西公還，由雲龍門突入殿庭，雲龍門，建康宮門也。略取武庫甲仗，門下吏士駭愕不知所為。吏士守衞雲龍門者也。游擊將軍毛安之聞難，帥衆直入雲龍門，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手自奮擊；左衞將軍殷康、中領軍桓祕入止車門，與安之幷力討誅之，幷黨與死者數百人。海西公深慮橫禍，橫，戶孟翻。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時人憐之。朝廷知其安於屈辱，故不復為虞。虞，防也，備也。復，扶又翻。

**12**秦都督北蕃諸軍事、鎭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朔方桓侯梁平老卒。平老在鎭十餘年，鮮卑、匈奴憚而愛之。平老鎭朔方，始一百卷穆帝升平三年。

**13**三吳大旱，『章︰十二行本「旱」下有「饑」字；乙十一行本同。』人多餓死。吳郡、吳興、義興為三吳，註已見前。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上諱曜，字昌明，簡文帝第三子。諡法︰五宗安之曰孝；克定禍亂曰武。

## 寧康元年（癸酉、三七三）

**1**春，正月，己卯『嚴︰「卯」改「丑」。』朔，大赦，改元。

**2**二月，大司馬溫來朝；朝，直遙翻。辛巳，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之迎于新亭。是時，都下人情忷忷，忷，許勇翻。或云欲誅王、謝，因移晉室。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旣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衞，延見朝士；朝，直遙翻。有位望者皆戰慴失色；位，列位也；中庭左右謂之位。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則有位者公卿大臣也。望，名望也。慴，質涉翻。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版。沈約曰︰手版則古笏矣。尚書令、僕射、尚書，手版頭復有白筆，以紫皮裹之，名笏。安從容就席，從，千容翻。坐定，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左傳︰楚沈尹戌曰︰天子守在四夷，諸侯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左右撤之，與安笑語移日。史言王坦之雖忠於晉室而識度劣於謝安。移日，言笑語之久，不覺日晷之移。郗超常為溫謀主，郗，丑之翻。安與坦之見溫，溫使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衞，卒安晉室。卒，子恤翻。

溫治盧悚入宮事，治，直之翻。收尚書陸始付廷尉，免桓祕官，連坐者甚衆；遷毛安之為左衞將軍。桓祕由是怨溫。

三月，溫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還姑孰。

**3**夏，代王什翼犍使燕鳳入貢于秦。犍，居言翻。燕，於賢翻，姓也。

**4**秋，七月，己亥，南郡宣武公桓溫薨。

初，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趣，讀曰促。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有心為之謂之故。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言不當為此文也。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宏密謀於彪之，彪之曰︰「聞彼病日增，亦當不復支久，自可更小遲迴。」安晉之功，人皆歸之謝安、王坦之，彪之實預有力於其間。復，扶又翻。

溫『章︰十二行本「溫」上有「宏從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謝安、王坦之所任，溫曰︰「渠等不為汝所處分。」吳俗謂他人為渠儂。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其意以為，己存，彼必不敢立異，死則非沖所制；若害之，無益於沖，更失時望故也。觀桓溫所以待安、坦之者如此，二人者豈易及哉！

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於是桓祕與熙弟濟謀共殺沖，沖密知之，不敢入。俄頃，溫薨，沖先遣力士拘錄熙、濟而後臨喪。錄，收也。祕遂被廢棄，熙、濟俱徙長沙。詔葬溫依漢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沖稱溫遺命，以少子玄為嗣，為桓玄篡晉張本。少，詩照翻。時方五歲，襲封南郡公。

庚戌，加右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征西將軍、督荊·揚·雍·交·廣五州諸軍事。「楊」，恐當作「梁」。雍，於用翻。桓『章︰十二行本「桓」上有「以江州刺史」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沖為中軍將軍、都督揚·豫·江三州諸軍事、揚·豫二州刺史，鎭姑孰；竟陵太守桓石秀為寧遠將軍、江州刺史，鎭尋陽。三分溫所統以授其弟姪。石秀，豁之子也。沖旣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沖誅除時望，專執時權；沖不從。始，溫在鎭，死罪皆專決不請。沖以為生殺之重，當歸朝廷，凡大辟皆先上，辟，毗亦翻。上，時掌翻。須報，然後行之。史言桓沖事晉朝忠順。

謝安以天子幼沖，新喪元輔，喪，息浪翻。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王彪之曰︰「前世人主幼在襁褓，母子一體，故可臨朝；朝，直遙翻；下同。太后亦不能決事，要須顧問大臣。今上年出十歲，垂及冠婚，冠，古玩翻。反令從嫂臨朝，帝元帝之孫，於康帝為從弟，故太后為從嫂。從，才用翻。示人主幼弱，豈所以光揚聖德乎！諸公必欲行此，豈僕所制，所惜者大體耳。」安不欲委任桓沖，故使太后臨朝，己得以專獻替裁決，遂不從彪之之言。史言彪之所陳者正義，謝安所行者時宜。八月，壬子，太后復臨朝攝政。復，扶又翻。

**5**梁州刺史楊亮遣其子廣襲仇池，簡文帝咸安元年，秦取仇池。與秦梁州刺史楊安戰，廣兵敗，沮水諸戍皆委城奔潰。班志，沮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東流合為漢水。晉蓋阻沮水列戍以備秦。沮，子余翻。亮懼，退守磬險。九月，安進攻漢川。漢川卽漢中郡之地。

**6**丙申，以王彪之為尚書令，謝安為僕射，領吏部，共掌朝政。朝，直遙翻。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諮王公，無不立決！」

**7**以吳國內史刁彝為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

**8**冬，秦王堅使益州刺史王統、祕書監朱肜帥卒二萬出漢川，肜，余沖翻。帥，讀曰率；下同。前禁將軍毛當、秦置左、右、前、後四禁將軍。鷹揚將軍徐成帥卒三萬出劍門，入寇梁、益；梁州刺史楊亮帥巴獠萬餘拒之，蜀先無獠，李勢之時，始自山出。獠，盧皓翻。戰于青谷。新唐志︰洋州眞符縣，本華陽縣，開元十八年，析興道置。天寶八載，開清水谷路。興道縣，卽興勢之地。亮兵敗，奔固西城。西城縣，漢屬漢中郡，魏、晉屬魏興郡。奔固者，奔西城以自固也。肜遂拔漢中。徐成攻劍閣，『章︰十二行本「閣」作「門」；乙十一行本同。』克之。楊安進攻梓潼，梓潼太守周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自漢水趣江陵，朱肜邀而獲之，此漢水，蓋蜀人所謂西漢水也，與涪水會，至渝州入江，順江而下，則達江陵。然朱肜克漢中，因得邀虓母、妻，則又似自漢中之漢水趣江陵。但秦兵已至梓潼，自涪以北，皆為秦有，虓母、妻安能越劍閣，取漢水路而趣江陵乎！意謂當以此漢水為西漢水。虓，虛交翻。涪，音浮。趣，七喻翻。虓遂降於安。降，戶江翻；下同。十一月，安克梓潼。梓潼縣，漢屬廣漢郡。劉蜀分為梓潼郡，治涪。潼，音同。荊州刺史桓豁遣江夏相竺瑤救梁、益；瑤聞廣漢太守趙長戰死，引兵退。益州刺史周仲孫勒兵拒朱肜于緜竹，聞毛當將至成都，仲孫帥騎五千奔于南中。秦遂取梁、益二州，邛、莋、夜郞皆附於秦。邛，渠容翻。莋，才各翻。秦王堅以楊安為益州牧，鎭成都；毛當為梁州刺史，鎭漢中；姚萇為寧州刺史，屯墊江；墊，音疊。王統為南秦州刺史，鎭仇池。

秦王堅欲以周虓為尚書郞，虓曰︰「蒙晉厚恩，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況郞官乎！」遂不仕。每見堅，或箕踞而坐，呼為氐賊。堅本氐也，故以氐賊呼之。此必虓母死後事。嘗值元會，正月一日為元日，是日朝會為元會。儀衞甚盛，堅問之曰︰「晉朝元會，與此何如？」虓攘袂厲聲曰︰「犬羊相聚，何敢比擬天朝！」秦之君臣，皆六夷也，故詆之為犬羊。天朝，謂晉也。朝，直遙翻。秦人以虓不遜，屢請殺之；堅待之彌厚。

周仲孫坐失守免官。桓沖以冠軍將軍毛虎生為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冠，古玩翻。以虎生子球為梓潼太守。虎生與球伐秦，至巴西，以糧乏，退屯巴東。

**9**以侍中王坦之為中書令，領丹楊尹。

**10**是歲，鮮卑勃寒掠隴右，勃寒，亦隴西鮮卑也。秦王堅使乞伏司繁討之，勃寒請降；遂使司繁鎭勇士川。勇士川卽漢天水勇士縣之地。

**11**有彗星出于尾箕，長十餘丈，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長，直亮翻。經太微，掃東井；自四月始見，及秋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嚴︰「孟」改「猛」。』言於秦王堅曰︰「尾、箕，燕分；東井，秦分。天文志︰尾九星，箕四星，燕、幽州分。東井八星，秦、雍州分。見，賢遍翻。分，扶問翻。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十年之後，代當滅燕。按天文志，雲中入東井一度，定襄入東井八度，鴈門入東井十六度，代郡入東井二十八度，是皆拓跋氏所有之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彗起燕分而掃秦分，此燕滅秦之徵。秦已滅矣，代乘天道好還之運，反而滅燕，自然之大數也。太元十年，慕容沖破長安，距是歲僅十一年。安帝隆安元年，拓跋珪克中山，距是歲二十三年。慕容暐父子兄弟，我之仇敵，而布列朝廷，貴盛莫二，臣竊憂之，宜翦其魁桀者以消天變。」堅不聽。

陽平公上疏曰︰「東胡跨據六州，鮮卑，東胡之餘種也。南面稱帝，陛下勞師累年，然後得之，事見上卷海西公太和四年、五年。本非慕義而來。今陛下親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滿朝，木多為森。森然，猶林然也。朝，直遙翻。執權履職，勢傾勳舊。臣愚以為狼虎之心，終不可養，星變如此，願少留意！」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為一家，視夷狄為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詩曰︰憂心耿耿。賢曰︰介介，猶耿耿也。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史言苻堅養虎自遺患，為悔不用融言張本。

**二年**（甲戌、三七四）

**1**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2**己酉，刁彝卒。二月，癸丑，以王坦之為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徐·兗二州刺史，鎭廣陵。詔謝安總中書。王坦之出鎭，安兼總中書。安好聲律，期功之慘，不廢絲竹，期功，期及大功、小功之喪也。好，呼到翻。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屢以書苦諫之曰︰「天下之寶，當為天下惜之。」為，于偽翻。言禮法為天下之寶。安不能從。

**3**三月，秦太尉建寧烈公李威卒。

**4**夏，五月，蜀人張育、楊光起兵擊秦，有衆二萬，遣使來請兵。使，疏吏翻。秦王堅遣鎭軍將軍鄧羌帥甲士五萬討之。帥，讀曰率。益州刺史竺瑤、威遠將軍桓石虔帥衆三萬攻墊江，姚萇兵敗，退屯五城。晉志，廣漢郡有五城縣，武帝咸寧四年立，唐梓州之玄武縣也。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於此，發五縣人尉部主之，後因以為五城縣，有五城山。瑤、石虔屯巴東。張育自號蜀王，與巴獠酋帥張重、尹萬萬餘人進圍成都。獠，魯皓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六月，育改元黑龍。秋，七月，張育與張重等爭權，舉兵相攻，秦楊安、鄧羌襲育，敗之，敗，補邁翻；下同。育與楊光退屯緜竹。八月，鄧羌敗晉兵于涪西。九月，楊安敗張重、尹萬于成都南，敗，補邁翻。重死，斬首二萬三千級。鄧羌擊張育、楊光于緜竹，皆斬之。益州復入于秦。復，扶又翻。

**5**冬，十二月，有人入秦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悲哉無復遺！」「魚羊」合成「鮮」人，謂鮮卑也。是後慕容起兵攻秦，果在甲申、乙酉之歲。呼，火到翻。秦王堅命執之，不獲。祕書監朱肜、祕書侍郞略陽趙整晉祕書省有丞、有郞，無侍郞。秦以整為祕書郞，內侍左右，故曰侍郞。固請誅鮮卑，堅不聽。整，宦官也，博聞強記，能屬文；屬，之欲翻。好直言，上書及面諫，前後五十餘事。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慕容垂夫人得幸於堅，卽段夫人也。堅與之同輦游于後庭，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堅改容謝之，命夫人下輦。

**6**是歲，代王什翼犍擊劉衞辰，南走。「衞辰」之下更有「衞辰」字，文意乃足。為下衞辰求救於秦張本。犍，居言翻。

**三年**（乙亥、三七五）

**1**春，正月，辛亥，大赦。

**2**夏，五月，丙午，藍田獻侯王坦之卒；臨終與謝安、桓沖書，惟以國家為憂，言不及私。

**3**桓沖以謝安素有重望，欲以揚州讓之，自求外出。桓氏族黨皆以為非計，莫不扼腕固諫，腕，烏貫翻。郗超亦深止之，揚州統攝京畿，權任要重，故皆止沖。沖皆不聽，處之澹然。處，昌呂翻。澹，徒覽翻。甲寅，詔以沖都督徐·豫·兗·青·揚五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鎭京口；以安領揚州刺史，並加侍中。

**4**六月，秦清河武侯王猛寢疾，秦王堅親為之祈南、北郊及宗廟、社稷，為，于偽翻；下同。分遣侍臣徧禱河、嶽諸神。蓋黃河及華嶽諸神，不盡徧四嶽也。猛疾少瘳，為之赦殊死以下。身首橫分為殊死。少，詩沼翻。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威烈振乎八荒，八方之外為八荒。爾雅︰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聲敎光乎六合，六合，天、地、東、西、南、北。九州百郡，十居其七，平燕定蜀，有如拾芥。師古曰︰草芥之橫在地上者，俛而拾之，言易而必得也。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樂毅答燕惠王書之言。是以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詩·小宛︰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易，以豉翻。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秋，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王猛事秦，亦知正統之在江南。徐光之論非矣。處，昌呂翻。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為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為人患，後卒如猛言。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比，必寐翻，及也。斂，力贍翻。臨，如字。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壹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5**八月，癸巳，立皇后王氏，大赦。后，濛之孫也。王濛善清談，與劉惔齊名。以后父晉陵太守蘊為光祿大夫，領五兵尚書，魏始置五兵尚書，謂總錄中兵、外兵、別兵、都兵、騎兵事也。封建昌『章︰十二行本「昌」下有「縣」字；乙十一行本同。』侯；蘊固辭不受。

**6**九月，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安薦東莞徐邈補中書舍人，晉初，中書置通事、舍人各一人，掌呈奏案及掌詔命。沈約曰︰晉置中書侍郞，又置舍人一人，通事一人。江左初合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案奏章；後省通事。莞，音官。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為手詔詩章以賜侍臣，或文詞率爾，所言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謂中書省。被，皮義翻。樂，音洛。好，呼到翻。刊削，皆使可觀，經帝重覽，重，直龍翻。然後出之。時議以此多邈。

**7**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8**秦王堅下詔曰︰「新喪賢輔，百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於未央南，喪，息浪翻。稱，尺證翻；下同。觀，古玩翻。朕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可偃武脩文，以稱武侯雅旨。其增崇儒敎；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王猛諡武侯。稱，尺證翻。讖，楚譖翻。妙簡學生，太子及公侯百僚之子皆就學受業；中外四禁、二衞、四軍長上將士，皆令受學。秦有中軍、外軍將軍。前禁、後禁、左禁、右禁將軍，是為四禁。左衞、右衞將軍，是為二衞。衞軍、撫軍、鎭軍、冠軍將軍，是為四軍。長上者，長上宿衞將士也。上，時掌翻。將，卽亮翻。二十人給一經生，敎讀音句，後宮置典學以敎掖庭，選閹人及女隸敏慧者詣博士授經。女隸，沒入為官婢者，奚官女是也。尚書郞王佩讀讖，堅殺之；學讖者遂絕。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

## 晉紀二十六起柔兆困敦（丙子），盡玄黓敦牂（壬午），凡七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中

## 太元元年（丙子、三七六）

**1**春，正月，壬寅朔，帝加元服；皇太后下詔歸政，太后攝政，見上卷上年。復稱崇德太后。甲辰，大赦，改元。丙午，帝始臨朝。朝，直遙翻。以會稽內史郗愔為鎭軍大將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浙江東五郡，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也。會，工外翻。郗，丑之翻。愔，挹淫翻。徐州刺史桓沖為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諸軍事，豫州之歷陽、淮南、廬江、安豐、襄城及江州之尋陽，共六郡。騎，奇寄翻。自京口徙鎭姑孰。謝安欲以王蘊為方伯，故先解沖徐州。乙卯，加謝安中書監，錄尚書事。

**2**二月，辛丑，秦王堅下詔曰︰「朕聞王者勞於求賢，逸於得士，齊桓公用管仲之言。斯言何其驗也。往得丞相，常謂帝王易為。易，以豉翻。自丞相違世，鬚髮中白，丞相，謂王猛。中，半也。中，丁仲翻。每一念之，不覺酸慟。今天下旣無丞相，或政敎淪替，替，廢也。可分遣侍臣周巡郡縣，問民疾苦。」

**3**三月，秦兵寇南鄕，拔之，山蠻三萬戶降秦。自春秋之時，伊、洛以南，巴、巫、漢、沔以北，大山長谷，皆蠻居之。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以叛楚。庸，則漢之上庸縣也。哀公四年，楚人襲梁及霍以圍蠻氏，執蠻子赤。梁，則漢河南之梁縣；霍，則梁縣南之霍陽山也。漢高帝用巴渝蠻以定三秦，則板楯蠻也。後漢祭遵攻新城蠻、柏華蠻，破霍陽聚，則春秋蠻氏之聚落也。其後又有巫蠻、南郡蠻、江夏蠻。襄陽以西，中廬、宜城之西山，皆蠻居之，所謂山蠻也。宋、齊以後，謂之雍州蠻。降，戶江翻。

**4**夏，五月，甲寅，大赦。

**5**初，張天錫之殺張邕也，劉肅及安定梁景皆有功，事見一百一卷穆帝升平五年。二人由是有寵，賜姓張氏，以為己子，使預政事。天錫荒于酒色，不親庶務，黜世子大懷而立嬖妾『章︰十二行本「妾」下有「焦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之子大豫，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以焦氏為左夫人，人情憤怨；從弟從事中郞憲輿櫬切諫，不聽。從，才用翻。櫬，初覲翻。

秦王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受位，然臣道未純，可遣使持節·武衞將軍苟萇、左將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武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毛盛、中書令梁熙、步兵校尉姚萇等將兵臨西河；河水過敦煌、酒泉、張掖郡南，武威郡東北，為西河。使，疏吏翻。萇，仲良翻。將，卽亮翻。尚書郞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朝，直遙翻。若有違王命，卽進師撲討。」撲，普卜翻。是時，秦步騎十三萬，軍司段鏗謂周虓曰︰「以此衆戰，誰能敵之！」用左傳齊桓公之言。鏗，丘耕翻。虓，虛交翻。虓曰︰「戎狄以來，未之有也。」周虓拘執於秦，其尊本朝之心，雖造次不忘也。考異曰︰虓傳曰︰「呂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夷以來，未之有也。』」按建元十八年，二月，虓謀反，徙朔方。十九年，正月，呂光發長安。故知在伐涼州時。今從十六國春秋。堅又命秦州刺史苟池、河州刺史李辯、涼州刺史王統帥三州之衆為苟萇後繼。帥，讀曰率。

秋，七月，閻負、梁殊至姑臧。張天錫會官屬謀之，曰︰「今入朝，必不返；如其不從，秦兵必至，將若之何？」禁中錄事席仂曰︰禁中錄事，張氏所置，使總錄禁中事也。仂，與力同，又音勒。「以愛子為質，質，音致。賂以重寶，以退其師，然後徐為之計，此屈伸之術也。」衆皆怒，曰︰「吾世事晉朝，朝，直遙翻。忠節著於海內。今一旦委身賊庭，辱及祖宗，醜莫大焉！且河西天險，百年無虞，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以拒之，何遽知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降，戶江翻；下同。使謂閻負、梁殊曰︰「君欲生歸乎，死歸乎？」殊等辭氣不屈，天錫怒，縛之軍門，命軍士交射之，曰︰「射而不中，射，而亦翻。中，竹仲翻。不與我同心者也。」其母嚴氏泣曰︰「秦主以一州之地，橫制天下，東平鮮卑，南取巴、蜀，兵不留行；汝『章︰十二行本「汝」上有「所向無敵」四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說。』若降之，猶可延數年之命。今以蕞爾一隅，抗衡大國，蕞，徂外翻。又殺其使者，亡無日矣！」天錫使龍驤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驤，思將翻。帥，讀曰率。

秦人聞天錫殺閻負、梁殊，八月，梁熙、姚萇、王統、李辯濟自清石津，攻涼驍烈將軍梁濟於河會城，降之。驍烈將軍，蓋張氏置。五代志︰允吾縣有青巖山。水經註︰湟河至允吾，與大河會。意者清石津在青巖山之下，河會城在二河之會歟？驍，堅堯翻。甲申，苟萇濟自石城津，闞駰曰︰石城津在金城西北。與梁熙會攻纏縮城，拔之。馬建懼，自楊非退屯清塞。水經註︰逆水出允吾縣之參街谷，東南流逕街亭城南，又東南逕陽非亭北，又東南逕廣武城西。據載記，楊非在支陽東北三百餘里。天錫又遣征東將軍掌據帥衆三萬軍于洪池，洪池，嶺名，在姑臧南。「掌據」，晉書作「常據」，當從之。天錫自將餘衆五萬，軍于金昌城。金昌城在赤岸西北。安西將軍敦煌宋皓言於天錫曰︰敦，徒門翻。「臣晝察人事，夜觀天文，秦兵不可敵也，不如降之。」天錫怒，貶皓為宣威護軍。廣武太守辛章曰︰張寔分金城之令居、枝陽，置廣武郡。宋白曰︰蘭州廣武縣本漢枝陽縣地，張駿分晉興置廣武郡。「馬建出於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必不為國家用。」苟萇使姚萇帥甲士三千為前驅。庚寅，馬建帥萬人迎降，餘兵皆散走。辛卯，苟萇及掌據戰于洪池，據兵敗，馬為亂兵所殺，其屬董儒授之以馬，據曰︰「吾三督諸軍，再秉節鉞，八將禁旅，十總禁『章︰十二行本「禁」作「外」；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兵，寵任極矣。天錫之攻李儼也，常據首破其兵；蓋河西推為良將，故其言如此。今卒困於此，卒，子恤翻。此吾之死地也，尚安之乎！」乃就帳免冑，西向稽首，伏劍而死。稽，音啓。秦兵殺軍司席仂。癸巳，秦兵入清塞，天錫遣司兵趙充哲帥衆拒之。河西張氏置官僚，擬於王者而微異其名。司兵，蓋晉五兵尚書之職也。秦兵與充哲戰于赤岸，大破之，水經註︰河水自左南而東，逕赤岸北，亦謂之河夾岸。秦州記曰︰枹罕有河夾岸。俘斬三萬八千級，充哲死。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叛。天錫與數千騎奔還姑臧。甲午，秦兵至姑臧，天錫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于軍門。苟萇釋縛焚櫬，送于長安，惠帝永寧元年，張軌為涼州刺史，遂有涼土，共九主，七十五年而亡。櫬，初覲翻。涼州郡縣悉降於秦。

九月，秦王堅以梁熙為涼州刺史，鎭姑臧。徙豪右七千餘戶于關中，餘皆按堵如故。封天錫為歸義侯，拜北部尚書。秦置北部尚書，以掌北蕃。初，秦兵之出也，先為天錫築第於長安，為，于偽翻。至則居之。以天錫晉興太守隴西彭和正為黃門侍郞，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治中從事武興蘇膺、張軌以秦、雍移人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敦煌太守張烈為尚書郞，敦，徒門翻。西平太守金城趙凝為金城太守，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高昌，漢車師之高昌壁也，張氏始置郡，後為高昌國，唐以其地置西州。餘皆隨才擢敍。

梁熙清儉愛民，河右安之；為梁熙為呂光所殺張本。以天錫武威太守敦煌索泮為別駕，索，昔各翻。宋皓為主簿。西平郭護起兵攻秦，熙以皓為折衝將軍，討平之。

桓沖聞秦攻涼州，遣兗州刺史朱序、江州刺史桓石秀與荊州督護桓羆遊軍沔、漢，為涼州聲援；沔，彌兗翻。又遣豫州刺史桓伊帥衆向壽陽，帥，讀曰率；下同。淮南太守劉波汎舟淮、泗，欲橈秦以救涼。橈，奴敎翻。聞涼州敗沒，皆罷兵。

**6**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見一百一卷隆和元年。乙巳，除度田收租之制，度，徒洛翻。王公以下，口稅米三斛，蠲在役之身。

**7**冬，十月，移淮北民於淮南。畏秦也。

**8**劉衞辰為代所逼，求救於秦，秦王堅以幽州刺史行唐公洛為北討大都督，帥幽、冀兵十萬擊代；帥，讀曰率。使幷州刺史俱難、鎭軍將軍鄧羌、尚書趙遷、李柔、前將軍朱肜、前禁將軍張蚝、蚝，七吏翻。右禁將軍郭慶帥步騎二十萬，東出和龍，西出上郡，皆與洛會，以衞辰為鄕導。洛，菁之弟也。秦主健之入關，菁有功焉。健之垂沒也，菁以逆誅。鄕，讀曰嚮。

苟萇之伐涼州也，遣揚武將軍馬暉、建武將軍杜周帥八千騎西出恩宿，邀張天錫走路，期會姑臧。暉等行澤中，值水失期，於法應斬，有司奏徵下獄。下，遐稼翻。秦王堅曰︰「水春冬耗竭，秋夏盛漲，此乃苟萇量事失宜，量，音良。非暉等罪。今天下方有事，宜宥過責功。」命暉等回赴北軍，擊索虜以自贖。代本鮮卑索頭種，故謂之索虜。索，昔各翻。衆咸以為萬里召將，非所以應速，將，卽亮翻；下同。堅曰︰「暉等喜於免死，不可以常事疑也。」暉等果倍道疾驅，遂及東軍。暉等自西方回，故謂伐代之軍為東軍。

**9**十一月，己巳朔，日有食之。

**10**代王什翼犍使白部、獨孤部南禦秦兵，皆不勝，鮮卑有白部。後漢時鮮卑居白山者，最為強盛，後因曰白部。令狐德棻曰︰魏氏之初，三十六部，其先伏留屯者，與魏俱起，為部落大人，遂為獨孤部。犍，居言翻。又使南部大人劉庫仁將十萬騎禦之。庫仁者，衞辰之族，什翼犍之甥也，與秦兵戰於石子嶺，石子嶺當雲中盛樂西南。新唐書曰︰自夏州北渡烏水，一百二十里至可朱渾水源，又百餘里至石子嶺。庫仁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帥諸部奔陰山之北。高車雜種盡叛，李延壽曰︰高車，蓋赤狄之餘種也，北方以為高車丁零。其先，匈奴甥也。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產並與柔然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因以為號。種，章勇翻。四面寇鈔，鈔，楚交翻。不得芻牧，什翼犍復渡漠南。復，扶又翻。聞秦兵稍退，十二月，什翼犍還雲中。

初，什翼犍分國之半以授弟孤，事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四年。孤卒，子斤失職怨望。不復得國之半，故自以為失職而怨。卒，子恤翻。世子寔及弟翰早卒，寔卒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寔子珪尚幼，慕容妃之子閼婆、壽鳩、紇根、地干、力眞、窟咄皆長，閼，於葛翻。紇，下沒翻。窟，苦骨翻。咄，當沒翻。長，知兩翻；下同。慕容妃，燕女也。什翼犍娶燕女為妃，見九十七卷康帝建元二年。繼嗣未定。時秦兵尚在君子津，水經︰河水南入雲中楨陵縣西北，又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河水於二縣之間，濟有君子之名。酈道元註曰︰昔漢桓帝西幸榆中，東行代地，洛陽大賈賫金貨隨帝後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長，曰子封，送之渡河。賈人卒死，津長埋之。其子尋求父喪，發冢舉尸，資貨一無所損。其子悉以金與之，津長不受。事聞於帝，曰︰「君子也。」卽名其津為君子濟。在雲中城西南二百餘里。諸子每夜執兵警衞。斤因說什翼犍之庶長子寔君曰︰說，輸芮翻。「王將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殺汝，故頃來諸子每夜戎服，以兵遶廬帳，北狄之長，居大氈帳，環設兵衞。氈帳，漢人謂之穹廬，因曰廬帳。伺便將發耳。」伺，相吏翻。寔君信之，遂殺諸弟，幷弒什翼犍。是夜，諸子婦及部人奔告秦軍，秦李柔、張蚝勒兵趨雲中，趨，七喻翻。部衆逃潰，國中大亂。珪母賈氏以珪走依賀訥。訥，野干之子也。賀野干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

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問其所以亂故，鳳具以狀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左傳載石祁子之言。乃執寔君及斤，至長安，車裂之。堅欲遷珪於長安，鳳固請曰︰「代王初亡，羣下叛散，遺孫沖幼，莫相統攝。其別部大人劉庫仁，勇而有智，鐵弗衞辰，狡猾多變，劉衞辰本匈奴鐵弗種。李延壽曰︰鐵弗，南單于苗裔。衞辰者，左賢王去卑之玄孫。北人謂［胡］父、為（衍）鮮卑母為鐵弗，因以為姓。皆不可獨任。宜分諸部為二，令此兩人統之；兩人素有深讎，其勢莫敢先發。俟其孫稍長，引而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德於代，使其子子孫孫永為不侵不叛之臣，用左傳戎子駒支之言。此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民為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衞辰，各拜官爵，使統其衆。賀氏以珪歸獨孤部，與南部大人長孫嵩、拓跋鬱律生二子︰長曰沙莫雄，次曰什翼犍。沙莫雄為南部大人，後改名仁，號為拔拔氏，生嵩。道武以嵩宗室之長，改為長孫氏。此言長孫所出，與前註略不同。元佗等皆依庫仁。行唐公洛以什翼犍子窟咄年長，長，知兩翻。遷之長安。堅使窟咄入太學讀書。

下詔曰︰「張天錫承祖父之資，藉百年之業，擅命河右，叛換偏隅。鄭康成曰︰叛換，猶跋扈也。韓詩曰︰叛換，武強也。索頭世跨朔北，中分區域，東賓穢貊，「穢」，當作「濊」。西引烏孫，控弦百萬，虎視雲中。爰命兩師，兩師，謂苟萇伐河西之師，行唐公洛伐代之師也。分討黠虜，黠，下八翻。役不淹歲，窮殄二兇，俘降百萬，降，戶江翻。闢土九千，五帝之所未賓，周、漢之所未至，莫不重譯來王，重，直龍翻。懷風率職。有司可速班功受爵，杜預曰︰班，次也。「受」，當作「授」。戎士悉復之五歲，復，方目翻。賜爵三級。」於是加行唐公洛征西將軍，以鄧羌為幷州刺史。

陽平國常侍慕容紹私謂其兄楷曰︰「秦恃其強大，務勝不休，北戍雲中，南守蜀、漢，轉運萬里，道殣相望，左傳之言。詩云︰行有死人，尚或殣之。毛氏曰︰墐，路冢也。殣，音覲。說文曰︰道中死人，人所覆也。又，餓殍為殣。兵疲於外，民困於內，危亡近矣。冠軍叔仁智度英拔，必能恢復燕祚，秦以慕容垂為冠軍將軍，楷、紹之叔父也。「叔仁」，當作「叔父」。冠，古玩翻。吾屬但當愛身以待時耳！」史言鮮卑窺秦，有乘釁報復之志。

初，秦人旣克涼州，議討西障氐、羌，西障，西邊也。秦王堅曰︰「彼種落雜居，種，章勇翻。不相統壹，不能為中國大患，宜先撫諭，徵其租稅，若不從命，然後討之。」乃使殿中將軍張旬前行宣慰，庭中將軍魏曷飛帥騎二萬七千隨之。庭中將軍，秦所置，蓋立仗殿庭中者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曷飛忿其恃險不服，縱兵擊之，大掠而歸。堅怒其違命，鞭之二百，斬前鋒督護儲安以謝氐、羌。氐、羌大悅，降附貢獻者八萬三千餘落。降，戶江翻。雍州士族先因亂流寓河西者，皆聽還本。雍，於用翻。

劉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謹遇之。」天下之英雄，雖在童穉中，固不與羣兒同也。秦王堅賞其功，加廣武將軍，給幢麾鼓蓋。幢，直江翻。

劉衞辰恥在庫仁之下，怒，殺秦五原太守而叛。五原，漢郡也；魏、晉省，棄其地於荒外；秦復置郡；隋、唐為豐、鹽二州。庫仁擊衞辰，破之，追至陰山西北千餘里，獲其妻子。又西擊庫狄部，徙其部落，置之桑乾川。桑乾縣，漢屬代郡，晉省。孟康曰︰乾，音干。拓跋魏後置桑乾郡；唐屬朔州善陽縣界。魏收志，拓跋力微時，次南諸部有庫狄部，後改為狄氏。久之，堅以衞辰為西單于，督攝河西雜類，屯代來城。代來城，在北河西，蓋秦築以居衞辰。言自代來者居此城也。單，音蟬。

**11**是歲，乞伏司繁卒，子國仁立。為乞伏國仁乘秦亂據隴西張本。

**二年**（丁丑、三七七）

**1**春，高句麗、新羅、西南夷皆遣使入貢于秦。新羅，弁韓苗裔也，居漢樂浪地。杜佑曰︰新羅本辰韓種，魏時為斬［新］盧國，晉、宋曰新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兼有沃沮、不耐、韓、濊地。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

**2**趙故將作功曹熊邈屢為秦王堅言石氏宮室器玩之盛，堅以邈為將作長史，領將作丞，『章︰十二行本「將作丞」作「尚方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晉將作大匠有丞，無長史；長史蓋秦所置。屢為，于偽翻。大脩舟艦、兵器，飾以金銀，頗極精巧。艦，戶黯翻。慕容農私言於慕容垂曰︰「自王猛之死，秦之法制，日以頹靡，今又重之以奢侈，重，直用翻。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大王宜結納英傑以承天意，時不可失！」垂笑曰︰「天下事非爾所及！」慕容農所見，猶紹、楷也。

**3**桓豁表兗州刺史朱序為梁州刺史，鎭襄陽。

**4**秋，七月，丁未，以尚書僕射謝安為司徒，安讓不拜；復加侍中、都督揚·豫·徐·兗·青五州諸軍事。復，扶又翻。

丙辰，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桓豁卒。冬，十月，辛丑，以桓沖都督江、荊、梁、益、寧、交、廣七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以沖子嗣為江州刺史。又以五兵尚書王蘊都督江南諸軍事，領『章︰十二行本「領」上有「假節」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徐州刺史；江南諸軍，謂晉陵諸軍也。征西司馬領南郡相謝玄為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桓豁為征西將軍，以玄為司馬。監，工銜翻。

桓沖以秦人強盛，欲移阻江南，此江南卽上明也。奏自江陵徙鎭上明，晉志︰上明在漢武陵郡孱陵縣界。水經註︰上明城在枝江縣，其地夷敞，北據大江，江汜枝分，東入大江，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杜佑曰︰上明卽今江陵松滋縣西廢大明城，桓沖所築也。沖疏曰︰「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良，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鄕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接三峽。」宋白曰︰上明城，桓沖所築，在今松滋縣西。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冠，古玩翻。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王蘊固讓徐州，謝安曰︰「卿居后父之重，不應妄自菲薄，以虧時遇。」時遇，謂一時之恩遇也。蘊乃受命。

初，中書郞郗超自以其父愔位遇應在謝安之右，而安入掌機權，愔優遊散地，郗愔自徐、兗二州刺史移鎭會稽。郗，丑之翻。愔，挹淫翻。散，悉亶翻。常憤邑形於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是時朝廷方以秦寇為憂，詔求文武良將可以鎭禦北方者，將，卽亮翻。謝安以兄子玄應詔。超聞之，歎曰︰「安之明，乃能違衆舉親；玄之才，足以不負所舉。」衆咸以為不然。超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桓公，謂桓溫。超、玄同府，事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元年。見其使才，雖履屐間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履，以皮為之；屐，以木為之。屐，竭戟翻。

玄募驍勇之士，驍，堅堯翻。得彭城劉牢之等數人。以牢之為參軍，常領精銳為前鋒，戰無不捷。時號「北府兵」，晉人謂京口為北府。謝玄破俱難等，始兼領徐州。號北府兵者，史終言之。敵人畏之。

**5**壬寅，護軍將軍、散騎常侍王彪之卒。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初，謝安欲增脩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為宮，東府，在建康臺城之東。殊為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都坐，蘭臺，御史臺也。都坐，御史臺官會坐之地。坐，徂臥翻。殆不蔽寒暑，是以更營新宮。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五年。比之漢、魏則為儉，比之初過江則為侈矣。今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弊陋，後人謂人無能。」彪之曰︰「凡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寧家，緝熙政事，緝，續也；熙，廣也。鄭玄曰︰緝熙，光明也。乃以脩室屋為能邪！」安不能奪其議，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6**十二月，臨海太守郗超卒。臨海，本會稽東部都尉治。沈約曰︰前漢都尉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孫亮太平二年，立臨海郡。初，超黨於桓氏，以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公年尊，我死之後，若以哀惋害寢食者，可呈此箱；不爾，卽焚之。」旣而愔果哀惋成疾，惋，烏貫翻。門生呈箱，皆與桓溫往反密計。愔大怒曰︰「小子死已晚矣！」遂不復哭。復，扶又翻。

**三年**（戊申、三七八）

**1**春，二月，乙巳，作新宮，帝移居會稽王邸。會，工外翻。

**2**秦王堅遣征南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守尚書令·長樂公丕、武衞將軍苟萇、尚書慕容暐帥步騎七萬寇襄陽，以荊州刺史楊安帥樊、鄧之衆為前鋒，征虜將軍始平石越帥精騎一萬出魯陽關，南陽郡魯陽縣，有魯陽關。樂，音洛。萇，仲良翻。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京兆尹慕容垂、揚武將軍姚萇帥衆五萬出南鄕，領軍將軍苟池、右將軍毛當、強弩將軍王顯帥衆四萬出武當，會攻襄陽。夏，四月，秦兵至沔北，沔，彌兗翻。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檝，不以為虞。虞，防也，備也。旣而石越帥騎五千浮渡漢水，序惶駭，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獲船百餘艘以濟餘軍。艘，蘇遭翻。長樂公丕督諸將攻中城。

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行，下孟翻。至西北隅，以為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邪城於其內。邪，卽斜翻。及秦兵至，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

桓沖在上明擁衆七萬，憚秦兵之強，不敢進。

丕欲急攻襄陽，苟萇曰︰「吾衆十倍於敵，糗糧山積，糗，去九翻。但稍遷漢、沔之民於許、洛，塞其運道，塞，悉則翻。絕其援兵，譬如網中之禽，何患不獲，而多殺將士，急求成功哉！」丕從之。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鄭裔，與丕會襄陽。

**3**秋，七月，新宮成；辛巳，帝入居之。

**4**秦兗州刺史彭超請攻沛郡太守戴於彭城，領沛郡太守，戍彭城。楊正衡曰︰，古遁字。且曰︰「願更遣重將攻淮南諸城，為征南棊劫之勢，征南，謂苻丕也，時督諸軍攻襄陽。棊劫者，以棊勢喻兵勢也。圍棊者，攻其右而敵手應之，則擊其左取之，謂之劫。東西並進，丹陽不足平也！」晉都建康，漢丹陽秣陵縣地。秦王堅從之，使都督東討諸軍事；後將軍俱難、右禁將軍毛盛、洛州刺史邵保帥步騎七萬寇淮陽、盱眙。俱，姓也。秦初以洛州刺史治陝城；晉志曰︰滅燕之後，移洛州治豐陽。參考前鄧羌以洛州刺史鎭洛陽，則是時洛州刺史猶治洛陽。是後北海公重以豫州刺史及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鎭洛陽，洛州刺史始移治豐陽。「淮陽」，晉書·載記作「淮陰」，當從之。淮陰、盱眙，前漢並屬臨淮郡；後漢、晉以淮陰屬廣陵。超，越之弟；保，羌之從弟也。邵羌見一百一卷海西公太和二年。從，才用翻。八月，彭超攻彭城。詔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五萬鎭姑孰以禦秦兵。

秦梁州刺史韋鍾圍魏興太守吉挹於西城。杜佑曰︰金州西城縣南九里，吉挹於峻山築壘。今其山曰魏山。

**5**九月，秦王堅與羣臣飲酒，以祕書監朱肜為正，正，酒正也。肜，余中翻。人『章︰十二行本「人」上有「命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極醉為限。祕書侍郞趙整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泉，天垂酒池，九州春秋曰︰曹公禁酒，孔融以書嘲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天文志曰︰軒轅右角南二星曰酒旗，酒官之旗也。此曰天垂酒池，旣曰垂矣，「池」當作「旗」。杜康妙識，儀狄先知。魏武樂府短歌行云︰何以解憂？唯有杜康。註云︰杜康，古之造酒者。戰國策曰︰昔帝女儀狄作酒以進於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紂喪殷邦，桀傾夏國，由此言之，前危後則。」紂為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以亡殷。史曰，夏桀淫驕，乃放鳴條，蓋亦以酒也。前危後則，謂前人之危，後人之法則也。喪，息浪翻。夏，戶雅翻。堅大悅，命整書之以為酒戒，自是宴羣臣，禮飲而已。禮，臣侍君宴，不過三爵。

**6**秦涼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揚秦威德。冬，十月，大宛獻汗血馬。使，疏吏翻。宛，於元翻。秦王堅曰︰「吾嘗慕漢文帝之為人，用千里馬何為！」文帝卻千里馬見十三卷元年。命羣臣作止馬之詩而反之。反則反之，何以作詩為哉！此亦好名之過也。

**7**巴西人趙寶起兵涼『章︰十二行本「涼」作「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州，自稱晉西蠻校尉、巴郡太守。史言蜀人思晉。

**8**秦豫州刺史北海公重鎭洛陽，謀反；秦王堅曰︰「長史呂光忠正，必不與之同。」卽命光收重，檻車送長安，赦之，以公就第。重，洛之兄也。

**9**十二月，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長樂公丕等擁衆十萬，攻圍小城，日費萬金，久而無效，請徵下廷尉。」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遐稼翻。秦王堅曰︰「丕等廣費無成，實宜貶戮；但師已淹時，淹，滯也，久留也。不可虛返，其特原之，令成功贖罪。」使黃門侍郞韋華持節切讓丕等，賜丕劍曰︰「來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復持面見吾也！」

**10**周虓在秦，密與桓沖書，言秦陰計；又逃奔漢中，秦人獲而赦之。虓，虛交翻。

**四年**（己卯、三七九）

**1**春，正月，辛酉，大赦。

**2**秦長樂公丕等得詔惶恐，乃命諸軍幷力攻襄陽。秦王堅欲自將攻襄陽，將，卽亮翻。詔陽平公融以關東六州之兵會壽春，梁熙以河西之兵為後繼。陽平公融諫曰︰「陛下欲取江南，固當博謀熟慮，不可倉猝。若止取襄陽，又豈足親勞大駕乎！未有動天下之衆而為一城者，為，于偽翻。所謂『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也！」呂氏春秋曰︰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所用重，所要輕也。搜神記曰︰隨侯行，見大蛇傷，救而治之。其後蛇含珠以報之，徑盈寸，純白，而夜光可燭堂，故歷世稱隨珠焉。梁熙諫曰︰「晉主之暴，未如孫晧，江山險固，易守難攻。易，以豉翻。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過分命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引關東之兵，南臨淮、泗，下梁、益之卒，東出巴、峽，又何必親屈鸞輅，遠幸沮澤乎！沮，將豫翻；下濕之地曰沮。昔漢光武誅公孫述，晉武帝擒孫晧，未聞二帝自統六師，親執枹鼓，蒙矢石也。」光武用岑彭、吳漢以滅公孫述，晉武帝用王濬、王渾以平孫晧。苻融、梁熙未嘗離所鎭，皆上疏以諫。枹，音膚。堅乃止。

詔冠軍將軍南郡相劉波帥衆八千救襄陽，波畏秦，不敢進。朱序屢出戰，破秦兵，引退稍遠，序不設備。二月，襄陽督護李伯護密遣其子送款於秦，請為內應；長樂公丕命諸軍進攻之。戊午，克襄陽，執朱序，送長安。秦王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曹魏置度支尚書。度，徒洛翻。以李伯護為不忠，斬之。

秦將軍慕容越拔順陽，晉志曰︰太康中，置順陽郡；唐鄧州臨湍、菊潭二縣，古順陽地。執太守譙國丁穆。堅欲官之，穆固辭不受。堅以中壘將軍梁成為荊州刺史，配兵一萬，鎭襄陽，選其才望，禮而用之。

桓沖以襄陽陷沒，上疏送章節，章，印也。上，時掌翻。請解職；不許。詔免劉波官，俄復以為冠軍將軍。

**3**秦以前將軍張蚝為幷州刺史。蚝，七吏翻。

**4**兗州刺史謝玄帥衆萬餘救彭城，帥，讀曰率。軍于泗口，欲遣間使報戴而不可得；間，古莧翻。部曲將田泓請沒水潛行趣彭城，趣，七喻翻。玄遣之。泓為秦人所獲，厚賂之，使云南軍已敗；泓偽許之，旣而告城中曰︰「南軍垂至，我單行來報，為賊所得，勉之！」秦人殺之。彭超置輜重於留城，留縣城也。自漢以來屬彭城郡。重，直用翻；下同。謝玄揚聲遣後軍將軍何『章︰十二行本「何」上有「東海」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謙向留城。超聞之，釋彭城圍，引兵還保輜重。戴帥彭城之衆，隨謙奔玄，超遂據彭城，考異曰︰謝玄傳云「何謙進解彭城圍」，又云「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帝紀及諸傳皆不言此年彭城陷沒。而十六國·秦春秋云︰「超據彭城。」又云︰「超分兵下邳，留徐褒守彭城。至七月，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鎭彭城，王顯為揚州，戍下邳。」是二城俱陷也。留兗州治中徐褒守之，南攻盱眙。盱眙，音吁怡。俱難克淮陰，南北對境圖曰︰淮陰縣距淮五十步，北對清河口十里，進可以窺山東，內則蔽沿江，晉、宋以為重鎭。留邵保戍之。

**5**三月，壬戌，詔以「疆埸多虞，埸，音亦。年穀不登，其供御所須，事從儉約；九親供給，九親，卽九族。衆官廩俸，權可減半。凡諸役費，自非軍國事要，皆宜停省。」

**6**癸未，使右將軍毛虎生帥衆三萬擊巴中，以救魏興。巴中，卽巴郡。前鋒督護趙福等至巴西，為秦將張紹等所敗，敗，補邁翻。亡七千餘人。虎生退屯巴東。蜀人李烏聚衆二萬，圍成都以應虎生，秦王堅使破虜將軍呂光擊滅之。破虜將軍，蓋苻秦所置。夏，四月，戊申，韋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彥遠潔己於後，吉祖沖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周虓，字孟威；丁穆，字彥遠；吉挹，字祖沖。挹參軍史穎得『章︰十二行本「得」作「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歸，得挹臨終手疏，詔贈益州刺史。

**7**秦毛當、王顯帥衆二萬自襄陽東會俱難、彭超攻淮南。五月，乙丑，難、超拔盱眙，執高密內史毛璪之。高密，僑國也；璪之領內史，戍盱眙。璪，子皓翻。秦兵六萬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晉僑置幽、冀、青、幷四州於江北三阿，今寶應軍卽其地。去廣陵百里；朝廷大震，臨江列戍，遣征虜將軍謝石帥舟師屯涂中。涂，讀曰除。石，安之弟也。

右衞將軍毛安之等帥衆四萬屯堂邑。秦毛當、毛盛帥騎二萬襲堂邑，安之等驚潰。兗州刺史謝玄自廣陵救三阿。丙子，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戊子，玄與田洛帥衆五萬進攻盱眙，難、超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秦作橋於淮水以渡兵。上，時掌翻。邵保戰死，難、超退屯淮北。玄與何謙、戴、田洛共追之，戰于君川，今盱眙縣北六里有君山。此蓋君山之川也。復大破之，復，扶又翻。難、超北走，僅以身免。謝玄還廣陵，詔進號冠軍將軍，加領徐州刺史。冠，古玩翻。

秦王堅聞之，大怒。秋，七月，檻車徵超下廷尉，下，遐稼翻。超自殺。難削爵為民。

以毛當為徐州刺史，鎭彭城；毛盛為兗州刺史，鎭湖陸；續漢志︰湖陸，故湖陵，章帝更名。前漢志曰︰王莽改曰湖陸。今按湖陸縣，漢屬山陽郡，晉分屬高平國。魏收地形志︰高平縣有湖陵城。當在唐兗州任城縣界。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

謝安為宰相，秦人屢入寇，邊兵失利，安『章︰十二行本「安」上有「衆心危懼」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每鎭之以和靜。其為政，務舉大綱，不為小察。時人比安於王導，而謂其文雅過之。

**8**八月，丁亥，以左將軍王蘊為尚書僕射，頃之，遷丹陽尹。蘊自以國姻，蘊，后父也。不欲在內，苦求外出，復以為都督浙江東五郡諸軍事、會稽內史。蘊先督徐州，今復督浙東。復，扶又翻。會，工外翻。

**9**是歲，秦大饑。

**五年**（庚辰、三八○）

**1**春，正月，秦王堅復以北海公重為鎭北大將軍，鎭薊。重謀反而不誅，復任之以方面，宜其與弟洛反也。復，扶又翻。

二月，作敎武堂於渭城，漢高帝元年，改咸陽曰新城；武帝元鼎三年，更名渭城；後漢、晉省；石勒置石安縣，苻秦復曰渭城。命太學生明陰陽兵法者敎授諸將，將，卽亮翻。祕書監朱肜諫曰︰「陛下東征西伐，所向無敵，四海之地，什得其八，雖江南未服，蓋不足言。是宜稍偃武事，增脩文德。乃更始立學舍，敎人戰鬬之術，殆非所以馴致升平也。馴，從也，言從此而致升平也。且諸將皆百戰之餘，何患不習於兵，而更使受敎於書生，非所以強其志氣也。此無益於實而有損於名，惟陛下圖之！」堅乃止。

**2**秦征北將軍、幽州刺史行唐公洛，洛以幽州刺史鎭和龍。行唐，戰國時趙邑，秦以為縣，魏、晉因之。勇而多力，能坐制奔牛，射洞犂耳；犂耳之鐵厚而堅。自以有滅代之功，滅代，見上元年。求開府儀同三司不得，由是怨憤。三月，秦王堅以洛為使持節、都督益·寧·西南夷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使，疏吏翻。使自伊闕趨襄陽，泝漢而上。趨，七喻翻。上，時掌翻。洛謂官屬曰︰「孤，帝室至親，洛，苻健兄子也。不得入為將相，而常擯棄邊鄙；今又投之西裔，復不聽過京師，復，扶又翻。過，古禾翻。此必有陰計，欲使梁成沈孤於漢水耳！」『章︰十二行本「耳」下有「於諸君意何如」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梁成時鎭襄陽。沈，持林翻。幽州治中平規曰︰「逆取順守，湯、武是也；漢陸賈曰︰湯、武逆取而順守之。因禍為福，桓、文是也。齊桓、晉文皆因兄弟爭國，得國而霸。主上雖不為昏暴，然窮兵黷武，民思有所息肩者，十室而九。若明公神旗一建，必率土雲從。今跨據全燕，地盡東海，北總烏桓、鮮卑，東引句麗、百濟，燕，於賢翻。句，音駒。麗，力知翻。控弦之士不減五十餘萬，柰何束手就徵，蹈不測之禍乎！」洛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沮謀者斬！」沮，在呂翻。於是自稱大將軍、大都督、秦王。以平規為幽州刺史，玄菟太守吉貞為左長史，菟，同都翻。遼東太守趙讚為左司馬，昌黎太守王縕為右司馬，遼西太守王琳、北平太守皇甫傑、牧官都尉魏敷等為從事中郞。漢邊郡有牧官。秦置牧官都尉。分遣使者徵兵於鮮卑、烏桓、高句麗、百濟、新羅、休忍諸國，遣兵三萬助北海公重戍薊。諸國皆曰︰「吾為天子守藩，為，于偽翻。不能從行唐公為逆。」洛懼，欲止，猶豫未決。王縕、王琳、皇甫傑、魏敷知其無成，欲告之；洛皆殺之。吉貞、趙讚曰︰「今諸國不從，事乖本圖，明公若憚益州之行者，當遣使奉表乞留，使，疏吏翻；下同。主上亦不慮不從。」平規曰︰「今事形已露，何可中止！宜聲言受詔，盡幽州之兵，南出常山，陽平公必郊迎，因而執之，進據冀州；陽平公融以冀州牧鎭鄴，平規使洛出中山以臨鄴。總關東之衆以圖西土，天下可指麾而定也！」洛從之。夏，四月，洛帥衆七萬發和龍。帥，讀曰率；下同。

秦王堅召羣臣謀之，步兵校尉呂光曰︰「行唐公以至親為逆，此天下所共疾。願假臣步騎五萬，取之如拾遺耳。」堅曰︰「重、洛兄弟，據東北一隅，兵賦全資，未可輕也。」光曰︰「彼衆迫於凶威，一時蟻聚耳。若以大軍臨之，勢必瓦解，不足憂也。」堅乃遣使讓洛，使還和龍，當以幽州永為世封。洛謂使者曰︰「汝還白東海王，堅本封東海王。幽州褊狹，不足以容萬乘，須王秦中以承高祖之業。苻健廟號高祖。乘，繩證翻。王，于況翻。若能迎駕潼關者，當位為上公，爵歸本國。」堅怒，遣左將軍武都竇衝及呂光帥步騎四萬討之；右將軍都貴馳傳詣鄴，都，姓；貴，名。鄭公孫閼字子都，子孫以為氏。傳，株戀翻。將冀州兵三萬為前鋒；將，卽亮翻。以陽平公融為征討大都督。

北海公重悉薊城之衆與洛會，屯中山，有衆十萬。薊，音計。五月，竇衝等與洛戰于中山，洛兵大敗，生擒洛，送長安。北海公重走還薊，呂光追斬之。屯騎校尉石越自東萊帥騎一萬，浮海襲和龍，斬平規，幽州悉平。堅赦洛不誅，徙涼州之西海郡。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

臣光曰︰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用漢宣帝詔而略變其文。治，直吏翻。況他人乎！秦王堅每得反者輒宥之，使其臣狃於為逆，狃，狎也。行險徼幸，徼，堅堯翻。雖力屈被擒，猶不憂死，亂何自而息哉！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書·胤征之辭。詩云︰「毋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詩·民勞第三章之辭。今堅違之，能無亡乎！

**3**朝廷以秦兵之退為謝安、桓沖之功，拜安衞將軍，與沖皆開府儀同三司。

**4**六月，甲子，大赦。

**5**丁卯，以會稽王道子為司徒；會，工外翻。固讓不拜。

**6**秦王堅召陽平公融為侍中、中書監、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以征南大將軍、守尚書令、長樂公丕為都督關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冀州牧。樂，音洛。堅以諸氐種類繁滋，種，章勇翻。秋，七月，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氐十五萬戶，九嵕山，在漢馮翊雲陽縣界，唐在醴泉縣。嵕，祖紅翻。汧，苦堅翻。雍，於用翻。使諸宗親各領之，散居方鎭，如古諸侯。長樂公丕領氐三千戶，以仇池氐酋射聲校尉楊膺為征東左司馬，九嵕氐酋長水校尉齊午為右司馬，各領一千五百戶，為長樂世卿。古者封建諸侯，命卿皆世其官。堅分諸宗親散居方鎭，各以種類為世卿。樂，音洛。酋，慈由翻。長樂郞中令略陽垣敞為錄事參軍，垣，氐姓也，後隨宋武南歸，遂為累世將家。侍講扶風韋幹為參軍事，申紹為別駕。膺，丕之妻兄也；午，膺之妻父也。八月，分幽州置平州，晉書曰︰按平州，禹貢冀州之域，於周為幽州界，漢屬北平郡。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至孫文懿為魏所滅，因置平州，統遼東、昌黎、玄菟、帶方五郡，後還合於幽州。苻秦滅燕，復分幽州置平州。公孫淵，字文懿；唐避高祖諱，稱其字。以石越為平州刺史，鎭龍城。中書令梁讜為幽州刺史，鎭薊城。撫軍將軍毛興為都督河·秦二州諸軍事、河州刺史，鎭枹罕。枹，音膚。長水校尉王騰為幷州刺史，鎭晉陽。河、幷二州各配氐戶三千。興、騰並苻氏婚姻，氐之崇望也。平原公暉為都督豫·洛·荊·南兗·東豫·陽六州諸軍事、鎭東大將軍、豫州牧，鎭洛陽。秦兗州刺史鎭倉垣，南兗州鎭湖陸。又，秦初以豫州刺史鎭許昌，滅燕之後，以豫州刺史鎭洛陽，於許昌置東豫州。「陽」，當作「揚」。按後魏書·地形志︰天平初，始置陽州於宜陽。苻堅以王顯為揚州刺史，戍下邳，正屬暉所統。移洛州刺史治豐陽。苻秦初以洛州刺史鎭陝城，荊州刺史鎭豐陽。旣得襄陽，以為荊州，徙洛州於豐陽。豐陽，漢上洛縣地也。宋白曰︰豐陽，漢商縣地，晉泰始三年分置豐陽縣，在豐陽川。鉅鹿公叡為雍州刺史。『章︰十二行本「史」下有「鎭蒲坂」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雍，於用翻。各配氐戶三千二百。

堅送丕至灞上，諸氐別其父兄，皆慟哭，哀感路人。趙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項安世家說︰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下曰宕。池，水平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圜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官也。大弦，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臣也，清廉而不亂。文王加三弦，合君臣恩也。援，于元翻。杜佑曰︰世本云︰琴，神農所造。琴操云︰伏羲作琴，所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眞。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揚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阿得脂，阿得脂，博勞舅父是仇綏，爾雅︰鵙，伯勞。郭璞曰︰伯勞似鶷鶡而大，飛不能翱翔，竦翅上下而已。廣雅曰︰伯勞，一曰博勞，一名伯趙。仇綏，不知為何物。尾長翼短不能飛。遠徙種人留鮮卑，謂徙諸氐而留慕容也。種，章勇翻。一旦緩急當語誰！」堅笑而不納。語，牛倨翻。

**7**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

**8**冬，十月，九眞太守李遜據交州反。

**9**秦王堅以左禁將軍楊壁為秦州刺史，尚書趙遷為洛州刺史，南巴校尉姜宇為寧州刺史。苻秦於南中置南巴校尉。

**10**十一月，乙酉，葬定皇后於隆平陵。

**11**十二月，秦以左將軍都貴為荊州刺史，鎭彭城。都貴鎭襄陽。彭城誤也。

**12**置東豫州，以毛當為刺史，鎭許昌。

**13**是歲，秦王堅遣高密太守毛璪之等二百餘人來歸。毛璪之被禽，見上四年。

**六年**（辛巳、三八一）

**1**春，正月，帝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後漢書·姜肱傳曰︰就精廬求見徵君。賢曰︰精廬，卽精舍也，蓋以專精講習所業為義。今儒、釋肄業之地，通曰精舍。引諸沙門居之。尚書左丞王雅表諫，不從。雅，肅之曾孫也。王肅仕曹魏，以經學著名。武帝，肅外孫也。

**2**丁酉，以尚書謝石為僕射。

**3**二月，東夷、西域六十二國入貢于秦。

**4**夏，六月，庚子朔，日有食之。

**5**秋，七月，甲午，交趾太守杜瑗斬李遜，交州平。

**6**冬，十月，故武陵王晞卒于新安，晞徙新安，見上卷簡文帝咸安元年。追封新寧郡王，命其子遵為嗣。

**7**十一月，己亥，以前會稽內史郗愔為司空；愔固辭不起。

**8**秦荊州刺史都貴遣其司馬閻振、中兵參軍吳仲帥衆二萬寇竟陵，竟陵，侯國，前漢屬江夏郡；惠帝分立竟陵郡。桓沖遣南平太守桓石虔、衞軍參軍桓石民等帥水陸二萬拒之。帥，讀曰率。石民，石虔之弟也。十二月，甲辰，石虔襲擊振、仲，大破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之，癸亥，拔管城，據載記，石虔襲破振、仲于滶水，振、仲退保管城。又據水經，沔水逕郡縣故城南，又東，滶水注之；滶水西南注于沔，寔曰滶口。沔水又南逕石城西；城因山為固，晉竟陵郡所治也。以此考之，管城當在滶水北。獲振、仲，斬首七千級，俘虜萬人。詔封桓沖子謙為宜陽侯。以桓石虔領河東太守。沈約曰︰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屬荊州。五代志︰南郡松滋縣，江左置河東郡。

**9**是歲，江東大饑。

**七年**（壬午、三八二）『章︰十二行本「年」下有「春三月」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

**1**秦大司農東海公陽、員外散騎侍郞王皮、晉·職官志︰散騎侍郞四人，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員外散騎侍郞，晉武帝置。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尚書郞周虓謀反，虓，虛交翻。事覺，收下廷尉。下，遐稼翻。陽，法之子；皮，猛之子也。秦王堅問其反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法死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臣為父復讎耳。」為，于偽翻；下嘗為同。堅泣曰︰「哀公之死，事不在朕，卿豈不知之？」王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故欲圖富貴耳。」堅曰︰「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為治田之資，未嘗為卿求官；治，直之翻。為，于偽翻。知子莫若父，何其明也！」周虓曰︰「虓世荷晉恩，生為晉臣，死為晉鬼，復何問乎！」荷，下可翻。復，扶又翻；下同。先是，虓屢謀反叛，先，悉薦翻。左右皆請殺之；堅曰︰「孟威烈士，秉志如此，豈憚死乎！殺之適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于涼州之高昌郡，徵諸晉志，河西張氏未嘗置高昌郡。苻堅之平河西也，以高昌楊幹為高昌太守。疑張氏置是郡，苻氏因之。高昌，卽漢車師後部高昌壁之地，註又見後。皮、虓于朔方之北。虓卒于朔方。卒，于恤翻。陽勇力兼人，尋復徙鄯善。及建元之末，秦國大亂，建元十九年，堅伐晉而敗，秦遂以亂。二十年，堅死，是建元十八年也。復，扶又翻。鄯，上扇翻。陽劫鄯善之相欲求東歸，鄯善王殺之。史終言之。

**2**秦王堅徙鄴銅駝、銅馬、飛廉、翁仲於長安。石虎所置於鄴者。

**3**夏，四月，堅扶風太守王永為幽州刺史。「堅」下當有「以」字。永，皮之兄也。皮凶險無行，而永清修好學，行，下孟翻。好，呼到翻。故堅用之。以陽平公融為司徒；融固辭不受。堅方謀伐晉，乃以融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4**五月，幽州蝗生，廣袤千里。廣，古曠翻。秦王堅使散騎常侍彭城劉蘭發幽、冀、青、幷民撲除之。撲，普卜翻。

**5**秋，八月，癸卯，大赦。

**6**秦王堅以諫議大夫裴元略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使密具舟師。欲祖王濬之故智，順流東下而伐晉也。

**7**九月，車師前部王彌窴、鄯善王休密馱窴，堂見翻。馱，堂何翻。入朝于秦，朝，直遙翻。請為鄕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鄕，讀曰嚮。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驍騎將軍呂光為使持節、都督西域征討諸軍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使，疏吏翻。與淩江將軍姜飛、淩江將軍，晉文王所置，以授羅憲。輕車將軍彭晃、將軍杜進、康盛等杜進、康盛位至將軍，未有將軍號。總兵十萬，鐵騎五千，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謂漢武伐之［大］宛，破樓蘭、姑師，田車師也。今勞師萬里之外，以踵漢氏之過舉，臣竊惜之。」不聽。

**8**桓沖使揚威將軍朱綽擊秦荊州刺史都貴于襄陽，焚踐沔北屯田，掠六百餘戶而還。沔，彌兗翻。

**9**冬，十月，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自吾承業，垂三十載，堅以升平元年自立，至是凡二十六年。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尚庶幾焉；乃欲疲民以逞，宜其亡也。四方略定，唯東南一隅，未霑王化。今略計吾士卒，可得九十七萬，吾欲自將以討之，將，卽亮翻。何如？」祕書監朱肜曰︰「陛下恭行天罰，必有征無戰，晉主不銜璧軍門，則走死江海，陛下返中國士民，使復其桑梓，謂永嘉之末避亂南渡之子孫也。然後回輿東巡，告成岱宗，杜佑曰︰岱宗，東岳也。特謂太山為岱宗者，以其處東北，居寅丑之間，萬物終始之地，陰陽交代之所，為衆山之宗，故曰岱宗。此千載一時也。」載，子亥翻。堅喜曰︰「是吾志也。」

尚書左僕射權翼曰︰「昔紂為無道，三仁在朝，武王猶為之旋師。論語︰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史記︰武王卽位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伐矣。」武王曰︰「未可也。」乃還師。居二年，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微子奔周。武王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不伐！」遂滅之。朝，直遙翻。猶為，于偽翻。今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內外同心，以臣觀之，未可圖也！」堅嘿然良久，曰︰「諸君各言其志。」

太子左衞率石越曰︰「今歲鎭守斗，福德在吳，歲，木星。鎭，土星。斗、牛、女，吳、越、揚州分。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為之用，殆未可伐也！」堅曰︰「昔武王伐紂，逆歲違卜。荀子曰︰武王之誅紂也，東面而迎太歲。楊倞註曰︰迎，謂逆太歲也。尸子曰︰武王伐紂，魚辛諫曰︰「歲在北方，不可北征。」武王不從。史記·齊世家︰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遂行。天道幽遠，未易可知。易，以豉翻。夫差、孫晧皆保據江湖，不免於亡。今以吾之衆，投鞭於江，足斷其流，斷，丁管翻。又何險之足恃乎！」對曰︰「三國之君皆淫虐無道，三國之君，謂紂、夫差、孫晧。故敵國取之，易於拾遺。易，以豉翻。今晉雖無德，未有大罪，願陛下且按兵積穀，以待其釁。」於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舍道傍，無時可成。詩曰︰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吾當內斷於心耳！」斷，丁亂翻。

羣臣皆出，獨留陽平公融，謂之曰︰「自古定大事者，不過一二臣而已。今衆言紛紛，徒亂人意，吾當與汝決之。」對曰︰「今伐晉有三難︰天道不順，一也；晉國無釁，二也；我數戰兵疲，數，所角翻。民有畏敵之心，三也。羣臣言晉不可伐者，皆忠臣也，願陛下聽之。」堅作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復，扶又翻。吾強兵百萬，資仗如山；吾雖未為令主，亦非闇劣。劣，弱也。乘累捷之勢，擊垂亡之國，何患不克，豈可復留此殘寇，使長為國家之憂哉！」漢魏相有言︰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其苻堅之謂歟！復，扶又翻；下復留同。融泣曰︰「晉未可滅，昭然甚明。今勞師大舉，恐無萬全之功。且臣之所憂，不止於此。陛下寵育鮮卑、羌、羯，布滿畿甸，此屬皆我之深仇。太子獨與弱卒數萬留守京師，臣懼有不虞之變生於腹心肘掖，不可悔也。臣之頑愚，誠不足采；王景略一時英傑，陛下常比之諸葛武侯，諸葛亮諡武侯。獨不記其臨沒之言乎！」見上卷寧康三年。堅不聽。於是朝臣進諫者衆，堅曰︰「以吾擊晉，校其強弱之勢，猶疾風之掃秋葉，而朝廷內外皆言不可，誠吾所不解也！」朝，直遙翻；下同。解，戶買翻，曉也。

太子宏曰︰「今歲在吳分，分，扶問翻。又晉君無罪，若大舉不捷，恐威名外挫，財力內竭，此羣下所以疑也！」堅曰︰「昔吾滅燕，亦犯歲而捷，天道固難知也。秦滅六國，六國之君豈皆暴虐乎！」

冠軍、京兆尹慕容垂冠軍，卽冠軍將軍也。晉書·載記所書，率書將軍號而不繫將軍；通鑑因之。冠，古玩翻。言於堅曰︰「弱倂於強，小倂於大，此理勢自然，非難知也。以陛下神武應期，威加海外，虎旅百萬，韓、白滿朝，韓、白，謂韓信、白起。言秦多良將也。而蕞爾江南，蕞，徂外翻，小也。獨違王命，豈可復留之以遺子孫哉！復，扶又翻。遺，于季翻。詩云︰『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詩·小旻之辭。陛下斷自聖心足矣，斷，丁亂翻。何必廣詢朝衆！晉武平吳，所仗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朝衆之言，豈有混壹之功！」謂張華、杜預也。事見八十卷武帝咸寧五年。朝，直遙翻。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獨卿而已。」賜帛五百匹。

堅銳意欲取江東，寢不能旦。陽平公融諫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老子·德經·立戒篇之辭。自古窮兵極武，未有不亡者。且國家本戎狄也，正朔會不歸人。會，要也，言大要中國正朔相傳，不歸夷狄也。江東雖微弱僅存，然中華正統，天意必不絕之。」堅曰︰「帝王曆數，豈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劉禪豈非漢之苗裔邪，終為魏所滅。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達變通耳！」

堅素信重沙門道安，道安在襄陽，堅破襄陽，輿而致之。羣臣使道安乘間進言。間，古莧翻。十一月，堅與道安同輦遊于東苑，堅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樂，音洛。安曰︰「陛下應天御世，居中土而制四維，自足比隆堯、舜；何必櫛風沐雨，經略遐方乎！且東南卑濕，沴氣易構，沴，音戾。五行之氣相克勝則為沴氣。虞舜遊而不歸，大禹往而不復，虞舜南巡狩，崩于蒼梧之野。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何足以上勞大駕也！」堅曰︰「天生烝民而樹之君，使司牧之，朕豈敢憚勞，使彼一方獨不被澤乎！被，皮義翻。必如公言，是古之帝王皆無征伐也！」道安曰︰「必不得已，陛下宜駐蹕洛陽，遣使者奉尺書於前，諸將總六師於後，彼必稽首入臣，不必親涉江、淮也。」稽，音啓。堅不聽。

堅所幸張夫人諫曰︰「妾聞天地之生萬物，聖王之治天下，治，直之翻。皆因其自然而順之，故功無不成。是以黃帝服牛乘馬，因其性也；言因牛馬之性，故可引重而致遠。禹濬九川，障九澤，因其勢也；言因高下之勢，故可滌源而陂澤。后稷播殖百穀，因其時也；因天時而播殖，則百穀成。湯、武帥天下而攻桀、紂，因其心也；因人心而用兵，則天下服。帥，讀曰率。皆有因則成，無因則敗。今朝野之人皆言晉不可伐，陛下獨決意行之，妾不知陛下何所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書·皋陶謨之辭。天猶因民，而況人乎！妾又聞王者出師，必上觀天道，下順人心。今人心旣不然矣，請驗之天道。諺云︰『雞夜鳴者不利行師，犬羣嘷者宮室將空，嘷，戶刀翻。兵動馬驚，軍敗不歸。』自秋、冬以來，衆雞夜鳴，羣犬哀嘷，廐馬多驚，武庫兵器自動有聲，此皆非出師之祥也。」堅曰︰「軍旅之事，非婦人所當預也！」

堅幼子中山公詵最有寵，亦諫曰︰「臣聞國之興亡，繫賢人之用捨。今陽平公，國之謀主，而陛下違之，晉有謝安、桓沖，而陛下伐之，臣竊惑之！」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10**秦劉蘭討蝗，經秋冬不能滅。十二月，有司奏徵蘭下廷尉。下，遐稼翻。秦王堅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朕之失政，蘭何罪乎！」

是歲，秦大熟，上田畝收七十石，下者三十石，蝗不出幽州之境，不食麻豆，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物反常為妖。蝗之為災尚矣，蝗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人服田力穡，至於有秋，自古以來，未有畝收百石、七十石之理，而畝收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聞也。使其誠有之，又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誣飾以罔上，亦不祥之大者也，秦亡宜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

## 晉紀二十七起昭陽協洽（癸未），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上之下

**太元八年**（癸未、三八三）

**1**春，正月，秦呂光發長安，以鄯善王休密馱、車師前部王彌窴為鄕導。鄯，上扇翻。馱，唐何翻。窴，徒賢翻，又唐見翻。鄕，讀曰嚮。

**2**三月，丁巳，大赦。

**3**夏，五月，桓沖帥衆十萬伐秦，攻襄陽；帥，讀曰率。遣前將軍劉波等攻沔北諸城；沔，彌兗翻。輔國將軍楊亮攻蜀，拔五城，進攻涪城；涪，音浮。鷹揚將軍郭銓攻武當。六月，沖別將攻萬歲、筑陽，拔之。萬歲，城名，蓋近筑陽。筑陽縣，漢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春秋穀伯之國也；唐為襄州穀城縣。師古曰︰筑，音逐。秦王堅遣征南將軍鉅鹿公叡、冠軍將軍慕容垂等帥步騎五萬救襄陽，冠，故玩翻。騎，奇寄翻。兗州刺史張崇救武當，後將軍張蚝、步兵校尉姚萇救涪城；蚝，七吏翻。萇，仲良翻。叡軍于新野，垂軍于鄧城。鄧城縣，屬襄陽郡，蓋晉置也。桓沖退屯沔南。秋，七月，郭銓及冠軍將軍桓石虔敗張崇于武當，敗，補邁翻。掠二千戶以歸。鉅鹿公叡遣慕容垂為前鋒，進臨沔水。垂夜命軍士人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沖懼，退還上明。沖鎭上明見上卷二年。張蚝出斜谷；斜，余遮翻。谷，音浴，又古祿翻。楊亮引兵還。沖表其兄子石民領襄城『張︰「城」作「陽」。』太守，戍夏口。沖自求領江州刺史；詔許之。

**4**秦王堅下詔大舉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已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郞。又曰︰「其以司馬昌明為尚書左僕射，謝安為吏部尚書，桓沖為侍中；勢還不遠，謂以勢言之，克晉之期，近在旦夕，還師不遠也。還，音旋，又如字。可先為起第。」為，于偽翻。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騎，奇寄翻；下同。拜秦州主簿『章︰十二行本「簿」下有「金城」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趙盛之為少年都統。都統官名，起於此。少，詩照翻；下同。是時，朝臣皆不欲堅行，朝，直遙翻。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言於堅曰︰「鮮卑、羌虜，我之仇讎，慕容垂，鮮卑也；姚萇，羌也；其國皆為秦所滅，雖曰臣服，其實仇讎。常思風塵之變以逞其志，所陳策畫，何可從也！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苟為諂諛之言以會陛下之意。會，會合也。今陛下信而用之，輕舉大事，臣恐功旣不成，仍有後患，悔無及也！」堅不聽。

八月，戊午，堅遣陽平公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為前鋒；以兗州刺史姚萇為龍驤將軍、督益·梁州諸軍事。堅謂萇曰︰「昔朕以龍驤建業，堅以龍驤將軍殺符生，得秦國。驤，思將翻。未嘗輕以授人，卿其勉之！」左將軍竇衝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

慕容楷、慕容紹言於慕容垂曰︰「主上驕矜已甚，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誰與成之！」至此，垂知堅必敗，方與兄子明言之。

甲子，堅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旗鼓相望，前後千里。九月，堅至項城，涼州之兵始達咸陽，蜀、漢之兵方順流而下，幽、冀之兵至于彭城，東西萬里，水陸齊進，運漕萬艘。艘，蘇遭翻。陽平公融等兵三十萬，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也。地理志︰潁水出陽城縣陽乾山，東至下蔡入淮。

詔以尚書僕射謝石為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與輔國將軍謝琰、西中郞將桓伊等衆共八萬拒之；使龍驤將軍胡彬以水軍五千援壽陽。琰，安之子也。

是時秦兵旣盛，都下震恐。謝玄入，問計於謝安，安夷然，夷，坦也，平也。言坦然無異平日也。答曰︰「已別有旨。」旣而寂然。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復，扶又翻。重，直用翻。安遂命駕出遊山墅，墅，承與翻，園廬也。親朋畢集，與玄圍棋賭墅。安棋常劣於玄，是日，玄懼，便為敵手而又不勝。敵手，謂下子爭行劫，智算相敵也。玄意不在棋，故不能勝安。安遂游陟，至夜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桓沖深以根本為憂，遣精銳三千入衞京師；謝安固卻之，曰︰「朝廷處分已定，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兵甲無闕，西藩宜留以為防。」沖對佐吏歎曰︰諸藩府參佐為佐吏。「謝安石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將，卽亮翻。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拒之，衆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5**以琅邪王道子錄尚書六條事。錄尚書六條事，始於劉聰。

**6**冬，十月，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癸酉，克之，執平虜將軍徐元喜等。融以其參軍河南郭褒為淮南太守。淮南郡本治壽陽，秦旣得之，以郭褒為太守。慕容垂拔鄖城。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鄖，于分翻。胡彬聞壽陽陷，退保硤石，水經註︰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右合肥水；又北逕山峽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杜佑曰︰硤石，今汝陰郡下蔡縣。融進攻之。秦衞將軍梁成等帥衆五萬屯于洛澗，栅淮以遏東兵。水經註︰洛澗上承死馬塘水，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帥，讀曰率；下同。謝石、謝玄等去洛澗二十五里而軍，憚成不敢進。胡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不復見大軍！」復，扶又翻。秦人獲之，送於陽平公融。融馳使白秦王堅曰︰「賊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使，疏吏翻；下同。融持議以為晉不可伐，今臨敵乃輕脫如此，亦天奪其鑒也。少，詩沼翻。易，以豉翻。堅乃留大軍於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於壽陽。遣尚書朱序來說謝石等，以為︰「強弱異勢，不如速降。」三年，堅執朱序於襄陽，拜為度支尚書。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序私謂石等曰︰「若秦百萬之衆盡至，誠難與為敵。今乘諸軍未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敗，補邁翻。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

石聞堅在壽陽，甚懼，欲不戰以老秦師。謝琰勸石從序言。十一月，謝玄遣廣陵相劉牢之帥精兵五千趣洛澗，趣，七喻翻。未至十里，梁成阻澗為陳以待之。陳，讀曰陣；下同。牢之直前渡水，擊成，大破之，斬成及弋陽太守王詠；曹魏分西陽、蘄春，置弋陽郡；秦未能有其地也，王詠領太守耳。弋陽，唐為光、蘄、黃三州之地。又分兵斷其歸津，斷，丁管翻。秦步騎崩潰，爭赴淮水，士卒死者萬五千人，執秦揚州刺史王顯等，盡收其器械軍實。於是謝石等諸軍，水陸繼進。秦王堅與陽平公融登壽陽城望之，見晉兵部陣嚴整，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為晉兵，八公山在今壽春縣北四里。世傳漢淮南王安好神仙，忽有八公皆鬚眉皓素，詣門求見。門者曰︰「吾王好長生，今先生無駐衰之術，未敢以聞。」八公皆變成童。遂立廟於山上。或言今廟食于此山者，乃左吳、朱驕、伍被、雷被等八人，皆淮南王客，世以八公為仙，誤也。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何謂弱也！」勍，渠京翻，強也。憮然始有懼色。憮，罔甫翻，悵然失意貌。

秦兵逼肥水而陳，晉兵不得渡。謝玄遣使謂陽平公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逼水，此乃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少卻，少，詩沼翻；下同。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上，時掌翻。可以萬全。」堅曰︰「但引兵少卻，使之半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為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復止。兩陳相向，退者先敗，此用兵之常勢也。復，扶又翻。謝玄、謝琰、桓伊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馳騎略陳，欲以帥退者，帥，讀曰率。馬倒，為晉兵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青岡去今壽春縣三十里。秦兵大敗，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言敗兵自相蹈踐，枕藉而死也。藉，慈夜翻。塞，悉則翻。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為晉兵且至，晝夜不敢息，草行露宿，草行者，涉草而行，不敢由路；露宿者，宿於野次，不敢入人家；皆懼追兵也。重以飢凍，重，直用翻。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少卻，朱序在陳後呼曰︰呼，火故翻。「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徐元喜皆來奔。獲秦王堅所乘雲母車。『章︰十二行本「車」下有「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畜產不可勝計」十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晉制︰雲母車，以雲母飾犢車；臣下不得乘，以賜王公耳。趙彥絟續古今註︰石虎皇后乘輦，以純雲母代紗，四望皆通徹。復取壽陽，執其淮南太守郭褒。晉復取壽陽，故秦所置太守見執。

堅中流矢，中，竹仲翻。單騎走至淮北，飢甚，民有進壺飧、豚髀者，飧，蘇昆翻。熟食曰飧。字林曰︰水澆飯也。堅食之，賜帛十匹，綿十斤。辭曰︰「陛下厭苦安樂，樂，音洛。自取危困。臣為陛下子，陛下為臣父，安有子飼其父而求報乎！」弗顧而去。飼，祥吏翻。堅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潸然流涕。潸，所姦翻，涕流貌，又所版翻、所晏翻。

是時，諸軍皆潰，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垂別擊鄖城，不與淝水之戰，且持軍嚴整，故諸軍皆潰而垂軍獨全。將，卽亮翻。堅以千餘騎赴之。世子寶言於垂曰︰「家國傾覆，天命人心皆歸至尊，但時運未至，故晦迹自藏耳。今秦主兵敗，委身於我，是天借之便以復燕祚，此時不可失也，願不以意氣微恩亡社稷之重！」意氣微恩，謂堅厚禮垂父子也。垂曰︰「汝言是也。然彼以赤心投命於我，若之何害之！天苟棄之，不患不亡。不若保護其危以報德，徐俟其釁而圖之，旣不負宿心，且可以義取天下。」慕容垂此言，猶有君人之度。奮威將軍慕容德曰︰「秦強而幷燕，秦弱而圖之，此為報仇雪恥，非負宿心也；兄柰何得而不取，釋數萬之衆以授人乎？」垂曰︰「吾昔為太傅所不容，置身無所，逃死於秦，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秦主以國士遇我，恩禮備至。後復為王猛所賣，復，扶又翻；下尚復、德復同。無以自明，秦主獨能明之，見太和五年。此恩何可忘也！若氐運必窮，吾當懷集關東，以復先業耳，關西會非吾有也。」冠軍行參軍趙秋曰︰「明公當紹復燕祚，著於圖讖；冠，古玩翻。讖，楚譖翻。今天時已至，尚復何待！若殺秦主，據鄴都，鼓行而西，三秦亦非苻氏之有也！」垂親黨多勸垂殺堅，垂皆不從，悉以兵授堅。平南將軍慕容暐屯鄖城，聞堅敗，棄其衆遁去；至滎陽，慕容德復說暐起兵以復燕祚，尚復、德復，扶又翻。說，輸芮翻。暐不從。

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攝，收也。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旣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言其喜甚也。史言安矯情鎭物。人臣以安社稷為悅者也，大敵壓境，一戰而破之，安得不喜乎！屐齒之折，亦非安之訾也。

丁亥，謝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於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永嘉之亂，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江左初立，宗廟以無雅樂及伶人，省太樂幷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太寧末，明帝又訪阮孚等增益之。咸和中，成帝乃復置太樂官，鳩集遺工，而尚未有金石也。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鄴下樂人頗亦有來者。謝尚鎭壽陽，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幷制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今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金石始備焉。乙未，以張天錫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朱序為琅邪內史。

**7**秦王堅收集離散，比至洛陽，比，必寐翻。衆十餘萬，百官、儀物、軍容粗備。粗，坐五翻。

慕容農謂慕容垂曰︰「尊不迫人於險，尊，謂其父垂也。慕容令亦呼垂為尊，蓋其父子間常稱也。其義聲足以感動天地。農聞祕記曰︰『燕復興當在河陽。』燕，於賢翻。夫取果於未熟與自落，不過晚旬日之間，然其難易美惡，相去遠矣！」易，以豉翻。垂心善其言，行至澠池，澠，彌兗翻。言於堅曰︰「北鄙之民，聞王師不利，輕相扇動，臣請奉詔書以鎭慰安集之，因過謁陵廟。」垂欲因行自謁其祖父陵廟也。堅許之。權翼諫曰︰「國兵新破，四方皆有離心，宜徵集名將，置之京師，以固根本，鎭枝葉。將，卽亮翻。垂勇略過人，世豪東夏，頃以避禍而來，其心豈止欲作冠軍而已哉！夏，戶雅翻。冠，古玩翻。譬如養鷹，飢則附人，每聞風飊之起，常有陵霄之志，正宜謹其絛籠，飊，扶搖風也。釋曰︰疾風自下而上曰飊，音卑遙翻。絛，他刀翻；絲繩也，所以紲鷹。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孔安國曰︰食言者，食盡其言，偽不實。況萬乘乎！乘，繩證翻。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返，關東之亂，自此始矣。」堅不聽，遣將軍李蠻、閔亮、尹固『章︰十二行本「固」作「國」；乙十一行本同。』帥衆三千送垂。又遣驍騎將軍石越帥精卒三千戍鄴，驃騎將軍張蚝帥羽林五千戍幷州，鎭軍將軍毛當帥衆四千戍洛陽。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帥，讀曰率；下同。驃，匹妙翻。蚝，七吏翻。權翼密遣壯士邀垂於河橋南空倉中，垂疑之，自涼馬臺結草筏以渡，水經註︰東郡白馬縣有涼城，河水逕其北；有神馬亭，西去白馬津可二十許里，實中層峙，南北二百步，東西五十許步。今按神馬亭旣在東郡，白馬正對黎陽岸，垂安得越滎、洛而至此渡河乎！此涼馬臺蓋在富平津橋之西也。涼馬臺，由昔人於河渚浴馬，浴竟，驅馬就高納涼，因名。使典軍程同衣己衣，乘己馬，與僮僕趣河橋。典軍，蓋王國官，垂在燕為吳王時所置也。同衣，於旣翻。趣，七喻翻。伏兵發，同馳馬獲免。

十二月，秦王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而後入，諡曰哀公。大赦，復死事者家。復，方目翻，復其家之賦役也。

**8**庚午，大赦。以謝石為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

**9**謝安壻王國寶，坦之之子也；安惡其為人，惡，烏路翻。每抑而不用，以為尚書郞。國寶自以望族，故事唯作吏部，不為餘曹，尚書郞，晉制三十五曹，置郞二十三人，更相統攝。及江左，無直事、右民、屯田、車部、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運曹十曹郞。康、穆以後，又無虞曹、二千石二郞，但有殿中、祠部、吏部、儀曹、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左民、起部、水部、主客、駕部、庫部、中兵、外兵十八曹。後又省主客、起部、水部，餘十五曹，而吏部最為清選。固辭不拜，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為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邪諂，從，才用翻。昵，尼質翻。國寶乃譖安於道子，使離間之於帝。間，古莧翻。安功名旣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疎忌之。詖，彼義翻。

**10**初開酒禁，漢建安中，曹公嚴酒禁。增民稅米，口五石。咸和五年，成帝始度百姓田，取十分之一，率畝稅米三升。哀帝卽位，減田租，畝收二升。太元二年，帝除度田收租之制，公王以下，口稅三斛，唯蠲在役之身。至是年，又增稅米，口五石。

**11**秦呂光行越流沙三百餘里，自玉門出，渡流沙，西行至鄯善，北行至車師。又，且末國在鄯善西，其國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日有熱風，為行旅之患。風之所至，唯老駝預知之，卽嗔而聚立，埋其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為候，亦卽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必致危斃。桑欽曰︰流沙地在張掖居延縣西北。杜佑曰︰流沙在沙州，敦煌郡西八十里。酈道元曰︰弱水入流沙。流沙，與水流行也。亦言出鍾山，西行極崦嵫之山，在西海郡北；流沙又逕浮渚，歷壑市之國，又逕于鳥山之東朝雲國，西歷崐山，西南出于過瀛之山。大荒山經曰︰西南海之外，流沙出焉。焉耆等諸國等［衍］皆降。降，戶江翻。惟龜茲王帛純拒之，龜茲，音丘慈。嬰城固守，光進軍攻之。

**12**秦王堅之入寇也，以乞伏國仁為前將軍，領先鋒騎；騎，奇寄翻。會國仁叔父步頹反於隴西，堅遣國仁還討之。國仁代司繁鎭勇士，見上卷元年。步頹聞之，大喜，迎國仁於路。國仁置酒，大言曰︰「苻氏疲民逞兵，殆將亡矣，吾當與諸君共建一方之業。」及堅敗，國仁遂迫脅諸部，有不從者，擊而倂之，衆至十餘萬。

**13**慕容垂至安陽，安陽在鄴城西南。遣參軍田山修牋於長樂公丕。樂，音洛。丕聞垂北來，疑其欲為亂，然猶身自迎之。趙秋勸垂於座取丕，因據鄴起兵；垂不從。丕謀襲擊垂。侍郞天水姜讓諫曰︰晉制，王國置侍郞二人。「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殺之，非臣子之義；不如待以上賓之禮，嚴兵衞之，密表情狀，聽敕而後圖之。」丕從之，館垂於鄴西。館，音貫。

垂潛與燕之故臣謀復燕祚，會丁零翟斌起兵叛秦，丁零種落，本居中山，苻堅之滅燕也，徙於新安。斌仕秦為衞軍從事中郞。斌，音彬。謀攻豫州牧平原公暉於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將兵討之。將，卽亮翻。石越言於丕曰︰「王師新敗，民心未安，負罪亡匿之徒，思亂者衆，故丁零一唱，旬日之中，衆已數千，此其驗也。慕容垂，燕之宿望，有興復舊業之心，今復資之以兵，此為虎傅翼也。」今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傅，讀曰附。丕曰︰「垂在鄴如藉虎寢蛟，藉，慈夜翻。常恐為肘腋之變，腋，音余。今遠之於外，不猶愈乎！遠，于願翻。且翟斌凶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必不肯為垂下，使兩虎相斃，吾從而制之，此卞莊子之術也。」乃以羸兵二千及鎧仗之弊者給垂，羸，倫為翻。鎧，可亥翻。又遣廣武將軍苻飛龍帥氐騎一千為垂之副。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密戒飛龍曰︰「垂為三軍之帥，卿為謀垂之將，行矣，勉之！」成都王穎使和演圖王浚，殷浩使魏憬圖姚襄，苻丕使苻飛龍圖慕容垂，智略不足以濟，其敗同一轍也。帥，所類翻。將，卽亮翻。

垂請入鄴城拜廟，燕都鄴，故廟在鄴城。丕弗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敢輕侮方鎭，殺吏燒亭，反形已露，可因此除之。」丕曰︰「淮南之敗，垂侍衞乘輿，乘，繩證翻。此功不可忘也。」越曰︰「垂尚不忠於燕，安能盡忠於我！失今不取，必為後患。」丕不從。越退，告人曰︰「公父子好為小仁，不顧大計，終當為人禽耳。」丕父子後卒如越之言。好，呼到翻。

垂留慕容農、慕容楷、慕容紹於鄴，行至安陽之湯池，閔亮、李毗自鄴來，以丕與苻飛龍所謀告垂。幾事不密則害成。苻飛龍固不足以辦垂，況其謀已泄邪！垂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於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欲已，得乎！」已，止也。乃託言兵少，少，詩沼翻。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

平原公暉遣使讓垂，趣使進兵。遣使，疏吏翻。趣，讀曰促。垂謂飛龍曰︰「今寇賊不遠，河內距新安、洛陽，止隔大河耳，故云然。當晝止夜行，襲其不意。」飛龍以為然。壬午，夜，垂遣世子寶將兵居前，少子隆勒兵從己，將，卽亮翻。少，詩照翻。令氐兵五人為伍；陰與寶約，聞鼓聲，前後合擊氐兵及飛龍，盡殺之，參佐家在西者皆遣還，幷以書遺秦王堅，言所以殺飛龍之故。蓋言丕使飛龍圖己，故殺之也。遺，于季翻。

初，垂從堅入鄴，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以其子麟屢嘗告變於燕，事見太和四年。立殺其母，然猶不忍殺麟，置之外舍，希得侍見。見，賢遍翻。及殺苻飛龍，麟屢進策畫，啓發垂意，垂意所欲為，而思慮偶有所未及，麟能迎其機言之，故謂之啓發。垂更奇之，寵待與諸子均矣。為後麟亂燕張本。

慕容鳳及燕故臣之子燕郡王騰、遼西段延等段延蓋段國之種。燕，於賢翻。聞翟斌起兵，各帥部曲歸之。帥，讀曰率。平原公暉使武平武侯毛當討斌。慕容鳳曰︰「鳳今將雪先王之恥，燕之亡也，鳳父桓死難，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請為將軍斬此氐奴。」為，于偽翻。乃擐甲直進，擐，音宦。丁零之衆隨之，大敗秦兵，敗，補邁翻。斬毛當；遂進攻陵雲臺戍，克之，收萬餘人甲仗。陵雲臺，魏文帝所築，在洛城西，秦置戍焉。

癸未，慕容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留遼東鮮卑可足渾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言河內，以別魏郡之沙城。燕主皝后可足渾氏，譚蓋亦燕之戚黨也。垂遣田山如鄴，密告慕容農等使起兵相應。時日已暮，農與慕容楷留宿鄴中；慕容紹先出，至蒲池，蒲池在鄴城外，慕容儁與羣臣宴處。盜丕駿馬數百匹以待農、楷。甲申晦，農、楷將數十騎微服出鄴，遂同奔列人。列人縣，漢屬鉅鹿郡，魏、晉屬廣平郡，其地在鄴城東北。魏收地形志︰魏郡臨漳縣有列人城；又別有列人縣，亦屬魏郡。

**九年**（甲申、三八四）

**1**春，正月，乙酉朔，秦長樂公丕大會賓客，樂，音洛。請慕容農不得，始覺有變；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

慕容鳳、王騰、段延皆勸翟斌奉慕容垂為盟主；斌從之。垂欲襲洛陽，且未知斌之誠偽，乃拒之曰︰「吾來救豫州，秦平原公暉以豫州牧鎭洛陽。不來赴君。君旣建大事，成享其福，敗受其禍，吾無預焉。」丙戌，垂至洛陽，平原公暉聞其殺苻飛龍，閉門拒之。翟斌復遣長史郭通往說垂，復，扶又翻。說，輸芮翻；下同。垂猶未許。通曰︰「將軍所以拒通者，豈非以翟斌兄弟山野異類，無奇才遠略，必無所成故邪？獨不念將軍今日憑之，可以濟大業乎！」謂憑其衆可以成功也。垂乃許之。於是斌帥其衆來與垂會，帥，讀曰率；下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興侯，吾主也，秦獲慕容暐，封為新興侯。當迎歸返正耳。」

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乃引兵而東。故扶餘王餘蔚為滎陽太守，餘蔚，卽太和五年開鄴北門納秦兵者。蔚，音紆勿翻。及昌黎鮮卑衞駒各帥其衆降垂。降，戶江翻。垂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依晉中宗故事，晉元帝廟號中宗。上，時掌翻。稱大將軍、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晉元帝稱王承制，見九十卷建武元年。謂之統府。羣下稱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皆如王者。以弟德為車騎大將軍，封范陽王；騎，奇寄翻。兄子楷為征西大將軍，封太原王；燕本封德為范陽王，今復其故。楷，恪子也；恪封太原王，今令楷襲父爵。翟斌為建義大將軍，封河南王；餘蔚為征東將軍、統府左司馬，封扶餘王；衞駒為鷹揚將軍，慕容鳳為建策將軍。建策將軍，亦慕容垂一時所署置也。帥衆二十餘萬，帥，讀曰率。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

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於烏桓魯利家，魯利本烏桓種，而家於列人。利為之置饌，為，于偽翻。饌，雛皖翻，又雛戀翻，饔也。農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惡奴，句絕。惡奴，蓋詈其妻之語。郞貴人，家貧無以饌之，柰何？」妻曰︰「郞有雄才大志，今無故而至，必將有異，非為飲食來也。為，于偽翻。君亟出，遠望以備非常。」利從之。農謂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圖興復，卿能從我乎？」利曰︰「死生唯郞是從。」今世俗多呼其主為郞主，又呼其主之子為郞君。農乃詣烏桓張驤，說之曰︰驤，思將翻。說，輸芮翻；下同。「家王已舉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遠近響應，故來相告耳。」驤再拜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盡死！」於是農驅列人居民為士卒，斬桑榆為兵，裂襜裳為旗，襜，昌占翻。爾雅曰︰衣蔽前也。郭璞曰︰衣蔽膝也。使趙秋說屠各畢聰。聰與屠各卜勝、張延、李白、郭超及東夷餘和、敕勃、屠，直於翻。餘和、敕勃，蓋二人。易陽烏桓劉大易陽縣，漢屬趙國，魏、晉屬陽平郡。劉昫曰︰唐洺州臨洺縣，古易陽縣也，隋開皇六年更名。各帥部衆數千赴之。帥，讀曰率。農假張驤輔國將軍，劉大安遠將軍，魯利建威將軍。農自將攻破館陶，館陶縣，漢屬魏郡，魏、晉屬陽平郡。將，卽亮翻。收其軍資器械，遣蘭汗、段讚、趙秋、慕輿悕略取康臺牧馬數千匹。悕，香衣翻。魏收地形志︰廣平郡平恩縣有康臺澤。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汗，燕王垂之從舅；讚，聰之子也。從，才用翻。於是步騎雲集，衆至數萬，驤等共推農為使持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監統諸將，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監，工銜翻。隨才部署，上下肅然。農以燕王垂未至，不敢封賞將士。趙秋曰︰「軍無賞，士不往，言無賞以獎激之，則士不往赴戰也。今之來者，皆欲建一時之功，規萬世之利，規，圖也。宜承制封拜，以廣中興之基。」農從之，於是赴者相繼；垂聞而善之。農間『章︰十二行本「間」作「西」；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招庫『嚴︰「庫」改「厙」，下同。』傉官偉於上黨，東引乞特歸於東阿，北召光烈將軍平叡及叡兄汝陽太守幼於燕國，偉等皆應之。間，古莧翻。遣間使招之也。傉，奴沃翻。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郡，唐屬濟州。汝陽縣，漢、晉屬汝南郡，後分為汝陽郡。平幼蓋先嘗為汝陽太守時居燕國也。偉等皆燕之舊臣，故招之而應。光烈將軍，蓋亦前燕以授平叡。又遣蘭汗攻頓丘，克之。頓丘縣，漢屬東郡；武帝泰始二年，分置頓丘郡。農號令整肅，軍無私掠，言其軍不敢掠居民而私其物。士女喜悅。

長樂公丕使石越將步騎萬餘討之。農曰︰「越有智勇之名，今不南拒大軍而來此，是畏王而陵我也；王謂慕容垂。必不設備，可以計取之。」衆請治列人城，治，直之翻；下同。農曰︰「善用兵者，結士以心，不以異物。異物，猶言別物也。今起義兵，唯敵是求，當以山河為城池，何列人之足治也！」辛卯，越至列人西，農使趙秋及參軍綦毋滕擊越前鋒，破之。越之氣已挫矣。參軍太原趙謙言於農曰︰「越甲仗雖精，人心危駭，易破也，易，以豉翻。宜急擊之。」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士心欲鬬，則雖無甲冑而勇於赴戰，故曰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軍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越立栅自固，農笑謂諸將曰︰「越兵精士衆，不乘初至之銳以擊我，方更立栅，吾知其無能為也。」向暮，農鼓譟出，陳于城西，陳，讀曰陣。牙門劉木請先攻越栅，農笑曰︰「凡人見美食，誰不欲之，何得獨請！然汝猛銳可嘉，當以先鋒惠汝。」木乃帥壯士四百騰栅而入，秦兵披靡；帥，讀曰率；下同。披，普彼翻。農督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送首於垂。敗，補邁翻。越與毛當，皆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卽亮翻。故秦王堅使助二子鎭守；旣而相繼敗沒，人情騷動，騷，愁也，擾也。所在盜賊羣起。

庚戌，燕王垂至鄴，改秦建元二十年為燕元年，服色朝儀，皆如舊章。朝，直遙翻。以前岷山公庫傉官偉為左長史，滎陽鄭豁等為從事中郞。凡帶前字者，皆前燕所授官也。慕容農引兵會垂於鄴，垂因其所稱之官而授之。卽張驤等所推之官也。立世子寶為太子，封從弟拔等十七人及甥宇文輸、『嚴︰「輸」改「翰」。』舅子蘭審皆為王；從，才用翻。其餘宗族及功臣封公者三十七人，侯、伯、子、男者八十九人。可足渾譚集兵得二萬餘人，攻野王，拔之，垂使譚集兵於河內之沙城，遂因而攻拔野王。引兵會攻鄴。平幼及其弟叡、規亦帥衆數萬會垂於鄴。

長樂公丕使姜讓誚讓燕王垂，且說之曰︰「過而能改，今猶未晚也。」誚，才笑翻。說，輸芮翻。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使盡衆赴京師，京師，謂長安也。然後脩復國家之業，與秦永為鄰好。好，呼到翻。何故闇於機運，不以鄴城見歸？若迷而不復，當窮極兵勢，恐單馬求生，亦不可得也。」讓厲色責之曰︰「將軍不容於家國，投命聖朝，朝，直遙翻。燕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分，扶問翻。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別，言氐處關西，鮮卑在東北，旣不同風，族類又別也。一見傾心，親如宗戚，寵踰勳舊，自古君臣際遇，有如是之厚者乎？一旦因王師小敗，遽有異圖！長樂公，主上元子，受分陝之任，陝，失冉翻。寧可束手輸將軍以百城之地乎？將軍欲裂冠毀冕，左傳，晉率陰戎伐潁。景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自可極其兵勢，奚更云云！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懸首白旗，武王斬紂首，懸於大白之旗。高世之忠，更為逆鬼耳！」垂默然。姜讓之辭直，垂心內愧，故默然無以答。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為其主耳，何罪！」禮而歸之，遺丕書及上秦王堅表，陳述利害，請送丕歸長安。堅及丕怒，復書切責之。為，于偽翻。遺，于季翻。上，時掌翻。

**2**鷹揚將軍劉牢之攻秦譙城，拔之。桓沖遣上庸太守郭寶攻秦魏興、上庸、新城三郡，拔之。將軍楊佺期進據成固，擊秦梁州刺史潘猛，走之。佺期，亮之子也。楊亮見上卷太元二年。

**3**壬子，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郭，長樂公丕退守中城。關東六州郡縣多送任請降於燕。降，戶江翻。癸丑，垂以陳留王紹行冀州刺史，屯廣阿。廣阿縣，前漢屬鉅鹿郡，後漢倂入鉅鹿縣。有廣阿澤，在鉅鹿縣界，卽大陸澤也。

**4**豐城宣穆公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謂去年「吾其左衽」之言也。慙恨成疾；二月，辛巳，卒。朝議欲以謝玄為荊、江二州刺史。朝，直遙翻。謝安自以父子名位太盛，又懼桓氏失職怨望，乃以梁郡太守桓石民為荊州刺史，河東太守桓石虔為豫州刺史，豫州刺史桓伊為江州刺史。

**5**燕王垂引丁零、烏桓之衆二十餘萬為飛梯地道以攻鄴，不拔；乃築長圍守之，分處老弱於肥鄕，晉志，肥鄕縣屬廣平郡。魏收曰︰天平初，倂入魏郡臨漳縣。隋復分置肥鄕縣，唐屬洺州。處，昌呂翻。築新興城以置輜重。重，直用翻。

**6**秦征東府官屬疑參軍高泰，燕之舊臣，有貳心，苻丕為征東大將軍。高泰先仕燕，慕容垂以為從事中郞。泰懼，與同郡虞曹從事吳韶逃歸勃海。秦征東府置虞曹從事，掌所部山澤。泰與韶，皆勃海人也。韶曰︰「燕軍近在肥鄕，宜從之。」泰曰︰「吾以避禍耳；去一君，事一君，吾所不為也！」申紹見而歎曰︰「去就以道，可謂君子矣！」

**7**燕范陽王德擊秦枋頭，取之，置戍而還。還，音旋，又讀如字。

**8**東胡王晏據館陶，為鄴中聲援，鮮卑、烏桓及郡縣民據塢壁不從燕者尚衆；燕王垂遣太原王楷與鎭南將軍陳留王紹討之。楷謂紹曰︰「鮮卑、烏桓及冀州之民，本皆燕臣，今大業始爾，人心未洽，所以小異；唯宜綏之以德，不可震之以威。吾當止一處，為軍聲之本，汝巡撫民夷，示以大義，彼必當聽從。」楷乃屯于辟陽。地理風俗記曰︰廣川西南六十里有辟陽亭，故縣也，漢高帝封審食其為侯國。魏收地形志，長樂郡信都縣有辟陽城。紹帥騎數百往說王晏，為陳禍福，帥，讀曰率。說，輸芮翻。為，于偽翻。晏隨紹詣楷降，於是鮮卑、烏桓及塢民降者數十萬口。降，戶江翻。楷留其老弱，置守宰以撫之，發其丁壯十餘萬，與王晏詣鄴。垂大悅曰︰「汝兄弟才兼文武，足以繼先王矣！」言足以繼慕容恪也。

**9**三月，以衞將軍謝安為太保。

**10**秦北地長史慕容泓聞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衆至數千，還屯華陰，敗秦將軍強永，華，戶化翻。敗，補邁翻。其衆遂盛；自稱都督陝西諸軍事、大將軍、雍州牧、濟北王，陝，式冉翻。雍，於用翻。濟，子禮翻。推垂為丞相、都督陝東諸軍事、領大司馬、冀州牧、吳王。

秦王堅謂權翼曰︰「不用卿言，謂不用翼之言而遣慕容垂也。使鮮卑至此。關東之地，吾不復與之爭，復，扶又翻。將若泓何？」乃以廣平公熙為雍州刺史，鎭蒲阪。阪，音反。徵雍州牧鉅鹿公叡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衞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左將軍竇衝為長史，龍驤將軍姚萇為司馬，以討泓。驤，思將翻。

平陽太守慕容沖亦起兵於平陽，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使竇衝討之。

**11**庫傉官偉帥營部數萬至鄴，燕王垂封偉為安定王。

**12**秦冀州刺史阜城侯定守信都，高城男紹在國，高城縣屬勃海郡，唐為滄州鹽山縣。高邑侯亮、重合侯謨守常山，重，直龍翻。固安侯鑒守中山。燕王垂遣前將軍、樂浪王溫督諸軍攻信都，不克；樂浪，音洛琅。夏，四月，丙辰，遣撫軍大將軍麟益兵助之。定、鑒，秦王堅之從叔；紹、謨，從弟；亮，從子也。從，才用翻。溫，燕王垂之弟子也。

**13**慕容泓聞秦兵且至，懼，帥衆將奔關東。帥，讀曰率；下同。秦鉅鹿愍公叡粗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曰︰「鮮卑皆有思歸之志，故起而為亂，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夫執鼷鼠之尾，猶能反噬於人。鼷鼠，一名甘口鼠，食物不痛。爾雅曰︰有螫毒者。鼷，音奚。彼自知困窮，致死於我，萬一失利，悔將何及。但可鳴鼓隨之，彼將奔敗不暇矣。」使苻叡能用姚萇之言，慕容泓必東奔，慕容沖敗而無所歸，必亦就禽矣。叡弗從，戰于華澤，華澤卽華陰之澤也。華，戶化翻。叡兵敗，為泓所殺。萇遣龍驤長史趙都、參軍姜協詣秦王堅謝罪；驤，思將翻。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馬牧，牧馬之地，猶漢之牧苑也。於是天水尹緯、尹詳、南安龐演等龐，皮江翻。糾扇羌豪，帥其戶口歸萇者五萬餘家，帥，讀曰率。推萇為盟主。萇自稱大將軍、大單于、萬年秦王，大赦，改元白雀，通鑑目錄︰年經國緯，自此以後，姚萇繫之後秦。單，音蟬。以尹詳、龐演為左、右長史，南安姚晃及尹緯為左、右司馬，天水狄伯支等為從事中郞，羌訓等為掾屬，王據等為參軍，王欽、盧姚、方成等為將帥。掾，以絹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14**秦竇衝擊慕容沖于河東，大破之；沖帥鮮卑騎八千奔慕容泓。泓衆至十餘萬，遣使謂秦王堅曰︰「吳王已定關東，可速資備大駕，奉送家兄皇帝，暐，泓之兄也。泓當帥關中燕人翼衞乘輿，還返鄴都，乘，繩證翻。還，音旋，又如字。與秦以虎牢為界，永為鄰好。」好，呼到翻。堅大怒，召慕容暐責之曰︰「今泓書如此，卿欲去者，朕當相資。卿之宗族，可謂人面獸心，不可以國士期也！」暐叩頭流血，涕泣陳謝。堅久之曰︰「此自三豎所為，非卿之過。」三豎，謂垂、泓、沖。復其位，待之如初。命暐以書招諭泓、沖及垂。暐密遣使謂泓曰︰「吾籠中之人，必無還理；且燕室之罪人也，暐不能保燕之社稷，故自謂為罪人。不足復顧。復，扶又翻。汝勉建大業，以吳王為相國，中山王為太宰、領大司馬，汝可為大將軍、領司徒，承制封拜，聽吾死問，汝便卽尊位。」泓於是進向長安，改元燕興。

**15**燕王垂以鄴城猶固，會僚佐議之。右司馬封衡請引漳水灌之；用曹操攻鄴故智也。從之。垂行圍，行，下孟翻。因飲於華林園，洛都、鄴都皆有華林園；鄴之華林，則魏武所築也。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幾，居依翻。冠軍大將軍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16**竟陵太守趙統攻襄陽，秦荊州刺史都貴奔魯陽。

**17**五月，秦洛州刺史張五虎據豐陽來降。降，戶江翻。

**18**梁州刺史楊亮帥衆五萬伐蜀，帥，讀曰率。遣巴西太守費統將水陸兵三萬為前鋒。費，扶沸翻。將，卽亮翻。亮屯巴郡，秦益州刺史王廣遣巴西太守康回等拒之。姓譜︰西胡自有康姓。

**19**秦苻定、苻紹皆降於燕；定以信都降，紹以高城降。降，戶江翻；下同。燕慕容麟引兵西攻常山。苻謨守常山。

**20**後秦王萇進屯北地，姚萇書後秦，以別於苻秦也。秦華陰、北地、新平、安定羌、胡降之者十餘萬。

**21**六月，癸丑朔，崇德太后褚氏崩。

**22**秦王堅自帥步騎二萬以擊後秦軍于趙氏塢，據晉書·載記，趙氏塢在北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使護軍將軍楊璧等分道攻之；後秦兵屢敗，斬後秦王萇之弟鎭軍將軍尹買。後秦軍中無井，秦人塞安公谷、堰同官水以困之。安公谷、同官水皆在今耀州界。魏收地形志，北地郡有銅官縣，眞君七年置。杜佑曰︰銅官本漢祋祤縣地，晉為頻陽；苻秦於祋祤北銅官川置銅官護軍，後魏太武罷護軍，置銅官縣；後周武帝移於今所；隋以後，唯作同官。塞，悉則翻。後秦人忷懼，有渴死者。忷，許拱翻。會天大雨，後秦營中水三尺，繞營百步之外，寸餘而已，後秦軍復振。復，扶又翻。秦王堅歎曰︰「天亦佑賊乎！」天不助秦，不可復支矣。

**23**慕容泓謀臣高蓋等以泓德望不如慕容沖，且持法苛峻，乃殺泓，立沖為皇太弟，承制行事，置百官；以蓋為尚書令。後秦王萇遣子嵩為質於沖以請和。欲連兵以斃秦，且畏沖兵之強也。質，音致。

**24**將軍劉春攻魯陽，都貴奔還長安。

**25**後秦王萇帥衆七萬擊秦，秦王堅遣楊璧等拒之，為萇所敗；敗，補邁翻。獲楊璧及右將軍徐成、鎭軍將軍毛盛等將吏數十人，萇皆禮而遣之。

**26**燕慕容麟拔常山，秦苻亮、苻謨皆降。降，戶江翻。麟進圍中山，秋，七月，克之，執苻鑒。冀州皆為燕有，惟苻丕守鄴而已。麟威聲大振，留屯中山。

**27**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沖帥二州之衆以擊燕。帥，讀曰率。燕王垂遣平『章︰十二行本「平」作「甯」；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朔將軍平規擊永，此平規別是一平規，平幼之弟，非與苻洛同反之平規也。永遣昌黎太守宋敞逆戰於范陽，敞兵敗，規進據薊南。薊，音計。

**28**秦平原公暉帥洛陽、陝城之衆七萬歸于長安。陝，失冉翻。

**29**秦『章︰十二行本「秦」上有「益州刺史王廣遣將軍王虬帥蜀漢之衆三萬北救長安」二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王堅聞慕容沖去長安浸近，乃引兵歸，歸自北地趙氏塢，使沖不逼長安，堅尚與萇相持，勝負之勢，未有所定也。沖兵旣逼，堅不容不還長安，萇得收嶺北以為資；堅、沖血戰而萇伺其敝；堅死而鮮卑東出，萇坐而取關中；眞所謂鷸蚌相持，漁人之利也。遣撫軍大將軍方『章︰十二行本「方」上有「高陽公」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戍驪山，驪，力知翻。拜平原公暉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配兵五萬以拒沖。沖與暉戰于鄭西，大破之。堅又遣前將軍姜宇與少子河間公琳帥衆三萬拒沖於灞上；少，詩照翻。琳、宇皆敗死，沖遂據阿房城。卽秦之阿房宮城。

**30**秦康回兵數敗，數，所角翻。退還成都。梓潼太守壘襲以涪城來降。此晉西師之捷。姓譜曰︰後趙錄有壘澄，本姓裴氏。荊州刺史桓石民據魯陽，遣河南太守高茂北戍洛陽。此晉自襄、沔北向之師也。

**31**己酉，葬康獻皇后于崇平陵。

**32**燕翟斌恃功驕縱，邀求無厭，斌，音彬。厭，於鹽翻。又以鄴城久不下，潛有貳心。太子寶請除之，燕王垂曰︰「河南之盟，不可負也；斌引兵會垂於洛陽，垂與之盟，蓋在河南縣。若其為難，難，乃旦翻。罪由於斌。今事未有形而殺之，人必謂我忌憚其功能；吾方收攬豪傑以隆大業，不可示人以狹，失天下之望也。藉彼有謀，吾以智防之，無能為也。」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驃騎大將軍農皆曰︰「翟斌兄弟恃功而驕，必為國患。」垂曰︰「驕則速敗，焉能為患！焉，於乾翻，何也。彼有大功，當聽其自斃耳。」禮遇彌重。

斌諷丁零及其黨請斌為尚書令。垂曰︰「翟王之功，宜居上輔；但臺旣未建，此官不可遽耳。」斌怒，密與前秦長樂公丕通謀，通鑑凡苻秦事，書曰秦；此「前」字衍。使丁零決隄潰水；燕引漳水以灌鄴，故斌欲決隄以潰之。事覺，垂殺斌及其弟檀、敏，餘皆赦之。

斌兄子眞，夜將營衆北奔邯鄲，將，卽亮翻。邯鄲，音寒丹。引兵還向鄴圍，欲與丕內外相應；太子寶與冠軍大將軍隆擊破之。冠，古玩翻。眞還走邯鄲。走，音奏。

太原王楷、陳留王紹言於垂曰︰「丁零非有大志，但寵過為亂耳。今急之則屯聚為寇，緩之則自散，散而擊之，無不克矣。」垂從之。

**33**龜茲王帛純窘急，呂光自去年進軍攻龜茲。龜茲，音丘慈。窘，渠隕翻。重賂獪胡以求救；獪胡，蓋又在龜茲之西。楊正衡曰︰獪，古邁翻。獪胡王遣其弟吶龍、侯將馗帥騎二十餘萬，吶龍一人，馗又一人，侯將，官稱也；漢時西域諸國，各有輔國侯，安國侯、左·右將，其後蓋倂侯將為一官。吶，女劣翻，又女鬱翻。將，卽亮翻。馗，渠追翻。幷引溫宿、尉頭『嚴︰「頭」改「須」。』等諸國兵合七十餘萬以救龜茲；秦呂光與戰于城西，大破之。帛純出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降，戶江翻。光入其城；城如長安市邑，宮室甚盛。光撫寧西域，威恩甚著，遠方諸國，前世所不能服者，皆來歸附，上漢所賜節傳；上，時掌翻。傳，張戀翻。光皆表而易之，立帛純弟震為龜茲王。

**34**八月，翟眞自邯鄲北走，燕王垂遣太原王楷、驃騎大將軍農帥騎追之，及『章︰十二行本「及」上有「甲寅」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於下邑。楷欲戰，農曰︰「士卒飢倦，且視賊營不見丁壯，殆有他伏。」楷不從，進戰，燕兵大敗。眞北趨中山，屯于承營。羸師示弱者，必有伏兵，衆所通知也，然而往往墮其中而不自覺以致覆軍者多矣。趨，七諭翻；下同。

**35**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飼，祥吏翻。燕王垂謂諸將曰︰「苻丕窮寇，必無降理；降，戶江翻。不如退屯新城，卽肥鄕之新興城也。開丕西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且為討翟眞之計。」丙寅夜，垂解圍趨新城。遣慕容農徇清河、平原，徵督租賦。農明立約束，均適有無，軍令嚴整，無所侵暴，由是穀帛屬路，軍資豐給。屬，之欲翻。

**36**戊寅，南昌文穆公郗愔薨。郗，丑之翻。愔，挹淫翻。

**37**太保安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中原，以徐、兗二州刺史謝玄為前鋒都督，帥豫州刺史桓石虔伐秦。帥，讀曰率。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彭城。此晉自淮、泗北向之師也。

**38**秦王堅聞呂光平西域，以光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校尉。道絕，不通。

**39**秦幽州刺史王永求救於振威將軍劉庫仁，先是，秦蓋授劉庫仁振武將軍。庫仁遣其妻兄公孫希帥騎三千救之，大破平規於薊南，乘勝長驅，進據唐城。『章︰十二行本「城」下有「與慕容麟相持」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中山郡之唐縣城也。

**40**九月，謝玄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兗州刺史張崇。辛卯，崇棄鄄城奔燕。牢之據鄄城，鄄，吉掾翻。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41**太保安上疏自求北征；『章︰十二行本征下有「甲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加黃鉞。十五州，蓋揚、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江、青、冀、幽、幷、司、荊、雍也。

**42**慕容沖進逼長安，秦王堅登城觀之，歎曰︰「此虜何從出哉！」大呼責沖曰︰呼，火故翻。「奴何苦來送死！」沖曰︰「奴厭奴苦，欲取汝為代耳！」沖少有寵於堅，沖少有龍陽之色，得幸於堅。少，詩照翻。堅遣使以錦袍稱詔遺之。遺，于季翻。沖遣詹事稱皇太弟令答之曰︰「孤今心在天下，豈顧一袍小惠！苟能知命，君臣束手，早送皇帝，皇帝謂慕容暐。自當寬貸苻氏以酬曩好。」好，呼到翻。堅大怒曰︰「吾不用王景略、陽平公之言，事見一百三卷寧康三年及上卷太元七年。使白虜敢至於此！」載記曰︰秦人率謂鮮卑為白虜。

**43**冬，十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44**乙丑，大赦。

**45**謝玄遣陰陵太守高素攻秦青州刺史苻朗，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書·謝玄傳作「淮陵」。淮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晉復屬臨淮郡，惠帝元康七年，分置淮陵郡。「陰」，當作「淮」。軍至琅邪，朗來降。朗，堅之從子也。降，戶江翻。從，才用翻。

**46**翟眞在承營，與公孫希、宋敞遙相首尾。公孫希，劉庫仁所遣；宋敞，王永所遣。長樂公丕遣宦者宂從僕射清河光祚姓譜︰光姓，燕人田光之後，秦末子孫避地，以光為氏。宂，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兵數百赴中山，與眞相結。又遣陽平太守邵興將數千騎招集冀州故郡縣，與祚期會襄國。是時，燕軍疲弊，秦勢復振，復，扶又翻。冀州郡縣皆觀望成敗，趙郡人趙粟等起兵柏鄕以應興。魏收地形志︰南趙郡柏人縣有柏鄕城。九域志曰︰柏鄕故城，春秋時晉鄗邑。五代志︰隋文帝開皇十六年，置柏鄕縣，屬趙郡。燕王垂遣冠軍大將軍隆、龍驤將軍張崇將兵邀擊興，命驃騎大將軍農自清河引兵會之。冠，古玩翻。驤，思將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隆與興戰于襄國，大破之；興走至廣阿，遇慕容農，執之。光祚聞之，循西山走歸鄴。隆遂擊趙粟等，皆破之，冀州郡縣復從燕。復，扶又翻。

**47**劉庫仁聞公孫希已破平規，欲大舉兵以救長樂公丕，發鴈門、上谷、代郡兵，屯繁畤。畤，音止。燕太子太保慕輿句之子文、零陵公慕輿虔之子常慕輿句見九十八卷穆帝永和六年。慕輿虔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三年。句，音鉤。時在庫仁所，知三郡兵不樂遠征，樂，音洛。因作亂，夜攻庫仁，殺之，竊其駿馬，奔燕。公孫希之衆聞亂自潰，希奔翟眞。庫仁弟頭眷代領庫仁部衆。

**48**秦長樂公丕遣光祚及參軍封孚召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於晉陽以自救；蚝、騰以衆少不能赴。秦以鄧羌、張蚝為萬人敵。是時鄧羌死矣，張蚝卒不能救秦之亡。是知徒勇而無謀者，無益於成敗之數也。蚝，七吏翻。丕進退路窮，謀於僚佐。司馬楊膺請自歸於晉，丕未許。會謝玄遣龍驤將軍劉牢之等據碻磝，碻磝城，濟北郡治所，沿河要地也。碻，丘交翻。磝，牛交翻。楊正衡曰︰碻，口勞翻。杜佑曰︰碻，口交翻。磝，音敖。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沈約曰︰晉惠帝分陳留為濟陽國。滑臺，漢之白馬，唐之滑州也。宋南渡後，遣范成大北使，時河已南徙，滑州及白馬縣皆在河北，古滑州已淪於河中矣。剩水在濬州西南，積水若湖；對濬州城，卽黎陽山。濟，子禮翻。將軍顏肱、劉襲軍于河北；河北，滑臺之北岸也。丕遣將軍桑據屯黎陽以拒之。劉襲夜襲據，走之，遂克黎陽。丕懼，乃遣從弟就與參軍焦逵請救於玄，從，才用翻。致書稱「欲假塗求糧，西赴國難，難，乃旦翻。須援軍旣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帥所領保守鄴城。」帥，讀曰率。逵與參軍姜讓密謂膺曰︰「今喪敗如此，喪，息浪翻。長安阻絕，存亡不可知。屈節竭誠以求糧援，猶懼不獲；而公豪氣不除，方設兩端，事必無成。宜正書為表，許以王師之至，當致身南歸；如其不從，可逼縛與之。」膺自以力能制丕，楊膺，丕之妃兄，故自以為力能制丕。乃改書而遣之。

**49**謝玄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恬之，脩之曾孫也。滕脩為吳將，孫晧之亡，脩歸晉。朝廷以兗、青、司、豫旣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幷七州諸軍事。

**50**後秦王萇聞慕容沖攻長安，會羣僚議進止，皆曰︰「大王宜先取長安，建立根本，然後經營四方。」萇曰︰「不然。燕人因其衆有思歸之心以起兵，若得其志，必不久留關中，吾當移屯嶺北，嶺北，謂九嵕之北，凡新平、北地、安定之地皆是也。廣收資實，以待秦亡燕去，然後拱手取之耳。」乃留其長子興守北地，長，知兩翻。使寧北將軍姚穆守同官川，自將其衆攻新平。將，卽亮翻。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恥之，石虎之末，清河崔悅為新平相，為郡人所殺。悅子液仕堅，為尚書郞，自表父仇，不同天地，請還冀州。堅愍之，禁錮新平人，缺其城角以恥之。將，卽亮翻。新平民望深以為病，民望，郡之賢豪，為一郡所宗嚮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後秦王萇至新平，新平太守南安苟輔欲降之，苟輔，氐也，秦之外戚。降，戶江翻；下同。郡人遼西太守馮傑、蓮勺令馮羽、尚書郞趙義、汶山太守馮苗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傑等皆新平人。太康地志曰︰汶山郡，漢武帝立；孝宣地節三年，合蜀郡；劉蜀又立郡。蓮，音輦。汶，讀曰岷。田單事見四卷周赧王三十六年。今秦之州鎭，猶連城過百，柰何遽為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但恐久而無救，郡人橫被無辜。橫，戶孟翻。諸君能爾，吾豈顧生哉！」於是憑城固守。後秦為土山地道，輔亦於內為之，或戰地下，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萇，萇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幾，巨依翻。又殺萬餘人。

51隴西處士王嘉，隱居倒虎山，水經註︰倒虎山在新豐縣南。處，昌呂翻。有異術，能知未然；秦人神之。秦王堅、後秦王萇及慕容沖皆遣使迎之。十一月，嘉入長安，衆聞之，以為堅有福，故聖人助之，三輔堡壁及四山氐、羌歸堅者四萬餘人。堅置嘉及沙門道安於外殿，動靜咨之。

52燕慕容農自信都西擊丁零翟遼於魯口，破之。遼退屯無極，農屯藁城以逼之。無極縣，漢屬中山，晉省；後魏復置無極縣，唐末為祁州治所。藁城縣，前漢屬眞定，後漢屬鉅鹿，晉省。今所屯蓋故縣城也。唐復置藁城縣，屬恆州。遼，眞之從兄也。從，才用翻。

53鮮卑在長安城中者猶千餘人，慕容紹之兄肅，與慕容暐陰謀結鮮卑為亂。十二月，暐白堅，以其子新昏，請堅幸其家，置酒，欲伏兵殺之。堅許之，會天大雨，不果往。事覺，堅召暐及肅，肅曰︰「事必洩矣，入則俱死。今城內已嚴，已嚴者，謂鮮卑之衆也。不如殺使者馳出，旣得出門，大衆便集。」暐不從，遂俱入。堅曰︰「吾相待何如，而起此意？」暐飾辭以對。肅曰︰「家國事重，何論意氣！」意氣，謂堅相待之厚。堅先殺肅，乃殺暐及其宗族，城內鮮卑無少長、男女，皆殺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燕王垂幼子柔，養於宦者宋牙家為牙子，故得不坐，與太子寶之子盛乘間得出，奔慕容沖。為後慕容盛等自長子歸燕張本。間，古莧翻。

54燕慕容麟、慕容農合兵襲翟遼，大破之，遼單騎奔翟眞。

55燕王垂以秦長樂公丕猶據鄴不去，乃更引兵圍鄴，開其西走之路。垂志在得鄴，故開其走路，所謂圍城為之缺也。焦逵見謝玄，玄欲徵丕任子，然後出兵；逵固陳丕款誠，幷述楊膺之意，玄乃遣劉牢之、滕恬之等帥衆二萬救鄴。帥，讀曰率。丕告飢，玄水陸運米二千斛以饋之。

56秦梁州刺史潘猛棄漢中，奔長安。梁州之地，自此復歸于晉。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六

## 晉紀二十八起旃蒙作噩（乙酉），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二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上

**太元十年**（乙酉、三八五）

**1**春，正月，秦王堅朝饗羣臣。朝，直遙翻。時長安饑，人相食，諸將歸，吐肉以飼妻子。窮匱如此，外無救援，烏得不敗乎！飼，祥吏翻。

**2**慕容沖卽皇帝位于阿房，是為西燕。改元更始。沖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夫十人之長，長，知兩翻。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王才不逮人，功未有成，而驕汰已甚，殆難濟乎！」沖在前燕時封中山王。汰，侈也，溢也。史言慕容盛幼而有識略，所以能自奮而有國。盛、柔歸沖，見上卷上年。

**3**後秦王萇留諸將攻新平，自引兵擊安定，擒秦安西將軍勃海公珍，嶺北諸城悉降之。降，戶江翻。

**4**甲寅，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仇班渠，大破之。慕容垂復興於山東，而沖稱號於關中，故書西燕以別之。乙卯，戰于雀桑，又破之。甲子，戰于白渠，白渠，卽漢時白公所鑿者也。秦兵大敗。西燕兵圍秦王堅，殿中將軍鄧邁力戰卻之，堅乃得免。壬申，沖遣尚書令高蓋夜襲長安，入其南城，左將軍竇衝、前禁將軍李辯等擊破之，斬首八百級，分其屍而食之。乙亥，高蓋引兵攻渭北諸壘，太子宏與戰於成貳壁，成貳，蓋人姓名；關中大亂，立壁自保，因為地名。大破之，斬首三萬。

**5**燕帶方王佐與寧朔將軍平規共攻薊，薊，音計。王永兵屢敗。二月，永使宋敞燒和龍及薊城宮室，帥衆三萬奔壺關；帥，讀曰率。佐等入薊。

**6**慕容農引兵會慕容麟於中山，與共攻翟眞。麟、農先帥數千騎至承營，帥，讀曰率；下同。觀察形勢。翟眞望見，陳兵而出。諸將欲退，農曰︰「丁零非不勁勇，而翟眞懦弱，今簡精銳，望眞所在而衝之，眞走，衆必散矣，乃邀門而蹙之，可盡殺也。」使驍騎將軍慕容國帥百餘騎衝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眞走，其衆爭門，自相蹈藉，藉，慈夜翻。死者太半，遂拔承營外郭。

**7**癸未，秦王堅與西燕主沖戰于城西，長安城西也。大破之，追奔至阿城。阿城，卽阿房宮城，沖之巢穴也。諸將請乘勝入城，堅恐為沖所掩，引兵還。萬乘之主，固不可乘危徼幸；然秦喪敗若此，乘諸將之勝氣以圖萬一之功，可也；引兵而還，何歟！還，從宣翻。

**8**乙酉，秦益州刺史王廣以蜀人江陽太守李丕為益州刺史，守成都。沈約曰︰江陽郡，劉璋分犍為立。守，式又翻。己丑，廣帥所部奔還隴西，『章︰十二行本「西」下有「依其兄秦州刺史統」八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蜀人隨之者三萬餘人。

**9**劉牢之至枋頭。楊膺、姜讓謀泄，膺、讓謀見上卷上年。長樂公丕收殺之。枋，音方。樂，音洛。牢之聞之，盤桓不進。

**10**秦平原悼公暉數為西燕主沖所敗，數，所角翻。敗，補邁翻。秦王堅讓之曰︰「汝，吾之才子也，擁大衆與白虜小兒戰，而屢敗，何用生為！」三月，暉憤恚自殺。堅責怒暉，欲其死戰耳，豈意其自殺哉！恚，於避翻。

前禁將軍李辯、都水使者隴西彭和正恐長安不守，召集西州人晉書·職官志︰都水長，屬大司農。沈約志︰都水使者，掌舟航及運部。李辯，李儼之子，亦隴西人也。屯于韮園；堅召之，不至。為後堅襲韮園張本。韮，舉有翻。

**11**西燕主沖攻秦高陽愍公方於驪山，殺之，苻方戍驪山，見上卷上年七月。執秦尚書韋鍾，以其子謙為馮翊太守，使招集三輔之民。馮翊壘主邵安民等責謙曰︰「君雍州望族，七相五公，雍州之望族，鍾蓋韋賢後也。雍，於用翻。今乃從賊，與之為不忠不義，何面目以行於世乎！」謙以告鍾，鍾自殺，謙來奔。

秦左將軍苟池、右將軍俱石子與西燕主沖戰於驪山，兵敗。西燕將軍慕容永斬苟池，俱石子奔鄴。永，廆弟運之孫；石子，難之弟也。俱難見一百四卷太元三年。廆，戶罪翻。秦王堅遣領軍將軍楊定擊沖，大破之，虜鮮卑萬餘人而還，悉阬之。定，佛奴之孫『章︰十二行本「孫」下有「堅之壻」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也。北史曰︰定，佛奴之子；佛奴，宋奴之子也。

**12**滎陽人鄭燮以郡來降。降，戶江翻。

**13**燕王垂攻鄴，久不下，將北詣冀州，乃命撫軍大將軍麟屯信都，樂浪王溫屯中山，召驃騎大將軍農還鄴；樂浪，音洛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於是遠近聞之，以燕為不振，頗懷去就。

農至高邑，高邑本鄗縣，漢光武卽位于此，改曰高邑，屬常山；晉志屬趙國。遣從事中郞眭邃近出，違期不還。師古曰︰眭，息隨翻。長史張攀言於農曰︰「邃目下參佐，目下參佐，言其近在眼前也。敢欺罔不還，請回軍討之。」農不應，敕備假版，以邃為高陽太守，參佐家在趙北者，悉假署遣歸。趙北，趙國以北也。假署者，權時以假版署置其官，未以白燕王垂也。凡舉補太守三人，長史二十餘人，退謂攀曰︰「君所見殊誤，當今豈可自相魚肉！俟吾北還，邃等自當迎於道左，君但觀之。」為後邃等迎農張本。

樂浪王溫在中山，兵力甚弱，丁零四布，分據諸城；溫謂諸將曰︰「以吾之衆，攻則不足，守則有餘。驃騎、撫軍，首尾連兵，會須滅賊，但應聚糧厲兵以俟時耳。」於是撫舊招新，勸課農桑，民歸附者相繼，郡縣壁壘爭送軍糧，倉庫充溢。翟眞夜襲中山，溫擊破之，自是不敢復至。復，扶又翻；下復還同。溫乃遣兵一萬運糧以餉垂，且營中山宮室。欲迎垂都中山也。

劉牢之攻燕黎陽太守劉撫于孫就栅，孫就，人姓名，蓋立栅于黎陽界，劉撫因屯焉。燕王垂留慕容農守鄴圍，自引兵救之。秦長樂公丕聞之，出兵乘虛夜襲燕營，農擊敗之。敗，補邁翻。劉牢之與垂戰，不勝，退屯黎陽，垂復還鄴。

**14**呂光以龜茲饒樂，龜茲，音丘慈。樂，音洛。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謂光曰︰「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據載記，鳩摩羅，姓也；什，其名。將軍但東歸，中道自有福地可居。」鳩摩羅什知數，知呂光必得涼州之地而據之。光乃大饗將士，議進止，衆皆欲還。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餘匹而還。還，音旋，又如字。

**15**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撤圍，退屯新城，乙卯，自新城北遁。牢之不告秦長樂公丕，卽引兵追之。丕聞之，發兵繼進。庚申，牢之追及垂於董唐淵。垂曰︰「秦、晉瓦合，相待為強，瓦合，言其勢不膠固，觸而動之，一瓦墜碎，則衆瓦俱解矣。「待」，當作「恃」。今觀待字，義亦自通。一勝則俱豪，一失則俱潰，非同心也。今兩軍相繼，勢旣未合，宜急擊之。」牢之軍疾趨二百里，至五橋澤，五橋澤，在臨漳縣北。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況二百里乎！爭燕輜重，重，直用翻。垂邀擊，大破之，斬首數千級；牢之單馬走，會秦救至，得免。

燕冠軍將軍宜都王鳳冠，古玩翻。每戰奮不顧身，前後大小二百五十七戰，未嘗無功。垂戒之曰︰「今大業甫濟，汝當先自愛！」使為車騎將軍德之副以抑其銳。以德持重也。

鄴中饑甚，長樂公丕帥衆就晉穀於枋頭。帥，讀曰率。劉牢之入鄴城，收集亡散，兵復少振；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坐軍敗，徵還。

燕、秦相持經年，去年正月，垂攻鄴。幽、冀大饑，人相食，邑落蕭條。燕之軍士多餓死；燕王垂禁民養蠶，以桑椹為軍糧。

垂將北趣中山，趣，七喻翻。以驃騎大將軍農為前驅，前所假授吏眭邃等皆來迎候，上下如初，李攀『嚴︰「李」改「張」。』乃服農之智略。前作「張攀」，此作「李攀」，未知孰是。

**16**會稽王道子好專權，好，呼到翻。復為姦諂者所構扇，復，扶又翻；下同。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秦王堅來求救，安乃請自將救之。將，卽亮翻。壬戌，出鎭廣陵之步丘，築壘曰新城而居之。今揚州邵伯鎭，卽其地也，在揚州城北六十里。晉史云︰安於步丘築埭，後人謂之召伯埭。

**17**蜀郡太守任權攻拔成都，斬秦益州刺史李丕，復取益州。秦取益州見一百三卷寧康元年。任，音任。

**18**新平糧竭矢盡，後秦自去年攻新平。外救不至。後秦王萇使人謂苟輔曰︰「吾方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帥城中之人還長安，吾正欲得此城耳。」輔以為然，帥民五千口出城，萇圍而阬之，男女無遺。萇，仲良翻。帥，讀曰率。獨馮傑子終得脫，奔長安。馮傑勸輔拒後秦事見上卷上年。秦王堅追贈輔等官爵，皆諡曰節愍侯，以終為新平太守。

**19**翟眞自承營徙屯行唐，卽漢之南行唐縣也，屬常山郡。燕王垂趣中山，眞為所逼，故徙屯。眞司馬鮮于乞殺眞及諸翟，自立為趙王。營人共殺乞，立眞從弟成為主；其衆多降於燕。降，戶江翻。

**20**五月，西燕主沖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流血淋漓。沖縱兵暴掠，關中士民流散，道路斷絕，千里無煙。有堡壁三十餘，推平遠將軍趙敖為主，安遠、平遠，二將軍號，蓋皆當時所置。相與結盟，冒難遣兵糧助堅，多為西燕所殺。堅謂之曰︰「聞來者率不善達，此誠忠臣之義，然今寇難殷繁，難，乃旦翻。殷，衆也，盛也。繁，多也。非一人之力所能濟也，徒相隨入虎口，何益！汝曹宜為國自愛，為，于偽翻。畜糧厲兵，以俟天時，庶幾善不終否，有時而泰也！」幾，居希翻。否，皮鄙翻。

三輔之民為沖所略者，遣人密告堅，請遣兵攻沖，欲縱火為內應。堅曰︰「甚哀諸卿忠誠！然吾猛士如虎豹，利兵如霜雪，困於烏合之虜，豈非天乎！恐徒使諸卿坐致夷滅，吾不忍也！」其人固請不已，乃遣七百騎赴之。沖營縱火者，反為風火所燒，其得免者什一、二，堅祭而哭之。史言關中之人，乃心為堅，而力不能濟，蓋天棄秦也。

衞將軍楊定與沖戰于城西，為沖所擒。定，秦之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卽亮翻。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久長得。」據載記，此讖書謂之古符傳賈錄。秦王堅始也禁人學讖，及喪敗之極，乃欲用讖書，奔五將山以求免，其顚倒錯繆甚矣，蓋死期將至也。讖，楚譖翻。乃留太子宏守長安，謂之曰︰「天其或者欲導予出外。汝善守城，勿與賊爭利，吾當出隴收兵運糧以給汝。」遂帥騎數百與張夫人及中山公詵、二女寶、錦出奔五將山，新唐書·地理志︰京兆醴泉縣有武將山。水經註︰扶風杜陽縣有五將山。又按唐杜佑，鳳翔府岐山縣有五將山。宣告州郡，期以孟冬救長安。堅過襲韮園，李辯奔燕，奔西燕也。彭和正慙，自殺。

**21**閏月，以廣州刺史羅友為益州刺史，鎭成都。

**22**庚戌，燕王垂至常山，圍翟成於行唐。命帶方王佐鎭龍城。六月，高句麗寇遼東，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佐遣司馬郝景將兵救之，為高句麗所敗，敗，補邁翻。高句麗遂陷遼東、玄菟。自此燕不能勝高句麗。菟，同都翻。

**23**秦太子宏不能守長安，將數千騎與母、妻、宗室西奔下辨；辨，皮莧翻。百官逃散，司隸校尉權翼等數百人奔後秦。權翼本姚襄僚屬，苻氏旣敗，故奔後秦。西燕主沖入據長安，縱兵大掠，死者不可勝計。勝，音升。

**24**秋，七月，旱，饑，井皆竭。

**25**後秦王萇自故縣如新平。漢安定郡有安定縣，後漢、晉省，故曰故縣。

**26**秦王堅至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吳忠帥騎圍之。秦兵皆散走，獨侍御十數人在側，堅神色自若，坐而待之，召宰人進食。俄而忠至，執之，送詣新平，幽於別室。

太子宏至下辨，南秦州刺史楊璧拒之。苻堅破仇池，置南秦州。楊璧，氐之種類，仕秦尚主，任居方面，以宏奔敗，拒而不納。孟子曰︰「寡助之至，親戚叛之。」信哉斯言！璧妻，堅之女順陽公主也，棄其夫從宏。宏奔武都，投氐豪強熙，強，其兩翻。假道來奔，詔處之江州。為苻宏附桓玄而誅張本。處，昌呂翻。

**27**長樂公丕帥衆三萬自枋頭將歸鄴城，龍驤將軍檀玄擊之，戰于谷口，檀玄，晉將也。谷口在枋頭西。玄兵敗，丕復入鄴城。復，扶又翻。

**28**燕建節將軍餘巖叛，自武邑北趣幽州。趣，七喻翻。燕王垂馳使敕幽州將平規曰︰使，疏吏翻。「固守勿戰，俟吾破丁零自討之。」規出戰，為巖所敗。敗，補邁翻。巖入薊，掠千餘戶而去，遂據令支。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癸酉，翟成長史鮮于得斬成出降，垂屠行唐，盡阬成衆。去年丁零叛燕，至是而滅。降，戶江翻。

**29**太保安有疾求還，安屯廣陵步丘。詔許之；八月，安至建康。

**30**甲午，大赦。

**31**丁酉，建昌文靖公謝安薨。諡法︰柔德安衆曰靖；寬樂令終曰靖。詔加殊禮，如大司馬溫故事。晉以此崇寵謝安；安之雅志豈願與桓溫同哉！庚子，以司徒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道子得權，晉自此亂。以尚書令謝石為衞將軍。

**32**後秦王萇使求傳國璽於秦王堅璽，斯氏翻。曰︰「萇次應曆數，可以為惠。」堅瞋目叱之曰︰「小羌敢逼天子，五胡次序，無汝羌名。胡、羯、鮮卑、氐、羌，五胡之次序也。無汝羌名，謂讖文耳。姚萇自謂次應曆數，堅故亦以讖文為言。瞋，七人翻。璽已送晉，不可得也！」萇復遣右司馬尹緯說堅，求為禪代；復，扶又翻。說，輸芮翻。堅曰︰「禪代，聖賢之事，姚萇叛賊，何得為之！」堅與緯語，問緯︰「在朕朝何官？」朝，直遙翻。緯曰︰「尚書令史。」後漢以來尚書有令史十八人，秩二百石。堅歎曰︰「卿，王景略之儔，宰相才也，而朕不知卿，宜其亡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數，所角翻。謂張夫人曰︰「豈可令羌奴辱吾兒。」乃先殺寶、錦。堅自知身死之後，女必當歸姚萇也。辛丑，萇遣人縊堅於新平佛寺。年四十八。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皆為之哀慟。為，于偽翻。萇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臣光曰︰論者皆以為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為不然。許劭謂魏武帝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事見五十八卷漢靈帝中平元年。治，直吏翻。使堅治國無失其道，治，直之翻。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為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而驕故也。魏文侯問李克，吳之所以亡，對曰︰「數戰數勝。」文侯曰︰「數戰數勝，國之福也，何故亡？」對曰︰「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數，所角翻。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秦王堅似之矣。

**33**長樂公丕在鄴，將西赴長安，樂，音洛。幽州刺史王永在壺關，是年春，王永自幽州奔壺關。遣使招丕，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使，疏吏翻。帥，讀曰率。驃騎將軍張蚝、幷州刺史王騰迎之入晉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蚝，七吏翻。丕『章︰十二行本「丕」上有「王永留平州刺史苻沖守壺關，自帥騎一萬會丕于晉陽」二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始知長安不守，堅已死，乃發喪，卽皇帝位，丕字永叔，堅之庶長子也。追諡堅曰宣昭皇帝，廟號世祖，大赦，改元大安。

**34**燕王垂以魯王和為南中郞將，鎭鄴。遣慕容農出蠮螉塞，蠮，於結翻。螉，於公翻。歷凡城，趣龍城，趣，七喻翻。會兵討餘巖，慕容麟、慕容隆自信都徇勃海、清河。麟擊勃海太守封懿，執之，因屯歷口。水經註︰清河自廣川東北流，逕歷縣故城南，前漢信都國之屬縣也。應劭曰︰廣川縣西北三十里有歷城亭，故縣也。今亭在縣東津濟之所，謂之歷口渡。懿，放之子也。封放見九十九卷穆帝永和七年。

**35**鮮卑劉頭眷擊破賀蘭部於善無，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漢末日棄之荒外。又破柔然於意親山。意親山蓋卽意辛山，親、辛語相近。按魏書·帝紀，道武登國五年，四月，幸意辛山，與質驎討賀蘭、紇突鄰、紇奚諸部，大破之，六月，還幸牛川。則意辛山在牛川之北。頭眷子羅辰言於頭眷曰︰「比來行兵，所向無敵；比，毗至翻。然心腹之疾，願早圖之！」頭眷曰︰「誰也？」羅辰曰︰「從兄顯，忍人也，從，才用翻。必將為亂。」頭眷不聽。顯，庫仁之子也。

頃之，顯果殺頭眷自立。又將殺拓跋珪，珪依劉庫仁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顯弟亢埿妻，珪之姑也，埿，與泥同。以告珪母賀氏。顯謀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犍，居言翻；下同。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魏書·官氏志，拓跋氏之先，兼幷他國，各有本部，部中別族為內姓。丘穆陵氏，後改為穆氏。又拓跋鄰以弟為達奚氏，後改為奚氏。且以其愛妻、駿馬付崇曰︰「事泄，當以此自明。」賀氏夜飲顯酒，令醉，飲，於鴆翻。使珪陰與舊臣長孫犍、元他、羅結輕騎亡去。元他、羅結，二人也。他，唐何翻。向晨，賀氏故驚廐中羣馬，使顯起視之。賀氏哭曰︰「吾子適在此，今皆不見，汝等誰殺之邪？」顯以故不急追。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賀訥本賀蘭訥，後魏孝文帝改北方舊姓，以賀蘭氏為賀氏，史因簡便而書之，如上文穆崇、奚牧之類皆是也。訥驚喜曰︰「復國之後，當念老臣！」珪笑曰︰「誠如舅言，不敢忘也。」

顯疑梁六眷泄其謀，將囚之。穆崇宣言曰︰「六眷不顧恩義，助顯為逆，我掠得其妻馬，足以解忿。」顯乃捨之。

賀氏從弟外朝大人賀悅舉所部以奉珪。賀悅，蓋什翼犍時為外朝大人。魏書·官氏志曰︰登國二年，因舊制置南北大人，對治二部；又置外朝大人，無常員，主受詔命，外使，出禁中，國有大喪大禮，皆與參知，隨所典焉。從，才用翻。顯怒，將殺賀氏，賀氏奔亢埿家，匿神車中三日，北人無室屋，逐水草，置神於車中而嚴事之，因謂之神車。亢埿舉家為之請，乃得免。為，于偽翻。

故南部大人長孫嵩帥所部七百餘家叛顯，『章︰十二行本「顯」下有「將」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奔五原。嵩依劉氏，亦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五原，秦郡，魏、晉棄之荒外。帥，讀曰率。時拓跋寔君之子渥亦聚衆自立，嵩欲從之；烏渥謂嵩曰︰「逆父之子，不足從也。寔君殺什翼犍，見太元元年。不如歸珪。」嵩從之。史言長孫嵩由此遂為拓跋珪佐命功臣，福流子孫。久之，劉顯所部有亂，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賀氏奔珪。凡言故者，皆什翼犍舊所署置也。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自有庾氏，非中國之庾氏也。

賀訥弟染干以珪得衆心，忌之，使其黨侯引七突『嚴︰「七」改「乙」；下同。』殺珪；代人尉古眞知之，以告珪，侯引七突不敢發。侯引七突，官氏志無此氏。志云︰諸姓年世稍久，互以改易，興衰存滅，間有之；今舉其可知者，則其不可知而不舉者亦有之矣。西方尉遲氏，後改為尉氏。尉，讀如鬱。染干疑古眞泄其謀，執而訊之，訊，鞠問也。以兩車輪『章︰十二行本「輪」作「軸」；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夾其頭，傷一目，不伏，乃免之。染干遂舉兵圍珪，賀氏出，謂染干曰︰「汝等欲於何置我，而殺吾子乎！」染干慙而去。史言賀訥兄弟不能舉部以奉拓跋珪，為珪攻賀蘭部張本。夫以珪備嘗險阻艱難以成大業，而卒斃於賀蘭氏，豈天道邪！

**36**九月，秦主丕以張蚝為侍中、司空，蚝，七吏翻。王永為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尚書令，王騰為中軍大將軍、司隸校尉，苻沖為尚書左僕射，封西平王；又以左長史楊輔為右僕射，右長史王亮為護軍將軍，立妃楊氏為皇后，子寧為皇太子，壽為長樂王，樂，音洛。鏘為平原王，懿為勃海王，昶為濟北王。

**37**呂光自龜茲還至宜禾，班志︰敦煌郡廣至縣昆侖障，宜禾都尉治，晉分為宜禾縣，屬晉昌郡。劉昫曰︰瓜州常樂縣，漢廣至縣；魏分廣至置宜禾縣；李暠於此置涼興郡，隋廢，置常樂鎭，武德五年，改鎭為縣。龜茲，音丘慈。秦涼州刺史梁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李延壽曰︰高昌者，車師前王之故地。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弊，其中尤困者住焉，地勢高敞，人庶昌盛，因名高昌。其地有漢時高昌壘。晉為高昌郡；後因為國名。「呂光新破西域，兵強氣銳，聞中原喪亂，喪，息浪翻。必有異圖。河西地方萬里，帶甲十萬，足以自保。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敵。高梧谷口險阻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高梧谷口，當在高昌西界。彼旣窮渴，可以坐制。如以為遠，伊吾關亦可拒也。伊吾縣，晉置，屬晉昌郡，有伊吾關。度此二阨，雖有子房之策，無所施矣！」言地險旣失，雖有張良之計，無所用也。熙弗聽。美水令犍為張統謂熙曰︰「今關中大亂，京師存亡不可知。長安已陷，而涼州不知，道梗故也。犍，居言翻。呂光之來，其志難測，將軍何以抗之？」熙曰︰「憂之，未知所出。」統曰︰「光智略過人，今擁思歸之士，乘戰勝之氣，其鋒未易當也。易，以豉翻。將軍世受大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今日。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從，才用翻。冠，古玩翻。為將軍計，莫若奉為盟主以收衆望，推忠義以帥羣豪，帥，讀曰率；下同。則光雖至，不敢有異心也。資其精銳，東兼毛興，毛興時刺河州。連王統、楊璧，王統時刺秦州，楊璧時刺南秦州。合四州之衆，掃兇逆，寧帝室，此桓、文之舉也。」熙又弗聽，殺洛于西海。洛徙西海見一百四卷太元五年。梁熙旣欲拒呂光，又殺苻洛，不過欲保據涼州，非有扶顚持危之志也。

光聞楊翰之謀，懼，不敢進。杜進曰︰「梁熙文雅有餘，機鑒不足，終不能用翰之謀，不足憂也。宜及其上下離心，速進以取之。」光從之。進至高昌，楊翰以郡迎降。熙不能用楊翰之謀，翰遂降於光。降，戶江翻；下同。至玉門，熙移檄責光擅命還師，以子胤為鷹揚將軍，與振威將軍南安姚皓、別駕衞翰帥衆五萬拒光于酒泉。帥，讀曰率。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敦，徒門翻。光報檄涼州，責熙無赴難之志難，乃旦翻。而遏歸國之衆；遣彭晃、杜進、姜飛為前鋒，與胤戰于安彌，安彌縣自漢以來屬酒泉郡。大破，擒之。於是四山胡、夷皆附於光。武威太守彭濟執熙以降，光殺之。

光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表杜進為武威太守，自餘將佐，各受職位。涼州郡縣皆降於光，獨酒泉太守宋皓、西郡太守宋『章︰十二行本「宋」作「索」；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泮晉志曰︰漢分張掖之日勒、删丹等縣置西郡，其地當嶺要。城守不下。光攻而執之，讓泮曰︰「吾受詔平西域，而梁熙絕我歸路，此朝廷之罪人，卿何為附之？」泮曰︰「將軍受詔平西域，不受詔亂涼州，梁公何罪而將軍殺之？泮但苦力不足，不能報君父之讎耳，豈肯如逆氐彭濟之所為乎！主滅臣死，固其常也。」光殺泮及皓。

主簿尉祐，姦佞傾險，尉，姓也，讀如字。與彭濟俱執梁熙，光寵信之；祐譖殺名士姚皓等十餘人，涼州人由是不悅。昔齊人伐燕，勝之。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其後燕卒報齊。呂光始得涼土而無以收涼人之心，宜其有國不永也。光以祐為金城太守，祐至允吾，允吾，漢縣，屬金城郡，晉省。據水經註，允吾在廣武西北，其地在當時蓋屬廣武郡界。劉昫曰︰唐鄯州龍支縣，本漢允吾縣，後漢改曰龍耆，後魏改曰金城，又改曰龍支。積石山在今縣南。允，音鉛。吾，音牙。襲據其城以叛；姜飛擊破之，祐奔據興城。以載記參考水經，興城當在允吾之西，白土之東。

**38**乞伏國仁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單于、領秦·河二州牧，單，音蟬。改元建義，以乙旃童埿為左相，屋引出支為右相，獨孤匹蹄為左輔，武羣勇士為右輔，乙旃、屋引、獨孤、武羣，皆夷人複姓。乞伏與拓跋同出於鮮卑，故其部人亦有乙旃、獨孤二姓。埿，與泥同。弟乾歸為上將軍，分其地置武城等十二郡，載記曰︰置武城、武陽、安固、武始、漢陽、天水、略陽、漒川、甘松、匡朋、白馬、苑川十二郡。築勇士城而都之。水經註︰苑川水出勇士縣之子城南山，北逕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也，有東、西二苑城，其城相去七里；西城卽乞伏所都。

**39**秦尚書令、魏昌公纂自關中奔晉陽；秦主丕拜纂太尉，封東海王。

**40**冬，十月，西燕主沖遣尚書令高蓋帥衆五萬伐後秦，戰于新平南，蓋大敗，降於後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初，蓋以楊定為子，及蓋敗，定亡奔隴右，復收集其舊衆。『張︰「衆」下脫「定，佛奴之孫也」。』定為西燕禽，財六月耳。復，扶又翻。

**41**苻定、苻紹、苻謨、苻亮聞秦主丕卽位，皆自河北遣使謝罪；定、紹、謨、亮降燕，見上卷上年。中山太守王兗，本新平氐也，固守博陵，為秦拒燕。為，于偽翻。十一月，丕以兗為平州刺史，定為冀州牧，紹為冀州都督，謨為幽州牧，亮為幽、平二州都督，並進爵郡公。左將軍竇衝據茲川，茲川，卽霸川也；霸水，古曰滋水。秦穆公之霸也，更滋水曰霸水以顯霸功。今曰茲川，因古名也。有衆數萬，與秦州刺史王統、河州刺史毛興、益州刺史王廣、南秦州刺史楊璧、衞將軍楊定皆自隴右遣使邀丕，共擊後秦。丕以定為雍州牧，雍，於用翻。衝為梁州牧，加統鎭西大將軍，興車騎大將軍，璧征南大將軍，並開府儀同三司，加廣安西將軍，皆進位州牧。

楊定尋徙治歷城，置儲蓄於百頃，百頃，自楊茂搜以來，保為巢穴。自稱龍驤將軍、仇池公，遣使來稱藩；驤，思將翻。使，疏吏翻。詔因其所號假之。其後又取天水、略陽之地，自稱秦州刺史、隴西王。

**42**繹幕人蔡匡據城以叛燕，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至隋廢，入德州安樂縣。燕慕容麟、慕容隆共攻之。泰山太守任泰潛師救匡，任，音壬。至匡壘南八里，燕人乃覺之。諸將以匡未下而外敵奄至，甚患之。隆曰︰「匡恃外救，故不時下。今計泰之兵不過數千人，及其未合，擊之，泰敗，匡自降矣。」乃釋匡擊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匡遂降，降，戶江翻；下同。燕王垂殺之，且屠其壘。

**43**慕容農至龍城，自蠮螉塞歷凡城，至龍城。休士馬十餘日。諸將皆曰︰「殿下之來，取道甚速，今至此久留不進，何也？」農曰︰「吾來速者，恐餘巖過山鈔盜，侵擾良民耳。此山，謂白狼山。鈔，楚交翻。巖才不踰人，誑誘飢兒，誑，居況翻。誘，音酉。烏集為羣，非有綱紀；吾已扼其喉，久將離散，無能為也。今此田善熟，未取而行，徒自耗損，當俟收畢，往則梟之，梟，堅堯翻。亦不出旬日耳。」頃之，農將步騎三萬至令支，巖衆震駭，稍稍踰城歸農。巖計窮出降，農斬之；進擊高句麗，復遼東、玄菟二郡。郝景之敗，高句麗陷遼東、玄菟。菟，同都翻。還至龍城，上疏請繕脩陵廟。燕自慕容皝以前皆葬遼西，故陵廟在焉。

燕王垂以農為使持節、都督幽·平二州·北狄諸軍事、幽州牧，鎭龍城。使，疏吏翻。徙平州刺史帶方王佐鎭平郭。農於是創立法制，事從寬簡，清刑獄，省賦役，勸課農桑，居民富贍，四方民前後至者數萬口。先是幽、冀流民多入高句麗，先，悉薦翻。農以驃騎司馬范陽龐淵為遼東太守，招撫之。

**44**慕容麟攻王兗于博陵，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兗臨城數之曰︰數，所具翻。「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自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後漢韋彪之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今人取卿一切之功則可矣；寧能忘卿不忠不孝之事乎？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十二月，麟拔博陵，執兗及苻鑑，殺之。昌黎太守宋敞帥烏桓、索頭之衆救兗，不及而還。帥，讀曰率。索，昔各翻。還，從宣翻，又如字。秦主丕以敞為平州刺史。敞時從王永在壺關。

**45**燕主垂北如中山，謂諸將曰︰「樂浪王招流離，實倉廩，外給軍糧，內營宮室，雖蕭何之功，何以加之！」樂浪王溫之功詳見上。漢高祖與項羽相拒，蕭何鎭撫關中，為之根本。丙申，垂始定都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

**46**秦苻定據信都以拒燕，燕王垂以從弟北地王精為冀州刺史，將兵攻之。從，才用翻。將，卽亮翻。

**47**拓跋珪從曾祖紇羅與其弟建及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為主。從，才用翻。

**十一年**（丙戌、三八六）

**1**春，正月，戊申，拓跋珪大會於牛川，自武周塞西出至牛川，牛川以北，皆大漠也。據魏紀，窟咄之來寇也，珪乞師于燕，自弩山至牛川，屯于延水，南出代谷以會燕師。又據水經註，于延水出長川城南，則長川卽牛川也。班志，于延水出代郡且如塞外，則牛川亦當在且如塞外也。又，明元帝大獮于牛川，登釜山。括地志︰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且如之且，音子如翻。卽代王位，珪，什翼犍之嫡孫，世子寔之子。拓跋氏自此興矣。改元登國。以長孫嵩為南部大人，叔孫普洛為北部大人，分治其衆。魏書曰︰魏初自北荒南遷，置四部大人，坐王庭，決辭訟，以言語約束，刻契記事，無囹圄考訊之法，諸犯罪者皆臨時決遣。治，直之翻；下同。以上谷張袞為左長史，許謙為右司馬，廣甯王建、代人和跋、叔孫建、庾岳為外朝大人，魏書·官氏志︰拓跋鄰命叔父之胤曰乙旃氏，後改叔孫氏。朝，直遙翻。奚牧為治民長，長，知兩翻。皆掌宿衞及參軍謀議；長孫道生、賀毗等侍從左右，從，才用翻。出納敎命。王建娶代王什翼犍之女；岳，和辰之弟；道生，嵩之從子也。庾和辰奉珪母賀氏以奔珪，長孫嵩帥部衆歸珪，事並見上。從，才用翻。

**2**燕王垂卽皇帝位。垂字道明，燕主皝之第五子。

**3**後秦王萇如安定。

**4**南安祕宜祕，姓也。前漢書·功臣表有戴侯祕彭。時祕氏為南安豪族。帥羌、胡五萬餘人攻乞伏國仁，國仁將兵五千逆擊，大破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宜奔還南安。

**5**鮮于乞之殺翟眞也，翟眞見殺，見上年四月。翟遼奔黎陽，黎陽太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喜，許記翻。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城，黎陽在河北，鹿鳴城在河南。酈道元曰︰按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三年，取鄭鹿，卽是城也。今城內有臺，尚謂之鹿鳴臺，又謂之鹿鳴城。遼於後閉門拒之，恬之東奔鄄城，鄄，吉掾翻。遼追執之，遂據黎陽。豫州刺史朱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斌，音彬。

**6**秦益州牧王廣自隴右引兵攻河州牧毛興於枹罕，興遣建節將軍衞平帥其宗人一千七百夜襲廣，大破之。帥，讀曰率。二月，秦州牧王統遣兵助廣攻興，興嬰城自守。去年王廣自成都依統。

**7**燕大赦，改元建興，置公卿尚書百官，繕宗廟、社稷。

**8**西燕主沖樂在長安，樂，音洛。且畏燕主垂之強，不敢東歸，課農築室，為久安之計；鮮卑咸怨之。鮮卑思東歸，而沖安於長安，故怨。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其是之謂歟！左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攻沖，殺之，立沖將段隨為燕王，改元昌平。

**9**初，張天錫之南奔也，見上卷太元八年。秦長水校尉王穆匿其世子大豫，與俱奔河西，依禿髮思復鞬，思復鞬，烏孤之父也。鞬，居言翻。思復鞬送魏安。五代志︰武威郡昌松縣，後魏置昌松郡；後周廢郡，以揟次縣入焉。又有後魏魏安郡，後亦廢。載記言焦松等迎大豫於揟次，則魏安蓋後魏所置郡。晉書成於唐，唐史臣以後魏郡名書之耳。孟康曰︰揟，音子如翻。次，音恣。魏安人焦松、齊肅、張濟等聚兵數千人迎大豫為主，攻呂光昌松郡，拔之，昌松，卽漢倉松縣地，本屬武威郡，蓋河西張氏分置郡也。呂光後以郭黁言，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執太守王世強。光使輔國將軍杜進擊之，進兵敗，大豫進逼姑臧。王穆諫曰︰「光糧豐城固，甲兵精銳，逼之非利；不如席卷嶺西，卷，讀曰捲。礪兵積粟，然後東向與之爭，不及期年，光可取也。」大豫不從，自號撫軍將軍、涼州牧，改元鳳凰，以王穆為長史，傳檄郡縣，使穆說諭嶺西諸郡，自西郡至張掖、酒泉、建康、晉昌，其地皆嶺西也。說，輸芮翻。建康太守李隰、祁連都尉嚴純皆起兵應之，建康郡，張駿置，屬涼州。新唐書·地理志︰甘州張掖縣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北有建康軍，蓋張氏置郡地也。晉書·地理志，永興中，張祚置漢陽縣以守牧地，張玄靚改為祁連郡。有衆三萬，保據楊塢。楊塢在姑臧城西。

**10**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樂，按盛樂，前漢書作成樂，屬定襄；後漢書作盛樂，屬雲中。疑定襄之盛樂，卽雲中之盛樂也。然魏書·帝紀，什翼犍立，三年，移都於雲中之盛樂；明年，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則已非後漢之盛樂城；疑定襄之盛樂，乃前漢之成樂城也。蓋建武之初，匈奴侵寇，塞下之民悉內徙。其後南單于內附，北單于勢屈，復歸內徙之民於塞下，郡縣城郭，掃地更為，必有非其故處者。考宋白續通典，唐振武軍，漢定襄郡之盛樂也，在陰山之陽，黃河之北，後魏所都盛樂是也；在唐朔州北三百餘里。後魏孝文遷洛之後，於定襄故城置朔州，領盛樂、廣牧二郡。唐初平突厥，置雲中都督府於盛樂。貞觀八年，移雲州雲中郡及定襄縣於今雲州，而雲中都督府後又改單于都護府，又改安北都護府。由是雲中、定襄，地名混亂不可考，而盛樂則一也。務農息民，國人悅之。史言拓跋珪所以興。

**11**三月，大赦。

**12**泰山太守張願以郡叛降翟遼。降，戶江翻。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玄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旣久，欲令玄置戍而還。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13**燕主垂追尊母蘭氏為文昭皇后；欲遷文明段后，以蘭氏配享太祖，段氏，燕王皝之元妃；蘭氏，皝之側室也。皝廟號太祖，諡文明皇帝。詔百官議之，皆以為當然。順垂指也。博士劉詳、董謐以為「堯母為帝嚳妃，位第三，不以貴陵姜原，帝王紀曰︰帝嚳有四妃︰元妃有邰氏女曰姜嫄，生后稷；次妃有娀氏女曰簡狄，生卨；次妃陳豐氏女曰慶都，生放勛；次妃娵訾氏女曰常義，生摯。嚳，苦沃翻。明聖之道，以至公為先；文昭后宜立別廟。」垂怒，逼之，詳、謐曰︰「上所欲為，無問於臣。臣按經奉禮，不敢有貳。」垂乃不復問諸儒，卒遷段后，以蘭后代之。復，扶又翻。卒，子戌翻。又以景昭可足渾后傾覆社稷，追廢之；尊烈祖昭儀段氏為景德皇帝，配享烈祖。可足渾氏，燕王儁之元妃也。傾覆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四年。段氏，儁之側室也。儁廟號烈祖，諡景昭皇帝。

崔鴻曰︰齊桓公命諸侯無以妾為妻。孟子曰︰齊桓公葵丘之會，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夫之於妻，猶不可以妾代之，況子而易其母乎！春秋所稱母以子貴者，君母旣沒，得以妾母為小君也；春秋公羊傳曰︰桓幼而貴，隱長而卑；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之立，為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左氏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為魯夫人，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至於享祀宗廟，則成風終不得配莊公也。魯莊公夫人姜氏。成風者，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姜氏通于共仲，弒閔公而欲立共仲，不克，遂孫于邾，齊桓公殺之。僖公旣立，請其喪，以夫人之禮葬之。君父之所為，臣子必習而效之，猶形聲之於影響也；寶之逼殺其母，事見後一百八卷太元二十一年。由垂為之漸也。堯、舜之讓，猶為之、噲之禍，事見二卷周愼靚王五年。況違禮而縱私者乎！昔文姜得罪於桓公，春秋不之廢。魯桓公之夫人曰文姜，通于齊襄公，桓公謫之。夫人以告，襄公遂殺桓公。至莊公二十一年，春秋書夫人姜氏薨；二十二年書葬我小君文姜，是不之廢也。可足渾氏雖有罪於前朝，朝，直遙翻。然小君之禮成矣；垂以私憾廢之，私憾，謂譖殺垂妃段氏，又譖垂而逐之奔秦也。又立兄妾之無子者，皆非禮也。

**14**劉顯自善無南走馬邑，畏代之偪，且懼其脩怨也。其族人奴眞帥所部請降於代。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奴眞有兄鞬，先居賀蘭部，鞬，居言翻。奴眞言於代王珪，請召鞬而以所部讓之；珪許之。鞬旣領部，遣弟去斤遺賀訥金馬。遺，于季翻。賀染干謂去斤曰︰「我待汝兄弟厚，汝今領部，宜來從我。」去斤許之。奴眞怒曰︰「我祖父以來，世為代忠臣，故我以部讓汝等，欲為義也。今汝等無狀，乃謀叛國，義於何在！」遂殺鞬及去斤。染干聞之，引兵攻奴眞，奴眞奔代。珪遣使責染干，染干乃止。珪與賀蘭從此隙矣。使，疏吏翻。

**15**西燕僕『章︰十二行本「僕」上有「左」字；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射慕容恆、尚書慕容永襲段隨，殺之；立宜都王子顗為燕王，顗蓋燕宜都王桓之子。顗，魚豈翻。改元建明，帥鮮卑男女四十餘萬口去長安而東。海西公太和五年，秦遷鮮卑於長安，至是財十七年耳，而種類蕃育乃如此。唐太宗阿史那結社率之變，亦幸其早發耳。帥，讀曰率。恆弟護軍將軍韜誘顗，殺之於臨晉，誘，音酉。恆怒，捨韜去。永與武衞將軍刁雲帥衆攻韜，韜敗，奔恆營。恆立西燕主沖之子瑤為帝，改元建平，諡沖曰威皇帝。衆皆去瑤奔永，永執瑤，殺之，立慕容泓子忠為帝，改元建武。忠以永為太尉，守尚書令，封河東令。永持法寬平，鮮卑安之。至聞喜，聞燕主垂已稱尊號，不敢進，築燕熙城而居之。為燕主垂滅西燕張本。

**16**鮮卑旣東，長安空虛。前滎陽『章︰十二行本「陽」下有「太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高陵趙穀等招杏城盧水胡郝奴帥戶四千入于長安，渭北皆應之，帥，讀曰率；下同。以穀為丞相。扶風王驎有衆數千，保據馬嵬，馬嵬山在咸陽縣西，去長安城百餘里。杜佑曰︰京兆金城縣有馬嵬故城。孫景安征塗記云︰馬嵬所築，不知何代人。金城，周曰犬丘，秦曰廢丘，漢曰槐里。驎，離珍翻。嵬，吾回翻。奴遣弟多攻之。夏，四月，後秦王萇自安定伐之，驎奔漢中。萇執多而進，奴懼，請降，降，戶江翻。拜鎭北將軍、六谷大都督。長安南山有六谷。

**17**癸巳，以尚書僕射陸納為左僕射，譙王恬為右僕射。晉志曰︰左右僕射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納，玩之子也。陸玩，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四年。

**18**毛興襲擊王廣，敗之，敗，補邁翻。廣奔秦州；隴西鮮卑匹蘭執廣送於後秦。興復欲攻王統於上邽，枹罕諸氐皆厭苦兵事，諸氐，蓋秦王堅使毛興領之以鎭枹罕者也。復，扶又翻。枹，音膚。乃共殺興，推衞平為河州刺史，以衞平宗強，故推之。遣使請命于秦。使，疏吏翻；下同。

**19**燕主垂封子農為遼西王，麟為趙王，隆為高陽王。

**20**代王珪初改稱魏王。拓跋氏自此國號魏。

**21**張大豫自楊塢進屯姑臧城西，王穆及禿髮思復鞬子奚于帥衆三萬屯于城南；鞬，居言翻。呂光出擊，大破之，斬奚于等二萬餘級。

**22**秦大赦，以衞平為撫軍將軍、河州刺史，呂光為車騎大將軍、涼州牧。騎，奇寄翻。使者皆沒於後秦，不能達。時秦主丕在晉陽，後秦隔其道，故不能達二鎭。

**23**燕主垂以范陽王德為尚書令，太原王楷為左僕射，樂浪王溫為司隸校尉。溫守中山，有營宮室、建都邑之功，因用為司隸。樂浪，音洛琅。

**24**後秦王萇卽皇帝位于長安，萇字景茂，姚弋仲之第二十四子也。大赦，改元建初，國號大秦。追尊其父弋仲為景元皇帝，立妻虵氏為皇后，類篇︰虵，以者翻，虜姓也。姓譜︰姚萇后虵氏，南安人也。虵，食遮翻，又音他。子興為皇太子，置百官。萇與羣臣宴，酒酣，言曰︰「諸卿皆與朕北面秦朝，朝，直遙翻。今忽為君臣，得無恥乎！」趙遷曰︰「天不恥以陛下為子，臣等何恥為臣！」萇大笑。

**25**魏王珪東如陵石，陵石，地名，在盛樂東。護佛侯部帥侯辰、乙佛部帥代題皆叛走。帥，所類翻。諸將請追之，珪曰︰「侯辰等累世服役，有罪且當忍之。方今國家草創，人情未壹，愚者固宜前卻，一前一卻，言叛服不常也。不足追也！」史言珪能識時知變以安反側。

**26**六月，庚寅，以前輔國將軍楊亮為雍州刺史，鎭衞山陵。帝置雍州於襄陽；今遣亮帶雍州，鎭洛。雍，於用翻。荊州刺史桓石民遣將軍晏謙擊弘農，下之。姓譜曰︰左傳齊有晏氏，代為大夫。初置湖、陝二戍。湖、陝二縣皆屬弘農。陝，式冉翻。

**27**西燕刁雲等殺西燕主忠，推慕容永為使持節、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大單于、雍·秦·梁·涼四州牧、錄尚書事、河東王，稱藩於燕。稱藩於燕主垂也。使，疏吏翻。雍，於用翻。

**28**燕主垂遣太原王楷、趙王麟、陳留王紹、章武王宙攻秦苻定、苻紹、苻謨、苻亮等；去年，苻定等背燕為秦。楷先以書與之，為陳禍福，定等皆降。降，戶江翻。垂封定等為侯，曰︰「以酬秦主之德。」

**29**秦主丕以都督中外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王永為左丞相，太尉、東海王纂為大司馬，司空張蚝為太尉，蚝，七吏翻。尚書令咸陽徐義為司空，司隸校尉王騰為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永傳檄四方公侯、牧守、壘主、民豪，共討姚萇、慕容垂，令各帥所統，以孟冬上旬會大駕于臨晉。帥，讀曰率。於是天水姜延、馮翊寇明、河東王昭、新平張晏、京兆杜敏、扶風馬朗、建忠將軍·高平牧官都尉扶風王敏等建忠將軍，蓋亦苻氏創置。高平縣，漢屬安定郡；晉省，前趙劉曜以為朔州治所，秦置牧官都尉於其地。咸承檄起兵，各有衆數萬，遣使詣秦，使，疏吏翻。丕皆就拜將軍、郡守，封列侯。冠軍將軍鄧景擁衆五千據彭池，與竇衝為首尾，以擊後秦。「彭池」，恐當作「彪池」。彪池在長安西，詩所謂「彪池北流」者也。竇衝據茲川，在長安東南，可以相為首尾。又據新唐書·地理志，寧州有彭池，但去茲川遠耳。丕以景為京兆尹。景，羌之子也。鄧羌，秦之名將。

**30**後秦主萇徙安定五千餘戶于長安。

**31**秋，七月，秦平涼太守金熙、安定都尉沒弈干與後秦左將軍姚方成戰于孫丘谷，孫丘谷當在安定。方成兵敗。後秦主萇以其弟征虜將軍緒為司隸校尉，鎭長安；自將至安定將，卽亮翻。擊熙等，大破之。金熙本東胡之種；秦謂鮮卑之種居遼碣者為東胡。種，章勇翻。沒弈干，鮮卑多蘭部帥也。帥，所類翻。

**32**枹罕諸氐枹，音膚。以衞平衰老，難與成功，議廢之，而憚其宗強，累日不決。氐啖青謂諸將曰︰啖，徒覽翻，姓也。「大事宜時定，不然，變生。諸君但請衞公為會，觀我所為。」會七夕大宴，青抽劍而前曰︰「今天下大亂，吾曹休戚同之，非賢主不可以濟大事。衞公老，宜返初服以避賢路。衞平，本毛興部將。狄道長苻登，長，知兩翻。雖王室疏屬，志略雄明，請共立之，以赴大駕。欲承王永檄赴秦主丕也。諸君有不同者，卽下異議。」乃奮劍攘袂，將斬異己者。衆皆從之，莫敢仰視。於是推登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撫軍大將軍、雍·河二州牧、略陽公，帥衆五萬，東下隴，攻南安，拔之，馳使請命于秦。登，秦主丕之族子也。苻登事始此。使，疏吏翻。雍，於用翻。帥，讀曰率；下同。

**33**祕宜與莫侯悌眷帥其衆三萬餘戶降于乞伏國仁，國仁拜宜東秦州刺史，悌眷梁州刺史。莫侯，夷人複姓。降，戶江翻；下同。

**34**己酉，魏王珪還盛樂，自陵石還也。代題復以部落來降，復，扶又翻。十餘日，又奔劉顯；珪使其孫倍斤代領其衆。劉顯弟肺泥帥衆降魏。

**35**八月，燕主垂留太子寶守中山，以趙王麟為尚書右僕射，錄留臺。庚午，自帥范陽王德等南略地，使高陽王隆東徇平原。丁零鮮于乞保曲陽西山，曲陽縣，屬常山郡。聞垂南伐，出營望都，望都縣，屬中山郡。水經註︰堯封於唐，堯山在東北，堯母慶都山在南，登堯山見都山，故望都縣以為名也。剽掠居民。剽，匹妙翻。趙王麟自出討之，諸將皆曰︰「殿下虛鎭遠征，萬一無功而返，虧損威重，不如遣諸將討之。」麟曰︰「乞聞大駕在外，無所畏忌，必不設備，一舉可取，不足憂也。」乃聲言至魯口，夜，回趣乞，趣，七喻翻。比明，至其營，掩擊，擒之。比，必寐翻，及也。

**36**翟遼寇譙，朱序擊走之。

**37**秦主丕以苻登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安王，持節、州牧、都督，皆因其所稱而授之。又以徐義為右丞相。留王騰守晉陽，右僕射楊輔戍壺關，帥衆四萬，進屯平陽。帥，讀曰率。

**38**初，後秦主萇之弟碩德統所部羌居隴上，聞萇起兵，自稱征西將軍，聚衆於冀城以應之；以兄孫詳為安遠將軍，據隴城，從孫訓為安西將軍，據南安之赤亭，諸姚本赤亭羌也。與秦秦州刺史王統相持。萇自安定引兵會碩德攻統，天水屠各、略陽羌、胡應之者二萬餘戶。秦略陽太守王皮降之。屠，直於翻。降，戶江翻。

**39**初，秦滅代，遷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長安，事見一百四卷太元元年。窟，苦骨翻。咄，當沒翻。從慕容永東徙，永以窟咄為新興太守。劉顯遣其弟亢埿迎窟咄，以兵隨之，逼魏南境，諸部騷動。魏王珪左右于桓等與部人謀執珪以應窟咄，幢將代人莫題等亦潛與窟咄交通。魏收官氏志︰道武登國元年，置幢將六人，主三郞衞士直宿禁中者，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莫那婁氏，後為莫氏。幢，直江翻。桓舅穆崇告之，珪誅桓等五人，莫題等七姓悉原不問。為後珪殺莫題張本。珪懼內難，難，乃旦翻。北踰陰山，復依賀蘭部，復，扶又翻。遣外朝大人遼東安同求救於燕，姓譜︰安息王子入侍，遂為漢人。風俗通，漢有安城為太守。廬山記有安息國王子安高。朝，直遙翻。燕主垂遣趙王麟救之。

**40**九月，王統以秦州降于後秦。降，戶江翻。後秦主萇以姚碩德為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秦州刺史，鎭上邽。使，疏吏翻。

**41**呂光得秦王堅凶問，舉軍縞素，諡曰文昭皇帝。冬，十月，大赦，改元大安。晉書·載記作「太安」。

**42**西燕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丕求假道東歸，使，疏吏翻。丕弗許，與永戰于襄陵，襄陵縣，漢屬河東郡，晉屬平陽郡。秦兵大敗，左丞相王永、衞大將軍俱石子皆死。初，東海王纂自長安來，去年，纂奔丕。麾下壯士三千餘人，丕忌之，旣敗，懼為纂所殺，帥騎數千南奔東垣，東垣縣，漢已改為眞定；此東垣在河南新安縣界。宋白曰︰河南府王屋縣，漢為河東郡垣縣地。又，絳州垣縣，本河東郡縣名，其地卽周、召分陝之所。又曰︰河南府，漢為河南郡，治洛陽；後漢都洛陽，河南屬司隸校尉。魏陳留王奐合河南等五郡置司州，劉聰為荊州，石虎為洛州，苻堅為豫州；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仍於虎牢置司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謀襲洛陽。揚威將軍馮該自陝邀擊之，陝，式冉翻。殺丕，執其太子寧、長樂王壽，送建康，樂，音洛。詔赦不誅，以付苻宏。苻宏去年來奔，處之江州。纂與其弟尚書永平侯師奴帥秦衆數萬走據杏城，其餘王公百官皆沒於永。

永遂進據長子，卽皇帝位，改元中興。將以秦后楊氏為上夫人，楊氏引劍刺永，刺，七亦翻。為永所殺。

**43**甲申，海西公奕薨于吳。年四十五。

**44**燕寺人吳深據清河反，寺，音侍，又如字。燕主垂攻之，不克。

**45**後秦主萇還安定。自上邽還安定也。

**46**秦南安王登旣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夏，戶雅翻。遂進攻姚碩德于秦州，後秦主萇自往救之。登與萇戰于胡奴阜，胡奴阜在上邽西。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將軍啖青射萇，中之。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萇創重，創，初良翻。走保上邽，姚碩德代之統衆。

**47**燕趙王麟軍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賀染干侵魏北部以應之。魏衆驚擾，北部大人叔孫普洛亡奔劉衞辰。麟聞之，遽遣安同等歸。魏人知燕軍在近，衆心少安。少，詩沼翻。窟咄進屯高柳，高柳縣，漢屬代郡，晉省。酈道元曰︰高柳在代中，其山重巒疊巘，霞舉雲高，其山隱隱而東出遼塞。珪引兵與麟會擊之，窟咄大敗，奔劉衞辰，衞辰殺之。珪悉收其衆，以代人庫狄干為北部大人。魏書·官氏志︰次南諸部，有庫狄氏，後為狄氏。麟引兵還中山。

劉衞辰居朔方，士馬甚盛。後秦主萇以衞辰為大將軍、大單于、河西王、幽州牧，單，音蟬。西燕主永以衞辰為大將軍、朔州牧。

**48**十一月，秦尚書寇遺奉勃海王懿、濟北王昶自杏城奔南安，濟，子禮翻。南安王登發喪行服，諡秦主丕曰哀平皇帝。登議立懿為主，衆曰︰「勃海王雖先帝之子，然年在幼沖，未堪多難，難，乃旦翻。今三虜窺覦，三虜，謂姚萇、慕容垂、慕容永也。宜立長君，長，知兩翻。非大王不可。」登乃為壇於隴東，卽皇帝位，登，字文高，堅之族孫也。大赦，改元太初，置百官。

**49**慕容柔、慕容盛及盛弟會皆在長子，太元九年，柔等自長安得脫，奔慕容沖；沖死，隨永東遷。盛謂柔、會曰︰「主上已中興幽、冀，主上，謂燕主垂。東西未壹，東，謂燕主垂；西，謂燕主永。吾屬居嫌疑之地，為智為愚，皆將不免，不若以時東歸，無為坐待魚肉也！」遂相與亡歸燕。後歲餘，西燕主永悉誅燕主儁及燕主垂之子孫，男女無遺。史言慕容盛之智。

**50**張大豫自西郡入臨洮，掠民五千餘戶，保據俱城。俱城在臨洮界。

51十二月，呂光自稱使持節、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隴右·河西諸軍事、大將軍、涼州牧、酒泉公。使，疏吏翻。

52秦主登立世祖神主於軍中，秦主堅廟號世祖。載以輜輧，車四面有屛蔽者曰輜輧。輧，蒲眠翻。建黃旗青蓋，以虎賁三百人衞之，賁，音奔。凡所欲為，必啓主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鉾、鎧為「死」「休」字；鉾，頭牟。鎧，甲也。鉾，音牟。言欲復讎必死乃休也。楊正衡曰︰字林︰鉾，古矛字。每戰以劍矟為方圓大陣，矟，色角翻，與槊同。知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為戰，所向無前。

初，長安之將敗也，謂苻堅為慕容沖所困之時。中壘將軍徐嵩、屯騎校尉胡空各聚衆五千，結壘自固；旣而受後秦官爵。後秦主萇以王禮葬秦主堅於二壘之間。及登至，嵩、空以衆降之。登拜嵩雍州刺史，空京兆尹，降，戶江翻。雍，於用翻。改葬堅以天子之禮。

53乙酉，燕主垂攻吳深壘，拔之，深單馬走。吳深時據清河以叛燕。垂進屯聊城之逢關陂。聊城縣，漢屬東郡，晉屬平原郡。初，燕太子洗馬溫詳來奔，以為濟北太守，屯東阿。東阿縣，漢屬東郡，晉屬濟北郡。洗，悉薦翻。濟，子禮翻。燕主垂遣范陽王德、高陽王隆攻之，詳遣從弟攀守河南岸，子楷守碻磝以拒之。

54燕主垂以魏王珪為西單于，封上谷王；珪不受。珪不受燕封，其志不在小。單，音蟬。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七

## 晉紀二十九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重光單閼（辛卯），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中之下

**太元十二年**（丁亥、三八七）

**1**春，正月，乙巳，以朱序為青、兗二州刺史，代謝玄鎭彭城；序求鎭淮陰，許之。序求鎭淮陰，以燕方強，必進取河南，彭城去建康道遠，聲援不接故也。以玄為會稽內史。優玄以內地也。會，工外翻。

**2**丁未，大赦。

**3**燕主垂觀兵河上，韋昭曰︰觀，示也，陳兵以示威武。觀，古玩翻。高陽王隆曰︰「溫詳之徒，皆白面儒生，烏合為羣，徒恃長河以自固；若大軍濟河，必望旗震壞，不待戰也。」垂從之。戊午，遣鎭北將軍蘭汗、護軍將軍平幼於碻磝西四十里濟河，隆以大衆陳於北岸。陳，讀曰陣。溫攀、溫楷果走趣城，蓋趣東阿城也。趣，七喻翻。平幼追擊，大破之。詳夜將妻子奔彭城，其衆三萬餘戶皆降於燕。降，戶江翻。垂以太原王楷為兗州刺史，鎭東阿。

初，垂在長安，秦王堅嘗與之交手語，『章︰十二行本「語」下有「垂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宂從僕射光祚言於堅曰︰宂，而隴翻。從，才用翻。「陛下頗疑慕容垂乎？垂非久為人下者也。」堅以告垂。及秦主丕自鄴奔晉陽，事見上卷十年。祚與黃門侍郞封孚、鉅鹿太守封勸皆來奔。祚從苻丕在鄴，見上卷九年。勸，奕之子也。封奕仕燕，燕興於昌黎，奕有力焉。垂之再圍鄴也，見一百五卷九年。秦故臣西河朱肅等各以其衆來奔。詔以祚等為河北諸郡太守，皆營於濟北、濮陽，濟北、濮陽，二郡。濟，子禮翻。濮，博木翻。羈屬溫詳；師古曰︰言羈縻屬之而已。詳敗，俱詣燕軍降。降，戶江翻。垂赦之，撫待如舊。垂見光祚，流涕沾衿，衿，音今。曰︰「秦王待我深，吾事之亦盡；但為二公猜忌，二公，謂長樂公丕、平原公暉也。吾懼死而負之，事見一百五卷九年。每一念之，中宵不寐。」祚亦悲慟。垂賜祚金帛，祚固辭，垂曰︰「卿猶復疑邪？」復，扶又翻。祚曰︰「臣昔者惟知忠於所事，不意陛下至今懷之，臣敢逃其死！」垂曰︰「此乃卿之忠，固吾所求也，前言戲之耳。」用孔子語。待之彌厚，以為中常侍。光祚，秦之宦者，故處以此官。

**4**翟遼遣其子釗寇陳、潁，朱序遣將軍秦膺擊走之。

**5**秦主登立妃毛氏為皇后，勃海王懿為太弟。后，興之女也。遣使拜東海王纂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領大司馬，封魯王；使，疏吏翻。纂弟師奴為撫軍大將軍、幷州牧，封朔方公。纂怒謂使者曰︰「勃海王先帝之子，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長史王旅諫曰︰「南安已立，理無中改；今寇虜未滅，不可宗室之中自為仇敵也。」纂乃受命。於是盧水胡彭沛穀、屠各董成、張龍世、新平羌雷惡地等皆附於纂，有衆十餘萬。以登、纂連兵，聲勢浸盛，故相與歸之。屠，直於翻。

**6**後秦主萇徙秦州豪傑三萬戶于安定。去年萇徙安定民以實長安，今又徙秦州豪傑以實安定。蓋萇起兵以安定為根本，而欲都長安，故因道里遠近為次以漸徙之。

**7**初，安次人齊涉聚衆八千餘家據新栅，降燕，安次縣，前漢屬勃海，後漢屬廣陽國，晉屬燕國。新栅蓋在魏郡界。降，戶江翻。燕主垂拜涉魏郡太守。旣而復叛，連張願，願自帥萬餘人進屯祝阿之瓮口，祝阿縣，漢屬平原郡，晉屬濟南郡。願自泰山進屯焉。劉昫曰︰齊州禹城縣，漢祝阿縣，天寶元年，更名。宋白曰︰祝阿，猶東阿也，古祝國黃帝之後。按古東阿，齊為東阿，漢為祝阿縣，故城在今豐齊縣東北二里；唐改禹城。復，扶又翻。帥，讀曰率。瓮，烏貢翻。招翟遼，共應涉。

高陽王隆言於垂曰︰「新栅堅固，攻之未易猝拔。易，以豉翻。若久頓兵於其城下，張願擁帥流民，西引丁零，丁零，謂翟遼。帥，讀曰率。為患方深。願衆雖多，然皆新附，未能力鬬。因其自至，宜先擊之。願父子恃其驍勇，驍，堅堯翻。必不肯避去，可一戰擒也。願破，則涉不能自存矣。」垂從之。

二月，遣范陽王德、陳留王紹、龍驤將軍張崇驤，思將翻。帥步騎二萬會隆擊願。軍至斗城，去瓮口二十餘里，解鞍頓息。願引兵奄至，燕人驚遽，德兵退走，隆勒兵不動。願子龜出衝陳，陳，讀曰陣。隆遣左右王末逆擊，斬之。隆徐進戰，願兵乃退。德行里餘，復整兵，還與隆合，復，扶又翻。謂隆曰︰「賊氣方銳，宜且緩之。」隆曰︰「願乘人不備，宜得大捷；而吾士卒皆以懸隔河津，勢迫之故，人思自戰，言兵為河津所隔，前有強敵，退則溺死，故思之而各自為戰也。故能卻之。今賊不得利，氣竭勢衰，皆有進退之志，不能齊奮，宜亟擊之。」德曰︰「吾唯卿所為耳。」遂進，戰於瓮口，大破之，斬首七千八百級；願脫身保三布口。燕人進軍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青、兗、徐州郡縣壁壘多降。降，戶江翻。垂以陳留王紹為青州刺史，鎭歷城。德等還師，新栅人冬鸞執涉送之。果如慕容隆所料。唐韻︰冬，姓也。垂誅涉父子，餘悉原之。

**8**三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南秦州牧，楊定為益州牧，楊壁為司空、梁州牧，乞伏國仁為大將軍、大單于、苑川王。杜佑曰︰苑川在蘭州五泉縣，近大、小榆谷。余謂杜佑以意言之。單，音蟬。

**9**燕上谷人王敏殺太守封戢，代郡人許謙逐太守賈閏，各以郡附劉顯。為燕擊劉顯張本。

**10**燕樂浪王溫為尚書右僕射。「燕」下當有「以」字。樂浪，音洛琅。

**11**夏，四月，戊辰，尊帝母李氏為皇太妃，儀服如太后。

**12**後秦征西將軍姚碩德為楊定所逼，退守逕陽。涇陽縣，前漢屬安定郡，後漢、晉省，秦屬隴東郡。杜佑曰︰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涇陽故城是。定與秦魯王纂共攻之，戰于涇陽，碩德大敗。後秦主萇自陰密救之，纂退屯敷陸。陰密縣，屬安定郡，殷時密國也。敷陸，唐坊州鄜城縣，卽其地。

**13**燕主垂自碻磝還中山，慕容柔、慕容盛、慕容會來自長子。柔等去年自長子逃歸，今始達中山。庚子，『章︰十二行本「子」作「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垂為之大赦。喜子孫得全而東歸，故為之肆赦。為，于偽翻。垂問盛︰「長子人情如何，為可取乎？」盛曰︰「西軍擾擾，人有東歸之志，陛下唯當脩仁政以俟之耳。若大軍一臨，必投戈而來，若孝子之歸慈父也。」垂悅。癸未，封柔為陽平王，盛為長樂公，樂，音洛。會為清河公。

**14**高平人翟暢執太守徐含遠，以郡降翟遼。降，戶江翻。燕主垂謂諸將曰︰「遼以一城之衆，反覆三國之間，三國，謂晉及燕、西燕。不可不討。」五月，以章武王宙監中外諸軍事，監，工銜翻。輔太子寶守中山；垂自帥諸將南攻遼，帥，讀曰率；下同。以太原王楷為前鋒都督。遼衆皆燕、趙之人，聞楷至，皆曰︰「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楷父恪相燕，燕、趙之人懷之，故云然。相帥歸之。遼懼，遣使請降；垂以遼為徐州牧，封河南公，前至黎陽，受降而還。降，戶江翻。

井陘人賈鮑，井陘縣屬常山郡。陘，音刑。招引北山丁零翟遙等五千餘人，夜襲中山，陷其外郭。章武王宙以奇兵出其外，太子寶鼓譟於內，合擊，大破之，盡俘其衆，唯遙、鮑單馬走免。

**15**劉顯地廣兵強，雄於北方。會其兄弟乖爭，魏長史張袞言於魏王珪曰︰「顯志在幷吞，今不乘其內潰而取之，奴眞、肺埿相繼來降，故云然。必為後患。然吾不能獨克，請與燕共攻之。」珪從之，復遣安同乞師於燕。去年魏遣安同乞師於燕以破窟咄，故此言復。復，扶又翻。

**16**詔徵會稽處士戴逵，會，工外翻。處，昌呂翻。逵累辭不就；郡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論語曰︰隱居以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之。玄為會稽內史，故為逵上疏。逵，之兄也。戴見一百四卷四年。

**17**秦主登以其兄同成為司徒、守尚書令，封潁川王；弟廣為中書監，封安成王；子崇為尚書左僕射，封東平王。

**18**燕主垂自黎陽還中山。

**19**吳深殺燕清河太守丁國，章武人王祖殺太守白欽，勃海人張申據高城以叛；高城縣屬勃海郡。賢曰︰高城故城，在今滄州鹽山縣南。燕主垂命樂浪王溫討之。

**20**苑川王國仁帥騎三萬襲鮮卑大人密貴、裕苟、提倫三部于六泉。密貴為一部，裕苟為一部，提倫為一部。六泉在高平。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與沒弈干、金熙戰于渴渾川，據載記，國仁襲三部，而沒弈干、金熙連兵襲國仁，故遇戰于渴渾川，其地當在天水勇士縣東北。沒弈干、金熙大敗，三部皆降。降，戶江翻。

**21**秦主登軍于瓦亭，後秦主萇攻彭沛穀堡，拔之，穀奔杏城。彭沛穀，盧水胡也，立堡於貳縣。杜佑曰︰杏城在坊州西。萇還陰密，以太子興鎭長安。

**22**燕趙王麟討王敏于上谷，斬之。

**23**劉衞辰獻馬於燕，劉顯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將兵助趙王麟擊顯，大破之。將，卽亮翻。顯奔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會麟擊顯於彌澤，按魏書·帝紀，彌澤在馬邑南。又破之。顯奔西燕，麟悉收其部衆，獲馬牛羊以千萬數。劉顯滅而拓跋氏強矣。為慕容氏計者，莫若兩利而俱存之，可以無他日亡國之禍。

**24**呂光將彭晃、徐炅攻張大豫于臨洮，破之。張大豫奔臨洮，見上卷上年。洮，土刀翻。大豫奔廣武，王穆奔建康。八月，廣武人執大豫送姑臧，斬之，穆襲據酒泉，自稱大將軍、涼州牧。

**25**辛巳，立皇子德宗為太子，大赦。

**26**燕主垂立劉顯弟可泥為烏桓王，以撫其衆，徙八千餘落于中山。

**27**秦馮翊太守蘭櫝帥衆二萬自頻陽入和寧，頻陽縣，秦厲公置，自漢以來屬馮翊。應劭曰︰在頻水之陽。據載記，和寧在嶺北杏城之東南。帥，讀曰率。與魯王纂謀攻長安。纂弟師奴勸纂稱尊號，纂不從；師奴殺纂而代之，櫝遂與師奴絕。西燕主永攻櫝，櫝『章︰十二行本「櫝」下有「遣使」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請救於後秦，後秦主萇欲自救之。尚書令姚旻、左僕射尹緯曰︰「苻登近在瓦亭，將乘虛襲吾後。」萇曰︰「苻登衆盛，非旦夕可制；『嚴︰「制」改「至」。』登遲重少決，必不能輕軍深入。比兩月間，比，必寐翻，及也。吾必破賊而返，登雖至，無能為也。」九月，萇軍于泥源。漢書·地理志，北地郡有泥陽縣。應劭註云︰泥水出郁郅北蠻中。師奴逆戰，大敗，亡奔鮮卑。後秦盡收其衆，屠各董成等皆降。苻纂兄弟旣敗，苻登之勢孤矣。屠，直於翻。

**28**秦主登進據胡空堡，秦屯騎校尉胡空所築堡也，在新平界。戎、夏歸之十餘萬。夏，戶雅翻。

**29**冬，十月，翟遼復叛燕，復，扶又翻；下同。遣兵與王祖、張申寇抄清河、平原。抄，楚交翻。

**30**後秦主萇進擊西燕王永於河西，「西燕王」當作「西燕主」。此龍門至華陰，河之西也。永走。蘭櫝復列兵拒守，萇攻之；十二月，禽櫝，遂如杏城。

**31**後秦姚方成攻秦雍州刺史徐嵩壘，拔之，執嵩而數之。雍，於用翻。數，所具翻。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苻黃眉欲斬之，先帝止之。謂穆帝升平元年姚襄敗時也。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為大逆。謂殺秦王堅於新平佛寺也。汝羌輩豈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章︰十二行本「我」下有「早見先帝取姚萇於地下治之」十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方成怒，三斬嵩，三斬者，斬其足，斬其腰，斬其頸也。悉阬其士卒，以妻子賞軍。後秦主萇掘秦主堅尸，鞭撻無數，剝衣倮形，薦之以棘，坎土而埋之。堅葬於徐嵩、胡空二壘之間，徐嵩之壘旣陷，故姚萇得掘墓鞭尸以逞其忿。倮，郞果翻。薦，藉也。

**32**涼州大饑，米斗值錢五百，人相食，死者太半。

**33**呂光西平太守康寧自稱匈奴王，殺湟河太守強禧以叛。西平郡，東漢之末，分金城置，唐之鄯州，卽其地也。湟河郡，河西張氏置，蓋亦在鄯州界內。強，其兩翻。張掖太守彭晃亦叛，東結康寧，西通王穆。光欲自擊晃，諸將皆曰︰「今康寧在南，伺釁而動，伺，相吏翻。若晃、穆未誅，康寧復至，復，扶又翻。進退狼狽，勢必大危。」光曰︰「實如卿言。然我今不往，是坐待其來也。若三寇連兵，三寇，謂康寧、彭晃、王穆。東西交至，則城外皆非吾有，大事去矣。今晃初叛，與寧、穆情契未密，出其倉猝，取之差易耳。」易，以豉翻。乃自帥騎三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倍道兼行，旣至，攻之二旬，拔其城，誅晃。

初，王穆起兵，遣使招敦煌處士郭瑀，使，疏吏翻。敦，徒門翻。處，昌呂翻。瑀歎曰︰「今民將左袵，吾忍不救之邪！」乃與同郡索嘏起兵應穆，索，昔各翻。運粟三萬石以餉之。穆以瑀為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嘏為敦煌太守。旣而穆聽讒言，引兵攻嘏，瑀諫不聽，出城大哭，舉手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復，扶又翻。還而引被覆面，覆，敷又翻。不與人言，不食而卒。卒，子恤翻。呂光聞之曰︰「二虜相攻，此成禽也，不可以憚屢戰之勞而失永逸之機也。」一勞永逸，古語有之。遂帥步騎二萬攻酒泉，克之。進屯涼興，涼興郡，河西張氏置，在唐瓜州常樂縣界。穆引兵東還，未至，衆潰，穆單騎走，騂馬令郭文斬其首送之。騂馬縣屬酒泉郡，蓋魏、晉間所置也。騂，思榮翻。呂光新得河西，黨叛於內，敵攻於外，雖數戰數勝，而根本不固，宜不足以貽子孫也。

**十三年**（戊子、三八八）

**1**春，正月，康樂獻武公謝玄卒。樂，音洛。康樂縣，屬豫章郡。

**2**二月，秦主登軍朝那，朝那縣自漢以來屬安定郡。後秦主萇軍武都。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五代志︰朝那縣，西魏置安武郡。安武，漢舊縣名；武都之名當是因安武而名。

**3**翟遼遣司馬眭瓊詣燕謝罪；眭，姓也；師古息隨翻。類篇宜為翻。燕主垂以其數反覆，斬瓊以絕之。數，所角翻。遼乃自稱魏天王，改元建光，置百官。

**4**燕青州刺史陳留王紹為平原太守辟閭渾所逼，退屯黃巾固。漢末黃巾保聚於其地，因以為名。齊人謂壘堡為固。紹自歷城退屯焉，其地在濟南郡章丘城北。燕主垂更以紹為徐州刺史。渾，蔚之子也，辟閭蔚見一百卷穆帝永和十二年。蔚，紆忽翻。因苻氏亂，據齊地來降。後辟閭渾為慕容德所殺。降，戶江翻。

**5**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寶錄尚書事，授之以政，自總大綱而已。

**6**燕趙王麟擊許謙，破之，去年許謙叛燕附劉顯。謙奔西燕。遂廢代郡，悉徙其民於龍城。

**7**呂光之定涼州也，杜進功居多，光以為武威太守，事見上卷十年。貴寵用事，羣僚莫及。光甥石聰自關中來，光問之曰︰「中州人言我為政何如？」聰曰︰「但聞有杜進耳，不聞有舅。」光由是忌進而殺之。

光與羣寮宴，語及政事，參軍京兆段業曰︰「明公用法太峻。」光曰︰「吳起無恩而楚強，商鞅嚴刑而秦興。」業曰︰「起喪其身，鞅亡其家，皆殘酷之致也。吳起事見一卷周安王十五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一年。喪，息浪翻。明公方開建大業，景行堯、舜，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毛萇曰︰景，大也。鄭玄曰︰景，明。庶幾古人，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行，下孟翻。猶懼不濟；乃慕起、鞅之為治，治，直吏翻。豈此州士女所望哉！」光改容謝之。沮渠蒙遜兄弟舉兵，所以推段業為重，亦由此言為涼州人士所歸敬也。

**8**夏，四月，戊午，以朱序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諸軍事、雍州刺史，戍洛陽。雍，於用翻。以譙王恬代序為都督兗·冀·幽·幷『章︰十二行本「幷」下有「四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諸軍事、青·兗二州刺史。

**9**苑川王國仁破鮮卑越質叱黎於平襄，平襄縣，漢屬天水郡，晉屬略陽郡。越質蓋鮮卑部落之號，後以為氏。獲其子詰歸。

**10**丁亥，燕主垂立夫人段氏為皇后，以太子寶領大單于。單，音蟬。段氏，右光祿大夫儀之女；其妹適范陽王德。儀，寶之舅也。為後寶逼殺段后張本。追諡前妃段氏為成昭皇后。段氏死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二年。

**11**五月，秦太弟懿卒，諡曰獻哀。

**12**翟遼徙屯滑臺。遼自黎陽徙屯滑臺，旣與燕絕，欲阻河為固也。滑臺城在白馬縣西，春秋鄭廩延邑也，唐為滑州。

**13**六月，苑川王乞伏國仁卒，諡曰宣烈，廟號烈祖。其子公府尚幼，羣下推國仁弟乾歸為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河南王，時乞伏氏跨有涼州、河南之地，遂為國號。為後公府殺乾歸張本。單，音蟬。大赦，改元太初。

**14**魏王珪破庫莫奚於弱落水南，新唐書曰︰奚亦東胡種，為匈奴所破，保烏丸山；漢曹操斬蹋頓，蓋其後也。弱落水卽饒樂水，在奚中。秋，七月，庫莫奚復襲魏營，復，扶又翻。珪又破之。庫莫奚者，本屬宇文部，與契丹同類而異種，其先皆為燕王皝所破，徙居松漠之間，契丹國自西樓東去四十里，至眞珠寨，又東行，地勢漸高，西望松林鬱然，數十里，遂入平川。契，欺訖翻。洪邁曰︰契丹之讀如喫，惟新唐書有音。種，章勇翻。

**15**秦、後秦自春相持，屢戰，互有勝負，至是各解歸。關西豪桀以後秦久無成功，多去而附秦。

**16**河南王乾歸立其妻邊氏為王后；置百官，倣漢制，以南川侯出連乞都為丞相，出連亦以部落之號為氏。梁州刺史悌眷為御史大夫，金城邊芮為左長史，東秦州刺史祕宜為右長史，乞伏氏置東秦州於南安。武始翟勍為左司馬，勍，渠京翻。略陽王松壽為主簿，從弟軻彈為梁州牧，弟益州為秦州牧，屈眷為河州牧。乞伏乾歸所置州牧，不過分居河、隴之間。從，才用翻。

**17**八月，秦主登立子崇為皇太子，弁為南安王，尚為北海王。

**18**燕護軍將軍平幼會章武王宙討吳深，破之，深走保繹幕。繹幕縣，自漢以來屬清河郡。

**19**魏王珪陰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奉使至中山，燕主垂詰之曰︰使，疏吏翻。詰，去吉翻。「魏王何以不自來？」儀曰︰「先王與燕並事晉室，世為兄弟，魏與燕皆鮮卑種也。拓跋力微與慕容涉歸並事晉室。臣今奉使，於理未失。」垂曰︰「吾今威加四海，豈得以昔日為比！」儀曰︰「燕若不脩德禮，欲以兵威自強，此乃將帥之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非使臣所知也。」儀還，言於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自負材氣，是時慕容德在燕宗室中固自有與人不同者。非少主臣也。少，詩照翻。燕主旣沒，內難必作，難，乃旦翻。於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為後魏攻燕張本。儀，珪母弟『嚴︰「母弟」改「從父」。』翰之子也。

**20**九月，河南王乾歸遷都金城。

**21**張申攻廣平，王祖攻樂陵；壬午，燕高陽王隆將兵討之。

**22**冬，十月，後秦主萇還安定；秦主登就食新平，帥衆萬餘圍萇營，帥，讀曰率。四面大哭，萇命營中哭以應之，登乃退。

**23**十二月，庚子，尚書令南康襄公謝石卒。

**24**燕太原王楷、趙王麟將兵會高陽王隆於合口，水經︰衡漳水過勃海建成縣，又東，左會呼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清河，謂之合口。魏收地形志曰︰浮陽縣西接漳水，衡水入焉，今謂之合口。以擊張申；王祖帥諸壘共救之，帥，讀曰率。夜犯燕軍，燕人逆擊，走之。隆欲追之，楷、麟曰︰「王祖老賊，或恐詐而設伏，不如俟明。」隆曰︰「此白地羣盜，烏合而來，徼幸一決，徼，堅堯翻。非素有約束，能壹其進退也。今失利而去，衆莫為用，乘勢追之，不過數里，可盡擒也。申之所恃，唯在於祖，祖破，則申降矣。」降，戶江翻；下同。乃留楷、麟守申壘，隆與平幼分道擊之，比明，比，必利翻，及也。大獲而還，懸所獲之首以示申。甲寅，申出降，祖亦歸罪。

**25**秦以潁川王同成為太尉。同成，秦主登之兄。

**十四年**（己丑、三八九）

**1**春，正月，燕以陽平王柔鎭襄國。

遼西王農在龍城五年，庶務脩舉，乃上表曰︰「臣頃因征卽鎭，農誅餘巖，擊高句麗，因鎭龍城，見上卷十年。所統將士安逸積年，青、徐、荊、雍遺寇尚繁，雍，於用翻。願時代還，展竭微效，生無餘力，沒無遺恨，臣之志也！」庚申，燕主垂召農為侍中、司隸校尉；以高陽王隆為都督幽·平二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幽州牧；建留臺於龍城，以隆錄留臺尚書事。又以護軍將軍平幼為征北長史，散騎常侍封孚為司馬，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並兼留臺尚書。隆因農舊規，脩而廣之，遼、碣遂安。遼、碣，謂遼水、碣石。碣，其謁翻。

**2**後秦主萇以秦戰屢勝，謂得秦王堅之神助，亦於軍中立堅像而禱之曰︰「臣兄襄敕臣復讎，穆帝升平元年，姚襄為秦所殺。新平之禍，見上卷十年。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屬，猶欲復讎，況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龍驤建業，見一百五卷八年。驤，思將翻。臣敢違之！今為陛下立像，為，于偽翻。陛下勿追計臣過也。」秦主登升樓，遙謂萇曰︰「為臣弒君，而立像求福，庸有益乎！」因大呼曰︰呼，火故翻。「弒君賊姚萇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萇不應。久之，以戰未有利，軍中每夜數驚，數，所角翻。乃斬像首以送秦。

**3**秦主登以河南王乾歸為大將軍、大單于、金城王。單，音蟬。

**4**甲寅，魏王珪襲高車，破之。

**5**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呂光，字世明。光時有涼州、河西之地，未能兼有三河也。大赦，改元麟嘉，置百官。光妻石氏、子紹、弟德世自仇池來至姑臧，長安之亂，呂光之家奔仇池依楊氏。光立石氏為妃，紹為世子。

**6**癸巳，魏王珪擊吐突鄰部於女水，女水在弱落水西，去平城三千餘里，後魏顯祖改曰武川。大破之，盡徙其部落而還。

**7**秦主登留輜重於大界，大界，當在安定、新平之間。重，直用翻。自將輕騎萬餘攻安定羌密造保，克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保」，當作「堡」。

**8**夏，四月，翟遼寇滎陽，執太守張卓。

**9**燕以長樂公盛鎭薊城，脩繕舊宮。燕主儁初自龍城徙都薊，有舊宮在焉。樂，音洛。薊，音計。

五月，清河民孔金斬吳深，送首中山。吳深反，事始上卷十一年。

**10**金城王乾歸擊侯年部，大破之。於是秦、涼、鮮卑、羌、胡多附乾歸，乾歸悉授以官爵。

**11**後秦主萇與秦主登戰數敗，數，所角翻。乃遣中軍將軍姚崇襲大界；登邀擊之於安丘，魏收地形志︰安定陰盤縣有安城。又敗之。敗，補邁翻。

**12**燕范陽王德、趙王麟擊賀訥，追奔至勿根山，訥窮迫請降，降，戶江翻。徙之上谷，質其弟梁干於中山。質，音致。

**13**秋，七月，以驃騎長史王忱為荊州刺史、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忱，是壬翻。忱，國寶之弟也。

**14**秦主登攻後秦右將軍吳忠等於平涼，克之。八月，登據苟頭原以逼安定。諸將勸後秦主萇決戰，萇曰︰「與窮寇競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尚書令姚旻守安定，夜，帥騎三萬帥，讀曰率；下同。襲秦輜重于大界，克之，重戰輕防，此苻登所以敗也。重，直用翻。殺毛后及南安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弁、北海王」四字；乙十一行本擠刻字數同；孔本同；張校同。』尚，尚，秦主登之子也。擒名將數十人，驅掠男女五萬餘口而還。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後秦兵入其營，毛氏猶彎弓跨馬，帥壯士數百人『章︰十二行本「人」作「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戰，衆『章︰十二行本「衆」上有「殺七百餘人」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寡不敵，為後秦所執。萇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萇，汝先已殺天子，謂殺秦王堅也。今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寧汝容乎！」萇殺之。諸將欲因秦軍駭亂擊之，萇曰︰「登衆雖亂，怒氣猶盛，未可輕也。」遂止。兵勝者驕，兵怒者奮，以奮乘驕，則先敗而後勝者多矣。姚萇見兵勢，所以收衆而止。登收餘衆屯胡空堡。萇使姚碩德鎭安定，徙安定千餘家于陰密，遣其弟征南將軍靖鎭之。

**15**九月，庚午，以左僕射陸納為尚書令。

**16**秦主登之東也，後秦主萇使姚碩德置秦州守宰，以從弟常戍隴城，從，才用翻。隴城縣，漢屬天水郡，晉省。此時當屬略陽郡。邢奴戍冀城，姚詳戍略陽。楊定攻隴、冀，克之，斬常，執邢奴；詳棄略陽，奔陰密。定自稱秦州牧、隴西王；秦因其所稱而授之。

**17**冬，十月，秦主登以竇衝為大司馬、都督隴東諸軍事、雍州牧，雍，於用翻。楊定為左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秦·梁二州牧，『章︰十二行本「牧」下有「楊壁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南秦益二州牧」十六字；孔本同；張校同。按乙十一行本亦脫。』約共攻後秦；又約監河西諸軍事·幷州刺史楊政、都督河東諸軍事·冀州刺史楊楷各帥其衆會長安。帥，讀曰率；下同。政、楷皆河東人。秦主丕旣敗，政、楷收集流民數萬戶，政據河西，楷據湖、陝之間，遣使請命於秦，登因而授之。大界旣陷，苻登之兵勢衰矣，故約竇衝等共攻後秦。陝，式冉翻。使，疏吏翻。

**18**燕樂浪悼王溫為冀州刺史，燕冀州刺史治信都。樂浪，音洛琅。翟遼遣丁零故堤詐降於溫帳，何承天姓苑有故姓。帳，謂帳下。『章︰十二行本正作「帳下」，「帳」上有「為溫」二字；乙十一行本擠刻均同；孔本同；張校同。』乙酉，刺溫，殺之，刺，七亦翻。幷其長史司馬驅，帥守兵二百戶奔西燕。燕遼西王農邀擊刺溫者於襄國，盡獲之，惟堤走免。

**19**十一月，枹罕彭奚念附於乞伏乾歸，以奚念為北河州刺史。枹罕舊為河州治所。乞伏氏先於境內置河州，以屈眷為牧，故以枹罕為北河州，以奚念為刺史。枹，音膚。

**20**初，帝旣親政事，太元元年，崇德太后歸政，帝始親政事。威權己出，有人主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事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歌為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暱者皆姏姆、僧尼。暱，尼質翻。姏，姑三翻，老女稱。姆，莫補翻，女師也，又音茂。左右近習，爭弄權柄，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賞濫雜，刑獄謬亂。尚書令陸納望宮闕歎曰︰「好家居，纖兒欲撞壞之邪！」撞，丈降翻。纖者，小之至。言為纖兒，謂不及小兒也。左衞領營將軍會稽許營以左衞將軍領營兵，是為左衞領營將軍。許營，一作「榮」。上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衞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者，官婢私合而生子，不能審知其父，取母之姓為姓。本無鄕邑品第，皆得為郡守縣令，或帶職在內，及僧尼乳母，競進親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政敎不均，暴濫無罪，禁令不明，劫盜公行。昔年下書敕羣下盡規，而衆議兼集，無所採用。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傍，步浪翻。謂依傍佛法，服僧尼之服而不遵其敎也。五誡粗法尚不能遵，況精妙乎！佛有五戒，不淫，不盜，不殺，不妄語，不遭酒敗。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施，式吏翻。疏奏，不省。省，悉景翻。

道子勢傾內外，遠近奔湊；帝漸不平，然猶外加優崇。侍中王國寶以讒佞有寵於道子，扇動朝衆，朝，直遙翻。諷八座啓道子宜進位丞相、楊州牧，假黃鉞，加殊禮。晉氏渡江，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二僕射，一令，為八坐。護軍將軍南平車胤曰︰沈約曰︰秦時有護軍都尉。漢陳平為護軍中尉，盡護諸將。李廣為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蓋護軍，護諸將軍。魏武以韓浩為護軍。資重為護軍將軍，資輕為中護軍。車，尺遮翻。「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人主南面鄕明而立以治天下，故曰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乃稱疾不署。不署名也。疏奏，帝大怒，而嘉胤有守。

中書侍郞范甯、徐邈為帝所親信，數進忠言，數，所角翻。補正闕失，指斥姦黨。王國寶，甯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陳郡袁悅之有寵於道子，國寶使悅之因尼『章︰十二行本「尼」下有「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妙音致書於太子母陳淑媛云︰「國寶忠謹，宜見親信。」帝知之，發怒，以他事斬悅之。國寶大懼，與道子共譖范甯出為豫章太守。甯臨發，上疏言︰「今邊烽不舉而倉庫空匱；古者使民歲不過三日，記·王制︰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任老者之事，食壯者之食。今之勞擾，殆無三日之休，至有生兒不復舉養，復，扶又翻。鰥寡不敢嫁娶。『章︰十二行本「娶」下有「臣恐社稷之憂」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厝火積薪，不足喻也。」厝火積薪，賈誼之言。甯又上言︰「中原士民流寓江左，歲月漸久，人安其業。凡天下之人，原其先祖，皆隨世遷移，何至於今而獨不可。謂宜正其封疆，戶口皆以土斷。晉時中原士民南渡者，皆於江左僑立郡縣以居之，不以土著為斷。斷，丁亂翻。又，人性無涯，奢儉由勢；今幷兼之室，亦多不贍，非其財力不足，蓋由用之無節，爭以靡麗相高，無有限極故也。禮，十九為長殤，以其未成人也。未成人而死曰殤，其喪禮殺於成人。長，知兩翻。今以十六為全丁，十三為半丁，所任非復童幼之事，任，音壬。豈不傷天理、困百姓乎！謂宜以二十為全丁，十六為半丁，則人無夭折，生長繁滋矣。」夭，於兆翻。長，知兩翻。帝多納用之。

甯在豫章，遣十五議曹下屬城，豫章領南昌、海昏、新淦、建成、望蔡、永脩、建昌、吳平、豫章、彭澤、艾、康樂、豐城、新昌、宜豐、鍾陵十六縣。一縣負郭，餘十五縣各遣一議曹。下，遐稼翻。採求風政；幷吏假還，訊問官長得失。假，居訝翻。假還，謂吏休假日滿而還府者。徐邈與甯書曰︰「足下聽斷明允，庶事無滯，則吏愼其負負，謂罪也。吏畏罪，則每事加謹。斷，丁亂翻。而人聽不惑矣，人聽，卽民聽。晉書史臣避唐太宗諱，改民為「人」，通鑑因之。豈須邑至里詣，飾其游聲哉！非徒不足致益，寔乃蠶漁之所資；蠶漁，謂所遣者蠶食漁取於民。鄭玄曰︰趙、魏之東，寔、實同聲。寔，是也。詩︰「實墉實壑，實畝實籍。」「實」當作「寔」。言韓侯之先祖微弱，所受之國多滅絕。今復舊職，繼絕世，故築治是城，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斂是賦稅，使如故常。孔穎達曰︰凡言實者，已有其事而後實之。今此方說所為不宜為實，故轉為寔，訓之為是也。趙、魏之東，寔、實同聲，鄭以時事驗之也。春秋桓六年，「州公寔來。」是由聲同，故字有變異也。余按徐邈所謂寔訓之為是，於義亦通。豈有善人君子而干非其事，多所告白者乎！自古以來，欲為左右耳目，無非小人，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遂使讒諂並進，善惡倒置，可不戒哉！足下愼選綱紀，郡以僚佐為綱紀。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按，攝，總也，整也。按，據也。文按，謂諸曹文書留為按據者。又擇公方之人以為監司，監，工銜翻。則清濁能否，與事而明；足下但平心處之，處，昌呂翻。何取於耳目哉！昔明德馬后未嘗顧左右與言，漢明帝后馬氏諡明德皇后。可謂遠識，況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

**21**十二月，後秦主萇使其東門將軍任瓫東門將軍，萇使守安定東門者也。任，音壬。瓫，與盆同，音蒲奔翻。詐遣使招秦主登，許開門納之。使，疏吏翻。登將從之，征東將軍雷惡地將兵在外，將，卽亮翻。聞之，馳騎見登，騎，奇寄翻。曰︰「姚萇多詐，不可信也！」登乃止。萇聞惡地詣登，謂諸將曰︰「此羌見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勇略過人，陰憚之。惡地懼，降於後秦，降，戶江翻。萇以惡地為鎭軍將軍。

**22**秦以安成王廣為司徒。

**十五年**（庚寅、三九○）

**1**春，正月，乙亥，譙敬王恬薨。

**2**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永走還上黨」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敗，補邁翻。序追至白水，水經註︰白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西，東流歷天井關。序所至處，去長子一百六十里。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鷹揚將軍朱黨戍石門，使其子略督護洛陽，以參軍趙蕃佐之，身還襄陽。

**3**琅琊王道子恃寵驕恣，侍宴酣醉，或虧禮敬。帝益不能平，欲選時望為藩鎭以潛制道子，問於太子左衞率王雅曰︰「吾欲用王恭、殷仲堪，何如？」雅曰︰「王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於細行，行，下孟翻。以文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且幹略不長；若委以方面，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為亂階矣！」帝不從。為後王、殷稱兵張本。恭，蘊之子；王蘊，后父也。仲堪，融之孫也。殷融見九十六卷成帝咸康五年。二月，辛巳，以中書令王恭為都督青·兗·幽·幷·冀五州諸軍事、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

**4**三月，戊辰，大赦。

**5**後秦主萇攻秦扶風太守齊益男於新羅堡，克之，益男走。秦主登攻後秦天水太守張業生于隴東，隴東，安定涇陽縣之地。萇救之，登引去。

**6**夏，四月，秦鎭東將軍魏揭飛自稱衝天王，晉書·載記作「魏褐飛」。太元元年，秦遣庭中將軍魏曷飛鑿氐、羌，意卽此人也。帥氐、胡攻後秦安北將軍姚當成於杏城；帥，讀曰率。鎭東將軍雷惡地叛應之，攻鎭東將軍姚漢得於李潤。李潤，地名，在邢望南。李延壽曰︰馮翊東有李潤鎭。按魏書·宗室列傳，安定王燮除華州刺史表曰︰「謹惟州居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然胡、夷內附，遂為戎落，請徙馮翊古城。」後秦主萇欲自擊之，羣臣皆曰︰「陛下不憂六十里苻登，時登趣長安，據新豐之千戶固。乃憂六百里魏揭飛，何也？」萇曰︰「登非可猝滅，吾城亦非登所能猝拔。惡地智略非常，若南引揭飛，東結董成，董成，屠各種也，時據北地。得杏城、李潤而據之，長安東北非吾有也。」乃潛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氐、胡赴之者前後不絕。萇每見一軍至，輒喜。羣臣怪而問之，萇曰︰「揭飛等扇誘同惡，種類甚繁，種，章勇翻。吾雖克其魁帥，帥，所類翻。餘黨未易猝平；易，以豉翻。今烏集而至，吾乘勝取之，可一舉無餘也。」此曹操取馬超、韓遂故智耳。揭飛等見後秦兵少，少，詩沼翻。悉衆攻之；萇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其子中軍將軍崇帥騎數百出其後。揭飛兵擾亂，萇遣鎭遠將軍王超等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降，戶江翻。萇待之如初，惡地謂人曰︰「吾自謂智勇傑出一時，而每遇姚翁輒困，固其分也！」分，扶問翻。史言姚萇能服雷惡地之心。

萇命姚當成於所營之地，每栅孔中輒樹一木以旌戰功。掘地作孔，豎木以為栅，故有栅孔。歲餘，問之，當成曰︰「營地太小，已廣之矣。」萇曰︰「吾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為奇，豈以大為貴哉！」

**7**吐谷渾視連遣使獻見於金城王乾歸，乾歸拜視連沙州牧、白蘭王。河西張茂以敦煌、晉昌、西域都護、校尉、玉門大護軍三郡三營為沙州；吐谷渾未能有其地也。李延壽曰︰此以吐谷渾部內有黃沙，周迴數百里，不生草木，因號沙州。使，疏吏翻。見，賢遍翻。

**8**丙寅，魏王珪會燕趙王麟於意辛山，意辛山在牛川北，賀蘭部所居也。據北史，踰陰山而北，卽賀蘭部。擊賀蘭、紇突鄰、紇奚三部，破之，紇突鄰、紇奚皆降於魏。史言燕為魏驅除。降，戶江翻。

**9**秋，七月，馮翊人郭質起兵於廣鄕以應秦，魏收地形志，鄭縣有廣鄕原。鄭縣時屬京兆。移檄三輔曰︰「姚萇凶虐，毒被神人。被，皮義翻。吾屬世蒙先帝堯、舜之仁，先帝，謂秦主堅。非常伯、納言之子，常伯，侍中也。納言，尚書也。卽卿校、牧守之孫也。校，戶敎翻。與其含恥而存，孰若蹈道而死。」於是三輔壁壘皆應之；獨鄭縣人苟曜『章︰十二行本「曜」下有「不從」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聚衆數千附於後秦。秦以質為馮翊太守。後秦以曜為豫州刺史。苟曜後持兩端，為後秦所殺，事見後。

**10**劉衞辰遣子直力鞮攻賀蘭部，賀訥困急，請降於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鞮，田黎翻。珪徙訥部落，處之東境。處，昌呂翻。

**11**八月，劉牢之擊翟釗於鄄城，釗走河北；又敗翟遼於滑臺，張願來降。翟遼、張願叛，見上卷十一年。走，音奏。敗，補邁翻。鄄，音絹。

**12**九月，北平人吳柱聚衆千餘，立沙門法長為天子，破北平郡，轉寇廣都，入白狼城。白狼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晉省。魏收地形志︰後魏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廣都縣屬焉。燕時當屬北平郡。燕幽州牧高陽王隆方葬其夫人，郡縣守宰皆會之，衆聞柱反，請隆還城，遣大兵討之。隆曰︰「今閭閻安業，民不思亂，柱等以詐謀惑愚夫，誘脅相聚，無能為也。」誘，音酉。遂留葬訖，遣廣平太守、廣都令先歸，「廣平」，當作「北平」。續遣安昌侯進將百餘騎趨白狼城，趨，七喻翻。柱衆聞之，皆潰，窮捕，斬之。

**13**以侍中王國寶為中書令，俄兼中領軍。道子主之也。

**14**丁未，以吳郡太守王珣為尚書右僕射。

**15**吐谷渾視連卒，子視羆立。視羆以其父祖慈仁，為四鄰所侵侮，吐谷渾辟奚、視連慈仁，見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乃督厲將士，欲建功業。冬，十月，金城王乾歸遣使拜視羆沙州牧、白蘭王；視羆不受。為後乞伏乾歸伐吐谷渾張本。

**16**十二月，郭質及苟曜戰于鄭東，質敗，奔洛陽。鄭東，鄭縣之東也。

**17**越質詰歸據平襄，叛金城王乾歸。十二年，越質詰歸附于乞伏氏。

**十六年**（辛卯、三九一）

**1**春，正月，燕置行臺於薊，加長樂公盛錄行臺尚書事。薊，音計。樂，音洛。

**2**金城王乾歸擊越質詰歸；詰歸降，降，戶江翻。乾歸以宗女妻之。妻，七細翻。

**3**賀染干謀殺其兄訥，訥知之，舉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請為鄕導以討之。鄕，讀曰嚮。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趙王麟將兵擊訥，鎭北將軍蘭汗帥龍城之兵擊染干。賀染干部落，蓋居賀蘭部之東偏，故燕以龍城之兵擊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

**4**三月，秦主登自雍攻後秦安東將軍金榮于范氏堡，克之；雍，於用翻。遂渡渭水，攻京兆太守韋範于段氏堡，不克；進據曲牢。曲牢在杜縣東北。

**5**夏，四月，燕蘭汗破賀染干於牛都。都，聚也，其地當在牛川，夷人放牧，於此聚會，因名。

**6**苟曜有衆一萬，密召秦主登，許為內應；登自曲牢向繁川，繁川，蓋卽杜陵縣之樊川也。軍于馬頭原。五月，後秦主萇引兵逆戰，登擊破之，斬其右將軍吳忠。萇收衆復戰，復，扶又翻；下同。姚碩德曰︰「陛下愼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失利而更前逼賊，何也？」萇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遙據吾東，馬頭原之地蓋在長安東。此必苟曜豎子與之有謀也。善用兵者，觀敵之動而察知其情，是以能制敵。緩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交之未合，急擊之以敗散其事耳。」敗，補邁翻。遂進戰，大破之。登退屯於郿。郿，音媚，今音眉。

**7**秦兗州刺史強金槌據新平，降後秦，以其子逵為質。強，其兩翻。降，戶江翻。質，音致。後秦主萇將數百騎入金槌營。羣下諫之，萇曰︰「金槌旣去苻登，又欲圖我，將安所歸乎！且彼初來款附，宜推心以結之，柰何復以不信疑之乎！」復，扶又翻。旣而羣氐欲取萇，金槌不從。強金槌，氐種，秦之戚黨也。姚萇推心待之，以攜苻登之黨。

**8**六月，甲辰，燕趙王麟破賀訥於赤城，禽之，水經︰河水自雲中楨陵縣南過赤城東，又南過定襄桐過縣西。又魏書·帝紀，登國三年，幸東赤城。明元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降其部落數萬。降，戶江翻。燕主垂命麟歸訥部落，徙染干於中山。麟歸，言於垂曰︰「臣觀拓跋珪舉動，終為國患，不若攝之還朝，使其弟監國事。」垂不從。攝，錄也，收也。慕容麟之姦詐，知拓跋珪之終不可制，而慕容垂不從其言，天將啓珪以滅燕，雖以垂之明略，不之覺也。監，工銜翻。

**9**西燕主永寇河南，太守楊佺期擊破之。

**10**秋，七月，壬申，燕主垂如范陽。范陽縣，漢屬涿郡，魏文帝改涿郡為范陽郡。

**11**魏王珪遣其弟觚獻見於燕；見，賢遍翻。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馬。魏王珪弗與，遂與燕絕；為燕、魏搆難張本。使長史張袞求好於西燕。好，呼到翻。觚逃歸，燕太子寶追獲之，垂待之如初。

**12**秦主登攻新平，後秦主萇救之，登引去。

**13**秦驃騎將軍沒弈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其二子為質於金城王乾歸，質，音致。請共擊鮮卑大兜。乾歸與沒弈干攻大兜於鳴蟬堡，克之。據載記，大兜時據安陽城。安陽城在唐秦州隴城縣界；鳴蟬堡亦當在其地。兜微服走，乾歸收其部衆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歸沒弈干二子。沒弈干尋叛，東合劉衞辰。八月，乾歸帥騎一萬討沒弈干，帥，讀曰率。沒弈干奔他樓城，他樓城在高平，唐太宗貞觀六年，以突厥降戶置緣州，治平高之他樓城；高宗置他樓縣，後省入原州蕭關縣界。乾歸射之，中目。射，而亦翻。中，竹仲翻。

**14**九月，癸未，以尚書右僕射王珣為左僕射，太子詹事謝琰為右僕射。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加贈諡，因敍桓溫不臣之迹。是時桓氏猶盛，王珣，溫之故吏也，王珣先為溫府主簿。以為溫廢昏立明，有忠貞之節；黜弘之為餘杭令。餘杭縣，漢屬會稽郡。顧來曰︰縣，秦始皇立，後漢分屬吳郡，吳分屬吳興郡。弘之，汪之孫也。范汪得罪於桓溫，見一百一卷哀帝升平五年。

**15**冬，十月，壬辰，燕主垂還中山。自范陽還也。

**16**初，柔然部人世服於代，魏收曰︰神元之末，掠騎得一奴，髮始齊肩，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為氏。木骨閭旣壯，免奴為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紇突鄰。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其大人郁久閭地粟袁卒，部落分為二︰長子匹候跋繼父居東邊，次子縕紇提別居西邊。長，知兩翻。縕，於粉翻。紇，戶骨翻。秦王堅滅代，滅代見一百四卷元年。柔然附於劉衞辰。

及魏王珪卽位，攻擊高車等諸部，率皆服從，獨柔然不事魏。戊戌，珪引兵擊之，柔然舉部遁走，珪追奔六百里。諸將因張袞言於珪曰︰「賊遠糧盡，不如早還。」珪問諸將︰「若殺副馬，為三日食，足乎？」凡北人用騎兵，各乘一馬，又有一馬為副馬。皆曰︰「足。」乃復倍道追之，及於大磧南牀山下，是時魏監，跨有代北。柔然西奔南牀山，蓋在大磧之西。北史·帝紀作「南商山」。復，扶又翻。大破之，虜其半部，匹候跋及別部帥屋擊各收餘衆遁走。帥，所類翻。珪遣長孫嵩、長孫肥追之。珪謂將佐曰︰「卿曹知吾前問三日糧意乎？」曰︰「不知也。」珪曰︰「柔然驅畜產奔走數日，至水必留；我以輕騎追之，計其道里，不過三日及之矣。」皆曰︰「非所及也。」嵩追斬屋擊於平望川。肥追匹候跋至涿邪山，匹候跋舉衆降，降，戶江翻；下同。獲縕紇提之子曷多汗、汗，音寒。兄子社崙、斛律等宗黨數百人。崙，盧昆翻。縕紇提將奔劉衞辰，珪追及之，縕紇提亦降，珪悉徙其部衆於雲中。為社崙復叛去而建國張本。

**17**翟遼卒，子釗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鄴城，燕遼西王農擊卻之。為燕滅翟釗張本。

**18**三河王光遣兵乘虛伐金城王乾歸；乘其伐沒弈干之虛也。乾歸聞之，引兵還，光兵亦退。

**19**劉衞辰遣子直力鞮帥衆八九萬攻魏南部。鞮，田黎翻，又丁奚翻。帥，讀曰率。十一月，己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於鐵岐山南，直力鞮單騎走。騎，奇寄翻；下同。乘勝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濟河，金津當在五原郡宜梁、九原二縣間。徑入衞辰國，衞辰部落駭亂。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悅跋城，考之載記，悅跋城卽代來城也。衞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諸將輕騎追之，將軍伊謂禽直力鞮於木根山，魏書·官氏志，拓跋鄰以次弟為伊婁氏，後改為伊氏。木根山在五原河西。衞辰為其部下所殺。十二月，珪軍于鹽池，漢·地理志，五原郡成宜縣有鹽官。唐鹽州五原縣有烏、白等池鹽。宋白曰︰青、白鹽池在鹽州北。誅衞辰宗黨五千餘人，皆投尸于河，報元年衞辰藉兵於秦以滅代之怨也。自河以南諸部悉降，降，戶江翻。獲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

衞辰少子勃勃亡奔薛干部，少，詩照翻。珪使人求之。薛干部帥太悉仗『張︰「太悉」作「大悉」。』『章︰十二行本「仗」作「伏」；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出勃勃以示使者曰︰帥，所類翻。使，疏吏翻。「勃勃國破家亡，以窮歸我，我寧與之俱亡，何忍執以與魏。」乃送勃勃於沒弈干，沒弈干以女妻之。為勃勃殺沒弈干復建國張本。妻，七細翻。

**20**戊申，燕主垂如魯口。

**21**秦主登攻安定，後秦主萇如陰密以拒之，謂太子興曰︰「苟曜聞吾北行，自長安如陰密為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誅之。」曜果見興於長安，興使尹緯讓而誅之。善制敵者，能因事而為功。苟曜反覆於苻、姚之間，而長安去鄭三百里耳，此姚氏腹脇之廱疽也，使萇召之，曜必不來。萇在長安，曜亦畏憚而不敢來。萇外出以誘之，曜亦疑而不敢來。二秦交兵，邊遽狎至，萇之北行若不得已者。苟曜無疑畏之心，謂姚興居守為無能為者，輕於一來，卒以送死。姚氏腹脇之疾去矣，此非能因事而為功乎！

萇敗登於安定城東，敗，補邁翻。登退據路承堡。路承，人姓名，築堡自守，時因以為名。萇置酒高會，諸將皆曰︰「若值魏武王，姚萇僭號，追諡兄襄為魏武王。不令此賊至今，陛下將牢太過耳。」將牢，謂先自固而不妄動也，猶今人之言把穩。萇笑曰︰「吾不如亡兄有四︰身長八尺五寸，長，直亮翻。臂垂過膝，人望而畏之，一也；將十萬之衆，與天下爭衡，望麾而進，前無橫陳，二也；將，卽亮翻。陳，讀曰陣。溫古知今，講論道藝，收羅英雋，三也；董帥大衆，上下咸悅，人盡死力，四也。帥，讀曰率。所以得建立功業，驅策羣賢者，正望算略中有片長耳。」羣臣咸稱萬歲。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八

## 晉紀三十起玄黓執徐（壬辰），盡柔兆涒灘（丙申），凡五年。

烈宗孝武皇帝下

**太元十七年**（壬辰、三九二）

**1**春，正月，己巳朔，大赦。

**2**秦主登立昭儀隴西李氏為皇后。

**3**二月，壬寅，燕主垂自魯口如河間、渤海。平原翟釗遣其將翟都侵館陶，屯蘇康壘。蘇康，人姓名。館陶縣，漢屬魏郡，晉屬陽平郡。將，卽亮翻；下同。三月，垂引兵南擊釗。

**4**秦驃騎將軍沒弈干帥衆降于後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後秦以為車騎將軍，封高平公。

**5**後秦主萇寢疾，命姚碩德鎭李潤，尹緯守長安，召太子興詣行營。萇時屯安定。萇，音長。征南將軍姚方成言於興曰︰「今寇敵未滅，上復寢疾。復，扶又翻。王統等皆有部曲，終為人患，宜盡除之。」興從之，殺王統、王廣、苻胤、徐成、毛盛。皆苻氏舊臣也。萇怒曰︰「王統兄弟，吾之州里，實無他志；徐成等皆前朝名將，朝，直遙翻。吾方用之，柰何輒殺之！」使萇果以殺統等為非罪，當按誅始造謀者；但怒而已，豈眞怒邪！

**6**燕主垂進逼蘇康壘。夏，四月，翟都南走滑臺。走，音奏。翟釗求救於西燕，西燕主永謀於羣臣，尚書郞渤海鮑遵曰︰「使兩寇相弊，吾承其後，此卞莊子之策也。」中書侍郞太原張騰曰︰「垂強釗弱，何弊之承！不如速救之，以成鼎足之勢。今我引兵趨中山，趨，七喻翻；下趣同。晝多疑兵，夜多火炬，垂必懼而自救。我衝其前，釗躡其後，此天授之機，不可失也。」永不從。翟釗敗，則西燕之亡形成矣。

**7**燕大赦。

**8**五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9**六月，燕主垂軍黎陽，臨河欲濟，翟釗列兵南岸以拒之。辛亥，垂徙營就西津，去黎陽西四十里，為牛皮船百餘艘，偽列兵仗，泝流而上。艘，蘇遭翻。上，時掌翻。釗亟引兵趣西津，趣，七喻翻。垂潛遣中壘將軍桂林王鎭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而營成。比，必寐翻，及也。釗聞之，亟還，攻鎭等營，垂命鎭等堅壁勿戰。釗兵往來疲暍，暍，於歇翻，傷暑也。攻營不能拔，將引去；鎭等引兵出戰，驃騎將軍農自西津濟，與鎭等夾擊，大破之。燕主垂用兵於河上者再，溫詳則引兵徑濟而取之，翟釗則張疑兵於西而潛軍東渡，亦以決勝，視敵之堅脆何如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農，燕之驃騎大將軍，此逸「大」字。釗走還滑臺，將妻子，收遺衆，北濟河，登白鹿山，水經註︰河內脩武縣北有白鹿山。憑險自守，燕兵不得進。農曰︰「釗無糧，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還，留騎候之。釗果下山，還兵掩擊，盡獲其衆，釗單騎奔長子。西燕主永以釗為車騎大將軍、兗州牧，封東郡王。歲餘，釗謀反，永殺之。

初，郝晷、崔逞及清河崔宏、新興張卓、遼東夔騰、夔，姓也。石趙之臣有夔安。陽平路纂皆仕於秦，避秦亂來奔，詔以為冀州諸郡，各將部曲營於河南；將，卽亮翻。旣而受翟氏官爵，翟氏敗，皆降於燕，降，戶江翻。燕主垂各隨其材而用之。釗所統七郡三萬餘戶，皆按堵如故。以章武王宙為兗、豫二州刺史，鎭滑臺；徙徐州民七千餘戶于黎陽，以彭城王脫為徐州刺史，鎭黎陽。徐州之民，蓋為翟釗所掠者。脫，垂之弟子也。垂以崔蔭為宙司馬。

初，陳留王紹為鎭南將軍，太原王楷為征西將軍，樂浪王溫為征東將軍，樂浪，音洛琅。垂皆以蔭為之佐。蔭才幹明敏強正，善規諫，四王皆嚴憚之；所至簡刑法，輕賦役，流民歸之，戶口滋息。

秋，七月，垂如鄴，以太原王楷為冀州牧，右光祿大夫餘蔚為左僕射。蔚，紆勿翻。

**10**秦主登聞後秦主萇疾病，大喜，疾甚曰病。告祠世祖神主，苻堅廟號世祖。大赦百官，進位二等，秣馬厲兵，進逼安定，去城九十餘里。八月，萇疾小瘳，出拒之。登引兵出營，將逆戰，萇遣安南將軍姚熙隆別攻秦營，登懼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萇夜引兵旁出以躡其後，旦而候騎告曰︰騎，奇寄翻。「賊諸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為何人，去令我不知，來令我不覺，謂其將死，忽然復來，復，扶又翻。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苻登屢為姚萇所挫，故有懼萇之心，蓋至於是，登氣衰矣。登遂還雍，雍，於用翻；下同。萇亦還安定。

**11**三河王光遣其弟右將軍寶等攻金城王乾歸，寶及將士死者萬餘人。又遣其子虎賁中郞將纂擊南羌彭奚念，纂亦敗歸。光自將擊奚念於枹罕，克之，奚念奔甘松。甘松郡，乞伏國仁所置。及將，卽亮翻；下同。賁，音奔。枹，音膚。

**12**冬，十月，辛亥，荊州刺史王忱卒。忱，是壬翻。

**13**雍州刺史朱序以老病求解職；詔以太子右衞率郗恢為雍州刺史，代序鎭襄陽。恢，曇之子也。郗曇見一百卷穆帝升平三年。率，所律翻。郗，丑之翻。曇，徒含翻。

**14**巴蜀人在關中者皆叛後秦，據弘農以附秦。秦主登以竇衝為左丞相，衝徙屯華陰。華，戶化翻。郗恢遣將軍趙睦守金墉，河南太守楊佺期帥衆軍湖城，帥，讀曰率。擊衝，走之。

**15**十一月，癸酉，以黃門郞殷仲堪為都督荊·益·寧三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鎭江陵。仲堪雖有英譽，資望猶淺，議者不以為允。到官，好行小惠，好，呼到翻。綱目不舉。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負其才與其門地也。處，昌呂翻。朝廷疑而不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馬。洗，悉薦翻。玄嘗詣琅邪王道子，值其酣醉，酣，戶甘翻。張目謂衆客曰︰「桓溫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益不自安，常切齒於道子。後出補義興太守，守，式又翻。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為九州伯，兒為五湖長！」虞翻曰︰太湖有五湖︰隔湖、洮湖、射湖、貴湖及太湖為五湖，並太湖之小支，俱連太湖，故太湖兼得五湖之名。韋昭曰︰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酈善長謂長塘湖、射湖、貴湖、隔湖與太湖而五。吳中志謂︰貢湖、遊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為五也。長，知兩翻。遂棄官歸國，玄襲封南郡公。上疏自訟曰︰「先臣勤王匡復之勳，朝廷遺之，臣不復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同。至於先帝龍飛，陛下繼明，謂桓溫廢海西立簡文帝而帝繼統也。易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請問談者，誰之由邪？」疏寢不報。

玄在江陵，仲堪甚敬憚之。桓氏累世臨荊州，玄復豪橫，橫，戶孟翻。士民畏之，過於仲堪。嘗於仲堪聽事前戲馬，以矟擬仲堪。聽，讀曰廳。矟，色角翻。通俗文︰長丈八者謂之矟。擬者，舉矟向之，若將刺之也。仲堪中兵參軍彭城劉邁謂玄曰︰元帝謂江東置參軍十三曹，有中兵、外兵、騎兵。「馬矟有餘，精理不足。」玄不悅，仲堪為之失色。為，于偽翻。玄出，仲堪謂邁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邪！」使邁下都避之，都，謂建康。玄使人追之，邁僅而獲免。

征虜參軍豫章胡藩過江陵，見仲堪，說之曰︰說，輸芮翻。「桓玄志趣不常，每怏怏於失職，怏，於兩翻。節下崇待太過，恐非將來之計也！」仲堪不悅。藩內弟『章︰十二行本「弟」下有「同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羅企生為仲堪功曹，藩退，謂企生曰︰「殷侯倒戈以授人，必及於禍。君不早圖去就，後悔無及矣！」為後桓玄殺企生、仲堪張本。企，區智翻。

**16**庚寅，立皇子德文為琅邪王，徙琅邪王道子為會稽王。會，工外翻。

**17**十二月，燕主垂還中山，以遼西王農為都督兗、豫、荊、徐、雍五州諸軍事，鎭鄴。雍，於用翻。

**18**休官權千成據顯親，自稱秦州牧。休官，雜夷部落之名。顯親縣，漢光武置，屬漢陽郡。晉改顯親為顯新，復漢陽為天水郡。晉書·姚興載記，「權千成」作「權干城」，略陽豪族也。

**19**清河人李遼上表請敕兗州脩孔子廟，孔子廟在魯。魯郡，前漢屬徐州，後漢、晉屬豫州，江表始分屬兗州。給戶灑掃。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如字。仍立庠序，收敎學者，曰︰「事有如賖而寔急者，此寔義與虛實之實同。此之謂也！」表不見省。省，悉景翻。

**十八年**（癸巳、三九三）

**1**春，正月，燕陽平孝王柔卒。

**2**權千成為秦所逼，請降於金城王乾歸，降，戶江翻。乾歸以為東秦州刺史、休官大都統、顯親公。

**3**夏，四月，庚子，燕主垂加太子寶大單于；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尉，單，音蟬。傉，奴沃翻。范陽王德為司徒，太原王楷為司空，陳留王紹為尚書右僕射。五月，立子熙為河間王，朗為渤海王，鑒為博陵王。

**4**秦右丞相竇衝矜才尚人，尚人者，陵人而出其上。自請封天水王；秦主登不許。六月，衝自稱秦王，改元元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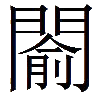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5**金城王乾歸立其子熾磐為太子。熾，昌志翻。熾磐勇略明決，過於其父。

**6**秋，七月，秦主登攻竇衝於野人堡，衝求救於後秦。尹緯言於後秦主萇曰︰「太子仁厚之稱，緯，于貴翻。稱，尺證翻，名稱也。著於遠近，而英略未著，請使擊苻登以著之。」萇從之。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涼，大獲而歸。苻登自大界之敗，以平涼為根本。萇使興還鎭長安。

**7**魏王珪以薛干太悉伏不送劉勃勃，事見上卷十六年。八月，襲其城，屠之，太悉伏奔秦。

**8**氐帥楊佛嵩叛，奔後秦，帥，所類翻。楊佺期、趙睦追之，佺，且緣翻。九月，丙戌，敗佛嵩於潼關。後秦將姚崇救佛嵩，敗晉兵，敗，補邁翻。趙睦死。

**9**冬，十月，後秦主萇疾甚，還長安。

**10**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永未有釁，我連年征討，士卒疲弊，未可也。」范陽王德曰︰「永旣國之枝葉，又僭舉位號，惑民視聽，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雖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與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比，必寐翻，及也。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也。」垂不欲留慕容永以累子孫，而不知拓跋珪已窺於代北矣。是以有國有家者，不恃無敵國外患，恃吾所以傳國承家者足以待之耳。累，力瑞翻。復，扶又翻。遂戒嚴。

十一月，垂發中山步騎七萬，遣鎭西將軍·丹楊王纘、「纘」，當作「瓚」。龍驤將軍張崇出井陘，驤，思將翻。陘，音刑。攻西燕武鄕公友于晉陽，征東將軍平規攻鎭東將軍段平于沙亭。沙亭在鄴西南。西燕主永遣其尚書令刁雲、車騎將軍慕容鍾帥衆五萬守潞川。帥，讀曰率。友，永之弟也。十二月，垂至鄴。

**11**己亥，後秦主萇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姚晃、將軍姚大目、尚書狄伯支入禁中，受遺詔輔政。萇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愼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無憂矣。」姚萇所以詔其子者，勝於苻健。姚晃垂涕問取苻登之策，萇曰︰「今大業垂成，興才智足辦，奚所復問！」復，扶又翻。庚子，萇卒。年六十四。興祕不發喪，以其叔父緒鎭安定，碩德鎭陰密，弟崇守長安。

或謂碩德曰︰「公威名素重，部曲最強，今易世之際，必為朝廷所疑，不如且奔秦州，碩德本起兵隴上，據冀城。觀望事勢。」碩德曰︰「太子志度寬明，必無他慮。今苻登未滅而骨肉相攻，是自亡也；吾有死而已，終不為也。」遂往見興，興優禮而遣之。興自稱大將軍，以尹緯為長史，狄伯支為司馬，帥衆伐秦。帥，讀曰率。

**十九年**（甲午、三九四）

**1**春，『章︰十二行本「春」下有「正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秦主登聞後秦主萇卒，卒，子恤翻；下同。喜曰︰「姚興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大赦，盡衆而東，輕敵者敗，宜苻登所以不亡於姚萇之時而亡於姚興之初立也。留司徒安成王廣守雍，雍，於用翻。太子崇守胡空堡；遣使拜金城王乾歸為左丞相、河南王、領秦·梁·益·涼·沙五州牧，加九錫。使，疏吏翻；下同。

**2**初，禿髮思復鞬卒，鞬，居言翻。子烏孤立。烏孤雄勇有大志，與大將紛陁謀取涼州。欲幷呂光也。將，卽亮翻。紛陁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政刑，然後可也。」烏孤從之。三河王光遣使拜烏孤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冠，古玩翻。烏孤與其羣下謀之曰︰「可受乎？」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為屬人！」石眞若留不對。烏孤曰︰「卿畏呂光邪？」石眞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小大非敵，若光致死於我，何以待之！不如受以驕之，俟釁而動，蔑不克矣。」烏孤乃受之。紛陁與石眞若留，皆能審宜應事者也。史言禿髮烏孤所以興。紛與石眞，蓋皆夷姓。

**3**二月，秦主登攻屠各姚奴、帛蒲二堡，克之。二堡，在胡空堡之東。屠，直於翻。

**4**燕主垂留清河公會鎭鄴，發司、冀、青、兗兵，遣太原王楷出滏口，滏，音釜。遼西王農出壺關，垂自出沙庭以擊西燕，「庭」，當作「亭」；其地在鄴西南。標榜所趣，軍各就頓。分處置兵以疑敵，使不知所備。趣，七喻翻；下同。西燕主永聞之，嚴兵分道拒守，聚糧臺壁，水經註︰潞縣北對故臺壁，漳水出其南，本潞子所立也。魏收地形志，襄垣郡刈陵縣，漢、晉之潞縣也，有臺壁。遣從子征東將軍小逸豆歸、時西燕之臣有二逸豆歸，故此稱小逸豆歸。從，才用翻。鎭東將軍王次多、右將軍勒馬駒帥衆萬餘人戍之。帥，讀曰率。

**5**夏，『章︰十二行本「夏」下有「四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秦主登自六陌趣廢橋，趣，七喻翻。後秦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拒之。嵬，五回翻。太子興遣尹緯將兵救詳，將，卽亮翻。緯據廢橋以待秦。秦兵爭水，不能得，渴死者什二、三，因急攻緯。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苻登窮寇，宜持重以挫之。」緯曰︰「先帝登遐，鄭玄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上，時掌翻。人情擾懼，今不因思奮之力以禽敵，大事去矣！」遂與秦戰，秦兵大敗。其夜，秦衆潰，登單騎奔雍，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太子崇及安成王廣聞敗，皆棄城走；登至，無所歸，乃奔平涼，收集遺衆，入馬毛山。平涼城，在漢安定鶉陰縣界，後周始置平涼郡及縣，唐為原州縣。赫連定之敗，魏亦據馬髦嶺以禽奚斤，蓋平涼之險要處也。

**6**燕主垂頓軍鄴西南，月餘不進。西燕主永怪之，以為太行道寬，行，戶剛翻。疑垂欲詭道取之，乃悉斂諸軍屯軹關，軹，知氏翻。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甲戌，垂引大軍出滏口，入天井關。前漢書·地理志，上黨郡高都縣有天井關。蔡邕曰︰太行山上有天井關，在井北，遂因名焉。余按今澤州晉城縣有太行關，關內有天井泉三所，卽天井關也。五月，乙酉，燕軍至臺壁，永遣從兄太尉大逸豆歸救之，從，才用翻。平規擊破之。小逸豆歸出戰，遼西王農又擊破之，斬勒馬駒，禽王次多，遂圍臺壁。永召太行軍還，自將精兵五萬以拒之。刁雲、慕容鍾震怖，帥衆降燕，永誅其妻子。將，卽亮翻。怖，普布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己亥，垂陳于臺壁南，陳，讀曰陣。遣驍騎將軍慕容國伏千餘騎於澗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庚子，與永合戰，垂偽退，永衆追之，行數里，國騎從澗中出，斷其後，斷，丁管翻。諸軍四面俱進，大破之，斬首八千餘級，永走歸長子。晉陽守將聞之，棄城走。丹楊王瓚等進取晉陽。瓚，藏旱翻。

**7**後秦太子興始發喪，卽皇帝位于槐里，興，字子略，萇之長子也。槐里縣，漢屬扶風，晉屬始平郡。宋白曰︰漢槐里縣故城，在唐岐州興平縣東南七里。興旣破苻登，始發喪襲位。大赦，改元皇初；遂如安定。諡後秦主萇曰武昭皇帝，廟號太祖。

**8**六月，壬子，追尊會稽王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會，工外翻。諡法︰聖善周聞曰宣。羣臣謂宣太后應配食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晉志︰惠帝建東宮，稱中衞率；泰始五年，分為左右，各領一軍；惠帝時，愍懷太子在東宮，又加前後二率；江左省前後二率，孝武太元中又置。率，所類翻。「宣太后平素之時，不伉儷於先帝；言非正妃。伉，苦浪翻，敵也。儷，力計翻，並也。至於子孫，豈可為祖考立配！」為，于偽翻。國學明敎東莞臧燾曰︰據晉書·儒林傳︰元帝運鍾百六，光啓中興，雖尊儒勸學，亟降於綸言，然東序西膠，未聞於絃誦。明皇雅愛流略，簡文敦悅典墳，乃招集學徒，引獎風烈。國學明敎之官，當置於明帝、簡文時也。莞，音官。「今尊號旣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則嚴禰之義顯；嚴，尊也。禰，父廟也。繫子為稱，兼明貴之所由。繫子為稱，簡文繫之宣太后之上也。春秋傳曰︰母以子貴。稱，尺證翻。一舉而允三義，不亦善乎！」乃立廟於太廟路西。

**9**燕主垂進軍圍長子。西燕主永欲奔後秦，侍中蘭英曰︰「昔石虎伐龍都，太祖堅守不去，事見九十六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卒成大燕之基。卒，子恤翻。今垂七十老翁，厭苦兵革，終不能頓兵連歲以攻我也；但當城守以疲之。」永從之。兵交之變，其應無窮，惟知彼知己者，乃能百戰不殆耳。慕容永欲以棘城之事自況，當時與之共守長子者，果能效死不去，若慕容皝之諸臣乎！

**10**秦主登遣其子汝陰王宗為質於河南王乾歸以請救，質，音致。進封乾歸梁王，納其妹為梁王后；乾歸遣前軍將軍乞伏益州等帥騎一萬救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秋，七月，登引兵出迎乾歸兵，後秦主興自安定如涇陽，與登戰于山南，馬髦山南也。執登，殺之。年五十二。悉散其部衆，使歸農業；徙陰密三萬戶於長安，以李后賜姚晃。益州等聞之，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秦太子崇奔湟中，卽帝位，改元延初；諡登曰高皇帝，廟號太宗。

**11**後秦安南將軍強『章︰十二行本「強」作「楊」；乙十一行本同。』熙、鎭遠將軍強多叛，推竇衝為主。後秦主興自將討之，軍至武功，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強，其兩翻。將，卽亮翻。降，戶江翻。熙奔秦州，衝奔汧川，汧川卽扶風汧縣之地。汧，苦堅翻。汧川氐仇高執送之。

**12**三河王光以子覆為都督玉門以西諸軍事、西域大都護，鎭高昌；命大臣子弟隨之。

**13**八月，己巳，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居崇訓宮。

**14**西燕主永困急，遣其子常山公弘等求救於雍州刺史郗恢，郗，丑之翻。幷獻玉璽一紐。璽，斯氏翻。恢上言︰「垂若幷永，為患益深，不如兩存之，可以乘機雙斃。」帝以為然，詔青·兗二州刺史王恭、豫州刺史庾楷救之。楷，亮之孫也。庾氏為桓溫所誅，楷復不能振，自此微矣。永恐晉兵不出，又遣其太子亮來為質，質，音致。平規追亮及於高都，獲之。高都縣屬上黨郡，隋為澤州丹川縣，唐為晉城縣。永又告急於魏，魏王珪遣陳留公虔、將軍庾岳帥騎五萬東渡河，屯秀容以救之。此北秀容也，在漢定襄郡界，後魏置秀容郡秀容縣。又立秀容護軍於汾水西北六十里，徙北秀容胡人居之，此南秀容也。劉昫曰︰忻州秀容縣，漢汾陽縣地，隋自秀容故城移於此，因更名。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虔，紇根之子也。紇根見一百四卷元年。紇，戶骨翻。晉、魏兵皆未至，大逸豆歸部將伐勤等開門內燕兵，燕人執永，斬之，幷斬其公卿大將刁雲、大逸豆歸等三十餘人，將，卽亮翻。得永所統八郡七萬餘戶及秦乘輿、服御、伎樂、珍寶甚衆。乘，繩證翻。燕主垂以丹楊王瓚為幷州刺史，鎭晉陽；宜都王鳳為雍州刺史，鎭長子。永尚書僕射昌黎屈遵、瓚，藏旱翻。雍，於用翻。屈，居勿翻。尚書陽平王德、祕書監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則、黃門郞太山胡母亮、中書郞張騰、尚書郞燕郡公孫表皆隨才擢敍。李先、公孫表，後皆仕魏，位通顯。

九月，垂自長子如鄴。

**15**冬，十月，秦主崇為梁王乾歸所逐，奔隴西王楊定。定留司馬邵彊守秦州，帥衆二萬與崇共攻乾歸，乾歸遣涼州牧軻彈、秦州牧益州、立義將軍詰歸帥騎三萬拒之。軻彈、益州、詰歸皆乞伏氏也。涼、秦二州牧，乾歸所置，非能有其地。「軻彈」，晉書·載記作「軻殫」。帥，讀曰率；下同。益州與定戰，敗於平州，載記作「平川」，當從之。軻彈、詰歸皆引退，軻彈司馬翟瑥奮劍怒曰︰瑥，音溫。「主上以雄武開基，所向無敵，威振秦、蜀。將軍以宗室居元帥之任，帥，所類翻。當竭力致命以佐國家。今秦州雖敗，二軍尚全，柰何望風退衂，衂，女六翻。將何面以見主上乎！瑥雖無任，獨不能以便宜斬將軍乎！」軻彈謝曰︰「向者未知衆心何如耳。果能若是，吾敢愛死！」乃帥騎進戰，益州、詰歸亦勒兵繼之，大敗定兵，敗，補邁翻。殺定及崇，斬首萬七千級。穆帝永和七年，秦王健改元卽位，歷六主，四十二年而亡。乾歸於是盡有隴西之地。乞伏始得秦州。

定無子，其叔父佛狗之子盛，先守仇池，自稱征西將軍、秦州刺史、仇池公，諡定為武王；仍遣使來稱藩。使，疏吏翻。秦太子宣奔盛，分『章︰十二行本「分」上有「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氐、羌為二十部護軍，各為鎭戍，不置郡縣。

**16**燕主垂東巡陽平、平原，命遼西王農濟河，與安南將軍尹國略地青、兗，農攻廩丘，國攻陽城，皆拔之。東平太守韋簡戰死，高平、泰山、琅邪諸郡皆委城奔潰，農進軍臨海，臨東海也。徧置守宰。

**17**柔然曷多汗棄其父，與社崙率衆西走；柔然降魏，見上卷十六年。汗，音寒。崙，盧昆翻。魏長孫肥追之，及於上郡跋那山，斬曷多汗。社崙收其餘衆數百，奔𤴓候跋，𤴓候跋處之南鄙。處，昌呂翻。社崙襲𤴓候跋，殺之；𤴓候跋子啓跋、吳頡等皆奔魏。社崙掠五原以西諸部，走度漠北。柔然自此遂為魏患。據載記，以社崙為河西鮮卑，則柔然亦鮮卑種也。

**18**十一月，燕遼西王農敗辟閭渾於龍水，郭緣生述征記曰︰逢山在廣固南二十里，洋水歷其陰而東北流，世謂之石溝水，出委粟山北，而東注于巨洋水，謂之石溝口。然是水下流亦有時通塞，及其春夏水泛，川瀾無輟，亦或謂之龍泉水。敗，補邁翻。遂入臨淄。十二月，燕主垂召農等還。

**19**秦主興遣使與燕結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是歲前秦滅，通鑑始書後秦為秦。幷送太子寶之子敏於燕，燕封敏為河東公。

**20**梁王乾歸自稱秦王，大赦。自此以後，史以西秦別之。

**二十年**（乙未、三九五）

**1**春，正月，燕主垂遣散騎常侍封則報聘于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遂自平原狩于廣川、勃海、長樂而歸。漢高祖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郡，又別立廣川郡。樂，音洛。

**2**西秦王乾歸以太子熾磐領尚書令，熾，昌志翻。左長史邊芮為左僕射，右長史祕宜為右僕射，置官皆如魏武、晉文故事，然猶稱大單于、大將軍。單，音蟬。邊芮等領府佐如故。

**3**薛干太悉伏自長安亡歸嶺北。嶺北，謂九嵕嶺北。十八年，太悉伏奔秦。上郡以西鮮卑、雜胡皆應之。

**4**二月，甲寅，尚書令陸納卒。

**5**三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6**皇太子出就東宮，以丹楊尹王雅領少傅。

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嬖人趙牙本出倡優，少，詩照翻。會，工外翻。倡，音昌。茹千秋本錢唐捕賊吏，錢唐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錢唐記曰︰郡議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能致土一斛者卽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委之而去，塘以之成，故名錢塘。楊正衡曰︰茹，音如，又而據翻；浙間舊有此姓。皆以諂賂得進。道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為驃騎諮議參軍。驃，頻召翻，今匹妙翻。騎，奇寄翻。牙為道子開東第，築山穿池，為，于偽翻。功用鉅萬。帝嘗幸其第，謂道子曰︰「府內乃有山，甚善；然修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力所為，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營作彌甚。千秋賣官招權，聚貨累億。博平令吳興聞人奭上疏言之，博平縣，漢東郡，晉屬平原郡；江左屬魏郡，與郡皆僑置。帝益惡道子，惡，烏路翻。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及所親幸王恭、郗恢、殷仲堪、王珣、王雅等，使居內外要任以防道子；道子亦引王國寶及國寶從弟琅邪內史緒以為心腹。從，才用翻。由是朋黨競起，無復曏時友愛之驩矣；太后每和解之。中書侍郞徐邈從容言於帝曰︰從，千容翻。「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淮南事見十四卷漢文帝六年。齊王事見八十一卷武帝太康四年。兄弟之際，實為深愼。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媟，私列翻。累，力瑞翻。宜加弘貸，消散羣議；外為國家之計，內慰太后之心。」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故。復，扶又翻。

**7**初，楊定之死也，天水姜乳襲據上邽；夏，四月，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帥騎六千討之。左僕射邊芮、民部尚書王松壽曰︰「益州屢勝而驕，不可專任，必以輕敵取敗。」乾歸曰︰「益州驍勇，諸將莫及，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驍，堅堯翻。將，卽亮翻。當以重佐輔之耳。」乃以平北將軍韋虔為長史，左禁將軍務和為司馬。務，姓也。古有務光。至大寒嶺，大寒嶺在上邽西。益州不設部伍，聽將士遊畋縱飲，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不聽，乳逆擊，大破之。

**8**魏王珪叛燕，侵逼附塞諸部。五月，甲戌，燕主垂遣太子寶、遼西王農、趙王麟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范陽王德、陳留王紹別將步騎萬八千為後繼。散騎常侍高湖諫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魏與燕世為婚姻，代王什翼犍兩娶於慕容，皆早卒。哀帝隆和元年，什翼犍納女於燕，燕又以女妻之。彼有內難，燕實存之，事見一百六卷十一年及一百七卷十二年。難，乃旦翻。其施德厚矣，結好久矣。間以求馬不獲而留其弟，事見上卷十六年。好，呼到翻；下同。曲在於我，柰何遽興兵擊之！拓跋涉圭沈勇有謀，蕭子顯曰︰珪，字涉圭。沈，持林翻。幼歷艱難，兵精馬強，未易輕也。皇太子富於春秋，志果氣銳，今委之專任，『章︰十二行本「任」作「征」；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必小魏而易之，易，以豉翻。萬一不如所欲，傷威毀重，願陛下深圖之！」言頗激切，垂怒，免湖官。湖，泰之子也。前燕時，垂為車騎將軍，以泰為從事中郞。

**9**六月，癸丑，燕太原元王楷卒。

**10**西秦王乾歸遷于西城。苑川西城也。

**11**秋，七月，三河王光帥衆十萬伐西秦，帥，讀曰率。西秦左輔密貴周、左衞將軍莫者羖羝密以國為氏。姓譜︰漢有尚書密忠。據通鑑下文，則以密貴為姓。莫者，夷複姓。勸西秦王乾歸稱藩於光，以子敕勃為質。質，音致。光引兵還，乾歸悔之，殺周及羖羝。羖，音古。羝，音氐。

**12**魏張袞聞燕軍將至，言於魏王珪曰︰「燕狃於滑臺、長子之捷，滑臺事見上十七年；長子事見上年。狃，與忸同。杜預曰︰忸，忲也。竭國之資力以來，有輕我之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羸，倫為翻。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降，戶江翻。收穄田百餘萬斛，置黑城，黑城在五原河北。按魏書·帝紀︰登國五年，劉衞辰遣子直力鞮出稒陽塞，侵及黑城。從可知矣。進軍臨河，水經︰河水自新秦中屈而南流，過五原、西安陽、成宜、宜梁、臨沃、稒陽等縣南。造船為濟具。珪遣右司馬許謙乞師於秦。

**13**禿髮烏孤擊乙弗、折掘等諸部，皆破降之，築廉川堡而都之。乙弗、折掘二部，皆在禿髮氏之西。廉川在湟中。降，戶江翻。廣武趙振，少好奇略，少，詩照翻。好，呼到翻。聞烏孤在廉川，棄家從之。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三河王光封烏孤為廣武郡公。

**14**有長星見自須女，至于哭星。天文志︰須女四星。須，賤妾之稱，婦職之卑者也。斗、牛、女，揚州分。虛二星、危三星，皆主死喪。哭泣、墳墓，四星，屬危之下，主死喪、哭泣、為墳墓也。見，賢遍翻。帝心惡之，於華林園舉酒祝之曰︰晉都建康，倣洛都，起華林園。惡，烏路翻。「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15**八月，魏王珪治兵河南；治，直之翻。九月，進軍臨河。燕太子寶列兵救濟，暴風起，漂其船數十艘泊南岸。漂，紕招翻。艘，蘇遭翻。魏獲其甲士三百餘人，皆釋而遣之。

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旣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伺，相吏翻。使，疏吏翻。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

珪使陳留公虔將五萬騎屯河東，東平公儀將十萬騎屯河北，河水自金城過武威、天水、安定、北地郡界，率東北流，至朔方沃野縣界，始屈而東南流。虔屯河東，儀屯河北，皆河曲之地，未渡河也。北史曰︰儀據朔方。將，帥亮翻；下同。略陽公遵將七萬騎塞燕軍之南。遵，壽鳩之子也。壽鳩見一百四卷元年。秦主興遣楊佛嵩將兵救魏。

燕術士靳安言於太子寶曰︰靳，居欣翻。「天時不利，燕必大敗，速去可免。」寶不聽。安退，告人曰︰「吾輩皆當棄尸草野，不得歸矣！」

燕、魏相持積旬，趙王麟將慕輿嵩等以垂為實死，謀作亂，奉麟為主；事泄，嵩等皆死，寶、麟等內自疑。冬，十月，辛未，燒船夜遁。時河冰未結，寶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設斥候。十一月，己卯，暴風，冰合，魏王珪引兵濟河，留輜重，重，直用翻。選精銳二萬餘騎急追之。

燕軍至參合陂，有大風，黑氣如堤，自軍後來，臨覆軍上。覆，扶又翻。沙門支曇猛支者，曇猛之俗姓。曇，徒含翻。言於寶曰︰「風氣暴迅，魏兵將至之候，宜遣兵禦之。」寶以去魏軍已遠，笑而不應。曇猛固請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師徒之盛，足以橫行沙漠，索虜何敢遠來！太元十八年，慕容麟已知拓跋珪之必為燕患矣，今乃輕之如此，豈其心自疑而欲敗寶之師邪？其後寶不能守中山而麟亦不能自立，同歸于亂而已矣。索，昔各翻。而曇猛妄言驚衆，當斬以徇！」曇猛泣曰︰「苻氏以百萬之師，敗於淮南，正由恃衆輕敵，不信天道故也！」事見一百四卷、五卷七年、八年。司徒德勸寶從曇猛言，寶乃遣麟帥騎三萬居軍後以備非常。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麟以曇猛為妄，縱騎遊獵，不肯設備。寶遣騎還詗魏兵，詗，古永翻，又翾正翻。騎行十餘里，卽解鞍寢。

魏軍晨夜兼行，乙酉，暮，至參合陂西。燕軍在陂東，營於蟠羊山南水上。水經註︰可不埿水出鴈門沃陽縣東南六十里山下，西北流注沃水，合流而東，逕參合縣南。魏王珪夜部分諸將，分，扶問翻。掩覆燕軍，士卒銜枚束馬口潛進。丙戌，日出，魏軍登山，下臨燕營；燕軍將東引，引而東行也。顧見之，士卒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燕兵走赴水，人馬相騰躡，壓溺死者以萬數。略陽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萬人，一時放仗斂手就禽，其遺迸去者不過數千人，迸，北孟翻。太子寶等皆單騎僅免。殺燕右僕射陳留悼王紹，生禽魯陽王倭奴、倭，烏禾翻。桂林王道成、濟陰公尹國等文武將吏數千人，濟，子禮翻。兵甲糧貨以鉅萬計。道成，垂之弟子也。

魏王珪擇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廣川賈閨、閨從弟驃騎長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郞晁『章︰十二行本「晁」上有「遼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崇等留之，晁，直遙翻。其餘欲悉給衣糧遣還，以招懷中州之人。中部大人王建曰︰「燕衆強盛，今傾國而來，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殺之，則其國空虛，取之為易。易，以豉翻。且獲寇而縱之，無乃不可乎！」乃盡阬之。十二月，珪還雲中之盛樂。通鑑於惠帝元康五年，書定襄之盛樂故城，此書雲中之盛樂；蓋歷代郡縣廢徙無常，前漢成樂縣屬定襄，後漢成樂縣屬雲中。前書定襄之盛樂，此前漢之故城也；此書雲中之盛樂，此後漢之故城也。

燕太子寶恥於參合之敗，請更擊魏。司徒德言於燕主垂曰︰「虜以參合之捷，有輕太子之心，宜及陛下神略以服之，不然，將為後患。」垂乃以清河公會錄留臺事，領幽州刺史，代高陽王隆鎭龍城；以陽城王蘭汗為北中郞將，代長樂公盛鎭薊；樂，音洛。薊，音計。命隆、盛悉引其精兵還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16**是歲，秦主興封其叔父緒為晉王，碩德為隴西王，弟崇為齊公，顯為常山公。

**二十一年**（丙申、三九六）

**1**春，正月，燕高陽王隆引龍城之甲入中山，軍容精整，燕人之氣稍振。漢人有言︰「戰勝之威，士氣百倍；敗軍之卒，沒世不復正。」此之謂也。

**2**休官權萬世帥衆降西秦。前年，乞伏乾歸稱秦王，故稱西秦以別於姚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3**燕主垂遣征東將軍平規發兵冀州。二月，規以博陵、武邑、長樂三郡兵反於魯口，其從子冀州刺史喜諫，不聽。從，才用翻。規弟海陽令翰亦起兵於遼西以應之。海陽縣自漢以來屬遼西郡。平規兄弟以燕兵敗，故叛之。垂遣鎭東將軍餘嵩擊規，嵩敗死。垂自將擊規，至魯口，規棄衆，將妻子及平喜等數十人走渡河，垂引兵還。翰引兵趣龍城，趣，七喻翻。清河公會遣東陽公根等擊翰，破之，翰走山南。白狼、徐無等山之南。

**4**三月，庚子，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嶺，經天門，青嶺蓋卽廣昌嶺，在代郡廣昌縣南，所謂五迴道也。其南層崖刺天，積石之峻，壁立直上，蓋卽天門也。鑿山通道，出魏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帥部落三萬家鎭平城；垂至獵嶺，獵嶺，在夏屋山東北，魏都平城，常獵於此。以遼西王農、高陽王隆為前鋒以襲之。是時，燕兵新敗，皆畏魏，惟龍城兵勇銳爭先。虔素不設備，閏月，乙卯，燕軍至平城，虔乃覺之，帥麾下出戰，敗死，燕軍盡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聞虔死，皆有貳心，珪不知所適。虔勇蓋代北，旣敗而死，故諸部皆貳。然天將亡燕，垂繼以殞，此固非人力所能為也。帥，讀曰率。怖，普布翻。

垂之過參合陂也，見積骸如山，為之設祭，為，于偽翻。軍士皆慟哭，聲震山谷。垂慙憤嘔血，由是發疾，乘馬輿而進，頓平城西北三十里。太子寶等聞之，皆引還。燕軍叛者奔告於魏云︰「垂已死，輿尸在軍。」魏王珪欲追之，聞平城已沒，乃引還陰山。魏人有言，「死諸葛走生仲達。」拓跋珪聞慕容垂之死而不敢進，亦類是耳。

垂在平城積十日，疾轉篤，乃築燕昌城而還。水經︰燕昌城在平城北四十里。夏，四月，癸未，卒於上谷之沮陽，賢曰︰沮陽縣故城，在今嬀州東。沮，音阻。垂年七十一。祕不發喪。丙申，至中山；戊戌，發喪，諡曰成武皇帝，廟號世祖。壬寅，太子寶卽位，寶，字道祐，垂第四子也。大赦，改元永康。

五月，辛亥，以范陽王德為都督冀·兗·青·徐·荊·豫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鎭鄴；遼西王農為都督幷·雍·益·梁·秦·涼六州諸軍事、幷州牧，鎭晉陽。雍，於用翻。又以安定王庫傉官偉為太師，傉，奴沃翻。夫餘王蔚為太傅。餘蔚，夫餘王子也，燕王皝破夫餘得之，燕亡，入秦，秦亂，復歸燕，燕主垂封為扶餘王。甲寅，以趙王麟領尚書左僕射，高陽王隆領右僕射，長樂公盛為司隸校尉，宜都王鳳為冀州刺史。

**5**乙卯，以散騎常侍彭城劉該為徐州刺史，鎭鄄城。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鄄，吉掾翻。

**6**甲子，以望蔡公謝琰為尚書左僕射。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宋白曰︰以上蔡人思本土，故曰望蔡。

**7**初，燕主垂先段后生子令、寶，後段后生子朗、鑒，愛諸姬子麟、農、隆、柔、熙。寶初為太子，有美稱，稱，昌孕翻，名譽也。已而荒怠，中外失望。後段后嘗言於垂曰︰燕王垂初娶段氏，以可足渾后之讒而死，後卽位，追尊為后。復納段氏為后，故史書後段后以別之。「太子遭承平之世，足為守成之主；今國步艱難，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二王，陛下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強愎，愎，弼力翻。異日必為國家之患，宜早圖之。」寶善事垂左右，左右多譽之，譽，音余。故垂以為賢，謂段后曰︰「汝欲使我為晉獻公乎！」晉獻公信驪姬之讒，殺太子申生。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陽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為社稷言之，為，于偽翻。主上乃以吾為驪姬，何其苦哉！觀太子必喪社稷，喪，息浪翻。范陽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盡，其在王乎！」寶及麟聞而恨之。

乙丑，寶使麟謂段氏曰︰「后常謂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不，讀曰否。宜早自裁，以全段宗！」段氏怒曰︰「汝兄弟不難逼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寶議以段后謀廢適統，適，讀曰嫡。無母后之道，不宜成喪。羣臣咸以為然。中書令眭邃颺言於朝曰︰眭，息惟翻。颺，音揚。大言而疾曰颺。朝，直遙翻。「子無廢母之義，漢安思閻后親廢順帝，事見五十卷漢安帝延光三年。猶得配饗太廟，況先后曖昧之言，虛實未可知乎！」乃成喪。

**8**六月，癸酉，魏王珪遣將軍王建等擊燕廣甯太守劉亢泥，斬之，廣甯縣，漢屬上谷郡，晉太康中，分置廣甯郡。亢，苦浪翻。徙其部落於平城。燕上谷太守開封公詳棄郡走。詳，皝之曾孫也。

**9**丁亥，魏賀太妃卒。魏王珪之母也。

**10**燕主寶定士族舊籍，分辨清濁，校閱戶口，罷軍營封蔭之戶，悉屬郡縣；軍營封蔭之戶，蓋諸軍庇占以為部曲者。由是士民嗟怨，始有離心。斯事行之，未必非也；但慕容寶卽位之初，國師新敗，又遭大喪，下之懷反側者多，未可遽行耳。大學曰︰物有本末，事有先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11**三河王呂光卽天王位，國號大涼，大赦，改元龍飛；呂光，字世明，略陽氐也，父婆樓，為苻堅佐命。備置百官，以世子紹為太子，封子弟為公侯者二十人；以中書令王詳為尚書左僕射，著作郞段業等五人為尚書。

光遣使者拜禿髮烏孤為征南大將軍、益州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光諸子見於史者，纂、弘、紹、覆。三甥暴虐，光甥石聰譖殺杜進；餘二人當考。遠近愁怨，吾安可違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吾當為帝王之事耳。」乃留其鼓吹、羽儀，吹，昌瑞翻。謝而遣之。

**12**平規收合餘黨據高唐，高唐縣，自漢以來屬平原郡。燕主寶遣高陽王隆將兵討之；將，卽亮翻。東土之民，素懷隆惠，迎候者屬路。相屬於路也。屬，之欲翻。秋，七月，隆進軍臨河，規棄高唐走。隆遣建威將軍慕容進等濟河追之，斬規於濟北。於濟，子禮翻。平喜奔彭城。

**13**納故中書令王獻之女為太子妃。獻之，羲之之子也。羲之，王導之從子。

**14**魏羣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改元皇始。珪，什翼犍之嫡孫，寔之子，詳見一百四卷元年。自苻堅淮、淝之敗，至是十有四年矣，關、河之間，戎狄之長，更興迭仆，晉人視之，漠然不關乎其心。拓跋珪興而南、北之形定矣。南、北之形旣定，卒之南為北所幷。嗚呼！自隋以後，名稱揚于時者，代北之子孫十居六七矣，氏族之辨，果何益哉！參軍事上谷張恂勸珪進取中原，珪善之。

燕遼西王農悉將部曲數萬口之幷州，將，卽亮翻。之，往也。幷州素乏儲㣥，㣥，丈里翻。是歲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諸部護軍分監諸胡，監，工銜翻。由是民夷俱怨，潛召魏軍。八月，己亥，魏王珪大舉伐燕，兵無內應與必勝之計，不可大舉。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句，音鉤。旌旗二千餘里，鼓行而進。左將軍鴈門李栗將五萬騎為前驅，別遣將軍封眞等從東道出軍都，襲燕幽州。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是賁氏，後改為封氏。軍都縣，前漢屬上谷郡，後漢屬廣陽郡，晉屬燕國；有軍都關。賢曰︰今幽州昌平縣有軍都山，在西北。

**15**燕征北大將軍、幽·平二州牧、清河公會母賤而年長，長，知兩翻。雄俊有器藝，燕主垂愛之。寶之伐魏也，垂命會攝東宮事、總錄，禮遇一如太子。總錄，謂總錄朝政也。及垂伐魏，命會鎭龍城，委以東北之任，國官府佐，皆選一時才望。垂疾篤，遺言命寶以會為嗣；而寶愛少子濮陽公策，意不在會。長樂公盛與會同年，恥為之下，少，詩照翻。濮，博木翻。樂，音洛。乃與趙王麟共勸寶立策，寶從之。乙亥，立妃段氏為皇后，策為皇太子，會、盛皆進爵為王。策年十一，素憃弱，憃，與戇同，陟降翻，愚也。會聞之，心慍懟。慍，於問翻。懟，直類翻。

九月，章武王宙奉燕主垂及成哀段后之喪葬于龍城宣平陵，成哀后，卽寶所殺後母段氏也。寶詔宙悉徙高陽王隆參佐、部曲、家屬還中山，隆去年自龍城還中山，會實代之，故令遣還其部曲參佐。會違詔，多留部曲不遣。宙年長屬尊，長，知兩翻。會每事陵侮之，見者皆知其有異志。為寶、會父子相圖張本。

**16**戊午，魏軍至陽曲，陽曲縣自漢以來屬太原郡。宋白曰︰陽曲縣故城，在太原縣北四十五里，後漢末所移也。隋文帝改為陽直，尋又改為汾陽縣。乘西山，臨晉陽，遣騎環城大譟而去。騎，奇寄翻。環，音宦。燕遼西王農出戰，大敗，奔還晉陽，司馬慕輿嵩閉門拒之。前有慕輿嵩以謀奉趙王麟為變而誅。此又一人。農將妻子帥數千騎東走，魏中領將軍長孫肥追之，中領將軍，魏所置，猶魏、晉之中領軍也。帥，讀曰率。及於潞川，『嚴︰「川」改「州」。』獲農妻子。燕軍盡沒，農被創，獨與三騎逃歸中山。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魏王珪遂取幷州。初建臺省，置刺史、太守、尚書郞以下官，悉用儒生為之。士大夫詣軍門，無少長，皆引入存慰，使人人盡言，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少有才用，咸加握敍。史言拓跋珪所以能取中原。少，詩沼翻。己未，遣輔國將軍奚收略地汾川，「奚收」，當作「奚牧」。獲燕丹楊王買德及離石護軍高秀和。離石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燕置護軍以統稽胡。以中書侍郞張恂等為諸郡太守，招撫離散，勸課農桑。

燕主寶聞魏軍將至，議于東堂。中山尹苻謨曰︰「今魏軍衆強，千里遠鬬，乘勝氣銳，若縱之使入平土，不可敵也，宜杜險以拒之。」苻謨降燕見一百六卷十一年。中書令眭邃曰︰「魏多騎兵，往來剽速，剽，匹妙翻。馬上齎糧，不過旬日；宜令郡縣聚民，千家為一堡，深溝高壘，清野以待之，彼至無所掠，不過六旬，食盡自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兵數十萬，天下之勍敵也，勍，渠京翻。民雖築堡，不足以自固，是聚兵及粮以資之也。且動搖民心，示之以弱，不如阻關拒戰，計之上也。」趙王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中山，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為持久之備。不據險拒戰而嬰城自守，此慕容寶所以敗也。命遼西王農出屯安喜，安喜，前漢之安險縣也，後漢章帝改曰安喜，屬中山郡。軍事動靜，悉以委麟。為麟叛寶張本。

**17**帝嗜酒，流連內殿，醒治『嚴︰「治」改「日」。』旣少，言昏醉之時多，醒而治事之時少也。外人罕得進見。見，賢遍翻。張貴人寵冠後宮，冠，古玩翻。後宮皆畏之。庚申，帝與後宮宴，妓樂盡侍；妓，渠綺翻。時貴人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近，其靳翻。屬，之欲翻。少，詩照翻。貴人潛怒，向夕，帝醉，寢於清暑殿，清暑殿，帝所作。貴人徧飲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重賂左右，云「因魘暴崩」。飲，於鴆翻。魘，於琰翻。廣韻曰︰睡中魘。毛晃曰︰氣窒心懼而神亂則魘。時太子闇弱，會稽王道子昏荒，會，工外翻。遂不復推問。復，扶又翻；下同。王國寶夜叩禁門，欲入為遺詔，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爽，恭之弟也。辛酉，太子卽皇帝位，大赦。

癸亥，有司奏︰「會稽王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詔內外衆事動靜咨之。」

安帝幼而不慧，杜預曰︰不慧，世所謂白癡。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母弟琅邪王德文，性恭謹，常侍左右，為之節適，始得其宜。節適，謂事為之節以適其口體。為，于偽翻。

初，王國寶黨附會稽王道子，王國寶黨附道子，事始一百五卷八年。驕縱不法，屢為御史中丞褚粲所糾。國寶起齋，侔清暑殿，孝武帝甚惡之；惡，烏路翻。國寶懼，遂更求媚於帝而疏道子，帝復寵昵之。昵，尼質翻。道子大怒，嘗於內省面責國寶，以劍擲之，舊好盡矣。好，呼到翻。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道子更惑之，倚為心腹，遂參管朝權，威震內外，並為時之所疾。

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之。恭罷朝，歎曰︰「榱棟雖新，朝，直遙翻；下同。榱，所追翻。秦曰屋椽，齊、魯曰桷，周曰榱。便有黍離之歎！」周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故作黍離之詩。緒說國寶，說，輸芮翻。因恭入朝，勸相王伏兵殺之，國寶不許。道子欲輯和內外，乃深布腹心於恭，冀除舊惡；而恭每言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知恭不可和協，遂有相圖之志。

或勸恭因入朝以兵誅國寶，恭以豫州刺史庾楷士馬甚盛，黨於國寶，憚之，不敢發。王珣謂恭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之罪逆未彰，今遽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況擁強兵竊發於京輦，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衆心以除之，亦無憂不濟也。」恭乃止。旣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似胡廣。」謂依違於權姦之間以保祿位。比，毗至翻，近也。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愼默，但問歲晏何如耳！」謂王陵以廷爭失位，陳平以愼默終能安劉。爭，讀曰諍。

冬，十月，甲申，葬孝武帝于隆平陵。王恭還鎭，將行，謂道子曰︰「主上諒闇，闇，讀如陰。冢宰之任，伊、周所難，願大王親萬幾，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幾，與機同。遠，于願翻。國寶等愈懼。

**18**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代人于栗磾、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勿忸于氏，後改為于氏。冠，古玩翻。磾，丁奚翻。寧朔將軍公孫蘭帥步騎二萬，潛自晉陽開韓信故道。韓信自井陘伐趙之故路也。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己酉，珪自井陘趨中山。李先降魏，去年，李先自西燕歸燕。趨，七喻翻。降，戶江翻。珪以為征東左長史。

**19**西秦涼州牧軻彈與秦州牧益州不平，軻彈奔涼。

**20**魏王珪進攻常山，拔之，獲太守苟延；自常山以東，守宰或走或降，諸郡縣皆附於魏，惟中山、鄴、信都三城為燕守。中山，燕都，慕容德守鄴，慕容鳳守信都，皆重鎭也。為，于偽翻。十一月，珪命東平公儀將五萬騎攻鄴，冠軍將軍王建、左將軍李栗攻信都。戊午，珪進軍中山；己未，攻之。燕高陽王隆守南郭，帥衆力戰，自旦至晡，殺傷數千人，魏兵乃退。珪謂諸將曰︰「中山城固，寶必不肯出戰，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鄴、信都，然後圖之。」丁卯，珪引兵而南。

章武王宙自龍城還，聞有魏寇，馳入薊，與鎭北將軍陽城王蘭乘城固守。蘭，垂之從弟也。從，才用翻。魏別將石河頭攻之，不克，魏書·官氏志︰拓跋詰汾時，餘部諸姓內入者有嗢石蘭氏，後為石氏。退屯漁陽。漁陽縣，漢屬漁陽郡，晉省。

珪軍于魯口，博陵太守申永奔河南，高陽太守崔宏奔海渚。海渚，海中州也。珪素聞宏名，遣騎追求，獲之，以為黃門侍郞，與給事黃門侍郞張袞對掌機要，創立制度。為崔宏父子貴顯於魏張本。博陵令屈遵降魏，屈，居勿翻。降，戶江翻。珪以為中書令，出納號令，兼總文誥。

燕范陽王德使南安王青等夜擊魏軍於鄴下，破之，魏軍退屯新城。新城，卽燕主垂攻鄴所築者也。青等請追擊之，別駕韓曰︰，音卓。「古人先計而後戰。魏軍不可擊者四︰懸軍遠客，利在野戰，一也；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也；前鋒旣敗，後陣方固，三也；彼衆我寡，四也。官軍不宜動者三︰自戰其地，一也；自戰其地者，衆易敗散。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也；城隍未修，敵來無備，三也。今魏無資糧，不如深壘固軍以老之。」德從之，召青還。青，詳之兄也。

十二月，魏遼西公賀賴盧帥騎二萬會東平公儀攻鄴。賴盧，訥之弟也。為賀賴盧降慕容德張本。按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賴氏，北方有賀蘭氏，後皆為賀氏，蓋內入者為賀賴氏，留北方者為賀蘭氏。「蘭」、「賴」語轉耳。又匈奴諸種亦有賀賴氏。

魏別部大人沒根有膽勇，魏王珪惡之。惡，烏路翻。沒根懼誅，己丑，將親兵數十人降燕，燕主寶以為鎭東大將軍，封鴈門公。沒根求還襲魏，寶難與重兵，給百餘騎。沒根效其號令，夜入魏營，至中仗，珪乃覺之，狼狽驚走，沒根以所從人少，不能壞其大衆，多獲首虜而還。史言慕容寶不能因降人為間以破魏。少，詩沼翻。壞，音怪。

**21**楊盛遣使來請命；詔拜盛鎭南將軍、仇池公。盛表苻宣為平北將軍。

**22**是歲，越質詰歸帥戶二萬叛西秦降于秦，越質詰歸降西秦，見上卷十六年。帥，讀曰率；下同。秦人處之成紀，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處，昌呂翻。拜鎭西將軍、平襄公。

**23**秦隴西王碩德攻姜乳於上邽，乳率衆降。秦以碩德為秦州牧，鎭上邽；徵乳為尚書。強熙、權千成帥衆三萬共圍上邽，碩德擊破之，熙奔仇池，遂來奔。碩德西擊千成於略陽，千成降。

**24**西燕旣亡，其所署河東太守柳恭等各擁兵自守。秦主興遣晉王緒攻之，恭等臨河拒守，緒不得濟。

初，永嘉之亂，汾陰薛氏聚其族黨，阻河自固，不仕劉、石。及苻氏興，乃以禮聘薛彊，拜鎭東將軍，彊引秦兵自龍門濟，魏土地記曰︰梁山北有龍門山，大禹所鑿，通孟津河口，廣八十步，巖際鐫迹，遺功尚存。梁山在馮翊夏陽縣西北。遂入蒲阪，恭等皆降，興以緒為幷、冀二州牧，鎭蒲阪。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

## 晉紀三十一強圉作噩（丁酉），一年。

安皇帝甲諱德宗，字德宗，孝武帝長子也。諡法︰好和不爭曰安；又曰︰生而少斷曰安。帝卽位後，桓玄篡奪，劉裕反正，南征北召［伐］事多，而中原亦多事。通鑑所書凡十卷，故以十干書卷數。

## 隆安元年（丁酉、三九七）

**1**春，正月，己亥朔，帝加元服，改元。以左僕射王珣為尚書令；領軍將軍王國寶為左僕射，領選；領選者，領吏部選。選，須戀翻。仍加後將軍、丹楊尹。會稽王道子悉以東宮兵配國寶，使領之。會，工外翻。

**2**燕范陽王德求救於秦，秦兵不出，鄴中忷懼。忷，許洪翻。賀賴盧自以魏王珪之舅，不受東平公儀節度，由是與儀有隙。儀司馬丁建陰與德通，從而構間之，間，古莧翻。射書入城中言其狀。射，而亦翻。甲辰，風霾，晝晦，霾，謨皆翻；風雨土曰霾。賴盧營有火，建言於儀曰︰「賴盧燒營為變矣。」儀以為然，引兵退；賴盧聞之，亦退；建帥其衆詣德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且言儀師老可擊。德遣桂陽王鎭、南安王青帥騎七千追擊魏軍，大破之。師克在和，將帥不和，敗之本也。

燕主寶使左衞將軍慕輿騰攻博陵，殺魏所置守宰。

王建等攻信都，六十餘日不下，士卒多死。庚申，魏王珪自攻信都。壬戌夜，燕宜都王鳳踰城奔中山。鳳知珪至，膽破而走。癸亥，信都降魏。

**3**涼王光以西秦王乾歸數反覆，謂乾歸旣稱藩於光而悔之也。數，所角翻。舉兵伐之。乾歸羣下請東奔成紀以避之，成紀縣，自漢以來屬天水郡，治小坑川；唐倂顯親縣入成紀縣，移成紀縣治顯親川。乾歸曰︰「軍之勝敗，在於巧拙，不在衆寡。光兵雖衆而無法，其弟延勇而無謀，不足憚也。且其精兵盡在延所，延敗，光自走矣。」光軍于長最，遣太原公纂等帥步騎三萬攻金城；乾歸帥衆二萬救之，未至，纂等拔金城。光又遣其將梁恭等以甲卒萬餘出陽武下峽，陽武下峽在高平西，河水所經也。將，卽亮翻。與秦州刺史沒弈干攻其東，天水公延以枹罕之衆攻臨洮、武始、河關，皆克之。臨洮縣，漢屬隴西郡，惠帝分屬狄道郡。武始郡，故狄道縣地。河關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晉屬狄道郡。枹，音膚。洮，土刀翻。乾歸使人紿延云︰紿，待亥翻。「乾歸衆潰，奔成紀。」延欲引輕騎追之，司馬耿稚諫曰︰「乾歸勇略過人，安肯望風自潰！前破王廣、楊定，皆羸師以誘之。破楊定，見上卷孝武太元十九年。太元十一年，王廣為鮮卑匹蘭所執，送於後秦；此時乾歸未統國事也。乾歸破廣當在乞伏國仁之時。稚，直利翻。羸，倫為翻。今告者視高色動，殆必有姦，宜整陳而前，使步騎相屬，陳，讀曰陣。屬，之欲翻。俟諸軍畢集，然後擊之，無不克矣。」延不從，進，與乾歸遇，延戰死。稚與將軍姜顯收散卒，還屯枹罕。光亦引兵還姑臧。

**4**禿髮烏孤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單，音蟬。大赦，改元太初。治兵廣武，攻涼金城，克之。涼王光遣將軍竇苟伐之，戰于街亭，涼兵大敗。

**5**燕主寶聞魏王珪攻信都；出屯深澤，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國，晉屬博陵郡。宋白曰︰深澤縣以界內水澤深廣為名。遣趙王麟攻楊城，郡國志︰中山蒲陰縣有楊城。殺守兵三百。寶悉出珍寶及宮人募郡國羣盜以擊魏。

二月，己巳朔，珪還屯楊城。沒根兄子醜提為幷州監軍，聞其叔父降燕，懼誅，帥所部兵還國『張︰「國」作「縣」。』作亂。監，工銜翻。降，戶江翻。帥，讀曰率；下同。珪欲北還，遣其國相涉延求和於燕，且請以其弟為質。相，息亮翻。質，音致。寶聞魏有內難，不許，兵法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慕容寶徒欲乘拓跋珪之有內釁而困之，而不知己之才略不足辦也。難，乃旦翻。使宂從僕射蘭眞責珪負恩，宂，而隴翻。從，才用翻。悉發其衆步卒十二萬、騎三萬七千屯於曲陽之柏肆，此趙國之下曲陽縣也。有柏肆塢，隋開皇十六年置柏肆縣，後廢入常山稾城縣。魏書·帝紀作「鉅鹿之柏肆塢」。按地形志︰鉅鹿郡治曲陽。營於滹沱水北以邀之。滹，音呼。沱，徒河翻。丁丑，魏軍至，營於水南。寶潛師夜濟，募勇敢萬餘人襲魏營，寶陳於營北以為之援。陳，讀曰陣；下同。募兵因風縱火，急擊魏軍，魏軍大亂，珪驚起，棄營跣走；燕將軍乞特眞帥百餘人至其帳下，得珪衣鞾。鞾，許戈翻。旣而募兵無故自驚，互相斫射，射，而亦翻。珪於營外望見之，乃擊鼓收衆，左右及中軍將士稍稍來集，多布火炬於營外，縱騎衝之。募兵大敗，敵出其不意，故走；見敵之不整，乃還戰；善用兵者固觀變而動也。還赴寶陳，寶引兵復渡水北。戊寅，魏整衆而至，與燕相持，燕軍奪氣。寶引還中山，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寶懼，棄大軍，帥騎二萬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枕，職任翻。寶恐為魏軍所及，命士卒皆棄袍仗、兵器數十萬，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將卒降魏及為魏所係虜者甚衆。朝，直遙翻。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先是，張袞嘗為魏王珪言燕祕書監崔逞之材，據張袞傳，袞未嘗與逞相識也，聞其才而稱之。先，悉薦翻。珪得之，甚喜，以逞為尚書，使錄三十六曹，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置郞三十四人，並左、右丞為三十六人。至魏，尚書郞有殿中、吏部、駕部、金部、虞曹、比部、南主客、祠部、度支、庫部、農部、水部、儀曹、三公、倉部、民曹、二千石、中兵、外兵、都兵、別兵、考功、定課，凡二十三郞。明帝青龍二年，置都官、騎兵，合二十五郞。晉武帝罷農部、定課，置直事、殿中、祠部、儀曹、吏部、三公、比部、金部、倉部、度支、都官、二千石、左民、右民、虞曹、屯田、起部、水部、左·右主客、駕部、車部、庫部、左·右中兵、左·右外兵、別兵、都兵、騎兵、左·右士、北主客、南主客，凡三十四曹。後又置運曹，凡三十五曹；置郞二十三人，更相統攝。今魏又增為三十六曹。任以政事。

魏軍士有自柏肆亡歸者，言大軍敗散，不知王處。道過晉陽，晉陽守將封眞因起兵攻幷州刺史曲陽侯素延，素延擊斬之。

南安公順守雲中，聞之，欲自攝國事。幢將代人莫題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問，不然，為禍不細。」順乃止。順，什翼鞬『章︰「鞬」，十二行本作「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之孫也。幢，直江翻。將，卽亮翻。鞬，居言翻。賀蘭部帥附力眷、紇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皆舉兵反，紇，戶骨翻。帥，所類翻。順討之，不克。珪遣安遠將軍庾岳帥萬騎還討三部，皆平之，國人乃安。

珪欲撫慰新附，深悔參合之誅，事見上卷孝武太元二十年，珪以燕人懲參合之禍，苦戰不下，故深悔之。素延坐討反者殺戮過多，免官；以奚牧為幷州刺史。牧與東秦主興書稱「頓首」，與之均禮。時乞伏氏建國隴西，號秦，故史書姚秦為東秦以別之。興怒，以告珪，珪為之殺牧。為，于偽翻。

己卯夜，燕尚書郞慕輿皓謀弒燕主寶，立趙王麟；不克，斬關出奔魏，麟由是不自安。為麟奔西山張本。

**6**三月，燕以儀同三司武鄕張崇為司空。石勒分上黨置武鄕郡及武鄕縣，唐遼州榆社縣卽其地。

**7**初，燕清河王會聞魏軍東下，表求赴難，難，乃旦翻。燕主寶許之。會初無去意，初無去龍城之意也。使征南將軍庫傉官偉、建威將軍餘崇將兵五千為前鋒。崇，嵩之子也。餘嵩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傉，奴沃翻。偉等頓盧龍百日，遼東新昌縣有盧龍山，唐為平州盧龍縣，慕容令所謂守肥如之險，卽其地也。此遼東新昌，後人置於漢遼西郡界，非漢舊郡縣地也。近，其靳翻。無食，噉馬牛且盡；會不發。寶怒，累詔切責；會不得已，以治行簡練為名，復留月餘。治，直之翻。復，扶又翻。時道路不通，偉欲使輕軍前行通道，偵魏強弱，且張聲勢；偵，丑鄭翻。諸將皆畏避不欲行。餘崇奮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京都，謂中山。匹夫猶思致命以救君父，諸君荷國寵任，而更惜生乎！荷，下可翻。若社稷傾覆，臣節不立，死有餘辱；諸君安居於此，崇請當之。」偉喜，簡給步騎五百人。崇進至漁陽，遇魏千餘騎。崇謂其衆曰︰「彼衆我寡，不擊則不得免。」乃鼓譟直進，崇手殺十餘人。魏騎潰去，崇亦引還，斬首獲生，具言敵中闊狹，衆心稍振。會乃上道徐進，上，時掌翻。是月，始達薊城。薊，音計。

魏圍中山旣久，城中將士皆思出戰。征北大將軍隆言於寶曰︰「涉珪雖屢獲小利，然頓兵經年，涉歲為經年。去年十一月，魏攻中山。凶勢沮屈，沮，在呂翻。士馬死傷太半，人心思歸，諸部離解，謂賀蘭、紇鄰、紇奚三部。正是可破之時也。加之舉城思奮，若因我之銳，乘彼之衰，往無不克。如其持重不決，將卒氣喪，將，卽亮翻。喪，息浪翻。日益困逼，事久變生，後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寶然之。而衞大將軍麟每沮其議，麟有異志，故沮隆議。隆成列而罷者，前後數四。

寶使人請於魏王珪，欲還其弟觚，觚留燕事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六年。割常山以西皆與魏以求和；常山以西，幷州之地也。珪許之；旣而寶悔之。己酉，珪如盧奴，魏書·地形志︰中山郡治盧奴。酈道元曰︰盧奴城內西北隅，有水，淵而不流，南北一百步，東西百餘步；水色正黑曰盧，不流曰奴，故城以此得名。辛亥，復圍中山。杜佑曰︰後燕都中山，今博陵郡唐昌縣。唐昌本漢苦陘縣，章帝改漢昌，曹魏改魏昌，隋改隋昌，唐武德中改唐昌。復，扶又翻。燕將士數千人俱自請於寶曰︰「今坐守窮城，終於困弊，臣等願得一出樂戰，士皆赴死願戰，為樂戰也。樂，音洛。而陛下每抑之，此為坐自摧敗也。且受圍歷時，無他奇變，徒望積久寇賊自退。今內外之勢，強弱懸絕，彼必不自退明矣，宜從衆一決。」寶許之。隆退而勒兵，召諸參佐謂之曰︰「皇威不振，寇賊內侮，臣子同恥，義不顧生。今幸而破賊，吉還固善；若其不幸，亦使吾志節獲展。卿等有北見吾母者，為吾道此情也！」隆初鎭龍城，與母俱北；及垂召隆伐魏，其母留龍城。為，于偽翻。乃被甲上馬，詣門俟命。麟復固止寶，被，皮義翻。復，扶又翻。衆大忿恨，隆涕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是夜，麟以兵劫左衞將軍北地王精，使帥禁兵弒寶。帥，讀曰率。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西山，依丁零餘衆。中山西北二百里有狼山，自狼山而西，南連常山，山谷深險，漢末黑山張燕、五代孫方簡兄弟皆依阻其地。丁零餘衆，翟眞之黨也，為燕所敗，退聚西山。西山，曲陽之西山也。於是城中人情震駭。

寶不知麟所之，之，往也。以清河王會軍在近，恐麟奪會軍，先據龍城，乃召隆及驃騎大將軍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謀去中山，走保龍城。隆曰︰「先帝櫛風沐雨以成中興之業，崩未期年而天下大壞，豈得不謂之孤負邪！今外寇方盛而內難復起，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復朝同。骨肉乖離，百姓疑懼，誠不可以拒敵，北遷舊都，亦事之宜。然龍川地狹民貧，龍川卽謂和龍之地。若以中國之意取足其中，復朝夕望有大功，此必不可。若節用愛民，務農訓兵，數年之中，公私充實，而趙、魏之間，厭苦寇暴，民思燕德，庶幾返旆，克復故業。幾，居希翻。如其未能，則憑險自固，猶足以優游養銳耳。」寶曰︰「卿言盡理，朕一從卿意耳。」隆策固善，其如運命何！兵家因敗為成，隆之智不足以及此也。使寶始終一從隆之說，猶可以免蘭汗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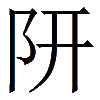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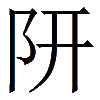
遼東高撫，善卜筮，素為隆所信厚，私謂隆曰︰「殿下北行，終不能達，太妃亦不可得見。若使主上獨往，殿下潛留於此，必有大功。」隆曰︰「國有大難，難，乃旦翻。主上蒙塵，且老母在北，吾得北首而死，猶無所恨。卿是何言也！」首，式救翻。乃遍召僚佐，問其去留，唯司馬魯恭、參軍成岌願從，從，才用翻。餘皆欲留，隆並聽之。

農部將谷會歸說農曰︰說，輸芮翻。「城中之人，皆涉珪參合所殺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躍，欲與魏戰，而為衞軍所抑。慕容麟為衞大將軍，故稱之為衞軍。今聞主上當北遷，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與魏戰，死無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衆望，擊退魏軍，撫寧畿甸，奉迎大駕，亦不失為忠臣也。」農欲殺歸而惜其材力，謂之曰︰「必如此以望生，不如就死！」農、隆皆號為有智略，而所見類如此。天之廢燕，智者失其智矣。

壬子，夜，寶與太子策、遼西王農、高陽王隆、長樂王盛等萬餘騎出赴會軍，河間王熙、勃海王朗、博陵王鑒皆幼，不能出城，隆還入迎之，自為鞁乘，鞁，平義翻。說文曰︰車駕具。俱得免。燕將王『嚴︰「王」改「李」。』沈等降魏。沈，持林翻。樂浪王惠、中書侍郞韓範、員外郞段宏、太史令劉起等帥工伎三百奔鄴。樂浪，音洛琅。帥，讀曰率。伎，渠綺翻。

中山城中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魏王珪欲夜入城，冠軍將軍王建志在虜掠，乃言恐士卒盜府庫物，請俟明旦，珪乃止。燕開封公詳從寶不成，『章︰十二行本「成」作「及」；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杜預曰︰巢車，車上為櫓。陸德明曰︰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杜佑曰︰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圜城而行，於營中遠視，如鳥之巢，亦謂之巢車。臨城諭之曰︰「慕容寶已棄汝走，汝曹百姓空自取死，欲誰為乎？」為，于偽翻。皆曰︰「羣小無知，恐復如參合之衆，復，扶又翻；下復出同。故苟延旬月之命耳。」珪顧王建而唾其面，唾，土賀翻。王建旣鼓成參合之誅，又沮止珪乘夜入中山，失計者再，故唾其面。使中領將軍長孫肥、左將軍李栗將三千騎追寶至范陽，不及，破其新城戍而還。前漢志︰中山國有北新城縣。郡國志︰涿郡有北新城縣，晉省。水經註︰新城縣在武遂縣南，燕督亢之地也。

**8**甲寅，尊皇太后李氏為太皇太后。戊午，立皇后王氏。

**9**燕主寶出中山，與趙王麟遇于城。考之字書，無「」字，有「阱」字；疾郢翻。麟不意寶至，驚駭，帥其衆奔蒲陰，蒲陰縣，屬中山郡，前漢之曲逆縣也，後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帥，讀曰率；下同。復出屯望都，復，扶又翻。土人頗供給之。慕容詳遣兵掩擊麟，獲其妻子，麟脫走，入山中。

甲寅，寶至薊，殿中親近散亡略盡，惟高陽王隆所領數百騎為宿衞。清河王會帥騎卒二萬迎于薊南，寶怪會容止怏怏有恨色，恨不得為嗣也，事見上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怏，於兩翻。密告隆及遼西王農。農、隆俱曰︰「會年少，少，詩照翻。專任方面，習驕所致，豈有他也！臣等當以禮責之。」寶雖從之，然猶詔解會兵以屬隆，隆固辭；乃減會兵分給農、隆。又遣西河公庫傉官驥帥兵三千助守中山。傉，奴沃翻。

丙辰，寶盡徙薊中府庫北趣龍城。趣，七喻翻。魏石河頭引兵追之，戊午，及寶於夏謙澤。石河頭時屯漁陽。夏謙澤在薊北二百餘里。寶不欲戰，清河王會曰︰「臣撫敎士卒，惟敵是求。今大駕蒙塵，人思效命，而虜敢自送，衆心忿憤。兵法曰︰『歸師勿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孫武子之言。今我皆得之，何患不克！若其捨去，賊必乘人，或生餘變。」寶乃從之。會整陳與魏兵戰，陳，讀曰陣。農、隆等將南來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斬首數千級。隆又獨追數十里而還，謂故吏留臺治書陽璆曰︰留臺治書，為留臺治書侍御史也。燕建留臺於龍城，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隆時錄留臺，故璆為故吏。璆，渠幽翻。「中山城中積兵數萬，不得展吾意，今日之捷，令人遺恨。」因慷慨流涕。

會旣敗魏兵，敗，補邁翻。矜很滋甚；隆屢訓責之，會益忿恚。很，戶墾翻。恚，於避翻。會以農、隆皆嘗鎭龍城，孝武太元十年，農鎭龍城；十四年，隆代農。屬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龍城，權政不復在己，復，扶又翻。又知終無為嗣之望，以寶違垂命，立策為太子也。乃謀作亂。

幽、平『嚴︰「平」改「幷」。』之兵皆懷會恩，不樂屬二王，樂，音洛。請於寶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與之誓同生死，願陛下與皇太子、諸王留薊宮，臣等從王南解京師之圍，還迎大駕。」寶左右皆惡會，惡，烏路翻。言於寶曰︰「清河王不得為太子，神色甚不平。且其才武過人，善收人心；陛下若從衆請，臣恐解圍之後，必有衞輒之事。」衞靈公世子蒯聵出奔，靈公立其子輒。靈公卒，輒立，蒯聵復入，輒拒而不納。寶乃謂衆曰︰「道通年少，會，字道通。少，詩照翻。才不及二王，二王，謂農、隆。豈可當專征之任！且朕方自統六師，杖會以為羽翼，何可離左右也！」離，力智翻。衆不悅而退。

左右勸寶殺會。侍御史仇尼歸聞之，告會曰︰「大王所恃者父，父已異圖；所杖者兵，兵已去手；欲於何所自容乎！不如誅二王，廢太子，大王自處東宮，處，昌呂翻。兼將相之任，將，卽亮翻。相，息亮翻。以匡復社稷，此上策也。」會猶豫未許。

寶謂農、隆曰︰「觀道通志趣，必反無疑，宜早除之。」農、隆曰︰「今寇敵內侮，中土紛紜，社稷之危，有如累卵。會鎭撫舊都，遠赴國難，難，乃旦翻。其威名之重，足以震動四鄰。逆狀未彰而遽殺之，豈徒傷父子之恩，亦恐大損威望。」寶曰︰「會逆志已成，卿等慈恕，不忍早殺，恐一旦為變，必先害諸父，然後及吾，至時勿悔自負也！」會聞之，益懼。

夏，四月，癸酉，寶宿廣都黃榆谷，魏收地形志︰廣都縣，屬建德郡，在漢北平白狼縣界，隋省入遼西柳城縣。會遣其黨仇尼歸、吳提染干帥壯士二十餘人帥，讀曰率；下同。分道襲農、隆，殺隆於帳下；農被重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執仇尼歸，逃入山中。會以仇尼歸被執，事終顯發，乃夜詣寶曰︰「農、隆謀逆，臣已除之。」寶欲討會，陽為好言以安之曰︰「吾固疑二王久矣，除之甚善。」

甲戌，旦，會立仗嚴備，乃引道。會欲棄隆喪，餘崇涕泣固請，乃聽載隨軍。農出，自歸，寶呵之曰︰「何以自負邪？」寶陽責農而以前言相擿發。命執之。行十餘里，寶顧召羣臣食，且議農罪。會就坐，坐，徂臥翻。寶目衞軍將軍慕輿騰使斬會，傷其首，不能殺。會走赴其軍，勒兵攻寶。寶帥數百騎馳二百里，晡時，至龍城。會遣騎追至石城，不及。石城縣，漢屬北平郡，後魏屬建德郡，隋倂入柳城縣。

乙亥，會遣仇尼歸攻龍城，寶夜遣兵襲擊，破之。會遣使請誅左右佞臣，幷求為太子；使，疏吏翻。寶不許。會盡收乘輿器服，以後宮分給將帥，乘，繩證翻。將，卽亮翻。帥，所類翻。署置百官，自稱皇太子、錄尚書事，引兵向龍城，以討慕輿騰為名；丙子，頓兵城下。寶臨西門，會乘馬遙與寶語，寶責讓之。會命軍士向寶大譟以耀威，城中將士皆憤怒，向暮出戰，大破之。會兵死傷太半，走還營。侍御郞高雲夜帥敢死士百餘人襲會軍，寶之為太子，雲以武藝給事侍東宮，拜侍御郞。會衆皆潰。會將十餘騎奔中山，開封公詳殺之。寶殺會母及其三子。

丁丑，寶大赦，凡與會同謀者，皆除罪，復舊職；論功行賞，拜將軍、封侯者數百人。遼西王農骨破見腦，寶手自裹創，創，初良翻。僅而獲濟。以農為左僕射，尋拜司空、領尚書令。餘崇出自歸，寶嘉其忠，拜中堅將軍，使典宿衞。贈高陽王隆司徒，諡曰康。

寶以高雲為建威將軍，封夕陽公，養以為子。雲，高句麗之支屬也，高句麗自云高陽氏之後裔，故以高為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王皝破高句麗，徙於青山，破高句麗見九十七卷成帝咸康八年。青山，遼西徒河縣之青山也。由是世為燕臣。雲沈厚寡言，沈，持林翻。時人莫知，惟中衞將軍長樂馮跋魏收曰︰漢高帝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改為安平國，晉改為長樂郡。考之晉志，有安平而無長樂，不知何時更名也。樂，音洛。奇其志度，與之為友。高雲、馮跋事始見於此，為後得燕張本。跋父和，事西燕主永為將軍，永敗，徙和龍。

**10**僕射王國寶、建威將軍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會，工外翻。納賄窮奢，不知紀極。惡王恭、殷仲堪，惡，烏路翻。勸道子裁損其兵權；中外忷忷不安。忷，許拱翻。恭等各繕甲勒兵，表請北伐；道子疑之，詔以盛夏妨農，悉使解嚴。

恭遣使與仲堪謀討國寶等。遣使，疏吏翻。桓玄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玄仕不得志，事見孝武太元十七年。乃說仲堪曰︰「國寶與君諸人素已為對，事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五年。對，敵也。說，輸芮翻；下同。唯患相斃之不速耳。今旣執大權，與王緒相表裏，其所迴易，無不如志；孝伯居元舅之地，必未敢害之。王恭字孝伯，孝武王皇后之兄弟也。君為先帝所拔，超居方任，人情皆以君為雖有思致，非方伯才。亦見太元十五年。思，相吏翻。彼若發詔徵君為中書令，用殷覬為荊州，南蠻校尉資次可為荊州，故云。覬，音冀。君何以處之？」處，昌呂翻。仲堪曰︰「憂之久矣，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君宜潛與之約，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春秋公羊傳曰︰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除君側之惡。東西齊舉，江陵在西，京口在東，故曰東西齊舉也。玄雖不肖，願帥荊、楚豪傑，荷戈先驅，帥，讀曰率。荷，下可翻。此桓、文之勳也。」

仲堪心然之，乃外結雍州刺史郗恢，雍，於用翻。郗，丑之翻。內與從兄南蠻校尉覬、南郡相陳留江績謀之。從，才用翻。南蠻府、南郡相，與荊州刺史府同治江陵。覬曰︰「人臣當各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屛之所制也！分，扶問翻。屛，必郢翻。晉陽之事，不敢預聞。」仲堪固邀之，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冀。」績亦極言其不可。覬恐績及禍，於坐和解之。坐，徂臥翻。績曰︰「大丈夫何至以死相脅邪！江仲元行年六十，但未獲死所耳！」江績，字仲元。仲堪憚其堅正，以楊佺期代之。朝廷聞之，徵績為御史中丞。覬遂稱散發，辭位，晉人多服寒食散，其藥毒發或致死。今千金方中有數方。散，悉亶翻。仲堪往省之，省，悉景翻。謂覬曰︰「兄病殊為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深自愛，勿以我為念！」郗恢亦不肯從。仲堪疑未決，會王恭使至，使，疏吏翻。仲堪許之，恭大喜。甲戌，恭上表罪狀國寶，舉兵討之。

初，孝武帝委任王珣，及帝暴崩，不及受顧命，珣一旦失勢，循默而已。循默者，循常而無一言也。丁丑，王恭表至，內外戒嚴，道子問珣曰︰「二藩作逆，卿知之乎？」珣曰︰「朝政得失，珣弗之預，朝，直遙翻。王、殷作難，難，乃旦翻。何由可知！」王國寶惶懼，不知所為，遣數百人戍竹里，竹里，今建康府竹篠鎭是其地，在行宮城東北三十許里。夜遇風雨，各散歸。王緒說國寶矯相王之命召王珣、車胤殺之，以除時望，因挾君相發兵以討二藩。國寶許之。說，輸芮翻。相，息亮翻。車，尺遮翻。珣、胤至，國寶不敢害，更問計於珣。珣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謂珣如蔣濟說曹爽釋權，而司馬懿終族之也。事見七十五卷魏邵陵厲公嘉平元年。珣曰︰「是何言歟！卿寧有爽之罪，王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於胤，胤曰︰「昔桓公圍壽陽，彌時乃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及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元年。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而上流奄至，君將何以待之？」國寶尤懼，遂上疏解職，詣闕待罪；旣而悔之，詐稱詔復其本官。道子闇懦，欲求姑息，姑，且也。息，止也。姑息，猶言且止。乃委罪國寶，遣驃騎諮議參軍譙王尚之收國寶付廷尉。洪景伯曰︰諮議參軍，晉江左初置，因軍諮祭酒也，其位在諸參軍之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尚之，恬之子也。甲申，賜國寶死，斬緒於市，遣使詣恭，深謝愆失；恭乃罷兵還京口。國寶兄侍中愷、驃騎司馬愉並請解職；道子以愷、愉與國寶異母，又素不協，皆釋不問。戊子，大赦。

殷仲堪雖許王恭，猶豫不敢下；聞國寶等死，乃始抗表舉兵，遣楊佺期屯巴陵。沈約曰︰巴陵縣，晉武太康元年置，屬長沙。酈道元曰︰湘水北至巴丘山入江，山在右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邸閣；晉立巴陵縣，後置建昌郡。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會稽世子元顯，年十六，有儁才，為侍中，說道子以王、殷終必為患，請潛為之備。說，輸芮翻。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衞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為元顯討王、殷張本。

**11**魏王珪以軍食不給，命東平公儀去鄴，徙屯鉅鹿，積租楊城。慕容詳出步卒六千人，伺間襲魏諸屯；伺，相吏翻。間，古莧翻。珪擊破之，斬首五千，生擒七百人，皆縱之。縱之，所以攜中山城中之人心。

**12**初，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匈奴沮渠王之後也，盧水胡分居安定、張掖，史各以其所居郡繫之。沮，子余翻。北史曰︰沮渠世居張掖臨松盧水。世為部帥。帥，所類翻。涼王光以羅仇為尚書，從光伐西秦。及呂延敗死，羅仇弟三河太守麴粥謂羅仇曰︰呂光得涼州，自號三河王，此郡蓋光置也。賢曰︰三河，謂金城河、賜支河、湟河，此郡當置於漢張掖、金城郡界。「主上荒耄信讒，今軍敗將死，將，卽亮翻。正其猜忌智勇之時也。吾兄弟必不見容，與其死而無名，不若勒兵向西平，出苕藋，河西張氏置西平郡，唐為鄯州之地。苕藋，地名，在漢張掖郡番禾縣界。藋，徒弔翻。番，如淳音盤。奮臂一呼，呼，火故翻。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誠如汝言。然吾家世以忠孝著於西土，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光果聽讒，以敗軍之罪殺羅仇及麴粥。羅仇弟子蒙遜，雄傑有策略，涉獵書史，以羅仇、麴粥之喪歸葬；諸部多其族姻，會葬者凡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呂王昏荒無道，多殺不辜。吾之上世，虎視河西，蒙遜之先，世為匈奴左沮渠。河西，匈奴左地也。世居盧水為酋豪，其高曾皆雄健有勇名。今欲與諸部雪二父之恥，復上世之業，何如？」衆咸稱萬歲。遂結盟起兵，攻涼臨松郡，拔之，臨松郡，張天錫置，後周廢入張掖郡張掖縣。屯據金山。五代史志，張掖删丹縣有金山。沮渠蒙遜事始此。

**13**司徒左長史王廞，導之孫也，廞，許金翻。以母喪居吳。王恭之討王國寶也，版廞行吳國內史，以白版授官，非朝命也。使起兵於東方。三吳皆在建康之東。廞使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召募兵衆，父，音甫。赴者萬計。未幾，國寶死，幾，居豈翻。恭罷兵，符廞去職，反喪服。廞以起兵之際，誅異己者頗多，勢不得止，遂大怒，不承恭命，使其子泰將兵伐恭，牋於會稽王道子，稱恭罪惡；將，卽亮翻。會，工外翻。道子以其牋送恭。五月，恭遣司馬劉牢之帥五千人擊泰，斬之。帥，讀曰率。又與廞戰於曲阿，衆潰，廞單騎走，不知所在。騎，奇寄翻。收虞嘯父下廷尉，以其祖潭有功，虞潭有討蘇峻之功。下，遐嫁翻。免為庶人。

**14**燕庫傉官驥入中山，與開封公詳相攻。慕容寶遣驥助守中山，因與詳相攻。傉，奴沃翻。詳殺驥，盡滅庫傉官氏；又殺中山尹苻謨，夷其族。中山城無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結盟，人自為戰。使慕容農、慕容隆留中山而用之，未可知也。

甲辰，魏王珪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督諸郡義租。甲寅，以東平公儀為驃騎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兗·豫·雍·荊·徐·揚六州牧、左丞相，封衞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慕容詳自謂能卻魏兵，威德已振，乃卽皇帝位，改元建始，置百官。以新平公可足渾潭為車騎大將軍、尚書令，「潭」，當作「譚」。殺拓跋觚以固衆心。觚先使燕，為燕所留，珪之弟也。

鄴中官屬勸范陽王德稱尊號，會有自龍城來者，知燕主寶猶存，乃止。

**15**涼王光遣太原公纂將兵擊沮渠蒙遜於怱谷，破之。怱谷，當在删丹縣界。蒙遜逃入山中。

蒙遜從兄男成為涼將軍，為，才用翻。聞蒙遜起兵，亦合衆數千屯樂涫。樂涫縣，漢屬酒泉郡，後周廢入福祿縣。涫，姑歡翻，又古玩翻。酒泉太守壘澄討男成，兵敗，澄死。壘，姓；澄，名。

男成進攻建康，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曰︰說，輸芮翻。「呂氏政衰，權臣擅命，刑殺無常，人無容處。一州之地，處，昌呂翻。叛者相望，瓦解之形昭然在目，百姓嗷然無所依附。府君柰何以蓋世之才，欲立忠於垂亡之國！男成等旣唱大義，欲屈府君撫臨鄙州，使塗炭之餘，蒙來蘇之惠，書曰︰傒我后，后來其蘇。何如？」業不從。相持二旬，外救不至，郡人高逵、史惠等勸業從男成之請。業素與涼侍中房晷、僕射王詳不平，懼不自安，乃許之。男成等推業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驤，思將翻。改元神璽。璽，斯氏翻。以男成為輔國將軍，委以軍國之任。蒙遜帥衆歸業，帥，讀曰率。業以蒙遜為鎭西將軍。光命太原公纂將兵討業，不克。將，卽亮翻。

**16**六月，西秦王乾歸徵北河州刺史彭奚念為鎭衞將軍；以鎭西將軍屋弘破光為河州牧；「屋弘」，當作「屋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屋引氏，後改為房氏。張駿分興晉、金城、武始、南安、永晉、大夏、武成、漢中為河州。北河州，乞伏氏所置也，治枹罕。鎭衞將軍，劉聰所置。定州刺史翟瑥為興晉太守，鎭枹罕。張茂分武興、金城、西平、安故為定州。興晉郡亦張氏置。枹罕縣，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後又分屬西平郡，張駿分屬晉興郡，後又分置興晉郡。瑥，音溫。枹，音膚。

**17**秋，七月，慕容詳殺可足渾潭。詳嗜酒奢淫，不恤士民，刑殺無度，所誅王公以下五百餘人，羣下離心。城中飢窘，詳不聽民出采稆，稆，音呂。禾不布種而自生曰稆。死者相枕，枕，職任翻。舉城皆謀迎趙王麟。詳遣輔國將軍張驤帥五千餘人督租於常山，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麟自丁零入驤軍，潛襲中山，城門不閉，執詳，斬之。麟遂稱尊號，聽人四出采稆。人旣飽，求與魏戰，麟不從，稍復窮餒。復，扶又翻。魏王珪軍魯口，遣長孫肥帥騎七千襲中山，入其郛；麟追至泒水，泒水，在中山新市縣。輿地志云︰盧奴城北臨滱水，面泒河。泒，攻乎翻。為魏所敗而還。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八月，丙寅朔，魏王珪徙軍常山之九門。常山郡有九門縣。軍中大疫，人畜多死，將士皆思歸。珪問疫於諸將，對曰︰「在者纔什四、五。」珪曰︰「此固天命，將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為國，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無民！」羣臣乃不敢言。遣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襲中山，入其郛而還。

**18**燕以遼西王農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錄尚書事。

**19**涼散騎常侍、太常西平郭黁，善天文數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黁，奴昆翻。國人信重之。會熒惑守東井，黁謂僕射王詳曰︰「涼之分野，將有大兵。分，扶問翻。主上老病，太子闇弱，太原公凶悍，悍，下罕翻，又侯旰翻。一旦不諱，禍亂必起。吾二人久居內要，彼常切齒，將為誅首矣。田胡王乞基部落最強，田胡，胡之一種也。二苑之人，多其舊衆。吾欲與公舉大事，推乞基為主，二苑之衆，盡我有也。涼州治姑臧，有東、西苑城。得城之後，徐更議之。」詳從之。黁夜以二苑之衆燒洪範門，使詳為內應；事泄，詳被誅，被，皮義翻。黁遂據東苑以叛。民間皆言聖人舉兵，事無不成，從之者甚衆。

涼王光召太原公纂使討黁。纂將還，諸將皆曰︰「段業必躡軍後，宜潛師夜發。」纂曰︰「業無雄才，憑城自守；若潛師夜去，適足張其氣勢耳。」張，知亮翻。乃遣使告業曰︰「郭黁作亂，吾今還都；都謂姑臧。使，疏吏翻。卿能決者，可早出戰。」於是引還。業不敢出。

纂司馬楊統謂其從兄桓曰︰從，才用翻。「郭黁舉事，必不虛發。吾欲殺纂，推兄為主，西襲呂弘，據張掖，號令諸郡，此千載一時也。」桓怒曰︰「吾為呂氏臣，安享其祿，危不能救，豈可復增其難乎！復，扶又翻。難，乃旦翻。呂氏若亡，吾為弘演矣！」春秋衞懿公與狄人戰于熒澤，為狄人所殺，弘演納肝以殉之。桓女配纂，其見親異於他臣，故云然。統至番禾，遂叛歸黁。番禾縣，漢屬張掖郡，晉屬武威郡，唐天寶中，改為天寶縣。番，音盤。弘，纂之弟也。

纂與西安太守石元良共擊黁，大破之，乃得入姑臧。黁得光孫八人於東苑，及敗而恚，恚，於避翻。悉投於鋒上，枝分節解，飲其血以盟衆，衆皆掩目。

涼人張捷、宋生等招集戎、夏三千人，反於休屠城。夏，戶雅翻。休屠縣，漢屬武威郡，因休屠王城以為名也；晉省縣。水經註︰姑臧城西有馬城，東城卽休屠縣故城也。屠，直於翻。與黁共推涼後將軍楊軌為盟主。軌，略陽氐也。將軍程肇諫曰︰「卿棄龍頭而從虵尾，非計也。」軌不從；自稱大將軍、涼州牧、西平公。

纂擊破黁將王斐于城西，黁兵勢漸衰，遣使請救于禿髮烏孤。使，疏吏翻。九月，烏孤使其弟驃騎將軍利鹿孤帥騎五千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

**20**秦太后虵氏卒。虵，以者翻，虜姓也，又食遮翻，又音他。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旣葬卽吉。尚書郞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治，直之翻。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旣葬之後，素服臨朝。」朝，直遙翻。尹緯駮曰︰「嵩矯常越禮，尹緯習於聞見，反謂李嵩為矯常越禮。嗚呼，自短喪之制行，人之不知禮也久矣！駮，北角翻。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一從嵩議。」

**21**鮮卑薛勃叛秦，薛勃據貳城，為魏所攻而降於秦。秦主興自將討之。將，卽亮翻。勃敗，奔沒弈干，沒弈干執送之。

**22**秦泫氏男姚買得謀弒秦主興，不克而死。泫，師古曰︰工玄翻；楊正衡胡犬翻。

**23**秦主興入寇湖城，弘農太守陶仲山、華山太守董邁皆降之；遂至陝城，進寇上洛，拔之。置湖、陝二戍，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華山郡，晉分弘農之華陰、京兆之鄭、馮翊之夏陽、郃陽置。上洛縣，前漢屬弘農，後漢屬京兆；晉武帝泰始二年，分京兆南部置上洛郡。華，戶化翻。陝，失冉翻。遣姚崇寇洛陽，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崇攻之不克，乃徙流民二萬餘戶而還。

武都氐屠飛、啖鐵等據方山以叛秦，據晉書·載記，時飛、鐵殺隴東太守姚迴，屯據方山，則方山當在隴東郡界。祝穆曰︰方山在武都郡東西四十里。興遣姚紹討之，斬飛、鐵。

興勤於政事，延納善言，京兆杜瑾等皆以論事得顯拔，天水姜龕等以儒學見尊禮，瑾，渠吝翻。龕，口含翻。給事黃門侍郞古成詵等以文章參機密。古成，姓也。詵，疎臻翻。詵剛介雅正，以風敎為己任。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之而泣，持劍求高，欲殺之，高懼而逃匿。

**24**中山飢甚，慕容麟帥二萬餘人出據新市。新市縣，自漢以來屬中山。劉昫曰︰新市，古鮮虞子國，唐為定州新樂縣。杜佑曰︰唐鎭州治眞定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帥，讀曰率。甲子晦，魏王珪進軍攻之。太史令鼂崇曰︰「不吉。昔紂以甲子亡，謂之疾日，左傳︰辰在子卯，謂之疾日。杜預註云︰疾，惡也。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以為忌日。鼂，直遙翻。兵家忌之。」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崇無以對。冬，十月，丙寅，麟退阻泒水。泒，音觚。甲戌，珪與戰於義臺，大破之，據李延壽北史，義臺，塢名。魏收地形志，新市縣有義臺城。斬首九千餘級，麟與數十騎馳取妻子入西山，遂奔鄴。

甲申，魏克中山，燕公卿、尚書、將吏、士卒降者二萬餘人。將，卽亮翻。降，戶江翻。張驤、李沈先嘗降魏，復亡去，復，扶又翻。珪入城，皆赦之。得燕璽綬、圖書、府庫、珍寶以萬數，璽，斯氏翻。綬，音受。班賞羣臣將士有差。追諡弟觚為秦愍王；發慕容詳冢，斬其尸；收殺觚者高霸、程同，皆夷五族，五族，謂五服內親也。以大刃剉之。

丁亥，遣三萬騎就衞王儀，將攻鄴。

**25**秦長水校尉姚珍奔西秦，西秦王乾歸以女妻之。妻，七細翻。

**26**河南鮮卑吐秣等十二部大人，皆附於禿髮烏孤。此金城河南也。

**27**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拓跋涉珪衰弱，司徒德完守鄴城。會德表至，勸燕主寶南還，寶於是大簡士馬，將復取中原。遣鴻臚魯邃冊拜德為丞相、冀州牧，臚，陵如翻。南夏公侯牧守皆聽承制封拜。夏，戶雅翻。十一月，癸丑，燕大赦。十二月，調兵悉集，戒嚴在頓，調，徒弔翻。頓者，次舍之所。遣將軍啓崙南視形勢。崙，盧昆翻。

**28**乙亥，慕容麟至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曰︰「魏旣克中山，將乘勝攻鄴，鄴中雖有蓄積，然城大難固，且人心恇懼，說，輸芮翻。恇，去王翻。不可守也。不如南趣滑臺，趣，七喻翻。阻河以待魏，伺釁而動，河北庶可復也。」時魯陽王和鎭滑臺，和，垂之弟子也，亦遣使迎德；德許之。使，疏吏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

## 晉紀三十二著雍閹茂（戊戌），一年。

安皇帝乙

**隆安二年**（戊戌、三九八）

**1**春，正月，燕范陽王德自鄴帥戶四萬南徙滑臺。帥，讀曰率；下同。魏衞王儀入鄴，收其倉庫，追德至河，弗及。

趙王麟上尊號於德，上，時掌翻。德用兄垂故事，稱燕王，事見一百五卷孝武太元九年。改永康三年為元年，以統府行帝制，統府者，諸方鎭皆統於燕王府；行帝制者，稱制以行事。置百官。以趙王麟為司空、領尚書令，慕容法為中軍將軍，慕輿拔為尚書左僕射，丁通為右僕射。麟復謀反，德殺之。慕容麟背父叛兄，姦詐反覆，天下其誰能容之！復，扶又翻。

**2**庚子，魏王珪自中山南巡至高邑，得王永之子憲，喜曰︰「王景略之孫也。」以為本州中正，王猛，青州北海劇縣人。太康中，分劇屬東莞郡，晉東莞屬徐州。晉書·載記以北海劇縣書之，蓋猛自占漢郡縣也。然家于魏郡而隱於華陰，由是歸秦。其子永鎭幽州，從苻丕戰死於襄陵，故憲流寓高邑。今魏以為本州中正，則未得青、徐，蓋使之銓敍東夏人士耳。領選曹事，兼掌門下。選曹，吏部尚書之職；門下，侍中、常侍、給事黃門之職。選，須絹翻。至鄴，置行臺，鄭樵曰︰行臺自魏、晉有之，晉文王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以行臺從。東海王越帥衆屯許昌，以行臺自隨。後魏謂之尚書大行臺，別置官屬。以龍驤將軍日南公和跋為尚書，與左丞賈彝帥吏兵五千人鎭鄴。自漢光武委任尚書，事歸臺閣，謂尚書省曰尚書臺。晉惠帝西遷長安，置留臺於洛陽，主留事，於是有留臺之名。至拓跋氏置行臺，隨其所置，掌一道之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素和氏，後改為和氏。驤，思將翻。

珪自鄴還中山，將北歸，發卒萬人治直道，治，直之翻。自望都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恆嶺，恆山之嶺也，在上曲陽西北，卽倒馬關路，晉書·地道記謂之鴻上關。沈括曰︰北岳恆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今祠乃在曲陽，祠北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飛狐路在大茂之西，自銀冶寨北出倒馬關，卻自石門子、令水鋪，入缾形、梅回兩寨之間，至代州。然沈括所謂代州，乃鴈門也。自此亦可至魏之代都，但恐非直道耳。水經註︰祁夷水出平舒縣東，東北流逕蘭亭南，又東北逕石門關北，舊道出中山故關也。魏土地記︰代城西九里有平舒城。此則古代城也。恆，戶登翻。珪恐己旣去，山東有變，復置行臺於中山，復，扶又翻。命衞王儀鎭之；以撫軍大將軍略陽公遵為尚書左僕射，鎭勃海之合口。

右將軍尹國督租于冀州，聞珪將北還，謀襲信都；安南將軍長孫嵩執國，斬之。長，知兩翻。

**3**燕啓倫還至龍城，去年寶遣啓崙南觀形勢。「倫」，當作「崙」，音盧昆翻。言中山已陷；燕主寶命罷兵。遼西王農言於寶曰︰「今遷都尚新，未可南征，宜因成師襲庫莫奚，取其牛馬以充軍資，更審虛實，俟明年而議之。」寶從之。己未，北行。庚申，渡澆洛水，澆洛水，蓋卽饒樂水也。賢曰︰水在今營州北。唐太宗時，奚內附，置饒樂都督府。會南燕王德遣侍郞李延詣寶，言「涉珪西上，西上，謂自中山取恆嶺而西歸雲、代也。上，時掌翻。中國空虛。」延追寶及之，寶大喜，卽日引還。

**4**辛酉，魏王珪發中山，徙山東六州吏民雜夷十餘萬口以實代。此漢高帝徙關東豪傑以實關中之策也。博陵、勃海、章武羣盜並起，漢時，章武城屬勃海平舒縣界；晉武帝泰始元年，置章武國，後為郡；隋廢，屬瀛州，入平舒縣。略陽公遵等討平之。

廣川太守賀賴盧，性豪健，廣川縣，前漢屬信都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後分為廣川郡。守，式又翻。恥居冀州刺史王輔之下，襲輔，殺之，驅勒守兵，掠陽平、頓丘諸郡，南渡河，奔南燕。南燕王德以賴盧為幷州刺史，封廣甯王。

**5**西秦王乾歸遣乞伏益州攻涼支陽、鸇武、允吾三城，克之；支陽、允吾，皆漢古縣，屬金城縣；鸇武城當在二縣之間。張寔分支陽屬廣武郡；允吾蓋仍為金城郡治所。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鄯州龍支縣，漢允吾縣。允吾，音鉛牙。虜萬餘人而去。

**6**燕主寶還龍城宮，詔諸軍就頓，頓者，軍行頓舍之地。不聽罷散，文武將士皆以家屬隨駕。駕，謂車駕，猶漢人言乘輿也。遼西王農、長樂王盛切諫，樂，音洛。以為兵疲力弱，魏新得志，未可與敵，宜且養兵觀釁。寶將從之，撫軍將軍慕輿騰曰︰「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用商鞅語意。樂，音洛。今師衆已集，宜獨決聖心，乘機進取，不宜廣采異同以沮大計。」沮，在呂翻。寶乃曰︰「吾計決矣，敢諫者斬！」二月，乙亥，寶出就頓，留盛統後事。己卯，燕軍發龍城，慕輿騰為前軍，司空農為中軍，寶為後軍，相去各一頓，觀下文連營百里，蓋三十里為一頓。連營百里。

壬午，寶至乙連，長上段速骨、宋赤眉等因衆心之憚征役，遂作亂。凡衞兵皆更番迭上；長上者，不番代也。唐官制，懷化執戟長上，歸德執戟長上，皆武散階，九品。長上之官尚矣。上，時掌翻。速骨等皆高陽王隆舊隊，共逼隆子高陽王崇為主，殺樂浪威王宙、中牟熙公段誼及宗室諸王。樂浪，音洛琅。河間王熙素與崇善，崇擁佑之，故獨得免。燕主寶將十餘騎奔司空農營，農將出迎，左右抱其腰，止之曰︰「宜小清澄，言衆方亂，如水之溷濁；宜少俟其定，如水之清澄，不可輕出也。不可便出。」農引刀將斫之，遂出見寶，又馳信追慕輿騰。癸未，寶、農引兵還趣大營，大營，謂寶營也。討速骨等。農營兵亦厭征役，皆棄仗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違是，鮮有不敗者也。騰營亦潰。寶、農奔還龍城。長樂王盛聞亂，引兵出迎，寶、農僅而得免。

**7**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會，工外翻。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鎭強盛，宰相權輕，宜密樹腹心於外以自藩衞。」道子從之，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為庾楷說王、殷復舉兵張本。說，輸芮翻。司，相吏翻。

**8**魏王珪如繁畤宮，繁畤縣，屬鴈門郡，魏築宮於此。天平初，置繁畤郡，隋復為縣，唐屬代州。畤，音止。給新徙民田及牛。

珪畋於白登山，酈道元曰︰今平城東十七里有臺，卽白登臺，臺南對岡阜，卽白登山。見熊將數子，師古曰︰將，謂率領也，讀如字。謂冠軍將軍于栗磾曰︰冠，古玩翻。磾，丁奚翻。「卿名勇健，能搏此乎？」對曰︰「獸賤人貴，若搏而不勝，豈不虛斃一壯士乎！」乃驅致珪前，盡射而獲之。射，而亦翻。珪顧謝之。

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從珪攻晉陽、中山有功，拜散騎常侍，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此北秀容也。為爾朱榮亂魏張本。爾朱榮傳云︰羽健之先，世為部落酋帥，居爾朱川，因氏焉。珪初以南秀容川原衍沃，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剗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遷遠地！」珪許之。則北秀容蓋近平城也。環，音宦。酋，慈由翻。長，知兩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

柔然數侵魏邊，數，所角翻。尚書中兵郞李先請擊之；珪從之，大破柔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9**楊軌以其司馬郭緯為西平相，帥步騎二萬北赴郭黁。禿髮烏孤遣其弟騎將軍傉檀帥騎一萬助軌。緯，于季翻。相，息亮翻。帥，讀曰率。黁，奴昆翻。傉，奴沃翻。軌至姑臧，營于城北。

**10**燕尚書頓丘王蘭汗陰與段速骨等通謀，引兵營龍城之東；城中留守兵至少，汗，音寒。少，詩沼翻。長樂王盛徙內近城之民，得丁夫萬餘，乘城以禦之。速骨等同謀纔百餘人，餘皆為所驅脅，莫有鬬志。三月，甲午，速骨等將攻城，遼西桓烈王農恐不能守，且為蘭汗所誘，夜，潛出赴之，冀以自全。農號為有智略，乃欲投段速骨以自全，不知適以速死，殆天奪之鑒也。明旦，速骨等攻城，城上拒戰甚力，速骨之衆死者以百數。速骨乃將農循城，將，如字，引也，挾也。農素有忠節威名，城中之衆恃以為強，忽見在城下，無不驚愕喪氣，喪，息浪翻。遂皆逃潰。速骨入城，縱兵殺掠，死者狼籍。寶、盛與慕輿騰、餘崇、張眞、李旱、趙恩等輕騎南走。速骨幽農於殿內。長上阿交羅，速骨之謀主也，騎，奇寄翻。上，時掌翻。以高陽王崇幼弱，更欲立農。崇親信鬷讓、出力犍等聞之，鬷，祖紅翻。春秋左氏傳有鬷蔑，晉有鬷戾。姓譜︰鬷姓，古鬷夷氏之後。犍，居言翻。丁酉，殺羅及農。使速骨果立農，亦必同死於蘭汗之手，蓋事勢已去，智無所施也。速骨卽為之誅讓等。為，于偽翻。農故吏左衞將軍宇文拔亡奔遼西。

庚子，蘭汗襲擊速骨，幷其黨盡殺之。廢崇，奉太子策，承制大赦，遣使迎寶，及於薊城。使，疏吏翻。薊，音計。寶欲還，長樂王盛等皆曰︰「汗之忠詐未可知，今單騎赴之，萬一汗有異志，悔之無及。不如南就范陽王，合衆以取冀州；若其不捷，收南方之衆，徐歸龍都，亦未晚也。」寶從之。龍城，燕故都，故謂之龍都。慕容盛智慮逾其父遠矣。

**11**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徙代，帥，所類翻。樂，音洛。聚衆叛魏，魏安遠將軍庾岳討平之。

**12**魏王珪召衞王儀入輔，以略陽公遵代鎭中山。夏，四月，壬戌，以征虜將軍穆崇為太尉，安南將軍長孫嵩為司徒。

**13**燕主寶從間道過鄴，間，古莧翻。鄴人請留，寶不許。南至黎陽，伏於河西，河水自遮害亭屈而東北流，過黎陽縣南，河之西岸為黎陽界，東岸為滑臺界。遣中黃門令趙思告北地王鍾曰︰「上以二月得丞相表，寶以德為司徒，故稱之為丞相。卽時南征，至乙連，會長上作亂，失據來此。人主所據者，勢也，衆叛親離，大勢已去，失所據矣。王亟白丞相奉迎！」鍾，德之從弟也，首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思付獄，從，才用翻。惡，烏路翻。以狀白南燕王德。德謂羣下曰︰「卿等以社稷大計，勸吾攝政；吾亦以嗣帝播越，播，逋也，遷也。越，遠也，走也。民神乏主，故權順羣議以繫衆心。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法駕奉迎，謝罪行闕，何如？」天子行幸所至有行宮，宮前闕門，謂之行闕。黃門侍郞張華曰︰「今天下大亂，非雄才無以寧濟羣生。嗣帝闇懦，不能紹隆先統。陛下若蹈匹夫之節，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身首不保，況社稷其得血食乎！」慕輿護曰︰「嗣帝不達時宜，委棄國都，寶棄中山，見上卷上年。自取敗亡，不堪多難，難，乃旦翻。亦已明矣。昔蒯聵出奔，衞輒不納，春秋是之。蒯，苦怪翻。聵，五怪翻。以子拒父猶可，況以父拒子乎！德於寶為叔父。今趙思之言，未明虛實，臣請為陛下馳往詗之。」為，于偽翻。詗，火迥翻，又翾正翻，候俟也，刺探也。德流涕遣之。流涕遣護，將使之殺寶也。

護帥壯士數百人帥，讀曰率；下同。隨思而北，聲言迎衞，其實圖之。寶旣遣思詣鍾，於後得樵者，言德已稱制，懼而北走。護至，無所見，執思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德以思練習典故，欲留而用之；思曰︰「犬馬猶知戀主，思雖刑臣，乞還就上。」宦者，謂之刑臣。上，謂寶也。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東遷，晉、鄭是依。周平王東遷洛邑，晉文侯、鄭武寔定王室，故周桓公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殿下親則叔父，位為上公，不能帥先羣后以匡帝室，而幸本根之傾，為趙王倫之事，事見八十九卷惠帝永寧元年。言趙王倫以宗室而篡晉，德所為類之。倫於惠帝，叔祖也；德於寶，叔父也。帥，讀曰率。思雖不能如申包胥之存楚，吳破楚入郢，申包胥乞師於秦，遂破吳師，楚昭王復國。猶慕龔君賓不偷生於莽世也！」龔勝，字君賓，事見三十七卷王莽始建國三年。德斬之。

寶遣扶風忠公慕輿騰與長樂王盛收兵冀州，盛以騰素暴橫，為民所怨，乃殺之，行至鉅鹿、長樂，說諸豪傑，橫，戶孟翻。樂，音洛。說，輸芮翻。皆願起兵奉寶。寶以蘭汗祀燕宗廟，所為似順，意欲還龍城，不肯留冀州，乃北行；至建安，建安城在令支之北，乙連之南。抵民張曹家。曹素武健，請為寶合衆；為，于偽翻。盛亦勸寶宜且駐留，察汗情狀。寶乃遣宂從僕射李旱先往見汗，宂，而隴翻。從，才用翻。寶留頓石城。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郡，後漢、晉省縣，屬建德郡，隋、唐倂入營州柳城縣界。宋白曰︰石城縣取碣石立如城以名之。會汗遣左將軍蘇超奉迎，陳汗忠款。寶以汗燕王垂之舅，盛之妃父也，謂必無他，不待旱返，遂行。盛流涕固諫，寶不聽，留盛在後，盛與將軍張眞下道避匿。

丁亥，寶至索莫汗陘，索，昔各翻。汗，音寒。陘，音刑。去龍城四十里，城中皆喜。汗惶怖，欲自出請罪，怖，普布翻。兄弟共諫止之。汗乃遣弟加難帥五百騎出迎；又遣兄堤閉門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其將為變，而無如之何。加難見寶於陘北，拜謁已，已者，拜謁之禮畢。從寶俱進。潁陰烈公餘崇密言於寶曰︰「觀加難形色，禍變甚逼，宜留三思，柰何徑前！」寶不從。行數里，加難先執崇，崇大呼駡曰︰「汝家幸緣肺附，呼，火故翻。師古曰︰肺附，謂親戚也。舊解云︰肺附，如肺腑之相附著。一說︰肺，斫木札也。喻其輕薄附著大材也。蒙國寵榮，覆宗不足以報。今乃敢謀篡逆，此天地所不容，計旦暮卽屠滅，但恨我不得手膾汝曹耳！」膾，細切肉也。加難殺之。引寶入龍城外邸，弒之。年四十四。汗諡寶曰靈帝；殺獻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百餘人；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昌黎王，單，音蟬。改元青龍；以堤為太尉，加難為車騎將軍，封河間王熙為遼東公，如杞、宋故事。周武王封夏之後於杞，殷之後於宋。

長樂王盛聞之，馳欲赴哀；張眞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情志。」遂往見汗。汗妻乙氏及盛妃皆泣涕請盛於汗，盛妃復頓頭於諸兄弟。復，扶又翻。汗惻然哀之，乃舍盛於宮中，以為侍中、左光祿大夫，親待如舊。堤、加難屢請殺盛，汗不從。堤驕很荒淫，很，戶墾翻。事汗多無禮，盛因而間之。間，古莧翻。由是汗兄弟浸相嫌忌。為盛誅汗張本。

**14**涼太原公纂將兵擊楊軌，郭黁救之，纂敗還。

**15**段業使沮渠蒙遜攻西郡，郡在武威西，據嶺之要，蒙遜得之，故晉昌、敦煌皆降。沮，子余翻。執太守呂純以歸。純，光之弟子也。於是晉昌太守王德、敦煌太守趙郡孟敏皆以郡降業。敦，徒門翻。降，戶江翻。業封蒙遜為臨池侯，以德為酒泉太守，敏為沙州刺史。

**16**六月，丙子，魏王珪命羣臣議國號。皆曰︰「周、秦以前，皆自諸侯升為天子，因以其國為天下號。漢氏以來，皆無尺土之資。我國家百世相承，開基代北，遂撫有方夏，據孔安國尚書註，方夏，謂四方中夏。夏，戶雅翻。今宜以代為號。」黃門侍郞崔宏曰︰「昔商人不常厥居，故兩稱殷、商，契始封於商。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契孫相土居商丘。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後仲丁遷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居耿。書曰︰盤庚五遷，將治亳殷，從先王居。謂從帝嚳所居，居亳也。代雖舊邦，其命維新，登國之初，已更曰魏。事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更，工衡翻。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也，左傳，卜偃曰︰「魏，大名也。」戰國之時，魏為大國。中國謂之神州。宜稱魏如故。」珪從之。

**17**楊軌自恃其衆，欲與涼王光決戰，郭黁每以天道抑止之。言天道未利也，郭黁善數，故如此。黁，奴昆翻。涼常山公弘鎭張掖，段業使沮渠男成及王德攻之；光使太原公纂將兵迎之。將，卽亮翻。楊軌曰︰「呂弘精兵一萬，若與光合，則姑臧益強，不可取矣。」乃與禿髮利鹿孤共邀擊纂，纂與戰，大破之；軌奔王乞基。王乞基，田胡也。黁性褊急殘忍，不為士民所附，褊，補典翻。聞軌敗走，降西秦；降，戶江翻。西秦王乾歸以為建忠將軍、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弘引兵棄張掖東走，段業徙治張掖，治，直之翻。將追擊弘。沮渠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孫子之言。此兵家之戒也。」業不從，大敗而還，還，從宣翻。賴蒙遜以免。業城西安，以其將臧莫孩為太守。業置西安郡於張掖東境。孩，河開翻。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不知退；此乃為之築冢，非築城也！」為，于偽翻。冢，知隴翻。業不從，莫孩尋為呂纂所破。

**18**燕太原王奇，楷之子，蘭汗之外孫也，汗亦不殺，以為征南將軍。得入見長樂王盛，盛潛使奇逃出起兵。奇起兵於建安，衆至數千，汗遣蘭堤討之。盛謂汗曰︰「善駒小兒，未能辦此，善駒，奇小字也。豈非有假託其名欲為內應者乎！太尉素驕，難信，不宜委以大衆。」汗以堤為太尉，故稱之。汗然之，罷堤兵，蘇軾有言︰「木必先蠹，然後蟲生之；人必先疑，然後讒入之。」蘭汗凶逆，兄弟自相嫌忌，故慕容盛得間之以奮其智，報君父之讎。更遣撫軍將軍仇尼慕將兵討奇。更，工衡翻。

於是龍城自夏不雨至于秋七月，汗日詣燕諸廟及寶神座頓首禱請，委罪於蘭加難。言弒寶者加難之罪。堤及加難聞之怒，且懼誅，乙巳，相與率所部襲仇尼慕軍，敗之。敗，補邁翻。汗大懼，遣太子穆將兵討之。將，卽亮翻。穆謂汗曰︰「慕容盛我之仇讎，必與奇相表裏，此乃腹心之疾，不可養也，宜先除之。」汗欲殺盛，先引見，察之。盛妃知之，密以告盛，盛稱疾不出，蘭妃之為，異於雍姞。雖曰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若蘭妃者，處夫妻父子之變，得其一而失其一者也。汗亦止不殺。

李旱、衞雙、劉忠、張豪、張眞，皆盛所厚也，而穆引以為腹心，旱、雙得出入至盛所，潛與盛結謀。丁未，穆擊堤、加難等，破之。庚戌，饗將士，汗、穆皆醉，盛夜如廁，因踰垣入于東宮，與旱等共殺穆。時軍未解嚴，皆聚在穆舍，聞盛得出，呼躍爭先，攻汗，斬之。汗子魯公和、陳公揚分屯令支、白狼，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盛遣旱、眞襲誅之。堤、加難亡匿，捕得，斬之。於是內外帖然，士女相慶。宇文拔率壯士數百來赴，宇文拔自遼西來也。盛拜拔為大宗正。

辛亥，告于太廟，令曰︰「賴五祖之休，五祖，謂慕容涉歸、廆、皝、儁、垂，凡五廟。文武之力，宗廟社稷幽而復顯。不獨孤眇眇之身免不同天之責，禮記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凡在臣民皆得明目當世。」因大赦，改元建平。盛謙不敢稱尊號，以長樂王攝行統制。盛，字道運，寶之庶長子也。樂，音洛。諸王皆降稱公，以東陽公根為尚書左僕射，衞倫、陽璆、魯恭、王滕『章︰十二行本「滕」作「騰」；乙十一行本同。』為尚書，璆，渠尤翻。悅眞為侍中，陽哲為中書監，張通為中領軍，自餘文武各復舊位。改諡寶曰惠閔皇帝，廟號烈宗。

初，太原王奇舉兵建安，南、北之人翕然從之。南人，謂自中原來者；北人，則鮮卑也。蘭汗遣其兄子全討奇，奇擊滅之，匹馬不返，進屯乙連。盛旣誅汗，命奇罷兵。奇用丁零嚴生、烏桓王龍之謀，遂不受命，甲寅，勒兵三萬餘人進至橫溝，去龍城十里。盛出擊，大破之，執奇而還，斬其黨與百餘人，賜奇死，桓王之嗣遂絕。慕容恪封太原王，諡曰桓。楚莊王滅若敖氏而赦箴尹克黃，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以慕容恪之輔成燕業，而可使之絕祀乎！羣臣固請上尊號，上，時掌翻。盛弗許。

**19**魏王珪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至及臘。魏都平城，置代尹及司州於平城。杜佑曰︰後魏都平城，今雲中郡治。雲中縣是今馬邑郡；北平城卽今郡，隋為雲內縣恆安鎭。此所謂宗廟，卽代都之東廟也。

**20**桓玄求為廣州，會稽王道子忌玄，會，工外翻。不欲使居荊州，因其所欲，以玄為督交·廣二州軍事、廣州刺史；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以道子割其四郡使王愉督之，上疏言︰「江州內地，江州治尋陽，在江南，故云內地。而西府北帶寇戎，晉以京口為北府，歷陽為西府。豫州治歷陽，在江西，故云北帶寇戎。不應使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謂譙王尚之及弟休之也。說，輸芮翻；下同。復秉機權，復，扶又翻；下同。過於國寶；欲假朝威削弱方鎭，朝，直遙翻。懲艾前事，為禍不測，艾，倪祭翻。今及其謀議未成，宜早圖之。」恭以為然，以告殷仲堪、桓玄。仲堪、玄許之，推恭為盟主，刻期同趣京師。趣，七喻翻。

時內外疑阻，津邏嚴急，邏，郞佐翻，巡也。津邏者，凡江津之要皆置邏卒。仲堪以斜絹為書，內箭簳中，簳，古旱翻。字林曰︰箭笴也。合鏑漆之，鏑，箭鏃也。因庾楷以送恭。恭發書，絹文角戾，不復能辨仲堪手書，戾，曲也，乖也。斜絹無邊幅，經緯不相持，故斜角乖曲。疑楷詐為之，且謂仲堪去年已違期不赴，事見上卷。今必不動，乃先期舉兵。先，悉薦翻。司馬劉牢之諫曰︰「將軍，國之元舅；會稽王，天子叔父也。會稽王又當國秉政，曏為將軍戮其所愛王國寶、王緒，又送王廞書，事見上卷。為，于偽翻。其深伏將軍已多矣。頃所授任，雖未允愜，亦非大失。割庾楷四郡以配王愉，於將軍何損！晉陽之甲，豈可數興乎！」數，所角翻。恭不從，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兄弟。

道子使人說楷曰︰「昔我與卿，恩如骨肉，楷先黨於王國寶，道子亦親之。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可謂親矣。此必太元二十一年庾楷赴難時事。卿今棄舊交，結新援，忘王恭疇昔陵侮之恥乎！王恭以元舅之親，風神簡貴，志氣方嚴，視庾楷蔑如也，故道子以為陵侮楷。若欲委體而臣之，使恭得志，必以卿為反覆之人，安肯深相親信！首身且不可保，況富貴乎！」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尋勒兵而至，恭不敢發。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去年之事，我亦俟命而動。我事相王，無相負者。相王不能拒恭，反殺國寶及緒，自爾已來，自爾以來，猶今言自那時以來也。又爾，言如此也。誰敢復為相王盡力者！復，扶又翻。為，于偽翻。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返，朝廷憂懼，內外戒嚴。

會稽世子元顯言於道子曰︰「前不討王恭，故有今日之難。今若復從其欲，難，乃旦翻。復，扶又翻。則太宰之禍至矣。」道子時為太宰。道子不知所為，悉以事委元顯，日飲醇酒而已。元顯聰警，頗涉文義，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己任。附會之者，謂元顯神武，有明帝之風。

殷仲堪聞恭舉兵，自以去歲後期，乃勒兵趣發。趣，讀曰促。仲堪素不習為將，將，息亮翻。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相，息亮翻。使佺期帥舟師五千為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兵二萬，相繼而下。帥，讀曰率。佺期自以其先漢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門地，謂江左莫及。有以比王珣者，佺期猶恚恨。而時流以其晚過江，婚宦失類；佺期曾祖準，晉太常。自震至準七世，有名德。祖林，少有才望，值亂沒胡。父亮，少仕偽朝，後歸晉，比王、謝諸家為晚。亮及佺期皆以武力為官，又與傖荒為婚，故云失類。時流，猶言時輩也。恚，於避翻。佺期及兄廣、弟思平、從弟孜敬皆粗獷，從，才用翻。獷，古猛翻。獷獷，不可附。每排抑之。佺期常慷慨切齒，欲因事際以逞其志，故亦贊成仲堪之謀。

八月，佺期、玄奄至湓口，湓口，湓浦口也，晉人於此築城置戍。今其地在江州德化縣西一里。湓，蒲奔翻。王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孫亮太平二年，分豫章東部都尉立臨川郡，隋、唐為撫州。玄遣偏軍追獲之。

**21**燕以河間公熙為侍中、車『嚴︰「車」改「驃」。』騎大將軍、中領軍、司隸校尉，城陽公元為衞將軍。元，寶之子也。又以劉忠為左將軍，張豪為後將軍，並賜姓慕容氏。李旱為中常侍、輔國將軍，衞雙為前將軍，張順為鎭西將軍，昌黎尹張眞為右將軍；燕都龍城，以昌黎太守為昌黎尹。皆封公。

**22**乙亥，燕步兵校尉馬勒『章︰十二行本「勒」作「勤」；乙十一行本同。』等謀反，伏誅；事連驃騎將軍高陽公崇、崇弟東平公澄，皆賜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23**寧朔將軍鄧啓方、南陽太守閭丘羨將兵二萬擊南燕，燕自慕容寶之敗，北歸龍城，慕容德稱號於滑臺，故稱南燕以別之。與南燕中軍將軍法、撫軍將軍和戰於管城，魏收志，滎陽郡京縣有管城，故管城邑也。杜預曰︰在京縣東北。啓方等兵敗，單騎走免。

**24**魏王珪命有司正封畿，宋白曰︰魏道武都平城，東至上谷軍都關，西至河，南至中山隘門塞，北至五原，地方千里，以為甸服。標道里，平權衡，審度量；遣使循行郡國，使，疏吏翻。行，下孟翻。舉奏守宰不法者，親考察黜陟之。

**25**九月，辛卯，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為征討都督；遣衞將軍王珣、右將軍謝琰將兵討王恭，譙王尚之將兵討庾楷。

**26**乙未，燕以東陽公根為尚書令，張通為左僕射，衞倫為右僕射；慕容豪為幽州刺史，鎭肥如。

**27**己亥，譙王尚之大破庾楷於牛渚，楷單騎奔桓玄。為後玄殺楷張本。會稽王道子以尚之為豫州刺史，弟恢之為驃騎司馬、丹楊尹，允之為吳國內史，休之為襄城太守，元帝渡江，以丹楊春穀縣置襄城郡。各擁兵馬以為己援。乙巳，桓玄大破官軍於白石。白石在巢縣界。水經註︰栅江水導源巢湖東，左會清溪水，謂之清溪口。栅水又東，左會白石山水，水發白石山西，逕李鵲城南，西南注栅水。玄與楊佺期進至橫江；尚之退走，恢之所領水軍皆沒。丙午，道子屯中堂，元顯守石頭；己酉，王珣守北郊，謝琰屯宣陽門以備之。宣陽門，建康城南面西頭第一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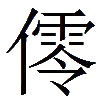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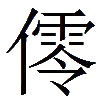
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旣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為爪牙而但以部曲將遇之，將，卽亮翻。牢之負其才，深懷恥恨。元顯知之，遣廬江太守高素說牢之，高素亦北府將，故使說之。說，式芮翻；下可說同。使叛恭，許事成卽以恭位號授之；又以道子書遺牢之，為陳禍福。遺，于季翻。為，于偽翻。牢之謂其子敬宣曰︰「王恭昔受先帝大恩，今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數舉兵向京師，數，所角翻。吾不能審恭之志，事捷之日，必能為天子相王之下乎？相王，謂道子也。吾欲奉國威靈，以順討逆，何如？」敬宣曰︰「朝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恭恃其兵威，暴蔑王室。蔑之者，視之若無也。大人親非骨肉，義非君臣，雖共事少時，意好不協，少時，言不多時也。少，詩紹翻。好，呼到翻。今日討之，於情義何有！」恭參軍何澹之知其謀，以告恭。澹，徒覽翻。

恭以澹之素與牢之有隙，不信。乃置酒請牢之，於衆中拜之為兄，精兵堅甲，悉以配之，王恭素以部曲將遇牢之，及聞何澹之言，則拜之為兄，此豈能得其死力邪？適足以速其背己耳。使帥帳下督顏延為前鋒。帥，讀曰率。牢之至竹里，斬延以降；降，戶江翻。遣敬宣及其壻東莞太守高雅之還襲恭。東莞，漢舊縣；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南渡後，又置南東莞郡於晉陵界。莞，音官。恭方出城曜兵，敬宣縱騎橫擊之，騎，奇寄翻；下同。恭兵皆潰。恭將入城，雅之已閉城門。恭單騎奔曲阿，素不習馬，髀中生瘡。曲阿人殷確，恭故吏也，以船載恭，將奔桓玄，至長塘湖，長塘湖在晉陵延陵縣。杜佑曰︰在潤州金壇縣。風土記︰陽羨縣有洮湖，別名長塘湖。洮，余招翻。單鍔曰︰長塘湖在義興西。為人所告，獲之，送京師，斬於倪塘。倪塘在建康東北方山埭南，倪氏築塘，因以為名。恭臨刑，猶理須鬢，神色自若，須，與鬚同。謂監刑者曰︰「我闇於信人，所以至此；自悔悉以軍事委劉牢之也。監，工銜翻。原其本心，豈不忠於社稷邪！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幷其子弟黨與皆死。以劉牢之為都督兗、青、冀、幷、徐、揚州晉陵諸軍事以代恭。

俄而楊佺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元顯自竹里馳還京師，遣丹楊尹王愷等發京邑士民數萬人據石頭以拒之。佺期、玄等上表理王恭，求誅劉牢之。牢之帥北府之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帥，讀曰率。佺期、玄見之失色，回軍蔡洲。蔡洲，在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朝廷未知西軍虛實，仲堪等擁衆數萬，充斥郊畿，內外憂逼。言內憂而外逼也。

左衞將軍桓脩，沖之子也，言於道子曰︰「西軍可說而解也，說，輸芮翻。脩知其情矣。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旣破滅，西軍沮恐。沮恐，言氣沮而心恐也。沮，在呂翻。今若以重利啗玄及佺期，啗，徒覽翻，餌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為江州刺史；召郗恢為尚書，以佺期代恢為都督梁·雍·秦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以脩為荊州刺史，權領左衞文武之鎭，左衞文武，左衞將軍府之僚屬及部曲也。之，往也。郗，丑之翻。雍，於用翻。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黜仲堪為廣州刺史，遣仲堪叔父太常茂宣詔，敕仲堪回軍。

**28**張驤子超收合三千餘家據南皮，自號烏桓王，抄掠諸郡。張驤，烏桓種也；奉燕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九年；歸魏見上卷元年。驤，思將翻。抄，楚交翻。魏王珪命庾岳討之。

**29**楊軌屯廉川，收集夷、夏，衆至萬餘。夏，戶雅翻。王乞基謂軌曰︰「禿髮氏才高而兵盛，且乞基之主也，不如歸之。」軌乃遣使降於西平王烏孤。降，戶江翻。軌尋為羌酋梁飢所敗，酋，慈由翻。敗，補邁翻。西奔海，闞駰曰︰金城臨羌縣西有卑和羌海。酈道元曰︰古西零之地也。，音憐。襲乙弗鮮卑而據其地。烏孤謂羣臣曰︰「楊軌、王乞基歸誠於我，卿等不速救，使為羌人所覆，孤甚愧之。」平西將軍渾屯曰︰渾，古有是姓。左傳鄭有渾罕，衞有渾良夫。吐谷渾氏後改為渾姓。渾，戶昆翻。「梁飢無經遠大略，可一戰擒也。」

飢進攻西平，西平人田玄明執太守郭倖而代之，以拒飢，遣子為質於烏孤。質，音致。烏孤欲救之，羣臣憚飢兵強，多以為疑。左司馬趙振曰︰「楊軌新敗，呂氏方強，洪池以北，未可冀也，洪池，嶺名，在涼州姑臧之南。唐涼州有洪池府。嶺南五郡，庶幾可取。嶺南，謂洪池嶺南也。五郡，謂廣武、西平、樂都、澆河、湟河也。幾，居希翻。大王若無開拓之志，振不敢言；若欲經營四方，此機不可失也。使羌得西平，華、夷震動，非我之利也。」烏孤喜曰︰「吾亦欲乘時立功，安能坐守窮谷乎！」廉川在塞外，故謂之窮谷。乃謂羣臣曰︰「梁飢若得西平，保據山河，不可復制。西平據湟河之要，有大、小榆谷之饒，故云然。復，扶又翻；下同。飢雖驍猛，驍，堅堯翻。軍令不整，易破也。」易，以豉翻。遂進擊飢，大破之。飢退屯龍支堡。唐鄯州有龍支縣。劉昫曰︰龍支，漢允吾縣地。此時當為西平界。烏孤進攻，拔之，飢單騎奔澆河，澆河，吐谷渾之地，呂光開以為郡，隋、唐之廓州卽其地也。澆，堅堯翻。水洄洑曰澆。此郡蓋置於洮河洄曲處。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賀蘭山。劉昫曰︰廓州，隋澆河郡，治廣威縣，卽後漢燒當羌之地，前涼置湟河郡，後魏置石城郡，廢帝因縣內化隆谷置化隆縣，後周置廓州，唐天寶元年，改為廣威縣，管下有達化縣。吐渾澆河城，在縣西百二十里。杜佑曰︰澆河城，吐谷渾阿豺所築。俘斬數萬。以田玄明為西平內史。樂都太守田瑤、樂都，註已見二十六卷漢宣帝神爵元年。五代志︰西平郡湟水縣，後周置樂都郡。觀此，則呂氏已置郡矣。杜佑曰︰湟水一名樂都水，唐鄯州治。樂，音洛。湟河太守張裯、裯，除留翻。湟河郡蓋置於此地。澆河太守王稚皆以郡降，降，戶江翻。嶺南羌、胡數萬落皆附於烏孤。

**30**西秦王乾歸遣秦州牧益州、武衞將軍慕兀、「慕兀」，晉書·載記作「慕容兀」。慕兀蓋亦乞伏氏，載記誤也。冠軍將軍翟瑥帥騎二萬伐吐谷渾。冠，古玩翻。瑥，音溫。

**31**冬，十月，癸酉，燕羣臣復上尊號，復，扶又翻。上，時掌翻。丙子，長樂王盛始卽皇帝位，樂，音洛。大赦，尊皇后段氏曰皇太后，太妃丁氏曰獻莊皇后。初，蘭汗之當國也，盛從燕主寶出亡，蘭妃奉事丁后愈謹。及汗誅，盛以妃當從坐，欲殺之；丁后以妃有保全之功，固爭之，得免，然終不為后。

**32**大赦。

**33**殷仲堪得詔書，大怒，得黜廣州之詔書也。趣桓玄、楊佺期進軍。趣，讀曰促。玄等喜於朝命，朝，直遙翻；下同。欲受之，猶豫未決。仲堪聞之，遽自蕪湖南歸，遣使告諭蔡洲軍士曰︰「汝輩不各自散歸，吾至江陵，盡誅汝餘口。」使，疏吏翻。餘口，謂蔡洲之軍所餘家口留在江陵者。佺期部將劉系帥二千人先歸。帥，讀曰率。玄等大懼，狼狽西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追仲堪至尋陽，及之。仲堪旣失職，倚玄等為援，玄等亦資仲堪兵，雖內相疑阻，勢不得不合。乃以子弟交質，質，音致。壬午，盟于尋陽；俱不受朝命，連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譙王尚之，幷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被，皮義翻。朝廷深憚之，內外騷然。乃復罷桓脩，復，扶又翻。以荊州還仲堪，優詔慰諭，以求和解，仲堪等乃受詔。御史中丞江績劾奏桓脩專為身計，疑誤朝廷，謂分江、雍以授桓玄、楊佺期，自取荊州也。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詔免脩官。

初，桓玄在荊州，所為豪縱，仲堪親黨皆勸仲堪殺之，仲堪不聽。及在尋陽，資其聲地，聲，謂威聲；地，謂門地。推玄為盟主，玄愈自矜倨。楊佺期為人驕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玄每以寒士裁之，佺期甚恨，密說仲堪以玄終為患，請於壇所襲之。說，輸芮翻。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旣殺玄，不可復制，復，扶又翻。苦禁之。於是各還所鎭。玄亦知佺期之謀，陰有取佺期之志，為後玄殺殷、楊張本。乃屯於夏口，引始安太守濟陰卞範之為長史以為謀主。吳孫晧甘露元年，分零陵南部都尉立始安郡，屬廣州；晉成帝度屬荊州；隋、唐為桂州之地。夏，戶雅翻。濟，子禮翻。是時，詔書獨不赦庾楷，玄以楷為武昌太守。

初，郗恢為朝廷拒西軍，為，于偽翻。玄未得江州，欲奪恢雍州，雍，於用翻。以恢為廣州。恢聞之，懼，詢於衆，衆皆曰︰「楊佺期來者，誰不戮力；若桓玄來，恐難與為敵。」桓氏世居西楚，故衆畏之。旣而聞佺期代己，乃與閭丘羨謀阻兵拒之。閭丘羨時為南陽太守，雍之部屬也。佺期聞之，聲言玄來入沔，沔，彌兗翻。以佺期為前驅。恢衆信之，望風皆潰，恢請降。降，戶江翻。佺期入府，斬閭丘羨，放恢還都，至楊口，殷仲堪陰使人殺之，及其四子，託言羣蠻所殺。

**34**西秦乞伏益州與吐谷渾王視羆戰於度周川，度周川，在臨洮塞外龍涸之西。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視羆大敗，走保白蘭山，遣子宕豈為質於西秦以請和，宕，徒浪翻。質，音致。西秦王乾歸以宗女妻之。妻，子細翻。

**35**涼建武將軍李鸞以興城降於禿髮烏孤。興城在允吾縣西南龍支堡之東。

**36**十一月，以琅邪王德文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虜將軍元顯為中領軍，領軍將軍王雅為尚書左僕射。

**37**辛亥，魏王珪命尚書吏部郞鄧淵立官制，協音律，儀曹郞清河董謐制禮儀，三公郞王德定律令，吏部、儀曹、三公郞，皆曹魏所置。太史令鼂崇考天象，鼂，直遙翻。吏部尚書崔宏總而裁之，以為永式。淵，羌之孫也。鄧羌，苻秦之名將。

**38**楊軌、王乞基帥戶數千自歸於西平王烏孤。帥，讀曰率；下同。

**39**十二月，己丑，魏王珪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天興。命朝野皆束髮加帽。朝，直遙翻；下同。說文曰︰帽，小兒蠻夷蒙頭衣。晉書·輿服志曰︰帽，猶冠也，義取於蒙覆其首；其本纚也。古者冠無幘，冠下有纚，以繒為之。後世施幘於冠，因復裁纚為帽，自乘輿宴居下至庶人無爵者皆服之。江左時，野人已著帽，人士亦往往而然，但其頂圓耳，後乃高其屋云。纚，所爾翻。追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為皇帝；魏諡毛為成皇帝。五世至推寅，南遷大澤，方千餘里，諡宣皇帝。七世至鄰始南出，居匈奴故地，諡獻皇帝。獻帝之子曰詰汾，諡聖武皇帝。諡六世祖力微曰神元皇帝，廟號始祖；祖什翼犍曰昭成皇帝，廟號高祖；父寔曰獻明皇帝。諡力微曰神元皇帝，子沙漠汗曰文皇帝，沙漠汗之子弗政曰思皇帝。弗政卒，力微之子祿官立，諡曰昭皇帝，分國為三部，猗㐌、猗盧，沙漠汗之二子，與祿官分統三部。猗㐌西略，服屬諸國，諡曰桓皇帝。猗盧自祿官之卒，合三部為一，又助晉國以益強，諡穆皇帝。猗盧死，祿官之子鬱律繼之，諡平文皇帝。鬱律弒，猗㐌之子賀傉立，諡惠皇帝。賀傉卒，弟紇那立，諡煬皇帝。翳魏者，鬱律之子，國人逐紇那而立之，諡烈皇帝。魏之舊俗，孟夏祀天及東廟，宗廟在東，蓋亦左祖之義。季夏帥衆卻霜於陰山，孟秋祀天於西郊。至是，始依倣古制，定郊廟朝饗禮樂，然惟孟夏祀天親行，杜佑曰︰魏道武天賜二年，祀天于西郊，為方壇，東為二陛，土陛無等，周垣四門，各依方色為名。置木主七於壇上，牲用白犢、黃駒、白羊各一。祭之日，帝御大駕至郊所，立青門內，近南，西面；內朝臣皆位於壇北，外朝臣及大人、方客咸位於青門外，后率六宮自黑門入，列於青門內，近北，並西面。廩犧令掌牲，陳於壇前。女巫執鼓，立於壇東，西面。帝七族子弟七子執酒在巫南，西面北上。女巫升壇搖鼓，帝拜，后肅拜，內外百官拜祀訖，乃殺牲七；執酒七人，西向，以酒洒天、神主，復拜。如此者三，禮畢而退。自是歲一祭。其餘多有司攝事。又用崔宏議，自謂黃帝之後，魏收曰︰魏之先出自黃帝，黃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其後世為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謂后為「跋」，故以托跋為氏。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代都，東至代郡，魏都平城，以平城為代都，依漢建國之名也。漢平城縣本屬鴈門郡，而代郡治桑乾，後漢徙高柳，晉徙平舒。魏收地形志之上谷郡，晉之代郡也，唐為蔚州之地。魏之代都，唐為雲州雲中縣之地。西及善無，南極陰館，善無縣，漢屬鴈郡，後漢屬定襄郡，元魏天平二年置善無郡。班志，陰館縣屬鴈門郡，本熡煩鄕，景帝後三年置。陰館縣有累頭山，治水所出。五代史志，代州鴈門縣有纍頭山。則漢之陰館縣已倂入鴈門縣矣。北盡參合，皆為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師『張︰「師」作「帥」。』以監之。魏書作「八部帥」。八部帥勸課農耕，量校收入，以為殿最。監，工銜翻。

**40**己亥，燕幽州刺史慕容豪、尚書左僕射張通、昌黎尹張順坐謀反誅。

**41**初，琅邪人孫泰學妖術於錢唐杜子恭，妖，於驕翻。士民多奉之。王珣惡之，惡，烏路翻。流泰於廣州。王雅薦泰於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因王恭之亂，以討恭為名，收合兵衆，聚貨鉅億，億億為鉅億。三吳之人多從之；識者皆憂其為亂，以中領軍元顯與之善，無敢言者。會稽內史謝輶發其謀，輶，夷周翻，又音酉。己酉，會稽王道子使元顯誘而斬之，會，工外翻。誘，音酉。幷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泰蟬蛻不死，蟬解殼曰蛻。神仙家有尸解之說，言尸解登仙，如蟬之蛻殼也。蛻，輸芮翻，又吐外翻。就海中資給恩。恩乃聚合亡命百餘人，以謀復讎。為後孫恩反張本。

**42**西平王禿髮烏孤更稱武威王。更，工衡翻。

**43**是歲，楊盛遣使附魏，魏以盛為仇池王。使，疏吏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一

## 晉紀三十三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上章困敦（庚子），凡二年。

安皇帝丙

**隆安三年**（己亥、三九九）

**1**春，正月，辛酉，大赦。

**2**戊辰，燕昌黎尹留忠謀反，誅；事連尚書令東陽公根、尚書段成，皆坐死；遣中衞將軍衞雙就誅忠弟『章︰十二行本「弟」下有「幽州刺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夾註「弟幽州刺史志於凡」八字作正文。』志於凡城。以衞將軍平原公元為司徒、尚書令。

**3**庚午，魏主珪北巡，分命大將軍常山王遵等三軍從東道出長川，長川在禦夷鎭西北，大漠之東垂也。下所謂西道、中道，蓋絕漠分為三路。鎭北將軍高涼王樂眞等七軍從西道出牛川，珪自將大軍從中道出駮髯水以襲高車。將，卽亮翻。駮，北角翻。髯，而占翻。

**4**壬午，燕右將軍張眞、城門校尉和翰坐謀反，誅。

**5**癸未，燕大赦，改元長樂。樂，音洛。燕主盛每十日一自決獄，不加拷掠，多得其情。拷，音考。掠，音亮。史言慕容盛以聰察殺身。

**6**武威王烏孤徙治樂都，治，直之翻。樂，音洛。以其弟西平公利鹿孤鎭安夷，安夷縣，漢屬金城郡，晉分屬西平郡。廣武公傉檀鎭西平，西平治樂都縣，唐鄯州之湟水縣也。傉，奴沃翻。叔父素渥鎭湟河，若留鎭澆河，從弟替引鎭嶺南，嶺南，卽洪池嶺之南。洛回鎭廉川，從叔吐若留鎭浩亹；從，才用翻。浩亹在樂都之東，隋、唐倂入湟水縣。浩，音誥；亹，音門。夷、夏俊傑，夏，戶雅翻。隨才授任，內居顯位，外典郡縣，咸得其宜。

烏孤謂羣臣曰︰「隴右、河西，本數郡之地，漢時河西置武威、張掖、酒泉四郡；隴右置隴西、金城二郡。遭亂，分裂至十餘國，呂氏、乞伏氏、段氏最強，今欲取之，三者何先？」楊統曰︰「乞伏氏本吾之部落，終當服從。乞伏與禿髮氏，皆鮮卑也。段氏書生，無能為患，且結好於我，攻之不義。好，呼到翻。呂光衰耄，嗣子微弱，謂光以子紹為嗣也。纂、弘雖有才而內相猜忌，若使浩亹、廉川乘虛迭出，彼必疲於奔命，不過二年，兵勞民困，則姑臧可圖也。姑臧，呂光所都。姑臧舉，則二寇不待攻而服矣。」烏孤曰︰「善！」

**7**二月，丁亥朔，魏軍大破高車三十餘部，獲七萬餘口，馬三十餘萬匹，牛羊百四十餘萬頭。衞王儀別將三萬騎絕漠千餘里，將，卽亮翻。破其七部，獲二萬餘口，馬五萬餘匹，牛羊二萬餘頭。高車諸部大震。

**8**林邑王范達陷日南、九眞，遂寇交趾，太守杜瑗擊破之。瑗，于眷翻。

**9**庚戌，魏征虜將軍庾岳破張超於勃海，斬之。張超據南皮，見上卷上年。

**10**段業卽涼王位，改元天璽；是為北涼。璽，斯氏翻。以沮渠蒙遜為尚書左丞，沮，子余翻。梁中庸為右丞。

**11**魏主珪大獵於牛川之南，以高車人為圍，周七百餘里；因驅其禽獸，南抵平城，使高車築鹿苑，廣數十里。廣，古曠翻。三月，己未，珪還平城。

甲子，珪分尚書三十六曹及外署，凡置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夫主之。八部大夫，恐當作「八部大人」。魏王珪天興元年，置八部大人於皇城，四方、四維一面置一人，以擬八座，謂之八國，各有屬官，常侍、待詔直左右，出入王命。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

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凡有幾何，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以至于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憂不集。」珪從之，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魏主珪之崇文如此，而魏之儒風及平涼州之後始振，蓋代北以右武為俗，雖其君尚文，未能回也。嗚呼！平涼之後，儒風雖振，而北人胡服，至孝文遷洛之時，未盡改也。用夏變夷之難如是夫！勝，音升。好，呼到翻。索，昔客翻。

**12**初，秦王登之弟廣帥衆三千依南燕王德，德以為冠軍將軍，處之乞活堡。帥，讀曰率。冠，古玩翻。乞活堡，晉惠帝時諸賊保聚之地。處，昌呂翻。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復，扶又翻。廣乃自稱秦王，擊南燕北地王鍾，破之。是時，滑臺孤弱，德徙滑臺，事見上卷上年。土無十城，衆不過一萬，鍾旣敗，附德者多去德而附廣。德乃留魯陽王和守滑臺，自帥衆討廣，斬之。帥，讀曰率；下同。

燕主寶之至黎陽也，事見上卷上年。魯陽王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故潛引晉軍至管城，事亦見上卷上年。欲因德出戰而作亂。旣而德不出，辯愈不自安。及德討苻廣，辯復勸和反，復，扶又翻；下可復同。和不從，辯乃殺和，以滑臺降魏。降，下江翻。魏行臺尚書和跋在鄴，帥輕騎自鄴赴之，騎，奇寄翻。旣至，辯悔之，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郞鄧暉說之，鄧暉，魏之鄴臺尚書郞也。說，輸芮翻。辯乃開門內跋，跋悉收德宮人府庫。德遣兵擊跋，跋逆擊，破之，又破德將桂陽王鎭，將，卽亮翻。俘獲千餘人。陳、潁之民多附於魏。陳、潁，陳郡、潁川也。

南燕右衞將軍慕容雲斬李辯，帥將士家屬二萬餘口出滑臺赴德。帥，讀曰率。德欲攻滑臺，韓範曰︰「嚮也魏為客，吾為主人；今也吾為客，魏為主人。人心危懼，不可復戰，復，扶又翻。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微韓範之言，德若進攻滑臺，必至喪敗，固不待慕容超之時也。張華曰︰「彭城，楚之舊都，項羽都彭城，故云然。可攻而據之。」北地王鍾等皆勸德攻滑臺。尚書潘聰曰︰「滑臺四通八達之地，滑臺當河津之要，魏自北渡河而南向晉，從清水入河，秦沿渭順河而下，皆湊於滑臺。又其城旁無山陵可依，車騎、舟師皆可以騁，故謂之四通八達之地。北有魏，南有晉，西有秦，居之未嘗一日安也。彭城土曠人稀，平夷無嶮，且晉之舊鎭，未易可取。易，以豉翻。又密邇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戰者，吳之所長，我之所短也。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十餘萬，左有負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廣固城曹嶷所築，嶷，魚力翻。地形阻峻，足為帝王之都。三齊英傑，思得明主以立功於世久矣。辟閭渾昔為燕臣，孝武太元十九年，辟閭渾為慕容農所破，遂臣於燕。今宜遣辯士馳說於前，大兵繼踵於後，若其不服，取之如拾芥耳。兼弱攻昧，取亂侮亡，自三代之時仲虺已有是言，夫子定書，弗之删也。後人泥古，專言王者之師，以仁義行之，若宋襄公可以為鑒矣。說，輸芮翻。旣得其地，然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用荀彧說魏武之言。伺，相吏翻。德猶豫未決。沙門竺朗素善占候，竺，朗之俗姓。德使牙門蘇撫問之，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興邦之言也。且今歲之初，彗星起奎、婁，掃虛、危；彗者，除舊布新之象，奎、婁為魯，虛、危為齊。晉·天文志︰奎、婁、胃，魯、徐州。虛、危，齊、青州。彗，祥歲翻，又旋芮翻，又徐醉翻。宜先取兗州，巡撫琅邪，至秋乃北徇齊地，此天道也。」撫又密問以年世，朗以周易筮之曰︰「燕衰庚戌，年則一紀，世則及子。」其後燕亡於義熙六年，歲在上章閹茂。上章，庚也；閹茂，戌也。撫還報德，德乃引師而南，兗州北鄙諸郡縣皆降之。降，戶江翻；下同。德置守宰以撫之，禁軍士無得虜掠。百姓大悅，牛酒屬路。屬，之欲翻。

**13**丙子，魏主珪遣建義將軍庾眞、越騎校尉奚斤擊庫狄、宥連、侯莫陳三部，皆破之，其後庫狄、侯莫陳二姓皆貴顯，而宥連之種微矣。追奔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4**己卯，追尊帝所生母陳夫人為德皇太后。

**15**夏，四月，鮮卑疊掘河內帥戶五千降于西秦。西秦王乾歸以河內為疊掘都統，以宗女妻之。疊掘亦鮮卑一種也；河內其名。掘，其月翻。妻，七細翻。

**16**甲午，燕大赦。

**17**會稽王道子有疾，會，工外翻。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知朝望去之，乃諷朝廷解道子司徒、揚州刺史。朝，直遙翻；下同。乙未，以元顯為揚州刺史。道子醒而後知之，大怒，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為謀主，會，工外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為元顯、張法順俱被誅張本。

**18**燕散騎常侍餘超、左將軍高和等坐謀反，誅。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9**涼太子紹、太原公纂將兵伐北涼，河西四郡，張掖在北，故號北涼。將，卽亮翻。北涼王業求救於武威王烏孤，烏孤遣驃騎大將軍利鹿孤及楊軌救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業將戰，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鮮卑之強，有窺窬之志，禿髮，本鮮卑種也。沮，子余翻。紹、纂深入，置兵死地，不可敵也。今不戰則有泰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業從之，按兵不戰。紹、纂引兵歸。

六月，烏孤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鎭西平，召車騎大將軍傉檀入錄府國事。傉，奴沃翻。

**20**會稽世子元顯自以少年，不欲頓居重任；少，詩照翻。戊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司徒。

**21**魏前河間太守『章︰十二行本「守」下有「范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盧溥帥其部曲數千家就食漁陽，遂據有數郡。秋，七月，己未，燕主盛遣使拜溥幽州刺史。為下魏黜張袞、襲禽盧溥張本。帥，讀曰率。使，疏吏翻。

**22**辛酉，燕主盛下詔曰︰「法例律，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戰國時，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盜賊，盜賊須劾捕，故著網、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假借、不廉、淫侈、踰制，以為雜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減。故所著六篇，皆罪名之制也。漢蕭何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魏陳羣等采漢律，制新律十八篇。集罪例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略、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分以為劫略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令丙有詐自復免，事類衆多，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分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斷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分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分為請賕律。盜律有勃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傜役，具律有出賣，科有擅作脩舍事，分為興擅律。興律有乏傜、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廐律有乏軍、乏興及舊典有奉法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不宜復以為法，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廐置、乘傳、副車、食廚，後漢但設騎置，無車馬，而律猶著其文，則為虛設，故除廐律，取其可用合科者為郵驛令。告劾律上言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庸坐贓事，以為償贓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舉劾，以贖論；其不見、不知者不坐，科條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定以為免坐律。晉初賈充定法，就漢九章增十一篇，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賕、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衞禁、違制，撰周官為諸侯律，合二十篇。孔穎達曰︰古之贖罪皆用銅，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金相敵。漢及後魏，贖罪皆用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絹十匹。今律乃復依古贖銅。此不足以懲惡而利於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勿復輸金帛。」復，扶又翻。

**23**西秦丞相南川宣公出連乞都卒。南川，地名。宣，諡也。

**24**秦齊公崇、鎭東將軍楊佛嵩寇洛陽，河南太守隴西辛恭靖嬰城固守。雍州刺史楊佺期遣使求救於魏常山王遵，雍，於用翻。使，疏吏翻；下同。魏主珪以散騎侍郞西河張濟為遵從事中郞以報之。佺期問於濟曰︰「魏之伐中山，戎士幾何？」濟曰︰「四十餘萬。」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佺期曰︰「以魏之強，小羌不足滅也。且晉之與魏，本為一家，謂猗盧救劉琨時也。今旣結好，好，呼到翻。義無所隱。此間兵弱糧寡，洛陽之救，恃魏而已。若其保全，必有厚報；若其不守，與其使羌得之，不若使魏得之。」若楊佺期者，豈可使之扞禦封疆哉！濟還報。八月，珪遣太尉穆崇將六萬騎往救之。

**25**燕遼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內，燕遼西郡治令支。恐燕主盛疑之，累徵不赴。以其家在龍城，未敢顯叛，陰召魏兵，許以郡降魏；降，戶江翻；下同。遣使馳詣龍城，廣張寇勢。盛曰︰「此必詐也。」召使者詰問，詰，去吉翻。果無事實。盛盡滅朗族；丁酉，遣輔國將軍李旱討之。

**26**初，魏奮武將軍張袞以才謀為魏主珪所信重，委以腹心。珪問中州士人於袞，袞薦盧溥及崔逞，珪皆用之。

珪圍中山久未下，軍食乏，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問計於羣臣，逞為御史中丞，對曰︰「桑椹可以佐糧；飛鴞食椹而改音，詩人所稱也。」珪雖用其言，聽民以椹當租，然以逞為侮慢，心銜之。詩︰翩彼飛鴞，集于泮林，食我桑椹，懷我好音。註云︰鴞，惡聲之鳥也。鴞恆惡鳴，今食桑椹，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珪本北人而入中原，故銜逞以為侮慢。秦人寇襄陽，雍州刺史郗恢以書求救於魏常山王遵曰︰「賢兄虎步中原。」珪以恢無君臣之禮，命袞及逞為復書，必貶其主。袞、逞謂帝為貴主。珪怒曰︰「命汝貶之而謂之『貴主』，何如『賢兄』也！」逞之降魏也，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以天下方亂，恐無復遺種，種，章勇翻。使其妻張氏與四子留冀州，逞獨與幼子賾『嚴︰「賾」改「頤」。』詣平城，賾，士革翻。所留妻子遂奔南燕。珪幷以是責逞，賜逞死。盧溥受燕爵命，侵掠魏郡縣，殺魏幽州刺史封沓干。珪謂袞所舉皆非其人，黜袞為尚書令史。袞乃闔門不通人事，惟手校經籍，歲餘而終。

燕主寶之敗也，中書令、民部尚書封懿降於魏。珪以懿為給事黃門侍郞、都坐大官。魏官有三都大官︰都坐大官、外都大官、內都大都。坐，徂臥翻。珪問懿以燕氏舊事，懿應對疏慢，亦坐廢於家。珪蓋自疑，以為衣冠之士慢之也。

**27**武威王禿髮烏孤醉，走馬傷脅而卒，遺令立長君。長，知兩翻。國人立其弟利鹿孤，諡烏孤曰武王，廟號烈祖。利鹿孤大赦，徙治西平。

**28**南燕王德遣使說幽州刺史辟閭渾，欲下之；晉氏南渡，僑立幽、冀、青、幷四州於江北；秦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是其證也。孝武太元之季，復取齊地，徙幽、冀二州於齊，是後鎭齊者，率領青、冀二州刺史。渾領幽州刺史，蓋自北而南，未純為晉臣，使領幽州而鎭廣固也。說，輸芮翻。渾不從；德遣北地王鍾帥步騎二萬擊之。帥，讀曰率。德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德自琅邪引兵而北，以南海王法為兗州刺史，鎭梁父。父，音甫。進攻莒城，守將任安委城走。德以潘聰為徐州刺史，鎭莒城。莒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晉分屬東莞郡。將，卽亮翻。任，音壬。蘭汗之亂，燕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辟閭渾，渾表為勃海太守；及德至，孚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德大喜曰︰「孤得青州不為喜，喜得卿耳！」遂委以機密。北地王鍾傳檄青州諸郡，諭以禍福。辟閭渾徙八千餘家入守廣固，遣司馬崔誕戍薄荀『張︰「荀」作「苟」。』固，平原太守張豁戍柳泉；薄荀，蓋人姓名，遇亂聚衆保固此地，因以為名。齊人率謂保聚之地為固。漢書·地理志︰北海郡有柳泉侯國，後漢、晉省。誕、豁承檄皆降於德。渾懼，攜妻子奔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之，及於莒城，斬之。渾子道秀自詣德，請與父俱死。德曰︰「父雖不忠以辟閭渾背燕為不忠。而子能孝。」特赦之。渾參軍張瑛為渾作檄，瑛，音英。為，于偽翻。辭多不遜，德執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生，事見十二卷高祖十一年。臣遭陛下而死，比之古人，竊為不幸耳！」德殺之。遂定都廣固。

**29**燕李旱行至建安，燕主盛急召之，羣臣莫測其故。九月，辛未，復遣之。李朗聞其家被誅，被，皮義翻。擁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還，謂有內變，不復設備，復，扶又翻。留其子養守令支，應劭曰︰令，音鈴；師古曰︰音郞定翻。孟康曰︰支，音祗；裴松之其兒翻。自迎魏師於北平。前漢北平郡治平剛，後漢治土垠，晉治徐無，後魏治盧龍。壬子，旱襲令支，克之，遣廣威將軍孟廣平追及朗於無終，斬之。無終，春秋無終子之國，自漢以來，為縣，屬右北平。劉昫曰︰唐薊州玉田縣，漢無終縣地。

**30**秦主興以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降號稱王，下詔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將，卽亮翻。守，式又翻；下同。大赦，改元弘始。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之有政迹者賞之，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31**冬，十月，甲午，燕中衞將軍衞雙有罪，賜死。李旱還，聞雙死，懼，棄軍而亡，至板陘，陘，音刑。復還歸罪。復，扶又翻。燕主盛復其爵位，謂侍中孫勍曰︰「旱為將而棄軍，罪在不赦。勍，渠京翻。將，卽亮翻。然昔先帝蒙塵，骨肉離心，公卿失節，惟旱以宦者忠勤不懈，始終如一，事見上卷二年。故吾念其功而赦之耳。」

**32**辛恭靖固守百餘日，魏救未至，秦兵拔洛陽，獲恭靖。恭靖見秦王興，不拜，曰︰「吾不為羌賊臣！」興囚之，恭靖逃歸。自淮、漢以北，諸城多請降，送任於秦。降，戶江翻。

**33**魏主珪以穆崇為豫州刺史，鎭野王。秦旣克洛陽，魏置鎭於野王，以備其渡河侵軼。

**34**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會，工外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奴戶者，有罪沒為官奴；公卿以下至九品官及宗室、國賓、先賢之後及士人子孫占蔭以為客戶，是謂免奴為客。號曰樂屬，樂，徒各翻。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苦之。

孫恩因民心騷動，自海島帥其黨殺上虞令，上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西北距郡城百餘里。帥，讀曰率。遂攻會稽。會稽內史王凝之，羲之之子也，世奉天師道，天師道，卽張道陵之所傳也。會，工外翻。不出兵，亦不設備，日於道室稽顙跪呪。道室，奉道之室也。稽，音啓。官屬請出兵討恩，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津要，各數萬，賊不足憂也。」及恩漸近，乃聽出兵，恩已至郡下。甲寅，恩陷會稽，凝之出走，恩執而殺之，幷其諸子。凝之妻謝道蘊，奕之女也，聞寇至，舉措自若，命婢肩輿，抽刀出門，手殺數人，乃被執。被，皮義翻。吳國內史桓謙、臨海太守新秦王崇、晉書作「新蔡王崇」。崇，汝南王祐之曾孫，自其祖父以來，嗣新蔡國封。「秦」，當作「蔡」。義興太守魏隱皆棄郡走。於是會稽謝鍼、吳郡陸瓌、吳興丘尩、鍼，其廉翻。瓌，姑回翻。尩，烏光翻。義興許允之、臨海周冑、永嘉張永等及東陽、新安凡八郡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旬日之中，衆數十萬。吳興太守謝邈、永嘉太守司馬逸、嘉興公顧胤、南康公謝明慧、黃門郞謝沖、張琨、中書郞孔道等皆為恩黨所殺。邈、沖，皆安之弟子也。時三吳承平日久，民不習戰，故郡縣兵皆望風奔潰。

恩據會稽，自稱征東將軍，逼人士為官屬，號其黨曰「長生人」，民有不與之同者，戮及嬰孩，死者什七、八。醢諸縣令以食其妻子，食，祥吏翻。不肯食者，輒支解之。支解者，隨其支節解剝，若解牛然。所過掠財物，燒邑屋，焚倉廩，刊木，堙井，孔安國曰︰刊，槎其木也；堙，塞也。相帥聚於會稽，帥，讀曰率；下同。婦人有嬰兒不能去者，投於水中，曰︰「賀汝先登仙堂，我當尋後就汝。」恩表會稽王道子及世子元顯之罪，請誅之。

自帝卽位以來，內外乖異，石頭以南皆為荊、江所據，以西皆豫州所專，江水自荊、江二州界入揚州界，皆東北流；歷陽在江西，建康在江東。孫權築石頭城，蓋據江津之要衝也。京口及江北皆劉牢之及廣陵相高雅之所制，朝政所行，惟三吳而已。朝，直遙翻。及孫恩作亂，八郡皆為恩有，八郡︰會稽、臨海、永嘉、東陽、新安、吳、吳興、義興也。畿內諸縣，盜賊處處蠭起，恩黨亦有潛伏在建康者，人情危懼，常慮竊發，於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徐州刺史謝琰兼督吳興、義興軍事以討恩；劉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牢之鎭京口。

**35**西秦以金城太守辛靜為右丞相。

**36**十二月，甲午，燕燕郡太守高湖帥戶三千降魏。湖，泰之子也。為後高歡篡魏張本。降，戶江翻。

**37**丙午，燕主盛封弟淵為章武公，虔為博陵公，子定為遼西公。

**38**丁未，燕太后段氏卒，諡曰惠德皇后。

**39**謝琰擊斬許允之，迎魏隱還郡，進擊丘尩，破之，與劉牢之轉鬬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烏程縣，前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魏、晉以來屬吳興郡。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浙江。浙，之列翻。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

初，彭城劉裕，生而母死，父翹僑居京口，家貧，將棄之。同郡劉懷敬之母，裕之從母也，生懷敬未期，走往救之，斷懷敬乳而乳之。從，才用翻。斷，丁管翻。上乳，如字；下乳，人喻翻。及長，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為業，好樗蒲，為鄕閭所賤。長，知兩翻。好，呼到翻。劉牢之擊孫恩，引裕參軍事，晉、宋之制，參軍不署曹者無定員。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覘，丑廉翻。從，才用翻。裕墜岸下。賊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呼，火故翻。賊皆走，裕所殺傷甚衆。劉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共歎息。因進擊賊，大破之，斬獲千餘人。劉裕事始此。

初，恩聞八郡響應，謂其屬曰︰「天下無復事矣，復，扶又翻；下同。當與諸君朝服至建康。」言欲踐位也。朝，直遙翻。旣而聞牢之臨江，曰︰「我割浙江以東，不失作句踐！」欲如越王句踐保有會稽也。句，音鉤。戊申，牢之引兵濟江，恩聞之曰︰「孤不羞走。」江表傳︰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故恩引以為言。遂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於道，官軍競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復，扶又翻；下同。高素破恩黨於山陰，山陰縣屬會稽郡，郡城以北皆縣界。斬恩所署吳郡太守陸瓌，瓌，工回翻。吳興太守丘尩、餘姚令吳興沈穆夫。餘姚縣屬會稽郡，在郡城東二百餘里。

東土遭亂，企望官軍之至，企，去智翻。旣而牢之等縱軍士暴掠，士民失望，郡縣城中無復人跡，月餘乃稍有還者。朝廷憂恩復至，以謝琰為會稽太守、都督五郡軍事，帥徐州文武戍海浦。五郡，會稽、臨海、東陽、永嘉、新安也。今自龕山而東至蘭風、石堰、鳴鶴、松浦、蟹浦、定海，皆海浦也。帥，讀曰率。

以元顯錄尚書事。時人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塡湊，東第門可張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所親信者率皆佞諛之人，或以為一時英傑，或以為風流名士。由是元顯日益驕侈，諷禮官立議，以己德隆望重，旣錄百揆，百揆皆應盡敬。舜納于百揆。禹宅百揆。周官曰︰唐、虞稽古，建官維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皆以百揆為官名。孔安國曰︰揆，度也；舜舉八凱，使揆度百事，是言以百揆名官之義也。晉人多以百揆為百官。於是公卿以下，見元顯皆拜。時軍旅數起，國用虛竭，自司徒以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為元顯亡國敗家張本。數，所角翻。斂，力贍翻。

**40**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昏為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抑止之。玄恐終為殷、楊所滅，乃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執政，謂元顯。荊州四郡，謂長沙、衡陽、湘東、零陵也。又以玄兄偉代佺期兄廣為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楊廣欲拒桓偉，仲堪不聽，出廣為宜都、建平二郡太守。楊孜敬先為江夏相，夏，戶雅翻。相，息亮翻。玄以兵襲而劫之，以為諮議參軍。

佺期勒兵建牙，聲云援洛，欲與仲堪襲玄。仲堪雖外結佺期而內疑其心，苦止之；猶慮弗能禁，遣從弟遹屯于北境，遹，以律翻。雍州治襄陽，在江陵之北。以遏佺期。佺期旣不能獨舉，又不測仲堪本意，乃解兵。

仲堪多疑少決，少，詩沼翻。諮議參軍羅企生謂其弟遵生曰︰「殷侯仁而無斷，必及於難。企，去智翻。斷，丁亂翻。難，乃旦翻。吾蒙知遇，義不可去，必將死之。」

是歲，荊州大水，平地三丈，仲堪竭倉廩以賑飢民。賑，之忍翻。桓玄欲乘其虛而代之，乃發兵西上，上，時掌翻。亦聲言救洛，與仲堪書曰︰「佺期受國恩而棄山陵，宜共罪之。晉復洛陽以屬雍州統內，故玄以棄山陵罪佺期。今當入沔討除佺期，沔，彌兗翻。已頓兵江口。若見與無貳，與，許也，從也，黨也。心持兩端為貳。可收楊廣殺之；如其不爾，便當帥兵入江。」入江，則欲攻江陵。帥，讀曰率；下同。時巴陵有積穀，玄先遣兵襲取之。梁州刺史郭銓當之官，路經夏口，夏，戶雅翻。玄詐稱朝廷遣銓為己前鋒，乃授以江夏之衆，使督諸軍並進，密報兄偉令為內應。偉遑遽不知所為，遑，急也。遽，亦急也。自齎疏示仲堪。仲堪執偉為質，質，音致。令與玄書，辭甚苦至。玄曰︰「仲堪為人無決，常懷成敗之計，為兒子作慮，為，于偽翻。我兄必無憂也！」

仲堪遣殷遹帥水軍七千至西江口，水經︰江水東至長沙下雋縣北，湘水從南來注之。江水又東左得二夏浦。註云︰夏浦，俗謂之西江口。玄使郭銓、苻宏擊之，孝武太元十年，苻宏來奔，處之江州，玄因以為將。遹等敗走。玄頓巴陵，食其穀；仲堪遣楊廣及弟子道護等拒之，皆為玄所敗。敗，補邁翻。江陵震駭。

城中乏食，以胡麻廩軍士。胡麻，今謂之芝麻，粒小於粟，而黑，可以為油。九炊九曝，以為飯，食之，使人不飢。「廩」，當作「稟」，給也。玄乘勝至零口，零口，卽靈溪入江之口。去江陵二十里，仲堪急召楊佺期以自救。佺期曰︰「江陵無食，何以待敵！可來見就，共守襄陽。」仲堪志在全軍保境，不欲棄州逆走，乃紿之曰︰紿，待亥翻。「比來收集，已有儲矣。」比，毗至翻；近也。佺期信之，帥步騎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飯餉其軍。佺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其兄廣共擊玄；玄畏其銳，退軍馬頭。江陵縣南有江津戍，戍南對馬頭岸。明日，佺期引兵急擊郭銓，幾獲之；幾，居依翻。會玄兵至，佺期大敗，單騎奔襄陽。仲堪出奔酇城。酇縣，卽蕭何所封之邑；漢屬南陽郡，晉分屬順陽郡。酇，音贊。玄遣將軍馮該追佺期及廣，皆獲而殺之，傳首建康。佺期弟思平，從弟尚保、孜敬逃入蠻中。從，才用翻。仲堪聞佺期死，將數百人將奔長安，至冠軍城，冠軍縣，卽霍去病所封之邑，屬南陽郡，其地在唐鄧州臨湍縣南界。冠，古玩翻。該追獲之，還至柞溪，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驛路水，上有大橋，仲堪縊處也；又東注船官湖。柞，子各翻，又在各翻。逼令自殺，幷殺殷道護。仲堪奉天師道，禱請鬼神，不吝財賄，而嗇於周急；好為小惠以悅人，好，呼到翻。病者自為診脈分藥；診，止忍翻。按脈以候病為診。為，于偽翻。用計倚伏煩密，而短於鑒略，故至於敗。

仲堪之走也，文武無送者，惟羅企生從之。路經家門，弟遵生曰︰「作如此分離，何可不一執手！」企生旋馬授手，遵生有力，因牽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企生揮淚曰︰「今日之事，我必死之；汝等奉養，企，去智翻。養，羊尚翻；下同。不失子道。一門之中，有忠與孝，亦復何恨！」復，扶又翻。遵生抱之愈急，仲堪於路待之，見企生無脫理，策馬而去。及玄至，荊州人士無不詣玄者，企生獨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或曰︰「如此，禍必至矣！」企生曰︰「殷侯遇我以國士，為弟所制，不得隨之共殄醜逆，復何面目就桓求生乎！」復，扶又翻；下同。玄聞之怒，然待企生素厚，先遣人謂曰︰「若謝我，當釋汝。」企生曰︰「吾為殷荊州吏，荊州敗，不能救，尚何謝為！」玄乃收之，復遣人問企生欲何言。企生曰︰「文帝殺嵇康，嵇紹為晉忠臣，殺嵇康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三年。嵇紹死事見八十五卷惠帝永興元年。從公乞一弟以養老母！」玄乃殺企生而赦其弟。

**40**涼王光疾甚，立太子紹為天王，自號太上皇帝；以太原公纂為太尉，常山公弘為司徒。謂紹曰︰「今國家多難，三鄰伺隙，三鄰，謂禿髮、乞伏、段業也。難，乃旦翻。吾沒之後，使纂統六軍，弘管朝政，朝，直遙翻。汝恭己無為，委重二兄，庶幾可濟，幾，居依翻。若內相猜忌，則蕭牆之變，旦夕至矣！」又謂纂、弘曰︰「永業才非撥亂，呂紹字永業。直以立嫡有常，猥居元首。君為元首。今外有強寇，人心未寧，汝兄弟緝睦，則祚流萬世；「緝」，當作「輯」。若內自相圖，則禍不旋踵矣！」纂、弘泣曰︰「不敢。」又執纂手戒之曰︰「汝性粗暴，深為吾憂。善輔永業，勿聽讒言！」是日，光卒。年六十三。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曰︰「兄功高年長，長，知兩翻。宜承大統。」纂曰︰「陛下國之冢嫡，臣敢奸之！」奸，音干。紹固讓，纂不許。

驃騎將軍呂超謂紹曰︰「纂為將積年，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將，卽亮翻。威震內外，臨喪不哀，步高視遠，必有異志，宜早除之。」紹曰︰「先帝言猶在耳，柰何棄之！吾以弱年負荷大任，荷，下可翻。方賴二兄以寧家國，縱其圖我，我視死如歸，終不忍有此意也。卿勿復言！」復，扶又翻；下同。纂見紹於湛露堂，超執刀侍側，目纂請收之，紹弗許。為超終殺纂張本。超，光弟寶之子也。

弘密遣尚書姜紀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難，乃旦翻。兄威恩素著，宜為社稷計，不可徇小節也。」纂於是夜帥壯士數百踰北城，攻廣夏門，弘帥東苑之衆斧洪範門。王隱晉書曰︰涼州城東西三里，南北七里，本匈奴所築。及張氏之世，又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命曰講武場，北城名曰玄武圃，皆殖園果，有宮殿。廣夏門、洪範門，皆中城門也。帥，讀曰率。夏，戶雅翻。左衞將軍齊從守融明觀，觀，古玩翻。逆問之曰︰「誰也？」衆曰︰「太原公。」從曰︰「國有大故，主上新立，太原公行不由道，夜入禁城，將為亂邪？」因抽劍直前，斫纂中額，中，竹仲翻。纂左右禽之。纂曰︰「義士也，勿殺！」紹遣虎賁中郞將呂開帥禁兵拒戰於端門，呂超帥卒二千赴之，衆素憚纂，皆不戰而潰。纂入自青角門，升謙光殿。青角門，蓋涼州中城之東門也。謙光殿，張駿所起；自以專制河右而世執臣節，雖謙而光，故以名殿。紹登紫閤自殺。呂超奔廣武。

纂憚弘兵強，以位讓弘。弘曰︰「弘以紹弟也而承大統，衆心不順，是以違先帝遺命而廢之，慙負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曰黃泉。今復踰兄而立，豈弘之本志乎！」纂乃使弘出告衆曰︰「先帝臨終受詔如此。」羣臣皆曰︰「苟社稷有主，誰敢違者！」纂遂卽天王位。纂字永緒，光之庶長子也。大赦，改元咸寧，諡光曰懿武皇帝，廟號太祖；諡紹曰隱王。以弘為大都督、督中外諸軍事、大司馬、車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錄尚書事，改封番禾郡公。番，音盤。

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人，而微心未達，唯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賞其忠，善遇之。

纂叔父征東將軍方鎭廣武，纂遣使謂方曰︰使，疏吏翻。「超實忠臣，義勇可嘉；但不識國家大體，權變之宜。方賴其用，以濟世難，難，乃旦翻。可以此意諭之。」超上疏陳謝，纂復其爵位。為超殺纂張本。

**41**是歲，燕主盛以河間公熙為都督中外諸軍事、尚書左僕射，領中領軍。

**42**劉衞辰子文陳降魏；降，戶江翻。魏主珪妻以宗女，妻，七細翻。拜上將軍，賜姓宿氏。魏內入諸姓有宿六斤氏，改為宿氏；蓋使文陳與之合族屬。

**四年**（庚子、四○○）

**1**春，正月，壬子朔，燕主盛大赦，自貶號為庶人天王。

**2**魏材官將軍和跋『嚴︰「跋」改「突」。』漢置材官將軍，領郡國材官士以出征，師還則省。晉、魏以後，置材官將軍，主工匠、土木之事，則漢右校令之任也。襲盧溥於遼西，戊午，克之，溥附燕，見上年。禽溥及其子煥送平城，車裂之。燕主盛遣廣威將軍孟廣平救溥不及，斬魏遼西守宰而還。

**3**乙亥，大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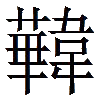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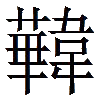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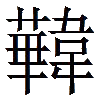
**4**西秦王乾歸遷都苑川，乞伏氏本居苑川，乾歸遷于金城，今復都苑川。

**5**禿髮利鹿孤大赦，改元建和。

**6**高句麗王安事燕禮慢；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二月，丙申，燕王盛自將兵三萬襲之，將，卽亮翻。以驃騎大將軍熙為前鋒，拔新城、南蘇二城，開境七百餘里，徙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熙勇冠諸將，盛曰︰「叔父雄果，有世祖之風，慕容垂廟號世祖。冠，古玩翻；下同。但弘略不如耳！」

**7**初，魏主珪納劉頭眷之女，寵冠後庭，生子嗣。及克中山，克中山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獲燕主寶之幼女。將立皇后，用其國故事，鑄金人以卜之，劉氏所鑄不成，慕容氏成，三月，戊午，立慕容氏為皇后。北史曰︰魏故事，將立皇后，必令手鑄金人，以成者為吉，不則不得立也。

**8**桓玄旣克荊、雍，雍，於用翻。表求領荊、江二州。詔以玄為都督荊·司·雍·秦·梁·益·寧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以中護軍桓脩為江州刺史。玄上疏固求江州；於是進玄督八州及揚、豫八郡諸軍事，復領江州刺史。復，扶又翻。玄輒以兄偉為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又以從子振為淮南太守。玄旣督八州及揚、豫八郡，則西極岷、嶓，東盡歷陽、蕪湖，皆其統內矣。漢、晉淮南郡本治壽春，成帝時，祖約、蘇峻為亂，胡寇又屢至，民南渡江者轉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後又割丹楊之于湖為淮南境。玄遣振守之，是逼建康之漸也。從，才用翻。

**9**涼王纂以大司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東苑之兵作亂，攻纂。纂遣其將焦辨擊之，將，卽亮翻。弘衆潰，出走。纂縱兵大掠，悉以東苑婦女賞軍，弘之妻子亦在中。纂笑謂羣臣曰︰「今日之戰何如？」侍中房晷對曰︰「天禍涼室，憂患仍臻。先帝始崩，隱王廢黜；山陵甫訖，大司馬稱兵；京師流血，昆弟接刃。雖弘自取夷滅，亦由陛下無常棣之恩，左傳︰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鄒︰，同韡。』當省己責躬以謝百姓。省，悉景翻。乃更縱兵大掠，囚辱士女，釁自弘起，百姓何罪！且弘妻，陛下之弟婦，弘女，陛下之姪也，柰何使無賴小人辱為婢妾，天地神明，豈忍見此！」遂歔欷流涕。歔，音虛。欷，許旣翻，又音希。纂改容謝之；召弘妻子寘於東宮，厚撫之。

弘將奔禿髮利鹿孤，道過廣武，詣呂方，方見之，大哭曰︰「天下甚寬，汝何為至此！」乃執弘送獄，纂遣力士康龍就拉殺之。拉，盧合翻。

纂立妃楊氏為后，以后父桓為尚書左僕射、涼都尹。涼都姑臧，改武威太守為涼都尹。

**10**辛卯，燕襄平令段登等謀反，誅。

**11**涼王纂將伐武威王利鹿孤，中書令楊穎諫曰︰「利鹿孤上下用命，國未有釁，不可伐也。」不從。利鹿孤使其弟傉檀拒之，傉，奴沃翻。夏，四月，傉檀敗涼兵於三堆，三堆，在浩亹河南。敗，補邁翻。斬首二千餘級。

**12**初，隴西李暠好文學，有令名。暠，古老翻。好，呼到翻。嘗與郭黁及同母弟敦煌宋繇同宿，黁，奴昆翻。敦，徒門翻。黁起謂繇曰︰「君當位極人臣，李君終當有國家，有騍馬生白額駒，騍馬，牝馬也。騍，音課。晉書作「騧」。此其時也。」及孟敏為沙州刺史，以暠為效穀令；效穀縣，自漢以來，屬敦煌郡。師古曰︰本魚澤障也。桑欽說︰孝武元封六年，濟南崔不意為魚澤尉，敎力田，以勤效得穀，因立為縣名。後周倂入敦煌縣。宋繇事北涼王業，為中散常侍。以中散大夫常侍左右也。散，悉亶翻。孟敏卒，敦煌護軍馮翊郭謙、沙州治中敦煌索仙等索，昔各翻。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為敦煌太守。敦，徒門翻。暠初難之。會宋繇自張掖告歸，謂暠曰︰「段王無遠略，終必無成。兄忘郭黁之言邪？白額駒今已生矣。」暠乃從之，遣使請命於業；使，疏吏翻。業因以暠為敦煌太守。

右衞將軍敦煌索嗣言於業曰︰「李暠不可使處敦煌。」索，昔各翻。處，昌呂翻。業遂以嗣代暠為敦煌太守，使帥五百騎之官。帥，讀曰率。嗣未至二十里，移暠迎己；未至敦煌纔二十里，移書於暠使迎己也。暠驚疑，將出迎之。效穀令張邈及宋繇止之曰︰「段王闇弱，正是英豪有為之日；將軍據一國成資，柰何拱手授人！嗣自恃本郡，謂人情附己，不意將軍猝能拒之，可一戰擒也。」暠從之。先遣繇見嗣，啗以甘言。啗，徒敢翻，又徒陷翻。繇還，謂暠曰︰「嗣志驕兵弱，易取也。」易，以豉翻。暠乃遣邈、繇與其二子歆、讓逆擊嗣，嗣敗走，還張掖。暠素與嗣善，尤恨之，表業請誅嗣。沮渠男成亦惡嗣，勸業除之；業乃殺嗣，段業旣失張掖，又殺索嗣以自翦其羽翼，所以終死於沮渠蒙遜之手。惡，烏路翻。遣使謝暠，進暠都督涼興以西諸軍事、鎭西將軍。段業分敦煌之涼興、烏澤，晉昌之宜禾為涼興郡。至宇文氏，倂晉之廣至、宜安、淵泉，合為涼興縣；隋、唐瓜州之常樂縣卽其地也。

**13**吐谷渾視羆卒，世子樹洛干方九歲，弟烏紇堤立，妻樹洛干之母念氏，生慕璝、慕延。璝，古回翻。烏紇堤懦弱荒淫，不能治國；治，直之翻。念氏專制國事，有膽智，國人畏服之。

**14**燕前將軍段璣，太后段氏之兄子也，為段登辭所連及，五月，壬子，逃奔遼西。為後段璣等弒盛張本。盛懲蘭汗，嚴刑以繩下，亦終於身死人手。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15**丙寅，衞將軍東亭獻侯王珣卒。

**16**己巳，魏主珪東如涿鹿，西如馬邑，觀灅源。灅，力水翻。

**17**戊寅，燕段璣復還歸罪；復，扶又翻。燕王盛赦之，賜號曰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內。

**18**謝琰以資望鎭會稽，資，謂門地成資；望，謂時望。會，工外翻。不能綏懷，又不為武備。諸將咸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其自新之路。」琰不從，曰︰「苻堅之衆百萬，尚送死淮南；琰與謝玄同破苻堅，遂輕孫恩。孫恩小賊，敗死入海，何能復出！復，扶又翻；下同。若其果出，是天欲殺之也。」旣而恩寇浹口，浹口，今在明州定海縣虎蹲山外。浹，卽叶翻。杜佑曰︰浹口在明州鄮縣東北七十里。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晉書曰︰邢浦去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擊破之，恩退走。少日，復寇邢浦，少，詩紹翻。復，扶又翻；下同。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己卯，至會稽。琰尚未食，曰︰「要當先滅此賊而後食。」因跨馬出戰，兵敗，為帳下都督張猛所殺。吳興太守庾桓恐郡民復應恩，殺男女數千人，恩轉寇臨海。朝廷大震，遣冠軍將軍桓不才、冠，古玩翻。輔國將軍孫無終、寧朔將軍高雅之拒之。

**19**秦征西大將軍隴西公碩德將兵五千『嚴︰「千」改「萬」。』伐西秦，五千，恐少，當考。入自南安峽。南安峽，在唐秦州隴城縣界。德將，卽亮翻。西秦王乾歸帥諸將拒之，帥，讀曰率。軍于隴西。

**20**楊軌、田玄明謀殺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殺之。隆安二年，楊軌降利鹿孤。

**21**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22**以琅邪王師何澄為尚書左僕射。晉諸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初避景帝諱，改「師」為「傅」；後以祧廟不諱，復為「師」。澄，準之子也。何準見一百卷穆帝升平元年。

**23**甲子，燕大赦。

**24**涼王纂將襲北涼，姜紀諫曰︰「盛夏農事方殷，且宜息兵。今遠出嶺西，自姑臧西北出張掖，其間有大嶺，度嶺而西，西郡當其要。禿髮氏乘虛襲京師，將若之何！」不從。進圍張掖，西掠建康。禿髮傉檀聞之，將萬騎襲姑臧，纂弟隴西公緯憑北城以自固。傉檀置酒朱明門上，鳴鐘鼓，饗將士，曜兵於青陽門，朱明門，姑臧城南門也；青陽門，東門也。傉，奴沃翻。掠八千餘戶而去。纂聞之，引兵還。

**25**秋，七月，壬子，太皇太后李氏崩。

**26**丁卯，大赦。

**27**西秦王乾歸使武衞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王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使慕兀帥中軍二萬屯柏楊。水經註︰伯陽水出伯陽谷，在董亭東；又東有伯陽城，城南謂之伯陽川。蓋李耳西入往逕所由，故川原畎谷，往往播其名，後又訛為柏楊。五代志︰天水郡秦嶺縣，後魏置伯陽縣，隋開皇中更名秦嶺，唐倂秦嶺入清水縣。帥，讀曰率；下同。鎭軍將軍羅敦帥外軍四萬屯侯辰谷。乾歸自將輕騎數千前候秦兵，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會大風昏霧，與中軍相失，為追騎所逼，入於外軍，旦，與秦戰，大敗，走歸苑川，其部衆三萬六千皆降於秦。興進軍枹罕。降，戶江翻。枹，音膚。

乾歸奔金城，謂諸豪帥曰︰帥，所類翻。「吾不才，叨竊名號，已踰一紀，孝武太元十三年，乾歸嗣國，至是十三年。今敗散如此，無以待敵，欲西保允吾。允吾縣，漢屬金城郡，晉志省。劉昫曰︰唐鄯州龍支縣，漢允吾縣。允吾，音鉛牙。若舉國而去，必不得免；卿等留此，各以其衆降秦，以全宗族，勿吾隨也。」皆曰︰「死生願從陛下。」乾歸曰︰「吾今將寄食於人，若天未亡我，庶幾異日克復舊業，幾，居希翻。復與卿等相見，今相隨而死，無益也。」乃大哭而別。乾歸獨引數百騎奔允吾，乞降於武威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迎之，寘於晉興，張軌分西平界，置晉興郡。闞駰曰︰允吾縣西四十里，有小晉興城。傉，奴沃翻。待以上賓之禮。鎭北將軍禿髮俱延言於利鹿孤曰︰「乾歸本吾之屬國，因亂自尊，今勢窮歸命，非其誠款，若逃歸姚氏，必為國患，不如徙置乙弗之間，乙弗，亦鮮卑種，居西海。北史曰︰吐谷渾北有乙弗勿敵國，國有曲海，海周四千餘里，種有萬落，風俗與吐谷渾同。北史又曰︰乙弗世為吐谷渾渠帥，居青海，號青海王。使不得去。」利鹿孤曰︰「彼窮來歸我，而逆疑其心，何以勸來者！」俱延，利鹿孤之弟也。

秦兵旣退，南羌梁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其臣屋引阿洛以告晉興太守陰暢，暢馳白利鹿孤，利鹿孤遣其弟吐雷帥騎三千屯捫天嶺。捫天嶺，在允吾東南。乾歸懼為利鹿孤所殺，謂其太子熾磐曰︰熾，昌志翻。「吾父子居此，必不為利鹿孤所容。今姚氏方強，吾將歸之，若盡室俱行，必為追騎所及，吾以汝兄弟及汝母為質，質，音致。彼必不疑，吾在長安，彼終不敢害汝也。」乃送熾磐等於西平。八月，乾歸南奔枹罕，遂降於秦。

**28**丁亥，尚書右僕射王雅卒。

**29**九月，癸亥，地震。

**30**涼呂方降於秦，廣武民三千餘戶奔武威王利鹿孤。呂方鎭廣武，旣降於秦，其民無主，故奔禿髮氏。

**31**冬，十一月，高雅之與孫恩戰於餘姚，雅之敗，走山陰，死者什七、八。詔以劉牢之都督會稽等五郡，帥衆擊恩，會，工外翻。帥，讀曰率。恩走入海。牢之東屯上虞，使劉裕戍句章。句章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今鄞縣以東定海、昌國，皆其地也。吳國內史袁崧『嚴︰「崧」改「山松」。』築滬瀆壘以備恩。崧，喬之孫也。「袁崧」，當作「袁山松」。滬瀆，今在平江府吳縣東。陸龜蒙敍矢魚之具云︰列竹於海澨曰滬。是瀆以此得名。吳都記︰松江東瀉海，名曰扈瀆。輿地志曰︰扈，業者濱海捕魚之名。插竹列於海中，以繩編之，向岸張兩翼，潮上卽沒，潮落卽出，魚隨海潮，礙竹不得去，名曰扈瀆。范成大吳郡志曰︰列竹於海澨曰滬，吳之滬瀆是也。自滬瀆泝松江至吳郡將門，將門今訛為匠門。袁喬，見九十七卷穆帝永和二年、三年。

**32**會稽世子元顯求領徐州，詔以元顯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揚·豫·徐·兗·青·幽·冀·幷·荊·江·司·雍·梁·益·交·廣十六州諸軍事、領徐州刺史，雍，於用翻。封其子彥瑋『嚴︰「瑋」改「璋」。』為東海王。

**33**乞伏乾歸至長安，秦王興以為都督河南諸軍事、河州刺史、歸義侯。此河南謂金城河之南。

久之，乞伏熾磐欲逃詣乾歸，武威王利鹿孤追獲之。利鹿孤將殺熾磐，廣武公傉檀曰︰「子而歸父，無足深責，宜宥之以示大度。」利鹿孤從之。禿髮傉檀勸其兄宥熾磐，而卒死於熾磐之手，豈非養虎自遺患乎！

**34**秦王興遣晉將劉嵩等二百餘人來歸。劉嵩等蓋因洛陽陷而沒於秦。將，卽亮翻。

**35**北涼晉昌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六郡，蓋敦煌、酒泉、晉昌、涼興、建康、祁連也。推李暠為冠軍大將軍、沙州刺史、涼公、領敦煌太守。暠，古老翻。冠，古玩翻。暠赦其境內，改元庚子。北涼之地至此又分為西涼。以瑤為征東將軍，郭謙為軍諮祭酒，索仙為左長史，索，昔各翻。張邈為右長史，尹建興為左司馬，張體順為右司馬。遣從事中郞宋繇東伐涼興，幷擊玉門已西諸城，皆下之。

酒泉太守王德亦叛北涼，自稱河州刺史。北涼王業使沮渠蒙遜討之。德焚城，將部曲奔唐瑤，蒙遜追至沙頭，大破之，沙頭縣本屬酒泉郡，惠帝分屬晉昌郡。沮，子余翻。將，卽亮翻。虜其妻子、部落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6**十二月，戊寅，有星孛于天津。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一曰天漢，一曰天江；主四瀆津梁，所以度神通四方也。孛，蒲內翻。會稽世子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會，工外翻。復加尚書令。復，扶又翻。吏部尚書車胤以元顯驕恣，車，尺遮翻。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聞而未察，以問道子曰︰「車武子屛人言及何事？」車胤，字武子。屛，必郢翻。道子弗答。固問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我與朝士語邪！」朝，直遙翻。元顯出，謂其徒曰︰「車胤間我父子。」密遣人責之。胤懼，自殺。間，古莧翻。

**37**壬辰，燕主盛立燕臺，統諸部雜夷。二趙以來，皆立單于臺以統雜夷，盛仍此立之。

**38**魏太史屢奏天文乖亂。魏主珪自覽占書，多云改王易政；乃下詔風勵羣下，以帝王繼統，皆有天命，不可妄干；風，讀曰諷。又數變易官名，欲以厭塞災異。數，所角翻。厭，於葉翻。塞，悉則翻。

儀曹郞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仙人博士，立仙坊，煑鍊百藥，封西山以供薪蒸。西山，平城西山也。毛晃曰︰粗曰薪，細曰蒸。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不驗，而珪猶信之，訪求不已。

珪常以燕主垂諸子分據勢要，使權柄下移，遂至敗亡，深非之。博士公孫表希旨，上韓非書，上，時掌翻。勸珪以法制御下。左將軍李粟性簡慢，「粟」，或作「栗」。常對珪舒放不肅，咳唾任情；咳，口慨翻。珪積其宿過，遂誅之，羣下震栗。史言魏主珪悖暴于治。

**39**丁酉，燕王盛尊獻莊后丁氏為皇太后；立遼西公定為皇太子；大赦。

**40**是歲，南燕王德卽皇帝位于廣固，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大赦，改元建平。更名備德，更，工衡翻。欲使吏民易避。易，以豉翻。追諡燕主暐曰幽皇帝。以北地王鍾為司徒，慕輿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輿護為右僕射。立妃段氏為皇后。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二

## 晉紀三十四起重光赤奮若（辛丑），盡玄黓攝提格（壬寅），凡二年。

安皇帝丁

**隆安五年**（辛丑、四○一）

**1**春，正月，武威王利鹿孤欲稱帝，羣臣皆勸之。安國將軍鍮勿崙曰︰安國將軍，漢獻帝以授張楊。鍮，託侯翻。崙，盧昆翻。「吾國自上世以來，被髮左袵，被，皮義翻。無冠帶之飾，逐水草遷徙，無城郭室廬，故能雄視沙漠，抗衡中夏。夏，戶雅翻。今舉大號，誠順民心。然建都立邑，難以避患，儲蓄倉庫，啓敵人心；不如處晉民於城郭，勸課農桑以供資儲，帥國人以習戰射，鄰國弱則乘之，強則避之，此久長之良策也。自漢以來，善為夷狄謀者，莫過此策矣。處，昌呂翻。帥，讀曰率。且虛名無實，徒足為世之質的，將安用之！」質受斧，的受矢。按詩發彼有的，毛傳云︰的，質也。正義曰︰毛氏於射侯之事，正鵠不明；惟猗嗟傳云︰二尺曰正，亦不言正之所施。周禮鄭衆、馬融註，皆云十尺曰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則以為侯皆一丈，鵠及正、質於一侯之中為此等級，則以質為四寸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槷則質也。舊云方四寸，今云方六寸，爾雅說明，宜從之。肅意惟改質為六寸，餘同鄭、馬。賈逵周禮註云︰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為正正［衍］大於鵠，鵠在正內，雖內外不同，亦共在一侯。鄭於周禮上下檢之，以為大射之侯，其中制皮為鵠，賓射之侯，其中采畫為正，正大如鵠，皆居侯中三分之一。其燕射則射獸侯，侯中畫為獸形，卽鄕射記所謂熊侯白質之類。射義云︰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旣言正鵠，卽引此的。則詩人之意以的為正鵠之謂也。司裘註說皮侯之狀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為質，謂之鵠。是鄭意以侯中所射之處為質也。此毛傳唯言的質也。利鹿孤曰︰「安國之言是也。」乃更稱河西王，更，工衡翻。王武威則一郡而已，王河西則欲兼漢四郡之地，此利鹿孤之志也。以廣武公傉檀為都督中外諸軍事、涼州牧、錄尚書事。傉，奴沃翻。

**2**二月，丙子，孫恩出浹口，浹，卽叶翻。攻句章，不能拔。劉牢之擊之，恩復走入海。復，扶又翻。

**3**秦王興使乞伏乾歸還鎭苑川，盡以其故部衆配之。為乞伏氏復強張本。

**4**涼王纂嗜酒好獵，好，呼到翻。太常楊穎諫曰︰「陛下應天受命，當以道守之。今疆宇日蹙，崎嶇二嶺之間，姑臧南有洪池嶺，西有丹嶺，一作「删丹嶺」。陛下不兢兢夕惕以恢弘先業，而沈湎遊畋，沈，持林翻。不以國家為事，臣竊危之。」纂遜辭謝之，然猶不悛。

番禾太守呂超擅擊鮮卑思盤，番禾縣，漢屬張掖郡，後漢、晉省。番，音盤。此郡蓋呂氏置。劉昫曰︰唐涼州天寶縣，漢番禾縣地。悛，七緣翻。番，音盤。思盤遣其弟乞珍訴於纂，纂命超及思盤皆入朝。朝，直遙翻。超懼，至姑臧，深自結於殿中監杜尚。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桓桓，孔安國曰︰桓桓，武貌。乃敢欺吾，今人謂相陵為相欺。要當斬卿，天下乃定！」超頓首謝。纂本以恐愒超，愒，許葛翻。實無意殺之。因引超、思盤羣臣同宴於內殿。超兄中領軍隆數勸纂酒，數，所角翻。纂醉，乘步輓車，步輓車不用牛馬若羊等，令人步而輓之。魏書·禮志︰步輓車，天子小駕，亦為副乘。將超等游禁中。將，如字。至琨華堂東閤，車不得過，纂親將竇川、駱騰倚劍於壁，推車過閤。將，卽亮翻。推，吐雷翻。超取劍擊纂，纂下車禽超，超刺纂洞胸；刺，七亦翻。川、騰與超格戰，超殺之。纂后楊氏命禁兵討超；杜尚止之，超之結尚也，蓋有密約。皆捨仗不戰。將軍魏益多入，取纂首，楊氏曰︰「人已死，如土石，無所復知，何忍復殘其形骸乎！」復，扶又翻。益多罵之，遂取纂首以徇曰︰「纂違先帝之命，殺太子而自立，事見上卷三年。荒淫暴虐。番禾太守超順人心而除之，以安宗廟，凡我士庶，同茲休慶！」

纂叔父巴西公佗、佗，徒河翻。弟隴西公緯皆在北城。緯，于貴翻。或說緯曰︰「超為逆亂，公以介弟之親，杜預曰︰介，大也。說，輸芮翻；下同。仗大義而討之，姜紀、焦辨在南城，楊桓、田誠在東苑，皆吾黨也，何患不濟！」緯嚴兵欲與佗共擊超。佗妻梁氏止之曰︰「緯、超俱兄弟之子，何為舍超助緯，自為禍首乎！」舍，讀曰捨。佗乃謂緯曰︰「超舉事已成，據武庫，擁精兵，圖之甚難；且吾老矣，無能為也。」超弟邈有寵於緯，說緯曰︰「纂賊殺兄弟，謂殺紹又殺弘也。說，輸芮翻。隆、超順人心而討之，正欲尊立明公耳。方今明公先帝之長子，當主社稷，人無異望，夫復何疑！」長，知兩翻。復，扶又翻。緯信之，乃與隆、超結盟，單馬入城；超執而殺之。讓位於隆，隆有難色。超曰︰「今如乘龍上天，豈可中下！」隆遂卽天王位，隆，字永基，光弟寶之子也。大赦，改元神鼎。超先於番禾得小鼎，以為神瑞，故以紀元。尊母衞氏為太后，妻楊氏為后；以超為都督中外諸軍事、輔國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定公；諡纂曰靈公。

纂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挾珍寶，命索之。索，山客翻。楊氏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旦夕死人，安用寶為！」超又問玉璽所在。璽，斯氏翻。楊氏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將納之，謂其父右僕射桓曰︰「后若自殺，禍及卿宗！」桓以告楊氏。楊氏曰︰「大人賣女與氐以圖富貴，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引左傳之言。遂自殺，諡曰穆后。桓奔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以為左司馬。

**5**三月，孫恩北趣海鹽，海鹽縣本武原鄕，秦以為海鹽縣，漢屬會稽郡，後漢、晉屬吳郡，今在秀州東南八十里。趣，七喻翻。劉裕隨而拒之，築城於海鹽故治。恩日來攻城，裕屢擊破之，斬其將姚盛。城中兵少不敵，將，卽亮翻。少，詩沼翻。裕夜偃旗匿衆，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羸，倫為翻。賊遙問劉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賊信之，爭入城。裕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拔，乃進向滬瀆，裕復棄城追之。滬，音戶。復，扶又翻。

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帥，讀曰率。裕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敗，補邁翻。可在後為聲勢。」嗣之不從。裕乃多伏旗鼓。前驅旣交，諸伏皆出，裕舉旗鳴鼓，賊以為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之，戰沒。裕且戰且退，所領死傷且盡，至向戰處，令左右脫取死人衣以示閒暇。閒，讀曰閑。賊疑之，不敢逼。裕大呼更戰，呼，火故翻。賊懼而退，裕乃引歸。

**6**河西王利鹿孤伐涼，與涼王隆戰，大破之，徙二千餘戶而歸。

**7**夏，四月，辛卯，魏人罷鄴行臺，魏置鄴行臺，見一百一十卷隆安二年。以所統六郡置相州，以庾岳為刺史。魏相州統魏郡、陽平、廣平、汲郡、頓丘、清河六郡。杜佑曰︰後魏置相州於鄴，取河亶甲居相以名州。

**8**乞伏乾歸至苑川，以邊芮為長史，王松壽為司馬，公卿、將帥皆降為僚佐、偏裨。將，卽亮翻。帥，所類翻。

**9**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沮，子余翻。遠，于願翻。蒙遜亦深自晦匿。業以門下侍郞馬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守，式又翻。權素豪雋，為業所親重，常輕侮蒙遜。蒙遜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憂馬權耳。」業遂殺權。以余觀之，索嗣、馬權皆庸夫耳，恃倚世資而使氣，無能為也。

蒙遜謂沮渠男成曰︰「段公無鑒斷之才，鑒，明也；斷，決也。斷，丁亂翻。非撥亂之主，曏所憚者惟索嗣、馬權，今皆已死，索嗣死見上卷四年。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本孤客，為吾家所立，恃吾兄弟猶魚之有水。夫人親信我而圖之，不祥。」蒙遜乃求為西安太守，業喜其出外，許之。

蒙遜與男成約同祭蘭門山，而陰使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以取假日為亂，假，居訝翻，休假也。若求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果然。業收男成賜死。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反，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約臣祭山而反誣臣，其意欲王之殺臣也。乞詐言臣死，暴臣罪惡，蒙遜必反，臣然後奉王命而討之，無不克矣。」業不聽，殺之。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而段王無故枉殺之，諸君能為報仇乎？為，于偽翻。且始者共立段王，欲以安衆耳；今州土紛亂，非段王所能濟也。」男成素得衆心，衆皆憤泣爭奮，比至氐池，氐池縣，漢屬張掖郡，晉省，其地屬唐甘州張掖縣界。比，必寐翻，及也。氐，丁尼翻，又音低。衆逾一萬；鎭軍將軍臧莫孩率所部降之，孩，河開翻。降，戶江翻；下同。羌、胡多起兵應蒙遜者。蒙遜進逼『章︰甲十一行本「逼」作「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侯塢。

業先疑右將軍田昂，囚之；至是召昂，謝而赦之，使與武衞將軍梁中庸共討蒙遜。別將王豐孫言於業曰︰將，卽亮翻。「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蒙遜者。」昂至侯塢，率騎五百降於蒙遜，業軍遂潰，中庸亦詣蒙遜降。危疑反側之時，用言為難，而用人為尤難，當此之際，非有明略雄斷不能濟也。

五月，蒙遜至張掖，田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至，業謂蒙遜曰︰「孤孑然一己，為君家所推，願匄餘命，匄，古泰翻，乞也。使得東還與妻子相見。」蒙遜斬之。北涼段業四年而亡。

業，儒素長者，長，知兩翻。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尤信卜筮、巫覡，覡，刑狄翻。故至於敗。

沮渠男成之弟富占、將軍俱傫帥戶五百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傫，石子之子也。傫，倫追翻。俱石子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年。帥，讀曰率；下同。

**10**孫恩陷滬瀆，殺吳國內史袁崧，死者四千人。「崧」，當作「山松」。

**11**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人不自保。魏安人焦朗魏安縣在武威昌松縣界，蓋曹魏所置也，而晉志不見。後魏置魏安郡。遣使說秦隴西公碩德曰︰「呂氏自武皇棄世，呂光偽諡懿武皇帝。說，輸芮翻。兄弟相攻，政綱不立，競為威虐，百姓饑饉，死者過半。今乘其篡奪之際，取之易於返掌，易，以豉翻。「返」，當作「反」。不可失也。」碩德言於秦王興，帥步騎六萬伐涼，乞伏乾歸帥騎七千從之。

**12**六月，甲戌，孫恩浮海奄至丹徒，丹徒縣，古朱方也，後曰谷陽，秦改曰丹徒，漢屬會稽郡，後漢屬吳郡，晉屬晉陵郡。地理志曰︰秦時，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始皇使赭衣三千人鑿城敗其勢，改曰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艘，蘇遭翻。建康震駭。乙亥，內外戒嚴，百官入居省內；冠軍將軍高素等守石頭，冠，古玩翻。輔國將軍劉襲栅斷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斷，丁管翻。丹陽尹司馬恢之戍南岸，冠軍將軍桓謙等備白石，左衞將軍王嘏等屯中堂，徵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入衞京師。

劉牢之自山陰引兵邀擊恩，未至而恩已過，乃使劉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裕衆旣少，少，詩紹翻。加以涉遠疲勞，而丹徒守軍莫有鬬志。恩帥衆鼓譟，登蒜山，蒜山，今在鎭江府城西三里，山上多蒜，故名。蒜，蘇貫翻。居民皆荷擔而立。荷，下可翻。擔，都濫翻。裕帥所領奔擊，大破之，帥，讀曰率；下同。投崖赴水『章︰甲十一行本「水」下有「死」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者甚衆，恩狼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其衆，尋復整兵徑向京師。復，扶又翻；下同。後將軍元顯帥兵拒戰，頻不利。會稽王道子無他謀略，唯日禱蔣侯廟。蔣侯廟在蔣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東北十八里。漢末，秣陵尉蔣子文討賊，戰死山下，吳孫權為立廟，江東朝野禱之，率有靈應。恩來漸近，百姓忷懼。忷，許拱翻。譙王尚之帥精銳馳至，徑屯積弩堂。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恩本以諸軍分散，欲掩不備，旣而知尚之在建康，復聞劉牢之已還，至新洲，新洲在京口西大江中，意卽今之珠金沙是也。復，扶又翻。不敢進而去，浮海北走郁洲。水經註曰︰東海朐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也。恩別將攻陷廣陵，殺三千人。寧朔將軍高雅之擊恩於郁洲，為恩所執。寧朔將軍蓋晉置。

桓玄厲兵訓卒，常伺朝廷之隙，伺，相吏翻。聞孫恩逼京師，建牙聚衆，上疏請討之。元顯大懼。會恩退，元顯以詔書止之，玄乃解嚴。

**13**梁中庸等共推沮渠蒙遜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蒙遜署從兄伏奴為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挐為建忠建軍、都谷侯，從，才用翻。挐，女余翻。田昻為西郡太守，臧莫孩為輔國將軍，房晷、梁中庸為左右長史，張騭、謝正禮為左右司馬；騭，之日翻。擢任賢才，文武咸悅。

**14**河西王利鹿孤命羣臣極言得失。西曹從事史暠曰︰暠，古老翻。「陛下命將出征，將，卽亮翻；下同。往無不捷；然不以綏寧為先，唯以徙民為務；民安土重遷，故多離叛，此所以斬將拔城而地不加廣也。」利鹿孤善之。

**15**秋，七月，魏兗州刺史長孫肥魏未得兗州也，使肥以兗州刺史南略地耳。將步騎二萬南徇許昌，東至彭城，將軍劉該降之。將步，卽亮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下同。

**16**秦隴西公碩德自金城濟河，直趣廣武，河西王利鹿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趣，七喻翻。攝，收也。秦軍至姑臧，涼王隆遣輔國大將軍超、龍驤將軍邈等逆戰，驤，思將翻。碩德大破之，生禽邈，俘斬萬計。隆嬰城固守，巴西公佗帥東苑之衆二萬五千降於秦。帥，讀曰率。西涼公暠、河西王利鹿孤、沮渠蒙遜各遣使奉表入貢於秦。暠，古老翻。使，疏吏翻。沮，子余翻。

初，涼將姜紀降於河西王利鹿孤，廣武公傉檀與論兵略，甚愛重之，傉，奴沃翻。坐則連席，出則同車，每談論，以夜繼晝。利鹿孤謂傉檀曰︰「姜紀信有美才，然視候非常，必不久留於此，不如殺之。紀若入秦，必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紀，紀必不相負也。」八月，紀將數十騎奔秦軍，禿髮兄弟皆推傉檀之明略，余究觀傉檀始末，未敢許也。又究觀姜紀自涼入秦始末，則紀蓋反覆詭譎之士，而傉檀愛重之，則傉檀蓋以才辨為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濟，此其所以亡國也。說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明公以大軍臨之，其勢必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請給紀步騎三千，與王松怱因焦朗、華純之衆，王松怱，秦將也；焦朗、華純皆涼人。說，輸芮翻。華，戶化翻。伺其釁隙，隆不足取也。不然，今禿髮在南，兵強國富，若兼姑臧而據之，威勢益盛，沮渠蒙遜、李暠不能抗也，必將歸之，如此，則為國家之大敵矣。」碩德乃表紀為武威太守，配兵二千，屯據晏然。班固地理志，武威休屠縣，王莽改曰晏然，後復曰休屠。永寧中，張軌於姑臧西北置武興郡，晏然縣屬焉。

秦王興聞楊桓之賢而徵之，利鹿孤不敢留。史言諸涼畏秦之強。

**17**詔以劉裕為下邳太守，討孫恩於郁洲，累戰，大破之。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復，扶又翻。裕亦隨而邀擊之。

**18**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又自矜聰察，多所猜忌，羣臣有纖介之嫌，皆先事誅之，先，悉薦翻。由是宗親、勳舊，人不自保。丁亥，左將軍慕容國與殿上『嚴︰「上」改「中」。』將軍秦輿、段讚謀帥禁兵襲盛，殿上將軍蓋慕容所置，緣晉之殿中將軍而名官也。帥，讀曰率。事發，死者五百餘人。壬辰夜，前將軍段璣與秦輿之子興、段讚之子泰潛於禁中鼓譟大呼；呼，火故翻。盛聞變，帥左右出戰，帥，讀曰率。賊衆逃潰。璣被創，創，初良翻。匿廂屋間。俄有一賊從闇中擊盛，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衞，事定而卒。年二十九。慕容盛臨變而整，此其雄略亦有過人者，然以猜忌好殺致斃，則天下之人固非一人可舞其智略而盡殺也。

中壘將軍慕容拔、宂從僕射郭仲白太后丁氏，以為國家多難，宜立長君。宂，而隴翻。從，才用翻。難，乃旦翻。長，知兩翻。時衆望在盛弟司徒、尚書令、平原公元，而河間公熙素得幸於丁氏，丁氏乃廢太子定，密迎熙入宮。明旦，羣臣入朝，朝，直遙翻。始知有變，因上表勸進於熙。熙以讓元，元不敢當。癸巳，熙卽天王位，熙，字道文，垂之少子也。捕獲段璣等，皆夷三族。甲午，大赦。丙申，平原公元以嫌賜死。閨月，辛酉，葬盛於興平陵，諡曰昭武皇帝，廟號中宗。丁氏送葬未還，中領軍慕容提、步軍校尉張佛等謀立故太子定，事覺，伏誅，定亦賜死。燕立定為太子，見上卷四年。丙寅，大赦，改元光始。

**19**秦隴西公碩德圍姑臧累月，東方之人在城中者多謀外叛，魏益多復誘扇之，復，扶又翻，下復生同。欲殺涼王隆及安定公超，事發，坐死者三百餘家。碩德撫納夷、夏，分置守宰，夏，戶雅翻。守，式又翻。節食聚粟，為持久之計。

涼之羣臣請與秦連和，隆不許。安定公超曰︰「今資儲內竭，上下嗷嗷，雖使張、陳復生，亦無以為策。張良、陳平，智謀之士，故稱之。陛下當思權變屈伸，何愛尺書、單使為卑辭以退敵！使，疏吏翻。敵去之後，脩德政以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舊業之不復！周成王定鼎于郟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若天命去矣，亦可以保全宗族。不然，坐守困窮，終將何如？」隆乃從之，九月，遣使請降於秦。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姚興載記，姚平伐魏與姚碩德伐呂隆同時。魏書，天興五年五月，姚平來侵。晉元興元年，秦弘始四年也。晉·帝紀、晉春秋皆云「隆安五年降秦」。十六國·西秦春秋云︰「太初十四年，五月，乾歸隨姚碩德伐涼。」南涼春秋云︰「建和二年，七月，姚碩德伐呂隆，孤攝廣武守軍以避之。」皆隆安五年也。按秦小國，旣與魏相持，豈暇更興兵伐涼！蓋載記之誤也。今以晉·帝紀、晉春秋、十六國·西秦、南涼春秋為據。碩德表隆為鎭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建康公。隆遣子弟及文武舊臣慕容筑、楊穎等五十餘家入質于長安。慕容筑，燕宗室也。苻堅滅燕，其宗室悉補邊郡，故筑留河西。筑，張六翻。質，音致；下為質同。碩德軍令嚴整，秋毫不犯，祭先賢，禮名士，西土悅之。

沮渠蒙遜所部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於西涼，酒泉郡治福祿縣。魏收地形志，涼寧郡領園池、貢澤二縣。又聞呂隆降秦，大懼，遣其弟建忠將軍挐、牧府長史張潛蒙遜自稱涼州牧，置牧府長史。挐，女居翻。見碩德於姑臧，請帥其衆東遷。帥，讀曰率。碩德喜，拜潛張掖太守，挐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挐私謂蒙遜曰︰「姑臧未拔，呂氏猶存，碩德糧盡將還，不能久也，何為自棄土宇，受制於人乎！」臧莫孩亦以為然。孩，何開翻。

蒙遜遣子奚念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蒙遜旣不東遷，故納質於利鹿孤以求援。利鹿孤不受，曰︰「奚念年少，可遣挐也。」少，詩照翻。冬，十月，蒙遜復遣使上疏於利鹿孤曰︰「臣前遣奚念具披誠款，而聖旨未昭，復徵弟挐。復，扶又翻。臣竊以為，苟有誠信，則子不為輕，若其不信，則弟不為重。今寇難未夷，難，乃旦翻。不獲奉詔，願陛下亮之。」利鹿孤怒，遣張松侯俱延、興城侯文支將騎一萬襲蒙遜，至萬歲臨松，晉書·地理志，酒泉郡有延壽縣，當是後改為萬歲。張天錫置臨松郡。五代志曰︰臨松縣有臨松山，後周省入張掖縣。宋白曰︰隋煬帝倂萬歲入删丹縣，屬張掖郡。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執蒙遜從弟鄯善苟子，從，才用翻；下同。鄯，時戰翻。康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國為姓，苟子其名。余據紀文，以鄯善苟子為蒙遜從弟，則鄯善非姓也明矣。虜其民六千餘戶。蒙遜從叔孔遮入朝于利鹿孤，朝，直遙翻。許以挐為質，利鹿孤乃歸其所掠，召俱延等還。文支，利鹿孤之弟也。

**20**南燕主備德宴羣臣於延賢堂，備德，本名德，旣據齊地，增上一字，名備德。酒酣，謂羣臣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興聖主，少康、光武之儔。」少，詩照翻。備德顧左右賜仲帛千匹；仲以所賜多，辭之。備德曰︰「卿知調朕，朕不知調卿邪！調，徒了翻，又如字，調戲也。卿所對非實，故朕亦以虛言賞卿耳。」韓範進曰︰「天子無戲言，今日之論，君臣俱失。」備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

備德母及兄納皆在長安，備德遣平原人杜弘往訪之。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當西如張掖，德仕秦為張掖太守，其兄納因家于張掖，故弘欲往張掖訪之。以死為効。臣父雄年踰六十，乞本縣之祿以申烏鳥之情。」慈烏反哺，故云然。李密陳情表曰︰「烏鳥私情，願乞終養。」中書令張華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君之罪大矣。」要，音邀。備德曰︰「弘為君迎母，為父求祿，為，于偽翻。忠孝備矣，何罪之有！」以雄為平原令。弘至張掖，為盜所殺。

**21**十一月，劉裕追孫恩至滬瀆、海鹽，又破之，滬，音扈。俘斬以萬數，恩遂自浹口遠竄入海。浹，音接。

**22**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遣常山王遵、定陵公和跋帥衆五萬襲沒弈干於高平。高平，漢屬安定，魏收志屬涇州新平郡。又原州有高平郡；酈道元云︰高平川西南去安定三百四十里。帥，讀曰率。

**23**乙卯，魏虎威將軍宿沓干伐燕，攻令支；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又音祗。乙丑，燕中領軍宇文拔救之；壬午，宿沓干拔令支而戍之。

**24**呂超攻姜紀不克，遂攻焦朗。姜紀時據晏然，焦朗據魏安。朗遣其弟子嵩為質於河西王利鹿孤以請迎，利鹿孤遣車騎將軍傉檀赴之；比至，超已退，質，音致。比，必寐翻。朗閉門拒之。傉檀怒，將攻之。鎭北將軍俱延諫曰︰「安土重遷，人之常情。朗孤城無食，今年不降，降，戶江翻。後年自服，何必多殺士卒以攻之！若其不捷，彼必去從他國；棄州境士民以資鄰敵，非計也，不如以善言諭之。」傉檀乃與朗連和，遂曜兵姑臧，壁於胡阬。胡阬在姑臧西。

傉檀知呂超必來斫營，畜火以待之。超夜遣中壘將軍王集帥精兵二千斫傉檀營，帥，讀曰率；下同。傉檀徐嚴不起。集入壘中，內外皆舉火，光照如晝，縱兵擊之，斬集及甲首三百餘級。呂隆懼，偽與傉檀通好，好，呼到翻。請於苑內結盟。傉檀遣俱延入盟，俱延疑其有伏，毀苑牆而入；超伏兵擊之，俱延失馬步走，淩江將軍郭祖力戰拒之，俱延乃得免。傉檀怒，攻其昌松太守孟禕於顯美。昌松、顯美，漢、晉皆為縣，屬武威郡。呂光改昌松為東張掖郡，尋復為昌松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禕，許韋翻。隆遣廣武將軍荀『嚴︰「荀」改「苟」。』安國、寧遠將軍石可帥騎五百救之；安國等憚傉檀之強，遁還。

**25**桓玄表其兄偉為江州刺史，鎭夏口；夏，戶雅翻。司馬刁暢為輔國將軍、督八郡軍事，鎭襄陽；遣其將皇甫敷、馮該戍湓口。移沮、漳蠻二千戶于江南，左傳曰︰江、漢、沮、漳，楚之望也。水經︰沮水出漢中房陵，東南過臨沮界，又東過枝江縣，南入于江。漳水出臨沮縣東荊山，南至枝江縣北入于沮。二水上下皆蠻所居也。沮，子余翻。漳，諸良翻。立武寧郡；更招集流民，立綏安郡。綏安郡，治長寧縣，隋省長寧入長林。詔徵廣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昶，丑兩翻。玄皆留不遣。

玄自謂有晉國三分之二，數使人上己符端，數，所角翻。上，時掌翻。欲以惑衆；又致牋於會稽王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會，工外翻。造，七到翻。謂孫恩也。昔國寶死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朝，直遙翻；下在朝同。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江東人士，其名位通顯於時者，率謂之佳勝、名勝。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爾來，猶言如此以來也。在朝君子皆畏禍不言，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顯見之，大懼。

張法順謂元顯曰︰「桓玄承藉世資，素有豪氣，旣幷殷、楊，專有荊楚；殷、楊，謂殷仲堪、楊佺期也。幷殷、楊事見上卷隆安三年。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第，府第也；第下，猶言門下、閤下之類。孫恩為亂，東土塗地，公私困竭，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顯曰︰「為之柰何？」法順曰︰「玄始得荊州，人情未附，方務綏撫，未暇他圖。若乘此際使劉牢之為前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玄可取也。」元顯以為然。會武昌太守庾楷以玄與朝廷構怨，恐事不成，禍及於己，庾楷歸桓玄，見一百十卷隆安二年。密使人自結於元顯，云「玄大失人情，衆不為用，若朝廷遣軍，己當為內應。」元顯大喜，遣張法順至京口，謀於劉牢之；牢之以為難。法順還，謂元顯曰︰「觀牢之言色，必貳於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敗人大事。」敗，必邁翻。元顯不從。於是大治水軍，徵兵裝艦，以謀討玄。治，直之翻。艦，戶黯翻。

## 元興元年（壬寅、四○二）

**1**春，正月，庚午朔，是年三月，元顯敗，復隆安年號，桓玄尋改曰大亨，玄篡，又改曰永始。元興之元改於是年正月，通鑑自是年迄義熙初元，皆不改元興之元，不與桓玄之篡，撥亂世返之正也。下詔罪狀桓玄，以尚書令元顯為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加黃鉞，時晉之境內有揚、徐、南徐、兗、南兗、豫、南豫、青、冀、司、荊、江、雍、梁、益、寧、交、廣十八州而已，元顯盡督之，使其果能誅桓玄，亦必凌上而篡奪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又以鎭北將軍劉牢之為前鋒都督，前將軍譙王尚之為後部，因大赦，改元，內外戒嚴；加會稽王道子太傅。會，工外翻。

元顯欲盡誅諸桓。中護軍桓脩，驃騎長史王誕之甥也，誕有寵於元顯，因陳脩等與玄志趣不同，元顯乃止。誕，導之曾孫也。

張法順言於元顯曰︰「桓謙兄弟每為上流耳目，宜斬之以杜姦謀。且事之濟不，繫在前軍，不，讀曰否。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謙兄弟以示無貳心，若不受命，當逆為之所。」逆為之所，及禍患未來而先為之圖，欲殺牢之也。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且始事而誅大將，將，卽亮翻。人情不安。」再三不可。法順與元顯言之再三，終以為不可也。又以桓氏世為荊土所附，桓沖特有遺惠，而謙，沖之子也，乃自驃騎司馬除都督荊·益·寧·梁四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欲以結西人之心。

**2**丁丑，燕慕容拔攻魏令支戍，克之，宿沓干走，執魏遼西太守那頡。那，諾何翻，姓也。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那氏。頡，胡結翻。燕以拔為幽州刺史，鎭令支，以中堅將軍遼西陽豪為本郡太守。丁亥，以章武公淵為尚書令，博陵公虔為尚書左僕射，尚書王騰為右僕射。

**3**戊子，魏材官將軍和突攻黜弗、素古延等諸部，破之。初，魏主珪遣北部大人賀狄干獻馬千匹求婚於秦，秦王興聞珪已立慕容后，立慕容后事見上卷隆安四年。止狄干而絕其婚；沒弈干、黜弗、素古延，皆秦之屬國也，而魏攻之，由是秦、魏有隙。庚寅，珪大閱士馬，命幷州諸郡積穀於平陽之乾壁以備秦。魏收地形志，平陽禽昌縣，漢、晉之北屈也，有乾城。隋幷禽昌入襄陵。又據姚興載記，乾壁卽乾城。

柔然社崙方睦於秦，遣將救黜弗、素古延；崙，盧昆翻。將，卽亮翻。辛卯，和突逆擊，大破之，社崙帥其部落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帥，讀曰率。斛律部帥倍侯利擊社崙，大為所敗，帥，所類翻。敗，補邁翻。倍侯利奔魏。社崙於是西北擊匈奴遺種日拔也鷄，『嚴︰「鷄」改「稽」。』大破之，種，章勇翻。遂吞倂諸部，士馬繁盛，雄於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朝，音潮。鮮，音仙。南臨大漠，旁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魏收書作「丘豆代」，魏言駕馭開張也。汗，音寒。杜佑曰︰可汗之號起於柔然社崙，猶言皇帝也。而拓跋氏之先，通鑑皆書可汗，又在社崙之前。始立約束，以千人為軍，軍有將；百人為幢，幢有帥。軍將、幢帥，皆魏制，社崙蓋效而立之。將，卽亮翻。幢，宅江翻。帥，所類翻。攻戰先登者賜以虜獲，畏懦者以石擊其首而殺之。柔然為魏患自此始。

**4**禿髮傉檀克顯美，執孟禕而責之，以其不早降。禿髮傉檀自去年攻顯美，至是乃克。禕曰︰「禕受呂氏厚恩，分符守土；若明公大軍甫至，望旗歸附，恐獲罪於執事矣。」傉檀釋而禮之，徙二千餘戶而歸，以禕為左司馬。禕辭曰︰「呂氏將亡，聖朝必取河右，朝，直遙翻。人無愚智皆知之。但禕為人守城不能全，復忝顯任，於心竊所未安。為，于偽翻。復，扶又翻。若蒙明公之惠，使得就戮姑臧，死且不朽。」傉檀義而歸之。

**5**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玄禁斷江路，『章︰甲十一行本「路」下有「商旅俱絕」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斷，讀曰短。公私匱乏，以粰、橡給士卒。粰，房尤翻。博雅曰︰粰，粰𥹷，饊也；又曰︰鬻也。又粰，穀皮也，皆同。橡，似兩翻。說文曰︰栩實也。玄謂朝廷方多憂虞，必未暇討己，可以蓄力觀釁。及大軍將發，從兄太傅長史石生密以書報之；從，才用翻。玄大驚，欲完聚江陵。長史卞範之曰︰「明公英威振於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有延敵入境，自取窮蹙者乎！」玄從之，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二月，丙午，帝餞元顯於西池；元顯下船而不發。元顯內畏桓玄，故下船而不發。

**6**癸丑，魏常山王遵等至高平，去年十二月，魏遣遵等襲高平，至是而至。沒弈干棄其部衆，帥數千騎與劉勃勃奔秦州。秦州治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軍追至瓦亭，不及而還，盡獲其府庫蓄積，馬四萬餘匹，雜畜九萬餘口，畜，許救翻。徙其民於代都，魏以平城為代都。餘種分迸。種，章勇翻。迸，北孟翻。平陽太守貳塵復侵秦河東，姓譜︰春秋貳、軫二國，後皆為氏。貳塵之貳，則虜姓也。復，扶又翻。長安大震，關中諸城晝閉，秦人簡兵訓卒以謀伐魏。

**7**秦王興立子泓為太子，大赦。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喜，許記翻。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為嗣，而狐疑不決，久乃立之。為姚泓以懦弱亡秦張本。

**8**姑臧大饑，米斗直錢五千，人相食，餓死者十餘萬口。城門晝閉，樵采路絕，民請出城為胡虜奴婢者，日有數百，呂隆惡其沮動衆心，惡，烏路翻。沮，在呂翻。盡阬之，積尸盈路。

沮渠蒙遜引兵攻姑臧，沮，子余翻。隆遣使求救於河西王利鹿孤。利鹿孤遣廣武公傉檀帥騎一萬救之；使，疏吏翻。傉，奴沃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隆擊破蒙遜軍。蒙遜請與隆盟，留穀萬餘斛遺之而還。遺，于季翻。傉檀至昌松，聞蒙遜已退，乃徙涼澤段冢民五百餘戶而還。涼澤卽禹貢之豬野澤也，在武威縣東，亦曰休屠澤。還，從宣翻。

中散騎常侍張融言於利鹿孤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焦朗兄弟據魏安，潛通姚氏，數為反覆，數，所角翻。今不取，後必為朝廷憂。」利鹿孤遣傉檀討之，朗面縛出降，焦朗以魏安招秦軍，事見去年五月。降，戶江翻；下同。傉檀送于西平，徙其民於樂都。樂，音洛。

**9**桓玄發江陵，慮事不捷，常為西還之計；及過尋陽，不見官軍，意甚喜，將士之氣亦振。史言桓玄畏怯，劉牢之等不能仗順取之。將，卽亮翻；下同。

庾楷謀泄，玄囚之。

丁巳，詔遣齊王柔之以騶虞幡宣告荊、江二州，使罷兵；騶，則尤翻。玄前鋒殺之。柔之，宗之子也。孝武太元十年，以柔之襲封齊王，紹攸、冏之祀；宗封南頓王。

丁卯，玄至姑孰，使其將馮該等攻歷陽，豫州刺史治歷陽。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嬰城固守。玄軍斷洞浦，洞浦卽洞口，魏曹休破呂範處。斷，丁管翻。焚豫州舟艦。艦，戶黯翻。豫州刺史譙王尚之帥步卒九千陣於浦上，帥，讀曰率。遣武都太守楊秋屯橫江，秋降于玄軍。尚之衆潰，逃于涂中，玄捕獲之。涂，與滁同。司馬休之出戰而敗，棄城走。

劉牢之素惡驃騎大將軍元顯，惡，烏路翻。恐桓玄旣滅，元顯益驕恣，又恐己功名愈盛，不為元顯所容；且自恃材武，擁強兵，欲假玄以除執政，復伺玄之隙而自取之，復，扶又翻。伺，相吏翻。故不肯討玄。元顯日夜昏酣，以牢之為前鋒，牢之驟詣門，不得見，及帝出餞元顯，遇之公坐而已。坐，徂臥翻。

牢之軍溧洲，溧，音栗。溧水出溧陽縣，在建康東南；元顯遣牢之西上擊桓玄，非其路也。晉書·劉牢之傳作「洌洲」。又，桓沖發建康，謝安送至溧洲。宋武陵王討元凶劭，四月戊午至南州；辛酉次溧洲；丙寅次江寧。今舟行自采石東下，未至三山，江中有洌山，卽洌洲也。洌、溧聲相近，故又為溧洲。張舜民曰︰過三山十餘里至溧洲，自溧洲過白土磯入慈湖夾。舜民郴行錄言泝流之先後水程也。參軍劉裕請擊玄，牢之不許。玄使牢之族舅何穆說牢之曰︰「自古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而能自全者，誰邪？越之文種，秦之白起，漢之韓信，皆事明主，為之盡力，說，輸芮翻。為，于偽翻。功成之日，猶不免誅夷，況為凶愚者之用乎！君如今日戰勝則傾宗，戰敗則覆族，欲以此安歸乎！不若翻然改圖，則可以長保富貴矣。古人射鉤、斬袪，猶不害為輔佐，齊桓公與子糾爭國，管仲射桓公中帶鈎；子糾死，桓公釋管仲之囚而以為相。晉獻公使寺人披伐公子重耳於蒲城，重耳踰垣而走，披斬其袪；重耳反國，披屢納忠。射，而亦翻。況玄與君無宿昔之怨乎！」時譙王尚之已敗，人情愈恐；牢之頗納穆言，與玄交通。東海中尉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劉裕極諫，不聽。其子驃騎從事中郞敬宣諫曰︰「今國家衰危，天下之重在大人與玄，玄藉父、叔之資，玄父溫，叔沖。據有全楚，割晉國三分之二，一朝縱之使陵朝廷，玄威望旣成，恐難圖也，董卓之變，將在今矣。」董卓事見五十九卷漢靈帝中平六年、獻帝初平元年。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後，令我柰驃騎何！」元顯為驃騎將軍，故稱之。三月，乙巳朔，牢之遣敬宣詣玄請降。降，戶江翻。玄陰欲誅牢之，乃與敬宣宴飲，陳名書畫共觀之，以安悅其意；敬宣不之覺，玄佐吏莫不相視而笑。玄版敬宣為諮議參軍。未有朝命，以版授之也。

元顯將發，聞玄已至新亭，棄船，退屯國子學，辛未，陳於宣陽門外。軍中相驚，言玄已至南桁，陳，讀曰陣。南桁，卽朱雀桁，在臺城南。桁，戶剛翻。元顯引兵欲還宮。玄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崩潰，呼，火故翻。元顯乘馬走入東府，唯張法順一騎隨之。騎，奇寄翻。元顯問計於道子，道子但對之涕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郞毛泰收元顯送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數，所具翻。舫，甫曠翻。元顯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耳。」

壬申，復隆安年號。帝遣侍中勞玄於安樂渚。勞，力到翻。樂，音洛。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總百揆，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錄尚書事、揚州牧、領徐·荊·江三州刺史，假黃鉞。是時晉土全有荊、江、揚三州，徐州率多僑郡，而京口則重鎭也，玄悉領之，全有晉國矣；且將奪劉牢之之兵，故領徐州以制之。玄以桓偉為荊州刺史，桓謙為尚書左僕射，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楊尹。卞範之為玄長史，謀主也。丹楊，京邑，故使為尹。

初，玄之舉兵，侍中王謐奉詔詣玄，玄親禮之。及玄輔政，以謐為中書令。謐，導之孫也。新安太守殷仲文，覬之弟也，殷覬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覬，音冀。玄姊為仲文妻。仲文聞玄克京師，棄郡投玄，玄以為諮議參軍。劉邁往見玄，玄曰︰「汝不畏死，而敢來邪？」邁曰︰「射鉤斬袪，幷邁為三。」玄悅，以為參軍。邁折玄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十七年。

癸酉，有司奏會稽王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會，工外翻。詔徙安成郡；吳孫晧寶鼎二年，分豫章、長沙、廬陵立安成郡，唐吉州安福縣及袁州諸縣，皆其地也。劉昫曰︰安福縣，吳安成郡治。斬元顯及東海王彥璋、彥璋，元顯之子，隆安初，使繼東海王後。譙王尚之、庾楷、張法順、毛泰等於建康市。桓脩為王誕固請，長『章︰甲十一行本「長」作「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流嶺南。為，于偽翻。

玄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劉敬宣請歸諭牢之使受命，玄遣之。敬宣勸牢之襲玄，牢之猶豫不決，移屯班瀆，班瀆在新洲西南。私告劉裕曰︰「今當北就高雅之於廣陵，舉兵以匡社稷，卿能從我去乎？」裕曰︰「將軍以勁卒數萬，望風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降，戶江翻。朝，直遙翻。廣陵豈可得至邪！裕當反服還京口耳。反服，謂反初服也。離騷曰︰退將脩吾初服。此言釋戎服而服常服。何無忌謂裕曰︰「我將何之？」裕曰︰「吾觀鎭北必不免，牢之以討孫恩功進號鎭北將軍。卿可隨我還京口。桓玄若守臣節，當與卿事之；不然，當與卿圖之。」此時劉裕已有誅玄之心。

於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玄，參軍劉襲曰︰「事之不可者莫大於反。將軍往年反王兗州，王兗州，謂王恭。近日反司馬郞君，司馬郞君，謂元顯。今復反桓公，復，扶又翻；下復推同。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畢，趨出，佐吏多散走。牢之懼，使敬宣之京口迎家，失期不至。牢之以為事已泄，為玄所殺，乃帥部曲北走，帥，讀曰率。至新洲，縊而死。敬宣至，不暇哭，卽渡江奔廣陵。將吏共殯斂牢之，將，卽亮翻。斂，力贍翻。以其喪歸丹徒。玄令斲棺斬首，暴尸於市。暴，步卜翻，又如字。

**10**大赦，改元大亨。

**11**桓玄讓丞相、荊·江·徐三州，玄旣以其兄弟領荊、江、徐三州，且已得建康，握朝權，不復以丞相為重，故悉讓之。改授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揚州牧、領豫州刺史，總百揆；以琅邪王德文為太宰。

**12**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俱奔洛陽，各以子弟為質於秦以求救。質，音致。秦王興與之符信，使於關中『章︰甲十一行本「中」作「東」；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募兵，數千人，復還屯彭城間。

**13**孫恩寇臨海，臨海太守辛景擊破之，恩所虜三吳男女，死亡殆盡。恩恐為官軍所獲，乃赴海死，其黨及妓妾從死者以百數，妓，渠綺翻。從，才用翻。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復推恩妹夫盧循為主。復，扶又翻。循，諶之曾孫也。盧諶，盧志之子，初從劉琨，琨死，仕於段氏，段遼敗，仕趙。諶，氏壬翻。神采清秀，雅有材藝。少時，少，時照翻。沙門惠遠嘗謂之曰︰「君雖體涉風素，而志存不軌，如何？」太尉玄欲撫安東土，乃以循為永嘉太守。明帝太寧元年，分臨海立永嘉郡，今之溫州。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盧循事始此。

**14**甲戌，燕大赦。

**15**河西王禿髮利鹿孤寢疾，遺令以國事授弟傉檀。初，禿髮思復鞬愛重傉檀，傉，奴沃翻。鞬，居言翻。謂諸子曰︰「傉檀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子而傳於弟。吳壽夢以少子季札為賢，故其諸子兄弟相傳，欲以次傳國於季札，而季札終於不受。禿髮烏孤、利鹿孤致國於傉檀，猶吳志也，豈知國亡於傉檀之手哉！利鹿孤在位，垂拱而已，垂拱，謂垂衣拱手無所為也。軍國大事皆委於傉檀。利鹿孤卒，傉檀襲位，更稱涼王，自此史稱禿髮氏為南涼。改元弘昌，遷于樂都，樂，音洛。諡利鹿孤曰康王。

**16**夏，四月，太尉玄出屯姑孰，辭錄尚書事，詔許之；而大政皆就諮焉，小事則決於尚書令桓謙及卞範之。

自隆安以來，中外之人厭於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雋賢，京師欣然，冀得少安。少，詩沼翻。旣而玄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陵侮朝廷，裁損乘輿供奉之具，帝幾不免飢寒，乘，繩證翻。幾，居希翻。由是衆心失望。三吳大饑，戶口減半，會稽減什三、四，會，工外翻。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閉門相守餓死。此固上之人失政所致，而人消物盡，亦天地之大數也。「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以此觀之，容有是事。衣，於旣翻。

**17**乞伏熾磐自西平逃歸苑川，乞伏乾歸送熾磐於西平，見上卷隆安四年。南涼王傉檀歸其妻子。乞伏乾歸使熾磐入朝于秦，朝，直遙翻。秦王興以熾磐為興晉太守。

**18**五月，盧循自臨海入東陽，太尉玄遣撫軍中兵參軍劉裕將兵擊之，將，卽亮翻；下同。循敗，走永嘉。走，音奏。

**19**高句麗攻宿軍，宿軍城在龍城東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燕平州刺史慕容歸棄城走。北燕平州刺史治宿軍。

**20**秦王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尚書右僕射狄伯支等將步騎四萬伐魏，興自將大軍繼之，以尚書令姚晃輔太子泓守長安，沒弈干權鎭上邽，廣陵公欽權鎭洛陽。平攻魏乾壁六十餘日，拔之。秋，七月，魏主珪遣毗陵王順及豫州刺史長孫肥將六萬騎為前鋒，自將大軍繼發以擊之。

**21**八月，太尉玄諷朝廷以玄平元顯功封豫章公，平殷、楊功封桂陽公，幷本封南郡如故。玄以豫章封其子昇，桂陽封其兄子俊。

**22**魏主珪至永安，永安本漢彘縣，屬河東郡，順帝改曰永安；晉屬平陽郡；隋、唐晉州之霍邑縣本永安縣也。酈道元曰︰永安，故霍伯之都也，縣有霍太山。秦義陽公平遣驍將帥精騎二百覘魏軍，驍，堅堯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長孫肥逆擊，盡擒之。平退走，珪追之，乙巳，及於柴壁；平嬰城固守，魏軍圍之。秦王興將兵四萬七千救之，將據天渡運糧以餽平。柴壁在汾東，天渡蓋汾津之名，在汾水西岸。魏博士李先曰︰「兵法︰高者為敵所棲，深者為敵所囚。今秦皆犯之，宜及興未至，遣奇兵先據天渡，柴壁可不戰而取也。」珪命增築重圍，重，直龍翻；下同。內以防平之出，外以拒興之入。廣武將軍安同曰︰「汾東有蒙阬，東西三百餘里，蹊徑不通。興來，必從汾西直臨柴壁，如此，虜聲勢相接，重圍雖固，不能制也；不如為浮梁，渡汾西，築圍以拒之，虜至，無所施其智力矣。」珪從之。興至蒲阪，阪，音反。憚魏之強，久乃進兵。甲子，珪帥步騎三萬逆擊興於蒙阬之南，帥，讀曰率；下同。斬首千餘級，興退走四十餘里，平亦不敢出。珪乃分兵四據險要，使秦兵不得近柴壁。近，其靳翻。興屯汾西，憑壑為壘，束柏材從汾上流縱之，欲以毀浮梁，魏人皆鉤取以為薪蒸。粗曰薪，細曰蒸。

冬，十月，平糧竭矢盡，夜，悉衆突西南圍求出；興列兵汾西，舉烽鼓譟為應。興欲平力戰突免，平望興攻圍引接，但叫呼相和，和，戶臥翻。莫敢逼圍。平不得出，計窮，乃帥麾下赴水死，諸將多從平赴水；珪使善游者鉤捕之，無得免者。執狄伯支及越騎校尉唐小方等四十餘人，餘衆二萬人皆斂手就禽。興坐視其窮，力不能救，舉軍慟哭，聲震山谷。數遣使求和於魏，數，所角翻。珪不許，乘勝進攻蒲阪，秦晉公緒固守不戰。會柔然謀伐魏，珪聞之，戊申，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或告太史令鼂崇及弟黃門侍郞懿潛召秦兵，珪至晉陽，賜崇、懿死。鼂，直遙翻。

**23**秦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

**24**太尉玄殺吳興太守高素、將軍竺謙之及謙之從兄朗之、劉襲幷襲弟季武，皆劉牢之北府舊將也。從，才用翻。將，卽亮翻。襲兄冀州刺史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雅之等共據山陽，沈約曰︰山陽，本射陽縣境地名，義熙土斷，始分廣陵郡立山陽郡及山陽縣。唐楚州卽其地。欲起兵攻玄，不克而走。將軍袁虔之、劉壽、高長慶、郭恭等皆往從之，將奔魏；至陳留南，分為二輩︰軌、休之、敬宣奔南燕，虔之、壽、長慶、恭奔秦。

魏主珪初聞休之等當來，大喜。後怪其不至，令兗州求訪，隆安五年，魏以長孫肥為兗州刺史，南徇地，然未能有兗州也。獲其從者，問其故，皆曰︰「魏朝威聲遠被，從，才用翻。被，皮義翻。朝，直遙翻。是以休之等咸欲歸附；旣而聞崔逞被殺，崔逞死見上卷三年。故奔二國。」珪深悔之，自是士人有過，頗見優容。

**25**南涼王傉檀攻呂隆於姑臧。

**26**燕王熙納故中山尹苻謨二女，燕王寶卽位之初，苻謨為中山尹。長曰娀娥，為貴人，長，知兩翻。娀，音戎。幼曰訓英，為貴嬪，貴嬪尤有寵。丁太后怨恚，恚，於避翻。與兄子尚書信謀廢熙立章武公淵；事覺，熙逼丁太后令自殺，葬以后禮，諡曰獻幽皇后。丁太后素與熙通，事見上年。十一月，戊辰，殺淵及信。

辛未，熙畋于北原，龍城北原也。石城令高和石城縣，漢屬北平郡，燕屬建德郡。高和本為石城令，時以大喪會于龍城耳。與尚方兵於後作亂，殺司隸校尉張顯，入掠宮殿，取庫兵，脅營署，閉門乘城。熙馳還，城上人皆投仗開門，盡誅反者，唯和走免。甲戌，大赦。

**27**魏以庾岳為司空。

**28**十二月，辛亥，魏主珪還雲中。

柔然可汗社崙聞珪伐秦，自參合陂侵魏，至豺山，豺山在善無縣北，魏天興六年，築宮於此。崙，盧昆翻。及善無北澤，魏常山王遵以萬騎追之，不及而還。

**29**太尉玄使御史杜林防衞會稽文孝王道子至安成，會，工外翻。林承玄旨，酖道子，殺之。

**30**沮渠蒙遜所署西郡太守梁中庸叛，奔西涼。蒙遜聞之，笑曰︰「吾待中庸，恩如骨肉，而中庸不我信，但自負耳，孤豈在此一人邪！」乃盡歸其孥。

西涼公暠問中庸曰︰「我何如索嗣？」中庸曰︰「未可量也。」暠曰︰「嗣才度若敵我者，我何能於千里之外以長繩絞其頸邪？」索嗣死見上卷四年。孥，音奴。暠，古老翻。索，昔各翻。量，音良。中庸曰︰「智有短長，命有成敗。殿下之與索嗣，得失之理，臣實未之能詳。若以身死為負，計行為勝，則公孫瓚豈賢於劉虞邪？」公孫瓚、劉虞事見六十卷漢獻帝初平四年。暠默然。

**31**袁虔之等至長安，秦王興問曰︰「桓玄才略何如其父？卒能成功乎？」卒，子恤翻。虔之曰︰「玄乘晉室衰亂，盜據宰衡，猜忌安忍，刑賞不公，以臣觀之，不如其父遠矣。玄今已執大柄，其勢必將篡逆，正可為他人驅除耳。」興善之，以虔之為廣州刺史。秦以廣州授袁虔之，示以名位寵授之耳。

**32**是歲，秦王興立昭儀張氏為皇后，封子懿、弼、洸、宣、諶、愔、璞、質、逵、裕、國兒皆為公，洸，古黃翻。諶，氏壬翻。愔，於今翻。遣使拜禿髮傉檀為車騎將軍、廣武公，沮渠蒙遜為鎭西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李暠為安西將軍、高昌侯。

秦鎭遠將軍趙曜帥衆二萬西屯金城，建節將軍王松怱帥騎助呂隆守姑臧。松怱至魏安，傉檀弟文眞擊而虜之。傉檀大怒，送松怱還長安，深自陳謝。史言河、湟諸國皆畏姚秦之強。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三

## 晉紀三十五起昭陽單閼（癸卯），盡閼逢執徐（甲辰），凡二年。

安皇帝戊

**元興二年**（癸卯、四○三）

**1**春，正月，盧循使司馬徐道覆寇東陽；二月，辛丑，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道覆，循之姊夫也。

**2**乙卯，以太尉玄為大將軍。大將軍，自漢以來，職名崇重，居其位者皆擅朝權。晉初，以司馬孚為太尉，奏以大將軍位太尉下，後復舊，在三司上。

**3**丁巳，玄殺冀州刺史孫無終。孫無終亦北府舊將也。

**4**玄上表請帥諸軍掃平關、洛，旣而諷朝廷下詔不許，上，時掌翻。帥，讀曰率。朝，直遙翻。乃云︰「奉詔故止。」玄初欲飭裝，先命作輕舸，載服玩、書畫。舸，加我翻，大舡也。方言︰南楚江湖謂之舸。畫，與畵同。或問其故。玄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輕而易運。」衆皆笑之。桓玄意態終始如此耳。時人誤以為雄豪而憚之，故每遇輒敗。崢嶸洲之戰，劉道規等知其為人而徑突之，一敗而不能復振矣。易，以豉翻。

**5**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

**6**南燕主備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得母兄凶問，備德號慟吐血，號，戶刀翻。吐，土故翻。因而寢疾。

司隸校尉慕容達謀反，遣牙門皇璆攻端門，璆，渠尤翻。殿中帥侯赤眉開門應之；殿中帥猶晉之殿中三部督也。帥，所類翻。中黃門孫進扶備德踰城匿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廣固城四門也。備德入宮，誅赤眉等；達出奔魏。

備德優遷徙之民，使之長復不役；復，方目翻，復除也。民緣此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丁共籍，以避課役。尚書韓請加隱覈，合，音閤。，竹角翻。隱，度也。覈，實也。隱覈，度其實也。『鄒︰，音卓。人名。義闕。』備德從之，使巡行郡縣，行，下孟翻。得蔭戶五萬八千。

**7**泰山賊王始聚衆數萬，自稱太平皇帝，署置公卿；南燕桂林王鎭討禽之。臨刑，或問其父及兄弟安在。始曰︰「太上皇蒙塵于外，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其妻怒之曰︰「君正坐此口，柰何尚爾！」始曰︰「皇后不知，自古豈有不亡之國！朕則崩矣，終不改號！」史言王始僭舉大號，至敗亡而不悔。

**8**五月，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於苑內，基廣五百步，峯高十七丈。廣，古曠翻。高，古號翻。

**9**秋，七月，戊子，魏主珪北巡，作離宮於豺山。

平原太守和跋奢豪喜名，喜，許記翻。珪惡而殺之，惡，烏路翻。使其弟毗等就與訣。跋曰︰「灅北土瘠，可遷水南，勉為生計。」灅，力水翻。且使之背己，背，蒲妹翻。曰︰「汝何忍視吾之死也！」毗等諭其意，詐稱使者，逃入秦。珪怒，滅其家。中壘將軍鄧淵從弟尚書暉與跋善，從，才用翻。或譖諸珪曰︰「毗之出亡，暉實送之。」珪疑淵知其謀，賜淵死。

**10**南涼王傉檀及沮渠蒙遜互出兵攻呂隆，傉，奴沃翻。沮，子余翻。隆患之。秦之謀臣言於秦王興曰︰「隆藉先世之資，專制河外，今雖飢窘，尚能自支，窘，渠隕翻。若將來豐贍，終不為吾有。涼州險絕，土田饒沃，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遣使徵呂超入侍。使，疏吏翻。隆念姑臧終無以自存，乃因超請迎于秦。興遣尚書左僕射齊難、鎭西將軍姚詰、左賢王乞伏乾歸、鎭遠將軍趙曜帥步騎四萬迎隆于河西，詰，去吉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南涼王傉檀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攝，收也。傉，奴沃翻。八月，齊難等至姑臧，隆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隆勸難擊沮渠蒙遜，沮，子余翻。蒙遜使臧莫孩拒之，敗其前軍。孩，何開翻。敗，補邁翻。難乃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弟挐入貢于秦。挐，女居翻。難以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配兵三千鎭姑臧，以將軍閻松為倉松太守，倉松，卽漢昌松縣。郭將為番禾太守，番，音盤。分戍二城，徙隆宗族、僚屬及民萬戶于長安。載記曰︰自光至隆十三載而滅。興以隆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超為安定太守，自餘文武隨才擢敍。

初，郭黁常言「代呂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詳，後推王乞基；事見一百九卷元年。黁，奴昆翻。及隆東遷，王尚卒代之。黁從乞伏乾歸降秦，卒，子恤翻。降，戶江翻。以為滅秦者晉也，遂來奔，秦人追得，殺之。郭黁自信其術，幸亂以徼福，而卒以殺身，足以明天道之難知矣。

沮渠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皆驕恣為民患，據晉書·蒙遜載記，中田護軍蓋呂光所置，鎭臨松。蒙遜曰︰「亂吾法者，二伯父也。」皆逼之使自殺。

秦遣使者梁構至張掖，蒙遜問曰︰「禿髮傉檀為公而身為侯，何也？」秦封傉檀為廣武公，封蒙遜為西海侯，事見上卷上年。構曰︰「傉檀凶狡，款誠未著，故朝廷以重爵虛名羈縻之。將軍忠貫白日，當入贊帝室，豈可以不信相待也！聖朝爵必稱功，朝，直遙翻。稱，尺證翻。如尹緯、姚晃，佐命之臣，齊難、徐洛，一時猛將，爵皆不過侯伯，緯，于貴翻。將，卽亮翻。將軍何以先之乎！先，悉薦翻。昔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之右，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不意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卽封張掖而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將軍已自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欲廣大將軍之國耳。」蒙遜悅，乃受命。

**11**荊州刺史桓偉卒，大將軍玄以桓脩代之。從事中郞曹靖之說玄曰︰說，輸芮翻。「謙、脩兄弟專據內外，權勢太重。」玄乃以南郡相桓石康為荊州刺史。石康，豁之子也。桓豁，溫之次弟。

**12**劉裕破盧循於永嘉，追至晉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今泉州南安縣卽其地。宋白曰︰東晉南渡，衣冠士族多萃此地以求安堵，因立晉安郡，隋為泉州。屢破之，循浮海南走。

何無忌潛詣裕，勸裕於山陰起兵討桓玄。裕謀於土豪孔靖，靖曰︰「山陰去都道遠，舉事難成；且玄未篡位，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裕從之。靖，愉之孫也。孔愉歷事元、明、成三帝。

**13**九月，魏主珪如南平城，愍帝建興元年，代公猗盧城盛樂以為北都，脩故平城以為南都。更南百里，於灅水之陽黃瓜堆築新平城，所謂南平城也；唐朔州西南有新城，卽其地。規度灅南，自灅水南抵夏屋山，皆灅南地也。度，徒洛翻。灅，力水翻。將建新都。

**14**侍中殷仲文、散騎常侍卞範之勸大將軍玄早受禪，陰撰九錫文及冊命。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禪，時戰翻。撰，士免翻。以桓謙為侍中、開府、錄尚書事，王謐為中書監、領司徒，桓胤為中書令，加桓脩撫軍大將軍。胤，沖之孫也。丙子，冊命玄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

桓謙私問彭城內史劉裕曰︰「楚王勳德隆重，朝廷之情，咸謂宜有揖讓，卿以為何如？」裕曰︰「楚王，宣武之子，桓溫，諡曰宣武。勳德蓋世，晉微弱，民望久移，乘運禪代，有何不可？」謙喜曰︰「卿謂之可卽可耳。」劉裕一世之雄，桓謙問之以決可否，裕詭辭以順其意，故喜。

新野人庾仄，殷仲堪之黨也，新野縣，漢屬南陽郡，晉武帝太康中，分屬義陽郡，惠帝又分立新野郡。仄，阻力翻，從「厂」，不從「广」。聞桓偉死，石康未至，乃起兵襲雍州刺史馮該於襄陽，走之。雍，於用翻。仄有衆七千，設壇，祭七廟，云「欲討桓玄」，江陵震動。石康至州，發兵攻襄陽，仄敗，奔秦。

**15**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桓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可收江北之地。」中書侍郞韓範亦上疏曰︰「今晉室衰亂，江、淮南北，戶口無幾，戎馬單弱。重以桓玄悖逆，重，直用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上下離心；以陛下神武，發步騎一萬臨之，彼必土崩瓦解，兵不留行矣。得而有之，秦、魏不足敵也；拓地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誅滅桓玄，更脩德政，豈惟建康不可得，江北亦無望矣。」備德曰︰「朕以舊邦覆沒，欲先定中原，乃平蕩荊、揚，故未南征耳。其令公卿議之。」因講武城西，步卒三十七萬人，騎五萬三千匹，車萬七千乘。乘，繩證翻。公卿皆以為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慕容德取青州，至是纔五年耳，有衆如此，不能乘時而用之，自審其才不足以辨桓玄也。

**16**冬，十月，楚王玄上表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又詐言錢塘臨平湖開，臨平湖草常蓁塞，開則天下太平。江州甘露降，使百僚集賀，用為己受命之符。又以前世皆有隱士，恥於己時獨無，求得西朝隱士安定皇甫謐六世孫希之，晉氏東遷，以洛陽為西朝。皇甫謐在魏、晉之間徵辟不行，自號玄晏先生。朝，直遙翻。給其資用，使隱居山林；徵為著作郞，使希之固辭不就，然後下詔旌禮，號曰高士。時人謂之「充隱」。實非隱者而以之備數，故謂之充隱。又欲廢錢用穀、帛及復肉刑，制作紛紜，志無一定，變更回復，更，工衡翻。卒無所施行。性復貪鄙，人士有法書、好畫卒，子恤翻。性復，扶又翻。法書，謂如史籀、程邈、李斯、張芝、師宜、梁鵠、衞瓘、索靖、鍾繇諸人眞蹟，各有家法者。畫，與畵同。及佳園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珠玉，未嘗離手。離，力智翻。史言桓玄志度凡近。

**17**乙卯，魏主珪立其子嗣為齊王，加位相國；紹為清河王，加征南大將軍；熙為陽平王；曜為河南王。

**18**丁巳，魏將軍伊謂帥騎二萬襲高車餘種袁紇、烏頻；十一月，庚午，大破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種，章勇翻。紇，戶骨翻。

**19**詔楚王玄行天子禮樂，妃為王后，世子為太子。丁丑，卞範之為禪詔，禪，時戰翻；下同。使臨川王寶逼帝書之。寶，晞之曾孫也。武陵王晞死於桓溫廢立之際。庚辰，帝臨軒，遣兼太保、領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璽，斯氏翻。綬，音受。壬午，帝出居永安宮；癸未，遷太廟神主于琅邪國，永嘉之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琅邪太守，鎭江乘之蒲洲金城，求割江乘縣境立郡，始有實土。穆章何皇后及琅邪王德文皆徙居司徒府。百官詣姑孰勸進。十二月，庚寅朔，玄築壇於九井山北，九域志，太平州有九井山。今太平州，古姑孰之地也。蕪湖縣南有溪，猶曰姑孰溪。北征記云︰九井山在丹楊南。壬辰，卽皇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於下民耳，豈可欺上帝乎！」大赦，改元永始；以南康之平固縣武帝太康三年，以廬陵南部都尉立南康郡。平固，吳所置平陽縣也，太康元年，更名平固。九域志，虔州贛縣有平固鎭。封帝為平固王，降何后為零陵縣君，琅邪王德文為石陽縣公，武陵王遵為彭澤縣侯；追尊父溫為宣武皇帝，廟號太祖，南康公主為宣皇后，封子昇為豫章王；以會稽內史王愉為尚書僕射，愉子相國左長史綏為中書令。綏，桓氏之甥也。戊戌，玄入建康宮，登御坐而牀忽陷，坐，讀曰座。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梁王珍之國臣孔樸奉珍之奔壽陽。珍之，晞之曾孫也。晞子㻱出繼梁國，珍之之祖也。

**20**戊申，燕王熙尊燕主垂之貴嬪段氏為皇太后。段氏，熙之慈母也。己酉，立苻貴嬪為皇后，嬪，毗賓翻。大赦。

**21**辛亥，桓玄遷帝於尋陽。尋陽郡時治柴桑。

**22**燕以衞尉悅眞為青州刺史，鎭新城；光祿大夫衞駒為幷州刺史，鎭凡城。

**23**癸丑，納桓溫神主于太廟。桓玄臨聽訟觀閱囚徒，洛都華林園北有聽訟觀，本平望觀也。魏明帝以刑獄天下大命也，每斷大獄，常幸觀聽之，大和三年，更名聽訟觀。建康倣洛都之制，亦置之。觀，古玩翻。罪無輕重，多得原放；有干輿乞者，時或卹之。其好行小惠如此。干，犯也；干輿，行犯乘輿也。乞者，丐衣食之物。好，呼到翻。

**24**是歲，魏主珪始命有司制冠服，以品秩為差；然法度草創，多不稽古。

**三年**（甲辰、四○四）

**1**春，正月，桓玄立其妻劉氏為皇后。劉氏，喬之曾孫也。劉喬見八十六卷惠帝永興二年。玄以其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立廟。復，扶又翻。散騎常侍徐廣曰︰「『敬其父則子悅，』孝經載孔子之言。請依故事立七廟。」玄曰︰「禮，太祖東向，左昭右穆。禮，天子七廟，太祖正東向之位，左三昭，右三穆。決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昭本如字，為漢諱昭，改音韶。或云，晉文帝名昭，改音韶。晉立七廟，宣帝不得正東向之位，何足法也！」祕書監卞承之謂廣曰︰「若宗廟之祭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廣，邈之弟也。徐邈以文學為孝武所親信。

玄自卽位，心常不自安。二月，己丑朔，夜，濤水入石頭，流殺人甚多，讙譁震天。讙，許元翻。玄聞之懼，曰︰「奴輩作矣！」

玄性苛細，好自矜伐。好，呼到翻；下性好同。主者奏事，或一字不體，謂字之上下偏傍不合體也。或片辭之謬，必加糾擿，以示聰明。擿，他狄翻。尚書答詔誤書「春蒐」為「春菟」，菟，同都翻。自左丞王納之以下，凡所關署，關，通也。皆被降黜。被，皮義翻。或手注直官，直官，入直者也。或自用令史，令史，尚書令僕所署用。詔令紛紜，有司奉答不暇；而紀綱不治，奏案停積，不能知也。又性好遊畋，或一日數出。數，所角翻。遷居東宮，更繕宮室，更，工衡翻。土木並興，督迫嚴促，朝野騷然，思亂者衆。

玄遣使加益州刺史毛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其命。璩，寶之孫也。使，疏吏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璩，強魚翻。玄以桓希為梁州刺史，分命諸將戍三巴以備之。三巴，巴郡、巴東、巴西也。杜佑曰︰渝州古巴國，謂之三巴，以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也。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甄，之人翻。仍帥衆進屯白帝。史言劉裕未起，毛璩已仗義舉兵討玄。帥，讀曰率。

劉裕從徐·兗二州刺史、安成王桓脩入朝。朝，直遙翻。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后劉氏，有智鑒，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然後別議之耳。」

玄以桓弘為青州刺史，鎭廣陵；刁逵為豫州刺史，鎭歷陽。弘，脩之弟；逵，彝之子也。刁彝見一百三卷簡文帝咸安二年。

劉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晉室。劉邁弟毅家於京口，亦與無忌謀討玄。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道，雖強易弱，易，以豉翻。正患事主難得耳。」謂舉大事難得一人為主。無忌曰︰「天下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唯有劉下邳。」裕先領下邳太守，故稱之。無忌笑而不答，還以告裕，遂與毅定謀。

初，太原王元德及弟仲德為苻氏起兵攻燕主垂，不克，來奔，王叡，字元德；王懿，字仲德；名犯宣、元二帝諱，故以字行。仲德為燕所敗，渡河依段遼，自遼所來奔。為，于偽翻。朝廷以元德為弘農太守。仲德見桓玄稱帝，謂人曰︰「自古革命誠非一族，然今之起者恐不足以成大事。」

平昌孟昶為青州主簿，平昌縣，漢屬城陽國，魏文帝分城陽立平昌郡，後省。晉惠帝又立平昌郡。其地今屬密州安丘縣界。昶，丑兩翻。桓弘使昶至建康，玄見而悅之，謂劉邁曰︰「素士中得一尚書郞，起於白屋者謂之素士。卿與其州里，寧相識否？」孟昶，平昌人。平昌郡屬青州。劉邁，彭城沛人。彭城屬徐州。蓋二人並僑居京口，故謂之同州里。邁素與昶不善，對曰︰「臣在京口，不聞昶有異能，唯聞父子紛紛更相贈詩耳。」更，工衡翻。玄笑而止。昶聞而恨之。旣還京口，裕謂昶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乎？」昶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

於是裕、毅、無忌、元德、昶及裕弟道規、任城魏詠之、任城縣，前漢屬東平國，後漢章帝元和元年分東平為任城國，而任城縣屬焉；晉氏南渡，省任城郡為任城縣，屬高平郡。任，音壬。高平檀憑之、琅邪諸葛長民、河內太守隴西辛扈興、振威將軍東莞童厚之，莞，音官。相與合謀起兵。道規為桓弘中兵參軍，裕使毅就道規及昶於江北，共殺弘，據廣陵；長民為刁逵參軍，使長民殺逵，據歷陽；元德、扈興、厚之在建康，使之聚衆攻玄為內應，刻期齊發。

孟昶妻周氏富於財，昶謂之曰︰「劉邁毀我於桓公，使我一生淪陷，我決當作賊。卿幸早離絕，脫得富貴，相迎不晚也。」周氏曰︰「君父母在堂，欲建非常之謀，豈婦人所能諫！事之不成，當於奚官中奉養大家，奚，如字，又胡禮翻。周禮註曰︰古者從坐，男女沒入縣官為奴，其少才智以為奚。今之侍史、官婢，或曰奚官女。此言事若敗，沒為官婢，當於奚官中養姑。晉志，奚官令，屬少府。晉、宋間子婦稱其姑曰「大家」，考南史·孝義·孫棘傳可見。義無歸志也。」昶悵然，久之而起。悵，丑亮翻。悵然，失志貌。周氏追昶坐，曰︰「觀君舉措，非謀及婦人者，不過欲得財物耳。」因指懷中兒示之曰︰「此而可賣，亦當不惜，」遂傾貲以給之。昶弟顗妻，周氏之從妹也，顗，魚豈翻。從，才用翻。周氏紿之曰︰「昨夜夢殊不祥，紿，待亥翻。門內絳色物宜悉取以為厭勝。」厭，於涉翻，又於檢翻。妹信而與之，遂盡縫以為軍士袍。

何無忌夜於屛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橙，都鄧翻，床屬。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矣。呂母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天鳳四年。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為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乙卯，裕託以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丙辰，詰旦，京口城開，無忌著傳詔服，詰，去吉翻。著，側略翻。著傳詔之服，因自稱敕使。稱敕使，居前，使，疏吏翻。徒衆隨之齊入，卽斬桓脩以徇。脩司馬刁弘帥文武佐吏來赴，帥，讀曰率。裕登城，謂之曰︰城，謂京口之金城。「郭江州已奉乘輿返正於尋陽，郭江州，謂郭昶之也。時帝在尋陽，裕詭言以誑弘等。乘，繩證翻。我等並被密詔，誅除逆黨，被，皮義翻。今日賊玄之首已當梟於大航矣。梟，堅堯翻。說文曰︰日至，捕梟磔之，以頭掛木上；今謂掛首為梟。諸君非大晉之臣乎，今來欲何為！」弘等信之，收衆而退。

裕問無忌曰︰「今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道民者，東莞劉穆之也。晉陵有南東莞郡，故穆之居京口。莞，音官。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時穆之聞京口讙噪聲，讙，許元翻。「噪」當作「譟」。晨起，出陌頭，屬與信會。信，使也。屬，之欲翻。使，疏吏翻。穆之直視不言者久之，直視，注目直視不他屬。旣而返室，壞布裳為袴，袴，脛衣也。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以為戎服。壞，音怪。往見裕。裕曰︰「始舉大義，方造艱難，言造事之初，事事艱難也。須一軍吏甚急，卿謂誰堪其選？」穆之曰︰「貴府始建，軍吏實須其才，倉猝之際，略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卽於坐署主簿。坐，讀曰座。

孟昶勸桓弘其日出獵，天未明，開門出獵人；昶與劉毅、劉道規帥壯士數十人直入，帥，讀曰率；下同。弘方噉粥，卽斬之，因收衆濟江。噉，徒濫翻。裕使毅誅刁弘。

先是，裕遣同謀周安穆入建康報劉邁，先，悉薦翻。邁雖酬許，意甚惶懼；安穆慮事泄，乃馳歸。玄以邁為竟陵太守，邁欲亟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大驚，封邁為重安侯。重，直龍翻。旣而嫌邁不執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悉誅元德、扈興、厚之等。

衆推劉裕為盟主，總督徐州事，以孟昶為長史，守京口，檀憑之為司馬。彭城人應募者，裕悉使郡主簿劉鍾統之。丁巳，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二州，兗、徐也。軍于竹里，移檄遠近，聲言益州刺史毛璩已定荊楚，江州刺史郭昶之奉迎主上返正於尋陽，鎭北參軍王元德等並帥部曲保據石頭，揚武將軍諸葛長民已據歷陽。

玄移還上宮，玄始遷東宮，今以裕起，移還上宮。召侍官皆入止省中；侍官，自侍中下至黃、散之屬。加揚州刺史新野王桓謙征討都督，以殷仲文代桓脩為徐、兗二州刺史。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玄曰︰「彼兵銳甚，計出萬死，若有蹉跌，蹉，七何翻。跌，徒結翻。則彼氣成而吾事去矣，不如屯大衆於覆舟山以待之。成帝咸康八年，於覆舟山南立北郊；山蓋在建康城北也，形如覆舟，故名。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陣，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散走，此策之上也。」謙等固請擊之，乃遣頓丘太守吳甫之、右衞將軍皇甫敷相繼北上。自建康趣京口為北上。上，時掌翻。

玄憂懼特甚。或曰︰「裕等烏合微弱，勢必無成，陛下何慮之深？」玄曰︰「劉裕足為一世之雄；劉毅家無檐石之儲，檐，與儋同，下［都］濫翻，言一儋、一石也。儲無儋石，家貧之至也。楊雄家無儋石之儲，應劭註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受二斛。晉灼曰︰石，斗石也。前書音義曰︰儋，言一斗之儲。方言曰︰儋，罌也，齊東北海岱之間謂之儋。余據今江淮人謂一石為一擔。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酷似其舅；共舉大事，何謂無成！」

**2**南涼王傉檀畏秦之強，乃去年號，傉，奴沃翻。元興元年，傉檀改元弘昌。去，羌呂翻。罷尚書丞郞官，遣參軍關尚使于秦。使，疏吏翻。秦王興曰︰「車騎獻款稱藩，而擅興兵造大城，豈為臣之道乎？」興拜傉檀為車騎將軍，故稱之。尚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先王之制也。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勍寇，勍，渠京翻。蓋為國家重門之防；重，直龍翻。不圖陛下忽以為嫌。」興善之。傉檀求領涼州，興不許。

**3**初，袁眞殺朱憲，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憲弟綽逃奔桓溫。溫克壽陽，綽輒發眞棺，戮其尸。溫怒，將殺之，桓沖請而免之。綽事沖如父，沖薨，綽嘔血而卒。卒，子恤翻。劉裕克京口，以綽子齡石為建武參軍。裕本為建武將軍，以齡石參軍事。三月，戊午朔，裕軍與吳甫之遇於江乘。江乘，漢舊縣，屬丹楊郡。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琅邪太守，鎭江乘之蒲州，奏割丹楊之江乘立南琅邪郡，江乘縣屬焉。將戰，齡石言於裕曰︰「齡石世受桓氏厚恩，不欲以兵刃相向，乞在軍後。」裕義而許之。甫之，玄驍將也，驍，堅堯翻。將，卽亮翻。其兵甚銳。裕手執長刀，大呼以衝之，衆皆披靡，呼，火故翻。呼，普彼翻。卽斬甫之，進至羅落橋。羅落橋在江乘縣南，蓋緣水設羅落，因以為名。皇甫敷帥數千人逆戰，帥，讀曰率。寧遠將軍檀憑之敗死。裕進戰彌厲，敷圍之數重，裕倚大樹挺戰。重，直龍翻。挺戰，挺身獨戰也。挺，他鼎翻，直也。敷曰︰「汝欲作何死！」拔戟將刺之，裕瞋目叱之，敷辟易。刺，七亦翻。瞋，七人翻。辟，讀曰闢。易，如字。裕黨俄至，射敷中額而踣，射，而亦翻。中，竹仲翻。踣，蒲北翻。裕援刀直進。援，于元翻。敷曰︰「君有天命，以子孫為託。」裕斬之，厚撫其孤。裕以檀憑之所領兵配參軍檀祗。祗，憑之之從子也。從，才用翻。

玄聞二將死，大懼，召諸道術人推算及為厭勝。將，卽亮翻。厭，於叶翻，又一琰翻。問羣臣曰︰「朕其敗乎？」吏部郞曹靖之對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或可怨，神何為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謂遷晉宗廟主於琅邪國，尋又隨帝上尋陽也。大楚之祭，上不及祖，謂止祭桓溫於太廟。此其所以怒也。玄曰︰「卿何不諫？」對曰︰「輦上君子皆以為堯、舜之世，臣何敢言！」玄默然。使桓謙及游擊將軍何澹之屯東陵，游擊將軍，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衞、驍騎、游擊為六軍。建康之西有西陵，其東有東陵，東陵在覆舟山東北。澹，徒覽翻。侍中、後將軍卞範之屯覆舟山西，衆合二萬。

己未，裕軍食畢，悉棄其餘糧，進至覆舟山東，使羸弱登山，張旗幟為疑兵，羸，倫為翻。幟，昌志翻。數道並前，布滿山谷。玄偵候者還，云「裕軍四塞，偵，丑鄭翻。塞，悉則翻。不知多少。」玄益憂恐，遣武衞將軍庾賾之帥精卒副援諸軍。魏文帝踐阼，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衞等三營，後遂各置將軍。賾，士革翻。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畏伏裕，莫有鬬志。裕與劉毅等分為數隊，進突謙陳；裕以身先之，陳，讀曰陣。先，悉薦翻。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呼聲動天地。時東北風急，因縱火焚之，煙炎熛天，呼，火故翻。炎，讀曰燄。熛，必遙翻。鼓噪之音震動京邑，謙等諸軍大潰。

玄時雖遣軍拒裕，而走意已決，潛使領軍將軍殷仲文具舟於石頭；聞謙等敗，帥親信數千人，聲言赴戰，帥，讀曰率；下同。遂將其子昇、兄子濬出南掖門。遇前相國參軍胡藩，執馬鞚諫曰︰「今羽林射手猶有八百，皆是義故，西人受累世之恩，鞚，音控，馬勒也。桓氏世居荊楚，西人皆其義舊，此蓋從玄東下，玄旣篡，因以為羽林。不驅令一戰，一旦捨此，欲安之乎！」玄不對，但舉策指天；玄舉策指天，亦項羽所謂天之亡我之意。因鞭馬而走，西趨石頭，與仲文等浮江南走。經日不食，左右進粗飯，趨，七喻翻。粗，與麄同。玄咽不能下，昇抱其胸而撫之，玄悲不自勝。咽，於甸翻。勝，音升。

裕入建康，王仲德抱元德子方回出候裕，裕於馬上抱方回與仲德對哭；追贈元德給事中，以仲德為中兵參軍。裕止桓謙故營，遣劉鍾據東府。庚申，裕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焚桓溫神主於宣陽門外，造晉新主，納于太廟。桓玄初篡，遷七廟神主于琅邪國，旣而遷帝於尋陽，宗廟主祏皆隨帝西上，故權造新主。遣諸將追玄，尚書王嘏帥百官奉迎乘輿，乘，繩證翻。誅玄宗族在建康者。裕使臧熹入宮，收圖書、器物，封閉府庫；有金飾樂器，裕問熹︰「卿得無欲此乎？」熹正色曰︰「皇上幽逼，播越非所，將軍首建大義，劬勞王家，雖復不肖，實無情於樂。」復，扶又翻。裕笑曰︰「聊以戲卿耳。」熹，燾之弟也。劉裕娶于臧氏。

壬戌，玄司徒王謐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謐為侍中、領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謐推裕為使持節、都督揚·徐·兗·豫·青·冀·幽·幷八州諸軍事、徐州刺史，使，疏吏翻。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昶為丹楊尹，劉道規為義昌太守。宋永初郡國志，安豐有義昌縣。蓋晉末嘗立郡，宋初廢為縣也。裕取義昌美名，使道規領太守。

裕始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於劉穆之，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倉猝立定，無不允愜。愜，苦叶翻。裕遂託以腹心，動止諮焉；穆之亦竭節盡誠，無所遺隱。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豪族陵縱，小民窮蹙，重以司馬元顯政令違舛，重，直用翻。桓玄雖欲釐整，而科條繁密，衆莫之從。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揉曲為矯。言隨事矯揉使歸於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內外百官皆肅然奉職，不盈旬日，風俗頓改。史言劉裕有撥亂反正之才。

初，諸葛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刁逵執長民，檻車送桓玄。至當利而玄敗，當利，浦名。送人共破檻出長民，還趣歷陽。趣，七喻翻。逵棄城走，為其下所執，斬於石頭，子姪無少長皆死，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唯赦其季弟給事中騁。逵故吏匿其弟子雍送洛陽，刁雍後自秦入魏。雍，於容翻。秦王興以為太子中庶子。裕以魏詠之為豫州刺史，鎭歷陽，諸葛長民為宣城內史。

初，裕名微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行，下孟翻。謂當時貴盛之流。惟王謐獨奇貴之，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樗蒲不勝而不卽納其所負之直，此亦博徒輕狡之常態。逵縛之馬枊。枊，魚浪翻，繫馬柱也，又五剛翻。謐見之，責逵而釋之，代之還直。由是裕深憾逵而德謐。

蕭方等曰︰蕭方等，梁元帝之嫡長子，撰三十國春秋。夫蛟龍潛伏，魚蝦褻之。是以漢高赦雍齒，魏武免梁鵠，雍齒事見十一卷漢高帝十一年。漢靈帝時，梁鵠為選部尚書，魏武欲為洛陽令，鵠以為北部尉。董卓之亂，鵠奔劉表。魏武破荊州，鵠懼而自縛詣門，使在祕書，以勤書自効。雍，於用翻。安可以布衣之嫌而成萬乘之隙也！乘，繩證翻。今王謐為公，刁逵亡族，醻恩報怨，何其狹哉！

**4**尚書左僕射王愉及子荊州刺史綏謀襲裕，事泄，族誅；綏弟子慧龍為僧彬所匿，得免。慧龍後遂逃奔秦，又自秦奔魏。

**5**魏以中土蕭條，詔縣戶不滿百者罷之。

**6**丁卯，劉裕還鎭東府。

**7**桓玄至尋陽，郭昶之給其器用、兵力。辛未，玄逼帝西上，上，時掌翻。劉毅帥何無忌、劉道規等諸軍追之。帥，讀曰率。玄留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與郭昶之守湓口。驤，思將翻。澹，徒覽翻。昶，丑兩翻。湓，蒲奔翻。玄於道自作起居注，杜佑通典曰︰周官有左右史，蓋今起居注之本。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左史記言，右史記事。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後漢馬皇后撰明帝起居注，則漢起居注似在宮中，為女史之任，其後起居皆近侍之臣錄記也。歷代有其職而無其官，後魏始置起居令史，每行幸宴會，則在御左右記錄帝言；後又別置脩起居注。敍討劉裕事，自謂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覃思著述，覃，深也，廣也。思，相吏翻。不暇與羣下議時事。起居注旣成，宣示遠近。

**8**丙戌，劉裕稱受帝密詔，以武陵王遵承制總百官行事，加侍中、大將軍，因大赦，惟桓玄一族不宥。

**9**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帥謀殺南燕王備德，帥，所類翻。推司馬休之為主。備德以劉軌為司空，甚寵信之。雅之欲邀軌同謀，敬宣曰︰「劉公衰老，有安齊之志，不可告也。」雅之卒告之，卒，子恤翻。軌不從。謀頗泄，敬宣等南走，南燕人收軌，殺之，追及雅之，又殺之。敬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敬宣等奔南燕事見上卷元興元年。劉裕以敬宣為晉陵太守。

**10**南燕王備德聞桓玄敗，命北地王鍾等將兵欲取江南，會備德有疾而止。昔魯莊公伐齊，納子糾，小白自莒先入，所以有乾時之敗。當此之時，建康已定，使慕容鍾等之師果進，劉裕固有以待之矣。將，卽亮翻。

**11**夏，四月，己丑，武陵王遵入居東宮，內外畢敬；遷除百官稱制書，敎稱令書。以司馬休之監荊·益·梁·寧·秦·雍六州諸軍事、領荊州刺史。劉毅等之兵旣進，故預以休之鎭南蕃。監，工銜翻。雍，於用翻。

庚寅，桓玄挾帝至江陵，桓石康納之。玄更署置百官，以卞範之為尚書僕射。自以奔敗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罰，衆益離怨。殷仲文諫，玄怒曰︰「今以諸將失律，天文不利，故還都舊楚；而羣小紛紛，妄興異議，方當糾之以猛，未可施之以寬也。」荊、江諸郡聞玄播越，有上表奔問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賀遷新都。唐人所謂「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桓玄是也。

初，王謐為玄佐命元臣，玄之受禪，禪，時戰翻。謐手解帝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及玄敗，衆謂謐宜誅，劉裕特保全之。劉毅嘗因朝會，問謐璽綬所在。璽，斯氏翻。綬，音受。朝，直遙翻。謐內不自安，逃奔曲阿。劉昫曰︰唐潤州丹楊縣，古曲阿縣地。裕牋白武陵王，迎還復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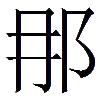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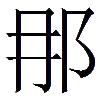
**12**桓玄兄子歆引氐帥楊秋寇歷陽，帥，所類翻。魏詠之帥諸葛長民、劉敬宣、劉鍾共擊破之，帥，讀曰率；下同。斬楊秋於練固。練固在歷陽西北。

玄使武衞將軍庾稚祖、江夏太守桓道恭帥數千人就何澹之等共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桑落洲在湓城東北大江中。杜佑曰︰桑落洲在江州都昌縣，漢之彭澤縣也。庚戌，澹之等引舟師逆戰。澹之常所乘舫，舫，甫妄翻，方舟也。羽儀旗幟甚盛。幟，昌志翻。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帥，所類翻。欲詐我耳，宜亟攻之。」衆曰︰「澹之不在其中，得之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旣不居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而薄之，破賊必矣。」沮，在呂翻。道規曰︰「善！」遂往攻而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澹之軍中驚擾，無忌之衆亦以為然，乘勝進攻澹之等，大破之。無忌等克湓口，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祏還京師。祏，音石；廟中臧木主石室也。旣克尋陽，宗廟主祏乃得還。加劉裕都督江州諸軍事。

桑落之戰，胡藩所乘艦為官軍所燒，藩全鎧入水，潛行三十許步，乃得登岸。艦，戶黯翻。鎧，苦亥翻。時江陵路已絕，官軍旣克尋陽，故江陵之路絕。乃還豫章，劉裕素聞藩為人忠直，引參領軍軍事。

**13**桓玄收荊州兵，曾未三旬，有衆二萬，樓船、器械甚盛。甲寅，玄復帥諸軍挾帝東下，以苻宏領梁州刺史，為前鋒；又使散騎常侍徐放先行，說劉裕等曰︰「若能旋軍散甲，當與之更始，各授位任，令不失分。」復，扶又翻。說，輸芮翻。更，工衡翻。分，扶問翻。

劉裕以諸葛長民都督淮北諸軍事，鎭山陽；以劉敬宣為江州刺史。

**14**柔然可汗社崙從弟悅代大謀殺社崙，崙，盧昆翻。從，才用翻。，與那同；奴何翻。不克，奔魏。

**15**燕王熙於龍騰苑起逍遙宮，連房數百，鑿曲光海，盛夏，士卒不得休息，暍死者太半。去年熙起龍騰苑。暍，於歇翻，傷暑也。

**16**西涼世子譚卒。

**17**劉毅、何無忌、劉道規、下邳太守平昌孟懷玉帥衆自尋陽西上，帥，讀曰率。上，時掌翻。五月，癸酉，與桓玄遇於崢嶸洲。水經註︰江水東過武口，又東，右得李姥蒲，北對崢嶸洲，劉毅破桓玄處。在今黃州、壽昌軍之間。杜佑曰︰崢嶸洲在鄂州武昌縣。崢，仕耕翻。嶸，戶萌翻。毅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強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為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恇怯；恇，曲陽翻，亦怯也。加之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將，卽亮翻。不在衆也。」因麾衆先進，毅等從之。玄常漾舸於舫側以備敗走，舸，古我翻。由是衆莫有鬬心。毅等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遁。重，直用翻。郭銓詣毅降。

玄故將劉統、馮稚等聚黨四百人襲破尋陽城。降，戶江翻。將，卽亮翻。毅遣建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懷肅，懷敬之弟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隆安三年。

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及王皇后於巴陵。永安何皇后，穆帝章皇后也。王皇后，帝之后也。殷仲文時在玄艦，求出別船收集散卒，因叛玄，奉二后奔夏口，夏，戶雅翻。遂還建康。

己卯，玄與帝入江陵。馮該勸使更下戰，玄不從；欲奔漢中就桓希，桓希時為梁州刺史。而人情乖沮，號令不行。沮，在呂翻。庚辰，夜中，處分欲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城內已亂，乃與親近腹心百餘人乘馬出城西走。至城門，左右於闇中斫玄，不中，不中，竹仲翻。其徒更相殺害，更，工衡翻。前後交橫。玄僅得至船，左右分散，惟卞範之在側。

辛巳，荊州別駕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太守王騰之帥文武為侍衞。帥，讀曰率；下同。

玄將之漢中；屯騎校尉毛脩之，璩之弟子也，誘玄入蜀，玄從之。誘，音酉。寧州刺史毛璠，璠，音繁。璩之弟也，卒於官。璩使其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璠喪歸江陵，費，扶沸翻。壬午，遇玄於枚回洲。水經註︰江水逕江陵縣南，有洲曰枚回洲。祐之、恬迎擊玄，矢下如雨，玄嬖人丁仙期、萬蓋等以身蔽玄，皆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益州督護漢嘉馮遷抽刀，前欲擊玄，玄拔頭上玉導與之，魏、晉以來，冠幘有簪，有導，至尊以玉為之。導，引也，所以引髮入冠幘之內也。曰︰「汝何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又斬桓石康、桓濬、庾賾『章︰甲十一行本「賾」作「頤」；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賾，士革翻。之，執桓昇送江陵，斬於市。乘輿返正於江陵，以毛脩之為驍騎將軍。乘，繩證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甲申，大赦，諸以畏逼從逆者一無所問。戊寅，奉神主于太廟。納尋陽所奉送宗廟主祏也。劉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桁。傳，株戀翻。梟，堅堯翻。

毅等旣戰勝，以為大事已定，不急追躡，又遇風，船未能進，玄死幾一旬，幾，居希翻，又音祈。諸軍猶未至。時桓謙匿於沮中，沿沮水上下為沮中，臨沮、上黃二縣皆其地也。沮，子余翻。揚武將軍桓振匿於華容浦，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水經註︰江水左迤為中夏口，右則中郞浦出焉。華容縣今在監利縣界。晉書·振傳曰︰匿於華容之涌中。左傳︰閻敖游涌而逸。杜預註云︰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涌，音勇。玄故將王稚徽戍巴陵，遣人報振云︰「桓歆已克京邑，馮稚復克尋陽，將，卽亮翻。復，扶又翻；下復陷同。劉毅諸軍並中路敗退。」振大喜，聚黨得二百人，襲江陵，桓謙亦聚衆應之。閏月，己丑，復陷江陵，殺王康產、王騰之。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階下，問桓昇所在。聞其已死，瞋目謂帝曰︰瞋，七人翻。「臣門戶何負國家，而屠滅若是！」琅邪王德文下牀謂曰︰「此豈我兄弟意邪！」振欲殺帝，謙苦禁之，乃下馬，斂容致拜而出。壬辰，振為玄舉哀，立喪庭，諡曰武悼皇帝。為，于偽翻。

癸巳，謙等帥羣臣奉璽綬於帝曰︰帥，讀曰率。「主上法堯禪舜，今楚祚不終，百姓之心復歸於晉矣。」以琅邪王德文領徐州刺史，振為都督八郡諸軍事、荊州刺史，謙復為侍中、衞將軍，加江、豫二州刺史，帝侍御左右，皆振之腹心。

振少薄行，玄不以子妷齒之。行，下孟翻。以年敍長幼為齒，又，齒，列也。言不使預子姪之列。至是，歎曰︰「公昔不早用我，遂致此敗。若使公在，我為前鋒，天下不足定也。今獨作此，安歸乎？」遂縱意酒色，肆行誅殺。謙勸振引兵下戰，己守江陵，振素輕謙，不從其言。

劉毅至巴陵，誅王稚徽。何無忌、劉道規進攻桓謙於馬頭，馬頭岸在大江南岸，北對江津口。桓蔚於龍泉，水經註︰靈溪之東有龍陂，廣員二百餘步，水至淵深，有龍見于其中，故曰龍陂。皆破之。蔚，祕之子也。桓祕見一百三卷孝武寧康元年。

無忌欲乘勝直趣江陵，趣，七喻翻。道規曰︰「兵法，屈申有時，不可苟進。諸桓世居西楚，羣小皆為竭力；振勇冠三軍，為，于偽翻。冠，古玩翻。難與爭鋒。且可息兵養銳，徐以計策縻之，不憂不克。」無忌不從。振逆戰於靈溪，水經註︰江水自江陵縣南，東逕燕尾洲，北合靈溪水。江、溪之會有靈溪戍，背阿面江，西帶靈溪。馮該以兵會之，無忌等大敗，死者千餘人。退還尋陽，與劉毅等上牋請罪。上，時掌翻。劉裕以毅節度諸軍，免其青州刺史。桓振以桓蔚為雍州刺史，鎭襄陽。雍，於用翻。

柳約之、羅述、甄季之聞桓玄死，自白帝進軍至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我朝省為鎭，屬松滋縣。甄，之人翻。聞何無忌等敗於靈溪，亦引兵退。俄而述、季之皆病，約之詣桓振偽降，欲謀襲振，事泄，振殺之。約之司馬時延祖、時，姓也。涪陵太守文處茂收其餘衆，保涪陵。處，昌呂翻。涪，音浮。

六月，毛璩遣將攻漢中，斬桓希，璩自領梁州。

**18**秋，七月，戊申，永安皇后何氏崩。

**19**燕苻昭儀有疾，龍城人王榮自言能療之。昭儀卒，卒，子恤翻。燕王熙立榮於公車門，支解而焚之。

**20**八月，癸酉，葬穆章皇后于永平陵。

**21**魏置六謁官，準古六卿。

**22**九月，刁騁謀反，伏誅，刁氏遂亡。刁逵之誅，惟赦騁，而雍得逃走投北；騁又誅，則江南之刁氏亡矣。刁氏素富，奴客縱橫，橫，戶孟翻。專固山澤，為京口之患。劉裕散其資蓄，令民稱力而取之，稱，尺證翻。彌日不盡；時州郡饑弊，民賴之以濟。

**23**乞伏乾歸及楊盛戰于竹嶺，上邽西南有南山、竹嶺。為盛所敗。敗，補邁翻。

**24**西涼公暠立子歆為世子。暠，古老翻。

**25**魏主珪臨昭陽殿改補百官，引朝臣文武，親加銓擇，隨才授任。朝，直遙翻。列爵四等︰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伯封小縣。其品第一至第四，舊臣有功無爵者追封之，宗室疏遠及異姓襲封者降爵有差。又置散官五等，其品第五至第九；散，悉亶翻。文官造士才能秀異、武官堪為將帥者，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將，卽亮翻。帥，所類翻。百官有闕，則取於其中以補之。其官名不用漢、魏之舊，倣上古龍官、鳥官，左傳︰郯子曰︰昔太皞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曆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九扈為九農正。杜預註曰︰太皞氏有龍瑞，故以龍名官。應劭曰︰以龍紀其官長︰春官為青龍，夏官為赤龍，秋官為白龍，冬官為黑龍，中官為黃龍。張晏曰︰庖犧將興，神龍負圖而至，因以名官與師也。謂諸曹之使為鳧鴨，魏書·官氏志作「諸曹走使」。取其飛之迅疾也；謂候官伺察者為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26**盧循寇南海，攻番禺。番，音潘。禺，音愚。廣州刺史濮陽吳隱之拒守百餘日，濮，博木翻。冬，十月，壬戌，循夜襲城而陷之，燒府舍、民室俱盡，執吳隱之。循自稱平南將軍，攝廣州事，聚燒骨為共冢，葬於洲上，得髑髏三萬餘枚。髑，徒谷翻。髏，郞侯翻。說文曰︰髑髏，頂也。又使徐道覆攻始興，吳孫晧甘露元年，分桂陽南部都尉立始興郡，唐為韶州。執始興相阮腆之。相，息亮翻。腆，他典翻。

**27**劉裕領青州刺史。劉毅免青州，裕自領之。

劉敬宣在尋陽，聚糧繕船，未嘗無備，故何無忌等雖敗退，賴以復振。復，扶又翻；下復自同。桓玄兄子亮自稱江州刺史，寇豫章，敬宣擊破之。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復自尋陽西上，至夏口。夏，戶雅翻。桓振遣鎭東將軍馮該守東岸，揚武將軍孟山圖據魯山城，輔國將軍桓仙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水陸相援。毅攻魯山城，道規攻偃月壘，無忌遏中流，自辰至午，二城俱潰，漢水與江會于魯山西南，漢水之左有卻月城，亦曰偃月壘，故曲陵縣也，後更為沙羨縣治。生禽山圖、仙客，該走石城。走，音奏。竟陵縣，古石城戍也。郢州圖經曰︰子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絕壁下臨漢江。石城之名蓋本於此。

**28**辛巳，魏大赦，改元天賜。築西宮。十一月，魏主珪如西宮，命宗室置宗師，八國置大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才行，如魏、晉中正之職。魏書·官氏志曰︰以八國姓族難分，故國立大師、小師，令辨其宗黨，品舉人才。自八國以外，郡各立師，職分如八國，比今之中正也。宗室立宗師，亦如州郡八國之職。行，下孟翻。

**29**燕王熙與苻后遊畋，北登白鹿山，東踰青嶺，水經註︰大遼水東南過遼東郡房縣西，又右會白狼水，山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屈，逕白鹿山西，卽白狼山也。青嶺卽青陘，在龍城東南四百餘里。魏收地形志，建德郡石城縣有白鹿山祠。南臨滄海而還，滄海在遼西郡海陽縣南。還，從宣翻，又如字。士卒為虎狼所殺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30**十二月，劉毅等進克巴陵。毅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劉裕復以毅為兗州刺史。

桓振以桓放之為益州刺史，屯西陵；文處茂擊破之，放之走還江陵。

**31**高句麗侵燕。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32**戊辰，魏主珪如豺山宮。

**33**是歲，晉民避亂，襁負之淮北者道路相屬。襁，居兩翻。屬，之欲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四

## 晉紀三十六起旃蒙大荒落（乙巳），盡著雍涒灘（戊申），凡四年。

安皇帝己

## 義熙元年（乙巳、四○五）

**1**春，正月，南陽太守扶風魯宗之起兵襲襄陽，桓蔚走江陵。蔚，紆勿翻。乙丑，劉毅等諸軍至馬頭。桓振挾帝出屯江津，江津戍在江陵，南臨江滸。荊州記曰︰江陵縣東三里有津鄕。水經註︰江陵城南有馬牧城。此洲始自枚回下迄于此，長七十餘里，洲上有奉城，江津長所治。遣使求割江、荊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辛卯，宗之擊破振將溫楷于柞溪，水經註︰柞溪水出江陵縣北，蓋諸池散流，咸所會合，積以成川，東流逕魯宗之壘南，又東注船官湖。將，卽亮翻。柞，才各翻，又音作。進屯紀南。郡國志︰江陵縣北十餘里有紀南城。振留桓謙、馮該守江陵，引兵與宗之戰，大破之。劉毅等擊破馮該於豫章口，水經註︰江水過江陵而東，得豫章口，夏水所通也；西北有豫章岡，蓋因岡而得名，其地去江陵城二十里。桓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桓振還，望見火起，知城已陷，其衆皆潰，振逃于溳川。水經註︰溳水出漢南陽郡蔡陽縣東南大洪山，東南流，過隨縣西，又南過江夏安陸縣西，又東南入于夏。溳，音云。

乙未，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冠，古玩翻。

戊戌，大赦，改元，惟桓氏不原；以桓沖忠於王室，特宥其孫胤。以魯宗之為雍州刺史，毛璩為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諸軍事，璩弟瑾為梁、秦二州刺史，瑗為寧州刺史，雍，於用翻。璩，求於翻。瑾，渠吝翻。瑗，于眷翻。劉懷肅追斬馮該於石城，桓謙、桓怡、桓蔚、桓謐、何澹之、溫楷皆奔秦。蔚，紆勿翻。澹，徒翻。怡，弘之弟也。桓弘死見上卷上年。

**2**燕王熙伐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戊申，攻遼東；城且陷，熙命將士︰「毋得先登，俟剗平其城，朕與皇后乘輦而入。」剗，楚限翻。由是城中得嚴備，不克而還。後齊高緯之攻晉州，亦若是矣。還，從宣翻，又如字。

**3**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親帥羣臣及沙門聽羅什講佛經，帥，讀曰率；下同。又命羅什翻譯西域經、論三百餘卷，古之譯者傳四夷之言；今羅什翻夷言為華言，故曰譯。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數。禪，靜也，寂也。傳燈錄曰︰禪有五︰有凡夫禪，有外道禪，有小乘禪，有大乘禪，有最上乘禪。禪，時連翻。公卿以下皆奉佛，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4**乞伏乾歸擊吐谷渾大孩，大破之，俘萬餘口而還；大孩走死胡園。晉書·吐谷渾傳︰吐谷渾王烏紇堤，一名大孩。「胡園」作「胡國」。孩，何開翻。視羆世子樹洛干帥其餘衆數千家奔莫何川，莫何川在西傾山東北。西傾，亦名嵹臺山。帥，讀曰率。自稱車騎大將軍、大單于、吐谷渾王。騎，奇寄翻。單，音蟬。樹洛干輕傜薄賦，信賞必罰，吐谷渾復興，復，扶又翻。沙、漒諸戎皆附之。段國曰︰澆河郡西南一百七十里有黃沙，南北一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西極大楊川，望之若人委糒糠於地，不生草木，蕩然黃沙，周迴數百里。洮水出嵹臺山東北，逕吐谷渾中。自洮、嵹南北三百里中，地草皆是龍鬚，而無樵柴，謂之嵹川。嵹，渠良翻。

**5**西涼公暠自稱大將軍、大都督、領秦·涼二州牧，暠，古老翻。大赦，改元建初，遣舍人黃始、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間，古莧翻。

**6**二月，丁巳，留臺備法駕迎帝於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夏，戶雅翻。何無忌奉帝東還。

**7**初，毛璩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使其弟西夷校尉瑾、蜀郡太守瑗出外水，璩，求於翻。瑾，渠吝翻。瑗，于眷翻。蜀有內水、外水。內水，涪水也；外水，卽蜀江發源於岷山者。參軍巴西譙縱、侯暉出涪水。蜀人不樂遠征，暉至五城水口，涪，音浮。樂，音洛。水經註︰涪水自南安郡南流，其枝流西逕廣漢五城縣為五城水，又西至成都入于江。又曰︰江水東絕綿、洛，逕五城界至廣都北岸，南入于江，謂之五城水口，斯為北江。沈約宋志︰五城縣屬廣漢郡，晉武帝咸寧四年立。華陽國志云︰漢時立倉，發五縣人，尉部主之，晉因立五城縣，在五城山。按五代志，蜀郡玄武縣，舊曰伍城。玄武縣，唐屬梓州。與巴西陽昩謀作亂。昩，莫葛翻。縱為人和謹，蜀人愛之，暉、昩共逼縱為主。縱不可，走投于水；引出，以兵逼縱登輿。縱又投地，叩頭固辭，暉縛縱於輿。還，襲毛瑾於涪城，殺之，涪，音浮。推縱為梁、秦二州刺史。璩至略城，據晉書·毛璩傳，略城去成都四百里。聞變，奔還成都，遣參軍王瓊將兵討之，將，卽亮翻。為縱弟明子所敗，敗，補邁翻。死者什八九。益州營戶李騰開城納縱兵，民有流離逃叛分配軍營者為營戶。殺璩及弟瑗，滅其家。縱稱成都王，以明子為巴州刺史，屯白帝。於是蜀大亂，漢中空虛，氐王楊盛遣其兄子平南將軍撫據之。

**8**癸亥，魏主珪還自豺山，罷尚書三十六曹。魏三十六曹始見於一百九卷隆安元年。

**9**三月，桓振自鄖城襲江陵，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古鄖子之國。鄖，音云。振先逃于溳川，鄖城蓋在溳川也。溳，音云。荊州刺史司馬休之戰敗，奔襄陽，振自稱荊州刺史。建威將軍劉懷肅自雲杜引兵馳赴，與振戰於沙橋；沙橋在江陵城北。劉毅遣廣武將軍唐興助之，臨陳斬振，陳，讀曰陣。復取江陵。復，扶又翻；下復詣、尋復、復說同。

甲午，帝至建康。乙未，百官詣闕請罪，詔令復職。

尚書殷仲文以朝廷音樂未備，言於劉裕，請治之。治，直之翻。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解。」解，戶買翻，曉也；下同。仲文曰︰「好之自解。」裕曰︰「正以解則好之，故不習耳。」英雄之言，政自度越常流；世之嗜音者，可以自省矣。好，呼到翻。

庚子，以琅邪王德文為大司馬，武陵王遵為太保，劉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徐、青二州刺史如故，劉毅為左將軍，何無忌為右將軍、督豫州·揚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劉道規為輔國將軍、督淮北諸軍事、幷州刺史，魏詠之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裕固讓不受；加錄尚書事，又不受，屢請歸藩。歸藩，歸京口也。詔百官敦勸，帝親幸其第；裕惶懼，復詣闕陳請，乃聽歸藩。以魏詠之為荊州刺史，代司馬休之。

初，劉毅嘗為劉敬宣寧朔參軍，劉敬宣為寧朔將軍，毅為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敬宣曰︰「夫非常之才自有調度，調，徒弔翻。豈得便謂此君為人豪邪！此君之性，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尚人，若一旦遭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敬宣之論毅，其知之固審矣，然幾以此掇禍；聖人包周身之防，正為是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為江州；辭以無功，不宜授任先於毅等，先，悉薦翻。裕不許。毅使人言於裕曰︰「劉敬宣不豫建義。猛將勞臣，方須敍報，將，卽亮翻。如敬宣之比，宜令在後。若使君不忘平生，裕參劉牢之軍事，牢之父子雅敬待之，故云然。正可為員外常侍耳。員外散騎常侍，魏末置。聞已授郡，實為過優；敬宣自北來歸，裕以為晉陵太守。尋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惋，烏貫翻。敬宣愈不自安，自表解職，乃召還為宣城內史。

**10**夏，四月，劉裕旋鎭京口，改授都督荊、司等十六州諸軍事，加領兗州刺史。

**11**盧循遣使貢獻。使，疏吏翻。時朝廷新定，未暇征討；壬申，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循遺劉裕益智粽，遺，于季翻。本草曰︰益智子生崑崙國，今嶺南州郡往往有之。顧微交州記曰︰益智葉如蘘荷，莖如竹箭，子從心出，一枝有十子，子肉白滑，四破去之，密煮為粽，味辛。粽，作弄翻，角黍也。裕報以續命湯。循以益智調裕，裕以續命報之，此雖淺陋，亦兵機也。

循以前琅邪內史王誕為平南長史。誕說循曰︰「誕本非戎旅，在此無用；說，輸芮翻。王氏，江南衣冠稱首，故云本非戎旅。素為劉鎭軍所厚，若得北歸，必蒙寄任，公私際會，仰答厚恩。」循甚然之。劉裕與循書，令遣吳隱之還，循不從。誕復說循曰︰復，扶又翻。「將軍今留吳公，公私非計。孫伯符豈不欲留華子魚邪？但以一境不容二君耳。」於是循遣隱之與誕俱還。元興元年，桓玄流王誕於嶺南。二年，盧循破廣州，虜吳隱之，誕幷沒於循所。漢獻帝建安四年，華歆以豫章歸孫策；策死，曹操表召歆，孫權遣還許。華，戶化翻。

**12**初，南燕主備德仕秦為張掖太守，事見一百二卷海西公太和五年。其兄納與母公孫氏居于張掖。備德之從秦王堅寇淮南也，寇淮南見一百五卷孝武帝太元八年。留金刀與其母別。備德與燕王垂舉兵於山東，張掖太守苻昌收納及備德諸子，皆誅之，公孫氏以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獄掾呼延平，備德之故吏也，掾，于絹翻。竊以公孫氏及段氏逃于羌中。段氏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病，臨卒，以金刀授超曰︰「汝得東歸，當以此刀還汝叔也。」呼延平又以超母子奔涼。及呂隆降秦，超隨涼州民徙長安。秦徙涼州民事見上卷元興二年。平卒，段氏為超娶其女為婦。

超恐為秦人所錄，為，于偽翻。錄，采也，收也。為所收采，則不得歸南燕矣。乃陽狂行乞；秦人賤之，惟東平公紹見而異之，言於秦王興曰︰「慕容超姿幹瓌偉，瓌，公回翻。殆非眞狂，願微加官爵以縻之。」興召見，與語，超故為謬對，或問而不答。興謂紹曰︰「諺云『姸皮不裹癡骨』，徒妄語耳。」乃罷遣之。

備德聞納有遺腹子在秦，遣濟陰人吳辯往視之，濟，子禮翻。辯因鄕人宗正謙賣卜在長安，以告超。宗正，以官為氏。超不敢告其母妻，潛與謙變姓名逃歸南燕。行至梁父，父，音甫。鎭南長史悅壽以告兗州刺史慕容法。南燕以法為兗州刺史，鎭梁父。法曰︰「昔漢有卜者詐稱衞太子，見二十三卷漢昭帝始元五年。今安知非此類也！」不禮之。超由是與法有隙。為超立、法謀反張本。

備德聞超至，大喜，遣騎三百迎之。騎，奇寄翻；下同。超至廣固，以金刀獻於備德；備德慟哭，悲不自勝。勝，音升。封超為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驃，匹妙翻。開府，妙選時賢，為之僚佐。備德無子，欲以超為嗣。超入則侍奉盡歡，出則傾身下士，下，戶嫁翻。由是內外譽望翕然歸之。

**13**五月，桂陽太守章武王秀義陽王望子河間王洪生子威，徙封章武，傳至孫，無嗣，河間王欽以子範之繼之。秀，範之子也。及益州刺史司馬軌之謀反，伏誅。秀妻，桓振之妹也，故自疑而反。

**14**桓玄餘黨桓亮、苻宏等擁衆寇亂郡縣者以十數，劉毅、劉道規、檀祗等分兵討滅之，荊、相、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督淮南等五郡軍事、豫州刺史，淮南、廬江、歷陽、晉熙、安豐，凡五郡。何無忌為都督江東五郡軍事、會稽內史。會，工外翻。

**15**北青州刺史劉該反，引魏為援，隆安五年，劉該固嘗降魏矣。沈約曰︰江左青州治廣陵。清河、陽平二郡太守孫全聚衆應之。六月，魏豫州刺史索度眞、大將斛斯蘭斛斯，亦虜姓也。寇徐州，圍彭城。劉裕遣其弟南彭城內史道憐、東海太守孟龍符將兵救之，將，卽亮翻。斬該及全，魏兵敗走。龍符，懷玉之弟也。

**16**秦隴西公碩德伐仇池，屢破楊盛兵；將軍斂俱攻漢中，斂，羌之種姓；俱，其名。拔成固，徙流民三千餘家於關中。秋，七月，楊盛請降於秦。降，戶江翻。秦以盛為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益州牧。

**17**劉裕遣使求和於秦，使，疏吏翻。且求南鄕等諸郡，秦王興許之。羣臣咸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誅討桓玄，興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不以成其美乎！」遂割南鄕、順陽、新野、舞陰等十二郡歸于晉。隆安二年，淮、漢以北多降於秦，此十二郡蓋皆在漢北。漢建安中，割南陽右壤為南鄕郡；晉立順陽郡，以南鄕為縣，蓋其後復分立郡也。按晉南鄕郡，秦漢陰縣及酇縣之地，今為光化軍。舞陰縣屬南陽郡，未知立郡之始。

**18**八月，燕遼西太守邵頻有罪，亡命為盜；九月，中常侍郭仲斬之。

**19**汝水竭，「汝」當作「女」。郭緣生述征記︰齊桓公冢在齊城南二十里，冢東有女水。或曰︰齊桓公女冢在其上，故以名水。女水導川東北流，甚有神焉；化隆則水生，政薄則津竭。地理志︰葂頭山，女水所山，東北至臨菑入鉅淀。鉅淀卽漢鉅定地。晉書·地理志︰女水出齊國東安平縣東北。南燕主備德惡之，惡，烏路翻。俄而寢疾；北海王超請禱之，備德曰︰「人主之命，短長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固請，不許。

戊午，備德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見，賢遍翻。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百官驚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是夜，疾篤，瞑不能言。段后大呼曰︰「今召中書作詔立超，可乎？」呼，火故翻。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為皇太子，大赦。備德尋卒。年七十。為十餘棺，夜，分出四門，潛瘞山谷。瘞，一計翻。

己未，超卽皇帝位，超，子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大赦，改元太上。尊段后為皇太后。以北地王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大將軍、都督徐·兗·揚·南兗四州諸軍事，加慕容鎭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令封孚為太尉，麴「麴」，當作「鞠」。仲為司空，封嵩為尚書左僕射。癸亥，虛葬備德於東陽陵，諡曰獻武皇帝，廟號世宗。

超引所親公孫五樓為腹心。備德故大臣北地王鍾、段宏等皆不自安，求補外職。超以鍾為青州牧，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衞將軍，領屯騎校尉，內參政事。封孚諫曰︰「臣聞親不處外，羇不處內。左傳申無宇諫楚靈王曰︰親不在外，羇不在內。處，昌呂翻。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百姓具瞻；正應參翼百揆，不宜遠鎭外方。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未安。」超不從。鍾、宏心皆不平，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終補狐裘也。」史記︰騶忌相齊，淳于髡謂之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皮。」騶忌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五樓聞而恨之。

**18**魏詠之卒，江陵令羅脩謀舉兵襲江陵，奉王慧龍為主。劉裕以幷州刺史劉道規為都督荊·寧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脩不果發，奉慧龍奔秦。慧龍得免，見上卷元興三年。

**19**乞伏乾歸伐仇池，為楊盛所敗。敗，補邁翻。

**20**西涼公暠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沮，子余翻。以張體順為建康太守，鎭樂涫，漢志，樂涫縣屬酒泉郡；張氏分為建康郡。涫，音官。以宋繇為敦煌護軍，與其子敦煌太守讓鎭敦煌，遂遷于酒泉。李暠遷酒泉欲以逼沮渠蒙遜，安知反為蒙遜所逼邪！敦，徒門翻。

暠手令戒諸子，以為︰「從政者當審愼賞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近，其靳翻。遠，于願翻。勿使左右竊弄威福。毀譽之來，當硏覈眞偽；聽訟折獄，必和顏任理，愼勿逆詐憶必，朱子曰︰逆，未至而迎之也。詐，謂人欺己也。億，未見而意之也。必，期必也。譽，音余。輕加聲色。務廣咨詢，勿自專用。吾蒞事五年，雖未能息民，然含垢匿瑕，朝為寇讎，夕委心膂，粗無負於新舊，粗，坐五翻。事任公平，坦然無纇，纇，盧對翻，絲節也，疵也。初不容懷，有所損益。計近則如不足，經遠乃為有餘，庶亦無愧前人也。」

**21**十二月，燕王熙襲契丹。契丹本東胡種，其先為匈奴所破，保鮮卑山。魏青龍中，部酋軻比能桀驁，為幽州刺史王雄所殺，部衆遂微，逃潢水之南，黃龍之北，後自號曰契丹，種類繁盛。契，欺詰翻。程大昌曰︰契丹之契，讀如喫。

**二年**（丙午、四○六）

**1**春，正月，甲申，魏主珪如豺山宮。諸州置三刺史，郡置三太守，縣置三令長；刺史、令長各之州縣，長，知兩翻。之，往也。太守雖置而未臨民、功臣為州者皆徵還京師，以爵歸第。

**2**益州刺史司馬榮期擊譙明子于白帝，破之。

**3**燕王熙至陘北，陘北，冷陘山之北也。陘，音刑。畏契丹之衆，欲還，苻后不聽；戊申，遂棄輜重，重，直用翻。輕兵襲高句麗。

**4**南燕主超猜虐日甚，政出權倖，盤于遊畋，盤，樂也，言樂于田獵遊逸。封孚、韓屢諫不聽。丁度曰︰，竹角翻。超嘗臨軒問孚曰︰「朕可方前世何主？」對曰︰「桀、紂。」超慙怒，孚徐步而出，不為改容。為，于偽翻。鞠仲謂孚曰︰「與天子言，何得如是！宜還謝。」孚曰︰「行年七十，惟求死所耳！」竟不謝。超以其時望，優容之。

**5**桓玄之亂，河間王曇之子國璠、叔璠奔南燕，河間王顒死，無後，元帝以彭城王植子融為顒嗣。薨，又無子，帝復尋以彭城王釋子欽為融嗣。欽薨，曇之嗣；曇之薨，國鎭嗣。國璠蓋國鎭兄弟。劉裕興復，篡意未彰，國璠宜如劉敬宣輩南歸可也。乃攻擾晉邊者，欽孫秀嗣封章武，國璠從兄弟也，秀以桓振妹壻謀反誅，故國璠兄弟不敢南歸耳，豈知裕之必篡哉！曇，徙含翻。璠，孚袁翻。二月，甲戌，國璠等攻陷弋陽。

**6**燕軍行三千餘里，士馬疲凍，死者屬路，屬，之欲翻。攻高句麗木底城，不克而還。木底城在南蘇之東，唐置木底州。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夕陽公雲傷於矢，且畏燕王熙之虐，遂以疾去官。為後燕人弒熙立雲張本。

**7**三月，庚子，魏主珪還平城；夏，四月，庚申，復如豺山宮；復，扶又翻。甲午，『嚴︰「午」改「子」。』還平城。

**8**柔然社崙侵魏邊。崙，盧昆翻。

**9**五月，燕主寶之子博陵公虔、上黨公昭，皆以嫌疑賜死。

**10**六月，秦隴西公碩德自上邽入朝，秦王興為之大赦；為，于偽翻。及歸，送之至雍，乃還。雍，於用翻。興事晉公緒及碩德皆如家人禮，車馬、服玩，先奉二叔而自服其次，國家大政，皆咨而後行。

**11**禿髮傉檀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沮，子余翻。蒙遜嬰城固守。傉檀至赤泉而還，赤泉在張掖氐池縣北。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王興以為忠，以傉檀為都督河右諸軍事、車騎大將軍、涼州刺史，鎭姑臧，徵王尚還長安。涼州人申屠英等遣主簿胡威詣長安請留尚，興弗許。威見興，流涕言曰︰「臣州奉戴王化，於茲五年，隆安五年九月呂隆降秦，至是猶未五期。土宇僻遠，威靈不接，士民嘗膽抆血，共守孤城；抆，武粉翻，又文運翻，拭也。仰恃陛下聖德，俯杖良牧仁政，克自保全，以至今日。陛下柰何乃以臣等貿馬三千匹、羊三萬口；貿，音茂，易也，市賣也。賤人貴畜，畜，許又翻。無乃不可！若軍國須馬，直煩尚書一符，臣州三千餘戶，各輸一馬，朝下夕辦，何難之有！昔漢武傾天下之資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陛下無故棄五郡之地忠良華族，以資暴虜。斷，丁管翻。此五郡，謂漢所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金城。豈惟臣州士民墜於塗炭，恐方為聖朝旰食之憂。」旰，古案翻。興悔之，使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尚，又遣使諭傉檀。會傉檀已帥步騎三萬軍于五澗，五澗，在姑臧南。車，尺遮翻。使，疏吏翻。帥，讀曰率。普先以狀告之；傉檀遽逼遣王尚；尚出自清陽門，傉檀入自涼風門。「清陽」當作「青陽」。涼風門，姑臧城南門也。

別駕宗敞送尚還長安，宗，姓也。漢有南陽宗資。傉檀謂敞曰︰「吾得涼州三千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去乎！」敞曰︰「今送舊君，所以忠於殿下也。」傉檀曰︰「吾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略如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殿下惠撫其民，收其賢俊以建功名，其何求不獲！」因薦本州文武名士十餘人；傉檀嘉納之。王尚至長安，興以為尚書。

傉檀燕羣臣於宣德堂，仰視歎曰︰「古人有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武威孟禕曰︰「昔張文王始為此堂，於今百年，十有二主矣，張駿卒，私諡曰文王。張氏自駿至重華、曜靈、祚、玄靚、天錫凡六主，梁熙、呂光、呂紹、呂纂、呂隆、王尚又六主，通十二主。禕，許韋翻。惟履信思順者可以久處。」處，昌呂翻。傉檀善之。

**12**魏主珪規度平城，度，徒洛翻。欲擬鄴、洛、長安，脩廣宮室。以濟陽太守莫題有巧思，惠帝分陳留為濟陽國，後因以為郡。濟，子禮翻。思，相吏翻。召見，與之商功。題久侍稍怠，珪怒，賜死。題，含之孫也。此莫題非高邑公莫題。莫含八十九卷愍帝建興三年。於是發八部五百里內男丁築灅南宮，魏先有八部大人，旣得中原，建平城為代都，分布八部於畿內。灅，力水翻。闕門高十餘丈，高，居傲翻。穿溝池，廣苑囿，規立外城，方二十里，分置市里，三十日罷。

**13**秋，七月，魏太尉宜都丁公穆崇薨。周公諡法︰述義不克曰丁。

**14**八月，禿髮傉檀以興城侯文支鎭姑臧，自還樂都；樂，音洛。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15**甲辰，魏主珪如豺山宮，遂之石漠。自陰山以北皆大漠，有白漠、黑漠、石漠；白、黑二漠以其色為名，石漠蓋其地皆石。據北史，石漠在漢定襄郡武要縣西北塞外。九月，度漠北；癸巳，南還長川。水經註︰長川城在柔玄鎭西。

**16**劉裕聞譙縱反，遣龍驤將軍毛脩之將兵與司馬榮期、文處茂、時延祖共討之。處，昌呂翻。脩之至宕渠，宕渠縣，漢屬巴郡，劉蜀分屬巴西郡，惠帝復分巴西置宕渠郡。按五代志，果州南充縣舊置宕渠郡，合州石鏡縣亦置宕渠郡，皆當自白帝上成都之路。宕，徒浪翻。榮期為其參軍楊承祖所殺，承祖自稱巴州刺史，脩之退還白帝。

**17**禿髮傉檀求好於西涼，好，呼到翻。西涼公暠許之。

沮渠蒙遜襲酒泉，至安珍。安珍卽漢酒泉郡安彌縣也，後人從省書之，以「彌」為「弥」；傳寫之訛，又以「弥」為「珍」。暠戰敗城守，蒙遜引還。

**18**南燕公孫五樓欲擅朝權，朝，直遙翻。譖北地王鍾於南燕主超，請誅之。南燕主備德之卒也，卒，子恤翻。慕容法不奔喪，超遣使讓之；使，疏吏翻。法懼，遂與鍾及段宏謀反。超聞之，徵鍾；鍾稱疾不至，超收其黨侍中慕容統等，殺之。征南司馬卜珍告左僕射封嵩數與法往來，疑有姦，超收嵩下廷尉。太后懼，泣告超曰︰「嵩數遣黃門令牟常說吾云︰『帝非太后所生，恐依永康故事。』數，所角翻。說，輸芮翻。下，遐稼翻。燕主寶永康元年逼殺其母段氏，事見一百八卷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我婦人識淺，恐帝見殺，卽以語法，法為謀見誤，知復何言。」語，牛倨翻。復，扶又翻。超乃車裂嵩。西中郞將封融奔魏。

超遣慕容鎭攻青州，慕容昱攻徐州，右僕射濟陽王凝及韓範攻兗州。南燕青州刺史鎭東萊，徐州刺史鎭莒城，兗州刺史鎭梁父。濟，子禮翻。昱拔莒城，段宏奔魏。封融與羣盜襲石塞城，殺鎭西大將軍餘鬱，國中振恐。濟陽王凝謀殺韓範，襲廣固，範知之，勒兵攻凝，凝奔梁父；範幷將其衆，攻梁父，克之。父，音甫。法出奔魏，凝出奔秦。慕容鎭克青州，鍾殺其妻子，為地道以出，與高都公始皆奔秦。秦以鍾為始平太守，凝為侍中。

南燕主超好變更舊制，朝野多不悅；又欲復肉刑，增置烹轘之法，好，呼到翻。更，工衡翻。轘，戶慣翻，車裂也。衆議不合而止。

冬，十月，封孚卒。慕容超之立，雖非少主，乃國疑而大臣未附之時，超不能推心和輯，使之阻兵，以至於奔亡，超誰與立哉！雖劉裕之兵未至，固知其必滅矣。

**19**尚書論建義功，奏封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無忌安成『章︰甲十一行本「成」作「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20**梁州刺史劉稚反，劉毅遣將討禽之。將，卽亮翻。

**21**庚申，魏主珪還平城。

**22**乙亥，以左將軍孔安國為尚書左僕射。

**23**十一月，禿髮傉檀遷于姑臧。

**24**乞伏乾歸入朝于秦。朝，直遙翻。

**25**十二月，以何無忌為都督荊·江·豫三州八郡軍事、江州刺史。八郡，蓋荊州之武昌，江州之尋陽、豫章、廬陵、臨川、鄱陽、南康，豫州之晉熙。

**26**是歲，桓石綏與司馬國璠、陳襲聚衆胡桃山為寇，胡桃山當在歷陽郡界。璠，孚袁翻。劉毅遣司馬劉懷肅討破之。石綏，石生之弟也。

**三年**（丁未、四○七）

**1**春，正月，辛丑朔，燕大赦，改元建始。

**2**秦王興以乞伏乾歸寖強難制，留為主客尚書，漢成帝置四曹尚書，其四曰主客，主外國夷狄事。以其世子熾磐行西夷校尉，監其部衆。是後秦政漸衰，熾磐日以盛，而乾歸亦不可得而留矣。熾，昌志翻。校，戶敎翻。監，工銜翻。

**3**二月，己酉，劉裕詣建康，固辭新所除官，欲詣廷尉；詔從其所守，裕乃還丹徒。

**4**魏主珪立其子脩為河間王，處文為長樂王，處，昌呂翻。樂，音洛。連為廣平王，黎為京兆王。

**5**殷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當朝政，悒悒不得志；悒悒，憂悒不自安之意。仲文黨於桓玄，以才望希進而不得進，故不自安也。朝，直遙翻。出為東陽太守，尤不樂。樂，音洛。何無忌素慕其名；東陽，無忌所統，無忌都督浙江東五郡，東陽其一也。仲文許便道脩謁，無忌喜，欽遲之。遲，直吏翻，待也；後企遲同。而仲文失志恍惚，遂不過府；府，謂督府，何無忌治所也。恍，呼廣翻。惚，音忽。無忌以為薄己，大怒。會南燕入寇，無忌言於劉裕曰︰「桓胤、殷仲文乃腹心之疾，北虜不足憂也。」閏月，劉裕府將駱冰謀作亂，將，卽亮翻。事覺，裕斬之。因言冰與仲文、桓石松、曹靖之、卞承之、劉延祖潛相連結，謀立桓胤為主，皆族誅之。

**6**燕王熙為其后苻氏起承華殿，為，于偽翻。負土於北門，土與穀同價。宿軍典軍杜靜載棺詣闕極諫，熙斬之。北燕營州刺史鎭宿軍。

苻氏嘗季夏思凍魚，煎魚為凍，今人多能之；季夏六月暑盛，則不能凍。仲冬須生地黃，本草曰︰地黃葉如甘露子，花如脂麻花，但有細斑點，北人謂之牛嬭子；二月、八月，採根陰乾；解諸熱，破血，通利月水。熙下有司切責不得而斬之。下，遐稼翻。

夏，四月，癸丑，苻氏卒，熙哭之懣絕，久而復蘇；懣，音悶。喪之如父母，服斬衰，食粥。喪，息郞翻。衰，倉回翻。命百官於宮內設位而哭，使人按檢哭者，無淚則罪之，羣臣皆含辛以為淚。高陽王妃張氏，熙之嫂也，高陽王隆之妃也。美而有巧思，思，相吏翻。熙欲以為殉，乃毀其襚鞾中得弊氈，襚，音遂，送終曰襚。鞾，許加翻。遂賜死。右僕射韋璆等皆恐為殉，沐浴俟命。公卿以下至兵民，戶率營陵，費殫府藏。璆，渠尤翻。藏，徂浪翻。陵周圍數里，熙謂監作者曰︰「善為之，朕將繼往。」觀熙此言，死期將至。監，工銜翻。

丁酉，燕太后段氏去尊號，出居外宮。去，羌呂翻。段氏，熙之慈母也，見上卷元興二年。

**7**氐王楊盛以平北將軍苻宣為梁州督護，將兵入漢中，將，卽亮翻。秦梁州別駕呂瑩等起兵應之；呂瑩蓋為秦之梁州別駕，以後面秦王興遣南梁州刺史王敏敕譙縱觀之可見。刺史王敏攻之。瑩等求援於盛，盛遣軍臨濜口，敏退屯武興。水經︰沔水東逕白馬戍南，濜水入焉。註云︰濜水北發武都氐中，南逕張魯城東，又南過陽平關西而南入于沔，謂之濜口，有濜口城。郡國縣道記︰梁州西縣本名白馬城，又曰濜口城。劉蜀置武興督於漢中沔陽縣，隋、唐為興州，今沔州城古武興城也。濜，徐刃翻。盛復通於晉，孝武太元十九年，楊盛來稱藩；其所以不與晉通者，以桓玄之亂也。復，扶又翻。晉以盛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盛因以宣行梁州刺史。通鑑以晉紀年，則以盛為都督之上不必書晉，「晉」字當作「詔」字。

五月，丙『章︰甲十一行本「丙」作「壬」；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戌，燕尚書郞苻進謀反，誅。進，定之子也。孝武太元十一年苻定降燕，見一百六卷。

**8**魏主珪北巡至濡源。濡，乃官翻。

**9**魏常山王遵以罪賜死。

**10**初，魏主珪滅劉衞辰，其子勃勃奔秦，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六年。秦高平公沒弈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勃勃魁岸，美容儀，性辯慧，秦王興見而奇之，與論軍國大事，寵遇踰於勳舊。興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近，其靳翻。興曰︰「勃勃有濟世之才，吾方與之平天下，柰何逆忌之！」乃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弈干鎭高平，以三城、朔方雜夷魏收地形志，偏城郡廣武縣有三城。唐延州豐林縣，古廣武縣地。及衞辰部衆三萬配之，使伺魏間隙。間，古莧翻。邕固爭以為不可。興曰︰「卿何以知其為人？」邕曰︰「勃勃奉上慢，御衆殘，貪猾不仁，輕為去就；寵之踰分，分，扶問翻。恐終為邊患。」興乃止；久之，竟以勃勃為安北將軍、五原公，配以三交五部鮮卑及雜虜二萬餘落，鎭朔方。為勃勃病秦，興悔不用邕言張本。

魏主珪歸所虜秦將唐小方于秦。將，卽亮翻。秦王興請歸賀狄干，仍送良馬千匹以贖狄伯支，珪許之。秦留賀狄干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狄伯支、唐小方被禽亦見是年。

勃勃聞秦復與魏通而怒，復，扶又翻。乃謀叛秦。楚白公勝所以作亂於楚者，其事正如此，柔然可汗社崙獻馬八千匹于秦，至大城，大城縣前漢屬西河郡，後漢屬朔方郡，魏、晉省。崙，盧昆翻。勃勃掠取之，悉集其衆三萬餘人偽畋於高平川，因襲殺沒弈干而幷其衆。

勃勃自謂夏后氏之苗裔，史記及漢書皆云匈奴夏后氏苗裔淳維之後，勃勃，匈奴餘種，故云然。夏，戶雅翻；下同。六月，自稱大夏天王、大單于，晉書曰︰勃勃，字屈孑，匈奴右賢王去卑之後，劉元海之族，劉武之曾孫，劉衞辰之子。劉武，卽劉虎，晉書避唐國諱，改虎為武。單，音蟬。大赦，改元龍升，置百官。以其兄右地代為丞相，封代公；力俟提為大將軍，封魏公；叱于阿利為御史大夫，封梁公；弟阿利羅引為司隸校尉，若門為尚令，叱以鞬為左僕射，鞬，居言翻。乙斗為右僕射。

賀狄干久在長安，常幽閉，因習讀經史，舉止如儒者。及還，魏主珪見其言語衣服皆類秦人，以為慕而效之，怒，幷其弟歸殺之。

**11**秦王興以太子泓錄尚書事。

**12**秋，七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13**汝南王遵之坐事死。遵之，亮之五世孫也。汝南王亮死於楚王瑋之難。

**14**癸亥，燕王熙葬其后苻氏于徽平陵，喪車高大，毁北門而出，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被，皮義翻。從，才用翻。甲子，大赦。

初，中衞將軍馮跋及弟侍御郞素弗皆得罪於熙，熙欲殺之，跋亡『章︰甲十一行本「亡」上有「兄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數，所角翻。跋、素弗與其從弟萬『張︰「萬」作「万」。』泥謀曰︰「吾輩還首無路，還首，自歸請罪也。首，式救翻。不若因民之怨，共舉大事，可以建公侯之業；事之不捷，死未晚也。」遂相與乘車，使婦人御，潛入龍城，匿於北部司馬孫護之家。及熙出送葬，跋等與左衞將軍張興及苻進餘黨作亂。跋素與慕容雲善，乃推雲為主。雲以疾辭，雲稱疾見上年。跋曰︰「河間淫虐，人神共怒，此天亡之時也。公，高氏名家，何能為人養子，為養子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而棄難得之運乎？」扶之而出。跋弟乳陳等帥衆攻弘光門，帥，讀曰率。鼓噪而進，禁衞皆散走；遂入宮授甲，閉門拒守。中黃門趙洛生走告于熙，熙曰︰「鼠盜何能為！朕當還誅之。」乃置后柩於南苑，柩，巨救翻。收髮貫甲，馳還赴難。難，乃旦翻。夜，至龍城，攻北門，不克，宿於門外。乙丑，雲卽天王位，雲，字子雨，祖父高和，句麗之支庶，慕容寶養以為子。大赦，改元正始。

熙退入龍騰苑，尚方兵褚頭踰城從熙，稱營兵同心效順，唯俟軍至。熙聞之，驚走而出，左右莫敢迫。熙從溝下潛遁，良久，左右怪其不還，相與尋之，唯得衣冠，不知所適。中領軍慕容拔謂中常侍郭仲曰︰「大事垂捷，而帝無故自驚，深可怪也。然城內企遲，遲，直利翻，待也。至必成功，不可稽留。吾當先往趣城，趣，七喻翻。卿留待帝，得帝，速來；若帝未還，吾得如意安撫城中，徐迎未晚。」乃分將壯士二千餘人登北城。將士謂熙至，皆投仗請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旣而熙久不至，拔兵無後繼，衆心疑懼，復下城赴苑，復，扶又翻；下復貳、可復同。遂皆潰去。拔為城中人所殺。丙寅，熙微服匿於林中，為人所執，送於雲，雲數而殺之，年二十三。史言慕容熙淫虐，天奪其魄，身死國滅。載記曰︰自垂至熙四世，凡二十四年而滅。數，所具翻。幷其諸子。雲復姓高氏。

幽州刺史上庸公懿以令支降魏，令，音鈴，又郞定翻。支，音祁。魏以懿為平州牧、昌黎王。懿，評之孫也。前燕之亡，慕容評之罪也。

**15**魏主珪自濡源西如參合陂，濡，乃官翻。乃還平城。

**16**禿髮傉檀復貳於秦，傉，奴沃翻。復，扶又翻；下同。遣使邀乞伏熾磐，熾磐斬其使送長安。為秦襲傉檀張本。使，疏吏翻；下同。熾，昌志翻。

**17**南燕主超母妻猶在秦，超遣御史中丞封愷使於秦以請之。秦王興曰︰「昔苻氏之敗，太樂諸伎悉入于燕。長安之陷，太樂諸伎入于西燕；西燕之亡，慕容垂收以歸于中山；中山之陷，相率奔鄴，由是南燕得之。伎，渠綺翻。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所請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之，左僕射段暉曰︰「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遂降尊號；且太樂先代遺音，不可與也，不如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結，此旣能往，彼亦能來，非國家之福也。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為之降屈乎！靳，居焮翻。為，于偽翻。中書令韓範嘗與秦王俱為苻氏太子舍人，若使之往，必得如志。」超從之，乃使韓範聘于秦，稱藩奉表。

慕容凝言於興曰︰「燕王得其母妻，不可復臣，宜先使送伎。」興乃謂範曰︰「朕歸燕王家屬必矣；然今天時尚熱，當俟秋涼。」八月，秦使員外散騎常侍韋宗聘於燕。超與羣臣議見宗之禮，張華曰︰「陛下前旣奉表，今宜北面受詔。」封逞曰︰「大燕七聖重光，自廆、皝、儁、暐至垂、德、超凡七主。重，直龍翻。柰何一旦為豎子屈節！」超曰︰「吾為太后屈，願諸君勿復言！」為，于偽翻。復，扶又翻。遂北面受詔。

**18**毛脩之與漢嘉太守馮遷合兵擊楊承祖，斬之。脩之欲進討譙縱，益州刺史鮑陋不可。脩之上表言︰「人之所以重生，實有生理可保。臣之情地，生塗已竭；謂其父瑾、伯璩舉家為蜀人所滅，脩之欲致死復讎，不復求生路也。所以借命朝露者，朝露易晞，言不久生也。庶憑天威誅夷讎逆。今屢有可乘之機，而陋每違期不赴；臣雖効死寇庭，而救援理絕，將何以濟！」劉裕乃表襄城太守劉敬宣帥衆五千伐蜀，晉氏南渡，置襄城郡於江南，仍領繁昌等縣。孝武罷襄城郡為繁昌縣，屬淮南僑郡，今太平州繁昌縣卽其地。繁昌本漢潁川郡屬縣，因僑立而是縣之名遂移於江南。此襄城蓋敬宣以舊郡僑領太守也。帥，讀曰率。以劉道規為征蜀都督。

**19**魏主珪如豺山宮。候官告︰「司空庾岳，服飾鮮麗，行止風采，擬則人君。」候官見上卷元興三年。珪收岳，殺之。

**20**北燕王雲以馮跋為都督中外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馮萬泥為尚事令，馮素弗為昌黎尹，馮弘為征東大將，孫護為尚書左僕射，張興為輔國大將軍。弘，跋之弟也。

**21**九月，譙縱稱藩於秦。

**22**禿髮傉檀將五萬餘人伐沮渠蒙遜，傉，奴沃翻。將，卽亮翻。沮，子余翻。蒙遜與戰於均石，大破之。均石在張掖之東，西陝之西，蓋西郡界。蒙遜進攻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降之。日勒縣，漢屬張掖郡，後分置西郡，治日勒。賢曰︰日勒故城，在今甘州删丹縣東南。

**23**冬，十月，秦河州刺史彭奚念叛，降於禿髮傉檀，秦以乞伏熾磐行河州刺史。熾，昌志翻。

**24**南燕主超使左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獻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秦，秦王興乃還超母妻，厚其資禮而遣之，超親帥六宮迎於馬耳關。伎，渠綺翻。帥，讀曰率。據水經，濟南臺縣有馬耳山關，盧水出焉。魏收地形志，泰山郡臺縣有馬耳山。

**25**夏王勃勃破鮮卑薛千等三部，「薛千」，晉書·載記作「薛千」，蜀本作「薛干」。降其衆以萬數，降，戶江翻。進攻秦三城已北諸戍，斬秦將楊五、姚石生等。諸將皆曰︰「陛下欲經營關中，宜先固根本，使人心有所憑係。高平山川險固，土田饒沃，可以定都。」勃勃曰︰「卿知其一，未知其二。吾大業草創，士衆未多；姚興亦一時之雄，諸將用命，關中未可圖也。我今專固一城，彼必幷力於我，衆非其敵，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於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河東盡為我有。待興旣死，嗣子闇弱，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於是侵掠嶺北，嶺北諸城門不晝啓。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之言，以至於此！」黃兒，興弟邕小字也。

勃勃求婚於禿髮傉檀，傉檀不許。十一月，勃勃帥騎二萬擊傉檀，至于支陽，枝陽縣，漢屬金城郡，晉張寔分屬廣武郡。劉昫曰︰唐蘭州廣武縣，漢枝陽縣。杜佑曰︰唐會州會寧縣，漢枝陽縣。殺傷萬餘人，驅掠二萬七千餘口、牛馬羊數十萬而還。還，從宣縣，又如字。傉檀帥衆追之，帥，讀曰率。焦朗曰︰「勃勃天姿雄健，御軍嚴整，未可輕也。不如從溫圍北渡，趣萬斛堆，溫圍，水名。水經︰河水北過武威媼圍縣東北。溫圍其卽漢之媼圍縣歟？趣，七喻翻。阻水結營，扼其咽喉，咽，音煙。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將賀連怒曰︰「勃勃敗亡之餘，烏合之衆，柰何避之，示之以弱，宜急追之！」傉檀從之。勃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凌，力證翻，冰也，又閭承翻。鑿冰塞路，置兵死地，使人自為戰。塞，悉則翻。勒兵逆擊傉檀，大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殺傷萬計，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將，卽亮翻。傉檀與數騎奔南山，漢書·地理志︰武威郡蒼松縣有南山、松陜。余謂此南山自羌中連延西平、金城之界，東出秦、雍，至于終南，皆此山也。傉檀所奔，枝陽之南山也。幾為追騎所得。幾，居希翻。騎，奇寄翻。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髑，徒谷翻。髏，音婁。勃勃又敗秦將張佛生於青石原，敗，補邁翻。後漢書·西羌傳︰安定有青石岸。安定，唐之涇州；涇州有青石嶺。俘斬五千餘人。

傉檀懼外寇之逼，徙三百里內民皆入姑臧；國人駭怨，屠各成七兒因之作亂，屠，直於翻。一夕聚衆至數千人。殿中都尉張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何損於明，而諸君遽從此小人為不義之事！殿中兵今至，禍在目前矣！」衆聞之，皆散；七兒奔晏然，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傉檀皆殺之。自是之後，禿髮氏之勢日以衰矣。

**26**魏主珪還平城。

**27**十二月，戊子，武岡文恭侯王謐薨。諡法︰旣過能改曰恭。

**28**是歲，西涼公暠以前表未報，前奉表見上元年。暠，古老翻。復遣沙門法泉間行奉表詣建康。復，扶又翻。間，古莧翻。

**四年**（戊申、四○八）

**1**春，正月，甲辰，以琅邪王德文領司徒。

劉毅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中領軍謝混為揚州刺史；王謐薨，揚州刺史缺官，故議用其人。或欲令裕於丹徒領揚州，以內事付孟昶。昶，丑兩翻。遣尚書右丞皮沈以二議諮裕，皮，姓也。沈，持林翻。沈先見裕記室錄事參軍劉穆之，具道朝議。朝，直遙翻。穆之偽起如廁，密疏白裕曰︰「皮沈之言不可從。」裕旣見沈，且令出外，呼穆之問之。穆之曰︰「晉朝失政日久，朝，直遙翻；下同。天命已移。公興復皇祚，勳高位重，今日形勢，豈得居謙，遂為守藩之將耶！將，卽亮翻。劉、孟諸公，與公俱起布衣，共立大義以取富貴，事有先後，故一時相推，非為委體心服，宿定臣主之分也；分，扶問翻。力敵勢均，終相吞噬。後果如穆之之言。揚州根本所係，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謐，事出權道；見上卷元興三年。今若復以他授，復，扶又翻；下而復同。便應受制於人。一失權柄，無由可得，將來之危，難可熟念。今朝議如此，宜相酬答，必云在我，措辭又難，唯應云︰『神州治本，宰輔崇要，治，直吏翻。此事旣大，非可懸論，便蹔入朝，共盡同異。』公至京邑，彼必不敢越公更授餘人明矣。」裕從之。朝廷乃徵裕為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錄尚書事，徐、兗二州刺史如故。騎，奇寄翻。裕表解兗州，以諸葛長民為青州刺史，鎭丹徒，劉道憐為幷州刺史，戍石頭。

**2**庚申，武陵忠敬王遵薨。

**3**魏主珪如豺山宮，遂至寧川。寧川卽後漢上谷郡之寧縣也，前漢曰寧縣。地理志曰︰于延水出代郡且如縣塞外，東至寧入沽。水經註曰︰于延水逕罡城南，又東左與寧川水合，水出小寧縣西北，東南流注于延水，又東逕小寧縣故城南，地理志寧縣也。師古曰︰且，子如翻。

**4**南燕主超尊其母段氏為皇太后，妻呼延氏為皇后。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羽儀帷幄皆毀裂。賈公彥曰︰在旁曰帷，四合象宮室曰幄。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佞，誅戮賢良，賦斂繁多，事役殷重之所致也。」斂，力贍翻。超乃大赦，黜公孫五樓等，俄而復用之。復，扶又翻。

**5**北燕王雲立妻李氏為皇后，子彭城為太子。

三月，庚申，葬燕王熙及苻后于徽平陵，諡熙曰昭文皇帝。

高句麗遣使聘北燕，且敍宗族，雲本高句麗支屬，詳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使，疏吏翻。北燕王雲遣侍御史李拔報之。

**6**夏，四月，尚書左僕射孔安國卒；甲午，以吏部尚書孟昶代之。昶，丑兩翻。

**7**北燕大赦。

**8**五月，北燕以尚書令馮萬泥為幽、冀二州牧，鎭肥如；中軍將軍馮乳陳為幷州牧，鎭白狼；前漢右北平郡有白狼縣。師古曰︰有白狼山，故以名縣。後漢、晉省縣。魏收地形志曰︰世祖太平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治白狼城。其地屬唐營州柳城縣界。撫軍大將軍馮素弗為司隸校尉，司隸校尉務銀提為尚書令。

**9**譙縱遣使稱藩於秦，使，疏吏翻。又與盧循潛通。縱上表請桓謙於秦，欲與之共擊劉裕。秦王興以問謙，謙曰︰「臣之累世，著恩荊、楚，若得因巴、蜀之資，順流東下，士民必翕然響應。」興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之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君以為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之。謙至成都，虛懷引士；縱疑之，置於龍格，使人守之。龍格蓋卽今成都府廣都縣龍爪灘之地。謙泣謂諸弟曰︰「姚主之言神矣！」

**10**秦王興以禿髮傉檀外內多難，時傉檀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邊憲等謀反，傉檀悉誅之。晉書·載記曰︰傉檀外有陽武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難，乃旦翻。欲因而取之，使尚書郞韋宗往覘之。覘，丑簾翻，又丑艷翻。傉檀與宗論當世大略，縱橫無窮。縱，子容翻。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夏，夏，戶雅翻。明智敏識，不必讀書，吾乃今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傉檀之才辨，內足以欺其父兄，外足以欺敵人之覘國者，而卒以敗亡者，輕用兵也。揆之於古，蓋智伯瑤之流，而才識又不及焉。復，扶又翻。歸，言於與曰︰「涼州雖弊，傉檀權譎過人，未可圖也。」譎，古穴翻。興曰︰「劉勃勃以烏合之衆猶能破之，況我舉天下之兵以加之乎！」宗曰︰「不然。形移勢變，返覆萬端，蜀本作「返復」，當從之。陵人者易敗，易，以豉翻。戒懼者難攻。傉檀之所以敗於勃勃者，輕之也。今我以大軍臨之，彼必懼而求全。臣竊觀羣臣才略，無傉檀之比者，雖以天威臨之，亦未敢保其必勝也。」興不聽，使其子中軍將軍廣平公弼、後軍將軍斂成、鎭遠將軍乞伏乾歸帥步騎三萬襲傉檀，左僕射齊難帥騎二萬討勃勃。帥，讀曰率；下同。吏部尚書尹昭諫曰︰「傉檀恃其險遠，故敢違慢；不若詔沮渠蒙遜及李暠討之，使自相困斃，不必煩中國之兵也。」亦不聽。

興遺傉檀書曰︰遺，于季翻。「今遣齊難討勃勃，恐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傉檀以為然，遂不設備。弼濟自金城，自金城濟河也。姜紀言於弼曰︰「今王師聲言討勃勃，傉檀猶豫，守備未嚴，願給輕騎五千，騎，奇寄翻。掩其城門，則山澤之民皆為吾有，孤城無援，可坐克也。」弼不從，進至漠口，漠口在昌松郡界，謂之昌松漠口。魏收地形志，昌松郡有漠口縣。昌松太守蘇霸閉城拒之。弼遣人諭之使降，霸曰︰「汝棄信誓而伐與國，吾有死而已，何降之有！」降，戶江翻。弼進攻，斬之，長驅至姑臧。傉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弼，破之，弼退據西苑。城中人王鍾等謀為內應，事泄，傉檀欲誅首謀者而赦其餘。前軍將軍伊力延侯曰︰「今強寇在外，而姦人竊發於內，危孰甚焉，不悉阬之，何以懲後！」傉檀從之，殺五千餘人。命郡縣悉散牛羊於野，斂成縱兵鈔掠；鈔，楚交翻。傉檀遣鎭北大將軍俱延、鎭軍將軍敬歸等擊之，秦兵大敗，斬首七千餘級。傉檀散牛羊以餌敵，而斂成掠之，宜其敗也。姚弼固壘不出，傉檀攻之，未克。

秋，七月，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顯帥騎二萬為諸軍後繼，至高平，聞弼敗，倍道赴之。顯遣善射者孟欽五人挑戰於涼風門，挑，徒了翻。弦未及發，傉檀材官將軍宋益等迎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傉檀，慰撫河外，引兵還。傉檀遣使者徐宿詣秦謝罪。使，疏吏翻。

夏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曲。河曲在朔方東北；黃河千里一曲。齊難以勃勃旣遠，縱兵野掠；勃勃潛師襲之，俘斬七千餘人。難引兵退走，勃勃追至木城，禽之，虜其將士萬三千人。於是嶺北夷、夏附於勃勃者以萬數，夏，戶雅翻。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姚弼之敗，禿髮未能為秦患也。齊難之敗，則赫連之患熾矣。

**11**司馬叔璠自蕃城寇鄒山，璠，孚袁翻。蕃，音皮，又音反，讀曰翻。魯郡太守徐邕棄城走，車騎長史劉鍾擊卻之。

**12**北燕王雲封慕容歸為遼東公，使主燕祀。

**13**劉敬宣旣入峽，所謂三峽也。遣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出外水，自帥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轉戰而前。帥，讀曰率。處，昌呂翻。驤，思將翻。此由內水而進也。墊，音疊。譙縱求救於秦，秦王興遣平西將軍姚賞、南梁州刺史王敏將兵二萬赴之。敬宣軍至黃虎，去成都五百里。黃虎近涪城。縱輔國將軍譙道福悉衆拒嶮，相持六十餘日，敬宣不得進；食盡，軍中疾疫，死者太半，乃引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敬宣坐免官，削封三分之一，荊州刺史劉道規以督統降號建威將軍。春秋責帥之義也；道規時為征蜀都督。九月，劉裕以敬宣失利，請遜位，詔降為中軍將軍，開府如故。劉毅欲以重法繩敬宣，裕保護之；何無忌謂毅曰︰「柰何以私憾傷至公！」私憾見上元年。毅乃止。

**14**乞伏熾磐以秦政浸衰，且畏秦之攻襲，熾，昌志翻。冬，十月，招結諸部二萬餘人築城于嵻㟍山而據之。丁度曰︰嵻㟍山在西羌。予據乞伏氏據苑川，其地西至枹罕，東極隴坻，北限赫連，南界吐谷渾。嵻㟍山當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盡秦、渭，嵻㟍山始在西羌中。嵻，丘岡翻。㟍，盧當翻。

**15**十一月，禿髮傉檀復稱涼王，大赦，改元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為王后，世子武臺為太子，錄尚書事。武臺，本名虎臺，唐人作晉書，避唐祖諱，改「虎」為「武」，通鑑因之。左長史趙鼂、右長史郭倖為尚書左、右僕射，鼂，古朝字，音直遙翻。昌松侯俱延為太尉。

**16**南燕汝水竭；「汝」，當作「女」。河凍皆合，而澠水不冰。水經註︰澠水出營城東，西北流入時水。營城卽臨淄城。時水通有澠水之名，亦謂之時澠水。時水東北入淄水，淄水又東北合濁水，濁水東北流逕廣固城西，濁水亦或通名之為澠水。昔趙攻廣固，望氣者以為澠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當陷，指是水也。澠，神陵翻。南燕主超惡之，問於李宣，對曰︰「澠水無冰，良由逼帶京城，近日月也。」惡，烏路翻。近，其靳翻。超大悅，賜朝服一具。朝，直遙翻。

**17**十二月，乞伏熾磐攻彭奚念於枹罕，為奚念所敗而還。枹，音膚。敗，補邁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8**是歲，魏主珪殺高邑公莫題。初，拓跋窟咄之伐珪也，見一百六卷孝武太元十一年。題以珪年少，少，詩照翻。潛以箭遺窟咄曰︰「三歲犢豈能勝重載邪！」遺，于季翻。勝，音升。載，才再翻。珪心銜之。至是，或告題居處倨傲、擬則人主者，珪使人以箭示題而謂之曰︰「三歲犢果如何？」題父子對泣；詰朝，收斬之。處，昌呂翻。詰，去吉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五

## 晉紀三十七起屠維作噩（己酉），盡上章閹茂（庚戌），凡二年。

安皇帝庚

**義熙五年**（己酉、四○九）

**1**春，正月，庚寅朔，南燕主超朝會羣臣，歎太樂不備，三年，超獻太樂伎于秦，故歎其不備。朝，直遙翻。議掠晉人以補伎。伎，渠綺翻。領軍將軍韓曰︰丁度曰︰，竹角翻。「先帝以舊京傾覆，戢翼三齊。中山陷，慕容德棄鄴，保滑臺；旣而復失滑臺，乃東取齊地而據之。事並見前。戢，疾立翻。陛下不養士息民，以伺魏釁，恢復先業，而更侵掠南鄰以讎敵，可乎！」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史言慕容超愎諫致寇而亡。伺，相吏翻。

**2**辛卯，大赦。

**3**庚戌，以劉毅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毅愛才好士，好，呼到翻。當世名流莫不輻湊，獨揚州主簿吳郡張卲不往。或問之，卲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裕領揚州，故稱之為主公。

**4**秦王興遣其弟平北將軍沖、征虜將軍狄伯支等帥騎四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夏王勃勃。沖至嶺北，謀還襲長安，伯支不從而止，因酖殺伯支以滅口。

**5**秦王興遣使再拜譙縱為大都督、相國、蜀王，加九錫，承制封拜，悉如王者之儀。

**6**二月，南燕將慕容興宗、斛穀提、公孫歸等帥騎寇宿豫，拔之，宿豫城在淮北，帝置宿豫郡及宿豫縣；唐代宗諱豫，改為宿遷縣，屬徐州。宋白曰︰宿豫城在下邳東南百八十里，蓋本宋人遷宿處也，宋滅，為邑；漢為仇猶縣，屬臨淮郡；晉安帝立宿豫縣，唐改宿遷縣。將，卽亮翻。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敎之。歸，五樓之兄也。是時，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衞將軍，專總朝政，朝，直遙翻。宗親並居顯要，王公內外無不憚之。南燕主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桂林王『嚴︰「林」改「陽」。』鎭諫曰︰「此數人者，勤民頓兵，頓，讀曰鈍。為國結怨，為，于偽翻。何功而封？」超怒，不答。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漢尚書有令史十八人，後增為二十一人，其後員數愈增，置都令史以總之。比歲屢遷，官至左丞。比，毗至翻。禮記︰比年入學。註︰每歲也。漢書，比年，頻年也。國人為之言曰︰「欲得侯，事五樓。」超又遣公孫歸等寇濟南，俘男女千餘人而去。此濟南郡亦是僑置於淮北。濟，子禮翻。自彭城以南，民皆堡聚以自固。詔幷州刺史劉道憐鎭淮陰以備之。

**7**乞伏熾磐入見秦太原公懿於上邽，熾，昌志翻。彭奚念乘虛伐之。熾磐聞之，怒，不告懿而歸，擊奚念，破之，遂圍枹罕。乞伏乾歸從秦王興如平涼；熾磐克枹罕，彭奚念據枹罕。枹，音膚。遣人告乾歸，乾歸逃還苑川。乾歸為秦所留，見上卷三年。

馮翊人劉厥聚衆數千，據萬年作亂，秦王興在平涼，故厥乘間作亂。秦太子泓遣鎭軍將軍彭白狼帥東宮禁兵討之，斬厥，赦其餘黨。諸將請露布，表言廣其首級。帥，讀曰率。將，卽亮翻。泓不許，曰︰「主上委吾後事，不能式遏寇逆，當責躬請罪，尚敢矜誕自為功乎！」姚泓優游文義，自儒者觀之，似得子道，然非撥亂才也。

秦王興自平涼如朝那，聞姚沖之謀，謂欲還襲長安也。賜沖死。

**8**三月，劉裕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為不可，朝，直遙翻。惟左僕射孟昶、車騎司馬謝裕、參軍臧熹以為必克，勸裕行。裕以昶監中軍留府事。監中軍將軍留府事也。昶，丑兩翻。監，古銜翻。謝裕，安之兄孫也。

初，苻氏之敗也，王猛之孫鎭惡來奔，以為臨澧令。武帝太康四年立臨澧縣，屬天門郡，隋、唐倂入澧州澧陽縣。澧，音禮。鎭惡騎乘非長，關弓甚弱，關，讀曰彎。而有謀略，善果斷，喜論軍國大事。或薦鎭惡於劉裕，裕與語，說之，斷，丁亂翻。喜，許記翻。說，讀曰悅。因留宿；明旦，謂參佐曰︰「吾聞將門有將，將，卽亮翻。鎭惡信然。」卽以為中軍參軍。

**9**恆山崩。恆，戶鄧翻。

**10**夏，四月，乞伏乾歸如枹罕，留世子熾磐鎭之，收其衆得二萬，徙都度堅山。度堅山，乞伏之先司繁所居也。

**11**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珪惡之，命左校以衝車攻東、西序，皆毀之。初，珪服寒食散，晉人多服寒食散，今千金方中有數方。蘇軾曰︰世有食鍾孔、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凡服之者，疽背、嘔血相踵也。久之，藥發，性多躁擾，忿怒無常，至是寖劇。躁，則到翻。又災異數見，見，賢遍翻。占者多言當有急變生肘腋。腋，音亦。珪憂懣不安，懣，音悶，又音滿。或數日不食，或達旦不寐，追計平生成敗得失，獨語不止。疑羣臣左右皆不可信，每百官奏事至前，追記其舊惡，輒殺之；其餘或顏色變動，或鼻息不調，氣一出一入謂之息。或步趨失節，或言辭差繆，皆以為懷惡在心，發形於外，往往手擊殺之，史言魏主珪死期將至。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朝廷人不自保，百官苟免，莫相督攝，盜賊公行，里巷之間，人為希少。為，于偽翻。少，詩沼翻。珪亦知之，曰︰「朕故縱之使然，待過災年，更當清治之耳。」治，直之翻。是時，羣臣畏罪，多不敢求親近；近，其靳翻。唯著作郞崔浩恭勤不懈，或終日不歸。浩，吏部尚書宏之子也。宏未嘗忤旨，亦不諂諛，故宏父子獨不被譴。懈，居隘翻。忤，五故翻。被，皮義翻。

**12**夏王勃勃率騎二萬攻秦，騎，奇寄翻。掠取平涼雜胡七千餘戶，進屯依力川。魏收地形志︰平涼城在漢安定鶉陰界，唐為原州之地。依力川又當在其東南。

**13**己巳，劉裕發建康，帥舟師自淮入泗。帥，讀曰率。五月，至下邳，留船艦、輜重，艦，戶黯翻。重，直用翻。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之。慮南燕以奇兵斷其後也。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之險，水經註︰沭水出琅邪東莞縣西北山，東南流，右合峴水。水北出大峴山，今有大峴關。魏收志，齊郡盤陽縣有大峴山。五代志，臨朐縣有峴山。杜佑曰︰大峴在沂州沂水縣北。塞，悉則翻。峴，戶典翻。或堅壁清野，大軍深入，不唯無功，將不能自歸，柰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婪，盧含翻。不知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朐，魏收志曰︰臨朐卽漢之朐縣也，屬東海郡；晉曰臨朐，屬東莞郡。宋白曰︰因臨朐山而名。朐，音劬。退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偽翻。

南燕主超聞有晉師，引羣臣會議。征虜將軍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利在速戰，不可爭；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沮，在呂翻。然後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道，別敕段暉帥兗州之衆，緣山東下，南燕兗州治梁父；緣梁父之山而東下也。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腹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禾苗，芟，所銜翻；下同。使敵無所資，彼僑軍無食，僑，渠嬌翻。求戰不得，旬月之間，可以坐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此下策也。」超曰︰「今歲星居齊，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弊，勢不能久。吾據五州之地，南燕以幷州牧鎭陰平，幽州刺史鎭發干，徐州刺史鎭莒城，兗州刺鎭梁父，青州刺史鎭東萊，所謂五州也。擁富庶之民，鐵騎萬羣，麥禾布野，柰何芟苗徙民，先自蹙弱乎！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蹂之，何憂不克。」蹂，人九翻。輔國將軍廣寧王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曰︰「必若此，亡無日矣！」太尉桂林王鎭曰︰「陛下必以騎兵利平地者，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入峴，自棄險固也。」超不從。鎭出，謂韓曰︰「丁度曰︰，竹角翻。「主上旣不能逆戰卻敵，又不肯徙民清野，延敵入腹，坐待攻圍，酷似劉璋矣。劉璋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十八年。今年國滅，吾必死之。卿中華之士，復為文身矣。」古者東南之民斷髮文身，故鎭云然。超聞之，大怒，收鎭下獄。下，戶稼翻。乃攝莒、梁父二戍，父，音甫。修城隍，簡士馬，以待之。

劉裕過大峴，燕兵不出。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士有必死之志；謂已得過大峴之險。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謂燕人不芟除禾苗。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己巳，裕至東莞。莞，音官。超先遣公孫五樓、賀賴盧及左將軍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朐，音劬。聞晉兵入峴，自將步騎四萬往就之，使五樓帥騎進據巨蔑水。巨蔑水，國語謂之具水，袁宏謂之巨昧水，水經謂之巨洋水。水出朱虛縣太山北，過其縣西，又北過臨朐縣東。上下沿水，悉是劉裕伐廣固營壘所在。前鋒孟龍符與戰，破之，五樓退走。裕以車四千乘為左右翼，乘，繩證翻。方軌徐進，與燕兵戰於臨朐南，日向昃，日過中為向昃。昃，阻力翻。勝負猶未決。參軍胡藩言於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間，古莧翻。韓信事見九卷漢高帝三年。裕遣藩及諮議參軍檀韶、建威將軍河內向彌潛師出燕兵之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矣。向彌擐甲先登，遂克之。向，式亮翻。擐，音宦。超大驚，單騎就段暉於城南。超自臨朐城中出城南就暉。裕因縱兵奮擊，燕衆大敗，斬段暉等大將十餘人，超遁還廣固，獲其玉璽、輦及豹尾。服虔曰︰大駕屬車八十一乘，作三行，尚書、御史乘之，最後一乘，懸豹尾，豹尾以前皆為省中。晉志︰法駕屬車三十六乘，最後車懸豹尾。璽，斯氏翻。裕乘勝逐北至廣固；丙子，克其大城。超收衆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圍高三丈，穿塹三重；高，古號翻。重，直龍翻。塹，七豔翻。撫納降附，采拔賢俊，華、夷大悅。於是因齊地糧儲，悉停江、淮漕運。

超遣尚書郞張綱乞師於秦，赦桂林王鎭，以為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謝之，且問計焉。鎭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今陛下親董六師，奔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羣臣離心，士民喪氣。聞秦人自有內患，謂秦內有赫連之患也。喪，息浪翻。恐不暇分兵救人。散卒還者尚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為美，比於閉門待盡，不猶愈乎！」司徒樂浪王惠曰︰「不然。樂浪，音洛琅。晉兵乘勝，氣勢百倍，我以敗軍之卒當之，不亦難乎！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來相救！但不遣大臣則不能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為燕、秦所重，事見上卷三年。宜遣乞師。」超從之。

秋，七月，加劉裕北青、冀二州刺史。晉氏南渡，立南青、冀二州於淮南，北青、冀二州於齊地。

南燕尚書略陽垣尊及弟京兆太守苗踰城來降，裕以為行參軍。垣氏子孫後遂為南國邊將，著功名。尊、苗皆超所委任以為腹心者也。

或謂裕曰︰「張綱有巧思，思，相吏翻。若得綱使為攻具，廣固必可拔也。」會綱自長安還，太山太守申宣執之，送於裕。裕升綱於樓車，杜預曰︰樓車，車上望櫓。使周城呼曰︰呼，火故翻。「劉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城中莫不失色。江南每發兵及遣使者至廣固，裕輒潛遣兵夜迎之，明日，張旗鳴鼓而至，董卓之入洛，計亦出此。北方之民執兵負糧歸裕者，日以千數，圍城益急。張華、封愷皆為裕所獲。超請割大峴以南地為藩臣，裕不許。

秦王興遣使謂裕曰︰「慕容氏相與鄰好，好，呼到翻。今晉攻之急，秦已遣鐵騎十萬屯洛陽；晉軍不還，當長驅而進。」裕呼秦使者謂曰︰「語汝姚興︰使，疏吏翻；下同。語，牛倨翻；下相語同。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穆之聞有秦使，馳入見裕，而秦使者已去。裕以所言告穆之。穆之尤之尤，怪也，過也。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預謀，此宜善詳，善，謂善為之辭；詳，謂審諦也。云何遽爾答之！此語不足以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下，羌寇奄至，不審何以待之？」裕笑曰︰「此是兵機，非卿所解，解，戶買翻，曉也。故不相語耳。語，牛倨翻。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赴救，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逆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也。晉師不出，為日久矣。羌見伐齊，殆將內懼，自保不暇，何能救人邪！」

**14**乞伏乾歸復卽秦王位，復，扶又翻。大赦，改元更始，更，工衡翻。公卿以下皆復本位。乾歸降公卿將帥為僚佐偏裨，見一百十二卷隆安五年。

**15**慕容氏在魏者百餘家，謀逃去，魏主珪盡殺之。

**16**初，魏太尉穆崇與衞王儀伏甲謀弒魏主珪，不果；珪惜崇、儀之功，祕而不問。及珪有疾，殺『章︰甲十一行本「殺」上有「多」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大臣。儀自疑而出亡，追獲之。八月，賜儀死。

**17**封融詣劉裕降。封融奔魏，見上卷二年。魏殺慕容氏，故融歸裕。降，戶江翻。

**18**九月，加劉裕太尉；裕固辭。

**19**秦王興自將擊夏王勃勃，至貳城，貳城，貳縣城也，在杏城西北、平涼東南。遣安遠將軍姚詳等分督租運。勃勃乘虛奄至，興懼，欲輕騎就詳等。騎，奇寄翻。右僕射韋華曰︰「若鑾輿一動，衆心駭懼，必不戰自潰，詳營亦未必可至也。」興與勃勃戰，秦兵大敗，將軍姚榆生為勃勃所禽，左將軍姚文崇『章︰甲十一行本「崇」作「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等力戰，勃勃乃退，興還長安。勃勃復攻秦敕奇堡、黃石固、魏收地形志︰原州長城郡有黃石縣。五代志，西魏改黃石為長城；隋開皇初，廢郡為縣，大業初，改長城縣為百泉縣。復，扶又翻。我羅城，皆拔之，徙七千餘家於大城，以其丞相右地代領幽州牧以鎭之。

初，興遣衞將軍姚強帥步騎一萬隨韓範往就姚紹於洛陽，幷兵以救南燕，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及為勃勃所敗，敗，補邁翻。追強兵還長安。韓範歎曰︰「天滅燕矣！」南燕尚書張俊自長安還，降於劉裕，降，戶江翻；下同。因說裕曰︰說，輸芮翻。「燕人所恃者，謂韓範必能致秦師也，今得範以示之，燕必降矣。」裕乃表範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以書招之。長水校尉王蒲勸範奔秦，範曰︰「裕起布衣，滅桓玄，復晉室，今興師伐燕，所向崩潰，此殆天授，非人力也。燕亡，則秦為之次矣，吾不可以再辱。」遂降於裕。漢李陵降匈奴，霍光、上官桀使其故人任立政招之使歸，陵曰︰「大丈夫不能再辱。」裕將範循城，城中人情離沮。將，如字，引也。沮，在呂翻。或勸燕主超誅範家。超以範弟盡忠無貳，幷範家赦之。

冬，十月，段宏自魏奔于裕。宏奔魏見上卷三年。

張綱為裕造攻具，盡諸奇巧；超怒，縣其母於城上，支解之。為，于偽翻。縣，讀曰懸。

**20**西秦王乾歸立夫人邊氏為皇『章︰甲十一行本「皇」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后，世子熾磐為太子，仍命熾磐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熾，昌志翻。以屋引破光為河州刺史，鎭枹罕；枹，音膚。以南安焦遺為太子太師，與參軍國大謀。乾歸曰︰「焦生非特名儒，乃王佐之才也。」謂熾磐曰︰「汝事之當如事吾。」熾磐拜遺於床下。遺子華至孝，乾歸欲以女妻之。妻，七細翻。辭曰︰「凡娶妻者，欲與之共事二親也。今以王姬之貴，周，姬姓也，故王女謂之王姬，後世因而稱之，凡王者之女皆謂之王姬。下嫁蓬茅之士，誠非其匹，臣懼其闕於中饋，易·家人之六二曰︰在中饋。言以陰應陽，居中得正，盡婦人之義，職乎中饋，巽順而已。饋，食也。非所願也。」乾歸曰︰「卿之所行，古人之事，孤女不足以強卿。」乃以為尚書民部郞。魏尚書郞有民曹，晉初分置左民、右民，江左以後，省右民郞，有左民郞。民部郞至是始見于通鑑。強，其兩翻。

**21**北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大位，內懷危懼，常畜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畜，吁玉翻。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衞，離、桃，皆姓也；班、仁，其名。賞賜以巨萬計，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無厭，厭，於鹽翻。猶有怨憾。戊辰，雲臨東堂，班、仁懷劍執鱓而入，鱓，與紙同，通俗書也。稱有所啓。班抽劍擊雲，雲以几扞之，仁從旁擊雲，弒之。高雲以勇力發身，叨居君位，自謂非壯士以為翼衞不足以防其身，豈知小人之難養也。是以古之綴衣虎賁，左右攜僕，必用吉士，其慮患誠深遠也。雲得燕見上卷三年。

馮跋升洪光門以觀變，帳下督張泰、李桑言於跋曰︰「此豎勢何所至，請為公斬之！」為，于偽翻。乃奮劍而下，桑斬班于西門，泰殺仁于庭中。衆推跋為主，跋以讓其弟范陽公素弗，素弗不可。跋乃卽天王位於昌黎，載記︰馮跋，字文起，長樂信都人，其先畢萬之後也；萬之子孫有食采馮鄕者，因氏焉。大赦，詔曰︰「陳氏代姜，不改齊國，周師尚父始封於齊，姜姓也。戰國時，齊太公田和，陳敬仲之後也，篡姜氏之後而取其國，仍號曰齊。宜卽國號曰燕。」改元太平，諡雲曰惠懿皇帝。跋尊母張氏為太后，立妻孫氏為王后，子永為太子，以范陽公素弗為車騎大將軍、錄尚書事，孫護為尚書令，張興為左僕射，汲郡公弘為右僕射，廣川公萬泥為幽、平二州牧，上谷公乳陳為幷、青二州牧。素弗少豪俠放蕩，少，詩照翻。俠，戶頰翻。蕩，徒浪翻。嘗請婚於尚書左丞韓業，業拒之。及為宰輔，待業尤厚；好申拔舊門，好，呼到翻。謙恭儉約，以身帥下，帥，讀曰率。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溫公作通鑑，雖相小國者，苟有片善，必因舊史而表章之，以言為輔之難。

**22**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珪召嗣諭之曰︰「漢武帝殺鉤弋夫人，以防母后豫政，外家為亂也。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元年。汝當繼統，吾故遠迹古人，蜀本作「故吾」。為國家長久之計耳。」嗣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之。嗣還舍，日夜號泣，勝，音升。號，戶高翻。珪知而復召之。復，扶又翻。左右曰︰「上怒甚，入將不測，不如且避之，俟上怒解而入。」嗣乃逃匿於外，惟帳下代人車路頭、車焜氏，拓跋氏之疏屬也，至後魏孝文改為車氏。京兆王洛兒二人隨之。

初，珪如賀蘭部，見獻明賀太后之妹美，珪父寔，魏昭成帝什翼犍之嫡子也，先昭成而薨，追諡獻明皇帝。賀太后從夫諡。言於賀太后，請納之。賀太后曰︰「不可。是過美，必有不善。左傳︰晉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甚惡。」此言類之。且已有夫，不可奪也。」珪密令人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很無賴，好輕遊里巷，劫剝行人以為樂。很，戶墾翻。好，呼到翻。樂，音洛。珪怒之，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齊王嗣屢誨責之，紹由是與嗣不協。

戊辰，珪譴責賀夫人，譴，去戰翻。囚，將殺之，會日暮，未決。夫人密使告紹曰︰「汝何以救我？」左右以珪殘忍，人人危懼。紹年十六，夜，與帳下及宦者宮人數人通謀，踰垣入宮，至天安殿。左右呼曰︰「賊至！」呼，火故翻。珪驚起，求弓刀不獲，遂弒之。年三十九。明元帝永興二年，上諡曰宣武皇帝，廟號烈祖；泰常五年，改諡道武。

己巳，宮門至日中不開。紹稱詔，集百官於端門前，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北面立。句斷。紹從門扉間扉，門扇也。謂百官曰︰「我有叔父，亦有兄，公卿欲從誰？」衆愕然失色，莫有對者。良久，南平公長孫嵩曰︰「從王。」長，知兩翻。衆乃知宮車晏駕，而不測其故，莫敢出聲，唯陰平公烈大哭而去。烈，儀之弟也。魏之克燕，儀有功焉；是年八月賜死。於是朝野忷忷，人懷異志。朝，直遙翻。忷，許拱翻。肥如侯賀護舉烽於安陽城北，安陽城，卽漢代郡之東安陽縣城也。魏收地形志︰永熙中，置高柳郡，治安陽。賀蘭部人皆赴之，其餘諸部亦各屯聚。紹聞人情不安，大出布帛賜王公以下，崔宏獨不受。史言崔宏有識。

齊王嗣聞變，乃自外還，晝伏匿山中，夜宿王洛兒家。洛兒鄰人李道潛奉給嗣，民間頗知之，喜而相告；紹聞之，收道，斬之。紹募人求訪嗣，欲殺之。獵郞叔孫俊拓跋氏起於代北，俗尚獵，故置獵郞，以豪望子弟有材勇者為之，亦漢期門郞、羽林郞之類也。魏書·官氏志︰天賜元年置散騎郞、獵郞、諸省令史、省事、典籤等。後魏孝文以獻帝叔父之後乙旃氏為叔孫氏。與宗室疏屬拓跋磨渾磨渾，元城侯屈之子也。自云知嗣所在，紹使帳下二人與之偕往；俊、磨渾得出，卽執帳下詣嗣，斬之。俊，建之子也。王洛兒為嗣往來平城，通問大臣，為，于偽翻。夜，告安遠將軍安同等。衆聞之，翕然響應，爭出奉迎。嗣至城西，衞士執紹送之。嗣殺紹及其母賀氏，幷誅紹帳下及宦官宮人為內應者十餘人；其先犯乘輿者，羣臣臠食之。乘，繩證翻。

壬申，嗣卽皇帝位，嗣，道武皇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嗣，字木末。大赦，改元永興。追尊劉貴人曰宣穆皇后；公卿先罷歸第不預朝政者，悉召用之。朝，直遙翻。詔長孫嵩與北新侯安同、山陽侯奚斤、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三兄之後為達奚氏，尋又改為奚氏。白馬侯崔宏、元城侯拓跋屈等八人坐止車門右，臣子至宮門皆下車而入，故謂之止車門。共聽朝政，時人謂之八公。屈，磨渾之父也。嗣以尚書燕鳳逮事什翼犍，什翼犍為代王，以鳳為左長史。犍，居言翻。使與都坐大官封懿等魏謂尚書都省為尚書都坐。都坐大官蓋尚書長官也。坐，徂臥翻。入侍講論，出議政事。以王洛兒、車路頭為散騎常侍，叔孫俊為衞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拓跋磨渾為尚書，皆賜爵郡、縣公。嗣問舊臣為先帝所親信者為誰。王洛兒言李先。先，慕容永之謀主也，永滅，徙中山，魏伐燕，先歸魏，道武親信之。嗣召問先︰「卿以何才何功為先帝所知？」對曰︰「臣不才無功，但以忠直為先帝所知耳。」詔以先為安東將軍，常宿於內，以備顧問。

朱提王悅，虔之子也，拓跋虔見一百八卷孝武太元二十一年。朱提，音銖時。有罪，自疑懼。閏十一月，丁亥，悅懷匕首入侍，將作亂。叔孫俊覺其舉止有異，引手掣之，索懷中，得匕首，掣，昌列翻。索，七客翻。遂殺之。

**23**十二月，乙巳，太白犯虛、危。虛二星，危三星。晉·天文志︰自須女八度至危十五度為玄枵，齊之分野，屬青州。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主超出降，降，戶江翻；下同。超手殺之。

**24**柔然侵魏。

**六年**（庚戌、四一○）

**1**春，正月，甲寅朔，南燕主超登天門，天門，廣固內城南門也。朝羣臣於城上。朝，直遙翻。乙卯，超與寵姬魏夫人登城，見晉兵之盛，握手對泣。韓諫曰︰，竹角翻。「陛下遭堙厄之運，正當努力自強以壯士民之志，而更為兒女子泣邪！」為，于偽翻；下為民同。超拭目謝之。尚書令董詵勸超降，超怒，囚之。詵，疏臻翻。

**2**魏長孫嵩將兵伐柔然。

**3**魏主嗣以郡縣豪右多為民患，悉以優詔徵之。民戀土不樂內徙，樂，音洛。長吏逼遣之，於是無賴少年逃亡相聚，長，知兩翻。少，詩照翻。所在寇盜羣起。嗣引八公議之曰︰「朕欲為民除蠹，而守宰不能綏撫，使之紛亂。今犯者旣衆，不可盡誅，吾欲大赦以安之，何如？」元成侯屈曰︰「民逃亡為盜，不罪而赦之，是為上者反求於下也，不如誅其首惡，赦其餘黨。」崔宏曰︰「聖王之御民，務在安之而已，不與之較勝負也。夫赦雖非正，可以行權。屈欲先誅後赦，要為兩不能去，兩不能去，言先不能去誅，後又不能去赦也。去，羌呂翻。曷若一赦而遂定乎！赦而不從，誅未晚也。」嗣從之。二月，癸未朔，遣將軍于栗磾將騎一萬討不從命者，所向皆平。史言魏有謀臣，所以靖亂。磾，丁奚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

**4**南燕賀賴盧、公孫五樓為地道擊晉兵，不能卻。城久閉，城中男女病腳弱者太半，出降者相繼。降，戶江翻。超輦而登城，尚書悅壽說超曰︰說，輸芮翻。「今天助寇為虐，戰士凋瘁，瘁，秦醉翻。獨守窮城，絕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曆數有終，堯、舜避位，陛下豈可不思變通之計乎！」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而死，不能銜璧而生！」

丁亥，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曆書二月以驚蟄後十四日為往亡日。裕曰︰「我往彼亡，何為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與左右數十騎踰城突圍出走，追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數，所其翻。降，戶江翻。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敬宣先嘗奔燕，故超以母託之。夫孝莫大於寧親，超以母之故，屈節事秦，竭聲伎以奉之，旣又掠取晉人以足聲伎，由是致寇，至於母子並為俘虜，乃更欲以託劉敬宣，何庸淺也！

裕忿廣固久不下，欲盡阬之，以妻女賞將士。韓範諫曰︰「晉室南遷，中原鼎沸，士民無援，強則附之，旣為君臣，必須為之盡力。為，于偽翻。彼皆衣冠舊族，先帝遺民；今王師弔伐而盡阬之，使安所歸乎！竊恐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湯征諸侯，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攸徂之民，室家胥慶，曰︰「傒我后，后來其蘇。」裕改容謝之，然猶斬王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夷其城隍，送超詣建康，斬之。隆安二年，慕容德建國，號南燕，二主，十三年而亡。

臣光曰︰晉自濟江以來，威靈不競，戎狄橫騖，虎噬中原。劉裕始以王師翦平東夏，騖，音務。夏，戶雅翻。不於此際旌禮賢俊，慰撫疲民，宣愷悌之風，滌殘穢之政，使羣士嚮風，遺黎企踵，而更恣行屠戮以快忿心；迹其施設，曾苻、姚之不如，宜其不能蕩壹四海，成美大之業，豈非雖有智勇而無仁義使之然哉！

**5**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不從。道覆自至番禺番禺，音潘愚。說循曰︰「本住嶺外，說，輸芮翻。交、廣之地在五嶺之外。豈以理極於此，傳之子孫邪？正以劉裕難與為敵故也。今裕頓兵堅城之下，未有還期，我以此思歸死士孫泰徒黨本三吳之人，孫恩所掠者又三吳人也；久在海中，故皆懷土思歸。掩擊何、劉之徒，如反掌耳。何、劉，謂何無忌、劉毅也。不乘此機而苟求一日之安，朝廷常以君為腹心之疾；若裕平齊之後，息甲歲餘，以璽書徵君，裕自將屯豫章，遣諸將帥銳師過嶺，璽，斯氏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下同。雖復以將軍之神武，恐必不能當也。復，扶又翻。今日之機，萬不可失。若先克建康，傾其根蔕，裕雖南還，無能為也。君若不同，便當帥始興之衆直指尋陽。」元興三年，循使道覆攻陷始興，因使守之。循甚不樂此舉，而無以奪其計，乃從之。樂，音洛。

初，道覆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南康山，南康縣之山也。吳立安南縣於漢豫章梅嶺，武帝太康元年更名南康。所謂梅嶺，今大庾嶺是也。南康山，卽大庾諸山，皆在今南安軍界。至始興，賤賣之，自南康西至始興四百里。居人爭市之，船材大積而人不疑，至是，悉取以裝艦，艦，戶黯翻。旬日而辦。循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諸守相皆委任奔走。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道覆順流而下，順贛石之流而下。舟械甚盛。時克燕之問未至，朝廷急徵劉裕。裕方議留鎭下邳，經營司、雍，雍，於用翻。會得詔書，乃以韓範為都督八郡軍事、燕郡太守，青州舊督齊、濟南、樂安、城陽、東萊、長廣、平昌、高密八郡；而所謂燕郡者，蓋南燕於廣固置燕都尹而今改為燕郡太守耳。封融為勃海太守，檀韶為琅邪太守；戊申，引兵還。韶，祗之兄也。久之，劉穆之稱範、融謀反，皆殺之。二人燕之舊臣，穆之恐其為變，故殺之。

**6**安成忠肅公何無忌自尋陽引兵拒盧循。諡法︰危身奉上曰忠；剛德克就曰肅。長史鄧潛之諫曰︰「國家安危，在此一舉。聞循兵艦大盛，勢居上流，宜決南塘，守二城以待之，贛水出漢豫章南壄縣聶都山；漢南壄，晉南康之地也。贛水至南昌縣，歷南塘；南塘在徐孺子宅西。二城，謂豫章、尋陽也。水經註曰︰豫章城東大湖，十里二百二十六步，北與城齊，南緣迴折至南塘，本通贛江，增減與江水同。漢永元中，太守張躬築塘以通南路，兼遏此水。若決南塘，則盧循之舟兵無所用，可以堅守而待其敝。彼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養銳，俟其疲老，然後擊之，此萬全之策也。今決成敗於一戰，萬一失利，悔將無及。」參軍殷闡曰︰「循所將之衆皆三吳舊賊，百戰餘勇，始興溪子，拳捷善鬬，未易輕也。始興溪子，謂徐道覆所統始興兵也。詩云︰無拳無勇。毛傳曰︰拳，力也。將，卽亮翻。易，以豉翻。將軍宜留屯豫章，徵兵屬城，兵至合戰，未為晚也；若以此衆輕進，殆必有悔。」無忌不聽。三月，壬申，與徐道覆遇於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邀射之。射，而亦翻。會西風暴急，飄無忌所乘小艦向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無忌辭色無撓，撓，奴敎翻。握節而死。於是中外震駭，朝議欲奉乘輿北走，就劉裕；朝，直遙翻。乘，繩證翻。旣而知賊未至，乃止。

**7**西秦王乾歸攻秦金城郡，拔之。

**8**夏王勃勃遣尚書胡金纂攻平涼，秦王興救平涼，擊金纂，殺之。勃勃又遣兄子左將軍羅提攻拔定陽，魏收地形志，敷城郡有定陽縣；在今鄜州鄜城縣界。阬將士四千餘人。秦將曹熾、曹雲、王肆佛等各將數千戶內徙，將，卽亮翻。興處之湟山及陳倉。據載記，湟山，澤名。處，昌呂翻。勃勃寇隴右，破白崖堡，遂趣清水，清水縣，前漢屬天水郡，後漢省，晉分屬略陽郡。元豐九域志︰清水縣在秦州東九十里，有白沙鎭，縣西又有白石堡。趣，七喻翻。略陽太守姚壽都棄城走，勃勃徙其民萬六千戶於大城。興自安定追之，至壽渠川，不及而還。

**9**初，南涼王傉檀遣左將軍枯木等伐沮渠蒙遜，掠臨松千餘戶而還。張天錫分張掖置臨松郡。五代志︰甘州張掖縣，後周倂臨松入焉。傉，奴沃翻。沮，子余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蒙遜伐南涼，至顯美，徙數千戶而去。顯美縣，前漢屬張掖郡，後漢、晉屬武威郡。五代志︰後周廢顯美入姑臧縣。南涼太尉俱延復伐蒙遜，大敗而歸。復，扶又翻。是月，傉檀自將五萬騎伐蒙遜。將，卽亮翻。戰于窮泉，傉檀大敗，單馬奔還。蒙遜乘勝進圍姑臧，姑臧人懲王鍾之誅，皆驚潰，王鍾誅見上卷四年。夷、夏萬餘戶降于蒙遜。夏，戶雅翻。降，戶江翻；下同。傉檀懼，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佗為質於蒙遜以請和，何承天姓苑︰敬姓，黃帝孫敬康之後；風俗通︰陳敬仲之後。質，音致。蒙遜許之；歸至胡阬，逃還，佗為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去。右衞將軍折掘奇鎭據石驢山以叛。石驢山在姑臧西南長寧川西北，屬晉昌郡界。張寔討曹袪於晉昌，自姑臧西踰石驢，據長寧。折，而設翻。掘，其月翻。傉檀畏蒙遜之逼，且懼嶺南為奇鎭所據，乃遷于樂都，樂，音洛。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傉檀纔出城，魏安人侯諶等晉書·載記作「焦諶、王侯等」。諶，氏壬翻。閉門作亂，收合三千餘家，據南城，推焦朗為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諶自稱涼州刺史，降于蒙遜。傉檀自據姑臧之後，與四鄰交兵，所遇輒敗，不惟失姑臧，亦不能保樂都矣。詩曰︰「毋田甫田，維莠驕驕。毋思遠人，勞心切忉。」正謂此也。

**10**劉裕至下邳，以船載輜重，重，直用翻。自帥精銳步歸。帥，讀曰率。至山陽，聞何無忌敗死，慮京邑失守，卷甲兼行，卷，讀曰捲。與數十人至淮上，李延壽南史作「江上」，當從之，蓋裕至山陽則已渡淮也。問行人以朝廷消息。行人曰︰「賊尚未至，劉公若還，便無所憂。」裕大喜。將濟江，風急，衆咸難之。裕曰︰「若天命助國，風當自息；若其不然，覆溺何害！」溺，奴狄翻。卽命登舟，舟移而風止。過江，至京口，衆乃大安。夏，四月，癸未，裕至建康。以江州覆沒，表送章綬，詔不許。綬，音受。

青州刺史諸葛長民、兗州刺史劉藩、幷州刺史劉道憐各將兵入衞建康。青州、兗州、幷州，時皆僑在江、淮間，將，卽亮翻；下同。藩，豫州刺史毅之從弟也。從，才用翻。毅聞盧循入寇，將拒之而疾作；旣瘳，將行。劉裕遺毅書曰︰「吾往習擊妖賊，孫泰以左道惑衆，孫恩、盧循皆其黨也，故謂之妖賊。遺，于季翻。妖，於嬌翻。曉其變態。賊新獲姦利，其鋒不可輕。今脩船垂畢，當與弟同舉。克平之日，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劉藩往，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眞不及劉裕邪！」投書於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毅時以豫州刺史鎭姑孰。帥，讀曰率。

循之初入寇也，使徐道覆向尋陽，循自將攻湘中諸郡。湘中諸郡，漢長沙、零、桂之地。荊州刺史劉道規遣軍逆戰，敗於長沙。循進至巴陵，將向江陵。徐道覆聞毅將至，馳使報循曰︰使，疏吏翻。「毅兵甚盛，成敗之事，係之於此，宜幷力摧之；若此克捷，江陵不足憂也。」循卽日發巴陵，與道覆合兵而下。五月，戊午，毅與循戰于桑落洲，毅兵大敗，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為循所虜，所棄輜重山積。重，直用翻。

初，循至尋陽，聞裕已還，猶不信；旣破毅，乃得審問，審者，悉其實也；問，音問也。與其黨相視失色。循欲退還尋陽，攻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二州，謂荊、江也。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之。循猶豫累日，乃從之。

己未，大赦。裕募人為兵，賞之同京口赴義之科。裕起兵於京口以討桓玄，赴義之人酬賞重於當時。發民治石頭城。治，直之翻。議者謂宜分兵守諸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則測人虛實；且一處失利，則沮三軍之心。沮，在呂翻。今聚衆石頭，隨宜應赴，旣令彼無以測多少，少，詩沼翻。又於衆力不分。若徒旅轉集，徐更論之耳。」

朝廷聞劉毅敗，人情忷懼。時北師始還，將士多創病，忷，許拱翻。創，初良翻。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旣克二鎭，二鎭，謂江、豫也。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不絕，樓船高十二丈，高，古號翻。敗還者爭言其強盛。孟昶、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時江西、江北皆無城池可倚。昶、長民欲奉天子過江，不過東走廣陵，西據歷陽耳。昶，丑兩翻。初，何無忌、劉毅之南討也，昶策其必敗，已而果然。至是，又謂裕必不能抗循，衆頗信之，惟龍驤將軍東海虞丘進廷折昶等，以為不然。驤，思將翻。虞丘，複姓，史記楚相有虞丘子。折，之舌翻。中兵參軍王仲德言於裕曰︰「明公命世作輔，新建大功，威震六合，魏尚書曹有中兵郞，諸公府征鎭亦因而置中兵參軍。新建大功，謂滅燕也。妖賊乘虛入寇，旣聞凱還，自當奔潰。若先自遁逃，則勢同匹夫。匹夫號令，何以威物！此謀若立，請從此辭。」裕甚悅。昶固請不已，裕曰︰「今重鎭外傾，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遷動，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設令得至，不過延日月耳。今兵士雖少，少，詩沼翻；下同。自足一戰。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厄運必至，我當橫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不能竄伏草間苟求存活也。我計決矣，卿勿復言！」昶恚其言不行，恚，於避翻。且以為必敗，因請死。裕怒曰︰「卿且申一戰，申，重也。死復何晚！」復，扶又翻。昶知裕終不用其言，乃抗表自陳曰︰「臣裕北討，衆並不同，雖臣贊裕行計，事見上年。致使強賊乘間，社稷危逼，臣之罪也。間，古莧翻。謹引咎以謝天下。」封表畢，仰藥而死。

乙丑，盧循至淮口，秦淮入江之口也。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諸軍事，屯中堂皇，堂無四壁曰皇。劉裕屯石頭，諸將各有屯守。裕子義隆始四歲，裕使諮議參軍劉粹輔之，鎭京口。粹，毅之族弟也。

裕見民臨水望賊，怪之，以問參軍張劭，劭曰︰「若節鉞未反，民奔散之不暇，亦何能觀望！今當無復恐耳。」復，扶又翻。裕謂將佐曰︰「賊若於新亭直進，其鋒不可當，宜且迴避，勝負之事未可量也；量，音良。若迴泊西岸，西岸，卽蔡洲。此成禽耳。」

徐道覆請於新亭至白石焚舟而上，上，時掌翻。數道攻裕。循欲以萬全為計，謂道覆曰︰「大軍未至，孟昶便望風自裁；以大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乾沒求利，乾，音干。旣非必克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按兵待之。」道覆以循多疑少決，乃歎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無成；使我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為，于偽翻。

裕登石頭城望循軍，初見引向新亭，顧左右失色；旣而迴泊蔡洲，乃悅。蔡洲在石頭西岸，今建康府上元縣西二十五里有蔡洲。於是衆軍轉集。裕恐循侵軼，軼，徒結翻。用虞丘進計，伐樹栅石頭淮口，脩治越城，築查浦、藥園、廷尉三壘，查浦在大江南岸，近秦淮口。藥園，蓋種芍藥之所。廷尉寺舍所在，因以為地名。查，莊加翻。據晉書·帝紀，三壘皆在淮口。皆以兵守之。

劉毅經涉蠻、晉，西陽上下羣蠻所居之地，謂之蠻；其為王民應租稅征役者，謂之晉。僅能自免，從者飢疲，死亡什七八。從，才用翻。丙寅，至建康，待罪。裕慰勉之，使知中外留事。知都督中外諸軍府留事也。毅乞自貶，詔降為後將軍。

**11**魏長孫嵩至漠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柔然追圍之於牛川。壬申，魏主嗣北擊柔然。柔然可汗社崙聞之，遁走，道死；崙，盧昆翻。其子度拔尚幼，部衆立社崙弟斛律，號藹豆『章︰甲十一行本「豆」作「苦」；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蓋可汗。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嗣引兵還參合陂。

**12**盧循伏兵南岸，南岸，卽秦淮口南岸。使老弱乘舟向白石，聲言悉衆自白石步上。上，時掌翻。劉裕留參軍沈林子、徐赤特戍南岸，斷查浦，斷，丁管翻。戒令堅守勿動；裕及劉毅、諸葛長民北出拒之。林子曰︰「妖賊此言，未必有實，宜深為之防。」裕曰︰「石頭城險，且淮栅甚固，留卿在後，足以守之。」林子，穆夫之子也。沈穆夫，吳興武康人。隆安三年，孫恩寇會稽，三吳響應。穆夫在會稽，恩以為餘姚令，恩為劉牢之所破，幷殺穆夫。

庚辰，盧循焚查浦，進至張侯橋。徐赤特將擊之，林子曰︰「賊聲往白石而屢來挑戰，挑，徒了翻。其情可知。吾衆寡不敵，不如守險以待大軍。」赤特不從，遂出戰；伏兵發，赤特大敗，單舸奔淮北。秦淮北岸也。林子及將軍劉鍾據栅力戰，朱齡石救之，賊乃退。循引精兵大上，至丹陽郡。丹陽郡，丹陽尹治所也。上，時掌翻。裕帥諸軍馳還石頭，帥，讀曰率。斬徐赤特，解甲久之，乃出陳於南塘。南塘，秦淮南岸也。陳，讀曰陣。

**13**六月，以劉裕為太尉、中書監，加黃鉞；裕受黃鉞，餘固辭。以車騎中軍司馬庾悅為江州刺史。悅，準之子也。劉裕為車騎將軍，以劉敬宣征蜀失利，乞降號中軍將軍，故車騎、中軍二府共一司馬。庾準，庾亮之孫也。

**14**司馬國璠及弟叔璠、叔道奔秦。璠，孚袁翻。秦王興曰︰「劉裕方誅桓玄，輔晉室，卿何為來？」對曰︰「裕削弱王室，臣宗族有自脩立者，裕輒除之；方為國患，甚於桓玄耳。」興以國璠為揚州刺史，叔道為交『嚴︰「交」改「兗」。』州刺史。

**15**盧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幷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衡耳。」秋，七月，庚申，循自蔡洲南還尋陽，留其黨范崇民將五千人據南陵。南陵在宣城郡宣城縣西，梁置南陵郡及南陵縣，蓋漢丹陽郡石城縣之界也，今為池州貴池縣。循慮兵有利鈍，欲南歸番禺，故使崇民守之以固彭蠡湖口。宋白曰︰栅江口對岸卽舊南陵縣地，今為繁昌縣。甲子，裕使輔國將軍王仲德、廣川太守劉鍾、河間內史蘭陵蒯恩、中軍諮議參軍孟懷玉等帥衆追循。帥，讀曰率。

**16**乙丑，魏主嗣還平城。

**17**西秦王乾歸討越質屈機等十餘部，越質，鮮卑種也；其酋曰叱黎。叱黎之子曰詰歸，孝武太元十六年降於乾歸，二十一年叛降秦。屈機卽詰歸也，語稍訛耳。降其衆二萬五千，降，戶江翻。徙於苑川。八月，乾歸復都苑川。乞伏氏本都度堅山，乾歸強盛，始都苑川。旣為秦所破而降於秦，秦使鎭苑川，復叛，恐為秦所襲，還保度堅山。今部衆浸盛，不畏秦，復都苑川。

**18**沮渠蒙遜伐西涼，敗西涼世子歆于馬廟，古者祭馬祖，後世因立廟以祭之，故名其地為馬廟。禽其將朱元虎而還。涼公暠以銀二千斤、金二千兩贖元虎；蒙遜歸之，遂與暠結盟而還。將，子高翻。暠，古老翻。

**19**劉裕還東府，盧循退，裕乃還東府。大治水軍，治，直之翻。遣建威將軍會稽孫處、振武將軍沈田子帥衆三千自海道襲番禺。會，工外翻。處，昌呂翻。帥，讀曰率。番禺，音潘愚。田子，林子之兄也。衆皆以為「海道艱遠，必至為難，且分撤見力，見，賢遍翻；下同。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20**譙縱遣侍中譙良等入見於秦，請兵以伐晉。見，賢遍翻。縱以桓謙為荊州刺史，譙道福為梁州刺史，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前將軍苟林帥騎兵會之。

江陵自盧循東下，不得建康之問，問，音問也。羣盜互起。荊州刺史劉道規遣司馬王鎭之帥天門太守檀道濟、吳孫休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郡。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開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以名郡。輿地志︰澧州石門縣，古天門郡。帥，讀曰率；下同。廣武將軍彭城到彥之入援建康。道濟，祗之弟也。

鎭之至尋陽，為苟林所破。盧循聞之，以林為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聲言徐道覆已克建康。桓謙於道召募義舊，桓氏世居荊楚，舊恩所結，義不相忘，謂之義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枝江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江水於縣西別出為沱，而東復合於江，故曰枝江。我朝熙寧六年，省枝江為鎭，入松滋縣。林屯江津，二寇交逼，江陵士民多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道，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長，知兩翻。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東來文武，謂道規從行將佐兵士也。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

雍州刺史魯宗之帥衆數千自襄陽赴江陵。雍，於用翻。或謂宗之情未可測，道規單馬迎之，宗之感悅。道規使宗之居守，守，式又翻。委以腹心，自帥諸軍攻謙。諸將佐皆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苟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伺，相吏翻。若來攻城，宗之未必能固；脫有蹉跌，蹉，倉何翻。跌，徒結翻。大事去矣。」道規曰︰「苟林愚懦，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沈疑之間，已自還返。沈，持林翻，沈吟不決也。還，音旋。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為不支數日！」乃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等大陳舟師，兼以步騎，戰於枝江。檀道濟先進陷陳，陷陳，讀曰陣。謙等大敗。謙單舸奔苟林，道規追斬之。還，至涌口，水經註︰涌水自夏水南通於江，謂之涌口。春秋左氏傳所謂閻敖游涌而逸者也，在江陵城東。杜預曰︰涌水在南郡華容縣。涌，音勇。討林，林走，道規遣諮議參軍臨淮劉遵帥衆追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謙書，言城內虛實，欲為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21**江州刺史庾悅以鄱陽太守虞丘進為前驅，屢破盧循兵，進據豫章，絕循糧道。九月，劉遵斬苟林于巴陵。

桓石綏因循入寇，起兵洛口，水經註︰漢水過魏興安陽縣，又東至灙城南，與洛谷水合，水北出洛谷，谷北通長安，其水南流注漢水，所謂洛口也。自號荊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徵陽」，當作「微陽」。晉·地理志︰微陽縣屬上庸郡。沈約曰︰魏立建始縣，晉武帝改曰微陽。周武王之伐紂，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八國從之。竊意微陽縣蓋因古微國而得名，而史無其據。襲據西城。梁州刺史傅韶遣其子魏興太守弘之討石綏等，皆斬之，桓氏遂滅。韶，暢之孫也。

**22**西秦王乾歸攻秦略陽、南安、隴西諸郡，皆克之，徙民二萬五千戶於苑川及枹罕。枹，音膚。

**23**甲寅，葬魏主珪於盛樂金陵，諡曰宣武，廟號烈祖。宋高祖永初元年，魏改諡珪曰道武皇帝。

**24**劉毅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密言於劉裕曰︰「毅旣喪敗，不宜復使立功。」喪，息浪翻。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裕從之。冬，十月，裕帥兗州刺史劉藩、寧朔將軍檀韶、冠軍將軍劉敬宣等南擊盧循，帥，讀曰率；下同。冠，古玩翻。以劉毅監太尉留府，後事皆委焉。監，工銜翻。癸巳，裕發建康。

**25**徐道覆率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破冢在江津之東。趣，七喻翻。時魯宗之已還襄陽，追召不及，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邑，遣道覆來為刺史，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復，扶又翻。道規使劉遵別為遊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湓，蒲奔翻。初，道規使遵為遊軍，衆咸以為強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分割見力，置無用之地。見，賢遍翻。及破道覆，卒得遊軍之力，卒，子恤翻。衆心乃服。

**26**鮮卑僕渾、羌句豈、輸報、鄧若等帥戶二萬降于西秦。鮮卑有僕渾部；句豈、輸報、鄧若則羌種也。句，古侯翻。

**27**王仲德等聞劉裕大軍且至，進攻范崇民於南陵；崇民戰艦夾屯西『章︰甲十一行本「西」作「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岸。艦，戶黯翻。十一月，劉鍾自行覘賊，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天霧，賊鉤得其舸。鍾因帥左右攻艦戶，艦戶，今舟人謂之馬門。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共攻崇民，崇民走。崇民走，則裕可徑進，循失湖口之險。

**28**癸丑，益州刺史鮑陋卒。譙道福陷巴東，殺守將溫祚、時延祖。溫祚本巴東太守。時延祖自劉敬宣、黃虎之退皆屯巴東。將，卽亮翻。

**29**盧循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為虞。庚戌，孫處乘海奄至，會大霧，四面攻之，卽日拔其城。處撫其舊民，戮循親黨，勒兵謹守，分遣沈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30**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十二月，己卯，進軍大雷。杜佑曰︰晉大雷戍，舒州望江縣是，今皖口之西有雷江口，卽其地。宋書·志云︰望江縣西岸有大雷江，自尋陽柴桑沿流三百里入江，卽望江縣。庚辰，盧循、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而下，塞，悉則翻。前後莫見舳艫之際。舳，音逐；艫，音盧。裕悉出輕艦，帥衆軍齊力擊之；又分步騎屯於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弩射循軍，射，而亦翻。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烟炎漲天；烟，與煙同。炎，讀曰燄。循兵大敗，走還尋陽。將趣豫章，趣，七喻翻。乃悉力栅斷左里；左里以其地在章江之左，故名。杜佑曰︰左里卽江州尋陽縣彭蠡湖口。斷，丁管翻。丙申，裕軍至左里，不得進。裕麾兵將戰，所執麾竿折，幡沈于水，衆並怪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謂討桓玄與桓謙等戰時也。折，而設翻。沈，持林翻。幡竿亦折，今者復然，復，扶又翻。賊必破矣。」卽攻栅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循單舸走，舸，古我翻。所殺及投水死者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略，降，戶江翻。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千人，徑還番禺；番禺，音潘愚。道覆走保始興。裕版建威將軍褚裕之行廣州刺史。裕之，裒之曾孫也。褚裒，崇德太后之父。裒，蒲侯翻。裕還建康。劉毅惡劉穆之，每從容與裕言穆之權太重，惡，烏路翻。從，千容翻。裕益親任之。

**31**燕廣川公萬泥、上谷公乳陳，自以宗室，有大功，慕容熙之死，萬泥、乳陳皆有功。謂當入為公輔。燕王跋以二藩任重，久而弗徵，跋以萬泥為幽、平二州牧，鎭肥如；乳陳為幷、青二州牧，鎭白狼。二人皆怨。是歲，乳陳密遣人告萬泥曰︰「乳陳有至謀，願與叔父圖之。」萬泥遂奔白狼，與乳陳俱叛，跋遣汲郡公弘與張興將步騎二萬討之。弘先遣使諭以禍福；萬泥欲降，乳陳不可。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我營，宜為之備。」弘乃密令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萬泥、乳陳懼而出降，弘皆斬之。跋以范陽公素弗為大司馬，改封遼西公；弘為驃騎大將軍，改封中山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六

## 晉紀三十八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閼逢攝提格（甲寅），凡四年。

安皇帝辛

**義熙七年**（辛亥、四一一）

**1**春，正月，己未，劉裕還建康。

**2**秦廣平公弼有寵於秦王興，為雍州刺史，鎭安定。姚秦分嶺北五郡置雍州刺史，鎭安定。雍，於用翻。姜紀諂附於弼，勸弼結興左右以求入朝。興徵弼為尚書令、侍中、大將軍。弼遂傾身結納朝士，朝，直遙翻。收采名勢，以傾東宮；國人惡之。惡，烏路翻。會興以西北多叛亂，欲命重將鎭撫之；將，卽亮翻；下待將同。隴東太守郭播請使弼出鎭；魏收地形志有隴東郡，領涇陽、祖厲、撫夷三縣，不載立郡之始，蓋苻、姚所置也。西魏置隴東於汧源，唐之隴州是也。興不從，以太常索稜為太尉、領隴西內史，使招撫西秦。為索稜降西秦張本。索，昔各翻。西秦王乾歸遣使送所掠守宰，謝罪請降。謂去年克南安、略陽、隴西諸郡所得守宰也。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興遣鴻臚拜乾歸督隴西·嶺北·『章︰甲十一行本「北」下有「匈奴」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雜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河州牧、單于、河南王，太子熾磐為鎭西將軍、左賢王、平昌公。臚，陵如翻。單，音蟬。熾，昌志翻。

興命羣臣搜舉賢才。右僕射梁喜曰︰「臣累受詔而未得其人，可謂世之乏才。」興曰︰「自古帝王之興，未嘗取相於昔人，相，息亮翻。待將於將來，隨時任才，皆能致治。將，卽亮翻。治，直吏翻。卿自識拔不明，豈得遠誣四海乎？」羣臣咸悅。姚興之折梁喜誠是矣，羣臣體興之意而明揚仄陋者誰乎？此所謂好虛名而無實用者也。

**3**秦姚詳屯杏城，為夏王勃勃所逼，夏，戶雅翻。南奔大蘇；勃勃遣平東將軍鹿弈干追斬之，盡俘其衆。勃勃南攻安定，破尚書楊佛嵩于青石北原，降其衆四萬五千；降，戶江翻。進攻東鄕，下之，徙三千餘戶于貳城。秦鎭北參軍王買德奔夏，夏王勃勃問以滅秦之策，買德曰︰「秦德雖衰，藩鎭猶固，願且蓄力以待之。」勃勃以買德為軍師中郞將。買德遂為夏之謀臣。秦王興遣衞大將軍常山公顯迎姚詳，弗及，遂屯杏城。

**4**劉藩帥孟懷玉等諸將追盧循至嶺表，帥，讀曰率。二月，壬午，懷玉克始興，斬徐道覆。

**5**河南王乾歸徙鮮卑僕渾部三千餘戶于度堅城，僕渾降乾歸見上卷上年。度堅城卽乞伏先所都度堅山城也。以子敕勃為秦興太守以鎭之。乞伏乾歸本建國號曰秦，故置秦興郡于度堅山。

**6**焦朗猶據姑臧，朗據姑臧見上卷上年。沮渠蒙遜攻拔其城，沮，子余翻。執朗而宥之；以其弟拏為秦州刺史，鎭姑臧。拏，女居翻。遂伐南涼，圍樂都，樂，音洛。三旬不克；南涼王傉檀以子安周為質，乃還。質，音致。

**7**吐谷渾樹洛干伐南涼，敗南涼太子虎臺。敗，補邁翻。

**8**南涼王傉檀欲復伐沮渠蒙遜，邯川護軍孟愷諫曰︰復，扶又翻。水經︰河水自西平郡東流，逕澆河郡故城北，又東逕石城南，又東逕邯川城南。劉昫曰︰廓州化隆縣東，古邯川地。杜佑曰︰後漢和帝時，侯霸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也，分流左右，在寧塞郡。據唐志，寧塞本澆河郡，唐玄宗天寶中更名；今之廓州。「蒙遜新幷姑臧，凶勢方盛，不可攻也。」傉檀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苕藋，番，音盤。藋，徒弔翻。掠五千餘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將軍屈右曰︰「今旣獲利，宜倍道旋師，早度險阨。蒙遜善用兵，若輕軍猝至，大敵外逼，徙戶內叛，此危道也。」衞尉伊力延曰︰「彼步我騎，騎，奇寄翻。勢不相及。今倍道而歸則示弱，且捐棄資財，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兵大至，傉檀敗走。蒙遜進圍樂都，傉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以請和，質，音致。蒙遜乃還。

**9**三月，劉裕始受太尉、中書監，加太尉見上卷五年。加中書監見六年。以劉穆之為太尉司馬，陳郡殷景仁為行參軍。行參軍，未得與參軍事班也，註已見前。裕問穆之曰︰「孟昶參佐誰堪入我府者？」穆之舉前建威中兵參軍謝晦。晦，安兄據之曾孫也，孟昶為建威將軍，辟晦為中兵參軍。裕卽命為參軍。裕嘗訊囚，其旦，刑獄參軍有疾，以晦代之；於車中一覽訊牒，催促便下。下，遐稼翻。相府多事，相，息亮翻。獄繫殷積，晦隨問酬辨，曾無違謬；裕由是奇之，卽日署刑獄賊曹。刑獄蓋分民曹、賊曹，賊曹掌盜賊事。宋志，諸府參軍有長流賊曹、刑獄賊曹、城局賊曹；刑獄無民曹。謝晦為參軍，未掌曹職，今乃升署。晦美風姿，善言笑，博贍多通，贍，時豔翻。裕深加賞愛。

**10**盧循行收兵至番禺，遂圍之，孫處拒守二十餘日。番禺，音潘愚。處，昌呂翻。沈田子言於劉藩曰︰「番禺城雖險固，本賊之巢穴；今循圍之，或有內變。且孫季高衆力寡弱，孫處，字季高。不能持久，若使賊還據廣州，凶勢復振矣。」復，扶又翻。夏，四月，田子引兵救番禺，擊循，破之，所殺萬餘人。循走，田子與處共追之，又破循於蒼梧、鬱林、寧浦。蒼梧、鬱林，漢古郡。寧浦郡，吳分合浦郡立。蒼梧，唐之鬱州；鬱林，唐之鬱林州；寧浦，唐之橫州。會處病，不能進，循奔交州。

初，九眞太守李遜作亂，九眞，漢古郡，唐之愛州。交州刺史交趾杜瑗討斬之。瑗卒，瑗，于眷翻。卒，子恤翻。朝廷以其子慧度為交州刺史。詔書未至，循襲破合浦，合浦，漢古郡，唐之廉州。徑向交州；慧度帥州府文武拒循於石碕，破之。碕，渠羈翻。岸曲曰碕。帥，讀曰率。循餘衆猶三千人，李遜餘黨李脫等結集俚獠五千餘人以應循。俚，音里。獠，魯皓翻。庚子，循晨至龍編南津；交趾郡龍編縣，州郡皆治焉。水經註︰漢建安二十三年，立州之始，蛟龍磐編於水南北二津，故改龍淵曰龍編。余據二漢志皆作「龍編」，無亦師古、章懷避唐諱，因亦改「淵」為「編」乎！慧度悉散家財以賞軍士，與循合戰，擲雉尾炬焚其艦，雉尾炬，束草之一頭，施鐵鏃，草尾則開如雉尾然，爇火以投敵。艦，戶黯翻。以步兵夾岸射之，射，而亦翻。循衆艦俱然，兵衆大潰。循知不免，先鴆妻子，召妓妾問曰︰妓，渠綺翻。「誰能從我死者？」多云︰「雀鼠貪生，就死實難。」或云︰「官尚當死，某豈願生！」乃悉殺諸辭死者，因自投于水。慧度取其尸斬之，幷其父子及李脫等，函七首送建康。

**11**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庾悅為司徒右長史，後至，奪其射堂；衆人皆避之，毅獨不去。悅廚饌甚盛，不以及毅；毅從悅求子鵝炙，饌，雛戀翻，又雛睆翻。炙，之夜翻。子鵝為炙尤肥美。悅怒不與，毅由是銜之。至是毅求兼督江州，詔許之。因奏稱︰「江州內地，以治民為職，治，直之翻。不當置軍府彫耗民力，宜罷軍府移鎭豫章；而尋陽接蠻，可卽州府千兵以助郡戍。」於是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鎭豫章。毅以親將趙恢領千兵守尋陽；悅府文武三千悉入毅府，符攝嚴峻。符攝，符下江州追攝之也。悅忿懼，至豫章，疽發背卒。疽，千余翻。卒，子恤翻。

**12**河南王乾歸徙羌句豈等部衆五千餘戶于疊蘭城，句豈降乾歸見上卷上年。疊蘭城在大夏西南，嵻㟍東北。以兄子阿柴為興國太守以鎭之；漢末，興國氐王阿貴據興國城，在略陽郡界，乞伏因其地名置郡。五月，復以子木弈干為武威太守，鎭嵻㟍城。嵻㟍城，四年，乞伏熾磐所築。復，扶又翻。

**13**丁卯，魏主嗣謁金陵，山陽侯奚斤居守。守，式又翻。昌黎王慕容伯兒謀反；己巳，奚斤幷其黨收斬之。

**14**秋，七月，燕王跋以太子永領大單于，置四輔。太子領大單于始於劉漢，時置左、右輔而已，跋增置前輔、後輔。單，音蟬。

柔然可汗斛律遣使獻馬三千匹於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使，疏吏翻。求娶跋女樂浪公主；樂浪，音洛琅。跋命羣臣議之。遼西公素弗曰︰「前世皆以宗女妻六夷，宜許以妃嬪之女，嬪，毗賓翻。樂浪公主不宜下降非類。」跋曰︰「朕方崇信殊俗，柰何欺之！」乃以樂浪公主妻之。妻，七細翻。

跋勤於政事，勸課農桑，省傜役，薄賦斂；斂，力贍翻。每遣守宰，必親引見，見，賢遍翻。問為政之要，以觀其能。燕人悅之。

**15**河南王乾歸遣平昌公熾磐及中軍將軍審虔伐南涼。審虔，乾歸之子也。八月，熾磐兵濟河，此濟金城河也。熾，昌志翻。南涼王傉檀遣太子虎臺逆戰於嶺南；傉，奴沃翻。南涼兵敗，虜牛馬十餘萬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16**沮渠蒙遜帥輕騎襲西涼，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西涼公暠曰︰「兵有不戰而敗敵者，暠，古老翻。敗，補邁翻。挫其銳也。蒙遜新與吾盟，事見上卷上年。而遽來襲我，我閉門不與戰，待其銳氣竭而擊之，蔑不克矣。」頃之，蒙遜糧盡而歸，暠遣世子歆帥騎七千邀擊之，蒙遜大敗，獲其將沮渠百年。

**17**河南王乾歸攻秦略陽太守姚龍於柏陽堡，克之；冬，十一月，進攻南平太守王憬於水洛城，水經註︰水洛亭在隴山之西，漢略陽縣界。鄭戩曰︰水洛城西占隴坻通秦州往來路，隴之二水環城西流，繞帶渭河，川平土沃，廣數百里。元豐九域志︰德順軍西南一百里有水洛城，仁宗朝鄭戩使劉滬所築也。憬，居永翻。又克之，徙民三千餘戶於譚郊。譚郊在冶城西北。遣乞伏審虔帥衆二萬城譚郊。帥，讀曰率。十二月，西羌彭利髮襲據枹罕，枹，音膚。自稱大將軍、河州牧，乾歸討之，不克。

**18**是歲，幷州刺史劉道憐為北徐州刺史，移鎭彭城。

**八年**（壬子、四一二）

**1**春，正月，河南王乾歸復討彭利髮，復，扶又翻。至奴葵谷。利髮棄衆南走，乾歸遣振威將軍乞伏公府追至清水，斬之，收羌戶一萬三千，以乞伏審虔為河州刺史，鎭枹罕而還。

**2**二月，丙子，以吳興太守孔靖為尚書右僕射。

**3**河南王乾歸徙都譚郊，命平昌公熾磐鎭苑川。乾歸擊吐谷渾阿若干於赤水，降之。五代志︰隋大業五年平吐谷渾，置河源郡於古赤水城，蓋近積石山。魏收地形志︰臨洮郡有赤水縣。水經註︰赤水城亦曰臨洮東城。降，戶江翻。

**4**夏，四月，劉道規以疾求歸，許之。道規在荊州累年，元年，道規刺荊州。秋毫無犯。及歸，府庫帷幕，儼然若舊。隨身甲士二人遷席於舟中，道規刑之於市。

以後將軍豫州刺史劉毅為衞將軍、都督荊·寧·秦·雍四州諸軍事、荊州刺事。雍，於用翻。毅謂左衞將軍劉敬宣曰︰「吾忝西任，欲屈卿為長史南蠻，為南蠻校尉府長史也。豈有見輔意乎？」敬宣懼，以告太尉裕，裕笑曰︰「但令老兄平安，必無過慮。」

毅性剛愎，愎，弼力翻。自謂建義之功與裕相埓，埓，龍輟翻，等也。深自矜伐，雖權事推裕而心不服；觀去年答弟藩之言可知已。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嘗云︰「恨不遇劉、項，與之爭中原！」及敗於桑落，事見上卷六年。知物情已去，彌復憤激。復，扶又翻。裕素不學，而毅頗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歸之，朝，直遙翻。與尚書僕射謝混、丹楊尹郗僧施，深相憑結。僧施，超之從子也。郗，丑之翻。郗超黨於桓溫，僧施黨於劉毅，超僅免而僧施及禍矣。從，才用翻。毅旣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裕許之。毅又奏以郗僧施為南蠻校尉後軍司馬，毛脩之為南郡太守，裕亦許之，以劉穆之代僧施為丹楊尹。毅表求至京口辭墓，裕往會之於倪塘。寧遠將軍胡藩言於裕曰︰「公謂劉衞軍終能為公下乎？」毅為衞將軍，故稱之。裕默然，久之，曰︰「卿謂何如？」藩曰︰「連百萬之衆，攻必取，戰必克，毅以此服公；至於涉獵傳記，師古曰︰涉，若涉水；獵，若獵獸；言歷覽之，不專精也。傳，直戀翻。一談一詠，自許以為雄豪；以是搢紳白面之士輻湊歸之。恐終不為公下，不如因會取之。」裕曰︰「吾與毅俱有克復之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也。」裕雖以是言答藩，陰有以處毅者矣。

**5**乞伏熾磐攻南涼三河太守吳陰于白土，克之，以乞伏出累代之。水經︰河水過邯川城南，又東逕臨津城北、白土城南。闞駰十三州志曰︰左南津西六十里，有白土城，在大河之北，為緣河濟渡之地。累，力追翻。魏收曰︰白土縣，漢屬上郡，晉屬金城郡，後魏屬新平郡。余謂後魏新平之白土乃漢上郡之白土，晉金城之白土乃左南西之白土，各是一處。五代志︰邠州新平縣，舊曰白土，此漢上郡及後魏之白土也。南涼之白土當在唐鄯州界。

六月，乞伏公府弒河南王乾歸，公府，國仁之子也，以不得立，故行弒逆。幷殺其諸子十餘人，走保大夏。夏，戶雅翻；下同。平昌公熾磐遣其弟廣武將軍智達、揚武將軍木弈干帥騎三千討之；以其弟曇達為鎭京『嚴︰「京」改「東」。』將軍，鎭譚郊，乞伏都譚郊，自謂為京師，故置鎭京將軍以鎭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曇，徒含翻。驍騎將軍婁機鎭苑川。驍，堅堯翻。熾磐帥文武及民二萬餘戶遷于枹罕。

秦人多勸秦王興乘亂取熾磐，興曰︰「伐人喪，非禮也。」夏王勃勃欲攻熾磐，軍師中郞將王買德諫曰︰「熾磐，吾之與國，今遭喪亂，喪，息郞翻。吾不能恤，又恃衆力而伐之，匹夫猶且恥為，況萬乘乎！」乘，繩證翻。勃勃乃止。

**6**閏月，庚子，南郡烈武公劉道規卒。

**7**秋，七月，己巳朔，魏主嗣東巡，置四廂大將、十二小將；以山陽侯斤、元城侯屈行左、右丞相。奚斤封山陽侯，拓跋屈封元城侯。庚寅，嗣至濡源，濡，乃官翻。巡西北諸部落。

**8**乞伏智達等擊破乞伏公府於大夏。公府奔疊蘭城，就其弟阿柴；智達等攻拔之，斬阿柴父子五人。公府奔嵻㟍南山，嵻，音康。㟍，音郞。追獲之，幷其四子，轘之於譚郊。轘，音宦。

八月，乞伏熾磐自稱大將軍、河南王，熾磐，乾歸長子。大赦，改元永康；葬乾歸於枹罕，枹，音膚。諡曰武元，廟號高祖。

**9**皇后王氏崩。

**10**庚戌，魏主嗣還平城。出巡而還也。

**11**九月，河南王熾磐以尚書令武始翟勍為相國，勍，渠京翻。侍中、太子詹事趙景為御史大夫，罷尚書令、僕、尚書六卿、侍中等官。

**12**癸亥，葬僖皇后于休平陵。

**13**劉毅至江陵，多變易守宰，輒割豫州文武、江州兵力萬餘人以自隨。會毅疾篤，郗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乃勸毅請從弟兗州刺史藩以自副，從，才用翻；下同。太尉裕偽許之。藩自廣陵入朝，朝，直遙翻。己卯，裕以詔書罪狀毅，云與藩及謝混共謀不軌，收藩及混賜死。

初，混與劉毅款昵，昵，尼質翻。混從兄澹常以為憂，澹，徒覽翻。漸與之疏；謂弟璞及從子瞻曰︰「益壽此性，終當破家。」益壽，混小字也。澹，安之孫也。

庚辰，詔大赦。以前會稽內史司馬休之為都督荊·雍·梁·秦·寧·益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北徐州刺史劉道憐為兗、青二州刺史，鎭京口。北徐州刺史治彭城。使道憐鎭京口，以為建康北藩之重。使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事。監，工銜翻。裕疑長民難獨任，乃加劉穆之建武將軍，置佐吏，配給資力以防之。是時裕已有殺長民之心矣。

壬午，裕帥諸軍發建康，參軍王鎭惡請給百舸為前驅。帥，讀曰率。舸，古我翻。丙申，至姑孰，以鎭惡為振武將軍，與龍驤將軍蒯恩將百舸前發，驤，思將翻。蒯，苦怪翻。將，卽亮翻。裕戒之曰︰「若賊可擊，擊之；不可者，燒其船艦，艦，戶黯翻。留屯水際以待我。」於是鎭惡晝夜兼行，揚聲言劉兗州上。上，時掌翻；下步上、藩上同。

冬，十月，己未，鎭惡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捨船步上。蒯恩軍居前，鎭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立六七旗，旗下置鼓，語所留人︰語，牛倨翻；下同。「計我將至城，便鼓嚴，令若後有大軍狀。」鼓嚴，擂鼓也。又分遣人燒江津船艦。鎭惡徑前襲城，語前軍士︰告語在前軍士也。「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民間皆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要將者，所親之將，掌兵要者。欲出江津，問︰「劉兗州何在？」軍士曰︰「在後。」顯之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彭排，卽今之旁排，所以扞鋒矢。孫愐曰︰樐，彭排。釋名曰︰彭排，軍器也。彭，旁也，排敵禦攻也。望江津船艦已被燒，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上，時掌翻。便躍馬馳去告毅，行令閉諸城門。鎭惡亦馳進，門未及下關，軍人因得入城。衞軍長史謝純入參承毅，僚佐省府公謂之參承。出聞兵至，左右欲引車歸。純叱之曰︰「我，人吏也，言為人之吏。逃將安之！」馳還入府。純，安兄據之孫也。鎭惡與城內兵鬬，且攻其金城，凡城內牙城，晉、宋時謂之金城。自食時至中晡，日加申為晡。中晡，正申時也。申末為下晡。城內人敗散。鎭惡穴其金城而入，遣人以詔及赦文幷裕手書示毅，毅皆燒不視，與司馬毛脩之等督士卒力戰。城內人猶未信裕自來，軍士從毅自東來者，與臺軍多中表親戚，且鬬且語，知裕自來，人情離駭。逮夜，聽事前兵皆散，斬毅勇將趙蔡，將，卽亮翻。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鎭惡慮闇中自相傷犯，乃引軍出圍金城，開其南面。毅慮南有伏兵，夜半，帥左右三百許人帥，讀曰率。開北門突出。毛脩之謂謝純曰︰「君但隨僕去。」純不從，為人所殺。

毅夜投牛牧佛寺。牛牧寺在江陵城北二十里。初，桓蔚之敗也，事見一百一十四卷元年。蔚，紆勿翻。走投牛牧寺僧昌，昌保藏之，毅殺昌。至是，寺僧拒之曰︰「昔亡師容桓蔚，為劉衞軍所殺，今實不敢容異人。」毅歎曰︰「為法自弊，一至於此！」史記商君得罪於秦，亡至關下，欲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歎曰︰「嗟乎！為法自敝，一至此哉！」遂縊而死。明日，居人以告，乃斬首於市，幷子姪皆伏誅。毅兄模奔襄陽，魯宗之斬送之。

初，毅季父鎭之閒居京口，不應辟召，常謂毅及藩曰︰「汝輩才器，足以得志，但恐不久耳。我不就爾求財位，亦不同爾受罪累。」累，力瑞翻。每見毅、藩導從到門，輒詬之。從，才用翻。詬，許候翻，又古侯翻，罵也。毅甚敬畏，未至宅數百步，悉屛儀衞，屛，必郢翻。與白衣數人俱進。及毅死，太尉裕奏徵鎭之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固辭不至。

**14**仇池公楊盛叛秦，義熙元年，盛降秦，今復叛。侵擾祁山；秦王興遣建威將軍趙琨為前鋒，立節將軍姚伯壽繼之，前將軍姚恢出鷲峽，鷲，音就。秦州刺史姚嵩出羊頭峽，右衞將軍胡翼度出汧城，以討盛。興自雍赴之，汧，苦堅翻。雍，於用翻。與諸將會于隴口。隴道之口也。將，卽亮翻。

天水太守王松怱言於嵩曰︰「先帝神略無方，徐洛生以英武佐命，再入仇池，無功而還；姚萇再攻仇池，當考。非楊氏智勇能全也，直地勢險固耳。今似趙琨之衆，使君之威，準之先朝，實未見成功。使君具悉形便，何不表聞！」嵩不從。盛帥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不進，琨衆寡不敵，為盛所敗。帥，讀曰率；下同。敗，補邁翻。興斬伯壽而還。

興以楊佛嵩為雍州刺史，帥嶺北見兵以擊夏。秦雍州統嶺北五郡，治安定。見，賢遍翻。行數日，興謂羣臣曰︰「佛嵩每見敵，勇不自制，吾常節其兵不過五千人。今所將旣多，遇敵必敗，行已遠，追之無及，將若之何？」佛嵩與夏王勃勃戰，果敗，為勃勃所執，絕亢而死。亢，與吭同，居郞翻。

**15**秦立昭儀齊氏為后。

**16**沮渠蒙遜遷于姑臧。

**17**十一月，己卯，太尉裕至江陵，殺郗僧施。初，毛脩之雖為劉毅僚佐，素自結於裕，故裕特宥之。賜王鎭惡爵漢壽子。裕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敍門次，魏、晉以來，率以門地高下為用人之次第；貫敍者，以次敍之，若穿錢貫然也。顯擢才能，如此而已。」裕納之，下書寬租省調，調，徒弔翻。節役原刑，禮辟名士，荊人悅之。

**18**諸葛長民驕縱貪侈，所為多不法，為百姓患，常懼太尉裕按之。及劉毅被誅，長民謂所親曰︰「『昔年醢彭越，今年殺韓信。』漢薛公之言。被，皮義翻。禍其至矣！」乃屛人問劉穆之曰︰屛，必郢翻；下同。「悠悠之言，皆云太尉與我不平，何以至此？」穆之曰︰「公泝流遠征，以老母稚子委節下；若一豪不盡，稚，直利翻。豪，古毫字通。豈容如此邪！」長民意乃小安。

長民弟輔國大將軍黎民說長民曰︰說，輸芮翻。「劉氏之亡，亦諸葛氏之懼也，宜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未發，旣而歎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為丹徒布衣，豈可得邪！」長民，琅邪陽都人，僑居丹徒。因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狠戾專恣，自取夷滅。遺，于季翻。劉毅，小字盤龍。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忝三州、七郡，敬宣自北還，拜晉陵太守，遷江州，鎭尋陽，兼領郡事，徵拜宣城內史，領襄城太守，遷鎭蠻護軍，安豐太守，梁國內史，又遷青州刺史，尋改冀州。常懼福過災生，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且使以書呈裕，裕曰︰「阿壽故為不負我也。」敬宣，字萬壽，故裕稱之曰阿壽。

劉穆之憂長民為變，屛人問太尉行參軍東海何承天曰︰「公今行濟否？」承天曰︰「荊州不憂不時判，判，決也。別有一慮耳。公昔年自左里還入石頭，甚脫爾；謂破盧循還時也。脫爾，謂輕脫而還，不為嚴備也。今還，宜加重愼。」穆之曰︰「非君，不聞此言。」

裕在江陵，輔國將軍王誕白裕求先下，裕曰︰「諸葛長民似有自疑心，卿詎宜便去！」誕曰︰「長民知我蒙公垂盼，今輕身單下，必當以為無虞，乃可以少安其意耳。」裕笑曰︰「卿勇過賁、育矣。」盼，匹莧翻。少，詩沼翻。賁，音奔。乃聽先還。

**19**沮渠蒙遜卽河西王位，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以官為氏。大赦，改元玄始，置官僚如涼王光為三河王故事。呂光稱三河王，見一百七卷孝武太元十四年。

**20**太尉裕謀伐蜀，擇元帥而難其人。帥，所類翻。以西陽太守朱齡石旣有武幹，又練吏職，欲用之。衆皆以為齡石資名尚輕，難當重任；裕不從。十二月，以齡石為益州刺史，帥寧朔將軍臧熹、河間太守蒯恩、下邳太守劉鍾等伐蜀，帥，讀曰率。分大軍之半二萬人以配之。熹，裕之妻弟，位居齡石之右，亦隸焉。

裕與齡石密謀進取，曰︰「劉敬宣往年出黃虎，無功而退。事見一百十四卷四年。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庾仲雍曰︰巴郡江州縣對二水口，右則涪，內水；左則蜀，外水。如此，必以重兵守涪城以備內道。涪，音浮。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衆自外水取成都，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馳，賊審虛實。別有函書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毛脩之固請行；裕恐脩之至蜀，必多所誅殺，土人與毛氏有嫌，亦當以死自固，不許。以毛璩之家為蜀人所滅故也。

**21**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湘州入荊州，今復置。

**22**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

**23**丁巳，魏主嗣北巡，至長城而還。秦所築長城也。

**九年**（癸丑、四一三）

**1**春，二月，庚戌，魏主嗣如高柳川；甲寅，還宮。

**2**太尉裕自江陵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駱驛遣輜重兼行而下，重，直用翻。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諸葛長民與公卿頻日奉候於新亭，輒差其期。乙丑晦，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劉穆之、何承天所慮者，裕已了了於胸中矣。三月，丙寅朔旦，長民聞之，驚趨至門。裕伏壯士丁旿於幔中，旿，阮古翻。引長民卻人間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丁旿自幔後出，於座拉殺之，幔，莫半翻。拉，盧合翻。輿尸付廷尉。收其弟黎民，黎民素驍勇，驍，堅堯翻。格鬬而死。幷殺其季弟大司馬參軍幼民、從弟寧朔將軍秀之。從，才用翻。

**3**庚午，秦王興遣使至魏脩好。使，疏吏翻。好，呼到翻。

**4**太尉裕上表曰︰「太司馬溫以『民無定本，傷治為深』，庚戌土斷以一其業；庚戌制見一百一卷哀帝興寧二年。于時財阜國豐，實由於此。自茲迄今，漸用頹弛，請申前制。」於是依界土斷，唯徐、兗、青三州居晉陵者，不在斷例；徐、青、兗三州都督率治晉陵，故難以土斷。斷，丁亂翻。諸流寓郡縣多所倂省。

戊寅，加裕豫州刺史。裕固讓太傅、州牧。辭去年冬所加也。

**5**林邑范胡達寇九眞，杜慧度擊斬之。

**6**河南王熾磐遣鎭東將軍曇達、平東將軍王松壽將兵東擊休官權小郞、呂破胡於白石川，（原缺四十六字）含翻。將，卽亮翻。大破之，虜其男女萬餘口，進據白石城。顯親休官權小成、呂奴迦等二萬餘戶據白阬不服，迦，居牙翻。曇達攻斬之，隴右休官悉降。秦太尉索稜以隴西降熾磐，七年，秦令索稜守隴西以招撫乞伏。索，昔各翻。降，戶江翻。熾磐以稜為太傅。

**7**夏王勃勃大赦，改元鳳翔；以叱干阿利領將作大匠，發嶺北夷、夏十萬人築都城於朔方水北、黑水之南。水經註︰奢延水又謂之朔方水，源出奢延縣西南赤沙阜，東北流逕奢延縣故城南。赫連於是水之南築統萬城。奢延水又東流，黑水入焉，水出奢延縣黑澗，東南歷沙陵，注奢延水。統萬城唐為夏州定難節度使治所。夏，戶雅翻。勃勃曰︰「朕方統一天下，君臨萬邦，宜名新城曰統萬。」阿利性巧而殘忍，蒸土築城，錐入一寸，卽殺作者而幷築之。勃勃以為忠，委任之。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則斬弓人，射，而亦翻。入則斬甲匠。又鑄銅為一大鼓，飛廉、翁仲、銅駝、龍虎之屬，飾以黃金，列於宮殿之前。凡殺工匠數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勃勃自謂其祖從母姓為劉，非禮也。載記曰︰漢高祖以宗女妻單于冒頓，約為兄弟，故其子孫冒姓劉氏。古人氏族無常，乃改姓赫連氏，言帝王係天為子，其徽赫與天連也；其非正統者，皆以鐵伐為氏，勃勃父衞辰本鐵弗氏，故改其非正統者為鐵伐氏。言其剛銳如鐵，皆堪伐人也。

**8**夏，四月，乙卯，魏主嗣西巡，命鄭兵將軍奚斤、「鄭兵」，北史作「都兵」。鴻飛將軍尉古眞、都將閭大肥等擊越勤部於跋那山。大肥，柔然人也。鴻飛將軍，拓跋氏所創置。將，卽亮翻。柔然姓郁久閭氏，今曰閭，從省便也。跋那山蓋在廣寧郡之塞外。

**9**河南王熾磐遣安北將軍烏地延、冠軍將軍翟紹擊吐谷渾別統句旁于泣勤『張︰「泣勤」作「涇勒」。』川，大破之。冠，古玩翻。別統，猶別帥也，別統部落者也。句，古侯翻。

**10**河西王蒙遜立子政德為世子，加鎭衞大將軍、錄尚書事。

**11**南涼王傉檀伐河西王蒙遜，蒙遜敗之於若厚塢，又敗之於若涼；敗，補邁翻。因進圍樂都，樂，音洛；下長樂同。二旬不克。南涼湟河太守文支以郡降于蒙遜，降，戶江翻。蒙遜以文支為廣武太守。蒙遜復伐南涼，傉檀以太尉俱延為質，乃還。復，扶又翻。質，音致。

蒙遜西如苕藋，藋，徒弔翻。遣冠軍將軍伏恩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部，大破之，漢有卑和羌，居鮮水海。浮二千餘落而還。

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其妻孟氏禽斬之。

蒙遜母車氏卒。車，尺遮翻。

**12**五月，乙亥，魏主嗣如雲中舊宮。唐單于都護府領金河一縣，秦、漢之雲中也。新書云︰金河本後魏道武所都。丙子，大赦。西河胡張外等聚衆為盜；乙卯，嗣遣會稽公長樂劉絜等屯西河招討之。按乙亥至丙子幾四十日，五月無乙卯明矣，恐是己卯。會，工外翻。六月，嗣如五原。

**13**朱齡石等至白帝發函書，曰︰「衆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從中水取廣漢，水經註︰洛水出洛縣章山南，逕洛縣故城南，廣漢郡治也，又南逕新都縣與緜水合，又與湔水合，亦謂之郫江，又逕犍為牛鞞水，又東逕資中縣，謂之緜水。緜水至江陽縣方山下入江，謂之緜水口，曰中水。老弱乘高艦十餘，從內水向黃虎。」艦，戶黯翻。於是諸軍倍道兼行。譙縱果命譙道福將重兵鎭涪城，將，卽亮翻。涪，音浮；下同。以備內水。

齡石至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秦州刺史侯暉、尚書僕射譙詵帥衆萬餘屯平模，詵，莘臻翻。夾岸築城以拒之。齡石謂劉鍾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祗增疲困；且欲養銳息兵以伺其隙，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內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猝至，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賊阻兵守險者，是其懼不敢戰也。因其兇懼，兇，許勇翻。盡銳攻之，其勢必克。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若緩兵相守，彼將知人虛實。涪軍忽來，幷力拒我，人情旣安，良將又集，良將謂譙道福。將，卽亮翻。此求戰不獲，軍食無資，二萬餘人悉為蜀子虜矣。」齡石從之。

諸將以水北城地險兵多，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城，則南城不麾自散矣。」秋，七月，齡石帥諸軍急攻北城，克之，斬侯暉、譙詵；引兵廻趣南城，帥，讀曰率。趣，七喻翻。南城自潰。齡石捨船步進；譙縱大將譙撫之屯牛脾，「牛脾」，當作「牛鞞」。孟康曰︰鞞，音髀。師古曰︰音必爾翻。牛鞞縣自漢以來屬犍為郡。何承天曰︰晉穆帝度屬蜀郡。今簡州西岸有古牛鞞戍城。譙小苟塞打鼻。打鼻山在今眉州彭山縣南十餘里，山形孤起，東臨江水。俗云︰昔周鼎淪於此，或見其鼻，故名。塞，悉則翻。臧熹擊撫之，斬之，小苟聞之，亦潰。於是縱諸營屯望風相次奔潰。

戊辰，縱棄成都出走，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晉師。壬申，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餘皆按堵，使復其業。縱出成都，先辭墓，其女曰︰「走必不免，祗取辱焉；等死，死於先人之墓可也。」縱不從。譙道福聞平模不守，自涪引兵入赴，縱往投之。道福見縱，怒曰︰「大丈夫有如此功業而棄之，將安歸乎！人誰不死，何怯之甚也！」因投縱以劍，中其馬鞍。中，竹仲翻。縱乃去，自縊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巴西人王志斬其首以送齡石。道福謂其衆曰︰「蜀之存亡，實係於我，不在譙王，今我在，猶足一戰。」衆皆許諾；道福盡散金帛以賜衆，衆受之而走。道福逃於獠中，獠，魯皓翻。巴民杜瑾執送之，斬于軍門。義熙元年，譙縱據蜀，九年而滅。瑾，渠吝翻。齡石徙馬耽於越巂，嶲，音髓。耽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欲滅口也，謂齡石多取庫物，殺耽以滅口。吾必不免。」乃盥洗而臥，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戮其尸。使，疏吏翻。詔以齡石進監梁、秦州六郡諸軍事，監，古銜翻。賜爵豐城縣侯。

**14**魏奚斤等破越勤於跋那山西，徙二萬餘家於大寧。

**15**河西胡曹龍等擁部衆二萬人來入蒲子，張外降之，推龍為大單于。降，戶江翻。單，音蟬。

**16**丙戌，魏主嗣如定襄大洛城。二漢志︰定襄郡有駱縣。

**17**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支旁于長柳川，虜旁及其民五千餘戶而還。

**18**八月，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19**曹龍請降于魏，執送張外，斬之。

**20**丁丑，魏主嗣如豺山宮；癸未，還。

**21**九月，再命太尉裕為太傅、揚州牧；固辭。

**22**河南王熾磐擊吐谷渾別統掘逵於渴渾川，大破之，虜男女二萬三千。冬，十月，掘逵帥其餘衆降于熾磐。掘，其月翻。帥，讀曰率。

**23**吐京胡與離石胡出以眷叛魏，水經註曰︰吐京卽漢西河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眞君九年，置吐京郡，隋為隰州石樓縣地。魏主嗣命元城侯屈督會稽公劉絜、永安侯魏勤以討之。丁巳，出以眷引夏兵邀擊絜，禽之以獻於夏；勤戰死。會，工外翻。夏，戶雅翻。嗣以屈亡二將，將，卽亮翻。欲誅之；旣而赦之，使攝幷州刺史。屈到州，縱酒廢事，嗣積其前後罪惡，檻車徵還，斬之。魏主嗣之入立也，屈子磨渾有功焉；屈恃之而驕。積其惡而誅之，非所以保功臣之門也。

**24**十一月，魏主嗣遣使請昏於秦，使，疏吏翻。秦王興許之。

**25**是歲，以敦煌索邈為梁州刺史，郭，徒門翻。索，昔各翻。苻宣乃還仇池。苻宣入漢中，見一百十一四卷元年。初，邈寓居漢川，與別駕姜顯有隙，凡十五年而邈鎭漢川；顯乃肉袒迎候，邈無慍色，慍，於問翻。待之彌厚。退而謂人曰︰「我昔寓此，失志多年，若讎姜顯，懼者不少。少，詩沼翻。但服之自佳，何必逞志！」於是闔境聞之皆悅。鞠羨之安東萊亦若是而已。世人脩怨以致禍者，由不知此道也。

**十年**（甲寅、四一四）

**1**春，正月，辛酉，魏大赦，改元神瑞。

辛巳，魏主嗣如繁畤；畤，音止。二月，戊戌，還平城。

**2**夏王勃勃侵魏河東蒲子。

**3**庚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4**魏幷州刺史婁『嚴︰「婁」改「樓」。』伏連襲殺夏所置吐京護軍及其守兵。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匹婁氏，後改為婁氏。去年，夏破拓跋屈，因置守兵於吐京。

**5**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子譙王文思在建康，文思，休之之長子也。譙王尚之死於桓玄之難，帝反正，以文思嗣國。性凶暴，好通輕俠；太尉裕惡之。好，呼到翻。惡，烏路翻。三月，有司奏文思擅捶殺國吏，捶，止橤翻。詔誅其黨而宥文思。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文思，幷與裕書陳謝。裕由是不悅，為後裕伐休之張本。以江州刺史孟懷玉兼督豫州六郡以備之。豫州六郡，宣城、襄城、淮南、廬江、安豐、歷陽也。

**6**夏，五月，辛酉，魏主還平城。

**7**秦後將軍斂成討叛羌，為羌所敗，敗，補邁翻。懼罪，出奔夏。

**8**秦王興有疾。妖賊李弘與氐仇常反於貳城，妖，於驕翻。興輿疾往討之，斬常，執弘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9**秦左將軍姚文宗有寵於太子泓，廣平公弼惡之，惡，烏路翻。誣文宗有怨言；秦王興怒，賜文宗死，於是羣臣畏弼側目。弼言於興，無不從者；以所親天水尹沖為給事黃門侍郞，唐盛為治書侍御史，治，直之翻；下同。興左右掌機要者，皆其黨也。右僕射梁喜、侍中任謙、京兆尹尹昭承間言於興曰︰「父子之際，人所難言；然君臣之義，不薄於父子，任，音壬。間，古莧翻。父子、君臣，皆人之大倫，故云然。故臣等不得默然。廣平公弼，潛有奪嫡之志，陛下寵之太過，假其威權；傾險無賴之徒輻湊附之。道路皆言陛下將有廢立之計，信有之乎？」興曰︰「豈有此邪！」喜等曰︰「苟無之，則陛下愛弼，適所以禍之；願去其左右，去，羌呂翻。損其威權，如此，非特安弼，乃所以安宗廟、社稷。」興不應。大司農寶『章︰甲十一行本「寶」作「竇」；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溫、司徒左長史王弼皆密疏勸興立弼為太子，興雖不從，亦不責也。

興疾篤，弼潛聚衆數千人，謀作亂。姚裕遣使以弼逆狀告諸兄在藩鎭者，使，疏吏翻。於是姚懿治兵於蒲阪，鎭東將軍、豫州牧洸治兵於汳陽，懿、洸，皆興子也。治，直之翻。洸，姑黃翻。平西將軍諶治兵於雍，諶，氏壬翻。雍，於用翻。皆欲赴長安討弼。會興疾瘳，瘳，且留翻。見羣臣，征虜將軍劉羌泣以告興。梁喜、尹昭請誅弼，且曰︰「苟陛下不忍殺弼，亦當奪其權任。」興不得已，免弼尚書令，使以將軍、公還第。弼為大將軍，封廣平公。懿等各罷兵。

懿、洸、諶與姚宣皆入朝，使裕入白興，求見，朝，直遙翻。見，賢遍翻；下同。興曰︰「汝等正欲論弼事耳，吾已知之。」裕曰︰「弼苟有可論，陛下所宜垂聽；若懿等言非是，便當寘之刑辟，辟，毗亦翻。柰何逆拒之！」於是引見懿等於諮議堂。宣流涕極言，興曰︰「吾自處之，處，昌呂翻；下同。非汝曹所憂。」撫軍東曹屬姜虬上疏曰︰「廣平公弼，釁成逆著，道路皆知之。昔文王之化，刑于寡妻；詩·思齊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今聖朝之亂，起自愛子，雖欲含忍掩蔽，而逆黨扇惑不已，弼之亂心何由可革！宜斥散凶徒，以絕禍端。」興以虬表示梁喜曰︰「天下人皆以吾兒為口實，孔安國曰︰口實，謂常不去口。將何以處之？」喜曰︰「信如虬言，陛下宜早裁決。」興默然。史言姚興不聽臣子之言，養成泓、弼爭國之禍。

**10**唾契汗、乙弗等部皆叛南涼，契，欺訖翻。汗，何干翻。北史曰︰乙弗國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杜佑曰︰乙弗敵，後魏聞焉，在吐谷渾北，衆有萬餘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南涼王傉檀欲討之。邯川護軍孟愷諫曰︰邯，戶甘翻。「今連年饑饉，南逼熾磐，北逼蒙遜，百姓不安。遠征雖克，必有後患；不如與熾磐結盟通糴，慰撫雜部，足食繕兵，俟時而動。」傉檀不從，謂太子虎臺曰︰「蒙遜近去，不能猝來；旦夕所慮，唯在熾磐。然熾磐兵少易禦，汝謹守樂都，少，詩沼翻。易，以豉翻。樂，音洛；下同。吾不過一月必還矣。」乃帥騎七千襲乙弗，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大破之，獲馬牛羊四十餘萬。

河南王熾磐聞之，欲襲樂都，羣臣咸以為不可。太府主簿焦襲曰︰「傉檀不顧近患而貪遠利，近患，謂蒙遜、熾磐；遠利，謂乙弗。我今伐之，絕其西路，樂都之西路，此傉檀自乙弗還樂都路也。使不得還救，則虎臺獨守窮城，可坐禽也。此天亡之時，必不可失。」熾磐從之，帥步騎二萬襲樂都。虎臺憑城拒守，熾磐四面攻之。

南涼撫軍從事中郞尉肅言於虎臺曰︰「外城廣大難守，殿下不若聚國人守內城，國人，謂鮮卑禿髮之種落。肅等帥晉人拒戰於外，雖有不捷，猶足自存。」虎臺曰︰「熾磐小賊，旦夕當走，卿何過慮之深！」虎臺疑晉人有異心，夷人謂華人為晉人。悉召豪望有謀勇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磐乘虛內侮，國家危於累卵。愷等進欲報恩，退顧妻子，人思效死，而殿下乃疑之如是邪！」虎臺曰︰「吾豈不知君之忠篤，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

一夕，城潰，熾磐入樂都，遣平遠將軍捷虔帥騎五千追傉檀，以鎭南將軍謙屯為都督河右諸軍事、涼州刺史，鎭樂都；捷虔、謙屯，皆乞伏種。禿髮赴單為西平守，鎭西平；以趙恢為廣武太守，鎭廣武；曜武將軍王基為晉興太守，鎭浩亹；浩亹，音誥門。徙虎臺及其文武百姓萬餘戶于枹罕。枹，音膚。赴單，烏孤之子也。

**11**河間人褚匡言於燕王跋曰︰「陛下龍飛遼、碣，舊邦族黨，傾首朝陽，言日生於東，猶馮跋興於遼、碣也。其族黨在長樂者，傾首而東望之。碣，其謁翻。以日為歲，請往迎之。」跋曰︰「道路數千里，復隔異國，如何可致？」復，扶又翻。匡曰︰「章武臨海，跋之先，長樂信都人，而章武郡則晉分漢勃海郡所置也。自信都至章武，可以浮海至遼西。舟楫可通，出於遼西臨渝，不為難也。」臨渝縣，漢屬遼西郡。師古曰︰渝，音喻。水經曰︰碣石在縣南。跋許之，以匡為游擊將軍、中書侍郞，厚資遣之。匡與跋從兄買、從弟睹從，才用翻。自長樂帥五千餘戶歸于和龍，漢高帝置信都郡，景帝二年為廣川國，明帝更名樂成，安帝改曰安平，晉改曰長樂。樂，音洛。帥，讀曰率。契丹、庫莫奚皆降於燕。契，欺訖翻，又音喫。降，戶江翻。跋署其大人為歸善王。跋弟丕避亂在高句麗，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跋召之，以為左僕射，封常山公。

**12**柔然可汗斛律將嫁女於燕，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斛律兄子步鹿眞謂斛律曰︰「幼女遠嫁憂思，請以大臣樹黎等女為媵。」媵，以證翻。斛律不許。步鹿眞出，謂樹黎等曰︰「斛律欲以汝女為媵，遠適他國。」樹黎恐，與步鹿眞謀使勇士夜伏於斛律穹廬之後，伺其出而執之，與女皆送於燕，伺，相吏翻。立步鹿眞為可汗而相之。相，息亮翻。

初，社崙之徙高車也，事見一百十二卷元興元年。崙，盧昆翻。高車人叱洛侯為之鄕導以倂諸部，鄕，讀曰嚮。社崙德之，以為大人。步鹿眞與社崙之子社拔共至叱洛侯家，淫甚少妻，妻告步鹿眞曰︰「叱洛侯欲奉大檀為主。」大檀者，社崙季父僕渾之子也，領別部鎭西境，素得衆心。步鹿眞歸而發兵圍叱洛侯，叱洛侯自殺。遂引兵襲大檀，大檀逆擊，破之，執步鹿眞及社拔，殺之，自立為可汗，號牟汗紇升蓋可汗。魏收曰︰魏言制勝也。

斛律至和龍，燕王跋賜斛律爵上谷侯，館之遼東，待以客禮，納其女為昭儀。斛律上書請還其國，跋曰︰「今棄國萬里，又無內應，若以重兵相送，則饋運難繼，兵少則不足成功，少，詩沼翻。如何可還？」斛律固請，曰︰「不煩重兵，願給三百騎，送至敕勒，國人必欣然來迎。」跋乃遣單于前輔萬陵帥騎三百送之。騎，奇寄翻。單，音蟬。帥，讀曰率；下同。陵憚遠役，至黑山，黑山在唐振武之北塞外，卽殺胡山也。殺斛律而還。大檀亦遣使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于燕。使，疏吏翻。

**13**六月，泰山太守劉硏等帥流民七千餘家、河西胡酋劉遮等帥部落萬餘家，皆降於魏。酋，慈由翻。降，戶江翻。

**14**戊申，魏主嗣如豺山宮；丁亥，還平城。

**15**樂都之潰也，南涼安西將軍樊尼自西平奔告南涼王傉檀，傉檀謂其衆曰︰「今妻子皆為熾磐所虜，退無所歸，卿等能與吾藉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乎？」契，期訖翻。汗，音寒。乃引兵西；衆多逃還，傉檀遣鎭北將軍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是將士皆散，唯樊尼與中軍將軍紇勃、後軍將軍洛肱、散騎侍郞陰利鹿不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傉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蒙遜稱臣於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二卷隆安五年；熾磐父子歸利鹿孤，見一百一十一卷四年。質，之日翻。今而歸去，不亦鄙乎！四海之廣，無所容身，何其痛也！與其聚而同死，不若分而或全。樊尼，吾長兄之子，樊尼蓋烏孤之子也。長，知兩翻。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士民，存亡繼絕，汝其從之；紇勃、洛肱亦與尼俱行。紇，戶骨翻。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于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傉檀謂利鹿曰︰「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臣老母在家，非不思歸；然委質為臣，忠孝之道，難以兩全。臣不才，不能為陛下泣血求救於鄰國，為，于偽翻。敢離左右乎！」離，力智翻。傉檀歎曰︰「知人固未易。易，以豉翻。大臣親戚皆棄我去，今日忠義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而已！」

傉檀諸城皆降於熾磐，降，戶江翻。獨尉賢政屯浩亹，浩亹，音告門。固守不下。熾磐遣人謂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所，獨守一城，將何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藩屛。屛，必郢翻。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禽，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主上，謂傉檀也。未敢歸命；妻子小事，豈足動心！若貪一時之利，忘委付之重者，大王亦安用之！」熾磐乃遣虎臺以手書諭之，賢政曰︰「汝為儲副，不能盡節，面縛於人，棄父忘君，墮萬世之業，墮，讀曰隳。賢政義士，豈效汝乎！」聞傉檀至左南，乃降。闞駰十三州志曰︰左南城在金城白土縣東六十里。晉志︰張氏置晉興郡，左南縣屬焉。是縣蓋亦張氏所置也。

熾磐聞傉檀至，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使，疏吏翻。秋，七月，熾磐以傉檀為驃騎大將軍，賜爵左南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南涼文武，依才銓敍。歲餘，熾磐使人鴆傉檀；左右請解之，傉檀曰︰「吾病豈宜療邪！」遂死，諡曰景王。載記曰︰禿髮烏孤至傉檀三世，十九年而滅。虎臺亦為熾磐所殺。傉檀子保周、賀，俱延子覆龍，利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河西王蒙遜，久之，又奔魏。魏以保周為張掖王，覆龍為酒泉公，賀西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魏主嗣愛賀之才，謂曰︰「卿之先與朕同源，賜姓源氏。」為源氏昌大於魏張本。

**16**八月，戊子，魏主嗣遣馬邑侯陋孫使於秦，辛丑，遣謁者于什門使於燕，悅力延使於柔然。使，疏吏翻。于什門至和龍，不肯入見，曰︰「大魏皇帝有詔，須馮王出受，然後敢入。」燕王跋使人牽逼令入；什門見跋不拜，跋使人按其項，什門曰︰「馮王拜受詔，吾自以賓主致敬，何苦見逼邪！」跋怒，留什門不遣，什門數衆辱之。左右請殺之，跋曰︰「彼各為其主耳。」數，所角翻。為，于偽翻。乃幽執什門，欲降之，什門終不降。降，戶江翻。久之，衣冠弊壞略盡，蟣蝨流溢；跋遺之衣冠，遺，于季翻。什門皆不受。

**17**魏主嗣以博士王諒為平南參軍，使以平南將軍、相州刺史尉太眞書與太尉裕相聞。太眞，古眞之弟也。

**18**九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19**冬，十月，河南王熾磐復稱秦王，置百官。熾磐嗣位，自稱河南王；今幷南涼，復稱秦王。

**20**燕王跋與夏連和，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孫如燕涖盟。春秋之時，列國釋仇通子，兩君不及相見而盟，必使其臣涖盟。左傳︰陳五父如鄭涖盟是也。杜預曰︰涖，臨也。

**21**十一月，壬午，魏主嗣遣使者巡行諸州，行，下孟翻。校閱守宰資財，守，式又翻。非家所齎，悉簿為贓。

**22**西秦王熾磐立妃禿髮氏為后。妃，傉檀之女也。

**23**十二月，丙戌朔，柔然可汗大檀侵魏；丙申，魏主嗣北擊之。大檀走，遣奚斤等追之，遇大雪，士卒凍死及墮指者什二三。

**24**河內人司馬順宰自稱晉王，魏人討之，不克。

**25**燕遼西公素弗卒，燕王跋比葬七臨之。古者大臣卒，君三臨其喪。比，必寐翻，及也。

**26**是歲，司馬國璠兄弟聚衆數百潛渡淮，夜入廣陵城。祗傳曰︰自北徐州渡淮。璠，孚袁翻。青州刺史檀祗領廣陵相，國璠兵直上聽事，上，時掌翻。聽，讀作廳。祗驚出，將禦之，被射傷而入，射，而亦翻。謂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擊五鼓，彼懼曉，必走矣。」左右如其言，國璠兵果走。『章︰甲十一行本「走」下有「追殺百餘人」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國璠之擾淮，至是十年矣。

**27**魏博士祭酒崔浩為魏主嗣講易及洪範，為，于偽翻。嗣因問浩天文、術數；浩占決多驗，由是有寵，凡軍國密謀皆預之。

**28**夏王勃勃立夫人梁氏為王后，子璝為太子；璝，古回翻。封子延為陽平公，昌為太原公，倫為酒泉公，定為平原公，滿為河南公，安為中山公。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七

## 晉紀三十九起旃蒙單閼（乙卯），盡柔兆執徐（丙辰），凡二年。

安皇帝壬

**義熙十一年**（乙卯、四一五）

**1**春，正月，丙辰，魏主嗣還平城。至自伐柔然也。

**2**太尉裕收司馬休之次子文寶、兄子文祖，並賜死；發兵擊之。詔加裕黃鉞，領荊州刺史。庚午，大赦。

**3**丁丑，以吏部尚書謝裕為尚書左僕射。

**4**辛巳，太尉裕發建康。以中軍將軍劉道憐監留府事，監，工銜翻。劉穆之兼右僕射；事無大小，皆決於穆之。又以高陽內史劉鍾領石頭戍事，屯冶亭。冶亭，今謂之東冶亭，在半山寺後。自建康東門往蔣山，至此半道，因以為名。王安石詩︰「遙望鍾山岑，因知冶城路。」陸游曰︰今天慶觀在冶城山之麓。休之府司馬張裕、南平太守檀範之聞之，皆逃歸建康。守，式又翻。裕，卲之兄也。張卲見一百十五卷五年。雍州刺史魯宗之自疑不為太尉裕所容，雍，於用翻。與其子竟陵太守軌起兵應休之。二月，休之上表罪狀裕，勒兵拒之。

裕密書招休之府錄事參軍南陽韓延之，延之復書曰︰「承親帥戎馬，遠履西畿，周禮︰王畿千里之外曰侯畿、甸畿、男畿、采畿、衞畿、蠻畿、鎭畿、蕃畿。謂之畿者，責以共王稅貢為職。韓延之以荊楚為西畿，取此義。帥，讀曰率。闔境士庶，莫不惶駭。辱疏，知以譙王前事，良增歎息。司馬平西體國忠貞，休之為平西將軍，故稱之。款懷待物。以公有匡復之勳，家國蒙賴，推德委誠，每事詢仰。譙王往以微事見劾，猶自表遜位；事見上卷上年。劾，戶槪翻，又戶得翻。況以大過，而當嘿然邪！前已表奏廢之，所不盡者命耳。推寄相與，正當如此；推寄，謂推心置人腹中也。而遽興兵甲，所謂『欲加之罪，其無辭乎！』左傳晉大夫里克之言。劉裕足下，海內之人，誰不見足下此心，而復欲欺誑國士！誑，居況翻。來示云『處懷期物，自有由來』，復，扶又翻。處，昌呂翻；下同。今伐人之君，啗人以利，眞可謂『處懷期物，自有由來』者乎！啗，土濫翻，又土覽翻。劉藩死於閶闔之門，諸葛斃於左右之手；劉藩事見上卷八年；諸葛事見九年。甘言詫方伯，襲之以輕兵；謂襲劉毅也。事見上卷八年。詫，丑亞翻。遂使席上靡款懷之士，閫外無自信諸侯，以是為得算，良可恥也！貴府將佐及朝廷賢德，寄命過日。將，卽亮翻。朝，直遙翻。吾誠鄙劣，嘗聞道於君子，以平西之至德，寧可無授命之臣乎！必未能自投虎口，比迹郗僧施之徒明矣。郗僧施事見上卷八年。郗，丑之翻。假令天長喪亂，九流渾濁，太史談序九流。班固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敎化者也。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禍福古今之道，此人君南面之術也。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曆象日月星辰。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采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尚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皆六經之支與流裔，有益於治道，而不能無弊，使其渾濁，則無所取衷矣。長，知兩翻。喪，息浪翻。當與臧洪遊於地下，臧洪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二年。不復多言。」復，扶又翻。裕視書歎息，以示將佐曰︰「事人當如此矣！」延之以裕父名翹，字顯宗，乃更其字曰顯宗，更，工衡翻。名其子曰翹，以示不臣劉氏。

**5**琅邪太守劉郞帥二千餘家降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6**庚子，河西胡劉雲等帥數萬戶降魏。

**7**太尉裕使參軍檀道濟、朱超石將步騎出襄陽。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超石，齡石之弟也。江夏太守劉虔之將兵屯三連，夏，戶雅翻。立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魯軌襲擊虔之，殺之。裕使其壻振威將軍東海徐逵之統參軍蒯恩、王允之、沈淵子為前鋒，出江夏口。水經︰江水過江陵城南，又東至華容縣西，夏水出焉；又東過公安縣北，又東左合子夏口。註云︰江水左迤北出，通於夏水，故曰子夏也。蒯，苦怪翻。逵之等與魯軌戰於破冢，兵敗，逵之、允之、淵子皆死，獨蒯恩勒兵不動。蒯，苦怪翻。軌乘勝力攻之，不能克，乃退。淵子，林子之兄也。

裕軍於馬頭，據水經註，馬頭岸在大江之南，北對江陵之江津戍。聞逵之死，怒甚；三月，壬午，帥諸將濟江。魯軌、司馬文思將休之兵四萬，臨峭岸置陳，峭，七笑翻。陳，讀曰陣。軍士無能登者。裕自被甲欲登，被，皮義翻。諸將諫，不從，怒愈甚。太尉主簿謝晦前抱持裕，裕抽劍指晦曰︰「我斬卿！」晦曰︰「天下可無晦，不可無公！」此裕所謂晦頗識機變者也。建武將軍胡藩領遊兵在江津，裕呼藩使登，藩有疑色。裕命左右錄來，欲斬之。錄，收也。藩顧曰︰「正欲擊賊，不得奉敎！」乃以刀頭穿岸，劣容足指，騰之而上；劣，少也。上，時掌翻。隨之者稍多。旣登岸，直前力戰。休之兵不能當，稍引卻。當胡藩之初登也，精騎數十可以制之，休之之兵不動，故得以直前力戰，又人心素懾服裕，故藩旣進而不能當也。裕兵因而乘之，休之兵大潰，遂克江陵。休之、宗之俱北走，軌留石城。裕命閬中侯下邳趙倫之、太尉參軍沈林子攻之；遣武陵內史王鎭惡以舟師追休之等。

有羣盜數百夜襲冶亭，京師震駭；劉鍾討平之。

**8**秦廣平公弼譖姚宣於秦王興，去年宣入朝，力言弼罪，弼銜而譖之。宣司馬權丕至長安，興責以不能輔導，將誅之；丕懼，誣宣罪惡以求自免。興怒，遣使就杏城收宣下獄，命弼將三萬人鎭秦州。下，遐稼翻。將，卽亮翻；下同。尹昭曰︰「廣平公與皇太子不平，今握強兵於外，陛下一旦不諱，社稷必危。『小不忍，亂大謀』，論語載孔子之言。陛下之謂也。」興不從。

**9**夏王勃勃攻秦杏城，拔之，執守將姚逵，阬士卒二萬人。秦王興如北地，遣廣平公弼及輔國將軍斂曼嵬向新平，興還長安。

**10**河西王蒙遜攻西秦廣武郡，拔之。西秦王熾磐遣將軍乞伏魋尼寅邀蒙遜於浩亹，蒙遜擊斬之；浩亹，音告門。又遣將軍折斐等帥騎一萬據勒姐嶺，闞駰志，金城安夷縣東有勒姐河，與金城河合。勒姐嶺蓋勒姐河所出之山也。漢時，勒姐羌居之，因以為名。姐，子也翻，又音紫。蒙遜擊禽之。

**11**河西饑胡相聚於上黨，推胡人白亞栗斯為單于，單，音蟬。改元建平。以司馬順宰為謀主，順宰起兵，見上卷二年。寇魏河內。夏，四月，魏主嗣命公孫表等五將討之。將，卽亮翻；下同。

**12**青、冀二州刺史劉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宗室之疏屬也。聞太尉裕攻司馬休之，道賜與同府辟閭道秀、道賜與道秀俱為敬宣僚屬，故曰同府。左右小將王猛子謀殺敬宣，據廣固以應休之。乙卯，敬宣召道秀，屛人語，屛，必郢翻。左右悉出戶。猛子逡巡在後，取敬宣備身刀殺敬宣。文武佐吏卽時討道賜等，皆斬之。

**13**己卯，魏主嗣北巡。

**14**西秦王熾磐子元基自長安逃歸，元基蓋從熾磐入秦以朝，因留長安也。熾磐以為尚書左僕射。

**15**五月，丁亥，魏主嗣如大甯。

**16**趙倫之、沈林子破魯軌於石城，司馬休之、魯宗之救之不及，遂與軌奔襄陽，宗之參軍李應之閉門不納。甲午，休之、宗之、軌及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此又一司馬道賜也。新蔡王晃以武陵王晞事廢，後以道賜襲爵。梁州刺史馬敬、南陽太守魯範俱奔秦。宗之素得士民心，爭為之衞送出境。王鎭惡等追之，盡境而還。不敢窮兵追之，懼出境而遇伏也。

初，休之等求救於秦、魏，秦征虜將軍姚成王及司馬國璠引兵至南陽，璠，孚袁翻。魏長孫嵩至河東，聞休之等敗，皆引還。休之至長安，秦王興以為揚州刺史，使侵擾襄陽。侍御史唐盛言於興曰︰「據符讖之文，司馬氏當復得河、洛。讖，楚譖翻。今使休之擅兵於外，猶縱魚於淵也；不如以高爵厚禮，留之京師。」興曰︰「昔文王卒免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旣而釋之。復，扶又翻。卒，子恤翻。高祖不斃鴻門，見九卷漢高祖元年。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符讖之言，留之適足為害。」遂遣之。史言姚興知命。

**17**詔加太尉裕太傅、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朝，直遙翻。以兗、青二州刺史劉道憐為都督荊·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荊州刺史。雍，於用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道憐貪鄙，無才能，裕以中軍長史晉陵太守謝方明為驃騎長史、南郡相，道憐府中衆事皆諮決於方明。方明，沖之子也。謝沖，奕之從子。方明，裕之從祖弟也。

**18**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詣河西王蒙遜，使，疏吏翻。諭以朝廷威德。蒙遜遣舍人黃迅詣齡石，且上表言︰「伏聞車騎將軍裕欲清中原，願為右翼，驅除戎虜。」

**19**夏王勃勃遣御史中丞烏洛孤與蒙遜結盟，蒙遜遣其弟湟河太守漢平蒞盟于夏。夏，戶雅翻。

**20**西秦王熾磐率衆三萬襲湟河，沮渠漢平拒之，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破之。沮，子余翻。隗，五罪翻。熾，昌志翻。熾磐將引去，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潛召熾磐，熾磐復攻之；昶，丑兩翻。復，扶又翻。昶、景因說漢平出降。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仁勒壯士百餘據南門樓，三日不下，力屈，為熾磐所禽。熾磐欲斬之，散騎常侍武威段暉諫曰︰「仁臨難不畏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難，乃旦翻。忠臣也，宜宥之以厲事君。」乃囚之。熾磐以左衞將軍匹達為湟河太守，擊乙弗窟乾，降其三千餘戶而歸。以尚書右僕射出連虔為都督嶺北諸軍事、嶺北，洪池嶺北也。涼州刺史；以涼州刺史謙屯為鎭軍大將軍、河州牧。隗仁在西秦五年，段暉又為之請，史書武威段暉，以別南燕之段暉也。又為，于偽翻。熾磐免之，使還姑臧。

**21**戊午，魏主嗣行如濡源，遂至上谷、涿鹿、廣甯；涿鹿縣，漢屬上谷郡，晉分屬廣甯郡。魏土地記︰下洛縣東南六十里有涿鹿城，西北百三十里有大甯城，卽漢廣甯縣也。蓋在唐嬀州界。濡，乃官翻。秋，七月，癸未，還平城。

**22**西秦王熾磐以秦州刺史曇達為尚書令，曇，徒含翻。光祿勳王松壽為秦州刺史。

**23**辛亥晦，日有食之。

**24**八月，甲子，太尉裕還建康，固辭太傅、州牧，其餘受命。以豫章公世子義符為兗州刺史。

**25**丁未，謝裕卒；以劉穆之為左僕射。

**26**九月，己亥，大赦。

**27**魏比歲霜旱，比，毗至翻。雲、代之民多飢死。雲、代，雲中、代郡二郡之地。太史令王亮、蘇坦言於魏主嗣曰︰「按讖書，魏當都鄴，可得豐樂。」樂，音洛。嗣以問羣臣，博士祭酒崔浩、特進京兆周澹曰︰澹，徒覽翻。「遷都於鄴，可以救今年之饑，非久長之計也。山東之人，以國家居廣漢之地，「廣漢」，據北史·崔浩傳作「廣漠」，當從之。漠，大也。謂其民畜無涯，號曰『牛毛之衆』。今留兵守舊都，謂平城也。分家南徙，不能滿諸州之地，參居郡縣，情見事露，見，賢遍翻。恐四方皆有輕侮之心；且百姓不便水土，疾疫死傷者必多。又，舊都守兵旣少，少，詩沼翻；下同。屈丐、柔然將有窺窬之心，舉國而來，雲中、平城必危，朝廷隔恆、代千里之險，自恆山至代，有飛狐之口、倒馬之關，夏屋、廣昌、五迴之險。難以赴救，此則聲實俱損也。今居北方，假令山東有變，我輕騎南下，布濩林薄之間，騎，奇寄翻。濩，胡故翻。郭璞曰︰布濩，猶布露也。毛晃曰︰布濩，流散也；草叢生曰薄。孰能知其多少！百姓望塵懾服，此國家所以威制諸夏也。懾，之涉翻。夏，戶雅翻。來春草生，湩酪將出，湩，覩勇翻，又多貢翻，乳汁也。酪，歷各翻，乳漿也。西漢太僕屬官有挏馬。應劭曰︰主乳馬取其汁，挏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如淳曰︰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挏取其上肥，因名挏馬。今梁州名馬酪為馬酒。師古曰︰挏，音徒孔翻。兼以菜果，得及秋熟，則事濟矣。」嗣曰︰「今倉廩空竭，旣無以待來秋，若來秋又饑，將若之何？」對曰︰「宜簡飢貧之戶，使就食山東；若來秋復饑，當更圖之，復，扶又翻。但方今不可遷都耳。」嗣悅曰︰「唯二人與朕意同。」乃簡國人尤貧者詣山東三州就食，拓跋氏起於漠北，統國三十六，姓九十九。道武旣幷中原，徙其豪桀於雲、代，與北人雜居，以其北來部落為國人。山東三州，定、相、冀也。遣左部尚書代人周幾帥衆鎭魯口以安集之。魏初，四方四維置八部大人，分東、西、南、北、左、右、前、後，後又置八部尚書。魏書·官氏志︰拓跋鄰以次兄為普氏，後改為周氏。蓋魏建代都，周幾遂為代人。帥，讀曰率。嗣躬耕藉田，且命有司勸課農桑；明年，大熟，民遂富安。

**28**夏赫連建將兵擊秦，執平涼太守姚軍『章︰甲十一行本「軍」作「周」；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都，將，卽亮翻。遂入新平。廣平公弼與戰於龍尾堡，劉昫地理志︰鳳翔府岐山縣，唐武德七年，移治龍尾城。禽之。

**29**秦王興藥動。廣平公弼稱疾不朝，朝，直遙翻。聚兵於第。興聞之，怒，收弼黨唐盛、孫玄等，殺之。太子泓請曰︰「臣不肖，不能緝諧兄弟，緝，當作輯。使至於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國家安，願賜臣死；若陛下不忍殺臣，乞退就藩。」興惻然憫之，召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與之謀，囚弼，將殺之，窮治黨與；嵬，五回翻。治，直之翻。泓流涕固請，乃幷其黨赦之。泓待弼如初，無忿恨之色。

**30**魏太史奏︰「熒惑在匏瓜中，據晉書·天文志︰匏瓜在天津之南，天漢分流夾之。張淵觀象賦註曰︰匏瓜五星在麗珠北，天津九星在匏瓜北。忽亡不知所在，於法當入危亡之國，先為童謠妖言，然後行其禍罰。」法，謂推占之常法。妖，於驕翻。魏主嗣召名儒十餘人使與太史議熒惑所詣。崔浩對曰︰「按春秋左氏傳︰『神降于莘』，以其至之日推知其物。浩蓋據春秋左氏外傳也。外傳曰︰「周惠王十五年，有神降于莘，王問於內史過。對曰︰『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虢土。』王曰︰『虢其幾何？』對曰︰『昔堯臨民以五，今其冑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十九年，晉取虢。」傳，直戀翻。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陰雲；熒惑之亡，當在二日。庚之與午，皆主於秦；辛為西夷。晉書·天文志︰自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為鶉首，於辰在未，秦之分野。自柳九度至張十二度為鶉火，於辰在午，周之分野。時姚秦兼有關洛之地，故云皆主於秦。庚、辛西方也，故為西夷。今姚興據長安，熒惑必入秦矣。」衆皆怒曰︰「天上失星，人間安知所詣！」浩笑而不應。後八十餘日，熒惑出東井，留守句己，久之乃去。新唐書·天文志曰︰「去而復來，是謂句己。」晉書·天文志曰︰「熒惑為亂，為賊，為疾，為喪，為饑，為兵，所居國受殃。環繞鉤己，芒角動搖變色，乍前乍後，乍左乍右，其殃愈甚。句，讀曰鉤。鉤己，謂環繞而行如鉤，又成己字也。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徒歌謂之謠。國人不安，間一歲而秦亡。衆乃服浩之精妙。

**31**冬，十月，壬子，秦王興使散騎常侍姚敞等送其女西平公主于魏，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魏主嗣以后禮納之；鑄金人不成，魏立嗣、立后，皆鑄金人以卜之。乃以為夫人，而寵遇甚厚。

**32**辛酉，魏主嗣如沮洳城；沮，將豫翻。洳，呂庶翻。沮洳，漸濕之地。北方地高燥，此城蓋以下濕而得名。癸亥，還平城。十一月，丁亥，復如豺山宮；復，扶又翻。庚子，還。

**33**西秦王熾磐遣襄武侯曇達等將騎一萬擊南羌彌姐、康薄于赤水，降之；水經註︰赤亭水出南安郡東山赤谷，西流，逕城北，南入渭水。曇，徒含翻。將，卽亮翻。姐，子也翻，又音紫。降，戶江翻。以王孟保為略陽太守，鎭赤水。

**34**燕尚書令孫護之弟伯仁為昌黎尹，與其弟叱支乙拔皆有才勇，從燕王跋起兵有功，謂殺慕容熙時也，事見一百十四卷三年。求開府不得，有怨言，跋皆殺之。進護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以慰其心，護怏怏不悅，跋酖殺之。怏，於兩翻。遼東太守務銀提自以有功，出為邊郡，怨望，謀外叛，跋亦殺之。萬泥、乳陳旣死，孫護兄弟及務銀提又誅，馮跋亦少恩矣。

**35**林邑寇交州，州將擊敗之。將，卽亮翻。敗，補邁翻。

**十二年**（丙辰、四一六）

**1**春，正月，甲申，魏主嗣如豺山宮；戊子，還平城。

**2**加太尉裕兗州刺史、都督南秦州，凡都督二十二州；二十二州︰徐、南徐、豫、南豫、兗、南兗、青、冀、幽、幷、司、郢、荊、江、湘、雍、梁、益、寧、交、廣、南秦也。以世子義符為豫州刺史。

**3**秦王興使魯宗之將兵寇襄陽，未至而卒。卒，子恤翻。其子軌引兵入寇，雍州刺史趙倫之擊敗之。雍，於用翻。敗，補邁翻。

**4**西秦王熾磐攻秦洮陽公彭利和於漒川，洮，土刀翻。漒，其良翻。沮渠蒙遜攻石泉以救之。熾磐至沓中，引還。二月，熾磐遣襄武侯曇達救石泉，曇，徒含翻。蒙遜亦引去。蒙遜遂與熾磐結和親。自熾磐滅禿髮氏，與蒙遜為鄰敵，歲歲交兵，今乃結和。

**5**秦王興如華陰，使太子泓監國，華，戶化翻。監，工銜翻。入居西宮。太子居東宮；西宮，秦王所居也。興疾篤，還長安。黃門侍郞尹沖謀因泓出迎而殺之。興至，泓將出迎，宮臣諫曰︰凡東宮官屬皆曰宮臣。「主上疾篤，姦臣在側，姦臣謂尹沖等。殿下今出，進不得見主上，退有不測之禍。」泓曰︰「臣子聞君父疾篤而端居不出，何以自安！」對曰︰「全身以安社稷，孝之大者也。」泓乃止。尚書姚沙彌謂尹沖曰︰「太子不出迎，宜奉乘輿幸廣平公第；宿衞將士聞乘輿所在，自當來集，乘，繩證翻。將，卽亮翻。太子誰與守乎！且吾屬以廣平公之故，已陷名逆節，將何所自容！今奉乘輿以舉事，乃杖大順，不惟救廣平之禍，吾屬前罪亦盡雪矣。」乘，繩證翻。沖以興死生未可知，欲隨興入宮作亂，不用沙彌之言。

興入宮，命太子泓錄尚書事，東平公紹及右衞將軍胡翼度典兵禁中，防制內外。紹，興之弟也。遣殿中上將軍斂曼嵬收弼第中甲仗，內之武庫。晉置殿中將軍，姚秦復有殿中上將軍，使統殿中諸主帥。

興疾轉篤，其妹南安長公主問疾，不應。長，知兩翻。幼子耕兒出，告其兄南陽公愔曰︰「上已崩矣，宜速決計。」愔卽與尹沖帥甲士攻端門，愔，於今翻。帥，讀曰率。斂曼嵬、胡翼度等勒兵閉門拒戰。愔等遣壯士登門，緣屋而入，及于馬道。泓侍疾在諮議堂，太子右衞率姚和都率東宮兵入屯馬道南。愔等不得進，遂燒端門，興力疾臨前殿，賜弼死。禁兵見興，喜躍，爭進赴賊，賊衆驚擾；和都以東宮兵自後擊之，愔等大敗。愔逃于驪山，其黨建康公呂隆奔雍，雍，於用翻。尹沖及弟泓來奔。興引東平公紹及姚讚、梁喜、尹昭、斂曼嵬入內寢，受遺詔輔政。明日，興卒。年五十一。考異曰︰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皆云義熙十一年二月姚興卒；魏·本紀、北史·本紀，姚興、姚泓載記皆云十二年。按後魏書·崔鴻傳︰太祖天興二年，姚興改號，鴻以為元年，故晉·本紀、三十國、晉春秋凡弘始後事，皆在前一年，由鴻之誤也。泓祕不發喪，捕南陽公愔及呂隆、大將軍尹元等，皆誅之，乃發喪，卽皇帝位，泓，字元子，興之長子也。大赦，改元永和。泓命齊公恢殺安定太守呂超。隆、超，兄弟也，皆黨於弼。齊公恢時鎭安定。恢猶豫久之，乃殺之。泓疑恢有貳心，恢由是懼，陰聚兵謀作亂。為後姚恢舉兵張本。泓葬興于偶陵，諡曰文桓皇帝，廟號高祖。

初，興徙李閏羌三千戶於安定。興卒，羌酋党容叛，孫愐曰︰党本去聲，今為上聲，本出西羌。姚秦有將軍党耐虎，自云夏后氏之後，為羌豪。酋，慈由翻；下同。党，底朗翻。泓遣撫軍將軍姚讚討降之，降，戶江翻。徙其酋豪于長安，餘遣還李閏。北地太守毛雍據趙氏塢以叛，趙氏塢，孝武太元九年秦主堅擊後秦所屯之地。東平公紹討禽之。時姚宣鎭李閏，參軍韋宗聞毛雍叛，說宣曰︰「主上新立，威德未著，國家之難，未可量也，難，乃旦翻。殿下不可不為深慮。邢望險要，宜徙據之，此霸王之資也。」宣從之，帥戶三萬八千，棄李閏，南保邢望。帥，讀曰率。諸羌據李閏以叛，東平公紹進討，破之。宣詣紹歸罪，紹殺之。

**6**二月，『張︰「二月」作「三月」。』加太尉裕中外大都督。裕戒嚴將伐秦，詔加裕領司、豫二州刺史，以其世子義符為徐、兗二州刺史。琅邪王德文請啓行戎路，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行，戶剛翻。脩敬山陵；詔許之。

**7**夏，四月，壬子，魏大赦，改元泰常。

**8**西秦襄武侯曇達等擊秦秦州刺史姚艾於上邽，破之，徙其民五千餘戶於枹罕。曇，徒含翻。枹，音膚。

**9**五月，癸巳，加太尉裕領北雍州刺史。晉初置雍州於長安，永嘉之亂，沒於劉、石。苻秦之亂，雍州流民南出樊沔，孝武始於襄陽僑立雍州。今裕欲取長安，故領北雍州刺史，以別襄陽之雍州也。雍，於用翻；下同。

**10**六月，丁巳，魏主嗣北巡。

**11**幷州胡數萬落叛秦，入于平陽，推匈奴曹弘為大單于，弘蓋匈奴右賢王曹轂子寅之後，所謂東曹者也。單，音蟬。攻立義將軍姚成都于匈奴堡。此匈奴種落相率保聚之地，因以為名。征東將軍姚懿自蒲坂討之，執弘，送長安，徙其豪右萬五千落于雍州。秦雍州治安定。

**12**氐王楊盛攻秦祁山，拔之，進逼秦州。秦後將軍姚平救之；盛引兵退，平與上邽守將姚嵩追之。將，卽亮翻。夏王勃勃帥騎四萬襲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嵩與盛戰於竹嶺，敗死。水經註︰籍水歷當亭川，又東南流，與竹嶺水合，水出南山竹嶺，東北入籍水。籍水東北入上邽縣。勃勃攻上邽，二旬，克之，殺秦州刺史姚軍都及將士五千餘人，因毀其城；進攻陰密，陰密，古密人之國，詩所謂「密人不恭，敢拒大邦」者也。自漢以來為縣，屬安定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其東接縣城，卽古密國。又殺秦將姚良子及將士萬餘人，將，卽亮翻。以其子昌為雍州刺史，鎭陰密。征北將軍姚恢棄安定，奔還長安，安定人胡儼等帥戶五萬據城降於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勃勃使鎭東將軍羊苟兒將鮮卑五千鎭安定，進攻秦鎭西將軍姚諶于雍城，諶委鎭奔長安。勃勃據雍，進掠郿城。將鮮，卽亮翻。諶，氏壬翻。雍，於用翻。郿，音媚，又音眉。秦東平公紹及征虜將軍尹昭等將步騎五萬擊之，勃勃退趨安定，趨，七喻翻。胡儼閉門拒之，殺羊苟兒及所將鮮卑，復以安定降秦。復，扶又翻；下同。紹進擊勃勃於馬鞍阪，破之，追至朝那，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勃勃歸杏城。楊盛復遣兄子倦擊秦，至陳倉，秦歛曼嵬擊卻之。夏王勃勃復遣兄子提南侵泄陽，晉書·載記作「池陽」，當從之。池陽縣屬扶風郡，唐為京兆雲陽縣。復，扶又翻。秦車騎將軍姚裕等擊卻之。

**13**涼司馬索承明上書勸涼公暠伐河西王蒙遜，索，昔各翻。暠，古老翻。暠引見，謂之曰︰「蒙遜為百姓患，孤豈忘之！顧勢力未能除耳。卿有必禽之策，當為孤陳之；為，于偽翻。直唱大言，使孤東討，此與言『石虎小豎，宜肆諸市朝』者何異！」朝，直遙翻。承明慚懼而退。

**14**秋，七月，魏主嗣大獵於牛川，臨殷繁水而還；北史曰︰登釜山，臨殷繁水。括地志曰︰釜山在嬀州懷戎縣北三里。戊戌，至平城。

**15**八月，丙午，大赦。

**16**寧州獻琥珀枕於太尉裕。琥珀出哀牢夷。廣雅曰︰琥珀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大如斛，削去皮，成琥珀如斗。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博物志︰松脂淪入地，千年化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永昌有琥珀而無茯苓。裕以琥珀治金創，治，直之翻。創，初良翻。得之大喜，命碎擣分賜北征將士。

裕以世子義符為中軍將軍，監太尉留府事。劉穆之為左僕射，領監軍、中軍二府軍司，監軍，謂義符，監太尉留府軍也。監，工銜翻。入居東府，總攝內外；以太尉左司馬東海徐羨之為穆之之副；左將軍朱齡石守衞殿省，徐州刺史劉懷愼守衞京師，揚州別駕從事史張裕任留州事。任留州事，任揚州留後事也。懷愼，懷敬之弟也。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事無擁滯。朝，直遙翻。斷，丁亂翻。賓客輻湊，求訴百端，內外諮稟，盈階滿室；盈階滿室，謂諮稟之文書也。目覽辭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並酬應，不相參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贍，時豔翻。喜，許記翻。言談賞笑，彌日無倦。裁有閒暇，手自寫書，尋覽校定。性奢豪，食必方丈，旦輒為十人饌，未嘗獨餐。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嘗白裕曰︰「穆之家本貧賤，贍生多闕。自叨忝以來，叨，土刀翻。雖每存約損，而朝夕所須，微為過豐，自此外一毫不以負公。」中軍諮議參軍張卲言於裕曰︰「人生危脆，必當遠慮。穆之若邂逅不幸，脆，此芮翻。邂，戶隘翻。逅，胡茂翻。誰可代之？尊業如此，尊業，言裕已成之功業也；尊者，尊稱之也。苟有不諱，處分云何？」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裕曰︰「此自委穆之及卿耳。」

丁巳，裕發建康，遣龍驤將軍王鎭惡、冠軍將軍檀道濟將步軍自淮、淝向許、洛，驤，思將翻。冠，古玩翻。將步，卽亮翻。新野太守朱超石、寧朔將軍胡藩趨陽城，振武將軍沈田子、建威將軍傅弘之趨武關，趨，七喻翻。建武將軍沈林子、彭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汴水首受濟，東南與淮通，漢書·地理志所謂狼湯渠是也。狼，音浪；湯，音宕。昔大禹塞滎澤，開此渠以通淮、泗，禹貢所謂「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者也。漢脩河陽，始立石門以遏水；水盛則通於河，水耗則輟流。以冀州刺史王仲德督前鋒諸軍，開鉅野入河。水經︰濟水北至東燕縣，與河合。酈道元註曰︰濟水自乘氏縣兩分，東北入于鉅野濟之故瀆，又北，右合洪水。洪水上承鉅野薛訓渚，自渚迄于北口一百二十里，名曰洪水。桓溫以太和四年率衆北入，掘渠通濟。義熙十三年，劉武帝西入長安，又廣其功。自洪口以上，又謂桓公瀆，濟自是北注也。遵考，裕之族弟也。劉穆之謂王鎭惡曰︰「公今委卿以伐秦之任，卿其勉之！」鎭惡曰︰「吾不克關中，誓不復濟江！」復，扶又翻。

裕旣行，青州刺史檀祗自廣陵輒率衆至涂中掩討亡命。涂，讀曰滁。劉穆之恐祗為變，議欲遣軍。時檀韶為江州刺史，張卲曰︰「今韶據中流，道濟為軍首，謂為伐秦諸軍之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大府，謂太尉留府，其實指建康也。不如逆遣慰勞以觀其意，必無患也。」勞，力到翻。穆之乃止。

**17**初，魏主嗣使公孫表討白亞栗斯，事見上年。曰︰「必先與秦洛陽戍將相聞，使備河南岸，然後擊之。」表未至，胡人廢白亞栗斯，更立劉虎為率善王。表以胡人內自攜貳，勢必敗散，遂不告秦將而擊之，大為虎所敗，將，卽亮翻。敗，補邁翻。士卒死傷甚衆。

嗣謀於羣臣曰︰「胡叛踰年，討之不克，其衆繁多，為患日深。今盛秋不可復發兵，妨民農務，謂妨農收也。復，扶又翻。將若之何？」白馬侯崔宏曰︰「胡衆雖多，無健將御之，將御，卽亮翻；下同。終不能成大患。表等諸軍，不為不足，但法令不整，處分失宜，以致敗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得大將素有威望者將數百騎往攝表軍，無不克矣。攝，持也。相州刺史叔孫建前在幷州，為胡、魏所畏服，胡、魏，猶言胡、晉也。諸將莫及，可遣也。」嗣從之，以建為中領軍，督表等討虎。九月，戊午，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虎及司馬順宰皆死，俘其衆十萬餘口。

**18**太尉裕至彭城，加領徐州刺史；以太原王玄謨為從事史。裕領徐州，以玄謨為徐州從事史。漢制︰諸州刺史皆有從事史、假佐。其後宋文帝用玄謨以喪師；至孝武之初，義宣、臧質之變，卒賴以寧。則裕之用人，猶有漢高祖、諸葛孔明之識；唐太宗託徐世勣，喜薛仁貴，未足以進此也。

初，王廞之敗也，事見一百九卷隆安元年。廞，許今翻。沙門曇永匿其幼子華，曇，徒含翻。使提衣襆自隨。襆，防玉翻，帊也，以裹衣物。魏舒「襆被而出」，韓文「襆被入直」，皆此義也。津邏疑之。曇永呵華曰︰「奴子何不速行！」棰之數十，邏，郞佐翻。棰，止橤翻。由是得免；遇赦，還吳。以其父存亡不測，布衣蔬食，絕交遊不仕，十餘年。裕聞華賢，欲用之，乃發廞喪，使華制服。服闋，辟為徐州主簿。裕用王華，亦留以遺文帝。闋，若穴翻。

王鎭惡、道濟入秦境，所向皆捷。秦將王苟生以漆丘降鎭惡，漆丘蓋在梁郡蒙縣。昔莊周為蒙漆園吏，後人因以漆丘名城。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徐州刺史姚掌以項城降道濟，諸屯守皆望風款附。惟新蔡太守董遵不下，新蔡縣，漢屬汝南郡。蔡平侯自蔡徙此，故曰新蔡。魏分屬汝陰郡，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道濟攻拔其城，執遵，殺之。進克許昌，獲秦潁川太守姚垣及大將楊業。沈林子自汴入河，襄邑董神虎聚衆千餘人來降，太尉裕版為參軍。林子與神虎共攻倉垣，克之，秦兗州刺史韋華降。神虎擅還襄邑，林子殺之。

秦東平公紹言於秦主泓曰︰「晉兵已過許昌；安定孤遠，難以救衞，宜遷其鎭戶，內實京畿，可得精兵十萬，姚萇之興也，以安定為根本；後得關中，以安定為重鎭，徙民以實之，謂之鎭戶。雖晉、夏交侵，猶不亡國。不然，晉攻豫州，夏攻安定，將若之何？夏，戶雅翻。事機已至，宜在速決。」左僕射梁喜曰︰「齊公恢有威名，為嶺北所憚，鎭人已與勃勃深仇，謂鎭兵常與勃勃血戰，有父兄子弟之仇。理應守死無貳。勃勃終不能越安定遠寇京畿；若無安定，虜馬必至於郿。郿，音媚，又音眉。今關中兵足以拒晉，無為豫自損削也。」泓從之。吏部郞懿橫密言於泓曰︰「恢於廣平之難，有忠勳於陛下。姓譜曰︰懿以諡為氏。謂殺呂超也。難，乃旦翻。自陛下龍飛紹統，未有殊賞以答其意。今外則置之死地，內則不豫朝權，朝，直遙翻。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遷者十室而九，若恢擁精兵數萬，鼓行而向京師，得不為社稷之累乎！累，力瑞翻。宜徵還朝廷以慰其心。」泓曰︰「恢若懷不逞之心，徵之適所以速禍耳。」又不從。

王仲德水軍入河，將逼滑臺。魏兗州刺史尉建畏懦，帥衆棄城，北渡河。帥，讀曰率。仲德入滑臺，宣言曰︰「晉本欲以布帛七萬匹假道於魏，不謂魏之守將棄城遽去。」將，卽亮翻。魏主嗣聞之，遣叔孫建、公孫表自河內向枋頭，旣破劉虎，因遣建等引兵南向。枋，音方。濟河，斬尉建於城下，投尸于河。呼仲德軍人，問以侵寇之狀；仲德使司馬竺和之對曰︰「劉太尉使王征虜自河入洛，清掃山陵，非敢為寇於魏也。魏之守將自棄滑臺去，王征虜借空城以息兵，行當西引，於晉、魏之好無廢也；好，呼到翻；下好持同。何必揚旗鳴鼓以曜威乎！」嗣使建以問太尉裕。裕遜辭謝之曰︰「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晉欲脩復山陵久矣。諸桓宗族，司馬休之、國璠兄弟，魯宗之父子，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以為晉患。義熙元年，桓謙等奔秦，六年，入寇。十一年，司馬休之、魯宗之等奔秦，秦使將兵擾襄陽。六年，司馬國璠等奔秦，數帥衆擾邊。璠，孚袁翻。今晉將伐之，欲假道於魏，非敢為不利也。」魏河內鎭將于栗磾有勇名，築壘於河上以備侵軼。將，卽亮翻。磾，丁奚翻。軼，直結翻，突也。陸德明曰︰又音逸。裕以書與之，題曰「黑矟公麾下」。栗磾好操黑矟以自標，故裕以此目之。魏因拜栗磾為黑矟將軍。矟，色角翻。通俗文︰矛長丈八者謂之矟。

**19**冬，十月，壬戌，魏主嗣如豺山宮。

**20**初，燕將庫傉官斌降魏，旣而復叛歸燕。將，卽亮翻。傉，奴沃翻。斌，音彬。降，戶江翻；下同。復，扶又翻。魏主嗣遣驍騎將軍延普渡濡水擊斌，斬之；水經︰濡水從塞外來，過遼西令支縣北，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于海。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諸姓內入者可地延氏，孝文時改為延氏。濡，乃官翻。遂攻燕幽州刺史庫傉官昌、征北將軍庫傉官提，皆斬之。

**21**秦陽城、滎陽二城皆降，晉兵進至成皋。秦征南將軍陳留公洸鎭洛陽，洸，姑黃翻。遣使求救於長安。秦主泓遣越騎校尉閻生帥騎三千救之，使，疏吏翻。帥，讀曰率。武衞將軍姚益男將步卒一萬助守洛陽，又遣幷州牧姚懿南屯陝津，陝縣在大河之南，考之水經，則陝縣故城在大河之北，二城之間，謂之陝津。左傳︰秦伯伐晉，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茅津卽陝津也。姚秦幷、冀二州治蒲阪。陝，式冉翻。為之聲援。寧朔將軍趙玄言於洸曰︰「今晉寇益深，人情駭動；衆寡不敵，若出戰不捷，則大事去矣。宜攝諸戍之兵，固守金墉，以待西師之救。金墉不下，晉必不敢越我而西，是我不戰而坐收其弊也。」司馬姚禹陰與檀道濟通，主簿閻恢、楊虔，皆禹之黨也，共嫉玄，言於洸曰︰「殿下以英武之略，受任方面；今嬰城示弱，得無為朝廷所責乎！」洸以為然，乃遣趙玄將兵千餘南守柏谷塢，水經註︰洛水東逕偃師縣南，又東逕百谷塢北。戴延之西征記曰︰塢在川南，因高為塢，高一十餘丈。杜佑曰︰柏谷塢在緱氏縣東北。廣武將軍石無諱東戍鞏城。玄泣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有死耳。萇、興、泓為三帝。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為姦人所誤，後必悔之。」旣而成皋、虎牢皆來降，降，戶江翻；下同。檀道濟等長驅而進，無諱至石關，奔還。自洛城東至偃師四十五里。偃師西山有漢廣野君酈食其廟，廟東有二石闕。龍驤司馬滎陽毛德祖與玄戰於柏谷，玄兵敗，被十餘創，據地大呼。驤，思將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呼，火故翻。玄司馬蹇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創已重，創，初良翻。君宜速去！」鑒曰︰「將軍不濟，鑒去安之！」與之皆死。姚禹踰城奔道濟。甲子，道濟進逼洛陽，丙寅，洸出降。道濟獲秦人四千餘人，議者欲盡阬之以為京觀。杜預曰︰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觀，古亂翻。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夷、夏感悅，歸之者甚衆。夏，戶雅翻。閻生、姚益男未至，聞洛陽已沒，不敢進。

己丑，詔遣兼司空高密王恢之脩謁五陵，置守衞。彭城王紘之子俊嗣高密王略國，恢之，其孫也。五陵，宣帝陵在河陰曰高原；景帝陵曰峻平，文帝陵曰崇陽，武帝陵曰峻陽，惠帝陵曰太陽。太尉裕以冠軍將軍毛脩之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行司州事，戍洛陽。冠，古玩翻。

**22**西秦王熾磐使秦州刺史王松壽鎭馬頭，以逼秦之上邽。丁度曰︰嶓冢山在古上邽縣，西有神馬山。

**23**十一月，甲戌，魏主嗣還平城。

**24**太尉裕遣左長史王弘還建康，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穆之由是愧懼發病。劉穆之輔劉裕，豈惟才智不及荀彧，而識又不及焉。弘，珣之子也。王珣始見重於桓溫，後為孝武所親任。十二月，壬申，詔以裕為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宋公，備九錫之禮，位在諸侯王上，領征西將軍、司·豫·北徐·雍四州刺史如故。雍，於用翻。裕辭不受。

**25**西秦王熾磐遣使詣太尉裕，使，疏吏翻；下同。求擊秦以自効。裕拜熾磐平西將軍、河南公。

**26**秦姚懿司馬孫暢說懿使襲長安，說，輸芮翻。誅東平公紹，廢秦主泓而代之。懿以為然，乃散穀以賜河北夷、夏，河北縣，自漢以來屬河東郡，在蒲阪東，時夷、夏之民錯居之。懿至陝津，因散穀以賜焉。夏，戶雅翻。欲樹私恩。左常侍張敞、侍郞左雅諫曰︰左常侍、侍郞，皆懿國官。「殿下以母弟居方面，安危休戚，與國同之。今吳寇內侵，四州傾沒，秦徐州鎭項城，兗州鎭倉垣，豫州鎭洛陽，荊州當鎭上洛，時悉為晉所取。西虜擾邊，秦、涼覆敗，謂赫連勃勃克上邽，沮渠蒙遜入姑臧。朝廷之危，有如累卵。穀者，國之本也，而殿下無故散之，虛損國儲，將若之何？」懿怒，笞殺之。

泓聞之，召東平公紹密與之謀。紹曰︰「懿性識鄙淺，從物推移，造此謀者，必孫暢也。但馳使徵暢，遣撫軍將軍讚據陝城，臣向潼關為諸軍節度。若暢奉詔而至，臣當遣懿帥河東見兵共禦晉師；帥，讀曰率。見，賢遍翻。若不受詔命，便當聲其罪而討之。」泓曰︰「叔父之言，社稷之計也。」乃遣姚讚及冠軍將軍司馬國璠、建義將軍虵玄屯陝津，冠，古玩翻。璠，孚袁翻。虵，以者翻，又如字。武衞將軍姚驢屯潼關。

懿遂舉兵稱帝，傳檄州郡，欲運匈奴堡穀以給鎭人。匈奴堡在平陽。鎭人，懿鎭蒲阪所領之衆也。寧東將軍姚成都拒之，懿卑辭誘之，送佩刀為誓，成都不從。誘，音酉。懿遣驍騎將軍王國帥甲士數百攻成都，成都擊禽之，遣使讓懿曰︰「明公以至親當重任，國危不能救，而更圖非望；三祖之靈，其肯佑明公乎！姚弋仲廟號始祖，萇廟號太祖，興廟號高祖，所謂三祖也。成都將糾合義兵，往見明公於河上耳。」蒲阪臨河，故曰河上。於是傳檄諸城，諭以逆順，徵兵調食以討懿。調，徒釣翻。懿亦發諸城兵，莫有應者，惟臨晉數千戶應懿。成都引兵濟河，擊臨晉叛者，破之。鎭人安定郭純等起兵圍懿。東平公紹入蒲阪，執懿，誅孫暢等。

**27**是歲，魏衞將軍安城孝元王叔孫俊卒。魏主嗣甚惜之，謂其妻桓氏曰︰「生同其榮，能沒同其戚乎？」桓氏乃縊而祔焉。嗣之立也，叔孫俊有功，事見一百一十五卷四年。

**28**丁零翟猛雀驅掠吏民，入白澗山為亂；白澗山當在漢河東濩澤縣西。水經註︰濩澤水出濩澤城西白澗嶺，東逕濩澤。濩澤，唐澤州陽城縣卽其地。師古曰︰濩，音烏虢翻。魏內都大官河內張蒲與冀州刺史長孫道生討之。道生，嵩之從子也。長，知兩翻。從，才用翻。道生欲進兵擊猛雀，蒲曰︰「吏民非樂為亂，為猛雀所迫脅耳。今不分別，幷擊之，樂，音洛。別，彼列翻。雖欲返善，其道無由，必同心協力，據險以拒官軍，未易猝平也。易，以豉翻。不如先遣使諭之，以不與猛雀同謀者皆不坐，則必喜而離散矣。」使，疏吏翻。道生從之，降者數千家，使復舊業。猛雀與其黨百餘人出走，蒲等追斬猛雀首；左部尚書周幾窮討餘黨，悉誅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八

## 晉紀四十起強圉大荒落（丁巳），盡屠維協洽（己未），凡三年。

安皇帝癸

**義熙十三年**（丁巳、四一七）

**1**春，正月，甲戌朔，日有食之。

**2**秦主泓朝會百官於前殿，朝，直遙翻。以內外危迫，君臣相泣。以內則兄弟搆難，外為晉、夏所迫也。征北將軍齊公恢帥安定鎭戶三萬八千，焚廬舍，自北雍州趨長安，秦分嶺北五郡為北雍州，鎭安定。泓不用東平公紹、懿橫之言以召亂。帥，讀曰率。雍，於用翻。趨，七喻翻。自稱大都督、建義大將軍，移檄州郡，欲除君側之惡；揚威將軍姜紀帥衆歸之，建節將軍彭完都棄陰密奔還長安。恢至新支，姜紀說恢曰︰「國家重將、大兵皆在東方，京師空虛，公亟引輕兵襲之，必克。」恢不從，南攻郿城；鎭西將軍姚諶為恢所敗，說，輸芮翻。敗，補邁翻。將，卽亮翻。郿，音眉，又音媚。諶，氏壬翻。姚諶去年棄雍東奔，遂屯于郿。長安大震。泓馳使徵東平公紹，遣姚裕及輔國將軍胡翼度屯澧西。關中無澧水，「澧」當作「灃」。灃水出鄠南灃谷，北過上林苑入渭。使，疏吏翻。扶風太守姚儁等皆降於恢。降，戶江翻。東平公紹引諸軍西還，與恢相持於靈臺，水經註︰漢靈臺在秦阿房宮南，鎬水逕其北。姚讚留寧朔將軍尹雅為弘農太守，守潼關，太守，式又翻。亦引兵還。恢衆見諸軍四集，皆有懼心；其將齊黃等詣大軍降。恢進兵逼紹，讚自後擊之，恢兵大敗，殺恢及其三弟。泓哭之慟，葬以公禮。

**3**太尉裕引軍發城，留其子彭城公義隆鎭彭城。詔以義隆為監徐·兗·青·冀四州諸軍事、徐州刺史。監，工銜翻。

**4**涼公暠寢疾，暠，古老翻。遺命長史宋繇曰︰「吾死之後，世子猶卿子也，善訓導之。」二月，暠卒。卒，子恤翻；下將卒同。官屬奉世子歆為大都督、大將軍、涼公、領涼州牧。大赦，改元嘉興。尊歆母天水尹氏為太后；以宋繇錄三府事。三府，大都督、大將軍府，涼公府，州牧府也。諡暠曰武昭王，廟號太祖。

**5**西秦安東將軍木弈干擊吐谷渾樹洛干，破其弟阿柴於堯杆川，堯杆川在塞外。杆，居寒翻，又居案翻。俘五千餘口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樹洛干走保白蘭山，慙憤發疾，將卒，謂阿柴曰︰「吾子拾虔幼弱，今以大事付汝。」樹洛干卒，卒，子恤翻。阿柴立，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諡樹洛干曰武王。阿柴稍用兵侵倂其傍小種，種，章勇翻。地方數千里，遂為強國。

**6**河西王蒙遜遣其將襲烏啼部，大破之；烏啼虜居張掖删丹縣金山之西。將，卽亮翻。又擊卑和部，降之。卑和羌居西海。降，戶江翻。

**7**王鎭惡進軍澠池，澠，彌兗翻。遣毛德祖襲尹雅於蠡吾城，禽之；秦以雅為弘農太守，屯蠡吾城。據載記，蠡吾城當在宜陽之西。宋白曰︰蠡吾城，後魏初猶屬弘農，唐以來為澠池縣理所。余按蠡吾自是漢清河國界亭名，此乃蠡城，非蠡吾城也。通鑑蓋承晉書之誤。雅殺守者而逃。鎭惡引兵徑前，抵潼關。

檀道濟、沈林子自陝北渡河，拔襄邑堡，陝，式冉翻。秦河北太守薛帛奔河東。襄邑堡在河北郡河北縣，漢、晉屬河東郡，秦分立河北郡。又攻秦幷州刺史尹昭於蒲阪，不克。阪，音反。別將攻匈奴堡，為姚成都所敗。將，卽亮翻；下同。敗，蒲邁翻。

辛酉，滎陽守將傅洪以虎牢降魏。

秦主泓以東平公紹為太宰、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改封魯公，使督武衞將軍姚鸞等步騎五萬守潼關，又遣別將姚驢救蒲阪。

沈林子謂檀道濟曰︰「薄阪城堅兵多，不可猝拔，攻之傷衆，守之引日。王鎭惡在潼關，勢孤力弱，不如與鎭惡合勢幷力以爭潼關；若得之，尹昭不攻自潰矣。」道濟從之。

三月，道濟、林子至潼關。秦魯公紹引兵出戰，道濟、林子奮擊，大破之，斬獲以千數。紹退屯定城，郭緣生述征記曰︰定城去潼關三十里，夾道各一城，渭水逕其北。據險拒守，謂諸將曰︰「道濟等兵力不多，懸軍深入，不過堅壁以待繼援。吾分軍絕其糧道，可坐禽也。」乃遣姚鸞屯大路以絕道濟糧道。自澠池西入關，有兩路。南路由回谿阪，自漢以前皆由之。曹公惡南路之險，更開北路，遂以北路為大路。載記曰︰紹留鸞守險以絕道濟糧道。蓋鸞雖屯大路，亦據險而邀絕糧道也。紹初遣胡翼度據東原，蓋與大路相為脣齒，所謂據險也。及沈林子襲鸞營，翼度不能救，何也？人心危駭，面面受敵故也。

鸞遣尹雅將兵與晉戰於關南，關南，潼關之南也。為晉兵所獲，將殺之。雅曰︰「雅前日已當死，幸得脫至今，死固甘心。然夷、夏雖殊，夏，戶雅翻。君臣之義一也。晉以大義行師，獨不使秦有守節之臣乎！」乃免之。

丙子夜，沈林子將銳卒襲鸞營，斬鸞，殺其士卒數千人。紹又遣東平公讚屯河上以斷水道；斷，丁管翻；下兵斷同。沈林子擊之，讚敗走，還定城。薛帛據河曲來降。河水自蒲阪南至潼關，激而東流，蒲阪、河北之間，謂之河曲。

太尉裕將水軍自淮、泗入清河，將泝河西上，上，時掌翻；下必上、北上同。先遣使假道於魏；使，疏吏翻。秦主泓亦遣使請救於魏。魏主嗣使羣臣議之，皆曰︰「潼關天險，劉裕以水軍攻之甚難；若登岸北侵，其勢便易。易，以豉翻。裕聲言伐秦，其志難測。且秦，婚姻之國，不可不救也。秦女歸魏，見上卷十一年。宜發兵斷河上流，勿使得西。」博士祭酒崔浩曰︰「裕圖秦久矣。今姚興死，子泓懦劣，國多內難。難，乃旦翻。裕乘其危而伐之，其志必取。若遏其上流，裕心忿戾，必上岸北侵，是我代秦受敵也。今柔然寇邊，民食又乏，若復與裕為敵，發兵南赴則北寇愈深，救北則南州復危，南州，謂魏之南境相州瀕河諸郡。復，扶又翻。非良計也。不若假之水道，聽裕西上，然後屯兵以塞其東。塞，悉則翻。使裕克捷，必德我之假道；不捷，吾不失救秦之名；此策之得者也。且南北異俗，借使國家棄恆山以南，恆，戶登翻。裕必不能以吳、越之兵與吾爭守河北之地，安能為吾患乎！夫為國計者，惟社稷是利，豈顧一女子乎！」議者猶曰︰「裕西入關，則恐吾斷其後，腹背受敵；北上，則姚氏必不出關助我，其勢必聲西而實北也。」嗣乃以司徒長孫嵩督山東諸軍事，長，知兩翻。又遣振威將軍娥清、孫愐曰︰娥，姓也。冀州刺史阿薄干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阿伏干氏後為阿氏。將步騎十萬屯河北岸。

庚辰，裕引軍入河，以左將軍向彌為北青州刺史，留戍碻磝。晉氏南渡，僑置青州於江北；裕平廣固，置北青州於東陽，而江北之青州如故。今向彌以北青州刺史戍碻磝，東陽之青州亦如故。向，式亮翻。

初，裕命王鎭惡等︰「若克洛陽，須大軍到俱進。」鎭惡等乘利徑趨潼關，趨，七喻翻。為秦兵所拒，不得前。久之，乏食，衆心疑懼，或欲棄輜重還赴大軍。重，直用翻。沈林子按劍怒曰︰「相公志清六合，今許、洛已定，關右將平，事之濟否，繫於前鋒。柰何沮乘勝之氣，棄垂成之功乎！沮，在呂翻。且大軍尚遠，賊衆方盛，雖欲求還，豈可得乎！下官授命不顧，論語︰子張曰︰「士見危授命。」今日之事，當自為將軍辦之，為，于偽翻。未知二三君子將何面以見相公之旗鼓邪！」相公，謂裕也。鎭惡等遣使馳告裕，求遣糧援。裕呼使者，開舫北戶，使，疏吏翻。舫，甫妄翻，方舟也，大舟也。指河上魏軍以示之曰︰「我語令勿進，今輕佻深入。語，牛倨翻。佻，他雕翻。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鎭惡乃親至弘農，說諭百姓，說，輸芮翻。百姓競送義租，軍食復振。復，扶又翻；下則復、子復同。

魏人以數千騎緣河隨裕軍西行；軍人於南岸牽百丈，百丈者，所以挽船。今南人用麻繩，北人以竹為之。陸游曰︰蜀人百丈，以巨竹四破為之，大如人臂。風水迅急，有漂渡北岸者，漂，匹招翻。輒為魏人所殺略。裕遣軍擊之，裁登岸則走，退則復來。夏，四月，裕遣白直隊主丁旿裕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旿領之。杜佑曰︰白直無月給之數。旿，阮古翻。帥仗士七百人、車百乘，帥，讀曰率。乘，繩證翻。渡北岸，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端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豎，上主翻。說文曰︰豎，立也。毦，仍吏翻，績羽為之。魏人不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皆未動。裕先命寧朔將軍朱超石戒嚴，白毦旣舉，超石帥二千人馳往赴之，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旣立，乃進圍之；長孫嵩帥三萬騎助之，四面肉薄攻營，薄，普各翻。肉薄者，以身迫營血戰。弩不能制。時超石別齎大鎚及矟千餘張，鎚，傳為翻。乃斷矟長三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兵不能當，一時奔潰，死者相積；臨陳斬阿薄干，魏人退還畔城。斷，丁管翻。長，直亮翻。陳，與陣同。魏收地形志︰平原郡聊城縣有畔城。超石帥寧朔將軍胡藩、寧遠將軍劉榮祖追擊，又破之，殺獲千計。魏主嗣聞之，乃恨不用崔浩之言。

秦魯公紹遣長史姚洽、寧朔將軍安鸞、護軍姚墨蠡、蠡，魯戈翻。河東太守唐小方帥衆二千屯河北之九原，阻河為固，欲以絕檀道濟糧援。載記曰︰紹欲以絕弘農諸縣糧援。沈林子邀擊，破之，斬洽、墨蠡、小方，殺獲殆盡。林子因啓太尉裕曰︰「紹氣蓋關中，今兵屈於外，國危於內，恐其凶命先盡，不得以膏齊斧耳。」齊，讀曰資。應劭曰︰齊，利也。張晏曰︰齊，如字，征伐斧也，以整齊天下也。一說︰「齊」作「齋」，凡師出入，齋戒入廟而受斧鉞也。紹聞洽等敗死，憤恚，發病嘔血，以兵屬東平公讚而卒。恚，於避翻。屬，之欲翻。卒，子恤翻。讚旣代紹，衆力猶盛，引兵襲林子，林子復擊破之。復，扶又翻。

太尉裕至洛陽，行視城塹，行，下孟翻。嘉毛脩之完葺之功，賜衣服玩好，直二千萬。好，呼到翻。

**8**丁巳，魏主嗣如高柳；壬戌，還平城。

**9**河西王蒙遜大赦。遣張掖太守沮渠廣宗詐降以誘涼公歆，沮，子余翻。降，戶江翻；下同。歆發兵應之。蒙遜將兵三萬伏於蓼泉，新唐書·地理志，甘州張掖郡西北百九十里有祁連山，山北有建康軍，軍西百二十里有蓼泉守捉城。歆覺之，引兵還。蒙遜追之，歆與戰於解支澗，「解支澗」，晉書作「鮮支澗」，當從之。大破之，斬首七千餘級。蒙遜城建康，置戍而還。

**10**五月，乙未，齊郡太守王懿降於魏，上書言︰「劉裕在洛，宜發兵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善之。

崔浩侍講在前，嗣問之曰︰「劉裕伐姚泓，果能克乎？」對曰︰「克之。」嗣曰︰「何故？」對曰︰「昔姚興好事虛名而少實用，子泓懦而多病，兄弟乖爭。好，呼到翻。少，詩沼翻。謂弼、懿、恢皆與泓爭國。裕乘其危，兵精將勇，何故不克！」將，卽亮翻。嗣曰︰「裕才何如慕容垂？」對曰︰「勝之。垂藉父兄之資，修復舊業，國人歸之，若夜蟲之就火，少加倚仗，易以立功。少，詩沼翻。易，以豉翻。劉裕奮起寒微，不階尺土，討滅桓玄，興復晉室，事見一百一十三卷元興三年。北禽慕容超，事見一百一十五卷五年、六年。南梟盧循，事見六年、七年。梟，堅堯翻。所向無前，非其才之過人，安能如是乎！」嗣曰︰「裕旣入關，不能進退，我以精騎直擣彭城、壽春，騎，奇寄翻。裕將若之何？」對曰︰「今西有屈丐，北史曰︰明元改赫連勃勃名曰屈丐。北方言屈丐者，卑下也。北有柔然，窺伺國隙。伺，相吏翻。陛下旣不可親御六師，雖有精兵，未睹良將。將，卽亮翻。長孫嵩長於治國，短於用兵，非劉裕敵也。治，直之翻；下同。興兵遠攻，未見其利；不如且安靜以待之。凡兵之動，知敵之主，知敵之將，此之謂也。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關中華、戎雜錯，風俗勁悍；悍，侯旰翻，又下罕翻。裕欲以荊、揚之化施之函、秦，此無異解衣包火，張羅捕虎；雖留兵守之，人情未洽，趨尚不同，適足為寇敵之資耳。赫連之得關中，崔浩固料之矣。願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為國家之有，可坐而守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浩曰︰「臣嘗私論近世將相之臣︰若王猛之治國，苻堅之管仲也；治，直之翻。慕容恪之輔幼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禍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嗣曰︰「屈丐何如？」浩曰︰「屈丐國破家覆，孤孑一身，孑，居列翻，單也。寄食姚氏，受其封殖。不思醻恩報義，而乘時徼利，盜有一方，事見一百一十四卷三年。徼，一遙翻。結怨四鄰；謂與魏、秦、涼構怨也。撅豎小人，撅，與掘同，其月翻。撅豎，言撅起自豎立也。雖能縱暴一時，終當為人所吞食耳。」嗣大悅，語至夜半，賜浩御縹醪十觚，縹，匹紹翻。青白色曰縹。醅酒曰醪。觚，飲器，受三升。此魏主所自御者，故曰御縹醪。水精鹽一兩，鹽透明如水精，故謂之水精鹽。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故欲與卿共饗其美。」然猶命長孫嵩、叔孫建各簡精兵伺裕西過，自成皋濟河，南侵彭、沛；若不時過，則引兵隨之。彭、沛，謂彭城、沛郡也。

**11**魏主嗣西巡至雲中，遂濟河，畋于大漠。

**12**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以諸公為之。諸公，謂時居公位及位從公者。

**13**秋，七月，太尉裕至陝。陝，式冉翻。沈田子、傅弘之入武關，秦戍將皆委城走。將，卽亮翻。田子等進屯青泥，秦主泓使給事黃門侍郞姚和都屯嶢柳以拒之。嶢，音堯。

**14**西秦相國翟勍卒；勍，渠京翻。八月，以尚書令曇達為左丞相，左僕射元基為右丞相，御史大夫麴景為尚書令，侍中翟紹為左僕射。翟勍旣卒，曇達皆序遷，通鑑卽西秦舊史書之。曇，徒含翻。

**15**太尉裕至閺鄕。閺，音旻。沈田子等將攻嶢柳，秦主泓欲自將以禦裕軍，將，卽亮翻。恐田子等襲其後，欲先擊滅田子等，然後傾國東出；乃帥步騎數萬，奄至青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田子本為疑兵，所領裁千餘人，聞泓至，欲擊之；傅弘之以衆寡不敵止之，田子曰︰「兵貴用奇，不必在衆。且今衆寡相懸，勢不兩立，若彼結圍旣固，則我無所逃矣。不如乘其始至，營陳未立，先薄之，可以有功。」遂帥所領先進，弘之繼之。秦兵合圍數重。陳，讀曰陣。重，直龍翻。田子撫慰士卒曰︰「諸君冒險遠來，止求今日之戰，死生一決，封侯之業於此在矣！」士卒皆踴躍鼓譟，執短兵奮擊，秦兵大敗，沈田子以千餘人敗姚泓數萬之衆者，置兵死地，人自為戰也。斬馘萬餘級，得其乘輿服御物，乘，繩證翻。秦主泓奔還灞上。

初，裕以田子等衆少，少，詩沼翻。遣沈林子將兵自秦嶺往助之，秦嶺在長安南，班固西都賦所謂「前乘秦嶺」。自此出藍田關。裕蓋遣林子自陽華循山西南至秦嶺。至則秦兵已敗，乃相與追之，關中郡縣多潛送款於田子。

辛丑，太尉裕至潼關，以朱超石為河東太守，使與振武將軍徐猗之會薛帛於河北，共攻蒲阪。秦平原公璞與姚和都共擊之，姚和都，蓋青泥旣敗而奔蒲阪也。或曰︰「和都」，當作「成都」。猗之敗死，超石奔還潼關。東平公讚遣司馬國璠引魏兵以躡裕後。璠，孚袁翻。躡，尼輒翻。

王鎭惡請帥水軍自河入渭以趨長安，帥，讀曰率。水經︰河水歷船司空與渭水會，春秋之渭汭卽其地也。趨，七喻翻。裕許之。秦恢武將軍姚難自香城引兵而西，香城在渭水之北，薄津之口。恢武將軍蓋姚秦創置。鎭惡追之；秦主泓自灞上引兵還屯石橋以為之援，石橋，在長安城洛門東北，有石橋。水經註曰︰石橋水南出馬嶺山，積石據其東，驪山距其西，其水北逕鄭城西，水上有橋，東去鄭城十里，故世以橋名水。三輔黃圖曰︰洛門，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鎭北將軍姚彊與難合兵屯涇上以拒鎭惡。涇水出安定涇陽縣幵頭山，東南至陽陵入渭。此涇上在漢京兆陽陵界。鎭惡使毛德祖進擊，破之，彊死，難奔長安。

東平公讚退屯鄭城，太尉裕進軍逼之。泓使姚丕守渭橋，胡翼度屯石積，東平公讚屯灞東，泓屯逍遙園。水經註︰沈水上承樊川皇子陂，北逕長安城西，與昆明池水合。其枝津東北流，逕鄧艾祠南，又東分為二水，一水入逍遙園。

鎭惡泝渭而上，上，時掌翻。乘蒙衝小艦，行船者皆在艦內；秦人見艦進而無行船者，皆驚以為神。艦，戶黯翻。壬戌旦，鎭惡至渭橋，令軍士食畢，皆持仗登岸，後登者斬。衆旣登，渭水迅急，艦皆隨流，倐忽不知所在。時泓所將尚數萬人。將，卽亮翻。鎭惡諭士卒曰︰「吾屬並家在江南，此為長安北門，去家萬里，舟楫、衣糧皆已隨流。今進戰而勝，則功名俱顯；不勝，則骸骨不返，無他岐矣。岐，旁出之道。卿等勉之！」乃身先士卒，先，悉薦翻。衆騰踊爭進，大破姚丕於渭橋。泓引兵救之，為丕敗卒所蹂踐，不戰而潰；姚諶等皆死，蹂，人九翻。踐，慈演翻。諶，氏壬翻。泓單馬還宮。鎭惡入自平朔門，漢無平朔門，蓋長安城北門也，後人改其名耳。泓與姚裕等數百騎逃奔石橋。東平公讚聞泓敗，引兵赴之，衆潰去；胡翼度降於太尉裕。

泓將出降，其子佛念，年十一，言於泓曰︰「晉人將逞其欲，雖降必不免，不如引決。」降，戶江翻。引決，謂自裁也。泓憮然不應。憮，音武，悵也，失意貌。佛念登宮牆自投而死。姚佛念雖不及劉諶，然以童稚之年，氣烈如此，亦可尚也。癸亥，泓將妻子、羣臣詣鎭惡壘門請降，鎭惡以屬吏。屬，之欲翻。城中夷、晉六萬餘戶，鎭惡以國恩撫慰，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九月，太尉裕至長安，鎭惡迎於灞上。裕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鎭惡再拜謝曰︰「明公之威，諸將之力，鎭惡何功之有！」裕笑曰︰「卿欲學馮異邪？」謂馮異謙退不伐，而能定關中。鎭惡性貪，秦府庫盈積，鎭惡盜取，不可勝紀；勝，音升。裕以其功大，不問。或譖諸裕曰︰「鎭惡藏姚泓偽輦，將有異志。」裕使人覘之，覘，丑廉翻，又丑豔翻。鎭惡剔取其金銀，棄輦於垣側，裕意乃安。

裕收秦彝器、渾儀、土圭、記里鼓、指南車送詣建康。左傳︰祝佗曰︰成王分魯公以官司、彝器。杜預註︰彝器，常用之器。漢武帝時，洛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造員儀以考曆度。和帝時，賈逵又加黃道。順帝時，張衡又制渾象，具內外規、黃赤道、南北極，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以漏水轉之於殿上室內，星中出沒，與天相應。其後，吳陸績造渾象，王蕃制渾儀。舊渾象以二分為一度，凡周七尺三寸半分。張衡更制，以四分為一度，凡周一丈四尺六寸。王蕃以古制局小，星辰稠穊，衡器傷大，難可轉移，更制渾象，以三分為一度，凡周天一丈九寸五分分之三。周禮︰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註云︰土圭所以致四時、日月之景也。鄭司農云︰測土深，謂南北東西之深也。日南，立表處太南，近日也。日北，謂立表處太北，遠日也。景夕，謂日昳景乃中，立表處太東，近日也。景朝，謂日未中而景中，立表處太西，遠日也。玄謂晝漏半而置土圭，表陰陽，審其南北。景短於土圭，謂之日南，是地於日為近南也。景長於土圭，謂之日北，是地於日為近北也。東於土圭謂之日東，是地於日為近東也。西於土圭謂之日西，是地於日為近西也。如是，則寒暑陰風偏而不和，是未得其所求。凡日景於地千里而差一寸。鄭司農又云︰土圭之長尺有五寸，以夏至之日立八尺之表，其景適與土圭等，謂之地中。今潁川陽城地為然。晉·輿服志︰記里鼓車，駕四馬，制如司南車。崔豹古今註曰︰大章車所以識道里也，起於西京，亦曰記里車。車上有二層，皆有木人，行一里，下層擊鼓；行十里，上層擊鐲。黃帝作指南車。晉·輿服志︰司南車，一名指南車，駕四馬。其下制如樓，三級四角，金龍銜羽葆。刻木為仙人，衣羽衣，立車上，車雖回轉，手常南指。大駕出行，為先啓之乘。蕭子顯曰︰指南車，四周廂上施屋，指南人衣裙襦天衣在廂中，上四角皆施龍子竿，緣雜色眞孔雀毦，烏布皁複幔，漆畫輪，駕牛，皆銅校飾。記里鼓車制如指南，上施華蓋子，䌝衣漆畫，鼓機皆在內。渾，戶本翻。其餘金玉、繒帛、珍寶，皆以頒賜將士。繒，慈陵翻。秦平原公璞、幷州刺史尹昭以蒲阪降，東平公讚帥宗族百餘人詣裕降，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裕皆殺之。送姚泓至建康，斬於市。孝武太元九年，姚萇建國，改元白雀，歲在甲申，傳三主，三十四年而亡。

裕以薛辯為平陽太守，使鎭捍北道。

裕議遷都洛陽。諮議參軍王仲德曰︰「非常之事，固非常人所及，必致駭動。今暴師日久，士卒思歸，遷都之計，未可議也。」裕乃止。

羌衆十餘萬口西奔隴上，沈林子追擊至槐里，俘虜萬計。姚氏，羌也；姚氏旣滅，故羌衆西奔。

河西王蒙遜聞太尉裕滅秦，怒甚。門下校郞劉祥入言事，自曹操、孫權置校事司察羣臣，謂之校郞，後遂因之。蒙遜置諸曹校郞，如門下校郞、中兵校郞是也。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硏硏然也！」遂斬之。楊正衡曰︰硏，五見翻；然有其音而無其義。河西士民乃心晉室。蒙遜胡人，竊據其上，聞裕入關，慮其響應，故斬祥以威衆，以鎭服其心也。姦雄之喜怒，豈苟然哉！魏書·沮渠傳作「姸姸」，華人服飾姸靡自喜，故蒙遜云然。姸，讀如字，音義皆通，當從魏書。

初，夏王勃勃聞太尉裕伐秦，謂羣臣曰︰「姚泓非裕敵也。且其兄弟內叛，安能拒人！裕取關中必矣。然裕不能久留，必將南歸；留子弟及諸將守之，將，卽亮翻；下鎭將同。吾取之如拾芥耳。」乃秣馬礪兵，訓養士卒，進據安定，秦嶺北郡縣鎭戍皆降之。裕遣使遺勃勃書，降，戶江翻。使，疏吏翻。遺，于季翻。約為兄弟；勃勃使中書侍郞皇甫徽為報書而陰誦之，對裕使者，口授舍人使書之。裕讀其文，歎曰︰「吾不如也！」史言夷豪多權數。

**16**廣州刺史謝欣卒；東海人徐道期聚衆攻陷州城，進攻始興，始興相彭城劉謙之討誅之。詔以謙之為廣州刺史。

**17**癸酉，司馬休之、司馬文思、司馬國璠、司馬道賜、魯軌、韓延之、刁雍、王慧龍及桓溫之孫道度、道子、族人桓謐、桓璲、陳郡袁式等皆詣魏長孫嵩降。姚秦旣滅，司馬休之等懼為裕所誅，故皆降魏。璠，孚袁翻。雍，於容翻。璲，音遂。降，戶江翻。秦匈奴鎭將姚成都及弟和都舉鎭降魏。魏主嗣詔民間得姚氏子弟送平城者賞之。冬，十月，己酉，嗣召長孫嵩等還。司馬休之尋卒於魏。卒，子恤翻。魏賜國璠爵淮南公、道賜爵池陽子、魯軌爵襄陽公。刁雍表求南鄙自效，嗣以雍為建義將軍。建義將軍，魏以是號寵刁雍，言使之建義以復父兄之讎。雍聚衆於河、濟之間，濟，子禮翻。擾動徐、兗；太尉裕遣兵討之，不克。雍進屯固山，衆至二萬。

**18**詔進宋公爵為王，增封十郡；辭不受。

**19**西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等擊秦故將姚艾，艾，秦上邽之鎭將。將，卽亮翻。艾遣使稱藩，使，疏吏翻。熾磐以艾為征東大將軍、秦州牧。徵王松壽為尚書左僕射。十二年，熾磐遣松壽屯馬頭以逼秦之上邽；上邽降，故徵還。

**20**十一月，魏叔孫建等討西山丁零翟蜀洛支等，平之。西山，魏安州之西山。

**21**辛未，劉穆之卒，太尉裕聞之，驚慟哀惋者累日。卒，子恤翻。惋，烏貫翻。始，裕欲留長安經略西北，而諸將佐皆久役思歸，多不欲留。將，卽亮翻。會穆之卒，裕以根本無託，遂決意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穆之之卒也，朝廷恇懼，恇，音匡，怯也。欲發詔，以太尉左司馬徐羨之代之。中軍諮議參軍張卲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然世子無專命，宜須諮之。」裕欲以王弘代穆之。從事中郞謝晦曰︰「休元輕易，不若羨之。」王弘，字休元。易，以豉翻。乃以羨之為吏部尚書、建威將軍、丹楊尹，代管留任。於是朝廷大事常決於穆之者，並悉北諮。

裕以次子桂陽公義眞為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雍·東秦二州刺史。雍，於用翻。義眞時年十二。以太尉諮議參軍京兆王脩為長史，王鎭惡為司馬、領馮翊太守，沈田子、毛德祖皆為中兵參軍，仍以田子領始平太守，德祖領秦州刺史、天水太守，傅弘之為雍州治中從事史。

先是，隴上流戶寓關中者，望因兵威得復本土；及置東秦州，時裕未得天水，東秦州卽毛德祖所領。或曰，裕置東秦州，使義眞兼領。先，悉薦翻。知裕無復西略之意，復，扶又翻；下同。皆歎息失望。

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長安，王鎭惡功為多，由是南人皆忌之。沈田子自以嶢柳之捷，與鎭惡爭功不平。裕將還，田子及傅弘之屢言於裕曰︰「鎭惡家在關中，不可保信。」裕曰︰「今留卿文武將士精兵萬人，彼若欲為不善，正足自滅耳。勿復多言。」裕私謂田子曰︰「鍾會不得遂其亂者，以有衞瓘故也。會、瓘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咸熙元年。語曰︰『猛獸不如羣狐，』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鎭惡！」為沈田子殺王鎭惡張本。

臣光曰︰古人有言︰「疑則勿任，任則勿疑。」裕旣委鎭惡以關中，而復與田子有後言，是鬬之使為亂也。惜乎，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艱難，失之造次，造，七到翻。使豐、鄗之都復輸寇手。鄗，音浩。荀子曰︰「兼幷易能也，堅凝之難。」信哉！

**22**三秦父老聞裕將還，詣門流涕訴曰︰「殘民不霑王化，於今百年，始覩衣冠，人人相賀。長安十陵是公家墳墓，咸陽宮殿是公家室宅，漢高帝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武帝茂陵、昭帝平陵、宣帝杜陵、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平帝康陵，皆在關中，凡十一陵；言十者，舉大數也。長安、咸陽宮殿皆漢故跡。裕，劉氏子孫，故父老以是為言而留之。捨此欲何之乎！」裕為之愍然，為，于偽翻。慰諭之曰︰「受命朝廷，不得擅留。誠多諸君懷本之志，今以次息次息，猶言次子也。與文武賢才共鎭此境，勉與之居。」十二月，庚子，裕發長安，自洛入河，開汴渠而歸。汴，音卞。

**23**氐豪徐駭奴、齊元子等擁部落三萬在雍，遣使請降於魏。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魏主嗣遣將軍王洛生、河內太守楊聲等西行以應之。

**24**閏月，壬申，魏主嗣如大甯長川。

**25**秦、雍人千餘家推襄邑令上谷寇讚為主以降於魏，讚，秦之襄邑令也。魏主嗣拜讚魏郡太守。久之，秦、雍人流入魏之河南、滎陽、河內者，戶以萬數，嗣乃置南雍州，以讚為刺史，封河南公，治洛陽；治，直之翻。立雍州郡縣以撫之。讚善於招懷，流民歸之者，三倍其初。

**26**夏王勃勃聞太尉裕東還，大喜，善用兵者觀釁而動。問於王買德曰︰「朕欲取關中，卿試言其方略。」買德曰︰「關中形勝之地，而裕以幼子守之，狼狽而歸，正欲急成篡事耳，不暇復以中原為意。劉裕之心事，崔浩、王買德皆知之。復，扶又翻。此天以關中賜我，不可失也。青泥、上洛，南北之險要，宜先遣遊軍斷之；東塞潼關，斷，丁管翻。塞，悉則翻。絕其水陸之路；然後傳檄三輔，施以威德，則義眞在網罟之中，不足取也。」勃勃敗義眞取關中，卒如買德之計。罟，音古。勃勃乃以其子撫軍大將軍璝都督前鋒諸軍事，帥騎二萬向長安，璝，古回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前將軍昌屯潼關，以買德為撫軍右長史，屯青泥，劉裕得洛陽而不能禁寇讚窺伺於其側，使義眞守關中而不能禁夏兵之斷潼關、青泥，南歸彭城，席未煖而義眞敗。旣棄天下，肉未寒而四鎭失，宜也。勃勃將大軍為後繼。將，卽亮翻；下同。

**27**是歲，魏都坐大官章安侯封懿卒。坐，徂臥翻。

**十四年**（戊午、四一八）

**1**春，正月，丁酉朔，魏主嗣至平城，命護高車中郞將薛繁帥高車、丁零北略，至弱水而還。魏倣漢置匈奴中郞將之官置護高車中郞將。帥，讀曰率。

**2**辛巳，大赦。

**3**夏赫連璝至渭陽，關中民降之者屬路。降，戶江翻。屬，之欲翻。龍驤將軍沈田子將兵拒之，驤，思將翻。畏其衆盛，退屯劉迴堡，遣使還報王鎭惡。鎭惡謂王脩曰︰「公以十歲兒付吾屬，當共思竭力；而擁兵不進，虜何由得平！」使者還，以告田子。田子與鎭惡素有相圖之志，由是益忿懼。未幾，鎭惡與田子俱出北地以拒夏兵，赫連璝已至渭陽，王、沈烏能出北地乎？」此言北地者，謂長安以北之地耳。幾，居豈翻。軍中訛言︰「鎭惡欲盡殺南人，以數十人送義眞南還，因據關中反。」辛亥，田子請鎭惡至傅弘之營計事；田子求屛人語，屛，必郢翻。使其宗人沈敬仁斬之幕下，矯稱受太尉令誅之。弘之奔告劉義眞，義眞與王脩被甲登橫門以察其變。橫門，長安城北出東頭第一門。被，皮義翻。橫，音光。俄而田子帥數十人來，言鎭惡反，脩執田子，數以專戮，斬之；數，所具翻。以冠軍將軍毛脩之代鎭惡為安西司馬。冠，古玩翻。傅弘之大破赫連璝於池陽，又破之於寡婦渡，按宋白續通典，今慶州北十五里有寡婦山，蓋水發源是山，其下流為寡婦渡。斬獲甚衆，夏兵乃退。

壬戌，太尉裕至彭城，解嚴。琅邪王德文先歸建康。

裕聞王鎭惡死，表言「沈田子忽發狂易，奄害忠勳，」狂易，謂病狂而變易其常心。易，如字。追贈鎭惡左將軍、青州刺史。

以彭城內史劉遵考為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鎭蒲阪；徵荊州刺史劉道憐為徐、兗二州刺史。

裕欲以世子義符鎭荊州，以徐州刺史劉義隆為司州刺史，鎭洛陽。中軍諮議張卲諫曰︰諮議參軍也。「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外。」處，昌呂翻。乃更以義隆為都督荊·益·寧·雍·梁·秦六州諸軍事、西中郞將、荊州刺史，更，工衡翻。雍，於用翻。以南郡太守到彥之為南蠻校尉，張卲為司馬、領南郡相，冠軍功曹王曇首為長史，冠，古玩翻。曇，徒含翻。北徐州從事王華為西中郞主簿，晉置南徐州於京口，北徐州仍治彭城。到彥之、王曇首、王華輔義隆入立，遂居將相之任。沈林子為西中郞參軍。義隆尚幼，府事皆決於卲。曇首，弘之弟也。裕謂義隆曰︰「王曇首沈毅有器度，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沈，持林翻。

以南郡公劉義慶為豫州刺史。義慶，道憐之子也。

裕解司州，領徐、冀二州刺史。

**4**秦王熾磐以乞伏木弈干為沙州刺史，鎭樂都。樂，音洛。

**5**二月，乙弗烏地延帥戶二萬降秦。

**6**三月，遣使聘魏。使，疏吏翻。

**7**夏，四月，己巳，魏徙冀、定、幽三州徒河於代都。魏主珪皇始二年克中山，置安州，又立行臺以鎭撫其民。天興三年，改曰定州，領中山、常山、鉅鹿、博陵、北平、河間、高陽、趙郡。宋白曰︰初置安州，尋改定州，以安定天下為名。徒河，蓋徒河之民從慕容入中國留居三州者，魏人因謂之徒河。

**8**初，和龍有赤氣四塞蔽日，塞，悉則翻。自寅至申，燕太史令張穆言於燕王跋曰︰「此兵氣也。今魏方強盛，而執其使者，謂留于什門也，事見一百十六卷義熙十年。好命不通，臣竊懼焉。」好，呼到翻。跋曰︰「吾方思之。」五月，魏主嗣東巡，至濡源及甘松，濡，乃官翻。遣征東將軍長孫道生、安東將軍李先、給事黃門侍郞奚觀帥精騎二萬襲燕，觀，古玩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命驍騎將軍延普、幽州刺史尉諾自幽州引兵趨遼西，為之聲勢，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可地延氏為延氏。驍，堅堯翻。西方尉遲氏，後改為尉氏。尉，音鬱。嗣屯突門嶺以待之。道生等拔乙連城，進攻和龍，與燕單于右輔古泥戰，破之，義熙七年，跋置單于四輔。單，音蟬。殺其將皇甫軌。將，卽亮翻。燕王跋嬰城自守，魏人攻之，不克，掠其民萬餘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9**六月，太尉裕始受相國、宋公、九錫之命，十二年命下，至是乃受。赦國中殊死以下，崇繼母蘭陵蕭氏為太妃，以太尉軍諮祭酒孔靖為宋國尚書令，左長史王弘為僕射，領選，選，須絹翻。從事中郞傅亮、蔡廓皆為侍中，謝晦為右衞將軍，右長史鄭鮮之為奉常，行參軍殷景仁為祕書郞，其餘百官，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下同。靖辭不受。亮，咸之孫；傅咸仕於武、惠之間，以直顯。廓，謨之曾孫；蔡謨歷事成、康、穆三朝，出蕃入輔，皆有聲績。鮮之，渾之玄孫；鄭渾見六十六卷漢獻帝建安十七年。景仁，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成帝咸和三年。景仁學不為文，敏有思致；思，相吏翻。口不談義，深達理體；至於國典、朝儀、舊章、記注，莫不撰錄，撰，士免翻。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

**10**魏天部大人白馬文貞公崔宏疾篤，去年，魏置天地四方六部大人。魏主遣侍臣問病，一夜數返。及卒，詔羣臣及附國渠帥皆會葬。渠，大也。卒，子恤翻。帥，所類翻。

**11**秋，七月，戊午，魏主嗣至平城。

**12**九月，甲寅，魏人命諸州調民租，戶五十石，積於定、相、冀三州。魏主珪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領魏、陽平、廣平、汲郡、東郡、頓丘、濮陽、清河等郡，冀州所領止長樂、勃海、武邑、章武、樂陵而已。調，徒弔翻。相，息亮翻。

**13**河西王蒙遜復引兵伐涼，復，扶又翻；下復歸同。涼公歆將拒之，左長史張體順固諫，乃止。蒙遜芟其秋稼而還。芟，所銜翻。

歆遣使來告襲位。冬，十月，以歆為都督七郡諸軍事、鎭西大將軍、酒泉公。都督敦煌、酒泉、晉興、建康、涼興及歆父暠所置會稽、廣夏，凡七郡。

**14**姚艾叛秦，降河西王蒙遜，姚艾稱藩於乞伏，事見上年。降，戶江翻。蒙遜引兵迎之。艾叔父雋言於衆曰︰「秦王寬仁有雅度，自可安居事之，何為從河西王西遷！」衆咸以為然，乃相與逐艾，推雋為主，復歸於秦。秦王熾磐徵雋為侍中、中書監，賜『章︰甲十一行本「賜」上有「征南將軍」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爵隴西公，以左丞相曇遠為都督洮·罕以東諸軍事、征東大將軍、秦州牧，鎭南安。洮、罕，謂臨洮、枹罕也。曇，徒含翻。洮，土刀翻。

**15**劉義眞年少，少，詩照翻。賜與左右無節，王脩每裁抑之。左右皆怨，譖脩於義眞曰︰「王鎭惡欲反，故沈田子殺之。脩殺田子，是亦欲反也。」義眞信之，使左右劉乞等殺脩。

脩旣死，人情離駭，莫相統壹。義眞悉召外軍入長安，外軍，謂屯蒲阪以捍魏、屯渭北以捍夏之軍也。閉門拒守。關中郡縣悉降於夏。赫連璝夜襲長安，不克。降，戶江翻。璝，古回翻。夏王勃勃進據咸陽，長安樵采路絕。

宋公裕聞之，使輔國將軍蒯恩如長安，召義眞東歸；蒯，苦怪翻。以相國右司馬朱齡石為都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代鎭長安。晉先置雍州於襄陽；此為北雍州。雍，於用翻。裕謂齡石曰︰「卿至，可敕義眞輕裝速發，旣出關，然可徐行。「然」下當有「後」字。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又命中書侍郞朱超石慰勞河、洛。勞，力到翻。

十一月，齡石至長安。義眞將士貪縱，大掠而東，將，卽亮翻。多載寶貨、子女，方軌徐行。雍州別駕韋華奔夏。韋華本姚氏臣也，裕用為雍州別駕。赫連璝帥衆三萬追義眞；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今多將輜重，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重，直用翻。一日行不過十里，虜追騎且至，騎，奇寄翻；下同。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義眞不從。俄而夏兵大至，傅弘之、蒯恩斷後，斷，丁管翻。力戰連日。至青泥，晉兵大敗，弘之、恩皆為王買德所禽；買德先屯青泥，故二將為所邀而見禽。司馬毛脩之與義眞相失，亦為夏兵所禽。義眞行在前，會日暮，夏兵不窮追，故得免；左右盡散，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呼之，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行矣！晉人多自稱為身。必不兩全，可刎身頭以南，使家公望絕。」魏、晉之間，凡人子者稱其父曰家公，人稱之曰尊公。刎，扶粉翻。宏泣曰︰「死生共之，下官不忍。」乃束義眞於背，單馬而歸。義眞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

夏王勃勃欲降傅弘之，降，戶江翻。弘之不屈，『章︰甲十一行本「屈」下有「時天寒」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勃勃裸之，弘之叫罵而死。裸，郞果翻。勃勃積人頭為京觀，號曰髑髏臺。觀，古玩翻。髑，徒谷翻。髏，洛侯翻。長安百姓逐朱齡石，齡石焚其宮殿，奔潼關。義眞旣大掠長安而歸，長安之人固仇視晉人矣。齡石奉宋公之命與義眞俱歸可也，癡坐長安以待逐，何歟？勃勃入長安，大饗將士，舉觴謂王買德曰︰「卿往日之言，一期而驗，可謂算無遺策。此觴所集，非卿而誰！」以買德為都官尚書，封河陽侯。

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曹公壘在潼關，曹操伐韓、馬所築也。驤，思將翻。齡石往從之。朱超石至蒲阪，聞齡石所在，亦往從之。赫連昌攻敬先壘，斷其水道；斷，丁管翻。衆渴，不能戰。城且陷，齡石謂超石曰︰「弟兄俱死異域，使老親何以為心！爾求間道亡歸，間，古莧翻。我死此，無恨矣。」超石持兄泣曰︰「人誰不死，寧忍今日辭兄去乎！」遂與敬先及右軍參軍劉欽之皆被執送長安，勃勃殺之；被，皮義翻。欽之弟秀之悲泣不歡燕者十年。欽之，穆之之從兄子也。從，才用翻。

宋公裕聞青泥敗，未知義眞存亡，『章︰甲十一行本「亡」下有「怒甚」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刻日北伐。使裕能復北伐，則聞青泥之敗，當投袂而起矣，何待刻日乎！英雄所為，固非常人所測識也。侍中謝晦諫以「士卒疲弊，請俟他年」；不從。晦請俟他年，亦裕所謂識機變者也。鄭鮮之之言則異於是。鄭鮮之上表，以為︰「虜聞殿下親征，必倂力守潼關。徑往攻之，恐未易可克；易，以豉翻。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虜雖得志，不敢乘勝過陝者，猶攝服大威，陝，失冉翻。攝，讀曰懾。為將來之慮故也。若造洛而反，虜必更有揣量之心，或益生邊患。造，七到翻。揣，初委翻。量，音良。況大軍遠出，後患甚多。昔歲西征，劉、鍾狼狽；謂十一年盜襲冶亭時也。去年北討，廣州傾覆；謂徐道期陷廣州也。旣往之效，後來之鑒也。今諸州大水，民食寡乏，三吳羣盜攻沒諸縣，皆由困於征役故也。江南士庶，引領顒顒顒，魚容翻。以望殿下之返旆，聞更北出，不測淺深之謀，往還之期，臣恐返顧之憂更在腹心也。若慮西虜更為河、洛之患者，宜結好北虜；北虜親則河南安，北虜，魏也。好，呼到翻。河南安則濟、泗靜矣。」濟，子禮翻。會得段宏啓，知義眞得免，裕乃止，但登城北望，慨然流涕而已。降義眞為建威將軍、司州刺史；以段宏為宋臺黃門郞、領太子右衞率。率，所律翻。裕以天水太守毛德祖為河東太守，代劉遵考守蒲阪。裕雖知德祖善守而用之，然人心已搖，宜其不能固也。為下德祖棄蒲阪張本。

**16**夏王勃勃築壇於灞上，卽皇帝位，改元昌武。

**17**西秦王熾磐東巡；十二月，徙上邽民五千餘戶于枹罕。枹，音膚。

**18**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晉書·天文志曰︰箕四星，一曰天津，又曰天漢，經尾、箕之間，謂之漢津。太微，天子庭也，在北斗南。紫微十五星，在北斗北。彗，祥歲翻。八十餘日而滅。魏主嗣復召諸儒、復，扶又翻。術士問之曰︰「今四海分裂，災咎之應，果在何國？朕甚畏之。卿輩盡言，勿有所隱！」衆推崔浩使對，浩曰︰「夫災異之興，皆象人事，人苟無釁，又何畏焉？釁，許覲翻。昔王莽將篡漢，彗星出入，正與今同。漢書·天文志曰︰哀帝建平二年，彗星出牽牛七十餘日。傳曰︰彗者，所以除舊布新。牽牛，日、月、五星所從起，三正之始；彗而出之，改更之象也。其後卒有王莽篡國之禍。國家主尊臣卑，民無異望。晉室陵夷，危亡不遠；彗之為異，其劉裕將篡之應乎！」衆無以易其言。

**19**宋公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晉書·帝紀曰︰初，簡文帝見讖云︰「晉祚盡昌明。」及孝武帝之在孕也，李太后夢神人，謂之曰︰「汝生男，以昌明為字。」及產，東方始明，因以為名。簡文後悟，乃流涕。又曰︰讖云︰「昌明之後有二帝。」裕乃使縊帝而立恭帝，以應二帝云。讖，楚譖翻。乃使中書侍郞王韶之與帝左右密謀酖帝而立琅邪王德文。德文常在帝左右，飲食寢處，未嘗暫離；處，昌呂翻。離，力智翻。韶之伺之經時，不得間。會德文有疾，出居於外。戊寅，韶之以散衣縊帝於東堂。年三十七。伺，相吏翻。間，古莧翻。散，悉亶翻。縊，於賜翻，又於計翻。韶之，廙之曾孫也。廙，王敦之從弟。廙，羊至翻，又逸職翻。裕因稱遺詔，奉德文卽皇帝位，大赦。

**20**是歲，河西王蒙遜奉表稱藩，拜涼州刺史。

**21**尚書右僕射袁湛卒。

恭皇帝諱德文，字德文，安帝母弟也。諡法︰「尊賢貴義」、「敬事供上」、「尊賢敬讓」、「愛民長弟」、「執禮御賓」、「芘親之闕」皆曰恭。長弟，謂順長接弟；御賓，迎待賓也。

## 元熙元年（己未、四一九）

**1**春，正月，壬辰朔，改元。

**2**立琅邪王妃褚氏為皇后；后，裒之曾孫也。褚裒，崇德太后之父。裒，蒲侯翻。

**3**魏主嗣畋于犢渚。據北史，犢渚，在柞山，西臨河。

**4**甲午，徵宋公裕入朝，朝，直遙翻。進爵為王；裕辭。

**5**癸卯，魏主嗣還平城。

**6**庚申，葬安皇帝于休平陵。

**7**剌劉道憐司空出鎭京口。「剌」者，「敕」字之誤也。『章︰乙十一行本正作「敕」；張校同；甲十一行本作空格。』「司空」之上又當逸「以」字。

**8**夏將叱奴侯提帥步騎二萬攻毛德祖於蒲阪，將，卽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阪，音反。德祖不能禦，全軍歸彭城。二月，宋公裕以德祖為滎陽太守，戍虎牢。宋白曰︰虎牢，古東虢國，春秋為鄭之制邑，漢為成皋縣。穆天子傳︰天子獵于鄭，有虎在葭中，七萃之士禽之以獻，命畜之東虢，號曰虎牢。後為成皋縣，北臨黃河。後漢為成皋關，後魏為東中郞將府，唐為汜水縣。

**9**夏主勃勃徵隱士京兆韋祖思。祖思旣至，恭懼過甚，勃勃怒曰︰「我以國士徵汝，汝乃以非類遇我！汝昔不拜姚興，今何獨拜我？我在，汝猶不以我為帝王；我死，汝曹弄筆，當置我於何地邪！」遂殺之。勃勃之殺祖思，虐矣。然祖思之恭懼過甚，勃勃以為薄己而殺之，則勃勃為有見，而祖思為無所守也。

羣臣請都長安。勃勃曰︰「朕豈不知長安歷世帝王之都，沃饒險固！然晉人僻遠，終不能為吾患。魏與我風俗略同，土壤鄰接，自統萬距魏境裁百餘里，朕在長安，統萬必危；若在統萬，魏必不敢濟河而西。諸卿適未見此耳。」皆曰︰「非所及也。」使勃勃常在，猶云可也；勃勃死，則統萬為魏有。古人所以貽厥子孫者，固有道也。乃於長安置南臺，以赫連璝領大將軍、雍州牧、錄南臺尚書事；璝，工回翻。雍，於用翻。勃勃還統萬，大赦，改元眞興。

勃勃性驕虐，視民如草芥。常居城上，置弓劍於側，有所嫌忿，手自殺之。羣臣迕視者鑿其目，索隱曰︰迕者，逆也。迕，五故翻。笑者決其脣，諫者先截其舌而後斬之。

**10**初，司馬楚之奉其父榮期之喪歸建康，榮期死見一百一十四卷安帝義熙二年。會宋公稱『章︰甲十一行本「稱」作「裕」；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誅翦宗室之有才望者，楚之叔父宣期、兄貞之皆死，楚之亡匿竟陵蠻中。及從祖休之自江陵奔秦，休之，宣帝弟魏中郞進之六世孫，楚之，宣帝弟太常馗之八世孫，故休之於楚之為從祖。休之奔秦見上卷義熙十一年。從，才用翻。楚之亡之汝、潁間，聚衆以謀復讎。楚之少有英氣，能折節下士，少，詩照翻。折，而設翻。下，遐稼翻。有衆萬餘，屯據長社。裕使刺客沐謙往刺之。沐，莫卜翻，姓也。風俗通︰漢有東平太守沐寵，蜀本作「沭」，音述，非也。楚之待謙甚厚。謙欲發，未間，乃夜稱疾，知楚之必往問疾，因欲刺之。間，古莧翻。刺，七亦翻。楚之果自齎湯藥往視疾，情意勤篤，謙不忍發，乃出匕道於席下，以狀告之曰︰「將軍深為劉裕所忌，願勿輕率以自保全。」遂委身事之，為之防衞。

王鎭惡之死也，沈田子殺其兄弟七人，唯弟康得免，逃就宋公裕於彭城，裕以為相國行參軍。晉制︰諸公府置諸曹參軍，又有正參軍、行參軍、長兼行參軍等員。康求還洛陽視母；會長安不守，康糾合關中徙民，得百許人，驅帥僑戶七百餘家，共保金墉城。帥，讀曰率；下同。時宗室多逃亡在河南，有司馬文榮者，帥乞活千餘戶屯金墉城南；惠帝時，幷州饑荒，其吏民隨東燕王騰東下，號曰「乞活」。是後流徙逐糧者亦曰乞活。又有司馬道恭，自東垣帥三千人屯城西，按魏收地形志，洛州新安郡有東垣縣。註云︰二漢、晉屬河東；後屬（按︰此下當有佚文）。參考漢晉志，河東郡有垣縣，無東垣。孝武太元十一年，馮該擊斬苻丕於東垣，此時已有東垣之名。宋白曰︰宋武入洛，更置東垣、西垣二縣。新唐書·地理志︰河南府新安縣，高祖武德初析置東垣縣。則知東垣在新安界。司馬順明帥五千人屯陵雲臺，司馬楚之屯柏谷塢。魏河內鎭將于栗磾遊騎在芒山上，將，卽亮翻。磾，丁奚翻。騎，奇寄翻。攻逼交至，康堅守六旬。裕以康為河東太守，遣兵救之，平等皆散走。詳考上文，未知平等為何人。康勸課農桑，百姓甚親賴之。

司馬順明、司馬道恭及平陽太守薛辯皆降於魏，降，戶江翻；下同。魏以辯為河東太守以拒夏人。

**11**夏，四月，秦征西將軍孔子帥騎五千討吐谷渾覓地於弱水南，孔子，亦乞伏氏也。禹貢︰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地志云︰弱水出删丹縣，亦謂之張掖河。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流沙，張掖居延縣東北之居延澤是也。曾氏曰︰弱水出窮谷。大破之，覓地帥其衆六千降於秦，拜弱水護軍。

**12**庚辰，魏主嗣有事于東廟，古制，左祖，右社。魏建宗廟於平城宮之東，因曰東廟。杜佑曰︰明元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親祀焉。則東廟者，白登山廟也；以山西又有廟，故以此為東廟。助祭者數百國；辛巳，南巡至鴈門。五月，庚寅朔，魏主嗣觀漁於灅水；己亥，還平城。灅，力水翻。

**13**涼公歆用刑過嚴，又好治宮室，好，呼到翻。治，直之翻。從事中郞張顯上疏，以為︰「涼土三分，謂李氏、沮渠、乞伏也。勢不支久。兼幷之本，在於務農；懷遠之略，莫如寬簡。今入歲已來，陰陽失序，風雨乖和；是宜減膳徹懸，古者，天子膳用六牲，具馬、牛、羊、犬、豕、雞。諸侯膳用三牲。懸，樂懸也，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荒，大札，天地有烖，國有大故，則減膳徹樂。穀梁傳曰︰五穀不升為天饑。一穀不升謂之嗛，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四穀不升謂之康，五穀不升謂之大侵。大侵之禮，君食不兼味，臺榭不塗，弛侯廷道不除，百官布而不祭，鬼神禱而不祀。白虎通曰︰一穀不升徹鶉、鷃，二穀不升徹鳧、鴈，三穀不升徹雉、兔，四穀不升損囿獸，五穀不升不備三牲。側身脩道，而更繁刑峻法，繕築不止，殆非所以致興隆也。昔文王以百里而興，二世以四海而滅，周文王興於岐周，地方百里。秦二世承始皇之後，奄有四海，卒以滅亡。前車之軌，得失昭然。太祖以神聖之姿，為西夏所推，左取酒泉，右開西域。李暠廟號太祖。為西夏所推，事見一百一十二卷安帝隆安四年；取酒泉，見五年；開西域，亦見四年。夏，戶雅翻。殿下不能奉承遺志，混壹涼土，侔蹤張后，張后，謂張軌及其子若孫也。將何以下見先王乎！沮渠蒙遜，胡夷之傑，內脩政事，外禮英賢，攻戰之際，身均士卒；百姓懷之，樂為之用。沮，子余翻。樂，音洛。臣謂殿下非但不能平殄蒙遜，亦懼蒙遜方為社稷之憂。」歆覽之，不悅。

主簿氾稱上疏諫曰︰氾，音凡。「天之子愛人主，殷勤至矣；故政之不脩，下災異以戒告之，改者雖危必昌，不改者雖安必亡。元年，三月，癸卯，敦煌謙德堂陷；張駿據河西，起謙光殿於姑臧。自謂專制一方，而事晉不改臣節，雖謙而光也。李暠得敦煌，亦稱藩於晉，起謙德堂，其志猶張氏也。敦煌，徒門翻。八月，效穀地裂；二年，元日，昏霧四塞；四月，日赤無光，二旬乃復；十一月，狐上南門；今茲春、夏，地頻五震；六月，隕星于建康。臣雖學不稽古，行年五十有九，請為殿下略言耳目之所聞見，不復能遠論書傳之事也。塞，悉則翻。上，時掌翻。為，于偽翻。不復，扶又翻。傳，直戀翻。乃者咸安之初，西平地裂，狐入謙光殿前；俄而秦師奄至，都城不守。咸安，簡文帝年號。涼土以姑臧為都城。孝武太元元年，秦入姑臧，蓋地裂、狐入在咸安之初，而其應在太元之初也。梁熙旣為涼州，不撫百姓，專為聚斂，斂，力贍翻。建元十九年，姑臧南門崩，隕石於閑豫堂；明年為呂光所殺。太元元年，秦主堅建元之十二年也。堅以梁熙鎭涼州。建元十九年，堅敗於淮南，晉太元之八年也。明年，呂光殺梁熙。段業稱制此方，三年之中，地震五十餘所；旣而先王龍興於瓜州，瓜州，敦煌郡也。考之晉志，張氏置沙州於敦煌，未嘗置瓜州。又考之唐志，沙洲敦煌郡，本瓜州，武德五年曰西沙州，貞觀七年曰沙州。瓜州晉昌郡，武德五年析沙州之常樂置。蓋李暠興於敦煌，自稱秦、涼二州牧，其後遷于酒泉，以敦煌為瓜州；至唐復以敦煌為沙州，以晉昌為瓜州，而瓜州分為二州矣。蒙遜篡弒於張掖。此皆目前之成事，殿下所明知也。效穀，先王鴻漸之地；暠自效穀令得敦煌，遂有七郡，故云然。易所謂鴻漸者，鴻，水鳥也，自水而漸于干，又漸于磐，又漸于陸，又漸于木︰自下而進，漸升而上也。謙德，卽尊之室；基陷地裂，大凶之徵也。日者，太陽之精，中國之象；赤而無光，中國將衰。諺曰︰諺，音彥。『野獸入家，主人將去。』狐上南門，亦變異之大者也。今蠻夷益盛，中國益微。願殿下亟罷宮室之役，止遊畋之娛，延禮英俊，愛養百姓，以應天變、防未然。」歆不從。

**14**秋，七月，宋公裕始受進爵之命。八月，移鎭壽陽，以度支尚書劉懷愼為督淮北諸軍事、徐州刺史，鎭彭城。曹魏文帝置度支尚書，掌軍國支計；晉因之。度，徒洛翻。

**15**辛未，魏主嗣東巡；甲申，還平城。

**16**九月，宋王裕自解揚州牧。

**17**秦左衞將軍匹達等將兵討彭利和于漒川，大破之，利和單騎奔仇池；獲其妻子，徙羌豪三千戶于枹罕，漒川羌三萬餘戶皆安堵如故。冬，十月，以尚書右僕射王松壽為益州刺史，鎭漒川。漒，其良翻。騎，奇寄翻。枹，音膚。

**18**宋王裕以河南蕭條，乙酉，徙司州刺史義眞為揚州刺史，鎭石頭。蕭太妃謂裕曰︰「道憐汝布衣兄弟，宜用為揚州。」裕曰︰「寄奴於道憐，豈有所惜！裕，小字寄奴。道憐，蕭太妃所生也。揚州根本所寄，事務至多，非道憐所了。」太妃曰︰「道憐年出五十，豈不如汝十歲兒邪？」裕曰︰「義眞雖為刺史，事無大小，悉由寄奴。道憐年長，不親其事，於聽望不足。」聽望，猶言觀聽也。長，知兩翻。太妃乃無言。道憐性愚鄙而貪縱，故裕不肯用。

**19**十一月，丁亥朔，日有食之。

**20**十二月，癸亥，魏主嗣西巡至雲中，從君子津西渡河，大獵於薛林山。按魏書·帝紀︰薛林山在屋竇城西。

**21**辛卯，宋王裕加殊禮，進王太妃為太后，世子為太子。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一十九

## 宋紀一起上章涒灘（庚申），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四年。

劉氏世居彭城，於春秋之時宋土也，故帝之始建國號曰宋。

高祖武皇帝諱裕，字德輿，小字寄奴，姓劉氏，彭城縣綏德里人，漢楚元王交二十一世孫也。彭城，楚都，故苗裔家焉。晉氏東遷，劉氏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

**永初元年**（庚申、四二○）

## 永初元年（庚申、四二○）是年六月改元。

**1**春，正月，己亥，魏主還宮。晉有天下，通鑑於魏主率兼書名；是年，宋受禪，始改書用列國之例。

**2**秦王熾磐立其子乞伏『章︰甲十六行本無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暮末為太子，熾，昌志翻。考異曰︰晉書作「慕末」，宋書作「乞佛茂蔓」。今從崔鴻十六國春秋。仍領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改元建弘。

**3**宋王欲受禪而難於發言，乃集朝臣宴飲，此宋朝之臣也。朝，直遙翻。從容言曰︰從，千容翻。「桓玄篡位，鼎命已移。我首唱大義，興復帝室，南征北伐，平定四海，功成業著，遂荷九錫。荷，下可翻。今年將衰暮，崇極如此，物忌盛滿，非可久安；今欲奉還爵位，歸老京師。」羣臣惟盛稱功德，莫諭其意。日晚，坐散。坐，徂臥翻。中書令傅亮還外，乃悟，而宮門已閉，亮叩扉請見，見，賢遍翻。王卽開門見之。亮入，但曰︰「臣暫宜還都。」王解其意，無復他言，解，戶買翻，曉也。復，扶又翻。直云︰「須幾人自送？」亮曰︰「數十人可也。」卽時奉辭。亮出，已夜，見長星竟天，拊髀歎曰︰「我常不信天文，今始驗矣。」長星所以除舊布新，故云然。亮至建康，夏，四月，徵王入輔。王留子義康為都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鎭壽陽。豫州，後漢治譙；魏治汝南安成；晉平吳，治陳國；江左治壽陽、蕪湖、邾城、牛渚、歷陽、馬頭、壽春、姑孰，不常厥居。安帝之末，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州基址，因此而立。帝旣平關、洛，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河內、東京兆二僑郡，雍州仍僑治襄陽。秦、幷州刺史鎭蒲阪，毛德祖旣自蒲阪退屯虎牢，則幷州當寄治虎牢也。雍，於用翻。義康尚幼，以相國參軍南陽劉湛為長史，決府、州事。府、州，都督府及豫州也。湛自弱年卽有宰物之情，常自比管、葛，謂管仲、諸葛亮也。博涉書史，不為文章，不喜談議。喜，許記翻。王甚重之。

**4**五月，乙酉，魏更諡宣武帝曰道武帝。魏主嗣永興二年，諡父珪曰宣武皇帝。更，古衡翻。

**5**魏淮南公司馬國璠、池陽子司馬道賜謀外叛，司馬文思告之。庚戌，魏主殺國璠、道賜，賜文思爵鬱林公。國璠等降魏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璠，孚袁翻。國璠等連引平城豪桀，坐族誅者數十人，章安侯封懿之子玄之當坐。魏主以玄之燕朝舊族，慕容廆興於昌黎，封氏依之，遂世仕於燕，貴顯。欲宥其一子。玄之曰︰「弟子磨奴早孤，乞全其命。」乃殺玄之四子而宥磨奴。

**6**六月，壬戌，王至建康。傅亮諷晉恭帝禪位於宋，具詔草呈帝，使書之。帝欣然操筆，謂左右曰︰「桓玄之時，晉氏已無天下，重為劉公所延，將二十載；晉安帝元興三年裕討桓玄，至是凡十七年。操，千高翻，重，直龍翻。載，子亥翻。今日之事，本所甘心。」遂書赤紙為詔。

甲子，帝遜于琅邪第，百官拜辭，祕書監徐廣流涕哀慟。晉武帝泰始元年受禪，歲在乙西；建興四年，長安陷，歲在丙子；凡五十二年。次年，元帝建號於江東，改元建武，至是年歲在庚申，凡一百單三年。西、東享國共一百五十七年而亡。

丁卯，王為壇於南郊，卽皇帝位。禮畢，自石頭備法駕入建康宮。徐廣又悲感流涕，侍中謝晦謂之曰︰「徐公得無小過！」廣曰︰「君為宋朝佐命，朝，直遙翻。身是晉室遺老，悲歡之事，固不可同。」廣，邈之弟也。徐邈為晉孝武所親重。

帝臨太極殿，大赦，改元。其犯鄕論清議，一皆蕩滌，與之更始。犯鄕論清議，蓋得罪於名敎者。更，工衡翻。

裴子野論曰︰昔重華受終，四凶流放；書︰堯使舜嗣位，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重，直龍翻。武王克殷，頑民遷洛。武王克殷，遷頑民于洛邑。天下之惡一也，鄕論清議，除之，過矣！

**7**奉晉恭帝為零陵王；優崇之禮，皆倣晉初故事，卽宮于故秣陵縣，沈約曰︰秣陵縣本治去京邑六十里，今故治村是也，晉安帝義熙九年，移治京邑，在鬬場。恭帝元熙元年，省揚州禁防參軍，縣移治其處。使冠軍將軍劉遵考將兵防衞。冠，五玩翻。將，卽亮翻。降褚后為王妃。

追尊皇考為孝穆皇帝，皇妣趙氏為孝穆皇后；尊王太后蕭氏為皇太后。帝父翹娶趙氏，生帝而殂，繼室以蕭氏。上事蕭太后素謹，及卽位，春秋已高，每旦入朝太后，朝，直遙翻。未嘗失時刻。

詔晉氏封爵，當隨運改，獨置始興、廬陵、始安、長沙、康樂五公，降爵為縣公及縣侯，始興、廬陵、始安、長沙皆郡公，獨康樂縣公耳。據南史，降始興郡公為華容縣公，廬陵公為柴桑縣公，始安公為荔浦縣侯，長沙公為醴陵縣侯。樂，音洛。以奉王導、謝安、溫嶠、陶侃、謝玄之祀，其宣力義熙、豫同艱難者，一仍本秩。

庚午，以司空道憐為太尉，封長沙王。追封司徒道規為臨川王，以道憐子義慶襲其爵。其餘功臣徐羨之等，增位進爵各有差。

追封劉穆之為南康郡公，王鎭惡為龍陽縣侯。上每歎念穆之，曰︰「穆之不死，當助我治天下。治，直之翻。可謂『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詩·瞻卬之辭。瘁，秦醉翻。又曰︰「穆之死，人輕易我。」易，以豉翻。

立皇子桂陽公義眞為廬陵王，彭城公義隆為宜都王，義康為彭城王。

己卯，改泰始曆為永初曆。以元改曆。

**8**魏主如翳犢山，遂至馮滷池。據北史，翳犢山在平城之西，五原之東。馮滷池卽五原鹽池，唐屬鹽州界。滷，龍五翻。聞上受禪，驛召崔浩告之曰︰「卿往年之言驗矣，浩言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朕於今日始信天道。」

**9**秋，七月，丁酉，魏主如五原。

**10**甲辰，詔以涼公歆為都督高昌等七郡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酒泉公；秦王熾磐為安西大將軍。熾，昌志翻。

**11**交州刺史杜慧度擊林邑，大破之，林邑屢為寇，故慧度擊之。所殺過半。林邑乞降，前後為所鈔掠者皆遣還。降，戶江翻。鈔，楚交翻。慧度在交州，為政纖密，一如治家，治，直之翻。吏民畏而愛之；城門夜開，道不拾遺。

**11**己『章︰甲十六行本「己」作「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未，魏主如雲中。

**12**河西王蒙遜欲伐涼，先引兵攻秦浩亹；浩亹，音告門。旣至，潛師還屯川巖。

涼公歆欲乘虛襲張掖；宋繇、張體順切諫，不聽。太后尹氏謂歆曰︰「汝新造之國，地狹民希，自守猶懼不足，何暇伐人！先王臨終，李暠卒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殷勤戒汝，深愼用兵，保境寧民，以俟天時。言猶在耳，柰何棄之！蒙遜善用兵，非汝之敵，數年以來，常有兼幷之志。汝國雖小，足為善政，脩德養民，靜以待之。彼若昏暴，民將歸汝；若其休明，休，美也。汝將事之；豈得輕為舉動，僥冀非望！以吾觀之，非但喪師，喪，息浪翻。殆將亡國！」亦不聽。宋繇歎曰︰「今茲大事去矣！」

歆將步騎三萬東出。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蒙遜聞之曰︰「歆已入吾術中；然聞吾旋師，必不敢前。」乃露布西境，云已克浩亹，將進攻黃谷。此露布非必建之漆竿，如魏、晉告捷之制，但露檄布言其事耳。歆聞之，喜，進入都瀆澗。蒙遜引兵擊之，戰於懷城，歆大敗。或勸歆還保酒泉。歆曰︰「吾違老母之言以取敗，不殺此胡，何面目復見我母！」復，扶又翻。遂勒兵戰於蓼泉，為蒙遜所殺。歆弟酒泉太守翻、新城太守預、領羽林右監密、左將軍眺、右將軍亮西奔敦煌。敦，徒門翻。

蒙遜入酒泉，安帝隆安四年，李暠據敦煌，凡二主，二十一年而滅。禁侵掠，士民安堵。以宋繇為吏部郞中，委之選舉；涼之舊臣有才望者，咸禮而用之。以其子牧犍為酒泉太守。犍，居言翻。守，式又翻。敦煌太守李恂，翻之弟也，與翻等棄敦煌奔北山。蒙遜以索嗣之子元緒行敦煌太守。索嗣死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索，昔各翻。

蒙遜還姑臧，見涼太后尹氏而勞之。尹氏曰︰「李氏為胡所滅，知復何言！」蒙遜，張掖盧水胡也。勞，力到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或謂尹氏曰︰「今母子之命在人掌握，柰何傲之！且國亡子死，曾無憂色，何也？」尹氏曰︰「存亡死生，皆有天命，柰何便如凡人，為兒女子之悲乎！吾老婦人，國亡家破，豈可復惜餘生，為人臣妾乎！惟速死為幸耳。」蒙遜嘉而赦之，娶其女為牧犍婦。

**14**八月，辛未，追諡妃臧氏為敬皇后。癸酉，立王太子義符為皇太子。

**15**閏月，壬午，詔晉帝諸陵悉置守衞。

**16**九月，秦振武將軍王基等襲河西王蒙遜胡園戍，俘二千餘人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7**李恂在敦煌有惠政；索元緒粗險好殺，大失人和。好，呼到翻。郡人宋承、張弘密信招恂。冬，恂帥數十騎入敦煌，元緒東奔涼興。涼興郡在唐瓜州常樂縣界。帥，讀曰率。承等推恂為冠軍將軍、涼州刺史，冠，古玩翻。改元永建。河西王蒙遜遣世子政德攻敦煌，恂閉城不戰。

**18**十二月，丁亥，杏城羌酋狄溫子帥三千餘家降魏。背夏降魏也。酋，慈由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9**是歲，魏姚夫人卒，追諡昭哀皇后。姚夫人歸魏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

**二年**（辛酉、四二一）

**1**春，正月，辛酉，上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論曰︰夫郊祀天地，修歲事也；赦彼有罪，夫何為哉！

**2**以揚州刺史廬陵王義眞為司徒，尚書僕射徐羨之為尚書令、揚州刺史，中書令傅亮為尚書僕射。

**3**辛未，魏主嗣行如公陽。

**4**河西王蒙遜帥衆二萬攻李恂于敦煌。

**5**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輔國將軍元基攻上邽，遇霖雨而還。

**6**三月，甲子，魏陽平王熙卒。

**7**魏主發代都六千人築苑，東包白登，周三十餘里。

**8**河西王蒙遜築隄壅水以灌敦煌；李恂乞降，不許。恂將宋承等舉城降，恂自殺。蒙遜屠其城，獲恂弟子寶，囚于姑臧。李氏滅矣。李寶卒以此開有唐之基。天之所啓，誰能廢之！於是西域諸國皆請□原文空□原文空『章︰甲十一行本「請」作「詣」，空格作「蒙遜」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稱臣朝貢。將，卽亮翻。朝，直遙翻。

**9**夏，四月，己卯朔，詔︰「所在淫祠自蔣子文以下皆除之；其先賢及以勳德立祠者，不在此例。」

**10**吐谷渾王阿柴遣使降秦，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秦王熾磐以阿柴為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安州牧、白蘭王。秦蓋以吐谷渾之地為安州。

**11**六月，乙酉，魏主北巡至蟠羊山；蟠羊山在參合陂東。秋，七月，西巡至河。

**12**河西王蒙遜遣右衞將軍沮渠鄯善、建節將軍沮渠苟生帥衆七千伐秦。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木弈干等帥步騎五千拒之，敗鄯善等于五澗，五澗在洪池嶺北。水經註︰五澗水出姑臧城東而西，北流注馬城河。敗，補邁翻。虜苟生，斬首二千而還。

**13**初，帝以毒酒一甖甖，於耕翻，瓦器也。授前琅邪郞中令張偉，使酖零陵王，偉歎曰︰「酖君以求生，不如死！」乃於道自飲而卒。卒，子恤翻。偉，卲之兄也。初，帝領揚州，辟卲為僚屬。太常褚秀之、侍中褚淡之，皆王之妃兄也，王每生男，帝輒令秀之兄弟方便殺之。方便者，隨宜處分，不令其事彰露也。王自遜位，深慮禍及，與褚妃共處一室，處，昌呂翻。自煑食於牀前，飲食所資，皆出褚妃，故宋人莫得伺其隙。伺，相吏翻。九月，帝令淡之與兄右衞將軍叔度往視妃，妃出就別室相見。兵人踰垣而入，進藥於王。王不肯飲，曰︰「佛敎，自殺者不復得人身。」兵人以被掩殺之。復，扶又翻。考異曰︰宋·本紀，「九月己丑，零陵王薨」；晉·本紀，「九月丁丑」；據長曆，九月丙午朔，無己丑、丁丑，今不書日。帝帥百官臨於朝堂三日。自是之後，禪讓之君，罕得全矣。帥，讀曰率。臨，力鴆翻。朝，直遙翻。

**14**庚戌，魏主還宮。

**15**冬，十月，己亥，詔以河西王蒙遜為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

**16**己亥，魏主如代。

**17**十一月，辛亥，葬晉恭帝于沖平陵，帝帥百官瞻送。

**18**十二月，丙申，魏主西巡，至雲中。

**19**秦王熾磐遣征西將軍孔子等帥騎二萬擊契汗禿眞於羅川。契，欺訖翻。汗，音寒。

**20**河西王蒙遜所署晉昌太守唐契據契叛，蒙遜遣世子政德討之。契，瑤之子也。唐瑤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

**21**上之為宋公也，謝瞻為宋臺中書侍郞，其弟晦為右衞將軍。時晦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上為宋公，建宋臺於彭城。賓客輻湊，門巷塡咽。瞻在家驚駭，謂晦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趣，七喻翻。吾家素以恬退為業，不願干豫時事，交遊不過親朋。而汝遂勢傾朝野，朝，直遙翻。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及還彭城，言於宋公曰︰「臣本素士，父祖位不過二千石。瞻、晦，晉太常謝裒之玄孫，於謝安為從孫，是其高曾與謝安同其所自出，但名位不及耳。弟年始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冠，古玩翻。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前後屢陳之。晦或以朝廷密事語瞻，語，牛倨翻。瞻故向親舊陳說，用為戲笑，以絕其言。及上卽位，晦以佐命功，位任益重，瞻愈憂懼。是歲，瞻為豫章太守，遇病不療。臨終，遺晦書曰︰「吾得啓體幸全，亦何所恨！遺，于季翻。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屢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孔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弟思自勉勵，為國為家。」居寵思危，謝瞻有焉。為謝晦殺身亡家張本。為，于僞翻。

**三年**（壬戌、四二二）

**1**春，正月，甲辰朔，魏主自雲中西巡，至屋竇城。據北史，屋竇城在薛林山東。

**2**癸丑，以徐羨之為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江州刺史王弘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領軍謝晦為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入直殿省，總統宿衞。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徐羨之起自布衣，徐羨之為桓脩撫軍中兵參軍，與帝同府，深相親結；及起義兵，益見親任。又無術學，直以志力局度，一旦居廊廟，朝野推服，咸謂有宰臣之望。沈密寡言，不以憂喜見色；朝，直遙翻。沈，持林翻，見，賢遍翻。頗工弈棋，觀戲，常若未解，解，戶買翻，曉也。當世倍以此推之。傅亮、蔡廓常言︰「徐公曉萬事，安異同。」嘗與傅亮、謝晦宴聚，亮、晦才學辯博，羨之風度詳整，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問為長。」復，扶又翻。

**3**秦征西將軍孔子等大破契汗禿眞，契，欺訖翻。汗，音寒。禿，吐谷翻。獲男女二萬口，牛羊五十餘萬頭。禿眞帥騎數千西走，其別部樹奚帥戶五千降秦。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4**二月，丁丑，詔分豫州淮以東為南豫州，治歷陽，以彭城王義康為刺史。義熙之初，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至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至是，以淮西之地為北豫州，治汝南。沈約志，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新蔡、東郡、南潁、潁川、西汝陰、汝陽、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按徐志及永初郡國志止領十三郡，蓋沈志有景平以後續置郡在其間也。又分荊州十郡置湘州，治臨湘，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省湘州，今復置。臨湘，漢舊縣，唐為潭州長沙縣。以左衞將軍張卲為刺史。

**5**丙戌，魏主還宮。

**6**三月，上不豫，太尉長沙王道憐、司空徐羨之、尚書僕射傅亮、領軍將軍謝晦、護軍將軍檀道濟並入侍醫藥。羣臣請祈禱神祇，上不許，唯使侍中謝方明以疾告宗廟而已。上性不信奇怪，微時多符瑞，及貴，史官審以所聞，上拒而不答。

檀道濟出為鎭北將軍、南兗州刺史，鎭廣陵，悉監淮南諸軍。晉成帝立南兗州，治京口，自此治廣陵，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等郡。監，工銜翻。

皇太子多狎羣小，謝晦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旣高，宜思存萬世，神器至重，不可使負荷非才。」晦發此言，已有廢昏立明之意。荷，下可翻，又音如字。上曰︰「廬陵何如？」晦曰︰「臣請觀焉。」出造廬陵王義眞，造，七到翻。義眞盛欲與談，晦不甚答。還曰︰「德輕於才，非人主也。」丁未，出義眞為都督南豫·豫·雍·司·秦·幷六州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為晦等殺義眞張本。雍，於用翻。騎，奇寄翻。是後，大州率加都督，多者或至五十州，不可復詳載矣。迄宋之季，境內惟二十二州。至梁武帝時，沿邊分置諸州，始有五十州。復，扶又翻。

**7**帝疾瘳，瘳，丑留翻。己未，大赦。

**8**秦、雍流民南入梁州；庚申，遣使送絹萬匹，且漕荊、雍之穀以賑之。秦雍之雍，古雍州也，關中之地。荊雍之雍，晉末所置南雍州也，治襄陽。使，疏吏翻。賑，之忍翻。

**9**刁逵之誅也，事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其子彌亡命。辛酉，彌帥數十人入京口，帥，讀曰率。太尉留府司馬陸仲元擊斬之。時長沙王道憐以太尉鎭京口，入侍醫藥，故有留府。

**10**乙丑，魏河南王曜卒。

**11**夏，四月，甲戌，魏立皇子燾為太平王，拜相國，加大將軍；丕為樂平王，彌為安定王，範為樂安王，健為永昌王，崇為建寧王，俊為新興王。

**12**乙亥，詔封仇池公楊盛為武都王。

**13**秦王熾磐以折衝將軍乞伏是辰為西胡校尉，築列渾城於汁羅以鎭之。汁羅蓋卽羅川之地。

**14**五月，帝疾甚，召太子誡之曰︰「檀道濟雖有幹略，而無遠志，非如兄韶有難御之氣也。徐羨之、傅亮，當無異圖。謝晦數從征伐，頗識機變，若有同異，必此人也。」帝固有疑晦之心矣。數，所角翻。又為手詔曰︰「後世若有幼主，朝事一委宰相，母后不煩臨朝。」朝，直遙翻。司空徐羨之、中書令傅亮、領軍將軍謝晦、鎭北將軍檀道濟同被顧命。癸亥，帝殂於西殿。年六十。自是以後，南北朝之君沒皆稱殂。被，皮義翻。顧，音古。帝清簡寡欲，嚴整有法度，被服居處，儉於布素，遊宴甚稀，嬪御至少。處，昌呂翻。少，詩沼翻。嘗得後秦高祖從女，後秦王興，廟號高祖。從，才用翻。有盛寵，頗以廢事；謝晦微諫，卽時遣出。財帛皆在外府，內無私藏。藏，徂浪翻。嶺南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揚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言其細也。惡，烏路翻。卽付有司彈太守，彈，徒丹翻。以布還之，幷制嶺南禁作此布。公主出適，遣送不過二十萬，無錦繡之物。內外奉禁，莫敢為侈靡。

太子卽皇帝位，年十七，大赦，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立妃司馬氏為皇后。后，晉恭帝女海鹽公主也。

**15**魏主服寒食散，頻年藥發，災異屢見，見，賢遍翻。頗以自憂。遣中使密問白馬公崔浩曰︰使，疏吏翻。「屬者日食趙、代之分。屬者，猶言比者、近者。屬，之欲翻。分，扶問翻。朕疾彌年不愈，恐一旦不諱，諸子並少，少，詩照翻。將若之何？其為我思身後之計！」為，于僞翻。浩曰︰「陛下春秋富盛，行就平愈；必不得已，請陳瞽言。自聖代龍興，不崇儲貳，是以永興之始，社稷幾危。事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幾，居希翻，又音祁。今宜早建東宮，選賢公卿以為師傅，左右信臣以為賓友；入總萬機，出撫戎政。如此，則陛下可以優遊無為，頤神養壽。萬歲之後，國有成主，民有所歸，姦宄息望，禍無自生矣。皇子燾年將周星，歲星十二年一周天。明叡溫和，立子以長，禮之大經，若必待成人然後擇之，倒錯天倫，則召亂之道也。」倒錯，謂廢長立少。長，知兩翻；下同。魏主復以問南平公長孫嵩。復，扶又翻。對曰︰「立長則順，置賢則人服；燾長且賢，天所命也。」帝從之，立太平王燾為皇太子，使之居正殿臨朝，為國副主。朝，直遙翻。以長孫嵩及山陽公奚斤、魏收官氏志︰後魏獻帝弟為達奚氏，孝文改為奚氏。北新公安同為左輔，坐東廂，西面；崔浩與太尉穆觀、散騎常侍代人丘堆為右弼，後魏孝文以獻帝第五兄敦丘氏為丘氏。坐西廂，東面；百官總己以聽焉。坐東廂者西面，坐西廂者東面，皆朝拱皇太子。帝避居西宮，時隱而窺之，自隱蔽其身而窺之也。聽其決斷，斷，丁亂翻。大悅，謂侍臣曰︰「嵩宿德舊臣，歷事四世，功存社稷；嵩事昭成帝及道武帝、明元帝及太子燾為四世。斤辯捷智謀，名聞遐邇；聞，音問。同曉解俗情，明練於事；觀達於政要，識吾旨趣；浩博聞強識，精察天人；堆雖無大用，然在公專謹。以此六人輔相太子，吾與汝曹巡行四境，伐叛柔服，足以得志於天下矣。」解，胡買翻。行，下孟翻。

嵩實姓拔拔，斤姓達奚，觀姓丘穆陵，堆姓丘敦。是時，魏之羣臣出於代北者，姓多重複，及高祖遷洛，始皆改之。舊史惡『章︰甲十六行本「惡」作「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其煩雜難知，故皆從後姓以就簡易，今從之。

魏主又以典東西部劉絜、門下奏事代人古弼、重，直龍翻。惡，烏路翻。易，以豉翻。道武天賜四年，置侍官，侍直左右，出納詔命。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吐奚氏為古氏。直郞徒河盧魯元拓跋與慕容、段氏同出鮮卑，其後強盛，謂東種為徒河。官氏志︰內入諸姓，吐伏盧氏為盧氏。忠謹恭勤，使之給侍東宮，分典機要，宣納辭令。太子聰明，有大度；羣臣時奏所疑，帝曰︰「此非我所知，當決之汝曹國主也。」

**16**六月，壬申，以尚書僕射傅亮為中書監、尚書令，以領軍將軍謝晦領中書令，侍中謝方明為丹楊尹。方明善治郡，治，直之翻。所至有能名；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改者，則以漸移變，使無迹可尋。

**17**戊子，長沙景王道憐卒。

**18**魏建義將軍刁雍寇青州，州兵擊破之。雍收散卒，走保大鄕山。魏收地形志︰濟陰郡乘氏縣有大鄕城。雍，於容翻。

**19**秋，七月，己酉，葬武皇帝于初寧陵，陵在丹陽建康縣蔣山。廟號高祖。

**20**河西王蒙遜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帥衆一萬，耀兵嶺南，遂屯五澗。蓋耀兵於洪池嶺南，而還屯五澗也。沮，子余翻。帥，讀曰率，下同。九月，秦王熾磐遣征北將軍出連虔等帥騎六千擊之。

**21**初，魏主聞高祖克長安，見上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大懼，遣使請和，自是每歲交聘不絕。及高祖殂，殿中將軍沈範等奉使在魏，晉置二衞，仍置殿中將軍。使，疏吏翻；下同。還，及河，魏主遣人追執之，議發兵取洛陽、虎牢、滑臺。崔浩諫曰︰「陛下不以劉裕欻起，納其使貢，欻，許勿翻。裕亦敬事陛下。不幸今死，遽乘喪伐之，雖得之不足為美。且國家今日亦未能一舉取江南也，而徒有伐喪之名，禮不伐喪。竊為陛下不取。為，于僞翻。臣謂宜遣人弔祭，存其孤弱，恤其凶災，使義聲布於天下，則江南不攻自服矣。況裕新死，黨與未離，兵臨其境，必相帥拒戰，帥，讀曰率。功不可必。不如緩之，待其強臣爭權，變難必起，難，乃旦翻。然後命將出師，可以兵不疲勞，坐收淮北也。」將，卽亮翻。魏主曰︰「劉裕乘姚興之死而滅之，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及上卷義熙十三年。今我乘裕喪而伐之，何為不可？」浩曰︰「不然。姚興死，諸子交爭，故裕乘舋伐之。今江南無舋，不可比也。」舋，與釁同，許覲翻。魏主不從，假司空奚斤節，加晉兵大將軍、行揚州刺史，使督宋兵將軍·交州刺史周幾、後魏孝文以獻帝次兄普氏之後為周氏。吳兵將軍·廣州刺史公孫表同入寇。晉兵、宋兵、吳兵、鄭兵、楚兵等將軍，皆魏所置。

**22**乙巳，魏主如灅南宮，遂如廣甯。晉愍帝建興元年，猗盧築新平城於灅北，其後築宮於灅南。酈道元曰︰廣甯去平城五十里。廣甯縣，漢屬上谷郡，晉太康中立為郡。灅，力水翻。

**23**辛亥，魏人築平城外郭，周圍三十二里。

**24**魏主如喬山。五代志︰喬山在涿郡懷戎縣。劉昫曰︰唐嬀州懷戎縣，後漢上谷之潘縣也。遂東如幽州；冬，十月，甲戌，還宮。

**25**魏軍將發，公卿集議於監國之前，監，工銜翻。以先攻城與先略地。奚斤欲先攻城，崔浩曰︰「南人長於守城。昔苻氏攻襄陽，經年不拔。事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三年、四年。今以大兵坐攻小城，若不時克，挫傷軍勢，敵得徐嚴而來，我怠彼銳，此危道也。不如分軍略地，至淮為限，列置守宰，收斂租穀，則洛陽、滑臺、虎牢更在軍北，絕望南救，必沿河東走；不則為囿中之物，不，讀曰否。何憂其不獲也！」公孫表固請攻城，魏主從之。

於是奚斤等帥步騎二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濟河，營於滑臺之東。時司州刺史毛德祖戍虎牢，東郡太守王景度告急於德祖，王景度以東郡太守戍滑臺。德祖遣司馬翟廣等將步騎三千救之。翟，萇伯翻。將，卽亮翻；下同。

先是，司馬楚之聚衆在陳留之境，聞魏兵濟河，遣使迎降。先，悉薦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魏以楚之為征南將軍、荊州刺史，使侵擾北境。此謂宋之北境。德祖遣長社令王法政將五百人戍邵陵，邵陵縣，漢屬汝南郡，晉以後屬潁川郡。杜佑曰︰蔡州郾陵縣有古召陵城。將軍劉憐將二百騎戍雍丘以備之。楚之引兵襲憐，不克。會臺送軍資，憐出迎之，酸棗民王玉馳以告魏。酸棗縣自漢以來屬陳留郡，唐屬滑州。丁酉，魏尚書滑稽引兵襲倉垣，康曰︰滑，戶八切，姓也，本滑伯國，姬姓，其後因國為氏。漢有詹事滑典。兵吏悉踰城走，陳留太守馮翊嚴稜詣斤降。魏以王玉為陳留太守，給兵守倉垣。魏收地形志︰陳留郡治浚儀縣，有倉垣城。

奚斤等攻滑臺，不拔，求益兵，魏主怒，切責之。壬辰，自將諸國兵五萬餘人南出天關，踰恆嶺，此卽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燕主垂襲魏平城之路，魏主珪旣平中山，自望都鐵關鑿恆嶺至代五百餘里。將，卽亮翻；下同。為斤等聲援。

**26**秦出連虔與河西沮渠成都戰，禽之。沮渠成都時屯五澗。

**27**十一月，魏太子燾將兵出屯塞上，魏主南援攻河南之兵，故太子屯塞上以備柔然。使安定王彌與安同居守。守，式又翻。

庚戌，奚斤等急攻滑臺，拔之。王景度出走；景度司馬陽瓚為魏所執，不降而死。瓚，藏旱翻。降，戶江翻。魏主以成皋侯苟兒為兗州刺史，鎭滑臺。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干氏為苟氏。

斤等進擊翟廣等於土樓，破之，土樓在虎牢東。九域志，澶州臨河縣有土樓鎭。乘勝進逼虎牢；毛德祖與戰，屢破之。魏主別遣黑矟將軍于栗磾將三千人屯河陽，謀取金墉，矟，色角翻。磾，丁奚翻。德祖遣振威將軍竇晃等緣河拒之。十二月，丙戌，魏主至冀州，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叔孫建將兵自平原濟河，徇青、兗。豫州刺史劉粹遣治中高道瑾將步騎五百據項城，宋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陽、汝陰、陳留等郡。徐州刺史王仲德將兵屯湖陸。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離、馬頭等郡。于栗磾濟河，與奚斤幷力攻竇晃等，破之。

魏主遣中領軍代人娥清、期思侯柔然閭大肥將兵七千人會周幾、叔孫建南渡河，軍于碻磝，碻磝城臨河津，後魏為濟州治所。水經註曰︰城卽故茌平縣也。癸未，兗州刺史徐琰棄尹卯南走。水經︰濟水自須昌縣西北逕漁山東，又北過穀城縣西。註云︰濟水側岸有尹卯壘，南去漁山四十餘里。是穀城縣界故春秋之小穀城也。於是泰山、高平、金鄕等郡皆沒於魏。金鄕縣，漢屬山陽，晉屬高平，蓋晉末分置郡也。叔孫建等東入青州，司馬愛之、季之先聚衆於濟東，皆降於魏，濟水之東則青州界。濟，子禮翻。

戊子，魏兵逼虎牢。青州刺史東莞竺夔鎭東陽城，青州自曹嶷以來治廣固。武帝克慕容超，夷其城，青州遷治東陽城，在廣縣西南。宋白曰︰今青州治益都縣，州東城卽東陽城。晉武帝太康初，分琅邪立東莞郡。青州領齊、濟南、高密、樂安、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等郡。莞，音官。遣使告急。使，疏吏翻。己丑，詔南兗州刺史檀道濟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與王仲德共救之。廬陵王義眞遣龍驤將軍沈叔貍將三千人就劉粹，量宜赴援。義眞時鎭壽陽，劉粹時鎭懸瓠。驤，思將翻。量，音良。

**28**秦王熾磐徵秦州牧曇達為左丞相、征東大將軍。曇，徒含翻。

營陽王諱義符，小字車兵，武帝長子也。考異曰︰宋·本紀，高氏小史皆作「滎陽」；臧后、謝晦、蔡廓傳作「營陽」。營陽，南方郡名也，今從之。

## 景平元年（癸亥、四二三）

**1**春，正月，己亥朔，大赦，改元。

**2**辛丑，帝祀南郊。

**3**魏于栗磾攻金墉，癸卯，河南太守王涓之棄城走。魏主以栗磾為豫州刺史，鎭洛陽。磾，丁奚翻。

**4**魏主南巡恆嶽，恆，戶登翻。丙辰，至鄴。去年十二月已書魏主至冀州，今又書南巡恆嶽，必有一誤。

**5**己未，詔徵豫章太守蔡廓為吏部尚書，自晉以來，謂吏部尚書為大尚書，以其在諸曹之右，且其權任要重也。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論者，不復置議論於辭受之際也。不然，不能拜也。」亮以語錄事尚書徐羨之，語，牛倨翻。「錄事尚書」當作「錄尚書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黃、散，謂黃門侍郞及散騎常侍、侍郞也。復，扶又翻。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為，于僞翻。遂不拜。干木，羨之小字也。選案黃紙，錄尚書與吏部尚書連名，選案，選曹文案也。洪邁曰︰葉石林言制敕用黃紙始高宗時，非也。晉恭帝時，王韶之遷黃門侍郞，凡諸詔黃，皆其辭也。則東晉時已用黃紙寫詔矣。又，宋明帝時，吏部尚書褚淵就赭圻行選，是役也，皆先戰授位，版檄不供，由是有黃紙札。則宋世就軍補官賞功，又多用黃紙矣。又，徐羨之召蔡廓為吏部尚書，廓曰︰「我不能為徐干木署紙尾，」則是宋世以黃紙為案矣。至齊世，立左、右丞書案之制︰曰白案，則右丞書名在上，左丞次書；黃案，則左丞上書，右丞下書。雖世遠莫知何者之為黃案，何者之為白案，所可知者，其紙已分黃、白二色決矣。至東昏時，閹人以紙包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然則文書之用黃紙，其來已久。高宗時，凡謄寫詔制以下州縣始皆用黃紙耳；槪言詔書用黃紙始於高宗，不審也。選，須絹翻。故廓云然。

沈約論曰︰蔡廓固辭銓衡，恥為志屈；豈不知選、錄同體，義無偏斷乎！吏部典選；錄尚書兼錄諸曹尚書事。斷，丁亂翻。良以主闇時難，不欲居通塞之任。銓衡之任，得其人則賢路通，不得其人則賢路塞。塞，悉則翻。遠矣哉！

**6**庚申，檀道濟軍于彭城。

魏叔孫建入臨淄，所向城邑皆潰。考異曰︰索虜傳云︰「虜又遣楚兵將軍·徐州刺史·安平公涉歸幡能健、越兵將軍·青州刺史·臨淄侯薛道千、陳兵將軍·淮州刺史壽張子張模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本紀亦云「安平公涉歸寇青州」。按後魏書無涉歸等姓名，蓋皆胡中舊名，卽叔孫建等也。竺夔聚民保東陽城，其不入城者，使各依據山險，芟夷禾稼，芟，所銜翻。魏軍至，無所得食。濟南太守垣苗帥衆依夔。垣苗棄歷城依夔。濟，子禮翻。帥，讀曰率；下同。

刁雍見魏主於鄴，魏主曰︰「叔孫建等入青州，民皆藏避，攻城不下。彼素服卿威信，雍先聚兵河、濟之間。雍，於容翻。今遣卿助之。」乃以雍為青州刺史，給雍騎，使行募兵以取青州。魏兵濟河向青州者凡六萬騎，騎，奇寄翻。刁雍募兵得五千人，撫慰士民，皆送租供軍。

**7**柔然寇魏邊。二月，戊辰，魏築長城，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餘里，袤，音茂。備置戍卒，以備柔然。

**8**丁丑，太皇太后蕭氏殂。

**9**河西王蒙遜及吐谷渾王阿柴皆遣使入貢。使，疏吏翻。庚辰，詔以蒙遜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以阿柴為督塞表諸軍事、安西將軍、沙州刺史、澆河公。吐谷渾據塞外沙漒之地，故令督塞表諸軍事。澆，堅堯翻。

**10**三月，壬子，葬孝懿皇后于興寧陵。興寧陵在晉陵丹徒縣諫壁里雩山。

**11**魏奚斤、公孫表等共攻虎牢，魏主自鄴遣兵助之。毛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分為六道，出魏圍外；募敢死之士四百人，使參軍范道基等帥之，從穴中出，掩襲其後。魏軍驚擾，斬首數百級，焚其攻具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魏兵雖退散，隨復更合，復，扶又翻；下復嬰、未復、復作、復戰同。攻之益急。

奚斤自虎牢將步騎三千攻潁川太守李元德等於許昌，元德等敗走。魏以潁川人庾龍為潁川太守，戍許昌。

毛德祖出兵與公孫表大戰，從朝至晡，殺魏兵數百。會奚斤自許昌還，合擊德祖，大破之，亡甲士千餘人，復嬰城自守。

魏主又遣萬餘人從白沙渡河，屯濮陽南。濮陽對岸則頓丘之境，白沙當在今澶州之界。

朝議以項城去魏不遠，朝，直遙翻；下同。非輕軍所抗，使劉粹召高道瑾還壽陽；若沈叔貍已進，亦宜且追。『張︰「追」作「退」。』粹奏︰「虜攻虎牢，未復南向，若遽攝軍捨項城，則淮西諸郡無所憑依；沈叔貍已頓肥口，肥口，肥水入淮之口。又不宜遽退。」時李元德帥散卒二百至項，劉粹使助高道瑾戍守，請宥其奔敗之罪，朝議並許之。

乙巳，魏主畋於韓陵山，魏郡鄴縣有韓陵山。遂如汲郡，至枋頭。

初，毛德祖在北，毛德祖本滎陽人。武帝未取關、洛，德祖自北來歸。與公孫表有舊。表有權略，德祖患之，乃與交通音問；密遣人說奚斤，云表與之連謀。每答表書，多所治定；此曹操間韓、馬之智也。說，輸芮翻。治，直之翻。表以書示斤，斤疑之，以告魏主。先是，表與太史令王亮少同營署，好輕侮亮；亮奏「表置軍虎牢東，不得便地，故令賊不時滅。」魏主素好術數，以為然，積前後忿，使人夜就帳中縊殺之。先，悉薦翻。少，詩照翻。好，呼到翻。

乙卯，魏主濟自靈昌津，靈昌津，古延津也；石勒襲劉曜，塗出於此，以河冰為神靈之助，改曰靈昌津。遂如東郡、陳留。

叔孫建將三萬騎逼東陽城，城中文武纔一千五百人，竺夔、垣苗悉力固守，時出奇兵擊魏，破之。魏步騎繞城列陳十餘里，大治攻具；夔作四重塹，魏人塡其三重，為橦車以攻城，陳，讀曰陣。重，直龍翻。治，直之翻。橦，與撞同，傳江翻，擣也。夔遣人從地道中出，以大麻絚挽之令折。絚，居曾翻，大索也，又居鄧翻。折，而設翻。魏人復作長圍，進攻逾急。歷時浸久，城轉墮壞，墮，讀曰隳；下墮其同。戰士多死傷，餘衆困乏，旦暮且陷。檀道濟至彭城，以司、青二州並急，而所領兵少，少，詩沼翻。不足分赴；青州道近，竺夔兵弱，乃與王仲德兼行先救之。

甲子，劉粹遣李元德襲許昌，斬庾龍。元德因留綏撫，幷上租糧。上，時掌翻。

魏主至盟津。于栗磾造浮橋於冶阪津。郭緣生述征記曰︰踐土，今冶阪城是。水經註︰河陽縣故城在冶阪西北。魏土地記云︰冶阪城，舊名漢祖渡，城險固，南臨孟津，在洛陽西北四十二里。盟，讀曰孟。乙丑，魏主引兵北濟，西如河內。娥清、周幾、閭大肥徇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而射之。射，而亦翻。清等盡攻破高平諸縣，滅數千家，虜掠萬餘口；兗州刺史鄭順之戍湖陸，以兵少不敢出。

魏主又遣幷州刺史伊樓拔助奚斤攻虎牢；伊婁，虜複姓。樓，與婁同。毛德祖隨方抗拒，頗殺魏兵，而將士稍零落。

夏，四月，丁卯，魏主如成皋，絕虎牢汲河之路。北史︰虎牢乏水，城內懸綆汲河。魏主令連艦上施轒轀，絕其汲路。停三日，自督衆攻城，竟不能下，遂如洛陽觀石經。石經，後漢蔡邕所書者，註詳見五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遣使祀嵩高。使，疏吏翻。

叔孫建攻東陽，墮其北城三十許步；墮，讀曰隳。刁雍請速入，建不許，遂不克。及聞檀道濟等將至，雍又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為函陳。函陳，方陳也。陳，讀曰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車不得方軌，雍請將所募兵五千據險以邀之，破之必矣。」將，卽亮翻。時天暑，魏軍多疫。建曰︰「兵人疫病過半，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全軍而返，計之上也。」己巳，道濟軍于臨朐。朐，音劬。考異曰︰裴子野宋略作「乙巳」。按長曆，是月丁卯朔，無乙巳，必己巳也。壬申，建等燒營及器械而遁；道濟至東陽，糧盡，不能追。竺夔以東陽城壞，不可守，移鎭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長廣郡。如淳曰︰其，音基。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卽墨縣西南。

叔孫建自東陽趨滑臺，趨，七喻翻。道濟分遣王仲德向尹卯。道濟停軍湖陸，仲德未至尹卯，聞魏兵已遠，還就道濟。刁雍遂留鎭尹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以領之。

**12**蠻王梅安帥渠帥數十人入貢于魏。帥渠帥，上讀曰率，下所類翻。初，諸蠻本居江、淮之間，其後種落滋蔓，種，章勇翻。蔓，音萬。布於數州，東連壽春，西通巴、蜀，北接汝、潁，往往有之。在魏世不甚為患；及晉，稍益繁昌，漸為寇暴。及劉、石亂中原，諸蠻無所忌憚，漸復北徙，伊闕以南，滿於山谷矣。據史，此諸蠻乃盤瓠之後也。復，扶又翻。

**13**河西世子政德攻晉昌，克之。唐契及弟和、甥李寶同奔伊吾，唐契以晉昌叛河西，見武帝永初二年。招集遺民，歸附者至二千餘家，臣於柔然；柔然以契為伊吾王。

**14**秦王熾磐謂其羣臣曰︰「今宋雖奄有江南，夏人雄據關中，皆不足與也。獨魏主奕世英武，賢能為用，且讖云，『恆代之北當有眞人』，吾將舉國而事之。」讖，楚譖翻。乃遣尚書郞莫者阿胡等入見于魏，見，賢遍翻。貢黃金二百斤，幷陳伐夏方略。

**15**閏月，丁未，魏主如河內，登太行，至高都，高都縣自漢以來屬上黨郡。劉昫曰︰唐澤州晉城縣，漢高都縣地。行，戶剛翻。

叔孫建自滑臺西就奚斤，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被，皮義翻。無日不戰，勁兵戰死殆盡，而魏增兵轉多。魏人毀其外城，毛德祖於其內更築三重城以拒之，魏人又毀其二重。德祖唯保一城，晝夜相拒，將士眼皆生創；重，直龍翻。人夜不得睡，則眼眊燥，以手揩之則生創。創，初良翻；下同。德祖撫之以恩，終無離心。時檀道濟軍湖陸，劉粹軍項城，沈叔貍軍高橋，皆畏魏兵強，不敢進。丁巳，魏人作地道以洩虎牢城中井，井深四十丈，深，式禁翻。山勢峻峭，不可得防；城中人馬渴乏，被創者不復出血，重以飢疫。被，皮義翻。復，扶又翻。重，直用翻。魏仍急攻之，己未，城陷；將士欲扶德祖出走，德祖曰︰「我誓與此城俱斃，義不使城亡而身存也！」魏主命將士︰「得德祖者，必生致之。」將軍代人豆代田執德祖以獻。豆，姓也。漢書有校尉豆如意。將佐在城中者，皆為魏所虜，唯參軍范『嚴︰「范」改「沈」。』道基將二百人突圍南還。將，卽亮翻。魏士卒疫死者什二三。

奚斤等悉定司、兗、豫諸郡縣，置守宰以撫之。是時司州之地盡入於魏。兗州之地自湖陸以南，豫州之地自項城以南，皆為宋守，魏未能悉定諸郡縣也。魏主命周幾鎭河南，河南人安之。

徐羨之、傅亮、謝晦以亡失境土，上表自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詔勿問。

**16**徐羨之兄子吳郡太守珮之頗豫政事，與侍中王韶之、程道惠、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結為黨友。時謝晦久病，不堪見客。珮之等疑其詐疾，有異圖，乃稱羨之意以告傅亮，欲令亮作詔誅之。亮時進中書監，中書掌詔命。亮曰︰「我等三人同受顧命，豈可自相誅戮！諸君果行此事，亮當角巾步出掖門耳。」宮門正南門曰端門，左右二門謂之左掖門、右掖門。珮之等乃止。

**17**五月，魏主還平城。考異曰︰後魏·帝紀︰「五月庚寅，還次鴈門」，「庚寅，車駕至自南巡」，必有一誤，今皆不取。

**18**六月，己亥，魏宜都文成王穆觀卒。

**19**丙辰，魏主北巡，至參合陂。

**20**秋，七月，『章︰甲十六行本「月」下有「癸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尊帝母張夫人為皇太后。

**21**魏主如三會屋侯泉；魏收地形志︰秀容郡肆盧縣治新會城，眞君七年倂三會城屬焉。八月，辛丑，如馬邑，觀灅源。灅，力水翻。

**22**柔然寇河西，河西王蒙遜命世子政德擊之。政德輕騎進戰，騎，奇寄翻。為柔然所殺；蒙遜立次子興為世子。

**23**九月，乙亥，魏主還宮。召奚斤還平城，留兵守虎牢；使娥清、周幾鎭枋頭；以司馬楚之所將戶口置汝南、南陽、南頓、新蔡四郡，晉惠帝分汝陰立新蔡郡，分汝南立南頓郡。魏未能有四郡之地，僑置之耳。以益豫州。

**24**冬，十月，癸卯，魏人廣西宮外垣，周二十里。平城西宮也。魏主珪天賜元年所築。

**25**禿髮傉檀之死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傉，奴沃翻。河西王蒙遜遣人誘其故太子虎臺，許以番禾、西安二郡處之，誘，音酉。番，音盤。處，昌呂翻。且借之兵，使伐秦，報其父讎，復取故地。虎臺陰許之，事泄而止。秦王熾磐之后，虎臺之妹也，熾磐待之如初。后密與虎臺謀曰︰「秦本我之仇讎，雖以婚姻待之，蓋時宜耳。先王之薨，又非天命；遺令不治者，欲全濟子孫故也。治，直之翻；不治，謂被鴆而不解也，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為人子者，豈可臣妾於仇讎而不思報復乎！」乃與武衞將軍越質洛城謀弒熾磐。后妹為熾磐左夫人，『章︰甲十六行本「人」下有「有寵」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知其謀而告之，熾磐殺后及虎臺等十餘人。

**26**十一月，魏周幾寇許昌，許昌潰，潁川太守李元德奔項。戊辰，魏人圍汝陽，汝陽太守王公度亦奔項。沈約曰︰晉太康地志、王隱地道無汝陽郡，應是江左分汝南立，汝陽，漢舊縣，屬汝南郡。劉粹遣其將姚聳夫等將兵助守項城。將，卽亮翻。魏人夷許昌城，毀鍾城，以立封疆而還。鍾城在泰山界，夷許昌以立豫州封疆，毀鍾城以立兗州封疆也。還，從宣翻，又如字。

**27**己巳，魏太宗殂。年三十二。壬申，世祖卽位，世祖，諱燾，明元皇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燾，字佛貍。大赦。十二月，庚子，魏葬明元帝于金陵。此雲中之金陵。據北史，道武帝葬盛樂金陵，蓋魏諸陵皆曰金陵。杜佑曰︰後魏盛樂縣在雲中郡。廟號太宗。

魏主追尊其母杜貴嬪為密皇后。密，諡也。自司徒長孫嵩以下普增爵位。以襄城公盧魯元為中書監，會稽公劉絜為尚書令，會，工外翻。司衞監尉眷、散騎侍郞劉庫仁等八人分典四部。司衞監，蓋魏所置，以掌宿衞。此又一劉庫仁，非什翼犍所用之劉庫仁也。尉，音紆勿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四部，東、西、南、北四部也。眷，古眞之弟子也。尉古眞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

以河內鎭將代人羅結為侍中、外都大官，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叱羅氏為羅氏。魏有外都大官、內都大官。將，卽亮翻。總三十六曹事。結時年一百七，精爽不衰，杜預曰︰爽，明也。魏主以其忠慤，親任之，使兼長秋卿，監典後宮，出入臥內；監，工銜翻。年一百一十，乃聽歸老，朝廷每有大事，遣騎訪焉。騎，奇寄翻。又十年乃卒。

左光祿大夫崔浩硏精經術，練習制度，魏、晉以來，左、右光祿大夫在光祿大夫上，假金章紫綬。硏精者，窮其精力。凡朝廷禮儀，軍國書詔，無不關掌。浩不好老、莊之書，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託聖賢以伸其說謂之矯；聖賢無是事，寓言而加詆謂之誣。好，呼到翻。近，其靳翻。老耼習禮，仲尼所師，史記及大戴記皆云仲尼問禮於老耼。耼，他甘翻。豈肯為敗法之書以亂先王之治乎！」敗，補邁翻。治，直吏翻。尤不信佛法，曰︰「何為事此胡神！」及世祖卽位，左右多毀之；帝不得已，命浩以公歸第，然素知其賢，每有疑議，輒召問之。浩纖姸潔白如美婦，孅，細也；姸，美好也。常自謂才比張良而稽古過之。旣歸第，因脩服食養性之術。

初，嵩山道士寇謙之，讚之弟也，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嘗遇老子降，命謙之繼道陵為天師，張道陵，後漢人，修五斗米道，俗所謂天師也。授以辟穀輕身之術及科戒二十卷，今道家科戒蓋始於此。使之清整道敎。又遇神人李譜文，譜，博古翻。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眞經六十餘卷，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眞君；出天宮靜輪之法，其中數篇，李君之手筆也。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之信，朝，直遙翻。崔浩獨師事之，從受其術，且上書贊明其事曰︰「臣聞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河出圖，伏羲象以畫八卦；洛出書，禹得之以敍九疇，故曰︰「龍圖授羲，龜書畀姒。」又尚書中候曰︰「堯沈璧於洛，玄龜負書，背中赤文朱字，止於壇畔。舜禮壇于河畔，黃龍負卷舒圖出于水。」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臣竊懼之。」帝欣然，使謁者奉玉帛、牲牢祭嵩嶽，迎致謙之弟子在山中者，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宣布天下。起天師道場於平城之東南，重壇五層；水經註︰濕水南逕平城之東，水左有大道壇，寇謙之所建也。濕水卽灅水。給道士百二十人衣食，每月設廚會數千人。

臣光曰︰老、莊之書，大指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谷永說漢成帝曰︰「諸言世有仙人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登遐倒景，覽觀縣圃，浮游蓬萊，黃冶變化，皆姦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服餌修鍊以求輕舉，卽谷永所謂服食不終之藥遙興輕舉者也；鍊草石以為金銀，卽谷永所謂黃冶變化者也。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敍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以其相戾，故七略不得合為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符水、禁呪，卽張道陵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崔浩不喜佛、老之書而信謙之之言，其故何哉！喜，許記翻。昔臧文仲祀爰居，孔子以為不智；海鳥爰居避風，止於魯東門之外，臧文仲使國人祀之。孔子以為臧文仲不智者三，祀爰居其一也。如謙之者，其為爰居亦大矣。「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君子之於擇術，可不愼哉！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

## 宋紀二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強圉單閼（丁卯），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上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也。

## 元嘉元年（甲子、四二四）是年八月始改元。

**1**春，正月，考異曰︰宋·本紀︰「正月癸巳朔，日有食之。」宋紀「二月己巳」，宋略「二月癸巳」，李延壽南史「二月己卯朔」，皆誤也。按長曆，是年正月丁巳、二月丁亥朔，後魏書·紀、志，是年無日食，今從之。魏改元始光。

**2**丙寅，魏安定殤王彌卒。

**3**營陽王居喪無禮，好與左右狎暱，好，呼到翻；下情好同。遊戲無度。特進致仕范泰上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于外。鞞，與鼙同，音騈迷翻。聞，音問。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祗生遠近之怪。陛下踐阼，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闇，讀如陰。而更親狎小人，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也。」不聽。泰，甯之子也。范甯，汪之子，以儒學為孝武帝所親。

南豫州刺史廬陵王義眞，警悟愛文義，而性輕易，易，以豉翻。與太子左衞率謝靈運、員外常侍顏延之、曹魏之末，置員外散騎常侍。率，所律翻。慧琳道人情好款密。嘗云︰「得志之日，以靈運、延之為宰相，慧琳為西豫州都督。」西豫州卽豫州也。宋南豫州治歷陽，豫州治壽陽，壽陽在歷陽西，故亦謂豫州為西豫州。靈運，玄之孫也，靈運，玄子瑍之子也。性褊傲，不遵法度；褊，方緬翻。朝廷但以文義處之，處，昌呂翻。不以為有實用。靈運自謂才能宜參權要，常懷憤邑。延之，含之曾孫也，顏含見九十六卷晉成帝咸康四年。嗜酒放縱。

徐羨之等惡義眞與靈運等遊，義眞故吏范晏從容戒之，義眞曰︰「靈運空疏，延之隘薄，魏文帝所謂『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者也；惡，烏路翻。從，千容翻。行，下孟翻。但性情所得，未能忘言於悟賞耳。」悟，開覺也。賞，褒嘉也。於是羨之等以為靈運、延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出靈運為永嘉太守，延之為始安太守。守，式又翻。

義眞至歷陽，多所求索，執政每裁量不盡與；裁，剸節也。量，槪度也。索，山客翻。量，音良。義眞深怨之，數有不平之言，數，所角翻。又表求還都，諮議參軍廬江何尚之屢諫，不聽。時羨之等已密謀廢帝，而次立者應在義眞；乃因義眞與帝有隙，先奏列其罪惡，廢為庶人，徙新安郡。前吉陽令堂邑張約之上疏曰︰吉陽縣屬廬陵郡。今吉州有吉水縣，蓋吳立縣於吉水之陽，因以為名也。「廬陵王少蒙先皇優慈之遇，長受陛下睦愛之恩，故在心必言，所懷必亮，亮，信也，明也，導也。言義眞凡有所懷，自信以為是，必明而導之，無所回避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容犯臣子之道，致招驕恣之愆。言容有犯臣道之事，以致招驕恣之罪。至於天姿夙成，實有卓然之美，宜在容養，錄善掩瑕，訓盡義方，進退以漸。今猥加剝辱，幽徙遠郡，剝辱，謂褫爵為庶人。上傷陛下常棣之篤，下令遠近恇然失圖。恇，去王翻。臣伏思大宋開基造次，造，七到翻。根條未繁，宜廣樹藩戚，敦睦以道。人誰無過，貴能自新；以武皇之愛子，陛下之懿弟，豈可以其一眚，長致淪棄哉！」書奏，以約之為梁州府參軍，尋殺之。

**4**夏，四月，甲辰，魏主東巡大寧。

**5**秦王熾磐遣鎭南將軍吉毗等帥步騎一萬南伐白苟、車孚、崔提、旁為四國，皆降之。白狗國至唐猶存，蓋生羌也；其地與東會州接。車孚、崔提、旁為無所考。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降，戶江翻。

**6**徐羨之等以南兗州刺史檀道濟沈約曰︰中原亂，北州流民多南渡。晉成帝立南兗州，寄治京口；文帝始割江、淮間為境，治廣陵。先朝舊將，威服殿省，且有兵衆，乃召道濟及江州刺史王弘入朝；將，卽亮翻。朝，直遙翻。五月，皆至建康，以廢立之謀告之。

甲申，謝晦以領軍府屋敗，悉令家人出外，聚將士府內；又使中書舍人邢安泰、潘盛為內應。夜，邀檀道濟同宿，晦悚動不得眠，道濟就寢便熟，晦以此服之。服其處大事而不變其常度也。

時帝於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又與左右引船為樂，夕，遊天淵池，卽龍舟而寢。樂，音洛。魏氏作華林園、天淵池於洛中。晉氏南渡，放其制，作之於建康；華林園在宮城北隅。乙酉詰旦，詰，去吉翻。道濟引兵居前，羨之等繼其後，入自雲龍門；安泰等先誡宿衞，莫有禦者。帝未興，軍士進殺二侍者，傷帝指，扶出東閣，收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羣臣拜辭，衞送故太子宮。

侍中程道惠勸羨之等立皇弟南豫州刺史義恭。羨之等以宜都王義隆素有令望，又多符瑞，景平初，有黑龍見西方，五色雲隨之。二年，江陵城上有紫雲，望氣者皆以為帝王之符，當在西方。又江陵西至上明，東及江津，其間有九十九洲。楚諺云︰「洲滿百，當出王者。」時忽有一洲自生，汀流迴薄而成。皆為上龍飛之應。乃稱皇太后令，數帝過惡，數，所具翻。廢為營陽王，以宜都王纂承大統，赦死罪以下。又稱皇太后令，奉還璽紱；紱，音弗。幷廢皇后為營陽王妃，遷營陽王於吳。使檀道濟入守朝堂。朝，直遙翻。王至吳，上金昌亭；六月，癸丑，羨之等使邢安泰就弒之。王多力，突走出昌門，金昌亭在昌門內。孫權記注云︰閶門，吳西郭門，夫差作；以天門通閶闔，故名之。後春申君改為昌門。金昌亭，以其在西門內，故曰金昌。追者以門關踣而弒之。踣，蒲北翻。

裴子野論曰︰古者人君養子，能言而師授之辭，能行而傅相之禮。相，息亮翻。宋之敎誨，雅異於斯，居中則任僕妾，處外則近趨走。處，昌呂翻。近，其靳翻。趨走，執役者也。太子、皇子，有帥，有侍，帥，所類翻。是二職者，皆臺皁也。左傳申無宇曰︰士臣皁，僕臣臺。制其行止，授其法則，導達臧否，否，音鄙。罔弗由之；言不及於禮義，識不達於今古，謹敕者能勸之以吝嗇，狂愚者或誘之以凶慝。誘，音酉。慝，吐得翻。雖有師傅，多以耆艾大夫為之；雖有友及文學，多以膏粱年少為之；具位而已，亦弗與遊。王置文學、師、友各一人，晉制也。禮，五十曰艾，服官政；六十曰耆，指使。孔穎達曰︰艾者，年至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如艾也。賀瑒曰︰耆，至也，至老之境也。少，詩照翻。幼王臨州，長史行事，宣傳敎命；行事，行府州事也。又有典籤，往往專恣，竊弄威權，南史曰︰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敍所論之事；後云「謹籤」，日月下又云「某官某籤」；故府州置典籤以領之。本五品吏，宋初改為士職。宋末，多以幼少皇子為藩鎭，時主以左右親近領典籤，其權任遂重。是以本根雖茂而端良甚寡。嗣君沖幼，世繼姦回，雖惡物醜類，天然自出，然習則生常，其流遠矣。降及太宗，舉天下而棄之，亦昵比之為也。昵，尼質翻。比，毗至翻。嗚呼！有國有家，其鑒之矣！裴子野究言宋氏亡國之禍，通鑑載之於此，欲使有國有家謹於其初也。

**7**傅亮帥行臺百官奉法駕迎宜都王于江陵。帥，讀曰率。祠部尚書蔡廓晉氏渡江，始有祠部尚書，常與右僕射通職，不常置，以右僕射攝之；若右僕射闕，則祠部尚書攝知右事。至尋陽，遇疾不堪前；亮與之別。廓曰︰「營陽在吳，宜厚加供奉；一旦不幸，卿諸人有弒主之名，欲立於世，將可得邪！」時亮已與羨之議害營陽王，乃馳信止之，不及。羨之大怒曰︰「與人共計議，如何旋背卽賣惡於人邪！」旋背，猶今人言轉背也；背，如字。羨之等又遣使者殺前廬陵王義眞於新安。考異曰︰宋南史·本紀，二月廢義眞徙新安之下，卽云「執政使使者誅義眞于新安」。宋·義眞傳︰「六月癸未，羨之等遣使殺義眞於徙所。」羨之傳亦云︰「廢帝後，殺義眞於新安，殺帝於吳縣。」按長曆，六月庚寅朔，無癸未，蓋癸丑也。

羨之以荊州地重，恐宜都王至，或別用人，乃亟以錄命除領軍將軍謝晦行都督荊·湘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錄命，錄尚書自出命也。欲令居外為援，精兵舊將，悉以配之。羨之、亮、晦所以為身謀者如此，而亦無救於廢弒之誅。伊、霍以至公血誠處之，而師春所紀有異於書，蓋不羨於伊尹，霍光僅能保其身而不能保其族。此天地之大變，固人臣之所難居也。將，卽亮翻。

秋，七月，行臺至江陵，立行門於城南，題曰「大司馬門」。傅亮帥百僚詣門上表，進璽紱，儀物甚盛。帥，讀曰率。上，時掌翻。璽，斯氏翻。紱，音弗。宜都王時年十八，下敎曰︰「猥以不德，謬降大命，顧己兢悸，何以克堪！悸，其季翻。輒當暫歸朝廷，展哀陵寢，幷與賢彥申寫所懷。望體其心，勿為辭費。」府州佐史並稱臣，請題牓諸門，一依宮省；王皆不許。敎州、府、國綱紀宥所統內見刑，原逋責。州，荊州；府，都督府；國，宜都國；綱紀，上佐掾屬也。見，賢遍翻。逋，欠也，負也。責，如字，又仄懈翻。漢書·高紀︰兩家折券棄責，無音。淮陽王傳︰張博負責，仄懈翻。

諸將佐聞營陽、廬陵王死，皆以為疑，勸王不可東下。司馬王華曰︰「先帝有大功於天下，四海所服；雖嗣主不綱，人望未改。徐羨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諸生，非有晉宣帝、王大將軍之心明矣；王大將軍，敦也。受寄崇重，未容遽敢背德。畏廬陵嚴斷，背，蒲妹翻。斷，丁亂翻。將來必不自容；以殿下寬叡慈仁，遠近所知，且越次奉迎，冀以見德；冀以定策為德也。悠悠之論，殆必不然。又，羨之等五人，同功並位，孰肯相讓！五人，謂徐羨之、傅亮、謝晦、檀道濟、王弘也。就懷不軌，勢必不行。廢主若存，慮其將來受禍，致此殺害；蓋由貪生過深，寧敢一朝頓懷逆志！不過欲握權自固，以少主仰待耳。殿下但當長驅六轡，以副天人之心。」王曰︰「卿復欲為宋昌邪！」少，詩照翻。復，扶又翻。宋昌事見十三卷漢高后八年。長史王曇首、南蠻校尉到彥之皆勸王行，姓譜︰到本自高陽氏，楚令尹屈到之後，後漢有東平太守到質。曇，徒含翻。曇首仍陳天人符應，王乃曰︰「諸公受遺，不容背義。背，蒲妹翻。且勞臣舊將，內外充滿，今兵力又足以制物，夫何所疑！」乃命王華總後任，留鎭荊州。王欲使到彥之將兵前驅，彥之曰︰「了彼不反，了，決知也。將，卽亮翻。便應朝服順流；朝，直遙翻。若使有虞，此師旣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彥之此言誠合大理，而亦自知其才不足以制檀道濟也。會雍州刺史褚叔度卒，雍，於用翻。乃遣彥之權鎭襄陽。

甲戌，王發江陵，引見傅亮，號泣，哀動左右。見，賢遍翻。號，戶高翻。旣而問義眞及少帝薨廢本末，少，詩照翻。悲哭嗚咽，侍側者莫能仰視。亮流汗沾背，不能對；乃布腹心於到彥之、王華等，深自結納。王以府州文武嚴兵自衞，臺所遣百官衆力不得近部伍。近，其靳翻。中兵參軍朱容子抱刀處王所乘舟戶外，不解帶者累旬。防非常也。處，昌呂翻。

**8**魏主還宮。

**9**秦王熾磐遣太子暮末帥征北將軍木弈干等步騎三萬出貂渠谷，攻河西白草嶺、臨松郡，皆破之，水經註︰西平鮮谷塞東南有白草嶺。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徙民二萬餘口而還。還，從宣翻。

**10**八月，丙申，宜都王至建康，羣臣迎拜於新亭。徐羨之問傅亮曰︰「王可方誰？」亮曰︰「晉文、景以上人。」羨之曰︰「必能明我赤心。」亮曰︰「不然。」亮固知其不得免矣。

丁酉，王謁初寧陵，還，止中堂。晉孝武以太學在秦淮南，去臺城懸遠，權以中堂為太學，親釋奠於先聖。則中堂亦在秦淮北，但在臺城之外耳。百官奉璽綬，綬，音受。王辭讓數四，乃受之，卽皇帝位于中堂。備法駕入宮，御太極前殿，大赦，改元，文武賜位二等。

戊戌，謁太廟。詔復廬陵王先封，迎其柩及孫脩華、謝妃還建康，孫脩華，義眞之母；謝，義眞之妃也。南史云︰晉武帝采漢、魏之制，以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容華、充華，是為九嬪，位視九卿。李延壽曰︰貴嬪，魏文帝所制；夫人，魏武初建魏國所制；貴人，漢光武所制；晉為三夫人，位視三公。淑妃，魏明帝所制；淑媛，魏文帝所制；淑儀、脩華，晉武帝所制；脩容，魏文帝所制；脩儀，魏明帝所制；婕妤、容華，前漢舊號；充華，晉武帝所制；美人，漢光武所制。

庚子，以行荊州刺史謝晦為眞。晦將行，與蔡廓別，屛人問曰︰屛，必郢翻。「吾其免乎？」廓曰︰「卿受先帝顧命，任以社稷，廢昏立明，義無不可。但殺人二兄而以之北面，挾震主之威，據上流之重，以古推今，自免為難。」蔡廓父子以亮直名于宋朝。觀其抗言無所避就，若不足以保身；而卒能以身名終，何也？蓋其素行已孚乎人，而言事無所依違，又所以遂其直。彼其問者，方怵於利害，就以求決，則聽之也固合於心，而焉敢以為諱乎！晦始懼不得去，旣發，顧望石頭城喜曰︰「今得脫矣！」

癸卯，徐羨之進位司徒，王弘進位司空，傅亮加開府儀同三司，謝晦進號衞將軍，檀道濟進號征北將軍。謝晦自領軍將軍進號，檀道濟自鎭北將軍進號。

有司奏車駕依故事臨華林園聽訟。詔曰︰「政刑多所未悉；可如先者，二公推訊。」二公，謂徐羨之、王弘。

帝以王曇首、王華為侍中，曇首領右衞將軍，華領驍騎將軍，朱容子為右軍將軍。魏明帝有左軍將軍；晉武帝置前軍、右軍，又置後軍，是為四軍。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衞、驍騎、游擊為六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11**甲辰，追尊帝母胡婕妤曰章皇后。婕妤，音接予。諡法︰敬愼高明曰章。封皇弟義恭為江夏王，夏，戶雅翻。義宣為竟陵王，義季為衡陽王；仍以義宣為左將軍，鎭石頭。

徐羨之等欲卽以到彥之為雍州，雍，於用翻。帝不許；徵彥之為中領軍，委以戎政。彥之自襄陽南下，謝晦已至鎭，慮彥之不過己。過，古禾翻。彥之至楊口，步往江陵，深布誠款；晦亦厚自結納。彥之留馬及利劍、名刀以與晦，晦由此大安。

**12**柔然紇升蓋可汗聞魏太宗殂，將六萬騎入雲中，殺掠吏民，攻拔盛樂宮。魏之先什翼犍始居雲中之盛樂宮，築盛樂城於故城南八里。紇，戶骨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魏世祖自將輕騎討之，三日二夜至雲中。紇升蓋引騎圍魏主五十餘重，騎逼馬首，相次如堵；將士大懼，魏主顏色自若，衆情乃安。紇升蓋以弟子於陟斤為大將，魏人射殺之；紇升蓋懼，遁去。重，直龍翻。射，而亦翻。考異曰︰後魏·本紀云︰「赭陽子尉普文率輕騎討之，虜乃退走。」李延壽北史·紀云︰「帝帥輕騎討之，虜乃退走。」今據蠕蠕傳，從北史。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大檀自恃其衆，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請俟收田畢，大發兵為二道，東西並進以討之。」魏主然之。

**13**九月，丙子，立妃袁氏為皇后；耽之曾孫也。袁耽見九十五卷成帝咸康元年。

**14**冬，十月，吐谷渾威王阿柴卒。阿柴有子二十人。疾病，召諸子弟謂之曰︰「先公車騎，以大業之故，捨其子拾虔而授孤；孤敢私於緯代而忘先君之志乎！先公，謂樹洛干也。樹洛干自號車騎將軍，授阿柴國，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緯，于貴翻。我死，汝曹當奉當慕璝為主。」緯代者，阿柴之長子；慕璝者，阿柴之母弟、叔父烏紇提之子也。烏紇提之立也，妻樹洛干母，生二子，慕璝、慕利延。緯，于貴翻。璝，姑回翻。「提」，當作「堤」。

阿柴又命諸子各獻一箭，取一箭授其弟慕利延使折之。慕利延折之。又取十九箭使折之，慕利延不能折。折，而設翻。阿柴乃諭之曰︰「汝曹知之乎？孤則易折，易，以豉翻。衆則難摧。汝曹當勠力一心，然後可以保國寧家。」言終而卒。

慕璝亦有才略，撫秦、涼失業之民及氐、羌雜種至五六百落，部衆轉盛。種，章勇翻。

**15**十二月，魏主命安集將軍長孫翰、安北將軍尉眷北擊柔然，魏主自將屯柞山。柞山在平城之西，大河之東。柞，則洛翻。柔然北遁，諸軍追之，大獲而還。翰，肥之子也。長孫肥事魏主珪，為將，數有功。

**16**詔拜營陽王母張氏為營陽太妃。

**17**林邑王范陽邁寇日南、九德諸郡。沈約曰︰九德郡故屬九眞，孫吳分立九德郡，隋、唐為驩州。

**18**宕昌王梁彌怱遣子彌黃入見于魏。宕，徒浪翻。見，賢遍翻。宕昌，羌之別種也。羌地東接中國，西通西域，長數千里，長，直亮翻。各有酋帥，部落分地，不相統攝；而宕昌最強，有民二萬餘落，諸種畏之。北史曰︰宕昌蓋三苗之胤。杜佑曰︰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地多山阜。宕，徒浪翻。酋，慈由翻。帥，所類翻。種，章勇翻。

**19**夏主將廢太子璝而立少子酒泉公倫。璝聞之，將兵七萬北伐倫。璝錄南臺，自長安北伐倫。璝，姑回翻。少，詩照翻。將，卽亮翻；下同。倫將騎三萬拒之，戰于高平，倫敗死。倫兄太原公昌將騎一萬襲璝，殺之，幷其衆八萬五千，歸于統萬。夏主大悅，立昌為太子。

夏主好自矜大，好，呼到翻。名其四門︰東曰招魏，南曰朝宋，西曰服涼，北曰平朔。朝，直遙翻。

**二年**（乙丑、四二五）

**1**春，正月，徐羨之、傅亮上表歸政；表三上，上，時掌翻。帝乃許之。丙寅，始親萬機。羨之仍遜位還第；徐珮之、程道惠及吳興太守王韶之等並謂非宜，守，式又翻。敦勸甚苦；乃復奉詔視事。速徐、傅之死者，珮之諸公也。復，扶又翻。

**2**辛未，帝祀南郊，大赦。

**3**己卯，魏主還平城。

**4**二月，燕有女子化為男；燕主以問羣臣。尚書左丞傅權對曰︰「西漢之末，雌雞化為雄，猶有王莽之禍。漢書·五行志︰宣帝黃龍元年，未央殿輅軨中雌雞化為雄，毛衣變化而不鳴，不將，無距。元帝初元，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冠距鳴將。其後，王后羣弟世權，以至於莽，遂篡天下。況今女化為男，臣將為君之兆也。」

**5**三月，丙寅，魏主尊保母竇氏為保太后。密后之殂也，密后，卽魏主之母杜貴嬪。世祖尚幼，太宗以竇氏慈良，有操行，行，下孟翻。使保養之。竇氏撫視有恩，訓導有禮，世祖德之，故加以尊號，奉養不異所生。養，羊亮翻。

**6**丁巳，魏以長孫嵩為太尉，長孫翰為司徒，奚斤為司空。

**7**夏，四月，秦王熾磐遣平遠將軍叱盧犍等襲河西鎭南將軍沮渠白蹄於臨松，擒之，徙其民五千餘戶于枹罕。犍，居言翻。沮，子余翻。枹，音膚。

**8**魏主遣龍驤將軍步堆等來聘，始復通好。魏書·官氏志︰西方步鹿孤氏改為步氏。驤，思將翻。復，扶又翻。好，呼到翻。

**9**六月，武都惠文王楊盛卒。初，盛聞晉亡，不改義熙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為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盛卒，卒，子恤翻。玄自稱都督隴右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遣使來告喪，始用元嘉年號。使，疏吏翻。

**10**秋，七月，秦王熾磐遣鎭南將軍吉毗等南擊黑水羌酋丘擔，大破之。黑水羌在鄧至西北。水經註曰︰白水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與黑水合。黑水出羌中，西南逕黑水城西，又西南入于白水。擔，都甘翻。

**11**八月，夏武烈帝殂，葬嘉平陵，廟號世祖；太子昌卽皇帝位。昌字還國，勃勃第二子也。大赦，改元承光。

**12**王弘自以始不預定策，不受司空；表讓彌年，乃許之。弘以此得免徐、傅之禍。乙酉，以弘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

**13**冬，十月，丘擔以其衆降秦，降，戶江翻。秦以擔為歸善將軍；拜折衝將軍乞伏信帝為平羌校尉以鎭之。

**14**癸卯，魏主大『章︰甲十六行本「大」下有「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伐柔然，五道並進︰長孫翰等從東道，出黑漠，考異曰︰翰傳云︰「與娥清出長川。」今從蠕蠕傳。廷尉卿長孫道生等出白、黑二漠之間，長川、牛川同是大漠之地，拓跋分其地名耳。長川有白、黑二漠，黑在東，白在西。魏主從中道，東平公娥清出栗園，栗園在中道之西，西道之東。考異曰︰清傳云︰「與長孫翰出長川。」今從蠕蠕傳。奚斤等從西道，出爾寒山。諸軍至漠南，舍輜重，舍，讀曰捨。重，直用翻。輕騎，齎十五日糧，度漠擊之。騎，奇寄翻。柔然部落大驚，絕迹北走。

**15**十一月，以武都世子玄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時南秦州治漢中，故以武都為北秦州。考異曰︰宋·本紀，癸酉；南史，庚午。按十一月壬午朔，無癸酉及庚午。今不書日。

**16**初，會稽孔甯子為帝鎭西諮議參軍，會，工外翻。及卽位，以甯子為步兵校尉；與侍中王華並有富貴之願，疾徐羨之、傅亮專權，日夜構之於帝。史言徐、傅偪上固當誅，而王華等之構間亦非也。會謝晦二女當適彭城王義康、新野侯義賓，遣其妻曹氏及長子世休送女至建康。帝欲誅羨之、亮，幷發兵討晦，聲言當伐魏，又『章︰甲十六行本「又」上有「取河南」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言拜京陵，京陵，興寧陵也。治行裝艦。治，直之翻。艦，戶黯翻。亮與晦書曰︰「薄伐河朔，事猶未已，朝野之慮，憂懼者多。」又言︰「朝士多諫北征，朝，直遙翻。上當遣外監萬幼宗往相諮訪。」南史曰︰制局監、外監，領器仗兵役，多以嬖倖為之。時朝廷處分異常，其謀頗泄。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三年**（丙寅、四二六）

**1**春，正月，謝晦弟黃門侍郞㬭馳使告晦，㬭，子肖翻。晦猶謂不然，以傅亮書示諮議參軍何承天曰︰「計幼宗一二日必至。傅公慮我好事，故先遣此書。」承天曰︰「外間所聞，咸謂西討已定，幼宗豈有上理！」好事，猶言好生事，微省其辭，若隱語然。好，呼到翻。上，時掌翻。晦尚謂虛妄，使承天豫立答詔啓草，言伐虜宜須明年。江夏內史程道惠得尋陽人書，夏，戶雅翻；下同。言「朝廷將有大處分，其事已審」，使其輔國府中兵參軍樂冏封以示晦。道惠蓋帶輔國將軍也。晦問承天曰︰「若果爾，卿令我云何？」對曰︰「蒙將軍殊顧，常思報德。事變至矣，何敢隱情！然明日戒嚴，動用軍法，區區所懷，懼不得盡。」晦懼曰︰「卿豈欲我自裁邪？」承天曰︰「尚未至此。以王者之重，舉天下以攻一州，大小旣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其次，以腹心將兵屯義陽，將軍自帥大衆戰於夏口；若敗，卽趨義陽以出北境，其次也。」承天二策皆勸晦奔魏以求全。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趨，七喻翻。晦良久曰︰「荊州用武之地，兵糧易給，聊且決戰，走復何晚！」易，以豉翻。復，扶又翻。乃使承天造立表檄；又與衞軍諮議參軍琅邪顏卲謀舉兵，晦帶衞將軍。卲飲藥而死。

晦立幡戒嚴，謂司馬庾登之曰︰「今當自下，欲屈卿以三千人守城，備禦劉粹。」登之曰︰「下官親老在都，又素無部衆，情計二三，不敢受此旨。」晦仍問諸將佐︰「戰士三千足守城否？」南蠻司馬周超對曰︰「非徒守城而已，若有外寇，可以立功。」超蓋為南蠻校尉府司馬。登之因曰︰「超必能辦，下官請解司馬、南郡以授之。」登之，晦府司馬，領南郡太守，乞解以授超。晦卽於坐命超為司馬，領南義陽太守。沈約曰︰晉末以義陽流民僑立南義陽郡，屬荊州，領厥西、平氏二縣。坐，徂臥翻。轉登之為長史，南郡如故。登之，蘊之孫也。庾蘊死於海西之廢。

帝以王弘、檀道濟始不預廢弒之謀，弘弟曇首又為帝所親委，事將發，密使報弘，且召道濟，欲使討晦。王華等皆以為不可，帝曰︰「道濟止於脅從，本非創謀，殺害之事，又所不關；吾撫而使之，必將無慮。」乙丑，道濟至建康。

丙寅，下詔暴羨之、亮、晦殺營陽、廬陵王之罪，命有司誅之，且曰︰「晦據有上流，或不卽罪，卽，就也。朕當親帥六師為其過防。帥，讀曰率。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卽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駱驛繼路，符衞軍府州，以時收翦，符衞軍府及荊州官屬，使收誅晦也。已命雍州刺史劉粹等雍，於用翻。斷其走伏。走，逃也；伏，匿也；斷其逃匿之路也。斷，丁管翻。罪止元凶，餘無所問。」

是日，詔召羨之、亮。羨之行至西明門外，洛城西面有廣陽、西明、閶闔三門，建康倣之。謝㬭正直，㬭為黃門侍郞，正入直省內也。遣報亮云︰「殿內有異處分。」亮辭以嫂病暫還，遣使報羨之，羨之還西州，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乘內人問訊車出郭，步走至新林，新林浦去建康城二十里。入陶竈中自經死。亮乘車出郭門，乘馬奔兄迪墓，屯騎校尉郭泓收之。至廣莫門，廣莫門，建康城北門，亦放洛城之制。騎，奇寄翻。校，戶敎翻。上遣中書舍人以詔書示亮，幷謂曰︰「以公江陵之誠，謂亮迎帝於江陵也。當使諸子無恙。」亮讀詔書訖，曰︰「亮受先帝布衣之眷，遂蒙顧託。黜昏立明，社稷之計也。欲加之罪，其無辭乎！」晉大夫里克之言。於是誅亮而徙其妻子於建安；誅羨之二子，而宥其兄子珮之。又誅晦子世休，收繫謝㬭。

帝將討謝晦，問策於檀道濟，對曰︰「臣昔與晦同從北征，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入關十策，晦有其九，才略明練，殆為少敵。少，詩沼翻。然未嘗孤軍決勝，戎事恐非其長。「其」下當有「所」字。臣悉晦智，晦悉臣勇。今奉王命以討之，可未陳而擒也。」陳，與陣同。丁卯，徵王弘為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揚州刺史，以彭城王義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

樂冏復遣使告謝晦以徐、傅及㬭等已誅。復，扶又翻；下磐復同。使，疏吏翻。晦先舉羨之、亮哀，次發子弟凶問，旣而自出射堂勒兵。晦從高祖征討，指麾處分，莫不曲盡其宜，數日間，四遠投集，得精兵三萬人。乃奉表稱羨之、亮等忠貞，橫被冤酷。橫，戶孟翻。且言︰「臣等若志欲執權，不專為國，為，于僞翻。初廢營陽，陛下在遠，武皇之子尚有童幼，擁以號令，誰敢非之！豈得泝流三千里，自建康至江陵泝流而上，凡三千里。虛館七旬，仰望鸞旗者哉！景平二年五月乙酉，廢少帝，八月丙申，帝至建康，凡七旬。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積怨犯上，自貽非命。不有所廢，將何以興！亦晉里克之言。耿弇不以賊遺君、父，此耿弇討張步之言，晦引以為言，自謂殺廬陵所以除偪，不以累帝也。遺，于季翻。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此皆王弘、王曇首、王華險躁猜忌，讒構成禍。躁，則到翻。今當舉兵以除君側之惡。」

**2**秦王熾磐復遣使如魏，請用師于夏。秦入貢于魏以請伐夏，事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復，扶又翻。使，疏吏翻。

**3**初，袁皇后生皇子劭，后自詳視，使馳白帝曰︰「此兒形貌異常，必破國亡家，不可舉。」卽欲殺之。帝狼狽至后殿戶外，手撥幔禁之，乃止。為劭弒逆張本。幔，莫半翻。以尚在諒闇，闇，音陰。故祕之。閏月，丙戌，始言劭生。

**4**帝下詔戒嚴，大赦，諸軍相次進路以討謝晦。晦以弟遯為竟陵內史，將萬人總留任，帥衆二萬發江陵，列舟艦自江津至于破冢，將，卽亮翻。帥，讀曰率。艦，戶黯翻。冢，知隴翻。旌旗蔽日。歎曰︰「恨不得以此為勤王之師。」

晦欲遣兵襲湘州刺史張卲，何承天以卲兄益州刺史茂度與晦善，曰︰「卲意趣未可知，不宜遽擊之。」晦以書招卲，卲不從。

**5**二月，戊午，以金紫光祿大夫王敬弘為尚書左僕射，晉制︰左右光祿大夫，金章紫綬，後遂為金紫光祿大夫。建安太守鄭鮮之為右僕射。敬弘，廙之曾孫也。王廙見八十九卷晉愍帝建興三年。廙，羊至翻，又逸職翻。

庚申，上發建康。命王弘與彭城王義康居守，入居中書下省；中書有上省、下省。守，手又翻。侍中殷景仁參掌留任；帝姊會稽長公主留止臺內，總攝六宮。臺內，卽禁中。會，工外翻。長，知兩翻。

謝晦自江陵東下，何承天留府不從。晦至江口，江口，卽西江口。從，才用翻。到彥之已至彭城洲。庾登之據巴陵，畏懦不敢進；會霖雨連日，參軍劉和之曰︰「彼此共有雨耳；檀征北尋至，東軍方強，惟宜速戰。」登之恇怯，使小將陳祐作大囊，貯茅懸於帆檣，云可以焚艦，恇，去王翻。將，卽亮翻。貯，丁呂翻。艦，戶黯翻。用火宜須晴，以緩戰期。晦然之，停軍十五日。乃使中兵參軍孔延秀攻將軍蕭欣於彭城洲，破之。水經註︰江水過長沙下雋縣北，又東逕彭城口，水東有彭城磯。又攻洲口栅，陷之。諸將咸欲退還夏口，到彥之不可，乃保隱圻。水經註︰江水自彭城磯東逕如山北，山北對隱磯。晦又上表自訟，且自矜其捷，曰︰「陛下若梟四凶於廟庭，懸三監於絳闕，以王弘、王曇首、王華比虞之共工、驩兜、苗、鯀，周之管叔、蔡叔、霍叔也。梟，堅堯翻。臣便勒衆旋旗，還保所任。」

初，晦與徐羨之、傅亮為自全之計︰以為晦據上流，而檀道濟鎭廣陵，各有強兵，足以制朝廷；羨之、亮居中秉權，可得持久。及聞道濟帥衆來上，惶懼無計。

道濟旣至，與到彥之軍合，牽艦緣岸。晦始見艦數不多，輕之，不卽出戰。至晚，因風帆上，前後連咽；上，時掌翻。連，謂沿江戰艦連接不斷；咽，謂戰艦塞江，前後塡咽。西人離沮，無復鬬心。戊辰，臺軍至忌置洲尾，沮，在呂翻。水經註︰江水東過長沙下雋縣北，湘水自南注之。又東，左得二夏浦，俗謂之西江口；又東逕忌置山南，又東過彭城口。復，扶又翻。列艦過江，晦軍一時皆潰。晦夜出，投巴陵，得小船還江陵。

先是，帝遣雍州刺史劉粹自陸道帥步騎襲江陵，至沙橋；先，悉薦翻。雍，於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沙橋在江陵北。周超帥萬餘人逆戰，大破之，士卒傷死者過半。俄而晦敗問至。初，晦與粹善，以粹子曠之為參軍；帝疑之，王弘曰︰「粹無私，必無憂也。」及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帝以此嘉之。晦亦不殺曠之，遣還粹所。

丙子，帝自蕪湖東還。

晦至江陵，無他處分，唯愧謝周超而已。其夜，超捨軍單舸詣到彥之降。舸，古我翻。晦衆散略盡，乃攜其弟遯等七騎北走。遯肥壯，不能乘馬，晦每待之，行不得速。己卯，至安陸延頭，水經註︰武湖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九域志︰武湖在黃洲界，蓋此湖上接延頭也。杜佑曰︰武湖在黃洲黃陂縣東，黃祖習戰閱武之所。為戍主光順之所執，戍主、戍副，宋、齊以下至隋咸有其官。姓譜︰光，姓也；晉書有光逸。檻送建康。

到彥之至馬頭，何承天自歸。彥之因監荊州府事，監，工銜翻。以周超為參軍；劉粹以沙橋之敗告，乃執之。於是誅晦、㬭、遯及其兄弟之子，幷同黨孔延秀、周超等。晦女彭城王妃被髮徒跣，與晦訣曰︰「大丈夫當橫尸戰場，柰何狼藉都市！」被，皮義翻。藉，而亦翻。庾登之以無任，免官禁錮；何承天及南蠻行參軍新興王玄謨等皆見原。據南史︰王玄謨，太原祁縣人。漢建安二十年，集塞下荒地置新興郡，魏黃初初，遷于陘嶺之南。玄謨蓋本新興人而居太原之祁縣界也。晦之走也，左右皆棄之，唯延陵蓋追隨不捨，帝以蓋為鎭軍功曹督護。延陵，複姓，蓋吳延陵季子之後；蓋，其名也；為鎭軍府功曹，又兼督護之官也。晉氏渡江，有參軍督護，功曹參軍兼督護，卽參軍督護之任也。洪适曰︰參軍督護，江左置，皆有部曲，宋則無矣。

晦之起兵，引魏南蠻校尉王慧龍為援。魏以王慧龍為南蠻校尉，以擾汝、潁之間。慧龍帥衆一萬拔思陵戍，思陵戍在陳郡西北。進圍項城，聞晦敗，乃退。

益州刺史張茂度受詔襲江陵；晦敗，茂度軍始至白帝。議者疑茂度有貳心，帝以茂度弟卲有誠節，赦不問，代還。

三月，辛巳，帝還建康，徵謝靈運為祕書監，顏延之為中書侍郞，賞遇甚厚。

帝以惠琳道人善談論，因與議朝廷大事，遂參權要，賓客輻湊，門車常有數十兩，門車，謂門前候見之車。兩，音亮。四方贈賂相係，方筵七八，座上恆滿。琳著高屐，著，陟略翻。披貂裘，置通呈、書佐。通呈，典謁之職；書佐，掌書翰。會稽孔覬嘗詣之，遇賓客塡咽，暄涼而已。言但敍寒溫，不及餘語。會，工外翻。覬，音冀。覬慨然曰︰「遂有黑衣宰相，可謂冠屨失所矣！」廬陵廢而三人斥，徐、傅誅而三人進，可謂矯枉過正矣。

夏，五月，乙未，以檀道濟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到彥之為南豫州刺史。遣散騎常侍袁渝等十六人分行諸州郡縣，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行，下孟翻。又使郡縣各言損益。丙午，上臨延賢堂聽訟，延賢堂在建康華林園。自是每歲三訊。周禮︰秋官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一曰訊羣臣，二曰訊羣吏，三曰訊萬民。註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訊，言也。

左僕射王敬弘，性恬淡，有重名；關署文案，初不省讀。省，悉景翻。嘗預聽訟，上問以疑獄，敬弘不對。上變色，問左右︰「何故不以訊牒副僕射？」謂不以訊牒副本納呈敬弘也。敬弘曰︰「臣乃得訊牒讀之，正自不解。」解，戶買翻，曉也。上甚不悅，雖加禮敬，不復以時務及之。復，扶又翻。禮敬不替，而不以時務及之，此法正勸蜀先主以加禮許靖之智也。

六月，以右衞將軍王華為中護軍，侍中如故。華以王弘輔政，王曇首為上所親任，與己相埓，埓，龍輟翻。自謂力用不盡，每歎息曰︰「宰相頓有數人，天下何由得治！」治，直吏翻。是時，宰相無常官，唯人主所與議論政事、委以機密者，皆宰相也，故華有是言。亦有任侍中而不為宰相者；然尚書令·僕、中書監·令、侍中、侍郞、給事中，皆當時要官也。

華與劉湛、王曇首、殷景仁俱為侍中，風力局幹，冠冕一時。上嘗與四人於合殿宴飲，甚悅。合殿在齋閣之後。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旣罷出，上目送良久，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也。」喉脣，言出納王命也。

黃門侍郞謝弘微與華等皆上所重，當時號曰五臣。弘微，琰之從孫也。琰，安之子也。從，才用翻；下同。精神端審，時然後言，婢僕之前不妄語笑；由是尊卑大小，敬之若神。從叔混特重之，常曰︰「微子異不傷物，同不害正，吾無間然。」呂大臨曰︰無間隙可言其失。謝顯道曰︰猶言我無得而議之也。嗚呼！此江左所謂清談也。間，古莧翻。

上欲封王曇首、王華等，拊御牀曰︰「此坐非卿兄弟，無復今日。」因出封詔以示之。以誅徐、傅等為曇首、華之功。坐，徂臥翻。曇首固辭曰︰「近日之事，賴陛下英明，罪人斯得；臣等豈可因國之災以為身幸！」上乃止。

**6**魏主詔問公卿︰「今當用兵，赫連、蠕蠕，二國何先？」杜佑曰︰柔然，後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宋、齊謂之芮芮。蠕，人兗翻。長孫嵩、長孫翰、奚斤皆曰︰「赫連土著，著，直略翻。未能為患。不如先伐蠕蠕，若追而及之，可以大獲；不及，則獵於陰山，取其禽獸皮角以充軍實。」太常崔浩曰︰「蠕蠕鳥集獸逃，言其來則如鳥之集，走則如獸之逃也。舉大衆追之則不能及，輕兵追之又不足以制敵。赫連氏土地不過千里，政刑殘虐，人神所棄，宜先伐之。」尚書劉絜、武京侯安原請先伐燕。於是魏主自雲中西巡至五原，因畋於陰山，東至和兜山；和兜山蓋在陰山之東，長川之南。秋，八月，還平城。

**7**詔殿中將軍吉恆聘于魏。恆，戶登翻。

**8**燕太子永卒，立次子翼為太子。

**9**秦王熾磐伐河西，至廉川，遣太子暮末等步騎三萬攻西安，不克，又攻番禾。河西王蒙遜發兵禦之，且遣使說夏主，騎，奇寄翻。番，音盤。使，疏吏翻。說，輸芮翻。使乘虛襲枹罕。枹，音膚。夏主遣征南大將軍呼盧古將騎二萬攻苑川，車騎大將軍韋伐將騎三萬攻南安。熾磐聞之，引歸。蒙遜借助於夏以退秦師。秦旣敝於夏，夏亦僨於魏，而涼亦不能以自立。是以親仁善鄰，國之寶也。九月，徙其境內老弱、畜產於澆河杜佑曰︰澆河城在廓州達化縣西一百二十里。及莫河仍寒川，留左丞相曇達守枹罕。韋伐攻拔南安，獲秦秦州刺史翟爽、南安太守李亮。

**10**吐谷渾握逵等帥部衆二萬落叛秦，奔昴川，附於吐谷渾王慕璝。史言乞伏兵勢漸衰。帥，讀曰率。璝，姑回翻。

**11**大旱，蝗。

**12**左光祿大夫范泰上表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婦人在室從父母，旣嫁從夫，夫死從子。無自專之道。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唯陛下留意。」有詔原之。

**13**魏主聞夏世祖殂，諸子相圖，謂倫、璝、昌相殺也。國人不安，欲伐之。長孫嵩等皆曰︰「彼若城守，以逸待勞，大檀聞之，乘虛入寇，此危道也。」崔浩曰︰「往年以來，熒惑再守羽林、鉤己而行，其占秦亡；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一年。今年五星幷出東方，利以西伐。天人相應，不可失也。」嵩固爭之，帝大怒，責嵩在官貪汚，命武士頓辱之。嵩歷事四朝，魏之元臣也。頓辱，捽其首使頓地以辱之。於是遣司空奚斤帥四萬五千人襲蒲阪，阪，音反。宋兵將軍周幾帥萬人襲陝城，陝，失冉翻。以河東太守薛謹為鄕導。謹，辯之子也。薛辯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鄕，讀曰嚮。

魏主欲以中書博士平棘李順總前驅之兵，平棘縣，二漢屬常山，晉、魏屬趙郡。訪於崔浩，浩曰︰「順誠有籌略；然臣與之婚姻，深知其為人果於去就，不可專委。」帝乃止。浩與順由是有隙。為後魏主以浩言誅順張本。

冬，十月，丁巳，魏主發平城。

**14**秦左丞相曇達與夏呼盧古戰於嵻㟍山，曇，徒含翻。嵻，丘岡翻。㟍，盧當翻。曇達兵敗。十一月，呼盧古、韋伐進攻枹罕。枹，音膚。秦王熾磐遷保定連。呼盧古入南城，南城，枹罕南城。鎭京將軍趙壽生率死士三百人力戰，卻之。呼盧古、韋伐又攻沙州刺史出連虔于湟河，虔遣後將軍乞伏萬年擊敗之。敗，補邁翻。又攻西平，執安西將軍庫洛干，阬戰士五千餘人，掠民二萬餘戶而去。

**15**仇池氐楊興平求內附。梁、南秦二州刺史吉翰晉泰始之初，立梁州於漢中，至安帝之世，秦州又治漢中；自是鎭漢中者帶梁、南秦二州刺史。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武興，漢武都郡之沮縣也，蜀以其地當衝要，置武興督以守之；宋立東益州，梁立武興蕃王國；西魏改東益為興州，因武興郡為名。至我本朝，以吳曦之變，改為沔州。氐王楊玄遣其弟難當將兵拒諮，將，卽亮翻。諮擊走之。

**16**魏主行至君子津，會天暴寒，冰合，戊寅，帥輕騎二萬濟河襲統萬。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壬午，冬至，夏主方燕羣臣，魏師奄至，上下驚擾。魏主軍於黑水，去城三十餘里。夏主出戰而敗，退走入城。門未及閉，內三郞豆代田帥衆乘勝入西宮，內三郞，魏宿衞之官也，三郞將領之。又按魏道武帝天興初置幢主、幢將，主內三郞。內三郞，衞士也。焚其西門；宮門閉，代田踰宮垣而出。魏主拜代田勇武將軍。勇武將軍之號，魏始置。魏軍夜宿城北，癸未，分兵四掠，殺獲數萬，得牛馬十餘萬。魏主謂諸將曰︰將，卽亮翻；下守將同。「統萬未可得也，他年當與卿等取之。」乃徙其民萬餘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夏弘農太守曹達聞周幾將至，不戰而走；魏師乘勝長驅，遂入三輔。會幾卒于軍中，蒲阪守將東平公乙斗聞奚斤將至，遣使詣統萬告急。使者至統萬，阪，音反。使，疏吏翻；下同。魏軍已圍其城；還，告乙斗曰︰「統萬已敗矣。」乙斗懼，棄城西奔長安，斤遂克蒲阪。夏主之弟助興先守長安，乙斗至，與助興棄長安，西奔安定。考異曰︰奚斤傳作「乙升」，今從帝紀。十二月，斤入長安，秦、雍氐、羌皆詣斤降。雍，於用翻。降，戶江翻。河西王蒙遜及氐王楊玄聞之，皆遣使附魏。兵以氣勢為用者也，統萬圍而諸鎭失守，氣勢然也。

**17**前吳郡太守徐珮之聚黨百餘人，謀以明年正會於殿中作亂，事覺，壬戌，收斬之。正會，明年正月朔旦朝會也，亦曰元會。

**18**營陽太妃張氏卒。

**19**秦征南將軍吉毗鎭南漒，乞伏國仁置十二郡，漒川其一也；南漒當又在漒川之南。漒，其良翻。隴西人辛澹帥戶三千據城逐毗，毗走還枹罕，澹南奔仇池。澹，徒覽翻。帥，讀曰率。

**20**魏初得中原，民多逃隱。天興中，詔采諸漏戶，令輸繒帛；魏皇始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晉安帝之隆安元年也；明年，改元天興。繒，慈陵翻。於是自占為紬繭羅縠戶者甚衆，占，之贍翻。紬，除留翻。縠，戶谷翻。不隸郡縣；賦役不均。是歲，始詔一切罷之，以屬郡縣。

**四年**（丁卯、四二七）

**1**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

**2**乙酉，魏主還平城。統萬徙民在道多死，能至平城者什纔六七。

己亥，魏主如幽州。夏主遣平原公定帥衆二萬向長安。魏主聞之，伐木陰山，大造攻具，再謀伐夏。

**3**山羌叛秦。羌分居武始、洮陽南山者曰山羌。二月，秦王熾磐遣左丞相曇達招慰武始諸羌，征南將軍吉毗招慰洮陽諸羌。晉惠帝置洮陽縣，屬狄道郡。曇，徒含翻。羌人執曇達送夏；吉毗為羌所擊，奔還，士馬死傷者什八九。

**4**魏主還平城。

**5**乙卯，帝如丹徒；己巳，謁京陵。初，高祖旣貴，命藏微時耕具以示子孫。帝至故宮，晉之東遷也，劉氏自彭城移居晉陵丹徒之京口里，陵墓及故宮在焉。見之，有慚色。近侍或進曰︰「大舜躬耕歷山，伯禹親事水土。舜耕于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伯禹親事水土，手足胼胝。陛下不覩遺物，安知先帝之至德，稼穡之艱難乎！」

**6**二『章︰甲十六行本「二」作「三」；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月，丙子，魏主遣高涼王禮鎭長安。禮，斤之孫也。拓跋斤見一百四卷晉孝武太元元年。又詔執金吾桓貣造橋於君子津。

**7**丁丑，魏廣平王連卒。

**8**丁亥，帝還建康。

**9**戊子，尚書右僕射鄭鮮之卒。

**10**秦王熾磐以輔國將軍段暉為涼州刺史，鎭樂都；樂，音洛。平西將軍麴景為沙州刺史，鎭西平；寧朔將軍出連輔政為梁州刺史，鎭赤水。

**11**夏，四月，丁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步堆等來聘。曹魏之末，置員外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2**庚戌，以廷尉王徽之為交州刺史，徵前刺史杜弘文。弘文有疾，自輿就路；或勸之待病愈，弘文曰︰「吾杖節三世，弘文父慧度、祖瑗，三世鎭交州。常欲投軀帝庭，況被徵乎！」遂行，卒於廣州。被，皮義翻。卒，子恤翻。弘文，慧度之子也。

**13**魏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相持於長安。魏主欲乘虛伐統萬，簡兵練士，部分諸將，分，扶問翻。命司徒長孫翰等將三萬騎為前驅，常山王素等將步兵三萬為後繼，南陽王伏眞等將步兵三萬部送攻具，將軍賀多羅將精騎三千為前候。前候者，居前為候騎。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素，遵之子也。拓跋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五月，魏主發平城，命龍驤將軍代人陸俟督諸軍鎭大磧以備柔然。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步六孤氏後改為陸氏。驤，思將翻。磧，七迹翻。辛巳，濟君子津。

**14**壬午，中護軍王華卒。

**15**魏主至拔鄰山，拔鄰山在黑水東北。築城，捨輜重，北史「捨」作「舍」，當從之，讀如字。重，直用翻。以輕騎三萬倍道先行。羣臣咸諫曰︰「統萬城堅，非朝夕可拔。今輕軍討之，進不可克，退無所資，不若與步兵、攻具一時俱往。」帝曰︰「用兵之術，攻城最下；必不得已，然後用之。今以步兵、攻具皆進，彼必懼而堅守。若攻不時拔，食盡兵疲，外無所掠，進退無地。不如以輕騎直抵其城，彼見步兵未至，意必寬弛；吾羸形以誘之，羸，倫為翻。誘，音酉。彼或出戰，則成擒矣。所以然者，吾之軍士去家二千餘里，又隔大河，所謂『置之死地而後生』者也。去國遠鬬，人皆致死，故其鋒不可當。故以之攻城則不足，決戰則有餘矣。」遂行。

**16**六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7**魏主至統萬，分軍伏於深谷，以少衆至城下。藏匿其衆，以少衆至城下，誘其出戰。少，詩沼翻。夏將狄子玉降魏，將，卽亮翻。降，戶江翻。言︰「夏主聞有魏師，遣使召平原公定，定曰︰『統萬堅峻，未易攻拔。易，以豉翻。待我擒奚斤，然後徐往，內外擊之，蔑不濟矣。』故夏主堅守以待之。」魏主患之，患其不出戰也。乃退軍以示弱，遣娥清及永昌王健帥騎五千西掠居民。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

魏軍士有得罪亡奔夏者，言魏軍糧盡，士卒食菜，輜重在後，步兵未至，宜急擊之。夏主從之，使魏主用間亦不如是之巧，殆天啓之也。重，直用翻。甲辰，將步騎三萬出城。長孫翰等皆言︰「夏兵步陳難陷，陳，讀曰陣。宜避其鋒。」魏主曰︰「吾遠來求賊，惟恐不出。今旣出矣，乃避而不擊，彼奮我弱，非計也。」遂收衆僞遁，引而疲之。

夏兵為兩翼，鼓譟追之，行五六里，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揚沙晦冥。宦者趙倪，頗曉方術，言於魏主曰︰「今風雨從賊上來，我向之，彼背之，背，蒲妹翻。天不助人；且將士飢渴，願陛下攝騎避之，攝，收也。更待後日。」崔浩叱之曰︰「是何言也！吾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言先定必勝之計，故千里行師，不可以風雨之故變易成算於一日之間。賊貪進不止，後軍已絕，宜隱軍分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言風在人用之，分兵出其後，順風擊之，則風為我用，豈有常勢哉！魏主曰︰「善！」乃分騎為左右隊以掎之。掎，居蟻翻。魏主馬蹶而墜，幾為夏兵所獲；拓跋齊以身扞蔽，決死力戰，夏兵乃退。魏主騰馬得上，刺夏尚書斛黎文，殺之，又殺騎兵十餘人，身中流矢，幾，巨依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中，竹仲翻。斛黎，虜複姓。奮擊不輟，夏衆大潰。齊，翳槐之玄孫也。翳槐，什翼犍之兄，晉成帝咸和四年立。

魏人乘勝逐夏主至城北，殺夏主之弟河南公滿及兄子蒙遜，死者萬餘人。夏主不及入城，遂奔上邽。魏主微服逐奔者，入其城；拓跋齊固諫，不聽。夏人覺之，諸門悉閉；魏主因與齊等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上，魏主乘之而上，僅乃得免。會日暮，夏尚書僕射問至奉夏主之母出走，問，姓；至，名。孫愐曰︰襄州有問姓。長孫翰將八千騎追夏主至高平，不及而還。

乙巳，魏主入城，獲夏王、公、卿、將、校及諸母、后妃、姊妹、宮人以萬數，馬三十餘萬匹，牛羊數千萬頭，府庫珍寶、車旗、器物不可勝計，將，卽亮翻。校，戶敎翻。勝，音升。頒賜將士有差。

初，夏世祖性豪侈，夏王勃勃，廟號世祖。築統萬城，事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高，古號翻。厚，戶遘翻。廣，古曠翻。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雕鏤圖畫，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顧謂左右曰︰「蕞爾國而用民如此，被，皮義翻。蕞，徂內翻。欲不亡得乎！」

得夏太史令張淵、徐辯，復以為太史令。得故晉將毛脩之、秦將軍庫洛干，歸庫洛干於秦，以毛脩之善烹調，用為太官令。毛脩之為夏所禽，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庫洛干被禽，見上年。魏主見夏著作郞天水趙逸所為文，譽夏主太過，譽，音余。怒曰︰「此豎無道，何敢如是！誰所為邪？當速推之！」欲按其罪也。崔浩曰︰「文士褒貶，多過其實，蓋非得已，不足罪也。」乃止。魏主納夏世祖三女為貴人。

奚斤與夏平原公定猶相拒於長安。魏主命宗正娥清、太僕丘堆帥騎五千略地關右。定聞統萬已破，遂奔上邽；斤追至雍，不及而還。雍，於用翻。清、堆攻夏貳城，拔之。

魏主詔斤等班師。斤上言︰「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蟠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為易。易，以豉翻。請益鎧馬，平昌而還。」鎧，可亥翻。魏主不許。斤固請，乃許之，給斤兵萬人，遣將軍劉拔送馬三十『章︰甲十六行本「十」作「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匹，幷留娥清、丘堆使共擊夏。

辛酉，魏主自統萬東還，以常山王素為征南大將軍、假節，與執金吾桓貸、莫雲留鎭統萬。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烏丸氏為桓氏。雲，題之弟也。莫題見一百十四卷晉安帝義熙四年。

**18**秦王熾磐還枹罕。夏旣破，故熾磐還。枹，音膚。

**19**秋，七月，己卯，魏主至柞嶺。柞嶺卽柞山之嶺。柞，則洛翻。柔然寇雲中，聞魏已克統萬，乃遁去。

**20**秦王熾磐謂羣臣曰︰「孤知赫連氏必無成，冒險歸魏，事見上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果如孤言。」八月，遣其叔父平遠將軍渥頭等入貢于魏。

**21**壬子，魏主還至平城，以所獲頒賜留臺百官有差。

魏主為人，壯健鷙勇，臨城對陳，陳，讀曰陣。親犯矢石，左右死傷相繼，神色自若；由是將士畏服，咸盡死力。將，卽亮翻；下同。性儉率，服御飲膳，取給而已。羣臣請增峻京城及脩宮室曰︰「易云︰『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易·坎卦·彖辭。又蕭何云︰『天子以四海為家，不壯不麗，無以重威。』」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七年。帝曰︰「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吳起之言。屈丐蒸土築城而朕滅之，豈在城也？今天下未平，方須民力，土功之事，朕所未為。蕭何之對，非雅言也。」雅，正也。每以為財者軍國之本，不可輕費。至於賞賜，皆死事勳績之家，親戚貴寵未嘗橫有所及。橫，戶孟翻。命將出師，指授節度，違之者多致負敗。明於知人，或拔士於卒伍之中，唯其才用所長，不論本末。聽察精敏，下無遁情，賞不違賤，罰不避貴，雖所甚愛之人，終無寬假。常曰︰「法者，朕與天下共之，何敢輕也。」然性殘忍，果於殺戮，往往已殺而復悔之。如崔浩之類是也。復，扶又翻。

**22**九月，丁酉，安定民舉城降魏。夏都旣破，安定亦降。降，戶江翻；下同。

**23**氐王楊玄遣將軍苻白作圍秦梁州刺史出連輔政于赤水；城中糧盡，民執輔政以降。輔政至駱谷，逃還。冬，十月，秦以驍騎將軍吳漢為平南將軍、梁州刺史，鎭南漒。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漒，其良翻。

**24**十一月，魏主遣軍司馬公孫軌兼大鴻臚，持節策拜楊玄為都督荊·梁等四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南秦王。封玄為南秦王以別乞伏熾磐。臚，陵如翻。及境，玄不出迎；軌責讓之，欲奉策以還，玄懼而郊迎。魏王善之，以軌為尚書。軌，表之子也。表死於營陽王景平元年。

**25**十二月，秦梁州刺史吳漢為羣羌所攻，帥戶二千還于枹罕。帥，讀曰率。

**26**魏主行如中山；癸卯，還平城。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一

## 宋紀三起著雍執徐（戊辰），盡上章敦牂（庚午），凡三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中

**元嘉五年**（戊辰、四二八）

**1**春，正月，魏京兆王黎卒。

**2**荊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性聰察，在州職事脩治。治，直吏翻。左光祿大夫范泰謂司徒王弘曰︰「天下事重，權要難居。卿兄弟盛滿，當深存降挹。謂弘及弟曇首皆居權要。彭城王，帝之次弟，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朝，直遙翻。弘納其言。時大旱、疾疫，弘上表引咎遜位，帝不許。

**3**秦商州刺史領澆河太守姚濬叛，降河西，晉時，張祚以敦煌為商州。時敦煌屬河西，熾磐蓋以濬遙領商州而守澆河也。澆，堅堯翻。降，戶江翻。秦王熾磐以尚書焦嵩代濬，帥騎三千討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二月，嵩為吐谷渾元緒所執。

**4**魏改元神䴥。䴥，居牙翻，牡鹿也。以獲神鹿改元。魏書·靈徴志︰時定州獲白䴥。白䴥，鹿也。又見于樂陵。

**5**魏平北將軍尉眷攻夏主於上邽，尉，紆勿翻。夏主退屯平涼。奚斤進軍安定，與丘堆、娥清『章︰甲十六行本「清」作「青」；乙十一行本同。』軍合。斤馬多疫死，士卒乏糧，乃深壘自固。遣丘堆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不設儆備，夏主襲之，堆兵敗，以數百騎還城。夏主乘勝，日來城下鈔掠，不得芻牧，諸將患之，監軍侍御史安頡曰︰鈔，楚交翻。將，卽亮翻。監，工銜翻。頡，戶結翻。「受詔滅賊，今更為賊所困，退守窮城；若不為賊殺，當坐法誅，進退皆無生理。而諸王公晏然曾不為計乎？」奚斤封宜城王，為司空。斤曰︰「今軍士無馬，以步擊騎，必無勝理，當須京師救騎至合擊之。」頡曰︰「今猛寇遊逸於外，吾兵疲食盡，不一決戰，則死在旦夕，救騎何可待乎！等於就死，死戰，不亦可乎！」斤又以馬少為辭。騎，奇寄翻。少，詩沼翻。頡曰︰「今斂諸將所乘馬，可得二百匹，頡請募敢死之士出擊之，就不能破敵，亦可以折其銳。且赫連昌狷而無謀，好勇而輕，狷，吉縣翻。好，呼到翻。輕，遣政翻。每自出挑戰，挑，徒了翻。衆皆識之。若伏兵掩擊，昌可擒也。」斤猶難之。頡乃陰與尉眷等謀，選騎待之。旣而夏主來攻城，頡出應之。夏主出陳前搏戰，陳，讀曰陣。軍士識其貌，爭赴之。會天大風揚塵，晝昏，夏主敗走；頡追之，夏主馬蹶而墜，逐擒之。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承光三年，五月，戰于黑渠，為魏所敗，昌與數千騎奔還，魏追騎亦至。昌河內公費連烏提守高平，徙諸城民七萬戶于安定以都之。四年，二月，魏軍至安定，三城潰，昌奔秦州，魏東平公娥清追擒之，送于魏。」與後魏·紀、傳不同，今從後魏書。頡，同之子也。安同，永興初八公之一也。

夏大將軍、領司徒、平原王定收其餘衆數萬，奔還平涼，卽皇帝位，定，小字直獖，夏王勃勃第五子。大赦，改元勝光。

三月，辛巳，赫連昌至平城，魏主館之於西宮，門內器用皆給乘輿之副，又以妹始平公主妻之；乘，繩證翻。妻，七細翻。假常忠將軍，賜爵會稽公。會，工外翻。以安頡為建節將軍，賜爵西平公；尉眷為寧北將軍，進爵漁陽公。

魏主常使赫連昌侍從左右，從，才用翻。與之單騎共逐鹿，深入山澗。昌素有勇名，諸將咸以為不可。魏主曰︰「天命有在，亦何所懼！」親遇如初。

奚斤自以為元帥，而昌為偏裨所擒，深恥之。乃捨輜重，重，直用翻；下同。齎三日糧，追夏主於平涼。娥清欲循水而往，清蓋欲循涇水而進。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至馬髦嶺，馬髦山之嶺也。夏軍將遁，會魏小將有罪亡歸於夏，告以魏軍食少無水。少，詩沼翻。夏主乃分兵邀斤，前後夾擊之，魏兵大潰，斤及娥清、劉拔皆為夏所擒，去年，魏遣劉拔與斤共擊夏。士卒死者六七千人。考異曰︰宋·索虜傳︰「元嘉五年，使大將吐伐斤西伐長安，生擒赫連昌于安定，封昌為公，以妹妻之。昌弟定在隴上，吐伐斤乘勝以騎三萬討之。定設伏於隴山彈箏谷，跛之，斬吐伐斤，盡坑其衆。定率衆東還，復克長安。燾又自攻，不克，乃分軍戍大城而還。」今從後魏書。

丘堆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輜重奔長安，與高涼王禮偕奔蒲阪，阪，音反。夏人復取長安。復，扶又翻；下復勸同。魏主大怒，命安頡斬丘堆，代將其衆，鎭蒲阪以拒之。將，卽亮翻。

**6**夏，四月，夏主遣使請和於魏，魏主以詔諭之使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

**7**壬子，魏主西巡；戊午，畋于河西；此君子津之西也。大赦。

**8**五月，秦文昭王熾磐卒，太子暮末卽位，大赦，改元永弘。

**9**平陸令河南成粲平陸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復勸王弘遜位，復，扶又翻。弘從之，累表陳請。帝不得已，六月，庚戌，以弘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10**甲寅，魏主如長川。魏書·帝紀︰泰常八年，築長城於長川之南。

**11**葬秦文昭王于武平陵，廟號太祖。秦王暮末以右丞相元基為侍中、相國、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以鎭軍大將軍、河州牧謙屯為驃騎大將軍，河州治枹罕，乞伏氏所都。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徵安北將軍、涼州刺史段暉為輔國大將軍、御史大夫，段暉先鎭樂都。叔父右禁將軍千年為鎭北將軍、涼州牧，鎭湟河；以征北將軍木弈干為尚書令、車騎大將軍，以征南將軍吉毗為尚書僕射、衞大將軍。

河西王蒙遜因秦喪，伐秦西平，西平太守麴承謂之曰︰「殿下若先取樂都，則西平必為殿下之有；苟『章︰甲十六行本「苟」上有「西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望風請服，亦明主之所疾也。」蒙遜乃釋西平，攻樂都。相國元基帥騎三千救樂都，元基自枹罕救樂都。樂，音洛。甫入城，而河西兵至，攻其外城，克之；絕其水道，城中飢渴，死者太半。東羌乞提從元基救樂都，陰與河西通謀，下繩引內其兵，登城者百餘人，鼓譟燒門；元基帥左右奮擊，河西兵乃退。帥，讀曰率。

初，文昭王疾病，謂暮末曰︰「吾死之後，汝能保境則善矣。沮渠成都為蒙遜所親重，汝宜歸之。」至是，暮末遣使詣蒙遜，許歸成都以求和。成都為秦禽，事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沮，子余翻。使，疏吏翻；下同。蒙遜引兵還，遣使入秦弔祭。暮末厚資送成都，遣將軍王伐送之。蒙遜猶疑之，使恢武將軍沮渠奇珍伏兵於捫天嶺，執伐幷其騎士三百人以歸。旣而遣尚書郞王杼送伐還秦，幷遺暮末馬千匹及錦罽銀繒。遺，于季翻。罽，音計。繒，慈林翻。秋，七月，暮末遣記室郞中馬艾如河西報聘。

**12**魏主還宮。八月，復如廣甯觀溫泉。水經註︰下洛縣故城，魏燕州廣甯縣，廣甯郡治。魏土地記︰下洛城東南四十里有橋山，山下有溫泉。泉上有祭堂，彫簷華宇，被于浦上，石池吐泉，湯湯其下。炎涼代序，是水灼焉無改；能治百疾，赴者若流。復，扶又翻。

柔然紇升蓋可汗遣其子將萬餘騎寇魏邊，紇，戶骨翻。可，讀從刊入聲。汗，音寒。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魏主自廣甯還，追之，不及；九月，還宮。

冬，十月，甲辰，魏主北巡；壬子，畋于牛川。

**13**秦涼州牧乞伏千年，嗜酒殘虐，不恤政事，秦王暮末遣使讓之，千年懼，奔河西。奔河西王蒙遜也。暮末以叔父光祿大夫沃陵為涼州牧，鎭湟河。

**14**徐州刺史王仲德遣步騎二千伐魏濟陽、陳留。濟陽縣，漢、晉以來屬陳留郡；此時陳留郡治浚儀。杜佑曰︰濟陽縣故城在曹州冤句縣西南。濟，子禮翻。考異曰︰後魏·紀云「淮北鎭將」。按南史，仲德時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宋書·仲德傳闕。又，宋書、南史·本紀、北史·本紀及宋魏諸臣列傳、魏·劉裕傳、宋·索虜傳，皆無是年王仲德等伐魏事，唯後魏·本紀有之，今從之。

**15**魏主還宮。

**16**魏定州丁零鮮于臺陽等二千餘家叛，入西山，魏主珪皇始二年置安州于中山，天興三年改曰定州。西山，卽曲陽西山也。州郡不能討；閏月，魏主遣鎭南將軍叔孫建討之。

**17**十一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18**魏主如西河校獵；河水逕漢雲中楨陵縣西南，平城在其東北，故謂之西河。十二月，甲申，還宮。

**19**河西王蒙遜伐秦，至磐夷，秦相國元基等將騎萬五千拒之。蒙遜還攻西平，征虜將軍出連輔政等將騎二千救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20**祕書監謝靈運，自以名輩才能，應參時政；上唯接以文義，每侍宴談賞而已。王曇首、王華、殷景仁，名位素出靈運下，並見任遇，靈運意甚不平，多稱疾不朝直；不入朝、不入直也。曇，徒含翻。朝，直遙翻。或出郭遊行，且二百里，經旬不歸，旣無表聞，又不請急。上不欲傷大臣意，諷令自解。靈運乃上表陳疾，上賜假，令還會稽；假，居訝翻。會，工外翻。而靈運遊飲自若，為法司所糾，坐免官。

**21**是歲，師子王剎利摩訶及天竺迦毗黎王月愛皆遣使奉表入貢，表辭皆如浮屠之言。南史︰師子國，天竺旁國也。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種，不須時節。天竺有迦毗黎、蘇摩黎、斤陀利、婆黎等國，皆事佛道。剎，初轄翻。迦，古牙翻，又居伽翻。使，疏吏翻。

**22**魏鎭遠將軍平舒侯燕鳳卒。燕鳳歷事拓跋氏四世。

**六年**（己巳、四二九）

**1**春，正月，王弘上表乞解州、錄，以授彭城王義康，州、錄，揚州及錄尚書事也。帝優詔不許。癸丑，以義康為侍中、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司徒、錄尚書事、領南徐州刺史。武帝永初二年，加京口之徐州曰南徐，淮北之徐州但曰徐。南徐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義興、南蘭陵、南東莞、臨淮、淮陵、南彭城、南清河、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等郡。弘與義康二府並置佐領兵，共輔朝政。佐，參佐也，所謂佐吏。朝，直遙翻。弘旣多疾，且欲委遠大權，每事推讓義康；遠，于願翻。推，吐雷翻。由是義康總內外之務。為義康專擅致禍張本。

又以撫軍將軍江夏王義恭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夏，戶雅翻。以侍中劉湛為南蠻校尉，行府州事。帝與義恭書，誡之曰︰「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感念致王業之艱難而尋繹為治之理也。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易，以豉翻。荷，下可翻，又音如字。

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滯，疑也，積也。褊，方緬翻。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衞青遇士大夫以禮，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西門豹性剛急，常佩韋以自緩。董安于性寬緩，常佩弦以自警。關羽、張飛，任偏同弊；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二年。行己舉事，深宜鑒此！

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陸德明曰︰蒙，稚也。司徒當周公之事，汝不可不盡祗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

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諳，烏含翻。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江左謂荊州為西楚。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為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愼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斷，丁亂翻。

名器深宜愼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為少恩，昵，尼質翻。量，音良。少，詩沼翻。如聞外論不以為非也。

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易，以豉翻。

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漁獵，一切勿為。蒲，樗蒲也。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興長。長，丁丈翻；今知兩翻。

又宜數引見佐史。「佐史」當作「佐吏」，晉、宋之間，藩府率謂參佐為佐吏。數，所角翻；下同。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詳觀宋文帝此書，則江左之治稱元嘉，良有以也。復，扶又翻。

**2**夏酒泉公雋自平涼奔魏。

**3**丁零鮮于臺陽等請降於魏，降，戶江翻。魏主赦之。赦其去年叛入西山之罪。

**4**秦出連輔政等未至西平，河西王蒙遜拔西平，執太守麴承。蒙遜去年攻西平。

**5**二月，秦王暮末立妃梁氏為皇『章︰甲十六行本「皇」作「王」；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后，子萬載為太子。

**6**三月，丁巳，立皇子劭為太子；戊午，大赦。

**7**辛酉，以左衞將軍殷景仁為中領軍。帝以章太后早亡，章太后胡氏生帝五年，被譴賜死，帝卽位，諡曰章。奉太后所生蘇氏甚謹。蘇氏卒，帝往臨哭，欲追加封爵，使羣臣議之，景仁以為古典無之，乃止。

**8**初，秦尚書隴西辛進從文昭王遊陵霄觀，彈飛鳥，誤中秦王暮末之母，傷其面。觀，古玩翻。中，竹仲翻。及墓末卽位，問母面傷之由，母以狀告。暮末怒，殺進幷其五族二十七人。史言暮末以虐亡國。

**9**夏，四月，癸亥，以尚書左僕射王敬弘為尚書令，臨川王義慶為左僕射，吏部尚書濟陽江夷為右僕射。濟，子禮翻。

**10**初，魏太祖命尚書鄧淵撰國記十餘卷，未成而止。世祖更命崔浩與中書侍郞鄧穎等續成之，為浩以史事得禍張本。為國書三十卷。穎，淵之子也。

**11**魏主將擊柔然，治兵於南郊，治，直之翻。先祭天，然後部勒行陳。行，戶剛翻。陳，讀曰陣。內外羣臣皆不欲行，保太后固止之；獨崔浩勸之。

尚書令劉絜等共推太史令張淵、徐辯使言於魏主曰︰「今茲己巳，三陰之歲，干以甲、丙、戊、庚、壬為陽，乙、丁、己、辛、癸為陰；支以子、寅、辰、午、申、戌為陽，丑、卯、巳、未、酉、亥為陰。己、巳皆陰，而干合於己巳，是為三陰之歲。歲星襲月，太白在西方，不可舉兵。北伐必敗，雖克，不利於上。」羣臣因共贊之曰︰「淵等少時嘗諫苻堅南伐，堅不從而敗，所言無不中，不可違也。」少，詩照翻。中，竹仲翻。魏主意不快，詔浩與淵等論難於前。難，乃旦翻。

浩詰淵、辯曰︰「陽為德，陰為刑；故日食脩德，月食脩刑。夫王者用刑，小則肆諸市朝，大則陳諸原野；陳諸原野，用甲兵也。此言本出漢書·刑法志。詰，去吉翻。朝，直遙翻。今出兵以討有罪，乃所以脩刑也。臣竊觀天文，比年以來，月行掩昂，至今猶然。其占，三年天子大破旄頭之國。比，毗至翻。昂為旄頭，胡星也。蠕蠕、高車，旄頭之衆也。蠕，人兗翻。願陛下勿疑。」淵、辯復曰︰復，扶又翻。「蠕蠕，荒外無用之物，得其地不可耕而食，得其民不可臣而使，輕疾無常，難得而制；有何汲汲，而勞士馬以伐之？」浩曰︰「淵、辯言天道，猶是其職，至於人事形勢，尤非其所知。此乃漢世常談，自韓安國、主父偃至于嚴尤，其論皆如此。施之於今，殊不合事宜。何則？蠕蠕本國家北邊之臣，中間叛去。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今誅其元惡，收其良民，令復舊役，非無用也。世人皆謂淵、辯通解數術，明決成敗，臣請試問之︰解，戶買翻。屬者統萬未亡之前，屬，之欲翻。有無敗徵？若其不知，是無術也；知而不言，是不忠也。」時赫連昌在座，坐，徂臥翻。淵等自以未嘗有言，慙不能對。魏主大悅。

旣罷，公卿或尤浩曰︰「今南寇方伺國隙，伺，相吏翻。而捨之北伐；若蠕蠕遠遁，前無所獲，後有彊寇，將何以待之？」浩曰︰「不然。今不先破蠕蠕，則無以待南寇。南人聞國家克統萬以來，內懷恐懼，故揚聲動衆以衞淮北。比吾破蠕蠕，往還之間，南寇必不動也。比，必寐翻。且彼步我騎，騎，奇寄翻。彼能北來，我亦南往；在彼甚困，於我未勞。況南北殊俗，水陸異宜，設使國家與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崔浩之料宋人審矣。帝後屢出兵爭河南，卒以自弊。吳呂蒙不肯取魏徐州，正慮此耳。何以言之？以劉裕之雄傑，吞倂關中，留其愛子，輔以良將，精兵數萬，猶不能守，全軍覆沒，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四年。將，卽亮翻；下同。號哭之聲，至今未已。號，戶高翻。況義隆今日君臣，非裕時之比；主上英武，士馬精強，彼若果來，譬如以駒犢鬬虎狼也，馬子曰駒，牛子曰犢。何懼之有！蠕蠕恃其絕遠，謂國家力不能制，自寬日久；故夏則散衆放畜，秋肥乃聚，背寒向溫，背，蒲妹翻。南來寇鈔。鈔，楚交翻。今掩其不備，必望塵駭散。牡馬護牝，牝馬戀駒，驅馳難制，不得水草，不過數日，必聚而困弊，可一舉而滅也。蹔勞永逸，時不可失，蹔，與暫同。患在上無此意。今上意已決，柰何止之！」寇謙之謂浩曰︰「蠕蠕果可克乎？」浩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耳。」瑣瑣，細小也，言志趣細小，不能一舉而全取之也。

先是，帝因魏使者還，告魏主曰︰「汝趣歸我河南地！先，悉薦翻。使，疏吏翻。趣，讀曰促。不然，將盡我將士之力。」魏主方議伐柔然，聞之，大笑，謂公卿曰︰「龜鼈小豎，東南，澤國也，故詆之曰龜鼈小豎。自救不暇，夫何能為！就使能來，若不先滅蠕蠕，乃是坐待寇至，腹背受敵，非良策也。吾行決矣。」

庚寅，魏主發平城，使北平王長孫嵩、廣陸公樓伏連居守。守，手又翻。魏書·官氏志︰獻帝次弟伊婁氏，又有乙那婁氏，後並改為婁氏。魏主自東道向黑山，使平陽王長孫翰自西道向大娥山，同會柔然之庭。

**12**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13**王敬弘固讓尚書令，表求還東。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癸巳，更以敬弘為侍中、特進、左光祿大夫，聽其東歸。自建康歸會稽為東歸。

**14**丁未，魏主至漠南，捨輜重，帥輕騎兼馬襲擊柔然，至栗水。重，直用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兼馬者，每一騎兼有副馬也。栗水在漠北，近稽落山，有漢將軍竇憲故壘在焉。柔然紇升蓋可汗先不設備，民畜滿野，驚怖散去，訖，下沒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怖，普布翻。莫相收攝。攝，錄也，飭整也。紇升蓋燒廬舍，絕迹西走，莫知所之。其弟匹黎先主東部，聞有魏寇，帥衆欲就其兄；遇長孫翰，翰邀擊，大破之，殺其大人數百。

**15**夏主欲復取統萬，引兵東至侯尼城，城尼城在平涼東。不敢進而還。

**16**河西王蒙遜伐秦，秦王暮末留相國元基守枹罕，遷保定連。

南安太守翟承伯等據罕幵谷以應河西，水經註︰隴西白石縣東有罕幵溪，又東則枹罕縣故城；枹，音膚。幵，苦堅翻。暮末擊破之，進至治城。魏收地形志︰涼州東陘郡有治城縣，其地當在黃河南。又涼州有建昌郡，亦有治城縣。

西安太守莫者幼眷據汧川以叛，此汧川非扶風之汧，當亦在枹罕左右。汧，口堅翻。暮末討之，為幼眷所敗，敗，補邁翻。還于定連。

蒙遜至枹罕，遣世子興國進攻定連。六月，暮末逆擊興國於治城，擒之，追擊蒙遜至譚郊。

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弟沒利延將騎五千會蒙遜伐秦，沒利延，卽慕利延，沒、慕聲相近也。璝，古回翻。暮末遣輔國大將軍段暉等邀擊，大破之。

**17**柔然紇升蓋可汗旣走，部落四散，竄伏山谷，雜畜布野，畜，許救翻。無人收視。魏主循栗水西行，至菟園水，菟園水在燕然山南，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菟，同都翻，又土故翻。分軍搜討，東西五千里，南北三千里，俘斬甚衆。高車諸部乘魏兵勢，鈔掠柔然。柔然種類前後降魏者三十餘萬落，鈔，楚交翻。種，章勇翻。降，戶江翻；下同。獲戎馬百餘萬匹，畜產、車廬，彌漫山澤，亡慮數百萬。亡、無字通。

魏主循弱水西行，至涿邪山，邪，讀曰耶。諸將慮深入有伏兵，勸魏主留止，寇謙之以崔浩之言告魏主，魏主不從。秋，七月，引兵東還；至黑山，以所獲班賜將士有差。旣而得降人言︰「可汗先被病，被，皮義翻。聞魏兵至，不知所為，乃焚穹廬，以車自載，將數百人入南山。民畜窘聚，無『章︰甲十六行本「無」上有「方六十里」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司；退齋校同。』人統領，窘，渠隕翻。相去百八十里；追兵不至，乃徐西遁，唯此得免。」後聞涼州賈胡言︰「若復前行二日，則盡滅之矣。」賈，音古。復，扶又翻。魏主深悔之。

紇升蓋可汗憤悒而卒，子吳提立，號敕連可汗。魏收曰︰敕連，魏言神聖也。

**18**武都孝昭王楊玄疾病，欲以國授其弟難當。難當固辭，請立玄子保宗而輔之，玄許之。玄卒，保宗立。難當妻姚氏勸難當自立，難當乃廢保宗，自稱都督雍·涼·秦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武都王。為後保宗、難當爭國張本。雍，於用翻。

**19**河西王蒙遜遣使送穀三十萬斛以贖世子興國于秦，使，疏吏翻。秦王暮末不許。蒙遜乃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蒙遜取佛書以名其子。梵言菩提，華言正道也。菩，薄乎翻。暮末以興國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下同。以其妹平昌公主妻之。妻，七細翻。

**20**八月，魏主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屯巳尼陂，北史︰烏洛侯國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烏洛侯直濡源西北，巳尼陂又當在其西北也。人畜甚衆，去魏軍千餘里，遣左僕射安原等將萬騎擊之。高車諸部迎降者數十萬落，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獲馬牛羊百餘萬。

冬，十月，魏主還平城。徙柔然、高車降附之民於漠南，東至濡源，濡，乃官翻。西曁五原陰山，三千里中，使之耕牧而收其貢賦；命長孫翰、劉絜、安原及侍中代人古弼同鎭撫之。自是魏之民間馬牛羊及氈皮為之價賤。為，于僞翻；下必為同。

魏主加崔浩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以賞其謀畫之功。浩善占天文，常置銅鋌於酢器中，酢，與醋同，倉故翻。夜有所見，卽以鋌畫紙作字以記其異。魏主每如浩家，問以災異，或倉猝不及束帶；奉進疏食，不暇精美，疏，粗也。食，祥吏翻。魏主必為之舉筯，或立嘗而還。嘗，口識其味也。魏主嘗引浩出入臥內，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著忠三世，從，千容翻。道武、明元及帝為三世。故朕引卿以自近。近，其靳翻。卿宜盡忠規諫，勿有所隱。朕雖或時忿恚，不從卿言，恚，於避翻。然終久深思卿言也。」嘗指浩以示新降高車渠帥曰︰「汝曹視此人尩纖懦弱，不能彎弓持矛，尩，弱也。纖，細也。帥，所類翻。尩，烏黃翻。然其胸中所懷，乃過於兵甲。朕雖有征伐之志而不能自決，前後有功，皆此人所敎也。」又敕尚書曰︰「凡軍國大計，汝曹所不能決者，皆當咨浩，然後施行。」

**21**秦王暮末之弟軻殊羅烝於文昭王左夫人禿髮氏，下淫上曰烝。暮末知而禁之。軻殊羅懼，與叔父什寅謀殺暮末，奉沮渠興國以奔河西。沮，子余翻。使禿髮氏盜門鑰，鑰誤，門者以告暮末。暮末悉收其黨，殺之，而赦軻殊羅。執什寅，鞭之，什寅曰︰「我負汝死，不負汝鞭！」暮末怒，刳其腹，投尸于河。

**22**夏主少凶暴無賴，不為世祖所知。是月，畋于陰槃，少，詩照翻。陰槃縣，漢屬安定，晉屬京兆。魏收地形志︰屬平原郡。註又見前。登苛藍山，五代志︰平涼郡平涼縣有苛藍山。漢涇陽縣故城在平涼縣南。望統萬城泣曰︰「先帝若以朕承大業者，豈有今日之事乎！」

**23**十一月，己丑朔，日有食之，不盡如鉤；星晝見，至晡方沒，河北地闇。見，賢遍翻。

**24**魏主西巡，至柞山。柞，則洛翻。

**25**十二月，河西王蒙遜、吐谷渾王慕璝皆遣使入貢。璝，古回翻。使，疏吏翻。

**26**是歲，魏內都大官中山文懿公李先、青·冀二州刺史安同皆卒。先年九十五。李先自燕降魏，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一年。

**七年**（庚午、四三○）

**1**春，正月，癸巳，以吐谷渾王慕璝為征西將軍、沙州刺史、隴西公。

**2**庚子，魏主還宮；壬寅，大赦；癸卯，復如廣甯，臨溫泉。復，扶又翻。

**3**二月，丁卯，魏陽平『章︰甲十六行本「陽平」二字互乙；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威王長孫翰卒。

**4**戊辰，魏主還宮。

**5**帝自踐位以來，有恢復河南之志。三月，戊子，詔簡甲卒五萬給右將軍到彥之，統安北將軍王仲德、兗州刺史竺靈秀舟師入河，又使驍騎將軍段宏將精騎八千直指虎牢，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宏將，卽亮翻。豫州刺史劉德武將兵一萬繼進，後將軍長沙王義欣將兵三萬監征討諸軍事。監，工銜翻。義欣，道憐之子也。道憐，武帝之弟。

先遣殿中將軍田奇使於魏，使，疏吏翻。告魏主曰︰「河南舊是宋土，中為彼所侵，魏取河南，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今當脩復舊境，不關河北。」魏主大怒曰︰「我生髮未燥，已聞河南是我地。此豈可得！必若進軍，今當權斂戍相避，須冬寒地淨，河冰堅合，自更取之。」

甲午，以前南廣平太守尹沖為司州刺史。江左僑置廣平郡於襄陽，宋以朝陽縣境為實土，屬雍州。

長沙王義欣出鎭彭城，為衆軍聲援；以游擊將軍胡藩戍廣陵，行府州事。

**6**壬寅，魏封赫連昌為秦王。

**7**魏有新徙敕勒千餘家，苦於將吏侵漁，將，卽亮翻。出怨言，期以草生馬肥，亡歸漠北。尚書令劉絜、左僕射安原奏請及河冰未解，徙之河西，向春冰解，使不得北遁。魏主曰︰「此曹習俗，放散日久，譬如囿中之鹿，急則奔突，緩之自定。吾區處自有道，不煩徙也。」處，昌呂翻。絜等固請不已，仍聽分徙三萬餘落于河西，西至白鹽池。五原郡有白鹽池、黑鹽池，唐置鹽州，以此得名。敕勒皆驚駭，曰︰「圈我於河西，欲殺我也！」圈，其卷翻，又其權翻。謀西奔涼州。劉絜屯五原河北，水經註︰河水自朔方屈南過五原縣西。安原屯悅拔城以備之。癸卯，敕勒數千騎叛北走，絜追討之；走者無食，相枕而死。枕，之任翻。

**8**魏南邊諸將將，卽亮翻；下同。表稱︰「宋人大嚴，將入寇，請兵三萬，先其未發，逆擊之，先，悉薦翻。足以挫其銳氣，使不敢深入。」因請悉誅河北流民在境上者以絕其鄕導。鄕，讀曰嚮。魏主使公卿議之，皆以為當然。當然，猶言當如此也。崔浩曰︰「不可。南方下濕，天地之性，西北高而東南下，故東南之地卑濕沮洳。入夏之後，水潦方降，草木蒙密，地氣鬱蒸，易生疾癘，不可行師。且彼旣嚴備，則城守必固。易，以豉翻。守，式又翻；下戍守同。留屯久攻，則糧運不繼；分軍四掠，則衆力單寡，無以應敵。以今擊之，未見其利。彼若果能北來，宜待其勞倦，秋涼馬肥，因敵取食，徐往擊之，此萬全之計也。朝廷羣臣及西北守將，從陛下征伐，西平赫連，事見上卷四年。北破蠕蠕，事見上年。多獲美女、珍寶，牛馬成羣。南邊諸將聞而慕之，亦欲南鈔以取資財，鈔，楚交翻。皆營私計，為國生事，不可從也。」魏主乃止。

諸將復表︰「南寇已至，為，于僞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復叛同。所部兵少，少，詩沼翻。乞簡幽州以南勁兵助己戍守，及就漳水造船嚴備以拒之。」欲就漳水造船，分布河津以備宋也。公卿皆以為宜如所請，幷署司馬楚之、魯軌、韓延之等為將帥，使招誘南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誘，音酉。浩曰︰「非長策也。楚之等皆彼所畏忌，今聞國家悉發幽州以南精兵，大造舟艦，隨以輕騎，艦，戶黯翻。騎，奇寄翻。謂國家欲存立司馬氏，誅除劉宗；必舉國震駭，懼於滅亡，當悉發精銳，幷心竭力，以死爭之，則我南邊諸將無以禦之。今公卿欲以威力卻敵，乃所以速之也。張虛聲而召實害，此之謂矣。故楚之之徒，往則彼來，止則彼息，其勢然也。且楚之等皆纖利小才，止能招合輕薄無賴而不能成大功，徒使國家兵連禍結而已。昔魯軌說姚興以取荊州，至則敗散，事見一百十七卷晉安帝義熙十二年，說，輸芮翻。為蠻人掠賣為奴，終於禍及姚泓，此已然之效也。」魏主未以為然。浩乃復陳天時，復，扶又翻。以為南方舉兵必不利，曰︰「今茲害氣在揚州，一也；庚午自刑，先發者傷，二也；揚州於辰在丑，而是歲在午。丑為金庫，午為火旺，以火害金，故害氣在揚州。歲在庚午︰庚，金也；午，火也；以火尅金，故為自刑。日食晝晦，宿值斗、牛，三也；熒惑伏於翼、軫，主亂及喪，四也；太白未出，進兵者敗，五也。去年十一月朔，日食於星紀之分，宿值斗、牛。熒惑，罰星也，所居之宿，國受殃，為死喪寇亂。翼、軫，楚分之野，屬荊州。太白未出，不利進兵。太白，兵象也。宿，音秀。夫興國之君，先脩人事，次盡地利，後觀天時，故萬舉萬全。今劉義隆新造之國，人事未洽；災變屢見，見，賢遍翻。天時不協；舟行水涸，地利不盡。三者無一可，而義隆行之，必敗無疑。」魏主不能違衆言，乃詔冀、定、相三州造船三千艘，魏道武帝天興四年置相州於鄴。相，息亮翻。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河上以備之。

**9**秦乞伏什寅母弟前將軍白養、鎭衞將軍去列，以什寅之死，有怨言，秦王暮末皆殺之。暮末淫刑以逞，衆叛親離，不亡得乎！

**10**夏，四月，甲子，魏主如雲中。

**11**敕勒萬餘落復叛走，復，扶又翻。魏主使尚書封鐵追討，滅之。

**12**六月，己卯，以氐王楊難當為冠軍將軍、秦州刺史、武都王。冠，古玩翻。

**13**魏主使平南大將軍、丹陽王大毗屯河上，以司馬楚之為安南大將軍，封『章︰甲十六行本「封」上有「荊州刺史」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琅邪王，屯潁川以備宋。

**14**吐谷渾王慕璝將其衆萬八千襲秦定連，璝，古回翻。將，卽亮翻。秦輔國大將軍段暉等擊走之。

**15**到彥之自淮入泗，水滲，滲，所禁翻。說文曰︰水下漉為滲。日行纔十里，自四月至秋七月，始至須昌。須昌縣，前漢屬東郡，後漢、晉屬東平郡。杜佑曰︰鄆州，古須句國，漢為東平國地，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乃泝河西上。上，時掌翻。

魏主以河南四鎭兵少，命諸軍悉收衆北渡。四鎭，金墉、虎牢、滑臺、碻磝。少，詩沼翻。戊子，魏碻磝戍兵棄城去；戊戌，滑臺戍兵亦去。庚子，魏主以大鴻臚陽平公杜超為都督冀·定·相三州諸軍事、太宰，進爵陽平王，鎭鄴，為諸軍節度。超，密太后之兄也。臚，陵如翻。冀州，漢末所置，治信都。定州，春秋鮮虞國，戰國為中山國。後燕慕容氏都中山，後魏道武帝滅之，於中山置安州，天興三年改定州。相州，春秋晉東陽之地，戰國時為魏之鄴邑。晉時，趙王石虎自襄國徙都之。魏道武滅後燕，至鄴，欲立州，訪於羣下。對者曰︰「昔河亶甲居相，宜曰相州。」道武從之。庚戌，魏洛陽、虎牢戍兵皆棄城去。

到彥之留朱脩之守滑臺，尹沖守虎牢，建武將軍杜驥守金墉。驥，預之玄孫也。晉初杜預有平吳之功。諸軍進屯靈昌津，列守南岸，至于潼關。於是司、兗旣平，諸軍皆喜，王仲德獨有憂色，曰︰「諸賢不諳北土情僞，諳，烏南翻。必墮其計。胡虜雖仁義不足，而凶狡有餘，今斂戍北歸，必幷力完聚。若河冰旣合，將復南來，豈可不以為憂乎！」復，扶又翻。

**16**甲寅，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使，疏吏翻。自陳與交州不睦，乞蒙恕宥。林邑自范奴文以來，世與交州交兵。

**17**八月，魏主遣冠軍將軍安頡督護諸軍，擊到彥之。冠，古玩翻。頡，尸結翻。丙寅，彥之遣裨將吳興姚聳夫渡河攻冶坂，與頡戰；將，卽亮翻。聳夫兵敗，死者甚衆。戊寅，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會丹楊王大毗屯河上以禦彥之。

**18**燕太祖寢疾，燕王跋也。召中書監申秀、侍中陽哲於內殿，屬以後事。屬，之欲翻。九月，病甚，輦而臨軒，命太子翼攝國事，勒兵聽政，以備非常。

宋夫人欲立其子受居，惡翼聽政，謂翼曰︰「上疾將瘳，柰何遽欲代父臨天下乎！」翼性仁弱，遂還東宮，日三往省疾。宋夫人矯詔絕內外，遣閽寺傳問而已，省，悉景翻。鄭康成曰︰閽人，司晨昏以啓閉著。寺之言侍也。翼及諸子、大臣並不得見，見，賢遍翻。唯中給事胡福獨得出入，專掌禁衞。

福慮宋夫人遂成其謀，乃言於司徒、錄尚書事、中山公弘，弘與壯士數十人被甲入禁中，被，皮義翻。宿衞皆不戰而散。宋夫人命閉東閤，弘家僮庫斗頭勁捷有勇力，踰閤而入，至于皇堂，射殺女御一人。射，而亦翻。鄭康成曰︰女御，所謂御妻。御，猶進也，侍也。太祖驚懼而殂，弘遂卽天王位，弘，字文通，跋之少弟。遣人巡城告曰︰「天降凶禍，大行崩背，背，蒲妹翻。太子不侍疾，羣公不奔喪，疑有逆謀，社稷將危。吾備介弟之親，介，大也。遂攝大位以寧國家；百官扣門入者，進陛二等。」陛，階級也；謂進階也。

太子翼帥東宮兵出戰而敗，兵皆潰去，弘遣使賜翼死。帥，讀曰率。使，疏吏翻。太祖有子百餘人，弘皆殺之。諡太祖曰文成皇帝，葬長谷陵。

**19**己丑，夏主遣其弟謂以代伐魏鄜城，鄜城在漢上郡界，魏後置敷城郡，隋改曰鄜城，讀與敷同。魏平西將軍始平公隗歸等擊之，隗，五罪翻。殺萬餘人，謂以代遁去。夏主自將數萬人邀擊隗歸於鄜城東，將，卽亮翻。留其弟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守平涼，遣使來求和，使，疏吏翻。約合兵滅魏，遙分河北︰自恆山以東屬宋，以西屬夏。恆，戶登翻。

魏主聞之，治兵將伐夏，治，直之翻。羣臣咸曰︰「劉義隆兵猶在河中，言在河之中流。捨之西行，前寇未必可克，而義隆乘虛濟河，則失山東矣。」此山東謂太行、恆山以東，卽河北之地。魏主以問崔浩，對曰︰「義隆與赫連定遙相招引，以虛聲唱和，和，戶臥翻。共窺大國，義隆望定進，定待義隆前，皆莫敢先入；譬如連雞，不得俱飛，無能為害也。臣始謂義隆軍來，當屯止河中，兩道北上，上，時掌翻。東道向冀州，西道衝鄴，如此，則陛下當自討之，不得徐行。今則不然。東西列兵徑二千里，一處不過數千，形分勢弱。以此觀之，儜兒情見，儜，尼耕翻，困也，弱也。見，賢遍翻。此不過欲固河自守，無北渡意也。赫連定殘根易摧，易，以豉翻。擬之必仆。克定之後，東出潼關，席卷而前，卷，讀曰捲。則威震南極，江、淮以北無立草矣。聖策獨發，非愚近所及，願陛下勿疑。」甲辰，魏主如統萬，遂襲平涼，以衞兵將軍王斤鎭蒲坂。坂，音反。斤，建之子也。王建佐魏主珪取中原。

**20**秦自正月不雨，至于九月，民流叛者甚衆。

**21**冬，十月，以竟陵王義宣為南徐州刺史，猶戍石頭。義宣先戍石頭，而南徐州鎭京口，蓋帶刺史而猶戍石頭也。

**22**戊午，立錢署，鑄四銖錢。

**23**到彥之、王仲德沿河置守，還保東平。東平郡時治須昌。

乙亥，魏安頡自委粟津濟河，攻金墉。金墉不治旣久，治，直之翻。又無糧食；杜驥欲棄城走，恐獲罪。初，高祖滅秦，遷其鍾虡於江南，虡，音巨。有大鍾沒於洛水，帝使姚聳夫將千五百人往取之。驥紿之曰︰「金墉城已脩完，糧食亦足，所乏者人耳。今虜騎南渡，當相與倂力禦之；將，卽亮翻。紿，蕩亥翻。騎，奇寄翻。大功旣立，牽鍾未晚。」聳夫從之。旣至，見城不可守，乃引去，驥遂南遁。丙子，安頡拔洛陽，殺將士五千餘人。杜驥歸，言於帝曰︰「本欲以死固守，姚聳夫及城遽走，人情沮敗，不可復禁。」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上大怒，誅聳夫於壽陽。聳夫勇健，諸偏裨莫及也。

魏河北諸軍會於七女津。七女津當在東平西北岸。到彥之恐其南渡，遣裨將王蟠龍泝流奪其船，杜超等擊斬之。安頡與龍驤將軍陸侯進攻虎牢，按北史，「陸侯」當作「陸俟」。『章︰甲十六行本正作「俟」；乙十一行本同。』驤，思將翻。辛巳，拔之；尹沖及滎陽太守清河崔模降魏。降，戶江翻。考異曰︰宋書云︰「模抗節不降，投塹死。」按後魏書，模仕魏為武城男，宋書誤也。

**24**秦王暮末為河西所逼，遣其臣王愷、烏訥闐請迎於魏，闐，徒賢翻，又徒見翻。魏人許以平涼、安定封之。暮末乃焚城邑，毀寶器，帥戶萬五千，東如上邽。帥，讀曰率。考異曰︰後魏·乞伏國仁傳云︰「為赫連定所逼，遣烏訥等求迎。」宋·氐胡傳云︰「茂蔓聞赫連定敗，將家戶及興國東征，欲移居上邽。」今從十六國春秋。至高田谷，高田谷當在南安郡界，未及至上邽也。給事黃門侍郞郭恆謀劫沮渠興國以叛；事覺，暮末殺之。恆，戶登翻。夏主聞暮末將至，發兵拒之。暮末留保南安，其故地皆入於吐谷渾。自苑川至西平、枹罕皆乞伏氏故地。晉孝武帝太元八年，歲在癸未，乞伏國仁據隴西，南安亦其地也。

**25**十一月，乙酉，魏主至平涼，夏上谷公社干等嬰城固守；魏主使赫連昌招之，不下，乃使安西將軍古弼等將兵趣安定。趣，七喻翻。夏主自鄜城還安定，將步騎二萬北救平涼，與弼遇，弼僞退以誘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誘，音酉。夏主追之，魏主使高車馳擊之，夏兵大敗，斬首數千級。夏主還走，登鶉觚原，鶉觚縣，前漢屬北地，後漢、晉屬安定，有鶉觚原；唐天寶元年，改曰靈臺縣，屬涇州。鶉，殊倫翻。觚，音孤。為方陳以自固，陳，讀曰陣。魏兵就圍之。

**26**壬辰，加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都督征討諸軍事，帥衆伐魏。帥，讀曰率；下同。

甲午，魏壽光侯叔孫建、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

到彥之聞洛陽、虎牢不守，諸軍相繼奔敗，欲引兵還。殿中將軍垣護之以書諫之，以為宜使竺靈秀助朱脩之守滑臺，自帥大軍進擬河北，且曰︰「昔人有連年攻戰，失衆乏糧，猶張膽爭前，莫肯輕退。況今青州豐穰，濟漕流通，濟，子禮翻；下入濟同。士馬飽逸，威力無損。若空棄滑臺，坐喪成業，喪，息浪翻。豈朝廷受任之旨邪！」「受」，當作「授」。彥之不從。護之，苗之子也。垣苗，邊將也。武帝西征長安，令苗鎭河、濟之會，俗謂之垣苗城，祖、子、孫三世皆著功名於邊垂。

彥之欲焚舟步走，王仲德曰︰「洛陽旣陷，虎牢不守，自然之勢也。今虜去我猶千里，滑臺尚有強兵，若遽南走，士卒必散。當引舟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馬耳谷口卽馬耳關。彥之先有目疾，至是大動；且將士疾疫，乃引兵自清入濟。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濟水又北，汶水注之，戴延之所謂清口也。郭緣生述征記曰︰清河首受洪水，北流濟，或謂清卽濟也。禹貢︰濟東北會于汶。今枯渠注巨澤，巨澤北則清水與汶會也。京相璠曰︰今濟北東阿東北有故清亭，卽春秋所謂清者也。是濟水通得清之目焉，亦水色清深，用兼厥稱。是故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以為固。」卽此水也。南至歷城，焚舟棄甲，步趨彭城。趨，七喻翻。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青、兗大擾。長沙王義欣在彭城，將佐恐魏兵大至，將，卽亮翻。勸義欣委鎭還都，義欣不從。

魏兵攻濟南，濟南郡治歷城。濟南太守武進蕭承之帥數百人拒之。晉武帝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屬晉陵郡；南渡後，屬南東海郡。今奔牛、青城、萬歲諸鎭皆其地。魏衆大集，承之使偃兵，開城門。衆曰︰「賊衆我寡，柰何輕敵之甚！」承之曰︰「今懸守窮城，事已危急，若復示弱，必為所屠，唯當見強以待之耳。」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魏人疑有伏兵，遂引去。承之，蕭道成之父也。

**27**魏軍圍夏主數日，斷其水草，斷，丁管翻。人馬飢渴。丁酉，夏主引衆下鶉觚原。魏武衞將軍丘眷擊之，夏衆大潰，死者萬餘人。夏主中重創，單騎走，中，竹仲翻。創，初良翻。騎，奇寄翻。收其餘衆，驅民五萬，西保土邽。魏人獲夏主之弟丹楊公烏視拔、武陵公禿骨及公侯以下百餘人。是日，魏兵乘勝進攻安定，夏東平公乙斗棄城奔長安，驅略數千家，西奔上邽。

**28**戊戌，魏叔孫建攻竺靈秀於湖陸，靈秀大敗，死者五千餘人。建還屯范城。卽東平郡之范縣城也。杜佑曰︰濮州范縣，晉大夫士會之邑。

**29**己亥，魏主如安定；庚子，還，臨平涼，掘塹圍之，掘，其月翻。塹，七豔翻。安慰初附，赦秦、雍之民，賜復七年。雍，於用翻。復，方目翻，除其賦役也。夏隴西守將降魏。將，卽亮翻。降，戶江翻。

**30**辛丑，魏安頡督諸軍攻滑臺。

**31**河西王蒙遜遣尚書郞宗舒等入貢于魏，魏主與之宴，執崔浩之手以示舒等曰︰「汝所聞崔公，此則是也。才略之美，於今無比。朕動止咨之，豫陳成敗，若合符契，未嘗失也。」

**32**魏以叔孫建都督冀、青等四州諸軍事。魏未得青州也，使建督諸軍經略之耳。

**33**魏尚書庫結帥騎五千迎秦王暮末。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庫傉官氏後改為庫氏。帥，讀曰率；下同。騎，奇寄翻；下同。秦衞將軍吉毗以為不宜內徙，暮末從之，庫結引還。

南安諸羌萬餘人叛秦，推安南將軍、督八郡諸軍事、廣甯太守焦遺為主，魏收地形志︰廣寧郡治隴西鄣縣。「甯」，當作「寧」。鄣縣，後漢所置，唐為渭州隴西縣地。遺不從；乃劫遺族子長城護軍亮為主，五代志︰平涼郡百泉縣，後魏置長城郡。帥衆攻南安。暮末請救於氐王楊難當。難當遣將軍苻獻帥騎三千救之，暮末與之合擊諸羌。諸羌潰，亮奔還廣甯，暮末進軍攻之。以手令與焦遺使取亮，十二月，遺斬亮首出降，暮末進遺號鎭國將軍。秦略陽太守弘農楊顯以郡降夏。晉武帝分天水置略陽郡。降，戶江翻；下同。

**34**辛酉，以長沙王義欣為豫州刺史，鎭壽陽。壽陽土荒民散，城郭頹敗，盜賊公行；義欣隨宜經理，境內安業，道不拾遺，城府完實，遂為盛藩。芍陂久廢，義欣脩治隄防，治，直之翻。引河水入陂，漑田萬餘頃，無復旱災。引肥河之水入芍陂也。復，扶又翻。

**35**丁卯，夏上谷公社干、廣陽公度洛孤出降，魏克平涼。

關中侯豆代田得奚斤、娥清等，獻於魏主。魏主以夏主之后賜代田，命斤膝行執酒以奉代田，謂斤曰︰「全汝生者，代田也。」賜代田爵井陘侯，曹魏置關中侯，有爵未有邑，猶秦、漢之關內侯爵，級在列侯下。拓跋賞豆代田，自關中侯進爵井陘侯，則有邑矣，而亦非君有實土也。陘，音刑。加散騎常侍、右衞將軍，領內都幢將。百人為幢，幢有帥，柔然之法也。魏幢將主三郞衞士，直宿禁中者，自侍中已下、中散已上皆統之。將，卽亮翻；下同。

夏長安、臨晉、武功守將皆走，關中悉入於魏。魏主留巴東公延普鎭安定，以鎭西將軍王斤鎭長安。壬申，魏主東還，以奚斤為宰士，使負酒食以從。宰士掌膳飲。以斤敗軍失身，辱之也。時魏有宰官尚書，宰士蓋其屬也。從，才用翻。

王斤驕矜不法，信用左右，調役百姓；調，徒弔翻。民不堪命，南奔漢川者數千家。魏主案治得實，斬斤以徇。治，直之翻。

**36**右將軍到彥之、安北將軍王仲德皆下獄免官，下，戶嫁翻。兗州刺史竺靈秀坐棄軍伏誅。上見垣護之書而善之，以為北高平太守。南高平郡，僑郡也，屬南兗州。北高平郡，古郡也，屬兗州，治湖陸。

彥之之北伐也，甲兵資實甚盛；及敗還，委棄盪盡，府藏、武庫為之空虛。為，于僞翻。他日，上與羣臣宴，有荒外降人在坐。自南北分治，各以其封略之外為荒外。降，戶江翻。坐，徂臥翻。上問尚書庫部郞顧琛︰「庫中仗猶有幾許？」琛詭對︰「有十萬人仗。」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郞，庫部其一也，掌戎器、鹵簿、儀仗。琛，丑林翻。上旣問而悔之，得琛對，甚喜。琛，和之曾孫也。顧和見九十卷晉元帝大興元年。

**37**彭城王義康與王弘並錄尚書，義康意猶怏怏，怏，於兩翻。欲得揚州，形於辭旨；以弘弟曇首居中，為上所親委，愈不悅。弘以老病，屢乞駭骨，曇首自求吳郡，上皆不許。義康謂人曰︰「王公久病不起，神州詎宜臥治！」治，直之翻。曇首勸弘減府中文武之半以授義康，上聽割二千人，義康乃悅。曇，徒含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二

## 宋紀四起重光協洽（辛未），盡旃蒙大淵獻（乙亥），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上之下

**元嘉八年**（辛未、四三一）

**1**春，正月，壬午朔，燕大赦，改元大興。

**2**丙申，檀道濟等自清水救滑臺，魏叔孫建、長孫道生拒之。丁酉，道濟至壽張，遇魏安平公乙旃眷，魏收官氏志︰獻帝命叔父之裔為乙旃氏。道濟帥寧朔將軍王仲德、驍騎將軍段宏奮擊，大破之；帥，讀曰率。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轉戰至高梁亭，斬魏濟州刺史悉煩庫結。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治碻磝城。濟，子禮翻。

**3**夏主擊秦將姚獻，敗之；將，卽亮翻。敗，補邁翻。遂遣其叔父北平公韋伐帥衆一萬攻南安。去年暮末保南安。城中大饑，人相食。秦侍中·征虜將軍出連輔政、侍中·右衞將軍乞伏延祚、吏部尚書乞伏跋跋踰城奔夏；秦王暮末窮蹙，輿櫬出降，乞伏氏四主，四十九年而滅。櫬，初覲翻。降，戶江翻。幷沮渠興國送於上邽。興國為秦所禽，見上卷六年。沮，子余翻。秦太子司直焦楷奔廣寧，太子司直，掌糾劾宮僚及率府兵。晉志無是官，當是二趙、燕、秦所置。泣謂其父遺曰︰「大人荷國寵靈，荷，下可翻。居藩鎭重任。今本朝顚覆，豈得不率見衆唱大義以殄寇讎！」朝，直遙翻。見，賢遍翻。遺曰︰「今主上已陷賊庭，吾非愛死而忘義，顧以大兵追之，是趣絕其命也。趣，讀曰促。不如擇王族之賢者，奉以為主而伐之，庶有濟也。」楷乃築壇誓衆，二旬之間，赴者萬餘人。會遺病卒，卒，子恤翻。楷不能獨舉事，亡奔河西。

**4**二月，戊午，以尚書右僕射江夷為湘州刺史。

**5**檀道濟等進至濟上，濟，子禮翻；下同。二十餘日間，前後與魏三十餘戰，道濟多捷。軍至歷城，歷城縣自漢以來屬濟南郡，宋為冀州刺史治所。叔孫建等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草穀，騎，奇寄翻。道濟軍乏食，不能進；由是安頡、司馬楚之等得專力攻滑臺，頡，戶結翻。魏主復使楚兵將軍王慧龍助之。復，扶又翻。朱脩之堅守數月，糧盡，與士卒熏鼠食之。辛酉，魏克滑臺，執脩之及東郡太守申謨，東郡自漢、魏以來治白馬；白馬，滑臺之地也。虜獲萬餘人。謨，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6**癸酉，魏主還平城，大饗，告廟，將帥及百官皆受賞，戰士賜復十年。賞北伐柔然、西伐西、南禦宋之功也。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復，方目翻，復勿事也；下復境同。

於是魏南鄙大水，民多餓死。尚書令劉絜言於魏主曰︰「自頃邊寇內侵，戎車屢駕；天贊聖明，所在克殄；方難旣平，難，乃旦翻。皆蒙優錫。而郡國之民，雖不征討，服勤農桑，以供軍國，實經世之大本，府庫之所資。今自山以東，徧遭水害，應加哀矜，以弘覆育。」覆，敷又翻；下米覆同。魏主從之，復境內一歲租賦。

**7**檀道濟等食盡，自歷城引還；軍士有亡降魏者，具告之。魏人追之，衆忷懼，將潰。降，戶江翻。忷，許拱翻。道濟夜唱籌量沙，以所餘少米覆其上。量，音良。少，詩沼翻；下同。及旦，魏軍見之，謂道濟資糧有餘，以降者為妄而斬之。時道濟兵少，魏兵甚盛，騎士四合。道濟命軍士皆被甲，被，皮義翻。己白服乘輿，引兵徐出。魏人以為有伏兵，不敢逼，稍稍引退，道濟全軍而返。

青州刺史蕭思話聞道濟南歸，欲委鎭保險，宋青州治東陽城。濟南太守蕭承之固諫，不從。丁丑，思話棄鎭奔平昌；平昌縣，前漢屬琅邪，後漢屬北海；晉太康地志屬城陽，惠帝分立平昌郡。五代志︰密州膠西縣舊曰黔陬，置平昌郡。參軍劉振之戍下邳，聞之，亦委城走。魏軍竟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為百姓所焚。積，子智翻；凡指所聚之物曰積，則去聲。聚，才諭翻。思話坐徵，繫尚方。

**8**燕王立夫人慕容氏為王后。

**9**庚戌，魏安頡等還平城。魏主嘉朱脩之守節，『章︰甲十一行本「節」下有「拜侍中」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妻以宗女。為脩之自北還張本。妻，子細翻。

初，帝之遣到彥之也，戒之曰︰「若北國兵動，先其未至，徑前入河；先，悉薦翻。若其不動，留彭城勿進。」及安頡得宋俘，魏主始聞其言。謂公卿曰︰「卿輩前謂我用崔浩計為謬，驚怖固諫。怖，普布翻。崔浩計見上卷元年。常勝之家，始皆自謂踰人，至於歸終，歸終，謂事勢究極處。乃不能及。」

司馬楚之上疏，以為諸方已平，請大舉伐宋，魏主以兵久勞，不許。徵楚之為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以王慧龍為滎陽太守。魏雖置滎陽太守，實以虎牢為重鎭。按魏書·官氏志︰高宗太安三年，始以諸部護軍各為太守。蓋是時惟以滎陽太守命王慧龍，至太安三年遂悉改之也。守，式又翻。

慧龍在郡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歸附者萬餘家。帝縱反間於魏，云「慧龍自以功高位下，欲引宋人入寇，因執司馬楚之以叛。」間，古莧翻。楚之時屯潁川。魏主聞之，賜慧龍璽書曰︰「劉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璽，斯氏翻。中，竹仲翻。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介意。」帝復遣刺客呂玄伯刺之，復，扶又翻。曰︰「得慧龍首，封二百戶男，賞絹千匹。」玄伯詐為降人，降，戶江翻。求屛人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得尺刀。屛，必郢翻。探，吐南翻。玄伯叩頭請死，慧龍曰︰「各為其主耳。」釋之。為，于僞翻。左右諫曰︰「宋人為謀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制將來。」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我以仁義為扞蔽，又何憂乎！」遂捨之。史因慧龍守滎陽終言之。

**10**夏，五月，庚寅，魏主如雲中。

**11**六月，乙丑，大赦。

**12**夏主殺乞伏暮末及其宗族五百人。

**13**夏主畏魏人之逼，擁秦民十餘萬口，秦民，所得乞伏氏之民也。自治『章︰甲十一行本「治」作「冶」；乙十一行本同。』城濟河，欲擊河西王蒙遜而奪其地。吐谷渾王慕璝遣益州刺史慕利延、寧州刺史拾虔璝，古回翻。考異曰︰十六國春秋作「沒利延、拾虎」，今從宋書。帥騎三萬，乘其半濟，邀擊之，執夏主定以歸，赫連氏歷三主二十六年而滅。自是中原及西北之地一歸於魏矣。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沮渠興國被創而死。沮，子余翻。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拾虔，樹洛干之子也。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14**魏之邊吏獲柔然邏者二十餘人，魏主賜衣服而遣之。柔然感悅。閨月，乙未，柔然敕連可汗遣使詣魏，魏主厚禮之。邏，郞佐翻。使，疏吏翻。

**15**魏主遣散騎侍郞周紹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且求昏；帝依違答之。

**16**荊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年寖長，欲專政事，長史劉湛每裁抑之，遂與湛有隙。宋制︰幼王臨州，率以長史行府州事，事皆決於行事。義恭欲專之而湛不可，遂有隙。長，知兩翻。帝心重湛，使人詰讓義恭，且和解之。詰，去吉翻。是時，王華、王曇首皆卒，卒，子恤翻。領軍將軍殷景仁素與湛善，白帝以時賢零落，徵湛為太子詹事，加給事中，共參政事。以雍州刺史張卲代湛為撫軍長史、南蠻校尉。

頃之，卲坐在雍州營私蓄聚，贓滿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當死。永嘉五年，卲刺雍州。雍，於用翻。左衞將軍謝述上表，陳「卲先朝舊勳，武帝討桓玄，卲白父嘏表獻忠款，又不附劉毅。宜蒙優貸」。帝手詔酬納，免卲官，削爵土。述謂其子綜曰︰「主上矜卲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言謬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為侵奪主恩，不可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卲曰︰「卿之獲免，謝述有力焉。」

**17**秋，七月，己酉，魏主如河西。

**18**八月，乙酉，河西王蒙遜遣子安周入侍于魏。

**19**吐谷渾王慕璝遣侍郞謝太寧奉表于魏，請送赫連定。己丑，魏以慕璝為大將軍、西秦王。璝，古回翻。

**20**左僕射臨川王義慶固求解職；甲辰，以義慶為中書令，丹楊尹如故。

**21**九月，癸丑，魏主還宮。庚申，加太尉長孫柱國大將軍，柱國大將軍始此。以左光祿大夫崔浩為司徒，征西大將軍長孫道生為司空。道生性清儉，一熊皮鄣泥，數十年不易。類篇︰馬障泥曰韂。韂，昌豔翻。蜀註云︰遮擁泥濘也。魏主使歌工歷頌羣臣曰︰「智如崔浩，廉若道生。」

**22**魏主欲選使者詣河西，崔浩薦尚書李順，乃以順為太常，拜河西王蒙遜為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武威、張掖、敦煌、酒泉、西海、金城、西平七郡；使，疏吏翻。王武，于況翻。敦，徒門翻。冊曰︰「盛衰存亡，與魏升降。北盡窮髮，南極庸、㟭，西被崐嶺，東至河曲，經典釋文︰司馬曰︰窮髮，北極之下無毛之地也。按︰毛，草也。地理書云︰山以草木為髮。庸，魏興上庸之地，㟭，㟭山也。崐嶺，謂崐崙。河曲，朔方之河曲也。㟭，與岷同。被，皮義翻。王實征之，以夾輔皇室。置將相、羣卿、百官，承制假授；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

**23**壬申，魏主詔曰︰「今二寇摧殄，將偃武脩文，理廢職，舉逸民。范陽盧玄、博陵崔綽、趙郡李靈、河間邢穎、勃海高允、廣平游雅、太原張偉等，皆賢雋之冑，冠冕周邦。「周」，當作「州」。『章︰甲十一行本正作「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易·中孚九二爻辭。如玄之比者，盡敕州郡以禮發遣。」遂徵玄等及州郡所遣至者數百人，差次敍用。崔綽以母老固辭。玄等皆拜中書博士。玄，諶之曾孫；晉永嘉之後，盧諶展轉於石氏之間，冉閔之敗，遂死於兵。諶，氏壬翻。靈，順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

玄舅崔浩，每與玄言，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深。」盧玄，字子眞。浩欲大整流品，明辨姓族。玄止之曰︰「夫創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為此者，詎有幾人！宜加三思。」樂，音洛。三，息暫翻。浩不從，由是得罪於衆。

**24**初，魏昭成帝始制法令︰什翼犍諡昭成帝。「反逆者族；其餘當死者聽入金、馬贖罪；殺人者聽與死家牛馬、葬具以平之；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備，陪償也，今人多云陪備。四部大人共坐王庭決辭訟，無繫訊連逮之苦，境內安之。太祖入中原，道武帝廟號太祖。患前代律令峻密，命三公郞王德删定，務崇簡易。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易，以豉翻。季年被疾，刑罰濫酷；事見一百十一卷晉安帝隆安四年。被，皮義翻。太宗承之，吏文亦深。明元帝廟號太宗。冬，十月，戊寅，世祖命崔浩更定律令，除五歲、四歲刑，增一年刑；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沈諸淵。羖，果五翻。說文︰夏羊壯曰羖；一說，羖，䍽羊也。沈，持林翻。初令官階九品者得以官爵除刑。漢官以石秩為差，魏、晉始定品秩之次。婦人當刑而孕，產後百日乃決。闕左懸登聞鼓以達冤人。禹令有獄訟者搖鞀。周禮︰左嘉石以平罷民。皆所以達幽枉也。登聞鼓，令負冤者得詣闕檛鼓，登時上聞也。

**25**魏主如漠南。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庫若干高車酋長謂之莫弗。考異曰︰後魏書、北史·本紀皆作「敕勒」，鄧淵傳皆作「高車」。按高車卽敕勒別名也。帥所部數萬騎，驅鹿數百萬頭，詣魏主行在。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魏主大獵以賜從官。從，才用翻。十二月，丁丑，還宮。

**26**是歲，涼王改元義和。

**27**林邑王范陽邁寇九德，交州兵擊卻之。九德郡，古越裳氏國，隋、唐為驩州。

**九年**（壬申、四三二）

**1**春，正月，丙午，魏主尊保太后竇氏為皇太后，尊保母為母，非禮也。立貴人赫連氏為皇后，子晃為皇太子；大赦；改元延和。

**2**燕王立慕容后之子王仁為太子。

**3**三月，庚戌，衞將軍王弘進位太保，加中書監。丁巳，征南大將軍檀道濟進位司空，還鎭尋陽。道濟自歷城還師至建康，復使之還鎭尋陽。

**4**壬申，吐谷渾王慕璝送赫連定于魏，魏人殺之。慕璝上表曰︰「臣俘擒僭逆，獻捷王府，爵秩雖崇而土不增廓，車旗旣飾而財不周賞；願垂鑒察。」魏主下其議。下，戶嫁翻。公卿以為︰「慕璝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民皆為己有，而貪求無厭，不可許也。」厭，於鹽翻。魏主乃詔曰︰「西秦王所得金城、枹罕、隴西之地，枹，音膚。朕卽與之，乃是裂土，何須復廓。復，扶又翻。西秦款至，綿絹隨使疏數，臨時增益，非一賜而止也。」使，疏吏翻；下同。疏，與疎同。數，所角翻。自是慕璝貢使至魏者稍簡。

**5**魏方士祁纖奏改代為萬年，以代尹為萬年尹，代令為萬年令。崔浩曰︰「昔太祖應天受命，兼稱代、魏以法殷商。帝嚳都亳；子契受封於商，自契至湯八遷，湯始都亳，從先王居，謂之亳殷，故兼稱殷、商。國家積德，當享年萬億，不待假名以為益也。纖之所聞，皆非正義，宜復舊號。」魏主從之。

**6**夏，五月，壬申，華容文昭公王弘卒。弘明敏有思致，而輕率少威儀。性褊隘，好折辱人，人以此少之。思，相吏翻。少，詩沼翻。褊，方緬翻。好，呼到翻。折，之舌翻。雖貴顯，不營財利；及卒，家無餘業。帝聞之，特賜錢百萬，米千斛。

**7**魏主治兵於南郊，謀伐燕。治，直之翻。

**8**帝遣使者趙道生聘于魏。

**9**六月，戊寅，司徒、南徐州刺史彭城王義康改領揚州刺史。王弘卒，義康始領揚州。

**10**詔分青州置冀州，宋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皆僑置於河、濟間。治歷城。

**11**吐谷渾王慕璝遣其司馬趙敍入貢，且來告捷。告擒赫連定之捷也。璝，古回翻。

**12**庚寅，魏主伐燕。命太子晃錄尚書事，時晃纔五歲。又遣左僕射安原、建寧王崇等屯漠南以備柔然。

**13**辛卯，魏主遣散騎常侍鄧穎來聘。

**14**乙未，以吐谷渾王慕璝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進爵隴西王，且命慕璝悉歸南方將士先沒於夏者，得百五十餘人。劉義眞之敗沒於夏者。

又加北秦州刺史楊難當征西將軍。難當以兄子保宗為鎭南將軍，鎭宕昌；宕昌，隋、唐為宕州之地。宕，徒浪翻。以其子順為秦州刺史，守上邽。保宗謀襲難當，事泄，難當囚之。

**15**壬寅，以江夏王義恭為都督南兗等六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臨川王義慶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雍，於用翻。竟陵王義宣為中書監，衡陽王義季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以荊州居上流之重，土地廣遠，資實兵甲居朝廷之半，故遺詔令諸子居之。上以義慶宗室令美，且烈武王有大功於社稷，臨川王道規諡烈武王。故特用之。

**16**秋，七月，己未，魏主至濡水。水經︰濡水自塞外來，過遼西令支、肥如、海陽等縣而入于海。濡，乃官翻。庚申，遣安東將軍奚斤發幽州民及密雲丁零萬餘人，魏收曰︰道武帝皇始二年，置密雲郡密雲縣，治提攜城，本漢厗奚縣地。孟康曰︰厗，音提。運攻具，出南道，會和龍。魏主至遼西，燕王遣其侍御史崔聘奉牛酒犒師。己巳，魏主至和龍。

**17**庚午，以領軍將軍殷景仁為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為領軍將軍。

**18**益州刺史劉道濟，粹之弟也，信任長史費謙、別駕張熙等，聚斂興利，費，扶費翻。傷政害民，立官冶，禁民鼓鑄而貴賣鐵器，商賈失業，吁嗟滿路。斂，力瞻翻。賈，音古。

流民許穆之，變姓名稱司馬飛龍，自云晉室近親，往依氐王楊難當。難當因民之怨，資飛龍以兵，使侵擾益州。飛龍招合蜀人，得千餘人，攻殺巴興令，沈約曰︰巴興令，徐志不註置立，疑李氏所立，屬遂寧郡。宋白曰︰晉永和十一年置巴興縣，西魏改曰長江縣，唐屬遂州。逐陰平太守；晉孝武帝泰始中，置陰平郡，至武帝永初間，又分為南陰平、北陰平。此南陰平也。隋倂南陰平入雒縣。宋白曰︰文州，古陰平也。戰國氐、羌所據，漢為陰平道，魏、晉為陰平郡陰平縣。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今劍州陰平縣，益州之北陰平郡也。道濟遣軍擊斬之。

道濟欲以五城人帛氐奴、梁顯為參軍督護，孫愐曰︰帛，姓也。費謙固執不與。氐奴等與鄕人趙廣構扇縣人，詐言司馬殿下猶在陽泉山中，聚衆得數千人，引向廣漢；沈約曰︰蜀分緜竹立陽泉縣，屬廣漢郡，隋復倂入緜竹。道濟參軍程展會治中李抗之將五百人擊之，皆敗死。巴西人唐頻聚衆應之，趙廣等進攻涪城，陷之。將，卽亮翻。涪，音浮。於是涪陵、江陽、遂寧諸郡守皆棄城走，蜀土僑、舊俱反。沈約曰︰遂寧郡，永初郡國志有之，疑晉末分廣漢所立，唐為遂州。守，手又翻；下太守同。

**19**燕石城太守李崇等十郡降于魏。石城縣，前漢屬右北平，燕分置石城郡。魏眞君八年，置建德郡於白狼，以石城為縣，屬焉。降，戶江翻。魏主發其民三萬穿圍塹以守和龍。崇，績之子也。李績見一百卷晉穆帝升平四年。塹，七豔翻。

八月，燕王使數萬人出戰，魏昌黎公丘等擊破之，「公丘」之下當有漏字。死者萬餘人。燕尚書高紹帥萬餘家保羌胡固；帥，讀曰率。辛巳，魏主攻紹，斬之。平東將軍賀多羅攻帶方，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攻建德，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攻冀陽，皆拔之。

九月，乙卯，魏主引兵西還，徙營丘、成周、遼東、樂浪、帶方、玄菟六郡民三萬家於幽州。五代志曰︰後魏置營州於和龍城，領建德、冀陽、遼東、樂浪、營丘等郡，龍城、大興、永樂、帶方、定荒、石城、廣都、陽武、襄平、新昌、平剛、柳城、富平等縣。蓋燕國自慕容以來，分置郡縣於遼西，其後或省或倂，為郡為縣，皆不可考；如玄菟郡亦當置於遼西也。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浪，音洛琅。菟，同都翻。

燕尚書郭淵勸燕王送款獻女於魏，乞為附庸。燕王曰︰「負釁在前，結忿已深，降附取死，不如守志更圖也。」釁，許覲翻。降，戶江翻。

魏主之圍和龍也，宿衞之士多在戰陳，陳，與陣同。行宮人少。雲中鎭將朱脩之謀與南人襲殺魏主，因入和龍，深海南歸；以告冠軍將軍毛脩之，毛脩之不從，乃止。少，詩沼翻。將，卽亮翻。冠，古玩翻。旣而事泄，朱脩之逃奔燕。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王遣脩之南歸求救。脩之汎海至東萊，遂還建康，拜黃門侍郞。

**20**趙廣等進攻成都，劉道濟嬰城自守。賊衆屯聚日久，不見司馬飛龍，欲散去。廣懼，將三千人及羽儀詣陽泉寺，以羽為儀，故曰羽儀。詐云迎飛龍。至，則謂道人枹罕程道養曰︰枹，音膚。「汝但自言是飛龍，則坐享富貴；不則斷頭！」斷，丁管翻。道養惶怖許諾。怖，普布翻。廣乃推道養為蜀王、車騎大將軍、益·梁二州牧，改元泰始，備置百官。以道養弟道助為驃騎將軍、長沙王，鎭涪城；趙廣、帛氐奴、梁顯及其黨張尋、嚴遐皆為將軍，奉道養還成都，衆至十餘萬，四面圍城。使人謂道濟曰︰「但送費謙、張熙來，我輩自解去。」道濟遣中兵參軍裴方明、任浪之各將千餘人出戰，皆敗還。任，音壬。

**21**冬，十一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22**壬子，以少府中山甄法崇為益州刺史。代劉道濟也。甄，之人翻。

**23**初，燕王嫡妃王氏，生長樂公崇，崇於兄弟為最長。樂，音洛。最長，知兩翻。及卽位，立慕容氏為王后，王氏不得立，又黜崇，使鎭肥如。燕以幽州刺史鎭肥如，遼西之地也。崇母弟廣平公朗、樂陵公邈相謂曰︰「今國家將亡，人無愚智皆知之。王復受慕容后之譖，復，扶又翻。吾兄弟死無日矣。」乃相與亡奔遼西，說崇使降魏，崇從之。會魏主使給事郞王德招崇，「給事郞」，北史作「給事中」。說，輸芮翻。降，戶江翻；下同。十二月，己丑，崇使邈如魏，請舉郡降。燕王聞之，使其將封羽圍崇於遼西。將，卽亮翻；下同。

**24**魏主徵諸名士之未仕者，州郡多逼遣之。魏主聞之，下詔，令「守宰以禮申諭，申，重也。重，直龍翻。守，式又翻。任其進退，毋得逼遣。」

**25**初，帝以少子紹為盧陵孝獻王嗣，義眞諡曰孝獻。少，詩照翻。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營陽王嗣；庚寅，封紹為廬陵王，朗為南豐縣王。

**26**裴方明等復出擊程道養營，破之，復，扶又翻；下衆復、豈復、順復同。焚其積聚。積，子賜翻。聚，才諭翻。

賊黨江陽楊孟子將千餘人屯城南，江陽，隋倂入陽州隆山縣。參軍梁儁之統南樓，投書說諭孟子，邀使入城見劉道濟，道濟版為主簿，克期討賊。趙廣知其謀，孟子懼，將所領奔晉原，晉原太守文仲興與之同拒守。趙廣遣帛氐奴攻晉原，破之，李雄分蜀郡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郡，治江原縣，唐為蜀州晉原縣。宋白曰︰晉原縣本漢江原縣地，李雄立江原郡，晉改為多融縣，又改晉原，以縣界晉原山為名。仲興、孟子皆死。裴方明復出擊賊，屢戰，破之，賊遂大潰；程道養收衆得七千人，還廣漢，趙廣別將五千餘人還涪城。

先是，張熙說道濟糶倉穀，先，悉薦翻。說，輸芮翻。故自九月末圍城至十二月，糧儲俱盡。方明將二千人出城求食，為賊所敗，敗，補邁翻。單馬獨還，賊衆復大集。方明夜縋而上，縋，馳僞翻。上，時掌翻。道濟為設食，為，于僞翻；下微為同。涕泣不能食。道濟曰︰「卿非大丈夫，小敗何苦！賊勢旣衰，臺兵垂至，但令卿還，何憂於賊！」卽減左右以配之。賊於城外揚言，云「方明已死」，城中大恐。道濟夜列炬火，出方明以示衆，衆乃安。道濟悉出財物於北射堂，令方明募人。時城中或傳道濟已死，莫有應者。梁攜之說道濟遣左右給使三十餘人出外，梁攜之，蓋卽梁儁之，「攜」字誤也。且告之曰︰「吾病小損，各聽歸家休息。」給使旣出，城中乃安，應募者日有千餘人。

**27**初，晉謝混尚晉陵公主。晉陵公主，晉孝武之女。混死，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八年。詔公主與謝氏絕婚；公主悉以混家事委混從子弘微。從，才用翻。混仍世宰輔，僮僕千人，唯有二女，年數歲，弘微為之紀理生業，一錢尺帛有文簿。為，于僞翻。九年而高祖卽位，公主降號東鄕君，聽還謝氏。入門，室宇倉廩，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於舊。東鄕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亡矣！」混仕晉為尚書左僕射。親舊見者為之流涕。是歲，東鄕君卒，為，于僞翻。卒，子恤翻。公私咸謂貲財宜歸二女，田宅、僮僕應屬弘微。弘微一無所居，自以私祿葬東鄕君。

混女夫殷叡好摴蒱，好，呼到翻。聞弘微不取財物，乃奪其妻妹及伯母、兩姑之分以還戲責。分，扶問翻。責，如字，又讀曰債。內人皆化弘微之讓，一無所爭。或譏之曰︰「謝氏累世財產，充殷君一朝戲責，理之不允，莫此為大。卿視而不言，譬棄物江海以為廉耳。設使立清名而令家內不足，亦吾所不取也。」弘微曰︰「親戚爭財，為鄙之甚，今內人尚能無言，豈可導之使爭乎！分多共少，不至有乏，身死之後，豈復見關也？」

**28**禿髮保周自涼奔魏，保周奔涼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魏封保周為張掖公。

**29**魏李順復奉使至涼。復，扶又翻。使，疏吏翻。涼王蒙遜遣中兵校郞楊定歸謂順曰︰「年衰多疾，腰髀不隨，不堪拜伏；比三五日消息小差，當相見。」此，必寐翻，及也。順曰︰「王之老疾，朝廷所知；豈得自安，不見詔使！」明日，蒙遜延順入至庭中，蒙遜箕坐隱几，無動起之狀。師古曰︰謂伸兩脚而坐，其形如箕。隱，於靳翻。順正色大言曰︰「不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此！今不憂覆亡而敢陵侮天地；魂魄逝矣，何用見之！」握節將出。涼王使定歸追止之，曰︰「太常旣雅恕衰疾，雅，素也。傳聞朝廷有不拜之詔，是以敢自安耳。」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天子賜胙，命無下拜，桓公猶不敢失臣禮，下拜登受。齊桓公合諸侯於葵丘，王使宰孔賜胙，齊侯將下拜。孔曰︰「天子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死隕越于下，以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今王雖功高，未如齊桓；朝廷雖相崇重，未有不拜之詔；而遽自偃蹇，此豈社稷之福邪！」蒙遜乃起，拜受詔。

使還，魏主問以涼事。順曰︰「蒙遜控制河右，踰三十年，晉安帝隆安五年蒙遜殺段業，篡有其國，至是三十一年。經涉艱難，粗識機變，粗，坐五翻。綏集荒裔，羣下畏服；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其一世。然禮者德之輿，敬者身之基也；蒙遜無禮、不敬，以臣觀之，不復年矣。」復，扶又翻，言其死在朝夕。魏主曰︰「易世之後，何時當滅？」順曰︰「蒙遜諸子，臣略見之，皆庸才也。如聞敦煌太守牧犍，器性粗立，敦，徒門翻。犍，居言翻。繼蒙遜者，必此人也。然比之於父，皆云不及。此殆天之所以資聖明也。」考異曰︰後魏書，順初奉冊拜沮渠蒙遜為涼州牧，卽有蒙遜不拜及順使還論牧犍事。南史，順冊拜蒙遜還，拜都督四州、長安鎭都大將、開府，徵為四部尚書，加常侍。延和初使涼，始有不拜等事。今據順云「不復周矣」；明年蒙遜死，帝曰︰「卿言蒙遜死，驗矣」。故從南史。魏主曰︰「朕方有事東方，謂方圖燕也。未暇西略。如卿所言，不過數年之外，不為晚也。」

初，罽賓沙門曇無讖，自云能使鬼治病，且有祕術。北史曰︰曇無讖自云能使鬼療病，令婦人多子。罽，音計。曇，徒含翻。讖，楚譖翻。治，直之翻。涼王蒙遜甚重之，謂之「聖人」，諸女及子婦皆往受術。魏主聞之，使李順往徵之。蒙遜留不遣，仍殺之。魏主由是怒涼。

蒙遜荒淫猜虐，羣下苦之。為魏滅涼張本。

**十年**（癸酉、四三三）

**1**春，正月，乙卯，魏主遣永昌王健督諸軍救遼西。以馮崇被圍也。

**2**己未，大赦。

**3**丙寅，魏以樂安王範為都督秦·雍等五州諸軍事、衞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長安鎭都大將。都大將又在鎭大將之上。雍，於用翻。將，卽亮翻；下同。魏主以範年少，少，詩照翻。更選舊德平西將軍崔徽、征北大將軍鴈門張黎為之副，共鎭長安。徽，宏之弟也。崔宏，崔浩之父也。範謙恭寬惠，徽務敦大體，黎清約公平，政刑簡易，易，以豉翻。輕傜薄賦，關中遂安。

**4**二月，庚午，魏主以馮崇為都督幽·平·東夷諸軍事、車騎大將軍、幽·平二州牧，封遼西王，錄其國尚書事，食遼西十郡，承制假授尚書、刺史、征虜已下官。自征虜以下雜號將軍皆得假授。騎，奇寄翻。

**5**魏平涼休屠征西將軍金崖、句斷。屠，直於翻。羌涇州刺史秋子玉魏置涇州於安定郡，治臨涇城。與安定鎭將延普爭權，崖、子玉舉兵攻普，不克，退保胡空谷。卽胡空堡之地。魏主以虎牢鎭大將陸俟為安定鎭大將，擊崖等，皆擒之。

魏主徵陸俟為散騎常侍，出為懷荒鎭大將，懷荒鎭，魏降高車所置六鎭之一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未期歲，高車諸莫弗訟俟嚴急無恩，復請前鎭將郞孤。復，扶又翻；下無復、將復同。魏主徵俟還，以孤代之。俟旣至，言於帝曰︰「不過期年，郞孤必敗，高車必叛。」期，讀曰朞。帝怒，切責之，使以建業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郞孤而叛。帝大驚，立召俟問之曰︰「卿何以知其然也？」俟曰︰「高車不知上下之禮，故臣臨之以威，制之以法，欲以漸訓導，使知分限。分，扶問翻。而諸莫弗惡臣所為，惡，烏路翻。訟臣無恩，稱孤之美。臣以罪去，孤獲還鎭，悅其稱譽，譽，音余。益收名聲，專用寬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驕慢，易，以豉翻。不過期年，無復上下，孤所不堪，必將復以法裁之。如此，則衆心怨懟，必生禍亂矣。」魏裴潛去代郡而烏桓叛，事亦如此。懟，直類翻。帝笑曰︰「卿身雖短，思慮何長也！」卽日復以為散騎常侍。

**6**壬午，魏主如河西，遣兼散騎常侍宋宣來聘，且為太子晃求婚；為，于僞翻。帝依違答之。

**7**劉道濟卒，梁儁之、裴方明等密埋其尸於齋後，詐為道濟敎命以答籤疏，雖其母妻亦不知也。程道養於毀金橋登壇郊天，方明將三千人出擊之，將，卽亮翻；下同。道養等大敗，退保廣漢。

荊州刺史臨川王義慶以巴東太守周籍之督巴西等五郡諸軍事，將二千人救成都。

**8**三月，亡人司馬天助降於魏，自稱晉會稽世子元顯之子；降，戶江翻。會，工外翻。魏人以為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

**9**壬子，魏主還宮。

**10**趙廣等自廣漢至郫，郫縣自漢以來屬蜀郡。師古曰︰郫，音疲。連營百數。周籍之與裴方明等合兵攻郫，克之，進擊廣等於廣漢，廣等走還涪及五城。涪，音浮。夏，四月，戊寅，始發劉道濟喪。

**11**帝聞梁、南秦二州刺史甄法護刑政不治，甄，之人翻。失氐、羌之和，乃自徒中起蕭思話為梁、南秦二州刺史。考異曰︰思話傳云︰「楊難當寇漢中，乃用思話。」按本紀及氐胡傳，難當寇漢中皆在十一月。法護，法崇之兄也。

**12**涼王蒙遜病甚，國人共議，以世子菩提幼弱，立菩提之兄敦煌太守牧犍為世子，加中外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菩，薄乎翻。犍，居言翻。考異曰︰宋書、十六國春秋作「茂虔」。後魏書·紀傳作「牧犍」，今從之。蒙遜卒，諡曰武宣王，廟號太祖。牧犍卽河西王位，大赦，改元永和。立子封壇為世子，加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遣使請命于魏。牧犍聰穎好學，使，疏吏翻。好，呼到翻。和雅有度量，故國人立之。

先是，魏主遣李順迎武宣王女為夫人，先，悉薦翻。會卒，牧犍稱先王遺意，遣左丞宋繇送其妹興平公主于魏，拜右昭儀。李延壽曰︰魏主增置左、右昭儀。

魏主謂李順曰︰「卿言蒙遜死，今則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克涼州，亦當不遠。」於是賜絹千匹，廐馬一乘，乘，繩證翻。進號安西將軍，寵待彌厚，政事無巨細皆與之參議。李順以言中見寵待，而亦以為涼隱受誅，為臣之不易也如此！

遣順拜牧犍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涼州刺史、河西王，騎，奇寄翻。以宋繇為河西王右相。牧犍以無功受賞，留順，上表乞安、平一號；謂若安西將軍、若平西將軍，乞一號。優詔不許。

牧犍尊敦煌劉昺為國師，敦，徒門翻。親拜之，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

**13**五月，己亥，魏主如山北。武周山之北也。

**14**林邑王范陽邁遣使入貢，求領交州；使，疏吏翻。詔答以道遠，不許。

**15**裴方明進軍向涪城，破張尋、唐頻，擒程道助，斬嚴遐，於是趙廣等皆奔散。

**16**六月，魏永昌王健、左僕射安原督諸軍擊和龍，將軍樓㪍別將五千騎圍凡城。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樓氏改為樓氏。將，卽亮翻；下同。燕守將封羽以凡城降，降，戶江翻；下同。收其三千餘家而還。

**17**辛巳，魏人發秦、雍兵一萬，築小城於長安城內。雍，於用翻。

**18**秋，八月，馮崇上表請說降其父；說，輸芮翻。魏主不聽。

**19**九月，益州刺史甄法崇至成都，收費謙，誅之。費，扶沸翻。程道養、張尋將二千餘家逃入郪山，廣漢郪縣之山也。師古曰︰郪，音妻，又音千私翻。餘黨各擁衆藏竄山谷，時出為寇不絕。

**20**戊午，魏主遣兼大鴻臚崔賾持節拜氐王楊難當為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梁二州牧、南秦王。賾，逞之子也。崔逞自燕歸魏，以侮慢為魏主珪所殺。賾，士革翻。

**21**楊難當因蕭思話未至，甄法護將下，舉兵襲梁州，破白馬，獲晉昌太守張範，白馬戍在沔水北，卽陽平關。晉桓溫平蜀，以巴、漢流人立晉昌郡於上庸之西。敗法護參軍魯安期等；敗，補邁翻。又攻葭萌，獲晉壽太守范延朗。晉孝武太元十五年，梁州刺史周馥表分梓潼立晉壽郡，古葭萌之地也。葭，音家。冬，十一月，丁未，法護棄城奔洋川之西城。後魏方立洋川郡於漢中之西鄕縣，此蓋因其地有洋水，故謂之洋川。洋，音祥，又如字。難當遂有漢中之地，以其司馬趙溫為梁、秦二州刺史。

**22**甲寅，魏主還宮。

**23**十二月，己巳，魏大赦。

**24**辛未，魏主如陰山之北。

**25**魏寧朔將軍盧玄來聘。

**26**前祕書監謝靈運，好為山澤之遊，五年，靈運免官，故曰前。好，呼到翻。窮幽極險，從者數百人，從，才用翻。伐木開徑；百姓驚擾，以為山賊。會稽太守孟顗與靈運有隙，會，工外翻。顗，魚豈翻。表其有異志，發兵自防。靈運詣闕自陳，上以為臨川內史。

靈運遊放自若，廢棄邵事，為有司所糾。是歲，司徒遣使隨州從事鄭望生收靈運；使，疏吏翻。望生蓋為江州從事。靈運執望生，興兵逃逸，作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靈運自以世為晉臣，故賦是詩。子房事見七卷秦始皇二十九年；魯連事見考異。追討，擒之。廷尉奏靈運率衆反叛，論正斬刑。上愛其才，欲免官而已。彭城王義康堅執，謂不宜恕。乃降死一等，徙廣州。

久之，或告靈運令人買兵器，結健兒，欲於三江口篡取之，不果。水經︰溫水出牂柯夜郞縣，東至鬱林廣鬱縣為鬱水。灕水出陽海山，南過蒼梧荔浦縣，又南至廣信縣入于鬱。封水出臨賀郡馮乘縣西牛屯山，西南流入廣信縣，南流注于鬱水。此蓋三水所會之地，謂之三江口。詔於廣州棄市。

靈運恃才放逸，多所陵忽，故及於禍。

**27**魏立徐州於外黃，以刁雍為刺史。雍，於容翻。

**十一年**（甲戌、四三四）

**1**春，正月，戊戌，燕王遣使請和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不許。

**2**楊難當以克漢中告捷於魏，送雍州流民七千家於長安。雍，於用翻。蕭思話至襄陽，遣橫野司馬蕭承之為前驅。思話時以橫野將軍鎭梁州，以承之為司馬。承之緣道收兵，得千人，進據磝頭。水經註︰漢水逕黃金南，東流歷敖頭，魏興安康縣治。磝、敖同音。楊難當焚掠漢中，引衆西還，留趙溫守梁州；又遣其魏興太守薛健據黃金山。思話遣陰平太守蕭坦攻鐵城戍，拔之。黃金山註見七十四卷魏邵陵厲公正始五年。水經註︰鐵城與黃金戍相對，一城在山上，一城在山下。

二月，趙溫、薛健與其馮翊太守蒲甲子合攻坦營，坦擊破之，溫等退保西水。水經註「西水」作「酉水」。臨川王義慶遣龍驤將軍裴方明將三千人助承之，驤，思將翻。將，卽亮翻；下同。拔黃金戍而據之。溫棄州城，退據小城，健、甲子退保下桃城。思話繼至，與承之共擊趙溫等，屢破之。行參軍王靈濟別將出洋川，攻南城，拔之，沈約曰︰譙縱滅，梁州刺史還治漢中之苞中縣，所謂南城也。余考前史漢中郡無苞中縣，意卽褒中縣，蓋因語近而字遂訛也。褒中縣在南鄭西南，故謂之南城。擒其守將趙英。南城空無所資，靈濟引兵還，與承之合。

**3**魏主以西海公主妻柔然敕連可汗；妻，七細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又納其妹為夫人，遣潁川王提往逆之。丁卯，敕連遣其異母兄禿鹿傀送妹，幷獻馬二千匹。傀，公回翻。魏主以其妹為左昭儀。提，曜之子也。

**4**辛卯，魏主還宮；三月，甲寅，復如河西。復，扶又翻。

**5**楊難當遣其子和將兵與蒲甲子等共擊蕭承之，相拒四十餘日，圍承之數十重，短兵接，弓矢無所復施。氐悉衣犀甲，戈矛所不能入。重，直龍翻。復，扶又翻；下可復同。衣，於旣翻。周禮·考工記︰犀甲壽百年，以牛皮為之。承之斷矟長數尺，以大斧椎之，一矟輒貫數人。斷，丁管翻。矟，色角翻。長，直亮翻。氐不能當，燒營走，據大桃。閏月，承之等追擊之，至南城。氐敗走，斬獲甚衆，悉收漢中故地，置戍於葭萌水，水經註︰白水出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東南流，至葭萌縣北，因謂之葭萌水；水有津關，卽所謂白水關也。

初，桓希旣敗，希敗見一百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氐王楊盛據漢中，梁州刺史范元之、傅歆皆治魏興，治，直之翻。唯得魏興、上庸、新城三郡。及索邈為刺史，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九年。索，昔各翻。乃治南城。至是，南城為氐所焚，不可復固，蕭思話徙鎭南鄭。自此梁州治南鄭。

**6**甲戌，赫連昌叛魏西走；丙子，河西候將格殺之。此河西，五原河西也。候將，斥候將也。將，卽亮翻。魏人幷其羣弟誅之。

**7**己卯，魏主還宮。

**8**辛巳，燕王遣尚書高顒上表稱藩，請罪于魏，顒，魚容翻。乞以季女充掖庭；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

燕王送魏使者于什門還平城。朝，直遙翻。使，疏吏翻；下同。什門在燕二十一年，不屈節。什門使燕見一百十六卷晉安帝義熙十年。考異曰︰後魏書·節義傳云︰「什門在燕歷二十四年。」按後魏·本紀，神瑞元年八月，遣于什門招諭馮跋，至此年，二十一年矣。若二十四年，乃在太延三年；而太延二年馮氏亡矣。魏主下詔褒稱，以比蘇武，拜治書御史，治，直之翻。賜羊千口，帛千匹，策告宗廟，頒示天下。

**9**戊子，休屠金當川圍魏陰密，陰密縣，漢、晉屬安定郡，魏收志屬平涼郡。括地志︰陰密故城，在涇州鶉觚縣西。屠，直於翻。夏，四月，乙未，魏征西大將軍常山王素擊之。丁未，魏主行如河西。壬戌，獲當川，斬之。

**10**甄法護坐委鎭，賜死於獄。甄，之人翻。楊難當遣使奉表謝罪，帝下詔赦之。

**11**河西王牧犍遣使上表，告嗣位。戊寅，詔以牧犍為都督涼·秦等四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犍，居言翻。

**12**六月，甲辰，魏主還宮。

**13**燕王不遣太子質魏，質，音致。散騎常侍劉滋諫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昔劉禪有重山之險，孫晧有長江之阻，皆為晉擒。劉禪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孫晧事見七十九卷晉武帝太康元年。重，直龍翻。何則？強弱之勢異也。今吾弱於吳、蜀而魏強於晉，不從其欲，將有危亡之禍。願亟遣太子，而修政事，撫百姓，收離散，賑飢窮，勸農桑，省賦役，社稷猶庶幾可保。」燕王怒，殺之。

辛亥，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等伐燕，收其禾稼，徙民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4**秋，七月，壬午，魏主如美稷，遂至隰城，隰城縣自漢以來屬西河郡。劉昫曰︰汾州西河縣，漢美稷縣，隋為隰城縣，上元元年，更名西河。蓋二縣皆倂於汾州西河縣矣。命陽平王它督諸軍擊山胡白龍於西河。山胡卽稽胡，一曰步落稽，蓋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安定以東，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它，熙之子也。陽平王熙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二年。

魏主輕山胡，日引數十騎登山臨視之。騎，奇寄翻。白龍伏壯士十餘處掩擊之，魏主墜馬，幾為所擒。幾，居希翻。內入行長代人陳建以身扞之，內入行長，魏官也。蓋選勇力之士，入直禁中，行長則其部帥也。魏書·官氏志︰次南諸姓，侯莫陳氏改為陳氏。行，戶剛翻。長，知兩翻。大呼奮擊，殺胡數人，身被十餘創，呼，火故翻。被，皮義翻。魏主乃免。

九月，戊子，大破胡衆，斬白龍，居其城。冬，十月，甲午，魏人破白龍餘黨於五原，誅數千人，以其妻子賜將士。

十一月，魏主還宮；十二月，甲辰，復如雲中。復，扶又翻。

**十二年**（乙亥、四三五）

**1**春，正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2**辛酉，大赦。

**3**辛未，上祀南郊。

**4**燕王數為魏所攻，數，所角翻。遣使詣建康稱藩奉貢。癸酉，詔封為燕王；江南謂之黃龍國。以其都和龍也。今北國以和龍為黃龍府。

**5**甲申，魏大赦，改元太延。

**6**有老父投書於敦煌東門，敦，徒門翻。求之，不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河西王牧犍以問奉常張愼，對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莘。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虢多涼德，其何土之能得！」後七年，晉滅虢。犍，居言翻。虢，古百翻。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犍不悅。史言涼之將亡。

**7**二月，丁未，魏主還宮。

**8**三月，癸亥，燕王遣大將湯燭入貢於魏，將，卽亮翻。辭以太子王仁有疾，故未之遣。

**9**領軍將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素善，湛之入也，景仁實引之。見上八年。湛旣至，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己，而一旦居前，意甚憤憤；俱被時遇，以景仁專管內任，謂為間己，被，皮義翻。間，古莧翻。猜隙漸生。知帝信仗景仁，不可移奪，時司徒義康專秉朝權，朝，直遙翻；下同。湛嘗為義康上佐，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元年。遂委心自結，欲因宰相之力以回上意，傾黜景仁，獨當時務。

夏，四月，己巳，帝加景仁中書令、中護軍，卽家為府；湛加太子詹事。湛愈憤怒，使義康毀景仁於帝，帝遇之益隆。景仁對親舊歎曰︰「引之令入，入便噬人！」乃稱疾解職，表疏累上；上，時掌翻。帝不許，使停家養病。

湛議遣人若劫盜者於外殺之，以為帝雖知，當有以解之，不能傷義康至親之愛。帝微聞之，遷護軍府於西掖門外，使近宮禁，近，其靳翻。故湛謀不行。

義康僚屬及諸附麗湛者，潛相約勒，無敢歷殷氏之門。彭城王主簿沛郡劉敬文父成，未悟其機，詣景仁求郡。敬文遽往謝湛曰︰「老父悖耄，遂就殷鐵干祿。鐵，景仁小字也。悖，蒲內翻。由敬文闇淺，上負生成，闔門慙懼，無地自處。」史言劉湛怙權，時輩諂事之。處，昌呂翻。唯後將軍司馬庾炳之遊二人之間，皆得其歡心，而密輸忠於朝廷。景仁臥家不朝謁，帝常使柄之銜命往來，湛不疑也。為後廢義康誅湛張本。炳之，登之之弟也，庾登之見一百二十卷元嘉三年。

**10**燕王遣右衞將軍孫德來乞師。

**11**五月，庚申，魏主進宜都公穆壽爵為王，汝陰公長孫道生為上黨王，宜城公奚斤為恆農王，奚斤先封宜城王，以罪降為公。魏顯祖諱弘，乃改弘農為恆農；史以後來郡名書之。長，知兩翻。恆，戶登翻。廣陵公樓伏連為廣陵王；加壽征東大將軍。壽辭曰︰「臣祖父崇所以得効功前朝，流福於後者，由梁眷之忠也。事見一百六卷晉孝武太元十年。今眷元勳未錄，而臣獨奕世受賞，心實愧之。」魏主悅，求眷後，得其孫，賜爵郡公。壽，觀之子也。穆觀見一百十九卷武帝永初三年。

**12**龜茲、疏勒、烏孫、悅般、渴槃陁、鄯善、焉耆、車師、粟持九國入貢于魏。龜茲、疏勒、烏孫、鄯善、焉耆、車師，漢時舊國也。悅般國在烏孫西北，去代一萬九百三十里，其先北匈奴之部落，為竇憲所破，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住龜茲北地為悅般國，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渴槃陁國在葱嶺東，朱駒波西。「粟持」，當從魏書、隋書作「粟特」。粟特國在葱嶺之西，當康居西北，去代一萬六千里，漢之奄蔡國也。龜茲，音丘慈。般，釋典音鉢。槃，薄官翻。陁，徒河翻。鄯，上扇翻。考異曰︰後魏書皆作「烏耆」，云漢時舊國也，按漢書作「焉耆」，今從之。魏主以漢世雖通西域，有求則卑辭而來，無求則驕慢不服；蓋自知去中國絕遠，大兵不能至故也。今報使往來，徒為勞費，終無所益，欲不遣使。使，疏吏翻；下同。有司固請，以為「九國不憚險遠，慕義入貢，不宜拒絕，以抑將來。」乃遣使者王恩生等二十輩使西域。恩生等始渡流沙，為柔然所執，恩生見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持魏節不屈。魏主聞之，切責敕連，敕連乃遣恩生等還，竟不能達西域。

**13**甲戌，魏主如雲中。

**14**六月，甲午，魏主以時和年豐，嘉瑞沓臻，詔大酺五日，酺，音蒲。徧祭百神，用答天貺。

**15**丙午，高句麗王璉遣使入貢于魏，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且請國諱。魏主使錄帝系及諱以與之；拜璉都督遼海諸軍事、征東將軍、遼東郡公、高句麗王。璉，釗之曾孫也。高句麗王釗為燕所破，見八十七卷晉成帝咸康八年。

**16**戊申，魏主命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樂，音洛。鎭東大將軍徒河屈垣『嚴︰「垣」作「恆」。』等帥騎四萬伐燕。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尸突氏為屈氏。

**17**揚州諸郡大水，己酉，運徐、豫、南兗穀以賑之。賑，津忍翻。揚州西曹主簿沈亮建議，以為酒糜穀而不足療飢，自晉以來，公府分東、西曹，各有掾屬、主簿。請權禁止；詔從之。亮，林子之子也。沈林子隨武帝征伐有功。

**18**秋，七月，魏主畋于稒陽。稒陽北出卽光祿塞，漢五原之北邊也。師古曰︰稒，音固。

**19**己卯，魏樂平王丕等至和龍；燕王以牛酒犒軍，犒，苦到翻。獻甲三千。屈垣責其不送侍子，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20**八月，丙戌，魏主如河西；九月，甲戌，還宮。

**21**魏左僕射河間公安原，恃寵驕恣。或告原謀為逆；冬，十月，癸卯，原坐族誅。

**22**甲辰，魏主如定州；十一月，乙丑，如冀州；己巳，畋于廣川；丙子，如鄴。

**23**魏人數伐燕，數，所角翻。燕日危蹙，上下憂懼。太常楊㟭復勸燕王速遣太子入侍。㟭，音岷。復，扶又翻。燕王曰︰「吾未忍為此。若事急，且東依高麗以圖後舉。」㟭曰︰「魏舉天下以擊一隅，理無不克。高麗無信，始雖相親，終恐為變。」燕王不聽，密遣尚書陽伊請迎於高麗。為燕王為高麗所殺張本。麗，力知翻。

**24**丹楊尹蕭摹之上言︰「佛化被于中國，已歷四代，四代，漢、魏、晉、宋也。被，皮義翻。形像塔寺，所在千數。自頃以來，情敬浮末，不以精誠為至，更以奢競為重，材竹銅綵，糜損無極；無關神祇，有累人事，累，力瑞翻。不為之防，流遁未息。請自今欲鑄銅像及造塔寺者，皆當列言，須報乃得為之。」詔從之。摹之，思話從叔也。從，才用翻。

**25**魏秦州刺史薛謹擊吐沒骨，滅之。

**26**楊難當釋楊保宗之囚，囚保宗事，見上九年。使鎭童亭。水經註︰谷水出上邽東南注谷之山，東北歷董亭下；楊難當使兄子保宗鎭董亭，卽是亭也。董、童字相近。考異曰︰後魏書作「薰亭」。宋書作「童」，今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三

## 宋紀五起柔兆困敦（丙子），盡重光大荒落（辛巳），凡六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上

**元嘉十三年**（丙子、四三六）

**1**春，正月，癸丑朔，上有疾，不朝會。朝，直遙翻；下同。

**2**甲寅，魏主還宮。

**3**二月，戊子，燕王遣使入貢于魏，使，疏吏翻；下同。請送侍子。魏主不許，燕王屢請送侍子而不至，魏主知其詐，故不許。將舉兵討之；壬辰，遣使者十餘輩詣東方高麗等諸國告諭之。諭以燕王之罪，使不得與通；或有奔逸，使不得容受之也。

**4**司空、江州刺史、永脩公檀道濟，漢靈帝中平中，立永脩縣，屬豫章郡，隋開皇九年，倂入建昌縣。立功前朝，威名甚重，左右腹心並經百戰，諸子又有才氣，朝廷疑畏之。朝，直遙翻。帝久疾不癒，劉湛說司徒義康，以為「宮車一日晏駕，道濟不復可制。」說，輸芮翻。復，扶又翻；下足復同。會帝疾篤，義康言於帝，召道濟入朝。其妻向氏謂道濟曰︰姓譜︰祁姓之後為向國。向，式亮翻，又如字。「高世之勳，自古所忌。今無事相召，禍其至矣。」旣至，留之累月。帝稍間，間，如字。將遣還，已下渚，道濟將還江州，船已下秦淮渚。未發；會帝疾動，義康矯詔召道濟入祖道，因執之。三月，己未，下詔稱︰「道濟潛散金貨，招誘剽猾，誘，音酉。剽，匹妙翻。因朕寢疾，規肆禍心。」收付廷尉，幷其子給事黃門侍郞植等十一人誅之，唯宥其孫孺。唯宥諸孫之在童孺者。又殺司空參軍薛彤、高進之；二人皆道濟腹心，有勇力，時人比之關、張。關羽、張飛也。

道濟見收，憤怒，目光如炬，脫幘投地曰︰「乃壞汝萬里長城！」壞，音怪。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為後魏人入寇，帝思道濟張本。

庚申，大赦；以中軍將軍南譙王義宣為江州刺史。

**5**辛未，魏平東將軍娥清、安西將軍古弼將精騎一萬伐燕，平州刺史拓跋嬰帥遼西諸軍會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

**6**氐王楊難當自稱大秦王，改元建義。立妻為王后，世子為太子，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然猶貢奉宋、魏不絕。

**7**夏，四月，魏娥清、古弼攻燕白狼城，克之。白狼縣，漢屬右北平郡。燕以白狼城為重鎭，置幷州。魏後入倂建德郡廣都縣。有白狼山，白狼水。

高麗遣其將葛盧孟光將衆數萬隨陽伊至和龍迎燕王。去年，燕遣陽伊請迎於高麗。高麗屯于臨川。臨川，在和龍城東。燕尚書令郭生因民之憚遷，開城門納魏兵，考異曰︰後魏·古弼傳作「大臣古泥」，今從十六國春秋鈔。魏人疑之，不入。生逐勒兵攻燕王，王引高麗兵入自東門，與生戰于闕下，生中流矢死。中，竹仲翻。葛盧孟光入城，命軍士脫弊褐，取燕武庫精仗以給之，大掠城中。

五月，乙卯，燕王帥龍城見戶東徒，帥，讀曰率。見，賢遍翻。馮氏歷二主二十八年而滅。焚宮殿，火一旬不滅；令婦人被甲居中，陽伊等勒精兵居外，葛盧孟光帥騎殿後，被，皮義翻。殿，丁甸翻。方軌而進，前後八十餘里。古弼部將高苟子帥騎欲追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弼醉，拔刀止之，故燕王得逃去。魏主聞之，怒，檻軍徵弼及娥清至平城，皆黜為門卒。

戊午，魏主遣散騎常侍封撥使高麗，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使，疏吏翻。令送燕王。

**8**丁卯，魏主如河西。

**9**六月，詔寧朔將軍蕭汪之將兵討程道養；軍至郪口，郪江源出今潼川府銅山縣，歷遂寧父府長江縣而合於涪水，謂之郪口。郪，音妻。帛氐奴請降。降，戶江翻。道養兵敗，還入郪山。

**10**赫連定之西遷也，事見上卷八年。楊難當遂據上邽。秋，七月，魏主遣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尚書令劉絜督河西、高平諸軍以討之，先遣平東將軍崔賾齎詔書諭難當。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賾，士革翻。

**11**魏散騎侍郞游雅來聘。姓譜︰鄭公子偃字子游，後以為氏，魏為廣平望姓。

**12**己未，零陵王太妃褚氏卒，追諡曰晉恭思皇后，葬以晉禮。

**13**八月，魏主畋于河西。

**14**魏主遣廣平公張黎發定州兵一萬二千通莎泉道。莎泉在靈丘。魏收地形志︰靈丘郡有莎泉縣。隋廢靈丘為縣，倂莎泉入焉。莎，素何翻。

**15**九月，庚戌，魏樂平王丕等至略陽；楊難當懼，請奉詔，攝上邽守兵還仇池。諸將議以為︰「不誅其豪帥，帥，所類翻。軍還之後，必相聚為亂。又，大衆遠出，不有所掠，無以充軍實，賞將士。」丕將從之，中書侍郞高允參丕軍事，諫曰︰「如諸將之謀，是傷其向化之心；大軍旣還，為亂必速。」丕乃止，還，從宣翻，又如字。撫慰初附，秋毫不犯，秦、隴遂安。難當以其子順為雍州刺史，鎭下辨。雍，於用翻。辨，步莧翻。

**16**高麗不送燕王於魏，遣使奉表，稱「當與馮弘俱奉王化」。魏主以高麗違詔，議擊之，將發隴右騎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劉絜曰︰「秦、隴新民，且當優復，新民，新附之民也。復，方目翻。俟其饒實，然後用之。」樂平王丕曰︰「和龍新定，宜廣脩農桑以豐軍實，然後進取，則高麗一舉可滅也。」魏主乃止。

**17**癸丑，封皇子濬為始興王，駿為武陵王。

**18**冬，十一月，己酉，魏主如稒陽，稒，音固。驅野馬於雲中，置野馬苑；閏月，壬子，還宮。

**19**初，高祖克長安，事見一百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得古銅渾儀，渾，戶本翻。儀狀雖舉，不綴七曜。日月五星謂之七曜。是歲，詔太史令錢樂之更鑄渾儀，徑六尺八分，以水轉之，昏明中星與天相應。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仲春之月，昏，弧中；旦，建星中。季春之月，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夏之月，昏，冀中；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昏，亢中；旦，危中。季夏之月，昏，火中；旦，奎中。孟秋之月，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昏，牽牛中；旦，觜觿中。季秋之月，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月，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昏，東壁中；旦，軫中。季冬之月，昏，婁中；旦，氐中。更，工衡翻。

**20**柔然與魏絕和親，犯魏邊。柔然與魏和，見上卷八年。

**21**吐谷渾惠王慕璝卒，弟慕利延立。璝，古回翻。

**十四年**（丁丑、四三七）

**1**春，正月，戊子，魏北平宣王長孫嵩卒。長，知兩翻。

**2**辛卯，大赦。

**3**二月，乙卯，魏主如幽州。三月，丁丑，魏主以南平王渾為鎭東大將軍、儀同三司，鎭和龍。己卯，還宮。

**4**帝遣散騎常侍劉熙伯如魏議納幣，散，悉亶翻。會帝女亡而止。魏請婚始上卷十年。

**5**夏，四月，趙廣、張尋、梁顯等各帥衆降；別將王道恩斬程道養，送首，餘黨悉平。九年，趙廣等反，今乃平。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將，卽亮翻。丁未，以輔國將軍周籍之為益州刺史。

**6**魏主以民官多貪，郡守、縣令，親民之官。夏，五月，己丑，詔吏民得舉告守令不如法者。於是姦猾專求牧宰之失，迫脇在位，橫於閭里；橫，戶孟翻。而長吏咸降心待之，貪縱如故。長，知兩翻。

**7**丙申，魏主如雲中。

**8**秋，七月，戊子，魏永昌王健等討山胡白龍餘黨於西河，滅之。

**9**八月，甲辰，魏主如河西；九月，甲申，還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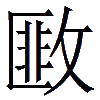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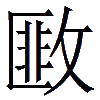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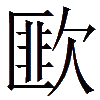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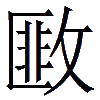
**10**丁酉，魏主遣使者拜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西平王。

**11**冬，十月，癸卯，魏主如雲中；十一月，壬申，還宮。

**12**魏主復遣散騎侍郞董琬、高明等多齎金帛使西域，招撫九國。復，扶又翻；下不復、為復同。九國入貢，見上卷十二年。琬等至烏孫，其王甚喜，曰︰「破落那、者舌二國破落那，漢大宛國也，去代萬四千四百五十里。者舌，漢康居國也，去代萬五千四百五十里也。皆欲稱臣致貢於魏，但無路自致耳，今使君宜過撫之。」乃遣導譯送琬詣破落那，明詣者舌。旁國聞之，爭遣使者隨琬等入貢，凡十六國，自是每歲朝貢不絕。朝，直遙翻。

**13**魏主以其妹武威公主妻河西王牧犍，妻，七細翻。犍，居言翻。河西王遣宋繇奉表詣平城謝，且問公『章︰甲十一行本「公」上有「其母及」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主所宜稱。魏主使羣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春秋之義，母以子貴。禮記︰婦人無爵，從夫之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魏主從之。

初，牧犍娶涼武昭王之女，及魏公主至，李氏與其母尹氏遷居酒泉。頃之，李氏卒，尹氏撫之，不哭，曰︰「汝國破家亡，今死晚矣。」牧犍之弟無諱鎭酒泉，謂尹氏曰︰「后諸孫在伊吾，李寶奔伊吾，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后欲就之乎？」尹氏未測其意，紿之曰︰「吾子孫漂蕩，託身異域；餘生無幾，當死此，不復為氈裘之鬼也。」未幾，潛奔伊吾。無諱遣騎追及之，尹氏謂追騎曰︰「沮渠酒泉許吾歸北，何為復追！汝取吾首以往，吾不復還矣。」追騎不敢逼，引還。尹氏卒於伊吾。史言尹氏義烈。紿，蕩亥翻。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騎，奇寄翻。卒，子恤翻。

牧犍遣將軍沮渠旁周入貢于魏，魏主遣侍中古弼、尚書李順賜其侍臣衣服，幷徵世子封壇入侍。是歲，牧犍遣封壇如魏，亦遣使詣建康，使，疏吏翻。獻雜書及敦煌趙撰甲寅元曆，敦，徒門翻。，讀曰斐。魏書作「」。撰，士免翻。『鄒︰，字彙補︰非尾切。人名。義闕。』幷求雜書數十種，種，章勇翻。帝皆與之。

李順自河西還，魏主問之曰︰「卿往年言取涼州之策，朕以東方有事，未遑也。今和龍已平，吾欲卽以此年西征，可乎？」對曰︰「臣疇昔所言，見上卷十年。以今觀之，私謂不謬。然國家戎車屢動，士馬疲勞，西征之議，請俟他年。」魏主乃止。

**十五年**（戊寅、四三八）

**1**春，二月，丁未，以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都督西秦·河·沙三州諸軍事、鎭西大將軍、西秦·河二州刺史、隴西王。

**2**三月，癸未，魏主詔罷沙門年五十以下者。以其強壯，罷使為民，以從征役。

**3**初，燕王弘至遼東，高麗王璉遣使勞之曰︰麗，力知翻。璉，力展翻。使，疏吏翻。勞，力到翻。「龍城王馮君，爰適野次，士馬勞乎？」弘慙怒，稱制讓之；高麗處之平郭，處，昌呂翻。尋徙北豐。弘素侮高麗，政刑賞罰，猶如其國；高麗乃奪其侍人，取其太子王仁為質。質，音致。弘怨高麗，遣使上表求迎，上遣使者王白駒等迎之，幷令高麗資遣。高麗王不欲使弘南來，遣將孫漱、高仇等殺弘于北豐，幷其子孫十餘人，果如楊㟭之言。將，卽亮翻；下同。諡弘曰昭成皇帝。白駒等帥所領七千餘人掩討漱、仇、殺仇，生擒漱。高麗王以白駒等專殺，遣使執送之。上以遠國，不欲違其意，下白駒等獄，下，遐稼翻。已而原之。

**4**夏，四月，納故黃門侍郞殷淳女為太子劭妃。

**5**五月，戊寅，魏大赦。

**6**丙申，魏主如五原；秋，七月，自五原北伐柔然。命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東道，永昌王健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自出中道。至浚稽山，復分中道為二︰陳留王崇從大澤向涿邪山，魏主從浚稽北向天山，西登白阜，天山在漠北，卽唐鐵勒思結、多濫葛所保之地，非伊吾之折羅漫山也。白阜，疑卽雪山。復，扶又翻。邪，讀曰耶。不見柔然而還。時漠北大旱，無水草，人馬多死。

**7**冬，十一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8**十二月，丁巳，魏主至平城。

**9**豫章雷次宗好學，好，呼到翻；下同。隱居廬山。廬山在尋陽，今在南康城北十五里，尋陽之南，正面廬山。嘗徵為散騎侍郞，不就。是歲，以處士徵至建康，為開館於雞籠山，雞籠山在臺城北郊。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處，昌呂翻。為，于僞翻。使聚徒敎授。帝雅好藝文，使丹楊尹廬江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晉志，太子率更令主宮殿門戶及賞罰事，職如光祿勳、衞尉。更，工銜翻。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幷次宗儒學為四學。元，靈運之從祖弟也。帝數幸次宗學館，令次宗以巾褠侍講，從，才用翻。數，所角翻。褠，古侯翻。江南人士交際以為盛服，蓋次於朝服。毛脩之不肯以巾褠到殷景仁之門是也。蜀註曰︰巾謂巾幘，褠謂單衣。資給甚厚。又除給事中，不就。久之，還廬山。

臣光曰︰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行，下孟翻。易·大畜·彖辭。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論語所記。然則史者儒之一端，文者儒之餘事；至於老、莊虛無，固非所以為敎也。夫學者所以求道；天下無二道，安有四學哉！

**10**帝性仁厚恭儉，勤於為政；守法而不峻，容物而不馳。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六期為斷；吏不茍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無事，戶口蕃息；斷，丁斷翻。蕃，音煩。出租供傜，止於歲賦，歲賦，常賦也，言不額外取民。晨出暮歸，自事而已。自適己事而已。閭閻之間，講誦相聞；士敦操尚，鄕恥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為美，後之言政治者，皆稱元嘉焉。治，直吏翻。

**十六年**（己卯、四三九）

**1**春，正月，庚寅，司徒義康進位大將軍、領司徒，自漢以來，大將軍位三公上。司徒，丞相職也。義康旣進位，猶領司徒職。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進位司空。夏，戶雅翻。

**2**魏主如定州。

**3**初，高祖遺詔，令諸子次第居荊州。臨川王義慶在荊州八年，欲為之選代，為，于僞翻。其次應在南譙王義宣。帝以義宣人才凡鄙，置不用；二月，己亥，以衡陽王義季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義季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苫而耕，被，皮義翻。苫，詩廉翻。左右斥之，老父曰︰「盤于遊畋，古人所戒。夏太康以遊畋失國。周公以文王戒成王盤樂也。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柰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樂，音洛。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辭曰︰「大王不奪農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大王之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

**4**三月，魏雍州刺史葛那寇上洛，魏雍州刺史治長安。此北上洛也；南上洛寄治魏興。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葛氏改為葛氏。雍，於用翻。上洛太守鐔長生棄郡走。鐔，徐林翻。

**5**辛未，魏主還宮。

**6**楊保宗與兄保顯自童亭奔魏。保宗鎭童亭見上卷十二年。庚寅，魏主以保宗為都督隴西諸軍事、征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秦州牧、武都王，鎭上邽，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保顯為鎭西將軍、晉壽公。

**7**河西王牧犍通於其嫂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傳，遞也。以便辟得幸曰嬖。嬖，卑義翻。陸德明必計翻。李氏與牧犍之姊共毒魏公主，公主，魏主妹也。魏主遣解毒醫乘傳救之，得愈。傳，知戀翻。魏主徵李氏，牧犍不遣，厚資給，使居酒泉。

魏每遣使者詣西域，使，疏吏翻；下同。常詔牧犍發導護送出流沙。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告魏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去歲魏天子自來伐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我擒其長弟樂平王丕。』我君大喜，宣言於國。又聞可汗遣使告西域諸國，稱『魏已削弱，今天下唯我為強，若更有魏使，勿復供奉。』西域諸國頗有貳心。」復，扶又翻；下能復同。兩屬曰貳。西域旣貢奉魏，又信柔然之言，是有貳心。使還，具以狀聞。魏主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多羅還，亦言牧犍雖外脩臣禮，內實乖悖。悖，蒲內翻，又蒲沒翻。

魏主欲討之，以問崔浩。對曰︰「牧犍逆心已露，不可不誅。官軍往年北伐，雖不克獲，實無所損。戰馬三十萬匹，計在道死傷不滿八千，常歲羸死亦不減萬匹。羸，倫為翻。而遠方乘虛，遽謂衰耗不能復振。今出其不意，大軍猝至，彼必駭擾，不知所為，擒之必矣。」魏主曰︰「善！吾意亦以為然。」於是大集公卿議於西堂。魏平城太極殿有東、西堂。

弘農王奚斤等三十餘人皆曰︰「牧犍，西垂下國，雖心不純臣，然繼父位以來，職貢不乏。朝廷待以藩臣，妻以公主；妻，七細翻。今其罪惡未彰，宜加恕宥。國家新征蠕蠕，蠕，人兗翻。士馬疲弊，未可大舉。且聞其土地鹵瘠，鹹地曰鹵，墝地曰瘠。難得水草，大軍旣至，彼必嬰城固守。攻之不拔，野無所掠，此危道也。」

初，崔浩惡尚書李順，伐夏之役，浩、順有隙。順以使涼為魏主所寵待，浩愈惡之。惡，烏路翻。順使涼州凡十二返，使，疏吏翻。魏主以為能。涼武宣王數與順遊宴，沮渠蒙遜諡武宣王。數，所角翻。對其羣下時為驕慢之語；恐順泄之，隨以金寶納於順懷，順亦為之隱。亦為，于僞翻。浩知之，密以白魏主，魏主未之信。及議伐涼州，順與尚書古弼皆曰︰「自溫圉水以西至姑臧，據北史，「溫圉水」當作「溫圍」。地皆枯石，絕無水草。彼人言，『姑臧城南天梯山上，冬有積雪，深至丈餘，春夏消釋，下流成川，居民引以漑灌。』彼聞軍至，決此渠口，水必乏絕。彼人，謂涼人也。環城百里之內，環，音宦。地不生草，人馬飢渴，難以久留。斤等之議是也。」魏主乃命浩與斤等相詰難，衆無復他言，但云「彼無水草」。浩曰︰「漢書·地理志稱『涼州之畜為天下饒』，若無水草，畜何以蕃？詰，去吉翻。難，乃旦翻。復，扶又翻；下敢復同。漢書·地理志曰︰涼州土廣民稀，水草宜畜牧，故涼州之畜為天下饒。畜，許救翻，又許六翻。蕃，音繁。又，漢人終不於無水草之地築城郭，建郡縣也。且雪之消釋，僅能斂塵，何得通渠漑灌乎！此言大為欺誣矣。」欺，誑也。誣，詐也。李順曰︰「耳聞不如目見，吾嘗目見，何可共辯？」浩曰︰「汝受人金錢，欲為之遊說，謂我目不見便可欺邪！」帝隱聽，聞之，為，于僞翻。說，輸芮翻。隱聽者，隱屛而聽也。乃出見斤等，辭色嚴厲，羣臣不敢復言，唯唯而已。唯，于癸翻。

羣臣旣出，振威將軍代人伊馛言於帝馛，蒲撥翻。曰︰「涼州若果無水草，彼何以為國？衆議皆不可用，宜從浩言。」帝善之。

夏，五月，丁丑，魏主治兵於西郊；治，直之翻。六月，甲辰，發平城。使侍中宜都王穆壽輔太子晃監國，決留臺事，內外聽焉。監，工銜翻。又使大將軍長樂王稽敬、「稽敬」，北史作「嵇敬」，當從之。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紇奚氏改為嵇氏。輔國大將軍建寧王崇將二萬人屯漠南以備柔然。王將，卽亮翻。命公卿為書以讓河西王牧犍，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委贄遠迎，數，所具翻。帥，讀曰率。古者執贄以見，拜贄，首則委之於地，起則取而進之，此之謂委贄。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旣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窮城，不時悛悟，櫬，初覲翻。悛，丑緣翻。身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

**8**己酉，改封隴西王吐谷渾慕利延為河南王。

**9**魏主自雲中濟河；秋，七月，己巳，至上郡屬國城。漢置屬國於邊郡以處降胡，此屬國城，漢舊城也。班書·地理志︰上郡龜茲縣，屬國都尉治。壬午，留輜重，部分諸軍，重，直用翻。分，扶問翻。使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尚書令劉絜與常山王素為前鋒，兩道並進；驃騎大將軍樂平王丕、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後繼；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以平西將軍源賀為鄕導。鄕，讀曰嚮。

魏主問賀以取涼州方略，對曰︰「姑臧城旁有四部鮮卑，皆臣祖父舊民，禿髮傉檀據姑臧，旣而為沮渠所取，有四部鮮卑留居城外。賀，傉檀之子也。臣願處軍前，處，昌呂翻。宣國威信，示以禍福，必相帥歸命。帥，讀曰率。外援旣服，然後取其孤城，如反掌耳。」魏主曰︰「善！」

八月，甲午，永昌王健獲河西畜產二十餘萬。

河西王牧健聞有魏師，驚曰︰「何為乃爾！」用左丞姚定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柔然。遣其弟征南大將軍董來將兵萬餘人出戰於城南，來將，卽亮翻。望風奔潰。劉絜用卜者言，以為日辰不利，斂兵不追，董來遂得入城。魏主由是怒之。為魏誅劉絜張本。

丙申，魏主至姑臧，遣使諭牧犍令出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牧犍聞柔然欲入魏邊為寇，冀幸魏主東還，遂嬰城固守；其兄子祖踰城出降。魏主具知其情，乃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下三萬餘落，故魏主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復，扶又翻；下不復同。

魏主見姑臧城外水草豐饒，由是恨李順，謂崔浩曰︰「卿之昔言，今果驗矣。」自是魏主決意誅李順矣。對曰︰「臣之言不敢不實，類皆如此。」

魏主之將伐涼州也，太子晃亦以為疑。至是，魏主賜太子詔曰︰「姑臧城『章︰甲十一行本「城」下有「東」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渠流入漠中，其間乃無燥地。故有此敕，以釋汝疑。」

**10**庚子，立皇子鑠為南平王。鑠，書藥翻。

**11**九月，丙戌，河西王牧犍兄子萬年帥所領降魏。考異曰︰宋書·氐胡傳曰︰「茂虔兄子萬年為虜內應，茂虔見執。」今從後魏書。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姑臧城潰，牧犍帥其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魏主釋其縛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二十餘萬，倉庫珍寶不可勝計。使張掖王禿髮保周、保周奔魏，封張掖公，今進為王。保周，源賀之兄也。勝，音升。龍驤將軍穆羆、『章︰甲十一行本「羆」作「罷」；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驤，思將翻。安遠將軍源賀分徇諸郡，雜胡降者又數十萬。

初，牧犍以其弟無諱為沙州刺史、都督建康以西諸軍事、領酒泉太守，宜得為秦州刺史、都督丹嶺以西諸軍事、領張掖太守，丹嶺在姑臧西，卽删丹嶺。安周為樂都太守，乞伏衰滅，樂都亦為沮渠所有。樂，音洛。考異曰︰宋書「宜得」作「儀德」，「安周」作「從子豐周」，今從後魏書。從弟唐兒為敦煌太守。從，才用翻。敦，徒門翻。及姑臧破，魏主遣鎭南將軍代人奚眷擊張掖，鎭北將軍封沓擊樂部；宜得燒倉庫，西奔酒泉，安周南奔吐谷渾，封沓掠數千戶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奚眷進攻酒泉，無諱、宜得收遺民奔晉昌，遂就唐兒於敦煌。魏主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及武威、張掖皆置將守之。將，卽亮翻。

魏主置酒姑臧，謂羣臣曰︰「崔公智略有餘，吾不復以為奇。復，扶又翻。伊馛弓馬之士，而所見乃與崔公同，深可奇也。」馛善射，能曳牛卻行，走及奔馬，而性忠謹，故魏主特愛之。

魏主之西伐也，穆壽送至河上，自平城送魏主西至河。魏主敕之曰︰「吳提與牧犍相結素深，聞朕討牧犍，吳提必犯塞，柔然敕連可汗名吳提。朕故留壯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旣畢，卽發兵詣漠南，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無不克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勿違朕言！」壽頓首受命。壽雅信中書博士公孫質，以為謀主。壽、質皆信卜筮，以為柔然必不來，不為之備。質，軌之弟也。公孫軌見一百二十卷四年。

柔然敕連可汗聞魏主向姑臧，乘虛入寇，留其兄乞列歸與嵇敬、建寧王崇相拒於北鎭。北鎭，卽魏主破降高車所置六鎭也。以在平城之北，故曰北鎭。或曰，北鎭直代都北，卽懷朔鎭。自帥精騎深入，帥，讀曰率。騎，奇寄翻。至善無七介山，平城大駭，民爭走中城。走，音奏。穆壽不知所為，欲塞西郭門，塞，悉則翻。請太子避保南山，竇太后不聽而止。竇太后，卽保太后。遣司空長孫道生、征北大將軍張黎拒之於吐頹山。會嵇敬、建寧王崇擊破乞列歸於陰山之北，擒之，幷其伯父他吾無麗胡及將帥五百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斬首萬餘級。敕連聞之，遁去，追至漠南而還。

冬，十月，辛酉，魏主東還，留樂平王丕及征西將軍賀多羅鎭涼州，徙沮渠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考異曰︰十六國春秋鈔云「十萬戶」，今從後魏書。

**12**癸亥，禿髮保周帥諸部鮮卑據張掖叛魏。帥，讀曰率。

**13**十二月，乙亥，太子劭加元服，大赦。劭美鬚眉，好讀書，便弓馬，喜延賓客；好，呼到翻。喜，許記翻；下尤喜同。意之所欲，上必從之，東宮置兵與羽林等。師古曰︰羽林，宿衞之官，言其如羽之疾，如林之多也。為劭以東宮兵弒逆張本。

**14**壬午，魏主至平城，以柔然入寇，無大失亡，故穆壽等得不誅。魏主猶以妹壻待沮渠牧犍，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牧犍母卒，葬以太妃之禮；武宣王置守冢三十家。為沮渠蒙遜置守冢。

涼州自張氏以來，號為多士。永嘉之亂，中州之人士避地河西，張氏禮而用之，子孫相承，衣冠不墜，故涼州號為多士。沮渠牧犍尤喜文學，以敦煌闞駰為姑臧太守，敦，徒門翻。闞，苦濫翻。駰，音因。張湛為兵部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據此，則兵部之號起於河西。劉昺、索敞、陰興為國師助敎，金城宋欽為世子洗馬，索，昔各翻。洗，悉薦翻。趙柔為金部郞，曹魏置二十三郞，金部其一也，主財帛委輸。廣平程駿、駿從弟弘為世子侍講。從，才用翻。魏主克涼州，皆禮而用之，以闞駰、劉昺為樂平王丕從事中郞。安定胡叟，少有俊才，少，詩照翻。往從牧犍，牧犍不甚重之，叟謂程弘曰︰「貴主居僻陋之國而淫名僭禮，以小事大而心不純壹，外慕仁義而實無道德，其亡可翹足待也。吾將擇木，左傳︰衞孔文子將攻太叔疾，訪於仲尼，仲尼曰︰「甲兵之事，未之學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先集于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遂適魏。歲餘而牧犍敗。魏主以叟為先識，拜虎威將軍，賜爵始復男。按地名無始復。漢書·地理志，越巂郡有姑復縣，或者「始」字其「姑」字之誤乎！河內常爽，世寓涼州，不受禮命，魏主以為宣威將軍。河西右相宋繇從魏主至平城而卒。相，息亮翻。卒，子恤翻。

魏主以索敞為中書博士。時魏朝方尚武功，朝，直遙翻。貴遊子弟不以講學為意。鄭玄曰︰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遊，無官司者。敞為博士十餘年，勤於誘導，肅而有禮，誘，音酉。貴遊皆嚴憚之，多所成立，前後顯達至尚書、牧守者數千人。守，手又翻。常爽置館於溫水之右，水經註︰桑乾城西十里有溫湯。敎授七百餘人；爽立賞罰之科，弟子事之如嚴君。由是魏之儒風始振。高允每稱爽訓厲有方，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漢景帝末，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敎化，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才者詣京師受業博士；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由是大化。至今巴、蜀好儒雅，文翁之敎也。克，亦勝也，言文翁以柔勝而常爽以剛勝也。立敎雖殊，成人一也。」

陳留江強，寓居涼州，獻經、史、諸子千餘卷及書法，亦拜中書博士。魏延昌三年，強孫式上表曰︰「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刱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于三代，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敎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曁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母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卽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敎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為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誼，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讀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為小學元士；黃門侍郞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卽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禮、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卽前代之古文矣。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敎一端，茍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卽汝南許愼古文學之師也。後愼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郞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為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時，博古開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敎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宜；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衞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牓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愼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靜，別傲故左校令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龣、徵、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衞，音讀楚、夏，時有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眞。俗學鄙習，復加虛巧，談辨之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曰「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兔為䨲，」「神虫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敎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應元皆受學於衞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敍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臣藉六世之資，奉尊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輒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愼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複重，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詔如所請。中書，自曹魏置監、令以來，未嘗置博士，蓋拓跋氏初置是官也。魏主命崔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綜理史職；以中書侍郞高允、散騎侍郞張偉參典著作。曹魏明帝景初初，中書改置監、令，又置通事郞；及晉，改曰中書侍郞。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浩啓稱︰「陰仲逵、『章︰甲十一行本「逵」作「達」；乙十一行本同，下同；張校同。』段承根，涼土美才，請同脩國史。」皆除著作郞。仲逵，武威人；承根，暉之子也。段暉事乞伏熾磐、暮末父子。

浩集諸曆家，考校漢元以來日月薄食、五星行度，漢元，漢初也。幷譏前史之失，別為魏曆，以示高允。允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見九卷漢高帝元年考異。此乃曆術之淺事；今譏漢史而不覺此謬，恐後人之譏今猶今之譏古也。」浩曰︰「所謬云何？」允曰︰「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尾、箕，孟冬之月，日在尾；言在尾、箕者，竟一月言之也。傳，直戀翻。昏沒於申南，而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得背日而行？背，蒲妹翻。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復，如字，又扶又翻。浩曰︰「天文欲為變者，何所不可邪？」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坐者咸怪允之言，唯東宮少傅游雅曰︰東宮少傳，卽太子少傳。少，詩照翻。「高君精於曆數，當不虛也。」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衆乃歎服。允雖明曆，初不推步及為人論說，為，于僞翻。唯游雅知之。雅數意以災異問允，數，所角翻。允曰︰「陰陽災異，知之甚難；旣已知之，復恐漏泄，復，扶又翻。不如不知也。天下妙理至多，何以問此！」雅乃止。魏主問允︰「為政何先？」時魏多封禁良田，允曰︰「臣少賤，允自言其少賤也。少，詩照翻。唯知農事；若國家廣田積穀，公私有備，則饑饉不足憂矣。」帝乃命悉除田禁以賦百姓。

**15**吐谷渾王慕利延聞魏克涼州，大懼，帥衆西遁，踰沙漠。帥，讀曰率。魏主以其兄慕璝有擒赫連定之功，事見上卷八年。遣使撫諭之，使，疏吏翻。慕利延乃還故地。

**16**氐王楊難當將兵數萬寇魏上邽，將，卽亮翻；下同。秦州人多應之。東平呂羅漢說鎭將拓跋意頭曰︰「難當衆盛，今不出戰，示之以弱，衆情離沮，不可守也。」意頭遣羅漢將精騎千餘出衝難當陳，所向披靡，說，輸芮翻。陳，讀曰陣。披，普彼翻。殺其左右騎八人，難當大驚。會魏主以璽書責讓難當，璽，斯氏翻。難當引還仇池。

**17**南豐太妃司馬氏卒，故營陽王之后也。九年，帝以江夏王義恭子朗為南豐王，奉營陽王祀，以后為南豐太妃。

**18**趙廣、張尋等復謀反，伏誅。十四年，廣、尋降，至建康，復謀反。復，扶又翻；下復能、復那、不復、無復同。

**十七年**（庚辰、四四○）

**1**春，正月，己酉，沮渠無諱寇魏酒泉，元絜輕之，出城與語；壬子，無諱執絜以圍酒泉。

**2**二月，魏假通常直侍邪穎來聘。散騎常侍，秦官也。曹魏末，增置員外散騎常侍。晉武帝泰始十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常侍通直，故謂之通直散騎常侍。穎假以出使，非正官也。

**3**三月，沮渠無諱拔酒泉。

**4**夏，四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5**庚辰，沮渠無諱寇魏張掖，禿髮保周屯删丹；删丹縣，漢屬張掖郡，後分屬西郡，唐屬甘州；居延海在縣界。丙戌，魏主遣撫軍大將軍永昌王健督將討之。將，卽亮翻。

**6**司徒義康專總朝權。上羸疾積年，羸，倫為翻。心勞輒發，屢至危殆；義康盡心營奉，藥石非口所親嘗不進，或連夕不寐；內外衆事皆專決施行。性好吏職，好，呼到翻；下好於同。糾剔文案，莫不精盡。上由是多委以事，凡所陳奏，入無不可；方伯以下，並令義康選用，生殺大事，或以錄命斷之。義康錄尚書，故謂其命為錄命。斷，丁亂翻。勢傾遠近，朝野輻湊，每旦府門常有車數百乘，朝，直遙翻。乘，繩證翻。義康傾身引接，未嘗懈倦。復能強記，耳目所經，終身不忘，好於稠人廣席，標題所憶以示聰明。士之幹練者，多被意遇。懈，古隘翻。復，扶又翻；下同。好，呼到翻。被，皮義翻。嘗謂劉湛曰︰「王敬弘、王球之屬，竟何所堪！坐取富貴，復那可解！」王敬弘恬淡有重名，王球簡貴虛靜，皆以門望位八坐，不以文案關心，故義康云然。解，戶買翻。然素無學術，不識大體，朝士有才用者皆引入己府，府僚無施及忤旨者乃斥為臺官。晉、宋以來謂天朝為天臺。忤，五故翻。自謂兄弟至親，不復存君臣形迹，率心而行，曾無猜防。私置僮六千餘人，不以言臺。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噉甘，甘似橘而巨，其皮黃於橘，其味甘於橘。歎其形味並劣。義康曰︰「今年甘殊有佳者。」遣人還東府取甘，大供御者三寸。

領軍劉湛與僕射殷景仁有隙，事見上卷十二年。湛欲倚義康之重以傾之。義康權勢已盛，湛愈推崇之，無復人臣之禮，上浸不能平。湛初入朝，上恩禮甚厚。湛善論治道，諳前代故事，敍致銓理，致，極致也；理，文理也；言敍其極致，又銓次其文理也。治，直吏翻。諳，烏含翻。聽者忘疲。每入雲龍門，御者卽解駕，左右及羽儀隨意分散，不夕不出，以此為常。及晚節驅煽義康，馬方走而疾其鞭策曰驅，火方熾而鼓其氣燄曰煽。上意雖內離而接遇不改，嘗謂所親曰︰「劉班方自西還，吾與語，常視日早晚，慮其將去；比入，吾亦視日早晚，若其不去。」湛，小字班虎，故稱之為班。比，毗至翻，近也。

殷景仁密言於上曰︰「相王權重，非社稷計，宜少加裁抑！」相，息亮翻。少，詩沼翻。上陰然之。

司徒左長史劉斌，湛之宗也；斌，音彬。大將軍從事中郞王履，謐之孫也；王謐識武帝於微時，晉、宋之際，位任通顯。及主簿劉敬文、祭酒魯郡孔胤秀，皆以傾諂有寵於義康；見上多疾，皆謂「宮車一日晏駕，宜立長君。」長，知兩翻。上嘗疾篤，使義康具顧命詔，義康還省，流涕以告湛及景仁。湛曰︰「天下艱難，詎是幼主所御！」義康、景仁並不答。考異曰︰南史以為義康有此言，湛、景仁並不答。按義康雖不識大體，豈敢自為此言！湛常欲推崇義康，豈肯聞而不答！今從宋書及宋略。而胤秀等輒就尚書議曹索晉咸康末立康帝舊事，「議曹」，南史作「儀曹」，當從之。曹魏置二十三郞，儀曹其一也。立康帝事見九十七卷。索，山客翻。義康不知也；及上疾瘳，微聞之。瘳，丑留翻。而斌等密謀，欲使大業終歸義康，遂邀結朋黨，伺察禁省，伺，相吏翻。有不與己同者，必百方構陷之，又採拾景仁短長，或虛造異同以告湛。自是主、相之勢分矣。相，息亮翻。

義康欲以劉斌為丹楊尹，斌，音彬。言次，啓上陳其家貧。言未卒，卒，子恤翻。上曰︰「以為吳郡。」後會稽太守羊玄保求還，會，工外翻。義康又欲以斌代之，啓上曰︰「羊玄保求還，不審以誰為會稽？」上時未有所擬，倉猝曰︰「我已用王鴻。」自去年秋，上不復往東府。史言帝巳疏忌義康，而義康貪戀權勢，惑於附麗者，不能引退。復，扶又翻；下同。

五月，癸巳，劉湛遭母憂去職。湛自知罪釁已彰，無復全地，釁，許覲翻。謂所親曰︰「今年必敗。常日正賴口舌爭之，故得推遷耳；今旣窮毒，謂母子相訣，則人理窮而罹荼毒也。無復此望，禍至其能久乎！」考異曰︰南史云︰「湛伏甲於室，以俟上臨弔，謀又泄，竟弗之幸。」宋書無此事。按湛若謀泄，當卽伏誅，豈得尚延半歲！今從宋書。

**7**乙巳，沮渠無諱復圍張掖，不克，退保臨松。臨松郡臨松縣，當是沮渠氏所置，後宇文周廢入張掖。復，扶又翻；下同。魏主不復加討，但以詔諭之。

**8**六月，丁丑，魏皇孫濬生，大赦，改元太平眞君，取寇謙之神書云「輔佐北方太平眞君」故也。寇謙之神書見一百十九卷營陽王景平元年。

**9**太子劭詣京口拜京陵，司徒義康、竟陵王誕等並從，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自江都會之。夏，戶雅翻。

**10**秋，七月，己丑，魏永昌王健擊破禿髮保周于番禾；保周走，遣安南將軍尉眷追之。番，音盤。尉，紆勿翻。

**11**丙申，魏太后竇氏殂。

**12**壬子，皇后袁氏殂。太子劭弒逆之心萌於此矣。

**13**癸丑，禿髮保周窮迫自殺。

八月，甲申，沮渠無諱使其中尉梁偉詣魏永昌王健請降，降，戶江翻。歸酒泉郡及所虜將士元絜等。魏主使尉眷留鎭涼州。

**14**九月，壬子，葬元皇后。

**15**上以司徒彭城王義康嫌隙已著，將成禍亂，冬，十月，戊申，收劉湛付廷尉；下詔暴其罪惡，就獄誅之，幷誅其子黯、亮、儼及其黨劉斌、劉敬文、孔胤秀等八人，徙尚書庫部郞何默子等五人於廣州，曹魏置尚書二十三郞，庫部其一也。因大赦。是日，敕義康入宿，留止中書省。其夕，分收湛等；青州刺史杜驥勒兵殿內以備非常，遣人宣旨告義康以湛等罪狀。義康上表遜位，詔以義康為江州刺史，侍中、大將軍如故，出鎭豫章。

初，殷景仁臥疾五年，景仁臥疾始上卷十二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朝政大小，必以咨之；朝，直遙翻。影迹周密，莫有窺其際者。收湛之日，景仁使拂拭衣冠，左右皆不曉其意。其夜，上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景仁猶稱腳疾，以小牀輿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坐，徂臥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初，檀道濟薦吳興沈慶之忠謹曉兵，上使領隊防東掖門。劉湛為領軍，嘗謂之曰︰「卿在省歲久，比當相論。」省，謂領軍省。比，毗寐翻。謂當為之論敍也。慶之正色曰︰「下官在省十年，自應得轉，不復以此仰累！」復，扶又翻；下同。累，力瑞翻。收湛之夕，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縛袴而入，上曰︰「卿何意乃爾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江南軍制，呼長帥為隊主、軍主。隊主者，主一隊之稱；軍主者，主一軍之稱。不容緩服。」史言沈慶之有識略。上遣慶之收劉斌，殺之。

驍騎將軍徐湛之，逵之之子也，徐逵之，武帝愛壻，死於司馬楚之、魯宗之之難。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義康尤親厚，上深銜之。義康敗，湛之被收，罪當死。其母會稽公主，於兄弟為長嫡，被，皮義翻。會，工外翻。長，知兩翻。素為上所禮，家室大小，必咨而後行。高祖微時，嘗自於新洲伐荻，有納布衫襖，納，與衲同。臧皇后手所作也；旣貴，以付公主曰︰「後世有驕者不節，可以此衣示之。」至是，公主入宮見上，號哭，不復施臣妾之禮，以錦囊盛納衣擲地號，戶高翻。盛，時征翻。曰︰「汝家本貧賤，此是我母為汝父所作；為，于僞翻；下右為、嘗為同。今日得一飽餐，遽欲殺我兒邪！」上乃赦之。

吏部尚書王球，履之叔父也，以簡淡有美名，為上所重。履性進利，言履務進而好利也。深結義康及湛；球履戒之，不從。誅湛之夕，履徒跣告球，跣，先典翻。球命左右為取履，先溫酒與之，謂曰︰「常日語汝云何？」語，牛倨翻。履怖懼不得答，怖，普布翻。球徐曰︰「阿父在，汝亦何憂！」江南人士呼叔父、伯父為阿父，亦為伯父、叔父者以自呼。阿，烏葛翻。上以球故，履得免死，廢於家。據南史，帝初為宜都王，以球為友，簡淡見重，蓋素知之也。

義康方用事，人爭求親暱，暱，尼質翻。唯司徒主簿江湛早能自疏，求出為武陵內史。檀道濟嘗為其子求婚於湛，湛固辭；道濟因義康以請之，湛拒之愈堅，故不染於二公之難。難，乃旦翻。上聞而嘉之。湛，夷之子也。江夷嚮用於元嘉之初。

彭城王義康停省十餘日，見上奉辭，便下渚；上惟對之慟哭，餘無所言，上遣沙門慧琳視之，義康曰︰「弟子有還理不？」不，讀曰否。慧琳曰︰「恨公不讀數百卷書！」

初，吳興太守謝述，裕之弟也。謝裕見一百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累佐義康，數有規益；早卒。義康鎭江陵，述為驃騎長史、南郡太守；義康入相，又為司徒左長史。數，所角翻。義康將南，將自建康南徙豫章。歎曰︰「昔謝述惟勸吾退，劉班惟勸吾進；今班存而述死，其敗也宜哉！」上亦曰︰「謝述若存，義康必不至此。」

以征虜司馬蕭斌為義康諮議參軍，領豫章太守，事無大小，皆以委之。斌，摹之之子也。蕭摹之見上卷十二年。使龍驤將軍蕭承之將兵防守。驤，思將翻。之將，卽亮翻。義康左右愛念者，並聽隨從；從，才用翻。資奉優厚，信賜相係，朝廷大事皆報示之。

久之，上就會稽公主宴集，甚懽；主起，再拜叩頭，悲不自勝。勝，音升。上不曉其意，自起扶之。主曰︰「車子歲暮必不為陛下所容，今特請其命。」義康，小字車子。因慟哭，上亦流涕，指蔣山曰︰「必無此慮。若違今誓，便是負初寧陵。」高祖葬初寧陵，在蔣山。卽封所飲酒賜義康，幷書曰︰「會稽姊飲宴憶弟，所飲酒今封送。」故終主之身，義康得無恙。恙，余亮翻。

臣光曰︰文帝之於義康，友愛之情，其始非不隆也；終於失兄弟之歡，虧君臣之義。迹其亂階，正由劉湛權利之心無有厭已。厭，於鹽翻。詩云︰「貪人敗類，」芮良夫桑柔之詩。敗，補邁翻。其是之謂乎！

**16**徵南兗州刺史江夏王義恭為司徒、錄尚書事。戊寅，以臨川王義慶為南兗州刺史；殷景仁為揚州刺史，僕射、吏部尚書如故。義恭懲彭城之敗，雖為總錄，奉行文書而已，上乃安之。彭城，義康也。上年給相府錢二千萬，他物稱此；相，息亮翻。稱，尺證翻。而義恭性奢，用常不足，上又別給錢，年至千萬。

**17**十一月，丁亥，魏主如山北。

**18**殷景仁旣拜揚州，羸疾遂篤，羸，倫為翻。上為之敕西州道上不得有車聲；為，于僞翻。揚州治所在建康臺城西，故謂之西州。宋白曰︰秣陵縣，秦屬鄣郡。丹楊圖云︰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武帝元封二年，改鄣郡為丹楊郡，置揚州刺史，理秣陵，西州橋、冶城之間是其理處。劉繇為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為西州。癸丑，卒。卒，子恤翻。

十二月，癸亥，以光錄大夫王球為僕射。戊辰，以始興王濬為揚州刺史。時濬尚幼，州事悉委後軍長史范曄、主簿沈璞。曄，泰之子；璞，林子之子也。范泰為高祖所賞愛。林子從高祖為將有功。曄尋遷左衞將軍，以吏部郞沈演之為右衞將軍，對掌禁旅；又以庾炳之為吏部郞，俱參機密。演之，勁之曾孫也。沈勁守死於洛陽，以雪父充為逆之罪。

曄有雋才，而薄情淺行，數犯名敎，為士流所鄙。行，下孟翻。數，所角翻。性躁競，自謂才用不盡，常怏怏不得志。為後范曄謀亂張本。吏部尚書何尚之言於帝曰︰「范曄志趨異常，趨，與趣同，七著翻。請出為廣州刺史；若在內釁成，不得不加鈇鉞，鈇鉞亟行，釁，許覲翻。亟，區記翻。非國家之美也。」帝曰︰「始誅劉湛，復遷范曄，復，扶又翻；下復稱同。人將謂卿等不能容才，朕信受讒言；但共知其如此，無能為害也。」

**19**是歲，魏寧南將軍王龍卒，呂玄伯留守其墓，終身不去。慧龍不殺玄伯，見上卷八年。

**20**魏主欲以伊馛為尚書，封郡公，馛辭曰︰「尚書務殷，公爵至重，非臣年少愚近所宜膺受。」馛，蒲撥翻。少，詩照翻。帝問其所欲，對曰︰「中、祕二省多諸文士，中、祕，謂中書省、祕書省也。若恩矜不已，請參其次。」帝善之，以為中護軍將軍、祕書監。

**21**大秦王楊難當復稱武都王。十三年，難當自稱大秦王。

**十八年**（辛巳、四四一）

**1**春，正月，癸卯，魏以沮渠無諱為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

**2**彭城王義康至豫章，辭刺史，辭江州刺史也。甲辰，以義康都督江、交、廣三州諸軍事。前龍驤參軍巴東扶令育詣闕上表，驤，思將翻。扶，姓也。稱︰「昔袁盎諫漢文帝曰︰『淮南王若道路遇霜露死，陛下有殺弟之名。』文帝不用，追悔無及。見十四卷文帝六年。彭城王義康，先朝之愛子，朝，直遙翻。陛下之次弟，若有迷謬之愆，正可數之以善惡，數，所具翻。導之以義方，柰何信疑似之嫌，一旦黜削，遠送南垂！草萊黔首，皆為陛下痛之。為，于僞翻；下竊為同。廬陵往事，足為龜鑑。見百二十卷元年。恐義康年窮命盡，奄忽于南，臣雖微賤，竊為陛下羞之。陛下徒知惡枝之宜伐，豈知伐枝之傷樹！伏願亟召義康返于京甸，兄弟協和，君臣輯睦，則四海之望塞，多言之路絕矣。塞，悉則翻。何必司徒公、揚州牧然後可以置彭城王哉。若臣所言於國為非，請伏重誅以謝陛下。」表奏，卽收付建康獄，賜死。

裴子野論曰︰夫在上為善，若雲行雨施，施，式智翻。萬物受其賜；及其惡也，若天裂地震，萬物所驚駭，其誰弗知，其誰弗見！豈戮一人之身，鉗一夫之口，所能攘逃，所能弭滅哉？是皆不勝其忿怒而有增於疾疹也。勝，音升。疹，丑刃翻。以太祖之含弘，尚掩耳於彭城之戮；自斯以後，誰易由言！鄭玄曰︰由，用也。易，以豉翻。有宋累業，罕聞直諒，豈骨骾之氣，俗愧前古？抑時王刑政使之然乎？張約隕於權臣，事見百二十卷元年。扶育斃於哲后，宋之鼎鑊，吁，可畏哉！

**3**魏新興王俊荒淫不法，三月，庚戌，降爵為公。俊母先得罪死，俊積怨望，有逆謀；事覺，賜死。

**4**辛亥，魏賜郁久閭乞列歸為朔方王，沮渠萬年為張掖王。十六年，魏擒乞列歸，沮渠萬年亦以是年以姑臧降魏。

**5**夏，四月，沮渠唐兒叛沮渠無諱；無諱留從弟天周守酒泉，從，才用翻。與弟宜得引兵擊唐兒，唐兒敗死。魏以無諱終為邊患，庚辰，遣鎭南將軍奚眷擊酒泉。

**6**秋，八月，辛亥，魏遣散騎侍郞張偉來聘。

**7**九月，戊戌，魏永昌王健卒。

**8**冬，十一月，戊子，王球卒。己亥，以丹楊尹孟顗為尚書僕射。顗，魚豈翻。

**9**酒泉城中食盡，萬餘口皆餓死，沮渠天周殺妻以食戰士。食，祥吏翻。庚子，魏奚眷拔酒泉，獲天周，送平城，殺之。沮渠無諱乏食，且畏魏兵之盛，乃謀西度流沙，遣其弟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欲降，鄯，上善翻。降，戶江翻。會魏使者至，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克，退保東城。鄯善國之東城也。

**10**氐王楊難當傾國入寇，謀據蜀土，遣其建忠將軍苻沖出東洛以禦涼州兵；五代志︰義城郡景谷縣，舊白水縣也，後周省東洛郡入焉。余據白水縣，漢屬廣漢，晉屬梓潼，時屬晉壽，則東洛在晉壽界也。梁、秦二州刺史劉眞道擊沖，斬之。眞道，懷敬之子也。劉懷敬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難當攻拔葭萌，獲晉壽太守申坦，遂圍涪城；涪，音浮。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道錫嬰城固守，難當攻之十餘日，不克，乃還。道錫，道產之弟也。十二月，癸亥，詔龍驤將軍裴方明等帥甲士三千人，又發荊、雍二州兵以討難當，皆受劉眞道節度。裴方明，益州之良將也。程道養，趙廣之亂屢有戰功，故用之。為明年平仇池張本。驤，思將翻。帥，讀曰率。雍，於用翻。考異曰︰氐胡傳作「十九年，正月，遣方明等。」今從帝紀。

**11**晉寧太守爨松子反，寧州刺史徐循討平之。晉惠帝永安二年，分建寧西七縣為益州郡，至懷帝，更名晉寧郡。

**12**天門蠻田向求等反，破漊中；沈約曰︰漊中縣，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疑是吳立，屬天門郡。漊，郞侯翻。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遣行參軍曹孫念討破之。

**13**魏寇謙之言於魏主曰︰「今陛下以眞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帝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四

## 宋紀六起玄黓敦牂（壬午），盡柔兆閹茂（丙戌），凡五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中

**元嘉十九年**（壬午、四四二）

**1**春，正月，甲申，魏主備法駕，詣道壇受符籙，旗幟盡青。自是每帝卽位皆受籙。此所受者，今道士所謂法籙也。隋志曰︰道士受道之法，初受五千文籙，次受三洞籙，次受洞玄籙，次受上清籙。籙皆素書，紀諸天曹官屬佐吏之名。又有諸符錯在其間，文章詭怪，世所不識。籙，龍玉翻。謙之又奏作靜輪宮，水經註︰靜輪宮在道壇東北，道壇在平城東灅水之左。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勸帝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道殊，卑高定分，分，扶問翻。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虛耗府庫，疲弊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必如謙之所言，請因東山萬仞之高，謂平城之東山也。為功差易。」易，以豉翻。帝不從。

**2**夏，四月，沮渠無諱將萬餘家，棄敦煌西就沮渠安周。未至，鄯善王比龍畏之，將其衆奔且末，沮，子余翻。將，卽亮翻。敦，徒門翻。鄯，上扇翻。且末，漢故國，在鄯善西，去代八千三百二十里。且，子餘翻。其世子降於安周。降，戶江翻。無諱遂據鄯善，其士卒經流沙渴死者太半。

李寶自伊吾帥衆二千入據敦煌，帥，讀曰率。繕脩城府，安集故民。

沮渠牧犍之亡也，見上卷十六年。犍，居言翻。涼州人闞爽據高昌，自稱太守。唐契為柔然所逼，擁衆西趨高昌，闞，苦濫翻。守，手又翻。趨，七喻翻。欲奪其地。柔然遣其將阿若追擊之，契敗死。營陽王景平元年，契與李寶同奔伊吾。契弟和收餘衆奔車師前部王伊洛。時沮渠安周屯橫截城，和攻拔之，又拔高寧、白力二城，李延壽曰︰高昌國有四十六鎭，交河、田地、高寧、白刃、橫截等；餘不具載。「白力」，當作「白刃」。遣使請降於魏。使，疏吏翻。

**3**甲戌，上以疾愈，大赦。

**4**五月，裴方明等至漢中，與劉眞道等分兵攻武興、下辯、白水，皆取之。「下辯」，漢書作「下辨」。並，音皮莧翻。楊難當遣建節將軍符弘祖守蘭皋，元豐九域志︰階州將利縣有蘭皋鎭。按五代志，將利縣，後魏武興郡之石門縣也。蕭子顯曰︰武興西北有蘭皋戍，去仇池二百里。「符」，恐當作「苻」；楊氏、苻氏，皆氐種也。使其子撫軍大將軍和將重兵為後繼。方明與弘祖戰于濁水，濁水城在上祿縣東南，武街城西北。酈道元曰︰濁水卽白水也。武街城故下辨縣治。大破之，斬弘祖；和退走，追至赤亭，又破之。難當奔上邽；獲難當兄子建節將軍保熾。難當以其子虎為益州刺史，守陰平，聞難當走，引兵還，至下辨；方明使其子肅之邀擊之，擒虎，送建康，斬之；仇池平。以輔國司馬胡崇之為北秦州刺史，鎭其地；立楊保熾為楊玄後，使守仇池。楊難當廢玄子保宗而自立，見一百二十一卷六年。魏人遣中山王辰迎楊難當詣平城。秋，七月，以劉眞道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裴方明為梁、南秦二州刺史；方明辭不拜。考異曰︰眞道傳，此事在胡崇之沒後；氐胡傳，崇之沒在明年二月；卽眞道傳誤。

丙寅，魏主使安西將軍古弼考異曰︰宋·索虜傳作「吐奚愛弼」，氐胡傳作「吐奚弼」，蓋其舊姓。今從後魏書。督隴右諸軍及殿中虎賁賁，音奔。與武都王楊保宗自祁山南入，保宗奔魏見上卷十六年。征西將軍漁陽皮豹子與琅邪王司馬楚之督關中諸軍自散關西入，俱會仇池。又使譙王司馬文思督洛、豫諸軍南趨襄陽，營陽王景平二年，魏取河南，置洛州於洛陽，豫州於虎牢。趨，七喻翻；下同。征南將軍刁雍東趨廣陵，雍，於容翻。移書徐州，稱為楊難當報仇。為，于僞翻。

**5**甲戌晦，日有食之。

**6**唐契之攻闞爽也，考異曰︰宋·氐胡傳作「闕爽」。今從後魏書。爽遣使詐降於沮渠無諱，欲與之共擊契。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八月，無諱將其衆趨高昌；比至，將，卽亮翻；下同。比，必利翻，及也。契已死，爽閉門拒之。九月，無諱將衞興奴夜襲高昌，屠其城，考異曰︰宋書，「衞興奴」作「衞尞」，今從後魏書。爽奔柔然。無諱據高昌，遣其常侍氾雋奉表詣建康。氾，音凡。詔以無諱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河西王。考異曰︰宋·本紀，封爵在六月，傳在九月末。今從傳。

**7**冬，十月，己卯，魏立皇子伏羅為晉王，翰為秦王，譚為燕王，建為楚王，余為吳王。

**8**甲申，柔然遣使詣建康。

**9**十二月，辛巳，魏襄城孝王盧魯元卒。

**10**丙申，詔魯郡脩孔子廟及學舍，蠲墓側五戶課役以供灑掃。灑，所賣翻，又所買翻。掃，素報翻，又蘇老翻。

**11**李寶遣其弟懷達、子承奉表詣平城；魏人以寶為都督西垂諸軍事、遠邊曰垂。鎭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沙州牧、敦煌公，敦，徒門翻。四品以下聽承制假授。

**12**雍州刺史晉安襄侯劉道產卒。道產善為政，民安其業，大小豐贍，由是民間有襄陽樂歌。雍，於用翻。贍，時豔翻。卒，子恤翻。樂，音洛。山蠻前後不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蠻追送至沔口。未幾，羣蠻大動，道產卒未幾而羣蠻作亂，後之人不能容養之也。沔，彌兗翻。幾，居豈翻。征西司馬朱脩之討之，不利；詔建威將軍沈慶之代之，殺虜萬餘人。

**13**魏主使尚書李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順受賄，品第不平。是歲，涼州人徐桀告之，魏主怒，且以順保庇沮渠氏，面欺誤國，事見上卷十六年。賜順死。

**二十年**（癸未、四四三）

**1**春，正月，魏皮豹子進擊樂鄕，將軍王奐之等敗沒。魏軍進至下辯，將軍強玄明等敗死。強，其兩翻。二月，胡崇之與魏戰於濁水，崇之為魏所擒，餘衆走還漢中。將軍姜道祖兵敗，降魏，降，戶江翻。魏遂取仇池。楊保熾走。

**2**丙午，魏主如恆山之陽；恆，戶登翻。三月，庚申，還宮。

**3**壬戌，烏洛侯遣使如魏。烏洛侯國在地豆干國北，去代四千五百餘里。地豆干在室韋西千餘里，室韋當勿吉之北，勿吉在高麗之北，則烏洛侯東夷也。使，疏吏翻。初，魏之居北荒也，鑿石無廟，在烏洛侯西北，以祀其先，高七十尺，深九十步。度高曰高，音居號翻。度深曰深，音式禁翻。及烏洛侯使者至魏，言石廟具在，魏主遣中侍郞李敞詣石廟致祭，刻祝文於壁而還，去平城四千餘里。

**4**魏河間公齊與武都王楊保宗對鎭雒谷，雒谷，卽駱谷，北史作「駱」。保宗弟文德說保宗，令閉險自固以叛魏。說，輸芮翻。或以告齊，夏，四月，齊誘執保宗，送平城，殺之。前鎭東司苻達、「司」上當有「軍」字；否則「司」下當有「馬」字。『章︰十二行本「司」下正有「馬」字；孔本同；張校同。』征西從事中郞任朏等苻達等皆楊氏官屬也。任，音壬。朏，敷尾翻。遂舉兵立楊文德為主，據白崖，今大安軍東北八十里有白崖。大安軍，古葭萌地也。考異曰︰宋·氐胡傳云︰「拓跋齊聞兵起，遁走，達追擊斬齊，因據白崖。」按後魏·河間公齊傳云︰「文德求援於宋，宋遺房亮之、苻昭、啖龍等帥衆助文德，斬龍，禽亮之，氐遂平，以功拜內都大官，卒。」然則宋書誤也。分兵取諸戍，進圍仇池，自號征西將軍、秦·河·梁三州牧、仇池公。考異曰︰宋書在三月；魏書在四月，今從之。

**5**甲午，立皇子誕為廣陵王。

**6**丁酉，魏大赦。

**7**己亥，魏主如陰山。

**8**五月，魏古弼發上邽、高平、岍城諸軍擊楊文德，「岍城」，意當作「汧城」。汧，口堅翻。文德退走。皮豹子督關中諸軍至下辯，聞仇池解圍，欲還；弼遣人謂豹子曰︰「宋人恥敗，必將復來。復，扶又翻。軍還之後，再舉為難，不如練兵蓄力以待之。不出秋冬，宋師必至；以逸待勞，無不克矣。」豹子從之。魏以豹子為仇池鎭將。

楊文德遣使來求援。使，疏吏翻。秋，七月，癸丑，詔以文德為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雍，於用翻。文德屯葭蘆城，五代志︰武都郡盤堤縣，西魏之南五部縣也。魏又置武陽郡及茄蘆縣，後周皆倂入盤堤。祝穆曰︰盤池山在階州福津縣東南七十里。郡縣志︰魏將鄧艾與蜀將姜維相持於此，置茄蘆戍，後於此置縣。以任朏為左司馬；武都、陰平氐多歸之。

**9**甲子，前雍州刺史劉眞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減匿金寶及善馬，下獄死。宋人捨功錄過，自戮良將，宜其為魏人所窺。下，遐稼翻。

**10**九月，辛巳，魏主如漠南。甲辰，捨輜重，重，直用翻。以輕騎襲柔然，騎，奇寄翻；下同。分軍為四道︰樂安王範、建寧王崇各統十五將出東道，樂平王丕督十五將出西道，魏主出中道，中山王辰督十五將為後繼。將，卽亮翻。

魏主至鹿渾谷，鹿渾谷卽鹿渾海之谷也，本高車袁紇部所居，其地直平城西北，其東卽弱洛水。遇敕連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太子晃言於魏主曰︰「賊不意大軍猝至，宜掩其不備，速進擊之。」尚書令劉絜固諫，以為「賊營中塵盛，其衆必多，出至平地，恐為所圍，不如須諸軍大集，須，待也。然後擊之」。晃曰︰「塵之盛者，由軍士驚怖擾亂故也，怖，普布翻。何得營上而有此塵乎！」魏主疑之，不急擊。柔然遁去，追至石水，不及而還。石水在頞根河北。還，從宣翻，又如字。旣而獲柔然候騎曰︰「柔然不覺魏軍至，上下惶駭，引衆北走，經六七日，知無追者，乃始徐行。」魏主深恨之。為魏誅劉絜、中山王辰等張本。自是軍國大事，皆與太子謀之。

司馬楚之別將兵督軍糧，鎭北將軍封沓亡降柔然，說柔然令擊楚之以絕軍食。降，戶江翻。說，輸芮翻。俄而軍中有告失驢耳者，諸將莫曉其故，楚之曰︰「此必賊遣姦人入營覘伺，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伺，相吏翻。割驢耳以為信耳。賊至不久，宜急為之備。」乃伐柳為城，以水灌之令凍；城立而柔然至，冰堅滑，不可攻，乃散走。

**11**十一月，將軍姜道盛與楊文德合衆二萬攻魏濁水戍，魏皮豹子、河間公齊救之，道盛敗死。

甲子，魏主還，至朔方，詔令皇太子副理萬機，總統百揆。考異曰︰宋·索虜傳︰「晃與大臣崔氏、寇氏不睦，崔、寇譖之。玄高道人有道術，晃使祈福，七日七夜。佛貍夢其祖父並怒，手刃向之曰︰『汝何故信讒，欲害太子！』佛貍驚覺，下僞詔曰︰『王者大業，篡承為重，儲宮嗣紹，百王舊例。自今以往，事無巨細，必經太子然後上聞。』」事節小異，今從後魏書。且曰︰「諸功臣勤勞日久，皆當以爵歸第，隨時朝請，饗宴朕前，論道陳謨而已，不宜復煩以劇職；朝，直遙翻。復，扶又翻。更舉賢俊以備百官。」十二月，丁『章︰十二行本「丁」作「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卯，魏主還平城。自伐柔然還也。

**二十一年**（甲申、四四四）

**1**春，正月，己亥，帝耕藉田，大赦。藉，秦昔翻。考異曰︰宋略「辛酉，藉田，大赦」下有「戊午」，又有「辛酉」，誤也。今從宋書。

**2**壬寅，魏太子始總百揆，命侍中·中書監穆壽、司徒崔浩、侍中張黎、古弼輔太子決庶政，上書者皆稱臣，儀與表同。

古弼為人，忠愼質直；嘗以上谷苑囿太廣，乞減太半以賜貧民，入見魏主，欲奏其事。據北史·古弼傳︰「時上谷人上書，言苑囿過度，人無田業，宜減太半以賜貧者。」蓋上谷距代都甚遠，魏未嘗置苑囿於其地。而道武帝起鹿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十里。天興六年，幸南平城，規度灅南夏屋山背黃瓜堆以建新邑。至天賜三年，遂築灅南宮闕，引溝穿池，廣苑囿，所謂太廣者此也，不在上谷。當以北史為正。見，賢遍翻。帝方與給事中劉樹圍碁，志不在弼；弼侍坐良久，不獲陳聞。坐，徂臥翻。忽起，捽樹頭，捽，昨沒翻。掣下牀，搏其耳，毆其背，掣，尺列翻。毆，烏口翻。曰︰「朝廷不治，實爾之罪！」治，直之翻。帝失容，捨碁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置之！」弼具以狀聞，帝皆可其奏。弼曰︰「為人臣無禮至此，其罪大矣。」出詣公車，免冠徒跣請罪。帝召入，謂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蹶而築之，蜀註曰︰跛蹇而顚蹶也。端冕而事之，神降之福。然則卿有何罪！其冠履就職。茍可以利社稷，便百姓者，竭力為之，勿顧慮也。」

太子課民稼穡，使無牛者借人牛以耕種，而為之芸田以償之，為，于僞翻。凡耕種二十二畝而芸七畝，大略以為是率。使民各標姓名於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飲酒遊戲者。於是墾田大增。

**3**戊申，魏主詔︰「王、公以下至庶人，有私養沙門、巫覡於家者，男曰巫，女曰覡。覡，刑狄翻。皆遣詣官曹；過二月十五日不出，沙門、巫覡死，主人門誅。」門誅者，闔門盡誅之。庚戌，又詔︰「王、公、卿、大夫之子皆詣太學，其百工、商賈之子，當各習父兄之業，賈，音古。毋得私立學校；校，戶敎翻。違者，師死，主人門誅。」

**4**二月，辛未，魏中山王辰、內都坐大官薛辨、魏置中都大官、外都大官、都坐大官，皆掌折獄，謂之三都。坐，徂臥翻。尚書奚眷等八將將，卽亮翻；下同。坐擊柔然後期，斬於都南。

初，魏尚書令劉絜，久典機要，宋高祖永初末，魏明元帝寢疾，魏主監國，劉絜與古弼等選侍東宮，對綜機要，至是二十餘年矣。恃寵自專，魏主心惡之。惡，烏路翻。及將襲柔然，絜諫曰︰「蠕蠕遷徙無常，前者出師，勞而無功，絜之言蓋指太延四年魏主伐柔然至白阜時也。蠕，人兗翻。不如廣農積穀以待其來。」崔浩固勸魏主行，魏主從之。絜恥其言不用，欲敗魏師；敗，補邁翻。魏主與諸將期會鹿渾谷，絜矯詔易其期。帝至鹿渾谷『章︰十二行本「谷」下有「欲擊柔然，絜諫止之，使待諸將。帝留鹿渾谷」十七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六日，諸將不至，柔然遂遠遁，追之不及。軍還，經漠中，糧盡，士卒多死。絜陰使人驚魏軍，勸帝委軍輕還，帝不從。絜以軍出無功，請治崔浩之罪。治，直之翻；下同。帝曰︰「諸將失期，遇賊不擊，浩何罪也！」浩以絜矯詔事白帝，帝至五原，收絜，囚之。帝之北行也，絜私謂所親曰︰「若車駕不返，吾當立樂平王。」絜聞尚書右丞張嵩家有圖讖，問曰︰「劉氏應王，繼國家後，吾有姓名否？」嵩曰︰「有姓無名。」帝聞之，命有司窮治，索嵩家，得讖書。索，山客翻。事連南康公狄鄰，絜、嵩、鄰皆夷三族，死者百餘人。絜在勢要，好作威福，好，呼到翻。諸將破敵，所得財物皆與絜分之。旣死，籍其家，財巨萬，帝每言之則切齒。

癸酉，樂平戾王丕以憂卒。初，魏主築白臺，高二百餘尺。魏主嗣泰常二年秋七月乙酉，起白臺於平城南，高二十丈。丕夢登其上，四顧不見人，命術士董道秀筮之，道秀曰︰「大吉。」丕默有喜色。及丕卒，道秀亦坐棄市。高允聞之，曰︰「夫筮者當依附爻象，勸以忠孝。漢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蓍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王之問道秀也，道秀宜曰︰『窮高為亢。易曰︰「亢龍有悔，」又曰︰「高而無民，」易·乾上九及文言之辭。亢，苦浪翻。皆不祥也，王不可以不戒。』如此，則王安於上，身全於下矣。道秀反之，宜其死也。」

**5**庚辰，魏主幸廬。自南、北國分治，人主所至，例不書幸，此必誤也。

**6**己丑，江夏王義恭進位太尉，領司徒。夏，戶雅翻。

**7**庚寅，以侍中、領右衞將軍沈演之為中領軍，左衞將軍范曄為太子詹事。

**8**辛卯，立皇子宏為建平王。

**9**三月，甲辰，魏主還宮。

**10**癸丑，魏主遣司空長孫道生鎭統萬。長，知兩翻。

**11**夏，四月，乙亥，魏侍中、太宰、陽平王杜超為帳下所殺。

**12**六月，魏北部民殺立義將軍衡陽公莫孤，帥五千餘落北走，遣兵追擊之，至漠南，殺其渠帥，餘徙冀、相、定三州為營戶。杜佑曰︰魏道武天興中，詔採漏戶，令輸綸綿。自後諸逃戶占為紬繭羅縠者甚衆，於是雜營戶率徧於天下，不隸守宰，賦役不同；景穆皇帝一切罷之，以屬郡縣。孤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相，息亮翻。

**13**吐谷渾王慕利延兄子緯世與魏使者謀降魏，緯世，卽阿柴之長子緯代也，北史避唐太宗諱，改「世」為「代」。使，疏吏翻。降，戶江翻。慕利延殺之。是月，緯世弟叱力延等八人奔魏，魏以叱力延為歸義王。

**14**沮渠無諱卒，沮，子余翻。弟安周代立。

**15**魏入中國以來，雖頗用古禮祀天地、宗廟、百神，而猶循其舊俗，所祀胡神甚衆。崔浩請存合於祀典者五十七所，其餘複重及小神悉罷之。重，直龍翻。魏主從之。

**16**秋，七月，癸卯，魏東雍州刺史沮渠秉謀反，伏誅。隋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後周改曰絳州。雍，於用翻。

**17**八月，乙丑，魏主畋于河西，尚書令古弼留守。守，手又翻。詔以肥馬給獵騎，弼悉以弱者給之。帝大怒曰︰「筆頭奴敢裁量朕！騎，奇寄翻。量，音良。朕還臺，先斬此奴！」弼頭銳，故帝常以筆目之。弼官屬惶怖，恐幷坐誅，怖，普布翻。弼曰︰「吾為人臣，不使人主盤于遊畋，盤，樂也。其罪小；不備不虞，乏軍國之用，其罪大。今蠕蠕方強，南寇未滅，吾以肥馬供軍，弱馬供獵，為國遠慮，為，于僞翻。雖死何傷！且吾自為之，非諸君之憂也。」帝聞之，歎曰︰「有臣如此，國之寶也。」賜衣一襲，衣一稱為一襲，猶今言一副衣服也。馬二匹，鹿十頭。

他日，魏主復畋於山北，山北，平城北山之北。復，扶又翻。獲糜鹿數千頭。詔尚書發車五百乘以運之。觀下載弼表，蓋發民車也。乘，繩證翻。詔使已去，魏主謂左右曰︰「筆公必不與我，汝輩不如以馬運之。」遂還。行百餘里，得弼表曰︰「今秋穀懸黃，麻菽布野，豬鹿竊食，鳥鴈侵費，風雨所耗，朝夕三倍。言夕之所收，較於朝之所收得失三倍，收穫不可以不速，載糜鹿猶可緩。乞賜矜緩，使得收載。」帝曰︰「果如吾言，筆公可謂社稷之臣矣！」

**18**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高濟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19**戊辰，以荊州刺史衡陽王義季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以南譙王義宣為荊州刺史。初，帝以義宣不才，故不用，會稽公主屢以為言，帝不得已用之。會稽公主，高祖長女，帝深加禮敬，家事大小必咨之。會，工外翻。先賜中詔敕之曰︰「師護以在西久，詔自中出，不經門下者，謂之中詔，今之手詔是也。敕，戒也。義季，小字師護。比表求還，比，毗至翻，頻也。今欲聽許，以汝代之。師護雖無殊績，絜己節用，絜，與潔同。通懷期物，不恣羣下，聲著西土，為土庶所安，論者乃未議遷之。今之回換，更為汝與師護年時一輩，為，于僞翻。欲各試其能。汝往，脫有一事減之者，旣於西夏交有巨礙，江左六朝以荊楚為西夏。夏，戶雅翻。遷代之譏，必歸責於吾矣。言遷代之際，所任非人也。此事亦易勉耳，無為使人復生評論也！」易，以豉翻。復，扶又翻。義宣至鎭，勤自課厲，事亦脩理。

**20**庚辰，會稽長公主卒。長，知兩翻。卒，子恤翻。

**21**吐谷渾叱力延等請師於魏以討吐谷渾王慕利延，魏主使晉王伏羅督諸軍擊之。

**22**九月，甲辰，以沮渠安周為都督涼·河·沙三州諸軍事、涼州刺史、河西王。

**23**丁未，魏主如漠南，將襲柔然，柔然敕連可汗遠遁，乃止。敕連尋卒，子吐賀眞立，號處羅可汗。魏收曰︰處羅，魏言唯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24**魏晉王伏羅至樂都，樂，音洛。引兵從間道襲吐谷渾，間，古莧翻。至大母橋。吐谷渾王慕利延大驚，逃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奔河西；魏軍斬首五千餘級。慕利延從弟伏念等帥萬三千落降於魏。慕利延背阿柴折箭之誡，使之招引外寇，至於衆叛親離，固其宜也。從，才用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25**冬，十月，己卯，以左軍將軍徐瓊為兗州刺史，大將軍參軍申恬為冀州刺史。徙兗州鎭須昌，沈約曰︰武帝定河南，以兗州治滑臺，文帝元嘉十三年治鄒山，又寄治彭城；此又自彭城徙須昌也。冀州鎭歷下。歷下，卽歷城。恬，謨之弟也。

**26**十二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丙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魏主還平城。

**27**是歲，沙州牧李寶入朝于魏，魏人留之，以為外都大官。為李氏貴盛張本。朝，直遙翻。

**28**太子率更令何承天撰元嘉新曆，表上之。更，工衡翻。上，時掌翻；下所上同。以月食之衝知日所在。日與月對衝，光相揜而知之。又以中星檢之，知堯時冬至日在須女十度，此以堯典「日短星昂」推之。今在斗十七度。又測景校二至，差三日有餘，此亦用周禮測日至之景之法也。知今之南至日應在斗十三四度。於是更立新法，冬至徙上三日五時，日之所在，移舊四度。又月有遲疾，前曆合朔，月食不在朔望；「月食」上當有「日」字。今皆以贏縮定其小餘，以正朔望之日。「贏」或作「盈」。曆法有大餘、小餘。史記·曆書曰︰大餘者，日也；小餘者，月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日行一度，十二月而一周天。歲十二月，凡三百五十四日，以六除之，五六三百日，餘五十四日為大餘。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以六甲除之，六六三百六十，餘五為大餘，小餘卽四分之一未滿日之分數也。其分，每滿三十二則成一日。蓋奇日為大餘，奇分為小餘，積而成閏也。詔付外詳之。太史令錢樂之等奏，皆如承天所上，唯月有頻三大，頻二小，比舊法殊為乖異，謂宜仍舊。詔可。

**二十二年**（乙酉、四四五）

**1**春，正月，辛卯朔，始行新曆。初，漢京房以十二律中呂上生黃鍾，不滿九寸，更演為六十律。中，讀曰仲。更，工衡翻；下同。錢樂之復演為三百六十律，復，扶又翻。日當一管。何承之立議，以為上下相生，三分損益其一，蓋古人簡易之法，易，以豉翻。猶如古曆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也。而京房不悟，謬為六十，乃更設新律，林鍾長六寸一釐，則從中呂還得黃鍾，十二旋宮，聲韻無失。長，直亮翻。中，讀曰仲。律曆志︰黃鍾律九寸；三分損一，下生林鍾，律六寸；三分林鍾益一，上生太簇；三分太簇損一，下生南呂；三分南呂益一，上生姑洗；三分姑洗損一，下生應鍾；三分應鍾益一，上生蕤賓；三分蕤賓損一，下生大呂；三分大呂益一，上生夷則；三分夷則損一，下生夾鍾；三分夾鍾益一，上生無射；三分無射損一，下生中呂。陰陽相生，自黃鍾始，而左旋，八八為伍。孟康註曰︰從子數至未得八，下生林鍾；數未至寅得八，上生太簇。律上下相生，皆以此為率。伍，耦也。八八為耦。然月令註︰中呂律長六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若上生黃鍾，當不止九寸。故孔穎達考其同異於月令疏曰︰十二律有上生、下生、同位、異位、長短分寸之別，故鄭註周禮·太師職云︰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黃鍾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簇之九二，太簇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同位象夫妻者，則黃鍾之初九下生林鍾之初六。同是初位，故為夫婦，又是律娶妻也。異位為子母者，謂林鍾上生太簇。林鍾是初位，太簇是二位，故云異位為子母，又是呂生子也。云五下、六上者，鄭註云︰五下、六上，乃一終矣，謂林鍾、夷則、南呂、無射、應鍾，皆被子午以東之管，三分減一，而下生之；大呂、太簇、夾鍾、姑洗、中呂、蕤賓，皆被子午以西之管三分益一，而上生之。子午皆上生，應云七上，而云六上者，以黃鍾為諸律之首，物莫之先，似若無所稟生者，故不數黃鍾也。其實十二律終於中呂，反歸黃鍾，生於中呂，三分益一，大略得應黃鍾九十之數也。律曆志云︰黃鍾為天統，林鍾為地統，太簇為人統，故數整；餘律則各有分數，隨其相生之次。每辰各自為宮，各有五聲︰黃鍾為第一宮，下生林鍾為徵，上生太簇為商，下生南呂為羽，下生姑洗為角。林鍾為第二官，上生太簇為徵，下生南呂為商，上生姑洗為羽，下生應鍾為角。太簇為第三宮，下生南宮為徵，下生姑洗為商，下生應鍾為羽，上生蕤賓為角。南呂為第四宮，上生姑洗為徵，下生應鍾為商，上生蕤賓為羽，下生大呂為角。姑洗為第五宮，下生應鍾為徵，上生蕤賓為商，上生大呂為羽，下生夷則為角。應鍾為第六宮，上生蕤賓為徵，上恐當作下，上生大呂為商，下生夷則為羽，上生夾鍾為角。蕤賓為第七宮，上生大呂為徵，下生夷則為商，上牛夾鍾為羽，下生無射為角。大呂為第八宮，下生夷則為徵，上生夾鍾為商，下生無射為羽，上生中呂為角。夷則為第九宮，上生夾鍾為徵，下生無射為商，上生中呂為羽，上生黃鍾為角。夾鍾為第十宮，下生無射為徵，上生中呂為商，上生黃鍾為羽，下生林鍾為角。無射為第十一宮，上生中呂為徵，上生黃鍾為商，下生林鍾為羽，下生太簇為角。中呂為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為徵，下生林鍾為商，上生太簇為羽，下生南宮為角。是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六十律之名，詳見續漢書補志。

**2**壬辰，以武陵王駿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帝欲經略關、河，故以駿鎭襄陽。

**3**魏主使散騎常侍宋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愔，於今翻。

**4**二月，魏主如上黨，西至吐京，酈道元曰︰吐京卽漢西河郡吐軍縣，夷、夏俗音訛也。後魏置吐京郡。隋隰州石樓縣，魏吐京郡地。討徙叛胡，出配郡縣。

**5**甲戌，立皇子禕為東海王，昶為義陽王。禕，吁韋翻。昶，丑兩翻。

**6**三月，庚申，魏主還宮。

**7**魏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以經義量決。」量，音良。

**8**夏，四月，庚戌，魏主遣征西大將軍高涼王那等擊吐谷渾王慕利延於白蘭，秦州刺史代人封敕文、安遠將軍乙烏頭擊慕利延兄子什歸枹罕。枹，音膚。

**9**河西之亡也，鄯善人以其地與魏鄰，大懼，鄯，上扇翻。曰︰「通其使人，知我國虛實，取亡必速。」乃閉斷魏道，閉斷魏通西域之道也。使，疏吏翻；下同。斷，丁管翻。使者往來，輒鈔劫之。鈔，楚交翻。由是西域不通者數年。魏主使散騎常侍萬度歸發涼州以西兵擊鄯善。

**10**六月，壬辰，魏主北巡。

**11**帝謀伐魏，罷南豫州入豫州，以『章︰十二行本「以」上有「辛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南豫州刺史南平王鑠為豫州刺史。高祖永初二年，分淮東之地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或治壽陽，或治汝南。鑠，式約翻。

**12**秋，七月，己未，以尚書僕射孟顗為左僕射，顗，魚豈翻。中護軍何尚之為右僕射。

**13**武陵王駿將之鎭，時緣沔諸蠻猶為寇，沔，彌兗翻。水陸梗礙；駿分軍遣撫軍中兵參軍沈慶之掩擊，大破之。駿至鎭，蠻斷驛道，斷，丁管翻。欲攻隨都；隨郡太守河東柳元景募得六七百人，邀擊，大破之。遂平諸蠻，獲七萬餘口。溳山蠻最強，水經註云︰水出蔡陽縣東南大洪山，山在隨郡之西南，竟陵之東北，槃基所跨，廣圓一百餘里。溳水出于其山之陰，時人以為溳水所導，亦曰溳山。溳，音云。沈慶之討平之，獲三萬餘口，徙萬餘口於建康。

**14**吐谷渾什歸聞魏軍將至，棄城夜遁。八月，丁亥，封敕文入枹罕，分徙其民千家還上邽，留乙烏頭守枹罕。枹，音膚。

**15**萬度歸至敦煌，留輜重，以輕騎五千度流沙，襲鄯善。壬辰，鄯善王眞達面縛出降。度歸留軍屯守，與眞達詣平城，敦，徒門翻。重，直用翻。騎，奇寄翻。降，戶江翻。考異曰︰本紀作「眞達興」，今從西域傳。西域復通。復，扶又翻。

**16**魏主如陰山之北，發諸州兵三分之一，各於其州戒嚴，以須後命。須，待也。徙諸種雜民五千餘家於北邊，種，章勇翻。令就北畜牧，以餌柔然。

**17**壬寅，魏高涼王那軍至寧『嚴︰「寧」改「曼」。』頭城，寧頭城當在白蘭東北。吐谷渾王慕利延擁其部落西度流沙。吐谷渾慕璝之子被囊逆戰；那擊破之；被囊遁走，中山公社豐帥精騎追之，璝，古回翻。帥，讀曰率。度三危，至雪山，酈道元曰︰三危山在敦煌縣南。生擒被囊及吐谷渾什歸、乞伏熾盤之子成龍，皆送平城。乞伏成龍蓋因赫連定之敗沒于吐谷渾。慕利延遂西入于闐，闐，徒賢翻，又徒見翻。殺其王，據其地，死者數萬人。

**18**九月，癸酉，上餞衡陽王義季于武帳岡。錢義季往鎭南兗。杜佑曰︰武帳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殿便坐於其上，因名。上將行，敕諸子且勿食，至會所設饌；日旰，不至，饌，雛宛翻，又雛晥翻。旰，古案翻。有飢色。上乃謂曰︰「汝曹少長豐佚，少，詩照翻。長，知兩翻。不見百姓艱難。今使汝曹識有飢苦，知以節儉御物耳。」

裴子野論曰︰善乎太祖之訓也！夫侈興於有餘，儉生於不足。欲其隱約，莫若貧賤！習其險艱，利以任使；為『章︰十二行本「為」作「達」；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其情僞，易以躬臨。易，以豉翻。太祖若能率此訓也，難其志操，卑其禮秩，敎成德立，然後授以政事，則無怠無荒，可播之於九服矣。周制九服，侯服、甸服、男服、采服、衞服、蠻服、夷服、鎭服［藩服］，每服五百里。謂之服者，責以服事天子為職也。

高祖思固本枝，崇樹襁褓；後世遵守，迭據方岳。謂義眞、義康、義恭、義宣皆迭居方面。襁，居兩翻。褓，音保。及乎泰始之初，升明之季，絕咽於衾衽者動數十人。謂明帝殺孝武諸子，而宋、齊禪代之際蕭氏夷劉氏也。咽，音煙。國之存亡，旣不是繫，早肆民上，左傳︰晉師矌曰︰「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非善誨也。

**19**魏民間訛言「滅魏者吳」，盧水胡蓋吳聚衆反於杏城，蓋吳，蓋安定盧水胡種而分居杏城。蓋，古盍翻。諸種胡爭應之，種，章勇翻。有衆十餘萬；遣其黨趙綰來，上表自歸。冬，十月，戊子，長安鎭副將拓跋紇帥衆討吳，紇敗死。上，時掌翻。將，卽亮翻。紇，下沒翻。吳衆愈盛，民皆渡渭奔南山。長安南山也。魏主發高平敕勒騎赴長安，命將軍叔孫拔領攝幷、秦、雍三州兵屯渭北。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20**十一月，魏發冀州民造浮橋於碻磝津。

**21**蓋吳遣別部帥白廣平帥，所類翻。西掠新平，安定諸胡皆聚衆應之。又分兵東掠臨晉巴東，「巴」當作「已」。將軍章直擊破之，溺死於河者三萬餘人。溺，奴狄翻。吳又遣兵西掠，至長安，將軍叔孫拔與戰於渭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

河東蜀薛永宗聚衆以應吳，蜀人遷居河東者，謂之河東蜀，居絳郡者謂之絳蜀，居關中赤水者謂之赤水蜀。襲擊聞喜。聞喜縣，屬河東郡；春秋時晉武公所居之曲沃也，秦改為左邑；漢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後魏分屬絳郡。聞喜縣無兵仗，令憂惶無計；縣人裴駿帥厲鄕豪擊之，帥，讀曰率。永宗引去。

魏人命薛謹之子拔糾合宗、鄕，宗謂薛之宗族，鄕謂鄕人。壁於河際，以斷二寇往來之路。二寇，謂薛永宗、蓋吳。斷，丁管翻。庚午，魏主使殿中尚書拓跋處直等將二萬騎討薛永宗，殿中尚書乙拔將三萬騎討蓋吳，晉置殿中尚書，與吏部、五兵、田曹、度支、左民為六曹。杜佑曰︰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殿中掌殿內兵馬、倉庫，樂部掌伎樂及角使、伍伯，駕部掌牛馬、驢騾，南部掌南邊諸州郡，北部掌北邊諸州郡。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乙弗氏改為乙氏。處，昌呂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西平公寇提將萬騎討白廣平。官氏志︰內入諸姓，若口引氏改為寇氏。吳自號天台王，署置百官。

**22**辛未，魏主還宮。自陰山還也。

**23**魏選六州驍騎二萬，六州，冀、定、相、幷、幽、平。驍，堅堯翻。使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分將之為二道，掠淮、泗以北，徙青、徐之民以實河北。

**24**癸未，魏主西巡。

**25**初，魯國孔熙先博學文史，兼通數術，有縱橫才志；縱，子容翻。為員外散騎侍郞，不為時所知，憤憤不得志。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贓獲罪，大將軍彭城王義康為救解得免。為，于僞翻。及義康遷豫章，義康遷，見上卷十七年。熙先密懷報効。且以為天文、圖讖，讖，楚譖翻。帝必以非道晏駕，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范曄志意不滿，欲引與同謀，而熙先素不為曄所重。太子中舍人謝綜，曄之甥也。太子中舍人，晉咸寧四年置，以舍人才學美者為之，與中庶子共掌文翰，職如黃門侍郞，在中庶子下，洗馬上。熙先傾身事之，綜引熙先與曄相識。

熙先家饒於財，數與曄博，故為拙行，以物輸之。數，所角翻。凡博、弈，以計數誘人謂之行；拙行者，僞為不能也。行，下孟翻。曄旣利其財，又愛其文藝，由是情好款洽。熙先乃從容說曄曰︰「大將軍英斷聰敏，好，呼道翻。從，千容翻。斷，丁亂翻。大將軍，謂義康。人神攸屬，屬，之欲翻。失職南垂，謂遷豫章也。天下憤怨。小人受先君遺命，以死報大將軍之德。頃人情騷動，天文舛錯，此所謂時運之至，不可推移者也。若順天人之心，結英豪之士，表裏相應，發於肘腋；腋，音亦。然後誅除異我，崇奉明聖，號令天下，誰敢不從！小人請以七尺之軀、三寸之舌，立功立事而歸諸君子，丈人以為何如？」曄其愕然。熙先曰︰「昔毛玠竭節於魏武，張溫畢議於孫權，彼二人者，皆國之俊乂，豈言行玷缺，然後至於禍辱哉？皆以廉直勁正，不得久容。毛玠見六十七卷漢獻帝建安二十一年。張溫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五年。行，下孟翻；下內行同。玷，多忝翻。丈人之於本朝，不深於二主，人間雅譽，過於兩臣，讒夫側目，為日久矣，比肩競逐，庸可遂乎！言與時貴比肩競逐，榮利所在，衆所共爭，將不得遂其志也。朝，直遙翻。近者殷鐵一言而劉班碎言，見上卷十七年。彼豈父兄之讎，百世之怨乎？所爭不過榮名勢利先後之間耳。及其末也，唯恐陷之不深，發之不早；戮及百口，猶曰未厭。是可為寒心悼懼，豈書籍遠事也哉！今建大勳，奉賢哲，圖難於易，易，以豉翻。以安易危，享厚利，收鴻名，一旦苞舉而有之，豈可棄置而不取哉！」曄猶疑未決。熙先曰︰「又有過於此者，愚則未敢道耳。」曄曰︰「何謂也？」熙先曰︰「丈人奕葉清通，曄曾祖汪、祖寧、父泰，皆有名行。而不得連姻帝室，人以犬豕相遇，而丈人曾不恥之，欲為之死，不亦惑乎！」為，于僞翻。曄門無內行，故熙先以此激之。曄默然不應，反意乃決。

曄與沈演之並為帝所知，曄先至，必待演之俱入，演之先至，嘗獨被引，被，皮義翻。引，引見也。曄以此為怨。曄累經義康府佐，中間獲罪於義康。謝綜及父述，皆為義康所厚，綜弟約娶義康女。綜為義康記室參軍，自豫章還，申義康意於曄，求解晚隙，復敦往好。復，扶又翻。好，呼到翻。大將軍府史仲承祖，有寵於義康，聞熙先有謀，密相結納。丹楊尹徐湛之，素為義康所愛，承祖因此結事湛之，告以密計。道人法略、尼法靜，皆感義康舊恩，並與熙先往來。法靜妹夫許曜，領隊在臺，江南謂禁中為臺。許為內應。法靜之豫章，熙先付以牋書，陳說圖讖。於是密相署置，及素所不善者，並入死目。條分名目，凡素所不善者，皆欲置之死地。熙先又使弟休先作檄文，稱︰「賊臣趙伯符肆兵犯蹕，禍流儲宰，趙伯符時為領軍將軍，故欲以弒逆之罪歸之。言暢流儲宰，蓋欲倂殺太子劭。湛之、曄等投命奮戈，卽日斬伯符首及其黨與。今遣護軍將軍臧質奉璽綬迎彭城王正位辰極。」北辰為天極，故以帝位為辰極。璽，斯氏翻。綬，音受。熙先以為舉大事宜須以義康之旨諭衆，曄又詐作義康與湛之書，令誅君側之惡，宣示同黨。

帝之燕武帳岡也，曄等謀以其日作亂。許曜侍帝，扣刀目曄，拔刀微出削為扣刀。曄不敢仰視。俄而座散，徐湛之恐事不濟，密以其謀白帝。帝使湛之具探取本末，探，吐南翻。得其檄書、選署姓名，上之。上，時掌翻。帝乃命有司收掩窮治。治，直之翻。其夜，呼曄置客省，客省，凡四方之客入見者居之，屬典客令。先於外收綜及熙先兄弟，皆款服。帝遣使詰問曄，曄猶隱拒；詰，去吉翻。熙先聞之，笑曰︰「凡處分、符檄、書疏，皆范所造，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云何於今方作如此抵蹋邪？」帝以曄墨迹示之，乃具陳本末。

明日，仗士送付廷尉。廷士，士之執兵仗者。熙先望風吐款，辭氣不橈。橈，奴敎翻。上奇其才，遣人慰勉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省，散騎侍郞，集書省官也。蕭子顯曰︰自散騎侍郞及通直員外、給事中、奉朝請、駙馬都尉，皆集書省職也。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責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熙先年將三十作散騎郞，那不作賊！」熙先於獄中上書謝恩，且陳圖讖，深戒上以骨肉之禍，讖，楚譖翻。曰︰「願勿遺棄，存之中書。若囚死之後，或可追錄，庶九泉之下，少塞釁責。」少，詩沼翻。塞，悉則翻。釁，許覲翻。

曄在獄為詩曰︰「雖無嵇生琴，庶同夏侯色。」嵇康為晉文王所殺，臨命，顧視日影，索琴而彈。夏侯玄為晉景王所殺，及赴東市，顏色不變。曄本意謂入獄卽死，而上窮治其獄，遂經二旬，曄更有生望。獄吏戲之曰︰「外傳詹事或當長繫。」曄聞之，驚喜。綜、熙先笑之曰︰「詹事疇昔攘袂瞋目，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今擾攘紛紜，畏死乃爾！曄為太子詹事，故稱之。瞋，七人翻。設令賜以性命，人臣圖主，何顏可以生存！」

十二月，乙未，曄、綜、熙先及其子弟、黨與皆伏誅。曄母至市，涕泣責曄，以手擊曄頸，曄顏色不怍；怍，疾各翻，慙也。妹及妓妾來別，曄悲涕流漣。妓，渠綺翻。漣，泣下貌。綜曰︰「舅殊不及夏侯色。」曄收淚而止。

謝約不預逆謀，見兄綜與熙先遊，常諫之曰︰「此人輕事好奇，不近於道，果銳無檢，言無檢束也。好，呼到翻。近，其靳翻。未可與狎。」綜不從而敗。綜母以子弟自蹈逆亂，獨不出視。曄語綜曰︰「姊今不來，勝人多矣。」

收籍曄家，樂器服玩，並皆珍麗，妓妾不勝珠翠。語，牛倨翻。不勝，音升。母居止單陋，唯有一廚盛樵薪；盛，時征翻。弟子冬無被，叔父單布衣。

裴子野論曰︰夫有逸羣之才，必思沖天之據；沖，與翀同，上飛也。古語云︰「一飛沖天。」蓋俗之量，則僨常均之下。常均，猶言平常也。其能守之以道，將之以禮，殆為鮮乎！鮮，息淺翻。劉弘仁、范蔚宗，劉湛，字弘仁。范曄，字蔚宗。蔚，於勿翻。皆忸志而貪權，忸，女九翻，驕也，玩也，狎也。矜才以徇逆，累葉風素，一朝而隕。嚮之所謂智能，翻為亡身之具矣。

**26**徐湛之所陳多不盡，為曄等辭所連引，上赦不問。臧質，熹之子也，臧熹，臧燾之弟，質在戚里，於帝為中表之親。先為徐、兗二州刺史，與曄厚善，曄敗，以為義興太守。

有司奏削彭城王義康爵，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丁酉，詔免義康及其男女皆為庶人，絕屬籍，徙付安成郡；以寧朔將軍沈卲為安成相，領兵防守。相，息亮翻。卲，璞之兄也。義康在安成，讀書，見淮南厲王長事，廢書歎曰︰「自古有此，我乃不知，得罪為宜也。」

庚戌，以前豫州刺史趙伯符為護軍將軍。伯符，孝穆皇后之弟子也。高祖母趙氏追諡孝穆皇后；后弟倫之。

**27**初，江左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是歲，南郊始設登歌。禮記·郊特牲曰︰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磬也。二舞，文舞、武舞也。

**28**魏安南、平南府移書兗州，安南、平南二將軍府。以南國僑置諸州多濫北境名號；又欲遊獵具區。周官·職方氏︰揚州藪曰具區。師古曰︰具區在吳。兗州答移曰︰「必若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復知欲遊獵具區，復，扶又翻。觀化南國。開館飾邸，則有司存；呼韓入漢，厥儀未泯，饋餼之秩，每存豐厚。」饋，餉也。饋餼，餉客以生食及芻米。詩傳曰︰牲腥曰餼。餼，許旣翻。

**二十三年**（丙戌、四四六）

**1**春，正月，庚申，尚書左僕射孟顗罷。

**2**戊辰，魏主軍至東雍州，雍，於用翻。臨薛永宗壘，崔浩曰︰「永宗未知陛下自來，衆心縱弛。今北風迅疾，宜急擊之。」魏主從之，庚午，圍其壘。永宗出戰，大敗，與家人皆赴汾水死。據南史·薛安都傳，諸薛家于河東汾陰，世為強族。其族人安都先據弘農，棄城來奔。

辛未，魏主南如汾陰，濟河，至洛水橋。此華陰之洛水。史記秦孝公之元年所謂「魏築長城自鄭濱洛」者也。聞蓋吳在長安北，帝以渭北地無穀草，欲渡渭南，循渭而西；以問崔浩，對曰︰「夫擊蛇者先擊其首，首破則尾不能掉。掉，徒弔翻。今蓋吳營此去六十里，輕騎趨之，騎，奇寄翻。趨，七喻翻。一日可到，到則破之必矣。破吳，南向長安亦不過一日，一日之乏，未至有傷。若從南道，則吳徐入北山，猝未可平。」帝不從，自渭南向長安，庚辰，至戲水。戲，許宜翻。吳衆聞之，悉散入北地山，「地」字衍。軍無所獲。帝悔之。二月，丙戌，帝至長安，丙申，如盩厔，盩厔，音舟窒。歷陳倉，還，如雍城，雍，於用翻；下同。所過誅民、夷與蓋吳通謀者。乙拔等諸軍大破蓋吳於杏城。

吳復遣使上表求援，使，疏吏翻，下以義翻。詔以吳為都督關·隴諸軍事、雍州刺史、北地公，使雍、梁二州發兵屯境上，為吳聲援；遣使賜吳印一百二十一紐，使吳隨宜假授。

**3**初，林邑王范陽邁，雖進『章︰十二行本「進」作「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使入貢，而寇盜不絕，使『章︰十二行本「使」作「所」；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貢亦薄陋；帝遣交州刺史檀和之討之。南陽宗慤；家世儒素，慤叔父少文，高尚不仕；諸子羣從，皆愛好墳典。慤獨好武事，好，呼到翻。常言「願乘長風破萬里浪」。及和之伐林邑，慤自奮請從軍，詔以慤為振武將軍，和之遣慤為前鋒。陽邁聞軍出，遣使請還所掠日南民，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帝詔和之︰「若陽邁果有款誠，亦許其歸順。」和之至朱梧戍，朱梧縣，自漢以來屬日南郡，時於其地置戍。宋白曰︰漢日南郡治朱吾，又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國。遣府戶參軍姜仲基等詣陽邁，府者，交州刺史府。陽邁執之；和之乃進軍圍林邑將范扶龍於區粟城。水經註︰盧容水出日南盧容縣區粟城南高山，東逕區粟城北，林邑兵器戰具悉在城中。將，卽亮翻。陽邁遣其將范毗沙達救之，宗慤潛兵迎擊毗沙達，破之。

**4**魏主與崔浩皆信重寇謙之，奉其道。浩素不喜佛法，喜，許記翻。每言於魏主，以為佛法虛誕，為世費害，宜悉除之。及魏主討蓋吳，至長安，入佛寺，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室，飲，於鴆翻。從，才用翻。見大有兵器，出以白帝，帝怒曰︰「此非沙門所用，必與蓋吳通謀，欲為亂耳。」命有司按誅闔寺沙門，閱其財產，大得釀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以萬計，守，式又翻。又為窟室以匿婦女。窟，苦骨翻。浩因說帝悉誅天下沙門，毀諸經像，說，輸芮翻。帝從之。寇謙之與浩固爭，浩不從。先盡誅長安沙門，焚毀經像，幷敕留臺下四方，令一用長安法。魏主出征，太子居守，故謂平城為留臺。下，遐稼翻。詔曰︰「昔後漢荒君，信惑邪僞以亂天常，佛法自漢明帝時入中國，楚王英最先好之，至桓帝始事浮屠。自古九州之中，未嘗有此。夸誕大言，不本人情，叔季之世，莫不眩焉。目無常主，不辯白黑，謂之眩。由是政敎不行，禮義大壞，九服之內，鞠為丘墟。鞠，窮也。朕承天緒，欲除僞定眞，復羲、農之治，治，直吏翻。其一切盪除，滅其蹤跡。自今已後，敢有事胡神及造形像泥人、銅人者門誅。有非常之人，然後能行非常之事，非朕孰能去此歷代之僞物！去，羌呂翻。有司宣告征、鎭諸軍、刺史，諸有浮圖形像及胡經，皆擊破焚燒，沙門無少長悉阬之！」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太子晃素好佛法，好，呼到翻。屢諫不聽；乃緩宣詔書，使遠近豫聞之，得各為計，沙門多亡匿獲免，或收藏經像，唯塔廟在魏境者無復孑遺。復，扶又翻。

**5**魏主徙長安工巧二千家於平城。還，至洛水，分軍誅李閏叛羌。

**6**太原顏白鹿私入魏境，太原郡本屬幷州，江左以郡人南徙者僑立太原郡。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太原縣，屬泰山郡。元嘉十年，割濟南泰山為太原郡境，屬青州。為魏人所得，將殺之，詐云「青州刺史杜驥使其歸城。」魏人送白鹿詣平城，魏主喜曰︰「我外家也。」魏主母杜氏，故謂驥為外家。使崔浩作書與驥，且命永昌王仁、高涼王那將兵迎驥，攻冀州刺史申恬於歷城；杜驥遣其府司馬夏侯祖歡等將兵救歷城。魏人遂寇兗、青、冀三州，至清東而還，清東，清水之東也。殺掠甚衆，北邊騷動。考異曰︰宋文帝紀︰「三月，索虜寇兗、豫、青、冀，刺史申恬破之。」魏太武紀︰「二月，永昌王仁至高平，禽劉義隆將王章，略金鄕、方與，遷其民五千家於河北。高涼王那至濟南東平陵，遷其民六千餘家於河北。」蓋宋、魏各據奏到之月書之耳。宋·索虜傳又云︰「虜破掠太原，得四千餘口」，蓋魏人夸張其數，故不同耳。

帝以魏寇為憂，咨訪羣臣。御史中丞何承天上表，以為︰「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欲追蹤衞、霍，自非大田淮、泗，內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為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則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騎，奇寄翻。徒興巨費，不損於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策之最末者也。安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各數百里。曹、孫、謂曹操、孫權也。何者？斥候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弊；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其策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今青、兗舊民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三萬餘家，可悉徙置大峴之南，以實內地。峴，戶典翻。二百多築城邑以居新徙之家，假其經用，春夏佃牧，佃，讀曰田。秋冬入保。寇至之時，一城千家，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足抗羣虜三萬矣。羸，倫為翻。陴，音疲。三曰纂偶軍牛以載糧械。纂，綜集也。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五百兩，兩，力讓翻。參合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趨，七喻翻。賊所不能干，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凡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己，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新。請器仗，各自磨礪使精新。弓簳利鐵，民不得者，官以漸充之。簳，古旱翻。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粗，坐五翻，近郡之師，遠屯清、濟，近郡，謂南徐州所領諸僑郡及三吳，近在邦域之中者。濟，子禮翻。功費旣重，嗟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卽用彼衆之易也。易，弋鼓翻。今因民所利，導而師之，帥，讀曰率。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伍，復，方目翻。坐食糧廩者，不可同年而校矣。」

**7**魏金城邊固、『嚴︰「固」改「冏」；下同。』天水梁會，與秦、益雜民萬餘戶據上邽東城反，攻逼西城。秦、益二州刺史封敕文拒卻之。氐、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萬餘人休官、屠各二種。屠，直於翻。皆起兵應固、會，敕文擊固，斬之，餘衆推會為主，與敕文相攻。

**8**夏，四月，甲申，魏主至長安。

**10**仇池人李洪聚衆，自言應王；梁會求救於氐王楊文德，文德約曰︰「兩雄不並立，若須我者，宜先殺洪。」會誘洪斬之，誘，音酉。送首於文德。五月，癸亥，魏主遣安豐公閭根帥騎赴上邽，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未至，會棄東城走。敕文先掘重塹於外，重，直龍翻。嚴兵守之，格鬬從夜至旦。敕文曰︰「賊知無生路，致死於我，多殺傷士卒，未易克也。」易，以豉翻。乃以白虎幡宣告會衆，降者敕之，降，戶江翻。會衆逐潰；分兵追討，悉平之。略陽人王元達聚衆屯松多川，水經註︰松多水出隴山，西南流，逕降隴城北，又西南注秦水。敕文又討平之。

**11**蓋吳收兵屯杏城，自號秦地王，聲勢復振。復，扶又翻。魏主遣永昌王仁、高涼王那督北道諸軍討之。北道諸軍，謂魏兵分屯長安以北者。

**12**檀和之等拔區粟，斬范扶龍，乘勝入象浦；象浦卽盧容浦。盧容縣卽其秦象郡象林縣地，故亦謂之象浦。林邑王陽邁傾國來戰，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馬甲謂之具裝。被，皮義翻。宗慤曰︰「吾聞外國有師子，威服百獸。」師子似虎，正黃，有耏，尾端茸毛大如斗。爾雅翼曰︰穆天子傳︰狻猊日走五百里，其為物最猛，雖虎豹亦畏之。象至，以鼻捲泥自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師子直搏而殺之。『鄒︰，同髥。俗作髯。』乃製其形，與象相拒，象果驚走，林邑兵大敗。和之逐克林邑，水經註︰林邑國都治典沖，在壽泠縣阿賁浦，西去海岸四十里。考異曰︰本紀在六月，傳在五月。當是六月賞檀和之等。今從傳。陽邁父子挺身走。所獲未名之寶，不可勝計，宗慤一無所取，還家之日，衣櫛蕭然。勝，音升。櫛，側瑟翻，梳枇總名。

**13**六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4**甲申，魏發冀、相、定三州兵二萬人相，息亮翻。屯長安南山諸谷，以備蓋吳竄逸。丙戌，又發司、幽、定、冀四州十萬人築畿上塞圍，魏都平城，置司州於代都。宋白曰︰唐雲州雲中郡是。起上谷，西至河，廣縱千里。廣，古曠翻。縱，子容翻。

**15**帝築北隄，立玄武湖，以其地在臺城之後，故名玄武湖，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北十里。祝穆曰︰湖今為後軍寨。築景陽山於華林園。

**16**秋，七月，辛未，以散騎常侍杜坦為青州刺史。坦，驥之兄也。初，杜預之子耽，避晉亂，居河西，仕張氏。前秦克涼州，子孫始還關中。高祖滅後秦，坦兄弟從高祖過江。時江東王、謝諸族方盛，北人晚渡者，朝廷悉以傖荒遇之，傖，助耕翻；南人呼北人為傖。荒，言其自荒外來也。雖復人才可施，皆不得踐清塗。上嘗與坦論金日磾，曰︰「恨今無復此輩人！」復，扶又翻。磾，丁奚翻。坦曰︰「日磾假生今世，養馬不暇，豈辦見知！」上變色曰︰「卿何量朝廷之薄也！」量，音良。坦曰︰「請以臣言之︰臣本中華高族，晉氏喪亂，喪，息浪翻。播遷涼土，世業相承，不殞其舊；直以南渡不早，便以荒傖賜隔。日磾，胡人，身為牧圉︰乃超登內侍，齒列名賢。金日磾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後元二年。聖朝雖復拔才，臣恐未必能也。」上默然。

**17**八月，魏高涼王那等破蓋吳，獲其二叔；諸將欲送詣平城，長安鎭將陸俟曰︰「長安險固，風俗豪忮，將，卽亮翻。忮，支義翻，狠也。平時猶不可忽，況承荒亂之餘乎！今不斬吳，則長安之變未已也。吳一身潛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又非長策。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矣。」諸將咸曰︰「今賊黨衆已散，唯吳一身，何所能至？」俟曰︰「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首，猶能為害。斷，丁管翻。吳天性凶狡，今若得脫，必自稱王者不死，以惑愚民，為患愈大。」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而更遣之，若遂往不返，將何以任其罪？」俟曰︰「此罪，我為諸君任之。」為，于僞翻。任，音壬。高涼王那亦以俟計為然，遂赦二叔，與刻期而遣之。及期，吳叔不至，諸將皆咎俟，俟曰︰「彼伺之未得其便耳，必不負也。」後數日，吳叔果以吳首來，傳詣平城。伺，相吏翻。傳，知戀翻，又直戀翻。考異曰︰宋·索虜傳云︰「屠各反，吳自攻之，為流矢所中死。吳弟吾生率衆入木面山，尋皆破散。」今從魏書。永昌王仁討吳餘黨白廣平、路那羅，悉平之。以陸俟為內都大官。

會安定盧水胡劉超等聚衆萬餘人反，魏主以俟威恩著於關中，復加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鎭長安，復，扶又翻；下復選、復還同。謂俟曰︰「關中奉化日淺，魏主平夏，始得關中。恩信未洽，吏民數為逆亂。數，所角翻。今朕以重兵授卿，則超等必同心協力，據險拒守，未易攻也；易，以豉翻。若兵少，則不能制賊；少，詩沼翻。卿當自以方略取之。」俟乃單馬之鎭。超等聞之，大喜，以俟為無能為也。

俟旣至，諭以成敗，誘納超女，與為姻戚以招之；超自恃其衆，猶無降意。俟乃帥其帳下親往見超，誘，音酉。降，戶江翻。帥，讀曰率。超使人逆謂俟曰︰「從者過三百人，從，才用翻。當以弓馬相待；不及三百人，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超設備甚嚴，俟縱酒盡醉而還。還，而宣翻，又如字。頃之，俟復選敢死士五百人出獵，復，扶又翻。因詣超營；約曰︰「發機當以醉為限。」旣飲，俟陽醉，上馬大呼，呼，火故翻。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魏主徵俟還，為外都大官。

**18**是歲，吐谷渾復還舊土。去年吐谷渾西奔。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五

## 宋紀七起強圉大淵獻（丁亥），盡上章攝提格（庚寅），凡四年。

太祖文皇帝中之下

**元嘉二十四年**（丁亥、四四七）

**1**春，正月，甲戌，大赦。

**2**魏吐京胡及山胡曹僕渾等反；二月，征東將軍武昌王提等討平之。

**3**癸未，魏主如中山。

**4**魏師之克敦煌也，「敦煌」，當作「姑臧」。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渠牧犍使人斫開府庫，沮，子余翻。犍，居言翻。取金玉及寶器，因不復閉；復，扶又翻；下同。小民爭入盜取之，有司索盜不獲。索，山客翻；下同。至是，牧犍所親及守藏者告之，藏，徂浪翻。且言牧犍父子多蓄毒藥，潛殺人前後以百數；況復姊妹皆學左道。謂學曇無讖之術也。有司索牧犍家，得所匿物；魏主大怒，賜沮渠昭儀死，幷誅其宗族，唯沮渠祖以先降得免。祖降亦見十六年。又有告牧犍猶與故臣民交通謀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第賜牧犍死，諡曰哀王。

**6**六月，魏西征諸將西征，謂討蓋吳之將也。將，卽亮翻。扶風公處眞等八人，處，昌呂翻。坐盜沒軍資及虜掠贓各千萬計，並斬之。

**7**初，上以貨重物輕，改鑄四銖錢。元嘉七年鑄四銖錢，見一百二十一卷。民多翦鑿古錢，取銅盜鑄。上患之。錄尚書事江夏王義恭建議，請以大錢一當兩。夏，戶雅翻。右僕射何尚之議曰︰「夫泉貝之興，以估貨為本，估，音古。事存交易，豈假多鑄！數少則幣重，少，詩沼翻；下同。數多則物重，多少雖異，濟用不殊。況復以一當兩，徒崇虛價者邪！復，扶又翻。若今制遂行，富人之貲自倍，貧者彌增其困，懼非所以使之均壹也。」上卒從義恭議。卒，子恤翻；下同。

**8**秋，八月，乙未，徐州刺史衡陽文義季卒。義季自彭城王義康之貶，義康貶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遂縱酒不事事。帝以書誚責，且戒之；誚，才笑翻。義季猶酣飲自若，以至成疾而終。

**9**魏樂安宣王範卒。

**10**冬，十月，壬午，胡藩之子誕世殺豫章太守桓隆之，據郡反，胡藩家于豫章。欲奉前彭城王義康為主；前交州刺史檀和之去官歸，過豫章，擊斬之。過，工禾翻。

**11**十一月，甲寅，封皇子渾為汝陰王。

**12**十二月，魏晉王伏羅卒。考異曰︰宋·索虜傳曰︰「燾所住屠蘇為疾雷所擊，屠蘇倒，見壓殆死。左右皆號泣，晉王獨不悲。燾怒，賜死。」此出於傳聞。今從後魏書。

**13**楊文德據葭蘆城，水經註︰羌水出隴西羌道，東南流逕宕昌城東，西北去仇池五百餘里，又東逕葭蘆城西。招誘氐、羌，武都等五郡氐皆附之。魏取仇池置武都、天水、漢陽、武階、仇池五郡。誘，音酉。

**二十五年**（戊子、四四八）

**1**春，正月，魏仇池鎭將皮豹子帥諸軍擊之。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文德兵敗，棄城奔漢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屬、軍資及楊保宗所尚魏公主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保宗將叛，保宗叛魏，見上卷二十年。公主勸之。或曰︰「柰何叛父母之國？」公主曰︰「事成，為一國之母，豈比小縣公主哉！」魏主賜之死。

楊文德坐失守，免官，削爵土。宋免削之也。

**2**二月，癸卯，魏主如定州，罷塞圍役者；築塞圍見上卷二十三年。遂如上黨，誅潞縣叛民二千餘家，徙河西離石民五千餘家于平城。「河西」當作「西河」。

**3**閏月，己酉，帝大蒐于宣武場。建康倣洛都之制，築宣武場於臺城北。

**4**初，劉湛旣誅，湛誅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庾炳之遂見寵任，累遷吏部尚書，勢傾朝野。炳之無文學，性強急輕淺。旣居選部，好詬詈賓客，且多納貨賂；士大夫皆惡之。選，須絹翻。好，呼報翻。惡，烏路翻。

炳之留令史二人宿於私宅，尚書令史掌省中文案，不當宿尚書私家。為有司所糾。上薄其過，欲不問。僕射何尚之因極陳炳之之短曰︰「炳之見人有燭盤、佳驢，無不乞匄；選用不平，不可一二；言其罪不可一二數也。交結朋黨，構扇是非，亂俗傷風，過於范曄，所少，賊一事耳。言所少者，唯不至如范曄作賊一事。少，詩沼翻。縱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炳之為丹楊尹。尚之曰︰「炳之蹈罪負恩，方復有尹京赫赫之授，復，扶又翻。引用詩「赫赫師尹」以諭京尹。然詩所謂師尹者，乃太師尹氏也。乃更成其形勢也。古人云︰『無賞無罰，雖堯、舜不能為治。』漢宣帝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治，直吏翻。臣昔啓范曄，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七年。亦懼犯顏，苟白愚懷，九死不悔。言苟愚懷所欲吐者，雖冒九死猶將言之而不悔。歷觀古今，未有衆過藉藉，藉，秦昔翻。受貨數百萬，更得高官厚祿如炳之者也。」上乃免炳之官，以徐湛之為丹楊尹。

**5**彭城太守王玄謨上言︰「彭城要兼水陸，魏人南寇，水行自清入泗，陸行自歷城、瑕丘，皆湊彭城，故云要兼水陸。請以皇子撫臨州事。」夏，四月，乙卯，以武陵王駿為安北將軍、徐州刺史。

**6**五月，甲戌，魏以交趾公韓拔為鄯善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出大汗氏改為韓氏。鄯，上扇翻。鎭鄯善，賦役其民，比之郡縣。

**7**當兩大錢行之經時，公私不以為便；己卯，罷之。

**8**六月，丙寅，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進位司空。

**9**辛酉，魏主如廣德宮。魏主起殿於陰山北，殿成而楊難當來朝，因命曰廣德宮。

**10**秋，八月，甲子，封皇子彧為淮陽王。彧，於六翻。

**11**西域般悅國去平城萬有餘里，據北史，「般悅」當作「悅般」。般，音鉢。遣使詣魏，使，疏吏翻。請與魏東西合擊柔然；魏主許之，中外戒嚴。

**12**九月，辛未，以尚書右僕射何尚之為左僕射，領軍將軍沈演之為吏部尚書。

**13**丙戌，魏主如陰山。

**14**魏成周公萬度歸擊焉耆，大破之，焉耆王鳩尸卑那奔龜茲。龜茲，音丘慈。魏主詔唐和與前部王車伊洛帥所部兵會度歸討西域。車伊洛，車師大帥也，世附於魏，魏封為前部王。帥，讀曰率。和說降柳驢等六城，說，輪芮翻。因共擊波居羅城，拔之。

**15**冬，十月，辛丑，魏弘農昭王奚斤卒，子它觀『張︰「觀」下脫「應」字。』襲。魏主曰︰「斤關西之敗，事見一百二十一卷五年。罪固當死；朕以斤佐命先朝，朝，直遙翻。復其爵邑，使得終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分，扶問翻。乃降它觀爵為公。

**16**癸亥，魏大赦。

**17**十二月，魏萬度歸自焉耆西討龜茲，留唐和鎭焉耆。柳驢戍主乙直伽謀叛，伽，求迦翻。和擊斬之，由是諸胡咸服，西域復平。復，扶又翻；下復伐同。

**18**魏太子朝于行宮，陰山之行宮也。朝，直遙翻。遂從伐柔然。至受降城，卽漢武帝所築受降城。降，戶江翻。不見柔然，因積糧於城內，置戍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二十六年**（己丑、四四九）

**1**春，正月，戊辰朔，魏主饗羣臣於漠南。甲戌，復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西道，羯，居謁翻。魏主與太子出涿邪山，邪，讀曰耶。行數千里。柔然處羅可汗恐懼遠遁。處，昌呂翻。可，從刊入聲。汗，音寒。

**2**二月，己亥，上如丹徒，謁京陵。三月，丁巳，大赦。募諸州樂移者數千家以實京口。樂，音洛。

**3**庚寅，魏主還平城。

**4**夏，五月，壬午，帝還建康。

**5**庚寅，魏主如陰山。

**6**帝欲經略中原，羣臣爭獻策以迎合取寵。彭城太守王玄謨尤好進言，守，手又翻。好，呼到翻。帝謂侍臣曰︰「觀玄謨所陳，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漢霍去病伐匈奴，封狼居胥，禪于姑衍，以臨瀚海。御史中丞袁淑言於上曰︰「陛下今當席卷趙、魏，卷，讀曰捲。檢玉岱宗；封泰山用玉檢。臣逢千載之會，願上封禪書。」載，子亥翻。上，時掌翻。上悅。淑，耽之曾孫也。袁耽見晉成帝紀。

秋，七月，辛未，以廣陵王誕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上以襄陽外接關、河，欲廣其資力，乃罷江州軍府，文武悉配雍州；沈約曰︰晉孝武始於襄陽立雍州，幷立僑郡縣；至是，割荊州之襄陽、南陽、新野、順陽、隨五郡為雍州，而僑郡縣猶寄寓在諸郡界。湘州入臺租稅，悉給襄陽。

**7**九月，魏主伐柔然，高涼王那出東道，略陽王羯兒出中道。柔然處羅可汗悉國內精兵圍那數十重；那掘塹堅守，『章︰十二行本「守」下有「相持數日」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處羅數挑戰，輒為那所敗。重，直龍翻。掘，其月翻。塹，七豔翻。數，所角翻。挑，徒了翻。敗，補邁翻。以那衆少而堅，少，詩沼翻。疑大軍將至，解圍夜去；那引兵追之，九日九夜。處羅益懼，棄輜重，踰穹隆嶺遠遁；那數其輜重，重，直用翻。引軍還，與魏主會於廣澤。略陽王羯兒收柔然民畜凡百餘萬。自是柔然衰弱，屛跡不敢犯魏塞。屛，必郢翻。冬，十二月，戊申，魏主還平城。

**8**沔北諸山蠻寇雍州，建威將軍沈慶之帥後軍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等二萬人討之，帥，讀曰率。八道俱進。先是，諸將討蠻者皆營於山下以迫之，蠻得據山發矢石以擊，官軍多不利。乘高臨下，矢石之勢所及過於平原相遇者，故軍多不利。先，悉薦翻。慶之曰︰「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重，直龍翻。不可與之曠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衝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諸軍斬木登山，鼓譟而前，羣蠻震恐；因其恐而擊之，所向奔潰。斬木登山，八道並進，蠻救首救尾之不暇，故震恐而奔潰。若一道而進，蠻聚兵據險拒戰，雖欲斬木而登山，庸可得乎！

**二十七年**（庚寅、四五○）

**1**春，正月，乙酉，魏主如洛陽。

**2**沈慶之自冬至春，屢破雍州蠻，因蠻所聚穀以充軍食，前後斬首三千級，虜二萬八千餘口，降者二萬五千餘戶。降，下江翻。幸諸山大羊蠻憑險築城，守禦甚固。慶之擊之，命諸軍連營於山中，開門相通，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頃之，風甚，蠻潛兵夜來燒營，諸軍以池水沃火，多山弓弩夾射之，射，而亦翻。蠻兵散走。蠻所據險固，不可攻，慶之乃置六戍以守之。久之，蠻食盡，稍稍請降，悉遷於建康以為營戶。史言沈慶之又能持久以弊諸蠻。降，戶江翻。

**3**魏主將入寇，二月，甲午，大獵於梁川。梁川，後魏天平二年置梁城郡於其地，領參合、旋鴻二縣。帝聞之，敕淮、泗諸郡︰「若魏寇小至，則各堅守；大至，則拔民歸壽陽。」邊戍偵候不明，偵，丑鄭翻。辛亥，魏主自將步騎十萬奄至。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宋書︰「是月辛丑，南平王鑠進號西平。辛巳，索虜寇汝南。」按長曆，二月壬辰朔，十日辛丑，二十日辛亥。「巳」當作「亥」。南頓太守鄭琨、南頓縣本屬汝南，晉惠帝分置南頓郡。潁川太守鄭『章︰十二行本「鄭」作「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道隱並棄城走。

是時，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鎭壽陽，遣左軍行參軍陳憲行汝南郡事，守懸瓠，水經註︰汝水自汝南上蔡縣東逕懸瓠城北，今豫州刺史，汝南郡治。汝水枝別左出，西北流，又屈西東轉，又西南會汝，形若懸瓠，故以名城。瓠，戶故翻，又音乎。城中戰士不滿千人，魏主圍之。

三月，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

魏人晝夜攻懸瓠，多作高樓，臨城以射之，射，而亦翻。矢下如雨，城中負戶以汲，施大鉤於衝車之端以牽樓堞，壞其南城；堞，達叶翻。壞，音怪。陳憲內設女牆，外立木栅以拒之。魏人塡塹，肉薄登城，薄，迫也。塹，七豔翻。憲督厲將士苦戰，將，卽亮翻。積屍與城等。魏人乘屍上城，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城中死者亦過半。

魏主遣永昌王仁將步騎萬餘，驅所掠六郡生口北屯汝陽。汝陽縣本屬汝南郡，江左分立汝陽郡。時徐州刺史武陽王駿鎭彭城，帝遣間使命駿發騎，齎三日糧襲之。間，古莧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下同。駿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分為五軍，遣參軍劉泰之考異曰︰後魏·紀作「劉坦之」，今從宋書。帥安北騎兵行參軍垣謙之、田曹行參軍臧肇之、集曹行參軍尹定、田曹，主營田；集曹，主安集流散，猶漢之安集掾也。時駿為安北將軍，謙之等皆府僚也。武陵左常侍杜幼文、晉制︰王國置左右常侍各一人。殿中將軍程大祚等將之，將，卽亮翻。直趨汝陽。趨，七喻翻。魏人唯慮救兵自壽陽來，不備彭城。丁酉，泰之等潛進，擊之，殺三千餘人，燒其輜重，重，直用翻。魏人失『章︰十二行本「失」作「奔」；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散，諸生口悉得東走。魏人偵知泰之等兵無繼，偵，丑鄭翻。復引兵擊之。復，扶又翻。垣謙之先退，士卒驚亂，棄仗走。泰之為魏人所殺，肇之溺死，天祚為魏所擒，謙之、定、幼文及士卒免者九百餘人，馬還者四百匹。

魏主攻懸瓠四十二日，帝遣南平內史臧質詣壽陽，與安蠻司馬劉康祖共將兵救懸瓠。時南平王鑠領安蠻校尉，以康祖為司馬。魏主遣殿中尚書任城公乞地眞將兵逆拒之。魏殿中尚書知殿內兵馬倉庫。任，音壬。質等擊斬乞地眞。康祖，道錫之從兄也。劉道錫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八年。從，才用翻。

夏，四月，魏主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癸卯，至平城。

壬子，安北將軍武陵王駿降號鎭軍將軍，垣謙之伏誅，尹定、杜幼文付尚方；輸作尚方也。以陳憲為龍驤將軍、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驤，思將翻。

魏主遺帝書曰︰「前蓋吳反逆，扇動關、隴。彼復使人就而誘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復，扶又翻。誘，音酉。遺，于季翻。通使蓋吳事見上卷二十二年、二十三年。釧，尺絹翻，臂環也。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譎，古穴翻。誑，居況翻。豈有遠相服從之理！為大丈夫，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七年，是賞姦也。復，方目翻。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前後得我民邪？

彼若欲存劉氏血食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渡，攝，收也，言收江北守兵南渡江也。當『章︰十二行本「當」上有「如此」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釋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敕方鎭、刺史、守宰嚴供帳之具，守，式又翻。「帳」，當作「張」，音竹亮翻。來秋當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彼往日北通蠕蠕，西結赫連、沮渠、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事並見前。蠕，人兗翻。沮，子余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麗，力知翻。凡此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

蠕蠕吳提、吐賀眞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柔然多馬，故言其有足。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之；復，扶又翻；下復縱、復非同。以彼無足，故不先討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計，為掘塹自守，為築垣以自障也？塹，七豔翻。我當顯然往取揚州，不若彼翳行竊步也。翳，於計翻，蔽也。言隱蔽其身而行也。彼來偵諜，我已擒之，復縱還。其人目所盡見，委曲善問之。偵，丑鄭翻。

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旣得之，疾其勇功，己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事見上卷二十年。烏得與我校邪！彼非我敵也。彼常欲與我一交戰，我亦不癡，復非苻堅，何時與彼交戰？觀此，魏人猶有憚南兵之心，蓋高祖之餘威，而邊垂諸將猶為有人也。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外宿；騎，奇寄翻。離，力智翻。吳人正有斫營伎，伎，渠綺翻。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

彼公時舊臣雖老，猶有智策，知今已殺盡，謂謝晦、檀道濟輩。豈非天資我邪！取彼亦不須我兵刃，此有善呪婆羅門，天竺國有婆羅門，善呪術。當使鬼縛以來耳。」

**4**侍中、左衞將軍江湛遷吏部尚書。湛性公廉，與僕射徐湛之並為主上所寵信，時稱江、徐。

**5**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制朝權，嘗薦冀、定、相、幽、幷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朝，直遙翻。相，息亮翻。守，式又翻。太子晃曰︰「先徵之人，亦州郡之選也；先徵之人，謂游雅、李靈、高允等。在職已久，勤勞未答，宜先補郡縣，以新徵者代為郞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守，手又翻。治，直之翻。更，工衡翻。浩固爭而遣之。中書侍郞、領著作郞高允聞之，謂東宮博士管恬曰︰「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

魏主以浩監祕書事，監，工銜翻。使與高允等共譔國記，譔，雛免翻，譔述也。曰︰「務從實錄。」著作令史閔湛、郗標，郗，丑之翻。性巧佞，為浩所寵信。浩嘗註易及論語、詩、書，湛、標上疏言︰「馬、鄭、王、賈不如浩之精微，馬融、鄭玄、王肅、賈逵也。乞收境內諸書，班浩所註，令天下習業。令習肄浩所註經以為家業。幷求敕浩註禮傳，傳，直戀翻。令後生得觀正義。」浩亦薦湛、標有著述才。湛、標又勸浩刊所譔國史于石，以彰直筆。高允聞之，謂著作郞宗欽曰︰「湛、標所營，分寸之間，恐為崔門萬世之禍，吾徒亦無噍類矣！」噍，才笑翻。浩竟用湛、標議，刊石立於郊壇東，方百步，據水經註，平城西郭外有郊天壇。用功三百萬。浩書魏之先世，事皆詳實，列於衢路，往來見者咸以為言。北人無不忿恚，北人，謂其先世從拓跋氏來自北荒者。恚，於避翻。相與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祕書郞吏私罪狀。

初，遼東公翟黑子有寵於帝，奉使幷州，使，疏吏翻。受布千匹。事覺，黑子謀於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為當諱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首，式救翻。庶或見原，原，赦也。不可重為欺罔也。」重，直用翻。中書侍郞崔覽、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可測，不如諱之。」黑子怨允曰︰「君柰何誘人就死地！」人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誘，音酉。見，賢遍翻。帝使允授太子經。

及崔浩被收，被，皮義翻。太子召允至東宮，因留宿。明旦，與俱入朝，朝，直遙翻。至宮門，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問，但依吾語。」允曰︰「為何等事也？」為，于僞翻。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死！」帝召允，問曰︰「國書皆浩所為乎？」對曰︰「太祖記，前著作郞鄧淵所為；先帝記及今記，臣與浩共為之。然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謂總其大綱，裁其可否也。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為。」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匄其生耳。匄，古禾翻。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帝顧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為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

於是召浩前，臨詰之。詰，去吉翻。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帝命允為詔，誅浩及僚屬宗欽、段承根等，下至僮吏，凡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帝頻使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帝引使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釁，許覲翻。非臣敢知；若直以觸犯，罪不至死。」觸犯，謂直書國惡，不為尊者諱也。帝怒，命武士執允。太子為之拜請，為，于僞翻；下欲為同。帝意解，乃曰︰「無斯人，當有數千口死矣。」

六月，己亥，詔誅清河崔氏與浩同宗者無遠近，及浩姻家范陽盧氏、太原郭氏、河東柳氏，並夷其族，浩所連姻，皆士望也，非有憑附屬請之罪，以浩故皆赤其族。擇耦可不謹哉！餘皆止誅其身。縶浩置檻內，送城南，檻，檻車也。後魏刑人必於城南。縶，陟立翻。衞士數十人溲其上，溲，所鳩翻；小便也。呼聲嗷嗷，嗷，五刀翻。聞於行路。聞，音問。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他日，太子讓允曰︰「人亦當知機。吾欲為卿脫死，旣開端緒；而卿終不從，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悸，其季翻。允曰︰「夫史者，所以記人主善惡，為將來勸戒，故人主有所畏忌，愼其舉措。崔浩孤負聖恩，以私欲沒其廉潔，愛憎蔽其公直，此浩之責也。至於書朝廷起居，言國家得失，此為史之大體，未為多違。允言浩死非其罪。臣與浩實同其事，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荷，下可翻。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歎。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

初，冀州刺史崔賾，武城男崔模，與浩同宗而別族；賾，士革翻。別，分也，依宋祁國語補音︰彼列翻。浩常輕侮之，由是不睦。及浩誅，二家獨得免。賾，逞之子也。崔逞歸魏，為太祖所殺。

辛丑，魏主北巡陰山。魏主旣誅崔浩而悔之。會北部尚書『章︰十二行本「書」下有「宣城公」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李孝伯病篤，魏北部尚書知北邊州郡。或傳已卒。魏主悼之曰︰「李宣城可惜！」李孝伯封宣城公。旣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順之從父弟也，李順亦為魏主所寵任，得罪而死。從，才用翻。自浩之誅，軍國謀議皆出孝伯，寵眷亞於浩。

**6**初，車師大帥車伊洛世服於魏，帥，所類翻。魏拜伊洛平西將軍，封前部王。伊洛將入朝，沮渠無諱斷其路，沮渠無諱時屯高昌。朝，直遙翻。斷，丁管翻。伊洛屢與無諱戰，破之。無諱卒，卒於元嘉二十一年。弟安周奪其子乾壽兵，伊洛遣人說乾壽，乾壽遂帥其民五百餘家奔魏；帥，讀曰率。伊洛又說李寶弟欽等五十餘人下之，皆送于魏。說，輸芮翻。伊洛西擊焉耆，留其子歇守城，沮渠安周引柔然兵間道襲之，間，古莧翻。攻拔其城。歇走就伊洛，共收餘衆，保焉耆鎭，魏破焉耆以為鎭。遣使上書於魏主，言︰「為沮渠氏所攻，首尾八年，元嘉十九年，無諱襲據高昌，自此與車師相攻。使，疏吏翻。百姓飢窮，無以自存。臣今遮國出奔，得免者僅三分之一，已至焉耆東境，乞垂賑救！」魏主詔開焉耆倉以賑之。賑，津忍翻。

**7**吐谷渾王慕利延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巂，唐時吐蕃與雲南窺蜀，卽此路也。蓋自漢武帝開昆明之後，後人遂通此路耳。巂，音髓。上許之；慕利延竟不至。

**8**上欲伐魏，丹楊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彭城太守王玄謨等並勸之；左軍將軍劉康祖以為「歲月已晚，請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虜虐政，義徒並起。頓兵一周，沮向義之心，不可。」沮，在呂翻。

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諫曰︰時東宮置兵與羽林等，故亦有步兵校尉。南史曰︰高祖永初二年，置東宮屯騎、步兵、翊軍三校尉。「我步彼騎，其勢不敵。騎，奇計翻。檀道濟再行無功，營陽王景平二年，道濟出師，元嘉七年，至濟上，皆無功而還。到彥之失利而返。見一百二十一卷七年。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將，卽亮翻。六軍之盛，不過往時，恐重辱王師。」重，直用翻。上曰︰「王師再屈，別自有由，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謂彥之目疾大動也。虜所恃者唯馬；今夏水浩汗，河道流通，汎舟北下，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易，以豉翻。克此二城，館穀弔民，館穀，就食敵人所積之穀。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初，比，必利翻。城守相接，虜馬過河，卽成擒也。」慶之又固陳不可。上使徐湛之、江湛難之。難，乃旦翻。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治，直之翻。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濟！」上大笑。

太子劭及護軍將軍蕭思話亦諫，上皆不從。

魏主聞上將北伐，復與上書曰︰「復此和好日久，而彼志無厭，復，扶又翻。和好，呼到翻。厭，於鹽翻。誘我邊民。誘，音酉。今春南巡，聊省我民，省，悉井翻。驅之便還。今聞彼欲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乾，音干。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亦往揚州，相與易地。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與我鮮卑生長馬上者果如何哉！觀魏主與帝二書，誠有憚江南之心。大明以後，北不復憚南矣。長，知兩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馬十二匹幷氈、藥等物。彼來道遠，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藥可自療也。」

秋，七月，庚午，詔曰︰「虜近雖摧挫，謂攻懸瓠不克而退也。獸心靡革。比得河朔、秦、雍華、戎表疏，皆，毗寐翻，近也。雍，於用翻。歸訴困棘，棘，急也。跂望綏拯，跂，丘弭翻，又去智翻。舉踵而望，脚跟不著地也。潛相糾結以候王師；芮芮亦遣間使芮芮，卽蠕蠕，南人語轉耳。間，古莧翻。遠輸誠款，誓為掎角；掎，居蟻翻。經略之會，實在茲日。可遣寧朔將軍王玄謨帥太子步兵校尉沈慶之、鎭軍諮議參軍申坦水軍入河，受督於青、冀二州刺史蕭斌；帥，讀曰率。斌，音彬。太子左衞率臧質、驍騎將軍王方回徑造許、洛；率，所律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造，七到翻。徐、兗二州刺史武陵王駿、豫州刺史南平王鑠各勒所部，東西齊舉；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劉秀之震盪汧、隴；汧，苦堅翻。太尉江夏王義恭出次彭城，為衆軍節度。」夏，戶雅翻。坦，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是時軍旅大起，王公、妃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獻金帛、雜物以助國用。朝，直遙翻。又以兵力不足，悉發青、冀、徐、豫、二兗六州二兗，南兗、北兗也。三五民丁，倩使蹔行，三五者，三丁發其一，五丁發其二。倩，七政翻。符到十日裝束；自符到之日，以十日為裝束，過此期卽行。綠江五郡集廣陵，緣淮三郡集盱眙。緣江五郡，南東海、南蘭陵、南琅邪、南東莞、晉陵也。緣淮三郡，臨淮、淮陵、下邳也。盱眙，音吁怡。又募中外有馬步衆藝武力之士應科者，皆加厚賞。有司又奏軍用不充，揚、南徐、兗、江四州此兗謂南兗州。富民家貲滿五十萬，僧尼滿二十萬，並四分借一，事息卽還。

建武司馬申元吉引兵趨碻磝。乙亥，魏濟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走。魏明元帝泰常八年，置濟州於碻磝城。趨，七喻翻。濟，子禮翻。考異曰︰宋略云︰「虜濟州刺史王淮敗走，虜支解王淮，傳示列戍。」今從宋書。蕭斌遣將軍崔猛攻樂安，魏青州刺史張淮之亦棄城走。樂安，千乘、博昌之地，唐青州千乘縣，此時樂安郡也。斌與沈慶之留守碻磝，使王玄謨進圍滑臺。考異曰︰宋略︰「九月庚申，玄謨前軍次白馬，與虜兗州刺史歌得跋戰，破之；玄謨進攻滑臺。」今從宋書。雍州刺史隨王誕雍，於用翻。遣中兵參軍柳元景、振威將軍尹顯祖、奮武將軍曾方平，南史作「魯方平」，參考水經，作「魯」為是。建武將軍薛安都、略陽太守龐法起將兵出弘農。龐，皮江翻。將，卽亮翻。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年七十餘，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夏，戶雅翻。誕許之；乃自貲谷入盧氏，盧氏民趙難納之。貲谷在盧氏縣南山之南。盧氏縣，漢屬弘農郡，晉分屬上洛郡，唐屬虢州。季明遂誘說士民，誘，音酉。說，輸芮翻。應之者甚衆，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熊耳山在盧氏故縣東。元景引兵繼進。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中兵參軍胡盛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長社，考異曰︰鑠傳作「到坦之」，今從宋略。魏荊州刺史魯爽鎭長社，棄城走。爽，軌之子也。軌，魯宗之之子。幢主王陽兒擊魏豫州刺史僕蘭，破之，軍有幢主、隊主，總一軍者謂之軍主。僕蘭，亦姓拓跋。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僕蘭氏改為僕氏。幢，傳江翻。僕蘭奔虎牢；虎牢，魏豫州刺史治所也。鑠又遣安蠻司馬劉康祖將兵助坦，進逼虎牢。

魏羣臣初聞有宋師，言於魏主，請遣兵救緣河穀帛。魏主曰︰「馬今未肥，天時尚熱，速出必無功。若兵來不止，且還陰山避之。國人本著羊皮袴，何用綿帛！國人，謂同自北荒來之種人也。著，陟略翻。展至十月，吾無憂矣。」展，寬也。

九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滑臺，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備柔然，吳王余平城。庚子，魏發州郡兵五萬分給諸軍。

王玄謨士衆甚盛，器械精嚴；而玄謨貪愎好殺。愎，弼力翻。好，呼到翻。初圍滑臺，城中多茅屋，衆請以火箭燒之。杜佑曰︰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皮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燃，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玄謨曰︰「彼，吾財也，何遽燒之！」城中卽撤屋穴處。處，昌呂翻。時河、洛之民競出租穀、操兵來赴者日以千數，操，千高翻。玄謨不卽其長帥而以配私暱；卽，就也，言不能就其長帥而用之，使各為部隊，而以其人分配私所愛暱者。長，知兩翻。帥，所類翻。暱，尼質翻。家付匹布，責大梨八百；由是衆心失望。攻城數月不下，聞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為營，玄謨不從。玄謨豈不知為車營可憑而戰哉？蓋於時已有走心矣。

冬，十月，癸亥，魏主至枋頭，使關內侯代人陸眞夜與數人犯圍，潛入滑臺，撫慰城中，且登城視玄謨營曲折還報。乙丑，魏主渡河，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鞞，部迷翻。玄謨懼，退走。魏人追擊之，死者萬餘人，麾下散亡略盡，委棄軍資器械山積。

先是，玄謨遣鍾離太守垣護之以百舸為前鋒，據石濟，鍾離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屬南兗州。沈約志，屬徐州。水經曰︰河水逕東燕縣故城北，則有濟水自北來注之。註云︰垣護之守石濟，卽此處。先，悉薦翻。舸，古我翻。守，手又翻。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護之聞魏兵將至，馳書勸玄謨急攻，曰︰「昔武皇攻廣固，死沒者甚衆。事見一百一十五卷晉安帝義熙五年、六年。況今事迫於曩日，豈得計士衆傷疲！願以屠城為急。」玄謨不從；使玄謨從護之計，急攻而得滑臺，魏兵隨至，固無以善其後也。及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魏人以所得玄謨戰艦連以鐵鎖三重，斷河艦，戶黯翻。重，直龍翻。斷，音短。以絕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斷，音短。魏不能禁；唯失一舸，餘皆完備而返。柯，古我翻。

蕭斌遣沈慶之將五千人救玄謨，將，卽亮翻。慶之曰︰「玄謨士衆疲老，寇虜已逼，得收萬人乃可進，小軍輕往，無益也。」斌固遣之。會玄謨遁還，斌將斬之，慶之固諫曰︰「佛貍威震天下，魏主小字佛狸，佛，音弼。控弦百萬，豈玄謨所能當！且殺戰將以自弱，非良計也。」將，卽亮翻。斌乃止。

斌欲固守碻磝，慶之曰︰「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東非國家有也。東過，謂越碻磝而過，東入青、冀界。清東，謂清水以東也。碻磝孤絕，復作朱脩之滑臺耳。」朱脩之事見一百二十二卷八年。復，扶又翻；下復召同。會詔使至，不聽斌等退師。使，疏吏翻。斌復召諸將議之，並謂宜留，慶之曰︰「閫外之事，將軍得以專之。詔從遠來，不知事勢。節下有一范增不能用，引漢高帝之言。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更，經也，歷也，音工衡翻。慶之厲聲曰︰「衆人雖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耳學，謂雖未嘗目覽書傳，能以耳聽人所講說者而學之。斌乃使王玄謨戍碻磝，申坦、垣護之據清口，清水南通淮，北通河；此謂清水入河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自帥諸軍還歷城。帥，讀曰率；下同。自此以上，皆王玄謨攻滑臺事。

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衆為鄕導。鄕，讀曰嚮。柳元景自百丈崖從諸軍於盧氏。百丈崖，在溫谷南。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太守李初古拔。薛安都留屯弘農；丙戌，龐法起進向潼關。自閏月以下，皆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主命諸將分道並進︰永昌王仁自洛陽趨壽陽，尚書長孫眞趣馬頭，沈約曰︰馬頭郡故淮南當塗縣地，晉安帝立馬頭郡，因山形而名，屬南豫州，宋屬徐州。將，卽亮翻。趣，七喻翻；下同。楚王建趣鍾離，高涼王那自青州趣下邳，魏主自東平趣鄒山。

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鄒山，考異曰︰宋略云︰「戊子，至鄒山。」今從後魏書。魯郡太守崔邪利為魏所擒。宋魯郡時治鄒山。魏主見秦始皇石刻，使人排而仆之，秦始皇二十八年，上鄒嶧山，立石頌德。以太牢祠孔子。

楚王建自清西進，屯蕭城；步尼公自清東進，屯留城。魏收地形志︰沛郡蕭縣有蕭城，彭城郡之留縣有留城。武陵王駿遣參軍馬文恭將兵向蕭城，江夏王義恭遣軍主嵇玄敬將兵向留城。文恭為魏所敗。敗，補賣翻。步尼公遇玄敬，引兵趣苞橋，欲渡清西；沛縣民燒苞橋，夜於林中擊鼓，魏以為宋兵大至，爭渡苞水，水經註︰泡水亦曰豐水，水上承又大薺陂，東逕已氏及平樂縣，又東逕豐縣故城南，又東合黃水。水上舊有梁，謂之苞橋，沛縣民燒泡橋，魏兵溺死之地也。又東逕沛縣故城南。溺死者殆半。自此以上，魏主分遣諸將事也。

詔以柳元景為弘農太守。元景使薛安都、尹顯祖先引兵就龐法起等於陝，元景於後督租。陝城險固，諸軍攻之不拔。陝，失冉翻。魏洛州刺史張是連提考異曰︰宋略作「張是連踶」，今從宋書。帥衆二萬度崤救陝，自洛至陝有三崤之險。帥，讀曰率。安都等與戰於城南。魏人縱突騎，諸軍不能敵；騎，奇寄翻；下同。安都怒，脫兜鍪，解鎧，鍪，音牟。唯著絳納兩當衫，著，陟略翻。前當心，後當背，謂之兩當衫。馬亦去具裝，瞋目橫矛，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傷不可勝數。去，羌呂翻。瞋，七人翻。陳，讀曰陣。中，竹仲翻。勝，音升。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怙將步騎二千救安都等，一軍之將謂之軍主，副將謂之軍副。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陳於城西南。陳，讀曰陣。曾方平謂安都曰︰「今勍敵在前，勍，渠京翻。堅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怙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甚盛，魏衆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折，而設翻。易之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昃，魏衆大潰，斬張是連提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塹死者甚衆，生降二千餘人。昃，阻力翻。將，卽亮翻。塹，七豔翻。降，下江翻。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力屈乃降，何也？」為，于僞翻。皆曰︰「虜驅民使戰，後出者滅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先，悉薦翻。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

龐龐法起等進攻潼關，魏戍主婁須棄城走，法起等據之。關中豪桀所在蠭起，及四山羌、胡皆來送款。關中之地，四面阻山，時羌、胡皆依山而居，自為聚落。

上以王玄謨敗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獨進，皆召還。元景使薛安都斷後，斷，丁管翻。引兵歸襄陽。詔以元景為襄陽太守。此以上柳元景攻關陝事。

魏永昌王仁攻懸瓠、項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壽陽，召劉康祖使還。癸卯，仁將八萬騎追及康祖於尉武。將，卽亮翻。騎，奇計翻。考異曰︰宋略及南平王鑠傳皆作「尉氏」。按康祖傳云︰「去壽陽裁數十里」，然則非尉氏也。今從康祖及索虜傳作「尉武」。今按沈約志，秦郡有尉氏縣。秦郡治堂邑，屬南兗州，非南平王鑠所統，其地又不在壽陽北數十里。溫公之考覈精矣。按北史·拓跋崙傳︰尉武，亭名；劉康祖戰死于此。康祖有衆八千人，軍副胡盛之幢、隊、軍皆有主副。欲依山險間行取至，間，古莧翻。取至，謂取至壽陽也。康祖怒曰︰「臨河求敵，遂無所見；幸其自送，柰何避之！」乃結車營而進，下令軍中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魏人四面攻之，將士皆殊死戰。自旦至晡，殺魏兵萬餘人，流血沒踝，踝，胡瓦翻，足踝也。康祖身被十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意氣彌厲。魏分其衆為三，且休且戰。會日暮風急，魏以騎負草燒軍營，康祖隨補其闕。有流矢貫康祖頸，墜馬死，餘衆不能戰，遂潰，魏人掩殺殆盡。考異曰︰康祖傳云︰「大戰一日一夜」，又云︰「虜死者太半」。今從宋略。

南平王鑠使左軍行參軍王羅漢以三百人戍尉武。魏兵至，衆欲依卑林以自固，羅漢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鎖其頸，使二郞將掌之；三郞將，蓋主內三郞。魏謂衞士曰三郞將。將，卽亮翻。羅漢夜斷三郞將首，斷，丁管翻。抱銷亡奔盱眙。盱眙，音吁怡。

魏永昌王仁進逼壽陽，焚掠馬頭、鍾離；南平王鑠嬰城固守。自此以上，魏兵向壽陽事。

魏兵在蕭城，去彭城十餘里。彭城兵雖多而食少，少，詩沼翻；下同。太尉江夏王義恭欲棄彭城南歸。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以為歷城兵少食多，欲為函箱車陳，以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女直趨歷城；陳，讀曰陣。趨，七喻翻。分兵配護軍蕭思話，使留守彭城。太尉長史何勗欲席卷奔郁洲，東海郡贛榆縣東海中有郁洲，今東海軍是其地。泰始三年，於此僑立青州，齊、梁為青、冀二州刺史治所。卷，讀曰捲。鬱，音聿。自海道還京師。義恭去意已判，判，亦決也。惟二議彌日未決。沈慶之之議，自彭城趨歷城猶曰主於進；何勗之議，則主於奔退耳。安北長史沛郡太守張暢曰︰「若歷城、郁洲有可至之理，下官敢不高贊！時沛郡治蕭城。張暢以安北長史帶沛郡太守。高，抗也；贊，助也；言抗聲以助決其議也。今城中乏食，百姓咸有走志，但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扃，古熒翻，外閉之關也。此言門守嚴固，百姓無從得去。一旦動足，則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窘，渠隕翻。豈有捨萬安之術而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行，下官請以頸血汚公馬蹄。汚，烏故翻。武陵王駿謂義恭曰︰「阿父旣為總統，去留非所敢干，義恭頓彭城為諸軍節度，故曰總統。阿，讀從安入聲。道民忝為城主，而委鎭奔逃，實無顏復奉朝廷，義恭於駿，諸父也。駿小字道民。徐州刺史治彭城，故曰城主。復，扶又翻。必與此城共其存沒，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恭乃止。

壬子，魏主至彭城，立氈屋於戲馬臺以望城中。戲馬臺，在彭城城南，其高十仞，廣袤百步，項羽所築也。

馬文恭之敗也，隊主蒯應沒於魏。此上蕭城之敗也。蒯，苦怪翻。魏主遣應至小市門求酒及甘蔗；甘蔗，說文所謂諸蔗也。生於南方，北人嗜之。蔗，之夜翻。武陵王駿與之，仍就求橐駝。韋昭曰︰橐駝，背肉似橐而善負物。顏師古曰︰言能負橐而馱物，故曰橐駝。爾雅翼︰駝，外國之奇畜，背有兩封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褐，負物至千斤，日三百里。凡欲椿載，必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量，終不起。古語謂之橐佗。橐，囊也；佗，負荷也。今云駱駝，蓋橐音之轉。明日，魏主使尚書李孝伯至南門，餉義恭貂裘，餉駿橐駝及騾，騾，盧戈翻；驢父馬母，堅耐健走。且曰︰「魏主致意安北，可蹔出見我；蹔，與暫同。我亦不攻北城，何為勞苦將士，備守如此！」駿使張暢開門出見之曰︰「安北致意魏主，常遲面寫，遲，直利翻，待也。但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恨不蹔悉。悉，詳盡也，言恨不蹔時得詳盡所懷也。備守乃邊鎭之常，悅以使之，則勞而無怨耳。」易·兌卦·彖辭曰︰悅以先民，民忘其勞。魏主求甘橘及借博具，皆與之；復餉氈及九種鹽胡豉。孝伯傳曰︰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日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駮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豉，是義翻，說文曰︰配鹽幽尗也。胡豉，胡人所造。尗，與菽同，豆也。復，扶又翻。種，章勇翻。又借樂器，義恭應之曰︰「受任戎行，行，戶剛翻。不齎樂具。」孝伯問暢︰「何為怱怱閉門絕橋？」暢曰︰「二王以魏主營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恐輕相陵踐，故閉城耳。待休息士馬，然後共治戰場，刻日交戲。」左傳︰晉楚將戰于城濮，楚令尹子玉遣使謂晉曰︰請與君之士戲。踐，息演翻。治，直之翻。孝伯曰︰「賓有禮，主則擇之。」左傳魯大夫羽父語薛侯之言。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為有禮。」魏主使人來言曰︰「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我所？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幹來。」諸佐，謂佐吏也。僮幹，則給使令者耳。魏主此言，猶知宋為有人。暢以二王命對曰︰「魏主形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使。」復，扶又翻；下無復同。孝伯又曰︰「王玄謨亦常才耳，南國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敗？自入此境七百餘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鄒山之險，君家所憑，前鋒始接，崔邪利遽藏入穴，諸將倒曳出之。鄒山多石穴，土人謂穴為嶧，相率入保藏以避兵，故孝伯云然。魏主賜其餘生，今從在此。」暢曰︰「王玄謨南土偏將，不謂為才，但以之為前驅。大軍未至，河冰向合，玄謨因夜還軍，致戎馬小亂耳。崔邪利陷沒，何損於國！魏主自以數十萬制一崔邪利，乃足言邪！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鎭軍聖略，武陵王駿降號鎭軍將軍。用兵有機，不用相語。」語，牛倨翻。孝伯曰︰「魏主當不圍此城，自帥衆軍直造瓜步。瓜步山，在秦郡尉氏縣界。尉氏，隋改為六合縣。南北對境圖曰︰今桃葉山卽瓜步鎭之地。帥，讀曰率。造，七到翻。南事若辦，彭城不待圍；若其不捷，彭城亦非所須也。我今當南飲江湖以療渴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虜馬遂得飲江，便為無復天道。」先是童謠云︰先，悉薦翻。「虜馬飲江水，佛貍死卯年。」佛，音弼。故暢云然。暢音容雅麗，孝伯與左右皆歎息。孝伯亦辯贍，且去，謂暢曰︰「長史深自愛，相去步武，舉足而行曰步，足迹曰武。恨不執手。」暢曰︰「君善自愛，冀蕩定有期，君『章︰十二行本「君」上有「相見無遠」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若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兵交，使在其間。史言行人善於辭令，亦足以增國威。朝，直遙翻。

上起楊文德為輔國將軍，引兵自漢中西入，搖動汧、隴。汧，苦堅翻。文德宗人楊高帥陰平、平武羣氐拒之，帥，讀曰率。文德擊高，斬之，陰平、平武悉平。陰平縣，漢屬廣漢屬國，晉泰始中置陰平郡。劉蜀分陰平置平廣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平武。陰平、平武，皆今龍州地也。宋白曰︰陰平，今文州；平武，今龍州。梁、南秦二州刺史劉秀之遣文德伐啖提氐，不克，執送荊州；使文德從祖兄頭戍葭蘆。啖，徒覽翻，又徒濫翻。從，才用翻。

**9**丁未，大赦。

**10**魏主攻彭城，不克。十二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書郞魯秀出廣陵，高涼王那出山陽，永昌王仁出橫江，所過無不殘滅，城邑皆望風奔潰。戊午，建康纂嚴。己未，魏兵至淮上。考異曰︰魏·本紀云︰「丁卯至淮。」按宋略︰「己未，虜至淮西。」宋·本紀︰「乙丑，胡崇之等敗。」今從之。

上使輔國將軍臧質將萬人救彭城，將，卽亮翻。至盱眙，魏主已過淮。盱眙，音吁怡。質使宂從僕射胡崇之、積弩將軍臧澄之營東山，宂，而隴翻。從，才用翻。考異曰︰序傳作「臧證之」，今從帝紀、質傳作「澄之」。建威將軍毛熙祚據前浦，東山、前浦皆在盱眙城左右︰東山在今盱眙城東南，東山之北則高家山，高家山之東則陡山，稍南則都梁山，都梁山之東北則古盱眙城。城臨遇明河，又東逕楊茅澗口，又東逕富陵河口，則君山。魏太武作浮橋於此，自此渡淮。稍東則龜山。質營於城南。考異曰︰宋略云︰「質屯盱眙城北。」今從宋書。乙丑，魏燕王譚攻崇之等，三營皆敗沒，質按兵不敢救。澄之，燾之孫；臧燾，高祖敬皇后之兄。熙祚，脩之之兄子也。毛脩之從高祖為將，青泥之敗，沒于赫連，後入于魏。是夕，質軍亦潰，質棄輜重器械，單將七百人赴城。重，直用翻。將，卽亮翻。

初，盱眙太守沈璞到官，盱眙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郡，晉安帝分立盱眙郡，今為招信軍。王玄謨猶在滑臺，江淮無警。璞以郡當衝要，乃繕城浚隍，積財穀，儲矢石，為城守之備。僚屬皆非之，朝廷亦以為過。及魏兵南向，守宰多棄城走。或勸璞宜還建康，璞曰︰「虜若以城小不顧，夫復何懼！扶，音扶。復，又翻。若肉薄來攻，此乃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也，薄，伯各翻。柰何去之！諸君嘗見數十萬人聚於小城之下而不敗者乎？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也。」王尋、王邑以百萬敗昆陽，諸葛恪以二十萬敗於合肥；故曰用兵之計，攻城最下。衆心稍定。璞收集得二千精兵，曰︰「足矣。」及臧質向城，衆謂璞曰︰「虜若不攻城，則無所事衆；若其攻城，則城中止可容見力耳，見，賢遍翻。地狹人多，鮮不為患。鮮，息淺翻。且敵衆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質衆能退敵完城者，則全功不在我；若避罪歸都，會資舟楫，必更相蹂踐。蹂，人九翻。踐，慈演翻。正足為患，不若閉門勿受。」璞歎曰︰「虜必不能登城，敢為諸君保之。為，于僞翻。舟楫之計，固已久息。虜之殘害，古今未有，屠剝之若，衆所共見，其中幸者，不過驅還北國作奴婢耳。彼雖烏合，寧不憚此邪！所謂『同舟而濟，胡、越一心』者也。王弼曰︰同舟而濟，則胡、越何患乎異心！今兵多則虜退速，少則退緩。吾寧可欲專功而留虜乎！」乃開門納質。質見城中豐實，大喜，衆皆稱萬歲；因與璞共守。

魏人之南寇也，不齎糧用，唯以抄掠為資。及過淮，民多竄匿，抄掠無所得，人馬飢乏；抄，初交翻。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為北歸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卽留其將韓元興以數千人守盱眙，守，言以兵相守也。將，卽亮翻；下同。自帥大衆南向。由是盱眙得益完守備。為明年魏主還攻盱眙不克張本。帥，讀曰率。

庚午，魏主至瓜步，壞民廬舍，壞，音怪。及伐葦為筏，聲言欲渡江。建康震懼，民皆荷擔而立，荷擔而立，急則迸走。荷，戶可翻，又如字。擔，丁濫翻。壬午，內外戒嚴。丹楊統內盡戶發丁，人凡戶見丁，無論多少盡發之。王公以下子弟皆從役。命領軍將軍劉遵考等將兵分守津要，遊邏上接于湖，下至蔡洲，陳艦列營，周亙江濱，自採石室于曁陽，今太平州當塗縣北三十里有采石山，山下有采石磯。曁陽，今江陰軍。邏，郞佐翻。艦，戶黯翻。亙，古鄧翻。六七百里。太子劭出鎭石頭，總統水軍，丹楊尹徐湛之守石頭倉城，吏部尚書江湛兼領軍，軍事處置悉以委焉。處，昌呂翻。

上登石頭城，有憂色，謂江湛曰︰「北伐之計，同議者少。謂唯江、徐贊北伐之計，羣臣之議多不同也。少，詩沼翻。今日士民勞怨，不得無慚，貽大夫之憂，予之過也。」又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幕府山在今建康府城西二十五里，晉元帝初渡江，丞相王導建幕府於其上。宋白曰︰元帝渡江，秣陵荒落，以府第居縣北幕府山，幕府之名自此。南史，幕府山在臨沂縣。觀望形勢，購魏主及王公首，許以封爵、金帛；又募人齎野葛酒置空村中，欲以毒魏人，竟不能傷。野葛有毒，食之殺人。

魏主鑿瓜步山為蟠道，於其上設氈屋，考異曰︰魏·帝紀云︰「癸未，軍駕臨江，起行宮於瓜步山，」蓋謂此也。今從宋書。魏主不飲河南水，以橐駝負河北水自隨。餉上橐駝、名馬，幷求和，請婚。上遣奉朝請田奇餉以珍羞、異味。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朝，直遙翻。魏主得黃甘，卽噉之，甘卽今之柑。噉，徒濫翻，又徒覽翻。幷大進酃酒。荊州記曰︰長沙郡酃縣有酃湖，周迴二里；取湖水為酒，酒極甘美。杜佑曰︰衡州衡陽縣，漢酃縣地。孟康曰︰酃，音零。左右有附耳語者，疑食中有毒。魏主不應，舉手拘天，以其孫示奇曰︰「吾遠來至此，非欲為功名，實欲繼好息民，永結姻援。宋若能以女妻此孫，我以女妻武陵王，自今匹馬不復南顧。」好，呼到翻。妻，七細翻。復，扶又翻。

奇還，上召太子劭及羣臣議之，衆並謂宜許，江湛曰︰「戎狄無親，許之無益。」劭怒，謂湛曰︰「今二王在阨，謂江夏王義恭、武陵王駿在彭城，南平王鑠在壽陽也。詎宜苟執異議！聲色甚厲。坐散，俱出，坐，徂臥翻。劭使班劍及左右排湛，湛幾至僵仆。班劍，持劍為班，列在車前。幾，居希翻。僵，居良翻。

劭又言於上曰︰「北伐敗辱，數州淪破，獨有斬江湛、徐湛之可以謝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江、徐但不異耳。」言不持異議也。由是太子與江、徐不平，史言劭於此時已有弒逆之心。魏亦竟不成婚。考異曰︰魏·帝紀云︰「甲申，義隆使獻百牢，貢其方物，又請進女於皇孫以求和好。帝以師婚非禮，許和而不許婚，使散騎侍郞夏侯野報之。詔皇孫為書，致馬通問。」此皆魏史考辭，今從宋書。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六

## 宋紀八起重光單閼（辛卯），盡玄黓執徐（壬辰），凡二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上

**元嘉二十八年**（辛卯、四五一）

**1**春，正月，丙戌朔，魏主大會羣臣於瓜步山上，班爵行賞有差。魏人緣江舉火；太子左『章︰十二行本「左」作「右」；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衞率尹弘言於上曰︰「六夷如此，必走。」北兵欲退，慮南兵之追截，故舉火以示威。尹弘習知北人軍情，因言於上。自晉失馭，劉、石以來，始有六夷之名。率，所律翻。丁亥，魏掠居民，焚廬舍而去。

胡誕世之反也，見上卷二十四年。江夏王義恭等奏彭城王義康數有怨言，搖動民聽，故不逞之族因以生心。夏，戶雅翻。數，所角翻。不逞之族，謂廢放之家不得逞志於時者也。請徙義康廣州。上將徙義康，先遣使語之；使，疏吏翻。語，牛倨翻。義康曰︰「人生會死，吾豈愛生！必為亂階，雖遠何益！請死於此，恥復屢遷。」復，扶又翻。屢，力住翻，又如字。竟未及往。魏師至瓜步，人情忷懼。忷，許拱翻。上慮不逞之人復奉義康為亂；太子劭及武陵王駿、尚書左僕射何尚之屢啓宜早為之所；武陵王駿時在彭城，蓋馳密啓言之也。上乃遣中書舍人嚴龍齎藥賜義康死。義康不肯服，曰︰「佛敎不許自殺；佛敎謂自殺者不復得人身。願隨宜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使者以被揜殺之。

**2**江夏王義恭以碻磝不可守，召王玄謨還歷城；魏人追擊敗之，遂取碻磝。敗，蒲賣翻。去年，蕭斌使王玄謨戍碻磝。

初，上聞魏將入寇，命廣陵太守劉懷之逆燒城府、船乘，守，手又翻。敵未至而先燒，故曰逆。乘，謂車也，音繩證翻。盡帥其民渡江。帥，讀曰率。山陽太守蕭僧珍悉斂其民入城，臺送糧仗詣盱眙及滑臺者，以路不通，皆留山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分廣陵立山陽郡，境內有地名山陽，因以名郡，今楚州卽其地。盱眙，音吁怡。蓄陂水令滿，須魏人至，決以灌之。須，待也。魏人過山陽，不敢留，因攻盱眙。

魏主就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溲，疎鳩翻。便，毗連翻。魏主怒，築長圍，一夕而合；運東山土石以塡塹，作浮橋於君山，絕水陸道。今盱眙縣北七里有長圍山。圖經云︰臧質守盱眙，魏太武於都梁山築長城，造浮橋，絕水路，卽此。塹，七豔翻。魏主遺質書曰︰遺，于季翻。「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國人，謂與拓跋氏同出北荒之子孫也。凡九十九姓。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氐、羌。設使丁零死，正可滅常山、趙郡賊；丁零自翟眞叛慕容皆投常山、趙郡界，阻山而居，故云然。胡死，減幷州賊；自後漢納南匈奴分居幷州界，其地率皆雜處胡、漢；西河、離石以西則皆稽胡據之為寇。氐、羌死，減關中賊。自苻、姚據關中，其種類蕃滋，雖其國已滅，而其種實繁。卿若殺之，無所不利。」言於魏國無所不利。質復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省示，省來書所示也。悉，詳也，盡也。省，悉景翻。爾自恃四足，屢犯邊。恃四足，謂負戎馬足也。王玄謨退於東，申坦散於西，按王玄謨自滑臺敗退，蕭斌使申坦據清口。戴延之所謂清口在壽張縣西界安民亭南，以水經註考之，其地不在滑臺之西；此當謂梁坦出上蔡之師至虎牢潰散耳。爾知其所以然邪？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蓋卯年未至，故以二軍開飲江之路耳；冥期使然，非復人事。謂冥冥之中，大期將至，天使之然，非由人事為之也。復，扶又翻；下容復同。寡人受命相滅，古者諸侯自稱曰寡人。質自以當藩方之任，自稱寡人。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爾生全，饗有桑乾哉！自登山、桑乾川皆在平城左右。質言本期直指白登，師行至淮而逢魏兵，要當勦滅，不容令魏主生歸，饗有桑乾之地也。此嫚書也。兩陳相向，惡聲至，必反之，毋庸以此為據也。乾，音干。爾有幸得為亂兵所殺，不幸則生相鎖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耳。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細切薑蒜謂之齏，硏碎米麥謂之粉。齏，牋西翻。屠之，裂之，猶未足以謝本朝。朝，直遙翻。爾智識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今春雨已降，兵方四集，爾但安意攻城，勿遽走！糧食乏者可見語，語，牛倨翻；下爾語同。當出廩相貽。得所送劍刃，『章︰十二行本「刃」作「刀」；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作「刃」。』欲令我揮之爾身邪？」魏主大怒，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鑱，士衫翻，又士懺翻，刺也，錐也。曰︰「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爾語虜中諸士庶︰佛貍所與書，相待如此。以魏主書言其兵鬬死正減國中賊也，因而攜之，術莫近乎此矣。魏主得質此書，豈不悔前所與質書乎？爾等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中原之民本稟漢、晉正朔，故謂之正朔之民。幷寫臺格以與之云︰「斬佛貍首，封萬戶侯，賜布、絹各萬匹。」臺格，宋臺所立賞格也。佛，讀如弼。

魏人以鉤車鉤城樓，城內繫以彄絚，彄，恪侯翻。絚，古恆翻，大索也。數百人叫呼引之，車不能退。旣夜，縋桶懸卒出，截其鉤，獲之。縋，馳僞翻。桶，他董翻；箍木為之。明旦，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句絕。謂衝車至著城身也。頹落不過數升。魏人乃肉薄登城，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莫有退者，殺傷萬計，尸與城平。凡攻之三旬，不拔。會魏軍中多疾疫，或告以建康遣水軍自海入淮，水軍自建康下江，自江出海，轉料角則入淮。又敕彭城斷其歸路；斷，丁管翻。二月，丙辰朔，魏主燒攻具退走。盱眙人欲追之，沈璞曰︰「今兵不多，雖可固守，不可出戰，但整舟楫，示若欲北渡者︰示若欲自盱眙渡淮而北以追截其後者。以速其走，計不須實行也。」

臧質以璞城主，使之上露版，露版者，書獲捷之狀，露版上聞，使天下悉知之也。上，時掌翻。璞固辭，歸功於質。上聞，益嘉之。已嘉璞之功，又益嘉其讓。

魏師過彭城，江夏王義恭震懼不敢擊。夏，戶雅翻。或告「虜驅南口萬餘，夕應宿安王陂，去城數十里，今追之，可悉得。」諸將皆請行，義恭禁不許。明日，驛使至，使，疏吏翻。上敕義恭悉力急追。魏師已遠，義恭乃遣鎭軍司馬檀和之向蕭城。魏人先已聞之，盡殺所驅者而去。程王祚逃歸。天祚為魏所禽，見上卷二十六年。

魏人凡破南兗、徐、兗、豫、青、冀六州，殘破六州之生聚耳，六州城守未嘗失也。殺傷不可勝計，勝，音升。丁壯者卽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槊，色角翻。盤舞以為戲。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巢於林木。室廬焚蕩，燕無所歸，故巢林木。魏之士馬死傷亦過半，國人皆尤之。

上每命將出師，常授以成律，交戰日時，亦待中詔，是以將帥趑趄，莫敢自決。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趑，取私翻。趄，七余翻。趑趄，不進也。又江南白丁，輕易進退，易，以豉翻。此其所以敗也。自是邑里蕭條，元嘉之政衰矣。史言亟用兵之禍。

癸酉，詔賑恤郡縣民遭寇者，蠲其稅調。賑，津忍翻。蠲，工玄翻。調，徒釣翻。

甲戌，降太尉義恭為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計翻。

戊寅，魏主濟河。自丙辰盱眙退師，二十三日始濟河。

辛巳，降鎭軍將軍武陵王駿為北中郞將。

壬午，上如瓜步。是日，解嚴。

初，魏中書學生盧度世，玄之子也，魏神䴥四年，徵盧玄。坐崔浩事亡命，匿高陽鄭羆家。崔浩事見上卷二十七年。高陽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河間國，晉分屬高陽郡。吏囚羆子，掠治之。掠，音亮。羆戒其子曰︰「君子殺身成仁，論語載孔子之言。雖死不可言。」其子奉父命；吏以火爇其體，爇，如悅翻。終不言而死。及魏主臨江，上遣殿上將軍黃延年使於魏，自晉以來有殿中將軍，殿上將軍當是宋所置。使，疏吏翻。魏主問曰︰「盧度世亡命，已應至彼。」延年曰︰「都下不聞有度世也。」魏主乃赦度世及其族逃亡籍沒者，凡度世之族逃亡而籍沒其家者並赦之。度世自出，魏主以為中書侍郞。考異曰︰宋·柳元景傳︰「元景從祖弟光世，先留鄕里，索虜以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為司徒崔浩，虜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虜主拓跋燾南寇汝、潁，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與浩應接，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太祖以為振武將軍。」與魏事［書］不同。今從魏書。度世為其弟娶鄭羆妹以報德。為，于僞翻。

三月，乙酉，帝還宮。

己亥，魏主還平城，魏主戊寅濟河，行二十二日至平城。飲至告廟，左傳︰凡公行告于廟，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禮也。又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預註曰︰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以降民五萬餘家分置近畿。近畿，謂環平城千里之地。降，戶江翻。

初，魏主過彭城，遣人語城中曰︰語，牛倨翻。「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及期，江夏王義恭議欲芟麥翦苗，移民堡聚。芟，所銜翻。鎭軍錄事參軍王孝孫曰︰白氏六帖曰︰州主簿、郡督郵，並今錄事參軍。余按晉琅邪王睿都督揚州，以陳頵為錄事參軍。當時自別有州主簿、督郵之吏，亦猶存古；而錄事之職，掌正違失，涖符印。「虜不能復來，復，扶又翻。旣自可保；如其更至，此議亦不可立。百姓閉在內城，饑饉日久，方春之月，野採自資；一入堡聚，餓死立至，民知必死，何可制邪！虜若必來，芟麥無晚。」四坐默然，莫之敢對。坐，徂臥翻。長史張暢曰︰「孝孫之議，實有可尋。」尋，繹理也，用也。左傳︰將尋師焉。又曰，日尋干戈。杜預註皆云︰尋，用也。鎭軍府典籤董元嗣侍武陵王駿之側，進曰︰「王錄事議不可奪。」別駕王子夏曰︰「此論誠然。」暢斂版白駿曰︰版，手版。僚佐於府公之前斂版白事，崇敬也。「下官欲命孝孫彈子夏。」錄事參軍掌糾彈，故云然。彈，徒丹翻。駿曰︰「王別駕有何事邪？」暢曰︰「芟麥移民，可謂大議，一方安危，事繫於此。子夏親為州端，州別駕居羣僚之右，故曰州端。曾無同異；及聞元嗣之言，則懽笑酬答。阿意左右，何以事君！」子夏、元嗣皆大慚，義恭之議遂寢。

**3**初，魯宗之奔魏，晉安帝義熙十一年，魯宗之自襄陽奔秦，十三年，秦亡奔魏。其子軌為魏荊州刺史、襄陽公，鎭長社，常思南歸；以昔殺劉康祖及徐湛之父，劉康祖父虔之，徐湛之父逵之，義熙十一年為魯軌所殺。故不敢來。軌卒，子爽襲父官爵。爽少有武幹，少，詩照翻。與弟秀皆有寵於魏主。『章︰十二行本「主」下有「秀為中書郞」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旣而兄弟各有罪，魏主詰責之。爽粗中使酒多過失，秀以檢校鄴人謀反事，因病還遲，並為魏主所詰責。詰，去吉翻。爽、秀懼誅，從魏主自瓜步還，至湖陸，請曰︰「奴與南有仇，每兵來，常恐禍及墳墓，爽祖父皆葬長社。乞共迎喪還葬平城。」魏主許之。爽至長社，殺魏戍兵數百人，帥部曲及願從者千餘家奔汝南。自長社至汝南不及三百里。帥，讀曰率。夏，四月，爽遣秀詣壽陽，奉書於南平王鑠以請降。鑠，式灼翻。降，戶江翻。上聞之，大喜，以爽為司州刺史，鎭義陽；沈約曰︰司州刺史，漢之司隸校尉也，晉江左以來，淪沒戎寇。雖永和、太元，王化蹔及，及太和、隆安，還復湮陷。武帝北平關、洛，河南底定，置司州刺史，治虎牢，領河南、滎陽、弘農實土三郡。少帝景平初，司州復沒，元嘉末，僑立，治汝南，是後遂治義陽，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郡。秀為潁川太守，考異曰︰宋略云「滎陽太守」，今從宋書。余謂帝蓋以秀兄弟自潁川來降，遂因以潁川太守授秀。餘弟姪並授官爵，賞賜甚厚。魏人毀其墳墓。徐湛之以為廟算遠圖，特所獎納，不敢苟申私怨，乞屛居田里；不許。屛，迸郢翻。

**4**青州民司馬順則自稱晉室近屬，聚衆號齊王。梁鄒戍主崔勳之詣州，五月，乙酉，順則乘虛襲梁鄒城。梁鄒縣，漢屬濟南郡，晉省；宋置梁鄒戍，為平原太守治所。水經註︰濟水自管縣東過梁鄒縣北，又東北過臨濟縣南。參而考之，其地蓋在唐齊州臨濟縣界。又有沙門自稱司馬百年，亦聚衆號安定王以應之。

**5**壬寅，魏大赦。

**6**己巳，以江夏王義恭領南兗州刺史，徙鎭盱眙，增督十二州諸軍事。

**7**戊申，以尚書左僕射何尚之為尚書令，太子詹事徐湛之為僕射、護軍將軍，晉志曰︰自魏、晉迄于江左，僕射置二則分左、右，或不兩置，但曰尚書僕射；令闕，則左為省主；若左右並闕，則置尚書僕射以主左事。今湛之蓋以尚書僕射領護軍將軍也。尚之以湛之國戚，湛之，帝之甥，會稽公主之子。任遇隆重，每事推之。詔湛之與尚之並受辭訴。尚之雖為令，而朝事悉歸湛之。朝，直遙翻。

**8**六月，壬戌，魏改元正平。

**9**魏主命太子少傅游雅、中書侍郞胡方回等更定律令，多所增損，凡三百九十一條。

**10**魏太子晃監國，監，工銜翻。頗信任左右，又營園田，收其利，高允諫曰︰「天地無私，故能覆載；覆，敷又翻。王者無私，故能容養。今殿下國之儲貳，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養雞犬，畜，許六翻。乃至酤販市廛，與民爭利，廛，市中空地；一曰，居也。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也。孔穎達曰︰市廛而不稅者，廛，謂公家邸舍，使商人停物於中，直稅其所舍之處，不稅其在市所賣之物。市內空地曰廛，城內空地曰肆。按載師云；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鄭註云︰廛里，邑居里矣，廛，民居之區域也。司農云︰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也。遂人授民田，夫一廛，田百畝。詩︰胡取禾三百廛兮。傳云︰一夫之居曰廛。謂一夫之田百畝也。揚子云︰有田一廛，謂百畝之居，與詩傳同。夫田之廛與市廛之廛，其義不同，各有攸當也。謗聲流布，不可追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無，乃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之利乎！昔虢之將亡，神賜之土田，註見前。漢靈帝私立府藏，事見五十七卷光和元年。藏，徂浪翻。皆有顚覆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也。武王愛周、邵、齊、畢，所以王天下；史記·周紀︰武王卽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一戎衣而天下大定。王，于況翻。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飛廉多力，惡來善走，父子俱以才力事紂。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喪，息浪翻。今東宮儁乂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願殿下斥去佞邪，親近忠良；去，羌呂翻。近，其靳翻。所在田園，分給貧下；販賣之物，以時收散；收，謂收藏其物；散，謂散與貧民。一曰︰以時收散者，言穫斂之時，民力可以償稱逋負則收之；停滯居物，至民所欲得之時則散之。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矣。」不聽。

太子為政精察，而中常侍宗愛，性險暴，多不法，太子惡之。惡，烏故翻。給事中仇尼道盛、侍郞任平城侍郞，卽給事黃門侍郞。仇尼，複姓，出於徒河。任，音壬。有寵於太子，頗用事，皆與愛不協。愛恐為道盛等所糾，遂構告其罪，魏主怒，斬道盛等於都街，都街，卽都市。東宮官屬多坐死，帝怒甚。戊辰，太子以憂卒。考異曰︰宋·索虜傳云︰「燾至汝南瓜步，晃私遣取諸營鹵獲甚衆。燾歸，聞知，大加搜檢。晃懼，謀殺燾。燾乃詐死，使其近習召晃迎喪，於道執之；及國，罩以鐵籠，尋殺之。」蕭子顯齊書亦云︰「晃謀殺佛貍，見殺。」宋略曰︰「燾旣南侵，晃淫于內，謀欲殺燾。燾知之，歸而詐死，召晃迎喪。晃至，執之，罩以鐵籠，捶之三百，曳于叢棘以殺焉。」又索虜傳云︰「晃弟秦王烏奕旰與晃對掌國事，晃疾之，訴其貪暴。燾鞭之二百，遣鎭枹罕。」此皆江南傳聞之誤。今從後魏書。壬申，葬金陵，諡曰景穆。帝徐知太子無罪，甚悔之。為後宗愛弒帝張本。

**11**秋，七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12**青、冀二州刺史蕭斌遣振武將軍劉武之等擊司馬順則、司馬百年，皆斬之。斌，音彬。癸亥，梁鄒平。

**13**蕭斌、王玄謨皆坐退敗免官。上問沈慶之曰︰「斌欲斬玄謨而卿止之，何也？」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將，卽亮翻。自歸而死，將至逃散，故止之。」慶之諫斬玄謨事見上卷上年。

**14**九月，癸巳，魏主還平城；冬，十月，庚申，復如陰山。復，扶又翻。

**15**上遣使至魏，魏遣殿中將軍郞法祐來脩好。好，呼到翻。

**16**己巳，魏上黨靖王長孫道生卒。

**17**十二月，丁丑，魏主封景穆太子之子濬為高陽王；旣而以皇孫世嫡，不當為藩王，乃止。觀此，則魏世祖立孫之意定矣。時濬生四年，聰達過人，魏主愛之，常置左右。徙秦王翰為東平王，燕王譚為臨淮王，楚王建為廣陽王，吳王余為南安王。翰等皆魏主子。以國王徙封郡王，當考。

**18**帝使沈慶之徙彭城流民數千家於瓜步，征北參軍程天祚徙江西流民數千家於姑孰。彭城、江西流民，皆避魏寇而南者。

**19**帝以吏部郞王僧綽為侍中。僧綽，曇首之子也，曇首輔政於元嘉之初。曇，徒含翻。幼有大成之度，衆皆以國器許之。好學，有思理，子，呼到翻。思，相吏翻。思理，猶言思致也。練悉朝典。朝，直遙翻；下同。尚帝女東陽獻公主。在吏部，諳悉人物，舉拔咸得其分。諳，烏含翻。分，扶問翻。言能隨其分量而授任也。及為侍中，年二十九，沈深有局度，有局則能處事，有度則能容物。沈，持林翻。不以才能高人。帝頗以後事為念，以其年少，少，詩照翻。欲大相付託，朝政大小，皆與參焉。帝之始親政事也，委任王華、王曇道、殷景仁、謝弘微、劉湛，次則范曄、沈演之、庾炳之，最後江湛、徐湛之、何瑀之及僧綽，凡十二人。「何瑀之」，恐當作「何尚之」。

**20**唐和入朝于魏，魏主厚禮之。唐和鎭焉耆，有撫安西域之功，故厚禮之。

**二十九年**（壬辰、四五二）

**1**春，正月，魏所得宋民五千餘家在中山者謀叛，州軍討誅之。州軍，定州之軍也。冀州刺史張掖王沮渠萬年坐與叛者通謀，賜死。沮，子余翻。

**2**魏世祖追悼景穆太子不已；中常侍宗愛懼誅，二月，甲寅，弒帝，年四十五，諡曰太武皇帝。考異曰︰宋書作「庚申」，今從魏書。尚書左僕射蘭延、魏書·官氏志︰北方諸姓，烏洛蘭氏改為蘭氏。侍中和𤴓、薛提等祕不發喪。𤴓『章︰十二行本「𤴓」上有「延」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以皇孫濬沖幼，欲立長君，𤴓，五下翻。長，知兩翻。徵秦王翰，置之祕室；祕室，祕密之室。提以濬嫡皇孫，不可廢。議久不決。宗愛知之，自以得罪於景穆太子，而素惡秦王翰，惡，烏路翻。善南安王余，乃密迎余自中宮便門入禁中，矯稱赫連皇后令召延等。赫連皇后，夏主勃勃之女也。延以愛素賤，不以為疑，皆隨入。愛先使宦者三十人持兵伏於禁中，延等入，以次收縛，斬之；殺秦王翰於永巷而立余。大赦，改元承平，尊皇后為皇太后，以愛為大司馬、大將軍、太師、都督中外諸軍事、領中祕書，封馮翊王。史言魏亂。

**3**庚午，立皇子休仁為建安王。

**4**三月，辛卯，魏葬太武皇帝于金陵，葬雲中金陵。廟號世祖。

**5**上聞魏世祖殂，更謀北伐，魯爽等復勸之。復，扶又翻。上訪於羣臣，太子中庶子何偃以為「淮、泗數州淮、泗數州，謂青、冀、徐、兗、司、豫也。瘡痍未復，不宜輕動。」上不從。偃，尚之之子也。

夏，五月，丙申，詔曰︰「虐虜窮凶，著於自昔；未勞資斧，已伏天誅。拯溺蕩穢，今其會也。可符驃騎、司空二府，時江夏王義恭降號驃騎將軍，鎭盱眙；南譙王義宣鎭江陵，進位司空。驃，匹妙翻。騎，奇計翻。各部分所統，分，扶問翻。東西應接。歸義建績者，隨勞酬獎。」於是遣撫軍將軍蕭思話督冀州刺史張永等向碻磝，魯爽、魯秀、程天祚將荊州甲士四萬出許、洛，據魯爽傳，天祚去年助戍彭城，為魏所獲，勸爽弟秀南歸，是年遂與爽、秀俱來奔，故並用之。將，卽亮翻。雍州刺史臧質帥所領趣潼關。帥，讀曰率。考異曰︰索虜、徐爰、張永傳，並云王玄謨亦北伐。玄謨傳中不曾行，蓋脫誤。魏紀載︰「六月，劉義隆將檀和之寇濟州，梁坦及魯安生軍于京、索，龐萌、薛安都寇恆農。」都不言蕭思話等；而宋紀亦無此數人者。至七月云︰「韓元興討之，和之退，梁坦、安生亦走。」不言思話之歸。宋略有臧質遣柳元景徇蒲阪，元景傳亦有之。今從宋書、宋略。今按考異所謂索虜、徐爰、張永傳，亦宋書也。永，茂度之子也。張裕，字茂度，避武帝諱，以字行。沈慶之固諫北伐；上以其異議，不使行。

青州刺史劉興祖上言，以為︰「河南阻飢，書曰︰黎民阻飢。孔安國註曰︰阻，難也。野無所掠；脫諸城固守，非旬月可拔。稽留大衆，轉輸方勞；應機乘勢，事存急速。今僞帥始死，帥，所類翻。兼逼暑時，國內猜擾，不暇遠赴。愚謂宜長驅中山，據其關要。自中山至代，有倒馬關、飛狐關。冀州以北，民人尚豐，兼麥已向熟，因資為易，謂因敵取資，於事為易。易，弋豉翻。嚮義之徒，必應響赴。若中州震動，黃河以南，自當消潰。臣請發青、冀七千兵，遣將領之，將，卽亮翻。直入其心腹。若前驅克勝，張永及河南衆軍，宜一時濟河，使聲實兼舉，並建司牧，撫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軍都，欲因山險置兵，以苞舉相、定、幽、冀之地。行，戶剛翻。塞，息則翻。因事指揮，隨宜加授，加授，謂仕於魏有官者，加其官，未有官而能聚衆以應宋師者，先授之以官。畏威欣寵，人百其懷。言其懷恩百倍於常時也。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謂河南、北肅清，混壹之功可待也。若不克捷，不為大傷。並催促裝束，伏聽敕旨。」上意止存河南，亦不從。劉興祖之言，上策也；上策，非命世之英不可行。上又使員外散騎侍郞琅邪徐爰隨軍向碻磝，銜中旨授諸將方略，臨時宣示。散，悉亶翻。騎，奇計翻。

**6**尚書令何尚之以老請置『章︰十二行本「置」作「致」；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仕，退居方山。方山在建康東北，有方山埭，截淮立埭於山南。曰方山者，山形方如印。議者咸謂尚之不能固志。旣而詔書敦諭者數四，六月，戊申朔，尚之復起視事。復，扶又翻。御史中丞袁淑錄自古隱士有迹無名者為眞隱傳以嗤之。有迹無名，如晨門、荷蕢、荷蓧、野王二老、漢陰丈人之類。

**7**秋，七月，張永等至碻磝，引兵圍之。考異曰宋略︰「七月壬辰，永師及碻磝。」下又有「乙酉、壬辰」。按長曆，此月丁丑朔，四日庚辰，六日壬午，十六日壬辰，疑永以庚辰、壬午至碻磝，非壬辰也。

**8**壬辰，徙汝陰王渾為武昌王，淮陽王彧為湘東王。彧，於六翻。

**9**初，潘淑妃生始興王濬。考異曰︰太子劭傳云︰「濬母卒，使潘淑妃養之。」濬傳及文九王傳，皆云濬實潘子。南史亦云「淑妃養為于，淑妃愛濬，濬心不附。」今從濬本傳。元皇后性妬，以淑妃有寵於上，恚恨而殂，袁皇后諡曰元。后殂於十七年。恚，於避翻。淑妃專總內政。由是太子劭深惡淑妃及濬。惡，烏故翻。濬懼為將來之禍，乃曲意事劭，劭更與之善。

吳興巫嚴道育，嚴道育，女巫也，其夫為劫，坐沒入奚官。自言能辟穀服食，役使鬼物；因東陽公主婢王鸚鵡出入主家。道育謂主曰︰「神將有符賜主。」主夜臥，見流光若螢，飛入書笥，笥，相吏翻，竹器也，篋也；圓曰簞，方曰笥。開視，得二青珠；由是主與劭、濬皆信惑之。劭、濬並多過失，數為上所詰責；使道育祈請，欲令過不上聞。數，所角翻。詰，去吉翻。聞，音問。道育曰︰「我已為上天陳請，為，于僞翻。上，時掌翻。必不泄露。」劭等敬事之，號曰天師。其後遂與道育、鸚鵡及東陽主奴陳天與、黃門陳慶國共為巫蠱，琢玉為上形像，埋於含章殿前；劭補天與為隊主。

東陽主卒，卒，子恤翻。鸚鵡應出嫁，劭、濬恐語泄，慮巫蠱之語泄也。濬府佐吳興沈懷遠，素為濬所厚，以鸚鵡嫁之為妾。

上聞天與領隊，以讓劭曰︰「汝所用隊主副，並是奴邪？」劭懼，以書告濬。濬復書曰︰「彼人若所為不已，正可促其餘命，或是大慶之漸耳。」據此，則弒逆之謀，濬實啓之。劭在都，濬在京口，故以書往來。詳察書意，則劭、濬逆謀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其所由來者漸矣。此書乃贊決其逆謀，非啓之也。劭、濬相與往來書疏，常謂上為「彼人」，或曰「其人」，謂江夏王義恭為「佞人」。夏，戶雅翻。

鸚鵡先與天與私通，旣適懷遠，恐事泄，白劭使密殺之。陳慶國懼，曰︰「巫蠱事，惟我與天與宣傳往來。今天與死，我其危哉！」乃具以其事白上。上大驚，卽遣收鸚鵡；封籍其家，得劭、濬書數百紙，皆呪咀巫蠱之言；呪，職救翻。咀，莊助翻。又得所埋玉人，命有司窮治其事。治，直之翻。道育亡命，捕之不獲。

先是，濬自揚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出鎭京口，十八年，濬為揚州刺史，出鎭京口，史逸其事始。先，息薦翻。及廬陵王紹以疾解揚州，紹，帝第五子，出繼廬陵王義眞後。意謂已必復得之。旣而上用南譙王義宣，濬殊不樂，乃求鎭江陵；濬求代義宣鎭江陵，然義宣未及離江陵，濬自京口至都，則弒逆之禍發矣。復，扶又翻；下同。樂，音洛。上許之。濬入朝，朝，直遙翻。遣還京口，為行留處分，至京口數日而巫蠱事發。上惋歎彌日，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惋，烏貫翻，驚惋也。謂潘淑妃曰︰「太子圖富貴，更是一理，虎頭復如此，濬，小字虎頭。非復思慮所及。汝母子豈可一日無我邪！」言一日無帝，則淑妃及濬將為劭所殺也。遣中使切責劭、濬，使，疏吏翻。劭、濬惶懼無辭，惟陳謝而已。上雖怒甚，猶未忍罪也。「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文帝之謂也。

**10**諸軍攻碻磝，治三攻道︰張永等當東道，濟南太守申坦等當西道，揚武司馬崔訓當南道。攻之累旬不拔。自帝經略河南，到彥之之出師，四鎭皆斂戍北去。王玄謨之出師，碻磝望風而下，滑臺則堅壁矣。今之出師，碻磝亦固守以抗張永等。魏人固習知宋人之情態，以為無能為也。治，直之翻。濟，子禮翻。八月，辛亥夜，魏人自地道潛出，燒崔訓營及攻具；癸丑夜，又燒東圍及攻具；尋復毀崔訓攻道。復，扶又翻。張永夜撤圍退軍，不告諸將，將，卽亮翻。士卒驚擾；魏人乘之，死傷塗地。蕭思話自往，增兵力攻，旬餘不拔。是時，青、徐不稔，軍食乏。丁卯，思話命諸軍皆退屯歷城，斬崔訓，繫張永、申坦於獄。

魯爽至長社，魏戍主禿髡幡棄城走。「禿髡」，恐當作「禿髮」。『章︰「髡」，十二行本正作「髮」；孔本同；張校同。』魯爽父子兄弟先居長社，以南兵來，聲勢旣盛，禿髮幡恐其有內應，故不能守而走。臧質頓兵近郊，謂頓兵襄陽之近郊也。杜子春周禮註曰︰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不以時發，獨遣冠軍司馬柳元景臧質以冠軍將軍鎭襄陽，以柳元景為司馬。冠，古玩翻；下同。帥後軍行參軍薛安都等『章︰十二行本「等」下有「向潼關，元景等」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進據洪關。水經註︰洛水自上洛縣東北於拒城之西北分為二水，枝渠東北出為門水，門水又北歷陽華之山，又東北歷峽謂之鴻關水，水東有城，卽關亭也；水西有堡，謂之鴻關堡。帥，讀曰率。梁州刺史劉秀之遣司馬馬汪與左軍中兵參軍蕭道成將兵向長安。道成，承之之子也。蕭道成始見于此。蕭承之有復漢中之功，見一百二十二卷元嘉十年。將，卽亮翻。魏冠軍將軍封禮自浢津南渡，赴弘農。水經註︰門水自鴻關東北流，又北逕弘農縣故城東。故城卽故函谷關也。其水側城北流，而注于河。河水於此有浢津之名。浢，音豆。九月，司空高平公兒烏干屯潼關，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賀兒氏為兒氏。平南將軍黎公遼屯河內。

**11**吐谷渾王慕利延卒，樹洛干之子拾寅立，樹洛干卒於晉安帝義熙十三年。始居伏羅川；居伏羅川，猶未敢遠離白蘭之險也。遣使來請命，亦請命于魏。丁亥，以拾寅為安西將軍、西秦·河·沙三州刺史、河南王；魏以拾寅為鎭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平王。

**12**庚寅，魯爽與魏豫州刺史拓跋僕蘭戰于大索，破之，杜預曰︰成皋東有大索城。京相璠曰︰京縣有大索亭、小索亭，大、小索氏兄弟居之，故有大小之號。括地志曰︰滎陽卽大索城；小索故城在滎陽縣北四里。進攻虎牢。聞碻磝敗退，與柳元景皆引兵還。蕭道成、馬汪等聞魏救兵將至，還趣仇池。趣，七喻翻。己丑，詔解蕭思話徐州，更領冀州刺史，鎭歷城。更，工衡翻。

上以諸將屢出無功，不可專責張永等，賜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耳。言諸將皆不可任也。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使示永、坦，欲以激厲之。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亦憤憤之辭也。義恭尋奏免思話官，從之。

**13**魏南安隱王余自以違次而立，余以少子為宗愛所立，非次也。諡法︰不顯尸國曰隱。厚賜羣下，欲以收衆心；旬月之間，府藏虛竭。藏，徂浪翻。又好酣飲及聲樂、畋獵，不恤政事。好，呼到翻。宗愛為宰相，錄三省，魏蓋以尚書、侍中、中祕書為三省，亦猶今以尚書、門下、中書為三省也。總宿衞，坐召公卿，專恣日甚。余患之，謀奪其權，愛憤怒。冬，十月，丙午朔，余夜祭東廟，魏書︰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具太牢；無常月。又於白登山西太祖舊遊之處，立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牛羊。白登在平城東，故曰東廟。愛使小黃門賈周等就弒余，而祕之，余立纔二百二十餘日。惟羽林郞中代人劉尼知之。羽林郞，自漢以來有之。漢羽林郞秩比三百石，郞中可以槪推矣。魏以劉尼為羽林郞中，與殿中尚書俱典兵宿衞，則其位任蓋重於漢朝也。尼勸愛立皇孫濬，愛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景穆太子之死，魏正平元年也。正平元年卽上年。尼曰︰「若爾，今當立誰？」愛曰︰「待還宮，當擇諸王賢者立之。」

尼恐愛為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衞，乃與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旣立南安，還復殺之。復，扶又翻。今又不立皇孫，將不利於社稷。」遂與麗定謀，共立皇孫。麗，俟之子也。史言陸俟父子皆有智略，忠於後魏。

戊申，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衞宮禁，使尼、麗迎皇孫於苑中。魏都平城有鹿苑。麗抱皇孫於馬上，入平城，賀、渴侯開門納之。尼馳還東廟，大呼曰︰「宗愛弒南安王，大逆不道，呼，火故翻。劉尼僅以弒南安王為宗愛罪，不能正其弒世祖之罪也。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衞之士皆還宮！」衆咸呼萬歲，遂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皇孫卽皇帝位。帝諱濬，太武皇帝之嫡孫，景穆太子之長子也。蕭子顯曰︰濬，字烏雷直勒。登永安殿，北史︰魏太武帝始光二年，改東宮為萬壽宮，起永安、安樂二殿。大赦，改元興安。考異曰︰宋·索虜傳︰「燾以烏弈旰有武略，用以為太子。會燾死，使嬖人宗愛立可博眞為後。宗愛、博眞恐為弈旰所危，矯殺之而自立，號年承平。博眞懦弱，不為國人所附。晃子濬字烏雷直懃，素為燾所愛，燕王謂國人曰︰『博眞非正，不宜立；直懃嫡孫，應立耳。』乃殺博眞及宗愛而立濬為主，號年正平。」與後魏書不同。又云在二十八年。皆宋書之誤也。殺愛、周，皆具五刑，夷三族。

**14**西陽五水羣蠻反，水經註︰蘄水出江夏蘄春縣北山。水首受希水，枝津西南流，歷蘄山，出蠻中，故以此水為五水蠻。五水，謂巴水、蘄水、希水、赤亭水、西歸水。蠻左憑阻山川，世為抄暴。宋沈慶之於西陽上下誅討，卽五水蠻也。自淮、汝至于江、沔，咸被其患。南史曰︰蠻所在深阻，種落熾盛，北接淮、汝，南極江、漢，地方數千里。沔，迷遠翻。被，皮義翻；下同。詔太尉中兵參軍沈慶之督江、豫、荊、雍四州兵討之。為沈慶之以討蠻之兵輔武陵王駿起義張本。雍，於用翻。

**15**魏以驃騎大將軍拓跋壽樂為太宰、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壽樂，拓跋悉鹿之後。驃，匹妙翻。騎，奇計翻。樂，音洛。長孫渴侯為尚書令，加儀同三司。賞定策之功也。十一月，壽樂、渴侯坐爭權，並賜死。

**16**癸未，魏廣陽簡王建、臨淮宣王譚皆卒。

**17**甲申，魏主母閭氏卒。按北史，魏主母姓郁久閭氏，河東王毗之妹也。

**18**魏南安王余之立也，以古弼為司徒，張黎為太尉。及高宗立，弼、黎議不合旨，黜為外都大官；坐有怨言，且家人告其為巫蠱，皆被誅。古弼、張黎，魏世祖之所親任者也。宗愛弒逆，不能聲其罪而誅之；南安之立，首居公位；雖不為巫蠱，罪固不容於死矣。被，皮義翻。

**19**壬寅，廬陵昭王紹卒。

**20**魏追尊景穆太子為景穆皇帝，皇妣閭氏為恭皇后，尊乳母常氏為保太后。

**21**隴西屠各王景文叛魏，屠，直於翻。署置王侯；魏統萬鎭將南陽王惠壽、外都大官于洛拔督四州之衆討平之，四州，謂秦、雍、河、涼。徙其黨三千餘家於趙、魏。此言戰國時趙、魏大界。

**22**十二月，戊申，魏葬恭皇后于金陵。

**23**魏世祖晚年，佛禁稍弛，魏禁佛見一百二十四卷二十三年。民間往往有私習者。及高宗卽位，羣臣多請復之。乙卯，詔州郡縣衆居之所，各聽建佛圖一區；民欲為沙門者，聽出家，捨俗為僧謂之出家。大州五十人，小州四十人。於是曏所毀佛圖，率皆修復。佛圖，卽浮屠，或曰︰佛圖，卽佛寺。魏主親為沙門師賢等五人下髮，為，于僞翻。下髮，剃髮也，亦謂之祝髮。以師賢為道人統，道人統，猶宋之都僧錄，北人謂之僧總攝。魏書︰沙門師賢，本罽賓國王種人，少入道，東遊涼州，涼平赴代。罷佛法時，師賢假為醫術還俗，而守道不改。於修復日，卽反沙門，為道人統。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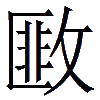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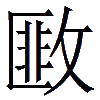
**24**丁巳，魏以樂陵王周忸為太尉，忸，女九翻。南部尚書陵陸麗為司徒，鎭西將軍杜元寶為司空。麗以迎立之功，受心膂之寄，朝臣無出其右者。朝，直遙翻；下同。賜爵平原王，麗辭曰︰「陛下，國之正統，世嫡皇孫，故曰正統。當承基緒；效順奉迎，臣子常職，不敢慆天之功慆，義與叨同，貪也。以干大賞。」再三不受。魏主不許。麗曰︰「臣父奉事先朝，忠勤著效。陸俟事世祖，威行北鎭，功著關中。今年逼桑榆，桑榆，晚景也。願以臣爵授之。」帝曰︰「朕為天下主，豈不能使卿父子為二王邪！」戊午，進其父建業公俟爵為東平王。考異曰︰魏紀曰「戊申」。按上有丁巳，下有癸亥，不當中有戊申；蓋「戊午」字誤耳。又命麗妻為妃，復其子孫，復，方目翻。麗力辭不受。帝益嘉之。

以東安公劉尼為尚書僕射，西平公源賀為征北將軍，並進爵為王。帝班賜羣臣，謂源賀曰︰「卿任意取之。」賀辭曰︰「南北未賓，府庫不可虛也。」謂魏南有宋，北有柔然，不可一日弛備；府庫所以供軍國之用，不可虛於賞賜。固與之，乃取戎馬一匹。示欲宣力於邊垂。

高宗之立也，高允豫其謀，陸麗等皆受重賞，而不及允，允終身不言。高允不言功，其後位遇隆厚，天豈嗇其報也！

甲子，周忸坐事，賜死。時魏法深峻，源賀奏︰「謀反之家，男子十三以下本不豫謀者，宜免死沒官。」從之。

**25**江夏王義恭還朝。自盱眙還也。夏，戶雅翻。朝，直遙翻。辛未，以義恭為大將軍、南徐州刺史，欲以代始興王濬也。錄尚書如故。

**26**初，魏入中原，晉孝武帝太元二十一年，魏伐燕，至安帝隆安二年克中山，始得中原。用景初曆，景初曆，楊偉所造，曹魏明帝景初元年行之。世祖克沮渠氏，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沮，子余翻。得趙玄始曆，徧考字書無「」字，以偏傍從「匪」從「文」，離而合之於上下，讀如斐字。時人以為密，是歲，始行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七

## 宋紀九昭陽大荒落（癸巳），一年。

太祖文皇帝下之下

**元嘉三十年**（癸巳、四五三）

**1**春，正月，戊寅，以南譙王義宣為司徒、揚州刺史。用義宣刺揚州，至是始出命。

**2**蕭道成等帥氐、羌攻魏武都，魏高平鎭將苟莫于將突騎二千救之。帥，讀曰率。將，卽騎奇計翻。道成等引還南鄭。南鄭，宋梁、南秦二州刺史治所。兵志所謂「知難而退」，蕭道成有焉。

**3**壬午，以征北將軍始興王濬為荊州刺史。帝怒未解，故濬久留京口；旣除荊州，入朝。朝，直遙翻。

**4**戊子，詔江州刺史武陵王駿統諸軍討西陽蠻，軍于五洲。水經註︰江水東逕江夏軑縣故城南。縣，故弦國也。城在山之陽，南對五洲。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為名，其地當在今黃州、江州之間。孟康曰︰軑，音汰。師古曰︰軑，又音徒系翻。

**5**嚴道育之亡命也，道育亡命事始上卷上年。上分遣使者搜捕甚急。使，疏吏翻。道育變服為尼，匿於東宮，又隨始興王濬至京口，或出止民張旿家。旿，疑古翻。濬入朝，復載還東宮，復，扶又翻。欲與俱往江陵。丁巳，上臨軒，濬入受拜。受拜荊州刺史之命。是日，有告道育在張旿家者，上遣掩捕，得其二婢，云道育隨征北還都。濬為征北將軍，故稱之。上謂濬與太子劭已斥遣道育，而聞其猶與往來，惆悵惋駭，惆，丑鳩翻。惋，烏貫翻。乃命京口送二婢，須至檢覆，乃治劭、濬之罪。言待二婢至，檢覈覆審其事，乃罪二子也。治，直之翻。

潘淑妃抱濬泣曰︰「汝南祝詛事發，事見上卷上年。祝，讀與呪同，職救翻。猶冀能刻意思愆；何意更藏嚴道育！上怒甚，我叩頭乞恩不能解，今何用生為！可送藥來，當先自取盡，謂欲先自殺也。不忍見汝禍敗也。」濬奮衣起曰︰「天下事尋自當判，願小寬慮，必不上累！」累，力瑞翻。判，決也，欲決意為商臣之事也。濬辭氣凶悖如此，潘妃承帝寵又如此，而不以濬言白上，何也？婦人之仁，知愛子而欲掩覆之，不知其變愈激也。

**6**己未，魏京兆王杜元寶坐謀反誅；建寧王崇及其子濟南王麗皆為元所引，賜死。史言魏難未已。濟，子禮翻。

**7**帝欲廢太子劭，賜始興王濬死，先與侍中王僧綽謀之；使僧綽尋漢、魏以來廢太子、諸王典故，典，經常之籍也。故，舊事也。送尚書僕射徐湛之及吏部尚書江湛。送典故與二人也。

武陵王駿素無寵，故屢出外藩，不得留建康；駿自彭城還，復出刺江州。南平王鑠、建平王宏皆為帝所愛。鑠妃，江湛之妹；隨王誕妃，徐湛之之女也；湛勸帝立鑠，湛之意欲立誕。史言江、徐各私其私以亂國殺身。僧綽曰︰「建立之事，仰由聖懷。臣謂唯宜速斷，不可稽緩。『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按漢書齊相召平所引道家之言。斷，丁亂翻；下同。願以義割恩，略小不忍；論語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不爾，便應坦懷如初，謂坦懷待之，如父子天性之初也。無煩疑論。事機雖密，易致宣廣，不可使難生慮表，取笑千載。」易，以豉翻。難，乃旦翻。載，祖亥翻。言禍難生於思慮之外，將取笑於後世也。帝曰︰「卿可謂能斷大事。然此事至重，不可不慇懃三思。且彭城始亡，彭城王義康死見上卷二十八年。三，息暫翻，又音如字。人將謂我無復慈愛之道。」復，扶又翻。僧綽曰︰「臣恐千載之後，言陛下惟能裁弟，不能裁兒。」帝默然。江湛同侍坐，坐，徂臥翻。出閣，謂僧綽曰︰「卿向言將不太傷切直！」僧綽曰︰「弟亦恨君不直！」僧綽年少於湛，故自稱為弟。

鑠自壽陽入朝，旣至，失旨。帝欲立宏，嫌其非次，建平王宏之齒未也，於兄弟長幼之序為非次。是以議久之不決。每夜與湛之屛人語，或連日累夕。常使湛之自秉燭，繞壁檢行，慮有竊聽者。以，必郢翻。帝自以為謀莫密於此矣。帝以其謀告潘淑妃，淑妃以告濬，左氏傳有言︰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宋文帝處此事，其識略又在吳孫亮之下。濬馳報劭。劭乃密與腹心隊主陳叔兒、齋帥張超之等謀為逆。齋帥主齋內仗衞，又掌湯沐、燈燭、汛掃、鋪設。帥，所類翻。

初，帝以宗室強盛，慮有內難，慮諸弟為難也。難，乃旦翻。特加東宮兵，使與羽林相若，事見一百二十三卷十六年。至有實甲萬人。考異曰︰宋·元凶劭傳云︰「二十八年，彗星入太微，掃帝座。二十九年十一月，霖雨連雪，太陽罕曜。三十年正月，風霰且雷。上憂有竊發，輒加劭兵衆，東宮實甲萬人。」按二十九年，劭、濬巫蠱事已發，豈有因十二月及明年正月災異而更加劭兵！今從宋略。劭性黠而剛猛，黠，下八翻，桀也，慧也。帝深倚之。及將作亂，每夜饗將士，或親自行酒。王僧綽密以啓聞。王僧綽又啓聞此事，劭之逆狀彰灼無可疑者，而帝猶豫不斷，殆天奪之鑒也。將，卽亮翻。會嚴道育婢將至，癸亥夜，考異曰︰劭傳云「二十一日夜」。按長曆，是月甲辰朔。宋略云「癸亥夜」，乃二十日也。今從之。劭詐為帝詔云︰「魯秀謀反，汝可平明守闕，帥衆入。」帥，讀曰率。因使張超之等集素所畜養兵士二千餘人，皆被甲；畜，許六翻。被，皮義翻。召內外幢隊主副，豫加部勒，云有所討。幢，傳江翻。夜，呼前中庶子右軍長史蕭斌、蕭斌前嘗為太子中庶子，而此時則為右軍長史也。斌，音彬。左衞率袁淑、中舍人殷仲素、左積弩將軍王正見晉武帝泰始四年罷振威、揚威護軍，置左右積弩將軍。宋、齊之制，東宮亦置左右積弩將軍。並入宮。劭流涕謂曰︰「主上信讒，將見罪廢。內省無過，不能受枉。省，所景翻。明旦當行大事，左傳︰楚潘崇謂商臣曰︰「能行大事乎？」對曰︰「能。」遂以宮甲圍其父成王而弒之。望相與戮力。」因起，徧拜之，衆驚愕，莫敢對。淑、『章︰十二行本「淑」上有「久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斌皆曰︰「自古無此。願加善思。」善思，猶今人言好思量也。劭怒，變色。斌懼，與衆俱曰︰「當竭身奉令。」淑叱之曰︰「卿便謂殿下眞有是邪？殿下幼嘗患風，或是疾動耳。」言病風喪心，或致有是言。劭愈怒，因眄淑曰︰「事當克不？」眄，眠見翻，目偏合而斜視也。不，讀曰否。淑曰︰「居不疑之地，何患不克！但恐旣克之後，不為天地所容，大禍亦旋至耳。旋，還反也，疾也。假有此謀，猶將可息。」左右引淑出，曰︰「此何事，而云可罷乎！」淑還省，還左衞率省也。繞牀行，至四更乃寢。更，工衡翻。

甲子，宮門未開，劭以朱衣加戎服上，乘畫輪車，朱衣，太子入朝之服。晉志曰︰畫輪車，駕牛，以綵漆畫輪轂，故名曰畫輪車。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其上形制事事如輦，其下猶如犢車耳。太子法駕亦謂之鸞路，非法駕則乘畫輪車，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與蕭斌共載，衞從如常入朝之儀。從，才用翻。朝，直遙翻。呼袁淑甚急，淑眠不起，劭停車奉化門奉化門，東宮西門。催之相續。淑徐起，至車後；劭使登車，又辭不上，上，時掌翻。劭命左右殺之。守門開，停留以候門開曰守。從萬春門入。萬春門，臺城東門。舊制，東宮隊不得入城。言不得入臺城也。劭以僞詔示門衞曰︰「受敕，有所收討。」令後隊速來。張超之等數十人馳入雲龍門及齋閣，拔刀徑上合殿。李延壽曰︰晉世諸帝多處內房，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孝武末年，清暑方構，永初受命，無所改作，所居惟稱西殿，不製嘉名，文帝因之，亦有合殿之稱。帝其夜與徐湛之屛人語至旦，燭猶未滅，門階戶席直衞兵尚寢未起。帝見超之入，舉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弒之。年四十七。湛之驚起，趣北戶，未及開，兵人殺之。趣，七喻翻。劭進至合殿中閤，聞帝已殂，出坐東堂。蕭斌執刀侍直，呼中書舍人顧嘏，嘏震懼，不時出，旣至，問曰︰「欲共見廢，何不早啓？」嘏未及答，卽於前斬之。江湛直上省，侍中省有上省、下省，上省在禁中。湛時為侍中，入直上省。聞諠譟聲，歎曰︰「不用王僧綽言，以至於此！」乃匿傍小屋中，劭遣兵就殺之。宿衞舊將羅訓、徐罕皆望風屈附。南史·卜天與傳作「徐牢」。將，卽亮翻。左細仗主、廣威將軍吳興卜天與宋宿衞之官，有細鎧主、細鎧將、細仗主等。不暇被甲，被，皮義翻。執刀持弓，疾呼左右出戰。徐罕曰︰「殿下入，汝欲何為！」天與罵曰︰「殿下常來，云何於今乃作此語！只汝是賊！」手射劭於東堂，幾中之。射，而亦翻。幾，居豈翻。中，竹仲翻。劭黨擊之，斷臂而死。隊將張泓之、朱道欽、陳滿與天與俱戰死。斷，丁管翻。將，卽亮翻。左衞將軍尹弘惶怖通啓，求受處分。怖，普布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劭使人從東閤入，東閤，東閤門也。殺潘淑妃及太祖親信左右數十人，劭尊帝廟號中宗；孝武帝卽位，改廟號曰太祖。急召始興王濬使帥衆屯中堂。

濬時在西州，濬自京口入朝，蹔居西州。帥，讀曰率。府舍人朱法瑜府舍人者，濬府之舍人也。自晉以來，諸王府舍人十人。奔告濬曰︰「臺內喧譟，宮門皆閉，道上傳太子反，未測禍變所至。」濬陽驚曰︰「今當柰何？」法瑜勸入據石頭。濬未得劭信，不知事之濟不，濟不，讀曰否。騷擾不知所為。將軍王慶曰︰「今宮內有變，未知主上安危，凡在臣子，當投袂赴難；難，乃旦翻。憑城自守，非臣節也。」濬不聽，乃從南門出，徑向石頭，文武從者千餘人。時南平王鑠戍石頭，兵士亦千餘人。從，才用翻。史言濬、鑠之衆足以討除逆亂。俄而劭遣張超之馳馬召濬，濬屛人問狀，屛，必逞翻。卽戎服乘馬而去。朱法瑜固止濬，濬不從；出中門，王慶又諫曰︰「太子反逆，天下怨憤。明公但當堅閉城門，坐食積粟，石頭倉城有積粟。不過三日，凶黨自離。公情事如此，今豈宜去！」濬曰︰「皇太子令，敢有復言者斬！」復，扶又翻。旣入，見劭，劭『章︰十二行本「劭」下有「謂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曰︰「潘淑妃遂為亂兵所害。」濬曰︰「此是下情由來所願。」梟食母，破獍食父，若濬者，兼梟獍之心以為心。

劭詐以太祖詔召大將軍義恭、尚書令何尚之入，拘於內；內，謂臺內。幷召百官，至者纔數十人。劭遽卽位，下詔曰︰「徐湛之、江湛弒逆無狀，吾勒兵入殿，已無所及，號惋崩衂，號，戶刀翻。惋，烏貫翻。衂，女六翻。肝心破裂。今罪人斯得，元凶克殄，可大赦，改元太初。」

卽位畢，亟稱疾還永福省，永福省，太子所居也，在禁中。不敢臨喪；以白刃自守，夜則列燈以防左右。以蕭斌為尚書僕射、領軍將軍，以何尚之為司空，前右衞率檀和之戍石頭，征虜將軍營道侯義綦鎭京口。義綦，義慶之弟也。義慶，長沙王道憐第二子，嗣臨川王道規國。乙丑，悉收先給諸處兵還武庫，殺江、徐親黨尚書左丞荀赤松、右丞臧凝之等。凝之，燾之孫也。以殷仲素為黃門侍郞，王正見為左軍將軍，張超之、陳叔兒皆拜官、賞賜有差。輔國將軍魯秀在建康，劭謂秀曰︰「徐湛之常欲相危，事見上卷二十八年。我已為卿除之矣。」為，于僞翻。使秀與屯騎校尉龐秀之對掌軍隊。騎，奇計翻。校，戶敎翻。軍隊，軍主、隊主所統之兵。劭不知王僧綽之謀，以僧綽為吏部尚書，王僧綽於此時不受劭官，繼之以死，則人臣之節盡矣。司徒左長史何偃為侍中。

武陵王駿屯五洲，沈慶之自巴水來，咨受軍略。水經︰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巴山，南歷蠻中，又南流注于江；今謂之巴河，在蘄州界；源出板石山。去年，帝使沈慶之討蠻，是年，使武陵王駿統討蠻諸軍，故慶之來詣駿咨受軍略，謂用兵之策略也。三月，乙亥，典籤董元嗣武陵王鎭彭城，董元嗣已為府典籤。自建康至五洲，具言太子殺逆，殺，讀曰弒。『章︰十二行本正作「弒」；孔本同；張校同。』駿使元嗣以告僚佐。宣劭弒逆之罪，將舉兵也。沈慶之密謂腹心曰︰「蕭斌婦人，言其怯弱無能為也。其餘將帥，皆易與耳。易，以豉翻。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謂張超之、陳叔兒等。此外屈逼，謂魯秀、龐秀之等。必不為用。今輔順討逆，順謂武陵王，逆謂劭也。不憂不濟也。」沈慶之以此言作諸人義勇之氣。

**8**壬午，魏主尊保太后為皇太后，尊保太后見上卷上年。以乳母為母，非禮也。追贈祖考，官爵兄弟，皆如外戚。史言魏主寵秩私昵之過。

**9**太子劭分浙東五郡為會州，以會稽名州也。會，古外翻。省揚州，立司隸校尉，浙東五郡本屬揚州，分為會州，又改揚州為司隸校尉以統京畿，欲倣魏、晉都洛舊制。以其妃父殷沖為司隸校尉。沖，融之曾孫也。殷融見九十四卷晉成帝咸和三年。以大將軍義恭為太保，荊『嚴︰「荊」改「揚」。』州刺史南譙王義宣為太尉，始興王濬為驃騎將軍，騕，匹妙翻。騎，奇計翻。雍州刺史臧質為丹楊尹，雍，於用翻。會稽太守隨王誕為會州刺史。欲就會稽用誕統浙東五郡。

劭料檢文帝巾箱料，音聊。巾箱所以藏要密文書，便於尋閱。及江湛家書疏，得王僧綽所啓饗士幷前代故事，卽所上廢太子諸王典故。疏，所去翻。甲申，收僧綽，殺之。僧綽弟僧虔為司徒左西屬，左西屬，左西曹屬也。舊制，司徒府有東西曹，曹有掾，有屬。宋於西曹又分左、右。所親咸勸之逃，僧虔泣曰︰「吾兄奉國以忠貞，撫我以慈愛，今日之事，苦不見及耳；若得同歸九泉，猶羽化也。」羽化，猶言登仙，神仙家所謂飛昇也。劭因誣北第諸王侯，云與僧綽謀反，諸王侯列第於臺城北，故曰北第。此皆穆、武子孫也。殺長沙悼王瑾、瑾弟『章︰十二行本「弟」下有「楷」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臨川哀王爗、臨川王義慶本長沙王道憐之子，嗣臨川王道規，今爗又以長沙王瑾弟嗣義慶。瑾，渠吝翻。桂陽孝侯覬、新渝懷侯玠，覬，音冀。「新渝」當作「新喻」。考異曰︰劭傳作「球」，今從長沙王道憐傳。皆劭所惡也。惡，烏路翻。瑾，義欣之子；義欣，長沙王道憐之子。爗，義慶之子；覬、玠，義慶之弟子也。

劭密與沈慶之手書，令殺武陵王駿。慶之求見王，王懼，辭以疾。慶之突入，以劭書示王，王泣求入內與母訣，武陵王母路淑媛。慶之曰︰「下官受先帝厚恩，今日之事，惟力是視；殿下何見疑之深！」王起再拜曰︰「家國安危，皆在將軍。」慶之卽命內外勒兵。府主簿顏竣曰︰竣，七倫翻。「今四方未知義師之舉，劭據有天府，天府謂建康。若首尾不相應，首，謂武陵已倡義於九江；尾，謂諸方征鎭。此危道也。宜待諸鎭協謀，然後舉事。」慶之厲聲曰︰「今舉大事，而黃頭小兒皆得參預，男女始生為黃頭小兒。言其如嬰兒，未有知識也。何得不敗！宜斬以徇！」王令竣拜謝慶之，慶之曰︰「君但當知筆札事耳！」於是專委慶之處分。旬日之間，內外整辦，人以為神兵。宋·帝紀曰︰三月乙未，建牙于軍門。是時多不悉舊儀，有一翁班白，自稱少從武帝征伐，頗悉其事；因使指麾，事畢忽失所在。余謂沈慶之甚練軍事，西征北伐，久在兵間，安有不悉舊儀之理！或者舉義之時，託武帝神靈以昭神人之助順，啓諸方赴義之心也。通鑑不語怪，故不書。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竣，延之之子也。顏延之與謝靈運俱以文義著稱；靈運死，延之獨擅名於時，時在建康。

庚寅，武陵王戒嚴誓衆。以沈慶之領司馬；襄陽太守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為諮議參軍，領中兵；江夏內史朱脩之行平東將軍；記室參軍顏竣為諮議參軍，領錄事，兼總內外；柳元景、宗慤以諮議參軍領中兵參軍，以前驅之任命二人也。顏竣本記室參軍，陞諮議，領錄事參軍，以總錄軍府之任命竣也。記室參軍掌牋記。夏，戶雅翻。諮議參軍劉延孫為長史、尋陽太守，行留府事。延孫，道產之子也。劉道產鎭襄陽有政績，見一百二十四卷十九年。

南譙王義宣及臧質皆不受劭命，與司州刺史魯爽同舉兵以應駿。質、爽俱詣江陵見義宣，司、雍皆受督於義宣，故俱詣之。且遣使勸進於王。使，疏吏翻。辛卯，臧質子敦等在建康者聞質舉兵，皆逃亡。考異曰︰宋略︰「庚申，武陵王戒嚴。辛亥，臧敷逃。」按長曆，是月甲戌朔，無庚申、辛亥。又宋略上有甲申，下有癸巳，此必庚寅、辛卯字誤也。宋書「敷」作「敦」，今從之。劭欲相慰悅，下詔曰︰「臧質，國戚勳臣，臧質，高祖敬皇后之姪，故曰國戚；有邊功，故曰勳臣。方翼贊京輦，謂用為丹楊尹也。而子弟波迸，良可怪歎。迸，北諍翻。可遣宣譬令還，咸復本位。」劭尋錄得敦，毛晃曰︰錄，收拾也。使大將軍義恭行訓杖三十，以外戚子弟，行杖以訓敕之，故曰訓杖。厚給賜之。

**10**癸巳，劭葬太祖于長寧陵，據齊書·豫章王嶷傳，長寧陵隧道出嶷第前路，則陵近臺城矣。諡曰景皇帝，廟號中宗。史不用劭所上諡號，而用孝武帝所改諡號，正劭弒逆之罪，絕之也。

**11**乙未，武陵王發西陽；丁酉，至尋陽。庚子，王命顏竣移檄四方，考異曰︰宋略移檄亦在庚申日。按謝莊傳曰︰「奉三月二十七日檄」，然則發檄在庚子日也。使共討劭。州郡承檄，翕然響應。南譙王義宣遣臧質引兵詣尋陽，與駿同下，留魯爽於江陵。

劭以兗、冀二州刺史蕭思話為徐、兗二州刺史，起張永為青州刺史。思話自歷城引部曲還平城，起兵以應尋陽；濟南郡東平陵縣有平陸城。余謂「平城」當作「彭城」。還，從宣翻，又如字。建武將軍垣護之在歷城，亦帥所領赴之。帥，讀曰率；下同。南譙王義宣版張永為冀州刺史。永遣司馬崔勳之等將兵赴義宣。將，卽亮翻。義宣慮蕭思話與永不釋前憾，思話繫張永於獄，事見上卷上年。自為書與思話，使長史張暢為書與永，張暢，永之羣從也，故義宣使之為書。勸使相與坦懷。

隨王誕將受劭命，受會州刺史之命。參軍事沈正說司馬顧琛曰︰說，輸芮翻。「國家此禍，開闢未聞。今以江東驍銳之衆，此江東，謂浙江之東也。驍，堅堯翻。唱大義於天下，其誰不響應！豈可使殿下北面兇逆，受其僞寵乎！」琛曰︰「江東忘戰日久，雖逆順不同，然強弱亦異，琛意謂雖以順討逆，然建康強而江東弱，其勢異也。當須四方有義舉者，須，待也。然後應之，不為晚也。」正曰︰「天下未嘗有無父無君之國，寧可自安讎恥而責義於餘方乎！今正以弒逆冤酷，義不共戴天，禮記曰︰父母之讎，不共戴天。舉兵之日，豈求必全邪！馮衍有言︰『大漢之貴臣，將不如荊、齊之賤士乎！』此蓋馮衍責田邑之言。荊、齊之賤士，謂申包胥赴秦求救以存荊，王孫賈殺淖齒以存齊也。況殿下義兼臣子，事實國家者哉！」琛乃與正共入說誕，誕從之。說，輸芮翻。正，田子之兄子也。沈田子從武帝入關有功，後以殺王鎭惡受誅。

劭自謂素習武事，語朝士曰︰「卿等但助我理文書，勿措意戎旅；若有寇難，語，牛倨翻。朝，直遙翻。難，乃旦翻。吾自當之；但恐賊虜不敢動耳。」及聞四方兵起，始憂懼，戒嚴，悉召下番將吏，宿衞分上下番，便休迭代。今悉召下番將吏以自備，更不分番。遷淮南『章︰十二行本「南」下有「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居民於北岸，秦淮南岸當新亭、石頭來路，北縣卽臺城。遷淮南居民於北岸，欲阻淮以自固。盡聚諸王及大臣於城內，防其出奔也。移江夏王義恭處尚書下舍，分義恭諸子處侍中下省。處，昌呂翻。據南史，侍中下省在神虎門外。

夏，四月，癸卯朔，柳元景統寧朔將車薛安都等十二軍發湓口，湓，音湓。司空中兵參軍徐遺寶以荊州之衆繼之。南譙王義宣旣進位司空，以徐遺寶為中兵參軍。丁未，武陵王發尋陽，沈慶之總中軍以從。從，才用翻。

劭立妃殷氏為皇后。

庚戌，武陵王檄書至建康，劭以示太常顏延之曰︰「彼誰筆也？」延之曰︰「竣之筆也。」劭曰︰「言辭何至於是！」延之曰︰「竣尚不顧老臣，安能顧陛下！」劭怒稍解。悉拘武陵王子於侍中下省，南譙王義宣子於太倉空舍。劭欲盡殺三鎭士民家口。三鎭，謂雍、荊、江。江夏王義恭、何尚之皆曰︰「凡舉大事者不顧家；且多是驅逼，今忽誅其室累，正足堅彼意耳。」累，力瑞翻。劭以為然，乃下書一無所問。

劭疑朝廷舊臣皆不為己用，乃厚撫魯秀及右軍參軍王羅漢，悉以軍事委之；二人皆驍勇善戰，故厚撫之，委以軍事，冀得其力。以蕭斌為謀主，殷沖掌文符。蕭斌勸劭勒水軍自上決戰，不爾則保據梁山。上，時掌翻。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南三十里有天門山，亦曰蛾眉山。兩山夾大江對峙，東曰博望山，西曰梁山。江夏王義恭以南軍倉猝，船舫陋小，不利水戰，江水東流至武昌以下，漸漸向北流。蓋南紀諸山所迫，坡陀之勢，漸使之然也。至于江寧，江流愈北。建康當下流都會，望尋陽、武昌皆直南，望歷陽、壽陽皆直西，故建康謂歷陽、皖城以西皆曰江西，而江西亦謂建康為江東。建康謂采石為南州，京口為北府，皆地勢然也。江夏王義恭在建康，以義師為南軍，卽此義。舫，甫妄翻。乃進策曰︰「賤駿小年未習軍旅，遠來疲弊，宜以逸待之。今遠出梁山，則京都空弱，東軍乘虛，或能為患。東軍，謂會稽隨王誕之兵也。若分力兩赴，則兵散勢離，不如養銳待期，坐而觀釁。割棄南岸，栅斷石頭，此先朝舊法，釁，許靳翻。斷，丁管翻。朝，直遙翻。先朝舊法，謂晉明帝拒王含及武帝拒盧循時用兵之法。不憂賊不破也。」劭善之。斌厲色曰︰「南中郞二十年少，能建如此大事，豈復可量！時武陵王駿為南中郞將、江州刺史，故稱之。武陵王時年二十四。少，詩照翻。復，扶又翻。量，音良。三方同惡，勢據上流；三方，謂荊、雍、江。沈慶之甚練軍事，柳元景、宗慤屢嘗立功，沈慶之常與蕭斌同在碻磝；柳元景討蠻，出關、陝皆有功；宗慤有平林邑之功，又有討蠻之功；故斌皆憚之。形勢如此，實非小敵。唯宜及人情未離，尚可決力一戰；端坐臺城，何由得久！今主、相咸無戰意，豈非天也！」弒逆事起，蕭斌以宮僚之舊，逼於兇威，遂為同惡。其心慙負天地，無所自容，唯欲幸一戰之勝，相與苟活。今劭不肯逆戰，斌知必敗，故歸之天。相，息亮翻。劭不聽。或勸劭保石頭城。劭曰︰「昔人所以固石頭城者，俟諸侯勤王耳。我若守此，誰當見救！唯應力戰決之；不然，不克。」日日自出行軍，慰勞將士，行，下孟翻。勞，力到翻。親督都水治船艦。都水，漢官，處處有之；前漢屬水衡都尉，後漢屬少府，其後分屬郡國；晉屬大司農。治，直之翻。壬子，焚淮南岸室屋、淮內船舫，悉驅民家渡水北。秦淮水之北也。

立子偉之為皇太子。以始興王濬妃父褚湛之為丹楊尹。湛之，裕之之兄子也。褚裕之見一百十卷晉安帝義熙六年。濬為侍中、中書監司徒、錄尚書六條事，加南平王鑠開府儀同三司，以南兗州刺史建平王宏為江州刺史。欲以代武陵王。太尉司馬龐秀之自石頭先衆南奔，人情由是大震。劭委龐秀之以掌軍隊，秀之先奔南軍，故人情大脤。先，息薦翻。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檀和之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臧質。雍，於用翻。

癸丑，武陵王軍于鵲頭。鵲頭在宣城郡界。左傳︰楚以諸侯伐吳，吳敗之于鵲岸。唐志︰宣州南陵縣有鵲頭鎭兵，蓋其地在鵲洲之頭。宣城太守王僧達得武陵王檄，未知所從。客說之曰︰「方今釁逆滔天，說，輸芮翻。釁，許覲翻。古今未有。為君計，莫若承義師之檄，移告傍郡。苟在有心，誰不響應！謂凡有人心者，皆若響之應聲。此上策也。如其不能，可躬帥向義之徒，帥，讀曰率。詳擇水陸之便，致身南歸，亦其次也。」僧達乃自候道南奔，候道，伺候邊上警急之道也。今沿路列置烽臺者卽候道。逢武陵王於鵲頭。王卽以為長史。僧達，弘之子也。王弘歷事武、文，位任隆重。王初發尋陽，沈慶之謂人曰︰「王僧達必來赴義。」人問其故。慶之曰︰「吾見其在先帝前議論開張，意向明決；以此言之，其至必也。」王氏江南冠族，僧達又名公之子也。沈慶之於建義之初，欲致之以為民望耳。

柳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江寧縣臨江渚，晉咸和之後，以江外無事，於南浦置江寧縣。宋白曰︰江寧縣本秣陵之地，晉置江寧縣，在今縣南七十里，故城存焉。隋開皇十年，移於冶城。按宋白所謂今縣，乃天祐十四年楊氏所置縣也。艦，戶黯翻。上，時掌翻。使薛安都帥鐵騎曜兵於淮上，秦淮之上也。移書朝士，為陳逆順。朝，直遙翻。為，于僞翻。觀柳元景用兵方略，固有必勝之理矣。

劭加吳興太守汝南周嶠冠軍將軍。隨王誕檄亦至，嶠素恇怯，回惑不知所從；冠，古玩翻。恇，去王翻。府司馬丘珍孫殺之，舉郡應誕。

戊午，武陵王至南洲，降者相屬；南洲，屬姑孰。降，戶江翻；下同。屬，之欲翻。己未，軍于溧洲。溧，音栗。王自發尋陽，有疾不能見將佐，唯顏竣出入臥內，在室在舟，凡寢臥之所皆謂之臥內。將，卽亮翻。擁王於膝，親視起居。疾屢危篤，不任咨稟，竣皆專決。言病甚不能決事，風內外咨稟，竣皆專決。任，音壬。軍政之外，間以文敎書檄，應接遐邇，間，古莧翻。昏曉臨哭，若出一人。臨，力鴆翻。如是累旬，自舟中甲士亦不知王之危疾也。按是月丁未，王發尋陽，己未至溧洲，十三日耳，丙寅至江寧，方二十日；今曰累旬，當是以至江寧為限耳。

癸亥，柳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考異曰︰宋略云︰「壬戌，元景次新林，依山為壘。」按本紀︰「癸亥，元景至新亭。」元景傳︰「元景至新亭經日，劭乃水陸出軍。」今從之。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柳元景以之。

元景營未立，劭龍驤將軍詹叔兒覘知之，驤，思將翻。勸劭出戰，劭不許。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史言唯魯秀、王羅漢、劉簡之所部之兵精耳。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宿令者，先未戰之日而令之也。易，以豉翻。數，所角翻。但銜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鬬，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宣傳號令也。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豉，劭衆遽止。師之耳目在於旗鼓，鼓疾所以進衆，鼓徐所以退衆，魯秀誤鳴退鼓，天使之也。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衆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衆，自來攻壘，帥，讀曰率。元景復大破之，所殺傷過於前戰，士卒爭赴死馬澗，澗為之溢；死者塞澗，故澗水溢。復，扶又翻。為，于僞翻。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劉簡之死，蕭斌被創，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

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南奔；夏，戶雅翻。騎，奇計翻。劭殺義恭十二子。

劭、濬憂迫無計，以輦迎蔣侯神像置宮中，稽顙乞恩，拜為大司馬，封鍾山王；蔣侯，蔣子文也；廟食鍾山。吳孫氏以其祖諱鍾，改曰蔣山。稽，音啓。拜蘇侯神為驃騎將軍。據齊書·崔祖思傳，蘇侯神卽蘇峻。驃，匹妙翻。騎，奇計翻。以濬為南徐州刺史，與南平王鑠並錄尚書事。

戊辰，武陵王軍于新亭，大將軍義恭上表勸進。散騎侍郞徐爰在殿中誑劭，云自追義恭，遂歸武陵王。因出追義恭，遂得歸順。散，悉亶翻。誑，居況翻。時王軍府草創，不曉朝章；爰素所諳練。諳，烏含翻。乃以爰兼太常丞，撰卽位儀注。己巳，王卽皇帝位，大赦。文武賜爵一等，從軍者二等。謂從軍自尋陽至新亭，進爵二等以優之。改諡大行皇帝曰文，廟號太祖。以大將軍義恭為太尉、錄尚書六條事、南徐州刺史。是日，劭亦臨軒拜太子偉之。大赦，唯劉駿、義恭、義宣、誕不在原例。此劭所下赦文所該也。庚子，以南譙王義宣為中書監、丞相、錄尚書六條事、揚州刺史，隨王誕為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臧質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騎，奇計翻；下同。沈慶之為領軍將軍，蕭思話為尚事左僕射。壬申，以王僧達為右僕射，柳元景為侍中、左衞將軍，宗慤為右衞將軍，張暢為吏部尚書，劉延孫、顏竣並為侍中。

五月，癸酉朔，臧質以雍州兵二萬至新亭。雍，於用翻。豫州刺史劉遵考遣其將夏侯獻之帥步騎五千軍于瓜步。將，卽亮翻。帥，讀曰率。

先是，世祖遣寧朔將軍顧彬之將兵東入，受隨王誕節度。孝武帝廟號世祖。時初卽位，而遂以廟號書之，蓋因舊史耳。先，悉薦翻。誕遣參軍劉季之將兵與彬之俱向建康，誕自頓西陵，為之後繼。西陵，今紹興府蕭山縣西興鎭是也。其地西臨浙江，吳越王錢鏐以陵非吉語，改曰西興。將，音卽亮翻。劭遣殿中將軍燕欽等拒之，相遇於曲阿奔牛塘，今常州武進縣有奔牛鎭及奔牛堰，故老相傳，云古有金牛奔此，因以名之。欽等大敗。劭於是緣淮樹栅以自守，又決破崗、方山埭以絕東軍。破崗在晉陵郡延陵縣西北，亦有埭。埭，音代。時男丁旣盡，召婦女供役。

甲戌，魯秀等募勇士攻大航，克之。大航，卽朱雀航。航，戶剛翻。考異曰︰元凶傳云「其月三日」。按宋略，甲戌乃二日也。王羅漢聞官軍已渡，卽放仗降，緣渚幢隊以次奔散，渚，謂秦淮渚也。時劭兵緣渚備守以禦義師，卽秦淮北岸也。幢隊，幢隊主副所領兵也。降，戶江翻。器仗鼓蓋，充塞路衢。塞，悉則翻。是夜，劭閉守六門，臺城六門，大司馬門、東華門、西華門、萬春門、太陽門、承明門也。於門內鑿塹立栅；城中沸亂，塹，七豔翻。丹楊尹尹弘等文武將吏爭踰城出降。降，戶江翻；下同。劭燒輦及袞冕服于宮庭。蕭斌宣令所統，使皆解甲，自石頭戴白幡來降；詔斬斌於武軍門。濬勸劭載寶貨逃入海，劭以人情離散，不果行。

乙亥，輔國將軍朱脩之克東府，丙子，諸軍克臺城，各由諸門入會于殿庭，獲王正見，斬之。張超之走至合殿御床之所，為軍士所殺，刳腸割心，諸將臠其肉，生噉之。噉，徒覽翻，又徒濫翻。建平等七王號哭俱出。七王，建平王宏及東海王禕、義陽王昶、武昌王渾、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餘一人當是休祐，但未封。劭蓋拘七王於宮中，故號哭俱出。號，戶高翻。劭穿西垣，入武庫井中，隊副高禽執之。劭曰︰「天子何在？」禽曰︰「近在新亭。」至殿前，臧質見之慟哭，劭曰︰「天地所不覆載，丈人何為見哭？」覆，敷又翻。臧質，武敬皇后之姪，故劭呼為丈人。又謂質曰︰「劭可啓得遠徙不？」不，讀曰否，質曰︰「主上近在航南，航南，謂大航之南。自當有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縛劭於馬上，防送軍門。時不見傳國璽，璽，斯氏翻。以問劭，劭曰︰「在嚴道育處。」就取，得之。斬劭及四子於牙下。濬帥左右數十人挾南平王鑠南走，帥，讀曰率。遇江夏王義恭於越城。濬下馬曰︰「南中郞今何所作？」義恭曰︰「上已君臨萬國。」又曰︰「虎頭來得無晚乎？」義恭曰︰「殊當恨晚。」又曰︰「故當不死邪？」義恭曰︰「可詣行闕請罪。」天子出行幸，所居之所謂之行宮；豹尾之內同之禁中；旌門之外謂之行闕。又曰︰「未審能賜一職自效不？」不，讀曰否。史言劭、濬狂愚望生。義恭又曰︰「此未可量。」量，音良。勒與俱歸，於道斬之，及其三子。劭、濬父子首並梟於大航，梟，堅堯翻。暴尸於市。劭妃殷氏及劭、濬諸女、妾媵，皆賜死於獄。媵，以證翻。汙瀦劭所居齋。古者，臣弒君，子弒父，殺無赦；壞其室，汙其宮而瀦焉。鄭玄曰︰瀦，都也。南方人謂都為瀦，釋停水曰瀦。殷氏且死，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無罪人？」恪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鵡為后。」褚湛之之南奔也，濬卽與褚妃離絕，故免於誅。史言褚妃得免死之由。嚴道育、王鸚鵡並都街鞭殺，焚尸，揚灰於江。殷沖、尹弘、王羅漢及淮南太守沈璞皆伏誅。璞累為濬參佐，守于湖不迎義師，故誅。

庚辰，解嚴。辛巳，帝如東府，百官請罪，詔釋之。甲申，尊帝母路淑媛為皇太后。淑媛，魏文帝所制。晉武帝采漢、魏之制，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儀、脩容、婕妤、容華、充華，為九嬪，位視九卿。媛，于眷翻。太后，丹楊人也。乙酉，立妃王氏為皇后。后父偃，導之玄孫也。王導，東晉元臣，子孫為江左衣冠甲族。戊子，以柳元景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辛卯，追贈袁淑為太尉，諡忠憲公；徐湛之為司空，諡忠烈公；江湛為開府儀同三司，諡忠簡公；王僧綽為金紫光祿大夫，諡簡侯。旌其死難也。壬辰，以太尉義恭為揚、南徐二州刺史，進位太傅，領大司馬。

初，劭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司空、領尚書令，子征北長史偃為侍中，父子並居權要。及劭敗，尚之左右皆散，自洗黃閤。舊制，三公聽事置黃閤。五代志曰︰三公府三門，當中開黃閤，設內屛。殷沖等旣誅，人為之寒心。為，于僞翻。帝以尚之、偃素有令譽，且居劭朝用智將迎，時有全脫，所謂全脫者，活三鎭士民家口。朝，直遙翻。故特免之；復以尚之為尚書令，偃為大司馬長史，位遇無改。

甲午，帝謁初寧、長寧陵。追贈卜天與益州刺史，諡壯侯，旌死節也。與袁淑等四家，長給稟祿。卜天與、袁淑、徐湛之、江湛四家。稟，筆錦翻，賜穀也，供給也；又力錦翻，廩食也。張泓之等各贈郡守。旌其戰死也。戊戌，以南平王鑠為司空，建平王宏為尚書左僕射，蕭思話為中書令、丹楊尹。六月，丙午，帝還宮。還自謁陵也。

**12**初，帝之討西陽蠻也，屯五州時。臧質使柳元景將兵會之。及質起兵，欲奉南譙王義宣為主，潛使元景帥所領西還，帥，讀曰率。還，從宣翻。元景卽以質書呈帝，語其信曰︰語，牛倨翻。信，使也。「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臧質以冠軍將軍鎭襄陽。冠，古玩翻。方應伐逆，不容西還。」質以此恨之。及元景為雍州，雍，於用翻。質慮其為荊、江後患，建議元景當為爪牙，不宜遠出。帝重違其言，戊申，以元景為護軍將軍，領石頭戍事。

**13**己酉，以司州刺史魯爽為南豫州刺史。庚戌，以衞軍司馬徐遺寶為兗州刺史。為魯爽、徐遺寶與臧質同反張本。

**14**庚申，詔有司論功行賞，封顏竣等為公、侯。竣，七偷翻。

**15**辛未，徙南譙王義宣為南郡王，隨王誕為竟陵王，立義宣次子宜陽侯愷為南譙王。

**16**閏月，壬申，以領軍將軍沈慶之為南兗州刺史，鎭盱眙。盱眙，音吁怡。癸酉，以柳元景為領軍將軍。

**17**乙亥，魏太皇太后赫連氏殂。

**18**丞相義宣固辭內任及子愷王爵。甲午，更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沈約曰︰晉懷帝分荊州立湘州，成帝咸和三年省，安帝義熙八年復立，十二年又省，宋武帝永初三年又立，文帝元嘉八年省，十七年又立，二十九年又省，孝武帝孝建元年又立。今按是年四月，元凶劭以營道侯義綦為湘州刺史，蓋以義宣以荊州舉義，欲分其軍府耳。帝旣卽位，遂以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湘州之立寔在是年也。更，工衡翻。愷為宜陽縣王，將佐以下並加賞秩。將，卽亮翻。以竟陵王誕為揚州刺史。

**19**秋，七月，辛酉『章︰十二行本「酉」作「丑」；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朔，日有食之。甲寅，詔求直言。辛酉，詔省細作幷尚方彫文塗飾；貴戚競利，悉皆禁絕。宋有細作署令，大明四年改為左右御府令。

中軍錄事參軍周朗上疏，以為︰「毒之在體，必割其緩處。歷下、泗間，不足戍守。歷下，謂歷城；泗間，謂彭城湖陸。議者必以為胡衰不足避，當時議者，蓋以魏連有內難，遂謂之衰。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兵甲饋餫之費，虛內以給外，則吾國之病甚於胡運之衰。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騎，奇計翻。更，工衡翻。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虜騎至則江南之人不敢至彭、泗，水陸漕輸絕矣。復，扶又翻。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蹻，巨驕翻。今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逐，其不能濟固宜矣。言不濟事也。悍，下罕翻，又侯旰翻。又，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喪；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短喪自漢景帝始，詳見十五卷漢文帝後七年。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言帝旣能討元凶劭之罪，當行三年之喪，以反短喪之謬。又，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一體炫金，不及百兩，炫，胡練翻；炫金，今之銷金是也。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親，是櫝帶寶、笥著衣也，著，陟略翻。何糜蠹之劇，惑鄙之甚邪！且細作始幷，以為儉節；而市造華怪，卽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此等語切中當時之病。凡欲言時政，若此可也；否則，迎合以徼利祿耳。凡厥庶民，制度日侈，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䁹睨；明，謂來旦也。䁹，與睥同，匹詣翻。宮中朝製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源，實先宮閫。嗚呼！我宋之將亡，其習俗亦如此，吾是以悲二宋之一轍也，嗚呼！先，悉薦翻。又，設官者宜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稱，尺證翻。王侯識未堪務，不應強仕。此強仕，謂強之使仕也。強，其兩翻。且帝子未官，人誰謂賤？但宜詳置賓友，茂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為貴哉？此言亦深切宋藩王出鎭之弊。又，俗好以毀沈人，不察其所以致毀；好，呼到翻。沈，持林翻；沈，言沒人之實也。以譽進人，不察其所以致譽。譽，音余；下同。役徒皆鄙，則宜擢其毀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毀譽不妄，善惡分矣。論語︰子貢問孔子曰︰「鄕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鄕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鄕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周朗之言，正得此意。蓋晉、宋以來，諸州中正品定人物，高下其手，毀譽之失實也久矣。凡無世不有言事，無時不有下令。然升平不至，昏危相繼，何哉？設令之本非實故也。」朗指帝求言非實。書奏，忤旨，自解去職。朗，嶠之弟也。周嶠為丘珍孫所殺，事見上。忤，五故翻。

侍中謝莊上言︰「詔云︰『貴戚競利，悉皆禁絕。』此實允愜民聽。若有犯違，則應依制裁糾；若廢法申恩，便為明詔旣下而聲實乖爽也。爽，差也。臣愚謂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不審可得在此詔不？」不，讀曰否。莊，弘微之子也。謝弘微進用於元嘉之初。

上多變易太祖之制，郡縣以三周為滿，宋之善政，於是乎衰。元嘉之制，守宰以六期為斷。然自時厥後，率以三周為滿，而又有數更數易，不及三周者。

**20**乙丑，魏濮陽王閭若文、征西大將軍永昌王仁皆坐謀叛，仁賜死長安，若文伏誅。

**21**南平穆王鑠素負才能，意常輕上；又為太子劭所任，出降最晚。鑠為始興王濬所挾而走，遇江夏王義恭乃降，非本心也。降，戶江翻。上潛使人毒之，己巳，鑠卒，贈司徒，以商臣之諡諡之。楚世子商臣弒君父而自立，卒後諡曰穆。

**22**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簡，斌之弟也。蕭斌以逆黨誅，其弟懼連坐而反。詔新南海太守南昌鄧琬、考異曰︰蕭簡傳作「劉玩」，今從本紀。始興太守沈法系討之。法系，慶之之從弟也。從，才用翻。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衆信之，為之固守。誑，居況翻。為，于僞翻。琬先至，止為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並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不從。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申，容也。又，緩為之期曰申。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卽破之。九月，丁卯，斬簡，廣州平。法系封府庫付琬而還。史言沈氏兄弟皆能宣力於一時。還，從宣翻，又如字。

**23**冬，十一月，丙午，以左軍將軍魯秀為司州刺史。為魯秀從臧質等稱兵張本。

**24**辛酉，魏主如信都、中山。

**25**十二月，癸未，以將置東宮，省太子率更令等官，中庶子等各減舊員之半。懲元凶劭之禍也。晉制︰東宮中庶子四人，中舍人四人，庶子四人，舍人十六人，洗馬八人。更，工衡翻。

**26**甲午，魏主還平城。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八

## 宋紀十起閼逢敦牂（甲午），盡著雍閹茂（戊戌），凡五年。

世祖孝武皇帝上諱駿，字休龍，小字道民，文帝第三子也。

## 孝建元年（甲午、四五四）

**1**春，正月，己亥朔，上祀南郊，改元，大赦。上旣平元凶之亂，依故事卽位踰年而後改元。孝建者，蓋欲以孝建平禍亂安宗廟之功。甲辰，以尚書令何尚之為左光祿大夫、護軍將軍，以左衞將軍顏竣為吏部尚書、領驍騎將軍。竣，七倫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2**壬戌，更鑄孝建四銖錢。更，工衡翻。

**3**乙丑，魏以侍中伊馛為司空。馛，蒲撥翻。

**4**丙子，『嚴︰「子」改「寅」。』立皇子子業為太子。

**5**初，江州刺史臧質，自謂人才足為一世英雄；太子劭之亂，質潛有異圖，以荊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庸闇易制，易，以豉翻。欲外相推奉，因而覆之。質於義宣為內兄，臧質，武敬皇后之姪，年長於義宣，故為內兄。旣至江陵，質初起兵與魯爽同詣江陵，事見上卷上年。卽稱名拜義宣。義宣驚愕問故。質曰︰「事中宜然。」謂國家多事之中，宜相推奉也。時義宣已奉帝為主，故其計不行。及至新亭，去年五月朔，質至新亭。又拜江夏王義恭，夏，戶雅翻。曰︰「天下屯危，禮異常日。」屯，陟倫翻。

劭旣誅，義宣與質功皆第一，由是驕恣，事多專行，凡所求欲，無不必從。必上之從己。義宣在荊州十年，文帝元嘉二十年義宣鎭荊州。財富兵強；朝廷所下制度，意有不同，一不遵承。史歷言義宣、質驕橫之由。下，遐稼翻。質自建康之江州，舫千餘乘，部伍前後百餘里。舫，甫妄翻。乘，繩證翻。帝方自攬威權，而質以少主遇之，少，詩照翻。政刑慶賞，一不咨稟。擅用湓口、鉤圻米，湓口米，荊、湘、郢三州之運所積也。鉤圻米，南江之運所積也。水經註︰灨水自南昌歷郴丘城下，又歷鉤圻邸閣下，而後至彭澤。圻，音畿。臺符屢加檢詰，漸致猜懼。檢詰，謂檢校米斛，而詰問擅用之由也。詰，去吉翻。

帝淫義宣諸女，義宣由是恨怒。質迺遣密信說義宣，密信，密使也。說，輸芮翻；下說誘同。以為「負不賞之功，挾震主之威，自古能全者有幾？今萬物係心於公，聲迹已著；見幾不作，將為他人所先。幾，居希翻。先，悉薦翻。若命徐遺寶、魯爽驅西北精兵來屯江上，徐遺寶刺兗州，直建康北；魯爽刺南豫，直建康西。魯爽素奉義宣，徐遺寶由義宣府參軍起，故欲命之同逆。質帥九江樓船為公前驅，帥，讀曰率。已為得天下之半。公以八州之衆，徐進而臨之，義宣都督荊、雍、梁、益、湘、交、廣、寧八州。雖韓、白更生，不能為建康計矣。韓、白，謂韓信、白起。且少主失德，聞於道路；聞，音問，同。沈、柳諸將，亦我之故人，沈慶之與質同以武幹事文帝，質為雍州，柳元景其部曲將也。將，卽亮翻；下同。誰肯為少主盡力者！為，于僞翻；下為公同。夫不可留者年也，不可失者時也。質常恐溘先朝露，溘，苦答翻，又苦合翻。溘，奄也。朝露，言其易晞。溘先朝露，言奄然而死在朝露未晞之先。先，悉薦翻。不得展其旅力，毛萇曰︰旅，衆也。考孔安國書註亦然。為公掃除，於時悔之何及。」義宣腹心將佐諮議參軍蔡超、司馬竺超民等咸有富貴之望，蔡超等以江州將佐從帝起義以得富貴，故懷非望。欲倚質威名以成其業，共勸義宣從其計。質女為義宣子採之婦。義宣謂質無復異同，復，扶又翻。遂許之。超民，夔之子也。景平、元嘉之間，竺夔守東陽有功。臧敦時為黃門侍郞，帝使敦至義宣所，道經尋陽，質更令敦說誘義宣，誘，音酉。義宣意遂定。

豫州刺史魯爽有勇力，義宣『章︰甲十一行本「宣」下有「質」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素與之相結。義宣密使人報爽及兗州刺史徐遺寶，期以今秋同舉兵。使者至壽陽，爽方飲醉，失義宣指，卽日舉兵。考異曰︰宋·本紀︰「二月庚午，爽、臧質、南郡王義宣、徐遺寶舉兵反。」義宣傳云其年正月便反。宋略云︰「二月，義宣等反。」按爽之反，帝猶遣質收魯弘，則非同日反明矣。又按長曆，是日戊辰朔；然則庚午三日也。義宣傳，起兵在二月二十六日，但不知爽反在正月與二月耳。爽弟瑜在建康，聞之，逃叛。爽使其衆戴黃標，戴黃以為標識。竊造法服，登壇，自號建平元年；疑長史韋處穆、中兵參軍楊元駒、治中庾騰之不與己同，皆殺之。處，昌呂翻。徐遺寶亦勒兵向彭城。

二月，義宣聞爽已反，狼狽舉兵。魯瑜弟弘為質府佐，帝敕質收之，質卽執臺使，舉兵。使，疏吏翻。

義宣與質皆上表，言為左右所讒疾，欲誅君側之惡。義宣進爽號征北將軍。爽於是送所造輿服詣江陵，使征北府戶曹版義宣等，晉、宋之制，藩方權宜授官者謂之版授。文曰︰「丞相劉，今補天子，名義宣；車騎臧，今補丞相，名質；平西朱，今補車騎，名脩之︰先是，臧質進號車騎將軍，鎭尋陽；朱脩之進號平西將軍，鎭襄陽；進義宣丞相，辭不受。皆版到奉行。」義宣駭愕，爽所送法物並留竟陵，不聽進。質加魯弘輔國將軍，下戍大雷。義宣遣諮議參軍劉諶之將萬人就弘，諶，氏壬翻。將，卽亮翻。召司州刺史魯秀，欲使為諶之後繼。秀至江陵見義宣，出，拊膺曰︰「吾兄誤我，乃與癡人作賊，今年敗矣！」

義宣兼荊、江、兗、豫四州之力，威震遠近。帝欲奉乘輿法物迎之，乘，繩證翻。竟陵王誕固執不可，曰︰「柰何持此座與人！」乃止。竟陵王誕時為揚州刺史。

己卯，以領軍將軍柳元景為撫軍將軍；辛卯，以左衞將軍王玄謨為豫州刺史。欲以代魯爽。命元景統玄謨等諸將以討義宣。癸巳，進據梁山洲，時梁山江中有洲，玄謨等舟師據之。於兩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自稱都督中外諸軍事，命僚佐悉稱名。

**6**甲午，魏主詣道壇受圖籙。寇謙之之遺敎也。

**7**丙申，以安北司馬夏侯祖歡為兗州刺史。代徐遺寶。三月，己亥，內外戒嚴。考異曰︰宋·本紀、宋略皆作癸亥，下有辛丑。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癸亥二十六日，辛丑乃四日也；當作己亥。辛丑，以徐州刺史蕭思話為江州刺史，欲以代臧質。柳元景為雍州刺史。欲以代朱脩之。雍，於用翻。癸卯，以太子左衞率龐秀之為徐州刺史。欲以代蕭思話。

義宣移檄州郡，加進位號，使同發兵。雍州刺史朱脩之僞許之，而遣使陳誠於帝。遣使，疏吏翻；下同。益州刺史劉秀之斬義宣使者，遣中兵參軍韋崧『嚴︰「崧」改「山松」。』將萬人襲江陵。將，卽亮翻；下使將同。

戊申，義宣帥衆十萬發江津，舳艫數百里。帥，讀曰率。舳，音逐。艫，音盧。以子慆為輔國將軍，與左司馬竺超民留鎭江陵。慆，土刀翻。檄朱脩之使發兵萬人繼進，脩之不從。義宣知脩之貳於己，乃以魯秀為雍州刺史，使將萬餘人擊之。王玄謨聞秀不來，魯秀善戰，故王玄謨憚之。喜曰︰「臧質易與耳。」易，以豉翻。

冀州刺史垣護之妻，徐遺寶之姊也，遺寶邀護之同反，護之不從，發兵擊之。遺寶遣兵襲徐州長史明胤於彭城，不克。蕭思話已離彭城，長史明胤守之。胤與夏侯祖歡、垣護之共擊遺寶於湖陸，宋兗州治湖陸。遺寶棄衆焚城，奔魯爽。

義宣至尋陽，以質為前鋒而進，爽亦引兵直趣歷陽，趣，七喻翻。與質水陸俱下。殿中將軍沈靈賜將百舸，破質前軍於南陵，擒軍主徐慶安等。舸，古我翻。質至梁山，夾陳兩岸，與官軍相拒。陳，讀曰陣。

夏，四月，戊辰，以後將軍劉義綦為湘州刺史；甲申，以朱脩之為荊州刺史。義宣為荊、湘二州刺史而反，故二州皆命代，以朱脩之效順，使制其後，故命以荊州。

上遣左軍將軍薛安都、龍驤將軍南陽宗越等戍歷陽，驤，思將翻。與魯爽前鋒楊胡興等戰，斬之。考異曰︰安都傳作「胡與」，今從宗越傳。爽不能進，留軍大峴，使魯瑜屯小峴。小峴在合肥之東，大峴又在小峴之東。峴，戶典翻。上復遣鎭軍將軍沈慶之濟江，督諸將討爽，復，扶又翻。爽食少，引兵稍退，自留斷後；少，詩沼翻。斷，音短；斷後，古之所謂殿也。慶之使薛安都帥輕騎追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丙戌，及爽於小峴。爽將戰，飲酒過醉，安都望見爽，卽躍馬大呼，直往刺之，呼，火故翻。刺，七亦翻。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其首。爽衆奔散，瑜亦為部下所殺，遂進攻壽陽，克之。爽為南豫州刺史，鎭壽陽。徐遺寶奔東海，東海人殺之。

李延壽論曰︰凶人之濟其身，非世亂莫由焉。魯爽以亂世之情，而行之於平日，平日，謂安平無事之日。其取敗也宜哉！考異曰︰此語本出沈約宋書·吳喜黃回傳贊，而延壽取之。以約施用失所，故絀其名。

**8**南郡王義宣至鵲頭，慶之送爽首示之，幷與書曰︰「僕荷任一方，而釁生所統。去年，慶之鎭盱眙，今使之專征，蓋兼督兗、豫。荷，下可翻。釁，許觀翻。近聊帥輕師，指往翦撲，輕師，言非重兵。撲，普卜翻。軍鋒裁及，賊爽授首。公情契異常，言義宣與爽相結，情契異於常人。或欲相見，及其可識，指送相呈。」爽累世將家，魯爽父軌，軌父宗之，三世將家。驍猛善戰，號萬人敵；驍，堅堯翻。義宣與質聞其死，皆駭懼。

柳元景軍于採石；王玄謨以臧質衆盛，遣使來求益兵，使，疏吏翻。上使元景進屯姑孰。考異曰︰垣護之傳作「南州」，蓋南州卽姑孰也。按宋白續通典曰︰「桓玄居南州，以在國南，故曰南州，」載之宣州之下。晉書云︰「桓玄於南州起齋，號曰盤龍齋。劉毅小字盤龍。玄旣敗，毅以豫州刺史出鎭姑孰，正居是齋。」桓玄旣誅司馬元顯，出鎭姑孰，起盤龍齋，蓋是時也。晉書正指姑孰為南州，宋白誤矣。

太傅義恭與義宣書曰︰「往時仲堪假兵，靈寶尋害其族；孝伯推誠，牢之旋踵而敗。」假兵、推誠事並見一百一十卷晉安帝隆安二年，桓玄殺殷仲堪見一百一十一卷三年。桓玄，字靈寶。王恭，字孝伯。臧質少無美行，弟所具悉。質少輕薄無檢，為文帝所嫌。少，詩照翻。行，下孟翻。今藉西楚之強力，圖濟其私；凶謀若果，果，勝也，克也，決也。恐非復池中物也。」復，扶又翻。義宣由此疑之。五月，甲辰，義宣至蕪湖，質進計曰︰「今以萬人取南州，則梁山中絕；柳元景屯南州為梁山後鎭，若取之，則梁山之路中絕。萬人綴梁山，則玄謨必不敢動；下官中流鼓棹，直趣石頭，此上策也。」沈慶之、薛安都等在江西，柳元景、王玄謨等與義宣相持；若質計得行，建康殆矣。趣，七喻翻。義宣將從之。劉諶之密言於義宣曰︰「質求前驅，此志難測。不如盡銳攻梁山，事克然後長驅，此萬安之計也。」義宣乃止。

宂從僕射胡子反等守梁山西壘，會西南風急，質遣其將尹周之攻西壘；因西南風急而攻西壘，東壘之兵難以逆風赴救。宂，而隴翻。從，才用翻。將，卽亮翻。子反方渡東岸就玄謨計事，聞之，馳歸。『章︰甲十一行本「歸」下有「周之攻壘甚急」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偏將劉季之帥水軍殊死戰，帥，讀曰率。求救於玄謨，玄謨不遣；大司馬參軍崔勳之固爭，乃遣勳之與積弩將軍垣詢之救之。比至，城已陷，勳之、詢之皆戰死。比，必寐翻，及也。考異曰︰義宣傳曰︰「五月十九日，西南風猛。」宋略曰︰「己亥，質遣尹周之攻梁山西壘，陷之。」按長曆，是月丁酉朔，三日己亥，八日甲辰，十八日甲寅。宋略於己亥上有甲辰，下有甲寅，然則決非十九日與己亥，或者是己酉與辛亥也。今不書日，闕疑。詢之，護之之弟也。子反等奔還東岸。質又遣其將龐法起將數千兵趨南浦，欲自後掩玄謨，龐，皮江翻。趨，七俞翻。時玄謨使其將鄭琨、武念戍南浦，其地則今之大信港也，俗謂之扁擔河。游擊將軍垣護之引水軍與戰，破之。此以上皆梁山交戰事。

朱脩之斷馬鞍山道，水經註︰檀溪水出襄陽西柳子山下，東為鴨湖，湖在馬鞍山東北。按馬鞍山今謂之望楚山，晉劉弘所改名也，高處有三磴。斷，丁管翻。據險自守。魯秀攻之，不克，屢為脩之所敗，敗，補邁翻。乃還江陵，脩之引兵躡之。或勸脩之急追，脩之曰︰「魯秀，驍將也；獸窮則攫，不可迫也。」兵法有言︰知彼知己，百戰不殆。朱脩之此戰近之。驍，堅堯翻。將，卽亮翻。

王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欲退還姑孰，就節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護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造，七到翻。則虛實露矣。王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羸，倫為翻。幟，昌志翻。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

質自請攻東城。諮議參軍顏樂之說義宣曰︰「質若復克東城，樂，音洛。說，輸芮翻。復，扶又翻。則大功盡歸之矣；宜遣麾下自行。」義宣乃遣劉諶之與質俱進。甲寅，義宣至梁山，頓兵西岸，義宣自鵲頭至梁山西岸。質與劉諶之進攻東城。玄謨督諸軍大戰，薛安都帥突騎先衝其陳之東南，陷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陳，讀曰陣。斬諶之首，劉季之、宗越又陷其西北，質等兵大敗。垣護之燒江中舟艦，煙焰覆水，艦，戶黯翻。覆，敷又翻；下覆頭同。延及西岸營壘殆盡；諸軍乘勢攻之，義宣兵亦潰。義宣單舸迸走，閉戶而泣，舸，古我翻。迸，北孟翻。戶，艦戶也。荊州人隨之者猶百餘舸。質欲見義宣計事，而義宣已去，質不知所為，亦走，其衆皆降散。降，戶江翻。己未，解嚴。

**9**癸亥，以吳興太守劉延孫為尚書右僕射。守，手又翻。

**10**六月，丙寅，魏主如陰山。

**11**臧質至尋陽，焚燒府舍，載妓妾西走；使嬖人何文敬領餘兵居前，至西陽。西陽太守魯方平紿文敬曰︰妓，渠綺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紿，蕩亥翻。「詔書唯捕元惡，餘無所問，不如逃之。」文敬棄衆亡去。質先以妹夫羊沖為武昌郡，晉起居注︰武帝太康元年改江夏為武昌郡。又按晉志，吳主權以東鄂置武昌郡；今壽昌軍是也。質往投之；沖已為郡丞胡庇之所殺，質無所歸，乃逃于南湖，南湖今在壽昌軍武昌縣東八里。掇蓮實噉之。掇，丁括翻。噉，徒濫翻，又徒覽翻。追兵至，以荷覆頭，自沈於水，出其鼻。沈，持林翻。戊辰，軍主鄭俱兒望見，射之，中心，射，而亦翻。中，竹仲翻。兵刃亂至，腸胃縈水草，斬首送建康，子孫皆棄市，幷誅其黨樂安太守『章︰甲十一行本作「豫章太守樂安」六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云︰「黨」下脫「豫章太守」四字，「安」下衍「太守」二字。』任薈之、任，音壬。薈，烏外翻。臨川內史劉懷之、鄱陽太守杜仲儒。仲儒，驥之兄子也。杜驥，元嘉中刺青州。功臣柳元景等封賞各有差。

丞相義宣走至江夏，聞巴陵有軍，巴陵之軍，蓋韋崧之兵也；或曰︰湘州刺史劉遵考之兵也。夏，戶雅翻。回向江陵，衆散且盡，與左右十許人徒走，脚痛不能前，僦民露車自載，僦，卽就翻，賃也。緣道求食。至江陵郭外，遣人報竺超民，超民具羽儀兵衆迎之。時荊州帶甲尚萬餘人，左右翟靈寶誡義宣使撫慰將佐，翟，萇伯翻。將，卽亮翻。以︰「臧質違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治，置之翻。昔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敗」，衆咸掩口。掩口而笑也。魯秀、竺超民等猶欲收餘兵更圖一決；而義宣惛沮，無復神守，入內不復出，沮，在呂翻。復，扶又翻；下夜復同。左右腹心稍稍離叛。魯秀北走，考異曰︰宋略云︰「秀自襄陽敗退，將及江陵，聞敗北走。」今從宋書。義宣不能自立，欲從秀去，乃攜息慆息，子也。及所愛妾五人，著男子服相隨。著，陟略翻。城內擾亂，白刃交橫，義宣懼，墜馬，遂步進；竺超民送至城外，更以馬與之，歸而城守。守，手又翻。義宣求秀不得，左右盡棄之，夜，復還南郡空廨；南郡太守廨舍，蓋在江陵城外。廨，古隘翻。旦日，超民收送刺姦。自漢以來，公府有刺姦掾。義宣止獄戶，坐地歎曰︰「臧質老奴誤我！」五妾尋被遣出，義宣號泣，語獄吏曰︰「常日非苦，今日分別始是苦。」被，皮義翻。號，戶高翻。語，牛倨翻。別，如字；分別，猶分離也。魯秀衆散，不能去，還向江陵，城上人射之，射，而亦翻。秀赴水死，就取其首。

詔右僕射劉孝『章︰甲十一行本「孝」作「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孫使荊、江二州，旌別枉直，使，疏吏翻。別，彼列翻。就行誅賞；且分割二州之地，議更置新州。由是遂分荊、湘、江、豫之地置郢州。

初，晉氏南遷，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荊、江為重鎭，甲兵所聚盡在焉；常使大將居之。將，卽亮翻。三州戶口，居江南之半，上惡其強大，故欲分之。惡，烏路翻；下同。癸未，分揚州浙東五郡置東揚州，治會稽；五郡︰會稽、東陽、永嘉、臨海、新安。會，工外翻。分荊、湘、江、豫州之八郡置郢州，治江夏；分荊州之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湘州巴陵、江州武昌、豫州西陽凡八郡。永初郡國志及何承天志，江夏太守本治安陸，自此之後徙治夏口；今鄂州治江夏縣卽其地。夏，戶雅翻；下夏口同。罷南蠻校尉，遷其營於建康。晉武帝置護南蠻校尉於襄陽，江左初省，尋又置於江陵。水經註︰南蠻校尉府在方城；自油口以東，屯營相接，悉是南蠻府屯兵。校，戶敎翻。太傅義恭議使郢州治巴陵，尚書令何尚之曰︰「夏口在荊、江之中，正對沔口，通接雍、梁，實為津要。自夏口入沔，泝流而上，至襄陽，又泝流而上至漢中，故云通接雍、梁。雍，於用翻。由來舊鎭，根基不易，夏口自吳以來為重鎭。旣有見城，見，賢遍翻。浦大容舫，於事為便。」守江之備，船艦為急，故以浦大容舫為便。舫，甫妄翻。上從之。旣而荊、揚因此虛耗。尚之請復合二州，復，扶又翻。上不許。

**12**戊子，省錄尚書事。上惡宗室強盛，不欲權在臣下；太傅義恭知其指，故請省之。

**13**上使王公、八座與荊州刺史朱脩之書，晉志曰︰五曹尚書、一僕射、二令為八座。宋蓋二僕射，一令。令丞相義宣自為計。書未達，庚寅，脩之入江陵，殺義宣，幷誅其子十六人，及同黨竺超民、從事中郞蔡超、諮議參軍顏樂之等。超民兄弟應從誅，何尚之上言︰「賊旣遁走，一夫可擒。若超民反覆昧利，卽當取之，非唯免愆，亦可要不義之賞。而超民曾無此意，微足觀過知仁。何尚之此言為竺超民兄弟道地耳。要，一遙翻。且為官保全城府，謹守庫藏，為，于僞翻。藏，徂浪翻。端坐待縛。今戮及兄弟，則與其餘逆黨無異，於事為重。」上乃原之。

**14**秋，七月，丙申朔，日有食之。

**15**庚子，魏皇子弘生；辛丑，大赦，改元興光。

**16**丙辰，大赦。

**17**八月，甲戌，魏趙王深卒。

**18**乙亥，魏主還平城。是年夏，書魏主如陰山。

**19**冬，十一月，戊戌，魏主如中山，遂如信都；十二月，丙子，還，幸靈丘，靈丘縣自漢以來屬代郡，唐為蔚州。至溫泉宮；庚辰，還平城。

**二年**（乙未、四五五）

**1**春，正月，魏車騎大將軍樂平王拔有罪賜死。騎，奇寄翻。

**2**鎭北大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慶之請老；二月，丙寅，以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慶之固讓，表疏數十上，又面自陳，乃至稽顙泣涕。上，時掌翻。稽，音啓。上不能奪，聽以始興公就第，厚加給奉。頃之，上復欲用慶之，復，扶又翻；下同。使何尚之往起之。尚之累陳上意，慶之笑曰︰「沈公不效何公，往而復返。」尚之不能固志，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尚之慚而止。辛巳，以尚書右僕射劉延孫為南兗州刺史。

**3**夏，五月，戊戌，以湘州刺史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4**六月，壬戌，魏改元太安。

**5**甲子，大赦。

**6**甲申，魏主還平城。史亦不書所如之地。

**7**秋，七月，癸巳，立皇弟休祐為山陽王，休茂為海陵王，休業為鄱陽王。

**8**丙辰，魏主如河西。

**9**雍州刺史武昌王渾朱脩之已赴江陵，柳元景又留建康，以渾刺雍州。雍，於用翻。與左右作檄文，自號楚王，改元永光，備置百官，以為戲笑。長史王翼之封呈其手迹。八月，庚申，廢渾為庶人，徙始安郡。上遣員外散騎侍郞東海戴明寶詰責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詰，去吉翻。因逼令自殺，時年十七。

**10**丁亥，魏主還平城。

**11**詔祀郊廟，初設備樂，從前殿中曹郞荀萬秋之議也。晉氏南渡草創，二郊無樂；宗廟雖有登歌，亦無二舞。及破苻堅，得樂工，始有金石之樂。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南郊，始設登歌。此所謂備樂，非能備雅樂，魏、晉以來世俗之樂耳。順帝昇明二年，王僧虔所謂「朝廷禮樂多違舊典」，蓋指此類。

**12**上欲削弱王侯。冬，十月，己未，江夏王義恭、竟陵王誕奏裁『章︰甲十一行本「裁」下有「損」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王、侯車服、器用、樂舞制度，凡九事；上因諷有司奏增廣為二十四條，聽事，不得南面坐，施帳幷𢃕。蕃國官正、冬不得徒跣登國殿及夾侍國師，傳令及油戟。公主、妃傳令不得朱服。輿不得重掆。鄣扇不得雉尾。槊毦不得孔雀白[上敝下鳥]。夾轂隊不得絳襖。平乘但馬不得過二匹。胡伎不得綵衣。舞妓正、冬著覧衣，不得莊面蔽花。正、冬會不得劍舞、杯柈舞。長蹻伎、䞬舒丸劍、博山伎、緣大橦伎、五案伎，自非正、冬會奏舞曲不得舞。諸妃、主不得著緄帶。信幡，非臺省官悉用絳。郡、縣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於其封君，旣非在三，罷官則不復追敬；不合稱臣，止宜上下官敬而已。諸鎭常行車，前後不得過六隊，白直夾轂不在其限；刀不得過銀銅飾。諸王女封縣主，諸王子孫襲封，王之妃及封侯者夫人，行並不得鹵簿。諸王子繼體為王，婚葬吉凶，悉依諸國公侯之禮，不得同皇弟、皇子。車輿非軺車不得油幢。平乘船皆平兩頭，作露平形，不得擬象龍舟。悉不得朱油帳。錯不得作五花及竪筍形。聽事不得向坐；劍不得為鹿盧形；晉灼曰︰古長劍，首以玉作井鹿盧形。內史、相及封內官長止稱下官，不得稱臣，罷官則不復追敬。長，知兩翻。復，扶又翻。詔可。

**13**庚午，魏以遼西王常英為太宰。

**14**壬午，以太傅義恭領揚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司空、領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宏為尚書令。

**15**是歲，以故氐王楊保宗子元和為征虜將軍，楊頭為輔國將軍。頭，文德之從祖兄也。元和雖楊氏正統，從，才用翻。楊保宗，氐王楊玄之子，故元和為楊氏正統。朝廷以其年幼才弱，未正位號；部落無定主。頭先戍葭蘆，母妻子弟並為魏所執，文帝元嘉二十年，魏克仇池，楊文德敗走；頭母妻子弟為魏所執，當在是年。二十七年，始使頭戍葭蘆。而頭為宋堅守無貳心。為，于僞翻。雍州刺史王玄謨上言︰雍，於用翻。上，時掌翻。「請以頭為假節、西秦州刺史，用安輯其衆。俟數年之後，元和稍長，使嗣故業。若元和才用不稱，長，知兩翻。稱，尺證翻。便應歸頭。頭能藩扞漢川，使無虜患，彼四千戶荒州殆不足惜。若葭蘆不守，漢川亦無立理。」上不從。

**三年**（丙申、四五六）

**1**春，正月，庚寅，立皇弟休範為順陽王，休若為巴陵王。戊戌，立皇子子尚為西陽王。

**2**壬子，納右衞將軍何瑀女為太子妃。瑀，澄之曾孫也。甲寅，大赦。

**3**乙卯，魏立貴人馮氏為皇后。后，遼西郡公朗之女也；馮朗降魏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九年。朗為秦、雍二州刺史，雍，於用翻。坐事誅，后由是沒入宮。為馮后專魏政張本。

**4**二月，丁巳，魏主立子弘為皇太子，先使其母李貴人條記付託兄弟，然後依故事賜死。

**5**甲子，以廣州刺史宗慤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敍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鎭者多幼，時主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近，其靳翻。典籤之權梢重。至是，雖長王臨藩，長，知兩翻。素族出鎭，典籤皆出納敎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慤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吳分餘杭為臨水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臨安，屬吳興郡。慤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慤大怒，曰︰「宗慤年將六十，為國竭命，為，于僞翻。正得一州如斗大，正，一作「止」。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復，扶又翻。稽，音啓。

**6**丁零數千家匿井陘山中為盜，陘，音刑。魏選部尚書陸眞初學記︰漢成帝置列曹尚書四人，其一曰常侍曹；光武改侍曹曰吏部，主選舉；靈帝改吏部為選部。後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選部尚書蓋此時方置。與州郡合兵討滅之。

**7**閏月，戊午，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丹楊尹。

**8**癸酉，鄱陽哀王休業卒。

**9**太傅義恭以南兗州刺史西陽王子尚有寵，將避之，乃辭揚州。秋，七月，解義恭揚州；丙子，以子尚為揚州刺史。時熒惑守南斗，上廢西州舊館，使子尚移治東城以厭之。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斗，揚州分，故厭之。揚州別駕從事沈懷文曰︰「天道示變，宜應之以德。今雖空西州，恐無益也。」不從。懷文，懷遠之兄也。

**10**八月，魏平西將軍漁陽公尉眷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李寶以伊吾、敦煌降魏。寶旣入朝，伊吾復叛，故擊之。尉，紆勿翻。還，從宣翻，又如字。

**11**九月，壬戌，以丹楊尹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12**冬，十月，甲申，魏主還平城。亦不書所如之地。

**13**丙午，太傅義恭進位太宰，領司徒。

**14**十一月，魏以尚書西平王源賀為冀州刺史，更賜爵隴西王。更，工衡翻。賀上言︰「今北虜遊魂，南寇負險，疆埸之間，猶須防戍。埸，音亦。臣愚以為自非大逆、赤手殺人，其坐贓盜及過誤應入死者，皆可原宥，讁使守邊；則是已斷之體受更生之恩，傜役之家蒙休息之惠。」魏高宗從之。久之，謂羣臣曰︰「吾用賀言，一歲所活不少，少，詩沼翻。增戍兵亦多。卿等人人如賀，朕何憂哉！」會武邑人石華告賀謀反，武邑縣，前漢屬信都，後漢屬安平，晉武帝分立武邑郡，至隋、唐為武邑、武強、衡水三縣地。有司以聞，帝曰︰「賀竭誠事國，朕為卿等保之，為，于僞翻。無此，明矣。」命精加訊驗；華果引誣，自引服誣告之罪。帝誅之，因謂左右曰︰「以賀忠誠，猶不免誣謗，不及賀者可無愼哉！」

**15**十二月，濮陽太守姜龍駒、新平太守楊自倫棄『章︰甲十一行本「棄」上有「帥吏民」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郡奔魏。按沈約志︰濮陽、新平皆屬兗州而不載治所，蓋僑郡也。新平郡，又明帝泰始七年立，當考。又按五代志︰鄄城縣舊置濮陽郡。濮，博木翻。

**16**上欲移青、冀二州幷鎭歷城，議者多不同。青、冀二州刺史垣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濟，子禮翻。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由歷城。二州幷鎭，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其靳翻。易，以豉翻。近息民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由是遂定。青州本治東陽，冀州治歷城，今幷為一鎭。

**17**元嘉中，官鑄四銖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用費無利，言鑄一錢之費適當一錢之用，無贏利也。故民不盜鑄。及上卽位，又鑄孝建四銖，形式薄小，輪郭不成。錢，外圓為輪，內方為郭。於是盜鑄者衆，雜以鉛、錫；翦鑿古錢，錢轉薄小。守宰不能禁，坐死、免者相繼。盜鑄益甚，物價踊貴，朝廷患之。去歲春，詔錢薄小無輪郭者悉不得行，民間喧擾。是歲，始興郡公沈慶之建議，以為「宜聽民鑄錢，郡縣置錢署，樂鑄之家皆居署內，樂，音洛。平其準式，去其雜僞。去，羌呂翻。去春所禁新品，一時施用，今鑄悉依此格。萬稅三千，嚴檢盜鑄。」檢，束也，勘察也。丹楊尹顏竣駁之，竣，七倫翻。駁，北角翻。以為「五銖輕重，定於漢世，漢武帝元狩五年行五銖錢。魏、晉以降，莫之能改；誠以物貨旣均，改之僞生故也。今云去春所禁一時施用，若巨細總行而不從公鑄，利己旣深，情僞無極，私鑄、翦鑿盡不可禁，財貨未贍，大錢已竭，數歲之間，悉為塵土矣。今新禁初行，品式未一，須臾自止，不足以垂聖慮；唯府藏空匱，實為重憂。藏，徂浪翻；下同。今縱行細錢，官無益賦之理；百姓雖贍，贍，昌豔翻。無解官乏。唯簡費去華，去，羌呂翻。專在節儉，求贍之道，莫此為貴耳。」議者又以為「銅轉難得，欲鑄二銖錢。」竣曰︰「議者以為官藏空虛，宜更改鑄；天下銅少，宜減錢式以救交弊，官藏空虛，無錢以贍用，而天下銅少，又無以鑄錢，是交弊也。議者緣此欲改鑄小錢以救之。少，詩沼翻。賑國舒民。賑，富也，又舉救也。舒，緩也，寬也。賑，津忍翻。愚以為不然。今鑄二銖，恣行新細，於官無解於乏，而民間姦巧大興，天下之貨將糜碎至盡；空嚴立禁，而利深難絕，不一二年，其弊不可復救。言不待一二年而弊甚也。復，扶又翻。民懲大錢之改，兼畏近日新禁，市井之間，必生紛擾。遠利未聞，切患猥及，富商得志，貧民困窘，此皆甚不可者也。」乃止。窘，渠隕翻。

**18**魏定州刺史高陽許宗之求取不節，深澤民馬超謗毀宗之，深澤縣，前漢屬涿郡，後漢屬安平，晉以來屬博陵郡。後魏博陵郡屬定州。唐以博陵郡為定州，後分定州置祁州，深澤縣屬焉。宗之毆殺超，毆，烏口翻，擊也。恐其家人告狀，上超詆訕朝政。上，時掌翻。魏高宗曰︰「此必妄也。魏字衍。朕為天下主，何惡於超而有此言！惡，烏路翻。必宗之懼罪誣超。」案驗，果然。斬宗之於都南。

**19**金紫光祿大夫顏延之卒。延之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供，居用翻。延之一無所受，布衣茅屋，蕭然如故。常乘羸牛笨車，笨，部本翻，竹裏也；一曰，不精也。逢竣鹵簿，卽屛往道側。導從之次第曰鹵簿。屛，必郢翻。常語竣曰︰「吾平生不憙見要人，語，牛倨翻。憙，許記翻。今不幸見汝！」竣起宅，延之謂曰︰「善為之，無令後人笑汝拙也。」延之嘗早詣竣，見賓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物忌盛滿。顏竣之禍，其父知之矣。竣丁父憂，丁，當也；郭璞曰︰值也。裁踰月，起為右將軍，丹楊尹如故。竣固辭，表十上；上，時掌翻。上不許，遣中書舍人戴明寶抱竣登車，載之郡舍，之，往也。郡舍，丹楊尹廨也。賜以布衣一襲，絮以綵綸，遣主衣就衣諸體。主衣，主御衣服，唐尚衣奉御之職也。就衣，於旣翻。

## 大明元年（丁酉、四五七）

**1**春，正月，辛亥朔，改元，大赦。

**2**壬戌，魏主畋於崞山，崞山在鴈門郡崞縣。崞，古博翻。戊辰，還平城。

**3**魏以漁陽王尉眷為太尉、錄尚書事。尉，紆勿翻。

**4**二月，魏人寇兗州，向無鹽，敗東平太南陽劉胡。無鹽縣，自漢以來屬東平郡。敗，補邁翻。詔遣太子左衞率薛安都將騎兵，東陽太守沈法系將水軍，向彭城以禦之，率，所律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並受徐州刺史申坦節度。比至。比，必利翻，及也。魏兵已去。先是，羣盜聚任城荊榛中，累世為患，謂之任榛。先，悉薦翻。任，音壬。任城縣屬東平郡，後漢分為任城國，後遂為郡。宋省郡為任城縣，屬高平郡。申坦請回軍討之。上許之。任榛聞之，皆逃散。時天旱，人馬渴乏，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安都、法系坐白衣領職。坦當誅，羣臣為請，莫能得。為，于僞翻。沈慶之抱坦哭於市曰︰「汝無罪而死。我哭汝於市，行當就汝矣！」有司以聞，上乃免之。

**5**三月，庚申，魏主畋于松山；己巳，還平城。

**6**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

**7**上自卽吉之後，三年之喪旣除而卽吉。奢淫自恣，多所興造。丹楊尹顏竣以藩朝舊臣，上為藩王時，竣為僚佐，是藩朝舊臣也。晉、宋之間，郡曰郡朝，府曰府朝，藩王曰藩朝。宋武帝為宋王，齊高帝為齊王，時曰霸朝。朝，直遙翻；下同。數懇切諫爭，數，所角翻。爭，則迸翻。無所回避，上浸不悅。竣自謂才足幹時，恩舊莫比，當居中永執朝政，而所陳多不納，疑上欲疏之，乃求外出以占上意。夏，六月，丁亥，詔以竣為東揚州刺史，竣始大懼。為帝殺竣張本。

**8**癸卯，魏主如陰山。

**9**雍州所統多僑郡縣，雍，於用翻；下同。刺史王玄謨上言︰「僑郡縣無有境土，新舊錯亂，租課不時，請皆土斷。」斷，丁亂翻。秋，七月，辛未，詔幷雍州三郡十六縣為一郡。郡縣流民不願屬籍，屬土著之籍也。訛言玄謨欲反。時柳元景宗強，羣從多為雍部二千石，柳元景，河東解人，南徙，僑居于雍部。羣從，羣從兄弟。從，才用翻。乘聲皆欲討玄謨。玄謨令內外晏然以解衆惑，馳使啓上，具陳本末。使，疏吏翻。上知其虛，遣主書吳嘉撫慰之，主書，後漢尚書令史之職。漢尚書曹有有主書令史二十一人；江左以來，中書省有主書。且報曰︰「七十老公，反欲何求！君臣之際，足以相保，聊復為笑，伸卿眉頭耳。」復，扶又翻。玄謨性嚴，未嘗妄笑，故上以此戲之。

**10**八月，己亥，魏主還平城。

**11**甲辰，徙司空、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誕為南兗州刺史，以太子詹事劉延孫為南徐州刺史。初，高祖遺詔，以京口要地，去建康密邇，自非宗室近親，不得居之。延孫之先雖與高祖同源，而高祖屬彭城，延孫屬莒縣，南史·延孫傳作「呂縣」。呂縣屬彭城郡，而莒縣屬東莞郡。詳而考之，呂縣為是。彭城、呂二縣並屬彭城郡，延孫與帝室同源同郡，特異縣耳。從來不序昭穆。昭，讀如字。上旣命延孫鎭京口，仍詔與延孫合族，使諸王皆序長幼。長，知兩翻。

上閨門無禮，不擇親疏、尊卑，流聞民間，無所不至。誕寬而有禮，又誅太子劭、丞相義宣，皆有大功，誕起兵討劭見上卷文帝元嘉三十年；勸止上迎義宣事見上。人心竊向之。誕多聚才力之士，蓄精甲利兵，上由是畏而忌之，不欲誕居中，使出鎭京口；猶嫌其逼，更徙之廣陵。南兗州時治廣陵。以延孫腹心之臣，使鎭京口以防之。為帝討誕張本。

**12**魏主將東巡，冬，十月，詔太宰常英起行宮於遼西黃山。魏收地形志，遼西郡肥如縣有黃山。

**13**十二月，丁亥，更以順陽王休範為桂陽王。休範，孝建三年封順陽王。更，工衡翻。

**二年**（戊戌、四五八）

**1**春，正月，丙午朔，魏設酒禁，釀、酤、飲者皆斬之；釀者、酤者、飲者皆斬。吉凶之會，聽開禁，有程日。魏主以士民多因酒致鬬及議國政，故禁之。增置內外候官，伺察諸曹及州、鎭，魏自道武帝以來有候官，今增其員。伺，相吏翻。或微服雜亂於府寺間，以求百官過失，有司窮治，訊掠取服；治，直之翻。百官贓滿二丈者皆斬。又增律七十九章。

**2**乙卯，魏主如廣甯溫泉宮，遂巡平州；魏平州之地，止遼西、北平二郡。庚午，至黃山宮；二月，丙子，登碣石山，觀滄海；戊寅，南如信都，畋於廣川。廣川縣，前漢屬廣川國，後漢屬清河郡，晉屬勃海郡，魏收地形志屬長樂郡，長樂卽信都也。五代志曰︰北齊廢廣川入棗強。劉昫曰︰隋於舊縣東八十里置新縣，尋改為長河縣，屬德州。

**3**乙酉，以金紫光祿大年褚湛之為尚書左僕射。

**4**丙戌，建平宣簡王宏以疾解尚書令；三月，丁未，卒。

**5**丙辰，魏高宗還平城，起太華殿。酈道元曰︰魏太和十六年，破太華、安昌諸殿，造太極殿東西堂及朝堂。是時，給事中郭善明，性傾巧，說帝大起宮室，說，輸芮翻。中書侍郞高允諫曰︰「太祖始建都邑，其所營立，必因農隙。況建國已久，永安前殿足以朝會，朝，直遙翻。西堂、溫室足以宴息，紫樓足以臨望；縱有脩廣，亦宜馴致，易曰︰馴致其道。向秀曰︰馴，從也。程頤曰︰馴，謂習，習而漸至於盛。馴，似遵翻。不可倉猝。今計所當役凡二萬人，老弱供餉又當倍之，期半年可畢。一夫不耕，或受之飢，況四萬人之勞費，可勝道乎！勝，音升。此陛下所宜留心也。」帝納之。

允好切諫，朝廷事有不便，允輒求見，帝常屛左右以待之。好，呼到翻。屛左右者，欲其言無不盡。或自朝至暮，或連日不出；羣臣莫知其所言。語或痛切，帝所不忍聞，命左右扶出，然終善遇之。時有上事為激訐者，帝省之，上，時掌翻。訐，居謁翻。省，悉景翻。謂羣臣曰︰「君、父一也。父有過，子何不作書於衆中諫之？而於私室屛處諫者，屛，蔽也。屛處，隱蔽之處。屛，必郢翻。豈非不欲其父之惡彰於外邪！至於事君，何獨不然。君有得失，不能面陳，而上表顯諫，欲以彰君之短，明己之直，此豈忠臣所為乎！如高允者，乃『章︰甲十一行本「乃」下有「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忠臣也。朕有過，未嘗不面言，至有朕所不堪聞者，允皆無所避。朕知其過而天下不知，可不謂忠乎！」

允所與同徵者游雅等徵允等見一百二十二卷文帝元嘉八年。皆至大官，封侯，部下吏至刺史、二千石者亦數十百人，部下吏，謂中書之吏嘗事允在部下者。而允為郞，二十七年不徙官。魏世祖神䴥四年，允徵拜中書博士，領著作郞，至是年二十五年耳。帝謂羣臣曰︰「汝等雖執弓刀在朕左右，徒立耳。言徒能侍立而不能規諫。未嘗有一言規正；唯伺朕喜悅之際，伺，相吏翻。祈官乞爵，今皆無功而至王公。允執筆佐我國家數十年，為益不小，不過為郞，汝等不自愧乎！」乃拜允中書令。上云二十七年不徙官，意允拜中書令不在是年。

時魏百官無祿，允常使諸子樵采以自給。司徒陸麗言於帝曰︰「高允雖蒙寵待，而家貧，妻子不立。」立，成也，置也，建也；謂不能建置家業也。帝曰︰「公何不先言，今見朕用之，乃言其貧乎！」卽日，至允第，惟草屋數間，布被，縕袍，孔安國曰︰縕，枲著也。謂雜用枲麻以著袍。禮記曰︰縕為袍。鄭康成註曰︰縕，舊絮也，又亂麻。縕，於粉翻。廚中鹽菜而已。帝歎息，賜帛五百匹，粟千斛，拜長子悅『嚴︰「悅」改「忱」。』為長樂太守。樂，音洛。守，手又翻。允固辭，不許。帝重允，常呼為令公而不名。

游雅常曰︰「前史稱卓子康、劉文饒之為人，卓茂，字子康。劉寬，字文饒。褊心者或不之信。褊，補典翻。余與高子游處四十年，處，昌呂翻。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慍，於問翻。乃知古人為不誣耳。高子內文明而外柔順，其言吶吶不能出口。吶，如悅翻，又奴劣翻；吶吶，言緩也。昔崔司徒嘗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以為然。及司徒得罪，起於纖微，詔指臨責，司徒聲嘶股栗，殆不能言；嘶，先齊翻；聲破曰嘶。宗欽已下，伏地流汗，皆無人色。高子獨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人主為之動容，聽者無不神聳，事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為，于僞翻。此非所謂矯矯者乎！宗愛方用事，威振四海。嘗召百官於都坐，魏有都坐大官。魏之都坐，猶唐之朝堂也。或曰都坐尚書。都坐卽唐之政事堂。坐，徂臥翻。王公已下皆趨庭望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以臥見衞青，何抗禮之有！言以高允之揖宗愛觀之，則汲黯可以臥見衞青，與之抗禮，未為過也。汲黯字長孺；抗禮事見十九卷漢武帝元朔五年。此非所謂風節者乎！找人固未易知；易，以豉翻。吾旣失之於心，崔又漏之於外，發之於言，則是漏之於外。此乃管仲所以致慟於鮑叔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致慟，蓋感其知己之深。

**6**乙丑，魏東平成王陸俟卒。

**7**夏，四月，甲申，立皇子子綏為安陸王。

**8**帝不欲權在臣下，六月，戊寅，分吏部尚書置二人，吏部尚書掌銓選，以其權重，江左謂之大尚書，言其位任與諸曹殊絕也。今置二人以分其權。以都官尚書謝莊、度支尚書吳郡顧顗之為之。漢置六曹尚書，中都官曹主水火盜賊事；魏、晉省，宋復置。隋改都官為刑部尚書，改度支為民部尚書。唐避太宗諱，改民部為戶部，度，徒洛翻。覬，音冀；下同。又省五兵尚書。曹魏置五兵尚書，隋改曰兵部尚書。

初，晉世，散騎常侍選望甚重，上之所遴簡為選，時之所瞻屬為望。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與侍中不異；其後職任閒散，散，悉但翻。用人漸輕。上欲重其選，乃用當時名士臨海太守孔覬、司徒長史王彧為之。彧，於六翻。侍中蔡興宗謂人曰︰「選曹要重，常侍閒淡，改之以名而不以實，雖主意欲為輕重，人心豈可變邪！」旣而常侍之選復卑，選部之貴不異。言選部貴重與前時無以異也。選部，須絹翻。復，扶又翻。覬，琳之之孫；孔琳之事桓玄，不務迎合，諫其廢錢用穀帛，復肉刑。彧，謐之兄孫；興宗，廓之子也。王謐識武帝於龍潛。蔡廓以方直著於宋初。

裴子野論曰︰官人之難，先王之言，尚矣。書︰皋陶曰︰在知人。禹曰︰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周禮，始於學校，校，戶敎翻。論之州里，告諸六事，而後貢于王庭。六事，周之六卿也。其在漢家，州郡積其功能，五府舉為掾屬，掾，以絹翻。三公參其得失，尚書奏之天子；一人之身，所閱者衆，閱，更歷也。故能官得其才，鮮有敗事。鮮，息淺翻。魏、晉易是，所失弘多。弘，大也。夫厚貌深衷，險如谿壑，擇言觀行，猶懼弗周；況今萬品千羣，俄折乎一面，行，下孟翻；下戒行同。折，之列翻，斷也。一面，一覿面之頃也。庶僚百位，專斷於一司，一司，謂選部。斷，丁亂翻。於是囂風遂行，不可抑止。囂風，謂喧競之風。干進務得，兼加諂瀆；易·大傳曰︰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無復廉恥之風，謹厚之操；官邪國敗，左傳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復，扶又翻。不可紀綱。假使龍作納言，尚書，古之納言也。舜居南面，而治致平章，不可必也，堯典曰︰平章百姓。孔註曰︰百姓，百官。平和章明，不可必言，不可必致也。治，直吏翻。況後之官人者哉！孝武雖分曹為兩，謂吏部置兩尚書。不能反之於周、漢，朝三暮四，其庸愈乎！莊子曰︰狙公賦芧，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喜。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

**9**丙申，魏主畋于松山；庚『章︰甲十一行本「庚」上有「秋七月」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午，如河西。

**10**南彭城民高闍、晉氏南渡，僑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闍，視遮翻。沙門曇標以妖妄相扇，曇，徒貪翻。妖，於遙翻。與殿中將軍苗允等謀作亂，立闍為帝。事覺，甲辰，伏誅，死者數十人。於是下詔沙汰諸沙門，設諸科禁，嚴其誅坐；自非戒行精苦，並使還俗。行，下孟翻。而諸尼多出入宮掖，此制竟不能行。

中書令王僧達，幼聰警能文，而跌蕩不拘。跌，徒結翻。蕩，徒浪翻。不拘，言其不拘常檢也。帝初踐阼，擢為僕射，居顏、劉之右。顏竣、劉延孫，帝之腹心也。自負才地，地，謂門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卽望宰相。旣而遷護軍，怏怏不得志，怏，於兩翻。累啓求出。上不悅，由是稍稍下遷，五歲七徙，七徙官也。再被彈削。僧達旣恥且怨，所上表奏，辭旨抑揚，又好非議朝政，上，時掌翻。好，呼到翻。朝，直遙翻。上已積憤怒。路太后兄子嘗詣僧達，趨升其榻，僧達令舁棄之。路太后兄慶之嘗為王氏門下騶，故僧達麾其子。舁，音余，又羊茹翻，對舉也。孔光屈身於董賢以保其祿位，人以為諂；王僧達抗意於路瓊之以殺其身，人以為褊躁。遠小人不惡而嚴，君子蓋必有道也。太后大怒，固邀上令必殺僧達。會高闍反，上因誣僧達與闍通謀，八月，丙戌，收付廷尉，賜死。

沈約論曰︰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蹈道則為君子，違之則為小人。稱，尺證翻。是以太公起屠釣為周師，傅說去版築為殷相，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周文王迎以為師。傅說築於傅巖之野，殷高宗求以為相。說，於悅翻。相，息亮翻。明敭幽仄，書曰︰明明揚側陋。敭，與揚同。唯才是與。逮于二漢，茲道未革︰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醫之子，名重京師；非若晚代分為二途也。魏武始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詳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五年。非謂世族高卑。而都正俗士，隨時俯仰，憑藉世資，用相陵駕；都正，謂諸州中正也。因此相沿，遂為成法。周、漢之道，以智役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矣。

裴子野論曰︰古者，德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世族！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伍；士庶雖分，本無華素之隔。龍，榮也，輝也；故榮貴之族謂之華胄。素，白也，質也；故白屋謂之素門，寒士謂之素士。自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之士，猶顯清途，降及季年，專限閥閱。史記︰明其等曰閥，積其功曰閱。又，門在左曰閥，在右曰閱。閥，音伐。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周禮︰朝士掌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後世直謂九棘為九卿。黃散之孫，蔑令長之室；散，悉亶翻。長，知兩翻。轉相驕矜，互爭銖兩，唯論門戶，不問賢能。以謝靈運、王僧達之才華輕躁，使其生自寒宗，猶將覆折；折，而設翻。重以怙其庇廕，召禍宜哉。重，直用翻。

**11**九月，乙巳，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

**12**丙寅，魏大赦。

**13**冬，十月，甲戌，魏主北巡，欲伐柔然，至陰山，會雨雪，魏主欲還，太尉尉眷曰︰「今動大衆以威北狄，『章︰甲十一行本「狄」作「敵」；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去都不遠而車駕遽還，虜必疑我有內難。尉尉，下紆勿翻。難，乃旦翻。將士雖寒，不可不進。」魏主從之，辛卯，軍于車崙山。「車崙山」，北史作「車輪山」。魏收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神。

**14**積射將軍殷孝祖築兩城於清水之東。文帝元嘉九年置積射、強弩等將軍。沈約曰︰晉太康十年置。魏鎭西將軍封敕文攻之，清口戍主、振威將軍傅乾愛拒破之。孝祖，羨之曾孫也。殷羨，殷浩之父。上遣虎賁主龐孟虯救清口，虎賁主，主虎賁士。賁，音奔。考異曰︰宋·顏師伯傳云︰「魏遣清水公捨賁敕文寇清口，世祖遣孟虯及殷孝祖赴討。」魏·本紀︰「孝祖脩兩城於清水東，詔封敕文擊之。」今從之。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遣中兵參軍苟思達助之，敗魏兵於沙溝。按此清口非清水入淮之口，乃濟水與汶水合之口，水經︰濟水東北過壽張縣西安民亭南，汶水從東北來注之。註云︰戴延之所謂清口也。濟水又北過須昌、穀城、臨邑、盧縣，又東北與中川水合。註云︰中川水與賓溪水合而北流，逕盧縣故城東，又北流入濟，俗謂之沙溝水。敗，補邁翻。師伯，竣之族兄也。上遣司空參軍卜天生將兵會傅乾愛及中兵參軍江方興共擊魏兵，屢破之，江方興蓋司空中兵參軍。將，卽亮翻；下同。斬魏將窟瓌公等數人。窟，苦骨翻。瓌，姑回翻。十一月，魏征西將軍皮豹子等將三萬騎助封敕文寇青州，顏師伯禦之，輔國將『章︰甲十一行本「將」作「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軍焦度刺豹子墜馬，獲其鎧矟具裝，手殺數十人。度，本南安氐也。刺，七亦翻。鎧，苦亥翻。矟，色角翻。

**15**魏主自將騎十萬、車十五萬兩擊柔然，度大漠，旌旗千里。柔然處羅可汗遠遁，其別部烏朱駕頹等帥數千落降于魏。騎，奇寄翻。兩，音亮。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刻石紀功而還。還，從宣翻。

**16**初，上在江州，山陰戴法興、戴明寶、蔡閑為典籤；及卽位，皆以為南臺侍御史兼中書通事舍人。御史臺謂之南臺。晉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是歲，三典籤並以初舉兵預密謀，賜爵縣男；閑已卒，追賜之。

時上親覽朝政，朝，直遙翻。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得無所委寄。法興頗知古今，素見親待。魯郡巢尚之，人士之末，涉獵文史，為上所知，亦以為中書通事舍人。凡選授『章︰甲十一行本「授」下有「遷徙」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誅賞大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下定分同。上皆與法興、尚之參懷；宋、齊之間，凡參決機務，率皆謂之參懷。內外雜事，多委明寶。三人權重當時；而法興、明寶大納貨賄，凡所薦達，言無不行，天下輻湊，門外成市，家產並累千金。

吏部尚書顧覬之獨不降意於法興等。蔡興宗與覬之善，嫌其風節太峻，覬之曰︰「辛毗有言︰『孫、劉不過使吾不為三公耳。』」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宜少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為三公。大丈夫欲為公而毀其高節邪！」覬，音冀。覬之常以為︰「人稟命有定分，分，扶問翻。非智力可移，唯應恭己守道；而闇者不達，妄意僥倖，僥，堅堯翻。徒虧雅道，無關得喪。」喪，息浪翻。乃以其意命弟子原著定命論以釋之。「原」，南史作「愿」。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二十九

## 宋紀十一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閼逢執徐（甲辰），凡六年。

世祖孝武皇帝下

**大明三年**（己亥、四五九）

**1**春，正月，己巳朔，兗州兵與魏皮豹子戰不高平，兗州兵不利。

**2**己丑，以驃騎將軍柳元景為尚書令，驃，匹妙翻。右僕射劉遵考為領軍將軍。

**3**己酉，魏河南公伊馛卒。馛，蒲撥翻。卒，子恤翻。

**4**三月，乙卯，以揚州六郡為王畿；六郡︰丹陽、淮南、宣城、吳郡、吳興、義興也。更以東揚州為揚州，徙治會稽，置東揚州見上卷孝建元年。會，工外翻。猶以星變故也。星變見上卷孝建三年。

**5**三月，庚寅，以義興太守垣閬為兗州刺史。閬，遵之子也。垣遵，卽垣苗也。武帝西征長安，使遵守洛當城；城據河、濟之會，後人謂之垣苗城。守，式又翻。

**6**夏，四月，乙巳，魏主立其弟子推為京兆王。

**7**竟陵王誕知上意忌之，亦潛為之備；因魏人入寇，修城浚隍，聚糧治仗。治，直之翻。誕記室參軍江智淵知誕有異志，請假先還建康，假，古訝翻。假，休假也。上以為中書侍郞。智淵，夷之弟子也，江夷，江湛之父；夷之弟曰僧安。少有操行，少，詩照翻。操，七到翻。行，下孟翻。沈懷文每稱之曰︰「人所應有盡有，人所應無盡無者，其唯江智淵乎！」

是時，道路皆云誕反。會吳郡民劉成上書稱︰「息道龍昔事誕，息，子也。見誕在石頭城修乘輿法物，習唱警蹕。此蓋言誕為揚州刺史時。誕時一心奉上，必無是事，劉成誣告之也。乘，繩證翻。道龍憂懼，私與伴侶言之，誕殺道龍。」考異曰︰宋略、南史作「道就」。今從宋書。又豫章民陳談之上書稱︰「弟詠之在誕左右，見誕書陛下年紀姓諱，往巫鄭師憐家祝詛。祝，職叔翻。詛，莊助翻。詠之密以啓聞，誕誣詠之乘酒罵詈，殺之。」劉道龍、陳詠之蓋先皆為誕所殺，其父兄希指誣告以報子弟之讎耳。詈，力智翻。上乃令有司奏誕罪惡，請收付廷尉治罪。治，直之翻。乙卯，詔貶誕爵為侯，遣之國。詔書未下，下，遐稼翻。先以羽林禁兵配兗州刺史垣閬，使以之鎭為名，與給事中戴明寶襲誕。

閬至廣陵，誕未悟也。明寶夜報誕典籤蔣成，使明晨開門為內應。成以告府舍人許宗之，宗之，竟陵王府舍人也。宗之入告誕；誕驚起，呼左右及素所畜養數百人畜，許六翻。執蔣成，勒兵自衞。天將曉，明寶與閬帥精兵數百人猝至，而門不開；誕已列兵登陴，帥，讀曰率。陴，頻彌翻。自在門上斬蔣成，赦作徒、繫囚，作徒，坐徒罪居作者。繫囚，逮捕在獄者。開門擊閬，殺之，考異曰︰宋略云己亥殺閬。按本紀，乙卯貶誕爵，今從之。明寶從間道逃還。間，古莧翻。詔內外纂嚴。考異曰︰宋略乙亥纂嚴。按長曆，是月戊戌朔，無乙亥；蓋己亥也。以始興公沈慶之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將兵討誕。騎，奇寄翻。將，卽亮翻；下同。甲子，上親總禁兵頓宣武堂。

司州刺史劉季之，誕故將也，誕為會稽，季之為參軍，及起兵討元凶，以季之為將。素與都督宗慤有隙，宗慤為豫州，兼督司州。聞誕反，恐為慤所害，委官，間道自歸朝廷，至盱眙，盱眙太守鄭瑗疑季之與誕同謀，邀殺之。盱眙，音吁怡。

沈慶之至歐陽，水經註曰︰吳城邗溝，通江、淮。自永和中，江都水斷。其水上承歐陽，引江入埭，六十里至廣陵城。余據此地則今之眞州閘也。誕遣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說慶之，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誕焚郭邑，驅居民悉使入城，閉門自守，說，輸芮翻。數，所具翻。守，手又翻。分遣書檄，邀結遠近。時山陽內史梁曠，家在廣陵，誕執其妻子，遣使邀曠，曠斬使拒之；使，疏吏翻。誕怒，滅其家。

誕奉表投之城外曰︰「陛下信用讒言，遂令無名小人來相掩襲；不任枉酷，任，音壬。卽加誅翦。雀鼠貪生，仰違詔敕。今親勒部曲，鎭扞徐、兗。先經何福，同生皇家？誕於帝同氣也，故云然。今有何愆，便成胡、越？陵鋒蹈『章︰甲十一行本「蹈」作「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戈，萬沒豈顧；萬沒，猶言萬死也。盪定之期，冀在旦夕。」又曰︰「陛下宮帷之醜，豈可三緘！」家語︰孔子觀周，入后稷之廟，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愼言人也。」上大怒，凡誕左右、腹心、同籍、期親在建康者並誅之，同籍，諸同宗屬之籍者；期親，謂期喪之親也。死者以千數，或有家人已死，方自城內出奔者。

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公垂白之年，白髮下垂，故曰垂白。何苦來此！」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石足勞少壯故耳。」少，詩照翻。

上慮誕奔魏，使慶之斷其走路，斷，音短。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軍新亭。此新亭在廣陵城外，非建康之新亭也。豫州刺史宗慤、徐州刺史劉道隆並帥衆來會；帥，讀曰率。兗州刺史沈僧明，慶之兄子也，亦遣兵助慶之。先是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慤至，繞城躍馬呼曰︰「我，宗慤也！」先，悉薦翻。呼，火故翻。誑，居況翻。

誕見諸軍大集，欲棄城北走，留中兵參軍申靈賜守廣陵；自將步騎數百人，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親信並自隨，聲云出戰，邪趨海陵道，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也。誕自廣陵北門聲言出戰，邪而趨東，則海陵之路。趨，七喻翻。慶之遣龍驤將軍武念追之。驤，思將翻。誕行十餘里，衆皆不欲去，互請誕還城，誕曰︰「我還易耳，卿能為我盡力乎？」衆皆許諾。誕乃復還，易，以豉翻。為，于僞翻。復，扶又翻。築壇歃血以誓衆，歃，色洽翻。凡府州文武皆加秩。府，司空、竟陵王府；州，南兗州。以主簿劉琨之為中兵參軍；琨之，遵考之子也。劉遵考時在朝為尚書右僕射。辭曰︰「忠孝不得並。琨之老父在，不敢承命。」誕囚之十餘日，終不受，乃殺之。

右衞將軍垣護之、虎賁中郞將殷孝祖等擊魏還，至廣陵，上並使受慶之節度。賁，音奔。慶之進營，逼廣陵城。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開視，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授」，南史作「投」，當從之。請慶之為送，慶之曰︰「我受詔討賊，不得為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自應開門遣使，吾為汝護送。」誕之為此，以帝猜忍，欲以間慶之也。慶之峻絕之，蓋亦自為謀耳。為，于僞翻。

**8**東揚州刺史顏竣遭母憂，送喪還都，上恩待猶厚，竣時對親舊有怨言，竣，七倫翻。或語及朝廷得失。會王僧達得罪，僧達死見上卷上年。疑竣譖之；將死，具陳竣前後怨望誹謗之語。上乃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劾奏，免竣官。鄭樵曰︰御史之名，周官有之，蓋掌贊書而授法令，非今任也。戰國時，秦、趙澠池之會，各命御史書事。又，淳于髡謂齊王曰︰「御史在前，」則皆記事之任。至秦、漢為糾察之任。竣愈懼，上啓陳謝，且請生命；上益怒，詔答曰︰「卿訕訐怨憤，已孤本望；乃復過煩思慮，懼不自全，訐，居謁翻。復，扶又翻；下復沈同。豈為下事上誠節之至邪！」乃竟陵王誕反，上遂誣竣與誕通謀，五月，收竣府廷尉，先折其足，折，而設翻。然後賜死。妻子徙交州，至宮亭湖，宮亭湖，卽彭蠡湖，在彭澤縣西。復沈其男口。沈，持林翻。顏竣失職怨望，固為可罪；而自尋陽東下之時，保護之功，不可忘也。旣殺其身，又沈其男口，孝武帝亦少恩哉！

**9**六月，戊申，魏主如陰山。

**10**上命沈慶之為三烽於桑里，桑里，在廣陵城西南。若克外城，舉一烽，克內城，舉兩烽，擒劉誕，舉三烽；璽書督趣，前後相繼。璽，斯氏翻。趣，讀曰促。慶之焚其東門，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幷諸攻具，塞，悉則翻。塹，七豔翻。為樓車推進以攻城，故曰行樓。值久雨，不得攻城。上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詔勿問，以激之。自四月至于秋七月，雨止，城猶未拔。上怒，命太史擇日，將自濟江討誕；太宰義恭固諫，乃止。

誕初閉城拒使者，使，疏吏翻。記室參軍山陰賀弼固諫，誕怒，抽刀向之，乃止。誕遣兵出戰屢敗，將佐多踰城出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或勸弼宜早出，弼曰︰「公舉兵向朝廷，此事旣不可從；荷公厚恩，又義無違背，荷，下可翻。背，蒲妹翻。唯當以死明心耳！」乃飲藥自殺。參軍何康之謀開門納官軍，不果，斬關出降。誕為高樓，置康之母於其上，暴露之，不與食，母呼康之，數日而死。誕以中軍長史濮『章︰甲十一行本「濮」作「濟」；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陽范義為左司馬。濮，博木翻。義母妻子皆在城內，或謂義曰︰「事必不振，言誕必陷敗不能振起也。子其行乎！」義曰︰「吾，人吏也；人吏，言為人之佐吏。子不可以棄母，吏不可以叛君。必若何康之而活，吾弗為也。」

沈慶之帥衆攻城，身先士卒，親犯矢石，帥，讀曰率。先，悉薦翻。乙巳，克其外城；乘勝而進，又克小城。誕聞兵入，走趨後園，趨，七喻翻。隊主沈胤之等追及之，擊傷誕，墜水，引出，斬之。誕母、妻皆自殺。誕母，文帝殷脩華；妻，徐妃。

上聞廣陵平，出宣陽門，敕左右皆呼萬歲。侍中蔡興宗陪輦，上顧曰︰「卿何獨不呼？」興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應涕泣行誅，豈得皆稱萬歲！」謂同氣相殘，乃天理人倫之變；必若以義滅親，應涕泣而行誅也。上不悅。

詔貶誕姓留氏；廣陵城中士民，無大小悉命殺之。沈慶之請自五尺以下全之，其餘男子皆死，女子以為軍賞；猶殺三千餘口。長水校尉宗越臨決，皆先刳腸抉眼，抉，於決翻。或笞面鞭腹，苦酒灌創，然後斬之，苦酒，蓋醯之類也。創，初良翻。越對之，欣欣若有所得。史言宗越之忍。上聚其首於石頭南岸為京觀，沈慶之蓋悉獻其首，故聚於石頭南岸。觀，古玩翻。『鄒︰京觀，左宣十二年︰「收晉尸以為京觀。」杜預註︰「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侍中沈懷文諫，不聽。史言當時近侍皆正人，但諫不行、言不聽耳。

初，誕自知將敗，使黃門呂曇濟與左右素所信者將世子景粹匿於民間，將，攜也。曇，徒含翻。謂曰︰「事若不濟，思相全脫；如其不免，可深埋之。」謂深埋景粹之尸也。各分以金寶齎送。旣出門，並散走；唯曇濟不去，攜負景粹十餘日，捕得，斬之。

臨川內史羊璿坐與誕素善，下獄死。璿，音旋。下，遐稼翻。

擢梁曠為後將軍，贈劉琨之給事黃門侍郞。

蔡興宗奉旨慰勞廣陵。興宗與范義素善，收斂其尸，送喪歸豫章。范義蓋寓居豫章也。蔡興宗之先亦濟陽人。勞，力到翻。斂，力贍翻。上謂曰︰「卿何敢故觸王憲？」興宗抗對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慙色。兄弟、朋友，皆天倫也。興宗能不忘故交，而帝忍誅屠同氣，故慙。

宗越治軍嚴，善為營陳。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行前，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合，未嘗參差。治，直之翻。陳，讀曰陣。參，初今翻；差，叉宜翻，又初佳翻；參差，不齊也。

**11**辛未，大赦。廣陵旣平，故肆赦。

**12**丙子，以丹楊尹劉秀之為尚書右僕射。

**13**丙戌，以南兗州刺史沈慶之為司空，刺史如故。

**14**八月，庚戌，魏主如雲中；壬戌，還平城。

**15**九月，壬辰，築上林苑於玄武湖北。文帝元嘉二十二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游苑北。

**16**初，晉人築南郊壇於巳位，尚書右丞徐爰以為非禮，詔徙於牛頭山西，牛頭山在今建康府上元縣南四十里，兩峯如闕。直宮城之午位。及廢帝卽位，以舊地為吉，復還故處。復，扶又翻。史終言之。帝又命尚書左丞荀萬秋造五路，依金根車，加羽葆蓋。五路之制與金根車不同，加羽葆蓋，愈非古矣。沈約曰︰秦閱三代之車，獨取殷制。古曰桑根車，秦曰金根車。

**四年**（庚子、四六○）

**1**春，正月，甲子朔，魏大赦，改元和平。

**2**乙亥，上耕籍田，大赦。

**3**己卯，詔祀郊廟，初乘玉路。

**4**庚寅，立皇子子勛為晉安王，勛，古勳字。子房為尋陽王，子頊為歷陽王，子鸞為襄陽王。

**5**魏散騎侍郞馮闡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6**二月，魏衞將軍樂安王良討河西叛胡。以下文叛胡詣長安首罪觀之，此河西蓋謂自龍門東至華陰河之西岸也。

**7**三月，魏人寇北陰平，陰平道，漢屬廣漢屬國都尉，晉武帝泰始中，分立陰平郡，宋分立南陰平、北陰平二郡。五代志︰普安郡陰平縣，宋立北陰平郡。宋白曰︰文州陰平郡，戰國時氐、羌所據。永嘉之後，羌虜數叛，遂立郡以逼之。輿地志云︰晉永嘉末，太守王鑒以郡降李雄，晉人於是悉流移於蜀漢，其氐、羌並屬楊茂搜，此郡不復預受正朔，故南史諸志悉無所錄。其晉人流寓於蜀者，仍於益州立南、北二陰平；寓於漢中者，亦於梁州立南、北二陰平。朱提太守楊歸子擊破之。考異曰︰宋·帝紀︰「索虜寇北陰平，孔堤太守楊歸子擊破之。」宋略云︰「索虜寇壯降平，朱太守楊歸子擊破之。」按郡縣名無「壯降平」及「孔堤」、「北陰平」，參酌二書，當為朱提。今按魏收地形志，武都郡有孔堤縣。五代志︰武都建威縣，後周倂西魏之孔堤郡及縣入焉。此時魏人蓋寇北陰平之孔堤，為北陰平太守楊歸子所所破也。當從宋紀。朱提郡在南中，時屬寧州，去陰平甚遠，蓋考異誤以宋紀、宋略二書所載合為朱提也，當讀作孔堤，屬上句。宋略所謂「壯降平」，亦「北陰平」三字之誤，「朱」字於下文無所附着，當為衍字。

**8**甲申，皇后親桑于西郊，皇太后觀禮。

**9**夏，四月，魏太后常氏殂。本保太后，尊為太后，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五月，癸丑，魏葬昭太后於鳴雞山。魏土地記曰︰下洛城東北三十里有延河，東流，北有鳴雞山。史記︰趙襄子殺代王于夏屋，其姊為代王夫人，襄子迎之，至此，曰︰「代已亡矣，吾將安歸乎！」遂磨筓於山而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焉，因名為磨筓山。每夜有野雞羣鳴王祠屋上，故亦謂之鳴雞山。杜佑曰︰嬀州治懷戎縣，有鳴雞山，本名磨筓山。

**10**丙戌，尚書左僕射褚湛之卒。

**11**吐谷渾王拾寅兩受宋、魏爵命，吐，從暾入聲。谷，音浴。居止出入，擬於王者，魏人忿之。定陽侯曹安表言︰「拾寅今保白蘭，若分軍出其左右，必走保南山，不過十日，人畜乏食，可一舉而定。」六月，甲午，魏遣征西大將軍陽平王新成等督統萬、高平諸軍出南道，南郡公中山李惠等督涼州諸軍出北道，以擊吐谷渾。

**12**魏崔浩之誅也，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史官遂廢，至是復置。復，扶又翻。

**13**河西叛胡詣長安首罪，樂安王良兵威臨之，故首罪。首，式又翻。魏遣使者安慰之。

**14**秋，七月，遣使如魏。

**15**甲戌，開府儀同三司何尚之卒。

**16**壬午，魏主如河西。

**17**魏軍至西平，西平，漢落都之地；禿髮所都樂都，卽落都也；唐為鄯州。吐谷渾王拾寅走保南山。九月，魏軍濟河追之，會疾疫，引還，獲雜畜三『章︰十一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十餘萬。畜，許又翻。

**18**庚午，魏主還平城。

**19**丁亥，徙襄陽王子鸞為新安王。

**20**冬，十月，庚寅，詔沈慶之討緣江蠻。

**21**前廬陵內史周朗，言事切直，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上銜之，使有司奏朗居母喪不如禮，傳送寧州，傳，知戀翻，又直戀翻。於道殺之。朗之行也，侍中蔡興宗方在直，請與朗別；坐白衣領職。蔡興宗立於猜暴之朝，葬范義，別周朗，犯時主之怒而不加刑，素行有以孚乎人也。

**22**十一月，魏散騎常侍盧度世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23**是歲，上徵青、冀二州刺史顏師伯為侍中。師伯以諂佞被親任，被，皮義翻。羣臣莫及，多納貨賄，家累千金。上嘗與之樗蒲，上擲得雉，自謂必勝；師伯次擲，得盧，樗蒲采名︰有黑犢，有雉，有盧；得盧者勝。上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子，五木也。此亦師伯為佞之一端。幾，居希翻。是日，師伯一輸百萬。

**24**柔然攻高昌，殺沮渠安周，滅沮渠氏，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克涼州，沮渠無諱與弟安周西走，保據高昌，今為柔然所滅。沮，子余翻。以闞伯周為高昌王。高昌稱王自此始。

**五年**（辛丑、四六一）

**1**春，正月，戊午朔，朝賀。朝，直遙翻。雪落太宰義恭衣，有六出，義恭奏以為瑞；上悅。義恭以上猜暴，懼不自容，每卑辭遜色，曲意祗奉；由是終上之世，得免於禍。

**2**二月，辛卯，魏主如中山；丙午，至鄴，遂如信都。

**3**三月，遣使如魏。使，疏吏翻。

**4**魏主發幷、肆州民五千人治河西獵道；魏道武天賜二年，分幷州北境為九原鎭，太武眞君七年，置肆州。宋白曰︰十三州志云︰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已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曹公集荒郡之戶，聚之九原界，以立新興郡，領五原等縣，卽唐忻州定襄縣之地。後魏書云︰太平二年，置肆州，寄理秀容城。秀容縣，忻州所治，卽漢末所置九原縣也。治，直之翻。辛巳，還平城。

**5**夏，四月，癸巳，更以西陽王子尚為豫章王。

**6**庚子，詔經始明堂，直作大殿於丙、己之地，制如太廟，唯十有二間為異。

**7**雍州刺史海陵王休茂，年十七，雍，於用翻。司馬新野庾深之行府事。休茂性急，欲自專處決，處，昌呂翻。深之及主帥每禁之，主帥，典籤也；又齋內亦有主帥，謂之齋帥。帥，所類翻。常懷念恨。左右張伯超有寵，多罪惡，主帥屢責之。伯超懼，說休茂曰︰說，輸芮翻。「主帥密疏官過失，欲以啓聞，如此恐無好。」疏，使去翻，記也。好，如字；無好，猶今人言無好處，言將得罪也。休茂曰︰「為之柰何？」伯超曰︰「惟有殺行事及主帥，行事，謂庾深之；江左率謂長史、司馬行府州事者為行事。舉兵自衞。此去都數千里，雍州鎭襄陽，去建康，水行四千餘里。縱大事不成，不失入虜中為王。」休茂從之。

丙午夜，休茂與伯超等帥夾轂隊，宋諸王有夾轂隊，蓋左右親兵也，出則夾車為衞。帥，讀曰率；下同。殺典籤楊慶於城中，出金城，殺深之及典籤戴雙；徵集兵衆，建牙馳檄，使佐吏上己為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黃鉞。凡府州僚屬皆謂之佐吏。上，時掌翻。騎，奇寄翻。侍讀博士荀詵諫，侍讀博士，授諸王經者也。詵，疏臻翻。休茂殺之。伯超專任軍政，生殺在己，休茂左右曹萬期挺身斫休茂，不克而死。

休茂出城行營，行，下孟翻，巡行也。諮議軍參軍沈暢之等帥衆閉門拒之。休茂馳還，不得入。義成太守薛繼考為休茂盡力攻城，為，于僞翻。義成太守治襄陽；註詳見前。克之，斬暢之及同謀數十人。其日，參軍尹玄慶復起兵攻休茂，生擒，斬之，母、妻皆自殺，復，扶又翻。休茂母，文帝蔡美人。同黨伏誅。城中擾亂，莫相統攝。中兵參軍劉恭之，秀之之弟也，劉秀之，孝建元年不附義宣，時為尚書右僕射。衆共推行府州事。繼考以兵脅恭之，使作啓事，言「繼考立義」，自乘驛還都；上以為北中郞諮議參軍，賜爵冠軍侯；冠，古玩翻。事尋泄，伏誅。以玄慶為射聲校尉。校，戶敎翻。

上自卽位以來，抑黜諸弟；旣克廣陵，欲更峻其科。沈懷文曰︰「漢明不使其子比光武之子，前史以為美談。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十五年。陛下旣明管、蔡之誅，願崇唐、衞之寄。」周成王旣誅管叔，囚蔡叔，封叔虞於唐，封康叔於衞，以藩屛周室。及襄陽平，太宰義恭探知上指，『章︰甲十一行本「請」上有「復上表」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請裁抑諸王，不使任邊州，及悉輸器甲，禁絕賓客；沈懷文固諫以為不可，乃止。

**8**上畋遊無度，嘗出，夜還，敕開門。侍中謝莊居守，守，手又翻。以棨信或虛，棨，音啓，傳也，刻木為合符。執不奉旨，須墨敕乃開。墨敕，手敕也。上後因燕飲，從容曰︰「卿欲效郅君章邪？」郅惲，字君章。事見四十三卷漢光武建武十三年。從，千容翻。對曰︰「臣聞王者祭祀、畋遊，出入有節。今陛下晨往宵歸，宵，夜也。臣恐不逞之徒，妄生矯詐，是以伏須神筆，乃敢開門耳。」

**9**魏大旱，詔︰「州郡境內，神無大小，悉灑掃致禱；灑，所賣翻；掃，素報翻；又各上聲。俟豐登，各以其秩祭之。」於是羣祀之廢者皆復其舊。魏罷羣祀，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七年。

**10**秋，七月，戊寅，魏主立其弟小新成為濟陽王，大明元年，魏主立其弟新成為陽平王。此小新成，又陽平王之弟也。濟，子禮翻。加征東大將軍，鎭平原；平原，河津之要。時魏未得青、齊，故於此置鎭。天賜為汝陰王，加征南大將軍，鎭虎牢；虎牢，宋舊鎭，為司州刺史治所，魏得之，置孫州。萬壽為樂浪王，加征北大將軍，鎭和龍；和龍，燕舊都，魏得之，以為鎭，後為營州。樂浪，音洛琅。洛侯為廣平王。

**11**壬午，魏主巡山北；八月，丁丑，還平城。

**12**戊子，立皇子子仁為永嘉王，子眞為始安王。

**13**九月，甲寅朔，日有食之。

**14**沈慶之固讓司空，柳元景固讓開府儀同三司，詔許之；仍命慶之朝會位次司空，俸祿依三司，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宋略，此事在戊戌。按長曆，是月甲寅朔，無戊戌。元景在從公之上。晉制︰文官光祿三大夫，武官驃騎、車騎、衞將軍及諸大將軍開府者，位從公。從，從用翻。

慶之目不知書，家素富，產業累萬金，童奴千計，再獻錢千萬，穀萬斛。先有四宅，又有園舍在婁湖；按南史齊武帝永明元年，望氣者云︰新林婁湖東府西有王氣。正月甲子，築青溪舊宮，作新婁湖苑以厭之；則婁湖當在新林、東府間也。慶之一夕攜子孫及中表親戚徙居婁湖，以四宅輸官。慶之多畜妓妾，妓，渠綺翻。優游無事，盡意歡娛，非朝賀不出門；車馬率素，從者不過三五人，從，才用翻。遇之者不知其為三公也。

**15**甲戌，移南豫州治于湖。沈約宋志曰︰晉江左胡寇強盛，豫部殲覆。元帝永昌元年，豫州刺史祖約自譙城退屯壽春。成帝咸和四年，僑立豫州，庾亮為刺史，鎭蕪湖。咸康四年，毛寶為刺史，鎭邾城。八年，庾懌為刺史，又鎭蕪湖。穆帝永和元年，刺史趙胤鎭牛渚。二年，刺史謝尚鎭蕪湖；四年，進屯壽春；九年，還鎭歷陽；十一年，進馬頭。升平元年，刺史謝奕戍譙。哀帝隆和元年，刺史袁眞自譙退守壽春。簡文咸安元年，刺史，桓熙戍歷陽。孝武寧康元年，刺史桓沖戍姑孰。太元十年，刺史朱序戍馬頭。十二年，刺史桓石虔戍歷陽。安帝義熙二年，刺史劉毅戍姑孰。宋武帝欲開拓河南，綏定豫土，九年，割揚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屬豫州，豫之基址因此而立。十三年，刺史劉義慶鎭壽陽。永初二年，分淮東為南豫州，治歷陽；淮西為豫州。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今按自宋元以來，分立兩豫︰豫州治淮西，南豫治壽陽。孝建之初，魯爽以南豫州刺史鎭壽陽，居然可知也。移南豫州於姑孰，實在大明五年。自永初至元嘉七年，兩豫必嘗復合；而所謂「五年割揚州之淮南，宣城又屬焉，徙治姑孰」者，蓋指帝之大明五年。後人傳寫沈志，於「文帝元嘉七年又分」上下文皆有漏脫。而劉義慶鎭壽陽，通鑑在義熙十四年；罷南豫州入豫州，在元嘉二十二年。丁丑，以潯陽王子房為南豫州刺史。

**16**閏月，戊子，皇太子妃何氏卒，諡曰獻妃。

**17**壬寅，更以歷陽王子頊為臨海王。考異曰︰宋略作「子項」，今從宋書。

**18**冬，十月，甲寅，以南徐州刺史劉延孫為尚書左僕射，右僕射劉秀之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

**19**乙卯，以新安王子鸞為南徐州刺史。子鸞母殷淑儀，寵傾後宮，子鸞愛冠諸子，冠，古玩翻。凡為上所眄遇者，莫不入子鸞之府。眄，彌見翻，或作「盼」。及為南徐州，割吳郡以屬之。吳郡自晉氏渡江以來屬揚州，最為近畿大郡。

初，巴陵王休若為北徐州刺史，以山陰『章︰甲十一行本「陰」下有「令」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岱為諮議參軍，行府、州、國事。諸幼王臨州，率置行府、州事，此命岱幷巴陵國事行之。後臨海王子頊為廣州，豫章王子尚為揚州，晉安王子勛為南兗州，勛，古勳翻。岱歷為三府諮議、三王行事，與典籤、主帥共事，帥，所類翻。事舉而情不相失。或謂岱曰︰「主王旣幼，江左以來，諸王出鎭，僚屬呼為主王；諸公，府僚呼為主公。執事多門，而每能緝和公私，「緝」，一作「輯」。云何致此？」岱曰︰「古人言︰『一心可以事百君。』我為政端平，待物以禮，悔吝之事，無由而及；明闇短長，更是才用之多少耳。」少，詩沼翻。及子鸞為南徐州，復以岱為別駕、行事。復，扶又翻。岱，永之弟也。

**20**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雅之從祖弟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從，才用翻。

**21**魏廣平王洛侯卒。

**22**十二月，壬申，以領軍將軍劉遵考為尚書右僕射。

**23**甲戌，制民戶歲輸布四匹。

**24**是歲，詔士族雜婚者皆補將吏。雜婚，謂與工商雜戶為婚也。將，卽亮翻。士族多避役逃亡，乃嚴為之制，捕得卽斬之，往往奔竄湖山為盜賊。水則入湖，陸則阻山，皆依險而為盜賊。沈懷文諫，不聽。

**六年**（壬寅、四六二）

**1**春，正月，癸未，魏樂浪王萬壽卒。樂浪，音洛琅。

**2**辛卯，上初祀五帝於明堂，大赦。

**3**丁未，策秀、孝于中堂。秀、孝，秀才、孝廉也。揚州秀才顧法對策曰︰「源清則流潔，神聖則刑全。聖，當作「王」，音于況翻。刑，當作「形」。躬化易於上風，體訓速於草偃。」顧法對策之意，欲帝謹厥身於宮帷、衽席之間，則可以化天下。易，以豉翻。上覽之，惡其諒也，許愼說文曰︰諒，信也。諸儒說經者莫能易此義。今此當以諒直為義。參考經典，則直自是直，諒自是諒。惡，烏路翻。

**4**二月，乙卯，復百官祿。文帝元嘉二十七年，以軍興減內外百官俸三分之一；繼而國有內難，日不暇給，今復始百官祿。

**5**三月，庚寅，立皇子子元為邵陵王。

**6**初，侍中沈懷文，數以直諫忤旨。數，所角翻。忤，五故翻。懷文素與顏竣、周朗善，竣，七倫翻。上謂懷文曰︰「竣若知我殺之，亦當不敢如此。」懷文嘿然。侍中王彧，言次稱竣、朗人才之美，懷文與相酬和，彧，於六翻。和，胡臥翻。顏師伯以白上，上益不悅。上嘗出射雉，自曹魏以來，人主率好自出射雉。射，而亦翻。風雨驟至，懷文與王彧、江智淵約相與諫。會召入雉場，懷文曰︰「風雨如此，非聖躬所宜冒。」彧曰︰「懷文所啓，宜從。」智淵未及言，上注弩作色曰︰「卿欲效顏竣邪，何以恆知人事！」恆，戶登翻。又曰︰「顏竣小子，恨不先鞭其面！」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沈醉，坐，徂臥翻。沈，持林翻。嘲謔無度。謔，迄卻翻。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調，好，呼到翻。調，田聊翻。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每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吾少來如此，少，詩照翻。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所得耳。」上乃出懷文為晉安王子勛征虜長史，子勛帶號征虜將軍，以懷文為長史。領廣陵太守。子勛鎭南兗州，故懷文以長史領廣陵太守。

懷文詣建康朝正，朝正，謂赴元正朝會也。朝，直遙翻。事畢遣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以女病求申期，申，重也；申期，重為之期也。至是猶未發；免『章︰甲十一行本「免」上有「為有司所糾」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官，禁錮十年。懷文賣宅，欲還東，懷文，吳興人；吳興在建康東。上聞，『章︰甲十一行本「聞」下有「之」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大怒，收府廷尉，丁未，賜懷文死。懷文三子，澹、淵、沖，行哭為懷文請命，見者傷之。澹，徒覽翻。為，于僞翻。柳元景欲救懷文，言於上曰︰「沈懷文三子，塗炭不可見；見，視也；言其在塗炭之中，不堪著眼也。願陛下速正其罪。」言速正其罪者，婉而導之，謂若正其罪，當不在於死也。上竟殺之。

**7**夏，四月，淑儀殷氏卒。考異曰︰南史曰︰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帝密取之，假姓殷氏；左右言泄者多死。或云，貴妃是殷琰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入宮。今從宋書。追拜貴妃，諡曰宣。上痛悼不已，精神為之罔罔，罔罔，失志也，若有若無也。為，于僞翻。頗廢政事。

**8**五月，壬寅，太宰義恭解領司徒。

**9**六月，辛酉，東昌文穆公劉延孫卒。沈約志，廬陵郡有東昌國，吳立；隋開皇十一年，省東昌入太和縣。

**10**庚午，魏主如陰山。

**11**魏石樓胡賀略孫反，石樓胡，卽吐京胡也。吐京有石樓山。隋廢吐京郡為石樓縣，唐屬隰州。長安鎭將陸眞討平之。將，卽亮翻。眞討平之，卒城而還。卒，子恤翻。

**12**秋，七月，壬寅，魏主如河西。

**13**乙未，立皇子子雲為晉陵王；是日卒，諡曰孝。

**14**初，晉庾冰議使沙門敬王者，桓玄復述其議，復，扶又翻。並不果行，至是，上使有司奏曰︰「儒、法枝派，名、墨條分，班志︰儒家助人君，順陰陽，明敎化；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意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為高。法家信賞必罰，以輔禮制。名家正名，名位不同，禮亦異數。墨家貴儉，兼愛，上賢，右鬼，非命，尚同。至於崇親嚴上，厥猷靡爽。唯浮圖為敎，反經提傳，釋氏以自西天竺來者為經，中國沙門譯而演其義者為傳。提，拈掇也。傳，直戀翻。拘文蔽道，在末彌扇。夫佛以謙卑自牧，忠虔為道，寧有屈膝四輩而簡禮二親，謂拜四輩而不拜父母也。釋氏有所謂戒外四聖︰佛，一也；菩薩，二也；圓覺，三也；聲聞，四也。亦謂之四輩。稽顙耆臘而直體萬乘者哉！沙門重戒臘，以捨俗為僧之年為始。耆，老也。直體，謂不屈身也。稽，音啓。臣等參議，以為沙門接見，比當盡虔；比，毗志翻，並也，總也。禮敬之容，依其本俗。」九月，戊寅，制沙門致敬人主。及廢帝卽位，復舊。

**15**乙未，以尚書右僕射劉遵考為左僕射，丹楊尹王僧朗為右僕射。僧朗，彧之父也。

**16**冬，十月，壬申，葬宣貴妃於龍山。九域志︰江寧府有龍山，山形似龍。江寧府卽建康。鑿岡通道數十里，民不堪役，死亡甚衆；亡，逃亡也。自江南葬埋之盛，未之有也。又為之別立廟。古者，宗廟之制，妾祔於妾祖姑。漢氏以來，薄太后生文帝，鉤弋夫人生昭帝，皆就園置寢廟，未嘗別立廟也。史言帝溺於女寵，縱情敗禮。為，于僞翻。

**17**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

**18**辛巳，加尚書令柳元景司空。

**19**壬寅，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

**20**南徐州從事史范陽祖沖之自漢以來，諸州皆有從事史、假佐。上言，何承天『章︰甲十一行本「天」下有「元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曆疏舛猶多，何承天撰曆，見一百二十四卷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更造新曆，更，工衡翻。以為︰「舊法，冬至日有定處，未盈百載，輒差二度。載，子亥翻。今令冬至日度，歲歲微差，將來久用，無煩屢改。又，子為辰首，位在正北；虛為北方列宿之中。今曆，上元日度，發自虛一。又，日辰之號，甲子為先；今曆，上元歲在甲子。又，承天法，日、月、五星各自有元。今法，交會、遲疾，悉以上元歲首為始。」所謂今曆、今法，皆祖沖之更造者也。曆家分上元、中元、下元甲子，各六十年，凡一百八十年，而下元甲子終矣，復於上元甲子。上令善曆者難之，不能屈。會上晏駕，不果施行。難，乃旦翻。

**七年**（癸卯、四六三）

**1**春，正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僧朗為太常，衞將軍顏師伯為尚書僕射。

上每因晏集，使『章︰甲十一行本「使」上有「好」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羣臣自相謿訐以為樂。謔人以成其過，謂之謿；發人之陰私，謂之訐。訐，居謁翻。樂，音洛。吏部郞江智淵素恬雅，漸不會旨。會，合也。嘗使智淵以王僧朗戲其子彧。智淵正色曰︰「恐不宜有此戲！」上怒曰︰「江僧安癡人，癡人自相惜。」僧安，智淵之父也。智淵伏席流涕，古人畏聞父母名，惟君所無私諱。今人雖各有家諱，然稠人廣座中，往往不敢以為諱。吾是以歎隋世以前人士，猶為近古也。由是恩寵大衰。武帝以是怒江智淵，何異孫晧之怒韋昭邪！又議殷貴妃諡曰懷，上以為不盡美，甚銜之。他日與羣臣乘馬至貴妃墓，舉鞭指墓前石柱，石柱，墓表也。謂智淵曰︰「此上不容有『懷』字！」智淵益懼，竟以憂卒。考異曰︰宋略曰︰「帝旣以僧安辱智淵，自是詆之無度，智淵不堪其恥，退而自殺。」今從宋書。

**2**己丑，以尚書令柳元景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3**二月，甲寅，上巡南豫、南兗二州；丁卯，『嚴︰「卯」改「巳」。』校獵於烏江；烏江縣，始見於晉書，屬淮南郡，不記置立；宋屬歷陽郡。宋白曰︰晉太康六年於東城界置烏江縣。校，戶敎翻。壬戌，大赦；甲子，如瓜步山；壬申，還建康。

**4**夏，四月，甲子，詔曰︰「自非臨軍戰陳，並不得專殺；其罪應重辟者，陳，讀曰陣。辟，毗亦翻。皆先上須報；先上其罪狀，待報乃行刑；此漢法也。上，時掌翻。違犯者以殺人論。」

**5**五月，丙子，詔曰︰「自今刺史、守宰，動民興軍，皆須手詔施行；唯邊隅外警及姦釁內發，變起倉猝者，不從此例。」釁，許覲翻。

**6**戊辰，『嚴︰「辰」改「寅」。』以左民尚書蔡興宗、曹魏置左民尚書。左衞將軍袁粲為吏部尚書。粲，淑之兄子也。袁淑死於元凶劭之難。

上好狎侮羣臣，好，呼到翻。自太宰義恭以下，不免穢辱。常呼金紫光祿大夫王玄謨為老傖，江南人呼中州人為傖。王玄謨，太原人也，故呼之為老傖。傖，助庚翻。僕射劉秀之為老慳，顏師伯為齴；齴，魚蹇翻，露齒也。其餘短、長、肥、瘦，皆有稱目。黃門侍郞宗靈秀體肥，拜起不便，每至集會，多所賜與，欲其瞻謝傾踣，以為歡笑。踣，蒲北翻。又寵一崑崙奴，崑崙奴者，言其狀似崑崙國人也。崑崙國在林邑南。崙，盧昆翻。令以杖擊羣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唯憚蔡興宗方嚴，不敢侵媟。媟，私列翻。顏師伯謂儀曹郞王耽之曰︰曹魏置二十三郞，儀曹其一也。「蔡尚書常免昵戲，去人實達。」昵，尼質翻。耽之曰︰「蔡豫章昔在相府，亦以方嚴不狎，武帝宴私之日，未嘗相召。蔡豫章，興宗父廓也，嘗為豫章太守，故稱之。相府，謂武帝相晉時，廓為司徒左長史也。相府，息亮翻。蔡尚書今日可謂能負荷矣。」左傳︰子產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音下可翻，又如字。

**7**壬寅，魏主如陰山。

**8**六月，戊辰，以秦郡太守劉德願為豫州刺史。德願，懷愼之子也。

上旣葬殷貴妃，數與羣臣至其墓，數，所角翻。謂德願曰︰「卿哭貴妃，悲者當厚賞。」德願應聲慟哭，撫膺擗踊，涕泗交流。膺，胸也。擗，毗亦翻，以手擊胸也。詩註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上甚悅，故用豫州刺史以賞之。「用」下當有「為」字。上又令醫術人羊志哭貴妃，志亦嗚咽極悲。他日有問志者曰︰「卿那得此副急淚？」志曰︰「我爾日自哭亡妾耳。」史言上淫荒，為下所侮弄。

上為人，機警勇決，學問博洽，文章華敏；省讀書奏，能七行俱下。省，悉景翻。行，戶剛翻。一注目間，能了七行文義。又善騎射，騎，奇寄翻。而奢欲無度。自晉氏渡江以來，宮室草創，朝宴所臨，東、西二堂而已。晉孝武末，始作清暑殿。宋興，無所增改。上始大脩宮室，土木被錦繡，嬖妾幸臣，賞賜傾府藏。壞高祖所居陰室，被，皮義翻。藏，徂浪翻。壞，音怪。江左諸帝旣崩，以其所居殿為陰室，藏諸御服。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羣臣觀之。牀頭有土障，壁上挂葛燈籠，麻蠅拂。以葛為燈籠，以麻為蠅拂。侍中袁顗因盛稱高祖儉素之德。上不答，獨曰︰「田舍公得此，已為過矣。」周公無逸之書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宋孝武是也。顗，淑之兄子也。

**9**秋，八月，乙丑，立皇子子孟為淮南王，子產為臨賀王。

**10**丙寅，魏主畋于河西；九月，辛巳，還平城。

**11**庚寅，以新安王子鸞兼司徒。

**12**丙申，立皇子子嗣為東平王。

**13**冬，十月，癸亥，以東海王禕為司空。

**14**己巳，上校獵姑孰。

**15**魏員外散騎常侍游明根等來聘。明根奉使三返，上以其長者，禮之有加。明根連三年來聘。長，知兩翻。

**16**十一月，癸巳，上習水軍於梁山。

十二月，丙午，如歷陽。

甲寅，大赦。

**17**己未，太宰義恭加尚書令。

癸亥，上還建康。

**八年**（甲辰、四六四）

**1**春，正月，丁亥，魏主立其弟雲為任城王。任，音壬。

**2**戊子，以徐州刺史新安王子鸞領司徒。

夏，閏五月，壬寅，太宰義恭領太尉。

**3**上末年尤貪財利，刺史、二十石罷還，必限使獻奉，又以蒲戲取之，蒲戲，樗蒲之戲也。要今罄盡乃止。終日酣飲，少有醒時。少，詩沼翻。常憑几昏睡，或外有奏事，卽肅然整容，無復酒態。復，扶又翻。由是內外畏之，莫敢弛惰。庚申，上殂於玉燭殿。年三十五。遺詔︰「太宰義恭解尚書令，加中書監；以驃騎將軍、南兗州刺史柳元景領尚書令，入居城內。入居臺城之內也。建康無外城，設六籬門而已。百官第宅皆在臺城之外。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事無巨細，悉關二公，大事與始興公沈慶之參決；若有軍旅，悉委慶之；尚書中事，委僕射顏師伯；外監所統，委領軍將軍王玄謨。」舊制︰外監不隸領軍，宜相統攝者，自有別詔。文帝元嘉十八年，以趙伯符為領軍將軍，始統領外監。李延壽曰︰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延壽之言，為宋末嬖倖專擅發也。是日，太子卽皇帝位，諱子業，小字法師，孝武帝長子也。年十六；大赦。吏部尚書蔡興宗親奉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子受之，傲惰無戚容。興宗出，告人曰︰「昔魯昭不戚，叔孫知其不終。左傳︰魯襄公薨，立昭公。叔孫穆子曰︰「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慼而有喜容。是謂不度。」比葬，三易衰，衰袵如故衰。於是昭公十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終也。家國之禍，其在此乎！」為明年帝以狂暴見弒張本。

**4**甲子，詔復以太宰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加開府儀同三司，領丹楊尹，解南兗州。

**5**六月，丁亥，魏主如陰山。

**6**秋，七月，己亥，以晉安王子勛為江州刺史。為明年子勛起兵張本。勛，古勳字。

**7**柔然處羅可汗卒，子予成立，號受羅部眞可汗，魏收曰︰受羅部眞，魏言惠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改元永康。部眞師衆侵魏；帥，讀曰率。辛丑，魏北鎭遊軍擊破之。

**8**壬寅，魏主如河西。高車五部相聚祭天，衆至數萬。魏主親往臨視之，高車大喜。

**9**丙午，葬孝武皇帝于景寧陵，景寧陵在丹楊秣陵縣巖山。廟號世祖。

**10**庚戌，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皇后曰皇太后。

**11**乙卯，罷南北二馳道，世祖大明五年，立南北二馳道，自閶闔門至于朱雀門，又自承明門至于玄武湖。及孝建以來所改制度，還依元嘉。尚書蔡興宗於都座慨然謂顏師伯曰︰此都座，謂尚書八座會坐之所，猶今之都堂也。「先帝雖非盛德之主，要以道始終。三年無改，古典所貴。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今殯宮始撤，山陵未遠，而凡諸制度興造，不論是非，一皆刊削，雖復禪代，亦不至爾。復，扶又翻；下復非、復留同。天下有識，當以此窺人。」師伯不從。

太宰義恭素畏戴法興、巢尚之等，雖受遺輔政，而引身避事，由是政歸近習。法興等專制朝權，朝，直遙翻。威行近遠，詔敕皆出其手；尚書事無大小，咸取決焉，義恭與顏師伯但守空名而已。義恭錄尚書事，師伯為僕射，而尚書事決於法興等，是守空名也。

蔡興宗自以職管銓衡，興宗為吏部尚書。每至上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下同。輒為義恭陳登賢進士之意，為，于僞翻。又箴規得失，博論朝政。義恭性恇撓，恇，法也。撓，屈也。恇，去王翻。撓，奴敎翻。阿順法興，恆慮失旨，恆，戶登翻。聞興宗言，輒戰懼無答。興宗每奏選事，選，須絹翻。選事，選曹事也。法興、尚之等輒點定回換，僅有在者。興宗於朝堂謂義恭、師伯曰︰「主上諒闇，不親萬機；闇，音陰。而選舉密事，多被删改，復非公筆，被，皮義翻。復，扶又翻；下同。亦不知是何天子意！」數與義恭等爭選事，往復論執。義恭、法興皆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下同。左遷興宗新昌太守；吳孫晧建衡三年，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太康三年，更名新昌郡，屬交州。五代志︰交州嘉寧縣，舊置新昌郡。旣而以其人望，復留之建康。

**12**丙辰，追立何妃曰獻皇后。何妃，大明五年薨。

**13**乙丑，新安王子鸞解領司徒。戴法興等惡王玄謨剛嚴，八月，丁卯，以玄謨為南徐州刺史。

**14**王太后疾篤，使呼廢帝。帝曰︰「病人間多鬼，那可往！」太后怒，謂侍者︰「取刀來，剖我腹，那得生寧馨兒！」寧，相傳讀從去聲。劉禹錫詩從平聲。己丑，太后殂。

**15**九月，辛丑，魏主還平城。自河西還也。

**16**癸卯，以尚書左僕射劉遵考為特進、右光祿大夫。

**17**乙卯，葬文穆皇后于景寧陵。王后從孝武帝諡，當作「武穆」。

**18**冬，十二月，壬辰，以王畿諸郡為揚州，大明三年，以丹楊等六郡為王畿。以揚州為東揚州。以會稽為揚州，亦見三年。癸巳，以豫章王子尚為司徒、揚州刺史。

是歲，青州移治東陽。青州移治歷城，見上卷孝建三年。

宋之境內，凡有州二十二，郡二百七十四，縣千二百九十九，戶九十四萬有奇。此大較以沈約宋志為據，沈約作志，大較以是年為正，然是年止二十一州耳。沈志所謂二十二州，以明帝泰始七年分交廣置越州足之；而此時又已省司州，蓋止二十一州也。揚州，領丹楊、吳興、淮南、宣城、義興五郡。東揚州，領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南徐州，領南東海、南琅邪、晉陵、吳、南蘭陵、南東莞、淮陵、臨淮、南彭城、南高平、南平昌、南濟陰、南濮陽、南泰山、濟陽、南魯郡十七郡。徐州，領彭城、沛、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陽平、濟陰、北濟陰十二郡。南兗州，領廣陵、海陵、山陽、盱眙、秦郡、南沛、鍾離、北沛、臨江九郡。兗州，領泰山、高平、魯、東平、陽平、濟北六郡。南豫州，領歷陽、南譙、廬江、南汝陰、南梁、晉熙、弋陽、安豐、南汝南、南新蔡、東郡、南潁、南潁川、西汝陰、南汝陽、南陳留、南陳左郡、邊城左郡、光城左郡十九郡。豫州，領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陰、汝陽、陳留、馬頭十一郡。江州，領尋陽、豫章、鄱陽、臨川、廬陵、安成、南康、南新蔡、建安、晉安十郡。青州，領齊、濟南、樂安、高密、平昌、北海、東萊、太原、長廣九郡。冀州，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河間、頓丘、高陽、勃海九郡。司州，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荊州，領南郡、南平、宜都、巴東、汶陽、南義陽、新興、南河東、建平、長寧、武寧十一郡。郢州，領江夏、竟陵、隨、武陵、天門、巴陵、武昌、西陽八郡。湘州，領長沙、衡陽、桂陽、零陵、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慶、始安十郡。雍州，領襄陽、南陽、新野、順陽、京兆、始平、扶風、南上洛、河南、廣平、義成、馮翊、天水、建昌、華山、北河南、弘農十七郡。梁州，領漢中、魏興、新興、新城、上庸、晉壽、華陽、新巴、北巴西、北陰平、南陰平、巴渠、懷安、安熙、白水、南上洛、北上洛、安康、南宕渠、懷安二十郡。秦州，領武都、略陽、安固、西京兆、南太原、南安、馮翊、隴西、始平、金城、安定、天水、西扶風、北扶風十四郡。益州，領蜀郡、廣漢、巴西、梓潼、巴郡、遂寧、江陽、懷寧、寧蜀、越嶲、汶山、南陰平、犍為、始康、晉熙、晉原、永寧、安固、南漢中、北陰平、武都、新城、南新巴、南晉壽、宋興、南宕渠、天水、東江陽、沈黎二十九郡。寧州，領建寧、晉寧、牂柯、平蠻、夜郞、朱提、南廣、建都、西平、西河陽、東河陽、興寧、興古、梁水十五郡。廣州，領南海、蒼梧、晉康、新寧、永平、鬱林、桂林、高涼、新會、東官、義安、宋康、綏康、海昌、宋熙、寧浦、晉興、樂昌、臨鄣十九郡。交州，領交趾、武平、新昌、九眞、九德、日南、合浦、義昌、宋平九郡。合二百六十八。蓋以新立百梁、𢤱蘇、永寧、安昌、富昌、南流六郡，足為二百七十四。其間荒外有郡而無縣，有縣而無戶口，有戶數而無口數，亦不能詳也。奇，居宜翻。東方諸郡連歲旱饑，東方諸郡，謂三吳及浙江東五郡。米一升錢數百，建康亦至百餘錢，餓死什六七。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

## 宋紀十二旃蒙大荒落（乙巳），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上諱彧，字休景，小字榮期，文帝第十一子也。

## 泰始元年（乙巳、四六五）

**1**春，正月，乙未朔，廢帝改元永光，大赦。是歲八月，殺江夏王義恭、柳元景、顏師伯，改元景和，旣弒廢帝，改元泰始。一年凡三改元。

**2**丙申，魏大赦。

**3**二月，丁丑，魏主如樓煩宮。樓煩縣，漢屬鴈門郡，魏、晉棄之荒外。魏收地形志︰鴈門郡原平縣有樓煩城。賢曰︰樓煩故城，在今代州崞縣東北。余按唐書，憲州，古樓煩地也。

**4**自孝建以來，民間盜鑄濫錢，事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帝孝建二年。商貨不行。庚寅，更鑄二銖錢，更，工衡翻。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更薄小，無輪郭，不磨鑢，謂之「耒子」。鑢，良倨翻，錯也。耒，盧對翻。杜佑通典「耒子」作「來子」。

**5**三月，乙巳，魏主還平城。

**6**夏，五月，癸卯，魏高宗殂。年二十六，諡曰文成皇帝。初，魏世祖經營四方，國頗虛耗，重以內難，重，直用翻。難，乃旦翻。內難，謂宗愛旣弒世祖，又弒南安王余。朝野楚楚。楚楚，酸痛之貌。朝，直遙翻。高宗嗣之，與時消息，消，衰減也；息，生長也。靜以鎭之，懷集中外，民心復安。復，扶又翻。甲辰，太子弘卽皇帝位，弘，文成帝之長子也。蕭子顯曰︰弘，字萬民。大赦，尊皇后曰皇太后。

顯祖魏獻文帝廟號顯祖。時年十二，侍中、車騎大將軍乙渾專權，騎，奇寄翻。矯詔殺尚書楊保年、平陽公賈愛仁、南陽公張天度于禁中。侍中、司徒、平原王陸麗治疾於代郡溫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桑乾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治，直之翻。乙渾使司衞監穆多侯召之。魏官有司衞監，典宿衞。多侯謂麗曰︰「渾有無君之心。今宮車晏駕，王德望素重，魏高宗之立，麗有功焉，而又忠篤，故德望重於一時。姦臣所忌，宜少淹留以觀之；朝廷安靜，然後入，未晚也。」少，詩沼翻。麗曰︰「安有聞君父之喪、慮患而不赴者乎！」卽馳赴平城。乙渾所為多不法，麗數爭之。數，所角翻。戊申，渾又殺麗及穆多侯。多侯，壽之弟也。穆壽事魏世祖，封宜都王。己酉，魏以渾為太尉、錄尚書事，東安王劉尼為司徒，尚書左僕射代人和其奴為司空。殿中尚書順陽公郁謀誅乙渾，渾殺之。主少國疑，姦臣擅命，屠戮忠賢；魏之不亡者幸也。

**7**壬子，魏以淮南王它為鎭西大將軍、儀同三司，鎭涼州。

**8**魏『章︰甲十一行本「魏」上有「六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開酒禁。魏設酒禁，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三年。

**9**壬午，加柳元景南豫州刺史，加顏師伯丹楊尹。

**10**秋，七月，癸巳，魏以太尉乙渾為丞相，位居諸王上；事無大小，皆決於渾。

**11**廢帝幼而狷暴。狷，吉掾翻。及卽位，始猶難太后、大臣及戴法興等，未敢自恣。太后旣殂，去年，太后殂。帝年漸長，長，知兩翻。欲有所為，法興輒抑制之，謂帝曰︰「官所為如此，欲作營陽邪！」營陽王事見一百二十卷文帝元嘉元年。廢帝固狂暴，戴法興此言亦足以取死。帝稍不能平。所幸閹人華願兒，賜與無算，華，戶化翻。法興常加裁減，願兒恨之。帝使願兒於外察聽風謠，願兒言於帝曰︰「道路皆言『宮中有二天子︰法興眞『章︰甲十一行本「眞」上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天子，官為贗天子』贗，五晏翻。考異曰︰宋書作「應天子」，宋略作「鴈天子」，按字書︰贗，僞物也。韓愈詩曰︰「居然見眞贗，」書或作「鴈」。今從宋略。且官居深宮，與人物不接，法興與太宰、顏、柳共為一體，義恭錄尚書事，柳元景為尚書令，顏師伯為僕射，而事皆法興專決，故云然。往來門客恆有數百，恆，戶登翻。內外士庶莫不畏服。法興是孝武左右，久在宮闈；今與他人作一家，深恐此坐席非復官有。」坐，徂臥翻。復，扶又翻，又如字。帝遂發詔免法興，免者，免其所居官也。遣還田里，仍徙遠郡。八月，辛酉，賜法興恐；解巢尚之舍人。巢尚之自孝武時為中書通事舍人。

員外散騎侍郞東海奚顯度，散，悉亶翻。騎，奇寄翻、亦有寵於世祖。常典作役，課督苛虐，捶扑慘毒，揰，止橤翻。扑，普卜翻，擊也。人皆苦之。帝常戲曰︰「顯度為百姓患，比當除之。」比，毗寐翻。左右因唱諾，卽宣旨殺之。

尚書右僕射、領衞尉卿、丹楊尹顏師伯居權日久，孝武大明四年，徵顏師伯於歷城，自侍中遷尚書僕射，居權要。驕『章︰甲十一行本「驕」上有「海內輻湊」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奢淫恣，為衣冠所疾。帝欲親朝政，朝，直遙翻。庚午，以師伯為尚書左僕射，解卿、尹，解衞尉卿及丹楊尹。以吏部尚書王彧為右僕射，分其權任。師伯始懼。彧，於六翻。

初，世祖多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屛息，重，直龍翻。屛，必郢翻。莫敢妄相過從。過，古禾翻。世祖殂，太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橫，戶孟翻。甫過山陵，義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酣，戶甘翻。帝內不能平。旣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慴，慴，之涉翻。各不自安；於是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決。元景以其謀告沈慶之；慶之與義恭素不厚，又師伯常專斷朝事，不與慶之參懷，斷，丁亂翻。朝，直遙翻；下同。孝武遺詔，令慶之參決大事，見上卷上年。謂令史曰︰尚書令史也。「沈公，爪牙耳，安得預政事！」慶之恨之，乃發其事。

癸酉，帝自帥羽林兵討義恭，殺之，幷其四子。斷絕義恭支體，分裂腸胃，挑取眼睛，以蜜漬之，謂之「鬼目粽」。宋人以蜜漬物曰粽。盧循以益智粽遺武帝，卽蜜漬益智也。帥，讀曰率。斷，丁管翻。挑，土彫翻。睛，子盈翻，眼珠子也。漬，疾智翻。粽，子宋翻。別遣使者稱詔召柳元景，以兵隨之。使，疏吏翻；下同左右奔告，「兵刃非常」。非常，言異於常時也。元景知禍至，入辭其母，整朝服乘車應召。弟車騎司馬叔仁戎服，帥左右壯士欲拒命，元景苦禁之。旣出巷，軍士大至。元景下車受戮，容色恬然；幷其八子、六弟及諸姪。獲顏師伯於道，殺之，並其六子。又殺廷尉劉德願。改元景和，文武進位二等。遣使誅湘州刺史江夏世子伯禽。義恭命其世子曰伯禽，是以周公自處矣。自是公卿以下，皆被捶曳如奴隸矣。卑賤之人，有所附屬謂之隸，人之下者謂之奴。被，皮義翻。捶，止橤翻。

初，帝在東宮，多過失，世祖欲廢之而立新安王子鸞，侍中袁顗盛稱「太子好學，有日新之美」，世祖乃止；帝由是德之。旣誅羣公，欲引進顗，任以朝政，遷為吏部尚書，顗，魚豈翻。好，呼到翻。為袁顗寵衰求出張本。與尚書右『章︰甲十一行本「右」作「左」；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丞徐爰皆以誅義恭等功，賜爵縣子。

徐爰便僻善事人，頗涉書傳，便，毗連翻。傳，直戀翻。自元嘉初，入侍左右，豫參顧問；旣長於附會，又飾以典文，故為太祖所任遇；大明之世，委寄尤重。時殿省舊人多見誅逐，唯爰巧於將迎，始終無迕；廢帝待之益厚，迕，五故翻，迎也。羣臣莫及。帝每出，常與沈慶之及山陰公主同輦，爰亦預焉。徐爰得志於大明、景和之間，宜也，而啓寵實在於元嘉。便僻之足以惑人，雖明君不能免也。漢宣用恭、顯而遺禍於元帝，事正如此。

山陰公主，帝姊也，適駙馬都尉何戢。戢，偃之子也。何偃，尚之之子。戢，疾立翻。公主尤淫恣，嘗謂帝曰︰「妾與陛下，男女雖殊，俱託體先帝。陛下六宮萬數，而妾唯駙馬一人，事太不均。」帝乃為公主置面首，左右三十人；面，取其貌美，首，取其髮美。進爵會稽郡長公主，秩同郡王。為，于僞翻。長，知兩翻。吏部郞褚淵貌美，公主就帝請以自侍；帝許之。淵侍公主十餘日，備見逼迫，以死自誓，乃得免。淵，湛之之子也。褚湛之進用於元嘉、孝建之間。

帝令太廟別畫祖考之像，畫，讀曰畵。帝入廟，指高祖像曰︰「渠大英雄，生擒數天子。」謂擒桓玄、慕容超、姚泓也。大，讀曰太。指太祖像曰︰「渠亦不惡；但末年不免兒斫去頭。」謂為元凶劭所弒也。指世祖像曰︰「渠大齄鼻，如何不齄？」立召畫工令齄之。齄，壯加翻，鼻上[左夋右包]也。柳宗元詩曰︰嗜酒鼻成齄。

**12**以建安王休仁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湘東王彧為南豫州刺史，皆留不遣。

**13**甲戌，以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領尚書令。以『章︰甲十一行本「以」上有「乙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始興公沈慶之為侍中、太尉；慶之固辭。徵青、冀二州刺史王玄謨為領軍將軍。

**14**魏葬文成皇帝于金陵，廟號高宗。

**15**九月，癸巳，帝如湖熟；湖熟，漢湖熟侯國，屬丹陽郡；晉、宋為縣；淳化中廢為鎭，屬上元縣。戊戌，還建康。

新安王子鸞有寵於世祖，事見上卷大明五年。帝疾之。辛丑，遣使賜子鸞死，又殺其母弟南海王子師及其母妹，發殷貴妃墓，殷貴妃，蓋生子鸞、子師及一女。母弟、母妹，謂同母弟、妹也。又欲掘景寧陵，太史以為不利於帝，乃止。

初，金紫光祿大夫謝莊為殷貴妃誄誄，魯水翻。誄丈夫者，述其功德；誄婦人者，述其容德也。曰︰「贊軌堯門。」帝以莊比貴妃於鉤弋夫人，鉤弋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太始三年。欲殺之。或說帝曰︰「死者人之所同，一往之若，不足為困。莊生長富貴，說，輸芮翻。長，知兩翻。謝莊，弘微之子，謝萬之玄孫。諸謝自晉以來貴盛，故云然。今繫之尚方，使知天下苦劇，劇，甚也。言莊享天下之所甚樂而未知天下之所甚苦，今繫囚，則使知之。然後殺之，未晚也。」帝從之。

**16**徐州刺史義陽王昶，素為世祖所惡，昶，丑兩翻。昶，文帝子，世祖之諸弟也。惡，烏路翻。民間每訛言昶當反；是歲，訛言尤甚，廢帝常謂左右曰︰「我卽大位以來，遂未嘗戒嚴，使人邑邑！」邑邑，不得志也。昶使典籤蘧法生奉表詣建康，求入朝，蘧，姓也。春秋時，衞有大夫蘧伯玉。蘧，其於翻。朝，直遙翻。帝謂法生曰︰「義陽與太宰謀反，我正欲討之。今知求還，甚善！」又屢詰問法生，詰，去吉翻。「義陽謀反，何故不啓？」法生懼，逃還彭城；帝因此用兵。己酉，下詔討昶，內外戒嚴。帝自將兵渡江，將，卽亮翻。命沈慶之統諸軍前驅。

法生至彭城，昶卽聚兵反；移檄統內諸郡，沈約宋志，以大明八年為止，徐州統彭城、沛郡、下邳、蘭陵、東海、東莞、東安、琅邪、淮陽、陽平、濟陰、北濟陰、鍾離、馬頭等郡。皆不受命，斬昶使；將佐文武悉懷異心。昶知事不成，棄母、妻，攜愛妾，夜與數十騎開北門奔魏。使，疏吏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昶頗涉學，能屬文，屬，之欲翻。魏人重之，使尚公主，拜侍中、征南將軍、駙馬都尉，賜爵丹楊王。為後魏挾劉昶以伐齊張本。

**17**吏部尚書袁顗，始為帝所寵任，俄而失指，待遇頓衰，使有司糾奏其罪，白衣領職。顗懼，詭辭求出。甲寅，以顗督雍·梁『章︰甲十一行本「梁」下有「等四州」三字；孔本同；張校同。』諸軍事、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顗舅蔡興宗謂之曰︰「襄陽星惡，何可往？」興宗蓋以天道言之。顗曰︰「白刃交前，不救流矢。言白刃交乎前，則流矢之來不暇救。禍近而急，故圖出外以求賒死，後患非所計也。今者之行，唯願生出虎口耳。且天道遼遠，何必皆驗！」

是時，臨海王子頊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朝廷以興宗為子頊長史、南郡太守，行府、州事，興宗辭不行。顗說興宗曰︰說，輸芮翻。「朝廷形勢，人所共見。在內大臣，朝不保夕，舅今出居陝西，為八州行事，蕭子顯曰︰江左大鎭莫過荊、揚。弘農郡陝縣，周世二伯主諸侯︰周公主陝東，召公主陝西，故稱荊州為陝西。顗在襄、沔，地勝兵強，去江陵咫尺，水陸流通。襄陽至江陵，水則由漢、沔，陸則由長林、當陽。沔，彌兗翻。若朝廷有事，可以共立桓、文之功，豈比受制凶狂、臨不測之禍乎！今得間不去，間，隙也。謂得可行之隙，而興宗不肯去。間，古莧翻。後復求出，豈可得邪！」復，扶又翻。興宗曰︰「吾素門平進。蔡興宗，蔡廓之子，蔡謨之玄孫，以方嚴自處。官以序遷，謂之平進可也；謂之素門，可乎？蓋江左以王、謝為高門，其餘有才望者，或以姻戚擢用，或以舊恩。興宗此言，蓋亦感切其甥，指其在世祖之世，調護昏狂，階此以見寵任，寵衰則求出以避禍，進退皆無所據也。與主上甚疏，未容有患。宮省內外，人不自保，會應有變。若內難得弭，外釁未必可量。難，乃旦翻。釁，許覲翻。量，音良。汝欲在外求全，我欲居中免禍，各行其志，不亦善乎！」蔡興宗可謂先見矣。

顗於是狼狽上路，狼狽者，倉皇而行，如恐不及之意。上，時掌翻。猶慮見追；行至尋陽，喜曰︰「今始免矣。」鄧琬為晉安王子勛鎭軍長史、尋陽內史，行江州事。子勛以鎭軍將軍為江州刺史，鎭尋陽。鄧琬為長史，行事。顗與之款狎過常，每清閒，必盡日窮夜。顗與琬人地本殊，袁顗有清望，又名門也；鄧琬性貪鄙，又寒族也；故云人地本殊。見者知其有異志矣。為顗、琬起兵奉子勛張本。尋復以蔡興宗為吏部尚書。復，扶又翻。

**18**戊午，解嚴。帝因自白下濟江至瓜步。晉、宋都建康，新亭、白下皆江津要地，新亭在西，白下在東；白下蓋今之龍灣也。按白下城合白石壘，唐武德中，移江寧縣於此，名白下縣。

**19**沈慶之復啓聽民私鑄錢，慶之始議，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帝孝建二年。由是錢貨亂敗。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此，謂之「鵝眼錢」；稱，尺證翻。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綖，與線同，私箭翻。貫之以縷，入水不沈，沈，持林翻。隨手破碎。市井不復料數，料，音聊。料，量也。料數者，料其多少之數也。十萬錢不盈一掬，鄭玄曰︰兩手曰掬。斗米一萬，商貨不行。

**20**冬，十月，丙寅，帝還建康。

**21**帝舅東陽太守王藻尚世祖女臨川長公主。公主妬，譖藻於帝。己卯，藻下獄死。王太后，晉丞相導之玄孫女。藻，后弟也。下，戶稼翻。

會稽太守孔靈符，所至有政績；以忤犯近臣，近臣譖之，帝遣使鞭殺靈符，幷誅其二子。會，工外翻。忤，五故翻。使，疏吏翻。

寧朔將軍何邁，瑀之子也，何瑀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尚帝姑新蔡長公主。主，文帝第十女也，名英媚。長，知兩翻。帝納主於後宮，謂之謝貴嬪；詐言公主薨，殺宮婢，送邁第殯葬，行喪禮，庚辰，拜貴嬪為夫人。嬪，毗賓翻。加鸞輅龍旂，出警入蹕。邁素豪俠，多養死士，俠，戶頰翻。謀因帝出遊，廢之，立晉安王子勛。事泄，十一月，壬辰，帝自將兵誅邁。

初，沈慶之旣發顏、柳之謀，遂自昵於帝，數盡言規諫，將，卽亮翻。昵，尼質翻。數，所角翻。帝浸不悅。慶之懼，杜門不接賓客。嘗遣左右范羨至吏部尚書蔡興宗所。興宗使羨謂慶之曰︰「公閉門絕客，以避悠悠請託者耳。如興宗，非有求於公者也，何為見拒？」慶之使羨邀興宗。

興宗往見慶之，因說之曰︰「主上比者所行，人倫道盡；言內亂也。說，輸芮翻。比，毗至翻。率德改行，無可復望。行，下孟翻。復，扶又翻；下不復同。今所忌憚，唯在於公；百姓喁喁，喁，魚容翻。喁，魚口向上也，以喻百姓仰望如羣魚然。所瞻賴者，亦在公一人而已。瞻，仰視也。賴，倚恃也。公威名素著，天下所服。今舉朝遑遑，遑遑，急也。朝，直遙翻。人懷危怖，怖，普布翻。指麾之日，誰不響應！如猶豫不斷，斷，丁亂翻。欲坐觀成敗，豈惟旦夕及禍，四海重責將有所歸！言慶之自昵於廢帝，今忤帝意，不惟行且及禍；若他人舉事，必謂慶之從君於昏，慶之何所逃其責！僕蒙眷異常，故敢盡言，願公詳思其計。」慶之曰︰「僕誠知今日憂危，不復自保，但盡忠奉國，始終以之，當委任天命耳。言委之於天，任命所至。加老退私門，兵力頓闕，頓，讀曰鈍，又讀如字。雖欲為之，事亦無成。」興宗曰︰「當今懷謀思奮者，非欲邀功賞富貴，正求脫朝夕之死耳。殿中將帥，唯聽外間消息；將，卽亮翻。帥，所類翻。若一人唱首，則俯仰可定。況公統戎累朝，慶之自元嘉以來統兵，歷事三世。朝，直遙翻。舊日部曲，布在宮省，受恩者多，謂宗越等。沈攸之輩皆公家子弟耳，沈攸之者，慶之從父兄子也。何患不從！且公門徒、義附，並三吳勇士。殿中將軍陸攸之，公之鄕人，陸攸之蓋亦吳興人。今入東討賊，大有鎧仗，在青溪未發。公取其器仗以配衣麾下，鎧，可亥翻。衣，於旣翻。使陸攸之帥以前驅，帥，讀曰率；下同。僕在尚書中，自當帥百僚按前代故事，更簡賢明以奉社稷，天下之事立定矣。又，朝廷諸所施為，民間傳言公悉豫之。公今不決，當有先公起事者，公亦不免附從之禍。此興宗所謂「重責將有所歸」也。先，悉薦翻。聞車駕屢幸貴第，貴第，謂時貴之宅第也。酣醉淹留；又聞屛左右屛，必郢翻。獨入閤內；此萬世一時，不可失也。」慶之曰︰「感君至言。然此大事，非僕所能行；事至，固當抱忠以沒耳。」事至，猶言若事果至如興宗所言，當抱忠以死也。

青州刺史沈文秀，慶之弟子也，將之鎭，帥部曲出屯白下，亦說慶之曰︰說，輸芮翻。「主上狂暴如此，禍亂不久，而一門受其寵任，萬物皆謂與之同心。盈天地之間者萬物，人亦物也，此萬物謂人。且若人愛憎無常，猜忍特甚，若人，謂廢帝。不測之禍，進退難免。今因此衆力，圖之易於反掌。易，以豉翻。機會難值，不可失也。」再三言之，至於流涕。慶之終不從。文秀遂行。沈慶之從君於昏狂，杜門以待死，伊、霍之事，固非常人所能行也。

及帝誅何邁，量慶之必當入諫。量，音良，度也。先閉青溪諸橋以絕之。慶之聞之，果往，不得進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帝乃使慶之從父兄子直閤將軍攸之賜慶之藥。慶之不肯飲，攸之以被揜殺之，攸之隨慶之討隨王誕有功，慶之抑其賞，由是恨之，故果於殺。從，才用翻。時年八十。慶之子侍中文叔欲亡，恐如太宰義恭被支解，被，皮義翻。謂其弟中書郞文季曰︰「我能死，爾能報。」中書郞，卽中書侍郞。左傳，楚平王信費無極之譖，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棠君尚謂其弟員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智不若；我能死，爾能報。」伍尚至，楚幷奢殺之。員奔吳，藉兵以報楚，入郢，鞭平王之墓。遂飲慶之之藥而死。弟祕書郞昭明亦自經死。杜佑通典曰︰後漢馬融為祕書郞，詣東觀典校書，晉掌中外三閤經書，校閱脫誤，亦謂之郞中。武帝分祕圖書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郞中四人各掌其一；宋、齊尤為美職，皆為甲族起家之選，居職，例十日便遷。齊、梁末，多以貴遊子弟為之，無其才實。文季揮刀馳馬而去，追者不敢逼，遂得免。為後沈文季盡誅沈攸之親屬以報仇張本。帝詐言慶之病薨，贈侍中、太尉，諡曰忠武公，葬禮甚厚。

領軍將軍王玄謨數流涕諫帝以刑殺過差，數，所角翻。帝大怒。玄謨宿將，有威名，王玄謨自元嘉末為將，孝建初有破臧質、平義宣之功。將，卽亮翻。道路訛言玄謨已見誅。蔡興宗嘗為東陽太守，玄謨典籤包法榮家在東陽，玄謨使法榮至興宗所。興宗謂法榮曰︰「領軍殊當憂懼。」法榮曰︰「領軍比日殆不復食，夜亦不眠，比日，近日也。比，毗寐翻。復，扶又翻。恆言收己在門，不保俄頃。」收，謂帝將遣吏兵收之也。恆，戶登翻。興宗曰︰「領軍憂懼，當為方略，那得坐待禍至！」因使法榮勸玄謨舉事。玄謨使法榮謝曰︰「此亦未易可行，易，以豉翻。期當不泄君言。」

右衞將軍劉道隆，為帝所寵任，專典禁兵。興宗嘗與之俱從帝夜出，從，才用翻。道隆過興宗車後，興宗曰︰「劉君！比日思一閒寫。」閒寫者，謂欲清閒寫其所懷也。道隆解其意，解，戶買翻，曉也。掐興宗手掐，苦洽翻，以爪掐之也。曰︰「蔡公勿多言！」廢昏立明，非常之謀也。蔡興宗建非常之謀，旣以告沈慶之，又以告王玄謨，又以擿發劉道隆，而人不敢泄其言，何也？昏暴之朝，人不自保；「時日害喪，予及汝皆亡，」蓋人心之所同然也。

**22**壬寅，立皇后路氏，太皇太后弟道慶之女也。

**23**帝畏忌諸父，恐其在外為患，皆聚之建康，拘於殿內，毆捶陵曳，無復人理。親親悌長，人之常理；廢帝悖之。毆，烏口翻。捶，止橤翻。復，扶又翻，又如字。湘東王彧、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皆肥壯，帝為竹籠，盛而稱之，彧，於六翻。盛，時征翻；下同。稱，敕陵翻，稱其輕重也。以彧尤肥，謂之「豬王」，謂休仁為「殺王」，休祐為「賊王」。以三王年長，尤惡之，長，知兩翻。惡，烏路翻。常錄以自隨，不離左右。錄，收也，攝也。離，力智翻。東海王禕性凡劣，劣，弱也，鄙也。禕，吁韋翻。謂之「驢王」；桂陽王休範、巴陵王休若年尚少，故並得從容。少，詩照翻。從，千容翻。嘗以木槽盛飯，幷雜食攪之，攪，古巧翻。掘地為阬，實以泥水，裸彧內阬中，使以口就槽食之，用為歡笑。裸，郞果翻。前後欲殺三王以十數；休仁多智數，每以談笑佞諛說之，故得推遷。推，移也；遷，轉也；言以談笑佞諛轉移帝意也。或曰，推遷，延緩之意。說，讀曰悅。

少府劉曚妾孕臨月，曚，謨蓬翻。將產之月曰臨月。考異曰︰宋書·帝紀作「少府劉勝」，始安王休仁傳作「廷尉劉曚」。宋略及南史·帝紀皆作「少府劉曚」，休仁傳作「廷尉劉蒙」；今從其多者。帝迎入後宮，俟其生男，欲立為太子。彧嘗忤旨，帝裸之，縛其手足，貫之以杖，使人擔付太官。忤，五故翻。裸，郞果翻。擔，都甘翻，荷也。曰︰「今日屠豬！」休仁笑曰︰「豬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子生，殺豬取其肝肺。」帝怒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釋之。丁未，曚妾生子，名曰皇，為之大赦，為，于僞翻。賜為父後者爵一級。

帝又以太祖、世祖在兄弟數皆第三，太祖，高祖第三子；世祖，太祖第三子。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亦第三，子勛，世祖第三子。故惡之，惡，烏路翻。因何邁之謀，使左右朱景雲送藥賜子勛死。景雲至湓口，停不進。子勛典籤謝道邁、主帥潘欣之、侍書褚靈嗣聞之，諸王有侍讀，掌授王經；有侍書，掌敎王書。帥，所類翻。馳以告長史鄧琬，泣涕請計。考異曰︰子勛傳云︰「景雲遣信使告琬。」宋略曰︰「帝使道遇賷敕至潯陽，琬謂道遇」云云。今從琬傳。琬曰︰「身南土寒士，鄧琬，南昌人，起於寒素。蒙先帝殊恩，以愛子見託，豈得惜門戶百口，期當以死報效。幼主昏暴，社稷危殆，雖曰天子，事猶獨夫。猶，若也，似也。今便指帥文武，直造京邑，帥，讀曰率。造，七到翻。與羣公卿士，廢昏立明耳。」戊申，琬稱子勛敎，令所部戒嚴。子勛戎服出聽事，集僚佐，使潘欣之口宣旨諭之。四座未對，錄事參軍陶亮首請效死前驅，衆皆奉旨。乃以亮為諮議參軍，領中兵，總統軍事；功曹張沈為諮議參軍，統作舟艦；沈，持林翻。艦，戶黯翻。南陽太守沈懷寶、岷山太守薛常寶、岷山，卽漢武帝所開汶山郡也，宣帝地節三年，倂入蜀郡，劉蜀復立。沈懷寶、薛常寶先常為郡守，因各以其官稱之。守，手又翻。彭澤令陳紹宗等並為將帥。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初，帝使荊州錄送前軍長史、荊州行事張悅至湓口，琬稱子勛命，釋其桎梏，桎，職日翻。梏，工沃翻。迎以所乘車，以為司馬。悅，暢之弟也。張暢見一百二十五卷、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六年、七年。琬、悅二人共掌內外衆事，遣將軍俞伯奇帥五百人斷大雷，帥，讀曰率。斷，丁管翻。禁絕商旅及公私使命。遣使上諸郡民丁，遣使詣江州部內諸郡，籍民丁上之以為兵。使，疏吏翻、上，時掌翻。收斂器械；旬日之內，得甲士五千人，出頓大雷，於兩岸築壘。又以巴東、建平二郡太守孫沖之為諮議參軍，領中兵，與陶亮並統前軍。移檄遠近。

**24**戊午，帝召諸妃、主列於前，強左右使辱之。強，其兩翻。南平王鑠妃江氏不從。妃卽江湛之妹。鑠，式灼翻。帝怒，殺妃三子南平王敬猷、廬陵王敬先、安南侯敬淵，鞭江妃一百。

先是民間訛言湘中出天子，先，悉薦翻。帝將南巡荊、湘二州以厭之。厭，一涉翻。師古曰︰塞，當也。明旦，欲先誅湘東王彧，然後發。

初，帝旣殺諸公，恐羣下謀己，以直閤將軍宗越、譚金、童太一、沈攸之等有勇力，引為爪牙，賞賜美人、金帛，充牣其家。江左以直閤將軍出入省閤，總領宿衞。牣，滿也。越等久在殿省，衆所畏服，皆為帝盡力；為，于僞翻。帝恃之，益無所顧憚，恣為不道，中外騷然。左右宿衞之士皆有異志，而畏越等不敢發。時三王久幽，不知所為。湘東王彧主衣會稽阮佃夫、內監始『章︰甲十一行本「始」作「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興王道隆、江左之制，天子及諸王皆有內監。內監，齋監也。齋內自主帥以下，皆得監察之。會，工外翻。佃，音田。學官令臨淮李道兒晉制︰諸王國置學官令一人。與直閤將軍柳光世及帝左右琅邪淳于文祖等謀弒帝。帝以立后故，假諸王閹人。閹，於廉翻。彧左右錢藍生亦在中，彧密使候帝動止。

先是帝遊華林園竹林堂，先，悉薦翻。竹林堂，華林園後堂也。使宮人倮相逐；倮，郞果翻。一人不從命，斬之，夜，夢在竹林堂，有女子罵曰︰「帝悖虐不道，悖，蒲妹翻。明年不及熟矣！」帝於宮中求得一人似所夢者斬之。又夢所殺者罵曰︰「我已訴上帝矣！」通鑑不語怪，而獨書此事者，以明人不可妄殺，而天聰明為不可欺也。於是巫覡言竹林堂有鬼。是日晡時，帝出華林園。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祐、會稽公主並從，覡，刑狄翻。晡，奔謨翻。從，才用翻。湘東王彧獨在祕書省，祕書省，藏圖書之所，在禁中。不被召，益憂懼。被，皮義翻。

帝素惡主衣吳興壽寂之，見輒切齒，惡，烏路翻。風俗通︰吳王壽夢之後；又有大夫壽越。阮佃夫以其謀告寂之及外監典事東陽朱幼、李延壽恩倖傳論曰︰若徵兵動衆，大興人役，優劇遠近，斷於內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抑符緩詔，姦僞非一。書死為生，請謁成市，左臂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為利染。細鎧主南彭城姜產之、晉氏渡江，立南彭城郡於晉陵界。鎧，可亥翻。考異曰︰「產」，或作「彥」，宋書、宋略、南史皆作「產」，今從之。細鎧將晉陵王敬則、吳分吳郡無錫以西為毗陵郡。晉東海王越世子名毗，而東海國故食毗陵，懷帝永嘉五年改為晉陵郡。將，卽亮翻。中書舍人戴明寶，寂之等聞之，皆響應。幼豫約勒內外，使錢藍生密報休仁、休祐。時帝欲南巡，腹心宗越等並聽出外裝束，唯隊主樊僧整防華林閤。防守華林閤門也。柳光世與僧整，鄕人，因密邀之；僧整卽受命。柳氏本河東人，僑居襄陽；樊僧整蓋亦河東人也。凡同謀十餘人。阮佃夫慮力少不濟，更欲招合，少，詩沼翻。壽寂之曰︰「謀廣或泄，不煩多人。」其夕，帝悉屛侍衞，屛，必郢翻。與羣巫及綵女數百人綵女，倣後漢采女之制。射鬼於竹林堂。射，而亦翻；下射之同。事畢，將奏樂，壽寂之抽刀前入，姜產之次之，淳于文祖等皆隨其後，休仁聞行聲甚疾，謂休祐曰︰「事作矣！」相隨奔景陽山。文帝元嘉二十三年，起景陽山於華林園。帝見寂之至，引弓射之，不中。綵女皆迸走，帝亦走，大呼「寂寂」者三，中，竹仲翻。迸，北孟翻。呼，火故翻。寂之追而弒之。年十七。宣令宿衞曰︰「湘東王受太皇太后令，除狂主，今已平定。」殿省惶惑，未知所為。

休仁就祕書省見湘東王，卽稱臣，引升西堂，登御座，召見諸大臣。見，賢遍翻。于時事起倉猝，王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著，陟略翻。坐定，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江南，天子宴居著白紗帽。令備羽儀，雖未卽位，凡事悉稱令書施行。宣太皇太后令，數廢帝罪惡，數，所具翻。命湘東王纂承皇極。及明，宗越等始入，湘東王撫接甚厚。廢帝母弟司徒、揚州刺史豫章王子尚，頑悖有兄風，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下同。己未，湘東王以太皇太后令，賜子尚及會稽公主死。會，工外翻。建安王休仁等始得出居外舍。外舍，外第也。釋謝莊之囚。謝莊以誄殷貴妃被囚，事見上。廢帝猶橫尸太醫閤口。蔡興宗謂尚書右僕射王彧曰︰「此雖凶悖，要是天下之主，宜使喪禮粗足；若直如此，四海必將乘人。」言乘此以奉辭伐罪。王彧，湘東王妃兄也，故蔡興宗與之言。粗，坐五翻。乃葬之秣陵縣南。葬於秣陵縣南郊壇西。

初，湘東王母沈婕妤早卒，婕妤，音接予。卒，子恤翻。路太后養之。王事太后甚謹，太后愛王亦篤。王旣弒廢帝，欲慰太后心，下令以太后弟子休之為黃門侍郞，茂之為中書侍郞。

論功行賞，壽寂之等十四人皆封縣侯、縣子。

十二月，庚申朔，以東海王禕為中書監、太尉。禕，吁韋翻。進鎭軍將軍、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癸亥，以建安王休仁為司徒、尚書令、揚州刺史，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乙丑，徙安陸王子綏為江夏王。

**25**丙寅，湘東王卽皇帝位，大赦，改元。至此始改元泰始。其廢帝時昏制謬封，並皆刊削。

庚午，以右衞將軍劉道隆為中護軍。道隆暱於廢帝，嘗無禮於建安太妃；此廢帝使左右辱妃主時事。暱，尼質翻。至是，建安王休仁求解職，明帝乃賜道隆死。書明帝者，因前史成文。

宗越、譚金、童太一等雖為上所撫接，內不自安；上亦不欲使居中，從容謂之曰︰從，千容翻。「卿等遭罹暴朝，朝，直遙翻。勤勞日久，應得自養之地；兵馬大郡，隨卿等所擇。」越等素已自疑，聞之，皆相顧失色，因謀作亂；以告沈攸之，攸之以聞。上收越等，下獄死。攸之復入直閤，沈攸之繼此有平尋陽之功，遂總戎北討，歷居方面之任。下，戶嫁翻。復，扶又翻。

**26**辛未，徙臨賀王子產為南平王，晉熙王子輿為廬陵王。

**27**壬申，以尚書右僕射王景文為尚書僕射。景文，卽彧也，避上名，以字行。

**28**乙亥，追尊沈太妃曰宣太后，卽上母沈婕妤也。陵曰崇寧。

**29**初，豫州刺史山陽王休祐入朝，以長史、南梁郡太守『章︰甲十一行本「守」下有「陳郡」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殷琰行府州事。晉孝武太元中，僑立南梁郡於淮南。安帝義熙中土斷，始有淮南故地，屬南豫州。五代志，淮南郡壽春縣舊有南梁郡。朝，直遙翻。及休祐徙荊州，卽以琰為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為殷琰舉州以附尋陽張本。

**30**有司奏路太后宜卽前號，移居外宮；上不許。戊寅，尊路太后為崇憲皇太后，居崇憲宮，供奉禮儀，不異舊日。立妃王氏為皇后。后，景文之妹也。

**31**罷二銖錢，禁鵝眼、綖環錢，二銖、鵝眼、綖環，並見卷首。綖，與線用。餘皆通用。

**32**江州佐吏得上所下令書，皆喜，共造鄧琬曰︰「暴亂旣除，殿下又開黃閤，造，七到翻。時加子勛開府儀同三司，故云開黃閤。實為公私大慶。」琬以晉安王子勛次第居三，又以尋陽起事與世祖同符，世祖於兄弟次第三；以尋陽起兵事見一百二十七卷文帝元嘉三十年。謂事必有成，取令書投地曰︰「殿下當開端門，天子開端門。宮門正南門曰端門。黃閤是吾徒事耳！」衆皆駭愕。琬更與陶亮等繕治器甲，徵兵四方。治，直之翻。

袁顗旣至襄陽，卽與諮議參軍劉胡繕修兵械，簡集士卒，詐稱被太皇太后令，使其起兵，顗，魚豈翻。卽建牙馳檄，奉表勸子勛卽大位。

辛巳，更以山陽王休祐為江州刺史，欲以代子勛。更，工衡翻。荊州刺史臨海王子頊卽留本任。休祐不之荊州，留子頊本任以安之。

先是，廢帝以邵陵王子元為湘州刺史，先，悉薦翻。中兵參軍沈仲玉為道路行事，未至州，使為道路行事，沿塗之事，一以委之。至鵲頭，聞尋陽兵起，不敢進。琬遣數百人劫迎之，令子勛建牙於桑尾，桑尾，卽桑落洲尾。傳檄建康，稱︰「孤志遵前典，黜幽陟明。」子勛自稱曰孤。黜幽陟明，卽廢昏立明。又謂上「矯害明茂，明茂，謂明德茂親，謂上矯太皇太后令賜豫章王子尚死也。纂『章︰甲十一行本「纂」作「篡」；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竊大寶，干我昭穆，禮，父為昭，子為穆。昭，時招翻。寡我兄弟。藐孤同氣，猶有十三，左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藐，謂小也。孝武帝二十八子，時存者子勛、子綏、子房、子頊、子仁、子眞、子元、子輿、子孟、子嗣、子期、子悅凡十三人。藐，妙小翻，又亡角翻。聖靈何辜，而當乏饗。」聖靈，謂世祖之靈也。乏饗，不祀也。

郢州刺史安陸王子綏承子勛初檄，欲攻廢帝；言初檄者，以別今此傳建康之檄。聞廢帝已隕，卽解甲下標。初起兵，立標以募兵；罷兵，故下標。旣而聞江、雍猶治兵，江，謂鄧琬；雍，謂袁顗。雍，於用翻。治，直之翻。郢府行事苟『嚴︰「苟」改「荀」。』卞之大懼，郢州居江、雍之間，懼其夾攻，以問罷兵之由。卽遣諮議、領中兵參軍鄭景玄帥衆馳下，幷送軍糧。帥，讀曰率。荊州行事孔道存奉刺史臨海王子頊，會稽將佐奉太守尋陽王子房，皆舉兵以應子勛。會，工外翻。將，卽亮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一

## 宋紀十三柔兆敦牂（丙午），一年。

太宗明皇帝上之下

**泰始二年**（丙午、四六六）

**1**春，正月，己丑朔，魏大赦，改元天安。

**2**癸巳，徵會稽太守尋陽王子房為撫軍將軍，以巴陵王休若代之。去年，子房已舉兵應尋陽，欲以休若代之。會，工外翻。

甲午，中外戒嚴。以司徒建安王休仁都督征討諸軍事，車騎將軍、江州刺史王玄謨副之。使王玄謨拒尋陽之兵，因以為江州；不復用休祐。休仁軍於南州，以沈攸之為尋陽太守，將兵屯虎檻。虎檻，洲名，在赭圻東北江中，蕪湖之西南也。守，式又翻。將，卽亮翻；下同。時玄謨未發，前鋒凡十軍，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諸將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呵，虎何翻。叱，昌栗翻。便致駭亂，取敗之道也。請就一軍取號。」衆咸從之。史言沈攸之有將帥之略，所以能立功。

**3**鄧琬稱說符瑞，詐稱受路太后璽書，帥將佐上尊號於晉安王子勛。璽，斯氏翻。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勛，古勳字。乙未，子勛卽皇帝位於尋陽，改元義嘉。以安陸王子綏為司徒、揚州刺史；尋陽王子房、臨海王子頊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以鄧琬為尚書右僕射，張悅為吏部尚書，袁顗加尚書左僕射；顗，魚豈翻。自餘將佐及諸州郡，除官進爵號各有差。

**4**丙申，以征虜司馬申令孫為徐州刺史。令孫，坦之子也。元嘉、孝建之間，申坦為將帥。置司州於義陽；文帝元嘉末，置司州於汝南，孝武大明中省廢，今復置之，領義陽、隨陽、安陸、南汝南四郡；水行至建康二千七百里，陸行一千七百里。以義陽內史龐孟虯為司州刺史。龐，皮江翻。虯，渠幽翻。

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清河崔道固皆舉兵應尋陽。上徵兵於青州刺史沈文秀，文秀遣其將『章︰甲十一行本「將」下有「平原」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劉彌之等將兵赴建康。會薛安都遣使邀文秀，文秀更令彌之等應安都。濟陰太守申闡據睢陵應建康，將，卽亮翻。使，疏吏翻。濟，子禮翻。睢，音雖。睢陵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郡，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郡。沈約曰︰濟陰本屬兗州，其民流寓徐土，因割地為郡境。隋幷睢陵入夏丘縣，唐以夏丘為虹縣，復漢舊縣名也。虹，漢書音貢，今音絳。杜佑曰︰睢陵縣故城，在泗州下邳縣東南。安都遣其從子直閤將軍索兒、太原太守清河傅靈越等攻之。文帝元嘉十年，割濟南、太山立太原郡；唐齊州長清縣，宋太原郡地也。從，才用翻。守，手又翻。闡，令孫之弟也。安都壻裴祖隆守下邳，劉彌之至下邳，更以所領應建康，襲擊祖隆。祖隆兵敗，與征北參軍垣崇祖奔彭城。崇祖，護之之從子也。垣護之為將，著功名於元嘉、孝建之間。彌之族人北海太守懷恭、從子善明皆舉兵以應彌之，薛索兒聞之，釋睢陵，引兵擊彌之。彌之戰敗，走保北海。申令孫進據淮陽，晉安帝義熙中，土斷，立淮陽郡於下邳角城；唐泗州治宿豫縣，古角城也。請降於索兒。降，戶江翻。龐孟虯亦不受命，舉兵應尋陽。

帝召尋陽王長史行會稽郡事孔覬為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又遣都水使者孔璪入東慰勞。漢官有都水長，屬少府，晉屬大司農；後遂置都水使者，掌河津、漕渠凡水利事幷督治船艦。會，工外翻。覬，音冀。使，疏吏翻。璪，子皓翻。勞，力到翻。璪說覬以「建康虛弱，不如擁五郡以應袁、鄧。」東揚州所統五郡。說，輸芮翻。覬遂發兵，馳檄奉尋陽。吳郡太守顧琛、吳興太守王曇生、琛，丑林翻。曇，徒含翻。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皆據郡應之。上又以庾業代延熙為義興，業至長塘湖，卽與延熙合。

益州刺史蕭惠開，聞晉安王子勛舉兵，集將佐謂之曰︰「湘東，太祖之昭；晉安，世祖之穆；其於當璧，並無不可。左傳︰楚共王無冢適；有寵子五人，無適立焉。乃大事於羣望而祈曰︰「請神擇於五人，使主社稷。」乃徧以璧見於羣望曰︰「當璧而拜者，神所立也。」旣乃密埋璧於太室之庭，使五人齋，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干、子皙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再拜，皆厭紐，其後卒有楚國。昭，市招翻。但景和雖昏，本是世祖之嗣；廢帝改元景和。不任社稷，其次猶多。吾荷世祖之眷，當推奉九江。」任，音壬。荷，下可翻。自宋以來，率謂江州為九州。晁氏志曰︰太湖一湖而曰五湖。昭餘祁一澤而曰九澤；九江一水而曰九江。余按書·禹貢曰︰荊及衡陽為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孔安國註曰︰江於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漢書·地理志︰廬江郡尋陽縣，禹貢九江在南，皆東合於大江。應劭曰︰江自廬江、尋陽分為九。尋陽地記曰︰九江︰一曰烏江，二曰蜯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張須元九江圖云︰一曰三里江，二曰五州江，三曰嘉靡江，四曰烏土江，五曰白蚌江，六曰白烏江，七曰箘江，八曰提江，九曰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終於江口，會于桑落洲。太康地記曰︰九江，劉歆以為湖漢九水入彭蠡澤也。夏撰曰︰據此數說，皆謂江水至是分為九道；獨曾氏謂為不然。曾氏謂下文「導江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說者謂東陵，巴陵也。蓋今巴陵與夷陵相為東西，夷陵一曰西陵，則巴陵為東可知。許愼曰︰迤，邪行也。今江水過洞庭至巴陵而後，東北邪行，合於彭蠡，卽經所謂「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也。由是觀之，九江不在潯陽明矣；所謂九江，蓋今洞庭也。考之前志，沅水、漸水、潕水、辰水、敍水、酉水、醴水、湘水、資水皆合洞庭中，東入于江，所謂九江者，豈非此乎！宋白曰︰江州尋陽郡，禹貢︰「九江孔殷，彭蠡旣瀦，」彭蠡在州南東五十三里，九江在州西北二十五里是也。然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之域，九江以西卽荊州之域。周景式廬山記云︰柴桑，彭蠡之郊，古三苗國，舊屬廬江地。又按尋陽記云︰春秋時為吳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蘄州界古蘭城是也。秦幷天下，以此屬廬江郡，漢屬淮南國，後漢為豫章、廬江二郡之境。三國之時，此地雖為督護要津，而未立郡，吳但分尋陽隸武昌。晉初，尋陽猶理江北，溫嶠移於此，始置尋陽郡，隋為九江郡。余按秦幷天下，置九江郡。項羽封黥布為九江王，都六，漢·地理志所謂「九江在潯陽縣南。」沈約宋志︰尋陽本縣名，因水名縣。水南注江，二漢屬廬江，吳立蘄春郡，尋陽縣屬焉。此時尋陽之地在江北。晉亂，立尋陽郡，後郡治於柴桑，而尋陽之名遂移於江南。晉惠帝置江州，治豫章，成帝移江州治尋陽。時人蓋因漢志所謂「九江在尋陽縣南」，而尋陽又為江州治所，遂謂尋陽為九江。若禹貢之九江，其地實難考見。若必以夷陵為西陵，遂以巴陵為禹貢之東陵，摭取會洞庭之水為九江；考之前志，會洞庭者不止九水，而酈道元水經註，謂廬江郡有東陵鄕，江夏有西陵縣，故是言東，尚書云「江水過九江，至于東陵」者也。西南流，水積為湖，湖西有青林山。又考水經註，自沔口以下有湖口水，加湖江水、武口水、烏石水、舉水、巴水、希水、蘄水、利水皆南流注于江，而後至青林水口，亦可傅合九水之說，但未敢以為是。九河之迹，至漢已不可悉考；而欲強為九江之說，難矣。乃遣巴郡太守費欣壽將五千人東下。於是湘州行事何慧文、廣州刺史袁曇遠、梁州刺史柳元怙、山陽太守程天祚皆附於子勛。元怙，元景之從兄也。費，扶沸翻。將，卽亮翻。曇，徒含翻。從，才用翻。

是歲，四方貢計皆歸尋陽，貢，謂貢方物；計，謂上計帳。朝廷所保，唯丹楊、淮南等數郡，其間諸縣或應子勛，東兵已至永世，吳分溧陽為永平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永世縣，屬丹楊郡，其地蓋在今安吉州、建康府、廣德軍三郡界。下云「永世令叛，義興兵垂至延陵」，則其地又犬牙入今常州界。東兵欲自此進取曲阿。宮省危懼。上集羣臣以謀成敗。蔡興宗曰︰「今普天同叛，『章︰甲十一行本「叛」下有「人有異志」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宜鎭之以靜，至信待人。叛者親戚布在宮省，若繩之以法，則土崩立至，宜明罪不相及之義。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古義也。物情旣定，人有戰心，六軍精勇，器甲犀利，以待不習之兵，其勢相萬耳。願陛下勿憂。」上善之。蔡興宗豈特以方嚴自將，蓋識時審勢者也。

**5**建武司馬劉順說豫州刺史殷琰使應尋陽；說，輸芮翻。琰以家在建康，未許。右衞將軍柳光世自省內出奔彭城，過壽陽，言建康必不能守。琰信之，且素無部曲，為土豪前右軍參軍杜叔寶等所制，不得已而從之。琰以叔寶為長史，內外軍事，皆叔寶專之。上謂蔡興宗曰︰「諸處未平，殷琰已復同逆；復，扶又翻。頃日人情云何？事當濟不？」不，讀曰否。興宗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今商旅斷絕，米甚豐賤，四方雲合，而人情更安，湘東纂位，非其本心；尋陽起兵，名正言順；故曰逆之與順，臣無以辨。商旅斷絕，米甚豐賤者，前朝之積也；四方雲合，人情更安者，積苦於狂暴而驟樂寬政也。天下嗷嗷，新主之資，斯言豈不信哉！以此卜之，清蕩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公言︰『旣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羊祜之言，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上曰︰「誠如卿言。」上知琰附尋陽非本意，乃厚撫其家以招之。

**6**汝南、新蔡二郡太守周矜起兵於懸瓠以應建康。汝南郡時治懸瓠。宋以新蔡郡帖洽汝南，故周矜領二郡太守；自是二郡太守多矣。袁顗誘矜司馬汝南常珍奇執矜，斬之，誘，音酉。以珍奇代為太守。

**7**上使宂從僕射垣榮祖還徐州說薛安都，諸垣自略陽歸南，世在青、徐立効，為土人所信重，故使還說薛安都。宂，而隴翻。從，才用翻。說，輸芮翻；下說孝同。安都曰︰「今京都無百里地，京都，謂建康；四方皆奉尋陽，故言無百里地。不論攻圍取勝，自可拍手笑殺；且我不欲負孝武。」榮祖曰︰「孝武之行，足致餘殃。不善之積，必有餘殃。孝武貪淫，濟以奢虐，人倫道盡，故榮祖云然。行，下孟翻。今雖天下雷同，雷之發聲，物無不隨時而應者；故以響應為雷同。正是速死，無能為也。」安都不從，因留榮祖使為將。將，卽亮翻。榮祖，崇祖之從父兄也。從，才用翻。

**8**兗州刺史殷孝祖之甥司法參軍『章︰甲十一行本「軍」下有「潁川」二字；乙十一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葛僧韶請徵孝祖入朝，據南史，「司法參軍」當作「司徒參軍」。「請」下當有「徵」字。『章︰胡註「請下當有徵字」。甲十一行本「徵」作「殷」；乙十一行本同。按「徵」子乃後來所改。退齋校云︰從宋方與註合。』朝，直遙翻。上遣之。時薛索兒屯據津逕。僧韶間行得至，間，古莧翻。說孝祖曰︰「景和凶狂，開闢未有；朝野危極，假命漏刻。朝，直遙翻；下同，主上夷兇翦暴，更造天地，國亂朝危，宜立長君。更，工衡翻。長，知兩翻。而羣迷相煽，搆造無端，貪利幼弱，競懷希望。使天道助逆，羣凶事申，則主幼時艱，權柄不一，兵難互起，豈有自容之地！舅少有立功之志，難，乃旦翻。少，詩照翻。若能控濟義勇，還奉朝廷，控，引也。濟，謂濟河，音子禮翻。南史作「控濟河義勇」，文意尤為明暢。非唯匡主靜亂，乃可以垂名竹帛。」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詶譬，幷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卽日委妻子於瑕丘，瑕丘縣，故魯瑕邑，漢屬山陽郡，魏、晉省，宋為兗州治所。帥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建康。帥，讀曰率。時四方皆附尋陽，朝廷唯保丹楊一郡；而永世令孔景宣復叛，復，扶又翻。義興兵垂至延陵，晉武帝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鄕立延陵縣，屬晉陵郡。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江南謂中原人為傖，荊州人為楚。少，詩照翻。傖，助庚翻。人情大安。甲辰，進孝祖號撫軍將軍，假節、都『章︰甲十一行本無「都」字；乙十一行本同。』督前鋒諸軍事，遣向虎檻，寵賚甚厚。賚，來代翻。

初，上遣東平畢衆敬詣兗州募人，至彭城，薛安都以利害說之，說，輸芮翻。矯上命以衆敬行兗州事，衆敬從之。殷孝祖使司馬劉文石守瑕丘，衆敬引兵擊殺之。安都素與孝祖有隙，使衆敬盡殺孝祖諸子。州境皆附之，為畢衆敬以兗州降魏張本。唯東平太守申纂據無鹽，不從。為申纂以城拒魏而死張本。無鹽縣，自漢、晉以來屬東平，隋廢省，其地當在唐鄆州治界。水經註︰濟水逕壽張縣須朐城西。濟水西有安民亭，亭北對安民山，東臨濟水，水東卽無鹽縣界也。杜佑曰︰鄆州治須昌縣，漢無鹽故城在今縣東，東平國故城亦在縣東。纂，鍾之曾孫也。申鍾見九十五卷晉成帝咸和九年。

**9**丙午，上親總兵，出頓中堂。辛亥，以山陽王休祐為豫州刺史，督輔國將軍彭城劉勔、勔，彌兗翻。寧朔將軍廣陵呂安國等諸軍西討殷琰。考異曰︰宋略︰「二月庚申，以休祐都督西討。」今從宋書。巴陵王休若督建威將軍吳興沈懷明、尚書張永、輔國將軍蕭道成等諸軍東討孔覬。時將士多東方人，父兄小弟皆已附覬。覬，音冀。上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將『章︰甲十一行本「將」作「助」；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為斷。斷，丁亂翻。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為慮也。」衆於是大悅，凡叛者親黨在建康者，皆使居職如故。

**10**壬子，路太后殂。考異曰︰宋略、南史皆曰︰「義嘉之難，太后心幸之，延上飲酒，置毒以進。侍者引上衣，上寤，起，以其卮上壽。是日，太后崩，喪事如禮。」宋書無之，今不取。

**11**孔覬遣其將孫曇瓘等軍於晉陵九里，其地在晉陵西北九里，因以為名。將，卽亮翻。曇，徒含翻。部陳甚盛。陳，讀曰陣；下戰陳同。沈懷明至奔牛，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百姓驚擾，永退還延陵，就巴陵王休若，諸將帥咸勸休若退保破岡。帥，所類翻。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埭，徒耐翻；以土遏水曰埭。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小定，乃築壘息甲。尋得懷明書，賊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盛，人情乃安。亮，懷愼之從孫也。從，才用翻。

殿中御史吳喜以主書事世祖，稍遷河東太守。晉成帝咸康三年，庾亮鎭荊州，以司州僑戶立河東郡，隋、唐之松滋縣卽其地也。至是，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上假喜建武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未嘗為將，不可遣。」將，卽亮翻；下同。中書舍人巢尚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旣勇決，又習戰陳；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紜，皆是不別才耳。」別，彼列翻。乃遣之。喜先時數奉使東吳，先，悉薦翻。數，所角翻。使，疏吏翻。性寬厚，所至人並懷之。百姓聞吳河東來，皆望風降散，降，戶江翻。故喜所至克捷。

永世人徐崇之攻孔景宣，斬之，喜版崇之領縣事。喜至國山，國山在陽羨縣界。晉立義興郡，分陽羨置國山縣屬焉。隋廢國山入義興縣。遇東軍，進擊，大破之。自國山進屯吳城，吳城當在義興西南，九域志所謂泰伯城是也。劉延熙遣其將楊玄等拒戰。喜兵力甚弱，玄等衆盛，喜奮擊，斬之，進逼義興。延熙栅斷長橋，保郡自守，義興，今常州之宜興也。我朝太平興國元年，避太宗御名，改為宜興。此長橋蓋在荊溪之上。今宜興縣南二十步有荊溪，上承百瀆，兼受數郡之水。劉延熙蓋栅斷荊溪之橋以自保。輿地志曰︰今常州宜興縣南三十步有長橋，卽周處斬蛟之所。喜築壘與之相持。

庾業於長塘湖口夾岸築城，有衆七千人，與延熙遙相應接。庾業叛建康與延熙合，見上。沈懷明、張永與晉陵軍相持，久不決。外監朱幼舉司徒參軍督謢任農夫驍勇有膽力，任，音任。驍，堅堯翻。上以四百人配之，使助東討，農夫自延陵出長塘，庾業築城猶未合，農夫馳往攻之，力戰，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走，音奏。農夫收其船仗，進向義興助吳喜。二月，己未朔，喜渡水攻郡城，渡荊溪之水也。分兵擊諸壘，登高指麾，若令四面俱進者。義興人大懼，諸壘皆潰，延熙赴水死，遂克義興。

**12**魏丞相太原王乙渾專制朝權，朝，直遙翻；下同。多所誅殺。安遠將軍賈秀掌吏曹事，渾屢言於秀，為其妻求稱公主，秀曰︰「公主豈庶姓所宜稱！魏制︰掌吏曹事，卽掌選曹事，吏部尚書之職也。凡非國之同姓，皆謂之庶姓。為，于僞翻。秀寧取死今日，不可取笑後世！」渾怒，罵曰︰「老奴官，慳！」會侍中拓跋丕告渾謀反，庚申，馮太后收渾，誅之。秀，彝之子；賈彝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二十年。丕，烈帝之玄孫也。拓跋翳槐追諡烈皇帝，太后臨朝稱制，引中書令高允、中書侍郞『章︰甲十一行本「郞」下有「漁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高閭及賈秀共參大政。

**13**沈懷明、張永、蕭道成等軍於九里西，與東軍相持。東軍聞義興敗，皆震恐。上遣積射將軍濟陽江方興、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東軍形勢。濟，子禮翻。孔覬將孫曇瓘、程扞宗列五城，互相連帶。扞宗城猶未固，王道隆與諸將謀曰︰「扞宗城猶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辛酉，道隆帥所領急攻，拔之，帥，讀曰率。斬扞宗首。永等因乘勝進擊曇瓘等，壬戌，曇瓘等兵敗，與袁標俱棄城走，遂克晉陵。

吳喜軍至義鄕。晉惠帝永興元年，分吳興之長城立義鄕縣，屬義興郡。今湖州，古吳興也；長興縣，古長城也，在州西北七十里。孔璪屯吳興南亭，太守王曇生詣璪計事；聞臺軍已近，璪大懼，墮牀，曰︰「懸賞所購，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為人擒！」遂與曇生奔錢唐。孔璪將命于東，乃勸孔覬舉兵，故懼而走。璪，子皓翻。喜入吳興，任農夫引兵向吳郡，顧琛棄郡奔會稽。琛，丑林翻。會，工外翻。上以四郡旣平，四郡︰晉陵、義興、吳興、吳郡也。乃留吳喜使統沈懷明等諸將東擊會稽，召張永等北擊彭城，江方興等南擊尋陽。

**14**以吏部尚書蔡興宗為左僕射，侍中褚淵為吏部尚書。

**15**丁卯，吳喜軍至錢唐，孔璪、王曇生奔浙東。喜遣強弩將軍任農夫等引兵向黃山浦，黃山浦，今漁浦是也。漁浦東南卽後黃山。諸曁志︰長寧鄕在縣東四十五里，管五里，一曰黃山里，在今越州西北四十五里。東軍據岸結寨，農夫等擊破之。喜自柳浦渡，取西陵，柳浦，卽今浙江亭東跨浦橋之浦也。劉昫唐書曰︰隋於餘杭縣置杭州，又自餘杭徙治錢唐，又移州於柳浦，今州城是。擊斬庾業。會稽人大懼，將士多奔亡，孔覬不能制。將，卽亮翻。覬，音冀。戊寅，上虞令王晏起兵攻郡，覬逃奔嵴山；嵴，資昔翻。據南史，覬門生載覬以小船，竄于嵴山村。車騎從事中郞張綏封府庫以待吳喜。騎，奇寄翻。己卯，王晏入城，殺綏，執尋陽王子房於別署。張綏蓋遷子房於別署，故王晏就執之。縱兵大掠，府庫皆空；獲孔璪，殺之。庚辰，嵴山民縛孔覬送晏，晏謂之曰︰「此事孔璪所為，無預卿事，可作首辭，首，式又翻。首辭，所以首罪。當相為申上。」為，于僞翻。上，時掌翻。覬曰︰「江東處分，莫不由身；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委罪求活，便是君輩行意耳。」晏乃斬之。史言孔覬臨死不改節。顧琛、王曇生、袁標等詣吳喜歸罪，自歸而請罪也。喜皆宥之。東軍主凡七十六人，一軍之帥，謂之軍主。臨陳斬十七人，其餘皆原宥。為吳喜得罪張本。陳，讀曰陣。

**16**薛索兒攻申闡，久不下；使申令孫入睢陵說闡，闡出降，索兒幷令孫殺之。古人有言︰「禍莫大於殺已降。」為申令孫之子殺薛索兒張本。說，輪芮翻。降，戶江翻；下同。

**17**山陽王休祐在歷陽，輔國將軍劉勔進軍小峴。勔，彌兗翻。峴，戶典翻。殷琰所署南汝陰太守裴季之以合肥來降。沈約曰︰江左置南汝陰郡，所治卽合肥縣。降，戶江翻。

**18**鄧琬性鄙闇貪吝，旣執大權，父子賣官鬻爵，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酣歌博弈，日夜不休；酣，戶甘翻。大自矜遇，賓客到門者，歷旬不得前；內事悉委褚靈嗣等三人，羣小橫恣，競為威福。於是士民忿怨，內外離心。史言尋陽敗亡之由。橫，戶江翻。

琬遣孫沖之帥龍驤將軍薛常寶、陳紹宗、焦度等兵一萬為前鋒，據赭圻。劉昫曰︰池州南陵縣，漢春穀縣地，秦置南陵縣，治赭圻城，唐長安四年移治青陽城。帥，讀曰率。赭，音者。圻，音畿。沖之於道與晉安王子勛書曰︰「舟檝已辦，糧仗亦整，檝，與楫同。三軍踴躍，人爭効命；便欲沿流挂帆，直取白下。白下，在江寧縣界臨江津。願速遣陶亮衆軍兼行相接，分據新亭、南州，則一麾定矣。」子勛加沖之左衞將軍；以陶亮為右衞將軍，統郢、荊、湘、梁、雍五州兵雍，於用翻。合二萬人，一時俱下。陶亮本無幹略，聞建安王休仁自上，上，時掌翻。殷孝祖又至，不敢進，屯軍鵲洲。鵲洲，在宣城郡南陵縣，左傳之鵲岸也。杜預曰︰鵲岸，謂廬江舒縣鵲尾渚。審是，則鵲頭在宣城界，鵲尾在廬江界，鵲洲則江中之洲也。

殷孝祖負其誠節，誠節，謂委鎭勤王，不顧妻子也。陵轢諸將，陵，侵也，侮也。轢，車踐也，音狼狄翻。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悉欲推治。南，南軍也。南，謂尋陽在南，臺軍泝江南上而攻之。治，直之翻。由是人情乖離，莫樂為用。樂，音洛。寧朔將軍沈攸之，內撫將士，外諧羣帥，衆並賴之。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殷統軍可謂死將矣！撫將，卽亮翻；下同。帥，所類翻。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善射者十人共射之，共射，而亦翻。欲不斃，得乎？」三月，庚寅，衆軍水陸並進，攻赭圻；陶亮等引兵救之，孝祖於陳為流矢所中，死。陳，讀曰陣。中，竹仲翻。軍主范潛帥五百人降於亮。帥，讀曰率；下同。降，戶江翻。人情震駭，並謂沈攸之宜代孝祖為統。

時建安王休仁屯虎檻，遣寧朔將軍江方興、龍驤將軍襄陽劉靈遺各將三千人赴赭圻。驤，思將翻。各將，卽亮翻。攸之以為孝祖旣死，亮等有乘勝之心，明日若不更攻，則示之以弱。方興名位相亞，必不為己下；攸之、方興皆寧朔將軍，故言名位相亞。亞，次也。軍政不壹，致敗之由也。乃帥諸軍主詣方興曰︰「今四方並反，國家所保，無復百里之地。唯有殷孝祖為朝廷所委賴，鋒鏑裁交，輿尸而反，文武喪氣，喪，息浪翻。朝野危心。事之濟否，唯在明旦一戰；戰若不捷，大事去矣。詰朝之事，詰，起吉翻。杜預曰︰詰朝，明旦。諸人或謂吾應統之，自卜懦薄，幹略不如卿。今輒相推為統，但當相與勠力耳。」方興甚悅，許諾。攸之旣出，諸軍主並尤之，攸之曰︰「吾本濟國活家，豈計此之升降！且我能下彼，彼必不能下我，『章︰甲十一行本「我」下有「共濟艱難」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豈可自措同異也！」沈攸之成尋陽之功，攝也；郢城之敗，驕也。下，戶嫁翻。

孫沖之謂陶亮曰︰「孝祖梟將，一戰便死，天下事定矣，不須復戰，便當直取京都。」亮不從。孫沖之狃殷孝祖之死，便欲順流長驅。輕敵如此，使陶亮從其計，必與沈攸之等遇，亦將以輕敵取敗矣。梟，堅堯翻。將，卽亮翻。復，扶又翻。

辛卯，方興帥諸將進戰，帥，讀曰率；下同。建安王休仁又遣軍主郭季之、步兵校尉杜幼文、屯騎校尉垣恭祖、龍驤將軍濟地頓生京兆段佛榮「濟地頓生」四字必有誤。等三萬人往會戰，自寅及午，大破之，追北至姥山而還。今太平州當塗縣西北四十五里有慈姥山；又巢湖中有姥山。幼文，驥之子也。元嘉中，杜驥任當方面。

孫沖之於湖、白口巢湖口及白水口也。築二城，軍主竟陵張興世攻拔之。

壬辰，詔以沈攸之為輔國將軍、假節，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

陶亮聞湖、白二城不守，大懼，急召孫沖之還鵲尾，留薛常寶等守赭圻；先於姥山及諸岡分立營寨，亦各散還，共保濃湖。濃湖在鵲尾下。先，悉薦翻。

時軍旅大起，國用不足，募民上錢穀者，賜以荒縣、荒郡，或五品至三品散官有差。荒郡、荒縣，極邊郡縣被兵荒殘者也；賜之者，以郡守、縣令及參佐等職名賜之。上，時掌翻。散，悉亶翻。

軍中食少，少，詩沼翻。建安王休仁撫循將士，弔死問傷，身自隱卹；隱，度也，痛也。恤，憂也，愍也。故十萬之衆，莫有離心。

鄧琬遣其豫州刺史劉胡帥衆三萬，鐵騎二千，東屯鵲尾，幷舊兵凡十餘萬。舊兵，謂尋陽先所遣陶亮、孫沖之等之兵。騎，奇寄翻；下同。胡，宿將，勇健多權略，屢有戰功，將士畏之。將，卽亮翻；下同。司徒中兵參軍冠軍蔡那，蔡那，南陽冠軍人。冠，古玩翻。子弟在襄陽，胡每戰，懸之城外；劉胡自襄陽東下，拘蔡那子弟以隨軍。為蔡道淵執子勛張本。那進戰不顧。吳喜旣定三吳，帥所領五千人，幷運資實，至于赭圻。史言建康兵勢益盛。

**19**薛索兒將馬步萬餘人自睢陵渡淮，進逼青、冀二州刺史張永營。丙申，詔南徐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統北討諸軍事進據廣陵；又詔蕭道成將兵救永。

**20**戊戌，尋陽王子房至建康，上宥之，貶爵為松滋侯。

**21**庚子，魏以隴西王源賀為太尉。

**22**上遣寧朔將軍劉懷珍帥龍驤將軍王敬則等步騎五千，助劉勔討壽陽，斬廬江太守劉道蔚。懷珍，善明之從子也。劉善明，彌之之從子。蔚，紆勿翻。從，才用翻。

**23**中書舍人戴明寶啓上，遣軍主竟陵黃回募兵擊斬尋陽所署馬頭太守王廣元。杜佑曰︰馬頭城在壽州盛唐縣北。

**24**前奉朝請壽陽鄭黑，起兵於淮上以應建康，東扞殷琰，西拒常珍奇；乙巳，以黑為司州刺史。以鄭黑之東扞西拒觀之，則起兵淮上，蓋在東西正陽之間。朝，直遙翻，考異曰︰宋·殷琰傳作「鄭墨」今從宋·本紀、宋略。

**25**殷琰將劉順、柳倫、皇甫道烈、龐天生等馬步八千人東據宛唐；「宛唐」，按水經註作「死雩」，云︰肥水過九江成德縣西北，入芍陂；又北，右合閻潤水，水積為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逕死雩亭，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勔。杜佑通典作「死虎」，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龐，皮江翻。劉勔帥衆並進，去順數里立營。勔，彌兗翻。帥，讀曰率；下同。時琰所遣諸軍，並受順節度；而以皇甫道烈土豪，柳倫臺之所遣，順本卑微，唯不使統督二軍。土豪旣不可令，臺之所遣者又不可令，則置帥果何為也？其敗宜矣。勔始至，塹壘未立；塹，七豔翻。順欲擊之，道烈、倫不同，順不能獨進，乃止。勔營旣立，不可復攻，因相持守。復，扶又翻。

**26**壬子，斷新錢，幷元嘉四銖、孝建四銖，皆斷不用也。斷，讀如短。專用古錢。

**27**沈攸之帥諸軍圍赭圻。薛常寶等糧盡，告劉胡求救；胡以囊盛米，繫流查及船腹，盛，時征翻。查，鋤加翻，水中浮木也。船腹，船中心也。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之。沈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查，大得囊米。丙辰，劉胡帥步卒一萬，夜，斫山開道，以布囊運米餉赭圻。平旦，至城下，猶隔小塹，未能入。沈攸之帥諸軍邀之，殊死戰，胡衆大敗，捨糧棄甲，緣山走，斬獲甚衆。胡被創，僅得還營；被，皮義翻。常寶等惶懼，夏，四月，辛酉，開城突圍，走還胡軍。攸之拔赭圻城，斬其寧朔將軍沈懷寶等，納絳數千人。陳紹宗單舸奔鵲尾。降，戶江翻。舸，古我翻。建安王休仁自虎檻進屯赭圻。

劉胡等兵猶盛。上欲綏慰人情，遣吏部尚書褚淵至虎檻，選用將士。時以軍功除官者衆，版不能供，程大昌曰︰魏、晉至梁、陳，授官有版，長一尺二寸，厚一寸，闊七寸。授官之辭，在於版上，為鵠頭書。始用黃紙。

鄧琬以晉安王子勛之命，徵袁顗下尋陽，顗悉雍州之衆馳下。琬以黃門侍郞劉道憲行荊州事，侍中孔道存行雍州事。雍，於用翻。上庸太守柳世隆乘虛襲襄陽，不克。世隆，元景之弟子也。

**28**散騎侍郞明僧暠起兵，攻沈文秀以應建康。明氏自云吳太伯之裔，百里奚之子孟明視以明為姓。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暠，工老翻。壬午，以僧暠為青州刺史。平原、樂安二郡太守王玄默據琅邪，武帝平齊，置平原郡於梁鄒，樂安郡於千乘。玄默據琅邪起兵，非就郡起兵也。劉昫曰︰平原，隋改曰龔丘，屬兗州。清河、廣川二郡太守王玄邈據盤陽城，武帝置清河郡於盤陽，廣川郡於武強。五代志︰齊郡長山縣，舊曰武強，置廣川，後倂東清河、平原二郡入焉，改曰東平原郡；隋廢郡，改武強曰長山。則是平原、清河、廣川三郡皆置於隋長山縣界。盤陽，漢般陽縣也，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按水經註︰般陽縣西南卽梁鄒縣。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般陽縣地也。高陽、勃海二郡太守劉乘民據臨濟城，文帝置高陽郡於樂安地，孝武置勃海郡於臨淄地；臨濟縣屬樂安郡。按水經註︰臨濟縣在梁鄒東北。臨濟，子禮翻。並起兵以應建康。玄邈，玄謨之從弟；乘民，彌之之從子也。從，才用翻。沈文秀遣軍主解彥士攻北海，拔之，殺劉彌之。乘民從弟伯宗，合帥鄕黨，復取北海，解，戶買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下而復、更復、可復、假復、國復、復嬰同。因引兵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杜佑曰︰東陽城，青州所治益都縣東城是也。治，直之翻。文秀拒之，伯宗戰死。僧暠、玄默、玄邈、乘民合兵攻東陽城，每戰輒為文秀所破，離而復合，如此者十餘，卒不能克。言不能克東陽城。卒，子恤翻。

**29**杜叔寶謂臺軍住歷陽，不能遽進；及劉勔等至，上下震恐。劉順等始行，唯齎一月糧，旣與勔相持，糧盡。叔寶發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將五千精兵送之。乘，繩證翻。將，卽亮翻。呂安國聞之，言於劉勔曰︰「劉順精甲八千，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旣久，強弱勢殊，更復推遷，則無以自立；所賴者，彼糧行竭，我食有餘耳。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間，古莧翻。出彼不意，若能制之，當不戰走矣。」勔以為然，以疲弱守營，簡精兵千人配安國及龍驤將軍黃回，使從間道出順後，於橫塘抄之。水經註︰閻潤水上承施水於合肥縣北，復逕縣西，積為陽湖。陽湖水自塘西北，巡死雩亭南，夾橫塘西注。宋泰始初，劉順據之以拒劉勔，杜叔寶送糧死雩，劉勔破之此塘。驤，思將翻。抄，楚交翻。

安國始行，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欲還，安國曰︰「卿等旦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為函箱陳，陳，讀曰陣。叔寶於外為遊軍。幢主楊仲懷將五百人居前，幢，傳江翻。安國、回等擊斬之，及其士卒皆盡。叔寶至，回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騎，奇寄翻。叔寶果棄米車走。安國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五月，丁亥朔，劉順衆潰，走淮西就常珍奇。常珍奇據懸瓠，在淮水之西。走，音奏。於是劉勔鼓行，進向壽陽。叔寶斂居民及散卒，嬰城自守，勔與諸軍分營城外。

山陽王休祐與殷琰書，為陳利害，為，于僞翻；下同。上又遣御使王道隆齎詔宥琰罪。勔與琰書，幷以琰兄瑗子邈書與之。琰與叔寶等皆有降意，降，戶江翻；下同。而衆心不壹，復嬰城固守。

弋陽西山蠻田益之起兵應建康，詔以益之為輔國將軍，督弋陽西蠻事。壬辰，以輔國將軍沈攸之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丁未，以尚書左僕射王景文為中軍將軍。庚戌，以寧朔將軍劉乘民為冀州刺史。沈攸之在南征軍前，欲以代袁顗；劉乘民在臨濟，就以冀州授之。

**30**甲寅，葬昭太后於脩寧陵。路太后諡曰昭；脩寧陵在孝武陵東南。

**31**張永、蕭道成等與薛索兒戰，大破之，索兒退保石梁；今揚州六合縣石梁河，江左置石梁郡，隋唐之間置石梁縣。食盡而潰，走向樂平，樂平縣，前漢曰清，屬東郡，後漢章帝更名樂平；江左界樂平縣民流寓者，僑立樂平縣於鍾離郡界。為申令孫子孝叔所斬。申孝叔報父之讎也。薛安都子道智走向合肥，詣裴季之降。傅靈越走至淮西，武衞將軍沛郡王廣之生獲之，送詣劉勔。勔詰其叛逆，詰，去吉翻。靈越曰︰「九州唱義，豈獨在我！薛公不能專任智勇，委付子姪，此其所以敗也。人生歸於一死，實無面求活。」勔送詣建康。上欲赦之，靈越辭終不改，乃殺之。

**32**鄧琬以劉胡與沈攸之等相持久不決，乃加袁顗督征討諸軍事。六月，甲戌，顗帥樓船千艘，戰士二萬，來入鵲尾。顗本無將略，性又怯橈，顗，魚豈翻。帥，讀曰率。艘，蘇遭翻。將，卽亮翻。橈，奴敎翻。在軍中未嘗戎服，語不及戰陳，唯賦詩談義而已，不復撫接諸將；劉胡每論事，酬對甚簡。陳，讀曰陣。復，扶又翻。酬，答也。由此大失人情，胡常切齒恚恨。恚，於避翻。胡以南運米未至，軍士匱乏，就顗借襄陽之資，顗不許，曰︰「都下兩宅未成，方應經理。」兩敵相同，勝負之決，存亡係焉。袁顗乃欲留襄陽之資以經理私宅，子勛旣敗，都下兩宅豈有哉！又信往來之言，云「建康米貴，斗至數百，」以為將不攻自潰，擁甲以待之。擁甲，猶言擁兵也。

**33**田益之帥蠻衆萬餘人圍義陽，宋白曰︰義陽本漢平氏縣義陽鄕之地，魏黃初中，分平氏屬義陽郡芨義陽縣。鄧琬使司州刺史龐孟虯帥精兵五千救之，益之不戰潰去。

**34**安成太守劉襲，始安內史王識之，考異曰︰宋書作「王職之」。今從宋略。建安內史趙道生，並舉郡來降。降，戶江翻。襲，道憐之孫也。道憐，武帝之弟。

**35**蕭道成世子賾為南康贛令，賾，士革翻。蕭道成為齊公，賾始為世子，此「世」字衍。贛縣，漢屬豫章郡，吳屬廬陵郡，晉分屬南康郡，章、貢二水合而為贛，音古暗翻。鄧琬遣使收繫之。使，疏吏翻。門客蘭陵桓康擔賾妻裴氏及其子長懋、子良逃於山中，與賾族人蕭欣祖等結客得百餘人，攻郡，破獄出賾。南康相沈肅之帥將吏追賾，賾與戰，擒之。賾自號寧朔將軍，據郡起兵，據南康郡也。帥，讀曰率。將，卽亮翻。考異曰︰宋·鄧琬傳云︰「世子與南康相沈用之等據郡起義。」宋略亦云︰「沈肅之以郡起義。」按賾始自獄中劫出，琬所署南康相不容便與之同。今從蕭子顯南齊書·紀。與劉襲等相應。琬以中護軍殷孚為豫章太守，督上流五郡豫章、廬陵、臨川、安成、南康五郡，皆在南江上流。以防襲等。

**36**衡陽內史王應之起兵應建康，襲擊湘州行事何慧文於長沙。應之與慧文捨軍身戰，斫慧文八創，創，初良翻。慧文斫應之斷足，殺之。

**37**始興人劉嗣祖等據郡起兵應建康，廣州刺史袁曇遠遣其將李萬周等討之。嗣祖誑萬周云「尋陽已平」。萬周還襲番禺，擒曇遠，斬之。曇，徒含翻。誑，居況翻。番禺，音潘愚。上以萬周行廣州事。

**38**初，武都王楊元和治白水，據北史，此武都之白水也。按五代志︰武昌建威縣舊立白水郡，建威，唐省入階州將利縣。微弱不能自立，棄國奔魏。元和從弟僧嗣復自立，屯葭蘆。從，才用翻。復，扶又翻；下開復同。

費欣壽至巴東，費，扶沸翻。巴東人任叔兒據白帝，自號輔國將軍，擊欣壽，斬之，蕭惠開遣欣壽東下，見止正月。叔兒遂阻守三峽。江水自巴東至夷陵，其間有廣溪峽、巫峽、西陵峽，謂之三峽。一曰，三峽，西峽、歸峽、巫峽。七百里人，兩岸連山，略無缺處，隱天蔽日，非日中夜分，不見日月。蕭惠開復遣治中程法度將兵三千出梁州，楊僧嗣帥羣氐斷其道，間使以聞。帥，謂曰率。斷，丁管翻。間，古莧翻。使，疏吏翻。秋，七月，丁酉，以僧嗣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39**諸軍與袁顗相拒於濃湖，久未決。龍驤將軍張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我雖持之有餘而制之不足。若以奇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而壁，見利而動，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阻，中流旣梗，糧運自艱，此制賊之奇也。錢溪江岸最狹，新唐書·地理志︰宣州南陵縣有梅根監錢官，下云︰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蓋今之梅根港是也；以有鑄錢監，故謂之錢溪。去大軍不遠，下臨洄洑，莫出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策。會龐孟虯引兵來助殷琰，龐孟虯自義陽來援壽陽。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勔，彌兗翻。使，疏吏翻。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虯蟻聚，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將，卽亮翻；下同。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將兵救勔，而選戰士七千、輕舸二百配興世。

興世帥其衆泝流稍上，尋復退歸，舸，古我翻。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復，扶又翻。如是者累日。劉胡聞之，笑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揚州，謂建康。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不為之備。一夕，四更，更，工衡翻。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白，過鵲尾。胡旣覺，乃遣其將胡靈秀將兵於東岸，翼之而進。戊戌夕，興世宿景洪浦，靈秀亦留。興世潛遣其將黃道標帥七十舸徑趣錢溪，立營寨；趣，七喻翻。己亥，興世引兵進據之，靈秀不能禁。庚子，劉胡自將水步二十六軍來攻錢溪。考異曰︰宋略曰︰「胡進軍鵲頭，遣其將陳慶以三百舸逼錢溪。」今從宋書。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之曰︰「賊來尚遠，氣盛而矢驟；驟旣易盡，言矢易盡。易，以豉翻；下同。盛亦易衰，不如待之。」令將士治城如故。俄而胡來轉近，船入洄洑；興世命壽寂之、任農夫帥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並進，胡敗走，斬首數百，胡收兵而下。時興世城寨未固，建安王休仁慮袁顗幷力更攻錢溪，欲分其勢。辛丑，命沈攸之、吳喜等以皮艦進攻濃湖，以牛皮冒艦以禦矢石，因謂之皮艦。艦，戶黯翻。斬獲千數。是日，劉胡帥步卒二萬、鐵馬一千，欲更攻興世，未至錢溪數十里，袁顗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溪城由此得立。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並懼，沈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一人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勒，約勒也。錢溪捷報尋至。攸之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濃湖，袁顗駭懼。攸之日暮引歸。

**40**龍驤將軍劉道符攻山陽，程天祚請降。程天祚附子勛，見上正月。

**41**龐孟虯進至弋陽，劉勔遣呂安國等迎擊於蓼潭，漢志，六安國有蓼縣，晉屬安豐郡。水經註︰決水逕蓼縣故城東，灌水會焉。所謂蓼潭，當在此處。大破之。孟虯走向義陽。王玄謨之子曇善起兵據義陽以應建康，曇，徒含翻。孟虯走死蠻中。

**42**劉胡遣輔國將軍薛道標襲合肥，殺汝陰太守裴季之，裴季之以合肥降劉勔，見上二月。劉勔遣輔國將軍垣閎擊之。閎，閬之弟；垣閬見一百二十九卷孝武帝大明三年。道標，安都之子也。

**43**淮西人鄭叔舉起兵擊常珍奇以應鄭黑；辛亥，以叔舉為北豫州刺史。

**44**崔道固為土人所攻，閉門自守。崔道固本刺冀州。復，扶又翻；下不復、足復同。

**45**八月，皇甫道烈等聞龐孟虯敗，並開門出降。死虎師潰，皇甫道烈蓋奔還壽陽。

**46**張興世旣據錢溪，濃湖軍乏食。鄧琬大送資糧，畏興世，不敢進。劉胡帥輕舸四百，由鵲頭內路欲攻錢溪，鵲洲在江中；江水分流，故有內路、外路。舸，古我翻。旣而謂長史王念叔曰︰「吾少習步戰，未閑水鬬。少，詩照翻。閑，亦習也。若步戰，恆在數萬人中；水戰在一舸之上，舸舸各進，不復相關，恆，戶登翻。復，扶又翻。正在三十人中，此非萬全之計，吾不為也。」乃託瘧疾，住鵲頭不進，瘧，逆約翻。疾而寒熱迭作為瘧。遣龍驤將軍陳慶將三百舸向錢溪，戒慶不須戰︰「張興世吾之所悉，自當走耳。」陳慶至錢溪，軍於梅根。

胡遣別將王起將百舸攻興世，興世擊起，大破之。胡帥其餘舸馳還，謂顗曰︰「興世營寨已立，不可猝攻；昨日小戰，未足為損。陳慶已與南陵、大雷諸軍共遏其上，大軍在此，鵲頭諸將又斷其下流；斷，丁管翻。已墮圍中，不足復慮。」顗怒胡不戰，謂曰︰「糧運鯁塞，當如此何？」鯁塞，言若魚骨之鯁塞咽喉然。塞，悉則翻。胡曰︰「彼尚得泝流越我而上，上，時掌翻。此運何以不得沿流越彼而下邪！」乃遣安北府司馬沈仲玉將千人步趣南陵迎糧。趣，七喻翻；下同。

仲玉至南陵，載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為城，舫，甫妄翻。豎，臣庾翻，立也。榜，補曩翻，木片也。規欲突過。行至貴口，不敢進，水經註，江水自石城東入為貴口。今池州貴池縣之池口卽貴口也。張舜民曰︰自銅陵舟行六十許里至梅根港，又五十許里至貴池口。遣間信報胡，間，古莧翻。令遣重軍援接。張興世遣壽寂之、任農夫等將三千人至貴口擊之，仲玉走還顗營，悉虜其資實；胡衆駭懼，胡將張喜來降。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下同。

鎭東中兵參軍劉亮進兵逼胡營，胡不能制。袁顗懼曰︰「賊入人肝脾裏，何由得活！」胡陰謀遁去，己卯，誑顗云︰「欲更帥步騎二萬，誑，居況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上取錢溪，兼下大雷餘運。」令顗悉選馬配之。其日，胡委顗去，徑趣梅根。先令薛常寶辦船，悉發南陵諸軍，燒大雷諸城而走。至夜，顗方知之，大怒，罵曰︰「今年為小子所誤！」呼取常所乘善馬「飛鷰」，謂其衆曰︰「我當自追之！」因亦走。

庚辰，建安王休仁勒兵入顗營，納降卒十萬，遣沈攸之等追顗。顗走至鵲頭，與戍主薛伯珍幷所領數千人偕去，欲向尋陽。夜，止山間，殺馬以勞將士，勞，力到翻。將，卽亮翻。顧謂伯珍曰︰「我非不能；且欲一至尋陽，謝罪主上，然後自刎耳。」因慷慨叱左右索節，無復應者。及旦，伯珍請屛人言事，刎，扶粉翻。索，山客翻。復，扶又翻。屛，必郢翻。遂斬顗首，南史︰顗走至青林山見殺。詣錢溪軍『章︰甲十一行本「軍」上有「馬」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主襄陽俞湛之。湛之因斬伯珍，幷送首以為己功。

劉胡帥二萬人向尋陽，詐晉安王子勛云︰「袁顗已降，軍皆散，唯己帥所領獨返；宜速處分，為一戰之資。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當停據湓城，誓死不貳。」乃於江外夜趣沔口。江中洲嶼節節有之，舟行附南岸者謂之內路，附北岸者謂之外路。

鄧琬聞胡去，憂惶無計，呼中書舍人褚靈嗣等謀之，並不知所出。張悅詐稱疾，呼琬計事，令左右伏甲帳後，戒之︰「若聞索酒，便出。」索，山客翻。琬旣至，悅曰︰「卿首唱此謀，今事已急，計將安出！」琬曰︰「正當斬晉安王，封府庫，以謝罪耳。」悅曰︰「今日寧可賣殿下求活邪！」因呼酒。子洵提刀出斬琬。洵，悅子也。中書舍人潘欣之聞琬死，勒兵而至。悅使人語之曰︰語，牛倨翻。「鄧琬謀反，今已梟戮。」梟，堅堯翻。欣之乃還。取琬之，並殺之。悅因單舸齎琬首馳下，詣建安王休仁降。舸，古我翻。降，下江翻。

尋陽亂。無主，故亂。蔡那之子道淵在尋陽被繫作部，作部，主作器仗，在尋陽城外。脫鎖入城，執子勛，囚之。沈攸之諸軍至尋陽，斬晉安王子勛，傳首建康，時年十一。晉安舉兵，實義舉也。鄧琬不足道，若袁顗、孔覬豈可謂不得其死哉！世無以成敗論之。

初，鄧琬遣臨川內史張淹自鄱陽嶠道入三吳，軍于上饒，晉太康地志︰鄱陽郡有上饒縣，而晉書無之，當是吳立。今為信州，有路通鄱陽。宋白曰︰信州上饒縣，本秦番縣界，漢為番陽縣；今州古城遺蹟，開皇中所廢古上饒也。所謂上饒者，以其旁下饒州之故也。九域志︰番陽東南至上饒五百四十里。聞劉胡敗，軍副鄱陽太守費曄斬淹以降。淹，暢之子也。張暢，元嘉之季，從世祖為徐州長史。費，父沸翻。

廢帝之世，衣冠懼禍，咸欲遠出。至是流離外難，難，乃旦翻。百不一存，衆乃服蔡興宗之先見。先見，事見上卷元年。

九月，壬辰，以山陽王休祐為荊州刺史。

癸巳，解嚴，大赦。

庚子，司徒休仁至尋陽，遣吳喜、張興世向荊州，沈懷明向郢州，劉亮及寧朔將軍南陽張敬兒向雍州，雍，於用翻。孫超之向湘州，沈思仁、任農夫向豫章，平定餘寇。

劉胡逃至石城，此竟陵之石城，今郢州長壽縣是也。捕得，斬之。郢州行事張沈變形為沙門，潛走，追獲，殺之。沈，持林翻。荊州行事劉道憲聞濃湖平，散兵，遣使歸罪。使，疏吏翻。荊州治中宗景等勒兵入城，殺道憲，執臨海王子頊以降。孔道存知尋陽已平，遣使請降；尋聞柳世隆、劉亮當至，『章︰甲十一行本「至」下有「衆悉逃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道存及三子皆自殺。孔道存時為雍州行事。上以何慧文才兼將吏，有將才，又有吏才也。將，卽亮翻。使吳喜宣旨赦之。慧文曰︰「旣陷逆節，手害忠義，謂殺王應之也。何面見天下之士！」遂自殺。史言何慧文不肯苟活。安陵王子綏、臨海王子頊、邵陵王子元並賜死，劉順及餘黨在荊州者皆伏誅。劉順自死虎奔淮西，又自淮西奔荊州。詔追贈諸死節之臣，及封賞有功者各有差。

**47**己酉，魏初立郡學，置博士、助敎、生員，從中書令高允、相州刺史李訢之請也。古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秦雖焚書坑儒，齊、魯學者未嘗廢業。漢文翁守蜀，起立學官，學者比齊、魯。武帝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則學官之立尚矣。此書魏初立郡學、置官及生員者，蓋悲五胡兵爭，不暇立學，魏起北荒，數世之後始及此；旣悲之，猶幸斯文之墬地而復振也。相，息亮翻。訢，許斤翻。訢，崇之子也。此別一李崇，非頓丘之李崇也。

**48**上旣誅晉安王子勛等，待世祖諸子猶如平日。司徒休仁還自尋陽，言於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將來非社稷計，宜早為之所。」冬，十月，乙卯，松滋侯子房、永嘉王子仁、始安王子眞、淮南王子孟、南平王子產、廬陵王子輿、子趨、子期、東平王子嗣、子悅並賜死，及鎭北諮議參軍路休之、司徒從事中郞路茂之、二路，皆昭太后子姪。兗州刺史劉祗、中書舍人嚴龍皆坐誅。世祖二十八子於此盡矣。休仁尚書下省之禍，自取之也。導上使去其兄子，上手滑矣，其視諸弟何有哉！蕭齊易姓，劉氏殲焉，骨肉相殘，禍至此極。有國有家者，其鑒于茲！祗，義欣之子也。

**49**劉勔圍壽陽，垣閎攻合肥，俱未下。勔患之，召諸將會議。馬隊主王廣之曰︰「得將軍所乘馬，判能平合肥。」判，斷也，決也。幢主皇甫肅怒曰︰「廣之敢奪節下馬，可斬！」勔笑曰︰「觀其意，必能立功。」卽推鞍下馬與之。幢，傳江翻。推，吐雷翻。廣之往攻合肥，三日，克之；薛道標突圍奔淮西歸常珍奇。勔擢廣之為軍主。廣之謂肅曰︰「節下若從卿言，何以平賊？卿不賞才，乃至於此！」肅有學術，及勔卒，卒，子恤翻。更依廣之，廣之薦於齊世祖為東海太守。史竟其事，以言王廣之能以恩易怨。

**50**沈靈寶自廬江引兵攻晉熙，晉安帝分廬江立晉熙郡，今舒州卽其地也。晉熙先附尋陽，故攻之。晉熙太守閻湛之棄城走。

51徐州刺史薛安都、益州刺史蕭惠開、梁州刺史柳元怙、考異曰︰宋略作「元哲」。今從宋書。兗州刺史畢衆敬、考異曰︰宋略作「畢榛」，後魏書云「小名㮏」，今從本傳。豫章太守殷孚、汝南太守常珍奇，並遣使乞降。尋陽已平，故並乞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上以南方已平，欲示威淮北，乙亥，命鎭軍將軍張永、中領軍沈攸之將甲士五萬迎薛安都。將甲，卽亮翻。考異曰︰後魏·紀安都與常珍奇降皆在九月，而宋·本紀、宋略遣張永等北出皆在十月，今從之。蔡興宗曰︰「安都歸順，此誠非虛，正須單使尺書。使，疏吏翻。今以重兵迎之，勢必疑懼；或能招引北虜，為患方深。若以叛臣罪重，不可不誅，則曏之所宥亦已多矣。況安都外據大鎭，密邇邊陲，地險兵強，政圍難克，考之國計，尤宜馴養；馴，松倫翻。如其外叛，將為朝廷旰食之憂。」上不從，為上愧蔡興宗張本。旰，苦汗翻。謂征北司馬行南徐州事蕭道成曰︰「吾今因此北討，卿意以為何如？」對曰︰「安都狡猾有餘，今以兵逼之，恐非國之利。上曰︰「諸軍猛銳，何往不克！卿勿多言！」蔡興宗、蕭道成，人地雖殊，所見不異，蓋識時達變，唯智者能之，文武無二道也。安都聞大兵北上，地勢，西北高，東南下。濟、泗、沂之水皆南流，逕彭城而注于淮，故謂南兵北向為北上。上，時掌翻。懼，遣使乞降於魏，常珍奇亦以懸瓠降魏，考異曰︰宋略︰「十二月，甲寅，珍奇復以郡叛。」蓋於時宋朝始聞之耳。皆請兵自救。

52戊寅，立皇子昱為太子。

53薛安都以其子為質於魏，質，音致。魏遣鎭東大將軍代人尉元、鎭東將軍魏郡孔伯恭等帥騎一萬出東道，救彭城；鎭西大將軍西河公石、都督荊·豫·南雍州諸軍事張窮奇出西道，救懸瓠。尉，紆勿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雍，於用翻。魏無南雍州；下又書安都都督徐、雍五州諸軍事，蓋一時創置，尋省倂也。西河公石，魏之宗室。以安都為都督徐·雍『章︰甲十一行本「雍」作「兗」；孔本同；張校同。』等五州諸軍事、鎭南大將軍、徐州刺史、河東公；常珍奇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河內公。

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尉元受之而陰為之備。魏師至無鹽，纂閉門拒守。為魏攻殺申纂張本。

薛安都之召魏兵也，畢衆敬不與之同，遣使來請降；是年春，畢衆敬叛建康從薛安都，及安都降魏，乃不與之同耳。上以衆敬為兗州刺史。衆敬子元賓在建康，先坐他罪誅。考異曰︰後魏書·衆敬傳云︰「元賓有他罪，彧獨不捨之。」宋略云「榛息在都已誅矣」，今從之。衆敬聞之，怒，拔刀斫柱曰︰「吾皓首唯一子，不能全，安用獨生！」十一月，壬子，魏師至瑕丘，衆敬請降於魏。尉元遣部將先據其城，將，卽亮翻。衆敬悔恨，數日不食。元長驅而進，十二月，己未，軍于秺。秺縣，漢屬濟陰郡，後漢省，其地當在唐曹州界。孟康曰︰秺，音妬。

西河公石至上蔡，常珍奇帥文武出迎。石欲頓軍汝北，未卽入城，懸瓠城在汝水南。中書博士鄭羲曰︰「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量，音良。不如直入其城，奪其管籥，管，鍵也。籥，關牡也。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策之全者也。」石遂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之色甚不平，不可不為之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為變，以石有備而止。羲，豁之曾孫也。

淮西七郡民多不願屬魏，連營南奔。淮西七郡︰汝南、新蔡、汝陽、汝陰、陳郡、南頓、潁川。魏遣建安王陸馛宣慰新附。民有陷軍為奴婢者，馛悉免之，馛，蒲撥翻。新民乃悅。

54乙丑，詔坐依附尋陽削官爵禁錮者，皆從原蕩，隨才銓用。

55劉勔圍壽陽，自首春至于末冬，內攻外禦，戰無不捷，以寬厚得將士心。將，卽亮翻。尋陽旣平，上使中書為詔諭殷琰，蔡興宗曰︰「天下旣定，是琰思過之日。陛下宜賜手詔數行以相慰引。慰者，安其心；引者，引使歸順。行，戶剛翻。今直中書為詔，彼必疑謂非眞，非所以速清方難也。」難，乃旦翻。方難，謂一方之難。不從。琰得詔，謂劉勔詐為之，不敢降。降，戶江翻；下同。杜叔寶閉絕尋陽敗問，有傳者卽殺之，守備益固。凡有降者，上輒送壽陽城下，使與城中人語，由是衆情離沮。沮，在呂翻。

琰欲請降於魏，主簿譙郡夏侯詳說琰曰︰說，輸芮翻；下同。「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當歸身朝廷，何可北面左衽乎！且今魏軍近在淮次，謂西河公石在汝南之軍也。官軍未測吾之去就，若建使歸款，「建使」當作「遣使」。款，誠也。使，疏吏翻。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琰乃使詳出見劉勔。詳說勔曰︰「今城中士民知困而猶固守者，畏將軍之誅，皆欲自歸於魏。願將軍緩而赦之，則莫不相帥而至矣。」帥，讀曰率；下同。勔許諾，使詳至城下，呼城中人，諭以勔意。丙寅，琰帥將佐面縛出降，勔悉加慰撫，不戮一人。入城，約勒將士，將，卽亮翻。士民貲財，秋毫無所失。壽陽人大悅。魏兵至師水，水經註︰師水源出大潰山，又北逕賢首山西，又東逕義陽故城北。南北對境圖︰溮河在今信陽軍羅山縣西北界。將救壽陽；聞琰已降，乃掠義陽數千人而去。久之，琰復仕至少府而卒。復，扶又翻。卒，子恤翻。

56蕭惠開在益州，多任刑誅，蜀人猜怨。聞費欣壽敗沒，費，扶沸翻。程法度不得前，事並見上六月。於是晉原一郡反，沈約曰︰李雄分蜀郡之江原、臨邛為漢原郡，晉穆帝更名晉原。唐為蜀州。諸郡皆應之，合兵圍成都。城中東兵不滿二千，惠開悉遣蜀人出，獨與東兵拒守。東兵，惠開隨行部曲也。蜀人聞尋陽已平，爭欲屠城，衆至十餘萬人。惠開每遣兵出戰，未嘗不捷。

上遣其弟惠基自陸道使成都，赦惠開罪。惠基至涪，蜀人遏留惠基，不聽進。惠基帥部曲擊之，斬其渠帥，使，疏吏翻。涪，音浮。基帥，讀曰率。渠帥，所類翻。然後得前。惠開奉旨歸降，城圍得解。

上遣惠開宗人寶首自水道慰勞益州。寶首欲以平蜀為己功，更獎說蜀人，使攻惠開。勞，力到翻。獎，勸也。說，式芮翻，誘也。於是處處蜂起，凡諸離散者一時還合，與寶首進逼成都，衆號二十萬。惠開欲擊之，將佐皆曰︰「今慰勞使至而拒之，使，疏吏翻；下同。何以自明？」惠開曰︰「今表啓路絕，不戰則何以得通使京師？」乃遣宋寧太守蕭惠訓等將萬兵與戰，大破之，生擒寶首，囚於成都。沈約曰︰文帝元嘉十年，免吳營，僑立宋寧郡，寄治成都。將，卽亮翻；下同。遣使言狀。上使執送寶首，召惠開還建康。『章︰甲十行本「康」下有「旣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上問以舉兵狀。惠開曰︰「臣唯知逆順，不識天命；且非臣不亂，非臣不平。」上釋之。

57是歲，僑立兗州，治淮陰；徐州治鍾離；青、冀二州共一刺史，治郁洲。兗、徐、青、冀皆降於魏，故立僑州。郁洲在海中，周數百里，累石為城，高八九尺，高，居傲翻。虛置郡縣，荒民無幾。幾，居豈翻。

58張永、沈攸之進兵逼彭城，軍于下礚，礚，丘蓋翻。分遣羽林監王穆之將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水經註︰武原縣在下邳縣西北。按，武原縣，自漢以來屬彭城郡。宋志，南彭城郡有武原縣，而徐州之彭城無之。蓋自晉氏永嘉之亂，其民南徙，而故縣丘墟也。杜佑曰︰泗州下邳縣北有漢武原縣故城。重，直用翻。

魏尉元至彭城，薛安都出迎。元遣李璨與安都先入城，收其管籥；別遣孔伯恭以精甲二千安撫內外，然後入。受降如受敵，尉元得之。其夜，張永攻南門，不克而退。

元不禮於薛安都，安都悔降，復謀叛魏，降，戶江翻。復，扶又翻。元和『張︰「和」作「知」。』之，不果發。和之者，諧輯之也。或曰︰和之，當作「知之」。安都重賂元等，委罪於女壻裴祖隆而殺之。元使李珠『章︰甲十一行本「珠」作「璨」；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與安都守彭城，自將兵擊張永，絕其糧道，又破王穆之於武原。穆之帥餘衆就永，元進攻之。帥，讀曰率。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二

## 宋紀十四起強圉協洽（丁未），盡上章閹茂（庚戌），凡四年。

太宗明皇帝中

**泰始三年**（丁未、四六七）

**1**春，正月，張永等棄城夜遁。考異曰︰宋·本紀，去年冬，「永、攸之大敗，遂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地。」宋略，今年正月，「永、攸之師次彭城，虜掩其輜重，敗王穆之於武原，薛安都開彭城以納虜，永等引退；虜追之，王師敗績；畢捺亦舉兗州歸虜，遂失淮北之地。」魏·帝紀，去年九月，「常珍奇、薛安都內屬，張永、沈攸之擊安都，詔尉元救彭城，西河公石救懸瓠。十一月，畢衆敬內屬。十二月己未，次于秺，周凱、張永、沈攸之相繼退走。」今年正月癸巳，「尉元破永、攸之於呂梁東。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按青冀今歲始叛宋，去年豈得已失淮北！安都為永、攸之所逼，故降魏，豈得今年永、攸之始次彭城，安都始納魏兵乎！蓋去冬穆之等已敗退，今春永大敗耳。今從後魏·帝紀。會天大雪，泗水冰合，永等棄船步走，士卒凍死者太半，手足斷者什七八。尉元邀其前，薛安都乘其後，大破永等於呂梁之東，水經註︰泗水自彭城東南過呂縣南。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曰呂梁。尉，紆勿翻。死者以萬數，枕尸六十餘里，枕，職任翻。委棄軍資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永足指亦墮，與沈攸之僅以身免，梁、南秦二州刺史垣恭祖等為魏所虜。上聞之，召蔡興宗，以敗書示之曰︰「我愧卿甚！」永降號左將軍；攸之免官，以貞陽公領職，還屯淮陰。漢志，桂陽郡有湞陽縣。沈約志，宋泰始三年改湞為貞，屬廣興公相。由是失淮北四州及豫州淮西之地。淮北四州，青、冀、徐、兗。豫州淮西，汝南、新蔡、譙、梁、陳、南頓、潁川、汝南、汝陰諸郡也。考異曰︰後魏·帝紀︰閏月，「沈文秀、崔道固舉州內屬。」宋·索虜傳曰︰「永、攸之敗退，虜攻青、冀二州，執文秀、道固。又下書曰︰『淮北三州民，自天安二年正月三十日壬寅昧爽已前罪，一切原免。』按青州破在五年，淮北三州，蓋謂徐、司、豫。壬寅二十日，壬子三十日也。

裴子野論曰︰昔齊桓矜於葵丘而九國叛；公羊傳曰︰貫澤之會，齊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召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曹公不禮張松而天下分。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三年。一失豪釐，其差遠矣。太宗之初，威令所被，不滿百里，被，皮義翻。卒有離心，士無固色，而能開誠心，布款實，莫不感恩服德，致命效恐，故西摧北蕩，㝢內褰開。旣而六軍獻捷，方隅束手，天子欲賈其餘威，賈，音古。師出無名，長淮以北，倐忽為戎。惜乎！若以嚮之虛懷，不驕不伐，則三叛奚為而起哉！三叛，薛安都、畢衆敬、常珍奇也。高祖蟣虱生介冑，蟣，居豨翻。蝨，色櫛翻。經啓疆埸；埸，音亦。後之子孫，日蹙百里。大雅·召旻之詩曰︰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播穫堂構，豈云易哉！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易，以豉翻。

**2**魏尉元以彭城兵荒之後，公私困竭，請發冀、相、濟、兗四州粟，相，息亮翻。濟，子禮翻。取張永所棄船九百艘，沿清運載，以賑新民；新民，謂新取徐州之民；謂沿清水而運載也。艘，蘇遭翻。賑，津忍翻。魏朝從之。朝，直遙翻。

**3**魏東平王道符反於長安，殺副將駙馬都尉萬古眞等，副將，副鎭將也。將，卽亮翻；下同。丙午，司空和其奴等將殿中兵討之。丁未，道符司馬段太陽攻道符，斬之；以安西將軍陸眞為長安鎭將以撫之。道符，翰之子也。秦王翰死於正平宗愛之禍。

**4**閏月，魏以頓丘王李峻為太宰。

**5**沈文秀、崔道固為土人所攻，土人，謂青、冀二州之人。遣使乞降於魏，使，疏吏翻。降，戶江翻；下同。且請兵自救。

**6**二月，魏西河公石自懸瓠引攻兵汝陰太守張超，不克；此汝陰郡蓋猶治汝陰也；當在隋蔡州新蔡縣界。守，式又翻。考異曰︰宋·帝紀云︰「索虜寇汝陰，太守張景遠擊破之。」景遠，卽超也。宋略，「七月，張景遠先卒，汝陰城又陷」，亦誤也。今從後魏書。退屯陳項，陳、項本二邑，時陳郡治項，因曰陳項。議還長社，待秋擊之。鄭羲曰︰「張超蟻聚窮命，糧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也。今棄之遠去，超修城浚隍，積薪儲穀，更來恐難圖矣。」石不從，遂還長社。為石再攻汝陰不克張本。

**7**初，尋陽旣平，帝遣沈文秀弟文炳以詔書諭文秀，又遣輔國將軍劉壞珍將馬步三千人與文炳偕行。未至，值張永等敗退，懷珍還鎭山陽。文秀攻青州刺史明僧暠，僧暠起兵見上卷上年。暠，古老翻。帝使懷珍帥龍驤將軍王廣之將五百騎、步卒二千人浮海救之，帥，讀曰率。驤，思將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至東海，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兇懼，欲且保郁洲，兇，許拱翻。兇，恐懼聲。朐城，漢東海之朐縣城也。水經註曰︰朐山西側，有朐縣故城。東北海中有大洲，故謂之郁洲。朐，音劬。懷珍曰︰「文秀欲以青州歸索虜，索，昔各翻。計齊之士民，安肯甘心左衽邪！今揚兵直前，宣布威德，諸城可飛書而下；柰何守此不進，自為沮撓！」沮，在呂翻。撓，奴敎翻，屈也。遂進，至黔陬，黔陬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屬城陽郡，宋屬高密郡。陬，子侯翻。隋志︰膠州膠西縣，舊曰黔陬。杜佑曰︰漢黔陬縣故城，在密州諸城縣東北。文秀所署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棄城走。高密，漢郡。平昌郡，魏文帝分城陽立。宋志，高密郡領黔陬、淳于、高密、夷安、營陵、昌安；平昌郡領安丘、平昌、東武、琅邪、朱虛。五代志︰黔陬縣舊置平昌郡。懷珍送致文炳，達朝廷意，文秀猶不降；降，戶江翻；下同。百姓聞懷珍至，皆喜。文秀所署長廣太守劉桃根將數千人戍不其城。不其縣，前漢屬琅邪郡，後漢屬東萊郡，晉分屬長廣郡。唐萊州膠水縣卽長廣郡地。章懷太子賢曰︰不其故城，在今萊州卽墨縣西南。其，音基。懷珍軍於洋水，水經︰巨洋水出朱虛東泰山北，過縣西北，過臨朐縣東，又北過劇縣西，又東北過壽光縣西，又東北入于海。師古曰︰洋，音祥。衆謂且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竭，少，詩沼翻。懸軍深入，正當以精兵速進，掩其不備耳。」乃遣王廣之將百騎襲不其城，拔之。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請降，使，疏吏翻。帝復以為青州刺史。崔道固亦請降，復以為冀州刺史。懷珍引還。懷珍旣還，兵勢不接，故青、冀二州尋為魏有。復，扶又翻。

**8**魏濟陰王小新成卒。濟，子禮翻。

**9**沈攸之之自彭城還也，留長水校尉王玄載守下邳，校，戶敎翻。積射將軍沈韶守宿豫，睢陵、淮陽皆留兵戍之。玄載，玄謨之從弟也。王玄謨以功名著於太祖、世祖二朝。從，才用翻。時東平太守申纂守無鹽，幽州刺史劉休賓守梁鄒，梁鄒縣，漢屬濟南郡。幷州刺史清河房崇吉守升城，魏收志︰東太原郡太原縣治升城，其地在唐濟州長清縣界。輔國將軍清河張讜守團城，水經註︰琅邪郡東莞縣，春秋之鄆邑，今有鄆亭在團城東北四十里。及兗州刺史王整、蘭陵太守桓忻，沈約志︰蘭陵太守治昌慮，漢舊縣也。肥城、糜溝、垣苗等戍皆不附於魏。肥城縣，前漢屬泰山郡，後漢屬濟北郡，晉罷，宋復置濟北郡於肥城。魏收志︰糜溝、垣苗二城亦在東太原郡大原縣界。又據水經註︰濟水自平陰城西東北流，逕垣苗城西。宋武帝西征長安，令垣苗鎭此，故俗以為稱。濟水又東北過盧縣北。賢曰︰肥城縣故城，在今濟州平陰縣東南。則此三戍皆在漢太山郡盧縣及肥城縣界，至後漢和帝永安二年，始分太山為濟北郡。休賓，乘民之兄子也。劉乘民見上卷上年。

魏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將兵赴青州，長，知兩翻。征南大將軍慕容白曜將騎五萬為之繼援。白曜，燕太祖之玄孫也。燕王皝，號太祖。白曜至無鹽，欲攻之；將佐皆以為「攻具未備，不宜遽進。」左司馬范陽酈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豈宜淹緩！且申纂必謂我軍來速，不暇攻圍，將不為備；師速而疾者，略也；略，謂略地也，無暇於攻城圍邑。白曜以形形申纂，故料其不為備也。今若出其不意，可一鼓而克。」白曜曰︰「司馬策是也。」乃引兵僞退。申纂不復設備，白曜夜中部分，復，扶又翻。分，扶問翻。三月，甲寅旦，攻城，食時，克之；纂走，追擒，殺之。考異曰︰宋略云「七月，纂戰死。」蓋贈官之月。今從魏·帝紀。白曜欲盡以無鹽人為軍賞，酈範曰︰「齊，形勝之地，宜遠為經略。今王師始入其境，人心未洽，連城相望，咸有拒守之志，苟非以德信懷之，未易平也。」易，以豉翻。白曜曰︰「善！」皆免之。

白曜將攻肥城，酈範曰︰「肥城雖小，攻之引日；勝之不能益軍勢，不勝足以挫軍威。彼見無鹽之破，死傷塗地，不敢不懼；若飛書告諭，縱使不降，亦當逃散。」此卽李左車敎韓信以破趙之勢而喻燕故智也。降，戶江翻；下同。白曜從之，肥城果潰，獲粟三十萬斛。白曜謂範曰︰「此行得卿，三齊不足定也。」遂取垣苗、糜溝二戍，一旬中連拔四城，威震齊土。史言慕容白曜能用酈範之計以取勝。

**10**丙子，以尚書左僕射蔡興宗為郢州刺史。

**11**房崇吉守升城，勝兵者不過七百人。勝，音升，任也。勝兵者，謂能操五兵而戰也。慕容白曜築長圍以攻之，自二月至于夏四月，乃克之。白曜忿其不降，欲盡阬城中人，參軍事昌黎韓麒麟諫曰︰「今勍敵在前而阬其民，勍，渠京翻。自此以東，諸城人自為守，不可克也。師老糧盡，外寇乘之，此危道也。」白曜乃慰撫其民，各使復業。

崇吉脫身走。崇吉母傅氏，申纂妻賈氏，與濟州刺史盧度世有中表親，然已疏遠。濟，子禮翻。及為魏所虜。度世奉事甚恭，贍給優厚。親者毋失其為親，故者毋失其為故，其盧度世之謂乎。度世閨門之內，和而有禮。雖世有屯夷，屯，陟倫翻，多難也。夷，平易也。家有貧富，百口怡怡，豐儉同之。史言盧度世有行。

崔道固閉門拒魏。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請兵援接，白曜欲遣兵赴之。酈範曰︰「文秀室家墳墓皆在江南，沈文秀，吳興武康人。擁兵數萬，城固甲堅，強則拒戰，屈則遁去。我師未逼其城，無朝夕之急，何所畏忌而遽求援軍！且觀其使者，視下而色愧，語煩而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春秋之時，諸侯交兵，謀人之軍師者，多能以此覘敵；酈範亦祖其故智耳。誘，音酉。不若先取歷城，克盤陽，般陽縣，漢屬濟南郡。應劭曰︰在般水之陽。師古曰︰般，音盤。劉昫曰︰唐淄州淄川縣，漢盤陽縣也。下梁鄒，平樂陵，晉武帝分平原立樂陵郡，宋文帝置樂陵郡於故千乘地，皆在隋、唐青州界。然後按兵徐進，不患其不服也。」白曜曰︰「崔道固等兵力單弱，不敢出戰；吾通行無礙，直抵東陽，彼自知必亡，故望風求服，夫又何疑！」範曰︰「歷城兵多糧足，非朝夕可拔。文秀坐據東陽，為諸城根本。今多遣兵則無以攻歷城，少遣兵則不足以制東陽；少，詩沼翻。若進為文秀所拒，退為諸城所邀，腹背受敵，必無全理。願更審計，無墮賊彀中。」彀，古候翻。張子厚曰︰彀，指拇也。彀弓旣持滿，以指拇為度，而發矢以志於中。墮彀中者，言敵彀弓指我，而我不知避，則矢必集于我而受其害。白曜乃止。文秀果不降。

魏尉元上表稱︰「彭城賊之要藩，不有重兵積粟，則不可固守；若資儲旣廣，雖劉彧師徒悉起，不敢窺淮北之地。」彧，於六翻。又言︰「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趨青州，亦由下邳、沂水經東安；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邪郡，晉屬東莞郡，惠帝元康七年分東莞置東安郡，唐沂州沂水縣卽東安郡地。趨，七喻翻。此數者，皆為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鎭淮陽，戍東安，則青、冀諸鎭可不攻而克；若四城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僥，堅堯翻。臣愚以為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斷劉彧北顧之意，斷，丁管翻。絕愚民南望之心；夏水雖盛，無津途可由，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兵貴神速，久則生變；若天雨旣降，彼或因水通，運糧益衆，規為進取，恐近淮之民翻然改圖，青、冀二州猝未可拔也。」考異曰︰尉元傳，先上表論取四城利害，後乃云「沈攸之欲援下邳，遣孔道恭擊破之。」按元以泰始二年九月受詔救薛安都，此表云「受命出疆，再離寒暑。」又云︰「今雖向熱，猶可行師。」則似上表時在四年春末夏初也。又按沈攸之以三年八月出師，尋旣敗退；則上表當在攸之敗後。今此表但言陳顯達循宿豫，不言攸之救下邳。又慕容白曜以四年二月十七日拔歷城，而此表欲「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則此表不在其年春末夏初決矣。蓋「再」當作「載」，是語助之辭，非謂兩經寒暑也。故置於此。

**12**五月，壬戌，以太子詹事袁粲為尚書右僕射。

**13**沈攸之送運米至下邳，沈攸之自淮陰至下邳。魏人遣清、泗間人詐攸之云︰「薛安都欲降，降，戶江翻。求軍迎接。」軍副吳喜請遣千人赴之，攸之不許。旣而來者益多，喜固請不已，攸之乃集來者告之曰︰「君諸人旣有誠心，若能與薛徐州子弟俱來者，皆卽假君以本鄕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為空勞往還。」自是一去不返。以攸之知其情也。攸之使軍主彭城陳顯達將千人助戍下邳而還。將，卽亮翻；下同。還，從宣翻，又如字。

薛安都子令伯亡命梁、雍之間，雍，於用翻。聚黨數千人，攻陷郡縣。秋，七月，雍州刺史巴陵王休若遣南陽太守張敬兒等擊斬之。

**14**上復遣中領軍沈攸之等擊彭城。攸之以為清、泗方涸，糧運不繼，固執以為不可。使者七返，上怒，強遣之。復，扶又翻。強，其兩翻。考異曰︰宋·沈攸之傳、宋略皆云︰帝怒攸之云︰「卿若不行，便可使吳喜獨去。」按喜傳乃無與攸之討彭城事。後魏書作吳僖公，不知卽吳喜，為別一人也？按南史亦有謂吳喜為吳喜公者。八月，壬寅，以攸之行南兗州刺史，將兵北出；使行徐州事蕭道成將千人鎭淮陰。去年僑立徐州於鍾離，今使蕭道成屯淮陰，為沈攸之後鎭。道成收養豪俊，賓客始盛。為後蕭道成取宋張本。

魏之入彭城也，事見上卷上年。垣崇祖將部曲奔朐山，據之，魏收曰︰朐縣，漢屬東海；晉曰臨朐，屬琅邪郡；有朐山臨海瀕。今按晉志，臨朐屬東莞郡，後魏復曰朐，屬琅邪郡。朐，音劬。遣使來降；蕭道成以為朐山戍主。朐山瀕海孤絕，人情未安，崇祖浮舟水側，欲有急則逃入海。魏東徐州刺史成固公戍圂城，魏收地形志︰魏置南青州於圂城。圂城當在唐沂州沂水縣界。圂，戶困翻。崇祖部將有罪，亡降魏。成固公遣步騎二萬襲朐山，將，卽亮翻。降，戶江翻。騎，奇寄翻；下同。去城二十里；崇祖方出送客，城中人驚懼，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虜非有宿謀，承叛者之言而來耳，易誑也。易，以豉翻。誑，居況翻。今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亟去此一里外，大呼而來云︰『艾塘義人已得破虜，呼，火故翻。艾塘當在唐海州懷仁縣界；北齊於此置塘義郡。宋人謂淮北起兵拒魏者為義人。須戍軍速往，相助逐之。』舟中人果喜，爭上岸。上，時掌翻。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島，海中山也。羸，倫為翻。人持兩炬火，登山鼓譟。魏參騎以為軍備甚盛，乃退。參騎，候騎也。上以崇祖為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

垣榮祖亦自彭城奔朐山，以奉使不效，奉使說薛安都，見上卷上年。畏罪不敢出，往依蕭道成于淮陰。榮祖少學騎射，或謂之曰︰「武事可畏，謂矢刃交乎前，生死在於須臾也。少，詩照翻。何不學書！」榮祖曰︰「昔曹公父子上馬橫槊，下馬談詠，謂魏王操及文帝兄弟也。上，時掌翻。槊，色角翻。此於天下，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之伎，伎，渠綺翻，能也，藝也。何異犬羊乎！」此犬羊，直謂其無防身之術耳。」劉善明從弟僧副將部曲二千人避魏居海島，道成亦召而撫之。從，才用翻。

**15**魏於天宮寺作大像，高四十三尺，高，居傲翻。用銅十萬斤，黃金六百斤。

**16**魏尉元遣孔伯恭帥步騎一萬拒沈攸之，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以攸之前敗所喪士卒瘃墮膝行者悉還攸之，以沮其氣。喪，息浪翻。瘃，陟玉翻，寒瘡也。沮，在呂翻。上尋悔遣攸之等，復召使還，復，扶又翻。攸之至焦墟，去下邳五十餘里，陳顯達引兵迎攸之至睢清口，清水合於泗水，故泗水亦得清水之名。水經註︰泗水過下邳縣西，又東南得睢水口。泗水又東南入于淮水，故謂之睢清口。睢，音雖。伯恭擊破之。攸之引兵退，伯恭追擊之，攸之大敗，龍驤將軍姜彥之等戰沒。攸之創重，驤，思將翻。創，初良翻。入保顯達營；丁酉，衆潰，攸之輕騎南走，委棄軍資器械以萬計，還屯淮陰。

尉元以書諭徐州刺史王玄載，玄載棄下邳走，沈攸之留王玄載戍下邳，因領徐州刺史。魏以隴西辛紹先為下邳太守。守，式又翻。紹先不尚苛察，務舉大綱，敎民治生禦寇而已；由是不邳安之。治，直之翻。

孔伯恭進攻宿豫，宿豫戍將魯僧遵亦棄城走。魏將孔大恆等將千騎南攻淮陽，淮陽太守崔武仲焚城走。尉元取下邳等城，不愆于素，使沈攸之不敗於再舉，元亦未敢輕動也。淮陽太守治角城，角城在唐泗州宿遷縣界。宿遷，卽宿豫，唐避諱改焉。

慕容白曜進屯瑕丘。崔道固之未降也，降，戶江翻；下同。綏邊將軍房法壽為王玄邈司馬，屢破道固軍，歷城人畏之。崔道固鎭歷城，其軍皆歷城人。及道固降，皆罷兵。道固畏法壽扇動百姓，迫遣法壽使還建康。會從弟崇吉自升城來，從，才用翻。以母妻為魏所獲，謀於法壽。法壽雅不欲南行，雅，素也。怨道固迫之。時道固遣兼治中房靈賓督清河、廣川二郡事，戍磐『嚴︰「磐」改「盤」；下同。』陽，法壽乃與崇吉謀襲磐陽，據之，降於慕容白曜，以贖崇吉母妻。道固遣兵攻之，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救磐陽，磐陽，卽盤陽。道固兵退。白曜表冠軍將軍韓麒麟與法壽對為冀州刺史，冠，古玩翻。以法壽從弟靈民、思順、靈悅、伯憐、伯玉、叔玉、思安、幼安等八人皆為郡守。此冀州，卽宋所置冀州，以命法壽。郡守，卽守冀州所領廣川、平原、清河、樂陵、魏郡、河間、頓丘、高陽、勃海，皆僑郡也。

白曜自瑕丘引兵攻崔道固於歷城，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攻沈文秀於東陽。道固拒守不降，白曜築長圍守之。陵等至東陽，文秀請降；陵等入其西郭，縱士卒暴掠。文秀悔怒，閉城拒守，擊陵等，破之。考異曰︰文秀傳云︰「八月，虜蜀郡公拔式入西郭。」今從慕容白曜傳。陵等退屯清西，屢進攻城，不克。

**17**癸卯，大赦。

**18**戊申，魏主李夫人生子宏。夫人，惠之女也。李惠蓋李貴人兄弟。貴人，魏主之母，賜死，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建三年，夫人則惠之女而宏之母也。宏，是為魏孝文帝。馮太后自撫養宏；頃之，還政於魏主。魏主始親國事，勤於為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拔清節，黜貪汙，於是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

**19**太中大夫徐爰，自太祖時用事，徐爰事始一百二十六卷文帝元嘉二十八年。素不禮於上。上銜之，詔數其姦佞之罪，數，所具翻。徙交州。

**20**冬，十月，辛巳，詔徙義陽王昶為晉熙王，昶，丑兩翻。考異曰︰宋·帝紀在十一月，今從宋略。使員外郞李豐以金千兩贖昶於魏。昶奔魏見一百三十卷元年。魏人弗許，使昶與上書，為兄弟之儀；上責其不稱臣，不答。魏主復使昶與上書，復，扶又翻；下復攻、復以同。昶辭曰︰「臣本實彧兄，昶，文帝第九子；帝，文帝第十二子。未經為臣。若改前書，事為二敬；旣稱臣於魏，復稱臣於宋，是為二敬也。苟或不改，彼所不納。臣不敢奉詔。」乃止。魏人愛重昶，凡三尚公主。

**21**十一月，乙卯，分徐州置東徐州，以輔國將軍張讜為刺史。張讜時守團城，就置東徐州，以刺史命之。讜，音黨。

十二月，庚戌，以幽州刺史劉休賓為兗州刺史。時兗州之境已沒於魏。劉休賓守梁鄒，就以刺史命之。休賓之妻，崔邪利之女也，生子文曄，與邪利皆沒於魏。邪利沒於魏見一百二十五卷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慕容白曜將其妻子至梁鄒城下示之。休賓密遣主簿尹文達至歷城見白曜，且視其妻子；休賓欲降，而兄子聞慰不可。白曜使人至城下呼曰︰「劉休賓數遣人來見僕射約降，呼，火故翻。數，所角翻。降，戶江翻。何故違期不至！」由是城中皆知之，共禁制休賓不得降，魏兵圍之。

**22**魏西河公石復攻汝陰，今年春石攻汝陰不克。汝陰有備，無功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常珍奇雖降於魏，實懷貳心；劉勔復以書招之。會西河公石攻汝陰，珍奇乘虛燒劫懸瓠，驅掠上蔡、安成、平輿三縣民，屯於灌水。水經註︰灌水導源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鄕大蘇山東北，逕蓼縣故城西，而北注決水。許愼曰︰灌水出雩婁縣。輿，音預。

**四年**（戊申、四六八）

**1**春，正月，己未，上祀南郊，大赦。

**2**魏汝陽司馬趙懷仁帥衆寇武津，汝陽司馬，汝陽郡司馬也。沈約曰︰武津縣屬汝陽郡。何志不註置立。在隋、唐上蔡縣界。帥，讀曰率。豫州刺史劉勔遣龍驤將軍申元德擊破之，又斬魏于都閼于拔於汝陽臺東，魏收地形志︰汝陽郡汝陽縣有章華臺。此書汝陽臺者，蓋以別南郡之章華臺也。獲運車千三百乘。乘，繩證翻。魏復寇義陽，復，扶又翻。勔使司徒參軍孫臺瓘擊破之。「臺瓘」當作「曇瓘」。

淮西民賈元友上書，陳伐魏取陳、蔡之策，宋豫州淮西之地，春秋陳、蔡之地也。上以其書示劉勔。勔上言︰「元友稱『虜主幼弱，內外多難，難，乃旦翻。天亡有期。』臣以為虜自去冬蹈藉王土，磐據數郡，百姓殘亡；今春以來，連城圍逼，國家未能復境，何暇滅虜！元友所陳，率多夸誕狂謀，皆無事實，言之甚易，行之甚難。易，以豉翻。臣竊尋元嘉以來，傖荒遠人，多干國議，負擔歸闕，傖，助庚翻。擔，丁濫翻。皆勸討虜，從來信納，皆貽後悔。境上之人，唯視強弱︰王師至彼，必壺漿候塗；裁見退軍，便抄截蜂起。抄，楚交翻。此前後所見，明驗非一也。」上乃止。史言劉勔諳識邊情。

**3**魏尉元遣使說東徐州刺史張讜，讜以團城降魏。魏已得彭城，又得團城，故因宋所置東徐州以命讜。據水經註︰東莞郡治團城，城在春秋之鄆邑西南四十里。魏後徙東徐州治下邳。說，輸芮翻。魏以中書侍郞高閭與讜對為東徐州刺史，考異曰︰尉元傳︰「沈攸之旣走，元以書諭王玄載，玄載與魯僧遵、崔武仲、楊繼皆走，遂以高閭與張讜對為東徐州刺史。」按三年十一月乙卯始以讜為東徐州刺史，則於時未降魏也；故置於此。李璨與畢衆敬對為東兗州刺史。宋兗州治瑕丘。畢衆敬以瑕丘降魏，魏以為東兗州，蓋先已有兗州也。元又說兗州刺史王整，說，輸芮翻。沈約曰︰宋失淮北，僑立兗州，寄治淮陰。時蕭道成鎭淮陰，王整蓋屯徐州界，領兗州刺史耳。此時宋、魏交兵，疆吏能自守者，卽以州刺史命之，無常處也。蘭陵太守桓忻，整、忻皆降於魏。魏以元為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徐·南·北兗三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鎭彭城。兗州治瑕丘，以王整新降，故分南、北兗。召薛安都、畢衆敬入朝，朝，直遙翻。至平城，魏以上客待之，羣從皆封侯，賜第宅，資給甚厚。從，才用翻。

**4**慕容白曜圍歷城經年，二月，庚寅，拔其東郭；癸巳，崔道固面縛出降。考異曰︰宋略云︰「丙申，索虜陷歷城，執崔道固。」按後魏·列傳道固表云︰「以今月十四日臣東郭失守，以十七日面縛請罪。」長曆是月丁丑朔。今從之。白曜遣道固之子景業與劉文曄同至梁鄒，劉休賓亦出降。白曜送道固、休賓及其僚屬於平城。

**5**辛丑，以前龍驤將軍常珍奇為都督司·北豫二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西河公石攻之，珍奇單騎奔壽陽。常珍奇自灌水奔壽陽。驤，思將翻。騎，奇寄翻；下同。

**6**乙巳，車騎大將軍、曲江莊公王玄謨卒。曲江縣，漢屬桂陽郡，宋屬廣興公相。諡法︰屢征殺伐曰莊；武征而不遂曰莊。

**7**三月，魏慕容白曜進圍東陽。白曜旣得歷城，始進圍東陽，用酈範之計也。

上以崔道固兄子僧祐為輔國將軍，將兵數千從海道救歷城；至不其，聞歷城已沒，遂降於魏。將，卽亮翻。其，音基。降，戶江翻。

**8**交州刺史劉牧卒。州人李長仁殺牧北來部曲，據州反，自稱刺史。

**9**廣州刺史羊希使晉康太守沛郡劉思道伐俚。晉穆帝永和七年，分蒼梧立晉康郡，今端州卽其地。李延壽曰︰記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然其種類非一，與華人錯居；其流曰蜑，曰獽，曰俚，曰獠，曰㐌，居無君長，隨山洞而居。俚，音里。思道違節度失利，希遣收之；思道帥所領攻州，帥，讀曰率。希兵敗而死。龍驤將軍陳伯紹將兵伐俚，還擊思道，擒斬之。驤，思將翻。將，卽亮翻。希，玄保之兄子也。羊玄保見一百二十三卷文帝元嘉十七年。

**10**夏，四月，己卯，復減郡縣田租之半。復，扶又翻。

**11**徙東海王禕為廬江王，山陽王休祐為晉平王。上以廢帝謂禕為驢王，見百三十卷元年。故以廬江封之。

**12**劉勔敗魏兵於許昌。敗，補邁翻。

**13**魏以南郡公李惠為征南大將軍、儀同三司、都督關右諸軍事、雍州刺史，進爵為王。雍，於用翻。

**14**五月，乙卯，魏主畋于崞山，遂如繁畤；崞山縣，卽漢晉雁門之崞縣，魏曰崞山，天平二年分屬繁畤郡。隋志，雁門崞縣有崞山。據水經註，山在繁畤之西，灅水之南。孟康曰︰崞，音郭。九域志︰繁畤縣在代之東六十里。辛酉，還宮。

**15**六月，魏以昌黎王馮熙為太傅。熙，太后之兄也。

**16**秋，七月，庚申，以驍騎將軍蕭道成為南兗州刺史。代沈攸之也。南兗州治廣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17**八月，戊子，以南康相劉勃為交州刺史。相，息亮翻。

**18**上以沈文秀之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靜為輔國將軍，統高密等五郡軍事，五郡，蓋高密、平昌、長廣、東海、東莞也。自海道救東陽。至不其城，為魏所斷，其，音基。斷，丁管翻。因保城自固；魏人攻之，不克。辛卯，分青州置東青州，以文靜為刺史。

**19**九月，辛亥，魏立皇叔楨為南安王，楨，音貞。長壽為城陽王，太洛為音武王，休為安定王。

**20**冬，十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發諸州兵北伐。

**21**十一月，李長仁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自貶行州事；許之。

**22**十二月，魏人拔不其城，殺沈文靜，入東陽西郭。

**23**義嘉之亂，巫師請發脩寧陵，戮玄宮為厭勝。是歲，改葬昭太后。昭太后陵曰脩寧。晉安王子勛，於昭后孫也，改元義嘉。南史曰︰脩寧陵在孝武陵東南。厭，衣檢翻，又益涉翻，禳也。

**24**先是，中書侍郞、舍人皆以名流為之，史曰先是，謂元嘉以前，通鑑因而書之。先，悉薦翻。太祖始用寒士秋當，秋當，人姓名。姓譜︰秋姓，秋胡之後。世祖猶雜選士庶，巢尚之、戴法興皆用事。士，謂巢尚之；庶，謂戴法興。皆，俱也。及上卽位，盡用左右細人，細，微也，纖也，小也。細人，言纖微小人也。游擊將軍阮佃夫、中書通事舍人王道隆、員外散騎侍郞楊運長等，並參預政事，權亞人主，巢、戴所不及也。佃夫尤恣橫，人有順迕，禍福立至。佃，音田。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橫，下孟翻。迕，五故翻。謂順之則有福，迕之則有禍。大納貨賂，所餉減二百匹絹，則不報書。園宅飲饌，過於諸王；妓樂服飾，宮掖不如也。朝士貴賤，莫不自結。僕隸皆不次除官，捉車人至虎賁中郞將，馬士至員外郞。捉車人，持車者。馬士，控馬者。員外郞，謂員外散騎郞也。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妓，渠綺翻。朝，直遙翻。賁，音奔。將，卽亮翻。

**五年**（己酉、四六九）

**1**春，正月，癸亥，上耕籍田，大赦。

**2**沈文秀守東陽，魏人圍之三年，泰始三年，魏始攻文秀；至此時，首尾涉三年也。外無救援，士卒晝夜拒戰，甲冑生蟣蝨，無離叛之志。乙丑，魏人拔東陽，史言沈文秀善守，以援兵不接而沒。蟣，居豨翻。文秀解戎服，正衣冠，取所持節坐齋內。魏兵交至，問︰「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身，猶今人言我。魏人執去，去其衣，去，羌呂翻。縛送慕容白曜，使之拜，文秀曰︰「各兩國大臣，何拜之有！」白曜還其衣，為之設饌，鎖送平城。魏主數其罪而宥之，為，于僞翻。數，所具翻。數其罪者，以文秀旣迎降，復拒守也。待為下客，給惡衣、疏食；疏食，粗飯也。食，祥吏翻。旣而重其不屈，稍嘉禮之，拜外都下大夫。外都下大夫，外都大官之屬僚也。拓跋氏所置。於是青、冀之地盡入於魏矣。

**3**戊辰，魏平昌宣王和其奴卒。

**4**二月，己卯，魏以慕容白曜為都督青·齊·東徐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宋置冀州於歷城；魏旣得之，改為齊州，統東魏、東平原、東清河、廣川、濟南、東太原六郡。東徐州統東安、東莞二郡。進爵濟南王。濟，子禮翻。白曜撫御有方，東人安之。荀卿有言︰兼幷易也，堅凝之難。魏幷青、徐，淮北四州之民未忘宋也；惟其撫御有方，民安其生，不復引領南望矣。書云︰撫我則后，虐我則讎。信哉！

魏自天安以來，泰始二年，魏改元天安。比歲旱饑，重以青、徐用兵，山東之民疲於賦役。比，毗至翻。重用翻。師之所聚，荊棘生焉，大兵之後，必有凶年，豈謂是邪！顯祖命因民貧富為三等輸租之法，等為三品︰上三品輸平城，中輸他州，下輸本州。又，魏舊制︰常賦之外，有雜調十五；至是悉罷之，由是民稍贍給。調，徒釣翻。史言魏能紓民力。

**5**河東柳欣慰等謀反，欲立太尉廬江王禕。禕自以於帝為兄，而帝及諸兄弟皆輕之，遂與欣慰等通謀相酬和。禕，吁韋翻。和，戶臥翻。征北諮議參軍杜幼文告之，丙申，詔降禕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豫州刺史，出鎭宣城，帝遣腹心楊運長領兵防衞。欣慰等並伏誅。

**6**三月，魏人寇汝陰，太守楊文萇擊卻之。

**7**夏，四月，丙申，魏大赦。

**8**五月，魏徙青、齊民於平城，置升城、歷城、民望於桑乾，立平齊郡以居之；據崔道固傳，立平齊郡於平城西北北新城。五代志︰馬邑郡雲內縣，後魏立平齊郡。乾，音干。自餘悉為奴婢，分賜百官。

魏沙門統曇曜奏︰沙門統，猶今之僧錄。曇，徒含翻。「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卽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遇凶歲，賑給飢民。」又請「民犯重罪及官奴，以為佛圖戶，以共諸寺洒掃。」魏主並許之。於是僧祇戶、粟及寺戶徧於州鎭矣。魏自北方幷有諸夏，亦依魏、晉制置諸州刺史，其西北被邊夷、晉雜居之地，則置鎭將以鎭之。祇，翹移翻。史言魏割民力以奉釋氏。

**9**六月，魏立皇子宏為太子。

**10**癸酉，以左衞將軍沈攸之為郢州刺史。

**11**上又令有司奏廬江王禕忿懟有怨言，懟，直類翻。請窮治；不許。治，直之翻。丁丑，免禕官爵，遣大鴻臚持節奉詔責禕，臚，陵如翻。因逼令自殺；子輔國將軍充明廢徙新安。

**12**冬，十月，丁卯朔，日有食之。

**13**魏頓丘王李峻卒。

**14**十一月，丁未，魏復遣使來脩和親，自是信使歲通。自元嘉之末，南、北不復通好。帝卽位之三年、四年，再遣聘使。是歲，魏使來，復通好。復，扶又翻。使，疏吏翻。

**15**閏月，戊子，以輔師將軍孟陽為兗州刺史，始治淮陰。是歲，改輔國將軍為輔師將軍。兗州本治瑕丘；旣入於魏，始治淮陰。蕭子顯曰︰淮陰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下邳國，晉屬廣陵郡；穆帝永和中，荀羨北討鮮卑，以淮陰舊鎭，地形都要，水陸交通，乃營立城池。是時旣失淮北，遂為重鎭；後為北兗州治所。九域志︰楚州淮陰縣，在州西四十里。

**16**十二月，戊戌，司徒建安王休仁解揚州。休仁年與上鄰亞，素相友愛，景和之世，上賴其力以脫禍。事見上卷元年。及泰始初，四方兵起，休仁親當矢石，克成大功，事亦見上卷元年、二年。任總百揆，親寄甚隆；由是朝野輻湊，上漸不悅。為帝殺休仁張本。朝，直遙翻。休仁悟其旨，故表解揚州。己未，以桂陽王休範為揚州刺史。

**17**分荊州之巴東、建平、益州之巴西、梓潼郡，置三巴校尉，治白帝。校，戶敎翻。三峽蠻、獠歲為抄暴，故立府以鎭之。先，悉薦翻。抄，楚交翻。府，謂三巴校尉府也。上以司徒參軍東莞孫謙為巴東、建平二郡太守。謙將之官，敕募千人自隨，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為國費！」固辭不受。至郡，開布恩信，蠻、獠翕然懷之，獠，魯皓翻。競餉金寶；謙皆慰諭，不受。

**18**臨海賊帥田流自東海王，剽掠海鹽，殺鄞令，帥，所類翻。剽，匹妙翻。鄞縣，自漢以來屬會稽郡。師古曰︰鄞，音牛斤翻。今屬明州。東土大震。

**六年**（庚戌、四七○）

**1**春，正月，乙亥，初制間二年一祭南郊，間一年一祭明堂。昔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三歲一郊，始於漢武帝。平帝元始中，始行祫祭明堂之禮，明帝永平初，始盛其儀；亦曰宗祀。公羊傳曰︰古者五年而再殷祭，謂祫祭也。然古之所謂祫者，合祭於太祖之廟；而明堂宗祀，則嚴父以配帝。此先儒之說所以異也。蔡邕謂明堂卽太廟，蓋有見於此歟！然明堂九室而太廟七室，則又不得而合也。間年一祭，非古也，故曰初制。間，古莧翻。

**2**二月，壬寅，以司徒休仁為太尉，領司徒；固辭。辭者，以上不悅也；然終不能免於禍。

**3**癸丑，納江智淵孫女為太子妃。甲寅，大赦。令百官皆獻物；始興太守孫奉伯止獻琴、書，上大怒，封藥賜死，旣而原之。

**4**魏以東郡王陸定國為司空。定國，麗之子也。宗愛之亂，陸麗有立嫡之功；乙渾之亂，麗死之。

**5**魏主遣征西大將軍上黨王長孫觀擊吐谷渾。長，知兩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6**夏，四月，辛丑，魏大赦。

**7**戊申，魏長孫觀與吐谷渾王拾寅戰於曼頭山，隋伐吐谷渾，置河原郡，有曼頭城，蓋因山得名也。考異曰︰宋·本紀作「拾虔」。今從後魏書。拾寅敗走，遣別駕康龍入貢，魏主囚之。

**8**癸亥，立皇子燮為晉熙王，奉晉熙王昶後。昶時在魏。

**9**五月，魏立皇弟長樂為建昌王。樂，音洛。

**10**六月，癸卯，以江州刺史王景文為尚書左僕射、揚州刺史，以尚書僕射袁粲為右僕射。

上宮中大宴，裸婦人而觀之，裸，郞果翻。王后以扇障面。上怒曰︰「外舍寒乞！寒乞，猶言窮陋也。今共為樂，何獨不視！」后曰︰「為樂之事，其方自多；豈有姑姊妹集而裸婦人以為笑！外舍之樂，雅異於此。」樂，音洛。上大怒，遣后起。后兄景文聞之曰︰「后在家劣弱，今段遂能剛正如此！」

**11**南兗州刺史蕭道成在軍中久，據蕭子顯齊書，文帝元嘉十九年，遣道成討竟陵蠻，則在軍中久矣。民間或言道成有異相，當為天子。齊書言道成姿表奇異，龍顙鍾聲，鱗文遍體。相，息亮翻。上疑之，徵為黃門侍郞、越騎校尉。騎，奇寄翻。校，戶敎翻。道成懼，不欲內遷，而無計得留。冠軍參軍廣陵荀伯玉勸道成遣數十騎入魏境，安置標榜，道成時假冠軍將軍，以伯玉為參軍。冠，古玩翻。魏果遣遊騎數百履行境上；行，下孟翻。道成以聞，上使道成復本任。秋，九月，命道成遷鎭淮陰。按三年八月，蕭道成以行徐州事鎭淮陰，以沈攸之北伐，使為後鎭也。攸之北還，道成代為南兗州刺史，鎭廣陵，今復使遷鎭淮陰。以侍中、中領軍劉勔為都督南徐·兗等五州諸軍事，鎭廣陵。

**12**戊寅，立總明觀，置祭酒一人，儒、玄、文、史學士各十人。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玄、文、史四學，今置總明觀祭酒以總之。觀，古玩翻。

**13**柔然部眞可汗侵魏，可，從刊入聲。汗，音寒。魏主引羣臣議之。尚書右儀射南平公目辰曰︰「若車駕親征，京師危懼，不如持重固守。虜懸軍深入，糧運無繼，不久自退；遣將追擊，破之必矣。」將，卽亮翻。給事中張白澤曰︰「蠢爾荒愚，輕犯王略，杜預曰︰略，界也。毛晃曰︰略，封界也。若鑾輿親行，必望麾崩散，豈可坐而縱敵！以萬乘之尊，嬰城自守，非所以威服四夷也。」乘，繩證翻。魏主從之。白澤，袞之孫也。魏道武之建國也，張袞有功焉。

魏主使京兆王子推等督諸軍出西道，任城王雲等督諸軍出東道，任，音壬。汝陰王天賜等督諸軍為前鋒，隴西王源賀等督諸軍為後繼，鎭西將軍呂羅漢等掌留臺事。諸將會魏主於女水之濱，將，卽亮翻。與柔然戰，柔然大敗，乘勝逐北，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人，獲戎馬器械不可勝計。勝，音升。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按魏紀女水當在長川之西，赤城之西北，後魏置武川鎭。隋書︰宇文述，代郡武川人。代郡，指代都平城也。魏都平城，謂之代都。代都以北，列置鎭將。其後罷鎭置州，則武川屬代郡。司徒東安王劉尼坐昏醉，軍陳不整，免官。陳，讀曰陣。壬申，還至平城。

是時，魏百官不給祿，少能以廉白自立者。前言魏主拔清節，黜貪汙，魏之牧守始有以廉潔著聞者。此言魏之百官，少能以廉白自立者。蓋法行於州郡，未行於朝廷也。少，詩沼翻。魏主詔︰「吏受所監臨羊一口、酒一斛者，死；與者以從坐論；監，工銜翻。有能糾告尚書已下罪狀者，隨所糾官輕重授之。」張白澤諫曰︰「昔周之下士，尚有代耕之祿。孟子曰︰周室班爵祿，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祿足以代其耕也。今皇朝貴臣，服勤無報；若使受禮者刑身，受禮，謂受羊酒之禮；刑身，謂刑加其身。朝，直遙翻。糾之者代職，臣恐姦人闚望，忠臣懈節，懈，居隘翻。如此而求事簡民安，不亦難乎！請依律令舊法，仍班祿以酬廉吏。」魏主乃為之罷新法。為，于僞翻。

**14**冬，十月，辛卯，詔以世祖繼體，陷憲無遺，事見上卷二年。以皇子智隨為世祖子，立為武陵王。孝武廟號世祖。考異曰︰宋·本紀作「智贊」，宋略作「贊」，列傳作「智隨」。按太宗生子皆筮之，以卦為其字。今從列傳。

**15**初，魏乙渾專政，事見上卷元年、二年。慕容白曜頗附之。魏主追以為憾，遂稱白曜謀反，誅之，及其弟如意。

**16**初，魏南部尚書李敷，儀曹尚書李訢，蕭子顯曰︰魏南部尚書知南邊州郡，儀曹尚書蓋知禮儀。按魏初有殿中、樂部、駕部、南部、北部五尚書。儀曹、選曹等尚書，中世所置。訢，許斤翻。少相親善，少，詩照翻。與中書侍郞盧度世皆以才能為世祖、顯祖所寵任，參豫機密，出納詔命。其後訢出為相州刺史，相，息亮翻。受納貨賂，為人所告，敷掩蔽之。顯祖聞之，檻車徵訢，案驗服罪，當死。是時敷弟奕得幸於馮太后，帝意已疏之。有司以中旨諷訢告敷兄弟陰事，可以得免。訢謂其壻裴攸曰︰「吾與敷族世雖遠，恩踰同生，今在事勸吾為此，在事，謂有司也。言在官而主案敷之事。吾情所不忍。每引簪自刺，刺，七亦翻。解帶自絞，終不得死。且吾安能知其陰事！將若之何？」攸曰︰「何為為人死也！為為，上如字，下于僞翻。有馮闡者，先為敷所敗，敗，補邁翻。其家深怨之。今詢其弟，敷之陰事可得也。」訢從之。又趙郡范檦條列敷兄弟事狀凡三十餘條。檦，與標同，音卑遙翻。有司以聞。帝大怒，誅敷兄弟。為馮太后鴆魏主張本。告李敷兄弟者范檦，其後告李訢者亦范檦也。訢得減死，鞭髡配役。未幾，復為太倉尚書，攝南部事。魏中世分殿中尚書所掌倉庫，置太倉尚書，掌倉粟事也。幾，居豈翻。復，扶又翻。敷，順之子也。李順以才能事魏太武而為崔浩所告而誅。

**17**魏陽平王新成卒。

**18**是歲，命龍驤將軍義興周山圖將兵屯浹口討田流，平之。驤，思將翻。浹，卽協翻。

**19**柔然攻于闐，于闐遣使者素目伽奉表詣魏求救。魏主命公卿議之，皆曰︰「于闐去京師幾萬里，北史曰︰于闐國去代九千八百里。闐，徒賢翻，又堂見翻。使，疏吏翻。伽，求迦翻。幾，居依翻。蠕蠕唯習野掠，蠕，人兗翻。不能攻城；若其可攻，尋已亡矣。雖欲遣師，勢無所及。」魏主以議示使者，使者亦以為然。乃詔之曰︰「朕應急敕諸軍以拯汝難。難，乃旦翻。但去汝遐阻，必不能救當時之急。汝宜知之！朕今練甲養士，一二歲間，當躬帥猛將，為汝除患。帥，讀曰率。為，于僞翻。汝其謹脩警候以待大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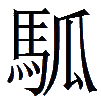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三

## 宋紀十五起重光大淵獻（辛亥），盡旃蒙單閼（乙卯），凡五年。

太宗明皇帝下

**泰始七年**（辛亥、四七一）

**1**春，二月，戊戌，分交、廣置越州，治臨漳。劉昫曰︰廉州治合浦縣，秦象郡地，吳改為珠官郡，宋分置臨漳郡及越州，領郡三，治於此。又據沈約志︰越州領百梁、龍蘇、永寧、永昌、富昌、南流、臨漳、合浦、宋壽九郡。蕭子顯曰︰臨漳郡本合浦郡之北界也。按沈約宋志作「臨障」，宋白續通典作「臨瘴」，以臨界內瘴江為名。瘴江，一名合浦江。

**2**初，上為諸王，寬和有令譽，獨為世祖所親。卽位之初，義嘉之黨多蒙全宥，晉安王子勛改元義嘉。隨才引用，有如舊臣。及冕年，更猜忌忍虐，好鬼神，好，呼到翻。多忌諱，言語、文書，有禍敗、凶喪及疑似之言應回避者數百千品，有犯必加罪戮。改「騧」字為「」，騧，古花翻。以其似禍字故也。左右忤意，往往有刳斮者。忤，五故翻。斮，側略翻，斬也。

時淮、泗用兵，府藏空竭，內外百官，並斷俸祿。藏，徂浪翻。斷，丁管翻。考異曰︰宋·本紀云「日給料祿俸」。今從南史。自失青、徐之後，宋、魏交兵於淮、泗之間。而奢費過度，每所造器用，必為正御、副御、次副各三十枚。嬖倖用事，貨賂公行。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後同。

上素無子，密取諸王姬有孕者內宮中，生男則殺其母，孕，以證翻。考異曰︰宋書云「閉其母於幽房」，今從宋略。使寵姬子之。

至是寢疾，以太子幼弱，深忌諸弟。南徐州刺史晉平剌王休祐，前鎭江陵，貪虐無度，休祐鎭江陵事始上百三十一卷二年。剌，來葛翻。上不使之鎭，留之建康，遣上佐行府州事。上佐，謂長史、司馬也。休祐性剛狠，前後忤上非一，狠，戶墾翻。忤，五故翻。上積不能平；且慮將來難制，欲方便除之。施方略，乘便利而殺之也。甲寅，休祐從上於巖山射雉，據休祐傳，巖山在建康城南。又據宋紀，巖山在秣陵縣界，世祖景寧陵在焉。射，而亦翻。左右從者並在仗後。從，才用翻。日欲闇，上遣左右壽寂之等數人，逼休祐令墜馬，因共毆，拉殺之，傳呼「驃騎落馬！」毆，烏口翻。拉，盧合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上陽驚，遣御醫絡驛就視，絡驛，猶絡繹也。比其左右至，休祐已絕，比，必寐，及也。絕，氣絕也。去車輪，輿還第。去，羌呂翻；下悉去同。追贈司空，葬之如禮。

建康民間訛言，荊州刺史巴陵王休若有至貴之相，上以此言報之，休若憂懼。戊午，以休若代休祐為南徐州刺史。休若腹心將佐，皆謂休若還朝，必不免禍，中兵參軍京兆王敬先說休若曰︰相，息亮翻。將，卽亮翻。朝，直遙翻；下同。說，輸芮翻。「今主上彌留，書·顧命曰︰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彌留。呂祖謙曰︰疾大進而瀕於死，病日加則愈留。夏撰曰︰重疾謂之病，言重病日至而又久留於體，曾不減去，將必死也。政成省閤，羣豎忷忷，欲悉去宗支以便其槐。忷，許拱翻。去，起呂翻。殿下聲著海內，受詔入朝，必往而不返。荊州帶甲十餘萬，地方數千里，上可以匡天子，除姦臣，下可以保境土，全一身；孰與賜劍邸第，使臣妾飲泣而不敢葬乎！」呂向曰︰泣，淚也；淚入口曰飲。休若素謹畏，僞許之。敬先出，使人執之，以白於上而誅上。

**3**三月，辛酉，魏假員外散騎常侍邢祐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4**魏主使殿中尚書胡莫寒簡西部敕勒為殿中武士。魏書·官氏志︰拓跋鄰以兄為紇骨氏，後改為胡氏。自魏世祖破柔然，高車、敕勒皆降，其部落附塞下而居，自武周塞外之西謂之西部，以東謂之東部，依漠南而居者謂之北部。莫寒大維貨賂，衆怒，殺莫寒及高平假鎭將奚陵。假鎭將者，未得為眞。將，卽亮翻；下同。夏，四月，諸部敕勒皆叛。魏主使汝陰王天賜將兵討之，以給事中羅雲為前鋒；敕勒詐降，襲雲，殺之，降，戶江翻。天賜僅以身免。

**5**晉平剌王旣死，剌，來達翻。建安王休仁益不自安。上與嬖臣楊運長等為身後之計，運長等亦慮上晏駕後，休仁秉政，己輩不得專權，彌贊成之。上疾嘗暴甚，內外莫不屬意於休仁，屬，之欲翻。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訪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其或在直不得出者，皆恐懼。上聞，愈惡之。惡，烏路翻。五月，戊午，召休仁入見，見，賢遍翻。旣而謂曰︰「今夕停尚書下省宿，明可早來。」其夜，遣人齎藥賜死。休仁罵曰︰「上得天下，誰之力邪！事見一百三十一卷元年、二年。孝武以誅鉏兄弟，子孫滅絕。孝武誅鉏兄弟，謂殺南平王鑠、竟陵王誕、海陵王休茂也；子孫滅絕於泰始之世，事並見前。今復為爾，復，扶又翻；下已復同。宋祚其能久乎！」上慮有變，力疾乘輿出端門，休仁死，乃入。下詔稱︰「休仁規結禁兵，謀為亂逆，朕未忍明法，申詔詰厲。詰，起吉翻。休仁慙恩懼罪，遽自引決。可宥其二子，降為始安縣王，聽其子白融襲封。」

上慮人情不悅，乃與諸大臣及方鎭詔，稱︰「休仁與休祐深相親結，語休祐云︰『汝但作佞，此法自足安身；我從來頗得此力。』休祐之隕，本欲為民除患，而休仁從此日生嬈懼。語，牛倨翻。為，于僞翻。嬈，集韻，爾紹翻，擾也。吾每呼令入省，便入辭楊太妃。楊太妃，休仁所生母也。吾春中多與之射雉，射，而亦翻。陰雨不出，休仁輒語左右云︰『我已復得今一日。』休仁旣經南討，謂南拒尋陽之兵故也。與宿衞將帥經習狎共事。將，卽亮翻。帥，所類翻。吾前者積日失適，失適，謂體中不安和也。休仁出入殿省，無不和顏，厚相撫勞。如其意趣，人莫能測。事不獲已，反覆思惟，不得不有近日處分。恐當不必卽解，勞，力到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解，戶買翻，曉也。故相報知。」

上與休仁素厚，雖殺之，每謂人曰︰「我與建安年時相鄰，謂年齒不相遠也。少便款狎。景和、泰始之間，勳誠實重；事計交切，不得不除，痛念之至，不能自已。」因流涕不自勝。少，詩照翻。勝，音升。史言帝殘害骨肉，不能自揜其天性之傷。

初，上在藩，與褚淵以風素相善；風素相善者，以其風標雅素而與之善也。蕭子顯齊書「風」作「夙」。及卽位，深相委仗。上寢疾，淵為吳郡太守，蕭子顯齊書·淵傳云，為吳興太守。按吳郡，近畿大郡也，吳興，次郡也，淵以大尚書出守，當得大郡；吳郡為是。急召之。旣至，入見，見，賢遍翻。上流涕曰︰「吾近危篤，近，其靳翻。故召卿，欲使著黃𧟌耳。」黃𧟌者，乳母服也。著，則略翻。𧟌，力賀翻，女人上衣也。言託孤於淵。上與淵謀誅建安王休仁，淵以為不可，上怒曰︰「卿癡人！不足與計事！」淵懼而從命。復以淵為吏部尚書。泰始之初，淵為吏部尚書；今去郡還朝，復為之。復，扶又翻。庚午，以尚書右僕射袁粲為尚書令，褚淵為左僕射。

**6**上惡太子屯騎校尉壽寂之勇健；會有司奏寂之擅殺邏尉，徙越州，惡，烏路翻。邏，郞左翻。徙合浦也。於道殺之。

**7**丙戌，追廢晉平王休祐為庶人。

**8**巴陵王休若至京口，聞建安王死，益懼。上以休若和厚，能諧緝物情，恐將來傾奪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欲徵入朝，又恐猜駭。使，疏吏翻。朝，直遙翻。六月，丁酉，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南徐州刺史，以休若為江州刺史。手書殷勤，召休若使赴七月七日宴。

**9**丁未，魏主如河西。

**10**秋，七月，巴陵哀王休若至建康；乙丑，賜死於第，贈侍中、司空。復以桂陽王休範為江州刺史。復，扶又翻。時上諸弟俱盡，唯休範以人才凡劣，不為上所忌，故得全。為後休範稱兵張本。

沈約論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蓋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經國之義雖弘，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謂文帝殺彭城王義康也。沈約言義康之罪，文帝當呵而訓之，不當遂殺之也。行，下孟翻。開端樹隙，垂之後人。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已行之典，翦落洪枝，謂據文帝已行之典而翦除兄弟也。洪，大也；枝，兄弟也。嫡統為本，支庶為枝。易，弋豉翻。不待顧慮。旣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樂，音洛。斯蓋履霜有漸，堅冰自至，所由來遠矣。

裴子野論曰︰夫噬虎之獸，知愛己子；搏貍之鳥，非護異巢。太宗保字螟蛉，剿拉同氣，旣迷在原之天屬，未識父子之自然。詩曰︰螟蛉之子，蜾臝負之。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故世俗謂抱養者為螟蛉。又曰︰脊令在原，兄弟急難。剿，子小翻，絕也。拉，盧合翻。宋德告終，非天廢也。夫危亡之君，未嘗不先棄本枝，嫗煦旁孼；鄭康成曰︰體曰嫗，氣曰煦。陸德明曰︰嫗，於具翻；徐於甫翻。煦，許具翻；徐況甫翻。孼，魚列翻。說文︰庶子為孼。旁孼，旁枝之庶子也。推誠嬖狎，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疾惡父兄。惡，烏路翻。前乘覆車，後來幷轡。借使叔仲有國，猶不失配天；而他人入室，將七廟絕祀；曾是莫懷，甘心揃落。揃，子踐翻。晉武背文明之託，而覆中州者賈后；事見晉武帝紀。背，蒲妹翻。太祖棄初寧之誓，而登合殿者元凶。事見文帝紀。禍福無門，奚其豫擇！友于兄弟，不亦安乎！

**11**丙寅，魏主至陰山。

**12**初，吳喜之討會稽也，言於上曰︰「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皆卽於東戮之。」會，工外翻。帥，所類翻。旣而生送子房，釋顧琛等。事見一百三十一卷之二年。上以其新立大功，不問，而心銜之。及克荊州，剽掠，臧以萬計。尋陽旣平，建安王休仁遣喜進克荊州。剽，匹妙翻。壽寂之死，喜為淮陵太守，督豫州諸軍事，淮陵，漢縣，屬臨淮郡，後屬下邳國；晉復屬臨淮，惠帝永寧元年，以為淮陵國；宋為郡，屬南徐州。宋白曰︰泗州招信縣，本漢淮陵縣。聞之，內懼，啓乞中散大夫，漢大夫掌論議。中散大夫，後漢志始有之，魏、晉以來，以為宂散。散，悉亶翻。上尤疑駭。或譖蕭道成在淮陰有貳心於魏，考異曰︰南齊書·太祖紀云︰「帝常嫌太祖非人臣相，而民間流言蕭諱當為天子，帝愈以為疑。」今從宋略。上封銀壺酒，使喜自持賜道成。道成懼，欲逃，喜以情告道成，且先為之飲，道成卽飲之。為，于僞翻。考異曰︰齊紀云︰「太祖戎服出門迎，卽酌飲之。喜還，帝意乃解。」宋略云︰「道成懼，弗肯飲，將出奔。喜語以情，以為之酌。於是喜得罪，而道成被徵。」蓋南齊書欲成太祖之美，故云爾。今從宋略。喜還朝，保證道成。朝，直遙翻。或密以啓上，上以喜多計數，素得人情，恐其不能事幼主；乃召喜入內殿，與共言謔其款，旣出，賜以名饌。謔，迄却翻。饌，雛戀翻，又雛皖翻。尋賜死，然猶詔賻賜。賻，音附。

又與劉勔等詔曰︰「吳喜輕狡萬端，苟取物情。昔大明中，黟、歙有亡命數千人，攻縣邑，殺官長，劉子尚遣三千精甲討之，再往失利。孝武第二子曰豫章王子尚，與景和同母也。黟，音伊。歙，音攝。長，知兩翻。孝武以喜將數十人至縣，說誘羣賊，將，卽亮翻。說，輸芮翻。誘，音酉。賊卽歸降。詭數幻惑，詭，過委翻。幻，戶辦翻。乃能如此。及泰始初東討，止有三百人，直造三吳，造，七到翻。凡再經薄戰，薄，伯各翻。而自破岡以東，至海十郡，無不清蕩。十郡，謂晉陵、義興、吳郡、吳興、南東海、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等郡也。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自退，若非積取三吳人情，何以得弭伏如此！弭，緜婢翻。尋喜心迹，豈可奉守文之主，遭國家可乘之會邪！譬如餌藥，當人羸冷，資散石以全身，散，如寒食散之類；石，謂丹石也。羸，倫為翻。散，悉但翻。及熱勢發動，去堅積以止患，非忘其功，勢不獲已耳。」用人如此，人不自保，其肯終為之用乎！

**13**戊寅，以淮陰為北兗州，淮陰為南兗州，事見上卷上年。徵蕭道成入朝。朝，直遙翻；下同。道成所親以朝廷方誅大臣，勸勿就徵，道成曰︰「諸卿殊不見事！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稚，持利翻。翦除諸弟，何預他人！今唯應速發；淹留顧望，必將見疑。且骨肉相殘，自非靈長之祚，禍難將興，方與卿等戮力耳。」史言骨肉相殘，則姦雄生心因之而起，為蕭氏取宋張本。難，乃旦翻。旣至，拜散騎常侍、太子左衞率。散，悉但翻。騎，奇寄翻。率，所律翻。

**14**八月，丁亥，魏主還平城。

**15**戊子，以皇子躋繼江夏文獻王義恭。景和之初，義恭父子皆死，事見一百三十一卷。夏，戶雅翻。

**16**庚寅，上疾有間，間，讀如字。大赦。

**17**戊戌，立皇子準為安成王，實桂陽王休範之子也。

**18**魏顯祖聰睿夙成，剛毅有斷；而好黃、老、浮屠之學，每引朝士及沙門共談玄理，雅薄富貴，常有遺世之心。以叔父中都大官京兆王子推沈雅仁厚，素有時譽，欲禪以帝位。中都大官卽□□□□□原文空五字穆帝之子。斷，丁亂翻。沈，持林翻。時太尉源賀督諸軍屯漠南，馳傳召之。傳，株戀翻。旣至，會公卿大議，皆莫敢先言。任城王雲，子推之弟也，任，音壬。對曰︰「陛下方隆太平，臨覆四海，覆，敷又翻。豈得上違宗廟，下棄兆民。且父子相傳，其來久矣。陛下必欲委棄塵務，則皇太子宜承正統。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陛下若更授旁支，恐非先聖之意，啓姦亂之心，斯乃禍福之原，不可不愼也。」源賀曰︰「陛下今欲禪位皇叔，臣恐紊亂昭穆，後世必有逆祀之譏。春秋︰魯莊公薨，子般弒，季友立閔公；閔公復弒，立僖公。閔公，弟也，僖公，兄也。及僖公薨，魯人以先大後小為順，遂躋僖公於閔公之上。仲尼以臧文仲不知者三，縱逆祀其一也。言宗廟之祀，姪為昭而叔為穆，亂也，後世必以逆祀貽譏。更，工衡翻。紊，亡運翻。昭，時招翻。願深思任城之言。」東陽公丕等曰︰「皇太子雖聖德早彰，然實沖幼。陛下富於春秋，始覽萬機，柰何欲隆獨善，不以天下為心，其若宗廟何！其若億兆何！」尚書陸馛曰︰「陛下若捨太子，更議諸王，臣請刎頸殿庭，不敢奉詔！」馛，蒲撥翻。刎，扶粉翻。帝怒，變色；以問宦者選部尚書酒泉趙黑，黑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不知其他！」帝默然。陸馛之言則怒而變色，趙黑之言則默然心服者，以衆屬於正嫡也。但朝廷大議，作色於陸馛而默爾於宦官，臣庶何觀！魏之朝綱可想而見矣。選，須絹翻。時太子宏生五年矣，帝以其幼，故欲傳位子推。中書令高允曰︰「臣不敢多言，願陛下上思宗廟託付之重，追念周公抱成王之事。」帝乃曰︰「然則立太子，羣公輔之，有何不可！」高允之言婉而當，且發於衆言交進之後，故轉移上意，為力差易。又曰︰「陸馛，直臣也，必能保吾子。」乃以馛為太保，與源賀持節奉皇帝璽紱傳位於太子。璽，斯氏翻。考異曰︰後魏·天象志云︰「上迫於太后，傳位太子。」按馮太后若迫顯祖傳位，當奪其大政，安得猶總萬機！今從帝紀。丙午，高祖卽皇帝位，諱宏，顯祖獻文皇帝之長子也。大赦，改元延興。

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吮，徂兗翻。及受禪，悲泣不自勝。勝，音升。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

丁未，顯祖下詔曰︰「朕希心玄古，志存澹泊，爰命儲宮踐升大位，澹，徒覽翻。踐，慈衍翻。朕得優遊恭己，栖心浩然。」

羣臣奏曰︰「昔漢高祖稱皇帝，尊其父為太上皇，明不統天下也。見十一卷漢高帝六年。今皇帝幼沖，萬機大政，猶宜陛下總之。謹上尊號曰太上皇帝。」太上皇帝之號始此。上，時掌翻。顯祖從之。

己酉，上皇徙居崇光宮，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采，木名，卽今之櫟木也。余謂采椽者，蓋自山采來椽，因而用之，不施斧斤，示樸也。椽，重緣翻。土階而已；國之大事咸以聞。崇光宮在北苑中，又建鹿野浮圖於苑中之西山，釋子相傳，以為尸迦國波羅柰城東北十里許有鹿野苑，本辟支佛住此，常有野鹿，故以名苑。今倣西國而建浮圖也。又據魏書，道武帝天興二年，破高車，以其衆起鹿野苑於南臺陰，北距長城，東苞白登，屬之西山，廣輪數百里，蓋因代都鹿苑之舊名，附合西國鹿野之事而建此浮圖也。與禪僧居之。禪，時連翻。

**19**冬，十月，魏沃野、統萬二鎭敕勒叛，沃野，卽漢朔方郡沃野縣也；統萬，卽赫連故都，魏以為鎭，置鎭將。陸恭之風土記︰朔方故城，後魏改為沃野鎭，去統萬八百餘里。遣太尉源賀帥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追擊餘黨至枹罕、金城，大破之，枹，音膚。斬首八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詔賀都督三道諸軍，屯于漠南。

先是，魏每歲秋、冬發軍，三道並出以備柔然，春中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賀以為「往來疲勞，不可支久；請募諸州鎭武健者三萬餘人，築三城以處之，先，悉薦翻。處，昌呂翻。使冬則講武，春則耕種。」此卽古屯田之說也。不從。

**20**庚寅，魏以南安王楨為都督涼州及西戎諸軍事，領護西域校尉，鎭涼州。校，戶敎翻。

**21**上命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垣崇祖經略淮北，守，式又翻。崇祖自郁洲將數百人入魏境七百里，據蒙山。此指言舊琅邪蘭陵郡也，本屬徐州。彭城旣沒，崇祖率部曲據郁洲，使領二郡太守，未能有其地也。魏收志︰蒙山在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水經註︰朐山縣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山海經所謂郁山在海中者是也。杜佑曰︰郁洲在海州東海縣，亦曰郁洲。十一月，魏東兗州刺史于洛侯擊之，崇祖引還。

**22**上以故第為湘宮寺，始封湘東王，故以故第為湘宮寺。備極壯麗；欲造十級浮圖而不能，乃分為二。新安太守巢尚之罷郡入見，見，賢遍翻。上謂曰︰「卿至湘宮寺未？此是我大功德，用錢不少。」少，詩沼翻。通直散騎侍郞會稽虞愿侍側，散騎侍郞，曹魏初與散騎常侍同置，至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郞，及元帝太興元年，使員外二人與散騎侍郞同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郞，後增為四人。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會，工外翻。曰︰「此皆百姓賣兒貼婦錢所為，貼婦，謂夫先有婦，苦於上之征求而不能贍，縱之外求淫夫，貼以贍之。又，帖，亦賣也；通典︰北齊武平以後，聽人帖賣園田。佛若有知，當慈悲嗟愍；罪高浮圖，何功德之有！」侍坐者失色；坐，徂臥翻。上怒，使人驅下殿。悐徐去，無異容。

上好圍棋，好，呼到翻；下同。棋甚拙，與第一品彭城丞王抗圍棋，當時圍棋之品，王抗為第一。抗每假借之，曰「皇帝飛棋，臣抗不能斷。」圍棋之勢，聯屬不斷，然後可以勝人；若為人斷之，則為所勝。斷，如字。上終不悟，好之愈篤。愿又曰︰「堯此以敎丹朱，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敎子丹朱；或云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圍棋以敎之。其法非智者不能也。胡旦曰︰以棋為易，則聰明者而或不能；以為難，則愚下小人往往精絕。非人主所宜好也。」上雖怒甚，以愿王國舊臣，上為湘東王，愿為國常侍。每優容之。

**23**王景文常以盛滿為憂，屢辭位任，上不許，然中心以景文外戚貴盛，張永累經軍旅，疑其將來難信，乃自為謠言曰︰「一士不可親，弓長射殺人。」射，而亦翻。景文彌懼，自表解揚州，情甚切至。詔報曰︰「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言但問其存心如何耳。大明之世，巢、徐、二戴，位不過執戟，權亢人主。巢，謂巢尚之；徐，謂徐爰；二戴，謂法興、明寶。亢，口浪翻，高也。今袁粲作僕射領選，選，須絹翻。而人往往不知有粲，粲遷為令，居之不疑；人情向粲，淡然亦復不改常日。以此居貴位要任，當有致憂競不？袁粲之簡淡雅素，自足以鎭雅俗；而明帝謂其可以託孤，則眞違才易務矣。然粲才雖不足，以死繼之，無愧於為臣之大節；其視褚淵，相去豈不遠哉！復，扶又翻。「競」，當作「兢」。不，讀曰否。夫貴高有危殆之懼，卑賤有塡壑之憂，有心於避禍，不如無心於任運，存亡之要，巨細一揆耳。」

## 泰豫元年（壬子、四七二）

**1**春，正月，甲寅朔，上以疾久不平，改元。戊午，皇太子會四方朝賀者於東宮，幷受貢計。朝，直遙翻。

**2**大陽蠻酋桓誕擁沔水以北、滍·葉以南八萬餘落降於魏，此卽五水蠻也。宋置大陽戍於蘄陽縣西。此縣卽漢江夏郡蘄春縣也。沔水以北，滍、葉以南，皆羣蠻所居。誕擁以降魏，而誕實大陽蠻酋也。酋，慈由翻。沔，彌兗翻。滍，直里翻。葉，式涉翻。降，戶江翻。自云桓玄之子，亡匿蠻中，以智略為羣蠻所宗。魏以誕為征南將軍、東荊州刺史、襄陽王，東荊州治比陽縣。聽自選郡縣吏；使起部郞京兆韋珍與誕安集新民，區置諸事，皆得其所。據晉志︰武帝置起部郞。杜佑通典曰︰晉、宋有起部而不常置。起部，工部也，取虞書「百工起哉」為義。自是之後，諸蠻皆倚魏以侵擾南國。

**3**二月，柔然侵魏，上皇遣將擊之；將，卽亮翻；下同。柔然走。東部敕勒叛奔柔然，上皇自將追之，至石磧，磧，七迹翻。石磧，卽石漠。不及而還。

**4**上疾篤，慮晏駕之後，皇后臨朝，江安懿侯王景文以元舅之勢，必為宰相，景文，皇后兄也。朝，直遙翻。相，息亮翻。門族強盛，或有異圖。己未，遣使齎藥賜景文死，使，疏吏翻。手敕曰︰「與卿周旋，欲全卿門戶，故有此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敕至，景文正與客棋，叩函看已，已，畢也。復置局下，神色不變，方與客思行爭劫。棋有行，有劫。行者，欲擊東而聲出於西也；劫者，先有彼我兩急之勢，彼欲出此，則我劫彼以制之也。行，下孟翻。局竟，斂子內匳畢，子，棋子也。弈戲旣畢，則斂而納諸匳中。匳，力鹽翻。徐曰︰「奉敕見賜以死。」方以敕示各。句斷。中直兵焦度、趙智略憤怒，中直兵，典親兵將官也。洪适曰︰宋有中直兵、外兵、騎兵參軍。曰︰「大丈夫安能坐受死！州中文武數百，足以一奮。」王景文時為揚州刺史。景文曰︰「知卿至心；若見念者，為我百口計。」乃作墨啓答敕致謝，飲藥而卒。考異曰︰南史云︰「帝使謂景文曰︰『朕不謂卿有罪，然吾不能獨死，請子先之。』若使者有此語，則坐客不容不知，更終棋局。又曰︰「景文酌酒謂客曰︰『此酒不可相勸。』自仰而飲之。」按焦度勸拒命，必不對坐客言之；何得死時猶在坐也！今從宋書。贈開府儀同三司。

上夢有人告曰︰「豫章太守劉愔反。」旣寤，遣人就郡殺之。愔，於含翻。

**5**魏顯祖還平城。書顯祖，以別魏主。

**6**庚午，魏主耕籍田。

**7**夏，四月，以垣崇祖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魏收地形志︰東彭城郡有龍沮縣，縣有卽丘城。五代志︰琅邪郡治臨沂縣，舊曰卽丘。沮，子余翻。

**8**己亥，上大漸，書·顧命云︰疾大漸。呂祖謙註曰︰疾大進而瀕於死也。以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為司空，又以尚書右僕射褚淵為護軍將軍，加中領軍劉勔右僕射，勔，彌兗翻。詔淵、勔與尚書令袁粲、荊州刺史蔡興宗、郢州刺史沈攸之並受顧命。褚淵素與蕭道成善，引薦於上，詔又以道成為右衞將軍，領衞尉，左、右衞，晉官；衞尉，漢官也。史言禁衞兵柄皆歸道成。與袁粲等共掌機事。是夕，上殂。年三十四。庚子，太子卽皇帝位，大赦。時蒼梧王方十歲，袁粲、褚淵秉政，承太宗奢侈之後，務弘節儉，欲救其弊；而阮佃夫、王道隆等用事，貨賂公行，不能禁也。佃，音田。

**9**乙巳，以安成王準為揚州刺史。

**10**五月，戊寅，葬明皇帝于高寧陵，據南史，陵在臨沂縣莫府山。廟號太宗。六月，乙巳，尊皇后曰皇太后，考異曰︰宋略·本紀作「癸未」。令從宋·本紀。立妃江氏為皇后。

**11**秋，七月，柔然部帥無盧眞將三萬騎寇魏敦煌，鎭將尉多侯擊走之。多侯，眷之子也。尉眷事魏太武，有平赫連之功。帥，所類翻。將，卽亮翻；下同。騎，奇寄翻。敦，徒門翻。尉，紆勿翻。又寇晉昌，守將薛奴擊走之。魏書·官氏志︰西方諸姓，叱干氏改為薛氏。

**12**戊午，魏主如陰山。

**13**戊辰，尊帝母陳貴妃為皇太妃，更以諸國太妃為太姬。更，工衡翻。姬，音怡。

**14**右軍將軍王道隆以蔡興宗強直，不欲使居上流，閏月，甲辰，以興宗為中書監，更以沈攸之為都督荊·襄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興宗辭中書監不拜。王道隆每詣興宗，躡履到前，不敢就席，良久去，竟不呼坐。

沈攸之自以材略過人，自至夏口以來，陰蓄異志；夏口，郢州也。攸之鎭郢州，見上卷五年。夏，戶雅翻。及徙荊州，擇郢州士馬，器仗精者，多以自隨。到官，以討蠻為名；大發兵力，招聚才勇，部勒嚴整，常如敵至。重賦斂以繕器甲，斂，力贍翻。舊應供臺者皆割留之，養馬至二千餘匹，治戰艦近千艘，治，其靳翻。艘，蘇遭翻。倉稟、府庫莫不充積。士子、商旅過荊州者，多為所羈留，四方亡命，歸之者皆蔽匿擁護；所部或有逃亡，無遠近窮追，必得而止。舉錯專恣，不復承用符敕，錯，千故翻。復，扶又翻。朝廷疑而憚之。為後攸之稱兵張本。臺省所下者為符，出命經中書、門下者為敕。為政刻暴，或鞭撻士大夫；上佐以下，面加詈辱。詈，力智翻。然吏事精明，人不敢欺，境內盜賊屛息，屛，必郢翻。夜戶不閉。

攸之賧罰羣蠻太甚，何承天纂文曰︰賧，蠻夷贖罪貨也。音徒濫翻。又禁五溪魚鹽，蠻怨叛。酉溪蠻王田頭擬死，水經︰酉水導源巴郡臨江縣，東逕遷陵縣故城北，又東逕酉陽故縣南，又東逕沅陵縣北，又南注沅水。弟婁侯篡立，其子田都走入獠中。獠，魯皓翻。於是羣蠻大亂，掠抄至武陵城下。抄，楚交翻。武陵內史蕭嶷遣隊主張英兒擊破之，誅婁侯，立田都，羣蠻乃定。嶷，賾之弟也。史言蕭道成二子皆有幹時之用。嶷，魚力翻。賾，士革翻。

**15**八月，戊午，樂安宣穆公蔡興宗卒。

**16**九月，辛巳，魏主還平城。

**17**冬，十月，柔然侵魏，及五原，十一月，上皇自將討之。將，卽亮翻。將度漠，柔然北走數千里，上皇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18**丁亥，魏封上皇之弟略為廣川王。

**19**己亥，以郢州刺史劉秉為尚書左僕射。秉，道憐之孫也，和弱無幹能，以宗室清令，令，善也。故袁、褚引之。史言袁、褚尚虛名而無實用，所以受制於姦雄也。

**20**中書通事舍人阮佃夫晉初，初置中書舍人、通事各一人。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中書通事舍人。佃，音田。加給事中、輔國將軍，權任轉重。欲用其所親吳郡張澹為武陵郡；袁粲等皆不同，佃夫稱敕施行，粲等不敢執。史言袁粲等橈於權倖，不能裁之以正。擔，徒覽翻。

**21**魏有司奏諸祠祀合一千七十五所，歲用牲七萬五千五百。上皇惡其多殺，惡，烏路翻。詔︰「自今非天地、宗廟、社稷，皆勿用牲，薦以酒脯而已。」

蒼梧王上諱昱，字德融，明帝長子也，小字慧震。

## 元徽元年（癸丑、四七三）

**1**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大赦。

**2**庚辰，魏員外散騎常侍崔演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3**戊戌，魏上皇還，至雲中。還自討柔然。

**4**癸丑，魏詔守令勸課農事，同部之內，貧富相通，家有兼牛，通借無者；若不從詔，一門終身不仕。

**5**戊午，魏上皇至平城。自雲中至平城。

**6**甲戌，魏詔︰「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治二縣，卽食其祿；能靜二縣者，兼治三縣，治，直之翻；下同。三年遷為郡守。守，式又翻。二千石能靜二郡上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

**7**桂陽王休範，素凡訥，少知解，凡，庸常也；訥，言難也。少，詩沼翻。解，戶買翻。解，曉也。不為諸兄所齒遇，齒，列也；遇，待也；不以諸弟之列待之也。物情亦不向之，故太宗之末得免於禍。及帝卽位，年在沖幼，素族秉政，近習用權。素族，謂袁、褚也。近習，謂阮佃夫、王道隆、楊運長也。休範自謂尊親莫二，帝諸父皆誅死，唯休範在，故謂尊親莫二。應入為宰輔；旣不如志，怨憤頗甚。典籤新蔡許公輿為之謀主，令休範折節下士，折，而設翻。下，戶嫁翻。厚相資給，於是遠近赴之，歲中萬計；收養勇士，繕治器械。朝廷知其有異志，亦陰為之備。會夏口闕鎭，夏，戶雅翻。朝廷以其地居尋陽上流，欲使腹心居之。二月，乙亥，以晉熙王燮為郢州刺史。燮始四歲，以黃門郞王奐為長史，行府州事黃門郞，卽黃侍郞。配以資力，使鎭夏口，夏，戶雅翻。復恐其過尋陽為休範所劫留，復，扶又翻。使自太洑徑去。南史·休範傳作「太子洑」，此蓋卽劉胡自江外趣沔口之路。休範聞之，大怒，密與許公輿謀襲建康；表治城隍，多解材皮而蓄之。奐，景文之兄子也。

**8**吐谷渾王拾寅寇魏澆河，夏，四月，戊申，魏以司空長孫觀為大都督，發兵討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澆，堅堯翻。長，知兩翻。

**9**魏以孔子二十八世孫乘為崇聖大夫，崇聖大夫，以尊崇先聖名官。給十戶以供洒掃。洒，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上聲。

**10**秋，七月，魏詔︰「河南六州之民，河南六州，青、徐、兗、豫、齊、東徐也。戶收絹一匹，綿一斤，租三十石。」

**11**乙亥，魏主如陰山。

**12**八月，庚申，魏上皇如河西。

長孫觀入吐谷渾境，芻其秋稼。吐谷渾王拾寅窘急請降，窘，巨隕翻。降，戶江翻。遣子斤入侍。自是歲脩職貢。

九月，辛巳，上皇還平城。

**13**遣使如魏。報聘也。使，疏吏翻。

**14**冬，十月，癸酉，割南兗、豫州之境置徐州，治鍾離。鍾離，禹塗山氏之國，春秋鍾離子之國；漢為縣，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晉安帝分立鍾離郡；宋立徐州於此。宋白曰︰今鍾離縣東四十里有鍾離城。

**15**魏上皇將入寇，詔︰「州郡之民十丁取一以充行，以充征行也。戶收租五十石以備軍糧。」

**16**魏武都氐反，攻仇池，詔長孫觀回師討之。

**17**武都王楊僧嗣卒於葭蘆，從弟文度自立為武興王，從，才用翻。遣使降魏；魏以文度為武興鎭將。將，卽亮翻；下同。

**18**十一月，丁丑，尚書令袁粲以母憂去職。

**19**癸巳，魏上皇南巡，至懷州。魏天安二年，以河內郡置懷州，因古地名以名州也。枋頭鎭將代人薛虎子，先為馮太后所黜，為門士。魏有宰士、門士；宰士掌酒食，門士守門戶。枋，音方。先，悉薦翻。時山東饑，盜賊競起，相州民孫誨等五百人稱虎子在鎭，境內清晏，乞還虎子。上皇復以虎子為枋頭鎭將；相，息亮翻；下同。復，扶又翻，又如字。卽日之官，數州盜賊皆息。數州，謂冀、相、懷等州。

**20**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21**乙巳，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進位太尉。

**22**詔起袁粲，以衞軍將軍攝職；所謂起復也。粲固辭。

**23**壬子，柔然侵魏，柔玄鎭二部敕勒應之。據水經註︰柔玄鎭在長川城東，城南小山，于延水所出也。此卽六鎭之一。

**24**魏州鎭十一水旱，相州民餓死者二千八百餘人。

**25**是歲，魏妖人劉舉聚衆自稱天子。妖，於遙翻。齊州刺史武昌王平原討斬之。平原，提之子也。武昌王提，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四年。

**二年**（甲寅、四七四）

**1**春，正月，丁丑，魏太尉源賀以疾罷。

**2**二月，甲辰，魏上皇還平城。

**3**三月，丁亥，魏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4**夏，五月，壬午，桂陽王休範反。考異曰︰宋書作「壬子」。按長曆，此月辛未朔，無壬子。今從宋略。掠民船，使軍隊稱力請受，軍有軍主、副，隊有隊主、副。稱力請受者，稱其衆力之多而請船也。稱，尺證翻。付以材板，合手裝治，合，音閤。治，直之翻。數日卽辦。丙戌，休範率衆二萬、騎五百發尋陽，騎，奇寄翻。晝夜取道；以書與諸執政，稱︰「楊運長、王道隆蠱惑先帝，使建安、巴陵二王無罪被戮，事見上明帝泰始七年。蠱，音古。被，皮義翻。望執錄二豎，以謝冤魂。」豎，常句翻。

庚寅，大雷戍主杜道欣馳下告變，朝廷惶駭。護軍褚淵、征北將軍張永、領軍劉勔、僕射劉秉、右衞將軍蕭道成、游擊將軍戴明寶、驍騎將軍阮佃夫、右軍將軍王道隆、中書舍中孫千齡、員外郞楊運長員外郞，卽員外散騎侍郞。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集中書省計事，莫有言者。道成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淹緩致敗，謂南郡王義宣、晉安王子勛等也。休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今應變之術，不宜遠出；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沮，在呂翻。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城、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委，於僞翻。積，子智翻。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路之委積。註云︰少曰委，多曰積。又宰夫，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註云︰芻、米、薪。求戰不得，自然瓦解。我請頓新亭以當其鋒，征北守白下；領軍屯宣陽門為諸軍節度；諸貴安殿中，不須競出，我自破賊必矣。」因索筆下議。衆並注「同」。並注名同道成議也，索，山客翻。孫千齡陰與休範通謀，獨曰︰「宜依舊遣軍據梁山。」道成正色曰︰「賊今已近，梁山豈可得至！新亭旣是兵衝，所欲以死報國耳。常時乃可屈曲相從，今不得也！」坐起，坐，徂臥翻。道成顧謂劉勔曰︰「領軍已同鄙議，不可改易！」袁粲聞難，扶曳入殿，袁粲居喪毀瘠，故扶曳而入。難，乃旦翻。卽日，內外戒嚴。

道成將前鋒兵出屯新亭，將，卽亮翻。張永屯白下，前南兗州刺史沈懷明戍石頭，袁粲、褚淵入衞殿省。時倉猝不暇授甲，開南北二武庫，隨將士意所取。

蕭道成至新亭，治城壘未畢；將，卽亮翻；下同。治，直之翻。辛卯，休範前軍已至新林。新林浦去今建康城二十里。道成方解衣高臥以安衆心，徐索白虎幡，索，山客翻。登西垣，使寧朔將軍高道慶、羽林監陳顯達、員外郞王敬則帥舟師與休範戰，頗有殺獲。帥，讀曰率。壬辰，休範自新林捨舟步上，上，時掌翻。其將丁文豪請休範直攻臺城。休範遣文豪別將兵趣臺城，趣，七喻翻。自以大衆攻新亭壘。道成率將士悉力拒戰，自巳至午，外勢愈盛，衆皆失色，道成曰︰「賊雖多而亂，尋當破矣。」

休範白服，乘肩輿，自登城南臨滄觀，臨滄觀在勞山上，江寧縣南十五里，亦曰勞勞亭。觀，古玩翻。以數十人自衞。考異曰︰張敬兒傳云︰「左右數百人皆散走。」按休範左右若有數百人，黃回、敬兒雖勇，何敢徑往取之！今從休範傳。屯騎校尉黃回與越騎校尉張敬兒謀詐降以取之。騎，奇寄翻。校，戶敎翻。降，戶江翻；下同。回謂敬兒曰︰「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以白道成。道成曰︰「卿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南陽冠軍人。本州，謂雍州也。為後敬兒求雍州張本。乃與回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輿側。回陽致道成密意，休範信之，以二子德宣、德嗣付道成為質。呼，火登翻。質，音致。二子至，道成卽斬之。休範置回、敬兒於左右，所親李恆、鍾爽諫，不聽。恆，戶登翻。時休範日飲醇酒，回見休範無備，目敬兒；敬兒奪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左右皆散走。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

道成遣隊主陳靈寶送休範首還臺。靈寶道逢休範兵，弃首於水，考異曰︰南齊書云「埋首道側。」宋略云「弃諸溝中。」今從宋書。挺身得達，唱云「已平」，而無以為驗，衆莫之信。休範將士亦不之知，其將杜黑騾攻新亭甚急。將，卽亮翻。騾，盧戈翻。考異曰︰宋書、南齊書作「黑蠡」，今從宋略。蕭道成在射堂，司空主簿蕭惠朗帥敢死士數十人突入東門，休範先為司空，以惠朗為主簿。帥，讀曰率；下同。至射堂下。道成上馬，帥麾下摶戰，惠朗乃退，道成復得保城。復，扶又翻。惠朗，惠開之弟也，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明帝泰始之元年、二年。其姊為休範妃。惠朗兄黃門郞惠明，時為道成軍副，在城內，了不自疑。左傳︰宋元公與華氏戰于新里。翟僂新居于新里，旣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如之。杜預註曰︰古之為軍，不呰小忿。僂，力主翻。姓，他口翻。呰，子斯翻，又音紫。

道成與黑騾拒戰，自晡達旦，矢石不息；其夜，大雨，鼓叫不復相聞。復，扶又翻。將士積日不得寢食，軍中馬夜驚，城內亂走。道成秉燭正坐，厲聲呵之，如是者數四。

丁文豪破臺軍於皂莢橋，皂莢橋當在新亭之北。直至朱雀桁南；朱雀桁，卽大航也，在秦淮水上；以其在朱雀門外，故名。桁，與航同，音戶剛翻。杜黑騾亦捨新亭北趣朱雀桁。趣，七喻翻。右軍將軍王道隆將羽林精兵在朱雀門內，急召鄱陽忠昭公劉勔於石頭。勔至，命撤桁以折南軍之勢，道隆怒曰︰「賊至，但當急擊，寧可開桁自弱邪！」勔不敢復言。道隆趣勔進戰，折，之舌翻。復，扶又翻。趣，讀曰促。勔渡桁南，戰敗而死。黑騾等乘勝渡淮，道隆弃衆走還臺，黑騾兵追殺之。蕭道成所謂諸貴不須競出者，正慮此心。黃門侍郞王蘊重傷，踣於御溝之側，踣，蒲北翻。或扶之以免。蘊，景文之兄子也。於是中外大震，道路皆云「臺城已陷」，白下、石頭之衆皆潰。張永、沈懷明逃還。宮中傳新亭亦陷。太后執帝手泣曰︰「天下敗矣！」

先是，月犯右執法，太白犯上將，先，悉薦翻。太微南蕃中二星曰端門，東曰左執法，西曰右執法。東蕃四星，其北曰上將；西蕃四星，南第一星亦曰上將。或勸劉勔解職。勔曰︰「吾執心行己，無愧幽明，若災眚必至，避豈得免！」勔晚年頗慕高尚，立園宅，名為東山，遺落世務，罷遣部曲。蕭道成謂勔曰︰「將軍受顧命，輔幼主，當此艱難之日，而深尚從容，從，千容翻。廢省羽翼，一朝事至，悔可追乎！」勔不從而敗。

甲午，撫軍長史褚澄開東府門納南軍，考異曰︰宋書作「撫軍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南齊書作「車騎典籤茅恬」，蓋皆為褚澄諱耳。今從宋略。擁安成王準據東府，稱桂陽王敎曰︰「安成王，吾子也，勿得侵犯。」澄，淵之弟也。杜黑騾徑進至杜姥宅，晉成帝杜皇后母裴氏立第南掖門外，世謂之杜姥宅。姥，莫補翻。中書舍人孫千齡開承明門出降。文帝元嘉二十五年，新作閶闔、廣莫二門，改廣莫門曰承明門。降，戶江翻。宮省恇擾。恇，去王翻。時府藏已竭，藏，徂浪翻。皇太后、太妃剔取宮中金銀器物以充賞，衆莫有鬬志。

俄而丁文豪之衆知休範已死，稍欲退散。文豪厲聲曰︰「我獨不能定天下邪！」許公輿詐稱桂陽王在新亭，士民惶惑，詣蕭道成壘刺者以千數。凡求見之禮，先投刺以自達。毛晃曰︰書姓名以自白，故曰刺。道成得，皆焚之，登北城謂曰︰「劉休範父子昨已就戮，尸在南岡下。南岡，卽勞山之岡也；以在新亭城南，故謂之南岡。身是蕭平南，道成之出屯新亭也，加平南將軍。諸君諦視之。諦，音帝，審也。名刺皆已焚，勿憂懼也。」

道成遣陳顯達、張敬兒及輔師將軍任農夫、馬軍主東平周盤龍等將兵自石頭濟淮，從承明門入衞宮省。袁粲慷慨謂諸將曰︰「令寇賊已逼而衆情離沮，孤子受先帝付託，不能綏靜國家，粲時居喪，故自稱孤子。任，音壬。將，卽亮翻。沮，在呂翻。請與諸君同死社稷！」被甲上馬，將驅之。被，皮義翻。於是陳顯達等引兵出戰，大破杜黑騾於杜姥宅，飛矢貫顯達目。丙申，張敬兒等又破黑騾等於宣陽門，斬黑騾及丁文豪，進克東府，餘黨悉平。蕭道成振旅還建康，還，從宣翻，又如字。百姓緣道聚觀，曰︰「全國家者此公也！」道成與袁粲、褚淵、劉秉皆上表引咎解職；不許。丁酉，解嚴，大赦。

**5**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6**六月，庚子，以平南將軍蕭道成為中領軍、南兗州刺史，留衞建康，道成自此得政矣。與袁粲、褚淵、劉秉更日入直決事，號為四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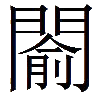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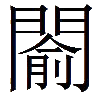
**7**桂陽王休範之反也，使道士陳公昭作天公書，題云「沈丞相」，付荊州刺史沈攸之門者。攸之不開視，推得公昭，送之朝廷。考異曰︰宋略云︰「桂陽遺攸之書，署曰『沈丞相』，攸之斬其使。」今從宋書。及休範反，攸之謂僚佐曰︰「桂陽必聲言我與之同。若不顚沛勤王，顚沛勤王者，危難之際，奔走顚仆以從王事也。必增朝野之惑。」乃與南徐州刺史建平王景素、郢州刺史晉熙王燮、湘州刺史王僧虔、雍州刺史張興世，雍，於用翻。同舉兵討休範。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惠連等守尋陽，燮遣中兵參軍馮景祖襲之。癸卯，惠連等開門請降，降，戶江翻。考異曰︰宋略作「癸亥」，按下有戊申。今從宋書。殺休範二子，諸鎭皆罷兵。景素，宏之子也。建平王宏，文帝之子也。

**8**乙卯，魏詔曰︰「下民兇戾，不煩親戚，一人為惡，殃及闔門。朕為民父母，深所愍悼。自今非謀反大逆外叛，罪止其身。」於是始罷門、房之誅。門誅者，誅其一門；房誅者，時河北族如崔、如李，子孫分派，各自為房。

魏顯祖勤於為治，治，直吏翻。賞罰嚴明，愼擇牧守，守，式又翻。進廉退貪。諸曹疑事，舊多奏決，又口傳詔敕，或致矯擅。上皇命事無大小，皆據律正名，不得為疑奏；合則制可，違則彈詰，盡用墨詔，制可者，手詔可其所奏。彈詰者，劾問之。合，謂與律合也。違，謂悖於律也。詰，去吉翻。由是事皆精審。尤重刑罰，大刑多令覆鞫，大刑，謂死罪。或囚繫積年。羣臣頗以為言，上皇曰︰「滯獄誠非善治，治，直吏翻。不猶愈於倉猝而濫乎！夫人幽苦則思善，故智者以囹圄為福堂，囹，盧丁翻。圄，音語。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爾。」由是囚繫雖滯，而所刑多得其宜。又以赦令長姦，故自延興以後，不復有赦。泰始七年，魏改元延興。長，知兩翻。復，扶又翻。

**9**秋，七月，庚辰，立皇弟友為邵陵王。

**10**乙酉，加荊州刺史沈攸之開府儀同三司，攸之固辭。執政欲徵攸之而憚於發命，乃以太后令遣中使謂曰︰使，疏吏翻。「公久勞于外，宜還京師。任寄實重，未欲輕之；進退可否，在公所擇。」攸之曰︰「臣無廊廟之資，居中實非其才。至於撲討蠻、蜑，蜑，亦蠻屬，音蕩旱翻，毛晃曰︰蜑，南夷海種也。范成大桂海漁［虞］衡志曰︰蜑，海上水居蠻也，以舟為家。沿海蜑有三種︰漁蜑，取魚；蚝蜑，取蚝；木蜑，伐木取材。大率皆取海物為糧，生食之，入水能視。陳師道曰︰二廣，居山谷間，不隸州縣，謂之傜人；舟居謂之蜑人；島居謂之黎人。余謂巴、黔亦自有蜑人。克清江、漢，不敢有辭。雖自上如此，上，時掌翻。去留伏聽朝旨。」朝，直遙翻。乃止。

**11**癸巳，柔然寇魏敦煌，尉多侯擊破之。尚書奏︰「敦煌倨遠，介居西、北強寇之間，西，謂吐谷渾，北，柔然也。敦，徒門翻。尉，紆勿翻。恐丁能自固，請內徙就涼州。」羣臣集議，皆以為然。給事中昌黎韓秀，獨以為︰「敦煌之置，為日已尺。雖逼強寇，人習戰鬬，縱有草竊，不為大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而能隔閡西、北二虜，使不得相通。閡，五慨翻。今徙就涼州，不唯有蹙國之名，且姑臧去敦煌千有餘里，防邏甚難，邏，力佐翻。二虜必有交通闚之志；漢武帝開河西四郡以隔絕西羌、月氏不得與匈奴通，其規畫正如此也。，音俞。若騷動涼州，則關中不得安枕。又，士民或安土重遷，招引外寇，為國深患，不可不慮也。」乃止。

**12**九月，考異曰︰後魏·帝紀︰「使將軍元蘭五將三萬騎及假東陽王丕為後繼伐蜀漢」，不言勝負；列傳及宋書皆無之，今不取。丁酉，以尚書令袁粲為中書監、領司徒，加褚淵尚書令，劉秉丹楊尹。粲固辭，求反居墓所；不許。粲受遺輔政，適罹難棘。國有大難，釋衰絰以從金革之事；大難旣平，求歸終喪，禮也。

淵以褚澄為吳郡太守，司徒左長史蕭惠明言於朝朝，直遙翻。考異曰︰宋略作「惠朗」。按惠朗不為司徒長史，今從南史。曰︰「褚澄開門納賊，更為股肱大郡，王蘊力戰幾死，棄而不收；幾，居希翻；又音祁。賞罰如此，何憂不亂！」淵甚慙。冬，十月，庚申，以侍中王蘊為湘州刺史。

**13**十一月，丙戌，帝加元服，大赦。

**14**十二月，癸亥，立皇弟躋為江夏王，贊為武陵王。躋，牋西翻。夏，戶雅翻。

**15**是歲，魏建安貞王陸馛卒。馛，蒲撥翻。

**三年**（乙卯、四七五）

**1**春，正月，辛巳，帝祀南郊、明堂。二祀並舉也。

**2**蕭道成以襄陽重鎭，張敬兒人位俱輕，不欲使居之；而敬兒求之不已，蓋道成先許之也。謂道成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表裏制之，恐非公之利。」道成笑而無言。道成居內，敬兒居外以制其後，故曰表裏制之也。三月，己巳，以驍騎將軍張敬兒為都督雍·梁二州諸軍事、雍州刺史。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

沈攸之聞敬兒上，上，時掌翻。恐其見襲，陰為之備。敬兒旣至，奉事攸之，親敬甚至，動輒咨稟，信饋不絕。攸之以為誠然，酬報款厚。累書欲因遊獵會境上，敬兒報以為「心期有在，影迹不宜過敦。」謂動則有影，行則有迹，人將窺見之也。攸之益信之。敬兒得其事迹，皆密白道成。道成與攸之書，問︰「張雍州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攸之卽以示敬兒，欲以間之。史言攸之墮敬兒術中而不悟，且為襲江陵張本。間，古莧翻。

**3**夏，五月，丙午，魏主使員外散騎常侍許赤虎來聘。

**4**丁未，魏主如武州山；辛酉，如車輪山。地形志，秀容郡敷城縣有車輪泉。車，尺遮翻。

**5**六月，庚午，魏初禁殺牛馬。牛者，農之所資；馬者，兵之所資；禁殺，當也。魏興於北荒，畜牧蕃庶，殺之者不禁；今始禁之。

**6**袁粲、褚淵皆固讓新官。秋，七月，庚戌，復以粲為尚書令，復，扶又翻。八月，庚子，加護軍將軍褚淵中書監。

**7**冬，十二月，丙寅，魏徙建昌王長樂為安樂王。樂，音洛。

**8**己丑，魏城陽王長壽卒。

**9**南徐州刺史建王景素，孝友清令，服用儉素，又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接士大夫，由是有美譽；太宗特愛之，異其禮秩。時太祖諸子俱盡，諸孫唯景素為長，帝凶狂失德，朝野皆屬意於景素。帝外家陳氏深惡之；長，知兩翻。屬，之欲翻。惡，烏路翻。楊運長、阮佃夫等欲專權勢，不利立長君，亦欲除之。其腹心將佐多勸景素舉兵，鎭軍參軍濟陽江淹獨諫之，景素時以鎭北將軍鎭京口，以淹為主簿。「鎭軍」當作「鎭北」。濟，子禮翻。景素不悅。是歲，防閤將軍王季符得罪於景素，江左之制，禁衞有直閤將軍，王國有防閤將軍。單騎亡奔建康，告景素謀反。騎，奇寄翻。運長等卽欲發兵討之，袁粲、蕭道成以為不可；景素亦遣世子延齡詣闕自陳。乃徙季符於梁州，奪景素征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征北」亦當作「鎭北」。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 宋紀十六起柔兆執徐（丙辰），盡著雍敦牂（戊午），凡三年。

蒼梧王下

**元徽四年**（丙辰、四七六）

**1**春，正月，己亥，帝耕籍田，大赦。

**2**二月，魏司空東郡王陸定國坐恃恩不法，免官爵為兵。

**3**魏馮太后內行不正，行，下孟翻。以李奕之死怨顯祖，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之六年。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年二十三。考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按事若如此，安得不彰，而中外恬然不以為怪，又孝文終不之知！按後魏書及北史皆無殺事。而天象志云「顯祖暴崩」，蓋實有鴆毒之禍。今從之。壬申，大赦，改元承明。葬顯祖于金陵，金陵在雲中。諡曰獻文皇帝。

**4**魏大司馬、大將軍代人萬安國坐矯詔殺神部長奚買奴，賜死。神部，八部之一也。長，知兩翻。

**5**戊寅，魏以征西大將軍、安樂王長樂為太尉，樂，音洛。尚書左僕射、宜都王目辰為司徒，南部尚書李訢為司空。訢，許斤翻。尊皇太后曰太皇太后，復臨朝稱制。魏高宗之殂，顯祖方年十二，馮太后臨朝稱制；時宋太宗泰始二年也。至次年，太后歸政。今旣鴆顯祖，而高祖尚幼，故復臨朝。復，扶又翻。朝，直遙翻。以馮熙為侍中、太師、中書監。熙自以外戚，固辭內任；乃除都督、洛州刺史，魏太宗取洛陽，以晉司州為洛州。侍中、太師如故。

顯祖神主祔太廟，有司奏廟中執事之官，請依故事皆賜爵。祕書令廣平程駿上言︰「建侯裂地，帝王所重，或以親賢，或因功伐，以勞定國曰功，積功曰伐。未聞神主祔廟而百司受封者也。皇家故事，蓋一時之恩，豈可為長世之法乎！」太后善而從之，謂羣臣曰︰「凡議事，當依古典正言，豈得但脩「脩」，當作「循」。故事！」而『章︰甲十一行本「而」下有「已」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張校同，云「事」下脫「而已」二字。』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

太后性聰察，知書計，曉政事，被服儉素，被，皮義翻。膳羞減於故事什七八；而猜忍多權數。高祖性至孝，能承顏順志，事無大小，皆仰成於太后。經典釋文︰仰，如字，又五亮翻。太后往往專決，不復關白於帝。復，扶又翻。所幸宦者高平王琚、安定張祐、杞嶷、康曰︰杞，姓也，出自夏后氏之後。嶷，魚力翻。馮翊王遇、略陽苻承祖、高陽王質，皆依勢用事；祐官至尚書左僕射，爵新平王；琚官至征南將軍，爵高平王；嶷等官亦至侍中、吏部尚書、刺史，爵為公、侯，賞賜巨萬，賜鐵券，許以不死。康曰︰說文︰券，契也。釋名曰︰券，綣也，相約束繾綣為券也。又，太卜令姑臧王叡得幸於太后，超遷至侍中、吏部尚書，爵太原公。祕書令李沖，雖以才進，亦由私寵，賞賜皆不可勝紀。太和末年，高菩薩之禍，后啓之也。后雖獲終其世，禍及門戶矣。勝，音升。又外禮人望東陽王丕、游明根等，皆極其優厚，每褒賞叡等，輒以丕等參之，以示不私。丕，烈帝之玄孫；拓跋翳槐諡烈帝。沖，寶之子也。魏世祖太平眞君五年，李寶入朝，其子沖遂貴顯於魏。

太后自以失行，畏人議己，羣下語言小涉疑忌，輒殺之。然所寵幸左右，苟有小過，必加笞箠，或至百餘；箠，止橤翻。而無宿憾，尋復待之如初，或因此富貴。故左右雖被罰，終無離心。此史之所謂權數也，吁！行，下孟翻。復，扶又翻。被，皮義翻。

**6**乙亥，加蕭道成尚書左僕射，劉秉中書令。

**7**楊運長、阮佃夫等忌建平王景素益甚，通鑑書禍始於上卷上年。佃，音田。景素乃與錄事參軍陳郡殷濔、濔，莫比翻。中兵參軍略陽垣慶延、參軍沈顒、左暄等謀為自全之計。顒，魚容翻。遣人往來建康，要結才力之士，要，讀曰邀。冠軍將軍黃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前軍將軍韓道清、長水校尉郭蘭之、羽林監垣祗祖，漢東都之制，羽林左、右監主羽林騎，屬光祿勳；至晉，以羽林屬二衞，而監不見於志，當是江左復置。冠，古玩翻。校，戶敎翻。皆陰與通謀；武人不得志者，無不歸之。時帝好獨出遊走郊野，欣之謀據石頭城，伺帝出作亂。道清、蘭之欲說蕭道成因帝夜出，執帝迎景素，道成不從者，卽圖之；景素每禁使緩之。楊、阮微聞其事，遣傖人周天賜僞投景素，好，呼到翻。說，輸芮翻；下譬說同。伺，相吏翻。傖，助庚翻；江東人謂楚人別種為傖，亦謂西北人為傖。勸令舉兵。景素知之，斬天賜首送臺。

秋，七月，祗祖率數百人自建康奔京口，云京師已潰亂，勸令速入。景素信之，戊子，據京口起兵，士民赴之者以千數。楊、阮聞祗祖叛走，卽命纂嚴。己丑，遣驍騎將軍任農夫、領軍將軍黃回、左軍將軍蘭陵李安民將步軍，右軍將軍張保將水軍，以討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任，音壬。民將、保將，卽亮將。辛卯，又命南豫州刺史段佛榮為都統。都統之名始此。蕭道成知黃回有異志，故使安民、佛榮與之偕行。道成知黃回不附己，旣使之討景素，又使之討沈攸之，二難旣平，然後殺之，則足以知回於當時有幹略，而道成智數又一時所不及者。回私戒其士卒，「道逢京口兵，勿得戰。」道成屯玄武湖，冠軍將軍蕭賾鎭東府。冠，古玩翻。賾，士革翻。

始安王伯融，都鄕侯伯猷，皆建安王休仁之子也，楊、阮忌其年長，悉稱詔賜死。

景素欲斷竹里以拒臺軍。長，知兩翻。斷，丁管翻；下斷峽同。坦慶延、垣祗祖、沈顒皆曰︰「今天時旱熱，臺軍遠來疲困，引之使至，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殷濔等固爭，不能得。農夫等旣至，縱火燒市邑。慶延等各相顧望，莫有鬬志；景素本乏威略，恇擾不知所為。恇，去王翻。黃回迫於段佛榮，且見京口軍弱，遂不發。

張保泊西渚，西渚在京口城西，今西津渡口是也。景素左右勇士數十人，自相要結，要，一遙翻。進擊水軍。甲午，張保敗死，而諸將不相應赴，復為臺軍所破。復，扶又翻？臺軍旣薄城下，顒先帥衆走，帥，讀曰率。祗祖次之，其餘諸軍相繼奔退，獨左暄與臺軍力戰於萬歲樓下；而所配兵力甚弱，不能敵而散。乙未，拔京口。黃回軍先入，自以有誓不殺諸王，乃以景素讓殿中將軍張倪奴。倪奴擒景素，斬之，幷其三子，同黨垣祗祖等數十人皆伏誅。蕭道成釋黃回、高道慶不問，撫之如舊。撫之所以安反側，事定之後決不能容之。是日，解嚴。丙申，大赦。

初，巴東建平蠻反，沈攸之遣軍討之。及景素反，攸之急追峽中軍以赴建康。巴東太守劉攘兵、建平太守劉道欣疑攸之有異謀，勒兵斷峽，不聽軍下。攘兵子天賜為荊州西曹，西曹者，漢、晉公府之西曹椽。攸之遣天賜往諭之。攘兵知景素實反，乃釋甲謝愆，攸之待之如故。劉道欣堅守建平，攘兵譬說不回，乃與伐蠻軍攻斬之。沈攸之用劉攘兵，卒為攘兵所禍；蕭道成用黃回，而權以濟事；非用人之難，用勢之難也。說，輸芮翻。

**8**甲辰，魏主追尊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李氏，李惠之女，高祖之母也。為後李惠貴張本。

**9**八月，丁卯，立皇弟翽為南陽王，翽，呼會翻。嵩為新興王，禧為始建王。

**10**庚午，以給事黃門侍郞阮佃夫為南豫州刺史，留鎭京師。

**11**九月，戊子，賜驍騎將軍高道慶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12**冬，十月，辛酉，以吏部尚書王僧虔為尚書左『章︰甲十一行本「左」作「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僕射。

**13**十一月，戊子，魏以太尉、安樂王長樂為定州刺史，司空李訢為徐州刺史。樂，音洛。訢，許斤翻。

順皇帝諱準，字仲謨，明帝第三子也，小字知觀；實桂陽王休範之子。諡法︰慈和徧服曰順。蕭氏所以諡之曰順者，以其順天命人心而禪代也。

## 昇明元年（丁巳、四七七）是年七月，帝卽位，始改元昇明。

**1**春，正月，乙酉朔，魏改元太和。

**2**己酉，略陽民王元壽聚衆五千餘家，自稱衝天王；二月，辛未，魏秦、益二州刺史尉洛侯擊破之。秦、益二州，此魏所謂南秦、東益也。尉，紆勿翻。

**3**三月，庚子，魏以東陽王丕為司徒。

**4**夏，四月，丁卯，魏主如白登；壬申，如崞山。崞，音郭。

**5**初，蒼梧王在東宮，好緣漆帳竿，好，呼到翻。去地丈餘；喜怒乖節，主帥不能禁。主帥，謂東宮齋內主帥也。帥，所類翻。太宗屢敕陳太妃痛捶之。陳氏，蒼梧王之母也。卽位，尊為太妃。揰，止橤翻。及卽帝位，內畏太后、太妃，外憚諸大臣，未敢縱逸。自加元服，內外稍無以制，數出遊行，數，所角翻。始出宮，猶整儀衞。俄而弃車騎，帥左右數人，或出郊野，或入市廛。騎，奇寄翻；下同。帥，讀曰率。太妃每乘青犢車，青犢車，青蓋犢車也。晉制，諸王青蓋車。時有司奏，皇太妃輿服一同晉孝武李太妃故事。隨相檢攝。旣而輕騎遠走一二十里，太妃不復能追；復，扶又翻；下已復同。儀衞亦懼禍不敢追尋，唯整部伍別在一處，瞻望而已。

初，太宗嘗以陳太妃賜嬖人李道兒，已復迎還，生帝，已，旣也；旣而復迎之還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故帝每微行，自稱「劉統」，劉統，自言統天下也，猶苻堅稱「苻詔」，桓玄稱「桓詔」。或稱「李將軍」。常著小袴衫，營署巷陌，無不貫穿；著，陟略翻。穿，如字，又樞絹翻。或夜宿客舍，或晝臥道傍，排突廝養，廝，息移翻。養，餘亮翻。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又，廝給、養馬者。與之交易，或遭慢辱，悅而受之。凡諸鄙事，裁衣、作帽，過目則能；未嘗吹箎，箎，音池，以竹為之，長八尺四寸，圍三寸。周禮賈疏云︰箎八孔。執管便韻。韻，諧也，和也。及京口旣平，驕恣尤甚，無日不出，夕去晨返，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鋋矛，從，才用翻。鋋，音蟬，又以前翻，小矛也。行人男女及犬馬牛驢，逢無免者。民間擾懼，商販皆息，門戶晝閉，行人殆絕。鍼、椎、鑿、鋸，不離左右，鍼，與鉗同，其淹翻。離，力智翻。小有忤意，卽加屠剖，忤，五故翻。一日不殺，則慘然不樂；殿省憂惶，食息不保。阮佃夫與直閤將軍申伯宗等，謀因帝出江乘射雉，稱太后令，喚隊仗還，樂，音洛。射，而亦翻。隊有隊主、副，仗有仗主、副。閉城門，遣人執帝廢之，立安成王準。事覺，甲戌，帝收佃夫等殺之。

太后數訓戒帝，數，所角翻。帝不悅。會端午，太后賜帝毛扇。毛扇，蓋羽扇也。考異曰︰宋略作「太妃賜」，今從宋書。帝嫌其不華，令太醫煑藥，欲鴆太后。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應成孝子，豈復得出入狡獪！」復，扶又翻；下無復、誰復同。狡，古巧翻。獪，古外翻。江南人謂小兒戲為狡獪。帝曰︰「汝語大有理！」乃止。

六月，甲戌，有告散騎常侍杜幼文、司徒左長史沈勃、游擊將軍孫超之與阮佃夫同謀者，帝登帥衞士，自掩三家，悉誅之，登，登時也；登時，猶言卽時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考異曰︰南史曰︰「孝武二十八子，太宗殺其十六，餘皆帝殺之。」按宋書，孝武諸子，十人早卒，二人為景和所殺，餘皆太宗殺之，無及蒼梧時者，南史誤也。刳解臠割，嬰孩不免。沈勃時居喪在廬，廬，倚廬也。禮︰居喪者，居倚廬，寢苫枕塊。孟康註曰︰倚廬，倚牆至地而為之，無楣柱。孔穎達曰︰居倚廬者，謂於中門之外，東牆下倚木為廬。又說曰︰凡非適子，自未葬以於隱者為廬。鄭註曰︰不欲人屬目，蓋於東南角。左右未至，帝揮刀獨前。勃知不免，手搏帝耳，唾罵之曰︰唾，湯臥翻。「汝罪踰桀、紂，屠戮無日，」遂死。是日，大赦。

帝嘗直入領軍府。時盛熱，蕭道成晝臥裸袒。裸，郞果翻。帝立道成於室內，畫腹為的，畫，讀與畵同。自引滿，將射之。射，而亦翻；下無復射、箭射同。道成斂版曰︰「老臣無罪。」左右王天恩曰︰「領軍腹大，是佳射堋；堋，補隥翻。射堋，今言射垜也。一箭便死，後無復射；不如以骲箭射之。」帝乃更以骲箭射，正中其齊。更，工衡翻。骲，蒲剝翻。集韻云︰骨鏃也。余謂骨鏃亦能害人，況以之射人腹乎！蓋當時所謂骲箭者，必非骨鏃。中，竹仲翻。齊，與臍同。投弓大笑曰︰「此手何如！」帝忌道成威名，嘗自磨鋋，曰︰「明日殺蕭道成。」陳太妃罵之曰︰「蕭道成有功於國，若害之，誰復為汝盡力邪！」為，于僞翻。帝乃止。

道成憂懼，密與袁粲、褚淵謀廢立。粲曰︰「主上幼年，微過易改。易，以豉翻。伊、霍之事，非季世所行；縱使功成，亦終無全地。」淵默然。淵於此時已心歸道成矣。領軍功曹丹陽紀僧眞言於道成曰︰「今朝廷猖狂，人不自保；天下之望，不在袁、褚，明公豈得坐受夷滅！存亡之機，仰希熟慮。」道成然之。道成時為中領軍，以僧眞為功曹。希，望也。

或勸道成奔廣陵起兵。道成世子賾，時為晉熙王長史，行郢州事，欲使賾將郢州兵東下會京口。將，卽亮翻。道成密遣所親劉僧副告其從兄行青、冀二州刺史劉善明曰︰從，才用翻。「人多見勸北固廣陵，恐未為長算。今秋風行起，卿若能與垣東海微共動虜，則我諸計可立。」亦告東海太守垣榮祖。善明曰︰「宋氏將亡，愚智共知。北虜若動，反為公患。公神武高世，唯當靜以待之，因機奮發，功業自定，不可遠去根本，自貽猖蹶。」榮祖亦曰︰「領府去臺百步，領府，謂領軍府也。公走，人豈不知！若單騎輕行，騎，奇寄翻。廣陵人閉門不受，公欲何之！公今動足下牀，恐卽有叩臺門者，言將有告之者。公事去矣。」紀僧眞曰︰「主上雖無道，國家累世之基猶為安固。公百口，北度必不得俱。縱得廣陵城，天子居深宮，施號令，目公為逆，何必避之！此非萬全策也。」道成族弟鎭軍長史順之順之，蕭衍之父也。考異曰︰齊高帝紀，姚思廉梁書·武帝紀，自相國何至皇考一十餘世，皆有名及官位。蓋史官附會，今所不取。及次子驃騎從事中郞嶷，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嶷，魚力翻。皆以為︰「帝好單行道路，於此立計，易以成功；外州起兵，鮮有克捷，好，呼到翻。易，以豉翻。鮮，息淺翻。鮮，少也。徒先人受禍耳。」先，悉薦翻。道成乃止。

東中郞司馬、行會稽郡事李安民欲奉江夏王躋起兵於東方，明帝泰始七年以皇子躋繼江夏王義恭，時蓋為東中郞將，以安民為司馬行郡事也。會，工外翻。夏，戶雅翻。躋，牋西翻。道成止之。

越騎校尉王敬則潛自結於道成，夜著青衣，扶匐道路，著，則略翻。扶，讀曰蒲。說文曰︰手行也。匐，蒲北翻。為道成聽察帝之往來。道成命敬則陰結帝左右楊玉夫、楊萬年、陳奉伯等一『張︰「一」作「二」。』十五人於殿中，詗伺機便。為，于僞翻。詗，喧正翻，又古迥翻。伺，候也。伺，相吏翻。

秋，七月，丁亥夜，帝微行至領軍府門。左右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於一處作適，適意作戲，謂之作適。宜待明夕。」員外郞桓康等於道成門間聽聞之。此員外郞蓋員外散騎郞也。

戊子，帝乘露車，與左右於臺岡賭跳，臺岡，意卽臺城之來岡也。賭跳者，賭跳躑，以高者為勝也。跳，音他弔翻。考異曰︰南史作「蠻岡」，今從宋書。仍往青園尼寺，尼，女夷翻。晚，至新安寺孝武寵姬殷貴妃死，為之立寺。貴妃子子鸞封新安王，故以新安為寺名。偷狗，就曇度道人煑之。曇，徒含翻。飲酒醉，還仁壽殿寢。楊玉夫常得帝意，至是忽憎之，見輒切齒曰︰「明日當殺小子取肝肺！」是夜，令玉夫伺織女渡河，續齊諧記曰︰桂陽成武丁有仙道，謂其弟曰︰「七月七日，織女當渡河。」弟問曰︰「織女何事渡河？」答曰︰「織女暫詣牽牛。」人至今云織女嫁牽牛也。崔寔四民月令曰︰或云見天漢中奕奕有正白氣，光耀五色，以此為徵應。曰︰「見當報我；不見，將殺汝！」時帝出入無常，省內諸閤，夜皆不閉，廂下畏相逢值，無敢出者；宿衞並逃避，內外莫相禁攝。是夕，王敬則出外。玉夫伺帝熟寢，與楊萬年取帝防身刀刎之。御左右防身刀，卽所謂千牛刀也。刎，扶粉翻。敕廂下奏伎，伎，渠綺翻。陳奉伯袖其首，依常行法，稱敕開承明門出，以首與敬則。敬則馳詣領軍府，叩門大呼，呼，火故翻。蕭道成慮蒼梧王誑之，不敢開門。誑，居況翻。敬則於牆上投其首，道成洗視，乃戎服乘馬而出，敬則、桓康等皆從。入宮，至承明門，詐為行還。敬則恐內人覘見，以刀環塞窐孔，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塞，悉則翻。窐孔，卽古之所謂圭竇也。窐，古攜翻，又音攜。呼門甚急，門開而入。他夕，蒼梧王每開門，門者震懾，不敢仰視，至是弗之疑。懾，之涉翻。考異曰︰齊高帝紀云︰「衞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入，天下會是亂耳。』」按靈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衞晏然不動！今從宋·後廢帝紀。道成入殿，殿中驚怖；怖，普布翻。旣而聞蒼梧王死，咸稱萬歲。

己丑旦，道成戎服出殿庭槐樹下，以太后令召袁粲、褚淵、劉秉入會議。道成謂秉曰︰「此使君家事，何以斷之？」使，疏吏翻。斷，丁亂翻。秉未答。道成須髯盡張，目光如電。秉曰︰「尚書衆事，可以見付；軍旅處分，須，與鬚同。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一委領軍。」道成次讓袁粲，粲亦不敢當。王敬則拔白刃，在牀側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道成首，五代志︰帽自天子下及士人通冠之，以白紗者，名高頂帽。皇太子在上省則烏紗，在永福則白紗。蓋貴白紗也。杜佑曰︰宋制︰黑帽綴紫褾，褾以繒為之，長四寸，廣一寸。後制高屋白紗帽。令卽位，曰︰「今日誰敢復動！事須及熱！」道成正色呵之曰︰「卿都自不解！」復，扶又翻。呵，虎何翻。解，戶買翻，曉也。粲欲有言，敬則叱之，乃止。褚淵曰︰「非蕭公無以了此。」手取事授道成。褚淵手取其事以授道成，自此天下之事一歸之矣。道成曰︰「相與不肯；我安得辭！」乃下議，備法駕詣東城，迎立安成王。東城，卽東府城也。於是長刀遮粲、秉等，各失色而去。觀史所書，會議之際，道成目光如電，須髯盡張；王敬則拔白刃跳躍，繼又以長刀遮粲、秉等，事勢可知矣。粲、秉於此時，聲其弒君之罪，以身死之，猶不愧於仇牧，何待至石頭邪！秉出，於路逢從弟韞，從，才用翻。韞開車迎問曰︰「今日之事當歸兄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拊膺曰︰「兄肉中詎有血邪！今年族矣！」宋事去矣，自中人以下皆知之。

是日，以太后令，數蒼梧王罪惡，數，所具翻。曰︰「吾密令蕭領軍潛運明略。安成王準，宜臨萬國。」追封昱為蒼梧王。儀衞至東府門，安成王令門者勿開，以待袁司徒。粲至，王乃入居朝堂。史言袁粲為一時倚重。朝，直遙翻。壬辰，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一，改元，大赦。改元昇明。葬蒼梧王於郊壇西。南郊壇在臺城南巳地，世祖大明三年，移南郊壇於牛頭山以正陽位。

**6**魏京兆康王子推卒。

**7**甲午，蕭道成出鎭東府。丙申，以道成為司空、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遠粲遷中書監，褚淵加開府儀同三司；劉秉遷尚書令，加中領軍；以晉熙王燮為揚州刺史。劉秉始謂尚書萬機，本以宗室居之，則天下無變；旣而蕭道成兼總軍國，布置心膂，與奪自專，褚淵素相憑附，秉與袁粲閣手仰成矣。閣手者，高拱充位而無所為，兩手若有所閣也。仰，牛向翻。辛丑，以尚書右僕射王僧虔為僕射。丙午，以武陵王贊為郢州刺史；蕭成道改領南徐州刺史。

**8**八月，壬子，魏大赦。

**9**癸亥，詔袁粲鎭石頭。粲性沖靜，每有朝命，常固辭；朝，直遙翻。逼切不得已，乃就職。至是知蕭道成有不臣之志，陰欲圖之，卽時順命。為袁粲以石頭死節張本。

**10**初，太宗使陳昭華母養順帝；戊辰，尊昭華為皇太妃。魏明帝置昭華，晉武帝制淑妃、淑媛、淑儀、脩華、脩容、脩儀、婕妤、充華、容華為九嬪，而昭華之號不復見。至宋孝武制以昭儀、昭容、昭華代脩華、脩儀、脩容也。

**11**丙子，魏詔曰︰「工商皁隸，各有厥分；分，扶問翻。而有司縱濫，或染流俗。自今戶內有工役者，唯止本部丞；「流俗」，北史作「清流」。此蓋以當時授官不分流品，故詔凡工役之戶，官止本部丞。若有勳勞者，不從此制。」

**12**蕭道成固讓司空；庚辰，以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13**九月，乙酉，魏更定律令。更，工衡翻。

**14**戊申，封楊玉夫等二十五人為侯、伯、子、男。

**15**冬，十月，氐帥楊文度遣其弟文弘襲魏仇池，陷之。帥，所類翻。考異曰︰魏書·本紀作「楊黽」，氐傳作「鼠」，皆避顯祖諱也。

**16**初，魏徐州刺史李訢，事顯祖為倉部尚書，晉武帝始置倉部郞，屬度支尚書；倉部尚書，後魏所置也，卽前太倉尚書。訢，許斤翻。信用盧奴令范檦。訢弟左將軍瑛諫曰︰考異曰︰魏典︰「檦」作「標」；「瑛」作「璞」。今從魏書。余按檦與標同；卑遙翻。瑛，音英。檦能降人以色，假人以財，輕德義而重勢利；聽其言也甘，察其行也賊，不早絕之，後悔無及。」訢不從，腹心之事，皆以言檦。行，下孟翻。語，牛倨翻。

尚書趙黑，與訢皆有寵於顯祖，對掌選部。選，須絹翻。訢以其私用人為方州，古者八州八伯，謂之方伯，後世遂以州刺史為方州。黑對顯祖發之，由是有隙。頃之，訢發黑前為監藏，監，古銜翻。藏，徂浪翻。盜用官物，黑坐黜為門士。黑恨之，寢食為之衰少；踰年，復入為侍中、尚書左僕射，領選。為，于僞翻。復，扶又翻；下我復、黑復同。

及顯祖殂，黑白馮太后，稱訢專恣，出為徐州。范檦知太后怨訢，以其告李敷也，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明帝泰始六年；訢為太倉尚書亦在是年也。乃告訢謀外叛。太后徵訢至平城問狀，訢對無之，太后引檦使證之。訢謂檦曰︰「汝今誣我，我復何言！然汝受我恩如此之厚，乃忍為爾乎？」檦受公恩，何如公受李敷恩？公忍為之於敷，檦何為不忍於公！」訢慨然嘆曰︰「吾不用瑛言，悔之可及！」趙黑復於中構成其罪，丙子，誅訢及其子令和、令度；黑然後寢食如故。

**17**十一月，癸未，魏征西將軍皮歡喜等三將軍率衆四萬擊楊文弘。

**18**丁亥，魏懷州民伊祁苟自稱堯後，堯，伊祁氏，故云然。聚衆於重山作亂；重山，卽河內重門之山，在共縣北。重，直龍翻。洛州刺史馮熙討滅之。馮太后欲盡誅闔城之民，雍州刺史張白澤諫曰︰「凶渠逆黨，盡已梟夷；魏雍州統京兆、扶風、馮翊、咸陽、北地、平秦、武都等郡。凶渠，謂渠魁也。孔安國曰︰渠，大也。雍，於用翻。梟，堅堯翻。城中豈無忠良仁信之士，柰何不問白黑，一切誅之！」乃止。

**19**十二月，魏皮歡喜軍至建安，水經註︰楊定自隴右徙治歷城，去仇池百二十里。歷城後改建安城。考異曰︰是年，魏置閏在十一月，宋之十二月也。楊文弘棄城走。

**20**初，沈攸之與蕭道成於大明、景和之間同直殿省，深相親善，道成女為攸之子中書侍郞文和婦。攸之在荊州，直閤將軍高道慶，家在華容，華容縣，自漢以來屬南郡。按九域志︰今江陵府石首縣建寧鎭卽其地。宋白曰︰江陵府監利縣，本漢華容縣地。假還，過江陵，假，居訝翻，休假也。過，工禾翻。與攸之爭戲槊。槊，色角翻。馳還建康，言攸之反狀已成，請以三千人襲之。執政皆以為不可，道成仍保證其不然。楊運長等惡攸之，惡，烏路翻。密與道慶謀遣刺客殺攸之，不克。會蒼梧王遇弑，主簿宗儼之、功曹臧寅勸攸之因此起兵。攸之以其長子元琰在建康為司徒左長史，故未發。長，知兩翻。寅，凝之之子也。臧凝之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

時楊運長等已不在內，已出為外官，不在省內也。蕭道成遣元琰以蒼梧王刳斮之具示攸之。攸之以道成名位素出己下，一旦專制朝權，心不平，斮，則略翻。朝，直遙翻。謂元琰曰︰「吾寧為王淩死，不為賈充生。」王淩、賈充事，並見魏紀。然亦未暇舉兵。乃上表稱慶，因留元琰。

雍州刺史張敬兒，素與攸之司馬劉攘兵善，雍，於用翻。疑攸之將起事，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鐙一隻，鐙，都鄧翻。敬兒乃為之備。

攸之有素書十數行，行，戶剛翻。常韜在裲襠角，博雅曰︰裲襠，謂之袹腹。裲，里養翻。襠，都郞翻。云是明帝與己約誓。攸之將舉兵，其妾崔氏諫曰︰「官年已老，那不為百口計！」宋、齊之間，義從私屬以至婢僕，率呼其主為官。攸之指裲襠角示之，且稱太后使至，賜攸之燭，使，疏吏翻；下同。割之，得太后手令云︰「社稷之事，一以委公。」於是勒兵移檄，遣使邀張敬兒及豫州刺史劉懷珍、梁州刺史梓潼范柏年、司州刺史姚道和、湘州行事庾佩玉、南陽王翽未至，故庾佩玉行府州事。巴陵內史王文和同舉兵。敬兒、懷珍、文和並斬其使，馳表以聞；文和尋棄州奔夏口。巴陵，非州也，「州」，當作「郡」。夏，戶雅翻。柏年、道和、佩玉皆懷兩端。道和，後秦高祖之孫也。後秦主姚興，廟號高祖。

辛酉，攸之遣輔國將軍孫同等相繼東下。攸之遺道成書，遺，于季翻。以為︰「少帝昏狂，少，詩照翻。宜與諸公密議，共白太后，下令廢之；柰何交結左右，親行弒逆；乃至不殯，流蟲在戶？凡在臣下，誰不惋駭！又，移易朝舊，朝舊，謂朝廷舊臣也。惋，烏貫翻。朝，直遙翻；下同。布置親黨，宮閤管籥，悉關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固如此乎！霍光，字子孟；諸葛亮，字孔明。足下旣有賊宋之心，吾寧敢捐包胥之節邪！」申包胥乞秦師以存楚，事見左傳。朝廷聞之，忷懼。忷，許拱翻。

丁卯，道成入守朝堂，命侍中蕭嶷代鎭東府，嶷，魚力翻。撫軍行參軍蕭映鎭京口。映，嶷之弟也。戊辰，內外纂嚴。己巳，郢州刺史武陵王贊為荊州刺史。庚午，以右衞將軍黃回為郢州刺史，督前鋒諸軍以討攸之。

初，道成以世子賾為晉熙王燮長史，行郢州事，修治器械以備攸之。道成平桂陽之難，進爵縣公，以賾為世子。賾，士革翻。治，直之翻。及徵燮為揚州，以賾為左衞將軍，與燮俱下。劉懷珍言於道成曰︰「夏口衝要，宜得其人。」道成與賾書曰︰「汝旣入朝，當須文武兼資與汝意合者，委以後事。」賾乃薦燮司馬柳世隆自代。道成以世隆為武陵王贊長史，行郢州事。賾將行，謂世隆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夏，戶雅翻。艦，戶黯翻。沿流而東，不可制也。若得攸之留攻郢城，必未能猝拔。君為其內，我為其外，破之必矣。」及攸之起兵，賾行至尋陽，未得朝廷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衆欲倍道趨建康，趨，七喻翻。賾曰︰「尋陽地居中流，密邇畿甸。若留屯湓口，內藩朝廷，外援夏首，夏首，卽夏口。保據形勝，控制西南，今日會此，天所置也。」或以為湓口城小難固，左中郞將周山圖曰︰「今據中流，為四方勢援，不可以小事難之；苟衆心齊一，江山皆城隍也。」庚午，賾奉燮鎭湓口；賾悉以事委山圖。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栅，斷，丁管翻。立栅於水中曰水栅。旬日皆辦。道成聞之，喜曰︰「賾眞我子也！」以賾為西討都督，賾啓山圖為軍副。時江州刺史邵陵王友鎭尋陽，賾公為尋陽城不足固，表移友同鎭湓口，尋陽時治柴桑，今江州德化西南九十里有柴桑山。湓口在德化縣西一里。江州治德化，蓋近湓口古城處。留江州別駕豫章胡諧之守尋陽。

湘州刺史王蘊遭母喪罷歸，至巴陵，與沈攸之深相結。巴陵距江陵四百餘里，蓋使命往來，深相結也。時攸之未舉兵，蘊過郢州，欲因蕭賾出弔作難，據郢城。賾知之，不出。還，至東府，又欲因蕭道成出弔作難，道成又不出。作難者，欲殺之也。難，乃旦翻。蘊乃與袁粲、劉秉密謀誅道成，將帥黃回、任候伯、孫曇瓘、王宜興、卜伯興等皆與通謀。將，卽亮翻。帥，所類翻。任，音壬。曇，徒含翻。伯興，天與之子也。卜天與死於元凶劭之難。

道成初聞攸之事起，自往詣粲，粲辭不見。通直郞袁達謂粲，「不宜示異同」，通直郞，通直散騎侍郞也。晉武帝置員外散騎侍郞，元帝泰興二年，使二人與散騎侍郞同員直，故謂之通直散騎侍郞也。粲曰︰「彼若以主幼時艱，與桂陽時不異，謂桂陽王休範反時也。劫我入臺，我何辭以拒之！一朝同止，欲異得乎！」道成乃召褚淵，與之連席，每事必引淵共之。果如袁粲所料。時劉韞為領軍將軍，入直門下省；考異曰︰南齊書，「韞」作「韜」，今從宋書、南史。卜伯興為直閤，黃回等諸將皆出屯新亭。將，卽亮翻。

初，褚淵為衞將軍，遭母憂去職，朝廷敦迫，不起。粲素有重名，自往譬說，譬說，猶說諭也。說，輸芮翻。淵乃從之。及粲為尚書令，遭母憂，淵譬說懇至，粲遂不起，淵由是恨之。淵之恨粲，以其奪己志而使之失為子之道也。而殺粲以傾宋，又失為臣之節。曰忠與孝，二者淵胥失焉。及沈攸之事起，道成與淵議之。淵曰︰「西夏釁難，事必無成，夏，戶雅翻。釁，許覲翻。難，乃旦翻。公當先備其內耳。」謂備袁粲等也。粲謀旣定，將以告淵；衆謂淵與道成素善，不可告。粲曰︰「淵與彼唯善，豈容大作同異！今若不告，事定便應除之。」乃以謀告淵，袁粲猶以故意待褚淵也。淵卽以告道成。

道成亦先聞其謀，遣軍主蘇烈、薛淵、太原王天生將兵助粲守石頭。薛淵固辭，道成強之，將，卽亮翻。強，其兩翻。淵不得已，涕泣拜辭。道成曰︰「卿近在石頭，日夕去來，何悲如是，且又何辭？」淵曰︰「不審公能保袁公共為一家否？今淵往，與之同則負公，不同則立受禍，何得不悲！」道成曰︰「所以遣卿，正為能盡臨事之宜，使我無西顧之憂耳。石頭在臺城西，故云然。為，于僞翻。但當努力，無所多言。」淵，安都之從子也。從，才用翻。道成又以驍騎將軍王敬則為直閤，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伯興共總禁兵。

粲謀矯太后令，使韞、伯興帥宿衞兵攻道成於朝堂，帥，讀曰率；下同。朝，直遙翻。回等帥所領為應。劉秉、任候伯等並赴石頭，本期壬申夜發，秉恇擾不知所為，晡後卽束裝；臨去，啜羹，寫胸上，手振不自禁。恇，去王翻。振當作震，戰也，動也。禁，音居吟翻，勝也。未暗，載婦女，盡室奔石頭，部曲數百，赫奕滿道。旣至，見粲，粲驚曰︰「何事遽來？今敗矣！」秉奔石頭，則事大露，故云必敗。秉曰︰「得見公，萬死何恨！」孫曇瓘聞之，亦奔石頭。丹陽丞王遜等走告道成，事乃大露。遜，僧綽之子也。王僧綽柄用於元嘉之季。

道成密使人告王敬則。時閤已閉，敬則欲開閤出，卜伯興嚴兵為備，敬則乃鋸所止屋壁得出，至中書省收韞。韞已成嚴，嚴，裝也；成嚴，謂裝束已成，俟期而發也。列燭自照。見敬則猝至，驚起迎之，曰︰「兄何能夜顧？」敬則河之曰︰「小子那敢作賊！」韞抱敬則，敬則拳毆其頰仆地而殺之，呵，虎何翻。毆，烏口翻。又殺伯興。卜伯興父子俱死於劉氏之難。蘇烈等據倉城拒粲。倉城，石頭倉城。王蘊聞秉已走，歎曰︰「事不成矣！」狼狽帥部曲數百向石頭。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宋書云︰「齊王使蘊募人，已得數百。」宋略云︰「是夕徵其私衆，倏忽之間，被甲數百，莫知所從出。」按道成素已疑蘊，必不使之募兵。宋略近是也。本期開南門，時暗夜，薛淵據門射之。射，而亦翻。蘊謂粲已敗，卽散走。

道成遣軍主會稽戴僧靜帥數百人向石頭助烈等，會，工外翻。自倉門得入，與之幷力攻粲。孫曇瓘驍勇善戰，臺軍死者百餘人。王天生殊死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戴僧靜分兵攻府西門，焚之。粲與秉在城東門，見火起，欲還赴府。秉與二子俣、陔踰城走。俁，宇矩翻。陔，柯開翻。粲下城，列燭自照，謂其子最曰︰「本知一木不能止大廈之崩，但以名義至此耳。」僧靜乘暗踰城獨進，最覺有異人，以身衞粲，僧靜直前斫之。粲謂最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遂父子俱死。考異︰南史云︰「僧靜奮刀直前，欲斬之。子最叫，抱父乞先死，兵士人人莫不隕涕。粲曰︰『我不失忠臣，汝不失孝子。』仍求筆作云︰『臣義奉大宋，策名兩畢。今便歸魂墳隴，永就山丘。』僧靜乃幷斬之。」按時僧靜掩粲不備，挺身直往，安肯容粲作啓，從容如此！宋書皆無此等事。今不取。百姓哀之，謠曰︰「可憐石頭城，寧為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劉秉父子走至額檐湖，蕭子顯齊書作「雒檐湖」。澹，余廉翻。追執，斬之，任候伯等並乘船赴石頭，旣至，臺軍已集，不得入，乃馳還。

黃回嚴兵，期詰旦帥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道成。詰，去吉翻。帥，讀曰率。聞事泄，不敢發。道成撫之如舊。王蘊、孫曇瓘皆逃竄，先捕得蘊，斬之，其餘粲黨皆無所問。

粲典籤莫嗣祖為粲、秉宣通密謀，道成召詰之，曰︰「袁粲謀反，何不啓聞？」嗣祖曰︰「小人無識，但知報恩，何敢泄其大事！今袁公已死，義不求生。」蘊嬖人張承伯藏匿蘊。道成並赦而用之。史言蕭道成能弃怨錄才。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粲簡淡平素，而無經世之才；好飲酒；喜吟諷，好，呼到翻。喜，許記翻。身居劇任，不肯當事；主事每往諮決，主事，尚書省主事也，尚書諸曹各有主事。或高詠對之。閒居高臥，門無雜賓，物情不接，故及於敗。

裴子野論曰︰袁景倩，民望國華，袁粲，字景倩。受付託之重；智不足以除姦，權不足以處變，處，昌呂翻。蕭條散落，危不而扶。及九鼎旣輕，三才將換，區區斗城之裏，斗城，言城如斗大也。出萬死而不辭，蓋蹈匹夫之節而無棟梁之具矣。裴子野之論，有春秋責備賢者之意，故通鑑取之。

**21**甲戌，大赦。

**22**乙亥，以尚書僕射王僧虔為左僕射，新除中書令王延之為右僕射，度支尚書張岱為吏部尚書，度，徒洛翻。吏部尚書王奐為丹楊尹。延之，裕之孫也。

劉秉弟遐為吳郡太守。司徒右長史張瓌，永之子也，張永歷事文、武、明三帝。瓌，古回翻。遭父喪在吳，家素豪盛，蕭道成使瓌伺間取遐。間，古莧翻。會遐召瓌詣府，瓌帥部曲十餘人直入齋中，執遐，斬之，帥，讀曰率。郡中莫敢動。道成聞之，以告瓌從父領軍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矣。」從，才用翻。樗蒲，得盧者勝。道成卽以瓌為吳郡太守。

道成移屯閱武堂，猶以重兵付黃回使西上，而配以腹心。配以腹心，所以防回也。上，時掌翻。回素與王宜興不協，恐宜興反告其謀，閏月，辛巳，因事收宜興，斬之。諸將皆言回握強兵必反，將，卽亮翻；下同。寧朔將軍桓康請獨往刺之，刺，七亦翻。道成曰︰「卿等何疑！彼無能為也。」史言道成才識雄於一時。

沈攸之遣中兵參軍孫同等五將以三萬人為前驅，司馬劉攘兵等五將以二萬人次之；又遣中兵參軍王靈秀等四將分兵出夏口，據魯山。癸巳，攸之至夏口，考異曰︰沈約齊紀︰「十一月，攸之遂謀為亂。張敬兒遣使詣攸之慶冬，攸之呼使人於密室謂之曰︰『奉皇太后令，得袁司徒、劉丹陽諸人書，呼我速下；可令雍州知此意。』答敬兒書︰『信口一二，』而封雞毛、桃耳數物置函中。敬兒賀冬使卽乘驛白公。十二日壬辰，攸之遣孫同等先發。十七日丁酉，張敬兒使至。十八日戊戌，公率衆入鎭朝堂。閏月十四日癸巳，攸之至夏口。」按是歲宋曆閏十二月庚辰朔，魏曆閏十一月庚戌朔；然則冬至必在十一月晦。攸之對敬兒賀冬使者猶隱祕，豈可十二日已發兵東下乎！又，攸之若十二日已舉兵於江陵，豈可六十餘日始至夏口！又宋·順帝紀︰「十二月，攸之反。丁卯，齊王入守朝堂。」丁卯乃十二月十八日也。「閏月癸巳，攸之圍郢城。」攸之傳︰「十一月反，十二月十二日，遣孫同等東下，閏月十四日至夏口。」宋略︰「十二月，沈攸之作亂。丁卯，蕭道成入屯朝堂。閏月癸巳，攸之師及郢州。」南齊·高帝紀︰「十二月，攸之舉兵。乙卯，太祖入居朝堂。」諸書大抵略相符合，惟齊紀不同；蓋齊紀之誤，今不取。自恃兵強，有驕色。以郢城弱小，不足攻，云「欲問訊安西」，暫泊黃金浦，時武陵王贊蓋以安西將軍鎭郢。黃金浦在鸚鵡洲上，相傳以為吳將黃蓋屯兵于此，得名。遣人告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被，皮義翻。卿旣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鎭，自守而已。」宗儼之勸攸之攻郢城；臧寅以為︰「郢城兵雖少而地險，少，詩沼翻。攻守勢異，非旬日可拔。若不時舉，孟子曰︰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戰國策︰白起一戰而舉鄢郢。舉，拔也。挫銳損威。今順流長驅，計日可捷。旣傾根本，郢城豈能自固！」攸之從其計，欲留偏師守郢城，自將大衆東下。將，卽亮翻。乙未，將發，柳世隆遣人於西渚挑戰，鸚鵡洲之西渚。挑，徒了翻。前軍中兵參軍焦度於城樓上肆言罵攸之，且穢辱之。攸之怒，改計攻城，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晝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攸之不能克。

道成命吳興太守沈文秀『張︰「秀」作「季」；下同。』督吳、錢唐軍事。五代史志曰︰餘杭郡錢唐縣，舊置錢唐郡，蓋此時置也。文秀收攸之弟新安太守登之，誅其宗族。沈攸之殺沈慶之，文秀因事以報父仇。

**23**乙未，以後軍將軍楊運長為宣城太守；於是太宗嬖臣無在禁省者矣。嬖，卑義翻。又，博計翻。

沈約論曰︰夫人君南面，九重奧絕，重，直龍翻。陪奉朝夕，義隔卿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旣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易，以豉翻。孝建、泰始，主威獨運，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習。及覘歡慍，候慘舒，動中主情，舉無謬旨；覘，丑廉翻，又丑豔翻。中，竹仲翻。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狐藉虎威，漢中山靖王勝曰︰社鼠不熏，所託者然也。楚江乙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天帝使我長百獸。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百獸見我而敢不走乎！」虎以為然，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百獸畏己而皆走也，以為畏狐也。外無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効，勢傾天下，未之或悟。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權倖之徒，慴憚宗戚，慴，之涉翻。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勦。謂殺建安諸王也。勦，子小翻。寶祚夙傾，實由於此矣。

**24**辛丑，尚書左丞濟陽江謐建議假蕭道成黃鉞，濟，子禮翻。從之。

**25**加北秦州刺史武都王楊文度都督北秦、雍二州諸軍事，以龍驤將軍楊文弘為略陽太守。雍，於用翻。驤，思將翻。壬寅，魏皮歡喜拔葭蘆，斬文度。魏以楊難當族弟廣香為陰平公、葭蘆戍主，仍詔歡喜築駱谷城。文弘奉表謝罪於魏，遣子苟奴入侍。魏以文弘為南秦州刺史、武都王。

**26**乙巳，蕭道成出頓新亭，謂驃騎參軍江淹曰︰道成為驃騎大將軍，以淹為參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天下紛紛，君謂何如？」淹曰︰「成敗在德，不在衆寡。公雄武有奇略，一勝也；寬容而仁恕，二勝也；賢能畢力，三勝也；民望所歸，四勝也；奉天子以伐叛逆，五勝也。彼志銳而器小，一敗也；有威而無恩，二敗也；士卒解體，三敗也；搢紳不懷，四敗也；懸兵數千里而無同惡相濟，五敗也︰雖豺狼十萬，終為我獲。」道成笑曰︰「君談過矣。」南徐州行事劉善明言於道成曰︰「攸之收衆聚騎，造舟治械，苞藏禍心，於今十年。明帝泰始五年，沈攸之刺郢州已懷異志，至是適十年。治，直之翻。性旣險躁，才非持重；躁，則到翻。而起逆累旬，遲迴不進。一則暗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掣，昌列翻。四則天奪其魄。本慮其剽勇輕速，剽，匹妙翻。掩襲未備，決於一戰；今六師齊奮，諸侯同舉，此籠中之鳥耳。」蕭賾問攸之於周山圖，山圖曰︰「攸之相與鄰鄕，攸之，吳興人，而山圖義興人，故曰鄰鄕。數共征伐，數，所角翻。頗悉其人，性度險刻，士心不附。今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為離散之漸耳。」

**二年**（戊午、四七八）

**1**春，正月，己酉朔，百官戎服入朝。朝，直遙翻。

沈攸之盡銳攻郢城，柳世隆乘間屢破之。間，古莧翻。蕭賾遣軍主桓敬等八軍據西塞，西塞山在今武昌縣東百三十里，界于兩山之間。土俗編曰︰吳、楚舊境分界于此。為世隆聲援。

攸之獲郢府法曹南鄕范雲，使送書入城，餉武陵王贊犢一羫，羫，苦江翻。柳世隆魚三十尾，皆去其首。去，羌呂翻。城中欲殺之，雲曰︰「老母弱弟，懸命沈氏，若違其命，禍必及親；今日就戮，甘心如薺。」詩·谷風︰誰謂荼苦，其甘如薺。此謂甘心就死，如茹薺也。薺，齊禮翻。乃赦之。

攸之遣其將皇甫仲賢向武昌，中兵參軍公孫方平向陽。武昌太守臧渙降於攸之，西陽太守王毓奔湓城。將，卽亮翻。降，戶江翻。湓，蒲奔翻。方平據西陽，豫州刺史劉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將萬人擊之，豫州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郡為建寧左縣，屬西陽郡，尋復為郡；蓋皆蠻左所居地也。五代志︰永安郡麻城縣有梁北西陽縣，又有建寧郡。將，卽亮翻。辛酉，方平敗走。平西將軍黃回等軍至西陽，泝流而進。泝，蘇故翻。

攸之素失人情，但劫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逃者；及攻郢城，三十餘日不拔，逃者稍多；攸之日夕乘馬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后令，被，皮義翻。建義下都。大事若克，白紗帽共著耳；著，則略翻。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比，毗至翻。皆卿等不以為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任，音壬。於是一人叛，遣人追之，亦去不返，莫敢發覺，咸有異計。

劉攘兵射書入城請降，射，而亦翻。柳世隆開門納之；丁卯夜，攘兵燒營而去。軍中見火起，爭棄甲走，將帥不能禁。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攸之聞之，怒，銜須咀之，自咀其須，怒之甚也。須，與鬚同。咀，音在呂翻，嚼也。收攘兵兄子天賜、女壻張平虜，斬之。向旦，攸之帥衆過江，至魯山，大別山，一名魯山，在今漢陽軍沔陽縣東一里，江水逕其南，漢水從西北來注之。帥，讀曰率。軍遂大散，考異曰︰宋略云︰「甲辰，攸之衆潰，西逃；乙巳，華容民斬其首。」按是月己酉朔，無甲辰、乙巳。諸將皆走。臧寅曰︰「幸其成而弃其敗，吾不忍為也！」乃投水死。攸之猶有數十騎自隨，宣令軍中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為資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此蠻卽緣沔而居者。騎，奇寄翻。抄，楚交翻。更相聚結，可二萬人，隨攸之還江陵。

張敬兒旣斬攸之使者，卽勒兵；偵攸之下，遂襲江陵。偵，丑正翻，候也。攸之使子元琰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共守江陵城。敬兒至沙橋，觀望未進。城中夜聞鶴唳，謂為軍來，乂、宣開門出走，吏民崩潰。元琰奔寵洲，寵洲近樂鄕。楊正衡晉書音義曰︰寵，力董翻。為人所殺。敬兒至江陵，考異曰︰宋略云︰「辛未，敬兒克江陵。」按己巳，攸之以敬兒據城走死，不容敬兒至辛未乃入城也。誅攸之二子、四孫。

攸之將至江陵百餘里，聞城已為敬兒所據，士卒隨之者皆散。攸之無所歸，與其子文和走至華容界，皆縊于櫟林；櫟，郞狄翻，木名，柞屬。己巳，村民斬首送江陵。敬兒擎之以楯，覆以青繖，楯，食尹翻。覆，敷又翻。繖，蘇旰翻，蓋也。徇諸市郭，乃送建康。敬兒誅攸之親黨，收其財物數十萬，皆以入私。

初，倉曹參軍金城邊榮，為府錄事所辱，攸之為榮鞭殺錄事。為，于僞翻。及敬兒將至，榮為留府司馬，或說之使詣敬兒降，說，輸芮翻。榮曰︰「受沈公厚恩，共如此大事，一朝緩急，便易本心，吾不能也。」城潰，軍士執以見敬兒，敬兒曰︰「邊公何不早來！」榮曰︰「沈公見留守城，不忍委去；本不祈生，祈，求也，告也。何須見問！」敬兒曰︰「死何難得！」命斬之。榮歡笑而去。榮客太山程邕之抱榮曰︰「與邊公周遊，不忍見邊公死，乞先見殺。」兵人不得行戮，以白敬兒，敬兒曰︰「求死甚易，何為不許！」先殺邕之，然後及榮，軍人莫不垂泣。易，以豉翻。士為知己死，邊榮、程邕之俱有焉。孫同、宗儼之等皆伏誅。宗儼之與臧寅勸攸之舉兵，孫同為軍鋒。

丙子，解嚴，以侍中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蕭道成還鎭東府。丁丑，以右『章︰甲十一行本「右」作「左」；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衞將軍蕭賾為江州刺史，侍中蕭嶷為中領軍。賾，士革翻。嶷，魚力翻。二月，庚辰，以尚書左僕射王僧虔為尚書令，右僕射王延之為左僕射。癸未，加蕭道成太尉、都督南徐等十六州諸軍事，蕭子顯齊書︰都督南徐、南兗、徐、兗、青、冀、司、豫、荊、雍、襄、郢、梁、益、廣、越十六州。以衞將軍褚淵為中書監、司空。道成表送黃鉞。上流已定，故表還黃鉞。

吏部郞王儉，僧綽之子也，神彩淵曠，好學博聞，少有宰相之志，時論亦推許之。道成以儉為太尉右長史，太尉府時置左、右長史。少，詩照翻。相，息亮翻。待遇隆密，事無大小專委之。

**2**丁亥，魏主如代湯泉；此魏代都之湯泉也；言代湯泉者，以別下洛縣橋山之湯泉。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有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去城十里，有溫湯，療疾有驗。又下洛縣西南四十里有橋山，下有溫泉。癸卯，還。

**3**宕昌王彌機初立。三月，丙子，魏遣使拜彌機征南大將軍、梁·益二州牧、河南公、宕昌王。宕，徒浪翻。使，疏吏翻。

**4**黃回不樂在郢州，樂，音洛。固求南兗，遂帥部曲輒還；帥，讀曰率。辛『嚴︰「辛」改「己」。』卯，改都督南兗等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黃回，刃在其頸，乃輒東還，此送死也。

**5**初，王蘊去湘州，湘州刺史南陽王翽未之鎭，翽，明帝子也；音呼會翻。長沙內史庾佩玉行府事。翽先遣中兵參軍韓幼宗將兵戍湘州，與佩玉不相能。及沈攸之反，兩人互相疑，佩玉襲殺幼宗。黃回至郢州，遣輔國將軍任候伯行湘州事；候伯輒殺佩玉，冀以自免。任候伯、黃回皆與袁、劉同謀。任，音壬。湘州刺史呂安國之鎭，蕭道成使安國誅候伯。

**6**夏，四月，甲申，魏主如崞山；丁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7**蕭道成以黃回終為禍亂；回有部曲數千人，欲遣收，恐為亂。辛卯，召回入東府。至，停外齋，使桓康將數十人，數回罪而殺之，幷其子竟陵相僧念。道成翦除異己，至是盡矣。數，所具翻。相，息亮翻。

甲午，以淮南、宣城二郡太守蕭映行南兗州事，仍以其弟晃代之。淮南、宣城逼近京邑，故道成不以授他人。

**8**五月，魏禁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不顧氏族，下與非類婚偶；犯者以違制論。

**9**魏主與太后臨虎圈，圈，求遠翻。有虎逸，登閣道，幾至御座，侍衞皆驚靡；幾，居希翻。靡，披靡也。吏部尚書王叡執戟禦之，太后稱以為忠，親任愈重。史言馮后假公義以成其私。

**10**六月，丁酉，以輔國將軍楊文弘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

**11**庚子，魏皇叔若卒。

**12**蕭道成以大明以來，公私奢侈，秋，八月，奏罷御府，御府令，自漢以來有之，漢屬少府，晉屬光祿勳。據宋紀，世祖大明四年，改細作署令為左右御府令。省二尚方彫飾器玩；辛卯，又奏禁民間華僞雜物，凡十七條。按蕭子顯齊書，表禁︰不得以金銀為箔；馬乘具不得金銀度；不得織成繡裙；道路不得著錦履；不得用紅色為幡蓋衣服；不得剪綵帛為雜花；不得以綾作雜服飾；不得打鹿行錦及局腳檉柏牀牙，箱籠雜物；綵帛作屛障；錦緣薦席；不得私作器仗；不得以七寶飾樂器；又諸雜飾物不得以金銀為花獸；不得輒鑄金銅為像︰皆頒墨敕，凡十七條。

**13**乙未，以蕭賾為領軍將軍，蕭嶷為江州刺史。

**14**九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15**蕭道成欲引時賢參贊大業，夜，召驃騎長史謝朏，屛人與言，久之，朏無言；唯二小兒捉燭，道成慮朏難之，乃取燭遣兒，朏又無言；道成乃呼左右。朏，莊之子也。朏，敷尾翻。屛，必郢翻。捉，執也，持也。謝莊見一百三十卷明帝泰始元年。道成為驃騎大將軍，長史亦其府官也。

太尉右長史王儉知其指，他日，請間言於道成曰︰「功高不賞，古今非一。以公今日位地，欲終北面，可乎？」道成正色裁之，而神采內和。儉因曰︰「儉蒙公殊盼，所以吐所難吐；何賜拒之深！宋氏失德，非公豈復寧濟！但人情澆薄，不能持久；公若小復推遷，則人望去矣。復，扶又翻。豈唯大業永淪，七尺亦不可得保。」七尺，謂七尺之軀也。道成曰︰「卿言不無理。」儉曰︰「公今名位，故是經常宰相，宜禮絕羣后，微示變革。當先令褚公知之，儉請銜命。」道成曰︰「我當自往。」經少日，道成自造褚淵，款言移晷。少，詩沼翻。造，七到翻。晷，居洧翻，日影也。乃謂曰︰「我夢應得官。」淵曰︰「今授始爾，謂方加太尉、都督也。恐一二年間未容便移；且吉夢未必應在旦夕。」道成還，以告儉。儉曰︰「褚是未達理耳。」儉乃唱議加道成太傅，假黃鉞，使中書舍人虞整作詔。

道成所親任遐曰︰任，音壬。「此大事，應報褚公。」道成曰︰「褚公不從，柰何？」遐曰︰彥回惜身保妻子，非有奇才異節；遐能制之。」淵果無違異。褚淵，字彥回。史言褚淵之為人，人皆得而侮薄之。

丙午，詔進道成假黃鉞、大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傅、領揚州牧，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使持節、太尉、驃騎大將軍、錄尚書、南徐州刺史如故。使，疏吏翻。道成固辭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皆殊禮也。

**16**以揚州刺史晉熙王燮為司徒。

**17**戊申，太傅道成以蕭映為南兗州刺史。冬，十月，丁丑，以蕭晃為豫州刺史。

**18**己卯，獲孫曇瓘，殺之。石頭之禍，曇瓘逃去。曇，徒含翻。

**19**魏員外散騎常侍鄭羲來聘。

**20**壬寅，立皇后謝氏。后，莊之孫也。

**21**十一月，癸亥，臨澧侯劉晃坐謀反，與其黨皆伏誅。晃，秉之從子也。沈約志︰臨澧縣，晉武帝太康四年立，屬天門郡。澧，音禮。

**22**甲子，徙南陽王翽為隨郡王。翽，呼會翻。

**23**魏馮太后忌青州刺史南郡王李惠，高祖之母，惠女也，故忌之。誣云惠將南叛；十二月，癸巳，誅惠及妻幷其子弟。太后以猜嫌所夷滅者十餘家，而惠所歷皆有善政，魏人尤冤惜之。

**24**尚書令王僧虔奏以「朝廷禮樂，多違正典。大明中卽以宮縣合和鞞拂，晉志曰︰鼙舞未詳所起，然漢代已施於宴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舊曲有五篇︰一，關東有賢女；二，章和二年中；三，樂久長；四，四方皇；五，殿前生桂樹；其辭盡亡。魏作新歌五篇。泰始中又別製新歌，皆易其曲名。拂舞出自江左，舊云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亦陳於殿庭。楊泓序曰︰自到江南見白符舞，或言白鳧鳩舞，云有此來數十年矣。察其辭旨，乃是吳人患孫晧虐政，思屬晉也。其曲有︰白鳩、濟濟、獨祿、碣石、淮南王五篇。余觀其辭過魏、晉諸公所作歌辭遠甚，但失之悽楚，非治世之音耳。縣，讀曰懸。鞞，與鼙同。節數雖會，慮乖雅體。又，今之清商，實由銅爵，三祖風流，遺音盈耳，京、洛相高，江左彌貴，魏太祖起銅爵臺於鄴，自作樂府，被於管弦，後遂置清商令以掌之，屬光祿勳。三祖，謂魏太祖、高祖、烈祖也。唐會要曰︰自晉播遷，古樂遂分散不存。苻堅滅涼，始得漢、魏清商之樂，傳于前、後二秦；及宋武定關中，收之入于江南；隋平陳獲之，隋文曰︰「此華夏正聲也。」乃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中庸和雅，莫近於斯。而情變聽移，稍復銷落，十數年間，亡者將半，民間競造新聲雜曲，煩淫無極，宜命有司悉加補綴。」朝廷從之。

**25**是歲，魏懷州刺史高允以老疾告歸鄕里，尋復以安車徵至平城，復，扶又翻。拜鎭軍大將軍、中書監；固辭，不許。乘車入殿，朝賀不拜。朝，直遙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 齊紀一起屠維協洽（己未），盡昭陽大淵獻（癸亥），凡五年。

按蕭子顯齊書·崔祖思傳︰宋朝初議封太祖為梁公，祖思啓太祖曰︰「讖書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太祖從之，遂以齊建國。

太祖高皇帝諱道成，姓蕭氏，字紹伯，小字鬬將。本居東海蘭陵縣中都鄕中都里，晉惠帝分東海為蘭陵郡，故為蘭陵郡人。高祖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之東城里。時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更為南蘭陵人。整生雋，雋生樂子，樂子生承之，承之生帝。

## 建元元年（己未、四七九）是年四月受禪，始改元建元。

**1**春，正月，甲辰，以江州刺史蕭嶷為都督荊·湘等八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嶷，魚力翻。尚書左僕射王延之為江州刺史，安南長史蕭子良為督會稽等五郡諸軍事、會稽太守。去年已命蕭映、蕭晃分鎭兗、豫矣。嶷，道成次子也；子良，道成之孫也。江左之勢，莫重於上流，莫富於東土，故又分布子孫以居之。會，工外翻。守，式又翻。

初，沈攸之欲聚衆，開民相告，士民坐執役者甚衆；嶷至鎭，一日罷遣三千餘人。府州儀物，務存儉約，輕刑薄斂，斂，力贍翻。所部大悅。

**2**辛亥，以竟陵世子賾為尚書僕射，進號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道成進爵竟陵郡公，故賾為竟陵世子。賾，七革翻。

**3**太傅道成以謝朏有重名，必欲引參佐命，以為左長史。嘗置酒與論魏、晉故事，因曰︰「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晉文王薨，石苞自揚州奔喪，慟哭曰︰「基業如此，而以人臣終乎！」馮異勸漢光卽尊位。道成言石苞不能早勸晉文為禪代之事，比之馮異勸漢光，苞非知機者也；欲以此言感動謝朏耳。朏，敷尾翻。朏曰︰「晉文世事魏室，必將身終北面；借使魏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彌高。」言三以天下讓，則節行彌高也。道成不悅。甲寅，以朏為侍中，更以王儉為左長史。更，工衡翻。

**4**丙辰，以給事黃門侍郞蕭長懋為雍州刺史。長懋，道成嫡長孫也。

**5**二月，丙子，邵陵殤王友卒。

**6**辛巳，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代郡溫泉。

**7**甲午，詔申前命，命太傅贊拜不名。前命，見上卷上年。

**8**己亥，魏太皇太后及魏主如西宮。西宮，魏太祖天賜元年所築。

**9**三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10**甲辰，以太傅為相國，總百揆，封十郡，為齊公，時以青州之齊郡、徐州之梁郡、南徐州之蘭陵、魯郡、琅邪、東海、晉陵、義興、揚州之吳郡、會稽十郡封。加九錫；其驃騎大將軍、揚州牧、南徐州刺史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己『章︰甲十一行本「己」作「乙」；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巳，詔齊國官爵禮儀，並倣天朝。朝，直遙翻。丙午，以世子賾領南豫州刺史。

**11**楊運長去宣城郡還家，齊公遣人殺之。楊運長守宣城，見上卷宋昇明元年。淩源令潘智與運長厚善；蕭子顯齊志︰臨淮郡有淩縣。應劭曰︰淩水出淩縣西南入淮。酈道元曰︰淩水出淩縣，東流，逕其縣故城東，而東南流入淮。臨川王綽，義慶之孫也，義慶，長沙王第二子，襲道規封。綽遣腹心陳讚說智曰︰說，輸芮翻。「君先帝舊人，身是宗室近屬，如此形勢，豈得久全！若招合內外，計多有從者。臺城內人常有此心，苦無人建意耳。」智卽以告齊公。庚戌，誅綽兄弟及其黨與。

**12**甲寅，齊公受策命，赦其境內，以石頭為世子宮，一如東宮。褚淵引何曾自魏司徒為晉丞相故事，求為齊官，齊公不許。以王儉為齊尚書右僕射，領吏部；儉時年二十八。

夏，四月，壬申朔，進齊公爵為王，增封十郡。時又增徐州之南梁、陳、潁川、陳留、南兗州之盱眙、山陽、秦、廣陵、海陵、南沛等十郡。

甲戌，武陵王贊卒，非疾也。史言齊殺之。

丙戌，加齊王殊禮，進世子為太子。

辛卯，宋順帝下詔禪位于齊。壬辰，帝當臨軒，不肯出，逃于佛蓋之下，自晉以來，宮中有佛屋，以嚴事佛像，上為寶蓋以覆之，宋帝逃於其下。王敬則勒兵殿庭，以板輿入迎帝。太后懼，自帥閹人索得之，帥，讀曰率。閹，衣廉翻。索，止客翻。敬則啓譬令出，引令升車。帝收淚謂敬則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泣而彈指曰︰「願後身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復，扶又翻。宮中皆哭。帝拍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敬則時為輔國將軍。史言帝庸闇。是日，百僚陪位。侍中謝朏在直，當解璽綬，陽為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綬授齊王。」傳詔，屬中書舍中，出入宣傳詔旨。又考南史，郡府謂之傳敎，天臺謂之傳詔。璽，斯氏翻。綬，音受。朏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臥。傳詔懼，使朏稱疾，欲取兼人，欲取兼侍中者。朏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步出東掖門，仍登車還宅。朝，直遙翻。乃以王儉為侍中，解璽綬。禮畢，帝乘畫輪車，畫輪車者，車輪施文畫也。晉志云︰畫輪車，上開四望，綠油幢，朱絲絡，兩箱裏飾以金錦，黃金塗，五采。蕭子顯曰︰漆畫輪車，金塗校飾，如輦，微有減降。杜佑曰︰晉制︰駕車以采漆畫輪轂，上起四夾杖，左右開四望，綠油纁朱絲青交絡其上，形如輦，其下猶犢車。出東掖門就東邸。掖，音亦。問︰「今日何不奏鼓吹？」左右莫有應者。右光祿大夫王琨，華之從父弟也，王華早入宋公霸府，元嘉初輔政。吹，尺睡翻。從，才用翻；下同。在晉世已為郞中，至是，攀車獺尾慟哭獺毛可以辟塵，故懸之於車。曰︰「人以壽為歡，老臣以壽為戚，旣不能先驅螻蟻，謂不能早死也。乃復頻見此事！」鳴咽不自勝，復，扶又翻。勝，音升。百官雨泣。言涕泣如雨也。宋永初元年受晉禪，歲在庚申；八主，六十年而亡。

司空兼太保褚淵等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帥，讀曰率。王辭讓未受。淵從弟前安成太守炤謂淵子賁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璽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炤，與照同，之笑翻。復，扶又翻；下乃復同。賁後辭爵廬墓，蓋深感炤之言也。甲午，王卽皇帝位于南郊。還宮，大赦，改元。奉宋順帝為汝陰王，優崇之禮，皆倣宋初。築宮丹楊，丹楊，南史作「丹徒」。丹楊為是。齊史云︰築宮於丹楊故縣。置兵守衞之。宋神主遷汝陰廟，諸王皆降為公；自非宣力齊室，餘皆除國，獨置南康、華容、蓱鄕三國，以奉劉穆之、王弘、王無忌之後，王弘之後不除國，以王儉佐命耳。蓱，與萍同。萍鄕縣，吳寶鼎二年置。宋白曰︰楚昭王渡江，獲萍實於此。今縣北有萍實里、楚王臺，因以名縣。除國者凡百二十人。二臺官僚，依任攝職，二臺，謂宋臺、齊臺。名號不同、員限盈長者，別更詳議。長，直亮翻，多而有餘也。

以褚淵為司徒。賓客賀者滿座。褚炤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披猖，言披靡而猖獗也。披，普皮翻。少，詩照翻。行，下孟翻。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郞而死，不當為一名士邪！名德不昌，乃復有期頤之壽！」曲禮曰︰人生百年曰期頤。鄭註云︰期，要也；頤，養也；不知衣服食味，孝子要盡養道而已。淵固辭不拜。

奉朝請河東裴顗上表，數帝過惡，掛冠徑去；帝怒，殺之。奉朝請者，奉朝會請召而已，非有職任也。裴顗在宋朝旣無職任，又無卓犖奇節，惟不食齊粟，遂得垂名青史。君子惡沒世而名不稱，正為此也。朝，直遙翻。顗，魚豈翻。數，所具翻。太子賾請殺謝朏，帝曰︰「殺之遂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耳。」久之，因事廢于家。

帝問為政於前撫軍行參軍沛國劉瓛，瓛，胡官翻。對曰︰「政在孝經。凡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者，皆是也。陛下若戒前車之失，加以寬厚，雖危可安；若循其覆轍，雖安必危矣。」帝歎曰︰「儒者之言，可寶萬世！」

**13**丙申，魏主如崞山。崞，音郭。

**14**丁酉，以太子詹事張緒為中書令，齊國左衞將軍陳顯達為中護軍，右衞將軍李安民為中領軍。緒，岱之兄子也。

**15**戊戌，以荊州刺史嶷為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嶷，魚力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南兗州刺史映為荊州刺史。

**16**帝命羣臣各言得失。淮南、宣城二郡太守劉善明江左僑立淮南郡於宣城郡界，故善明兼守二郡。「請除宋氏大明、泰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易，以豉翻。又以為︰「交州險遠，宋末政苛，遂至怨叛，宋明帝泰始四年，李長仁據交州而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之急，朝，直遙翻。討伐之事，謂宜且停。」給事黃門郞清河崔祖思亦上言，以為︰「人不學則不知道，禮記·學記之言。上，時掌翻。此悖逆禍亂所由生也。悖，蒲內翻，又蒲沒翻。今無員之官，空受祿力，彫耗民財。無員之官，員外官也，也所謂限外之人是也。祿者，所食之祿；力者，所役之人。宜開文武二學，課臺、府、州、國限外之人各從所樂，依方習業。漢書·賈山傳︰使皆務其方而高其節。註云︰方，道也。樂，音洛。若有廢惰者，遣還故郡；經藝優殊者，待以不次。又，今陛下雖躬履節儉，而羣下猶安習侈靡。宜褒進朝士之約素清脩者，朝，直遙翻。貶退其驕奢荒淫者，則風俗可移矣。」宋元嘉之世，凡事皆責成郡縣。世祖徵求急速，以郡縣遲緩，始遣臺使督之。使，疏吏翻；下同。自是使者所在旁午，競作威福，營私納販，公私勞擾。會稽太守聞喜公子良上表極陳其弊，會，工外翻。以為︰「臺有求須，但明下詔敕，為之期會，則人思自竭；若有稽遲，自依糾坐之科。今雖臺使盈湊，會取正屬所辦，謂使者雖多，亦當取辦於所屬也。徒相疑憤，反更淹懈，宜悉停臺使。」懈，居隘翻。員外散騎郞劉思效上言︰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宋自大明以來，漸見凋弊，徵賦有加而天府尤貧。天府，謂天子之府藏也。小民嗷嗷，殆無生意；而貴族富室，以侈麗相高，乃至山澤之民，不敢采食其水草。陛下宜一新王度，王度，王法也。革正其失。」上皆加褒賞，或以表付外，使有司詳擇所宜，奏行之。己亥，詔︰「二宮諸王，悉不得營立屯邸，封略山湖。」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上宮，諸王皇子也；東宮，諸王皇孫也。杜預曰︰不以道取曰略。又曰︰略，封界也。

**17**魏主還平城。還，從宣翻，又如字。

**18**魏秦州刺史尉洛侯、雍州刺史宜都王目辰、長安鎭將陳提等皆坐貪殘不法，洛侯、目辰伏誅、提徙邊。尉，紆勿翻。雍，於用翻。將，卽亮翻。

又詔以「候官千數，魏太祖置候官，以伺察內外。重罪受賕不列，輕罪吹毛發舉，言吹毛求疵也。宜悉罷之。」更置謹直者數百人，使防邏街術，更，工衡翻。邏，郞佐翻。術，讀曰遂，又食聿翻。說文曰︰術，邑中道。執喧鬬者而已。自是吏民始得安業。

**19**自泰始以來，內外多虞，將帥各募部曲，屯聚建康。將，卽亮翻。帥，所類翻。李安民上表，以為「自非淮北常備外，餘軍悉皆輸遣；輸，送也。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上從之；五月，辛亥，詔斷衆募。斷，丁管翻。

**20**壬子，上賞佐命之功，褚淵、王儉等進爵、增戶各有差。考異曰︰南史·崔祖思傳曰︰「帝將加九錫，內外皆贊成之。祖思獨曰︰『公以仁恕匡社稷，執股肱之義。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帝聞而非之曰︰『祖思遠同荀令，豈孤所望也。』由此不復處任職，而禮貌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參訪朝臣。光祿大夫垣閎曰︰『身受宋氏厚恩，復蒙明公眷接；進不敢同，退不敢異。』冠軍將軍崔文仲與崇祖意同。及帝受禪，閎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按宋朝初議封帝為梁公，祖思啓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齊刈之。』今宜稱齊，實應天命。』從之。然則祖思安得盡誠節於宋！今删之。處士何點謂人曰︰處，昌呂翻。「我作齊書已竟，贊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點，尚之孫也。何尚之仕宋，貴顯於太祖、世祖之時。淵母宋始安公主，繼母吳郡公主；又尚巴西公主。儉母武康公主；又尚陽羨公主。故點云然。

**21**己未，或走馬過汝陰王之門，衞士恐。有為亂者奔入殺王，而以疾聞，上不罪而賞之。辛酉，殺宋宗室陰安公燮等，無少長皆死。前豫州刺史劉澄之，遵考之子也，少，詩照翻。長，知兩翻。劉遵考見一百二十八卷孝武孝建二年。與褚淵善，淵為之固請為，于僞翻。曰︰「澄之兄弟不武，且於劉宗又疏。」故遵考之族獨得免。遵考弟思考，有子季連，亂蜀。

**22**丙寅，追尊皇考曰宣皇帝，皇妣陳氏曰孝皇后。考異曰︰南史在四月甲午，今從齊書。

**23**丁卯，封皇子鈞為衡陽王。

**24**上謂兗州刺史垣崇祖曰︰「吾新得天下，索虜必以納劉昶為辭，侵犯邊鄙。南謂北為索虜，以魏本索頭種也。索，昔各翻。壽陽當虜之衝，非卿無以制此虜也。」乃徙崇祖為豫州刺史。

**25**六月，丙子，誅游擊將軍姚道和，以其貳於沈攸之也。事見上卷宋順帝昇明之元年也。

**26**甲子，『嚴︰「子」改「申」』立王太子賾為皇太子；皇子嶷為豫章王，映為臨川王，晃為長沙王，曄為武陵王，暠為安成王，鏘為鄱陽王，鑠為桂陽王，鑑為廣陵王；曄，筠輒翻。暠，古老翻。鏘，于羊翻。鑠，書藥翻。皇孫長懋為南郡王。

**27**乙酉，葬宋順帝于遂寧陵。

**28**帝以建康居民舛雜，多姦盜，欲立符伍以相檢括，右僕射王儉諫曰︰「京師之地，四方輻湊，必也持符，於事旣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為京師』也。」乃止。

**29**初，交州刺史李長仁卒，從弟叔獻代領州事，以號令未行，遣使求刺史於宋。從，才用翻。使，疏吏翻。宋以南海太守沈煥為交州刺史，以叔獻為煥寧遠司馬、武平·新昌二郡太守。吳孫晧建衡三年，討扶嚴夷，以其地置武平郡；是年，又分交趾立新興郡，晉武帝泰康三年，更名新昌；皆屬交州。隋廢武平郡為隆平縣，廢新昌郡為嘉寧縣，並屬交趾郡。唐改隆平為太平，仍屬交趾，以嘉寧縣為峯州。叔獻旣得朝命，朝，直遙翻。人情服從，遂發兵守險，不納煥。煥停鬱林，病卒。

秋，七月，丁未，詔曰︰「交趾、比景獨隔書朔，言其拒命不受正朔也。古者，天子常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之祖廟，至月朔則以特羊告廟，請而行之。斯乃前運方季，因迷遂往。宜曲赦交州，卽以叔獻為刺史，撫安南土。」

**30**魏葭蘆鎭主楊廣香請降，降，戶江翻。丙辰，以廣香為沙州刺史。以輿地記參考，此沙州當置於唐利州景谷縣界。

**31**八月，乙亥，魏主如方山；方山在平城北如渾水上，魏主與馮太后將營壽陵於此，故數至其地。丁丑，還宮。

**32**上聞魏將入寇，九月，乙巳，以豫章王嶷為荊、湘二州刺史，都督如故；是年春正月，以嶷刺荊州，都督八州，今兼刺湘州。以臨川王映為揚州刺史。

**33**丙午，以司空褚淵領尚書令。

**34**壬子，魏以侍中、司徒、東陽王丕為太尉，侍中、尚書右僕射陳建為司徒，侍中、尚書代人苟頹為司空。魏書·官氏志︰神元時，餘部內入諸姓有若干氏，後改為苟氏。

**35**己未，魏安樂厲王長樂謀反，賜死。樂，音洛。

**36**庚申，魏隴西宣王源賀卒。

**37**冬，十月，己巳朔，魏大赦。

**38**癸未，『嚴︰「癸未」改「辛巳」。』汝陰太妃王氏卒，卽宋明帝王皇后也。順帝禪位，封汝陰王，太后降為太妃。諡曰宋恭皇后。

**39**初，晉壽民李烏奴與白水氐楊成等寇梁州，水經註︰白水西北出臨洮縣東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入陰平界。氐居水上者號白水氐。梁州刺史范柏年說降烏奴，擊成，破之。說，輸芮翻。降，戶江翻。及沈攸之事起，見上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柏年遣兵出魏興，聲云入援，實候望形勢。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詔柏年與烏奴俱下，烏奴勸柏年不受代；柏年計未決，玄邈已至，柏年乃留烏奴於漢中，還至魏興，盤桓不進。左衞率豫章胡諧之嘗就柏年求馬，柏年曰︰「馬非狗也，安能應無已之求！」待使者甚薄；使者還，語諧之曰︰「柏年云︰『胡諧之何物狗！所求無厭！』」語，牛倨翻。厭，於鹽翻。諧之恨之，譖於上曰︰「柏年恃險聚衆，欲專據一州。」上使雍州刺史南郡王長懋誘柏年，啓為府長史。雍，於用翻。誘，音酉。柏年至襄陽，上欲不問，諧之曰︰「見虎格得，而縱上山乎？」格，捕也，鬬也。甲午，賜柏年死。李烏奴叛入氐，依楊文弘，引氐兵千餘人寇梁州，陷白馬戍。白馬戍在沔水北，卽陽平關也。王玄邈使人詐降誘烏奴，降，戶江翻。烏奴輕兵襲州城，玄邈伏兵邀擊，大破之，烏奴挺身復走入氐。

初，玄邈為青州刺史，宋泰始初，玄邈據盤陽以拒魏，因用為青州刺史。上在淮陰，為宋太宗所疑，事見一百三十二卷泰始六年。欲北附魏。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清河房叔安曰︰「將軍居方州之重，無故舉忠孝而棄之，三齊之士，寧蹈東海而死耳，自項羽分立諸侯王，分齊地為三王，後遂稱齊地為三齊，猶關中稱三秦也。不敢隨將軍也。」玄邈乃不答上書。考異曰︰南史云︰「仍遣叔安奉表詣闕告之，帝於路執之，幷求玄邈表。叔安曰︰『王將軍表上天子，不上將軍。且僕之所言，利國家不利將軍，無所應問。』荀伯玉勸帝殺之，帝曰︰『物各為主，無所責也。』按太祖時為邊將，若執叔安，又不殺，便應不復為宋臣。齊書無此事，今不取。及罷州還，至淮陰，嚴軍直過；至建康，啓太宗，稱上有異志。及上為驃騎，蒼梧旣弒，上進驃騎大將軍。引為司馬，玄邈甚懼，而上待之如初。及破烏奴，上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叔安為寧蜀太守，宋永初中，分廣漢為寧蜀郡。上賞其忠正，欲用為梁州，會病卒。

**40**十一月，辛亥，立皇太子妃裴氏。

**41**癸丑，魏遣假梁郡王嘉督二將出淮陰，隴西公琛督三將出廣陵，河東公薛虎子督三將出壽陽，奉丹楊王劉昶入寇；景和之初，昶奔魏。將，卽亮翻；下同。許昶以克復舊業，世胙江南，稱藩于魏。建置社稷曰胙，又，守社稷曰胙。蠻酋桓誕請為前驅，宋明泰豫元年，誕降魏。酋，慈由翻。以誕為南征西道大都督。義陽民謝天蓋自稱司州刺史，欲以州附魏，魏樂陵鎭將韋珍引兵渡淮應接。魏置樂陵鎭於比陽，在今唐州界。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蕭惠朗將二千人助司州刺史蕭景先討天蓋，韋珍略七千餘戶而去。考異曰︰齊·蕭景先傳云︰「天蓋與虜相構扇，景先言於督府。豫章王遣惠朗助景先討天蓋黨與。虜尋遣僞南部尚書類跋屯汝南，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虜退。」魏·韋珍傳云︰「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以內附。事泄，為道成將崔慧景所攻圍，詔珍帥在鎭士馬渡淮援接。時道成聞珍將至，遣將荀元賓據淮，逆拒珍，珍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為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剛陵、義陽三郡以處之。」按魏將無類跋、馮莎，而慧景亦非討天蓋之將。蓋時二國之史，各出傳聞，互有訛謬。今約取二史大槪而用之。景先，上之從子也。從，才用翻。南兗州刺史王敬則聞魏將濟淮，委鎭還建康，士民驚散，旣而魏竟不至。上以其功臣，不問。

上之輔宋也，遣驍騎將軍王洪範使柔然，約與共攻魏。洪範自蜀出吐谷渾歷西域乃得達。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使，疏吏翻。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考異曰︰齊書作「王洪軌」。今從齊紀。至是，柔然十餘萬騎寇魏，至塞上而還。還，從宣翻，下如字。

**42**是歲，魏詔中書監高允議定律令。允雖篤老，而志識不衰。詔以允家貧養薄，令樂部絲竹十人五日一詣允以娛其志，朝晡給膳，朔望致牛酒，月給衣服綿絹；入見則備几杖，問以政治。晡，奔謨翻。見，賢遍翻。治，直吏翻。

**43**契丹莫賀弗勿干帥部落萬餘口入附于魏，居白狼水東。契丹酋帥曰莫賀弗。隋書曰︰契丹與庫莫奚皆東胡種，為慕容氏所破，竄於松漠之間。是時為高麗所侵，求內附于魏。水經註︰白狼水出右北平白狼縣東南，北流，逕龍城西南，又東南流，至遼東房縣入于遼水。初學記︰狼河附黃龍城東北下，卽白狼水。契，欺訖翻，又音喫。帥，讀曰率。

**二年**（庚申、四八○）

**1**春，正月，戊戌朔，大赦。

**2**以司空褚淵為司徒，尚書右僕射王儉為左僕射；淵不受。考異曰︰齊書，「建元二年正月，以淵為司徒。十二月戊戌，以淵為司徒。四年六月癸卯，以司徒褚淵為司空。八月癸卯，司徒褚淵薨。」淵傳︰「三年為司徒，又固讓。四年寢疾遜位，改授司空。及薨，詔曰︰『司徒奄至薨逝。』蓋二年正月辭，十二月受耳。紀、傳前後各不相顧。

**3**辛丑，上祀南郊。

**4**魏隴西公琛等攻拔馬頭戍，殺太守劉從。琛，丑林翻。乙卯，詔內外纂嚴，發兵拒魏，徵南郡王長懋為中軍將軍，鎭石頭。

**5**魏廣川莊王略卒。

**6**魏師攻鍾離，徐州刺史崔文仲擊破之。文仲遣軍主崔孝伯渡淮，攻魏茌眉戍主龍得侯等，殺之。茌，仕疑翻。孫愐曰︰龍，姓也。考異曰︰齊紀作「龍渴侯」。今從齊書。文仲，祖思之族人也。

羣蠻依阻山谷，連帶荊、湘、雍、郢、司五州之境，雍，於用翻。聞魏師入寇，□原文空『章︰甲十一行本空格作「官」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盡發民丁，南襄城蠻秦遠乘虛寇潼陽，殺縣令。蕭子顯齊志，寧蠻府領郡有南襄城、東襄城、北襄城、中襄城郡，蓋因羣蠻部落分署為郡也。五代志︰淮安郡慈丘縣有後魏襄城郡。沈約宋志，汶陽郡領潼陽、沮陽、高安三縣，蓋皆宋初置也。水經註曰︰東汶陽郡沮陽縣，沮水出其西北，東南逕汶陽郡北，卽高安縣界，郡治錫城縣，故新城郡之下邑。義熙初，分新城立郡，其地當在臨沮縣西。蕭子顯曰︰桓溫以臨沮西界，水陵紆險，道帶蠻、蜑，田土肥美，立為汶陽郡以處流民。司州蠻引魏兵寇平昌，平昌戍主苟元賓擊破之。北上黃蠻文勉德寇汶陽，考異曰︰齊紀作「文施德」。今從齊書。汶陽太守戴元賓『嚴︰「賓」改「孫」。』棄城奔江陵；晉武帝平吳，割中廬之南鄕、臨沮之北鄕，立上黃縣，治軨鄕，屬襄陽郡，晉安帝分屬長寧郡。宋明帝以名與文帝陵同，改為永寧郡。五代志︰竟陵郡章山縣，西魏置上黃郡。今荊門軍長林縣，卽古之長寧縣，有章山。九域志曰︰山卽禹貢所謂內方也。宋白曰︰上黃縣，隋改南漳縣。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劉伾緒將千人討之，至當陽，章懷太子賢曰︰當陽縣西北卽臨沮故城。將，卽亮翻；下同。勉德請降，秦遠遁去。降，戶江翻。

魏將薛道標引兵趣壽陽，上使齊郡太守劉懷慰作冠軍將軍薛淵書以招道標；趣，七喻翻。冠，古玩翻。魏人聞之，召道標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使梁郡王嘉代之。懷慰，乘民之子也。劉乘民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二月，丁卯朔，嘉與劉昶寇壽陽。將戰，昶四向拜將士，流涕縱橫，縱，子容翻。曰︰「願同戮力，以雪讎恥！」

魏步騎號二十萬，騎，奇寄翻。豫州刺史垣崇祖集文武議之，欲治外城，堰肥水以自固。皆曰︰「昔佛貍入寇，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治，直之翻。佛，音弼。南平王士卒完盛，數倍於今，猶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且自有肥水，未嘗堰也，恐勞而無益。」崇祖曰︰「若棄外城，虜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長圍，則坐成擒矣。守郭築堰，是吾不諫之策也。」言策已先定，足以制敵，不為人所諫止。乃於城西北堰肥水，據水經︰肥水自黎漿亭北流，過壽春城東。此立堰於西北者，西北，虜衝也；又因上流之勢可決以灌虜。今安豐軍有小史埭，卽崇祖決堰處。堰北築小城，周為深塹，塹，七豔翻。使數千人守之，曰︰「虜見城小，以為一舉可取，必悉力攻之，以謀破堰；吾縱水衝之，皆為流尸矣。」魏人果蟻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輿上城。著，則略翻。上，時掌翻。晡時，決堰下水；魏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以千數。溺，奴狄翻。魏師退走。

**7**謝天蓋部曲殺天蓋以降。降，戶江翻。

**8**宋自孝建以來，政綱弛紊，簿籍訛謬。上詔黃門郞會稽虞玩之等更加檢定，曰︰「黃籍，民之大紀，國之治端。杜佑曰︰黃籍者，戶口版籍也。會，工外翻。治，直吏翻；下求治同。自頃巧僞日甚，何以釐革？」玩之上表，以為︰「元嘉中，故光祿大夫傅隆年出七十，猶手自書籍，躬加隱校。隱者，痛覈其實也。今欲求治取正，必在勤明令長。長，知兩翻。愚謂宜以元嘉二十七年籍為正，更立明科，一聽首悔；首，式又翻。迷而不返，依制必戮；若有虛昧，州縣同科。」上從之。

**9**上以羣蠻數為叛亂，數，所角翻。分荊、益置巴州以鎭之。壬申，以三巴校尉明慧昭為巴州刺史，領巴東太守。宋明帝泰始二年，以三峽險隘，山蠻寇賊，議立三巴校尉以鎭之，尋省，順帝昇明二年復置。校，戶敎翻。是時，齊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九十，縣千四百八十五。州二十三，揚、南徐、豫、南豫、南兗、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湘、梁、秦、益、寧也。郡三百九十，有寄治者，有新置者，有俚郡、獠郡、荒郡、左郡、無屬縣者，有或荒無民戶者。郡縣之建置雖多，而名存實亡，境土蹙於宋大明之時矣。

乙酉，崔文仲遣軍主陳靖拔魏竹邑，殺戍主白仲都；崔叔延破魏睢陵，殺淮陽太守梁惡。竹邑，漢沛郡之竹縣也，後漢、晉曰竹邑，後廢，魏蓋於故地置戍也。賢曰︰竹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睢陵，漢縣，屬臨淮，後漢、晉屬下邳，宋孝武大明元年，度屬濟陰，時入魏，置淮陽郡。

**10**三月，丁酉朔，以侍中西昌侯鸞為郢州刺史。鸞，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也；早孤，為帝所養，恩過諸子。為後鸞奪國殺帝子孫張本。

**11**魏劉昶以雨水方降，表請還師，魏人許之；丙午，遣車騎大將軍馮熙將兵迎之。騎，奇寄翻。將，卽亮翻。

**12**夏，四月，辛巳，魏主如白登山；五月，丙申朔，如火山；杜佑曰︰雲州治雲中縣，縣界有白登山、白登臺。水經註曰︰白登南有武周川，川東南有火山，山上有火井，南北六十七步，廣減尺許，源深不見底，炎勢上升，當若微雷發響，以草爨之，則煙騰火發。壬寅，還平城。

**13**自晉以來，建康宮之外城唯設竹籬，而有六門。會有發白虎樽者，晉志︰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按禮，白獸樽乃杜舉之遺式；為白獸蓋是後代所為，示忌憚也。白獸，卽白虎，晉書避唐諱改曰獸。言「白門三重關，竹籬穿不完。」重，直龍翻。上感其言，命改立都牆。

**14**李烏奴數乘間出寇梁州，數，所角翻。間，古莧翻。豫章王嶷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南秦二州刺史崔慧景發梁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覆背擊烏奴，嶷，魚力翻。將，卽亮翻。「覆」當作「腹」。大破之，烏奴走保武興。考異曰︰魏書·帝紀︰「八月，慧景寇武興。」今從慧景傳。慧景，祖思之族人也。

**15**秋，七月，辛亥，魏主如火山。

**16**戊午，皇太子穆妃裴氏卒。妃卒，諡曰穆。

**17**詔南郡王長懋移鎭西州。

**18**角成戍主舉城降魏；角城註見下年。降，戶江翻。秋，八月，丁酉，魏遣徐州刺史梁郡王嘉迎之。又遣平南將軍郞大檀等三將出朐城，魏收志︰琅邪朐縣有朐城。朐，音劬。將軍白吐頭等二將出海西，海西，卽漢海西縣地也。宋明帝失淮北，僑立青州於贛榆縣。泰始七年，割贛榆置鬱縣，立海西郡，齊明帝以為東海郡，東魏武定七年，改海西郡；又分襄賁置海西縣。將軍元泰等二將出連口，連口，漣水入淮之口也，時在襄賁縣界。隋改襄賁縣為漣水縣。杜佑曰︰楚州漣水縣有連口渡。應劭曰︰賁，音肥。將軍封延等三將出角城，鎭南將軍賀羅出下蔡，據班志，下蔡，春秋之州來國也，為楚所滅。後吳取之，至夫差，遷蔡昭侯于此。後四世侯齊竟為楚所滅，故曰下蔡。漢為縣，屬沛郡，後省。東魏武定六年，以梁黃城戍為下蔡郡，隋為縣，屬汝陰郡。以下垣崇祖徙下蔡戍考之，則此戍置於淮水之西。五代時，周世宗徙壽春治下蔡，卽其地。同入寇。

**19**甲辰，魏主如方山；戊申，遊武州山石窟寺。水經註曰︰武周川水東南流，水側有石祇洹舍幷諸窟室，比丘尼所居也。其水又東轉靈巖南，鑿石開山，因巖結構，眞容巨壯，法世所稀。據道元之言，浮屠氏巨麗處也。庚戌，還平城。

**20**崔慧景遣長史裴叔保攻李烏奴於武興，為氐王楊文弘所敗。敗，補邁翻。

**21**九月，甲午朔，日有食之。

**22**丙午，柔然遣使來聘。使，疏吏翻。

**23**汝南太守常元眞、龍驤將軍胡青苟降於魏。驤，思將翻。降，戶江翻。

**24**閏月，辛巳，遣領軍李安民循行清、泗諸戍以備魏，行，下孟翻。

**25**魏梁郡王嘉帥衆十萬圍朐山，帥，讀曰率。朐山戍主玄元度嬰城固守，孫愐︰玄，姓也。青、冀二州刺史范陽盧紹之遣子奐將兵助之。帥，讀曰率；下同。庚寅，元度大破魏師。臺遣軍主崔靈建等將萬餘人自淮入海，夜至，各舉兩炬；魏師望見，遁去。

**26**冬，十月，王儉固請解選職，許之；加儉侍中，以太子詹事何戢領選。選，須絹翻。戢，阻立翻，又疾立翻。上以戢資重，欲加常侍，褚淵曰︰「聖旨每以蟬冕不宜過多。臣與王儉旣已左珥，若復加戢，則八座遂有三貂；自漢以來，侍人、常侍皆左貂，令、僕與列曹尚書為八座。據戢傳︰帝為領軍，戢為司徒左長史，相與來往，數與歡讌；戢蓋龍潛之舊也。復，扶又翻。若帖以驍、游，亦為不少。」沈約曰︰驍騎將軍、游擊將軍，並漢雜號將軍也，魏置為中軍。及晉，以領、護、左·右衞、驍、游為六軍。不少者，謂其取數已多也。少，詩沼翻。乃以戢為吏部尚書，加驍騎將軍。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27**甲辰，以沙州刺史楊廣香為西秦州刺史，又以其子炅為武都太守。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28**丁未，魏以昌黎王馮熙為西道都督，與征南將軍桓誕出義陽，鎭南將軍賀羅出鍾離，同入寇。

**29**淮北四州民不樂屬魏，四州入魏事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三年。樂，音洛。常思歸江南，上多遣間諜誘之。間，古莧翻。諜，徒協翻。誘，音酉。於是徐州民桓標之、考異曰︰魏書，蘭陵民桓富，蓋卽標之也。今從齊書。兗州民徐猛子等所在蠭起為寇盜，聚衆保五固，推司馬朗之為主。魏遣淮陽王尉元、平南將軍薛虎子等討之。尉，紆勿翻。

**30**十一月，戊寅，丹陽尹王僧虔上言︰「郡縣獄相承有上湯殺囚，名為救疾，實行寃暴。因囚有時行瘟疫宜汗，遂上湯以蒸殺之。上，時掌翻。豈有死生大命，而潛制下邑！愚謂囚病必先刺郡，刺，謂州刺史；郡，謂郡守也。或曰︰書病囚之姓名而白之於郡曰刺。求職司與醫對共診驗，職司，謂郡曹掌刑獄者。遠縣家人省視，然後處治。」處治，謂處方治病也。省，悉景翻。處，昌呂翻。治，直之翻。上從之。

**31**戊子，以楊難當之孫後起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鎭武興。

**32**十二月，戊戌，以司空褚淵為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腰扇，佩之於腰，今謂之摺疊扇。朝，直遙翻；下同。征虜功曹劉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入，扇障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謂殺袁粲、劉秉也。祥，穆之之孫也。祥好文學，而性韻剛疏，撰宋書，譏斥禪代；王儉密以聞，坐徙廣州而卒。劉穆之，宋朝佐命元臣，祥以是得罪於齊，可謂無忝厥祖矣。好，呼到翻。

太子宴朝臣於玄圃，東宮有玄圃。右衞率沈文季與褚淵語相失，文季怒曰︰「淵自謂忠臣，不知死之日何面目見宋明帝！」太子笑曰︰「沈率醉矣。」史言褚淵失節，人得以面斥之。率，所律翻。

**33**壬子，以豫章王嶷為中書監、司空、揚州刺史，以臨川王映為都督荊·雍等九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嶷，魚力翻。雍，於用翻。

**34**是歲，魏尚書令王叡進爵中山王，加鎭東大將軍；置王官二十二人，以中書侍郞鄭羲為傅，郞中令以下皆當時名士。又拜叡妻丁氏為妃。此事傳之史策，可以為王叡榮邪！

**三年**（辛酉、四八一）

**1**春，正月，封皇子鋒為江夏王。夏，戶雅翻。

**2**魏人寇淮陽，圍軍主成買於甬城，「甬城」當作「角城」。水經註︰角城在下邳睢陵縣，南臨淮水。其地據濟水入淮之口。後梁武帝置淮陽郡，角城為縣，屬焉。高閭曰︰角城去淮陽十八里。杜佑曰︰角城，晉安帝義熙中置，在宿遷縣界；五代志作「甬城」。上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為都督，與軍主周盤龍等救之。魏人緣淮大掠，江北民皆驚走渡江，成買力戰而死。盤龍之子奉叔以二百人陷陳深入，陳，讀曰陣；下魏陳同。魏以萬餘騎張左右翼圍之。騎，奇寄翻；下同。或告盤龍云，「奉叔已沒」，盤龍馳馬奮矟，直突魏陳，所向披靡。矟，色角翻。披，普彼翻。奉叔已出，復入求盤龍。復，扶又翻。父子兩騎縈擾，魏數萬之衆莫敢當者；魏師遂敗，殺傷萬計。魏師退，李安民等引兵追之，戰於孫溪渚，又破之。孫溪渚在淮陽之北，清水之濱。

**3**己卯，魏主南巡，司空苟頹留守；丁亥，魏主至中山。

**4**二月，丁『章︰甲十一行本「丁」作「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卯朔，魏大赦。

**5**丁酉，游擊將軍桓康復敗魏師於淮陽，復，扶又翻；下復如同。敗，蒲邁翻。進攻樊諧城，拔之。考異曰︰齊紀作「樊階城」，今從齊書。

**6**魏主自中山如信都；癸卯，復如中山；庚戌，還，至肆州。魏收志曰︰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鎭，眞君七年置肆州，領永安、秀容、鴈門三郡。宋白曰︰魏置肆州，理秀容城。秀容本漢陽曲縣地。周武帝徙肆州於鴈門。

沙門法秀以妖術惑衆，謀作亂於平城；妖，於遙翻。苟頹帥禁兵收掩，悉擒之。帥，讀曰率。魏主還平城，有司囚法秀，加以籠頭，鐵鎖無故自解。魏人穿其頸骨，祝之曰︰「若果有神，當令穿肉不入。」遂穿以徇，三日乃死。議者或欲盡殺道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咸陽王欲盡殺道人。」按咸陽王禧，時尚幼，太和九年始封，恐非也。馮太后不可，乃止。

**7**垣崇祖之敗魏師也，恐魏復寇淮北，敗，蒲邁翻。復，扶又翻；下今復同。乃徙下蔡戍於淮東。旣而魏師果至，欲攻下蔡；聞其內徙，欲夷其故城，己酉，崇祖引兵渡淮擊魏，大破之，殺獲千計。考異曰︰齊書作「丁卯」。按是月辛卯朔，無丁卯。今從齊紀。

**8**晉、宋之際，荊州刺史多不領南蠻校尉，校，戶敎翻；下偏校同。別以重人居之。豫章王嶷為荊、湘二州刺史，領南蠻。嶷，魚力翻。嶷罷，更以侍中王奐為之，奐固辭，曰︰「西土戎燼之後，痍毀難復。復，如字。今復割撤太府，自晉永嘉之亂，張氏擅命河西，以都府為太府。今復，扶又翻。制置偏校，崇望不足助強，語實交能相弊。且資力旣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竊以為國計非允。」癸丑，罷南蠻校尉官。晉武帝置南蠻校尉，至是罷。

**9**三月，辛酉朔，魏主如肆州；己巳，還平城。

**10**魏法秀之亂，事連蘭臺御史張求等百餘人，皆以反法當族。尚書令王叡請誅首惡，宥其餘黨。乃詔︰「應誅五族者，降為三族；三族者，門誅；門誅，止其身。」所免千餘人。

**11**夏，四月，己亥，魏主如方山。馮太后樂其山川，樂，音洛。曰︰「他日必葬我於是，不必祔山陵也。」乃為太后作壽陵，為，于僞翻。又建永固石室於山上，欲以為廟。水經註曰︰方嶺上有文明太后陵，陵之東北有高祖陵，二陵之南有永固堂。堂之四隅雉列榭、階、欄、檻及扉、戶、梁、壁、椽、瓦，悉文石也。檐前兩柱，採洛陽之八風谷石為之，雕鏤隱起，以金銀間雲雉，有若錦焉。堂之內外四側，結兩石扶帳，青石屛風，以文石為緣，並隱起忠孝之容，題刻貞順之名。廟前鐫石為碑、獸，碑石至佳。左右列柏，四周迷禽暗日。南川表二石闕。御路下望，靈泉宮池，皎若圖鏡。

**12**桓標之等有衆數萬，寨險求援；庚子，詔李安民督諸將往迎之，將，卽亮翻。又使兗州刺史周山圖自淮入清，倍道應接。淮北民桓磊磈破魏師於抱犢固。磊，落猥翻。磈，口猥翻。魏收志︰蘭陵郡承縣有抱犢山。李安民赴救遲留，標之等皆為魏所滅，餘衆得南歸者尚數千家；魏人亦掠三萬餘口歸平城。考異曰︰魏書云︰「南征諸將擊破蕭道成游擊將軍桓康於淮陽。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王馮熙擊破之。假梁郡王嘉大破道成將，俘獲三萬餘口送平城。」今從齊書、齊紀，亦以魏書參之。

**13**魏任城康王雲卒。任，音壬。

**14**五月，壬戌，鄧至王像舒遣使入貢于魏。鄧至者，羌之別種，國於宕昌之南。北史曰︰鄧至者，白水羌也，世為羌豪，因地名號曰鄧至。其地自街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或曰︰鄧至者，因鄧艾所至，因以為名。杜佑曰︰鄧至，今交川郡之南，通化之北；交川、臨翼、同昌郡之地也。使，疏吏翻。種，章勇翻。

**15**六月，壬子，大赦。

**16**甲辰，魏中山宣王王叡卒。叡疾病，太皇太后、魏主屢至其家視疾。及卒，贈太宰，立廟於平城南。文士為叡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為，于僞翻。哀詩起於黃鳥。古者卿大夫沒，君命有司累其功德，為文以哀之，曰誄。孔穎達曰︰誄，累也，累列生時行迹，誄之以作諡。音魯水翻。自稱親姻、義舊，縗絰哭送者千餘人。縗，倉回翻。魏主以叡子中散大夫襲代叡為尚書令，領吏部曹。散，悉亶翻。

**17**戊午，魏封皇叔簡為齊郡王，猛為安豐王。

**18**秋，七月，己未朔，日有食之。

**19**上使後軍參軍車僧朗使於魏。朗使，疏吏翻；下同。甲子，僧朗至平城。魏主問曰︰「齊輔宋日淺，何故遽登大位？」對曰︰「虞、夏登庸，身陟元后，夏，戶雅翻。虞、夏事見尚書。魏、晉匡輔，貽厥子孫，事見漢、魏、晉紀。時宜各異耳。」

**20**辛酉，柔然別帥他稽帥衆降魏。別帥，所類翻；稽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21**楊文弘遣使請降，詔復以為北秦州刺史。復，扶又翻。宋順帝昇明元年，文弘降魏。先是，楊廣香卒，先，悉薦翻。其衆半奔文弘，半奔梁州。文弘遣楊後起淮據白水。上雖授以官爵，而陰敕晉壽太守楊公則使伺便圖之。伺，相吏翻。

**22**宋昇明中，遣使者殷靈誕、苟昭先口魏，聞上受禪，靈誕謂魏典客曰︰典客，秦官也，漢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鴻臚，至晉，大鴻臚屬官又有典客令。「宋、魏通好，好，呼到翻。憂患是同。宋今滅亡，魏不相救，何用和親！」及劉昶入寇，靈誕請為昶司馬，不許。九月，庚午，魏閱武於南郊，因宴羣臣；置車僧朗於靈誕下，僧朗不肯就席，曰︰「靈誕昔為宋使，今為齊民。乞魏主以禮見處。」處，昌呂翻。靈誕遂與相忿詈。劉昶賂宋降人解奉君於會刺殺僧朗，魏人收奉君，誅之；解，戶買翻，姓也。刺，七亦翻。厚送僧朗之喪，放靈誕等南歸。及世祖卽位，昭先具以靈誕之語啓聞，靈誕坐下獄死。史竟言其事。下，遐稼翻。

**23**辛未，柔然主遣使來聘，與上書，謂上為「足下」，自稱曰「吾」，遺上師子皮袴褶，遺，于季翻。袴褶，騎服也。褶，寔入翻。約共伐魏。

**24**魏尉元、薛虎子克五固，斬司馬朗之，東南諸州皆平。東南諸州，謂淮北四州，於魏境為東南也。尉元入為侍中、都曹尚書，薛虎子為彭城鎭將，將，卽亮翻。遷徐州刺史。時州鎭戍兵，資絹自隨，不入公庫。虎子上表，以為︰「國家欲取江東，先須積穀彭城。切惟在鎭之兵，不減數萬，資糧之絹，人十二匹；用度無準，未及代下，代，更也；下，替也。不免飢寒，公私損費。今徐州良田十萬餘頃，水陸肥沃，清、汴通流，足以漑灌。若以兵絹市牛，可得萬頭，興置屯田，一嵗之中，且給官食。半兵芸殖，餘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邊。一年之收，過於十倍之絹；蹔時之耕，足充數載之食。蹔，與暫同。載，子亥翻。於後兵資皆貯公庫，貯，丁呂翻。五稔之後，穀帛俱溢，非直戍卒豐飽，亦有吞敵之勢。」魏人從之。虎子為政有惠愛，兵民懷之。會沛郡太守邵安、下邳太守張攀以贓汙為虎子所按，沛、下邳皆徐州所統。各遣子上書，告虎子與江南通，魏主曰︰「虎子必不然。」推按，果虛，詔安、攀皆賜死，二子各鞭一百。『張︰「一百」作「二百」。』

**25**吐谷渾王拾寅卒，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世子度易侯立。冬，十月，戊子朔，以度易侯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

**26**魏中書令高閭等更定新律成，更，工衡翻。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二百三十五，雜刑三百七十七。辟，毗亦翻。

**27**初，高昌王闞伯周卒，高昌建國稱王，自伯周始。子義成立；是歲，其從兄首歸殺義成自立。從，才用翻。高車王可至羅殺首歸兄弟，可至羅蓋卽阿伏至羅，「可」當作「阿」。以敦煌張明為高昌王，國人殺明，立馬儒為王。敎，徒門翻。

**四年**（壬戌、四八二）

**1**春，正月，壬戌，詔置學生二百人，以中書令張緒為國子祭酒。晉武帝咸寧四年初立國子學，置國子祭酒。

**2**甲戌，魏大赦。

**3**三月，庚申，上召司徒褚淵、尚書左僕射王儉受遺詔輔太子；壬戌，殂于臨光殿。年五十六。太子卽位，大赦。

高帝沉深有大量，博學能文。性清儉，主衣中有玉導，主衣，主供御衣服。禁中有主衣庫。上敕中書曰︰「留此正是興長病源！」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卽命擊碎；仍檢按有何異物，皆隨此例。每曰︰「使我治天下十年，治，直之翻。當使黃金與土同價。」

**4**乙丑，以褚淵錄尚書事，王儉為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張敬兒開府儀同三司。丁卯，以前將軍王奐為左僕射。庚午，以豫章王嶷為太尉。騎，奇寄翻。嶷，魚力翻。

**5**庚辰，魏主臨虎圈，圈，求遠翻。詔曰︰「虎狼猛暴，取捕之日，每多傷害；旣無所益，損費良多，從今勿復捕貢。」復，扶又翻。

**6**夏，四月，庚寅，上大行諡曰高皇帝，廟號太祖。丙午，葬泰安陵。在晉陵武進縣，上考承之先葬于此，所謂武進陵也。

**7**辛卯，追尊穆妃為皇后。建元二年，太子妃裴氏卒，諡曰穆。六月，甲申朔，立南郡王長懋為皇太子。丙申，立太子妃王氏。妃，琅邪人也。妃，王韶之之孫。封皇子聞喜公子良為竟陵王，臨汝公子卿為廬陵王，應城公子敬為安陸王，臨汝縣屬汝南郡。蕭子顯齊志，應城縣屬安陵郡。江陵公子懋為晉安王，枝江公子隆為隨郡王，子眞為建安王，皇孫昭業為南郡王。

**8**司徒褚淵寢疾，自表遜位，世祖不許。書新君廟號，以別大行。淵固請懇切，以淵為司空，領驃騎將軍，侍中、錄尚書如故。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9**秋，七月，魏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靈丘道，自代郡靈丘南越大山至中山，卽古之飛狐道也。治，直之翻。

**10**吏部尚書濟陽江謐，濟，子禮翻。性諂躁，躁，則到翻。太祖殂，謐恨不豫顧命；上卽位，謐又不遷官；以此怨望、誹謗。會上不豫，謐詣豫章王嶷請間，曰︰嶷，魚力翻。「至尊非起疾，東宮又非才，公今欲作何計？」上知之，使御史中丞沈沖奏謐前後罪惡，庚寅，賜謐死。沈攸之之反，江謐建假黃鉞之議，以此位通顯。旣以諂躁徼幸，則以諂躁致禍亦宜也。

**11**癸卯，南康簡公褚淵卒，世子侍中賁恥其父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讓其弟蓁，屛居墓下終身。蓁，側詵翻。屛，必郢翻。

**12**九月，丁巳，以國哀罷國子學。

**13**氐王楊文弘卒，諸子皆幼，乃以兄子後起為嗣。九月，辛酉，魏以後起為武都王，文弘子集始為白水太守。五代史志︰武都郡建威縣，魏置白水郡，唐貞觀初，省建威入將利縣。旣而集始自立為王，後起擊破之。

**14**魏以荊州巴、氐擾亂，魏世祖泰延五年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巴與氐各是一種。以鎭西大將軍李崇為荊州刺史。崇，顯祖之舅子也。將之鎭，敕發陝、秦二州兵送之，魏收地形志︰太和十一年，置陝州。是年，太和七年也，當考。陝，失冉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今奉詔代之，自然安靖；但須一詔而已，不願發兵自防，使之懷懼也。」魏朝從之。崇遂輕將數十騎馳至上洛，朝，直遙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宣詔慰諭，民夷帖然。崇命邊戍掠得齊人者悉還之，由是齊人亦還其生口二百許人，二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復，扶又翻。久之，徙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命村置一樓，樓皆懸鼓，盜發之處，亂擊之；旁村始聞者，以一擊為節，次二、次三，俄頃之間，聲布百里；皆發人守險要。由是盜發，無不擒獲。其後諸州皆效之，自崇始也。

**15**辛未，以征南將軍王僧虔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以尚書右僕射王奐為湘州刺史。

**16**宋故建平王景素主簿何昌㝢、記室王摛及所舉秀才劉璡，摛，抽知翻。璡，資辛翻。前後上書陳景素德美，為之訟冤。景素死見一百三十四卷宋蒼梧王元徽四年。為，于僞翻。冬，十月，辛丑，詔聽以士禮還葬舊塋。璡，瓛之弟也。瓛，胡官翻。

**17**十一月，魏高祖將親祠七廟，命有司具儀法，依古制備牲牢、器服及樂章；自是四時常祀皆舉之。

世祖武皇帝上之上諱賾，字宣遠，高帝長子也。

## 永明元年（癸亥、四八三）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改元。

**2**詔以邊境寧晏，治民之官，普復田秩。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有魏師，以軍興減百官奉祿。淮南太守諸葛闡求減俸祿，比內百官，於是諸州郡縣丞尉並悉同減。至明帝時，軍旅不息，府藏空虛，內外百官，並斷奉祿。治，直之翻；下同。

**3**以太尉豫章王嶷領太子太傅。嶷不參朝務，而常密獻謀畫，上多從之。嶷，魚力翻。朝，直遙翻。

**4**壬戌，立皇弟銳為南平王，鏗為宜都王，皇子子明為武昌王，子罕為南海王。

**5**二月，辛巳，以征虜將軍楊炅為沙州刺史、陰平王。炅，楊廣香之子也。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6**辛丑，以宕昌王梁彌機為河、涼二州刺史，宕，徒浪翻。鄧至王像舒為西涼州刺史。

**7**宋末，以治民之官六年過久，乃以三年為斷，斷，丁亂翻；下專斷同。謂之小滿；而遷換去來，又不能依三年之制。三月，癸丑，詔，自今一以小滿為限。

**8**有司以天文失度，請禳之。禳，而羊翻。上曰︰「應天以實不以文。我克己求治，思隆惠政；若災眚在我，治，直吏翻。眚，所景翻。禳之何益！」

**9**夏，四月，壬午，詔︰「袁粲、劉秉、沈攸之，雖末節不終，而始誠可錄，」皆命以禮改葬。三人死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三年。

**10**上之為太子也，自以年長，長，知兩翻。與太祖同創大業，晉安王子勛之亂，帝亦起兵；沈攸之反，帝據湓城為衆軍節度。朝事大小，率皆專斷，朝，直遙翻。斷，丁亂翻。多違制度。信任左右張景眞，景眞驕侈，被服什物，僭擬乘輿；被，皮義翻。乘，繩證翻。內外畏之，莫敢言者。

司空諮議荀伯玉，素為太祖所親厚，諮議，卽諮議參軍。歎曰︰「太子所為，官終不知，豈得畏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當啓者！」因太子拜陵，拜永安、泰安陵也，皆在武進。密以啓太祖。太祖怒，命檢校東宮。

太子拜陵還，至方山，晚，將泊舟，建康城東北有方山埭，直瀆所經也。據沈瑀傳，方山埭在湖熟縣界。杜佑曰︰東晉至陳，西有石頭津，東有方山津，各置津主一人、賊曹一人、直水五人，以檢察禁物。丹陽記云︰秦始皇鑿金陵方山，斷處為瀆。則今淮水經城中入大江，是曰秦淮。豫章王嶷自東府乘飛鷰東迎太子，飛鷰，名馬也。告以上怒之意。太子夜歸，入宮，太祖亦停門籥待之。明日，太祖使南郡王長懋、聞喜公子良宣敕詰責，詰，去吉翻。幷示以景眞罪狀，使以太子命收景眞，殺之。太子憂懼，稱疾。

月餘，太祖怒不解，晝臥太陽殿，王敬則直入，叩頭啓太祖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被，皮義翻。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太祖無言。敬則因大聲宣旨，裝束往東宮，又敕太官設饌，饌，雛戀翻，又雛睆翻。呼左右索輿，索，山客翻。太祖了無動意。敬則索衣被太祖，仍牽強登輿。被，皮義翻。強，其兩翻。太祖不得已至東宮，召諸王宴於玄圃。長沙王晃捉華蓋，捉亦執也。臨川王映執雉尾扇，雉尾扇，編雉尾為之，以障乘輿。聞喜公子良持酒鎗，鎗，楚庚翻，盛酒之器。按太平御覽，鎗卽鐺字；但鐺非可持者。南郡王長懋行酒，太子及豫章王嶷、王敬則自捧酒饌，至暮，盡醉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太祖嘉伯玉忠藎，愈見親信，軍國密事，多委使之，權動朝右。朝，直遙翻。遭母憂，去宅二里許，冠蓋已塞路。左率蕭景先、侍中王晏共弔之，塞，悉則翻。左率，左衞率也。率，所律翻。自旦至暮，始得前。比出，飢乏，氣息惙然，比，必寐翻。惙，積雪翻，疲乏也。憤悒形於聲貌。悒，乙及翻。明日，言於太祖曰︰「臣等所見二宮門庭，比荀伯玉宅可張雀羅矣。」門外可設雀羅，用漢書語。師古註曰︰「言其寂靜無人行也。」晏，王敬弘之從子也。王敬弘見用於元嘉中。從，才用翻。

驍騎將軍陳胤叔，先亦白景眞及太子得失，而語太子皆云「伯玉以聞。」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語，牛倨翻。太子由是深怨伯玉。

太祖陰有以豫章王嶷代太子之意；而嶷事太子愈謹，嶷，魚力翻。故太子友愛不衰。

豫州刺史垣崇祖不親附太子，會崇祖破魏兵，見上太祖建元三年。太祖召還朝，與之密謀。朝，直遙翻。太子疑之，曲加禮待，謂曰︰「世間流言，我已豁懷；自今以富貴相付。」崇祖拜謝。會太祖復遣荀伯玉，復，扶又翻。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太子以為不盡誠，益銜之。

太祖臨終，指伯玉以屬太子。屬，之欲翻。上卽位，崇祖累遷五兵尚書，伯玉累遷散騎常侍。散，悉亶翻。伯玉內懷憂懼，上以伯玉與崇祖善，恐其為變，加意撫之。丁亥，下詔誣崇祖招結江北荒人，欲與伯玉作亂，皆收殺之。

**11**庚子，魏主如崞山；崞，音郭。壬寅，還宮。

**12**閏月，癸丑，魏主後宮平涼林氏生子恂，後魏分安定郡置平涼郡，領鶉陰、陰密二縣。大赦。文明太后以恂當為太子，賜林氏死，自撫養恂。

**13**五月，戊寅朔，魏主如武州山石窟佛寺。

**14**車騎將軍張敬兒好信夢；好，呼到翻。初為南陽太守，其妻尚氏夢一手熱如火；及為雍州，夢一胛熱；雍，於用翻。胛，音甲。為開府，夢半身熱。敬兒意欲無限，常謂所親曰︰「吾妻復夢舉體熱矣。」復，扶又翻。又自言夢舊村樹高至天，上聞而惡之。惡，烏路翻。垣崇祖死，敬兒內自疑，會有人告敬兒遣人至蠻中貨易，貨易，卽貿易也，以我所有，易我所無。上疑其有異志。會上於華林園設八關齋，釋氏之戒︰一，不殺生；二，不偷盜；三，不邪淫；四，不妄語；五，不飲酒、食肉；六，不著花鬘瓔珞，香油塗身、歌舞倡伎故往觀聽；七，不得坐高廣大床；八，不得過齋後喫食。已上八戒，故為八關。雜錄名義云︰八戒者，俗衆所一日一夜戒也。謂八戒一齋，通謂八關齋，明以禁防為義也。朝臣皆預，於坐收敬兒。朝，直遙翻。坐，徂臥翻。敬兒脫冠貂投地曰︰「此物誤我！」丁酉，殺敬兒，幷其四子。

敬兒弟恭兒，常慮為兄禍所及，居於冠軍，冠軍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唐為鄧州臨湍縣，我朝建隆初廢臨湍入穰縣。冠，古玩翻。未常出襄陽，村落深阻，牆垣重複。敬兒每遣信，輒上馬屬鞬，重，直龍翻。屬，之欲翻。鞬，居言翻，馬上盛弓矢之器。然後見之。敬兒敗問至，席卷入蠻；卷，讀曰捲。後自出，上恕之。

敬兒女為征北諮議參軍謝超宗子婦，超宗謂丹楊尹李安民曰︰「『往年殺韓信，今年殺彭越；』尹欲何計！」用漢書薛公語，激發安民，使之作亂也。安民具啓之。上素惡超宗輕慢，惡，烏路翻。使兼御史中丞袁彖奏彈超宗，丁巳，收付廷尉，徙越嶲，於道賜死。嶲，音髓。以彖語不刻切，又使左丞王逡之奏彈彖輕文略奏，撓法容非，撓，奴敎翻。彖坐免官，禁錮十年。超宗，靈運之孫；超宗，靈運子鳳之子。彖，顗之弟也。袁顗死於義嘉之難。顗，魚豈翻。

**15**秋，七月，丁丑，魏主及太后如神淵池；魏太和元年，起永樂遊觀殿於北苑，穿神淵池。甲申，如方山。

**17**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王僧虔固辭開府，去年，王僧虔除開府。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朝，行登三事；朝，直遙翻。我若復有此授，復，扶又翻；下亦復同。乃是一門有二台司，吾實懼焉。」累年不拜，上乃許之，戊戌，加僧虔特進。儉作長梁齋，制度小過，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儉卽日毀之。

初，王弘與兄弟集會，任子孫戲適。僧達跳下地作虎子；僧綽正坐，采蠟燭珠為鳳皇，僧達奪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累十二博棋，旣不墬落，亦不重作。重，直龍翻。弘歎曰︰「僧達俊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達死見一百二十八卷末世祖孝建三年。僧綽當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長，知兩翻。已而皆如其言。

**18**八月，庚申，驍騎將軍王洪範自柔然還，經塗三萬餘里。經塗，謂所經由之路。王洪範出使事，見高帝建元二年。還，從宣翻，又如字。

**19**冬，十月，丙寅，遣驍騎將軍劉纘聘於魏，魏主客令李安世主之。主客令卽典客令也。魏人出內藏之寶，使賈人鬻之於市。藏，徂浪翻。賈，音古。纘曰︰「魏金玉大賤，當由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故賤同瓦礫。」礫，郞狄翻。纘初欲多市，聞其言，內慚而止。纘屢奉使至魏，馮太后遂私幸之。史言馮后淫縱。使，疏吏翻；下同。

**20**十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21**癸丑，魏始禁同姓為婚。

**22**王儉進號衞將軍，參掌選事。選，須絹翻。

**23**是歲，省巴州。置巴州見上高帝建元二年。

**24**魏秦州刺史于洛侯，性殘酷，刑人必『章︰甲十一行本「必」作「或」；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斷腕，拔舌，斷，丁管翻。腕，烏貫翻。分懸四體。合州驚駭，州民王元壽等一時俱反。有司劾奏之，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魏主遣使至州，於洛侯常刑人處宣告吏民，然後斬之。

齊州刺中韓麒麟，為政尚寬，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公杖節方夏，而無所誅斬，何以示威！」麒麟曰︰「刑罰所以止惡，仁者不得已而用之。今民不犯法，又何誅乎？若必斷斬然後可以立威，當以卿應之！」普慶慚懼而起。說，輸芮翻。夏，戶雅翻。斷，丁亂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 齊紀二起閼逢困敦（甲子），盡屠維大荒落（己巳），凡六年。

世祖武皇帝上之下

**永明二年**（甲子、四八四）

**1**春，正月，乙亥，以後將軍柳世隆為尚書右僕射；竟陵王子良為護軍將軍兼司徒，領兵置佐，鎭西州。子良少有清尚，少，詩照翻。傾意賓客，才雋之士，皆遊集其門。開西邸，據子良傳︰西邸在雞籠山。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記室參軍范雲、蕭琛、樂安任昉、法曹參軍王融、衞軍東閤祭酒蕭衍、記室參軍，掌書記；法曹參軍，掌刑法。此皆子良府屬也。時王儉為衞將軍，辟蕭衍為東閤祭酒。自晉以來，公府屬，長史之下有東、西閤祭酒。琛，丑林翻。任，音壬。昉，孚往翻。鎭西功曹謝朓、朓，土了翻。步兵校尉沈約、揚州秀才吳郡陸倕，校，戶敎翻。倕，是為翻。並以文學，尤見親待，號曰八友。法曹參軍柳惲、惲，於粉翻。太學博士王僧孺、晉武帝置太學博士、太常博士、國子博士。南徐州秀才濟陽江革、革，南徐州所舉秀才也。濟陽郡時屬南徐州。濟，子禮翻。尚書殿中郞范縝、魏、晉以來，尚書諸曹，殿中郞為諸曹之首。縝，章忍翻。會稽孔休源亦預焉。會，工外翻。琛，惠開之從子；蕭惠開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元年、二年。從，才用翻；下同。惲，元景之從孫；融，僧達之孫；柳元景以武功顯於宋文、武二朝。王僧達以世資才俊進。衍，順之之子；蕭順之，太祖族弟。朓，述之孫；約，璞之子；僧孺，雅之曾孫；謝述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十七元。沈璞守盱胎有功；元嘉二十七年；孝武孝建之初，以不迎義師戮。王雅見一百七卷晉孝武太元十五年。縝，雲之從兄也。縝，章忍翻。

子良篤好釋氏，招致名僧，講論佛法，道俗之盛，江左未有。或親為衆僧賦食、行水，好，呼到翻。于僞翻。賦，分畀也。世頗以為失宰相體。

范縝盛稱無佛。子良曰︰「君不信因果，釋氏有因緣果報之說。何得有富貴、貧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墜茵席之上，幌，呼廣翻。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復，扶又翻。因果竟在何處！」子良無以難。難，乃旦翻；下難之同。縝又著神滅論，以為︰「形者神之質，神者形之用也。神之於形，猶利之於刀；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哉！」此論出，朝野諠譁，難之終不能屈。朝，直遙翻。太原王琰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以杜縝後對。縝對曰︰「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以卿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郞；而故乖剌為此論，中書郞，卽謂中書侍郞也。剌，來葛翻。甚可惜也！宜急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令、僕，謂尚書令及兩僕射。何但中書郞邪！」

蕭衍好籌略，有文武才幹，好，呼到翻。王儉深器異之，曰︰「蕭郞出三十，貴不可言。」蕭衍事始此。

**2**壬寅，以柳世隆為尚書左僕射，丹楊尹李安民為右僕射，王儉領丹楊尹。

**3**夏，四月，甲寅，魏主如方山；戊午，還宮；庚申，如鴻池；鴻池卽旋鴻池也。水經註︰涼城郡旋鴻縣東山下，水積成池，東西二里，南北四里。又太祖天興二年，穿鴻鴈池於平城。丁卯，還宮。

**4**五月，甲申，魏遣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5**六月，壬寅朔，中書舍人吳興茹法亮封望蔡男。康曰︰茹，人諸切，姓也。望蔡縣屬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宋白曰︰望蔡縣本漢建成縣，靈帝分置上蔡縣，晉武帝以上蔡人思本土，改為望蔡，今為高安縣，瑞州治所。時中書舍人四人，各住一省，謂之「四戶」，以法亮及臨海呂文顯等為之；旣總重權，勢傾朝廷，守宰數遷換去來，四方餉遺，歲數百萬。法亮嘗於衆中語人曰︰「何須求外祿！此一戶中，年辦百萬。」蓋約言之也。數，所角翻。遺，于季翻。語，牛倨翻。李延壽曰︰中書所司，掌在機務。漢元以令、僕用事，魏明以監、令專權。至宋孝武以來，士庶雜選，及明帝世，胡母顥、阮佃夫之徒，專為佞倖矣。齊初亦用久勞及以親信關讞表啓，發署詔敕，頗涉辭翰，亦為詔文，侍郞之局復見侵矣。建武詔命，始不關中書，專出舍人。省內舍人四人，所直四省。據此，四戶，則舍人分住四省，自法亮等始。後因天文有變，王儉極言「文顯等專權徇私，上天見異，禍由四戶。」見，賢遍翻。上手詔酬答，而不能改也。

**6**魏舊制︰戶調帛二匹，絮二斤，絲一斤，穀二十斛；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庫，以供調外之費；所謂各隨土之所出。丁卯，詔曰︰「置官班祿，行之尚矣；自中原喪亂，茲制中絕。朕憲章舊典，始班俸祿。戶增調帛三匹，穀二斛九斗，以為官司之祿；增調外帛二匹。祿行之後，贓滿一匹者死。變法改度，宜為更始，調，徒弔翻。俸，扶用翻。更，工衡翻。其大赦天下。」

**7**秋，七月，甲申，立皇子子倫為巴陵王。

**8**乙未，魏主如武州山石窟寺。

**9**九月，魏詔，班祿以十月為始，季別受之。三月為一季。舊律，枉法十匹，義贓二十匹，罪死；至是，義贓一匹，枉法無多少，皆死。枉法，謂受賕枉法而出入人罪者。義贓，謂人私情相饋遺，雖非乞取，亦計所受論贓。仍分命使者，糾按守宰之貪者。

秦、益二州刺史恆農李洪之以外戚貴顯，魏顯祖、高祖皆李氏出也。魏避顯祖諱，改弘農為恆農。為治貪暴，治，直吏翻。班祿之後，洪之首以贓敗。魏主命鎖赴平城，集百官親臨數之；數，所具翻，數其罪也。猶以其大臣，聽在家自裁。自餘守宰坐贓死者四十餘人。受祿者無不跼蹐，跼，音局。蹐，音脊。賕賂殆絕。然吏民犯他罪者，魏主率寬之，疑罪奏讞多減死徙邊，歲以千計。都下決大辟，歲不過五六人；州鎭亦簡。讞，魚列翻，又魚蹇翻。

久之，淮南王佗『張︰「佗」作「陀」。』奏請依舊斷祿，辟，毗亦翻。斷，丁管翻。文明太后召羣臣議之。中書監高閭以為︰「飢寒切身，慈母不能保其子。今給祿，則廉者足以無濫，貪者足以勸慕；不給，則貪者得肆其姦，廉者不能自保。淮南之議，不亦謬乎！」詔從閭議。

閭又上表，以為︰「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悍，侯旰翻，又下罕翻。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北狄，指蠕蠕也。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為邊患。六鎭勢分，倍衆不鬬，謂敵人衆力加倍，則鎭人不敢鬬也。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鎭之北築長城，魏世祖破蠕蠕，列置降人於漠南，東至濡源，西曁五原陰山，竟三千里，分為六鎭，今武川、撫冥、懷朔、懷荒、柔玄、禦夷也。下云六鎭東西不過千里，則當自代都北塞而東至濡源耳。杜佑曰︰後魏六鎭並在馬邑、雲中、單于府界。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旣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鎭東西不過千里，一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強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抄，楚交翻。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遊，行也；行運芻糧以實塞下。永得不匱，五也。」魏主優詔答之。

**10**冬，十月，丁巳，以南徐州刺史長沙王晃為中書監。初，太祖臨終，以晃屬帝，使處於輦下或近藩，屬，之欲翻。處，昌呂翻。勿令遠出。且曰︰「宋氏若非骨肉相殘，他族豈得乘其弊！汝深誡之！」舊制︰諸王在都，唯得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捉刀，執刀以衞左右者也。晃好武飾，及罷南徐州，私載數百人仗還建康，為禁司所覺，投之江水。禁司，主防禁諸王。好，呼到翻；下同。帝聞之，大怒，將糾以法，豫章王嶷叩頭流涕曰︰「晃罪誠不足宥；陛下當憶先朝念晃。」帝亦垂泣，由是終無異意，然亦不被親寵。論者謂帝優於魏文，減於漢明。魏文防禁任務、陳諸王。漢明友愛東海、東平者王。嶷，魚力翻。朝，直遙翻。被，皮義翻。

武陵王曄多材藝而疏悻，悻，直也，狠也，音胡頂翻。亦無寵於帝。嘗侍宴，醉伏地，貂抄肉柈。抄，楚交翻。柈，薄官翻。帝笑曰︰「肉汙貂。」汙，烏故翻。對曰︰「陛下愛羽毛而疏骨肉。」帝不悅。曄輕財好施，施，式智翻。故無蓄積；名後堂山曰「首陽」，蓋怨貧薄也。

**11**高麗王璉遣使入貢於魏，亦入貢於齊。時高麗方強，魏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麗，力知翻。使，疏吏翻；下同。

**12**益州大度獠恃險驕恣，水經註︰南安縣有濛水，卽大度水，東入于江。寰宇記︰大度河自吐蕃界經雅州諸部落，至黎州東界，流入通望界。獠，魯皓翻。前後刺史不能制。及陳顯達為刺史，遣使責其租賧。賧，吐濫翻。夷人以財贖罪曰賧。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帥，所類翻。調，徒弔翻。況一眼乎！」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分，扶問翻。將，卽亮翻；下同。少，詩照翻。長，知兩翻。

晉氏以來，益州刺史皆以名將為之。十一月，丁亥，帝始以始興王鑑為督益·寧諸軍事、益州刺史，徵顯達為中護軍。先是，劫帥韓武方聚黨千餘人斷流為暴，先，悉薦翻。斷，丁管翻。郡縣不能禁。鑑行至上明，武方出降，降，戶江翻；下同。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悰，徂宗翻。鑑曰︰「殺之失信，且無以勸善。」乃啓臺而宥之，於是巴西蠻夷為寇暴者皆望風降附。鑑時年十四，行至新城，新城，今房州。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士馬，不肯就徵。」乃停新城，遣典籤張曇皙往觀形勢。俄而顯達遣使詣鑑，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徒含翻。皙，先擊翻。使，疏吏翻。朝，直遙翻；下同。居二日，曇皙還，具言「顯達已遷家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鑑喜文學，喜，許記翻。器服如素士，蜀人悅之。

**13**乙未，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齊紀︰「十二月庚申，虜使李道固至。」今從後魏·帝紀。

**14**是歲，詔增豫章王嶷封邑為四千戶。宋元嘉之世，諸王入齋閤，得白服、帬帽見人主，宋、齊之間，制高屋帽、下帬蓋。帬，渠云翻。見，賢遍翻。唯出太極四廂，乃備朝服。太極殿，前殿也，有四廂。自後此制遂絕。上於嶷友愛，宮中曲宴，聽依元嘉故事。嶷固辭不敢，唯車駕至其第，乃白服、烏紗帽以侍宴。至於衣服、器用制度，動皆陳啓，事無專制，務從減省。上幷不許。嶷常慮盛滿，求解揚州，以授竟陵王子良。上終不許，曰︰「畢汝一世，無所多言。」嶷長七尺八寸，善脩容範，文物衞從，禮冠百僚，長，直亮翻。從，才用翻。冠，古玩翻。每出入殿省，瞻望者無不肅然。

**15**交州刺史李叔獻旣受命，命叔獻為交州刺史，見上卷太祖建元元年。而斷割外國貢獻；上欲討之。斷，丁管翻。

**三年**（乙丑、四八五）

**1**春，正月，丙辰，以大司農劉楷為交州刺史，發南康、廬陵、始興兵以討叔獻。叔獻聞之，遣使乞更申數年，獻十二隊純銀兜鍪及孔雀毦；毦，仍吏翻，以孔雀毛為飾也。上不許。叔獻懼為楷所襲，間道自湘州還朝。不敢取道南康、始興，避劉楷之兵故也。間，古莧翻。

**2**戊寅，魏詔曰︰「圖讖之興，出於三季，三代之季也。讖，楚譖翻。旣非經國之典，徒為妖邪所憑。自今圖讖、祕緯，一皆焚之，妖，於遙翻。緯，于貴翻。留者以大辟論！」律，凡言以論者，罪同眞犯。辟，毗亦翻。又嚴禁諸巫覡及委巷卜筮非經典所載者。直曰街，曲曰巷。委，卽曲也。鄭玄曰︰委巷，猶街里委曲所為也。覡，刑狄翻。

**3**魏馮太后作皇誥十八篇，癸未，大饗羣臣于太華殿，班皇誥。魏高宗興光四年起太華殿。

**4**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5**詔復立國學；罷國學見上卷高帝建元四年。李延壽曰︰江左草創，日不暇給，以迄宋、齊，國學時或開置，而勸課未博，建之不能十年，蓋取文具而已。復，扶又翻。釋奠先師用上公禮。

**6**二月，己亥，魏制皇子皇孫有封爵者，歲祿各有差。

**7**辛丑，上祭北郊。

**8**三月，丙申，魏封皇弟禧為咸陽王，幹為河南王，羽為廣陵王，雍為潁川王，勰為始平王，勰，音協。詳為北海王。自禧以下皆魏主之弟。文明太后令置學館，選師傅以敎諸王。勰於兄弟，最賢敏而好學，善屬文，好，呼到翻。屬，之欲翻。魏主尤奇愛之。

**9**夏，四月，癸丑，魏主如方山；甲寅，還宮。

**10**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旣立，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分經、史、子、集為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為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觀，古玩翻。又詔儉以家為府。

自宋世祖好文章，士大夫以文章相尚，無以專經為業者。儉少好禮學及春秋，言論造次必於儒者，好，呼到翻。造，七到翻。由是衣冠翕然，更尚儒術。儉撰次朝儀、國典，自晉、宋以來故事，無不諳憶，憶，記也。朝，直遙翻；下同。諳，烏含翻。故當朝理事，斷決如流。每博議引證，八坐、丞、郞無能異者。八坐、丞、郞，自八坐至左右丞、諸曹郞也。斷，丁亂翻。坐，徂臥翻。令史諮事常數十人，賓客滿席，儉應接辨析，傍無留滯，發言下筆，皆有音彩。十日一還學監試諸生，巾卷在庭，監，工銜翻。卷，巨員翻，冠武也。鄭註禮記云︰武冠，卷也，音起權翻。劍衞、令史，儀容甚盛。作解散髻，據南史·儉傳作「解散幘」。蕭子顯齊書作「解散髻，斜插幘簪」。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倣效。儉常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唯有謝安。」意以自比也。上深委仗之，士流選用，奏無不可。

**11**六月，庚戌，［魏］進河南王度易侯為車騎將軍，遣給事中吳興丘冠先使河南，幷送柔然使。騎，奇寄翻。冠，古玩翻。使，疏吏翻。

**12**辛亥，魏主如方山；丁巳，還宮。

**13**秋，七月，癸未，魏遣使拜宕昌梁彌機兄子彌承為宕昌王。宕，徒浪翻。考異曰︰齊書，是歲八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頡為河、梁二州刺史。六年五月甲午，以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今從魏書。初，彌機死，子彌博立，為吐谷渾所逼，奔仇池。吐，從暾入聲。谷，音浴。仇池鎭將穆亮以彌機事魏素厚，矜其滅亡；彌博凶悖，所部惡之；將，卽亮翻。悖，蒲內翻，又蒲沒翻。惡，烏路翻。彌承為衆所附，表請納之。詔許之。亮帥騎三萬軍于龍鵠，龍鵠，蓋卽龍涸也，在甘松界，宇文氏於此置龍涸防，隋為扶州嘉誠縣，唐為松州。杜佑曰︰龍涸城，吐谷渾南界也，去成都千餘里。周武帝天和初，其王率衆降，以為扶州。帥，讀曰率。騎，奇寄翻。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亮，崇之曾孫也。穆崇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

**14**戊子，魏主如魚池，魏太宗永登五年，穿魚池於平城北苑。登青原岡；甲午，還宮；八月，己亥，如彌澤；甲寅，登牛頭山；甲子，還宮。

**15**魏初，民多蔭附；蔭附者，自附於豪強之家以求蔭庇。蔭附者皆無官役，而豪強徵斂倍於公賦。斂，力贍翻。給事中李安世上言︰「歲饑民流，田業多為豪右所占奪；占，之贍翻。雖桑井難復，桑井，謂古者井田之制，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也。宜更均量，使力業相稱。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量，音良。稱，尺證翻。斷，丁亂翻。事久難明，悉歸今主，以絕詐妄。」魏主善之，由是始議均田。冬，十月，丁未，詔遣使者循行州郡，行，下孟翻。與牧守均給天下之田︰守，式又翻。諸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畝，婦人二十畝︰杜佑通典註曰︰不栽樹者謂之露田。奴婢依良丁；良丁，謂良人成丁者。牛一頭，受田三十畝，限止四牛。所授之田，率倍之；三易之田，再倍之；以供耕作及還受之盈縮。倍之者，合受四十畝，授以八十畝。此一易之田也。三易之田，三年耕然後復故，故再倍以授之。人年及課則受田，老免及身沒則還田。奴婢、牛隨有無以還受。初受田者，男夫給二十畝，課種桑五十株；桑田皆為世業，身終不還。恆計見口，有盈者無受無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恆，戶登翻。見，賢遍翻。口分、世業之法始此。諸宰民之官，各隨近給公田有差，更代相付；更，工衡翻。賣者坐如律。

**16**辛酉，魏魏郡王陳建卒。

**17**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18**十二月，乙卯，魏以侍中淮南王佗為司徒。

**19**柔然犯魏塞，魏任城王澄帥衆拒之，柔然遁去。澄，雲之子也。任城王雲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任，音壬。帥，讀曰率。氐、羌反，詔以澄為都督梁·益·荊三州諸軍事、梁州刺史。魏高祖始置梁、益二州於仇池。澄至州，討叛柔服，氐、羌皆平。

**20**初，太祖命黃門郞虞玩之等檢定黃籍。見上卷太祖建元二年。上卽位，別立校藉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數巧。巧，謂姦僞也。旣連年不已，民愁怨不安。外監會稽呂文度外監，屬中領軍。而親任過於領軍。會，工外翻。啓上，籍被卻者悉充遠戍，被，皮義翻。民多逃亡避罪。富陽民唐㝢之因以妖術惑衆作亂，攻陷富陽，富陽，卽漢富春縣也，本屬會稽，後屬吳郡；晉簡文鄭太后諱春，孝武改曰富陽。妖，於驕翻。三吳卻籍者奔之，衆至三萬。

文度與茹法亮、呂文顯皆以姦諂有寵於上。茹，音如。文度為外監，專制兵權，領軍守虛位而已。法亮為中書通事舍人，權勢尤盛。王儉常曰︰「我雖有大位，權寄豈及茹公邪！」

**21**是歲，柔然部眞可汗卒，子豆崙立，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崙，盧昆翻。號伏名敦可汗，魏收曰︰伏名敦，魏言恆也。改元太平。

**四年**（丙寅、四八六）

**1**春，正月，癸亥朔，魏高祖朝會，始服袞冕。史言魏孝文用夏變夷。朝，直遙翻。

**2**壬午，柔然寇魏邊境。

**3**唐㝢之攻陷錢唐，吳郡諸縣令多棄城走。㝢之稱帝於錢唐，立太子，置百官；遣其將高道度等攻陷東陽，將，卽亮翻。殺東陽太守蕭崇之。崇之，太祖族弟也。又遣其將孫泓寇山陰，至浦陽江；據水經註，浦陽江，卽今曹娥江也。水發剡溪，皆西流，至曹娥鎭始折而東，流入海。浹口戍主湯休武擊破之。浹，卽叶翻。上發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擊㝢之。臺軍至錢唐，㝢之衆烏合，畏騎兵，騎，奇寄翻。一戰而潰，擒斬㝢之，進平諸郡縣。

臺軍乘勝，頗縱抄掠。抄，楚交翻。軍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上聞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丁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收軍主前軍將軍陳天福棄市；左軍將軍劉明徹免官、削爵，付東冶。建康有東西二冶，今冶城卽其地，亦曰東冶亭。天福，上寵將也，將，卽亮翻。旣伏誅，內外莫不震肅。使通事舍人丹陽劉係宗隨軍慰勞，勞，力到翻。遍至遭賊郡縣，百姓被驅逼者悉無所問。

**4**閏月，癸巳，立皇子子貞為邵陵王，皇孫昭文為臨汝公。

**5**氐王楊後起卒，丁未，詔以白水太守楊集始為北秦州刺史、武都王。集始，文弘之子也。後起弟後明為白水太守。魏亦以集始為武都王。集始入朝于魏，朝，直遙翻。魏以為南秦州刺史。

**6**辛亥，帝耕籍田。

**7**二月，己未，立皇弟銶為晉熙王，銶，音求。鉉為河東王。

**8**魏無鄕黨之法，唯立宗主督護；民多隱冒，三五十家始為一戶。內祕書令李沖上言︰祕書省在禁中，故謂之內祕書令，亦謂之中祕。上，時掌翻。「宜準古法︰五家立鄰長，五鄰立里長，五里立黨長，取鄕人強謹者為之。鄰長復一夫，里長二夫，黨長三夫，長，知兩翻。復，方目翻。三載無過，則升一等。其民調，一夫一婦，帛一匹，粟二石。大率十匹為公調，二匹為調外費，三匹為百官俸。此外復有雜調。調，徒弔翻。俸，扶用翻。復，扶又翻。民年八十已上，聽一子不從役。孤獨、癃老、篤疾、貧窮不能自存者，三長內迭養食之。」食，讀曰飤。書奏，詔百官通議。中書令鄭羲等皆以為不可。太尉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但方有事之月，校比戶口，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乃遣使者，於事為宜。」沖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論語孔子之言。若不因調時，調時，所謂調課之月。民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傜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調課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行之差易。」易，以豉翻。羣臣多言︰「九品差調，為日已久，九品，上中下各分為三品，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一旦改法，恐成擾亂。」文明太后曰︰「立三長則課調有常準，苞蔭之戶可出，僥倖之人可止，何為不可！」僥，堅堯翻。甲戌，初立黨、里、鄰三長，定民戶籍。民始皆愁苦，豪強者尤不願。旣而課調省費十餘倍，上下安之。

**9**三月，丙申，柔然遣使者牟提如魏。時敕勒叛柔然，柔然伏名敦可汗自將討之，追奔至西漠。西漠者，大漠之西偏也。將，卽亮翻。魏左僕射穆亮等請乘虛擊之，中書監高閭曰︰「秦、漢之世，海內一統，故可遠征匈奴。今南有吳寇，何可捨之深入虜庭！」魏主曰︰「『兵者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老子之言。先帝屢出征伐者，以有未賓之虜故也。今朕承太平之業，柰何無故動兵革乎！」厚禮其使者而歸之。

**10**夏，四月，辛酉朔，魏始制五等公服；甲子，初以法服、御輦祀南郊。公服，朝廷之服；五等，朱、紫、緋、綠、青。法服，袞冕以見郊廟之服。

**11**癸酉，魏主如靈泉池；魏於方山之南起靈泉宮，引如渾水為靈泉池，東西一百步，南北二百步。戊寅，還宮。

**12**湘州蠻反，刺史呂安國有疾不能討；丁亥，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湘州刺史，討平之。

**13**六月，辛酉，魏主如方山。考異曰︰魏·帝紀，是日幸方山。七月戊戌又云幸方山，皆不言還宮。蓋闕文耳。

**14**己卯，魏文明太后賜皇子恂名，大赦。

**15**秋，七月，戊戌，魏主如方山。

**16**八月，乙亥，魏給尚書五等爵已上朱衣，玉佩，大小組綬。組綬者，組織以成綬。鄭玄曰︰綬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漢制︰印綬先合單紡為一系，四系為一扶，五扶為一首，五首成一文，文采淳為一圭。首多者系細；少者系粗，皆廣一尺六寸。組，則古翻。綬，音受。

**17**九月，辛卯，魏作明堂、辟雍。

**18**冬，十一月，魏議定民官依戶給俸。以所領民戶之多少為給俸之差也。

**19**十二月，柔然寇魏邊。

**20**是歲，魏改中書學曰國子學。魏先置中書博士及中書學生，今改曰國子學，從晉制也。分置州郡，凡三十八州，二十五在河南，十三在河北。河南二十五州，青、南青、兗、齊、濟、光、豫、洛、徐、東徐、雍、秦、南秦、梁、益、荊、涼、河、沙，時又置華、陝、夏、岐、班、郢，凡二十五。河北十三州，司、幷、肆、定、相、冀、幽、燕、營、平、安，時又置瀛、汾，凡十三。蕭子顯曰︰雍、涼、秦、沙、涇、華、岐、河、西華、寧、陝、洛、荊、郢、北豫、東荊、南豫、西兗、東兗、南徐、東徐、青、齊、濟、光二十五州在河南，相、汾、懷、東雍、肆、定、瀛、朔、幷、冀、幽、平、司等十三州在河北。

**五年**（丁卯、四八七）

**1**春，正月，丁亥朔，魏主詔定樂章，非雅者除之。

**2**戊子，以豫章王嶷為大司馬，竟陵王子良為司徒，臨川王映、衞將軍王儉、中軍將軍王敬則並加開府儀同三司。子良啓記室范雲為郡，上曰︰「聞其常相賣弄，朕不復窮法，當宥之以遠。」復，扶又翻。子良曰︰「不然。雲動相規誨，諫書具存。」遂取以奏，凡百餘紙，辭皆切直。上歎息，謂子良曰︰「不謂雲能爾；方使弼汝，何宜出守！」守，式又翻。文惠太子嘗出東田觀穫，時太子作東田於東宮之東，綿亙華遠，壯麗極目。又齊紀︰太子立樓館於鍾山下，號曰東田。顧謂衆賓曰︰「刈此亦殊可觀。」衆皆曰︰「唯唯。」唯，于癸翻。雲獨曰︰「三時之務，實為長勤。三時之務，謂春耕、夏耘、秋穫也。伏願殿下知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

**3**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蠻相扇動，雍，於用翻。據南陽故城，請兵於魏，將入寇。丁酉，詔假丹楊尹蕭景先節，總帥步騎，直指義陽，司州諸軍皆受節度；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又假護軍將軍陳顯達節，帥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宛，於元翻。葉，式涉翻。雍、司諸軍皆受顯達節度，以討之。

**4**魏光祿大夫咸陽文公高允，歷事五帝，太武、景穆、文成、獻文及高祖為五帝。出入三省，三省，尚書省、中書省、祕書省也。五十餘年，未嘗有譴；馮太后及魏主甚重之，常命中黃門蘇興壽扶侍。允仁恕簡靜，雖處貴重，處，昌呂翻。情同寒素；執書吟覽，晝夜不去手；誨人以善，恂恂不倦；楊中立曰︰恂恂，一於誠也。朱元晦曰︰恂恂，信實之貌。篤親念故，無所遺棄。顯祖平青、徐，悉徙其望族於代，事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五年。其人多允之婚媾，流離飢寒；允傾家賑施，賑，之忍翻。施，式智翻。咸得其所，又隨其才行，薦之於朝。行，下孟翻。朝，直遙翻。議者多以初附間之，間，古莧翻。允曰︰「任賢使能，何有新舊！必若有用，豈可以此抑之！」允體素無疾，至是微有不適，猶起居如常，數日而卒，年九十八；贈侍中、司空，賻襚甚厚。布帛曰賻，衣被曰襚。賻，音附。襚，徐醉翻。魏初以來，存衣蒙賚，皆莫及也。

**5**桓天生引魏兵萬餘人至沘陽，漢沘陽縣屬南陽郡。應劭曰︰沘水所出。魏太和中置東荊州於沘陽故城。宋白曰︰今唐州沘陽縣卽州故城。九域志︰沘陽縣在唐州東北七十五里。陳顯達遣戴僧靜等與戰於深橋，戴僧靜傳，深橋距沘陽四十里。沘，音比。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保沘陽，僧靜圍之，不克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荒人胡丘生起兵懸瓠以應齊，魏人擊破之，丘生來奔。天生又引魏兵寇舞陰，舞陰戍主殷公愍拒擊，破之，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創退走。被，皮義翻。創，初良翻。三月，丁未，以陳顯達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顯達進據舞陽城。

**6**夏，五月，壬辰，魏主如靈泉池。

**7**癸巳，魏南平王渾卒。

**8**甲午，魏主還平城。詔復七廟子孫及外戚緦麻服已上，賦役無所與。復，方目翻。七廟子孫，自太祖已下。緦麻，三月服。五服至緦麻而服盡。與，讀當曰預。

**9**魏南部尚書公孫邃、上谷公張儵帥衆與桓天生復寇舞陰，殷公愍擊破之；鯈，式竹翻。帥，讀曰率。復，扶又翻。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安南將軍遼東公、平南將軍上谷公又攻舞陰。」魏書·帝紀云︰「詔南部尚書公孫文慶、上谷公張伏干南討舞陰，」按公孫邃傳，「邃字文慶，與內都幢將上谷公張儵討蕭賾舞陰戍。」蓋伏干亦儵字也。天生還竄荒中。邃，表之孫也。公孫表事魏明元為將。

魏春夏大旱，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餒死者多。六月，癸未，詔內外之臣極言無隱。齊州刺史韓麒麟上表曰︰「古先哲王，儲積九稔；古者，三年耕，餘一年食；九年耕，餘三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當有九年之蓄。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稔，而廩翻。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漢令民入粟拜爵。又有孝悌力田之科。今京師民庶，不田者多，遊食之口，參分居二。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夸，遂成侈俗。貴富之家，童妾袨服，袨，黃練翻；袨服，美衣也。工商之族，僕隸玉食；張晏曰︰玉食，珍食也。而農夫闕糟糠，蠶婦乏短褐。故令耕者日少，少，詩沼翻；下同。田有荒蕪；穀帛罄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麗服溢於路。飢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異之物，皆宜禁斷；斷，丁管翻。吉凶之禮，備為格式；勸課農桑，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往年校比戶貫，毛晃曰︰貫，鄕籍也。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俸，扶用翻。雖於民為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可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賑。歲入約少為儉。賑，之忍翻；下同。所謂私民之穀，寄積於官，官有宿積，則民無荒年矣。」宿積，子智翻。秋，七月，己丑，詔有司開倉賑貸，聽民出關就食。魏都平城，郊畿之外，置關於要路以譏征。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所過給糧廩，所至三長贍養之。

**10**柔然伏名敦可汗殘暴，可，從刊入聲。汗，音寒。其臣侯醫垔石洛候數諫止之，垔，伊眞翻。數，所角翻。且勸其與魏和親。伏名敦怒，族誅之，由是部衆離心。八月，柔然寇魏邊，魏以尚書陸叡為都督，擊柔然，大破之。叡，麗之子也。陸麗，陸俟之子，於乙渾之難死也。

初，高車阿伏至羅有部落十餘萬，役屬柔然。伏名敦之侵魏也，阿伏至羅諫，不聽。阿伏至羅怒，與從弟窮奇帥部落西走，至前部西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前部，漢車師前王地也。自立為王。考異曰︰魏書·高車傳云在太和十一年，蠕蠕在十六年。今從高車傳。按蠕蠕下當有「傳」字。國人號曰「候婁匐勒」，夏言天子也；號窮奇曰「候倍」，夏言太子也。夏言，謂中華之言。夏，戶雅翻。二人甚親睦，分部而立。阿伏至羅居北，窮奇居南。伏名敦追擊之，屢為阿伏至羅所敗，乃引衆東徙。史言柔然浸衰。敗，補邁翻。

**11**九月，『嚴︰「九月」改「冬十月」。』辛未，魏詔罷起部無益之作，起部掌百工之事。書曰︰百工起哉。出宮人不執機杼者。冬，十月，『嚴︰「冬十月」改「十一月」。』丁未，又詔罷尚方錦繡、綾羅之工；四民欲造，任之無禁。四民，士、農、工、商也。是時，魏久無事，府藏盈積。詔盡出御府衣服珍寶、太官雜器、太僕乘具、內庫弓矢刀鈐十分之八，藏，徂浪翻。乘，繩證翻。鈐，與鉗同，其廉翻，刃也。唐有玉鈐衞。外府衣物、繒布、絲纊繒，慈陵翻，帛也。纊，苦謗翻。纊，絮也。非供國用者，以其太半班賚百司，下至工、商、皁隸，逮于六鎭邊戍，畿內鰥、寡、孤、獨、貧、癃，皆有差。劉熙釋名曰︰無妻曰鰥；憂悒不能寐，目常鰥鰥然。其字從魚，魚目常不閉。無夫曰寡；寡，倮也，倮然單獨也。無父曰孤；孤，顧也，顧望無所瞻見也。無子曰獨；獨，鹿也，鹿鹿無所依也。無財曰貧。疲病曰癃。

**12**魏祕書令高祐、丞李彪奏請改國書編年為紀、傳、表、志；傳，直戀翻。魏主從之。祐，允之從祖弟也。十二月，詔彪與著作郞崔光改脩國書。光，道固之從孫也。從，才用翻。宋明帝泰始五年崔道固降魏。

魏主問高祐曰︰「何以止盜？」對曰︰「昔宋均立德，猛虎渡河；卓茂行化，蝗不入境。宋均事見四十五卷漢明帝永平七年。卓茂為密令，敎化大行，漢平帝時，天下大蝗，獨不入密縣界。況盜賊，人也，苟守宰得人，治化有方，止之易矣。」守，式又翻。治，直吏翻。易，以豉翻。祐又上疏言︰「今之選舉，不採識治之優劣，專簡年勞之多少，少，詩沼翻。斯非盡才之謂。宜停此薄藝，棄彼朽勞，唯才是舉，則官方斯穆。方，道也。穆，和也，清也。又勳舊之臣，雖年勤可錄而才非撫民者，可加之以爵賞，不宜委之以方任，所謂王者可私人以財，不私人以官者也。」王者不私人以官，前漢書·佞幸傳贊之辭。帝善之。

祐出為西兗州刺史，鎭滑臺。以郡國雖有學，縣、黨亦宜有之，乃命縣立講學，黨立小學。

**六年**（戊辰、四八八）

**1**春，正月，乙未，魏詔︰「犯死刑者，父母、祖父母年老，更無成人子孫，旁無期親者，具狀以聞。」期親，為之服期者。

**2**初，皇子右衞將軍子響出繼豫章王嶷；嶷，魚力翻。嶷後有子，表留為世子。子響每入朝，朝，直遙翻。以車服異於諸王，每拳擊車壁。上聞之，詔車服與皇子同。於是有司奏子響宜還本。三月，己亥，立子響為巴東王。

**3**角城戍將張蒲，因大霧乘船入清中採樵，清中，清水中也。將，卽亮翻。潛納魏兵。戍主皇甫仲賢覺之，帥衆拒戰於門中，僅能卻之。魏步騎三千餘人已至塹外，帥，讀曰率。騎，奇寄翻。塹，七豔翻。淮陰軍主王僧慶等引兵救之，魏人乃退。

**4**夏，四月，桓天生復引魏兵出據隔城，復，扶又翻。詔游擊將軍下邳曹虎督諸軍討之。輔國將軍朱公恩將兵蹹伏，將，卽亮翻；下同。蹹，與踏同。遇天生遊軍，與戰，破之，遂進圍隔城。天生引魏兵步騎萬餘人來戰，虎奮擊，大破之，俘斬二千餘人。明日，攻拔隔城，斬其襄城太守帛烏祝，復俘斬二千餘人，天生棄平氏城走。平氏，漢縣，屬南陽郡，晉、宋屬義陽郡。縣西南有桐柏山，淮源所出也。五代志︰淮安郡平氏縣，魏置漢廣郡。我朝開寶五年省平氏縣為鎭，入唐州泌陽縣。

**5**陳顯達侵魏；甲寅，魏遣豫州刺史拓跋斤將兵拒之。

**6**甲子，魏大赦。

**7**乙丑，魏主如靈泉池；丁卯，如方山；己巳，還宮。

**8**魏築城於醴陽，醴陽蓋在醴水之北。水經註︰醴水出桐柏山，與淮同源而別流，西注，逕平氏縣東北，又西流注于沘水。陳顯達攻拔之，進攻沘陽。城中將士皆欲出戰，鎭將韋珍曰︰魏樂陵鎭將鎭沘陽。將，卽亮翻。「彼初至氣銳，未可與爭，且共堅守，待其力攻疲弊，然後擊之。」乃憑城拒戰，旬有二日，珍夜開門掩擊，顯達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9**五月，甲午，以宕昌王梁彌承為河、涼二州刺史。宕，徒浪翻。

**10**秋，七月，己丑，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亥，還宮。

**11**九月，壬寅，上如琅邪城講武。蕭子顯曰︰南琅邪郡本治金城，永明乃徙治白下。沈約曰︰晉亂，琅邪國人隨元帝過江者千餘戶，太興三年，立懷德縣，丹楊雖有琅邪相而無其地。成帝咸康元年，桓溫領郡，鎭江乘之蒲洲金城上，求割丹楊之江乘縣境立郡。

**12**癸卯，魏淮南靖王佗卒。佗，徒河翻。魏主方享宗廟，始薦，聞之，為廢祭，臨視哀慟。為，于僞翻。

**13**冬，十月，庚申，立冬，初臨太極殿讀時令。漢儀︰太史每歲上其年曆，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令。皇帝所服各隨五時之色，帝升御坐，尚書令以下就席位，尚書、三公、郞以令置按上，奏以入，就席伏讀訖，賜酒一卮。

**14**閏月，辛酉，以尚書僕射王奐為領軍將軍。

**15**辛未，魏主如靈泉池；癸酉，還宮。

**16**十二月，柔然伊吾戍主高羔子帥衆三千以城附魏。帥，讀曰率。

**17**上以中外穀帛至賤，用尚書右丞江夏李珪之議，夏，戶雅翻。出上庫錢五千萬及出諸州錢，皆令糴買。

**18**西陵戍主杜元懿建言︰「吳興無秋，會稽豐登，會，工外翻。商旅往來，倍多常歲。西陵牛埭稅，官格日三千五百；如臣所見，日可增倍。西陵在今越州蕭山縣西十二里西興渡是也。吳越王錢鏐以西陵非吉語，改曰西興。牛埭卽今西興堰，用牛挽船，因曰牛埭。埭，徒耐翻。幷浦陽南北津、柳浦四埭，浦陽江南津埭則今之梁湖堰是也，北津埭則今之曹娥堰是也。柳浦埭則今杭州江千浙江亭北跨浦橋埭是也。乞為官領攝一年，為，于僞翻。格外可長四百許萬。長，丁丈翻，今知兩翻，增也；又音直亮翻，多也。西陵戍前檢稅，無妨戍事；餘三埭自舉腹心。」上以其事下會稽，下，戶嫁翻。會稽行事吳郡顧憲之議以為︰「始立牛埭之意，非苟逼蹴以取稅也；蹴，子六翻。乃以風濤迅險，濟急利物耳。後之監領者不達其本，各務己功，監，古銜翻。或禁遏他道，或空稅江行。按吳興頻歲失稔，今茲尤甚，去之從豐，良由饑棘。「去之」當作「去乏」。棘，急也。埭司責稅，依格弗降，舊格新減，尚未議登，格外加倍，將以何術！皇慈恤隱，振廩蠲調；左傳︰楚大饑，振廩用食。杜預註曰︰振，發也。廩，倉也。調，徒釣翻。而元懿幸災搉利，重增困瘼，搉，古岳翻。瘼，病也。重，直用翻。人而不仁，古今共疾！若事不副言，懼貽譴詰，譴，去戰翻。詰，去吉翻。必百方侵苦，為公賈怨。元懿稟性苛刻，已彰往效；任以物土，譬以狼將羊，其所欲舉腹心，亦當虎而冠耳。為，于僞翻。賈，音古。狼將羊，虎而冠，皆漢書語。以狼將羊，則羊必為狼所噬食。虎而冠者，言其人惡戾，如虎著冠。書云︰『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記孟獻子之言。斂，力贍翻。此言盜公為損蓋微，斂民所害乃大也。愚又以便宜著，蓋謂便於公，宜於民也。竊見頃之言便宜者，非能於民力之外，用天分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孝經第六章之言。率皆卽日不宜於民，方來不便於公。名與實反，有乖政體。凡如此等，誠宜深察。」上納之而止。

**19**魏主訪羣臣以安民之術。祕書丞李彪上封事，以為︰「豪貴之家，奢僭過度，第宅車服，宜為之等制。」

又，國之興亡，在冢嗣之善惡；冢嗣之善惡，在敎諭之得失。冢，大也。周禮疏曰︰冢，大之上也。冢，知隴翻。高宗文成皇帝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尚幼沖，情未能專；旣臨萬機，不遑溫習。今日思之，豈唯予咎，抑亦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謝。訢，許斤翻。此近事之可鑒者也。臣謂宜準古立師傅之官，以訓導太子。蓋此時恂之失德已著，故彪有是言。

又，漢置常平倉以救匱乏。見二十七卷漢宣帝五鳳四年。去歲京師不稔，移民就豐，旣廢營生，困而後達，又於國體，實有虛損。曷若豫儲倉粟，安而給之，豈不愈於驅督老弱餬口千里之外哉！餬，音胡。說文曰︰寄食鬻也。余據正考父鼎銘︰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則餬者，食饘粥之義。許愼所謂寄食者，蓋因左傳餬口於四方以為說。今此當依許義。宜析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師度支歲用之餘，調，徒弔翻。度，徒洛翻。各立官司，年豐糴粟積之於倉，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糶，他弔翻。如此，民必力田以取官絹，積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直給。數年之中，穀積而人足，雖災不為害矣。

又，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比，隨能序之。河表七州，秦、雍、岐、華、陝、河、涼也。以下文「懷江、漢歸有道之情」證之，則七州當謂荊、兗、豫、洛、青、徐、齊也。河表，直謂大河之外。門才者，因其世家，敍其才用。中州，謂代都，東至海，南距大河諸州。比，毗至翻，比例也。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朝，直遙翻。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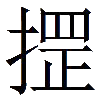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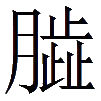
又，父子兄弟，異體同氣；罪不相及，乃君上之厚恩；至於憂懼相連，固自然之恆理也。恆，戶登翻。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逃刑，父兄無愧恧之色；恧，女六翻。宴安榮位，遊從自若，車馬衣冠，不變華飾；骨肉之恩，豈當然也！臣愚以為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版引咎，乞解所司；若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所恥矣。

又，朝臣遭親喪者，假滿赴職。朝，直遙翻。假，古訝翻。時魏不聽朝臣終喪，給假而已。衣錦乘軒，從郊廟之祀；衣，於旣翻。鳴玉垂緌，同慶賜之燕；緌，如佳翻。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凡遭大父母、父母喪者，皆聽終服；若無其人，職業有曠者，則優旨慰諭，起令視事，但綜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令無預。其軍旅之警，墨縗從役，春秋時，晉襄公居文公之喪，墨縗絰以敗秦師于殽。自是之後，以墨縗從戎。縗，倉回翻。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魏主皆從之。由是公私豐贍，雖時有水旱，而民不困窮。

**20**魏遣兵擊百濟，為百濟所敗。陳壽曰︰三韓凡七十八國，百濟其一也。據李延壽史，其先以百家濟海，後浸強盛以立國，故曰百濟。晉世句麗略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

**七年**（己巳、四八九）

**1**春，正月，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2**魏主祀南郊，始備大駕。漢儀︰大駕，公卿奉引，太僕御，大將軍驂乘；屬車八十一乘，備千乘萬騎。祀天、郊甘泉乃備之，謂之甘泉鹵簿。東都惟大行備大駕。晉中朝大駕鹵簿︰先象車，鼓吹一部，十三人中道。次靜室令，駕一，中道；式道候二人，駕一，分左右。次洛陽尉二人，騎，分左右。次洛陽亭長九人，赤車，駕一，分三道，各吹正二人引。次洛陽令，駕一，中道。次河南中部椽，中道；河橋椽在左，功曹史在右，並駕一。次河南尹，駕駟，戟吏六人。次河南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部河南從事，中道；都部從事居左，別駕從事居右，並駕一。次司隸校尉，駕三，戟吏八人。次司隸主簿，駕一，中道。次司隸主記，駕一，中道。次廷尉明法椽，中道；五官椽居左，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廷尉卿，駕駟，戟吏六人。次廷尉主簿、主記，並駕一，在左；太僕引從如廷尉，在中；宗正引從如廷尉，在右。次太常，駕駟，中道，戟吏六人；太常外部椽居左，五官椽、功曹史居右，並駕一。次光祿引從，中道；太常主簿、主記居左，衞尉引從居右；並駕一。次太尉外督令史，駕一，中道。次西、東、賊、倉、戶等曹屬，並駕一，引從。次太尉，駕駟，中道；太尉主簿，舍人各一人，祭酒二人，並駕一，在左右。次司徒引從，駕駟，中道。次司空引從，駕駟，中道。三公騎令、史戟各八人，鼓吹各一部七人。次中護軍，中道，駕駟；鹵簿左右各三行，戟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一部七人。次步兵校尉在左，長水校尉在右，並駕一；各鹵簿左右二行，戟楯在外，刀楯在內，鼓吹各一部七人。次射聲校尉在左，翊軍校尉在右，並駕一；鹵簿各左右二行。次驍騎將軍在左，游擊將軍在右，並駕一；皆鹵簿左右引，各二行，戟楯、刀楯、鼓吹視步兵，長水騎隊五在左，五在右，隊各五十四，命中督二人分領左右，各有戟吏二人；麾幢、揭鼓在隊前。次左將軍在左，前將軍在右，並駕一，鹵簿左右引，戟楯、刀楯、鼓吹亦如之。次黃門麾騎中道，次黃門前部鼓吹左右各一部，十三人，駕駟；八校尉佐仗，左右各四行；外大戟楯，次九尺楯，次弓矢，次弩，並熊渠、佽飛督領之。次司南車，駕駟，中道；護駕御史騎夾左右。次謁者僕射，駕駟，中道。次御史中丞，駕一，中道。次虎賁中郞將，騎，中道。次九斿車，中道；武剛車夾左右，並駕駟。次雲罕車，駕駟，中道。次闟戟車，駕駟，中道；長戟邪偃向後。次皮軒車，駕駟，中道。次鸞旗車，中道；建華車分左右，並駕駟。次護駕尚書郞三人；都官郞，中道；駕部在左，中兵在右，並騎；又有護駕尚書一人，督攝前後無常。次相風，中道。次司馬督在前，中道；左右各司馬史三人，引仗左右各六行；外大戟楯二行；次九尺楯二行；次九尺楯，次刀楯，次弓矢，次弩，次五時車，左右有遮騎。次典兵中郞，中道，督攝前後無常；左殿中御史，右殿中監，並騎。次高蓋，中道；左畢，右罕。次御史，中道；左右節郞各四人。次華蓋，中道。次殿中司馬，中道；殿中都尉在左，殿中校尉在右，左右各四行，細楯一行在弩內；又殿中司馬一行，殿中都一行，殿中校殿一行。次鼓，中道。次金根車，駕六馬，中道；太僕卿御，大將軍參乘，左右又各增三行，為九行，司馬史九人，戟楯二行，九尺楯一行，刀楯一行，由基一行，細弩一行，跡禽一行，樵斧一行，力人刀楯一行，連細楯、殿中司馬、殿中都尉、殿中校尉為左右，各十二行。金根車建青旂十二，左將軍騎在左，右將軍騎在右，殿中將軍持鑿斧夾車；車後衣書、主職步從，六行；合左右三十二行。次曲華蓋，中道；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郞、並騎，分左右。次黃鉞車，駕一，在左；御麾騎，在右。次相風，中道。次中書監，騎，左；祕書監，騎，右。次殿中御史，騎，左；殿中監，右。次五牛旗，赤青在左，黃在中，白黑在右。次夫輦中道；（夫輦謂當作大輦）太官令、丞，左，太醫令、丞、右。次金根車，駕駟，不建旗。次青立車，次青安車，次赤立車，次赤安車，次黃立車，次黃安車，次白立車，次黑立車，次黑安車，合十乘，並駕駟，建旗十二，如車色；立車正豎旗，安車邪拖之。次蹋猪車，駕駟，中道，無旗。次耕根車，駕駟，中道，赤旗十二；熊渠督左，佽飛督右。次御軺車，次御四望車，次御衣車，次御書車，次御藥車，並駕牛，中道。次尚書令在左，尚書僕射在右；又尚書郞六人分次左右，並駕一。又治書侍御史二人，分左右；又侍御史二人，分次左右；又蘭臺令史分次左右；並騎。次豹尾車，駕一。自豹尾車後，而鹵簿盡矣。但以神弩二十張夾道至後部鼓吹；其五張神弩置一將，左右各二將。次輕車二十乘，左右分駕。次流蘇馬六十四。次金鉞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尚書郞幷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金鉦車，駕三，中道；左右護駕侍御史幷令史並騎，各一人。次黃門後部鼓吹，左右各三十人。次戟、鼓車，駕牛二乘，分左右。次左，大鴻臚外部椽；右，五官椽、功曹史，並駕。次大鴻臚，駕駟，鉞吏六人。次大司農，引從中道；左大鴻臚主簿、主記，右少府引從。次三卿，並騎吏四人，鈴下四人，執馬鞭辟車六人，執方扇羽林十八朱衣。次領軍將，中道，鹵簿左右各一行，九尺楯在外，弓矢在內，鼓吹如護軍。次後軍將軍在左，後將軍在右，各鹵簿鼓吹如左軍、前軍。次越騎校尉左，屯騎校尉右，各鹵簿鼓吹如步兵、射聲。次領、護、驍、游軍校尉，皆騎吏四人，乘馬夾道；都督、兵曹各一人，乘馬在中騎，將軍四人，騎校、鞉角、金鼓、鈴下、信幡軍校並駕一，功曹史、主簿並騎從，繖、扇、幢、麾各一騎，鼓吹一部七騎。次領護軍加大車斧，五官椽騎從，次騎十隊，隊各五十匹。將一人，持幢一人，鞉一人，並騎而前；督戰伯長各一人，並騎在後。羽林騎督、幽州突騎督分領之。郞、簿十隊，隊各五十人；絳袍將一人，騎鞉各一人在前，督戰伯長一人，步在後，騎皆持矟。次大戟一隊，九尺楯一隊，弓一隊，弩一隊，隊各五十五人，黑袴褶；將一人，騎校、鞉角各一人，步在前；督戰伯長各一人，步在後，金顏督將幷領之。魏之大駕，蓋參取漢、晉之制，而官名鹵簿則微有不同者。

**3**壬戌，臨川獻王映卒。

**4**初，上為鎭西長史，主簿王晏以傾諂為上所親，宋蒼梧王元徽四年，帝為鎭西長史，行郢州事，版晏為主簿。自是常在上府。上為太子，晏為中庶子。上得罪於太祖也，事見上卷元年。晏稱疾自疏。及卽位，為丹楊尹，意任如舊，朝夕一見，見，賢遍翻。議論朝事；自豫章王嶷及王儉皆降意接之。論朝，直遙翻。嶷，魚刀翻。二月，壬寅，出為江州刺史，晏不願外出，復留為吏部尚書。復，扶又翻。

**5**三月，甲寅，立皇子子岳為臨賀王，子峻為廣漢王，子琳為宣城王，子珉為義安王。

**6**夏，四月，丁丑，魏主詔曰︰「升樓散物以賚百姓，至使人馬騰踐，多有傷毀；今可斷之，斷，讀如短。以本所費之物，賜老疾貧獨者。」

**7**丁亥，魏主如靈泉池，遂如方山；己丑，還宮。

**8**上優禮南昌文憲公王檢，詔三日一還朝，還，當作造，音七到翻。朝，直遙翻。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猶以往來煩數，復詔儉還尚書下省，數，所角翻。復，扶又翻。月聽十日出外。儉固求解選。詔改中書監，參掌選事。選，須絹翻。

五月，乙巳，儉卒。王晏旣領選，權行臺閣，與儉頗不平。禮官欲依王導，諡儉為文獻。晏啓上曰︰「導乃得此諡；但宋氏以來，不加異姓。」出，謂親人曰︰「『平頭憲』事已行矣。」平頭，謂王字也。諡，神至翻。

徐湛之之死也，湛之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其孫孝嗣在孕得免，孕，以證翻。八歲，襲爵枝江縣公，尚宋康樂公主。樂，音洛。及上卽位，孝嗣為御史中丞，風儀端簡。王儉謂人曰︰「徐孝嗣將來必為宰相。」上嘗問儉︰「誰可繼卿者？」儉曰︰「臣東都之日，其在徐孝嗣乎！」謂周公旣定洛，請明農也。周都豐、鎬，以洛為東都。儉卒，孝嗣時為吳興太守，徵為五兵尚書。

**9**庚戌，魏主祭方澤。方澤者，為方丘於澤中以祭地祇。

**10**上欲用領軍王奐為尚書令，以問王晏。晏與奐不相能，對曰︰「柳世隆有勳望，恐不宜在奐後。」甲子，以尚書左僕射柳世隆為尚書令，王奐為左僕射。

**11**六月，丁亥，上如琅邪城。

**12**魏懷朔鎭將汝陰靈王天賜，魏置懷朔鎭於漢五原郡界。是後，六鎭叛，改為朔州，而不能有舊鎭之地。杜佑曰︰魏都平城，於馬邑郡北三百餘里置懷朔鎭，及遷洛後，置朔州。將，卽亮翻；下同。長安鎭都大將、雍州刺史南安惠王楨，雍，於用翻。皆坐贓當死。馮太后及魏主臨皇信堂，水經註曰︰太極殿南對承賢門，門南卽皇信堂也。魏書·帝紀︰太和七年十月，皇信堂成。十六年，以安昌殿為內寢，皇信堂為中寢。引見王公，見，賢遍翻。太后令曰︰「卿等以為當存親以毀令邪，當滅親以明法邪？」羣臣皆言︰「二王，景穆皇帝之子，景穆皇帝，世祖之子，薨，諡曰景穆皇帝，未卽尊位也。二王於高祖為叔祖。宜蒙矜恕。」太后不應。魏主乃下詔，稱︰「二王所犯難恕，而太皇太后追惟高宗孔懷之恩；二王於文成帝為兄弟。詩曰︰兄弟孔懷。惟，思也。且南安王事母孝謹，聞於中外，聞，音問。並特免死，削奪官爵，禁錮終身。」初，魏朝聞楨貪暴，遣中散閭文祖詣長安察之，中散，中散大夫也。散，悉亶翻。文祖受楨賂，為之隱；為，于僞翻。事覺，文祖亦抵罪。馮太后謂羣臣曰︰「文祖前自謂廉，今竟犯法。以此言之，人心信不可知。」魏主曰︰「古有待放之臣。春秋公羊傳︰晉放其大夫胥甲父于衞。放之者何？猶曰無去是云爾。然則何言爾？近正也。此其為近正柰何？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君放之，非也；大夫待放，正也。卿等自審不勝貪心者，聽辭位歸第。」宰官、中散慕容契進曰︰契蓋以宰官帶中散大夫也。「小人之心無常而帝王之法有常；以無常之心奉有常之法，非所克堪，乞從退黜。」魏主曰︰「契知心不可常，則知貪之可惡矣，惡，烏路翻。何必求退！」遷宰官令。契，白曜之弟子也。慕容白曜有平齊之功。

**13**秋，七月，丙寅，魏主如靈泉池。

**14**魏主使羣臣議，「久與齊絕，今欲通使，何如？」使，疏吏翻；下同。尚書游明根曰︰「朝廷不遣使者，又築醴陽深入彼境，皆直在蕭賾。今復遣使，不亦可乎！」復，扶又翻。魏主從之。八月，乙亥，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

**15**九月，魏出宮人以賜北鎭人貧無妻者。北鎭，六鎭也，一曰懷朔鎭，直平城北。

**16**冬，十一月，己未，魏安豐匡王猛卒。

**17**十二月，丙子，魏河東王苟頹卒。

**18**平南參軍顏幼明等聘於魏。

**19**魏以尚書令尉元為司徒左僕射，穆亮為司空。

**20**豫章王嶷自以地位隆重，深懷退素，是歲，啓求還第；上令其世子子廉代鎭東府。

**21**太子詹事張緒領揚州中正，長沙王晃屬用吳興聞人邕為州議曹，屬，之欲翻。州議曹，自漢以來，率儒士為之。緒不許。晃使書佐固請，緒正色曰︰「此是身家州鄕，殿下何得見逼！」自魏晉以來，中正率用本州人望為之。

**22**侍中江斅學都官尚書。斅，音効。中書舍人紀僧眞得幸於上，容表有士風，請於上曰︰「臣出自本縣武吏，邀逢聖時，「邀」南史·江斅傳作「憿」。說文曰︰幸也。集韻︰憿、僥、徼通，音堅堯翻。階榮至此；為兒昏得荀昭光女，卽時無復所須，為，于僞翻。復，扶又翻。唯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斅、謝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詣之。」僧眞承旨詣斅，登榻坐定，斅顧命左右曰︰「移吾牀遠客！」遠，于願翻。僧眞喪氣而退，告上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斅，湛之孫；瀹，朏之弟也。二家以名義自將，至於甄別流品，雖萬乘之主不可得而奪。喪，息浪翻。朏，敷尾翻。

**23**柔然別帥叱呂勤帥衆降魏。別帥，所類翻。勤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 齊紀三起上章敦牂（庚午），盡玄黓涒灘（壬申），凡三年。

世祖武皇帝中

**永明八年**（庚午、四九○）

**1**春，正月，詔放隔城俘二千餘人還魏。拔隔城，見上卷上年。

**2**乙丑，魏主如方山；二月，辛未，如靈泉；泉下當有池字。壬申，還宮。

**3**地豆干頻寇魏邊，北史曰︰地豆干國在室韋之西千餘里。夏，四月，甲戌，魏征西大將軍陽平王頤擊走之。頤，新城之子也，「新城」當作「新成」，見一百二十八卷宋孝武大明元年。考異曰︰陽平王頤，帝紀作「熙」，又作「賾」，今從本傳。

**4**甲午，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邢產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5**五月，己酉，庫莫奚寇魏邊，隋書︰庫莫奚，東部胡之種，為慕容氏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為不潔，而善射獵，好寇鈔。後單稱為奚。魏高宗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等郡。安州都將樓龍兒擊走之。將，卽亮翻。

**6**秋，七月，辛丑，以會稽太守安陸侯緬為雍州刺史。緬，鸞之弟也。緬留心獄訟，得劫，皆赦遣，許以自新，再犯乃加誅；劫，謂劫盜也。會，工外翻。緬，彌兗翻。雍，於用翻。民畏而愛之。

**7**癸卯，大赦。

**8**丙午，魏主如方山；丙辰，遂如靈泉池；八月，丙寅朔，還宮。

**9**河南王度易侯卒；乙西，以其世子伏連籌為秦、河二州刺史，考異曰︰齊書作「世子休留成」，今從魏書。遣振武將軍丘冠先拜授，且弔之。伏連籌逼冠先使拜，冠先不從，伏連籌推冠先墜崖而死。冠，古玩翻。推，吐雷翻。上厚賜其子雄；敕以喪委絕域，不可復尋，復，扶又翻。仕進無嫌。

**10**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有勇力，善騎射，好武事，自選帶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膽幹；騎，奇寄翻。好，呼到翻。帶仗左右，使之帶器仗而衞左右，因名。至鎭，數於內齋以牛酒犒之。數，所角翻。犒，苦到翻。又私作錦袍、絳襖，欲以餉蠻，交易器仗。襖，烏浩翻。長史高平劉寅、司馬安定席恭穆連名密啓。上敕精檢。言精加檢校也。子響聞臺使至，不見敕，使，疏吏翻。召寅、恭穆及諮議參軍江悆、悆，羊茹翻。典籤吳脩之、魏景淵等詰之，寅等祕而不言；脩之曰︰「旣已降敕，政應方便答塞。」景淵曰︰「應先檢校。」脩之言方便答塞，欲為子響道地也。景淵言應先檢校，欲依敕行之也。塞，悉則翻。子響大怒，執寅等八人於後堂，殺之，具以啓聞。上欲赦江悆，聞皆已死，怒，壬辰，以隨王子隆為荊州刺史。

上欲遣淮南太守戴僧靜將兵討子響，將，卽亮翻。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執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少，詩照翻。難，乃旦翻。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上，時掌翻。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不答而心善其言，蓋天性所在，而未敢橈國法也。乃遣衞尉胡諧之、游擊將軍尹略、中書舍人茹法亮帥齋仗數百人詣江陵，檢捕羣小，齋仗，天子齋內精仗手也。茹，音如。帥，讀曰率。敕之曰︰「子響若束手自歸，可全其命。」以平南內史張欣泰為諧之副。按齊書·張欣泰傳，時為南平內史，當作「南平」。欣泰謂諧之曰︰「今段之行，勝旣無名，負成奇恥。彼凶狡相聚，所以為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夏，戶雅翻。諧之不從。欣泰，興世之子也。張興世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

諧之等至江津，築城燕尾洲。燕尾洲在江津戍西，江水至此，北合靈溪水。子響白服登城，頻遣使與相聞，曰︰「天下豈有兒反！身不作賊，直是粗疏。今便單舸還闕，受殺人之罪，使，疏吏翻。舸，古我翻。何築城見捉邪？」尹略獨答曰︰「誰將汝反父人共語！」將，引也。子響唯灑泣；灑泣，揮淚也。乃殺牛，具酒饌，餉臺軍，饌，雛戀翻，又雛晥翻。略棄之江流。子響呼茹法亮；法亮疑畏，不肯往。又求見傳詔；法亮亦不遣，且執錄其使。錄，收也。使，疏吏翻。子響怒，遣所養勇士收集州、府兵二千人，從靈溪西渡；子響自與百餘人操萬鈞弩，宿江隄上。明日，府州兵與臺軍戰，子響於隄上發弩射之，臺軍大敗；尹略死，諧之等單艇逃去。操，七刀翻。射，而亦翻。艇，待鼎翻，小船也。

上又遣丹楊尹蕭順之將兵繼至，將，卽亮翻。子響卽日將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艋沿流赴建康。舴艋，亦小船也。舴，陟格翻。艋，莫幸翻。太子長懋素忌子響，順之之發建康也，太子密諭順之，使早為之所，勿令得還。子響見順之，欲自申明；順之不許，於射堂縊殺之。縊，於賜翻，又於叶翻。考異曰︰齊書曰︰「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出降，詔賜死。」蓋蕭子顯為順之諱耳，今從南史。按順之，梁武帝之父。蕭子顯者，仕梁朝而作齊書，故通鑑言其為順之諱。

子響臨死，啓上曰︰「臣罪踰山海，分甘斧鉞。分，扶問翻。敕遣諧之等至，竟無宣旨，便建旗入津，對城南岸築城守。臣累遣書信呼法亮，乞白服相見；法亮終不肯。羣小怖懼，怖，普布翻。遂致攻戰，此臣之罪也。臣此月二十五日，束身投軍，希還天闕。停宅一月，希，望也。宅，謂建康諸王宅也。臣自取盡，可使齊代無殺子之譏，臣免逆父之謗。旣不遂心，今便命盡。臨啓哽塞，知復何陳！」塞，悉則翻。復，扶又翻。

有司奏絕子響屬籍，屬籍，宗屬之籍也，今謂之玉牒。削爵土，易姓蛸氏；蛸，相邀翻，與蕭音相近。諸所連坐，別下考論。謂子響之黨當連坐者，別行下考覈，論定其罪也。下，戶嫁翻。

久之，上遊華林園，見一猨透擲悲鳴，問左右；句繼。曰︰「猨子前日墜崖死。」上思子響，因嗚咽流涕。茹法亮頗為上所責怒，蕭順之慙懼，發疾而卒。豫章王嶷表請收葬子響；不許，子響先嘗出繼嶷，故以舊恩請收葬。貶為魚復侯。魚復縣時屬巴東郡。應劭曰︰復，音腹。

子響之亂，方鎭皆啓子響為逆，兗州刺史垣榮祖曰︰「此非所宜言。正應云︰『劉寅等孤負恩獎，逼迫巴東，使至於至此。』」上省之，以榮祖為知言。省，悉景翻。

臺軍焚燒江陵府舍，官曹文書，一時蕩盡。上以大司馬記室南陽樂藹屢為本州僚佐，引見，問以西事。見，賢遍翻。藹應對詳敏，上悅，用為荊州治中，敕付以脩復府州事。藹繕脩廨舍數百區，廨，古隘翻。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荊部稱之。

**11**九月，癸丑，魏太皇太后馮氏殂；高祖勺飲不入口者五日，勺，音酌；挹抒之器也。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哀毀過禮。中部曹華陰楊椿諫曰︰據北史·楊椿傳，時為中部法曹。華，戶化翻。「陛下荷祖宗之業，荷，下可翻。臨萬國之重，豈可同匹夫之節，以取僵仆！僵，居良翻。羣下惶灼，莫知所言。惶，恐也，遽也。灼，熱也。且聖人之禮，毀不滅性；孝經曰︰三日而食，敎民無以死傷生，毀不滅性，此聖人之政也。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楊椿此言說出魏孝文心事。其若宗廟何！」帝感其言，為之一進粥。為，于僞翻。

於是諸王公皆詣闕上表，「請時定兆域，兆域，謂葬地，從先帝之兆。及依漢、魏故事，幷太皇太后終制，旣葬，公除。」公除者，以天下為公而除服也。詔曰︰「自遭禍罰，慌惚如昨，慌，乎往翻。惚，音忽。鄭玄曰︰慌惚，思念益深之時也。奉侍梓宮，猶希髣髴。事死如事生，猶冀髣髴見之也。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冬，十月，王公復上表固請。復，扶又翻。詔曰︰「山陵可依典冊；衰服之宜，情所未忍。」謂未忍公除也。衰，讀與縗同，倉回翻。帝欲親至陵所，戊辰，詔︰「諸常從之具，悉可停之；從，才用翻。其武衞之官，防侍如法。」法，常法也。不撤武衞，備不虞也。癸酉，葬文明太皇太后于永固陵。陵在方山，不從金陵之兆。甲戌，帝謁陵，王公固請公除。詔曰︰「比當別敍在心。」比，並也；並當別敍在心之所欲言。比，毗至翻。己卯，又謁陵。

庚辰，帝出至思賢門右，據魏紀，太和元年起朱明思賢門，蓋平城宮之南門也。與羣臣相慰勞。勞，力到翻。太尉丕等進言曰︰「臣等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惟遠祖有大諱之日，唯侍從梓宮者凶服，從，才用翻。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四祖者，高祖昭成帝，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三宗者，太宗明元帝，恭宗景穆帝，高宗文成帝。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漢半溢，禮·喪大記曰︰君之喪，子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食之無算。註云︰三十兩為一溢，於粟米之法，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孔穎達曰︰按律曆志︰黃鍾之律，其實一籥。律曆志︰合籥為合，則二十四銖合重兩；十合為一升，升重十兩；二十兩則米二升。與此不同者。但古秤有二法︰說左傳，百二十斤為石，則一斗十二斤，為兩則一百九十二兩，則一升為十九兩有奇。今一兩為二十四銖，則二十兩為四百八十銖，計十九兩有奇為一升，則總有四百六十銖八絫以成四百八十銖，唯有十九銖二絫在，是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此大略而言之。陳言曰︰以紹興一升，得漢五升。晝夜不釋絰帶，喪服，麻在首腰皆曰絰，首絰象緇布冠，腰絰象大帶。絰之言實也，衰之言摧也；衰絰，明中實摧痛也。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少抑至慕之情，奉行先朝舊典。」朝，直遙翻。帝曰︰「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朝夕食粥，粗可支任，粗，坐五翻。任，音壬，勝也，堪也。諸公何足憂怖！怖，普布翻。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敎；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典記，謂經典、傳記也。且可知朕大意。其餘古今喪禮，朕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可聽之。」游明根、高閭，時以儒鳴，故帝別與之言。

帝因謂明根等曰︰「聖人制卒哭之禮，授服之變，皆奪情以漸。禮，親始死，哭無時，謂朝夕哭之外，哀至則哭也。旣葬而虞，旣虞而卒哭，自此朝夕之間，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三年之喪，服斬衰；朞而小祥，旣祥而練；再朞而大祥，旣祥而禫；又三月而除服。卒，子恤翻。今則旬日之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蓋以文明太后遺旨書之金冊也。諭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下葬之初，奏練除之事。」帝曰︰「朕惟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君德未流，臣義不洽，故身襲袞冕，行卽位之禮。朕誠不德，在位過紀，宋明帝泰始七年，魏孝文受禪，至是十九年。此言在位過紀，蓋以宋蒼梧王元徽四年顯祖方殂，踰年改元太和，至是十四年，故云在位過紀。十二年為一紀。過，古禾翻。足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時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俱失，深可痛恨！」高閭曰︰「杜預，晉之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為漢文之制，闇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慺慺干請。」慺，洛侯翻；慺慺，敬謹貌。帝曰︰「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廢絕政事故也。羣公所請，其志亦然。朕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闇，音陰。唯欲衰麻廢吉禮，衰，叱回翻；下衰絰、除衰、從衰同。朔望盡哀誠，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如杜預之論，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孺慕，如孺子之慕父母也。祕書丞李彪曰︰曹操為魏王，置祕書令、丞。「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間，古莧翻。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已從吉。漢章帝建初四年六月癸丑，明德皇后崩；七月壬戌，葬。史不書公除之日。此言葬不淹旬，尋已從吉，以漢文三十六日釋服之制推之也。然漢章不受譏，明德不損名。願陛下遵金冊遺令，割哀從議。」帝曰︰「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實情不能忍，豈徒苟免嗤嫌而已哉！衰，倉回翻。嗤，充之翻。今奉終儉素，一已仰遵遺冊；但痛慕之心，事繫於予，庶聖靈不奪至願耳。」高閭曰︰「陛下旣不除服於上，臣等獨除服於下，則為臣之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復，扶又翻。朝，直遙翻。吉凶事雜，臣竊為疑。」帝曰︰「先后撫念羣下，卿等哀慕，猶不忍除，柰何令朕獨忍之於至親乎！今朕逼於遺冊，唯望至朞；雖不盡禮，蘊結差申。羣臣各以親疏、貴賤、遠近為除服之差，庶幾稍近於古，易行於今。」高閭曰︰「昔王孫祼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不違。近，其靳翻。易，以豉翻。去，羌呂翻。漢武帝時，楊王孫家累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眞，必無易吾志。則為布囊盛尸，入土七尺，旣下，從足引說其囊，以身親土。」其子不忍，往問其友人祁侯。祁侯與之辯難往復，而王孫終守其說。祁侯曰︰「善！」遂臝葬。晉人皇甫謐，字土安，著論曰︰「生不能無七尺之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身，棺槨所以隔眞。吾氣絕之後，便卽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擇不毛之土，穿阬下尸，籧篨之外，便以親土。若不如此，則冤悲沒世。」其子從之。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干奏。」李彪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弔論語孔子之言。今不遵冊令，恐涉改道之嫌。」帝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殆與此殊。縱有所涉，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羣臣又言︰「春秋烝嘗，事難廢闕。」禮曰︰喪三年不祭。言帝若行三年之喪，則宗廟之祭將至廢闕也。帝曰︰「自先朝以來，恆有司行事；朝，直遙翻。恆，戶登翻。朕賴蒙慈訓，常親致敬。今昊天降罰，人神喪恃，詩曰︰無母何恃。喪，息浪翻。賴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賴」，蜀本作「想」，當從之。否則「賴」字衍。『章︰十二行本正作「想」；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歆，尹今翻。脫行饗薦，恐乖冥旨。」羣臣又言︰「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及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也。」治，直吏翻；下同。帝曰︰「旣葬卽吉，蓋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平日之時，公卿每稱當今四海晏然，禮樂日新，可以參美唐、虞，比盛夏、商。夏，戶雅翻。及至今日，卽欲苦奪朕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解，戶買翻，曉也。李彪曰︰「今雖治化清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漠北有不臣之虜，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虞，防也。帝曰︰「魯公帶絰從戎，據史記，武王崩，成王幼，管、蔡反，淮夷、徐戎起亦並興。魯公伯禽征之，時有武王之喪，故帶絰從戎也。晉侯墨衰敗敵，春秋時，晉文公卒，未葬，襄公墨衰絰以敗秦師子殽。衰，倉回翻。敗，補邁翻。固聖賢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紼無嫌，鄭玄曰︰越，猶躐也。紼，輴車索。孔穎達曰︰未葬之前，屬紼於輴，以備火災。今旣祭天地、社稷，須越躐此紼而往祭，故云越紼。紼，音弗。輴，敕倫翻。索，悉各翻。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軍旅之事，以廢喪紀哉！古人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闇，音陰。若不許朕衰服，則當除衰拱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唯公卿所擇。」游明根曰︰「淵默不言，則大政將曠；仰順聖心，請從衰服。」太尉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明元、太武、文成、獻文、幷孝文為五帝。尉，紆勿翻。魏家故事，尤諱之後三月，尤諱，猶云大諱也。尤，甚也；死者，人之所甚諱也。必迎神於西，禳惡於北，具行吉禮，此魏初所用夷禮也。禳，如羊翻。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改。」皇始，道武帝年號。帝曰︰「若能以道事神，不迎自至；苟失仁義，雖迎不來。此乃平日所不當行，言不當用夷禮。況居喪乎！朕在不言之地，謂居喪諒陰，三年不言也。不應如此喋喋；喋，徒協翻；喋喋，多言也，便語也。但公卿執奪朕情，遂成往復，追用悲絕。」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號，戶高翻。

初，太后忌帝英敏，恐不利於己，欲廢之，盛寒，閉於空室，絕其食三日；召咸陽王禧，將立之。太尉東陽王丕、尚書右僕射穆泰、尚書李沖固諫，乃止，帝初無憾意，唯深德丕等。泰，崇之玄孫也。穆崇，魏開國功臣。

又有宦者譖帝於太后，太后杖帝數十；帝默然受之，不自申理；及太后殂，亦不復追問。不復追問譖者為誰。復，扶又翻。

甲申，魏主謁永固陵。辛卯，詔曰︰「羣官以萬機事重，屢求聽政。但哀慕纏綿，未堪自力。近侍先掌機衡者，皆謀猷所寄，且可委之；如有疑事，當時與論決。」

**12**交州刺史清河房法乘，專好讀書，常屬疾不治事，好，呼到翻。屬，之欲翻。屬，託也；屬疾，猶言託疾也。治，直之翻。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權，改易將吏，不令法乘知。將，直亮翻；下同。錄事房季文白之，法乘大怒，繫登之於獄，十餘日。登之厚賂法乘妹夫崔景叔，得出，因將部曲襲州，襲州治也。執法乘，謂之曰︰「使君旣有疾，不宜煩勞。」囚之別室。法乘無事，復就登之求書讀之，復，扶又翻。登之曰︰「使君靜處，處，昌呂翻。猶恐動疾，豈可看書！」遂不與。乃啓法乘心疾動，不任視事。任，音壬。十一月，乙卯，以登之為交州刺史。法乘還，至嶺而卒。嶺，卽大庾嶺也。史言徒讀書而無政事者，不足以當方任。

**13**十二月，己卯，立皇子子建為湘東王。

**14**初，太祖以南方錢少，更欲鑄錢。建元末，奉朝請孔顗上言，少，詩沼翻。朝，直遙翻。顗，魚豈翻。考異曰︰齊紀作「孔覬」，今從齊書、南史。以為︰「食貨相通，理勢自然。李悝云︰『糴甚貴傷民，甚賤傷農；』甚賤甚貴，其傷一也。李悝，魏文侯之師。韋昭曰︰民謂士、工、商。悝，苦回翻。三吳，國之關奧，比歲時被水潦而糴不貴，比，毗至翻。被，皮義翻。是天下錢少，非穀賤，此不可不察也。鑄錢之弊，在輕重屢變。重錢患難用，而難用為累輕；累，力瑞翻。輕錢弊盜鑄，而盜鑄為禍深。民所以盜鑄，嚴法不能禁者，由上鑄錢惜銅愛工也。惜銅愛工者，意謂錢為無用之器，以通交易，務欲令質輕而數多，使省工而易成，易，以豉翻。不詳慮其為患也。夫民之趨利，如水走下。用漢晁錯之言。趨，讀曰趣。走，音奏。今開其利端，從以重刑，是導其為非而陷之於死，豈為政歟！漢興，鑄輕錢，民巧僞者多。至元狩中，始懲其弊，乃鑄五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鋊，漢初行半兩錢及莢錢，一面有文，一面漫。民盜磨其漫面，取其鋊以更鑄作錢。元狩鑄五銖，文漫兩面皆周帀為郭，令不得磨取鋊。鋊，音浴，銅屑也。而『章︰十二行本「而」下有「民」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計其費不能相償，私鑄益少。此不惜銅不愛工之效也。少，詩沼翻。王者不患無銅乏工，每令民不能競，則盜鑄絕矣。宋文帝鑄四銖，至景和，錢益輕，雖有周郭，而鎔冶不精，於是盜鑄紛紜而起，不可復禁。此惜銅愛工之驗也。復，扶又翻。凡鑄錢，與其不衷，密重無輕。不衷者，不得輕重之中也。自漢鑄五銖至宋文帝，歷五百餘年，制度世有廢興，而不變五銖者，明其輕重可法、得貨之宜故也。按今錢文率皆五銖，異錢時有耳。異錢，謂其文非五銖者。自文帝鑄四銖，又不禁民翦鑿，為禍旣博，鍾弊于今，豈不悲哉！鍾，聚也。晉氏不鑄錢，後經寇戎水火，耗散沈鑠，沈，持林翻。鑠，書藥翻。所失歲多，譬猶磨礱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引漢枚乘之言。天下錢何得不竭！錢竭則士、農、工、商皆喪其業，喪，息浪翻。民何以自存！愚以為宜如舊制，大興鎔鑄，錢重五銖，一依漢法。若官鑄者已布於民，便嚴斷翦鑿，斷，音短，禁截也。輕小破缺無周郭者，悉不得行。官錢細小者，稱合銖兩，稱，尺證翻。合，音閤，合少為多也。銷以為大，利貧良之民，塞姦巧之路。錢貨旣均，遠近若一，百姓樂業，市道無爭，衣食滋殖矣。」塞，悉則翻。樂，音洛。太祖然之，使諸州郡大市銅炭；會晏駕，事寢。

是歲，益州行事劉悛上言︰悛，七倫翻，又丑緣翻。「蒙山下有嚴道銅山，舊鑄錢處，可以經略。」蒙山在今雅州嚴道縣南十里，此卽漢鄧通鑄錢舊處。上從之，遣使入蜀鑄錢。使，疏吏翻。頃之，以功費多而止。

**15**自太祖治黃籍，至上，謫巧者戍緣淮各十年，百姓怨望。事見上卷四年。至上，謂至武帝時。治，直之翻；下同。乃下詔︰「自宋昇明以前，皆聽復注；聽復注籍也。其有謫役邊疆，各許還本；此後有犯，嚴加翦治。」

**16**長沙威王晃卒。諡法︰勇以果毅曰威。

**17**吏部尚書王晏陳疾自解，上欲以西昌侯鸞代晏領選，手敕問之，晏啓曰︰「鸞清幹有餘；然不諳百氏，百氏，百家氏族也。自魏、晉以來，率以門地用人。選，須絹翻。諳，烏含翻。恐不可居此職。」上乃止。

**18**以百濟王牟大為鎭東大將軍、百濟王。

**19**高車阿伏至羅及窮奇遣使如魏，請為天子討除蠕蠕，使，疏吏翻。為，于僞翻。蠕，人兗翻。魏主賜以繡袴褶及雜綵百匹。褶，音習。

**九年**（辛未、四九一）

**1**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

**2**丁卯，魏主始聽政於皇信東室。自居馮太后之喪，至是始聽政。皇信東室，蓋皇信堂之東室也。

**3**詔太廟四時之祭︰薦宣皇帝，起麪餅、鴨；起麪餅，今北人能為之。其餅浮軟，以卷肉噉之，亦謂之卷餅。程大昌曰︰起麪餅，入敎麪中，令鬆鬆然也。敎，俗書作酵。麪，莫甸翻。孟詵曰︰，音郝，肉羹也。孝皇后，筍、鴨卵；高皇帝，肉膾、葅羹；昭皇帝，『章︰十二行本「帝」作「后」；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茗、粣、炙魚︰茗，茶也。本草曰︰茗，苦茶。郭瑹曰︰早採者為茶，晚採者為茗。粣，類篇云︰色責翻，糝也；又側革翻，粽也。南史，虞悰作肩米粣。蓋卽今之饊子是也，可以供茶。炙，之石翻。皆所嗜也。上夢太祖謂己︰「宋氏諸帝常在太廟從我求食，可別為吾致祠。」為，于僞翻。乃命豫章王妃庾氏四時祠二帝、二后於清溪故宅。杜佑曰︰蕭齊之世，有清溪宮，後改為華林苑。據卞彬傳，清溪在臺城，東宮又在清溪之東。建康志曰︰吳大帝鑿通城北塹以洩玄武湖水，發源於鍾山，接於秦淮，謂之清溪。牲牢、服章，皆用家人禮。

臣光曰︰昔屈到嗜芰，屈建去之，以為不可以私欲干國之典，屈，九勿翻。芰，奇寄翻，菱也。去，羌呂翻。屈建，屈到子也。國語︰屈到嗜芰。有疾，召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曰︰「祭典有之︰『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況子為天子，而以庶人之禮祭其父，違禮甚矣！衞成公欲祀相，甯武子猶非之；左傳僖三十一年，狄圍衞，衞遷于帝丘。衞成公夢康叔謂己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久矣，非衞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相，息亮翻。而況降祀祖考於私室，使庶婦尸之乎！豫章王嶷與帝同母，帝為嫡，故通鑑以嶷妃為庶婦。尸，主也。

**4**初，魏主召吐谷渾王伏連籌入朝，伏連籌辭疾不至，輒脩洮陽、泥和二城，置戍兵焉。後周武帝逐吐谷渾，置洮陽郡；唐洮州及臨潭縣所治，卽洮陽城也。泥和，卽水經註所謂迷和城，洮水逕其南，又在洮陽城東。宋白曰︰洮州臨洮郡，郡城本名洮陽，在洮水之北，乃吐谷渾所築，南臨洮水，極峻險，今之洪和城。吐，從暾入聲。谷，音浴。洮，土刀翻。二月，乙亥，魏枹罕鎭將長孫百年請擊二戍，魏枹罕鎭將帶河州刺史。枹，音膚，將，卽亮翻。長，知兩翻。魏主許之。

**5**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郞謝竣如魏弔，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竣，七倫翻，又丑緣翻。欲以朝服行事，朝，直遙翻；下同。魏主客曰︰「弔有常禮，何得以朱衣入凶庭！」昭明等曰︰「受命本朝，敢輒易。」往返數四，昭明等固執不可。魏主命尚書李沖選學識之士與之言，沖奏遣著作郞上谷成淹。昭明等曰︰「魏朝不聽使者朝服，出何典禮？」淹曰︰「吉凶不相厭。厭，於葉翻。羔裘玄冠不以弔，論語記孔子容止，有是言。此童稚所知也。稚，直利翻。昔季孫如晉，求遭喪之禮以行。左傳文六年，季文子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敎也。求而無之實難，過求何害！」今卿自江南遠來弔魏，方問出何典禮；行人得失，何其遠哉！」昭明曰︰「二國之禮，應相準望。準，揆平之物；又其義，擬也，倣也。對看為望。月有弦望。後漢·律曆志︰「分天之中，相與為衡，謂之望。」謂日望，日月正相對，其平如衡。準望之言，義取諸此。齊高皇帝之喪，魏遣李彪來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以為疑；帝卽位之初，魏遣彪來聘，非弔也。昭明欲以是抗止淹耳。何至今日獨見要逼！」要，讀曰邀。淹曰︰「齊不能行亮陰之禮，踰月卽吉。彪奉使之日，齊之君臣，鳴玉盈庭，貂璫曜目。漢制侍中、常侍之冠，加黃金璫、貂尾以飾之。晉、宋以後，王公皆冠貂蟬。使，疏吏翻。彪不得主人之命，敢獨以素服廁其間乎！皇帝仁孝，侔於有虞，執親之喪，居廬食粥，豈得以此方彼乎！」昭明曰︰「三王不同禮，孰能知其得失！」淹曰︰「然則虞舜、高宗皆非邪？」昭明、竣相顧而笑曰︰「非孝者無親，孝經之言。何可當也！」乃曰︰「使人之來，唯齎袴褶，此旣戎服，不可以弔，晉志曰︰袴褶之制，未詳所起，近世凡車駕親戎，中外戒嚴服之，服無定色。使，疏吏翻。褶，音習。唯主人裁其弔服！然違本朝之命，返必獲罪。」淹曰︰「使彼有君子，卿將命得宜，且有厚賞。若無君子，卿出而光國，得罪何傷！自當有良史書之。」乃以衣、幍給昭明等，幍，音苦洽翻。使服以致命。己丑，引昭明等入見，文武皆哭盡哀。魏主嘉淹之敏，遷侍郞，考異曰︰楊松玠談藪作「朱淹」，又云︰自著作郞遷著佐郞。今從魏書。賜絹百匹。昭明，駰之子也。裴駰，松之之子，註史記行于世。駰，音因。

**6**始興簡王鑑卒。

**7**三月，甲辰，魏主謁永固陵。夏，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太和廟」，據北史作「太和殿」。水經註︰太和殿在太極殿東堂之東。魏書·帝紀︰太和元年，起太和、安昌二殿。魏主始進蔬食，追感哀哭，終日不飯；侍中馮誕等諫，經宿乃飯。甲子，罷朝夕哭。蓋亦不能及期矣。飯，扶晚翻。乙丑，復謁永固陵。復，扶又翻。

魏自正月不雨至于癸酉，有司請祈百神，帝曰︰「成湯遭旱，以至誠致雨，謂湯以六事自責也。固不在曲禱山川。今普天喪恃，喪，息浪翻。幽顯同哀，何宜四氣未周，謂一期而四時之氣始周。遽行祀事！唯當責躬以待天譴。」譴，去戰翻。

**8**甲戌，魏員外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為之置燕設樂。為，于僞翻。彪辭樂，且曰︰「主上孝思罔極，興墜正失。言行喪禮，興百王之墜典而正其失也。去三月晦，朝臣始除衰絰，猶以素服從事，朝，直遙翻。衰，吐回翻。是以使臣不敢承奏樂之賜。」朝廷從之。彪凡六奉使，據魏紀︰上卽位之初年至三年，彪凡四來聘，是年再聘，通前凡六。使，疏吏翻。上甚重之。將還，上親送至琅邪城，命羣臣賦詩以寵之。左傳︰晉趙武自宋還過鄭，鄭伯享之于垂隴，七穆皆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詩以卒君貺。」

**9**己卯，魏作明堂，改營太廟。

**10**五月，己亥，魏主更定律令於東明觀，魏主太和四年，起東明觀。觀，古玩翻。更，工行翻。親決疑獄；命李沖議定輕重，潤色辭旨，帝執筆書之。李沖忠勤明斷，加以愼密，為帝所委，情義無間；斷，丁亂翻。舊臣貴戚，莫不心服，中外推之。

**11**乙卯，魏長孫百年攻洮陽、泥和二戍，克之，俘三千餘人。

**12**丙辰，魏初造五輅。五輅，玉、金、象、革、木也。

**13**六月，甲戌，以尚書左僕射王奐為雍州刺史。為後誅奐張本。雍，於用翻。

**15**秋，閏七月，乙丑，魏主謁永固陵。

**16**己卯，魏主詔曰︰「烈祖有創業之功，世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世不遷。平文之功少於昭成，而廟號太祖，道武帝天興初，追尊平文帝為太祖。少，詩沼翻。道武之功高於平文，而廟號烈祖，明元帝追尊道武帝為烈祖。於義未允。朕今奉尊烈祖為太祖，以世祖、顯祖為二祧，鄭玄曰︰廟之為言貌也。宗廟者，先祖之尊貌也。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餘皆以次而遷。」

八月，壬辰，又詔議養老及禋于六宗之禮。尚書︰禋于六宗。而諸儒互說不同。王莽以易六子，遂立六宗祠。王肅亦以為易六子。摰虞以為︰月令，孟冬，天子祈來年于天宗；天宗，六宗之神也。劉卲以為︰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六宗者，太極沖和之氣，為六氣之宗者也；虞書謂之六宗，周書謂之天宗。孔穎達曰︰王肅六宗之說，用家語之文，以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水旱也為六宗，孔註尚書同之。伏生與馬融以天地、四時為六宗。劉歆、孔晁以乾坤之子六為六宗。賈逵以為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三，河、海、岱也。今尚書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及天，天及地，旁及四方，中央恍惚，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者也。古尚書說︰天宗，日、月、北辰；地宗，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河為水宗，岱為山宗，海為澤宗。鄭玄以星也、辰也、司中也、司命也、風師也、雨師也為六宗。虞喜別論曰︰地有五色，太社象之，總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傳，別無他祭也。劉昭以為此說近得其實。張髦曰︰父祖之廟六宗，卽三昭、三穆也。魏文帝以天皇太帝、五帝為六宗。杜佑取之。鄭氏曰︰禋之言煙，周人尚臭，煙氣之臭聞者。先是，魏常以正月吉日於朝廷設幕，中置松柏樹，設五帝座而祠之。先，悉薦翻。又有探策之祭。帝皆以為非禮，罷之。戊戌，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卽寇謙之道壇也。深，吐南翻。乾，音干。

乙巳，帝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問以「禘祫，王、鄭之義，是非安在？」考異曰︰禮志作「太和十三年五月壬戌」，今從本紀。尚書游明根等從鄭，中書監高閭等從王。詔︰「圜丘、宗廟皆有禘名，從鄭；禘祫幷為一祭，從王︰著之於令。」記·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氏註曰︰凡大祭曰禘。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天者之先，皆憑太微五帝之精以生，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又祭法言虞、夏、殷、周禘郊祖宗之法，鄭註云︰禘郊祖宗，謂祭祀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孔穎達曰︰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子莊公。禘者，遞也。審諦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又引禘于太廟逸禮，昭尸、穆尸，其祝辭總稱孝子、孝孫，則是父子並列。逸禮又云︰皆升合於太祖，所以劉歆、賈逵、鄭衆、馬融等皆以為然。鄭不從者，以公羊傳為正，逸禮不可用也。左氏說及杜元凱皆以為禘三年一大祭，在太祖之廟。傳無祫文，然則祫卽禘也。取其序昭穆，謂之禘，取其合集羣祖，謂之祫。杜佑通典︰孝文帝太和十三年詔︰「鄭玄云︰天子祭員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毀廟，羣廟之主，於太祖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者，審諦而祭之。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員丘、宗廟大祭俱稱禘。祭有兩禘明也。王肅又云︰太子諸侯皆禘於宗廟，非祭天之祭。郊祀后稷不稱禘。禘、祫一名也。合祭，故稱祫，禘而審諦之，故稱禘，非兩祭之名。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總而互舉，故稱五年再殷祭，不言一禘一祫，斷可知矣。諸儒之說，大略如是。公卿可議其是非。」尚書游明根言曰︰「鄭氏之義，禘者大祭之名。大祭員丘謂之禘者，審諦五精星辰也。大祭宗廟謂之禘者，審諦其昭穆百官也。員丘常合，不言祫，宗廟時合，故言祫。斯則宗廟祫、禘並行，員丘一禘而已。宜於宗廟俱行禘祫之禮。二禮異，故名殊。依禮，春祭特礿，於嘗、於烝，則祫嘗、祫烝，不於三時皆行禘、祫之禮。」中書監高閭又言︰「禘祭員丘，與鄭義同者，以為有虞氏禘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在廟，非員丘而何？又大傳云︰祖其所自出之祖，又非在廟之文。論語稱︰禘自旣灌以往。據爾雅︰禘，大祭也。諸侯無禘禮，惟夏祭稱禘，又非宗廟之禘。魯行天子之儀，不敢專行員丘之禘；改殷之禘，取其禘名於宗廟。因先有祫，遂生兩名。其宗廟禘、祫之祭，據王氏之義，祫而禘，禘止於一時。一時者，祭不欲數，一歲三禘為過數。」詔曰︰「明根、閭等據二家之義，論禘、祫詳矣；至於事取折衷，猶有未允。閭以禘、祫為名，義同王氏，禘祭員丘，事與鄭同，無所間然。明根以鄭氏等兩名、兩祭，並存、並用，理有未俱。稱據二義，一時禘祫而闕二時之禘，事有難從。先王制禮，內緣人子之情，外協尊卑之序，故天子七廟，數盡則毀，藏主於太祖之廟，三年而祫祭之。世盡則毀，以示有終之義；三年而祫，以申追遠之情。禘祫旣是一祭，分而兩之，事無所據。毀廟三年一祫，又有不盡四時，於禮為闕。七廟四時常祭，祫則三年一祭，而又不究四時，於情為簡。王以祫為一祭，於義為長，鄭以員丘為禘與宗廟大祭同，名義亦為當。今互取鄭、王二義；禘、祫幷為一祭，從王；禘是祭員丘大祭之名，上下同用，從鄭。若以數則瀆，五年一禘，改祫從禘。五年一禘，則四時盡禘，以稱今情，則旅天，禮文，先禘而後時祭，便卽施行，著之於令，永為世法。」戊午，又詔︰「國家饗祀諸神，凡一千二百餘處；今欲減省羣祀，務從簡約。」又詔︰「明堂、太廟，配祭、配享，於斯備矣。白登、崞山、雞鳴山廟，唯遣有司行事。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宣武廟於白登山，歲一祭，無常月。神瑞二年，帝又立宣武廟於白登西。宣武帝至泰常五年始改諡道武。水經註曰︰雞鳴山在廣甯郡下洛縣于延水北。昔趙襄子殺代王於夏屋而幷其土，襄子之姊，代王夫人也，遂磨筓自殺。代人憐之，為立祠，因名為磨筓山；每夜有野雞羣鳴於祠屋上，故亦名為鳴雞山。文成帝保母常氏葬於是山，別立寢廟。太武帝保母竇氏葬崞山，別立寢廟。崞，音郭。馮宣王廟在長安，宜敕雍州以時供祭。」馮宣王，太后父朗也，為秦、雍二州刺史，生后於長安，後諡文宣王，因立廟長安。雍，於用翻。又詔︰「先有水火之神四十餘名及城北星神，今圜丘之下旣祭風伯、雨師、司中、司命，鄭衆曰︰風師，箕也；雨師，畢也；司中、三台三階也；司命，文昌宮星。玄曰︰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台、上台也。明堂祭門、戶、井、竈、中霤，鄭氏曰︰中霤，猶中室也。古者複穴，是以名室為霤。音力又翻。四十神悉可罷之。」甲寅，詔曰︰「近論朝日、夕月，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朝，直遙翻；下同。皆欲以二分之日於東、西郊行禮。然月有餘閏，行無常準。若一依分日，或值月於東而行禮於西，序情卽理，不可施行。昔祕書監薛謂等以為朝日以朔，夕月以胐。日月所會謂之合朔。月生明謂之朏，月之三日也。朏，敷尾翻。卿等意謂朔、朏二分，何者為是？」尚書游明根等請用朔朏，從之。

丙辰，魏有司上言，求卜祥日。此小祥也。詔曰︰「筮日求吉，旣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直用晦日。」九月，丁丑夜，帝宿於廟，帥羣臣哭已，已，異也。帥，讀曰率。帝易服縞冠、革帶、黑屨，侍臣易服黑介幘、隋志︰幘，尊卑貴賤皆服之。文者長耳，謂之介幘；武者短耳，謂之平上幘；各稱其冠而制之。縞，古老翻。白絹單衣、革帶、烏履，遂哭盡乙夜。戊子晦，帝易祭服，縞冠素紕、紕，匹毗翻，又必二翻，又扶規翻，冠飾也，緣也。白布深衣、記曰︰古者深衣，蓋有制度，以應規矩，繩權衡。短毋見膚，長毋被土，續衽鉤邊，要縫半下，袼之高下，可以運肘；袂之長短，反詘之及肘。帶，下毋厭髀，上毋厭脅。當無骨者，制十有二幅，以應十二月。袂圓以應規，曲袷如矩以應方，負繩及踝以應直，下齊如權衡以應平。故聖人服之，先王貴之。麻繩履，侍臣去幘易幍。弁缺四隅謂之幍。傅子曰︰幍先未有歧，荀文若巾觸樹成歧，時人慕之，因而弗改，今通為慶弔之服，白紗為之，或單或裌。去，羌呂翻。旣祭，出廟，帝立哭，久之，乃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

**17**冬，十月，魏明堂、太廟成。

**18**庚寅，魏主謁永固陵，毀瘠猶甚。穆『章︰十二行本「穆」上有「司空」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亮諫曰︰「陛下祥練已闋，號慕如始。古者旣祥而練。闋，古穴翻，終也。說文曰︰闋，事已也。號，戶刀翻。如始，言如初有喪。王者為天地所子，為萬民父母；未有子過哀而父母不戚，父母憂而子獨悅豫者也。今和氣不應，風旱為災，願陛下襲輕服，御常膳，鑾輿時動，咸秩百神，秩者，序而祭之。庶使天人交慶。」詔曰︰「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旱氣，皆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衷，善也，正也，適也。十一月，己未朔，魏主禫於太和廟，禫，徒感翻，除服之祭也。袞冕以祭。旣而服黑介幘，素紗深衣，拜陵而還。癸亥，冬至，魏主祀圜丘，遂祀明堂，還，至太和廟，乃入。甲子，臨太華殿，服通天冠，絳紗袍，以饗羣臣。劉昭曰︰通天冠，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乘輿所常服也。杜佑曰︰秦制通天冠，其狀遺失。漢因秦名，制高九寸，正豎頂，少邪，乃直下，為鐵卷梁，前有山、展筩，為述，駮犀簪導；乘輿所常服。晉因漢制，前加金博山述。述，卽鷸也。鷸知天雨，故冠像焉。前有展筩。宋因之，又加黑介幘，東昏侯改用玉簪導。梁武帝因之，復加冕於其上，謂之平天冕。隋因之，加金博山，附蟬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幘，玉簪導。唐因之，其纓改以翠緌。樂縣而不作。縣，讀曰懸。丁卯，服袞冕，辭太和廟，帥百官神主遷于新廟。新作太廟成，故遷主新廟。帥，讀曰率。

**19**乙亥，魏大定官品。戊戌，『嚴︰「戌」改「寅」。』考諸牧守。守，式又翻。

**20**魏假通直散騎常侍李彪等來聘。

**21**魏舊制，羣臣季冬朝賀，服袴褶行，謂之小歲；朝，直遙翻。褶，音習。丙戌，詔罷之。

**22**十二月，壬辰，魏遷社於內城之西。

**23**魏以安定王休為太傅，齊郡王簡為太保。

**24**高麗王璉卒，壽百餘歲。麗，力知翻。魏主為之制素委貌，布深衣，為，于僞翻。委貌冠，長七寸，高四寸，制如覆盃，前高廣，後卑銳，所謂夏之毋追、殷之章甫者也。本以皂絹為之，今制素者以舉哀。舉哀於東郊；遣謁者僕射李安上策贈太傅，諡曰康。孫雲嗣立。

**25**乙酉，『嚴︰「乙」改「己。」』魏主始迎春於東郊。自是四時迎氣皆親之。

**26**初，魏世祖克統萬及姑臧，獲雅樂器服工人，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克統萬；十六年，克姑臧。晉永嘉之亂，太常樂工多避地河西；夏克長安，獲秦雅樂︰故二國有其器服工人。並存之。其後累朝無留意者，朝，直遙翻。樂工浸盡，音制多亡。高祖始命有司訪民問曉音律者議定雅樂，當時無能知者。然金、石、羽旄之飾，稍壯麗於往時矣。辛亥，詔簡置樂官，使脩其職；又命中書監高閭參定。

**27**初，晉張斐、杜預共註律三十卷，自泰始以來用之，此晉泰始也。律文簡約，或一章之中，兩家所處，生殺頓異，處，昌呂翻。臨時斟酌，吏得為姦。上留心法令，詔獄官詳正舊註。七年，尚書删定郞王植集定二註，表奏之。魏、晉以來，尚書諸曹無删定郞，此蓋删定律註而置官。詔公卿、八座參議考正，竟陵王子良總其事；衆議異同不能壹者，制旨平決。是歲，書成。廷尉山陰孔稚珪上表，以為︰「律文雖定，苟用失其平，則法書徒明於袠裏，袠，與帙同。冤魂猶結於獄中。竊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今之士子，莫肯為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將恐此書永淪走吏之矣。今若置律助敎，依五經例，國子生有欲讀者，策試高第，卽加握用，以補內外之官，庶幾士流有所勸慕。」幾，居希翻。詔從其請，事竟不行。

**28**初，林邑王范陽邁，世相承襲，范陽邁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三年。夷人范當根純攻奪其國，遣使獻金簟等物。詔以當根純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為下范諸農攻當根純張本。使，疏吏翻。

**29**魏冀州刺史咸陽王禧入朝。朝，直遙翻。有司奏︰「冀州民三千人稱禧清明有惠政，請世胙冀州。」魏主詔曰︰「利建雖古，未必今宜；易曰︰利建侯。經野由君，理非下請。」周禮︰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鄭玄註云︰經，謂為之里數。以禧為司州牧、都督司·豫等六州諸軍事。

**30**初，魏文明太后寵任宦者略陽苻承祖，官至侍中，知都曹事，知尚書都曹事也。賜以不死之詔。太后殂，承祖坐贓應死，魏主原之，削職禁錮於家，仍除悖義將軍，封佞濁子，悖，蒲內翻。月餘而卒。承祖方用事，親姻爭趨附求利。趨，七喻翻。其從母楊氏為姚氏婦從母，卽姨也。從，才用翻。獨否，常謂承祖之母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樂，音洛。姊與之衣服，多不受；強與之，強，其兩翻；下強使同。則曰︰「我夫家世貧，美衣服使人不安。」不得已，或受而埋之。與之奴婢，則曰︰「我家無食，不能飼也。」常著弊衣，自執勞苦。飼，祥吏翻。著，則略翻。承祖遣車迎之，不肯起；強使人抱置車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由是苻氏內外號為「癡姨」。及承祖敗，有司執其二姨至殿廷。其一姨伏法。帝見姚氏姨貧弊，特赦之。

**31**李惠之誅也，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二年。思皇后之昆弟皆死。魏孝文諡其母李貴人曰思皇后。惠從弟鳳為安樂王長樂主簿，長樂坐不軌，誅，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元年。從，才用翻。樂，皆音洛。鳳亦坐死。鳳子安祖等四人逃匿獲免，遇赦乃出。旣而魏主訪舅氏存者，得安祖等，皆封侯，加將軍。旣而引見，謂曰︰「卿之先世，再獲罪於時。先世，謂惠及鳳。見，賢遍翻。王者設官以待賢才，由外戚而舉者，季世之法也。卿等旣無異能，且可還家。自今外戚無能者視此。」後又例降爵為伯，去其軍號。軍號，將軍之號也。去，羌呂翻。時人皆以為帝待馮氏太厚，待李氏太薄；太常高閭嘗以為言，帝不聽。及世宗尊寵外家，乃以安祖弟興祖為中山太守，追贈李惠開府儀同三司、中山公，諡曰莊。

**十年**（壬申、四九二）

**1**春，正月，戊午朔，魏主朝饗羣臣於太華殿，懸而不樂。

**2**己未，魏主宗祀顯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遂登靈臺以觀雲物，降居青陽左个，布政事。鄭氏曰︰青陽左个，大寢東堂北偏。自是每朔依以為常。

散騎常侍庾蓽等聘於魏，魏主使侍郞成淹引蓽等於館南，瞻望行禮。祀明堂、登靈臺之禮。

辛酉，魏始以太祖配南郊。

**3**魏主命羣臣議行次。五行之次也。中書監高閭議，以為︰「帝王莫不以中原為正統，不以世數為與奪，善惡為是非。故桀、紂至虐，不廢夏、商之曆；厲、惠至昏，無害周、晉之錄。晉承魏為金，趙承晉為水，燕承趙為木，秦承燕為火。秦之旣亡，魏乃稱制玄朔；且魏之得姓，出於軒轅；魏書曰︰魏之先出自黃帝軒轅氏。黃帝子昌意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為號。據史記，以匈奴為夏后氏苗裔，蓋有此理。臣愚以為宜為土德。」按魏書·帝紀︰道武天興元年，羣臣奏國家承黃帝之後，宜為土德。高閭蓋申前議耳。祕書丞李彪、著作郞崔光等議，以為︰「神元與晉武往來通好，至于桓、穆，志輔晉室，事並見晉紀。神元，力微也；桓帝，猗㐌；穆帝，猗盧。好，呼到翻。是則司馬祚終於郟鄏，河南郡河南縣，周之王城，卽郟鄏也。郟，古洽翻。鄏，音辱。而拓跋受命於雲代。昔秦幷天下，漢猶比之共工，卒繼周為火德；漢·律曆志曰︰祭典曰︰共工氏霸九域。言雖有水德，在火木之間，非其序也；任智刑以強，故霸而不王。秦以水德在周、漢木火之間，周人遷其行序，故易不載。卒，子恤翻。共，讀曰恭。況劉、石、苻氏，地褊世促，魏承其弊，豈可捨晉而為土邪？」司空穆亮等皆請從彪等議。壬戌，詔承晉為水德，祖申、臘辰。考異曰︰禮志︰「太和十五年正月，穆亮等言」云云。按帝紀︰「十六年正月壬戌，詔定行次，以水承金。」蓋志誤以「六」為「五」耳。

**4**甲子，魏罷租課。「租課」，李延壽魏紀作「袒裸」。

**5**魏宗室及功臣子孫封王者衆，乙丑，詔︰「自非烈祖之冑，餘王皆降為公，公降為侯，而品如舊。」蠻王桓誕亦降為公；唯上黨王長孫觀，以其祖有大功，特不降。長孫道生以功封上黨王。長，知兩翻。丹楊王劉昶封齊郡公，加號宋王。昶，丑兩翻。

**6**魏舊制，四時祭廟皆用中節，丙子，詔始用孟月，擇日而祭。自漢以來，宗廟歲五祀、四孟及臘是也。魏初用中節，夷禮也。

**7**以竟陵王子良領尚書令。

**8**魏主毀太華殿為太極殿。戊『章︰十二行本「戊」上有「二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子，徙居永樂宮。魏主太和元年起永樂遊觀于平城之北苑。樂，音洛。以尚書李沖領將作大匠，與同空穆亮共營之。

**9**辛卯，魏罷寒食饗。舊傳冬至後一百五日為寒食。初學記曰︰周舉移書、魏武明罰令、陸翽鄴中記，並云寒食斷火起於介子推。然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徇火禁於國。註云︰為仲春將出火。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初；然則禁火並周制也。魏先以寒食饗祖宗，今以其非禮，罷之。

甲午，魏主始朝日于東郊。自是朝日、夕月皆親之。朝，直遙翻。

丁酉，詔祀堯於平陽，舜於廣寧，禹於安邑，周公於洛陽，皆因其故都而祀之。皇甫謐曰︰舜所都或言蒲阪，或言潘。潘，今上谷也。廣寧縣本屬上谷。又據水經註，「潘」當作「瀵」。皆令牧守執事；守，式又翻。其宣尼之廟，祀於中書省。丁未，改諡宣尼曰文聖尼父，帝親行拜祭。

魏舊制，每歲祀天於西郊，魏主與公卿從二千餘騎，戎服遶壇，謂之蹹壇。騎，奇寄翻。蹹，與踏同。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已又遶壇，謂之遶天。蕭子顯曰︰戎服遶壇，魏主一周，公卿七匝，謂之蹹壇。明日，復戎服登壇祠天，魏主遶三匝、公卿七匝，謂之遶天。復，扶又翻。三月，癸酉，詔盡省之。

**10**辛巳，魏以高麗王雲為督遼海諸軍事、遼東公、高句麗王，詔雲遣其世子入朝。句，如字，又音駒。麗，力智翻。雲辭以疾，遣其從叔升干隨使者詣平城。從，才用翻。

**11**夏，四月，丁亥朔，魏班新律令，大赦。

**12**辛丑，豫章文獻王嶷卒，嶷，魚力翻。贈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丞相，喪禮皆如漢東平獻王故事。嶷性仁謹廉儉，不以財賄為事。齋庫失火，齋庫，齋內之庫。燒荊州還資，高祖建元二年，嶷自荊州還為揚州。評直三千餘萬，評直，論量其所宜也。主局各杖數十而已。疾篤，遺令諸子曰︰「才有優劣，位有通塞，運有貧富，此自然之理，無足以相陵侮也。」蓋欲諸子不以位勢相陵。塞，悉則翻。上哀痛特甚，久之，語及嶷，猶欷歔流涕。欷，音希，又許氣翻。歔，音虛。嶷卒之日，第庫無見錢，見，賢遍翻。上敕月給嶷第錢百萬；終上之世乃省。

**13**五月，己巳，以竟陵王子良為揚州刺史。

**14**魏文明太后之喪，使人告于吐谷渾。吐谷渾王伏連籌拜命不恭，吐，從暾入聲。谷，音浴。羣臣請討之；魏主不許。又請還其貢物。帝曰︰「貢物乃人臣之禮。今而不受，是棄絕之，彼雖欲自新，其路無由矣。」因命歸洮陽、泥和之俘。去年長孫百年所俘。

秋，七月，庚申，吐谷渾遣其世子賀虜頭入朝于魏。朝，直遙翻；下同。考異曰︰魏·吐谷渾傳作「賀魯頭」，今從帝紀。詔以伏連籌為都督西垂諸軍事、西海公、吐谷渾王，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張禮使於吐谷渾。伏連籌謂禮曰︰「曩者宕昌常自稱名而見謂為大王，今忽稱僕，又拘執使人；欲使偏師往問，何如？」禮曰︰「君與宕昌皆為魏藩，比輒興兵攻之，殊違臣節。使，疏吏翻。宕，徒浪翻。比，毗至翻。離京師之日，宰輔有言，以為君能自知其過，則藩業可保；離，力智翻。謂可保藩臣之業也。若其不悛，禍難將至矣。」悛，丑緣翻。難，乃旦翻。伏連籌默然。

**15**甲戌，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廣平宋弁等來聘。及還，魏主問弁︰「江南何如？」弁曰︰「蕭氏父子無大功於天下，旣以逆取，不能順守；政令苛碎，賦役繁重；朝無股肱之臣，野有愁怨之民︰其得沒身幸矣，非貽厥孫謀之道也。」

**16**八月，乙未，魏以懷朔鎭將陽平王頤、鎭北大將軍陸叡皆為都督，督十二將，步騎十萬，分為三道以擊柔然︰鎭將、二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魏·帝紀︰「太和十一年八月壬申，蠕蠕犯塞，遣平原王陸叡討之，事具蠕蠕傳。十六年八月乙未，詔陽平王頤、左僕射陸叡討蠕蠕。」按蠕蠕傳無十一年犯塞及征討事，唯有十六年八月頤、叡出征事與紀合，蓋十一年紀誤也。中道出黑山，東道趣士盧河，西道趣侯延河。軍過大磧，大破柔然而還。趣，七喻翻。磧，七迹翻。

**17**初，柔然伏名敦可汗可，從刊入聲。汗，音寒。與其叔父那蓋分道擊高車阿伏至羅，伏名敦屢敗，那蓋屢勝。國人以那蓋為得天助，乃殺伏台敦而立那蓋，號候其伏代庫者可汗，魏收曰︰魏言悅樂也。改元太『章︰十二行本「太」作「大」；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安。

**18**魏司徒尉元、大源臚卿游明根累表請老，魏主許之。引見，尉，紆勿翻。臚，陵如翻。見，賢遍翻。賜元玄冠、素衣，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玄冠，委貌也。今此則玄冠、魏貌異制。明根委貌、青紗單衣，及被服雜物等而遣之。魏主親養三老、五更於明堂。己酉，詔以元為三老，明根為五更。帝再拜三老，親袒割牲，執爵而饋；肅拜五更；周禮九拜，九曰肅拜。鄭司農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撎是也。陸德明曰︰撎，於至翻，卽今之揖。更，工衡翻。且乞言焉，元、明根勸以孝友化民。又養庶老、國老於階下。禮畢，各賜元、明根以步挽車及衣服，步挽車，不用牛馬，使人步挽之。祿三老以上公，五更以元卿。元卿，卽上卿。

**19**九月，甲寅，魏主序昭穆於明堂，昭，之招翻。祀文明太后於玄室。「玄室」，北史作「玄堂」。鄭玄曰︰玄堂，北堂也。辛未，魏主以文明太后再朞，哭於永固陵左，終日不輟聲，凡二日不食。甲戌，辭陵，還永樂宮。

**20**武興氐王楊集始寇漢中，至白馬。梁州刺史陰智伯遣軍主桓盧奴，陰沖昌『嚴︰「沖昌」改「仲昌」。』等擊破之，俘斬數千人。集始走還武興，請降于魏；辛巳，入朝于魏。降，戶江翻。朝，直遙翻。魏以集始為南秦州刺史、漢中郡侯、武興王。

**21**冬，十月，甲午，上殷祭太廟。殷祭，大祭也。

**22**庚戌，魏以安定王休為大司馬，特進馮誕為司徒。誕，熙之子也。馮熙見一百三十二卷宋順帝昇明元年。熙，文明后之兄也。

**23**魏太極殿成。

**24**十二月，司徒參軍蕭琛、范雲聘於魏。琛，丑林翻。魏主甚重齊人，親與談論。顧謂羣臣曰︰「江南多好臣。」侍臣李元凱對曰︰「江南多好臣，歲一易主；江北無好臣，百年一易主。」魏主甚慙。

**25**上使太子家令沈約撰宋書，疑立袁粲傳，審之於上。傳，直戀翻。上曰︰「袁粲自是宋室忠臣。」此人心之公，是非不可泯者。約又多載宋世祖、太宗諸鄙瀆事。上曰︰「孝武事迹，不容頓爾。我昔經事明帝，卿可思諱惡之義。」春秋之義，為尊者諱。於是多所删除。

**26**是歲，林邑王范陽邁之孫諸農，帥種人攻范當根純，復得其國。范當根純奪林邑國，事見上年。帥，讀曰率。種，章勇翻。復，扶又翻。詔以諸農為都督緣海諸軍事、林邑王。

**27**魏南陽公鄭羲與李沖婚姻，沖引為中書令。出為西兗州刺史，西兗州時治滑臺。在州貪鄙。文明太后為魏主納其女為嬪，后為，于僞翻。嬪，毗賓翻。徵為祕書監。及卒，當書奏諡曰宣。詔曰︰「蓋棺定諡，激揚清濁。故何曾雖孝，良史載其繆醜；事見八十卷晉武帝咸寧四年。賈充有勞，直士謂之荒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諡法︰昏亂紀度曰荒。羲雖宿有文業，而治闕廉清。治，直吏翻。尚書何乃情違至公，愆違明典！依諡法︰『博聞多見曰文；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諡文靈。」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八

## 齊紀四昭陽作噩（癸酉），一年。

世祖武皇帝下

**永明十一年**（癸酉、四九三）

**1**春，正月，以驃騎大將軍王敬則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鎭軍大將軍陳顯達為江州刺史。顯達自以門寒位重，陳顯達，南彭城人，起於卒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聞之，不悅。以陳顯達之居寵思畏，終不能自免於猜暴之朝，至於稱兵而死，豈非繫於所遇之時哉！子休尚為郢府主簿，過九江。自建康至郢府，先過九江。顯達曰︰「麈尾蠅拂麈，腫庾翻。麈，麋屬；尾能生風，辟蠅蜹。陸佃埤雅曰︰麈似鹿而大，其尾辟塵，以置舊帛中，能令歲久紅色不黦；又以拂氈，令氈不蠹。名苑曰︰麈，羣鹿隨之，皆視塵所往，麈尾所轉為準。於文，主鹿為麈；古之談者揮焉，良為是也。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言不須以風流自標置也。捉，執也。卽取於前燒之。

**2**初，上於石頭造露車三千乘，欲步道取彭城，魏人知之。劉昶數泣訴於魏主，乞處邊戍，招集遺民，以雪私恥。以蕭氏篡宋，夷滅劉氏故也。數，所角翻。處，昌呂翻。魏主大會公卿於經武殿，魏書·帝紀︰太和十二年，起經武殿。以議南伐，於淮、泗間大積馬芻。上聞之，以右衞將軍崔慧景為豫州刺史以備之。為下魏入寇張本。

**3**魏遣員外散騎侍郞邢巒等來聘。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巒，穎之孫也。穎，曹魏太常邢貞之後。邢穎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

**4**丙子，文惠太子長懋卒。太子風韻甚和，上晚年好遊宴，好，呼到翻。尚書曹事分送太子省之，由是威加內外。省，悉景翻。

太子性奢靡，治堂殿、園囿過於上宮，治，直之翻。費以千萬計，恐上望見之，乃傍門列脩竹；凡諸服玩，率多僭侈，啓於東田起小苑，使東宮將吏更番築役，將，卽亮翻。更，工衡翻。更番，分番更作也。營城包巷，彌亙華遠。言其彌極華麗，而延亙又遼遠也。上性雖嚴，多布耳目，太子所為，人莫敢以聞。上嘗過太子東田，見其壯麗，大怒，收監作主帥；太子皆藏之，由是大被誚責。監，工銜翻。帥，所類翻。被，皮義翻。誚，才笑翻。

又使嬖人徐文景造輦及乘輿御物；嬖，卑義翻，又博計翻。乘，繩證翻。上嘗幸東宮，怱怱不暇藏輦，怱怱者，急遽之意。文景乃以佛像內輦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謂文景曰︰「我正當掃墓待喪耳！」掃墓，謂掃除墓地也。仍移家避之。後文景竟賜死，陶仁遂不哭。

及太子卒，上履行東宮，行，下孟翻。見其服玩，大怒，敕有司隨事毀除。以竟陵王子良與太子善，而不啓聞，幷責之。

太子素惡西昌侯鸞，嘗謂子良曰︰「我意中殊不喜此人，不解其故，惡，烏路翻。喜，許記翻。解，戶買，曉也。當由其福薄故也。」子良為之救解。為，于僞翻。及鸞得政，太子子孫無遺焉。西昌侯夷滅太子子孫事見後。按鸞翦除高、武諸子及太子子孫以成篡事，文惠雖不惡之，其子孫亦不能免也。觀隆昌、建武時事，君子謂文惠知所惡矣。

**5**二月，魏主始耕藉田於平城南。魏起於北荒，未嘗講古者天子親耕之禮，今孝文始行之。藉，在亦翻。

**6**雍州刺史王奐惡寧蠻長史劉興祖，收繫獄，雍，於用翻。惡，烏路翻。蕭子顯齊志，寧蠻府屬雍州，別領西新安、義寧、南襄、北建武、蔡陽、永安、安定、懷化、武寧、新陽、義安、高安、左義陽、南襄城、廣昌、東襄城、北襄城、懷安、北弘農、西弘農、析陽、北義陽、漢廣、中襄城等蠻郡。誣其搆扇山蠻，欲為亂。敕送興祖下建康；自襄陽順流東至建康，故曰下。奐於獄中殺之，詐云自經。上大怒，遣中書舍人呂文顯、直閤將軍曹道剛將齋仗五百人收奐，齋仗，齋庫精仗以給禁衞勇力之士。將，卽亮翻。敕鎭西司馬曹虎從江陵歲道會襄陽。

奐子彪，素凶險，奐不能制。長史殷叡，奐之壻也，謂奐曰︰「曹、呂來，旣不見眞敕，恐為姦變，正宜錄取，錄，收也，攝也。馳啓聞耳。」奐納之。考異曰︰南史︰「奐子彪議閉門拒命。叡諫曰︰『今開門白服接臺使，不過隳官免爵耳。』彪堅執不同。叡又請遣典籤間道送啓，奐從之。典籤出城，為文顯所執。叡曰︰『忠不背國，勇不逃死。』勸奐仰藥。叡與彪同誅。」今從齊書。彪輒發州兵千餘人，開庫配甲仗，出南堂，陳兵，閉門拒守。奐門生鄭羽叩頭啓奐，乞出城迎臺使，使，疏吏翻。奐曰︰「我不作賊，欲先遣啓自申；正恐曹、呂等小人相陵藉，陵者侮之而出其上；藉者，蹈之使薦於下。藉，慈夜翻。故且閉門自守耳。」彪遂出，與虎軍戰，兵敗，走歸。三月，乙亥，司馬黃瑤起、寧蠻長史河東裴叔業於城內起兵，攻奐，斬之，為後奐子肅食瑤起之肉張本。執彪及弟爽、弼、殷叡，皆伏誅。彪兄融、琛死於建康，琛弟祕書丞肅獨得脫，奔魏。為王肅屢引魏兵入寇張本。琛，丑林翻。考異曰︰南史︰「奐弟份自拘請罪，帝宥之。肅屢引魏入至邊，帝謂份曰︰『比有北信不？』份曰︰『肅近忘墳柏，寧遠憶有臣！』按奐以三月死，帝以七月殂，是冬，肅始見魏主於鄴。南史誤也。齊書無此語。

**7**夏，四月，甲午，立南郡王昭業為皇太孫，東宮文武悉改為太孫官屬，東宮官屬，文則太傅、少傅、詹事、率更令、家令、僕、門大夫、中庶子、中舍人、庶子、浩馬、舍人，武則左右衞率、翊軍·步兵·屯騎三校尉、旅賁中郞將、左右積弩將軍、殿中將軍、員外殿中將軍、常從虎賁督。以太子妃琅邪王氏為皇太孫太妃，南郡王妃何氏為皇太孫妃。妃，戢之女也。何戢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戢，則立翻，又疾立翻。

**8**魏太尉丕等請建中宮，戊戌，立皇后馮氏。后，熙之女也。為後馮后以讒廢張本。魏主以白虎通云︰漢章帝集諸儒於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作白虎通。「王者不臣妻之父母」，下詔令太師上書不稱臣，入朝不拜，朝，直遙翻。熙固辭。

**9**光城蠻帥征虜將軍田益宗帥部落四千餘戶叛，降于魏。沈約曰︰光城郡，疑大明中分弋陽所立。五代史志曰︰光州光山縣，舊置光城郡。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0**五月，壬戌，魏主宴四廟子孫於宣文堂，親與之齒，用家人禮。四廟子孫，謂世祖、恭宗、高宗、顯祖之子孫也。太和十二年起宣文堂、經武殿。用家人禮者，略君臣之敬而序長幼之齒。

**11**甲子，魏主臨朝堂，朝，直遙翻。引公卿以下決疑政，錄囚徒。帝謂司空穆亮曰︰「自今朝廷政事，日中以前，卿等先自論議；日中以後，朕與卿等共決之。」

**12**丙子，以宜都王鏗為南豫州刺史。鏗，上耕翻。先是廬陵王子卿為南豫州刺史，先，悉薦翻。之鎭，道中戲部伍為水軍，上聞之，大怒，殺其典籤；以鏗代之。子卿還第，上終身不與相見。

**13**襄陽蠻酋雷婆思等帥戶千餘求內徙於魏，魏人處之沔北。是時沔北之地猶為齊境。雷婆思等蓋居沔南，徙處沔北，則稍近魏境耳。酋，慈由翻。帥，讀曰率。處，昌呂翻。

**14**魏主以平城地寒，六月雨雪，極陰之地，盛夏雨雪。雨，王遇翻；自上而下曰雨。風沙常起，風沙，大風揚沙也。將遷都洛陽；恐羣臣不從，乃議大舉伐齊，欲以脅衆。齋於明堂左个，鄭玄曰︰明堂左个，大寢南堂東偏也。个，古賀翻。使太常卿王諶筮之，遇革，帝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此革卦之彖辭也。諶，氏壬翻。吉孰大焉！」羣臣莫敢言。尚書任城王澄曰︰「陛下奕葉重光，帝大中土；任，音壬。重，直龍翻。今出師以征未服，而得湯、武革命之象，未為全吉也。」帝厲聲曰︰「繇云︰『大人虎變』，何言不吉！」繇，直又翻。「大人虎變」，革九五爻辭。九五，君位也，故引以難澄。澄曰︰「陛下龍興已久，何得今乃虎變！」帝作色曰︰「社稷我之社稷，任城欲沮衆邪！」澄曰︰「社稷雖為陛下之有，臣為社稷之臣，安可知危而不言！」帝久之乃解，曰︰「各言其志，夫亦何傷！」

旣還宮，自明堂左个還宮。召澄入見，逆謂之曰︰「嚮者革卦，今當更與卿論之。明堂之忿，恐人人競言，沮我大計，故以聲色怖文武耳。相識朕意。」見，賢遍翻。沮，在呂翻。怖，普布翻。因屛人謂澄曰︰「今日之舉，誠為不易。屛，必郢翻。易，以豉翻。但國家興自朔土，徙居平城；此乃用武之地，非可文治。今將移風易俗，其道誠難，朕欲因此遷宅中原，卿以為何如？」魏主始與任城王澄言其情。澄曰︰「陛下欲卜宅中土以經略四海，此周、漢所以興隆也。」比之周成、康，漢光、明也。帝曰︰「北人習常戀故，必將驚擾，柰何？」後穆泰等之謀，卒如帝所慮。澄曰︰「非常之事，故非常人之所及。陛下斷自聖心，斷，丁亂翻。彼亦何所能為！」帝曰︰「任城，吾之子房也！」張良贊漢高帝遷都長安，故以為比。

六月，丙戌，命作河橋，欲以濟師。祕書監盧淵上表，以為︰「前代承平之主，未嘗親御六軍，決勝行陳之間；行，戶剛翻。陳，讀曰陣。豈非勝之不足為武，不勝有虧威望乎！昔魏武以弊卒一萬破袁紹，事見六十二卷漢獻帝建安五年。謝玄以步兵三千摧苻秦、事見一百五卷晉孝武帝太元八年。勝負之變，決於須臾，不在衆寡也。」詔報曰︰「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戎事，或以同軌無敵，或以懦劣偷安。今謂之同軌則未然，天下混一，則車同軌，書同文。比之懦劣則可恥，必若王者不當親戎，則先王制革輅，何所施也？周制五輅，革輅，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鄭氏註︰革輅，鞔之以革而漆之，無他飾。條，讀為絛。魏武之勝，蓋由仗順；苻氏之敗，亦由失政；豈寡必能勝衆，弱必能制強邪！」丁未，魏主講武，命尚書李沖典武選。時欲用兵，命沖典武選，銓擇才勇之士。選，須絹翻。

**15**建康僧法智與徐州民周盤龍等作亂，此又一周盤龍，非周奉叔之父。夜，攻徐州城，入之；刺史王玄邈討誅之。徐州城卽鍾離城。

**16**秋，七月，癸丑，魏立皇子恂為太子。為魏主後廢恂張本。

**17**戊子，『嚴︰「子」改「午」。』魏中外戒嚴，發靈布及移書，稱當南伐。用兵尚神密。魏主今露其事以布告四方，故亦曰露布；移書，則移書於齊境也。詔發揚、徐州民丁，廣設召募以備之。

中書郞王融，自恃人地，王融有俊才，故以人身自高；且王弘曾孫，故以門地自高。三十內望為公輔。嘗夜直省中，撫案歎曰︰「為爾寂寂，爾，如此也。寂寂，言冷寞也。鄧禹笑人！」鄧禹年二十四為漢司徒，融年已過之，故云然。行逢朱雀桁開，喧湫不得進，朱雀桁當建康朱雀門，跨秦淮南北岸以渡行人，大路所由也。桁開則行者塡咽。湫，子小翻，隘也。經典釋文曰︰湫，徐音秋，又在酒翻。搥車壁歎曰︰「車前無八騶，何得稱丈夫！」搥，傳追翻。車前有油壁。自晉以來，諸公、諸從公車前給騶八人。騶，側鳩翻。竟陵王子良愛其文學，特親厚之。

融見上有北伐之志，數上書獎勸，獎者，推助以成其事。數，所角翻。因大習騎射。騎，奇寄翻。及魏將入寇，子良於東府募兵，版融寧朔將將，宋泰始初，南攻義嘉，軍功者衆，版不能供，始用黃紙。今版授融，蓋重於黃紙也。或曰︰未經敕用者謂之版授。使典其事。融傾意招納，得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傖，助庚翻。

會上不豫，詔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醫藥；子良以蕭衍、范雲等皆為帳內軍主。戊辰，遣江州刺史陳顯達鎭樊城。上慮朝野憂遑，遑，急也，遽也。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江左以清商為正聲伎。伎，渠綺翻。子良日夜在內，太孫間日參承。間日，隔一日也。間，古莧翻。參，候也。承，奉也。

戊寅，上疾亟，蹔絕；氣暫絕而不息也。太孫未入，內外惶懼，百僚皆已變服。王融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蕭衍謂范雲曰︰「道路籍籍，皆云將有非常之舉。王元長非濟世才，王融，字元長。視其敗也。」雲曰︰「憂國家者，惟有王中書耳。」衍曰︰「憂國，欲為周、召邪，欲為豎刁邪？」召，讀曰邵。按左氏傳︰齊桓公旣立子昭為太子。易牙有寵於衞姬。衞姬生無虧。易牙因豎刁以薦羞於桓公，遂有寵，公許之立無虧。公卒，易牙入，與豎刁殺羣吏而立無虧。昭奔宋。宋襄公伐齊，殺無虧而立昭，是為孝公。雲不敢答。及太孫來，王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斷，音短。頃之，上復蘇，復，扶又翻。問太孫所在，因召東宮器甲皆入，以朝事委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朝，直遙翻。俄而上殂，年五十四。融處分以子良兵禁諸門。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鸞聞之，急馳至雲龍門，不得進，鸞曰︰「有敕召我！」排之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部署，音響如鍾，殿中無不從命。融知不遂，釋服還省，釋戎服還中書省也。歎曰︰「公誤我！」由是鬱林王深怨之。太孫卽位，尋見廢弒，史以追廢之號書之。為後殺王融張本。

遺詔曰︰「太孫進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輔，思弘治道，治，直吏翻。內外衆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共下意！參，豫也。懷，思也。命鸞參豫其事，而詳思其可否也。共下意者，令降心相從，以濟國事也。尚書中事，職務根本，悉委右僕射王晏、吏部尚書徐孝嗣；軍旅之略，委王敬則、陳顯達、王廣之、王玄邈、沈文季、張瓌、薛淵等。」自此以上，皆遺詔之辭。瓌，古回翻。

世祖留心政事，務總大體，嚴明有斷，郡縣久於其職，長吏犯法，封刃行誅。故永明之世，百姓豐樂，賊盜屛息。然頗好遊宴，華靡之事，常言恨之，未能頓遣。遣，袪也，逐也。言未能袪逐遊宴之失也。自此以上，史述帝平生之大略。斷，丁亂翻。長，知兩翻。樂，音洛。屛，必郢翻。好，呼到翻。

鬱林王之未立也，衆皆疑立子良，口語喧騰。武陵王曄於衆中大言曰︰「若立長，則應在我；世祖諸弟，存者曄為長。長，知兩翻。立嫡，則應在太孫。」鬱林王，諱昭業，字元尚，小字法身，文惠太子長子也，以世嫡立為皇太孫。由是帝深憑賴之。太孫已卽位，故書帝。直閤周奉叔、曹道剛素為帝心膂，並使監殿中直衞；少日，復以道剛為黃門郞。監，古銜翻。少，詩沼翻。復，扶又翻。為西昌侯鸞欲弒帝先除周奉叔、曹道剛張本。

初，西昌侯鸞為太祖所愛，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二年。鸞性儉素，車服儀從，同於素士，所居官名為嚴能，故世祖亦重之。鸞初為安吉令，有嚴能之名。王子侯舊乘纏帷車，鸞獨乘下帷車，儀從如素士。從，才用翻。世祖遺詔，使竟陵王子良輔政，鸞知尚書事。子良素仁厚，不樂世務，槳，音洛。乃更推鸞，故遺詔云「事無大小，悉與鸞參懷」，子良之志也。史言子良無奪適之志。

帝少養於子良紀袁氏，少，詩照翻。慈愛甚著。及王融有謀，史言奪適之謀出於王融。遂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極殿，子良居中書省，帝使虎賁中郞將潘敞領二百人仗屯太極殿西階以防之。中書省蓋在太極殿西，故使屯於西階以防子良。賁，音奔。將，卽亮翻。旣成服，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許。乞停中書省，俟梓宮出葬而後出也。

壬午，稱遺詔，以武陵王曄為衞將軍，與征南大將軍陳顯達並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左僕射、西昌侯鸞為尚書令；太孫詹事沈文季為護軍。史言遺詔本無此段除授，當時稱遺詔行之。癸未，以竟陵王子良為太傅；蠲除三調柔衆逋，三調，謂調粟、調帛及雜調也。逋，久負也。省御府及無用池田、邸治，「治」，據蕭子顯齊書當作「冶」，謂冶鑄之所也。減關市征稅。先是，蠲原之詔，多無事實，督責如故。所謂「黃放白催」也。先，悉薦翻。是時西昌侯鸞知政，恩信兩行，衆皆悅之。史為西昌侯鸞篡國張本。

**18**魏山陽景桓公尉元卒。尉，紆勿翻。

**19**魏主使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持節安撫六鎭，發其突騎。騎，奇寄翻；下同。丁亥，魏主辭永固陵；己丑，發平城，南伐，步騎三十餘萬；使太尉丕與廣陵王羽留守平城，並加使持節。晉制，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杜佑曰︰留守，周之君陳似其任也，此後無聞。漢和帝南巡，祠園廟，張禹以太尉兼衞留守。晉惠帝幸長安，僕射荀藩等與遺官在洛者為留臺，承制行事。其後安帝播遷，劉裕亦置留臺。後魏孝文帝南伐，以太尉丕、廣陵王羽留守京師，留守之制因此。羽曰︰「太尉宜專節度，臣正可為副。」魏主曰︰「老者之智，少者之決，言老者經事多，故智慮深遠；少者氣盛，故臨事有斷。少，詩詔翻。汝無辭也。」以河南王幹為車騎大將軍、都督關右諸軍事，又以司空穆亮、安南將軍盧淵、平南將軍薛胤皆為幹副，衆合七萬出子午谷。欲攻梁、益也。胤，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一十八卷晉安帝義熙十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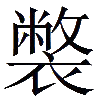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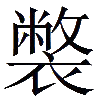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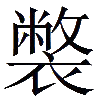
**20**鬱林王性辯慧，美容止，善應對，哀樂過人；樂，音洛。世祖由是愛之。而矯情飾詐，陰懷鄙慝，與左右羣小共衣食，同臥起。

始為南郡王，從竟陵王子良在西州，帝少養於子良妃袁氏，子良為揚州刺史，故帝從在西州。文惠太子每禁其起居，節其用度。王密就富人求錢，無敢不與。別作鑰鉤，鉤，所以啓鑰，今謂之鑰匙。夜開西州後閤，與左右至諸營置中淫宴。師史仁祖、侍書胡天翼王國有師掌導之敎訓，侍書掌敎之書翰。相謂曰︰「若言之二宮，二宮，謂上宮及東宮也。則其事未易；易，以豉翻。若於營署為異人所毆毆，烏口翻。及犬物所傷，豈直罪止一身，亦當盡室及禍。年各七十，餘生豈足吝邪！」數日間，二人相繼自殺，二宮不知也。人莫知其子之惡，其斯之謂歟。所愛左右，皆逆加官爵，疏於黃紙，使囊盛帶之，盛，時征翻。許南面之日，依此施行。

侍太子疾及居喪，憂容號毀，號，戶刀翻。見者嗚咽；裁還私室，卽歡笑酣飲。常令女巫楊氏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文惠太子卒於是年正月。謂由楊氏之力，倍加敬信。旣為太孫，是年夏四月，自南郡王為太孫。世祖有疾，又令楊氏禱祀。時何妃猶在西州，太孫居東宮，何妃尚留西州。世祖疾稍危，太孫與何妃書，紙中央作一大喜字，而作三十六小喜字繞之。

侍世祖疾，言發淚下。世祖以為必能負荷大業，荷，下可翻，又讀如字。謂曰︰「五年中一委宰相，汝勿措意；五年外勿復委人。復，扶又翻。若自作無成，無所多恨。」臨終，執其手曰︰「若憶翁，當好作！」作，音佐。韓愈方橋詩曰︰「非閣復非船，可居兼可過。若欲問方橋，方橋如此作。」註云︰白樂天、皮日休詩皆自註曰︰音佐。朱晦曰︰今按廣韻︰作，造也。荀子︰肉腐出蟲，魚枯生蠹，貪利忘身，禍烖及作。音將祚翻，及廉范五袴之謠，皆已為此音矣。然讀為佐音者，又將祚之訛也。而世俗所用，從「人」從「故」而切將祚者，又字之俗體也。遂殂。大斂始畢，悉呼世祖諸伎，備奏衆樂。

卽位十餘日，卽收王融下廷尉，斂，力贍翻。伎，渠綺翻。下，戶嫁翻。使中丞孔稚珪奏融險躁輕狡，招納不逞，誹謗朝政。朝，直遙翻。融求援於竟陵王子良，子良憂懼，不敢救，遂於獄賜死，時年二十七。

初，融欲與東海徐勉相識，每託人召之。勉謂人曰︰「王君名高望促，言名雖高而輕躁，人知其必及禍，故望促。難可輕衣裾。」類篇︰，毗祭翻。弊，或從「衣」，此云者，義與弊同。俄而融及禍。勉由是知名。太與生會稽魏準，以才學為融所賞；會，工外翻。融欲立子良，準鼓成其事。鼓以作氣，言鼓作融氣以成其事。太學生虞羲、丘國賓竊相謂曰︰「竟陵才弱，王中書無斷，斷，丁亂翻。敗在眼中矣。」及融誅，召準入舍人省詰問。詰，去吉翻。惶懼而死，舉體皆青，時人以為膽破。

**21**壬寅，魏主至肆州，魏收志︰肆州治九原，天賜二年為鎭，眞君七年置州，領永安、秀容、鴈門郡。而永安郡定襄縣註云︰眞君七年，倂雲中、九原、晉昌屬焉，則知魏肆州蓋治定襄之九原也。然此定襄亦非漢之定襄縣地，蓋曹魏所置新昌郡之定襄縣，其地在陘嶺之南，古定襄在陘嶺之北。隋志︰鴈門郡，後周置肆州，隋改曰代州。又有定襄郡，開皇五年置雲州總管府。此蓋因古定襄以名郡，參考可知矣。宋白曰︰後魏置肆州於九原；非古九原，漢末曹公所置定襄郡之九原縣也；唐為秀容縣，忻州定襄郡治焉。後魏書云︰太平四年，置肆州，治秀容城，領靈丘等八郡。見道路民有跛眇者，停駕慰勞，勞，力到翻。給衣食終身。此亦可謂惠而不知為政矣。見者則給衣食，目所不見者，豈能徧給其衣食哉！古之為政者，孤獨廢疾者皆有以養之，豈必待身親見而後養之也！跛，補火翻。跛者，一足偏短。眇者，一目偏盲。眇，亡沼翻。

大司馬安定王休執軍士為盜者三人以徇於軍，將斬之。魏主行軍遇之，行，下孟翻，循行也。命赦之，休不可，曰︰「陛下親御六師，將遠清江表，今始行至此，而小人已為攘盜，不斬之，何以禁姦！」帝曰︰「誠如卿言。然王者之體，時有非常之澤。三人罪雖應死，而因緣遇朕，雖違軍法，可特赦之。」旣而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執法嚴，諸君不可不愼。」馮誕后戚，旣親且貴，故語之以儆百司。於是軍中肅然。

臣光曰︰人主之於其國，譬猶一身，視遠如視邇，在境如在庭。舉賢才以任百官，修政事以利百姓，則封域之內無不得其所矣。是以先王黈纊塞耳，前旒蔽明，欲其廢耳目之近用，推聰明於四遠也。東方朔曰︰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如淳註曰︰黈，音主苟翻，謂以玉為瑱，用黈纊懸之也。師古曰︰如說非也。黈，黃色也；纊，綿也。以黃綿為丸，用組懸之，垂兩耳邊，示不外聽；非玉塡之懸也。塞，悉則翻。彼廢疾者宜養，當命有司均之於境內；今獨施於道路之所遇，則所遺者多矣。其為仁也，不亦微乎！況赦罪人以橈有司之法，橈，奴敎翻。尤非人君之體也。惜也！孝文，魏之賢君，而猶有是乎！

**22**戊申，魏主至幷州。幷州刺史王襲，治有聲跡，治，直吏翻。境內安靜，帝嘉之。襲敎民多立銘置道側，虛稱其美；帝聞而問之，襲對不以實。帝怒，降襲號二等。號者，所領將軍號也。

**23**九月，壬子，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勃海高聰等來聘。

**24**丁巳，魏主詔車駕所經，傷民秋稼者，畝給穀五斛。

**25**辛酉，追尊文惠太子為文皇帝，廟號世宗。

**26**世祖梓宮下渚，渚，在東府前，秦淮之渚也。帝於端門內奉辭。轀輬車未出端門，亟稱疾還內。端門，宮之正南門。內，大內也。轀，立溫。輬，音涼。裁入閤，卽於內奏胡伎，鞞鐸之聲，響震內外。伎，渠綺翻。鞞，頻迷翻。丙寅，葬武皇帝於景安陵，廟號世祖。景安陵亦在武進，帝遺詔所命陵名也，在休安陵東所卜第三處。休安陵，蓋帝祖宋太常樂子所葬，高帝受禪，尊為休安陵。

**27**戊辰，魏主濟河；庚午，至洛陽；壬申，詣故太學觀石經。故太學，漢、魏所營者。

**28**乙亥，鄧至王像舒彭遣其子舊朝于魏，朝，直遙翻。且請傳位於舊；魏主許之。

**29**魏主自發平城至洛陽，霖雨不止。丙子，詔諸軍前發。丁丑，帝戎服，執鞭乘馬而出。羣臣稽顙於馬前。稽顙於前，將諫南伐也。稽，音啓。帝曰︰「廟算已定，大軍將進，諸公更欲何云？」尚書李沖等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臣不知陛下獨行，竟何之也！言違衆南伐，無異獨行。臣等有其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帝大怒曰︰「吾方經營天下，期於混臺，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此亦所以怖羣臣而決遷都之計也。復，扶又翻。策馬將出。於是安定王休等並慇勤泣諫。帝及諭羣臣曰︰「今者興發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朕世居幽朔，欲南遷中土；苟不南伐，當遷都於此，王公以為何如？欲遷者左，不欲者右。」『章︰十二行本「右」下有「安定王休等相帥如右」九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南安王楨進曰︰「『成大功者不謀於衆。』引奏商鞅之言。今陛下苟輟南伐之謀，遷都洛邑此臣等之願，蒼生之幸也。」羣臣皆呼萬歲。時舊人雖不願內徙，舊人，謂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卽所謂國人。而憚於南伐，無敢言者；遂定遷都之計。

李沖言於上曰︰「陛下將定鼎洛邑，宗廟宮室，非可馬上遊行以待之。願陛下暫還代都，俟羣臣營畢功，然後備文物、鳴和鸞而臨之。」帝曰︰「朕將巡省州郡，省，悉景翻。至鄴小停，春首卽還，未宜歸北。」不肯歸北，蓋慮北人歸代復戀土重遷也。乃遣任城王澄還平城，諭留司百官以遷都之事，曰︰「今日眞所謂革也。謂前筮之遇革，今之遷都眞以革北方之俗。易·說卦曰︰革，去故也。王其勉之！」

帝以羣臣意多異同，謂衞尉卿、鎭南將軍于烈曰︰「卿意如何？」烈曰︰「陛下聖略淵遠，非愚淺所測。若隱心而言，隱，度也。度，徒洛翻。樂遷之與戀舊，適中半耳。」樂，音洛。中，竹仲翻。帝曰︰「卿旣不唱異，言不唱為異論也。卽是肯同，深感不言之益。」使還鎭平城，曰︰「留臺庶政一以相委。」烈，栗磾之孫也。于栗磾事魏道武帝，健將也。磾，于奚翻。

先是，北地民支酉聚衆數千，起兵於長安城北石山，北地郡，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置班州，十四年改邠州。按水經註，石山當在長安城東北，有敷谷，敷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先，悉薦翻。遣使告梁州刺史陰智伯；欲邀結齊師以為應援。使，疏吏翻。秦州民王廣亦起兵應之，攻執魏刺史劉藻，秦、雍間七州民皆響震，七州︰雍、岐、秦、南秦、涇、邠、華也。雍，於用翻。衆至十萬，各守堡壁以待齊救。魏河南王幹引兵擊之，幹兵大敗；支酉進至咸陽北濁谷，穆亮與戰，又敗；考異曰︰齊書「穆亮」作「繆老生」，今從魏書。陰智伯遣軍主席德仁等將兵數千與相應接。酉等進向長安，盧淵、薛胤等拒擊，大破之，降者數萬口。降，戶江翻。淵唯誅首惡，餘悉不問，獲酉、廣，並斬之。

**30**冬，十月，戊寅朔，魏主如金墉城，徵穆亮，徵穆亮於關右。使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爾經營洛都。「董爾」，北史作「董爵」。己卯，如河南城；乙酉，如豫州；自金墉西如河南，又自河南東如豫州。此豫州謂虎牢城也。魏明元帝取虎牢置豫州；獻文帝取懸瓠又置豫州，以虎牢為北豫州；今主太和十九年罷北豫州，置東中府。癸巳，舍于石濟。乙未，魏解嚴，設壇于滑臺城東，告行廟以遷都之意。遷都之議旣定，停南伐之師，故解嚴。奉神主而行，故有行廟。大赦。起滑臺宮。任城王澄至平城，衆始聞遷都，莫不驚駭。澄援引古今，徐以曉之，衆乃開伏。開，發也。伏，厭伏也。言北人安土重遷，蔽於此說，不肯降心以相從。澄援引曉喻以發其蒙，莫不厭伏也。澄還報於滑臺。魏主喜曰︰「非任城，朕事不成。」

**31**壬寅，尊皇太孫太妃為皇太后；卽文惠太子妃王氏也。立妃為皇后。卽何妃也。

**32**癸卯，魏主如鄴城。王肅見魏主於鄴，是年三月王肅奔魏，今方得見魏主。陳伐齊之策。魏主與之言，不覺促席移晷。降人初至，君臣情分甚為闊疏。言有當心，故促席近前以聽之，不覺其分之疏也；與之言而弗厭倦，日為之移晷，不覺其久也。自是器遇日隆，親舊貴臣莫能間也。魏主或屛左右與肅語，至夜分不罷，間，古莧翻。屛，必郢翻。自謂君臣相得之晚。尋除輔國將軍、大將軍長史。時魏主方議興禮樂，變華風，凡威儀文物，多肅所定。

**33**乙巳，魏主遣安定王休帥從官迎家於平城。帥，讀曰率。從，才用翻。

**34**辛亥，封皇弟昭文為新安王，昭秀為臨海王，昭粲為永嘉王。

**35**魏主築宮於鄴西，十一月，癸亥，徙居之。

**36**御史丞江淹劾奏前益州刺史劉悛、梁州刺史陰智伯贓貨巨萬，皆抵罪。初，悛罷廣、司二州，按齊書·劉悛傳︰悛出督廣州，世祖自尋陽東下，遇悛舟於渚間。是時，齊未受禪也。罷廣州計當在世祖居東宮時。世祖卽位，悛自廣陵遷督司州，徵入為長兼侍中。悛，七倫翻，又丑緣翻。傾貲以獻世祖，家無留儲。在益州，作金浴盆，餘物稱是。及鬱林王卽位，悛所獻減少。稱，尺證翻。少，詩沼翻。悛傳云︰悛作金浴盆等，欲以獻世祖。還都而世祖晏駕，鬱林新立，遂咸其所獻。帝怒，收悛付廷尉，欲殺之；西昌侯鸞救之，得免，猶禁錮終身。悛，勔之子也。劉勔死於桂陽之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三十九

## 齊紀五閼逢閹茂（甲戌），一年。

高宗明皇帝上諱鸞，字景栖，小字玄度，高帝兄始安貞王道生之子。

## 建武元年（甲戌、四九四）是年十月始改元建武。

**1**春，正月，丁未，改元隆昌；此鬱林王改元也。大赦。

**2**雍州刺史晉安王子懋，雍，於用翻。以主幼時艱，密為自全之計，令作部造仗；諸州各有作部，主造器仗。征南大將軍陳顯達屯襄陽，去年秋，武帝以魏將入寇，遣顯達鎭樊城。子懋欲脅取以為將。將，卽亮翻；下同。顯達密啓西昌侯鸞，鸞徵顯達為車騎大將軍；騎，奇寄翻。徙子懋為江州刺史，仍令留部曲助鎭襄陽，單將白直、俠轂自隨。諸王有白直，有夾轂隊。俠，讀曰夾。顯達過襄陽，過，音戈。子懋謂曰︰「朝廷令身單身而返，身是天王，豈可過爾輕率！子懋自稱天王，蓋謂是天家諸王也。今猶欲將二三千人自隨，公意何如？」顯達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乃是大違敕旨，其事不輕；且此間人亦難可收用。」此間人，謂襄陽人也。子懋默然。顯達因辭出，卽發去。子懋計未立，乃之尋陽。

**3**西昌侯鸞將謀廢立，引前鎭西諮議參軍蕭衍與同謀。隨王子隆初以鎭西將軍鎭荊州，引衍為諮議參軍。荊州刺史、隨王子隆，性溫和，有文才；鸞欲徵之，恐其不從。衍曰︰「隨王雖有美名，其實庸劣。旣無智謀之士，爪牙唯仗司馬垣歷生、武陵太守卞白龍耳。二人唯利是從，若啗以顯職，無有不來；隨王止須折簡耳。」鸞從之。徵歷生為太子左衞率，白龍為游擊將軍；啗，徒濫翻。折，之舌翻。帥，所律翻。二人並至。續召子隆為侍中、撫軍將軍。此時西昌侯已有殺諸王之心矣。蕭衍由是以籌略見用。豫州刺史崔慧景，高、武舊將，將，卽亮翻。鸞疑之，以蕭衍為寧朔將軍，戍壽陽。慧景懼，白服出迎；白服，若得罪而白衣領職者。衍撫安之。

**4**辛亥，鬱林王祀南郊；戊午，拜崇安陵。鬱林王卽位，追尊父文惠太子曰文帝，陵曰崇安，廟號世宗。據竟陵王子良傳，陵在夾右。

**5**癸亥，魏主南巡；戊辰，過比干墓，水經註︰河內朝歌縣南有牧野，有比干冢，前有石銘題隸云︰「殷大夫比干之墓」，不知誰所誌也。祭以太牢，魏主自為祝文曰︰「烏呼介士，胡不我臣！」

**6**帝寵幸中書舍人綦毌珍之、朱隆之、直閤將軍曹道剛、周奉叔、宦者徐龍駒等。帝謂鬱林王。珍之所論薦，事無不允；允，信也，肯也。內外要職，皆先論價，旬月之間，家累千金；擅取官物及役作，不俟詔旨。有司至相語云︰語，牛倨翻。「寧拒至尊敕，不可違舍人命。」帝以龍駒為後閤舍人，後閤，禁中後閤也。南史曰︰龍駒日夜在六宮房內。常居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音，陟略翻。被，皮義翻。南面向案，代帝畫敕；左右侍直，與帝不異。

帝自山陵之後，卽與左右微服遊走市里，好於世宗崇安陵隧中擲塗、賭跳，好，呼到翻。文惠太子廟號世宗。塗，泥也。以塗泥相擲為樂也。賭跳者，以跳躍高出者為勝。咷，他弔翻。作諸鄙戲，極意賞賜左右，動至百數十萬。每見錢，曰︰「我昔思汝十『章︰十二行本「十」作「一」；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枚不得，今日得用汝未？」世祖聚錢上庫五億萬，齋庫亦出三億萬，上庫所儲以備軍國之用。齋庫以供齋內所須，人主之好用。出者，出三億萬數之外也。金銀布帛不可勝計；勝，音升。鬱林王卽位未朞歲，所用垂盡。入主衣庫，令何后及寵姬以諸寶器相投擊破碎之，用為笑樂。樂，音洛。蒸於世祖幸姬霍氏，更其姓曰徐。更，工衡翻。李延壽史以霍為文帝幸姬，則「世祖」當作「世宗」。朝事大小，皆決於西昌侯鸞。朝，直遙翻；下同。鸞數諫爭，數，所角翻。爭，讀曰諍。帝多不從；心忌鸞，欲除之。以尚書右僕射鄱陽王鏘為世祖所厚，「世祖」恐亦當作「世宗」。私謂鏘曰︰「公聞鸞於法身如何？」鬱林王，小字法身。鏘素和謹，對曰︰「臣鸞於宗戚最長，且受寄先帝；臣等皆年少，長，知兩翻。少，詩照翻。朝廷所賴，唯鸞一人，願陛下無以為慮。」帝退，謂徐龍駒曰︰「我欲與公共計取鸞，公旣不同，我不能獨辦，且復小聽。」復，扶又翻；下無復同。言且又小時聽鸞專政也。

衞尉蕭諶，世祖之族子也，蕭子顯齊書曰︰諶於太祖為絕服族子。諶，氏壬翻。自世祖在郢州，諶已為腹心。宋元徽末，世祖在郢州，欲知都下消息，太祖遣諶就世祖宣傳謀計，留為腹心。及卽位，常典宿衞，機密之事，無不預聞。征南諮議蕭坦之，諶之族人也。嘗為東宮直閤，為世宗所知。蕭子顯齊書曰︰坦之以懃直直為世祖所知。旣為東宮直閤，則從世宗為是。東宮亦有直閤將軍。帝以二人祖父舊人，甚親信之。諶每請急出宿，帝通夕不寐，諶還乃安。坦之得出入後宮，帝褻狎宴遊，坦之皆在側。帝醉後，常裸袒，裸，郞果翻。坦之輒扶持諫諭。西昌侯鸞欲有所諫，帝在後宮不出，唯遣諶、坦之徑進，乃得聞達。

何后亦淫泆，泆，音逸。泆，淫放也。私於帝左右楊珉，與同寢處如伉儷；處，昌呂翻；下處之同。杜預曰︰伉，敵也；儷，耦也。伉，苦浪翻。儷，力計翻。又與帝相愛狎，故帝恣之，迎后親戚入宮，以耀靈殿處之。齋閤通夜洞開，外內淆雜，無復分別。別，彼列翻。西昌侯鸞遣坦之入奏誅珉，何后流涕覆面覆，敷又翻。曰︰「楊郞好年少，無罪，何可枉殺！」少，詩照翻。坦之附耳語帝曰︰語，牛倨翻；下每語同。「外間並云楊珉與皇后有情，事彰遐邇，不可不誅。」帝不得已許之；俄敕原之，已行刑矣。鸞又啓誅徐龍駒，帝亦不能違，而心忌鸞益甚。蕭諶、蕭坦之見帝狂縱日甚，無復悛改，悛，丑緣翻。恐禍及己；乃更回意附鸞，勸其廢立，陰為鸞耳目，帝不之覺也。

周奉叔恃勇挾勢，陵轢公卿。轢，郞狄翻。常翼單刀二十口自隨，翼者，分列左右若兩翼然也。出入禁闥，門衞不敢訶。訶，虎何翻。每語人曰︰「周郞刀不識君！」鸞忌之，使蕭諶、蕭坦之說帝出奉叔為外援，說，輸芮翻；下鸞說、此說同。己巳，以奉叔為青州刺史，蕭子顯曰︰宋泰始中，淮北沒虜，徙青州治郁洲，齊建元四年，徙治朐山，後復舊。曹道剛為中軍司馬。奉叔就帝求千戶侯；許之。鸞以為不可，封曲江縣男，食三百戶。奉叔大怒，於衆中攘刀厲色；鸞說諭之，乃受。說，輸芮翻；下同。奉叔辭畢，將之鎭，部伍已出。鸞與蕭諶稱敕，召奉叔於省中，毆殺之，省中，尚書省中也。毆，烏口翻。啓云︰「奉叔慢朝廷。」帝不獲已，可甚奏。

溧陽令錢唐杜文謙，嘗為南郡王侍讀，漂陽縣，自漢以來屬丹陽郡，其地在建康東南。帝初封南郡王。溧，音栗。前此說綦毋珍之曰︰「天下事可知，灰盡粉滅，匪朝伊夕；不早為計，吾徒無類矣。」珍之曰︰「計將安出？」文謙曰︰「先帝舊人，多見擯斥，今召而使之，誰不慷慨！近聞王洪範王洪範卽轉言日月相者也。與宿衞將萬靈會等共語，皆攘袂搥牀；將，卽亮翻。搥，傳追翻。君其密報周奉叔，使萬靈會等殺蕭諶，則宮內之兵皆我用也。蕭諶時以衞軍司馬兼衞尉卿，掌宿衞兵。卽勒兵入尚書，斬蕭令，尚書省在雲龍門內。兩都伯力耳。都伯，行刑者也，今謂之劊子。今舉大事亦死，不舉事亦死；二死等耳，死社稷可乎！若遲疑不斷，復少日，錄君稱敕賜死，復，扶又翻。少，詩沼翻。少日，言無多日也。鸞錄尚書事，故稱為錄君。父母為殉，謂皆將從坐而死也。在眼中矣。」珍之不能用。及鸞殺奉叔，幷收珍之、文謙，殺之。

**7**乙亥，魏主如洛陽西宮。中書侍郞韓顯宗上書陳四事︰其一，以為︰「竊聞輿駕今夏不巡三齊，當幸中山。往冬輿駕停鄴，當農隙之時，猶比屋供奉，不勝勞費。比，毗必翻，又毗至翻。勝，音升。況今蠶麥方急，將何以堪命！且六軍涉暑，恐生癘疫。臣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張之苦，北京，謂平城。張，竹亮翻。成洛都營繕之役。」其二，以為︰「洛陽宮殿故基，皆魏明帝所造，前世已譏其奢。今茲營繕，宜加裁損。又，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舍相尚；北都，亦謂平城。魏旣遷洛，以平城為北都。宜因遷徙，為之制度。及端廣衢路，通利溝渠。」其三，以為︰「陛下之還洛陽，輕將從騎。從，才用翻。王者於闈闥之內宮中門曰闈。韓詩︰門屛間曰闥。猶施警蹕，況涉履山河而不加三思乎！」三，息暫翻。其四，以為︰「陛下耳聽法音，法音，謂雅樂也。目翫墳典，謂三墳、五典。書序︰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序書，斷自唐、虞，三墳、五典，後世不復見其全，此特大槪言之。口對百辟，心虞萬機，景昃而食，虞，度也。景昃，日昃也。日景過中則昃。昃，音側。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隨時而深；謂文明太后之殂已久，而帝孝思不忘也。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叡明所用，未足為煩，然非所以嗇神養性，嗇，愛也。保無疆之祚也。伏願陛下垂拱司契而下治矣。」老子曰︰有德司契。尸司，主也。契，要也。治，直吏翻。帝頗納之。顯宗、麒麟之子也。韓麒麟見一百三十五卷武帝永明元年。

顯宗又上言，以為︰「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貢察者，謂察舉秀才、孝廉而貢之於朝。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復，扶又翻。彈坐者，彈劾其違而坐之以罪。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敍士人，何假冒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乃其父祖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聖王不恥以為臣；太公屠牛於朝歌，釣於渭濱。又紂時箕子為奴，周文王、武王皆禮而用之。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墜於皁隸矣。左傳︰申無宇曰︰「人有十等︰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釋曰︰皁，直馬者。隸，附屬者。三后，謂夏、商、周之王也。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遂廢宰相邪！但當校其寸長銖重者先敍之，言其人比之衆人稍有一寸之長、一銖之重，則先敍用之。則賢才無遺矣。

又，刑罰之要，在於明當，當，丁浪翻。不在於重。苟不失有罪，雖捶撻之薄，人莫敢犯；若容可僥幸，雖參夷之嚴，不足懲禁。參夷，謂夷三族也。捶，止橤翻。僥，堅堯翻。今內外之官，欲邀當時之名，爭以深刻為無私，迭相敦厲，敦，迫也。厲，嚴以勉之。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內，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任，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桀、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謂宜敕示百僚，以惠元元之命。

又，昔周居洛邑，猶存宗周；周成王宅洛，以豐為宗周，存故都也。漢遷東都，京兆置尹。後漢都雒陽，置河南尹；而長安仍置京兆尹，亦存故都也。察『章︰十二行本「察」作「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春秋之義，有宗廟曰都，無曰邑。況代京，宗廟山陵所託，王業所基，其為神鄕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謂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魏初都平城，分畫甸畿置司州，於平城置代尹。崇本重舊，光示萬葉。

又，古者四民異居，欲其業專志定也。管仲相齊，使士、農、工、商各羣萃而州處。其言曰︰四民者，勿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口+厖]，其事易。昔聖王之處士也，使就閒燕；處工就官府；處商就市井；處農就田野。長而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工伎屠沽，各有攸處；別，彼列翻。伎，渠綺翻。處，昌呂翻；下同處同。但不設科禁，久而混殽。今聞洛邑居民之制，專以官位相從，不分族類。夫官位無常，朝榮夕悴，悴，秦醉翻。則是衣冠、皁隸不日同處矣。借使一里之內，或調習歌舞，或構『章︰十二行本「構」作「講」；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肄詩書，肆，羊至翻。縱羣兒隨其所之，則必不棄歌舞而從詩書矣。然則使工伎之家習士人風禮，百年難成；士人之子效工伎容態，一朝而就。是以仲尼稱里仁之美，孟母勤三徙之訓。論語︰孔子曰︰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列女傳曰︰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旁，甚嬉戲乃賈人衒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此乃風俗之原，不可不察。朝廷每選人士，校其一婚一宦以為升降，何其密也！至於度地居民，則清濁連甍，何其略也！度，徒洛翻。甍，謨耕翻，屋棟，所以承瓦。今因遷徙之初，皆是空地，分別工伎，在於一言，有何可疑而闕盛美！

又，南人昔有淮北之地，自比中華，僑置郡縣。如豫州界止於汝陽，而僑置譙、梁、陳、潁等郡縣，又於青州界僑置冀州諸縣是也。僑，渠驕翻。自歸附聖化，仍而不改，名實交錯，文書難辨。宜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倂省。魏初得河南，止置四鎭，郡縣多所倂省。少，詩沼翻。今民口旣多，亦可復舊。

又，君人者以天下為家，不可有所私。倉庫之儲，以供軍國之用，自非有功德者不可加賜。在朝諸貴，受祿不輕；比來賜賚，動以千計。朝，直遙翻。比，毗至翻。若分以賜鰥寡孤獨之民，所濟實多；今直以與親近之臣，殆非周急繼富之謂也。」論語，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帝覽奏，甚善之。

**8**二月，乙丑，魏主如河陰，規方澤。規度其地，以立方澤。

**9**辛卯，帝祀明堂。

**10**司徒參軍劉斅等聘于魏。斅，胡敎翻。

**11**丙申，魏徙河南王幹為趙郡王，潁川王雍為高陽王。將以河南潁川為畿甸。故二王徙封。

**12**壬寅，魏主北巡；癸卯，濟河；三月，壬申，至平城。考異曰︰魏·帝紀作閏月。按魏閏二月，齊曆之三月也。使羣臣更論遷都利害，各言其志。燕州刺史穆羆曰︰魏營洛，以洛為司州，改平城之司州為恆州，分恆州東部置燕州，治昌平。「今四方未定，未宜遷都。且征伐無馬，將何以克？」帝曰︰「廐牧在代，何患無馬！今代在恆山之北，九州之外，非帝王之都也。」恆，戶登翻。尚書于果曰︰「臣非以代地為勝伊、洛之美也。但自先帝以來，久居於此，百姓安之；一旦南遷，衆情不樂。」樂，音洛。平陽公丕曰︰「遷都大事，當訊之卜筮。」帝曰︰「昔周、召聖賢，乃能卜宅。書·洛誥曰︰召公旣相宅，周公往營成周。傅來告卜曰︰「我卜河朔黎水，我又卜澗水東、瀍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今無其人，卜之何益！且『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左傳載鬬廉之言。黃帝卜而龜焦，天老曰『吉』，黃帝從之。杜預曰︰龜焦，兆不成也。字書釋灼龜不兆為焦。然則至人之知未然，審於龜矣。王者以四海為家，或南或北，何常之有！朕之遠祖，世居北荒。平文皇帝始都東木根山。拓拔鬱律諡平文皇帝。晉明帝大寧二年，通鑑書「惠帝賀傉徙居東木根山」。昭成皇帝更營盛樂，拓跋什翼犍諡昭成皇帝。通鑑晉成帝咸康元年，烈帝翳槐城盛樂。次年，昭成嗣國，咸康七年，築盛樂新城。更，工衡翻。道武皇帝遷于平城。晉安帝隆安二年，道武帝遷都平城。朕幸屬勝殘之運，論語，孔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朱元晦曰︰勝殘，謂化善人不為惡也。屬，之欲翻，會也。勝，音升。而獨『章︰十二行本作「何為獨」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不得遷乎！」羣臣不敢復言。復，扶又翻。羆，壽之孫；穆壽事魏太武帝。果，烈之弟也。癸酉，魏主臨朝堂，部分遷留。分，扶問翻。

**13**夏，四月，庚辰，魏罷西郊祭天。考異曰︰魏·帝紀、禮志、北史·紀，皆云三月庚辰。按長曆，三月丙午朔，無庚辰。魏閏二月，齊閏四月；魏三月乙亥朔，齊曆之四月也，故置於此。

**14**辛巳，武陵昭王曄卒。

**15**戊子，竟陵文宣王子良以憂卒。帝常憂之良為變，聞其卒，甚喜。鬱林但虞子良為變，而不知鸞、諶之謀已成矣。

臣光曰︰孔子稱「鄙夫不可與事君，未得之，患得之；旣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見論語。王融乘危徼幸，徼，堅堯翻。謀易嗣君。子良當時賢王，雖素以忠愼自居，不免憂死。迹其所以然，正由融速求富貴而已。輕躁之士，烏可近哉！躁，則到翻。近，其靳翻。

**16**己亥，魏罷五月五日、七月七日饗祖考。魏端午、七夕之饗，猶寒食之饗，皆夷禮也。

**17**魏錄尚書事廣陵王羽奏︰「令文︰每歲終，州鎭列屬官治狀，及再考，則行黜陟。治，直吏翻。去十五年京官盡經考為三等，去十五年，猶云昨太和十五年也。今已三載。臣輒準外考，以定京官治行。」欲以考州鎭屬官之法考京官。載，子亥翻。行，下孟翻。魏主曰︰「考績事重，應關朕聽，不可輕發；且俟至秋。」史言魏孝文明於君人之體，不使權在臣下。

**18**閏月，丁卯，鎭軍將軍鸞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同。本號，鎭軍將軍也。

**19**戊辰，以新安王昭文為揚州刺史。

**20**五月，甲戌朔，日有食之。考異曰︰齊魏書·帝紀皆無此食。今據齊書·志、南史·紀。

**21**六月，己巳，魏遣兼員外散騎常侍盧昶、兼員外散騎侍郞王清石來聘。昶，度世之子也。盧度世避崔浩之禍，其後自出，魏太武寵任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清石世仕江南，魏主謂清石曰︰「卿勿以南人自嫌。彼有知識，欲見則見，欲言則言。凡使人以和為貴，勿迭相矜夸，見於辭色，使，疏吏翻；下同。見，賢遍翻。失將命之體也。」將，奉也。奉命而行，謂之將命。

**22**秋，七月，乙亥，魏以宋王劉昶為使持節、都督吳·越·楚諸軍事、大將軍，鎭彭城。江南皆春秋時吳、越、楚三國之地。魏主親餞之。以王肅為昶府長史。昶至鎭，不能撫接義故，宋蒼梧王初，昶鎭彭城，棄鎭奔魏，故義故在焉。卒無成功。卒，子恤翻。

**23**壬午，魏安定靖王休卒。自卒至殯，魏主三臨其第，葬之如尉元之禮，尉，紆勿翻。送之出郊，慟哭而返。

**24**壬戌，魏主北巡。

**25**西昌侯鸞旣誅徐龍駒、周奉叔，而尼媼外入者，頗傳異語。媼，烏皓翻。異語，謂外人籍籍口語，言鸞等相與有異謀也。中書令何胤，以后之從叔，從，才用翻。為帝所親，使直殿省。帝與胤謀誅鸞，令胤受事；胤不敢當，依違諫說，帝意復止。乃謀出鸞於西州，中敕用事，不復關咨於鸞。復，扶又翻。

是時，蕭諶、蕭坦之握兵權，左僕射王晏總尚書事。諶密召諸王典籤，約語之，不許諸王外接人物。約語者，約束而語之。語，牛倨翻。諶親要日久，衆皆憚而從之。

鸞以其謀告王晏，晏聞之，響應；又告丹楊尹徐孝嗣，孝嗣亦從之。驃騎錄事南陽樂豫謂孝嗣曰︰「外傳籍籍，似有伊、周之事。君蒙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徐孝嗣為王儉所薦，武帝擢而用之，遺詔託以尚書衆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荷，下可翻。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謂褚淵也。笑則啓齒，故云齒冷。孝嗣心然之而不能從。

帝謂蕭坦之曰︰「人言鎭軍與王晏、蕭諶欲共廢我，鸞時領鎭軍將軍，故稱之。似非虛傳。卿所聞云何？」坦之曰︰「天下寧當有此，誰樂無事廢天子邪！樂，音洛。朝貴不容造此論，當是諸尼姥言耳，豈可信邪！朝，直遙翻。姥，莫補翻；女老稱。官若無事除此三『章︰十二行本「三」作「二」；乙十一行本同。』人，誰敢自保！」直閤將軍曹道剛疑外間有異，密有處分，謀未能發。言曹道剛密有圖鸞等之謀而未能發。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時始興內史蕭季敞、南陽太守蕭穎基皆內遷，諶欲待二人至，藉其勢力以舉事。以二人方自外郡歸，各有兵力自送，為可藉也。鸞慮事變，以告坦之，坦之馳謂諶曰︰「廢天子，古來大事。比聞曹道剛、朱隆之等轉已猜疑，比，毗至翻。衞尉明日若不就事，無所復及。復，扶又翻。弟有百歲母，豈能坐聽禍敗，正應作餘計耳！」諶惶遽從之。

壬辰，鸞使蕭諶先入宮，遇曹道剛及中書舍人朱隆之，皆殺之。直後徐僧亮盛怒，直後，亦宿衞之官，侍衞於乘輿之後者也。大言於衆曰︰「吾等荷恩，荷，下可翻。今日應死報！」又殺之。鸞引兵自尚書入雲龍門，戎服加朱衣於上，比入門，三失履。懼而失其常度也。比，必寐翻，及也。王晏、徐孝嗣、蕭坦之、陳顯達、王廣之、沈文季皆隨其後。帝在壽昌殿，壽昌殿，武帝所起，宴居常居之。聞外有變，猶密為手敕呼蕭諶，又使閉內殿諸房閤。俄而諶引兵入壽昌閤，帝走趨徐姬房，拔劍自刺，不入，趨，七喻翻。刺，七亦翻。以帛纏頸，輿接出延德殿。諶初入殿，宿衞將士皆操弓楯欲拒戰。操，千高翻。楯，食尹翻。諶謂之曰︰「所取自有人，卿等不須動！」宿衞素隸服於諶，皆信之；及見帝出，各欲自奮，帝竟無一言。行至西弄，弒之。此延德殿之西弄也。丁度集韻曰︰弄，廈也，屛也。亦作「㢅」。帝死時年二十二。輿尸出殯徐龍駒宅，葬以王禮。徐姬及諸嬖倖皆伏誅。鸞旣執帝，欲作太后令；徐孝嗣於袖中出而進之，鸞大悅。癸巳，以太后令追廢帝為鬱林王，又廢何后為王妃，迎立新安王昭文。

吏部尚事謝瀹方與客圍棋，左右聞有變，驚走報瀹。瀹每下子，子，棋子也。輒云「其當有意」，竟局，乃還齋臥，竟不問外事。謝瀹為此，兄朏之敎也。大匠卿虞悰竊歎曰︰「王、徐遂縛袴廢天子，天下豈有此理邪！」大匠卿，卽漢將作大匠之官。蕭子顯曰︰掌宗廟土木。悰，徂宗翻。悰，嘯父之孫也。虞嘯父，虞潭之子，事晉孝武帝。父，音甫。朝臣被召入宮。朝，直遙翻。被，皮義翻。國子祭酒江斅至雲龍門，託藥發，吐車中而去。吐，土故翻，嘔也。西昌侯鸞欲引中散大夫孫謙為腹心，散，悉亶翻。使兼衞尉給甲仗百人。謙不欲與之同，輒散甲士；鸞亦不之罪也。史言謝瀹、江斅以名義自將，僅能如此而已；特立不懼，孫謙庶幾焉。

丁酉，新安王卽皇帝位，時年十五。王諱昭文，字季尚，文惠太子第二子也。以西昌侯鸞為驃騎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刺史、宣城郡公。大赦，改元延興。

**26**辛丑，魏主至朔州。魏收地形志︰雲州，舊置朔州。又有朔州，本漢五原郡，魏為懷朔鎭，孝昌中始改為朔州。今此朔州，當置於雲中之盛樂。時置朔州於定襄故城，領盛樂、廣牧二郡。宋白曰︰孝文遷洛之後，於今朔州北三百八十里定襄故城置朔州，後亂，廢。

**27**八月，甲辰，以司空王敬則為太尉，鄱陽王鏘為司徒，車騎大將軍陳顯達為司空，鏘，千羊翻。騎，奇寄翻。尚書左僕射王晏為尚書令。

**28**魏主至陰山。

**29**以始安王遙光為南郡太守，不之官。遙光，鸞之兄子也。鸞兄鳳生遙光、遙欣；遙光嗣始安王爵。鸞有異志，遙光贊成之，凡大誅賞，無不預謀。戊申，以中書郞蕭遙欣為兗州刺史。遙欣，遙光之弟也。鸞欲樹置親黨，故用之。

**30**癸丑，魏主如懷朔鎭；己未，如武川鎭；辛酉，如撫宜鎭；甲子，如柔玄鎭；此六鎭自酉徂東之次第也。水經註︰懷朔鎭城在漢光祿城東北。考其地當在漢五原稒陽塞外。杜佑曰︰在馬邑郡北三百餘里。武川鎭城在白道中溪水上。白道在陰山之北，又出大漠。柔玄鎭在于延水東。于延水出塞外柔玄鎭西長川城南小山，東南流，逕漢代郡且如縣故城南，則魏柔玄鎭城在漢且如縣西北塞外也。且，音子閭翻。撫冥鎭城，未考其地。若以前說六鎭自五原抵濡源分置於三千里中，則撫冥當在武川、柔玄之間，相距各五百里；據前高閭之說，則相距各一百七十許里耳。按北史，「宜」當作「冥」。乙丑，南還；辛未，至平城。

**31**九月，壬申朔，魏詔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唐、虞之制，三考黜陟。三考九年也。載，子亥翻。可黜者不足為遲，可進者大成賒緩。朕今三載一考，卽行黜陟，欲令愚滯無妨於賢者，才能不擁於下位。各令當曹考其優劣為三等，其上下二等仍分為三。上等、下等各又分為三等。六品已下，尚書重問；重，直用翻。五品已上，朕將親與公卿論其善惡，上上者遷之，下下者黜之，中者守其本任。」

魏主之北巡也，留任城王澄銓簡舊臣。自公侯已下，有官者以萬數，澄品其優劣能否為三等，人無怨者。史言任城王澄之平明。

壬午，魏主臨朝堂，黜陟百官，朝，直遙翻。謂諸尚書曰︰「尚書，樞機之任，非徒總庶務，行文書而已；朕之得失，盡在於此。卿等居官，年垂再期，未嘗獻可替否，進一賢退一不肖，此最罪之大者。」又謂錄尚書事廣陵王羽曰︰「汝為朕弟，居機衡之右，無勤恪之聲，有阿黨之迹，今黜汝錄尚書、廷尉，但為特進、太子太保。」又謂尚書令陸叡曰︰「叔翻到省之初，甚有善稱；比來偏頗懈怠，廣陵王羽，字叔翻。稱，昌孕翻。比，毗至翻。頗，傍禾翻，亦偏也。懈，居隘翻。由卿不能相導以義。雖無大責，宜有子罰；今奪卿祿一期。」又謂左僕射拓跋贊曰︰「叔翻受黜，卿應大辟；辟，毗亦翻。但以咎歸一人，不復重責；今解卿少師，削祿一期。」又謂左丞公孫良、右丞乞伏義受曰︰「卿罪亦應大辟；可以白衣守本官，冠服祿卹魏官，本祿之外，別有恤親之祿。盡從削奪。若三年有成，還復本任；無成，永歸南畝。」又謂尚書任城王澄曰︰「叔神志驕傲，可解少保。」澄於魏主，叔也。又謂長兼尚書于果曰︰「卿不勤職事，數辭以疾，數，所角翻。可解長兼，削祿一朞。」其餘守尚書尉羽、盧淵等，並以不職，或解任，或黜官，或奪祿，皆面數其過而行之。尉，紆勿翻。數，所具翻。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黜陟行於九年之後，非賒緩也。俗淳事簡，在位者各思盡其職，不為姦欺；就有不稱者，一考而未黜，冀其能自盡也；其不能盡者，才力有所不逮耳。再考不稱而猶未黜，謂才有短長，臨事有過誤；前考已稱其職而今考不稱者，必過誤也；前考不稱而今考能稱其職者，能自勉也。三考皆不稱，則其人信不可用矣，於是乎黜之，此唐、虞忠厚之至也。周官︰計羣吏之治，旬終則令正日成，月終則令正月要，歲終則令正歲會，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之。是蓋無日而不考覈，而誅賞則行於三年大計之時。蓋俗益薄，人益媮，而行九年之黜陟則為賒緩。觀魏孝文之考績，不過慕古而務名，非能行考績之實也。淵，昶之兄也。昶，丑兩翻。

帝又謂陸叡曰︰「北人每言『北俗質魯，何由知書！』朕聞之，深用憮然！憮，罔甫翻。憮然者，悵然失意之貌。今知書者甚衆，豈皆聖人！顧學與不學耳。朕脩百官，興禮樂，其志固欲移風易俗。朕為天子，何必居中原！正欲卿等子孫漸染美俗，漸，子廉翻。聞見廣博；若永居恆北，恆，戶登翻。復值不好文之主，復，扶又翻。好，呼到翻。不免面牆耳。」書曰︰不學，牆面。言猶正牆面而立，無所睹見也。對曰︰「誠如聖言。金日磾不入仕漢朝，何能七世知名。」金日磾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後元元年。七世知名，謂七世內侍也。磾，丁奚翻。朝，直遙翻。帝甚悅。

**32**鬱林王之廢也，鄱陽王鏘初不知謀。及宣城公鸞權勢益重，中外皆知其蓄不臣之志。鏘每詣鸞，鸞常屣履至車後迎之；言急於出迎，不暇躡履至跟也。語及家國，言淚俱發，鏘以此信之。宮臺之內皆屬意於鏘，宮、臺猶言宮省也。屬，之欲翻。勸鏘入宮發兵輔政。制局監謝粲說鏘及隨王子隆曰︰「二王但乘油壁車入宮，李延壽恩倖傳曰︰武官有制局監、外監，皆領器仗兵役。油壁車者，加青油衣於車壁也。王儉議曰︰今衣書車十二乘，古副車之象也，榆轂輪，簟子壁，綠油衣。說，輸芮翻；下之說、說子、因說同。出天子置朝堂，夾輔號令；朝，直遙翻。粲等閉城門、上仗，誰敢不同！上，時掌翻；下直上、西上同。東城人正共縛送蕭令耳。」東城，謂東府城也。按蕭子顯齊書︰世祖遺詔以鸞為侍中、尚書令；此時已進錄尚書事，粲曰蕭令，蓋以舊官稱之。子隆欲定計。鏘以上臺兵力旣悉度東府，海陵王旣卽位，鸞出鎭東府，上臺兵力悉割以自隨。度，過也。且慮事不捷，意甚猶豫。馬隊主劉巨，世祖時舊人，詣鏘請間，叩頭勸鏘立事。鏘命駕將入，復還內，復，扶又翻。與母陸太妃別，日暮不成行。典籤知其謀，告之。癸酉，鸞遣兵二千人圍鏘第，殺鏘，遂殺子隆及謝粲等。於時太祖諸子，子隆最壯大，有才能，「太祖」當作「世祖」。故鸞尤忌之。

江州刺史晉安王子懋聞鄱陽、隨王死，欲起兵，謂防閤吳郡陸超之曰︰「事成則宗廟獲安，不成猶為義鬼。」諸王置防閤，以勇略之士為之，以防衞齋閤。杜佑通典︰唐制︰親王府並給防閤、庶僕、白直，下至州縣亦有白直。防閤丹陽董僧慧曰︰「此州雖小，宋孝武常用之。謂宋孝武帝自江州起兵誅元凶劭也。若舉兵向闕以請鬱林之罪，誰能禦之！」子懋母阮氏在建康，密遣書迎之，阮氏報其同母兄于瑤之為計。瑤之馳告宣城公鸞；乙亥，假鸞黃鉞，內外纂嚴，考異曰︰齊·帝紀作「乙未」。按是月壬申朔，而上有癸未，下有乙酉、丁亥，蓋癸未當作「癸酉」，乙未當作「乙亥」耳。遣中護軍王玄邈討子懋，又遣軍主裴叔業與于瑤之先襲尋陽，聲云為郢府司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湓城。叔業泝流直上，上，時掌翻。至夜，回襲湓城，城局參軍樂賁開門納之。諸州刺史各有城局參軍，掌脩浚備禦。子懋聞之，帥府州兵力據城自守。子懋部曲多雍州人，皆勇躍願奮。子懋自雍州徙為江州，故部曲多雍州人。「勇」，當作「踴」。帥，讀曰率。雍，於用翻。叔業畏之，遣于瑤之說子懋曰︰「今還都必無過憂，正當作散官，不失富貴也。」說，輸芮翻。散，悉但翻。子懋旣不出兵攻叔業，衆情稍沮。中兵參軍于琳之，瑤之兄也，說子懋重賂叔業，可以免禍。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說叔業取子懋。叔業遣軍主徐玄慶將四百人隨琳之入州城，僚佐皆奔散。沮，在呂翻。說，輸芮翻。將，卽亮翻。琳之從二百人，拔白刃入齋，子懋罵曰︰「小人！何忍行此！」琳之以袖鄣面，使人殺之。王玄邈執董僧慧，將殺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預其謀，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大斂畢，退就鼎鑊。」為，于僞翻。斂，力贍翻；下殯斂同。鑊，戶郭翻。玄邈義之，具以白鸞，免死配東冶。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幷遺錢五百，遣，于季翻。行金得達，僧慧視之曰︰「郞君書也！」悲慟而卒。卒，子恤翻。于琳之勸陸超之逃亡。超之曰︰「人皆有死，此不足足懼！吾若逃亡，非唯孤晉安之眷，亦恐田橫客笑人！」田橫客事見十一卷漢高帝五年。超之守死，故以此言愧琳之。玄邈等欲囚以還都，超之端坐俟命。超之門生謂殺超之當得賞，密自後斬之，頭墜而身不僵。僵，居良翻。玄邈厚加殯斂。門生亦助舉棺，棺墜，壓其首，折頸而死。史言董僧慧、陸超之之義烈。折，而設翻。

鸞遣平西將軍王廣之襲南兗州刺史安陸王子敬。廣之至歐陽，歐陽，今眞州閘卽其地也。遣部將濟陰陳伯之先驅。將，卽亮翻。濟，子禮翻。伯之因城開，獨入，斬子敬。

鸞又遣徐玄慶西上害諸王。上，時掌翻。臨海王昭秀為荊州刺史，西中郞長史何昌㝢行州事。玄慶至江陵，欲以便宜從事。昌㝢曰︰「僕受朝廷意寄，意寄，謂屬意寄託之。翼輔外藩。殿下未有愆失，君以一介之使來，何容卽以相付邪！使，疏吏翻。若朝廷必須殿下，當自啓聞，更聽後旨。」昭秀由是得還建康。考異曰︰南史︰「明帝使裴叔業齎旨詔昌㝢，令以便宜從事。昌㝢拒之曰︰『臨海王未有失，寧得從君單詔邪？卽時自有啓聞，須反更議。』叔業曰︰『若爾，便是拒詔；拒詔，軍法行事耳！』答曰︰『能見殺者君也，能拒詔者僕也！』叔業不敢逼而退。昭秀由此得還都。」今從齊書。昌㝢，尚之之弟也。何昌㝢於此有周昌之節矣。

鸞以吳興太守孔琇之行郢州事，欲使之殺晉熙王銶。琇，音秀。銶，音求。琇之辭不許，遂不食而死。琇之，靖之孫也。孔靖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二年。

裴叔業自尋陽仍進向湘州，欲殺湘州刺史南平王銳，防閤周伯玉大言於衆曰︰「此非天子意。今斬叔業，舉兵匡社稷，誰敢不從！」銳典籤叱左右斬之。乙酉，殺銳；又殺郢州刺史晉熙王銶，南豫州刺史宜都王鏗。

丁亥，以廬陵王子卿為司徒，桂陽王鑠為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冬，十月，丁酉，解嚴。尋陽已定，諸藩王已死，故解嚴。

**33**以宣城公鸞為太傅、領大將軍、揚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加殊禮，進爵為王。

宣城王謀繼大統，多引朝廷名士與參籌策。侍中謝朏心不願，乃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遺其弟吏部尚書瀹，朏，敷尾翻。遺，于季翻。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臣光曰︰臣聞「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史記載淮陰侯答蒯徹之言。衣人之衣，於旣翻。二謝兄弟，比肩貴近，安享榮祿，危不預知；為臣如此，可謂忠乎！世多有如此而得名者。

**34**宣城王雖專國政，人情猶未服。王胛上有赤誌，胛，古洽翻。肩背之間為胛。驃騎諮議參軍考城江祏勸王出以示人。祏，音石。考城，前漢之甾縣也，屬梁國；後漢章帝改曰考城，屬陳留郡；晉惠帝分屬濟陽郡。蕭子顯齊志，南徐州南濟陽郡有考城縣，皆晉氏因郡人南渡而僑置也。王以示晉壽太守王洪範曰︰「人言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洪範曰︰「公日月在軀，如何可隱，當轉言之！」王洪範，禁衞舊臣，鸞以此覘之，其言如此，鸞益無所忌矣。相，息亮翻。王母，祏之姑也。

**35**戊戌，殺桂陽王鑠、衡陽王鈞、江夏王鋒、建安王子眞、巴陵王子倫。

鑠與鄱陽王鏘齊名；鏘好文章，鑠好名理，好，呼到翻。時人稱為鄱、桂。鏘死，鏘不自安，至東府見宣城王，還，謂左右曰︰「向錄公見接慇勤，鸞以太傅錄尚書事；太傅上公，故稱錄公。流連不能已，流連不能相捨之意。而面有慙色，此必欲殺我。」是夕，遇害。

宣城王每殺諸王，常夜遣兵圍其第，斬關踰坦，呼譟而入，家貲皆封籍之。江夏王鋒，有才行，行，下孟翻。宣城王嘗與之言︰「遙光才力可委。」鋒曰︰「遙光之於殿下，猶殿下之於高皇；衞宗廟，安社稷，實有攸寄。」東昏侯之世，遙光卒如鋒言。宣成王失色。及殺諸王，鋒遺宣城王書，誚責之；遺，于季翻。誚，才笑翻。宣城王深憚之，不敢於第收鋒，使兼祠官於太廟，祠官，使行祭事。夜，遣兵廟中收之。鋒出，登車，兵人欲上車，上，時掌翻。鋒有力，手擊數人皆仆地，然後死。

宣城王遣典籤柯令孫殺建安王子眞，姓譜︰柯，姓也，吳公子柯廬之後。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為奴，不許而死。

又遣中書舍人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茹，音如。子倫性英果，時為南蘭陵太守，鎭琅邪，城有守兵。晉置南琅邪郡於江乘蒲洲上，齊徙治白下，北臨江滸，故有守兵。宣城王恐不肯就死，以問典籤華伯茂，華，戶化翻。伯茂曰︰「公若以兵取之，恐不可卽辦。若委伯茂，一夫力耳。」乃手自執鴆逼之，子倫正衣冠，出受詔，謂法亮曰︰「先朝昔滅劉氏，見一百三十五卷高祖建元元年。朝，直遙翻。今日之事，理數固然。君是身家舊人，茹法亮事世祖，權寄甚重。今銜此使，當由事不獲已。使，疏吏翻。此酒非勸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時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初，諸王出鎭，皆置典籤，主帥一方之事，悉以委之。帥，所類翻；下同。時入奏事，一歲數返，時主輒與之間語，間，讀曰閑。訪以州事，刺史美惡專繫其口，自刺史以下莫不折節奉之，恆慮弗及。恆，戶登翻。於是威行州部，州部，謂一州之部內也。大為姦利。武陵王曄為江州，性烈直，不可干；典籤趙渥之謂人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見世祖，盛毀之；曄遂免還。

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暫游東堂，典籤姜秀不許。子罕還，泣謂母曰︰「兒欲移五步亦不得，與囚何異！」邵陵王子貞嘗求熊曰︰本草圖經曰︰熊形類大豕，而性輕健，好攀緣上高木，見人則顚倒自投而下。冬多入穴而藏蟄，始春而出。其脂謂之熊白，十一月取之，須其背上者。陸佃埤雅曰︰熊當心有白脂如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廚人答典籤不在，不敢與。

永明中，巴東王子響殺劉寅等，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永明八年。世祖聞之，謂羣臣曰︰「子響遂反！」戴僧靜大言曰︰「諸王都自應反，豈唯巴東！」上問其故，對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被，皮義翻。取一挺藕、一杯漿，皆諮籤帥；籤帥不在，則竟日忍渴。諸州唯聞有籤帥，不聞有刺史。何得不反！」

竟陵王子良嘗問衆曰︰「士大夫何意詣籤帥？」參軍范雲曰︰「詣長史以下皆無益，詣籤帥立有倍本之價。謂所持以詣籤帥，而其所得倍其所持之本也。不詣謂何！」子良有愧色。

及宣城王誅諸王，皆令典籤殺之，竟無一人能抗拒者。孔珪聞之，流涕曰︰「齊之衡陽、江夏最有意，言有意於翼輔帝室。而復害之；復，扶又翻；下勿復同。若不立籤帥，故當不至於此。」此上歷敍典籤之弊。宣城王亦深知典籤之弊，乃詔︰「自今諸州有急事，當密以奏聞，勿復遣典籤入都。」自是典籤之任浸輕矣。

蕭子顯論曰︰帝王之子，生長富厚，長，知兩翻。朝出閨閫，暮司方岳，防驕翦逸，積代常典。故輔以上佐，簡自帝心；勞舊左右，用為主帥，飲食起居，動應聞啓；處地雖重，處，昌呂翻。行己莫由。威不在身，恩未下及，一朝艱難總至，望其釋位扶危，何可得矣！左傳︰諸侯釋位以間王室。杜預註曰︰間，猶與也。去其位與治王之政事。斯宋氏之餘風，至齊室而尤弊也。諸王置典籤始於宋，故云然。

**36**癸卯，以寧朔將軍蕭遙欣為豫州刺史，黃門郞蕭遙昌為郢州刺史，輔國將軍蕭誕為司州刺史。遙昌，遙欣之弟；誕，諶之兄也。史言宣城王用其親黨分據方面。諶，氏壬翻。

**37**甲辰，魏以太尉東陽王丕為太傅、錄尚書事，留守平城。守，手又翻。

戊申，魏主親告太廟，使高陽王雍、于烈奉遷神主于洛陽；辛亥，發平城。

**38**海陵王在位，起居飲食，皆諮宣城王而後行。嘗思食蒸魚菜，太官令答無錄公命，竟不與。辛亥，皇太后令曰︰「嗣主沖幼，庶政多昧；且早嬰尩疾，嬰，纏也。尩，烏黃翻，弱也。杜預曰︰瘠疾也。弗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太傅宣城王，胤體宣皇，鍾慈太祖。蕭承之追諡宣皇帝，太祖之父而鸞之祖也。太祖又素愛鸞，故云然。宜入承寶命。帝可降封海陵王，吾當歸老別館。」蕭子顯齊書，自此以上著於海陵王紀。且以宣王城王為太祖第三子。蕭子顯齊書，此語著於明帝紀。癸亥，高宗卽皇帝位，大赦，改元。此時方改元建武。以太尉王敬則為大司馬，司空陳顯達為太尉，尚書令王晏加驃騎大將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左僕射徐孝嗣加中軍大將軍，中領軍蕭諶為領軍將軍。

度支尚書虞悰稱疾不陪位。悰，徂宗翻。帝以悰舊人，欲引參佐命，使王晏齎廢立事示悰。悰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贊惟新乎！詩曰︰其命維新。不敢聞命！」因慟哭。史言虞悰柔而能正，過謝瀹兄弟遠甚。朝議欲糾之，朝，直遙翻。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乃止。

帝與羣臣宴會，詔功臣上酒。王晏等興席，上，時掌翻。興，起也。謝瀹獨不起，曰︰「陛下受命，應天順人；王晏妄叨功以為己力！」帝大笑，解之。座罷，晏呼瀹共載還令省。『章︰十二行本「省」下有「欲相撫悅」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令省，謂尚書令所舍也。瀹正色曰︰「卿巢窟在何處！」晏甚憚之。

**39**丁卯，詔︰「藩牧守宰，或有薦獻，事非任土，謂非如禹貢任土作貢也。悉加禁斷。」斷，音短。

**40**己巳，魏主如信都。庚午，詔曰︰「比聞緣邊之蠻，多竊掠南土，比，毗至翻。使父子乖離，室家分絕。朕方蕩壹區宇，子育萬姓，若苟如此，南人豈知朝德哉！謂江南之人將不知魏朝之德也。朝，直遙翻。可詔荊、郢、東荊三州，禁勒蠻民，勿有侵暴。」魏初置荊州於上洛，太和中，徙治穰城。置郢州於眞陽。眞陽，漢汝南郡之愼陽縣也。置東荊州於沘陽。

**41**十一月，癸酉，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

**42**丁丑，魏主如鄴。

**43**庚辰，立皇子寶義為晉安王，寶玄為江夏王，夏，戶雅翻。寶源為廬陵王，寶寅為建安王，寶融為隨郡王，寶攸為南平王。

**44**甲申，詔曰︰「邑宰祿薄，雖任土恆貢，自今悉斷。」觀此，則江左之政，縣邑不由郡州亦得入貢天臺矣。

**45**乙酉，追尊始安貞王為景皇，妃為懿后。

**46**丙戌，以聞喜公遙欣為荊州刺史，豐城公遙昌為豫州刺史。時上長子晉安王寶義有廢疾，痼疾不可復用為廢疾。長，知兩翻。諸子皆弱小，故以遙光居中，居中，謂為揚州刺史。遙欣鎭撫上流。

**47**戊子，立皇子寶卷為太子。卷，讀曰捲。

**48**魏主至洛陽，欲澄清流品，以尚書崔亮兼吏部郞。亮，道固之兄孫也。宋泰始初，崔道固降魏。

**49**魏主敕後軍將軍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濟以西，河內以東，距河凡十里。行，下孟翻。牧地，縱則石濟以西，河內以東，橫則距河十里。按杜佑通典，衞州汲縣古牧野之地。則其地宜畜牧，有自來矣。魏主自代徙雜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無耗失，畜，許救翻。以為司衞監。

初，世祖平統萬及秦、涼，宋文帝元帝嘉四年，魏平統萬。八年，赫連定滅秦；定尋西奔，為吐谷渾所禽，秦地皆入于魏。十六年，魏平涼州。以河西水草豐美，用為牧地，畜甚蕃息，蕃，讀如繁。馬至二百餘萬匹，橐駝半之，牛羊無數。及高祖置牧場於河陽，常畜戎馬十萬匹，河陽牧場，卽宇文福所規牧地。畜，許六翻。每歲自河西徙牧幷州，稍復南徙，復，扶又翻。欲其漸習水土，不至死傷，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為寇盜所掠，無孑遺矣。梁武帝普通元年，魏改元正光。史歷言魏之馬政。

**50**永明中，御史中丞沈淵表，百官年七十，皆令致仕，用古者七十而致事之說。並窮困私門。庚子，詔依舊銓敍。上輔政所誅諸王，皆復屬籍，封其子為侯。

51上詐稱海陵恭王有疾，數遣御師瞻視，數，所角翻。御師，醫師也，以其供御，故謂之御師。至于隋世，尚藥局有侍御醫，又有醫師。因而殞之。葬禮並依漢東海恭王故事。漢東海王彊以天下讓，葬用殊禮。

52魏郢州刺史韋珍，韋珍先以樂陵鎭將與東荊州刺史桓誕同鎭沘陽，尋為郢州刺史。在州有聲績，魏主賜駿馬、穀帛。珍集境內孤貧者，悉散與之，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等，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有之！」

53魏主以上廢海陵王自立，謀大舉入寇。會邊將言，雍州刺史下邳曹虎遣使請降於魏，將，卽亮翻。雍，於用翻。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十一『章︰十二行本「一」作「二」；張校同。』月，辛丑朔，魏遣行征南將軍薛眞度督四將向襄陽，大將軍劉昶、平南將軍王肅向義陽，徐州刺史拓跋衍向鍾離，平南將軍廣平劉藻向南鄭。眞度，安都從祖弟也。從，才用翻。以尚書僕射『章︰十二行本無「僕射」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盧淵為安南將軍，督襄陽前鋒諸軍。淵辭以不習軍旅，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為周魴耳。」周魴事見七十一卷魏明帝太和二年。魴，符方翻。

54魏主欲變易舊風，壬寅，詔禁士民胡服。國人多不悅。國人者，與魏同起於北荒之子孫也。

通直散騎常侍劉芳，纘之族弟也。劉纘臣於齊而屢使於魏，與芳皆彭城人，蓋同出於楚元王之後。與給事黃門侍郞太原郭祚，皆以文學為帝所親禮，多引與講論及密議政事；大臣貴戚皆以為疏己，怏怏有不平之色。怏，許兩翻。帝使給事黃門侍郞陸凱私諭之曰︰「至尊但欲廣知古事，詢訪前世法式耳，終不親彼而相疏也。」衆意乃稍解。凱，馛之子也。陸馛見一百三十三卷宋明帝泰始七年。馛，蒲撥翻。

55魏主欲自將入寇。癸卯，中外戒嚴。戊申，詔代民遷洛者復租賦三年。復，方目翻。相州刺史高閭相，息亮翻。上表稱︰「洛陽草創，曹虎旣不遣質任，必無誠心，質，音致。無宜輕舉。」魏主不從。

久之，虎使竟不再來，使，疏吏翻。魏主引公卿問行留之計，公卿或以為宜止，或以為宜行。帝曰︰「衆人紛紜，莫知所從。必欲盡行留之勢，宜有客主，共相起發。任城、鎭南為留議，「鎭南」為「鎭軍」。任，音壬。朕為行論，諸公坐聽得失，長者從之。」衆皆曰︰「諾。」鎭軍『章︰十二行本「軍」作「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將軍李沖曰︰「臣等正以遷都草創，人思少安；少，詩沼翻。為內應者未得審諦，諦，音帝，亦審也。不宜輕動。」帝曰︰「彼降款虛實，誠未可知。降，中江翻。若其虛也，朕巡撫淮甸，訪民疾苦，使彼知君德之所在，有北向之心；若其實也，今不以時應接，則失乘時之機，孤歸義之誠，敗朕大略矣。」孤，負也。敗，補邁翻。任城王澄曰︰「虎無質任，又使不再來，其詐可知也。今代都新遷之民，皆有戀本之心。扶老攜幼，始就洛邑，居無一椽之室，椽，重緣翻。食無甔石之儲。應劭曰︰齊人名小甕為甔，甔受二石。甔，音都濫翻。又冬月垂盡，東作將起，乃『百堵皆興』、『俶載南畝』之時，百堵皆興，謂新遷之人當作室也。俶載南畝，謂入春當東作也。二語皆詩語。俶，昌六翻，始也。而驅之使擐甲執兵，泣當白刃，殆非歌舞之師也。武王伐紂，前歌後舞。擐，音宦。且諸軍已進，非無應接。若降款有實，待旣平樊、沔，然後鑾輿順動，亦何晚之有！今率然輕舉，率然，輕易之意。上下疲勞；若空行空返，恐挫損天威，更成賊氣，非策之得者也。」司空穆亮以為宜行，公卿皆同之。澄謂亮曰︰「公輩在外之時，見張旗授甲，皆有憂色，平居論議，不願南征；何得對上卽為此語！面背不同，事涉欺佞，豈大臣之義、國士之體乎！萬一傾危，皆公輩所為也。」沖曰︰「任城王可謂忠於社稷。」帝曰︰「任城以從朕者為佞，不從朕者豈必皆忠！夫小忠者，大忠之賊，無乃似諸！」澄曰︰「臣愚闇，雖涉小忠，要是竭誠謀國；不知大忠者竟何所據！」帝不從。

辛亥，發洛陽，以北海王詳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李沖兼僕射，同守洛陽。給事黃門侍郞崔休為左丞，趙郡王幹都督中外諸軍事，始平王勰將宗子軍宿衞左右。將，卽亮翻。休，逞之玄孫也。魏道武伐中山，崔逞降之。戊辰，魏主至懸瓠。己巳，詔壽陽、鍾離、馬頭之師所掠男女皆放還南。曹虎果不降。降，戶江翻。

魏主命盧淵攻南陽。淵以軍中乏糧，請先攻赭陽以取葉倉，魏主許之。赭陽卽漢、晉之堵陽縣；堵，亦音者；至宋時，猶屬南陽郡。至蕭子顯齊書，赭陽、葉二縣皆不見於志，下言「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拒魏」，則北襄城郡置於赭陽明矣。葉，式涉翻。乃與征南大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李佐、荊州刺史韋珍共攻赭陽。考異曰︰齊書作「盧陽烏、韋靈智」。按陽烏，淵小字；靈智，珍字也。鸞，長壽之子；城陽王長壽，見一百三十二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佐，寶之子也。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李寶入朝于魏。北襄城太守成公期閉城拒守。薛眞度軍於沙堨，堨，烏葛翻。堨，壅也。聚沙以壅水，故以為地名。南陽太守房伯玉、新野太守劉思忌拒之。晉武帝太康中，分南陽置義陽郡，惠帝又分義陽、南陽置新野郡。

56先是，魏主遣中書監高閭治古樂；先，悉薦翻。治，直之翻。會閭出為相州刺史。是歲，表薦著作郞韓顯宗、大樂祭酒公孫崇參知鍾律，帝從之。大樂祭酒，蓋太和中初置是官。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

## 齊紀六起旃蒙大淵獻（乙亥），盡柔兆困敦（丙子），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中

**建武二年**（乙亥、四九五）

**1**春，正月，壬申，遣鎭南將軍王廣之督司州、右衞將軍蕭坦之督徐州、尚書右僕射沈文季督豫州諸軍以拒魏。

癸酉，魏詔︰「淮北之人不得侵掠，犯者以大辟論。」淮北時已屬魏，故詔不得侵掠其人。辟，毗亦翻。乙未，拓跋衍攻鍾離，徐州刺史蕭惠休乘城拒守，間出襲擊魏兵，破之。惠休，惠明之弟也。間，古莧翻。蕭惠明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劉昶、王肅攻義陽，昶，知兩翻。司州刺史蕭誕拒之。肅屢破誕兵，招降萬餘人。降，戶江翻。魏以肅為豫州刺史。劉昶性褊躁，御軍嚴暴，褊，補典翻。躁，則到翻。人莫敢言。法曹行參軍北平陽固苦諫；昶怒，欲斬之，使當攻道。攻道，攻城之道，矢石之所集也。固志意閒雅，臨敵勇決，昶始奇之。

丁酉，中外纂嚴。以太尉陳顯達為使持節、都督西北討諸軍事，往來新亭、白下以張聲勢。使，疏吏翻；下同。

己亥，魏主濟淮；二月，至壽陽，衆號三十萬，鐵騎彌望。彌望，猶言極望也。孔穎達曰︰人目所望三十里，而天地合於三十里外，不復見之，是為極望。騎，奇寄翻。甲辰，魏主登八公山，賦詩。道遇甚雨，命去蓋；去，羌呂翻。見軍士病者，親撫慰之。

魏主遣使呼城中人，豐城公遙昌使崔『章︰十二行本「崔」上有「參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慶遠出應之。慶遠問師故，左傳︰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魏主曰︰「固當有故！卿欲我斥言之乎！斥，指也；直言以指人之罪過，無所回避，謂之斥。欲我含垢依違乎？」慶遠曰︰「未承來命，無所含垢。」左傳曰︰國君含垢。杜預註曰︰含垢，忍垢恥。魏主曰︰「齊主何故廢立？」慶遠曰︰「廢昏立明，古今非一，未審何疑？」魏主曰︰「武帝子孫，今皆安在？」慶遠曰︰「七王同惡，已伏管、蔡之誅；子隆、子懋、子敬、子眞、子倫幷鬱林、海陵為七王。其餘二十餘王，或內列清要，或外典方牧。」魏主曰︰「卿主若不忘忠義，何以不立近親，如周公之輔成王，而自取之乎？」慶遠曰︰「成王有亞聖之德，故周公得而相之。相，息亮翻。今近親皆非成王之比，故不可立。且霍光亦捨武帝近親而立宣帝，唯其賢也。」魏主曰︰「霍光何以不自立？」慶遠曰︰「非其類也。主上正可比宣帝，安得比霍光！若爾，武王伐紂，不立微子而輔之，亦為苟貪天下乎？」史言崔慶遠之機辯。魏主大笑曰︰「朕來問罪。如卿之言，便可釋然。」慶遠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左傳載晉大夫隨武子之言。聖人之師也。」魏主曰︰「卿欲吾和親，為不欲乎？」慶遠曰︰「和親則二國交歡，生民蒙福；否則二國交惡，生民塗炭。和親與否，裁自聖衷。」魏主賜慶遠酒殽、衣服而遣之。

戊申，魏主循淮而東，過壽陽不攻，引兵東下。民皆安堵，租運屬路。屬，之欲翻。此謂淮北之民耳。丙辰，至鍾離。自壽陽至鍾離三百三十餘里。

上遣左衞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裴叔業救鍾離。劉昶、王肅衆號二十萬，塹栅三重，塹，七豔翻。重，直龍翻。幷力攻義陽，城中負楯而立。攻城甚急，矢石交至，故負楯而立以自蔽。楯，食尹翻。王廣之引兵救義陽，去城百餘里，畏魏強，不敢進。城中益急，黃門侍郞蕭衍請先進，廣之分麾下精兵配之。衍間道夜發，間，古莧翻。與太子右率蕭誄等率，所律翻。右率，太子右衞率也。誄，魯水翻。徑上賢首山，水經註︰溮水南出大潰山北，逕賢首山西，又北出，東南屈，逕義陽縣郡城南。上，時掌翻。去魏軍數里。魏人出不意，未測多少，不敢逼。少，詩沼翻。黎明，城中望見援軍至，蕭誕遣長史王伯瑜出攻魏栅，因風縱火，衍等衆軍自外擊之，魏不能支，解圍去。己未，誕等追擊，破之。誄，諶之弟也。

先是，上以義陽危急，先，悉薦翻。詔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張沖出軍攻魏以分其兵勢。沖遣軍主桑係祖攻魏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又遣軍主杜僧護攻魏虎阬、馮時、卽丘三城，皆拔之。青、冀二州刺史王洪範遣軍主崔延襲魏紀城，據之。宋泰始初，青、冀二州入于魏，乃置青、冀二州刺史，治朐山。杜佑曰︰宋明帝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齊青州治朐山；冀州理漣口，今臨淮郡漣水縣。魏收志︰郯郡有建陵縣，漢古縣也。宋白曰︰厚丘故城，在海州沭陽縣北四十五里。又，東彭城郡龍江縣有卽丘城。卽丘亦漢縣，本屬琅邪郡。賢曰︰卽丘，卽左傳之祝丘，故城在今沂州臨沂縣東南。紀城，春秋之紀鄣故城也。杜預曰︰東海贛榆縣東北有故紀城。

魏主欲南臨江水，辛酉，發鍾離。司徒長樂元懿公馮誕病，不能從，樂，音洛。從，才用翻。魏主與之泣訣，行五十里，聞誕卒。時崔慧景等軍去魏主營不過百里，魏主輕將數千人夜還鍾離，將，卽亮翻。拊尸而哭，達旦，聲淚不絕。壬戌，敕諸軍罷臨江之行，葬誕依晉齊獻王故事。齊獻王攸葬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誕與帝同年，幼同硯席，尚帝妹樂安長公主。長，知兩翻。雖無學術，而資性淳篤，故特有寵。丁卯，魏主遣使臨江，數上罪惡。使，疏吏翻。數，所具翻。

魏久攻鍾離不克，士卒多死。三月，戊寅，魏主如邵陽，築城於洲上，邵陽洲在鍾離城北淮水中。栅斷水路，夾築二城。旣築城於洲上，又於淮水南北兩岸夾築二城，樹栅水中，以斷援兵之路。斷，丁管翻；下先斷、邀斷、欲斷同。蕭坦之遣軍主裴叔業攻二城，拔之。魏主欲築城置戍於淮南，以撫新附之民，賜相州刺史高閭璽書，具論其狀。相，息亮翻。璽，斯氏翻。閭上表，以為︰「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孫子兵法有是言。曏者國家止為受降之計，謂欲受曹虎降也。降，戶江翻；下同。發兵不多，東西遼闊，難以成功；今又欲置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回山倒海之威，步騎數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之不克。事見一百二十五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騎，奇寄翻。盱眙，音吁怡。班師之日，兵不戍一城，土不闢一廛。說文曰︰廛，一畝半，一家之居地。夫豈無人？以為大鎭未平，宋時淮上以壽陽、廣陵為大鎭。不可守小故也。夫壅水者先塞其原，塞，悉則翻。伐木者先斷其本；本原尚在而攻其末流，終無益也。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本原也；壽陽、盱眙、淮陰皆淮津之要地，齊皆以重兵守之，故云本原。三鎭不克其一，而留守孤城，其不能自全明矣。敵之大鎭逼其外，長淮隔其內；少置兵則不足以自固，少，詩沼翻。多置兵則糧運難通。大軍旣還，士心孤恃；夏水盛漲，救援甚難。以新擊舊，以勞禦逸，久於屯戍，魏師已老，齊以生兵攻之，是之謂以新擊舊。魏以孤軍守孤城，勞於備禦；齊師迭出而攻之，士有餘力，是之謂以勞禦逸。若果如此，必為敵擒，雖忠勇奮發，終何益哉！言將士效死弗去，而城破身沒，雖忠勇奮發而無益於國事。且安土戀本，人之常情。昔彭城之役，旣克大鎭，城戍已定，而不服思叛者猶踰數萬。宋明帝泰始二年，魏得彭城，至高帝建元之初，淮北之民猶不樂屬魏，思歸江南，遂有五固之役。角城蕞爾，蕞，徂外翻，小貌。處在淮北，處，昌呂翻。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克。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建元三年。卒，子恤翻。以今準昔，事兼數倍。天時尚熱，「尚」，當作「向」。雨水方降，願陛下踵世祖之成規，旋轅返旆，經營洛邑，蓄力觀釁，釁，許覲翻。布德行化，中國旣和，遠人自服矣。」尚書令陸叡上表，以為︰「長江浩蕩，彼之巨防。又南土昏霧，暑氣鬱蒸，師人經夏，必多疾病。而遷鼎草創，武王遷九鼎于洛邑，故引以為言。庶事甫爾，臺省無論政之館，府寺靡聽治之所，治，直吏翻。百僚居止，事等行路，沈雨炎陽，自成癘疫。沈，與霃同，持林翻。說文︰久陰曰沈。炎陽，炎日也。且兵傜並舉，聖王所難。今介冑之士，外攻寇讎，羸弱之夫，內勤土木，運給之費，日損千金。驅罷弊之兵，討堅城之虜，將何以取勝乎！羸，倫為翻。罷，讀與疲同。陛下去冬之舉，正欲曜武江、漢耳；今自春幾夏，幾，居希翻，近也。理宜釋甲。願早還洛邑，使根本深固，聖懷無內顧之憂，兆民休斤板之役，斤，謂斧斤之役。板，謂板築之役。然後命將出師，將，卽亮翻；下同。何憂不服。」魏主納其言。

崔慧景以魏人城邵陽，患之。張欣泰曰︰「彼有去志，所以築城者，外自誇大，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兩願罷兵，說，輸芮翻。彼無不聽矣。」慧景從之，使欣泰詣城下語魏人，語，牛倨翻。魏主乃還。

濟淮；餘五將未濟，齊人據渚邀斷津路。斷，丁管翻；下同。魏主募能破中渚兵者以為直閤將軍，軍主代人奚康生應募，據北史︰康生本姓達奚，魏孝文改複姓，於是姓奚。縛筏積柴，因風縱火，燒齊船艦，艦，戶黯翻。依煙直進，飛刀亂斫，中渚兵遂潰。魏主假康生直閤將軍。

魏主使前將軍楊播將步卒三千、騎五百為殿。將步，卽亮翻。騎，奇寄翻；下同。殿，丁練翻；斷後曰殿。時春水方長，齊兵大至，戰艦塞川。播結陳於南岸以禦之，長，知兩翻。艦，戶黯翻。塞，悉則翻。陳，讀曰陣；下為陳同。諸軍盡濟。齊兵四集圍播，播為圓陳以禦之，身自搏戰，所殺甚衆。相拒再宿，軍中食盡，圍兵愈急。魏主在北岸望之，以水盛不能救，旣而水稍減，播引精騎三百歷齊艦大呼曰︰呼，火故翻。「我今欲渡，能戰者來。」遂擁衆而濟。播，椿之兄也。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

魏軍旣退，邵陽洲上餘兵萬人，求輸馬五百匹，假道以歸。崔慧景欲斷路攻之，張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兵法︰歸師勿遏，窮寇勿追。兵在死地，不可輕也。今勝之不足為武，不勝徒喪前功；喪，息浪翻。不如許之。」慧景從之。蕭坦之還，言於上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縱而不取。」由是皆不加賞。甲申，解嚴。魏師已退，故解嚴。

初，上聞魏主欲飲馬於江，懼，敕廣陵太守行南兗州事蕭穎冑移居民入城，民驚恐，欲席卷南渡。卷，讀曰捲。穎冑以魏寇尚遠，不卽施行，魏兵竟不至。穎冑，太祖之從子也。蕭穎冑，太祖從弟赤斧之子。從，才用翻。

上遣尚書左『章︰十二本「左」作「右」；乙十一行本同。』僕射沈文季助豐城公遙昌守壽陽。是年春正月，遣沈文季督豫州諸軍。豫州治壽陽。文季入城，止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守備。魏兵尋退。

魏之入寇也，盧昶等猶在建康，海陵王卽位，魏遣昶來聘，昶至建康而帝已立。齊人恨之，飼以蒸豆。飼，祥吏翻。馬牛待之。昶怖懼，食之，怖，普布翻。淚汗交橫。謁者張思寧辭氣不屈，死於館下。及還，魏主讓昶曰︰「人誰不死，何至自同牛馬，屈身辱國！縱不遠慙蘇武，蘇武使匈奴，十九年不屈節。獨不近愧思寧乎！」乃黜為民。

**2**戊子，魏太師京兆武公馮熙卒于平城。

**3**乙未，魏主如下邳；夏，四月，庚子，如彭城；辛丑，為馮熙舉哀。為，于僞翻。太傅、錄尚書事平陽公丕不樂南遷，樂，音洛。與陸叡表請魏主還臨熙葬。丕、叡時留守平城。帝曰︰「開闢以來，安有天子遠奔舅喪者乎！今經始洛邑，經，度之也。始，初也。詩云︰經始靈臺。豈宜妄相誘引，陷君不義！令、僕以下，可付法官貶之。」此平城留臺令、僕也。法官，謂御史。誘，音酉。仍詔迎熙及博陵長公主之柩，長，知兩翻。柩，巨救翻。南葬洛陽，禮如晉安平獻王故事。晉安平王孚葬，見七十九卷武帝泰始八年。魏之葬熙，其禮又加於誕。

**4**魏主之在鍾離，仇池鎭都大將、梁州刺史拓跋英請以州兵會劉藻擊漢中，去年十一月，魏遣劉藻向南鄭。魏梁州刺史治仇池，齊梁州刺史治南鄭。將，卽亮翻；下同。魏主許之。梁州刺史蕭懿遣部將尹紹祖、梁季羣等將兵二萬，據險，立五栅以拒久。據蕭子顯齊書，時據角弩谷、白馬、沮水立五栅。英曰︰「彼帥賤，莫相統壹。帥，所類翻。我選精卒幷攻一營，彼必不相救；若克一營，四營皆走矣。」乃引兵急攻一營，拔之，四營俱潰，生擒梁季羣，斬三千餘級，俘七百餘人，乘勝長驅，進逼南鄭。懿又遣其將姜脩擊英，英掩擊，盡獲之。將還，懿別軍繼至；將士皆已疲，不意其至，大懼，欲走。英故緩轡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敵，東西指麾，狀若處分，處，昌呂翻。然後整列而前。懿軍疑有伏兵，遷延引退，英追擊，破之，遂圍南鄭。禁將士毋得侵暴，遠近悅附，爭供租運。懿嬰城自守，軍主范絜先將三千餘人在外，還救南鄭，英掩擊，盡獲之。圍城數十日，城中忷懼。將，卽亮翻。忷，許拱翻。錄事參軍新野庾域封題空倉數十，指示將士曰︰「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固守！」衆心乃安。會魏主召兵還，英使老弱先行，自將精兵為後拒，殿軍後以拒追兵曰後拒。遣使與懿告別。使，疏吏翻。懿以為詐，英去一日，猶不開門；二日，乃遣將追之。英與士卒下馬交戰，懿兵不敢逼，行四日四夜，懿兵乃返。英入斜谷，會天大雨，士卒截竹貯米，執炬火於馬上炊之。貯，丁呂翻。先是，懿遣人誘說仇池諸氐，使起兵斷英運道及歸路。英勒兵奮擊，且戰且前，矢中英頰，卒全軍還仇池，英乘勝深入，後無繼援，雖僅獲全軍而返，亦已危矣。先，悉薦翻。說，輸芮翻。斷，丁管翻。中，竹仲翻。卒，子恤翻。討叛氐，平之。英，楨之子；南安王楨，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懿，衍之兄也。

英之攻南鄭也，魏主詔雍、涇、岐三州發兵六千人戍南鄭，魏雍州治長安，領京兆、馮翊、扶風、咸陽、北地等郡。太和中，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平涼、平原等郡。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鎭，領平秦、武功、武都郡。雍，於用翻。俟克城則遣之。侍中兼左僕射李沖表諫曰︰「秦川險阨，地接羌、夷。自西帥出後，餉援連續，加氐、胡叛逆，所在奔命，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復，扶又翻。差，初皆翻；下差遣同。懸擬山外，漢中之地在關中南山之南，故曰山外。雖加優復，復，方目翻。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克，徒動民情，連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克鄭城，下，戶嫁翻。鄭城，謂南鄭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阨，單徑千里，謂褒斜之道也。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羣賊之中，敵攻不可猝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左傳晉伯宗之言。南鄭於國，實為馬腹也。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此指禹貢九州為言。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未民者，唯漠北之與江外耳。漠北，謂柔然；江外，謂齊。言唯此二國未為魏民。羈之在近，謂以繩羈係其君而致之；在近，言不遠也。豈汲汲於今日也！宜待疆宇旣廣，糧食旣足，然後置邦樹將，樹，立也。將，帥也。將，卽亮翻。為吞倂之舉。今壽陽、鍾離，密邇未拔；赭城、新野，跬步弗降。赭城，卽赭陽城也。降，戶江翻。東道旣未可以近力守，西藩寧可以遠兵固！李沖蓋謂淮漢之地為東道，謂南鄭為西藩。若果欲置者，臣恐終以資敵也。又，建都土中，洛陽為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收死士，平蕩江會，建康為江南都會之地，故曰江會。若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效，未易可獲。易，以豉翻。推此而論，不戍為上。」魏主從之。

**5**癸丑，魏主如小沛；己未，如瑕丘；庚申，如魯城，魏收地形志︰魯郡，魯縣之魯城。親祠孔子；辛酉，拜孔氏四人、顏氏二人官，仍選諸孔宗子一人封崇聖侯，奉孔子祀，命兗州脩孔子墓，大宗之子為宗子。孔子墓亦在魯縣。更建碑銘。戊辰，魏主如碻磝，命謁者僕射成淹具舟楫，欲自泗入河，泝流還洛，淹諫，以為︰「河流悍猛，非萬乘所宜乘。」泝，蘇故翻。悍，侯旰翻，又下罕翻。萬乘，繩證翻。帝曰︰「我以平城無漕運之路，故京邑民貧。今遷都洛陽，欲通四方之運，而民猶憚河流之險；故朕有此行，所以開百姓之心也。」

**6**魏城陽王鸞等攻赭陽。諸將不相統壹，圍守百餘日，諸將欲按甲不戰以疲之。李佐獨晝夜攻擊，士卒死者甚衆，帝遣太子右衞率垣歷生救之。諸將以衆寡不敵，欲退，佐獨帥騎二千逆戰而敗。將，卽亮翻。率，所律翻。帥，讀曰率。騎，奇寄翻。盧淵等引去，歷生追擊，大破之。歷生，榮祖之從弟也。垣榮祖著名於宋泰始之間。從，才用翻；下同。南陽太守房伯玉等又敗薛眞度於沙堨。敗，補邁翻。考異曰︰齊書·魏虜傳，眞度敗在建武元年下。魏·帝紀，城陽王鸞以敗軍獲罪，在太和十九年五月；今從之。

鸞等見魏主於瑕丘。見，賢遍翻。魏主責之曰︰「卿等沮辱威靈，罪當大辟；沮，在呂翻。辟，毗亦翻。朕以新遷洛邑，特從寬典。」五月，己巳，降封鸞為定襄縣王，削戶五百；盧淵、李佐、韋珍皆削官爵為民，佐仍徙瀛州。太和十一年，分定州河間、高陽，冀州章武、浮陽，置瀛州，治趙都軍城。以薛眞度與其從兄安都有開徐方之功，謂以彭城降魏也，從，才用翻。聽存其爵及荊州刺史，餘皆削奪，曰︰「進足明功，退足彰罪矣。」

**7**魏廣川剛王諧卒。諧，略之子也。魏廣川王略，見一百三十五卷高帝之建元二年。諡法︰追補前過曰剛。魏主曰︰「古者，大臣之喪有三臨之禮；賈山曰︰古者賢君之於臣也，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除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魏、晉以來，王公之喪，哭於東堂。自今諸王之喪，期親三臨；期親，期喪之親。期，讀曰朞。大功再臨；小功、緦麻一臨；大功，九月服；小功，五月服；緦麻，三月服。罷東堂之哭。廣川王於朕，大功也。」廣川王略，顯祖之弟，諧於魏主，從兄弟也，其服大功。將大斂，斂，力贍翻。素服、深衣往哭之。

**8**甲戌，魏主如滑臺；丙子，舍于石濟。庚申，『章︰十二行本「申」作「辰」；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太子出迎於平桃城。魏收志︰濟陰郡離狐縣有桃城。水經註曰︰滎陽縣有虢亭，俗謂之平𤱩城。

趙郡王幹在洛陽，貪淫不法，御史中尉李彪私戒之，魏置御史中尉以糾察百官，猶御史中丞也。且曰︰「殿下不悛，不敢不以聞。」幹悠然不以為意。悠，遠也。悠然，夷曠自得之意。悛，七緣翻。彪表彈之。彈，徒丹翻。魏主詔幹與北海王詳俱從太子詣行在。旣至，見詳而不見幹，陰使左右察其意色，知無憂悔，言旣無憂色，又無悔過之意。乃親數其罪，杖之一百，免官還第。數，所具翻。

癸未，魏主還洛陽，告于太廟。甲申，減宂官之祿以助軍國之用。乙酉，行飲至之禮。左傳︰臧僖伯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又曰︰「反行，飲至，舍爵、策勳焉。」飲至者，告至于廟而飲酒也。班賞有差。班南伐之賞也。

**9**甲午，魏太子寇於廟。記·冠義曰︰古者重冠，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鄭樵曰︰曹魏冠太子再加，宋一加。余謂魏孝文好古，其必用三加之禮。冠於廟，禮也；曹魏以來不復在廟。冠，古玩翻。魏主欲變北俗，引見羣臣，見，賢遍翻。謂曰︰「卿等欲朕遠追商、周，為欲不及漢、晉邪？」咸陽王禧對曰︰「羣臣願陛下度越前王耳。」帝曰︰「然則當變風易俗，當因循守故邪？」對曰︰「願聖政日新。」帝曰︰「為止於一身，為欲傳之子孫邪？」對曰︰「願傳之百世。」帝曰︰「然則必當改作，卿等不得違也。」對曰︰「上令下從，其誰敢違！」帝曰︰「夫『名不正，言不順，則禮樂不可興。』用論語孔子之言。今欲斷諸北語，一從正音。斷，音斷。正音，華言也。其年三十已上，習性已久，容不可猝革。三十已下，見在朝廷之人，見，賢遍翻。語音不聽仍舊；若有故為，謂故意為北語，不肯從華言者。當君降黜。各宜深戒！王公卿士以為然不？」不，讀曰否。對曰︰「實如聖旨。」帝曰︰「朕嘗與李沖論此，沖曰︰『四方之語，竟知誰是；謂四方之人，言語不同，不知當以誰為是。帝者言之，卽為正矣。』沖之此言，其罪當死！」因顧沖曰︰「卿負社稷，當令御史牽下！」沖免冠頓首謝。又責留守之官曰︰守，手又翻。「昨望見婦女猶服夾領小袖，卿等何為不遵前詔！」皆謝罪。帝曰︰「朕言非是，卿等當庭爭。爭，讀曰諍。如何入則順旨，退則不從乎！」六月，己亥，下詔︰「不得為北俗之語於朝廷，違者免所居官。」

**10**癸卯，魏主使太子如平城赴太師熙之喪。

**11**癸丑，魏詔求遺書，祕閣所無，漢時書府，在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掌之，內則有延閣、廣內、石渠之藏。後漢則藏之東觀，晉有中外三閣經書。陸機謝表云「身登三閣」，謂為祕書郞掌中外三閣祕書也，此祕閣之名所由始。有益時用者，加以優賞。

**12**魏有司奏︰「廣川王妃葬於代都，未審以新尊從舊卑，以舊卑就新尊？」夫尊，婦卑。廣川王諧新卒，故曰新尊；其妃先卒，故曰舊卑。魏主曰︰「代人遷洛者，宜悉葬邙山。邙山，在洛城北。邙，謨郞翻。其先有夫死於代者，聽妻還葬；夫死於洛者，不得還代就妻。其餘州之人，自聽從便。」丙辰，詔︰「遷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還北。」於是代人遷洛者悉為河南洛陽人。

**13**戊午，魏改用長尺、大斗，其法依漢志為之。漢·律曆志以子穀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又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為合，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

**14**上之廢鬱林王也，見上卷上年。許蕭諶以揚州；旣而除領軍將軍、南徐州刺史。諶恚曰︰「見炊飯，推以與人。」諶，氏壬翻。恚，於避翻。見，賢遍翻。推，吐雷翻。諶恃功，頗干預朝政，朝，直遙翻。所欲選用，輒命尚書使為申論。為，于僞翻。上聞而忌之，以蕭誕、蕭誄方將兵拒魏，誄，魯水翻。將，卽亮翻。隱忍不發。壬戌，上遊華林圍，與諶及尚書令王晏等數人宴，盡歡；坐罷，留諶晚出，至華林閤，仗身執還省。仗身，執仗之衞士也。天子禁衞，有齋內仗身，見齊書·蕭諶傳。又按杜佑通典曰︰唐制︰鎭戍之官，給仗身，其人數視鎭戍之上、中、下為差；京官五品已上亦有仗身職員。上遣左右莫智明數諶曰︰「隆昌之際，非卿無有今日。今一門二州，兄弟三封，諶為南徐州，誕為司州，所謂二州也。諶封衡陽郡公，誄封西昌侯，誕封安復侯，所謂三封也。數，所具翻。朝廷相報，止可極此。卿恆懷怨望，恆，戶登翻。乃云炊飯已熱，合甑與人邪！今賜卿死！」遂殺之，幷其弟誄；以黃門郞蕭衍為司州別駕，往執誕，殺之。諶好術數，吳興沈文猷常語之曰︰「君相不減高帝。」好，呼到翻。語，牛倨翻。相，息亮翻；相，貌也。諶死，文猷亦伏誅。諶死之日，上又殺西陽王子明，南海王子罕，邵陵王子貞。三王皆武帝子也。

**15**乙丑，以右衞將軍蕭坦之為領軍將軍。

**16**魏高閭上言︰「鄴城密皇后廟頹圮，請更葺治；若謂已配饗太廟，卽宜罷毀。」詔罷之。密皇后，世祖母杜皇后也。后，鄴人。神䴥三年，立廟于鄴。高閭為相州刺史，相州治鄴，故上言之。圮，部鄙翻，毀也。治，直之翻。

**17**魏拓跋英之寇漢中也，沮水氐楊馥之為齊擊武興氐楊集始，破之，按漢志武都郡︰沮縣有東狼谷，沮水所出也。水在廣業郡界。唐鳳州同谷縣，魏之廣業郡地也。氐居沮水上，因以為種落之名。沮，子余翻。為，于僞翻。秋，七月，辛卯，以馥之為北秦州刺史、蕭子顯曰︰永明郡國志︰秦州寄治漢中南鄭，不曰南、北；元嘉計偕亦曰秦州。而荊州刺史嘗督二秦、梁，是則志所載秦州為南秦，氐為北秦。然是時秦州所領諸郡，皆僑郡與荒郡也。仇池公。

**18**八月，乙巳，魏選武勇之士十五萬人為羽林、虎賁以充宿衞。為後虎賁、羽林作亂殺張彝父子張本。賁，音奔。

**19**魏金墉宮成，立國子、太學、四門小學於洛陽。四門學始此。

**20**魏高祖遊華林園，觀故景陽山，華林園及景陽山皆魏明帝所築。黃門侍郞郭祚曰︰「山水者，仁智之所樂，論語︰孔子曰︰「仁者樂山，智者樂水。」故郭祚引以為言。樂，魚敎翻。宜復脩之。」復，扶又翻。帝曰︰「魏明帝以奢失之於前，朕豈可襲之於後乎！」帝好讀書，手不釋卷，在輿、據鞍，不忘講道。善屬文，好，呼到翻；下好賢同。屬，之欲翻。多於馬上口占，旣成，不更一字；更，工衡翻。自太和十年以後，詔策皆自為之。好賢樂善，情如飢渴，所與遊接，常奇以布素之意，樂，音洛。言寄以布衣雅素相與之意。如李沖、李彪、高閭、王肅、郭祚、宋弁、劉芳、崔光、邢巒之徒，皆以文雅見親，貴顯用事；制禮作樂，鬱然可觀，有太平之風焉。史言魏高祖能以文治。

治書侍御史薛聰，辯之曾孫也，薛辯見一百二十四卷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治，直之翻。彈劾不避強禦，彈，徒丹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帝或欲寬貸者，聰輒爭之。帝每曰︰「朕見薛聰，不能不憚，何況諸人也！」自是貴戚斂手。累遷直閤將軍，兼給事黃門侍郞、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帝外以德器遇之，內以心膂為寄，親衞禁兵，悉聰管領，故終太和之世，恆帶直閤將軍。羣臣罷朝之後，聰恆陪侍帷幄，言兼晝夜，時政得失，動輒匡諫，事多聽允；而重厚沈密，恆，戶登翻。朝，直遙翻。沈，持林翻。帝欲進以名位，輒苦讓不受。帝亦雅相體悉，謂之曰︰「卿天爵自高，固非人爵之所能榮也。」孟子曰︰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仁義忠信，此天爵也。

**21**九月，庚午，魏六宮、文武悉遷于洛陽。六宮，后妃、夫人、嬪御也。文武，內外文武百官也。

**22**丙戌，魏主如鄴，屢至相州刺史高閭之館，館，謂刺史官舍。相，息亮翻。美其治效，治，直吏翻。賞賜甚厚。閭數請本州，數，所角翻。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漢薛廣漢致仕，懸其安車以示子孫。古人有言，「富貴不歸故鄕，如衣錦夜行。」衣，於旣翻。知進忘退，有塵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徙授幽州刺史，高閭，漁陽雍奴人，幽州統內也。朝，直遙翻。令存勸兩脩，恩法並舉。」從所請以勸善示恩，降號以存法。以高陽王雍為相州刺史，戒之曰︰「作牧亦易亦難︰『其身正，不令而行，』所以易；『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所以難。」用孔子之言而發難易之論。易，以豉翻。

**23**己丑，徙南平王寶攸為邵陵王，蜀郡王子文為西陽王，廣漢王子峻為衡陽王，臨海王昭秀為巴陵王，永嘉王昭粲為桂陽王。寶攸，皇子；餘皆高、武子孫。

**24**乙未，魏主自鄴還；還洛陽。冬，十月，丙辰，至洛陽。

**25**壬戌，魏詔︰「諸州精品屬官，考其得失為三等以聞。」又詔︰「徐、兗、光、南青、荊、洛六州，嚴纂戎備，應須赴集。」魏徐州領彭城、南陽平、沛、蘭陵、北濟陰等郡。兗州領泰山、魯、高平、任城、東平、東陽平等郡。光州治掖城，皇興四年分青州置，領東萊、長廣、東牟等郡。南青州，卽東徐州，魏主更名，領東安、東莞郡。魏先置荊州於上洛，領上洛、上庸、魏興等郡。太和十一年，改為洛州，置荊州於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襄城等郡。詔纂戎備，將復南伐也。

**26**十一月，丁卯，詔罷世宗東田，毀興光樓。東田見武帝紀。興光樓，蓋亦文惠太子所建。

**27**己卯，納太子妃褚氏，大赦。妃，澄之女也。褚澄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二年。

**28**庚午，魏主如委粟山，定圜丘。己卯，帝引諸儒議圜丘禮。祕書令李彪建言︰「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有事于泮宮。記·禮器之言。鄭玄註曰︰泮宮，郊學也。請前一日告廟。」從之。甲申，魏主祀圜丘；大『章︰十二行本「大」上有「丙戌」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赦。

**29**十二月，乙未朔，魏主見羣臣於光極堂，宣下品令，為大選之始。下，遐稼翻。品令，九品之令也。大選者，謂將大選羣臣也。光祿勳于烈子登引例求遷官，烈上表曰︰「方令聖明之朝，理應廉讓，而臣子登引人求進；引人，謂引他人之例也。朝，直遙翻。是臣素無敎訓，乞行黜落！」黜落，謂黜官、落職也。魏主曰︰「此乃有識之言，不謂烈能辦此！」乃引見登，謂曰︰「朕將流化天下，以卿父有謙遜之美、直士之風，故進卿為太子翊軍校尉。」又加烈散騎常侍，封聊城縣子。校，戶敎翻。散，悉亶翻。騎，奇寄翻。

魏主謂羣臣曰︰「國家從來有一事可歎︰臣下莫肯公言得失是也。夫人君患不能納諫，人臣患不能盡忠。自今朕舉一人，如有不可，卿等直言其失；若有才能而朕所不識，卿等亦當舉之。如是，得人者有賞，不言者有罪，卿等當知之。」以魏孝文之求諫、求才如此，而一時之臣猶未能稱上意，豈非朝廷之議，帝務騁辭氣以加之，故有有懷而不敢盡者！

**30**丁酉，詔脩晉帝諸陵，增置守衞。此晉帝諸陵，謂在江南者。

**31**甲子，魏主引見羣臣於光極堂，頒賜冠服。賜冠服以易胡服。

**32**先是魏人未嘗用錢，先，悉薦翻。魏主始命鑄太和五銖。是歲，鼓鑄粗備，粗，坐五翻。詔公私用之。

**33**魏以光城蠻帥田益光『嚴︰「光」改「宗」。』為南司州刺史，帥，所類翻。所統守宰，聽其銓置。後更於新蔡立東豫州，以益光為刺史。據北史，「益光」當作「益宗」。魏以益宗旣渡淮北，不可仍為司州，乃於新蔡立東豫州。又按五代志及水經註，「新蔡」當作「新息」。

**34**氐王楊炅卒。炅，古迥翻，又古惠翻。

**三年**（丙子、四九六）

**1**春，正月，丁卯，以楊炅子崇祖為沙州刺史，封陰平王。考異曰︰齊·本紀作「丁酉」。按長曆，是月乙丑朔，無丁酉。下有己巳，當作「丁卯」。

**2**魏主下詔，以為︰「北人謂土為拓，后為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王，于況翻。故為拓跋氏。夫土者，黃中之色，萬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諸功臣舊族自代來者，姓或重複，皆改之。」重，直龍翻。於是始改拔拔氏為長孫氏，達奚氏為奚氏，乙旃氏為叔孫氏，丘穆陵氏為穆氏，步六孤氏為陸氏，賀賴氏為賀氏，獨孤氏為劉氏，賀樓氏為樓氏，勿忸于氏為于氏，尉遲氏為尉氏；其餘所改，不可勝紀。如長孫嵩、奚斤、叔孫建、穆崇、于粟磾之類，史皆因其後改姓，從簡便而書之，非其舊也。其餘北人諸姓，改從後姓，註已略見於前。蓋其所改後姓，有與華人舊姓相犯者也。忸，女九翻，又女六翻。考異曰︰魏初功臣，姓皆複重奇僻，孝文太和中，變胡俗，始改之。魏收作魏書，已盡用新姓，不用舊姓。宋書·索虜傳、南齊書·魏虜傳所稱者，蓋其舊姓名耳。今並從魏書以就簡易。

魏主雅重門族，以范陽盧敏、清河崔宗伯、滎陽鄭羲、太原王瓊四姓，衣冠所推，咸納其女以充後宮。隴西李沖以才識見任，當朝貴重，所結姻㜕，莫非清望；朝，直遙翻。㜕，音連。史記·南越傳︰呂嘉宗室兄弟及蒼梧秦王有連。漢書音義曰︰連，親婚也。史記索隱曰︰有連者，皆親姻也。後人因以姻連之「連」其旁加「女」，遂為「㜕」字。帝亦以其女為夫人。詔黃門郞、司徒左長史宋弁定諸州士族，多所升降。又詔以︰「代人先無姓族，唯功賢之胤，無異寒賤；故宦達者位極公卿，其功、衰之親仍居猥任。功、衰，自小功、大功以上至齊衰也。猥，卑下也。衰，倉回翻。猥，烏賄翻，鄙也。其穆、陸、賀、劉、樓、于、嵇、尉八姓，「嵇」恐當作「奚」。今按魏書·官氏志，自有嵇姓，嵇敬之嵇是也。尉，紆勿翻。自太祖已降，勳著當世，位盡王公，灼然可知者，且下司州、吏部，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四姓，盧、崔、鄭、王也。下，戶嫁翻。自外此以外，應班士流者，尋續別敕。其舊為部落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給事已上及品登土公者為姓；若本非大人，而皇始已來三世官在尚書已上及品登王公者亦為姓。其大人之後而官不顯者為族；若本非大人而官顯者亦為族。凡此姓族，皆應審覈，勿容僞冒。覈，戶革翻。令司空穆亮、尚書陸琇等詳定，務令平允。」琇，馛之子也。魏孝文受內禪，陸馛傅之，故其子皆通顯。琇，音秀。馛，蒲撥翻。

魏舊制︰王國舍人皆應娶八族及清脩之門。王國舍人，舍，謂諸王妃嬪之舍，其人卽妃嬪也。八族，卽前自代來八姓。咸陽王禧娶隸戶為之，隸戶，謂沒入為奴隸之戶。帝深責之；因下詔為六弟聘室︰為，于僞翻。「前者所納，可為妾媵。媵，以證翻。咸陽王禧，可聘故潁川太守隴西李輔女；河南王幹，可聘故中散大夫代郡穆明樂女；太和十八年，河南王幹已徙封趙郡王，史蓋以舊封書之。散，悉亶翻。廣陵王羽，可聘驃騎諮議參軍滎陽鄭平城女；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潁川王雍，可聘故中書博士范陽盧神寶女；潁川王雍亦以太和十八年徙封高陽，史以舊封書之。始平王勰，可聘廷尉卿隴西李沖女；勰，音協。北海王詳，可聘吏部郞中滎陽鄭懿女。」魏定氏族，固亦未能盡允清議；至令詔諸王改納室，則大悖於人倫。夫妻者齊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富而易妻，人士猶或差之，況天子之弟乎！此詔一出，天下何觀！懿，羲之子也。宋泰始之初，鄭羲從拓跋石平汝、潁。

時趙郡諸李，人物尤多，各盛家風，故世之言高華者，以五姓為首。盧、崔、鄭、王幷李為五姓。趙郡諸李，北人謂之趙李；李靈、李順、李孝伯羣從子姪，皆趙李也。

衆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宜閤薛宗起執戟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北土，豈可亦謂之胡邪！今不預郡姓，何以生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郡姓者，郡之大姓、著姓也。今百氏郡望，蓋始於此。考異曰︰北史·薛聰傳︰「為羽林監。帝曾與朝臣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備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今從元行沖後魏國典。

帝與羣臣論選調選，須絹翻。調，徒弔翻。曰︰「近世高卑出身，各有常分；分，扶問翻。此果如何？」李沖對曰︰「未審上古以來，張官列位，為膏粱子弟乎，為致治乎？」為，于僞翻。治，直吏翻。帝曰︰「欲為治耳。」沖曰︰「然則陛下『章︰十二行本「下」下有「今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何為專取門品，不拔才能乎？」帝曰︰「苟有過人之才，不患不知。然君子之明，借使無當世之用，要自德行純篤，朕故用之。」沖曰︰「傅說、呂望，豈可以門地得之！」謂傅說起於版築，呂望起於屠釣也。行，下孟翻。說，讀曰悅。帝曰︰「非常之人，曠世乃有一二耳。」祕書令李彪曰︰「陛下若專取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魯三卿，季孫、孟孫、叔孫氏也。孔門四科，德行、言語、政事、文學也。著作佐郞韓顯宗曰︰「陛下豈可以貴襲貴，以賤襲賤！」帝曰︰「必有高明卓然、出類拔萃者，朕亦不拘此制。」頃之，劉昶入朝。劉昶自彭城入朝。朝，直遙翻。帝謂昶曰︰「或言唯能是寄，不必拘門；朕以為不爾。何者？清濁同流，混齊一等，君子小人，名器無別，別，彼列翻。此殊為不可。我今八族以上士人，品第有九；九品之外，小人之官復有七等。後之流內銓、流外銓蓋分於此。復，扶又翻。若有其人，可起家為三公。正恐賢才難得，不可止為一人渾我典制也。」為，于僞翻。渾，胡本翻。

臣光曰︰選舉之法，先門地而後賢才，先、後，皆去聲。此魏、晉之深弊，而歷代相因，莫之能改也。夫君子、小人，不在於世祿與側微，書序︰虞舜側微。孔穎達疏曰︰不在朝庭謂之側，其人貧賤謂之微。以今日視之，愚智所同知也；當是之時，雖魏孝文之賢，猶不免斯蔽。故夫明辯是非而不惑於世俗者誠鮮矣。鮮，息淺翻。

**3**壬辰，魏徙始平王勰為彭城王，復定襄縣王鸞為城陽王。鸞以赭陽之敗降封，今復之。勰，音協。

**4**二月，壬寅，魏詔曰︰「羣臣自非金革，聽終三年喪。」

**5**丙午，魏詔︰「畿內七十已上，暮春赴京師行養老之禮。」三月，丙寅，宴羣臣及國老、庶老於華林園。詔︰「國老，黃耇已上，假中散大夫、郡守；耆年已上，假給事中、縣令；庶老，直假郡、縣；各賜鳩杖、衣裳。」熊氏曰︰國老，謂卿大夫致仕者。庶老，謂士也。皇氏曰︰庶老，兼庶人在官者。毛萇曰︰黃，黃髮也；耇，老艾也。陸德明曰︰耆，至也，言至老境也。漢儀︰仲秋之月，縣道皆按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以玉杖，餔之糜粥；八十者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耇，音苟。「郡縣」之下當有逸字。

**6**丁丑，魏詔︰「諸州中正各舉其鄕之民望，年五十以上守素衡門者，授以令、長。」毛萇曰︰衡門，橫木為門，言淺陋也。長，知兩翻。

**7**壬午，詔︰「乘輿有金銀飾校者，皆剔除之。」乘，繩證翻。校，戶敎翻。校，欄格也。飾其校，飾其欄格也。又居效翻，義與鉸同，以金飾器謂之鉸。

**8**上志慕節儉。太官嘗進裹蒸，上曰︰「我食此不盡，可四破之，餘充晚食。」今之裹蒸，以餹和糯米，入香藥、松子、胡桃仁等物，以竹籜裹而蒸之，大纔二指許，不勞四破也。又嘗用皁莢，以餘濼授左右曰︰「此可更用。」皁莢，木極高大，莢形如豬牙，去垢膩，洗沐多用之。濼，郞狄翻。更，居孟翻，再也。太官元日上壽，有銀酒鎗，上欲壞之；太平御覽云︰鎗，卽鐺字。壞，音怪；下同。王晏等咸稱盛德，衞尉蕭穎冑曰︰「朝廷盛禮，莫若三元。玉燭寶典曰︰正月為端月，其一日為上日，亦云三元，謂歲之元、月之元、時之元也。此一器旣是舊物，不足為侈。」上不悅。後預曲宴，銀器滿席。內宴於宮中，謂之曲宴。穎冑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上甚慚。

上躬親細務，綱目亦密；於是郡縣及六署、九府常行職事，莫不啓聞，取決詔敕。按蕭子顯齊志︰六署者，尚書左右僕射、左右丞所通署除署、功論、封爵、貶黜、八議、疑讞六案也。九府︰太常、光祿勳、衞尉、廷尉、大司農、少府、將作大匠、太僕、大鴻臚九卿府也。文武勳舊，皆不歸選部，選，須絹翻。親戚憑藉，互相通進，人君之務過繁密。南康王侍郞潁川鍾嶸上書言︰「古者，明君揆才頒政，量能授職，三公坐而論道，九卿作而成務，嶸，乎萌翻。古者，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周官·考工記︰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註云︰親受其職，居其官也。天子唯恭己南面而已。」書奏，上不懌，謂太中大夫顧暠曰︰「鍾嶸何人，欲斷朕機務！卿識之不？」暠，古老翻。斷，音短。不，讀曰否。對曰︰「嶸雖位末名卑，而所言或有可采。且繁碎職事，各有司存；今人主總而親之，是人主愈勞而人臣愈逸，所謂『代庖人宰而為大匠斲』也。」上不顧而言他。齊明帝以吏事權詐得國，猜防羣下，故親攬機務。王莽之親御燈火，其計慮亦如此耳。為，于僞翻。

**9**夏，四月，甲辰，魏廣州刺史薛法護求降。以蕭子顯齊書考之，廣州不在太和十年分置三十八州之數。魏收地形志︰永安中，置廣州，治魯陽。意此時廣州亦當置於魯陽也。降，戶江翻。

**10**魏寇司州，櫟城戍主魏僧珉拒破之。櫟城，卽左傳吳伐楚入棘、櫟、麻之櫟。杜預註曰︰汝陰新蔡縣東北有櫟亭。

**11**五月，丙戌，魏營方澤於河陰。又詔漢、魏、晉諸帝陵，百步內禁樵蘇。此諸陵皆謂在河南者。丁亥，魏主有事於方澤。

**12**秋，七月，魏廢皇后馮氏。初，文明太后欲其家貴重，簡馮熙二女入掖庭︰其一早卒；其一得幸於魏主，未幾，有疾，還家為尼。及太后殂，帝立熙少女為皇后。幾，居豈翻。少，詩照翻。旣而其姊疾愈，帝思之，復迎入宮，拜左昭儀，后寵浸衰。昭儀自以年長，且先入宮，不率妾禮。復，扶又翻。長，丁丈翻，今知兩翻。率，循也。后頗愧恨，昭儀因譖而廢之。為後昭儀為后及不終張本。后素有德操，遂居瑤光寺為練行尼。練行，謂修練戒行也。瑤光寺在洛陽宮側。行，下孟翻。

**13**魏主以久旱，自癸未不食至于乙酉，羣臣皆詣中書省請見。帝在崇虛樓，武帝永明九年，魏移道壇於桑乾之陰，改曰崇虛寺。此蓋遷洛後建崇虛樓於禁中，齋戒則居之。見，賢遍翻。遣舍人辭焉，且問來故。舍人，卽中書舍人。問其所以來請見之故。豫州刺史王肅對曰︰「今四郊雨已霑洽，獨京城微少。細民未乏一餐而陛下輟膳三日，臣下惶惶，無復情地。」少，詩沼翻。復，扶又翻。帝使舍人應之曰︰「朕不食數日，猶無所感。比來中外貴賤，皆言四郊有雨，比，毗至翻。朕疑其欲相寬勉，未必有實。方將遣使視之，使，疏吏翻。果如所言，卽當進膳；如其不然，朕何以生為，當以身為萬民塞咎耳！」塞，悉則翻。是夕，大雨。

**14**魏太子恂不好學；體素肥大，苦河南地熱，常思北歸。魏主賜之衣冠，恂常私著胡服。好，呼到翻。著，陟略翻。中庶子遼東高道悅數切諫，恂惡之。數，所角翻。惡，烏路翻。八月，戊戌，帝如嵩高，恂與左右密謀，召牧馬輕騎奔平城，手刃道悅於禁中。中『章︰十二行本無「中」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張校云︰無註本脫一「中」字。熊校云︰北史無「中」字。』領軍元儼勒門防遏，嚴勒門衞以防遏其變。騎，奇寄翻。入夜乃定。詰旦，尚書陸琇馳以啓帝，詰，去吉翻。琇，音秀。帝大駭，祕其事，仍至汴口而還。汴口，汴水與河通之口。至此而後還，以安人心。還，從宣翻。甲寅，入宮，引見恂，數其罪，親與咸陽王禧更代杖之百餘下，見，賢遍翻。數，所具翻。更，工衡翻。扶曳出外，囚於城西，月餘乃能起。

**15**丁巳，魏相州刺史南安惠王楨卒。相，息亮翻。諡法︰柔質愛民曰惠；愛民好與曰惠。

**16**九月，戊辰，魏主講武於小平津；癸酉，還宮。

**17**冬，十月，戊戌，魏詔︰「軍士自代來者，皆以為羽林、虎賁。賁，音奔。司州民十二夫調一，吏以供公私力役。」此時魏以洛為司州。調，徒弔翻。

**18**魏吐京胡反，魏世祖太平眞君九年，置吐京郡。水經註曰︰吐京，卽漢西河郡土軍縣，夷夏俗音訛也。詔朔州刺史元彬行汾州事，帥幷、肆之衆以討之。太和十二年，置汾州，治蒲子縣，西河、吐京、定陽、北鄕、正平五城，中陽、絳郡皆屬焉。幷州領太原、上黨、樂平、鄕郡。太平眞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帥，讀曰率；下同。彬，楨之子也。彬遣統軍奚康生擊叛胡，破之，追至車突谷，又破之，五代史志︰離石郡太和縣，後周置烏突郡烏突縣，蓋因車突谷而名之也。俘雜畜以萬數。畜，許救翻。詔以彬為汾州刺史。胡去居等六百餘人保險不服，彬請兵二萬以討之，有司奏許之，魏主大怒曰︰「小寇何有發兵之理！可隨宜討治。治，直之翻。若不能克，必須大兵者，則先斬刺史，然後發兵！」彬大懼，督帥州兵，身先將士，身先，悉薦翻。討去居，平之。

**19**魏主引見羣臣於清徽堂，見，賢遍翻。議廢太子恂。太子太傅穆亮、少保李沖免冠頓首謝。帝曰︰「卿所謝者私也，我所議者國也。『大義滅親』，古人所貴。左傳以是語美石碏。今恂欲違父逃叛，跨據恆、朔，魏太祖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都洛，改為恆州。杜佑曰︰魏恆州在唐代郡安邊、馬邑縣界。朔，朔州也。宋白曰︰後魏都平城，置司州及代尹。及遷洛陽，置司州於洛，以平城為恆州，隋雲中郡恆安鎭卽其地。後魏懷朔鎭，孝文遷洛，於定襄故城置朔州，在唐朔州北三百八十里。恆，戶登翻；下同。天下之惡孰大焉！若不去之，去，羌呂翻。乃社稷之憂也。」閏月，丙寅，廢恂為庶人，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大馮有寵，日夜讒恂。」魏書無之。又魏·帝紀在十二月丙寅。按長曆，魏閏十一月，齊閏十二月。今從齊曆。置於河陽無鼻城，水經︰湨水出河內軹縣原山，南流注于河水。東有無辟邑，謂之無鼻城。蕭子顯曰︰在河橋北二里。以兵守之，服食所供，粗免飢寒而已。粗，坐五翻。

**20**戊辰，魏置常平倉。

**21**戊寅，太子寶卷冠。卷，讀曰捲。冠，古玩翻。

**22**初，魏文明太后欲廢魏主，穆泰切諫而止，見一百三十七卷世祖永明八年。由是有寵。及帝南遷洛陽，所親任者多中州儒士，宗室及代人往往不樂。樂，音洛。泰自尚書右僕射出為定州刺史，自陳久病，土溫『張︰「溫」作「濕」。』則甚，乞為恆州；帝為之徙恆州刺史陸叡為定州，以泰代之。為，于僞翻；下強為同。泰至，叡未發，遂相與謀作亂，陰結鎭北大將軍樂陵王思譽、安樂侯隆、撫冥鎭將魯郡侯業、驍騎將軍超等，共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為主。思譽，天賜之子；汝陰王天賜，景穆太子之子，於魏主為叔祖。樂，音洛。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業，丕之弟；隆、超，皆丕之子也。叡以為洛陽沐明，左傳︰楚子伐陸渾之戎，遂至于洛，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王孫滿曰︰「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勸泰緩之，泰由是未發。

頤僞許泰等以安其意，而密以狀聞。行吏部尚書任城王澄有疾，行吏部尚書者，行吏部尚書事，未為眞也。任，音壬。帝召見於凝閒堂，見，賢遍翻。謂之曰︰「穆泰謀為不軌，扇誘宗室，誘，音酉。脫或必然。今遷都甫爾，北人戀舊，南北紛援，朕洛陽不立也。此國家大事，非卿不能辦。卿雖疾，強為我北行，強，其兩翻。為，于僞翻。審觀其勢。儻其微弱，直往擒之；若已強盛，可承制發幷、肆兵擊之。」對曰︰「泰等愚惑，正由戀舊，為此計耳，非有深謀遠慮；臣雖駑怯，足以制之，駑，音奴。願陛下勿憂。雖有犬馬之疾，何敢辭也！」帝笑曰︰「任城肯行，朕復何憂！」復，扶又翻；下正復同。遂授澄節、銅虎、竹使符、御仗左右，漢文帝二年，初與郡守為銅虎符、竹使符。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長五寸，鐫刻篆書，第一至第五。魏、晉以下，竹使符第一至第十。御仗左右，帶御仗在天子左右者，授澄以為衞。使，疏吏翻。仍行恆州事。

行至鴈門，鴈門太守夜告云︰「泰已引兵西就陽平。」陽平王頤刺朔州，在平城西。宋白曰︰朔州東北至平城二百六十里。澄遽令進發。右丞孟斌曰︰「事未可量，宜依敕召幷、肆兵，然後徐進。」澄曰︰「泰旣謀亂，應據堅城；而更迎陽平，度其所為，當似勢弱。斌，音彬。量，音良。度，徒洛翻。泰旣不相拒，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鎭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先遣治書侍御史李煥單騎入代，漢宣帝幸宣室，齋居而決事，令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側。後因別置，謂之治書侍御史。魏謂平城為代都。治，直之翻。騎，奇寄翻。出其不意，曉論泰黨，示以禍福，皆莫為之用。泰計無所出，帥麾下數百人攻煥，不克，帥，讀曰率。走出城西，追擒之。澄亦尋至，尋，繼也。窮治黨與，收陸叡等百餘人，皆繫獄，民間帖然。澄具狀表聞，帝喜，召公卿，以表示之曰︰「任城可謂社稷臣也。觀其獄辭，正復皋陶何以過之！」陶，餘招翻。顧謂咸陽王禧等曰︰「汝曹當此，不能辦也。」

**23**魏主謀入寇，引見公卿於清徽堂，曰︰「朕卜宅土中，綱條粗舉；書·說命曰︰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見，賢遍翻。粗，坐五翻。唯南寇未平，安能效近世天子下帷於深宮之中乎！朕今南征決矣，但未知早晚之期。比來術者皆云，今往必克，比，毗至翻。此國之大事，宜君臣各盡所見，勿以朕先言而依違於前，同異於後也。」李沖對曰︰「凡用兵之法，宜先論人事，後察天道。今卜筮雖吉而人事未備，遷都尚新，秋穀不稔，未可以興師旅。如臣所見，宜俟來秋。」帝曰︰「去十七年，朕擁兵二十萬，齊世祖永明十一年，魏高祖之太和十七年也。魏定遷洛之議而止南伐之師，至去年方入寇，蓋十九年也。「二十萬」，亦當作「三十萬」，事並見上年。去，猶昨也。又按當時衆號三十萬，實則二十萬耳。此人事之盛也，而天時不利。今天時旣從，復云人事未備；復，扶又翻。如僕射之言，是終無征伐之期也。寇戎咫尺，異日將為社稷之憂，朕何敢自安！若秋行不捷，諸君當盡付司寇，不可不盡懷也。」魏旣都洛，逼近淮、漢，故急於南伐以攘斥境土。

**24**魏主以有罪徙邊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闔門充役。光州刺史博陵崔挺上書諫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少，詩沼翻。若一人有罪，延及闔門，則司馬牛受桓魋之罰，柳下惠嬰盜跖之誅，司馬牛之於桓魋，柳下惠之於盜跖，皆兄弟。賢不肖旣相遠，而兄弟罪不相及，古法也。魋，徒回翻。跖，之石翻。豈不哀哉！」帝善之，遂除其制。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一

## 齊紀七起強圉赤奮若（丁丑），盡著雍攝提格（戊寅），凡二年。

高宗明皇帝下

**建武四年**（丁丑、四九七）

**1**春，正月，大赦。考異曰︰齊·帝紀云︰「庚午，大赦。」按長曆，是月己丑朔，無庚午，故不日。

**2**丙申，魏立皇子恪為太子。魏主宴於清徽堂，語及太子恂，李沖謝曰︰「臣忝師傅，不能輔導。」帝曰︰「朕尚不能化其惡，師傅何謝也！」

**3**乙巳，魏主北巡。

**4**初，尚書令王晏，為世祖所寵任；事見一百三十六卷世祖永明七年。及上謀廢鬱林王，晏卽欣然推奉。事見一百三十九卷元年。鬱林王已廢，上與晏宴於東府，語及時事，晏抵掌曰︰「公常言晏怯，今定何如？」上卽位，晏自謂佐命新朝，常非薄世祖故事。旣居朝端，尚書令位居朝臣之右。朝，直遙翻。事多專決，內外要職，並用所親，每與上爭用人。上雖以事際須晏，事際，謂舉事之際；須者，倚其為用。而心惡之。惡，烏路翻。嘗料簡世祖中詔，料，音聊。得與晏手敕三百餘紙，皆論國家事，又得晏啓諫世祖以上領選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永明八年。選，須絹翻。以此愈猜薄之。始安王遙光勸上誅晏，上曰︰「晏於我有功；且未有罪。」遙光曰︰「晏尚不能為武帝，安能為陛下乎！」為，于僞翻。上默然。上遣腹心陳『章︰十二行本「陳」上有「左右」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世範等出塗巷，採聽異言。晏輕淺無防，意望開府，數呼相工自視，數，所角翻。相，息亮翻。云當大貴；與賓客語，好屛人清閒。好，呼到翻。屛，必郢翻。上聞之，疑晏欲反，遂有誅晏之意。

奉朝請鮮于文粲密探上旨，朝，直遙翻。探，吐南翻。告晏有異志。世範又啓上云︰「晏謀因四年南郊，與世祖故主帥於道中竊發。」帥，所類翻。會虎犯郊壇，上愈懼。未郊一日，有敕停行，先報晏及徐孝嗣。孝嗣奉旨，而晏陳「郊祀事大，必宜自力。」上益信世範之言。丙辰，召晏於華林省，誅之，省在華林園，因名。考異曰︰晏傳云︰「元會畢，乃召晏誅之。」本紀︰「丙辰，晏伏誅。」丙辰，正月二十八日也。按郊禮必在正月，旣云未郊一日敕停，則誅晏必非元會之日也，本傳蓋言元會禮後耳。幷北中郞司馬蕭毅、臺隊主劉明達，明達，蓋世祖時主帥。及晏子德元、德和。下詔云︰「晏與毅、明達以河東王鉉識用微弱，謀奉以為主，使守虛器。」晏弟詡為廣州刺史，『鄒︰魏之廣州，蓋今之河南省魯山縣境內。』上遣南中郞司馬蕭季敞襲殺之。季敞，上之從祖弟也。從，才用翻；下晏從同。蕭毅奢豪，好弓馬，為上所忌，故因事陷之。毅，高帝從子，新吳侯景先之子也。好，呼到翻。河東王鉉先以年少才弱，故未為上所殺。鉉朝見，常鞠躬俯僂，少，詩照翻。朝，直遙翻。見，賢遍翻。僂，力主翻。鞠躬，曲身也。俯，低頭。僂，曲背。不敢平行直視。至是，年稍長，長，知兩翻。遂坐晏事免官，禁不得與外人交通。

鬱林王之將廢也，晏從弟御史中丞思遠謂晏曰︰「兄荷世祖厚恩，荷，下可翻。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須，未知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欲使之死鬱林之難也。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將軍，帝初卽位，進晏為驃騎大將軍。噉，徒濫翻，又徒覽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章︰十二行本「徵」作「微」；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熊校同。』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遽應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晉、宋間人，多謂從弟為阿戎，至唐猶然。如杜甫於從弟杜位宅守歲詩云「守歲阿戎家」是也。思遠知上外待晏厚而內已疑異，乘間謂晏曰︰「時事稍異，兄亦覺不？間，古莧翻。不，讀曰否。凡人多拙於自謀而巧於謀人。」晏不應。思遠退，晏方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旬日而晏敗。上聞思遠言，故不之罪，仍遷侍中。

晏外弟尉氏阮孝緒亦知晏必敗，尉氏縣，漢屬陳留，江左僑置於今六合縣界，屬秦郡。阮氏本尉氏人，此時未必居秦郡界。外弟，妻弟也。晏屢至其門，逃匿不見。嘗食醬美，問知得於晏家，吐而覆之。旣吐其所食者，又覆其所餘者。及晏敗，人為之懼，為，于僞翻。孝緒曰︰「親而不黨，何懼之有！」卒免於罪。卒，子恤翻。

**5**二月，壬戌，魏主至太原。

**6**甲子，以左僕射徐孝嗣為尚書令，代王晏也。征虜將軍蕭季敞為廣州刺史。代晏弟詡也。『鄒︰魏之廣州，蓋今之河南省魯山縣境內。』

**7**癸酉，魏主至平城，引見穆泰、陸叡之黨問之，見，賢遍翻。無一人稱枉者；時人皆服任城王澄之明。穆泰及其親黨皆伏誅；賜陸叡死於獄，宥其妻子，徙遼西為民。考異曰︰齊書·魏虜傳云︰「僞征北將軍恆州刺史鉅鹿孤賀鹿渾守桑乾，宏從叔平陽王安壽戍懷栅，在桑乾西北。渾非宏任用中國人，與僞定州刺史馮翊公自鄰、安樂公拓跋阿幹兒謀立安壽，分據河北。欺久不遂，安壽懼，告宏。殺渾等數百人，任安壽如故。」與魏書名姓全不同。今從魏書。

初，魏主遷都，變易舊俗，幷州刺史新興公丕皆所不樂；樂，音洛。帝以其宗室耆舊，亦不之逼，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而已。示以事理之大歸而已，不反覆告語之。誘，音酉。及朝臣皆變衣冠，朱衣滿坐，朝，直遙翻。坐，徂臥翻。而丕獨胡服於其間，晚乃稍加冠帶，而不能脩飾容儀，帝亦不強也。強，其兩翻。

太子恂自平城將遷洛陽，元隆與穆泰等密謀留恂，因舉兵斷關，規據陘北。陘北，卽恆、朔二州之地。關，卽鴈門之東陘、西陘二關也。斷，丁管翻。陘，音刑。丕在幷州，隆等以其謀告之。丕外慮不成，口雖折難，折，之列翻。難，乃旦翻。心頗然之。及事覺，丕從帝至平城，帝每推問泰等，常令丕坐觀。有司奏元業、元隆、元超罪當族，丕應從坐。帝以丕嘗受詔許以不死，聽免死為民，留其後妻、二子，與居于太原，殺隆、超、同產乙升，同產，同母兄弟。餘子徙敦煌。敦，徒門翻。

初，丕、叡與僕射李沖、領軍于烈俱受不死之詔。叡旣誅，帝賜沖、烈詔曰︰「叡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逆旣異餘犯，雖欲矜恕，如何可得？然猶不忘前言，聽自死別府，不就恆州刺史府賜死而死於獄，故曰別府。免其拏『章︰十二行本「拏」作「孥」；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熊校同。』戮。書·甘誓曰︰予則拏戮汝。孔安國註曰︰拏，子也。免其拏戮，謂叡妻子免死徙遼西也。拏，音奴。元丕二子、一弟，首為賊端，連坐應死，特恕為民。朕本期始終而彼自棄絕，違心乖念，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怪。謀反之外，皎如白日耳。」沖、烈皆上表謝。

臣光曰︰夫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人君所以馭臣之大柄也。此周禮所謂八柄馭羣臣者也。予，讀曰與。是故先王之制，雖有親、故、賢、能、功、貴、勤、賓，苟有其罪，不直赦也；必議於槐棘之下，此周禮所謂八議也。槐棘，公卿之位。王制︰獄成，大司寇聽之於棘木之下。可赦則赦，可宥則宥，可刑則刑，可殺則殺；輕重視情，寬猛隨時。故君得以施恩而不失其威，臣得以免罪而不敢自恃。及魏則不然，勳貴之臣，往往豫許之以不死；彼驕而觸罪，又從而殺之。是以不信之令誘之使陷於死地也。誘，音酉。刑政之失，無此為大焉！

**8**是時，代鄕舊族，多與泰等連謀，唯于烈『章︰十二行本「烈」下有「一族」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無所染涉，帝由是益重之。帝以北方酋長及侍子畏暑，酋，自秋翻。長，知兩翻。聽秋朝洛陽，春還部落，時人謂之「鴈臣」。以鴈避寒而南來，望暖而北還也。朝，直遙翻。

**9**三月，己酉，魏主南至離石。離石，漢縣，屬西河郡，隋為離石郡，唐為石州。叛胡請降，詔宥之。降，戶江翻。夏，四月，庚申，至龍門，遣使祀夏禹。水經註︰龍門上口在漢河東北屈縣西，所謂孟門也。龍門下口在河東皮氏縣西北，大禹所鑿，故於此祠焉。癸亥，至蒲坂，祀虞舜。皇甫謐云︰舜都蒲坂，故又於此祀焉。坂，音反。辛未，至長安。

**10**魏太子恂旣廢，頗自悔過。御史中尉李彪表恂復與左右謀逆，復，扶又翻。魏主使中書侍郞邢巒與咸陽王禧奉詔齎椒酒詣河陽，賜恂死，椒味辛，大熱，有毒，其合口者尤甚。漢桓思后之議，李咸擣椒自隨；帝煮椒二斛，以殺高、武諸子孫；皆是物也。斂以粗棺、常服，瘞於河陽。斂，力贍翻。瘞，一計翻。

**11**癸未，魏大將軍宋明王劉昶卒於彭城，葬『章︰十一行本「葬」上有「追加九錫」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以殊禮。諡法︰思慮果遠曰明。謂昶遠慮，果於違難而歸魏也。

**12**五月，己丑，魏主東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汎渭入河。壬辰，遣使祀周文王於豐，武王於鎬。亦於故都祀之也。周之豐、鎬，漢時悉在上林苑中。使，疏吏翻。六月，庚申，還洛陽。

**13**壬戌，魏發冀、定、瀛、相、濟五州兵馬二十萬，魏太宗泰常八年，置濟州於濟北碻磝城，領濟北、平原、東平、南清河郡。相，息亮翻。濟，子禮翻。將入寇。

**14**魏穆泰之反也，中書監魏郡公穆羆與之通謀，赦後事發，削官爵為民。羆弟司空亮以府事付司馬慕容契，上表自劾，劾，戶槪翻，又戶得翻。魏主優詔不許；亮固請不已，癸亥，聽亮遜位。

**15**丁卯，魏分六師以定行留。

**16**秋，七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甲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魏立昭儀馮氏為皇后。后欲母養太子恪；恪母高氏自代如洛陽，暴卒於共縣。馮昭儀旣譖廢其妹，又潛殺太子之母，其心蓋梟獍也。以魏主之明，而使之正位椒房，他日不死於其手者幸耳。共縣，自漢以來屬河內郡，晉及後魏屬汲郡，唐衞州共城縣卽其地。共，音恭。

**17**戊辰，魏以穆亮為征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冀州刺史。

**18**八月，丙辰，魏詔中外戒嚴。將南伐也。

**19**壬戌，魏立皇子愉為京兆王，懌為清河王，懷為廣平王。

**20**追尊景皇所生王氏為恭太后。帝卽位，尊始安貞王曰景皇。稱皇不稱帝，用漢制也。

**21**甲戌，魏講武於華林園；庚辰，軍發洛陽。使吏部尚書任城王澄居守；任城王澄至是始為眞吏部尚書。守，式又翻。以御史中丞李彪兼度支尚書，「中丞」，當作「中尉」。『章︰十二行本正作「中尉」；孔本同；張校同。』度，徒洛翻。與僕射李沖參治留臺事。治，直之翻。假彭城王勰中軍大將軍，勰，音協。勰辭曰︰「親疏並用，古之道也。臣獨何人，頻煩寵授！昔陳思求而不允，曹魏文帝時，陳思王植上表求自試以攻吳、蜀，帝不許。愚臣不請而得，何否泰之相遠也！天地交曰泰，天地不交曰否。陳思於魏文，上下之情不通，故曰否。勰則君臣、兄弟之情無間，故曰泰。否，皮鄙翻。魏主大笑，執勰手曰︰「二曹以才名相忌，二曹，謂魏文帝、陳思王也。吾與汝以道德相親。」

**22**上遣軍主、直閤將軍胡松助北襄城太守成公期戍赭陽，赭，音者。軍主鮑舉助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黃瑤起戍舞陰。蕭子顯齊志︰西汝南屬雍州，北義陽屬雍州寧蠻府，自宋未有雙頭郡太守，率治一處。舞陰縣，自漢以來屬南陽郡，為西汝南、北義陽二郡治所。

**23**魏以氐帥楊靈珍為南梁州刺史。靈珍舉州來降，魏置梁州於仇池，置南梁州於武興。帥，所類翻。降，戶江翻；下同。送其母及子於南鄭以為質，質，音致。遣其弟婆羅阿卜珍將步騎萬餘襲魏武興王楊集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殺其二弟集同、集衆；集始窘急，請降。九月，丁酉，魏主以河南尹李崇為都督隴右諸軍事，將兵數萬討之。

**24**初，魏遷洛陽，荊州刺史薛眞度勸魏主先取樊、鄧。此時魏荊州猶治魯陽，樊、鄧逼近洛陽，欲先取之以廣封略。眞度引兵寇南陽，太守房伯玉擊敗之。此謂去年沙堨之敗也。擊敗，補邁翻。魏主怒，以南陽小郡，志必滅之，遂引兵向襄陽，彭城王勰等三十六軍前後相繼，衆號百萬，吹脣沸地。吹脣者，以齒齧脣作氣吹之，其聲如鷹車。其下者以指夾脣吹之，然後有聲，謂之嘯指。辛丑，魏主留諸將攻赭陽，自引兵南下；癸卯，至宛，夜襲其郛，克之。宛，於元翻。郛，芳無翻。城之外郭曰郛。房伯玉嬰內城拒守，魏主遣中書舍人孫延景考異曰︰齊書作「公孫雲」，今從魏書。謂伯玉曰︰「我今蕩壹六合，非如曏時冬來春去，不有所克，終不還北。卿此城當我六龍之首，易曰︰時乘六龍以御天。人君之象也。無容不先攻取，遠期一年，近止一月。封侯、梟首，事在俯仰，宜善圖之！梟，堅堯翻。且卿有三罪，今令卿知︰卿先事武帝，蒙殊常之寵，不能建忠致命而盡節於其讎，罪一也。明帝夷滅武帝子孫，故謂之讎。頃年薛眞度來，卿傷我偏師，罪二也。今鸞輅親臨，不面縛麾下，罪三也。」伯玉遣軍副樂稚柔對曰︰「承欲攻圍，期於必克。卑微常人，得抗大威，眞可謂獲其死所！外臣蒙武帝採拔，豈敢忘恩！但嗣君失德，主上光紹大宗，言帝自小宗入為高宗第三子，以紹大宗。非唯副億兆之深望，抑亦兼武皇之遺敕；是以區區盡節，不敢失墜。往者北師深入，寇擾邊民，輒厲將士以脩職業。將，卽亮翻。反己而言，不應垂責。」

宛城東南隅溝上有橋，魏主引兵過之。伯玉使勇士數人，衣班衣，戴虎頭帽，人衣，如旣翻。虎頭帽者，帽為虎頭形。伏於竇下，突出擊之，魏主人馬俱驚；召善射者原靈度射之，度射，而亦翻。應弦而斃，乃得免。

**25**李崇槎山分道，出氐不意，表裏襲之；槎，士下翻，逆斫木也。羣氐皆棄楊靈珍散歸，靈珍之衆減太半，崇進據赤土。魏收志，南秦州武階郡有赤土縣。五代志︰武都郡覆津縣，後魏置武階郡。靈珍遣從弟建『章︰十二行本「建」下有「帥五千人」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屯龍門，自帥精勇一萬屯鷲峽；按魏收志，東益州武興郡有石門縣。五代志︰武都將利縣，舊曰石門。又，仇池山下有飛龍峽，以氐酋楊飛龍據仇池得名。又，今龍州江油縣東二十里有龍門山；又，江油縣東百里有石門戍。武興，今為興州；龍州去興州甚遠，楊建所屯者必非江油之龍門也。水經註︰仇池東北有龍門戍，此其是歟！鷲峽當在龍門西南。從，才用翻。帥，讀曰率；下同。鷲，音就。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章︰十二行本「口」下有「積大木」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聚礌石，臨崖下之，以拒魏兵。塞，悉則翻。礌，盧對翻；埤蒼曰︰推石自高而下也。漢書·李陵傳︰乘隅下壘石。師古曰︰言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翻，與此礌音同。崇命統軍慕容拒帥衆五千從他路入，夜，襲龍門，破之。崇自攻鷲峽；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遂克武興，梁州刺史陰廣宗、參軍鄭猷等將兵救靈珍；崇進擊，大破之，斬楊婆羅阿卜珍，生擒猷等，靈珍奔還漢中。魏主聞之，喜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也。」以崇為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梁州刺史，以安集其地。

**26**丁未，魏主發南陽，留太尉咸陽王禧等攻之。己酉，魏主至新野，新野太守劉思忌拒守。冬，十月，丁巳，魏軍攻之不克，築長圍守之，遣人謂城中曰︰「房伯玉已降，汝何為獨取糜碎！」思忌遣人對曰︰「城中兵食猶多，未暇從汝小虜語也！」魏右軍府長史韓顯宗將別軍屯赭陽，右軍府，右軍將軍府也。將，卽亮翻；下同。成公期遣胡松引蠻兵攻其營，胡松時助戍赭陽。顯宗力戰，破之，斬其裨將高法援。顯宗至新野，魏主謂曰︰「卿破賊斬將，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為不作露布？」五代史志曰︰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迺書帛建於竿上，名曰露布。魏主謂顯宗若露布上聞行在所，則增益魏軍之勝勢，可以搖城中堅守之心。對曰︰「頃聞鎭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人，驢馬數匹，皆為露布；臣在東觀，私常哂之。韓顯宗對策甲科，除著作郞，故云在東觀。觀，古玩翻。哂，矢引翻；笑不壞頻曰哂。近雖仰憑威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烈，尤而效之，其罪彌大。左傳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尤，責也，過也，甚之之辭也。復，扶又翻。臣所以不敢為之，解上而已。」丁度集韻︰解，居隘翻，聞上也。上，時掌翻。自下而聞於上謂之上。魏主益賢之。

上詔徐州刺史裴叔業引兵救雍州。雍，於用翻；下同。叔業啓稱︰「北人不樂遠行，唯樂鈔掠。樂，音洛。若侵虜境，則司、雍之寇自然分矣。」上從之。叔業引兵攻虹城，此卽漢沛郡之虹縣城也。師古曰︰虹，音貢。南北兵爭，其地在下邳夏丘縣界；唐復為虹縣，屬泗州。虹，今讀如絳。獲男女四千餘人。

甲戌，遣太子中庶子蕭衍、右軍司馬張稷救雍州。十一月，甲午，前軍將軍韓秀方等十五將降於魏。將，卽亮翻。降，戶江翻。丁酉，魏敗齊兵於沔北，敗，補邁翻。將軍王伏保等為魏所獲。

**27**丙辰，以楊靈珍為北秦州刺史、考異曰︰齊氐傳作「北梁州」，今從齊書。仇池公、武都王。

**28**新野人張䐗帥萬餘家據栅拒魏，䐗，與豬同，陟魚翻。帥，讀曰率；下同。十二月，庚申，魏人攻拔之。雍州刺史曹虎與房伯玉不協，故緩救之，頓軍樊城。考異曰︰齊·魏虜傳云「均口」，今從虎傳。余謂曹虎之頓軍樊城，不特因與房伯玉不協而然，亦由畏魏兵之強而不敢進也。

丁丑，詔遣度支尚書崔慧景救雍州，假慧景節，帥衆二萬、騎千匹向襄陽，雍州衆軍並受節度。度，徒洛翻。雍，於用翻。騎，奇寄翻。

庚午，魏主南臨沔水；沔，彌兗翻。戊寅，還新野。

將軍王曇紛『嚴︰「紛」改「分」。』以萬餘人攻魏南青州黃郭戍，魏收志︰東魏孝靜帝武定七年置義塘郡，治黃郭城。又按五代志︰海州懷仁縣，梁置南北二青州；東魏廢州，立義塘郡及懷仁縣。曇，徒含翻。魏戍主崔僧淵破之，舉軍皆沒。將軍魯康祚、趙公政將兵萬人侵魏太倉口，據傅永傳︰太倉口在魏豫州界。是時魏置豫州於汝南新息縣廣陵城，與齊義陽隔淮對壘，則太倉口當在淮北岸，以魏人積倉粟於此而有是名也。魏豫州刺史王肅使長史清河傅永將甲士三千擊之。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軍於淮北，相去十餘里。永曰︰「南人好夜斫營，好，呼到翻；下好學同。必於渡淮之所置火以記淺。」『章︰十二行本「淺」下有「處」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乃夜分兵為二部，伏於營外；又以瓠貯火，瓠，戶誤翻。匏也。貯，丁呂翻，盛也。密使人過淮南岸，於深處置之，戒曰︰「見火起，則亦然之。」然，與燃同。是夜，康祚等果引兵斫永營，伏兵夾擊之。康祚等走趣淮水，趣，七喻翻。火旣競起，不知所從，溺死及斬首數千級，溺，奴狄翻。生擒公政，獲康祚之尸以歸。豫州刺史裴叔業侵魏楚王戍，裴叔業蓋自徐州遷為豫州。水經註︰鮦陽縣有葛陵城，城東北有楚武王冢，民謂之楚王瑟城。魏蓋於此置戍，因謂之楚王戍。肅復令永擊之。復，扶又翻。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戍，令塡外塹，塹，七豔翻。夜伏戰士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城東，部分將置長圍。分，扶問翻。永伏兵擊其後軍，破之。叔業留將佐守營，自將精兵數千救之。將，卽亮翻。永登門樓，望叔業南行數里，卽開門奮擊，大破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叔業進退失據，遂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吾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耳。旣不測我之虛實，足使喪膽，喪，息浪翻。俘此足矣，何更追之！」魏主遣謁者就拜永安遠將軍、汝南太守，封貝丘縣男。守，式又翻。永有勇力，好學能文。魏主常歎曰︰「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版，唯傅脩期耳！」言永有武幹，又有文才也。傅永，字脩期。

**29**曲江公遙欣好武事，好，呼到翻。上以諸子尚幼，內親則仗遙欣兄弟，外親則倚后弟西中郞長史彭城劉暄、內弟太子詹事江祏；帝母景皇后，祏之姑也，故曰內弟。故以始安王遙光為揚州刺史，居中用事；遙欣為都督荊·雍等七州諸軍事、荊州刺史，鎭據西面。而遙欣在江陵，多招材勇，厚自封殖，上甚惡之。惡，烏路翻。遙欣侮南郡太守劉季連，季連密表遙欣有異迹；包藏禍心者，謂之異志。形見於事為，謂之異迹。上乃以季連為益州刺史，為後劉季連據益州張本。使據遙欣上流以制之。季連，思考之子也。思考，劉遵考之弟。

**30**是歲，高昌王馬儒遣司馬王體玄入貢于魏，請兵迎接，求舉國內徙；魏主遣明威將軍韓安保迎之，剖伊吾之地五百里以居儒衆。儒遣左長史顧禮、右長史金城麴嘉將步騎一千五百迎安保，而安保不至；將，卽亮翻。騎，奇寄翻。禮、嘉還高昌，安保亦還伊吾。安保遣其屬朝『嚴︰「朝」改「韓」。』興安等使高昌，朝，姓也。漢有鼂錯，史記作朝錯。朝，直遙翻。使，疏吏翻。儒復遣顧禮將世子義舒迎安保，復，扶又翻；下同。至白棘城，去高昌百六十里。高昌舊人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魏太和五年，馬儒始王高昌，至是為國人所殺。立麴嘉為王，麴氏得高昌始此。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復臣於柔然。安保獨與顧禮、馬義舒還洛陽。

## 永泰元年（戊寅、四九八）是年四月始改元。

**1**春，正月，癸未朔，大赦。

**2**加中軍大將軍徐孝嗣開府儀同三司，孝嗣固辭。

**3**魏統軍李佐攻新野，丁亥，拔之，縛劉思忌，問之曰︰「今欲降未？」降，戶江翻。思忌曰︰「寧為南鬼，不為北臣！」史言劉思忌忠於所事。乃殺之。於是沔北大震。沔，彌兗翻。戊子，湖陽戍主蔡道福、湖陽縣，故蓼國，漢屬南陽郡，晉、宋省，齊於此置戍。湖陽旣入魏，置西淮安郡，唐為湖陽縣，屬唐州。辛卯，赭陽戍主成公期，壬辰，舞陰戍主黃瑤起、南鄕太守席謙相繼南遁。瑤起為魏所獲，魏主以賜王肅，肅臠而食之。黃瑤起殺王肅父奐，見一百三十八卷世祖永明十一年。乙巳，命太尉陳顯達救雍州。雍，於用翻。

**4**上有疾，以近親寡弱，忌高、武子孫。時高、武子孫猶有十王，十王，下所殺者是也。每朔望入朝，朝，直遙翻。上還後宮，輒歎息曰︰「我及司徒諸子皆不長，意呼遙光為司徒也。考之遙光傳，時未拜司徒。詳考齊史，帝弟安陸昭王緬先帝卒，建武元年贈司徒，此蓋指言緬諸子也。高、武子孫日益長大！」長，皆音丁丈翻，今知兩翻。上欲盡除高、武之族，以微言問陳顯達，對曰︰「此等豈足介慮！」以問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遙光以為當以次施行。遙光有足疾，遙光生而有躄疾。上常令乘輿自望賢門入，望賢門，華林園門也，本名鳳莊門，以遙光父諱鳳改焉。每與上屛人久語畢，上索香火，嗚咽流涕，明日必有所誅。左右以此覘知之。屛，必郢翻。索，山客翻。會上疾暴甚，絕而復蘇，復，扶又翻。遙光遂行其策；丁未，殺河東王鉉、臨賀王子岳、西陽王子文、永陽王子峻、南康王子琳、衡陽王子珉、湘東王子建、南郡王子夏、桂陽王昭粲、巴陵王昭秀，於是太祖、世祖及世宗諸子皆盡矣。鉉，太祖子。子岳至子夏，皆世祖子。昭粲、昭秀，世宗子。夏，戶雅翻。鉉等已死，乃使公卿奏其罪狀，請誅之，下詔不許；再奏，然後許之。難將一人手，揜盡天下目，齊明帝之詔類如此。南康侍讀濟陽江泌哭子琳，淚盡，繼之以血，濟，子禮翻。泌，薄必翻，又兵媚翻。親視殯葬畢，乃去。

**5**庚戌，魏主如南陽。二月，癸丑，詔左衞將軍蕭惠休等救壽陽，是時魏不攻壽陽，疑「壽」字誤。甲子，魏人拔宛北城，房伯玉面縛出降。宛，於元翻。降，戶江翻。伯玉從父弟思安為魏中統軍，數為伯玉泣請，魏主乃赦之。宋泰始三年，房法壽降魏，故房氏羣從多仕於魏，而思安得為伯玉請。從，才用翻。數為，上所角翻，下于僞翻。庚午，魏主如新野。辛巳，以彭城王勰為使持節、都督南征諸軍事、中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勰，音協。使，疏吏翻。

三月，壬午朔，崔慧景、蕭衍大敗於鄧城。鄧縣，漢屬南陽郡；宋大明末，割襄陽西界為京兆郡，鄧縣屬焉。其地在隋襄陽郡安養縣界。唐貞元中，又改安養縣為鄧城縣。今鄧城縣在襄陽城北二十里，隔漢水。按南北對境圖︰自鄧城南過新河至樊城。時慧景至襄陽，五郡已陷沒，五郡，謂南陽、新野、南鄕、北襄城幷西汝南、北義陽二郡太守也。慧景與衍及軍主劉山陽、傅法憲等帥五千餘人進行鄧城，魏數萬騎奄至，帥，讀曰率。行，下孟翻。騎，奇寄翻。諸軍登城拒守。時將士蓐食輕行，皆有飢懼之色。衍欲出戰，慧景曰︰「虜不夜圍人城，待日暮自當去。」旣而魏衆轉至。慧景於南門拔軍去，諸軍不相知，相繼皆遁。魏兵自北門入，劉山陽與部曲數百人斷後死戰，斷，丁管翻。且戰且卻行。慧景過鬧溝，據蕭子顯齊書，鬧溝近沙堨。沙堨在宛縣界，蓋堨水入此溝南流逕鄧城界而入于漢也。軍人相蹈藉，藉，慈夜翻。橋皆斷壞。魏兵夾路射之，射，而亦翻。殺傅法憲，士卒赴溝死者相枕，枕，之鴆翻。山陽取襖仗塡溝乘之，得免。魏主將大兵追之，晡時至沔。山陽據城苦戰，沔北有樊城；山陽所據，蓋卽此城也。至暮，魏兵乃退。諸軍恐懼，是夕，皆下船還襄陽。庚寅，魏主將十萬衆，羽儀華蓋，以圍樊城，曹虎閉門自守。魏主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如湖陽；辛亥，如懸瓠。

魏鎭南將軍王肅攻義陽，裴叔業將兵五萬圍渦陽以救義陽。渦陽城在漢沛郡山桑縣東南，渦水逕其南，時為魏南兗州治所。杜佑曰︰唐為亳州蒙城縣地。渦，音戈。魏南兗州刺史濟北孟表守渦陽，魏南兗州領下蔡及梁、譙、沛等郡。濟，子禮翻。糧盡，食草木皮葉。叔業積所殺魏人高五丈以示城內；高，居傲翻。別遣軍主蕭璝等攻龍亢，龍亢縣，漢屬沛郡，晉屬譙國，後省。魏太和十九年，置下蔡郡，龍亢縣屬焉。晉灼曰︰亢，音剛。龍亢城南臨渦水。璝，公回翻。魏廣陵王羽救之。叔業引兵擊羽，大破之，追獲其節。魏主使安遠將軍傅永、征虜將軍劉藻、假輔國將軍高聰救渦陽，並受王肅節度。叔業進擊，大破之，聰奔懸瓠，永收散卒徐還。叔業再戰，凡斬首萬級，俘三千餘人，獲器械雜畜財物以千萬計。魏主命鎖三將詣懸瓠；將，卽亮翻。劉藻、高聰免死，徙平州；魏平州治肥如城，領遼西、北平二郡。傅永奪官爵；黜王肅為平南將軍。肅表請更遣軍救渦陽，魏主報曰︰「觀卿意，必以藻等新敗，故難於更往。朕今少分兵則不足制敵，少，詩沼翻。多分兵則禁旅有闕，卿審圖之！義陽當止則止，當下則下；若失渦陽，卿之過也！」肅乃解義陽之圍，與統軍楊大眼、奚康生等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魏兵盛，夜，引軍退；明日，士衆奔潰，魏人追之，殺傷不可勝數。勝，音升；下不勝同。叔業還保渦口。渦口，渦水入淮之口也。渦口對淮南岸卽齊馬頭郡。杜佑曰︰渦口，今臨淮漣水縣；非也。

**6**初，魏中尉李彪，家世孤微，李彪，衞國頓丘人；家素寒微，少孤貧而好學。朝無親援；初遊代都，以清淵文穆公李沖好士，傾心附之。清淵縣，漢屬魏郡，晉以來屬陽平郡。朝，直遙翻。好，呼到翻。沖亦重其材學，禮遇甚厚，薦於魏主，且為之延譽於朝，為，于僞翻。延譽者，為之聲譽，使所聞者遠。公私汲引。旣公言之於朝而薦之於上，又私語同列，引而進之。引水而上曰汲，取此義也。及為中尉，彈劾不避貴戚，彈，徒丹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魏主賢之，以比汲黯。彪自以結知人主，不復藉沖，稍稍疏之，唯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沖浸銜之。復，扶又翻。坐，徂臥翻。

及魏主南伐，彪與沖及任城王澄共掌留務。彪性剛豪，意議多所乖異，數與沖爭辯，形於聲色；數，所角翻。自以身為法官，他人莫能糾劾，事多專恣。沖不勝忿，乃積其前後過惡，禁彪於尚書省，上表劾彪「違傲高亢，勝，音升。亢，苦浪翻。公行僭逸，坐輿禁省，言坐輿而入禁省也。漢法不下公門為不敬。私取官材，輒駕乘黃，乘黃，御馬也。乘，繩證翻。杜佑曰︰漢有未央廐令，魏改為乘黃廐，乘黃，古之神馬，因以為名。或亦名飛黃，背有角，日行萬里。淮南子云︰天下有道，飛黃伏皁。無所憚懾。臣輒集尚書已下、令史已上於尚書都座，尚書都坐，錄、令、僕射、尚書园坐處。以彪所犯罪狀告彪，訊其虛實，彪皆伏罪。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治罪。」見事，謂彪見所犯之事也。見，賢遍翻。治，直之翻。沖又表稱︰「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載，子亥翻。見其才優學博，議論剛正，愚意誠謂拔萃公清之人。後稍察其人酷急，猶謂益多損少。自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彪以中尉兼度支尚書。日夕共事，始知其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聽其言如振古忠恕之賢，振古，自古也。校其行實天下佞暴之賊。行，下孟翻。臣與任城卑躬曲己，若順弟之奉暴兄，其所欲者，事雖非理，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列，謂陳列其事。宜殛彪於北荒，以除亂政之姦；詩曰︰取彼譖人，投畀有北。毛註云︰北方寒涼而不毛。所引無證，宜投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譖。」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沖手自作表，家人不知。

帝覽表，歎悵久之，曰︰「不意留臺乃至於此！」旣而曰︰「道固可謂溢矣，而僕射亦為滿也。」李彪，字道固。僕射，謂沖也。黃門侍郞宋弁素怨沖，而與彪同州相善，弁，廣平人；彪，頓丘人；二郡皆屬相州。陰左右之。左，音佐。右，音佑。有司處彪大辟，處，昌呂翻；下久處同。辟，毗亦翻。帝宥之，除名而已。魏孝文於此可謂明矣。

沖雅性溫厚，及收彪之際，親數彪前後過失，瞋目大呼，投折几案，御史皆泥首面縛。數，所具翻。瞋，昌眞翻。呼，火故翻。折，而設翻。中尉得罪，而御史皆泥首面縛以謝沖，以朝儀言之，無是理也。魏主所謂「僕射亦為滿」，亦不信哉！沖詈辱肆口，遂發病荒悸，言語錯繆，時扼腕大罵，稱「李彪小人」，悸，其季翻。腕，烏貫翻。醫藥皆不能療，或以為肝裂，怒氣傷肝。怒甚發病而醫不能療，故以為肝裂。旬餘而卒。帝哭之，悲不自勝，勝，音升。贈司空。

沖勤敏強力，久處要劇，處，昌呂翻。文案盈積，終日視事，未嘗厭倦，職業脩舉，纔四十而髮白。兄弟六人，凡四母，少時每多忿競。少，詩照翻。及沖貴，祿賜皆與共之，更成敦睦。然多援引族姻，私以官爵，一家歲祿萬匹有餘，時人以此少之。少，詩沼翻；下同。

**7**魏主以彭城王勰為宗師，魏置宗師，見一百二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勰，音協。詔使督察宗室，有不帥敎者以聞。帥，讀曰率。

**8**夏，四月，甲寅，改元。改元永泰。

**9**大司馬會稽太守王敬則，自以高、武舊將，心不自安。會，工外翻。將，卽亮翻。上雖外禮甚厚，而內相疑備，疑備者，疑其為變而為之防。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堪，勝也。宜，適也。問其尚能勝兵及適用與否也。數，所角翻。聞其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寬。少，詩沼翻。前二歲，上遣領軍將軍蕭坦之將齋仗五百人行武進陵，齊自武帝以上諸陵皆在武進。行，下孟翻。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怖，普布翻。上知之，遣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尉之。自建康東入會稽。尉，與慰同。

仲雄善琴，上以蔡邕焦尾琴借之。蔡邕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裁為琴，果有美音，而其尾猶焦，時人因名焦尾琴。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桓譚新論︰五絃第一絃為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為少宮、少商。仲雄於御前鼓琴作懊憹歌，晉志曰︰懊憹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憹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懊，於報翻。憹，如冬翻。仲雄倣其曲而作歌。曰︰「常歎負情儂，儂，音農；吳語也。郞今果行許。」又曰︰「君行不淨心，那得惡人題！」惡，烏路翻。上愈猜愧。

上疾屢危，乃以光祿大夫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瓌，古回翻。守，手又翻。置兵佐以密防敬則。中外傳言，當有異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只是欲平我耳；東亦何易可平！易，以豉翻。吾終不受金甖！」金甖，謂鴆也。賜死者，以金甖盛鴆酒，故云然。

敬則女為徐州行事謝朓妻，朓，土了翻。敬則子太子洗馬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岳以情告朓，官至將軍而未有軍號者，為正員將軍，次為員外將軍。洗，悉薦翻。「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岳，馳啓以聞。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掾王公林。自晉以來，諸郡有五官掾。公林，敬則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旣而曰︰「若爾，諸郞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言且遲一夜也。

其夜，呼僚佐文武樗蒲，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閤丁興懷曰︰「官祗應作爾！」言應作如此事，謂應反也。敬則不應。明旦，召山陰令王詢、臺傳御史鍾離祖願，臺傳御史，臺所遣督諸郡錢穀者。傳，株戀翻。敬則橫刀跂坐，跂坐，垂足而坐，跟不及地。跂，去智翻。問詢等︰「發丁可得幾人？庫見有幾錢物？」見，賢遍翻。詢稱「縣丁猝不可集」；祖願稱「庫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將，引也。王公林又諫曰︰「凡事皆可悔，唯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詎，豈也。敬則唾其面曰︰「我作事，何關汝小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丁卯」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敬則舉兵反，招集，配衣，配，分給也。衣，於旣翻。分給袍甲以衣被之。二三日便發。

前中書令何胤，棄官隱居若邪山，若邪山在會稽東南四十里。邪，讀曰耶。敬則欲劫以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等諫曰︰「何令高蹈，必不從；不從，便應殺之。舉大事先殺名賢，事必不濟。」敬則乃止。胤，尚之之孫也。何尚之柄用於宋文、武兩朝。

**10**庚午，魏發州郡兵二十萬人，期八月中旬集懸瓠。復欲南伐也。

**11**魏趙郡靈王幹卒。諡法︰亂而不損曰靈。

**12**上聞王敬則反，收王幼隆及其兄員外郞世雄、此卽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記室參軍季哲、敬則為大司馬，以其子為記室參軍。其弟太子舍人少安等，皆殺之。少，詩照翻。長子黃門郞元遷將千人在徐州擊魏，長，知兩翻。將，卽亮翻。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前吳郡太守南康侯子恪，嶷之子也，豫章王嶷，武帝之弟。嶷，魚力翻。敬則起兵，以奉子恪為名；子恪亡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遙光勸上盡誅高、武子孫，於是悉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江陵公寶覽等處中書省，寶義，皇子；寶覽，姪也。處，昌呂翻；下同。高、武諸孫處西省，據蕭子恪傳，西省，永福省也，至唐分三省，以門下省為西省，中書省為東省。敕人各從左右兩人，過此依軍法；孩幼者與乳母俱入。其夜，令太醫煑椒二斛，都水辦棺材數十具，前漢都水屬水衡都尉；後漢光武省水衡都尉幷少府，都水屬郡國；晉屬大司農。蕭子顯志無都水，都官尚書有水曹。以此考之，都水當屬將作大匠。然齊大匠卿不常置，故都水之官不見於志。孩，何開翻。須三更，當盡殺之。須，待也。三更，丙夜也。更，工衡翻。子恪徒跣自歸，二更達建陽門，刺啓。書姓名於奏白曰刺。啓，奏也。旣達姓名，又啓陳其事。時刻已至，而上眠不起，中書舍人沈徽孚與上所親左右單景雋共謀少留其事。須臾，上覺，單，上演翻。少，詩沼翻。覺，古孝翻。寢而寤謂之覺。景雋啓子恪已至。上驚問曰︰「未邪？未邪？」景雋具以事對。上撫牀曰︰「遙光幾誤人事！」單景雋具以子恪所啓之事對。上乃謂幾為遙光所誤而濫殺。幾，居希翻。乃賜王侯供饌，饌，雛戀翻，又雛皖翻。明日，悉遣還第。以子恪為太子中庶子。寶覽，緬之子也。緬，上弟也。緬，彌兗翻。

敬則帥實甲萬人過浙江。今之錢唐江也。帥，讀曰率。張瓌遣兵三千拒敬則於松江，松江在吳郡吳縣南，古笠澤也，今屬蘇州吳江縣。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之者十餘萬衆；將，卽亮翻。擔，都甘翻。篙，古勞翻，竹竿也，用以撑船。荷，下可翻。鍤，楚洽翻，鍬也。至晉陵，南沙人范脩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公上，複姓也。敬則本晉陵南沙人，故范脩化舉縣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而過。蕭氏之先俱葬武進。高帝之殂也，從其先兆，亦葬武進，號泰安陵。敬則懷高帝恩，故慟哭而過。陸游曰︰自常州西北至呂城，過陵口，見大石獸偃仆道旁，已殘缺，蓋南朝陵墓，齊明帝時王敬則反，至陵口慟哭而過是也。距丹陽縣三十餘里。丹陽，古所謂曲阿，或曰雲陽。宋白曰︰吳大帝改丹陽為武進縣，吳末倂入晉陵縣。烏程丘仲孚為曲阿令，敬則前鋒奄至，仲孚謂吏民曰︰「賊乘勝雖銳，而烏合易離。今若收船艦，鑿長岡埭，長岡在曲阿縣界，今謂之上、下夾堈，埭卽今之上金斗門。易，以豉翻。艦，戶黯翻。埭，徒耐翻。瀉瀆水以阻其路；得留數日，臺軍必至，如此，則大事濟矣。」敬則軍至，值瀆涸，果頓兵不得進。

五月，『章︰十二行本「月」下有「壬午」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詔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馬軍主胡松築壘於曲阿長岡；驤，思將翻。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湖頭，玄武湖頭也。其地東接蔣山西巖下，西抵玄武湖隄，地勢坦平，當京口大路。恭祖，慧景之族也。前書後軍將軍崔恭祖。按魏、晉以來官制，左、右、前、後將軍，是為四軍。恭祖位號未能至此。齊書·王敬則傳作「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恭祖若為後軍將軍，不應下帶直閤將軍，此必有誤。敬則急攻興盛、山陽二壘，臺軍不能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引騎兵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索馬再上，不能得，崔恭祖刺之仆地，索，山客翻。上，時掌翻。刺，七亦翻。興盛軍客袁文曠斬之，「軍客」，齊書·王敬則傳作「軍容」。南史有軍容、馬容；如相康為齊高帝軍容，蕭摩訶馬容陳智深斬陳叔陵。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乙酉，傳首建康。

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猝東起，朝廷震懼。太子寶卷使人上屋，望見征虜亭失火，上，時掌翻。征虜亭在方山南。自玄武湖頭大路北出至征虜亭。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急裝，謂縛袴也。戎裝謂之急裝。敬則聞之，喜曰︰「檀公三十六策，走為上策，計汝父子唯有走耳！」蓋時人譏檀道濟避魏之語也。敬則之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裁少日，謂不及二旬也。少，詩沼翻。

臺軍討賊黨，晉陵民以附敬則應死者甚衆。太守王瞻上言︰「愚民易動，不足窮法。」窮法，謂盡法繩之。易，以豉翻。上許之，所全活以萬數。瞻，弘之從孫也。王弘之以仕晉，宋武帝辟召無所就。從，才用翻。

上賞謝朓之功，遷尚書吏部郞。唐六典曰︰吏部郞，職在選舉。魏、晉用人，妙於時選，其諸曹郞功高者，遷吏部郞，歷代品秩皆高於諸曹郞。魏、晉、宋、齊，吏部郞品第五，諸曹郞品第六。朓上表三讓，上不許。中書疑朓官未及讓，國子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恆俗。恆，戶登翻。謝吏部今授超階，讓別有意。朓自兼殿中郞遷吏部郞，故曰超階。朓恥以告妻父得官，故曰讓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邪！」朓妻常懷刃欲殺朓，朓不敢相見。

**13**秋，七月，魏彭城王勰表以一歲國秩、職俸、親恤裨軍國之用。國秩，彭城國秩也；職俸，勰所居職合受之俸也；親恤，亦魏朝給勰以恤親者。勰，音協。魏主詔曰︰「割身存國，理為遠矣。職俸便停，親、國聽三分受一。」親、國，謂親恤、國秩也。壬午，又詔損皇后私府之半，六宮嬪御、五服男女供恤亦減半，嬪，毗賓翻。在軍者三分省一，以給軍賞。

**14**癸卯，以太子中庶子蕭衍為雍州刺史。為後蕭衍以雍州起兵張本。雍，於用翻。

**15**己酉，上殂于正福殿。年四十七。遺詔︰「徐令可重申前命。徐令，謂徐孝嗣也。孝嗣為尚書令，建武四年加開府儀同三司，辭不受。重，直龍翻。沈文季可左僕射，江祏可右僕射，江祀可侍中，劉暄可衞尉。軍政可委陳太尉；陳太尉謂顯達。內外衆事，無大小委徐孝嗣、遙光、坦之、江祏，其大事與沈文季、江祀、劉暄參懷。心膂之任可委劉悛、蕭惠休、崔慧景。」悛，七倫翻，又丑緣翻。

上性猜多慮，簡於出入，竟不郊天。天子卽立，當奉珪幣以見上帝於南郊。又深信巫覡，覡，刑狄翻。每出先占利害。東出云西，南出云北。初有疾，甚祕之，聽覽不輟。久之，敕臺省文簿中求白魚以為藥，外始知之。本草曰︰白魚，味甘平，無毒；主胃氣，開胃下食，去水氣，令人肥健。大者六七尺，色白，頭昂，生江湖中。按此求文簿中白魚，則所謂蠹書魚也；本草謂之衣魚，亦曰白魚。利小便，療偏風口喎。衍義曰︰衣魚多在故書中，久不動衣帛中或有之；身有厚粉，手搐之則粉落。太子卽位。

**16**八月，辛亥，魏太子自洛陽朝于懸瓠。朝，直遙翻；下同。

**17**壬子，奉朝請鄧學以齊興郡降魏。武帝永明三年，置齊興郡，屬郢州，其地當在西陽、弋陽二郡界。

**18**魏主之入寇也，遣使發高車兵。高車憚遠役，奉袁紇樹者為主，相帥北叛。帥，讀曰率。魏主遣征北將軍宇文福討之，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福坐黜官。更命平北將軍江陽王繼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自懷朔以東悉稟節度，仍攝鎭平城。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

**19**八月，葬明皇帝於興安陵，陵在曲阿。廟號高宗。東昏侯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惡，烏路翻。徐孝嗣固爭，得踰月。帝每當哭，輒云喉痛。太中大夫羊闡入臨，臨，力鴆翻，哭也。無髮，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謂左右曰︰「禿鶖啼來乎！」號，戶高翻。漢·五行志曰︰鵜鶘，或曰禿鶖。師古曰︰鵜鶘、一名淘河，腹下胡大如數升囊，好羣入澤中抒水食魚，因名。禿鶖，亦水鳥也。陸佃埤雅曰︰鶖性貪惡，今俗呼禿鶖，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長頸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鬭，好啗蛇。鶖，音狄。

**20**九月，己亥，魏主聞高宗殂，下詔稱「禮不伐喪」，春秋左氏傳曰︰晉士匄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公羊傳曰︰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大其不伐喪也。引兵還。庚子，詔北伐高車。

**21**魏主得疾甚篤，旬日不見侍臣，左右唯彭城王勰等數人而已。勰內侍醫藥，外總軍國之務，遠近肅然，人無異議。右軍將軍丹陽徐謇善醫，徐謇，丹陽人，宋明帝之世客青州。慕容白曜克東陽，謇遂為魏所獲。謇，九輦翻。時在洛陽，急召之。旣至，勰涕泣執手謂曰︰「君能已至尊之疾，當獲意外之賞；不然，有不測之誅；非但榮辱，乃繫存亡。」勰又密為壇於汝水之濱，依周公故事，告天地及顯祖，乞以身代魏主。周公金縢之事，以周公之至誠行之則可，若王莽則僞也。魏主疾有間，間，如字。朱元晦曰︰間，少差也。丙午，發懸瓠，舍于汝濱，集百官，坐徐謇于上席，稱揚其功，除鴻臚卿，封金鄕縣伯，賜錢萬緡；臚，陵如翻。諸王別餉賚，各不減千匹。冬，十一月，辛巳，魏主如鄴。

**22**戊子，立妃褚氏為皇后。

**23**魏江陽王繼上言︰「高車頑昧，避役遁逃，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鎭別推檢，言六鎭各遣一使，令各推檢一鎭。使，疏吏翻。斬魁首一人，自餘加以慰撫。若悔悟從役者，卽令赴軍。」令赴南伐之軍也。詔從之。於是叛者往往自歸。繼先遣人慰諭樹者。樹者亡入柔然，尋自悔，相帥出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魏主善之，曰︰「江陽可大任也。」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北征至鄴而高車已降，遂班師。

**24**林邑王諸農入朝，海中值風，溺死，武帝永明十年，范諸農得國。朝，直遙翻。溺，奴歷翻。以其子文款為林邑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二

## 齊紀八屠維單閼（己卯），一年。

東昏侯上諱寶卷，字智藏；明帝第二子也；本名明賢，明帝輔政後，改焉。明帝長子寶義有廢疾，故立帝為太子。其後蕭衍、蕭穎冑以荊、雍起兵輔南康王寶融以攻帝，廢帝為東昏侯。荊、雍在西，謂帝以昏虐居東，故廢為東昏侯。

## 永元元年（己卯、四九九）

**1**春，正月，戊寅朔，大赦，改元。

**2**太尉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慧景軍四萬擊魏，欲復雍州諸郡；去年，魏克雍州五郡。雍，於用翻。癸未，魏遣前將軍元英拒之。元英卽拓跋英；魏旣改姓元氏，史因而書之。

**3**乙酉，魏主發鄴。去年十二月甲寅，魏主自鄴班師，今車駕始自鄴發。

**4**辛卯，帝祀南郊。

**5**戊戌，魏主至洛陽，過李沖冢。沖死見上卷上年。魏主令葬沖於洛陽覆舟山，近杜預冢，今自鄴還過其冢。按魏主詔代人遷洛者葬洛，餘州從便。沖，隴西人也，以其貴寵，亦令葬洛。時臥疾，望之而泣；見留守官，語及沖，輒流涕。李沖與任城王澄等同守留臺。魏主還洛，見留守官，而沖已死，故語及輒流涕，念之之甚也。守，式又翻。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朕離京以來，舊俗少變不？」任，音壬。離，力智翻。少，詩沼翻；下同。不，讀曰否。對曰︰「聖化日新。」帝曰︰「朕入城，見車上婦人猶戴帽、著小襖，此代北婦人之服也。乘車婦人，皆貴臣之家也。著，陟略翻。襖，烏浩翻，裌衣也。何謂日新！」對曰︰「著者少，不著者多。」帝曰︰「任城，此何言也！必欲使滿城盡著邪？」澄與留守官皆免冠謝。史言魏主汲汲於用夏變夷。

甲辰，魏大赦。魏主之幸鄴也，李彪迎拜於鄴南，且謝罪。彪旣得罪，歸鄕里，故迎魏主於鄴南。帝曰︰「朕欲用卿，思李僕射而止。」慰而遣之。會御史臺令史龍文觀告︰「太子恂被收之日，恂被收見一百四十卷明帝建武三年。被，皮義翻。有手書自理，彪不以聞。」尚書表收彪赴洛陽。帝以為彪必不然；以牛車散載詣洛陽，散，悉但翻。散載者，不加縶縛。會赦，得免。

**6**魏太保齊郡靈王簡卒。

**7**二月，辛亥，魏以咸陽王禧為太尉。

**8**魏主連年在外，魏主自明帝建武元年南伐，至是首尾四年。馮后私於宦者高菩薩。菩，蓬晡翻。薩，桑葛翻。及帝在懸瓠病篤，事見上卷上年。后益肆意無所憚，中常侍雙蒙等為之心腹。雙，姓；蒙，名。姓譜︰顓帝後封於雙蒙城，其後以為氏。

彭城公主為宋王劉昶子婦，寡居。昶，丑兩翻。后為其母弟北平馮夙求婚，帝許之；公主不願，后強之。后為，于僞翻。強，其兩翻。公主密與家僮冒雨詣懸瓠，訴於帝，且具道后所為。帝疑而祕之。后聞之，始懼，陰與母常氏使女巫厭禱，厭，於葉翻，又於琰翻。曰︰「帝疾若不起，一旦得如文明太后輔少主稱制者，文明太后，后之姑也；其包藏禍心若此，豈非姑之敎邪！少，詩照翻。當賞報不貲。」貲，卽移翻。貲之為言量也。不貲，言無量之可比也。

帝還洛，收高菩薩、雙蒙等，案問，具伏。帝在含溫室，夜引后入，賜坐東楹，去御榻二丈餘，命菩薩等陳狀。陳后淫泆之狀。旣而召彭城王勰、北海王詳入坐，勰，音協。曰︰「昔為汝嫂，今是路人，但入勿避！」又曰︰「此嫗欲手刃吾脅！嫗，威遇翻。老婦曰嫗。吾以文明太后家女，不能廢，但虛置宮中，有心庶能自死；言若有人心，必當自取盡也。汝等勿謂吾猶有情也。」二王出，賜后辭訣；后再拜，稽首涕泣。稽，音啓。入居後宮，諸嬪御奉之猶如后禮，嬪，毗賓翻。唯命太子不復朝謁而已。太子，儲君也；命不復朝謁，絕之，不使以母禮事之。復，扶又翻。朝，直遙翻。

初，馮熙以文明太后之兄尚恭宗女博陵長公主。景穆太子廟號恭宗。長，知兩翻。熙有三女，二為皇后，一為左昭儀，二后，廢后及幽后也。昭儀早卒。瑤光寺之練行尼，魏主忍為之，廢后非得罪於宗廟也；幽后所為彰灼如此，乃不能正其罪；廢后獨非文明家女邪！由是馮氏貴寵冠羣臣，賞賜累巨萬。漢書音義曰︰巨萬，萬萬也。冠，古玩翻。公主生二子，誕、脩。熙為太保，誕為司徒，脩為侍中、尚書，庶子聿為黃門郞。黃門侍郞崔光與聿同直，庶子，妾御所生。以此觀之，魏以黃門郞與黃門侍郞為兩官。同直，同直禁中也。謂聿曰︰「君家富貴太盛，終必衰敗。」聿曰︰「我家何所負，而君無故詛我！」詛，莊助翻，呪也。光曰︰「不然。物盛必衰，此天地之常理。若以古事推之，不可不愼。」後歲餘而脩敗。脩性浮競，誕屢戒之，不悛，悛，丑緣翻。乃白於太后及帝而杖之。脩由是恨誕，求藥，使誕左右毒之。事覺，帝欲誅之，誕自引咎，懇乞其生。帝亦以其父老，杖脩百餘，黜為平城民。及誕、熙繼卒，太和十九年，馮誕卒，是年二月也；四月，馮熙又卒。幽后尋廢，太和二十年，幽后廢。聿亦擯棄，馮氏遂衰。史言外戚罕有能全保其福祿者。

**9**魏『章︰十二行本「魏」上有「癸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以彭城王勰為司徒。勰，音協。

**10**陳顯達與魏元英戰，屢破之。攻馬圈城四十日，按陳顯達傳，馬圈在南鄕界。杜佑曰︰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在今南陽郡界穰縣北。杜佑曰︰後魏馬圈鎭，漢𣵀陽縣地。圈，渠篆翻。城中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噉，徒濫翻，又徒覽翻。癸酉，魏人突圍走，斬獲千計。顯達入城，將士競取城中絹，遂不窮追。史言齊師貪鹵掠以縱敵。將，卽亮翻。顯達又遣軍主莊丘黑進擊南鄕，拔之。莊丘，複姓也。蕭子顯曰︰南鄕城，順陽舊治也。

魏主謂任城王澄曰︰「顯達侵擾，朕不親行，無以制之。」任，音壬。三月，庚辰，魏主發洛陽，命于烈居守，守，音狩；凡留守、太守之守皆同。以右衞將軍宋弁兼祠部尚書，攝七兵事以佐之。攝七兵事者，攝尚書七兵曹事也。杜佑曰︰魏始置五兵尚書，謂中兵、外兵、別兵、騎兵也。晉又分中、外兵各為左、右，後魏遂為七兵尚書。弁精勤吏治，治，直吏翻。恩遇亞於李沖。

癸未，魏主至梁城。魏收志︰北荊州汝北郡有梁縣、汝源縣。五代志︰襄城郡承休縣，舊曰汝源，置汝北郡。唐志︰汝州臨汝郡，本襄城郡治梁縣，又有梁縣故城在西南四十五里。崔慧景攻魏順陽，順陽太守清河張烈固守；五代志︰鄧州順陽縣，舊置順陽郡，唐武德六年，省順陽入冠軍，貞觀元年，省冠軍入新城，其地在今鄧州菊潭、臨湍二縣之間也。杜佑曰︰漢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亦後漢穰縣地。甲申，魏主遣振威將軍慕容平城將騎五千救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自魏主有疾，彭城王勰常居中侍醫藥，晝夜不離左右，離，力智翻。飲食必先嘗而後進，蓬首垢面，衣不解帶。帝久疾多忿，近侍失指，動欲誅斬；勰承顏伺間，多所匡救。伺，相吏翻。間，古莧翻；下間道同。丙戌，以勰為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使，疏吏翻。勰辭曰︰「臣侍疾無暇，安能治軍！願更請一王，使總軍要，軍要，猶言軍權也。左傳曰︰握兵之要。杜預註云︰威權在己。治，直之翻。臣得專心醫藥。」帝曰︰「侍疾、治軍，皆憑於汝。吾病如此，深慮不濟；安六軍、保社稷者，捨汝而誰！何容方更請人以違心寄乎！」心寄，謂推心以託之也。

丁酉，魏主至馬圈，命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斷均口，水經曰︰均水出淅縣北山，南流過其縣之東，又南，當涉都縣邑北，南入于沔。註云︰卽郡國志筑陽縣之涉都鄕，均水於此入沔，謂之均口。斷，丁管翻。邀齊兵歸路。嘉，建之子也。楚王建，見一百二十五宋文帝元嘉十七年。

陳顯達引兵渡水西，均水之西也。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恐，沮，在呂翻。與魏戰，屢敗。魏武衞將軍元嵩免冑陷陳，陳，讀曰陣。將士隨之，齊兵大敗。嵩，澄之弟也。戊戌，軍『章︰十二行本「軍」上有「夜」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幔，莫半翻。盛，時征翻。擔，都甘翻，負也。間道自分磧山出均水口南走。磧，七迹翻。己亥，魏收顯達軍資億計，班賜將士，追奔至漢水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考異曰︰魏書作「張千達」，今從齊書。士卒死者三萬餘人。

顯達之北伐，軍入汋均口。水經註︰順陽縣西有石山，南臨汋水。汋水又南流，注于沔水，謂之汋口。詳考經及註，汋水、均水，實一水也，故謂之汋均口。汋，實若翻。廣平馮道根沈約宋志︰廣平太守，江左僑立，治襄陽；宋為實土，以漢朝陽縣地立廣平郡及廣平縣，領酇陰、比陽等縣。按水經註︰朝陽在新野西，白水又出其西。說顯達曰︰「汋均水迅急，易進難退；說，輸芮翻。易，以豉翻。魏若守隘，則首尾俱急。不如悉棄船於酇城，陸道步進，酇縣，卽漢蕭何所封之邑，屬南陽郡，晉屬順陽郡，江左僑立廣平郡，酇縣屬焉。馮道根，廣平酇人也。水經︰沔水自均口東南過酇縣之西南。五代志︰襄州陰城縣，西魏置酇城郡。隘，烏懈翻。酇，音贊。列營相次，鼓行而前，破之必矣。」顯達不從。道根以私屬從軍，私屬者，家之奴客及其親黨，非官之所調發者。及顯達夜走，軍人不知山路，道根每及險要，輒停馬指示之，衆賴以全。詔以道根為汋均口戍副。凡邊戍有戍主、戍副。顯達素有威名，至是大損。陳顯達之敗，固是弱不可以敵強，亦天為之也。齊師潰於戊戌，魏主殂於丙午。儻顯達更能支持數日，安知不能轉敗為功邪！御史中丞范岫奏免顯達官，顯達亦自表解職；皆不許，更以顯達為江州刺史。考異曰︰齊明帝紀︰「永泰元年，七月，癸卯，以顯達為江州。」本傳︰「顯達敗於馬圈，求降號，不許，乃除江州。」又云︰「東昏立，顯達彌不樂京師，得此授甚喜。」按明帝末，顯達方以三公將兵擊魏，不容無故除江州。今從本傳。崔慧景亦棄順陽走還。

**11**庚子，魏主疾甚，北還，至穀塘原，謂司徒勰曰︰「後宮久乖陰德，記曰︰天子理陽道，后治陰德。鄭註云︰陰德，謂主陰事，陰令也。吾死之後，可賜自盡，葬以后禮，庶免馮門之醜。」又曰︰「吾病益惡，殆必不起。雖摧破顯達，而天下未平，嗣子幼弱，社稷所倚，唯在於汝。霍子孟、諸葛孔明以異姓『章︰十二行本「姓」下有「猶」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受顧託，漢武帝託昭帝於霍光，昭烈帝託後主於諸葛亮，事並見前。況汝親賢，可不勉之！」勰泣曰︰「布衣之士，猶為知己畢命；古語有之，士為知己者死。為，于僞翻。況臣託靈先帝，依陛下之末光乎！託靈，託體，皆兄弟同氣之謂也。但臣以至親，久參機要，寵靈輝赫，海內莫及；所以敢受而不辭，正恃陛下日月之明，恕臣忘退之過耳。今復任以元宰，復，扶又翻。總握機政；震主之聲，取罪必矣。昔周公大聖，成王至明，猶不免疑，而況臣乎！如此，則陛下愛臣，更為未盡始終之美。」彭城王勰慮禍避權如此，猶終不免於高肇之手，況咸陽王禧、北海王詳等邪？帝默然久之，曰︰「詳思汝言，理實難奪。」乃手詔太子曰︰「汝叔父勰，清規懋賞，樊，美也。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松竹為心。吾少與綢繆，紱，音弗。少，詩照翻。鄭康成曰︰綢繆，猶纏綿也。綢，直留翻。繆，莫侯翻。未忍暌離。百年之後，其聽勰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以侍中、護軍將軍北海王詳為司空，鎭南將軍王肅為尚書令，鎭南大將軍廣陽王嘉為左僕射，尚書宋弁為吏部尚書，與侍中·太尉禧、尚書右僕射澄等六人輔攻。夏，四月，丙午朔，殂于穀塘原。年三十三，諡孝文皇帝，廟號高祖。

高祖友愛諸弟，終始無間。間，古莧翻。嘗從容謂咸陽王禧等曰︰從，千容翻。「我後子孫邂逅不肖，不期而會曰邂逅。肖，似也；不似其先曰不肖。邂，戶懈翻。逅，胡豆翻。汝等觀望，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取之，勿為他人有也。」以禧之驕貪如此，孝文以此語之，是啓其姦心也。景明之禍，帝實胎之。親任賢能，從善如流，精勤庶務，朝夕不倦。常曰︰「人主患不能處心公平，推誠於物。處，昌呂翻。能是二者，則胡、越之人皆可使如兄弟矣。」用法雖嚴，於大臣無所容貸，然人有小過，常多闊略。嘗於食中得蟲，又左右進羹誤傷帝手，皆笑而赦之。天地五郊、宗廟二分之祭，五郊，謂迎氣五郊也。按鄭康成說︰古者，天子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故曰二分之祭。魏則朝日以朔，夕月以朏，猶仍古謂之二分之祭。未嘗不身親其禮。每出巡遊及用兵，有司奏脩道路，帝輒曰︰「粗脩橋梁，通車馬而已，勿去草剗令平也。」粗，坐五翻。去，羌呂翻。剗，楚限翻。在淮南行兵，如在境內。禁士卒無得踐傷粟稻；踐，息淺翻。或伐民樹以供軍用，皆留絹償之。宮室非不得已不脩，衣弊，浣濯而服之，鞍勒用鐵木而已。幼多力善射，能以指彈碎羊骨，魏紀云︰能以指彈碎羊髆骨。羊骨唯髆骨頗脆，他骨未易彈碎也。彈，徒丹翻。射禽獸無不命中；先命其處而後射中之，謂之命中。射，而亦翻。及年十五，遂不復畋獵。復，扶又翻；下同。常謂史官曰︰「時事不可以不直書。人君威福在己，無能制之者；若史策復不書其惡，將何所畏忌邪！」自此以上，史言魏孝文德美。

彭城王勰與任城王澄謀，以陳顯達去尚未遠，恐其覆相掩逼，覆，反也；恐凶問外露，陳顯達知之，反兵追掩以相逼。乃祕不發喪，徙御臥輿，唯二王與左右數人知之。勰出入神色無異，奉膳，進藥，可決外奏，一如平日。數日，至宛城，宛，於元翻。夜，進臥輿於郡聽事，得加棺斂，魏書·禮志︰臥輦，飾如乾象輦，丹漆，駕六馬。聽，他經翻。聽，受也。中庭曰聽事，言受事察訟於是也。漢、晉皆作聽事，六朝以後乃始加「广」作「廳」。棺，古玩翻。斂，力贍翻。還載臥輿內，外莫有知者。遣中書舍人張儒奉詔徵太子；密以凶問告留守于烈。烈處分行留，舉止無變。史言魏孝文之殂，執羈絏、守社稷者皆能以常處變，不動聲色，蓋其善用人之效也。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太子至魯陽，魯陽縣，漢、晉屬南陽郡。魏太和十一年，置魯陽鎭；十八年，改為荊州；二十年，罷州，置魯陽郡。唐汝州魯山縣，本魯陽縣也。遇梓宮，乃發喪；丁巳，卽位，帝諱恪，孝文皇帝第二子也。大赦。

彭城王勰跪授遺敕數紙。東宮官屬多疑勰有異志，密防之，而勰推誠盡禮，卒無間隙。推誠，謂推誠於東宮官屬也；盡禮，謂事嗣君盡禮也。卒，子恤翻。間，古莧翻。咸陽王禧至魯陽，留城外以察其變，久之，乃入，亦疑勰有異志也。謂勰曰︰「汝此行不唯勤勞，亦實危險。」勰曰︰「兄年長識高，故知有夷險；長，知兩翻。彥和握蛇騎虎，不覺艱難。」勰，字彥和。蛇螫、虎噬，握之、騎之，罕有能免於螫、噬者，故以為喻。禧曰︰「汝恨吾後至耳。」

勰等以高祖遺詔賜馮后死。北海王詳使長秋卿白整入授后藥，長秋卿，皇后宮卿也，卽漢之大長秋。后走呼，不肯飲，走且呼也。呼，火故翻。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整執持強之，乃飲藥而卒。強，其兩翻。考異曰︰元嵩傳曰︰「將遣使者賜馮后死，而難其人，顧任城王澄曰︰『任城不負我，嵩亦當不負任城，可使嵩也。』乃引高平侯嵩入內，親詔遣之。」高祖紀曰︰「詔司徒勰徵太子與喪會魯陽踐阼。」按馮后傳，梓宮至魯陽，乃行遺詔賜后死，安有高祖遣嵩之事！又勰傳︰「高祖崩，勰遏祕喪事，遣張儒徵世宗。」亦無高祖詔勰徵太子事。喪至洛城南，咸陽王禧等知后審死，相視曰︰「設無遺詔，我兄弟亦當決策去之；豈可令失行婦人宰制天下、殺我輩也！」去，羌呂翻。行，下孟翻。諡曰幽皇后。諡法︰壅遏不通曰幽。

**12**五月，癸亥，加撫軍大將軍始安王遙光開府儀同三司。

**13**丙申，魏葬孝文帝於長陵，長陵在瀍西。廟號高祖。

魏世宗欲以彭城王勰為相；勰屢陳遺旨，請遂素懷，帝對之悲慟。勰懇請不已，乃以勰為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定等七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使，疏吏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七州，冀、定、相、瀛、幽、平、營也。勰猶固辭；帝不許，乃之官。

**14**魏任城王澄以王肅羇旅，位加己上，王肅本江南人而奔魏，故以為羈旅。肅為尚書令，而澄為右僕射，故以為位加己上。意頗不平。會齊人降者嚴叔懋告肅謀逃還江南，降，戶江翻。澄輒禁止肅，禁止不令入宮省。表稱謀叛，案驗無實。咸陽王禧等奏澄擅禁宰輔，免官還第，尋出為雍州刺史。按史官稱任城王澄之才略，魏宗室中之巨擘也。太和之間，朝廷有大議，澄每出辭，氣加萬乘而軼其上。孝文外雖容之，內實憚之，況咸陽王禧等乎！因王肅而斥逐之耳。主少國疑之時，澄之能全其身者，幸也。雍，於用翻。

**15**六月，戊辰，魏追尊皇妣高氏為文昭皇后，高氏卒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配饗高祖，增脩舊冢，號終寧陵。據后傳，陵在長陵東南。追賜后父颺爵勃海公，諡曰敬，颺，余章翻。以其嫡孫猛襲爵；封后兄肇為平原公，肇弟顯為澄城公；澄城，漢馮翊之徵縣，左傳之北徵也；魏眞君七年置澄城郡。三人同日受封。魏主素未識諸舅，始賜衣幘引見，見，賢遍翻。皆惶懼失措；數日之間，富貴赫奕。赫，明也；奕，盛也。為高肇以擅權致禍張本。

**16**秋，八月，戊申，魏用高祖遺詔，三夫人以下皆遣還家。魏高祖始定內官，左、右昭儀位視大司馬，三夫人位視三公。

**17**帝自在東宮，不好學，好，呼到翻。唯嬉戲無度；性重澀少言。澀，色入翻。及卽位，不與朝士相接，朝，直遙翻；下同。專親信宦官及左右御刀、應敕等。御刀，捉御刀在左右者。應敕，在左右祗應敕命者。應，於證翻。

是時，揚州刺史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右僕射江祏、祏，音石。右將軍蕭坦之、侍中江祀、衞尉劉暄更直內省，分日帖敕。內省在禁中，以別華林省及下省。帖敕者，於敕後聯紙書行，所謂畫敕也。更，工衡翻。雍州刺史蕭衍聞之，謂從舅錄事參軍范陽張弘策曰︰張弘策，范陽方城人。衍母張氏，弘策之從父弟。雍，於用翻。從，才用翻。「一國三公猶不堪，左傳︰晉士蔿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況六貴同朝，勢必相圖；亂將作矣。避禍圖福，無如此州。但諸弟在都，恐罹世患，當更與益州圖之耳。」衍兄懿時為益州刺史。乃密與弘策脩武備，他人皆不得預謀；招聚驍勇以萬數，多伐材竹，沈之檀溪，水經註︰檀溪水出襄陽縣西柳子山下，溪去城里餘，北流注于沔，卽劉備乘的盧墮處也。驍，堅堯翻。沈，直禁翻，又持林翻。積茅如岡阜，大脊曰岡，大陵曰阜。皆不之用。中兵參軍東平呂僧珍覺其意，亦私具櫓數百張。先是，僧珍為羽林監，羽林監，漢官，監羽林兵。先，悉薦翻。徐孝嗣欲引置其府，僧珍知孝嗣不能久，固求從衍。是時，衍兄懿罷益州刺史還，仍行郢州事，衍使弘策說懿曰︰說，輸芮翻；下又自說同。「今六貴比肩，人自畫敕，爭權睚眦，理相圖滅。圖，謀也；謀相滅也。或曰︰「圖」當作「屠」。睚，五懈翻。眦，士懈翻。主上自東宮素無令譽，媟近左右，慓輕忍虐；媟，私列翻。近，其靳翻。慓，匹妙翻，急疾也。輕，區竟翻。安肯委政諸公，虛坐主諾！言必不肯付朝政以聽於六貴，但擁虛位，有可無否，唯主作諾而已。嫌忌積久，必大行誅戮。始安欲為趙王倫，形迹已見；趙王倫事見八十四卷晉惠帝永寧元年。見，賢遍翻。然性猜量狹，徒為禍階。蕭坦之忌克陵人，徐孝嗣聽人穿鼻，言如牛然，聽人穿鼻而受制於人。江祏無斷，斷，丁管翻。劉暄闇弱；一朝禍發，中外土崩。吾兄弟幸守外藩，宜為身計；及今猜防未生，當悉召諸弟，恐異時拔足無路矣。後卒如衍所料。史言朝政不綱，則姦雄生心。郢州控帶荊、湘，郢州當荊、湘下流，二州之所赴集也。雍州士馬精強，世治則竭誠本朝，治，直吏翻。朝，直遙翻。世亂則足以匡濟；興時進退，此萬全之策也。若不早圖，後悔無及。」弘策又自說懿曰︰「以卿兄弟英武，天下無敵，據郢、雍二州為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為，于僞翻。易，以豉翻。此桓、文之業也；勿為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揣，初委翻。願善圖之！」懿不從。衍乃迎其弟驃騎外兵參軍偉及西中郞外兵參軍憺至襄陽。憺，徒濫翻。

初，高宗雖顧命羣公，而多寄腹心在江祏兄弟。顧命見上卷上年。江祏、江祀兄弟，高宗母景皇后之姪也，故寄以腹心。二江更直殿內，更，工衡翻，更迭也。動止關之。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奪，蕭坦之時有異同，而祏執制堅確；帝深忿之。帝左右會稽茹法珍、吳興梅蟲兒等，為帝所委任，會，工外翻。茹，音如。祏常裁折之；法珍等切齒。徐孝嗣謂祏曰︰「主上稍有異同，詎可盡相乖反！」立異為乖，不順指為反。祏曰︰「但以見付，必無所憂。」

帝失德寖彰，祏議廢帝，立江夏王寶玄。夏，戶雅翻。劉暄嘗為寶玄郢州行事，執事過刻。有人獻馬，寶玄欲觀之，暄曰︰「馬何用觀！」妃索煑肫，肫，之春翻；鳥藏曰肫。又徒渾翻，豕也。帳下諮暄，暄曰︰「旦已煑鵝，不煩復此。」復，扶又翻，又也。寶玄恚曰︰「舅殊無渭陽情。」詩·渭陽序曰︰秦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劉暄，明帝劉皇后之弟，故寶玄呼之為舅，今按詩·小序渭陽之事，乃甥用情於舅，後世率以舅不能用情於甥者為無渭陽情，誤矣。恚，於避翻。暄由是忌寶玄，不同祏議，更欲立建安王寶寅。祏密謀於始安王遙光，遙光自以年長，欲自取，以微旨動祏。祏弟祀亦以少主難保，長，知兩翻。少，詩照翻；下同。勸祏立遙光。祏意回惑，以問蕭坦之，坦之時居母喪，起復為領軍將軍，起復者，起之於苫塊之中，使復其位也。謂祏曰︰「明帝立，已非次，天下至今不服。若復為此，復，扶又翻；下可復、復能、不復、生復同。恐四方瓦解，我期不敢言耳。」遂還宅行喪。蕭坦之冒于榮勢，豈能終喪者！直以廢立大事，不欲預其禍，託此以引避耳。

祏、祀密謂吏部郞謝朓曰︰「江夏年少，脫不堪負荷，朓，土了翻。荷，下可翻，又如字。豈可復行廢立！始安年長，入纂不乖物望。非以此要富貴，要，讀如邀。政是求安國家耳。」政，與正同。遙光又遣所親丹陽丞南陽劉渢密致意於朓，渢，房戎翻。欲引以為黨，朓不答。頃之，遙光以朓兼知衞尉事，朓懼，以郞兼卿，事本無足懼；其所懼者，以為為遙光所引用，將罹其難也。卽以祏謀告太子右衞率左興盛，率，所律翻。興盛不敢發。朓又說劉暄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渢、劉晏居卿今地，但以卿為反覆人耳。」晏者，遙光城局參軍也。暄陽驚，馳告遙光及祏。遙光欲出朓為東陽郡，朓常輕祏，謝朓以人門輕江祏。祏固請除之。遙光乃收朓付廷尉，與孝嗣、祏、暄等連名啓「朓扇動內外，妄貶乘輿，竊論宮禁，間謗親賢，乘，繩證翻。間，古莧翻。輕議朝宰。」朓遂死獄中。謝朓以告王敬則超擢而死於遙光之手，行險以徼幸，一之謂甚，其可再乎！朝，直遙翻。

暄以遙光若立，己失元舅之尊，不肯同祏議；故祏遲疑久不決；遙光大怒，遣左右黃曇慶刺暄於青溪橋。曇，徒含翻。刺，七亦翻。曇慶見暄部伍多，不敢發；暄覺之，遂發祏謀，帝命收祏兄弟。時祀直內殿，疑有異，遣信報祏曰︰「劉暄似有異謀。今作何計？」祏曰︰「政當靜以鎭之。」俄有詔召祏入見，停中書省。見，賢遍翻。初，袁文曠以斬王敬則功當封，斬敬則，見上卷明帝永泰元年。祏執不與；時崔恭祖以刺仆敬則，與文曠爭功；祏執不與，當為此也。帝使文曠取祏，取，謂殺之也。文曠以刀環築其心曰︰「復能奪我封不！」不，讀曰否。幷弟祀皆死。劉暄聞祏等死，眠中大驚，投出戶外，問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還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暄自知禍將及己。

帝自是無所忌憚，益得自恣，日夜與近習於後堂鼓叫『張︰「叫」作「吹」。』戲馬。常以五更就寢，至晡乃起。羣臣節、朔朝見，朔，謂每月朔旦。朔旦朝參之外，一月之內又自有朝參日分，因謂之節。晡後方前，或際闇遣出。晡後造朝，帝復不出，故際闇而遣退。臺閣案奏，月數十日乃報，或不知所在；宦者以裹魚肉還家，並是五省黃案。魏、晉以來，有六曹尚書，江左有吏部、祠部、五兵、左民、度支五尚書，各為一省，謂之尚書五省。案，文案也；藏之以為案據。尚書用黃札，故曰黃案。帝常習騎致適，致，極也；適，歡適也。顧謂左右曰︰「江祏常禁吾乘馬；小子若在，吾豈能得此！」因問︰「祏親戚餘誰？」對曰︰「江祥今在冶。」帝誅祏兄弟，獨祥免死配東冶。帝於馬上作敕，賜祥死。

始安王遙光素有異志，與其弟荊州刺史遙欣密謀舉兵據東府，使遙欣引兵自江陵急下，刻期將發，而遙欣病卒。江祏被誅，被，皮義翻。帝召遙光入殿，告以祏罪，遙光懼，懼禍及也。還省，省謂中書省也。遙光時為中書令。卽陽狂號哭，遂稱疾不復入臺。還東府，遂稱疾不復入臺城。號，戶高翻。先是，遙光弟豫州刺史遙昌卒，先，悉薦翻。卒，子恤翻。其部曲皆歸遙光。及遙欣喪還，停東府前渚，荊州衆力送者甚盛。前渚，秦淮渚也。東府前臨秦淮。帝旣誅二江，慮遙光不自安，欲遷為司徒，使還第，遷司徒以崇其位望，而使還第養疾。召入諭旨。遙光恐見殺，乙卯晡時，收集二州部曲於東府東門，二州部曲，自荊州、豫州來者。召劉渢、劉晏等謀舉兵，以討劉暄為名。夜，遣數百人破東冶，出囚，於尚方取仗。仗，兵仗也。又召驍騎將軍垣歷生，驍，堅堯翻。歷生隨信而至。蕭坦之宅在東府城東，遙光遣人掩取之，坦之露袒踰牆走露者，露髻；袒者，肉袒。向臺。向臺而走，欲入言其事。道逢遊邏主顏端，遊邏主，將兵在臺城外巡邏者也。邏，郞佐翻。執之，見坦之露袒挺身走，疑其得罪逃竄，故執之。告『章︰十二行本「告」上有「坦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遙光反，不信；自往詗問，知實，詗，火迥翻，又翾正翻；有所候伺謂之詗。乃以馬與坦之，相隨入臺。遙光又掩取尚左僕射沈文季於其宅，欲以為都督，會文季已入臺。垣歷生說遙光帥城內兵夜攻臺，輦荻燒城門，荻，亭歷翻，萑也。說，輸芮翻。帥，讀曰率；下同。曰︰「公但乘轝隨後，轝，與輿同。反掌可克！」遙光狐疑不敢出。天稍曉，遙光戎服出聽事，命上仗登城行賞賜。上，時掌翻。歷生復勸出軍，遙光不肯，冀臺中自有變。及日出，臺軍稍至。臺中始聞亂，衆情惶惑；向曉，有詔召徐孝嗣，孝嗣入，人心乃安。左將軍沈約聞變，據梁書·沈約傳，約時為左衞將軍。此逸「衞」字。馳入西掖門，掖，音亦。或勸戎服，約曰︰「臺中方擾攘，見我戎服，或者謂同遙光。」乃朱衣而入。

丙辰，詔曲赦建康，中外戒嚴。徐孝嗣以下屯衞宮城，蕭坦之帥臺軍討遙光。孝嗣內自疑懼，與沈文季戎服共坐南掖門上，欲與之共論世事，文季輒引以他辭，終不得及。蕭坦之屯湘宮寺，湘宮寺，宋明帝所起。左興盛屯東籬門，臺城外城六門皆設籬門而已，無郛郭。東府在臺城東，故命興盛屯東籬門以討遙光。鎭軍司馬曹虎屯青溪大橋。按曹虎傳︰大橋，青溪中橋也。衆軍圍東城，三面燒司徒府。宋元嘉中，彭城王義康為司徒，徙居東府，於東府之側起司徒府。遙光遣垣歷生從西門出戰，臺軍屢敗，殺軍主桑天愛。遙光之起兵也，問諮議軍參軍蕭暢，暢正色不從。戊午，暢與撫軍長史沈昭略潛自南門出，詣臺自歸，衆情大沮。東府之衆情也。沮，在呂翻。暢，衍之弟；昭略，文季之兄子也。己未，垣歷生從南門出戰，因棄矟降曹虎，虎命斬之。矟，色角翻。降，戶江翻。考異曰︰南史云︰「歷生出戰，為曹虎所禽，謂虎曰︰『卿以主上為聖明，梅、茹為賢相，我當死，且我今死，卿明日亦死。』遂殺之。」按歷生若見獲，遙光不當殺其子。今從齊書。遙光大怒，於牀上自踊，使殺歷生子。其晚，臺軍以火箭燒東北角樓。至夜，城潰，遙光還小齋帳中，著衣帢坐，秉燭自照，令人反拒，齋閤皆重關，著，陟略翻。帢，苦洽翻。重，直龍翻。左右並踰屋散出。臺軍主劉國寶等先入，遙光聞外兵至，滅燭扶匐牀下。扶，音蒲。匐，蒲北翻。軍人排閤入，於闇中牽出，斬之。臺軍入城，焚燒室屋且盡。劉渢走還家，為人所殺。荊州將藩紹聞遙光作亂，謀欲應之。欲以江陵應之也。將，卽亮翻。西中郞司馬夏侯詳時南康王寶融以西中郞將鎭江陵，以夏侯詳為司馬。夏，戶雅翻。呼紹議事，因斬之，州府以安。州，荊州；府，西中郞府也。

己巳，以徐孝嗣為司空；加沈文季鎭軍將軍，侍中、僕射如故；沈文季加鎭軍將軍號，本職如故。蕭坦之為尚書右僕射、丹楊尹，右將軍如故；帝卽位之初，坦之為右將軍。遙光旣平，使為右僕射、丹楊尹，而右將軍軍號如故。劉暄為領軍將軍；曹虎為散騎常侍、右衞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皆賞平始安之功也。

**18**魏南徐州刺史沈陵來降。魏高祖置南徐州於宿豫。降，戶江翻。陵，文季之族子也。沈文秀為宋守東陽，明帝泰始五年沒於魏。文秀，文季羣從也；陵之入魏，當在是時。時魏徐州刺史京兆王愉年少，少，詩照翻。府事皆決於長史盧淵。淵知陵將叛，敕諸城潛為之備；敕，戒也。屢以聞於魏朝，魏朝不聽。陵遂殺將佐，帥宿預之衆來奔，朝，直遙翻。將，卽亮翻。帥，讀曰率。濱淮諸戍以有備得全。陵在邊歷年，陰結邊州豪傑。陵旣叛，郡縣多捕送陵黨，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衆心乃安。根連株逮，則沿邊豪傑懼罪，必相帥南奔，故悉赦之以安反側。

**19**閏月，丙子，立江陵公寶覽為始安王，奉靖王後。遙光旣誅，靖王無後故也。始安貞王道生長子鳳卒于宋世。明帝建武元年，贈始安靖王。遙光，靖王子也。

**20**以沈陵為北徐州刺史。齊南徐州治京口，北徐州治鍾離。今沈陵自魏南徐州來降，因其位任，改曰北徐。

**21**江祏等旣敗，帝左右捉刀、應敕之徒皆恣橫用事，橫，戶孟翻。時人謂之「刀敕」。蕭坦之剛狠而專，嬖倖畏而憎之；遙光死二十餘日，帝遣延明主帥黃文濟將兵圍坦之宅，殺之，延明主帥，蓋延明殿主帥也。狠，戶墾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帥，所類翻。將，卽亮翻；下同。幷其子祕書郞賞。坦之從兄翼宗為海陵太守，沈約志︰晉安帝分廣陵立海陵郡，今泰州卽其地。從，才用翻。守，式又翻。未發，受海陵之命而未行也。坦之謂文濟曰︰「從兄海陵宅故應無他。」無他，言無他變，猶今人言無事也。文濟曰︰「海陵宅在何處？」坦之以告。文濟白帝，帝仍遣收之；檢其家，至貧，唯有質錢帖數百，質錢帖者，以物質錢，錢主給帖與之以為照驗，他日出子本錢收贖。還以啓帝，原其死，繫尚方。

茹法珍等譖劉暄有異志，茹，音如。帝曰︰「暄是我舅，豈應有此？」直閤新蔡徐世標曰︰「明帝乃武帝同堂，明帝，高帝兄子，於武帝同堂兄弟也。恩遇如此，猶滅武帝之後；恩遇事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滅武帝後見明帝紀。舅焉可信邪！」焉，於虔翻，何也。遂殺之。

曹虎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誘，音酉。食，讀曰飤。荒客自蠻中及化外來者。晚節吝嗇，罷雍州，有錢五千萬，他物稱是。雍，於用翻。稱，尺證翻。帝疑虎舊將，且利其財，遂殺之。坦之、暄、虎所新除官，坦之、虎新除官，見上。皆未及拜而死。

初，高宗『章︰十二行本「宗」下有「臨」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殂，以隆昌事戒帝曰︰「作事不可在人後。」謂鬱林王欲殺高宗，持疑不發以及禍，高宗以是而戒帝，自謂密矣；而非所以貽謀燕翼子也。故帝數與近習謀誅大臣。數，所角翻。皆發於倉猝，決意無疑；於是大臣人人莫能自保。史言帝昏暴，果於誅殺，上下搖心。

**22**九月，丁未，以豫州刺史裴叔業為南兗州刺史，征虜長史張沖為豫州刺史。

**23**壬戌，以頻誅大臣，大赦。

**24**丙戌，魏主謁長陵，欲引白衣左右吳人茹皓同車。雖引在左右，未命以官，故曰白衣左右。茹，音如。皓奮衣將登，給事黃門侍郞元匡進諫，帝推之使下，推，吐雷翻。皓失色而退。匡，新城之子也。陽平王新城，魏高宗之弟。

**25**益州刺史劉季連聞帝失德，遂自驕恣，用刑嚴酷，蜀人怨之。是月，遣兵襲中水，不克。沈約宋書︰資江為中水，涪江為內水；今謂之中江，在資州資陽縣西。資州，漢犍為郡之資中縣地。於是蜀人趙續伯等皆起兵作亂，季連不能制。

**26**枝江文忠公徐孝嗣，以文士不顯同異，言依違取容於昏暴之朝。故名位雖重，猶得久存。虎賁中郞將許準為孝嗣陳說事機，賁，音奔。將，卽亮翻。為，于僞翻。勸行廢立。孝嗣持『章︰十二行本「持」作「遲」；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疑久之，謂必無用干戈之理；須帝出遊，須，待也。閉城門，召百官集議廢之，雖有此懷，終不能決。諸嬖倖亦稍憎之。西豐忠憲侯沈文季自託老疾，不豫朝權，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朝，直遙翻。侍中沈昭略謂文季曰︰「叔父行年六十，為員外僕射，文季雖為僕射而不預事，故昭略謂之員外僕射。欲求自免，豈可得乎！」文季笑而不應。冬，十月，乙未，帝召孝嗣、文季、昭略入華林省。文季登車，顧曰︰「此行恐往而不反。」帝使外監茹法珍賜以藥酒，昭略怒，罵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甌擲其面甌，小器也。所以盛酒。曰︰「使作破面鬼！」孝嗣飲藥酒至斗餘，乃卒。卒，子恤翻。孝嗣子演尚武康公主，況尚山陰公主，武康公主，武帝女；山陰公主，明帝女，皆坐誅。昭略弟昭光聞收至，家人勸之逃。昭光不忍捨其母，入，執母手悲泣，收者殺之。昭光兄子曇亮逃，已得免，聞昭光死，歎曰︰「家門屠滅，何以生為！」絕吭而死。曇，徒含翻。吭，戶郞翻，又戶浪翻。沈慶之、沈文季皆託老疾不預朝權而終不免於死。國無道而富貴，則進退皆陷危機也。

**27**初，太尉陳顯達自以高、武舊將，將，卽亮翻；下同。當高宗之世，內懷危懼，深自貶損，常乘朽弊車，道從鹵簿止用羸小者十數人。道，讀曰導。從，才用翻。羸，倫為翻。嘗侍宴，酒酣，啓高宗借枕，高宗令與之。顯達撫枕曰︰「臣年衰老，富貴已足，唯欠枕枕死，酣，戶江翻。枕枕，上如字，下之任翻。特就陛下乞之。」高宗失色曰︰「公醉矣。」顯達以年禮告退，禮，大夫七十而致事。時顯達年已七十矣。高宗不許。及王敬則反，時顯達將兵拒魏，事見上卷高宗永泰元年。始安王遙光疑之，啓高宗欲追軍還；會敬則平，乃止。及帝卽位，顯達彌不樂在建康，得江州，甚喜。樂，音洛。顯達自馬圈敗還，除江州刺史。嘗有疾，不令治，旣而自愈，意甚不悅。蓋求死不得死，以至於反也。悲夫！治，直之翻。聞帝屢誅大臣，傳云當遣兵襲江州，十一月，丙辰，顯達舉兵於尋陽，令長史庾弘遠等朝貴書，數帝罪惡，朝，直遙翻。數，所具翻。云「欲奉建安王為主，帝弟寶寅封建安王，時為郢州刺史。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郢州治夏口，在尋陽西。

乙丑，以護軍將軍崔慧景為平南將軍，督衆軍擊顯達；後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帥水軍據梁山；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下同。左衞將軍左興盛督前鋒軍屯杜姥宅。姥，莫補翻。

**28**十二月，癸未，以前輔國將軍楊集始為秦州刺史。楊集始請降，見上卷明帝建武四年。

**29**陳顯達發尋陽，敗胡松於采石，采石山，在今太平州當塗縣北八十里，山下有采石磯。敗，補邁翻。建康震恐。甲申，軍于新林，左興盛帥諸軍拒之。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夜渡，襲宮城。乙酉，顯達以數千人登落星岡，石頭城西有橫壠，謂之落星岡。新亭諸軍聞之，奔還，宮城大駭，閉門設守。守，舒救翻。顯達執馬矟，從步兵數百，於西州前與臺軍戰，再合，顯達大勝，手殺數人，矟折；矟，色角翻。折，而設翻。臺軍繼至，顯達不能抗，走，至西州後，據蕭子顯齊書，顯達走至西州後烏榜村。騎官趙潭注刺顯達墜馬，斬之，顯達傳云︰潭注矟刺顯達落馬，蓋盡力注矟而刺之也。騎官蓋在馬隊主副之下，猶今傔官也。騎，奇寄翻。刺，七亦翻。諸子皆伏誅。長史庾弘遠，柄之之子也，庾炳之柄用於宋元嘉之季。斬於朱雀航。將刑，索帽著之，曰︰「子路結纓，索，山客翻。著，陟略翻。左傳︰衞侯輒旣立，其父蒯聵入爭國，劫衞卿孔悝與之登臺。子路曰︰「太子無勇，若燔臺，半，必舍孔叔。」太子懼，下石乞、孟黶以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吾不可以不冠而死。」謂觀者曰︰「吾非賊，乃是義兵，為諸軍請命耳。為，于僞翻。「軍」當作「君」。陳公太輕事；若用吾言，天下將免塗炭。」弘遠子子曜，抱父乞代命，幷殺之。

帝旣誅顯達，益自驕恣，漸出遊走，又不欲人見之；每出，先驅斥所過人家，唯置空宅。所謂屛除也。尉司擊鼓蹋圍，晉初洛陽置六部尉。江左建康亦置六部尉。鼓聲所聞，聞，音問。便應奔走，不暇衣履，犯禁者應手格殺。格，擊也。一月凡二十餘出，出輒不言定所，東西南北，無處不驅。常以三四更中，更，工衡翻。鼓聲四出，火光照天，幡戟橫路。士民喧走相隨，老小震驚，啼號塞路，處處禁斷，號，戶高翻。塞，悉則翻。斷，音短。不知所過。言雖奔走而路斷，不知何所可過。四民廢業，樵蘇路斷，吉凶失時，吉，謂冠、婚；凶，謂喪葬；皆不得以時而行事。乳母寄產，乳，儒遇翻，育也。或輿病棄尸，不得殯葬。巷陌懸幔為高鄣，置仗人防守，謂之「屛除」，幔，莫半翻。仗人，謂執仗之人。屛，必郢翻。亦謂之「長圍」。嘗至沈公城，有一婦人臨產不去，因剖腹視其男女。又嘗至定林寺，定林寺，舊基在蔣山應潮井後。有沙門老病不能去，藏草間；命左右射之，百箭俱發。射，七亦翻。帝有膂力，牽弓至三斛五斗。又好擔幢，白虎幢高七丈五尺，於齒上擔之，折齒不倦。好，呼到翻。擔，都甘翻。幢，傳江翻，旛也。高，居號翻。自制擔幢校具，校具，猶言器械也。伎衣飾以金玉，伎，渠綺翻。侍衞滿側，逞諸變態，曾無愧色。學乘馬於東冶營兵俞靈韻，常著織成袴褶，金薄帽，著，則略翻。褶，音習。執七寶矟，急裝縛袴，凌冒雨雪，不避阬穽。馳騁渴乏，輒下馬，解取腰邊蠡器，酌水飲之，冒，莫北翻，又如字。穽，疾正翻。騁，丑郢翻。蠡，憐題翻，瓠瓢也，今謂之馬杓。爾雅翼曰︰蠃，古字通於蠡，蠃之為量小。傳曰︰以蠡測海，言不能極其量也。復上馬馳去。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又選無賴小人善走者為逐馬左右五百人，常以自隨。或於市側過親幸家，環回宛轉，周徧城邑。或出郊射雉，置射雉場二百九十六處，奔走往來，略不暇息。史言帝之昏狂，甚於宋［衍］鬱林王。射，而亦翻。

**30**王肅為魏制官品百司，皆如江南之制，凡九品，品各有二。九品，每品各有正、從二品，歷隋、唐至今猶然。侍中郭祚兼吏部尚書。祚清謹，重惜官位，每有銓授，雖得其人，必徘徊久之，然後下筆，曰︰「此人便已貴矣。」人以是多怨之；然所用者無不稱職。稱，尺證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三

## 齊紀九上章執徐（庚辰），一年。

東昏侯下

**永元二年**（庚辰、五○○）

**1**春，正月，元會，帝食後方出；朝賀裁竟，卽還殿西序寢。孔安國曰︰東西廂謂之序。朝，直遙翻；下同。自巳至申，百僚陪位，皆僵仆飢甚。僵，居良翻。比起就會，比，及也。禮記·檀弓︰孟獻子比御而不入。陸德明經典釋文曰︰比，必利翻；下比及同。以此知比及之比皆音必利翻，比近之比，毗至翻，兩音故自不同也。怱遽而罷。

**2**乙巳，魏大赦，改元景明。

**3**豫州刺史裴叔業聞帝數誅大臣，數，所角翻；下數遣同。心不自安；登壽陽城，北望肥水，謂部下曰︰「卿等欲富貴乎？我能辦之！」及除南兗州，事見上卷上年。意不樂內徙。樂，音洛。會陳顯達反，亦見上卷上年。叔業遣司馬遼東李元護將兵救建康，將，卽亮翻。實持兩端；顯達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朝廷疑叔業有異志，叔業亦遣使參察建康消息，使，疏吏翻。衆論益疑之。叔業兄子植、颺、粲皆為直閤，在殿中，懼，棄母奔壽陽，說叔業以朝廷必相掩襲，宜早為計。颺，余章翻。說，輸芮翻；下等說同。徐世檦等以叔業在邊，檦，與標同。急則引魏自助，力未能制，白帝遣叔業宗人中書舍人長穆宣旨，許停本任。宗人，同宗之人也。叔業猶憂畏，而植等說之不已。

叔業遣親人馬文範至襄陽，親人，所親信者。問蕭衍以自安之計，曰︰「天下大勢可知，恐無復自存之理。復，扶又翻；下可復、復奔同。不若回面向北，不失作河南公。」言若降魏，不失爵賞也。衍報曰︰「羣小用事，豈能及遠！計慮回惑，自無所成，唯應送家還都以安慰之。蕭衍密呼諸弟，而令裴叔業送家還都，此亦華言耳。若意外相逼，當勒馬步二萬直出橫江，以斷其後，自壽陽南至歷陽，出橫江。斷，丁管翻。則天下之事，一舉可定。若欲北向，彼必遣人相代，以河北一州相處，處，昌呂翻。河南公寧可復得邪！如此，則南歸之望絕矣。」裴叔業之問，蕭衍之報，雖二人者所志有大小，而齊之邊鎭皆有異心矣，帝誰與立哉！叔業沈疑未決，沈，持林翻；沈疑，沈吟疑慮也。乃遣其子芬之入建康為質，質，音致。亦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眞度，魏豫州治懸瓠城，領汝南、新蔡、弋陽等郡。問以入魏可不之宜。不，讀曰否。眞度勸其早降，降，戶江翻；下同。曰︰「若事迫而來，則功微賞薄矣。」數遣密信，往來相應和。和，戶臥翻。建康人傳叔業叛者不已，芬之懼，復奔壽陽。叔業遂遣芬之及兄女壻杜陵韋伯昕奉表降魏。昕，許斤翻。丁未，魏遣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車騎將軍王肅帥步騎十萬赴之；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勰，音協。帥，讀曰率。以叔業為使持節、都督豫·雍等五州諸軍事、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使，疏吏翻。雍，於用翻。

庚午，下詔討叔業。二月，丙戌，以衞尉蕭懿為豫州刺史。戊戌，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領揚州刺史，鎭壽陽。壽陽自東漢以來為揚州治所，宋始為豫州治所，今復其舊。勰，音協。魏人遣大將軍李醜、楊大眼將二千騎入壽陽，又遣奚康生將羽林一千馳赴之。大眼，難當之孫也。楊難當，氐王也。宋元嘉中，據仇池。眼、生將字，皆卽亮翻。

魏兵未渡淮，己亥，裴叔業病卒，僚佐多欲推司馬李元護監州，一二日謀不定。卒，子恤翻。監，工銜翻。前建安戍主安定席法友等北史曰︰魏正光中，羣蠻出山居邊城、建安者八九千戶。邊城郡治期思，則建安戍亦當相近。隋改期思縣為殷城縣，取縣東古殷城為名。我宋建隆元年改殷城為商城，避宣祖諱也；後省為鎭，入光州固始縣。以元護非其鄕曲，恐有異志，共推裴植監州，裴叔業本河東人，席法友安定人，不同州部；蓋並僑居襄陽，遂為鄕曲。祕叔業喪問，敎命處分，皆出於植。處，昌呂翻。分，扶問翻。奚康生至，植乃開門納魏兵，城庫管籥，悉付康生。康生集城內耆舊，宣詔撫賚之。魏以植為兗州刺史，李元護為齊州刺史，席法友為豫州刺史，軍主京兆王世弼為南徐州刺史。

**4**巴西民雍道晞聚衆萬餘逼郡城，巴西郡治閬中縣，今之閬州卽其地也。雍，於用翻。巴西太守魯休烈嬰城自守。三月，劉季連遣中兵參軍李奉伯帥衆五千救之，帥，讀曰率。與郡兵合擊道晞，斬之。奉伯欲進討郡東餘賊，涪令李膺止之曰︰「卒情將驕，乘勝履險，非完策也；完，全也；言非全勝之策。涪，音浮。將，卽亮翻；下同。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少，詩沼翻。奉伯不從，悉衆入山，大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5**乙卯，遣平西將軍崔慧景將水軍討壽陽，帝屛除，出琅邪城送之。蕭子顯曰︰琅邪太守本治江乘蒲州上之金城，永明徙治白下。屛，必鄙翻。帝戎服坐樓上，召慧景單騎進圍內，圍內，卽屛除長圍之內也。騎，奇寄翻。無一人自隨者。裁交數言，拜辭而去。慧景旣得出，甚喜。

豫州刺史蕭懿將步軍三萬屯小峴，峴，戶典翻。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武帝永明三年，李叔獻自交州入朝，至今猶帶交州刺史，蓋以其阻險不庭，逼以兵威而後至，廢棄不用也。懿遣裨將胡松，李居士帥衆萬餘屯死虎。杜佑通典曰︰死虎，地名，在壽州壽春縣東四十餘里。以此證之，足知宋明帝泰始三年劉勔破劉順於宛唐，宛唐卽死虎字之誤也。驃騎司馬陳伯之將水軍泝淮而上，上，時掌翻。以逼壽陽，軍于硤石。壽陽士民多謀應齊者。

魏奚康生防禦內外，閉城一月，援軍乃至。丙申，彭城王勰、王肅擊松、伯之等，大破之，進攻合肥，生擒叔獻。統軍宇文福言於勰曰︰「建安，淮南重鎭，彼此要衝；魏兵南來，齊兵北向，建安皆為要衝之地，故曰彼此。得之，則義陽可圖；不得，則壽陽難保。」魏得建安，則西南可圖義陽。齊司州治義陽；若增建安之兵，北斷魏援，東臨壽陽，則壽陽難保。勰然之，使福攻建安，建安戍主胡景略面縛出降。降，戶江翻。

**6**己亥，魏皇弟恌卒。恌，他彫翻。

**7**崔慧景之發建康也，其子覺為直閤將軍，密與之約；約為變也。慧景至廣陵，覺走從之。慧景過廣陵數十里，召會諸軍主曰︰「吾荷三帝厚恩，三帝，高帝、武帝、明帝也。荷，下可翻；下人荷同。當顧託之重。明帝遺詔，慧景與劉悛、蕭惠休同任心膂。幼主昏狂，朝廷壞亂；危而不扶，責在今日。欲與諸君共建大功以安社稷，何如？」衆皆響應。於是還軍向廣陵，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崔恭祖為慧景平西司馬。開門納之。帝聞變，壬子，假右衞將軍左興盛節，都督建康水陸諸軍以討之。慧景停廣陵二日，卽收衆濟江。

初，南徐、兗二州刺史江夏王寶玄娶徐孝嗣女為妃，孝嗣誅，誅事見上卷上年。詔令離婚，寶玄恨望。慧景遣使奉寶玄為主，寶玄斬其使，因發將吏守城，使，疏吏翻。將，卽亮翻；下同。帝遣馬軍主戚平、外監黃林夫助鎭京口。戚，姓也。姓譜︰衞大夫食邑於戚，因以為姓。漢有戚夫人，又有臨轅侯戚鰓。助鎭者，助寶玄守。慧景將渡江，寶玄密與相應，殺司馬孔矜、典籤呂承緒及平、林夫，開門納慧景，使長史沈佚之、諮議柳憕分部軍衆。憕，署陵翻。寶玄乘八掆輿，掆，古郞翻，又居浪翻；掆，舉也。八掆輿，蓋八人舉之，卽今之平肩輿。輿，不帷不蓋。蕭子顯曰︰輿，車形，如軺車，下施八掆，人舉之。字林曰︰捎、掆，舁也。手執絳麾，隨慧景向建康。臺遣驍騎將軍張佛護、直閤將軍徐元稱等六將據竹里，為數城以拒之。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朝，直遙翻。斷，音短；下所斷同。佛護對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斷遏！」遂射慧景軍，射，而亦翻。因合戰。崔覺、崔恭祖將前鋒，皆荒傖善戰，又輕行不食，傖，助庚翻。，卽爨字，取亂翻。以數舫緣江載酒食為軍糧，舫，甫妄翻；下同。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之。臺軍不復得食，復，扶又翻；下乃復、帝復同。以此飢困。元稱等議欲降，降，戶江翻；下同。佛護不可。恭祖等進攻城，拔之，斬佛護；徐元稱降，餘四軍主皆死。

乙卯，遣中領軍王瑩都督衆軍，據湖頭築壘，上帶蔣山西巖實甲數萬。瑩，誕之從曾孫也。王誕見寵信於司馬元顯及宋武帝。從，才用翻。慧景至查硎，查，鉏加翻。硎，戶經翻。竹塘人萬副兒萬副兒，善射獵，能捕虜，來投慧景。說慧景曰︰說，輸芮翻。「今平路皆為臺軍所斷，不可議進；唯宜從蔣山龍尾上，出其不意耳。」築道陂陀以上蔣山，若龍尾之垂地，因曰龍尾。上，時掌翻。慧景從之，分遣千餘人，魚貫緣山，自西巖夜下，鼓叫臨城中。城中，卽湖頭所築壘中也。鼓叫者，旣擊鼓又叫呼也。柳元景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鼓叫，卽鼓譟也。臺軍驚恐，卽時奔散。帝又遣右衞將軍左興盛帥臺內三萬人拒慧景於北籬門，帥，讀曰率；下同。考異曰︰紀云「王瑩屯北籬門」，傳云「左興盛」。今從傳。興盛望風退走。

甲子，慧景入樂游苑，樂游苑在玄武湖南。樂，音洛。崔恭祖帥輕騎十餘突入北掖門，乃復出。掖，音亦。宮門皆閉，慧景引衆圍之。於是東府、石頭、白下、新亭諸城皆潰。左興盛走，不得入宮，逃淮渚荻舫中，淮渚，秦淮渚也。慧景擒殺之。宮中遣兵出盪，不克。盪，度朗翻，又他浪翻。慧景燒蘭臺府署為戰場。蘭臺，御史臺也。守御『章︰十二行本「御」作「衞」；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尉蕭暢屯南掖門，處分城內，處，昌呂翻。分，扶問翻。隨方應拒，衆心稍安。慧景稱宣德太后令，廢帝為吳王。文惠太子妃王氏，鬱林之立，尊為皇太后；海陵之廢，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稱宣德皇太后。

陳顯達之反也，帝復召諸王『章︰十二行本「王」下有「侯」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入宮。巴陵王昭冑懲永泰之難，明帝永泰元年，王敬則反，帝召諸王入宮，欲殺之而中止。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陳顯達反，帝復召之。故昭冑懼禍而逃。難，乃旦翻。與弟永新侯昭穎詐為沙門，逃於江西。江西，橫江以西之地。宋白曰︰永新縣本漢廬陵縣地，吳寶鼎中，立永新縣，屬安成郡。昭冑，子良之子也。竟陵王子良，武帝次子。及慧景舉兵，昭冑兄弟出赴之。慧景意更向昭冑，寶玄，明帝之子。昭冑，武帝之孫；武帝，高帝之大宗，故慧景意向之。猶豫未知所立。

竹里之捷，崔覺與崔恭祖爭功，慧景不能決。恭祖勸慧景以火箭燒北掖樓。慧景以大事垂定，後若更造，費用功多，不從。言費功力為多也。慧景性好談義，兼解佛理，好，呼到翻。義，亦理也。佛理，諸有皆空之說。解，曉也，音戶買翻。頓法輪寺，對客高談，客謂何點。恭祖深懷怨望。

時豫州刺史蕭懿將兵在小峴，懿將兵討壽陽屯小峴。將，卽亮翻。峴，所典翻。帝遣密使告之。懿方食，投箸而起，使，疏吏翻。箸，除據翻。帥軍主胡松、李居士等數千人帥，讀曰率。自採石濟江，頓越城舉火，城中鼓叫稱慶。城中，臺城中也；以援兵至而喜。『章︰十二行本正作「臺城中」；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恭祖先勸慧景遣二千人斷西岸兵，令不得渡。斷，音短。西岸兵，謂蕭懿兵入援自江西來也。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應散，不從。降，戶江翻。至是，恭祖請擊懿軍，又不許；獨遣崔覺將精手數千人渡南岸。精手，軍中事藝高強者。南岸，秦淮南岸也。懿軍昧旦進戰，數合，昧旦，天微明之時。士皆致死，覺大敗，赴淮死者二千餘人。覺單馬退，開桁阻淮。開朱雀桁以斷懿兵，阻秦淮水為固。恭祖掠得東宮女伎，覺逼奪之。恭祖積忿恨，其夜，與慧景驍將劉靈運詣城降，崔覺以是日敗，恭祖等以其夜降。伎，渠綺翻。驍，堅堯翻。衆心離壞。

夏，四月，癸酉，慧景將腹心數人潛去，欲北渡江；城北諸軍不知，猶為拒戰。為，于僞翻。為慧景戰也。城中出盪，殺數百人。懿軍渡北岸，秦淮北縣卽臺城。慧景餘衆皆走。慧景圍城凡十二日而敗，從者於道稍散，單騎至蟹浦，從，才用翻。蟹，戶買翻。為漁人所斬，考異曰︰齊·本紀︰「四月丁未，以張沖為南兗州刺史。崔慧景於廣陵起兵襲京師。壬子，左興盛督衆軍。寶玄以京口納慧景。乙卯，王瑩屯北籬門。壬戌，慧景至，瑩等敗。甲子，慧景入京師，蕭懿入援。癸酉，慧景棄衆走死。」慧景傳︰「四月至廣陵回軍，十二日，攻陷竹里。」按長曆︰是歲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丁未三月七日，壬子十二日，乙卯十五日，壬戌二十二日，甲子二十四日︰四月皆無也。蓋四月當作三月；至癸酉，乃四月四日耳。南史云︰「時江夏王寶玄鎭京口，聞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興說之曰︰『江、劉、徐、沈，君之所見。今擁強兵北取廣陵，收吳、楚勁卒，身舉州以相應，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聞言響應。于時廬陵王長史蕭寅、司馬崔恭祖守廣陵城，慧景以寶玄事告恭祖；恭祖口雖相和，心實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閉門不敢出。慧景密遣軍主劉靈運間行突入，慧景俄亦至，遂據其城。子覺至，仍使領兵襲京口。寶玄本謂大軍倂來；及見人少，極失所望，拒覺，擊走之。恭祖及覺精兵八千濟江。恭祖心本不同，及至蒜山，欲斬覺，以軍降京口，事旣不果而止。覺等軍器精嚴，柳憕、沈佚等謂寶玄曰︰『崔護軍威名旣重，乃誠可見。旣已脣齒，忽中道立異。彼以樂歸之衆亂江而濟，誰能拒之！』於是登北固樓，並千蠟燭為鋒火，舉以應覺。慧景停二日，便率大衆一時俱濟，趣京口。寶玄仍以覺為前鋒，恭祖次之，慧景領大都督為衆軍節度。」又云︰「時柳憕別推寶玄。崔恭祖為寶玄羽翼，不復承奉慧景，慧景嫌之。巴陵王昭冑先逃人間，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猶豫未知所立。此聲頗泄，憕、恭祖始貳於慧景。」又云︰「慧景單馬至蟹浦，投漁人太叔榮之。榮之故為慧景門人，時為蟹浦戍，斬慧景，送都。」按恭祖始若閉城拒慧景，慧景襲得其城而據之，豈肯更授以兵柄！又，慧景若不立寶玄，柳憕豈能別推！又，榮之旣云漁人，又云為戍，自相違錯。今並從齊書。以頭內鰌籃，擔送建康。鰌，卽由翻。鰌魚，今江、淮間湖蕩河港皆有之；春二月時，人取食之，其味甘美。至三月後，人不甚食，謂之楊花鰌。鰌籃，所以盛鰌者。恭祖繫尚方，少時殺之。少時，言不多時也。覺亡命為道人，捕獲，伏誅。

寶玄初至建康，軍於東城，東城，卽東府城。士民多往投集。往投寶玄而集於東城也。慧景敗，收得朝野投寶玄及慧景人名，朝，直遙翻。帝令燒之，曰︰「江夏尚爾，豈可復罪餘人！」昏暴之君，豈無一言之幾乎理！東昏侯此語是也。復，扶又翻。寶玄逃亡數日乃出。帝召入後堂，以步障裹之，令左右數十人鳴鼓角馳繞其外，晉志曰︰鼓，按周禮以薣鼓鼓軍事。角，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黃帝乃始吹角為龍鳴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丸，越沙漠，而士卒思歸，於是減為中鳴，尤更悲矣。遣人謂寶玄曰︰「汝近圍我亦如此耳。」

初，慧景欲交處士何點，處，昌呂翻。點不顧。及圍建康，逼召點；點往赴其軍，何點門世信佛，齊朝累徵不就。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故為慧景逼召往赴其軍。終日談義，不及軍事。慧景敗，帝欲殺點。蕭暢謂茹法珍曰︰茹，音如。「點若不誘賊共講，未易可量。言何點若不與慧景講義，則慧景日以攻城為事，安危未可量也。誘，音酉。易，以豉翻。量，音良。以此言之，乃應得封！」帝乃止。點，胤之兄也。何胤隱於會稽若邪山。

**8**蕭懿旣去小峴，王肅亦還洛陽。荒人往來者妄云肅復謀歸國；復，扶又翻；下當復同。五月，乙巳，詔以肅為都督豫·徐·司三州諸軍事、豫州刺史、西豐公。

**9**己酉，江夏王寶玄伏誅。夏，戶雅翻。

**10**壬子，大赦。

**11**六月，丙子，魏彭城王勰進位大司馬，領司徒；王肅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取壽陽之功也。

**12**太陽蠻田育丘等二萬八千戶附於魏；「太陽」，當作「大陽」。魏置四郡十八縣。

**13**乙丑，曲赦建康、南徐·兗二州。崔慧景自南兗州還兵而南，徐州之人從之，進圍建康，而建康之人又多從之。旣大赦，而誅縱失實，故又曲赦三處。先是，崔慧景旣平，先，悉薦翻。詔赦其黨。而嬖倖用事，不依詔書，嬖，卑義翻，又博計翻。無罪而家富者，皆誣為賊黨，殺而籍其貲；實附賊而貧者皆不問。或謂中書舍人王咺之云︰「赦書無信，人情大惡。」咺，況晚翻。惡，如字，不善也。咺之曰︰「正當復有赦耳。」由是再赦。旣而嬖倖誅縱亦如初。

是時，帝所寵左右凡三十一人，黃門十人。直閤、驍騎將軍徐世檦素為帝所委任，凡有殺戮，皆在其手。及陳顯達事起，加輔國將軍；雖用護軍崔慧景為都督，而兵權實在世檦。世檦亦知帝昏縱，密謂其黨茹法珍、梅蟲兒曰︰「何世天子無要人，但儂貨主惡耳！」儂，吳語，我也。茹，音如。法珍等與之爭權，以白帝。帝稍惡其凶強，惡，烏路翻。遣禁兵殺之，世檦拒戰而死。自是法珍、蟲兒用事，並為外監，口稱詔敕；王咺之專掌文翰，與相脣齒。

帝呼所幸潘貴妃父寶慶及茹法珍為阿丈，前漢書·匈奴傳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師古註︰丈人，尊老之稱。阿，烏葛翻；下同。梅蟲兒、俞靈韻為阿兄。帝與法珍等俱詣寶慶家，躬自汲水，助廚人作膳。寶慶恃勢作姦，富人悉誣以罪，田宅貲財，莫不啓乞，啓上而多所求乞。一家被陷，禍及親鄰；又慮後患，盡殺其男口。被，皮義翻。

帝數往諸刀敕家游宴，數，所角翻。時人謂捉刀應敕之徒為刀敕。有吉凶輒往慶弔。

奄人王寶孫，年十三四，周禮註︰奄，精氣閉藏者，今謂之宦人。陸德明曰︰奄，於檢翻。劉曰︰於驗翻。徐曰︰於劍翻。今讀作閹，音於炎翻。號為「倀子」，倀，褚羊翻，狂也。最有寵，參預朝政，雖王咺之、梅蟲兒之徒亦下之；朝，直遙翻。下，遐嫁翻。控制大臣，移易詔敕，乃至騎馬入殿，詆訶天子；公卿見之，莫不懾息焉。懾息，猶言惕息也。懾，懼也，屛氣而息。詆，丁禮翻。訶，虎何翻。懾，之涉翻。

**14**吐谷渾王伏連籌事魏盡禮，言盡藩臣之禮。吐，從暾入聲。谷，音浴。而居其國，置百官，皆如天子之制，稱制於其鄰國。稱制於其鄰國，示君臨之。魏主遣使責而宥之。使，疏吏翻。

**15**冠軍將軍、驃騎司馬陳伯之再引兵攻壽陽，是年春，伯之攻壽陽敗退，今再攻之。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魏彭城王勰拒之。援軍未至，汝陰太守傅永將郡兵三千救壽陽。勰，音協。將，卽亮翻；下同。伯之防淮口甚固，此汝水入淮之口也。水經︰汝水東至汝陰原鹿縣入于淮。永去淮口二十餘里，牽船上汝水南岸，上，時掌翻；下同。以水牛挽之，水牛形力倍於黃牛。挽，音晚。直南趣淮，趣，七喻翻。下船卽渡；適上南岸，齊兵亦至。會夜，永潛入城，勰喜甚，曰︰「吾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可復見；守壽陽而援兵不至，其心孤危，故云然。復，扶又翻。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兵入城，永曰︰「永之此來，欲以卻敵；若如敎旨，諸王與任專方州者皆得下敎於其屬，故云敎旨。乃是與殿下同受攻圍，豈救援之意！」遂軍於城外。秋，八月，乙酉，勰部分將士，與永幷勢，擊伯之於肥口，分，扶問翻。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肥水自黎漿北過壽春城東，又北流而入于淮，謂之肥口。時陳伯之蓋軍於肥口以逼壽陽也。大破之，斬首九千，俘獲一萬，伯之脫身遁還，淮南遂入于魏。壽春縣自漢以來為淮南郡治所。史言伯之旣敗，建康尋受兵，遂不能爭壽陽。

魏遣鎭南將軍元英將兵救淮南，未至，伯之已敗，魏主召勰還洛陽。勰累表辭大司馬、領司徒，乞還中山；中山，定州也。去年，魏命勰刺定州，今年春赴壽陽，故乞還本任。還，從宣翻，又如字；下同。魏主不許。以元英行揚州事。尋以王肅為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持節代之。

**16**甲辰，夜，後宮火。時帝出未還，出市里遊走未還也。宮內人不得出，外人不敢輒開；謂不敢輒開後宮門。比及開，死者相枕，比，必利翻。枕，之任翻。燒三十『章︰十二行本「十」作「千」；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餘間。

時嬖倖之徒皆號為鬼。有趙鬼者，能讀西京賦，言於帝曰︰「柏梁旣災，建章是營。」後漢張衡作東京、西京賦。柏梁災，營建章，事見二十一卷漢武帝太初元年。帝乃大起芳樂、玉壽等諸殿，樂，音洛。以麝香塗壁，麝狀如小麋，其臍有香，華山之陰多有之。陸佃曰︰商洛山中多麝，所遺糞常就一處，雖遠逐食，必還走其地，不敢遺迹他所，慮為人所獲。人反以是從迹其所在，必掩羣而取之。麝絕愛其香，每為人所迫逐，勢且急，卽自投高巖，舉爪剔出其香，就縶且死，猶拱四足抱其臍。麝，神夜翻。刻畫裝飾，窮極綺麗。役者自夜達曉，猶不副速。副，稱也；不能稱其欲速之意也。

後宮服御，極選珍奇，府庫舊物，不復周用。復，扶又翻。貴市民間金寶，價皆數倍。建康酒租皆折使輸金，使以金折錢輸官。折，之舌翻。猶不能足。鑿金為蓮華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蓮華也。」華，讀曰花。又訂出雉頭、鶴氅、白鷺縗。訂，丁定翻，平議也。齊、梁之時，謂賦民為訂，蓋取平議而賦之之義。雉頭上毛細而色紅鮮如錦，晉程據緝以為裘。鶴氅，鶴翎毛也。白鷺縗，鷺頭上毦也。鶴氅、鷺縗，皆取其潔白。詩疏曰︰鷺，水鳥，毛白而潔，頂上有毛毿毿然，此卽縗也。爾雅·釋名曰︰鷺，舂鉏。郭璞曰︰白鷺也。頭、翅、背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為睫攡，名之曰白鷺縗。陸機曰︰鷺頭上有毛十數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氅，音齒兩翻。縗，音倉回翻。嬖倖因緣為姦利，課一輸十。又各就州縣求為人輸，準取見直，為人，于僞翻；下不為同。見，賢遍翻。不為輸送，守宰皆不敢言，重更科斂。重，直用翻。更，居孟翻，再也。如此相仍，前後不息，百姓困盡，號泣道路。號，戶高翻。

**17**軍主吳子陽等出三關侵魏，九月，與魏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戰於長風城，左傳︰定公四年，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還塞大隧、直轅、冥阸。所謂大隧，卽黃峴關；直轅、冥阸，乃武陽、平靖二關也。黃峴，今名九里關，在義陽郡南百里。武陽，在今大寨嶺，郡東南九十里。平靖，今名行者坡，郡南七十五里。魏太和十七年，田益宗降魏。十九年，置東豫州於新息廣陵城，以益宗為刺史。長風城在陰山關南，陰山關在弋陽縣界。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十八縣，長風其一也，屬西陽郡。九域志，舒州懷寧縣有長風鎭。懷寧，漢皖縣地，晉安帝立晉熙郡，仍立懷寧縣為郡治所。蓋以懷寧蠻左名縣也。子陽等敗還。考異曰︰此一事，齊書·紀傳皆無之。魏·帝紀︰「九月乙丑，東豫州刺史田益宗破寶卷將吳子陽、鄧元起於長風。」梁書·鄧元起傳云︰「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帥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皆散走，仍戍三關。」二書勝敗不同如此。今從魏紀。

**18**蕭懿之入援也，蕭衍馳使所親虞安福說懿曰︰說，輸芮翻；下說帝同。「誅賊之後，則有不賞之功。當明君賢主，尚或難立；況於亂朝，何以自免！朝，直遙翻；下同。若賊滅之後，仍勒兵入宮，行伊、霍故事，使之廢立也。此萬世一時。若不欲爾，便放表還歷陽，託以外拒為事，則威振內外，誰敢不從！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無民，必生後悔。」謂官爵雖高而兵權去己，必將束手就死。長史徐曜甫苦『章︰十二行本「苦」上有「亦」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勸之；懿並不從。

崔慧景死，懿為尚書令。有弟九人︰敷、衍、暢、融、宏、偉、秀、憺、恢。憺，徒敢翻，又徒濫翻。懿以元勳居朝右，暢為衞尉，掌管籥。時帝出入無度，或勸懿因其出門，謂出臺城門而遊走也。舉兵廢之。懿不聽，嬖臣茹法珍、王咺之等憚懿威權，說帝曰︰「懿將行隆昌故事，謂隆昌廢鬱林王也。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咺，況晚翻。陛下命在晷刻。」帝然之。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勸懿西奔襄陽。懿曰︰「自古皆有死，豈有叛走尚書令邪！」史言蕭懿忠於齊室。懿弟姪咸為之備。冬，十月，己卯，帝賜懿藥於省中。懿且死，曰︰「家弟在雍，深為朝廷憂之。」雍，於用翻。時以襄陽為雍州治所，言衍必將舉兵也。為，于僞翻。懿弟姪皆亡匿於里巷，無人發之者；史言人心皆為蕭懿兄弟覆護。唯融捕得，誅之。

**19**丁亥，魏以彭城王勰為司徒，錄尚書事；勰固辭，不免。勰雅好恬素，不樂勢利。高祖重其事幹，好，呼到翻。樂，音洛。幹，用也；謂臨事有幹用也。故委以權任，雖有遺詔，遺詔見上卷上年。復為世宗所留。謂出當方面，復入為司徒，錄尚書也。復，扶又翻。勰每乖情願，常悽然歎息。為人美風儀，端嚴若神，折旋合度，記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註云︰折旋，曲行也。出入言笑，觀者忘疲。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小心謹愼，初無過失；雖閒居獨處，處，昌呂翻。亦無惰容。愛敬儒雅，傾心禮待。清正儉素，門無私謁。史言彭城王勰為魏宗室諸王之秀。

**20**十一月，己亥，魏東荊州刺史桓暉入寇，拔下笮戍，下笮戍在沔北，直襄陽東北。笮，側百翻，又在各翻。歸之者二千餘戶。暉，誕之子也。宋明帝泰豫元年，桓誕降魏。

**21**初，帝疑雍州刺史蕭衍有異志。直後滎陽鄭植弟紹叔為衍寧蠻長史，帝使植以候紹叔為名，往刺衍。使為刺客。刺，七亦翻。紹叔知之，密以白衍，衍置酒紹叔家，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閒宴，是可取良會也。」賓主大笑。又令植歷觀城隍、府庫、士馬、器械、舟艦，艦，戶黯翻。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易，以豉翻。為，于僞翻。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植於南峴，南峴，蓋卽馬鞍山道。相持慟哭而別。各盡力於所事，恐不復相見，故慟哭而別。

及懿死，衍聞之，夜，召張弘策、呂僧珍、長史王茂、別駕柳慶遠、功曹吉士瞻等入宅定議。宅，謂州宅也。考異曰︰南史云︰「茂與梁武帝不睦，帝諸腹心並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告以欲起義。茂因擲枕起，卽袴褶隨紹叔入見。武帝大喜，下牀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按茂若與梁武不睦，梁武何敢豫告以大事！茂亦安能便響應！今不取。茂，天生之子；王天生事齊高帝攻袁粲，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慶遠，元景之弟子也。諸柳，雍州豪望，世不乏人。乙巳，衍集僚佐謂曰︰「昏主暴虐，惡踰於紂，當與卿等共除之！」是日，建牙集衆，考異曰︰齊·帝紀︰「十二月，梁王起義兵於襄陽，」誤也。今從梁書·高祖紀。得甲士萬餘人，馬千餘匹，船三千艘。艘，蘇遭翻。出檀溪竹木裝艦，葺之以茅，事皆立辦。諸將爭㯭，呂僧珍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㯭，與櫓同。僧珍具櫓事見上卷元年。然僧珍所具者數百張櫓耳，安能給三千艘邪？每船付二張，蓋給諸將所乘之船耳。

是時，南康王寶融為荊州刺史，西中郞長史蕭穎冑行府州事，南康王以西中郞將鎭荊州，穎冑為長史行事。帝遣輔國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劉山陽將兵三千之官，守，式又翻。將，將亮翻。就穎冑兵使襲襄陽。衍知其謀，遣參軍王天虎詣江陵，徧與州府書，州謂荊州官屬，府謂西中郞府官屬。聲云︰「山陽西上，幷襲荊、雍。」衍書宣布此聲也。上，時掌翻。雍，於用翻。衍因謂諸將佐曰︰「荊州素畏襄陽人，襄陽被邊，人皆習兵，故荊州人畏之。加以脣亡齒寒，寧不闇同邪！我合荊、雍之兵，鼓行而東，雖韓、白復生，不能為建康計；復，扶又翻；下衍復、非復、復不、州復、豈復、佐復同。況以昏主役刀敕之徒哉！」穎冑得書，疑未能決；山陽至巴陵，晉武帝太康元年立巴陵縣，屬長沙郡。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分立巴陵郡，時屬郢州。今岳州卽其地。衍復令天虎齎書與穎冑及其弟南康王友穎達。王國官有師，有友。天虎旣行，衍謂張弘策曰︰「用兵之道，攻心為上。孫武子兵法有是言。近遣天虎往荊州，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今段，猶云今來一段事也。止有兩函與行事兄弟，行事兄弟，謂穎冑、穎達。云『天虎口具』；書中不言事，但云天虎口具，所以疑之。及問天虎而口無所說，蓋天虎之行，衍亦未嘗以一語屬之。天虎是行事心膂，據穎冑傳，天虎，穎冑親人，故云然。彼間必謂行事與天虎共隱其事，則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判相嫌貳，判，決也。嫌，疑也。貳，持兩端也。則行事進退無以自明，必入吾謀內。是持兩空函定一州矣。」蕭衍舉事於襄陽，智計橫出；及遇侯景，庸夫之不若。豈耄邪，抑天奪其鑒也？

山陽至江安，晉武帝太康元年立江安縣屬南平郡。水經註︰江安卽公安，晉平江南，杜預罷華容置江安縣，以吳之南郡為南平郡治焉。遲回十餘日，不止。自江安至江陵，泝江北上而後至。上，時掌翻。蕭子顯齊書曰︰至巴陵，遲回十餘日不進。穎冑大懼，計無所出，夜，呼西中郞城局參軍安定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定議，以決其所從。忱，氏壬翻。闡文曰︰「蕭雍州畜養士馬，非復一日。畜，許六翻。江陵素畏襄陽人，又衆寡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就能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四時運而成歲，歲至極寒而終矣。歲寒，以喻世事終極處。孔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亦此意。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曰︰「朝廷狂悖日滋，京師貴人莫不重足累息。悖，蒲內翻，又蒲沒翻。重，直龍翻。重足而立，累息而不敢出氣，懼之甚也。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藉，借也，音慈夜翻。獨不見蕭令君乎？蕭懿為尚書令，故呼為令君。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史記·鄭世家太史公之言。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冠，古玩翻。必非山陽所能敵。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宜深慮之。」蕭穎達亦勸穎冑從闡文等計。詰旦，詰，去吉翻。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送示山陽，發民車牛，聲云起步軍征襄陽。山陽大喜。甲寅，山陽至江津，單車白服，從左右數十人詣穎冑。穎冑使前汶陽太守劉孝慶等伏兵城內，山陽入門，入城門也。卽於車中斬之。副軍主李元履收餘衆請降。降，戶江翻。

柳忱，世隆之子也。柳世隆為高、武佐命功臣。穎冑慮西中郞司馬夏侯詳不同，以告忱，忱曰︰「易耳！易，以豉翻。近詳求婚，未之許也。」乃以女嫁詳子夔，而告之謀，詳從之。乙卯，以南康王寶融敎纂嚴，又敎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纂，集也。嚴，裝也。纂嚴，纂集行裝也。纂嚴，一敎；赦囚徒，施惠澤，頒賞格，又一敎。丙辰，以蕭衍為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使，疏吏翻；下同。丁巳，以蕭穎冑為都督行留諸軍事。行，謂東下之軍；留，謂留守之軍。穎冑有器局，旣舉大事，虛心委己，衆情歸之。以別駕南陽宗夬，夬，古邁翻。及同郡中兵參軍劉坦、『章︰十二行本「坦」作「垣」；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諮議參軍樂藹為州人所推信，軍府經略，每事諮焉。穎冑、夬各獻私錢穀及換借富貲以助軍。長沙寺僧素富，鑄黃金為金龍數千兩，埋土中。長沙寺在江陵，宋元嘉中，臨川王義慶鎭江陵起寺，為其本生父長沙王道憐資福，因名長沙寺。穎冑取之，以資軍費。

穎冑遣使送劉山陽首於蕭衍，且言年月未利，當須明年二月進兵。衍曰︰「舉事之初，所藉者一時驍銳之心。驍，堅堯翻。事事相接，猶恐疑怠；若頓兵十旬，必生悔吝。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是以巧遲不若拙速。且坐甲十萬，糧用自竭；若童子立異，則大事不成。況處分已定，安可中息哉！處，昌呂翻。分，扶問翻。昔武王伐紂，行逆太歲，豈復待年月乎？」

戊午，衍上表勸南康王寶融稱尊號；不許。十二月，穎冑與夏侯詳移檄建康百官及州郡牧守，數帝及梅蟲兒、茹法珍罪惡。數，所角翻。穎冑遣冠軍將軍天水楊公則向湘州，使攻張寶積也。冠，古玩翻。西中郞參軍南郡鄧元起向夏口。使助蕭衍攻張沖也。夏，戶雅翻。軍主王法度坐不進軍免官。乙亥，荊州將佐復勸寶融稱尊號；不許。夏侯詳之子驍騎將軍亶為殿中主帥，帥，所類翻。詳密召之，亶自建康亡歸。壬辰，至江陵，稱奉宣德皇太后令︰「南康王宜纂承皇祚，方俟清宮，未卽大號；可封十郡為宣城王、時以宣城、南琅邪、南東海、東陽、臨海、新安、尋陽、南郡、竟陵、宜都十郡為宣城王國。蓋以明帝自宣城王入纂大統，故假宣德太后令以是肇封。相國、荊州牧，加黃鉞，選百官，西中郞府、南康國如故。須軍次近路，須，待也。主者備法駕奉迎。」

竟陵太守新野曹景宗遣親人說蕭衍，說，輸芮翻。迎南康王都襄陽，先正尊號，然後進軍；衍不從。王茂私謂張弘策曰︰「今以南康置人手中，彼挾天子以令諸侯，節下前進為人所使，此豈他日之長計乎！」弘策以告衍，衍曰︰「若前塗大事不捷，故自蘭艾同焚；蘭有國香，人貴之。艾，蕭艾也，人賤之。言若事不捷，則無貴無賤同於死也。若其克捷，則威振四海，『章︰十二行本「海」下有「誰敢不從」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豈碌碌受人處分者邪！」蕭衍此言已有代齊之心，特權宜推奉南康以舉兵耳。處，昌呂翻。分，扶問翻。

初，陳顯達、崔慧景之亂，人心不安。或問時事於上庸太守杜陵韋叡，杜陵自漢以來屬京兆，晉僑立京兆太守及杜陵令，寄治襄陽。宋大明土斷，割襄陽西界為實土。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將，卽亮翻。更，工衡翻。其赤族宜矣。定天下者，殆必在吾州將乎？」州刺史當方面，總兵權，故曰州將。將，卽亮翻。乃遣二子自結於蕭衍。及衍起兵，叡帥郡兵二千倍道赴之。帥，讀曰率；下同。華山太守藍田康絢帥郡兵三千赴衍。藍田縣，漢屬京兆；宋置僑縣，屬華山郡。康絢傳云︰其先本康居侍子，待詔河西，因留不去，其後遂氏焉。晉亂，遷于藍田。絢祖穆帥鄕族三千餘家入襄陽，宋為置華山郡藍田縣於襄陽。宋白曰︰宋大明元年立華山郡於大堤村，後魏改華山郡為宜城郡，唐為宜城縣，屬襄州。華，戶化翻。絢，翾縣翻。馮道根時居母喪，『章︰十二行本「喪」下有「聞衍起兵」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帥鄕人子弟勝兵者悉往赴之。馮道根，酇人。酇縣時屬廣平僑郡。勝，書烝翻。梁、南秦二州刺史柳惔亦起兵應衍。惔，忱之兄也。惔，徒甘翻。

帝聞劉山陽死，發詔討荊、雍。戊寅，以冠軍長史劉澮為雍州刺史；欲以代蕭衍。雍，於用翻。冠，古玩翻。澮，古外翻。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曁榮伯將兵及運糧百四十餘船送郢州刺史張沖，使拒西師。荊、雍在西，故謂之西師。曁，姓也，音居乙翻，又臮、旣二音。將，卽亮翻。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死，疑沖，不敢進，停夏口浦；聞西師將至，乃相帥入郢城。前竟陵太守房僧寄將還建康，至郢，帝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張沖與之結盟，遣軍主孫樂祖將數千人助僧寄守魯山。水經註︰江水東逕魯山，南與沔水會；山左卽沔水口，沔左有偃月城。漢陽志︰大別山在沔陽縣東，一名魯山。

蕭穎冑與武寧太守鄧元起書，招之。晉安帝隆安五年，桓玄以沮、漳降蠻立武寧郡，屬荊州。五代志︰竟陵郡樂鄕縣，舊置武寧郡。劉昫曰︰樂鄕，漢鄀縣地。我宋廢縣為樂鄕鎭，入長林縣。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勸其還郢，還郢州也。元起大言於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輔，羣小用事，衣冠道盡。荊、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克！且我老母在西，若事不成，正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時鄧元起之母蓋在江陵。元起，南郡人也，守武寧，其母留鄕里。朝，直遙翻。卽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郞中兵參軍。是時，西臺方遣元起向夏口，觀者不以史文先後之次而害意可也。治，直之翻。上，時掌翻。

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楊公則克巴陵，進軍白沙，水經註︰白沙戍在黃陵廟北。黃陵廟，舜二妃廟也。羅含湘中記曰︰湘川，白沙如霜雪，赤崖若朝霞。寶積懼，請降，降，戶江翻。公則入長沙，撫納之。

**22**是歲，北秦州刺史楊集始將衆萬餘自漢中北出，規復舊地。楊集始失國事，見一百四十一卷明帝建武四年。將，卽亮翻；下同。魏梁州刺史楊椿將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辯，皮莧翻。遺集始書，開以利害，集始遂復將其部曲千餘人降魏。遺，于季翻。復，扶又翻。魏人還其爵位，使歸守武興。集始降齊，魏人削其所授爵位，而所領北秦州刺史則齊所授也；今降魏，魏人還其元授爵位也。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四

## 齊紀十重光大荒落（辛巳），一年。

和皇帝諱寶融，字智昭，明帝第八子也。

## 中興元年（辛巳、五○一）是年三月始改元。

**1**春，正月，丁酉，東昏侯以晉安王寶義為司徒，建安王寶寅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東昏侯以永元三年紀年。騎，奇寄翻。

**2**乙巳，南康王寶融始稱相國，相，悉亮翻；下同。大赦；以蕭穎冑為左長史，蕭衍為征東將軍，楊公則為湘州刺史。去年，楊公則取長沙，因就用為湘州刺史。戊申，蕭衍發襄陽，考異曰︰梁高祖紀云︰「二月戊申，發襄陽。」按戊申，正月十三日，梁紀誤也。留弟偉總府州事，憺守壘城，壘城者，築壘附近大城，猶今堡寨也。憺，徒敢翻，又徒濫翻。府司馬莊丘黑守樊城。莊丘黑蓋為征東府司馬。衍旣行，州中兵及儲偫皆虛。偫，直里翻；積物以待用謂之偫。魏興太守裴師仁、齊興太守顏僧都並不受衍命，舉兵欲襲襄陽，偉、憺遣兵邀擊於始平，大破之，齊分魏興郡東界鄖鄕、錫二縣地為齊興郡。沈約曰︰江左僑立始平郡，治武當。五代志曰︰淅陽郡武當縣，舊僑置始平郡，又置齊興郡。則二郡皆置於今均州界。宋白曰︰齊永明七年置齊興郡於均州鄖鄕縣。守，式又翻。雍州乃安。雍，於用翻。

**3**魏咸陽王禧為上相，禧以太尉輔政，位居羣臣之上，故曰上相。不親政務，驕奢貪淫，多為不法，魏主頗惡之。惡，烏路翻。禧遣奴就領軍于烈求舊羽林虎賁，執仗出入。「舊」字衍。執仗出入，每出入欲使之執兵翊衞。賁，音奔。烈曰︰「天子諒闇，事歸宰輔。闇，音陰。領軍但知典掌宿衞，非有詔不敢違理從私。」禧奴惘然而返。惘然，失志貌。惘，音罔。禧復遣謂烈曰︰復，扶又翻。「我，天子之□□□原文空三字『章︰十二行本三空格作「子天子」三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叔父，身為元輔，有所求須，意之所欲為須。與詔何異！」烈厲色曰︰「烈非不知王之貴也，柰何使私奴索天子羽林！索，山客翻。烈頭可得，羽林不可得！」禧怒，以烈為恆州刺史。恆，戶登翻。烈不願出外，固辭，不許；遂稱疾不出。臥私第不出也。

烈子左中郞將忠領直閤，北齊左、右衞有直閤，屬官有朱衣直閤、直閤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常在魏主左右。烈使忠言於魏主曰︰「諸王專恣，意不可測，宜早罷之，自攬權綱。」北海王詳亦密以禧過惡白帝，且言彭城王勰大得人情，不宜久輔政。勰，音協。帝然之。

時將礿祭，宗廟之祭，春曰礿。礿，余若翻，薄也。春物始生，其祭尚薄。王公並齊於廟東坊。帝夜使于忠語烈︰「明旦入見，當有處分。」質明，烈至。語，牛倨翻。見，賢遍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質，正也；質明，天正明也。帝命烈將直閤六十餘人，宣旨召禧、勰、詳，衞送至帝所。將，卽亮翻。禧等入見于光極殿，光極殿，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所起，以引見羣臣。見，賢遍翻。帝曰︰「恪雖寡昧，忝承寶曆。比纏尩疢，魏主名恪，見諸父自稱其名，示謙挹也。比，毗至翻，近也。尩，烏光翻，弱也。疢，丑刃翻，疾也。實憑諸父，苟延視息，奄涉三齡。諸父歸遜殷勤，今便親攝百揆，且還府司，當別處分。」還府司，謂各歸公府司存之所。又謂勰曰︰「頃來南北務殷，不容仰遂沖操。南北務殷，謂使勰北鎭中山，南取壽陽，因而守之也。沖，謙也，虛也；沖操，謙虛之操。恪是何人，而敢久違先敕，先敕，謂高祖遺敕，見一百四十二卷東昏侯永元元年。今遂叔父高蹈之意？」勰謝曰︰「陛下孝恭，仰遵先詔，上成睿明之美，下遂微臣之志，感今惟往，悲喜交深。」惟，思也。庚戌，詔勰以王歸第；禧進位太保；進其位而奪之權。詳為大將軍、錄尚書事。為詳以專恣得罪張本。尚書清河張彝、邢巒聞處分非常，亡走，出洛陽城，為御史中尉中山甄琛所彈。甄，之人翻。彈，徒丹翻。詔書切責之。復以于烈為領軍，仍加車騎大將軍，復，扶又翻，又如字。自是長直禁中，軍國大事，皆得參焉。

魏主時年十六，不能親決庶務，委之左右。於是倖臣茹皓、茹，音如。趙郡王仲興、上谷寇猛、趙郡趙脩、南陽趙邕及外戚高肇等始用事，魏政浸衰。趙脩尤親幸，旬月間，累遷至光祿卿；每遷官，帝親至其宅設宴，王公百官皆從。為後趙脩誅張本。從，才用翻。

**4**辛亥，東昏侯祀南郊，大赦。

**5**丁巳，魏主引見羣臣於太極前殿，告以親政之意。見，賢遍翻。壬戌，以咸陽王禧領太尉，廣陵王羽為司徒。魏主引羽入內，面授之。羽固辭曰︰「彥和本自不願，而陛下強與之。彭城王勰，字彥和，事見上卷上年。強，其兩翻。今新去此官而以臣代之，必招物議。」乃以為司空。

**6**二月，乙丑，南康王以冠軍長史王茂為江州刺史，冠，古玩翻。竟陵太守曹景宗為郢州刺史，邵陵王寶攸為荊州刺史。

**7**甲戌，魏大赦。

**8**壬午，東昏侯遣羽林兵擊雍州，中外纂嚴。

**9**甲申，蕭衍至竟陵，命王茂、曹景宗為前軍，以中兵參軍張法安守竟陵城。茂等至漢口，諸將議欲倂兵圍郢，分兵襲西陽、武昌。將，卽亮翻；下同。衍曰︰「漢口不闊一里，箭道交至，謂船自中流而下，敵人夾岸射之，其箭交至也。房僧寄以重兵固守，與郢城為掎角；掎，居蟻翻。若悉衆前進，僧寄必絕我軍後，悔無所及。不若遣王、曹諸軍濟江，與荊州軍合，以逼郢城；吾自圍魯山以通沔、漢，沔卽漢也，一水二名。使鄖城、竟陵之粟方舟而下，安陸，春秋鄖子之國，故曰鄖城。鄖，音云。杜預曰︰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劉昫曰︰郢州長壽縣，古竟陵也。方，泭也。舟，船也。詩云︰就其深矣，方之舟之。泭，音桴。江陵、湘中之兵相繼而至，兵多食足，何憂兩城之不拔！天下之事，可以臥取之耳。」臥而取之，言不煩力戰也。乃使茂等帥衆濟江，頓九里。其地去郢城九里，因以為名。帥，讀曰率。張沖遣中兵參軍陳光靜開門迎戰，茂等擊破之，光靜死，沖嬰城自守。景宗遂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加湖。加湖在江夏灄陽縣界，湖水自北南注江，去郢城三十里。

荊州遣冠軍將軍鄧元起、軍主王世興、田安之將數千人會雍州兵於夏首。雍，於用翻。夏，戶雅翻。衍築漢口城以守魯山，命水軍主義陽張惠紹等遊遏江中，絕郢、魯二城信使。使，疏吏翻。楊公則舉湘州之衆會于夏口。蕭穎冑命荊州諸軍皆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亦隸焉。

府朝議欲遣人行湘州事而難其人，南康王開相國府，故曰府朝。朝，直遙翻。西中郞中兵參軍劉坦謂衆曰︰「湘土人情，易擾難信，易，以豉翻。用武士則侵漁百姓，用文士則威略不振；必欲鎭靜一州，軍民足食，無踰老夫。」乃以坦為輔國長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坦嘗在湘州，多舊恩，迎者屬路。按劉坦傳︰先嘗在湘州。蓋客游也。屬，之欲翻。下車，選堪事吏分詣十郡，湘州領長沙、桂陽、零陵、衡陽、營陽、湘東、邵陵、始興、臨賀、始安十郡。發民運租米三十餘萬斛以助荊、雍之軍，由是資糧不乏。

三月，蕭衍使鄧元起進據南堂西渚，南堂在郢城南，北蓋射堂，西近江渚。田安之頓城北，王世興頓曲水故城。曲水故城，蓋郢府官僚祓禊之地，在城東。丁酉，張沖病卒，驍騎將軍薛元嗣與沖子孜及征虜長史江夏內史程茂共守郢城。張沖自輔國將軍進征虜將軍，以程茂為長史。驍，堅堯翻。騎，奇寄翻。

乙巳，南康王卽皇帝位於江陵，考異曰︰東昏紀云︰「丁未，南康王諱卽皇帝位。」蓋是日建康始聞之耳。今從和帝紀及梁武帝紀。改元，大赦，始改元為中興元年。立宗廟、南北郊，州府城門悉依建康宮，置尚書五省，以南郡太守為尹，以蕭穎冑為尚書令，蕭衍為左僕射，晉安王寶義為司空，廬陵王寶源為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安王寶寅為徐州刺史，寶義、寶源、寶寅皆在建康，遙授之耳。散騎常侍夏侯詳為中領軍，冠軍將軍蕭偉為雍州刺史。丙午，詔封庶人寶卷為涪陵王，浩，音浮。乙酉，以尚書令蕭穎冑行荊州刺史，加蕭衍征東大將軍、都督征討諸軍事，假黃鉞。時衍次楊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勞軍。夬，古賣翻。勞，力到翻。寧朔將軍新野庾域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帥侯伯。」武王伐紂，諸侯畢會。至于牧野，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後世自魏武以下，率加黃鉞。孔安國曰︰黃鉞，以黃金飾斧。帥，讀曰率；下同。夬返西臺，江陵在西，故曰西臺。遂有是命。薛元嗣遣軍主沈難當帥輕舸數千亂流來戰，張惠紹等擊擒之。橫絕流而渡曰亂。詩云︰涉渭為亂。舸，古我翻。

癸丑，東昏侯以豫州刺史陳伯之為江州刺史、假節、都督前鋒諸軍事，西擊荊、雍。

夏，四月，蕭衍出沔，命王茂、蕭穎達等進軍逼郢城；薛元嗣不敢出。不敢出戰也。諸將欲攻之，衍不許。衍欲持久以全力弊郢、魯二城。

**10**魏廣陵惠王羽通於員外郞馮俊興妻，夜往，為俊興所擊而匿之；五月，壬子，卒。

**11**魏主旣親政事，嬖倖擅權，王公希得進見。『章︰十二行本「見」下有「咸陽王禧意不自安」八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見，賢遍翻。齊『章︰十二行本「齊」作「齋」；乙十一行本同。』帥劉小苟屢言於禧云，帥，所類翻。聞天子左右人言欲誅禧，禧益懼，乃與妃兄給事黃門侍郞李伯尚、氐王楊集始、楊靈祐、乞伏馬居等謀反。會帝出獵北邙，禧與其黨會城西小宅，欲發兵襲帝，使長子通竊入河內舉兵相應。長，知兩翻。乞伏馬居說禧︰「還入洛城，勒兵閉門，說，式芮翻。天子必北走桑乾，謂北歸平城也。平城，魏故都。乾，音干。殿下可斷河橋，為河南天子。」斷，丁管翻。衆情前卻不壹，禧心更緩，自旦至晡，猶豫不決，遂約不泄而散。楊集始旣出，卽馳至北邙告之。

直寢苻承祖、薛魏孫與禧通謀，當是時，馮太后所幸宦者苻承祖已死，此又別一苻承祖。後魏孝文帝太和九年，初置後齋直寢。是日，帝寢於浮圖之陰，魏孫欲弒帝，承祖曰︰「吾聞殺天子者身當病癩。」癩，音賴，惡疾也。魏孫乃止。俄而帝寤，集始亦至。帝左右皆四出逐禽，直衞無幾，幾，居豈翻。倉猝不知所出。左中郞將于忠曰︰「臣父領軍留守京城，守，式又翻。計防遏有備，必無所慮。」帝遣忠馳騎觀之，騎，奇寄翻。于烈已分兵嚴備，使忠還奏曰︰「臣雖老，心力猶可用。此屬猖狂，不足為慮，願陛下清蹕徐還，以安物望。」帝甚悅，自華林園還宮，華林園，魏明帝所築芳林園也；後避齊王芳諱，改曰華林園。還，從宣翻，又如字。撫于忠之背曰︰「卿差強人意！」

禧不知事露，與姬妾及左右宿洪池別墅，洪池卽漢之鴻池，在洛陽東二十里。田廬曰墅，今人謂之別業，晉人以來，往往治池館，觀游於其中。墅，承與翻。遣劉小苟奉啓，云檢行田收。行，下孟翻。小苟至北邙，已逢軍人，怪小苟赤衣，欲殺之。小苟困迫，言欲告反，乃緩之。或謂禧曰︰「殿下集衆圖事，見意而停，言意趣已發見而中正也。見，賢遍翻。恐必漏泄，今夕何宜自寬！」禧曰︰「吾有此身，應知自惜，豈待人言！」又曰︰「殿下長子已濟河，兩不相知，豈不可慮！」禧曰︰「吾已遣人追之，計今應還。」時通已入河內，列兵仗，放囚徒矣。于烈遣直閤叔孫侯將虎賁三百人收禧。將，卽亮翻。賁，音奔。禧聞之，自洪池東南走，僮僕不過數人，濟洛，至柏谷塢，追兵至，擒之，送華林都亭。華林都亭蓋在華林園門外。帝面詰其反狀，詰，去吉翻。壬戌，賜死於私第。同謀伏誅者十餘人，諸子皆絕屬籍，微給資產、奴婢，自餘家財悉分賜高肇及趙脩之家，其餘賜內外百官，逮于流外，雜色補官不入品者，謂之流外官。多者百餘匹，下至十匹。禧諸子乏衣食，獨彭城王勰屢賑給之。河內太守陸琇聞禧敗，斬送禧子通首。魏朝以琇於禧未敗之前不收捕通，責其通情，徵詣廷尉，死獄中。陸馛以傅孝文於受內禪之初，福澤及其子；至是，其子敗矣。勰，音協。賑，津忍翻。琇，音秀。朝，直遙翻。帝以禧無故而反，由是益疏忌宗室。

**12**巴西太守魯休烈、巴東太守蕭惠訓不從蕭穎冑之命；惠訓遣子璝將兵擊穎冑，璝，古回翻。穎冑遣汶陽太守劉孝慶屯峽口，此西陵峽口也，在宜都夷陵界；夷陵，今峽州也。與巴東太守任漾之等拒之。任，音壬。

**13**東昏侯遣軍主吳子陽、陳虎牙等十三軍救郢州，進屯巴口。水經註︰巴水出廬江雩婁縣之下靈山，亦曰巴山，南流注于江，謂之巴口。今黃州之巴河口是也。虎牙，伯之之子也。

六月，西臺遣衞尉席闡文勞蕭衍軍，勞，力到翻。齎蕭穎冑等議謂衍曰︰「今頓兵兩岸，不倂軍圍郢，定西陽、武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上策。」衍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泝漢水而上至漢中，秦、梁二州刺史所治也，故可以控引。糧運資儲，仰此氣息；所以兵壓漢口，連結數州。今若倂軍圍郢，又分兵前進，魯山必沮沔路，搤吾咽喉；搤，於革翻。咽，因肩翻。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千兵往取尋陽，彼若懽然知機，一說士足矣；說，輸芮翻。脫距王師，脫，或也；脫者，未可必之辭。固非三千兵所能下也。進退無據，未見其可。西陽、武昌，取之卽得；然旣得之，卽應鎭守。欲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稱，尺證翻。卒，讀曰猝。脫東軍有上者，上，時掌翻。以萬人攻兩『章︰十二行本「兩」作「一」；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城，兩城勢不得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旣沒，諸城相次土崩，天下大事去矣。若郢州旣拔，席卷沿流，卷，讀曰捲。西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衆，自貽憂患乎！且丈夫舉事欲清天步，天步，天路也。詩云︰天步艱難。況擁數州之兵以誅羣小，懸河注火，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戎狄，以示弱於天下！彼未必能信，徒取醜聲，此乃下計，何謂上策！蕭衍此計，可謂有英雄之略矣。卿為我輩白鎭軍︰前途攻取，但以見付，事在目中，無患不捷，但借鎭軍靖鎭之耳。」蕭穎冑時為西臺尚書令，蓋加鎭軍將軍。為，于僞翻；下祐為同。

吳子陽等進軍武口。武口，武湖水出江之口。水上通安陸之延頭，今謂之沙武口。張舜民曰︰武口在陽羅洑西北十餘里，距汴京纔十八驛，二廣、湖、湘皆由此而濟。衍命軍主梁天惠等屯漁湖城，唐脩期等屯白陽壘，時築壘於白陽浦。夾岸待之。子陽進軍加湖。考異曰︰梁·韋叡傳作「茄湖」。今從齊梁·帝紀。去郢三十里，傍山帶水，築壘自固。子陽舉烽，城內亦舉火應之；而內外各自保，不能相救。會房僧寄病卒，衆復推助防張樂祖代守魯山。復，扶又翻；下纂復、祐復同。助防者，使之助城主防守，因以為稱。樂祖，卽去年張沖所遣助房僧寄者。參考前後，「張」當作「孫」。

**14**蕭穎冑之初起也，弟穎孚自建康出亡，廬陵民脩靈祐為之聚兵，得二千人，襲廬陵，克之，內史謝篹奔豫章。篹，蘇管翻。穎冑遣寧朔將軍范僧簡自湘州赴之，僧簡拔安成，吳孫晧寶鼎二年，分豫章、廬陵、長沙立安成郡；時屬江州。劉昫曰︰吉州安福縣，吳置安成郡。九域志︰安福縣在吉州西一百二十里。穎冑以僧簡為安成太守，以穎孚為廬陵內史。東昏侯遣軍主劉希祖將三千人擊之，南康太守王丹以郡應希祖。南康，今之贛州。穎孚敗，奔長沙，尋病卒；謝篹復還郡。希祖攻拔安成，殺范僧簡，東昏侯以希祖為安成內史。脩靈祐復合餘衆攻謝篹，篹敗走。

**15**東昏侯作芳樂苑，樂，音洛。山石皆塗以五采。望民家有好樹、美竹，則毀牆撤屋而徙之；時方盛暑，隨卽枯萎，朝暮相繼。言徙樹竹者朝夕相繼也。又於苑中立市，使宮人、宦者共為裨販，裨，益也。買賤賣貴以自裨益，故曰裨販。以潘貴妃為市令，東昏侯自為市錄事，小有得失，妃則予杖；予，讀曰與。乃敕虎賁不得進大荊、實中荻。大荊，牡荊也，俗謂之黃荊，以為箠杖。荻之實中者，以箠人則重而痛楚，虛中者差輕。賁，音奔。又開渠立埭，身自引船，埭，徒耐翻。或坐而屠肉。又好巫覡，好，呼到翻。覡，刑狄翻。左右朱光尚詐云見鬼。東昏入樂遊苑，人馬忽驚，以問光尚，對曰︰「曏見先帝大嗔，樂，音洛。先時為曏。嗔，昌眞翻，怒也。不許數出。」數，所角翻。東昏大怒，拔刀與光尚尋之。旣不見，乃縛菰為高宗形，菰，音孤，雕胡也，一名蔣，江南人呼為茭草。北向斬之，縣首苑門。縣，讀曰懸。

崔慧景之敗也，巴陵王昭冑、永新侯昭穎出投臺軍，各以王侯還第，心不自安。昭冑、昭穎投慧景事見上卷上年。永新縣屬安成郡，吳立。竟陵王子良故防閤桑偃為梅蟲兒軍副，與前巴西太守蕭寅謀立昭冑，昭冑許事克用寅為尚書左僕射、護軍。許之以僕射領護軍將軍。時軍主胡松將兵屯新亭，寅遣人說之曰︰「須昏人出，須，待也。以帝昏狂，斥指為昏人。說，式芮翻。寅等將兵奉昭冑入臺，閉城號令。將，卽亮翻。昏人必還就將軍，但閉壘不應，則三公不足得也。」松許諾。會東昏新作芳樂苑，經月不出遊。偃等議募健兒百餘人，從萬春門入，突取之，昭冑以為不可。偃同黨王山沙慮事久無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殺山沙於路，吏於麝幐中得其事。幐，徒登翻；囊可帶者曰幐。山沙以盛麝香，故曰麝幐，猶今之香袋。昭冑兄弟與偃等皆伏誅。

雍州刺史張欣泰與弟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結胡松及前南譙太守王靈秀、直閤將軍鴻選等誅諸嬖倖，廢東昏。晉孝武帝僑立南譙郡於淮南。五代志︰江都郡清流縣，舊置南譙郡。鴻，姓也。姓譜︰帝鴻氏之後，或曰大鴻之後。左傳，衞有鴻聊魋。雍，於用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東昏遣中書舍人馮元嗣監軍救郢；監，工銜翻。秋，七月，甲午，茹法珍、梅蟲兒及太子右率李居士、制局監楊明泰送之中興堂，宋孝武帝卽位於新亭，改新亭曰中興堂。茹，音如。率，所律翻。欣泰等使人懷刀於座斫元嗣，頭墜果柈中，柈，蒲官翻。柈以盛果及魚肉。又斫明泰，破其腹；蟲兒傷數瘡，手指皆墮；居士、法珍等散走還臺。靈秀詣石頭迎建康王寶寅，「建康王」當作「建安王」。帥城中將吏見力，見力，見在兵力也。帥，讀曰率。見，賢遍翻。去車輪，載寶寅，文武數百唱警蹕，向臺城，百姓數千人皆空手隨之。欣泰聞事作，馳馬入宮，冀法珍等在外，東昏盡以城中處分見委，表裏相應。旣而法珍得返，處分閉門上仗，不配欣泰兵，鴻選在殿內亦不敢發。寶寅至杜姥宅，日已暝，城門閉。城上人射外人，外人棄寶寅潰去。寶寅亦逃，三日，乃戎服詣草市尉，臺城六門之外，各有草市，置草市尉司察之。去，羌呂翻。處，昌呂翻。分，扶問翻。上仗，時掌翻。射，而亦翻。尉馳以啓東昏。東昏召寶寅入宮問之，寶寅涕泣稱︰「爾日不知何人逼使上車，仍將去，制不自由。」爾日，猶言其日也。上，時掌翻。東昏笑，復其爵位。張欣泰等事覺，與胡松皆伏誅。

**16**蕭衍使征虜將軍王茂、軍主曹仲宗等乘水漲以舟師襲加湖，考異曰︰和帝紀作「王茂先」。今從梁書。鼓譟攻之。丁酉，加湖潰，吳子陽等走免，將士殺溺死者萬計，將，卽亮翻。俘其餘衆而還。還，從宣翻。於是郢、魯二城相視奪氣。

**17**乙巳，柔然犯魏邊。

**18**魯山乏糧，軍人於磯頭捕細魚供食，磯，居希翻。沙聚成磧，水所漸浸曰磯。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治，直之翻。夏，戶雅翻。蕭衍遣偏軍斷其走路。斷，音短。丁巳，孫樂祖窘迫，以城降。降，戶江翻；下同。

己未，東昏侯以程茂為郢州刺史，薛元嗣為雍州刺史。雍，於用翻。是日，茂、元嗣以郢城降。郢城之初圍也，士民男女近十萬口；閉門二百餘日，疾疫流腫，流腫，言毒氣流注而浮腫也。近，其郢翻。死者什七八，考異曰︰齊·張沖傳云︰「死者七八百家。」按死者不可以家數。今從梁高祖紀及韋叡傳。積尸牀下而寢其上，比屋皆滿。比，毗至翻。周禮︰五家為比。取其相連比而居也。又毗必翻，次也。茂、元嗣等議出降，降，戶江翻。使張孜為書與衍。張沖故吏青州治中房長瑜明帝時，張沖為青、冀二州刺史，以房長瑜為治中。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郞君但當坐守畫一以荷析薪。畫一，用漢書語︰蕭何為法，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此取守而勿失之義。左傳曰︰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荷，下可翻，又如字。若天運不與；當幅巾待命，下從使君。今從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詩曰︰高山仰止。註云︰有高德則慕而仰之。彼，謂蕭衍。孜不能用。蕭衍以韋叡為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夏，戶雅翻。收瘞死者而撫其生者，瘞，於計翻。郢人遂安。

諸將欲頓軍夏口；衍以為宜乘勝直指建康，車騎諮議參軍張弘策、寧遠將軍庾域亦以為然。衍命衆軍卽日上道。緣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畫，如在目中。郢、魯未克，蕭衍則違衆議駐兵漢口而不輕進，圖萬全也。郢、魯旣克，衍遽督諸軍直指建康，乘勝勢也。逆為圖畫者，畫緣江可立頓及次宿之地為圖，使諸將按之以為進止。上，時掌翻。

**19**辛酉，魏大赦。

**20**魏安國宣簡侯王肅卒於壽陽，安國縣，漢屬中山國，晉、魏屬博陵郡。贈侍中、司空。初，肅以父死非命，王奐死見一百三十八卷武帝永明十一年。四年不除喪。高祖曰︰「三年之喪，賢者不敢過。」記·檀弓︰子夏旣除喪而見，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彈之而不成聲，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禮而弗敢過也。」命肅以祥禫之禮除喪。朞而小祥，再朞而大祥；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鄭氏曰︰祥，吉也。禫，澹澹然平安之意。禫，徒感翻。釋曰︰除服祭名。然肅猶素服、不聽樂終身。

**21**汝南民胡文超起兵於灄陽沈約曰︰汝南本沙羨土，晉末，汝南郡民流寓夏口，因立為汝南縣，為江夏太守治所。宋白曰︰晉汝南郡人流寓夏口，因僑立汝南郡，在潼口；又為汝南縣，晉末改為江夏縣，荊湘記云，金水北岸有汝南舊城是也。晉惠帝世，立灄陽縣。晉書·朱伺傳曰︰張昌之亂，安陸人多附昌，唯伺合鄕人討之。昌旣滅，伺部曲以逆順有嫌。求別立縣，遂從之，分安陸東界立灄陽縣，屬江夏郡。灄，書涉翻。時汝南之地已入於魏。蕭子顯齊志︰司州汝南郡寄治義陽。以應蕭衍，求取義陽、安陸等郡以自效；衍又遣軍主唐脩期攻隨郡，晉武帝分南陽、義陽立隨郡，屬荊州；宋孝武帝度屬郢州；前廢帝永光元年改屬雍州；明帝泰始五年改為隨陽郡，還屬郢州；後廢帝元徽四年度屬司州；齊曰隨郡。五代志︰隨州隨縣，舊置隨郡。皆克之。司州刺史王僧景遣子『章︰十二行本「子」下有「貞孫」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云無註本亦無。』為質於衍，司部悉平。司部，謂司州所部領諸郡。質，音致。

崔慧景之死也，其少子偃為始安內史，逃潛得免。少，詩照翻。及西臺建，以偃為寧朔將軍。偃詣公車門上書曰︰「臣竊惟高宗之孝子忠臣而昏主之亂臣賊子者，江夏王與陛下，先臣與鎭軍是也；慧景旣死，江夏王寶玄倂誅，事見上卷上年。夏，戶雅翻。雖成敗異術而所由同方。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天下纖芥之屈，尚望陛下申之，況先帝之子、陛下之兄，所行之道，卽陛下所由哉！此尚不恤，其餘何冀！今不可幸小民之無識而罔之；以非道欺人謂之罔。若使曉然知情節，相帥而逃，陛下將何以應之哉！」帥，讀曰率。事寢不報。偃又上疏曰︰「近冒陳江夏之冤，非敢以父子之親而傷至公之義，誠不曉聖朝所以然之意。若以狂主雖狂，實是天子，江夏雖賢，實是人臣，先臣奉人臣逆人君為不可，未審今之嚴兵勁卒直指象魏者，象魏，闕也。其故何哉！臣所以不死，苟存視息，人目不能視，氣不復息，則死矣。非有他故，所以待皇運之開泰，申忠魂之枉屈。今皇運已開泰矣，而死社稷者返為賊臣；臣何用此生於陛下之世矣！臣謹按鎭軍將軍臣穎冑、中領軍臣詳，皆社稷之臣也，同知先臣股肱江夏，匡濟王室，天命未遂，主亡與亡；而不為陛下瞥然一言。瞥，普蔑翻，暫見也。為，于僞翻。知而不言，不忠；不知而不言，不智也。如以先臣遣使，江夏斬之；則征東之驛使，何為見戮？陛下斬征東之使，實詐山陽；斬王天虎以詐山陽事見上卷上年。使，疏吏翻。江夏違先臣之請，實謀孔矜。事亦見上卷上年。天命有歸，故事業不遂耳。臣所言畢矣，乞就湯鑊！然臣雖萬沒，猶願陛下必申先臣。何則？惻愴而申之，則天下伏；不惻愴而申之，則天下叛。先臣之忠，有識所知，南、董之筆，千載可期，南、董，謂齊南史、晉董狐也。崔杼弒齊莊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旣書矣，乃還。晉趙盾弟穿弒靈公。董狐以盾不討賊，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孔子曰︰「董狐，古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載，子亥翻。亦何待陛下屈申而為褒貶！然小臣惓惓之愚，為陛下計耳。」詔報曰︰「具知卿惋切之懷，今當顯加贈諡。」偃尋下獄死。惓，逵員翻。惋，烏貫翻。下，遐嫁翻。

**22**八月，丁卯，東昏侯以輔國將軍申冑監豫州事；辛未，以光祿大夫張瓌鎭石頭。監，工銜翻。瓌，古回翻。

**23**初，東昏侯遣陳伯之鎭江州，以為吳子陽等聲援。子陽等旣敗，蕭衍謂諸將曰︰「用兵未必須實力，所聽威聲耳。今陳虎牙狼狽奔歸，尋陽人情理當忷懼，忷，許拱翻。可傳檄而定也。」乃命搜俘囚，得伯之幢主蘇隆之，幢，傳江翻。厚加賜與，使說伯之，許卽用為安東將軍、江州刺史。卽，就也。說，式芮翻；下同。伯之遣隆之返命，雖許歸附，而云「大軍未須遽下。」衍曰︰「伯之此言，意懷首鼠。漢書︰田蚡曰︰首鼠兩端。服虔註云︰首鼠，一前一卻也。及其猶豫，急往逼之，計無所出，勢不得不降。」降，戶江翻。乃命鄧元起引兵先下，楊公則徑掩柴桑，柴桑，漢縣，屬豫章郡，晉屬武昌郡；晉惠帝立尋陽郡，治柴桑。五代志曰︰江州湓城縣，舊曰柴桑。杜佑曰︰今尋陽縣南楚城驛，舊柴桑縣也。衍與諸將以次進路。元起將至尋陽，今江州德化縣，六朝之尋陽也。伯之收兵退保湖口，湖口，彭蠡湖入江之口也，今江州湖口縣卽其地。留陳虎牙守湓城。選曹郞吳興沈瑀說伯之迎衍。選，須絹翻。瑀，音禹。伯之泣曰︰「余子在都，不能不愛。」瑀曰︰「不然。人情匈匈，毛晃曰︰匈匈，諠擾之意。漢書·高帝紀︰天下匈匈勞苦。又匈匈，讙議之聲。荀子︰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匈匈，漢書無音，荀子有平、去二音。皆思改計；若不早圖，衆散難合。」丙子，衍至尋陽，伯之束甲請罪。初，新蔡太守席謙，蕭子顯齊志，江州有南新蔡郡，豫州有北新蔡郡。以五代志考之，北新蔡當置於今光州界。父恭祖『章︰十二行本「祖」作「穆」；乙十一行本同。』為鎭西司馬，為魚復侯子響所殺。事見一百三十七卷武帝永明八年。復，音腹。謙從伯之鎭尋陽，聞衍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有殞不二。」伯之殺之。乙卯，以伯之為江州刺史，虎牙為徐州刺史。

**24**魯休烈、蕭璝破劉孝慶等於峽口，任漾之戰死。休烈等進至上明，江陵大震。蕭穎冑恐，馳告蕭衍，令遣楊公則還援根本。衍曰︰「公則今泝流上江陵，雖至，何能及事！休烈等烏合之衆，尋自退散，正須少時持重耳。上，時掌翻。少，詩紹翻。良須兵力，良，信也。兩弟在雍，謂蕭偉總雍州事，憺守壘城也。雍，於用翻。指遣往徵，指，謂上指。徵，徵兵也。不為難至。」穎冑乃遣『章︰十二行本「遣」下有「軍主」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退齋校同。』蔡道恭假節屯上明以拒蕭璝。

**25**辛巳，東昏侯以太子左率李居士總督西討諸軍事，屯新亭。左率，左衞率也。

**26**九月，乙未，詔蕭衍若定京邑，得以便宜從事。衍留驍騎將軍鄭紹叔守尋陽，驍，堅堯翻。騎，奇寄翻。與陳伯之引兵東下，謂紹叔曰︰「卿，吾之蕭何、寇恂也。漢高祖委蕭何以關中，光武任寇恂以河內，使給餽餉事，並見漢紀。前塗不捷，我當其咎；糧運不斷，卿任其責。」紹叔流涕拜辭。比克建康，比，必利翻，及也。紹叔督江、湘糧運，未嘗乏絕。

**27**魏司州牧廣陽王嘉請築洛陽三百二十三坊，各方三百步，曰︰「雖有暫勞，姦盜永息。」丁酉，詔發畿內夫五萬人築之，四旬而罷。

**28**己亥，魏立皇后于氏。后，征虜將軍勁之女；勁，烈之弟也。自祖父栗磾以來，于栗磾，魏開國功臣。磾，丁奚翻。累世貴盛，一皇后，四贈公，三領軍，二尚書令，三開國公。

**29**甲申，東昏侯以李居士為江州刺史，冠軍將軍王珍國為雍州刺史，建安王寶寅為荊州刺史，輔國將軍申冑監郢州，龍驤將軍扶風馬仙琕監豫州，冠，古玩翻。雍，於用翻。驤，思將翻。琕，部田翻。驍騎將軍徐元稱監徐州軍事。珍國，廣之之子也。王廣之歷事高、武、明三帝。是日，蕭衍前軍至蕪湖；申冑軍二萬人棄姑孰走，衍進軍，據之。戊申，東昏侯以後軍參軍蕭璝為司州刺史，前輔國將軍魯休烈為益州刺史。

**30**蕭衍之克江、郢也，東昏遊騁如舊，謂茹法珍曰︰「須來至白門前，當一決。」騁，丑郢翻。茹，音如。須，待也。白門，建康城西門也；西方色白，故以為稱。一決，言一戰以決勝負也。衍至近道，乃聚兵為固守之計，簡二尚方、二冶囚徒以配軍；建康有左、右二尚方，東、西二冶。其不可活者，於朱雀門內日斬百餘人。

衍遣曹景宗等進頓江寧。沈約曰︰晉武帝太康元年，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更名江寧，其治所蓋臨江濱。金陵覽古云︰新亭去江寧十里。丙辰，李居士自新亭選精騎一千至江寧。騎，奇寄翻。景宗始至，營壘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鼓譟直前薄之；景宗奮擊，破之，因乘勝而前，徑至皁莢橋。於是王茂、鄧元起、呂僧珍進據赤鼻邏，邏，郞佐翻。新亭城主江道林引兵出戰，衆軍擒之於陳。陳，讀曰陣。衍至新林，命王茂進據越城，鄧元起據道士墩，墩，音敦。陳伯之據籬門，陳伯之蓋據西籬門。呂僧珍據白板橋。據陶弘景書，板橋時屬江寧縣界。按板橋市今在建康府城之西，江寧鎭北。李居士覘知僧珍衆少，帥銳卒萬人直來薄壘。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少，詩沼翻。帥，讀曰率。僧珍曰︰「吾衆少，不可逆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倂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栅。塹，七豔翻。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帥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城上復踰城而下，內外奮擊，居士敗走，獲其器甲不可勝計。上，時掌翻。復，扶又翻。下，遐嫁翻。勝，音升。居士請於東昏侯，燒南岸邑屋以開戰場，自大航以西，新亭以北皆盡。衍諸弟皆自建康自拔赴軍。衍諸弟亡匿於建康里巷，事見上卷上年。

冬，十月，甲戌，東昏侯遣征虜將軍王珍國、軍主胡虎牙將精兵十萬餘人陳於朱雀航南，宦官王寶孫持白虎旛督戰，開航背水，以絕歸路。衍軍小卻，王茂下馬，單刀直前，其甥韋欣慶執鐵纏矟以翼之，鐵纏矟，以鐵線纏矟把。齊武陵王晃有銀纏矟。將，卽亮翻。陳，讀曰陣；下突陳同。背，蒲妹翻。纏，直彥翻。矟，色角翻。衝擊東軍，應時而陷。曹景宗縱兵乘之，呂僧珍縱火焚其營，將士皆殊死戰，鼓譟震天地。珍國等衆軍不能抗，王寶孫切罵諸將帥，帥，所類翻。直閤將軍席豪發憤，突陣而死。豪，驍將也，旣死，士卒土崩，赴淮死者無數，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而濟。於是東昏侯諸軍望之皆潰。據齊書云︰朱爵諸軍望之皆潰。蓋東昏侯自登朱爵門督戰也。衍軍長驅至宣陽門，諸將移營稍前。

陳伯之屯西明門，西明門，建康城西門也。每城中有降人出，伯之輒呼與耳語。耳語，附耳而語也。降，戶江翻；下同。衍恐其復懷翻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為慮。」復，扶又翻。語，牛倨翻。中，竹仲翻。伯之未之信。會東昏侯將鄭伯倫來降，衍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卿，欲遣信誘卿以封賞，誘，音酉。須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足；卿若不降，復欲遣刺客殺卿。宜深為備。」伯之懼，自是始無異志。蕭衍之使鄭伯倫，此孫子五間所謂因間也。須，持也。復，扶又翻。

戊寅，東昏寧朔將軍徐元瑜以東府城降。青、冀二州刺史桓和入援，屯東宮。己卯，和詐東昏，云出戰，因以其衆來降。光祿大夫張瓌棄石頭還宮。李居士以新亭降於衍，琅邪城主張木亦降。壬午，衍鎭石頭，命諸軍攻六門。東昏燒門內營署、官府，驅逼士民，悉入宮城，閉門自守。衍命諸軍築長圍守之。守，式又翻。考異曰︰齊·帝紀與梁·帝紀敍此事先後多不同。按齊紀皆有甲子，今用梁紀事，以齊紀甲子次之。

楊公則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遙見麾蓋，以神鋒弩射之，矢貫胡牀，左右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腳！」談笑如初。射，而亦翻。幾，居依翻。中，竹仲翻。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栅，軍中驚擾；公則堅臥不起，徐命擊之，東昏兵乃退。公則所領皆湘州人，素號怯懦，城中輕之，每出盪，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厲軍士，克獲更多。

先是，東昏遣軍主左僧慶屯京口，常僧景屯廣陵，李叔獻屯瓜步；及申冑自姑孰奔歸，使屯破墩，據梁書·鄱陽王恢傳，破墩，卽破岡，在曲阿界，秦始皇所鑿也。先，悉薦翻。墩，音敦。以為東北聲援。至是，衍遣使曉諭，皆帥其衆來降。史言東昏唯孤城自守。使，疏吏翻。帥，讀曰率。衍遣弟輔國將軍秀鎭京口，輔國將軍恢鎭破墩，從弟寧朔將軍景鎭廣陵。景本名昺，李延壽作南史，避唐廟諱，改昺為景，通鑑因之。

**31**十一月，丙申，魏以驃騎大將軍穆亮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丁酉，以北海王詳為太傅，領司徒。初，詳欲奪彭城王勰司徒，勰，音協。故譖而黜之；旣而畏人議己，故但為大將軍，至是乃居之。詳貴盛翕赫，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私以官物給之。李延壽曰︰王遇本馮翊李潤鎭羌，其先為羌中強族，自云姓王，後改為鉗耳氏，至魏宣武時，復改為王。坐事腐刑，累遷吏部尚書，爵宕昌公。司徒長史于忠責遇於詳前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阿衡，謂如伊尹也。鄭玄曰︰阿，倚也；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取平，故以為官名。所須材用，自應關旨；關旨，謂關上旨也。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旣踧踖，踧，昌六翻。踖，資昔翻。踧踖，恭而不自安之貌。詳亦慙謝。忠每以鯁直為詳所忿，嘗罵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於世，自有定分；分，扶問翻。若應死於王手，避亦不免；若其不爾，王不能殺！」忠以討咸陽王禧功，封魏郡公，遷散騎常侍，兼武衞將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詳因忠表讓之際，密勸魏主以忠為列卿，令解左右，常侍、武衞之職，常在天子左右。聽其讓爵。於是詔停其封，優進太府卿。詳能以計疎于忠，而不知高肇已制其後矣。

**32**巴東獻武公蕭穎冑以蕭璝與蔡道恭相持不決，憂憤成疾；蕭穎冑以蕭衍東伐，所向戰克，而己輔南康居江陵，近不能制蕭璝；外無以服姦雄之心而內有肘腋之寇，此其所以憂憤成疾也。璝，古回翻。壬午，卒。卒，子恤翻。夏侯詳祕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敎命，密報蕭衍，衍亦祕之。詳徵兵雍州，蕭偉遣蕭憺將兵赴之。璝等聞建康已危，衆懼而潰，璝及魯休烈皆降。乃發穎冑喪，贈侍中、丞相，於是衆望盡歸於衍。夏侯詳請與蕭憺共參軍國，詔以詳為侍中、尚書右僕射，尋除使持節、撫軍將軍、荊州刺史。詳固讓于憺，乃以憺行荊州府州軍。『章︰十二行本「軍」作「事」；乙十一行本同。』豈特衆望歸衍哉，西臺之權又歸於憺矣。憺，徒敢翻，又徒濫翻。使，疏吏翻。

**33**魏改築圜丘於伊水之陽；齊明帝建武二年，魏孝文定圜丘於委粟山，今改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北過陸渾新城縣，又東北過伊闕中，又東北至洛陽縣南而北入于洛。魏蓋立圜丘於洛陽之南，伊水之北。乙卯，始祀於其上。

**34**魏鎭南將軍元英上書曰︰「蕭寶卷荒縱日甚，虐害無辜。卷，讀曰捲。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衞，此謂襄陽空虛也。乃皇天授我之日，曠世一逢之秋；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帥步騎三萬，直指沔陰，襄陽在沔南；水南為陰。帥，讀曰率。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斷，丁管翻。水經註︰黑水出南鄭北山，南流入漢。諸葛亮牋云︰朝發南鄭，暮宿黑水，四五十里。英蓋謂得襄陽，則梁州之路斷也。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長驅南出，進拔江陵，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太史公曰︰楚有三︰俗自淮、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岷、蜀之道自成斷絕。若取荊、湘，則岷、蜀趣建康之道亦絕矣。又命揚、徐二州聲言俱舉，魏揚州治壽陽，徐州治彭城。建業窮蹙，魚游釜中，可以齊文軌而大同，混天地而為一。伏惟陛下獨決聖心，無取疑議；此期脫爽，爽，差也。幷吞無日。」事寢不報。

車騎大將軍源懷上言︰「蕭衍內侮，寶卷孤危，廣陵、淮陰等戍皆觀望得失。斯實天啓之期，幷吞之會；宜東西齊舉，以成席卷之勢。若使蕭衍克濟，上下同心，豈唯後圖之難，亦恐揚州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康纔七百里，魏置揚州於壽春，見上卷上年。山川水陸，皆彼所諳。諳，烏含翻。彼若內外無虞，君臣分定，乘舟藉水，倐忽而至，未易當也。分，扶問翻。易，弋豉翻。今寶卷都邑有土崩之憂，邊城無繼援之望，廓清江表，正在今日。」魏主乃以任城王澄為都督淮南諸軍事、鎭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使為經略；旣而不果。使魏從二臣之計，畫江為境，不待侯景之亂也。任，音壬。懷，賀之子也。源賀，禿髮傉檀之子，入魏，賜姓源氏。

東豫州刺史田益宗上表曰︰「蕭氏亂常，君臣交爭，江外州鎭，中分為兩，謂西陽以西盡歸蕭衍，歷陽以下猶屬建康也。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甲兵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無暇外維州鎭，綱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易，以豉翻。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鎭守之宜，實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水經︰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又東逕義陽縣，故曰義陽差近淮源。淮源淺狹，魏人行師以此地為利涉津要。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謂若蕭衍平定江南，勢必用兵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此謂江南用兵之常勢。汎長，知兩翻。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此謂魏師赴壽春之路。便是居我喉要，謂義陽也。在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度，徒洛翻。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荊之衆西擬隨、雍，兩荊，謂魏置荊州於穰城、東荊州於沘陽也。隨、雍，謂隨郡、襄陽也。雍，於用翻。揚州之卒頓于建安，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二豫，謂魏置豫州於汝南、東豫州於新息也。南關，謂陰山關。延頭，在安陸界。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不過十旬，克之必矣。」考異曰︰益宗傳曰︰「世宗納之，遣元英攻義陽。」按英攻義陽在景明四年八月。此表言蕭氏君臣交爭，則是梁武攻東昏時。蓋益宗建策於今日，而行於後年耳。元英又奏稱︰「今寶卷骨肉相殘，藩鎭鼎立。義陽孤絕，密邇王土，內無兵儲之固，外無糧援之期，此乃欲焚之鳥，不可去薪，去，羌呂翻。授首之寇，豈容緩斧！若失此不取，豈唯後舉難圖，亦恐更為深患。今豫州刺史司馬悅已戒嚴垂發，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兵守三關，請遣軍司為之節度。」魏主乃遣直寢羊靈引為軍司。直寢，因直寢殿以為官稱。益宗遂入寇。建寧太守黃天賜與益宗戰于赤亭，宋有建寧左郡，孝武大明八年，省建寧左郡為建寧縣，屬西陽郡，後復為郡。隋志︰黃州麻城縣，舊置建寧郡。又，宋文帝元嘉二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置二十八縣，赤亭其一也。水經註︰舉水自湖陂城南流，逕赤亭下，謂之赤亭水。西陽五水蠻，赤亭其一也。天賜敗績。考異曰︰魏·帝紀︰「七月乙未，田益宗破蕭寶卷將黃天賜於赤亭。」田益光傳︰「景明初，蕭衍遣軍主吳子陽帥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與之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按吳子陽乃東昏將，非衍將也。且衍方與東昏相拒，何暇寇魏三關！此必益宗傳誤。「益光傳」當作「益宗傳」。

**35**崔慧景之逼建康也，東昏侯拜蔣子文為假黃鉞、使持節、相國、太宰、大將軍、錄尚書事、揚州牧、鍾山王；使，疏吏翻。及衍至，又尊子文為靈帝，迎神像入後堂，使巫禱祀求福。及城閉，城中軍事悉委王珍國；兗州刺史張稷入衞京師，以稷為珍國之副。稷，瓌之弟也。張瓌時為光祿大夫。

時城中實甲猶七萬人，東昏素好軍陳，與黃門、刀敕及宮人於華光殿前習戰鬬，詐作被創勢，使人以板掆去，用為厭勝。好，呼到翻。陳，讀曰陣。被，皮義翻。創，初良翻。掆，音岡。厭，於叶翻，又於琰翻。常於殿中戎服、騎馬出入，以金銀為鎧冑，具裝飾以孔翠。孔翠，孔雀、翡翠也。鎧，苦亥翻。晝眠夜起，一如平常。聞外鼓叫聲，被大紅袍，登景陽樓屋上望之，今建康法寶寺，景陽樓故基也。被，皮義翻。弩幾中之。幾，居依翻。中，竹仲翻。

始，東昏與左右謀，以為陳顯達一戰旣敗，崔慧景圍城尋走，謂衍兵亦然，敕太官辦樵、米為百日調而已。調，徒釣翻，算度也。及大桁之敗，衆情兇懼。兇，凶勇翻。茹法珍等恐士民逃潰，故閉城不復出兵。復，扶又翻。旣而長圍已立，塹栅嚴固；然後出盪，屢戰不捷。塹，士豔翻。

東昏尤惜金錢，不肯賞賜；法珍叩頭請之，東昏曰︰「賊來獨取我耶！何為就我求物！」後堂儲數百具榜，榜，比朗翻，木片也。啓為城防；東昏欲留作殿，竟不與。又督御府作三百人精仗，待圍解以擬屛除，屛，必郢翻。金銀雕鏤雜物，倍急於常。衆皆怨怠，不為致力。外圍旣久，城中皆思早亡，莫敢先發。

茹法珍、梅蟲兒說東昏曰︰鏤，盧侯翻。為，于僞翻。說，式芮翻。「大臣不留意，使圍不解，宜悉誅之。」王珍國、張稷懼禍，珍國密遣所親獻明鏡於蕭衍，衍斷金以報之。鏡所以照物；獻鏡者，欲衍照其心也。易·大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故衍取以為報。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兗州中兵參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馮翊」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齊，稷之腹心也，珍國因齊密與稷謀，同弒東昏。齊夜引珍國就稷，造膝定計，造，七到翻。造，至也。對席而坐，兩下促席俱前至膝，以定密謀，故曰造膝定計。齊自執燭；又以計告後閤舍人錢強。後閤舍人，蓋江左所置，使主殿後閤者也。按後閤舍人，常在宮中，觀徐龍駒事可見。十二月，丙寅夜，強密令人開雲龍門，珍國、稷引兵入殿，御刀豐勇之為內應。豐勇之，右衞軍人，為東昏所委任。姓譜︰豐姓，鄭七穆子豐之後。東昏在含德殿作笙歌，寢未熟，聞兵入，趨出北戶，欲還後宮，門已閉。宦者黃泰平刀傷其膝，仆地，張齊斬之。東昏時年十九。稷召尚書右僕射王亮等列坐殿前西鍾下，令百僚署牋，以黃油裹東昏首，黃絹施油可以禦雨，謂之黃油。以黃油裹物，表可見裏，蓋欲蕭衍易於審視也。遣國子博士范雲等送詣石頭。考異曰︰南史·王亮傳曰︰「張稷等議立湘東嗣王寶晊。領軍王瑩曰︰『城門已久，人情離解，征東在近，何不諮問！』」按時和帝已立，稷等知建康不可守，故弒東昏，豈敢復議立寶晊！今從齊紀。右衞將軍王志歎曰︰「冠雖弊，何可加足！」取庭中樹葉挼服之，挼，奴禾翻，兩手相切摩也；今俗語云挼莎。僞悶，不署名。衍覽牋無志名，心嘉之。亮，瑩之從弟；志，僧虔之子也。王瑩，蕭衍引為相國左長史。王僧虔，齊初位登台司。衍與范雲有舊，衍與雲同遊竟陵西邸，見一百三十六卷武帝永明二年。卽留參帷幄。王亮在東昏朝，以依違取容。蕭衍至新林，百僚皆間道送款，朝，直遙翻。間，古莧翻。亮獨不遣。東昏敗，亮出見衍，衍曰︰「顚而不扶，安用彼相！」亮曰︰「若其可扶，明公豈有今日之舉！」論語，孔子曰︰「危而不持，顚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衍引以詰王亮。城中出者，或被劫剝。楊公則親帥麾下陳於東掖門，衞送公卿士民，故出者多由公則營焉。彼，皮義翻。帥，讀曰率。衍使張弘策先入清宮，封府庫及圖籍。于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禁勒部曲，秋毫無犯。收潘妃及嬖臣茹法珍、梅蟲兒、王咺之等四十一人皆屬吏。陳，讀曰陣。茹，音如。咺，況晚翻。屬，之欲翻。

**36**初，海陵王之廢也，事見一百三十九卷明帝建武元年。王太后出居鄱陽王故第，號宣德宮。乙『章︰十二行本「乙」作「己」；乙十一行本同。』巳，蕭衍以宣德太后令追廢涪陵王為東昏侯，涪，音浮。褚后及太子誦並為庶人。以衍為中書監、大司馬、錄尚書事、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封建安郡公，依晉武陵王遵承制故事，百僚致敬；不待西臺詔命而以宣德太后令高自署置，蕭衍之心，路人所知也，豈必待范雲、沈約發其端哉？武陵王遵事，見一百一十三卷晉安帝元興三年。以王亮為長史。壬申，更封建安王寶寅為鄱陽王。更，工衡翻。癸酉，以司徒、揚州刺史晉安王寶義為太尉，領司徒。

己卯，衍入屯閱武堂，下令大赦。又下令︰「凡昏制謬賦、淫刑濫役外，可詳檢前原，悉皆除盪；「原」，南史作「源」。前源，謂日前興事之源也。「盪」字作「蕩」，音徒朗翻。其主守散失諸所損耗，精立科條，咸從原例。」原，赦也。守，式又翻。又下令︰「通檢尚書衆曹，東昏時諸諍訟失理諍，讀曰爭。及主者淹停不時施行者，精加訊辯，依事議奏。」訊，問也。王制︰三訊然後制刑。辯，別白也。左傳曰︰子辭，君必辯焉。辯，兵免翻。又下令︰「收葬義師，瘞逆徒之死亡者。」瘞，一計翻。潘妃有國色，衍欲留之，以問侍中、領軍將軍王茂，茂曰︰「亡齊者此物，留之恐貽外議。」乃縊殺於獄，幷誅嬖臣茹法珍等。縊，於賜翻，又於計翻。嬖，卑義翻，又博計翻。茹，音如。以宮女二千分賚將士。賚，洛代翻。乙酉，以輔國將軍蕭宏為中護軍。

衍之東下也，豫州刺史馬仙琕擁兵不附衍，琕，部田翻。衍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說，輸芮翻。仙琕先為設酒，乃斬於軍門以徇。衍又遣其族叔懷遠說之，仙琕曰︰「大義滅義，」又欲斬之；軍中為請，乃得免。說，式芮翻。為，于僞翻。衍至新林，仙琕猶於江西日抄運船。豫州治歷陽，在大江之西。抄，楚交翻。衍圍宮城，州郡皆遣使請降，使，疏吏翻。降，戶江翻。吳興太守袁昂獨拒境不受命。昂，顗之子也。袁顗死於義嘉之難。衍使駕部郞考城江革曹魏置二十三郞，駕部其一也。杜佑曰︰宋、齊駕部屬左民尚書。為書與昂曰︰「根本旣傾，枝葉安附？今竭力昏主，未足為忠；家門屠滅，非所謂孝。豈若翻然改圖，自招多福！」昂復書曰︰「三吳內地，非用兵之所；況以偏隅一郡，何能為役！自承麾旆屆止，莫不膝袒軍門。膝袒，謂膝行肉袒也。唯僕一人敢後至者，政以內揆庸素，文武無施，雖欲獻心，不增大師之勇；置其愚默，寧沮衆軍之威。沮，在呂翻。幸藉將軍含弘之大，可得從容以禮。竊以一餐微施，尚復投殞；從，千容翻。施，式豉翻。投殞，言投命殞身也。復，扶又翻。況食人之祿而頓忘一旦，非唯物議不可，亦恐明公鄙之，所以躊躇，未遑薦璧。」薦璧，謂銜璧而降也。薦，進也。昂問時事於武康令北地傅暎，吳分烏程、餘杭立永安縣；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武康，屬吳興郡。暎曰︰「昔元嘉之末，開闢未有，故太尉殺身以明節。袁淑贈太尉；淑死見一百二十七卷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司徒當寄託之重，理無苟全，所以不顧夷險以徇名義。司徒，謂昂父顗也；顗死見一百三十一卷宋明帝泰始二年。今嗣主昏虐，曾無悛改；荊、雍協舉，乘據上流，悛，丑緣翻。雍，於用翻。天人之意可知。願明府深慮，無取後悔。」及建康平，衍使豫州刺史李元履巡撫東土，敕元履曰︰「袁昂道素之門，世有忠節，卽謂淑、顗也。天下須共容之，勿以兵威陵辱。」元履至吳興，宣衍旨；昂亦不請降，開門撤備而已。仙琕聞臺城不守，號泣謂將士曰︰「我受人任寄，義不容降，君等皆有父母；我為忠臣，君為孝子，不亦可乎！」乃悉遣城內兵出降，餘壯士數十，閉門獨守。俄而兵入，圍之數十重。號，戶刀翻。重，直用翻。仙琕令士皆持滿，兵不敢近。近，其靳翻。日暮，仙琕乃投弓曰︰「諸君但來見取，我義不降。」乃檻送石頭。衍釋之，使待袁昂至俱入，曰︰「令天下見二義士。」衍謂仙琕曰︰「射鉤、斬袪，昔人所美。卿勿以殺使斷運自嫌。」斷，音短。仙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飼，祥吏翻。復，扶又翻，又如字。衍笑，皆厚遇之。丙戌，蕭衍入鎭殿中。

**37**劉希祖旣克安成，移檄湘部，始興內史王僧粲應之。僧粲自稱湘州刺史，引兵襲長沙。去城百餘里，於是湘州郡縣兵皆蜂起以應僧粲，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尚全。臨湘、羅二縣，自漢以來屬長沙郡。吳立瀏陽縣，亦屬長沙。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分益陽、湘西、羅及巴峽流民立湘陰縣，屬湘東郡。隋改臨湘為長沙縣，潭州治所也。唐廢羅縣入湘陰，屬岳州。瀏陽今仍屬潭州。瀏，音留，又音柳。長沙人皆欲汎舟走，行事劉坦悉聚其舟焚之，遣軍主尹法略拒僧粲。戰數不利，數，所角翻。前湘州鎭軍鍾玄紹按當時州府官屬無鎭軍之稱，此必梁書之誤。潛結士民數百人，刻日翻城應僧粲。坦聞其謀，陽為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卽首服，坐，徂臥翻；下於坐同。首，手又翻。於坐斬之；焚其文書，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郡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楊公則還州。僧粲等散走。王丹為郡人所殺，王丹先以南康應劉希祖。劉希祖亦舉郡降。公則克己廉愼，輕刑薄賦，頃之，湘州戶口幾復其舊。幾，居依翻。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五

## 梁紀一起玄黓敦牂（壬午），盡閼逢涒灘（甲申），凡三年。

齊宣德太后詔蕭衍自建安郡公進爵梁公，衍志也。尋進爵為王，尋受齊禪，國因號曰梁。

高祖武皇帝諱衍，字叔達，小字練兒，南蘭陵中都里人，姓蕭氏。與齊同出淮陰令整，三世至順之，順之於齊高帝為族弟，帝，順之之子也。按通鑑武皇帝紀凡十八卷，以一二為次，此卷「武皇帝」之下合有「一」字。

## 天監元年（壬午、五○二）自是年三月以前，猶是齊和帝中興二年。

**1**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勞，力到翻。

**2**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兵之備者，餘皆禁絕。」

**3**戊戌，迎宣德太后入宮，臨朝稱制；衍解承制。衍承制見上卷上年。蹔解之以覘人心。朝，直遙翻。

**4**己亥，以寧朔將軍蕭昺監南兗州諸軍事。昺，衍之從父弟也。昺，兵永翻。昺與帝同祖治書侍御史道賜。監，工銜翻。從，才用翻。

**5**壬寅，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上殿，贊拜不名。上，時掌翻。

**6**己酉，以大司馬長史王亮為中書監、尚書令。

**7**初，大司馬與黃門侍郞范雲、南清河太守沈約、司徒右長史任昉同在竟陵王西邸，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二年。守，式又翻。任，音壬。昉，分兩翻。意好敦密，敦，厚也。好，呼到翻。至是，引雲為大司馬諮議參軍、領錄事，衍錄尚書，其錄府事使雲領之。約為驃騎司馬，為衍驃騎大將軍府司馬。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昉為記室參軍，與參謀議。前吳興太守謝朏、國子祭酒何胤先皆棄官家居，齊明帝建武初，朏、胤皆棄官去。朏，敷尾翻。先，悉薦翻。衍奏徵為軍諮祭酒，朏、胤皆不至。

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司馬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物。淳風，謂淳古之風也。士大夫攀龍附鳳，皆望有尺寸之功。今童兒牧豎皆知齊祚已終，明公當承其運，天文讖記又復炳然；讖，楚譖翻。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茍曆數所在，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易曰︰謙尊而光。大司馬曰︰「吾方思之。」約曰︰「公初建牙樊、沔，此時應思；沔，彌兗翻。今王業已成，何所復思！若不早定大業，脫有一人立異，卽損威德。且人非金石，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復，扶又翻；下無復、豈復同。遺，唯孝翻。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分，扶問翻。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大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大司馬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將，攜也，挾也，領也。休文，沈約字也。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許諾，而約先期入。語，牛倨翻。先，悉薦翻。大司馬命草具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並諸選置，大司馬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 「咄咄！」江南禁中有壽光省。咄，當沒翻。毛晃曰︰咄咄，咨嗟語也。約出，問曰︰「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謂處之以尚書左僕射也。處，昌呂翻。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大司馬召雲入，嘆約才智縱橫，縱，子容翻。且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東昏侯永元二年十一月，衍起兵，至是首尾三年。功臣諸將實有其勞，將，卽亮翻。然成帝業者，卿二人也。」

甲寅，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時以豫州之梁郡、歷陽、南徐州之義興、揚州之淮南、宣城、吳興、會稽、新安、東陽凡十郡為梁公國。相，息亮翻。備九錫之禮，置梁百司，去錄尚書之號，去，羌呂翻。驃騎大將軍如故。二月，辛酉，梁公始受命。

齊湘東王寶晊，晊，之日翻。安陸昭王緬之子也，緬，齊明帝之弟。緬，彌兗翻。頗好文學。好，呼到翻。東昏侯死，寶晊望物情歸己，坐待法駕，旣而王珍國等送首梁公，梁公以寶晊為太常，寶晊心不自安。壬戌，梁公稱寶晊謀反，幷其弟江陵公寶覽、汝南公寶宏皆殺之。

**8**丙寅，詔梁國選諸要職，悉依天朝之制。朝，直遙翻。於是以沈約為吏部尚書兼右僕射，范雲為侍中。

梁公納東昏余妃，頗妨政事，范雲以為言，梁公未之從。雲與侍中、領軍將軍王茂同入見，自沈約至王茂，皆梁國官也。見，賢遍翻。雲曰︰「昔沛公入關，婦女無所幸，此范增所以畏其志大也。事見九卷漢高帝元年。今明公始定建康，海內想望風聲，柰何襲亂亡之跡，以女德為累乎！」左傳︰富辰曰︰女德無極。杜預註云︰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累，力瑞翻。王茂起拜曰︰「范雲言是也。公必以天下為念，無宜留此。」梁公默然。雲卽請以余氏賚王茂，賚，洛代翻。梁公賢其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

丙戌，詔梁公增封十郡，進爵為王。時以豫州之南譙、廬江，江州之尋陽，郢州之武昌、西陽，南徐州之南瑯邪、南東海、晉陵，揚州之臨海、永嘉十郡益梁國。癸巳，受命，赦國內及府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所統」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殊死以下。自進爵為王已上，凡詔皆以宣德太后稱制行之。

**9**辛丑，殺齊邵陵王寶攸、晉熙王寶嵩、桂陽王寶貞。南史齊紀作「寶攸」，本傳作「寶脩」。三王皆明帝之子。

梁王將殺齊諸王，防守猶未急。鄱陽王寶寅家閹人顏文智與左右麻拱等密謀，穿牆夜出寶寅，具小船於江岸，著烏布襦，著，則略翻。襦，汝朱翻，短衣也。腰繫千餘錢，潛赴江側，躡屩徒步，足無完膚。屩，居勺翻，草履也。防守者至明追之，寶寅詐為釣者，隨流上下十餘里，追者不疑。待散，乃渡西岸投民華文榮家，待散，待追者散也。華，戶化翻。文榮與其族人天龍、惠連棄家將寶寅遁匿山澗，賃驢乘之，晝伏夜行，抵壽陽之東城。魏戍主杜元倫馳告揚州刺史任城王澄，以車馬侍衞迎之。任，音壬。寶寅時年十六，徒步憔悴，悴，秦醉翻。見者以為掠賣生口。澄待以客禮，寶寅請喪君斬衰之服，澄遣人曉示情禮，以喪兄齊衰之服給之。喪，息浪翻。衰，倉回翻。齊，音咨。澄帥官僚赴弔，寶寅居處有禮，一同極哀之節。禮，居君父之喪極哀。帥，讀曰率。處，昌呂翻。壽陽多其義，故皆受慰喭；撫而安之曰慰，弔生曰唁，唁，與喭同，魚戰翻。唯不見夏侯一族，夏侯之族本譙郡譙人，居于壽陽。夏，戶雅翻。以夏侯詳從梁王故也。澄深器重之。為蕭寶寅貴顯於魏而不終張本。

**10**齊和帝東歸，將東歸建康也。以蕭憺為都督荊·湘等六州諸軍事、荊州刺史。憺，徒敢翻，又徒濫翻。荊州軍旅之後，公私空乏，憺厲精為治，治，直吏翻。廣屯田，省力役，存問兵死之家，供其乏困。自以少年居重任，少，詩照翻。謂佐吏曰︰「政之不臧，士君子所宜共惜。吾今開懷，卿其無隱！」於是人人得盡意，民有訟者皆立前待符敎，決於俄頃，曹無留事。荊人大悅。

**11**齊和帝至姑孰，丙辰，下詔禪位於梁。

**12**丁巳，廬陵王寶源卒。非疾也。寶源者，齊明帝第五子。

**13**魯陽蠻魯北鷰等起兵攻魏潁州。魏置潁州於汝陰，又，潁州郡舊置潁州。

**14**夏，四月，辛酉，宣德太后令曰︰「西詔至，齊和帝雖已至姑孰，其地猶在建康之西，故曰西詔。帝憲章前代，憲章前代者，以前代為法度也。敬禪神器于梁，明可臨軒明，謂明旦也。遣使恭授璽紱，未亡人歸于別宮。」古者君薨，其夫人在者自稱未亡人。使，疏吏翻。璽，斯氏翻。紱，音弗。壬戌，發策，遣兼太保、尚書令亮等奉皇帝璽紱詣梁宮。亮，王亮也。丙寅，梁王卽皇帝位於南郊，大赦，改元。始改元天監。是日，追贈兄懿為丞相，封長沙王，諡曰宣武，葬禮依晉安平獻王故事。懿為東昏侯所殺，葬不成禮，今依晉葬安平王孚禮葬之。

丁卯，奉和帝為巴陵王，宮于姑孰，優崇之禮，皆倣齊初。倣齊奉汝陰王之禮。奉宣德太后為齊文帝妃，王皇后為巴陵王妃。齊世王、侯封爵，悉從降省，降者，王降公，公降侯。省者，除其封國。省，所梗翻。唯宋汝陰王不在除例。備三恪也。

追遵皇孝為文皇帝，廟號太祖；皇妣為獻皇后。考異曰︰南史云五月追尊。今從梁書。追諡妃郗氏曰德皇后。東昏侯永元元年，郗氏卒于襄陽。郗，丑之翻。封文武功臣車騎將軍夏侯詳等十五人為公、侯。騎，奇寄翻。立皇弟中護軍宏為臨川王，南徐州刺史秀為安成王，雍州刺史偉為建安王，雍，於用翻。左衞將軍恢為鄱陽王，荊州刺史憺為始興王；以宏為揚州刺史。

丁卯，以中書監王亮為尚書令，相國左長史王瑩為中書監，吏部尚書沈約為尚書僕射，長兼侍中范雲為散騎常侍、吏部尚書。

**15**詔凡後宮、樂府、西解、暴室諸婦女一皆放遣。解，讀曰廨。一皆放遣，一切盡放遣之也。

**16**戊辰，巴陵王卒。時上欲以南海郡為巴陵國，徙王居之。沈約曰︰「古今殊事，魏武所云『不可慕虛名而受實禍。』」沈約夢齊和帝劍斷其舌，天之報應固不爽也。上頷之，乃遣所親鄭伯禽詣姑孰，以生金進王，王曰︰「我死不須金，醇酒足矣。」乃飲沈醉；沈，持林翻。伯禽就摺殺之。時年十五。摺，落合翻。

王之鎭荊州也，瑯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及卽位，為治書侍御史兼中丞，治，直之翻。旣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史言齊臣以死殉和帝者僅一顏見遠。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曰從人者，避皇考順之諱也。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至於此！」此言不可以訓。

**17**庚午，詔︰「有司依周、漢故事，議贖刑條格，舜典曰︰金作贖刑。註曰︰誤入而刑，出金以贖罪。周穆王訓夏贖刑，亦以五刑之辟，疑者罰贖。至漢文帝令民入粟以贖罪；武帝令死罪入贖，錢五十萬減死一等。蓋自虞及周疑誤者贖，漢則凡犯罪者皆可得而入贖。凡在官身犯鞭杖之罪，悉入贖停罰，其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

**18**以謝沭縣公寶義為巴陵王，奉齊祀。上之受禪也，寶義以晉安王降封謝沭縣公。晉志謝沭縣屬臨賀郡。沭，食聿翻。寶義幼有廢疾，不能言，故獨得全。

齊南康侯子恪柔弟祁陽侯子範嘗因事入見，子恪、子範，齊豫章王嶷子也。祁陽縣，吳立，宋屬零陵郡。見，賢遍翻。上從容謂曰︰從，千容翻。「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茍無期運，雖項籍之力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鴆之，謂南平王鑠也。粗，坐五翻。朝臣以疑似枉死者相繼。謂顏竣、王僧達、周朗、沈懷文等。朝，直遙翻。然或疑而不能去，去，羌呂翻；下同。或不疑而卒為患，如卿祖以材略見疑，而無如之何。此正指疑而不能去者，謂齊高帝也。卒，子恤翻。湘東以庸愚不疑，而子孫皆死其手。此正指不疑而卒為患者，謂明帝盡殺孝武帝子孫也。我於時已生，彼豈知我應有今日！固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滅，感傷和氣，所以固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與卿兄弟雖復絕服，五服之親，至於袒免則無服矣。去，羌呂翻。復，扶又翻；下可復、無復同。宗屬未遠，齊業之初亦共甘苦，齊、宋禪代之際，帝父順之參預佐命。情同一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卿兄弟果有天命，非我所殺；若無天命，何忽行此！當足示無度量耳。且建武塗炭卿門，謂齊明帝建武中誅高、武子孫。我起義兵，非唯自雪門恥，亦為卿兄弟報仇。為，于偽翻。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世永元，齊東昏侯年號。撥亂反正，謂齊明帝父子為亂，高、武子孫為正。我豈得不釋戈推奉邪！我自取天下於明帝家，非取之於卿家也。昔劉子輿自稱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可復得，況子輿乎！』事見三十九卷漢更始元年。曹志，魏武帝之孫，為晉忠臣。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四年。況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卿無復懷自外之意！「無」，當作「毋」。小待，當自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官清顯，各以壽終。史言帝所誅夷者齊明帝之後，高帝之後固無恙也。

**19**詔徵謝朏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朏，敷尾翻。何胤為右光祿大夫，何點為侍中；胤、點終不就。

**20**癸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周禮大司寇以肺石達窮民，註云︰肺石，赤石也。肺，芳廢翻。若肉食莫言，欲有橫議，投謗木函；杜預曰︰肉食，在位者。布衣處士而議朝政，謂之橫議。橫，戶孟翻。若以功勞才器冤沈莫達，投肺石函。」沈，持林翻。

上身服浣濯之衣，常膳唯以菜蔬。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勗以政道。見，賢遍翻。勗，許玉翻，勉也。擢尚書殿中郞到漑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郞鬷為晉安太守，杜佑曰︰宋、齊度支尚書統度支、左戶、右戶、金部、庫部六曹。鬷，子公翻。沈約曰︰建安本閩越，秦立為閩中郡，漢武帝滅閩越，徙其民於江、淮間，虛其地，後有遁逃山谷間者頗出，立為冶縣，屬會稽。司馬彪云︰章安是故冶。然則臨海亦冶地也。後分冶地為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東部，臨海是也；南部，建安是也。吳孫休永安三年，分南部立為建安郡，晉武帝太康三年分建安立晉安郡。詳考沈志，建安郡則今南劍、邵武、建寧之地，晉安郡則今福州之地，沈志，洪氏隸釋辯之甚詳，註已見前。二人皆以廉潔著稱。漑，彥之曾孫也。到彥之，宋文帝將。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有能，遷二舌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東海何遠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

**21**魯陽蠻圍魏湖陽，湖陽縣，漢屬南陽郡，晉省，元魏後於此置西淮南郡及南襄州，隋為湖陽縣，唐並湖陽，入棗陽縣。撫軍將軍李崇將兵擊破之，將，卽亮翻。斬魯北鷰；徙萬餘戶於幽、幷諸州及六鎭，尋叛南走，所在追討，比及河，殺之皆盡。比，必利翻。

**22**閏月，丁巳，魏頓丘匡公穆亮卒。諡法︰貞心大度曰匡。

**23**齊東昏侯嬖臣孫文明等，雖經赦令，猶不自安，五月，乙亥夜，帥其徒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入南、北掖門作亂，荻炬者，東荻為火炬用也。因運此，遂束兵仗於荻中以入。嬖，卑義翻，又傳計翻。帥，讀曰率。燒神虎門、總章觀，入衞尉府，殺衞尉洮陽愍侯張弘策。觀，古玩翻。洮陽縣屬零陵郡。洮，音兆。前軍司馬呂僧珍直殿內，以宿衞兵拒之，不能卻。上戎服御前殿，曰︰「賊夜來，是其衆少，曉則走矣。」少，詩沼翻。命擊五鼓，領軍將軍王茂、驍騎將軍張惠紹聞難，引兵赴救，盜乃散走；討捕，悉誅之。擊五鼓，晉檀祗破司馬國璠之故智也。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難，乃旦翻。

**24**江州刺史陳伯之，目不識書，得文牒辭訟，唯作大諾而已，有事，典籤傳口語，與奪決於主者。伯之手不能書，典籤傳其口之所言。豫章人鄧繕、永興人戴永忠漢會稽諸曁縣，吳更名永興。有舊恩於伯之，伯之以繕為別駕，永忠為記室參軍。河南褚緭居建康，緭，于貴翻。考異曰︰魏書蕭寶寅傳作「褚胃」，今從梁書。素薄行，仕宦不得志，頻造尚書范雲，雲不禮之。行，下孟翻。造，七到翻。范雲時為吏部尚書。緭怒，私謂所親曰︰「建武以後，草澤下族悉化成貴人，吾何罪而見棄！今天下草創，饑饉不已，喪亂未可知。喪，息浪翻。陳伯之擁強兵在江州，非主上舊臣，有自疑之意；且熒惑守南斗，詎非為我出邪！晉天文志︰將有天子之事，占於南斗。南斗六星，天廟也，主兵。為，于偽翻。今者一行事若無成，入魏不失作河南郡守。」守，式又翻。遂投伯之，大見親狎。伯之又以鄕人朱龍符為長流參軍，陳伯之，濟陰人。職官分紀︰長流參軍主禁防。晉從公府有長流參軍；小府無長流參軍，置禁防參軍。顏氏家訓︰或問︰何故名治獄參軍為長流？答曰︰帝王世紀云，帝少昊崩，其神降于長流之山。此事本出山海經，於祀主秋。按周禮秋官司寇主刑罰。長流之職，漢、魏捕賊掾耳；晉、宋以來，始為參軍，上屬司寇，故取秋帝所居為嘉名焉。並乘伯之愚闇，恣為姦利。

上聞之，使陳虎牙私戒伯之，又遣人代鄧繕為別駕，伯之不受命，表云︰「龍符驍勇，驍，堅堯翻。鄧繕有績效；臺所遣別駕，請以為治中。」繕於是日夜說伯之云︰「臺家府藏空竭，復無器仗，三倉無米，東境飢流，三倉，太倉、石頭倉及常平倉。又按五代史志，梁司農卿主農功倉廩，統太倉等令，又管左、右、中部三倉丞。東境，三吳、會稽之地。說，式芮翻。復，扶又翻；下若復同。此萬世一時也。機不可失！」緭、永忠共贊成之。伯之謂繕︰「今啓卿，若復不得，卽與卿共反。」上敕伯之以部內一郡處繕，處，昌呂翻。於是伯之集府州僚佐謂曰︰「奉齊建安王敎，帥江北義勇十萬，已次六合，齊建安王，蕭寶寅也，時奔魏。據宋史書，六合山在烏江縣界。五代志︰江都郡六合縣，宋、齊之秦郡尉氏縣也。帥，讀曰率；下同。見使以江州見力運糧速下。見力之見，賢遍翻。我荷明帝厚恩，誓死以報。」卽命纂嚴，使緭詐為蕭寶寅書以示僚佐，於聽事前為壇，歃血共盟。

緭說伯之曰︰荷，下可翻。聽，讀曰廳。歃，色甲翻。說，式芮翻。「今舉大事，宜引衆望。長史程元沖，不與人同心；臨川內史王觀，僧虔之孫，人身不惡，可召為長史以代元沖。」觀，古玩翻。伯之從之，仍以緭為尋陽太守，永忠為輔義將軍，龍符為豫州刺史。觀不應命。豫章太守鄭伯倫起郡兵拒守。程元沖旣失職於家，合帥數百人，合衆而帥之以攻伯之。乘伯之無備，突入至聽事前；聽，讀與廳同。伯之自出格鬬，元沖不勝，逃入廬山。廬山在江州南。伯之密遣信報虎牙兄弟，皆逃奔盱眙。盱眙，音吁怡。

戊子，詔以領軍將軍王茂為征南將軍、江州刺史，帥衆討之。

**25**魏揚州子峴戍主党法宗党，底朗翻，姓也。杜佑通典德浪翻。峴，戶典翻；下同。襲大峴戍，破之，虜龍驤將軍邾菩薩。驤，思將翻。菩，薄乎翻。薩，桑葛翻。

**26**陳伯之聞王茂來，謂褚緭等曰︰「王觀旣不就命，鄭伯倫又不肯從，便應空手受困。今先平豫章，開通南路，多發丁力，益運資糧，然後席卷北向，以撲飢疲之衆，不憂不濟。」卷，讀曰捲。北向，謂北下攻建康也。撲，普木翻。六月，留鄕人唐蓋人守城，守尋陽城。引兵趣豫章，攻伯倫，不能下。趣，七喻翻。王茂軍至，伯之表裏受敵，遂敗走，間道渡江，與虎牙等及褚、緭俱奔魏。間，古莧翻。

**27**上遣左右陳建孫送劉季連子弟三人入蜀，使諭旨慰勞。勞，力到翻。季連受命，飭還裝，益州刺史鄧元起始得之官。

初，季連為南郡太守，不禮於元起。鄧元起，南郡當陽人。都錄朱道琛有罪，都錄，蓋郡之首吏，總錄諸吏者也。琛，丑林翻。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琛為元起典籤，說元起曰︰說，式芮翻；下或說同。「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益州臨歸，豈辦遠遣迎候，道琛請先使檢校，使，疏吏翻。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旣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易，以豉翻。造，七到翻。語，牛倨翻。「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召兵算之，有精甲十萬，歎曰︰「據天險之地，握此強兵，進可以匡社稷，退不失作劉備，捨此安之！」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太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史言劉季連阻兵，釁起於朱道琛。召巴西太守朱士略及涪令李膺，並不受命。涪，音浮。是月，元起至巴西，士略開門納之。

先是，蜀民多逃亡，聞元起至，爭出投附，皆稱起義兵應朝廷，軍士新故三萬餘人。新，謂蜀民新附者；故，謂元起從行者。先，式薦翻。元起在道久，糧食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謂民多詐疾，注之於籍，以避征役。說，輸芮翻。元起然之。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言山民觀望，我德則附，否則攜貳。使，疏吏翻。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起疾，謂糾之以刻薄，民所不堪，則是興長病端。一曰︰起疾，謂起詐疾者。杜預曰︰濟，益也。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帥當民上軍資米，帥，讀曰率。上，時掌翻。得三萬斛。

**28**秋，八月，丁未，命尚書刪定郞濟陽蔡法度損益王植之集註舊律，王植之集定張、杜律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濟，子禮翻。為梁律，仍命與尚書令王亮、侍中王瑩、尚書僕射沈約、吏部尚書范雲等九人同議定。

**29**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五代史志︰通，受聲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一寸二分。每通皆施三絃。一曰玄英通，二曰青陽通，三曰朱明通，四曰白藏通。每通施三絃，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應鍾絃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黃鍾律長九寸，引而伸之為九尺。應鍾律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引而伸之為四尺七寸四分差強。中間十律以是為差者，卽上生、下生，三分益一、三分去一之數也。長，直亮翻；下同。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苖長二尺三寸，中間十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飲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樂有飲聲，飲者隨其聲而酌其清濁高下也。鄭譯因琵琶七調，以其所捻琵琶絃柱相飲為七均，合城十二，以應十二律是也。於是被以八音，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被，皮義翻。施以七聲，七聲，宮、商、角、徵、羽及變宮、變徵。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鎛鍾，雜以編鍾，編磬、衡鍾凡十六虡。古者天子宮懸。周禮註云︰宮懸。四面。四面象宮室有牆，故謂之宮懸。凡鍾十六枚同在於虡，謂之編鍾。特懸者謂之鎛鍾。爾雅曰︰大鍾謂之鎛。編磬亦十六枚而同虡。先，悉薦翻。鎛，補各翻。虡，其呂翻。上始命設十二鎛鍾，各有編鍾、編磬，凡三十六虡，而去衡鍾，四隅植建鼓。建鼓，大鼓也，少昊氏作之為建鼓之節。去，羌呂翻。

**30**魏高祖之喪，前太傅平陽公丕自晉陽來赴，此太和二十三年事。遂留洛陽。丕年八十餘，歷事六世，丕，拓跋醫槐之曾孫，從世祖臨江，歷景穆、文成、獻文、孝文及今主凡六世。位極公輔，而還為庶人。丕得罪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魏主以其宗室耆舊，矜而禮之。乙卯，以丕為三老。

**31**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請攻鍾離，魏主使羽林監敦煌范紹詣壽陽，共量進止。澄曰︰「當用兵十萬，往來百日，乞朝廷速辦糧仗。」紹曰︰「今秋已向末，方欲調發，任，音壬。敦，徒門翻。量，音良。調，徒引翻。兵仗可集，糧何由致！有兵無糧，何以克敵！」澄沈思良久曰︰「實如卿言。」乃止。沈，持林翻。

**32**九月，丁巳，魏主如鄴。冬，十月，庚子，還至懷，與宗室近侍射遠，帝射三百五十餘步，羣臣刻銘以美之。甲辰，還洛陽。

**33**十一月，己未，立小廟以祭太祖之母，太祖之母，帝祖母也。每祭太廟畢，以一太牢祭之。

**34**甲子，立皇子統為太子。

**35**魏洛陽宮室始成。齊武帝永明十一年魏始營洛陽，至是宮室乃成。

**36**十二月，將軍張囂之侵魏淮南，取木陵戍；魏任城王澄遣輔國將軍成興擊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甲辰」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囂之敗走，魏復取木陵。水經註，木陵山在黃水西南，有木陵關。黃水東逕晉西陽城南，又東逕南光城南，又東逕弋陽郡東，又東北入于淮，謂之黃口。唐志，木陵關在光州光山縣南、黃州麻城縣東北。復，扶又翻。

**37**劉季連遣其將李奉伯等拒鄧元起，將，卽亮翻。元起與戰，互有勝負。久之，奉伯等敗，還成都，元起進屯西平。晉安帝以秦、雍流民立懷寧郡，宋文帝元嘉十六年寄治成都，其屬縣有西平，蓋亦寄治成都城外，遂為實土。季連驅略居民，閉城固守。元起進屯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奉伯等間道襲郫，陷之，重，直用翻。郫，音疲。間，古莧翻。軍備盡沒。元起捨郫，徑圍州城；城局參軍江希之謀以城降，不克而死。宋有十八曹參軍，城局其一也。降，戶江翻。

**38**魏陳留公主寡居，僕射高肇、秦州刺史張彞皆欲尚之，公主許彞而不許肇。肇怒，譖彞於魏主，『章︰十二行本「主」下有「彞」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作「尋」字；張校與孔本同。』坐沈廢累年。沈，持林翻。

**39**是歲，江東大旱，米斗五千，民多餓死。

**二年**（癸未、五○三）

**1**春，正月，乙卯，以尚書僕射沈約為左僕射，吏部尚書范雲為右僕射，尚書令王亮為左光祿大夫。丙辰，亮坐正旦詐疾不登殿，削爵，廢為庶人。

**2**乙亥，魏主耕籍田。

**3**魏梁州氐楊會叛，行梁州事楊椿等討之。齊東昏永元二年書魏梁州刺史楊椿招降氐王楊集始，今乃為行梁州事，當考。

**4**成都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人相食。劉季連食粥累月，計無所出。上遣主書趙景悅宣詔受季連降，降，戶江翻；下同。季連肉袒請罪。鄧元起遷季連于城外，俄而造焉，待之以禮。造，七到翻。季連謝曰︰「早知如此，豈有前日之事！」蓋言前日所以阻兵拒命，實為朱道琛搆間也。郫城亦降。元起誅李奉伯等，送季連詣建康。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為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別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

季連至建康，入東掖門，數步一稽顙，以至上前。稽，音啓。上笑曰︰「卿欲慕劉備，而曾不及公孫述，謂公孫述不肯降漢也。豈無臥龍之臣邪！」臥龍，謂諸葛孔明。赦為庶人。

**5**三月，己巳，魏皇后蠶於北郊。

**6**庚辰，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遣長風城『章︰十二行本「城」作「戍」；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熊校同。』主奇道顯入寇，姓譜，奇姓，伯奇之後。取陰山、白藳二戍。據水經註，陰山關在弋陽縣西南；唐志，黃州麻城縣東北有陰山關。

**7**蕭寶寅伏於魏闕之下，此魏朝之闕門也。闕卽古之象魏。請兵伐梁，雖暴風大雨，終不蹔移；會陳伯之降魏，亦請兵自效。魏主乃引八坐、門下入定議。八坐，謂令、僕及諸曹尚書。門下，謂侍中散騎常侍等官。蹔，與暫同。降，戶江翻。坐，徂臥翻。夏，四月，癸未朔，以寶寅為都督東揚等三州諸軍事、鎭東將軍、揚州刺史、丹楊公、齊王，禮賜甚厚，配兵一萬，令屯東城；此蓋漢、晉之東城縣地，以其地在壽陽之東，故置東揚州。以伯之為都督淮南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屯陽石，卽羊石城也，在廬江西北，霍丘東南。俟秋冬大舉。寶寅明當拜命，明，謂明旦也。自夜慟哭至晨。魏人又聽寶寅募四方壯勇，得數千人，以顏文智、華文榮等六人皆為將軍、軍主。顏文智將寶寅投華文榮，文榮等將寶寅投北。華，戶花翻。寶寅志性雅重，過期猶絕酒肉，禮，為兄弟服期喪。慘形悴色，蔬食粗衣，未嘗嬉笑。悴，秦醉翻。

**8**癸卯，蔡法度上梁律二十卷，上，時掌翻。令三十卷，科四十卷。詔班行之。

**9**五月，丁巳，霄城文侯范雲卒。霄城縣侯也。五代志︰沔陽郡竟陵縣，舊曰霄城。卒，子恤翻；下同。

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繁處劇，處，昌呂翻。精力過人。及卒，衆謂沈約宜當樞管，樞管，謂管樞機也。今人猶謂樞密院為樞管。以此觀之，沈約位雖在范雲之右，而親任不及雲遠矣。上以約輕易，易，以豉翻。不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衞將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汝南」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周捨同參國政。捨雅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常留省內，罕得休下。休下，謂休偃下直也。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左右，離，力智翻。國史、詔誥、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人言謔，終日不絕，謔，迄卻翻，戲言也。而竟不漏泄機事，衆尤服之。史究言二人終身大槪。

**10**壬申，斷諸郡縣獻奉二宮，惟諸州及會稽許貢任土，若非地產，亦不得貢。斷，音短；下頻斷同。二宮，上宮及東宮也。會稽，東土大郡也，故使之同於諸州。

**11**甲戌，魏楊椿等大破叛氐，斬首數千級。是年春，氐楊會叛。

**12**六月，壬午朔，魏立皇弟悅為汝南王。

**13**魏揚州刺史任城王澄表稱「蕭衍頻斷東關，斷，音短。欲令漅湖汎溢以灌淮南諸戍。吳、楚便水，且灌且掠，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有『章︰十二行本「有」作「首」；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秋大集，應機經略，雖混壹不能必果，江西自是無虞矣。」丙戌，魏發冀、定、瀛、相、幷、濟六州二萬人，馬一千五百匹，相，息亮翻。濟，子禮翻。令仲秋之中畢會淮南，幷壽陽先兵三萬，先兵，先屯壽陽之兵。委澄經略；蕭寶寅、陳伯之皆受澄節度。

**14**謝朏輕舟出詣闕，朏，敷尾翻。詔以為侍中、司徒、尚書令。朏辭腳疾不堪拜謁，角巾自輿詣雲龍門謝。詔見於華林園，見，賢遍翻。乘小車就席。明旦，上幸朏宅，謝朏仕宋及齊，有宅在建康。宴語盡懽。朏固陳本志，不許；因請自還東迎母，許之。臨發，上復臨幸，復，扶又翻。賦詩餞別；王人送迎，相望於道。凡將上命者皆謂之王人。及還，詔起府於舊宅，禮遇優異。朏素憚煩，不省職事，衆頗失望。謝朏之於樊英又不及遠甚。省，悉景翻。

**15**甲午，以中書監王瑩為尚書右僕射。

**16**秋，七月，乙卯，魏平陽平公丕卒。

**17**魏旣罷鹽池之禁，魏主踐阼之初，中尉甄琛表弛鹽禁，彭城王勰與邢巒以為不可，魏主詔從琛請。通鑑目錄已提其要，此事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元二年，而通鑑正文逸其事，錯簡置於百四十六卷天監五年。而其利皆為富強所專。庚午，復收鹽池利入公。復，扶又翻。

**18**辛未，魏以彭城王勰為太師，勰，音協。勰固辭。魏主賜詔敦諭，又為家人書，祈請懇至；為家人書，用家人叔姪之禮也。勰不得已，受命。

**19**八月，庚子，魏以鎭南將軍元英都督征義陽諸軍事。司州刺史蔡道聞魏軍將至，遣驍騎將軍楊由帥城外居民三千餘家保賢首山，為三柵。驍，堅堯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冬，十月，元英勒諸軍圍賢首柵，柵民任馬駒斬由降魏。任，音壬。降，戶江翻。

任城王澄命統軍党法宗、傅豎眼、太原王神念等分兵寇東關、大峴、淮陵、九山，「淮陵」，恐當作「睢陵」。齊置徐州於鍾離，又僑置濟陰郡睢陵縣於郡界。五代志︰鍾離郡化明縣，舊曰睢陵，置齊陰郡。化明，唐濠州之招義縣也。或曰︰宋志，南徐州領淮陵郡，睢陵、淮陵皆屬漢徐部，是時旣置徐州於鍾離，則亦置淮陵於鍾離界，未可知也。魏收志，陳留、鍾離二郡有朝歌縣，縣有九山城、黃溪水。按水經註，黃水出黃武山，東北流，逕南光城、弋陽等郡。今按今招信軍盱眙縣西南一十五里有三城，又西十五里至淮陵，城臨池河，池河過淮陵城西而北，入于淮，謂之池河口。九山店在淮北，南直淮陵。九山店之東則陷堈湖，南則馬城。淮流至此，謂之九山灣。其東則鳳凰州，在淮水中，約長十里。今土人亦呼九山灣為獅子渡，北兵渡淮之津要也。峴，戶典翻。高祖珍將三千騎為遊軍，澄以大軍繼其後。豎眼，靈越之子也。傅靈越從薛安都起兵，攻張永以應義嘉，兵潰而死。豎，而主翻。魏人拔關要，潁川、大峴三城，魏收志，霍州有北潁川郡，領潁川等三縣。水經註︰梁立霍州，治灊縣天柱山。白塔、牽城、清溪皆潰。徐州刺史司馬明素將兵三千救九山，將，卽亮翻；下同。徐州長史潘伯鄰救淮陵。寧朔將軍王燮保焦城，党法宗等進拔焦城，破淮陵，十一月，壬午，擒明素，斬伯鄰。

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馮道根傳，以南梁太守領阜陵戍。先，悉薦翻。初到，修城隍，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其周防若怯，而臨戰則勇。城未畢，党法宗等衆二萬奄至城下，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閒暇，思，相吏翻。戰又不利，遂引去。道根將百騎擊高祖珍，破之。騎，奇寄翻。魏諸軍糧運絕，引退。以道根為豫州刺史。此時梁豫州治晉熙，道根蓋猶戍阜陵，特帶刺史耳。

**20**武興安王楊集始卒。己未，魏立其世子紹先為武興王；紹先幼，國事決於二叔父集起、集義。

**21**乙亥，尚書左僕射沈約以母憂去職。

**22**魏旣遷洛陽，北邊荒遠，因以饑饉，百姓困弊。魏主加尚書左僕射源懷侍中、行臺，魏道武置行臺之官於鄴中山，今置於北邊。杜佑曰︰魏末司馬師討諸葛誕，散騎常侍裴秀、尚書僕射陳泰、黃門侍郞鍾會等以行臺從。北齊行臺兼統民事自辛術始，隋謂之行臺省。使持節巡行北邊六鎭、恆·燕·朔三州，六鎭，列置於三州塞下。使，疏吏翻；下同。行，下孟翻。恆，戶登翻。燕，因肩翻。賑給貧乏，考論殿最，旣使之賑恤貧民，又使之按察官吏。殿，丁練翻。事之得失皆先決後聞。懷通濟有無，飢民賴之。沃野鎭將于祚，沃野，漢朔方郡之屬縣也。魏平赫連，與統萬同置鎭，不在六鎭之數。將，卽亮翻；下同。皇后之世父，世父，伯父承世嫡者。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勢傾朝野，朝，直遙翻。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鎭，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卽劾奏免官。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下同。懷朔鎭將元尼須與舊交，貪穢狼籍，蘇鶚演義曰︰狼籍者，物雜亂之貌；狼所臥籍之草皆穢亂。置酒請懷，謂懷曰︰「命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酒之坐，坐，徂臥翻。非鞫獄之所也。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鎭將罪狀之處耳。」尼須揮淚無以對，竟按劾抵罪。懷又奏︰「邊鎭事少而置官猥多，少，詩沼翻。沃野一鎭自將以下八百餘人，將，謂鎭將也。將，卽亮翻。請一切五分損二。」魏主從之。

**23**乙酉，將軍吳子陽與魏元英戰於白沙，子陽敗績。白沙在齊安郡界。魏收志，有沙州，治白沙關城，註云梁置。唐志，黃州黃陂縣有白沙關。

**24**魏東荊州蠻樊素安作亂，乙酉，以左衞將軍李崇為鎭南將軍、都督征蠻諸軍事，將步騎討之。將，卽亮翻。騎，奇寄翻。

**25**馮翊吉翂父為原鄕令，翂，撫文翻。漢靈帝中平二年分故鄣立原鄕縣，屬吳興郡。為姦吏所誣，逮詣廷尉，罪當死。翂年十五，檛登聞鼓，乞代父命。檛，則瓜翻。上以其幼，疑人敎之，使廷尉卿蔡法度嚴加誘脅，取其款實。誘者，開之以生路；脅者，威之以纆索杻械，示將拷訊之。款，誠也。誘，音酉。法度盛陳拷訊之具，詰翂曰︰「爾求代父，敕已相許，審能死不？所謂脅之也。拷，音考。詰，去吉翻。不，讀曰否。且爾童騃，若為人所敎，亦聽悔異。」騃，五駭翻。所謂誘之也。悔異，猶律文所謂飜異。『鄒︰飜，集韻︰孚袁切，音旛。玉篇︰飛也。』翂曰︰「囚雖愚幼，豈不知死之可憚！顧不忍見父極刑，故求代之。此非細故，柰何受人敎邪！明詔聽代，不異登仙，豈有回貳！」反前說為回，異前說為貳。法度乃更和顏誘之曰︰「主上知尊侯無罪，行當得釋，觀君足為佳童，今若轉辭，幸可父子同濟。」翂曰︰「父掛深劾，必正刑書；囚瞑目引領，唯聽大戮，劾，戶槪翻，又戶得翻。瞑，莫定翻。無言復對。」時翂備加杻械，法度愍之，命更著小者，復，扶又翻。杻，女九翻。更，工衡翻。著，陟略翻。翂不聽，曰︰「死罪之囚，唯宜益械，豈可減乎！」竟不脫。法度具以聞，上乃宥其父罪。

丹楊力王志求其在廷尉事，幷問鄕里，欲於歲首舉充純孝。魏、晉以來舉士皆由州鄕，故問其鄕里。翂曰︰「異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翂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量，音良。翂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翂之孝節而不能敍用以厲流俗，非也。

**26**魏主納高肇兄偃之女為貴嬪。嬪，毗賓翻。

**27**魏散騎常侍趙脩，寒賤暴貴，恃寵驕恣，陵轢王公，為衆所疾。散，悉亶翻。騎，奇寄翻。轢，朗擊翻。魏主為脩治第舍，擬於諸王，為，于偽翻。治，直之翻。鄰居獻地者或超補大郡。脩請告歸葬其父，凡財役所須，並從官給。脩在道淫縱，脩自洛歸趙郡，在道淫縱。左右乘其出外，頗發其罪惡；及還，舊寵小衰。高肇密構成其罪，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黃門郞李憑、廷尉卿陽平王顯，素皆諂附於脩，至是懼相連及，懼以黨附連坐及禍。甄，之人翻。琛，丑林翻。爭助肇攻之。帝命尚書元紹檢訊，下詔暴其姦惡，免死，鞭一百，徙敦煌為兵。敦，徒門翻。而脩愚疏，初不之知，方在領軍于勁第樗蒲，羽林數人稱詔呼之，送詣領軍府。甄琛、王顯監罰，先具問事有力者五人，迭鞭之，監，工銜翻。問事，行杖者也。欲令必死。脩素肥壯，堪忍楚毒，密加鞭至三百不死。卽召驛馬，促之上道，出城不自勝，上，時掌翻。勝，音升。舉縛置鞍中，舉，擎也。脩困極不能自勝乘騎，兩人對舉而置之馬上，縛著鞍中。急驅之，行八十里，乃死。帝聞之，責元紹不重聞，重，直用翻。聞，奏也。紹曰︰「脩之佞幸，為國深蠹，臣不因釁除之，釁，隙也。釁，許覲翻。恐陛下受萬世之謗。」帝以其言正，不罪也。紹出，廣平王懷拜之曰︰「翁之直過於汲黯。」紹曰︰「但恨戮之稍晚，以為愧耳。」紹，素之孫也。常山王素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十一年。廣平王懷，孝文之子，以族屬長幼之次，呼紹為翁。明日，甄琛、李憑以脩黨皆坐免官，左右與脩連坐死黜者二十餘人。散騎常侍高聰與素親狎，而又以宗人諂事高肇，故獨得免。

**三年**（甲申、五○四）

**1**春，正月，庚戌，征虜將軍趙祖悅與魏江州刺史陳伯之戰於東關，祖悅敗績。

**2**癸丑，以尚書右僕射王瑩為左僕射，太子詹事柳惔為右僕射。惔，徒甘翻。

**3**丙辰，魏東荊州刺史楊大眼擊叛蠻樊季安等，大破之。季安，素安之弟也。

**4**丙寅，魏大赦，改元正始。

**5**蕭寶寅行及汝陰，東城已為梁所取，乃屯壽陽棲賢寺。二月，戊子，將軍姜慶眞乘魏任城王澄在外，去年魏遣澄入寇，宿師於外。襲壽陽，據其外郭。長史韋纘倉猝失圖；任城太妃孟氏勒兵登陴，先守要便，敵所必攻，我所必守曰要。便者，形勝可據，便於制敵之處。陴，頻彌翻。激厲文武，安慰新舊，新者，壽陽兵民；舊者，北來將士。或曰︰新者，新附；舊者，舊民。將『章︰十二行本「將」上有「勸以賞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士咸有奮志。太妃親巡城守，守，手又翻。不避矢石。蕭寶寅引兵至，與州軍合擊之，自四鼓戰至下晡，日未入之前，為下晡。慶眞敗走。韋纘坐免官。

任城王澄攻鍾離，上遣冠軍張惠紹等將兵五千送糧詣鍾離，冠，古玩翻。將，卽亮翻。澄遣平遠將軍劉思祖等邀之。丁酉，戰于邵陽；卽邵陽州也。大敗梁兵，俘惠紹等十將，殺虜士卒殆盡。思祖，芳之從子也。劉芳以儒學親重於太和之間。敗，補邁翻。將，卽亮翻。從，才用翻。尚書論思祖功，應封千戶侯；侍中、領右衞將軍元暉求二婢於思祖，不得，事遂寢。史言魏賞罰失當。暉，素之孫也。

上遣平西將軍曹景宗、後軍王僧炳等帥步騎三萬救義陽。後軍者，後軍將軍也。帥，讀曰率。僧炳將二萬人據鑿峴，鑿峴在關南。今信陽軍南三十五里有曹店，卽景宗屯鑿峴口所築。峴，戶典翻。景宗將萬人為後繼，元英遣冠軍將軍元逞等據樊城以拒之。三月，壬申，大破僧炳於樊城，俘斬四千餘人。僧炳敗於樊城，未得至鑿峴也。否則此非襄陽之樊城，自別是一處。

魏詔任城王澄，以「四月淮水將漲，舟行無礙，南軍得時，勿昧利以取後悔。」會大雨，淮水暴漲，澄引兵還壽陽。魏軍還旣狼狽，失亡四千餘人。中書侍郞齊郡思伯為澄軍司，居後為殿，殿，丁練翻。澄以其儒者，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論語孔子之言。於軍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有司奏奪澄開府，仍降三階。上以所獲魏將士請易張惠紹于魏，魏人歸之。考異曰︰惠紹傳無被獲及復還事。今從魏書。

**6**魏太傅、領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驕奢好聲色，貪冒無厭，好，呼到翻。冒，莫北翻。厭，於鹽翻。廣營第舍，奪人居室，嬖昵左右，所在請託，中外嗟怨。嬖，卑義翻，又博計翻。昵，尼質翻。魏主以其尊親，恩禮無替，軍國大事皆與參決，所奏請無不開允。魏主之初親政也，以兵召諸叔，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詳與咸陽、彭城王共車而入，防衞嚴固。高太妃大懼，乘車隨而哭之。旣得免，謂詳曰︰「自今不願富貴，但使母子相保，與汝掃市為生耳。」及詳再執政，齊和帝中興元年正月，魏主親政，十一月，詳為司徒。太妃不復念前事，復，扶又翻。專助詳為貪虐。冠軍將軍茹皓，以巧思有寵於帝，茹，音如。思，相吏翻。常在左右，傳可門下奏事，弄權納賄，朝野憚之，詳亦附焉。皓娶尚書令高肇從妹，皓妻之姊為詳從父安定王燮之妃；詳烝於燮妃，由是與皓益相昵狎。朝，直遙翻；下同。從，才用翻。昵，尼質翻。直閤將軍劉冑，本詳所引薦，殿中將軍常季賢以善養馬，陳掃靜掌櫛，櫛，側瑟翻，梳也。皆得幸於帝，與皓相表裏，賣權勢。

高肇本出高麗，時望輕之。麗，力知翻。帝旣黜六輔，魏高祖殂，使六人受遺輔幼主，事見一百四十二卷齊東昏侯永元元年。誅咸陽王禧，事見上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專委事於肇。肇以在朝親族至少，少，詩沼翻。乃邀結朋援，附之者旬月超擢，不附者陷以大罪。尤忌諸王，以詳位居其上，欲去之，獨執朝政，去，羌呂翻。乃譖之於帝，云「詳與皓、冑、季賢、掃靜謀為逆亂。」夏，四月，帝夜召中尉崔亮入禁中，使彈奏詳貪淫奢縱，及皓等四人怙權貪橫，收皓等繫南臺，橫，戶孟翻。南臺，御史臺也。遣虎賁百人圍守詳第。賁，音奔。又慮詳驚懼逃逸，遣左右郭翼開金墉門馳出諭旨，示以中尉彈狀，詳曰︰「審如中尉所糾，何憂也！正恐更有大罪橫至耳。橫，戶孟翻。人與我物，我實受之。」詰朝，有司奏處皓等罪，皆賜死。詰，去吉翻。處，昌呂翻。

帝引高陽王雍等五王入議詳罪。詳單車防衞，送華林園，母妻隨入，給小奴弱婢數人，圍守甚嚴，內外不通。五月，丁未朔，下詔宥詳死，免為庶人。頃之，徙詳於太府寺，圍禁彌急，母妻皆還南第，五日一來視之。

初，詳娶宋王劉昶女，待之疏薄。昶，丑兩翻。詳旣被禁，高太妃乃知安定高妃事，大怒曰︰「汝妻妾盛多如此，安用彼高麗婢，陷罪至此！」麗，力知翻。杖之百餘，被創膿潰，旬餘乃能立。被，皮義翻。創，初良翻。又杖劉妃數十，曰︰「婦人皆妬，何獨不妬！」劉妃笑而受罰，卒無所言。卒，子恤翻；下同。

詳家奴數人陰結黨輩，欲劫出詳，密書姓名，託侍婢通於詳。詳始得執省，省，悉景翻。省，猶視也。而門防主司遙見，突入就詳手中攬得，奏之，詳慟哭數聲，暴卒。詔有司以禮殯葬。門防主司，主門衞之兵以防守詳者。

先是，典事史元顯獻雞雛，四翼四足，典事，猶今尚書六部主事，吏職也。江南制局監有典事。先，悉薦翻。詔以問侍中崔光。光上表曰︰「漢元帝初元中，丞相府史家雌雞伏子，漸化為雄，師古曰︰初尚伏子，後乃稍稍化為雄也。伏，音房富翻。冠距鳴將。師古曰︰距，雞附足骨，鬬時所用刺之。將，謂帥領其羣也。永光中，有獻雄雞生角，劉向以為『雞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畜，許又翻。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小臣執事為政之象也。事見西漢書五行志。竟寧元年，石顯伏辜，此其效也。』靈帝光和元年，南宮寺雌雞欲化為雄，但頭冠未變，詔以問議郞蔡邕，對曰︰『頭為元首，人君之象也。今雞一身已變，未至於頭，而上知之，是將有其事而不遂成之象也。若應之不精，政無所改，頭冠或成，為患滋大。』事見後漢書蔡邕傳。是後黃巾破壞四方，天下遂大亂。今之雞狀雖與漢不同，而其應頗相類，誠可畏也。臣以向、邕言推之，翼足衆多，亦羣下相扇助之象；雛而未大，足羽差小，亦其勢尚微，易制御也。易，以豉翻。臣聞災異之見，皆所以示吉凶，見，賢遍翻。明君覩之而懼，乃能致福，闇主覩之而慢，所以致禍。或者今有亦自賤而貴，關預政事，如前世石顯之比者邪！願陛下進賢黜佞，則妖弭慶集矣。」妖，於遙翻。後數日，皓等伏誅，帝愈重光。魏主以茹皓伏誅為光言之驗，高肇獨非自賤而貴，關預政事者邪！

高肇說帝，使宿衞隊主帥羽林虎賁守諸王第，殆同幽禁，彭城王勰切諫，不聽。勰志尚高邁，不樂榮勢，避事家居，而出無山水之適，處無知己之遊，獨對妻子，常鬱鬱不樂。說，式芮翻。帥，所類翻。樂，音洛。處，昌呂翻。

**7**魏人圍義陽，城中兵不滿五千人，食纔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刺史蔡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自去年十月圍義陽，蔡道恭卒於今年五月，自此以上，謂道恭疾未甚之前。勝，音升。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從弟驍騎將軍靈恩，從，才用翻。兄子尚書郞僧勰及諸將佐，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攘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衆皆流涕。道恭卒，靈恩攝行州事，代之城守。守，式又翻。

**8**六月，癸未，大赦。

**9**魏大旱，散騎常侍兼尚書邢巒奏稱︰「昔者明王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無用而敗德故也。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敗，補邁翻。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扆，扆，於豈翻，禮疏曰︰扆，屛風。銅鐵為轡勒，府藏之金，裁給而已，藏，徂浪翻。不復買積以費國資。復，扶又翻。逮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同，於是貢篚相繼，貢篚二語本之禹貢，謂貴細之物，盛之以篚筐而入貢也。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於常，金玉恆有餘，國用恆不足。估，音古。恆，戶登翻。茍非為之分限，分，扶問翻。但恐歲計不充，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

**10**秋，七月，癸丑，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降魏，降，戶江翻。魏徐州刺史元鑒遣淮陽太守吳秦生將千餘人赴之。淮陰援軍斷其路，守，式又翻。將，卽亮翻。淮陰，梁重鎭也。以角城叛，遣軍援其不從叛者。斷，音短。秦生屢戰，破之，遂取角城。

**11**甲子，立皇子綜為豫章王。

**12**魏李崇破東荊叛蠻，生擒樊素安，進討西荊諸蠻，悉降之。西荊，正指荊州也。魏太和中，徒荊州治穰城，領南陽、順陽、新野、東恆農、漢廣、襄城、北清、恆農等郡，其地正在東荊州之西。

**13**魏人聞蔡道恭卒，攻義陽益急，短兵日接。曹景宗頓鑿峴不進，但耀兵遊獵而已。上復遣寧朔將軍馬仙琕救義陽，復，扶又翻；下箭復、琕復、乃復同。琕，部田翻。仙琕輚戰而前，兵勢甚銳。元英結壘於上雅山，「上雅山」當作「士雅山」。『章︰十二行本「上」正作「士」；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惟「雅」作 「稚」；張校同；熊校同。』據水經註，義陽之東有大木山，卽晉祖逖將家避難所居也。逖字士雅，後人因以之名山。杜佑曰︰唐州桐柏縣有大木山，晉祖逖為豫州刺史，藏家屬於此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乘勝直抵長圍，掩英營；英偽北以誘之，誘，音酉。至平地，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單騎先入，將，卽亮翻；下同。擐，音宦。槊，色角翻。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永，洞其左股，陳，讀曰陣。射，而亦翻。永拔箭復入。仙琕大敗，一子戰死，仙琕退走。英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捫足不欲人知，事見十卷漢高祖四年。下官雖微，國家一將，柰何使賊有傷將之名！」將，卽亮翻。遂與諸軍追之，盡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琕復帥萬餘人進擊英·帥，讀曰率。英又破之，殺將軍陳秀之。仙琕知義陽危急，盡銳決戰，一日三交皆大敗而返。馬仙琕力戰，使曹景宗以大軍繼之，魏必敗退，義陽全矣。蔡靈恩勢窮，八月，乙酉，降於魏。降，戶江翻。三關戍將聞之，辛酉，亦棄城走。乙酉距辛酉三十六日，太遠，或者其辛卯歟！

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版，嫌其不精，命傅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為，于為翻。處，昌呂翻。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失矣。」史言英伐其功，故深賞傅永能為之陳列。初，南安惠王以預穆泰之謀，追奪爵邑，穆泰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三年。及英克義陽，乃復立英為中山王。

御史中丞任昉奏彈曹景宗，上以其功臣，寢而不治。任，音壬。昉，甫兩翻。彈，徒丹翻。治，直之翻。

**14**衞尉鄭紹叔忠於事上，外所聞知，纖豪無隱。每為上言事，為，于偽翻。善則推功於上，不善則引咎歸己，上以是親之。詔於南義陽置司州，移鎭關南，以紹叔為刺史。南義陽治鹿城關，隋為黃州木蘭縣，唐倂木蘭入黃岡縣。紹叔立城隍，繕器械，廣田積穀，招集流散，百姓安之。

魏置郢州於義陽，以司馬悅為刺史。魏收地形志，郢州領安陽、城陽、汝南郡。上遣馬仙琕築竹敦、麻陽二城於三關南、麻陽卽今黃州麻城縣地。考異曰︰司馬悅傳作「豫州刺史馬仙琕」，按仙琕於時未為豫州也。司馬悅遣兵攻竹敦，拔之。

**15**九月，壬子，以吐谷渾王伏連為西秦·河二州刺史、河南王。吐，從暾入聲。谷，音浴。

**16**柔然侵魏之沃野及懷朔鎭，漢沃野縣屬朔方郡，後魏為鎭。魏收志，太和元年置偏城郡，沃野縣屬焉。此時鎭猶未廢也，註已見前。詔車騎大將軍源懷出行北邊，騎，奇寄翻。行，下孟翻。指授方略，隨須徵發，皆以便宜從事。隨須者，隨軍行之所須以為用者也。懷至雲中，柔然遁去。懷以為用夏制夷，莫如城郭，還，至恆、代，按視諸鎭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欲東西為九城，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五十八條，表上之，曰︰「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國頗或外叛，代表，謂魏代都之塞外也。諸國，謂高車諸部。夏，戶雅翻。恆，戶登翻。上，時掌翻。仍遭旱饑，戎馬甲兵十分闕八。謂宜準舊鎭，東西相望，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彼遊騎之寇，騎，奇寄翻。終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魏主從之。

**17**魏太和之十六年，高祖詔中書監高閭與給事中公孫崇考定雅樂，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十一年。久之，未就。會高祖殂，高閭卒。景明中，崇為太樂令，上所調金石及書。卒，子恤翻。上，時掌翻。至是，世宗始命八座已下議之。

**18**冬，十一月，戊午，魏詔營繕國學。據目錄，是年置四門小學。袁翻曰︰太和二十年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按自周以上，學惟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曁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大學在國，四小在郊。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時魏平寧日久，學業大盛，燕、齊、趙、魏之間，敎授者不可勝數，燕，因肩翻。勝，音升。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少者猶數百，少，詩沼翻。州舉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衆。

**19**甲子，除以金贖罪之科。聽贖事見上元年。

**20**十二月，丙子，魏詔殿中郞陳郡袁翻等議立律令，彭城王勰等監之。勰，音協。監，工銜翻。

**21**己亥，魏主幸伊闕。自南北分治，人主出行所至，通鑑皆曰「如」，自此以後率書「幸」，未曉義例所由變，蓋一時失於刊正也。

**22**上雅好儒術，好，呼到翻。以東晉、宋、齊雖開置國學，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無講授之實。晉元帝建武元年，戴邈請建太學，王敦、蘇峻之難，學校廢矣。成帝咸康三年復立，而儒術終不振。穆帝永和八年殷浩以軍興罷太學生。宋文帝元嘉十五年，徵雷次宗開館敎授，而儒、玄、文、史四學並立。齊高帝建元四年，置國子學生二百人，隆昌、建武之間已倚席而不講矣。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六

## 梁紀二起旃蒙作噩（乙酉），盡強圉大淵獻（丁亥），凡三年。

高祖武皇帝二

**天監四年**（乙酉、五○五）

**1**春，正月，癸卯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雅道，名立行成。行，下孟翻。朱元晦曰︰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著，則略翻。魏、晉浮蕩，儒敎淪歇，風節罔樹，樹，立也。歇，許竭翻。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於是以賀瑒及平原明山賓、吳興沈峻、建平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餼廩，瑒，徒杏翻，又音暢。餼，許旣翻。鄭玄曰︰餼，廩稍食也。稍，所敎翻。其射策通明者卽除為吏。漢書音義曰︰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在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朞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瑒，循之玄孫也。笈，其劫翻，又楚洽翻，書箱也。晉氏南渡之初，以賀循為儒宗。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胤時隱雲門山，今在會稽南三十一里，有雲門寺。會，工外翻。命胤選門徒中經明行脩者，行，下孟翻。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學。

**2**初，譙國夏侯道遷以輔國將軍從裴叔業鎭壽陽，為南譙太守，按魏收地形志，晉孝武置南譙郡，蓋治渦陽。又按蕭子顯齊志，武帝永明二年，割揚州宣城、淮南、南豫、譙、廬江、臨江六郡，置南豫州。四年，冠軍長史沈憲啓二豫分置，以桑堁子亭為斷︰潁川汝陽在南譙歷陽界，悉屬西豫，廬江居晉熙汝陰之中，屬南豫；求以潁川汝陽屬南豫，廬江屬西豫。則齊之南譙蓋置於歷陽西界，而渦陽已入於魏矣。南北建置郡縣最為難考者率如此。夏，戶雅翻。守，式又翻。與叔業有隙，單騎奔魏。魏以道遷為驍騎將軍，騎，奇寄翻。驍，堅堯翻。從王肅鎭壽陽，使道遷守合肥。肅卒，率，子恤翻；下同。道遷棄戍來奔，從梁、秦二州刺史莊丘黑鎭南鄭，以道遷為長史，領漢中太守。黑卒，詔以都官尚書王珍國為刺史，未至，道遷陰與軍主考城江忱之『嚴︰「忱」改「悅」。』等謀降魏。降，戶江翻。

先是，魏仇池鎭將楊靈珍叛魏來奔，事見一百四十一卷齊明帝建武四年。先，悉薦翻。將，卽亮翻。朝廷以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有部曲六百人，道遷憚之。上遣左右吳公之等使南鄭，道遷遂殺使者，發兵擊靈珍父子，斬之，幷使者首送於魏。使，疏吏翻。白馬戍主尹天寶聞之，引兵擊道遷，敗其將龐樹，敗，補邁翻。遂圍南鄭。道遷求救於氐王楊紹先、楊集起、楊集義，皆不應，集義弟集朗引兵救道遷，擊天寶，殺之。魏以道遷為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侯。考異曰︰梁帝紀，「天監三年二月，魏陷梁州」，而列傳皆無其事。魏帝紀︰「正始元年，閏十二月，癸卯朔，蕭衍行梁州事，夏侯道遷據漢中來降。」道遷傳具言其事。按長曆，梁閏二月癸卯，卽天監四年正月朔也，故置於此。又以尚書邢巒為鎭西將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將兵赴之。道遷受平南，辭豫州，辭豫州者，欲得梁州也。且求公爵，魏主不許。

**3**辛亥，上祀南郊，大赦。

**4**乙丑，魏以驃騎大將軍高陽王雍為司空，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加尚書令廣陽王嘉儀同三司。

**5**二月，丙子，魏以宕昌世子梁彌博為宕昌王。宕，徒浪翻。

**6**上謀伐魏，壬午，遣衞尉卿楊公則將宿衞兵塞洛口。自漢以來，衞尉與太常、太僕、廷尉、大鴻臚、宗正、大司農、少府為九卿，而職名未帶卿字，至梁分十二寺，始各帶卿字。水經註，洛澗北逕秦虛，下注淮，謂之洛口。塞，悉則翻。

**7**壬辰，交州刺史李凱據州反，長史李畟討平之。畟，初力翻。

**8**魏邢巒至漢中，擊諸城戍，所向摧破。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水經註︰漢水自武興城北西南流，逕關城北，又西逕石亭戍，又逕晉壽城西。巒遣統軍李義珍擊走之。魏以巒為梁·秦二州刺史。巴西太守龐景民據郡不下，龐，皮江翻。郡民嚴玄思聚衆自稱巴州刺史，附於魏，攻景民，斬之。楊集起、集義聞魏克漢中而懼，閏月，帥羣氐叛魏，斷漢中糧道，帥，讀曰率。斷，丁管翻。巒屢遣軍擊破之。

**9**夏，四月，丁巳，以行宕昌王梁彌博為河·涼二州刺史、宕昌王。

**10**冠軍將軍孔陵等將兵二萬戍深杭，冠，古玩翻。將，卽亮翻。考異曰︰梁鄧元起傳，「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並遣告急。」按魏邢巒傳曰，「蕭衍晉壽太守王景胤據石亭」；又曰，「蕭衍遣其將軍孔陵等據深杭」。然則景胤、陵皆梁將也，元起傳誤。魯方達戍南安，五代志︰始州普安縣，舊曰南安。始州，唐之劍州。任僧褒等戍石同，以拒魏。任，音壬。邢巒遣統軍王足將兵擊之，所至皆捷，遂入劍閣。陵等退保梓潼，足又進擊，破之。梁州十四郡地，東西七百里，南北千里，皆入于魏。蕭子顯齊志，梁州注籍者二十二郡，荒郡不預焉；今魏取十四郡。

初，益州刺史『章︰十二行本「史」下有「當陽侯」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鄧元起以母老乞歸，詔徵為右衞將軍，以西昌侯淵藻代之。淵藻，懿之子也。懿死於東昏之手。夏侯道遷之叛也，尹天寶馳使報元起。使，疏吏翻。及魏寇晉壽，王景胤等並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猝至，若寇賊侵淫，侵淫，以癰疽為喻，侵毒好肉為淫肉。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救之！」史言鄧元起乞歸非由衷之請。撲，普木翻。詔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事，救漢中，而晉壽已陷。蕭淵藻將至，元起營還裝，糧儲器械，取之無遺。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郞子，何用馬為！」淵藻恚，因醉，殺之。元起養寇自資，而卒不免於死，雖淵藻以私忿殺之，亦不為無罪也。少，詩照翻。恚，於避翻。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謂協力誅東昏，報其父讎也。量，音良。為，于偽翻；下同。汝為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將軍，冠，古玩翻。考異曰︰「梁書元起傳︰「藻以糧儲無遺，甚怨望之，因表元起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自縊死。」按若止以逗留表元起，安敢擅收前刺史付獄殺之！必誣以反也。今從南史。又梁書，藻本以冠軍為益州刺史，與南史異。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毛萇曰︰幸下親上曰胥附。功惟闢土，謂開梁、益之土也。勞之不圖，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11**益州民焦僧護聚衆作『章︰十二行本「作」上有「數萬」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亂，蕭淵藻年未弱冠，人生二十曰弱冠。冠，古玩翻。集僚佐議自擊之；或陳不可，淵藻大怒，斬于階惻。乃乘平肩輿巡行賊壘，平肩輿，使人就掆肩之，故曰平肩。行，下孟翻。賊弓亂射，矢下如雨，從者舉楯禦矢，淵藻命去之。射，而亦翻。從，才用翻。去，羌呂翻。由是人心大安，擊僧護等，皆平之。

**12**六月，庚戌，初立孔子廟。

**13**豫州刺史王超宗以五代志考之，此時梁置豫州於晉熙，今安慶府懷寧縣地。將兵圍魏小峴。峴，戶典翻。丁卯，魏揚州刺史薛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擊之，超宗兵大敗。

**14**冠軍將軍王景胤、李畎、輔國將軍魯方達等與魏王足戰，屢敗，秋，七月，足進逼涪城。畎，姑泫翻。涪，音浮。

**15**八月，壬寅，魏中山王英寇雍州。雍，於用翻。

**16**庚戌，秦、梁二州刺史魯方達與魏王足統軍紀洪雅、盧祖遷戰，敗，方達等十五將皆死。壬子，王景胤等又與祖遷戰，敗，景胤等二十四將皆死。

**17**楊公則至洛口，與魏豫州長史石榮戰，斬之。甲寅，將軍姜慶眞與魏戰於羊石，不利，羊石，蓋卽陳伯之所屯之陽石也。公則退屯馬頭。

**18**雍州蠻沔東太守田青喜叛降魏。考之北史，青喜所據之地蓋在襄陽之東，竟陵之西。沔，彌兗翻。

**19**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殿廡曰序。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也。菌，巨隕翻，地蕈也。柔脆之物，生於墟落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疏，誠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太戊、中宗懼災脩德，殷道以昌，商王太戊之時，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懼而脩德，祥桑枯死，殷道復興。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朝諸侯，有天下，猶運之於掌。」「中宗」當作「高宗」。朝，直遙翻。所謂『家利而怪先，國興而妖豫』者也。妖，於遙翻。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悴，秦醉翻。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養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皇壽等於山岳矣。」於是魏主好宴樂，樂，音洛。好，呼到翻。故光言及之。

**20**九月，己巳，楊公則等與魏揚州刺史元嵩戰，公則敗績。

**21**冬，十月，丙午，上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尚書右僕射柳惔為副，惔，徒甘翻。王公以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國租者，封國所入之租。田穀者，職田所入之穀。各上，時掌翻。宏軍于洛口。

**22**楊集起、集義立楊紹先為帝，自皆稱王。十一月，戊辰朔，魏遣光祿大夫楊椿將兵討之。將，卽亮翻。

**23**魏王足圍涪城，蜀人震恐，益州城戍降魏者什二三，民自上名籍者五萬餘戶。上，時掌翻；下西上同。邢巒表於魏主，請乘勝進取蜀，以為「建康、成都，相去萬里，陸行旣絕，自襄陽西行遵陸可以至蜀，梁州旣入于魏，則陸路斷矣。惟資水路，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益州外無軍援，一可圖也。頃經劉季連反，鄧元起攻圍，事見上卷元年、二年。資儲空竭，吏民無復固守之志，二可圖也。蕭淵藻裙屐少年，復，扶又翻。裙，渠云翻，下裳也。屐，竭戟翻，蹻也。少，詩沼翻。未洽治務，宿昔名將，多見囚戮，治，直吏翻。將，卽亮翻；下同。今之所任，皆左右少年，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在劍閣，今旣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竟內，竟，讀曰境。三分已一；自南安向涪，方軌無礙，前軍累敗，後衆喪魄，四可圖也。喪，息浪翻。淵藻是蕭衍骨肉至親，必無死理，若克涪城，淵藻安肯城中坐而受困，必將望風逃去；若其出鬬，庸、蜀士卒駑怯，弓矢寡弱，五可圖也。武王之伐紂也，庸、蜀八國皆從。庸，上庸之地。蜀，蜀郡之地。臣內省文吏，不習軍旅，賴將士竭力，頻有薄捷，旣克重阻，省，悉景翻。重，直龍翻。重阻，猶言重險也。民心懷服，瞻望涪、益，時梓潼太守治涪城，益州刺史治成都。旦夕可圖，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少，詩沼翻。今若不取，後圖便難。況益州殷實，戶口十萬，比壽春、義陽，其利三倍。魏先此已得壽春、義陽，故云然。朝廷若欲進取，時不可失；若欲保境寧民，則臣居此無事，乞歸侍養。」養，余亮翻。魏主詔以「平蜀之舉，當更聽後敕。寇難未夷，何得以養親為辭！」巒又表稱，「昔鄧艾、鍾會帥十八萬衆，傾中國資儲，僅能平蜀，事見七十八卷魏元帝景元四年。難，乃旦翻。帥，讀曰率。所以然者，鬬實力也。況臣才非古人，何宜以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易，以豉翻；下未易同。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克。今王足已涪城，脫得涪，則益州乃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謂已上名藉之民也。朝廷豈可不守！又，劍閣天險，得而棄之，良可惜矣。諸葛孔明相蜀，以大劍、小劍有隘東之路，故曰劍門。以閣道三十里至險，乃有閣尉。姜維拒鍾會於此。晉以其地入梓潼郡。桓溫入蜀，於晉壽置劍閣縣，屬梁州。臣誠知戰伐危事，未易可為。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中，竹仲翻。日夜戰懼，何可為心！所以勉強者，強，其兩翻。旣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負陛下之爵祿故也。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取涪城，以漸而進。若得涪城，則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魏已得劍閣，進取成都，涪當其衝；梁兵由內水而上救成都，涪亦當其衝。斷，丁管翻。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何能復持久哉！復，扶又翻。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為萬全之計，然後圖功，得之則大利，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距千四百里，去州迢遰，迢，田聊翻。遰，徒計翻。迢遰，遠也。恆多擾動。恆，戶登翻。昔在南之日，以其統綰勢難，曾立巴州，鎭靜夷、獠，立巴州見一百三十五卷齊高帝建元二年；省巴州見武帝永明二年。獠，魯皓翻；下同。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楊，非唯一族，雖率居山谷，而豪右甚多，文學風流，亦為不少，但以去州旣遠，不獲仕進，至於州綱，無由廁跡，州之上佐，是謂州綱。少，詩沼翻。是以鬱怏，多生異圖。怏，於兩翻。比道遷建義之始，比，毗至翻。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克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千里，戶餘四萬，若於彼立州，鎭攝華、獠，巴西之地，華人與獠雜居，故云華、獠。袤，音茂。則大帖民情，帖，靜也，安也，伏也。從墊江已還，不勞征伐，自為國有。」李雄、譙縱取蜀，東不能過墊江；以苻秦兵力之盛，取梁、益如反掌，墊江以東，苻秦不能有也。邢巒之圖蜀，亦規墊江以西而已，蓋地利足恃也。我朝自紹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為制府，支持四蜀且四十年。渝，古墊江之地也。墊，音疊。魏主不從。

先是，魏主以王足行益州刺史。先，悉薦翻。上遣天門太守張齊將兵救益州，未至，將，卽亮翻。魏主更以梁州軍司泰山羊祉為益州刺史。更，工衡翻。王足聞之，不悅，輒引兵還，還，從宣翻，又如字。遂不能定蜀。久之，足自魏來奔。邢巒在梁州，接豪右以禮，撫小民以惠，州人悅之。巒之克巴西也，使軍主李仲遷守之。仲遷溺於酒色，費散兵儲，公事諮承，無能見者。巒忿之切齒，仲遷懼，謀叛，城人斬其首，以城來降。史言魏所以不能定蜀。降，戶江翻。

**24**十二月，庚申，魏遣驃騎大將軍源懷討武興氐，邢巒等並受節度。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25**司徒、尚書令謝朏以母憂去職。朏，敷尾翻。

**26**是歲，大穰，穰，豐也。詩︰豐年穰穰。米斛三十錢。

**五年**（丙戌、五○六）

**1**春，正月，丁卯朔，魏于后生子昌，大赦。

**2**楊集義圍魏關城，此卽陽平關城也。邢巒遣建武將軍傅豎討之，豎，而庾翻。集義逆戰，豎眼擊破之；乘勝逐北，壬申，克武興，執楊紹先，送洛陽。楊集起、楊集義亡走，遂滅其國，晉惠帝元康六年，氐王楊茂搜始據仇池百頃，其後浸盛，盡有漢武都郡之地，北侵隴西、天水，南侵漢中。拓跋旣盛，取武都、仇池之地，楊氏僅據武興。今魏旣取漢中，遂滅楊氏。以為武興鎭，又改為東益州。東益州領武興、仇池、盤頭、廣長、廣業、梓潼、洛叢郡。

**3**乙亥，以前司徒謝朏為中書監、司徒。朏，敷尾翻。

**4**冀州刺史桓和擊魏南青州，不克。梁青、冀二州治鬱洲。魏顯祖取三齊，置東徐州於圂城，領東安、東莞郡。高祖太和二十二年，改為南青州。五代志︰沂州沂水縣，舊置南青州。

**5**魏秦州屠各王法智聚衆二千，屠，直於翻。推秦州主簿呂茍兒為主，改元建明，置百官，攻逼州郡。涇州民陳瞻亦聚稱王，改元聖明。魏置涇州，治臨涇城，領安定、隴東、新平、趙平、平涼、平原等郡。

**6**己卯，楊集起兄弟相帥降魏。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7**甲申，封皇子綱為晉安王。

**8**二月，丙辰，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史陽固上表，治，直之翻。上，時掌翻。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賈，賈，音古。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時魏主委任高肇，疏薄宗室，好桑門之法，好，呼到翻。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

**9**戊午，魏遣右衞將軍元麗都督諸軍討呂茍兒。麗，小新成之子也。小新成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大明五年。

**10**乙丑，徐州刺史歷陽昌義之與魏平南將陳伯之戰於梁城，晉孝武太元中，僑立梁郡於淮南壽春界，故有梁城，其地在壽陽東北，鍾離西南。義之敗績。

**11**將軍蕭昺將兵擊魏徐州，圍淮陽。角城在淮水之陽，淮陽又在角城北十八里，治宿預。梁後於角城置淮陽郡。昺，音丙。

**12**三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13**己卯，魏荊州刺史趙怡、平南將軍奚康生救淮陽。

**14**魏咸陽王禧之子翼，遇赦求葬其父，禧誅見一百四十四卷齊和帝中興元年。屢泣請於魏主，魏主不許。癸未，翼與其弟昌、曄來奔。上以翼為咸陽王，翼以曄嫡母李妃之子也，請以爵讓之，上不許。

**15**輔國將軍劉思效敗魏青州刺史元繫於膠水。魏收志，光州長廣郡卽墨縣有膠水。水經，膠水出黔陬縣膠山，北流過夷安縣東，又東北過膠東縣城北百里注于海。敗，補邁翻。

**16**臨川王宏使記室吳興丘遲為書遺陳伯之曰︰遺，于季翻。「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蹶，以至於此。沈，持林翻。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漢懲秦法之苛，禁罔疏闊，時稱為漏吞舟之魚。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松柏不翦，謂不毀夷其先世墳墓也。親戚安居，謂其親戚在江南者皆不以叛黨連坐，安居自若也。高臺未傾，謂居第未嘗汙瀦，池臺如故也。愛妾尚在，謂其婢妾猶守其家，不沒于官及流落於他家也。昔雍門子見孟嘗君，吟曰︰「高臺旣已傾，曲池旣已平，墳墓生荊棘，牧豎游其上，孟嘗君亦如是乎？」孟嘗加為之喟然歎息。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鷰巢於飛幕之上，魚游釜中，古人多有是言，言將必至於焦爛。左傳，吳季札謂孫林父曰︰「夫子之居此也，猶燕之巢于幕上。」杜預註曰︰言至危也。不亦惑乎！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庚寅，伯之自壽陽梁城擁衆八千來降，伯之元年奔魏，今復還。降，下江翻。魏人殺其子虎牙。詔復以伯之為西豫州刺史；未之任，復以為通直散騎常侍。不使之出當邊鎭，恐其復叛也。復，扶又翻。久之，卒於家。

**17**初，魏御史中尉甄琛甄，七人翻。琛，丑林翻。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時，不仗戕賊而已，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周禮︰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為之厲而為之守禁。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凡竊木者有刑罰。林衡掌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王府，頒其餘於萬民。為，于偽翻；下專為同。夫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長，知兩翻。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母而吝其醯醢，富有羣生而榷其一物者也。榷，古岳翻。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弛鹽禁，與民共之！」錄尚書事勰、尚書邢巒奏，勰，彭城王勰也，音協。以為「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汚隆隨時，豐儉稱事，治，直之翻。稱，尺證翻。役養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註云︰天施地化，不以仁恩。天地生萬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任自然也。何以君為！是故聖人斂山澤之貨以寬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此謂田疇什一之賦不足以供國用，故斂山澤、稅關市以助之也。取此與彼，皆非為身，為，于偽翻；下同。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羞，給後宮之服玩。旣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弈棋，左傳曰︰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今此以喻一行一改無定法也。參論理要，宜如舊式。」自此以上，合載於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永明二年。魏主卒從琛議，琛議旣行於景明初年，隨格於景明四年，今復罷鹽禁，是卒從其議也。卒，子恤翻。夏，四月，乙未，罷鹽池禁。復收鹽利見上卷二年。

**18**庚戌，魏以中山王英為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帥衆十餘萬以拒梁軍，帥，讀曰率。指授諸節度，所至以便宜從事。

江州刺史王茂將兵數萬侵魏荊州，誘魏邊民及諸蠻更立宛州，將，卽亮翻。誘，音酉。更魏荊州為宛州也。更，工衡翻。宛，於元翻。遣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等襲取魏河南城。蕭子顯齊志，雍州有河南郡，所領五縣，惟棘陽為實土。則河南郡當在南陽棘陽縣界。五代志，鄧州新野縣舊曰棘陽。魏遣平南將軍楊大眼都督諸軍擊茂，辛酉，茂戰敗，失亡二千餘人。考異曰︰大眼傳云︰「俘馘七千有餘」，今從魏帝紀。大眼進攻河南城，茂逃還；大眼追至漢水，攻拔五城。

魏徵虜將軍宇文福寇司州，俘千餘口而去。

五月，辛未，太子右衞率張惠紹等侵魏徐州，拔宿預，執城主馬成龍。晉安帝立宿預縣，屬淮陽郡，魏高祖以為南徐州治所。乙亥，北徐州刺史昌義之拔梁城。南徐治京口，故以鍾離為北徐。

豫州刺史韋叡遣長史王超等攻小峴，未拔。叡行圍柵，行，下孟翻。魏出數百人陳於門外，陳，讀曰陣。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將，卽亮翻；下同。「向者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足以固守，今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驍，堅堯翻。茍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為飾，韋叡法不可犯也！」遂進擊之，士皆殊死戰，魏兵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拔，中，讀曰仲，又竹仲翻。考異曰︰魏帝紀，「六月，辛丑，陷小峴戍。」今從叡傳。遂至合肥。

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先，悉薦翻。叡按山川，夜，帥衆堰肥水，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帥，讀曰率。艦，戶黯翻。魏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魏將楊靈胤帥衆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奏益兵，叡笑曰︰「賊至城下，方求益兵，將何所及！且吾求益兵，彼亦益兵，兵貴用奇，豈在衆也！」遂擊靈胤，破之。叡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以守堰，魏攻拔之，城中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堤下，兵勢甚盛，諸將欲退還漅湖，或欲保三叉，考異曰︰南史作「三丈」。今從梁書。蓋漅湖之水於此分三汊，故名。退保於此，利於入船，故衆欲之。叡怒曰︰「寧有此邪！」命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繖，蘇旱翻，又蘇旰翻。幢，傳江翻。魏人來鑿堤，叡親與之爭，魏兵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將，卽亮翻。中，竹仲翻。辛巳，城潰，俘斬萬餘級，獲牛羊以萬數。

叡體素羸，未嘗跨馬，羸，倫為翻。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算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

諸軍進至東陵，水經註，廬江金蘭縣西北東陵鄕大蘇山，灌水之所出也。考之諸志無金蘭縣，未知何世所置。有詔班師，班師之詔，必在洛口師潰之後，史因書叡事而終言之。去魏城旣近，據姚思廉梁書，時魏守甓城，去東陵二十里。諸將恐其追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重，直用翻。殿，丁練翻。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豫州自晉熙遷合肥。

壬午，魏遣尚元遙南拒梁兵。

**19**癸未，魏遣征西將軍于勁節度秦、隴諸軍。

**20**丁亥，廬江太守聞喜裴邃克魏羊石城，庚寅，又克霍丘城。水經註︰曹魏安豐都尉治安豐津南，後以其故城立霍丘戍，隋立霍丘縣，今壽春東百餘里。杜佑曰︰霍丘，漢松滋縣地。考異曰︰梁裴邃傳云︰「五年，征邵陽洲，魏人為長橋以濟。邃築壘逼橋，密作沒突艦，會淮水暴漲，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克羊石、霍丘城，平小峴，攻合肥。」魏帝紀︰「辛巳，衍將陷合肥，己丑，又陷羊石、霍丘。」按韋叡傳，叡攻邵陽洲，方使邃乘艦焚橋，事在克合肥後。又梁帝紀，辛巳，叡克合肥，丁亥，邃克羊石，庚寅，克霍丘，今從之。邃傳載取二城在破邵陽洲後，誤也。

六月，庚子，青、冀二州刺史恆和克朐山城。朐，音劬。

**21**乙巳，魏安西將軍元麗擊王法智，破之，斬首六千級。

**22**張惠紹與假徐州刺史宋黑水陸俱進，趣彭城，圍高塚戍，水經註︰彭城同孝山陰有楚元王塚，高十許丈，廣百許步。意者魏立戍於此乎！趣，七喻翻。魏武衞將軍奚康生將兵救之，將，卽亮翻。丁未，惠紹兵不利，黑戰死。

**23**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庚戌，始自禁中出居東宮。

**24**丁巳，魏以度支尚書邢巒都督東討諸軍事。度，徒洛翻。

**25**魏驃騎大將軍馮翊惠公源懷卒。懷性寬簡，不喜煩碎，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喜，許記翻。常曰︰「為貴人當舉綱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26**秋，七月，丙寅，桓和擊魏兗州，拔固城。固城，疑卽抱犢固城也。抱犢固在蘭陵界。

**27**呂茍兒率衆十餘萬屯孤山，圍逼秦州，此孤山當在上邽左右，魏秦州治上邽，領天水、略陽、漢陽郡。元麗進擊，大破之。行秦州事李韶掩擊孤山，獲其父母妻子，庚辰，茍兒帥其徒詣麗降。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兼太僕卿楊椿別討陳瞻，瞻據險拒守。諸將或請伏兵山蹊，斷其出入，斷，丁管翻。待糧盡而攻之，或欲斬木焚山，然後進討，椿曰︰「皆非計也。自官軍之至，所向輒克，賊所以深竄，正避死耳。今約勒諸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險不前；待其無備，然後奮擊，可一舉平也。」乃止屯不進。賊果出抄掠，椿復以馬畜餌之，抄，楚交翻。復，扶又翻。不加討逐。久之，陰簡精卒，銜枚夜襲之，斬瞻，傳首。秦、涇二州皆平。

**28**戊子，徐州刺史王伯敖與魏中山王英戰於陰陵，陰陵縣，漢屬九江郡，晉屬淮南郡。梁北譙郡治陰陵城，隋改北譙郡為全椒縣，屬江都郡。唐全椒縣屬滁州。伯敖兵敗，失亡五千餘人。

己丑，魏發定、冀、瀛、相、幷、肆六州十萬人以益南行之兵。相，息亮翻。上遣將軍角念將兵一萬屯蒙山，招納兗州之民，降者甚衆。魏收志，南青州東安郡新泰縣東南有蒙山。蓋蒙山卽古所謂東蒙也，與固城、孤山皆近魏兗州東界，故梁連兵據之，以招兗州之民，北史邢巒傳，謂是時梁人侵軼徐、兗，是矣。角，姓也。姓苑，漢有角善叔。將，卽亮翻。降，戶江翻。是時，將軍蕭及屯固城，桓和屯孤山。魏收志，蘭陵郡蘭陵縣有石孤山，又昌慮縣有孤山。魏邢巒遣統軍樊魯攻和，別將元恆攻及，恆，戶登翻。統軍畢祖朽攻念。壬寅，魯大破和於孤山，恆拔固城，祖朽擊念，走之。

己酉，魏詔平南將軍安樂王詮督後發諸軍赴淮南。詮，長樂之子也。安樂王長樂見一百三十三卷宋蒼梧王元徽三年。樂，音洛。詮，且緣翻。

將軍監懷恭與魏邢巒戰于睢口，姓譜，藍，魯甘翻，姓也。戰國策有中山大夫藍諸。水經註︰睢水過睢陵縣故城北而東南流，逕下相縣故城南，又東南流，入于泗，謂之睢口。睢，音雖。懷恭敗績，巒進圍宿預。懷恭復於清南築城，清南，清水之南也。復，扶又翻。巒與平南將軍楊大眼合攻之，九月，癸酉，拔之，斬懷恭，殺獲萬計。張惠紹棄宿預，此與後張惠紹聞洛口敗，引兵退，本一事耳。解見後。蕭昺棄淮陽，遁還。

臨川王宏以帝弟將兵，將，卽亮翻；下同。器械精新，軍容甚盛，北人以為百數十年所未之有。軍次洛口，水經註︰洛澗在西曲陽縣北，劉牢之斬秦將梁成處，北歷秦墟，下注淮，謂之洛口。前軍克梁城，卽謂昌義之克梁城也。諸將欲乘勝深入，宏性懦怯，部分乖方。分，扶問翻。魏詔邢巒引兵渡淮，與中山王英合攻梁城，宏聞之，懼，召諸將議旋師，呂僧珍曰︰「知難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為然。」柳惔曰︰「自我大衆所臨，何城不服，何謂難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敵是求，何難之避！」馬仙琕曰︰「王安得亡國之言！天子掃境內以屬王，惔，徒甘翻。琕，部田翻。屬，之欲翻。有前死一尺，無卻生一寸！」昌義之怒，須髮盡磔，磔，陡格翻，張開也。曰︰「呂僧珍可斬也！豈有百萬之師出未逢敵，望風遽退，何面目得見聖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劍而退，「退」，據南史宏傳當作「起」。曰︰「欲退自退，下官當前向取死。」議者罷出，僧珍謝諸將曰︰「殿下昨來風動，謂宏心風發動也。意不在軍，深恐大致沮喪，故欲全師而返耳。」沮，在呂翻。喪，息浪翻。宏不敢遽違羣議，停軍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遺以巾幗，遺，于季翻。幗，古獲翻。且歌之曰︰「不畏蕭娘與呂姥，言其怯懦，如婦人女子也。姥，莫補翻。但畏合肥有韋虎。」虎，謂韋叡也。僧珍歎曰︰「使始興、吳平為帥而佐之，豈有為敵人所侮如是乎！」始興王憺，吳平侯昺。帥，所類翻。欲遣裴邃分軍取壽陽，大衆停洛口，宏固執不聽，令軍中曰︰「人馬有前行者斬！」於是將士人懷憤怒。魏奚康生馳遣楊大眼謂中山王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後，久不進軍，其勢可見，必畏我也。王若進據洛水，彼自奔敗。」英曰︰「蕭臨川雖騃，其下有良將韋、裴之屬，未可輕也。騃，古駭翻。將，卽亮翻。宜且觀形勢，勿與交鋒。」

張惠紹號令嚴明，所至獨克，軍于下邳，前已言張惠紹棄宿預遁還矣，宿預在下邳東南百餘里。此言軍于下邳，是未棄宿預之前事，李延壽以此事載之臨川王宏傳，通鑑因亦連而書之。下邳人多欲降者，惠紹諭之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國人，猶言王民也。降，戶江翻；下同。若不能克，徒使諸卿失鄕里，非朝廷弔民之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悅。

己丑，夜，洛口暴風雨，軍中驚，臨川王宏與數騎逃去。將士求宏不得，皆散歸，考異曰︰梁書宏傳云，「會征役久，有詔班師。」殊為不實。今從南史。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及羸老，死者近五萬人。羸，倫為翻。近，其靳翻。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叩城門求入。臨汝侯淵猷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鳥散，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為變，間，古莧翻。城不可夜開。」宏無以對，乃縋食饋之。縋，馳偽翻。淵猷，淵藻之弟。時昌義之軍梁城，聞洛口敗，與張惠紹皆引兵退。此卽張惠紹棄宿預一事也。通鑑因南史臨川王宏傳所載者書之，遂致複出。

魏主詔中山王英乘勝平蕩東南，逐北至馬頭，攻拔之，城中糧儲，魏悉遷之歸北。議者咸曰︰「魏運米北歸，當不復南向。」復，扶又翻。上曰︰「不然，此必欲進兵，為詐計耳。」乃命脩鍾離城，敕昌義之為戰守之備。馬頭城在鍾離之西，馬頭旣陷，魏必東攻鍾離，故預為之備。

冬，十月，英進圍鍾離，魏主詔邢巒引兵會之。巒上表，以為「南軍雖野戰非敵，而城守有餘，今盡銳攻鍾離，得之則所利無幾，不得則虧損甚大。且介在淮外，借使束手歸順，猶恐無糧難守，況殺士卒以攻之乎！又，征南士卒從戎二時，從戎二時，謂兵連不解，自夏迄秋也。疲弊死傷，不問可知。雖有乘勝之資，懼無可用之力。若臣愚見，謂宜脩復舊戍，撫循諸州，以俟後舉，江東之釁，不患其無。」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敕，釁，許覲翻。掎，君蟻翻。何容猶爾盤桓，盤桓，不進貌。方有此請！可速進軍！」巒又表，以為「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解，戶買翻，曉也。若為得失之計，謂為一切之計，或得或失，未可必也。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出其不備，或未可知。若正欲以八十日糧取鍾離城者，臣未之前聞也。英期以八十日糧取鍾離，故巒云然。彼堅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塡塞，塞，悉則翻。空坐至春，士卒自弊。若遣臣赴彼，從何致糧！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何方取濟！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荷，下可翻。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謂朝之貴臣所具知也。朝，直遙翻。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克狀。言必無可克之狀。若信臣言，願賜臣停；若謂臣憚行求還，臣所領兵，乞盡付中山，任其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臣止以單騎隨之東西。臣屢更為將，騎，奇寄翻。更，工衡翻。將，卽亮翻。頗知可否，臣旣謂難，何容強遣！」強，其兩翻。乃召巒還，更命鎭東將軍蕭寶寅與英同圍鍾離。

侍中盧昶素惡巒，更，工衡翻。惡，烏路翻。與侍中、領右衞將軍元暉共譖之，使御史中尉崔亮彈巒在漢山掠人為奴婢。巒傳云︰「巒初至漢中，接豪右以禮，撫衆以惠。歲餘之後，頗因其去就，誅滅百姓，籍為奴婢者二百餘口。」彈，徒丹翻。巒以漢中所得美女賂暉，暉言於魏主曰︰「巒新有大功，不當以赦前小事案之。」謂是年正月生皇子赦也。魏主以為然，遂不問。

暉與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將軍」、「飢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以選曹貨賂為市，因謂之市曹。選，須絹翻。

**29**丁酉，梁兵圍義陽者夜遁，聞洛口師潰，故亦遁。魏郢州刺史婁悅追擊，破之。

**30**柔然庫者可汗卒，子伏圖立，號佗汗可汗，佗汗，魏言緒也。可，從刊入聲。汗，音寒。佗，徒河翻。改元始平。戊申，佗汗遣使者紇奚勿六跋如魏請和。魏主不報其使，謂勿六跋曰︰「蠕蠕遠祖社崙，乃魏之叛臣，事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十九年。使，疏吏翻。蠕，人兗翻。崙，盧昆翻。往者包容，蹔聽通使。事見一百三十六卷齊武帝永明五年。蹔，與暫同。今蠕蠕衰微，不及疇昔，大魏之德，方隆周、漢，正以江南未平，少寬北略，少，詩沼翻。通和之事，未容相許。若脩藩禮，款誠昭著者，當不爾孤也。」孤，負也。

**31**魏京兆王愉、廣平王懷國臣多驕縱，公行屬請，屬，之欲翻。魏主詔中尉崔亮窮治之，治，直之翻。坐死者三十餘人，其不死者悉除名為民。惟廣平右常侍楊昱、文學崔楷以忠諫獲免。昱，椿之子也。自晉以來，王國置師、友、文學各一人，左右常侍各一人。楊椿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八年。

**32**十一月，乙丑，大赦。詔右衞將軍曹景宗都督諸軍二十萬救鍾離。上敕景宗頓道人洲，道人洲，在邵陽洲之東。俟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上不許。景宗欲專其功，違詔而進，值暴風猝起，頗有溺者，溺，奴狄翻。復還守先頓。謂還守道人洲也。復，扶又翻。上聞之曰︰「景宗不進，蓋天意也。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致狼狽，今破賊必矣。」

**33**初，漢歸義侯勢之末，羣獠始出，北自漢中，南至邛、笮，布滿山谷。事見九十七卷晉孝宗永和二年。獠，魯皓翻。邛，渠容翻。笮，音昨。勢旣亡，蜀民多東徙，山谷空地皆為獠所據。其近郡縣與華民雜居者，頗輸租賦，遠在深山者，郡縣不能制。梁、益二州歲伐獠以自潤，公私利之。及邢巒為梁州，獠近者皆安堵樂業，樂，音洛。遠者不敢為寇。巒旣罷去，魏以羊祉為梁州刺史，傅豎眼為益州刺史。去年魏得晉壽，置益州。豎，而庾翻。祉性酷虐，不得物情。獠王趙清荊引梁兵入州境為寇，祉遣兵擊破之。豎眼施恩布信，大得獠和。

**34**十二月，癸卯，都亭靖侯謝朏卒。朏，敷尾翻。

**35**魏人議樂，久不決。三年，魏命議樂事見上卷。

**六年**（丁亥、五○七）

**1**春，正月，公孫崇請委衞軍將軍、尚書右僕射高肇監其事；監，工衡翻。魏主知肇不學，詔太常卿劉芳佐之。

**2**魏中山王英與平東將軍楊大眼等衆數十萬攻鍾離。鍾離城北阻淮水，魏人於邵陽洲兩岸為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英據南岸攻城，大眼據北岸立城，以通糧運。城中衆纔三千人，昌義人督帥將士，隨方抗禦。魏人以車載土塡塹，使其衆負土隨之，嚴騎蹙其後，人有未及回者，因以土迮之，帥，讀曰率。將，卽亮翻。塹，七豔翻。騎，奇寄翻。迮，側百翻，迫也。俄而塹滿。衝車所撞，撞，傳江翻。城土輒頹，義之用泥補之，衝車雖入而不能壞。魏人晝夜苦攻，分番相代，墜而復升，復，扶又翻；下同。莫有退者。一日戰數十合，前後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

二月，魏主召英使還，英表稱︰「臣志殄逋寇，而月初已來，已、以字通。霖雨不止，若三月晴霽，城必可克，願少賜寬假！」少，詩沼翻。魏主復詔曰︰「彼土蒸濕，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也。」英猶表稱必克，魏主遣步兵校尉范紹詣英議攻取形勢。紹見鍾離城堅，勸英引還，英不從。元英違衆議，志在必克鍾離，恃義陽之勝而驕也。兵法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又曰︰兵驕者敗，其謂是歟！校，戶校翻。

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將，卽亮翻；下同。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水經註，濠水出陰陵縣之陽亭，東北流，逕鍾離城下而注于淮。陰陵蓋自鍾離西南，合肥東北也。值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處，昌呂翻。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敕曹景宗曰︰「韋叡，卿之鄕望，曹景宗，新野人。韋叡以京兆著姓居襄陽，旣同州鄕，而韋為望族。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

景宗與叡進頓邵陽洲，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以賦功，比曉而營立。賦，布也。給，與也。功，力也。計一夫之力所任作，謂之功。杜佑通典曰︰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為準。料功︰上闊加下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役二萬三千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城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太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濠一尺得數一十五丈。每一人計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數，則百里可知。比，必利翻，及也。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言，姓。孔門言偃吳人，今吳人猶有言姓。潛行水底，齎敕入城，城中始知有外援，勇氣百倍。

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為陳，冠，古玩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陳，讀曰陣。大眼聚騎圍之，叡以強弩二千一時俱發，洞甲穿中，中，如字。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明旦，英自帥衆來戰，帥，讀曰率。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如意，檛類。一日數合，英乃退。魏師復夜來攻城，復，扶又翻。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此確鬬也。兩軍營壘相逼，旦暮接戰，勇而無剛者不能支久，韋叡於此，是難能也。比年襄陽之守，使諸將連營而前，如韋叡之略，城猶可全，不至誤國矣。嗚呼，痛哉！牧人過淮北伐芻藳者，皆為楊大眼所略；曹景宗募勇敢士千餘人，於大眼城南數里築壘，大眼來攻，景宗擊卻之。壘成，使別將趙草守之，有抄掠者，皆為草所獲，是後始得縱芻牧。

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計，將，卽亮翻。抄，楚交翻。艦，戶黯翻。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魏於邵陽洲兩岸立橋，南橋以接元英之兵，北橋以接楊大眼之兵。三月，淮水暴漲六七尺，考異曰︰梁帝紀，「四月，癸未，景宗等破魏軍。」魏帝紀，「四月，戊戌，鍾離大水，英敗績。」按曹景宗傳云，「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梁魏二史蓋據奏到月日書之耳，今從景宗傳。叡使馮道根與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沈約曰︰晉武帝分扶風為秦國，中原亂，其民南流，寄居堂邑。堂邑本為縣，前漢屬臨淮，後漢屬廣陵，晉又屬臨淮。惠帝永興元年，以臨淮淮陵立堂邑郡，安帝改堂邑為秦郡。五代志，揚州六合縣，舊曰尉氏，置秦郡。乘鬬艦競發，擊魏洲上軍盡殪。殪，於計翻。別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盡。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呼，火故翻。無不一當百，魏軍大潰。英見橋絕，脫身棄城走，大眼亦燒營去。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叡遣報昌義之，義之悲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諸軍逐北至濊水上，魏收志，睢州穀陽郡連城縣有濊水。按水經註，服虔云︰穀水在沛國相縣界。蓋睢水逕穀熟而兩分，穀水之名蓋因地變，然則穀水卽泗水也。魏收又云︰睢州卽梁之潼州，治取慮城。又按水經註，睢水自穀熟東流，逕取慮城北，又東逕睢陵城北，又東與潼水會。參而考之，則濊水當在沛、臨淮二郡界。丁度集韻曰︰濊，呼外翻，一作「渙」，音同，水名，在亳州。是則濊水卽渙水，音同而字異耳。英單騎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尸相枕藉，生擒五萬人，枕，之任翻。藉，慈夜翻。考異曰︰韋叡傳云︰「其餘釋甲稽顙，乞為囚奴者，猶數十萬。」按魏軍共止數十萬，如叡傳所言，似為太過。今從景宗傳。收其資糧、器械山積，牛馬驢騾不可勝計。騾，盧戈翻。勝，音升。

義之德景宗及叡，請二人共會，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樗蒲，賭博，私相與為戲耳。不設於公庭，今官賭之於徐州府廨，公賭之也。博以取財曰賭，音丁古翻。景宗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反，讀曰翻，又如字。樗蒲得盧者勝，反一子而作塞，塞者擲采未成，次擲者塞之以決勝負。塞，與簺同，先代翻。異事，猶言怪事也。景宗與羣帥爭先告捷，帥，所類翻。叡獨居後，世尤以此賢之。史言韋叡有功不伐。詔增景宗、叡爵邑，義之等受賞各有差。

**3**夏，四月，己酉，以江州刺史王茂為尚書右僕射，安成王秀為江州刺史。秀將發，主者求堅船以為齋舫，以船載齋庫物，因曰齋舫。舫，甫妄翻。並兩船曰舫。秀曰︰「吾豈愛財而不愛士乎！」乃以堅者給參佐，下者載齋物，旣而遭風，齋舫遂破。時諸王並下士，建安王偉與秀尤好人物，時人方之四豪。

**4**丁巳，以臨川王宏為驃騎將軍、開封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建安王偉為揚州刺史，右光祿大夫沈約為尚書左僕射，左僕射王瑩為中軍將軍。

**5**六月，丙午，馮翊等七郡叛降魏。馮翊等郡，江左僑立於雍州界。降，戶江翻。

**6**秋，七月，丁亥，以尚書右僕射王茂為中軍『嚴︰「中軍」改「中衞」。』將軍。

**7**八月，戊子，大赦。

**8**魏有司奏︰「中山王英經算失圖，齊王蕭寶寅等守橋不固，皆處以極法。」處，昌呂翻。己亥，詔英、寶寅免死，除名為民，楊大眼徙營州為兵。魏世祖眞君五年置營州，治和龍城，領昌黎、建德、遼東、樂浪、冀陽郡。以中護軍李崇為征南將軍、揚州刺史。崇多事產業，征南長史狄道辛琛屢諫不從，琛，丑林翻。遂相糾舉。詔並不問。崇因置酒謂琛曰︰「長史後必為刺史，但不知得上佐何如人耳。」琛曰︰「若萬一叨忝，得一方正長史，朝夕聞過，是所願也。」崇有慙色。

**9**九月，己亥，『張︰「亥」作「未」。』魏以司空高陽王雍為太尉，尚書令廣陽王嘉為司空。

**10**甲子，魏開斜谷舊道。漢高祖之為漢王也，從杜南入蝕中，張良送至褒中。褒、斜，一谷也，南谷曰褒，北谷曰斜。意此卽斜谷舊道，諸葛亮揚聲由斜谷取郿，非杜南舊道也。以事勢言之，承平舊時自長安入蜀，其取道就平易。南北分爭，塞故道而開新路以依險。今魏欲就平易以通梁、益，故復開舊道。斜，余遮翻。谷，音浴。

**11**冬，十月，壬寅，以五兵尚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塡積，坐客充滿，應對如流，手不停筆。又該綜百氏，皆為避諱。為，于偽翻。嘗與門人夜集，客虞暠求詹事五官，太子詹事亦有五官掾。暠，古老翻。勉正色曰︰「今夕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事。」時人咸服其無私。

**12**閏月，乙丑，以臨川王宏為司徒、行太子太傅，尚書左僕射沈約為尚書令、行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袁昂為右僕射。

**13**丁卯，魏皇后于氏殂。是時高貴嬪有寵而妬，高肇勢傾中外，后暴疾而殂，人皆歸咎高氏，宮禁事祕，莫能詳也。為魏皇子昌卒張本。

**14**甲申，以光祿大夫夏侯詳為尚書左僕射。

**15**乙酉，魏葬順皇后于永泰陵。

**16**十二月，丙辰，豐城景公夏侯詳卒。沈約曰︰吳立富城縣，晉武太康元年更名豐城，屬豫章郡。

**17**乙丑，魏淮陽鎭都軍主常邕和以城來降。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十月，庚午，淮陽太守安樂以城南叛。」今從梁帝紀。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七

## 梁紀三起著雍困敦（戊子），盡閼逢敦牂（甲午），凡七年。

高祖武皇帝三

**天監七年**（戊子、五○八）

**1**春，正月，魏潁川太守王神念來奔。為後神念子僧辯有功於興復張本。守，式又翻。

**2**壬子，以衞尉吳平侯昺兼領軍將軍。

**3**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乙丑，增置鎭、衞將軍以下為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十四班，凡一百九號。丞相、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諸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左·右光祿開府儀同三司為十七班。尚書令、太子太傅、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尚書左僕射、太子少傅、尚書僕射、右僕射、中書監、特進、領·護軍將軍為十五班。中領·護軍、吏部尚書、太子詹事、金紫光祿大夫、太常卿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國子祭酒、宗正·太府卿、光祿大夫為十三班。侍中、散騎常侍、左·右衞將軍、司徒左長史、衞尉卿為十二班。御史中丞、尚書吏部郞、祕書監、通直散騎常侍、太子左·右二衞率、左·右驍·游、太中大夫、皇弟·皇子師、司農·少府·廷尉卿、太子中庶子、光祿卿為十一班。給事黃門侍郞、員外散騎常侍、皇弟·皇子府長史、太僕·大匠卿、太子家令·率更令·僕、揚州別駕、中散大夫、司徒右長史、雲騎、游騎、皇弟·皇子府司馬、朱衣直閤將軍為十班。尚書左丞、鴻臚卿、中書侍郞、國子博士、太子庶子、揚州中從事、皇弟·皇子公府從事中郞、太舟卿、大長秋、皇弟·皇子府諮議、嗣王府長史、前·左·右·後四軍、嗣王府司馬、庶姓公府長史·司馬為九班。秘書丞、太子中舍人、司徒左西掾、司徒屬、皇弟·皇子友、散騎侍郞、尚書右丞、南徐州別駕、皇弟·皇子·公府掾屬，皇弟·皇子單為二衞司馬、嗣王·庶姓公府從中郞、左·右中郞將、嗣王·庶姓公府諮議、皇弟·皇子之庶子府長史·司馬、蕃王府長史·司馬、庶姓持節府長史·司馬為八班。五校、東宮三校、皇弟·皇子之庶子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南徐州中從事、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諮議為七班。太子洗馬、通直散騎侍郞、司徒主簿、尚書侍郞、著作郞、皇弟·皇子府功曹史、五經博士、皇弟·皇子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徐五州別駕、領·護軍長史·司馬、嗣王·庶姓公府掾屬、南臺治書侍御史、廷尉三官、謁者僕射、太子門大夫、嗣王·庶姓公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府諮議為六班。尚書郞中、皇弟·皇子文學及府主簿、太子太傅·少傅丞、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皇弟·皇子荊·江·雍·郢·南兗五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別駕、太常丞、皇弟·皇子國郞中令、三將、東宮二將、嗣王府功曹史、庶姓公府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為五班。給事中、皇弟·皇子府正參軍、中書舍人、建康三官、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別駕、皇弟·皇子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別駕·中從事、嗣王·庶姓湘·豫等七州別駕、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中從事、宗正·太府·衞尉·司農·少府·廷尉·太子詹事等丞、積射·強弩將軍、太子左·右積弩將軍、皇弟·皇子國大農、嗣王國郞中令、嗣王·庶姓公府主簿、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功曹史·錄事·記室·中兵參軍為四班。太子舍人、司徒祭酒、皇弟·皇子公府祭酒、員外散騎侍郞、皇弟·皇子府行參軍、太子太傅·少傅五官·功曹·主簿、二衞司馬、公車令、冑子·律博士、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別駕、皇弟·皇子北徐·北兗·梁·交·南梁五州中從事、庶姓北徐等五州別駕、湘·豫·司·益·廣·青·衡七州中從事、嗣王·庶姓公府正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曹主簿、武衞將軍、光祿丞、皇弟·皇子國中尉·太僕·大匠丞、嗣王國大農、蕃王國郞中令、庶姓持節府中錄事·中記室·中直兵參軍、北館令為三班。祕書郞、著作佐郞、揚、南徐州主簿、嗣王·庶姓公府祭酒、皇弟·皇子單為領·護·詹事、二衞等功曹·五官·主簿、太學博士、皇弟·皇子國常侍、奉朝請、國子助敎、皇弟·皇子越·桂·寧·霍四州中從事、皇弟·皇子荊·江等五州主簿、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別駕、嗣王·庶姓北徐等五州中從事、鴻臚丞、尚書五都令史、武騎常侍、材官將軍、明堂·二廟·帝陵令、嗣王·庶姓公府行參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正參軍、蕃王國大農、庶姓持節府錄事·記室·中直兵參軍、庶姓持節府功曹史為二班。揚、南徐州西曹·祭酒·從事、皇弟·皇子國侍郞、嗣王國常侍、南徐州議曹從事、東宮通事舍人、南臺侍御史、大舟丞、二衞·殿中將軍·皇弟·皇子之庶子府·蕃王府行參軍、蕃王國中尉、皇弟·皇子湘·豫等七州主簿、皇弟·皇子荊·雍等州西曹祭酒·議曹從事、皇弟·皇子西曹·從事祭酒·（以上四字疑衍）議曹祭酒·部傳從事、嗣王庶姓越·桂等四州中從事、嗣王庶姓荊·江等五州主簿、庶姓持節府主簿、汝陰·巴陵二國郞中令、太官·太樂·太市·太史·太醫·太祝·東西冶·左右尚方·南北武庫·車府等令為一班。又詔以「將軍之名，高卑舛雜，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置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鎭、衞、驃騎、車騎為二十四班，內外通用；征東，征西、征南、征北施外，中軍、中衞、中撫、中護施內，為二十三班；鎭東、鎭西、鎭南、鎭北施外，鎭左、鎭右、鎭前、鎭後施內，為二十二班；安東、安西、安南、安北施外，安左、安右、安前、安後施內，為二十一班；平東、平西、平南、平北施外，翊左、翊右、翊前、翊後施內，為二十班；是為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為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為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鎭兵、翊師、宣惠、宣毅為十七班，代舊四中郞將︰十號為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為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為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為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征遠、鎭朔、武旅、貞毅為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位從公。寧遠、明威、振遠、電耀、威耀為十三班，代舊寧朔︰十號為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飆武為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騎為十一班︰十號為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為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銳、椎鋒為九班︰十號為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為八班；厲鋒、輕銳、討狄、蕩虜、蕩夷為七班︰十號為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為六班；克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為五班︰十號為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雕騎為四班；佽飛、安夷、克戎、綏狄、威虜為三班︰十號為一品。前鋒、武義、開邊、招遠、全威為二班；綏虜、蕩寇、橫野、馳射為一班︰十號為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為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以法十日；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為選法自小遷大也。其不登十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為八班；候騎代舊振威，熊渠代舊振武，為七班；中堅代舊奮威，典戎代舊奮武，為六班；戈船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為五班；執訊代舊廣威，行陣代舊廣武，為四班；鷹揚為三班；陵江為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為一班︰凡十四號，別為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鎭遠、雄義擬車騎為二十四班；撫東、撫西、撫南、撫北擬四征為二十三班；寧東、寧西、寧南、寧北擬四鎭為二十二班；威東、威西、威南、威北擬四安為二十一班；綏東、綏西、綏南、綏北擬四平為二十班︰凡十九號為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為十九班；輔義、安沙、衞海、撫河擬武臣等四號為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鎭兵等四號為十七班︰凡十號為一品。翊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為十六班；威隴、安漠、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為十五班︰凡十號為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漠擬輕車等五號為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為十三班︰凡十號為一品。平寇、定遠、寧隴、陵海、振漠擬武威等五號為十二班；馳義、横朔、明節、執信、懷德擬電威等五號為十一班︰凡十號為一品。撫邊、定隴、綏關、立信、菶義擬折衝等五號為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為九班︰凡十號為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為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厲鋒等五號為七班︰凡十號為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橫沙、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為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遼、鑿空擬克狄等五號為五班︰凡十號為一品。捍海、款塞、歸義、陵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為四班；奉忠、守義、弘信、抑化、立義擬佽飛等五號為三班︰凡十號為一品。綏方、奉正、承化、浮海、渡河擬先鋒等五號為二班；懷義、奉信、歸誠、懷澤、伏義擬綏虜等五號為一班︰凡十號為一品。大凡一百九號，亦為二十四班，施於外國。

**3**『鄒︰原標號錯誤。』庚午，詔置州望、郡宗、鄕豪各一人，專掌搜薦。搜，求也；搜才能而薦之於上。

**4**乙亥，以南兗州刺史呂僧珍為領軍將軍。領軍掌內外兵要，宋孝建以來，制局用事，與領軍分兵權，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領軍拱手而已。及吳平侯昺在職峻切，官曹肅然。制局監皆近倖，頗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丙子，出為雍州刺史。先用僧珍，次日出昺。昺，音丙。雍，於用翻。

**5**三月，戊子，魏皇子昌卒，侍禦師王顥失於療治，醫師侍禦左右，因以名官。後魏之制，太醫令屬太常，掌醫藥；而門下省別有尚藥局侍禦師，蓋今之禦醫也。此又一王顯，非御史中尉之王顯也。治，直之翻。時人皆以為承高肇之意也。

**6**夏，四月，乙卯，皇太子納妃，大赦。

**7**五月，己亥，詔復置宗正、太僕、大匠、鴻臚，又增太府、太舟，仍先為十二卿。復，扶又翻。五代史志曰︰是年以太常為太常卿，加置宗正卿，以大司農為司農卿，是為春卿；加置太府卿，以少府為少府卿，加置太僕卿，是為夏卿；以衞尉為衞尉卿，廷尉為廷尉卿，將作大匠為大匠卿，是為秋卿；以光祿勳為光祿卿，大鴻臚為鴻臚卿，都水使者為太舟卿，是為冬卿。凡十二卿，皆置丞及功曹、主簿。

**8**癸卯，以安成王秀為荊州刺史。先是，巴陵馬營蠻緣江為寇，州郡不能討，先，悉薦翻。秀遣防閤文熾帥衆燔其林木，梁制，上宮、東宮置直閤，王公置防閤。文，姓也。帥，讀曰率。蠻失其險，州境無寇。蠻無所依阻，故不敢為寇。

**9**秋，七月，甲午，魏立高貴嬪為皇后。嬪，毗賓翻。尚書令高肇益貴重用事。肇多變更先朝舊制，減削封秩，抑黜勳人，由是怨聲盈路。羣臣宗室皆卑下之，更，工衡翻。朝，直遙翻。下，遐嫁翻。唯度古尚書元匡與肇抗衡，先自造棺置聽事，欲輿棺詣闕論肇罪惡，自殺以切諫；肇聞而惡之。度，徒洛翻。惡，烏路翻。會匡與太常劉芳議權量事，魏因議樂，幷議定權量。量，力讓翻。肇主芳議，匡遂與肇喧競，競，爭也。表肇指鹿為馬。以肇比趙高。御史中尉王顯奏彈匡誣毀宰相，有司處匡死刑；處，昌呂翻。詔恕死，降為光祿大夫。

**10**八月，癸丑，竟陵壯公曹景宗卒。

**11**初，魏主為京兆王愉納于后之妹為妃，為，于偽翻。愉不愛，愛妾李氏，生子寶月。于后召李氏入宮，棰之。棰，止橤翻。愉驕奢貪縱，所為多不法。帝召愉入禁中推按，杖愉五十，出為冀州刺史。愉自以年長，長，知兩翻。而勢位不及二弟，二弟，清河王懌，廣平王懷。潛懷愧恨。又，身與妾屢被頓辱，高肇數譖愉兄弟，愉不勝忿；被，皮義翻。數，所角翻。勝，音升。癸亥，殺長史羊靈引、司馬李遵，詐稱得清河王懌密疏，云「高肇弒逆」。遂為壇於信都之南，魏冀州刺史治信都。卽皇帝位，大赦，改元建平，立李氏為皇后。法曹參軍崔伯驥不從，愉殺之。在北州鎭皆疑魏朝有變，謂州鎭在冀州之北者。朝，直遙翻。定州刺史安樂王詮具以狀告之，樂，音洛。詮，且緣翻。州鎭乃安。乙丑，魏以尚書李平為都督北討諸軍行冀州事以討愉。平，崇之從父弟也。從，才用翻。

**12**丁卯，魏大赦，改元永平。

**13**魏京兆王愉遣使說平原太守清河房亮，亮斬其使；愉遣其將張靈和擊之，為亮所敗。說，式芮翻。將，卽亮翻。敗，補邁翻。李平軍至經縣，經縣，漢、晉屬安平國，魏收志屬鉅鹿郡。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營，矢及平帳，平堅臥不動，俄而自定。蠻兵蓋亦李平所統，欲為內變，而平不動，故自定。九月，辛巳朔，愉逆戰於城南草橋，平奮擊，大破之，愉脫身走入城，平進圍之。壬辰，安樂王詮破愉兵於城北。

**14**癸巳，立皇子績為南康王。

**15**魏高后之立也，彭城武宣王勰固諫，勰，音協。魏主不聽。高肇由是怨之，數譖勰於魏主，數，所角翻。魏主不之信。勰薦其舅潘僧固為長樂太守，京兆王愉之反，脅僧固與之同，冀州與長樂郡同治信都，故僧固為愉所脅。樂，音洛。肇因誣勰北與愉通，南招蠻賊。伊闕以南，接于淮、汝、江、沔，皆有蠻左。彭城郞中令魏偃、前防閤高祖珍高祖珍前嘗為勰防閤，時已去官，故曰前防閤。希肇提擢，構成其事。肇令侍中二暉以聞，暉不從，又令左衞元珍言之。帝以問暉，暉明勰不然；又以問肇，肇引魏偃、高祖珍為證，帝乃信之。戊戌，召勰及高陽王雍、廣陽王嘉、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高肇俱入宴。勰妃李氏方產，固辭不赴。中使相繼召之，使，疏吏翻。不得已，與妃訣而登車，入東掖門，度小橋，牛不肯進，擊之良久，良久，稍久也，或曰甚久也。更有使者責勰來遲，乃去牛，去，羌呂翻。人輓而進。宴於禁中，至夜，皆醉，各就別所消息。令各就便安之處，消酒毒而息眞氣。俄而元珍引武士齎毒酒而至，勰曰︰「吾無罪，願一見至尊，死無恨！」元珍曰︰「至尊何可復見！」復，扶又翻。勰曰︰「至尊聖明，不應無事殺我，乞與告者一對曲直！」武士以刀鐶築之，勰大言曰︰「冤哉，皇天！忠而見殺。」武士又築之，勰乃飲毒酒，武士就殺之，向晨，以褥裹尸載歸其第，云王因醉而薨。李妃號哭大言曰︰號，戶刀翻。「高肇枉理殺人，天道有靈，汝安得良死！」魏主舉哀於東堂，贈官、葬禮皆優厚加等。在朝貴賤，莫不喪氣，朝，直遙翻。喪，息浪翻。行路士女皆流涕曰︰「高令公枉殺賢王。」肇為尚書令，故稱曰令公。由是中外惡之益甚。為高肇被誅張本。惡，烏路翻。

京兆王愉不能守信都，癸卯，燒門，攜李氏及其四子從百餘騎突走。騎，奇寄翻。李平入信都，斬愉所置冀州牧韋超等，遣統軍叔孫頭追執愉，置信都，以聞。羣臣請誅愉，魏主不許，命鎖送洛陽，申以家人之訓。愉，魏主弟也，故欲訓責之。行至野王，高肇密使人殺之。考異曰︰魏書及北史愉傳皆云︰「愉每宿止亭傳，必攜李手，盡其私情，雖鏁縶之中，飲賞自若，略無愧懼之色。至野王，愉語人曰︰『雖主上慈深，不忍殺我，吾亦何面見至尊！』於是歔欷流涕，絕氣而死。或云高肇令人殺之。」按愉旣敗被執，猶略無愧懼，安能慙見魏主，遽感激絕氣而死！蓋肇潛使人殺愉，因以此言紿魏主耳。諸子至洛、魏主皆赦之。

魏主將屠李氏，中書令崔光諫曰︰「李氏方姙，刑至刳胎，乃桀、紂所為，武王數紂之罪曰︰刳剔孕婦。酷而非法。請俟產畢，然後行刑。」從之。

李平捕愉餘黨千餘人，將盡殺之，錄事參軍高顥曰︰「此皆脅從，前旣許之原免矣，宜為表陳。」為，于偽翻；下為國同。平從之，皆得免死。顥，祐之孫也。高祐，允之從祖弟，以文學事魏孝文。

濟州刺史高植帥州軍擊愉，有功當寺，濟，子禮翻。帥，讀曰率。植不受，曰︰「家荷重恩，為國致效，致效，言致身而效死也。荷，下可翻。乃其常節，何敢求賞！」植，肇之子也。

加李平散騎常侍。散，悉亶翻。騎，奇寄翻。高肇及中尉王顯素惡平，顯彈平在冀州隱截官口，此謂叛黨男女合沒為官口者。惡，烏路翻。彈，徒丹翻。肇奏除平名。除名，不得通籍禁門。

初，顯祖之世，柔然萬餘口『章︰十二行本「口」作「戶」；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降魏，置之高平、薄骨律二鎭，魏世祖太延二年置高平鎭，是後肅宗正光五年改置原州。又太延二年置薄骨律鎭，肅宗孝昌中改置靈州。宋白曰︰太和十年改薄骨律鎭為沃野鎭。降，戶江翻。及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太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言︰「先朝處之邊徼，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戎也。朝，直遙翻。處，昌呂翻；下河處同。徼，吉弔翻。別，彼列翻。今新附之戶甚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且此屬衣毛食肉，樂冬便寒，衣，於旣翻。樂，音洛。南土濕熱，往必殲盡。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衞之益，置之中夏，殲，息廉翻。夏，戶雅翻。或生後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皆浮河赴愉，所在抄掠，如椿之言。濟，子禮翻。抄，楚交翻。

**16**庚子，魏郢州司馬彭珍等叛魏，潛引梁兵趨義陽，三關戍主侯登等以城來降。郢州刺史婁悅嬰城自守，魏以中山王英都督南征諸軍事，將步騎三萬出汝南以救之。趨，七喻翻。降，戶江翻。將，卽亮翻。騎，奇寄翻。考異曰︰田益宗傳，詔曰︰「英統馬步七萬，邢巒統精騎三萬，」蓋虛聲耳。今從魏帝紀。

**17**冬，十月，魏懸瓠軍主白早生殺豫州刺史司馬悅，瓠，戶故翻。考異曰︰梁帝紀作「白皁生」，馬仙琕傳作「瑯邪王司馬慶會」。今皆從魏書。自號平北將軍，求救於司州『章︰十二行本「州」下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張校同，云無註本無「刺史」二字。』馬仙琕。琕，部田翻。時荊州刺史安成王秀為都督，秀以荊州刺史督諸州，司州其所統也。仙琕籤求應赴。籤前敍求應赴之事，註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元年。參佐咸謂宜待臺報，謂宜奏上天臺而待報。江左率謂朝廷為臺，亦謂之天臺。秀曰︰「彼待我以自存，彼，謂白早生。援之宜速，待敕雖舊，謂舊制須待臺敕。非應急也。」卽遣兵赴之。上亦詔仙琕救早生。仙琕進頓楚王城，楚王城卽楚王戍。遣副將齊茍兒將，卽亮翻。考異曰︰魏書作「茍仁」，今從梁書、南、北史。以兵二千助守懸瓠。詔以早生為司州刺史。考異曰︰梁帝紀，十月丙子，「魏陽關主許敬珍以城內附，詔大舉北伐，以始興王憺帥衆入清，王茂帥衆向宿豫。丁丑，白早生與豫州刺史胡遜以城內屬，以早生為司州、胡遜為豫州刺史。明年正月壬辰，魏鎭東參軍成景雋斬宿豫城主嚴仲寶，以城內屬。二月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內附。」姓名年月事蹟旣與魏書參差，又徧檢諸列傳皆無其事。今並從魏書。

**18**丙寅，以吳興太守張稷為尚書左僕射。守，式又翻。

**19**魏以尚書邢巒行豫州事，將兵擊白早生。魏主問之曰︰「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平？」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正以司馬悅暴虐，乘衆怒而作亂，民迫於凶威，不得已而從之。縱使梁兵入城，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禽耳。早生得梁之援，溺於利慾，必守而不走。若臨以王師，士民必翻然歸順，不出今年，當傳首京師。」魏主悅，命巒先發，使中山王英繼之。

巒帥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至鮑口。丙子，早生遣其大將胡孝智將兵七千，離城二百里逆戰，帥，讀曰率。騎，奇寄翻；下同。將，卽亮翻；下椿將同。離，力智翻。巒奮擊，大破之，乘勝長驅至懸瓠。早生出城逆戰，又破之，因渡汝水，圍其城。詔加巒都督南討諸軍事。

丁丑，魏鎭東參軍成景雋殺宿豫戍主嚴仲賢，以城來降。降，戶江翻。時魏郢、豫二州，自懸瓠以南至于安陸諸城皆沒，唯義陽一城為魏堅守。為，于偽翻。蠻帥田益宗帥羣蠻以附魏，蠻帥，所類翻。宗帥，讀曰率。魏以為東豫州刺史，魏東豫州治新息廣陵城，領汝南、東新蔡、新蔡、弋陽、長陵郡。上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招之，益宗不從。

十一月，庚寅，魏遣安東將軍楊椿將兵四萬攻宿豫。

魏主聞邢巒屢捷，命中山王英趣義陽，英以衆少，累表請兵，弗許。趣，與趨同，七喻翻。少，詩沼翻。英至懸瓠，輒與巒共攻之。十二月，己未，齊茍兒等開門出降，斬白早生及其黨數十人。英乃引兵前趨義陽。趨，七喻翻。寧朔將軍張道凝先屯楚王城，癸亥，棄城走，英追擊，斬之。

魏義陽太守狄道辛祥與婁悅共守義陽，將軍胡武城、陶平虜攻之，祥夜出襲其營，擒平虜，斬武城，由是州境獲全。論功當賞，婁悅恥功出其下，間之於執政，賞遂不行。間，古莧翻。史言高肇專魏，賞罰無章。

**20**壬申，魏東荊州表「桓暉之弟叔興前後招撫太陽蠻，歸附者萬餘戶，請置郡十六，縣五十。」自是之後，蠻左郡縣不可勝紀矣。詔前鎭東府長史酈道元案行置之。行，下孟翻。道元，範之子也。酈範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三年。

**21**是歲，柔然佗汗可汗復遣紇奚勿六跋獻貂裘於魏，佗，徒河翻。汗，音寒。可，從刊入聲。復，扶又翻。魏主弗受，報之如前。前事見上卷五年。

初，高車侯倍窮奇為嚈噠所殺，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別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去長安一萬一百里；其王都拔底城，蓋王舍城也。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陁葛翻，又宅軋翻。執其子彌俄突而去，其衆分散，或奔魏，或奔柔然。魏主遣羽林監河南孟威撫納降戶，置於高平鎭。降，戶江翻。高車王阿伏至羅殘暴，國人殺之，立其宗人跋利延。嚈噠奉彌俄突以伐高車，國人殺跋利延，迎彌俄突而立之。彌俄突與佗汗可汗戰于蒲類海，不勝，西走三百餘里。佗汗軍於伊吾北山。會高昌王麴嘉求內徙於魏，時孟威為龍驤將軍，驤，思將翻。魏主遣威發涼州兵三千人迎之，至伊吾，佗汗見威軍，怖而遁去。怖，普布翻。彌俄突聞其離駭，追擊，大破之，殺佗汗於蒲類海北，割其髮送於威，且遣使入貢於魏。使，疏吏翻。魏主使東城子于亮報之，賜遺甚厚。遺，于季翻。高昌王嘉失期不至，威引兵還。

佗汗可汗子醜奴立，號豆羅伏跋豆伐可汗，魏收曰︰魏言「彰制」也。改元建昌。

**22**宋、齊舊儀，祀天皆服袞冕，兼著作郞高許懋請造大裘，從之。周禮天官︰司裘掌為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鄭衆註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時有司尋大裘之制，唯鄭玄註司服云︰大裘，羔裘也。旣無所出，未可為據。按六冕之服皆玄上纁下，今宜以玄繒為之，其制式如裘，其裳以纁，皆無文繡；冕則無旒。制曰︰可。

**23**上將有事太廟，詔以「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還宮則鼓吹振作。吹，昌瑞翻。

**八年**（己丑、五○九）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大赦。時有請封會稽、禪國山者，國山在義興國山縣，隋廢義興郡為義興縣，並國山入焉。我朝太平興國元年，以太宗蕃邸舊諱，改義興為宜興。『鄒︰宋太宗，諱光義。』會，工外翻。上命諸儒草封禪儀，欲行之。許懋建議，以為「舜柴岱宗，是為巡狩。而鄭引孝經鉤命決云︰『封于太山，考績柴燎；禪乎梁甫，刻石紀號，』此緯書之曲說，非正經之通義也。緯，于貴翻。舜五載一巡狩，春夏秋冬周徧四嶽，書舜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五月，南巡狩至于南嶽。八月，西巡狩至于西嶽。十有一月，北巡狩至于北嶽。載，子亥翻。若為封禪，何其數也！數，所角翻。又如管夷吾所說七十二君，燧人之前，世質民淳，安得泥金檢玉！結繩而治，安得鐫文告成！夷吾又云︰『唯受命之君然後得封禪，』周成王非受命之君，云何得封太山禪社首！神農卽炎帝也，而夷吾分為二人，妄亦甚矣。若聖主，不須封禪；若凡主，不應封禪。蓋齊桓公欲行此事，夷吾知其不可，故舉怪物以屈之。班志曰︰齊桓公旣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太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太山，禪云云；伏羲封太山，禪云云；神農氏封太山，禪云云；炎帝封太山，禪云云；黃帝封太山，禪亭亭；顓頊封太山，禪云云；帝嚳封泰山，禪云云；堯封太山，禪云云；舜封太山，禪云云；禹封太山，禪會稽；湯封太山，禪云云；成王封太山，禪於社首︰皆受命乃得封禪。」桓公曰︰「寡人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昔三代受命何以異此！」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上黍，北里禾，所以為盛；江、淮以一茅三脊，所以會藉；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凰、麒麟不至，嘉禾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鴞羣翔，而欲封禪，無乃不可乎！」桓公乃止。秦始皇嘗封太山，孫皓嘗遣兼司空董朝至陽羨封禪國山，五代志曰︰義興，舊曰陽羨。皆非盛德之事，不足為法。然則封禪之禮，皆道聽所說，失其本文，由主好名於上，好，呼到翻。而臣阿旨於下也。古者祀天祭地，禮有常數，誠敬之道，盡此而備，至於封禪，非所敢聞。」上嘉納之，因推演懋議，稱制旨以答請者，由是遂止。

**2**魏中山王英至義陽，將取三關，先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破；攻難不如攻易，宜先攻東關。」東關卽武陽關。易，以豉翻；下勢易同。又恐其幷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帥五統向西關，五統，五統軍之衆。西關卽平靖關。帥，讀曰率。以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

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屯馬薄，軍主胡文超屯松峴。先，悉薦翻。騎，奇寄翻。峴，戶典翻。考異曰︰梁馬仙琕傳云︰「遣馬廣會超守三關。」今從魏中山王英傳。丙申，英至長薄，戊戌，長薄潰，馬廣遁入武陽，英進圍之。上遣冠軍將軍彭甕生、驃騎將軍徐元季將兵援武陽，冠，古玩翻。驃，匹妙翻。騎，奇寄翻。季將，卽亮翻；下同。考異曰︰英傳作「徐超秀」，今從魏帝紀。英故縱之使入城，曰︰「吾觀此城形勢易取。」易，以豉翻。甕生等旣入，英促兵攻之，六日而拔，虜三將及士卒七千餘人。進攻廣峴，廣峴，蓋卽黃峴關。太子左衞率李元履棄城走；又攻西關，馬仙琕亦棄城走。

上使南郡太守韋叡將兵救仙琕，邵陽之捷，叡遷左衞將軍，尋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叡至安陸，俱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塹，七豔翻。衆頗譏其示怯，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中山王英急追馬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上亦有詔罷兵。

初，魏主遣中書舍人鮦陽董紹慰勞叛城，鮦陽縣，漢屬汝南郡，晉屬汝陰郡，魏屬新蔡郡。孟康曰︰鮦，音紂紅翻。隋廢新蔡郡為縣，屬豫州。鮦陽之地當在新蔡縣界。勞，力到翻。白早生襲而囚之，送於建康。魏主旣克懸瓠，命於齊茍兒等四將之中分遣二人，敕揚州為移，魏揚州治壽陽。移，移文也。以易紹及司馬悅首。考異曰︰紹傳云「歸茍兒等十人」，今從司馬悅傳。移書未至，領軍將軍呂僧珍與紹言，愛其文義，言於上，上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聽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好，呼到翻；下通好同。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因召見，賜衣物，見，賢遍翻。令舍人周捨慰勞之，舍人，中書通事舍人。勞，力到翻。且曰︰「戰爭多年，民物塗炭，吾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全無報者，朝，直遙翻。好，呼到翻；下同。比，毗至翻，近也。卿宜備申此意。今遣傳詔霍『嚴︰「霍」改「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遲，直利翻，待也。又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死不，讀曰否。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立君以為民也，為，于偽翻。凡在民上，豈可以不思此乎！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紹還魏言之，魏主不從。

**3**三月，魏荊州刺史元志將兵七萬寇潺溝，潺溝在漢北，據梁書吳平侯昺傳，「破志於潺溝，流尸蓋漢水，」則潺溝之水南注于漢。潺，仕山翻。驅迫羣蠻，羣蠻悉渡漢水來降，雍州刺史吳平侯昺納之。降，戶江翻。雍，於用翻。昺，音丙。綱紀皆以蠻累為邊患，不如因此除之，州郡上佐，謂之綱紀，言其綱紀州郡之事也。昺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吾得蠻以為屛蔽，不亦善乎！」屛，必郢翻。乃開樊城受其降，命司馬朱思遠等擊志於潺溝，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志，齊之孫也。拓跋齊見一百二十卷宋文帝元嘉四年。

**4**夏，四月，戊申，以臨川王宏為司空，加車騎將軍王茂開府儀同三司。騎，奇寄翻。

**5**丁卯，魏楚王城主李國興以城降。

**6**秋，七月，癸巳，巴陵王蕭寶義卒。

**7**九月，辛巳，魏封故北海王詳子顥為北海王。詳得罪死事見一百四十五卷天監三年。

**8**魏公孫崇造樂尺，以十二黍為寸；劉芳非之，更以十黍為寸。尚書令高肇等奏︰「崇所造八音之器及度量皆與經傳不同，詰其所以然，云『必依經文，聲則不協。』請更令芳依周禮造樂器，俟成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從之。夫作樂者先定律，律起於黃鍾，黃鍾之長以黍審其度，黃鍾之龠以黍審其容。周禮典同雖曰掌六律六同之和，以辯天地四方陰陽之聲，以為樂器，然度之長短，容之多少，未嘗詳言之也。冬官考工旣出於漢，而鳧氏為鍾但言其廣長圓徑深厚，而絫黍之法無聞焉。肇請令芳依周禮造樂器，未知其何所依也。魏收曰︰太和中，詔中書監高閭脩正音律，久未能定。閭表太樂祭酒公孫崇參知律呂鐘磬之事。景明四年，幷州獲古銅權，詔付崇以為鍾律之準。永平中，崇更造新尺，以一黍之長絫為寸法。尋太常卿劉芳受詔脩樂，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廣卽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廣度黍二縫以取一分，三家紛競，久不能決。太和十九年，高祖詔以一黍之廣用成分體，九十黍之長以定銅尺。有司秦從前詔，而芳尺同高祖所制，故遂典脩金石。更，工衡翻。傳，直戀翻。詰，去吉翻。

**9**冬，十月，癸丑，魏以司空廣陽王嘉為司徒。

**10**十一月，己丑，魏主於式乾殿為諸僧及朝臣講維摩詰經。為，于偽翻。朝，直遙翻。時魏主專尚釋氏，不事經籍，中書侍郞河東裴延雋上疏，以為「漢光武、魏武帝，雖在戎馬之間，未嘗廢書，先帝遷都行師，手不釋卷，良以學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覺，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治，直之翻。伏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眞俗斯暢矣。」

時佛敎盛於洛陽，沙『章︰十二行本「沙」上有「中國」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處士南陽馮亮有巧思，為，于偽翻。處，昌呂翻。思，相吏翻。魏主使與河南尹甄琛、沙門統僧暹擇嵩山形勝之地立閒居寺，極巖壑土木之美。由是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甄，之人翻。琛，丑林翻。比，必利翻。州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

**11**是歲，魏宗正卿元樹來奔，賜爵鄴王。樹，翼之弟也。時翼為青、冀二州刺史，鎭郁洲水經註，朐山東北海中有大洲，謂之郁洲。久之，翼謀舉州降魏，事泄而死。元翼來降見上卷五年。降，戶江翻。

**九年**（庚寅、五一○）

**1**春，正月，乙亥，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為尚書令。約文學高一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唯而已。冒，莫北翻；下同。唯，于癸翻。自以久居端揆，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上終不用；及求外出，又不許。徐勉為之請三司之儀，梁官制有開府同三司之儀，在開府儀同三司下。為，于偽翻。上不許。

**2**庚寅，新作緣淮塘，北岸起石頭迄東冶，南岸起後渚籬門迄三橋。

**3**三月，丙戌，魏皇子詡生。『章︰十二行本「生」下有「大赦」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詡母胡充華，臨涇人，充華，晉武帝制。宋明帝時以婕妤、充華等五職位亞九嬪，蕭齊之世，位列九嬪。臨涇縣，自漢以來屬安定郡。詡，況羽翻。父國珍襲武始伯。隋志，金城郡狄道縣，後魏置武始郡。充華初選入掖庭，同列以故事祝之，『章︰十二行本「之」下有「曰」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願生諸王、公主，勿生太子。」充華曰︰「妾之志異於諸人，柰何畏一身之死而使國家無嗣乎！」及有娠，同列勸去之，娠，音身。去，羌呂翻。充華不可，私自誓曰︰「若幸而生男，次第當長，長，丁丈翻，今知兩翻；下漸長同。男生身死，所不憾也。」旣而生詡。

先是，魏主頻喪皇子，先，悉薦翻。喪，直浪翻。年漸長，深加愼護，擇良家宜子者以為乳保，乳母、保母也。養於別宮，皇后、充華皆不得近。近，其靳翻。

**4**己丑，上幸國子學，親臨講肄。乙未，詔皇太子以下及王侯之子年可從師者皆入學。

**5**舊制︰尚書五都令史皆用寒流。夏，四月，丁巳，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衆局，亦乃方軌二丞；方軌，謂並駕也。二丞，謂左右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都令史視奉朝請，朝，直遙翻。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金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軌兼左右戶都，宣毅黑曹參軍王顒兼中兵都，宣毅將軍府之墨曹參軍。顒，魚容翻。並以才地兼美，首膺其選。

**6**六月，宣城郡吏吳承伯挾妖術聚衆，妖，於驕翻。癸丑，攻郡殺太守朱僧勇，轉屠旁縣。閏月，己丑，承伯踰山，奄至吳興。東土人素不習兵，吏民恇擾奔散，或勸太守蔡撙避之，撙不可，恇，去王翻。撙，慈損翻。募勇敢閉門拒守。承伯盡銳攻之，撙帥衆出戰，大破之，臨陳，斬承伯。帥，讀曰率。陳，讀曰陣。撙，興宗之子也。蔡興宗仕宋大明、泰始之間，以方正自將。承伯餘黨入新安，攻陷黟、歙諸縣，黟，音伊。歙，書涉翻。太守謝覽遣兵拒之，不勝，逃奔會稽，臺軍討賊，平之。覽，瀹之子也。謝瀹仕宋、齊之間，位要近，有清望。會，工外翻。

**7**冬，十月，魏中山獻武王英卒。

**8**上卽位之三年，詔定新曆，員外散騎侍郞祖暅奏其父沖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散，悉亶翻。騎，奇寄翻。暅，古鄧翻，又況晚翻。至八年，詔太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疏，是歲，始行沖之大明曆。舊曆，何承天曆也。新曆，祖沖之曆也。沖之上曆見一百二十九卷宋孝武帝大明六年。

**9**魏劉芳奏「所造樂器及敎文·武二舞、登歌、鼓吹曲等已成，吹，昌瑞翻。乞如前敕集公卿羣儒議定，與舊樂參呈。若臣等所造，形制合古，擊拊會節，請於來年元會用之。」詔︰「舞可用新，餘且仍舊。」

**十年**（辛卯、五一一）

**1**春，正月，辛丑，上祀南郊，大赦。

**2**尚書左僕射張稷，自謂功大賞薄，稷以殺齊東昏侯為功。嘗侍宴樂壽殿，樂，音洛。酒酣，怨望形於辭色。上曰︰「卿兄殺郡守，稷兄瓌殺劉遐，事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守，式又翻。弟殺其君，有何名稱！」稷曰︰「臣乃無名稱，稱，尺證翻。至於陛下，不得言無勳。東昏暴虐，義師亦來伐之，豈在臣而已！」上捋其須捋，盧括翻。須，古鬚字通。曰︰「張公可畏人！」稷旣懼且恨，乃求出外，癸卯，以稷為青、冀二州刺史。

王珍國亦怨望，王珍國與稷同殺東昏侯，其怨望之心與稷同。罷梁、秦二州刺史還，還，從宣翻，又音如字。考異曰︰梁書，珍國未嘗為梁、秦刺史，今從南史。酒後於坐啓云︰坐，徂臥翻。「臣近入梁山便哭。」上大驚曰︰「卿若哭東昏，則已晚；若哭我，我復未死！」珍國起拜謝，竟不答，坐卽散，復，扶又翻。坐，徂臥翻。因此疏退，久之，除都官尚書。

**3**丁巳，魏汾州山胡劉龍駒聚衆反，侵擾夏州，詔諫議大夫薛和發東秦、汾、華、夏四州之衆以討之。魏高祖太和十一年，分秦州置華州，治華陰，領華山、登城、白水郡。又置夏州治統萬，領化政、闡熙、金明、代名郡。夏，戶雅翻。華，戶化翻。

**4**辛酉，上祀明堂。

**5**三月，瑯邪民王萬壽殺東莞、瑯邪二郡太守劉晣，邪，音耶。莞，音管。晣，之舌翻。考異曰︰梁帝紀云「三月辛丑」，按長曆是月丁酉朔，而盧昶傳云「三月二十四夜，萬壽等攻掩朐城」。蓋辛酉也。今不日以闕疑。又梁馬仙琕傳及魏帝紀、盧昶傳皆云「劉晣」，而梁帝紀云「鄧晣」，蓋字誤也。據朐山，召魏軍。朐，音劬。

**6**壬戌，魏廣陽懿烈王嘉卒。

**7**魏徐州刺史盧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秦置郯郡，漢改為東海郡，魏復置郯郡，屬東徐州。郯，音談。瑯邪戍主傅文驥相繼赴朐山，青、冀二州刺史張稷遣兵拒之，不勝。梁青、冀二州治鬱洲。夏，四月，文驥等據朐山，詔振遠將軍馬仙琕擊之。琕，部田翻。魏又遣假安南將軍蕭寶寅、假平東將軍天水趙遐將兵據朐山，受盧昶節度。將，卽亮翻。

**8**甲戌，魏薛和破劉龍駒，悉平其黨，表置東夏州。東夏州領偏城、朔方、定陽、上郡。唐之延州，魏之東夏州也。夏，戶雅翻。

**9**五月，丙辰，魏禁天文學。

**10**以國子祭酒張充為尚書左僕射。充，緒之子也。張緒，岱之兄子，善談名理。

**11**馬仙琕圍朐山，張稷權頓六里以督饋運，上數發兵助之。數，所角翻。秋，魏盧昶上表請益兵六千，米十萬石，魏主以兵四千給之。冬，十一月，己亥，魏主詔揚州刺史李崇等治兵壽陽，以分朐山之勢。治，直之翻。盧昶本儒生，不習軍旅。朐山城中糧樵俱竭，傅文驥以城降；降，戶江翻。十二月，庚辰，昶引兵先遁，諸軍相繼皆潰，會大雪，軍士凍死及墮手足者三分之二，仙琕追擊，大破之。二百里間，殭尸相屬，魏兵免者什一二，收其糧畜器械，不可勝數。屬，之欲翻。勝，音升。考異曰︰魏帝紀，盧昶敗在十一月。今從梁帝紀。梁紀云「斬馘十餘萬」，按盧昶表云︰「此兵九千，賊衆四萬，求益兵六千，」魏主以四千給之。安得十餘萬衆！蓋梁史為誇大耳。昶單騎而走，棄其節傳、儀衞俱盡；傳，張戀翻。至郯城，借趙遐節以為軍威。魏主命黃門侍郞甄琛馳馹鎖昶，窮其敗狀，甄，之人翻。琛，丑林翻。馹，人質翻，驛傳也。及趙遐皆免官。唯蕭寶寅全軍而歸。

盧昶之在朐山也，御史中尉游肇言於魏主曰︰「朐山蕞爾，僻在海濱，卑濕難居，蕞，祖外翻。於我非急，於賊為利。為利，故必致死以爭之；非急，故不得已而戰；以不得已之衆擊必死之師，恐稽延歲月，所費甚大。假令得朐山，徒致交爭，終難全守，所謂無用之田也。左傳吳將伐齊，子胥諫曰︰「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聞賊屢以宿豫求易朐山，若必如此，持此無用之地，復彼舊有之疆，兵役時解，其地為大。」魏主將從之，會昶敗，遷肇侍中。肇，明根之子也。游明根事魏太武及孝文，以耆宿見重。

馬仙琕為將，能與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幃幕衾屛，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將，卽亮翻。衣，於旣翻。廝，息移翻。養，養馬者，音余亮翻。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其在邊境，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伺，相吏翻。所攻戰多捷，士卒亦樂為之用。樂，音洛。為，于偽翻。

**12**魏以甄琛為河南尹，琛表曰︰「國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為之。長，知兩翻。五等散男，謂爵為五等男而居散官者。魏書曰︰魏公、侯、伯、子、男，有開國，有散，凡散各降開國一品。非以其居散官而謂之散男也。散，悉亶翻。又多置吏士為其羽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都，五方雜沓，寇盜公行，里正職輕任碎，多是下材，人懷茍且，不能督察。請取武官八品將軍已下幹用貞濟者，貞濟，謂堅貞而濟事也。以本官俸恤領里尉之任，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正。魏官旣給俸，又給恤親之祿，故謂之俸恤。魏分洛陽城中為六部，置六部尉。因張平子東京賦「經途九軌」，置經途尉。經途，城中之大途也。其餘處各置里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少，詩沼翻。選下品中應遷者進而為之，督責有所，輦轂可清。」自漢以來，京師謂之輦轂下。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勳品，勳官初品也。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洛陽六部尉並置於東漢之時，曹操為洛陽北部尉，此其證也。從，才用翻。諸職中簡取，不必武人。」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洛城清靜，後常踵焉。

**13**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此據五代史志。按蕭子顯齊志，齊有揚、南徐、豫、兗、南兗、北徐、青、冀、江、廣、交、越、荊、巴、郢、司、雍、梁、秦、益、寧、湘、南豫二十三州。時已廢巴州，當以王茂所立宛州足之。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記。勝，音升。魏朝亦然。朝，直遙翻；下同。

**14**上惇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逃亡，舉家質作，質，音致，又如字。質作，質其家屬而罰作之。民旣窮窘，姦宄益深。嘗因郊祀，有秣陵老人江南以建康、秣陵為赤縣；隋廢秣陵、建康倂為江寧縣。窘，渠隕翻。宄，音軌。遮車駕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

**十一年**（壬辰、五一二）

**1**春，正月，壬辰，詔︰「自今逋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所謂寬庶民者，如此而已。而不能繩權貴以法，君子是以知梁政之亂也。

**2**以臨川王宏為太尉，驃騎將軍王茂為司空、尚書令。驃，匹妙翻。騎，奇寄翻；下同。

**3**丙辰，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令高肇為司徒，清河王懌為司空，廣平王懷進號驃騎大將軍，加儀同三司。肇雖登三司，猶自以去要任，怏怏形於言色，要任，謂尚書令。怏，於兩翻。見者嗤之。嗤，丑之翻。尚書右丞高綽、國子博士封軌，素以方直自業，業，事也。以方直為事，所謂強作之也，作之不已，乃成君子。及肇為司徒，綽送迎往來，軌竟不詣肇。綽顧不見軌，乃遽歸，歎曰︰「吾平生自謂不失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綽，允之孫；軌，懿之族孫也。高允事魏世祖以下四朝。封懿去燕歸魏，以疏慢見黜。

清河王懌有才學聞望，懲彭城之禍，謂彭城王勰無罪見殺也。聞，音問。因侍宴，謂肇曰︰「天子兄弟詎有幾人，而翦之幾盡！謂又殺京兆王愉也。之幾，居依翻。昔王莽頭禿，藉渭陽之資，遂篡漢室。事見漢紀。今君身曲，亦恐終成亂階。」會大旱，肇擅錄囚徒，欲以收衆心。懌言於魏主曰︰「昔季氏旅於泰山，孔子疾之。朱元晦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封內山川。季氏祭之，僭也。誠以君臣之分，分，扶問翻。宜防微杜漸，不可瀆也。減膳錄囚，乃陛下之事；今司徒行之，豈人臣之義乎！明君失之於上，姦臣竊之於下，禍亂之基，於此在矣。」帝笑而不應。

**4**夏，四月，魏詔尚書與羣司鞫理獄訟，令飢民就穀燕、恆二州及六鎭。燕，因肩翻。恆，戶登翻。

**5**乙酉，魏大赦，改元延昌。

**6**冬，十月，乙亥，魏立皇子詡為太子，始不殺其母。為後胡後亂魏張本。以尚書右僕射郭祚領太子少師。祚嘗從魏主幸東宮，懷黃㼐以奉太子；㼐，扶田翻。博雅，白㼐，瓜屬。此黃㼐，又一種也。『鄒︰㼐，今音按集韻︰蒲眠切，音蹁。廣韻︰黃瓜名。』時應詔左右趙桃弓深為帝所信任，祚私事之，時人謂之「桃弓僕射」、「黃㼐少師。」

**7**十一月，乙未，以吳郡太守袁昂兼尚書右僕射。

**8**初，齊太子步兵校尉平昌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禮樂，世祖詔選學士十人脩五禮，五禮︰吉、凶、軍、賓、嘉。丹楊尹王儉總之。儉卒，卒，子恤翻。以事付國子祭酒何胤。胤還東山，胤隱會稽東山。齊明帝敕尚書令徐孝嗣掌之。孝嗣誅，率多散逸，詔驃騎將軍何佟之掌之。佟，徒冬翻。經齊末兵火，僅有在者。帝卽位，佟之啓審省置之宜，啓之於上，審禮局之宜省、宜置也。敕使外詳。使外詳議以聞也。時尚書以為庶務權輿，毛萇曰︰權輿，始也。此言王業創始也。宜俟隆平，欲且省禮局，倂還尚書儀曹，詔曰︰「禮壞樂缺，實宜以時脩定。但頃之脩撰不得其人，所以歷年不就，有名無實。此旣經國所先，可卽撰次。」左傳曰︰禮，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者也。撰，具也，述也。於是尚書僕射沈約等奏︰「請五禮各置舊學士十人共脩五禮，今請分五禮，各置學士。舊學士一人，令自舉學古一人相助抄撰，抄，楚交翻，錄也。其中疑者，依石渠、白虎故事，請制旨斷決。」石渠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白虎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四年。斷，丁亂翻。乃以右軍記室『章︰十二行本「室」下有「參軍」二字；乙十一行本同。』明山賓等分掌五禮，佟之總其事。佟之卒，以鎭北諮議參軍伏暅代之。暅，曼容之子也。暅，古鄧翻。至是，五禮成，列上之，合八千一十九條，詔有司遵行。

**9**己酉，臨川王宏以公事左遷驃騎大將軍。

**10**是歲，魏以桓叔興為南荊州刺史，治安昌，漢南陽郡有安昌侯國。晉泰始中，割南陽東鄙之安昌、平林、平氏、義陽四縣，置義陽郡，治安昌城。後義陽移治石城山上，因梁希侵逼，徙治仁順城，而安昌則俗謂之白茅城。隸東荊州。

**十二年**（癸巳、五一三）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

**2**二月，辛酉，以兼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右僕射。

**3**己卯，魏高陽王雍進位太保。

**4**鬱洲迫近魏境，近，其靳翻。其民多私與魏人交市，朐山之亂，或陰與魏通，朐山平，心不自安。青、冀二州刺史張稷不得志，政令寬弛，僚吏頗多侵漁。庚辰，鬱洲民徐道角等夜襲州城，殺稷，送其首降魏，朐，音劬。降，戶江翻。考異曰︰魏帝紀作「鬱州人徐玄明」，今從梁康絢傳。又絢傳，稷死在朐山叛之明年。今從魏帝紀。按鬱洲卽郁洲。『鄒︰郁洲，今江蘇省連雲港市雲臺山。』魏遣前南兗州刺史樊魯將兵赴之。將，卽亮翻。於是魏饑，民餓死者數萬，侍中游肇諫，以為「朐山濱海，卑濕難居，鬱洲又在海中，得之尤為無用。其地於賊要近，要，謂海道之要；近，謂南近江、淮。去此閒遠，魏圖東南，其用兵必於淮、漢之間；鬱洲介在海中，又非兵衝，故曰閒遠。以閒遠之兵攻要近之衆，不可敵也。方今年饑民困，唯宜安靜，而復勞以軍旅，費以饋運，臣見其損，未見其益。」魏主不從，復遣平西將軍奚康生將兵逆之。復，扶又翻。未發，北兗州刺史康絢遣司馬霍奉伯討平之。梁北兗州當治淮陰。絢，許縣翻。

**5**辛巳，新作太極殿。

**6**上嘗與侍中、太子少傅建昌侯沈約各疏栗事，約少上三事，出，謂人曰︰「此公護前，不則羞死！」帝每集文學之士策經史事，羣臣多引短推長，帝乃悅，故約退有是言。護前者，自護其所短，不使人在己前。忌前者，忌人在己前也。約少，詩沼翻。不，讀曰否。上聞之怒，欲治其罪，徐勉固諫而止。治，直之翻。上有憾於張稷，以其怨望，故憾之。從容與約語及之，從，千容翻。約曰︰「左僕射出作邊州，謂為青、冀二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復論！」復，扶又翻。上以『章︰十二行本「以」下有「為」字；乙十一行本同。』約與稷昏家相為，為，于偽翻。怒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輦歸內殿。約懼，不覺上起，猶坐如初；及還，未至牀而憑空，頓於戶下，踣而首先至地為頓。因病。夢齊和帝以劍斷其舌，斷，丁管翻。乃呼道士奏赤章於天，稱「禪代之事，不由己出。」上遣主書黃穆之視疾，夕還，增損不卽啓聞，懼罪，乃白赤章事。上大怒，中使譴責者數四。帝本信釋氏報應之說，謂天可欺也，故因赤章之事而怒責約。古人不肯移腹心之疾而置諸股肱，雅異於是。使，疏吏翻。約益懼，閏月，乙丑，卒。卒，子恤翻。有司諡曰「文」，上曰︰「情懷不盡曰隱，」改諡隱侯。

**7**夏，五月，壽陽久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牆，城上短牆曰女牆，所謂陴也，今人謂之女頭。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壽陽北山卽八公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漢王尊為東郡太守，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尊止宿隄上，吏民爭叩頭救止，尊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回還，吏民咸壯尊之勇節。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人規自脫，規，圖也。筏，音伐。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

揚州治中裴絢帥城南民數千家汎舟南走，避水高原，絢，許縣翻。帥，讀曰率。謂崇還北，因自稱豫州刺史，自宋以來，置豫州於壽陽。絢乘水聚民，自稱豫州刺史，以求梁應援。與別駕鄭祖起等送任子來請降。馬仙琕遣兵赴之。

崇聞絢叛，未測虛實，遣國侍郞韓方興單舸召之。崇爵陳留公，故有國侍郞。降，戶江翻。琕，部田翻。舸，古我翻。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曰︰「比因大水顚狽，為衆所推。比，毗至翻。今大計已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公早行，無犯將士。」崇遣從弟寧朔將軍神等將水軍討之，將，卽亮翻。從，才用翻。絢戰敗，神追拔其營。絢走，為村民所執，還，至尉升湖，曰︰「吾何面見李公乎！」乃投水死。絢，叔業之兄孫也。裴叔業降魏見一百四十三卷，齊東昏侯之永元二年。鄭祖起等皆伏誅。崇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

崇沈深寬厚，沈，持林翻。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天監六年魏主命李崇鎭壽春，至是年才七年耳，至十五年乃徵拜尚書左僕射，適十年，史終言之。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臥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間，古莧翻。又授崇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萬戶郡公，諸子皆為縣侯；而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

**8**六月，癸巳，新作太廟。

**9**秋，八月，戊午，以臨川王宏為司空。

**10**魏恆、肆二州地震、山鳴，魏世祖眞君七年置肆州，領新興、秀容、鴈門郡，治九原。恆，戶登翻。踰年不已，民覆壓死傷甚衆。是後破六韓拔陵等作亂，恆、肆以北悉為盜區，此其祥歟！

**11**魏主幸東宮，以中書監崔光為太子少傅，命太子拜之；光辭不敢當，帝不許。太子南面再拜，詹事王顯啓請從太子拜，於是宮臣皆拜；光北面立，不敢答，唯西面拜謝而出。

**十三年**（甲午、五一四）

**1**春，二月，丁亥，上耕藉田，大赦。宋、齊藉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齋祀先農。漢儀，正月始耕，耕日以太牢祀先農。臣瓚註曰︰先農，卽神農炎帝也。

**2**魏東豫刺史田益宗衰老，與諸子孫聚斂無厭，斂，力贍翻。厭，於鹽翻。部內苦之，咸言欲叛。魏主遣中書舍人劉桃符慰益宗，勞，力到翻。桃符還，啓益宗侵擾之狀。魏主賜詔曰︰「桃符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此淮南大槪謂淮水之南。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赴闕，當加任使。」魯生久未至，詔徙益宗為鎭東將軍、濟州刺史；又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與桃符帥衆襲之，奄入廣陵。此新息之廣陵也。濟，子禮翻。帥，讀曰率。魯生興其弟魯賢、超秀皆奔關南，招引梁兵，攻取光城已南諸戍。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光城等七縣；明帝大明中，立光城左郡。五代志︰弋陽郡光山縣舊置光城郡。上以魯生為北司州刺史，魯賢為北豫州刺史，超秀為定州刺史。北司、北豫，因各人所統之地授以刺史。魏收志，定州治蒙籠城，領弋陽、汝陰、安定、新蔡、北建寧郡，皆蠻郡也。水經註︰舉水出龜頭山西北流，逕蒙籠戍南，梁定州治。三月，魏李世哲擊魯生等，破之，復置郡戍。復，扶又翻。以益宗還洛陽，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益宗上表稱為桃符所讒，及言「魯生等為桃符逼逐使叛，乞攝桃符與臣對辯虛實」詔不許，曰︰「旣經大宥，謂已宥其謀叛之罪。不容方更為獄。」

**3**秋，七月，乙亥，立皇子綸為邵陵王，繹為湘東王，紀為武陵王。

**4**冬，十月，庚辰，魏主遣驍騎將軍馬義舒慰諭柔然。驍，堅堯翻。騎，奇寄翻；下同。

**5**魏王足之入寇也，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上命寧州刺史涪人李略禦之，涪，音浮。許事平用為益州。足退，上不用，略怨望，有異謀，上殺之。其兄子苗奔魏，步兵校尉泰山淳于誕嘗為益州主簿，自漢中入魏，二人共說魏主以取蜀之策，說，式芮翻。魏主信之。辛亥，以司徒高肇為大將軍、平蜀大都督，將步騎十五萬寇益州；命益州刺史傅豎眼出巴北，巴北，巴郡以北也。巴西郡，梁置。北巴州閬中縣，梁置北巴郡。將，卽亮翻。豎，而涪翻。梁州刺史羊祉出庾城，安西將軍奚康生出綿竹，撫軍將軍甄琛出劍閣；甄，之人翻。琛，丑林翻。乙卯，以中護軍元遙為征南將軍，都督鎭遏梁、楚。此梁、楚，謂古梁、楚大界汴、汝之間也。游肇諫，以為「今頻年水旱，百姓不宜勞役。往昔開拓，皆因城主歸款，故有征無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業，魏不得壽陽。游肇之言，可謂深知當時疆事者。今之陳計者眞偽難分，或有怨於彼，不可全信。蜀地險隘，鎭戍無隙，豈得虛承浮說而動大軍！舉不愼始，悔將何及！」不及，以淳于誕為驍騎將軍，假李苗龍驤將軍，皆領鄕導統軍。以統軍鄕導，因以名官。驍，堅堯翻。騎，奇寄翻。驤，思將翻。鄕，讀曰嚮。

**6**魏降人王足陳計，王足來奔見上卷六年。降，下江翻。求堰淮水以灌壽陽。上以為然，使水工陳承伯、材官將軍祖暅視地形，暅，居鄧翻。咸謂「淮內沙土漂不堅實，功不可就。」上弗聽，發徐、揚民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假太子右衞率康絢都督淮上諸軍事，並護堰作於鍾離。康絢護堰作而置司於鍾離。率，所律翻。絢，許縣翻。役人及戰士合二十萬，南起浮山，北抵巉石，水經註，淮水自鍾離縣又東逕浮山，山北對巉石山。巉，助銜翻。杜佑曰︰浮山堰在濠州城西一百一十二里。依岸築土，合脊於中流。

**7**魏以前定州刺史楊津為華州刺史，華，戶化翻。津，椿之弟也。先是，官受調絹，尺度特長，任事因緣，共相進退，先，悉薦翻。調，徒弔翻；下同。任事，謂任調絹之事者也。任，音任。因緣，謂因緣為姦。進退，謂有賂者則進而為長，無賂者則退而為短。百姓苦之。津令悉依公尺，其輸物尤善者，賜以杯酒；所輸少劣，亦為受之，少，詩沼翻。為，于偽翻。但無酒以示恥。於是人競相勸，官調更勝舊日。

**8**魏太子尚幼，每出入東宮，左右乳母而已，宮臣皆不知之。詹事楊昱上言︰「乞自今召太子必降手敕，令臣等翼從。」從，才用翻。魏主從之，命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萬歲門蓋洛陽宮城之東門。

**9**魏御史中尉王顯謂治書侍御史陽固曰︰治，直之翻。「吾作太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為何如？」固曰︰「公收百官之祿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輸京師，以此充府，未足為多。且『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記大學之言。斂，力贍翻。可不戒哉！」顯不悅，因事奏免固官。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八

## 梁紀四起旃蒙協洽（乙未），盡著雍閹茂（戊戌），凡四年。

高祖武皇帝四

**天監十四年**（乙未、五一五）

**1**春，正月，乙巳朔，上冠太子於太極殿，古者冠於廟。冠，古玩翻。大赦。

**2**辛亥，上祀南郊。

**3**甲寅，魏主有疾；丁巳，殂于式乾殿。年三十三，諡宣武皇帝，廟號世宗。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詹事王顯、中庶子代人侯剛迎太子詡於東宮，至顯陽殿。王顯欲須明行卽位禮，須，待也。崔光曰︰「天位不可暫曠，何侍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於是，光等請太子止哭，立於東序；丁忠與黃門郞元昭扶太子西面哭十餘聲止。光攝太尉，奉策進璽綬，璽，斯氏翻。綬，音受。太子跪受，服袞冕之服，御太極殿，卽皇帝位。帝諱詡，宣武皇帝之第三子。光等與夜直羣官立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蒼猝不暇集百官，備高氏也。稽，音啓。昭，遵之曾孫也。魏略陽公遵見一百八卷晉孝武太元一二十年。

高后欲殺胡貴嬪，中給事譙郡劉騰以告侯剛，剛以告于忠。忠問計於崔光，光使置貴嬪於別所，嚴加守衞，由是貴嬪深德四人。為劉騰等亂政，崔光尊寵而不能矯正張本。戊午，魏大赦。己未，悉召西伐、東防兵。西伐，謂伐蜀之兵；東防，謂防淮之兵。

驃騎大將軍廣平王懷扶疾入臨，驃，匹妙翻。騎，奇寄翻。臨，力鴆翻。徑至太極西廡，哀慟，呼侍中、領軍、黃門、二衞，二衞始於晉初，左、右衞將軍統之。此二衞卽謂左、右衞將軍。廡，音武。云「身欲上殿哭大行，又須入見主上。」衆皆愕然相視，無敢對者。崔光攘衰振杖，見，賢遍翻。衰，叱雷翻。振，舉也。引漢光武崩趙熹扶諸王下殿故事，事見四十四卷光武中元二年。聲色甚厲，聞者莫不稱善。懷聲淚俱止，曰︰「侍中以古義裁我，我敢不服！」遂還，仍頻遣左右致謝。

先是高肇擅權，尤忌宗室有時望者，太子太傅任城王澄數為肇所譖，懼不自全，懲彭城王勰之禍也。先，悉薦翻。任，音壬。數，所角翻。乃終日酣飲，酣，戶甘翻。所為如狂，朝廷機要無所關豫。及世宗殂，肇擁兵於外，謂高肇方擁伐蜀之兵也。朝野不安。于忠與門下議，門下者，侍中等官居之。朝，直遙翻。以肅宗幼，未能親政，宜使太保高陽王雍入居西柏堂省決庶政，省，悉景翻。以任城王澄為尚書令，總攝百揆，奏皇后請卽敕授。請卽以手敕授二王，倉猝不及下詔，慮有沮閣者也。王顯素有寵於世宗，恃勢使威，為衆所疾，恐不為澄等所容，與中常侍孫伏連等密謀寢門下之奏，矯皇后令，以高肇錄尚書事，以顯與勃海公高猛同為侍中。于忠等聞之，託以侍療無效，執顯於禁中，觀此則侍卿師王顯、詹事王顯又似一人。下詔削爵任。顯臨執呼冤，直閤以刀鐶撞其掖下，撞，直江翻。掖，與腋同。送右衞府，一宿而死。庚申，下詔如門下所奏，百官總己聽於二王，中外悅服。

二月，庚辰，尊皇后為皇太后。

魏主稱名為書告哀於高肇，且召之還。肇承變憂懼，承告哀之變也。朝夕哭泣，至於羸悴，羸，倫為翻。悴，奏醉翻。歸至瀍澗，書︰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水經︰瀍水出河南穀城縣北山，東與千金渠合，又東過洛陽縣南，又東過偃師縣，又東入于洛。澗水出新安縣南白石山，東南入于洛。此瀍澗直謂瀍水，非如書及水經之瀍、澗為二水也。瀍，直連翻。家人迎之，不與相見；辛巳，至闕下，衰服號哭，衰，七回翻。號，戶刀翻。升太極殿盡哀。高陽王雍與于忠密謀，伏直寢邢豹等十餘人於舍人省下，舍人省，卽中書省，通事舍人宿直之所。肇哭畢，引入西廡，廡，音武。清河諸王皆竊言目之。肇入省，豹等搤殺之，搤，於革翻。下詔其罪惡，稱肇自盡，自餘親黨悉無所問，削除職爵，葬以士禮；逮昏，於廁門出尸歸其家。

**4**魏之伐蜀也，軍至晉壽，蜀人震恐。傅豎眼將步兵三萬擊巴北，上遣寧州刺史任太洪自陰平間道入其州，傅豎眼以益州刺史鎭晉壽。此陰平非鄧艾所由之陰平，今利州之陰平縣是也。間，古莧翻。豎，而庾翻。將，卽亮翻。任，音壬。招誘氐、蜀，絕魏運路。氐、蜀，氐人及蜀人也。誘，音酉。會魏大軍北還，太洪襲破魏東洛、除口二戍，唐利州景谷縣，舊白水縣也，置東洛郡，後周省郡入平興郡，隋又廢平興為景谷縣。水經，漢水過大、小黃金南，東合蘧蒢口。註云︰蘧蒢水出就谷南，歷蘧蒢溪，又南流，注于漢，謂之蒢口。聲言梁兵繼至，氐、蜀翕然從之。太洪進圍關城，豎眼遣統軍姜喜等擊太洪，大破之，太洪棄關城走還。關城卽白水關城。

**5**癸未，魏以高陽王雍為太傅、領太尉，清河王懌為司徒，廣平王懷為司空。

**6**甲午，魏葬宣武皇帝于景陵，廟號世宗。己亥，尊胡貴嬪為皇太妃。三月，甲辰朔，以高太后為尼，徙居金墉瑤光寺，子無廢母之義，魏之亂亡宜矣。按魏廢后率居瑤光寺，馮后、高后是也。非大節慶，不得入宮。

**7**魏左僕射郭祚表稱︰「蕭衍狂悖，謀斷川瀆，謂築浮山堰也。悖，蒲妹翻。斷，丁管翻。役苦民勞，危亡已兆；宜命將出師，長驅撲討。」將，卽亮翻。撲，普木翻。魏詔平南將軍楊大眼督諸軍鎭荊山。水經，淮水過塗山北而後至荊山，今塗山在鍾離縣西九十五里，荊山在鍾離縣西八十三里。

**8**魏于忠旣居門下，又總宿衞，門下，謂為侍中。宿衞，謂為領軍。遂專朝政，權傾一時。朝，直遙翻。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稅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乙丑，詔文武羣官各進位一級。史言于忠擅魏，欲收衆心。

**9**夏，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復，扶又翻。惡，烏路翻。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建康有東、西二冶，各置冶令以掌之。沈，持林翻。亦不能合。乃伐樹為井幹，井幹，井欄也。言疊木為井幹之形。幹，揚子註及西都賦註音寒，莊子音如字。塡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檐，都濫翻。枕，職任翻。蠅蟲晝夜聲合。

**10**魏梁州刺史薛懷吉破叛氐於沮水。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中，又東南流，逕沮水戍。註云︰沔水一名沮水。闞駰曰︰以其初出沮洳然，故曰沮水。師古曰︰沮，子余翻。懷吉，眞度之子也。薛眞度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五月，甲寅，南秦州刺史崔暹又破叛氐，解武興之圍。魏南秦州治駱谷城，領天水、漢陽、武都、武階、脩武、仇池郡。此時蓋叛氐圍武興也。

**11**六月，魏冀州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妖，於驕翻。幻，戶辦翻。興勃海人李歸伯作亂，推法慶為主。法慶以尼惠暉為妻，以歸伯為十住菩薩、平魔軍司、定漢王，魏書，法慶以殺一人者為一住菩薩，殺十人者為十住菩薩。菩，薄乎翻。薩，桑葛翻。自號大乘。又合狂藥，合，音閤。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復相識，復，扶又翻。唯以殺害為事。刺史蕭寶寅遣兼長史崔伯驎擊之，伯驎敗死。驎，力珍翻。賊衆益盛，所在毀寺舍，斬僧尼，燒經像，云「新佛出世，除去衆魔」。去，羌呂翻。秋，七月，丁未，詔假右光祿大夫元遙征北大將軍以討之。假者，未正以征北大將軍授之。

**12**魏尚書裴植，自謂人門不後王肅，植，裴叔業之兄子也。後，戶遘翻。以朝廷處之不高，處，昌呂翻。意常怏怏，怏，於兩翻。表請解官隱嵩山，世宗不許，深怪之。及為尚書，志氣驕滿，每謂人曰︰「非我須尚書，尚書亦須我。」每入參議論，好面譏毀羣官，好，呼到翻。又表征南將軍田益宗，言︰「華、夷異類，不應在百世衣冠之上。」于忠、元昭見之切齒。忠、昭皆北人，故深諱此言。

尚書左僕射郭祚，冒進不已，自以東宮師傅，『章︰十二行本「傅」下有「列辭尚書」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望封侯、儀同，天監十年，魏以祚領太子少師。詔以祚為都督雍·岐·華三州諸軍事、征西將軍、雍州刺史。魏太和十一年置岐州，治雍城鎭，領平秦、武都、武功三郡。雍，於用翻。華，戶化翻。

祚與植皆惡于忠專橫，密勸高陽王雍使出之；忠聞之，大怒，令有司誣奏其罪。尚書奏︰「羊祉告姑子皇甫仲達云『受植旨，詐稱被詔，惡，烏路翻。橫，戶孟翻。被，皮義翻。帥合部曲欲圖于忠。』帥，讀曰率；下同。臣等窮治，辭不伏引；伏引，猶引伏也。治，直之翻。然衆證明昞，昞，音丙。準律當死。衆證雖不見植，皆言『仲達為植所使，植召仲達責問而不告列』。推論情狀，不同之理不可分明，不得同之常獄，有所降減，計同仲達處植死刑。處，昌呂翻；下裁處同。植親帥城衆，附從王化，謂齊東昏侯永元二年，植以壽陽降魏。依律上議，謂依八議之律也。上，時掌翻。乞賜裁處。」處，昌呂翻。忠矯詔曰︰「凶謀旣爾，罪不當恕；雖有歸化之誠，無容上議，亦不須待秋分。」魏舊刺，秋分然後決死刑。八月，己『張︰「己」作「乙」。』亥，植與郭祚及都水使者杜陵韋儁皆賜死。儁，祚之婚家也。忠又欲殺高陽王雍，崔光固執不從，乃免雍官，以王還第。朝野冤憤，莫不切齒。使，疏吏翻。朝，直遙翻。

**13**丙子，魏尊胡太妃為皇太后，居崇訓宮。于忠領崇訓衞尉，劉騰為崇訓太僕，加侍中，侯剛為侍中撫軍將軍。三人者，胡后所深德者也。又以太后父國珍為光祿大夫。

**14**庚辰，定州刺史田超秀帥衆三千降魏。超秀叛魏見上卷上年。帥，讀曰率。降，戶江翻。

**15**戊子，魏大赦。

**16**己丑，魏清河王懌進位太傅，領太尉，廣平王懷為太保，領司徒，任城王澄為司空。庚寅，魏以車騎大將軍于忠為尚書令，特進崔光為車騎大將軍，並加開府儀同三司。任，音壬。騎，奇寄翻；下同。

**17**魏江陽王繼，熙之曾孫也，熙，道武之子。先為青州刺史，坐以良人為婢奪爵。繼子叉娶胡太后妹，壬辰，詔復繼本封，以叉為通直散騎侍郞，叉妻為新平郡君，仍拜女侍中。為元叉囚靈太后張本。散，悉亶翻。

羣臣奏請太后臨朝稱制，九月，乙未，靈太后始臨朝聽政，胡太后諡曰靈。猶稱令以行事，羣臣上書稱殿下。太后聰悟，頗好讀書屬文，射能中針孔，好，呼到翻。屬，之欲翻。中，竹仲翻。政事皆手筆自決。加胡國珍侍中，封安定公。

自郭祚等死，詔令生殺皆出于忠，王公畏之，重足脅息。重，直龍翻。脅息者，屛氣鼻不敢息，唯兩脅潛動以舒氣息耳。太后旣親政，乃解忠侍中、領軍、崇訓衞尉，止為儀同三司、尚書令。後旬餘，太后引門下侍官於崇訓宮，門下侍官，自侍中至散騎常侍、侍郞。崇訓宮，蓋太后所居宮也。問曰︰「忠在端揆，聲望何如？」咸曰︰「不稱厥任。」稱，尺證翻。乃出忠為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以司空澄領尚書令。澄奏︰「安定公宜出入禁中，參諮大務，」詔從之。人之老也，戒之在得，任城王澄自氣衰矣。

**18**甲寅，魏元遙破大乘賊，擒法慶幷渠帥百餘人，帥，所類翻。傳首洛陽。

**19**左遊擊將軍趙祖悅襲魏西硤石，水經︰淮水東過壽春縣北，又北逕山峽中，謂之峽石。對岸山上結二城以防津要，在淮水西岸者謂之西硤石。杜佑曰︰潁州下蔡縣有硤石山，梁築城以拒魏，今縣城也。據之以逼壽陽；更築外城，徙緣淮之民以實城內。將軍田道龍等散攻諸戍，魏揚州刺史李崇分遣諸將拒之。將，卽亮翻。癸亥，魏遣假鎭南將軍崔亮攻西硤石，又遣鎭東將軍蕭寶寅決淮堰。

**20**冬，十月，乙酉，魏以胡國珍為中書監、儀同三司，侍中如故。

**21**甲午，弘化太守杜桂舉郡降魏。弘化地闕，蓋亦緣邊蠻郡也。降，戶江翻。

**22**初，魏于忠用事，自言世宗許其優轉；太傅雍等皆不敢違，加忠車騎大將軍。忠又自謂新故之際有定社稷之功，諷百僚令加己賞；雍等議封忠常山郡公。忠又難於獨受，乃諷朝廷，同在門下者皆加封邑，雍等不得已復封崔光為博平縣公，而尚書元昭等上訴不已。魏主之立也，元昭亦同在門下，故上訴不已。復，扶又翻。上，時掌翻。太后敕公卿再議，太傅懌等上言︰「先帝升遐，記·曲禮曰︰告喪曰天王登假。註云︰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耳。登，卽升也。假，讀與遐同。奉迎乘輿，侍衞省闥，乃臣子常職，乘，繩證翻。不容以此為功。臣等前議授忠茅土，正以畏其威權，茍免暴戾故也。若以功過相除，悉不應賞，請皆追奪。」崔光亦奉送章綬茅土，表十餘上，太后從之。

高陽王雍上表自劾，稱「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臣出君行，深知其不可而不能禁；謂殺生予奪皆出於于忠之意，而以詔旨行之。上，時掌翻。劾，戶槪翻，又戶得翻。于忠專權，生殺自恣，而臣不能違。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在事，謂在位任事之臣，此指言崔光。執拒，謂執不可而拒忠。臣欲出忠於外，在心未行，返為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請返私門，伏聽司敗。」司敗，卽司寇也。太后以忠有保護之功，不問其罪。十二月，辛丑，以忠『嚴︰「忠」改「雍」。』為太師，領司州牧，尋復錄尚書事，與太傅懌、太保懷、侍中胡國珍入居門下，同釐庶政。復，扶又翻。釐，力之翻，治也。

**23**己酉，魏崔亮至硤石，趙祖悅逆戰而敗，閉城自守，亮進圍之。

**24**丁卯，魏主及太后謁景陵。

**25**是冬，寒甚，淮、泗盡凍，浮山堰士卒死者什七八。

**26**魏益州刺史傅豎眼，性清素，民、獠懷之。龍驤將軍元法僧代豎眼為益州刺史，此魏之東益州也。豎，而庾翻。獠，魯皓翻。驤，思將翻。素無治幹，加以貪殘；治，直吏翻。王、賈諸姓，本州士族，法僧皆召為兵。葭萌民任令宗因衆心之患魏也，殺魏晉壽太守，以城來降，民、獠多應之；葭，音家。任，音壬。守，式又翻。降，戶江翻。獠，魯皓翻。益州刺史鄱陽王恢遣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張齊將兵三萬迎之。將，卽亮翻。法僧，熙之曾孫也。

**27**魏岐州刺史趙王謐，幹之子也，趙郡王幹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此於「王謐」之上逸「郡」字。為政暴虐。一旦，閉城門大索，執人而掠之，索，山客翻。掠，音亮。楚毒備至，又無故斬六人，闔城兇懼；衆遂大呼，屯門，兇，許拱翻。呼，火故翻。謐登樓毀梯以自固。胡太后遣游擊將軍王靖馳馹諭城人，城人開門謝罪，奉送管籥，乃罷謐刺史。謐妃，太后從女也。至洛，除大司農卿。史言魏母后擅朝，城狐社鼠有所依憑。馹，音日。從，才用翻。

太后以魏主尚幼，未能親祭，欲代行祭事，禮官博議以為不可。太后以問侍中崔光，光引漢和熹鄧太后祭宗廟故事，太后大悅，遂攝行祭事。史崔光逢女主之惡。

**28**魏南荊州刺史桓叔興表請不隸東荊州，許之。南荊隸東荊見上卷十一年。

**十五年**（丙申、五一六）

**1**春，正月，戊辰朔，魏大赦，改元熙平。

**2**魏崔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俱進，崇屢違期不至。李崇時鎭壽陽。胡太后以諸將不壹，乃以吏部尚書李平為使持節、鎭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將步騎二千赴壽陽，別為行臺，節度諸軍，將，卽亮翻。使，疏吏翻。騎，奇寄翻。如有乖異，以軍法從事。蕭寶寅遣輕車將軍劉智文等渡淮，攻破三壘；二月，乙巳，又敗將軍桓孟孫等於淮北。敗，補邁翻。李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水『章︰十二行本「水」上有「刻日」二字；乙十一行本同。』陸進攻，無敢乖互，乖，異也。互，差也。戰屢有功。

上使左衞將軍昌義之將兵救浮山，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絢，許縣翻。考異曰︰絢傳︰「十二月魏遣李曇定督衆軍來戰。」按魏帝紀此年正月乃遣李平節度諸軍，絢傳誤也。曇定，卽平字也。上使義之與直閤王神念泝淮救硤石。泝，蘇故翻。考異曰︰李崇傳︰「衍遣趙祖悅襲據西硤石，又遣義之、神念帥水軍泝淮而上，規取壽春。」按義之傳，絢破魏軍，義之乃救硤石，今從之。崔亮遣將軍博陵崔延伯守下蔡，下蔡縣，漢屬沛郡，梁置下蔡郡，屬豫州。水經註︰淮水自峽石北逕下蔡故城東，本州來之城也。吳季札始邑延陵，後邑州來，故曰延州來季子。春秋，襄二年，蔡成公自新蔡遷于州來，謂之下蔡。淮之東岸又有一城，下蔡新城也。二城對據，翼帶淮濆。按蔡有三︰蔡州上蔡縣，蔡仲始封之邑也；又有新蔡，蔡平侯自上蔡遷都于此；又有下蔡縣，蔡成公所遷也。延伯與別將伊甕生夾淮為營。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為絚，將，卽亮翻。去，羌呂翻。輞，扶紡翻，車之牙，車輮也。輻，方目翻，輪轑也。揉，人九翻。絚，古恆翻，大索也。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為橋，兩頭施大鹿盧，鹿盧，圓轉之木。屬，之欲翻。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旣斷趙祖悅走路，又令戰艦不通，義之、神念屯梁城不得進。嗚呼，吾國之失襄陽，亦以水陸援斷而諸將不進也！斷，丁管翻。艦，戶黯翻。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分，扶問翻。克其外城；乙丑，祖悅出降，斬之，盡俘其衆。降，戶江翻。

胡太后賜崔亮書，使乘勝深入。平部分諸將，水陸並進，攻浮山堰；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輒發。平奏處亮死刑，處，昌呂翻。太后令曰︰「亮去留自擅，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幾惡殺，幾，居依翻。惡，烏故翻。亮，崔光之族弟也，故平奏不行。可聽特以功補過。」魏師遂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3**魏中尉元匡奏彈于忠「幸國大災，專擅朝命，裴、郭受冤，謂裴植、郭祚。彈，徒丹翻。朝，直遙翻。宰輔黜辱。謂高陽王雍被黜，後又以授忠茅土，乞自貶退也。又自矯旨為儀同三司、尚書令，領崇訓衞尉，原其此意，欲以無上自處。處，昌呂翻。下尉處同。旣事在恩後，恩後，謂赦恩之後也。宜加顯戮，請遣御史一人就州行決。于忠時為冀州刺史，欲就州戮之。自去歲世宗晏駕以後，皇太后未親覽，以前諸不由階級，或發門下詔書，或由中書宣敕，擅相拜授者，己經恩宥，正可免罪，並宜追奪。」太后令曰︰「忠已蒙特原，無宜追罪；餘如奏。」

匡又彈侍中侯剛掠殺羽林。掠，音亮；下同。剛本以善烹調為尚食典御，嘗食典御，魏官也，掌調和御食，溫涼寒熱，以時供進則嘗之。或曰︰「嘗」當作「尚」，平、去二字通用。凡三十年，以有德於太后，事見上年。頗專恣用事，王公皆畏附之。廷尉處剛大辟，辟，毗亦翻。太后曰︰「剛因公事掠人，邂逅致死，於律不坐。」少卿陳郡袁翻曰︰「『邂逅』，謂情狀已露，隱避不引，不引，謂不引伏也。邂，戶介翻。逅，戶遘翻。考訊以理者也。今此羽林，問則具首，首，式又翻。剛口唱打殺，撾築非理，安得謂之『邂逅』！」撾，則瓜翻。太后乃削剛戶三百，解嘗『嚴︰「嘗」改「尚」。』食典御。

**4**三月，戊戌朔，日有食之。

**5**魏論西硤石之功，辛未，以李崇為驃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驃，匹妙翻。騎，奇寄翻。李平為尚書右僕射，崔亮進號鎭北將軍。亮與平爭功於禁中，太后以亮為殿中尚書。

**6**魏蕭寶寅在淮堰，上為手書誘之，使襲彭城，許送其國廟及室家諸從還北，諸從，猶羣從也。從，才用翻。寶寅表上其書於魏朝。上，時掌翻。朝，直遙翻。

**7**夏，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柳，長，直亮翻。廣，古曠翻。高，居號翻。柳，柜柳也。『鄒︰，同耜。說文︰臿也。田器。』軍壘列居其上。

或謂康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久塞，國語，周太子晉曰︰「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藪，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陂塘汚庳以鍾其美。」塞，悉則翻。若鑿湬東注，則游波寬緩，堰得不壞。」絢乃開湬東注。又縱反間於魏曰︰「梁人所懼開湬，不畏野戰。」蕭寶寅信之，鑿山深五丈，開湬北注，水日夜分流猶不減，丁度集韻︰湬，與湫同，將由翻。間，古莧翻。深，式浸翻。魏軍竟罷歸。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李崇作浮橋於硤石戍間，又築魏昌城於八公山東南，以備壽陽城壞，居民散就岡隴，山脊為岡，高丘為隴。其水清徹，俯視廬舍冢墓，了然在下。

初，堰起於徐州境內，浮山在鍾離郡界，梁置徐州於鍾離。刺史張豹子宣言，謂己必掌其事；旣而康絢以他官來監作，監，古銜翻。豹子甚慙。俄而敕豹子受絢節度，豹子遂譖絢與魏交通，上雖不納，猶以事畢徵絢還。絢還則堰壞矣。

**8**魏胡太后追思于忠之功，曰︰「豈宜以一謬棄其餘勳！」胡后以于忠擁護為功；若忠之專橫，其謬固非一也。復封忠為靈壽縣公，復，扶又翻。亦封崔光為平恩縣侯。

**9**魏元法僧遣其子景隆將兵拒張齊，將，卽亮翻；下同。齊與戰於葭萌，大破之，屠十餘城，遂圍武興。法僧嬰城自守，境內皆叛，法僧遣使間道告急於魏。使，疏吏翻。間，古莧翻。魏驛召鎭南軍司傅豎眼於淮南，以為益州刺史、西征都督，將步騎三千以赴之。豎，而庾翻。騎，奇寄翻。豎眼入境，轉戰三日，行二百餘里，九遇皆捷。五月，豎眼擊殺梁州刺史任太洪。民、獠聞豎眼至，皆喜，迎拜於路者相繼。民、獠惡法僧而懷豎眼，故迎之者屬路。任，音壬。獠，魯皓翻。張齊退保白水，豎眼入州，入武興也。白水以東民皆安業。

魏梓潼太守茍金龍領關城戍主，梁兵至，金龍疾病，不堪部分，分，扶問翻。其妻劉氏帥厲城民，乘城拒戰，帥，讀曰率。百有餘日，士卒死傷過半。戍副高景謀叛，劉氏斬景及其黨與數千人，數千，當作數十。自餘將士，分衣減食，勞逸必同，莫不畏而懷之。井在城外，為梁兵所據，會天大雨，劉氏命出公私布絹及衣服懸之，絞而取水，城中所有雜物悉儲之。雜物，謂瓶、罌、甕、盎之屬。豎眼至，梁兵乃退，魏人封其子為平昌縣子。

**10**六月，庚子，以尚書令王瑩為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袁昂為左僕射，吏部尚書王暕為右僕射。暕，儉之子也。暕，古限翻。王儉，齊初佐命。

**11**張齊數出白水，侵魏葭萌，傅豎眼遣虎威將軍強虯攻信義將將楊興起，殺之，復取白水。數，所角翻。強，其兩翻，又如字。復，扶又翻；下州復、不復同。寧朔將軍王光昭又敗於陰平，張齊親帥驍勇二萬餘人與傅豎眼戰，驍，堅堯翻。秋，七月，齊軍大敗，走還，小劍、大劍諸戍皆棄城走，今劍州劍門縣有大劍山，又有小劍山在其西北三十里，又有小劍故城在益昌縣西南五十里。大劍雖號天險，有阨塞可守，崇墉之間，徑路頗夷。小劍則鑿石架閣，有不容越，李白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者是也。東益州復入于魏。

**12**八月，乙巳，魏以胡國珍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驃，匹妙翻。騎，奇寄翻。雍，於用翻。國珍年老，太后實不欲令出，止欲示以方面之榮；竟不行。

**13**康絢旣還，張豹子不復脩淮堰。九月，丁丑，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聞，音問。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以任城王澄為大將軍、大都督南討諸軍事，勒衆十萬，將出徐州來攻堰，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澄遂不行。

**14**壬辰，大赦。

**15**魏胡太后數幸宗戚勳貴之家，數，所角翻。侍中崔光表諫曰︰「禮，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記禮運之辭也。註云︰無故而相之，是戲謔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數如夏氏，以取弒焉。不言王后夫人，明無適臣家之義。夫人，父母在有歸寧，沒則使卿寧。左傳莊二十七年冬，伯姬來，歸寧也。杜預註曰︰寧，問父母安否。襄十二年，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註曰︰諸侯夫人，父母旣沒，歸寧使卿，故曰禮。漢上官皇后將廢昌邑，霍光，外祖也，親為宰輔，后猶御武帳以接羣臣，事見二十四卷漢昭帝元平元年。示男女之別也。別，彼列翻。今帝族方衍，勳貴增遷，祗請遂多，將成彝式。方衍，謂生子也。增遷，謂增秩遷官也。祗，敬也。謂宗戚勳貴之家，凡有吉慶，皆請太后臨幸。願陛下簡息遊幸，則率土屬賴，含生仰悅矣。」屬，之欲翻；下請屬同。

任城王澄以北邊鎭將選舉彌輕，將，卽亮翻。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魏自顯祖以上，山陵皆在雲中。奏求重鎭將之選，脩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秦、漢以來九卿各一卿，魏太和十五年九卿各置少卿，蓋倣周官六卿有小宰、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之遺制也。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汚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斂之意。比，毗至翻。邏，郞佐翻。帥，所類翻。屬，之欲翻。斂，力贍翻。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遇強敵，卽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抄，楚交翻。羸，倫為翻。解，戶買翻，曉也。閑，習也。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旣不多，貲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自古至今，守邊之兵皆病於此。貿，音茂。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場，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幷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間，古莧翻。場，音亦。朝，直遙翻。稱，尺證翻。敗，補邁翻。及正光之末，北邊盜賊羣起，遂逼舊都，犯山陵，如澄所慮。正光四年，破六韓拔陵、衞可孤等反，孝昌初年，雲中沒矣。

**16**冬，十一月，交州刺史李畟斬交州反者阮宗孝，傳首建康。

**17**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水經註︰穀渠南流，出太尉、司徒兩坊間，水西有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杜預曰︰地中之泉，故日黃泉。浮圖高九十丈，上剎復高十丈，高，居報翻。剎，所轄翻。剎，柱也，浮圖上柱；今謂之相輪。復，扶又翻。每夜靜，鈐鐸聲聞十里。聞，音問。佛殿如太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漢永明平中，佛法入中國，佛弟子收奉舍利，建宮宇，號為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揚州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遷都見一百三十八卷齊世永明十一年。明堂未脩，太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儀刑萬國者也。今國子雖有學官之名，而無敎授之實，何異兔絲、燕麥，南箕、北斗！爾雅曰︰唐、蒙、女蘿，兔絲。釋名曰︰唐也，蒙也，女蘿也，兔絲也，一物四名。毛氏詩傳曰︰女蘿，兔絲；兔絲，松蘿也。陸璣草木疏曰︰兔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合藥兔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兔絲殊異。本草曰︰兔絲生川澤田野，蔓延草木之上，瞿麥，一名燕麥，又名雀麥，其苗與麥同，但穗細長而疏。言兔絲有絲之名而不可以織，燕麥有麥之名而不可以食。古歌曰︰田中兔絲，如何可絡！道邊燕麥，何嘗可獲！詩云︰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皆謂有名無實也。事不兩興，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窟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三時農隙脩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太后好事佛，民多絕戶為沙門，家有一子，出為沙門，其戶絕矣。好，呼到翻。高陽王友李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絕祀，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瑒，杖梗翻，又音暢。豈得輕縱背禮之情，肆其向法之意，一身親老，棄家絕養，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佛法以今世修種為來生因果。背，蒲妹翻。養，余亮翻。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論語載孔子答子路之言。焉，於虔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敎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實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皆為沙門矣。」復，扶又翻。比，毗必翻，又毗至翻。都統僧暹等忿瑒謂之「鬼敎」，以為謗佛，魏有沙門統，謂之都統，猶今都僧錄。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祗，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為堂堂，幽者為鬼敎。佛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太后雖知瑒言為允，難違暹等之意，罰瑒金一兩。

**18**魏征南大將軍田益宗求為東豫州刺史，以招二子，太后不許，竟卒於洛陽。田益宗二子叛，見上卷十三年。卒，子恤翻。

**19**柔然伏跋可汗，壯健善用兵，可，從刊入聲。汗，音寒。是歲，西擊高車，大破之，執其王彌俄突，繫其足於駑馬，頓曳殺之，漆其頭為飲器。彌俄突殺柔然佗汗見上卷七年。鄰國先羈屬柔然後叛去者，伏跋皆擊滅之，其國復強。復，扶又翻；下賊復同。

**十六年**（丁酉、五一七）

**1**春，正月，辛未，上祀南郊。

**2**魏大乘餘賊復相聚，沙門法慶之餘黨也。突入瀛州，刺史宇文福之子員外散騎侍郞延帥奴客拒之。散，悉亶翻。騎，奇寄翻。帥，讀曰率。賊燒齋閤，延突火抱福出外，肌髮皆焦，勒衆苦戰，賊遂散走，追討，平之。

**3**甲戌，魏大赦。

**4**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殽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旣而洛陽及諸州鎭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指謂雞眼、鐶鑿，雞眼者，謂錢薄小，其眼如雞眼也。鐶鑿云者，謂鑿好以取銅，僅存其肉也。鐶，戶關翻。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竊惑焉。又河北旣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縑、疏縷之布，狹幅促度，不中常式，復，扶又翻。中，竹仲翻。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杼，直呂翻；說文，機之持緯者。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為用，貫繈相屬，繈，居兩翻，亦錢貫也。屬，之欲翻。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並下諸方州鎭，易，以豉翻。下，遐稼翻。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鄕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鐶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少，詩沼翻。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

**5**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覈，戶革翻。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句，古侯翻，考也，稽也。更造兩通，更，工衡翻。一關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卽令行臺軍司給券，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此韓愈寄崔立之詩所謂「當如合分支」者也，今人亦謂析產文契為分支帳。豎，而庾翻。以防偽巧。」太后從之。同，玄之族孫也。盧玄見一百二十二卷宋文帝元嘉八年。中尉元匡奏取景明元年已來，內外考簿、吏部除書、中兵勳案、幷諸殿最，殿，丁練翻。欲以案校竊階盜官之人，太后許之。尚書令任城王澄表以為︰「法忌煩苛，治貴清約。治，直吏翻。御史之體，風聞是司，若聞有冒勳妄階，止應攝其一簿，研檢虛實，繩以典刑。豈有移一省之案，取尚書省之案赴御史臺，所謂移也。尋兩紀之事，自景明元年至是年凡十八年。今言兩紀之事，蓋景明初所敍階勳，皆太和末淮、漢用兵所上勳人名籍也。如此求過，誰堪其罪！斯實聖朝所宜重愼也。」太后乃止。又以匡所言數不從，慮其辭解，朝，直遙翻。數，所角翻。辭解者，辭職解官也。欲獎安之，乃加鎭東將軍。二月，丁未，立匡為東平王。為匡治棺攻澄張本。

**6**三月，丙子，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織官，猶漢之織室令、丞也。為其裁翦，有乖仁恕。為，于偽翻。

**7**丁亥，魏廣平文穆王懷卒。

**8**夏，四月，戊申，魏以中書監胡國珍為司徒。

**9**詔以宗廟用牲，有累冥道，冥，幽也。幽則有鬼神；冥道，鬼神之道也。累，力瑞翻。宜皆以麪為之。考異曰︰梁帝紀，此詔在四月甲子。南史云在二月，云「祈告天地宗廟，以去殺之理欲被之含識，郊廟牲牷皆代以麪，其山川諸祀則否。」按長曆是月辛卯朔，無甲子。隋志但云四月，亦不云郊祀去牲，今從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去，羌呂翻。復，扶又翻。帝竟不從。八坐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記·曲禮︰牛曰一元大武。鄭玄曰︰元，頭也。武，迹也。坐，祖臥翻。

**10**秋，八月，丁未，詔魏太師高陽王雍入居門下，參決尚書奏事。「魏」字當在「詔」字之上。

**11**冬，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鄭玄曰︰脯，乾肉也。脩，鍛脩也。薄析曰脯，棰之而施薑桂曰鍛脩。更議代之，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盡用蔬果。又起至敬殿、景陽臺，置七廟座，每月中再設淨饌。饌，雛戀翻，又雛睆翻。

**12**乙卯，魏詔，北京士民未遷者，悉聽留居為永業。魏以代郡為北京。

**13**十一月，甲子，巴州刺史牟漢寵叛，降魏。五代志︰巴西郡，梁置南梁州、北巴州。降，戶江翻。

**14**十二月，柔然伏跋可汗遣俟斤尉比建等請和於魏，俟斤，柔然大臣之號。俟，渠希翻。尉，紆勿翻。用敵國之禮。

**15**是歲，以右衞將軍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行軍能檢敕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復，扶又翻。

**16**魏尚書崔亮奏請於王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五代志︰河內郡王屋縣有王屋山。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是時錢輕，南北皆然，豈天時邪！

**十七年**（戊戌、五一八）

**1**春，正月，甲子，魏以氐酋楊定為陰平王。酋，慈由翻。

**2**魏秦州羌反。

**3**二月，癸巳，安成康王秀卒。卒，子恤翻。秀雖與上布衣昆弟，及為君臣，小心畏敬過於疏賤，上益以此賢之。秀與弟始興王憺尤相友愛，憺久為荊州，常『章︰十二行本「常」上有「刺史」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張校同。』中分其祿以給秀，秀、憺皆吳太妃之子。齊和帝中興元年，憺督雍州，天監元年，進督荊州，五年，徵至都。荊州總西夏之寄，俸入優厚。憺，徒敢翻，又徒覽翻。秀稱心受之，稱，尺證翻。亦不辭多也。

**5**己酉，魏大赦，改元神龜。

**6**魏東益州氐反。

**7**魏主引見柔然使者，見，賢遍翻。使，疏吏翻。讓之以藩禮不備，議依漢待匈奴故事，遣使報之。漢宣帝待呼韓邪位在諸侯王上，蓋稱臣也。按張倫表諫與為昆弟，蓋用漢文、景故事。司農少卿張倫上表，以為︰「太祖經啓帝圖，日有不暇，遂令豎子遊魂一方，謂道武南略，社崙得以雄跨漠北。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方事南轅，未遑北伐。謂孝文南都洛陽，用兵淮、漢，未暇伐柔然也。世宗遵述遺志，虜使之來，受而弗答。見百四十六卷六年。以為大明臨御，國富兵強，抗敵之禮，何憚而為之，何求而行之！今虜雖慕德而來，亦欲觀我強弱；若使王人銜命虜庭，與為昆弟，恐非祖宗之意也。苟事不獲已，應為制詔，示以上下之儀，命宰臣致書，諭以歸順之道，觀其從違，徐以恩威進退之，則王者之體正矣。豈可以戎狄兼幷，謂伏跋新破高車及滅鄰國之叛者也。而遽虧典禮乎！」不從。倫，白澤之子也。張白澤見一百三十四卷宋順帝昇明元年。

**8**三月，辛未，魏靈壽武敬公于忠卒。

**9**魏南秦州氐反，遣龍驤將軍崔襲持節諭之。驤，思將翻。

**10**夏，四月，丁酉，魏秦文宣公胡國珍卒，贈假黃鉞、相國、都督中外諸軍事、太師，號曰太上秦公，『章︰十二行本「公」下有「加九錫」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葬以殊禮，贈襚儀衞，事極優厚。又迎太后母皇甫氏之柩與國珍合葬，謂之太上秦孝穆君。柩，音舊。諫議大夫常山張普惠以為前世父后父無稱「太上」者，「太上」之名不可施於人臣，詣闕上疏陳之，左右皆敢為通。為，于偽翻。會胡氏穿壙，下有磬石，乃密表，以為︰「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太上』者因『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孔子曰︰「才難，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先儒以為十亂，太公望、周公旦、召公奭、畢公高、榮公、太顚、閎夭、散宜生、南宮括及文母。今司徒為『太上』，恐乖繫敕之意。孔子稱『必也正名乎！』論語載孔子答子路之言。比克吉定兆，比，毗至翻。而以淺改卜，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啓聖情也。伏願停逼上之號，以邀謙光之福。」太后乃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以上博議。王公皆希太后意，爭詰難普惠；詰，去吉翻。難，乃旦翻。普惠應機辯析，無能屈者。太后使元叉宣令於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朕懷。後有所見，勿難言也。」

太后為太上君造寺，壯麗埓於永寧。

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為，于偽翻。埓，力輟翻。復，扶又翻；下浸復、復欲、無復、欲復、復見同。張普惠上疏，以為︰「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去，羌呂翻；下去天下同。稱，尺證翻；下稱尺同。事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故鼓舞供調。調，徒釣翻。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聞，音問。朝，直遙翻。宰輔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于忠罷綿麻，見上十四年。旣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斂。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斂，力贍翻。去，羌呂翻。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大有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羨，延面翻，餘也。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三長。戶主者，一家之長，則為一戶之主。三長見一百三十六卷齊世祖永明四年。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布帛六丈為端。爾雅︰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匹。杜預曰︰二丈為端，二端為兩，所謂疋也。說文︰幅，布帛廣也。俸，扶用翻。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

普惠又以魏主好遊騁苑囿，好，呼到翻。不親視朝，朝，直遙翻。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切諫，以為︰「殖不思之冥業，損巨費於生民。減祿削力，近供無事之僧；崇飾雲殿，遠邀未然之報。昧爽之臣稽首於外，謂羣臣入朝者也。孔安國曰︰昧，冥。爽，明，早旦。稽，音啓。玄寂之衆遨遊於內。愆禮忤時，忤，五故翻。人靈未穆。愚謂脩朝夕之因，求祇劫之果，祇，巨支翻。釋氏之言祇劫，猶云無數劫也。未若收萬國之權心以事其親，使天下和平，災害不生也。用孝經文意。伏願淑愼威儀，淑，善也。為萬邦作式；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禮。紆，縈也，屈也。釋奠成均，五帝之學曰成均。鄭玄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又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孔穎達曰︰釋奠有牲牢，有幣帛；釋菜則惟釋蘋藻而已。竭心千畝，千畝，謂藉田也。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量，音良。折，而設翻。已造者務令簡約速成，未造者一切不復更為，則孝弟可以通神明，弟，讀曰悌。德敎可以光四海，節用愛人，法俗俱賴矣。」尋敕外議釋奠之禮，又自是每月一陛見羣臣，皆用普惠之言也。

普惠復表論時政得失，太后與帝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詰難。復，扶又翻。見，賢遍翻。難，乃旦翻。

**11**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卽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御史臺曰南臺，亦曰南司。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五月，戊寅，司徒、驃騎大將軍、揚州刺史臨川王宏免。驃，匹妙翻。騎，奇寄翻。

宏自洛口之敗，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常懷愧憤，都下每有竊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帝以三橋舊宅為光宅寺，三橋在秣陵縣同夏里。有盜伏於驃騎航，宏府面秦淮，於府前為浮橋；謂之驃騎航，以宏官名航也。待上夜出；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人才勝汝百倍，當此猶恐不堪，汝何為者？我非不能為漢文帝，謂誅淮南厲王長也。念汝愚耳！」宏頓首稱無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

宏奢僭過度，殖貨無厭。厭，於鹽翻。庫屋垂百間，垂，幾及也。在內堂之後，關籥甚嚴，籥，與鑰同，關牡也。有疑是鎧仗者，密以聞。鎧，可亥翻。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他日，送盛饌與宏愛妾江氏曰︰「當來就汝懽宴。」饌，雛戀翻，又雛睆翻。獨攜故人射聲校尉丘佗卿往，與宏及江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履行汝後房。」行，下孟翻。卽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賄，呼罪翻。怖，普布翻。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每錢百萬為一聚，黃榜標之，千萬為一庫，懸一紫標，如此三十餘間。上與佗卿屈指計，見錢三億餘萬，見，賢遍翻。餘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貯，丁呂翻。紵，直呂翻。紵，麻屬而細於麻。少，詩沼翻。上始知非仗，大悅，謂曰︰「阿六，汝生計大可！」宏於諸弟次第六。阿，從安入聲。乃更劇飲至夜，舉燭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兄弟方更敦睦。

宏都下有數十邸，出懸錢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懸上文契，上，時掌翻。期訖，便驅券主奪其宅，都下，東土百姓，失業非一。上後知之，制懸券不得復驅奪，自此始。復，扶又翻。

侍中，領軍將軍吳平侯昺，雅有風力，為上所重，軍國大事皆與議決，以為安右將軍，監揚州。安右將軍，帝所置百號將軍之一也。昺，音丙。監，工銜翻。昺自以越親取揚州，昺，帝從父弟，揚州京邑，昺自以為越同氣之親而居之，故懇讓。涕泣懇讓，上不許。在州尤稱明斷，斷，丁亂翻。符敎嚴整。

辛己，以宏為中軍將軍、中書監，六月，乙酉，又以本號行司徒。本號，中軍將軍號也。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將，卽亮翻。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12**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石經事見四十七卷漢靈帝熹平四年。酈道元曰︰蔡邕正定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太學門外。魏正始中立古、篆、隸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喪，息浪翻。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魏都平城，以洛陽為洛州，旣遷洛，始改為司州。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頹落，所存者委於榛莽，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缺，胡太后許之。會元叉、劉騰作亂，事遂寢。叉、騰作亂，事見下卷普通二年。

**13**秋，七月，魏河州羌卻鐵忽『章︰十二行本「忽」作「怱」；乙十一行本同；下同；孔本均同。』反，自稱水池王；河州治枹罕，領金城、武始、洪和、臨洮郡。水池縣，魏眞君四年置郡，後改為縣，屬洪和郡，隋倂洪和郡為當夷縣，其地在唐洮州臨潭縣界。詔以主客郞源子恭為行臺以討之。曹魏置尚書主客郞。子恭至河州，嚴勒州郡及諸軍，毋得犯民一物，亦不得輕與賊戰，然後示以威恩，使知悔懼。八月，鐵忽等相帥詣子恭降，首尾不及二旬。言自子恭至河州及于賊降，首尾不及二旬也。帥，讀曰率。降，戶江翻。子恭，懷之子也。源懷，源賀之子，歷事文成、獻文、孝文、宣武。

**14**魏宦者劉騰，手不解書，解，戶買翻。而多姦謀，善揣人意；揣，初委翻。胡太后以其保護之功，事見上十四年。累遷至侍中、右光祿大夫，遂干預政事，納賂為人求官，無不效者。為，于偽翻。河間王琛，簡之子也。齊郡王簡見一百三十七卷齊武帝永明九年。琛，丑林翻。為定州刺史，以貪縱著名，及罷州還，太后詔曰︰「琛在定州，唯不將中山宮來，後燕都中山，建宮室，魏克中山，因以為中山宮。自餘無所不致，何可更復敍用！」復，扶又翻。遂廢于家。琛乃求為騰養息，養息，卽養子也。賂騰金寶鉅萬計。騰為之言於太后，為，于偽翻。得兼都官尚書，出為秦州刺史。會騰疾篤，太后欲及其生而貴之，九月，癸未朔，以騰為衞將軍，加儀同三司。

**15**魏胡太后以天文有變，欲以崇憲高太后當之。戊申夜，高太后暴卒；冬，十月，丁卯，以尼禮葬於北邙，尼，女夷翻；下同。諡曰順皇后。百官單衣邪巾古者二十成人，士冠，庶人巾。邪巾者，邪厭於首。捨衰絰喪冠而單衣邪巾，示不成喪也。送至墓所，事訖而除。

**16**乙亥，以臨川王宏為司徒。

**17**魏胡太后遣使者宋雲與比丘惠生如西域求佛經。比丘，僧也。比，毗至翻；下連比同。司空任城王澄奏︰「昔高祖遷都，制城內唯聽置尼寺各一，餘皆置於城外；蓋以道俗殊歸，欲其淨居塵外故也。正始三年，沙門統惠深，始違前禁，自是卷詔不行，卷，讀曰捲。私謁彌衆，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占奪民居，三分且一，屠沽塵穢，連比雜居。占，之贍翻。比，毗至翻。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事見一百三十五卷齊太祖建元三年。冀州有大乘之變。太和、景明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昔如來闡敎，多依山林，如來，佛也。今此僧徒，戀著城邑，著，直略翻。正以誘於利欲，不能自己，誘，音酉。此乃釋氏之糟糠，法王之社鼠，法王，謂佛。內戒所不容，釋氏有五戒。國典所共棄也。臣謂都城內寺未成可徙者，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倂小從大；外州亦準此。」『章︰十二行本「此」下有「詔從之」三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然卒不能行。卒，子恤翻。

**18**是歲，魏太師雍等奏︰「鹽池天藏，藏，徂浪翻。資育羣生，先朝為之禁限，朝，直遙翻。亦非茍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吝守，貧弱遠來，邈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強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稅，自古有之，所務者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禁集，『章︰十二行本作「罷禁」；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事見一百四十六卷五年。甄，之人翻。琛，丑林翻。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言鹽價賤貴，任其口之所出也。請依先朝禁之為便。」詔從之。

# 資治通鑑卷第一百四十九

## 梁紀五起屠維大淵獻（己亥），盡昭陽單閼（癸卯），凡五年。

高祖武皇帝五

**天監十八年**（己亥、五一九）

**1**春，正月，甲申，以尚書左僕射袁昂為尚令，『章︰十二行本「令」上有「書」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右僕射王暕為左僕射，暕，古限翻。太子詹事徐勉為右僕射。

**2**丁亥，魏主下詔，稱「太后臨朝踐極，歲將半紀，胡后臨朝見上卷十四年。宜稱『詔』以令宇內。

**3**辛卯，上祀南郊。

**4**魏征西將軍『章︰十二行本「軍」下有「平陸文侯」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張彝之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削選格，瑀，音禹。上，時掌翻。銓，量也。選，須絹翻；下入選、應選同。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會集，屠害其家；彝父子晏然，不以為意。方羽林、虎賁立榜克期之初，魏朝旣不為之嚴加禁遏，縱彝父子欲以為意，柰之何哉！二月，庚午，羽林、虎賁近千人，賁，音奔。近，其靳翻。相帥至尚書省詬罵，帥，讀曰率。詬，戶遘翻，又古侯翻。求仲瑀兄左民郞中始均不獲，尚書左民郞，晉武帝置。以瓦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討。『張︰「討」作「訶」。』懾，之涉翻。遂持火掠道中薪蒿，以杖石為兵器，直造其第，曳彝堂下，捶辱極意，『章︰十二行本「意」下有「唱呼動地」四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焚其第舍。始均踰垣走，復還拜賊，造，七到翻。捶，止橤翻。復，扶又翻；下不復、誰復同。請其父命，賊就毆擊，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彝僅有餘息，言氣息奄奄，僅未絕耳。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強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治，直之翻。乙亥，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

時官員旣少，少，詩沼翻。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斷，丁亂翻。沈滯者皆稱其能。沈，持林翻。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鄕塾貢士，王制︰命鄕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秀士而升之學，曰俊士。兩漢由州郡薦才，謂賢良、文學、孝廉之舉也。事見漢紀。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事見六十九卷魏文帝黃初元年。雖未盡美，應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治，直吏翻。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辯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改張易調，行，下孟翻。屬，之欲翻。董仲舒曰︰譬如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之。不調，謂不和也。易調之調，徒釣翻，音調也。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行，下孟翻。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復，扶又翻。左傳昭六年，鄭人鑄刑書，叔向詒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敎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強，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士，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其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復書曰︰「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難，乃旦翻。洛陽令代人薛琡魏書·官氏志︰西方叱干氏後改為薛氏。琡，之六翻。又音俶。上書言︰「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能否，義均行鴈，次若貫魚，行鴈、貫魚，皆以諭資次先後以序而進也。上，時掌翻。長，知兩翻。選，須絹翻。行，音戶剛翻。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見，賢遍翻。復，扶又翻。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甄，之人翻。琛，丑林翻。利其便己，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

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事見一百一十一卷晉安帝隆安三年。燕，因肩翻。其子謐為侍御史，考異曰︰李百藥北齊書作「諡」。北史作「謐」，今從之。坐法徙懷朔鎭，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謐孫歡，沈深有大志，沈，持林翻。家貧，執役在平城，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鎭為函使，凡書表皆函封，函使者，使奉函詣京師也。使，疏吏翻。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衞相帥焚大臣之第，帥，讀曰率。考異曰︰北齊書云「領軍張彝」。按彝未嘗為領軍，故但云大臣。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豈可常守邪！」歡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省事，鎭吏也。省，悉景翻。秀容劉貴、魏太宗永興二年，置秀容郡及秀容縣；世祖眞君七年置肆州，秀容郡屬焉。中山賈顯智、戶曹史咸陽孫騰、外兵史懷朔侯景、史，亦吏職也。獄掾善無尉景、善無縣，前漢屬鴈門郡，後漢屬定襄郡。拓跋氏置善無郡，屬恆州。李延壽曰︰秦、漢置尉候官，景之先有居此職者，因氏焉。廣寧蔡儁廣寧郡，魏收志屬朔州，隋幷入朔州善陽縣。特相友善，並以任俠雄於鄕里。高歡事始此。

**5**夏，四月，丁巳，大赦。

**6**五月，戊戌，魏以任城王澄為司徒，京兆王繼為司空。

**7**魏累世強盛，東夷、西域貢獻不絕，又立互市以致南貨，至是府庫盈溢。胡太后嘗幸絹藏，藏，徂浪翻。命王公嬪主從行者百餘人各自負絹，稱力取之，稱，尺證翻。少者不減百餘匹。少，詩沼翻；下同。尚書令·儀同三司李崇、章武王融，負絹過重，顚仆於地，崇傷腰，融損足，太后奪其絹，使空出，時人笑之。融，太洛之子也。章武王太洛見一百三十二卷宋明帝泰始四年。侍中崔光止取兩匹，太后怪其少，對曰︰「臣兩手唯堪兩匹。」衆皆愧之。

時魏宗室權倖之臣，競為豪侈，高陽王雍，富貴冠一國，宮室園圃，侔於禁苑，僮僕六千，伎女五百，出則儀衞塞道路，冠，古玩翻。塞，悉則翻。歸則歌吹連日夜，一食直錢數萬。李崇富埓於雍而性儉嗇，嘗謂人曰︰「高陽一食，敵我千日。」埓，力輟翻。

河間王琛，每欲與雍爭富，駿馬十餘匹，皆以銀為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旆。嘗會諸王宴飲，酒器有水精鋒，後漢書︰大秦國出水精，以為宮室柱及食器。一本「鋒」作「鍾」。馬腦椀，本草衍義曰︰馬腦，非石非玉，自是一類，有紅、白、黑色三種，亦有紋如纏絲者，生西國玉石間。赤玉巵，王逸論或問玉符，曰︰「赤如雞冠，黃如蒸栗，白如脂肪，黑如點漆，玉之符也。」制作精巧，皆中國所無。又陳女樂、名馬及諸奇寶，復引諸王歷觀府庫，金錢，繒布，不可勝計，復，扶又翻。勝，音升。顧謂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石崇事見八十一卷晉武帝太康三年。融素以富自負，歸而惋歎三『章︰十二行本「三」上有「臥疾」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退齋校同。』日。惋，烏貫翻。京兆王繼聞而省之，省，悉景翻。謂曰︰「卿之貨財計不減於彼，何為愧羨乃爾？」融曰︰「始謂富於我者獨高陽耳，不意復有河間！」繼曰︰「卿似袁術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耳。」融乃笑而起。物盛而衰，固其理也。史言魏君臣驕侈，乃其衰亂之漸。復，扶又翻；下無復、司復同。

太后好佛，營建諸寺，無復窮已，令諸州各建五級浮圖，民力疲弊。諸王、貴人、宦官、羽林各建寺於洛陽，相高以壯麗。太后數設齋會，施僧物動以萬計，好，呼到翻。數，所角翻。施，式豉翻。賞賜左右無節，所費不貲，而未嘗施惠及民。府庫漸虛，乃減削百官祿力。祿，在官所受之祿。力，在官所用白直也。任城王澄上表，以為「蕭衍常蓄窺覦之志，覦，音俞。宜及國家強盛，將士旅力，早圖混壹之功。比年以來，比，毗至翻。公私貧困，宜節省浮費以周急務。」太后雖不能用，常優禮之。

魏自永平以來，天監七年，魏改元永平。營明堂、辟雍，役者多不過千人，有司復借以脩寺及供他役，十餘年竟不能成。起部郞源子恭上書，以為「廢經國之務，資不急之費，宜徹減諸役，早圖就功，使祖宗有嚴配之期，孝經，孔子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蒼生有禮樂之富。」詔從之，然亦不能成也。

**8**魏人陳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京房律準，今雖有其器，曉之者鮮，詰，去吉翻。鮮，息淺翻。仲儒所受何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昞然。司馬彪志曰︰京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而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宓犧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氣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商、徵以類從焉。禮運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謂也。以六十律分朞之日，黃鍾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茍非草木之聲則無所不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劉歆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其相生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又以二乘而三約之，是為下生林鍾之實；又以四乘而三約之，是為上生太簇之實。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正其強弱。以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下生林鍾；黃鍾為宮，太蔟商，林鍾徵；一日律九寸，準九尺。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下生謙待；未知商，謙待徵；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徵強，準八尺九寸萬五千九百七十三。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下生去滅；執始為宮，時息商，去滅徵；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準八尺八寸萬五千五百一十六。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下生安度；丙盛為宮，屈齊商，安度徵；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徵弱，準八尺七寸萬一千六百七十九。分動十七萬八十九，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商，歸嘉徵；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準八尺六寸八千一百五十二。質末十六萬七千八百，下生否與；質末為宮，形晉商，否與徵；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微強，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下生去南；凌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下生南呂；太簇為宮，姑洗商，南呂徵；一日律八寸，準八尺，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下生白呂；未知為宮，南授商，白呂徵；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準七尺九寸萬六千三百八十三。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下生結躬；時息為宮，變虞商，結躬徵；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準七尺八寸萬八千一百六十六。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下生歸期；屈齊為宮，路時商，歸期徵；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準七尺七寸萬六千九百三十九。隨期十五萬一千一百九十，下生未卯；隨期為宮，形始商，未卯徵；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七尺六寸萬五千九百九十二。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下生夷汗；形晉為宮，依行商，夷汗徵；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準七尺五寸萬五千三百二十五。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下生無射；夾鍾為宮，中呂商，無射徵；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準七尺四寸萬八千一十八。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下生閉掩；開時為宮，中呂商，閉掩徵；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準七尺三寸萬七千八百四十一。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下生鄰齊；族嘉為宮，內負商，鄰齊徵；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準七尺二寸萬七千九百五十四。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下生期保；爭南為宮，物應商，期保徵；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準七尺一寸萬八千三百二十七。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下生應鍾；姑洗為宮，蕤賓商，應鍾徵；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準七尺一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下生分烏；南授為宮，南事商，分烏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準七尺萬八千九百三十。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下生遲內；變虞為宮，盛變商，遲內徵；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準七尺三千三十。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下生未育，路時為宮，離宮商，未育徵；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九寸四千一百二十三。形始十三萬四千三百九十二，下生遲時；形始為宮，制時商，遲時徵；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準六尺八寸五千四百七十六。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上生色育；依行為宮，謙待商，色育徵；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七寸七千五十九。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上生執始；中呂為宮，去滅商，執始徵；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準六尺六寸萬一百四十二。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上生丙盛；南中為宮，安度商，丙盛徵。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準六尺五寸萬三百八十五。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上生分動；內負為宮，歸嘉商，分動徵；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準六尺四寸萬五千四百五十。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上生質末；物應為宮，否與商，質末徵；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準六尺三寸萬八千四百八十。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上生十呂；蕤賓為宮，夷則商，大呂徵；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準六尺三寸四千一百三十一。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下生南事；窮無商，徵不為宮；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準六尺三寸一千五百三十一。盛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上生分否；盛變為宮，解形商，分否徵；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準六尺二寸七千六十四。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上生凌陰；離宮為宮，去南商，凌陰徵；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準六尺一寸萬二百二十七。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上生少出；制時為宮，分積商，少出徵；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準六尺萬三千六百二十。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上生太蔟；林鍾為宮，南呂商，太蔟徵；一日律六寸，準六尺。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上生未知，謙待為宮，白呂商，未知徵；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準五尺九寸萬七千二百一十三。去減十一萬六千五百八，上生時息；去滅為宮，結躬商，時息徵；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準五尺九寸三千七百八十三。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上生屈齊；安度為宮，歸期商，屈齊徵；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準五尺八寸七千七百八十六。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三，上生隨期︰歸嘉為宮，未卯商，隨期徵；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準五尺七寸萬一千九百九十九。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上生形晉；否與為宮，夷汗商，形晉徵；五日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準五尺六寸萬六千四百二十二。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上生夾鍾；夷則為宮，無射商，夾鍾徵；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準五尺六寸三千六百七十二。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上生開時；解形為宮，閉掩商，開時徵；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準五尺五寸八千四百六十五。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上生族嘉；去南為宮，鄰齊商，族嘉徵；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準五尺四寸萬三千四百六十八，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上生爭南，分積為宮，期保商，爭南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準五尺三寸萬八千六百八十一。南呂八萬四千九百七十六，上生姑洗；南呂為宮，應鍾商，姑洗徵；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準五尺五寸六千五百六十一。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上生南授；白呂為宮，分烏商，南授徵；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準五尺三寸四千三百七十一。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上生變虞；結躬為宮，遲內商，變虞徵；六日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準五尺二寸萬二千一百一十四。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上生路時；歸期為宮，未育商，路時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徵強，準五尺一寸萬七千八百五十七。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時商，形始徵；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徵強，準五尺一寸四千八十七。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上生依行；夷汗為宮，色育商，依行徵；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準五尺萬二百二十。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始商，中呂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準四尺九寸萬八千五百七十三。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上生南中；閉掩為宮，丙盛商，南中徵；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準四尺九寸五千三百三十三。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上生內負；鄰齊為宮，分動商，內負徵；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準四尺八寸萬一千九百六十六。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上生物應，期保為宮，質末商，物應徵；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弱，準四尺七寸萬八千七百七十九。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上生蕤賓；應鍾為宮，大呂商，蕤賓徵；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準四尺七寸八千十九。分烏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上生南事；分烏窮次無徵不為宮；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準四尺七寸六千五十九。遲內九萬二千九十六，上生盛變；遲內為宮，分否商，盛變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二。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上生離官；未育為宮，凌陰商，離宮徵；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準四尺五寸萬二百一十五。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晉書·樂志︰宮，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商，強也，謂金性堅強。角，觸也，象諸陽觸物而生。徵，止也，言物盛則止。羽，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宋白曰︰合宮通音謂之宮，其音雄雄洪洪然。開口吐聲謂之商，其音鏘鏘倉倉然。張牙湧脣謂之角，其音喔喔礭礭然。齒合脣開謂之徵，其音倚倚然，齒開脣聚謂之羽，其音詡酗于吁然。遂竭愚思，思，相吏翻。鑽研甚久，頗有所得。夫準者所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竊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宜清。徵，徙里翻；下同。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還，音旋。清濁悉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諧！中呂，陸德明曰︰中，音仲，又如字。但音聲精徵，史傅簡略，舊志準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以不。不，讀曰否。今刑統疏議多用「以否」二字，蓋當時常用疑辭也。又，一寸之內有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私曾考驗，準當施柱，但前卻柱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粗，讀曰麤。須與琴宮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畫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卽於中絃按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著，直略翻。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旣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五調之調，徒釣翻。調聲之調如字。然後錯采衆聲以文飾之，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古者未有火化，燧人氏始鑽燧出火，敎民熟食。延壽不束脩以變律，延壽，卽京房之師焦延壽也。言無所師承而變十二律為六十律也。孔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朱元晦註曰︰脩，脯也，十脡為束。古者相見必執贄以為禮，束脩其至薄者也。故云知之者欲敎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茍有一毫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尚書蕭寶寅奏仲儒學不師受，輕欲制作，不敢『章︰十二行本「敢」作「合」；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依許；事遂寢。

**9**魏中尉東平王匡以論議數為任城王澄所奪，憤恚，復治其故棺，匡造棺見一百四十七卷七年。數，所角翻。恚，於避翻。復，扶又翻。治，直之翻。欲奏攻澄。澄因奏匡罪狀三十餘條，廷尉處以死刑。處，昌呂翻。秋，八月，己未，詔免死，削除官爵，以車騎將軍侯剛代領中尉騎，奇寄翻。三公郞中辛雄奏理匡，曹魏置尚書三公郞。以為「歷奉三朝，骨鯁之跡，朝野具知，朝，直遙翻。故高祖賜名曰匡。先帝旣已容之於前，陛下亦宜寬之於後，若終貶黜，恐杜忠臣之口。」未幾，復除匡平州刺史。幾，居豈翻。復，扶又翻。雄，琛之族孫也。辛琛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六年。琛，丑林翻。

**10**九月，庚寅朔，『章︰十二行本無「朔」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云從無註本。』胡太后遊嵩高；癸巳，還宮。

太后從容謂兼中書舍人楊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從，千容翻。稱，尺證翻。卿有聞，愼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相州『章︰十二行本 「相」作「恆」；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刺史楊鈞造銀食器『章︰十二行本「器」下有「十具並」三字；孔本同；張校云，脫「十具」二字。』餉領軍元义。『鄒︰元义，上並下卷作「元叉」，實同一人也。另本作「元乂」。』相，息亮翻。太后召义夫妻，泣而責之。泣而責之，愛誨之意也。义由是怨昱。昱叔父舒妻，武昌王和之妹也。和卽义之從祖。從，才用翻。舒卒，元氏頻請別居，昱父椿泣責不聽，元氏恨之。會瀛州民劉宣明謀反，事覺，逃亡。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匿宣明，且云︰「昱父定州刺史椿，叔父華州刺史津，並送甲仗三百具，謀為不逞。」華，戶化翻。义復構成之。遣御仗五百人夜圍昱宅，收之，一無所獲。太后問其狀，昱具對為元氏所怨。太后解昱縛，處和及元氏死刑，復，扶又翻。處，昌呂翻。旣而义營救之，和直免官，元氏竟不坐。史言靈后昵庇元义以自遺患。

**11**冬，十二月，癸丑，魏任城文宣王澄卒。任，音壬。卒，子恤翻。

**12**庚申，魏大赦。

**13**是歲，高句麗王雲卒，世子安立。句，如字；又音駒。麗，力知翻。

**14**魏以郞選不精，大加沙汰，以水淘去沙石，謂之沙汰，故以諭去不肖。唯朱元旭、辛雄、羊深、源子恭及范陽祖瑩等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深，祉之子也。正始之初，羊祉鎭梁、益。

## 普通元年（庚子、五二○）

**1**春，正月，乙亥朔，改元大赦。

**2**丙子，日有食之。

**3**己卯，以臨川王宏為太尉、揚州刺史，金紫光祿大夫王份為尚書左僕射。份，奐之弟也。份，彼陳翻。王奐死於齊武帝永明十一年。

**4**左軍將軍豫寧威伯馮道根卒。五代志︰豫章郡建昌縣舊有豫寧縣。宋白曰︰漢建安中，分建昌立西安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豫寧縣。是日上春，祠二廟，帝立太廟，祀太祖文皇帝以上為六親廟，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室。又有小廟，太祖太夫人廟也，非嫡，故別立廟。皇帝每祭太廟訖，乃詣小廟，亦以一太牢，如太廟禮。有二廟令，掌廟事。旣出宮，有司以聞。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衞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記·檀弓曰︰衞太史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卽幸其宅，哭之甚慟。

**5**高句麗世子安遣使入貢。二月，癸丑，以安為寧東將軍、高句麗王，句，音駒。麗，力知翻。使，疏吏翻。遣使者江法盛授安衣冠劍佩。魏光州兵就海中執之，送洛陽。魏皇興四年，分青州置光州，領東萊、長廣、東牟郡，治掖。

**6**魏太傅、侍中、清河文獻王懌，美風儀，胡太后逼而幸之。然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學，好，呼到翻。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領軍將軍元义在門下，兼總禁兵，恃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义由是怨之。衞將軍、儀同三司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資乖越，人非其才為乖，資非其次為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龍驤府長史宋維，弁之子也，宋弁見用於魏孝文帝。驤，思將翻。長，之兩翻。懌薦為通直郞，通直郞，卽通直散騎侍郞，隋後遂為寄祿官。浮薄無行。行，下孟翻。义許維以富貴，使告司梁都尉韓文殊父子謀作亂立懌。周官有梁人，漢有平準令，主練染作采色。後魏置司梁都尉，後齊太府寺屬官有司染署令、丞。陸德明︰染，而豔翻；劉而險翻。懌坐禁止，按驗，無反狀，得釋，維當反坐；反坐，誣告失實者以其所告之罪坐之。义言於太后曰︰「今誅維，後有眞反者，人莫敢告。」乃黜維為昌平郡守。昌平縣，漢屬上谷郡，後魏置昌平郡，屬燕州，隋復廢郡為縣，屬幽州。

义恐懌終為己害，乃與劉騰密謀，使主食中黃門胡定自列主食，主御食者也。列，陳也。云︰「懌貨定使毒魏主，若己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秋，七月，丙子，太后在嘉福殿，未御前殿，义奉帝御顯陽殿，騰閉永巷門，太后不得出。懌入，遇义於含章殿後，义厲聲不聽懌入，懌曰︰「汝欲反邪！」义曰︰「义不反，正欲縛反者耳！」命宗士及直齋執懌衣袂，將入含章東省，魏置宗師，宗士其屬也。直齋，直殿內齋閤者也，屬直閤。將，引也，送也。使人防守之。騰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衆咸畏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五代志新泰縣屬瑯邪郡。終不下署。不下筆署名也。

义、騰持公卿議入，俄而得可，魏主可其奏也。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騰自執管鑰，帝亦不得省見，省，悉景翻。見，賢遍翻。裁聽傳食而已。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飢寒，乃歎曰︰「養虎得噬，我之謂矣。」又使中常侍『章︰十二行本「侍」下有「酒泉」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賈粲侍帝書，密令防察動止。义遂與太師高陽王雍等同輔政，帝謂义為姨父。义與騰表裏擅權，义為外禦，騰為內防，常直禁省，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振內外，百僚重跡。重，直龍翻。言懼之甚，不敢妄舉足而行，步步踏陳跡也。

朝野聞懌死，莫不喪氣，喪，息浪翻。胡夷為之剺面者數百人。為，于偽翻。剺，里之翻。胡夷臨喪，剺面而哭哀甚。游肇憤邑而卒。

**8**辛卯，魏主加元服，大赦，改元正光。

**9**魏相州刺史中山文莊王熙，英之子也，元英事魏孝文、宣武，數將兵有功。相，息亮翻。與弟給事黃門侍郞略、司徒祭酒纂，自曹魏以來，公府有東、西閤祭酒。皆為清河王懌所厚，聞懌死，起兵於鄴，上表欲誅元义、劉騰，纂亡奔鄴。後十日，長史柳元章等帥城人鼓譟而入，帥，讀曰率；下同。殺其左右，執熙、纂幷諸子置於高樓。八月，甲寅，元义遣尚書左丞盧同就斬熙於鄴街，幷其子弟。

熙好文學，有風義，好，呼到翻。名士多與之遊，將死，與故知書曰︰「吾與弟俱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受屠酷，橫，戶孟翻。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帥兵民欲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旋，反也。上慚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干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復何言哉！凡百君子，各敬爾儀，為國為身，善勗名節！」復，扶又翻。為，于偽翻；下為知、力為同。聞者憐之。熙首至洛陽，親故莫敢視，前驍騎將軍刁整獨收其尸而藏之。驍，堯翻翻。騎，奇寄翻。整，雍之孫也。刁雍去晉入魏，著功淮、汝之間。盧同希义意，窮治熙黨與，治，直之翻。鎖濟陰內史楊昱赴鄴，濟陰郡，漢、晉屬兗州，魏屬西兗州。濟，子禮翻。考訊百日，乃得還任。义以同為黃門侍郞。

元略亡抵故人河內司馬始賓，始賓與略縛荻茷夜渡孟津，詣屯留栗法光家，屯留縣自漢、晉以來屬上黨郡。姓譜︰栗姓，栗陸氏之後。漢長安富室有栗氏。師古曰︰屯，音純。轉依西河太守刁雙，匿之經年。時購略甚急，略懼，求送出境，雙曰︰「會有一死，所難遇者為知己死耳，願不以為慮。」略固求南奔，雙乃使從子昌送略渡江，從，才用翻。遂來奔，上封略為中山王。為略後還張本。雙，雍之族孫也。义誣刁整送略，幷其子弟收繫之，御史王基等力為辯雪，乃得免。

**10**甲子，侍中、車騎將軍永昌嚴侯韋叡卒。五代志︰零陵郡零陵縣舊分置永昌縣。諡法︰服敵公莊曰嚴；威而不猛曰嚴。騎，奇寄翻。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史言韋叡於事佛之朝，矯之以正，幾於以道事君者。

**11**九月，戊戌，魏以高陽王雍為丞相，總攝內外，與元义同決庶務。

**12**初，柔然佗汗可汗納伏名敦之妻候呂陵氏，生伏跋可汗及阿那瓌等六子。可，從刊入聲。汗，音寒。瓌，古回翻。伏跋旣立，忽亡其幼子祖惠，求募不能得。有巫地萬言祖惠今在天上，我能呼之，乃於大澤中施帳幄，祀天神，祖惠忽在帳中，自云恆在天上。恆，戶登翻。伏跋大喜，號地萬為聖女，納為可賀敦。柔然之主曰可汗，其正室曰可賀敦。地萬旣挾左道，復有姿色，伏跋敬而愛之，信用其言，干亂國政。如是積歲，祖惠浸長，語其母曰︰「我常在地萬家，未嘗上天，上天者地萬敎我也。」長，知兩翻。語，牛倨翻。上，時掌翻。其母具以狀告伏跋，伏跋曰︰「地萬能前知未然，勿為讒也。」旣而地萬懼，譖祖惠於伏跋而殺之。候呂陵氏遣其大臣具列等絞殺地萬；伏跋怒，欲誅具列等。會阿至羅入寇，阿至羅，虜之別種，居北河之東，世附於魏。一曰︰阿至羅，高車種。伏跋擊之，兵敗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候呂陵氏與大臣共殺伏跋，立其弟阿那瓌為可汗。阿那瓌立十日，其族兄示發帥衆數萬擊之，帥，讀曰率。阿那瓌戰敗，與其弟乙居伐輕騎奔魏。騎，奇寄翻。示發殺候呂陵氏及阿那瓌二弟。史言柔然亂。

**13**魏清河王懌死，汝南王悅了無恨元义之意，以桑落酒候之，水經註︰河東郡多徙民，民有姓劉名墮者，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方土之貢，最為佳酌。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每云索郞，索郞返語為桑落也。更為藉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盡其私佞。义大喜，冬十月，乙卯，以悅為恃中、太尉。悅就懌子亶求懌服玩，不時稱旨，旣遷延不以時納，所納者又不稱悅意也。稱，尺證翻。杖亶百下，幾死。幾，居依翻。

**14**柔然可汗阿那瓌將至魏，魏主使司空京兆王繼、侍中崔光等相次迎之，賜勞甚厚。魏主引見阿那瓌於顯陽殿，勞，力到翻。見，賢遍翻。因置宴，置阿那瓌位於親王之下。宴將罷，阿那瓌執啓立於座後，詔引至御座前，阿那瓌再拜言曰︰「臣以家難，難，乃旦翻。輕來詣闕，本國臣民，皆已逃散。陛下恩隆天地，乞兵送還本國，誅翦叛逆，收集亡散，臣當統帥遺民，奉事陛下。帥，讀曰率。言不能盡，別有啓陳。」仍以啓授中書舍人常景以聞。景，爽之孫也。常爽見一百二十三卷宋文帝元嘉六年。

十一月，己亥，魏立阿那瓌為朔方公、蠕蠕王，賜以衣服、軺車，蠕，人兗翻。軺，音遙。祿恤儀衞，一如親王。時魏方強盛，於洛水橋南御道東作四館，道西立四里︰有自江南來降者處之金陵館，三年之後賜宅於歸正里；自北夷降者處燕然館，賜宅於歸德里；自東夷降者處扶桑館，賜宅於慕化里；自西夷降者處崦嵫館，賜宅於慕義里。四館皆因四方之地為名︰金陵在江南，燕然在漠北，扶桑在東，日所出，崦嵫在西，日所入。山海經曰︰大荒之中，暘谷上有扶桑，日所出也。灰野之山有樹，青葉赤華，名曰若木，日所入也；生崑崙西，鳥鼠山西南，曰崦嵫。淮南子曰︰經細柳西方之地，崦嵫日所入也。十洲記曰︰扶桑在碧海中，長數千丈，一千餘圍，兩榦同根，更相依倚，是以名扶桑。降，戶江翻。處，昌呂翻；下同。燕，因肩翻。崦，依廉翻，又依檢翻。嵫，音茲。及阿那瓌入朝，以燕然館處之。阿那瓌屢求返國，朝議異同不決，朝，直遙翻。阿那瓌以金百斤賂元义，遂聽北歸。十二月，壬子，魏敕懷朔都督簡銳騎二千護送阿那瓌達境首，境首，猶言界首也。騎，奇寄翻。觀機招納。若彼迎候，宜賜繒帛車馬禮餞而返；繒，慈陵翻。如不容受，聽還闕庭。其行裝資遣，付尚書量給。量，音良。

**15**辛酉，魏以京兆王繼為司徒。

**16**魏遣使者劉善明來聘，始復通好。自齊明帝建元二年盧昶北歸之後，魏不復遣使南聘，至是復通。復，扶又翻。

**二年**（辛丑、五二一）

**1**春，正月，辛巳，上祀南郊。

**2**置孤獨園於建康，以收養窮民。古者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帝非能法古也，祖釋氏須達多長者之為耳。

**3**戊子，大赦。

**4**魏南秦州氐反。

**5**魏發近郡兵萬五千人，近郡，近輔諸郡也。使懷朔鎭將楊鈞將之，將，息亮翻；下同。送柔然可汗阿那瓌返國。尚書左丞張普惠上疏，以為︰「蠕蠕久為邊患，今茲天降喪亂，喪，息浪翻。荼毒其心，蓋欲使之知有道之可樂，革面稽首以奉大魏也。樂，音洛。稽，音啓。陛下直安民恭己以悅服其心。阿那瓌束身歸命，撫之可也；乃更先自勞擾，興師郊甸之內，投諸荒裔之外，救累世之勍敵，資天亡之醜虜，臣愚未見可也。勍，渠京翻。此乃邊將貪竊一時之功，不思兵為凶器，王者不已而用之。用老子語意。況今旱暵方甚，聖慈降膳，暵，呼旱翻。乃以萬五千人使楊鈞為將，欲定蠕蠕，干時而動，其可濟乎！脫有顚覆之變，楊鈞之肉，其足食乎！用左傳楚孫叔敖斥伍參語意。宰輔專好小名，好，呼到翻。不圖安危大計，此微臣所以寒心者也。且阿那瓌之不還，負何信義，臣賤不及議，漢自議郞以上皆得預朝廷大議，尚書二丞，於當時位不為卑，而以為賤不及議，蓋自曹魏以後，朝廷大議止及八坐以上。文書所過，文書皆過尚書二丞之手。不敢不陳。」『章︰十二行本「陳」下有「弗聽」二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阿那瓌辭於西堂，詔賜以軍器、衣被、雜采、糧畜，事事優厚，采，與綵同。畜，許救翻。命侍中崔光等勞遣於外郭。勞，力到翻。

阿那瓌之南奔也，其從父兄婆羅門帥衆數萬入討示發，破之，從，才用翻。帥，讀曰率。示發奔地豆干，魏書曰︰地豆干國在室韋西千餘里。地豆干殺之，國人推婆羅門為彌偶可社句可汗。魏收曰︰魏言安靜也。楊鈞表稱︰「柔然已立君長，長，知兩翻。恐未肯以殺兄之人郊迎其弟。輕往虛返，徒損國威。自非廣加兵衆，無以送其入北。」二月，魏人使舊嘗奉使柔然者牒云具仁牒云，姓；具仁，名。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牒云氏。奉使，疏吏翻。往諭婆羅門，使迎阿那瓌。

**6**辛丑，上祀明堂。

**7**庚戌，魏使假撫軍將軍邴虯討南秦叛氐。姓譜︰邴卽丙姓。

**8**魏元义、劉騰之幽胡太后也，右衞將軍奚康生預其謀，义以康生為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使之領左右。領仗身左右。康生子難當娶侍中、左衞將軍侯剛女，剛子，义之妹夫也，义以康生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俱宿禁中，時或迭出，以難當為千牛備身。御左右有千牛刀，謂之防身刀。千牛刀者，利刃也，取庖丁解數千牛而芒刃不頓為義。千牛備身，執千牛刀以侍左右者也。康生性粗武，言氣高下，义稍憚之，見于顏色，見，賢遍翻。康生亦微懼不安。

甲午，魏主朝太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朝，直遙翻。坐，徂臥翻。康生乃為力士儛，蓋為勇士進退坐作之氣勢而舞也。儛，與舞同。及折旋之際，每顧視太后，舉手、蹈足、瞋目、頷首，為執殺之勢，折，之舌翻。瞋，七人翻。太后解其意而不敢言。解，戶買翻。日暮，太后欲攜帝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已朝訖，嬪御在南，宣光殿在洛陽北宮，元叉等幽胡太后於此，魏主與嬪御居南宮，故侯剛云然。嬪，毗賓翻。何必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之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誰！」復，扶又翻。羣臣莫敢應。太后自起援帝臂，援，于元翻，引也。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萬歲！呼，火故翻。帝前入閤，左右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難當千牛刀，斫直後元思輔，直後，官名，直閤之屬也。乃得定。帝旣升宣光殿，左右侍臣俱立西階下。康生乘酒勢將出處分，處，昌呂翻。分，扶問翻。為义所執，鎖於門下。以此知一夫之勇終受制於人也。光祿勳賈粲紿太后曰︰「侍官懷恐不安，言其心懷恐懼也。紿，徒亥翻。陛下宜親安慰。」太后信之，適下殿，粲卽扶帝出東序，前御顯陽殿，閉太后於宣光殿。至晚，义不出，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其事，處康生斬刑，難當絞刑。處，昌呂翻。义與剛並在內，矯詔決之。康生如奏，難當恕死從流。難當哭辭父，康生慷慨不悲，曰︰「我不反死，汝何哭也？」時已昏闇，有驅康生赴市，斬之；尚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坐絞。尚食典御，唐為尚食奉御。進御必辨時禁，先嘗之。難當以侯剛壻，得留百餘日，竟流安州；魏顯祖皇興二年，置安州，治方城，領密雲、廣陽、安樂郡。久之，义使行臺盧同就殺之。魏太祖旣得中山，將北還，慮中原有變，乃於鄴、中山置行臺，後因之。以劉騰為司空。八坐、九卿常旦造騰宅，坐，徂臥翻。造，七到翻。參其顏色，然後赴省府，亦有終日不得見者。「得」或作「能」，非也。『章︰十二行本正作「能」；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張校同。』公私屬請，屬，之欲翻。唯視貨多少，舟車之利，山澤之饒，所在榷固，刻剝六鎭，交通互市，歲入利息以巨萬萬計，巨萬，萬萬也；巨萬萬計者，萬萬萬也。少，詩沼翻。榷，古岳翻。逼奪鄰舍以廣其居，遠近苦之。

京兆王繼自以父子權位太盛，固請以司徒讓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光崔光，騎，奇寄翻。夏，四月，庚子，以繼為太保，侍中如故，繼固辭，不許。壬寅，以崔光為司徒，侍中、祭酒、著作如故。

**9**魏牒云具仁至柔然，婆羅門殊驕慢，無遜避心，責具仁禮敬；具仁不屈，婆羅門乃遣大臣丘升頭等將兵二千隨具仁迎阿那瓌。五月，具仁還鎭，還懷朔鎭也。將，息浪翻；下同。具道其狀，阿那瓌懼，不敢進，上表請還洛陽。

**10**辛巳，魏南荊州刺史恆叔興據所部來降。魏置南荊州，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十一年。降，戶江翻；下同。考異曰︰梁帝紀，「七月叔興帥衆降」，蓋記奏到之日，今從魏帝紀。

六月，丁卯，義州刺史文僧明、此義州當置於齊安郡木蘭縣界。蕭子顯齊志，木蘭縣屬寧蠻左郡，唐省木蘭縣入黃岡縣。以下文裴邃復義州觀之，恐義州與邊城皆置於安豐界。邊城太守田守德沈約志，宋文帝元嘉十五年，以豫部蠻民立邊城左郡。酈道元曰︰安豐縣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時梁境未得至安豐；五代志，黃岡縣界舊有邊城郡，此正田守德所居之地。擁所部降魏，皆蠻酋也。酋，慈由翻。魏以僧明為西豫州刺史，守德為義州刺史。

**11**癸卯，琬琰殿火，延燒後宮三千間。

**12**秋，七月，丁酉，以大匠卿裴邃為信武將軍，假節，督衆軍討義州，破魏義州刺史封壽於檀公峴，水經註︰決水出廬江雩婁縣大別山；註云︰俗謂之檀公峴，蓋大別之異名也。又北過安豐縣東，安豐故城，今邊城郡治也。此魏邊城郡。峴，戶典翻。遂圍其城；壽請降，復取義州。復，扶又翻；下聞復同。魏以尚書左丞張普惠為行臺，將兵救之，不及。考異曰︰普惠傳云「棄城走」，今從裴邃傳。

以裴邃為豫州刺史，鎭合肥。邃欲襲壽陽，陰結壽陽民李瓜花等為內應。邃已勒兵為期日，恐魏覺之，先移『章︰十二行本「移」下有「魏」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退齋校同。』揚州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脩白捺故城，馬頭置戍，蓋卽沈約志所謂馬頭太守治所而置之。白捺當在馬頭東北或東南。捺，奴葛翻。若爾，便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板榦所以築城。卒，士卒也。唯聽信還。」揚州刺史長孫稚謀於僚佐，皆曰︰「此無脩白捺之意，宜以實報之。」錄事參軍楊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好狡數，好，呼到翻。今集兵遣移，恐有他意。」稚大寤曰︰「錄事可亟作移報之。」侃報移曰︰「彼之纂兵，纂，集也。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予忖度之，』詩·巧言之辭。度，徒洛翻。勿謂秦無人也。」左傳秦大夫繞朝之言。邃得移，以為魏人已覺，卽散其兵。瓜花等以失期，遂相告發，伏誅者十餘家。稚，觀之子；長孫觀，道生之孫，見一百三十三卷宋鬱林王元徽元年。侃，播之子。楊播見一百四十卷齊明帝建武二年。

**13**初，高車王彌俄突死，事見上卷天監十五年。其衆悉歸嚈噠；後數年，嚈噠遣彌俄突弟伊匐帥餘衆還國。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數萬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表稱︰「本國大亂，姓姓別居，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言鵠立而望魏拯救也。嚈，益涉翻。噠，當割翻，又宅軋翻。帥，讀曰率。降，戶江翻。抄，楚交翻。乞依前恩，給臣精兵一萬，送臣磧北，撫定荒民。」磧，七迹翻。詔付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以為︰「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謂佗汗也，事見一百四十七卷天監七年。旣而高車被擒。謂彌俄突也。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讎恥，誠由種類繁多，種，章勇翻。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鬬，邊境無塵，數十年矣，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兩主，謂阿那瓌、婆羅門。雖戎狄禽獸，終無純固之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為後患，劉、石是也。謂漢徙胡羯於內地，至於晉世，卒階劉、石之亂。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其全滅，則高車跋扈之勢，豈易可知！易，以豉翻。今蠕蠕雖亂而部落猶衆，處處棋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強，未能盡服也。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降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處之。處，昌呂翻。度，徒洛翻。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此西海非王莽所置西海郡之西海，但言在酒泉之北，則別有西海故城也。按北史·蠕蠕傳，西海郡，卽漢、晉舊鄣。袁翻又曰︰直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又按晉志，漢獻帝興平二年，武威太守張雅請置西海郡於居延，蓋此卽漢、晉舊鄣也。金山形如兜鍪，其後突厥居金山之陽，卽此山。實北虜往來之衝要，土地沃衍，大宜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將，卽亮翻。監，工銜翻。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磧，七迹翻。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援，韓詩云︰畔援，武強也。鄭玄云︰跋扈也。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復興，扶又翻。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勍，渠京翻。西北之虞可以無慮。如其姦回反覆，不過為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朝，直遙翻。

九月，柔然可汗俟匿伐詣懷朔鎭請兵，且迎阿那瓌。俟匿伐，阿那瓌之兄也。冬，十月，錄尚書事高陽王雍等奏︰「懷朔鎭北吐若奚泉，原野平沃，請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吐若奚泉在懷朔鎭北無結山下。婆羅門於故西海郡，令各帥部落，收集離散。阿那瓌所居旣在境外，宜少優遣，少，詩沼翻。婆羅門不得比之。其婆羅門未降以前蠕蠕歸化者，悉令州鎭部送懷朔鎭以付阿那瓌。」詔從之。為阿那瓌、婆羅門皆叛去張本。

**14**十一月，癸丑，魏侍中、車騎大將軍侯剛加儀同三司。騎，奇寄翻。

**15**魏以東益、南秦氐皆反，庚辰，以秦州刺史河間王琛為行臺以討之。琛恃劉騰之勢，琛求為劉騰養子，見上卷天監十七年。琛，丑林翻。貪暴無所畏忌，大為氐所敗。敗，補邁翻。中尉彈奏，彈，徒丹翻。會赦，除名，尋復王爵。

**16**魏以安西將軍元洪超兼尚書行臺，詣敦煌安置柔然婆羅門。敦，徒門翻。

**三年**（壬寅、五二二）

**1**春，正月，庚子，以尚書令袁昂為中書監，吳郡太守王暕為尚書左僕射。暕，古限翻。

**2**辛亥，魏主耕籍田。

**3**魏宋雲與惠生自洛陽西行四千里，至赤嶺，乃出魏境，赤嶺在唐鄯州鄯城縣西二百餘里。又西行，再朞，至乾羅國『鄒︰宋雲行紀作「乾陀羅國」，其地失考。』而還。二月，達洛陽，得佛經一百七十部。魏遣宋雲求佛經事，始上卷天監十七年。

**4**高車王伊匐遣使入貢于魏。匐，蒲北翻。使，疏吏翻。夏，四月，庚辰，魏以伊匐為鎭西將軍、西海郡公、高車王。久之，伊匐與柔然戰敗，其弟越居殺伊匐自立。

**5**五月，壬辰朔，日有食之，旣。

**6**癸巳，大赦。

**7**冬，十一月，甲午，領軍將軍始興忠武王憺卒。憺，徒敢翻，又徒濫翻。

**8**乙巳，魏主祀圜丘。

**9**初，魏世祖『章︰十二行本「祖」作「宗」；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以玄始曆浸疏，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行玄始曆。命更造新曆。更，工衡翻。至是，著作郞崔光表取盪寇將軍張龍祥『嚴︰「龍」改「農」。』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壬癸，水也。水旺於子，故以壬子為元。上，時掌翻。命曰正光曆。丙午，初行正光曆，大赦。考異曰︰後魏律曆志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

**10**十二月，乙酉，魏以車騎大將軍、尚書右僕射元欽為儀同三司，騎，奇寄翻。太保京兆王繼為太傅，司徒崔光為太保。

**11**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粗險，少，詩照翻。上卽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沈約宋志臨川郡有西豐縣。正德怏怏不滿意，常蓄異謀。怏，於兩翻。是歲，正德自黃門侍郞為輕車將軍，頃之，亡奔魏，自稱廢太子避禍而來。魏尚書左僕射蕭寶寅上表曰︰「豈有伯為天子，父作揚州，元年臨川王宏為揚州刺史。棄彼密親，遠投他國！不如殺之。」由是魏人待之甚薄，正德乃殺一小兒，稱為己子，遠營葬地；魏人不疑，明年，復自魏逃歸，復，扶又翻。考異曰︰梁書正德傳︰「普通六年為輕車將軍，頃之奔魏。七年自魏逃歸。」魏書蕭衍傳︰「正光二年弟子正德來奔。」南史正德傳︰「普通三年為輕車將軍，頃之奔魏，又自魏逃歸。六年，隨豫章王北侵，輒棄軍走。」北史蕭寶寅傳，正光四年表論考課，後乃云表論正德，後乃云莫折大提反。按大提反在正光五年。唯南北史年月前後相近，今從之。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為後正德納侯景張本。

**12**柔然阿那瓌求粟為種，種，章勇翻。魏與之萬石。

婆羅門帥部落叛魏，亡歸嚈噠。魏以平西府長史代人費穆兼尚書右丞西北道行臺，將兵討之，魏收官氏志︰西方費連氏，後改為費氏。柔然遁去。穆謂諸將曰︰「戎狄之性，見敵卽走，乘虛復出，若不使之破膽，終恐疲於奔命。」左傳，巫臣遺子重、子反書曰︰「吾必使汝疲於奔命以死。」奔命者，赴急之兵也。復，扶又翻。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以步兵之羸者為外營，騎，奇寄翻。羸，倫為翻。柔然果至，奮擊，大破之。婆羅門為涼州軍所擒，送洛陽。

**四年**（癸卯、五二三）

**1**春，正月，辛卯，上祀南郊，大赦。丙午，祀明堂。二月，乙亥，耕藉田。

**2**柔然大饑，阿那瓌帥其衆入魏境，表求賑給。帥，讀曰率。賑，之忍翻。己亥，魏以尚書左丞元孚為行臺尚書，持節撫諭柔然。孚，譚之孫也。魏孝昌元年，元譚為幽州都督，後此三年。按魏書，譚，太武之子。蓋魏宗室多有同名者。將行，表陳便宜，以為︰「蠕蠕久來強大，昔在代京，常為重備。今天祚大魏，使彼自亂亡，稽首請服。蠕，人兗翻。稽，音啓。朝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衞助。事見二十七卷漢宣帝甘露三年。又，光武時亦使中郞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事見四十四卷漢光武帝建武二十六年。掾，俞絹翻。單，音蟬。今宜略依舊事，借其閒地，聽其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粗，坐五翻。嚴戒邊兵，因令防察，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反叛，最策之得者也。」魏人不從。

柔然俟匿伐入朝于魏。朝，直遙翻。

**3**三月，魏司空劉騰卒。宦官為騰義息重服者四十餘人，衰絰送葬者以百數，朝貴送葬者塞路滿野。衰，倉回翻。塞，悉則翻。

**4**夏，四月，魏元孚持白虎幡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鎭之間。懷荒鎭在柔玄鎭之東，禦夷鎭之西。勞，力到翻。阿那瓌衆號三十萬，陰有異志，遂拘留孚，載以轀車。應劭註漢書曰︰轒轀，匈奴車。師古曰︰轀，於云翻。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為行臺，甚加禮敬。引兵而南，所過剽掠，剽，匹妙翻。至平城，乃聽孚還。有司奏孚辱命，抵罪。甲申，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帥，讀曰率。騎，奇寄翻。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遁，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纂使鎧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屢破之。鎧，可亥翻。謹，忠之從曾孫也，于忠以保護胡太后，恃功專恣。從，才用翻。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屛居田里，不求仕進，沈，持林翻。少，詩照翻。屛，必郢翻。或勸之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後漢梁竦曰︰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而辟之。後帥輕騎出塞覘候，屬鐵勒數千騎奄至，覘，丑廉翻，又丑豔翻。屬，之欲翻。高車部，或曰敕勒，訛為鐵勒。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使匿叢薄之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部分軍衆者。分，扶問翻。鐵勒望見，雖疑有伏兵，自恃其衆，進軍逼謹。謹以常乘駿馬，一紫一騧，騧，古花翻。鐵勒所識，乃使二人各乘一馬突陣而出，鐵勒以為謹也，爭逐之；謹餘軍擊其追騎，鐵勒遂走，謹因得入塞。

李崇長史鉅鹿魏蘭根說崇曰︰「昔緣邊初置諸鎭，地廣人稀，或徵發中原強宗子弟，或國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來，有司號為『府戶』，役同廝養，說，式芮翻。廝，音斯。養，余亮翻。官婚班齒，致失清流，而本來族類，各居榮顯，顧瞻彼此，理當憤怨。宜改鎭立州，分置郡縣，凡是府戶，悉免為民，入仕次敍，一準其舊文武兼用，威恩並施。此計若行，國家庶無北顧之慮矣。」崇為之奏聞，事寢，不報。為後改鎭為州無及於事張本。為，于偽翻。

**5**初，元义旣幽胡太后，常入直於魏主所居殿側，曲盡佞媚，帝由是寵信之。义出入禁中，恆令勇士持兵以自先後。恆，戶登翻。先，悉薦翻。後，胡茂翻。時出休於千秋門外，施木欄楯，欄，檻也。楯，食尹翻。使腹心防守以備竊發，士民求見者，遙對之而已。其始執政之時，矯情自飾，以謙勤接物，時事得失，頗以關懷。旣得志，遂自驕慢，嗜酒好色，貪吝寶賄，與奪任情，紀綱壞亂。父京兆王繼尤貪縱，與其妻子各受賂遺，請屬有司，好，呼到翻。遺，于季翻。屬，之欲翻。莫敢違者。乃至郡縣小吏亦不得公選，牧、守、令、長率皆貪汚之人。守，式又翻。令，郞定翻。長，知兩翻。由是百姓困窮，人人思亂。

武衞將軍于景，忠之弟也，謀廢义，义黜為懷荒鎭將。將，卽亮翻。宋白曰︰後魏懷荒、禦夷二鎭皆在蔚州界。及柔然入寇，鎭民請糧，景不肯給，鎭民不勝忿，遂反，執景，殺之。未幾，沃野鎭民破六韓拔陵聚衆反，殺鎭將，改元眞王，勝，音升。幾，居豈翻。魏收曰︰破六韓，單于之苗裔也。初，呼廚泉入朝于漢，為魏武所留，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帥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於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六韓，又曰破洛汗。考異曰︰魏帝紀︰「正光五年破落汗拔陵反，詔臨淮王彧討之，五月，彧敗，削官。」按令狐德棻周書賀拔勝傳︰「衞可孤圍懷朔經年，勝乃告急於彧。」然則拔陵反當在四年。蓋帝紀因詔彧討拔陵而言之，非拔陵於時始反也。周書作「破六韓」，今從之。諸鎭華、夷之民往往響應，拔陵引兵南侵，遣別帥衞可孤圍武川鎭，考異曰︰北史「孤」作「瓌」，今從周書。又攻懷朔鎭。尖山賀拔度拔及其三子允、勝、岳皆有材勇，魏收志，尖山縣屬神武郡。薛居正五代史周密傳，神武川屬應州。令狐德棻曰︰賀拔之先，與魏氏同出陰山。魏書·官氏志，內入諸姓有賀拔氏。懷朔鎭將楊擢度拔為統軍，三子為軍主以拒之。

**6**魏景明之初，世宗命宦者白整為高祖及文昭高后鑿二佛龕於龍門山，龕，口含翻。此龍門山卽伊闕山也。為，于偽翻；下復為同。皆高百尺。高，居報翻。永平中，劉騰復為世宗鑿一龕，復，扶又翻。至是二十四年，凡用十八萬二千餘工而未成。

**7**秋，七月，辛亥，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見，賢遍翻。七十而致事，合解所任。可給本官半祿，以終其身。」

**8**九月，魏詔侍中、太尉汝南王悅入居門下，與丞相高陽王雍參決尚書奏事。

**9**冬，十月，庚午，以中書監、中衞將軍袁昂為尚書令，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本號，中衞將軍號。

**10**魏平恩文宣公崔光疾篤，魏主親撫視之，拜其子勵為齊州刺史，為之撤樂，罷遊眺。丁酉，光卒，帝臨，哭之慟，為減常膳。以光擁立之功也。為，于偽翻。

光寬和樂善，樂，音洛。終日怡怡，未嘗忿恚。恚，於避翻。于忠、元义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咨決，而不能救裴、郭、清河之死，裴，郭死見上卷天監十四年。清河王懌死見上元年。時人比之張禹、胡廣。

光且死，薦都官尚書賈思伯為侍講。帝從思伯受春秋，思伯雖貴，傾身下士。下，遐稼翻。或問思伯曰︰「公何以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時以為雅談。

**11**十一月，癸未朔，日有食之。

**12**甲辰，尚書左僕射王暕卒。暕，古限翻。

**13**梁初唯揚、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韋昭曰︰肉，錢形也。好，孔也。杜佑曰︰內郭為肉，外郭為好。孟康曰︰周郭，周帀為郭也。肉，疾僦翻。好，呼到翻。別鑄無肉郭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女『章︰十二行本「女」作「古」；乙十一行本同；孔本同。』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盡罷銅錢。十二月，戊午，始鑄鐵錢。

**14**魏以汝南王悅為太保。